

新編叢書集成

叢書集成新編

六六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六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認真草十六卷

明 鹿善繼著

畿輔 一

范文忠公文集十卷

明 范景文著

畿輔 七二

申端愍公文集四卷

明 申佳胤著

畿輔 一一七

天問閣集三卷

明 李長祥著

仰視 一三〇

楊大洪集二卷

明 楊 鏈撰

正誼 一四七

甲乙雜著一卷

明 孫 肩著

仰視 一七四

文別集—清

第六絃溪文鈔四卷

清 黃廷鑑著

知不足 一八〇

南雷文定十二卷（前集、後集、三集、附錄）

清 黃宗羲撰

粵雅 二〇八

寒松堂集十卷

清 魏象樞著

畿輔 二七二

聰山集三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三六三

湯潛庵集二卷

清 湯 斌撰

正誼 三八一

陸稼書先生文集二卷

清 陸隴其撰

正誼 四〇二

習齋記餘十卷

清 顏 元撰

畿輔 四二五

居業堂文集二十卷

清 王 源著

畿輔 四七四

正誼堂文集十二卷附續集八卷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五六六

忠裕堂集一卷

清 申涵昉著

畿輔 六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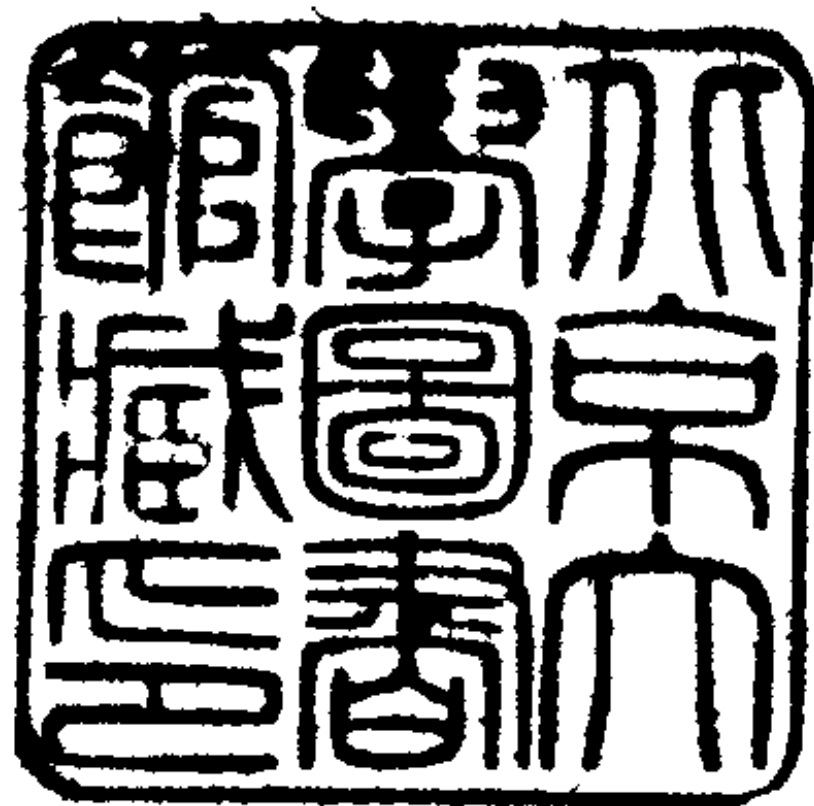
恕谷後集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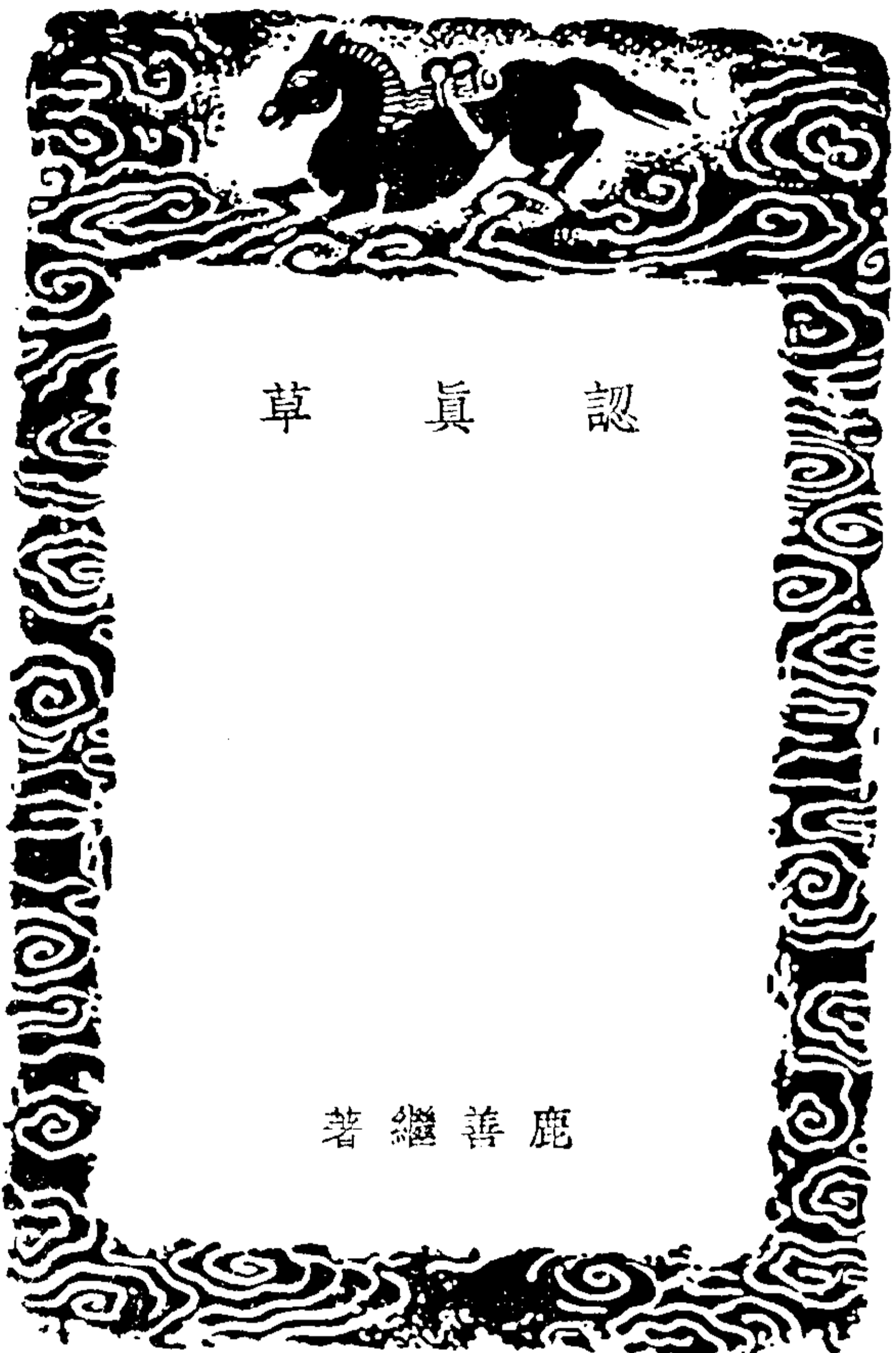
清 李 棻著

畿輔 六五五

解春集文鈔十二卷附補遺一卷

清 馮 辰校
清 馮 景撰 抱經 七〇二





認 真 草

鹿 善 繼 著

題鹿伯順十五種認真草

今載筆之官曰史。即畫家。盤薄亦曰史。史家敘述。婉媚。期盡其人之真。畫家阿堵三毫。亦期盡其真。約以筆無不致之情。而後其真無贗致。士君子任天下以真。獨若斯史乎。予讀六大經。概不言真。而真適在經後。世於百千人中。標其一二人曰真人。曰真儒。曰真忠。曰真節。將相間。題之以真。蓋古人情不外真。行不偽。善善惡惡。免短鶴長。夫亦人耳。儒耳。忠耳。節耳。無非真。而何以標真之名。後之君子。漸覺金鶴。窺端匿跡。當其棲遯。越希蔭高華。故齊曆。拭舌。練飾其寢。儉。及借翰。履風。過登槐岳。碎嘗而類棄之。如齋客。如脫卒。如寄程之兒。於此。遂標真而別於履。嗟乎。苛廉。纖謹。規行於瀕。而輕俊自將。又或和聲於促柱。正不圖見伯順之真也。伯順。嶺南清遠。夷貯。峨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真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署。據。環。請。曰。非。專。實。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耳。予。快。此。語。據。舉。天。下。諉。誣。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真。草。夫。真。起。於。別。履。而。認。真。又。起。於。履。之。笑。真。即。如。今。天。下。諉。誣。媒。進。者。屢。耳。適。若。履。銜。司。馳。塞。上。對。強。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同。進。者。旅。據。大。位。而。身。不。十。一。級。即。聖。明。之。世。恬。如。也。將。無。真。乎。渝。水。遠。澤。疆。陽。卻。步。胡。襄。裳。就。之。頓。歷。歲。時。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即。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露。出。悲。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膽。乎。予。每。題。伯。順。真。材。真。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真。故。其。衆。推。獨。任。衆。趨。

認真草序

認真草序

獨辭。惟是真肝膽。而所至折利敵極精。酌古法極細。其夜思而且營之。坐畫而立繼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駟黃馬。劇談即千里。林曠。率真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夫扶孤滅賊。泊司農。司極。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真。視。其。身。為。公。家。有。而。不。敢。私。蓋。其。事。具。在。諸。書。書。又。稱。為。國。求。真。材。做。真。事。其。舉。真。而。自。寫。以。癡。曰。真。者。空。而。無。私。癡。者。頑。而。不。解。私。予。讀。他。氏。論。真。亦。曰。息。以。踵。心。以。珠。在。淵。蓋。氣。沈。而。神。潛。也。伯。順。集。不。問。苑。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觀。利。害。蓋。以。真。心。用。豪。傑。之。才。氣。沈。而。神。潛。安。得。有。私。每。謂。天。下。事。論。不。可。負。之。已。豈。論。不。可。知。之。人。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是。宜。語。儒。語。忠。語。英。雄。曰。真。而。獨。曰。癡。不。解。私。夫。私。成。於。解。耳。唐。安。市。卒。乘。高。當。集。矢。四。應。不。亂。文。皇。喜。甚。侍。臣。曰。渠。未。思。耳。文。皇。悲。甚。解。人。利。害。分。明。得。無。傷。於。思。也。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真。予。得。持。認。真。草。比。折。覆。之。愛。乎。陸。放。翁。以。文。知。人。即。倉。卒。書。牘。符。檄。書。判。概。見。心。能。然。讀。認。真。草。甫。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真。矣。崇。禎。甲。戌。春。三。月。友。人。高。陽。孫。承。宗。稚。繩。甫。題。

認真草總目錄

卷一	金花始末	一
卷二	馬房本末	一
卷三	籽粒本末	二
卷四	扶孤始末	四
卷五	饒餘	五
卷六	農曹草	六
卷七		七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九九

讀禮草

卷九：.....一一一

待放草

卷十：.....一一一

與餉草

卷十一：.....一二九

樞曹草上

卷十二：.....一四九

樞曹草下

卷十三：.....一六九

檢關草上

卷十四：.....一九一

檢關草下

卷十五：.....二一一

再歸草

卷十六：.....二二七

奉常草

按年譜載崇禎七年先生年六十歲刊認真草十五種成先生所手輯高陽孫文正公所命名者也金花始末二卷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四卷扶孤始末一卷篋餘一卷農曹草一卷粵東鹽法一卷福建鹽法一卷讀禮草二卷待放草三卷與餉草二卷樞曹草三卷檢關草四卷再歸草四卷奉常草五卷板久佚失鮮有存者世傳應忠節公集乃茅止生元儀所輯以文分類去十五種之目而此書之本旨失矣十五種命名或以事或以官或以時孫夏峯述先生之言曰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亦恍惚而不可據故借此語以寄其行事不欲使人名我為文人也觀先生此言可以知其書之旨趣矣考此書編輯未立體例金花馬房籽粒三種內他人之文筆入大半籽粒折微一事耳而衍為四卷未免重複煩冗之病他種內亦有開文當刪者量加裁汰併為十六卷仍存十五種之目高陽序仍弁於卷首先生之文尙有三歸草蓋任太常告歸六十以後之作夏峯先生曰認真草壯歲文字以節見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公刻之兩

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夫先生學陽明之學者也直剖良心務求實用認真一編既以節義經濟見矣三歸草訪得稿本再校勘付梓

認真草目錄

卷一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覽閱邊餉將絕疏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附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請告疏

再請告疏

廣東司署事紀

案明志內府凡十庫承運庫儲綴匹金銀寶玉等物而金花銀為大宗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為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為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弘治正德間每

收太倉銀入內庫。嘉靖二十二年。以太倉銀。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
 邊用。其後復入內庫。萬曆六年。於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以為常。四十六年。遼
 東兵興。驟增餉三百萬。戶部請發內帑。不應。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
 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戶部議加天下田賦數百萬。猶以緩不濟急。
 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不應。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請金花仍解太倉。復還故物。督餉侍
 郎李長庚。以遼警益急。請留金花充餉。神宗終不允。官應震又據會典。上疏明金花銀解太
 倉。應邊之為祖制。且謂諸臣止謂之執爭。不為執留。以諷戶部。時先生署廣東司事。廣東解
 金花銀至。先生遂議留解邊餉。與同官謀。請於尙書李汝華。值周永春遼餉將絕。疏至。遂以
 應邊餉而後疏聞。神宗怒。切責堂司官。立命補進。先生堅執初議。冀感動上心。卒以此獲譴。
 語詳署事紀中。先生被譴後。本部辨奏。吏部執奏。內閣方從哲。科道臣官應震。張延登。吳亮
 嗣。李奇珍。盧謙。元詩教。房壯麗。晏文輝。趙絨。薛敷政等。皆有論救之疏。舊刻本俱以次編入。
 今以非先生文。悉刪去。考金花之原委。附記於此。以見先生此舉。任人之所不敢任者。明祖
 制。濟邊急。酌時勢之當然。而非矯激以立名者比也。

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裁革皇堂

再呈堂

答王崑壁書

附戶部主事王璣呈堂

答王崑壁書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附戶部尙書李汝華題參疏

裁革冒破說

卷三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與賈孔瀾書

與畢冲陽書

與畢冲陽書

與畢冲陽書

國朝事 目錄

- 與畢冲陽書
- 與左浮邱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賈孔瀾書
- 與李續溪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紀萬石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齊擊玉書
- 與左浮邱書
- 與畢冲陽書
- 與左浮邱書
- 與張蓬元書
- 定興縣籽粒折徵記
- 與王中訥書
- 回張樞衡書
- 與畢白陽書
- 與王涵一書
- 與王涵一書
- 籽粒折徵說

卷四

扶孤始末

- 與容城張邑侯公書
-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 張門孤產簿題辭
- 與張生一選書
- 與畢冲陽邑侯書
- 國朝事 目錄

與賈肖皋書

與若縣書

扶孤始末說

卷五

篋餘

贈孫君兄弟法墓序

周景文制表序

贈李司城考績序

贈恆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贈李茂林序

重陽後明震齋頭講集序

建胡芳字邑侯祠疏

答范景龍書

卷六

農曹草

僅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同書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 代李大同書

故嘉祥縣知縣警愚馬公墓誌銘

沐陽縣知縣秦字孫公行略

寄周景文書

與袁滄儒書

與范景龍書

寄社中友

答周蓼洲書

卷七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

讀禮草

孝友堂議語

歸真草 目錄

賀李母鄭太孺人七十七壽序

贈賈正卿廬墓序 代門人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賀王太冲舉秀才序

賀陳范彭入學序

旌孝甲文

答袁滄儒書

回潘懷魯書

答范景龍書

與范夢章書

答楊明宇書

答徐恆山書

卷九

待放草

贈張子于度序

與宋謚震書

答周毓陽書

與張溶吾書

與齊華玉張鳳圖書

與范鑑田書

答范懷洙書

東魏廓園書

與范夢章書

與賈孔瀾書

答賈孔瀾書

答劉半勛書

答耿樸公書

答耿樸公書

與徐明衡書

答楊允諧書

歸真草 目錄

答徐元扈書
答萬惺新書
答范懷泉書

卷十

與餉草

請發帑疏
再請發帑疏
與張誠字書
答徐玉堂書
答傅丹水書
答賀見吾書
答王岷壁書
答袁位字書
答蘇石水書

卷十一

樞曹草上

請申國法疏代權振華大司馬
覆游侍御疏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疏
覆袁應兆情罪疏
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留疏
覆京營疏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覆捕營疏
覆胡撫院疏
覆蘇其民加級疏
覆追錄成繼光疏
覆延鎮撫臣疏
辯鄒侍御疏
覆募兵分發疏

回戶部咨
覆饒卹死事道將疏
覆招募邊兵疏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采集廷議敬效折衷疏
覆廣教諭授監軍疏
覆畿南增兵疏
覆營總兵疏
覆問寺疏

卷十二

樞曹草下

閱關回奏疏代孫相公
分設大將疏代孫相公
辯馬侍御疏
請卹典疏
求代題呈
再求代題呈
送耿樸公序
竊議序
與畢冲陽書
答陳顯吾書
答蘇石水書
答李瞻于書
答賀遊戎書
上葉相國書
與高景逸書
與任亦坡書
答張遂元書
答馬蒼淵書
與鄒靜長書

卷十三

榆關草上

- 陳兵事疏代孫相公
- 辭進職疏代馬大將軍
- 請差科道閔查疏代馬大將軍
- 車營說
- 前鋒後勁說
- 廩糧說
- 贈恆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 孫魯章詩序
- 答岳石梁書
- 答梁冠林書
- 答岳石梁書
- 示諸將
- 與劉方壺書
- 復張見立書
- 與葉問義書
- 答張蓬元書
- 答劉方壺書
- 答畢冲陽書
- 答馬蒼淵書
- 答趙青城書
- 答康博士書
- 答諸總戎書
- 答張泰字書
- 與楊扶箕書
- 與高佐擊書
- 答郭蒼林書
- 答閻浮檀書
- 答陳雪灘書

卷十四

榆關草下

- 答茅止生書
 - 回徐恆山書
 - 答王坦山書
 - 答徐恆山書
 - 答郭金谿書
 - 答沈彥威書
 - 答友人問邊事書
 - 答陳令威書
 - 答孫魯念書
 - 答孫楚惟書
 - 復王中詡書
 - 答方仁植書
 - 答方仁植書
 - 答劉方壺書
 - 答劉方壺書
 - 答劉方壺書
 - 答萬同字書
 - 答方仁植書
 - 答李萍棧書
 - 與王翌聖書
 - 與兵垣書
 - 答岳石梁書
 - 答張孟均書
 - 與趙明吾書
- 卷十五
- 再歸草
 -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呈
 - 乞本部代題呈

再乞代題呈

三乞代題呈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張蓋菴武雋序

與王中詔書

答蔡覺我書

與范夢章書

答范懷洙書

答孫相公書

答畢冲陽書

與范夢章書

答賈孔淵書

答滿懷丹書

答姚孟長書

復朱完夫書

與耿樸公書

與王翼聖書

答蔡覺我書

答孫相公書

寄張石林書

與孫相公書

答滿懷丹書

答張蓬元書

寄王中詔書

卷十六

奉常草

陳治體疏代

太倉嚴弊疏代

告病疏

再告病疏

謝真草 目錄

請設揭

議汰麻連關文

送餉召商議

城守議

答友人問

同難錄序

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

景逸先生像贊

與考功司公書 同翰牛南張靈光

與賀中冷書

與徐明衡書

答徐明衡書

復張石林書

答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沈彥威書

與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張石林書

與滿懷丹書

答張石林書

答范夢章書

答方仁植書

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挪借。是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煌煌祖訓。明明典籍。載在掌記。皎若日星。今邊烽之告急。有甚於此時者乎。軍精之應用。有切於此時者乎。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特循祖制而幸。非強奪大內所有而益之外府也。唯是皇上一切批發。度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惟有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邊左。則取數甚鉅。勝於零星濫處。而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絀。膝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既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蓋凡物業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服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恆也。況聖上即愛金玉。未嘗不愛山河。雖執大柄。以自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則上之聽。亦或可轉如圓。近如順天巡按御史王象恆。以止稅題知。竟未有嚴旨之切責。則聖主顧慮根本之意。與顛倒臣下之術。相御而行。未必專視阿堵為必不撒手之物矣。天下事為之有機。機難逢而易失。及今乘時著力。無令當面錯過。倘事機從此一轉。因之折十庫。因之留稅銀。次第施行。誰謂此非嚆矢哉。且近日章疏。議留金花者。不一而足。無不望台臺亟見施行。豈加派等項之曲計。尚不難舍己以從。而損上益下之僉謀。願難合詞。以請亮台臺之所必不出也。獨是職偶承乏。適值金花解到。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聞不容髮。事屬剴獲。請自隗始。故敢酌時事。據職掌。以請萬一宸怒不測。職願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千古清議。誰其任之。卑職未敢擅便。伏候台裁。

認真草卷一

明定與鹿善繼著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為酌與論復金花。以明祖制。以濟邊需事。照得每歲廣東解到金花銀兩。司官恭進大內。此近例也。今據該省差官趙崇志解到銀五萬兩。聽候交納。聞浙江司亦有解到者。業具揭呈堂。會同本司恭進。循例上貢。似無可復說矣。頃接邸報。見督部右堂李有扣留金花之議。職始不能無疑焉。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若披山。反覆思維。豈其敢無說而處此。蓋事至於今。用兵之局。未知以何時結。措餉之路。則業以此時窮。即加派搜括挪借等項。不過採撫羣言。原非自本部起見。而今徑以本部受名。致令台臺鯁苦心。而持議者。猶以數米為譚柄。職之所為憤焉。不平也。然就此措餉。實蹈天下必窮之數。只在眉睫間。不免束手。且我督迫太甚。又備備有內變之憂。勢不得不為變計。則莫若扣留金花。其為策使。而其所濟者大。查得大明會典載稱。金花銀兩。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傾。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為御用。又查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驚聞遼餉將絕疏

為驚聞遼餉將絕。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剽。遼瀋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為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聞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一疏。夫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按馬器械。復皆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疾呼。臣讀之不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特太倉以為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為接濟。故臣嘔心借箸。惟有挪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攜。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率屬叩關。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此而臣舉手加額。為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遼絕也。蓋銀屬現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

國事 卷一

獨不可借乎。竊意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特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久為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尚煩曲計。而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政目不及，時之會萬一命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東稍平，即將解到餉額，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祝禱之至。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為進繳聖諭，並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東征將士，荷戈掛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冊封各項典禮，成造錢糧，並各官賞費，武官俸糧等項，尚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湊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鎮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清查，動輒以請帑為詞，希圖塞責。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項，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來各官不遵國憲，肆意要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軍興煩費，係臣部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尚在拖欠。至於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挪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扣加派。東漢西挪，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師失利，又復從新厝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豆二百萬，草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脚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部除與經略帶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贖二十五萬，俱發督餉。尚不足百分之十。督餉傍徨，而請金花稅銀，荷蒙皇上准留外稅一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該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尚屬烏有。近又三次借湊三十萬發遼。昨因開原失陷，遼危且夕，臣等躊躇無策。即如今日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日可到。如先日皇上所允措餉諸款，亦遠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寢不睫目。益惶悚無計。今舉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於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切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誤難持。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屬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清查，俟報部之日具奏。

附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臣王某等奏萬歲爺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李長壽傳聖旨。李汝華來了，差官去催銀兩進來。如不進來，記司官名字來處他。寫本來奏。欽此。臣等謹遵明旨。即

國事 卷一

差長司官李茂春赴部面請。隨據李汝華回稱：浙江并直隸松江府，共解到銀六萬五千一百兩。謹遵前旨，限三日進。故於本月二十九日恭進。其廣東司官解到銀五萬兩。俟後再行補進等情。臣等查得浙江司官徐可行，四川司官汪宗文二司銀兩，原在候旨。見今遵旨恭進。二司實盡臣子急公之義者。惟廣東司官鹿善繼，銀已濟急，無從措處。待後補進。據此，理合奏知。奉聖旨：這金花子粒銀兩，原係內供正額。屢已有旨明白。該部不候明旨，擅自借留，是何紀綱。今又久稽在部，不行速進。況今在內缺乏支用，無從措處。屢旨催促，慢不經心。堂上官職掌何在。該司官背違明旨，互相推諉。好生可惡。堂上官罰俸二箇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諉。銀兩著作速解進，以濟應用。如仍前怠玩不遵，該司官都重治不饒。該部知道。請告疏。

為徵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竊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為遼餉將絕，借發金花銀兩權宜，即屬苦心專責。自知負罪，幸蒙聖恩，寬其斧鉞之誅。僅從薄議，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判官，添註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效。如得銜於鹽筴，尚期補過於桑榆。臣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疾復作，藥餌增而飲食減，痰火熾而肌骨銷。因頓於邸，見者相驚。臣亦自厭然伏沈，展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既無業人，微軀或有起色。違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倏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懇闕之誠難，報主之念成虛。臣所為躊躇再三，而不能已於控籲也。臣初擬求堂官代題，緣已離舊任，乃敢冒昧自陳。君父之前，伏乞天恩，赦下該部，允臣回籍調理。倘補踪治別得復視息於人間，而尋整經邱，永願優容於聖世。其為感激沒齒難忘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為徵臣病極情迫，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竊照臣去年為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候遣逾年。病苦交作，已於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日。聖明有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鑒臣病而早為允放乎。乃時踰浹旬，未蒙簡發。正靜聽問，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眼穿，日以為歲。臣竊自念，留幣金而未果，既不得遂其忠，愛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展轉憂思，舊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勢迫迫，想亦聖明之所心於也。懇乞天恩，俯允回籍，倘霍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即以徑行罪臣，所不辭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廣東司署事紀

萬曆己未夏，余以服闋補戶部河南司。大司農桂亭李公劄管本科。同事者楊文弱副昌，賈孔濶鴻洙，周海石思兼也。廣東司王峴壁賦出守開封。堂委賈署事。賈太母病劇，託余力辭於貴州司王時生建屏。王許另委。余歸寓而劄與印隨至。賈不憚欲爭，余力止之。受事時，桂王、惠王、典禮中璫，輒拊關繫司農。而珠商夙頑，未應手。余推誠感瑞，瑞不再至。立給商價，尚亦應期。方報成事於李公，而廣東金花至。余適聞

叔計臥病三日而福建浙江二司持堂批准會期恭進之版至余方訝其先不相聞遽以堂批取必而承運庫催期之使踵至余始以稍愈即擬期謀於楊賈以金花餉邊據會典呈堂楊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斷元氣瑣屑傷國體惟子此舉差強人意賈爲潤呈且謂此大好事而非置一官度外不可余曰舉念時已辦此矣先大父侍御君建言請十二年不召老庸下所親見者也呈入李公批云天津右堂有疏請留金花且莫進所引會典查來看余躍起曰誰謂公中堅者而轉圖若此持會典見於寓色甚和命草疏余歸擬稿是夕遶撫周毓陽永春疏稱遂餉將絕併入其意尙在推敲倦且臥堂吏四鼓叩門傳詣寓議余虞中變秉燭成稿往見公曰中使夜持右堂疏來得旨甚嚴金花不使再請余三復曰旨猶溫不爲嚴此時措餉當從大頭腦可常繼處下手據祖制以請之旨有幾分嚴厲衙門幾有幾分光彩公曰同是此題纔批不許何敢再提余曰主語換過不妨今據遼撫疏以遼餉將絕爲題便不同且右堂請留而今言借見有還時又不同更有進焉者乘此事急說明危迫不暇候旨一面題知便發則全不同矣公意亦不阻余出稿於袖公留與山東司張鍾石國銳議之而內使催期愈急蓋聞余以廣東金花交太倉庫知有說且與鋪墊也余語其使銀即餉邊鋪墊仍歸內時管太倉庫爲劉半舫榮嗣因余交銀回字云果成此事九廟神靈共爲嘉賴勉之勉之余日與長司李茂春語示以不撓春置余而侵李公余啓公催寫本吏即日上面給長司以再商而密飛片紙於劉曰此物豈一刻出門爲妙速之速之有爲余危者余曰銀一日未去望一日未絕既去矣上即怒可奈何人即悔可奈何此後使交內庫銀有可交外庫之理生死甘之矣李公語余草疏備之次日食哺在賈寓聞傳宣戶部堂官與金花司官坐客失色賈窺余食自若送至門曰好爲之既入有旨堂官姑不究司官奪俸一年嚴催補還李公欲補余持不可以疏稿進曰願公勿顧司官上意即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公鑿鑿曰此稿又引汲黯漢武雄才大略幾石粟敢不入心金花乃主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還余余不應而退謝恩日中官羣至圍扉不聽出且曰金花尙在太倉勸使聞之余亦慮或然寓意於問之中劉回字云三日前發計到中途矣半舫故解人哉中官絕望日與催補長司持黃籤到寓黃紙墨字乃敕內庫者有云傳戶部速將銀五萬兩來補窩兒如再不補將司官名字寫來我重治他余曰昨所爲借改爲無銀今有可還昨何用借長司曰固也奈聖意要補如何回奏余曰即如此回長司曰如此回卻大不便余曰爲朝廷臣子死生唯命長司語每倨至是忽爲感歎曰某不知書亦識名行某與公一府二縣人亦知此舉是公清名奈聖意難回又太息曰若大家同心一齊發去事已成矣生被二司扯住復語一使曰對兩司說著他各進不必再等悽淡而別余知不免猶懼李公之補聞公自陵回往候求見童子出問何事余曰金花事中使來催望主定不補縱有處分願自當之以後衙門事猶可爲一補則前功廢矣語入傳出曰到衙門再議次早約楊賈與張廉厲以須會大雨公出朝歸寓余乃拉張同赴寓至西長安街傳旨若雷轟宣戶部堂司余駐道旁候公至隨入宣御札公奪俸二月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浩蕩之恩也次早謝恩李公命山東司補銀余復前曰竟補乎誰與進者公作色曰不聽我補欲我再謝恩乎銀

自有照廳進也余始慨然自訟既非衙門中官矣何又說衙門中事退歸若釋重負吏部移問李公應處司官職名公召楊賈諭以福建浙江山東司俱有辭獨廣東司應處楊賈趨出不具草公自草之吏部擬降余山東運司判官閣部臺省交章申救俱留中擬降之疏並留余候命既久與范夢章景文計具疏稱病復留乃再疏而行逾年八月光廟初政復余舊官余反覆往事而深有感也神廟御宇久議者病其過寬然當時凡百有位皆矜名節爭職掌以苟免爲恥余不敏不敢以委署爲可避即二三友人俱以職掌相勉則治術未易言矣余決計時司吏羅跪泣請曰公非此司官偶然委署原無專責何認真若此且公以署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刻下推印刻下即有人代進不進無與也余笑曰既承委署即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羣吏知不可奪傍德而起或云有教之者也楊賈諸同寅後先視余推余擔當則吾豈敢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此未足報萬一也不然苟免爲幸何暇問職掌哉

認眞草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裁革呈堂

爲鑪棍侵吞料草事據場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本廠班頭劉國順包攬商人牛尙忠名下錢糧不行上納又將倒死馬匹驢頭不行申報料草盡吞肥己等情到職據此隨經行拘一千犯證到官查審得劉國順原係本廠養馬軍人將本年正月初九日倒馬一匹正月十七日倒馬一匹正月二十九日倒馬一匹二月十一日倒馬一匹四月二十八日倒馬一匹通不開報又將驢頭自去年十二月終巡青科院查閱之後見今缺少三十四頭仍將草料照舊冒支及包攬商人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幣金召商買納糧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順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辭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支過料草供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僱覓應點但駝馬牛驢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備猶有多半畜

養是則破冒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奉信應卯事已則仍空廠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獲今既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僱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其本廠冒破三百二十餘兩并班頭劉國順商人牛尚忠養馬各軍等倘非嚴懲何以警後伏乞照詳施行

再呈堂

為驢根侵吞料草事先據場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前事等因該職查得班頭劉國順侵冒馬驢料草緣絲已經呈詳外奉堂批廣西司行該監督提審報到本職擬復詳聞又准巡青科院手本為積惡侵吞云云希文回覆等因到職竊惟天下事有情實易見而局段難言者今日之提審是也蓋冒破之相沿已久首告之發覺驟聞彼時倉卒實對為計未深且不虞職之深究遂於隔壁吊審盡得其情至今則逾月矣停留長智無間隔宿况日久乎而欲復審問其馬必不致問其驢必足數將以更端求為翻案今日之審豈猶復昔日之審耶且事屬虛冒耳目昭然原非難推之隱待於再審也據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所缺馬驢則猶有可議焉蓋廠中虛冒成習牢不可破今令補馬則補馬實無馬也令補驢則補驢實無驢也妝點盡似而套習愈堅與其彼明以虛應我明以虛應費實在之金錢供空名之冒濫何如有缺不補猶可省涓滴以佐太倉乎且查大明會典諸場馬驢揀退變賣倒死開除多寡原無定數至今或有續到或有倒死來去亦復不常則是役也就此久虛者而免其買補我非無據彼亦何辭縱不能於各廠引繩批根盡行報罷今但因該廠被首就事論事懲一以警百汰虛以歸實豈為過乎夫省一分虛糜裨一分實用理財者即帑藏充盈猶憊憊于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罄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大約天下事用當於實豈其惜費凡此頭匹使所養者為驢場效力固急欲其雲錦成羣使所補者或分毫有裨亦可容其葫蘆依樣而今明知其不補強被以補之名甘耗其財之實何也國當經費不足之時宜擇其緩者而漸為減尤宜覆其虛者而漸為銷如該廠馬驢緩不足以盡之是首當議銷之處且假手於首告又首當議銷之時也況未發之前雖相沿虛冒猶存形迹至既發而竟莫誰何將公然放膽無事回護監督者更無復可問矣不揣愚陋抱將然之慮效一得之愚似應仍參題革削庶幾小懲而大戒如以事屬巡青准令移文該科院聽其覆審似於事體尤較詳妥伏乞照詳施行

答王崑壁書

弟何知而蒙下問且感且愧有仁兄一段肝膽何事不游刃乎承示壽役所開諸款一一原係舊規申而飾之新政所宜至於臨機化裁則在當事者分外之精神不文其相蒙舊規祇成芻狗且從來作弊者亦何嘗不就舊規中取事哉此在高明自能懸鏡也即如點卯一節豈非舊規而我輩於此稍為變通則商役受福此可類推矣

今飾行所無事之說者非託言小補不足為則明稱勢重不可返以真實心任國家事如仁兄者能幾大議翻區處有方參取得力仁兄堅持如此不患堂翁不轉圜也二帝有靈實惟嘉賴衛獨某人借光已哉苦次捧讀感動流泣亟命兒子手錄為行李重唯是款啓如某屢蒙詢探萬不能為高深之助因以識古名臣之用心爾

附戶部主事王城呈堂

為驢根侵吞料草事卷查先奉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呈詳場上北倉班頭劉國順等侵冒馬驢料草錢糧緣絲備劄該監督提審回報等因奉此隨該前任主事鹿善繼查得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該廠所缺馬驢首當議銷該本職接管清查劉國順所侵馬驢節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職愚欲以此季料草責令國順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尙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五錢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至於驢頭一節該前監督反覆詳議前後具呈無非欲杜虛冒以留實用一片苦心實神國計欲絕風慮應從前請復經備錄呈詳去後又蒙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蒙批侵冒料草各照追驢頭漸裁亦可轉行該監督再議漸減之數期於妥當可久等因奉此連即嚴追劉國順辦完料草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十斤該本職於本年十月初十日親詣該廠照數驗收進倉抵作正額尙該應追銀四十四兩五錢三釐八毫亦於十月二十四日責令照數交納太倉銀庫取獲庫收附卷外其倒馬五匹亦遵前劄內事行理令陸續買完驗收發該廠收養訖惟是驢頭之議該前監督鹿主事言之詳矣職何容贅顧此一弊也斷之以是非之理或足服其心哉之以多寡之數究必恣其辯蓋驢之為物有之已屬無用況無之可冒為有乎存者既已云亡則亡者奚事復存乎惟據六驢無恙即與之為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為有即與之為有亦不得議為革也如謂存羊之意可思則循名責實不得此於吉朔之典如謂獲雞之說可做則罔上行私尤有甚於暴征之非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外也該廠已盈夫鎔整監督尙事乎模稜尤義之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七年奏准一款內每年科道官并戶部委員親詣各倉場將實存馬牛羊駝通行查點有瘦損矮小不堪者發各衙門變賣等語又八年奏准一款內有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員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奏奏等語又十四年題准一款內有各馬房管事內官有衰老昏憊者革退另行選補如或稍費故弊廢墜馬政聽巡青科道官指實舉劾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為昭茲獨不可遵而行乎乃今之費我芻牧者皆昔所稱不堪而議變賣者茲且置勿問也今之侵我料草者又昔所指老疾而議革退者茲亦置勿問也惟是倒死日開除則無庸買補可知開除日盡行則無俟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

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所懼卑職任事淺而抱誠疎。終不敢認謂妥當可久也。再查山東司袁郎中受事場上。為時稍久。必悉於原委之故。洞於處置之宜。伏乞台臺轉批山東司。再會印官三員。俾之集思協議。以結茲局。庶懲奸於既露。雖以三尺威威。莫敢不守。而節財於已窮。即以一粒還之太倉。不為少矣。職未敢擅便。統候裁奪施行。

答王崑璧書

弟癡人也。何所當於仁兄。而每承偏愛。先慈變作。仁兄所以肉骨我者。更過尋常。去冬。賈孔老持示手書。猶以鷄骨辱濫念也。併讀大議。字字出肝膽。句句中事情。必欲伸弟指。而問執悠悠之口。此自仁兄純忠幹國。原非曲徇。而使幽莽如弟。得藉重以自蓋。則感恩知己。兩心俱切矣。我朝經綸大業。照耀千古者。楚材之力居多。後先相望。愈出愈奇。適如滄海先生。受知當世。吾道之光。當是時。左提右挈。共濟時艱。仁兄安所讓焉。區區病骨。近稍支持。而一日之間。猶半在枕。倘仗洪庇。得復其初。猶望率鞭弭於異日。不然則廢人而已矣。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為馬房積蓄多端。虛冒業有成案。伏乞聖斷。立賜裁革。以清牧政。事。職等承乏巡青之役。於各馬房奸弊。例得糾舉。苟有裨於國計。雖分毫皆當議省。況每歲冒至萬金以上者乎。而猶泄泄從事。因循不言。職掌謂何。職等所不敢出也。案照據場上北倉養馬軍人張文奎首。為積惡侵吞事。該職等移會該場監督。審明回覆。准監督主事王誠回稱。該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查審劉國順等。隱報倒馬五匹。缺少驢隻三十四頭。及包攬商人牛尚忠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為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辦料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順。隱報倒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詞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憲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賣買補。併馬驢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未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資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為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為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僱覓應點。但駝馬牛驢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尚須印烙。一時難以盡僱。猶有多半畜養。是則冒破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為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廄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核。今既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僱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驢也。該本差接管。查劉國順所侵馬驢。每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議以此季料草。責令國順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尚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除將倒馬五匹。行令陸續買完。驗發該廠收養。劉國順名下。追納料草。及

應追銀兩。各照數驗收完足。取獲庫收附卷訖。一千人犯。應得罪名。亦各擬議呈堂外。惟是驢頭冒破一節。亟宜杜絕。不堪再誤。蓋該廠持籍而支料草。動稱驢頭四十。及兩造相質。傾心供吐。則實數止有其六。是朦朧不知幾何年。侵冒不下數千百金矣。但前此奸弊未形。無從吹索。今茲情形自露。安能縱容。夫一驢之值。不過二三金。而一驢之費。歲計十七兩。即誠有之。已為失算。況借紙上之空名。糜國家之實用。法所難道。費真可惜。惟是據六驢無恙。即與之為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為有。即與之為有。亦不得議為革也。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盈夫裕。整監督仍事乎模稜。尤義之所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八年奏准一款。內有云。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有冒濫。俟欺情弊。徑自奏奏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為昭。今獨不可違而行乎。竊意倒死日開除。則無容買補可知。開除日盡行。則無容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等因。准此。職等尤恐各場事體不同。復經移會二十四馬房監督。通查類參。復准監督主事王誠。與伯與黃。衰各手本。回覆前來。所見略同。該職等看得牧政廢弛。弊孔百出。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巡視諸臣。盜擊咨嗟。思釐革而未久矣。然牛房擠乳之牛。月有上供之額。該監發養及孳生之馬。間有不時之需。虛冒不無。未至為有。惟驢臨點僱覓。皆應空籍。既不足備法駕之巡遊。又不足供天庖之匕箸。計一驢草料。歲費一十七兩。約有數驢之值。統計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頭。歲費金錢一萬四千有奇。馬匹猶有印烙可驗。而驢頭則無印烙。將何以為物色之真乎。馬匹尚以倒死開報。而驢頭獨無倒死。世豈有百年不死之驢乎。則今以國計空虛。太倉懸罄。邊事有脫巾之憂。司農慮仰屋之嘆。致煩聖慮。焦勞搜括內帑。多方挪借。此國家何等時乎。圍牧之鑄銖。皆閭閻之膏血。而歲以一萬五千之金錢。填此無底之巨壑。非計也。故各馬房驢頭。職等以為一切革之。為使伏乞聖明。俯允職等所請。救下該部。將見在驢頭。行該衙門變賣。以後料草。截數免派。積之十年。便有一十五萬存貯京糧。以應軍國急需。未必非節省之一助也。其該倉庫內官。乘本。貓鼠作奸。亟應撤回。正罪。劉國順等。姑聽該部議處。嗟乎。國家種種虛冒。事事廢弛。其有名無實。為內璫之所窟穴。積棍之所盤據者。獨一驢也乎哉。職等又不能不為時事慨矣。

附戶部尚書李汝華題參疏

為軍國空虛。遵旨從長計議。請先裁馬房積蓄。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軍國之計。積蓄多端。至於今日。溢觴極矣。臣為主計。頃值各邊倥傯。京帑空虛。仰奉明旨。從長計議。務求絲毫得實。以此朝夕焦思。每督臣屬。以為國汰省。不嫌巨細。而該監督主事王誠。力覆主事鹿善繼驢頭虛冒之案。又臣面質二十四馬房內各監督主事。吳伯與黃衰。各稱驢頭虛冒相同。已經巡視科道具題。未奉俞旨。臣思驢頭一節。雖為制額。而實無裨於緩急。難為小耗。而實有損於積貯。即如一驢歲費銀十七兩。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

頭。歲費一萬四千有奇。印烙無憑。倒死不報。中涓之籍。整已滿。牧事之秋。毫無當。烏用此糜費爲也。況值此三空四盡之時。正虛榜腹。脫巾之變。而以有用之金錢。供無用之藝技。已爲非算。以紙上之虛額。耗帑內之實積。尤爲可裁。先朝嘉靖年間。曾允科道及臣部疏革豹房。今驢頭虛糜。視之豹房。其項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固法祖者。伏乞速允巡視前疏。敕下臣部。將見在驢頭行。監督變賣。其不存者。開除。歲省萬金有餘。積弊一朝遂剔。亦邊需萬一之助。而圍牧愉快之一端也。其犯人劉國順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內官粟本。仰候明旨處分。至於各項積弊。沿而未發。非止此驢。容臣率屬釐剔。另請上裁。而先自此驢頭。示清汰之大意。國計端有賴矣。

裁革冒破說

馬房冒破。相沿既久。余初受事。不安於心。以告袁滄。瑞世振。哀心是之。贊余說。堂行廣西司查。司持存羊之議。余再請而再駁。且面相許。而轉復駁。嘆人心之如面也。余既丁母憂。接管爲王崑璧。瑛。堅持余議。以爭。協力於巡青使者。題參得旨。追擬如律。而監據旨中有存留字。求如初支。王駁之曰。所謂存留。指別廠未發覺之驢頭而言也。該廠已經發覺。追擬矣。擬罪矣。聖上原無買補之旨。安得如初支也。廠監乃止。夫此事可否。非難見也。其旨盡於邊有軍而無糧。廠無驢而有科之二語。而再駁之者。借口存羊。且語人曰。爲上首存體。上首爲誰。即袁滄。瑞世振也。是役非袁不爲功。此道可於今人中得哉。爲之志感。

認眞草卷二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以存子遺事。竊照本縣莊田。籽粒地十場。一乾清宮。一慈甯宮。一雍靖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慶公主。一恭順侯吳汝胤。一駙馬許從誠。一錦衣衛千戶陳尙忠。一五軍營。以上各項。共銀二千八百三十七兩三錢有零。而地極窪窪。久稱灌莽之區。國初以來。原不起科。正德之季。動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備也。當時因家人催督。大爲騷擾。遂以類解。歸諸有司。然此地水旱俱不相宜。俗傳有乾則炕。溼則如醬之語。不堪耕種。自難辦納。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夫較此地於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地力之肥瘠甚懸。而計畝之徵銀相等。此其情之不均。理之不通。而勢之不能久也。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地所收不能償地所費。既視此地爲漏卮。收入極薄。而額徵難緩。復視此地爲陷阱。是本人之地。爲本人累也。且懸磬無以應比。則走險豈復擇音。窮而迫者。逃四方。包而納者。著地著。是本人之地。又爲他人累也。逃者愈衆。住者愈難。池魚之患。展轉相尋。於是一夫不完。爲一門累。一門不完。爲一戶累。一戶不完。爲親戚累。比屋分散。併丁差亦適是。

籽粒之累。併丁差累也。不但已也。十場事屬一體。當法之既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於是又不止以本人之地。爲他人累。復以本場之地。爲別場累也。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兩場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包納。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轉多。糧之包轉重。雖十場地性。不無略有軒輊。受害不無微分緩急。而包納之法。浸淫漸及。不至於舉各場盡驅之死溝。整散四方不止。其受害特有先後耳。何有重輕哉。嗟。共處世界。同此人情。誰不貪生。誰不懷土。而今至於窮迫危急。典莊產。鬻子女。逃者生。不能逃者死。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且此地既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動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窮則變。變則通。非此其時哉。即爲動戚計。佃戶之拖欠既久。詎能取盈於帶徵。逃亡之拋荒愈多。誰爲炊粥於無米。與其驅之死亡。而徒成反裘之負。孰若急與寬減。而自培其不涸之倉乎。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查得青縣籽粒。至萬曆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十年止。積通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於文安縣籽粒。除進慈甯宮不免。其餘俱減徵一半。即四十六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靖海縣例。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上。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非至今日創聞也。亦明矣。本縣各場。呻吟積苦。既值必變之時。仰望同仁。更有可援之備。乾清慈甯兩宮。不敢望。別場皆動戚囊中之物。此固得議減者。即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動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後軍都督府。買纓鼓旗號。使用萬曆九年。改解易州南倉備邊。則此一場。即其畝數割據於動戚。解納更移於府部。原非不易之規。雖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案。減徵公主莊田之外。亦有備邊一款。其議有云。不日京邊而日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與五軍營。固願附於此例矣。繼等問井之間。情形最審。感慨之久。條議頗真。伏祈台慈。軫念民困。轉爲請命。比照文安。青縣事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於積逋。統賜蠲免。則變通之間。而民之生者不逃。逃者可返。地之治者不荒。荒者復治。此生靈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而亦動戚之利也。謹揭。

與賈孔澗書

仁兄筮綸勞苦。然國家多事。臣子以有效勞之地。爲快。用兵先措餉。理財急用人。屈指同盟。哀滄瀛在兩淮。潘懷魯赴遼左。而仁兄可太倉。皆爲遼餉宜力。憂病如弟。雞骨未平。而對客口實。則唯兄是賴耳。茲爲敵縣籽粒。苦害一方。幾於百年。死亡流徙。不堪見聞。昨草一揭。合七紳公言於畢父母。即蒙慨允云。可令士民控訴屯臺。批行到縣。方可措手。弟退而三思。下情難達。慮有阻隔。忽念令親房老先生在京。僥借鼎重於屯臺公祖。一爲從臾。則大事成矣。弟久仰房老先生。嚮往之私。不啻執鞭。而長者前不敢造次。啓演展轉。斷不得以幹旋望之仁兄。僕因仁兄得房老先生。達此情於當事者。批行到縣。據申題請。救千萬人性命。此無限陰德也。唯仁兄尊哉。生員王成已。家祖母親姪也。即受籽粒苦累者。其人樸實。今往候門。唯仁兄進退之。弟屢於心而疎於用。今以此事專託仁兄。投縣公揭。錄以請教。或有用處。聽聽便宜。

與畢沖陽書
 籽粒累民苦不可言。得達大聖賢為民請命。百年之害。除於反掌。所謂道待人行也。承示中文。字字確當。伏望速賜發行。蚤一刻蚤解一刻之苦。諺有之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老父母此舉。億萬生靈。得脫湯火。此無限陰德也。

與畢沖陽書
 戶房面傳鈞語。謂何場可折。命某再酌。某且愕且疑。此事百年為害。各場情狀。不甚相遠。法窮思變。一體求折。輿論久切。非某一人之私言也。老父母既探而行之矣。於今再申之時。忽出異同。得無有以不根之言。上塵清聽者乎。某經自矢。斷不敢以不公之事。輕起無風之浪。特深感老父母仁心為質。造福地方。因不自揣。竊附相成之誼。當此油雲沛雨之時。而忽有持異議者。其情公耶。私耶。殊不難見也。今日之事。是在老父母。千祈乾斷。速賜發行。闔縣士民。不知所報。唯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

與畢沖陽書
 籽粒一事。昨謁左公祖。細談其苦。左公祖已慷慨任之。但事雖無疑。而舊院謝事。新院接差。必須再查。方可題奏。不肖慮文移往返。恐又滋一番耽延。左公祖言。意時不許停閣。批詞自有斟酌。此段情等。敢先達之。老父母。仰祈鼎重於道。尊老公祖前。力為從與。早申一日。早題一日。湯火民命。延頸望之矣。

與左浮邱書
 敝縣動成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蓋本道。謂動成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即題奏矣。為小民請命。為地方除害。動成不敢為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動成籽粒。照條鞭地畝。為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動成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安。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鞭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與而易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動成之憤。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微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為動成則難顧百姓。為百姓則難顧動成。而百姓鬻男賣女之狀。既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顧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圖捷。屢議減徵。每成中阻。纒轉關即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即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舊欠。斃民杖下之狀。不忍言也。近日聞折徵之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推延之情。不能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動成之供不啻軍國之課。長減徵之議。為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苦心提心。辭靡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為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為求歸之疏。既上。出門未便。敢以楮陳。亦恃蒙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緩頰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畢沖陽書
 敝縣動成籽粒事。恭遇老父母。力擔當。為民請命。仁屬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為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為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青文。為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聞柯老公祖。又議將動成籽粒。照條鞭地畝。為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於此也。夫定與動成籽粒。舊額視條鞭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每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動成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鞭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與而異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動成之憤。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微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微徵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與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異也。且屯臺左公祖。已於此事。洞悉艱末。亟欲藉手。以獻丹衷。意氣排雲。風裁撼岳。彼動成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間耶。蚤晚詳回。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即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與窮民。得與青文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盛心耳。

與畢沖陽書
 前讀手教。感嘆盛心。佃種生員。以此情具呈於本道。蒙批有情。真弗獲已之語。此是窮民命脈也。某誼切桑梓。激發於老父母。欲達下情。而慮途上怒。曷敢不效一臂。為老父母分憂耶。大約事屬比例。須一一相合。士民既有控訴。本道原無成心。近已宛轉達此於本道。待老父母申到。無不允轉矣。然莫非微惠於生春之筆也。語云。下棋千盤。成功一著。老父母刻下成功。某當隨田夫野老。伐石西山。以鐫不朽之業。

與畢沖陽書
 恭讀手教。喜躍欲狂。感激欲涕。此事久勞老父母盛心。三院既已會題。屯院不必再疏。然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況減折幾半。所得亦既侈乎。此莫非老父母解懸之恩。際會柯公祖。相與以有成也。發幾佃戶。共慶更生。當是時。猶有未厭之腹者。非情矣。不朽大業。巍然告成。鐫石有期。敬當載筆。

與李績溪書
 敝縣動成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發幾佃戶。見天有期。旦夕都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為弟。道意。弟為此。苦心苦境。自慙自憐。親丈知之。當事者未必知也。原議一呈。呈上。是弟初投於縣主。而據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不得旨。部中亦有據揭覆。否事難懸斷。總總尊裁。

與李績溪書
 敝縣動成籽粒。因民已極。第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阻。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探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而

停閱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字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尚可徑停。籽粒入動成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動成溫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尙留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善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百年積苦。一方民命。藉手於仁兄矣。

與畢沖陽書

籽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呼踴躍。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清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地遭逢老父母下車後。即議折徵。觀望德化。忍死須臾。住者不逃。逃者漸返。適因春澤沾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母博施之力。乘此招探。政祈寬假。忽見清查之使。咆哮里中。人心惶惑。住者將思踵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題疏。所稱減徵。獨通。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似不必又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善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國課。遂不顧動成。而為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清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出此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螫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為此。蓋尋題規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現今高坐寺中。號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既畏毒尾之游。加又慮貪腹之難飽。展轉憂疑。莫知所措。某聞且見之作。而嘆曰。老父母赫赫盛舉。星日共昭。小人無端闖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為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於道義之交。癡心癡語。遂爾叨叨。

與紀萬石書

恭惟門下。珪璋為質。麟鳳可儀。文章德業。當在眉山父子間。不肖即投林息影。未遑識韓。而脈脈之思。久飛越盈盈之水矣。茲有所啓。敝縣動成籽粒。會按貴縣例。減半求折。幸蒙三院會題。尙未得旨。夫兩縣之減折同也。會題同也。其未得旨亦同也。而目前徵收。開貴縣即照會題之數。果奉行上司之文檄。抑徑緣本縣之主持。唯明示之。不肖將再援例以請於當事者。前會遣人探此消息。恐其未確。謹裁械專訊。臨發東望。無任惓惓。

與畢沖陽書

籽粒折徵。題疏既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即以減折之數。派徵。而未得其詳。昨專役問於紀孝廉。蓋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併盧公祖批詳。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為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若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徵。以候明旨。則

事體易易。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為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在。有不得從之勢也。為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剝期告完。深為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與齊華玉書

敝縣動成籽粒事。前會借鼎語於左公祖處。從史未幾。左公祖即同撫按兩臺會題矣。湯火民命。見天有期。而久未得旨。難以待。敝縣所比例者。文安文安減徵之疏。亦未得旨。彼時屯臺盧老公祖批詳。權為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該縣遂遵據進行。即照疏中所減之數。派徵。已兩年矣。敝縣事適與此合。今據例申請。望左老公祖如例批允。使定與窮民。得同文安沾一視之仁。無量功德也。弟有字達左公祖。而不敢逕投。借重年兄為弟投之。更一言從與。使早蒙批允。減一分即受一分之賜。而早一日尤早。魁一日之生。億萬窮民。手額祝仁兄世世公卿耳。前為容城孫生事。全藉鼎力。可比於虞淵取日。今復以湯火民命。徵靈於左右。非弟好為不知止也。一則一方之風教。一則萬民之疾苦。世眼所謂冷淡生活。偏是仁兄肯為出力。蓋熱心腸。纔做冷事體。亦年兄聲氣所自招耳。不然。滔滔皆是。弟敢輕向誰開口哉。

與左淨邱書

不肖自揣無似。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甯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籽粒。區區未議。已蒙採納。都中會領面教。須再批查。以見詳慎。然本縣本道。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即為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此誼直可於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既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矣。惟是望恩既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清乎。敝縣所比例者。文安縣之例。文安籽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即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為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遵據進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道。援例以請。專候台批。以為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籽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為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又何妨於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即是經。宇宙在手。為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性命。總乞靈於生春之筆矣。

與畢沖陽書

昨遵大命。投書屯臺。得回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已圖維此事。而查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為此沉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令申詳先為之地。其言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縣籽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善陽。前正為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於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為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籽粒租銀。原非勸成常祿。澤斬之後。尚且改為備邊。此與國課。什佰相懸。顧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此會題疏中語也。是籽粒之為民害。定與與文安大同。而公主籽粒之為民害。定與與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折候旨。獨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既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中。即以此段語意為分析。將公主莊田當與別場同折。發

揮數語申之。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達此情於柯公祖。共奉左公祖之意以從事。則在老父母既據會題之疏以為詳。而不為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為批。而不為無據矣。專候符裁。

與左浮邱書

披讀翰教。既蒙採納。復承指示。即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肖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示。有未盡合。復復勢駁。再致遲延。此事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清。慈甯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絲。原自明白。夫會題求折。既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明旨。勢不能違公主也。即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敵縣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屬階。實自瑞安。延慶作俑。老公祖會題已詳言之。既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題疏之繪圖。復以文安大同小異之情。勢台批之斟酌。一方民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圖之數年。屢為號。屢經延宕。蓋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自本縣。層層而上。孫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於台臺。轉關既多。心情互異。往往藉上之周慎。以遂下之捱延。緣涉往復。動淹歲月。窮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閣。全局坐廢。不肖每與令君談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而欲存其子遺。倘得蚤賜批准。則下之為蘇。畫削。民之湯火立蘇。功德實有量哉。

與張蓬元書

敵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即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發發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既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為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即在敵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為尤甚。即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八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為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為難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係會題。原奉恩詔。即守陵官暨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即鄰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蓋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府之廳。即俱不喜。不喜之故。半係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微侍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為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善為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

用。下一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定興縣籽粒折徵記

淄陽舉公。以萬麻丁已。來治定興。下車首詢地方利害。而得動賊籽粒之為民累也。奏記諸臺使者。求減折如文安。青縣例。駁查復往。公持甚力。臺使者大感勵。具疏請於上。候旨諭時。值今上登極。遂如所請。恩詔到縣。扶杖走觀者。舉手加額。謂天子仁聖。使子遺之民。得留視息。然非吾侯。即疾苦到骨。誰達之。天子者。慶今追昔。笑與涕俱。余觀民情。而深有感於天下事之在人為。如公者。真其人也。事非理不可為。非力莫能為。固也。然如以理而已。彼不起科之瘠地。聽奸民投獻。而以動賊為刀俎。佃戶為魚肉。包納之法。展轉相及。不舉地著盡。逃之不止。此於理豈待公之身始知其常變哉。或曰。於理無疑。而曲於力。公不猶然一令乎。何力至於今。而偏足乎。則理與力之說。似之而非。余所謂公真其人者。獨以其心言耳。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忠事不就。但患心不真。真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為其真也。真則熱。熱則遇。而即粘。不能泰。越視。真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誠為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腐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為利。挾以為重者。且不能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構其間。吹索擲。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而返矣。且不獨異意者為然也。即共事之際。已屬同心。而事當更張。體須周慎。異意者復借上之周慎。以遂下之耽延。啓事未達於公車。而往復斟酌。已踰歲時。蓋轉關既多。葛藤易起。一處停閣。全局坐廢。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沈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與且闕。氣且竭。而公更神王。竟以耐之一道。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歟。此實在定興。余髮未燥。即從先大父侍御公。聞佃戶包納之苦。而呼籲之情。每格不上。聞年復一年。日甚一日。至於公殫力為之。而以首尾二載。始獲有成。中間事勢之難。易。情節之甘苦。唯任事者自知。同調者相憐。未易一一為人言也。故為天下事。毋泛論理。心即是理。毋空談力。心即是力。真心如公。為理樹幟。為力辯冤。不然。滔滔者從官起念。而不敢一問百姓。急偏見理。不我值。力不爾克。甚矣其相蒙也。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戶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當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定興孔道。復值軍興。公日夜拮据。但可紓百姓急者。直前為之。赤心強項。違違轉上。官之意旨。而佐聖政之清明。諸不具論。就籽粒論。籽粒。其概如此。公諱自肅。山東淄川人。萬曆丙辰進士。以治行高等。應拜省臺。而兄白陽先生。時以少司徒督遼餉。遵例迴避。乃補禮部主客司主事。今陞遼東甯前道兵備參議。

與王中詔書

小兒歸。述老父母為籽粒徵收。省除款項。歸諸易簡。且比擬條鞭。革去催頭。老父母纒一語。而受寬大之福。已備萬家。生日擊。盛事。復以莫喻之感激。為無已之愛助。則每徵收之清數。更乞明示。以為愉快也。蓋籽粒奉詔減徵之後。每畝應徵一分八釐五毫。脚價一毫四絲八忽。均包雍靖王妃一釐二毫五絲六忽。則每畝應徵之數。共一分九釐九毫四忽。此昭然耳目之定數。無可增減者也。乃年來造冊徵收。不依

此數或多一釐或多二釐。即各場亦自不相同。此其故不難知。而誰敢以瑣屑達清聽者。幸此番以省款項。革催頭上。勞老父母親為訂正。小民既戴如天之恩。遂修飲河之願。共望及此時。以每畝應徵一分九釐九毫四忽之定數。乞老父母出一明示。則本來之面目。現前黎邱之幻術。立盡。此又籽粒之大廓清也。

回張糧衙書

不肖生不于預縣事。所共知也。自到都中。併無人來鼓舌。亦安所被贊惑者。而札諭云云。殊可駭愕。天下事自有當與聞。不當與聞。十年前籽粒累人。逃亡之苦。口不忍言。佃戶不能重包。而管糧父母。亦有不完之前件。不肖目擊其弊。代為陳訴。此事之當與聞者也。減徵以後。十年於茲。不聞異議。蓋糧輕易完。不獨便佃地之窮民。亦使管糧之父母。區區之意。如斯而已。此外非所敢聞也。目前事體。以老父母之高明。自可理裁。而必遠使下詢。得無以減徵之議。出於不肖為佃戶而不為官。遂有杯蛇之疑乎。當議折徵時。管糧父母。亦曾有不相亮之意。不肖以事定理明。未嘗置辯。則今老父母之札。得非曩日事前任父母之人。有在側者乎。不肖無可言。只以不當與聞為對。

與畢白陽書

定與有籽粒地。國初以土性窪。不堪耕種。故在條鞭地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或勸戚奏討。遂分為莊田十場。一曰乾清宮。一曰慈甯宮。一曰雍靖王妃。一曰延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衛千戶陳尚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復因差役之弊。動為佃戶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地概屬灌莽之區。其不遠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既微。糧重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歷久。年復一年。牽率包賠。日甚一日。於是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至典房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挺而走四方矣。先是瑞安。延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公派之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眾。而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盡。逃室已無。朝炊之煙。門向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於舉各場而盡。逃亡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間從父老講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青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當蘇。恆苦等重之難返。既有衙門之層遞。便多吏胥之挪榆。縣之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為利。牢護此局。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告批。概從中擬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為續命之膏者。祇成掛壁之文耳。沖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為斯民請命。比照青縣。文安。例除乾清。慈甯兩宮不折外。其餘八場。概宜折徵。通詳撫院。韓品字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青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慶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奕棋。雍靖王妃。司香內暨。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廢取旨。下部議復。部因行文府縣。雍靖

王妃一場。不許折徵。并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尚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為浩歎。一場似戶。屢為控告。其奈之何。撫院張達元公祖。新受事。念此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爭之路。不得已。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於各場。圖衆擎之易舉。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知猾胥蚊心未厭。既技轉生。思此場既翻。遂可漸圖其他。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徵。欲比雍靖王妃。例。已具府文。申易州分司。轉申貴部矣。玩其申文。謂五軍營地減徵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三沙。係原額之數。毫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銀一千四百三十九兩六錢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沙。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額。不許減。減過之銀。尚欲償也。子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七十餘兩。其何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倘此番再復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猾胥之顛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乍甦之餘。生再罹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汗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前矣。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屢經申請。屢經批駁。然後乃得三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思世世守之。此而尚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之有。大都天下事。謀始最難。毀成甚易。畝邑籽粒之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之十年。災民固骨皮俱盡。不肖亦心血為枯。猶吏舞文。百計相難。一番阻撓。亦且舌敝額禿。幸得徵父母公祖之靈。以乞恩於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飲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有大造於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變更至此。台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徵寬大。至於籽粒一項。錢糧。實係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慰窮民。而沖陽老父母幾彈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留於桐鄉。畏蠱之間。不致終為猾胥所變亂。想台慈之所倍為惻然者也。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動成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悞。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之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畝縣籽粒地。窪窪不堪。佃戶苦累。逃亡貽累於地著。地著相繼為逃亡。年年為不完之額。勢窮理極。畢沖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字公祖會稿具題。泰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減之。今議增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即死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忽頒。魂驚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歷四十六年籽粒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沖陽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其在也。蓋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勸成為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動成體國。當倍細

民則議及勸成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遠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貧莫貧於佃戶富莫富於勸成今此六釐扣算於歲額之內使勸成少分是問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勸成之清夜亦有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遠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勸成莊田應於各節數內扣除即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於該解數內扣除畢沖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為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為兩利特於勸成似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為竭澤之漁況事平即止此六釐依然在乎豈立字公祖會題減徵稿畢沖陽父母為加派申文稿併繳縣鄉紳公揭稿總鈔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為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察自見易加派為扣算一轉移間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為勸成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

與王涵一書

某再細味明文戶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為遠餉也但得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既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足戶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得加於勸成所占地內而此地又力不能加只得扣於勸成所得數內亦為遠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戶部使戶部藉手以從事當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遠餉足矣豈其過恤勸成之私而掣扣算之肘哉天下事勢有緩急題目有公私遠餉之需急也勸成之奉緩也為遠餉有題目為遠餉因而為窮民更有題目為勸成無題目為勸成因而為窮民且併誤國事更無題目天幸老公祖在地方辦公私酌緩急以開上谷之蒙氣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籽粒折徵說

籽粒折徵其概問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字象恆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沖陽自肅也既經批查而沮於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於院者觀察柯和山臬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通起力為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達元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焉故邑侯胡芳字嘉桂也包納籽粒其患既久胡銳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每為扼腕謂余曰吾不能為他日必有人為之可存此議以為底案其微意猶欲自為也所稱此議即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能忘

認真草卷四

扶孤始末

與容城張邑侯公書

密邇福星得沾波及之惠不啻在字下戴德之餘還為引分何敢輕通尺牘以瀾公之清聽惟事係衣冠之裔且當絕續之關情共惻惻誼難默默老父母試垂察焉敝縣張都憲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勾連外黨或賣或典或明或盜蠶食至今子遺無幾聞縣士紳睹貌諸孤之遭魚肉而愛都憲公之啼若放也方公同看視割記其產丐縣父母主持嚴盜賣盜典之禁乃聞容城生員陰樂賢以與地告李氏候老父母問斷老父母明見萬里偏僻必不能行而李氏婦人意不自達生等謹以耳目之最真代為不平之鳴夫樂賢先與李氏地三十畝李氏所知也其又典二十五畝則李氏不與聞焉其典之緣絲價之輕重不可問亦不必問只一出於李氏所不知則終非樂賢所可有即樂賢果費典價亦惟從其受價之人而追索之可矣安得硬告李氏脅取其地耶夫孤兒寡婦仁者所憐誠能辦價何處無田而必屑屑焉於越疆之孤產意不難見也且此地盜典俱當李氏時而必倒提年月以為在王氏時意又不難見也李氏女流亦係衣冠之室而必恐喝以對理驅迫使出門意尤不難見也據樂賢所告羣證張玉等此

數人者。何如人乎。大約笑孤寡。固羣小之所耽耽也。左倚右角。裏應外合。既暗與李氏之地。以嬉樂賢。復明作樂賢之證。以劫李氏。見者傷心。言之指髮。是役也。使告者得逞其志。設者得遂其奸。旁人受債。李氏出地。即千頃可立盡於一日。矧僅僅種百畝之田耶。都憲公不絕一錢。仗此五歲之孤。而田產者養孤之物。李氏者撫孤之人。今橫迫李氏。白奪田產。是使孤不能自存。而斬都憲公之血食也。生等攢眉而嘆。合辭以陳。倘蒙電察。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對理。而孤產不被橫奪。則理法猶存。天日可見。替裾吐氣。風化自隆。甯直一姓一家之感戴而已。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陰樂賢白奪孤產二十五畝。合共事羣奸。為之夥證。而辱迫李氏。至不可言。生等昨具情合辭。代鳴於老父母之前。業蒙察察。莊誦訓辭。感激淚零。手額謂天理之必發。而天網之不漏。樂賢即慣刁健訟。當必歸心於蕭斧。詎意咆哮轉甚。誦張益雄。於青天之下。恣烟燭之談。而求逞其志也。樂賢種孤產五十五畝。李氏但知三十畝。其二十五畝則不知也。而樂賢堅稱典在王氏之手。蓋混指無從對質之人。易於飾賴耳。夫樂賢之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為有。而斯人之耳目。在終難以虛為實。生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簿籍。有手本。有賬目。一一磨對。止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地四十畝之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士手本。內開一件。偷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已告於官。求為追奪。然止告十畝。實未知更有所謂十五畝者。今始知之耳。即一定等與樂賢表裏為奸。而於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外。開王氏典地數目。亦全無樂賢姓名。樂賢情弊。不又瞭然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視為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總憑他人之手。登記已非畫一之文。中間以租為典。以三為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即所開載。尚多隱漏。矧簿中全然不載。止憑舌辯者。猶足信乎。諸生中有陳德光者。詣生等白欺隱之狀。謂孤產登記。情狀未確。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生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即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中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為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顛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偷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偷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偷典。白種混為一處。而意圖白賴。尤人世所希聞。清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其價共十八兩。則此處種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豈容不一。問乎。折衷科算。即將實典三十畝。盡還本主。猶不足償也。總之樂賢搬神弄鬼之技。翻雲覆雨之舌。利。既視孤產為無主。復藐敵縣為無人。數日來。詭狀百出。自謂有散從手段。意欲擊紳之肘。而惑老父母之聽。夫生等於樂賢。何嘗有意相加。第為都憲公一錢血食。係五產之孤兒。而孤兒異日蒸嘗。賴子遺之產業。談及孤寡。誰不動心。况係衣冠。豈能坐視。且止於就事論事。略舉提綱。固不屑細駁其脫卵之情節。亦不欲概及其生平之行。簡存厚多矣。而樂賢求勝不已。且聲言上辯。不可發一笑耶。使此事而稍不可對人言。何敢以疑端嘗試。

於老父母之前。此情此辭。等而上之。可以告天子。特不欲先發。迫而後應耳。樂賢乃以上辯見嚇。生等唯恐其辯之不上也。當是時。駁實情。據公道。大創奸人。以保孤寡。自有老父母之霹靂手在。特李氏既微恩。造得免對理。其委折之情。生等代為申之。仰冀察。不勝感激之至。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為申公議以保孤產事。竊惟事關孤寡。在行路者。亦為動心。俞繁表冠。列斯文者。豈能坐視。共於無私之字。代為不平之鳴。敵縣故都御史張鎬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裏勾外連。或賣或典。或盜或竊。益至今。子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貌諸孤之遺魚肉。而憂都憲公之啼若救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巧本縣印批。嚴盜竊之禁。以求略存殘產。待六歲孤子長成而授之。乃容城縣發社生員陰樂賢者。睨孤產為可居之貨。越疆來此。先典李氏地三十畝。因多占二十五畝。李氏不知。已白種二年矣。今歲知之。告於本縣。本縣斷令李氏耕種。有原票可查。樂賢不服。控告於府。批容城縣問理。樂賢肆其簧鼓。朦朧始末。以盜種於私者。復得明騙於官。兩年白占之地。遂為樂賢應得之物矣。某等相顧作而嘆曰。異哉。無天日。乃至是乎。據樂賢盜地二十五畝。在李氏時。而今講張其詞。以欺問官者。稱典於王氏之手。蓋王氏往矣。指無從對質之人。易於混賴。且恃其事羣奸。為之夥證耳。樂賢告證張楫。張一定。張玉。張楹。張繼貴。張一賓等。政所稱典賣盜竊孤兒之產。與樂賢表裏為奸者也。夫樂賢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為有。而斯人耳目。在終難掩虛為實。某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印信簿籍手本。簿籍止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開四十畝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士手本。內開一件。偷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曾告於官。然止告十畝。實未知更有十五畝。今始知之耳。即一定等與樂賢表裏為奸。而於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外。開王氏典地數目。亦全無樂賢姓名。則樂賢稱典在王氏時者。不直為囈語耶。夫孤兒之產。羣小視為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總憑他人之手。登記已非畫一之文。中間以租為典。以三為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生員陳德光詣某等白欺隱之狀。謂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光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即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中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為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顛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偷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噫嘻。偷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偷典。白種混為一處。而意圖白賴。尤人世所希聞。清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其價共十八兩。則此處種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是尚當一一科算。以償本主。而詎意咆哮轉甚。請張益雄。既能得志於私。還能取必於官。白奪孤產。猶承蜩也。不為宇宙間一怪事哉。樂賢生平。賤賭為勝場。欺騙為來路。前以賴宋氏房債。行劣發社矣。猶不自俊而益甚焉。毒螫遍加州里。存噬波及隣封。寡婦孤兒。畏之如虎。歸命於官。求庇於法。而樂賢跋扈。法不能加。反遭辣手。呼天莫應。笑孤產。盡飽

虎腹六歲嬰兒無以自存。都憲公之血食斬矣。某等忝列衣冠。誼難棄。越念孤產之存無多。而樂賢之氣甚惡。既自脫其罪。復全得其地。事經兩縣。竟成如是之局。不容不呼籲於公祖之前。而李氏婦人且係衣冠之室。仰體台慈。令人抱告。而逼覓族中。復難其人。蓋張門一族。強半無良。而張一清尤甚。今且羽翼樂賢。據臂於容城。問斷之時。就中取事。獨有張一陽者。剛介中正。終始扶孤。昔年胡知縣託令掌管。出入嚴明。毫無私染。羣小爭怨。情排使出。復遭一清等巧陷。幾于不免。賴公祖知其心而脫其罪。僅此一人。可為李氏抱告。而今老矣。精力銷亡。已不在學。氣憤口烈。語不達意。某等求其佐之者。得生員張一連。其人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隨之。特操心過慎。避嫌畏事。某等激以大義。使扶持一陽。為李氏抱告於公祖之前。隨批候審。然此二人者。一則衰於年。一則病於口。祇用備兩造之體。而知其非樂賢之敵。謹以情錄。先為申訴。仰冀電察。調閱簿籍。手本以窮奸狀。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橫迫。孤產不致白奪。一方風化。關係匪淺。是役也。樂賢恐某等有言。已大肆波濤之舌。擊言人急必反。以符某等。夫此事非私事。此言非私言。如畏樂賢之兇。而坐視孤寡被迫。不敢出一語以申公道。當取巾幗自贈耳。某等忝具鬚眉。頗懷肝膽。拙操素矢。何敢至以非公直道。共申任彼肆其無忌。謹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六歲孤子張根深。故都御史張公鑄裔孫也。鑄再傳序班張一貫。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是為根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中立逝時。族中小人。垂涎孤產。攘臂而起。勢同抄沒。幸逢胡老父母。責懲禁戢。任族長生員張一陽看管。一陽剛介公正。不負任使。事體遂定。其後任人者既往。而受任者遂不能行其志。羣小復起。裏勾外連。擠一陽使出。更換看管。而張門孤產。遂不可言矣。以族人而看管。則有生員張一清與張一選相繼。以公差而看管。則有地方常良與張應期協同。此數人者。其未管也。則用賄攬求。其既管也。則朋奸乾沒。弄反覆之機智。操孤寡之緩急。使之不得不賣。不得不典。而又無從覈價值之真。使之不得不揭。而又不無從問本利之實。日削月消。漸至剝牀而及膚。朝出暮代。何殊驅虎而進狼。蠶食至今。子遺無幾。總之看管非人所致耳。至去年而復有陰樂賢霸地之事。聞縣士紳。具公揭於解老公祖。地已退還。因同查孤產而割記之。合辭懇陳老父母用印。嚴盜竊之禁。常良張應期既不稱任使。不容不另擇看管之人。而張門一族。強半無良。一陽儘可。而老矣。獨有生員張一連者。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隨之。特操心過慎。不為避嫌。為好仁等責以大義。唯唯受任。今一年矣。極勤極儉。極清極苦。一切事體。無不盡心。寡婦孤兒。遂有甯宇矣。夫孤寡日用。費能幾何。他人看管。每年典賣。揭取不下數百金。而日憂不足。時酒饑寒之淚。自一連看管。不典不賣。不揭不取。而溫飽自如。此其人之賢不肖。不大彰明較著哉。唯是一連刻苦自持。既不私己。亦不私人。羣小怨恨入骨。侮弄時出。所恃為天。倚為命者。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憑藉。且一連未管之前。常良諸人所典所揭。一一俱在。雖當時情偽。已不可駁。而事至於今。不容不代為贖代為償也。昨好仁等方與一連共議賣樹遺債事。陰樂賢即與同事諸奸橫騰。一以為把持。一以為污蔑。夫貪狼之心不死。山鬼之技日新。能勿防乎。謹以張

根深家產。併未贖未償債數。細開如左。伏乞老父母採獨義之議。念衣冠之裔。印批簿籍。付張一連收掌。使一連得以行其志。羣小無所生其心。甯獨張都憲免若放之泣。關係一方風化。豈淺鮮哉。

與張生一選書

張根深楊村園地。門下與吉齋占種有年。耳目所共知也。昨生等清查立簿。一一臚列。因念物有見主之時。假無不歸之日。同乘返正。事不容已。吉齋既即時允從。想門下必無異同之理。既而傳聞。門下有云。必不吐還。即質公庭。無奈我何。是時同盟諸友。攘臂而起。生力止之。謂此傳聞之語。理不可信。我輩未見蓋齊實迹。不宜輕動。眾乃暫止。生謹以尺一確探門下。果有此言否。夫此園地。未租未典。占種多年。亦足矣。未經士紳查理。則此地為在原之免。今查理既明。此地為有主之物矣。各拍良心。孰能自昧。知門下必無此言也。且生等此舉。公誼也。非私事也。據理也。非恃力也。事既開帆。勢無中止。眾怒難犯。門下之所知也。而安得有此言也。况此園地。門下與吉齋事屬一體。吉齋既吐還本主。立契辦償。而門下乃欲有他說。此萬萬必無者也。吉齋才幹機智。素稱多算。使此地而可終占。吉齋當先為之。生輩昨一啓口。吉齋遂唯唯無辭。彼誠有見。生等退而相謂。如吉齋者。真俊傑也。門下高明。豈出吉齋下。而乃有此言乎。尤生等之所深疑而不敢信也。夫此事門下家事也。都憲公一綫之緒。行道所憐。在生等固共切孤兔之悲。在昆玉尤當念葛藟之庇。春齋扶孤。筋力盡瘁。玉齋任事。清苦異常。即吉齋亦隨順公誼。力為幫襯。豈獨門下一人而獨異乎。諸昆弟之所為者乎。丈夫做事。審理審勢。庶免尤悔。門下試思今日之事。理勢云何。事至於此。尚欲執留。是自誤也。或有人為門下畫此策。是誤門下也。門下此時莫自誤。尤莫為人誤。吐原非已有之物。與生輩留好相見面之情。所深願也。門下果有必不吐還。即質公庭。無奈我何之語。是迫生等以不容不應之勢。而後生等可以無憾矣。然拳拳之恐。不敢輕信。謹專人確探。唯明示下。

與畢冲陽邑侯書

前者張根深產業簿籍。蒙老父母用印。聞縣士紳。仰至仁大義。鑢心刺骨。事直張門一家之感已也。茲有象蓋村兒徒陳科。原典張根深地二十七畝。今秋收既完。輒命傭工。繳土二十餘車。傭工亦極言不可。陳科硬主之曰。此是絕產。取土何害。生員張一連親到地。同地方驗過。向伊理說。傲然自恣。夫此地二十七畝。止用典價九兩八錢。便利極矣。今并其土取用之。不亦甚乎。地去土則薄。害在地土。不可言也。而根深之地。租種者三十餘家。尤而效之。尤不可言也。且當聞縣士紳清查之後。老父母印批之初。而陳科敢於如此。若不禁戢。後患何極。懇祈老父母治之以法。則一懲百儆。可無後憂。謹合辭以請。

與買官泉書

張根深原典房產。前聞雅意。允其取贖。今竭力湊辦。已有十之八九矣。辦原價以抽原契。此自定理。亦復何說。惟是笑笑孤寡。筋血垂盡。伐毛洗髓。僅區區若干。翁丈仁心。為質不難渡蟻。况彼先世衣冠。有足觸仁人之矜憐者。倘念若放之鬼。而稍寬其遺孤。都憲有知。當再拜而矢結草者也。憶曩年贖蔡。覺我園地房產時。亦曾讓免十兩。以見恤孤之意。翁丈義薄雲霄。當不後于覺老。此又笑笑孤寡。所為早夜以祈者。

破格高誼。原非可以例所實待。翁丈義開章施。桑梓共仰。故不肖等不憚饒舌。輒敢合辭以啓。惟翁丈裁教之。覺老原字附覽。亦見不肖等之非飾說耳。還價時。或赴尊宅面交。或令盛价來取。并乞明示。

與署縣書

謹啓。故都憲張老先生。繼孫張根深。從六齡時。蒙舉老父母。植批委生員張一連。經紀其家。一連不辱成命。勤苦十年。得延一綫。今忽有其姪女投井之事。蓋姪女嬌而且貧。本年九月間。攜子崔顯名。求開房居住。一連憐而許之。未幾而顯名得狂病。逢人思鬪。不辨上下。嬌婦每抱驚憂。昨復發狂異常。子母相戕。嬌婦既苦于家貧之剝骨。又兼以子病之傷心。背人投井。久而始知。此事之本末甚明。但并係根深之井。恐向之垂涎孤產而苦無費者。或乘以鼓煽其間。則官膏一綫之存亡。唯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顯名狂暴根深常謹避之。一日赴塾。幾遭毒手。賴救得免。此萬不可再容居住者。總望明臺之斧斷耳。事係公誼。故敢合辭而請之。

扶孤始末說

扶孤事起於一泉范先生。先生逝世。事屢更不可問。乃有陰樂賢籍地之事。樂賢技長騙詐。協其兄思賢之力。能役吏併能役官。余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偽詳緩我。既而府批至。乃盡如樂賢指。余不平。再以書問張。而樂賢擲揄使不得達。道其賤客說余曰。陰所為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為人家事。勸自己氣。且貧生如不得地。咽喉立斷。將不愛命。余笑曰。渠以余書為講情耶。以不奪為德。而我不德也。今於某日晝投觀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為他家。據理而行。何為勸氣。命任他拚地。定要回客代為婉轉。余曰。渠只弄鬼。我只率真。地若即吐。可不多求。不然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再不必言。客去。樂賢果囑余書到觀察。即隨入見。觀察詰責。欲行司理究之。樂賢崩角認罪。袖中出退地呈求免。乃批姑准退地免究。事遂定。家大人乃同士紳經紀之。另立家督。以至今日。十有六年。根深既已成立。家督亦頗倦勤。自今以往。事在根深矣。

認真草卷五

簞餘

贈孫君兄弟墓序

嘗讀古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遺事。未嘗不掩卷興思。發心起敬。人生幾何。獨此奇行懿蹤。歷千載猶有生氣。然古人也。不可復作。何幸當吾世而得之。孫鍾元兄弟。孫氏容城著姓。先發其祥於敬所先生。又再傳至鍾元。繩其祖武。鍾元之同胞兄崇我。次相我。最少弟思皇。翩翩秀異。無忝八龍。遺其先人之變。相與廬墓終喪。鄉閭遠近。無論識不識。見者聞者。咸咨嗟太息。謂孫君兄弟。千古人也。夫自穆叔論三不朽。而立德為太上。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德執有大於孝者。君家兄弟。此舉。淨發於不自已之心。亦第以盡吾當日事。何暇計千古。然能為當日者。即為千古矣。嘗嘆士生天地間。具鬚眉。稱丈夫。亦為之而已矣。不能為所可為。甚且為所不可為。甚者同禽獸行。不甚者亦同草木腐。故所稱當世名流。大都褒衣矩步。邊幅自持。間取一二迂節細目。無關網維之事。不切名教之圖。稍稍點綴。使翹然以千古自許。而未識其能千古不也。君家兄弟。皆以才名蜚聲諸生間。鍾元君復未冠而領鄉書。鄉人士亦嘖嘖嘆其靈異。然大概謂聰明穎秀。能成一世名。不意其成千古名也。即不佞嘗一再讀君家兄弟。自謂知之。蘇今省之。則疑之知未也。夫漢世士舉孝廉。至今吾黨人。率以孝廉名之。顧名思義。獨孫君始無愧耳。私嘗怪容城彈丸地。而先

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孫君兄弟。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巨浸。細細靈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徵書再至。雲臥益堅。靜修清矣。擊斃不死。竟死擊斃。椒山忠矣。一廬六載。孺慕終身。鍾元兄弟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尹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政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則孝弟為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尚。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城有三仁焉。不佞自慙。曩之不深知孫君。又未始不自幸生之得當孫君。高風芳韻。千載後必聞之興起。豈其當吾世而失之。

周景文制義序

不佞親政兵曹。與景文同舍相善也。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阿諛。不佞私計。即未睹若人文意。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不佞。則其人之概。具在焉。向之私計。奇於射覆。因嘆天下事。思不真耳。真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摸稜之術。自託於時中之道。歲頭蓋面。千工萬巧。圓轉滑澤。而其本色。遂不復可辨。雖然。世不乏冷眼。即以不可辨辨之矣。景文居京師。窮追隨。赴尚書期。而外。左琴右劍。獨坐蕭然。聞與不佞過談也。蓋其脫然聲利。得之天性。惟扼腕時事。浩焉興嘆。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泊甯靜。中來。近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不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怪焉。富而可求。執鞭所願。人自揣技能。精魂。孰與尼山。而苦欲求勝。一開口。一舉足。不敢問己。不憚。但問人喜不喜。枉為造物笑耳。不佞惟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景文就選。當得司理。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世路羊腸。若復能。曩強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真。是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矣。啓泰笑曰。此生。曩強猶昔。景文制義。若千首。自言同筆。視者為殷汝良。子猶伯仲。鄭虛王。朱德升。四君子。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四君子者。不佞亦既耳。而目之矣。

贈李司城考績序

李雲漢司城考績。得恩命。贈其父傑山公。如己官。母暨配俱稱孺人。綸綍一時。冠帔兩世。榮矣。夫國家鼓舞羣吏。能其官者。不難。書寵之人。臣展布四體。以邀君恩。不獨一雲漢。而吾獨於雲漢。三致意焉。雲漢誠信人也。余從孫國重。啓泰兄弟。識之。退而謂天下人。盡若雲漢。官盡若雲漢。結繩之治。不難。再見雲漢。驟與人接。不能罄折。成施作刺。刺語。而久之。其意倍親。腸肺較然。其司城用法。寬而持己。事上極敬。而恥非道之說。雖居劇職。訟庭常閒。每談官之懷。昧弄法。羅織周內。齒切髮豎。間有以資緣。捷徑之說。進者。則謝不敏。即素託深交。稱引世變。江河與汲長孺之論。積薪雲漢。以有命。辭。亦難矣。世局之不可破。有力者。且靡于從風。列在下僚。夫復何言。以資輕。灰遠志。以短步。促雄心。理有固然。其無足怪。而雲漢澹然。漠然。持之不變。何為者耶。使雲漢而猶人之視其官也者。七情五色。且以有因而旁溢。無主而自行。又安能澹然。漠然已也。雲漢之持此。亦曰。聊以信吾心也。成與敗。非所敢知。其至以官成。荷國恩也。則公論

之不能盡滅。而天下事之猶可言也。因憶與習雲漢者。居恆論列。大概謂雲漢於人。無所不宜。唯不宜於官。而今何如哉。自持論者。分官與人。而兩之。因襲既久。已如一成之案。既分人於官之外。遂駕官於人之上。復涵官於人。而品人以官。余髮未燥。即耳此論。而心非之。每求一人焉。問執持論者之口。幸有雲漢也。然亦已難矣。是役也。於雲漢不為分外。唯是當今之世。以木強之人。而亦得考績。稱官成。使論官者不至全遺人。而剝下趨上。窺瞰迎合。未必為天建地設。不易之矩。則雲漢其左券云。

贈恆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子與氏論入人之深。主仁聲而奴仁言。言自己出。聲自人出。已實有口。盡千載於一言。何難者。人亦有口。夫其口。眾我寡。數不勝也。他日論恭儉之實。痛黜夫聲音笑貌。總之所謂仁言也。俗吏情狀。刻畫盡矣。余每與啓泰。盱衡宇內。嘆民生之不易。而太息於仁言仁聲之一語。恨吾生也晚。徒從畫簡。仰漢吏於希微。遼杏彷彿。疑似之間。不意乃得之於徐使君。使君治容。不數月。即有聲。余猶疑俗吏新政局面也。已而聲益噪。遂心動。蓋至於今。而君之聲。集於余之耳。雜沓重復。不可殫。且就人之口。得人之情。其感使君。恩口出不曾。且感生愛。愛生憐。憐生過計。反覆於不能已。展轉於不必然。蓋使君之為容至矣。杜請謁。絕苞直。問理徵收之間。如冰如雪。日惟求所以使百姓者。竭力從之。相沿積蠹。次第剔盡。民即欲求費一錢。而不可得。且也。旌節義。獎恬退。恤若放之。餒。鑿惡瑤之羽。高誼深心。每入人意中。又時出人望外。容人士戴天履地。居恆相謂。使君愛民。過厚。治民。過勞。持操。過苦。民肥矣。君得無瘦乎。獲上治民。宜尼明訓。世局日變。誰能於常格外。待豪傑者。君之拮据。專為民矣。獨不為官乎。是言也。愛使君。非知使君也。智非不足。愛之過而智為掩。其恐恐於獲上之不易。非為使君。蓋自為也。而使君今固獲上矣。繡衣卓犖。爭先推轂。容人士可無庸過計為矣。然寧直容人士。無庸過計也。天下之冠進賢。而縮墨授者。又何必過計為。誠如巧宦者之說。謂獲上。別有道。於是為官為民。若冰炭之不並立。並則戰戰。則告敗者。不問而知其所在。刻下似狼。媚上似狐。走朱提於密室。而閤閣若掃。至有謂入仕途。不得不投絕交書於此心。尚可言哉。間有不能頓負初心者。乍王乍霸。忽主忽賓。當其所窮。本色立見。反不若純負其心之蓋藏。密機智。熟足以偽定一時也。耳食者不察。遂指為口實。以伸其為民。不宜於官之橫議。此杯水車薪之說。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徐使君觀之。彼何嘗以獲上之念。雜其治民。而竟以治民者獲上。則天下患無真為民者耳。為民。即所以為官。徐使君其證也。故仁言仁聲之旨。得使君而益信。而治民獲上之案。願從使君一翻之。宜尼謂治民必先獲上。余謂獲上必先治民。老吏舞文。能翻一成之案。使君治容。更無敢舞文者。余之翻案。因啓泰以質諸使君。或不以舞文論也。

贈李茂林序

尼山思聖。而遊歸於有恆。他日稱引南人之言。而善之。余合而思焉。則作醫者。必有作聖之心。然後可爾。蓋天下事。最不利於巧人。人巧則變局多。為人之意。外若真。而心未必也。為人輕。則計算少。好淺嘗。而不好深入。苟且其術。自足其智。且急於潔己之名。而重於實己之言。潔己名。則袖手。實己言。則幸災。故後者

作聖之心也。而作醫非此心不可。余聞人多矣。於醫中得李茂林。余婦病瀕危。茂林起之。母夫人病。復藉以起。余因常侍茂林。而得其為人之深。真有作聖之心者。蓋余婦病積數年。經數醫。至甲寅勢遂劇。他醫皆委以去。聞茂林名於郭爾爾。迎以至。蓋計無復之。不能坐視。姑盡人事耳。茂林一診。許以不死。他醫聞之。傳笑。即余亦未敢信。而不忍疑也。起伏變化。病者之症狀。與治病者之作用。俱極人耳目之所未經。而意想之所不到。當其變化時。余亦意恍神搖。不能控揣。惟舉以聽之。而竟藉以成功。相知者共詫其神異。傳為奇事。然余至是。而有感於醫之難。非徒為不識病者難也。即識病而用藥之際。稍失先後。著不可。即不失著。而病狀之方。正忽歧。病勢之方。減忽增。儘足以顛倒醫者。而亂其計。即醫能不亂。而主人留保不暇。天下甯有討虜心不穩。而赤壁可以慶兵者。是役也。非余婦之病。不足現茂林之窺工極變。巧奪造化。而非茂林之得竟其長。亦不足以起沈疴。而間執他醫之口。使茂林有深其名之心。亦不肯以盛名之下。而殫力於他醫所望而卻走之病。至是則爾爾其子桑乎。與人之壹。秦伯亦欲分功矣。非真分功也。蓋以警天下之任醫不專。而自敗乃事者。茂林醫既蜚聲。而日伊吾素問。且問業於數百里外之周氏。是豈不情之搢搢。蓋為人之念真。欲窮造化之奇。所謂有作聖之心也。人心惟恆。乃實而痛癢切。惟實乃虛。而自用黜。茂林茂林。進乎技矣。茂林不欲深其名。而名益鵲起。迎者無虛日。所至奏效。遠近沐其澤。高其品。如出一口。丙辰之春。當事者嘉其行業。予以冠帶。親知爭以為賀。而余之言若此。

重陽後明齋齋頭議集序

明實天下英偉開敏雅士也。早列膠庠。屢膺勳。既以數奇。幾成飄落。而氣能內守。志未中灰。乙卯。學使者比諸士。奇明實文。拔高列。錄之。諸相知過其門。而大唱之時。值秋深。白雲浮座。黃菊迎尊。主人客卿。拓落之懷。更與高潔之景相對也。一石一斗。量各自盡。卜畫卜夜。興猶未闌。酌酣強半。諸謔百出。則有一夫正襟危坐。昂首伸眉。為莊語以止衆譁。其言曰。名起於實。事成於志。解之不解。尼山增慨。士之不一。舉世若狂。士品有三。誰聞其上。山成一簣。誰啓其端。吾曹周旋有年矣。請勿論聖賢影樣。只簡自己肺腸。且勿謂世局行藏。只對生來面目。天地生成。國家作養。有愧無愧。自知之耳。故士之自負也。即遊庠時而已。然士之負國家也。自食廩時而漸甚。至於肉食貽譏。覆餗有戒。則其濫觴耳。盱衡宇宙。振腕江河。其庸庸者。指聲色臭味。謂性。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朽。其皎皎者。竊堯舜。周孔之論。翻雲覆雨。且為天地罪人。當是時。談鋒太厲。滿座斂容。醒者解。讓者止。銀燭輝煌中。不惟秋色襲人也。則又有噴其滅與而讓之者。曰。子言誠善。然語會非伊川之座。且身非伊川而襲其口。模擬總真。祇成優孟。請子閉口。吾黨開樽。夫夫顏汗語塞。慶尼不揚。明實意不忍也。進夫夫而慰之。請乘日。天下事有不必相同。而不可相非者。則今日之事。開樽揮麈。兩存無害也。因並述之。

建胡芳字邑侯祠疏

竊惟扶輿有正氣。開晦暝於一方。崇報自公心。奉明禮於百代。事屬盛舉。議協輿情。故邑侯胡公。千載真品。當世偉人。天於河洛。產英雄。民向范陽。識父母。追憶下車之始。適當大變之時。銳意擔當。不辭勞怨。才

敵八面。守空一囊。禁衛役之追呼。革富民之供應。省驛遞。則一夫一馬。不作人情。寬鋪家。則一菜一羹。必用市價。去僱頭之擾。而花戶遂免漁侵。嚴盜賊之防。而閭閻夜無驚吠。肥民瘠己。兩目欲枯。釐弊剔奸。寸心幾嘔。均攤以變。墾夫之米。而安堵千門。設處以賑。水潦之民。而生春萬甕。問理則恥談紙。徵收則絕意黃金。批決一朝。而案無宿事。番休諸役。而庭有餘閑。澹薄自甘。往來之餽。遺盡謝。威儀極簡。經過之難。犬不驚。既矢志於澄清。更虛心於採納。培養士氣。繩督考課之文。轉移民風。申明齊家之律。重繼絕之義。則若教之鬼不憂。除武斷之雄。則吞舟之魚不漏。至當大節。尤見剛腸。百折必東。一官似葉。但欲為地方砥柱。何知有身世風波。撥亂定傾。兆已行於期月。批卻導。或可望于三年。誰知萎嘆哲人。詎意運隕陽九。河山莽莽。堪悲任事之魂。風雨瀟瀟。想見憂民之淚。明德遠矣。生氣凜然。赤社億萬家。傳聞父老。琴堂二百載。僅見神君。志未盡酬。天不可問。然丈夫不朽。原非論年直道猶存。惟思報德。各隨力量。共事經營。諒響應之如雲。期功成於不日。

答范景龍書

得足下所以治環者。而躍躍喜也。讀書男子。南面親民。甫下車。即舉地方相沿大盪而去之。若脫轉盼之間。乾坤頓改。彼環人士。咸深望外。且驚其從何處得來。而無愧為環縣令也者。固無愧為范先生子也。是役也。不負天子。為忠於君。不墜家聲。為孝於親。而二三知己。生平期許。不成畫餅也。為信於友。大約天下之大手段。從真肺腸中得之。欲則不剛。千古明訓。吾輩一文不愛。何事不可為者。足下既透此關。批卻導。游刃有餘矣。惟是世變滔滔。黨同伐異。任重道遠。謹始慮終。往常書本生活。到此躬行實踐。別有光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愛莫為助。則有先勞無倦之言。在足下以為何如。

得其故者不待辭之舉已。夫先事無人，猶待臨事，臨事無人，更待何時。辛苦粒粒，實耗於當入不入之餘。困窮嗷嗷，望穿於將得未得之際。計出無聊，仰且奈之何哉。當是時，縱不念物力，當念人心。縱不慮事體，當慮國計。又臣所中夜思之，傍徨而不能寐者也。夫巡漕，巡倉，事屬一體。乃巡漕受命半載，而巡倉停閣至今。題催至再，天聽彌高，收者無人，運者誰歸。使漕臣之半歲勤劬者，祇付諸水濱，不得及時入倉。濟公家之用，得無於亟命漕臣之意，或相反乎。臣於此事，至三為補牘，而辭益重複，情益急迫。非為倉臣為漕也，亦非為漕糧為國也。皇上洞悉國計，斷不謂漕糧既至，可不入倉。斷不謂漕糧入倉，可無憲臣。則巡倉御史之命，是豈容暫緩一時，姑待明日者耶。伏乞聖明，深省急務，速渙允綸，命御史王象恆即日受事，其於軍國大計，非小補矣。

送張明衡撫守大同序代李大同

天下事總於六曹，六曹職職其總矣。而自其各為總也，又職其分。曹郎受事，又各就所司，而竭精力以從之。敢問職以外哉，然曹郎之能其職者，率徵天子寵命，出視郡事。郡無論煩簡，總字下諸城而南而臨之。抱案之吏，以次累成。蓋六曹之事，具在焉。夫以曩之兢兢職分，猶懼不給者，至是全而付之，不虞其難勝。而曹郎出守，亦往往以功名自見，人不得以不習傲也。此其故可思也。尼山就誦詩三百者，恨其不達于政。他日與康子論從政，而以達之一言為端木子許。則天下事若以其局，錢穀兵刑，緒別派異，惟就局而釋其端於何來，委於何竟，互為主客，密相經緯，一局之中，而全局之所為備，達者自能辨之耳。故達之一言，其機在呼吸一氣之中，而其用在果蕪諸長之上。史臣之于賈洛陽曰：通達治體，是可為知者道也。張君起家進士，釋褐授廷評，以謙讓廉平，晉地曹郎。余與共事，借箸之餘，動中卻疑，及司倉庫，共推明允。庶幾孔子之所謂達者。余方借其心計，共濟時艱。而今且奉命守大同，夫大同與虜為隣，所稱京師後門也。則守視他郡尤不易。天子注意北門，慎擇鎮鎮，非得達如張君，亦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然余又非獨為大同快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此作而彼不應。郡與郡不相應也，邊與腹不相應也，吏與將不相應也。兵與餉不相應也。其事一主，誼比同舟，豈其盡出挾私，而故為桎梏，彼固實不達耳。人而不達，不知其可，而尤不宜於邊。郡守文吏也，而與將參居，所治者民也，而與兵雜處。邇來武備之弛，不可問，而徒以膏血飽無厭之口腹，屯鹽之法不可復，而徒以歲例求如洗之太倉。不有達者以處於其間，則奉行與考成不相應，而扞禦與守衛不相應。國事何賴焉。而幸借張君以往也，不應之患，吾知免也。故士君子患不達耳。如其能達，則自地曹郎而出守，其作用當別。蓋合邊腹兵餉將吏之要領，無不備於地曹。肯繁素嘗一局而了全局之用，威望風采，且視分司時更倍矣。則余之深有藉於張君，亦更倍為曹郎時也。

故嘉祥縣知縣警馬公墓誌銘

吏治之壞，大要苦資格之易拘。變公論之常晦，緣是真其人之可為者，而尤其天之未定者。志士熟腹，強半灰矣。警馬公，非孝廉起家乎。又非位不才，伸不補屈，抱恨長逝者乎。何關西之政，媲美漢庭，且不然而之。尸祝轉切也。公舉於鄉，以己卯筮什同官，以最遷矣。而以藝語誦一署汲，以賑饑聞，再署密，以振

認真草卷六

農曹草

催用巡倉御史疏代李大同

為清儲立等入倉，巡視尚稽命旨。三懇聖明，即賜批發，以襄國軍大計事。雲南司案呈，照得每歲清糧，抵場入倉，全藉憲臣，以為彈壓。都察院題差王御史，本都兩疏題催，未奉命旨。見今漕糧齊集通灣，巡視萬難再緩。呈乞再行題催等因到部。臣竊惟國事有重輕，時勢有急緩。使事非喫緊，臣何能妝點本輕者以為重。使時尚可待，臣何樂張皇可緩者以為急。而數百萬漕糧之為國家大計，皇上之所素晰也。巡倉御史之為漕糧重寄，皇上所明知也。巡視缺則抵場者不能入倉，又皇上所熟諳也。據臣一疏再疏，已無未盡之辭。至於再疏復為留中，而漕糧遂雲集於通灣矣。院臣亦念事勢既迫，具疏以催。蓋與臣切同心之憂，為協力之謂。蒿目引領，望明旨之一允，而猶未得也。前尚謂按期入倉，今則立等入倉矣。前尚謂命難再緩，今則已屬既緩矣。舳舻相接，如鱗如蟻，盼盼焉冀旦夕收納，以結經年之局。蘇萬里之勞，祇為倉臣未奉命旨，停泊波心，翻翔水次，唾手可完之事。稅駕無期，捐心暴露之虞。息肩何日，此臣之所審度情形而深有慮也。且事失常則奸究乘，日持久則層越滋。前止慮耽閣盜窟之中，釀插和侵漁之弊。而今則弊不止此。院臣所稱漂沒可慮，燬壞可慮，頭幫既壞，後幫盡壅可慮者，語語切中。皇上靜言思之，必有惶然

入京來千態萬狀。何可言。然亦何足言。唯是別零存整。有可以報范陽之相聞者一事。曰袁印君細講職。掌也。九邊鹽法。本可實掌之。鹽法壞而邊餉空。有味乎袁之扼腕也。尋端緒於河決魚爛之餘。運經畫於捉襟露肘之日。真一片有心人。何幸當吾世而不失。無意相遺。有奇畫吐。弱骨增壯。寂紫漸開。異日或略有樹建。是未可知也。老先生無窮期許。耿耿九原。倘亦聞之而色笑耶。茲以風便。附寄數行。鹽法諸書。大費抄寫。蕭經如暇。暫為借用。鹽書抄畢。即令回矣。

寄社中友

昨諸友遠來。比時忙冗。未獲從容伸敬。且感且愧。及馬首欲南。生有區區未盡之言。難於面告。特以尺素布之。萬惟虛受。借光不淺。蓋聚星一社。頗為人口膾炙。即生所藉諸友以重者。寧直離龍捕虎之辭章。黃甲青雲之名位。唯是言有壇宇。行有坊表。往常所與諸友反覆而談者。期無相負。區區癡心不自揣。意謂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乃乍聞宋蔡二友。酒後反面。酒醒尋仇。此不引咎。彼不釋怨。吁嗟。有是事哉。講學論道之朋。作撲擊裂眦之狀。壞自己之行。借他人之口實。何不思之甚也。過貴速更。人宜自反。防維漸棄。長此安窮。二友於此。宜各以夜氣破強陽。同盟於此。宜共以旁觀正當局。而生模範不端。積誠未至。及門且不見信。對世祇有汗顏。因舍弟之歸。布腹心於執事。縱不愛人。亦當自愛。最不可恣者。灌鵠之飲。最不可逞者。戲謔之言。最不可調者。盛氣之相加。最不可安者。怙終之自誤。倘有乘興鼓舌。教唆挑激者。尤當與衆共絕之。亟當進苦口之藥。勿復操入室之戈。留此面孔。好相見也。生滿腔憤懣。十不達一念之念之。

答周夢洲書

客歲從徐春字年兄。聞兄近况。曾寄候音。今春乃于郭孝廉拜兄手教。衷腸激發。如親聆聲效。想前書此時已得。則吾兩人作書時同也。拼一死字。愛一官字。古今曲盡矣。弟叨計部。不自揣。日求所謂九邊鹽法也者。而講究之。蓋國家邊餉。取足于此。袁印君深于其說。條有成畫。以弟為可教。傾囊授焉。僅借此發明。得為國家效半臂力。是所以報知己者。特弟花樣不時。未卜稅駕耳。思兄之極。則吟哦佳韻。鄭重收藏。遇雅客始出以觀之。扇頭拙句。非敢爭旗鼓。聊寄遠思也。

認真草卷七

粵東鹽法

國家餉邊。取諸鹽利。今太倉若掃矣。時籌者仰屋而歎。求其濟於同舟。意至切也。以粵東與兩淮相提而論。產鹽行鹽。地頗相如。解京餉邊。課甚懸絕。據鹽法道僉事李。據鹽政考。移文該司。核不均之故。意必極力查刷。多方措處。別有良籌。以匡不逮。乃來文洋洋。纒纒幾千萬言。或據開銷以公移。或議事權於他省。自解則誠得矣。其濟其謂何哉。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虛心而酌之。夫鹽考所載。解京項下。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兩。而今每歲解京。僅二萬零。來文謂鹽考原非常數。三十九年引目多拆。溢額三萬。李僉事遂包此溢羨而言之。以前以後。俱無此數。誠若此言。是引之疏濇。專聽於各商餉之盈縮。特任其偶值也。朝廷又何必設官。何必懸法哉。據李僉事十七禁。十六議。每以課餉之充。自許為稽考之效。即按院軍門。亦批鹽餉溢額。該道稽核之功。其非偶值明矣。且未溢以前。積習猶莫諫也。既溢以後。勝著不可追乎。使用法者不厭為已陳之獨狗。則溢餉者豈遂為空谷之足音。不此之究。瑟瑟焉援前據。辯此年之非定數。而條引考中自註之語。以為券恐非通論矣。不甯惟是。李僉事既以解監之數。與解司轉解京之數。開列於前。及其自為酌定。除恩詔蠲免外。較數歲之中。以九萬為率。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解監。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兩解司。且云。時諫不必取盈。時溢請詳另貯。該司所得意為有據之定案者此也。抑知其為當日

苦心之微詞乎。李僉事竭忠體國。固甘己身之怨勞。而留餘忌盡。不無難為後繼之慮焉。此固易明也。且李僉事作考時。向未知太倉懸壺。邊軍枵腹之極。故運機布算。為粵東計。未暇為太倉計耳。使知國事至此。必更出確議。以佐公家。豈肯留此微詞。以滋藉口耶。故就李僉事已行之法。而實俗之。歲不難於溢三萬耶。更就李僉事未盡之意。而推廣之。歲又不止於溢三萬也。李僉事其顯者也。提舉吳邦楨。不知其服官何狀。去官何因。獨念其復部文。以八議為鹽政考。相發明焉。以羽輕之職。鄙肉食之謀。耳目既真。區畫可據。即用人者。或有有限年之格。而用言者。豈可以人廢乎。本部合併鹽考。而折衷之。將大措手於粵東矣。蓋粵東鹽不為不多。地不為不廣。豈其行引僅登六萬。特患有鹽而未必盡。以引行。豈其餉邊儉於二萬。特患有餉而未必盡。為國用。即就來文所扼腕而談者。一則本宅之私票。聯橋揚帆。莫可誰何。一則貨郎之攫金。截多作少。掩有為無。夫私販如此。官鹽安在。小吏如此。大吏安在。果稍一盤詰。必致反噬。必不為王民。然後可果弄鬼搬神。莫能端倪。必不受統屬。然後可天下甯有此世界。有此事體乎。故導利者鹽也。行鹽者法也。有法則客商不苦官為虐。有法則客商不敢自為奸。有法則鹽盡歸引。餉盡歸公。源潔流清。奸人不敢侮而動。故欲求鹽利。唯議用法。十七禁。十六議。李僉事已試而效者。所當畫一守之。其未竟之緒。與與提舉八議。次第舉行。歲增課餉數十萬。不難也。吁。嗟。邊疆多警。年例久虛。肝衝內地。水旱盜賊。相尋而起。念則擾惟正之供。且多拖欠。嘆東省異常之變。敢問催科。徘徊展轉。求所以補歲額而濟邊儲。唯是地不愛寶。天不能災之鹽利。有可講者。而該司繁稱多說。極口苦辯。萬不肯佐太倉一籌。詳其大意。不過恐為粵東加餉耳。甯思鑄山煮海。原利國之資。錢土食毛。共急公之誼。國之初盛。軍興甚簡。歲富於民。後因多故。稅餉漸加。不獨一粵東也。即如兩淮。初額不過數萬。次第增加至六十萬。遂以所加。著為定額。今欲分毫減之。豈可得乎。粵東亦王土。而獨以為不可加。何也。且使加課而強以所不能。則絕流之漁。中智能辨。今粵東自有大美。特經理無人。使利不歸上。亦不歸下。徒入奸人手。為可惜耳。故等鹽也。別省餉有定額。粵東獨稱無定。既以無定者。藏奸別省有定。然所加之餘。又即以前者為定。毫不可減。粵東無定。然盜額之時。復援少者為定。毫不可增。是又有定者。背公。亦不可解之極矣。故本部今日為粵東計。兼為太倉計。不敢懸空論事。憑臆決機。唯考規條于祖制。按建白於前人。反覆李僉事之考。而參伍以吳提舉之議。更定鹽法。增加引餉。與粵東曠然更始。幸勿驚也。議款十四。大約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為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為之疏導。化私成公。因利為利。補歲額而佐邊儲。抑在斯乎。

一曰行部引

鹽以引行。國有定制。粵東請引。六年一次。往贛可通也。今乃專奉軍門號票。恬不為怪。其以為非鹽政長法者。僅吳提舉一人耳。即來文據萬曆二十一年陳軍門發票式。憲牌。謂其時與部引並行。未嘗偏廢。又稱三十年差官謂引侵費誤事。續請未至。權用號票。此尤不可訓矣。夫引不足則引可增。引易盡則請可豫。票非所以為法。而權非所以為名也。要引並行。且不可。矧專行乎。就彼先相委之詞。按上下相蒙之故。請引何遂至將脫絕之時。道官何偏逢不的當之手。因差就錯。即權為經。粵東不利行引之意。可得於言。

外矣。夫行鹽以引。則權無二門。今公然用票。是以外臣而更祖制也。且權既倒持。則利必瓜分。勢然專道。是又以旁落而開濫觴也。票之數果止如引數。而票之奉果盡出軍門耶。司農不得與其權。何所執以核其餉也。夫廢關既有餘來。因循易於借口。以不能問不問之情。而遂成不可問無從問之勢。此國家何等時。而利柄不收。容其旁落。豈宜遵照祖制。查通省應給引若干。今加引若干。先時請引。照引行鹽。一向號票。悉為停止。使祖制得復。稅餉有可憑而問焉。此粵東今日急務也。夫人情當其久據而偶收之。必有矍然不自快者。然何敢以常情待當世之賢豪乎。

一曰嚴考成

鹽不行引。則私難究詰。引不考成。則官無激勸。粵東之視引若贅。其視行引若戲。無引固不以請引為急也。即有引何嘗以銷引為重耶。折引聽各商之多寡。道引任各埠之停壓。汎汎悠悠。是何政體也。且每歲各場所產之鹽。政足供各處行鹽之地。而每歲應折之引。政足製每歲當行之鹽。就鹽而取息。商之利也。而就引以責餉。則國之利也。今引無成考。則甲可以影乙。貓可以鼠。商且行不盡有引之鹽。而與官為市。官且利不必盡行之引。而以國為市矣。粵東之病。政在鹽多引少。奈何反有遺引耶。即來文所稱南雄引歲約二萬道。三十三年縮至一萬二千道。或出該司當年官吏隱蔽為奸。然已不可追詰。不知本部非諫既往也。以追將來耳。及今不蚤為計。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矣。欲振積習。宜定成規。將發到引目。類至三年。載入考成事例。通計引目無遺。課餉充足。即將本司印官。定為上考。如有遺引缺餉。查照分數參罰。庶部引隨到隨發。永無寢閣之弊。而後來任事者。益知勸勉矣。故行部引。即當嚴考成。同條而共貫者。不然。且與不行等耳。

一曰重京解

字內鹽司。除邊中鹽糧外。仍徵餉濟邊。京師天下根本。西北戰士荷戈。計臣握算。即東西南北。總為一體。而獨重者。自有在焉。故解京歲額。或有不足。開有搜索別貯。以補京解者。未有顛倒重輕。反以京解成借支如粵東者也。鹽考所載。解京解監。與存留京餉。既各有名項。而來文十年開解之數。解監定數。歲必取足。解京則多寡任之耳。何輕至此也。且三十九年以前。解京者。開稱儘數。三十九年溢餉三萬。又以所溢者。湊支兵食。而還做未溢以前之數。解京三年之間。少解四萬。又何輕至此也。且所稱存留充餉諸項。每不完解。而挪借解京者。以為補湊。即來文亦自謂廣濟橋解司額項。每年四千。而七年以來。解不及半。且并該府額編兵餉。共通至七萬有奇。夫寬其存留之通。補以解京之項。又何輕至此也。粵東故事。大概以京解為迂緩不切之事。相沿既久。牢不可破。夫使太倉猶二十年前之太倉。或可姑置嶺微之利於度外。今太倉匱乏。不敵一富人之屋。尚可任其輕忽而不之問耶。故今日之事。反其輕者而使之重。則解京之額。甯議增。毋議減。即地方有難已之費。亦當別求措處。斷不可移京項以填通案也。破積習而重本計。請自今始矣。

查會計錄。隆慶二年御史王同道題。該省用兵。乞將應解戶部鹽課引紙等錢。共七萬三千四十九兩。留

爲征調官兵糧食之用尙書馬森覆疏已稱該省鹽課引目四五年間並不差官赴南京戶部補刷宜就彼清理官引鹽引設法疏通至於橋稅尤嚴加察稅必歸公則軍餉可充以後應解錢糧再不得援例請留以誤邊餉是言也固行部引之明條而尤重京解之公案也

一曰設運司

浙、福、山東等省餉數不加於粵東皆設鹽運使司而粵東止設提舉復革其在海北者所管鹽場改歸府佐即見存提舉徵收課銀止東莞、歸德、靖康、香山四場而餘不與焉及課缺解運部文查催又各在廣東提舉天下甯甯有權未付而責望可行者耶今之提舉祇各府道之牛馬走耳無論難於分外望其有借箸之功亦不敢於分中保其有挈瓶之守勢使然也故欲重彈壓須隆體統粵東長計亟宜改提舉爲運司更定官僚以理鹽政再設運司分司北海、又虎頭門暨潮州俱屬要地各設通判以專盤驗如鹽盤至所管河下兌商截角引目俱仍赴運司投銷其首領經歷知事緝巡省城河下私鹽並烙船秤務差委其各府州縣場每年額額課銀及水客軍餉餘鹽銀兩盡付運司投銷轉行解部外移文申報兩院並布政司鹽法道查考其各場每年有無拖欠數目歲終亦要揭報運司以憑查參施行則禮貌崇而事權重責成可以展布綜理易於精嚴鹽政更新國計其有賴乎至於衙門人役廣東見在者可以預充海北舊有者可以重補斟酌變通存乎人耳即添設運判二員經歷一員均於鹽政有裨建造衙門募充人役或取諸鹽司之積羨或派諸通省之田糧費少而益多亮智者所無難也所患者局面驟更事權頓異舉布政司所獨擅者而一旦釋之儻非奉公之純臣必起阻撓之異議然其圖國事敢問私情是所望於同志爾

一曰更任職

運司既設則任職可議矣蓋鹽實利藪而國用藉之其所係何重而可輕付人手耶利能昏智脫之實難財不苟得談何容易非得天下名流而任之孰能絕飲盜泉垂芳清白爲國家裕度支者粵東之以提舉治也正以課希其以貨郎鬻也明以利市夫既朝市官矣而欲官勿市商且以限年之格窮之借令卜式輸邊僅博一長沙太傅名無復之轉而逐利人情乎曾提舉有激乎其言之李僉事亟取其說謂賢利久任庶其少謬而以例從中制機慮旁撓付之浩嘆也吁嗟鹽何等事治鹽何等官而任用若此我不敢以刮目待彼只得以前應狼藉彰聞祇供點幽者填案之數國家能受其弊乎夫各路鈔關稅能幾何猶必董以部屬獨於鹽場付之銅臭即各運司間用正途率既破之瓶耳其得失之數于貨郎相去能以寸哉故爲今之計亟宜委任賢科尤必推擇民譽予以得爲之權待以不次之賞使耳目改觀心志異向變所鄙以爲穢途者一旦而變爲要地則宇內利權盡歸公帑又何憂邊餉哉然此甯獨爲粵東言也

一曰復准課

江右三府改食廣鹽當認准課此理之明白直截不費解說者也而徒懸談柄久未堅決一行查催使相推諉如來文所云私鹽透漏橫作阻撓准實說觀陰行攪奪是徒以隔省爲脫卸之門竟使盈廷成道

旁之室然無足怪也蓋行鹽以法行法以權粵東鹽司官止於提舉彼上不能自通於本部下不能自列於諸司省以內且不敢概問何論隔省哉積輕勢使然也今既設運司矣職掌行轄通行遠近江西三府總歸掌握其相臨有體其自運有權申明前議加嚴引抵准課固不求多於淮之舊額亦不容仍夫廣之漏卮參伍而行畫一而守敢不奉法者以三尺從事則數年之策決於一時而數萬之餉增於今日矣

一曰通海北

粵東提舉司有二一在廣州屬十二場一在海北屬十四場廣州屬場除每年輸課外仍通商場本省江楚地方共一十八府州縣引行六萬餉險七萬各處抽收不下數萬湖商橋餉復二萬四千有奇獨海北一十四場止辦歲課四千五百零而已高雷瓊十場自煎自賣無客商餉是可疑也廉州四場雖聽客商行鹽然又與省城不同爲客商爲商總是一人票各以二百五十爲率餉共祇三百七十有零還貯該府備給兵食是又可笑也夫商引既不通行場課又復無幾提舉遂爲冗員哉之誠是也甯知天下之患莫大乎不均求均之法莫大乎補偏偏之不補而更議裁不均者豈不益重其不均乎引不行則商不通商不通則鹽不能貴賣而竈戶因以日困國課因以日詘故致有斗米易鹽可五六斗者且有終歲停積視之若棄者此吳提舉之所爲扼腕也夫鹽固利資也有以通之居行雙得其益無以通之上下兩受其傷矧官不通方而民或踴治徒使天下之大美無聊而歸於私竈國家不收毫忽之用亦不可解之極矣即瓊縣海外似難通商而幅輳遼闊生齒繁多又私販通黎取利較重本地豈無商販可通乎高廉二郡陸抵西粵水達閩海無論私鹽弊竇多難枚舉即今四路商販歲不乏人如高鹽過化州梅祿廉鹽過陸川博白俱有私稅此猶歷歷在人耳目者也雷州雖稱瘠薄之區人民稠疊商客往來遂溪所屬二場府州縣分并市鎮地方何難立埠行引耶合無查照廣州府屬事例於四府各州縣立埠召商給引行鹽瓊可二萬道高一萬道廉六千道雷四千道每歲每埠輸納正餉引目紙價若干兩預赴該府管糧官或海防官秤納方許買鹽酌價拆賣其餘肩挑小販如今日私鹽積弊盡行禁革不許賤賣以妨官鹽如此行之竈民得資通商之利以供國課太倉又藉通商之利以濟邊儲一舉兩得何憚不爲也夫海北額課不過數千提舉之設意或有爲自經裁革屬之府佐視事者喜於因循諉於疲敝孰肯爲太倉計乎來文所謂高雷廉瓊地僻民稀亦未之深察耳

一曰增埠引

粵東本司所轄鹽埠五十有六各商例應預餉上下換次頂替今據吳提舉所稱爭承之狀可掬也告承至五七年或十數年久踞而不忍舍甚至前承者未及居期而後承者復行告奪夫商惟利是視者也使其無利即強之而不肯赴使其有利而無餘即赴焉而未必爭惟是行鹽各埠地方多有富實戶口每有蕃盛各商唾手銷鹽之易遂拊心得引之難此據彼奪固其所也吳提舉謂大都以引有限而利無窮非破的之論耶夫爭固非下所宜有也而善經國者政欲得人情所共爭之處而操其用故法不勞而令易行賦驟加而人反喜爲今日計與其以可居之貨分厥商心而不足毋甯以可增之引合裨國計而有餘

情狀既不難知，規條可以義起，合無每年每埠，除照原給引目外，倍為增添，加餉解部，其有地廣人稠，堪以增埠，并散折引目去處，不妨商人告加，此酌地之利，順人之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於太倉，豈為小補耶。

一曰絕西運

查鹽政考，東粵左襟汀、漳、右控梧、桂，負荆楚而面溟渤，鹽四通其間，潮有隆井，招收，小江，惠有淡水，石橋之饒，其鹽為青生，潮商蘇廣濟橋散入三河，轉達閩之汀州，為東界，水商運惠、潮之鹽，買於廣州，聽商轉賣，一自南雄度嶺，至南贛，以達於吉安，為北界，一自梧州入桂，至全州，以達衡、永，為西界，而運轉於北，一自韶州至樂昌、平石村，徑達於楚之郴州，宜章，一自連州至星子、白牛橋，徑達於衡之藍山、臨武，為北界，而運延於西，向來通行無礙，自官運興，於是西省專衡、永之利，而禁韶鹽不得離平石，連鹽不得離白牛，東人虧餉，楚人艱食，於是衡州之民，思復連，韶之引額，使於楚，並使於粵，此斷宜通也。李僉事之議曰：衡居楚東，與粵為隣，隔連，韶僅數十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遙，買食西鹽，每斤價至四分，固出告者之口，第積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動至價銀三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七八釐，與連、韶相等，殆不其然也。西貴東平，似無庸問，費而不致罷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於衡者，一萬八千三百七包，商鹽配搭如數，即使盡以食衡，榔十五州縣戶口，計且未給，矧歷全、灌、永、寶，擅賣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於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於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七萬二千餘包，分為三起，完於周歲，鹽斷貪夫，習為奸利，狃大其船，可容七八百包，止派官鹽二百五六十包，每起百船，或百十餘船，啓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三十七運頭起，九院近日題將連船改小，意正在此，倘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敷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慮，即以餉計，衡之一股，合官商兩項，錫銖而算，自東至西，約一萬三千餘兩，願納於西省，梧、平、桂三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粵鹽政抄，班班可考。若復衡引六千道，納充西餉七千二百兩，較數僅少二千有奇，第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是西人拱手而受七千金之贏也。况官運鹽利，數約二萬，鼓鑄於兩歲之間，而不足，衡民認餉，不下七千額，坐於一年之內，而有餘，為粵西計者，何斬而不為，仍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於上年冬，始准拆下年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十年而後得，必無不繼之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資笑柄，慮益過矣。然是非李僉事之言，萬曆八年督臣劉堯誨請開復韶、連二路，已先言之矣。堯誨之疏，具在，議韶每年拆引七千，連每年折引八千，其西省官運商引，並聽通行，及奉旨下部，實行兩省覆議，堯誨復有請罷官運，仍舊歸商之議，即詔聚廷，議成中止，而擊鑿頓盡。迄今論鹽政者，猶亟探焉。蓋國家二百年來，凡事干軍國，如鹽屯、茶馬之政，舉動為畫一，故法例得以通行於邊腹，而凡小大之臣，及軍民商賈，皆有所持循，以奉國，亦既久且便矣。奈何廣西一路行鹽，獨為一法，而使律例不能通行也。以為有利耶，巡撫殷正茂初議官運，每年定為三運，每運該鹽二千五百引，每引該鹽一千七百五十斤，計三運除原本餉價，及人船轉輸之費外，每運實取息一萬四千三百七十八兩，每年則該利銀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四兩，即使鹽

鹽賤售，亦不下二萬五千餘兩，富矣。或行之十年，計該三十運，而獲利該四十三萬一千三百金也。乃廣西八寨舉事，彼時總計司庫鹽利，止五萬餘金，至於減去梧鎮軍門額餉，及廣東提舉司引價十年之間，何啻十一二萬金，而猶以為有利耶。蓋原議每年三運，今縮至一運，在廣西則明減去鹽五千引，在廣東則革連州額鹽五千餘引，韶州四千餘引，每引納正餉銀九錢，引價銀一錢，其餘各處，納堂牙利船頭等項，共計之不下銀二三萬，凡此皆以官運而後失之也。然此特以失利言之也。至於所謂運數短縮者，豈真每歲不能三運，將使前人過算耶。三運之實鹽，其並之一運者，數或不盡減，但不得盡為官鹽，而止以一運償息耳。所以然者，官運之法，惟計運以實息，納餉之例，乃照引而徵錢，故使一年而三運，則當償三運之息，而納三運之引餉，使一年而一運，則亦止償一運之息，而納一運之引餉耳。是以官運日縮，餉額日虧，徒侵商利，而無益於公儲也。豈非立法者有以使之然耶。或以為梧州既設官開廠，以司製鹽，又安得私鹽如此甚行耶。而不知自有官運以來，其抽盤擊之法，所得行者，惟左右兩江商鹽耳。若官鹽安敢行法，蓋其所運者，軍門餉鹽也。出納屬之藩司，領運專於提舉，而委官製鹽，不過梧州一府，固屬官之徵者。每聞官鹽船至，則謹守橋關，以防他盜，使盤博完善，船行不留，則欣然而喜，又安敢問其船之輕重耶。故大明律，有監臨勢要，不許中鹽買引，以侵奪民利之條，豈非預有見於此。至於條例所禁，內外勢要官豪，開名古窩，轉賣取利，與夫巡捕官乘機與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俱問發者，此法皆不得行於廣西矣。然使其與販出自二提舉與押運通判，猶可言也。萬一司府官竊有所與聞，而於國體得無少損耶。

今為廣西計者，以為一旦無鹽利，古田必不可保，廣西必復亂，此亦危言以恐動當事者，而成其私也。前者田州岑猛之亂，與夫斷藤峽之役，其聲勢十倍古田，及其既平也，則散軍能餉，未聞別生財利，以為兵端者。乃今於古田而過計如此耶。大率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兩廣自藩省言，則有東西之分，其實皆吾土也。公幣之積，皆吾財也。廣西司庫，向無厚儲，每一舉事，俱仰給於東人，即今梧鎮歲發銀七萬五千餘兩，以餉西師，分毫皆廣東力也。使官運果利，而鹽之產於廣東者，亦當使廣東在官行之，於以寬息東人可也。廣西既坐食其常供矣，安得又專利以妨其正課耶。况梧鎮歲入額餉十一萬金，皆為廣西計，其貯之梧州者，與貯之桂林一耳。故使梧鎮之額餉有餘，而廣西誰與不足耶。且今古田既平，止添募土兵四百名，歲餉不過三四千金，梧鎮軍門，以廣西既通官鹽，每歲該發桂林餉銀一萬六千七百餘兩，於中損其六千七百兩，而計廣西一運所獲之利，亦略相當。雖有贏餘，實難久積。此言之，則廣西之官鹽，將無濟於善後，即使罷官鹽而復商運，未必其後即因之不善也。在昔宏治、正德間，廣西靖江王府，以該府戶口食鹽，每歲差官校往廣東收買，因而挾帶私鹽獲利，該原任廣東布政使書吳廷舉建言，以為王府運鹽非法，檢會大明律例，比議題革。至隆慶末年，因廣西議行官鹽，該府長史司亦求復自運，彼時兩廣軍門，再申前例而駁止之，是也。第於所謂監臨勢要官豪者，恐不專言各王府也。况食租衣稅之吏，而使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豈所以為名耶。此廣西鹽課，當從舊法商運為便，誠哉乎國家公平久大之道，所以示人垂訓者，不但有關於鹽課耳。是議也。人方拭目，以待新猷，復因煩言，終於報罷，自十

充一斤官餉之用。據據成山。導涓宗海。持籌者之所不遺也。大約天下財力。有不足之處。必有有餘之處。此造化自然之數。從來經國者。每于財殫兵散之餘。略施幹理。轉為富強。政以有餘之處。自在。特俟人措手耳。今粵東去天萬里。法紀疎闊。利權以互為假借。而或下移。物力以失所節。宜而成坐困。此從前因循之過。或亦天留。有餘以待今日乎。近聞該省諸臣。亦有加引行鹽之意。第天下事。有病在節。宜者。利用修葺。有病在要領者。利用改創。粵東鹽利。散漫極矣。非舉而大創之。即稍稍加增。何益於緩急之數哉。本部列款十四。審勢度機。增引加餉。收其散漫者。以歸公家。歲可得京解三十萬。蓋於不調之瑟。議更張。非以無米之粥。難巧婦也。所深幸者。地方諸臣。意氣方新。規模自遠。念國事之已急。而義切奉公。豈其在兩淮。諸運司後耶。中外之心力能齊。則粵東之乾坤另闢。蓋物極必返。數窮則通。及今共建大策。以濟邊儲。使造化有餘之處。歸於有用。此千載一時也。想同志者。投袂而起。不待其詞之畢矣。

福建鹽法

閩中鹽利。前按臣徐鑒有題。本部有覆。諸商之告急者。接踵鹽司之持論者。甚長。一經查催。動踰歲月。所稱增引增課者。祇展轉確定之文。衍遷延不了之局而已。國家何自得絲粟之益哉。夫共為臣子。分宜急公。且值時艱。期共濟。輸攻而墨守。非所以協恭也。暮四而朝三。尤非所以報主也。今反覆撫按代題之疏。而平心論之。苟六幫之期密。而或滋紛擾。原可以六幫勻入五幫。荷依山之引。開而無妨。正課自可。以依山明稱附海。本部豈有苦為堅持。故相違拗之理耶。即所稱行鹽之地。原狹。歲入之數無定。欲以新增課銀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六錢三分零。每年先截出五千二百兩。併入舊額解數。共銀二萬七千四百兩。仍分上下兩運。依限起解。其半尚有餘銀。合候追完。留貯司庫。俟新引銷盡。結算多寡。盡行類解。夫是役也。按區處之有方。知情形之不誣。安見本部之不從。而煩稱極指。排部議之為過。則誤矣。復於有言不盡之中。併徐御史原題。而有飲恨之意。又誤矣。夫時事深可攬。救濟不容歇。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本部於該省。乃嘉其可與。而細為之商。且因以風厲各省。使其著急公之誼。非曰因該省自欲增引。反為無已之求也。使自增者。遂致過求。則自匿者。反為得計。毋論非本部所以自處。亦豈所以示人哉。總之天下惟實心可以濟事。惟公論可以服人。如不深究國事之何如。而各愛其情。誰則無口。蓋與漳泉不食官鹽。地誠狹矣。然採諸輿論。詢諸士人。僉云。舊額三年開中之引。止足供半年之用。即增官引。亦不待三府而後辦也。又謂徐御史議年增七千。亦未然之限數。非已試之成規。是原題徒夢說矣。該司祇因部有四千之加。遂激為減半之請。使其時部不議。加以原題從事。奉行否耶。至於謂行鹽地狹。商窳告困。徐御史忽有添引增課之請。蓋意在減幫。以通商。因借增課。以裕國。夫鹽以引行者也。課隨引增者也。引誠足用。何為議增商樂增引。何難於課。如徐御史意。主惠商。固當直請減幫。何苦更稱增課。反而求之。可得吾心矣。雖然。此不足深論也。當太倉如洗之時。有稍肯自獻其情。略可補助於國。如行廣漠絕人之域。見似人者而喜矣。豈於真人而忍為督過乎。故本部今日。急求同志。共濟艱難。豈向同舟。自為矛盾。該司勻

幫開引。及歲解之數。既經撫按代題。合無盡如所擬。庶局得早結。課不久懸。惟是調劑其中。行之無弊。則更有可言者在焉。一曰。小票當永革也。蓋行鹽以引。祖制也。易而用票。權以佐一時之引。實以滋無窮濫觴之弊。該司謂抵票原不納銀。引到照數扣擊。票即停止。誠若是。則無弊矣。何諸商眾口一詞。不曰致用小票。私販橫行。則曰私販小票。交插如雲。豈小票之與私販。相因而起。有侮而動耶。即按臣李凌雲之疏。亦曰。抵票之設。弊實多。自具題以來。臣衙門已不發一票。其語可味也。大約作法於公。其弊猶私。作法於私。弊將何極。代引以票。可作法耶。故閩中業已增引。票即永革。爾一曰。私鹽當嚴禁也。夫行鹽者。幫也。而買鹽者。各縣之水客也。如客之期不爽。則幫之行自速。人情趨利如鶩。抑豈有好自爽其期者。採本週原。私鹽實為之祟耳。故銷鹽苟易於流水。買鹽何難於集雲。私販不敢駕一而行。三官鹽立見六通。而四關乃今各縣。只聽民使。多食私鹽。幫期遲滯。悉緣於此。該省疏中。亦扼腕談之。夫明知其弊。而徒付浩歎。怯於奉私。實而勇於減度支。為人臣子。當如是耶。考成之法。具在。嚴而行之。銷引不及數者。照例參處。私鹽自杜。又何憂幫期哉。一曰。多裝宜嚴禁也。閩中鹽包。二百一十斤為一包。豈非定之於官者耶。奈何明為定。而不堅為持。裝包大小。總聽各商之手。守法者。或如其常。枉法者。遂倍其半。夫多而有利。誰不顧多。且多而無罪。誰甘其寡。包既盈額。鹽自難銷。買鹽之路。漸塞。買鹽之心。頓冷。誰謂鹽包可不問也。今須嚴禁鹽包。更易輪桶。定以二百一十斤裝為一桶。多裝者。以私鹽論。則鹽盡歸公。幫無不利矣。一曰。引目宜速刷也。商人辦課。領引下場。全賴夏秋二季。風順可乘。延至朔風。鹽重船傷。且有性命之憂。甯直資本之慮乎。夫總此引目也。猶之與人也。以無謂之遲回。貽莫控之愁苦。是何說也。善理財者。方參先後之著。而妙緩急之用。今乃悠悠忽忽。為此徒損於商。無益於國之事。誰司鹽政。而事至此乎。自今每年應給引目。移文速刷。使乘商不憂失時。自不憂喪本。在當事者。一加意耳。一曰。請乞當嚴禁也。招商中引。國有成規。從未聞引而係於請乞者。八閩何事。乞引成風。鄉紳舉貢。投東請乞。不下百餘家。相沿不美之俗。共製鹽官之肘。彼劫於積威者。斷不肯以金穴為瓦注。何難以官引作人情。或送三十五道。或送一二百道。既以引誘。復借市恩。不知引必四百道方成一封。今有力者。抵掌瓜分。各深藏而待高價。收鹽者沿門懇買。必經月而始集一封。毋論需彌急。而售彌緩。備嘗措勸之艱。更且引難集而時已後。無奈風濤之阻。同催應對。商遭嚴比。不平之鳴。所自來矣。亟宜復招商之制。絕請乞之門。使商承領全封。趁使下場。誠今之急務也。一曰。土商當急恤也。蓋鹽為官鹽。引為部引。課為國課。商為祖商。絲來非一日矣。據商人張天福等所稱。異地猶商。窺知多利。攬入占引。官鹽為名。實借私販。輕價厚售。以致祖商凋零。是可為慮乎。日今新增三萬餘引。固欲以通商之計。為裕國之獻。但欲使朝廷有實利。必使凡鹽皆官引。欲官引盡通行。必使土商皆復業。如不聲明飭法。眼前新增之引。復歸猶商兜占。勒價措賣。指名引多。故連國課。以圖將來復行。誠能是可恨也。更可慮也。亟宜令在案祖商。坐名認引。給文赴南京刷引。每名認實四百八十道。領回本省。納價辦課。則奸豪無竊入之門。而國課有實收之益。蓋為國非為商也。此六者。皆八閩之對症。鹽法之須知。而猶有事關大端。舉世迷焉。不以為非。其實不通之極。萬難容忍者。則與漳泉之不食官

鹽也。夫三府不食官鹽。在土之人。蓋云鹽其土產耳。守土之臣。蓋云事從民便耳。然利權非散主之物。則凡鹽皆屬官利。不問其土之產不產也。引餉原養兵之資。則凡民皆食官鹽。甯問其利之使不使乎。查大明會典。三府皆行鹽地方也。宏治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為率。五分派與福興。漳泉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萬曆三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將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漳。泉。二府鹽務。令典昭然。不揭諸日月乎。再按外臣次第建白。成案可考者。則該省官鹽之議。開議通。非止一番。祖制之若明若晦。非止一日矣。先年官鹽止西路水口一港。至嘉靖十四年。運使婁志德議呈。白御史題准。開設東路黃崎鎮港官鹽。嘉靖二十六年。又運使姜恩議詳通行南港官鹽。萬曆三年。又奉勅合開設東路分司。通行泉。漳。興化三府官鹽。合觀前後。事體遞變。大要以祖宗之制。既因傳之久而漸湮者。又因湮之久而漸開。特事有彼通而此格。議有將行而中止。爾總之。即所開之名為官鹽。則未開之為私。可知也。東南二港。可繼西路而開。則興化。泉。之當一併通行。又可知也。奈何令典明懸。而竟同畫餅。條議屢及。而終置諸額。豈猶問通行之議。以為空谷之音。至今則積漸久矣。耳目恬然。不知世間有官鹽事矣。不食者安然無不安之心。持論者公然無負愧之色。極重之勢。既成難返。則大難之端。其誰敢發耶。夫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天下大勢。如人周身。一處不通。全體受病。字內有司。雖各為分理。而所治者。皆朝廷之事也。所供者。皆朝廷之用也。不偏據其肥瘠。乃共湊於富強。故祖宗之制。彼此通融。遠近輻輳。餉九邊者。不皆近邊之賦。食官鹽者。不必無鹽之地。天下一家。計當如是爾。何為臣子者之未解也。凡起制科。孰無遠志。不患不達國體。邇來附近鹽場州縣。每以便民。動請包課。總之不達國體所致。然不銷引而包課。猶有不妥之意焉。豈如興化。漳。泉。寸課未輸。徑以不食官鹽。正告天下也。故本部今日從旁觀以論當局。據國體以衡時弊。不食官鹽四字。誠不欲聞三府再出此語。誠不忍見三府終被此名也。此地方諸臣之所當亟宜遵照祖制。復行鹽之典。以濟軍國之急者也。要而論之。天下事治於有法。而天下法壞於有私。私之為物。其竇多。其味擅。其勢悍。在天下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鹽司為甚。蓋利之藪。則弊之叢也。在鹽司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閩中又為甚。蓋去天遠。則法紀疎也。本部所陳。繇前六款。陰以私而屬。鑿於陋習之中。繇後一款。明以私而橫。軼於令典之外。此即國處豐盈。且不可訓。矧太倉懸罄。邊土脫巾。持籌者以大聲疾呼之情。望被髮纓冠之誼。該省亦同室也。而能安然乎。夫法固壞於私。而治私還以法。法非為一方設。是通天下計之者也。法又非自今日設。是繇祖宗制之者也。地方諸臣。於鹽之一事。經緯曲折。總歸諸法。痛懲積習。與八閩更始。則新增之引。更難敷待引之鹽。而散漫之鹽。盡收為公家之用。又何必鯁鯁焉。發新課之不易辦。而使原題成半解。復以結算待二年也。

認真草卷八

讀禮章

孝友堂語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構。以觴客。客就諸大夫表閱之文。而名之也。堂。蓋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崇我。次鍾元。次思皇。今嗣崇我者。鍾元子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子失恃。而徐嫂願為之母也。長兄長嫂。春秋方盛。不難於嗣。而汲汲此舉者。則猶子即吾兒之愛。可知也。徐嫂即且暮生子。而後日不滅今日之愛。又可知也。是舉也。幼子失母而得母。崇我之嗣而得嗣。鍾元得獨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於兄若弟若姪。三處繫情。一朝釋之。所稱一事而衆美具也。吾輩忝列親知。誼均休戚。聞茲盛事。攜酒登堂。不醉不止。非盡關主人能醉客也。是堂不敵富室之一厦。而游於斯者。若宇宙讓寬也。所陳不敵富室之半餐。而醉於斯者。若宇宙讓豐也。則考友二字。動物於無言。客且誤以為自能求醉。不關主人也。余嘗肝衡世故。而以不解飲之人。亦不能不醉於君家者。蓋比肩接踵。得一士猶且難之。而一堂之為士者。乃四也。慕爾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書劍飄零。壯顏相對。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凌霜。昆仲嘉與共為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即今之立嗣。兄為弟耶。弟為兄耶。總之互相為。而非各自

為也。天下事相為則治。自為則亂。而相為自為。莫不始於家庭。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故四君懿美未易更僕。就事論事。即立嗣一端。亦見全體。而吾輩不能不以是日盡醉於斯堂也。乘賓皆醉。歡聲大嘩曰。孝友室可為醉心亭。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因彷彿醉翁亭押體。口占為文者。太僕楊君也。援筆受辭。略為詮次者。經居居士也。

賀李母鄭太孀人七十七壽序

嘗讀魯論父母之年。紫陽註以愛日。然年實人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則奈何。有遺於此。不盡以不可必者聽之天。就庭除日用中。于于徐徐。不大聲色。自足默增海屋之籌。其說在詩。咏合妻子翁兄弟而孔子繫以父母順也。人之延年。憑此榮衛。而心實管之。世未有懷愁織苦之衷腸。而能加餐無恙者。順之一言富哉。此愛日肯綮。人子所須知也。余言而誣。請觀李母。蓋余自得交於廬所。來共含悽三昆仲。因竊聞李母之起居。李在范陽。為衣冠世族。當潤泉翁時。發憤修累世之業。母實內助。拮据家政。誕育子若孫。後先延禮師儒。皆手自烹調。不純以誠獲從事。至蘭桂扶疎。蜚聲北冀。而母乃怡顏安子若孫之養。年且七十有七矣。先是母以勤劬勞瘁。居恆抱病。乃今年益進。病益退。五官之用。不減少壯。時屬在親知者。羨人倫之盛。而頌阿母之福。則謂一堂四世。詩禮彬彬。旁觀譚之。猶足以怡心神而壯氣骨。阿母身自當之。其樂且壽何疑焉。而余不盡然之也。嘗見連枝之榮。愈繁。墳麓之吹。愈少。祇以閱牆為父母憂。即養親一事。分彼此較賢勞。偏其一餐。不勝自德之色。士紳何事不據齊民上。獨骨肉少恩。有時反出其下。則李母之樂而壽。固別自有說。爾余頻過雙桂堂。抵掌於金昆玉季而醉心焉。非一日矣。座上無非類友。案頭無非聖書。其於做人根本。不啻講之熟而行之力。試觀兄弟叔姪父子之間。雍雍穆穆。生人本相。隨在而處。因竊謂此阿母所以壽也。復錄外測。媿媿姊妹之無異同也。又阿母所以壽也。不啻惟是。間有餘。必曰有曾子養志二字。為千古擅場。微聞李母有不能不繫心之處。為之子者。先意承之。不待言也。夫人情即所繫心。而或難顯言。即既言之。而或難再言。非承於言外。何絲快愉乎。此尤阿母所以壽也。人子事親。自是本色。而所以壽者。端不出此。可深長思矣。大要順親一事。行之者不為有功。即不行者。親恆內傷。而外護之。恐其被此名也。子亦借其護。以自安。復自謂無罪。功者人之所趨。罪者人之所避。今以此事處於非功非罪之中。其誰過而問焉。愛日二字。久受塵蒙。賴李氏昆玉一發之也。故家遺俗。天每借以留一綫之生理。開斯人之耳目。壽其親以及人之親。不遺之思。錫類遠矣。

贈賈正卿廬墓序代門人

固安賈正卿。父喪廬墓。遠近知其孝。服除。遊啓泰孫先生之門。已而復從吾伯順先生遊。吾輩相與朝夕。即不煩言說。而真情至性。已洽然襲人肺腑矣。歲之內辰。正卿復以母喪廬墓。吾輩往問之。擬乞先生一言。而值先生以雞骨廢蓼莪也。又何敢以是言請。因其竊取先生平昔之意。而湊為詞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然正卿質樸近魯。博綜未遑。畫模心非模古也。即異之者。亦各自有當於心。非謂其當於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利責此良心者至矣。而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

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牙智刃。所不盡剷除之根也。有能於倫理中。無愧此良者。即以古人目之。而其實非藉古以重。特為傷今志慨耳。人之不古。惟其不人也。人而不為古何憾。人而不為人。可不深長思哉。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考諸喪禮。飲酒食肉復禮。在既禫之後。而以觀於今何如也。如以儀節無當禮意。食稻衣錦。尼父於宰子。有深恨焉。彼所謂稻錦。在期以外。猶以為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以觀於今。又何如也。則今人之所謂三年。猶不敢當宰子之一面。尚何言哉。然吾不謂不學不慮之言。至今遂不靈也。嘗見食稻衣錦者。□□困於習俗。無不安之意。而微窺其際。實不能甘。夫不甘即不安之芽。特世教衰而迷於其故耳。大要今與古之不相及。總是流俗之權重。而良心不能自現。即實抱其不安者。於將達未達之際。四顧流俗。而反若以變禮為自羞也。當是時。毅然前往。直致其知。不□孤懸之竅。中被茅塞。若正卿者。勇邁孟賁遠矣。先生以躬行勵吾曹。每口實正卿。不啻說項。吾輩而躬逢正卿。不敢不自謂有緣也。觀感之益。較得之詩書者。不啻什倍。蕭蕭原野。鬱鬱松楸。棲遲於風淒雨苦之中。奠獻於兔擾猿啼之際。行道指目。無不斷腸。矧吾輩素服先生之訓者哉。先是孫先生兩廬其墓。不數年而正卿繼之。百里之間。名行相望。蓋天實為綱常一洗垢塵。士生斯時。而猶然與波俱逝。恬不動於耳目。罪比泛常。當加等矣。因筆諸絹。以志勸勉云。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言。其害遺中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其處恬。其味澹。即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即矩步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繫聖賢之籍也。然偽士反藉以自匿。其跳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為自困。惟士不士。則無從而按之。其敢跳于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當世之知。盱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泔之氣。纏綿震盪於兩間者。大概士為之也。登雪所伏。以讀。蒼蒼所恃。以獻。如戲場搬演。於己了無干涉。實生復起。可勝太息耶。近有議制科之外。間行舉辟。如祖宗故事者。復格不行。夫極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奈士何矣。獨士具鬚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為國家無可奈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余友耿圖南。篤行士也。其子峻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葱菁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於圖南為塵外交。故不欲徒以峨冠博帶為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為他日券。而申名實之論。期峻坊不愧於士也。更難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於峻坊。因效學究生活。為秀才下一註脚。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於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士。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即雕龍補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峻坊。而知而翁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恥。維已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即出古人下。不甘也。方寸屬我。宇宙事何不可為者。謹謂峻坊。止當於深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頓頓照。恐落囊中第二人。願峻坊共勉之。

賀王太冲舉秀才序

太冲既補邑庠。稱觴至者。非必盡向往來也。則以太冲之蜚聲早而入。較遲。潦倒名場。不無積薪之嘆。從旁憐之者。非一人。且非一日矣。聞其售而驩然相告。眉若開。肘若翼。隲至於庭。亦自忘其爲先施也。余當是時。驚魂稍定。欲次第數語。以佐賓觴。點焉回首。二十年情事。齊到心頭。太冲太冲。而今乃售乎。夫區區青衿。何足重輕。居恆抗顏揮塵。不難等三公於一羽。而直於太冲屈伸之際。乃若是其介介。蓋自爲解曰。乘賦維均。豈其問哉。爲暴爲賴。子弟判然。業儲者資非上智。能不以得名爲富。藏耶。坎珂既久。意氣漸灰。即好盡言者。亦不忍於落魄之人。強爲督過。其狀誠可憐也。今而售矣。頭角換。眉宇舒。境界新。精神豐。其爲進脩之精。可勝言哉。且乍伸於久屈之餘。較受困未深者。得力更倍。自今伊始。吾輩得承向榮之意。氣以進無已之切。嗟矣。夫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而太冲余所偏嗜。刻畫往往加詳。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也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憑人自造。做小人之精。魄力量。亦何減於做君子。而君子以造作。小人以造作。愧將何從焉。然做別事。猶有待也。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人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即就太冲遊庠而論。行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太冲聞此。極熱習此。極久而庸庸庸言。尼父歎其未能。吾輩敢自謂行無不足。言無有餘。而不兢兢哉。是役也。太冲奮翼。既屈而得伸。相知彈冠。自改憐而爲勉。特余以罪逆之人。而願諸相知之旨。誠屬強顏。惟言者以口騰。受者以身踐。是或一道也。

賀陳范彭入學序

歲戊午。余表弟陳范彭。應督學試。以第二人入學。區區青衿。何足爲范彭奇。而余釋入學之義。不能不喜。則古有讀書不識字之說。獨范彭可稱識字耳。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揮。而可舍學談業耶。余亦於聞者。眉睫知其以爲迂。而復強聒之。且曲誘之。曰。此舉業捷徑。錢心漁打蛇得七寸之說。每刺刺口實。而聞者猶界然疑。今得范彭。而余言乃有徵也。范彭與其兄金溪。先庚子孝廉。夢日君之子。余長姑所出也。兩大人。物故。藐孤方幼。伶仃形影。未解自憐。內憂外侮。門漸蕭索。余入京取道。每過而問焉。今昔盛衰之感。凄然刺心。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衷。向一在金溪。范彭心目。蓋相關之情。不能自已。而金溪遂以范彭託余也。范彭肄業。未泱歲而成。章日月幾何。詎能淹貫。則范彭聞余談學。而深信真舉業不在學外也。探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微危消息。欺嫌關鍵。悉就吾身。日用問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故人所窮年估畢。苦於望洋者。范彭以數月得其要領。問切思近。領略甚速。始信德性中原。有無窮智慧。特人自不著手耳。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大要士先立志。十五志學。尼山自道。互古來一學字。惟有志者識之。暗室千年。一燈立破。數年前此范彭也。一變志道。盡脫習氣。恂恂雅雅。起人愛敬。有數年契闊。忽逢於今日者。訝其雅。

重。不敢認爲陳范彭。余省其狀於同業諸友。交淺交深。當面背面。無異辭。其得士心如此。范彭真志士哉。丈夫方寸。屬我風雷。一奮何事不可爲。冷煖世情。高低人面。據一時以判終身者。何見事之晚乎。學之分量。包裏乾坤。識得此字。更無難字。余於范彭入學。不欲以世途賀套。汗吾齒頰。特謂識學字之人。而入學。可稱天下名實相副之一事。而吾且以范彭爲左券。令修舉業者。不以談學爲迂。則所關於士習。良不淺云。

旌孝申文

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中庚子鄉試。其父以諸生授儒官。年五十五而卒。奇逢哀毀骨立。苦次一準古禮。既葬其父于鄉之北。號泣墓左。竟日風雪中。不能去。借兄若弟。結廬居焉。顏之曰時思。營一室墓前。陳其父之冠履圖書。顏之曰棲神。是役也。春鍾親操。囊裳濡足。汗血汚泥。觀者嘆息。且晚羅拜。每食必獻。如事生者三年。服除。甫十一月。其母歿。葬祭依廬。一如前禮。家故清素。備遭艱虞。且益落。至不能具朝夕。兄弟相對。食淡茹苦。蓋前後六年云。當是時。其恨終天。其貧到骨。曠野蕭條。晦明寒暑。發發諸孤。或左或右。時奇時偶。徘徊於猿啼兔擾之間。經行其旁者。無不洒淚。鄉人士爭爲詩歌以贈之。勸得舉人孫奇逢。異姿出衆。至性自天。六載極風木之悲。一廬壯山河之色。煙墟霜離於此地。復識古人之道。形銷腸裂於斯人。再見赤子之心。事以禮葬。祭以禮。匪徒空文。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見諸實事。且恩重墳。允稱孝友。義絕諸調。無愧孝廉。誠爲空谷之音。庶幾終身之慕。綱常倚重。風教借光。理宜表揚。以作孝思。

答袁滄拙書

不孝受知翁丈。非復世俗境界。學焉得師。私謂天幸。未幾遭變。轉啓衷者爲奪鑑矣。哀迷中。過承骨肉之愛。都不甚省。已而魂魄略復。半忘半憶。每一回首。感繼以慨。秋高拜別。忽入朱明。病骨稍強。猶半在枕。話長則眩。坐久難支。兀然廢人也。時唯置翁丈兩淮議於案頭。神爽開卷。略昏即閱。既蘇復開。念有所寄。神覺漸王。夫國事執急於邊餉。邊餉執重於鹽利。鹽利執多於兩淮。兩淮執壅於今日。非大議孰爲疏理之法。非翁丈孰爲疏理之人。即哀疾小臣。每中夜而起。以破常格。救根本。望諸廟堂。今果然矣。是役也。簡命陸事權重。治人治法。合併而出。乾旋坤轉。千載一時。蓋國家大命所繫。二祖實式靈焉。如僅爲翁丈一人之遭逢。猶其淺爾。旬日內。膺在口。然在腸。習習在股。舉醫國手段。先竊之以起病。惟是兩淮之事急矣。望疏理之前。如望歲焉。想翁丈任事急公。且夕就道。而數千里之遠。當有數年之別。脈脈此情。專代叩。

回潘懷魯書

臥病中。忽接翰教。無異從天上至也。展閱再三。精神飛動。天下事原非盡不可爲。而似仁兄於過家之時。爲體國之事。櫻勢犯難。手挽天河。即做事人亦不肯爲。然不至是。不足以見真男子自有本色也。軍屯鹽餉。原是國家足邊。後產。凌夷至今。仰屋之嘆。脫巾之呼。遂不可言。經國者不於此清理。別議搜尋。終非本計。有味乎仁兄好爲清屯張本之一言。二祖神靈。實式靈之。大要吾輩犯得一分難。便幹得一分事。拚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屯鹽二事。哀滄老與仁兄分任之。哀之南行。亦有無限波瀾。向非把柁。挽定。豈不

免於掣肘矣。天生兩賢，膽智相亞，弟無似得遊其間。袁前以疏理事使聞於弟，仁兄復以清屯事使聞於弟，皆以同調挈我，深感至意。至於仁兄清屯始末，更願詳聞之。蓋欲竊大英雄之作用，以啓愚蒙，異日病骨或復尚欲荷戈麾下，一效馳驅也。

答范景龍書

前聞麥種千石，作用甚奇，嗣又聞破成例，以千石穀作汲長孺事也，則又奇。收利數倍，固彼蒼助順之心。萬泉何幸，不後不先，而門下適至也。抑天欲顯經綸之手，特令與此時相湊耳。某即憂病中，藉奇蹟爲對客口實，弱骨增王，每憶羅念菴之答唐荆川，有云：此生若活得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有味哉其言之也。執是言以論滔滔者，孰似門下。向此地中，討得受用哉。夫立己脚跟，與仰人鼻息，執勢執逸，執巧執拙，且直道在人，未應全滅。未見利鈍之數，蓋如世俗之所稱也。觀期不遠，預儲洗塵百斗，與同志環聆經年作用，以爲大快。

與范夢章書

前承遠存，匆匆裁謝，懷德之思，鬱陶無寄。惟時把玩手札，繡繹佳刻，精神淋漓，宛宛如面。夫以全齊民命，仁兄一腔孕之，布置曲折，無不包細，無不入弟。弟即不肖，按譜求鍼，蓬心若啓，因嘆總此郡縣，總此簿書。他人以流水數答應，祇成風塵之苦。仁兄以眞實心穿透，步步皆自懷實地也。下學上達，有本者如是耳。內召在即，弟尚欲強支病骨，受約束於旗鼓下，想仁兄不棄我也。

答楊明字書

居今之世，孰有好善不倦如門下也者。客歲侍筵席，舉世俗張設惡套，一切革去，杯酒長聚，非忠孝節義不談。古色照鬚眉也。每與啓泰兄私論長安局面，漸不可言。何幸臭味有人，撐持是賴，且物色時髦，津津說項，即門下之留意於人才，知門下之有心於世道也。生自揣無似，不足備樂範，既承翊拂，亦不敢自外。聊附於請自隗始之義，捧讀手札，兩腋習習，兒子化麟，亦承注念。古之人薄感恩而重知己，金石可泐，此誼難忘。行且使當世悠悠者，知風塵之外，別有一段古道交情，亦奇矣。

答徐恆山書

老父母治平，眞爲天下第一。生祠自出直道，不肯假蒙深知，亦隨班趨事中之一人耳。方自愧受國士之知，而以衆人報老父母，何過聽而云云也。玉田之治，已稔聞之，有脚陽春，隨試輒效，政聲流通，內召在即。忝辱知己，藉光無涯矣。時事人情，誠如台論，而堅白在我，磨涅何妨。不肯家居無所聞，而敢料老父母之必內召者，以殊絕之品，有目共識，不比他人小賢，可甲可乙也。夫生民休戚，總係吏治，自主爵者論資格，而巧宦者工運用，安得天下有心人，翻此俗案，冷局散吏，徒抱憤懣，諍所謂會腫的無被蓋也。因手教而及此，遂發狂語，一笑置之。

認眞草卷九

待放草

贈張子于度序

余以發金花被罪杜門，張生于度自新城來視余，留十餘日告歸。是時生方以文高等屢於庠，余於其歸，復談藝文論賞鑑，而俯仰今昔，嘉生之能自立也。生於余友孫君爲子婿，孫君處臺時，生尊其父之治命，就學幕側，余一再過，奇其狀，謂之子嶽嶽，必能自立，未幾，偕槐生，買生問業西江之游，余官民部，生又以孔生、李生來謁，假館榭，且夕質問，數月乃歸。生負奇姿，益以攻苦，文日有名，諸皮相者，驚謂何物張子，咄咄逼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概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之言，大近於誇，口直近於淺，節鍊近於慢，意猛近於凌，而其見短處，即其任真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於非類而冷者，於同調而熱者也。運用於泊，固不能爲生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樂之者，生又不當草草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斂藏，如帷燈，如室劍，徐按之固自慚心，驟即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運兼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靠誰點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爲諸士冠軍，良非偶也。十年回首，世事人情，其有意無言之際，侍孀闈，撫弱弟，伶仃蕭索，有憐之者，有難之者，至今視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

廉曲謹。厚貌深情之輩。而未路歸結。何當生一盼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即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即薄一分根柢。陽原為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固於做人一籌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癡人也。即偶持矯偏之旨。以爲三子誠切而已。實有愧。半生遭際。似通似礙。受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簡點所得。猶未如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庵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舉似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以勉生者而自勉。

與宋證寔書

弟癡人也。請託之面。生平不曾帶得來。而說項之口。生平不曾減得住。百念可灰。憐才一念。老而轉熱。貴屬萬泉范令。弟肺腑親。然原道義友也。素擅才名。竟觀一第。而治狀則直逼古人。蓋所謂做人而非徒做官者也。當今之時。資格兩字。爲吏治之害不淺。初因人自菲薄。而後遂一例看承。即有真才。不肯破格。是驅之使不容不自菲薄也。范令才品。年兄入眼自見。無待曹邱。而弟喋喋者。比於舉爾所知之義。爲世道也。非爲范令也。

答周毓陽書

不肖范陽豈僅知。慕先生久矣。日讀東來大疏。嘔出心肝。固朝夕思得一當。以自附於同心之誼。金花方到。從權借發。微誠未能動天。而洪恩僅從誦外。乃辱先生遠念。以踰淮之獎。加非望之人。此自先生引掖後進盛心。而莊爾汗顏。幾致顛仆矣。不肖棄一官如葉。而得先生片語。不啻百朋。當是時。先生支撐遼海。肩難謝之擔。引罪之章。誠不敢聞。唯手額祝大謀蚤定。國恥蚤雪。使澤畔逐臣。得優游卒歲。當擬凱歌。不敢賦楚些也。

與張浴吾書

老父母榮任。屈指月餘矣。仁風薰被。草木知春。凡在字下。沐浴雨而盪絃歌。其色飛何似也。久缺修候。疎節之罪。纏待海涵。茲啓爲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台毛公祖。兵尊解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覽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尙思力學。忽以一日文事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不無可惜。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仰乞鼎重於太尊老公祖前。稍一斡旋。但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匪獨此生。或瑕瑜之不掩。登期奮於桑榆。兼使合郡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台慈聞而憐之。想亦不難爲之引手者。恃愛妄干。伏冀垂察。

與齊羣玉張鳳圖書

茲啓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皆篤行人也。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臺毛。兵尊解。太尊武諸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覽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尙思力學。忽以一日文章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豈非天哉。但衡士者固必論文。尤兼採行。以篤行孝友之人。即使未列斯文。尙可破格作養。以宏廉厲。奇遇偶緣病

謬。永擴宮牆。旁觀所爲。婉歎者也。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想李老公祖爲人材風化之主。聞此亦必惻然。弟以部民。未敢輕爲唐突。仰藉年兄鼎重。先達於李老公祖。倘得申至學台。或可望留一綫。不獨此生。或瑕瑜之不掩。登期奮於桑榆。兼使合縣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弟經經自矢。不慎代人作惡。思之事。茲衷有所激。復破例爲之。亦恃年兄之知我也。

與范鑑田書

容城孫生。竟借鼎庇。得還故物。此在奇遇一人。關係猶小。獨因是役。使三輔士於文藝外另開思路。恍然睹人生最初本相。老公祖真斯文盟主也。事至此。不可於風塵摸索。不可以世俗報謝。真是一段佳話。吹振三綱。掩映千古。爾不肖即待罪杜門。未得躬叩。而感動流淚。心傾於冰臺矣。已而深念。有心人如老公祖。而今得在其字下。地方關切利害。係千萬人性命之事。而不上聞。當面錯過。將成長恨。敝縣勸賊籽粒。害民已極。佃戶有狀。生員有呈。鄉紳有揭。援青縣文安近例。求減半折徵。本縣已具中。各院已俯允。批行詳報。將洞悉其苦。以憑題奏。湯火之民。歡呼踴躍。忍死須臾。以見德化。而忽生關隔。俾閭閻年。本縣再三申催。竟不能徑達於院。此事起根在縣。過賑在府道。收圖在各院。仰祈老公祖大力。於太尊李老公祖前一爲斡旋。過賑一通。首尾相應。一方民命。賴以更生。無限陰騭。也不肖等公揭。乃去年所投於縣者。今併呈覽。前月舊屯院盧公祖。復爲文安減徵再疏。昨謁新屯院左公祖。談敝縣籽粒之苦。更欲即舉。而措之。專候府縣申至。即具題矣。此等地上。不肖實無半畝。旁觀民困。心竊傷之。每至切切。而今幸遇老公祖。是天不忍終棄此佃戶。而存其子遺也。

答范懷洙書

萬泉治狀。得王直指推轂之語。而直道大彰。弟舉手加額。據地躍起。蓋爲世道人心。發此佳興。甯直爲老親家一人之知遇也。弟去歲補官四十七日。而官能。國家自有如天之福。臣子妄切杞人之憂。螳背空折。驪珠未探。目擊苟且之法。鱗布窮簷。蓋怯於格上。自勇於剝下。著數相逼。不暇爲根本計矣。恭誦手札。感愾激切。十年來期許。千里外神情。令人歎歎。復令人驚。至稱引范蜀公一段同心之言。一字一嘆。耳逐臣之禮。幾經推敲。去冬決計。相知者以爲太遲。甯耐至今。可無悻悻之疑矣。二月初即返故園。因授祭之使以聞。

東魏廓園書

大賢過里。難委相陪。真趣流行。弟亦自恕其簡率也。最得趣者。孫兄之在座。夫以數年聲氣。一旦湊合。真稱有緣耳。仁兄盛使如尙未到。弟有圃有茅屋。原是當年讀書處。今早掃除。薄暮相具。特知我之深。敢再勞玉趾。徘徊於容膝之地。即無奇味供養。而泉冽酒香。脫粟可飽。仁兄豈厭之耶。區區數種。謹獻非報也。永以爲好也。疑義快義。祈先發數冊。

與范夢章書

弟以僻處。誤辱元賞。從前教愛。愧無可當。然肝膽猶存。河山無恙。固不敢借逐臣名色。懶散作惰民。以負

召舊疾嬰紉。向未束裝。何遽有筭庫之役耶。在籍之人。無聞無見。既無繇求。免於擬議之初。又不敢控辭。於成事之後。夫復何言。但病軀素畏。劇煩僻性。復厭阿堵。天下豈有力不支。意不欲。而能勝任者哉。用違其才。稅駕何所。此誤辱當事之物色。而實非所長也。見今頭暈吐痰。日就醫藥。待可支持。勉圖就道。惟老師於萬老先生代申此情焉。

答萬惺新書

不肖方起罪廢之餘。適有筭庫之役。既慮其難任。復訝所從來。比得敝座師手札。乃知出於台臺。意台臺才高一代。品冠中朝。宇內羣倫。欲邀一盼而不可得。何所取於驚駭而三顧焉。士為知己者用。敢愛四體。惟是事未素諳。任難奏效。台臺既始之。復望終之。預畫規條。盡情指教。當以匹夫之志守之。庶不負先帝之玉成。而竟無辱大賢之物色耳。

答范懷泉書

老親丈治邑。原求自信。而竟以獲上。彼推較者。熱勝可想。而亦惟拙宦之人。乃於不意之地。每有奇緣。此處全是造物妙用。回陽和一。脈於固陰。沍寒之餘。彼推較者。均在其搏挽之中。所謂相與無相與也。然新主仁聖。另闢乾坤。舉手加額。中外所同。弟以澤畔逐臣。遽蒙環召。被命以來。且感且懼。倘末路自繞剛腸。使此行徒成蛇足。且負先皇之玉成。而為知己羞矣。老親丈何以教之。

認眞草卷十

典餉草

請發帑疏

為遠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竊臣起罪廢之餘。過蒙聖恩。使管新庫。則餉之出入。惟臣司之。而其有無。惟臣知之。遼東甯前。天津以及薊密昌。或以戰士之月糧。或以援兵之行糧。或以召買之價銀。諸臣情見乎文。移委官口窮於叫號。而莫不刻畫時勢。難待挪借。已窮之狀。而庫無以應。前件未足。後款復開。領者尙留。催者踵至。而庫又無以應。夫兵急則餉不得。不急也。月糧行糧。折色本色。事勢相逼。同條共貫。總為遼事也。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而索之急如此。庫之空如此。數月以來。內帑頽及遼左者。非不數數。第所頽者賞也。非餉也。賞無定額。特一時暫沛之恩。餉有成規。實按月常給之數。得賞於分外。雖不勝喜。缺餉於額中。殊不勝怨。究之賞暫而餉常。故怨多而喜少。至以百餘萬之沛發。而不能解遼左之急者。政坐此稿賞之銀。不能為月糧。不能為召買。故也。委官守候。有一月者。有兩月者。有三五月者。臣每一出。環臣而泣。偶獲外解。聚首而爭。酌量分給。十不得一。又復嗷嗷。擁訴矣。即加派搜括。郡縣多急公之吏。而梯山航海。解納非畫一之期。彼餓軍餓馬。豈肯有待。而不脫巾。米價豆值。豈肯有待。而不騰踊。當尼不與。事後何追。臣縱欲對憂額之委官。強作無情之面孔。而能

不捩腕於征夫。寒心於國事。臣懼極而思。無術以處。反覆窘迫。而恍然悟曰。臣得之矣。蓋此事於臣為職掌。於皇上為家事。臣之職。臣能知之。而皇上之家事。非皇上誰辦之。況皇上天縱英明。深為遠餉吃緊。李進忠。田詔。賊銀。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罪人房價。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邇復懷念征東將士。寒苦。諭部行賞。言言生遼海之春。字字隕征人之淚。皆發自聖心。非廷臣之入告也。使知索餉之急。新庫之空。豈難渙王居。以酬死士乎。此事此情。臣非管庫。臣亦不知。皇上何從知之。今臣知之。而不以入告。是遼東東將士之苦。而不使上聞。復鬱皇上事。事為遼之德意。而不使下暨也。坐待軍心之變。立貽廟社之憂。臣之肉猶足食乎。今臣入告。而皇上既知之。必有所以處之。其則不遠。有先帝之家法在。蓋大內金銀之氣。久蝕日月之光。先帝不難破一慳。以發之。天子重開。氛禳漸解。無窮之志。端賴於皇上之繼述。及今而出內府之所有。餘補外解之所不逮。使索餉者。隨叩隨與。則得餉者。士飽馬騰。戰勝朝廷。此為上著。不聞賈人之術乎。賈人流通千金。以權出入。而必於每歲常數之外。別操贏餘。以備不時之需。不使有中斷之隙。從來財用。有本則相生。易脫節則再續。理固如是。今日遼餉何等關係。而可聽其脫節。不為之所也。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即欲強先一日。而不能。遼餉之案。急如星火。即欲姑待明日。而不可。則所以別操贏餘。為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且新餉原附太倉。舊庫雖號空虛。然外解款目尚多。如遇遼餉告急。猶可通融挪借。今驟分新餉另為一庫。譬如窮人素倚鄰里。為命一旦。子然獨處。卒有緩急。憑誰奔訴。而又誰為匍匐救之者乎。臣今日之請。非但司遼餉言遼餉。實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拙。不得不出於此。懇乞聖明。俯鑒新庫轉空。立發百萬。以濟遼急。庶不失特設此庫之初旨。而罪廢小臣。亦得竭頂踵。以報聖恩於萬一。遼左幸甚。宗社幸甚。

再請發帑疏

為經臣畫有成謀。軍需急無所措。時難再遲。補贖伏請。懇乞聖明。速賜批發。以與經臣協應事。竊惟人之周身。一處有急。全體皆應。不待商度。不煩驅策。蓋貫通之至也。國家事勢。猶之一身。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疆場廊廟。不宜異同。稍有隔隔。即成大病。居常且不可。況濟變乎。臣於十一月二十日。曾奉為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候旨逾旬。未蒙批發。伏念臣自蒙恩復職至今。仰見我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為無當而留乎。乃未幾而經臣袁應泰。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矣。臣部堂官李汝華。方據疏請帑。而經臣戰守次第之疏。又至矣。年來遼事規模未定。苦無結局之期。經臣建此大策。料敵於指掌。決勝於運籌。期以兵馬糧餉。正月齊足。而後舉事。夫以疆場之大計。如目前之近期。又如此。而籌懸之新庫。外解寂然。內帑不發。皇上試思此事關係何如哉。糧料不足。則戰守必不能決。戰守不決。則撫順必不能復。是國家所恃以保封疆。奠社稷者。全係於經臣復撫順之一策。而經臣之策。所恃以及時展布。不欺掣肘。悔噬臍者。全在於正月齊足之糧料。今十二月十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即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臣即剴發付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況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誤師期。而撓勝算哉。天下事不一

勢則不永逸不大費則不大省。明春撫順之復。為必不可誤之著。正月糧料之運。為必不可缺之資。則今日君臣上下。俱當同心協力。以應經臣之畫。必不謂空虛可株守。外解可徐待。內帑可不發。師期可不應。而徒狃眉睫之暫安。以臣疏為閑題也。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十八日中。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精神結聚之會。聖天子與賢宰相。實受寸陰。奚啻尺璧。倘宮中府中不相通。廊廟疆場不相應。大內有用金錢。不以養士馬。目前緊要日月。不以籌兵食。轉盼而元且。又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脫。虎拜揚休之日。臣方且隨諸臣後。呼嵩祝釐之唯虔。安敢侈口封疆。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誤今歲之十二月。並誤來歲之正月也。誤在十二月。猶日姑待正月。誤在正月。臣即欲待。而經臣其安能待之。經臣時不可待。勢不能待。機不容待。而執無餉以責臣。臣之罪其可誅乎。此臣之惴惴冰兢。日不甘食。夜不安枕。灑血補牘。以申前請也。懇乞聖明。急下臣疏。以臣言為是。則允臣之請。以臣言為非。則罷臣之職。假使臣今日不言。他日有追論誤事之臣者。而并以及臣。臣其何辭。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與張誠字書

遼餉中斷。師期已誤。叫天不應。禍至無時。憤懣叢結。舊病復作。願影自憐。歸計已決。有辱先帝之曲成。併負知己之提挈。命也如何。黃書辦前承台教。已許收用。而自入京來。以此事求進者十餘人。皆強有力者也。一概謝絕。彼猶相強。某再思古人有言。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肝衡四顧。知某之深信某之至愛。某之過。護某之極。孰有如台臺者乎。於台臺之前。而猶不敢直行其志。他何望焉。今不能忍然於黃書辦一人。遂無以塞十餘人之口。即欲強塞其口。必不能服其心。再三躊躇。猛焉一斷。併黃書辦不用。而某可直言正氣。硬驅此十數輩矣。管子論知我之恩。等於生我。固待台臺知己。不殊古人。遂割徘徊猶豫之情。行舒眉展眼之事。從此庫中祇照京糧。應考選撰典之例。永不設小帽書辦。某自負此。即所以報知己也。

答徐玉堂書

寅臺何所過聽。而過譽如此。使弟無實而得名。無功而受賜。自顧面孔。愧汗津津矣。比以外解不至。新庫聲懸。委官之叫號。久迫東方之師期。又逼具疏請幣。以救燃眉。而留中再具催疏。以應經略戰守次第之疏。而又留中計無所出。具揭投政府而不報。即本衙門大老。亦以弟為太激。謂責不已。弟復何望。抽管一著。自辦有餘。惟中外全不相應。深為國事慮耳。手教新餉一萬。已給委官。唯寅臺照單驗收。蓋弟面同解官。兌發委官。分毫不少也。

答傅丹水書

弟自十一月初三。司論新庫。閱景陽之往。曾草一書。而景陽行迫。未得單去。後得仁兄手教。垂格外之愛。方擬報章。而飛騎告急之札至矣。即此札未至之前。弟已兩具請幣之疏。元老方以為無病而呻也。弟與楊文弱相對涕泣。國事至此。而人心漠然。眼見得大事去矣。計無所出。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又未知到其間作何模樣。當社稷安危分途之會。而元老雍容談笑處。文弱特以回啓發抄。冀以感動當事者。只恐我自涕泣。彼自談笑耳。目今聞寺青庫借銀二十萬。聊以應急。而幣如不發。終難接濟。弟憤懣之極。

已思所以自處。蓋婆娑一官。原為遼餉去。復為遼餉來。竟當為遼餉罷也。但同戴此天。即罷亦不得乾淨。吾輩性情。生來不會享自在。福。偏好抱杞人憂。天實為之。奈何奈何。仁兄欲裁餉司歸糧廳。弟亦欲裁新庫歸舊庫。而我自言之。誰其聽之。同病相憐。不禁於邑。

答賀見吾書

遼餉之急。即不奉台教。而已憂心如搗。奈新庫空懸。久無以應。今撥漢三萬三千兩。付藍應試以往。中有小錠件二千兩。九三四成色。係欽賦銀。面與委官商議。亦可為召買添搭之用。箱內各有小單。仁兄照稍册一。一驗查。還賜手教。以防他弊。更乞令委官常在弟處。以待外解之至。為應時之給。弟婆娑一官。原為遼餉去。復為遼餉來。幸與仁兄共事。何敢自外於同心也。

答王岷豐書

弟春初一病。幾無生理。調理兩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薄暮。文弱飛字報弟曰。河南四十萬新餉至矣。可健兩足。弟以為謠。復冀其真。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自有新餉來。此為第一急公之舉。原仁兄第一流人。為之天下何事不要人做也。細讀手札。其苦楚處。刺人腸。其周折處。阻人淚。其感慨處。又令人風生腋也。因想從來到極難處。纔有極好事。前人影。一一可覆。弟自恨病軀不能耐勞。煩靜長兌發遼東。略有短欠。所差不遠。皇甫簿自能口悉。賈別。望而知。然何莫非仁兄鼓舞之妙。弟每與同志言。肝膽風神。如王年兄。能使死物都活。蓋偏得造化生氣。無微不入。即王年兄亦不自知也。鼎望日隆。建牙不遠。何緣得藉重敵鄉。為易水。燕山。一吐精采乎。

答真位字書

國家有禍。以遼事付台臺。與遼終始一疏。讀者無不流淚。從來辦大事者。先定規模。台臺偉略。合符古人。遼事從此可望成功。僕籌燈讀之。拍案躍起。舉手加額。為廟社慶。恨不得百萬立發。一步運到。以應正月齊足之約。以佐恢復撫順之用。即再具疏申前請。求與台臺相應。而留中如前。殊不可解。扣關不應。繼以扣關。密求幹旋。未見動靜。急之不能。緩之不可。與楊文弱議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冀以滿朝之精神。感通沖聖。而亦未知作何狀也。人微言輕。徒切憤懣。奈何奈何。此事肯繁。全在政府。惟台臺圖利之。

答蘇石水書

先生偏具冷眼。於世所共棄之物。不啻三顧。使之鼓舞振迅。而不能自己。適知大人君子。盼睽中有鑿治。所謂不言而四時之氣行也。區區一官。原為遼餉去。復為遼餉還。苟利社稷。敢愛頂踵。而外解中斷。索餉者環空庫而泣。持此情以告朝貴。落落難合。兩疏叫天。藉有協力者。得幣金五十萬。立刻發還。然此法始不可復。與楊文弱共計具疏。求下廷臣會議。未知結局何如也。焦勞煩鬱。一病幾死。伏枕逾月。尚未出門。病骨自憐。尚可言天下事乎。說起周蒙洲眼前活現。全賴先生寫意。紫芝本像。映人眉睫。又歎世間清真氣味。盡被藥籠收盡。

宜大山西督撫道將俱革職戴罪星夜催督待報兵馬出關之日方許復職若仍前稽延督臣以下徑以失誤事機應時速治其延緩等鎮聽調兵丁如再愆期依律參處倘國事萬一可爲臣雖身膏斧鑕亦有以見我二祖十宗於地下矣臣愚幸甚社稷幸甚

覆游侍御疏

爲照登萊望兵急矣自御史游士任劇談江淮之士請自充招募之使臣部馳心以擬奮臂之呼極目以盼揚帆之報非一日矣而今報前發七千續發一千且預言明春駕船之三千通前計後已踰萬人旗旄翩翩風聲赫赫此固台臣半年來舉力拮据之所得衆豈比於烏合威可奮於鷹揚台臣不辱此行矣至於領兵諸將量加官銜自是鼓舞之常典國家所最急者求真材臣子所當勉者做實事今果有奇材劍客不盜虛聲方效推轂豈蹈刑印耶動衝顧大猷量加□□布衣張國棟隱士楊剛中量授□□監生汪崇孝應授參謀與前孟叔孔張思任胡維甯等先授虛銜俟有勳勞再議陞賞蓋人向氣類中求臣部不敢不以信台臣者信諸將士爲知己者死諸將必不以負名爵者負台臣願台臣亟爲遣發嚴爲申飭務令經行途次不犯秋毫早抵登萊奏功倚角則台臣今日薦士之封章臣部且據爲台臣他日叙功之底案也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疏

爲照湖兵與毛兵俱捧千里援遼之檄本同功一體之人乃杯酒起釁白刃相加城市遂爲戰場人民幾成沸鼎幸撫臣捷於應變亟正法以定羣心也向使田景坤之首不與康登庸並懸則飲恨之毛兵豈肯與湖兵能手哉張景珍楊九經之爲領兵官同其不能戢兵之變亦同然湖兵起禍在毛兵先解散在毛兵後且懲縱異情死傷殊狀孰曲孰直已了然於撫臣之數語況廣甯望兵如饑如渴而湖兵且逗遛贖旬尋仇起釁即欲借言飾罪安能自盡欺人則楊九經者宜薄罰以志過而張景珍當重究以示懲者也蓋戢亂以兵取兵以法兵而無法夫先自亂也已及今而欲振久弛之法化私圖爲公職安得於張景珍而輕貸之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袁應兆情罪疏

爲照將爲三軍司命苟素得士心未有無故而發難同室而操戈者玉田有浙兵之變新兵倡亂舊兵與敵袁應兆梟斬細打若而人整隊前行衆不敢譁詎不稱定亂哉然合視聽之公以核情事之實兵何以有新舊之參商將何以有玉田之逗留新兵何以有環門之索討則科剋營免兩情俱露始而召募新兵以補逃兵繼而央求舊兵以制新兵終而大殺新兵以脫己過則貪狼乳虎公論莫逃此而不處則生亂者反遼定亂之名作俑者又爲濫觴之漸宜俟到遼日降級從戎殺賊報效仍行經撫查核過此以往如再無濡滯再無逃亡猶可從末減不則併治前罪立斬於軍前耳蓋天下事原有根故遇鼓謀之兵不必問兵只當問將國自有法故待生亂之將只當議嚴不當議寬此救時之急務當爲天下堅持之矣

覆文應魁勝國相去留疏

認眞草 卷十一

認眞草卷十一

樞曹草上

請申國法疏代樞振華大同馬

爲國法一向未申危遼萬分無救懇乞聖明立賜臣死並重治督撫鎮道之罪事先是藩陽繼陷臣部議調各鎮兵馬急救廣甯以圖恢復尤望近兵之先到乃蒞鎮真保最爲逼近而屢催不至撫臣李瑾疏請免調已無同仇之誼今雖報有兵數而未有起行之期近地若此遠者豈不效尤宜大催報護守京城之數而未見入遼之數山西更未相聞尤可異者保鎮總兵郭增輝先報隻身赴遼及臣責令領兵方報回鎮領兵乃今猶臥涿州也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夫棄河西即棄京師此今日易見之情形也抗部文併背明旨此從來未見之體也督撫道將大家收戢無可奈何之局面眼見得國事去矣頃接遼東總兵官李光榮塘報稱敵騎到河用鎗砲往河西射打墩墩日無虛想大兵渡河且夕莫必臣不覺叩天踏地五體俱寒血淚而言曰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家無法則家敗國無法則國亡事到於今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而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臣真庸真病認眞典兵戎破壞祖宗之封疆辜負朝廷之任使即言削職席藁總是欺誑明主懇乞皇上大奮乾斷將臣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再將撫臣李瑾即行速問總兵郭增輝速問處斬以爲人臣蔑旨欺君者之戒前保

為照文、滕二帥科糾參為其老也。今據督撫回咨亦不能為二帥諱其老也。而其繪二帥之才則略異焉。文應魁精力稱有餘矣。才智稱邁眾矣。處鼓譟之軍首惡正法。人心帖然。奉徵調之文。買馬踰千。發兵近萬。三路保留。眾口一詞。豈可於邊情告急之時。為臨敵易將之事乎。允宜留任。以慰輿情。而非所論於滕國相也。國相之可稱述者。獨有蘇傅宜以得鎮守耳。不聞有殊尤之勳。膾炙人口。又不見有矍鑠之狀。振動軍容。即咨文似當留任之議。亦屬僅可未盡之辭。然使保鎮而猶為數年前之保鎮。則腹裝優游。儘可娛老。今何時哉。兵戈未清於遼海。烽火時徹於近關。方擬於漁陽。上谷之間。基布名將。以壯虎豹之威。聯率然之勢。奈何令龍鍾之人。建旗鼓也。及今革任。已為晚矣。總之二帥所位。俱稱重地。或留或革。皆據督撫肯物之咨文。以為二人因材之培覆。時事急矣。為地用人。原非為人予地也。既經其咨前來。相應覆疏上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京營疏

為照國家根本至計。京營為重。而京營之壞極矣。軍馬其名。而不軍馬其實。何異軀之不軀。但聞官陞。而不見官到。誰為援止而止。協臣李宗廷痛心言之。此國家何等時。而不亟為變計哉。既滿盤托出。須兜底做去。拿定祖制。奉為鐵案。與相沿情面。一總掀翻。布告中外。敢妄差一軍。妄遣一馬。索者與應者同罪。妄留一官。留者與被留者同罪。使悠悠世眼。不以往常責遞運所。責館驛。責會同館者。責京營。而京營始復為營。又使赴武夫。不以往常視王官者。視營官。而京營始復有官矣。至議將新募三千守城之兵。改撥京營。而以京營懸旗。願征東者。選調三千。聽副將薛來肩訓練。俟大兵東行。加糧出關。既不強守城者。以出征。常無難色。復鼓願出者。以加糧。自有奮心。且因有可入京營之新募。而漸開可以出征之京營。耳目不驚。心志默易。有神於更絃之治。不亦小矣。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為照招兵事。臺省請行。各因剝膚之憂。同急纓冠之誼。然科臣周士棟。曾謂會同撫按。不若責成撫按。義可參觀。而今山西撫臣。遂明言撫按能了此事。不勞臺省之畫錦矣。蓋安家優厚。原無不樂赴之情。招募隨方。不過一將吏之任。既有撫按總掣其綱。廷臣特遣。不妨且止。蓋以天下事。原有天下人做。而地方事。原在地方官管。即各省之情形。或難律齊。而山西之特遣。只得報罷。至所議抽派餘丁。言屬有徵。機復中。竅按邊抽番衍之籍。則精壯易得。戎籍備行間之用。則分義莫逃。數萬勁兵。咄嗟可致也。錄前論。則招募責成撫按。而科道之特遣。可省。錄後論。則軍丁抽選。舍餘併招募之頭緒。亦省。政體兵機。誠非小補。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捕營疏

國家設捕營。原為緝奸防盜。以靖輦轂。而今竟為各衙門之占與差所壞也。顧名思義。各衙門長班早練。水夫菜戶。豈捕營本等之軍名。各衙門大馬。豈捕營本等之馬名。或良鄉。或山陵。豈捕營本等之信地。為監旗。為吹手。豈捕營本等之什伍。至於非該管衙門。而徑以票取。且不止於自用。而兼以送人。區區捕營。

人人得而用之。尚得有軍馬之實數。以作干振之實事哉。此在平時且不可。況當有事之秋。巡緝缺人。緩急誰備。每一念至。五體俱寒。及今而何敢不為宗社計。綢繆至今而何敢復為相知作情面。特相沿日久。有難拔之根株。攫取人多。有易騰之萋菲。一向提督諸臣。久諱言之。而郭欽乃明白道破。直請禁革也。夫未明言而漫為因仍。猶望振刷有日。既明言復為廢閑。將憂釐正無期。今欲一舉而釐正之。必奉渙汗之音。而申以畫一之法。清查捕營原額。其各占者。盡數掣回。而送迎諸差。一概禁止。刑榜曉諭。有敢再占。再差者。即一軍一馬。以違旨治罪。取者與者同之。朝廷有必行之法。則捕營初制。可頓復矣。至於把總。最稱勞苦。養廉既薄。勞績宜優。城內一年。城外二年。如經錄薦。即與陞擢。則功名可期。於目前。意氣不墮。於弩末。鼓舞機括。莫善於此。總之。還營伍原有之故物。非事更張。鼓材官效用之新酬。無難破格。國事至今。能再堪幾番徇情。幾番避怨。幾番冷任事者之心。捕營之可為不可為。決於此舉。而京營。而邊鎮。亦視此為進止矣。

覆胡撫院疏

為照車戰制勝。原是古法。而用於今日。更合時宜。三軍之脚根。非此不牢。羣馬之衝突。非此莫禦。及今用之外。特遮蔽以壯心膽。則射打易於命中。中藏步騎。以乘便利。則戰守無不有餘。撫臣胡思仲。既為其所發。援邊兵五千名。請戰車二百兩。為三軍大家之介冑。復請蓋甲三百副。為各軍隨身之介冑。宜行工部。如數給發。至於指揮倪國柱。自身不難受命。方誇國士之無雙。一門共願從征。更誇英雄之有種。莫非王事。自甘賢勞。忠義騰從家風。鑄父子兵。向遼海蜚鳴。即論功行賞。不妨俟之日後。而旌義勸忠。急宜優之目前。蓋紀錄仍是虛聲。賞實乃為實事。激勸天下。機括全在於此。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蘇其民加級疏

鎮江之捷。膾炙人口。誰不知俘獲之數不多。誰不知孤懸之地難守。直謂累敗之餘。士氣不振。誰敢越三盈河一步者。茲有人焉。直探虎穴。縛其所最親信之官。以歸。三軍始有生機。故足奇也。押解修養。真等到京之日。屬目者無不色飛。快心者無不手額。養真等既正刑章。押解者宜加賞賚。況蘇其民。從山右杖策。以援遼左。復因遼瀋之繼陷。從河西間道。以入山東。撫臣六月二十四日之遣行。固倚毛文龍為右臂。文龍二百二十人之共事。又以蘇其民為白眉。懸軍深入。何異涉龍淵而取明珠。鼓棹凱還。真是乘長風以破巨浪。毛文龍已陞副總兵。行且予以諱白。蘇其民雖陞守備。猶然未稱虎頭。擬於守備之上。再加三級。臣子許國之身。原以千日之養。為一朝之用。國家報功之典。自以破格之賞。待併命之人。賞罰有章。風勸自速。敵愾之心。愈鼓矣。

覆追錄戚繼光疏

為照忠義固在人心。而激勸係於主術。如報功之典未明。則報國之忠不奮。先臣戚繼光為大帥。勳名無兩。而報之者未稱。此輔臣之所以因時有感。而以追錄舊勞為請也。夫劉江望海城。以三千之捷。分茅五等。近時邊臣。以斬首至百世襲錦衣。繼光二萬首功。百年金湯。僅僅千戶百戶之賤。且投荒之死。久斬易。

名迄今子孫罕落空悲汗馬之遺裔。門戶蕭條。誰念若故之餒鬼。不及今一為追錄。幾何不令立功者心冷哉。自兵連三載。夾河為軍。未復侵疆一步。川難乘之。守令棄城。勢如魚爛。求一人如繼光者。以分主憂。而安天下。未知報恩。竟是何人。然死繼光不酬。生繼光不出也。輔臣有見於此。乞為追錄。夫錄已往之功。臣所以厲將來之戰士。補先朝之缺典。所以立見在之明文。今擬廢繼光之裔。錦衣衛指揮使。俾世其官。並與以益。而動名相亞之命。大猷會同時而戮力。宜一體以易名。使人謂為國家出力之臣。即當時賞未酬功。後且追思而重敘之。熱血不成。枉瀾也。則凡有血氣。孰不涕泣感奮。以求一當哉。蓋動發於易世之後。則趨味之合更長。賞加於無望之時。則機鋒之觸更捷。市駿骨。式怒蛙。氣機感召。理固如此。誰謂平遠定蜀。不自此激勸始耶。

覆延鎮撫臣疏

為照套兵深入延鎮。且為戰場。據撫臣之題報。西事豈減於東事哉。全陝兵力。以累調而單虛。應援略遲。勢必乘延安以搖全陝。第撫臣所請。催鄰近山西兵馬。又恐各鎮各有情形。輕調未為穩著。且鄰鎮即近。而本鎮尤為近之。臣部前調陝西赴遼之兵。尙有三千五百未發。即留為應援之用。而科臣郭允厚招募之五千。併擬調杜宏城之二千。總以佐今日之急。計兵一萬有奇。取之在儘。可壯繼冠之氣色。而餉則戶部已發十萬矣。仍通算前欠。再為湊發。務使軍與不乏。危疆得保也。而臣又謂今日西陲之事。救應則兵與餉誠並急。而戰守則將與吏當並重。據撫臣所稱。延安王知府。總督各官兵。射中賊數十名。各山頭繞走。住劄等情。則延安之不猝為賊有者。誰之力也。撫臣以督率民兵鄉夫。固守城池。堅壁清野。為各府州縣申飭。深為有見。今與諸將吏約。將而能殺賊解圍者。受上賞。吏而能守城禦賊者。亦如之。賊進無所掠。且愛其歸矣。數功罪而賞罰之。是在撫臣耳。故因而併及之。

辯鄒侍御疏

為人臣者。國之難難未濟。而嘵嘵口角者。固屬不忠。事之本末未明。而汝汝受辱者。亦為不義。浙江募兵。御史鄒復宜。因臣覆浙撫疏。有已募者量帶。未募者盡停之語。謂臣改募兵為押兵。失專遺意。損西臺體也。攻臣督臣。犬豕視臣。臺臣之氣勝矣。然安所得無氣之人。乾此面唾乎。夫事之本末。誰不明焉。臣部覆浙撫疏。俱在顧與天下共評之。曾有一語與臺臣為難否。浙撫募兵一萬已發。而陳求免再調之議。其疏至而臺臣之行久矣。臣既與撫臣同抱地方之憂。免調非難。祇為臺臣已作招募之使。完局未易。未募其難在聚。既募其難在散。使必於取盈。而強浙人以太苦。固非所以為國家也。使定於一路。而貽臺臣以兩難。亦非所以為國家也。故已募與未募。兩設其端。使臺臣進與退皆為有據。為浙人為臺臣。皆從為國起見。不意以是見罪也。臺臣自繪其募事。經緯曲折。可稱始終條理。臺臣既唾手而得熊羆之士。臣部且藉手以振撻伐之威。此自是英雄作用。固無人敢與臺臣分功。又何必謂臣使之任罪乎。居已於功。而居人於罪。肆口詬罵。無不如意。臺省氣習。賢者難免。然人各有志。孰不如我。國事至今日。當各辦一付真實心腸。先為國家。後為自己。為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為自己。則爭執祇激盛氣。臺臣此行。為國耶。為己耶。臺

臣此疏。何心耶。何氣耶。果出為國。募兵可。押兵亦可。量帶可。盡停亦可。何損於西臺之體。而惡聲相加也。臺臣責臣。前不顧後。臺臣而亦言及此乎。此社稷之福也。自有遼難以來。人之用舍。事之作止。前後不相照顧者。實多矣。然誰實為之。而至此極。即招募一事。孰倡議。孰請行。忽欲行。忽欲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轉換變更。全無定說。使臣部聽其抽牽。而受傀儡之苦。臺臣政提傀儡者耳。今以自擬。其誰信之。雖然。臣部實有罪焉。招募之不可遣臺省。人人知之。臣部明知而不能自持。各省撫臣。請自任招募。不勞特遣者。言有婉直。意俱可見。臣部甯遠撫臣。而不敢件臺臣。枉費調停。遠道詬罵。已實自取於人。何尤。臣受事也。晚從半途措手。且以覆浙撫一疏。為臺臣所深恨。犬之豕之。斥其無益。極政。示以必不可容之意。臣知罪矣。使臣於臺省請行時。而即在事。則臣之得罪已久。然如川省之變。或不遽作。天下事是非禍福。固未易一一為人言也。今國家何等時。而以無益之人。處樞政。臣實不才。願避賢路。待臺臣公推有益樞政者。付以國事。國家幸甚。臣幸甚。

覆募兵分發疏

為照御史鄒復宜所募之兵。既以分發在途。應知經行無擾。所稱沿途查點。付之襄陽夏陽。果堪佐一臂之任。國家何惜半通之給。至於不斬不齊。從來軍中之常理。有不如律。自聽監行者。以軍法從事。臺臣即不請朝廷。且予之矣。而車輛棚廠之存治途者。既有先期之戒。誰冒臨事之誅乎。惟所稱分發。則有不可不及。今說明者。蓋御史募兵。原為援遼。即尙書王象乾。有薊門操練之題。亦以為廣甯後勁而設。非為薊鎮壯軍容也。今三千之衆。暫付薊鎮。如法操演。無不可。特操演主意。將以應廣甯。苟羽書之西飛。即旌旗之東指。勿認暫付為永屯之所。至調發而有後言也。此於尙書王象乾原題之指方符。而御史問關任事之初。意庶不渾乎。

回戶部咨

竊照毛文龍屬國久寄。音問乍通。論兵機。論事理。論人情。無一不當接濟者。發銀發兵。發米發豆。似屬難已。方意戶部行不待且。不謂山東司之另有說也。國家事原非一家私議。請慮衷以酌之。夫天津此時轉運山海。就其運山海者。稍分以濟毛弁。何遼無米豆。而必從今始買。何遼無船隻。而必從今始造。毛弁兵雖止二百。近發淮兵。雖止三千。相依遼民。不日十餘萬乎。民不可為兵乎。豆止可秣馬乎。航海運餉。未易源源。故須多運。以濟持久。非用少而派多也。且如山東司所云。隔海而待查兵數。坐論而待動秋風。押解而恐水濱之難問。我往而恐敵人之易來。左難右難。千難萬難。一言以蔽之曰。不接濟毛文龍而已。文龍果不可接濟耶。天下事有可成。有可敗。可否屬人。成敗屬天。本司亦未敢謂文龍之必能成事。止以情理斷之。廣甯既陷。首鹿逾絕。而忽有尺書從海上來。真可比於鴈足之帛。其敵愾之氣不衰。困猶思闕。而求援之情甚切。望且眼穿。當是時聞之心動。念之魂搖。恨不能飛身縮地。以餉文龍。而于徐徐酌難易於目前。計成敗於日後。且天下亦安得此萬無一失之事而為之也。山東司謂事求其可。功求其成。本司則謂事可做者。決意去做。成敗利鈍。非能逆睹。此兩者心未始不同。而見各別。山東司而亦同此見焉。則

目前緊急無逾此節。即別項之錢米亦當挪移以成汛舟之役。縱成數驟難取盈。何妨先運開端。積圖再酌。乃一總不發。而祇從頭細算。是於計成敗處太分明。而於論可否處少照管矣。至於取回毛將。尤未易言。人情畏兵如虎。不能強之使往。有人能往。乃欲其來乎。且文龍艱難萬狀。而不自為玉關之請。似此心膽。未可輕以量常人者量之也。取回文龍。誠可省接濟之費。然有違事以來。費朝廷金錢幾千萬。未成一事。且賠地千餘里以殉之。獨於海外之孤臣。經年未分太倉寸縵。而問關告急。偏議節省。是耶非耶。文龍告急之使達朝廷。已歷日時。本部隨請得旨。已俱遲緩。而貴部復擬會科會院。講求長便。待講定時。索文龍於枯魚之肆矣。本司實見得接濟毛弁。終不可能。決不移會講求。聚盈廷之訟。只徑直望戶部之相從耳。既矢心於共濟。何成見之難相。理宜回咨。以申前請。

覆優恤死事道將疏

為照廣甯失守。大小文武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矣。獨有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樂盡而自刎。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繯而自縊。慷慨從容。兩稱足色。據方震儒之所奏。合諸高世查之揭所稱。西平致命。自謂好漢。松山遺筆。目謂得正。即千秋史筆。能外兩臣之自題哉。夫一貴之頸血可灑也。而其志不可奪。邦佐之烈骨可焚也。而其義不可滅。河西數百里。元氣幾絕。獨賴有二臣以存一綫耳。國家褒忠之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為優焉。祭贈諡。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高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為憾。不覺淚盈睫而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徵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場之吏。不得膏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邦佐一貴。除從優贈諡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為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為臣死。高勇又為僕死。義無論其主。即僕亦難。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敢併及之。

覆招募邊兵疏

為照東方戰守。總需兵將。凡言招兵。言用將。原以引手於同舟。豈其因噎而廢食。如萬邦乎。招募邊兵之議。豈不勝募兵。郡城者百倍哉。然臺臣論事者也。臣部則做事者也。事到下手。只得熟思而審處之。一有疑焉。必從長計議。不得致悔噬臍。而欲卸過於起初建議之人。夫邊兵誠可招也。即以邊將招之。何不能辦。而必煩特遣金吾之使。金吾誠賢。何事事擅長。即招兵一節。亦能跨歷各邊之將。且未言招募。先算錢糧。邊兵之招。就糧於邊乎。掣糧而往乎。就外餉。是必外司餉者。肯為我任之。然後可。掣內餉。是必內司餉者。肯為我任之。然後可。兩處有一肯任。臣部且代為金吾趨風。以拜禮。自謂周旋金吾之意。不在臺臣後也。大要臣部止知為國家當做之事。而尋人使做。不敢為情面欲用之人。而尋事使做。事之當做與否。可從情理預推。人之當用與否。必經耳目始定。邇來公事之廢。所目為韓。白。若曠世不一見者。固司馬門之既閉且見。而日應接不暇者也。國家需將急矣。臣又創陳重將之說。期以振武夫之氣。為國家殺賊。乃遇真能殺賊之人。而偏不肯用。臣即至愚。亦不出此。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為照者。酋發難之初。長吏棄城者。比比。而有闔門死義之張振德也。出死力以捍賊。鼓衰力盡。率家屬以投火。氣定神閑。臣死於國。妻死於夫。子女死於父。僕死於主。而總之為國事死也。烈哉。俠骨剛腸。俱堪千載。異哉。忠臣義士。竟萃一門。凡有人心者。孰不言之而涕集。思之而神往也。夫為臣死。誰不知之。邇來通臣逃走。自以全軀命之念頭。而求容於無法紀之世界。遂至為臣者全無死地。服官者走為上策。而國將何賴焉。致身原是臣節。而臣節即為國脈。報忠原是國典。而國典即為人心。異烈如振德。是豈可為薄報耶。振德之建祠易名。自有恆典。其子張紀。天假應試。以存忠臣之一綫。國家得就其真骨血。而予之世階。其妻媳子女。與何廷魁之義妻並旌。其僕嚴英。顧美等。與高邦佐之義僕同恤。蓋東西兩地。借忠臣以泚偷生之類。而恤賸同優。借天語以招報主之魂。此今日急務。行不待旦者也。

采集廷議敬效折衷疏

自河西奔潰。所恃為神京藩籬者。祇有山海一關。廷臣共切剝膚之憂。各效必然之畫。奉旨下部者。中間不無略參斟酌。而次第則已盡見施行。試提衡而論。當今急務。不越數端。莫急於守山海。楊維新。甄淑。徐憲卿。熊德陽。楊新期。江日彩。潘汝楨。共言之。而郭尚質。蕭基。姚應嘉。錢士貴。謂前屯不可棄。張節。熊德陽。王遠宜。楊世賞。謂西事仍當結。近得樞督二臣之議。則榆關已為擺守。前屯已為屯駐。而西事羈縻。已有頭緒。且新經臣指日到關。一切防禦。遂有專責。必能圖上方略。以寬東顧。憂也。孫山海。孫西。莫急於防薊門。十二路隘口。蕭近高。余懋衡。楊新期。姚應嘉。王命璠。張汝懋。畢佐周。董羽宸。徐憲卿。潘汝楨。共言之。此地原有成規。光遺規。修而復之。敵自不能飛度。關上既有經臣專任。督臣自宜遠鎮料理。甄淑。又請選精。力道臣輔之。是在吏部矣。孫外而內。莫急於守京城。勳臣之分守也。重城之增高也。分設派守。環城建堡。且掘品坑。以陷馬。而伏火器也。修城東馬房。汰補額軍。擇將訓練也。蔡思克。侯景揚。林一柱。徐景濂。王命璠。徐憲卿。楊世賞之議。俱已酌行。而保甲詰奸。則蕭近高。周朝瑞。董應舉。徐景濂。王命璠。徐大化。徐憲卿。陳鳳叢之議。已責成巡城御史。申飭坊官矣。但聞點查保甲。公差如鱗。需索之害。使錢如水。夫此法原是緝奸人。非禁本家人不出門。常川候查也。今宜講明立法本旨。盡洗需索。只嚴一家藏奸。兩鄰皆斬之法。各家勢必日查。頃刻可以遍都城。奸何所容哉。至於京師所恃。原在營軍。任將分練。增選鋒。習技藝。加軍士之糧。重總協之權。如陳鳳叢。蔡思克。周朝瑞。趙時用。甄淑。徐憲卿。諸議。分練加糧。已行。餘方再措。惟所謂盡撤武官家眷入城。恐難為養贍。盡移營兵入城。住民居僧房。官給房價。恐軍民雜處。人心不安。不如以給房價之費。增造營房。為使也。陳鳳叢。蕭基。譚斌。班軍。蔡思克。楊世賞。議選練衛所。餘丁。王命璠。徐大化。議練戰車。熊德陽。議料理軍器。董應舉。侯景揚。楊世賞。議造火器。築銃臺事。係臣部者。已擇人而任之。其係工部者。已移文料理。若夫薦舉材勇。黃克。郭尚質。徐景卿。周朝瑞。蔡思克。陳鳳叢。張汝懋。畢佐周。楊維新。甄淑。侯景揚。蕭基。周宗建。楊世賞。張榜。各有其人。除文官總吏部覆行外。武臣如蕭如。蕭如。白兆慶。王世欽。已令練京營。薛濂。萬邦宇。杜應魁。已令招新兵。張懋忠。已令練班軍。薛來。胤。紀元。李懷信。

馬世龍、張士顯已經擢用其餘多人尙容耳而目之苟足爲朝廷佐一臂力豈斯此半通論也而招兵一事言者非一已經擢行但不可溢三萬之數而抱遠猷者每欲以數萬橫行臣無以應也且諸兵填滿城市事屬未便明旨原令在城外該將即宜遵旨出城一以便訓練一以靖輦轂耳若訓練鄉兵之議甄淑蕭近高、陳九疇、梁之棟、林熙春、霍守典其說大同而京東州縣向爲畿輔今爲衝邊宜令各州縣撫循百姓操練鄉兵使接壤錯繡皆成金湯而其肯綮在簡免租稅以固民心選擇令守以負文武才者爲之專意保障盡絕迎送饋遺之常規破格超遷不拘三年五年之舊例則吏即是將民即是兵處處有兵城城有將皇上豈愛此區區租稅而不爲京師厚藩離山海壯聲援耶選擇有司吏部之事亦必心睦董羽宸之議而列布賢才矣此莫非諸臣之建白也臣或釋其指而虛爲折衷或師其意而略爲潤色期於濟國家之急而已間有未即覆覆行者非事微介於然疑則機猶宜於等待議者設身以處必不過爲任者難也臣嘗謂今日救時對症有二語議臣不難任臣文臣不難武臣天下太平矣臣初受事曾以任將一言入告皇上而任事之難尤願議者共體之且兵忌宜洩部稱樞密公車之牘當事者未及到手而報房抄傳已遍中外情外輸而計內泄此大忌也願與諸臣約凡爲東事一切緊要機宜直書其事緘送兵部聽其酌行全不抄傳以防洩漏事後功成自當詳列其功之成係某人之議斷不終泯建白之實也

覆盧教諭授監軍疏

爲照扶危戡亂須非常之人倡勇勸忠在破格之賞重慶變作攝富順者棄印走矣教諭盧安世責非同於守土期又逼於公車使其飄然北上既無金革之危兼有清華之望誰能厚尤之者而安世之用心竟加人數倍也甯誤筆戰不誤血戰甯舍宮袍不捨戰袍其謹印似抱璧之相如吐磔賊黨其請兵似泣庭之申肯還定城池士民以爲重見天日其效尸祝者而僅僅轉縣之耶抑難之耶夫縣學轉縣此孝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殺賊如安世復城如安世而從此例是安世以殺賊復城者自絕其青雲路而我於殺賊復城之勞臣待以不及格也功高而薄爲酬則冷豪傑之心才大而小爲用又熱驥驥之足見今川患未靖用才正急破格鼓舞大開功名之門宜如鄉紳所請授以監軍之任畀以專勅假使宜使本官得展其所長而人心競勉於報國其於疆事非小補矣

覆畿南增兵疏

自河西既陷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滿百即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做山東請帑之數做貴州誰謂神京逼近之門戶不得比例於千里萬里外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於同濟之舟皇上亦斷不難於王居之渙矣而臣猶不能無說者事至今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新規模從頭做起兼望撫臣爲畿南清理舊家當徹底查出舊撫胡思伸疏稱撥遼慶調去一萬六千修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鎮而去二萬九千可知也然查天啓元年冬該鎮開報兵數實在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員名屢調撥遠去者在此數之外去年所調六千七百六十名今係在關上其舊調一萬陣亡者

便當開糧另補逃匿者便當緝拿著伍與舊額糧補舊額軍按衛所而求之萬人可立定也惟修防山海者在此數之內而近爲保鎮關係不比曩時已留班兵七千三百餘名則保鎮比舊年人多此七千三百人在鎮矣大要該鎮兵糧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存亡可查逃亡者可補老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而後酌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撫臣身到地方按籍一覈自有定見蓋舊額即逃亡盡補老弱盡更而當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以儲敵愾勤王之第一步舊撫臣胡思伸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旨特備家當不清則新規模無據當是時借重新撫臣材賦查刷舊家當一一清楚而復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急不必執定多寡從頭打算除應補舊調撥遠一萬近留修防七千併題過新增五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略減則略減但求實濟國事撫臣既以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心也

覆魯總兵疏

爲照畫戰守者纔說前茅使須後勁今當關禦敵保鎮遂爲後勁倘猶然不足爲勁檢關有急何恃無恐而該鎮自援遠抽調久欺單虛不爲料理則兵馬不備空拳難以當敵急爲料理又錢糧莫措無米難以成粥而總兵魯欽乃孽畫歷歷欲就事處事整舊爲新也所稱營馬之買補芻粟之增加器械之打造家丁之改募車營之添補無一不關切要無一事不需用錢而其所謂錢糧諸項則地方原有此銀地方人亦久有此意非本官劈空立說者州縣解京馬匹折價一年委官收買一馬之價可得三馬之用庫扣撥邊兵馬糧料銀以造軍器累年所積可濟一日之用各營逃故軍缺以二缺募一家丁則變鬼簿爲健兒府庫所貯各衛備荒銀兩暨各州縣有備荒銀兩總以爲加糧料而造火器則集無礙爲有用而車營之添其兵分二千於新募而自有餘其器亦動備荒銀而無不足真所稱爲力不難責効亦易者也大要今日之勢何處不增兵豈於檢關後勁而反仍舊貫新撫所請之數聽到地方自酌盈縮而增新與整舊並行不悖新猶有待舊則見在整舊壁壘者即預以開新氣象也是在鎮臣好爲之

覆向寺疏

爲照保鎮治兵不容以步而廢騎保鎮買馬不能無米而成粥總兵魯欽以留馬價請兵部添據以覆非漫無主持而使武流操權也蓋謂以馬價買馬是以菜作羹至使也且一馬之價而買三馬事半而功不倍倍又至利也總是皇上之財總濟皇上之事苟有便利何難變通必如寺臣所言太僕馬匹祇供京營騎操銀兩祇供各邊年例亦思保鎮近在畿輔今爲邊警而訓軍實政借以入衛陵京非徒爲保鎮固圍也且此時之保鎮實神京最近第一步何遠不得比於各邊之有年例乎而部覆保鎮馬價之事原止留一年云後不爲例也日者杜應魁赴關曾以太僕馬供其挑選而彼猶旁睨不顧莫可誰何豈其化一馬爲三馬至使至利而乃苦相擲檢耶大要事可濟緩急不必執守文之規爲律令議有中機宜不必從建議之人生葛藤以天下理付天下事則當行當止原自了然不待辭之畢矣既經題奏爲此其覆伏乞皇上勅下仍照部覆留馬價一年付魯欽買馬後不爲例則一變通之間而軍需自足軍容自壯於以捍衛

神京非小補矣。

認眞草卷十二

樞曹草下

閱關回奏疏代孫相公

臣某陛辭之日。抵通州。通撫新兵陳於郊。壯弱參差。器械闕略。軍容且未具。何言軍實。矧區區萬人。副參足辦之不足。辱一開府也。就謀督臣。取道密雲。新立車營。軍容具矣。而訓練猶疎。始而合市人。既而奉驕。子日食重餉。而以築營著聲。是豈立營本意。討軍實而訓之。是所望於當事者。至於舊兵。則告疲勞。求加餉。即執新兵之厚餉。以爲辭。夫其身苦於重勞。眼熱於厚餉。逃亡接踵。舊額半虛。督撫業會疏以請矣。臣謂舊兵比例新兵。非也。新兵拋棄業。投名幕府。以聽調發。固與舊兵之安其妻子。處舍者。苦樂原殊。且新暫而舊常。即舊兵之有知者。心當自明。惟是各邊之餉。獨薊門最薄。宜大糧冊三等。即最下者。不下六錢五分。薊門何敢望焉。當時邊患重。宜大故餉。漸重。漸東。漸薄。勢使然耳。今之薊門。何宜大。則薊餉之當增。他鎮有不得比以爲例者。督撫之請是也。而臣猶有厚望於督撫者。邊疆大臣。爲國分憂。事權在握。不必全靠內府。近日京東北一帶。添設之兵。是不一處。無裨于振坐糜金錢。何如酌其無關緩急者。分屬營路。留其精壯。汰其老弱。即以汰餉增補舊營。法一新兵。可補三舊兵。何憚而不爲也。絲密雲而東。不稼甚盛。無憂饑饉。團練鄉兵。增修城保。此良有司之事。所可憫者。失所之邊人。相望於途。至以青衿泣

求煮粥。臣不勝泣然。行縣賂賈。更爲之計。令有司查記衛所。總呈於府。量其乘寡。分發各縣。附籍里甲。夫分爲安插。則散處易於措置。各照衛所。則北屋猶是親鄰。守望相連。保甲默寓。恢復有期。故里可返。邊人庶有棲乎。廿六日而抵關。與經臣會。延見鎮道諸臣。而令各陳守禦方略。臣此行大意。原爲關事。事至於此。而守禦猶未足待。衆議猶未歸一。敵馬一嘶。未必榆關之不爲廣。臣何以報皇上。何以對天下。安危大計。數言可決。事之當行者。行。不當行者。止。人之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去。議以盡天下之心。斷以成天下之事。如斯而已矣。恢復二字。誠未易言。然不可輕爲此言。豈可絕無此意。守禦一策。誠然在關。然家當可在關上。作用豈可不在關外。經臣築邊於八里鋪。無非向關外樹藩籬。而臣愚以爲太過。蓋八里之近。兩道長城。分關上之兵。再爲擺邊。勢恐難逼。且一處瑕則處處皆瑕。萬一不支。關上之震搖。不夫耶。榆關左山右海。形勝天成。起伏層疊。最使用奇。本是活地。特八里太近。反爲絕地耳。道臣有爲遠之說者。夫守莫先於險。既遠山勢合抱。不過數里。形如葫蘆。誠得信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束用衆用強之謀。可以塞暗襲薊門之路。且包二百里以爲宇。十三山引領望救之遺黎。可迎以來。關上宵啼露處之邊人。可徒以出計。莫便焉。而經臣以爲目前兵將。未能辦此。出太遠。則一路之應接未易。或有失。則關上之人。心且搖。莫若步步做去。目今發帑不過二十萬。則八里鋪之長邊。功未易竟。小爲結束。改修城保。建立銃臺。總以餘力。修復中前。前屯等處。漸以邊民實之地。近則修葺不難。有急則收轉亦便。此經臣老成之見。臣未之敢易者。且經臣已遣將經營覺花島。則其微意更令人服耳。臣與經臣並擢出關。繇八里鋪抵中前所。城垣猶在。廬址依然。邊民有從行者。循覽周回。淚數行下。臣等相顧潸然。夫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甯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甯前。敵終不至。而我堅欲委爲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潛身匿影於關內。而無能轉其畏敵之情。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河西失事數月矣。試問住關上者。何所持以自固。兵填於街衢。諱於酒肆。絕不習技擊。而將復以嫖賭身先之。彼參之將。潛伏關門。明開賭場。猶謂有法乎。將以劊軍而不操練。軍以習將而樂遊。如敵抵關。誰應之者。且有喫酒喫肉。預備走路之謠。諸臣熟聞之而不介意。情可知矣。夫天下事。天下人爲之。精神力量。遇難事而愈出。只在先定主意。主意不定。弛然廢然。離披委爾。而不振。主意定。則累年積玩。可以一日振。千人積玩。可以一夫振。今日關事。主意在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善數。使三軍之氣。日趨飛揚。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而挑換之。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某某等。才豈盡無可用。情豈盡無可原。獨其自覺無氣色。展布實難。何如另用一番人。耳目一新。旌旗變色。事猶可爲也。今不是圖。而圖事發。使諸逃臣參馬。每一開口。千難萬難。滿關城盡成一套熟氣。撲人面。透人腸。薰人心。而人不自覺。臣初至猶能覺之。頃欲以生換熟。而猶恐鎮臣新到。亦被熟氣套住。亟與定約。今日關上。備誠未完。當以何時可完。今日甯遠。事誠難做。當以何時可做。鎮臣謂益甲不齊。馬匹未備。夫守險既固。不靠益甲。破馬兵終常用步兵。即益甲馬匹。不可盡廢。而臣許爲歸乞於皇上。應之如左右手。倘軍需具足。而軍聲不振。臣將求多於鎮臣矣。鎮臣受尚方之賜。督諸將者也。經臣又督鎮臣者也。事至今日。有進無退。諸將退步。則

有鎮臣之劍在。鎮臣退步。則有經臣之劍在。鎮臣既到關。軍事盡委之。而以兵備道臣監之。經臣移居永平。以制鎮臣之後。關上賞罰進止。聽鎮臣與監軍計議而行。如機在呼吸。不妨前發而後聞。經臣居重。輕於體益尊。而重臣所駐永平。且成一重鎮。臣前已有疏及之矣。總之大機括。只在使人心有進無退。退法而不畏敵。怒蛙可式。敗鼓難鳴。不倡勇敢。不去逃臣。而欲辦東事。未有能濟者。經臣與鎮臣。當從此處加之意也。如款敵用敵。苟得要領。豈惜多費。而亦當活看。若執定靠住。保無閃賺否。且前此有行之者。敵勉西平。而受款者未見遺一矢。奈何。即閉關以謝。誠為穩著。而前此亦有行之者。河西之潰。不因進兵。人所共知也。大要進退陰陽。皆兵之用。活做則出奇無窮。執定則自誤耳。臣出告邊臣。詳述皇上命臣之意。發難以難諸臣。令各吐肺腑。不敢自為簡重之語。致人之情有所未盡。歸報皇上。詳述關上之情。而附一得之愚。於行止去留之處。不敢顧惜情面。致事之實有所未明。天下安危。係於一關。此非臣子惜情面地。而臣又非惜情面人也。事畢出關。絲一片石西。峭壁懸崖。漸深漸狹。形如袖口。沿邊墩堡。賊繼光之遺規具在。但能修復。可無過慮。而臣憑弔繼光軍法。其子臨陣退卻。即斬以殉。則其平生勝著。又有在於刁斗斥堠之外者。可為今日將將者頂門一鍼矣。軍法即為國命。敢因而併及之。迺運西閱。當調陵以歸。先具奉聞。

分設大將疏代孫相公

為大將分設已定。邊臣忽議更端。謹再申明分設初意。以質與論事。臣聞陸賈有言。天下危。注意將。自邊事告警。我兵屢敗。河東、河西、相繼陷沒。總無將。以至於此。臣矢心禱天。為求良將。以雪國恥。以復疆土。時有議永平設撫臣者。臣謂設撫臣。不如設大將。詢之輿論。得馬世龍。猶恐耳聞未確。令過都而面。與朝臣共見之。皆以為可用。遂越格用之。臣何愛於馬世龍。而驟為貴顯。政欲使持身命。以報國。豈肯使爭銜字以懷居。惟永平素無衛宇。何以棲止。得一將而無枝可依。無兵可管。是以閉之者用之也。臣又據膚見。今日重地。首山海。次薊門。敵如窺山海。我當厚集其陣。以直塞之。則山海關以裏。宜有幾重接濟。敵如知山海有重兵。而擄取於桃林、冷口、喜峯、潮河、川、古北口等處。一處瑕無所不取。我又當密布其勢。以橫塞之。則十二路宜分三總兵。各按信地。以圖防守。山石、燕建。已付江應詔。馬松、喜太。命馬世龍帥之。使駐三屯營。以安頓其士馬。而畢力於操練。已請得旨矣。維時石古曹燾。尚未得人。改擬議一二總將。以地遠難到。而督撫請用孫祖壽之咨。至因用之。各給勅書行事。臣恐自謂。基布三將。各握重兵。各有專責。山海事緩。則練兵養士以防之。山海有急。則江應詔當關。馬世龍移駐永平。或撫甯相機策應。孫祖壽移住三屯。以為聲援。急用緩用。皆有路數。直看橫看。各有意義。區區之恩。實盡於此。而督撫復請以江、馬二將。分管東四路。孫祖壽總管中西八路。統轄多寡之數。督撫必有取義。以才論耶。江應詔是皇上所改容而禮之者。馬世龍又舉朝所推轂也。豈江、馬二將。祇足當一協守之事。而祖壽長才。遂兼江、馬之四耶。恐祖壽未能自信也。如以中西八路。萬無他虞。一將可了。是擔子重者。借力宜少。擔子輕者。取精宜多。何以服天下。況督撫亦未易保八鎮之無虞也。又或以前鎮總兵原銜原印言乎。則十二路皆當統轄山海關。政其杖

鉞而臨之地。何甘讓他人。即祖壽亦難自為解也。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臣何敢堅持前說。即原從為國起見。非從為人起見。而人之為國。孰不如我。臣不敢不申明初意。而尤不敢不慮衷以聽公論。伏乞皇上下部詳議。如以臣直看橫看之說不盡。則從初議。如其無當。此何等事。而何徇一人之見。亟如督撫之議。而臣心更安。或有謂孫祖壽管西四路亦無駐處。夫薊鎮之有三協守。原為一總兵。鞭長不及而設。今設三總兵。則一總兵所管。即前一協守之事。協守可裁也。裁之。即以供協守者供總兵。則協守雖裁。而事不廢。總兵雖添。而費不增。事莫便焉。孫祖壽宜駐石匣。而石匣副將。與中協副將。其官皆宜徑裁。其人不妨別推。至於東四路協守之外。又添協守。營路幾何。堪此分食。且與自勉別鎮。皆逃將也。近以爭管相揭。較賢否於三逃一逃之間。其員可供裁。其人可供斥也。以其均為十二路中將領。更置之事。遂併及之。

辯馬侍御疏

為微臣任事招尤。出言觸忌。懇乞聖明。速加重處。以昭小臣。燭戒事。職等待罪。戶曹。原無善狀。近以邊警告急。樞員未備。猥蒙聖恩。改調司官。數人。職等與焉。職等不揣愚昧。當食廢箸。中夜涕泣。區區血誠。可泣神鬼。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即一著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即小臣可分大臣之任。此國法未伸一疏。職等實代職堂官具稿。而不意御史游士。任輒以代擬為職等罪也。士任未嘗指職等姓字。第職等不敢自昧本心。故同出一揭。其明始末。士任竟相忌無言。職等服其雅量。而不意御史馬逢泉。復以略無忌憚為職等罪也。職等最虛心。最服善。苟中職。病揭寬博。且拜之。況出豕繻口乎。然職等小臣。而以御史指職為小臣。職等不服。職等固不敢以戒慎。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為略無忌憚。職等不服。職等各具肝膽。各有生平。各求報主恩。而襄國事。非敢無忌憚也。但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耳。職等初意。臺省風采。排雲撼岳。而必不妄加於無罪之部司。部司而低眉俯首。唾面自乾。亦必為台省之所鄙棄。而詎意其不然乎。今臺省前儘不乏低眉俯首之人矣。即再添職等三二人之忌憚。不足益臺省之尊。儼略容職等三二人之不忘憚。或反成臺省之大。而必欲使之頭不敢擡。氣不敢喘。化六曹為奴隸。以供臺省之麾。似非所以養士氣而濟時艱也。國家平日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今日事急。政報恩之會。當為國家圖其大者。清禁滄之議論。作擔荷之精神。方見風采。似不必以盛氣凌部司。從衙門起意見也。夫臺省誠貴。部司誠卑。然國家設官分職。其期維持。臣子任職居官。各圖稱塞。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說。氣焰概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臺臣今日試猛撥習氣。另開眼界。當知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職等不才。誤蒙信任。使欺國勢之陵夷。而諄受病之處。酌施為之次第。而開措手之端。中國法權習成。頭銜。皇上牌職。如也。以協理司事。命職等繼。慶生。以題覆章疏。職不足惜。有辱主命。皇上亦何所利於頭銜之臣。而強使就職乎。小臣不敢辭官。而聞言理合引分。即日拜疏離署。靜聽處分。職等無任阻越待命之至。

請卹典統

為奉詔陳情懇恩卹錄。以聖澤深。以勵忠事。臣伏讀兩次恩詔。內開起廢事理。凡建言廢棄詭誤諸臣。已遵遺命酌量起用。其有抗言得罪。降黜致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仍用卹錄。欽此。臣仰窺聖明之意。而深有感於臣之祖也。臣祖久徵。以萬曆八年進士。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除。補山西襄垣縣知縣。欽取選授陝西道御史。丁外艱。服除。補江西道御史。巡按蘇松。差滿還朝。值皇祖為兵部考察事。遷怒科道諸臣。一時勾去三十餘人。臣祖具疏申救。得旨降調任山西澤州判官。此二十四年春開事也。後於三十五年。吏部請移河南榮澤縣知縣。已奉命旨。而臣祖遺矣。竊念臣祖兩任邑令。擅冰炭之操。持再莅西臺。著澄清之風采。當皇祖怒勾科道時。天威甚厲。誰不知補牘即是批鱗。且聖怒難回。誰不知一斥即為永棄。而竟登筆直前。被官以去。此生平大節。固與野之共聞知。無待子若孫為之揚厲者。今恩詔屢頒。聖澤優渥。先後建言廢棄諸臣。俱起東山。共趨北闕。如太僕寺少卿林熙春者。尤與臣祖同為一事。同於一日拜疏。同於一日謫官。今熙春游歷清華。而臣祖獨先朝露。臣祖母王孀人。每向臣父及臣。問朝家盛典。聞臣祖同時諸人。俱蒙褒召。且為踴躍。且為歡欣。踴躍者。慶國家之收舊人。以養新政。歡欣者。傷臣祖之與諸人同萃。不及與人同榮也。臣語祖母。謂恩詔煌煌。存歿並沾。今即不得與存者同蒙召用。猶得與歿者同荷卹錄。臣祖母頷之。輒敢援恩詔以請。臣祖之品格。不俟今日而論。始定卹錄。臣居官無狀。有慚祖武。持論者亦必不因臣之不肖。而過佚其先烈也。伏乞聖慈。下部查覆。特賜卹錄。不惟臣祖銜結於泉壤。而勸忠明信。所裨世道不淺矣。

求代題呈

為重增宿病請告原非飾詞。兩奉台批。感恩再為披悃事。職春初劇病。手足麻痺。雖藥餌之量日進。而痰火之根未除。比因人夏。復中暑溼。泄瀉屢作。麻痺轉甚。六月二十日。具呈求歸。已蒙堂批。司查靜候代題。即出國門。乃入七月。兩荷台臺。批催視事。反覆溫如春之語。迸發熱如火之腸。何肯自棄聖明之朝。何忍不為知己之用。惟是職性與時違。身與病會。有慚視草。瑣細不足裨高深。無分隨班。蹣跚不堪辱鞭策。手指拘急。載筆重於挾山。頭目昏昏。抽思眩於向若。竟成棄物。已是廢人。且不朝不參。人皆相傳為已去。旅進旅退。職亦自厭其久留。歸計不堅。將以就病之身。誤事。名根未斷。必以戀官之意。誤身。伏乞台慈。體物之情。愛人以德。念職詞非虛假。准與代題。使職早抵家山。專意調理。則身以無官而輕。醫人易於措手。恩與所生並大。沒齒永以銘心。職無任激切祝禱之至。

再求代題呈

為嬰疾日久。望痊無期。懇乞台慈。俯賜代題。以便回籍調理事。職為抱病不愈。從前月再具呈求歸。謬辱台臺過許。以才品寬假。以調攝愧極。汗顏感深。次骨。願早收藥餌之功。求急效大馬之用。詎意病勢增劇。痊可難期。痰盛日見。麻痺脾虛。久成泄瀉。氣血消弱。形骨支離。若不抽簪。終難勿藥。職自惟無品無才。空負髮時之志。多災多病。自憐伏枕之身。先帝再收於廢棄之餘。台臺過採於形迹之外。人非木石。遭此知

過。苟病體漸輕。霍然可望。豈其委避於多事之時。假卷於勉留之日乎。惟是困苦連遭。相知皆有憂色。綿延沈痼。職亦自為驚心。已為無用之人。徒乞歸田之骨。伏乞台臺察職之情。允職之請。准與代題。早賜家山。專意調理。宿病得愈。畢世銜恩。職不勝激切祝禱之至。

送耿樸公序

余生平不解世故。亦安意不求解。自語語人。動曰信理。信理者。不直衡是非。非以定窮通。非而能通。何厭於非。是而果窮。何取於是。特窮通自有真。不從世眼論耳。樸公為職方。秉公持法。高樹中外。上下前後。左右之敵。今日之去。豈屬意外。唯是為國家任勞怨。如若人者。而竟以抨擊去。誰不恨。若人去。而後來者戒。為前車。誰不憂。空恨空憂。莫可誰何。祇有材官揮進道之泣。同志增臨歧之策。生平所稱信理者。是耶非耶。蓋乾坤不毀。恃天理之在人心。而理之發皇震耀。更在人事奇窮之處。從來忠義節烈。獻獻千古者。莫非遭際使然。天主於通此理。故借苦事苦境。以曲寫其神情。而非為此一人計。此一人者。於繁繁若若之中。獨為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具。即備歷奇窮。斷不作送窮文也。樸公之窮亦奇矣。暫神諭將。與前後中法紀諸弊。其淋漓處透人腸。森嚴處寒人骨。而獨以斷絕時貴之薪水。其恨遂沸腸而刺骨。職方。職方不為動。遂合謀逐職方。是時東方有經撫棄地之事。樸公又昌言諸臣必無入關之義。朝廷必無放諸臣入官之法。時論方為先逃者。遂職方之謀。急亦自覺寬疆場先逃之重臣。而嚴於部司。為無當。又無可吹索。乃尋端於口報。以絕不相干之枝節。強為鍛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人謂職方而以九分為公家。留一分為時貴。當不積憾至是。然不至是。何以逼露樸公之本色。而使之光芒萬丈耶。儒者論聖賢之既窮。求之理不得。而歸之於數。以數與理。俱為天地所原有。而釋人報施不應之疑。銷人感憤不平之氣。不知理之全體大用。政於數見之。其似與理。而實與理。而窮其緒。而窮其蘊。數即是理。原一物而非止云。並存也。即難釋公者。亦默為天所斲弄。巧作發揮。此理之波瀾。譬之玩賞。絕處逢生者為勝。又譬之行文。反言見正者為奇。此自是造物之妙。當局者不自覺耳。然則天之窮樸公。果專主於通此理。不為一人計。即樸公亦適當之。而一過遂已乎。是又不然。人遭奇窮。脚底始實。金之在冶。豈不甚苦。而色從此足。既窮以後之樸公。視未窮以前之樸公。當自覺別。安見天之窮若人者。全不為若人計耶。雖然。此猶就今以前論也。樸公起念。原愛國而不愛官。今雖去官。天下之望都焉。南山西北。靜中觀理。光景何如。天於此時。又引樸公以竿頭之步。是在承受何如耳。東山再起。不失望者幾人。樸公而安心定志。願終身為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人也。則即窮為通。歸數於理。豈曰吾斯之未能信。

歎議序

余受質於竊議而讀之。舉全齊民隱。列於指掌。一切清運。驛傳治河。救荒弭盜。條畫歷歷。無不中窾。人微而其革大戶之功。比於虞淵取日。蓋郡縣情弊之相仍。盡於既欲避編之名。又欲完費之局之二語。而實公旋轉之機括。盡於詳立之法。悉處之費之二語。心下了了。故言下了了。人謂質公智人哉。余則謂質公非智人也。疑人也。夫人才識不甚相遠。即賢聖之所為。亦心思之可到。特心未必能一耳。為國

矣。能全不為身乎。愛民矣。能全不愛官乎。不能也。則有不容不計之難。易不容不顧之恩。怨即絕人之才。力。爾然滅矣。試縱觀察。而歎東省之民力竭也。一旦驟舉而更張。其大段則極重而不易返。其頭緒則錯雜而不易清。其條貫則遷延而不易竟。有此三不易。縱事起目前。不無觀望。而況絲來者遠乎。誰實作俑。而質公受其難也。即作俑非我。如事屬專責。或不可逃。而郡縣事。有司者治之。於理官何與焉。如謂理官居上下之會。易達郡縣之情。前乎質公者。獨非理官乎哉。郡縣不為。而理官為之。前人司理不為。而質公司理為之。何利焉。今按其已成之緒。而追想當日慘淡經營之狀。經緯曲折。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始建此永賴。為黎民利。民則利矣。而夙昔奸民。乘積弊以為利。者。能不畏。不肖令長。襲成案以為利者。能不畏。利之者。感雖公而無權。恨之者。情雖私而能翻雲覆雨。陽順陰逆。以求逞志於我。一利不能當二恨。擇術者何居焉。他人坐視而不為。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利害二字。幾為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癡人不知也。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為大家事者。偏見為己事。大家事。則利害之見自起。己事。則趨避之念盡除。心之力原足以通鬼神。動天地。無所以分其心。而心之全力乃現。挽極重而神愈猛。理錯雜而神愈清。歷遷延而神愈耐。則質公之包孕全齊。為民永賴。得之智耶。或曰。質公此舉。原為民貽永賴。而創議者我。奉行者人。我以為然矣。人亦以為然否。同事之人。然我矣。後事之人。亦然我否。不甯惟是。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異日不然我之人。未必非即今日然我之人。一有不然。何為永賴。心血枉耗。寢食枉廢。徒成畫餅。祇使覆瓿。余曰。否。天下事。直論不可負之。已。豈論不可知之。人。只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事事而必論他人。論異日。則豪傑之袖手久矣。智者論之。而癡人不論也。蓋不忍論。不欲論也。故曰。質公癡人也。

與畢沖陽書

遼局大壞。中外震驚。左輔之區。尤恐易動。所為安人心。鼓敵愾者。老父母必有良籌矣。四年教養。環堵知恩。一日討子弟而申徹之。執不投足而應。固儼然一保障哉。不肖未完庫委。謬改樞曹。才不稱任。彌增憂懼。方今東偏望救。不啻望梅。微撤星馳。未有一旅出關門者。積弛積玩。殊可寒心。當事者。猶雍容坐鎮。深戒張皇。第恐再緩之。無處著手耳。興言及此。五內欲焚。穴次口占。不遑觀繼。

答陳顯吾書

弟再入都門。而年台已赴東方矣。芝眉為想。悵悵何言。新庫受事半年。勉思砥礪。以求不辱知己。春初一病。幾與世辭。伏枕兩月。始有起色。方圖旦夕解組。永投豐草長林。不意謬改樞曹。值茲大壞之際。一切微調。又從頭做起。病夫雖病。未敢辭勞。但人鮮同心。事多掣肘。誰為為之。誰為聽之。進既招尤。而退又責以卸擔。憂心中夜。唯有如焚。弟之狂疎。原不適用。自量亦已甚明。奈適當聖諭申飭之後。只得稍耐片時。徐商去就。憂國之念已虛。衛生之術可講。從今後。止付此生於藥裏耳。

答蘇石水書

先生既南。猶北顧若此。近日光景。愈出愈奇。國勢已不可言。而羣有力者。助敵自攻。所謂沸然自烹。敵人

曾不出薪也。僕病猶未平。被人驅入兵曹。不揣其不能為。與耿、葉兩君子。以赤心做莽事。入門一著。先申國法。妄謂法行然後次第可舉。竟以此開罪於游。馬兩道長。十日不問。疏揭四五。既擊其肘。復以卸擔預束之。先生代為僕計。當如何自處耶。刻下杜門求堂翁代題。指日春明門外三逐臣矣。夫復何言。先生猶以金花事望執政耶。熱腸一片。千里同之。誰為擔此擔者。安得先生居此地。為國家作大快活事也。

答李瞻于書

某維桑末品。瞻仰斗山久矣。一向潦落。無絲通姓名於下執事。茲以改官。勞長者遠念。篋篋過隆。獎借踰分。措躬無所。愧汗浹踵。爾國家多事。遼局之結。未知何日。或為怡堂。或為愛杞。某不直以調發響應。千里同舟。為台臺頌美。更於有意無言之處。別有冀望。蓋天下形勝。共推關中。當世人能。無論台臺。審局觀會。繕兵修備。默默中必有妙於藏用者。祖宗養士二百五十年。今當多故。未識報恩者當屬何人也。台臺豈以為無當而退之曰。童子何知。某又何敢言事。

答賀遊戎書

別教令人驚愧。門下才武。自以公道受知於時。誰獲天功者。且職方郎盡杜請託。只憑俸薦。即有駕海神通。不能飛過。如門下之材略。自致青雲。但當純信職方。氏文告。萬不可以歸功之言。啓人欺騙也。

上葉相國書

竊惟邊疆之壞。緣於偵帥之隱軍實。偵而帥。緣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為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緣於自愛其官。而甘為之效愬。職方而不可為。則邊事終不可為。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為也。蓋謂遼軍喪其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即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為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也。職方氏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為國家復疆土。而雪恥辱。數月以來。正路已通。旁路已窮。而旁路之歧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而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繇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以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而善鑽諸棍。鼓掌彈冠。謂不出吾轂中矣。竊亮老師票擬之意。明知司官非敢違阻。始為責備之語。以為行邊。本兵存體面耳。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假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為迂。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且總督之咨。從者過半。其所不從。各自有說。司官稟承堂官而行之。堂帖具在。可告天下。何名違阻。言莫子遠。可以夷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也。在不違阻耶。彼未用諸弁。從前之歷履較然。此時之線索顯然。國事至此。再禁幾番使貪。幾人使詐。中外諸貴人。苟有一念真憐國家陷沒之封疆。茶毒之赤子。當共窮此諸棍之路。而乃為之抵死出力。與職方爭勝耶。夫司官稟承堂官者也。責在司官。意連堂官。此時堂司。相與有成。各具肝膽。各負氣節。即奉此旨。豈肯喪其所守。諸棍亦逆知堂司之必不以一官易其所守。特欲借嚇司官者。領堂官。使堂司去。一則局可

破而爲所欲爲耳。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給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自不能手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鑽刺者使。請託者使。即於職方亦何所不使。多事之時。羽書如飛。徵調推補。百務填委。職方一身。畢力擔當。夙夜在署。精神勞瘁。形容瘦削。而以奉公一念。遍結仇敵。倘獲釋擢。何等身輕。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成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使耳。國家之使在奉公。而人臣之使在營私。公私兩途。自有難易。今幸得一髮國奉公之人。不急爲護持。以勸羣吏。反左袒諸鑽刺者。而擲職方。幾何不冷人心。而長邪氣。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遠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遠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遠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大端有二。一曰賣法。喪師失律。全不問罪。一曰賣官。大將偏裨。各有定價。而總之成其賣國。世不乏能買而難以買不賣之主。今之不賣者誰哉。諺有云。斧打鑿。鑿入木。職方木也。誰處其斧。誰爲之鑿。機括相逼。即欲不賣者。亦有不賣不賣之勢。不思法賣矣。官賣矣。而國既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乞老師。破難破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敢披瀝陳之。唯老師留意焉。

與高景逸書

某何幸以平生所仰爲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即俗骨濁胎。無受教之地。只邂逅真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前件上相公書稿。如命誓不以示輕薄人。此舉原非不得已。國事至此。甯直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名時耶。先生面教。取樸公語。樸公涕泗橫集。謂聆先生語。如再見確齋先生。蓋樸公爲確齋弟子。素耳景逸先生之名。於其師而馳神者也。某原擬親送書稿。再聆警效。爲連日勞瘁。復動痰火。頭暈眼赤。且惡心不已。自憐病夫之不足與有爲也。專役送稿。俟賤恙稍平。躬領不倦之誨。

與任亦坡書

翁丈司駕未幾。旋治兵於秦隴。此當事者思惟東征。宜先綏西之意。按部之日。山川生色可知也。昨報謁欲求抵掌一談。值公出未遇。前茅指日發矣。弟有一肺腑之言。不徒從桑梓起見。直爲國家合豪傑之精神。以求濟時艱。則貴屬新選成縣令。劉昌胤者。弟道義友也。其人映雪肝腸。排雲意氣。才品爲燕。樹樹。困於公車。而以百里請。蓋推心時事。欲有所爲。以酬素懷。弟閱除書。私語同志。劉君牛刀小試。遊刃有餘。第念頭太認真。一味以公家事爲主。全不向人情世。一照管。安得更有如其人者而爲之上哉。往問之。而知爲貴屬也。得其主矣。渠之儀貌。傾蓋間可識。渠之展布。到任後可見。渠之遭際。則得易事之君子而事之。即未出都門。而精神已天作之合矣。翁丈視弟。豈泛泛曹邱局套哉。

答張蓬元書

老公祖大疏。凡在共濟之舟。同奮開難之籌。矧某又部民。祖宗之墳墓在焉。即從桑梓起見。亦思急效一臂。政爲此事。關係司馬相公。鄭重其事。進可屬而語之。謂天以人龍保障我土。千載一時。既望其募新兵。使市人可戰。兼望其治舊伍。使化腐爲新。大札未至。前已具覆十餘日矣。是役也。半因半創。乍轉徐撤。事

半而功倍。功成而人不驚者。則惟良工之苦心耳。

答馬蒼淵書

不佞自會大將軍後。每日有言無言。常覺自在。莫能名狀。因悟古人遇合精神。掩映史冊。原來便是這箇滋味。不負沖聖。不負司馬相公。不負解公祖。此自是不必爛付的話。生與其年兄。從旁點綴英雄。登壇之概。且念有大將軍提旗鼓。下須得驍健敢戰。一可當百者數十人。以壯軍前虎豹之威。以聽臨機奇正之用。楊虬將軍。察其肝膽。決不相負。又爲之布置。託西安兵道賈孔淵。太守鄒靜長。縣令李平田。令大家扶持。司馬相公。先已鴻書高按臺矣。事關重大。自不造次。社稷有福。必成盛事。生與其年兄笑謂。只這一封用江馬。方楊啓事。便是恢復遼東第一寶。落著數。中外亦俱覺有生氣也。

與鄒靜長書

弟善繼頓首。致書靜長仁兄閣下。別後寒溫不敢敘。只以要緊話徑直奉告。貴治武舉楊楫。真是無雙國士。弟輩引見。司馬相公。司馬相公超授都司。其相從二人。俱授守備。奉旨回招取壯士。蓋司馬相公痛怯軍。懦將十分怕敵。緊敗之後。士氣難振。而欲得驍健敢戰之士。布列軍中。以壯虎豹之威。以備奇正之用。而異楊楫氣貌。知其胸中必有奇也。與之坐而問焉。因得其結客之狀。矢口歷歷。渾是一部三秦人物志。遂超授是職。使歸招其衆。且出其講筵所得恩賞。賜楫爲聘禮。此番舉動。真是提起英雄之氣。第楫輩多人。素負跼蹐。必乏鄉曲之譽。今又招選將材。恩響易起。媒孽易生。倘有差跌。不爲國家之用。且屢地方之憂。關係不小。全賴仁兄加意扶持。宜布廟堂意旨。鼓舞豪傑精神。默消地方物議。蓋此時專收長鎗大劍。原非細論名檢之時。別是一副作用。司馬相公盼然望楊楫一班弟兄。早到。便是國家今日第一要緊。勾當。而幸有仁兄在焉。地方有大上司作主。何事不成。此天意巧於安排也。弟與仁兄。有共事宿緣。即天各一方。復以此事與兄共爲幹旋。總之從爲國起見。千里相應。如左右手。吾輩不敢誇口。或亦無愧古人乎。

花。臣行島上。金英燭燭。因悟其義。而隔岸自望海至首山。菊吏發生。因悟同一地脈。每不能隔。有待於連之者。爲用武地耳。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葫蘆套樓櫓街尾。則臣先命金冠赴期於此。以演水陸策。應之會。對套爲置笠山。臣與諸臣。陟其頂。北望瓦窰寺山脚。令人步之。可二里半。南步鎮倭台。頗海可十里。遼人謂東來地形。惟此稱扼。使相形布置。兩旁建統臺。可以夾擊。且地性汗澤。重挑深溝。待敵馬盤。統砲可施。亦控扼之一道也。回路沿邊堡。而西倚鞍山。附灰山。而蠟子山。則窟籠山與首山。蜿蜒在望。令人步之。由北山至南海。通計可二十六里。山所占據。可若干里。山所不接。可若干里。其間爲城爲堡。或築或削。大約不過二十里。而夾首山窟籠山之中。可爲甯遠關。此功一成。甯遠屹然。一大都會。山海關不覺在重垣之內。其於守關。豈不萬全。或以爲蜂蟻爲蟻。雖依稀可按。而密布緊聯。尙費人力。不知天下事非天不生。非人不成。天祇發其大凡。人須効其補綴。未有全不舉手。專靠生成者。借口惜費。遂不盡人。且開遼左從前諸事。苟簡。無論山川之險。不善因依。即城堡之工。相沿固陋。所稱重地名城。大都高不過二丈。關止行一人。大敵一臨。人無固志。今見趙率教新築。遂以爲遼東創見之城。各恃無恐矣。臣今駐前屯。凡所以爲城工屯事。甲馬器械。俱與備辦。蓋關城守具。拮据經年。已云粗備。振刷訓練。可付撫績。故移駐前屯。以備山海者。備前屯。待前屯既備。又將移駐甯遠。以備前屯者。備甯遠。前屯備而關城安。甯遠備而關城益安。臣非爲甯遠爲關也。儻不之察。而以一步不出關爲守關。遂以安插遼人爲強迫。遂以經營甯遠爲涉險。夫無遼土何以護關城。舍遼人誰與守遼土。無甯遠何所置遼人。不修築何以有甯遠。而修築之事。不一勞何以貽永逸。不大費何以成大省。臣又非敢自創費之目也。舊經臣王在晉請幣金百萬修八里鋪邊城。中外未有議其費者。臣彼時亦不敢以百萬爲不經之費。特嫌其在八里鋪耳。曾云。與其以百萬修邊於八里之近。何若以百萬修邊於二百里之遠。則臣請築甯遠。蓋師經臣之意。而略擴之耳。臣子辦國家大事。豈容雷同。又豈容立異。集思廣益。臣亦聆愛。我之助矣。提衡而論。經臣王在晉議築邊。雖近而不知守關在關外也。臣趨其意。而略狹其規模。撫臣閻鳴泰議甯遠。有見而特以後著爲先著也。臣採其說。而略疎其節目。至於總兵王文龍議守紅羅山。臣即指其昧於遠近之形。而亦節取其控制險扼之意。臣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人。斟酌遠近。分布控扼。因先後有事於遼之大吏。而總因之。以成其爲皇上守關。非敢侈言恢復也。然以臣之不敢侈言恢復。而祇爲守關計。固以修築甯遠爲必設之藩籬。即有才倍臣者。而欲爲將來恢復計。亦必以修築甯遠爲不拔之根本。臣赴關時。曾告皇上曰。不敢費皇上一錢。豈其以冥冥決事。而敢費皇上一百萬。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沛發金錢。以供修築。臣乃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圖萬世之業。臣在關踰年。熟思經久之計。惟修築與營田爲大端。見在前屯。細理屯田之事。分遣人查中後。中右甯遠等處軍民士田之籍。容講求定畫。另疏奏聞。

辭進職疏代馬大將軍

爲奉職方愧虛糜。加恩益滋。踴躍。謹懼控辭。仰乞聖明鑒允。以安恩分。以圖報効。事竊念人臣事君。各有職任。以此程功罪。即以此受賞罰。躁進者不得越此。而此後。貪榮者不敢昧此。而冒受職。所職何官。所

認眞草卷十三

檢關草上

陳兵事疏代孫相公

臣不自揣。自請爲皇上當關。關危則京師不得獨安。臣既當關。諸所以易危爲安者。敢有遺力。而關危。以無遼也。無遼。以無人也。臣無一念不在保守山海。即無一念不在安置遼人。去歲河西。自焚劫而入關者。聊生無地。不容不聽其漸出。今歲河東。被殺掠而歸命者。實煩有徒。又不便引之深入。則自西還者之必安插於前屯。自東來者之必安插於甯遠。勢也。亦理也。臣二月到甯遠。彼時惟前屯略有起色。其餘城堡。總無人烟。歸而陸續措置。驟運漸圖。全戒張大虛聲。又經半載。乃於九月初八日。馬首再東。一路經行。風景頓別。前屯城工。內口已峻。高閣足憑。屯種告成。籌車盡滿。中後守望。亦復稱是。蓋兩將材猷。俱稱出色。惟中右遺將。原自後時。有難一律齊者。而見前番之中右。亦自刮目於重來也。曹莊之民。迎臣索一地主。經管有人。無難改聚。東抵甯遠。則做工之兵將。與接到之遺衆。數幾二萬矣。閭閻樸地。嗚吠相聞。臣率諸臣。登城四望。人烟輻輳。王氣鬱葱。慨焉興嘆。國家不爲守山海則已。如守山海。則甯遠爲必據必爭之地。而覺華前案。復自生成。島將金冠。權舟以待。臣周迴島上。相度形勢。東島開洋。北向可安營堡。還抵北岸。則望海寺山形可堡。與對岸水營夾峙。中成海門。而稍上高台。又可樹旗。與首山相望。遼人呼覺華爲菊

任何事皇上以兩河之陷。拔職於衆人之中。超授今職。予以劄印。賜以勅書。職平遠將軍也。對揚天語。還觀印文。遼東一日未平。職即一日置身無所。此事理之最明者。三年來。憑皇上聖斷。承樞輔指麾。無日不招集平遠之人。無日不躊躇平遠之事。雖規恢二百里。路露平遠之機。教練十二營。漸備平遠之具。而向未實奏平遠之功也。以平遠之官。而受遼未平之賞。即公論寬假。內省謂何。職雖武人。頗識禮義。每與諸將。督報國恩。謂臣子於國家難事。不妨多倣。於國家恩澤。不妨少取。職授今職。亦屬越格。然當人情奔潰之時。以身塞難。故不敢辭平遠之官。今當經營料理之際。功尚俟時。故不敢受遼未平之賞。即當事大臣。以級以覆。雖未忍以飽慶防職。而特借此以責後效。適以職自揣。即幸而雪恥。亦無以酬見前。而何敢預邀後日之明恩。且朝廷鼓舞臣下。惟此官階。輕予則易盡。臣子叨冒恩榮。視其福分過量。則難消。皇上何如留有餘不盡之賞。以為勸功之階。使職得留有餘不盡之福。以為圖功之地。伏望皇上俯鑒。誠收回成命。容職以原官効力疆場。庶幾分少安。而酬功大典。不致因職濫矣。職愚幸甚。

請差科道閱查疏代馬大將軍

為關門兵馬數多。疑端易啓。仰懇聖明。並差風力科道閱查。以明虛實。以服羣心。事竊惟關門兵馬之係安危也。極重。而虛冒之疑。日甚一日。臣奉皇上平遠之命。日討軍實。而訓之以朝廷需兵之重。四海供兵之難。而甘為虛冒之魁。稍有人心。斷不負國至此。且此兵非坐守之兵。乃日本樞輔教令以圖恢復者。兩軍相當之際。甯以象人塗馬應乎。臣即不知愛國家。但稍知愛性命。亦不肯自誤至此。雖然。此情理之常也。天下固不乏常情外之人。安知無常理外之事。未及朝論疑臣之先。臣固嘗疑諸將矣。蓋關門之兵。分理有四鎮。鎮各三協。協各三營。鋒勁。二協八營。各有專官統之。臣固總為調度。至給散錢糧。各有司存。臣實無一兵。而錢糧毫不經手。况以十四協三十六營之將。才品不一。志趣不同。何能保其一無虛冒。故三年來。每聞虛冒之議。即引為生我之藥石。與諸鎮協日為簡練。即日為查覆。總求踏實地。以自信。而邊人即欲自信。朝論轉復生疑。人之愛國。誰不如臣。何仇於臣而故疑之。必據所聞耳。而總之因聞而疑者。當以見而破之。蓋謗人而非實。與譽人而非實者。皆乘人見之不到。而巧以行其妝點映帶之術。而不能不窮於既見。諺有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故今日虛冒之事。臣不敢言必見。亦不敢言必無。只謂有無不難知。到眼使見。求朝臣之親閱而已。從來瀾冒之弊。有臨時彼此挪借應點者。有願情代點者。有開註公差者。有開稱患病者。一人耳目。難以遍核。第將臣先所行會各鎮。轉行各屬。將各營兵丁年貌疤記。馬騾年齒毛片冊籍。併有虛冒情弊。將官取千把總願領死罪甘結。并自具若果通同甘與同罪結狀送協。協具不致扶同甘結送各鎮。各鎮將取齊各協將結狀。仍自具不扶同甘結送臣。臣亦具有如通同甘與同罪結狀。見在惟差風力科道前來查閱。此時兵馬已盡出關外。分布松錦右屯等處。差來科道。即於關上坐定。按鎮按協。按營俱從關外喚入。軍丁逐名點驗。馬騾逐匹逐頭過驗。如與冊籍不對。即係頂替。如有短少不到。果係患病。不妨連人擲驗。果係公差。必有報知名數。差往何處。預先在官。若臨時開註名色。即屬虛冒。即以軍法從事。果係通同。即照原具甘結並坐。如此則兵馬有自見之本色。將領無虛蒙之惡。

名自信信人。計無出此。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如臣言不謬。特遣科道兼程至關。嚴為查覈。使貪汙者即時正法。與衆共棄。其廉介自特者。不致因人負謗。日無顏於軍吏之上也。臣愚幸甚。疆場幸甚。

車營說

予以春抄。至自甯城。而車營成。憑軾觀之。其事可使由。其義可使知也。夫車於兵為樊垣。微獨過衝突為守也。守以應來。發以應往。握奇於中。而運奇於外。莫若車。漢大將軍之擊胡也。環車為營。而縱騎兵出擊。晉討樹機能。以八陣作偏廂。且戰且前。則車有步。然不言火器。即吳璘之疊陣。祇憑弓弩耳。近者火器之用。急而不以合於車。且不以憑車為營陣。今法疊陣而麗於車。兼弓弩於火器。憑偏廂而用之。則銃與車合。夫制敵之法。在於不窮。無銃則車窮。不層疊則銃窮。銃之貴子母。為其不窮也。然銃與車合。猶步也。百里者日。千里者旬。倏忽散集。而整肅之。而暇應之。唯騎無精騎以佐步。則敵將不來。我將不往。而敵得以輕騎肆我。或及未列薄我。即有所以挫其銳者。又誰為之乘。其靡宜矣。步之合於騎也。法有因兵有因糧。顧何得恃因而疎備。轉戰千里。下狡連於堅城。法當以可因之糧。食可因之兵。我不自為備。將馬步之俱窮。宜矣。戰之合於輪也。凡戰輪步騎。各有所藉。即各有所為藉。其各為藉者得相衛。其各藉者不得相資。相衛猶待指麾。相資則不言而喻。兵至於不言而喻。不窮之術也。天下事渾責之。各佚於利害之外。而諉專屬之。身入利害之中。而親假令戰輪步騎。統為備具。而不於統具之中。有分屬。則身不親而易窮。法使某步某騎。同功同罪。而又同待哺於某輪。常為行住。急為應援。細為想汲。情有緩急。途有夷險。罔不事相推。步相顧也。其內護之。若四體於腹心。其相為護。若四體之司。舍一則不相為用。唯各求了其私。而乃以成其公。思深哉。各有分屬之所以為合也。至於一車一乘。一衛一衝。層疊而為營。復有督之督。內之直達者。不棍於前。乃使外之橫互者。不縮於後。而中央有握奇。四隅復有伏奇。兵以正用。以奇勝。是所以藏運用而裕不窮也。若夫分數既明。聚眾苦寡。方圓曲直。隨地制形。善驗者且以數珠盡其變。故義可使知也。乃在事可使由。法曰無窮如陰陽。其庶幾乎。

前鋒後勁說

子開劍有鉤。蒙須。鐔也。而用在鋒。然脾不薄。脊不厚。不入。故劍之用。在前薄其脾為鋒。後厚其脊為勁。古稱兵有後勁。今或兵不用車。而偏以銳當前。故前之銳欲環。而後之弱先潰。遂令前之銳者。以返顧而瑕。可使數十萬為烏合。即可使數十萬為鳥散。然莫為之前。則慮無不舉。而猝當敵。將車不得方軌。今法簡步卒。習火器。習短兵。而衛以車。即人不必精良。而有技有車。當不至猝遇敵而失措。其騎卒之在車。有權奇。有伏奇。固自為前鋒。自為後勁。而大將軍建旗。合衆車營之全局。法在神參乎衆車營之中。而氣行乎衆車營之外。則舉衆車營之前後左右。盡以大將軍之氣神。周浹聯貫。如海之怒濤。相逼而東。當則摧之。窳則沒之。法略如車營。其兵純以騎。其器參用矢礮。盡簡精良者充之。蓋營有握奇。而大將軍握衆奇之奇。其前則猝遇之。即以當敵。而更使車得當敵之用。乃其後則既以張其膽使之進。更以一其志使之必不得退。其兵似為車用。而乃以用車。夫有進無退。則人盡為勁。以全其鋒。而十百成千萬之用。

蓋如劍然合鈞鐔爲體而其用在鋒其得力在勁。

廩糧說

廩糧以崇卑爲隆殺固也。然官同而欽依與加銜同乎。領兵與不領兵。有信地與無信地。同乎。且有官崇而人或爲統官卑而或自爲制。又或統轄之衆。有合有分。任使之員。有繁有簡。種種差殊。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廩之者倘不細爲區別。但據其官同而概施之。則身輕者不嫌過飽。擔重者仍復苦饑。事勢處其必窮。而公家還受其敝。此其於幣藏未嘗分毫省。終無以收豪傑之用。故天下事有平之而反以失其平。不平而乃得其平者。廩糧之制是也。廩不徒視其官。實視其官之事。事不同而廩因之條分縷析。如春工宵物。各與以當然之分數。而無私重輕。我無私重輕。人乃不得以意增減矣。邊鎮廩糧。概有定例。而此地係草創。當鼎沸絲棼之時。銜出袖中糧。額狀至是。而官之真面目。與糧之真分數。始劃然揭於日月。且斟酌等差。其曲盡事體者。遂有以深中夫人情。越越武夫。能一飽忘國恩哉。是制也。可以辨官。可以清餉。可以作忠。蓋一舉而三善具云。

贈恆山徐君守永平序

恆山徐君。以永平佐管經略出納事年餘。聲實徹中外。擢守永平。余幕中聞報。呼同舍培亭。獻縑。星海酌酒慶也。培亭答余曰。子不知愛官爵。并冷澹他人之遷除。曾未見一啓事。上子肩。何今日躍躍也。余曰。他人遷除。他人之利也。徐君保障永平。永平利之。接應山海。山海利之。且他人遷除。營而得之。其意中物也。徐君盡瘁於出納。而全不逢上意。金錢粟米。無分毫升合。不從雪腸中清頭緒。又無不從強項中留膏脂。餘金竟作正支。餘米且爲饑民粥。是何會一計及於上官之知我罪我。天下豈有不講逢上之術。而敢作遷官夢者。不夢而得。得乃見奇。能無快歎。獻縑笑謂。是固然矣。而子居恆稱引關然之義。動以不求人知爲足危。向對子談徐君苦節。而惜其拙於求知。子固謂徐君始終一節。榮於一歲三遷。今乃動色於擢守也。子言固在。爲子爲盾矣。余曰。有是言也。不聞爲善之利乎。近利則善雜。絕利則善枯。君子之學。向與生人之趣。相御而行。誰不知一意官下。絕去榮進之爲。純忠然不到此地。無以見英雄本色。而必使到此地。爲善者沮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一人焉。走不求人知一路。而果無人知。寂寂遺笑。是助滔滔者而揚其波也。有徐君之擢。使人謂天與善人。爲善者不枯。非世道之大幸歟。獻縑曰。若子言。反覆勝耶。星海從旁代爲難曰。天既與善。何不令下與之。乃先使困抑。幾不自存。前此抗聲幣羨。實掠虎鬚。不葬虎腹。屬有天幸。既而以燕腸視飲醇之政。如度不晴之晝。意氣暗銷。使無今日之知遇。幾索於枯魚之肆矣。余曰。是不然。子以知子者爲天。不知者非天耶。天體直而用曲。非直無以造民物之命。乾坤且幾乎毀。至於窮人情事理之變態。以洗發豪傑之精神。妙全在曲。曲之爲言折也。羊腸以九折而開絕處之生。江河以百折而現必東之性。物皆然。人爲甚。說在乎孟子之論困衡矣。則常與善人。天之意可一言而盡也。至於與之之術。巧麻所不能窮。千古英雄。總受顛倒於此中。影樣具在。可覆視也。微獨古人。即君刺易州時。不幾以失上官意。投劾乎。水清石見。讀直指王君推較語。同調者覺乾坤之朗。及抵山海。後先注合。狀復類是。

余又以從師相行間。再睹其事。兩地影樣。若自爲臨摹者。師相爲前吏茲土者。往往以賅敗。而藉口於上官之多。兩姑間難爲婦也。特拔一介挺者風之。信斯言也。君竟以不求知者受知。非天也耶。吾輩但患善不真。莫患天不與。其困抑於不見知之時。而節不瀉。乃其顯庸於見知之時。而色不愧。雖然。到見知之時。而不求知之意。未嘗不在。此余之所以爲徐君躍躍也。徐君而外。則仍有吾不羨遷除之舊眼在。三君皆意得去。而徐君之同堂友李周兩君。持緝來求。所以贈徐君者。因銓次前語以授之。

孫魯章詩序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喻。則其爲人。即詩而在。如人之外。另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概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爲。執此觀魯章之詩。則魯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劍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邊庭孺慕。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托始。且周迴結搆。窮邊塞。戍卒十萬。枕戈雲壘。孰非深閨之夢。閑亭小笛。夜月遠簫。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聞鈴閣。尤龍劍所爲自鳴。而展函所爲自折者。魯章值此。烏能自閱其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爲詩。性情字義。皆從心從生。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三綱總此惡可已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地。無真可關心之處。即君父急難。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子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作。魯章治春。固治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情。不患人於名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真耳。國事至今日。賴相國一人。以真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即相國之詩。魯章遊關之詩。即魯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真詩料。舍高陽父子。無真詩人。亦何不可。

答岳石梁書

自東事起。誰不賴薊鎮爲後勁。而年來未見勁作何狀。至台臺開府榆關。始真有後勁矣。君家世受國恩。行當練岳家軍。以破女真。樞相每語不佞。武穆裔何日受事。使吾背後。脚根穩。讀人札而喜可知也。當冲主髮辱之時。爲臣子者。張目何忍言。切心何敢言。以台臺得力學問。其所自辦。以濟艱難。又何待言不佞。第中夜自醒。無人自笑。爲台臺必與樞相相與有成。令幕中素餐者。得拭目觀東方之定。優游作太平民也。

答梁冠林書

師相到關。承積壤之後。默用股胎換骨法。其先後緩急。皆有意在。俟其做成。必有足恃。而今政在慘澹經營時。弟輩覬覦。無能裨益。亟藉繡斧。大爲振刷。然聞驄行已徧。而又計再出。或以師相在關之故乎。師相謂國事至今。各惜分寸之陰。以訓軍實。無暇節文人事。不敢再勞台旌也。特在深知。謹以正對。

答岳石梁書

前短札奉復。不能循往來格式。翁臺果不督過。再賜手書。且雅意體物。公事相質之時。捐去筐篋。只此一

端亦世局中必不肯釋然者。翁臺之相信。不以繼為非人也。扇頭佳韻。感慨淋漓。讀至檢關未許泥丸塞。二語。按劍太息。此方是今日為臣子正經案宗。繼雖庸懦。竊附知音。至於愛我之過。遂解昌黎。翁臺善諷。不虐繼而虐昌黎也。前祝修武穆之業。當是時。有翁臺做真武穆。不妨容繼作假昌黎。亟欲步韻。而昌黎文高八代。詩每為人所知。索性効之。聞旌旌指關。諸惟面悉。

示諸將

居恆開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牆隔敵。本領如故。以本司確確之守。而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也。且其假敵情以藏禮單。即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矣。本司一則指髮裂背。恨積習之難破。一則視顏汗踵。愧素行之未孚。欲即題參。恐為已甚。碎其單而標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再勿以此眼看人。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殺敵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即為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樸心。休噴辣手。

與劉方壺書

弟歸衙即與相公言。驛遞苦少。馬委官苦擺席。近關之元氣盡捐。所謂固關上之人心者。安在乎。相公惻然痛勞人之重困。憤焉恨陋習之久沿。即刻出示禁此二事。併行鎮道大家遵守。語極嚴切。想關人讀之而解懸也。昨約閱北部。如無他完。弟請先驅。

復張見立書

泰字張君。曾聞其賢於范質公。復承札教。所見略同。泰字君神情。被仁兄一筆描出。而不啻口出之意。亦隨筆淋漓矣。呈之相公。喜動鬚眉。寄謝仁兄。為危關而屬此異才。還質仁兄。求所以展張君之長者。如何用法。惟明教之。至於弟孤蹤僻處。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公一日在師中。弟即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惻然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為共憂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曾會說體面話。即再有齒及者。為我謝曰。鹿生癡人。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與葉問義書

老哥到關。弟以住府不便出訪。即出訪又未遇。復不能久候而過還也。惟是面可以不會。話不可不講。請以筆為舌。王堂翁此番又引受撫之七十人入水關。春初曾如此。關人以爲從來未有。談之者閉目搖首。猶云偶然耳。今次則為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老哥豈不聞耶。夫用撫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為仇。猶隔藩籬。引之入關。遂窺家室。岌岌乎殆哉。弟書生不習邊事。但聞邊人言。從前用撫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裨將。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極有威儀。斷不輕添一物。即彼苦求。亦折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為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俯首以就。繼繼迄至大臣自與之講。而底蘊盡矣。彼之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為矣。大臣自謂控鶴妙術。弄之於掌上。而孺子弄影。為影所弄。得無似之。惟大臣必自與之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

深入。彼果與孝子順孫耶。即真孝順。來世為孝子順孫耶。如不能。必禍可勝言。且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關禁最嚴。今祇以禁華人耳。王堂翁自喜擅長在用撫。不難引入水關。他日關有不可知之事。且於己無與。是關而能保。則用撫者分功。不保。則用撫者不分罪。其自為可稱兩利。但於國家不利。且弟復聞王堂翁此番大為逃將造福。此逃將者。既有任怨之人。自當有任德之人。理無足怪。老哥以為何如。

答張逢元書

某何人。而忽有清道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顧而東。老公祖又不以為相負。而益施袞袞也。下詢關事。敢不詳對。蓋關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著手。又恐以著手者犯手。為憂方大。賴相公密用脫胎換骨法。更張有漸。而耳目不驚。初到慮軍民之雜處。而成萬慮。後慮敵至之無日。而教火器。月餘而銃礮命中者八千人。江將軍不勝任。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關外置五營。為前部。標下置五營。為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為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三千。澄汰營將。以新礮易之。按營分派。各為教演。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罰。或命某輩分視之。氣象覺為一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公皆中。此是大得力處。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為有成。真可恃以無恐。此係社稷福耳。敵兵於八月廿後。剋十三山。關上一日數警。相公靜以鎮之。而密為備。至冬杪。乃探得其乘廣寧。據河為守。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為動。治兵自若。兵陰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其次兄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還延過歲。遂墮長安雲霧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援之矣。敵縣籽粒事。蒙老公祖留意。人非木石。當為桑土子遺。世世銜結。所論中官取旨如寄。鄙意亦及此。倘再鈞出別話。愈煞風景。愚意只求本府縣官為善處。不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恩詔折徵。入場所同。其因司香之奏。而反汗者。獨雍靖一場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於焚焚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於存解諸條。按其緩急之數。求其可勝擲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為百里司命。而難於百金之措處。歲歲迫窮民轉溝壑也。然非老公祖命之。誰為奉行。承老公祖推赤之置。無嫌無忌。與老公祖商之。非敢謂必有當也。

答劉方壺書

遠承密囑。敢不切心。年臺之所指於樞相者。原是公言。然樞相之微意。樞相既不自言。即堂以下。門以外。便不能解。况在數百里外乎。弟日侍樞相。頗窺其意。去冬關上。百凡未備。而制臺自開用撫之局。只得令其自完之。蓋彼之羈縻。原屬暫且。而事之始末。各有歸著。年臺從容觀之。其意自見。至於江鎮不勝其任。固未待大疏之及。而先已調馬。尤二帥到關。意可知也。危關日日防敵。大將替身未到。不容不少待者。非姑試姑留。為兒戲也。分營乘陣。強半南兵。而為守為戰。非勤卒數萬。無以供奇正之用。邊人皆知難恃。三輔又苦無兵。不得不抽於各鎮。閱撫三萬五萬。極相難之。不夫多。只求精。合八鎮而共調一萬二千之數。今陸續到矣。此不得不不然之事。而已細經商度。非漫然行者。若大谷將部署。已稱一新。舊弁留用十

之一二。憐才使過。幾煩推敵矣。去冬營房尙少。諸軍猶有擾居民者。勢使然也。今春五部增進營房。指日落成。民居其盡清乎。然關城近日居民甚夥。男婦往來。景象勝昔。可喜也。此等事端。即具委情。即傳形略。不阻嚼且可硬坐。况其標本相權。明暗互用。良工心苦。有可令鬼神泣。難以影響尋者乎。大率天下事未易言。執熱直徑。使非經綸手段。弟生平極肯講直徑道理者。迫學更事。變態錯出。有時是反成非。深反類淺。而後無然自失。故於樞相舉動。屢進質疑。乃知韓公原自有說耳。雖然。事在樞相者。微而可會。久而自明。無賴人爲註脚。弟之所讀密札而心驚者。論新鎮數語也。弟日與周旋。悉其肝膽。直可爲文大臣。不當以武弁論也。器識甚遠。經畫甚長。豈徒有其表者。使盡其才。自可辦東事。此是檢關得力處。此是樞相具眼處。渠日討軍實而訓之。奚暇替舊鎮修隙。且軍民之感。人有同聲。仇視者得之乎。大約關上人。心共歸大將。有不悅者。撫臺之左右數輩耳。亦人所共知也。使此數輩。果得遂其贊鼓之術。馬帥一搖。而國家事去矣。關係不小。不容不爲年臺盡之。弟固知年臺之能受盡言也。

答畢冲陽書

自到關城。住孫師相府中。不與外事。酬應都廢。忽傳有陳指揮。捧老父母之字來。一聞同里。即動鄉情。矧重以老父母之命乎。引入與坐。飲食之實。叩其志。云家貧祿薄。俯仰不足。聞關上錢糧大。欲求吹噓。爲餬口計。不佞憮然。此時關上百務嚴峻。力革舊套。與別鎮不同。司馬相公挑選材官。專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其意欲志在上陣。而陳揮使乃志在餬口。主意不合。渠見關上光景。亦悔其來矣。不佞同里人。不敢不忠於謀。此地原非優游寬大。可用鄉情之處。故資以路費而縱之歸。彼自欲歸。不能強留也。據實奉復。知老父母不以不佞爲無鄉情人也。

答馬蒼淵書

此疆場大計。不妨與師相面商。即意見未盡合。政好借以參酌。但時局終難有照管處。此時此地。只當論吾輩正經作用。當如何。如舍己以照管人。人亦何常之有。就一步又禮一步。到底難依也。

答趙青城書

捧誦手書。頓發深省。渾是遺伯玉知非一段公案。吾輩立世。但能事事自己照對。討箇明白。是處如何。是不徒付暗合。非處如何。非不虛託引咎。則真性自然常得出頭。便是求自憐的正路。弟幼讀先正語錄。相勸立志。而工夫不實。所謂鞭辟近裏四字全欠。以致顛毛種種。殊無進益。忽得翁丈一提舊景。感感然復動。是翁丈大造我也。不有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今想翁丈政在梅花香境界。併挈我凡骨。亦有仙意。弟嘗謂貴同年孫鍾元。年少於我。聞道先於我。呈居咫尺。晨夕受益。今行役檢關。復以望氣而識人。龍八行媚。儼然語錄。讀能珍藏。旋展出展。反覆不能去手。逢人不覺在口。是何龍虎榜。有兩大賢。而弟俱受其益。自喜自矜。有福人也。歸途未知能登堂否。蓋隨相國屬車之後。不敢另爲行止。容再籌之。

答康博士書

承論敢不效力。然弟一向絕未會於關城將吏處。輕送一人。蓋幕中司官。送人到各衙門。是自作囑託之

備。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鶻於各衙門。人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故事若小而所關甚大。特求用者。匿其本情。只以輕省話頭。來誑吾輩。哄得到手。遂不可問。那時吾輩反爲所持矣。近來關城。亦有一二類此者。弟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恐兄丈至誠。爲人所誑。故縷縷以告。

答諸總戎書

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諸君屢以此相遺也。不佞從來不做虛頭事。說懶情話。諸君堅不肯相信。奈何。佳儀並帖完上。

答張泰字書

幕中傾蓋。聽長者沁骨之談。直撥開當世重重雲霧。迄今几案枝葉。猶帶真人餘氣。弟亦自謂。當是時。爲真君子知音。須微第一屈指也。深荷大札。益認熱腸。蓋師相欲蓄王世忠於年前。脫自己袍著之。彼時廣甯尙有敵據。而師相遠猷。已打算著數。特兵陰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則時至矣。雖然。心師相之心者。似翁丈幾人哉。擲檄王世忠者。即同室之人。其機體可畏。可慮。師相於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從欲送。兩屬未便。而後師相之妙用始見。即安排項蘭齋。亦自有深意。大約事至於此。無可他說。只曰天祚我明。必成此事而已。

與楊扶寰書

別年兄一年矣。梁月之思。當不待言。而事在緊急。不暇寒溫。則自前關事。共憂饑絕。郭寅丈來。弟迫而問之。乃知外解未到。委官坐待也。嗟嗟。此病弟所親身嘗。親眼見。管庫時。曾叫號於堂翁。復呼籲於聖上。與文弱兄講求道理。莫過於嚴參劾一節。邊餉加派不多。郡縣果急奉公。自能接濟。只爲參劾不嚴。相率推延。檢關何地。師相駐節於此。日訓軍實。而忽告饑絕。年兄思之。此豈小關係乎。目前命脈。莫急於足軍儲。目前道理。莫急於嚴參劾。如堂翁狂情。我輩當以一官爭之。弟憶當日略嚴參劾。而河南四十一萬軍。軸相摩而至。文弱兄曾飛告弟曰。甫一行法。而方伯急公至是。安見天下事不可爲也。則今日之事。在年兄矣。弟再與年兄深計。堂翁如不肯任怨。即行參劾。如不能處一二方伯郡守。終不濟事。當力與饒院言之。藉其風采。以警人心。至要至要。至急至急。

與高佐擊書

前年邂逅。已識英雄。苟可自效。推戴。豈待他人。德與而僕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繼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師相之位。置幕官者。即所以愛之安之。僕輩稍有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官與用人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尙成事體否。不獨此也。舊撫以存用其素所厚之人。而挂物議。師相初曉。暨再四。彼不聽而敗。又况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李平。僕生平不敢作違心語。不敢作誤人事。故自述其不能之狀如此。至於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不同。或自有效用道理。當事者或應有起用道理。惟門下自擇使而行之。勿泥僕之說。以詞害意。則善矣。

答郭蒼林書

昨承面教。即以入告師相。固心嘉老寅翁為冰雪腸。講摩手也。即各衙門事體。或有參差。而諸公總期於求一是。師相正借以執兩端。師相云。餉司手本已批行鎮道。而鎮道不敢辦者。發揮明也。至府廳諸公。於老寅翁卑尊相承。自有定體。老寅翁亦豈真欲執各廳。使日僕僕庭下哉。近日扑責不過委官。又未始非因公事。下程之說。可供胡盧。師相處未聞人造此語。又豈有師相而自以諸語幫之者。寅翁可勿疑也。大約師相折衷天下事。而非主先入之見。調劑十君子。而不聽細人之言。世俗所稱朝三暮四。背前面後。萬無之。鹽糧一節。師相稔聞其故。蓋白惠風在此。曾大發明。而非起於山石道也。七錢二兩。雖有成議。未愜人心。國商兩利。乃可耳。此議專以利商。遂至虧國。故白惠風不收。原為國家惜課。且並為自己遠嫌。即係商人討便宜。則形迹當避也。事有關係安危。而又別無騰轉者。則信心不必顧迹。若無緊關係。而有別商量。必欲拂人議。何以明己心。則述與心。又當合看耳。寅翁具文請於師相。當有所以處之。此師相極知寅翁極愛寅翁。欲竟寅翁之大用。而且為參酌。且為保護。旅見不便多講。寅翁或獨見一番。當悉師相之用心。當為終身之得力也。弟悉知深。直致其說如此。

答閻浮檀書

遼撫有何受享。而吠聲者求多於先生。及師相有西用西之說。而人始曰遼撫非人所樂就。豈其在北則樂就。在西則強迫歟。吾儕北人。直恁好事。是可付一笑矣。先生不辯最高。水清石見。於先生何損焉。甯遠覺華之推。即未敢易言。而師相在此著著。已漸圖之。特師相沈幾。不大聲色耳。兵陰象也。以陽用之。則敗。先生亮已得於言外矣。屈指做來。試看排覺華之議者。含內愧否。而先生之不辯也。所謂天不言自高也。

答陳雪濤書

兩奉翰教。具悉為國薦賢盛意。既經品題。定屬干城。然弟未敢輕見者。幕中年餘。全未私延一將。僚幕輩。使用人之事。而可預。其弊有難言者。即真知其材。亦只得聽當事者公道收之。何敢明白示以徑也。事體在關城。耳目衆多。如雲如雨。誰不盼盼然。無奈以落莫鎮之。自負癡心。始終無聞。而彼此異地。難以概施。想翁丈能亮之也。

認真草卷十四

榆關草下

答茅止生書

曾於徐老師口中聞足下名。於佳刻中見足下才。於揚允諾。耿樸公坐中見足下面。於宋獻儒山海道中詳足下近况。而今復親接尺書。疑為識荆。今則投分矣。足下天下才也。胸中兵甲。筆底風雲。即一刀札。無不頓挫跌宕。令人心折。復令人魂搖。僕雖腐儒。豈能讀之。唾壺碎矣。天生才必有用。才如足下。而肘不懸斗大印。無是理。司馬相公知足下之深。而不以斗大印相付。無是情。然必再為躊躇者。非過為鄭重也。愛足下而代為謀之忠也。足下才富年富。將來無窮建樹。有心者實之謹之。以需其機緣之自溘也。足下自於言外得之。獨僕恨不得即待人龍為介介爾。

回徐恆山書

弟踴躍自策。從師相於嶺雲島月之間。殊不覺疲。蓋與諸將吏同在鼓舞中。而且馬上行吟。不覺成帙。自謂詩中有史。當為東征紀事也。以師相急於為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危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老父母至愛。情見乎辭。妙栗剝桃。細嚼故人之惠。邊聲入坐。塞鳥窺人。遙憶孤竹君。在二三百里外。微覺異香佛裊。此或公餘相念時乎。

答王坦山書

老公祖之南而物論譁然不平。蓋士民實有口且其口衆。造謗者以勢寡而避之。前事乃愈明。弟竊聆輿論。慶人心之未盡死。恨末由縮地以對老公祖。悉其狀。每遇南來客。輒訊其誠道貌否。近乃得之於止生。茅兄。略陳近况。固一一是坦山先生本色。且言重門洞開。絕不承行反局舊規。因鼓掌快。即此一節。亦見全體。又妒茅兄侍御席。醉酒飽德。弟獨無分窺門牆。分餘瀝一匕箸也。平素恥修寒溫。豈反施於有道。然既遇便鴻。覺其不容已於一候起居。固與世俗寒溫似之而非者。至於遼事。實食息以之。亦不敢以告。蓋兵固難言。即樞相累有言。而可言者皆非其至者也。樞相屬請親上面議遼事。而疑其脫卸。不即許。夫此事惟苦人之不肯任。不能任。既有人肯任能任。而又不能信。擲揄之端。已屢見矣。天下事尚可言哉。總之事至於今。樞相既已身任安危。弟輩即以身共患難。春明即赴事遠矣。老公祖於邸報中細味語意。得無慨任事之難。嘆同心之寡。爲檢塞征人一入夢思耶。

答徐恆山書

船事固知台臺自任必自緊。所以叮囑者。恐台臺不知進取之期近也。事誠未易猝辦。然不遇難事。無以見有心人之拮据。趙守備六船。或亦過求精緻。且作用間有擲揄耳。老父母既有字與袁自如。渠必有說以處此。弟可從容緩頰。未必即於今徑代爲告減也。何也。在袁道則可在弟則不可。地使然也。老父母只是盡力做去。我之力盡。師相亦必無過求之理。然弟則望老父母於此難處之事。比別人多做得幾分。纔不枉師相提挈之意。常想古人。每於極難事有巧法。嗟咄立辨。執法不是法。試博謀苦想。或亦可別生路數。分頭做之乎。弟書上之言。非敢謂有當。聊以附起予之義。何如何如。

答郭金鑑書

承諭王父母事。自是地方公誼。弟有何不亮。年兄乃矢日耶。至於別筵。無非真人本色。然如祇以對弟言。又何妨。倘必欲伸此說。弟何敢慢。以負商推之意乎。弟原以直腸附交末。初亦謂一直足盡天下事。迨歷事務。備嘗人情事勢之變態。始信莊生所論魯國之儲一人。千變萬轉。而不可窮。真善形容孔子之直者。便可作人生也。直註疏。於是不敢易言天下事。而事之中有事也。不敢輕論天下人。以人之中有人也。而論人與事。於此地尤未易言。各有欲翻之舊案。各有欲護之殘局。各有迷人之雲霧。大要有意造言。與隨聲附和者。均足以淆視聽而起波瀾。願年兄深察之也。所稱徐公祖。王父母。自是確論。蓋郡縣之事。易知守令之才易見也。至於邊事。則當別論。札中諸君子。閱可專任乎。張可即撫乎。王可釋釋乎。毛可認眞乎。收邊人另有奇策乎。結西敵尙有遺力乎。此無難見。而年兄猶未免循影響也。且年兄有所急欲釋。又有所急欲殺。而不自知其欲爲欲釋之人地者。反爲欲殺之人地。何也。此釋則彼不得獨繁。所謂事之中有事。年兄未之思也。關門諸弁。耳而目之熟矣。札中所列原屬可用。而必曰不次之摺。曰可以重用。則材略勝此者尙多。徐應垣略似有膽。智則猶人。而以爲智足。過矣。韓魏公以膽自許。又謂人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則膽智原非二物。今天下誰其人哉。師相身任東事。其算局之著。數於絲髮鼎沸之時。一眼

到底。不減淮陰登壇。隆中抵掌。而其提全鎮之精神者。寓緊於鬆。寓明於晦。寓遠於近。脫胎換骨。而人不驚。所稱膽智。此其人歟。使師相不在師中。而天下事之去久矣。年兄好論膽智。前時曾以稱閻鳳老。而以介直無私稱師相。是全未知師相者。師相原不易知。年兄又據傳聞。循影響。使作用而令塗人可知。又安在其爲兵機。爲將略也。弟玩年兄語意。於此中事情。都似未晰。忝在深交。不敢不以正對。近者答友人書。頗發此意。併錄上。

答沈彥威書

年兄品在天地。功在國家。回部之後。未見當事者如何洗勞臣之塵。以風羣吏。而反有促專儲之思者。豈上君子待夷以驕。橫弄風雨。代人驅除。仕路真嶮巖哉。雖然。人患品不真耳。品真無不刺時目。無不憎多口。而亦無不收名安價於水落石出之後。從古真正英雄。都向人口舌中翻轉出來。則今日之事。代人驅除者。未必非年兄之功人。事理實是如此。當不以弟爲滑稽也。弟藉師相之庇。倘得竣事。即抽身買舟。從年兄於三江五湖間。雪夜待我。

答友人問邊事書

來教之望邊人者切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人。爰邊事者深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僕欲一分疏。大者忌於漏泄。小者又不足言也。請以泛論談括之。從來辦大事。在不貳心之臣。而談信心。不如談盡心。盡信心云者。持域外之觀。破盈廷之議。徹始徹終。成就一是一。如作文者之有主意。誠爲先務。然必其能盡心。而後可語此人。孰無心。而盡之時。義大矣哉。未能盡而盡言信。幽莽者之所託也。世不乏豪傑之概。而按其指歸。祇成幽莽嗟。天下事豈易言哉。易言者。當前立斷。略不停蓄。論事輒曰。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論人輒曰。常用某申。不當用某申。兩言而決耳。夫使事與人之爲可爲否。果明白而無藏匿之端。又區分而無交涉之處。又一定而無轉變之情。則一搦兩開。利用直腸。何必勞心。然而非也。有事於此。見爲當做。合下使做乎。抑有待乎。人皆可做乎。抑須擇乎。明明去做乎。抑藏用乎。空空去做乎。抑治具乎。一不相應。而事遂裂。且此事之形在目前。我祇見目前。而形在於此。機通於彼。端於何發。尾於何竟。皆不在目前。而皆當預計。中有何人。暗藉此以爲利。後到何時。漸乘此以作弊。則當做與不當做。原共闕一絨。且漸生千變。總在當事者以深心審幾於毫芒。而默用其防範。猶恐有奇窮之事。或出意料所不及。敢以直腸立斷乎。當做者如此。即衆見以爲不當做者。倒或不肯顯停驟止。而若陰若陽。借以神不測之用。而用人之道。亦復如是。蓋做事必用人。而用人即是事。人即可用。然此事當此人之才否。此用宜此人之時否。或獨用。或參用。或徑直用。或顛倒用。一不費心。能得斯人之用否。不直此也。求用之人。當前而立。而人之中復有人焉。其人可用。其人中之人可用否。可用者在其人。我如何用人。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人。範圍寬而其人中之人。我如何借用其人者。以用人中之人。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人。範圍寬而鍼線密。或同用而甲乙之邑分行。或一人而嘯笑之施並見。總之體直而用曲。直如寒暑之不易。曲如陰晴之莫測。天下未有以直爲直。而事克濟。况兵事乎。兵陰道也。本爲謀敵。而默默若爲謀己。事本由己。而

默默若人自出。試思法紀凌夷之後。何由而使之漸知奉法。士氣累敗之餘。何由而使之漸不畏敵。此豈下果著於親上死長之誼。止憑軍法從事之權乎。誼固近日所不能得之於精神。權亦從來有之。而非其所恃。恃之則有窮時矣。不因誼而若為明誼。不因權而若為尊權。其要在漸以習之。默以移之。脫人胎。換人骨。而微意終不以告人。用心至此。始謂能盡盡心至此。始可自信。蓋信非事外之空主持。乃事中之實憑據。當局者良工心苦。而旁觀者何由知之。祇據傳聞。都涉影響。甚至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心。無論忌者日幸其火。即愛者亦虞其敗。甯知鈴閣起意。鬼神莫測。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即幕中參佐。日承警效。猶有不能盡知者。而人乃向行路之人。問消息。從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此病中於閑散者猶少。中於津要者偏多。蓋國家安危所係之地。多就中取事之人。或欲伸己前說。或欲脫人大罪。而不敢出頭露面。只得乞靈於津要。不力造邊人無根之毀譽。何以傾人聽。不巧逢津要有因之愛憎。何以入己說。而津要之人。又概有習氣。果於信己。而輕於量人。初本隨人雲霧。既則爭己面皮。甘心為取事之人所用。舍力與盡心之人為敵。其見不能當盡心者之萬一。而自信過之。萬無自覺其非之日。即偶覺之。亦萬無認錯之理。天下事尚可言哉。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為請。此信心之言也。實盡心之言也。更苦心之言也。

答陳令威書

弟乃於此地逢年兄也。然聖主憂辱之時。而有其肝膽如年兄者。又安得不於此地逢弟也。今天下何處不苦繁文。何事不成虛套。獨山海略簡近實。蓋剝落之後。天根始復。各有職掌。惟日不足。即好事者到此。非力苦於無暇。亦意關於寡和耳。如貴衙門。尤事之極簡者。年兄當以亭亭玉表。助元老之精神。肅三軍之氣色。使素餐慕僚。得以世誼引重英雄。榮施多矣。

答孫魯念書

別後。每從西來人詢老親丈動定。知肆力於文事。院考幾作冠軍。然小戰場未足示武。故留此一步耳。文事武備。不作殊觀。聖主兼求。老親丈全用。今秋筆戰。司衡者不迷五色却步。而詭何物措大。於寸管下行八陣法。似貯甲胸中。橫戈塞下者。則虎闌相賀。得真冠軍。當與箭奪天山之音。同時奏也。老師丹衷石畫。軼范駕韓。軍中兩年。又巧生於熟。弟從旁偶窺。間得一斑。每謂此中操縱緩急。無不曲盡事體。身中人情。但幸中朝無助敵自攻者。復全遼猶運掌耳。至於弟原以君父之急。從老師於行間。何嘗有意好官。而求全者且有捷徑之疑。欲釋此疑。無別法。只恃老師知我。始終莫討美官。使成就得一個恬字。榮於九邊矣。老親丈必以為然。

答孫楚惟書

連捧手教。真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為家事。老親翁就家事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紫霄。所稱平忠者之疑。殷望者之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連發三疏。以漸而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惡。固魔障君子。不辭獨居小人。然倘非氣運式微。畢竟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仔細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收

權太驟。火候未到。硬摘生瓜。遂致紛紜。至使王言如辯。搗手脚忙亂。弟敢就大札迴紋讀之。日險而庸。橫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強陽。便是他衰運。蓋物失其常。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為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蓋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洗發君子之波瀾。向使不遇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翁聚。小人可稱自污。以成君子。特其心實未然。為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專任老師。卜國家氣運之隆。遂決小人者無能為也。此似無奈。小人何。而求脫之理。以稍潑心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即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微出。所謂不平事。盡向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之言。當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復王中詔書

日前兒麟至關門。得拜讀老父母函教。所為提誨者至矣。感切。不肖燕巢幕府。側聆樞輔規模次第。原非局外人所能窺測。浮言亦何足怪。獨謂國事至此。而旁觀者猶從意見門戶兩端。鼓弄風濤。輕言天下事。輕論天下人。良可浩歎。頃者關臺公祖。親閱情形。亦爽然慨風聞之。今車營之制。已成。進取之資。亦備。直須機會何如耳。不肖比以催請軍需。一至都下。日僕僕諸當事之前。領項自憐。筆舌俱費。月餘事竣。星馳赴關。咫尺家園。未遑便省。竊比古人過門之義。然數椽茅屋。五畝菰田。託在仁侯覆燭之下。魂夢亦可無牽也。但得東事蚤平。便當投絨歸來。長為詠歌雅化之民足矣。

答方仁植書

師相督師。而年臺司樞。君臣師友。可謂浚泊。弟以幕僚。手親成。然承手教。即以呈於師相。因知年臺諱諱於慎重。而師相原極慎重者。又知年臺切切於肅清。而師相之加意肅清。復不自減也。特地隔則情未著。心苦則迹難明。年臺即師相高足弟子。亦烏能於自未到之處。遙為射覆。弟之推魯。又烏能以筆為舌。使師相微意。忽然於年臺之肺腑。計無所出。只以打總法奉告曰。年臺今日。但自審其信得師相過否耳。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留。應聽師相自為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為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留。是尋常之事理。非兵之理也。即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又令人惋惜。尹之束伍極嚴。其車營熟練。為諸軍冠。特氣太悍。性近忍。即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之教湖兵。則關上所重藉也。湖兵天性。王光有。胡伯灝。相繼統之。而日諱日逃。豈猶莫制。關人憂之。視為大毒。師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剋。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衆遂心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為最得力之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覆疏。亦一問師相相意否。即不得不為關臺。亦略削去新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答方仁植書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詆言誅逃密用脫胎換骨法新漸集舊漸去使人由而不知後先汰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淵倪龍皆副總兵也參遊都司則秦希尹周士廉李權高國楨尙志弘李爲瑚田應宿鄧茂林史光裕許子敬高從龍宋鴻儒諸葛佐賈登科趙忠誥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赴關聽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清乎然師相又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視其可集事者即嘉與維新以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補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以鋼可用之才如趙率教魯之甲李承先徐連祖大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即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之具一無所持以練火器爲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其事因撫道公舉遂用之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人年臺試思急難時既用其力獨不可稍寬其文法乎而師相於秉誠又未嘗不明數其罪未嘗不奪其服色縱操互用鼓舞多方非不知其爲逃將而混及於寬政也大要當局之運用即旁觀者未易悉矧年臺在七百里外乎且師相既身任天下事天下即未能默識師相作用之意最不宜旁撓師相鼓舞之權蓋必使邊人知師相之能爲諸將作主而後師相能使諸將爲疆場效命年臺熟思之也師相政爲心事未徹於中外欲於入朝時一明之既不可得弟意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年臺何妨親到關上一晤師相往還不過十數日大事便得明白矣何如

答劉方壺書

年臺擢大廷尉而弟不能以一使賀既有西河之痛而復不能以一使弔豈情也哉幕府規模如此年臺不督過而佳儀佳刻種種爲不報之施弟在此不敢受人一毛而不敢以例雅誼即無可報惟恨然受之爾爾相經營遠事屯守已到甯遠前哨已及三岔敵結地自守以河爲界而我之將士鼓舞於師相之恩威密脫其畏敵之胎漸壯其殺敵之膽蓋遠事不難爲只在戰士心寒於屢敗師相三年專用工夫於此所謂實算算局之著數虛虛提全鎮之精神者今乃見其端矣師相提撥將士晝夜拮据無一念不在復遠遼一日未復食能一日下咽耶特爲事機不遠事體非輕關外之進止最忌宜泄而朝中之議論更苦紛紜欲見上面陳之而後舉大事乃疑者以爲欲據中書堂也咄咄許由果竊皮冠者歟新政初行擲檢更甚遠人遂有承望風旨以排恢復之議者以文吏則事外之生手硬擡以武官則營中之驍將連擄是何異於助敵自攻耶夫以天大重擔向苦無人著肩既有肩之者乃不來幫扶反相齟齬又頓忘事急時之情狀以事緩而遂視擔擔之人爲無味年臺所稱處堂之燕真可下憂天之淚耳弟即賢儒爲國事到此眼見有復遠之機心恨不欲復遠之人不減於年臺之念維桑也

答劉方壺書

樞相遠疊臣一疏聞同鄉長者有疑言是未細按疏中語意也弟處幕中此情最悉敢再爲直解夫疊臣之棄遠而歸咆哮都門人莫可如何即當國者不敢詆言執之彼固曰舍我無人守關也人亦曰執彼無人可代也而竟執之以付司敗者非決於高陽之一語耶疊臣大哭語所親曰我今落在高陽手裏此人所共聞也疊臣無日不爲脫疊計舍關事別無題目而樞相當關經營遠士步步荒涼皆楚人一炬所致

從頭收拾重開草昧固自爲社稷計當然初非有意與棄遠者相形而疊臣大怨以爲復遠事漸成則棄遠罪莫解人所爲厚國之藩垣者彼以爲固己之罪案遂百計以破恢復之事必欲使遠受不可復之名關現未易守之勢而後大翻身整舊案也其氣甚惡其黨實繁抵死以與邊人爲難言路則借而即和接席則呼而立應年臺試味年來之條陳與稟擬其把持牽制綫索自明樞相苦之極矣殺之不能遂求遠之蓋是時如祇爲一身計直行己意自是綽然求濟國事則大有商量在但得肘不旁掣挈兩河以還報吾君即心所欲殺使得緩死亦無不可况以中外所不能殺之人而徒認欲殺之名於己使其畢力以挽恢復之事忠於國計者當何如處耶樞相苦心苦語俱在疏中而所最得意者又在待事平再議之明旨疊臣向謂遠事平則死莫解今則遠事平而後死可解不得不轉其幸敗之心爲幸成恢復其無撓乎至於人情之有恩怨世局之有反覆固非身任危遠者所暇計也此語可爲年臺道爾

答劉方壺書

徐恆山之無媿爲漁陽太守也得年臺數語留品格於兩間即徒步歸田固甘之爾夫以肩重擔之樞相欲培養一人以爲檢關後勁而不可得尙何言哉時事驚心不獨此車營驍將所恃爲渡河前驅者一疏而摘其二厥衛之使復絡繹關門如此地方而擄亂接踵邊人救過不遑何以禦敵年臺悉其情否

答萬同字書

師相之服王堂翁知人善任也曰用萬於撫用業於密自是老手故於五防之設必以兩兄爲倦倦蓋公論也弟每私相謂使寅翁而得一意爲師相佐下風不以時值紛紜自晦其心事功烈可勝道哉師相至今每對衆謂恨不獲竟萬之才萬亦應自恨未獲竟其才於我寅翁在二千里外終當以師相爲知己也讀故人書如見故人率爾叨叨而非敢以貌言

答方仁植書

前付報章只求剖明不無傷題亦與國家事對同心友不得不然而年臺之轉圜也則今人中古誼耳陳將軍既藉年臺主持可竟其用矣前小啓經師相閱過而後發今得手教即以呈師相莞爾可知今而後邊將猶得展四體以報師相是廟社福也至進兵一事原未易言年來避敵有如避虎師相提撥鼓舞總以默轉其避敵之心日習當敵之技人可當敵則說進說守總是一事而必欲緘口諱進字是使人默默習避字也三軍之氣無言而自索矣事尙可爲哉况兵原無定形那得預先執定一說師相三年於此作用難向人言人有描畫者非據己所見而影爲猜則據人所傳而聲爲吠即愛我仇我主意不同其無當於情實則一耳以年臺爲衣鉢正傳是可當面印可故前有奉邀赴關之說年臺且難於無故弟何執而回部耶即使師相不容於時不獲竟東方之事亦相率歸田耳回部則何敢

答李萍棧書

回首涼庭冬復春矣關外氣象比涼庭所談日王一日矣大約士氣奮揚爭求出關經理河西觀變河東總師相提撥鼓舞之效使天祚我明得竟其用三韓唾手歸版圖耳弟衰手素餐既強顏以對戰士復循

部俸轉官。即初隨師相。原以蹈危。三年來。憑藉洪庇。未見危形。更稱安地。有蹈危之名。而享居安之實。不三載已及。寬政。矧序轉耶。恭喜年。臺乃為八十子之夫子。公門桃李。立見為夾日五龍。足快也。諷詠不朽之業。併致師相。前得收帖附繳。別論一一領悉。此君善士。師相雅重之。前被波及。時為滯澆。然專官原係特設。他營反失初意。弟於將吏事。從無敢與。今承年臺之教。妄認則自欺。直陳又近謔。其實則此君之可無過慮。所得於旁觀者。頗真。年臺當轉使安心也。弟生平本色如是。年臺豈以為不可信。

與王聖聖書

十二車營。盡已教成。師相於八月廿八日。升堂具禮。拜營將而道之。次第盡出關外。松錦右屯一帶。各以屯種為名。兵法虛虛實實。難以預洩。良工苦心。固不止以愚敵人也。明知中朝有不悅恢復之事者。一面出師。一面告病。不得已而陰陽之。乃朝士。厥破欲進之意。即伴信其請告之詞。而欲以騎劫代乎。三年來。千辛萬苦。所辦垂成之緒。廢於一旦。此岳武穆之所以慟哭於金牌十二也。於師相身上。有何不可。獨可為宗社慟耳。會議云何。惟老親丈詳以教我。師相必不趨朝。弟亦必不還部。近日所備乾糧煤炒。唾手為渡河之用者。今且為歸田之用矣。

與兵垣書

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祇點得一逼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故為自己清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祇算得一逼帳。且圍哄各營。認無實之罪。使自割再辯之舌。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向日聞敵人一馬金一馬銀。買都令通虎口。今何不聞甯前屯種二百餘里。何無敢擾亂。東哨斬獲一百餘級。何無敢承認。而敵人築邊拒河。斥堠刁斗。其防我甚於我之防彼。何以故。而都門向聞苦求外補。偷送家眷。鄉邑每聞浮海買山之情。中原每聞斬木揭竿之變。今皆不聞。又何以故。蓋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者碎。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東方甯而中土安。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耶。豈欲減新集之選兵。是必先減七鎮更番之馬兵。又必減總兵各招之家丁。而後當於減兵之旨。兵減則將亦當省。留一總兵足矣。一將去其得力之親丁。皆隨之去。夫兵減何難。獨聚之時難耳。當河西兵潰。退守山海之時。關上何兵哉。落落南營。無甲無馬。無車無械。徒持結雀之竿。而云以當大敵。迄今回首。猶可寒心。當事者初到。攢容合夥。剛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關門於是日始有此一旅。由是而量為抽調。由是而漸為招集。始有今日之師。今日減兵。累歲之蒐維。何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生心。生者倚熟。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何不一思也。或云。減非減其壯。特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能去弱。弱者固仗壯者以作氣。壯者亦借弱者以助威。去壯是銷弱者之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幸是以行。關上二三年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朝士亦恐重見二三年前之面目。而中土累能不似二三年前之光景否。

事果如彼。能聽其論。肯而不一為料理否。如其料理。能不需兵否。需兵而已散之兵。能再集否。即再集而事在危急。能待其集否。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願及今一思之也。且減兵之旨。為省餉也。天下事為於從容時。自省為於急難時。自費急而益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得不益其費。使厭今日之為費。而一意求省兵。減則為兵。而買之馬。為兵而造之器。為兵而討之金錢。皆以兵去無所用。前費總成空。即兵再集。而前不非散佚。則敵境重。為主辦。後費更不費。費耶。省耶。况事不論所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為美談。與其求省。若其能費。與其減兵。若其散兵。且省餉云者。為餉不足供費。而求省也。今之遼餉。以遼為名。果盡歸遼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餉額之外耶。遼餉六百萬。今分與遼用。祇四百一十四萬。關上遼解。只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使得一百七十萬。則此不可知之數。在民常問之民。而民無可問也。不在民常問之有司。誰肯問也。不在民。不在有司。當問之計部。而計部既使不完之遼餉。得寬於考成。復使已到之遼餉。散給於別鎮。於非遼處。作情面。反於遼做風。議請議汰不少。恕。此其名實相拗。政宜據經以爭之。詎意不強為爭。反阿為奉耶。或謂減兵之旨。不盡於省餉。知當事者之意。在進。故以此聖之。此亦中朝意亦誤矣。進以求敵。守以禦敵。其於以當敵均也。主於不敢當敵。何以為守。敵不來。我可勿求。敵來奈何。諱一進字。是信一避字。避者逃也。逃有底止耶。况三軍之氣。宜長不宜減。長則戰有餘。減則守不足。搖首吐舌。相戒以敵之不可嚮邇。即有壯夫。氣立盡矣。况謂之守。必可以守。而後可。彼以不敢復遼東之意。而遂云守山海。夫無遼東。則山海不可守。非大甯。東勝可比。其說已具於當事者之入告。而不進兵。何以復遼土。何邊人之暗於大較也。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從來守國。必據險隘。山海關城立於平曠。不得稱險。南北十六里。不得稱隘。而海更可處者。與敵共之也。故先守覺華。漸圖金。蓋皆所以奪海之用。使專屬於我。而未敢言言。懼生戎心。近乃聞敵之不殺張盤。使修戰艦。誰謂敵無人乎。高議雲臺者。尚欲賊持守關之說。以棄遼乎。故恢復非為遼。為內地也。恢復明旨。揭日月申。飭中外。協力同心。不啻再四。而後。遂煩擲檄。日甚。縱觀肉食之謀。強半婦人之膽。彼既不敢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能自暴其中情之怯。遂巧為託寄。附於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任恢復之人。日劫制於似愛似助之深文。置辯則非體。而復虞泄機。含容又情事不明。而權遂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嘗試。且慎重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惟實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竅卻日習。躊躇轉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由得其肯綮。即邊人之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字。已目迎而心拒之。何嘗一日實著手。見其所慎者何在。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遲不擔錯之著數。予人以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廢耳。簡汰之說。設端更巧。彼戎行以嘗有之事。則取信易。為海內持省餉之名。棟聽更易。且兵既完。則將兵者當併裁。將既虛糜。則將將者當併去。和同上下。救過不暇。尚復言恢復乎。故慎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善經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為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術。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

衆不能供一日之議館。不征不戰。去將去兵。無論垂成之緒。驟廢。行且前日之患。復作。遠廣濟時。都門之光景。猶能憶否。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遂恃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滅邊情。暗刺明。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檢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且慎重簡汰。即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授之曰。某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某兵必不可留。某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尙可一日立於將吏之上乎。誰不畏強敵。而使之不敢退。誰好居危疆。而使之不敢去。總奉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今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故恢復爲必然之畫。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虛宋之禍。復中於今也。

答岳石梁書

樞相初任東事。而號翁臺助子。總從國家起見。彼時人疑樞相爲附浙也。以去翁臺者併去師相。轉盼變局。而此時人復疑師相爲附東也。以除彼時人者併除樞相。樞相自笑不東不浙。兩無著脚。爲今爲昔。總成背時。斯言也。翁臺聞之。亦當笑而涕繼之矣。請一觀天顏。而不可得。翁臺遠訝其別有機。詎知入春以來。愈出愈奇。越增弋鬪。百倍於翁臺任蒞時。新夏稍定。則猶有天耳。一向所患同室之干戈。助敵自攻。樞相徘徊浩歎。苦之久矣。安得同心如翁臺者。與相周旋耶。東山之出。想不棄舊遊也。

答張孟均書

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句已說透情事。督師公之不得行其志。一年除矣。而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之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矣。感年兄愛我。憐我。教我。今幸不辱命矣。所可恨者。河東已有可復之機。而我此番接濟來歸之難。民橫爲同室之人。苦相妬害。舟師遠期。陷我哨將。失此機會。因以遂其逐督師公之志。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此忠臣義士負載而長歎也。最奇者。上下不同舟。師遠期之故。只歸罪於哨將之輕進。根深蒂固。一倡羣和。尙有人心哉。弟從此長往。未知得再睹芝眉否。落月屋梁之感。固千里所同也。

與趙明吾書

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簡書劍。相率歸田耳。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今雖從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捧讀手札。寸腸欲裂。甯直爲遊子之悲。抑豈爲離人之淚。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去猶未去也。前所借駿騎。原擬東征跨之。今附郭官繳上。不佞自此脾肉復生矣。

認眞草卷十五

再歸草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呈

爲積病沈痾。懇恩代題事。職等俱於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旨從台臺抵關。糜餼行間。已踰三載。未效寸壽。而每善病。繼病痰火。芳病泄痢。皆連年舉發。一次劇於一次。至甯遠而繼變爲異物。至右屯而芳幾無生理。昏暈困頓之狀。皆台臺所親見者。不待職等之重述也。至是而職等自傷難再。以驅馳矣。擬當邊事告警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讓。况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一息尙存之骨。求歸舊山。伏乞台慈。憫念病苦。俯賜代題。使生入里門。得就醫藥。疏水沒齒。總佩生成。

乞本部代題呈

爲積病難痊。懇乞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四十三年八月。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十四年八月。丁母憂。四十七年六月。服闋。除授戶部河南司主事。本年七月。以借發金花銀兩助邊餉。奉旨降一級調外任用。泰昌元年八月。奉旨復職。十月。管新餉庫。天啓元年四月。調兵部職方司。管題覆本章。二年六月。奉旨隨掌部輔臣。閣關七月。復命。八月。奉旨從督師輔臣到關。四年九月。陞本部員外。五年

四月從輔臣於關外積病驟發。具呈請告。於十月間蒙代題。奉聖旨。該部知道。十一月間蒙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奉聖旨。是理合遵旨赴部。以職非劣。感蒙先皇帝拔擢。廢棄之餘。每念明恩。敢私頂踵。是以扶病從戎。未敢言病。適荷明綸。便期沿途調理。赴部供職。但以蒲柳之軀。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就而劇。目今延醫李郁調理未愈。何堪供職。懇乞俯賜代題。生還舊里。倘垂危之病。借此漸瘳。則已往之年。皆屬再造。為此。

再乞代題呈

為積病日深。萬難供職。懇乞代題。以延餘生事。竊職因積病沈綿。閣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具呈積病難痊。懇乞代題。覆蒙堂劄行職。遵照欽依事理。赴部供職。奉此。理合遵劄赴部。惟念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目今頭暈眼昏。手拘足攣。痰涎壅盛。飲食消減。醫生李郁。謂血氣兩傷。未易補復。非一意調養。恐無生理。職至是心口相維。難再以馳驅矣。已成廢人。何堪任職。懇乞曲體物情。俯賜代題。使沈疴得以靜養。則餘生或可尚延。為此。

三乞代題呈

為積病日深。調理未愈。三懇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先因積病沈綿。閣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以積病難痊。兩懇代題。於本年正月十八日。蒙堂劄行職。遵照先令劄內事理。照舊前來。不妨稍遲時日。俟調理稍愈。即便赴任。奉此。職正在調理間。於本月二十一日。復蒙堂劄。以職新陞武選司郎中。行職兼程前來赴任。管理司事。奉此。惟念職仰遵成命。加意調攝。冀且暮之霍然。即捧檄而就道。詎意涉月逾時。有增無減。見今手足之拘攣。甚。頭目之眩暈。益深。痰涎壅盛。而眠食愈損。脾胃弱而泄痢新添。腕腕麻痺。徒倚絲人。職至是自憐。自歎。不復可馳驅當世之務矣。醫生李郁。謂氣血幾於傷盡。藥餌未易補復。非脫離事務。一意靜攝。無復可望。此職同鄉同官王主事。登三所親見者。竊念職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裏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蹠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况武選稱繁劇之司。事既非病軀所能任。而郎中非虛懸之缺。病更因曠職而倍增。此情此事。想大智之所必察。至仁之所必憐也。懇乞台臺憫念。俯賜代題。使職得一意調養。則身以去官而稱輕。病以安養而或愈。殘喘可延。皆出再造。

為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吏何以循。使人安居樂業之外。無循也。人各有業。而非上之人。覆露於其間。則不能樂。天下農無不勤。惟士多惰。農之業。得無所以擾之。即不勝樂。而士之業。則賴有以振之。然後其精神警發。日新而月異。中初王公。令范陽。農若不知有吏。士則各幸有師。居恆進諸生而課之。指授肯綮。無難以袖珠示人。且命諸生之私課。得以不時進。余從里中見杜生數輩。往往持社草講。公未嘗逢執事之不閒也。夫官作人也。令忙官也。而范陽又稱忙地。公何自得閒。與諸生講。蓋世所謂忙。予既已知之矣。責贖緩則前件不能輒銷。嚴火耗則初限不能輒完。鑿鍊披往復聯絡。大要一日事十日不了一月事。經歲不了。即樂此不疲。

而其忙已甚。有時循故牒課士。語未終而意已移。諸生安所得聞而問業焉。至公而見訟庭之管問也。且以講業為消閒。雖然。天下事以閒忙分雅俗。而偷食視險。非所語聞也。天下既經庸人之擾。不能安無事之常久矣。今縣有事以還無事。一切忙人。何能辦此。孔門所稱居敬當簡。當其閒。有忙之用。即今吾黨小子。遽以其業求正於鳴琴之座。彼悠悠世眼。未嘗不竊笑。以為此閒事。無關於什路。緩急之數。而范陽百里。頓還無事之天下。太平無象。借閒事以點綴之。則閒不當作閒觀也。且諸生之業進者。不獨杜氏子。即杜氏子。亦不必盡以文名。而公之顧盼。覺與眾異。扶植護惜。每在言外。則公於論文之外。復為論行。且因其子弟。及其父兄。默以為善之利。風示末俗。此尤世俗之所笑。以為閒事。而解事者。斷不作閒觀也。如世之論閒忙。曹郎問於縣令。儀曹問於他曹。南曹又問於北曹。公蘇范陽。令擢南儀曹。殆避忙之忙。而就閒之閒歟。而范陽實未能使公忙。何必就南儀曹。問也。且公於忙地作閒事。知音者。又不以閒事作閒觀。安見南儀曹之閒於范陽乎。江左風流。馬曹一語。晉遂陸沈。乃後有述焉者。曲為之說曰。此有心人熱之極。而成冷。誠如此說。冷熱將截然二境哉。世惟於人之熱處冷。乃能於人之冷處熱。即范陽四載。每見公於冷處著情。而提四境之生氣者。何非此冷然之情也。南陽龍臥。曾以淡泊甯靜。自繪其閒冷之趣。而茅廬中安所得益。州圖披以示人。誰謂抱膝吟嘯。一刻忘天下事哉。公南矣。雨花臺。燕子磯。皆吟嘯之所。為冷為熱。誰辨之者。先哲有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江湖且有事。矧南儀曹乎。故知言者。不必諱言忙。不必飾言閒。古人非盡不忙。特不忙今之所忙耳。二三子試以此旨。當問業之一則。公以為然否。

張蓋菴武雋序

余自關外歸。樂聞武事。蓋行間三載。見慣成習。即田家決拾服藝。事力不比幕下。而幕下亦自有一種游氣可厭。其眼者。每以帶田家氣為前。因以此法相問。人嘗謂張蓋菴可將也。而怪其曾不應武試。強之入關。旋職客自上谷來。談關中事。蓋菴步射為當場冠。當事者呼至前。賞歎再四。蓋菴不一謝。且許為推轂。而亦不對。愛莫為助者。詭其遇合之奇。而恨其不就。當下機緣。出一語以自託。落落穆穆。豈不冷推轂者之心。風簷射策。重厚少文者。能再得志歟。余曰。否。此蓋菴之所以可將也。當事者而非其眼。天下事誠不可知。如其其眼。則推轂之意。且不決於擅場之巧力。而決於不謝不對之氣骨。蓋兵家事神奇變化。即十三篇有所不能盡。求其實地。莫切近於站得住之一言。人之所以站不住者。非其力不敵。氣先奪耳。而易奪之氣。豈臨敵始見哉。當場較藝。馬如飛。箭如霹靂。若有踏破賀蘭之意。挾策而前。習日而語。恨不急得一當。酒此熱血。然站不住者。偏是此輩。何也。當場之決拾。戰場原不相干。在口之忠義。捫心原不相照。其精神全用於躁進。且無隙而相窺。豈有因而不。自薦比處。之錐。乞憐效依人之鳥。至使形容將套者。謂鼻有口。腰無骨。嗚呼。游氣如是。而望其站得住。可乎。若所謂田家氣。則神無越思。口無危語。面帶耐勞之色。而對人則木強。聞語則羞澀。蓋厚地之氣。原自凝重。田家人每備得之。不為游氣所蝕。則為氣骨。汲長孺自謂。育莫能奪。岳鵬舉人謂山嶽不可撼。此物此志也。當事者嘉歎蓋菴。初亦為其

巧力及嘉歎再四而不謝。許為推轂而對。有不洒然異之者。蓋亦自率其田家氣。而真將軍之氣骨已露一斑。誰忍使重厚少文者以射策調也。如謂落落穆穆。足冷推轂之心。當事者之前。豈少一請處囊中人哉。余既答客。預書之以為券。未幾。客復來曰。有是哉。此券之善。測人意也。蓋亦既得志於鷹揚矣。請持此以賀。

與王中訓書

不肖某。樸遼非材。從軍四載。今始得以支離之骨。歸息邱園。孰非台庇之所蔭及也。仰負主恩。雖未即于告。已再呈散堂翁。求為代題。堅此初服。以遂餘年耳。耿耿台光。亟思趨叩。但長征初返。病體難支。且既以病乞身。一路歸來。并未敢束衣冠。以見精神長者。容賤體稍平。自當九頓台墀之下。先肅寸楮。代布伏冀鑑涵。

答蔡覺我書

四載征夫。一身百病。歸骨家山。乃不為當世所憐。部筭嚴催。不一而足。於三辭牘中。已附決絕之語。此番或可免乎。既堅以病辭散堂翁。遂不敢謁縣父母。即翹企龍門。亟欲拜下風。抒積思。而逡巡未敢。此台臺之所必察也。溫語遙吹。病骨欲起。佳品先嘗。俾色欲舒。倘仗洪庇。賤體稍復於休息之餘。當從山水間奉杖履。代奚奴佩錦囊也。

與范夢章書

客歲在幕府。接手教。即以呈督師相公。諷誦再四。益增鄭重。其所為不附板章者。已與使者面商之。想能達也。未逾月。而年兄已出春明。相公持報示弟。不言而笑。已復黯然。弟以病軀而從戎馬。戎馬不能足。弟竟以病軀。頃已借庇得作閒人。扶病江干。鷗鳥可玩。人間事總不到心頭。而自省猶有一種事。舉世所不照管者。猶時來往於胸中。不能斷滅。或宿因耶。客有完天者。兩月來。兩到柴門。昨復持其密友手書。求謁年兄。其密友吾輩同榜。又年兄同官。其手字弟熟識之。年兄既與同官。一見能辨也。渠不敢列己名。又不敢書尊號。微意可想。至於其事。不待弟言。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答范懷洙書

曩於東歸途次。見榮轉冬官之報。人所以酬勞臣。天所以昌有德。互相發明。弟之為快。不啻身當之也。忽接遠翰。以賤病見存。知言哉。焉得不病。且不病何以為弟。下一轉語。弟之真面目畢呈矣。不意當是時。猶有以非真擬弟者。勞親丈為我寫生也。惟是病能苦弟。而見苦不苦。其苦自減。辦一副耐病心腸。頗能苦中覓甜。絕貴遊書。伴親密友。藥裏詩囊。迭為進退。結成工課。近以無官。果覺身輕。且當世之務。留得親丈輩任之。儘可放弟田間。以恤其倦遊之私。三徑之暇。且不敢勞。親丈作對也。况去留何常。只要各成章法。親丈新膺簡任。豈不知此非講三徑對時。或健羨隱士衫。幽人筆。而有妬弟心。故云云耳。

答孫相公書

李生來。披示鼎札。春溫之氣。病骨欲蘇。詢知老師起居佳勝。手額稱慶。每念老師素原無病。病從寒下得。

既脫寒下。自爾霍然。門生前原就病。往後復帶病歸。只好強之性。恥為病困。略可支撐。即作據鞍狀。然亦時復困憊。近稍知懲矣。惟是宮牆之戀。寤寐恆切。誠如師命。西山之人。有時尚能僂僂為奚童伴。想比十三山之往。大自從容也。三年十月十三日之時。為某詠。而未以示某。業製錦囊以候。老師諸稿。鑄完多時。乞每種賜二部。蓋欲一置案頭。一藏櫥中。以老師提誨無已。故敢併請。恭譯題櫥十四字。不減半部論語。某何人斯。敢為優孟。然不敢不拜賜矣。

答畢冲陽書

廢病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刺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又是台臺使。尤觸故人之懷。手捧八行。面談千里。關外城守堅完。自足懣恃。為守為屯。漸推漸廣。台臺所稱照常法。做去。即是勝著。大要敵與我各有短長。匿我之短。而用其長。避敵之長。而角其短。所謂知己知彼。已立於不敗之地也。即致敵一節。亦看後著何如。我有所以持其後。則多方以誤之。兵原無定形也。特此事我為感。而彼為慮。感者須料其如何。應以爲下手。又須拚料著料。不著兩路。尤須多備料。不著一路。方可以誤敵。而不為敵所誤。今幸台臺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宗社之安。某與田夫野老。共樂太平也。

與范夢章書

弟是時方為功服。攪腸。大減飲食。一二執友。故舉平生得意人相詢。冀以救脾。因拈戒詩文求靈夢一聯。政在嘆賞。而蒼頭傳吳橋使至。帶江南雁帛。在坐灑然動色。謂古稱神交。原有是理。及接素札。乃大驚痛。因復自痛。仁兄與弟俱作無母兒。弟病臥江干。未得以時聞起居。有失吊慰。反辱仁兄。於是時念我病。饋我藥也。天地間同調者相憐。同病者亦相憐。仰念仁兄之性。何以堪此。然此時不特意猛提禮字作主。則至性將為滅性。弟懼害此病。只為提醒不蚤不猛。遂成年年抱病之人。漸弱漸衰。略有感觸。即心跳氣喘。四肢無力。再不能耐勞煩。入思索。迄今常以貽家君之憂。每追悔恨。而已無及。今特為仁兄誦之。願仁兄自愛。以錫天下福者。為報助勞恩。且不以當堂堂變者。貽椿庭憂也。盱衡海內。有幾人哉。不腆以伐梨酒。聊伸猶子之誼。惟仁兄叱名以告。凡筵亮不以弟躬躬親而吐之也。

答賈孔淵書

弟原索竹瀝等物。而遂致分淸。即不安。不敢不拜。以為酬醫之具。每念萬死一生之餘息。得棲幽僻。而復躬逢聖主。大地回春。從此漁歌起。興樵夢不驚。受享清福。為第一義。而手教乃過為期待。是妨我清福。而欲奪之。弟自揣骨法。僧父非達官之相。再照世法。蒲輪無自至之理。政好借不必至之實理。以盜不欲仕之虛名。老親翁愛我。何忍發弟之覆。大札所稱泉。鑿。契。定當有人。以弟觀之。夫子自道。弟惟誦太平公等在之語。以自娛耳。新天子舉動。陶唐氏十七歲時。恐未逮此。處魏猶人意。及處徐則非意所及。而特問不拜生祠之名。夫豈不知而問。欲表風節。以易海內。故為此跌宕文法。非時賢所能起予也。樸公有開府消息。次公於此時。騰奮。天道如此。善人猶可為也。

答滿懷丹書

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台兄前守甯遠。憑城以戰。挫敵人累勝之威。後救錦州。身先士卒。矢石相薄。折敵人長驅之勢。台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帝而下。實式臨之。固不枉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從交遊之末。借光不淺。即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地。過之而愈揚。雖善妬者。喙長三尺。祇足為大英雄洗發精神耳。

答姚孟長書

離合之情。無能鼓山陰棹。存亡之感。何堪聞山陽笛。以仁兄知我之深。而猶為蓼州事。過執朱完夫語。介至此乎。前者事在急中。只得借債。而弟以身任。原無契文。朱公南還。曾自京強遣一契。弟已即時火之。後有吳橋使寄朱公書來。而按其轉寄之錄。有來無往。竟無絲附報章。以布鄙衷。致長者之介介。弟之罪也。登榮孤寡。既驚復巢。復苦立壁。當是時。而介介前說。是江南人人節俠。而河北無一人義士。置弟姓名於蘭譜外也。自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此情告於蓼洲兄。前以百五十金當弟千里之束。則仁兄之愛弟者至矣。躬逢真堯舜。乾坤再闢。人相慰勞。精神相對。各天無異。同堂重泉。亦如復起。歌誦聖德。仁兄當亦琳瑯。而救時手段。想仁兄中夜起坐。技藝難禁也。有真堯舜。自有真皋。予日望之。東髮開張。異度名。未得從之。游兒麟乃有緣。倘借鴻庇。從賢豪長者。乘風雲之會。提挈有人。可免墮落。無負仁兄期待。爾復朱完夫書

復朱完夫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來無往。不佞無絲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之手。以佈積悃。夫前為蓼洲年兄貨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遣來之券。不佞已即時火之。周氏諸孤。既驚復巢。復苦立壁。豈割髮煢煢。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使得效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佞然之。小信而未暇為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為報。仁兄欲自為信。當容不佞使勉為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悃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

與耿樸公書

兒麟赴試。曾作字併詩扇。令其親投掛客。想既徹視。昨范舍親有使寄來。老哥手教聯翩。且范金為器。以掛客垂宇宙之客。擊鹿門隱之號。鶴行落落。疑在北海樽也。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是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陰積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為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綫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嚮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之人。而專有所屬。當是時。老哥試思順風之呼。當屬誰人。老哥即不隨人。人不得不隨老哥。即彼謬張其不隨老哥之形。老哥當自保不隨人之節。而事勢所底。老哥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為國家之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掛客姓名一段心也。至於運用之妙。自如阿馨所言。然此在老哥。自有深意。無待淺人之喋喋。特師懷有所不能已。故信筆至此。

與王翼聖書

李道長有疏恭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勸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相公拔馬。滿於闕人之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之內。不以敵道。君父之憂。有人心者所共知。即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至於馬帥七萬金認客。魏之談。更屬可笑。金至七萬。不為少矣。是必於軍中取之。而軍中錢糧出入。不經馬帥之手。監軍與府廳各有銷算。孫相公已總為奏報。即後先求多於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賊迹劾。則此七萬金何從來耶。且人情費錢。原為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魏便當做官。奈何於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此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意。而劉其心腹也。裏勾外連。大事以債。因以難馬帥者。難孫相公。從前踪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即其疏。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意亦在孫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橫坐無影之賊。為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唱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載而長嘆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既不能使之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以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前日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為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即老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氣。施恩於不報之地。而古人有云。更莫留形跡。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

答蔡覺我書

清江一曲。安華桃源。何事除書尾漁人而至。自訝無絲。不知所以應之者。翁臺乃盛為揚厲。從史其行。豈非獨欲為林下一人。故迫使開雲出岫耶。踴躍自笑。原非貴人骨相。且晚節之難。素所切心。每見再出。多成蛇足者。此不肖之所以聞新命而隕越。讀華札而沉吟也。五品原無辭例。擬以病求寬限。或無不可乎。翁臺愛我。披指示是祝。曩者拙聯請政。乃有緣入龍爪書。作鴻冥判耶。

答孫相公書

門生賤體。比前略愈。而蹣跚之步。以點朝班。尚覺其難。家君藉庇。眠食漸復。憂旱得雨。色動田疇。遂忘牀頭有久壓之部檄也。然繼視此尚不足當雞肋。當是時。果有以是法相尼者。適相成爾。止生詮次。老師督師大略已成。然老師自己事。惟自己心。自己口。自己手。乃無不了。一假門下士。使有所未盡。匪獨耳目多所遺忘。深心遠志。原非淺衷所能盡測。須老師盡情筆削。庶可成不朽之業。夫兵事當為後法。非關有激而云也。老師豈以為不然。

寄張石林書

恭喜老年堂開府此地。非為老年喜。為此地喜。更為此時之此地喜。六十年不戰不爭之地。忽發其難。於一朝。作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為足勝其任而愉快。主上神聖。天地祖宗。齊來呵護。默為啓牘。誰令先於

此地預備斯人。大難一發。不需才於遠地。應時措手。如免起禍。斯亦奇矣。讀召對錄。聖上雄姿英發。掩映二祖。中興大業。拭目可待。老年臺所以酬主知者。不以堅靠一王刺麻為謀主。膽一論帖為嚇。蠻書錦囊秘策。可略括梗概。以示故人乎。薛同知一語。同道同筆。且年家。今幸且在老年臺。其材品已經道眼。無待曹邱。獨念其假。一官。幾成雞肋。乃忽以此地。變款市為戰場。得依大英雄。以白面習軍旅也。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當是時。薛君樂哉。想老年臺。磨墨楮鼻。或進薛而詠。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材乎。滿帥到日。必當尊意。其人沈雄。惟魯大類。絳侯高陽。相公所不次。拔之者。素知撫事。而以戰功聞。然於遠未竟其用。弟每嘆朴直。懇到如滿帥。而得驕悍名。老年臺試思。鼻有口。腰無骨之將。能辦殺敵否。夫以魏鄭公以。而文皇偏見為嫵媚。年臺大手。自能通此意。於用將。國家微福不淺矣。

與孫相公書

太倉之說。久假不歸。長山之辣。愈出愈奇。而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遂使天下真以為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真以為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為功。無功即為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於自。三年辛苦。不曾有幾種書冊。傳布縉紳間。漸至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賴。功既被人賴。則罪即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為事實。在邊疆。必不容濶。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滅。而今乃有出於常情常理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各有攸當也。彼其之子。既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有只為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當已奉諭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指歸耳。衷情憤鬱。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答滿懷丹書

兄真廉真勇。真正英雄。特生來不曾帶軟媚骨耳。張石林自負英雄。豈不能識英雄。而待不肯先容哉。插虜即橫。素劫於兄之威名。必不敢大違。然聞大同鎮士馬不及遼東之半。且遭大變。荷戈者。榜腹則事勢極難。政煩兄苦心耳。惟加餐自愛。

答張蓬元書

前聞台臺以少宰起。馳告章弁。大家手額。為世道稱慶。非從奮知起見。不謂此情。遂達鈞聽。蒙翰教先加併得讀答謝稿。一字一拊心。一讀一擊節。因嘆劫數之力。足以驅人心。而人心之力。還足以做劫數。每見劫數盡處。必有真正豪傑。瀕危而不殆。以為重開草昧之資。則人心莫非天意。台臺之有今日。蓋天所留也。至於某之不才。加以善病。謬蒙新命。苦無辭例。而欲趨朝。又病未能也。且台翰所稱救時一人。政為白眼賴功者所構。而波及其同事之人。不獨若馬若茅。見當對簿。即賤名亦聞。屢在物色。以有解之者而暫

止。不知解者為誰。所稱愛我而非知我。蓋迂僻之性。何嘗夢透春明。倘終見押。實獲我心。台臺知我。豈以為不然。

寄王中訓書

數千里隔。苦無從聞近况。忽有魏仲子自都寄尊札來。目迎之而神躍。手開之而色飛。偏示友人。若親奉芝眉而聆玉屑也。讀能復為黯然。使邇來當事者。有一從風塵外具眼。從國家事留心。豈其當是時。而猶淹大賢於留都。徒令如雪肝腸。如雲意氣。無所事事。而寄傲於雨花臺畔耶。此自有任其責者。於老父母無與也。而不佞下一轉語曰。此自老父母之隨時隨處。總以見品。而與彼無與也。何也。彼一時也。爾人竊柄。做官者向北。做品者向南。品猶易見。此一時也。聖主開天。無論做官做品。一概向北。而老父母猶然。不北。則老父母之品。非今日一概之品。想慷慨心處。不以告人。或料舊遊之地。有一僧父。能相賞於千里外耳。即此僧父。捧檄亦既經年。而栖遲江干。若有所思。有勸。勸者。輒以他辭對。亦料知音者在雨花臺畔也。舍親劉啓我之往。附此道意。劉文武才也。一經道眼。必收藥籠中。魏二哥血疏。聖主動容。廓園有子。子敬有弟。乾坤不毀。特此等人。此等事耳。可無詩歌。以翼風雅。惟老父母鼓而不佞舞之。

認真草卷十六

奉常草

陳治體疏代

為因事感時。陳治體以杜亂萌事。竊惟論治者。貴識體。體也者。尚簡不尚煩。煩則繁而生擾。治明不治幽。幽則隱而售奸。臣新忝諫垣。叨巡視皇城之役。見聲冤者之接踵也。聲徹仗下。狀出懷中。是何體哉。我太祖之神聖。豈不欲使萬方情狀。盡入耳目。而律禁越訴。誠以治天下。只論其大者。大體不變。民志自定。雖有一二事之失平。不害為治。大體既失。而民易其上。雖有一二事之得平。無救於亂。故體也者。甯直儲神以圖大實。為章分以鎮竄。願皇上重持之也。然而此風。初未經有。忽起於近日。豈無自哉。小人善意。彼見皇上時。憑單詞。以格通國之議。而測皇上之所喜也。喜則信評為直。又見皇上偶主先入。以為一成之案。而測皇上之所護也。護則有錯不認。遂爭以投機之語。求據上游。而豈知皇上之原無成心哉。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也。皇上原無成心。而時有其迹。被糾者身各當自愛。共謂無可留之理。而每藉溫旨。以弛裝。拜疏者可否必有所歸。自謂無不下之理。而問置苦口於高閣。使非暗有所據。何至堅有所持。至於道路傳聞。或進密疏。人心疑付。能避釋乎。大要英明之主。厭雷同而伸獨。是然獨是不從人之多寡論。而從世之清濁論。公道混淆之世。小人滿朝。而有孤行一意者。此獨是也。魏崔之日是也。

公道大明之世。君子滿朝。而有自行一路者。此非獨是也。獨非也。今日是也。論是於今日。政不在獨。則聽言於今日。將焉用密。况密之爲言。自何途以進哉。宋儒真德秀。以進賢退不肖。責宰執。而歸本於人。主大公至正之心。夫身爲共主。豈甘明入偏私。顯拂輿情。概繇密寄耳目。人主耳目必有所寄。所寄者。顯是爲治明。則宰執可信。臺諫可信。即間有敗舉。必遭衆棄。而進賢去佞。無拔山轉石之難。所寄者。密是爲治幽。則宰執不可信。臺諫不可信。惟近習可信。即間有小忠。必售大欺。而神靈威武。供煬竈借叢之用。臣不暇稽遠代。只取喻近年盜竊國命之魏璫。非以東廠用事耶。朝廷宰執臺諫。孰非心膂股肱。何於奏牘之外。別有日開之事件哉。即設廠初意。亦察閭閻之動靜。非關廷臣之品題。無奈奸人巧設機。以用廠臣。而其禍遂不可救。聖明在御。萬不至此。而事既失體。必至售奸。願皇上慎防之也。夫越訴。律所亟禁也。而今聲冤何以異。竊訪。尤律所重誅也。而今密奏何以異。二者總傷治體。而治幽之禍。不止滋煩。或謂道路。即有傳聞。微茫無可質對。訟言於庭。且被妄言之名。然天下事。固有情可得於傳聞。而狀不可明。指人處此。與其避忌不發。貽養奸之禍於天下。不若先爲點破。任妄言之禍於一身。何也。造端於密者。喜暗而畏明。一經點破。心不無驚。謀不無阻。則一人被妄言之罪。而使朝廷銷暗竊之奸。固甘之若飴也。臣義激憂切。言無避忌。伏乞皇上勿好小察。務持大體。永塞告密之門。以杜暗竊之漸。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太倉釐弊疏代

爲太倉釐弊。法當尋根。懇乞聖明。立止報羨。以便兌支事。臣頃在庫言庫。謂收放之法。莫善於兌支。非獨爲即收爲放。簡易直截也。錢糧一經出入。便有難白之心跡。惟兌支則不求白而自白。然從前筭餉固多賢豪。豈其智不出此。特礙於報羨耳。報羨起於近年。即滿差不過二萬。而就事論理。羨何自出哉。人不重出。不輕。能有羨乎。既使報羨。是明使重入而輕出也。據其初意。豈不謂入即略重。解官挪取稱多。出即略輕。委官挪取嫌少。積少成多。於國亦有利焉。然出入之際。惟一無輕重則已。既有輕重。何所限制。且報羨是死數。積羨是活法。法而活用。賢者之所嘔心。以冀少裨於國。不肖之所借手。以圖厚利於己者。也不獨筭庫者之借爲利也。利之所在。衆目所射。誰肯讓其獨肥。餽道犒賞。陋規種種。誰非爲太倉有羨哉。筭庫者亦何樂身受不潔之名。而供衆人瓜分之實。忍氣耐心。孰非爲太倉積羨哉。而積羨起於報羨。則羨之一言。貪夫之所借手。即陋規之所託根也。今人誰不知陋規之爲陋哉。以筭庫一人之陋。而起衆人之陋。然其實以朝廷索羨之陋。而起筭庫之陋。明言入不重而實重。明言出不輕而實輕。心口相抵。面目強施。以此爲國家積羨。已非公平正大之體。以此爲竊鼠借眠。遂成極重不返之勢。朝廷所得。能有幾何。而使到庫之金。爲在原之免哉。故太倉陋規。爲有志者之所羞。而太倉報羨。爲有志者之所苦。報羨之令不更。則兌支無可行之理。爲國者既使人有不公之出入。而望其有易白之心跡。勢必不能。筭庫者既有不易白之心跡。而望其有不隨俗之作用。勢又不能。監督臣馮世熙。受事方新。欲冰自喜。欲舉從前陋習。一舉掃除。以副皇上振刷至意。而報羨不止。則出入終不清楚。何繇使兩袖清風。消沈耽者之責望哉。使私者

每起因公。利國者最忌見小。懇乞聖明。察弊有根因。利有大小。勅令計臣。罷除報羨。則太倉從此一清。所得甯止二萬也。國計幸甚。庫規幸甚。

告病疏

謹奏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臣以散材。誤蒙聖恩。起自廢籍。濫列清秩。誓捐頂踵。以圖報稱。於萬一。詎意葵藿之誠。難篤。蒲柳之質。易衰。舊有積痰。每爲舉發。至今春而遂劇。頭目眩暈。手足拘急。且不能趨朝參。又何遑問職業。惟是時常戒嚴。聆言請告。假臥私寓。涉月逾時。臣同鄉同官所共見者。夫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跡。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頃見諸臣中有以真病請告者。俱蒙皇上允放。則疾病人所時有。聖明固曲體之矣。臣之立身。頗有本末。素不避難。亦不貪榮。謹以真病實情。自列於君父之前。伏乞聖明。俯允回籍。以便調理。倘得靜依藥裏。未業餘生。當隨山夫野老。共歌聖化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告病疏

爲病久不愈。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以便調理事。該臣前疏。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奉聖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著即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凡生聖世。孰不願依日月之光。而臣自廢籍。起列清秩。凡受主恩。孰不思效犬馬之報。而臣以末品。謬承溫綸。病苟可調。何敢再請。詎意盼愈日急。奏効轉遲。雖回餘生於垂危之後。幸視息之猶存。而治已病於沈痼之餘。非刻期之可起。病中苦狀。未敢陳。總之頭目之眩暈。猶前。手足之拘急。未減。即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洩渴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矣。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蓋自夏初奉旨。入秋不愈。即擬再請。而顧慮深恩。幾幸且暮之愈。在至至今。病未全瘳。祇成曠職。身猶半廢。徒重負恩。每一念至。無可自容。伏乞聖恩。察臣病苦實情。准臣回籍調理。身既去官。病或脫體。倘餘生之嚮。總聖德之昭蘇。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諡揭

爲勁直孤忠。幽光未闡。懇賜公評。以彰大典。以維世風事。職祖久徵。蘇萬歷庚辰科進士。初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闋。補山西襄垣縣知縣。聘爲本省同考試官。秩滿。擢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外艱。服闋。補江西道。巡按蘇松等處。差滿回堂道事。以直言忤神宗皇帝意。謫澤州判。家食十二年。卒。熹宗皇帝登極。追旌諫諍諸臣。奉詔贈光祿寺少卿。其直節在朝廷。政譽在去思。懿行在鄉評。且生蒙神祖優容。沒蒙熹宗褒贈。職何敢一字自諛其先。別有希冀。惟易名大典。聖政方新。而前徵闕沒。弗徵鴻恩。職所爲撫心靡甯也。伏念職祖儀質端凝。風性峻潔。平生言笑不苟。自爲諸生。隱然有公輔之器。令息僅六月。時值均田之令。部使者屬各署三壤。職祖憐息田之瘠。盡以下報。部使者批駁至四五。至面加譴讓。職祖歎曰。是紆民乃盛民乎。持初議益堅。以得無加賦。然不敢枉要民譽。息田故額二萬八千頃。以履畝古隱畢出。溢四千餘頃。則盡以見賦通攤之。而田乃大均。其令襄垣。值荒旱。凡賑貸煮粥。皆躬爲親督。不以委胥吏。祁寒作

皮袴衣之民皆爲感泣。襄故瘠。又連歲。民多流徙。令不時報。則以通賦責存者。職祖爲按籍除懸額七百戶。吏白損戶爲令殿。職祖曰。人以僞增。我以實減。何不可。居民蘇而流亡爲之復業。至以惠利便民爲績。以平賦息訟爲本務。及加意於興學廣教。則兩邑之政如一。而按息士。則首黃職方杰等。拔襄士則首王侍御基洪。王稽勳雲龍等。分校省士。則首蒲州大學士韓公等。士論雅以人倫藻鑑歸之。息人以均田釐賦諸惠政。爲樹碑頌其事。而襄垣人爲立祠尸祝。皆去後不及知。卽知亦不能論止之者。初入臺。言民生凋敝。蘇守令不職。而吏治無所風勵。則以撫按舉案失實。俾藩臬之不類。得參其間。請申飭吏部。以釐其敝。會歲早。詔百官修省。上言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三事。上嘉納之。時朝鮮削倭。有經略使被劾還籍。駐都城外。以倭圖倭器進者。職祖疏斥其選。懷觀望。宜投四夷。以禦魍魎。乃倉皇去。尋奉命按蘇。松等郡。條議息刁訟。以安民生。慎獄獄以重民命。禁火化以厚民俗。凡十六事。下諸屬督行之。而躬以廉重自將。去奢泰。杜請謁。三吳華競之習。幾爲之變。又疏言。吳地瀕江海。太倉有兵。使海上可無虞。而劇盜出沒。鹽徒充斥。沿江重地。宜莫如江陰。請以督糧水利一道。駐蘇者。移割江陰。有旨報可。今著爲令。諸所爲地方深計類是。以至霖雨災。則有賜寬恤。以培國本。疏。訊迫餉缺。則有念重地。恤民艱。消隱患。疏。地震則有目擊民艱。乞止逋負。疏。袍價缺少。則有挪借錢糧。不忍加派。疏。前後凡數十上。皆軍國民生大計。方是時。上以司馬曹軍政事。移怒南北臺省。斥五十餘人。馬侍御經綸以言。爲職祖爲民。聖怒方不可測。仍嚴諭以閉來者。職祖適還朝。謂是不言無可言者。乃上疏申救。大略謂。考察不當。斥及兵科足矣。并各科斥之。又并各掌道御史斥之。何爲者也。謂其不言。問多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言。又多奉差在外者。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實。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日耳。何以服諸臣之心。而服天下後世。臣如不言。甯獨有愧言者。其愧去者亦遠矣。激切凡數百言。上益怒。謫判澤州。此職祖歷官之大略也。若夫清白自矢。爲邑令。常祿外。纖毫歸公。按吳得代。餘公費千五百金。移各屬抵額賦。既歸里。豪裝蕭然。杜門謝客。理先疇自給。教子弟讀書。絕不及公府事。則至性自甘。非力爲修飾者。諸上官疏薦。無虛十數。銓部以召還。請不得則請量移。最後有榮澤之擢。而職祖病已劇矣。彌留語諸子曰。官下屬下。生死皆主恩。迄逝。精爽不少亂。蓋生平定力。頗自了徹。以至家行修備。孝友天成。拜綸命。以不迫母氏爲憾。語及輒涕泗不自勝。事先封公。盡志物之養。喪葬誠信。歲時哀慕不衰。室無旁牀。門無狎友。居恆言吾所爲不必人知。亦不必求人知者。然而人自無不知者。嘉皇初。總憲鄒公南皋建議。太宰張公誠字覆疏。得贈今官。雖其用不盡究。而蓋棺論定。益可以知職祖矣。今論典集議。職何敢私避。以遇先德。謹陳崖略。恭候大君子公評。維風勵俗。惟台衡力賜主持。篤緇衣之惠。而錫華袞之榮。職世世皆戴明德矣。

議汰麻連關文

爲清淨賞。裨公用。以裕國儲事。准本寺卿劉關文。督放白糧。月餘以來。每閱各倉。見多坳壞。地每有當換之板。上每無夾墻之灰。浸淫泡爛。長此安窮。甚且脊已滾而塗之以泥。壁將傾而支之以木。尤非計

也。進署官而計之。小壞者當小修。大壞者當大修。必兼創以爲因。庶一勞而永逸。特苦無可動之銀。將盡失。可仍之。其乃有持簿而領麻運者。因究此項。未載典章。巡視查刷之書。辦爲大端。而各門太監。與本寺書役。亦分其餘。一年通共賞麻連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夫此物一條。准一分二釐之價。則此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四分之金。奈何不以供倉中之經費。而徒爲各役之瓜分也。使爲各役工食正數。猶可言也。而細查舊規。原出額外。故名爲賞。賞以待有功。何功可賞乎。其最可執以爲名者。莫如查刷察院。每月呈進御覽。會極門太監舊例。給大庫公禮銀三錢。其後書辦。不請給銀。而改求麻連。每月二百條。若爲庫中省三錢。而不覺其爲倉中耗十倍矣。公家之物。似當先儘公家之用。今按倉庫每歲之修蓋。倉牆不時之崩。砌所需工料。總費金錢。卽科院每年臨倉收糧。備辦酒餚。以及修整硃匣火具。置買卓衣椅墊。併修解買。撤巡邏倉夫。各買皮襖。何項不需用金錢。何不以麻連充此費。名正而體得乎。惟是事久而情慣。則割愛難。且地近而口多。則業誘易。然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實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擬從今日。盡以麻連作倉中一切經費。卽歲有贏餘。併貯大庫。以待正項支銷。意圖節緩以任急。且恩積少以成多。人之體國。誰不如我。既陳一得。願質同心。爲此合關前去。煩爲查酌施行。

遼餉召商議

遼局未結。所需本色米豆。尙無停止之日。而其法莫善於召商。莫不善於派州縣。何以言之。米豆估價。概溢時值。未嘗無利也。召商則明年應運之米豆。買於今年成熟之時。且於大熟之地。利中有利矣。卽自置自運。而總計猶自多息。故爭先爲之。每至納時。價已盡而米豆猶有餘者。勢也。一變而爲派州縣。當年運當年始買。既不及時。又不論地。其價視初估。甯直無利乎。且召買則吾祇藉手於商。商與民交。有利無害。派買則藉手於官。官與民交。尙可問乎。宋之新法。孰非民間行之兩利者。而安石遂以病天下。則官與民交。故也。原其變法。自米豆之汜爛始。彼時上納既多。價不勝收。官未曾明諭各商。使得自糶。商亦利於無明諭。而困積以供後運。苦蓋復疏。壞於積雨。商移其資本。號泣求收。遂揀末甚者充運。而一入海艘。蒸鬱更甚。及抵關門。領者卻步疾呼。遂至上聞。津門不勝訶責。曰。商實誤我。盡改而派之。幾縣責成有司。全無他慮。分派諸縣。衆擎易舉。豈不自謂無弊哉。然天下無無弊之法。惟察其弊之何所底。而較其可救不可救之情。召買之弊。在有餘。而召買之弊。在無餘。財得財然後相生。比於長袖之善舞。當上納有餘。政可乘之。以爲用。不則論使自糶。勿令困積。又不則密其苦。蓋勿致泡爛。既泡爛矣。惟有割小以圖大耳。不此之圖。以姑息誤國事。因噎廢食。改爲派買。夫派買之弊。雖聖人不能救也。弊有在法內者。有在法外者。何謂法內。內諸南諸郡。至津門。遠者千里。鍾致一石。惟陸運爲甚。昔熊經略主陸運。順永兩府俱至困絕。得麻城李公開北海之道。而民以不勞。今使千里爲運。是讓南又爲順。永也。此弊在法之內。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弊。不可更僕數矣。有派於地畝。而絕不與價。有名抵條鞭。而十不備二三。有派之富戶。既不與價。復責其運。有派之地畝。而運以富戶。富戶既同衆加徵。又偏運而費車牛。有以初出賤估徵於民。而以異

日之高估銷算於上。尤可異者。漕斛之不可語於私斛。亦明矣。照私斛以爲派。而照漕斛以爲輸。至於輸以富戶。則收者愈加刁阻。卽卽以農民省察。而路費仍派民間。派之地土凍累。必餘二三派之富戶求脫。更張賄賂。此又非通行之弊哉。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連到官。珍初熟而糶。則雖雇車驟爲運。而費尙省。無奈價至每必後時。有司得執以爲口爭。價於上時。獲漸增。今所估之價。較召商時益之。又益矣。而祇利有司。不及於民也。厲小民而實侵公帑。數年之內。筋疲髓竭。千里不甯。豈不痛哉。總之惟官與民交。故至是其弊在人。而其所以弊在法。聖王惟念賢者常少。故立法之意。必極周詳。法善則小人無以肆其奸。法弊則君子亦難行其志。如近日新安。新城。獨能使民不知買運之苦。非所稱治人哉。而欲使人人爲新安。新城。雖堯舜不能。然則何以救之。曰。無他。一復召商之舊而已。如崇禎元年。徐。竟。間。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贏。則雖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卽初熟亦值六七錢。官與七錢。而有司尙以爲辭。此於國省乎。費乎。而况復厲民也。遼餉。天下所同加也。而徵兵運器。畿縣爲傳遞之郵。已稱偏苦。復有米豆之派買。是重加重派也。制法者亦何贊於畿民。而自廢良法。以滋不可救之弊乎哉。

城守議

京兵素未見敵。列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擺兵城上。每燉用幾人。當計也。大砲小砲。火藥鉛子。應用幾何。當計也。賊臨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如何措置。決可傷賊。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何以不餓。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裝放何以不忙。藥綫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餵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紮。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城上城下。城中。一體安靜。嚴禁詭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一。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所稱號令。要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也。貴近耳目之臣。各有忠義之心。祇可幫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專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語云。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今豈無其人乎。目前紛紛議戰。則列營於城外。議守。則置馬於城上。榜腹之兵。挾不習之器。立風雪中。而不爲之所。且東挪西移。勞擾無定。恃此守禦。可爲寒心。彼京將實未諳此邊將之待用者。不可問乎。己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使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也。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做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

答友人問

生才實難。知人未易。大老人望。昭然其知者不待言。而亦有似其知實其不知者。則高陽是也。嘗讀識時務在俊傑之語。而想見其人。從高陽四載。見其當國是紛紜。邊計錯亂之時。數語持法紀。而國是定。一出決恢復而邊計定。每臨大計。當下便有規模。施行便有次第。初觀之似落落難合。而竟底於成。然後信時務不易識。俊傑自有真也。至其擔莫大之任。處至危之地。冒不測之險。歷不堪之苦。每於極衝鋒處安居。人謂其天生有膽。每以極惡草物自奉。人謂其天生好儉。而人情不甚相遠。何獨好危難而甘澹薄。則致

身一念。可對天知耳。惟無一念不爲國。遂無一日知有身。膽從此生。苦從此受。而凡有血氣。孰不感發。倡勇敢之氣。而動忠義之心。於是焉在此。段境界。認國事太真。去俗情太遠。除蕭蕭老書記。以熱腸冷眼。相賞相慰於經營慘澹之餘。世人不知。理無足怪。所可怪者。併其顯然可見之功。而亦抹煞。則不成其爲世道耳。高陽未督師前。關外無尺地。一民爲我。有高陽督師四載。重開草昧。奄有甯前。以及錦右。敵兵棄廣甯。退守河東。此昭昭耳目。不待推勘者。故有功無功。兩言而決。以高陽到後。爲無功。試想高陽未到前。原有多少遼東。以高陽在事時。爲無功。再看高陽既歸後。添了多少遼東。且高陽在事。敵何退守。高陽方歸。敵何過來。卽甯。錦。戰守。折長勝之鋒。奪奪仇之氣。飲水思源。城是誰所修。火器誰所教。道將是誰所用。豈不明明具在。而乃高陽以前。偏無罪。高陽以後。偏有功。獨高陽爲有罪無功之人。豈不大失事理之平。令英雄短氣耶。高陽不自言功。爲志未竟也。而世遂沒其功。趙營平之言曰。兵事當爲後法。若此者。何以法哉。尤可怪者。高陽督師。爲不扶同八里鋪築城之議也。君父之安危重。遂朋友之情面輕。而掩高陽之功。反誣以壞逸者。卽出於八里鋪築城之人。非天子神聖。幾不能免。情面之不易破。至是。令有心爲國者。何以措手哉。

同難錄序

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安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命部司呈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概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以爲吾情望。原不在廢敘。但祈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罔有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殫。時所未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既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己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齏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况生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友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混。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恨之。臂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泪。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忠案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懷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忠者畢竟得利。爲善畢竟不利也。耶。余按是錄。諸孤而與。皇上既有以

報諸臣諸孤能不為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母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即所以報君恩。為諸臣請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為破格。於事為變體。初亦虞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

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

元素奉命操江。行有日矣。習知元素者。謂無不可為事也。習知操江者。又謂無可為人也。即拜命之日。人皆為彈冠。而元素獨挽腕。若果不可為者。夫以陵京重地。特設重臣於江上。操利兵而誰何。祖宗深意在焉。乃相因至今。所稱水犀之甲。萬有五千人。僅存三之一。而餘皇三百。且不能十之二。六千脆卒。駕四戰艦。分布於千五百之江面。落落不能如晨星。而不許巡江之儀。復起黜巡而言操。是兵可不論地而稱生勝。為不知兵者之言也。天下事未壞可為。既壞不可為。小壞猶可為。大壞遂不可為。無惑乎元素之扼腕也。然余於此。下一轉語曰。天下事未壞不必為。小壞不可為。可為者獨大壞耳。何也。事明與時行而暗為時移。一日不覺。即一日苟沿。然其猶有可沿。即其壞之未盡。據未盡壞之文具。漁飾眉目。儘可偷安。陰委不可知之禍。於異日不可知之人。故曰不可為也。嘗聞刻畫苟沿之病者。其漸移暗轉。令人筋骨幾化為木石。而不自覺。若中蠱。即心若有覺。而呼吸之地。已為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能出。若中蠱。蠱人變人者。其狡若孫。食人之髓。而人以為極。其癢不枯。癢不止。受蠱受蠱者。其昏若偃。骨血已碎於異物。而神魂迷惘。甘為前驅。有此四者。不底於大壞。其勢不止。惟壞者既大壞。沿者無可沿。容蠱受蠱之地。俱空招。使使張之緣。斷而時又必有交發之難端。蓋國家不能百年無事。氣運每以多難與邦事變。交迫斯英雄措手時耳。元素之先。野山君嘗三任操江。為肅皇倚重。讀其制詞曰。整飾戰船。操習水戰。凌夷至今。且無戰船。於何整飾。且無水卒。於何操習。向之操江。以捕鹽盜。今日闖賊。志未可量。廟堂之處分。又未敢深言。賊之卒若虎。舟若龍。數倍於我。揚揚乘便。則操江之原。以壯根本者。且急而為禦門庭。從前所稱不可知之禍。今即其時。所稱不可知之人。君非即其人哉。君即欲沿而無可沿。又事變之迫。不容沿。此政蠱窮。蠱解。孫飽。張醒之時。天下乃可為也。而為之者幸值元素。逢元素者。不辨其為勳貴。居恆脫去。賦習一編之外。時仍懸。習之者。所以謂無不可為事也。君故曹國裔孫。高皇帝見勇如見孺。一語。即山陬海隅。無不借以芬齒。而余復從元素得睹高皇帝手教。時稱乳名。即二百六十年。精神淋漓。如昨日事。故語臣節者。必曰報國。而元素之於國。即其家。以為國事。則猶可誘之人。以為家事。則無論可為不可為。無不為之理。况事理事勢。相乘相薄。必至不可為。而後可為。或以為國家事。不專屬一人。即操江之使。烏能自行一事。君即欲修復職掌。而轉關之處。擲揀易生。唇焦肝沸。誰其聽之。余則曰。有是言也。不聞求牧與芻。而不得一段公案。在乎從前。無以職掌爭者。其志可知也。為國事。則萬五千之水犀。三百之餘皇。闕一恐不足以濟緩急。若志不為國。則諺有之曰。管三人不淡食。况水犀六千。餘皇四十乎。為國自為。兩言而決。元素不難為知罪之孔。距心。家廓宇宙。豈遂無為王誦之子。與出其間哉。是在元素矣。是在元素矣。余因允諾。以識元素。暨超之中。涵數君。皆雅相期許。以無負聖天子中興之運。故於其行。不能作泛談。而

直致若此

景逸先生像贊

莫謂象非真。先生之神。原在象外。莫謂象無言。先生之意。原在言外。且非即非離。何內何外。即外而鬚眉。更外而衣帶。而冥吾神。以為盤礴。引吾意。以為刻畫。則先生之辨賢。奸如著蔡。持是非。忘利害。了死生。無芥蒂。孰不以為撐柱。兩間。震耀百代。然總於此粗而不足。按之鬚眉。離而不相屬之衣帶。而無不一一具在。嗚呼。是東林滿派。洙泗正脈。子高子之真。任憑弔者之下拜。

與考功司公書同徐斗南張重光

隴州知州劉昌胤。既陞南京錦衣衛經歷。胡撫有疏。追論其變法徵糧。大為民害。中間開款。多後官事。明謂或出州官之徵斂。或縣衙役之侵收。雖云因陋襲訛。實緣變亂成規。則劉昌胤有不得辭其責者。蓋事皆三月至六月。事昌胤之離任已數月矣。後官既解幹材。致滋多弊。何與前人而追論之。即聖人作法。能使後世之無弊。耶。何以服天下也。且其所稱變亂成規。更有可駭異者。疏云。隴州每里原設收頭。劉知州增設義民。與皮鞭一條。下鄉打糧。民畏威完納。夫糧之不完。非細事也。皮鞭而可完。又何尤焉。即稱畏威。亦何必併此威而無之。而隴州完糧。實未試蒲鞭也。隴糧止完三分。舊矣。其相沿之法。每欲催徵。則收頭里長。共斂民錢。以求寬限。權在吏書。則買吏書。權在左右。則買左右。催一番。即斂一番。更雇慣推比者。幾人。苦捱兩次。即以爲三分之數。原不能增。代陳民隱。容其拖欠。此莫非糧銀。而不得為糧用。里書既恣。蠶食官吏。且同鼠鼠。永以拖欠之名。予民。以空匱之實。予國。勢已極重。而不可返矣。劉知州洞悉弊原。遂盡除舊法。不用衙役。而用義民。不用刑罰。而用勸諭。明與說破。謂小民雖未完糧。實已費錢。與其以錢飽奸人。而負拖欠之罪。何不以錢完正項。而成忠順之民。當是時。衙門內外。無一人敢索小民之錢者。但有一錢。即得完一錢之糧。人孰無良。率然從義。從前止完三分。遂突然完九分。申解之文。蒙上官有空谷足音之褒。此功耶。罪耶。使完糧不為功。變法遂為罪。是不完糧之法。為良法。而不可變。是錢糧之正數。為虛額。而不必完也。國家最急。莫如財賦。邊餉年年。歷欠。處處脫巾。甯遠至於戕撫臣。則糧之不完。其所係何如其重。有一人焉。於久不完之處。而能完。更於衆不完之中。而獨完。是當如何獎拔。以為風勸。而乃為陋規。作護法。詆功首。為罪魁。秦吏尙可為耶。國事尙可為耶。大要劉知州做人做事。學古認真。不行飽併不謝薦。以此取人重。亦以此惹人嫌。即完糧一節。舊日慣使寬限錢之衙役。痛恨以為斷其喉。同時不完糧之庶僚。深忌以為形其短。以為不處若人。則寬限錢不得再使。九分糧只得常完。毀言日至。即故撫能不墮其雲霧中哉。然即胡撫之言。亦曰。第念其志在急公。才有可用。則本心不能全違。已見乎辭矣。夫當今之時。而有急公之志。可用之才。不破格拔之。以救時。而於錦經一秩。尙為擲揀。此志士之所以負載而長歎也。惟台臺為國事惜人才。為官常持公道。使志士本色。遺賢詬而益明。終得伸其眉宇。為國家效一臂之用。其於世教。豈云小補。劉知州為某同里。熟知其為人。更為某舊屬。熟睹其當官。非敢為游詞。以眩名實也。

與賀中治書

國用不足。聖主責成計部者至矣。計部思所以副責成之旨。當按財用之所以出者大端何在。而通爲一體。而後州縣考成之法。與撫按之舉劾。銓部之黜陟。通爲一體。而後州縣之拖欠漸銷。軍國之經費漸裕。夫人情所趨者權也。天下之權。外在撫按。內在銓部。而計部之權。輕於飛羽。且內之黜陟。一憑外之舉劾。則銓部原與撫按爲一體。獨不一體。戶部耳。當戶部極輕之時。固不能於銓部前與撫按爭權。而值國用極乏之時。又不能於聖主前使銓臣分罪。爲司農者。尙不特地立起。拿定主意。以自爲計者計國乎。司農而不自爲計。誰肯爲司農計。不完糧者。銓部既徑爲陞。獨完糧者。撫按反明爲劾。如陝西胡撫參隴州知州劉昌胤。爲其變法徵糧也。隨糧從前。止完三分。劉知州遂完九分。不賞其完糧。而尤其變法。是明以三分之完爲良法也。處一官而阻急公者之心。借欠糧者之口。從此不完糧者不止秦吏矣。朝廷再有何法以裕經費。計部再有何策以副責成。翁臺有心人也。又貴衙門事。故敢商之。

與徐明衡書

別來情事。從何處說起。昨奉謁。值兩老在坐。故不敢進。念仁兄此時政忙。何敢必於求面。惟素忝道義之交。有不容不及時以聞者。被難諸賢。同膺聖恩。而三代誥封。周參洲郎君之請。已奉命旨。各家子弟。事屬一體。欲其陳乞。自厭紛然。望仁兄總疏題請。則一舉而諸家之事。完已具公呈。候投臺下。緣諸公子住處。俱在弊寓前後。不時相晤。遂以呈稿來商。其情切。其理順。仁兄仁心義膽。必有語未終而據案起者。無待弟饒舌也。此事須得仁兄做。精神掩映。洵於國典有光。而諸賢之目。可瞑。仁兄不後不先。以是時至。造物未爲無意也。

答徐明衡書

昨午前得仁兄傳來旨意。令人平地躍起。午餐加倍。至夜喜不寐也。今復讀疏稿。明剖不待陳乞之理。明酬痛快。怪不得命旨天降也。世間真文字。從真肝膽流出。而肝膽者。原人所同。然特患在己不真。故不能動人。而猥云天下事不可爲。豈不厚誣聖天子與賢宰相哉。謹即傳致各公子。

復張石林書

款段長安。未敢於風塵中開眼。傀儡中開口。獨喜接故人書。不四六。不寒溫。直道肝膈。無異以清冷漿醒頭目也。雲中原是重地。而況在此時。天幸安排仁兄於此。遍讀大疏。痛切明。原是近裏著己工夫。而人以爲虛恢。爭爲款局左袒。彼八十五丈人。原特受撫。其主款是衙門本色。特朝廷起丈人於田間。使督宜大。則即總督二字。戰戰俱在其中。奈何單標之曰撫。西甯戰守和三策。操縱在我。無不可用。而欲不可明。以爲題。以款爲題。則一步動不得。故西事之壞。壞於以撫字入總督官銜中。從來無此體。無此理。弟於田間見此報。即對親友。謂宰相須用讀書人。撫軍門。裁在何典。固不待近日議論之柄。而始知西事之可愛也。既主於款。仁兄在此何用。即滿將軍亦何用。然又不肯放仁兄。則此懷良苦耳。

答袁自如書

恢復之議。翁臺呼而高陽應。恢復之事。高陽鼓而翁臺舞。乃甯。錦屯防而高陽能甯。錦戰勝而翁臺能。誰實爲之。誤乃公事。幸聖人御宇。專起臥龍。中外臣民。慶底績之有期。交相慰也。復見大疏。爲高陽剖白。一洗近歲之陰霾。再見本來之面目。凡在籌紳。爭爲傳誦。翁臺豈阿高陽者哉。翁臺之任。即高陽之任。則高陽之案。即翁臺之案。高陽之誣謗。則翁臺之展布。易此可爲廟社慶者也。

與袁自如書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於王帖雲。此自因翁臺大議起。不待言也。帖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馬則久繫囹圄。屢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踪影。而當事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跡。只要強坐。總之帖雲餘毒所螫。朝士墮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狀。兼述帖雲報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有河西。實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間無一事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強求硬坐乎。司寇云。亦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求他實實寫來。弟踴躍許之。曰。如此則事蹟自有卷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微視否。夫馬帥之事。即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即翁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曩者高陽錢糧事。舉國之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片言。誰爲雪其冤者。司寇忽發請教之意。此天不欲使馬帥終苦覆盆。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之手。然馬帥在遼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六體。全在翁臺主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與沈彥威書

弟以同門爲編氓。真屬奇遇。而半年來不敢輕通寸楮。以瀾清嚴。非獨引分。甯直避嫌。實以老公祖一臨易水。字下二十城。總無不平之事。即懷愛助之心。無可借題耳。而居恆以未効一得於知己之前。不無寶山空回之恨。今乃幸有可借以裨高深者。得諸地方士民之口。聞見極確。關繫吏治最大。急爲老公祖陳之。新安胡令士棟。近未列薦。不知何故。上谷吏治。固稱多賢。據實而論。如新安之徵糧。平收。粘重納姓名於壁。仍令領回者有幾。如新安之問理。惟願和息。不事贖錢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一照市價。不苦行戶者有幾。如新安之供應。上官不用富戶。件件自辦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不苦行戶。嚴賊衙役不下鄉者有幾。且徵收即平。而合封不無徵羨。即以本地之物。用之本地。如戰馬之買解。誰似新安於發借七兩之外。官自補足。而民不擾。遼餉之米豆。誰似新安絕不食派。令殷實吏就天津買運。而民不知。如靜修祠之重修。先以分貸爲倡。如仇孝子之給絹帛。肉月以爲常。孰非以新安財。做新安事哉。至於錢糧則清積年之飛洒。於產產則釐豪猾之蠶食。不無一家之怨。實開滿路之歡。而迎春悉歲。陋規船稅。悉能徵權。媿優不敢入境。播種俱已潛踪。又未易更僕數者。若不論資格。惟核治狀。上谷二十城。當以新安爲第一。

而近乃不得與薦。此異事也。以如是官而不得薦。必有中傷之者。蓋胡令即得千萬人之心。而未必不失一二人之心。其千萬人之知感。雖出公道。而未能操殿最之權。其一二人之隱恨。雖出私情。而或能參異同之議。此於吏治關係不小。察吏安民。係老公祖之事。想於按臺復命。必力為推轂。而此時新安令頗聞有去志。新安民恐失其慈母。即弟密遞降壇。熟聞輿論。亦愕然若有失。惴惴然恐事之再誤也。故據以入告。聊自付於高深之一助。而更為風勸有司。勿以愛民為覆轍。相率為剝民之事。蓋共以剝膚之災。求救於善提心。非徒為邑令抱不平也。

與袁自如書

前書已發。而馬使持翁臺回戶部咨來。展讀數過。可勝感服。適蔡兄在座。細為商榷。帖雲陷馬。原所以陷高陽。則欲為高陽。只在雪馬。馬帥初到。問官儘欲深入。因邇來長安公論漸明。人情歸向高陽。爭有東山起謝之思。故於馬之獄漸寬。而請教於翁臺。蓋明知馬帥之事。即高陽事。而翁臺前為錢糧出疏。以雪高陽事。樹一體。必相呼應。政欲借翁臺之語。以為雪馬地耳。翁臺大吝。情理曲盡。而有疑者。柳河原係哨將。接難民。已經高陽奏過。今云欲渡河斬級。似宜再酌。恐深文者借為難端。通瑞一段。似可略寬。蓋馬在罪中。禁受不起。翁臺之語。尤禁受不起也。咨中有此二段。馬使難脫。高陽使不得乾淨。弟與蔡兄愚見如此。又聞蔡兄述翁臺千里相念之意。故有所疑。不敢不明質於翁臺。亦所以報知己也。

與袁自如書

大咨再至。是滄淵救命符。為人須為徹。於寅翁見古誼。然豈從一武弁起見哉。國之大事在戎。而即戎之患。莫大於局外掣肘。腦後算帳。冷盡豪傑任事之心。今藉寅翁力。為疆場効力人。爭些地步。有益廟社。豈曰小補。蔡兄無能。其肝膽寅翁所重。其深落寅翁所憐。今有字往候。併致高陽相公書。蓋海內聲氣。能有幾人。黑水白山。政英雄精神所刻畫。臨風東望。可任依依。

與張石林書

年臺治兵勞苦。而聖主不愛西顧。弟與朝士。總席年臺之勞苦。以為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精神橫互宇宙。有一不向勞苦中結成哉。滿帥固東方所指為驕悍者。一遇年臺。竟成平勃之驢。此自年臺為國起見。初非曲徇於滿。而滿自分一老革。何以得此於撫軍公。嗚呼。遂欲嘔心。圖報且欲捐軀。弟於滿之感。而益信年臺之善將將也。聖主安得更愛西顧。朝士安得不優游委蛇。席年臺之勞苦。以為安樂哉。男兒生世。身為天子鎖鑰。使舉世借以為安樂。亦足矣。敢因鴻使而巽言。

與滿懷丹書

不佞借庇序轉。實愧素餐。乃辱故人遠念。既懼無以答君恩。復懼無以酬知己。惟是身逢盛世。將相得人。使蹠跚病骨。得優游委蛇。所稱厚幸。爾夫以石林年兄之肝膽材略。而共事一方。自是奇緣。台兄自能見重於石林。非關不佞也。前得石林手字。自述其交驩之意。總從為國起念。疆場有兩大賢。率士所共借以安枕。豈獨相知者一人之私慶哉。

答張石林書

論邊計疏於邸報見。而荒政略纔讀於刻本。極重仁兄。極珍仁兄。又極服仁兄。天下再得幾個真為身家。真為性命者。布列於重鎮。何款局之不可能。何聖武之不可揚也。弟與徐老師比鄰而居。每相過對談。輒以仁兄事為操脾。徐老師分考一番。模索得真正英雄。於最重地。最急時。為國家撐天拄地。是大得意事。而同門如弟。隱隱借光。不禁其說項也。特三復淚從腹中下一語。不無同病之感。弟四年於邊。腹中飲淚多少。仁兄曾於郵筒中慰我。則今日相憐。自分比他人不同。此亦可共滿懷丹道也。

答范夢章書

巴不得仁兄做封即墨烹阿之事。痛快一番。又巴不得以真聞真見。幫助仁兄。借人酒杯。澆我磊塊。然天地間第一快事。卻禁不得一字不的確。無心腸者勿論。即有心腸矣。而眼界未必到。耳根未必清。或為成案所封錮。或為奸人所顛倒。儘力做去。反貽千古之憾。弟何敢忘仁兄臨別握手之語。而欲求一當。更不容草草。會人既恨不能多。聞言又恐不足信。天下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仁兄身到地方。椿椿都該眼見。不可靠耳聞。况揣形模影於數千里之外乎。州縣事都有項款。按款課簿。無處藏躲。只要箇箇面他。時時問他。聞邱毛伯月課簿。亦實有益。只不宜問罪。以法而累意。仁兄集其長。去其短。則秦鏡在懸。課實不必問聲也。且巡撫二字。不相離。不巡何以為撫。常巡則守令情狀。一一目睹。或慮車徒騷擾。飲食若流。此易易耳。簡其儀從。止其送迎。自備費用。誰不樂其簡便哉。開節推可任者。張瑤之透爽。衛景瑗之真切。尹明翼之執持。皆留心定事。有益地方。太守王健和。有古人風。屬吏無敢送一菜。弟所聞若此。然總不如仁兄親見其人之足憑也。此以後仁兄日有所見。日有所行。當時以教我。弟或偶有所聞。不難頻寄以備參酌。聞中州惡俗。好告誑狀。假捏籍貫。串通彼處衙役。作奸取利。有石維屏作道。於狀尾即印以冒籍。徑繳四字。而誑收之害。遂除。人皆思之。今不知尚有此風否。仁兄前不知此狀。可到否。聞往時上司批准狀。有司繳還。每逢其怒。故石道為人所思。明衡憂歸。時事日異。何處著手。何處開口。所恃者聖主原無成心。時有變局耳。天下治亂。係宰相。掌舵無人。奈何奈何。

答方仁植書

台翁行。弟以病不能送。未幾遂居圍城之中。無路延醫。隨緣用一醫。幾無生理。今借庇漸有生機。而身尚不能見客。手尚不能作字。手札嫻嫻。具見愛時熱腸。恨推轂高陽不蚤。國事一旦至此。猶幸此時猶得高陽之一出。以濟艱難。同志諸人。費盡推挽。雖未獲之論中。然繇今觀之。祖帥之洗心報國。敵縱從永平。不能長驅而東。則關門之駐。似有定數焉。邇來兵氣振揚。斬首已逾一千六百級。而設伏用間。俱有深機。圖永圖。邇已酌次第。天心助順。想狼煙不難靜掃也。馬帥身扼敵衝。鴻橋一戰。大著奇捷。而責備猶然未已。總因朝士知兵者少。急欲敵退。以釋其全軀保家之懼耳。赤城公祖。想亦為衆論所持。數催戰。今既謝事矣。未敢保接手者之知兵否。高陽有疏。深破文士之舌。幸本兵不作異同見。但得大家省言。讓邊人自規進止。敵不足退也。果徵社稷之靈。卻退敵兵。便是高陽退步時候。人固不願其入中書堂。即高陽亦

甯復作黃扉夢乎。弟一病纏綿。久思歸計。第以時方多難。未忍投閑。解嚴之時。當問弟於長林豐草中矣。我輩十年來。死生思難。何事不經。而雞肋烏紗。夜行不已耶。台翁同心者也。敢爲誦唐句云。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范文忠公文集

范景文著

本傳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秦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為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督魏廣徵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為名言。視事未滿月，謝病去。崇禎初，用薦召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贍。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賈，不立官價。帝令永著為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計，奏坐餉秩視事，已敝，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譴，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會同為言。帝益怒，削籍為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

范文忠公文集 本傳

一

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偏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臣非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獨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獨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遺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諡文貞。

范文忠公文集 本傳

二

原序

吳橋范文忠公任宰相，未幾捐生殉國，純忠大節，如麗天之日月，光芒激射，互萬古而常新。而公生平立朝，與夫發於心而宣於言者，世或未盡知也。余忝列禁苑，與修明史，頗悉公生平。今歲校士通州，公之長孫昌平訓導繩祖以所刻公文集十二卷請余序。余先君子嘗及公之門，而余今得挂名公集中，為幸實大。其何敢辭。當明懷宗時，十七年之間，先後作相者凡五十人，賢不肖雜揉，卒至顛覆不救。比及相公太原已陷，甫逾月，遂更桑海，竟以身殉。公才略過人，曉暢兵法，撫中州時，提一旅衛京師，遂令治軍昌平，謹陵寢，其後又令掌南樞，中間以居憂罷官，未竟厥用，向使久任公以軍事，或早命公為相，抱負經濟，坦行而恢展，庶幾可措大廈之傾乎。用公之才不竟，而公遂以節顯，然天下知其慷慨於禍難之秋，而不知其堅確於平居之日。蓋正色立朝，危言危行，觸迂權勢，百折不回，素所樹立者然也。方公任銓曹，魏璫焰大熾，欲以年例逐黃忠端、李忠毅、周忠毅輩，公挺身與抗，拂衣徑歸。後為南大司馬，疏持武陵奪情，且力救黃公石齋等，得罪削籍。此二事皆公大節，卓然不朽者。夫鈞黨之禍，至熹宗而極，膺滂斃於北寺，洛蜀鑿於端禮，公已作虎鬚之編，而幸為鴻網之脫，其榮辱生死，一毫髮聞耳。至於身掌戎機，指顧爰立，適抗時宰，方張之氣，干教主不測之威，挽清議於莫伸，砥橫流於已潰，批鱗激怒，斥逐無悔，其骨鯁何如哉。劉瑾之擅權也，秦人之中，惟一彭澤子然遠之。江陵之固位也，大僚之中，惟一張岳毅然爭之。二人皆聲高當

范文忠公文集 原序

一

范文忠公文集 原序

時名震後世。况公兼而有之。且以純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耶。公始登第。偕定興鹿忠節公。長洲周忠介公。淬礪為歲寒交。究其末路。大略相等。可謂白首同歸者矣。詩古文固非公所重要。自爾質古勁。不趨世好。奏疏則公之經濟與氣節存焉。嗚呼。文以人重。人不能以文重也。讀公之文。而想見公生平立朝殉國之本末。忠義激烈之心。其必油然而生也。夫。時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重九前三日。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門下晚生武進楊大鶴頓首拜撰。

二

范文忠公文集 目錄

- 記傳
- 八卷
- 碑誌
- 九卷
- 行述行狀
- 十卷
- 雜著附補遺

二

范文忠公文集目錄

- 一卷 奏疏
- 二卷 奏疏
- 三卷 奏疏
- 四卷 奏疏
- 五卷 奏疏
- 前編
- 六卷 序
- 七卷

范文忠公文集 目錄

范文忠公文集卷一

奏疏

起廢緣繇疏以下攝錄稿奉昌改元八月

題為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伏讀恩詔一款。建言廢棄并礦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夫廢繇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溝中。無復雲霄之望矣。明綸一頒。巖穴生色。亦諸臣殊遭。清朝盛事也。臣部仰奉明詔。一朝盡用此百餘人。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窮巖沈晦。姓名常不時聞。黃髮老成。存亡亦難具晰。儻以既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為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疑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懼也。用是再三躡蹻。遵明旨。除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歿。另本奏聞外。而建言詿誤諸臣。灼知最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第探訪。不出一兩月。而咨詢當無不真。不出數十疏。而前後亦不相遠。況施為有序。且缺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鮮積薪。則浩蕩之恩。於焉可廣。而師濟之美。於焉立見矣。

考選科道職名疏

范文忠公文集 卷一

明 吳橋范景文著

題為開讀事。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伏讀大行皇帝遺詔。內開。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俱令授職。欽此。又查本年二月內本部題。為目前急務。惟疏通候命諸臣。為第一義。萬乞即賜允奉。奉聖旨。是欽。此。本年七月。該本部文選司題。為從古無八年久候之臣等。因奉聖旨。考選散館各官。已遵遺詔補用。吏部知道。欽此。夫以窮年累月。所仰望而不得者。一朝立為疏通。以千言萬語所籲請而不得者。一旨最為明白。諸臣業已連茹。而升。臣部無庸補牘以請矣。但周朝瑞等職名履歷。前疏未備。謹載開具上覽。伏祈聖鑒。

卸用建儲被廢諸臣緣繇疏

題為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伏讀詔書內一款。建言廢棄并礦稅註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殛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夫建言諸臣。而中有事關國本者。或叩清關。或忤時宰。或引義而廷諍。或因入而株連。皆成先帝之令德。厲宗社之遠慮也。雖宸衷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犯顏不避。何可沒回天之力。當其慷慨發言。計不反顧時。豈知有今日哉。而一斥長甘。九死不悔。其忠悃良可念也。先帝神明不測。用意淵深。陰採其言。以登萬年之慶。陽乘其身。以貽一生之名。今皇上篤念舊人。并其身而顯庸之。即歿而不忘優恤焉。固已生輝於巖穴。黃彩於泉壤矣。亦諸臣千載一時也。臣部仰遵明詔。除舊補王家屏之功存密勿。不敢概敘外。其餘疏名上覽。伏祈敕下臣部。再加查訪。存者不次起用。歿者移咨禮部優恤。其有一時開載未備者。再行奏聞。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起原任戶部主事鹿善繼疏

為計曹念在急公。舉朝望切。有過。伏祈聖慈免降。以惜人才。以光新政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為照原任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鹿善繼。公忠不貳。足稱社稷之臣。沈毅有為。卓為名教之主。持節可堅。百折籌餉。特見一斑。相應請復原職。案呈到部。為照鹿善繼之被謫也。以留藉金花。而其留藉金花也。以需餉急於燃眉。指餉窮於露肘。聊出此不得已之計耳。夫不惜一官。以收潰散之軍心。以存殘破之疆土。以宣上德意。而垂萬世之令名。有臣若此。正宜破格獎拔。用示風勵。而反蒙謫降。人其謂之何。先帝神明天縱。豈見不及此。勿亦以獨濟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姑假此以警後來。而重朝廷乎。臣部遵旨擬降。朝廷之權已伸。而令已違矣。疏上而不報。可益見原無成心。姑留以待後庸。或者別有深意。是未可知也。日見皇上慨發內帑。二百萬犒邊。薄海內外。無不仰頌明明。后舉動非常。夫在內者尚出之。而宏大賚在外者。何不可獨之以濟亟需。若鹿善繼者。想亦聖明之所欲亟有也。伏祈敕下免其降級。照舊復職。邊士聞之。必將曰。國家未嘗忘我。而斷不解體。廷臣見之。必將曰。國家不肯負人。而莫不盡心。非特為一人之官而已也。

陸原任御史劉光復疏

題為懇臣效忠可嘉。明主錄用難緩。伏祈起陞。以宏先德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為照劉光復。既以言

獲罪矣。彼其赤衷欲瀕。臣取其心。犯顏不避。臣取其氣。而慈孝之語。奉揚休美。亦舉朝所共欲言者。不聞有大罪也。或但罪其高聲越次耳。然覆盆五載。已磨磨之微權。而釋繫一朝。彌見浩蕩之德意。若竟其所為。必能殫竭忠誠。報答明聖。一以教臣下之忠。一以明聖主之孝。一以廣先帝之仁。一舉而三善備焉。伏祈敕下起陞光祿寺寺丞。在本官感恩而圖報。在諸臣聞風而作忠。亦風勵一大機括也。

鴻臚正卿改用甲科疏

為臨御方新。朝儀當肅。鴻臚正卿改用甲科。以復祖制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鴻臚寺正卿。自王用賢察處以後。員缺已四年矣。先後建言諸臣。皆議宜用甲科。此非無據也。查得萬曆元年十一月。鴻臚寺缺。正卿該本部覆准。正卿仍用進士。其別途出身者。歷俸年深。但陞服俸官。至左少卿而止。此載在職掌。班班可考者。嘗有屠義英。以嘉靖丙辰進士。蘇太僕寺少卿。改鴻臚正卿。此即先帝初年事也。後失其制。概用別途。固以其禮度之素嫻耳。然家起貨郎。以廟九列之班。已自不韻。即儀習絲。以百僚之瞻。必且不光。雖資格不可局人。而典章自宜還舊。今南鴻臚卿余啓元。現用甲科。何獨於北而反不然。合行亟請。案呈到部。為照聖主御極。中外具瞻。漢官之儀。復見於今矣。然肅朝常於九重。宣法儀於百辟。則鴻臚實司其事。而可復以他途混乎。若用甲科。則揚眉於濟濟之列。而該寺重樹儀於殿陛之間。而朝廷尊所關亦自不細也。既經該司備呈前來。相應催請。祈敕下臣部。除該寺左右少卿。仍用別途。聽其禮熟資深。止加服俸。正卿一缺。務擇中外清望甲科。以充斯任。庶儀觀整肅。典禮昭明。亦維新中一事也。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吏科給事中周朝瑞免降疏

題為愚忠可鑒。聖度宜宏。祈恩免降。以作敢言之氣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伏讀聖諭。內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聖節等典。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斯要譽妄言。本當擊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內閣大學士方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斯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行議減。內庫金花。阻絕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言。臣部仰遵明旨。又何敢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聽耳。至所條奏。留停金花。以寬民力。而光上德。酌祖制而裕國儲。亦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譽妄言。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容言之時。而有拒言之事。恐未免為聖德累也。日見皇上用人行政。下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衰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時。止宜將順德意。彼自視大漢王居。不殖貨利。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乎。雷震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露雨旋施。彌彰有容之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謫。照舊供職。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

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之舉。愈覘聖心之無我。其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總備大僚考選疏以下副銜萬曆四十八年

國家正當全盛。朝寧漸見空虛。懇祈聖明。立允會推考選。以備任使。以勤治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大僚國之股肱。無股肱何所依。毗言官國之耳目。無耳目何繇聰明。故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盛世所以興隆也。衰世廷無人焉。有人不用。自淪於無耳。今部院見止五六員。科道見止十數員。可謂無人之極矣。啓事類煩不蒙報可。豈以臣部補牘。皆為人求官耶。即為人求官。亦以酬庸。而為官求人。乃以集事。皇上何疑臣下之深也。積疑成厭。既有人不用。而積厭成咳。究且欲用無人。是以臣所患者。官無其人耳。人無官則何患焉。獨不見夫避難規便者。以無官為幸乎。悠悠之口。皆謂皇上吝惜爵祿。然此爵祿。在人主借以神其鼓舞。在臣下借以效其功名。使利吝不予。上失鼓舞之權。下無功名之地。士亦安往不得貪賤者。而人主將與誰共治天下乎。諸疏現在御前。惟皇上留意。立賜俞允。師濟之盛。即在目前。助勳之效。可收異日矣。

催大僚疏

為九列多缺。時事可慮。懇祈聖明。速賜簡用。以保治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為照國家稽古建官。政分六曹。有長以提領挈綱。有貳以分猷佐理。意至深遠也。無事之時。得人以勳。邦隆多艱之時。得人以挽否運。而缺人廢事。從來久矣。皇上試觀近日各部院之官。缺耶。不缺耶。近日各部院之事。廢耶。不廢耶。綜覈之朝。事聽其廢弛。師濟之世。人任其空虛。所悞者誰之政務。所播者誰之才賢。則皇上自為社稷計者。左也。今刑部缺尙書。臣部。戶部。兵部。缺左侍郎。而工部。都察院。則三堂全缺。南京戶部。禮部。兵部。俱缺尙書。都察院。缺左都。會推各官。諸疏。現在御前。惟祈聖上立賜俞允。施行。

催起廢疏

為起廢原奉特恩。俞用難容終斬。伏祈渙發。以完盛典。以維泰運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為照起廢一節。臣部言之。非臣部亦言之。章滿公車。無慮數十上矣。而比年以來。未見起用一人。悠悠之口。皆謂皇上有意禁錮諸臣也者。臣伏讀四十一年三月日詔書云。欽此。欽遵。十行一下。中外動色。使當是時。仰奉成命。漸次敝錄。煥穴巖之光。示綸綍之重。豈不休哉。乃復更端請旨。遂致中格。夫煌煌慈詔。臣民奉之。千萬世垂之。可不是遵是依。而更於何取旨耶。德意原自浩蕩。臣部自失奉行。罪復何言。今日者。明布臣部之失於天下。亦惟成恩詔之信耳。然臣又反覆思之。開讀方新。原不必於覆請。時日既久。勢又難於徑行。浩蕩德意。亦求皇上自始終之而已。蓋諸臣之被放也。明主豈真有舉世之怒。勿亦惡其自為名。而以老其才沈其氣乎。而困衡磨礪。遠者二三十年。近者亦十餘年。其才已老。氣已沈矣。使其竭忠盡節。必能為國家擔大事。定大難。而不撼始也。惟皇上成之。終也。惟皇上用之。名於何有。惟不用。乃有其名耳。何也。諸臣或慮國本。或抗稅監。大率事而獲罪者十一。言而獲罪者十九。吐耿懷亮言。而有效。適昭主德之微。憂盛危明。幸而不驗。彌見宗社之福。一旦賜環。聯翩以起。在諸臣止見不測之恩。在舉朝止見

有容之度。有如其言。收其效矣。猶令遺逸。抑厄不展。使追論者舉其遺事曰。某某為建儲。某某為罷稅。某某為一事註誤。而不蒙解網。日在人口實間。毋乃為聖德累乎。聖孝五十而慕。千古為昭。明詔所及。海無不傳誦。而獨遺於林莽之英。彼不知者。謂聖明真有成心。渙綸亦可反汗。臣深為皇上惜此名也。為此不避忌諱。容臣遵前恩詔。陸續列銜題補。如是則皇上錫類之孝。彌宏。而微臣以人事君之責。少塞矣。

總備考選疏

為考選原係典章。空虛大失政體。懇祈聖明。總俞兩咨考選。以復祖制。以慰人心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為照官以言名。原以用其言。非徒用其人也。今考選不下而題差。差又不下而九年久候。三咨并壅。若有意於厭絕言官也者。從來大奸惡大刑獄。孰不賴其廓清。而奸人猶有所畏。而不敢逞。言亦何負於國。而必欲厭絕之也。況欲禁其言。先錮其人。皇上以為言可禁乎哉。防川而潰。日後之決裂必多。欲挫其人。先恫其官。以為人可挫乎哉。守株而待。正氣之屈抑必甚。皇上即欲厭絕之不能矣。徒彰此名於天下耳。城門開。言路閉。宋人舉以為誼。而今當城門將閉之日。言路猶復不開。則有心者之所深恐也。用敢不避煩瑣。補牘上請。伏祈聖明。省覽。速將癸丑丙辰兩咨考選。周朝瑞等。立賜允用。不特暢七八年久鬱之人情。亦所以存三百餘年相傳之典制矣。

催丙辰一咨考選疏

為題差原非初制。考選早宜允行。伏祈聖明。速俞丙辰一咨。以復舊章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為照考選之法。先年每歲一取。不間歲一取。無有數歲不選。雖時不下者。自行取變。為留部。已失初意矣。考選變為題差。而考選之意。失題差有下。而題差之意。亦失。失非聖世之所宜有。而想亦非明主之所樂居也。皇上念念法祖制。事事循舊章。豈獨於考選一事而疑之。今丙辰一咨。現在待命。若一時盡下。連茹同升。在諸臣免於守候。壯敢言之氣。鼓任事之心。一便也。在皇上免於批答。明宸衷之斷。昭主權之尊。一便也。而在臣部。亦止有將順。有奉行。而免於催請。其便不亦大哉。惟聖明其利圖之。

催癸丑一咨考選疏

為敬循職掌。懇祈聖明。速俞癸丑一咨考選諸臣。以濟缺乏。以光聖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為照臣以職在用人。而用人之大者。無過考選。今癸丑一咨。候命已八年矣。其時不為不久。差用已二十餘人矣。其局不可不完。先後催請。幾於舌敝額禿。而天聽彌高。不見省悟。夫以臣部考選。而使諸臣交章共催之。猶然不盡下。亦臣之罪也。皇上豈真欲奪臣部之職掌耶。今見在候命者。科止十二員。道止四十三員。聖明舉動。往往初時持之甚堅。臨時應之當可。將勿欲留此盡下於臣部。以存一繼之職掌。未可知也。伏祈皇上將癸丑一咨。即時盡賜俞允。臣部有詞於人。皇上有詞於臣部。豈止濟萬分之缺乏而已哉。

催補京堂疏

為京堂懸缺甚多。積滯難疏。懇祈聖明。亟賜點用。以襄化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國家之用人也。雖以採望。亦以循資。而所推擇為京堂者。非望之隆。而資之深者。不與焉。故彬彬有人。可以為卿貳。可以為

鎮撫無難濟前路之窮。寥寥無人。一塞於臺省。再塞於藩臬。益成後來之滯。今某推某。某推某。或展采於方面。或據獄於郎曹。或蜚聲於言路。幾經諮詢而後有此推。固其應得之物。而未始逾涯也。今乃屢推不報。既目以爲賢。而反歷久不轉。他人無相觀相勸之思。倘時值其窮。不免躡級而升。本人有踰尊踰戚之懼。壞典章而鬱人情。無一可者。各本現在御前。伏祈盡賜允用。不第酬前勞。亦以儲大用。則聖明之所自爲社稷計者也。

總催兩咨考選疏

爲臺省候命彌久。得旨甚艱。懇祈聖明。速賜俞用。以充班行之空虛。以存臣部之職。掌事。文選司案呈。國家之有臺省。非徒廣聰明之用。亦所以實法從之。班。今候命之官。多於被命。在差之人。多於在朝。烏臺青瑣。寥落不充。人皆曰皇上不用言官也者。然科臣有時命之。翦桐矣。按臣有時命之。持斧矣。是諸臣未嘗不用。而用人之權。反不操於朝廷。是皇上亦未嘗不用諸臣。而不用人之聲。獨傳於天下。誰司銓衡。而令至是。諸臣之不得其言。臣部之不得其職。皇上用人而不得其名。皆自臣部始之。臣對諸臣何以爲顏。對天下何以爲詞。而自對亦何以爲心耶。用是不憚煩煩。補牘上請。伏祈聖明。將癸丑丙辰盡賜允用。塞極必通。塞極必舒。望之皇上。明以得直。忠而兼良。望之諸臣。老臣惓惓之愚。盡此矣。

總催兩咨考選疏

爲耳目萬不可廢。臺省萬不可廢。懇祈聖明。速下考選諸臣。以釋羣疑。以光至治事。文選司案呈。爲照言之益於人國也。夫故昔之聽言者。詢及芻蕘。得言尙不必專官。豈專官而反使不得言者。即昔之拒言者。斥及仗馬。亦待其有言而後驅之。豈防其有言而豫折之者。以致清華爲輻輳之地。省臺若閑住之官。多年候命者。俟同河清。大言叫關者。難同轉石。如此景象。非特盛世之所無。而亦衰世之所未嘗有也。臣反覆思之。皇上亦時嘗用其言矣。用之而效。事急亦用其人矣。用之而效。陰探其言。而顯抑其身。此有所愈。而彼有所禁。外議紛紛。妄相猜度。皇上何以解於人。輔臣備考選之揭。無數日不上矣。皇上尤考選之旨。經九載不下矣。皇上不答輔臣之請。以致輔臣無以副中外之望。外議紛紛。妄相猜度。輔臣何以解於人。考選臣部之事。而題不見報。考選不下。臣部之責。而催不見報。尋常除。豈足報主疏煩憤。愧未回天。即未有以此各臣者。而臣部又何以解於人。臣愧而懼。懼而疑。真不得其故也。然所望皇上自成其斷者。在宸衷之一轉。而令臣等并免於戾者。亦在上意之一決耳。伏祈聖明。即將癸丑丙辰兩咨考選科道諸臣。立賜允用。

總催三法司疏

爲法署空。國紀盡解。伏祈點用。以肅久玩。以振積弛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設立刑部。以職掌刑名。都察院以維持風紀。而訟獄反平。則歸之大理寺。曰三法司。祖宗創制。良有深意。以人主所以治天下者。法也。無法則不治。無人則無法。缺一有不可者。而今則一時并缺矣。刑部。都察院。止有張問達一人署理。而大理寺并署印之人無之。一切積案。爭者誰允。疑者誰駁。勘理者誰爲轉行。無乃法幾頓乎。蓋人

之所以敢於飢法者。窺人君有輕法之意也。上自輕其法。不可言也。下共輕上之法。益不可言也。勢必至裂防潰繩而不可收拾。皇上吝惜爵祿。固忍於愛官。而慮防銜竊。亦忍於廢法耶。臣竊見年來。皇上深宮靜攝。中外肅然。祇憑此法以維持其間。而以無人之故。坐致廢弛。臣之憂將不知所屆也。臣謹將前後推過職名。另本開列。伏祈聖明。慨賜允用。庶持法有人。持天下有法。於以整齊海宇。裕如矣。

催司官疏

爲司官多缺。部事易廢。伏祈欽點。以重銓政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臣部司官。其推擇也。省各一人。必如是。方可詢各省之事也。其填補也。司各數人。必如是。方可辨各司之事也。其序遷也。司各數月。而後轉一司。必如是。方可了各司之事也。惟備則久。惟久則習。惟習則能辨官。而不爲吏所勝。今除未推。與推而未下。下而未到者。共缺七人矣。缺則列署而治者。事不得不兼。俟彼條條。苦事權之無歸。畫方畫員。虞精力之難繼。不便也。缺則拾級而登者。轉不得不速。規格之相承到手。未易周知。條畫之自我徹底。又難究竟。不便也。官方易淆。吏弊易滋。實在於茲。臣方率諸司。加意澄敘。精心釐剔。而乏人廢務。先自臣衙門始。目前將有中斷之脈。轉盼并無代庖之人。誰爲參統鈞以佐聖天子。平明之治哉。臣謹將職名開列上請。伏祈立賜欽點。容臣填補。司分。具本題知。促令到任。管事。庶可佐辨官之治。無廢事之憂矣。

催吏科疏

爲首垣空署。發憑無人。懇祈速允散館之臣。以濟急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六科與六曹相關。而吏科則與臣部爲表裏者也。故事。章奏奉旨。下科看詳。事所不可。則爲參駁。事所當行。然後發抄。非徒重王言。亦所以防奸蔽也。頃自張廷登請告行後。印信塵封。將半年矣。看詳何人。封駁何人。發抄又何人也。夫無該科則事廢。臣部即欲舉之。不能也。若徑從停開。所悞在政務。稍爲權宜。所亂在典章。至畫憑一事。又停開不可。而權宜不能者。奈何其弗念之也。今姚宗文閱視未竣。而候命之暴。謙貞誠不可且夕緩者。伏祈敕命。即日。到任。署掌印信。則首垣增重。銓務立通。非止免選人之守候而已也。

催太僕寺少卿疏

爲軍興正亟。問政爲先。懇祈點用寺臣。以圖共濟事。文選司案呈到部。國之大事曰戎馬。今戎事日飭。馬其所亟需矣。然誰司問駁。則二三寺臣也。今所推王象恆。馮嘉會。政且夕望下。以資分理。而屢催不報。皇上將以爲可缺哉。彼其事有專隸。一人缺則一事廢也。法因人立。缺愈久則廢愈多也。獨不見近事乎。遣官欲行市買。金錢之搜難繼。贖罪亦是權宜。三尺之法不明。有人不用。事急而苟。且若此。爲計不亦左耶。伏祈聖明。於二臣早賜點用。使以乘聽之夙望。策簡乘之新猷。必大有裨矣。

催大理寺疏

爲棘司空署。祈允見推之臣。以重法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刑者天下之平也。必持平有人。而後其刑不忒。三尺之法。足以取信於天下。大理固持平之司也。今三堂并缺。庭中鞠爲茂草矣。凡待讞決者。待平反者。不知其幾。而徒以棘司無人。有罪者愛書未定。冀幸於脫網。無辜者縱釋無因。拊心於羅羅。長繫

團屏。天日莫觀。今當外患內訌之日。而使輩殺之下。有嗟怨而不得舒。抑鬱而不得事者。非完策也。即如矜恤一事。皇上行之四十八年不廢。而亦以題差無人。致除常期矣。竊見聖上每歲停刑。豈非好生至德。然停每歲不宜停之刑。未足見皇恩之浩蕩。而廢五載不宜廢之典。反以啓普天之憂疑。言念及此。皇上仁覆天下之恩。必油然而動。而俞用寺臣。當不俟臣言之舉矣。伏祈立賜點用施行。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以下與餘稿天啓五年

奏爲矢心入告。嚴杜請託。以清仕路。以養士節。以佐平明之治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數。一擊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矣。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力任重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即沈疴委頓。何敢再爲僣。以緩王程。且當聖明勵精求治。德意甚盛。臣亦安思澄清銓序。有以上神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仕路混濁極矣。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一旦至此。勿亦衝鑑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願天下中人多耳。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即不肯。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身始。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積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即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顯夷。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於何論。其蘇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願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窟。而己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今與諸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一人障其目。而符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倂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蚤緣熟徑。人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微。其爲世道安所終也。臣故預揭癩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共偕於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叮嚀。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陸續推用。一循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該部知道。

覆楚省學道歸併疏

爲學政一權兩操。楚士分黨鼓譟。懇復舊制。以安地方。以端士習。以光大典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天啟五年二月十三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鳴玉等題。將荆岳諸府歸併武漢學道兼攝等因。正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題覆。案呈到部。看得各省止一學臣。而并設則自楚始。即楚原亦止一學臣。而添設則自戊午始。其初或以全楚幅員延袤二千

餘里道遠。考試有所難周。人多約束有所不及。故並建兩憲。臣以督課之。但初在分轄。以專成。不虞畫域而多事。天下事一則專。二則紛。從來然矣。如辛酉甲子。鼓譟者再見。士競立黨。勢類揭竿。雖兩道臣同寅協恭。祖不分於左右。而諸士分門割戶。禍每釀於二三。若不蚤復舊規。勢必以械槊薪槓之地。爲秣給介胃之場。如科臣所慮者。率舊無愆。紛更多擾。此其一也。合無將荆岳諸府併歸武漢學道。定限三年。完歲科兩考。方與陸轉。其荆岳一道。永免銓補。庶遲之歲月。兩試可以畢完。一厥事權。學政不致分裂。既經具疏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行令該省撫按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請廣添註京堂疏

題爲奉旨查議添註。以通仕路。以廣皇仁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徵題稱。今早文書官李守質。陳國甯發下郭興言一本。上傳考選添註。著遵前旨行。夫考選奉旨遵限四十名矣。惟添註一法。則臣等竊有請焉。前於天啟四年十月內。停止添註。蓋謂起廢諸臣。充塞京堂。不得不爲之限制也。若臺省吏部三衙門。於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從添註。若待實缺。則十年不得一轉矣。此事勢之必不可行者也。伏望皇上姑容照舊添註。以通陸轉之窮。但不許徇情濫轉。如近日七八人之多。庶於通變之中。猶存限制之意耳。等因。奉聖旨。朕覽卿等奏。臺省吏部三衙門。於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有添註。但邇年徇情濫轉。甚無限制。自今以後。允卿等所請。每歲科中止陸二人。道中止陸四人。吏部司官止陸二人。其科中閏轉。道中邊功勞深。俱各停止。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京堂近來濫觴已極。明旨概罷添註。真是慎重至意。而限制之中。仍示變通。又俯允開臣之請。科道臣屬三衙門。特准添註。宸衷轉圜。事皆法祖。善必從人。天下莫不誦聖人之明且斷。但藩臬諸臣。爲天子屏蔽巡宣一方者也。其間資俸深崇者。瓜期已逾。竿頭難進。使之久居此任。在本身居進退之間。使後人礙遷轉之路。不惟非人情。并非政體也。且卓異特舉。例當優處。既難盡推開府。而又不晉清卿目之爲賢。而與不肯者同滯。其何以昭風勵而示激勸乎。若待實缺然後陸補。則前路一壅。中格可虞。銓法必處其窮勢。亦不得不爲之所也。伏祈聖明。俯從臣議。將藩臬諸臣。亦量添註。每歲或二人三人。如科道吏部之有定數。庶乎內外皆均。銓法無礙。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覆調有司疏

爲移調首郡首邑官員。以清地方。以興吏治事。文選司案呈云。到部。爲照今字內。有脊蓋多故矣。羽書旁午。徵調繁興。戶鮮寧居。家無安堵。所賴郡縣得人。彈壓撫摩。得以維持。合之成一太平也。如汶上。南海等處。或近畿神京。或遠居海徼。或首列雄藩。或地當孔道。或瘡痍之未起。或雙孽之漸生。地之需人。日以爲嚴。懸缺既難久待。新任或難遽調。今各撫按留心求瘼。銳意觀成。酌人地之宜。因材器之使。諸取確當。列名補膺。相應允從。既經查明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施行。

議裁冗員疏

爲議裁冗員。節省繁費。以甦民困事。爲照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也。方今民生困殆。日苦多事。而說者曰。省

事不如省官。然或權當獨操者。則不可省。即或事需分理者。亦不必省。至於一切冗散。多半雜流。秩卑而養廉之祿不豐。資下而充囊之計多巧。不特民苦官。而官亦自苦。何不可省之有。況在庚癸時呼。箕斗罔濟。司農持籌而仰屋。百姓剝肉以醫瘡之日乎。若罷不急之官。清耗蠹之資。不特紓民困。而亦佐軍需。未始非濟時急計也。合無將各撫按題裁各官。赴部另補遺缺。永免餘除。恭候命下施行。

覆大梁道臣疏

為酌議就近陞補監司。以安地方事。為照大梁以西。則巡道實分轄之。其地山與河錯。其人軍與民錯。而奸宄盜賊。往往出沒其間。誠不可一時缺人者。提學副使何應瑞才兼武緯。文經力可肩宏。任鉅兩試事竣。歷俸已深。就近陞補。誠為便計。

請告呈附

為因勞增病。因病思親。懇恩代題。蚤賜生還事。竊職藥裏餘生。志絕世用。猥以嚴旨敦催。誼難優塞。且堂札數臨。惓切有加。顧此殊遇。何忍自負。力疾出山。不揣區區。亦思勉竭愚鈍。澄清仕路。以仰報朝廷。并酬知己。夙心所自矢也。十七日入署。距大選止有八日。職拮据從事。不交睫者數夜。僅僅無愆。常期而難肋之體不堪矣。二十五日入朝。立看聖籤。吐血不止。歸時乃甦。初猶謂因勞偶發。少息當痊。不意數日以來。偏體如蒸。眩暈怔忡。一時并作。自頂至踵。無非痛楚。緣職積病之餘。元氣未復。又嬰重勞。遂極沈委。性命之憂。岌岌在目前矣。憶職初就道。職母見職帶病出門。雪泣霑襟。職父雖以大義相勉。而意思鬱苦。更甚於契。職此時恐傷親意。以淚承睫。不敢下。然每一迴念。中腸若割。今值疾痛。夢中頻呼。想父母念職。亦應爾爾。職亟遣人歸。聊作平安家報。少慰親懷。但職吐血時。天下選人。衆目共見。萬一流傳。驚當如何。職因此悲思愈重。病勢彌增。延醫楊加祚。傅懋光。形視不言脈症何如。而但言亟宜蚤歸。職所以憂懼交深。躊躇再四。而不能已於乞身也。伏祈俯垂憫念。准題回籍。從此慎醫藥。以自輔。供菽水。以娛親。倘苟延視息。皆鴻造所留。即終填溝壑。亦銜結為報。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二呈

為病勢日深。職守難曠。祈速允放。以重部務事。職具呈請告。蒙批。本官以夙望被召。到任以來。裨益部事甚大。會幾何時。輒言休沐。宜以國事為重。力挽去思也。竊職力疾到任。時不滿二旬。事僅完一選。任過其量。罪浮於功。於國家有何裨益。乃蒙溫語。倦留。期望過厚。敢不勉抑去思。以副策勵。但職之病症。已經匝歲之久。即今調理。亦非計日可痊。劇詞難容。臥理子舍。不禁牽情。數念展轉。病在心頭。職把鏡顧影。覺形容減平時十之五。精神減平時十之七。長安上而縉紳。下至輿臺。莫不知職之病。而此段情事。尚未必知。已人人知。職必去矣。若日日言去。而徘徊顧戀。天下其以職為何如人。衡鑒之司。首重表率。已先如此。衆何觀焉。是其病也。猶以療曠。廢衙門之事。而病而不去也。乃以濡忍。傷衙門之體。職因此益鬱益病。亦不敢徵賜調理之恩矣。惟祈速題。致仕回籍。或謝此官。以厭病魔。但不至以抱病遊子。貽老親之憂。曠官病臣。妨賢者之路。其所裨益。似為更大。冒昧再懇。無任悚惶。

三呈

為親病身病。相關益迫。再懇速放。以盡子情事。頃職具呈請告。慮及以病憂親。猶是意中揣摩。然嚙指覺痛。此心已忤悸動矣。今日家人馳至。傳言職父母聞職吐血。日夜驚憂。悲號不止。職終鮮兄弟。孑然一身。與父母相依為命。經月為別。輒便神傷。家庭每談及絕裾倚闥之語。意色遂爾慘淡不樂。今職父書中云。誰非人臣。而不惜其勞。誰非人子。而不愛其體。兩老人念兒甚。望兒歸切切矣。職讀未竟。血淚潸然。職母素有痰暈之疾。鬱即舉發。倘久望不歸。復增前症。職真天地間戮民。萬死不足自贖者。職思國家恢宏為網。未嘗以仕進之路強人。而廣厲徵權。不過以忠孝之道風世。若職偃臥杜門。濡忍不決。進不足盡忠。退不足明孝。而浮沈不進。不進則且大傷廉恥。職即不肯。必不敢自外孝治之朝。而明良在上。豈可使下有忘親之臣乎。且堂諭留職。將以用職也。職方寸已亂。不能效用矣。用職不若成職。予職以官。不若予職以命。輕重之間。不待智者知也。今疾勢日漸沈危。生死只在奄忽。伏祈早題一日。早入里門。得奉遺體。以慰明發。合家感錫類之仁。即持朽骨以正首邱。亦奕世矢捐糜之報。情亟籲天。一字一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呈

為病亟意促。時刻難待。四懇速放。以救垂危之命事。竊職三呈控籲。亦幾情迫詞窮矣。未蒙矜允。豈以職飾無病為有病乎。昨家人倉皇馳至。誰不見者。職一夜悽痛。增病十分。誰不見者。若以病誣親。以身病欺君。即此便是通天之罪。不可勝誅。而職敢乎哉。憶前歲職父薄宦吳興。病肺幾殆。恐至驚職。匿不使聞。然職見家報。膝臆墨墨。心動。即介馬而馳。水陸三千餘里。十日而達。榻前一慰。瘳即霍然。爾時真病。尚不言病。況今言病。病何待言。此職所以驚魂墜膽。痛切在心。若自身狼狽。猶是小事矣。夫人孰無病。而職偏以病累親。人誰無親。而職親偏以子增病。方今才賢輩出。需次待用。何止職一人。而職雁行中斷。烏哺牽懷。則職一人也。前之叱馭。為急君命。今之乞骸。為紓親懷。進退之間。皆非得已。不然。畏路馳驅。向抱病而來。清暑從容。乃無因而去耶。職言止矣。千言萬語。惟有一病。千禱萬祈。惟求一放。放之早晚。實關生死。知堂臺必憾然有動也。伏祈即賜具題。早歸田里。其於職命。何異再造。職無任懇籲之至。



之始。據其款如此。伏惟聖明裁察。

直扶吏治病源疏

奏為直扶吏治病源。祈嚴申飭。大破積習。以風有位事。臣被命撫豫。受事已匝月矣。懷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為兢兢。因竊歎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症之藥。止惟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其起於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為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救為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睥睨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為所欲為。無復畏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奧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剋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惴惴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諛語。今竟守為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貳。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王。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為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曖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龍為鈞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為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己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饋道。夫饋道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真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為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道非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饋道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諸臣而仍不回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奉聖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餽。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即與覆行。

處置撥兵疏

題為應撥之兵已發。處置之法當預。伏祈聖明申諭。以定軍心。事。臣奉旨征調撥兵五千。已經遣發。於十四日具疏奏聞矣。然發兵者。臣之事也。而兵頓有地。兵行有次。兵餉有精。皆不得不蚤為計。處置不蚤。惶惶嗷嗷之衆。易至釀亂。語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從來以徵兵。階禍者。往往而是。臣為此慮。一一為皇上陳之。憶臣營在里中。聞山東發兵。軍士借口糧少。因而大索致譁。臣思索而後給。威損而不足見德。故凡安家行糧。犒賞器甲。一照往例。毫不少減。而仍捐俸備花幣牛酒勞之。以宣布朝廷德意。人人踴躍而前。

范文忠公文集卷二

奏疏

撫豫報代疏以下撫豫疏

為遵旨到任。恭謝天恩。事。臣原任太常寺少卿。崇禎二年七月。准吏部具題。奉聖旨。范景文。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赴鴻臚寺。報名謝恩。本月都察院到任。領敕辭朝。具奏起程。於九月二十二日入境。該前巡撫右僉都御史邱兆麟。咨送原奉相傳敕諭五道。符驗一道。令字旗牌八面。副關防一顆。并吏書文卷到。臣即接管行事。外。臣嚮於班行中。仰見皇上登精治理。旰食宵衣。所蓄目而憂。悉心而籌者。無非為斯民計。詔令之頒。炳若日星。乃微窺民間。不惟不沾此德意。并亦不聞此仁言。問誰承宣。因撫臣之罪也。今皇上不以臣為愚不肖。而使之撫豫。既以豫之民生付臣矣。從此而休養生息。皆臣之責。從此而順連抗。皆臣之辜。皇上所以任臣者何重。而臣敢晏然已乎。誓當俯竭丹誠。肅將明命。以下對兩河之民。即臣撫兩河。亦事有他謬巧。不過就皇上所頒詔令。與二三屬吏。相勉勉實行之。令百姓實實受之。如是而已矣。行之歲月。吏治民安。必有裨益。以報皇上。若猶是以欺飾。以虛應。願皇上以斧鉞之罪罪臣。臣無所辭。各屬諸臣。其體臣此意。而交相勉勉乎。臣實藉手。以免於戾。然而以欺飾。以虛應。臣奉皇上之威靈。以白簡從事。其又何辭於臣。故於受事

第所養糧有限。此後轉輸弗繼。庚癸易呼。其支領之處。不可不一蚤定也。師之所過。荆棘生焉。言兵行之易擾也。臣於其經臨地方。一居一食。皆委官先期料理。使市不易肆。師至如歸。第過磁以往。非臣所屬。萬一止宿無地。貿易失平。軍民相格。別生事端。則所傷者多。臣雖移咨保定撫臣。下檄所屬。如臣屬。若再奉天語。使軍士聞知此項細事。亦煩宸念。必益感動。其次舍之安。不可不一蚤定也。中州距京師。視各處獨遠。故聞命獨後。各鎮先到者。想分有信地矣。官兵向臣相問。臣應以近京地方。至問近京何地。而臣不能應也。以是衆心惶惑不一。夫法不一則玩。令不一則紛。此軍中大患也。屯駐之所。又不可不一先定也。至於遣行之日。臣爲申明紀律。曰。兵到宜慎重。兵行宜神速。逗遛觀望者法無赦。今即不宜犯百里趨利之戒。而事出赴義。常法難拘。其兼程疾趨。一日必逾兩舍。行後更遣急足促之。絡繹相望。不絕於途。臣所能爲者止此矣。一出境外。惟聽將軍令耳。臣既不能縮地。又不能分身。統領將官。亦祈皇上先諭後至之罰。以定其心。其或無敢阻越。以稽王程乎。臣已移駐境上。以未奉旨。不敢出疆。恭候命。另取進止。第心憂創難之兵。或至發難。故效此一得。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採擇施行。崇禎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范景文督兵赴援。知道了。兵如到派。使著在彼守禦。未到速赴。糧餉該州設法措給。援兵經過地方。有司處置。務俾得所。前已有旨。著再加申飭。該部知道。

恭謝皇賞疏

奏爲恭謝皇賞事。臣奉命提兵入衛。派守阜成門下。荷蒙聖恩。頒發賞銀三千一百二十四兩八錢。謹就營中恭設香案。率將士望闕叩頭。外。隨即陳白鑲於簷下。廣布皇仁。推赤肝於腹中。偏爲帝德。一時三軍挾纊。萬口騰歡。臣亦以大賚之豐。益篤匪躬之蹇。兆解於沛。師協以孚。臣何勝佩戴之至。

再謝皇賞疏

奏爲再謝皇賞事。臣奉命入衛之初。部下士卒。已荷皇賞。該臣具疏奏謝外。爲時會幾何。復蒙天恩。賚予至再。幣銀三千九百零六兩。每名五錢。視前更渥。顧此鞮鞢之衆。沐隆施之不倦。戴大德之難忘。激奮自矢。其何以圖報也。惟牛飲血。各欲剖腹見心。秣馬厲兵。漸可如臂使指。臣亦藉手以慰下勞。愈矢心而懷上眷。感深逾萬。恩浹無倫。臣何勝銘佩之至。

援兵經過處置當預疏

題爲援兵處置當預。中原空虛堪憂。懇乞聖裁。以防內變。以安腹心重地事。臣連日閱邸報。見陝西撫臣劉廣生。延綏撫臣張夢鯨。江西撫臣魏照榮。鄖陽撫臣梁應澤。開警入援。俱繹絡在途矣。陳師鞠旅。以衛王室者。自臣子之誼。但道路經臨。有一不取途中州者乎。中州四衝之地。綰繫諸省。諸省以一方之事。爲事而中州則四方之事。皆其事也。凡此帶甲荷戈。多無義之人。又操不仁之器。紛囂甚易。約束甚難。一失約束。而害必有受之者。非經臨地方耶。使地方安受其害。害不可言也。使地方不交受其害。害愈不可言也。即令人盡羸糧。士無枵腹。而安頓之次。食飲之方。軍民主客間。猶不能保其無事。況未必然乎。今准陝西督臣楊鶴咨稱。遣總兵官楊麟統領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馬騾四千九百餘匹。頭。應用糧料。速行預

備等因。到臣。臣亦提兵入援者也。安家行糧。皆出本省。悉索以從。未嘗煩及三輔。而諸省遂欲問及不贖之中州。他雖未至。秦中已若此矣。誰非人臣。總皆王事。敢不徹下所司。以戒以備。第未明言某項。京邊正額。既已星催如雨。別項那借。又復搜括一空。萬一彼無所措而來。此無所取。以供小爲脫巾之呼。大爲揭竿之變。饑兵易與爲亂。此必至之勢也。今汝南。河北一帶。滿眼災荒。流移載道。臣總總懼且夕有不可知之變。猶冀孱弱窮民。勢孤膽怯。不能倡始。未必遽興大難。若饑兵與饑民合。而大亂從此起矣。亂起而有以制之。尙可不至決裂。今征調已虛。戎伍未補。倉卒之間。誰爲撲滅。中原一有搖動。其費收拾。更大不可爲寒心乎。臣雖親給餉之事。實有封疆之責。每一迴念。中夜傍徨。敢嘔心瀝血。實以告諸君父。伏祈敕下該部查議。援兵經過。錢糧動支何項。安頓應用何人。如京邊難動。便無處法。亦須速諭該撫。自行帶解。供用軍前。勿使臨期起釁。致生他虞。但得腹心無恙。天下事尙可爲也。臣在都門。行文所屬。往來之間。動經旬日。事變巨測。常在呼吸。更祈宸裁。早賜定奪施行。崇禎三年正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援兵自攜行糧。前已有旨。據奏。經過需給。不妨權宜。事後還補。范景文移會按臣料理。該部知道。

辭免新命疏

奏爲佐樞重任。庸劣難勝。懇乞聖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以重兵政事。崇禎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官具題。奉聖旨。是范景文陞兵部添設左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臣才非適用。守未通方。皇上忘其謏陋。而命之佐樞。念此恩私。冒竭頂踵。以圖報稱。夫何敢辭。且當戎馬生郊。宵旰未釋。苟效一得。以仰副焦勞。自屬臣子本分。亦何忍辭。而第度時量力。有不容冒昧者。夫中樞一席。以控九塞。以總六師。而參帷籌。裨廟算。則武樞所有事也。此唯精矚方略。方勝其任。而愉快。而可易言乎。孔子之對衛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天下事未有不學而能。而兵事爲甚。其所謂學者。身曾涉歷。手曾營綜。心思曾籌畫。而後肯繁熟。嘗窺會巧中。咄嗟四應。恢有餘地也。如臣起家章句。一行作吏。止知簿書已耳。生長之地。既非邊方。官遊所到。未親行陣。即近聞警入援。倉皇督師。所至帖然。惟持一點忠義。爲之激發感動。猶是書生伎倆。而素臣以六韜三略之妙。動天潛地之奇。概乎其未有也。臣嘗謂材局本自天分。各有能有不能。人不可以自強。而國家亦不可以之強人。用違所長。古爲大戒。以臣蹶蹶之蹤。碌碌之節。以受任一方。深躬端範。嘔心求瘼。或可稍自黽勉。然而拘擥太過。足概生平。其非司馬之料也明矣。我皇上胸精圖治。式序在位。因將因能授任。即事課功。軍國大計。更所慎重。今在廷在籍。濟濟多材。豈乏類。牧其人。足當此選。奈何以素不知兵之人。而漫以兵事嘗也。且臣此一來。瀝血赴義。以入衛也。國難未平。而驟遷一官。如此心何。臣仰有以自審矣。才品不在人先。俸次又居人後。聞命若驚。義罔敢受。此所以中懷踴躍。不得不披瀝於聖明之前也。伏祈聖慈。俯鑒惻誠。收回成命。別簡才賢。以佐中樞。庶微臣無負乘之羞。兵本有得人之效。亦皇上所以爲軍國計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奉聖旨。佐樞需才。范景文已膺簡命。著即速到任。不准辭。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募疏

題為革除民生第一苦累以期久安長治事。臣嘗奉命撫豫之初。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也。唯是與民休息為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尙可隨時補救。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思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簽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簽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免脫維權。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憊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隱之。變為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於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公家者。為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資於津陪者。為誰。是條鞭之行。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利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即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為格何。蓋簽派一行。則手持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則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為彼外幣。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誦。此必至之數也。臣刺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顧人收。為議廉。官差人解。為議盤費。倉漕為之議腳價。官委人買。驛遞為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陪之費。徹底掃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滅耳。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竄。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不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為民。豈為胥徒哉。有知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即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為厲哉。願臣司理東昌。會行此法。遂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斃。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勝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姓。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擊著為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繇之矣。崇禎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簽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為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直陳除害安民諸款疏

題為直陳除害之事。伏祈天語申飭。以安民生事。臣聞巡撫之任。曰保釐。蓋之所以保之也。臣承乏撫豫。兢求所不負。簡書者。因思中州係天下腹心。動關四方安危。而四方之安危。亦莫不與中州相關。地稱重焉。臣日延問長吏士紳。以及鄉之長老。大約不越與利除害四字。而舍除害無與利法。有官害民者。有民

自害者。除官所以害民者。而民利矣。除民之自相害者。而民之良者利矣。不關心未見其為害。一下手彌覺其難。除臣一月有餘。頗得要領。已下所司。備微行矣。而即恩恩入術。以乘臣若。在事惟即事課效。原始要終。無須饒舌。而今量移矣。不敢不一言。以聞當守。漢臣曰。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苟不能行。何貴於言。苟欲行之。何可無言。特條列其大端。以瀆聖鑒。伏祈一申飭焉。

計開

一、加耗。夫錢糧之苦。加耗。此風幾徧海內矣。而中州以多特聞。夫豈盡然。亦良吏之所務白也。大抵納糧之多者。加耗猶少。而納糧之少者。加耗獨多。以為官自染指耶。剝百姓之脂膏。潤一己之囊橐。何以為民父母。以為經收侵漁耶。壞一己之名節。肥各役之身家。何以為民上。自己得之謂之貪。各役得之而不覺。察謂之昧。而其害與貪等。加耗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苛罰。夫非之有贖也。其古金矢之遺乎。然笞杖折贖。律著明條。而不論事之大小。一概罰贖。彼固曰入倉備賑也。乃動輒折銀。則入囊矣。少有七八石。多有十數石者。甚至犯笞而贖城旦之費。此可為訓耶。贖固因罪。罰則何名。苛罰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私派。夫錢糧徵收。自有款項。未有敢私派者。而中州往往獨有。或舊額之偶訛焉。則派之民間。以益之。或公費之難省焉。則派之民間。以充之。蠢茲小民。身不入市井。目不識功令。片符朝下。敲排隨之。嗟嗟。一鑷一銖。孰非脂膏。遑論疊加。徵求無藝。惟正之供。尚不能完。民窮財盡。豈可繼崇之。又行火耶。私派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臣所痛革者一

一、健訟。夫民間諸苦。皆官擾民。而民自擾者。則健訟之輩。有其事而訟之。飾小為大。為因風之吹者。常也。無其事而訟之。漫天說謊。為無影之吠者。變矣。有一事而此狀未銷。彼狀又下。前官已結。後官又告者。不株而連。因節生枝。又變矣。自己之情已破。借他人以求伸。近地之局已完。冒異籍以拖累。經年經月。彼此關提。官府已受其玩弄。善良能當其魚肉乎。健訟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假盜。夫民苦於盜。嚴緝之而盜自盡。則緝盜所以安民也。而又有因緝盜反為民害者。則捕役之假盜。行詐為禍烈也。以賊為奇貨。名曰作眼。以賊為實跡。名曰認窩。自白役人妄攀之家。非青蚨無脫身之路。此與綠林強寇。異事而同患者也。假盜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窩訪。夫人之所以畏官者。以其權能賞罰。人生死人也。而有以細民竊官司之權。而生殺之。賞罰之。誰不畏之如虎。曰窩訪。彼其人憑城負隅。內外旬通。虛撫事件。不妨李戴張冠。巧立款單。每至甲移乙室。令受害者撫心自慄。莫知從來。非但平庶遭其網羅。而官司并隨其雲霧。此夫為盜而不操孤矛。攻而不用弦刃者也。窩訪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備陳中州地方情形疏

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范景文條奏吏治。有裨安民。這各款著與防行。該部知道。

題為微臣得代。謹述地方情形。以祈聖鑒事。臣嘗考豫居九州之中。關城函夏。其於四方。如車之有轂。戶

之有權。所謂腹心也。嘗人腹心一得其理。咽喉臂指俱可提撥通靈。而此處受病。肢體隨之矣。故四方有事。豫常居中以應之。而中原有事。四方力所不能為。其勢然也。然則葆合國家元氣者。當自中州始。向來中州號稱無事。自臣入境而後。知非無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饑民已不聊生矣。而兩河間皆苦盜。綠林嘯聚。日不絕聞。民窮而盜易起。盜起而饑民附之。將禍至之無日也。而更有邪教一種。倘然以姦雄自命。其口譁非仙非佛。其期待為帝為王。其受用好色貪財。其結果成佛作祖。原蓄不軌之謀。故創不經之說。初不過一二點者。主盟號召。究也遠近奔走。蟻附蜂合。煽動旬連。不疾而速。如北直之滄滑。南直之淮徐。山東之曹濮。實繁有徒。中州則其蔓延穴窟之藪。先年固始之變。已見於前事矣。臣未見其形。先察其影。日與按臣總總。憂之嚴督郡邑。飭恣有加。將瘳此腹心之疾。而有不能頃刻釋者。深見此輩其志大。其機深。其黨衆。伏戎在莽。乘隙隨興。當此邊圉告警之日。正屬奸宄竊發之會。果未幾。鄖陵以王進孝等告。內鄉以余學文等告。五營賊徒。且近儀封界上。其先發者耳。而旋皆殲滅。何以得此哉。則按臣吳姓在事。有以伐其謀而機其魄也。當臣提師入衛。戎伍空虛。人心搖動。姓駐會城。召兵補伍。魚麗鶴列。組練色生。復渡河揚兵。滄上。簡鄉勇。行保甲。賑饑荒。臣即飛檄如雨。終是糧長不及。按臣時進有司。面授方略。故祥符則擒時堯相。杞縣則擒魏景吾。鹿邑則擒張明山。而睢陳道參政劉餘祐。歸德府知府董嗣謀。推官萬元吉。則擒李慎吾。李小泉。張自友等。皆兇魁巨惡。逆謀巨測。耽耽睥睨。坐以觀天下之變者也。據諸奸口供。剋期約會。先取汴城。以為根本。聽之令人心寒。向非謀先未雨。功預徒薪。則二室三川之間。并受荼毒。尙得有寧宇耶。故事。兵馬錢糧。皆撫臣為政。而按臣第持惠文法稽覈之。今臣責任并於按臣。而姓忠勤任事。勞怨不辭。十分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再造兩河。以幸旦夕之安。而未可謂無事也。懲前毖後。可一日少重。臣料理。伏祈聖明。俯鑒按臣前勞。仍敕新撫臣回鎮。共圖消弭。地方幸甚。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具題。奉聖旨。據奏中外民饑盜起。邪教煽動。吳姓才能賑荒弭變。知道了。新撫郝士膏侯恂赴昌交代去。該部知道。

范文忠公文集卷三

奏疏

別備營積弊疏 以下出續稿

題為仰遵明旨。謹別備營積弊。以肅軍政事。微臣欽奉敕書。著臣督同總兵官將通鎮額設調撥。見在兵馬查補簡練。再行招募萬衆。欽遵施行。隨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天威震揚等事。奉聖旨。這通昌兩鎮募兵各以五千為額。依議行。兵不在多。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舊兵補缺清占。與新兵別營分練。俱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該部即行諭知。欽此。欽遵。今所募新兵。該臣督同司道鎮將。挑選訓練。丁既壯而糧亦厚。法方新而弊不生。惟是通州一營。額軍二千八百。月食倉米八斗。俱係通州左右等四衛撥出。祖籍版軍。總屬副總兵魏都梁統領。該臣蒞任之初。即行閱視。半屬空虛。中惟家丁三百餘人。頗稱精壯。其餘皆老幼殘疾。藍纜不堪。臣甚驚異。隨行諮贊主事章應望。監軍道趙其杰清查去後。查看得該營原額二千八百內。撥巡邏三倉二草廠通濟庫竹木廠。防守河西務漕運。及院部鎮道各衙門聽差塘撥。共一千四百名。自萬歷四十八年。該巡按御史王象恆查閱。因疲敝不堪。斥汰本營六百名。而選募壯丁三百。兼其糧。以為守城偵探。送餽糧之用。即前所閱頗稱精壯者是已。其餘見在聽點。稱為哨路守門礮藥。及各營將卒。非老即幼。非病即貧。又逃亡不到者。十居其一。此輩向屬烏有。或係營官侵隱。或被營蓋濫。

冒或被紳衿占用。又係魏都梁破情面而清出者。然紙上之陋習似清。而營中行伍仍虛。俱難一一查詰。但隸於版籍。皆祖軍也。按之則籍在人處。扣之則左遮右掩。一旦汰之。或難鼓舞人心。漸次清之。庶幾充實行伍等因。到臣該批。該營虛冒種種。雖經刷洗。影射尚多。豈竟付之不可查不可補耶。凡此尺籍所列。孰非受廩公家。何不令披堅執銳。而俱充雜差。或者雜差其護身之符。而尺籍固名有實無也。仰司會同監軍道再一詳覈等因。去後。據司道二臣查得。營軍隱占賣開。積弊種種。從來皆是。天下皆然。不獨一通州也。今查雙糧家丁。見在偵探守城者。果皆足數。即倉庫庫獄巡邏。及防護漕運與各衙門聽差。俱為成例。其在伍者。誠老羸不堪。而祖制已定。驟難輕汰。以啓弊端。故聽其若有若無耳。且各軍食糧。一石止米八斗。不足供俯仰之用。勢必別圖生理。即衙門應役。不過朝夕答應。上下分班。猶得以餘閒營活。今欲責鳩形鵠面之軍。以戴甲橫戈之事。無論脆弱不堪。而以數斗輕糈。令其終朝服役。毋乃非情。不若使之仍役衙門。如守門守獄。看倉看庫。護糧送銀。碾藥伏路諸大事。俱不可已。而欲撤軍歸伍。必得另行雇募。重派民間。又不勝其煩難矣。今但嚴查積弊。無使侵隱。就中擇其壯健。加以雙糧。庶行伍漸實等情。到臣。據此。為照軍政之弊也久矣。聖明御宇。銳然與天下更始。臣欽奉簡書。諄諄查補舊額。敢不肅將從事。因微行司道。得其種種弊狀。有名是而人非者。有人是而事非者。有人與事亦是。而俱不可恃。竟歸於非者。臣為愀然痛心。悚然骨慄也。而諸臣為之解曰。此弊非一處。非一時。噫。是何說歟。臣攷究而得其故矣。祖制邊腹內外。衝所基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於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於屯之外。另賦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衝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為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於此處始。雖易世易運。不止一時。而積弊正欲從此日更。豈可悠悠誕誕。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軍精。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問誰典守。營官自不得道責。但魏都梁猶是敢任之人。而難返極重之勢。固不在追既往。而在飭將來。此後寬之歲月。專其責成。務使振刷從頭。以期澄清到底。若仍烏有如故。則亦白簡何辭。謹條列數端。以瀆聖鑒。伏祈天語中飭施行。

一、嚴虛冒。夫營之所以虛者。以其無人也。而糧之所以冒者。以其無入而稱有人也。通營之軍。應差於營。而食糧於衛。如使有逃即報。則糧不冒矣。有報即補。則伍不虛矣。故逃不報。弊在營官。通同冒糧。弊在所伍。如一軍逃亡。管隊與司總。匪不即報。俟放糧後。方行開名把總。自此而把總。而千總。而中軍。無不染指。比及具呈本將。已不知冒食幾許時矣。而本將又不肯即補。陋習相沿。積漸所致。不幾虛無人乎。今欲釐此弊。除該營隨逃隨報外。仍責令各所千戶。每月報開除之數。以憑實查。如有通同隱冒。重究不宥。掌印指揮。亦令互相覺察。庶法令嚴而人知。耳目衆則弊難掩矣。

一、清占役。夫占役各處皆然。而惟通營為最。以其衙門多也。自將官之跟伴。以及倉廠監局道州衛等衙門。無不有之。在營官占役。猶隨營有人。其他則一往不返。名在人亡。莫可究詰。雖衙門各有職事。亦屬因公而設。而伍中暗減矣。且用無定額。營官藉口影射。一遇查點。任意冒開。此項未清。另有一項為卸肩

之地。此軍未到。別有一軍為銷名之人。即設法查點。終何益哉。今即不能全汰。亦宜著為定例。某項該用軍若干。某項應裁若干。其倉廠監局部州等衙門軍役。或按月。或按季。回營赴點。總計各項占役外。實在隨營操軍若干名。即以實在數目。為稽覈張本。庶乎躲閃無路。營伍漸充矣。

一、禁賣開。夫營伍何以日虛。以偷閑者之多也。而將官實賣之。每軍月納二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營矣。每馬月納三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載矣。究弊所從來。則因各衙門使費而起。如倒換循環有費。月報季報有費。年例規矩有費。甚至包納罪贖。餽送禮物。一切繁費。皆以賣閑之錢充之。於是捐一科十。因公濟私。每月放米。催納班錢。不以為諱。上與下共聚食此軍。而伍之充也有日乎。以後嚴禁納班。其科贖受餽。須從上始。所謂源潔而流自清耳。

一、覈馬匹。夫倒馬有年限。追積有多寡。所以懲喂養之勤惰也。通營馬死。先報本營。發下追椿。即總軍使去月領草料錢糧。照舊造支。併本軍月糧。俱存留在營。以充積銀之數。假如應追一兩。常扣至七八兩不己。或半年。或一年。始報兵部。諱云馬瘦營官肥。馬倒營官喜。諱肯稽查喂養。曠息責成。馬軍耶。今惟有闔營朋情。則此弊自除。朋情之例。各邊鎮行有成效。今當亟行未晚也。

一、選家丁。夫通州一營。非班白則黃口。鳩形鵠面。不堪著眼。惟家丁頗稱精壯。可用。問之。乃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恆所議。并兩人為一人。給以雙糧。號為家丁者也。彼誠見八斗輕糈。不足以羈壯夫。則得三百之精強。勝於六百之老弱耳。今若再歸併二百名。給以雙糧。合前共五百名。亦可作一軍之領袖。壯一時之牙爪乎。若慮積弊叢生。日新月異。後日之三百。仍如今日之二千八百。糧已并而人彌少。則隨時補偏救弊。又在後之人耳。伏祈聖裁。崇禎三年七月十一日。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條奏通營積弊甚晰。著范景文著實督飭家丁并糧還與酌議。該部知道。

請罷免疏

奏為治旅非才。聞言自省。伏祈聖斷能免。以重兵政事。該臣於邸報中。見湖廣道御史一本。奉聖旨。朝廷大事。每經廷議。及至施行。言官又多借端逞臆。是何肺腸。這本內摘陳五弊。如清蓋驛遞冒濫。反謂浮糜。通鎮督臣練兵。反稱頹廢。顯是圖便私情。代人卸擔。姑不深究。該部知道。欽此。捧誦之下。不勝心悚。猶未知臺臣論列中作何語。及得其抄疏一款。灑灑於通鎮兵之不當增。治兵者之不當設。夫兵之當增與汰。治兵者之當去與留。自有廟議。臣亦何敢言。而第曰以懲飭成頹廢。則臣不勝心愧矣。臣以章句書生。不燭軍旅。荷蒙聖明。忘其孱弱。畀以治兵之任。受命飲冰。從事討練。汲汲遑遑。殫竭慮慮。詎敢自即頹廢。仰負恩私。故草創之地難矣。而臣未嘗諄諄言難。勞心之餘病矣。而臣未嘗屢屢言病。然於難處拮据。時勢自有所弗周。於病中支撐。心思自有所弗逮。其為頹廢。或者已不及知。而臺臣見其微乎。此段藥石之言。何敢借以自諉。而惟用自策勉。然猶恐策之不前。究也果以頹廢誤重地。則臣罪滋深。心不勝大懼耳。伏祈皇上蚤賜罷免。安臣愚分。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通鎮軍務。范景文須力任料理。以壯聲靈。不必借言引陳。該部知道。

其人矣。而無器與無人同。臣復修製刀斧一千件。槍礮五百件。大小旗幟一百餘件。人人受械。非復空拳一指揮。而可以軍。皆出捐貲。未曾損帑。此臣不惜費以振飭者也。臣任參贊治。不過明調度。持賞罰。慎稽覈。而操演自該將事。魏以庸不任而斥。章以病不任而斥。即舊道臣越委查茹賄。亦重處不少假。千把等官。慎選。嚴甄別。冗員之糜薪水軍者。裁汰殆盡。此臣不辭怨以振飭者也。凡此清冒。嚴經拮据。乃得化無為有。然而版籍之去留。額糧之增減。與新營不同。化弱為強。因委曲為清屯一議。豈可已而不已哉。其實臣之作法。亦不專以恃此。已一面多方調劑。簡練。以期漸改觀。無負聖明責成至意。總之臣賦才原短。遇事認真。殫竭心力。何敢以故事應也。伏惟聖鑒。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奉聖旨。據奏。通營舊軍雙糧單糧名數。知道了。既係裁併虛糧。查明見額。益當加意訓練。實裨戰守。毋得仍託空名。復滋詭冒。以致額伍反虧。軍備愈損。該部知道。

議建敵臺疏

題為議建敵臺。以固城守。以重地事。臣惟從來善守者。敵莫知所以攻。攻有遠攻。有近攻。其遠攻也。弓矢槍礮。悉施之。易耳。近至城下。而勢促力窮。此危道也。昔人因有敵臺之制。敵臺者。緊附城外。虛中以安神。三面橫擊。出奇無窮。在我上下無畏。而敵不敢逼。一逼立遭糜爛。護城之法。莫妙於此。故曰。有城無臺。猶如無城。臺非其制。猶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而臺又所以衛城也。通城遠迤十七里。百萬儲峙。軍國命脈在焉。向惟據河為險。水堅以後。遂復無險可據。何所恃而不恐。臣為守計。於客歲曾議建敵臺。部臣以時訓難舉。停閣不覆。然臣此念。日夕未嘗忘。頃監軍道張春來。巡視周迴。深以臺為當。建與臣議。合春躬冒矢石。守城與攻城之事。皆身親經過。與遙揣者不同。而後知此工之必不可已也。夫功之成也。益利甚大。而工之與也。資費頗多。此時仍一內請。築道旁舍耳。土木灰石。臣願一力任之。一年公費。刻意節存。可得數百。道臣將去。州臣初來。并有所助。一切不以煩公帑。但一須輒料。燒造難就也。連船所帶。用數萬。便足以濟。至殘缺委河干者甚多。願以請之工部。一須人夫。流備難集也。京邊班軍。量撥數千。以來每日給米二升。以備饑餒。願以請之兵部。與戶部。諒諸臣同心謀國。或不復靳乎。伏乞皇上。救下該部。少助臣力。則浹旬之內。屹成金湯。神皋重地。豈特為通而已哉。目下履霜將至。農隙糾工。惟此時為然。若其刻期舉事。可冀不日告成。一或稽延。便至耽悞。臣束手無能。為計矣。更祈聖明。嚴飭該部施行。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敵臺有裨防勦。覽奏不煩公帑。力任建築。范景文。具徵任事。所需工料等項。各部酌議速覆。

議留道臣疏

題為道臣不便屢更。重地未堪久曠。謹順輿情。酌時勢。祈賜留任。以固重鎮事。臣捧誦明旨。據奏。張春力任解圍。具見忠幹。所舉各將。劉應國等。及永平官兵。矢心報效。俱著統領出關。聽樞輔調度。協圖勦擊。事平從優。擢敘。其應否加督。陣名色。該部即日酌覆。永平道事務。仍著王凝。祚用心料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而嘆曰。道臣張春者。前年臣初疏起之。用於永而即成復深之功。今年臣再疏起之。用於永而願

收救凌之效。春能矢心。臣可借手。至於王凝。祚復任一節。以臣愚仰釋明旨所云。永平道事務。仍著用心料理者。似謂疑祚尚未離永。仍著料理耳。乃今已入通矣。日前由永來通。此時又由通往永。道里往返。不遷延乎。時日荏苒。不耽費乎。於永未必濟急。於通反為交誤。夫執非皇上之疆域。孰非國家之政事。而可若是也。通鎮初創。草昧經綸。軍務承宣。道臣為政。一日缺人。則一日誤事。乃今一年之內。四易官矣。如越其杰之。以人累地。臣為議斥。胡福宏之。以城累人。臣為議改。張春。王凝。祚。可謂人地相宜。而仍相繼他往。不得一日安位。行志。夫非其人。既不欲使之留。得其人。又不能挽其去。席煖不遑。幾時得一人之用。得無以通可置若遺。而官於通可委若寄乎。恐從此而此地之官。視身若寄。肩荷必不真。此地之人。視官若寄。精神必日玩。將藩屏之司。等於傳郵。咽喉之地。等於兒戲。甚非所以示觀聽而肅人心也。而不但此也。此交彼代。茫無整頓之期。送舊迎新。徒多騷擾之患。根本重地。豈宜如此。且皇上亦知通道之久缺乎。自胡福宏五月去後。中間張春在通一月。止了應酬參謁。事虛無人者。已五越月矣。若再易移。必另推補。計其渣任。知在何時。臣坐鎮一城之外。皆若秦越。非如他鎮諸道。錯時足委代庖。可更不可更。可曠不可曠。聖明穆然深思。必有以處此也。伏乞救下部議。立覆施行。奉聖旨。王凝。祚。已有前旨。著速赴永平料理。通州道臣。原係暫設。不必推補。該部知道。

郊祀扈蹕疏

題為恭逢郊祀大典。謹報移師。以衛聖駕。事節屬秋分。恭遇皇上。肇祀夕月。增維時。天朗氣清。遠聞蕭籟。時和歲稔。用薦休徵。以洽神人。式瞻中外。太平盛事。莫明備於此矣。臣竊跡東郊。翹心西時。遙想闔闔。宏開。重輪煥彩。方且萬靈呵護。百辟趨跽。莫不共效駿奔之誠。以壯龍鑾之色。如臣職在蒞戎。分當屬爨。未能瞻仰末光。先望舒而引曜。猶幸遭逢曠典。同慶收以清塵。謹督同鎮臣。李國禎。統兵三千。遙屆清蹕。臣又伏念。當此築場未竣。仍須擇地為營。當令車馬。紛紜。不礙田疇。蕃茂。庶幾六飛靖謐。象看四野歌呼。則臣所為仰體皇上。敬天恤民之意。而肅將從事者也。

數撥兵馬錢糧兼陳掛號疏

題為循例數撥兵馬錢糧。兼陳權宜掛號。以便奉行事。據管餉運主事。臣林宏。衍呈送季奏。通鎮兵馬錢糧文冊到臣。該臣提取。監軍道臣掛號文冊。比對無異。謹遵前例。一面將文冊。咨送部科外。特此先行奏聞。外有掛號一事。為數查所關。不得不酌權宜者。今天下錢糧掛號。皆蘇道臣。以各營兵馬。逐月消長。故其支餉。必經風憲之臣。一一查實。然後掛號。會送餉臣。餉臣照號給發。即督撫覆覈。亦取道冊為主。以餉冊為符。通鎮向來相沿。非一日矣。近奉明旨。以道係新增。罷不復設。而掛號。遂苦無人。臣與諸臣。欲歸之密道。則往返二三百里。既主兵不便。撥兵不便。待矣。欲歸之鎮臣。則自造自查。不便。欲歸之餉臣。則自查自放。不便。欲歸之臣。自嚴自復。又不便。而法於是乎窮。臣以錢糧互相覺察。則弊難容。一有滲漏。則難易起。於無法中。尋法。無已。或暫委州官乎。彼其人。猶是科目。就通之地。按通之兵。以通之官。稽通之餉。庶乎其可行也。若以有司事權不重。則禁扣剋。防虛曠。臣一切任之。但使掛號餉臣。得據之以度支。臣得

據之以綜覈較於三者。猶似爲便窮而思變。不得不然。伏乞敕下戶部議覆施行。

五〇

具疏以聞。奉聖旨。據奏。節存公費。繕器築臺。范景文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五二

慶賀萬壽疏

奏爲慶賀事。恭逢萬壽聖節。臣不勝欣忭。謹率闔鎮官員將吏。望闕叩頭。具疏稱賀者。恭惟皇帝陛下。恩翔九有道奉三無。五行在手。幹旋生運不息。四德隨心。含育貞下起元。應十二月成物以周天。肇八千歲爲春而始旦。一人有道。懋膺五福之曠。四海同熙。共祝萬年之算。臣馳驅再歲。瞻望五雲。值虹流電繞之辰。遙想天顏有喜。獻海晏河清之頌。欣歌國運方隆。衍祿位名壽以無疆。鞏社稷河山而永固。

請告知疏

奏爲臣病難支。思親更迫。懇祈天恩。允放。以保餘生。以盡子情事。臣孱弱庸庸。無所當於任使。荷蒙聖恩。忘其不勝。而命之詰戎於通。臣感激知遇。亦自忘其不勝也。而竭知盡忠。以期效區區。在鎮一年十月矣。仗皇上之靈。獲有寧謚。臣少道於罪戾。今福過災生。仰負恩眷。能不以苦切至情。籲天上控乎。臣乘質原。虛向來節。僅得不仆。前年入援。冒風觸雪。爾時急難之切。不遑自惜。而湊理受傷。遂成痼疾。風嗽之證。遇寒輒發。至今冬而劇。入臘。連昏達曉。至不停聲。食下咽既難。藥入口旋吐。臣猶勉事醫藥。不敢煩瀆。至尊頃接家報。臣父聞臣抱恙。日夕憂惶。至減七箸。詢其病狀。視臣更危。急望臣歸。眼幾欲穿。臣一開函。血淚潺然。夫父既思臣而病。病當益甚。臣既病而思父。病何能堪。此時性命之憂。猶覺爲小。而方寸已亂。或誤驢事。則臣罪大矣。伏祈聖慈。憐臣至情。特允放歸。少蘇病骨。并慰親懷。將臣父子之生。皆皇上再造。頂戴高厚。何有極也。臣無任激切懇懇待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著遵履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

請告知疏

范文忠公文集卷四

奏疏

恭報公費繕器疏

題爲恭報公費繕器。以祈聖鑒事。臣奉命出鎮之後。該戶部覆題營制已定一疏。奉聖旨。兩鎮拱衛京都。士馬器械。自當早計。以資飽騰。若公費聽用名色俱裁減。以古名臣身先士卒。下同甘苦自處。今既經酌定。姑准支給。各汰冗節。浮積盈補。虛以供繕器買馬之用。欽此。欽遵。臣拳拳服膺。皇上既頒賜予以養廉。復勤訓迪以教忠。感恩佩德。寧敢有所阻越。況夫飲冰自砥。約已奉公。所自盟者素矣。除馬匹請之。問寺無須市買外。惟是器械一節。額銀萬五千耳。軍中所需。千頭百緒。欲以器就銀而器不足。欲以銀就器而銀不足。臣開局打造。差官治鑄。皆取給部銀。乃復出公費另作修繕一項。或飾舊。或整新。專責一官。以董其事。若礮。若槍。若刀。若斧。共成三千四百餘件。與局製相爲輝映。至於兵書戰策所載。術士劍客所傳。軍火秘器。堪備攻守之用者。皆令製一。以備軍故之遺。於是充初庫藏。布滿行陣。而器不可勝用矣。此外餘糧。遂以盡供城臺版築。而雙臺屹峙。五兵森列。乃可借手以報皇上也。緣臣原籍距通盈盈衣帶水。日用所需。一航載至。無須重煩公廩。惟是聖主曲體臣下。涓滴皆恩。始也不敢固辭。以虛明既。既也不敢妄費。以愆明訓。區區犬馬。不過以公家之財。了公家之事。而臣何有焉。謹將繕造器數。造冊徑送工部備查。謹

五一

奏爲臣病調理日久。痊可無期。仰懇天慈。以祈矜憐。允放事。臣於崇禎五年正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臣病難支一疏。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著遵履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時恭設香案。力疾扶掖。望闕叩頭。外感疎之餘。懷茲天語。敢不勉勉。以仰承明命。願臣洩鎮二年於茲矣。凡當料理者。業已盡瘁從事。不遺餘力。故前歲冬。脅痛勢在瀕危。昨歲初冬。下血勢又瀕危。以時正枕戈。忍死不敢以病聞。即十一月內。病嗽不食者數日。派兵調通。力疾點汰。事畢量絕。退而不省人事者一晝夜。然猶延至逼歲。乃始籲天。則臣之陳請。非敢輕矣。凡人之病。皆可醫藥自輔。抑情自遣。而臣之病。則以憂親而起。病因愁生。愁彌增病。故前之減餐者。今則每數日不食矣。前之少眠者。今則每達旦不寐矣。前之痰嗽。今連聲不絕。且中帶血絲矣。以致元氣日虛。肢體日削。喘逆怔忡。諸症雜作。日起。惘惘如有所失。強一翻閱文書。氣息輒復不屬。頃千里延醫。束手無策。以爲病家進退。驗之冬春之交。此時不愈。療治更難。臣始錯愕嘆嗟。而不復望生。生之者亦惟我皇上耳。臣受皇上簡任。隆恩。誓竭踵頂。以圖報稱。乃事劇不敢言。時危不敢言。今通兵日供調遣。壁壘半虛。似亦無所煩督治者。誓竭當哉。非圖弛卸。亦可諒臣心事矣。伏祈天慈。矜憐。即允休致。此後未盡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雖骨化形銷。無非銜環結草。

五三

之日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

請告三疏

奏為親病身病。相關益迫。瀝血冒死。懇恩速放。以救臣父子之命事。臣初因身病親病。具疏祈休。蒙恩未允。嗣傳臣疾少瘳。再疏止以臣病為言。伏枕候命。頃家童至自原籍云。臣父前病復發。醫藥不入。命在旦夕。曠曠不能作書。但口囑令臣速歸。一面進恐不能待也。臣病中聞言。即時驚痛。嘔血暈絕。家人急救。半日而甦。緣臣父待臣歸而永訣。臣病勢又將不能留父而永辭皇上矣。方寸迷亂。諸務不能思綜。止有忠孝二字。耿耿未昧。蓋身原無病。而故假託以圖弛卸。皇上必不容此不忠之臣。以彰明法。乃親實有病。而猶忍心以戀位祿。皇上亦寧容此不孝之子。以玷聖朝。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復冒死以瀝披於聖明之前也。伏惟聖恩。原宥放臣歸。即不能留父之命。猶得送親之終。少盡烏私。若未填溝壑。異日尙得蹇蹶。以報主恩於萬一也。臣有心可剖。無淚可揮。語促情窮。一字一血。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上。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請告四疏

奏為臣心甚苦。臣計已窮。再祈天慈。俯垂矜憐。事。臣接邸報。該臣奏為臣病調理日久一疏。奉聖旨。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欽此。又臣奏為親病身病相關益迫一疏。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臣即設香案。扶掖叩頭謝恩。伏念臣才庸體病。何修而叨皇上憐憫。不棄若此。感茲慈眷。彌覺恩重。身輕。捐糜不足。明報。寧復再忍。言去。但皇上猶天也。痛則呼天。一腔血誠。非聖明誰其憐之乎。臣係獨子。與臣父相倚為命。從未別以經年。今役行間者三載矣。向來兩地相牽。日夜悵望。時傳安好。猶難信耳。一聞遠和。何以為懷。情急籲呼。豈得已哉。臣倉皇拜疏。後一面遣人問狀。回傳臣父以驚切震鄰。心勞倚閭。積鬱沈疴。已歷數月。不解。入春復感瘟疫。腫發頭面。前番使來。勢殆絲微。手不能書。目不能視。但喉中微微作聲。促臣速來。以圖一訣。闔家環泣。罔知所措。嗣幸越宿汗出。火邪小退。而元氣則鑠銷欲盡。奄奄牀褥。今尚無起色也。夫望七頽齡。原屬風燈難保。載經危證。又似霜葉易零。此後調理之難。倍於攻伐。而臣兄弟終鮮。母氏先亡。湯藥誰嘗。起居誰省。迴念垂白老親。形影自弔。臣能鐵作腸肝乎。憶向癸亥之歲。臣方以驗封休沐里居。臣父宦遊吳興。傳聞抱恙。臣介馬而馳。十日行三千里。往視昨聞報時。恨亦不能縮地奮飛。而獨以受命治兵。擅離有禁。事忍痛茹。悲不敢稍一隕。越明法。惟日夕長號。腸已斷。心已碎。將吏無不見且憐也。臣念臣之所自致者身。而身已憊矣。臣之所自盡者心。而心已亂矣。亦何能據籌策。竭股肱。以少裨驅事。皇上縱不為臣。獨不為封疆一動念乎。皇上憐而放臣。臣父子感皇上再造。生生世世。誓不敢忘。即不然。或請假一月。恩准歸省。臣鄉距通六七百里。往返不過數日。今春和冰泮。寥寥數兵。暫付鎮臣代理。臣得歸而少盡烏鳥之私。將出而復竭犬馬之報。想聖明亦所不靳也。臣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十三日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

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

恭謝天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崇禎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邸報。該臣奏為臣心甚苦等事。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痛念臣因父病。三疏乞歸。未蒙俞允。嗣聞垂危。情急。不得已而以假請。區區此心。謂即不得盡一日之養。尙可圖一面之訣也。不意臣積罪崇深。禍延臣父。於本月初八日在籍身故。計至之日。臣絕而甦。甦而絕者數矣。在疚中。遵荷聖恩。於放。捧讀天綸。不覺感泣。而繼之以血也。即當仰遵明旨。奔跳而南。臣原無地方錢糧之責。兵馬千餘。各有將領。其勅諭符驗。旗牌關防。容臣另疏進繳。除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理合具奏。以聞。崇禎五年二月十五日上。二十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留銀修城疏

題為城工有緒。心切圖成。謹留節存銀兩。以完前功。以畢愚衷。事。臣惟軍中之事。戰與守而已。戰者恃人守者恃地。而地何所恃。則深溝高壘是也。念通為備。儲峙。藩屏神京。地之重何如者。臣初蒞鎮。勘閱見舊城敵壞。問之。幾十年不修矣。爾時即有版築之意。而樵與工用度費不貲。去任知州盧承業。請發萬金。猶恐不敷。尋復奏繳。而能。然臣空手難難觀成。而唯心蚤已夙畫。一年來胸中不知幾迴環矣。及登陴。飭守。觀茲頹堞。收壘。不惟難以當攻。而駐立無地。捍禦且不能施。殊用心懷。臣遂不度力。思與臺功。并建也。因出資募匠。乘隙鳩工。補缺缺。於一月之間。三面已竣。百雉為增。薄蕩不可上。而人有固志矣。但是役也。未曾請輒。止於學士。然不行砌結。終難經久。雨水霖蝕。前功不仍棄乎。臣擬春和始終其事。而不意孽重召殃。聞爰以去。夫人臣計封疆。在任為之。去而置之。非忠也。故此城一處不完。則臣事未了。此上一日不竣。則臣心不安。臣親知州李一爵。勤廉有幹。力能辦此。所苦者錢糧耳。臣原積各項以備此工之用者。一為製器。原領工部銀。製過器械。贖一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一為撥賞。小盡贖銀。已經題作操賞。除用過外。存五百三十兩有奇。一為節省。臣各項搜剔。擷節。及州官呈報贖銀。一千三十八兩有奇。一為鹽菜。修城班軍。戶部如例。准給。及臨時。截日。扣存二百二十四兩九錢八分七釐九毫九絲。見今分貯。兩州庫。以之辦料。充然有餘。使州官悉力為之。而營衛協助。夫力。可望不日之成。從此。儲儲重地。永固金湯。孤臣去國。一念惓惓。庶可仰答萬一乎。伏祈敕下。該部議覆。施行。奉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請卹疏

奏為微臣將父不遑。先臣急公可念。伏祈天恩。照例賜卹。以光泉壤。事。竊臣夙服庭訓。每以忠孝為兢兢。自受皇上行誼之命。日夕盡瘁。業以忘身自矢矣。而所耿耿不能忘者。惟是明發一念。頃因臣父承年。在籍抱病。痛關喘指。瀉血陳情。四疏始蒙恩允。而臣父不及待矣。此自臣罪大孽深。逢天降罰。復何言。徒跣南奔。得入里門。憑棺慟絕。屢救乃甦。細詢臣父病中諸狀。始知向來倚閭心勞。寢疾日久。而獨秘不令臣知。書信往來。謊傳安好。及家人見勢沈危。密使來通。猶從枕上強起止之曰。兒受皇上簡委。封疆之任。

事可以此分其內顧。臣一聞言。五中摧裂。念臣既不能代先臣以終報皇上。又不能將君命以永訣先臣。慚負天地。真為戮民。思所以資黃壤。耀白日。使臣父雖死猶生。而臣生可不死者。惟恃有明恩在。然臣不敢以私請也。按會典一款。在京三品四品父母喪。會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又卹典條例一款。遇有軍功。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父原任南甯知府。以禮致仕。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恩詔進階中大夫。其歷履在吏部可查也。臣先撫豫。星馳入衛。被命守涿。又奉旨范景文。馭兵有法。事平併敘。守昌兩月。陵寢晏然。守通二年。漕運無梗。在通修城臺。飭兵伍。製器省銀三千四百餘兩。募兵省銀一萬六千五百餘兩。節經題奏。其案卷在各部可查也。總之。臣三載馳驅。所經歷皆軍中也。三鎮防勦。所指縱皆軍功也。即臣之不遑將父。予歸而未得。即歸。亦因軍事也。時方多故。既遣家念以報主。仁宏錫類。須借君恩以榮親。聖主體下。當不靳一憐而卹之乎。臣又按會典一款。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臣母誥贈恭人馬氏。見背六年。尙殯淺土。今將與先臣合塋。若不封贈。如人子之心。何。臣查有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兵部右侍郎張紳。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陸兵部右侍郎李景元。事例可相援比。二臣皆陸未任。臣實歷左侍郎二年。仰又過之。伏祈敕下該部。查例覆請。准予應得祭葬。庶龍綸一煥。烏私可伸。教孝作忠。一以寓之矣。臣可勝哀禱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

謝卹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該臣以臣父原任廣西南甯府知府。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中大夫。范永年病故。奏乞卹典。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禮部題覆。奉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馬氏并祭。欽此。隨該河間府知府石文器前來。諭祭本府。給與葬儀。夫匠銀一百五十兩。臣謹叩頭祇領。如式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伏念臣四疏于歸。三年行役。罪多功少。幸見宥於明君。累重孽深。乃貽災於嚴父。久違晨夕。空傷徐庶之心。永隔幽明。祇抱泉魚之痛。拊心而呼厚地。幾思泉下相從。灑血以叫重關。何期雲邊忽下。如輪如絆。載煥龍章。若斧若坊。遂光馬鬣。照元扇而不夜。賁幽魄以如生。魂魂几筵。儼靈風之來集。輒乾苦塊。轉兩泣之橫流。仰承及骨之仁。俯切銘心之戴。追念馳驅多事。馬革未酬。唯傷含斂無能。烏啼欲絕。終天抱恨。覺蓋載以難容。奕世銜恩。兼哀榮之備至。九原可作。頓紓風木之悲。七尺尙存。敢忘犬馬之報。願同薄海。共祝如天。臣無任瞻依頂戴之至。

辭南憲疏

為風紀重任難勝。搢力不堪就列。懇祈天恩。俯准辭免。以重臺綱。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原籍接吏部咨。為缺官事。奉聖旨。是范景文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悚惶。伏念臣器資庸陋。學術淺疎。守徒碌碌。而未達乎方。材實淺淺。而難適於用。故廿年登籍。家食之日為多。而三載席苦。生人之理已盡。日惟閉門將攝。以延殘息。擊壤詠歌。以樂聖化。於願畢矣。忽聞闕命。被及幽巖。界之頓袖。憂班。紀綱南顧。願此特達之知。迺出夢想之外。淵噴冰兢。罔知所措。竊思柏臺為風憲之地。而陪京乃

清議攸關。位次六卿。階隆獨座。如此清要。豈易稱塞。即如傳淑訓。資望數倍於臣。臣方遜謝不及。而何敢以糠粃先之。清夜循省。遂巡難前。實懼仰負殊遇。非徒俯明素志已也。為此披瀝。伏祈聖鑒。收回成命。別簡才賢。將增憲席之重。稍道負乘之譏矣。

飭屬疏以下南編稿

南京兵部尙書臣范景文謹題。為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庸庸。素聞軍旅。猥以時急。叨冒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敢不勉竭鈍駑。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繁。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阻越。將卒之驕。輸久著。營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為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駕偶搏。秘之戲。其何以鞏護豐儲。奠安東南。哉。願受皇上非常之簡命者。臣也。有智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效匡襄。豈惟人各自賢。并以佐臣不遑。特絮大端。共圖龜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諸司臣者。有五。一曰。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續。故非守嚴一介。何以剔釐百奸。不惟暮金暗投。大犯清議。即有常例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為身名之玷也。一曰。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最。各衛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故必勿狃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庶幾乎。一曰。嚴。火烈人畏。水懦人溺。泚軍行法。益難寬假。當此人情營營。私意窺窺。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情緣。盡行祛。除入署詰戎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疎防表。一曰。密。兵諺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為炯戒。不有謀之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隄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勤。精敏則神助。闢葺即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不使便蹶蹶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矣。況救民水火之日。正臥薪嘗膽之秋。退食猶慮。思在公豈容懈體。尙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盲者必用鑿。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眩厥疾不瘳。恐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任。已宿部中。卻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叮嚀告誡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瀝血而言。言止此矣。奉聖旨。覽卿奏諸款。自是服官軌範。樞司尤宜恪守。還務身先帥屬。以副重寄。該部知道。

附五箴

景文渡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懷承。爰作箴詞。共相勸勉。用識對越。無或怠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挈廉為貴。山泉寂清。市泉流穢。名盜忍渴。顧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高風儀。聖世靈瑞。竹食禮飲。先潔其喙。虛囂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窒。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奸可墜。徵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易奉三無私無私乃公。於何準之。天空斯明。毋生恫疑。地博斯容。毋廣敷施。日照月臨。肯點纖疵。江海瀟灑。萬艘風馳。鳴鳩惻惻。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宜。借於大道。權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孚威受式。國賴嚴臣。荆榛萎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恆毀則。彭也響也。實來僭僭。維我高皇。謨訓翼翼。敢以飢饉。而殄章赫。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炯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受凋。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獵梟。口能與戎。實維禍挑。如古之人。用晦於昭。阿柄陰握。欲立不搖。實此齷齪。填彼蠹蝨。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聖賢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翰。朝講夕畫。夜計閔虛。華嚴祿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於劬。王事靡盬。不承權輿。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景福是墟。微臣作箴。敢告匡弼。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奏為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旨。遍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提塘官吳步緒報稱。流賊八大亡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敵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掃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兼彼。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為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效力。亦宜卷甲稍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儻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饑寒之徒。易於響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江流。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為預防乎。伏祈皇上嚴敕理臣。既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漏患於未著。寧使臣言之太過。端事尚亦有利焉。并勸楚江應鳳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多方預防。再行關使設法稽

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九月十八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

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奏。為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登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焰熾。不能即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絳。首膺白麻。想因從前輪屏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嚴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者。輔臣自起家筮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為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遂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據金革以為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借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廷。併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諭。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傍徨疑惑。不勝私憂。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傍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河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今以草七棘人。置鼎鉉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為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為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上聊示勸懲。益神磨勵。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于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為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為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遠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為。即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台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自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譴文彥博。彥博乃高名遠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入天。忠義慷慨。實有堯舜君之思。何惜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為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為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等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察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戇。然漢廷稱韋。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宏。乃發蒙振聵。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為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謹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撻拾合瀆。明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知道。

議論當存復疏

奏為遵旨明白具奏事。臣等於八月十三日具有議論當存等事一疏。頃於十月十九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撻拾合瀆。明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誦明諭。戰慄無地。魂魄少定。感激倍深。臣愚戇性。成于冒戾。嚴自揣斧。誠萬無可辭。乃蒙皇上廣示包容。曲垂訓迪。豈敢飾隱匿衷。不以實控。伏念臣等備員九列。誼當遇事納忠。非僅營一職。遂稱報塞。如輔臣嗣昌奪情起復。皇上因流寇未平。不得已而借材。原屬一時權宜。而輔臣以金革之事無避難。始而握樞。繼而秉成。一時諸臣引誼相裁。而臣等仰讀詔諭。諄切恪遵。明旨。無敢傳會瀆陳。兢兢然庶幾自附於尊君體國之義矣。惟是黃道周等以疊疏執事。致蒙諷諭。雖抑揚進退。在聖明原屬磨礪之權。而中外人心。未喻淵微。咸為五臣惜。即輔臣身在事中。猶極力解救。臣等若坐視隱忍。知無不言之謂何。維時南中諸臣。心有同然。以為申救道周等。明旨未嘗傷及人材。可惜。大體所關。當以公言之。臣叨任參贊。班行居首。因齋沐屬。以示諸臣。諸臣皆以為可。遂疏名列奏。祈皇上有孤直而安輔臣。此當日之實情實事也。臣既拜疏旬日以後。得接文華召對。始知皇上稱道周操守。又云才亦可愛。然則道周砥礪生平。久孚帝鑑。臣等贊說。何裨高深。祇因抄傳到遲。以致多此贅語。合慚引咎。無地自容耳。竊念臣北鄙野儒。從來無黨。況於道周等鮮半面之識。止知為朝廷留一人得一人之用。豈敢徇私撻拾。仰負隆恩。致干明法哉。臣等跪伏南國。玉階遠隔。今聆聖訓。彌切服膺。若復稍隕越。以為明主羞。真斧鑕之所不貸矣。適以寇難內訌。料理師干。夙夜傍徨。語無倫次。又不致久稽回奏。以重僭戾。謹此明白具奏。并行認罪乞恩。惟有束身席藜。靜聽處分而已。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奉聖旨。朝廷用舍大柄。豈容倒持。黃道周論旨甚晰。范景文何乃倡乘黨庇。著該部院議處具奏。

革職謝恩疏

為恭謝天恩事。該臣於邸報中見吏部一本。為遵旨明白具奏事。奉聖旨。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眾。大臣體國之誼安在。著革了職。為民其餘姑不究。員缺速推堪任的來用。欽此。欽遵。伏念臣關不知機。趨惟任性。四年拮据。空餘報國之忱。二豎牽纏。愧乏匡時之略。據其負乘之僞。久應曲黜之條。仰蒙皇上。廣示涵容。俯垂寬貸。姑繩微罪。止究多言。列之編氓。弛於擔負。自天而聆綸綍。如夢得醒。伏地而省愆尤。通身是汗。黨非盛世所有。名豈臣子可居。臣即顯懇。事甘故蹈。良緣感深。莫解。識味括囊。以致禍過災生。罰從褫帶。瀾知誼重。自覺身輕。臣罪當誅。妄欲移山填海。君恩甚渥。何殊厚地高天。從茲鑿井耕田。歌詠總歸帝德。爰以補劑息刑。頂踵具生成。不盡銘心。願言沒齒。謹於日辭。陵恭設香案。北望叩頭謝恩。外。臣無任悚息瞻依之至。

公自歸。職見。在任。冬。曹。一。所。陳。其。多。矣。兵。與。之。餘。散。失。無。存。在。侯。有。嗣。出。再。為。議。人。王。作。職。職。

遺疏

大學士臣范景文謹奏。為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竊臣猥以庸庸。仰蒙特簡。自矢竭忠。據蓋。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即值太原告陷。大厦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追賊既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為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使。然而誰為之。能不痛恨於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義。蚤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可勝泣涕依戀之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范文忠公文集卷五

簡牘

與吏部曹仲參

再啟。不肖某自奉命以來。律之不宿家之義。即當趨裝北上。第家嚴初旋。情關綽綽。依依子舍。弗忍遽出。擬欲遲至仲夏。不知可否。謹以請之台臺。

簡鹿乾嶽

一寄書問。忽忽半載餘矣。爾時幽憂沈病。猶能強起見客。數月以來。彌致削損。漸成不起之症。雖復裏藥為飯。日四五劑。而刀圭不靈。支離如故。總緣哀劇傷心。一遇感觸。輒嘔血不止。病在本源。非藥石所能奏效耳。前仁兄曾苦口勸我。切切引身經之痛。為誠心知相愛之深。而悲從中來。不能自遏。每念古人滅性比於不孝。亦心知之。而一時難已。今追悔無及也。然伏塊之餘。未忘憂天。當接何人。國事能堪。收壞耶。憶已。我已我在長安。議起高陽公為旋乾轉坤作用。今舍此老未克有濟。曾詢同人。漸漸得此機括。仁兄聞中幸一勸駕。可為蒼生出乎。

與李性參

日者得書。情至可掬也。癡人微淡。於時事未能放懷。家居深僻。如坐甕中。寧不悶絕。茲特遣价。遇有緊要。

即令馳來相聞。如敵門人孫與公者。亦可以聞見助也。

與友

豐邑舊都。鼎借斗山偉望。乃主持清議。表正官儀。中外皆仰。丰采焉。今者績奏彤庭。行當授留。轍座。二十四考。其始基之矣。聞以便道錦繡里門。遠近傳為盛事。某睽違日久。依戀彌深。即欲趨申賀悃。并道闕。而病體委頓。不能奮飛。謹此遣役代叩。附以片將。伏惟鑒涵。

復徐思健

別經半載。相思為勞。偶以李生之使。特借作郵。因訪西席。故薦左右。其實此人。止可為師。非為客者。比弟近病體。離離不脫口。醫不離門。而猶無起色。神傷之餘。一時固難驟愈。每自循省。殊有性命之憂。今惟勉自隨。延延殘息。以守先人墳墓。此外絕無他慮。日前廟堂。急欲料理。已作書止之。揣分量力。為樞機自全計。非矯情好高也。荷履注之殷。輒以近狀奉報。念年翁榮問休。遠邇謳吟。運事告竣。便可游優。以待喬遷。濟上地衝。屬事節。費煩。誠不可以久居耳。汪孺老文心道氣。弟所夙欽。逢人說項。固出中心。聲氣之交。奚必謀面哉。見時希致。

與吳龍徵

比來流寇縱橫。幾半天下。所過蹂躪。靡不如意。而獨不敢窺方城一步。則老公祖偉略能陰饒其魄耳。乘輿而掃妖氛。居鄉而護桑梓。豪傑作用。固當如是。聞知廣招才勇。以備禦侮。治某得一異人。特獻左右。高唐金振祥。乃治某理東時。備役也。力弓馬種種。絕人而機智深遠。更屬難得。以之效力疆場。必有可觀。弟目擊其服役勤恪。知之甚真。故敢道及。幸進而試之。當知弟言非妄。

復德州劉守

不佞雖離閩。尚纏疾。觸時即灑。憂天之淚。辭榮每動。絕交之書。當茲秋色平分。應添白髮。觀此月輪已滿。如觀清輝。乃辱八行。重之九鼎。惓惓期望。非所敢承。墨墨注存。事宜自外。登嘉頓首。附謝銘心。

與孫思皇

春初與令兄別後。遂病至今。緣哀疚之餘。神傷骨疼。雖藥餌百方。未奏效也。近為寇警頻仍。杞憂疊疊。苦緒盈襟。破除無計。使來。開函得諸刻讀之。至德可師。清風并灑。肅然起敬。心有所感。又惓惓也。語云。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乃惟孝友。斯能為政耳。以門下至性。凡諸設施。俱以此心行之。武城寧不樂有父母乎。得除書。故為并州色。飛數月新猷。固知喜為不謬。三軍中枯木作一詩。今乃為兄成一律。愧未能佳。聊紓中所欲言耳。拜惠之餘。附以一絲引意。希惟亮納為荷。

與本縣王父母

河西無處不亂。所隔止一衣帶水耳。賊若東來。且夕便薄城下。城守何可不如意乎。賊之得計。大率在用內應。而門禁稽防。是今日第一義。出入之間。固未可聽其叢雜無辨也。但數尺土垣。直須靴尖踢倒。此必有兵方可恃之無恐。而猝未可得。奈何。日聞天津發兵數千。往援鄆。縣經臨境內。此天假之便也。即當便

宜暫留。以為防護勦捕之用。一面申詳院道。此應急妙著。不可時刻緩者。惟老父母速圖之。

與天津監軍道來公祖

久欽斗山。兼蒙覆露。旌麾將臨。業已伏候道左。以據仰止私懷。前驅想當不遠耶。頃聞景州城西妖賊。起搶掠村落。已以十數。擁眾將攻城矣。此地半曠。無固可負。往一勦捕。可立撲滅。若使得一城陷一邑。彼反逸。我反勞。彼反固。我反渙。彼反為主。我反為客。即兵多。難為力矣。或攻近而及遠。或舍己而耘人。此緩急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者也。適方報變。而老公祖戎車南指。此天亡賊而以奇功授台臺也。昔新建往撫。閩軍取道吉安。聞宸濠作逆。急檄諸郡兵討之。隨以立平。成此大功。今以望之老公祖矣。

又

適聞前旆已指廣川。應變甚捷。當機中。足徵方略矣。此賊蜂屯。方始蟻附。未多以三千鐵騎臨之。何異泰山壓卵。第其營寨宜審虛實。疑我而我勿信。撓我而我勿亂。嘗我而我勿售。厚集其勢。聯絡接應。而擇一熟。知深淺者為之導。妖氛可立掃也。尤宜分一軍於桑園河上。此河雖盈盈一水。而地屬扼要。再遣數人。一在德州。一在連窩。南北船隻。不許往來。以防東渡。有此則東西不合。其勢自孤。而黨自散矣。不然。乘間思動。在在有人。不早伐其謀。恐又費一番剪除也。奏凱在即。仍庇一厄。以勞從者。不知肯一紆左右否。

又

適聞捷音。疑齒欲折。軍威大振。妖氛立清。數萬生靈。實惟台臺留之。然四處奸黨。實繁有徒。徘徊觀望。在此一舉。今而後。膽自寒。謀自消。震懼不敢復逞矣。彌腹心之患。貽宗社之福。此其功豈淺淺耶。但巢穴雖空。結聯實廣。滋蔓難盡。反側易生。旌旄南指之後。再留一軍。彈壓幾時。似亦勢不容已耳。如以鄙。廉久在湯火。士庶望切。雲。則請轉為奏記於撫臺公祖。發卒來戍。非特慈善後之策。亦所以竟無前之烈也。憑楮無任瞻馳。

與李性參

昨諭郊遊。弟極有此興。奈病體支離。動需人扶。殊恨濟勝無具。若不時見訪。猶能偃仰相對。作半响劇談耳。

又

今日奉邀。其說亦有五。汎湖一也。看殘荷二也。飯後靜坐三也。賞羊頭雨四也。酒場納款五也。初意園中竟日。頃羅君在齋中共談。午膳出郊未遲耳。

又

昨晚忽作嘔。苦幾欲死。一月靜功。效固如此。因思病魔侮人。苦相侵凌。不得已勉苦吟以勝之。呻吟中成得一詩。猶不脫本家腔調也。

復管驥卿

別來數月殊切懷思前以長卿所迫聊作一札原知無及豈意門下記存不忘耶至勞金老之用情無已千祈致謝并爲道不待已初意也聞二碑竣事約在重陽插莫泛菊可以共賞但不佞日苦病魔飢骨漸削尚待晤言起茲沈疴耳秋風漸深惟願時善爲囑

與李亦城

惟老長官冰壺炳照玉尺爲衡人倫之鑒久爲所欽仰矣日膺新命領袖冰廳以出夾袋所儲拔幽振滯獎恬抑競培植清倫以翼持泰道非異人事也今離照當空乾綱獨運而諸有位多名實不孚終始易數每以啟上疑而致中格揆厥所繇亦吾衙門之恥也博採獨持歸於公虛務令德位相配人地相稱亦何必借異代而嘆乏材乎惟老長官熱腸正骨靜觀深而坐照朗自能闢蒙征之途收連茹之效精神彈冠有以也弟夙附同心聞命色喜先國家而後及私真有萬倍恆情者一芹申賀伏冀鑒涵臨啟可勝馳依

復顧濟守

燕齊接壤聲迹易通側聞臺下以霜雪之心溥爲雨露十八城吏民畏而懷之如暑月含冰寒年挾纒也瀾灑治績神爵五鳳豈能覆美於前哉某家德水之濟何異受塵爲氓耳熟神明之頌與被河潤者同其沾濡仰光觀德躍躍神往非朝伊夕矣接書開函受冊讀之令我十五年前心事爲之一快民難見德只在中籤上下關通無憂不治異日者鎮撫一方以此道行之有餘也

與友

弟之受整此君雖爲網常中其隱而道破款局飲恨甚深借此發機然楚事畢竟何如勦之難施則因撫之失勢由今追昔言不幸而中矣看來決裂即在目前輔臣當揆便可乘機談言微中矣預策敢言中款先幾似可無罪天下事非無先識之慮正是任怨冒忌報主爲難使公道不昭何以勸天下之破私交報君國者哉造謠而語殊可動人以台意質之以爲然否

與解石帆

猥以拙態不合時宜數年備日在人刀俎間久已束躬待罪今幸公道昭明之日免於網羅可以安於耕鑿但家園蕩燼骨肉摧殘轉徙他鄉欲歸無計萍蹤浪迹不知終所稅駕耳茲聞駕返里門謹此恭候起居伏惟良食自愛以需環召臨啟惟切瞻佇

與鄭元岳

次尾伯宗時在過從深慶淵源有自吾道不孤近來朝政改觀保泰爲亟彩鷓過江上當有商略筆間不能盡觀也日偶郡仙相邀晤之京口裁報稽遲伏惟灼亮不觀

與陳帖月

再披手教及疏抄兄鴻功偉伐久已入帝鑑中也忌者阻抑掩蔽公道而今安在哉弟自放廢以來誓不道長安之使苟有可效如初之言非所祈也然亦何足爲鼎呂重耶

與錢

日有一函託便寄訊種種心言可鑒之形迹外也茲卜兄子甯從崇川過江道經廬山未有過而不識先生者索弟一言先容知當不拒門屏也卜兄吳門高士擢詞翰擅絕一時而風流譚笑足令半子絕倒然其胸中繩纜卻自坦易城府不設可與久交者向在涿鹿壘中遣子弟受經鹿庵與緝金蘭至契每書輒稱許不置弟近與往還信其言不謬想翁久之亦當信弟言耳

與友

自老先生之由秉銓而當揆也敦素絲之節佐更絃之治使中外懷懷轉念戢志以奉條章主權以尊國威斯張維國有人益不其大哉而復苦心調劑隱護善類此其功在不見不聞之地仍留一二老成以衛社稷此又天下不及盡知而某私心自亮者也自顧越在放廢澤畔行吟不敢以姓名上通長安屏退之分固應爾爾且聞龍門日峻辱在知契誼當相體即託庇實宏而門外自遠曾言此意於程長儒想當灼察不以爲訝也正在沈病就醫京口概行謝客無所見聞忽傳怪事令人愕然就中委曲不得而悉惟當寇亂內訌患切剝膚之時而擊天之柱濟川之楫不以支危廈而度驚濤天下安知所屆耶特道急足甚行問訊今而後乃敢伸紙布悃勞苦如常以少贖從前疎節之憾惟汪度其鑒之是荷

與孫魯山

前聞將借重憲席爲之私喜未幾週翔棘寺黃孫不由大拜乎如翁鼎望淵猷築沙隄以待此海內之所具瞻而同心尤切切者耳比來聖治日新美政不可勝紀傳之青史以爲美談中間惟大君子贊襄其造輔宗社何有極也而同人之頌義又不足言矣但返正可喜保泰爲艱此後惟使君子之氣常伸小人無隙以乘斯勢常居其勝而永無後患矣治抱病既久已成沈痾而目疾歷有半歲五色不辨竟成廢人萬不能任天下事矣老父母日切存注引掖甚殷但此病狀斷非春明物料若勢難久置高閣惟宜養病白門清要之地斷不敢居即將作簿書亦所不避也願求降格以遂遐志知我亦可少亮此苦懷矣特此奉復并布腹心希惟照原不一

與友

自六月一書奉問奄忽間又秋中矣計新糧艘將抵通津清事業有成勞入以告於天子矣比來聖德日新徵美不可殫述而在太傅大拜以後輔臣以輔養君德爲主相業之光遂覺燦炳青史而最快人意者朝端穢穢割然一洗初出茅廬之功於此爲大東南諸君子無不交口稱誦而我輩舟中語自侈先見矣但秉鉞之人猶虛張捷書掩敗冒功以圖振旅還朝計其歸衰此人豈復肯在人下也爲社稷計不得不蚤防之別後之機此其轉關一番利導萬代瞻仰實在此舉祖臺當用力夾持之毋忽可乎

與周

不佞以孔李之緣兼聲氣之雅精神照映非一朝夕頃者石城得奉周旋仰見至意惓惓其所以爲君國友朋者關切殷至令人感服不能自已頃見復社一案已入宸鑑從前備極焚坑可免此禍世道入於昌明吾輩可一意肆力學問矣再得聖心立轉五溪竄迹立召輪屏則尤熙朝快舉幾幾望之耳蘇仲遠里

宜促叱馭過丹陽道上。幸命一价相聞。恐有心語布餘也。扇頭詩悲壯何減少陵。若其關係。非詩人所敢望矣。容另勉和。先此勒復。不一。

與李赤城

昨者一介未荷汪涵。方深愧慙。聞彩鶴北發。又以久抱沈疴。奄伏牀褥。未能強起而受教益。亦何以爲情也。今日清議一線。未始不昭明於士大夫間。而哀衷淵微。又別有主。此銓地之所以難也。老長官重望爲中外所倚。入都之時。暫且靜以觀變。就中默默調護善類。用得一入。國家即得一人之用耳。此間委折。類楮難悉。而止以二豎爲祟。致阻躬承。奈之何哉。緣三載行間。心血已耗。又逢大戚。神傷骨瘁。見者驚爲異物。中心惴惴。常恐旦夕溘先朝露。一切世想。灰冷盡矣。一邱一壑。恰爲相宜。已作終焉之計。若云生平未。有顯過。難以終廢高閣。亦惟投閒置散。庶足補剋息。則白門一席。則愛我者之所以成我也。都中貴游多有知之者。或意狼狽。未必爾爾。故特布私懷於知己之前也。

與張諱春公郎

不佞棲羈貧病。況味無聊。日惟息心禪定。不敢一問戶外。久缺開問。非以疎節自甘也。漳浦來南。啓關往晤。每與抵掌時事。不禁嘻吁。聖主當陽。而中外多故。疆域日削。揆厥所由。惟是功罪未明。以致衆人抑憤。即如尊大人文武壯猷。力捍危邊。所轄未失一城。徒以僉壬下石。遂致覆盆。營門殞星。人心痛悼。使當日奸人不撓其成。乘勢直搗。而左牽右制。豈至深入無忌。乃所謀不就。至令長驅千里。如入無人。今更置食。數城連陷。明是議撫爲祟。獲輻相尋。追維前後。徒有涕泗捐膺而已。邇者離照當空。陰靈迅掃。堯舜初心。昭然布於天下。連茅策征。弓旌四出。如老世翁忠孝天植。當速荷環以領袖諸賢。天步多艱。正需有心人共圖勘定。霖雨舟楫。豈異人任者。而容命世奇材。久伏林泉。乎緇衣有懷。推轂恐後。如羽之言。無足爲大賢重。然不敢愛。縣簿也。令弟英委粹抱。聯飛指日。晤接間。橋梓花萼。英采儼然。特告當事。以效揄揚矣。感承惠問。附以一片申意。臨楨不勝馳越。

與李性參

南北遙隔。信使爲艱。歲裏人來。知將借重京兆。何又不屑就耶。或以資勞深崇。不欲復以簿書相煩。少即曳履徑躋卿貳。弟久別家園。已及八載。今春因道路少通。將爲省墓之行。已理糧矣。而宿春不備。躊躇而止。迺首北望。中夜泣零。乃流寇之禍。方來未已。瞻烏爰止。隕淚傷心。所幸聖政日新。百度改觀。妙有咸通。是可萬年耳。編人遠懷。稍釋杞人憂天之思。每有胤絕盛卉之懼。計惟長伴野老。詠歌聖化。斷難馳驅。戎旃編序。此等苦情。見人幸一宣布。某今老矣。雖有報國之忠。而無救時之具。即欲勉強支持。而不能者耳。每有書問。輒復刺刺及此語。殊足自厭。然骨肉之間。不敢不以腹心披露也。

寄黃石齋

翁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圖歸。奈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忽然去國。明知伴食無補。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件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漚然。

與蔡

日者得親勇略不羣。私心甚重之。今登鎮特借乘。海上共干城矣。當此專闢初開。應須廣咨材。某者胸藏黃石。才利青萍。平居志切請纓。臨陣欲堪借箸。希行該府。取之軍前效用。自可得其一臂也。

復鹽山令張

不佞三年在疚。無日不病。今雖離園。而沈痛削骨。未能一時遽起。且支離日甚。見者驚非故吾。世即未忘我。我已忘世。但得少延殘喘。長守先人墳墓足矣。此外有他想乎。惟是老父母清風惠澤。神慈交響。誼當盡緇衣之好。以答覆露之私。乃承惠問。拜命之餘。附以一絲見意。希惟茹酒爲荷。

與甥王申之南京寄札

自從賢甥同汝母親北上。中心牽掛。日夜不寧。十四日。聞仙遊之信。痛徹心肝。筆絕仆地。三十八年手足雁行。一旦分張。又在異鄉。痛哉痛哉。何能自己。念賢甥至性過人。必當傷悲。須當保重。毋過哭泣。幾念週環。既痛亡者。又念生者。不禁一夕九迴也。君卒之間。棺槨衣衾。不知曾備否。搜括送銀。正足途中之用。諸所事宜。有汝父親開喪。喪現然亦不能全照。今經殘破之後。隨時斟酌。只要盡情盡禮。不至前略足矣。只恨我相隔甚遠。不能飛去一行經紀。寫至此。腸寸寸斷矣。途中仍自就心。再諭幾家丁防護。一到家時。急報我知。使我稍放懷抱也。

又

前自聞信之後。悲痛之極。如不欲生。肝腸摧裂。體中病甚。嗣見起兒返棹。心愈怪之。恨之。至見其疾勢沈重。當是病蹟使然。但彼中無人經紀。我又不能奮飛。心中何以自安。賢甥平日仁孝。遇此大變。更當節哀順變。保重身體。承先繼後。總在一身。不可不念也。且平日老成謹慎。言不妄發。事不妄行。喪完之後。閉戶讀書。簡用度。省僕從。可不憂貧矣。方寸甚亂。所欲言者頗多。一時未能上口。有所問。再陸續答之。

又

計汝母親親事在即。原意躬往執紼。臨穴一慟。比聞山東一帶。饑荒異常。盜賊滿路。白晝殺人。再四躊躇。遂不敢前。念我與汝母何等兄妹。手足相聯。垂四十年。而一旦分割。何以爲情。今當長別。無奈遭際時艱。南北阻絕。一送之未能。臨風灑淚。腸安得不寸寸斷也。特扶病撰完誌銘。星夜馳往。以不悞窆窆之期。致奠另再遣人。喪事勿勿。勞費百端。惟加意節哀。珍攝是囑。臨書不勝悽愴。

又

前已發誌銘去矣。茲復作祭文。令登軸致奠。以代我楸前之哭。數行未寫。萬淚齊下。舉聲未號。五內先摧。可恨造物不仁。奪之速速。而又恨時艱多難。道里險阻。不得即返。以盡執紼之願。念之能無痛徹心髓。望甥於靈前禱祝。今日遭際之苦。萬不獲已。孑然一身。不得不慮患之深。而臨穴之慟。竟未能遂。悠悠此恨。何時已哉。明春道路稍通。盜賊少靖。當於墓前申意耳。特再遣人歸致送。此心神已隨之。俱飛越矣。節哀自玉。再申前囑。餘不盡言。

母親大事已矣。逝者已矣。孝子之心盡矣。此後惟當苦讀書。以作顯親揚名之事。為孝之大矣。惟母親當時日盼盼成立。有如望歲。今當讀禮。轉盼從吉。奮發用功。正在此時。然讀書一事。要在明師良友。兩相夾持。還須尋一有志朋友。與之朝夕講貫作文。使其日日精進。方可一飛冲天耳。

又

前聞甥媳變故。不勝悽痛。今內外家事。何人照管。子女呱呱。誰為撫視。三千里外念之。輒為腸斷。賢甥一人內外精神。何以堪處也。聞道路搶攘。行有戒心。茲特遣人哀問。望甥加意調攝。勿損懷抱。獨此一節。為諄諄致囑耳。轉眼歲除。天運或改。凶豐治亂之數。原是循環。據傳北地大雪盈尺。此是好兆。南中饑荒無減於北。流民過江者。紛紛不計其數。搶奪之風。日不絕聞。大亂即在眼前。一碗死水。無處浸灌。何所資而戀戀久居此哉。

又

自春以來。道路梗塞。欲遣人而不可得。不意時事遂至於此。他無所繫念。惟賢甥在遠。迴望可勝潸然。時時見之。夢魂而已。再則行李數月。未有所寄。從來費用。俱靠家裏。而一日斷絕。遂致困乏。且南中一時物價涌貴。益覺其苦。支持艱難。便欲思歸。而歸又難。安得有好好情懷也。

又北京寄札

相別會幾何時。京師瘟疫盛行。哭聲連屋。不想有舅母之變。令人痛心。總緣我運命乖蹇。骨肉摧殘。俯仰回想。能禁涕泗傷悼乎。百感交集。萬念俱灰。具疏請假。遂欲以病本繼之。疏上不允。朝上下。聖意殷懃。未敢仰負。只得勉強以應上命耳。

又

經此大亂。又感重症。九死一生之餘。百感悽然。骨肉關懷。而首在念者。惟有賢甥。豈不亟欲一見。而第炎天遠道。跋涉為難。萬不勞此行也。我歸志已決。勢難中止。晤語之日不遠矣。見人來。訊問近狀安善。不勝忭喜。此時讀書作文。宜極加意。距科舉之期非遙。且新提學眼力極高。文字須要光芒。方能起眼也。我輩上眷願。屢對臣贊美。誼難仰負。但前病之後。未曾休息。元氣大虛。不耐煩勞。性命為重。故去志堅決。審非得已耳。

又

日來心緒作惡。難堪其苦。忽接來報。不覺痛殞。泣盡而繼之血也。姨母雖云抱病。何遽一旦至此。天乎。骨肉有數。而俱就摧殘。裂膽摧髓。何以堪此乎。近來日日關南。止望速歸一面。而竟不能待。傷哉。臣情益淡。惟求速去。為憑棺一動耳。

又

八月初九日為賢甥生辰。是日舉子慶戰。風虎雲龍。千載佳會。轉盼乙酉亦在不遠。此際宜努力為先賢。

也。一縷聊以見意。長安宦況清淡。不能厚為愧耳。

又

自遭骨肉之戚。諸念俱灰。日夜惟思歸計矣。初一日忽奉上傳入閣。親瀝宸翰。極其眷注。此等恩寵。臣子何以仰副也。惟有盡心竭力。冀戴聖明。自便之圖。不敢復言矣。

又

給屏特簡。出自望外。頂戴聖恩。不敢遽爾言歸。而大事不容不舉。以各處官變耳。凡事仗借賢甥。萬萬不勞遠來。卯入亥出。片刻無暇。苦難形容。草草布復。

又盡節遺札

日日思歸。而受上特簡。諠不忍辭。在事不滿五十日。而大勢已傾。力莫能挽。惟有盡節以明一生忠孝耳。為臣正道。死無所恨。留此字作別。身後凡事借我骨肉不淺也。它無所言。申之甥。

遺言

身為大臣。不能殺賊雪恥。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身忠孝自矢。已盡於此。期上可見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而已。兒元緒具疏上控聖明。并以遺疏附奏。聊見孤臣一片忠赤耳。

絕筆

坐臥小樓。覺亦難耐。故此決絕。

范文忠公文集卷六

序

姚給諫奏疏

昔先龍圖之為諫議也。子固嘗敘其言。以為極意反復。切劘計慮。矯拂情欲。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以至數十上者。或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當時人主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諭。月或至於其後。卒見聽用。故其時天下之情。無不上達。事之害理。嘗不果行。奇矣。隨終歸敗毀。遂能海內又安。致治極隆。三代而後。與漢文。宋仁同稱。此道也。又曰。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是非予奪。一歸公議而不自用。此人君之所以如天也。每覽斯言。未嘗不至於流涕。夫人臣即彈忠竭慮。豈真能智過人主。有神高深。要以議出於公。天下人盡知之。亦盡欲言之。廟堂之上。或未及知也。惟是言官為天子耳目。故言官之言。即天子之聰明也。譬之日月麗天。敢有其功哉。永言姚公。以賢董之才。讀書中秘。出而珥筆青瑣。知無不言。其所論列。動關大計。慨慷條晰。本於忠誠。最後以論殺城撫寇事。失柄人意。為所擠排。借題鑄鐵。以去。夫撫局難終。中外識其必敗。特憤積威。相顧熟視。莫敢發口。永言數爭上。前往復再四。同列為頭縮汗流而不少止。其時柄人自護其失。徧籍人口。凡語涉軍計者。祕不使傳。故疏上天下不及盡見。永言以軍國之故。發憤不得遂。時私取諫草讀之。掩涕以冀積誠感動。其志可悲已。然

天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也。夫習而後能。上智弗能自異。中智而下。不習則不能矣。凡事皆然。而況大如用世乎。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言習也。夫學以學所仕。則古人之學。仕以仕所學。則古人之仕。是以顏氏子一陋巷匹夫耳。日所講求者。皆紹明虞夏。損益商周之事。而不以為僭。即由求亦輩。平居辨志。亦惟是兵農禮樂諸大政。而不以為誣。此何莫非仕中事。而今之學者。則啾啾章句而外。無他及矣。至於仕如必之。蔡言之。而季路蒲之。庭蒹清閑。此亦何油油甚適也。彼其時當中古。務尙省約。地有分土。民亦簡稀。故得綽有餘暇耳。而今則日赴期會。夜理簿書。手批牘而口敕斷。猶且不給。而何從得一曠晷哉。古今人之不相及。亦時為之也。故學以兼仕。近世無此官。然則學士家多迂闊。而無當實用。而仕亦漫然為嘗試。奚怪焉。不習故也。嗟夫。此何事而以不習之人當之。其害必有受者。民生豈有幸乎。以上智所不能。而概責人人。安在其不驅天下而為嘗試。久矣。夫世之無吏治也。雖然。絕世才杰。其人或當不乏。而隆中畫三分。作秀才而任天下者。已莫難之。若官前代所無。而國家則有之矣。令甲。孝廉上春官。列乙榜者。例得署博士事。考有功績。需次入為成均。其通儒有經濟者。推擇為郡縣吏。祖宗規制。意宏遠矣。士離蓬累。冠進賢。所人皆仕場也。所見所聞皆仕事也。而又以旁觀之冷眼。無累之閒身。局外閱歷。閱左便害。何不燭照數計焉。在仕學之間。孰有如此官者。需霖韓公產於越東。盡攝四明。慈水之秀。其人洵是上智一流。癸丑閣中。已上第矣。以數盜中削。來諭吾吳。訓迪多士。而外。民間隱伏幽曲之情狀。有一不瞭然在目者乎。而其煦煦爬搔。即未入手。而有一不洞然在心者乎。又再視邑豪益復嫻敏。若素宦。今報陞柏鄉令。柏隸在畿內。距吾邑僅三百里。土風俗尚不甚相遠。其中肯綮。習之不啻熟矣。於以秦刀。若然。吾知其必恢有餘地也。是擢也。且未暇為君賀。而先為柏之人額手稱慶矣。

李參軍詩小序

古松下伏苓。樵牧不能識。牛羊踐踏之。及逢扁鵲拾為靈藥。遂能濟療寰宇。留功千古。惟人亦然。余於庚午夏出鎮潞河。以箋牘識李揆。時羽書旁午。揆給事左右。多著勞動。其所資翰墨。出入經史。而於兵陣象緯刑名之學。俱有所宗。矢口抽聲。蔚然可觀。余樂籠方蓄。洵惟恐良史之不為仙。因移其績於銓部。葦年而得津海參軍。謁余於廬。持其松齋集。丐敘。余素知揆。揆音律。特在戎旆。不暇與言。今觀揆詩。流利菁葱。情景雙合。使揆生晉。唐之世。或當附孟嘉。韓嗣之後乎。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為并篇首。而更勗之曰。子今出而一行作吏矣。其潔修素履。而從政津門。滄海月明。必有青眼若余者。謂予籠中所拾不謬。子之程業未可量也。子其勉諸。

蒼雪軒集序

嘗披覽輿圖。粵稽龍門之勝。自神禹開鑿。遂擅千古地靈。往哲輩出。不可更僕數。然後世學士宗尚。首推文中子。為德行文章之冠。當其年少。慷慨上太平十三策。名動天下。泊乎歸隱河汾。千人從游。立說不朽。雖以史漢之雄藻。景純之博洽。下至裴柳之羣材。幅輳。未有過焉。顧天下嘉其學之正。而未嘗不惜其遇之艱也。我明人物蔚起。耆宿如林。而家學淵源。足紹前賢者。莫如吾師哲臣先生。先生承父任齋公。以德

行文章世其家。海內士大夫咸望龍門。如山斗。不佞受先生特達之知。逾於恆等。竊奉師資。稔知先生博學。傑之幹濟。兼聖賢之學問。殫精濼。維闕闕。既已窺其堂奧。而揮吐沆瀣。又能以古鑄今。直空作者。早入承明。銳然以經世自任。歷躋宮詹。浸登揆席。海內以其用舍。卜世安危。不謂大業未究。而已騎箕歿矣。朝野欽嘯。有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之嘆。然先生存。在史館。為一代詞臣。在講韓。為千秋正學。神明意匠。滿心廣覽。自奏疏傳記。以及微言小詠。罔不取材宏富。命格超曠。有詞人之焯藻。而無其儷。有山林之俊爽。而無其瓌。大雅典則。足稱雄著。作之林矣。試一循覽遺編。淵乎莫測涯涘。但睹璘璣。瀚博。鼓歛經史。總經術之大。參性情之微。豈非誕質。蓋非。舊物淵。斐然有得。而集其大成者乎。久擬較梓道集。以盡門牆之責。而予同門李仲晦。司馬先為搜輯。傳諸梨棗。今每一諷咏。篇什風規。如在。不勝泰山梁木之思。然先生即未竟調元之業。而藻潤花磚。靈光。輔蔽。明時。其視文中子之不遇。固已出處殊致。則主聖時清。知公獨深。而古人不及也。若夫篤學著書。陶鑄後人。亦庶幾河汾遺緒。不愧地靈。允符人望矣。後之學者。三復私淑。有是編在。將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可徒歸龍門而太息乎。

朱吉甫稿鈔

朱子吉甫。負不世才。父子善。有年矣。以都人士。薄遊東南。博學強記。復富經濟。至陰符之術。象緯之學。無不揣摩盡善。意中經營。以天下事為己任。其尊人巡宣楚。豫。從事行間。朱子趨庭之餘。佐畫帷中。非斤斤讀父書者比也。當其僑寓襄陽。中丞憲使。每就詢方略。朱子左右。籌畫。奇正互生。且時登陣策守。一方長城倚之。未幾。越境。而襄不可守矣。嗟乎。使其得展志略。或聽適留。半壁可恃。或不決裂。以至於今。不幸而成朱子之名。豈朱子意耶。朱子生平。工制舉業。伯仲先後。齊聲藝苑。仲氏以己卯。得繼閣。伯氏獨天老。其才。屢試坎坷。有奇不得自見。乃卒業南雍。大司成王公。少司成吳公。一見識之。月較多士。輒置高等。試之經術。於兵法。王制。律歷。鹽鐵之務。暨術數諸書。洋洋纒纒。洞悉源委。窮神盡變。一時譽髦。莫之或先。二公洵知人哉。時梓其文。因索余敘。亦以余交善有年。知其能大用於天下也。余亦可謂知朱子矣。遂自信知人乎哉。

長于三子時藝序

時文一道。屢趨而變。數風所動。漸積使然。然其間必有人焉。出大力以轉之。乃不至波瀾瀾倒。而無所底。每三年房牘。行有識之士。相與謝朝華。振夕秀。隱隱隆隆。志意開拓。另闢門牖。後一科之風氣。即於是而兆。故得雋之文。成家立體。定於先年者。為多。吳君汝為。少司馬行可。公子也。僑居長于之里。據勝地。招名友。與虞山。錢陸兩君。氣誼相得。發為文章。拔新簡異。蓋先一時之變。而體製明簡。於先正規度。無毫髮失。斯其志意所存。非苟為異者也。嗟夫。長于之里。從來與廢多矣。登浮屠者。不知有瓦官之魏閣。弔平原者。不知有鳳臺之江流。而鍾阜鬱盤。浩波東逝。千古不變者。大勢存也。今之苟為異者。力則不足。而遽欲田滄海。鞭泰山。識者以為戲而已矣。來歲之秋。三子轉時。而不為時。文懸國門。為雅人所步趨。當以余言券之矣。

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為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即其人之片語隻字。實若天球琳琅。況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方今雖增錯時。繁輓徒工。即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今伯順文具在。用意忠厚。詞懇惻。與君父言。慈仁。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下及閨闈帷房之故。言必究情。語無留指。筆光墨瀟。剝露血脈。指拂殘箋。剗剔腸腎。使讀之者。歡愛鼓舞。悲憤流連。儼然以思。卒然相感。而中正之心。油然而生。蘇是而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今。發乎情。止乎義理。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文。亦即伯順之人也。垂白孺慕。四世一庖。家無嗜好。人風靜穆。其植本良厚矣。故幣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爭。銓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灑然辭。官可以無去也。憤柄人之悞。而飄然去。最後慷慨殉城。計不返顧。使素此一塵。咄嗟遇難。或牽於難割之家累。微夫倖全之金湯。又或愧功令。束文法。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則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死者。聖人不以之律人。而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強抑。善學聖人者。孰如伯順乎。然軀命不惜。浩氣常存。扶進淳風。廉立頑儒。伯順果死也哉。因是而覆釋集中忠孝之語。伯順自為寫生留照。人傳文乎。文傳人乎。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匪淺矣。寧屑與綴文之士計工拙耶。伯順自題其草曰。認真真故人與文兩傳矣。

來禽館文集序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為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於辛。邱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為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即文亦未有升降。善作者。各種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賦綺靡而惟取夫拙朴。黜組織而惟遵夫淺易。是鹹舖之觀。不如極極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已登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誠可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軌於法。躡躡滿志。不極不止。此豈升降為極蠟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迨李何出。而諱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諱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內宗之逾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政具者。生存注疏之賸語。以為理學。發緝策論之遺括。以為經濟。而曰我能為拙朴。悉備前輩而空之。嗟乎。此一算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為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邢先生。先生生濟南。後其為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激潤於六朝。然先生為人。自標風節。豪蕙樂易。推賢愛士。嘗若不及。故其為文。才足以冒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偏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長卿。楚之本甯。應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目今觀之。王生直能為吳儂纖語耳。長卿類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勸敵。然吾微惜本甯先生。不善謹。少概見。昔人謂石軍。松雪皆以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三山遊日記小序

人有能遊且得遊乎。有不能遊且得遊乎。善乎莊生之首逍遙而重以外物也。曰。胞有重閱。心有天遊。天之為物。縹緲蒼元。遠而不可致詰者也。心又何物。豈有形區垠堦。可獲而捷者。心與天相遇而成遊。至矣。於是取飲於仁智。而寄暢於山水。謂非此心。此天不可也。昔有驚海上之三神山者。此蓋遊心於僞人而非天。蓬萊。方丈。瀛洲。心具之。天俱之矣。吾友阮氏有遊三山日記。彼之三山。至大之域。此之三山。至細之倪。謂細與大。其有辨乎。其無辨乎。觀其自序及謝泉羽。而益有感於遊道也。泉羽閩人。當文信公制置時。上書幕府。禮為上客。資籌畫。迨信公成仁。泉羽往來灑泣於吳。越間。有紀遊。有歌詩。總以寫其沈沈鬱烈之氣。卒不歸閩。歸骨於嚴灘之南。與嚴祠相望。示千秋知己焉。嚴先生自答君房數語。外言論風旨。不概見。而泉羽著作種種。又一則不事王侯。一則王臣塞塞。後世遊者。登子陵之臺。上泉羽之墓。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神者勝。則取歡寄暢。何之不可。陶沈沈鬱烈於人間世。為縹緲。為蒼元。而胸中并不設一優柔平中相也。即蕩而企海上之山。虛而歷亡何有之鄉。寂而託廣莫之野。怪而倡逍遙外物之篇。惟心有天遊者能有之。阮氏殆近之矣。

趙忠毅公文集敘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師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其文章。然字內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誦低徊。相與愛而傳之。故士大夫崎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斷不隨人步趨。志至帥其氣。氣生盡其才。於以感憤激烈之志。吐章摘文。波委雲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章一途。未嘗不蘇節義傳也。余於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成進士。以汝南理拜度支郎。時江陵臥病。不與禮祝者三人。公其一也。已遷吏部考功。以強執忤貴人廢逐去。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海內仰之如雲。雲暗星熒。廟初。以奉常起田間。歷長西臺。旋位冢宰。正統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無委蛇。嚴嚴肅時。一時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然忌者眈眈交伺。而嫉奸益力。迺悉謀附璫。璫提熱柄。能碎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賊成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直節。以忠諫。關時隆替。豈不悲哉。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為司馬。元城。不屑屑以文士詞人顯。而筆蹤七曜。氣沛三湘。濤濤伸紙。又何磊砢浩汗也。即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莊厲。而片語微詞。皆足發動天下。亦足不朽當世矣。若乃司銓秉憲。啟事陳諫。黜邪辨奸。推賢讓能。雖有冕。買方斯蔑如。豈不足登作者之坵壇。為千秋之標準哉。自古忠孝蒙冤。牢騷怨懟。每多悻悻。見於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極佞之意。發為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託懷峻烈。據詞沖淡。志正直而不夸。憂君父而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觀是乎。余附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概。每師嚴之儀。以為鶴。當天啟之季。後先件璫去國。公去不已。而難作。公子及甥與公之客。皆及於禍。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於公何如矣。願獨讀此殘編。不盡厄於酒。臨饒。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冤。上詔禮部議。予諡。晉秩少保。天子愍其忠亮。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傳於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為益次。得詩若文二十卷。爰命梓而

傳之要之公之所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葛震甫詩跋

向余初讀震甫梅花詩。神相訂也。聞其家震澤蒼翠間。念何日買一小舸。蕩漾烟水。至梅花深處。對坐伊人。以慰平生。後在銓曹。見選人籍震甫名在焉。喜甚。則又念若高士何緣到此。及識之行隊中。神采奕奕。超然塵表人也。不負向來摸索心爲之喜。及白單一付以去。存沈數載。清譽自喜。垂臺歸來。惟解詩卷一囊耳。潞河相對。文酒暢酣。經歲又復別去。今守留樞。則震甫正攜家此地。時事孔棘。憂心如醉。每對震甫。未嘗不渙然暫釋。兩人相慕甚殷。踪跡乃多巧值。蓋亦有天幸哉。震甫好爲詩。余好讀震甫詩。震甫詩無不使余讀者。計知震甫莫余若。今序其詩。徧海內。而余不一言。奚其可。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爲。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修。近代之隸王。李後必非先。沿爲故事。今則各在戶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紜。莫辨誰是。余觀震甫論詩。入微。顧其口中。從不聞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非惟才勝。即其識度。去人何止萬里。譬之高會羣賢。辯難迭送。中有其人。安坐無言。聲氣所攝。衆義皆墮。請問此一坐人孰爲優矣。今之者宿。並稱陳葛。或謂震甫翰眉公。向在出山一著。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勝。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蹄間關。動輒萬里。九州奇險。足目幾徧。向使堅臥故山。此味何從得歷。今其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千秋。何可恆情測也。震甫既老於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於余是語。宜有莫逆之嘆。而余序其詩。不其詩是品。第存今昔驪聚因緣。與稱詩之概於篇者。蓋知震甫詩其傳可必。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友梅先生四集序

脫名利之途。而遠引以去。其志宜無所不得。然亦視其時矣。天地既閉。身焉用文。是激而逃也。即能超然獨往。其志必多幽憂。惟世已治矣。我出何爲。一邱一壑。一吟一詠。皆帝力耳。生斯世也。而爲斯民。亦云快哉。故有考寂寥之音。尋棲逸之旨。可以見世運之隆汙。與朝廷之所以爲治者。此一論世法也。我朝崇業熙洽。孝皇世皇。享國尤永。淳化洽翔。下徧窮谷。而大江以南。山水蔚清。林壑深秀。吾意必多幽人。道老徜徉其間。不與名近。名亦不及。獨寐寤歌。而不傳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乃今從震甫知其祖友梅先生。先生生宏治之年。而老於嘉靖。生長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間。居在東洞庭。尤峯最勝處。家多遺書。玩物及其先人之德。皆世守宋元以來。其於用世之書。無不讀者。先是山中有王文恪諸公。功在朝廷。吳人多爲興起。先生獨語同志曰。世幸無事。何用吾儕。吾與子爲太平之民。不亦可乎。遂堅箕踞之志。余嘗敬展遺像。諷詠其詩。爲慨然神往久之。以彼閑家厚族。教行於鄉。生爲慕志。使後世知其爲人。是豈徒放情林草。一意思理名者。使出爲世用。必有可觀。終焉隱淪。是亦不可惜乎。夫使生當盛世。不知咏歌化日。近舍湖山之勝。踰登風塵。或如晚季素封子。從事翰頓之術。敵敵焉。權子母。衡肥瘠。日夕持籌不休。志識逾下。欲如先

生婆娑鐵柯香雪間。日與山水朋舊。浩歌而忘老。豈可得也。然則先生勝概遐蹤。固可想不可攀。而得以開適之身。據烟波之勝。振寥廓之羽。發淳古之音者。雖塵外卓軌。實盛代休風。讀其遺文。思其高致。有不懷我孝皇。世皇深厚之澤者。能乎哉。昔者子美有祖。稱詩唐初。至厥孫而家風大振。震甫今之子美。草堂近我樞署。時與唱酬。往還。人比浣花昔遊。用爲佳話。今又傳其祖集於灰燼。蠹鼠之餘。而屬余爲之序。元安當時必簡行世。未開幕府弁言也。然則余傲武哉。

爲臣不易編序

先司馬官雲間時。常喜述郡中人士。首推濱志黃先生。盛有才譽。與難兄太守。不減二陸。然迥其輪魁。質與余同。以己西登南北榜。文章氣誼。遙相契合甚久。不謂宏才傾抱。浮沈小草。僅以佐郡終也。余猶記長安道上。偶見爲臣不易編一書。其時未獲觀覽。固已心識。茲承乏南樞。盈盈一水。未遂把袂。適其館甥章子宜昭游余門下。持是編問序。余乃得受而讀之。感慨時事。歲稔臣僚。淵乎有深長思焉。余惟八臣之誼。至今日蓋難言之矣。經世以才。持世以節。才不可以辭難。節不可以有已。兩者相須。此上臣之大凡也。自昔名臣哲士。秉志堅貞。圖迴遠大。以一身係國家安危之重。扶今古名教之衰。志慮感通。精神繇之以出。故能尊王庇民。成光明偉偉之業。流光史冊。聲靈爛然。若夫庸庸者流。經營止在身家。幹辦不過簿書。究所建豎。大略可觀。安望卓然自立。曙將相之鴻烈。感節義之幽忱也乎。瀛志援古風。今自虞夏以迄趙宋。僅得百人。其所揚挖。嚴且嚴矣。然而託寄宏遠。闡幽遙深。觀其繫贊微意。即春秋褒削之旨。何以加茲。雖傷其遺者。謂蹉跌明時。踟躕下寮。位不配德。然疏進是書。輔座嘉賞。稱爲有裨臣鑑。立言不朽。足資明良觀感之助。亦不可謂不遇也。聞先生少工古文辭。編纂甚富。是編尙論古人感懷觸事。忠不忘君。婉言微諷。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於篇中所稱引節才之大者微者。亦何愧焉。今學使者採風懿好。祀之警宗。余不及見其人。見其文。知先生天性篤摯。博物醇雅。力足興起頹懦。諱能進退賢豪。謂之有百世風識者。知余言不誣。豈徒規摹先進。儀型鄉閭。足竟其志量也乎。

岳心翼先生醫家正印序

史載阮氏七錄。有醫經九卷。鄭漁仲藝文志載醫方一家。凡二十六種。而馬氏經籍攷。又以醫家列於子類。與經史集四部並傳。廣成河上。於斯著矣。心翼先生淵源六籍。藪澤九流。於勝談究輯。罔不瀾翻咀茹。而時出之。著有醫家正印。印諸醫家之畔於正者也。先生少而善病。如李雲翼。遇安期生。遂以工醫。醫益精良。保身之心。心存保世。爲著此書。中凡廣嗣保赤。頤老尊生。以至男女證治。家居讀書。客旅仕宦。行師與疾。濟難扶危。雖寸膚必護。小皆必剖。指脈理之委源。辨藥石之損益。消息於五運六氣。從寒熱溫涼。散抑燥急。堅肥強。因時因地因人而施。按治。以病制方。以方療病。無有不盡其意者。吁。亦微矣。從來幸靈之神。於術。長桑君之聖。於醫。陶宏景之精。於養生服餌。大都以甘苦之味。手調鹽梅。以補瀉之方。斟酌元化。故球時則藉名相。度世則仗良醫。夫豈小道哉。先生三吳名儒。理學經濟。無不精詣。與微。而葆和式穀。有萬石。朗陵家風。長君以畫省望。郎出守名郡。頌。瀚同稱。翰中忘口。不以同明。識者卜其大器。昔游彥齊

問政於宗端論政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仲舒養氣之說亦然此政通於
民密可通於政也今天下氣且日病民方勞恐悲思則氣結悲則氣銷勞則氣耗恐則氣下多呻吟創
痛以求更甦尤所望於醫國者安得先生鍼石艾燭立起之是編也當與秘文經籍並載以傳矣

范母八行圖說序

聞之蕭裴致功必獲殷豐余嘗覽古圖說若陶侃孟博之母教誨式穀如響斯乎至於天表之應集福迎
祉其家之繩繩蟄食報於賢母者爲多何則感而後動人之性也原夫婦處俎豆之時未敢外傳靡依
匪母觸目提耳能自得師忠孝雖自性生楷譽必本慈訓有繇然已余與虞城范氏同出先文正譜系比
與乘六使君交好聞問不絕稔知王太君母儀克嫻不減鍾郝大家方其閱歷諸艱諸孤孤泣歌鵠九熊
備嘗荼苦惟母聲律身度嘗自教兒泊乎拮据門祚網繆陰雨不靳簪珥之費佐諸孤孤積學令聞六
爲名進士借諸昆季鳳翥飛才德並懋文武具舉至於鄉里之選弓旌之費惟虞城范氏爲最比古之
積勞傳研者休有烈光則歸諸母氏之教實矣且鉅乘六使君尤雅繼前脩服膺先哲黃黃治行翔彼漳
水恆山間既已展朱廟之業不失嬰儒之思爰鵠母氏遺訓圖說手爲續編廣而行之豈徒彰茲內則無
忘南陔將以示諸後人披是編者童習而風成家傳而里化用圖太君畫荻剪髮淑思懿事以錫類廣慈
以教一家者教天下此非坤貞之德垂譽無疆者歟乘六法然寄語曰以我母之辛勤燕養也而潘輿不
遺矣庶幾藉茲編之貽令我曹永砥名行無墜家聲也亦猶先公之無忘齋粥時云爾余敢不拜爲家範

治壽集序

余往開維揚有不盈顧小侯少年人傑也負文武偏才志意不凡久已心儀之嗣備留編適逢寇擾淮甸
江南北大震揚亦戒嚴乘陣而守不盈出方略佐當軍籌策爲多鑒少定晤余於白門與語甚合胸所營
綜皆關天下大計始嘆所聞之不謬也夫不盈爲少保超之介弟環衛橫刀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
官宿仗內豈不貴顯甚都問胡爲歸來則向以瑤篔蕈人急急避去其中所存不可想見哉歸而杜門著
書留心史學不問戶外一事守禮義法度奉母太夫人甚孝太夫人安之于適也頃以羽烽恐驚杖履
迎超之通侯邸第今歲丙子春仲適當設稅之辰不盈指雲山爲豆飯河爲觴觴母又丐東南諸人士皆
言以稱壽惟太夫人英國女兒少保德耦朝廷命婦禕翟在躬龍章在櫛乃仍舊恪與榮靖榮傳之符
素持盈保蓄留於後人不多乎少保嘗膺命封岳祝天子萬壽即再拜乞太夫人以百歲之身又
日娛侍堂上以列侯鼎食入奉滷醢出則宣力矢忠匡衛社稷而不盈復左提龍泉右操不律將壇文苑
饒欲兼之太夫人何不愉快康樂食高加七哉茲將所著之言彙集成帙余一再讀嘆夫故國世臣富貴
其所固有而報國傳家一惟忠孝如超與不盈迺所從來質本母教得此流傳當時輝映來茲矣之膝前
益昌熾而康世之壽其親者固有道哉昔張都督德遠爲母奉國夫人建眉壽堂茲有眉壽集今昔同
揆余喜且服題而歸之

王質行制義序

文章一事天下賢豪雄俊之士大都以精氣相取暗中索摸必得其人以宏通氣誼如導師傳衣一語當
心便授塵尾嘗聞中燈火青燐神氣往來時已一一心識固無俟發策探名而已歎然性情之同量矣丁
丑榜發石齋黃太史得士尤盛如魯詹彥升臥子諸君稱一時玉筍班而王質行氏尤以年少奇才爲時
流推仰有庾鮑之目云余溯跡戎馬久不與此道作緣近以羽書少暇偶披房牘見質行文偉麗特出兼
有衆裁心賞不置比質行授官南曹傾蓋歡甚觀其人又何冲然柔服無文士矜飾之容也余因嘆石齋
能得士矣石齋評質行有曰文弱若處子意欲開關宇宙掃除狂騷廓如也夫人與文非兩截負殊絕
之才者必有寧澹之致抱淵宏之學者必根忠孝之心可謂帖括小道無所原本乎今觀質行文或温如
春暎或明如秋江或舒若散綺或潔若立冰皆往往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見於語言尺幅之外日月之
行若出其中以此才魄救時龜世與諸同人秉正直之志建俊偉之業以大其師傳上報天子豈沾沾文
章之士已乎抑吾觀質行志不屑當世恥不若古人如漢孺子圯上受異書體性高渺吾不知其所至矣
試質之石齋以爲然否

王子雲留響草序

子雲之以文著於世者久矣然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其惇行砥節慷慨慕義有古烈士風則子雲正不
以文見也余觀士之弱志繼起日汨沒聲利場中身心之地無所挾以自重即有惘然稱雄藝林所謂採
春華忘秋實曷足貴乎子雲世守清白不問家人生產時苦貧寒至絕廚烟著書飲酒晏然也今年春以
經理弟喪課上公車行次金陵執費見余邸舍時時過從非道德仁義不談饑則啜粥噉麪如家人嘗與
余書云生平服膺惟趙忠毅及余而兩夫余行能薄劣何敢望忠毅而子雲日夕手忠毅遺集諷誦不輟
故其爲文聲情法脈亦絕相肖余思忠毅浩然正氣充塞宇宙大節煌煌與日月爭光是固不以文顯者
也而子雲於風雨之餘焚香展對讀其文想見其爲人至於太息流涕不能自己則子雲豈直文章之士
哉今子雲方在困阨駿發未聞牢騷窮愁非此無以自娛故梓其稿以行於世則世之讀子雲文亦想見
其人爲歎噓感嘆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雖然蓄毅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子雲有此亦可無悲
不遇矣

張蓬元撫鏡疏草序

都御史張公鍾撫畿以南越期年章凡數十上梓既成出以視余不佞余讀而嘆聖明知公之深用公之
大而公之所以效於國家者遠也恆山一鎮咫尺神京此其地何地哉天子南顧嗟咨以爲非公不可命
持中丞節以往而其知公也深矣公至而前軍實備儲精實員缺拯災劫一易置問諸廢黎然具舉蓋內
地先綏安外方先震疊而此兼之無事先綏安臨變先震疊而此又兼之兼之詎不甚難而公弗與知曰
功名非吾所有髮膚非吾所有則灑一腔熱血上報君父耳顧今天下動矣勢將漸不可爲亦唯是厚固
元氣以徐解其毒猝有事變吾有以待之足矣會白蓮妖人所在揭竿日蹂躪鄆滕聞業奉詔以師助勦
將發而景武告急公當夜飛檄集東援師協津兵合擊之而復親授方略攻其不備一指顧間日家屯之

舉以覆矣。一時羣不逞之徒，乘機觀望，蠢蠢思動者，無不鳥獸散，而鄒滕亦以援絕就平。若非神謀素定，應機一運，聽其往與妖賊合，以北窺津滬，而雀殺之奸細，線索潛通，邊圍之環衛，精神尋餒，其羽翼之在四處者，蓬擁競起，魚爛瓦解，尚忍言哉。夫人一隅急，止見一隅耳。今一隅無不動關天下，而況畿南，豈一隅哉。然則是役也，以絕二東之犄角，人之所知也，以彌四方之釁孽，人之所未必知也。而其他密殲大慙，豫銷禍本，更有在人所未見者，嗟乎！此時何時，而尚堪有可見之功哉。公之功大可知已。即今時勢如何岌岌，而比聞安堵，若不知有搶攘者，獨恃我公在耳。公猶孜孜詢民間疾苦，日撫循之，斥墨抑暴，灑然與百姓更始。蓋初形急而情緩，公應之以整暇，後形緩而情急，公飭之以振勵，緩急之間，其意慮遠矣。以此言之，其效於國家者何如哉。以故凡有補牘當亡無不撤，繼以聽，次第報可，余於上之知公用公，以下太平，而未暇誦公，公亦非一二誦言所可既也。是為序。

將略標序

有一代沿襲之氣運，有一時激壯之幹略。蓋幹略生於氣運者也。積衰之漸，即後起之師，故豪傑駿雄之士，咸憤時事，興懷往昔，觀世務之所少，指事幾之所繫，因事相幾，以幾植務，舉一世之膽力赴之，而幹略出焉。是氣運遷流之故，能困天下才，亦能生天下才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國家幾十年來，輕於卜相，而難於選將，每遇事變，拊髀與思，左右四顧，而不得其人，非一日矣。蓋緣承平日久，文弱相沿，即號稱宿將重帥，亦且雅歌緩帶，坐鎮為樂，誰復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幾向變合，略貴宏通也乎。然比來東西交訂，圖外無功，豈皆師武臣之咎歟。考古論今，發蹤指示，謀之不臧，蘇文士未有盡心焉爾。余近輯戰守等書，用以訓練戎伍，庶幾曉暢方略，而上觀千古，擬指末遑，及覽東南之彥，留意時務者，往往竄思沈算，揆策發機，人傳輅略，雖復屈首離邊，不忘棄繻請組之意，驕茲執袴，羞彼巾幗，或亦氣運激之使然也。江左諸周，為人才丹穴，雖稱海內，臺公尤負瑋奇，饒經濟，下帷之餘，每喜仗劍幕下，參謀行間。中丞張公雅意重之，時時竊嘆時事流失，干城靡倚，凡勦撫進退，著多失宜，不勝感憤，於是從史傳浩繁中，摘其可訓師中，合古兵志者，繫之曰將略標。夫師者水行地中之義也，將得其略，如水之達其源也，於以行地莫之禦矣。譬之於醫，有方有案，一經指點，岐黃精意，如指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易曰：知幾其神，知幾則知略，用兵若神，亦何難哉。余喜南國多才，羽翼氣運，行將有待，如周子留心大計，不難立奏膚功，辱國之恥，我知免夫。

范文忠公文集卷七

記傳

遊南園記

癸亥閏當十月，故月初猶杪秋云。數日露零，雜以微雨，至初三而霽，輕雲時時點綴，草木含滋，纖塵不起。遊者不知其為秋也。晨後同李生仲昌、舍僕王生君翰出迎薰門，路旁蘆荻颯颯，溪流灣環，行古橋高隄，上一帶衰柳，老碧深黃，與紅相映發，轉足撩人，絕勝春豔十倍。一往可愛，昔人何見而悲不已耶。大河南岸為李園，園中楸柏參天，萬株陰森，青蒼之色，矯矯若傲異哉。人世寒暑，不到此中，歲寒之盟，余將終身託之矣。觀物軒飯罷，陟南山亭上，拂石圍坐，柏子珊瑚紛落，席間幾滿，取燕爐中，香殊清涼，與野意甚相稱。此時若龍涎雞舌，反不肯矣。壺觴間行，笑語遞發，林影錯亂，夕照漸低，遙看行間有抱琴至者，誰酌而起，正襟危坐，悄然無語，含樸一再鼓高山流水曲，琅琅有別韻，命童子於河中聽之，作水龍吟，似山與谷皆應也。君翰曰：此中開有祭風臺，盍往觀之。御騎以往，至則數健兒在焉，見所乘馬翹騰，不勝氣作，命取馳驟道上，於時人馬相得，據鞍生風，蹄蹴電飛，著眼俱失，急於霧中細辨之，見馬上起舞，或翻或臥，或折或踞，或坐或歌，或抱或脫，或躍而立，或頓而側，時手撒餅，時腳躡鞦，時身離蹬，以為勢拖將墮矣，而盤旋益然，觀者無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若也。余曰：臺名祭風，彷彿自赤壁，而無所本，何如即名戲馬，不事典而

情戲乎，衆喜而登，路甚紆曲，屢折至與點亭，再憩再登，樹枝低亞，與帽相礙，至絕頂，四望落照，衡山歸鳥隱沒，回欄城郭，煙霧萬縷，與暝色相亂，茅屋高下，在在無間，仲昌曰：此米家得意筆，何從攝來，因大呼叫絕，余以此間大致半在雨中，月下為勝，居人少勝情，卒無乘夜衝泥至者，外此而收其妙，無如晚景，其氣益莫狀，微茫莫辨，無雨之淋漓，而有其寒暄，無月之淒涼，而有其淡幽，蓋天留之以與閒人，而人不能取者也，故凡登臨者，晴不如陰，晝不如夜，冬夏不如秋，而今可謂兼之，所取不亦奢乎，急呼酒來，把杯問天，從人告酒竭，餘興未盡，俟於月下，雨中，再續此遊也。

西郭雪遊記

元夕張燈，遺俗固然，自初十後，燈事始矣，癸亥冬無雪，至是雪竟日夜不歇，庭砌皆滿，十一日晨起，推窗彌望，徬徨起登小樓上，俯觀萬瓦，鱗鱗參差，相間猶以垣壁小礙，不大快暢，發意出外，一看童子請止，強作解事，詰曰：雪中宜樓宜暖閣，郊外寒甚，凍人欲僵，奈何，余不聽，攜茗碗酒具，散步出西郭半里許，轉至奎閣，一望平遠，皎然無際，空中片片繽紛亂墜，又為微風所攪，乍翻乍起，如迴如旋，大似作態以媚遊人，嗟嗟，如此曠觀，不至不見，宜樓宜暖閣，幾何不以此言誤耶，因大叫快哉，不輟，雪意益復飛舞，洋洋與人意競，閣前環以平池，池水將解，為雪花所盪，冷光洞徹，作玻璃琉璃光，池外則古隄層層，疊嶂復嶺，不啻玉嵌玲瓏矣，今年歲前立春，柳色氍毹，新黃欲綻，忽為瓊瑤粧綴，正如小蠻初學舞時，纖腰乍變，嬌娜輕盈，粉頰皓潔，素豔撩人，真是天地尤物，若以濃桃繁李配之，未免脂膩氣，不其辱哉，於時靜對良久，人境俱寂，因命童子取階上雪，雪溶鑄中，泡洞山茶，聚也，盡一二甌，一派清思，往來心目間，儼然坐水壺而飲，沈澁不覺喉吻皆潤，骨體欲仙，此中恍若有會，急需一人與之語，而不可得，遙望前林，蒼松翠柏，中隱露絳紅色，巧為點染，天然一幅好畫，熟視乃被氈策塞而來者，至則仲昌李生也，取酒嚼梅花二卮，同踏雪祭風臺下，寒不可禁，乃歸，歸至味元堂中，紅屏圍座，燒燭燻飲，試看雪裏燈，其光景何如也。

獻縣我劬王侯修城記

余向于役二東，以文識我劬王侯，見其閔深磊落，尺幅中具有豪傑之概，私意他日措之事業，必能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辛未，侯釋褐分符獻陵，獻為瀛南首邑，南北衝衢，一望斥鹵，流冗雜集，竄迹推埋，中往往走而肢，探囊又與深武錯，他處盜魁，時時闖入，招納亡命，相與嘯聚其地，遂為萑苻藪，侯至而廣設方略，日懸告捕之令，獲賊者有賞，不則連坐，毋少貸，往日良民懼掠，坐視盜不敢問，令既下，良民無不捕盜者，盜又轉相捕，及盜化為良民，侯好語旌勸之，久乃無盜，以故枹鼓稀聞，四野熙熙，夜戶不閉也，侯復自計曰：吾嘔心為此境內少靖，亦不過及境而止，即威聲流聞外境，盜戒無犯，亦不過及吾身而止，然流寇之害澤者，四處遽起，吾所持以保障無虞者，非城奚賴焉，獻雖有城，不過壘土為之，何以垂久，修築不可已也，而又念民力悴矣，民財匱矣，力不可疲，財不可殫，非吾誰其任者，乃以某月興工，某月告成，事易舉，以磚數用五十萬計，灰以某計，夫以某計，計所費不下二千金，總出侯囊中，役竣，民間未有知者，嗟夫，城之衛也，民之衛也，民即愚，未嘗不知自衛者，役其力以營之，出其財以繕之，釀金錢，效舂鍤，固其職也。

乃綜理經畫，猶出自上人之心，其勞悴與民同分，任之任之，上者上，所不惜，任之下者，下所不辭，而況又不煩其財，不用其力，使閭左優游，坐以享安堵之樂，然則侯不惟先民盡其心，且代民盡其力，與財非真實愛民，烏能如是乎，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夫勞民以保民，古人之事也，而保民不勞民，非惟今之人不能，即古人亦不數數見矣，此侯之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修城其一也，余故喜而紀之，以此一事，概其他事，而豈足盡侯哉，侯諱調鼎，山東濰縣人，辛未進士。

南兵部標營重修營房記

維我高皇帝定鼎金陵，環以宿衛，列以爪牙，大小神機三營之設，所以固根本而鎮東南也，南樞之有標營，自前司馬孫公鑄始，時因不逞糾黨謀逆，事敗，特題增置，用備非常，其所置將士，皆拔衆中翹健，屹然一旅，稱冠軍，軍既具，為立營以訓之，簡練有所矣，風雨之勿蔽，其何以頓我師，於計棲息，置營房八十楹，而諸立表則有棹楔，畫界則有緯垣，樹籬則有崇臺，治兵則有廳事，關廟有林，以臨洩之，凡以備營制而示嚴翼，其來舊矣，往者更五載，當一昔治，冬官計值鳩工，邇工幣告匱，水衡金錢無見，緜緩視踰期，營乃日圯，余承乏參贊，睹茲頹敝，愆然靡寧，乃以捐助倡，自將吏以下，輸繼無怯，更稍節饗士，轎帥費，共得中金三百有奇，量工誼吉，四閱月而告成，物為之備，事為之宜，因往制而更新之，聿然改觀，諸部曲晨而聽令夕而設防，白羽拂月，赤羽拂日，箕張翼舒，各循其則，粟仰要束，居處寢食，無使眩匿，無使顛覆，余作而歎曰：吾聞治國如治家，人有見其家之室宇漂蕩，而不亟思乘屋者乎，然而家督亞旅，匪一人任也，苟斯有言，堂土不除，則郊草不曠，芸然而翦刈，非一手足力也，南國承平日久，士卒孱懦，半屬枵腹當事者，往往以秦越之肥瘠視彼荷戈者，不獲一飽，安謀其居，即或毅然發憤，為綱繆思，計亦不免肘掣而矜露已，昔者鄧子產責晉人以隸人之垣，羸諸侯，必崇其館，車馬有所，百官展物，魯叔孫婁所舍，雖一日必登牆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於鄰國也，且傳舍而猶若是，況赴赴武夫，以衛豐鎬，一旦有事，責其驚如而赴死者，肯啜露處，寧無側焉，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甃圍濬，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余受賑非據，畏此簡書，日討軍實而督誨之，庶幾變改觀，既為籌餉，復為葺居，有旦夕不敢即安也者，則斯營之更新，庶其無滯，前尚書鑄之志，無隕某今日之職，費省而用博，衆協而事舉，壘具而庶績興，又何敢泯諸將吏之勞焉，是役也，經始於丙子季春，告竣於是年季夏，軍書蠅集，磨石未紀，屬以病不任告，冀旦夕得請，解纜務，昔蔡凝之去中書，而志其修廢之意，謂資友曰：庶來者無勞，則斯役之事，期經費出納，繼悉俾後可考，猶某事也，故文成於丁丑之孟秋，諸將吏姓名，次列於碑之左。

屏山書院記

潤州當大江之委，山川之秀，甲於天下，自岷峨以來，西陵、白鹿、赤鼻、匡廬、天柱、青林，迭為其輪，至潤乃悉匯於江，三山鼎峙，屹立中流，然皆順其東下之性，勢莫敢抗，惟立肩隨，唯諾步趨，與江水相揖讓而已，北固為潤州屏蔽，而其勢獨欲與江流爭，指顧金焦，若前茅後勁，千里逶迤，借其吐納，滄洲萬里，掉臂弗顧，其於人也，似孤竹之抗節於首陽，滄海之推巖於博浪，千迴萬折，而氣不少降者也，北固之勝，以甘露

乃甘露從吳時得名。而其勢皆折而就此。攷舊志。壁有秋月潭三字。為昔人倚船所書。宋泰定中郡守史君壽疏以藏舟。則知江流僅經山麓。夜月棹舟。直抵磯下。鶴聲發。孤幽迥絕。乃今江身徙去數十武。瀟瀟平陸。黃蘆白葦。便有滄桑之異矣。程君九屏以南曹郎出守是郡。政平訟理。大得人和。比因歲祲。竭力賑濟。偶登茲山。顧而樂之。嘆曰。古人以歲旱輒興土木。誠救荒奇策也。因與郡邑士大夫相與修放生之會。月必再至焉。不期不期。殆亦王政大端。而相與託之為游觀。使之由弗使之知也。遂因北固之背。疏山為池。使江流直經其下。仍故道焉。給餉餉。與江流相吞吐。更開書院於其上。政事之暇。羣譽魁子弟。與之講道於此。而息偃其間。予頃以言事解留樞任。道經絳星。徧眺三山。遂感昔人有江山如此不歸山。山靈見怪驚我頑之句。而程君經營既有成緒。問額於余。余因以屏山名之。屏之為義。寧止障遏江海已哉。百折不迴之氣。即以屏蔽天下可也。或曰。太守別號九屏。而以屏識其地。亦如韓亭之誌昌黎也。地以人傳。其誰曰不宜。

錫懷樓記

某以乙亥之春。承乏留樞。時因中原寇警。機務殷繁。蓋待且於部治者。月無虛旬。每念我皇上齋居武英。拊膺宵旰。為人臣子。敢有事居。是以借子部大夫之屬。交修匪懈。以官為家。間以政餘。循覽堂之後垣。有亭焉。已廢而更新之。垣外右側為總庫。旁有隙地數十武。或虞疏曠。有進言者曰。惟司馬所在。大衆止焉。其少拓為廬舍。以退息而論議可乎。詩曰。子時言言。子時語語。義允協也。因詢之形家氏。其言曰。部治處。層而見拱。層木也。木得山而森茂。良為山。山宜高峙。為樓於其。以補震缺。風氣完固。神人永康。其鳩工便。乃子部諸大夫曰。是宜為樓。構而登焉。覆山川之雄麗。按輿圖而經緯之。是亦籌邊樓之意也。某曰。是不然。形家之言。其小者也。將以集衆。前入堂構。又何益焉。此中樞也。而又根本。豈能籌邊而已乎。惟是天步艱難。我皇上賴二三股肱之臣。莫此豐芭。其救諭我樞臣者。不啻赫然再。三今也。肅將天威。撫綏遐邇。是不可以無誌也。其册為樓。以懷帝鑒於咫尺乎。僉曰。善。於是捐歲祿。節諸費。三月而告成事。爰取義於易。顏之曰錫懷。紀帝命也。登斯樓也。遙望孝陵。惟高皇帝之神靈在焉。肅拱紫禁。惟聖天子之威爽賓焉。橫覽長江天塹。則東南之屬。履具在。我二三臣工。夙夜在公。捧教諭而期靖共。亦釋師九二之訓。而可以無咎矣。其蘇曰。在師中。無咎。王三錫命。夫師者。聖人所慎也。授鉞推轂。日靖四方。寧不諄諄命之。況留樞主兵柄。庶司稟成。居重馭輕。安危所寄。事但一師中事。哉。顧中者。重地也。道在中央。以制四方。然先儲有官。人臣必有剛中之德。而後可以專帥師之任。是中者。無咎之道也。無咎則可以救蒼生。將見承天寵者。專君命而不回。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慢。又安得有與尸之慮。乃某觀於今日之南國。而不勝懼也。南國承平。既久。積弊至於今日。將驕而不可使。兵弱而不可練。財匱而不可裕。法玩而不可振。上下疑而民無所措手足。幾與舜牧。說言繁興。窺伺多端。相濟以隱。此南都軍政之大凡也。某受事至今。整飭為難。然竭蹶而趨。欲安地方。報天子。一日未弛諸負擔。不敢一日即安也。將何以仰答三錫。而俯懷萬邦耶。吾願與子大夫之屬。交相勉焉。無負帝命。畏此簡書。懷德惟事。聞于四國。若曰。仰冀天寵。以雷形弓。善庶之澤。願以

俟能者。若某也。三復師中之旨。但期無咎而已。仰輪奐以代。願。竊取古人銘鼎釜之意記之。

新建敵臺記

選余於己巳庚午間。奉命督治潞河。時軍民之荷戈聚。慮者。心搖搖無所恃。議者謂明河倚城。建敵臺。可以固吾圍。而苦時提襟。有同築舍。身至身先。將吏援。擊鼓視。春。鑄。弘月版。垣告成。回。勝。紅。塵。荒。草。砂。磧。霜。陣。間。高。壘。屹。如。戰。守。有。備。於。以。鎮。風。鶴。而。謹。斥。堠。其。規。制。營。柵。以。人。事。就。地。利。使。敵。不。敢。乘。我。我。有。以。乘。敵。以。逸。待。勞。以。寡。御。衆。以。整。擊。亂。以。暇。馭。紛。靡。勿。匠。意。經。度。也。者。因。思。國。家。兩。都。並。設。凡。城。堡。亭。障。之。鉅。壁。壘。封。植。之。細。制。度。頗。頹。而。南。都。左。右。瞭。巡。敵。擊。之。法。後。乃。稍。廢。壞。也。豈。亦。以。六。朝。佳。麗。日。製。承。平。無。所。庸。張。皇。耳。會。余。承。乏。南。樞。則。在。乙。亥。之。春。時。以。符。符。未。靖。羽。書。時。開。銅。馬。鐵。經。之。賦。既。既。問。渡。大。江。南。北。咽。喉。孔。道。幾。失。天。塹。之。險。於。是。諸。臣。交。章。言。臨。江。築。臺。可。以。近。守。可。以。遠。擊。上。亦。如。余。之。策。潞。河。也。疏。報。可。遂。釀。金。利。工。沿。江。要。害。計。設。臺。座。凡。七。費。可。三。千。緡。而。新。江。口。其。一。也。此。地。左。枕。新。河。右。挹。浦。城。尤。為。扼。要。週。迴。上。下。居。氓。商。賈。凡。鱗。而。集。者。輿。而。往。者。方。項。背。相。接。舳。舻。相。望。不。有。所。恃。居。者。行。者。驚。魂。莫。戢。倚。誰。為。命。於。時。協。力。肇。舉。雉。堞。前。後。相。望。報。報。而。百。里。江。流。藉。是。保。障。無。恐。余。維。留。京。為。根。本。重。地。弓。劍。攸。藏。東。南。一。綫。尤。宜。萬。安。危。所。視。倘。徒。恃。險。不。亟。修。備。鎖。鑰。之。寄。綢。繆。之。策。未。有。實。著。也。幸。藉。列。祖。林。聲。濯。靈。聖。天。子。授。文。奮。武。流。氛。掃。蕩。在。指。日。間。顧。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即。時。綢。繆。拮。据。卒。堵。其。又。何。辭。焉。乃。余。爰。成。事。而。輒。有。思。也。唐。元。和。中。河。湟。受。降。城。李。吉。甫。請。徒。以。避。其。患。李。絳。盧。坦。爭。之。以。為。張。仁。愿。所。築。實。據。要。衝。倘。退。就。天。德。是。無。故。而。失。險。也。後。之。君。子。興。思。豐。鎮。憑。覽。山。路。其。無。忘。經。始。意。哉。是。役。也。實。以。國。家。形。勝。臣。子。忠。義。為。之。激。勸。考。成。內。外。守。備。及。各。部。院。同。事。彈。力。捐。資。急。公。倡。首。而。矢。心。克。任。虞。曹。為。多。此。矢。心。分。任。劉。生。體。德。身。所。督。造。也。並。上。新。河。和。尚。港。則。勢。勿。可。泯。特。并。記。之。

吳橋縣修磚城記

余年來叨司邦政。辨輿圖要害。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自文皇帝遷都北平。環衛星拱。列郡邑以百數。乃若瞰中原。張左輔。吳邑雖偏小。綬館南北。固四戰地也。向襲承平。夜戶不閉。三里之城。積土為垣。與民休息。無暇為言言之墟也。今方域多警。雖有百雉之雄。尚未易捍。而無險可恃。豈有幸乎。凡百有司。傳舍其官。苟微旦夕。無及於其身耳。一逢不測。倉皇無備。以至暴骨盈城。何論原野。伊誰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一曰屯。一曰蠱。一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事之終也。利在變更。其時三。其道則一。總需真精神。以成功業。侯蓋兼之也。有國家者。莫大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茲月餘之間。互變頹堞。為崇墉。迴視向者。箭鏃刻畫。暮夜號於郊外。無局輪之限。可以倚命。侯不憚搶攘。措之衽席。即四郊多壘。寧復如昔之備。無固志哉。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謂敏子囊。城郟。君子謂忠。順叔。城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功用殊矣。若夫決疑謀。與快事。不再計而決。不豫月而成。則敏且忠何如也。然非常易。慮始為難。當驅呻吟之衆。以事操作。旁觀者誰不踴躍。乃踴躍趨事。誦聲偕作。非有沈謀遠識。擔任於初。仁心妙用。感動於後。執使子

來不日。以臻如此之烈耶。伏道使民。雖勞不怨。今日之謂矣。又聞侯日選鄉勇。教以擊刺。火器礮石。弓矢森森。如列武庫。萬一風塵有警。咄嗟立辦。備取之裕如矣。詩曰。哲夫成城。又曰。懷德維寧。百年永利。其賴此版築哉。余樂觀成事。爰為記其緣起。以著侯之保障苦心。若其他徵政舉。未易枚舉。以俟傳循吏。採入國史。不暇觀續矣。余侯諱尚春。字飲虹。四川渠縣人。甲戌進士。

暇辦亭記

語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既不得已而用之。則必有已然之畫。藏於胸中。用若不用之秘。運於微眇。如電如雷。乃其寂乎無形。慘乎無聲者也。此非可以咄嗟慮遠辦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故論勇者在能以衆整。又在能以衆暇。衆尚貴暇。而況於將。將尚貴暇。而況於將將者。不暇則中無主。而亂腹心。恆擾。四肢百骸。皆周章替眩。而莫知所從。收道也。周公善於謀國者也。當陰雨未來。徹士繆戶。而孟夫子釋之以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兵刑之大者也。有可暇之時。又有能暇之人。識機於蚤。定計於先。安詳而不率。儲扈而有餘。指顧譚笑之間。而恢恢乎衛國庇民。祥亦大矣。本部堂後備有亭。顏之曰運籌。歲久而圯。僅存其址。予捐資俸為繕葺之。因釋運籌而未及所以運者。余謂可以運者暇也。易曰。暇。試臨風釀酒。與諸君子落之。不聞昔之善將兵善辦賊者乎。或輕裘緩帶。或雅歌投壺。或駢臥。或吹篪。或六博。或圍棋賭墅。即闔室掩戶。牽被蒙頭。而亦無不可。惟其暇也。上則奏奇勛。次猶免崩潰。不則風雨之漂搖。固不若人心之漂搖之難。以綱繆而整頓也。然行軍莫辦於我尼父。其言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懼則整。能好謀則暇。故夫暇者。其不暇者也。如費祿。殷浩。房瑄。之數君者。豈不暇。固已大背我尼父之訓。而非前諸公之所謂暇矣。夫我則不暇。請與諸君子姑言懼言整而可。

南京武學重修文廟碑記

凡學必有廟。以祀孔子。禮也。初高皇帝以文武合一之意。嚴厥教典。俾公侯伯世官子弟。讀書成均。環橋門而觀禮樂。嗣文皇帝遷鼎北服。陪京世官始盡隸南兵。設官教督。春秋釋奠。建廟以祀。考之前碑。蓋自景泰庚午。而武學之設。則定議於正統壬戌。所行典禮。視國子有差。留守大臣與參贊者。實主之。歷年既久。因循傾圯。罔有過而問焉者。某以乙亥承乏本樞。適逢寇警。拮据兵食。每一臨學講武。瞻拜頽垣。蕪砌中。不勝慨然。顧戎事方殷。難議興作。賴明天子威德。鯨鯢不波。時率諸生習禮焉。因思近在宮牆。而不足式觀。可乎。於是移水部。議繕治。工幣正誦。弗克集事。某率諸司捐俸先焉。與水部分任之。而令督學王政專司經理。凡仍革規制之宜。木石陶冶之財。錢穀儲備之數。俱按期程焉。事始於春仲。訖秋季。計費千緡。某諷日而告成事。則宮庭棟宇。題榮塗。甍。甍。除序之屬。無不華整。如實始作。落成之日。諸曹大夫語於庭曰。國家舉事。權衡緩急。今新廟之役。衆莫不議緩。而中樞急焉。意者戰則克。祭則受福。仗茲嚴在之靈乎。某曰。修廢舉墜。敢索冥漠。臣敬其事。何論緩急。都人士語於序曰。宮庭既飭。俎豆維時。整我絃誦。待彼訊誡。教在敦悅。治先樽俎。推轂乘鉞。神之聽之乎。某曰。作人之化。實惟風化。敬恭明禮。敢貪天工。乃諸公卿大夫語於位曰。昔者文王伐崇。截黎。寄腹心於干城。武王棄弓矢。而首重辟。周公以天保治內。

采薇治外。比閭族黨。俱開其教。魯信昭假。文武不出於匪。怒伊教。維孔子備載六經。以教萬世。而夾谷之會。又身試之。卻敵國之兵。我國家當日熊羆之士。其始仗之者。定天下。維高皇帝。憐憫以孔子之道。訓其子孫。望得文武兼才。保世定家。是學也。視諸郡國庠序。於俎豆軍旅。蓋兼之矣。夫維新之政。不愆不忘。作廟翼。百廢俱興。將使其君子為師。貞丈人。使其小人為有勇。知方。親上死長。而一復我祖宗之舊。於以作多士。襄皇靈。震疊遐邇。意在斯乎。某聞之。再拜謝曰。惟諸大夫無忘高皇帝之所以尊孔子而教多士也。則今日順治威嚴。式茲道耳。廬留都根本之圖。一切晨起振衣。如茲廟貌之修舉。某得藉手道於罪焉。受賜多矣。方且寇靖中原。奠我江左。亦惟與諸大夫聽簫韶。觀干羽於孔子之庭。請侯之。爰書厥語。併事之始末於石。

行園小記

往時南國承平久。士大夫擢官入白門者。目為優吏。簿書有暇。輒命觴味寄傲。或蕪荒畦。曠隙壤。遙眺雲嵐。烟岫以資狂笑。從壁上觀蟻。自謂過之。不似車塵驛渤之為樂也。以是六曹皆有園。以供遊憩。正同首宿齋前。冷然相對。無穹櫛。驚峭朱欄碧嶺之勝。取無事此靜坐而已。余承乏留樞。適值寇氛逼蹙。豫奄及皖浦。歲一再至。羽書手口。應不遑。嘗操藥碗坐武帳中。簡料兵食。寢食時廢。何暇棲遲。蕭散。往聽鷓鴣聲。秋杪。寇警少定。乃尋所謂司馬署之別墅。名行園者。重葺之。園去署之西北可里許。歲久而圯。中堂三楹。不庇風雨。乃誅茅翦棘。為一重新。撤後樓廢材。改作小軒。并飾耳房。期可遊可憩。而止。余戎馬勞勞。病冗交困。落成後。僅一止舍。欲如昔賢日涉成趣。何可得也。因憶王元美作會園。名走天下。適為此中少司馬。賓從如雲。不開秣陵佳地。有所畚築。為流寓。嗚呼。無乃令謝墩。王巷笑人。懶事耶。夫一丈之室。雲喬。巖。隱。几。道。遙。足。攬。盡。三。山。二。水。雲。物。何。必。不。如。華。林。濠。濮。間。行。者。喜。也。信。也。詩。曰。嘉。賓。式。燕。以。行。志。信。則。喜。起。志。屈。而。信。則。亦。喜。亦。起。所。志。惟。先。憂。後。樂。之。事。所。居。無。內。事。外。懼。之。憂。如。此。乎。其。喜。且。信。也。行。莫。過。焉。何。舒。蔬。圃。廣。漢。北。山。巖。詰。之。輞。川。甘。景。少。陵。之。獨。樹。空。庭。他。如。喜。雨。醉。翁。雪。堂。研。山。豈。必。盡。崇。構。盛。飾。哉。余。往。昔。家。居。為。且。園。石。脚。松。根。草。略。布。置。聊。樂。我。云。頻。年。留。滯。周。南。飲。冰。餐。葉。茲。園。正。如。三。徑。舊。識。清。儉。素。風。雅。興。野。性。相。宜。萍。踪。偶。寄。援。筆。識。之。亦。昔。人。旅。宿。灑。掃。之。意。云。爾。

吳橋縣條陳役法議記

余建起家司理。問代為守。即未嘗為令。而習令事。其於民間便害。日取咨詢焉。見夫重累而思欲去者。莫如簽役。乃為條奏。釐清之。諸所徭差。如錢穀收納。徒與迎送。皆官顧役。於民無所與。而比閭帖然無譁。今其法具在。說者妄以遠邇可通行也。然他即不敢知。燕齊相望。土風不遠。此斷斷可行無疑者。參差不一。此其故何也。役在民。則便在官。役在官。則便在民。此勢之必然者也。便在民。則民欲行。不便在官。則官欲不行。此情之必然者也。官民之分。便不使之數。其不相勝也久矣。而余獨謂不然。有司臨長一方。以子民為事者也。環視四境。誼關一體。患苦之以自為快。當亦非情。勿以中有撓之者乎。此其故難言矣。非真實有愛百姓心。規創足可百世者。烏能毅然行之不撓乎。今年審編屆期。復當簽役。邑侯思僑王公一切報

之閉壘井，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不復厝意。公啓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助也。古之人命德曰陰，公之著者，可詳也。其爲陰而不可詳者，尙多也。魯藩從千里外聞而慕義，以樹德顏其堂。邑人郊郭咸肖像祠之。郡邑以人心之公也，欲悉以上聞，而公辭之甚力。語曰：有所爲而爲之，莫爲善爾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公世濟其美，豈降衷爾殊乎？然余猶以爲其他可能也。若公之孝思不置，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毀，成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色養不渝。果蔬藥膳，不以獻不先嘗也。匕箸饘飩，雖致腹必躬親也。母有疾，日夜祈禱，或授之神藥而瘳，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葬，廬其墓，有馴鶴產芝之祥，直指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門曰節孝，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思恭君之長女也。孀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恭，克家以儉。相夫子以順，御下以慈。處儻乘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儒。訓介儒兄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乃合葬於玉屏山麓之新阡。符里子姓，詳介儒所爲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特著其大者。以詞其詞曰：表表嵩高，京則址之，泱泱維水，源則淵之。嶽降維岳，嶽降維岳，嶽降維岳。在司馬文武維憲，聲實烈假，啓之維何。封公載治，既仁且孝。天錫純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勳苗裔，泉流匪邁。司馬之獻，如弁斯跋，饒馨燕貽。自室履闕，載世令德。式舞且歌，仁孝名里。陌彼鳴珂，養隆采菽。哀廢蓼莪，惟孝移忠。惟孝作模，天子嘉之。式是棹樓，里閭崇之。畏壘有列，太邱之厚。林宗之潔，豈惟簪緌。於昭前哲，碧眼方瞳。惟正香山，關林疏沼，樂彼游園。方謂胡考，如何昊天。司馬解組，不自我先。玉屏之麓，鬱鬱鬱鬱，寂歷言歸。來者是祝，我作銘詩。比於區誼，於萬斯年，不遐有替。

文學王德啓墓誌銘

嗟乎，德啓之逝，今十稔矣。每念之，未嘗不腸痛也。君七歲而失父，十三歲而失母。先中丞恭人父母之君，固視爲父母也。子依依兩尊人，墮地來未作經年別。迨各從仕，難盡膝下情。則以晨昏溫清託之君，而君爲省起居，侍七箸，病而理醫藥，以代盡子職。兩尊人忘子之遠也，予亦自忘其在遠。以稍釋帖帖之戀，然則予之得爲子，以無愛兩尊人，實德啓力爲多。迨德啓逝而兩遺先人大故，一在里，一在官。遂無爲子代者。念吾父母因念德啓，安能不腸痛乎？今追述遺事，以銘其墓，淚不禁淫淫下矣。君諱世德，德啓其字。別號完初。其先山東即墨人，始祖諱甫名者，永樂間來吾邑。遂家焉。名生綱，綱生英，府簡較。英生和，和生劍。劍生暹，暹東都司。斷事暹七子，仲宏可公諱稟誠，以辛卯鄉薦。令山東武縣，是爲君父。妻張侍御女，久無子。至四十，種於神而生君。君生而夙慧，端凝異常。兒宏可公絕愛之。其卒於官，君既而哭，伏於柩，以出。武之士民，哀感道上。歸執喪如成人禮。逮就外傳，每見父書，輒泣。廢讀時，孤孳孳，外侮踵至，張孺人以多難，憤懣伊鬱。病君強作好語，慰緒求醫，百方未幾，尋殞。時予年十五，廟見纔三日耳。兩難豎祖，承大事，必誠必信。日繁總，轉而號。先世遺殖，當總總時，僕婢壯健，以去。君一無所問，仍搜殘囊，輸伯鴻臚公。官邸費曰：吾世爲吏清白，用以成伯父可乎？從兄故任俠，累訟破產。君推所分膏田美宅給之，猶耽耽不休。乃就子肄業。子官於東，父官於湖。於松，皆攜之往。嘗適湖，一人叩迎道左云：有事求道地，請以數百金爲

壽。君叱曰：阿翁執法，曷弗知，而以汚我，速將去。否則就縛矣。其高潔自守，皆此類。在任爲延名師，相切劘。君益剋意攻苦，屹屹不休。爲文清潤，蔚麗風流。自賞時集東南名雋，與較藝。咸相矚以爲北方乃有此人。當避三舍。辛酉，補弟子員第一。甲子，自芘上歸，就歲較。事竣矣，迨至薊門，督學左公夙聞君名，闔戶待之。及見，與語大悅。引至案前，慰勞人皆驚。爲青衿異數，錄赴京兆試。視一第，直猶擢之。遽以暴疾卒。惜哉。君生於萬曆癸卯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天啟甲子七月二十四日。卜於本年九月十八日葬之。新阡。君天性慧和，淵靜，口不言臧否。凡夫少年嗜誘，一切不犯其高素。日開掃一室，淪茗焚香。几上書史，及所愛玩筆硯，非致精莫御。飲量過數升，迄無頽墮。每四座譁，君溫克自將。一同舍生困以紅粧綠酒，伺之竟夕，不得邀一盼。蓋非志所慕，矯情者不至此。內行純孝，事母婉轉盡志。先中丞病肺於湖，至左右問視，不解衣。寢月以爲常。念至此，五內爲摧也。憶計至日子，妹分以身殉，絕粒不茹。父母環泣，勸以立孤爲難。遂強起，續氣忍死，以課其子孫。錫今已成立，秀朗茂美。首諸生入泮宮，聘太僕寺卿郭公與治女，後將未艾。嗚呼，可以瞑矣。因爲銘銘曰：德不回，心無滓，如是之人，而乃客死。噫，謂天無知，以視其子。

明節孝王母范孺人墓誌銘

嗚呼，余忍援筆題吾妹墓中石哉。子終鮮兄弟，四顧寥寥。序聯雁行者，惟吾妹。予向繼兩尊人色養，頃刻不離。迨父子各事宦遊，迹分南北，而左右承顏，代予盡子職者，惟吾妹。余晚際時艱，頻歷危地，單車之官，未以家累自隨。乃時爲予課兒子，簡家政，得一意奉公，無內顧憂。亦惟吾妹。而今一旦已矣，裂臆摧心，手足廬痛，尙忍援筆題墓中石哉。妹諱景如，生而婉孌，有令儀。長閑博訓，慧心剛行，無忤視，無變語。其天性然也。女工鍼黹，不習而精。暇喜焚香，讀書經史大義，無不通曉。凡古嘉言善行，一過目輒記憶弗忘。至性孝謹，問疑視膳，每先意承順。得父母憐愛之，不輕字人。先是宏可王公與司馬爲筆硯至交，宏可爲城武令，卒於官。所遺張孺人及德啓，親諸孤耳。外侮屢至，族豪沈沈，几上肉，先司馬追念舊好，以妹許之。其結構也，張孺人方病革，合卷三日，遂相與大事。哭泣合禮，時家務紛紜，妹以身綜理，司管餽。救賊獲，闔之內外，井井有條。德啓得盡心攻舉子業。妹時手一編，與共讀。丙夜青燈，焚香也。德啓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英委健關，方擬雄飛去，而天不假年。甲子，應試燕京，客死旅邸。計聞，妹一痛而殞。久之乃甦。絕粒數日，自分無生理矣。戚黨指懷中呱呱，謂未亡人即死。如此王氏一綫何，曷不孤是圖，而亟亟一死爲，乃始稍強起。淨洗鉛華，長齋佛前，舍辛茹茶，以教其子。今幸成立，入泮第一。妹喜已而悲，謂今可報命地下矣。當先司馬宦吳，越間，妹從侍膝下，朝夕進食加衣，皆妹周旋。比自留都還里，余方治兵潞河，一再迎養官署。以館舍湫隘，扁舟歸，未幾而病。余屢疏控陳，不得請。每夕惟心籲天，吾妹跽進藥，腕身不貼。牀席者累月許，及擢大故，哭踊無節，骨體癯瘠。余號泣相見，一慟幾絕。兩人更相憐也。迨余服闋，待罪南樞。時值流氛拮据，戎馬開心，念吾妹瘁傷抱病，戊寅冬，勢幾危殆。呼天祈禱，冀得兄妹再聚。一慙慈辛，果獲痊可。人皆異之。旋值難，邑人謀避，妹慷慨曰：吾瀕死者數矣，今即死於難，與死節死孝等一死耳。安避爲？卒以計免。人謂天祐節孝云。后乃率子媳南來，視余，相持而慟。感動旁人，余時以建言去國，權好蕭

忿相待。備備有意外。妹陽好語慰藉之。而中實瘋癲。至冬。舊恙復發。亟欲辭歸。百計留之不得。送於江。瀟瀟淚為別。豈知遂成永訣耶。行至清江浦。竟以長逝。痛哉。妹生平溫恭淑慎。動令內則。五宗三屬。咸得懽心。鑽鑽澳釜。躬自節約。至開四方。嚴師良友。惠教吾兒者。囑家人延接如禮。潔酒漿膾炙。以行賓。有古賢母風。計聞。遠近疏戚。無不痛失母儀。且其嘆嗚人真孝女。真節婦。艱苦備嘗。竟以此死。死不朽矣。生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禎己卯十月十一日。享年三十有九。工書畫。所繪大士像。可仿龍眠。著有冰玉齋詩草。子一。即孫錫。娶太僕寺卿郭公興治女。孫男一。廩將。以今年庚辰九月合葬。德啓於城北之新阡。余為誌之。而繫以銘。銘曰。淚枯不死。絕粒而生。天相賢淑。撫孤有成。樂哉斯邱。比翼長鳴。神靈呵護。氣結華英。綏昌厥後。百世輝煌。

明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望瀛李公墓誌銘

向余起家司李東郡。實與望瀛李翁叔子同鄉。同舉南宮。而恩隸在東都。為并州地。乃翁之先。又蘇肅甫。徒僅一傳。及翁。余緬維以宦遊。則思憲。乞以世講。則籍子弟。以維桑。則知恭敬。吁嗟。誼具矣。比翁以天年終。伯子應辰。輩營窀穸。將以本年四月二十四日葬翁某阡。而叔子次其生平來乞銘。嗚呼。是尚可辭也哉。謹按翁姓李氏。諱光暉。字□□。望瀛其號。以河間故瀛海地。先世松楸在焉。志不忘本也。系遠無可稽。其在肅甯顯者。則有贈知縣公祥。為翁曾王父。贈公生敏。任靈寶知縣。遷判鞏昌。所在著聲績。是為翁王父。鞏昌公有丈夫子六。其季者諱天起。字兩槐。娶王孺人而生翁。兩槐公丁家中。落從婦翁抵河南尉。過恩遺疾。遂家焉。殖德薛義。斤斤修砥。里人懷其典刑。至今誦說不衰。翁生有至性。甫三歲而失恃。鞠於世父母。即嚴世父母如父母。其所為事。兩槐公及繼妣陳太君者。蒸蒸色養。視聽先形。聲居恆無違言。無忤色。遠近稱為孝。李公云。翁淹博綜貫。於學靡不窺。十九籍博士弟子。家貧。以義經授徒里中。探元剖微。率發前人所未發。門下雲蒸霞蔚。而利以成名者甚衆。翁在諸生久。試有司。輒高第。而棘闈則數不利。已稍稍厭去。乃一意訓督。問卿諸昆季。荀龍寶桂。騰茂競爽。翁顧而樂之。于于如也。翁素精修養。家言。時作天際真人想。迨同鄉舉禮闈。仲若季相繼。應公車。遂屏除塵垢。偕素侶。一二黃冠。講清淨之業。叩無為之旨。居巖洞者四閱歲。有終焉計。問卿兄弟。跪詣曰。兒輩孜孜。矻矻。讀書成名。凡以為吾君為吾親耳。今大人戀戀名山。兒輩何心。主相使大人無返舍。安兒輩一日。養則兒輩請絕意仕進。科頭蓬跣。長與大人俱矣。翁意稍稍動。已翻然曰。老人志兼濟。兒輩幸適世資。余其知所置矣。隨歸而力行善。燠寒哺餒。肉骨噬枯。婚者賦采。殯者資膏。商者資囊。餼卒令三黨俱火。比里絕紳。閭閻之間。相率而稱。翁為善人佛子。而翁猶未厭也。其鉅者。如助軍餉。以飽千振。壯金湯。以資扞蔽。文廟湫隘。則增式廓。河水沮洳。則繕橋梁。見大規遠。所費動以千萬緡計。以若雪冤。伸抑排難。解紛。鄉人質成。造選敵。權公府。甚至中道。漸沮。次且弗進。曰。此何可。令李太翁見也。已又率同鄉。建義學。捨義塚。鑿義井。施義渡。神祠佛宇。金碧輝煌。楹施法供。皆冀罔吝。其實仁奔義類如此。先是問卿為御史。執法殿中。丰裁凝峻。比持斧按江北。翁敦囑曰。而以柱後。惠文。震山。威。無虞不風厲。第虞不寬恤。問卿兢兢。奉訓詞。至部。霜嚴春。惠滿

法哉。恩威有交濟。而無交瘵。駭翁式。殷力也。迨仲君判臨汀。季君倅海陵。翁復申囑曰。佐郡原不薄。兒輩幸無薄佐郡。勉旃。此行。潔守。張幹。勤政。宜民。而父其亦與有榮施。若以溝壑。情廢。貽老人羞者。不子矣。比政成。利溥。所在。口碑。而後翁。乃曠然。謂為政。固多端。施濟。僅就中一事。第而父志也。兒輩。曲體力行。乃今不負翁矣。翁。响。瀟。感。里。雖。不。憚。傾。儲。倒。篋。而。自。奉。則。厚。自。約。裁。衣。僅。蔽。體。食。取。充。胃。庖。不。羅。珍。筍。不。綺。浸。浸。百。年。贏。詘。一。日。也。每。當。初。度。子。若。孫。競。持。衣。履。為。壽。翁。留。而。封。識。宛。然。比。歲。再。進。則。出。舊。納。新。已。復。軒。渠。慰。藉。謂。余。老。人。一。堂。四。世。雙。合。珠。聯。前。唱。後。子。酌。春。酒。而。介。高。年。引。分。良。侈。矣。烏。用。是。疊。疊。綴。裝。者。若。翁。持。去。為。而。翁。惜。福。且。以。示。子。孫。儉。也。翁。神。澤。氣。和。健。履。善。飯。踰。望。望。似。期。願。未。有。艾。者。迺。一。旦。倘。然。乘。化。幾。欲。憑。彼。蒼。而。問。之。易。質。之。夕。烈。風。雷。雨。黯。淡。銷。雲。豈。至。人。遺。世。將。鞭。叱。風。雲。驅。役。神。鬼。以。馳。騁。於。茫。惚。溟。滓。抑。亦。哲。人。云。亡。邦。國。殄。瘁。雖。天。地。不。能。違。而。為。之。震。驚。耶。是。皆。不。可。知。矣。停。春。罷。社。百。里。駢。填。餘。澤。在。人。風。流。未。泯。則。允。稱。大。年。也。哉。翁。凡。游。膺。三。命。初。封。文。林。郎。山。西。大。同。縣。知。縣。再。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最後。得。今。封。稱。太。僕。公。生。嘉。靖。戊。申。六。月。二。十。三。日。卒。崇。禎。壬。申。六。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范。太。恭。人。年。已。及。耄。而。步。履。飲。啗。如。平。時。閨。闈。完。社。庶。幾。僅。見。以。余。觀。於。太。僕。固。所。稱。有。道。君。子。也。迹。其。寄。迹。幽。巖。脫。屣。塵。世。以。為。逃。空。虛。者。耳。乃。至。剖。晰。性。命。洗。心。退。藏。殊。於。大。易。陰。陽。剛。柔。之。旨。及。子。與。氏。直。養。無。害。勿。助。勿。忘。有。妙。契。焉。者。嗚。呼。辰。則。焚。香。以。告。於。天。退。而。一。室。晏。坐。覺。孔。顏。樂。處。固。不。在。遠。斯。豈。餐。茹。茹。芝。還。丹。提。髓。以。自。淪。於。混。茫。俶。詭。而。不。近。情。實。者。耶。噫。嘻。遠。哉。乃。泚。筆。而。為。之。銘。銘。曰。威。耶。里。耶。維。公。需。金。耶。紫。耶。被。公。駟。寄。名。山。兮。須。臾。幻。人。天。兮。道。朕。繩。繩。振。振。蘭。苗。雲。敷。蓬。蓬。于。于。樂。哉。黃。墟。是。為。望。瀛。李。先。生。之。郭。

明故茂才心字許公暨配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向余以文譚孝廉許子。見其格法。逼真先聖。似有所授。因進而問。故云。得之庭訓。再悉家世。知文學德行。所從來遠矣。癸酉秋杪。余在疚家居。許子。剝啄。稽顙。而前曰。嗟乎。吾夫子之。嫻。吾父也。且因而。嘶。吾母也。念。吾父之。墓。木。拱。矣。往。乙卯。大。故。適。值。異。禮。傷。哉。貧。也。不。孝。諒。遂。無。能。具。徑。尺。之。石。祈。吾。夫。子。發。華。地。下。乃。慈。氏。復。以。天。年。終。行。且。啓。馬。鬣。之。封。而。與。先。子。合。也。隆。道。之。貞。砥。匪。是。無。絲。藉。矣。吾。夫。子。其。哀。而。終。惠。之。余。聞。而。心。傷。焉。曰。嗟。哉。許。子。之。為。子。也。有。父。而。不。逮。其。孝。廉。也。有。母。而。不。逮。其。養。也。嗚。哉。風。木。許。子。所以。悲。也。余。不。佞。竊。隱。痛。焉。因。憐。而。為。之。誌。誌。曰。高。唐。之。許。徒。自。遵。化。遷。祖。曰。伯。敬。五。傳。而。至。文。川。公。孝。廉。大。父。也。慷慨。多。大。節。好。善。樂。施。常。捐。地。二。百。畝。以。給。鄰。郡。人。高。其。義。目。其。田。曰。贈。鄰。田。州。大。夫。采。輿。論。授。冠。服。里。人。相。競。質。成。以。比。王。彥。方。陳。太。邱。云。生。丈。夫。子。二。長。繼。善。廉。生。公。為。次。諱。繼。志。別。號。心。字。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未。總。角。浸。浸。適。上。即。有。千。里。之。志。居。亡。何。借。兄。先。後。籍。於。庠。文。譽。益。噪。聲。然。連。壁。屬。耳。目。者。謂。且。夕。摩。天。去。耳。又。天。性。孝。友。其。所。為。事。文。川。公。者。蒸。蒸。色。養。文。川。公。好。弈。則。時。為。烹。鮮。酌。醴。延。父。執。佐。餘。歡。兄。弟。自。相。師。友。文。德。切。摩。而。外。聯。牀。共。被。有。姜。伯。淮。之。風。焉。和。氣。浹。洽。雅。不。欲。異。巖。以。父。命。不。獲。已。奴。婢。則。引。其。老。者。田。廬。則。取。其。荒。蕪。者。牛。馬。器。物。則。收。其。瘠。敗。者。薛。孟。常。不。得。顯。美。矣。會。文。川。公。夫。

婦相繼謝。公營終兩喪。罔不如制。而哀毀倍過之。先是。虞膳君中道奄化。所遺二貌孤。長者數歲。次在襁褓。公憐然出涕曰。是待誰成立者。猶子吾子也。撫摩督課。視孝廉有加焉。卒砥成德器。雋聲蜚序間。公高才數奇。屢蹶場屋。晚見孝廉兄弟。漸露頭角。遂絕意功名。日惟怡情詩酒。花晨雨夕。邀歡道故。飲可數石不醉。醉亦愈加靜治。有雉黃時。事言人陰私者。輒取大白浮之一。敵幾十年不易。衣粗茹淡。于其適也。祖田百畝。終其身不增尺寸。有譏其不治家人生產者。公胡盧漫應曰。託先人之敝廬。衣食才足。三子皆通經醇謹。於願溢矣。乃欲為子孫作牛馬耶。每進孝廉輩訓之為學為人。皆有繩尺。嘗云。讀書須加體驗。做人一差。即五車八斗無為也。見正人正事。輒引為兒曹榜樣。有鄰封達官以墨敗歸。亟取為前車相戒。有橫逆窮婦子弟者。公但曰。謹避之耳。先正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命子姪輩終身誦之。公坦率簡易。空澗汪濊。雖涇渭井然。而衷實曠落。可容數百人。田夫野老。油然與偕。而不輕言笑。不佞然諾。非道義交。雖甚豪富。不能折簡致也。則又居然壁立萬仞者矣。配郭儒人。婉淑有志操。及笄于歸。曙古今大義。事公姑。雞鳴櫛沐。伺寢門。晨昏進食。務極甘肥。公姑加七箸。則色喜。否則怏怏。日比及疾革。躬自灑天。請代人稱篤孝。子若夫。佔畢一室。儒人紡績。常響答。每至夜分不倦。脫粟麥飯。時以精者餉讀。而自供僅取粗糲。戚族有不能舉火者。忘自急急之。諸姑伯姊。歲時延致。初不以冗病廢禮。公晚年嗜飲。賓客益進。儒人脫簪為具。無失儀。每遇小不懌。則以足相慰勞。公顏為解。當公下葬。祖阡旁。需數武地。主斬弗予。然後為文川公所捐。其時孝廉正客州署。可以力致。儒人亟止之。且備言禍福之理。形家力無能為。何庸與不逞輩爭此土也。孝廉竟以是歲登賢書。嗚呼。遠矣。語有之。夫和妻貞。家之福也。茂才公負節義。而儒人以內德扶之。噫嘻。茲許氏所以昌乎。茂才公及於萬曆乙卯八月二十二日。距牛嘉靖甲子三月初十日。得壽五十有二。儒人歿於崇禎癸酉四月十二日。距生嘉靖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有九。卜吉葬事。蓋十月十有一日也。誌矣。乃系之銘。銘曰。乾健故能履也。坤厚故能載也。夫婦之義。蓋取諸此。無愧斯義。類乃不匱。其在高唐高陽氏之里乎。

范文忠公文集卷九

行述行狀

先君仁元公行述

嗟呼。天乎。何遽奪我先君也。天乎。何使我不得一執手訣也。不孝墮地來。與先府君未作經年別。不孝之官。則奉之官。府官之官。則代請沐迎之家。不孝得一意。無間膝下。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在豫。不孝星馳入衛。自期必死。府君亦以死期不孝。已分長別矣。乃仗天子之靈。幸不死。歷昌而通。羽書稍戢。乞歸無虛日。尚圖盡一日之養。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嗟乎。終天抱憾。罔極難酬。幾思即從地下。唯是大事未襄。日以先徽就混。為懼。死且有餘罪。特忍須臾。一次生平遺事。銜哀灑泣。腸目俱斷。蓋投筆殞絕者數矣。府君諱永年。字延齡。別號仁元。其先系出內河。遷於吳。有自吳而齊者。永樂中。處士公諱德。以避寇來。舉輔。至吳橋。遂家焉。志不忘吳也。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先世皆耕讀。至玉父子。以幹才顯。玉為南陵尉。滿九年。復留任。鑑承邦城。得民和。兩邑爭。至今傳以為異。鑑生桂。月山公。老於邑。庠。以儒官受冠服。為我王父。儒官公二子。次曰汝河。則我王父會川公也。會川公名噪諸生間。無祿蚤世。初娶馬再安。李三娶宋。而生府君。府君生而奇穎異常。兒會川公捐館舍時。府君三齡耳。鞠於儒官公。儒官公口授句讀。一覆無遺。令之屬對。應口輒成。儒官公置酒召客。著府君膝上。笑謂客。試舉五經語。若訛一事。當

以大白浮我滿座皆不能離。十三歲。備官公物。府君柴瘠合禮。伏塊之餘。下惟發憤。十五免喪。補弟子員。高等。我母馬恭人先會太姑宋孺人夙迎以女女之。至是始修同牢禮。相莊如賓。以為常。府君時治經生業。而博極羣書。下筆千言。立就。閣閣慶弔小文。府君初游戲為之。綺縠不減。陳思碑版。遂復相屬矣。辛卯。試京兆。闈中。薦冠本房。主者為琢菴馮公。大加擊節。名列第九。榜署矣。臨期結語。致疑。雖被中削。而名已殷動。都人士。以是從受經者日衆。府君擁皋比。而析疑義。陳說要渺。聽者莫不厭心。又多長者游。從不屑屑。家人生產。漸就貧落。而意氣豪舉。無變人色也。癸巳。大司成議。搜郡國。士實成均。而學使周公名知人。府君以弱冠應選。禮部刻其文。以式。府君自此友天下士。學日奇勝。其視一第。直猶擿之。乃累舉。輒頤。中間。俛得復失。如辛卯者。再。府君乃日督課。不孝。一燈。焚。父子相對。每達丙夜。至不孝。解。李東郡。府君猶手一卷。不釋也。嗣。不孝。報。三載。滿。例。當。地。封。府。君。盛。然。曰。吾。死。而。窮。年。欲。自。致。一。命。榮。施。所。生。也。孺。子。乃。先。及。我。當。如。二。人。何。乃。謁。主。爵。而。恥。求。為。道。地。僅。循。常。格。得。通。州。倅。府。君。既。以。高。才。枳。棲。蕭。然。不。以。塵。務。經。懷。短。棹。輿。從。事。吟。嘯。暇。進。髦。士。品。第。文。藝。一。方。翕。然。宗。之。會。守。缺。當。道。強。署。數。月。而。州。大。治。非。所。好。也。以。行。河。過。家。時。不。孝。已。入。屬。大。官。郎。矣。庚。申。遷。判。湖。州。湖。俗。刁。而。健。訟。好。持。官。府。短。長。府。君。推。誠。布。赤。以。和。惠。其。下。而。視。躬。潔。清。雅。不。欲。為。谿。刻。三。尺。所。在。斷。如。也。兩。造。質。成。靡。不。得。其。意。去。白。粲。之。役。衆。求。代。解。府。君。卻。例。屏。脂。刻。期。告。竣。往。時。解。人。竭。資。佐。費。千。金。立。傾。此。獨。聚。餘。金。以。歸。上。供。機。杆。與。市。易。歲。贈。時。誦。難。卒。辦。府。君。苦。心。酌。劑。更。力。與。中。人。抗。無。厭。之。求。稍。稍。以。戢。德。清。鳥。程。夙。號。難。治。府。君。受。署。輕。徭。均。賦。扶。弱。翼。良。咸。愛。兩。訖。人。畏。而。懷。之。奸。民。葉。朝。生。輩。結。連。七。郡。惡。少。瞋。目。語。難。東。南。鼎。沸。府。君。出。密。畫。佐。守。職。其。渠。魁。功。收。曲。突。事。後。詞。所。連。及。不。無。蔓。引。府。君。謂。非。所。以。安。反。側。也。保。全。獨。多。先。是。發。難。初。其。黨。私。約。舉。事。日。甘。心。各。長。吏。而。獨。相。戒。毋。犯。范。公。范。公。仁。人。囊。無。一。錢。也。會。病。肺。士。民。狂。走。祈。神。修。醮。比。愈。憤。呼。載。道。其。得。人。如。此。癸。亥。遷。松。江。丞。辦。香。途。送。者。驛。絡。百。里。鑄。豐。碑。志。去。思。焉。松。丞。職。海。防。往。因。鯨。波。警。息。戎。多。空。伍。府。君。躬。巡。海。上。簡。閱。之。黃。龍。青。雀。鵝。鶴。魚。麗。一。時。組。練。色。生。矣。兩。郡。襟。帶。吳。會。府。君。所。在。以。清。惠。聞。海。澨。江。涇。頌。聲。遍。滿。當。道。賢。之。刻。章。縷。騰。以。最。陸。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尋。晉。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屬。有。奉。先。殿。工。中。人。利。於。乾。沒。相。沿。不。可。問。府。君。當。主。估。算。為。峻。裁。之。中。人。盛。氣。臨。曰。郎。何。為。者。成。案。寧。弗。聞。乎。若。降。心。相。從。吾。力。能。晉。秩。若。不。然。當。持。告。殿。爺。矣。時。逆。魏。張。甚。故。以。相。挾。府。君。屹。不。為。動。未。幾。請。假。歸。故。事。役。竣。需。次。權。關。龍。江。瓦。屑。註。定。矣。府。君。意。殊。泊。然。終。三。年。不。營。一。差。也。再。轉。虞。衡。郎。虞。衡。司。鑄。本。時。需。銅。鉅。府。君。率。屬。商。人。逆。流。往。市。楚。江。季。解。二。十。萬。無。缺。治。造。軍。器。匠。作。令。自。詣。庫。關。領。金。錢。不。以。浣。手。大。司。空。高。目。水。衡。清。理。會。計。獨。引。府。君。為。贊。所。定。規。制。犁。然。可。效。司。空。有。溫。恭。懿。美。練。達。詳。明。之。稱。焉。府。君。既。以。循。良。異。等。著。不。待。滿。而。遷。會。造。大。慶。凡。三。被。覃。恩。在。湖。贈。父。為。通。判。三。母。皆。安。人。在。江。加。贈。同。知。三。母。皆。宜。人。在。工。部。再。加。虞。衡。郎。中。三。母。宜。人。如。故。府。君。每。思。會。川。公。輒。汎。瀾。泣。下。至。是。心。始。慰。藉。已。復。潺。然。已。已。拜。粵。西。南。甯。守。卓。蓋。朱。轡。貴。矣。驪。然。曰。向。所。小。草。一。出。者。為。親。屈。也。今。已。叨。三。錫。捧。檄。初。心。遂。矣。吾。豈。戀。難。肋。者。而。仍。復。役。役。為。遂。堅。不。赴。不。孝。通。籍。十。八。年。凡。膺。再。

命。府君皆以從仕未逮。是時不孝持節撫豫。乃以中丞詞上府君。府君頓首受之。任汴中。奉版輿以行。月餘。不孝赴援。入而言別。府君曰。此爾授命忘家時也。及聞不孝保派。通良。府君乃喜。勸於色。護昌移。通。府。君。特。往。一。視。曰。自。爾。赴。難。吾。不。敢。以。爾。為。吾。子。今。而。後。吾。子。矣。循。覽。銜。舍。湫。隘。食。不。能。具。五。簋。曰。兒。與。士。卒。同。苦。吾。志。也。無。以。祿。養。而。以。志。養。當。如。是。踰。年。以。建。儲。恩。進。階。大。中。大。夫。府。君。曰。上。恩。德。良。厚。老。臣。無。能。以。報。孺。子。其。為。我。畢。志。竭。力。以。答。休。命。府。君。自。解。組。歸。日。惟。治。具。召。所。善。親。知。宴。飲。為。樂。而。斤。斤。脩。砥。端。躬。範。俗。閭。里。相。顧。以。化。貧。戚。故。交。視。為。外。府。待。以。舉。火。者。甚。衆。婚。為。給。采。死。為。給。棺。流。人。丐。衲。環。叩。難。還。亦。無。不。人。人。滿。道。遠。近。稱。范。太。翁。佛。子。也。尤。篤。宗。誼。歲。時。伏。臘。燕。毛。雁。序。洽。比。盡。懷。孤。乳。備。極。周。卹。更。選。子。姓。秀。異。者。開。塾。延。師。訓。迪。之。咸。蒸。蒸。思。奮。云。邑。大。夫。修。憲。老。乞。言。禮。一。御。賓。筵。秩。如。也。或。以。事。請。就。居。間。為。壽。府。君。遂。謝。之。曰。吾。不。家。於。官。而。以。有。司。為。家。乎。當。不。孝。在。銓。屏。斥。竿。牘。或。向。里。門。伺。問。府。君。大。戒。關。人。概。勿。與。通。有。舊。知。以。他。問。至。啓。函。中。及。遷。除。事。府。君。立。說。故。人。乃。以。此。語。瀾。我。將。視。吏。部。翁。何。如。人。耶。不。孝。官。邸。所。需。取。諸。室。中。一。米。一。薪。一。絲。一。粟。府。君。日。有。齋。月。有。供。無。至。乏。絕。不。孝。唯。飲。官。中。水。其。所。以。成。不。孝。者。大。矣。府。君。委。神。清。酒。飄。然。若。仙。酒。後。吐。氣。作。雲。霧。狀。諸。子。百。家。無。不。涉。覽。其。學。問。一。主。不。欺。生。平。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恂。恂。善。下。飲。人。以。和。下。至。田。畯。皆。與。均。禮。終。日。危。坐。未。嘗。徙。倚。對。客。縱。譚。聲。聲。宵。分。不。倦。福。相。德。量。識。者。皆。以。上。壽。期。之。詎。意。逾。甲。子。僅。四。歷。春。秋。耶。辛。未。冬。叛。卒。作。難。經。臨。城。下。有。負。薪。叟。過。曰。若。不。速。去。范。封。公。移。書。德。營。請。兵。且。至。矣。賊。為。遷。延。遁。去。私。謂。人。曰。吳。山。當。有。福。人。在。吾。仰。視。城。上。紫。氣。燭。天。巨。人。最。立。不。敢。近。闔。邑。頌。府。君。明。德。之。庇。遠。矣。爾。時。中。不。能。無。少。驚。盃。酌。小。減。不。孝。悻。悻。心。動。連。章。請。急。府。君。趣。止。之。曰。兒。受。上。特。簡。疆。場。之。任。當。終。厥。事。吾。無。他。苦。即。減。盃。酌。匕。箸。乃。增。此。中。浩。浩。落。落。殊。覺。清。虛。日。來。耳。自。是。晏。樂。如。平。時。正。月。二。十。二。日。忽。中。寒。倚。榻。不。孝。得。狀。刺。血。叩。天。請。以。身。代。徑。欲。棄。官。歸。侍。大。吏。力。持。不。可。尋。傳。漸。瘳。而。止。請。歸。乃。益。力。三。請。不。許。復。以。假。請。嗣。蒙。恩。俞。而。府。君。不。及。待。矣。痛。哉。初。八。日。午。猶。坐。觀。旗。幟。神。明。清。滿。亥。時。溘。然。長。逝。家。事。一。無。所。言。惟。於。枕。上。兩。手。忽。舉。口。中。呢。呢。云。接。勅。旨。接。勅。旨。其。去。來。詎。偶。然。哉。距。生。時。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四。我。母。馬。恭。人。先。六。年。卒。婦。順。母。儀。詳。具。前。志。而。深。心。遠。識。琅。琅。可。著。廟。廊。不。止。有。輝。彤。管。不。孝。乙。丑。再。推。典。銓。其。時。政。地。與。奄。人。交。關。有。所。屬。於。吏。部。不。孝。執。義。與。爭。不。為。徇。府。君。曰。兒。能。自。持。如。我。抗。中。人。時。恭。人。曰。今。茲。何。時。即。得。強。項。名。何。益。不。如。引。避。歸。耳。不。孝。促。裝。抵。舍。未。幾。而。黨。獄。興。得。免。於。難。府。君。所。為。款。益。友。也。敘。述。至。此。緬。思。我。母。血。淚。涔。涔。下。矣。大。抵。府。君。雅。量。類。黃。叔。度。謹。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康。成。治。理。類。黃。次。公。清。節。類。胡。質。恬。退。類。陶。元。亮。達。生。類。白。香。山。化。俗。類。王。彥。方。而。教。不。孝。則。以。先。文。正。忠。宣。為。法。嗟。乎。府。君。以。忠。孝。教。而。孤。無。似。也。又。以。身。教。忠。孝。而。孤。無。似。也。既。不。能。承。先。志。以。卒。報。君。復。不。能。邀。君。恩。以。永。訣。親。俯。仰。天。地。亦。何。邵。自。容。乎。幸。聖。天。子。憫。念。輿。臣。特。賜。兆。域。啓。先。恭。人。塋。合。封。之。王。言。如。絲。已。足。貴。黃。壤。耀。白。日。矣。倘。得。名。世。大。君子。一。言。納。之。窻。中。將。與。龍。章。鳳。藻。并。垂。不。朽。貴。耀。益。無。極。其。自。曾。元。而。下。世。載。德。亦。復。無。極。惟。哀。而。許。之。子。一。即。景。文。具。官。兵。部。左。侍。郎。欽。命。督。治。通。鎮。軍。務。張。氏。武。舉。調。元。女。

封恭人女三景如。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景如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應桂。俱先恭人出。次景貞。尚幼未字。側室趙令人出。孫二長元起。恩選貢生。娶原任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元朝。聘舉人周鶴徵女。孫女一元清。字陝西按察使李天經子衍慶。著作多佚。所存有奇類編。思本堂稿。水部草。海畔吟。山行雜咏。藏於家。卜以七月初一日奉柩葬祖塋之次。即賜阡也。

先母馬宜人行述

嗚呼。先宜人棄不孝。而不孝痛不欲生也。宜人病瘵垂二十年。每發輒止。體雖羸甚。而神明洞曠。絕不似抱病者。然不孝猶依依膝下。未忍經歲別也。丙寅秋。病忽作劇。重九前。勢已瀕危。不孝齋心露禱。籲天請代也。一夕而厥然起。家之人并遠近聞之。莫不喜。時家大人方官白下。聞報馳歸。尚未忍及決絕語。越十月十日。痰作。遂不救。嗚呼痛哉。不孝祈禱百方。而僅延一月。視息微誠未動。問極莫酬。此不孝所以殫而瘁絕。絕而復蘇。蘇復絕而痛不欲生也。尋復忽忽自念。先德未揚。死有餘恨。用是泣血致次生平懿行。蓋一字一淚矣。吾范之先。以儒世其家。其聯姻必名聞閭閻者。馬自太僕公顯。遂縉縉。陳云。前大母為馬安人。而先宜人其女姓。處士汝芳公諱蕙侯。舊人其所自生也。先大父贈公。大母宋太宜人。蚤世家。大夫才數齡耳。舞象時。曾大父著膝上曰。是將大吾宗而難其儷。處士公晚之曰。此吾甥也。乃以宜人來歸。宋太姑以女孫女之。雖垂髫識度。儼然成人也。日侍大父大姑。饋漿省膳。得其驩。曾大父時令攝家政。以觀能否。教斷有條。井井治辦。曾大父心奇新婦賢而才。老人無虞身後矣。十三裏家大夫居兩叟。無失禮。遠近異之。嘗曾大父歿時。以家大夫屬庶太姑部宜人。事之猶太姑宋也。是時兄弟終鮮。乳疾無倚。族之豪無賴者。既虎視。宜人與庶太姑惟中受祕畫製之。豪謀以阻。釋釋稱有家。與家大夫敬禮如賓。每篝燈紡績。以佐夜讀。軋軋之聲。常與雞鳴相和也。時年十五。家大夫補弟子員。再試俱冠。辛卯。闈中擬首雋。雖疑似中削名。已動都人士。四方悅慕之。執經問字者。戶外屢常滿。又性好交游。不屑屑治家人生產。負郭之田。盡斥以供賓客。以是家益貧。落四壁蕭然。朝夕常至不繼。殺核滷蔬。預儲以待。家大夫得一意為豪舉。則宜人之以也。家大夫癸巳。以弱冠用拔萃貢於成均。累九舉不第。抑抑弗得意。宜人從旁慰之曰。學殖不勤。則子之過。乃耕而不獲。豈無天道焉。以是日督課不孝。讀盼如望歲。雖不為誰呵。而意稍不可。儘輒形於色。不孝踴躍弗自安。及不孝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宜人誠之曰。汝家自曾大父績學累世。皆濟弗耀。今發祥。子其無忘所自。爾高王父。以清白吏顯於鄉。其謹識之。不孝頓首受教。初理東郡。聞訊。考卷為愀然不樂。間有所平反。則喜加七箸。時值大慶。道殣相望。不孝設糜分賑。銷銀魚以飼餓人。宜人脫簪珥佐之。銜齋突烟常冷。飯中凝塵。所環六珈。時付質庫。寮窳有以金鑄陰置者。棄相餉者。不孝啓封。怒欲發其事。宜人命另函壁歸。勿嫩嫩借人以自為名也。丙辰。不孝報滿。例當予封。宜人謂家大夫曰。爾忘大父著膝上語耶。不思一命榮施先人。何用人子為。家大夫乃屈首就除。初倅海陵。再佐吳興。遇今上。草恩。地贈所生。曰。是半通之輪。賁及泉下。足盡烏私。可無戀難助矣。以遂初志。非此時耶。鹿門偕隱。行與爾歸。會晉雲閣丞。三投膠乞休不得。請。在任僅三月。以洗沐行。再由督府參軍晉南京部郎。宜人堅不

隨任。置二樓以待。獨日含飴弄內外孫。以為娛樂。億壬戌白蓮謀亂。黨遍齊魯。燕趙間。不孝懼驚。兩尊人。婉請官遊。以當避地。宜人倦念諸子若女。不孝詭言兒當往省。別僅數月耳。宜人乃勉行。舟過竟。徐方二日。妖變大起。他行旅無得免者。丙寅春。會家大夫當之新任。不孝強之。遂車借往。宜人曰。今何時也。烽火逼境。草木皆兵。居人將鳥獸散。若再一動。則勢成土崩矣。汝父即嚴程可畏。亦姑徐以安衆心。吾死不敢出吳城一步也。人心乃定。然察其意。重憂家國事。眠食為減。夙恙漸增。心覺有異。而獨秘不使。不孝知日猶強起。柳沐。奄至中秋後。不孝以序遷太常。啓事傳到。宜人了不異常。時遲數日。知奉詔不即予。宜人賑然曰。有是哉。吾固知當爾。然榮於一歲。九遷多矣。乙丑。不孝起主選。再補。乃得愈。不孝戀子舍。宜人以大義勉之曰。王命不宿。臣子無假。但受事後。速圖退步。斯不亦出處義明。君親兩得耶。不孝以廿日典劇。拂衣竟歸。宜人之教也。宜人憐愛不孝甚。因素善病。時時撫摩如孺子。一聞小極。髮形於色。夜每十餘起。丙辰行荒。策款段走風雪中。日哺不得食。歸。體價息幾不屬。宜人作豆粥勞之曰。兒憊乃爾。而溝瘠肉矣。庚申。泰昌龍飛。覃恩遺賢。不孝實攝典銓。日夜拮据。廢眠食者。浹旬。勢幾殆。猶力疾告成。事歸而皮骨僅存也。宜人曰。兒良苦。兒志盡瘁。於此小試之。然光廟一月堯舜。用人其最大者。問誰銓序。老人且為兒慶。遭逢不暇。作煦煦憐也。嗚呼。吾母慈而猶夫人之慈也哉。大抵宜人明達有遠度。而儉勤出自天性。布衣蔬食。至貴不易。歲時以一縷進。輒節之。命服斯皇。非嘉禮不時御。治家和易。不為編。滅後未嘗聞笞扑聲。而門內蕭然。內外戚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施予未嘗有倦。卒之日。悲風怒號。雪凝凝寒。耕者哭於野。商者哭於市。如喪厥妣。有絲然也。距生時降慶三年。己巳九月二十五日。得壽僅五十有八。宜人三受褒綸。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其再命曰。朕覽謙書。蓋賢范母焉。獨其子黨說而母名驚也。吾銓臣方破黨議。約天下於實。而其母復提忠厚。正直以為訓。然則今之范母。賢於古已宜。人再拜受制詞。進不孝於庭曰。黨立而主孤名成。而國禍。老人每自教兒。兒夙亦有感於斯。今明主知臣并及其母。恩莫大焉。孺子其何以明報。嗟呼。此可以知宜人矣。子一即不孝。景文其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陸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未任。娶張氏。武生調元女。累封宜人。女二。長景如。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次景姪。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應桂。孫二。長元起。廩生。娶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元朝。聘舉人周鶴徵女。曾孫麟。尚幼。將以丁卯十一月廿一日葬於祖塋之次。痛念不孝。既以積罪崇深。重天酷罰。而又心神迷惘。不能有所發皇。獨是徵音蒸動遐邇。而深心遠識。上徹宸旒。先慈雖九原不亡矣。倘得仁人君子。不斯如椽。當與王言。并垂不朽。而不孝之感。亦且不朽。

李公暨配于恭人行狀

先君所撰先祖仁元公及祖母馬宜人行述二稿。從故書箱中檢出。內有一二。格雜難讀。者皆遺餘也。聞有刻書兵亂。無存。家都架。或有收者。尚望惠遺。補成全璧。男秀謹識。

仁常與余同舉進士。例當除為令。顧念兩尊人甚。而又以他子女不能就養。宜即乃乞補郡博士。以便定省。再遷為郎。為守。皆在千里內。一介之使。無數日不往來。仁常猶嘵嘵不自得。請遂南陔之志。封公數移書。誠之曰。燕齊相望。僅數舍許。在官。其在家。且馳驅王事。以報國厚恩。子志也。亦何必言歸。乃稱色養。

乎。仁常瞿然少止。闕於甲子之秋。再申前請。五月。恭人忽病。秘不更知。仁常惇惇心動。急馳以歸。一日夜抵里。恭人絕粒者五日矣。見仁常喜。為進七箸。越十四日而卒。又二十九日。封公亦以哀恭人過傷捐館舍。仁常痛哭伏地曰。痛哉。天經欲棄官。而向守數月之官。欲終養。而止得數日之養。終天含恨。萬死何贖。惟是生平懿行。尚未發皇。而神志荒迷。非吾子誰為序述者。余抑何敢以不文辭。公諱如峰。字邦瞻。人號之曰西軒。其先潯縣人。有四公者。徙吳橋。遂家焉。生成甫。成甫生清。清生興。興生曼。曼生順。順生懿。順生懿。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治兵西甯。甯有聲。配梁恭人而生公。公其季子也。公生而穎異。絕人。始授句讀。輒了解大義。稍長。為文。思理敏贍。儕輩無敢望。弱冠。補弟子員。縣郡臺使皆第一。嗣後屢試冠。曹偶。再入棘闈。不利。乃攜策遊太學。交天下名士。發篋。下帷。日益力。時伯仲相繼不祿。觀察公憐愛獨子。不欲以舉子業致過攻苦。且倦家政。一一屬公。公察其意。不忍傷。乃入貨為光祿丞。緋袍銀章。以當萊子之綵。而不肯俛首就除。深心寄託。執其測量。乃日夜督課。仁常與仲子天工。延江南名士家塾中。朝夕切劘。復手為校定文藝。孜孜不倦。及二子繼登賢書。仁常於癸丑成進士。而公喜可知已。仁常抗疏辭百里。就一魁。公曰。孺子至性類我。能公車業時。念之心有戚戚焉。比遷成均。迎公京邸。公亦謁選。人。就大官之署。自公有暇。子舍承歡。簪笏追隨。環聲相映。公顧之陶陶甚適也。未幾。翻然曰。初所期許。固不爾爾。以先人之故。俯而就。中心殊不樂也。初服不返。可以歸矣。遂解組歸。而治園於南郊。圃嶺迴合。柏柳千章。斗酒雙屐。憑而樂之。而不屑屑窮飾。亭臺池沼。聊取自適。適人。有油油與借之風焉。因自號息念。曰。萬緣未斷。總此一念。擾擾不息耳。吾一登仕籍。再邀恩綸。人生之緣盡此矣。吾事已畢。正息念時也。案頭置道書數函。并諸家語錄。用以惺心無事。默坐澄神。於老氏無為之旨。深有合者。居恆屏跡公門。未嘗有所關說。邑大夫設醮執饋。引為上賓。一再往外。絕不出。繩以晉送。泊如也。仁常官歷下。公往一視。蒼頭隨行。魚服款段。所過屬邑。未有知為太守封翁者。沿途訊問。乃守治狀。必大小無間。咸稱太守清且仁。而後色喜入署。復諄諄勉之曰。孺子其堅始終無二操。仁常守濟兩載。而誦泲三東。奉公之教也。初封戶部主事。再封員外郎。復以覃恩晉山東濟南知府。已具題矣。而卒於家。與恭人仍稱封者。重俞旨也。于恭人十六歲來歸。事姑嫜。以孝待妾媵。以恩訓諸子。愛而兼勞。皆嚴師畏之。績紡織。躬親無怠。公性和易。而恭人治家甚肅。人莫不樂公之寬。而憚恭人之門。以內井井如也。願性好施。予內外姻族。待以舉火者甚衆。仁常服官。每長跪請教曰。老人不習為吏。其無忘爾翁之訓。與公可稱齊德矣。公生於嘉靖甲寅二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恭人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九。相距僅止一月。其應豈偶然哉。范子曰。余有感於今之仕者之多。遠其親也。因曰。孝終於顯親矣。即欲依親。勢有不能者。孝道甚大。兼盡若斯之難也。有如淡菜進而篤溫清。推此心。即三公不易矣。而抗疏陳情。辭職就冷。儲蓄一念。抑何其無忝克肖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其信乎。卒也。鼎養得效。含殮俱親。生死始終之際。兩俱無憾。通天地而格神明。此所謂孝之大也。特為表而出之。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范文忠公文集卷十

雜著

剡山行雜詠跋

家嚴少工古文。辭然性豪逸。稿多散落。十無一存者。至於詩。則又得之山花谷鳥之間。對酒酬客之餘。信口濡毫。不藏副墨。益百無一存矣。乙巳有岱之行。由臺嚴達歷下。返轡乃走易水。遊履所至。友人與俱。每有言咏。輒為攝去。歸來錯落紛披。奚囊間。小子文乃得受而私讀之。彼時初方授書。雖意義未了。而誦之琅琅。不啻奉學詩庭訓也。時著巾箱。越今十二稔矣。而若魯靈光之歸。然獨存。則微惠於友人多爾。爰付梓人。以無使散落如他稿。固大非家嚴意也。

忠宣公誥命跋

此吾先忠宣公拜僕射制詞也。公濟美文正。稱元祐賢相第一。時承安石新法之後。海內困擾。公實左右溫國。引用諸正登朝。羣小眈眈。而苦心劑調。保和元氣。一時功業繼文正。而光大之。炳耀史冊。可致而知也。此誥出蘇文忠手筆。中間息兵安民。憂國強諫。真繪公父子心事。甯第千秋。錫之榮已乎。吾黨子孫。克繩前烈。師文正之先。髮後樂。法忠宣之去。泰去甚。展卷與思。不勝奕葉弓裘之慕。家壘聊什。以貽後人。幸念舊勳。續我祖考。即以此卷當我范氏傳研可矣。

跋麥舟圖稿

余與乘六系出文正公。稱兄弟行。辛未冬。晤潞河署中。依依水木之誼。數日不能舍。座間譚及家自吳而
 虞。播有先忠宣麥舟圖一卷。歷代寶藏。不知何時失去。幾十年矣。今歲釋褐後。無意過之都市。以錢伍十
 得之。此吾家天球宗。乃作合浦珠還一段。因緣不亦奇耶。薰沐展玩。仰見先世仁施義舉。篤念貧交。慷
 慨意氣。浮動楮墨間。百載而下。猶令開風興起。而況吾等。藥鑪如或見之者乎。管攻先文正父子。立朝風
 概。即遇事敢言。矢志澄清。而持議皆識大體。惜人才以國家元氣為念。至其出鎮行師。必策萬全。不以人
 性命微倖。故能功業炳烺古今。此為人臣與為子孫者所當師法。余方治兵。兢兢守先訓弗失。於時謬有
 破膽之號。何敢當。乘六授官之初。抗疏陳邊計。被譴無所避。侃侃任事。可謂豪傑名德之裔。應有與者。不
 揚祖烈。是在後人。乘六其勉之哉。

麥舟圖跋

余庚午以少司馬持節出鎮潞河。時燕市有售麥舟圖者。衆以為余家物也。特齎來獻。因和門嚴警不得
 前。次歲辛未。乘六中丞新方登第。看花長安。詢知為其先世所藏。不審何年遺失。遂用五十緡贖取。攜來
 署中。道其來歷。其相嘆異。閱之。乃元人筆。隨令名手臨摹二本。為跋數語。與乘六什襲而去。夫以先文正
 忠宣先天下憂。任天下重。以博故人之喪。亦奚必侈為盛事。顏之圖繪。然每想其建立功業。赫奕古今。惟
 是輕財好施。能得士心。故天下皆鼓舞奔走。恐後樂為之用。即今楮墨尺幅間。慷慨義烈之氣。有可想見
 者。則此卷亦龍一甲鳳一毛矣。書特副本之一。贈我太蒙。願交勉之。以勿替斯志。

題顧雪坡滿湘圖

雪坡顧公。以通侯之貴。遜跡不居。放懷詩酒間。蕭然與寄。時時寓之翰墨。此其處視軒冕。已微。則高致
 矣。及其時奄振鼓。士氣披靡。公有慨於中。故託而逃。非徒慕季子之風。遺榮自做已也。今觀所圖滿湘
 景。自題有云。唯有老袁高閉戶。歸舟應是思尊客之句。卓然大節。見於言外。更有超世之意。其孫不盈。英
 爽曠遠。羞與噲伍。因逆賢當柄。長謝宿衛。自甘家食。垂十三年不出。書法畫思。踴絕詞場。世其家學。所淵
 源遠矣。

再祭凌元翟先生文

嗚呼痛哉。癸酉歲杪。吾師凌元先生。薨於里第。某聞之。遽然盡傷。泣數行下。亟走哭先生祠下。即擬匍匐
 里門。憑棺一慟。仰知己之報於生前。而肩未死之責於身後。會鞠哀積悴。病骨支離。勢弗能一往。舍人子
 亟止之。入春稍定。復擬去哭先生。而公子世兄輩。方且以首服僕僕京塵。為先生丐國恩。賁泉壤。便道過
 余。復再三阻止之。嗚呼痛哉。炙雞絮酒。乃迄今而始一申。解几筵。腸又惡能無寸寸斷也。惟師以天民之
 先覺。躬吐握之忠。爰自栽花巖邑。執法中臺。傳循吏者。標十奇三異之聲。避霜棧者。懷持斧理輪之概。
 篝燈起草。固未嘗不履國家以未雨之桑。勅當事以先幾之突。乃舉朝充耳。禍貽至今。嗟何及耶。迨後論
 列中涓。怡然左秩。背以鍊而彌剛。氣經折而愈烈。朝論攸歸。棘柳落陟。一登鎮撫。遂復投劾。則逆璫之培

正張而君子之道方消也。今皇御宇。天日重宣。重以寇薄門庭。天子旰食。乃即家而起。佐中樞。用資安攘。
 厥功懋矣。繇是而約略先生之生平。膏沐蒼黔。補浴天日。固宜勒之旂常。書之國史。互萬古以如新。炳長
 夜而永旦。即騎箕馭鶴。灑然上仙。先生亦復何恨。惟是聖天子殷殷願治。先生以諒艾之年。暫返邱壑。人
 以比之謝傅東山。溫公洛社。即主上痛寐者。頌側席舊德。安車蒲輪。行一日而強起山中。而海內士大夫。
 亦靡不翹首企足。喁喁然幾俸於歸上公之矣。而重觀爛世之勳也。即不肯某。成童之年。寵以殊禮。睽以
 國士。問業之席猶溫。立雪之除依昨。而某亦習師寵盛。勉自樹立。筮羽八座。隊列九卿。先是分鎮潞河。而
 吾師固已鎖鑰津門。旌旗相望。德音不遐。卒之三歷秋防。迄無阻越。則吾師實式憑之。倘先生不即夜臺。
 再輔皇路。使某更一日而奉同朝之簪裾。陪星辰之履舄。惟師願而樂之。固自愉快。即某仰瞻清塵。不亦
 尚有典刑乎哉。吁嗟已矣。後進之彥。誰為領袖。及門之士。更於何處而問斗極也耶。此某之所以進而為
 國家惜老成之凋謝。而後退而哭其私也。嗚呼痛矣。言念先中丞。辱先生莫逆。使逝者有知。慮無不一笑
 黃墟。遺孀于生死人天之際。交相慰勞如平生也。願未死者則私恨曷窮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翟師母謝淑人文

海岱炳靈。坤質孕清。天眷名世。攸儷淑貞。內則夙閑。琮璜為佩。有相之道。尊以夫貴。星爛花封。棠蔭斯茂。
 載陟西臺。勛之忠告。更歷亨屯。鴻漸皇路。起晉名卿。孜孜內助。奮武授文。秉鉞於邊。幟帷參畫。直靖烽烟。
 价人維屏。還方鎮定。誰為鷹鷂。乃喙鸞鳳。重明麗天。特簡治餉。相練色生。舳艫相望。威校遐暢。鯨波不驚。
 狹縵者萬。歡頌坻京。芝範匪遙。樾林飛花。借隱鹿門。治湖烟水。鴻冥鳳舉。言尋初衣。一偕一隨。東山吐輝。
 玉樹蘭芽。庭塔相映。維母雍容。享茲餘慶。豈期一疴。便成永訣。益友既杳。渣焉長別。苦塊之間。久鬱沈痛。
 何以當斯。淚涕交迸。嗚呼。鶴馭遠駕。秋雲黯淡。悼彼淑人。世不再見。業生則榮。滿路冠珮。惜年則減。眉壽
 未遐。某蚤侍師門。神工受範。駐節津通。載同忠難。於今墨綬。緬懷函丈。共罹羸疾。號泣萬狀。驚傳母訃。移
 哀而哭。哽不成聲。范子情獨。仰慕儀刑。亦復噴依。奠而莫即。嗟此絮雞。尚饗。

祭姚宮端文

嗚呼。語有之。龍亡則大澤為枯。虎徙則高山失色。況乎衆正之綱維。一代之英特。痛殄瘁而云亡。孰百身
 其可贖。雖世事之遷變如棋。時月盈而靡戾。然國手必斂枰於靜終。豈博道方館而遽擲。愛公者若填壟
 之中。關於聯絲。惜公者謂輻輔之棄。捐於將伯。蓋其所重者。方以用舍進退。天下之安危。而今者遽以
 生死存亡。徵世運之通塞。嗚呼。歲在陽九。璫儀方熾。清流乘亢。瀾血俱碧。或介于石。而早知。拒岑門而築
 袁室。公乃肉視虎狼。水火衽席。鴟鵂集而鸞鳳翔。沸泉涌而澄淵溢。懸絲於箕風畢雨之間。忘機於狎鷗
 馴鷗之側。羽幾敵而音曉曉。形則粹而衷翼翼。迨乎聖人御宇。日月光華。羣陰見。茅茹彙舉。惟主上之
 知公。匪衆轉之焉。匹。蓋世所知公者。謂公為淵。雲。賦。輔之才。崇。璋。助。沆。沆之力。而公之所以受知者。惟其有
 浩然之氣。不奪之節。風度宜可分曲江之座。論事固將前敬輿之席。既直方其在躬。亦柔嘉而維則。苟秉
 軸而效匪躬。必救時而成有一德。而猶優游南院。必羣情大服。而始用公者。誠聖主愛惜人才之微權。亦

公之委蛇觀變俟時之明哲。胡箕馭之忽返乎玉京。未究厥施而慨然其纏結。嗚呼。二靈掩曜。八柱平折。吾將命巫咸而大招。時不可以終極。將適遠而空騏驎之羣。若涉淵而墮中流之楫。苟可作於九京。非夫人之爲惜。而誰惜。亂曰。堂構相承。機雲蔚兮。日月爭光。漢瑛麗兮。氣表山河。聲施既兮。騶虬羽化。公無憾兮。同心之悼。長懷嘆兮。摘詞陳哀。涕既隕兮。嗚呼哀哉。尙饗。

奠魏仲雪

嗚呼仲雪。而遽逝也耶。憶卯閏一日之知。仲雪方雄文振藻。電煜焱馳。詞壇赤幟。相見甚懽。則爲文章交。比連撥禮閣。敷歷中外。經術吏治。霞起雲蒸。則爲神祇交。乃仲雪立意恬澹。壹軌正直。列如秋日。鶴若春和。往往砥柱狂瀾。神韻靜穆。與余孤情遇性。類多相似。則爲肝膽交。至余匍匐困。伏塊家居。暨服官東省。重憲南都。仲雪每輕車慰問勞苦。扶燈煮茗。永夕論心。烽烟苦塊中。周旋瞻念尤篤。則爲患難死生交矣。余賦性迂蹇。見廷時趨。所藉二三同人。萍踪時聚。鱗緘間開。私幸吾黨氣誼。久要勿諛。庶幾昔賢以國事身事。付託同心之義。而造物竟奪之速耶。嗚呼仲雪。衡文百粵。方踏靈洲之雲。夢羅浮之雪。攬珠江石室之勝。以文治風化海邦。人贊承明。德業文章。正未有艾。何期未返蘇隄之駕。遽有玉樓之賦耶。前初聞之。中心恍惚。及靈輻江畔。蕭瑟秋風。如聞慷慨會余病告。不獲挽江水一勺。酬而哭之。腸斷鄰篴。徒深夜臺。知己之痛。願仲雪名滿天下。上與終賢淵。雲之儔。列名不朽。而淡泊寧靜之識。與一切塵勞世情。不啻冰釋。已超然泡幻。且寶季燒美藝林。載馳皇路。宛鳩之思。能繼令原之志。謝庭瑞樹。佇振家聲。季方難弟。阿戎佳兒。於仲雪可無憾。惟余撫念曠昔。情懷誼殷。蘇辭絮。悽咽賈涕。有不盡我私者。惟仲雪鑒而右此一觴乎。

祭張太宜人文

義裝繁岳。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漳濱是經。靈鍾之天。資特挺。性潔芳蘭。聲振玉頰。華胄淑女。金閨神姝。三靈滄謫。四教弱笄。天桃九華。標梅三實。閨闈思賢。平林養德。鳧鷖警晨。瓊瑤珥珞。允釐中饋。孝勤修舉。出言乃思。勳行乃詳。疾彼攸遂。執此義方。天道祐順。行美動神。介爾繁祉。克昌後昆。乃毓國楨。朗秀英偉。維邦之彥。純粹成社。鍾禮郝法。石義孫軌。既服嚴訓。亦飭慈誨。翩翩才藻。冀北羣空。一枝丹桂。八月秋風。約親匪孝。尋祿釜鐘。膏焚嬰魚。勤助和熊。榮華始茂。所恃祖祖。副棹次壘。弁經素綆。未亡之嘆。聲淚摧隕。報母未終。延佇登錦。載撫中甸。作牧裕封。化洽和理。德懋時雍。天無虛旱。地歇怪蟲。軸車交塗。舟艗聚濼。茂舉流聞。薊門物色。我亦念之。輔以兩鬢。羊角不說。愧負大翼。知匪慕榮。將母孔亟。如何三仕。尙淹驥足。才高位下。駁遠資局。母笑慰言。知足不辱。後食敬事。寧間騰伏。于今幾年。湘流楚烟。慎同陽雁。寒至南遷。鸚鵡黃鶴。芳草晴川。悠悠我里。白雲在天。驚風忽漂。知景隨墮。王代謝。不啻且暮。昔別令子。形與山孤。寒往暑來。日月寢疏。忽聞哀訃。中心悼惜。山川阻修。地間南北。竹參之悲。季路之泣。壽考百年。正爾難必。所可慰者。慶衍椒繁。孫枝秀發。上嗣天閑。紫誥黃封。光裕重泉。故此薄絮。謂予知言。尙饗。

祭宋恭人文

嗚呼。天之祚明德也。華籙甲族。與間世偉人。天若私其氣以授之。而於中有潛德焉。蓋舉夫山川之明秀。人世之顯懿。而私諸明德之媛。乃至於貞胞盈虧之數。又茫茫不可問。何也。夫名媛而載記者。從古少。君德耀之倫。今故不歿。即至大略如許夫人。明慎如辛夫人。皆爲不律所傳寫。恨不九原起也。而宋母左恭人。獨兼備焉。曰相夫之美也。成子之令也。參知公蘊藉宏深。風軌卓犖。久爲豪傑所宗。旬宣偉績。海內欽仰。而宗玉季昆。載名航而流駿業。出則奏庸花縣。入則高議梧垣。領袖藝苑。冠冕人倫。則今之誰倣賢臣也。然而參知公微。其人孰相之。宗玉季昆微。其人孰成之乎。相夫之功。成子之力。而可以知恭人矣。乃學士家所傳恭人令範。不一而足。非列女傳不讀。非任恤陸嫺不以教。孟無北門之傷。陶有緇衣之德。而恭人以賢持之。幾見鼎食鐘鳴之室。丙夜篝燈。操作不休。又刀尺聲不及戶外。而恭人以勤率之。冰執霽毅之習。世家作俑。轉相效尤。遂覺吳興之米飯香。白馬之豆齒醉。而恭人以淡素消之。躬備諸德也。又備諸福。胡不享遐齡。而遽溘焉以逝耶。此固縱之。而彼固新之。茫茫固可問哉。此孝子所踴躍而心摧。景行所流噫而太息也。嗚呼。蔡寢天漢。月隱萊山。悼靈樞之委絕。薦椒申而維馨。嗚呼尙饗。

祭妹丈王德啓文

哀哉。德啓去世之期。至此十年。向瘞淺土。今得永即幽埏矣。嗚呼。第十一歲而孤。遊宦宦邸。徒跣故園。十三歲而哀。無父有父。託我婚媾。但括髮髻如黃口之鵠。啣嚙於危巢。零落歲年。風雨飄忽。摧湮梗於屢遷。遂我先君。攜之通。攜之湖。攜之松。而我亦攜之以東。繇是而家難漸平。腹笥亦充。名聲若日。德譽增崇。奇文蔚彩。霞燦雲蒸。蘭芽早茁。已見英英。惟曰君家世有令德。君則孝誠。宜逐天祿。終享遐齡。蓋重積必克。慶餘福。益爲帝告。所筮與而人亦必其信情。如何不淑。芳草先零。哀哉。德啓人誰不死。誰無天折。可獨賦此奇偏。謂靜者壽也。如弟之端凝簡嘿。亦復無年。謂仁者壽也。如弟之溫和樂易。歲亦不延。謂清心寡欲者壽也。如弟不人季女之室。不登治童之牀。乃未躋而立。而遂棄捐。豈昔言之我欺。抑宿業之遺纏。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天。雖藏舟之太速。知委化之備然。嗚呼。德啓昔我先君。念我王父母。以未得輩。錦珈。勉就一官。徘徊南國。我又役於王事。無繇脫屣。林皋。清枕難。誰與朝夕。有德啓而能使嗟予止嘆。帖帖免陟。德啓沒而猶來之望更深。白雲之舍。遂隔。後雖緩吾妹於泉臺。相與保孤。是力堂構儼然。風波永息。鬻子難象。片宮首席。爲濁世之翩翩。賢公子者。藉藉難取。類不同。庶不愧耶。邱之哺。而雖縣之馬。馳歸故宅。今來素車助挽。竊自比於巨卿之赴元伯。而骨肉情深。手足痛。掬長河之水。不足以雪恨。瞻堂斧之封。益不禁其哽噎。哀哉。德啓。宵宵元夜。長臥荒阡。日月一逝。無復歸年。嗚呼痛哉。尙饗。

徐母朱老夫人祭文

嗚呼。光岳降精。源泉長發。儲與處治。亦蘇內德。雅廣嗣徽。風詠宜室。躬備典教。調昭墳籍。寶鑿懸輝。影管紀蹟。猗與孺人。芝田秀瑞。澤媚山嵐。日沐月淬。厥揆既降。淑慎溫惠。幼憲女史。長存中饋。閨房特秀。林下表異。蘋藻既。蘭蕙斯。克相有家。恆其德貞。集鵲既洽。黃鸝載鳴。河廣無梁。江永靡津。髮佐省盤。九啓

帷燈或披細帙。稱詩少陵。自謂二子。頗類徐卿。載是德音。式毅以似。匪師匪友。母儀則備。捫創必痛。為滂拭淚。嚴翼進止。柔嘉軒軒。無忝所生。用是不置。太史服訓。挾藻天廷。管龍繡虎。視草承明。母曰勸哉。文莫猶人。綱常實重。仔肩匪輕。我雖小子。堯舜君民。稽首拜受。抗節則易。直道事人。恐為母累。母曰勸哉。孝先養志。薑桂芝蘭。豈惜碎碎。立身立朝。無使爾愧。其在己已。望雲帝鄉。嗣離與戚。將母不違。吳門燕服。一葦可杭。舟屈河渭。寇勢方張。母起擊機。慷慨激揚。照書報子。勿為我傷。豈不懷思。王國是匡。太史迎拜。佩服敢忘。自茲以還。八周暑度。心期未艾。大定廢監。誓歸來堂。誦開居賦。時奉版輿。樂遊匪莫。凜秋照春。山隈水步。芝蘭繩繩。歡擁夾路。青鳥聯翩。瑤池緝御。云何不弔。燭龍掩輝。夢我廢什。白華塵飛。娣姪悽惻。媚里含悲。社隆日昃。德盛感微。某情救世契。系屬梓里。獲交令子。青我則喜。相將以素。相助以義。未遂登堂。銜恤靡既。翹首練馬。因風陳組。王事敦我。德韓莫覩。抑哀感辭。酌此清酌。

祭胞妹王母文

嗚呼。妹之逝也。幾一歲矣。吾心日恫恍。夢魂飛越。猶不信果真逝也。意中疑若歸家。棲遲里門者。然每信使往來。見時出口。輒詢動定。如昔。乃今甥兒報訃。就壙有期。而後知果長逝也。予方以道路艱阻。疾病牽纏。相望各方。肝腸寸裂。何以呼天令妹起。何以縮地令我歸。得臨穴一慟耶。嗟乎。妹後予十五年而生。予終鮮兄弟。而情聯雁行。儼然予弟也。妹生而孝友。讀書明大義。曉暢事情。明習丈夫。所不能及。予家計國事。每舉咨詢。無不發予覆。而暢余隱。故四十年相依如手足。相託如心。膏尋常兄弟。豈足比者。而今一旦已矣。追維今昔。能無痛割吾心哉。而所最痛心者。予當宦遊。奉父母以往。吾父宦遊。則妹隨侍。問食加衣。左右承顏。代予以盡子職。迨予晚遭時艱。半歷行間。不敢以奉老親。而妹留在家。朝夕問視。遇病躬調藥。碗以進。及於大故。一切含斂。必誠必信。代予以盡子職。明發有懷。予不能忘。父母能忘。妹哉。然妹之所以可痛者。二十歲即稱未亡人。歷盡艱辛。以至幽憂癯瘠。而病成。於歲之歲。勢已瀕危。余聞而籲天禱祈。未幾果愈。復值兵荒搶攘之中。懷不敢犯。豈非天祐節孝。而何險危備嘗。後猶復染沈疴。以至不起耶。當其間。關冒難。擣子媳以視我於南國。相持而慟。感動旁人。意謂災氛寇焰。萬死一生之餘。兄妹猶得相保。此後亟圖歸隱。此後聚首之日尚長也。昨歲理櫬欲歸。強留不得。送之江頭。灑淚言別。豈意遂成永訣。天乎。天乎。能無悲哉。憶妹當所天見背時。數日絕粒。恨不相從地下。父母及予。指懷中呱呱。豈以立孤。抑情自活。察其意中。無日不切同穴之思。今得遂矣。含笑而去。固當無憾。又憶十五年中。含辛茹荼。盼盼於子之成立。今甥已食廩學宮。更見孫枝。王氏一綫瓜瓞。以緜。妹矢烈生前。留芳後世。人誰無死。而又何憾。獨惜予怙恃已矣。子孫繼亡。子然一身。止靠妹毛裏相屬。忠難與扶。而忽舉目無親。形影獨弔。方寸幾何。堪此摧裂耶。想妹節孝雙全。內行淳備。長齋佛前。必當乘願往生。若果冥漠之中。與父母共遊九原。一溯余數載遭際辛酸。必見惻惻。靈爽如在。陪庇斯垂。令得蚤蒞蘭芽。以繼宗枋。或妹意中事。而不用再三囑者乎。河山間阻。執紼未能。臨風長號。血淚俱傾。惟靈不昧。其鑒予誠。尚饗。

像贊

寫花不能寫香。寫水不能寫光。惟我與爾。寫真者不能運其毫鉞。佇爾于曲江之上。花磚之下。將翔將翔。而後斗酒百篇。與子采真乎醉鄉。

請師牘小引

景武之變。不在發難時。其實草莽之人。早知有此久矣。憂深慮危。日日向人言之。當事者作無事。迄不見省。及至臨時倉皇。乃始飛書告亟。效秦庭之哭。不過焦爛故智耳。幸觀察來公慨許濟師。便宜移勦。數萬生靈得免於難。試再一迴想當日光景。真譚虎不覺色變矣。目今潢池不驚。其勢猶如伏火養蠶。而不知者復妄看作無事。後之視今。無若今之視昔。則刻此書也。

給黃在滋墨引

夫五色之變。至黑而盡。然墨反以之神其用。何也。自有書契以來。扶輿精英。日就煥發。誰實為之。假非潑墨淋漓。言語文字。未必若是之多。將日月無光。山川銷采。宇宙之暗沕甚矣。雖然。墨亦有幸不幸也。或用之而垂訓流馨。或用之而放言滋毒。此所係在用墨者。何與墨事。故染楮濡毫之際。君子慎焉。黃君文人也。而有道具。所製墨亦以此意存乎其間。願得是墨者。寫道德仁義之言。作忠孝廉節之字。無闕舌鋒。無競筆劍。無託空文於紙上。庶不虛此墨也。夫因為之銘。銘曰。與筆為偶。與研非離。意有所至。惟子之求。或成斛斗。或造戈矛。一點落紙。功罪千秋。人實為之。於墨何尤。

北吳歌小引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之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如陶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重耳。不然。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入。謂人口角。寂寂都歸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邑故有八勝。曰月潭。曰秋塚。曰日照臺。曰晨閣。曰黃河。曰烟柳。曰春城。曰甘泉。今已或泯或圯。或剝落闌珊矣。弔憑者徒。亦彷彿荒烟衰草之外。披尋斷簡殘帙之中。安有勺水勝山。足相映發者。思伺王公採謠。問俗。播之詠歌。韻語津津。噴薄齒頰間。總之與會所至。境寄蕭條。胷中自有邱壑。昔人稱孫子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當亦同此襟情耳。致使頽頽頽開。寒波色動。真我吳幾百年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贈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陽稱潘。西湖稱白蘇耶。謂公不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我公也。亦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募建文昌閣小引

吾邑向來科第相望。邇乃寥寥。種幾不接。文獻舊地。颯然減色。嗟乎。此諸士之恥也。績學不力。文藝不工。其亦何辭焉。有為形家之言曰。一帶河流。浩浩東下。無所以障之。瀾不迴。秀不鍾也。人文抑塞。職是之故。此勿乃曲為諸士解嘲。而卸其責于不可知之地耶。雖然。近譽髦輩。出家思操觚。似學而既力矣。文而既工矣。尚未見崛起先鳴者。或者別自有因而形家之言不為無據也。大抵啓運者。子天。應期者。予人。而孕靈者。予地。吾終不敢謂三者之可一缺。僉議於東南巽方。建一臺於兩水之中。上奉文昌。以壯形勝。風氣肇開。必有應之而起者。夫淳厲後進。興起斯文。亦吾輩事也。其捐資以襄盛舉。凡我同心。無有斬。

募施粥疏

今庚辰歲。曠潦不時。海內率苦饑。上宵肝憂。布衣蔬食。躬桑林之禱。比秋穫。蝗蝻為祟。曠野不得粒。燕齊趙魏之墟。皆析骸易子。聞者慘悽。上慙念三輔元元。發帑賜糶。日賑不給。江南故豐。鎬地沃土。為焦。頻仍旱魃。料米斛珠。聚五方食。指等恆沙。家無宿春。人有菜色。又淮揚饑民。襁負至。蟻而行之。俄而臥者。號泣載路。望釜烟如浮屠光。萬竈且冷。不得一杯。余目擊惻惻。然。著不得下咽。曰。此誰非赤子。而忍令輟轉溝壑。何一體之為也。乃味公先有同心。願以芥子粒分功德水。拔萬衆生靈。少須臾無死。會今歲閏早寒。非廣積風。偏為糜以賑之。不可。凡我幸官居士。所以智慧因緣。廣度津梁。仰體好生德意。力行希有。布施且賑。濟眼前焚溺。其求易供。其出易核。非若其他禪那勝事。如王珣舍武邱之千間。龐德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味師在。設法宏誓。良足起信。古來施粥賑饑。善報不可指屈。余謂今日士大夫省儉一分。減一分罪。布施一分。受一分福。借此芥子願力。自度度人。此味師真實義也。敢以告於檀施者。

放生疏文

天心惡殺。帝德好生。觀五戒之文。首有攸重。張四面之網。物將何堪。自有欲之可求。豈復顧其易盡。焚林竭澤。或以佃而以漁。殺天劊胎。且于苗而于狩。雖然。足以自養。未免謂之不仁。伏念某慈惠生成。孝思多缺。未有遺棄之舉。追維泣杖之時。憶菽水之無歡。心有慚於求鯉。痛萱花之將萎。望猶冀於哺烏。誰謂有祈之不應。可教虛愿之無酬。善平反以加餐。人或共以爲有一渡。螻蟻而延壽。己難自信。其惟千用。是杜枉死之門。抑且故放生之路。投身林木。可知業已傷弓。縱跡江湖。莫謂終當漏網。須識吾心之隱。當知天地之寬。仰叩慈尊。俯垂洞鑒。

毛詩世本古義序

昔子與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尙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然則未刪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歧。蓋不稽時代。以攷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甚廣。遂令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牘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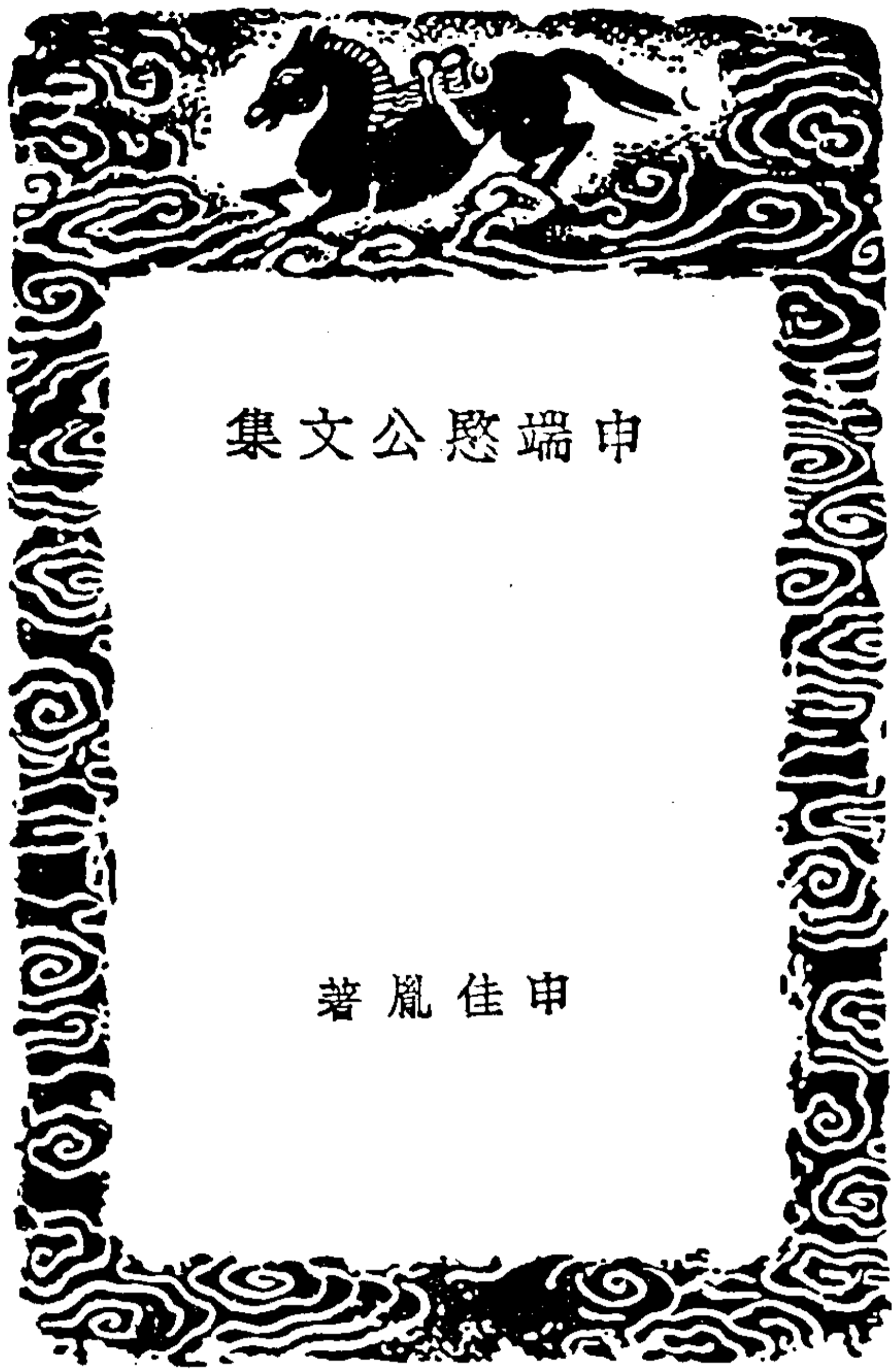
古微書序

嗜古而不得其精。此說鈴書肆所與誦也。其精焉者。借古人之已事已言。即以自行其學力。竊怪呂覽。博

烈。韓詩說苑。全襲往語。交仍各蹈。而亦復謂之著書。何哉。彼其志亦各有不可於一世。而徵文寓焉矣。大都春秋而下。無立言者。是以非古則無徵。非聖則不尊。著書之林。其別有四焉。有祖古人而附其翼者。傳註家是也。太玄元經。傳而變者也。有臚古事而說其監者。類誌家是也。玉海學海。通志略類。而較者也。有窺古之奧。而獵其辭者。夷堅家是也。真源真語。夷而閱者也。有羅古之疑。而覈其戾者。辨博家是也。論衡史通。辨而淵者也。國朝多聞。亦復數家。然丹鉛之所證。宛委起而非之。天中之所侈。歸雲出而狹之。以至筆叢筆乘。遞互剝擊。後之人欲掩乎前之人。以明其高。後之書實踵乎前之書。以成其博。當其屬詞比事。采拾奇隱。挾爲家珍。各有矜秘自喜之志。而不欲令人測其所從來。此通習也。藉有人於斯。盡繙其所拾之家珍。而宣流海內。則向者皆失其奇隱矣。故有謂秘書不宜刻者。犯造物之所忌。造物忌焉。乃從昔學人之所忌也。苟忌于昔。而不忌於今。其有功後學。不更偉哉。余嘗與友人言。上古書絕矣。周秦之際。兩漢鴻儒。豈無遺文。琬琰琳瑯。適見遺伏者。每於經疏史志。諸類說部。頗見有散逸書目。或存其三數句。或僅其一二節。而未有全篇。睹其通行。余用是疑此。即向者學人所矜慎而不出者。及遇楚生孫子雙。乃能爲余暢而言之。曰。此書故在乎。生得而輯之。成古微書。約有四部。周季爲刪。秦先爲焚。兩漢爲綫。上古爲闕。生平自制義以外。屏去外慕。肆力經史。皆嘗爲之。櫛字以成句。續句以成章。衍章以成卷。聯卷以成集矣。余聞之。穆然思。慨然歎。曰。嗟乎。孫子。天下之窮覽志士矣哉。其述刪也。近乎傳。其述焚也。近乎類。其述綫也。近乎辨。其述闕也。近乎夷。雖未嘗真然立言。固已千古自命矣。蓋孫子抱其學。有不可於一世之意。世亦罕有能知者也。漢儒有言。扛鴻鼎。揭華旗。壯夫之力耳。儒生之力。疏通知遠。乃能百萬人。何則。學之爲力重也。今夫浮綺之詞。炫然譁衆。世豈乏人。顧亦萎然而易盡。夫其味淡聲希。不噪于時。而真能與昔賢博達抗其敵者。則寥寥無幾焉。故稱乎學之力也。意中所驚。憚所榮慕之古人。以爲殊尤絕類者。今日所視。眇眇草萊耳。當吾世失奇士。吾何忍焉。子雙爲楚名家子。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秋寓金陵。曾見其文章。卓爾不羣。因延致樞署中。日夕悉討。坐臥一室。未嘗出門戶。相對逾冬。馮馮如也。然其一啓頰。一舉指。無非書者。自書以外。輒不多及。其可以令人相視。且夫天地之大。奇珍上瑞。散流錯見者。何所不有。世眼如豆。目所未見。輒咋舌縮筆。相顧而謂之亡。是謂之烏有。詎不陋與。今而後。知古之書未嘗不在。古之人亦未嘗不可見也。觀是書者。其小之而無之。則布帛菽粟。非聖不誦。自託爲醇儒。其大之而有之。則牛鬼蛇神。無書不讀。不失爲通儒。醇與通。任其所自取焉。此則余不佞爲行是書之意也。



申端愍公集目錄



申端愍公文集

申佳胤著

申端愍公集 目錄

詳陳先著第三議

詳陳先著第四議

陳母節疏

挑外河疏

卷二 記 傳 序 行狀 跋

新建廣濟閘碑記

臨洛驛馬政記

侯生傳

永年縣志序

讀史摘要序

鄭儀之制藝序

和丸齋新藝自序

孔氏家志後序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申氏家譜跋

卷末

明史本傳

申節愍公傳

年譜

行狀

欽賜祭田記

申端愍公祀田記

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

華亭陳子龍

雞澤殷岳

溧陽馬世俊

新安余維樞

杞縣丁敬

卷首

聖諭

諭祭文

輿錄幽忠以勵臣節疏

敬陳所聞以備諮察疏

幽忠可感伏乞聖恩卹錄疏

懇乞儀卹以普皇仁疏

錄遺以助風化疏

禮部覆疏

祭田帖文

卷一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詳陳先著第二議

申端愍公集 目錄

一

申端愍公集 目錄

三

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代，為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為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允，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簡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陳良謨，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順天府推官劉有灝，動賊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憲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殉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傳聞，或考之同鄉之公揭，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儻體訪既明，即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長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積靈未泯，將官力於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於來禩矣。臣不勝云云。

內三院，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恭奉聖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察確訪死節職名，並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即行傳知。

維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李爽棠，諭祭故明太僕寺寺丞申佳允之靈曰：烈士成仁，賢志而沒，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申佳允居心忠孝，秉性端良，值逆寇之憑陵，能舍生而取義，朕追思往蹟，宜表忠魂，特崇祀易名，用垂不朽，靈其不昧，尚克欽承。吏科右給事中臣魏晉介題，為褒錄幽忠，實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應聖聽，乞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遇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厲心，故有刎頸血齒，而酬解衣之遇，焚身滿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礪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帝一王，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紀綱，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馭寇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膽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京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蘇竹，力疾苦戰，若卜盡之死於青溪，然亦有仗節荷前，橫屍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之所矜憫，聖朝之所

時投井，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王家彥，守德勝門被殺，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死於城下，其子進士孟章，明同妻王氏，縊於其寓，左中允劉理順，妻妾子女家人，闔門死者十二人，河南道御史王章，巡門城上，罵賊被殺，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巡視皇城，投身御河，母張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鏞，俱投井死，兵部武庫司主事成德，自刎，其母妻妹俱自縊，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太僕寺寺丞申佳允，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皆自盡，簡討汪偉，與妻耿氏同縊，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自縊，妾時氏同死，惠安伯張慶臻，闔門自焚，駙馬都尉鞏永固，自焚其室，刻於火中，凡此諸臣，皆一時殉難之烈烈者，考其平生，非彈聞寺，百折不回，即正直立朝，忠貞夙著，惟其生時犯顏敢諫，所以臨危授命不移，忠魂渺渺，埋沒無聞，恭逢聖朝，鑒及幽其，臣竊為諸臣幸之，謹述所聞之最確者如此，此外尚有威臣焚縊而死，以及隱忍一時，終於盡命者，迨夫宦官庶女，世職青衿，忠憤盡節者，其人雖微，其死同烈，所宜博諒，以仰副聖明勿遺之至意，至於逆闖入關，渡河時，長安縣知縣吳從義，投井死，山西巡撫蔡懋德，大同巡撫衛景瑄，宣府巡撫朱之馮，皆自縊，甯武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死，其捐軀殉難，忠烈皆同，乞賜並察，以廣作忠之典，若彼誤國擁贊，掠擄而死者，所當嚴覈，以仰遵皇上勿濫之諭者也。臣感逢聖主，謹陳所聞，以備諮察，字稍踰限，仰乞聖恩，矜宥，臣不勝云云。

奉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周體觀謹奏為特舉之曠典宜嚴既核之幽忠可憫伏乞聖恩卹錄以光信史事竊惟湯有天下顯忠遂良武王克商式闕封墓載在典冊君臣交美恭逢我皇上追比湯武嘉與忠烈特發上傳察訪明季殉君死難文武諸臣給賜褒錄誠天王明聖扶植綱常激發忠孝之大關也其殉難諸臣如原任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四員業經部臣履核真確盡忠死節是實然中分四保以上十五員列名題請奉旨褒卹欽遵在案其中原任刑部侍郎孟兆祥並子進士孟章明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宣城伯衛時春等九員皆以真寶不及四保未與臣覽諸臣死難實蹟或父子同盡或闔門自焚較之范景文等尤為烈烈其保奏不及四上者非各衙門見有參差多緣已經核實未敢盡疏扶同竟以三保未沾恩數伏念皇上愍卹仁恩特宜天語詢錄幽忠在部臣其難其慎察核再三以仰副皇上闡揚至意微猷聖德傳之史冊永世無窮而獨使孟兆祥等殉君死難屢經部核幽節既著卹典見遺恐諸臣伏處九原未得與十五人並留金石揆之我皇上愍卹初心當亦有惻然不忍者矣伏乞勅部准行續錄則一代大典傳信無遺華然之光垂於百世矣緣係云云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治題為仰遵明旨推廣褒忠敬陳未卹諸臣懇乞一併勅部議卹以普皇仁事

臣見同科副理事官臣陳秉彝為直陳開見等事一疏奉聖旨但察殉難情真何拘三保四保許直著確查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讀之餘仰見皇上褒忠闡幽超軼三代秉彝之所請者止一許直而皇上之所推恩者不止一許直也在部臣慎重大典亦止論保之多少初未別其死之真偽死果真矣何論保乎有保足矣何論三保四保乎彼諸臣者生氣雖存其骨已朽聞其子孫或若教之祀或葛衣行乞假令死果不真誰敢冒欺罔之辜諷此既冷之魄諸臣中除許直已奉明旨確查外如孟兆祥同其子孟章明凌義渠申佳允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等八員或父子相勸而死或與妻妾飲泣而死或燬其著述而死或闔門自焚而死皆昭然耳目毫無假偽儻不能與四保之范景文等共沐洪恩又不能與續請之許直並邀察議似與皇上但察殉難情真何拘三保四保之明綸終有未確據實再陳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為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沒之幽魂懷懷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察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真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為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真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寺丞

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版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絕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庸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其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縱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為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誄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淹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云云

禮部題為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祠祭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覆兵科都魏裔介題前事奉旨依後議魏裔介奏係三月初十日奉旨為何至今始獲本內滿字魏裔介具奏奉旨日期又未寫著明白回奏欽此除臣等遵旨回話外隨於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行文直隸督撫學院詳察申佳允死難緣由去後又於十月二十三日行催今於十一月十二日准直隸總督李蔭祖咨開看得永年縣鄉官原任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守義殉難捐軀允宜褒卹祇緣行察之異是以久未蒙恩茲據道府確查申佳允委係於三月十九日衣冠北叩投在王公廠井內身死及察巡撫董天機咨文並學院程芳朝咨呈內開道府相同並無異詞等因到部該臣等議得申佳允當日死節事迹部院衙門保送參差未得與卹今既經直隸督撫學院詳察當日申佳允死節實迹委係三月十九日投井盡節身死應照范景文等例一體旌表奉旨依議祭田帖文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為欽奉上傳事蒙戶部咨云該縣連撥官地十日每日計地七畝給殉難申官家以作春秋之祭以昭皇恩嘉卹忠魂至意該永年縣知縣余維樞查本縣並無官地二十八社老人等願輸價買給蒙撫院董批允如議施行今實得府城西面張寨村生員張華然地七十畝每畝價銀七兩共銀四百九十兩俱係二十八社人等公同捐資已經丈量交割明白除申報達部外即日撥與申官家收管耕種以作春秋致祭之用申氏子孫不得擅自典賣撥換若有勢豪強占或用價私買者以背旨論依律治罪仍將原地追還本主其七十畝錢糧世世照優免例里社不得妄行攀派差徭永遠遵守以昭皇恩於無既為此帖付申官子孫查照帖文事理遵守奉行須至帖者

將才請詳其議。前者廷臣薦舉邊才，累隨連篇，滿紙誇詡。若人人皆范，在在孫吳也。臣等至是，致與之才之歎。臣謂文吏作邊才，畢竟非衝鋒陷陣之料也。禦敵之事，全在得將。將之要，全在選才。臣願皇上勅下廷臣，宜昭薦舉邊才例，各舉將才，或同桑梓，或係宦遊，或得之傳聞，或得之目見，各舉武弁中之膽略超羣，伎勇絕倫者，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司，兵科給事中，公同確覈，不堪者，即行糾駁。以應禦侮之需，以備登壇之選。異日邊疆有警，即可按冊而求，較之白面書生，空談兵事者，不判若霄壤哉。臣所謂專責衝鋒之效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三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為詳陳先著第三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三款曰：以保舉守令之法，保舉守把，請詳其議。按保舉守令之法，臣部已奉行矣。近日奉旨，裁置募練，裁通判，置守備，裁州判，主簿，置把總，有一番更置，定有一番功效。但守把之官，專司練兵，豈容市井無賴之人，聊以充數乎。臣願皇上勅下兵部，宜昭保舉守令例，令各將領，各舉所知，不拘資格，不拘廢棄，或精於火器，或熟於騎射，或驍勇善戰，或足智曉兵，某堪守備，某堪把總，各舉一二人，即將實蹟開款，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武選司官，公同考驗，果堪實用者，請旨填補。不堪者，即行駁回。仍速坐舉主，兵科都給事中，年終舉劾，以示勸懲。將見免置之彥，盡入網羅。臣所謂用備干城之求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四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為詳陳先著第四議事。臣疏陳先著第四款曰：以甄別京堂之法，甄別大將，請詳其議。按臣部甄別京堂，再三推敵，方得俞旨。今日之大將，何獨不然。夫所謂大將者，必其智勇兼全，韜鈴夙具，遇寇即能摧鋒，遇敵即能勇戰。為三軍表率，為萬里長城。為九邊保障者也。若今之遇敵，惟怯，不畏法而畏賊，不敢死而怕死，莫得其一弓半矢之用。此以之為軍卒，且不足，又何以當專閫之寄乎。臣願皇上勅下兵科會同兵部，宜昭甄別京堂例，逐一推敵，斷絕情緣，力為磨任。將邊腹各總鎮列其實績，悉其生平，堪任者留之，不堪任者去之，分別之中，寓鼓舞之意。臣所謂精提選汰之衡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陳母節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為臣母苦節，請賜旌表。臣衷久鬱未展，謹瀝血控陳。懇乞聖鑒。廣孝治之仁，宏錫類之教。特賜旌表，以章婦節。以慰子情。事。臣祖籍水年，傳家清白。縣延十世，俱列衣冠。獨臣父化，早年失怙，壯志未酬。孤苦伶仃，終身困厄。年逾六十，尚未有嗣。至六十四歲，始生臣。越六年，臣父見背。時臣母軒氏，年甫二十八歲。耳隨臣嫡母邢氏，撫膺長號，相對嗚咽。絕而復甦者再。同心砥節，願復遺孤。四壁蕭然，簪燈互照。臣年九歲，始入鄉塾。從師受書。閱八年，臣嫡母邢氏又見背。隻影相依，艱苦倍至。臣母以紡織課臣，誦讀溥著寒宵，吟唔不輟。杆聲四徹，聞者唏噓。臣守嫡母制，十九歲，服闋。入邑庠。明秋旋舉於鄉。下第十年，公車四上。至三十歲，始成進士。三十年來，臣母荆綉疏布，茹荼飲冰，風雨晦明，淚繼以血。其

申端愍公文集卷一

明 永年申佳胤著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為詳陳先著第一議事。臣疏陳辦賊有急著，有勝著，有先著，而此時最急無如用人。先著即著也。制勝惟在儲將，先著即勝著也。其一曰：以諮訪銓司之法，諮訪樞屬，請詳其議。抄吏部司官缺出，本部發諮訪單於九卿科道，公舉中行推知才品卓越者，徵單到部，再加確覈。開列正陪，恭候欽點。蓋不啻其難其慎，務得真才而用之也。兵部四司官銓除之法，何獨不然。臣願皇上勅下該部，自今以往，宜照臣部司官例，畿北一人，畿南一人，江北一人，江南一人，山東等十三省，各一二人。每遇缺出，該部發單諮訪，令九卿科道，公舉其雄才大略，曉暢兵機，或敷歷邊方，或曾辦虜寇，英敏甲科，功績顯著者，徵單兵部，移會臣部，列名上請。異日開府建牙，皆從此出。英才濟濟，何事旁求。臣所謂預儲節鉞之選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二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為詳陳先著第二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二款曰：以薦舉邊才之法，薦舉

生臣鞠臣者。母以代父。其誨臣督臣者。又以母兼師矣。曠沐霜之節。矢松柏之盟。蓄和丸膏膽。不知歷過幾許酸辛。此臣所以中夜刺心。翹首叩天而無從也。辛未釋褐。彼時即擬具疏上陳。臣母聞之。力為戒止。曰。守節婦人分內事耳。汝未服官一日。遽為陳乞。貽我心以不安。非孝也。汝果能勉勉作令。無愧先人清白之遺。異日幸邀封典。榮及所生。爾時再為上請。亦未為晚。迨臣筮仕中州。與河災寇患相終始。萬死一生。風波靡盬。中間省刑清獄。潔己愛民。臣母無刻不舉以相訓誡。於甲戌年考滿。乙亥夏仰荷聖恩。贈臣父化文林郎。如臣官。臣嫡母邢氏。孺人。封臣母軒氏。太孺人。開命之時。闔家感泣。在苒七年。俸滿截考。皇上不以臣為不肖。欽點銓曹。去年十月迎臣母至京。承歡菽水。而臣母又因水土不服。抱病而歸。臣思親念切。夢繞慈闈。近有僕自里中來。臣急詢臣母近狀。僕述臣母形容漸瘦。飲食漸減。思臣之心。視臣更切。臣聞此語。憂心如焚。寸腸欲斷。又以入署未久。功令方新。未敢遽乞假歸。烏鳥私情。另疏呼籲。因思臣母一生苦節。不於此時披瀝於君父之前。更將何待乎。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欽此。臣母守節三十餘年。揆之典例。實為昭合。伏乞皇上特賜旌揚。容臣自備建坊表厥宅里。不獨臣母子憑藉寵榮。凡天下之為寡婦孤兒者。皆激勸奮誦。皇上於億萬年矣。臣冒昧控陳。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挑外河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申佳允奏。為守城先守關。議築尤當。謹陳臣郡綱繆之策。仰祈天語申飭。刻期舉行。以作士紳急公之氣。以壯金湯永賴之基。事。臣家廣平府永年縣。幅員雖小。實為畿南要害之區。日者孤城無恙。固賴守令諸臣捍禦之力。實恃環城一帶。水為之擁衛也。城南五里許有滏陽河一道。發源於磁州。遶郡而下。昔年守土者。引之以護城垣。汪洋浩瀚。實亦奇觀。關廂以外。則坦然陸地矣。比來民力以竭。此時而議創築重城。物力難繼。惟有因水之勢。而挑濬之。不傷財。不勞民。庶幾事半功倍耳。臣令杞。做舊令宋致浚池之法。不煩里甲一人。鼓勵鄉紳。合力共舉。至今人猶稱善。臣邑地狹民貧。饑饉洊至。斯時休養。而安集之。猶恐其饑寒迫。而流徙之念生。即此浚池一事。宜如宋致。與臣治杞之法行之。斷不可派之民間。又增一害也。城以內。計見任鄉紳若而人。在籍鄉紳若而人。殷實舉監官若而人。每名下田若干。每田一頃。應挑若干。枋極闊深。宛成天塹。按畝認工。勒期課竣。至若單墾下戶。盡行豁免焉。而此鄉紳舉監人等。無無父母妻子。誰無身家性命。知必慷慨樂趨。決不忍隔膜坐視也。關廂以外。大隄以內。亦如近垣水勢。一望無涯。異日即有他虞。附城屹然。可恃。關存而城益固。鑿深而築益崇矣。自今因歲民饑。借此僱工一節。仰而待哺於素封之家。寓賑濟之意於力役之中。利在一時。況近隄之地。不比膏腴。胥斥鹵。不便耕種者。漸開之以魚芟葭蒲之獲。利又在後世。自衛之計。人有同心。未雨之圖。刻難緩待。臣雖至愚極陋。願與桑梓諸臣交勸之也。至於固圍保民之策。何以有堅無瑕。輯兵和衆之方。何以有備無患。是在撫按有司。加之意耳。又不但臣郡一塊土。浚池一段事也。統祈皇上。亟命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申端愍公文集卷二

記傳序行狀跋

新建廣濟開碑記

廣平郡誌曰。滏河出神廟山。達海。所經郡縣。皆兩崖高壑。獨入永年界。西起寶葛。東竟東橋。南岸一望平田。而北岸寬不過數十丈。狹者僅數武。隄削而下。河流曲折東走。若天造地設。藉巨浸資灌。號地利焉。成化二十年。郡伯李公。做西門豹遺意。始創利民開城。南攸賴。嘉靖間高公。斟酌水利。由大慈村鑿隄。砌石引水。灌護駕等村。分浚溝洫。教民秧稻。萬姓便之。後來建開六道。李公實開始焉。七開之一曰濟民。地界西園村隄上。創於嘉靖四十一年之秋。蓋倡自司理石南楊公云。至乙丑之秋再修之。則適庵李公襄厥事耳。邇者陳國護等者。於邏城頭建漫河二開。後來相繼而起。壅水上流。涓滴不下。稻種俱枯。至崇禎十三年歲大饑。人相食。始剝樹皮。繼食道殣。既有母食子。夫食婦。郊關有以人肉市者。流離在道。死亡相枕藉。士人計無復之。擬引水灌田以救殘喘。西園村隄居民李聯芳。擬於濟開之東百步許。另議建開。嗟乏資具。予附馬眉白先生之後。先輸百金。首倡斯舉。請之太守歐陽公。公曰善。值郝侯以迎刃。出財。鄉繁移吾邑。甫下車。軫念民艱。銳意修復。時天亢旱。麥苗漸槁。方憂其此一役也。聞之喜甚。適於三月初九日。請啓隄土。紅幣金錢。重加獎犒。又捐俸錢四十。為助。父老童稚。環觀如堵。翁若醉下之。依。皆

之膏矣。躬親勸課。釀酒祝河。愛歌滿庭芳一闋。暢痾瘵一體之懷。曰。趁曲隨灣。因高就下。生成一派膏泉。天公不應。求地不求。天況有仁人義舉。開春舖廣布金錢。對清流一時喜笑。此處可豐年。視能迴顧。馬沙迷舊路。何日新田。還求取霖雨。天地同憐。多少停耕待。兵火裏饑饉。殘。遙望斷千村。萬落。教我淚潛。嗟乎。饑溺刺懷。情見乎詞矣。衆心咸奮。按敵趨工。杵聲震野。風雨弗輟。抵四月八日告竣矣。侯由濟民之意。而充拓之。錫以嘉名曰廣濟。落成之日。士人索予一言。載真韻。予喟然歎曰。救荒無奇策。自古記之矣。千百年未有之凶歲。尚有子遺哉。民之所利而利之。宜尼扶其義曰。因蓋一字。丹千金劑也。昔高宗之命傅說曰。若大旱汝作霖雨。後人爲之解曰。霖雨是蛟龍之靈也。何能作。蓋枯槁製而抱。獲息井。泉通而糞。澤乘。人爲之能。信足以奪天工之巧。矧箕星之精。謂不足以彌旱魃之虐也。歟哉。先民有言。洵不誣已。濟民開依乎。廣濟開依乎。濟民所謂因也。侯家視邑。子視民。以因爲創。以地補天。辦此血忱。用回天賜。若灑撫摩之淚。照流亡之屋。殫厥心矣。功其懋也。詩曰。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侯其有焉。碑陰。臨。尸祝。車新。視往。詰之。猷。伐。亨。亨。更。不朽。矣。和。異。日。霖。雨。天。下。有。如。此。河。歐。陽。公。諱。主。生。號。惺。菴。江。西。廬。陵。人。甲。戌。科。進。士。郝。侯。諱。綱。號。黃。如。山。東。齊。河。縣。人。丁。丑。科。進。士。崇。禎。十。四。年。辛。巳。夏。四。月。吉。日。

臨洛驛馬政記

我朝自定鼎燕都。遐荒通貢。西南絡繹。盡取道於臨洛。爰設驛站。派永年馬十八匹。成安一匹。肥鄉二匹。三分。曲周八匹。五分。廣平三匹。六分。雞澤一匹。威縣七分。清河七分。開州十四匹。三分。合計五十四匹。各有差。編定各處里甲。輪流喂養。民蓋久苦難支矣。萬曆初年。郡守蔣公獨加軫念。力爲變通。酌議每匹工料額銀一百四十兩。著派定州縣。各按匹數。編入條鞭。炤均徵募。里民諳驛事。習馬性者。支領應役。從前僉派里甲之害。遵旨禁約。於是驛有供應。農無奔馳。積年喂養之苦。一朝頓息。真不易之良法也。無奈羽書旁午。當事者。迫於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勸合馬牌。每匹裁銀三十四兩。扣留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爲一時權宜計。豈知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之常數。已不相敷。兼以時方多故。差役倍增。年穀不登。豆芻騰貴。願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極煩之差徭。甯可得乎。迨夫募夫多通矣。驛站幾倒矣。乃議僉報輪應。蹈萬歷以前之夙弊。復任其恣情。板累橫索。包賠閭閻。絲之膏脂。填難厭之駱駝。究使民生日蹙。驛害愈滋。吁亦無策甚矣。光山程公世昌。來守茲郡。洞知斯害。急同邑侯宋公祖乙。關會畿郡各屬。力請道院。諄復詳懇。兩院報可。會稿代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旨覆奏。咨行院道府。確議通行。時縣議得臨洛驛。雖設自水。實非水私驛也。天下咽喉。永實當其地耳。當日裁則俱裁。今日復則俱復。則夫加添工料。不得謂水急而各縣可緩。爰計馬匹。每年量加錢六萬八千六百四十文。分派各屬。各炤馬數。按地均攤。即原額編派。係外府所屬。不便催提者。仍分各縣代徵。以足前數。炤舊召募。應付往來。務令種地者出錢。應募者出力。僉報之衆。散而歸農。如永年額馬十八匹。共該添錢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文。代他府添錢二十四萬二千三十二文。共該添錢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文。按地冊載地。九千七百六十三頃八畝零。除優免二千六百七十

七頃六十二畝零。餘行差寄莊兩項。共七千九十六頃八畝零。通行加派。炤前馬數。每畝該徵錢二文零。八釐五毫零。他縣徵數類是。至徵發之規。貯收之所。官雖不啓其封緘。仍著嚴司其筭論。俟徵完日。與原工料銀一百零六兩。併依期給領。不使吏胥有那借侵漁等弊。兩公之所以媿美蔣公者。不既宏且遠哉。然兩公甯不欲以驛還驛。以民還民。兩相安於無事。惟是扣裁。不可返諸司農矣。舊額。不能充夫工料矣。遲廻卻顧。計無復之姑爲是議。以救目前之急耳。不然。二文零八釐之派。豈遽加諸民哉。後之益我洛者。守兩公之成法。諒兩公之苦心。當兵戈既息。財用少充。速爲變通。使扣裁歸諸驛。加派歸諸民。驛民兩不稱累。善矣。尤當清察弊竇。嚴絕濫支。勿藉言僉派爲往例。踵而復僉。亦勿藉言加派爲救時。從而又派。庶飛差永脫。薄斂易完。民之受利於今者。可無虞於後矣。余於茲不能無深望云。

侯生傳

余曩自儀封調杞。未幾寇大至。維時杞城短垣耳。又傾圮。中土習於治平久。目不辨戈櫓。寇數萬。肉薄環攻。一晝夜。賴紳士奮同心力。城以獲全。其時侯生之輸之力爲多。生名柱。明。杞庠士也。素慷慨。明於忠孝大義。家世通顯。不以貲財自擁。濟人之急。貧交待以舉火者無算。或稱貸積百。往往折券去。凶年散穀。全活及於鄰封。於是邑中號爲長者。城守之役。捐貲募敢死士。與予同擐甲提弓劍。手放火礮。立矢石烈焰中。寇登陴。率斬墮城下。僕陳良。中流矢立斃。生不爲動。比寇退。議修築爲久遠計。慨然出精鏹數十百。屹屹成金湯。生實首倡焉。丁丑予內召爲銓部郎。壬午城遂陷。予勸念舊遊。南望雪涕。已而問侯生者。安在杞人曰。烈烈死矣。先是賊帥圍大梁。諸郡邑望風解散。杞無固志。稍稍潛出。走生憤甚。振袂裂背曰。吾祖若父世居此。一旦舍去。獨以存亡遺邑大夫哉。且俱去。城勢無完理。是我自陷耳。率衆固守。然竟不支。城破身被數創。以死。嗚呼。此可謂識去就者矣。今中原破裂。無完土。寇焰如燎原。雖守令之責。乃其居民豪傑。多爲三窟計。志已貳矣。君誰與守。使人人如侯生。天下事尙可爲也。侯氏其先潁州人。徙杞八世。而傳大參公。應徵以直介有聲於時。是爲生王父。父承芳。母口氏。生敦樸好學。積書甲於中州。皆手自警校。十上省試不錄。晚廢去。以詩酒自娛。配翟氏。子三。延禧。延祜。皆諸生。能世其業。考功氏曰。杞蓋有鼎元劉湛陸先生云。先生明絕學。以綱常振末俗。居平監稱忠孝事。鄉人聞之。熟矣。故多感慕。曠名節。而侯生以忠死。侯生一布衣士。可以不死者。見夫忍恥圖苟活。夙痛心焉。志所不能堪。奚必有士哉。然使若人不一用其志。徒以布衣死里閨中。則又世道之可慨也已。

永年縣志序

永附郡。無專志。志肇於東平宋侯。諱祖乙。東平州人。至齊河郝侯。諱綱。山東齊河人。建陵。二載政成。芳猷煊煊。立功立言。具足不朽。宋侯有造。吾永於志已見一斑矣。郝侯調水之始。由肥鄉心民。稟銳意興除。倡毀橫闢之議。而萬姓之積憤抒矣。首建廣濟之闢。而千畝之美利溥矣。緩米豆之徵。子遺續命之膏也。申災疫之請。流亡照屋之燭也。練兵固圍。督射禦侮。禮賢造士。賑學恤孤。善政麟麟。不勝紀載。士民擬續收新績。用成完乘。而郝侯則謙謝不遑曰。舊尹之政。弗敢掠也。舊政之美。亦可宗也。抑

抑之度。遂腐不居。則又浩浩乎沂河漢之無極矣。姑紀其略。以俟後來。

讀史摘要序

二十一史。史繁矣。廢寢食。窮歲月。讀未必竟。即竟矣。亦未必記憶也。多亦奚爲。予甚苦之。偶緝全帙。摘數條。付函兒鈔錄。壽厥梓。俾讀史者。心眼爽然。曰。某人必傳。某事必不朽。某議論孤行於上下古今。必不可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矧茲八十三條。何必不蔽二十一史也。始漢終宋。邈遠之與。冗無。槩刪焉。曰。總以存其要者云爾。

鄭儀之制藝序

吾社諸兄弟。皆一時英雋也。其間尤超超者。推儀之爲白眉。儀之鍾兩間之秀。夙具靈根。而精神所嚮。往又復津津好古。家之塾。一小閣。讀書其中。涼夜篝燈。長吟不輟。亦忘其戶外之參橫月落也。造詣日遠。文藝日工。每搦管。妙緒元機。霏霏滿楮。而隻字片語。直將吞吐千秋。與絕一世。以故屢試有司。輒哀然冠多。衡文者無不賞爲青錢選。乃辛酉之役。竟致造物所忌。歸來益奮志下帷。掩扉謝客。三年間。聲色貨味。灑然不染於衷。而一片苦心。刻刻與經史相印合。其下筆。更嘔肝吐膽。領異標新。凡考究。筆跡斤斤。務元。惟求會心而後止。今秋北上。果脫穎而出。蓋文章信有定價耳。儀之。王父爲名太守。曾公由儒彥。皆成均。儀之家學淵源。克繩祖武。明春射策。應奪傳臚。首唱。鄭之閱閱。妙看隆隆。再振。其同社諸兄弟。不相與彈冠稱慶哉。

和九齋新藝自序

予做秀才。僅八月。爲孝廉。竟十年。刊和九章。在秀才英發時也。人爭羨之。刊公車稿。在孝廉踴躍時也。人幾厭之。今春之役。幸捷南宮。偶走長安。齊肆中。見有懸和九章者。閱之不覺失笑。曰。花樣不新。那堪入眼。三年前之公車稿。已做帶矣。又安有十年塵土之和九章哉。梓人索近稿。不已。爰簡奚囊。聊搜數藝。敢云不失故吾。亦曰。微蠶腐案云爾。羨與厭。又奚暇問世耶。

孔氏家志後序

邵子曰。仲尼以萬世爲士。故帝王師相。代有消歇。而素王一綫。卽雜霸之閭。統諸子百家之曲學。罔不奉爲斯文鼻祖。無敢視焉者。豈仲尼不朽於人心哉。人心各鑲一仲尼譜也。闕里孔祀。代有闡揚。而甯儀一系。與浙衢并荷異數。我國家崇禮師儒。典葦渥。制葦周。小子館授。浸儀。日興。襲封國學。翰之孔君。指點先侯。封墳。斷碑。殘碑。誦甯儀家志。乃知孔氏之竟。而甯也。自武德始也。山東頻難。貞觀爲保全。聖裔計。而封褒。聖於宋。故城。蓋微子始封在焉。其甯而闕里也。自元和始也。閱五世。東土既平。惟甯有歸。竟議。而留惟一於楮。堦原。蓋聖丘。墟在焉。其甯而轉徙儀也。自至元始也。水災遷徙。世祖有文學詔。而授孔秀爲儀。封簿。官而附籍。蓋亦曰。先聖振鐸之所在焉。且展卷而仁義道德之英爽宛然。展卷而六十四代之血脈井然。展卷而累朝之殊恩隆遇。勅制命誥。粹然。展卷而昔人之奏疏。文移。碑銘。序誌。秩然。典而核。詳而有則。雖家乘。洵信史哉。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致慨於文獻無徵。今日者。國學君與數千子。於

聖。英英振起。而獻尼矣。甯儀一誌。與孝思錄。其葉集諸篇並傳。而文足矣。足則能徵。徵則悠遠。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故宜與闕里大宗。並弗墜於萬萬世哉。小子讀聖人之書。食聖人之報。菽聖人之士。而交聖人之雲。獨親。致聖人之譜牒。獨悉。倘亦沐聖人之教澤。獨奇。而獨深者乎。烏能無一言。綴簡末。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先君見背時。不孝甫六齡耳。先君音容色笑。僅可追摹彷彿。而微言懿行。恨不能記憶什之二三也。卽家慈亦不過撫摩一二往事。先君隱德。善翰。舉動不令室人知。前休湮沒。終天之恨也。備哉。謹掩淚而強撮其大都。先曾祖諱緒。仕徐州倉大使。精書算。持大體。懷懷盡厥職。先祖諱羽。邑庠生。風流儷儷。不事家化。號阜岩。蚤年失怙。榮榮所依。稍長。就外塾。從里中先生遊。性聰慧。過目成誦。因家事蕭乏。束修艱窘。慨然曰。吾母春秋高。而吾受書於外。何以承菽水歡。讀書欲何爲。遂輟業焉。乃躬貿易以自給。與兄俸竭。力事母。互相友愛。宗族鄉黨。無間言。次妹尙幼。恩勤撫之。時家徒壁立。僅能存活。而母子兄妹之間。太和常自盎然。兄先故。遺孤女一。甫八月。先君鞠育。踰於己出。萬苦千辛。無間寒暑。晝夜長成。爲之婚嫁。稱貸辦粧。賸時人義之。長妹適王。貧而有子。先君召其仲子。養之者數年。不幸夭折。又召其季子。養之爲己子。爲之娶婦。訓以生理。先君故。未幾而季亦歿。次妹適杜。杜世官。而家饒裕。先君與之偕力供母。若愛若誠。無所不至。母疾篤。一切後事。各矢心自致。且語妹云。妹以饒於力。故平時奉母。吾不能先而讓妹。今母將辭世。此際所最重者。棺槨耳。人子畢世之忱。具在於此。於此。虛擲。水無自致之期矣。吾當獨力營之。不能讓妹也。傾其所有。備極堅美焉。父母歿後。數十年間。道遠之誠。無一息懈。而莖在。臨洛鎮。西距郡城七十里許。乃於生辰忌日。歲時伏臘。或策蹇。或徒步。畢竟一往。往則裁蔬。歸則於燒紙錢。輒流涕不能語。墳東南。實地二十畝。歲輸正賦。尤宗廟中所不肯爲者。先君雖未深習經書。而於上下古今。理亂興衰之故。無不了了胸中。稗官小紀。野史外傳。尤能抵掌而談。擊擊不爽。至其真醇。豈弟。絕無近世機變之習。而復介潔公耿。不伎不求。自少至長。絕不見一暴厲之容。憤怒之語。雖性極恬和。而亦不受侮玩。時一兀獨坐。嬉嬉怡怡。而肆中老少環立。不命之坐。不敢坐。里中少年。儼挑成風。一見先君。卽爲改跡。凡所爲不善狀。甯受官司。扣責。不欲聞於先君。有李姓者。中邪祟。病瘋狂。披髮跳叫。動以瓦石擊人。人不敢近。一見先君。便伏地痛哭。尤異事也。先君性嗜酒。微醺卽止。不及亂。恬泊自持。遇貴介卽引避。從不一揖。同邑。鹿紳。半屬瓜葛。竟年不一面也。時族屬鼎盛。甲第輝聯。兄輩。崑崙。開府。雲中。紫岩。掌禮。垣。岩。汝。南。別。別。友。石。守。莒州。石。岩。令。息。縣。候。岩。鑑。庵。俱。孝。廉。極。一時之盛。而先君從不出諸口。曰。登紳。自。登紳。草。布。自。草。布。也。吾何有焉。元且拜晤之外。足跡不一至其門。崑崙。伯。笑。曰。三。門。二。弟。備。強。猶。昔。其。酒。強。招。之。竟。日。糧。如。也。先。是。崑崙。僉。憲。磁。州。先。君。買。易。入。其。軀。同。行。者。私。語。於。人。曰。此。司。道。弟。也。先。君。聞。之。急。命。返。棹。詢。其。故。曰。吾兄。爲。此。地。風。憲。官。而。我。以。一。介。布。衣。爲。人。物。色。豈。不。貽。地。方。累。問。者。歎。服。而。退。肆。中。偶。被。盜。火。甲。夜。執。之。走。告。先。君。至。中。途。問。其。狀。曰。鄰。人。之。婦。也。先。君。云。去。而。婦。被。執。定。當。鳴。之。官。此。婦。何。以。見。若。夫。非。梁。上。

續。即井中泥矣。其速釋去。但曰申某未之知。可也。一夕坐月下。見壁側有螢火光。家人掘其地。內埋金。置以蓋。中若有物者。先君曰。吾薄福人也。得之不祥。其掩之。嗟乎。釋盜不問。有陳太邱之風焉。揮金不取。有管幼安之誼焉。先君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先君中年無子。得一女如掌中珠。先所育伯氏女適高姓。高固市井僧。而伯氏女尤險毒而深刻。反視先君親女為駢拇。日夜謀所以陰傷之。侍婢為之不平。先君曰。吾女有我在。吾兄亡。遺此弱息。安可與較。或者撫育未至乎。不然。何人情相遠甚也。恩養愛恤。始終不替。先君慷慨好施。子逢僧則飯。遇乞則哺。饑寒孤獨。輒連困苦之人。量力之所至。俱為助給。而修橋煮粥。糜無不殫厥心力而為之。獨不好浮圖。其外道也。將焉用此。由是年彌高。德彌邵。德之名。達於遠邇。內而本宗。外而戚屬。以及鄰交市肆之夫。咸以其實之心結納之。以樂易之風。驅拂之。故貴賤賢愚。尊卑大小。無不親愛敬慕焉。生平與世無爭。從未屈膝於公庭。鄉飲大典。邑侯敦請。遂謝者久之。曰。我何人斯。而煩子大夫折節。留不貽羞。樽俎堅辭之。事遂寢。行年六十無子。而女子歸後。旋殂。殂之前三日。閉目不食。所談俱因果事。若乞憐於司命者之前。曰。吾願往事。但如吾父何。久之。隨慨然喜曰。佳兒佳兒。吾費力如斯。乃獲有此。父其抱之而歸。吾去矣。左右皆聞之。乃溘然長逝。越數年後。而不孝生。先君時年六十四矣。先君喜不孝之生也。終不能忘情於女。痛飾殊甚。竟日鬱然。閉門澆洗花卉。訓養魚鳥。以寄寫無聊。越六年無疾而終。終之日。家慈詢後事。曰。吾平生無一善狀。但內省此心。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暗室不愧衾影。晚年得子。或者其克昌乎。且叮嚀家慈曰。勿以婦人之見。姑息養癩。俾此兒貽玷家譜也。又何言。又何言。卒之日。陰雲四合。雷雨如霰。雖遠近之人聞之。無不捐心頓足。揮淚失聲。而里中者。猶於數十年後。稱頌咨嗟。津津不去口。先君生於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距今二十八年矣。不孝舉孝廉。便欲請銘。隨石而歸。材塞吻。每一塌管。輒泣下。露襟。弗能措一詞。今日成進士。作令三年。遊茲恩典。榮及所生。爰因兄靈。允。請輯先君小傳。成而又細詢家慈兼憶平昔得之叔兄。諸聞者。雜陳錯繆。而不備不文。竟未悉先君德美之高。一也。則不孝終天之恨。亦終天之罪耳。

申氏家譜跋

吾族舊矣。譜未梓。闕事耳。鄰縣兄箇中獲一墓。藏十年。茲付梓。弁以贈考功府君引言。附王太史。張孝廉兩傳。表厥績。志不忘也。世系圖闕。保賢閣。九世十世宗支圖。山登圖闕。請勅碑銘。行狀闕。外傳闕。闕不一。譜雖梓。猶闕事耳。有補闕備。儼然全乘焉。期以異日。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閏正月。九世孫佳允。題於司功公署。

申端愍公集卷末

明史本傳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盜。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雷雨河決。驢舟怒濤。中塞其口。摘大猾。實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士垣多圯。允募死士擊走賊。因贊其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備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士者且得罪。允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任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坐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出馬近畿。聞。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誦光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于貪生而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死于房。韓。死于戰。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三。贈太僕少卿。諡節愍。本朝賜諡端愍。

申節愍公傳

華亭陳子龍

申節愍公者。名佳允。字孔嘉。其先晉之屯留人。後東徙。永年九世矣。考曰。贈考功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家貧。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紉持門戶。日或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厲。向人無讎。寒之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又十年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樸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修閭黨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盜皆出奔。枹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為姦猾亂治。民家訟獄。慮無不為。軒輊。即令有所與革。必先與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遂謝乃已。前後經數令。莫敢問公。至。立按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載。大霖雨。河決。公贖舟欲渡。雷雨大作。晦冥不辨。吏民數千人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沈白馬。負薪柴。實土石為橋。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為之卻。隄以立。成滿三載。舉治劇。徒犯令。犯壤大而俗侈。公清嚴自持。造謫不行。廚傳蕭然。無魚脯之饋。會是時。雍豫諸盜大起。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一晝夜。公戎服登陴禦之。手劍斬賊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賊敗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爾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樓櫓。鳩工比材。易以埏埴。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先皇帝時。懲賞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錢司為尤甚。雖局戶深居。而外相通。廣開阡陌。公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問。衡量人物。剖別邪正。斷斷如也。會邊事急。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詔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吏。公為協理。貶黜無所迴避。罔不審當。仕路為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郤。中以徵法。并及公。公上書太宰。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為師。受嚴譴。不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屠庸。分兵自常山人。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在旦暮。公幸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我固知京師必不守。我若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局者一旬矣。即入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時儕輩或問公有變。難髮可免。公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亦藉口耳。能則任為之。十八日。聚賓客為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我此來何為者。苟避也。無甯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不以為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自擇善地。至王公。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裂袖躍入。兩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遂沒。時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不離繩素。於詩好稱李峴。何大復。云。子涵光。涵熒。涵盼。皆世其業。涵光才尤高。工文章。

薄哉。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取微倖也。是故申嗣遂齊斷左臂。宏演還衛肝用剖。越甲一鳴。雞門死。葛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繻焉。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年譜

萬曆三十年壬寅。閏二月二十九日寅時。公生。

我申。亦山西屯留人。元末。避亂徙居絳縣。二世祖諱庸。明初。赴山東掖縣令。道經永年。得吉壤。因遷始祖諱文美。樞。葬聰明山之西。今祖塋是也。是為永年申氏。始初居石碑口村。後仕宦者多。乃入郡城。三世祖諱達。以人才仕至汝甯府知府。加布政司參政。四世祖諱雷。舉賢良方正。徵至京。引疾不仕。以詩書教授里中。號二經先生。五世祖諱廣。靈璧簿。累封奉直大夫。戶部郎中。六世祖諱緒。徐州倉使。兄綸。登宏治乙丑科。進士。仕至雲南副使。七世祖諱羽。庠生。高才不羈。家遂中落。八世祖諱公諱化。即先大父。以家貧不竟學。娶於邢。暨軒時。諸從兄弟。佐為都御史。巡撫大同。價。禮科左給事中。偉。汝甯府通判。僑。知息縣。中清。守莒州儲。中道。俱舉人。一方推鼎盛。公獨落落剛介自守。事母孝。好施多隱德。初艱於嗣。一女適路氏。一旦病且死。忽閉目自語。我固願往。奈吾父無子。何已。而笑曰。嘉兒嘉兒。好將去。未幾。祖母軒生公。先大父年六十四矣。人以為盛德之報。其後必昌云。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歲。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歲。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歲。

三十四年丙午。公五歲。

三十五年丁未。公六歲。

三十六年戊申。公七歲。

正月二十四日。先大父卒。時家貧。中外無所倚。祖母紡績以佐饔飧。有時不繼。

三十七年己酉。公八歲。

三十八年庚戌。公九歲。

初就外傳。行里巷中。目不旁視。讀書刻勵。不待督責。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不夜分不止也。先伯祖諱偉。無子。一女適高氏。甥皆孺。俾無人禮。欺公寡弱。所以陵之者。備至。祖母撫公飲泣而已。

三十九年辛亥。公十歲。

四十年壬子。公十一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十二歲。

四十二年甲寅。公十三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十四歲。

四十四年丙辰公十五歲

邢安人卒

四十五年丁巳公十六歲

四十六年戊午公十七歲

服闋冬娶先慈新安人外大父草堂翁諱一鶴富饒多大度好相人一見公奇之使人道意遂委禽焉諸戚皆不悅曰翁素貴此女乃以字貧子耶翁不聽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八歲

十一月三十日丑時長子涵光生

秦昌元年庚申公十九歲

赴童子試府冠軍以第二人補邑庠生公初從學李端吾先生際盛長乃從族兄瑞舉舉業又從再從兄靈允講性理綱鑑靈允萬曆乙卯科舉人竣後亦舉天啟丁卯科

天啓元年辛酉公二十歲

赴通州遺才試督學御史左公光斗奇其文拔冠十學秋以詩經中十八名房考為中書舍人光州楊公景明刻和九章遠近爭傳誦之公性至孝故齋稿皆以和九名志不忘也

二年壬戌公二十一歲

會試下第

三年癸亥公二十二歲

四年甲子公二十三歲

五年乙丑公二十四歲

會試下第刻公車稿

六年丙寅公二十五歲

與郡中名宿結社制藝之外間作詩歌於是詩名大震

七年丁卯公二十六歲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七歲

會試下第八月十八日申時次子涵煜生公自以連舉進士不第奮志下帷築室於滄南韓家屯屏絕人事

二年己巳公二十八歲

作詠史絕句百首

三年庚午公二十九歲

十二月初一日亥時長女生

申端公集 卷末

申端公集 卷末

申端公集 卷末

四年辛未公三十歲

成進士名在三百三十二廷試三甲九十五命觀政房考為侍講文鏡菴先生安之刻和九齋并小品二稿七月憲仕得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知縣八月赴任時中州尚全盛儀小邑易治公簡省條教一切與休息政聲大著時進諸生課文藝自公多暇里中故舊來者不絕飲酒賦詩以為娛刻君子亭詩集四書錄詩經錄行於時

五年壬申公三十一歲

大霖雨河決公與舟終海中冒雨指揮決口隨寒邑人得免漂沒邑有巨猾張姓者武斷為鄉曲蠹凡諸弊革必先關白乃以告令令不當意則以他事中傷之公擊其罪置於法邑人大稱快邑東鄰曹濮稱盜賊公嚴問黨之政使奸無所容盜皆奔出境

六年癸酉公三十二歲

分較豫閩得范廷茂等五人冬兼署杞縣事杞令入覲中道返公在杞未幾政教大孚及杞令行取去士民請於諸上官願得公為令

七年甲戌公三十三歲

臺使者以公才堪治劇特章薦之冬調杞縣杞縣難治公鎮之以嚴聽斷明敏人人敬服方署事時劉公理順尚為舉人公重其守事專咨訪之交相得也是歲劉公中鼎元

八年乙亥公三十四歲

正月流賊號掃地王者率眾數萬餘突至時承平久民不知兵杞城土垣多傾圮披羊可上公率士民登陴死守賊肉薄環攻百道俱進公調度有方親督戰手敵怯卒懸金募死士無不人人奮勇多所斬獲賊奪氣遁去杞城廣九里許是夜公徒步巡城幾十週趾甲為脫賊退進紳士為久遠計大築城易土為磚石三月告成民不知從至今屹然如金湯詳載杞志是歲考滿贈大父如公官祖母邢贈孀人軒封太孀人先慈封孀人子涵光娶婦盧氏甲子科舉人愜允公女也

九年丙子公三十五歲

復分較豫閩閱易經得李兆民等六人偶閱書經房得一卷甚奇以示主書首薦之乃商邱吳伯裔名士也故吳終身執弟子禮方人聞時唐藩越境將赴都臺使者大恐集諸公議曰留之不聽行則守土者且得罪奈何公曰惟周藩能留之他人無能為也臺使者大喜如公指唐藩遂止不得發

十年丁丑公三十六歲

入覲舉卓異陞吏部文選司主事益自恪謹門無雜賓苞苴槩摺不得入日袖短帙咨詢人材有所聞即手疏之秘不示人每主者問及言其人頗末甚悉主者嘉嘆詩有春明集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七歲

上疏陳太孀人孀節狀得命旨建坊旌表九月十五日寅時季子涵盼生考取保舉首拔貴池劉伯宗

申端公集 卷末

城爲知州江南正人領袖也冬上備邊五事俱下部議行時朝臣多固黨與鮮中立者公嶄然無所偏倚嘗曰人臣一著依附便是私小人勿論矣即依附君子亦不可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八歲

爲次子涵煜聘婦李氏湖廣道御史春泰公女也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九歲

陞考功司員外郎恩再贈大父如公官刑孺人贈安人軒太孺人封太安人先慈封安人冬協理大計於善類多所護持羣小不悅思有以中之矣計典畢公見時事日非作懷歸詩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鎮菴先生與薛素有郗薛以他事羅織中文以徵法牽連及公公上書冢宰言文先生清端有重望蜚語無左驗願獨以身受嚴譴不許請南遂改南京國子監博士八月歸里角巾野服與二三老友吟嘯南園詩有南園集

十四年辛巳公四十歲

八月赴留都留都人士聞公至人人欲望顏色問字者無虛日時譚南雍者七人皆賢者如姚都諫思孝王給事之晉李侍御模望尤著公作南雍七子詩黃石齋先生道周拜杖南旋與公把臂極相推重爲留連數日乃去書寓中一聯云俸薄難供鶴官閒但種梅故時自號梅鶴寓人詩有林陵集

十五年壬午公四十一歲

給假旋里時韓城敗賜死諸正人稍稍召還遷公大理寺評事赴都值警道梗歸守城宿城頭者月餘

十六年癸未公四十二歲

春入都陞太僕寺丞公在南及家居三載不以一字通朝貴諸故舊有欲汲薦者力止之時周宜興用事附之者立致顯要公爲周辛未所取士至都不一投謁一日遇於朝揖而退周目送之曰彼修然者誰耶或以公對周志曰申君少我耶焉有門下士令座主不識其面者或以尤公公笑不應未幾周敗亦賜死附之者皆驚竄無敢往哭公獨哭之如禮經紀其喪南還冬嫁女曲周路澤農漕撫都御史振飛公季子也范公景文還朝與公一見爲莫逆嘗唱和詩其裝演爲册同人傳和之詩有後春明集

十七年甲申公四十三歲

二月以牧事出巡近畿未幾聞流寇漸逼京師所至披靡不守朝臣或借事出國門則疾馳去所親謂公身既在外可徐圖進止無及於難公叱之曰吾君在焉安危共之耳奚避乃問道抵都門蓋三月十二日也門扇者旬餘矣公入謁當事畫戰守策皆不省知大事已去時子光奉母及幼子盼居里中煜尙垂髫隨祖母在京邸公遺書與光訣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濟輩或就問公脫有變難免乎公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如何公曰此亦借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召賓客與子煜行冠禮曰昔人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吾以成

人望子矣因以所著詩文付煜曰好藏之吾無長物生平精力見於此是晚飲食如常爲煜備言齊家立行之道十九日聞城破冠帶拜太安人曰母勿慮兒不敢遺母辱遂騎馬出時大名成公克鞏爲庶常鄰居公過之以老母幼子爲託曰恨不得溪流一泓畢吾事并太促殊闕人耳復騎馬至王公廠左右請易服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苟避也甯不入矣國家事至此豈忍苟活獨太安人年老逢難用是拳拳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吾志決矣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擇有善地下馬行有灌畦巨井焉北向再拜呼聖明者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奮袖袖裂遂投井中兩僕呼號欲救之公大聲叱曰吾誓不生何救爲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義不能顧母矣時井水淺及腹乃坐而沒京師井皆覆以石三四竅而小以防溺者是井在園中故口闊公蓋定志非一日矣越日昇至寓笑容如生兩目炯然太安人撫哭曰兒不瞑爲我耶作忠臣母何憾乃瞑方家人遠哭時一人叩門緇衣杖錫而來驚視之公同門友林公蘭友也哭曰我知公必死今果然矣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異日不敢負公也顧左右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題明指歸報國忠臣申公之靈復題於柩曰死爲蓋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執煜手曰姪自愛從此無見期矣賊命凡死節者署狀於門戒其黨無得入及賊敗煜掖太安人出走備書徐起風在寓賊舉火欲焚徐哀懇得免已而移柩天甯寺六月歸里八月葬於聰明山西之祖塋里人私諡之曰忠貞建祠祀之曰旌忠公豐軀卓立望之懷然喜怒不形於色小心敬畏在都凡遇朝期夜半必起衣冠坐待性朴素不御華美不營家人產業門無豪僕不權子母錢不以竿牘求人無聲色之奉當爲吏部郎里居朝夕手一編門庭闐然耳詩好李空同及子麟春明集以後專力於杜陵矣順治九年上舉封墓典詞林王公崇簡都諫魏公裔介列名以上奉旨再嚴周掌科體觀張掌科王治復疏請有誤列公自縊者魏公特疏辯之下原籍詳察督撫與學使者再上死節狀奉旨遣禮部侍郎李公爽棠設壇祭於都市諡端端賜田十日春秋奉祀國制七十畝也公諱佳允字孔嘉一字濬源海內稱爲素園先生

行狀

雞澤殷岳

男涵光謹述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失守太僕寺丞申公死之公諱佳允字孔嘉號素園其先曾之屯留人二世祖掖縣公庸徙永年子孫聯縣甲第爲邑望族九世傳贈考功司員外郎卓岩公化有隱德配邢氏贈安人軒氏封太安人公軒出六歲而孤家貧子立無依倚太安人紡績備晨夕日嘗不再炊九歲就外傳端謹如成人讀書穎慧淬礪無寒暑伊唔聲徹夜與杼機相答也十九補邑庠高等明年辛酉舉於鄉公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力不能致書從親故借錄彙彙滿篋辛未成進士謁選得儀封儀小邑吏民淳樸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北素稱盜藪公連伍勵器設火礮獎致健卒盜懼竄伏曹濮之間借以安枕壬申霖雨河決公渡至中流雷雨暴至風濤大作左右相視無人色公指調開適置柴石槿堰隄立就邑人得免漂沒邑張某狡獪舞文爲鄉曲大蠹獄訟興革先關自乃以告令不當意則以他

事申端愍之往令遜謝惟謹。公至，聲其罪，立置於法。三年大治，調杞、杞、巖邑也。其俗侈，公示之以儉，鎮之以嚴。正衙署肅然，無私牘。諸餽遺請賜俱不得行。乙亥，流寇萬衆，附杞環攻。歷晝夜，飛鏃如雨。公發糶，佩劍，冒矢石，繞城數十週，搏指爲脫。斬賊數，賊窘遁去。城土基年久傾圮，跋羊可陟，乃易土爲墉。三月告成，而民不擾。上官檄諸邑以杞爲法。與邑中父老約，凡錢穀勒取增羨及吏役虐民者，得鳴金非時入愆，即重治無宥。教士以端靜，月有稽，歲徵其業高下，爲刻行之。知名之士，多負笈從公遊。癸酉，丙子，分較豫，閣稱得士。丁丑，入覲，以治行尤異，遷吏部文選司主事。是時苞苴公行，銓曹尤甚。公益緘飭，自署中歸，擬書冥坐，陶然如擁百城。庭幕闕落，座無雜侶。凡遠近人才，邪正廣狹，皆咨訪得其實，以佐主者之不逮。戊寅，上疏陳太安人矯節狀，詔豎坊旌表。是冬，畿輔亂，公敷陳數事，俱優詔答之。庚辰，轉考功司員外郎。協理大計，擊奸扶良，不避權力。公見朝政日非，用侍多側媚，賦懷歸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是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鏡庵先生，與薛有郅，薛文致中以法，并及公。公上書家宰，言文先生清直，有重望，淵源大義，願代師得嚴譴，不許。乞南，改南京國子監博士。著四書毛詩說，闡幽發皇，學士宗尚之。鍾山秦淮之間，履齒遊舫，咏哦幾徧。已而韓城敗，正人稍稍召還。壬午，陞北京大理寺評事。癸未，陞太僕寺寺丞。浮沈三載，不以一字通聲。諸故舊欲汲薦之，則亟止曰：「吾母春秋高，得雍容膝下足矣。」蓋公性至孝，太安人偶遠和，繞屋徬徨，至廢寢食。顏其居曰和丸，志不忘也。甲申二月，出巡近畿，未幾，聞闖賊漸逼京師，所至披靡。中外震懼，朝臣或藉事引去。左右以公既在外，可以徐圖進止，因勸公勿入。公奮袂流涕曰：「京師兵力空虛，賊勢已重，脫有不虞，安負與共之義。謂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既入，徧謁當事，爲畫戰守諸策，俱不省。公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儕輩或就問公，有變，難髮可免，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得當以報漢。何如？」公曰：「此亦借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聚賓客爲仲子涵光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因以平日所著詩文數冊付煢曰：好收之。吾半生無長物，精力見於此矣。」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勿甯不入。吾幼貧，至不能給衣食，主上不以爲不肖，受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復何所惜？所不瞑目者，吾母辛苦一生，晚遭此禍，然辱身以辱親，不孝之大者也。吾志已決，易服何爲？」已而聞宮中有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擇有善地，至王公厥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破袖躍入井，水淺及腹，乃坐飲而絕。時年四十有三也。配斬氏，封安人。子涵光，涵煜，涵昉，公才識通敏，遇事無凝滯，飲冰茹荼，自箴什歷顯要，未嘗一日釋諸懷，服食器用簡樸如寒素。謙和退讓，不立崖異，好著書，有君子亭詠史，前後春明，林陵，南園諸詩，行於世。與人交，穆然飲，不合者陰疏之，未嘗拒以辭色。兩闈試牘及所刻制家言，春容大雅，而矢口不談文字。其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與二三故舊，圍蔬濁酒，言笑晏然。聞鳥聲，枯槁聲，則忻然有喜。終其身不營家產，不以竿牘居間。長吏邑有利弊，則力爭之，務得當，以益桑梓。長君涵光，高才能文章，名稱籍甚。公每切戒之曰：「名之盛，實之薄也。內而不試，乃有成。公攷里人飲其節，爲建祠以祀之。紳士劉璇等私諡之曰忠貞。公祀鄉賢，事聞

金陵，褒卹如例。順治九年，上訪前朝殉君死難諸臣，詞林王公崇簡，諫議魏公喬介，以上已而獲覈，諫議周公體觀，張公王治補，續再陳，時有誤列公於縊死者，都諫魏公喬介又特疏言，顯末，上命詳覈實蹟，特遣禮部侍郎李公爽，棠設壇諭祭於都市，予諡，賜田七十畝，春秋供祀。杭人建祠於西湖，與范公景文諸死節者同祀焉。

欽賜祭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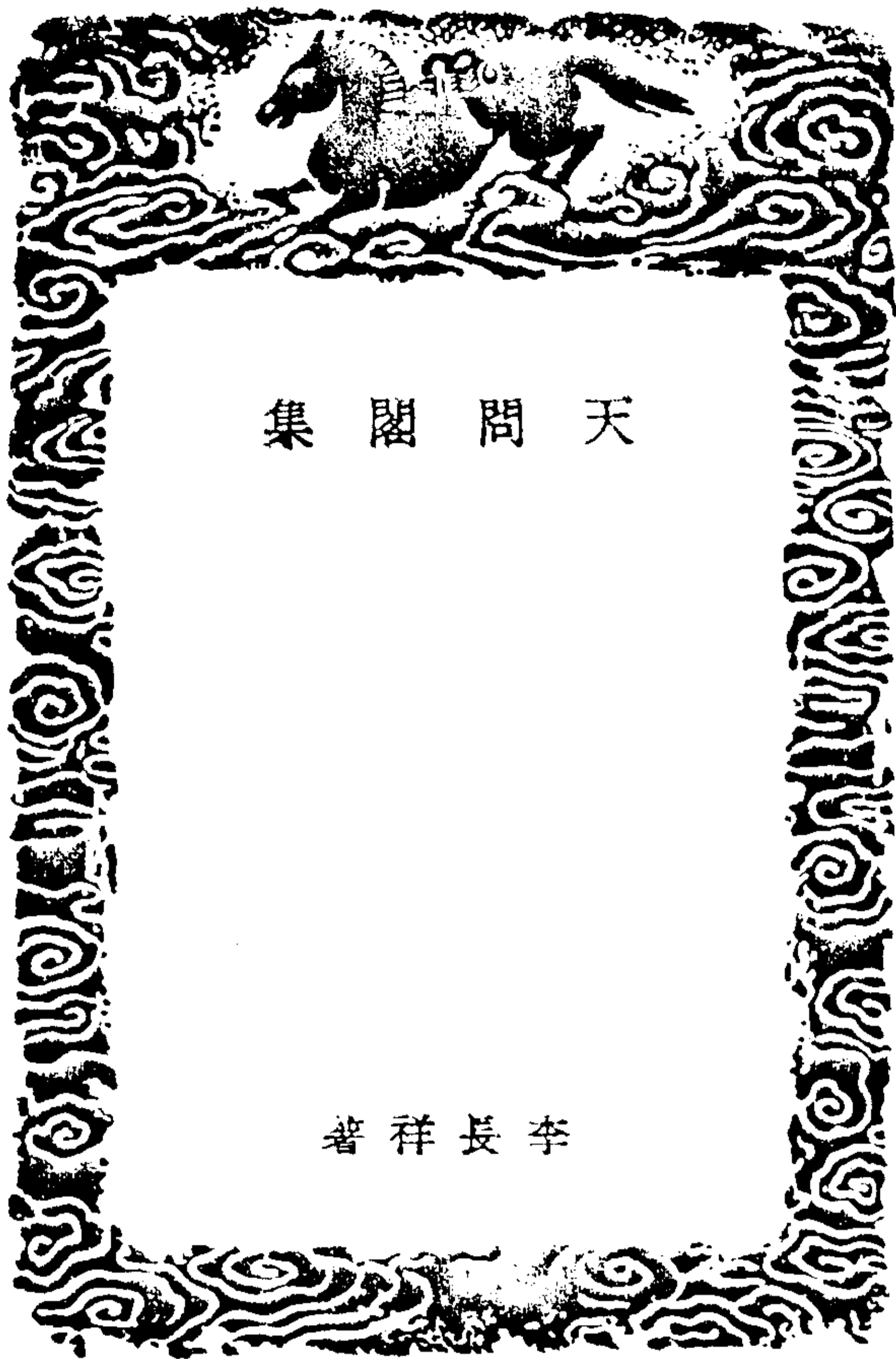
溧陽馬世俊

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世祀於學宮。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蓋所謂激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成一書，分十卷，顏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爲第一卷。申端愍公之死，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朝廷既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奉祀。公嗣涵光，涵煜，涵昉，皆爲余文章交，而涵昉又與余同爲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卹忠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動，豈能荷此榮與乎？天下謂明以科名取士，而卒不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符命者日數千人，其時文臣莫如揚雄，劉歆，皆爲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夸舜禹之事，不知節爲何物。唐自僖昭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尙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臣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節，世祖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真偽，輕重得死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勳賢皆不與。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聞難而旋，有勸公者，公慨然曰：「普天同讐，豈可越境乃免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余嘗論古來勳伐，如蕭曹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至於國除，漸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世，已有歌德宅，今爲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記錫田之始，爲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皆可不記。史臣馬世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申端愍公祀田記

新安余維樞

祀有賜田，國家所由旌忠也。甲申春三月，中公與殉國二十有四臣之列，世祖章皇帝重於卹之，爰易名而錫之祀田。世稱曠典云：私惟死生視厥義，時地斯值，不先後以易志。臣道也。苟節可風，奕世不擇代異厥施。君道也。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下其事於廷。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申公殉國議定，遂同二十三日者，特諡端愍，並賜官地七十畝，以肆黍稷，奉燕喜。公嗣子涵光等遂來言曰：「永邑故無官地，有命無錫，恐君命委諸草莽，而時薦弗良，尋集議合邑二十八社民庶，義輸五百金買沃地如數，永爲申氏不潔不早之供，撫督按學使允言既協，諸民庶於是乃悉競奮，納有司罔敢後。未幾報成，然則世有自矢知公之心者，故朝甸公私會合如是，豈非公之忠節皎皎，宜赫然動人隱哉？公子涵光等又言曰：按會典凡王



天問閣集目錄

卷上

- 甲申廷臣傳
- 新樂侯劉氏傳

卷中

- 宣府巡撫朱公廟碑
- 金御史傳
- 溫寶忠傳
-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合傳
- 孫守備傳
- 殷淵傳
- 甲申內官傳
- 甲申宮人傳
- 甲申民間婦傳

天問閣集 目錄

天問閣集

李長祥 著

天問閣集 目錄

卷下

- 甲申賤者傳
 - 崇禎遺事七條圖末
 - 劉忠毅公廟碑以下全圖
 - 朱羽南傳
 - 萬時略傳
 - 太學生趙士璜傳
 - 章都督傳
 - 文鸞傳
 - 讀易臺自敘
 - 附錄
 - 王子涼傳
 - 劉恭人傳
 - 妙聰傳
 - 夏老姑傳
 - 漢江女子傳
 - 小桃源胡氏傳
 - 密雲女子傳
 - 墨池傳
 - 打龍記
 - 海市記
 - 蒼唐海問論佛書
- 李長祥四川癸酉舉人時已流賊偏蜀李即聚豪傑戰禦歷有年所癸未成進士入翰林爲史官即授少司馬督師於外迨鼎革猶圖恢復後力不能支被逮待以不死以文墨書生處軍旅中凡十餘載開關萬里戎馬倥傯亦奇人也
- 長祥明崇禎十六年第三甲八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新樂侯劉氏傳中云今至丁未余過秦郵丁未爲康熙六年其人尙在
- 按李氏天問閣集實三卷全氏撰行狀稱四卷乃分附錄爲一卷也此殘冊爲吳堯山氏舊藏前有題字二段不署姓氏後三行字蹟絕類張南漪先生豈卽全氏所見本耶原題天問閣明季雜稿今從全氏書天問閣集異時能得完帙當爲補苴思悲翁記

天問閣集 目錄

三

天問閣集卷上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歟？賈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即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熹廟時官吏部，不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南京兵部尚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獨抗救，謂道周國家有虞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道周廷諍杖譴，廷臣皆莫敢救。景文獨抗救，謂道周國家有數之人，即今用之，猶懼其晚，豈可一旦罪廢。上怒，譴歸。隨起工部尚書，甲申拜大學士。三月賊逼，痛哭謂為天子臨危，特簡用之大臣，無有寸長安社稷，雖萬死何益，負我聖明，為萬世恥，痛哭不已。竟先絕食。十七日入奏，已憊，出聲不相續，城陷投井死。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戶部尚書。初考選庶吉士，授編修。是在熹廟時，值逆璫奸

清 古變李長祥研齋著

天問閣集 卷上

天問閣集 卷上

政強立不附，烈皇帝登極，璫誅死，其黨之猶在者，更戾東林，謂為邪黨，欲終相禁錮也。元璐上疏爭辨，有曰：臣觀今日之指東林者，曰邪黨，以東林之人謂之邪黨，其於崔魏之人將目之何等乎？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在中之主持者，嚴以律己，因嚴以律人，相視太刻，乘議遂深矣。繼之飭諸廉隅，歸於名義，名義背叛，廉隅毀裂，於是連篇頌德，遍地建祠，建祠不已，必且嗚呼頌德不已，必且勸進，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夫無可奈何，不得不然，遂可至是乎？是之所為，且何等事，猶與寬之謂其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為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誣，指為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之，惟名節大關，一有喪失，遂霄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為崔魏忌其才，錄恨其抵觸，崔魏必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意愜，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闕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人，執議其後，乃竊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議券，懸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即紛更，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飾精明，而叢勝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屢欠最多，生衆為疾，作何理會。元璐奏言：臣本儒生，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於國爾。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窺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互有特據，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麾書過，仰而倚几，元璐益明，朗上卒復就案，露容聽受。是時已與政府反，至是，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即陞戶部尚書。其時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湧，糧餉空虛，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緣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倪元璐、馮元飴。臣請用元璐為大司農，元飴為大司馬，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璐即陞戶部尚書，與元飴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璐何以佐朕。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璐受事，就馮元飴商互稽之籍，即請以餉部兼職，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璐遂議每歲

天問閣集 卷上

三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蘇州縣對稱旨授翰林院簡討。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曠不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為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守九江即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備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尚書名為參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宜亟補府尹。府丞兩官。久任聯結。以固民志。尋充東宮講官。注起居。見國家多難。廷臣侈虛文。無成算。常憤恨疾呼。不時流涕。每作書。同官歎。誤國之人。與門戶之害。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入朝。求皇上所在。不得。返署自經死。

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蘇州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擢太常卿。當在吏科。科臣熊開元面劾首輔周延儒。帝怒。杖開元。都察院劾周。救開元。帝又怒。麟徵又救。宗周。奏最抗直。聽者危。麟徵。麟徵不顧也。帝亦竟已。不加罪。尋擢太常卿。已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勦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上將。故永吉議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鎮前後屯皆已失。孤城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徒守其難。傷督趙光祚。職方時。出關察核。即已具奏。謂遠守八城。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以其時之八城且然。況在今日。只一寧遠鎮。勢愈相異。及秦陷晉。趙危。議者多以爲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只一呼。其便。今守寧遠。寧遠又難守。守之且又無益。又遠京師。備有警。又難飛檄。檄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善。且上疏。稱吳三桂上將。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輔魏藻德。謂國家何故一旦棄地。棄地且作何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言之失。惟范景文。邱瑜無所可否。其時之大臣如此。麟徵益執。撤議益急。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都城外現布列兵。莫可支。霸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調進關策應。又福建武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其精兵。西行戰。頗領一軍。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祥。俱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繼。雖新進。書生才器。大可用。請繼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唐通。出奇繞賊後。斃其尾。使首領皆受敵。未得票。擬會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尚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畢。帝起。謂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首行。首輔猶請帝降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遲師期。日行數十里。京師十九日陷。論一日二十。吳三桂。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令朝臣入見。部曹劉真。哭之皇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陳演。誤國家至此。蓋指首輔不早主撤寧遠議。及議定。又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期。以致陷城也。首輔是月初七日。亦已罷。魏藻德爲首輔。益持重。其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劉澤清等。世襲都指揮使。皆調京師。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齊化門外。偃視朝廷。陸見天子。慰勞賜宴。次日復大賜。通抵所賜地下。舉朝錯愕。莫識何故。庶吉士李長祥。往拜通。問其故。通謂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

上我。是我不敢一奴才也。時催調各鎮兵。寧遠吳三桂。山東劉澤清。與通皆大鎮。皆以太監王承恩。同前遼總督王永吉。節制。故通云。隨奏我兵寡於賊。不敢戰。此平地尤不敢。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不俟。朝命。即移營去。其時他鎮兵。不得到。劉澤清。不奉命。不到。惟通到。又即去。朝臣之異議者。始皆頭面同。麟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通壁居庸關。即迎降賊。保定一路。督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間。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直門。皆當賊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遣發紅夷炮。擊城樓。樓檣椽。忽擊下。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同屹立。莫敢退。時難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坐守門。動賊並太監。開門。納入賊。奮騎飛來。麟徵城上。望見之。力督甲士。疾擊。麟徵亦自手發大炮。賊乃卻。因下城。載土石。塞門。門塞。一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麟徵曰。何如此。內官亦且靡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何人。箭竟莫辨。內官。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即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二卒。則不問。二卒。竟叱呼。拆塞門。土石。謂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二卒。張皇。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武夫。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聽命。不敢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厲色。奪路。而氣壯。有爲。內官。卒。適。且喜。遂得。布置。盡力。曾當更深。驅甲士。數百人。使繩。城下。既下。誤賊。果得格。斬首。百餘級。生擒。縛。又十餘人。縋入。城上。一時。振奮。有氣。內外。城守。門。惟此一門。出兵。得賊。蓋麟徵。爲之。他未有也。然賊。大盛。勢。震動。每大至。動。賊。內官。與甲士。即各相顧。畏縮。無人。色。麟徵。於是。入朝。見帝。奏狀。至。西。長安門。門守。吏部。侍郎。沈。惟炳。以夜。嚴。其。禁。麟徵。前曰。此何時。竟入。至左掖門。遇首輔。言。請見天子。奏賊狀。首輔。坦然。徐曰。朝廷。大矣。豈有他虞。今時。已更深。但往。堅守。門。不必驚。帝也。竟。挽。之。出。遂。返。西。直。門。及旦。城。陷。麟徵。死。城。陷。實。德。勝。門。開。門。延。賊。其。餘。七。門。相。繼。之。惟。西。直。門。麟徵。塞。土。石。不。得。開。後。五。月。初。七。日。始。遣。西。城。御史。發。去。土。石。乃。得。開。按。朝。臣。議。撤。寧。遠。鎮。退。守。關。門。麟徵。主。之。尤。堅。切。大。臣。不。任。事。因。循。委。罪。以。至於。敗。麟徵。數。死。數。爲。家。人。救。治。二十。日。酉。刻。不。得。就。死。苦。慰。家。人。曰。何。誤。我。乃。得。就。死。死。時。家。人。猶。抱。持。不。釋。久。之。乃。死。

凌義渠。字駿甫。號若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蘇州。人。拜。給。事。中。見。流。賊。加。盛。天。子。憂。焉。滅。賊。之。旨。屢。更。矣。蓋。切。矣。百。姓。皆。隨。喝。矣。而。賊。如。是。矣。是。有。故。也。乃。上。疏。痛。言。之。有。云。以。爭。在。呼。吸。之。軍。機。既。俟。成。命。又。俟。部。復。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即。費。許。多。時。日。比。到。行。間。前。勢。已。變。先。著。已。不。在。手。矣。可。惜。也。又有。云。信。賞。必。罰。軍。政。也。今。官。爵。鼓。之。無。有。虛。日。顯。職。懼。之。亦。無。有。虛。日。其。上。如。誕。其。下。不。信。臣。恐。溫。文。自。此。不。靈。嚴。威。亦。自。此。不。震。也。皆。切。中。時。病。及。歷。官。大。理。而。變。作。三。月。十六。日。賊。犯。京。師。十八。日。外。城。陷。十九。日。黎。明。義。渠。猶。入。朝。將。奏。賊。勢。至。西。長。安。門。已。無。門。者。內。侍。奔。竄。宮。女。溢。出。不。成。朝。廷。矣。是。時。城。已。陷。返。就。舍。人。馬。羣。喧。街。巷。鼎。沸。大。驚。不。知。其。何。如。無。何。傳。煤。山。之。信。義。渠。大。呼。號。哭。頓。地。觸。柱。額。破。頭。血。出。滿。身。衣。皆。赤。家。人。慰。之。不。得。料。其。必。死。取。室。中。器。執。之。以。致。人。死。者。皆。置。之。義。渠。曰。毋。然。我。必。死。指。其。前。几。曰。頭。可。與。碎。皆。是。爾。於是。知。其。莫。可。奈。何。矣。惟。環。跪。泣。涕。請。後。命。則。曰。我。無。言。他。日。得。扶。我。歸。善。孤。臣。凌。義。渠。之。極。如。是。而。已。遂。就。絕。死。

申佳允字井眉號國素北直永平人崇禎辛未進士蘇知縣轉吏部歷陞太僕寺丞甲申初賊李自成漸偏廷臣多自爲計藉事外出或急伺外任其有奉命出使之在外者遷延不肯入二月佳允出使在外三月十二日賊近都城危則星馳入城曰都城危矣幸在此可脫反欲入耶佳允曰危矣何可不入既入知大勢莫得支即作書貽其家人曰行已謂義順數謂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人之一生莫不壞於貪生畏死死疾死利死刑死戮死房韓死爭鬪均死也數者不惜死至於君父大故縮首垂涕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者矣吾受國恩矣必報之以死也十九日城破左右頭請易服匿他所佳允曰吾來此何爲入而避何如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號哭謂僕曰往吾拜客時願得僻處可隨行至王公殿見有井疾趨投之倉卒僕挽袖袖絕遂死

吳甘來字和受號葦蕪江西新昌人戊辰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值流賊勢大所在親藩輒望風去且撤撫道官議去撫道官因之稱護藩亦遂去王得去無害猶以爲功甘來曰盡若此國家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乃上疏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禍變當倡義效死爲天子守故詩曰宗子維城今賊信乍驚即先去以爲民望於維城之義謂何當親藩欲去撫道官猶當力阻乃反因撤隨去侈言擁衛親藩親藩封城皆國家都會若皆相擁衛將親藩爲可留可去之人即名區宇盡可守可棄之士不識撫道之官殿天子之邦乎抑爲親藩之擁衛設乎況又以爲功明明掩罪反以爲功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是國家之憂也疏入帝大嘉歎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作絕命詩託佩刀自刎死

彭瑄字子白四川永樂縣人蘇進士歷官給事中賊陷京師脅降不從自刎死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蘇知縣授御史初授御史即巡甘肅極西又西則我國家疆土之盡處是大荒矣舊巡按罕窮至者章則至從嘉峪抵祈連望燕支見焉曰兩山在是乎去中國遠矣去陝近矣惡乎失之昔之人以婦女無顏色六畜不蓄息爲歎恨有以哉於是封事凡八十上邊事當半而撫軍且漁餉邊民也甘肅地廣衍瘠瘠沙蔽飛如霧積之在地上土瀾漫莫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東南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餉自先世祖制更毀屯鹽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今節餉重臣復不思大故已慈是狗軍士倘一旦意搖搖遽起呼噪撫軍禍變固不可知朝廷疆土其奈之何章曰殆矣即具狀糾之撫軍罷去反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初李自成據陝窺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洶湧如沸章昔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憶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諱邊塞上自成聞之必西嚮西嚮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乃即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可撤者撤之以擁衛神京又言疆場諸帥多有降賊既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逼諭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搗彼賊窟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武才乎而其言不行惜哉賊偏畿輔邦華奏請用章爲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調京營兵五萬屯城外禦賊賊至未成列潰散章每言皇上真如堯舜羣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至是益痛憤彈力城上十八日彰義門破十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則門忽傳皇上憂駕章曰皇上即憂駕皇太子

在益疾督甲士擊賊親發紅夷大炮賊已各門登城平則門亦登城矣時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言惟一死爾時亨曰自是如此但此處倘死委同士卒死奚異且皇上不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去冠去服不官不卒自視何如我不爲也未幾賊掩至呼下馬時亨即下馬章獨不顧賊叱之章曰巡視京營御史誰敢叱之賊槩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罵賊怒斫膝膝將斷不能支坐地猶大罵賊大怒羣賊奮斬之卒罵不絕口死陳良謨號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官御史城陷開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縊死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庚辰進士官御史城陷開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縊死
俞志虞字華鄰新昌人進士官御史不屈死

趙讓字鎮所昆明人舉人官御史城陷被獲大罵賊賊憤極諸賊齊奮刀亂斬在白帽衛衛死
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御史城破賊使廷臣各報名有勸直委蛇姑一往者直曰要我頭我去割要我名我不去報時帝南幸直流涕曰當此賊兵四面大駕焉往隨曰國亂不能匡君危無所濟吾不堪矣惟有死耳遂自經死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官知縣得罪大吏竟被逮京師即復抗疏極論輔臣溫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杖焉下詔獄譴成榆陽懸賊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廉徒以疾惡使氣大言獲罪及徵賊妻劉氏因先縱小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成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恆極言其誣赦又補知縣即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有司培剋之爲害痛切盡情又讀之悚然天下於是無不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即上於節義明廉恥疏謂宋臣張斌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褒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不爲廉恥肯敗殺身者無功媚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溫旨嘉納賊憑城德貽書諭德馬士奇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天之道也今社稷危矣是皆我等不能匡救以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叩頭大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即建立別署鉉上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憲將坐署頗儀注兩部俾兩部屬司官謁見照部堂上禮行鉉初上疏請罷建署本慮此果然茲憤曰不幸吾前言中矣又即上疏劾彝憲元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廷臣子乃令其器折備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明自顧無玷生殺子奪惟皇上命之決不肯赴彝憲之私署潰廉恥之大防疏上天子明聖俾兩部司官職事相關則往相見不見也見亦禮見謂鉉毋激陳焉旨下卒正部體彝憲志甚亦卒以他事劾彝憲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時大同已陷宜府有太監杜助監視居庸關有太監杜之秩監視鉉於是又上疏請並撤兩內臣謂軍中可無用監視尤不可用內臣監視上不聽其後宜府果杜助同總兵王承允迎降賊居庸關果杜之秩同定西伯密雲總兵唐通迎

降賊賊竟長驅犯宮闈矣。彰義門破。杜勛入大內奏帝。出通語諸璫。謂吾輩富貴自在。十九日。曹化淳又開德勝門。進賊鉉。聞變。大呼號痛哭。拜母曰。兒職在皇城。死皇城為正。遂冠他束。帶牙牌趨皇城。內官之同事者。突湧出。鉉刀截阻之。大聲曰。何去。守門固內。反外為。竟奪路不顧去。趨大內。宮女俱湧出。乃往皇城西北隅。臨海子河。顧河即投河。長班驚相挽。鉉搏長班躍入死。

王鍾彥。字榮伯。號蕙華。寧人。崇禎丁卯舉人。歷官工部主事。城陷。賊令入見。長班趨之。不往。自縊死。徐有聲。氏里不詳。官戶部郎中。罵賊支解死。

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甲戌進士。戶部郎中。陞淮安知府。辭不受。以逆命下獄。隲年有歸。復職候選。賊入。執去。呼之跪。不屈。賊挺擊之。折臂死。

孟章明。字伯昭。山西澤州人。癸未進士。觀政未授職。城陷。自縊死。章明。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子。兆祥死。正陽門。章明。齒齒罵賊。痛哭。號父號帝。及得兆祥於正陽門。殮畢。即縊死。

劉有淵。字潛若。南直徐州人。庚辰進士。順天府推官。城陷。縊死。宋天顯。號平懷。華亭人。監生。內閣中書。賊據京師。偽相牛金星。諭偽翰林院掌院事。何瑞徵。擬登極。瑞徵舉翰林五人。報。隨催呈稿。五人遲呈稿。瑞徵其時住翰林院。速五人到院。厲聲曰。避名耶。萬世但說我何瑞徵。便是。五人乃呈稿。然出之袖中也。五人皆癸未翰林。庶吉士二人。周鍾在內。稿除登極。詔。有郊天社地告山川立九廟諸文。又有勸進表。瑞徵一小長班。王元福。以好狎。遂得掌所私。諸文稿皆在其處。李自成敗走。瑞徵竄。元福亦他去。稿沒。然其前元福出諸稿見之人。人有得見之者。其勸進表云。較之堯舜。尚多武功。等之湯武。尤無慝德。蓋晉人表。中語。襲之而更易其字。稿不著姓名。某篇某人。草無考焉。牛金星以其稿至內閣。召宋天顯。書天顯得稿。即流涕不書。金星勉之。流涕不已。不肯書。既脅之。必不肯書。金星色變。天顯即離案。大罵李自成逆賊。觸柱死。

于騰蛟。北直順天府人。監生。官光祿寺署丞。城破。冠服縊死。姚誠。號孝威。浙江慈谿人。儒士。官中城副兵馬。城陷。縊死。

高攀桂。北直靜海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張體道。號思菴。山西聞喜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閻汝茂。號毓華。北直南宮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徐蘭芝。號毓臺。北直永平人。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孟兆祥。妻何氏。縊死。有媳李氏。同何氏死。馬世奇。泣死。蕭衣冠。望闕拜。妾朱氏。李氏。哭。世奇曰。母然。徒亂我意。拜訖。去入一小室。朱氏。李氏。委室中。各就寢。朱得死。李與世奇不得。李曰。妾不後死。待我死。殮我。乃死。遂先世奇再縊死。世奇即再縊死。劉理順。死。妻萬氏。妾李氏。從之。死。僕四人。又俱從死。汪偉。妻書。壁上曰。身不可奪。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書訖。死。許直。死。妻某氏。繼妻。少艾。哭許訖。縊死。成德。死。母張氏。先成德死。是日。先帝后梓宮。移茶菴。張氏謂成德曰。汝何可。不往哭。成德往哭。歸。張氏曰。吾以汝死矣。

乃又歸耶。德痛哭不能語。張氏隨曰。爾母老矣。然終婦人也。婦人何可活之大亂時。既縊死。成德即觸階碎首死。陳良謨。泣死。妾時氏。方在穉年。蓋方娶入者。即侍死。其死也。盛妝縊焉。良謨相對。良謨縊。久。口中血噴出。滿地。不得死。復下。見時氏。以紅絲帶縊。則起助其力。家人哭。來。良謨恐。以己意不死。與時氏解縊。謂毋動時氏。彼女子。力弱。吾繫之。幸將絕。爾曰。為我高其懸。使我死。家人只哭。莫動。強之。遂死。金鉉。母章氏。妾王氏。弟。一時同溺。一井死。又闔門死。孟章明。死。妻王氏。同死。于騰蛟。泣死。謂其妻某氏曰。我為命夫。爾為命婦。命夫不可辱。命婦不可辱。夫。騰蛟。冠服。妻亦即冠服。同縊死。

邱瑜。號鞠懷。宣城人。乙丑進士。東閣大學士。賊僞京師。十八夜。會議朝房。歸。聚家人。來前。謂曰。勢急矣。汝等自為計。我將自計之矣。是日。賊勢急。羣臣無策。帝曰。明日。同在奉先殿了事。故瑜歸。謂其家人云。於是。裁黃絹一方。袖之。黎明。入朝。將赴奉先殿。宮人溢。出。狼狽。周張。問大駕所在。莫有知者。都城已陷。賊入矣。即疾趨。反署。賊騎。闖街巷。莫得前。友人胡季宜。延入。即欲死。季宜在。無隙。且出。涕止。瑜曰。母然。我主意定矣。因示以絕詩一章。蓋豫作也。未復書云。我輩讀書明道。天地翻覆。豈可苟活。兒子勉旃。忠孝勿為過傷。長途孤楓。勢難遠達。到處青山。可埋吾骨。正不必故鄉。爾。抵。長班引賊探。季宜室。索執去。見巨賊。劉宗敏。毒拷。瑜給賊。歸取所有。得便。服冰片死。

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選入翰林院。歷官左諭德。左中允。欽史官之徒。以文勝也。乃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常召對。昌言。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而後仁。管諸人之一身。元氣流行。久乃蒸微。其時國家多故。帝之求治太激也。故鳳翔云。常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我國家皆無之。豈不遠過前代。但邊防海運。最為今日急務。當合前代共講。爾。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爭。安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失之遠矣。國變。賊據大內。榜諭廷臣。欲去者。去。欲官者。官。其欲官者。吏政府過堂。欲去者。兵政府給照。兩府。賊僞官府名也。即令各報名。納牙牌。入見。鳳翔亦於是。入見。返署。經死。賊始入城。竟大罵所在。賊甚。及知其殉。網漸疏。有竊門者。不然。匿則已。諸臣。據賊榜諭。希給照。又希過堂者。有矣。故入見也。一時。都城街巷。相率。魚貫。鳳翔長班。乍催。黃遂去。待賊。右掖門外。有數賊。厲視。鳳翔。久之。擊。鳳翔。衣冠。皆毀。同入見者。驚。鳳翔。自懼。然獨及。鳳翔。鳳翔。狼狽。返署。痛恨。欲經死。家人助之。遂死。其時。都城。相傳。鳳翔。家人。勸。主人。死。鳳翔。臨死。作書。遺其家曰。皇上。死矣。皇上。為社稷。死。臣子。安得不為。皇上。死。死矣。父母。生我。育我。教我。我隕此身。乃我全父母。此身。我今。可不為。父母。辱也。鳳翔。蓋自死。

魏學濂。字子一。浙江嘉善人。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賊勢。偏常。泣涕。為國謀。德政。殿召對。奏請。二王南封。言之。激切。而。素與。容城。舉人。孫奇逢。講。經。世。大略。至是。遣。問。使。走。容城。約。聯絡。忠。勇。赴。難。未。得。報。都。城。破。見。賊。受。僞。命。為。戶。府。司。務。管。草。場。放。草。一。僕。勸。之。曰。忘。先。人。乎。先。人。何。等。人。今。為。此。學。濂。蓋魏大中子也。大中。勸。逆。璫。死。者。僕。勸。之。哭。學。濂。亦。哭。曰。汝。言。我。心。痛。然。我。豈。真。為。賊。官。久。當。見。爾。賊。中

一七

者樞臣矣。楊嗣昌陳新甲猶有能者。嗣昌督師死。陳新甲誅死。新甲之誅死也。孰為之。至今追述馬紹倫故事。延儒之狀樞臣。真令人不禁痛恨也。竊天子手詔於樞臣左右。樞臣不知。天子亦不知。何毒歟。他如諸廷臣之賢者。莫如黃道周。劉宗周。倪元璐。在外之賢能者。莫如盧象昇。洪承疇。其賢者。莫如金聲。楊廷麟。其能者。楊嗣昌。孫傳廷。以外。莫如王永吉。傅宗龍。楊斗望。即丁啓濬。侯恂。皆一時之稱能者。黃道周以勅楊嗣昌召對。帝謂道周小臣。道周曰。臣官至詹事。官亦不小。是未嘗淪在下位。則帝於道周未嘗不用也。道周獄。范景文解學龍諸人救之。罷議。周延儒從容一言。復即釋之。乾清宮列屏風。書一時顯望諸臣名。猶錄道周。罷劉宗周。曰。極知宗周好。規朕極多。但不言急務。只是謂朕法堯舜。帝固知宗周。而道周稱倪元璐不帶皋。稷禹。稷。自視云。逐客。視當日之天下。云。破胎之國。則又謂其有臣無君也。夫以烈皇帝謂之有臣無君乎。普天率土。一日千秋。有公論在。若所云破胎。云逐客。則桀紂矣。秦始皇矣。道周一代賢者。豈其言此。而著見文辭。流行海內。豈偽作乎。盧象昇死。帝震悼。御史柳寅東。勸洪承疇保寧府舊縣壩之捷。視賊過。截尾後。數十名賊。斬所過鎮市百姓頭。湊首級。奏殺一村百姓之被殺亡頭者七十餘人。其中有寅東之親。故寅東糾及而帝終重任。至死哭之。王永吉等俱當重任。丁啓濬等亦俱當重任。其後則或死或去。中外之凡屬人。引望帝必任之者。大概如此。他若魏藻德。三年進士。即首輔。張縉。彥。小臣。即兵部尚書。劉之綸。庶吉士。即少司馬。張任學。御史。改總兵。陳起。新武舉人。竟授兵科給事中。胡全才。初登第。即兵科給事中。陳丹衷。亦初登第。即御史。陳名夏。編修。兼戶科兵科給事中。猶謂將大用。凡召對稱旨。即翰林。科道不拘何資格。但一言稱旨。即科道。又行卓異。行保舉。羅網天下之人才。無餘力。無遺法。而天下之人才如此矣。今謂帝不知用人。不識當時何人可用。而帝不用之。何人當用。而帝不用之。其後南都再創。有為范景文請恩。應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顛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諒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信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壞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蓋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於持論為謀。有資大議者。則著之。以見當時之廷臣若此云。

新樂侯劉氏傳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邱。九世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為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瀛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瀛公。封妻徐氏。瀛國太夫人。效祖。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戌。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二。長。即伯。次。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即侯。次。文燿。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清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女。封夫人。侯當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傅。文燿。文照。皆太子少保。懿親之恩。幸甚無比焉。侯嘗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念之曰。福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

帝震怒。乃顧勳。咸為固根本計。於萬歲山下。御甲冑。董騎射。侯文炳與駙馬都尉鞏永固俱以能見親愛。兩人素友善。至是相督奮勵。碎首王事。永固。向。皇。帝。八。妹。武。諸。勳。咸。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侯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懸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燿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曷一處。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曷可不報死耳。乃作數十縷繫樓上。謂警可從縊死。又命積薪。死可即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文炳。爾疾馳去。有一隙可為為之。如不可為。即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爾。謂文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劉氏後不可絕。當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即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縊。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絃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絃始絕。每絃輒墜。至落齒折臂。起則復枝梧。家人不忍其慘。欲掖之。投井。以為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縊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鞏都尉諭各勳。咸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勳。咸旦會朝陽門議。及旦。其至者兩人。爾朝命已不能行。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軍。駕會議南遷。得詔以為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破。賊之入者無多。前諭俾下。各勳咸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為朕一巷戰乎。若此。尚可為。侯合奏曰。勳咸家健丁皆在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精騎。前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願各督出與死戰。只恐乘寡不敵耳。上愕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決矣。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罷。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數賊已至。卒報賊至。各奮厲發矢射。射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而闔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過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投。下顧見其己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己冠服不可得。得他冠服。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上數聲。投井死。文燿當賊破外城。身數旅竊。百里至渾河。收所逸兵。及內城破。釋之。乘間入見。闔門死。痛哭曰。天乎。文燿之在永定門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斧。賊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一板。置之井欄。曰。太子少保左都督劉文燿。奉命報國。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已死。繼祖夫人。其先見大宅火。即焚死。二妾亦已投井中死。計一家死者四十二人。惟文照以奉瀛國太夫人存焉。瀛國誠有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十一上。顧內侍曰。使太后在。其稱觴。今不

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太監費銀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瞻太后像。即泣下。內侍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意口授畫工。以畫畫訖。似上喜。命畫數幅。具函簿。上俯伏大明門道左候。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上之追思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高德厚。懿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醴。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至廢寢食。猶不忘賜金幣。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切也。皇帝之德備矣。尤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受恩大。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逸之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束手。幾輔人以其憂危。即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有國。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南都會。又上游。又唇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有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勢起。即東北亦相望鼓奮。賊之氣自沮喪。不特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壤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為首尾。賊揣其入無從容之地。自憚進。京師自奠。宜可為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鎮。驕橫不臣。不啻賊無國之可就。即有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二王予見之矣。定王十一歲耳。永王則九歲耳。非可以就國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為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魏藻德。藻德稽首手受。泣涕負荷出。皇上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公主而自死焉。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竟如此。其祚竟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焉。何慘哉。然後知建藩封之誠意遠也。當軍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皇太子出鎮天津矣。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予意實不止此。是亦侯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時已倉卒。有量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至丁未。余過秦郵。諸君子相與款款往事。因得文照手錄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進於死者乎。悲夫。前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為哉。

天問閣集卷中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撫宛平朱公廟碑

皇帝授命持節秉鉞。誅殺不庭。以文官行將帥之事。則督撫臣。撫臣。內省會皆有之。若塞外富要害。弓矢甲冑宵嚴而夜不釋。以寤於疆土。則宣府撫也。崇禎壬午。員缺。廷臣推朱公。皇帝求治甚。於乾清門列屏風。凡海內之賢能。可其意。則書名其上。不時御覽。公名與焉。廷臣推公上。正合帝意。遂命行。公曰。嗚呼。重哉。吾何以報我聖明。吾以死耳。宣府之任。距長城以外。時流賊蠡中原。然有任之者。未幾破潼關。未幾陷秦。未幾窺黃河。未幾竟渡黃河。公曰。晉危哉。吾宜鄰與。按天下之重兵。在大同宣府。議者以為賊即在晉。即不戢。不意震動畿輔。必從坦道之不傾危處入。必不犯天下重兵處以入。於是命輔臣。統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憂。則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謂保定即不支。猶可調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輔也。賊竟從數路入。李自成則從此一路入。陷大同。至宣。宣之內。盡起。遂亦陷宣。公遂以死。是時總戎王承允也。威猛素著。賊陷大同。果即奮勇點死。士二萬人。飛馳百里外。截戰。當大同陷。宣震動。及總戎奮勇出。則乃定。無幾何。總戎回謂賊遠。其陷大同也。宣益定。總戎是時已使使大同。遞降表於賊。賊已發千人來。總戎之兵以入。公不知也。即公塘報報公。亦云無賊。有參將稍泄其事。總戎之中軍亦稍泄其事。公稍知之。總戎立杖殺兩將。公遂知之。而總戎宜人。陰以危語恐宣之人。宣之人無不相讐變。易公又知之。然無可如何。居庸關巨

鎮黑公雲龍以身探賊信來宜公乘以告宜謂朝廷將大發兵正宜城人之應賊者乃於鼓樓下作木城曰賊或不應賊者入此城不且戮總戎亦且說公約東人心合宜之文武官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耆老大集鼓樓洪鐘大鼓烏牛白羊祭告皇天后土軍牙六纛總戎揖讓公誓公先誓次總戎次諸文武官次縉紳先生次博士弟子諸耆老公哭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諸耆老亦俱哭三軍之氣以悲成壯皆謂可一心殺賊乃總戎之降表至賊營即在此一日也未幾賊至又未幾賊大至遂攻城總戎守南城公守北城公應軍士急擊賊軍士抱手默然無動者蓋一切火礮之火線已絕其火門已俱塞實不能發矣公仰天大慟南門已大開迎賊進公知其已獻城乃登城樓上顧左右取我鑑水亭之絳服來亭公之署內亭也當賊勢漸壓甚公將署內諸服器分給勸苦隨人惟取大紅公服一件展之亭上歎息盼戀謂左右是服爾知之乎左右莫解公此意莫敢口應公曰此吾拜天子命巡撫宣府時服也爾謹為我持之以常隨我我死服此耳至是遂取之以服東望關稽首畢則遂死其死也則欲左右來死之曰好斷我頭斷我頭我不痛也左右皆只哭公知其不忍乃自縊之賊進城緣城墻至北樓上見有絳服臥者問何人或以公對賊且連稱惜宜城大過數十里繁盛自成望之承允跪之前稱賀有見功之色賊曰此誰家城承允不能言有姚時中者諸生也拜之孔子廟於其廟以死申旺亦諸生也亦死而承允之杖殺中軍則張世澤參將則馮信信闖賊之心腹人也其官於宜蓋賊為之買官於宜以圖宜者其千名賊夾承允之兵入城信誠之私念總戎自結髮歷官二十餘年以至今載大將旗八座目毗雷電一視視人人立死天子重難之如此豈不以其可託者耶今毋言其他以祿計之彼一口之自食於朝廷者亦當幾萬石粟矣是不亦人乎歎於所親呢其人奔承允且以告立杖死當杖猶未得死從南城墻上懸一木之類飛置於外碎之總戎宜人之兵盡土著稱勁外來莫能與上下故從無外來者故皆徇總戎公之塘報亦皆徇報於公故皆莫得實故賊至已望見之猶不謂是賊遂乃敗宜之人悲公有言曷祝諸皆曰諾遂立廟公諱之海宛平縣人丁丑進士長祥來宜拜公廟感公乃整齊其本末銘焉辭曰

天上日中誰有凌斯惟死節臣精則實之訓經法聖難至無二刃來乘頭是謂大義烈哉撫公城亡與其殺身何事全不心動公之來宜命自天子惟天子聖惟公是使長城在天雲端無火士也眠休馬蹄如惰胡然蠶蜂毒我中原崩秦晉邦害且及宜公謂我人我熊我虎彼卷土來我戮如鼠有蠶隱心不見所蝕鬼目神聰視聽莫得纏正其辭以詭我公煌煌大誓不畏其囚賊既來止如縉紳引公雷聲威須臾而盡公有嚴章止水存焉服以蓋棺公言早然登彼北樓再拜稽首臣罪當誅天子萬壽願虎黃土吾死不苦毋惜我肝任彼賊肺久皆禁手公知其故如天星殞曾不用助公此何之願尚在地殺身難哉公處之易恭惟上天生此哲人我人不知帝知其真塞天地以氣不報一時報以萬世於赫斯廟我來拜止願瞻我公泣零如雨

金御史傳

御史姓金氏名毓嗣字鶴冲保定府完縣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官中書舍人河南道御史初受御史覽天

下之弊以為征徭不寬乎孰將不誅乎士氣不鼓乎銓路不清乎於是旬日閒疏四上四報朝廷震焉奉命按茶馬畢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既潰寧武雁門金毓嗣監軍上谷雲中即已破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關進壓都城太行來一股賊亦已先壓保定御史馳開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其冠帔諸寶物遺御史城上曰天子家物當為天子家用之也都城猝不意竟陷信至毓嗣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董之曰何如此正當為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兄子也負氣路以才著擊劍鄉里閒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為守土者受命死節已處於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嗣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陣射殺賊日有射殺城圍急餉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為無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冀脫死或以勸振孫振孫怒曰吾正欲賊之知我乃欲去戎服使不知耶重鎧甲金盔威嚴鮮整立城樓上賊大呼曰我日射殺爾賊之金振孫也賊正恚甚聞之舉奮躍前支解之毓嗣先振孫被執振孫死毓嗣亦掖之將至其首目處旁睨得一井力仆賊奔之井入死焉妻王氏亦即縊死當城圍急王氏攜其二子趨振孫弟首孫曰城圍不保吾知御史必死死吾稱未亡人吾不為也是二子惟女生之矣及毓嗣死王氏則即死有孫有子金鑿已妻妻陳氏亦赴井死又其婢有從陳氏死者毓嗣之世族父某神廟開進士官戶部尚書郎時中原尚未有故然邊釁已啓毓嗣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諸子宜如此但恐及變耳果及變死之時仆賊勢頭猶北望曰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日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士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其上必歎歎相弔男女入廟必願井稱道金御史不絕口三皇廟前井今竟為郡之名迹云

溫寶忠傳

寶忠姓溫氏名瑣字于石寶忠其別號也先世太原人洪武初家烏程遂世為烏程人寶忠三歲孤母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寶忠乃進士蓋五十九歲矣又嘗發未中原已覆沒神京震動勢勇乃得第而已遲欲為國家捐頂踵不得日常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鄰郡縣望風奔竄寶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孤女子易計也會司馬金聲即徵人起兵寶忠力募義勇應司馬故以時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陣亡皇帝廷泣諭祭如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為之司馬其時正尙在史館也海內之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即多應寶忠喜以為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去寶忠急入城登陴固守而變生肘腋歎曰城亡與亡吾其尚生乎遂自殺未絕幕府命昇之至見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握兵南來未見有如先生者溫先生獨何苦擇醫人醫之醫人至不受兩人舉劍處裂其喉而死其城之始陷寶忠趨夫人所曰城破矣昔日之言今則其時夫人無成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寢女亦寢夫人呼之女乍寤驚曰何為曰死爾女即引頸夫人手結喉授寶忠對曳絕仆地有項勳夫人曰其投匕如其言乃死女死夫人曰及我寶忠手擲

其喉擊刃一擊血湧下。賤寶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一擊我。再一擊。乃得死。寶忠乃死。幕府感動。薄之水陸寺旁。而遣女子則徵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寶忠素剛毅不屈。讀書出字大要強正。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殺之。可令傳焉。

王僉事再通判唐知縣列傳

王僉事名世琮。字六瑞。四川達州人。天啓甲子舉人。河南汝寧府推官。陞僉事。備兵汝南道。中原流賊六亂。汝寧天下腹心之地。竟如邊塞危疆。世琮以才著。故即邊焉。即備兵其處。世琮偉狀貌。負才而豪縱。一耳缺在本。里出街市見之者輒曰王缺耳來。即皆畏重之矣。常落第。不耐書生事。斥文字謂苦人。丁丑再落第。憤曰進士乃有為耶。遂選汝寧時中原之官。以賊之創健兒猛夫。廣鉤棘誘。甲冑器械。磨礪被。世琮曰武矣。實恐懼爾。必能前之。取頭於彼賊。是乃利也。於是採取戰士。查意殺賊。不徒恃敵。翼自推官。選汝南道。賊薄汝寧城。歲三四。皆卻去。得無患。一日賊大至。有巨賊自稱汝寧人。沒賊久矣。願歸也。呼城上人。城上人莫敢擊。亦莫應。世琮在他城聞之。即以一騎至其處曰。願歸乎。我汝南道也。全爾矣。隨曰何不即入城。其人竟肯入。無難辭。於是即懸入。入則殺子民之館甚篤。世琮大喜。設酒相饗。飲其人亦大喜。遂言有鐵騎五百。當奉之歸。歸則圖殺賊也。世琮又喜。久之。告出。謂出論騎且再來。世琮窺其詐。計且來則擒縛簡力士左右。且果來。益深自結納。為私人。無所忌。世琮目力士。莫得力士前。蓋其人壯猛。敢大言氣勝。力士倉卒意亂。莫知措手。世琮急乃自拔所佩刀。呼擊之。力士因擊之。乃死。既死。世琮於是怒斬力士之不前者數人。皆尸城堞上。示賊。賊相顧驚愕。亦竟整隊去。自是世琮負威望。湖廣巡撫宋一鶴敗。死。朝廷簡巡撫推世琮。時崇禎十五年也。世琮正待命。李自成大盛。有衆五十萬。羅汝才又以兵附之。益盛。秦督傅宗龍。保定督楊文岳。皆朝廷重兵。皆敗於新蔡之孟家莊。隨屠項城。乘勝壓汝寧。汝寧莫支。城竟陷。世琮被執。死。世琮初備兵。即發妻子還蜀。與訣曰。我將勤王事。死毋念也。至是被執。死。當被執。見賊首。賊首曰。汝王缺耳耶。世琮一耳缺。人畏重之。呼為王缺耳。賊耳者缺耳也。賊皆憤前焉。遂死。

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麟既去。往東鄉之羅頂寨。寨四面皆壁立。鑿一路上。惟無水。水自下取上。與仰雨而已。雨不至。賊在下。取水不得。上即困。即無有子道。故蜀之民恐賊即上寨。寨高不可伺。賊怒。莫可如何。然莫有一塞全者。人皆死。麟往羅頂寨。攜妾婢。人目金幣。充積不得。賊伺守不去。水絕。麟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備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即執麟。麟大罵死。其子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麟父子死。母遂死。寨上人舉火盡焚死。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為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其是諷之。以為居官不識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僮廷臣某當殉。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款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為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論。沒於不肖者之輩。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西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即顯出。祿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省會。數百騎即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官所見之。即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皆碎。一時堂上皆驚恐。支解之。唐階。豫姪也。參議階。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頗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去。僕速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遠去。中途騎憐階。謂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自彩死。並階。豫。死焉。

李長祥曰。余昔在都門。聞廷臣推湖廣巡撫。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推宋一鶴。其時有背議之者。謂新甲之呼朋引類也。考詹事黃道周。劾樞輔臣楊嗣昌。有云。呼朋引類。謂嗣昌用陽河總督陳新甲。為兵部尚書。嗣昌其時本奪情。新甲亦奪情。以不祥之人。用不祥之人。是謂之呼朋引類也。若陳新甲宋一鶴不同矣。亦以是目之。何哉。蓋以新甲與一鶴皆舉人也。嗚呼。舉人與舉人之不可相與為用乎。用矣。即謂之為呼朋引類乎。嗚呼。誰敢哉。當陳新甲之始至京師也。帝即於是日召對。幾三鼓。後將退。新甲奏言。臣之踪孤。為引類乎。嗚呼。誰敢哉。當陳新甲之始至京師也。帝即於是日召對。幾三鼓。後將退。新甲奏言。臣之踪孤。帝曰。有朕在。卿即不孤。君臣之相得如此。其後竟戮之。帝一人之不勝羣下也。宋一鶴節鉞矣。荆南道蜀人向鼎。謁見言事。一鶴欲拔用一人。鼎曰。彼一榜耳。一鶴曰。我亦一榜也。鼎默然。然卒不聞其有憾。謝一語也。夫以荆南道視撫軍如此。宜大司馬之終被戮哉。又宜相與用之。謂為呼朋引類。與子常過汝寧。見世琮之所為。當流賊四面慘殺。官於其地者。羽檄終日。寢食寒心。相對咨嗟。甚且出涕。世琮不然。政事之暇。即射獵。射獵之暇。即讀書。而一有警聞。即董飛騎。奮往。神思不亂。意氣愈雄。故能在此危疆。聲名煒赫。豈可無幾時。即議撫軍也。或曰。是直棄之爾。蓋湖廣死地也。宋一鶴可睹矣。宋豈不謂才。李自成巨寇。勢已極烈。督師之相繼。皆潰敗死矣。一楚之撫。何能支之。夫其前之為大司馬之用之也。本以其才之故。謂其為利器。當不折則用之。云爾。大司馬固從封疆之起見。而不料其至是。今世琮之議。廷臣豈復有大司

奚讓焉。若夫寧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遂。過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潁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其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宮人姓費氏。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水涸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狼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賞一。首目羅姓者。費氏乘間刺羅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尙幼。只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既幼美。又素警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無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憤諸宮人。或有免者。我必不免。乃即投井。不死。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各懼。擁之。自成前。自成喚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俱謂非真。遂以賞羅賊。已將亂。費氏又曰。我非公主。然實天潢也。將軍又責人。既顧我。何不待至夕。羅賊信。得待至夕。至夕。羅賊醉。所有。皆名。家子弟。方與一人。狎。倦。費氏暗。竊。利。刀。盡。力。直。刺。喉。間。羅。顛。墜。牀。下。童子。莫。識。其。何。故。大。叫。呼。賊。皆。至。費。氏。曰。我。一。宮。人。得。斃。爾。一。首。目。快。矣。於。是。自。刎。死。費。氏。選。入。宮。非。蘇。禮。部。蓋。內。官。進。入。后。宮。者。亦。未。近。皇。帝。而。后。有。其。意。及。將。投。井。衆。人。相。謂。且。奔。竄。費。氏。曰。我。即。非。被。恩。幸。之。人。比。亦。何。忍。倍。主。事。他。人。乎。乃。卒。死。賊。驚。聞。自。成。自。成。大。怒。以。失。羅。之。一。首。目。也。戮。羅。之。親。近。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歎。費。氏。命。葬。之。云。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在東安門。忽宮人湧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

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為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為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尤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歟。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觀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間婦傳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宛平縣人。娶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粗糲食。待奎不怨也。賊至。奎在外。張氏恐。宅後有水。張氏避伏水中。久之。出水返視。室有賊在。據其室矣。遂據張氏。張氏無可如何。遂汚焉。夜半。賊寢。張氏潛離。賊探。刀。得之。勒。砍。賊。賊。奮。叫。幾。起。隨。仆。竟。死。將。黎。明。奎。來。張。氏。告。之。以。其。故。奎。大。驚。戰。慄。張。氏。曰。何。然。謹。避。之。耳。賊。之。來。也。以。重。負。張。氏。謂。奎。盡。去。奎。恐。張。氏。強。之。負。負。去。行。遠。觀。見。道。旁。一。井。張。氏。泣。曰。君。知。之。乎。吾。已。失。身。矣。因。痛。流。涕。曰。我。所。以。不。死。者。冀。見。君。耳。既。已。見。矣。我。死。也。奎。曰。即。不。幸。失。身。非。爾。之。罪。何。如。此。張。氏。曰。不。然。他。人。即。可。蔽。過。何。面。目。再。事。君。竟。投。井。死。奎。慟。哭。出。井。中。殮。之。後。奎。以。所。負。之。於。賊。者。資。緣。得。官。官。置。壁。縣。典。史。繼。娶。復。得。婦。好。然。不。忘。張。氏。云。王氏。北京市人。吳信妻也。信世居齊化門東。偏貨物張市。賊至。以信為有家。縛信拷掠。王氏少美。而性

剛。見賊拷掠。信如此。遂閉門去。自經。賊初縛信時。王氏哭目信。賊已伺其為少美婦人矣。及閉門去。知王氏自經。乃且釋信救王氏。王氏救活。賊即逼汚之。王氏不得脫。切齒賊舌。舌斷賊昏。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至。賊狂叫噴之。問之。但指顧不能言。羣賊以為信之家有祟也。乘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焉。信感王氏。慟哭三年。而後再娶。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以其敗也。恨之哉。吾蓋取之矣。張氏汚矣。而即死。且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蒼黃斃賊。死猶快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蘇張氏王氏言之。其在匹夫匹婦。豈經於溝瀆者比乎哉。雖孔子取之矣。賊之陷京師也。衢巷第宅。卑庫之室。死之者有矣。不可勝數。若斯之兩婦人。蓋不徒然死者。吾尤樂稱焉。

甲申賊者傳

顧懿。北京蘆草園四條街衛妓也。賊破城。獵去。一日乘賊醉。解已繫紅絲帶。賊死。即自縊。縊不得即死。他賊至。執之。見巨賊劉宗敏。宗敏曰。妓何如此。顧氏曰。本不過妓。只是見京師忽然改變。不是舊時朝廷。甚憤不能平。欲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宗敏怒。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目中最慘烈。而有時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強。並賊執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乎。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命凌遲其婦人。與己兵。遣其夫。當顧氏。懿言已情。宗敏怒。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顧。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為。如。此。人。家。做。此。事。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喜。懿。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死。四郎少年柔曼。有鳳陽動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起。即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賊腹。賊動。頗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屍屹立不仆。賊推之乃仆。

李長祥曰。顧懿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懿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懿猶然乎。若夫只帶鸚鵡冠。傳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吾蓋觀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附毛惜惜墓記

毛惜惜。墓在高郵。見諸志。予來窮野外。至一處。人曰。是有毛惜惜墓。然荒矣。莫可識。予欲一再拜其下。不得也。嗚呼。彼何時哉。遠矣。猶仰之不絕。以至今。如惜惜者乎。惜惜。高郵妓也。淮安人。在宋之端平初。年矣。其時守高郵者榮全也。佳惜惜。惜惜亦媚行事之歡密。全據高郵叛。一日飲招惜惜。不就。強之。就。則忘容也不樂。或背全不應。全不。斥責之。曰。本謂太尉朝臣。以得近為身幸。今叛臣矣。妾雖賤。安忍事叛臣。全大怒。立死焉。嗚呼。惜惜死哉。死乃在惜惜哉。惜惜何人耶。妓也。嗚呼。妓死哉。妓則何。且妓

矣更何顧。乃不肯事全。妓可爲也。賊不可事也。嗚呼。如此哉。夷亂以來。市廛井里。與臺婢僕。其烈烈死有之矣。而姓名不著。滅沒無傳者。比比也。若所聞於今日。有優人王國臣者。或曰黃殿臣。燕人也。擅絕技。國變以來。易他業。忽內命入黎園部。欲飾病不就。其黨驚曰。何然。禍子驅矣。且是行也。將貴幸。何爲然。殿臣曰。吾賤者。不意以絕技名。今易世矣。吾不忍再奏之也。竟經死。嗚呼。殿臣又何顧與。則又何慕與。今其地遠矣。不知墓之何所。有表之者否。其表之也。何以爲其辭。能不使掩也。有如此者否。予在浙。浙之黎園子弟。於其死之日。哭泣祭奠。予亦歎歔出涕。今來郵。又感惜情事。而郵之人指其墓則荒也。憑弔不忍去。友人命作記。於是乎云。

天問閣集卷下

崇禎遺事七條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授意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久矣。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涖毛營。已將至。文龍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聞經略來。兼程從開道往逆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開道圖捷速。不意經略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無事。同參軍王臺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恭謹異常。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屬其日一問候。崇煥憶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整旅將歸。謂王臺。吾見毛帥果可爲朝廷大用。汝曷往拜觀之。臺往。文龍踰時乃出。臺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坐。臺西向坐。設飲。文龍之席皆金玉器。臺惟瓦。又製於主席。臺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臺曰。誠如公言。但其眼孔大耳。崇煥聞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猶作兒時戲玩事。事指海濱顛翻亂石等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臺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只鞠躬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其過。文龍則跪伏。崇煥遂曰。取向方劍來。文龍只痛哭流涕。求釋。不敢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向方劍時。文龍養畜健丁之素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驚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數萬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迄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諸軍士訖。歸焉。其後崇煥亦誅死。王臺還紹興。國變

爲僧服。山陰畫者作十僧圖。畫圖一僧。乘一大斧。斫兩大木。臥地下。蓋以壓既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毒其手中也。暨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兵部尚書陳新甲。久歷邊情。帝寵甚。每召對。議封疆事甚密。時首輔周延儒亦其寵。帝召對新甲。則首輔不與焉。舊制。上與樞臣祕議。諸廷臣皆屏去。惟司禮監太監與首輔在。至是。則首輔並不得與矣。延儒莫測其何故。自失意。延儒素賂通宮掖。探帝有手敕三次。祕賜新甲。於是誘新甲長班之爲新甲近習者。私之。與銀五十兩。曰。若得三敕見。則再與其數。長班諾去。盜透新甲扁額。取三敕。獻延儒。延儒乃知其爲和邊也。遣長班去。作敕。且次日來。及旦。長班來。延儒不與。故怒曰。何曾有他物在我處。乃擾我。當聞之爾。官重罪爾也。長班懼奔去。延儒得手敕。奏事略露其敕中語。帝默然。帝與新甲祕議。謂新甲無泄。至是。疑新甲泄。怒起入宮。即追取前敕。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會馬紹愉歸。紹愉。四川舉人。任知縣。以恃才敗。新甲惜其才。畜之署中。每事多諮之。帝與新甲議和邊。帝難其使。新甲以紹愉應。即授兵部職方司。暗奉命往。往果成功。歸。延儒使使紹愉。謂太師處當往謝。紹愉曰。往謝矣。曰。不然。當禮物謝也。紹愉意從虎穴。伴生還。尙何謝。且作何名目。姑諾之。計其何如。其人曰。太師以公爲朝廷成此大功。即擬受兵部侍郎。久之。即當大拜。其禮物當三萬金。猶慮少耳。紹愉大駭。言之新甲。亦大駭。而不敢報。越一日。其人復來曰。即不能全。當且納一半。餘姑續之。不然。公徒勞矣。紹愉與新甲計。願慮不敢。即報延儒。即草疏。命所私科臣傅鼎銓劾奏。謂馬紹愉方至通州。即用金字大牌二面。導前。上寫奉旨和邊。四大字。帝覽大怒。新甲於是被誅。而所謀皆解。外事不可言矣。

帝既誅陳新甲。久之。覺首輔周延儒諸所爲之奸。宮掖左右近習。皆延儒之賂通者。而莫得其實。一日。帝御德政殿。欲與延儒語。盡屏去諸臣。又盡屏去左右內侍。隨又並屏去司禮監太監。且出御座。猶左右顧盼。若猶恐人竊聽。乃竟出殿。至露臺言之。延儒退歸。謂皇上露臺言。無他祕事。可人人聞之者。何如此。方惶惑揣其故。忽報皇上與相公言之。後。立縛一太監。斬之矣。其太監位高。素忠謹。無他過。內侍莫不親之。不知其何故。諸內侍皆疑延儒之在露臺與帝言。帝故殺之。於是思中延儒。盡發其陰事。帝遂罷之。歸。隨徵入。死焉。其徵入也。費黃金十萬兩。先期至京師。冀買脫。無敢受者。歎曰。死我張天如。使我不得聞過。天如。太倉張溥也。

五省總督朱燧元。方涖任。謁先師廟。至明倫堂。諸生講書訖。即縛諸生八人。斬之學宮前。闔城人大驚。搖莫測。後平水西得安氏諸冊籍。則八人安氏耳目也。受安氏金拜官矣。安氏有軍師謝姓。安氏一切兵謀皆其爲之。燧元用力士授之以計。越山攀木。夜入謝軍師家。縛軍師來。安氏不知也。軍師見縛。長揖作賀曰。先生得我。安氏無能爲矣。敢不賀。安氏有女將軍安八姐。勇捷無敵。諸名將往敵之。皆敗。竟敗敗官兵失利。燧元謀安八姐淫。於是選軍中美女。得一人。飾以金銀。兜甲。善弓刀。駿馬。首陣前。偉麗亂人目。安八姐合戰望見。即縱馬欲生擒去。相近不加刃。官兵遂反生擒之矣。至則獄之。索三國志。獄官持送。喜獄官。獄官不敢前。稟之燧元。燧元曰。姑融通。延活彼。以俟吾請命也。命下死。

鄧總兵現。剿張獻忠在荊州。傳宗龍以四川巡撫升兵部尚書。過荊州。現謁稱大司馬。恩師。自稱門生。大司馬曰。誤矣。蓋總兵稱本兵。恩師自稱門生。無此名目也。現曰。不誤。現重慶府巴縣。轎夫也。恩師來作令。現身特長。又壯大。與三役不相等。官升與現一躍起。顯官府墜地。於是刑現竹板四十。現思官亦世間人。不自天上落來。我獨不得為乎。現有一妻一女。是夜飲之酒。使醉。乘江水中溺死。孤身走關門。投作戰士。今之儼然八座。為關外重臣。皆從前四十竹板力也。不然。老死於巴縣轎夫矣。大司馬大異器之。嘉歎不絕。現戰功在海內人之耳目中。後現死。獻忠曰。現死。天下無我對手矣。獻忠甚忌現。其面上一刀痕。現砍之者。現壁荆門州。獻忠在襄陽。現竟一騎望獻忠營去。近四十里。獻忠有百騎來。現下馬。將入廁。向前索草紙。聞掌盤子今日何為。一騎云。爾不知乎。將飲酒觀劇也。現到營。獻忠果飲酒觀劇。現繫馬。隨從人入。漸深入。至獻忠酒筵邊。漸近。則奮刀砍去。中獻忠面左腮。獻忠仆。左右亂勒刀。現雜亂兵亂揮之。稍得退出。兵愈噪亂。反莫辨也。遂亂乘一馬出營。望本營歸。無害焉。

關部楊嗣昌。瑪瑙山之捷。非常大捷也。張獻忠之死者十餘萬。其初之合戰也。大帥左良玉。女總兵秦良玉。合敵之。兩軍自山下逆上。賊已自山後過嶺二里許。賊據上。臨下。秦兵一接戰。即西北方走去。左兵頃刻即折兵萬餘。方急。而秦兵已從山頂橫擊賊。賊反顧。左兵大呼。賊敗。左兵逆擊而上。兩軍得合至嶺上。反據上。臨下。賊大敗矣。秦兵精悍。秦良玉多智略。而驍。在夔州。巡撫邵捷。春還答拜。竟振旅去。張獻忠斬關入。無製之者。

張獻忠據有成都。僭稱帝。國號大西。蜀殘甲並草開諸忠勇士。合中江射洪。約十餘萬。阻山水堅壁。甲胃漸盡。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

行狀

鄧全祖望撰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澹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為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蛟宮蠟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為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峯臨雖嘗為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考見。乃為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為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自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即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為首輔。欲引之為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顯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

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掠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冀圖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焯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鄧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僻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鄧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間。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獄。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屢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憤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錫得之京口。都統金礦。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湖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秦潰。相傳侍郎已殲。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

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獻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本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真夫人也。時例應徒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閩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南下百粵。與屈

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國圖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忘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楊大洪集

楊燁撰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免於巨愆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踴躍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倦倦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表裏扶同。其倏倏燎原之勢。縱曰遮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嚮避。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宗之靈。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熟視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為朱雲之檻。為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旨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踰關赴遠。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漸滅。覩見陰消。

楊大洪先生文集 序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 勅魏忠賢疏
- 申明禮制疏
- 敬陳保攝疏
- 敬述移宮始末疏
- 乞停內批疏
- 勅史繼借疏
- 慎擇近侍疏
- 乞清宮禁疏
- 告病疏
- 乞歸疏
- 告岳武穆疏

楊大洪先生文集 目錄

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為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為小人哉。竊慨當日之璫璫者。或為上公勅書。或為生祠碑版。或為賀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粉額。種種諛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章。儻有人心。吾不知其顏赧何地也。有真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與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弗可及也。余竊刻氣節部。因以公為之殿。且弁其端云。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 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予爾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同門
答梅長公
答黃軒錄
與鄒南皋
與楊按臺
寄李本寧
又與鄒南皋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郎蕤道
寄梅長公

二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皋
寄陸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咨伯
又寄李本寧
與鄭文水
與熊樵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蕙嶽
又與王蕙嶽
答鄭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盤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參璫後寄回家書

五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明 楊 謹撰

疏

勅魏忠賢疏

為逆璫估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遠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善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責上起職田開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名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繆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稟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閒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

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諛議政事之堂幾成闕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豈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燾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燾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顧己之忘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網羅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嘩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安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借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友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友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顧嗣要挾無窮王言屢襲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營地擅用朝官規制備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語勸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熟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

三也。因而手滑。臨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諫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感。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害傷其墳。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鑽。大罪十五也。王恩敬。胡道。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擊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亦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誘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陸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織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欲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醫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網。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難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遞打網。片語違權。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從閣知。不理閣教。而應星等造謠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一旦賊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如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瀆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寄名內相家。丁儻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開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龍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奉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貨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兇於肘腋。開乎。此又寸樹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皆得之邸報招案。

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換者。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聞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稟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舉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英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雷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惑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懷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麼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砭之上。而備備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不備。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備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動威。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交。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申明禮制疏

有瑣瀆。仰淵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禮綱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竊見二十餘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據其大要。列為數端。稍佐邦禮之廢。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殿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于戈搶攘之會。尚能彈治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凜日星。偶因年來。雞犬無聲。雉扇希聞。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蜂擁喧闐。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禁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志典。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逞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昭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開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道宗道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諸諒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縉綬。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與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諸司職掌。最宜宜問。一有宜問。即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度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豪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開垂宜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墾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務虛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備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小醜未寧。驅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寇盜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島善善。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既決旬矣。而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擔荷。苟且延推。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情虛知。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為朱雲折檻之直。柄楚碎首之忠。儻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袖袖之外。閒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聞。凡舉世號為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懇勸處。或誠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倖倖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帝尊尊。心忤勢寒。知怨乘而冤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

無管攝。該部之詞。處處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降。重則勘問。追職。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為重。臣子之體面。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人心。厄塞。庶位單虛。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常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尉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究。究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眾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欺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探。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除用其脫卸。而頑者作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人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即如劾奸斥佞。只須彙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得擷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鈔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劾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軼乘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為無過也。今皇上方弘止筮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為皇上告。而并為蒙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日疚心。為日久矣。幸茲朝政更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瑣。亟為申請。儻能俯采。未諒。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册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觀。盛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部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為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保攝疏

為發明聖躬遠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為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為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願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積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手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本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識。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時稟。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

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都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由。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焚膏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且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盡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劑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齋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開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齊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皇上暫輟機務。沈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為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下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觀之念。不止請為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為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恩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年。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請。侍御無相擾。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密。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為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

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醜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滿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開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召。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冒死忿誓。謂先帝宜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攀轡。望道弓呼號。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為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蟻結窺伺。誰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其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禮。貴下有認為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為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蠱。得挾僞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沖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降禮自降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

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私。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借選侍。徒跳踉跄。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瑞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時之士。誤收為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分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目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瑞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幣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竄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選侍情者。職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兜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噫嚅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開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阻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備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探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乞停內批疏

為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味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為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為喜怒。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堯矣。且為之殺屯郎萬燦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關。以求聖心轉悟。伏念爾馬投鼠。事不可礙。隱忍包合。候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自斂。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滌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教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教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

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為喜怒。忠賢又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為喜怒。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為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悻心驚。認以為真。遂寶其言以為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為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兇橫。不顧削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履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其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為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撥除大臣。驅除撥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明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為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各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政張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為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為己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羸。人皆指為怪物。曾無蜂蟻之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嘗口而先陷。曾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為尹。曼。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珣。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若公卿大夫。欲何為。珣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珣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官不敢言。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

諫謂之濱援。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聖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貨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刀。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癡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勅史繼借疏

為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為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憤於一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問罪。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借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攪揆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臣請為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儒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藉藉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為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刷七字。別寫膠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其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為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膠非膠。誰為不聞不見。而臆傳之日。畢竟際昌為第一人也。寫別字者。歷卷豈一榜盡日不識了。多磨副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幸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以謹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道。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臨時違眾贊成。則繼借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士師之律。繼借為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餘臣聞臣認罪之時。繼借若猶有人。臣禮急宜踴躍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接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東身席。以聽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侯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微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為事外之人。以其事為無甚關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捱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借之自為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弘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十喪其元。於人文為無色。於國體為不祥。誰實為之。以致於此。而到任之日。猶然儼以衙門前。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即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為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質無差。祇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借獨當閃躲。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即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清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朝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懸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為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授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

不與以已。繼借未為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大權在握。加膝盈滿。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為相耶。不可以為相耶。曾推雖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豈紛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補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特告繼借。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規為瑣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為章惇者。無為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借都震然无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為。況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借因枚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久勘。設其欺罔不忠。心迹。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政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繼借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著管。既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署矣。繼借枚卜中人。而又學李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為目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為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益俱。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外患。交并一時。即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為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愧恥。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愈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表廷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借為不可。至於署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借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隱求。傷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佐證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為之關說。至於三奉堂諭。歷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遣矣。尙安望其餘序人倫。而又望其為救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繼借。不過為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掣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為身與為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悚息之至。

慎擇近侍疏

為元良之輔導。為急。替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容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册立繼體。卿上請。蒙煥諭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乘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開闢。宏開。經筵肆啓。凡妙簡官寮。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帷一罷。宮止巷伯。實為政矣。是故古者論教有法。不惟重疑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傳之不勝衆。

咻也。今縱廢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視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何如便辟之狎。呢造次之開陳。何如謹開之浸灌。閉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遠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尤易。於心。矧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為瑣。久則沃水於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猥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修談春華秋實之盛。而倦惟以近侍為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養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斐而知陰生。觀盆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謂。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乞清宮禁疏

為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愜輿情。而返道慎重。必待諫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為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九卿科道。既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為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稔聞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恬特寵靈。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種種情形。實為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選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侍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牋。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選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為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選等。定當思三朝養。深懷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尺劍。么麼頭顱。即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并且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啓先帝聖聰。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

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為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遺命。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喜之處。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緹騎侍衛。原不乏人。亦取諸大臣僕牛。馬走其間。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願命。此誠千古殊遭。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君父願。義宜祇承。而中開拜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成先帝之寵。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為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庸才。智力淺短。邀時之福。虛忝梧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為大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共披聖恩。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不敢煩渎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幽。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疎薄。命塞。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血滯。柳早衰。鬢髮半白。杜門山房。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為命。況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既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冒非次之榮。循省懷慙。思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奮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即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乞歸疏

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鄙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陸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變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臣幸而獲生。猶賴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屢屢於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還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為奇。逢千載亦。其殊遇。臣即畢命。身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夫移宮一事。本末本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為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

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疑難恩義之閒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華。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華瑞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燾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踴躍呼號相應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斷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脆脆。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讀書時節。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為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於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蓋其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傲僻。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肅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于當年遇遭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上春以梯榮。挾孤忠以困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迹。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倦倦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迹。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詠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齋本赴文華殿叩頭。舉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岳武程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開正氣。高山仰止。凡十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遼屋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豎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建義不能忍。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撓。建義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倦倦。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建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則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并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建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建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建。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建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環。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瑣瑣。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千政之制。建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竊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關既已雲深。舉國盡為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厲帝心。少戡兇狡。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識。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妄發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建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賊。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淡。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教之子孫。與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鋒。當更發揮一番。建恐孽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襲。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有建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稟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瑣瑣情切於疾痛之上。願惟神宥其襲冒。有以啓之。建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併李選侍移宮兩始末記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建在兵科。附導謁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沖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因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娘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起。遂支離牀褥。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命。是時建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曾友人徐僕少養量謂。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備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其李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挽今上天啓附已看承。勸以先帝妻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并兩朝於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今上時亦向人泣請。皇太后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時建聞。心腹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

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設。御史左光斗并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動職諸臣詞各嚴正。而家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我等當為君包管。若不聽我。我等當亂。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養性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向欲避社稷之靈。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備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致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璟。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并閣部科道。俱意上。且杖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璟。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初。始愈。登極後。勞著甚。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聞。目視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璟。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家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為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一小醫從上耳語。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先帝前。挾上入。嘈嘈者久之。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上失色。忽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為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順道曰。上已疾甚矣。戀戀於諸臣。若不肯放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詔。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攀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萬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聞。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勸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姪。感毒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

時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擬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聞。三三公到。連向門口。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據子即在。三三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閣者持挺回阻。不容連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閣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攔住門。不容相入。意欲何為。閣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為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璟。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擁。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漣因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請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謂孝端皇后。曰。今日閣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清宮。行大小。與朝暮。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者。漣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過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臺。臣順道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今未定。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合殮與成服。舉。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極。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洵。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為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上少說話。一便。二便。初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髮形。怒色。而僕少徐。臺。臣左光斗。直唾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漣如芒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周錦衣。略思。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不得多。為聲色。以亂人耳目。略。既。領。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疏。左有單。疏。初

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妥。職即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聞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不當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伴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謂。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推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構。明主憂危。舊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曉曉再言也。

被逮時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連與左光斗等爲賄賂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隊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遂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滅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君父之前。連所自恨。三朝蒙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繫且死不暇。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連之願畢矣。謹揭。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當公謁選。今得參佐吾邳。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恂恂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遠。神安而力定。與語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意復欲然。常有以自下。既得公家世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邳子之福矣。已公襄惟入境。連不佞。得以部民拜公古風。隨接詞。私謂友人知言。屬有應得公攝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一筆之下。慎重再三。更不忍輕杖一人。驛一人。伍伯廷偶立。無所事事。曹掾抱案牘。盡諾而已。會五月元甚。一望土龜坼也。村市洶然。米價涌騰。公疏神步。神色爲耀。雨應日降。既霑既足。百物回稿。而歌村舞。曰。公生我。語生某某等。聚族而謀於子不佞。方今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剽心醫瘡。閭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既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稿。吾應其索之枯魚肆耳。而我輩二三措大。苦倍之則今日之雨也。爲德於吾儕。詩書之族爲更大。且守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況其代庖。不淺我以生足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君禱者乎。曰。且無論其他。如公體貌尊偉。矣。若承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色爲快。民某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避輿。再肅而懇。

澆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歸矣。未也。葉蕪之飯。齋鹽一杆。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膳以私。公色而得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飭於人之共見。弗見而欺焉。神其子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歸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方祈雨時。糧肯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旱。民心正慌。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參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寧吾參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有愛民之心。窮而迫於若無以自給者。桑林之爲禱。環柴聚艾之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真而發於若不能自禦者。人之不忍殺己之寧自代。當甘誠壽是也。窮迫之極。鬱自蒸而爲雲。真惻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手。造化在心。此物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董子曰。怨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薄而爲甘澍。自公之來。相安於耕。機安於織。詩書安於誦讀。估客安於應。行旅安於市。向時拘孿之勢。若解而舒。瀟瀟之氣。若澌而淨。枯凋之色。若膏而潤。啾啾之聲。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既以繚繚。而一點盎然生意。又有以薄而通之。與雨邪。邪。應禱也。非以禱應。冥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曰公不苟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謂邱之禱久矣。又在無以有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忻然而笑曰。是善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應龍之飛天也。數潤滋化。有地無不仰。前日之雨。四暨旁沾。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小人。且不忍以治中別駕。獨私我公於子。而況應然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聲名鶴起。公卿間得。以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膏雨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邳子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無威福之吏。里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修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聲特起。江漢間。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優借公露章。蓋論薦公。俸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郡邳之父子弟。奔走歡呼曰。巡方使者。幸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獲上得民。我曹於地方事。益有所仰藉。以宣通上下。拜賜當無量。謀所以宣中心之愛。而屬余不佞。致詞。願子不佞。亦何能有當於公。則嘗有慨於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質也。藉抒吾所繇。以及於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今田夫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符澤下民。而聲施無數。實惟親民者使。而更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邑。夕奉行於令。承尉矣。力所不得。夕請於滯泉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願不於愛人者。有實用與。而今之爲守者。虛矣。清華之說起。歎簿書勞。人者曰。一塵出守。或者又稱引漢書。賜金滿入爲通侯。其有徑心焉。夫厭薄簿書。日惟脫出爲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於民若風之與萍。躁急於通侯公卿。一切鋪張聲譽。以養交延。望精神之在民間者。亦

什一千百耳。反之。筮仕委質之意。祇以爲顯庸也。於膏澤下民本領。絕無相肖。未嘗不循資序。遵公卿華。應而地方之口碑。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以進士高第。再仕爲令。假善事上官。如所爲巧延聲譽者。豈不能掖垣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徇逢迎。爲吾民之爲求。即今公之同籍。各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緣一屏藩風憲。或各郡佳麗地。而且叢樹邳子爲。則公之識度。固已較趨名走徑。擇官擇地者遠矣。往余一望見公顏色。氣沈而勁。言簡而要。風規凝遠。無少年虛憍意。而問民疾苦。風俗良媮。目蓄蒿焉。有如不及。既視事。省煩文。赦小過。仁孤弱。重農惠商。儉用足財。去其淫意。與奇袤之民。往是郡有捕逮。遣胥下縣。官吏亦不勝驕。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中期程殿最而已。邳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爲之喧。公聽受絕少。惟務以默止。讓解息爭。甚之有批下縣者。聽人願息。即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伍伯監門。稿立備傳呼。率多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飲以醇酒。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有不便於里井者。一請即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捐俸煩甘種。屬有司春省補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別標題。目以矯名不旁。有占望以詭遇。輕重疾徐。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之調劑。而無所闕。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之仰膏雨。潤下尺。生上尺也。故今日之薦不薦。不足爲公有無。而一御史薦。走國之人。叫呼踴躍曰。巡方者。幸知我公。孩提之童。見父母之眉目。略開擁抱。喜多無所期。自有所觸也。今天下之民。隔於上極矣。微併日促。其有亂心。爲之噴噴。而向我用一緩二。以急公家。而無後言。媚於庶人。以燕天子。社稷之功。於是爲大。無寧惟是。民安可與定亂。民親可與作忠。親上死長之心。生於深耕易耨。有勇知方之衆。何王之憤不敵焉。廟堂之上。扼腕民窮。而不能於一人。一物引手。而不能於一食宵衣。有以分其憂。即都顯據。要人眼目。而鶴軒鶴味。將無於公乎。顏甲黃次公之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宣布詔令。務在安全。而責成之。卒以中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肖。漢嘉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家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問褒勞。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夫公固無意於尊。有以爲之。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於有以爲之要也。甚矣。曾子曰。視其庭有搏鼠。鳥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於尊。而尊應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騰也。則請爲公歌。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行且以徵黃次公者。爲邳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鹿鳴之二章。曰。視民不侂。君子是則是效。天下諸守吏。行且以縣官之徵公者。勉法公之成事。則并申歌采芣之四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布之。露章以說勸我輩學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寧獨吾邳與諸大夫有仰藉。以獲上治民已乎。諸大夫忻然而笑曰。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柔遠能邇。山粉榆以及縣。由內寧以成外攘。則吾子之意也。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請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擢公而共有以成之。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代李本寧大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儒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父母夏公商霖册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內日如衰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上下山阪開凡七日日凡十許里淚沾衣汗下上雨得先各州邑如澍應山民貧甚近復棘於駢賦儻更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不啻衆孰如公賢者幸為應山鼎藉一言夫亦史筆中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余時赴南太常之任舟已發矣歌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於朝并舉吾鄉卓異第三人余以予告南歸文儒復書來尋前約余讀文儒之為諸士欽公者悉矣即余不敢以禿筆寫字辭亦何能更益於文儒無已則有已在文儒筆端口開而微闡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余從子營道雅好人倫鑑久游文儒函丈一再過應山悉公治行歸為余述從文儒問答語謂廉吏之在今日詳麟鳳矣夏公不但金矢之贖不入於庭且月報日給與往來廚傳之費半取辦於家今日號難處無如我輩青子衿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遺之民亢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鬱無所訴公曰吾子弟也親道師道之謂何而疎之而賤之授以稱停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更觀公行事意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於豈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非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淑氣應之矣此其紛有內美考衷應度即五風神爵開誰常雁行文儒則謂飲水載米人以之稱公而公未嘗自道一貧字事各當民士心而公猶然其若有所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也謂美盡是矣若無人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教鄙者且故菲衣惡食以揭之眉目間而況口不言貧公孫僑不毀鄉校密子賤不廢兄事若而人今不曰無以厭諸子於小有財雖大冒頭巾不可近且借爲口實以自蓋焉況有以服之而猶欲然若不足則公之誠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黯爾無所知識竊嘗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潰於成而成或不貞於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坐居心不素守己之勝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激之爲爭鳴豫之因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矣故謙之元吉君子以寡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無放成也公下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稱衆紛之停又以敬然若不足者恬以和爲戾忌憤之習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儒之言曰侯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則余於此念之愜意之衷得公之器之德藉譬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綴山嶽之凝重狂飄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減之鈞石焉行水不加躍益之鈞石焉食水不加思沖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大受亦字俊爽而意符有以自下文儒所已言者耳乃文儒與二三大夫慶公之聲華鶴起長安公卿間第爲此一應山父母孔道欣相告也與哉然則余亦何以中贈公其在周人頌三恪之末章矣在彼無惡在此無教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儒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其拜公之賜於無窮若應山不勝僕指之大政余即不敏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歲壬子子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沈而語溫秩秩中治與譚天下事然如注願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闡兩漢循良而上之謁選得應山令是時子衿紳及接侯衡字者曰此良父母無不爲應山手加額入應首條八行圖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創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勝負無怨既三月小大旆獵各安侯如戴青陽之旭而或者猶有猶點濠閩穴車隍中舞文爲姦利於民間侯廉得之麗於法於是門內外凜乎霜肅更有民命百章徧榜鄉市諸中遠與一切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煽祥風之和無不人人喜見施行曰侯真生我其大者裁賦長之賦羨禁糧胥之虐科營繕徵材於官府薪蔬均值於市肆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禮時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干羽之創飭蓬筮之聿新與凡諸在眉宇耳目間者百慮必剔百壞俱新故入侯之境者祠宇秩如也表望繡如也津津乎侯之精神周而健矣至讀侯所刻政迹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顏色侯治聲既騰起長安公卿間藹爾敝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意侯披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家習而吏弊民情如分章梅句也予假歸再晤侯侯不鄙棄予不佞倍道其苦心事蓋每事必三思思即寢食爲忌而且境之所觸迹之所接履之所至舉此百思內纖悉小大無不日幾圖迴胸臆間夫誠無不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掌耳然寧獨股掌間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存乎誠矣而非力弗任也非膽弗赴也先是應山作城之役協取諸里甲衝役於茲乎治公城一而治私黨十雞犬迄無寧歲當事者豈不懷焉侯毅然與吾民而計春鑄力無復之也侯爲請裁公私幣無所與而百堵成邨子上官諸麻署皆徵功乎諸屬邑府吏挾上之意冀茲爲金穴而長吏惴惴焉恐或忤而有所中百索脂體以備供帳猶慮不得當豈其安忍於吾官之遲回也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便說者曰民便矣於吾官何有從中詞喝者侯弗聽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與千百家此以徵侯之膽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今侯之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聲聞百十矣得督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又不獨邨子諸紳矣侯常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子以孝弟以悌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曰若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治應山兢兢焉無敢一日忌此語也然則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尙未有艾也哉余故一接侯衡宇而即爲應山手加額也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文

余友鄂涪姚長虞性寡合舉子業不可一世頗殊善其社友吳玉文玉文楚閩不利以其兩尊人命簡於應長虞書及焉余接玉文溫潤而廉而不劇字尹旁達如其字行與之語靈犀如屑苞孕幾莫可涯淡而悒悒抑復垂垂如墜也既讀書程圖恆下健口不問目前山水及奏藝一篇沈渾俊逸整然鼎彝貴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擬高第者而且當名人已而悉其兩尊天與君鍾插人云天與少於書無不窺名諱諸生聞願風規沈遠不爲季俗纖趨依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願去之曰

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釜餼塵。意與固自備然也。儲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嫺禮。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王文童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講大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深。吾乃知玉文之濬源遠也。玉文一日款語。余曰。不肖瑋亦貧。舌耕遠遊。今年兩尊人俱六表。人亦有言。富貴壽考。傷哉瑋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人膝下斑爛之歡。惟先生一言。以當交輔。瑋兩尊人也。兩尊人其且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欲然於兩尊人者。目前貧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雖然亦處之者何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於里閭。報稱不副於位。暑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頌詩讀書。斂身守約。胸中不著冰炭。眼底不礙雲霞。問業可以芥拾青紫。問心可以士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為游。中立之文種不絕。彥緒之清名為道。天全之為貴多。慶留之為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寧惟是。列寇曠觀遠向。而忍飢辭粟。不能得之其妻。淵明夫婦雙起。而不愛紙筆。不能得之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攜。不能得之其父。目今漢上疏榮。梁耕孟案。眉山拔藻。父洵母程。然則俯仰無愧。父母俱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錦千章。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儲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不為不足。而無假予不文也。夫玉文而猶欲然。今日貧哉。則請為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玄齡曰。人皆謂祿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崔母盧氏戒其子元暉曰。聞之取從。兒子官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以牙觀於天。與與儲人。苦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卒然不改其操。夫固知玉文必與吾宗。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望以身教者。意深遠矣。終不但以富貴容修。玉文其亦何患不昂霄。簞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暉。登樞秉要之日。仍以清白清忠。拜復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忌其本。吾終知玉文兩尊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也。而況今日不觀兩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之精神上。通於天。火煨七日。而色不變。離之琢之。為圭為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絲毫。是天下之所為貴於玉者矣。玉文忻然而釋曰。此瑋兩尊人意也。先生善文瑋之。而更以玄齡。元暉之父母。期期瑋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請謹奉先生之教。以語長虞諸社兄。而其瑋兩尊人一。一。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蠶入細。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司馬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髮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為公輔器。從司馬。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親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邴子庭。有縣魚。社無憑。風。案無留。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於平。亦既卓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蠶。民。倉。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為。之。劑。參。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於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詳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往往斤揮壘。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稱圭。以要路在

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盤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如。邴叢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一邴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簡。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絡。入蘊入細。井井秩秩。即據引證。亦何該瞻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雲。藏匿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借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匪心武備。以網繆桑土。陰雨。加意民富。以固葺維垣。自是救時急著。夫備無事。媚於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黎藿。備留心時事者。探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謂非儉穡。陽時陰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穡圭也。

兵巡宋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綏靖之略。的可咄嗟而辦。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并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襄毅。王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登。若置公於當日。滿四。寧庶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嘗鼎一臠。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即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開大小相維。而輕重布之。所以潤色太平。綱繆環者。內外大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循之者矣。止於句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為循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為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人奪於時。即承於無所因。而不敢身為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敵。太平何以不日衰。吾判兵巡之得公。倖耳。兵巡突有公此書。公亦足稱今日多事之人。使開國以來。內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環。即環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饑子。無一不叫冤呼號。叫冤呼號。并促避無以應。即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常觀由來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縣官用也。余則以為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為顏面地耳。今海內亦眷眷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於有濟。夫免置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為故事。而更妙於講求。我既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有事。無論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土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矣。寧庶人之變。王文成不請於九重之遠。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諛巧。職掌講求先耳。即正德開劉六。劉七之擾。到處侵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歸然丈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樸中人。謁選得承乏茲土。時詫余弁纓而觀俎豆之場。無益。其不相肖。既受事。入其澤宮。周視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頗末若多所圯缺。云大者如天子肆俊士於膠庠。即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竊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雅君子也。既精於典故。尤率履不越。以視先諸士。乃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如名月課士如事。覆正養士之田。如籍庶工蠶有次第。夫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聊同三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繆生肇祖。嚴生柑等。若以是。可備虞學文獻之末足。相與私誌之。更蒐賢蹤。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覆在斷碑荒碣者。綱挈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羣請刻其策。以觀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志。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聲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徵往昭來。余微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然荒服。棗。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內尊虞者。傲然與鄒魯埒。夫仲雍。疑去侯封。文身斷髮。祈與俗俱。渾耳。如今時之所駭逐之。以為榮。奮之以為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冠劍。簪纓之倫。與飾名。競采者。何可勝原。而率不能與沾沾。愛人易使之武。城宰爭晦流。則虞之開今日聲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益光者。所重可知也。明天子右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澤宮。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視舟之楫。脫是無以託於行。豈其必文斷。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沈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舍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而習之。日夜蠶蟬。以競視飲食。蠶為焉。失之弗快也。將無仲雍之恥。與人且以窺其出之所。而操之所受也。夫誠。激六經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宰武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究學道之量。則子游之為子游。具在。若泛於南方精華。焉求之。失其真矣。余以為今日之謂膠庠者。獵較功名之場也。還其源於學。而靜以觀之。今日之謂文學者。粉飾粉藻之飾也。斂其游於道。而實以出之。處不失文學之真。出使人以收文學之用。是為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不有禮殿講堂乎。帝王聖賢。寫在日間。一時修為盛舉。卒之人文之蔚起者。賦上林。子虛。頌金馬。碧雞。徵取一人之寵。高足里門耳。再起而為草玄美。新風斯愈下。豈其益於國家右文之數。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處地使也。何況文鄉墨儒。履先賢君子之地。而可無善返其初。語尤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闕。陵以為望也。無深不可探。不必盡虛。壑以為窺也。仲雍姑無論。令子游而在。文學或非其所駐足之地。夫沈涵德行之源。鬱養英華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貴州望於當日者。尤光大於來。許庶幾。益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願與諸俊士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忻然而笑曰。真吾楚鄙樸樸中語。迂而遠於事情。然可以備志之一說。因弁諸簡端。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歌誦詠讀。若出一口。洋洋乎益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於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及。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

華彰灼起公卿開矣。反以偽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即足以踵前漢而垂後芳。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合卓魯與劉寬。董宣諸君子。與之衡美。而第論。不猶當北面。而頽泚然。退耶。余再考循吏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率閭巷之歌謠為多。而被之篇什。出士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惟中和樂成。為諸生弟子歌詠。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心。而納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聞之有市心。即組織之工。綺聲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徵購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恥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多來其責備。猶難動於耕豎。藪子之口。且一應之中。人異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即合卓魯諸君子。今時斷無能人人而悅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於諸生者。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者耳。今日之歌詠侯者。大率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麗而不典。非盡出乎嘔心之錦。摠贊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迹者。微實不徵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茲焉。應山且當高倨中牟。密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憤憤日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俸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寤言。訟省。常覺門以內。門以外。吝歎。歎望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十得二三否。余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若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為侯言。余常歎焉。而常愧焉。有批矣。友人曰。子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擬也。試徵侯於紙上。扶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夫游。夏不徵能於求。由。顏。不核美於子。賜。從來難言之。於以徵視侯。其何所不足。且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又無所不富有矣。茲紀也。此之謂集大成。不豈其然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者也。以此。

書

侯吳安節老師

恭惟老師。兩開元氣。千古真人。雖醇情洛社。而走卒兒童。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時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不令人或能尼。亦斷不肯令己能自晦。計今時正多事。社稷有靈。老師且晚還朝。天下定獲觀大人正己物正之化。焚香以祝。引頌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已者。惟是不肖某遠在一方。無能瞻對。請教為疎。即關切慶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倍有汗悚。接得手教。遠頌披讀。如奉顏色。且藹然篤摯。情溢於楮穎。某亦何以當鑄心之感。有勒為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微如先生。清貞心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契。夫既已戩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妒之。夫亦歲歲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達人祇須付之無可奈何耳。乃庭前芝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語此矣。門下士每為老師手頽難繼。若不肖某。冒國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子焉。思有以自立。心之所欲往。未必力之能徑赴也。老師終何以教之。遙瞻師日。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綸召起。田間在即。不肖某。趨趨門牆。日也。

答同門

都門想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擊電之才。沈淵之誠。棠陰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混。而由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為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捷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乘在彼者。弟能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在即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瀾瀾長安。無所事事。養成碌碌。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尙款題梅。願從者先我繁雁。弟則愧矣。感矣。至於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忍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速即於戾耶。引首跋之。盱衡望之矣。使回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遙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漿。對君子色也。過莊啓大費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啓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答梅長公

趨炎趁熱。卻忘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樂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沈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人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匪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輿。何所不足。意暢懷安。取急逐逐風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來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共坐三日。不見一人為妙。遠惠過多。不敢不為老母拜。然無以為報。其謂為整何。自西陵抵家。即日逐俗。灑弓塵幾蛛網也。想當追還形弓。雖矢之費可耳。

答王軒錄太守

臺下之弼理。邇子也。吏溲溲履霜。民熙熙戴春也。而淵潭嶽峙。襟期冰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又無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不肖於斯。稍窺一斑。非敢為倂也。士民多戾。罹此鞠凶。聞從者焦心為民。請改折。商平糶。手教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子遺。仁人之心。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不肖每其父老子弟。為桑梓手額。富鄭公勳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也。復承明問。益仰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其切情景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鄒南泉老師

年來正人君子。為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略為朝廷盡力。略為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令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板爛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沈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鑼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

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檢者。力有葆含。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蓋有餘激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為少主扶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真切真切。

與楊按臺

當憲牌臨應山時。日日盱衡紫氣。以為關尹喜必得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伴一形家。忽有荒瑩之役。而不知滲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邛子之時。縣睇之殷。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真覺愧恨欲死。在澠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緣。造物直妒之耳。陽泰方亨。正大入正己物正之會。澠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攪轡澄清。想當在即。不知猶能於春明一攀轅轅教否。望望北關卿雲。有懷如結。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言於當事者。不肖謹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信不肖為知言。乃一部丞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虞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若夫繼嗣不繼。產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生而文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稱酌於在人之分量。而審固於在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遠。則臺諫之設。祇以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撓。模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保善。必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敲。寧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奮銜。致仕辦事。總於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言。竟為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之有并起也。畢竟略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是棘。此非止為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肖之言為何如。乃周敬松之功。於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枚卜。八月十五。澠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氣。必不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肖連急入請見令上。一見即呼萬歲。一呼萬歲。即請出宮之說。未必即得行。初二選侍移宮。公本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今上落於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夫不肖從諸大臣顧命之末。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止。故借安選侍以相傾。又為居功之說。以相刺。不肖連與之辯。既恐有于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之歸。實是怯而躲懶耳。遜廣大義品題。何以得此於長者。連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泰昌。天啓登極始末紀。遲日齋記室。冀得鄂削。如何。

與鄒南泉

不肖連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剝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己物正之化。而洛社四十年。天固有有意遺老成。以襄冲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枚卜疏上。

縉紳舉手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夫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先生師帥提攜。若不肯連者。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虞人微府疑。不能不引避以逃。自說孺子無緣。即欲一叩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矣。病發以來。日益避匿深山。瞻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一字。非備非完。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瀾記室耳。何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間獎藉過崇。汲引倍至。逢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於誦劣之人哉。赤心為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己。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三公披袞。豈足當連之今日。連則足矣。願連實不足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迴溯而淚下也。先生覺在民先。德堪世錫。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襄沖主中興之烈。先生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閒之人。又自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不肯連。未必不憂國有心。人既不肯相容。己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強固。外患日消。受先生之庇。為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日。何當披觀。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辱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沈。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為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開廢之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懼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溫殿。而中間獎借之過。與愛惜之深。令人當而汗下。感而不知所承也。至於時事堪憂。外患迭見。層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冲年。不於此時。并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仇。開人主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攪弄威福之漸。不於此時。并力國若但為紹聖之禍。君子猶當甘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曠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著力。以一片至誠濟之。安於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迹。險邪之蹊徑。默有所消。而不在苦與之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為之論。惟願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為。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為何如。若不肯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即移宮一事。原不足言。而若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開新主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逃。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耽耽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而不肯於今。已勘破世事。殊淡決念為尚平。許遠之游。而為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蘇吏部

年來正人貞士。鋼於盛世。伏在巖巖者。無不彈冠鵲起。廟堂之上。一換幽潛之色。豈衆正適際風雲。則銓衡中有汲引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為備品手額。惟是冲聖可與有為。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內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難。天下其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疎。即小人亦屈服於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無所

藉其口。且於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默轉於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不肯又日為諸君子望也。台處以為何如。

與鄧襄道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囂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懷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銓曲選。庶幾為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管察。更於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為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惋恨。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而吾楚之福矣。我輩要於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且以外而益隆。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久有衰衣耳。匪謾匪謾。至於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膽。金蘭兄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人微府疑。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從膜視。觀今復躍得清除。更叨蔭下。樂游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

寄梅長公

弟聞之。款段而遊下澤。原不病其為馬也。惟欺九方之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於駕豐收。將人亦簡賤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博而能習否。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為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慎默不為。稍減慷慨。不為微倖。要於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趁趁時趨。究竟於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為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為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為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游離。亦大可痛矣。稍為公中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為者。來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勸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悠悠未定。考後之事。則一毫未辦。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草期於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完老深沈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不便數數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寄翁完處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已甚。於國不有益。而且終於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時即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為動。第聞與二三同輩。閒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鹹辭苦。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為拒互為敵。即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著。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猾。但意之所

向。即利害禍福。都疑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沈。博眼前熱鬧。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句當。自打入牛胎。此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證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躇。或至鹿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洒掃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快快失望耳。掖垣之附。實台臺推引。主恩既重。知己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有悚懼。台臺不我憂。而賀我耶。乃彈冠尊旨。敬百拜以承。第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季侯

臺下遠韻素懷。定識勁骨。不肯雖未獲侍顏色。顧時時從文起座。閒傾向久矣。即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趙槩循政。今見次公。不肯弟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如接冰玉襟期。春和衡宇也。弟嘗妄意我輩出世。持要在實有用於時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閒練臆識。但能密自證勘。頗有動忍增益。趙子桑安能離伏。此英雄曠語耳。文起嘗謂臺下學問沈密。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間表樹既多。洵練更熟。名世之業。爛然襟抱中矣。羨之慕之。拭目晉起京卿。矜領衆正。共支字內。端必鼎藉。弟又望之。若弟四年海虞。靡靡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靈溢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鬲之秋。議論繁多之日。積誠以為感動。渙小羣以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慮具此。願無補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者隨宜撐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慎弟夢夢憤憤久矣。臺下深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收為臭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遠而棄之也。如何。

與鄒南皋

春初不肯連政為坊外游。歸家接手教。切台臺汲引至情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論。而沈掌科又倍道長者。注切深念。連則自慚前附掖垣。祇糜大官日食。後一逃緝。穩忘不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願辱拳拳汲引。惟恐不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可效。即萬死不辭。况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菲薄。業已斥斷家事。以兒女託之密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駁孫宗伯。綱常疏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連代。越逆之死。只是欲連不出耳。諸人之綱。都布定。連出未必有益於時。徒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辯一番。不若落其彀中。引連不出。冲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話。多事之日。少開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冤鬼。儘自不妨。非臣之敢於忘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效補浴也。但不免負正人汲引深心。是為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而宥之。連於深山。見衆正連茹。覺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消。盛當防疎。而一消則百謀伏。要在君子端我之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己物正之化矣。福清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即或有一事一人。而小人或巧為閒而善為借。連謂台臺當以一片至誠。聯之。千秋大業助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為何如。至於不肯請乞事。僅得台臺遇閒。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為妙。連非敢忘國也。政省一礙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

寄路吏部

景星慶雲。現在君前。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緣至此。耿耿此心。即中夜傍徨矣。言之哽咽。奈何。億乙卯夏在京。實瑞運。大飽餽。廚諸麪食時。竟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虞。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襄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夾袋材。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毗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為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於弟附在梧垣。言非其任。曾以攻奸。停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謬欲為少主杜杜之索。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己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開爭端。即終身山林可也。不虞閩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圖一疏。乞休。儻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灌輸。風雪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鄒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為勤倍功倍。而宮保。與優敘。擢遷。偏不在此。每為經濟名世。歎惋焉。曾有一字附。敏縣一運官。計或未及。達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為矣。凡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得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乖舛。亦人賢之劫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勤勩。明在社稷。顯在人前。而遷敘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為之也。雖然。暫且冷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爾。爾重地也。翁豈當不以不肯言為套。為漫也。况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愧。勤業在朝。以黑頭八座。少年犀玉。以佐班衣。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慶矣。至於不肯。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岳之游。春初已結伴。泛洞庭。君山。而同行。人病。暫返寧家。即圖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所挾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况異己之嫌。妒未消。孔侍之憤。猶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收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於時。徒供人算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戴星。以為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幹公不出。是無人理。而寧院則屢有字。屬人督促。當以君父為念。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冰在念。出處交爭。接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慎。不啻謀己也。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藏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散。而不聚。腐得侍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侍以恣其外虐。須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衆正之精神。而更妙於用。君子既得從容。以舉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內難。客魏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為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摘。即下。不則寧寬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為善。乃為大聖賢真作用。不然。自為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為然否。

寄梅長公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游也。而懶人日日說過。混過。己又想到麻城甚難。懶人不慎到處周旋。舉

竟夢寐之閒。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為洞庭君山之游。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甚熱。而回憶吾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魯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歎。內外多難。無真心真力做實事。得先著男子。令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當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看此時外面大匡廓當事。猶是些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為。只是要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運。一番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弄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卻亦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為如何。弟前已快中官尼我。可以藏拙躲懶。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為不可。乃李戴星在前。又不先出。又是內計在。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恆前謂弟直當從亦松子游。無再戀長安功名。此卻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為我決之。至於廣寧事。畢竟熊老師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與李侍御緝敬

諗推台臺。覺在民先。心能我盡。真能以天下為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活。當時一奉顏色。即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豈風沈沈。至今猶在精神。對問也。每念於今世道。綱紀頹倒。始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釁。釁開而門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為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為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振而徐歸於準。平耳。夏以來。不肖等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得一有骨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清。即轉為巧手潛撥。當時急圖正己物。正大人入贊。銓衡庶幾麻扶直。而竟尼於俸之深淺。直是天之未即欲平治天下耳。觀今事勢。夫寧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為用者顯攻矣。可歎也。可歎也。

寄方孩末

一別長安。即音耗亦曠也。乃國是梟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乘正盈朝。誰為開關。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真為不愧。而一年拮据。疆場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弟日為社稷慶。而亦為仁兄苦。若弟之躲懶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真先帝之戮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曾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詫其奇。如何得一即真。無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喜不可言。豈精神之感通。兩人固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慷慨肝膽。為國忠愛。弟實感而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舉奸巧弄機關。但可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置沖聖於不顧。今幸留得皇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識同心。已多星散。續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覺稍攻動。而猶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燭而疎。皇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捉捉不定。此一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用。年來絕夢長安。舊聞新得。俱都荒落。則命之日。不勝飲冰。恐無以籌時艱。定羣莽。副衆正之推引。更於知已有遺羞耳。此心

血。非門面話也。尙圖而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山否。即擔簦千里。亦所快心。况手教見招。能無色動。恨不卽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總蓄原薄。每事筆下發揮不遑。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己收也。真切真切。

與守道周公祖

連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出。但不知可緩至中元後否。弟此一入。隨事效忠。成敗利鈍。非所敢計。名不欲沽。禍不欲畏。只怕識淺。一時差錯。開罪國家。恥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而最苦者。恐要我管察。年來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尋事。亦自主事人稍狂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為主。以能否還其職掌。以賢不肖適其人品。亦并不兩邊照看。惟稱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總之以不忍。錮人盛世為心。庶幾其可乎。若得李戴星改管。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為如何。眼前邊事若急。而其賢君身君德為緊。客魏二物。親密不解。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柔媚日親。疏入恐上未得省覽。即覽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著以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饒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我。而不至於迷也。真切真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來邊警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如故事。故百事墮頹。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撐持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藉仁兄共二三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略來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線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禹門之削籍。舊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倒翻矣。而吾黨迂闊。既娛堂不為深防。且復借以題目。夫環而攻之。二三領覽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當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設。想又出此。而吾黨直拙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容其間。又不求所以聯其交。使之無所庸其挑。苟非避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空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上。舉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共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概猶正。昨為總憲。開發一疏。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或中間吾黨一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平正。維持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得也。某七月將已北上。為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宮事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耽耽不虞。疏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即出之理。雖二三君子。有字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弟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卽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於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聞此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祐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為彼用。為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

贏也念之念之

再寄左浮邱

不肯遽去歲奉教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繼陪僉院。若徑出又似冀正推矣。益決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合初請封選侍疏中。誣捏先帝如許話。且描寫瀕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慳慳。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為違命不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移宮者之罪。成已碌碌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於痛念氣毆聖母之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延辱吾君之大義。而反坐以緣提傀儡。連實受兩朝特知。而略無一言辯明。管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博不疑長者之名。恐為天下萬世之罪人矣。連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即請挂冠也。

與咨伯書

弟北行終是猶豫。知異己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曾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炎洲曾走一徐景濂疏相示。駁孫宗伯救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攘為奇功等語。炎洲欲第一請寬限。并即救賈於疏末。意甚善。但救賈可也。救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并不入徐疏意。卻又若不知不得。弟并淡淡登一揭。略云移宮是非。山中人不敢與知。惟是職會從公卿疏請移宮。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來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毀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至尊。拉入推出。勒要封后。如此行徑。與眾共見。不是風影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為主人動色。忽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子積威。所劫。仍聽主柄家政。滯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裹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此時親友。止為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過計。宜然。即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算得過計。不是不忠於主人之子。此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開不能寸。功於何有。事後不免府疑。則疑不在事也。在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此職去官之本懷也。不虞官去而猶餘疑在。當多事之日。以職一己不要緊之往事。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乃大。職猶言官也。不欲為妝飾作。伴若不知。甘隱忍頑鈍之謂。職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推辨。以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罪陳人。即齒無怨言矣。此時一拜太尊。回家即發人北上。親家有以酌我乎。欲一過潞川。恐稍遲也。儻得請。或得嚴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熱人眼。費我嘴耳。

寄李本寧宗伯

連常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泌矣。館閣無能留先生。此猶責在世道。乃今兩朝寶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光耶。不光耶。當事局於格套。不特疏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自在。而故不為徵。自有軼世史才。而故令後世歎一時乏人何耶。連此語非為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連之為慢矣。或者當事自

有意漸為推引。如董思伯公祖。誰謂非一時騷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不繩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有光耳。至於連之出處。非名宿謫選也。坐而躡清卿。於造物為不祥。且多事之時。為人側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誤及於事。一事之誤。誤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量腹而飲。即知難而退。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德願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出在人為易。在連為難也。先生身為連計。當作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為父母則思邀恩。若父乃君父。以連故受人誣捏。掩其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自。豈有此無氣骨男子。昨以語之。賀對揚年兄迂道學。又謂劉朝逐范少卿。有狂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朝怒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暢。連復與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悉領教。乃竟為病所奪。真造物若妒之矣。願先生終有以決我開我也。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猜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救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存一憐才好善。恥獨為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使其趨之路開。而窮擢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緣。解其交。我但據不爭不勝之事理。不聯而密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勉相併力之念。甚之當軸者。一。意巧於避怨。密於迎人。發言益庭。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謀君事。但曰事做不得。主少不可為。提擢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翁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為然耶。弟無當踰居。內憂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忌。若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衆人向未迂從也。今天下吏治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賊罰完事而已。於所謂望風解綬。奸盜屏跡者。幾於絕望。奈何。

與熊操江

豐吉重地。鼎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沈。中間葆護正人。肅清邪崇。綏靖地方。置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寶式。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翼。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聖精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勤至此。方於一應縣官事。有沈實幹濟。惜乎今之君子。每事當機。微闕險處。都不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朱庶人一節。亦從閒說。泛泛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賊寧密力。有事無收拾捷法。當事無肅清權術。或倚倖無事。或屠戮無辜。而絕不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大家蟒玉。贈賂。彼此互相恬安。搗筆至此。不免為之扼腕。長歎。台臺其以為然耶。弟本碌碌。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祇慶公廩。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

濫冒清班已深惶恐今復濫等紀綱重地恐稱副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辱同心同氣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無即棄我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天下大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襟領專當有屬願言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聊雲不勝拳切懇注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官淺官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古版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誦之事為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謂之何哉一歎

又答王御史

臺下洞識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粵西借鼎巡行此五嶺山川實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效得一幹濟人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甘地方之艱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鹽法兩項苦在柄有兩操當費左右劑量至於荒遠而選科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靡庸未必盡科貢而無賴之甲科為多夫提撥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就我之型鑄有斗衡之揭轉與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復憂粵西無好吏治矣真切真切

答黃汝良老師

上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諷詳贍直切瀕瀕念年來臣子即端授丞弼惟了稟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於國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隨事盡規若我老師倦倦於天人之間者有幾即如逆璫雖未流毒精神仍曲意交好政府而欺侮至尊不啻兒戲欲將人主國母并歸掌握敢行毒手即中宮震器惟所欲為此從來未有不但直所無也連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應幾邀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逆作主硬與公論為難於逆稱勤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稱閱稱謗冲聖遂無張主一聽內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箇人言穰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梟獍豈真心開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吞鈞餌既圖今日之榮歸復說後來之速入耳其實空華易盡遺臭難消試向平日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璫著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養猶知謹其主人之不如可殺可歎耳我老師一片忠義肝腸如此合之急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梅一書千古而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蟻玉炫耀俗人醜態嗚呼君子者為哉天欲祥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酣洛社也至於逆璫託宮牆致主無誠射雉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欲直欲愧死更髮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倖去非忠引避似怯而藉此撻身無計納厲無方但有鬱鬱煎憂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已氏之子自不能容於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字終是提鼻不免耳恐措不勝迴環懇切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來勦亂定傾儘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必有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遠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實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夫枅椽輪囷不落於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不肖感於台臺之諭余守也不覺慨然三歎

答直隸巡按劉大受

方今徵併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鑄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勦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肅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清猷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拳切

與王蕙徽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活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暢甚至於弟積憤客氏魏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念入而請劾拚卻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恆小女嫁事託之徐京成斥斷家事無弗顧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親家王思延泣止及見南郊胡貴人事語之浮邱浮邱立止至今又有如許事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算定前月新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發為忽傳免矣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入奴哭繞屋走奶子與其私人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泣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娘為言上但領之而已曰你且起去本送開裏票奴既先有人挽開閣復與奴有首尾遂一一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已又不意滿朝共爭奴都掩過無端相公一揭與通國為仇力稱奴勳勞上且益無張主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人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籤貼出昭代典則武宗處大臣言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拚身之言無濟於用反滋之凶弟甚愧之更憂禍將大在國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為左魏又言為劉是菴周敬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拚身不測之淵以為可以不必為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周士樸升不許魏謝恩皆是好事可歎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不倒哉弟今欲再發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為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圖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益亦無色年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事如何為當為不當耳只可憐福清一味遮護奸璫不敢道璫半字不是而三四開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箇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即其威劫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歎也

與王蕙徽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簡賤謾罵。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遂趨殆盡。老年丈見邸報。當有憂心如焚者。此事固中旨傳奉。而教狻使鬼。實南樂為政。而主此行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敗著。豈有人塗面呈身中官而得為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為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即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兄。楊左之局已結。惟願剝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為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默以圖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羣陰布滿瀾漫。驟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耳。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前要地。猶尋不著。年丈當努力地方。厚圖福。無必以此著念。有攜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答鄭司理

不肯連之得此一放逐也。實邀寵庇。以荷載浩蕩恩私。既得以微罪行。不見為抗權之迹。於心為安。并不見為怯權奸而逃。於氣猶慙。更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間飯熟。其受內外魏之惠為多。第初陞辭之夜。且氣清迴。念當年憑几為堯舜之言。不為無益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枕上不禁淚痕如線。未嘗不自歎其癡。此一點念頭。橫擾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闊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矣。忽接來翰。不覺塵顏一開。啓誠披讀。垂念老母前日教之忠。今又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也。計不肯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既不足道。即或以千秋名諛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為禍始。追奪誥命。亦如永叔之怙惡不悛。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穉圭固不能向歐陽永叔作此語耳。

與鄭司理

時事至此。止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恩威惟其意是徇。而日快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開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當聽之內邊以為常也。此在祈宗社之靈耳。願二三君子。從中斡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子不詭不隨。守吾正而已。接得手教。仰見憂國深心。層雲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當有賴。且為世道慶矣。至於不肖才。非濟世。疑足負官。非惟無益。且若播惡於衆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來長安。似以楊漣為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漣以為瘟疫者亦衆。內外二魏。時刻不忘打聽。應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見不聞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公祖。過應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衷。惟台照在。

與李侍御

世道忽瀆敗至此矣。碩果不食。正氣泰復有基。獨仰有臺下遺共一二君子。存微陽於層陰。挽日殺於倒影而已。想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羣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不肯不止。不肯身名早已無所不拚。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隼。祇為驅魚。反若播惡於

衆。而遺枯藁之禍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運應有此厄。蓋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為大計考選之事。只有待借端為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目之謂也。聞近日內魏於閣部諸公有事。只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積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耳。可為長歎。秦楚天高。莫由瞻對。接待手教。如奉顏色。願何能一承下風。其傾倒一片髮世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愛。濟國家之事。徒傷由來大體。播累善類。一網清夜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即權璫百毒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歎氣。以負老年丈共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直衷。弟拳拳服膺矣。此中借題。聞一係楊熊二經略。我輩數人為之行賄打點救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即入京時。遇原救熊者。還言封疆事重。熊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救。熊與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專窮窮移宮。嗟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悍婦權璫之手。事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杜防深衷。今以為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為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逮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算。諸礙手礙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頤應之局。俱已湮成。乃遂結此界。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到底。所謂拚卻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失楚人氣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為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卻是為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為重。題目大。卻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樞輔上年緩決一疏。韓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為弟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出京。并未通一字。而蒲州處亦并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個肝腸如雪矣。昨友人慮弟途中及鎮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挫辱。作何挽救。弟曰。但得到出門。生死便是臨以君父。不是急而匹夫之諒。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諛語。卻亦是正經附發一笑。翁豈無過為弟攬眉也。緹騎尚未到。奉教未定。言之耿耿。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乾。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日逐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脚俱懶。慣見人殊是窘束。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頗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浮名太重。至於爭識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曰。功在社稷。其

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萬一名實不稱。或負眾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慎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敗汝家聲。薄汝身受。是汝父倦倦於汝者。常常問太太。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無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奠。家中諭令門戶嚴緊。男女鈴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相氣同心。妯娌孝順。各相敬重。方成人家。方有祿祥。記之記之。

癸丑協院時寄回家書

字與易兒。太太想納福。聞五兒倖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會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真會作文章。壓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在前。便以為吾如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秀才老廩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資。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作汝好田莊。括金版。空門面。大子。女事。又來。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頹。聰明日汨。於事欲到。悔恨少年不養成舉業。遲矣。汝父如此勸汝。畢竟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即付秋風也。而此時最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慎交人。勤會課。第一在養心。於高靜沈潛。生心於慈厚。冲逸。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機趣顯。無不中之理矣。聖起田訓。士書。嘗時省之。是人大受用。田屋也。賀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常以心。蠶戒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家書。回。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盡欠周正。定說逢聖心。蠶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文不細。入字不一點一畫。莊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湊也。兒當思之。無謂賀年伯迂也。

甲子參瑞後寄回家書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了。知太太已到。家平安。但陳娘損一男為念也。都中俱清吉。駢兒益知嬉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伴。笑。可娛目也。寄語太太。歡喜。長安逆瑞如故。但人傳甚收斂。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蒙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愁。恐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為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為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政好合伴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猛圖甲第。以自顯庸。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舉。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即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眉目。甚之相煩。相見略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常深思之。即日夜攻苦。猶恐不及。況可貪頑貪懶。瀾過日子。況從此之後。兒女人事。累人。即欲淨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母於我家。淡些。甚是好。即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雖餓死窮死。苦受。即親友相託。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即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

某事不好。某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話。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話。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即有二三小人。閒言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戶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游。少宴會。是汝等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了寧。汝等不知體會。真不肯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結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兒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來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即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器。況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太太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太太著。並稟太太。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為致意。九月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歡笑也。

與高景逸

猛風惡雨。驟暗晴天。善類真成捲堂散矣。不肯連亦得從大君子之後。領臭罵一頓而歸。可謂厚幸。不惟結卻作權奸一局。而得微罪以行。不見君父為嬖倖逐法官之迹。於初心甚安。并不觸見幾先逃。忍委君父。自潔以去。於臣義更完。皆可自謝。惟是癡愚一念。於當日憑几依依。絲毫無補。祇落得一去卸擔。夜氣清明。每一想及。不禁涕落。又竊笑其夢未醒也。今官家已另用一番人矣。亦惟願繼起當事者。無即塗面從人。略從君父起見。還以正直相持。無令祖宗養士二百餘年氣脈。一朝漸滅。殆盡可耳。覺去都門後。會推一官人多至七八。已是家宰。不必廷推。總憲可以傳奉。去其所仇。進其所喜。魏見泉佳兒。真可快脾。第恐中外大權。倒手盡奉中官。不知伊將來作何收拾。至於我輩。世道且無必問。但願君身強固。無可大憂。漸次天開。治平可耳。錢受之入都。此有心人。當有沈幾。默挽工夫。亦直恐孤掌不鳴。危身難立也。前聞沈清老欲拆官作大文章。乃不虛天。雷此老。今未知已出手否。畢竟重雲層霧之中。似衆已。日。頭。然難道長安如許。大便無一箇認得。傷寒五日不汗。則死。男子直說事不可為。空爭無益。陳恆。君。良。公。三子。豈真能討我家夫子。沐浴請討。又告三子。真是不看事勢。第一老頭巾也。與當日楊忠愍。王文成。及鄒南皋。皆今日善看事勢之罪人矣。可發一歎。段幼老謂我輩當尋得一沈。渾朴。殺人。小人不見忌者。潛引十數輩。君子。伏於其中。以種火種。使將來一炊而然。此用固妙。然難言之。惟天祚世道。終不使火種。曾絕計。台臺早有以留心於此也。不肯出春明後。一路騎馬。落店。到家。仍只青衣小帽。一尊君命。一行吾素。人或謂過。不肯謂比。如為副院。當花金黃蓋矣。斷不肯青蓋花銀。今與我民矣。若以為辱。必跪而為方巾。行服。是祇在紗帽小帽上看榮辱。付君命於不必遵。且貴賤果在小帽方巾乎哉。況不得乎。自是臣子之痛。而與服自若。洋洋與官長往來。似乎非怨慕之意。台臺其以為如何。偶南還。鴻使。草草布候。不盡欲言。總有照在。連。悲。緒。不。勝。馳。切。淇。澳。宗。伯。當。清。吉。也。便。開。幸。道。倦。切。好。珍。重。世。道。關係。之。身。以。對。中。外。仰。望。

雜著

賑荒紀事文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襦而面顴也行繩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救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餓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別旬子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而婦女之與鏡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冒濫也爲夫衙役之不可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已即有詭逃衆人日以重俸勺合者亦其眼實饑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澀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飢人昌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真飢人逐即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汰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紛今歲飢人糜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鬻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雞犬之夜無相傲也殆茲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飢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贏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溼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俵飢諸人衆辰而隊逐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以日萬萬焉以股掌幾圖迴焉無一人怠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飢人壺中壺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祭趙我白老師文

維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翁趙老夫子卒於家門生楊連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今年七月見請贈卹報始知泰山之頽也典刑之喪也潸然涕之無從既已弗及侍藥易費之役又適以邀有新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爲慟師生恩義邈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子獨有父母之親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之殷館閣清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之酒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未欲治平耶莫叩問於九關拊心縣宇憫悼莫因築室獨居之誠既斷端木之於尼濱磨鏡東蜀之義尙愧孺子之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於九京嗟嗟夫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聞鼎鑿著在聖乘贈卹褒揚寵在朝廷爲慶留餘大在後人即今風雅苞采英英覽輝儀玉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竟於世而世終不能於夫子乎擢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蠱蟬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壺觴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蜀狗嗥嗥未嘗不軌物彝倫於古今宇宙得喪升沈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贏非漆園之道遙覆雲之寂寞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則仁智樂山水之情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於天真可以離世萬物可以釣古今可以末季唐虞用之則行是蓋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

名夫子亦何取於世之名傳騎箕尾韓隕大星致以其形存以其神夫子且以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於尋常之憑生杳杳明明夫子其有當於連之言

獄中絕筆

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震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槩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時追賊限限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賊爲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關不得苦求自絕明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連死則仇我之怨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慘而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願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冲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選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杜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日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鴆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購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鞠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相對生死交關但倦倦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遠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有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皇上要緊以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人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遠逝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瀛向青天白日爲幽冥數實者考質儻仁人君子不忍絕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連所敢必也若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蔓弘碧血留爲干日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強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念頭到

楊大洪先生文集 卷之下

九六

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其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圍心。即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潯。邸凌聖母之仇。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傅李侍氣。殿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三公。道於乾清宮前。而發。因方和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防存其本色。而况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象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念及矣。可笑讀書作官久。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際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作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箇箇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漣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人讀書之念。漣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甲乙雜著

孫眉著

甲乙雜著

告城隍文

某爲僧一十六載。馬齒知非。內疚日增。外火涔至。既絕生趣。惟有死門。莫由告訴。瀝血抒衷。敬詞於城隍之神曰。某聞死生有命。子夏曾問。問事鬼神。夫子不告。然漢文徵宣室之談。毫髮不爽。周王感內史之對。禍福無移。造物於人。自有默定。能生能死。則神明能獨宰也。某七齡背母。十一歲棄父。估恃之恩。早失。夢我之痛。鮮知。伶仃茹毒。踽踽艱行。童時館外家。及長失師。訓上不型。典謨道範。下不窺先德名言。游弄自墮。玩物自喪。濫廁庠序。實忝章句。賴皇朝沐浴之深。藉祖禰清白之貽。知忠孝節義所在。心腹腎腸可敷。雖冀思躍。志欲搏。恭值大行崇禎皇帝季年。五斗外亂。三韓□□。下漢武賢良之詔。效毛遂處囊之錐。尤悔于祿。天爵靡從。亡何運遘。陽九鼎沸。莫攀已覆前車。猶繼後轍。徧天下□□。而儼一僧儀。自視力不足。哭秦。目能戴。吳嗟非西山。誰憐東海。一十六年之閒。枳橘之方。易處。蓬蒿之勝。類與。自謂大塞朋來。無復可干酒食。靈輒絕望。趙宜。淮陰久虛。漂母。販鷄難逢。伯樂。藝木不遇。中郎。骨肉貧而竄。寄朋友賤而見疏。虎狼有仁。人心山澤。返服恥同。類涉川久。恨無徒。彼何人斯。通達曷之往。舉世莫之信。天壤之閒。奚生此人。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某又聞之。往因來果。佛教所明。前作今受人倫。咸奉使他日。有被淨名。得曰。橫目望。賜週日之戈。誠進履之響。攻克伏戎。有命承家。方袍□□。見官儀。慧劍報同國士。備白首無成。幽

橋李孫眉著

甲乙雜著

情尚繁。望制命短長。終朝三褫。或乘白驥而來。或從烏江而逝。不求羊祜金環。敢希都中蟲火。虞悞願爲忠義之鬼。某願如之。不得爲人或爲濟陽之鳳。或稱一角之麟。同現河清之日。郭景純自知命盡。陶彭澤自作祭文。某早知有此事也。冒于神聽。願教端行。某叩首叩首。待命之至。瀝血爲文。上疏。

告兩府君文

爲僧不孝兒某。上達大參勳卿兩府君祠下。兒百拜。泣血謹言。王修七歲喪母。感鄉里罷社。兒時育於庶母。嬉戲恆若。邴原十一歲成孤。或鄰師授業。兒時訓於外傳。志學不能。幼愧古人。兒不如死也。難鏡而歸。仲謀勸婚。年已十七矣。執經罔就。次學葭聞。家聲映雪。亦聞囊螢。曾不能拾芥紆青。乃爲銅臭資郎。壯愧古人。兒不如死也。年及知命。不顧室家。妻息飄零。戚友擯棄。猶發劉琨祖逖之憤。效李康劉峻之言。視陶朱貨殖之營。陶潛詩酒之娛。何其遐哉。老愧古人。兒不如死也。又甲乙之變。難恨均天。榮備躡碎首。乞丐賦詩投冷。以不事王侯爲高尚。以託跡空門爲肥遯。不能同塗。戊子以來。諸君子之膏。見天下忠臣義士。蒙首未遑。兒可生乎。爲僧一十六年。一衲已敝。一髻已懸。羅帳亦爲質鉢。何充乃復借金。巧媳難炊。無米。墜甕豈肯。何降兒可生乎。程嬰不負杵臼。千古之有孤也。山濤不負嵇康。千古之有友也。六尺之孤。雖存寢邱之戶。未封。縱有楚王術無優孟。反躬自責。尙可爲易。兒可生乎。嗚呼。兒進不能佐三尺之功。退不能盡一死之節。君豈不報父恩。不酬養子不教。撫孤不忠。五倫已絕。況有三不如死。三不可生。仰愧則夏日毛寒。俯作則冬月汗注。早隨膝下於九泉。勝生□世於一刻。兒某百拜。泣血謹言。

乞食文

五十不知非。六十猶未化。烏寄一枝。蛩鳴四壁。豁無明月。僧掩殘經。隨誰識孟生。黔突久同墨子。夜宿則寒蟬吸露。曉立則霜竹發聲。勸哭朱公。始悲歧路。受知鮑叔。已在天涯。衰柳增十圍之嘆。荒畦泣西山之歌。擬投步兵。狂無阮籍。敢希希叔。終報顧榮。秦穆公不斬一馬。得解環車。趙宣子能施一飯。不忘倒載。酒食不敢困。恩德不敢孤。吳均有移文。孔融有禁論。故慕何次道之高風。勿令劉公榮之獨醜。

胡濤公詩序

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海內論交者。莫我兩人。余學詩者也。非能詩。莫父。先生能詩者也。非善學詩。亦莫交。余兩人交如是。昔人論詩之作。靜若高山。動若浮雲。素如秋蓬。潔如春葩。先生之詩。更多骨。多慷慨。多東方漫世之言。多南阮白眼之態。雖不近於人。而人多爭與交。別來三十年中。所過名山大川。山水爲之調響。雲月爲之朗和。揚旂飛蓋。邀若姑射。頃來嘉禾。尋三十年故交。余爲僧二十年矣。相對嗟吁。乃出近藁。庶詠余越人也。先生楚人也。曾聞陳軫之言乎。況余抱莊舄之病。更深能作楚音哉。非敢謝不敏也。先生曰。噫。果越人之聲也。

矮翁小傳

矮翁。浙西秀州人也。世爲明顯。乙酉出家。年三十四歲。莫長汀子爲人。放浪不羈。絕口不言世事。逢人但合掌念佛。結尾南湖之南。梅菊之墟。友人題詩。風顛擊盡。恣傲游。結卻從前布袋頭。一笑滄桑驚世晚秀。

甲乙雜著

州翻作古明州。後過昭陽受法。記蒞吳太師贈詩。割宅菴居謝愛僧。風流嘯咏一枯藤。梅谿臥月悠然遠。杖履隨雲自在登。賓主原分臨濟喝。伽梨今付秀州僧。甯知陶令撥眉意。入社聯吟愧未能。行跡迥異時人莫測。

沈居士孤塚記

嗚呼。此沈居士諱某之孤塚也。嗚呼。居士吳人。幼慕華寶之孝。終身不娶。寓禾善與人交。慷慨任事。為人所難。年四十一而終。宗族既絕。感山陽之信友。遷祖父兩棺。同葬梅谿之乾隅。置贖田五畝。永存梅谿。供稅課。蒸祀之費。足慰地下矣。余嘗論天道報施。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今居士墓門有木。碑石有隸。浮屠氏爲之世守。視世間生懷微蘭之慶。死懼伯道之憂。可不一大感慨歟。故爲之記。

賈字說

余年來貧。乃作賈字說。客曰。字可賈乎。何異賈菜傭也。余曰。否。右軍換鵝。巨山書壁。所處不同也。余十歲而孤。過庭之訓。長讀遺書。三十不能賣聲名於天下。謀所以善身。偶從華亭陳仲醇先生游。每歎文章品節。盡於字學。出其所蘊。并而藏之。未幾家遭歲困。遂薄世情。名隸傳燈。慚非素履。腹膺輪扁之喻。退慕老氏之言。塊然獨處。二十餘年。莊生衣履久敝。顏子簞瓢屢空。塵從仁祖之乞。不因比舍之炊。敢蹈閻浮之蹤。甯貽仲將之誚。曹子建云。鹹水之魚。不游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固所習也。乃作賈字說。以當募券。客曰。唯唯。

漢壽亭侯讚

道統三教。德並乾坤。九州香火。天下歸仁。力不可回。志不克酬。當年社稷。至今存劉。讀莫能申。庶隨帝心。一腔心事。萬古沈吟。

書生棺銘有序

莊生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已陳芻狗。知無可用。牢筮之說。知無可生。况口憂危。易曉朝露。散木速腐。不知其非。豫置空棺。願影灰心耳。道士以天地爲棺槨。達人以蘆蓀裝屍骸。念之慚愧。動卿孤子。僧勝名肩。方袍圓顛。擊塔波阡。延陵竄博。平陵要離。汝行我志。子孫其宜。

跋旅後

天地亦旅也。萬物亦旅也。此見道之旅也。騰躡數仞。亦旅也。扶搖九萬。亦旅也。此達生之旅也。轍環天下。亦旅也。應聘列國。亦旅也。此聖賢之旅也。迨有人焉。名其居曰旅塵。則又塵垢萬物。陶鑄聖賢者耶。噫。可與把臂入林矣。

跋靜遠居

此後漢武侯語也。武侯躬耕南陽。鼎立西蜀。出處文章大業。盡在乎此。服膺無斁。不負其名。

書史後語

不知今古。遇事輒墜。尤僧家之大病也。要知成佛作祖。不離忠孝節義四字。丙午寒食。風雨爲鳴。鷄不成。

寐。再一涉獵。以明世間法。出世間法。元不兩概。豈肯罷爲我家故物也哉。

自擬詩語

某。道逢不偶。出處乖違。剗跡僧流。實慚衲影。憂傷久抱。霜露全晴。伯玉知非之年。桑戶反真之日。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弗疾弗樂而終。嗚呼。箕裘既墮。忠孝復泯。生死難聞。綱常是玷。不望素車遠奔。奚煩生芻密置。遺楮代辭。異路銘感。

掩關謝客語

陋巷久虛。結駟之縱。空山已絕。好事之跡。斷臂甯堪。病骨折肱。敢保遺腐。夫子無言。非關掛口。丁蘭有涕。願學居廬。或駕紫蓋之車。或汎清翰之舟。當知看竹不須主人。何妨持柑自往。

病書客坐語

某。身貧道貧。生計日拙。友誼成誼。交往久疏。年未周甲。形先四換。兩目昧糖。左耳塞豆。對面每多錯認。高聲時亦誤聞。流火上炎。淫疾下墜。支頤不能。連足。捧腕豈使舒毫。凡百君子。祈諸賜鑒。至於范丹。有閭里之歌。陸納。無茶果之供。已蒙有外。不在懸中。

歲朝邀同人入社語

某。迹跡僧流。尙淹塵網。非陽貨。不信匡人。服竊叔敖。終欺楚主。舊友騰聲。新交嘲笑。千秋慧業。四始勝集。沽酒能醉陶公。執經當推元度。孔佛同輪。禹稷易地。

題無相長老像後語

余識公於亂離之際。知非浮屠中人。相對久之。各出新亭之淚。短髮直指。怒目銜鬚。真不減魯陽揮戈。舞陽持楯時也。挑竹杖。紮芒屨。高歌曹孟德之詩。余乃和之曰。老驥老驥。何時可還千里之思。何如西山。西山無德。與子同飢。西山無德。與子同歿。微兮。嗟時之邁矣。每相對引滿。仰天嗚嗚而已。

傳親友分析遺產語辛卯歲

子公門墻。鬼神能瞰。趙嘉嘉碣。風雨自明。飄零一僧。知無還日。伶仃二子。遲歸有時。父不肯堂肯播。母獨茹苦茹荼。豈祖澤之騰遺。實余躬之多戾。尙存一線。謹憑三黨。

答謝某當道書

某聞之。天不私蓋。地不私與。某戴明公之德是也。某失怙遺豎。幼學靡稱。內絕三黨之親。外蔑三益之友。笑焚撫摩外氏。厥厥顛沛中年。非同阮籍之悲。實切楊朱之勸。身既爲僧。家如脫屣。久淹白業。幸際朱輪。食鮭難供。相國之醇醪。江樓何當。刺史之臥開。君子德風。小人懷惠。方寸未失。野性猶舊。願言貌不足動。人智謀不能自衛。先人一塵。戎馬踐落。神鬼爲泣。風雨爲鳴。更賴明公。恩威並及。情惠兼施。使烏有先生。原無姓氏。梁宋諸生。還有餘金。庭墟不遷。松菊不凋。十年以來。是頂是踵。戴明公之德。嚮海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亟積寒暄。曠延馳驟。背德不祥。相鼠無禮。某知之矣。家在四壁。星散雲行。乳臭二男。東流西播。雲水相依。箕裘已墮。芝蘭每成。根棘。蓋可作明珠。復更賴明公。含一之宏。位三之照。盆下有光。不假。

燭火。然猶戰慄。未敢僭。瞻征雲而結鬱。望霖霖而驚神。言念此私。心難掩護。近探密友。復悉慈親。閱長
鍊之。車魚並錫。聽鈞天之樂。涕淚交流。所以然者。感德彌深。不覺喜極而悲。生於心也。枯骨施澤。西伯
莫渝。鮪魚斗水。莊周得治。某始終之託。惟明公是賴焉。伏思廊廟草澤。是難瀾率。禱誦之暇。每覽古人拂
拭之優。蹤窮士知遇之奇跡。某不知身處溝壑之中。而欲翅雲霄之上也。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復以
申。

遣子謝荅某當道書

某。青細末學。白社狂人。昔賴先人遺緒。備數閭里。十年樹下。頭陀不識山林之趣。更抱柴桑脚疾。聊息滯
整之間。蚤蚤謀無善草。周周計苦銜翼。不圖太陽所歷。陰谷生溫。非從左右先容。豈因羣公後譽。人器
之廢材。藉以揚聲。駕鹽車之驚骨。遇以託跡。仰瞻安石器量。俯鑒有道人倫。漸比支遁高流。何當王公下
問。耕桑閒過竹院。煮水共析茶經。道術相忘。形骸頓置。隨頰鈞救。愛護波深。捧讀瑯函。寵施格外。恩同留
玉。報愧銜珠。鹿鹿罔識天階。筆札謹憑豚子。

荅婁東某縉紳書

某。飄零一袖。自謂不放望錄。指紳先生之齒牙。一朝邂逅湖山。得蒙青眼。兼及黃口。白蓮之社。借彭澤遂
為高賢。犂牛之子。遇夫子方稱解角。何當汝南月旦。難關通德門牆。曠遠以來。未能修刺。非避寒暑。實切
病狂。台慈不以不才鳴鼓。自憐砥憤。罪覺負山。詎謂反賜芳函。綢繆益甚。當事得推烏屋。同門更託金蘭。
仁人用心。其利溥哉。佳刻并登。幸成潤藪。竊茲云暮。未報明珠。春羞行潦。少展潔誠。

荅汪摺紳書

風景日非。行業日墜。矯首東山。如瞻西國。桓公有衰柳之悲。庾生有枯樹之歎。情符寤寐。晤比關山。慚愧
古人。造道之深。抑切今狂。無據之蕩。手示漢封開廢址。雖先人別業。當勝因未舉。方將附指紳先生之末
勸。請白法大師。久住樂成。優孟之談。實無管叔。但本寺諸公。步趨異。故不同其心。本末二致。不一其時。時
運乖張。莫能誰何。敢望敦致。勿加諸聞。全厥終始。依賴是幸。

荅何摺紳書

歲月易過。良辰莫遣。憶洞簫激於丹臺。甘醴飲於肺腑。今又西風解葉。鴻雁南征。知己一方。感懷烏已。某
獨鑿谿頭。迴絕人事。更不入城市。知徐梅之榻尚懸。耳聞清翰。直溯龍江。六朝煙景。寤寐舊遊。不從從衆
賢之末。相隨七子賦詩。效南皮之樂。恨恨何如。奉啓台函。慰悉近履。不棄草澤。覺中秋皓月。千里澄潭。徒
懷蟋蟀之鳴而已。使旋迫。莫罄所云。秋風旅泊。願珍服食。某頓首遙復。

與屠表姪

年來希陋。自賤辰損。惠坐閒不及細談。隔來又百日矣。目疾時作。豈天不欲使僕。看依稀風景耶。聞足下
復懸絳帳。不令季長獨美。當時聖學流瀉。望為砥柱。僕十年辛苦。幾死一身。換得一頂僧帽。百苦俱備。同
心如足下。能不念僕。近日諸親朋作詩相招。似不諒僕。本不出家。何云還俗。但冠裳與時不同耳。嗟乎僕

曩不過一納粟銅臭耳。比之甲申一賣菜傭。能不愧殺。十年蹤跡。自知名教中罪人。口誦先聖之書。身被
佛氏之服。風人斯詠。宜乎見譏。然思之今日。抱罪甘心。又以先人一線是墜。夢我泯滅。思之今日。抱罪甘
心。業已伴狂成癩。雖扁咸不能再起。至愚至不肖。肯以十年僧帽。易此□□哉。十年菜根。易此腥膻哉。佛
教先賢。原稱異端。復思今日名之曰異端。亦已甘心。昨有客相問。僕若曰。從來優伶。能唱生旦曲者。至老
不過走楊花。提傀儡耳。不會見有能作淨丑者。相與大噱。以足下為同心之言。一併相及。舊作二紙附教。
目疾未痊。筆墨潦草。情緒不堪。語不倫次。閱畢焚之。

助景鴻

嗚呼。爾父生為余戚。死為余師。甲乙之變。普天同泣。同一丈夫。嗚呼。爾父慷慨盡節。余質厚顏。淹忽十載。
夙夜慚惶。師心在目。余生猶戀一鉢。爾父死。寡母二孤。笑矣何藉。誰為痛心。世險人危。炎涼莫測。辛卯之
秋。以爾託跡空門。嗚呼。豈為衣食爾哉。蓋有望於爾也。爾思之。爾來六年矣。衣爾父也。食爾父也。爾父
也。豈衣食爾哉。蓋有望於爾。有願於爾父也。爾思之。今爾年十八矣。爾能為人。余實報之。爾不能為人。豈
徒無益。嗚呼。皇天后土。實鑒余誠。有護余。以爾同一行。黃沙彌是。蓄因作是書。勸爾。並以自勸。嗚呼。他人
豈能窺余哉。蓋亦有願於爾也。父乎父乎。爾能為人。余甯是護。爾不能為人。余亦何俾。爾思之。戒之。勉之。
日舒覽之。

示兩兒

大道廢。良心滅。日月崩。五倫絕。人心喜聞人過。喜發人非。未有今日之甚。汝父十年狼狽。跡寄空門。所為
何事。惟知汝祖父一生。彌節。表立當時。為子孫能。不痛惜餘風。俾不為人。指背笑。風夜皇皇。惟恐不逮。
今年頭顱四十五矣。齒落髮斑。瘡疾三載。日病半年。一身弊衲。蟻蝨盈膚。豈父母遺體之性哉。蓋不得
已也。甲乙之變。人人不共。忠臣殉節。義士捐軀。惟恐不逮。汝父生不逢辰。淹蹇自棄。上不能為忠臣。義士
下不能與俗狗時。古人飛蓬殊塗。今日惟有為僧。猶衣敝服。豈念祖父香儼。稱曰釋氏哉。十年心事。無
人知之。天地鬼神知之。祖父知之。汝能知之。閱年十八。苟年十六。不為小矣。忠孝節義。聖賢血脈。略具人
形。良心自覺。自唐虞以迄我明。繼世應運。其間順逆邪正。昭昭史冊。炳炳日星。忠孝節義。何代無之。良心
不死。不因貴賤。故宰相有宰相忠孝節義。乞巧有乞巧忠孝節義。率土之義。存乎其人。祖父數世衣冠。能
不念及。古人有言。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豈反欲使我成此過耶。他人不知。汝豈不知。向不欲向汝言。今因
親友之言。因事論事。不得不言。我生死早置度外。遲速閒耳。浮名猶恥。倘遂我志。得終緇服。雖死猶生。餘
喘繩床。亦不過苟延性命。但汝後讀書。要識聖賢之心。聖賢之心。忠孝節義而已。他不具論。閱苟知之。

午日邀宛陵劉居士

介子之淚未收。屈子之淚復流。轉盼芳辰。生何如死。新竹掃雲。赤葵向日。濁酒郁鬱。來話苦辛。莫謂對面
無敬亭山也。何日烹鷺羹。真當泛桃花潭耳。

與吳危齋

命、夫子罕言、非罕言也、難言也、深於言也、季主、君平、公明之徒、直得夫子旨、蓋難言於世、肆言
數術、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豈非隱於忠孝、遜於世者也、某尚貪生、徒隱於一鉢、身名何藉、乃敢侈望、考終
但有一日得觀白日青天、優游泉石、斯不負指南也、嗟乎、而今而世、誰能造命哉、

又

僕幼既失學、壯亦蹉跎、彭澤有言、本既不豐、老病繼之、若為僕謂、欲頌高風、惟此為恨、秋月照兩山、恐有
人識韓康、則灞陵山中有待、天涯睽隔、聚首無期、前所贈硯、仍留郎君、以當呂虔佩刀、并命景鴻祖道、

又

手示更悉、吳門之鏡、西山之作、僕謂未然、此時霜雪未凝、何山松柏、能後凋也、拙作二紙、未可馳郵、中當
蓋棺諸公、為定本、迂見、乃爾、諒許同、

又

省示、詢及景鴻尊人、園中紀詠、語頗末、山濤之淚、與足下共下也、當求所遺相報、兒輩趨庭、無日、染俗
日深、回首不堪、早識天命、乃辱大譽、非文季之言、倘造物盈虛、事在足下、

答二勝和尚

積歲曠面、相思為勞、清風時來、明月時去、若無情也、弟病眼幾盲、如生在脚下、但知可入重泉、修葺數畝、
心裏作枯葦、但知烈日火日、避人如響、只堪闔戶、正想春華、不慕歲寒、忽承貽我大士像、一瓶甘露、從頂
澆下、魏武有言、能愈我疾、所不逮也、敬謝、

答舊感

膏肓雲水、骨肉炎涼、同人于野、履虎噬人、所剩一樹、何當快嚼、如過屠門、幸振金玉、以慰旃旌、

答白法尊宿

某敬復妙喜大師座下、漢封故址、先人瓶立香火、久矣、俎豆其閒、逮滄桑後、他人雄踞、畏曼之民、亦久苦
之、曩因寶閣重興、士大夫請大師主持、黃童白叟、忻然有喜、翹首無量、某亦忻然有喜、翹首無
量、遂以漢封故址、為大師宴息之地、某之計、計寶閣也、某之計、計大師也、功資濟物、物力溝渠、今且口井
養之泉、而灌溢之、又非河伯望洋之歎比也、詎可以歲月較之哉、大師法臘愈高、品德愈隆、四方瞻之、不
日成之區、區一開、奚虛哉、縱大師飄然霞外、其如士大夫之諄懇乎、寶閣一日未成、大師不能安士大夫
一日之心、士大夫一日之心未安、大師不能去漢封一日、總之寶閣、大師、漢封、無二無三也、士大夫自當
合楮同懇、某從本寺諸公、合楮同懇、某敬復、

答故人

某離世十年、抱疾亦十年、自揣不祥之人、甯疏聞問、兩錫手札、施德不使人知、恨古人不見此耳、某浮家
泛宅、不知漢魏、豈知有晉、一聽兒輩舉止、但先賢以功名付天命、蹶蹶於斯、甯無敗闕、掩耳勿聞、勿煩神
思、愛我知我、

答里中富長者

參禪不厭貧、讀書不厭貧、居亂世不厭貧、參禪忘身命、豈厭貧也、讀書忘得失、豈厭貧也、居亂世忘憂慮、
豈厭貧也、三者僕實有之、足下之貧、何為乎來哉、

謝無相長老

師謂我終身蔬食、以代饕餮、暮年自苦、徒糜病骨、有虧壯心、豈足令名哉、仰承慈旨、無乃過屠門而大嚼、
抑遵聖人養老之遺規、雞鵝忽蒜、逢着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斯之謂歟、我當再問諸羅什長者、

又

酒以養和、乃反乖和、酒以交歡、乃反失歡、酒以解憂、乃反增憂、再一酌、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
知有人、讀馬蹄一箭、知伯樂之失御、讀至樂一篇、知海鳥之眩悲、如此則速營糟邱、吾將終老、是何言歟、
我當再一讀陳隋之書、

答漢道翁

不肯某失訓、遺孤、叔獨伯絕、兄夭弟亡、幼肩門戶、長棄室家、愚非甯子、狂似嵇生、郭林宗有言、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是當輕等鴻毛、何當累及椽筆、敬謝敬謝、

與沈白巖

旋灰屢徙、合璧不停、又將雜花生樹、羣鷲亂飛、飢渴明珠、一日三歲、某十年、廟跡桑門、徒慚懷鼠、竊恥支
流、謬辱王公、心實久銘、德詎可說、忽聞有救、放抵掌、管叔流言、足類呂梁之川、彌同太行之嶺、某雖戴有
天、終懼投杆、形體雖俗、肺腑若狂、一聞此語、甚悼自失、然樂情莫疏、知我者其惟足下乎、值長公來、聊敢
託幽沈、吐握之餘、望白素、使屈子投淵、千載有知音、文學被收、一言完墮卵、先世幸甚、友誼幸甚、

又

上元左次、郎君省視、還邸、白巖遠記室矣、想加清豫、娛情山水、致足樂也、其心期遐晤、病臥莫從、復因便
翻、敢恃久要、再佈腹心、希垂注納、曩者先人之感、人竊己有、不廢一城、全璧旋趙、深蒙當事、燭照之仁、夙
荷大慈、宏引之論、古有其人、身當其遇、舉家焚頂、日月無渝、某十餘年來、但有浮雲、勿問家室、母東子西、
兄南弟北、或寄居內戚、或負笈外家、雖藉先人道業、顛沛之餘、罄懸壁立、皆思天下之慘、莫過孀室、嬰兒、
某既離俗、斯近之矣、兩歲家中、拮据兩婚、借影廊廡、難析爨火、適有意外之虞、遽還故址、園樓□□、典貯
無恙、母子焚焚、偃居前屋、至今傳淚、載沐新恩、日計常事、特簡道經、屬里待命、墜下、復聞妻非之傳、雖非
齊女雷靈、實抱堂下、儼前對郎君、已瀝心血、未遲金玉、敢置貧病、猶懼先人之言、不敢曠越、當事、託札
代申、恭伺鈞教、少慰老牛舐犢之愛、鷓鴣故巢之思、某溝壑未填、神魂未息、望足下明教之、望足下明教
之、某頓首懇、

謝徐倩

聞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僕以糞屎累足下、雖在足陳之日、難酬飽韓之年、樽既不空、庖稱好道、幾每三旬、

九日勿慮十人一鄉莫選御車之間幸追坦腹之權

又

片紙伸謝想入清塵。次兒來聞。贖金燕賀。不謂知我。我命蹇促。近比春霜。藜糗腹已果然。豈能更飲膏液。將乖之際。相與共發。勉矣吾甥。勿奪我素。

謝呂悠翁

呼我共食。不敢學梁伯鸞。知鮑叔之知我也。憐古慨今。頽然一醉。天北之外。豈更多人哉。

謝唐紫老

古人一飯之德。必不忘報。薄命之夫。未可同語也。雲間之行。不幾旬旬。三泖有泉。九峯有月。一筐攜來。貯谿頭。消我窮愁。又何如鳴謝。

謝戴甥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信然。昨借一言。如破重圍。不作巾幗中人相視。十城之壁。不日可完也。

謝呂雲老

閱結十年。談驚一席。爽人耳目。移人心胸。藜藿賤人。重餐厚味。潦倒不知。則知醉德。夢中猶志一絕。食德容易。報德難。常將冷眼世中看。何曾說有桑間士。多少人來笑范丹。

與通家某

大丈夫出處有常。當伯夷時。伯夷之世也。當柳下惠時。柳下惠之世也。尋常流俗。非所能知。下士聞道。大笑而已。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一席之談。骨肉能幾。而意氣勝於骨肉者。非老姪誰歟。僕十年一死之軀。天性人倫。猶未之失。豈不念孤恤寡。自處不俗。願情有所亡。志有所存。居家居菴。原無二視。古人養志。使一分之安。稱一分之孝。不在貧富貴賤。利祿厚薄。淺深爲奉養也。使僕身名不墜。情志不遠。終日藜藿。則終日膏粱。又豈於形跡之上。噉酒哺肉爲奉養也。舉世皆噉酒哺肉之人。此道何足論。老姪必能諸我。而詔我者。

又

古之伴狂。遜世者。藏形深山。匿跡異流。或封土屋。或躡雙眸。或抱石投冷。或艾熏不出。而僕高臥市南。籍光作影。時入閨闈。人語喧騰者。有不得已者。三焉。巢卵未毀。砥礪未忘。人之常情。我獨何已。一也。蒼莖之。勝青蠅之。比類之求。苛誅不已。二也。家業蕩夷。篋食靡託。世無謝仁祖。代乏劉荆州。澤雉之謀。亦烏能已。三也。嗚呼。此身不死於十年之前。而死於十年之後。知無益也。若論形跡。疏誕。以此見疑。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豈欺我哉。若欲束身世俗。終爲五斗折腰。惟有入西山。蹈東海耳。曾與道翁雲老言之。豈欺老姪哉。飲食可以忘身。不可以忘名。倘值春風秋月。與時消息。而僕能之。

醉後與友人

石季倫嘗與孫季舒酣飲。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表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

人狂樂責人正禮。不亦乖乎。某久方外。何足戀此。季舒狂請從此斷。季倫飯請從此辭。

荅病人

母多事。毋勉強。毋好樂。毋妄想。福不可求。禍不可避。凡事隨緣。聽其自然。可以立命。可以延年。捨此外求。人難勝。天置之座右。疾自愈矣。

與沈倩

五倫素睦。一旦相失。迥然一身。形影誰惜。豈不痛哉。但理存乎數。莫可如何。微自遺制。勿爲過毀。庶幾喻釋氏之空華。讀莊生之寓言。差足慰息。僕是同舟共溺之人。共相手援。何能濟哉。

與內戚

弟受景鴻之託。處此位非山濤。處此時非山濤。吾兄共有之。蹉跎八載。善誘靡聞。駕馳失馭。環屑叩商。豈有覲觀。郭林宗獎勸人倫。謝安石引拂士類。景鴻實賴之婚姻。伊邇幸與令姪觀。只酌略不敢過札。

荅李同社

魚相造乎淵。人相造乎道。某淹蹇方外。良朋莫遺。愛護如足下。亦復曠懸。秋風數起。蟋蟀久鳴。披襟短鬪。促膝常談。寒時纖纈。儉歲膏粱。洵足樂也。令姪覲以茗。藤織忘憂。望爲言謝。來額不減章誕之懼。自當請見大巫。

辭景鴻相招過歲

廿年禮儀及早收帆。若更遲回。邯鄲學步。雖知嫗老之念。感深。其如老年行藏愈拙。謹辭。

與夏雪翁

先生儒門知識。開悟頑迷。連斧文章。須憑郢匠。嚮往積素。負笈蹉跎。抱膝一筵。未能雞肋先人之祠。神游湯沐。將有研睡之鬼。而無太乙之藜。望賜一言。以彰根本。形骨鴻毛。名教借嶽。所賴不淺。

與二勝和尚

杖履兩及。弟一走吳。一走越。既遠語默。申款靡從。日就月將。兄南弟北。移我情者。不在刺船後也。俯思蘭館。寤切玄關。一日九迴。未嘗彌歇。秋蟬數起。春庚復鳴。恨同弱水難航。況是茂陵善病。託形蓬下。自計爲足。引領天池。應嗤我拙。近聞道攝黃山。重聯白社。未能酬積。別佈專人。臨東風而浩歎。望玉嶼以懷吟。倘不以形跡爲阻。空梁有待。握袂谿梁。解其愁結。何如。

復二勝和尚

雲山萬重。惠問數及。心游閩越。翮欲培風。近爲伏淡流火所攻。耳塞目闕。手戰足癢。百骸潰散。一榻難支。老人處。歲不過兩觀。同堂休外。希得一觀。總由造道未深。賦性迂劣。昔穡中散。不能繕俗。而獨喜鍛鐵。卒爲人鄙。有負吾兄所望於弟。人生猶草木。豈不知春花秋實之爲喻哉。弟感老人陽和之煥。靡從報稱。壽增崇崇。義屬子來。但家計蕩然。內無憑藉。外絕交榮。徒自列腸。與誰借箸。竊承教示。天倫之重。足欽孝思。弟之罪狀。益難擻髮。更念吾兄追蹤昔士。兩臨名山。抱光風霽月之體。展撥雲握霧之手。高山流水。世

鮮鍾期。奚若成連子之妙用。刺舟而返。曳數年相隔之裾。老人年介從心。爾我年推耳順。同堂相聚。人生有涯。履道坦坦。好假布帆。引領秋風。此弟千里一言也。慚無黃耳。敬附白眉。風景不同。時地珍攝。

復丹陽陸社長

昔人吐納風流。聽者忘飢。別來葛已易裘。恒如晤對。然味道之言久虛。咀嚼無從。又如儉蔽之飢荒也。每欲假布帆。溯練川。抵掌世外。復爲震四之途泥。世外之屯蹇。詎知足下亦感世間之浮雲。所際不同。所遇同時。某當俯仰頹靡。而足下盤根錯節。正在於斯。幸自勉勵。以慰天涯。伏承存貺。廿年敗衲。不煥自春。空函附謝。慚負實多。聊待路梅。佇臨鶴首。

與徐倩

短閣之談。得忘憶乎。孟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人孰無心。但偏正不同耳。一存其正。綱常倫理。靡往不是。僕之形跡。久爲人笑。聚塗而言。宿曰何必乃爾。屋下有子。歸之何如。天性一倫。人孰無心。所不忍自棄者。正在此心。所以遲遲我行。遲遲我止。亦不忍明於楮墨。且年已半百。生趣迨盡。殘月曉星。不同落照餘光。在家亦曾在菴亦俗。不負我志。不易我形。我使忠孝節義。世世子孫有之。有酒食先生。僕聖人非之。原不在利祿奉養也。然立一身。必多遇合。古人喜黃菊。有晚節之芳。松柏有後凋之歎。僕願一家骨肉。勿謂在家爲家。在菴爲菴。成僕古人之所喜。松柏之歲寒。吾錫其人歎。

又

古人空函相達。錯會不少。況傳語得無誤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骨肉之間。能不諒我。僕遠環之知時。時自責遺業蕩夷。自度無愧。可以見先人於地下。但陶貞白不能白日飛昇。三朝有浮名爲累耳。以往之輪。不欲更返。莫年牢落。不過餽暇。中秋有月。泛笠澤。登虎阜。仰憑魂夢。所不備也。環環僕爲塞耳。

與東谿朱子

某善病。不過東谿者。忘歲月。但見羊裘。猶持釣竿耳。棲尚既同。形契頓闕。黃門之棹。何日以之。向足下選刻晚唐近體。敝友願以十城債璧。推愛惠施。敬承光彩。

與高瓠翁

杜少陵半生有囊空之歎。僕能追蹤古人。良足愧也。十日高歌。豈類平原。千里老驥。還同魏武。蓋在乎醉心。何曾一箸不足貴也。落帽賦詩。猶堪挂孟萬年齒。拱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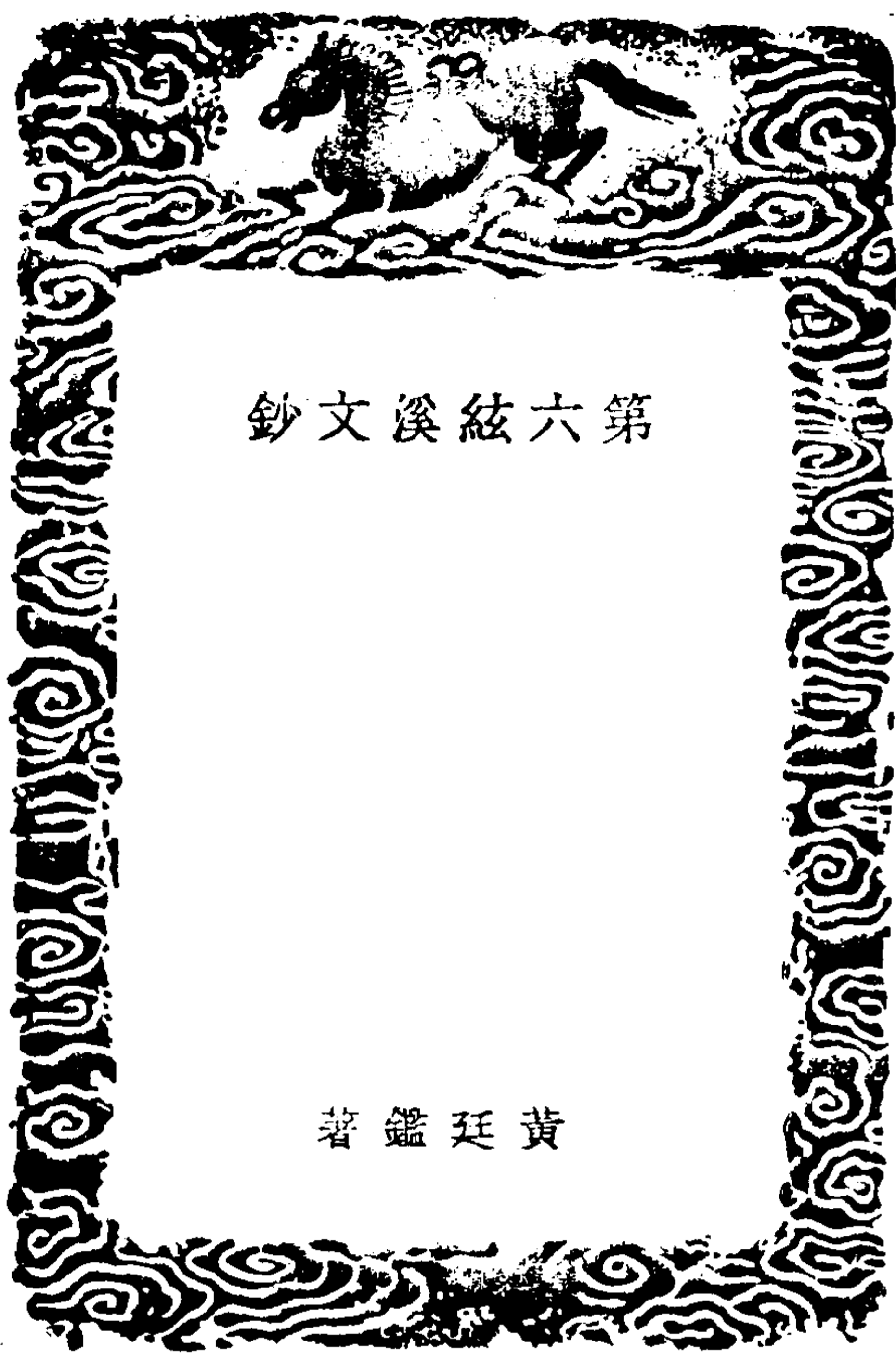
荅同社

廿年牢落。聊借步兵。以破愁城。實非所嗜。小器易盈。每取沈頓。疾疾未除。遺躬敢毀。熟酒不過升量。雖遭良集。毋論此盟。乃敢入社。

邀武林章社長

汝南月旦。東山人倫。復見今日。某廿餘年笑。笑方外。空谷絕音。一遇伯樂。如叔敖之有俊孟。慷慨激烈。時動肝吻。把晤既晚。留連日少。銘泉雖潤。藎豆正肥。早望星駕。勿訝范釜中多游魚也。

此前明道逸孫梅谿先生所著也。先生隱於僧讀。其書可以知其志。善書。今天醫道院四字扁。是先生手書。此冊得於舊家。世無副本。寶之光曾記。此書從友人藏本借鈔。字經三寫。已多譌闕。未有小記。署光曾爲戴君松門。嘉興諸生。以學行受知於阮文達者。孫氏事蹟無可考。文中有戊子諸君子之膏數語。不可曉。必有奪誤。戊子當國朝順治五年。時金聲桓。李成棟。姜瓖。復叛。於是殷頑若楊。崑。周世臣等。乘間搆亂。事發牽連。伏誅者百餘人。疑指此。其言景鴻父。乙酉慷慨盡節。與吳危齋書。及其國中紀詠語。頗未疑爲徐似之。尙書石麒麟。名爾毅。被執下獄。抗詞不屈。與錢彥林。夏存古。同日受戮。妻孫氏自沈殉夫。證以生爲余成語。近之。然不敢信也。明社既屋。遺黎託于緇流。恆說名姓。卷中所存。今皆無可復問。文字雖拙。尙無悖妄語。諒其心苦。取而存之。思悲翁記。



第六絃溪文鈔

黃廷鑑著

常熟爲文學之鄉。才人輩出。接踵相繼。詩古文辭。代有專門。余來虞山也晚。未獲見藝日前輩風流。所得與相接者。惟琴六黃先生。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道光甲午乙未間。余館虞城臨海氏。與先生居相近。過從遂密。因得徧讀其所著書。知其嘗及趙巢寄王无黨兩先生之門。趙親受業于顧虞東先生。王爲崇川栢東泉先生入室弟子。文章學問。師承有自。先生爲人。惇良介樸。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學愈高而心愈下。嘗語余以少補諸生。思以功名自奮。年踰四十不遇。遂絕意進取。初喜爲考據之學。經傳聲韻。皆粗涉獵。愛博而不專。繼復留心于邑中瑣事。見舊志遺佚者。輒手自繕錄。大雅弗爲焉。昔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頗多藏書。又苦於校讐之役。魯魚錯脫。劄氏按程。讀且未暇。適言著述。忽忽三十年。今老至無成言之可勝浩嘆。嗟乎。卽是言而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最有功于邑乘。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餘若虞鄉續記。虞文續錄。俱爲此邦文獻所係。其自著詩文。簡古純粹。不沾沾規仿一家。而于古自合。尤長於攷辨。每論一事。必尋流溯源。實事求是。非務華絕根者比。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自元袁公至大木翁。凡四世。一門風雅。人各有集。幸先生珍重藏弄。悉以畀余。余將訂入家集中。爲行遠計。今先生靈光燦然。積稿盈篋。雖家貧不獲付梓。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而忍令其湮滅哉。必不然矣。猥以謝。屬詮次其文。爰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略綴數言。用俟方來云。

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閱今四十餘年矣。其時君設帳詒經堂。課從弟月霄。與余居祇隔一牆。往來甚便。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和平溫雅。文如其人。心嚮往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今夏養病多暇。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汪洋渾灑。排纂謹嚴。真能於古名家外。別立一幟者。揆其得力之由。蓋數十年來。殫心載籍。汲古深則儲理富。儲理富則養氣充。故發而爲文。知長高下皆宜。且從不標新立異。凡所撰述。皆根據經訓。反覆推闡。極於至精至當而止。此所以無意爲文。而文足千古也。夫論古文於今日。難言之矣。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抉古來不傳之秘。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後之人卽持此意以讀君文。庶幾近之。抑余竊有感焉。月霄從君學二十年。頗知好古。設天假之年。其造就必大有可觀。不幸中道委化。余甚惜門祚衰薄。不留讀書種子。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尤爲難能可貴也。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泮。愚弟張大鏞拜敘。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一 論 攷 辨 說

古文尙書論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秦伯論

節義論 上 中 下

秦三十六郡攷

攷牀

五穀辨 上 下 讀

亡無字辨

筍字無平聲辨

三十六字母辨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二

校書說 一 二

第六絃溪文鈔目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二 序 記 書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金文最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廣釋名序

徐氏方案序

吾面齋詩存序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享帚山莊四友記

藏書二友記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游西山鵝鴿峯記

鄉耆社集圖記

梅泉別墅記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恬裕齋藏書記

記秦君台佚事

答王雲門問鄆國夫人姓氏書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

答張月霄論古文書

卷三 跋 書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鄭注爾雅跋

曲洧舊聞跋

庚申外史跋

陽宮史跋 二

第六絃溪文鈔目

- 校正文房四譜跋
- 校吳越備史跋
- 舊本漢武內傳跋
- 重輯漢武故事跋
- 校崑山郡志跋
- 元本敬齋古今註跋
- 校刻吳郡志跋
-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 抄王介社詩跋
- 老圃秋容圖記跋
- 書齊民要術後
- 書李翰蒙求後
-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二
- 書歸元恭文鈔後
- 書屈侃甫永安香獻狀後
- 書史通後二
-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 書校建康實錄後
- 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 書先節孝祠記後
-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 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
- 趙先生墓誌銘
- 王先生墓誌銘
- 莫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 徐翁小傳
- 張月霄傳

- 葉震谷傳
- 張駕繁傳
- 楊道飛傳
- 外舅嵩林周先生傳略
- 王烈婦傳
- 曹烈女事略
- 練塘張孝女傳
- 姚母陳宜人傳略
- 朱孺人誄辭
- 龐氏孝愍三婦誄
-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 先考牧邨府君行略
-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 亡室周孺人傳略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古文尙書論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書之有古今文也。舊矣。唐初諸儒。校正五經。定從孔傳。即今正義本也。第以古文明白易曉。今文艱澁難通。朱子亦嘗疑之。及其手定典謨。蔡氏親承作傳。初未嘗以爲僞也。自草廬吳氏。始昌言古文爲僞書。至郝楚望。梅鷟輩。從而和之。謂字字剽竊。填湊成篇。而古文尙書遂等子歸藏。三墳之比矣。按漢世古文。蝌蚪書也。自秦以來。古文久廢。安國通古文。亦若今人之於篆隸。略能解識耳。加以百年壁中之物。脫亂朽折者多。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以今文譯之。其所無者。則以意連屬。俾可句讀而已。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者也。然則今文之艱澁。由得于口誦之本文。古文之明易。則出自校書之潤色。無怪乎四代之書。傳自兩人。而別爲二體也。書之中祕者。漢志稱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而其家則授受不絕。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一證也。特以未立學官。傳之未廣。而授受間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迨永嘉之亂。大小夏侯。歐陽並亡。孔氏古文獨存。梅賾得之以獻于朝。此古文顯晦之大略也。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而今書有二十五篇。則不無可疑者。意者喪亂之後。篇帙脫誤。傳者私相補緝。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間者。然如禹謨。臆語。說命諸篇。辭旨閎深奧衍。斷非秦漢間文字所

能彷彿學者苟好古而闕其疑。可分別觀之耳。至謂二十五篇為梅賾一手偽撰。亦太極矣。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其辭句多參錯不合。足為安國潤色之證。使出自後人之補綴。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何以反見異同耶。且既能撰二十餘篇之經傳。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至誓序雖非孔子作。自是孔壁所傳。史遷本紀中。歷歷引之。今亦疑為偽託。則并史記而不讀矣。總之六經既遭秦火。皆失其舊。易有施、孟、梁、京之學。詩有齊、魯、韓、毛之異。春秋則三傳之不同。禮經雖出諸子。論其章句文義。豈無抵牾。然列之學官。傳之後世。而無敢訾議者。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舍是無徵。況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微言古訓。較諸經為切。劉子駿有言。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自郝楚望、梅賾之論出。世之詆毀古文日甚。至豐坊之徒。偽撰徐市、朝鮮諸本。誣民惑世。俗儒反信為真。不亦怪哉。

吳頊儒曰。實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詞核理確。與望溪說如驍之斬。古文書得此。毛氏冤詞可以不作。

邵環林曰。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悟出古文平易緣由。的是解鈴妙手。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索諸家疏解觀之。孔疏不知。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也。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陳氏說也。有謂本孔蓋李由之誣者。任氏說也。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江氏說也。及三復禮經。乃曉然知孔疏之為確解。而餘說之支離謬妄。為可嗤也。蓋嘗論喪葬之禮。自委壟而有掩埋。自衣薪而有棺槨。由是而加之封樹。由是而加之祭壙。世代愈降。禮制愈隆。非古人之薄。而今人之厚。風會積漸使然也。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猥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謬矣。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反脣於聖人未制禮之先。妄矣。攷家語。孔子云。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祔葬始於周禮。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是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蓋周人雖祔。猶未皆同穴也。又曰。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古不脩墓。又古不墓祭。此數說者。皆禮經之明文也。觀此則孔子之不知父墓。曷足怪乎。蓋古者惟不祔不祭。所以不墳。惟不墳。所以不脩。為子孫者。但知墓在某地而已。禮。君子去國。祭祀居喪。皆如其國之故。三世而不變其常也。孔子。殷人也。自防叔奔魯。至邾大夫。未識三世。自從殷人不祔不墳之制。當葬防時。孔子既幼。及長。又無後世墓祭之文。易墓之舉。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即欲詳考。兆穴以從周人之祔。其敢冒豫凶非禮之譏。則其不知父墓也。孔子豈有過哉。大抵三代之先。詳於廟而略於墓。故子也。見祔葬之是。而舍殷從周。善祔之宜。合而舍衛從魯。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而為之崇四尺之封。蓋邱墓之制。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為萬世法也。第當時不知父墓所在。則先墓之地。其敢輕啓封域。而函葬將事乎。有邾曼父之母者。葬防之役。曾親見之。故問之。而識其處耳。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實為此章確解。顧詞句太簡。致讀者未能豁然。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蓋以闡孔疏之簡。而款陳諸家之妄也。

張鹿樵曰。洞明于古今殊制。疏解精確。此與古文尙書論。皆有功經學之文。

秦伯論

嗚呼。秦伯之德。得夫子之論而始顯。而夫子之論。得諸家之論而轉晦。何也。說者曰。太王欲翦商。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秦伯不從而商。祚復延。此讓商之說也。說者曰。太王見王季生聖子。欲廢長立幼。秦伯知之而逃。國遂傳季。後世遂有天下。此讓周之說也。吾以為此二說皆非也。姑勿論太王之時。非翦商時也。令太王果欲翦商。伯心以為非。而欲存商之天下。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明諫其父。而矢至誠格之。未必太王之不從也。奚為不告而去。以其事諉諸弟乎。其為讓周之說者。似矣。然伯非不才。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使太王有成命乎。伯直迫于父命。而讓德未見其至也。使太王萌諸其心乎。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且太王賢者也。由前之說。伯忠矣。而太王近于不臣。由後之說。伯孝矣。而太王類于不慈。謂太王之賢而為之乎。吾以為伯之讓。蓋出自伯之心。而與太王無與也。按史記。秦伯無子。季歷生子昌。伯見季賢。而有聖子。可以光啓國家。遂欲以國讓之。斯意也。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又不得越仲而及季。即幸而其志得行。而事已顯暴于人耳。伯不樂有是也。當其時。獨與仲謀。仲有同心。諱所以致國于季者。蓋匪朝夕。及定計于冥冥之中。一旦挈仲而逃。而國遂歸于季。而季不得不受。及再傳而有天下。則雖以國讓。而不啻以天下讓也。此伯之苦衷。而亦仲之克友也。固非秦伯之不從翦商。亦豈真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或曰。信如子言。則秦伯亦猶子成。季札之流耳。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曰。秦伯惡可與。札比哉。成。札之讓。讓于得國之時。人皆知之。其讓也。顯而易。伯之讓。讓于未得國之先。人莫得而知。其讓也。隱而難。顯而易者。其國幾陷于亂。隱而難者。其後遂有天下。非夫子表微。人孰知其德之至哉。

節義論上

從來天下風俗政教。事事皆今不如古。獨于氣節一途。則為古不如今。何也。古之論氣節也。寬。今之論氣節也。嚴。古之論氣節也。恕。今之論氣節也。刻。晚近以來。世愈澆而法愈密。設一必死之陷阱。驅而納之。至迫于無所逃。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此亦風會使然。蓋臣以必死為忠。則赴死者易。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孔子曰。見危授命。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禮曰。謀人之邦。敗則死之。知古聖人之論節。非不諒其人之所處。而槩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春秋書死節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而外無聞焉。于陳。文子則許其清。于蓬。伯玉則美其為君子。于晏。平仲則稱其為善交。之數子者。皆當國亂君弑之日。而委蛇觀變。律以今之氣節。幾于臨難苟免。皆不得為完人。豈聖人之取舍。猶有未至乎。由此推之。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與國存亡。下至一官一邑。有守土之責者。則死之。國家有內難。惟韃輔弼之大臣。與君存亡者。則死之。疆場禦敵。領軍將帥。有死綏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無論當官去位。律以致身之義。自無可逃。至若冗員散秩。沈淪下位。與初沾一命之士。能死者固不失為忠。即不能死。亦不足深罪。聽其人之自擇焉。如是而有能蹈死者。斯天下之真氣節見矣。然當死之中。又有別焉。一則義固當死。不幸值君之失道。內患猝起。非有易姓革命之事。身為大臣。當以宗社

爲重。而不容違死。一則天下未定。羣雄割據之秋。君臣之分未定。皆可留此身以待用。此又義之出于變。而可以無死者也。蓋死義者。經也。保身者。權也。死義者。律也。原情者。例也。經有定體。權可隨時。律有不易。例可變通。試釋夫大雅明哲之旨。孟子傷勇之言。實以春秋所書死節之臣。而理自明矣。

節義論中

或有見余之說者。詰余曰。如子之說。導人以不忠之行。開人以偷生之門。上悖國典。下壞人心。不亦惑世。誣民之甚乎。余曰。非也。譬之一邑造反。則一邑之人。洵有罪矣。槩予駢誅。亦復何詞。然王者於此。殲其渠魁。而赦其脅從。則國威未始不伸。而德愈溥矣。夫殺身成仁之事。上哲猶難。即過死傷勇。亦出賢智之過也。天地生人。賢者少而不肖多。使必以上哲之事。責之中材以下。而使之盡能。勢必詐僞滋起。舉凡貪位苟祿。禍國殃民之輩。皆得微幸。一死以塞責。而竊美名。不若區而別之。若者當死。若者可不死。度其地。原其情。以爲差。故有雖死而不爲忠。有不死而非爲佯者。惟寬其可以不死。而後責夫所當致死。則當死者愈不可逃。是說也。道雖寬而義更嚴。非真導人以不忠也。如晉之羊祜。杜預。皆爲魏臣。唐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嘗仕隋世。而稱爲名臣。至如沈約。褚彥回。江總輩。皆以執政大臣。視顏而仕兩朝。又如李陵之喪師。廣信之奉使。皆見危而不能致命。此固當死而不死。無可解免者也。他若徐勣。李靖之武略。王珪。魏徵之諫納。其功業炳于史冊。跡其所事。皆非一節。此又君臣之分未定。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故不屑小節而就功名。譬之春秋之管仲。聖人許之。此皆當死而可以無死者也。夫朝廷崇獎忠烈。風勵臣節。立法不得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容別開微幸之門。況後世人心不古。道與世升降。所謂大爲之防。民猶隳之。自不得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至儒生尙論。竊取聖人春秋書法。與論語許管仲之言。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庸何傷。

節義論下

或又曰。臣子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也。如子之說。臣可以事二君。女亦可事二夫乎。余應之曰。是亦不可一例論也。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史傳美之。而列女中所紀載者。或以德。或以才。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故朝廷有旌節之典。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蓋能自蹈于義者。王者嘉之。其不能者。不強使也。攷之史。秦銘有有子改嫁爲不貞之文。則無子者不罪也。魏志有侯妻不復配之制。則士庶不禁也。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列傳書之。史家不諱。韓文公女改適。皇甫持正墓誌著之。范文正母謝夫人再適。歐陽永叔碑銘詳之。文家不諱。范氏義田贈族條。著有再嫁者予廿千。葬者視再嫁之數。見錢公輔義田記。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論。明以來。女子一經改嫁。遂擯之不齒之列。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而強爲守節。于是有託名不嫁。而中暮醜言者矣。有青年抑鬱勞瘁。而枉其生者矣。有飢寒無活。母子俱斃。致斬其夫嗣者矣。竊美名而貽實禍。此皆宋儒一言爲之俑也。禮云。從一而終。夫死不嫁。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非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況境有安危。事有常變。設有青年無子。拙于女紅。內外無依。貧無所活。而必以守節二字。強之餓死。是豈先王制禮之心。且有呱呱遺息。朝

不謀夕。其情更慘。使改適得人。藉其撫育。而夫嗣轉得不絕。較之餓死。二者孰賢。觀於禮有同居繼父之服。則知夫死不嫁之言。儒者不容偏泥也。由是言之。女子之守節。與臣子之死忠。其道同揆。亦當權其所遭之時地以爲斷。而不可漫持失節二字。以相警警也。

邵環林曰。三論深有得于聖人經權之旨。爲常人所不敢道。在集中可當立言。勿以驚世而議其說之偏也。

吳心葵曰。竹汀錢氏有云。古之出婦再嫁。不爲失節。與爲臣而失臣道。雖事一君。不可謂忠。二說可與上論相表裏。皆準情以通變。非故違道而立異者比。

秦三十六郡攷

按史記。秦并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名。合內史而有郡。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驥注也。別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黔中者。漢書地理志也。合內史。南海三郡。并黔中。增閩中。爲四十郡者。晉書地理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爲秦郡者。後漢書郡國志。丹陽之爲秦郡。武陵之爲秦黔中也。其裴注未言秦郡。而見於漢志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郡也。注漢書地理志。其別內史。并數郡。郡二郡。去閩中而增黔中。爲四十郡者。明陳芳績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古莫適所從。已不揣譾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志文注。反覆參稽。而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注當增黔中。別內史而爲三十六。於晉志當去閩中。而增黔中。合內史而爲四十。漢既分內史爲三。當并數郡。得四十二。與班志總注凡郡國一百三。漢增置六十一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志之文。皆無違戾矣。班志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從漢志。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置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況漢志總論云。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漢興稍復開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制。非綜秦一代之建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併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爲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世之以畿輔直隸京師。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當參以漢志注中。黔中郡補之。至晉志之四十郡。則以漢承秦制而言。不得不列內史。而并入南海三郡。陳氏去閩中而增黔中。爲得之。乃欲別內史。而復意增黔中。此其失也。要之論秦初分天下置郡。斷以裴注三十六郡爲主。增黔中而別內史計之。以漢承秦制而言。則從晉志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黔中。蓋由初而言。不常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志者。郡與黔中。本之郡國志也。郡。本之漢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志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桎梏也。若閩中之名。雖見史記。而兩漢地志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此與塞外榆中三十四縣。旋置旋棄。皆在所當略矣。

攷牀

張鹿樵曰。熟于史志。攷辨精確。自來聚訟。得此論定。允稱老吏斷獄。潛研攷強史記。以從漢書。固矣。

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徐鍇注：從木，象人安身有所倚著也。此專指坐而言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此兼坐臥而言也。證之經：詩北山云：或息偃在牀。禮內則云：少者執牀與坐。孟子云：舜在牀琴。此牀為坐具之證也。又禮檀弓：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牀。下，廢牀。春秋襄廿一年傳云：掘地而冰而牀焉。此牀兼臥具之證也。然古之牀與今之牀異。古之牀主于坐而兼臥，今之牀主于臥而或兼坐。牀之名同，而牀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而言。皆指臥席而言。禮請席何向，請衽何趾，曲禮內則兩見。又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又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是也。牀之席以簀，爾雅謂之第。注曰：簀，牀版。明與設地之衽席迥異，故其名亦異也。攷牀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之几之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為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予堂，以供老疾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裝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為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曾子之易簀，即喪記之廢牀。所謂正終者此也。說文牀字注又云：古者恭坐則以席，明席于地，不予牀也。愚申之曰：古者正寢則以衽，衽亦于地，不予牀也。設于牀者為簀，布於地者為席。席不設於牀，簀不布于地，故易簀者謂廢牀也。反席者謂寢地也。經有明證，不容混也。又斯干篇第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其末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蓋以生女輕，以常禮處之，生男重，特變禮以寵異之。益見寢地為古人之常辭，義尤明顯可據。斯義一闡，則此章之寢地與喪記之廢牀，古禮本屬平近，而非迂遠矣。先儒有以生女寢地為卑之以合坤順，又解人疾病廢牀，冀生氣之復返，此皆不得其說而為之辭，拂經違義，不攷之甚也。

孫子滿曰：釋牀而兼衽席之義，亦復明晰可補揚。揚方言：釋名之道。張椒卿曰：精闢確當，非藜藿著膝皆穿者，不能有此論古卓識。

五穀辨上

按諸經有百穀、九穀、五穀之稱，然人所日以飯食者，惟五穀為正。五穀之品別，而後餘穀皆可而辨。夫五穀不分，古有是言，誠以穀之為物，莖苗穀實，名目甚繁，或彼此互稱，加以南北方言之異，今古雅俗之分，益致紛囂而莫可辨。試為一一論之。攷說文曰：禾，嘉穀也。又曰：莖節為禾，粟，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此四者，疑為古者穀米之共名，非專指一物之稱也。何以言之？尙書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藁曰總。下云：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粟，穀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其米物，則粟之為穀，猶米之為米，非專指一穀。夫人而知之也。詩豳風七月：納禾稼，疏云：苗生既秀為禾，種植諸穀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言禾是大名，非獨黍稷種而已。愚謂黍稷稻稂，稂字從禾，禾者為禾屬，未刈在田時，皆得謂之禾。如詩言禾稼，禾稼，禾長皆其名，其明證也。又梁字從米不從禾，與精、糲、糲、稂同類，非禾種之名也。古米穀，梁皆為穀實之共名。梁字亦從米，是指米之美者言也。曲禮：梁曰香其注，謂取其莖葉皆香之義。疑梁乃稻米之香者。如今南方有紅蓮香稻之類，義疏云：梁，陸稻，觀于詩禮中言梁，多與稻並稱，猶言黍與稷並稱者，誠以類舉也。乃黍稷分二種，而稻

梁不別為二者，則以黍稷雖一類，而莖葉少異，故得別其種為二。稻，梁則苗實皆同，所異在氣味，故可別其米為梁，而不能別其種。稻，蓋梁之統于稻，猶稻之統于稷也。梁即稻而異在香，稷即稷而異在黏，梁以香得名，稻以黏得名，其義一也。攷五穀之名，見于周禮職方者有四：黍、稷、麥、稻。其一注曰：菽，見于戴記月令者有六：稻、黍、稷、麥，而多一麻。皆無梁名，則梁之非別為一穀明矣。程瑤田九穀攷，邵晉涵爾雅正義，皆以梁為粟，梁即今之小米。瑤田又謂禾即是梁，梁即為禾之米，此臆說也。使禾梁果別為一種美穀，何以五穀中不數其名，而職方月令亦絕不一載乎？必知禾粟為共名而無專屬，梁即稻米而非穀名，庶五穀之品可得而識矣。

張椒卿曰：辨證精核，可補義疏所未備。昔王劭因稷曰明黍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辨其偽，此文殆堪繼軌。至云字從禾者為禾屬，梁字從米與米粟同，斷非穀名，是與讀說文而別其神悟者。孫子滿曰：通菽錄九穀攷，可謂明辨以哲矣。而解禾梁轉嫌含混，得此從禾從米之辨，乃昭然若發蒙矣。

五穀辨下

按五穀稻、麥、菽、易辨，惟黍、稷為難辨，以稷為粟，本之爾雅注，陶隱居注本草云：不識，恐與黍相似。惟元吳瑞日用本草曰：稷苗似盧，粒大，兩人呼為盧，際者得之。程瑤田云：即今之高梁，有赤黃白三色，赤色有黏，不黏二種，黃色者多黏，白色者多不黏。北人皆呼曰稷，其借曰稷，說文云：稷，稷之黏者，則高粱為稷審矣。特今人渾稱稷為稷耳。又月令曰：首種不入，注：謂稷也。今諸穀中惟高粱種最先，諺云：九裏種高粱，邵晉涵亦云：北方高粱，早者種以二月，南方則在三四月。今人祭祀用以代稷，尤為明證。李時珍反以為誤，非也。黍即今之小米，通謂之粟，黏者可以釀酒，不黏者為糜，亦曰稷，有黑黃白諸色，黑白者多黏，黃者多不黏，亦有赤者。粒小，齊民要術云：黍以三月上旬為上時，以五月上旬為下時。瑤田云：今北方小米播于二三月，黃小米播于五月，愚謂此二米皆為黍，種有早晚，故時有先後，不得以小米之早者獨別之為粟也。又齊民要術云：黍生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較他穀熟最早，計上時種者，六月上旬可穫，下時種者，八月初旬畢穫。夏小正云：二月往種黍，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此即小米之播于二三月者，所謂上時也。說文云：黍以大著而種，淮南云：大火種黍，此即黃米之播于五月者，所謂下時也。早者以暑至而種，晚者以暑至而種，故曰黍者暑也。猶南方之稻，早者七月中旬已穫，晚者九月中旬方熟，無足異也。邵晉涵以釋文有黍或云蜀黍，與素問有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之說，且謂一稷二米，今小米所無，惟高粱有之，斷以今之高梁色亦為黍，小米色黃為稷，余謂此說果信，則今高粱之種，早者在二月，無以解稷之為首種，遲者不逾四月，又無以解大火之種黍，不合一也。其稷早者亦需八月，更無以解仲夏登黍，與務惟生黍之文，不合二也。又古度量起于累黍，試以高粱之質積之，必且大于今日之度量，何況于古，不合三也。蜀黍之說，釋文著或云：明不為定論，至一稷二米，原屬異種，如嘉禾瑞麥之類，不必以今小米所無為疑。又齊民要術載黍本有赤白黃黑數種，亦特其一色，今小米亦有之，且黍為南方之

穀取其性味屬火，并不必泥于黍色之定為赤也。夫以黍為小米，舊說皆然。特混入稷言之耳。以稷為高粱，本之吳氏瑞，參以程氏瑤田之說，以稷為稻米，依據義疏而證明之，似為得其實。故詳著其說，以俟好學博識之君子擇焉。其稻、麥、菽三穀，品目雖多，人所易辨，不具論。

張椒卿曰：周子之兄不辨菽麥，注云：菽麥最易識別，明古人亦以黍、稷為難分也。得此疏證，乃得瞭然。孫子瀟曰：黍、稷之辨，程氏已極精核，此更援據經文，為之推波助瀾，可以釋景純之疑，而補邢疏之缺。

五穀續辨

攷黍、稷一類而分二種，稻、粱一類而同一種，前辨已詳論之矣。何則？蓋粱即稻米，凡稻米不皆香，而粱則米之香者，禮曰：粱曰香，其是也。故以米言之，可別為二種，而當其在田未穫者，總名為稻，非若黍、稷之莖葉皆異，而可分二種。故粱雖美穀，而職方月令不數其名，此皆經傳之可攷者也。筆談云：黍為今之稷，齊晉之人讀稷皆祭音，爾雅翼云：稷又名黍，故祭祀之號曰明粢，黍與稷皆稷音之轉也。二說釋稷字甚確。惟羅氏以粱為粟之說則誤，而近人三餘偶筆反以為非是，而以稷屬之粱，以稷屬之黍，不知于黍之外求粱，而漫欲于黍之一類分之，強以黍穗之大者為粱，穗之小者為稷，以黍粒之圓者為稷，橢者為粱，舉粱而皆統于黍，是黍一穀而兼有三穀之名，紛紛謬說，不攷之甚矣。按玉藻：沐稷而饋粱，內則云：豕宜稷，犬宜粱，稷、粱鑿為二物，而可以稷為粱乎？特以粱為稻米之美名，故凡米之美者，亦或借稱之，亦如米粟之類，皆為其名耳。故粱雖專屬之稻，而詩恆之靡芑，鄭注于粟之赤白者，亦以赤粱白粱釋之，當知非粱之定名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而下又云：白黍、黃粱，蓋黍有赤白黑三種，粱亦有赤黑白三種，而此二者尤宜于飯，故別言之。若以粱為稷，則稷也，粱也，黃粱也，一物而三言之，作何解乎？且稷色本黃，又何別言之乎？或謂粱既不屬之稷，安見必屬之稻？愚謂此則以經傳多稱粱，連舉定之，且本諸義疏，粱曰陸稻之文，非臆說也。蓋五穀惟稻、麥、菽三者，南方有之，名亦未變，所難悉者，北方之黍、稷耳。今攷北土所種麥之外，惟有高粱、小米二種，小米一名稷米，亦稱粟子，即古之黍也。高粱一名蘆稷，即古之稷也。以黍亦有標名，故稷以蘆標別之，以苗之勁直似之也。以稷而亦名粱，故以高粱別之，以苗之高，大言之也。總之生植之物，非若車服器械之與時異宜，或古有而今無，況農家樹藝之恆，民生朝夕是賴，又非若茶菴烟草之沿俗而增，為昔無而今有，譬之九州之封域，縱今昔異名，而壤地不變，故古之五穀，證以今時所種，而可得其實，以今之所種，求古之五穀，而自悉其名，經注中有錯異者，以其名定稱通之，紛紛謬說，不待辨而明矣。

張鹿樵曰：余往來南北，見田野中五穀，皆高不過尺餘，獨稷則高幾一丈，始知文中以苗之高大言之，一句為精確不磨。

亡無字辨

攷亡字，說文云：逃也。玉篇云：死也。無也。廣韻云：無也。滅也。集韻云：失也。並武方切。無字，本作無，說文云：亡也。玉篇云：不有也。並武夫切。又按無字，說文：玉篇即在亡部，此二字形聲皆異，截然不混，義雖互通，而中

有區別，非若他字之可通借也。試一一論之。大抵亡字之義，實兼有失意、凡物之自有而無、與理之當有而無者，則用亡字。如詩之何有亡禮之稱，家有亡則亂，益亡論語不如諸夏之亡，今也則亡，亡而為有，焉能為亡？孟子問有餘亡矣之類，皆為足上之辭，對有而言之也。無字之義，主虛，凡物所本無，與理之不當有者，則用無字。如書之無怠無荒，詩之無小無大，無非無儀，禮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論語之無詔無驕，孟子之無禮無義，他如無求無欲，無若無已之類，皆作不有解，為起下之辭，非對有而言之也。又攷陸氏釋文，于書中亡字，惟禮記稱家有亡下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論語亡而為有，焉能為亡，亡下皆云：如字，無也。餘皆無音。又禮記中亡字，鄭注：孔疏並云：無也。不云亡通無，蓋古者有亡字，與死亡、存亡、在亡字一例，皆讀武方切。故唐以前，亡字祇有無字解，而不讀無字音。其一音無者，存異讀，非正音也。宋以下凡亡字作無解者，皆直讀為無字，而亡與無之別，其義遂滅絕矣。試思禮弓有無過禮，苟亡矣，與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上下兩句中，亡無錯出，豈真漫無區別，而隨手異文乎？此二字之義，不明于其是，詩創有聲無辭之說，泥古者又謂經典中無字，古皆作亡，迺變家為隸時改之，其間存一二者，係誤讀為存亡之亡，故其言亦似是而非，要不知古人之用二字，本不相混也。暇時偶釋此義，遂書之以與當世善讀書者共證之。

孫子瀟曰：亡與無字，形聲義本自迥別，鄭學究自讀別字耳，主實主虛二義，抑何精審也。

笱字無平音辨

攷笱字，玉篇：古後切。廣韻：古厚切。集韻：韻會舉后切。陸氏釋文：詩谷風，無發我笱，音古口反。捕魚器，爾雅釋器：笱，婦之笱，謂之罾，音狗，皆讀上聲。古收厚字韻，今收有字韻，惟莊子胠篋篇：鈎餌網罟笱之知多，釋文：笱字下音鈎，鈎也。云云。今人遂謂笱字有平聲讀，當收尤韻者，非也。愚謂此條音義，當有脫誤。按笱字，陸氏於詩音古口反，於爾雅音狗，知莊子音義，亦必音狗，斷無歧出此條。鈎鈎也，是釋鈎餌二字之義，音字下必脫一狗字，當為音狗，與上餌音如志反，音音會同，皆先釋此句之音，下云鈎鈎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罾謂之罾，音魚網也。爾雅：寡婦之笱，謂之罾，四句，是重起釋此句之義，先音後義，非倒置也。觀下文羅落罾罾句，亦先釋罾字，云：本又作學，音浮，下方釋爾疋云：鳥罾謂之羅，免罾謂之罾，罾謂之罾，云云，其例甚明，或古書傳寫，訛狗為鈎，後人不知，衍去一鈎字，遂成今本之駁文耳。今證以陸氏他經之音切，釋本篇解經之體例，合之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之不收平音，則莊子音義之脫誤無疑，殊不可為典據矣。

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為唐釋守溫撰。宋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溲七音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為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床、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為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幺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略，易通雅，有

佚。不得已。適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迹。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寧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即不可不改者。必慎之又慎。如是則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時。仍繆襲訛。則何貴于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據。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為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手。其中體例之雜。采錄之舛。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幸存一二。可資攷據。其所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即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為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為非。自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兔園冊無異。攷古者奚從藉以為攷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于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真名論也。況今日校刊其書。非重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于無書。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邪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問者唯唯而退。

吳頊備曰。名論快論。具此學識。方可校書。

校書說二

客既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為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舊本之舊仍存。即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為改書起于朱子。余則以為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于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攷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攷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慎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据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一書而據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并滅其迹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清。顧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實護惟謹。近抱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稱善本。實一洗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据他書以攷訂。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謹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真。猶循朱子攷異之例。俾學者得以攷其得失。則是寓改于校。而非專一于改也。若第法盧。舉兩家据他書攷訂之意。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于改。而全失校書之法。其與明代眉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不逮古人。重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眩舌蕩。茫無涯涘。即闕其所不知。亦誰得而贊議之。願欲挾三家村學究。嗤點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攷訂。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頊備曰。識見既高。而筆足以達之。二文可備天祿石渠之用。民心葵日。具此卓識。適可證崇山之鑿簡。綴汾河之委筮。

第六絃溪文鈔卷二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古小學之書亡矣。今學者得賴以少窺六書之旨者。惟許氏說文解字僅存而已。適歷魏晉至今。時千六百餘年。惟唐緝雲李氏南唐二徐氏曾加刊定。終未有一人為是書作疏解者。蓋古書之湮晦。未有若說文之甚者也。我朝文治昌明。名儒蔚起。吾吳紅豆惠氏始以說文提唱後學。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詁。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真古文。一句一義。在今日皆為遺寶。故于此書。丹黃校勘。旁記側注。一生不輟。世所傳惠校說文本。前此未有也。吾友席君子侃。窮經嗜古。得惠氏書。讀而善之。惜其隨手札記。未有成書。欲推廣其義例。作說文疏證。先辨形聲字母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詁。及所徵引。皆根據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疏通證明。之。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說。如瓊字。重文。璇。据玉篇定為璇之省。然字。重文。難。据漢書當作難。草難二字。乃難之訛。即境。易。即場。乃古文而非從土。省。為取。為賓。皆省母而非古文。葉應作葉。應作溫。明一字兩母之非。他如草為象斗。引祭統草艾。則墨之文。為經典中以草為皂之證。讎仇之別。引春秋傳。憂必讎焉。讎必保焉。句。證杜氏竄改未盡之迹。茲。滋。滋三字。聲同而形義各別。不容假借。經傳中文多相混。皆當据說文以正定之。此類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所獨到。如貯訓。塵。稷。通。是。即惠氏之說。亦有

不盡從者。序例所云。庶幾此書明。而六經之真古文。藉以明其萬一者。君之志也。惜草創未就。中年殞謝。會其從舅若雲張君。有叢書之刻。訪其遺稿。即在所校說文中。蠅書密注。散布上下。旁行。禁如亂絲。屬予勘閱商訂。余細加尋繹。逐條錄。斷缺者連屬之。繁蕪者芟蕪之。其所詮解。審其文義。先將說文本。條舉于前。次列疏解于下。閱半載。粗有條貫。復屬婁東柳君。續加訂定。乃克付梓。假令天假之年。其成書當益臻完善。然君一生之心力。瘁于此編者。猶得藉以傳其梗概焉。此固由涓陽之篤于誼。亦必君之精爽。有以默啓之。俾假手于我兩人。以終君未竟之業。此書一出。不第君之幸。亦讀是書者之幸也。刻既若雲屬誌其顛末。遂書之以爲序。

孫子瀟曰。子佩之作。固足以輔翼定字。爲叔重之功臣。不得三君子爲之細加商訂。迄無成書也。讀竟爲作者悲。抑爲作者幸已。至文品之雅潔。無意于法。而自神明于法。非真讀書人不能。

金文最序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惟詔令奏議。略見于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會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會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匪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真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有餘年。誠藝林中一缺事也。及門張子月書。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放佚。掇拾遺殘。自澤南。洛水。道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暨南宋元初諸名家文集。金石之記。斷蝕之刻。下逮醫方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斷簡。無不廣搜博采。多金購訪。自癸酉迄壬午。積十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卷。其用心可謂專且勤矣。猶憶己卯夏。偕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館于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百冊。時新暑乍來。揮汗成雨。道莫余倦而息矣。月書則燃燭煌煌。蚊蚋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叫絕。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小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即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數日。自嘗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暍。往返經月。不恤也。方纂輯之始。議論繁興。大抵謂金之立國。宋元人既與爲讎。明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絕不收拾。當時如蔡氏珪。王氏庭瑞。党氏懷英。皆一代作手。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即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後無所藉。茫無涯涘。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不亦難哉。迺歲末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于君益信。昔郭元鈺。莫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尚有中州。河汾諸老。二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過于郭氏遠矣。尤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余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

張椒卿曰。信筆直書。天然去瑣飾。而工于營篇修詞者。固莫之逮。蓋意真者屏連珠。詞達者黜神禱也。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吾邑自明五川楊氏。以藏書聞于時。厥後秦西嚴。趙清常輩繼起。皆以購訪古籍爲事。至絳雲而集其成。其儲藏之富。譬勛之精。稱雄海內。迨劫燬之後。尚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鼎峙。羽翼之者。有葉石君。馮已蒼。陸勅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者。莫不以海虞爲稱首。迨兩家陵替。諸書散佚。吾邑藏書之風浸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如玉照席氏。虞曾孫氏。虞嚴魚氏。皆斤斤以雪抄露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于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于經史之大者。轉略焉。今得月書張子。而曩日之風復振。駸駸乎軼兩家而上之矣。月書少孤嗜學。甫成童時。其季父照曠主人。刊太平御覽諸書。即與校讐。少長。益耽細素。十年來。小大窺收。今古並蓄。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聞有古刻舊抄。不惜多金購訪。或繕抄秘閣。或假錄相知。蒙前後所得。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可謂盛矣。又念唐宋元明四朝文章。皆有總集。惟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大定。明昌之間。制作之家。乘時蔚起。自元明以來。未有真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散佚。以補一朝之闕。故于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註與吳宏道之中州啓劄。皆當世絕無僅有之書。尤藝林所欲爭先快靚者。非好信之誠。不能至是。今夏曝書之暇。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種。計一萬二千卷。一切厄言小說。不與其數。皮架別開。寫爲藏書志四卷。其傳本久絕。佚而復出者。仿公武直齋之例。略爲解題。意在存佚繼絕。初不欲示人也。余笑謂之曰。自來諸家書目。每自私其有。惟恐人知。如讀書敏求記。至勝篋而得。傳爲佳話。君之此編。曷不公之於人。俾當世讀書好古之士。相與錄副流傳。一破文人結習。孰與抱殘守闕。徒秘諸篋中之爲得耶。月書欣然。因力縱輿之。時方排印續通鑑長編。遂輟其暇從事焉。工竣。爲弁數語于首云。嘉慶庚辰六月初伏日。

廣釋名序

古小學之書。說文。爾雅。方言。外。惟劉氏釋名僅存。其書雅俗兼通。義數並舉。與爾雅。方言最相似。顧爾雅。義主釋經。方言旨在通俗。釋名義例。則在二者之間。又以爾雅時倉頡。三倉。凡將。滂喜諸字。書多存。無取繁稱。其所詳略。自較所稱論說指歸者。義自有在。迨今諸書皆亡。加之傳寫訛脫。未免轉嫌闕略矣。及門張子月書。嗜學好古。于小學中尤善釋名。謂古人制字。象形指事。外。諧聲爲多。故字從聲。聲以聲生。凡字體不根於聲者。僞體也。字義不本于聲者。假義也。漢人具有師傳。故毛鄭諸儒。箋訓多主諧聲。讀釋名一書。斯義尤著。因于治經之暇。博覽羣籍。自諸經注疏。及諸子緯候。一句一義。有與釋名相類者。做其例。廣之得書二卷。問序于余。余觀其書。比類相從。雜而不越。又采輯斷自漢代。體例亦極謹嚴。殆有合于劉氏所云。凡有未備。智者以類求之之意。且俾古音古義之難通者。或有所攷焉。其出於世之。餽劑割拾之學。遠矣。是爲序。

徐氏方案序

昔明季吾虞有徐仲淳氏。博雅能文。豪爽倜儻。好交游。名重海內。不業於醫。而精於醫。活人甚神。所著先醒齋筆記。本草經疏。多發前人所未發。今岐黃家奉爲圭臬。自是以來。邑人罕以儒雅名醫者。今得吾友

竹村而有嗣音矣。君為人少擅逸情，樂志養親，慕長生術，恆有出塵之想。談玄講道，寄情吟咏，其意趣直追宏景、思逸之流。從其舅氏湯翁象九學，翁工詩善醫，隱居海濱，時罕知者。君得其指授，有出藍之美。蓋不啻韓康之舅甥也。余舊家城東，與君居近，君長余十年以上。余初學韻語，偶出相質，君輒為點定，瑕疵遂時相過從。兩窗茶榻，分韻拈題，一字未安，推敲不置。閒論唐宋源流，及鍊字鍊句之法，謂古人一詩中要有我在，皆快所欲聞。其為詩尚性靈，宗法晚唐，而出入於石湖。放翁問記其雜興云：招游山水忙猶去，話到吟詩便欲狂。除夜云：母景桑榆欣得健，兒情梨栗願猶癡。其尚志敦行，可想見已。君後醫名日噪，四方招延，吟事遂廢。余亦移居北郭，蹤跡少疎。後十年，君沒，余往哭之。時母夫人年八十，尚在堂，入唁哭曰：天乎！胡不使老人代也。嗚咽不能語。此景如昨，忽忽三十年，而余亦殘生黯然矣。今春吳君荅卿，手持巨冊踵門曰：此外舅徐氏方案也。行付割割，願乞一言序之。余亟取讀之，見其書精研脈理，洞悉病機，與葉氏指南醫案伯仲，而詳備過之。佇見不脛而走，為醫林臨證寶筏，洵堪於穆氏書後，別樹一幟。又惜君之學行為醫揜，不獲如仲淳之借獨行傳也。君名洙，字杏春，竹邨其自號也。荅卿名亮寅，今比部荅卿之弟，亦以醫名。

吾面齋詩存序

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孔子曰：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情也。得其旨，即率其真，詩也。失其旨，雖工於詞，非詩也。唐、宋以來，諸名家皆是道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而遠之，相與競勝於聲調對偶之間，其去夫古之言詩者遠矣。鹿樵先生早膺鄉薦，回翔鳳閣，外擢監司，簡畀方隆，以太夫人春秋高，旋乞歸構園亭，奉板輿，盡心色養，忽膺末疾，期年乃瘳。太夫人尋棄養，遂杜門養痾，不復出山。君胸懷經濟，雅不欲以詩名，而言情賦物，自在流出，無刻擬之習。題其集曰：吾面齋存稿，有旨哉。夫世之妃青儷白，揣聲摹格者，徒知襲他人之形貌，而轉汨自有之性靈，倚傍門戶，高自位置，是自失其面也。昔人論詩云：凡詩中須有人，在非即吾面之謂乎。蓋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入，兼論其世，而詩乃不為徒作。故李杜元白，軌轍不同，而各成大家，亦惟各有其面在爾。君詩隨在寄興，長篇短句，無不有人在，而於時事感觸，友朋離合，家庭觴咏之際，其胸然之情，藹然之意，溢於字句之表，是深有得於言志無邪之旨，而存己之真面者也。今春君將梓其集，先自敘其名集之義，復命余序之。自揣庸陋，何敢言序，第即吾面二字，證諸昔之所聞，洵為言詩未有之妙諦，而三復君詩，君之性情學問，不啻如親晤對交，謹序道光丙申六月。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余與春巖陳君之定交也，始於嘉慶戊午。是秋，與君及其伯兄寄亭同試金陵，寓甚隘，連巷共舍者匝月。歸途月下登燕子磯，過錫山，酌第二泉，爾時余年卅七，君少余二歲，寄亭長余二歲，三人皆齒相若，氣方盛，情意相洽也。迨後余困于家累，屏棄子業，君昆仲泮腐攻苦，亦連不得志于有司，忽忽十有五年，而君年亦五十矣。君之學博覽好古，見有僻槩秘抄，喜手自寫錄，故藏書多異本，尤留心於前代小集之亡佚者，廣搜博訪，與余嗜好相近，故往來較密。君居南郊，余居北城，相距三里餘，君來，余不能具脫粟，余至

君家，輒具饌食，嫂汝南夫人，有賢德，每客至，調羹潔膳，咄嗟立辦。閨門之內，眉案相莊，有梁、孟之風焉。君蚤歲即繪卹居圖，題詩以見志。邑中相知者，咸屬和之，齋中楹帖，榜其先訓，臨財若冰淵，守貧如鐵石。二語，鄉先達吳太史，君中表至親也。方以詩文提倡後進，士之經其品藻者，皆得儼聲譽以游于時。君于歲時慶問外，絕不通謁，其淡泊耿介之操類如此。方今海內久安，然東南河患未弭，今秋竟豫聞潢池竊發，亦志士攘臂功名之會，乃上之不能獻策明廷，為國家贊利導安瀾之治，下之又不得乘一障以効執戈，則昌黎有云：駢于寬閒之野，釣于寂寞之鄉，其所託以不朽者，固自在。君其勉乎哉。仲冬之初吉，為君初度之辰，乞余一言為序，余不文，遂書之以為君壽，并示寄亭，以為何如也。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道光初元，郡士大夫創修府志，司事者採訪邑中故實，吾友屈君侃甫，擬續修邑志，以備府志采擇。爰與一二同志籌經費，聘纂修，告諸當事，開局有日矣。會有撓之者，事輟，先是侃甫屬余搜討宋元來遺佚事蹟，繙閱舊籍，頗有所獲，不忍棄之。十年來，復廣羅放失，積之成帙，略加詮次，以事文釐為二編。鄉先輩前有虞鄉雜記，古虞文錄二書，因名曰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聊以備遺忘，資談助，非敢附著述也。時同里陳明經子華，嘗作琴川志補注，兼輯虞邑遺文，書未成而歿，遺稿未顯，第陳書專為志作注，斷以元代多所持擇，或失之簡，僕書則無所不附，零星摭拾，下逮明初，寧濫無遺，體例迥殊，不相襲也。倘異日重修邑乘，或有一二可取，亦藉以無虛屈君之意云。遂識其緣起于首，道光庚寅二月初吉。

享帝山莊四友記

享帝山莊者，屈君侃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侃甫，時余外舅蘆林先生館君家，侃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恆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遭幽憂之疾，杜門養痾，君適南還，卜遷北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即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邨句云：不好詣人貪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為程醒雨，定讓，一為吳心葵，景思，一為張椒卿，侃甫因目之為山莊四友。此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兩窗晴榻，日得一二二人，則四友不期畢集，連朝永夕，計一月中，恆數遇焉。侃甫剛明，議論今古，洞機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醒雨深沈，饒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侃甫之剛，嘗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座間，恆斷斷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雋，余素木訥，不喜辯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真意周旋而已。故一堂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假眠，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四友之性情，無一同于侃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不強合。至于好讀書，敦古道，嫉猥瑣，離齷之士，則侃甫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比侃甫再遊京師，歸山莊，益多俊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積薪之嫌。念當年余與侃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踰強仕，醒雨

次之。張、吳最少。意氣之盛。方謂此景可以常得。乃往萬星霜。余早衰頹。侃甫亦童而齡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雨。同歸廬江。椒卿客授。惟余與心。莫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庭廡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曩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地。白髮蕭疎。豪興猶存。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為之記其事。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張椒卿曰。以合傳法為記。敘體。三十餘年之聚散離合。宛然在目。而于諸友之面目襟懷。直如傳神。阿堵得史之潔。柳之雋。後一段尤近六一風神。

藏書二友記

物莫壽于金石。而三代以下。咸陽之鐘。嶧山之碑。熹平之石。尚皆泐滅無存。況載籍著于竹帛。遺敗尤易。自漢以迄隋。唐史志所載。藝文存者。僅百之一二。說者謂由于繕寫之艱。而傳本之少。理固然也。自宋代以來。雕版浸多。雖大部巨編。皆可坊市購買。朝求夕得。且摹印之易而速。其多又百倍于繕錄。宜其傳于今者不少。乃歷元。明至今。才六百餘年。而兩宋刻削。已與秦漢之金石同珍。豈好而藏之者鮮歟。抑何傳之難而散亡之易也。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而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為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興季氏。維揚馬氏。淡生之郝。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三百餘年。尚世守不替。而邑中自兩家後。亦寂無聞。響者。迺知不第藏之難。而守之正非易也。方今文教浸昌。海內嚮風。爭購宋元舊刻。及四庫已佚之書。而吾邑繼起者。又得兩人焉。一曰陳子準。一曰張月霄。二人家世儒學。舊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月霄之藏書。後于陳君十年。不數載而富與之埒。儲藏之名。今遂並甲于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賢客。挾秘冊。訪異書。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濱。盛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鍾于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于史志。而旁嗜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為宗旨。其于書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于乞假。余於張為及門。陳則世講也。故兩家之書。皆得借讀。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客。第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慎。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適為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去其世有傳本。與秘而無關。學問者。彙宋元舊刻及新舊抄。遴其精妙。尚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淪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土。其事殆非偶然。兩君年方逾壯。假之以歲月。要之以不息。他年稽瑞之樓。愛日之廬。當有突過于絳雲。汲古者。并以四明范氏為祝焉。余老矣。為作此記。以徵其說之然否。

張椒卿曰。牛宏敘八代儲書之盛衰。史氏以為五厄之說。昔人所不能道。此記備舉海虞弄藏之顛末。而于國初他郡藏書與廢。亦復臚列無遺。陳。張兩家嗜古之精勤。網羅之指趣。評語亦極允當。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烏鎮之有知不足齋藏書也。哀章特賜復題。其儲藏之富。甲于江浙。而尤為希世之籍。人不得見者。圖書

集成賜書在焉。是書自廣內尊藏外。乾隆朝。海內蒙賜者四家。而鮑氏居首。鮑生未學。願讀者每恨生不同里。望之如在天上。月霄張子。輯金源文有年。雖廣搜金石之遺。旁探道釋之藏。終以未讀鮑氏賜書為恨。婁東張明經椒卿。余之契交。而月霄之師也。客授湖州郡署。與淶飲先生之令嗣志祖君善。為之介紹。許假館烏鎮。次第借讀。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閏月。買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吳門未歸。屬小阮聽香秀才為之主。居停于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冊分編披讀。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蚊蚋四集。燒燭繼晷。目為之昏。不恤也。凡六日而畢。其齋去鎮四五里。于將行之日。造焉。邨落幾家。淶水環門。青山入牖。桑麻竹樹。彌望一色。真讀書畊隱之所也。慨淶飲既亡。詢及秘抄異錄。已多散失。而賜書歸存。為海內書城鉅觀。故今數藏書家者。終推知不足齋為第一。是役也。月霄得金文廿篇。復自湖至杭。泛西湖。拜岳墓。歷淨慈。昭慶而歸。計往返未二十日。讀祕府之書。覽武林之勝。可謂極生平之壯觀矣。今夏四月。金文百卷寫竣。行付刻削。月霄編想勝遊。乞同里芭香胡君。繪讀知不足齋賜書圖。以誌不忘。以余為借讀之人。乞記其顛末。余念昔吾鄉。馮已蒼。昆仲。聞寒山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咏。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攜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廬。酒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夕之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為癡絕。不顧也。時傳為佳話。今月霄嗜書之癖。不亞二馮君。而聽香之賢。又過于趙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月霄青年嗜學。其志行直欲力追古人。奚藉斯圖以傳。而余則竊以掛名圖中為幸。故不辭而為之記。道光乙酉端午前三日。

游西山鵝鳴峯記

鵝鳴峯為西山第一峯。磴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游也。初夏將借榻清涼。可借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偕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為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即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澗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遊。鵝峯。迺過中峯。從白龍殿左。徑踰鳥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罅。懸瀑如布。即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章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鵝旗墩。為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駿馬奔馳。煙雲撥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僂僂而下。巖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罅。亂石縱橫。上銳下廣。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鵝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鵝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既夕。陽西下。迺循山巔一徑。迤邐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趨龍殿之右矣。噫。是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盼。蓋以貴游公子。不肯身履危徑。躑躅空山。而樵夫牧豎。又日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閱如也。今予輩攀崖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或尚笑其來之遲乎。為嗟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明晨。翁尚以繪事留。予與同遊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甫。李子坤伯。暨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勝具云。

鄉耆社集圖記

歲在道光丁酉四月之二日。羣老十有三人。集于西郊湖濱之畫舫。仿古社飲也。是日。湖田鄉民。歲例有社。設龍舟之戲。士女雜沓。棹槳鱗比。為邑中勝日。由來舊矣。主人先期箋訂。維舟西關水次。清晨。先後成集。維時。輕陰微雨。氣復清和。湖光山色。畫圖如畫。喧歌舞之場。轉饒清曠之致。座中齒最高者。俞封翁。穆堂。延福。言太守崇雲。年皆八十以上。俞、八十六。次為上舍龐鈞巖。非熊。楊訥庵。景望。年皆近八。七十九。次為宗二尹牧崖。德。龐封翁叶鳳。維。王觀察藝齋。家相。胡廣文。翠岑。靜之。暨延鑑。五人。壬午同甲。六。次為李二尹春海。仁。陸茂才。蘭舟。經。蔣大令伯生。因培。年皆七十以上。李、七十四。陸、七。木及七十者。宗茂才。補齋。九。二。宗並伯仲。咸與斯會。十三人。共年九百九十一歲。午。放舟湖濱。開筵列坐。嘉肴新品。雜陳泉雲。藝齋。翠岑。伯生。素善飲。賈勇。搏戰。觥籌交錯。餘則清談話舊。或扣舷而歌。或倚窗而傲。坐起毋拘。靜躁各適。致足樂也。薄暮。鄰舫漸稀。命榜人回棹。遙見龍舟四五。從烟波中鼓蕩而來。復停棹。凭眺。踰時。酒散。念斯會也。羣老幸際昇平。又生同鄉里。雖出處不同。悉是釣游舊侶。今鬢髮雖改。形神猶健。矧復車笠忘形。襟懷同契。選時擇勝。偕與觴咏于湖。綠野之間。香山洛社。未敢竊擬。亦可備吾邑一時之嘉話焉。主人既圖形為長卷。屬余為文記其事。如右。斯會倡之者。王觀察。主之者。龐封翁。繪圖者。胡廣文。從子。芭香。名圖者。俞封翁。從子。教授。見嵐。焯。也是歲六月既望。同社拙。經。更。黃。廷。鑑。記。

季慈耘曰。敘次雅潔。似南宋人小記。

梅皋別墅圖記

出鎮江門外三里。曰破山。山有寺。寺之東南半里。鹿樵觀察張公墓在焉。其地負山陰而面平野。有兩溪環其後。傍建草堂。前門後室。庖福之所。咸備堂之左。關園。榜曰梅皋別墅。前有小亭曰讓亭。修廊一帶。迤邐而入。其旁為冬讀書齋。折而前曰妙吉祥館。曰紅杏山房。右有一門曰離波。由離波而入。佳石奇木錯置。引人入勝。其尤勝者曰春水船。磴路迂迴。曲水環之。憑檻俯臨。如泛春江。別有帶水一泓。廣隘丈有石梁橫其上。臨梁而前。正中有堂曰四時皆春閣。園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漫空。二三月。紅桃綠柳。百卉爭妍。入夏。紅葉的皪。蕩漾清漪。竹風襲人。愜然忘暑。於秋。則巖桂早黃。畦菊晚艷。嵐翠霽。與香氣。錯落几牖。冬則霜楓爛漫。參差掩映。一望無際。加以朝暉夕陰。氣象百變。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謂之皆春。誰曰不宜。憶斯墅之落成也。在壬辰之秋。公會招燕游。惟時亭榭樹石。布置初備。屢擬重游。未果。今秋。詰嗣。齋生。約軒兩君。倩沈君。繪圖。屬余記之。因復借游。轉瞬七年。池館依然。山光如昔。臺榭樹石。益復增勝。而當日公之德容。邈不復接矣。余年及耄。近益衰頹。追感陳事。俯仰之餘。不勝重慨云。道光庚子十月。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余嘗慨今之人。有構峻宇。樹綽楔。赫然煥煥。以祀其先。其始未嘗不潔其齋。盛其牢醴。恪奉恭嘗。乃久之。而見其怠廢。又久之。而荒圯者。比比而是。間有代歷兩朝。歲餘二百。其後人保護之勤。久而彌繁。如鄉

先生建寧張公專祠者乎。其世澤之長。為莫及已。公以明宏治進士登朝。由刑部郎出守建寧。著惠政。居鄉有德望。國朝崇祀鄉賢。有專祠在東城下。乾隆間。八世孫贈中憲仁美。重建于邑東北一園。與公舊第詩禮堂近。道光初。十世孫河東觀察大。重葺新之。并增建念昔堂三楹。為飲福之所。惟念歲修及守祠洒掃之費。非特置祀產難保後之毋廢。願獨力任之。以補祀典之缺。會膺末疾。踰年始瘳。而精神損耗未果。昨歲觀察歿。嗣君州司馬元。痛念先志未竟者。茲祠祭田為首。爰于撥授遺產中。擇田一十八畝。零。捐置祠中。于今歲正月十日。即公生辰。集同族長幼。敬告先靈。以田租之入。永為茲祠歲修及守祠經費支銷。餘仍舊章。因屬延。記其顛末。以期久遠。念是舉也。蓋肇於中憲重建之年。其碑記有後人登科量力輸田之條。迨觀察重修之日。迺矢願獨輸。又十年而司馬克成之。更四世八十餘年。而事得舉。甚矣其繼述之遠且篤也。嘻。此足見太守公之功德。宜永膺世祀。故自明來。孫子繩繩。相繼至今。日甲第蟬聯。春秋匪懈。更得樹永保勿壞之基。而祀事始大備。惟成之難。斯垂之久也必矣。書云。予有後弗棄。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延。不。文。敬述古訓。以致頌禱之詞云爾。是為記。

恬裕齋藏書記

出資湯門十里。其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清水東瀕。有村曰畧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學博蔭棠先生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裔出唐光祿。助後世有潛德。以耕讀傳家。至祀堂贈公。益擴大之。延名師。皮置經史墳籍。教諸子。咸有聲庠序。而君尤擅雋譽。以明經選授廣文。一試職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斯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稱鼎峙。未幾。兩家先後廢散。君復遷其末。元善本為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嘗慨世之人。嗜好不同。雖積金殖產。疊有與廢。而通邑大都。田連阡陌。富擬通侯者。子孫世守。何可指數。獨至標典。好之者固鮮。偶有一二嗜古之士。以有力而好。不惜懸金購聚。如吾邑絳雲。汲古。後。距今幾二百年。而才得陳。張兩氏。雖名位差殊。要皆不再傳而失之。豈經籍之好。轉不若銅坑金穴之可常享耶。說者謂經籍者。道德之光華。得毋不務其實。而徒躡其名。以炫世。致為造物所忌。而然歟。今君之齋。顏曰恬裕。自取遵彥。謹慎意為勗。余請申之。書曰。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積厚者流光遠。吾知善藏者。且善讀。詩書事業。蘊積而發。其華將出。為名臣。處為通儒。琅函秘笈。代有讀者。俾之永保勿替。蓋名實交孚。自天必祐之。以福。如鄧范氏。其明徵已。余與君之詰。嗣子雍。明經善。屬為一言。余惟子雍。克承先志。搜奇羅佚。不懈益勤。奕世彌光。則藏書為造物忌之說。于是不響矣。子雍勉旃。循讀書敦行之修。以鞏傳經稽古之業。其得謹慎之意大矣。烏知斯齋也。不且與天乙閣並峙海內也哉。是為記。道光庚子十月朔。

記秦君台佚事

秦君台。失其名。邑大河人。其先有曰應陽者。由太學官中城兵馬。其近族也。君台業儒。教授里中。自鄉。徙居太平巷。西甜瓜井。乙酉七月十四日。大兵至城。鄰人拉之去。辭曰。我家世守忠孝。不幸遭亂。且喜骨

嘗設有人據御覽及畢氏之說以相難。僕又將痛詆其謬。而斷不從之。向嘗語于履子。只應搜索諸書。以曲合御覽之是。無庸博徵經史。以深糾御覽之非。蓋校書自有體例。古人解經者。義不違經。作疏者。理無駁注。苟有可通。必迂迴其說。以遷就之。僕雖不敏。竊附斯義。至闕按二字。既有文選。晉書可據。茲不復辨。固陋之衷。所足下與主人。裁而教之。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去臘尊使回。接讀手教。欣悉一切。拙作謁先墓詩。蒙加點定。欽佩之至。似此方不虛遠道相師之意。第尊評以先墓無徵為警。僕殊不以為然。竊為閣下陳之。夫名賢宅墓。兩地相爭。山經地志。彼此互載者。指不勝屈。攷先孝子公墓。在梅李鎮。載元虞鎮重修宋琴川志。歷今七百餘年。非始近代。及旁攷他書所載。先墓。寰宇記云。在房陵。明一統志。又云。在雲夢。皆屬湖北境內。似為近之。第雍正年間。虞邑之墓。被鄉民周姓侵占。爾時族姓申控。邑令勞公必達。係名進士。即湖北人。移文原籍確訪。皆以無從查攷。咨覆。此有案牘可稽。則先墓之在楚地者。業已無致。而昔時之輿地統志。又不一其說。況寰宇記與琴川志。同出宋人撰述。正不必執此以廢彼也。且先墓之在茲土者。亦自有說。蓋吾黃于後漢時。世為江夏望族。自太尉公遭李郭之難。氏族漸微。當中原鼎沸之時。其子孫必有依孫氏避地來吳者。迨呂蒙襲取荊州之後。全楚之地。盡屬東吳。卜遷亦易。想先墓之遷。當出是時。而六朝以來。載籍云亡。致無徵信。今在楚之墓。既湮。則其在虞者。當益加保護。僕以為名賢邱墓。苟使傳疑既久。雖荒邱廢塚。即為靈爽所憑。後之人皆可藉以伸其追慕。況高壘巋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千載上辨其真偽耶。至朱王鏡墓。碑辨。大旨即據墓碑殘文為說。不知此四句取義。不在葬子。而在博羸于吳四字。見古人隨地可安窆。不必首邱之意。漢魏人數典。每多假借。不可泥于詞句。而詆為礙于倫已。又以太尉公據後漢書本傳為孝子公會孫。而碑云孫某。亦為不合。不知此又碑文剝蝕。字句零斷。虛志所載。不過據見存可辨之字。非其全文。更不可執是以為辨正也。總之。好為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朱君之文。不必辨。亦無庸辨。況先墓所在之里。圩曰孝子圩。浜曰孝浜。墓地自前朝以來。久奉谿糧。自盧志而後。歷攷姑蘇志。本朝通志。府志。暨歷脩桑。鄧諸邑志。紀載彰彰。豈皆附會。閣下高才博識。事必求實。斷非隨聲附和。特惑于先入之言。致有異論。僕忝居苗裔。義不忍默。用敢粗述其顛末。惟高明更有以教我焉。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考異書

承示御覽攷異稿一卷。屬僕改訂。閱之殊與鄙見不合。而其體例亦多未盡善。今為閣下悉陳之。按古人攷異之書。肇始于陸氏之經典釋文。而成于朱子之韓文攷異。蓋先據一善本為主正文。而後以別本中有異同者。云一本作某。附注于下。其引經史處。有較文者。則仍其舊。而別引經史本文以證明之。此昔人撰述之通例也。如今御覽攷異。自當以宋本舊抄為主。明刻本雖劣。其中有義可兩通。及似是而非。非者。當並存之。注云刻本作某。或一本作某。非以辨別之。舊抄與宋本異者。同此例。至于抄刻皆同。而核之經史百家古本。原文互異者。如顯然謬誤。人所共知。既經新刻改正。無庸注明。其餘如人名姓氏。山川郡

縣。典章制度。以及文義脫落乖謬處。皆當一一詳注。御覽原文作某。原脫幾字。今據某書正云云。以存宋本之舊。其御覽似誤。而句義略有可通者。即當仍御覽本文。而別引所引之本。書以疏通之。此乃作此書攷異之體例也。至引證諸書之例。亦不可雜。如所引之書。本書見存。總以見存之本。書為據。若參唐。宋以前經史注文。已足徵信。惟其書既佚者。自不得不摭及類書。然總以唐代為斷。蓋御覽一書。成自宋初。其所摭拾。唐初以上。居十之九。大抵即據隋唐類書為藍本。則證以唐代類書。尚可得其彷彿。至明人天中記諸書。轉相販鬻。或妄易字句。全失古書面目。倘據以校刊。是猶以漢法況周制也。至淵鑑類函。為本朝攷撰之書。囊括古今。為自古類書之冠。謹釋其為書體例。就明俞氏之唐類函而損益之。凡所引隋唐以前故實。除已見于唐類書者外。若唐類書所未載。別據古書采入者。又如標題太平御覽。而其文與今本有異同者。皆當一一恭錄。以定折衷。他若格致鏡原諸編。出自近人者。亦不必復引矣。承齋周君所云。既得其綱領。而于撰述之節目。尚未詳悉。管窺所及。祈閣下與諸君酌定之。蓋體例一定。則綱舉目張。按例纂錄。自然有條不紊。而僕亦得所藉手矣。即候鴻裁示復。不宣。

答張月霄論作古文書

承示近著循覽數四。其中釋禮諸篇最上。卓卓可傳。詩說諸篇次之。皆能別具詮解。不襲陳說。惟文體間傷支蔓。序記亦明暢。至家傳諸篇。體格益上。筆亦峻潔可喜。知近日刻意著述。漸進于古。持之不懈。寧思不自成家。古人處困而亨者。今于足下見之。可敬可羨。如僕自幼失學。長謀餬口。讀書既無根柢。雖嘗學為詩文。粗事攷據。總不外剽竊之學。貽譏識者。年來志慮益衰。死喪疊遭。殘喘餘生。尚復何心學問。足下誤以為識途老馬。諄諄下詢。何能以門外之人。為入室之言乎。聊以向之。蓄中而未發者。為足下陳之。溯今以古文名家者。則則有震川。本朝則有鈍翁。望溪。皆為一代正宗。第此三家之文。皆謹守繩尺。其才力不無少遜。古人無論韓之排泉。柳之廉悍。固有未逮。即三蘇之馳驟。亦不多見。差近者。惟六一之紆折。半山之峻峭而已。故世遂有謂八家不可學。而學步於六朝之書。仿摹于漢魏之碑。銘以為古者。而文體入于詭怪而益壞。又今之言八家者。必曰別有其法。愚亦以為不盡然。夫古人之文。即古人之法也。文成則法立。是法生於文。不必文生於法也。論語云。詞達而已。昌黎云。文無難易。惟其是。果理衷于是。而詞得其達。則不言法而法在其中矣。至于表。牋。書。啓之體。碑。銘。誄。贊之式。學者可一覽而得之。又作古文與作時文異。古人之文。皆先有一種意義。在胸。題從文生。故所作皆可傳。苟命題而始作。上之科場。應制。下之親友。巧求。其文雖工。斷無傑構。如所著詩說諸篇。尚不免此病。蓋先有題而作文。則敷衍既無意義。必將刻意求深。或旁生枝節。縱波瀾層疊。而初非正旨。緣作文之先。本無心得也。要之當今而言古文。舍八家別無入門之徑。而八家尤以韓。柳為宗。猶言詩之必宗李。杜也。韓之與李。柳之與劉。正夫書。柳之答韋中立書。此真作文之準的。不傳之秘鑰也。合之足下養氣勵志之說。殫精求之。有餘師矣。略陳所見。以塞厚意。惟冀足下更有以起予焉。

邵環林曰。後段論作古文與時文異數行。說盡當世作者弊病。真可包掃一切。

第六絃溪文鈔卷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一書。今世所傳。僅存建隆至治平一百七十五卷。蓋即乾道所進之本也。其淳熙元年續進神哲以下四朝之書。自元明以來久佚。今七閣所儲水樂大典本。雖缺微欽二紀。而熙寧訖元符兩朝三十餘年事。悉然具在。洵為北宋紀載之淵藪矣。其中分注攷異。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如國朝會要。政要。歷朝實錄。時政記。王禹偁建隆遺事。王拱辰別錄。司馬溫公日記。王荆公日記。劉摯日記。呂大防政目。呂公著掌記。曾布日錄。林希野史。王巖叟朝論。歐陽靖聖宋後遺。邵氏辨誣諸書。及諸家傳誌碑銘。皆無一存者。即幸有傳書。如東齋紀事。涑水紀聞。東軒筆錄。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筆談。揮塵錄之類。往往傳寫訛脫。亦足據以是正。則此編非特足以攷訂宋遼二史之闕訛。而有宋一代雜史小說家不存之書。亦可賴以傳其十二。誠溫公通鑑之後。不可不讀之書也。第攷異中。載有宋史全文。十朝綱要諸條。其書皆出于長編之後。而十朝綱要。即文簡之子李璣所撰。尤不應引入此。或後人有所附益。未可知也。幸逢右文之代。此書殘闕復完。惟是天府儲藏。估畢之士。得見者鮮。兼卷帙繁重。即繕抄亦自不易。及門張子月霄。購得閣中傳抄本。不敢自秘。願以公之世。爰以活字版排印全書。亦藝林一快事也。以余稍涉躡史事。界以校讐之役。自己卯夏迄庚辰秋。凡十有五月。而畢。所借印本。易盡。後難

第六絃溪文鈔 卷三

五一

第六絃溪文鈔 卷三

五三

為楫。倘世有好古之君子。壽之藜藿流傳。俾益廣遠。厥功更倍。願以是舉為嘖矢云爾。

鄭注爾雅跋

宋鄭夾谷先生注爾雅一書。採經為證。不事穿鑿。轉得簡要。最稱善本。汲古毛氏得南宋本。列入津逮書中。俾後學得親遺編。厥功匪淺。惟中由膝以下為揭。由帶以上為厲諸條。因原注伏脫。并節去經文。又以舊文消訛。有所更定。如駢改。則改之類。皆失之疎。攷駢字。郭注。經典釋文。及許氏說文所引。駢謂之駢。皆從斗。則駢字本不作駢。駢字。釋文云。駢。鼠。郭注。關西呼為駢鼠。或誤為駢。并以駢鼠為駢鼠。又說文云。駢。胡地鼠也。與郭注意合。廣雅云。駢。鼠也。則駢鼠注本不作駢鼠。此皆漢唐舊籍。足可依據。乃毛氏輒將鄭注本文改易。何未深攷也。又如經文學。為。牆。楊鳥為。鷲。之類。皆足以正監本相沿之訛。與唐石經。釋文諸書合。茲特補入經文。餘悉仍未槩之舊。他若伏。伏。杭。杭。鷓。鷓。之說。經前輩訂定者。咸與刊正。庶幾不失舊觀。無誤來茲。于是書不無小補云。

曲洧舊聞跋

漢蘇子卿。雪龍圖。奇節獨絕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有偶矣。攷公使金被留。其懷印不釋。猶之持節臥起也。閉驛忍飢。猶之置箸絕食也。力抗偽命。誓死不辱。幾鄰于引刀自刺也。及觀置酒與被掠。士夫語。寧異武之海上。慷慨對李陵時耶。拘囚困苦。歷十有七年。而卒得生還。先生其與國之後身歟。何行事之相合也。所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即一二軼聞瑣事。舉足備掌故闕遺。身在燕山。而無一言及北國事。其每飯不忘之意。益可見矣。是書會刻秘笈中。惜非完帙。今得開萬樓所藏舊抄本十卷。爰授以付梓。庶讀其書者。益欽其人云。

庚申外史跋

庚申外史一卷。明權衡以制撰。攷以制為元末隱士。書成于洪武初元。後修元世。詔採順帝遺事。其書曾上史館。所載順帝一朝時事。外暨內訌。壞亂傾覆之由。本末詳盡。證之元史多合。惟帝為瀛國公子一節。與史抵牾。說者以為微隱難明。或出中原遺老。傷故國舊君者為之辭。誠卓論也。然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多信其言。夫管元之以牛易馬。其說第始于沈約之造奇。而魏收著之以誣南朝。雖有宋孝王。劉子元之先後辨誣。而唐初史臣。終沿其說。况庚申帝之事。本出當日宮闈之言。丙申之詔。即順帝亦有不能諱者乎。總之正史須貴徵信。而稗野不害傳疑。在善讀者自得之耳。是書一名庚申帝史。外聞見錄。又有從十五年下分為二卷者。實即一書。非有異同云。

明宮史跋

稗史紀錄。問及宮禁瑣聞。止有一人一事。並無專錄成書。蓋緣掖庭邃密。非外朝所得周知。即有持窺鑿筆之臣。不若宦豎左右見聞尤悉也。此宮史五卷。亦隱子從劉若愚酌中志錄出者。若愚為天啓朝內奄。名麗。妾書人不足道。而其書實創前此未有之例。具見有明一代。太阿倒持。煬竈肆然。其來有自。不第宮闈之軼聞瑣事。足資攷證已也。詎可以人廢哉。

又跋代

宮史一書。體例略與東京夢華。故宮遺錄相仿。自門垣宮闕之制。內官職掌之目。以及飲饌服飾。嗜好嬉戲之細。無不紀錄。而于內監品秩員數尤詳。夫成周內宰。統于天官。誠以左右贊御之人。繫于主德匪淺。自秦而後。寵任日多。外廷不復統制。北寺甘露之禍。後先同慨。明洪武初。制內官不許識字。立法最善。一再傳後。置東廠。設內書堂。迨至季世。太阿倒持。逆賢擅政。卒蹈漢唐覆轍。良由背棄祖訓。本實先撥。故也。我高宗皇帝。哀輯四庫。特詔錄存。以著明代亂亡之由。則是編宜致古者所不廢也。舊板久湮。爰重加校梓。備雜史之一體云。

校正文房四譜跋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時。出舊藏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警勘再三。相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已卯冬。晤錢塘何夢華上舍。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亟從之借校。今春夢華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余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觀之敘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記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第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對勘之本。相去又何如也。

校吳越備史跋

吳越備史一書。遵王敏求記云。家藏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無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閻邱方遠建醮。及迎釋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按錢所云。今本即此明十九世孫德洪所刊本也。今夏聞陳子準藏有舊抄善本。假以相勘。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舉今刻本失載數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略頗多。今皆一一校補。中如紀閻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救脫伏有至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名字。皆闕而不書。即嫌名劉字。亦以彭城二字為代。其為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申。載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渙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佚脫。非盡德洪刊刻之謬也。

舊本漢武內傳跋

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為最善。惜傳本亦稀。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抄足本讀之。知俗本皆刪節過半。即毛刻亦多脫落。益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本。彙諸刻細校一過。間有舊抄訛脫。而他刻得之者。附注于旁。以備參攷。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八公姓氏。為他書所未經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即內傳之下卷。自刪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為別一書。觀談助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

重輯漢武故事跋

漢武故事一書。隋志著錄。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云。漢班固撰。又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王儉所依託。蓋疑而未定也。其書自明以來無完帙。今惟古今逸史本僅存。又錢氏讀書敏求記所載補林書堂本。今藏稽瑞樓陳氏。假讀之。亦屬刪本。然出逸史外者居半。又于愛日精廬見皇山人姚咨所抄北宋人續談助一書。如子鈔類說之類。中有漢武故事一冊。閱之與補林書堂本無一字出入。知此本即從續談助中出者。故亦非完書也。又見太平御覽。史記正義。及通鑑攷異。西漢年紀。小學紺珠諸書。徵引漢武故事頗多。皆為今本所未有。爰于暇日重輯一編。以古今逸史與續談助雖非完帙。尚具首尾。據以為主。而以太平御覽及他書所引諸條。約略先後附之。共得三十一條。較世傳本已多一倍。而四庫提要所云。諸書中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腕。及柏谷亭事。今本未見者。亦已無遺。計其全書。亦十得八九矣。特恨敏求記所載。又有陳文燭本未得見耳。嘉慶庚辰夏五。拙經叟識。

又跋

余既輯漢武故事成。及門張月霽示以宋劉雲龍先生文集。中有漢武故事書後。見卷二云。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他見。書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一百三十七歲。元延。漢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又云。敷敘精緻。雖多誕謾。不與外戚。郊祀志相表裏者。蓋鮮。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按此說甚新。然余疑周字即固字之訛。如此書古本果作班周。何以郡齋讀書志及他書所載。又皆作固。可知自宋以來相傳之本。只作固字。獨劉所見本偶不同耳。恐未可為據也。惟所云元延為成帝年號。而作者既稱今上。則當為西漢末人。此說近是。讀范書孟堅傳。永平初。固始弱冠。卒于漢和之永元四年。年一十。上距漢成之代。已百有餘年。其不出固手。有斷然者。而書中有與浮屠相類。貴施與。不殺生云云。又似出東漢後人語。竊疑此書本成。哀間人所紀。而孟堅修漢書時所嘗采錄者。或因其傳自班氏。遂屬之孟堅。而後人復有附益耳。疑以傳疑。以俟博雅君子論定焉。道光紀元十月。下濬又識。

校崑山郡志跋

崑山郡志。元楊謙撰。鐵崖先生敘云。二十二卷。今祇風俗起至異事十六門。共六卷。蓋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鐵崖所見為別本。其說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城池鄉都。橋梁水利。戶口賦役。學校官署。壇廟祠宇。諸大目。今皆缺而不載。且楊敘中明言崑山自縣升州。以利日。賦稅甲天下。州縣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絕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第全書之後六卷。幸科第。名宦。人物。雜記諸卷尚存。足備宋元來是邦之掌故。不以殘闕忽之可耳。琴溪拙叟記。

元本敬齋古今註跋

武英殿本敬齋古今註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為世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霽復得士禮居所藏舊抄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完。惟十一卷後。即接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為一卷耳。是書今歸嫺仙館。夏月假讀。從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知永樂大典中。亦據此本收入者也。故是編本傳著有四十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為十二卷。又

抄帙僅存。至萬曆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殿本八卷。計二百九十二條。于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殿本外。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殿本有而原本闕者。僅六十餘條。使全書為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不勝于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于三十卷中。僅得十之一二。以此之則大典所收。即此十二卷之本無疑。其殿本多出之條。即為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葉。數適合也。念是書自明以來。世無傳本。幸際右文之代。搜輯成編。審藻褒貶。海內學者。始獲視李氏之書。猶惜其五之一。而不無所憾。幸得一旦原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并知此書之卷帙。止在此數。而不必致慨于四十卷之亡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昭代而全書復顯于世。夫豈偶然。其目昏手鈍。艱于繕寫。祇取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為二冊。復即原書篇次。輯為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殿本。依日重錄。以還舊觀。或謹依四庫例。分類成續編。附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道光丁亥七月三日。

校刻吳郡志跋

范文穆公繼圖經續記。作吳郡志。繁簡得中。嗣後公武。文格。續有撰著。皆祖此本。然是書毛氏重雕後。經久毀。迄今毛刻且罕觀。無論宋槧。若雲張君既刊圖經續記。欲并刊此書。以成合璧。爰即毛本繕梓。第汲古當日。從殘宋本開雕。如牧守題名。卷尾脫一二葉。又書中空白。未刊一二字。至十餘字者。展卷有之。校刊既竣。君猶以未見宋槧。度置以俟。逮君謝世。尚未摹印。昨秋君從子。購得郡城士禮居校。本又續得殘宋本數冊。重加校勘。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并命君孫。據以補刊。惟書中所引。如北海關賦。天隨采藥賦。錢儼觀音禪院碑銘諸篇。昔據松陵集。文苑英華。諸家文集。是正者。讀宋槧脫誤亦同。善此書刊于文穆卒後四十年。當時校官。又續有增修。非盡公之初本。迨汲古重刊。更多殘闕。今距汲古又百七十餘年。一旦復見。紹定完帙。俾吾吳文獻。不至久而無徵。君之嘉惠桑梓。功固不朽。而金吾與準之善成先志。亦有足多者已。某昔與校讐。為識其顛末如此。

老圃秋容圖記跋

昨歲丁酉夏。鄉耆社集圖成。藝齋觀察屬余記之。是秋九月之杪。屆叶風。肅翁初度之辰。詰嗣炳文。復招諸老為賞菊之集。因乞芭香。別繪老圃秋容圖。以介壽。其猶子子方。學錄為之記。今夏四月二日。翁復期集諸老于西郊舟次。三脩社事。兩阻。次日。飲于翁新落之堂。期而未至者。稷堂封翁。皋雲太守。藝齋觀察。伯生大令。續與會者。陸采三。明經。賓主九人。飲罷。翁出此圖共觀。并屬余一言。余曰。學錄之文。善矣。余何言翁曰。前湖勸之集。子既有文記之。此鳥可以無辭。余應之曰。前記直敘當日事。而未溯內申之緣始。前記遞詳諸老之年齒。而圖中之坐次。布置。闕而未書。今得此文。源委瞭如。按圖諦視。秋容澹淨。晚香寒翠。中諸老之精神。而日歷歷可數。大致本西園雅集。而自出機杼。簡而該。紆而妍。得柳之峻潔。自是圖與文俱傳矣。潞公詩有云。此畫誠未有。堪作畫圖看。後之覽是圖者。其庶幾乎。遂書以為跋。道光戊戌四月。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此書為岱南開孫氏所抄影宋本。前有淵如孫觀察序。吾邑蔣君伯生大令得之。願校刊此書。公諸藝苑。以挽鄉先輩竄改之失。誠盛事也。昨歲春。君屬余校勘。商榷體例。并期及蚤。歲事。繼復假得瞿子雍明經所藏愛日廬曹棟亭本。及稽瑞樓陳明卿本。二書皆明刻前寫本。遂彙明抱中陳氏刻本合參。三抄訛略同。而此失彼得。可以正者。什之一二。餘則取見存之本。書。暨近古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所引。有可依據者。參互攷訂。又可得什之三四。其無可校者。闕之。迺功未及半。君遽歸道山。私念遺爾中輟。殊負良友之託。兼諸同好敦勸卒業。常圖共襄剞劂。以成君未竟之志。遂矢志一力校竣。以報知己于地下。幸於衣食。作輟間之。至今秋八月。纔草草終卷。蓋距昨春開編之始。屈指再更寒暑矣。歲月如流。人生如寄。幸天假之緣。俾炳燭餘光。竟克償此宿負。既以自慰。又痛君之不及見也。適會詰嗣奇男司馬。奔喪旋里。爰識其顛末。以書歸之。司馬其克成先志。俾虞氏真本。晦而卒顯。得復流布藝林。余幸矣。尚拭目俟之。道光己亥秋九月朔。

抄王介社詩跋

介社王先生。與寶之毛翁。皆先友也。君不永年。余不及見。毛翁自粵東歸。猶得追隨杖履。兩君皆以詩名吳中。而皆無後。全稿未顯於世。聞王稿藏其從子處。秘不示人。毛稿為其子婦所居奇。舊交後輩。爭欲為之流傳。而兩家卒不肯出。可嘆也。余廿年前。從友人抄得介社詩四卷。半屬揚州以後詩。又于毛翁處見其朋舊雜稿中。君詩獨多。別錄為補遺一卷。孫子瀟太史曾評選百首。今邑中所傳抄君詩者。皆從此本出也。近毛翁詩。得趙孝廉蘭鄉。王上舍蘊香。搜輯遺稿。為之刊布。而君詩終晦。昨歲于許丞公伯誠處。見吳魏公所抄詩二冊。卷有集名。並識年歲。是從君原稿錄出者。較余昔所抄存。多幾及半。暇假歸。按年錄其無歲月事實可證者。姑約略編次。共得詩九卷。詞一卷。雖非全豹。亦十得八九矣。倘有好事者。畀之剞劂。與俟竄稿。並傳藝林。俾知君當年風流壇坫。清詞雋格。真有江東獨秀氣象。為虞山詩派中。增一作手。有不爭先睹之為快者乎。道光己亥夏五錄竟書。

書齊民要術後

齊民要術為隋。唐以前僅存之舊籍。其書最為切用。而久無善本。憶嘉慶初。照曠開刻學津討原。惟據津逮中胡震亨本。恨無他刻可校。幸元人農桑輯要中。所引此書。幾得十之三四。其脫繆之甚者。得據以校。改桑柘篇脫去一葉。亦經撥拾補完。惟是出于後人所引。終非本書。其中文句。保無有增損竄易者。用是至今耿耿于心。今春。月嘗于鹿城書肆。購得明人單刻本。其卷首序文。雜記已失。疑即所云湖湘本也。客邸苦雨。取胡本勘之。亦無甚異同。蓋胡本即從此本出也。同里陳君子準。曾手臨吳門士禮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嘗假以畀余。遂合照曠新刊本。逐條細勘。知農桑輯要所引。與宋本悉合。而凡徵引所未及。可刊落胡刻之脫繆者。復得二十之二三。前後計補脫正文百餘字。注文七百餘字。卷五脫葉文注四百一十餘字。客星漢文說字。及血補空墨。又得五百一二十字。此書至是始復舊觀。惜校宋本缺後四卷。而農桑輯要中。又緣其開氏牛術。罕所徵引。無從通校。幸此四卷。舊刻脫誤本少。無害完書。其竊謂是

書宋刻既亡傳本久苦難讀今爲月書校此兩冊不第于愛日廬中增一異本倘將來有好事者據此重刊一洗四百年來相承之繆非爲森林增一快事哉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而所最留心者惟文房四譜廣川畫跋二書皆從訛繆中力開真面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炳燭餘光乾乾于陳編爛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拙經逸叟書

書李翰蒙求後

蒙求一書見氏讀書志未載陳直齋書錄解題兩云唐李翰撰明顧起綸序以爲即昌黎云作張巡傳者也今四庫提要定作五代晉之李翰引李匡又資暇及五代史桑維翰傳爲證豈不以匡又爲唐末時人距元和時隔六七十年而去石晉時未久歟然終有可疑者攷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李翰蒙求呂望非熊一條下文有曰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又宋釋文登玉壺清話載李翰事兩條一云翰及第于和疑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一云宋太祖擢劉鋹遣學士李翰就尙書張昭問俘廟之儀又王泳燕翼貽謀錄載太宗與國二年右拾遺李翰上書切諫云則翰又嘗仕宋未終于晉也今以諸書觀之則資暇所云宗人李翰自屬作張傳之李翰桑維翰之傳李翰即仕宋之李翰本爲二人名字亦異蓋所云宗人者不過同姓之稱不必並時則以屬前之李翰原不妨礙若以屬後之李翰則翰作蒙求更無他證而匡又爲唐僖昭時人既見其成書其年齒當亦相近自僖昭至宋太平興國之初相去百餘年而翰尙爲學士其可疑一也且和疑顯于五代石晉朝翰既出其門後又仕宋太宗計其人當生于五代之初似非匡又所云之宗人其可疑二也文登王泳諸人去唐五代未遠其言當非無據猶今日談勝國事者不得以國初人之言爲徵信也聊記見聞以附質疑之義云爾

季崧耘曰訂正詳數精確小長蘆後惟結崎潛研繼之先生諸跋可與頌頌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黃忠節公爲明遜國忠臣事蹟載在明史國朝乾隆年間膺詔賜諡表揚邑人之以死節著者公爲首第當日禁網嚴密諱言其事後來得稍稍傳播不致湮晦者實本楊君此傳之力也惟五川先生撰述每喜綴飾以於新異故是傳于公大節著矣而其事之始末出于傳聞而未皆實錄如傳中所記楊漢父子事及投琴川橋下死之說前人多辨其失實故明史本傳本陸鏡病逸漫記祇云明年被召中途投水死而不取楊說有以也今讀林大同範軒集集亦久晦近年始出知忠節之死固不在姚善被難之時而被召亦不在明年乃在永樂六七年間事也按林詩病後述懷其三章云稔聞帝遷都扈駕當景從下云姪子仕給事簪筆蓬萊宮今當侍鑾輿念親鬱沖沖又有聞姪叔揚遇寬宥詩云口信遠傳殊可喜心知有日定非虛蓋此二詩皆當公被召時作故有勸駕之意也攷明史文皇即位改北平爲北京營建宮室即肇遷都之謀至七年北巡遂居之稱行在至十九年而定都此曰稔聞遷都者則其時當在未北巡之先也其曰聞姪寬宥者蓋不以建文舊臣爲罪而錄用之故云寬宥也知公之被召當在北巡之時無疑蓋公當遜國時竄伏有年朝廷久而物色得之以禮科召用而公矢志不屈卒赴水以死耳按大同于公雖兩姓實從父

也其詩當得其實林黃一姓詳見別錄又史言以澗水開其家得不坐亦以文皇即位數年革除之禁稍寬若當壬午癸未之際恐亦未能免也以此推之公之死不在明年益信蓋同出死忠不爭先後唐之張許宋之文謝于今爲烈則公之死節託諸慷慨赴難而不加增即證以從容就義而不加損也故爲辨正之如此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吳郡圖經自宋已亡湖地志者今惟范文穆吳郡志及王文恪姑蘇志存而已顧范志刊于宋紹定王志成于明正德中惟盧竟州熊會于明洪武初撰有府志五十卷網羅散失紀載翔實當時絕重其書乾隆間修府志尙見之厥後三十年詔開四庫時是書已佚故于明初惟收無錫縣志蓋爾時藏書家久鮮著錄矣緣范志經吾邑毛氏重刊而是書自洪武初鑄版至今時幾五百年宜其傳本之垂絕也其書自宋端平後以訖明初歷百三十年朝經再易其間州縣疆域之沿革水利賦役之利害與夫官師人物之廢置盛衰非有是書則宋元之際紀載中絕故攷三吳輿記者較范志爲尤重宋文獻序稱吳中地記向無完文此書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非溢美也此本錢唐何上舍元錫得之浙中以贈稽瑞陳氏後歸恬裕齋今秋子雅明經錫出以見示余爲詳其源委著其存佚見此本爲佚而幸存之書尤爲鎮庫重寶異日郡志重脩徵吳中文獻者舍是編將奚以彙筆從事哉道光庚子秋九月七十九日黃廷鑑跋

又跋

余昔撰三志補記中元州城攷係友人屈侃父侃作借刻以環山爲城斷自明嘉靖開築城始余向嘗疑之今讀盧志而知其說之果非也據志中常熟縣城圖西有秋報景瞻二門由景瞻而西環山而北至宜化門界畫清晰城內城隍廟三皇殿皆在山麓山上並無寺宇其景瞻門無水門元時爲小西門度其城址是從今城隍廟西由嚴王弄口循石梅白衣庵環半山幸峯亭下趾包三元堂而至平地蓋茲山之勢自西趨東南而止乾元宮極目亭居峯之巔元城不過從山腰環入一角明宏治間城址已夷無界域可憑桑志城圖遂統山頭繪入故乾元宮極目亭如今日之盡在城中矣然按圖中秋報門即元時景瞻門故址與今之阜成門在西北隅者相遠而城外南境山圖自讀書臺始益可證元城在山惟石梅至三元堂一帶而已其乾元宮極目亭與致道觀崇廟本在城外屈氏說據張臨江吳文恪詩李氏印帖爲證亦自非謬而不知環山而城實始于士誠特不知嘉靖時城大拓基址包有全嶺耳姚少師詩句山半在城高李文安序稱倚山爲城皆切證也今得據盧志城圖復詳攷其實以釋前疑亦一快事也拙經叟又識

書歸元恭文鈔後

余嘗慨自魏晉以至隋唐其史志所載藝文今存者十不一二此雖由五厄之遭抑或本立言之未至故傳之有永有承也若夫沈埋既久一朝復顯而又有人焉表章之此必其人之精神誠足以不朽故造物亦不能使之終晦鬱彌久而發彌光良非偶然也崑山歸元恭先生爲太僕曾孫其文章元本家法而能自出機杼惜國初以來學士大夫未有得見其集者婁東季君崧耘購遺文數十篇託爲僅有手錄之

屬余以遺張鹿樵觀察。以觀察好表章潛佚。且震川全集版藏其家也。觀察素重先生名。讀而善之。謂此吉光片羽。亦自足珍。方擬刊附太僕集後。今春。松松下榻吾里。趙閣鄉孝廉家。聞鄉復訪得先生之宗裔。藏有詩文稿六册。亟假繕錄。倍茲。松松參互選汰。編爲文六卷。詩一卷。遂據以付梓。至是讀先生之文者。可無遺憾矣。夫先生之爲人。不待文而傳。而人之景行於先生者。終以不見其文爲嘆。適是稿之湮晦。幾二百年。不先不後。而忽出於剗剗將事之先。俾由是傳之不朽。此中因緣。非人力所能致。譬之岐陽之石。豐城之金。有精靈潛爲呵護。而若遙相待者。今兩君既興起於百載之下。爲之蒐討。而余支離一叟。幸得相爲參訂。以副觀察表章前哲之盛心。少陵云。文章有神。洵不誣也。先生之文行卓卓者。已詳前敘。茲卽是集刊布之類。未著之篇後。

張鹿樵曰。以不先不後立論。善於得間。文亦低徊頓挫。如讀六一集中文字。

書屈侃甫永安者獻狀後

永安者獻狀一卷。所載四十人。搜擇詳嚴。敘次簡質。雖里社小志。具有史筆。方之襄陽者。舊。莆陽人物。不過也。惟狀中。繆侃題處士。尙沿舊志之疎。攷侃于元至正間。值淮兵亂。避地浙東。辟署行省郎中。督漕運。馳傳歷諸郡。作渡灘歌。見魏玉時吳。越阻絕。父老居虞山。溫清久缺。繪故山雲樹。并所居猗猗堂爲圖。題曰望雲以寄志。一時名流。屬和。見平陽亂定歸。往來玉山草堂。賦詩酬唱。楊廉夫。袁子英。輩咸重之。玉山名勝是侃固嘗膺祿仕。非全輟晦者。其題宜禁正也。又社中尙有應補者。一爲明崑山龔安節。永樂初。避難來常熟。嘗設教于九我堂。陳冲家。其讀書寓舍曰鈍庵。在琴水之上。見吳興九一爲國初江西俞嘉言。係前明宗室。鼎革。變姓名隱于醫。避跡海虞。嘗寓半野堂。後結廬于北山之城。麓以終。見錢學士二公皆可循松園詩老例入流。寓且忠義炳然。匹文苑而更上之也。略據所見。聞附書於後。續有撰次。或有取焉。

書史通後二條

余少讀史記夏本紀。如羿篡夏。太康中興。一代興亡。缺而不載。而伍員之諫。見于吳太伯世家。夫魏絳之對晉悼。與子胥之諫吳王。俱見左氏傳中。而一載一不載。豈史公當日有見有不見耶。夫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史公明言之。故周穆王語諸篇。並載周本紀。桓釐以下。宜及內傳文。而甚略。故有謂史公第見國語。而未見左傳者。及讀史通外篇雜說。論史公稱彌子瑕。而不及夙沙衛事。以爲漢初左傳未行。史公故未之見。知此語劉氏實倡之。然余未敢信爲然也。蓋管統觀史記列國世家。如吳季札觀樂。魯敗狄于鹹。齊管仲平戎于王。桓公召陵之師。衛孔惺之亂。楚商臣弑君。靈王次乾谿諸事。所載皆全本左傳文。而加點竄。非取之國語。自餘記載各國時事。文異而事合。無大乖繆于內傳者。則謂史公未見左傳也。豈篤論哉。然則史記于左傳。有載有不載者。何也。考漢興。三傳並出。第以世尙公。毅。習左氏者少。故藏其書者罕。加以簡冊繁多。或如壁中之經。殘闕斷爛。史公所見。未獲其全。所云莽澆。夙沙衛事。適當其闕。本末未具。故在所略歟。子元論其一節。而未究全書。亦見其疎也。或者曰。左傳一書。本采春秋諸國紀載之史。筆削成

之。周秦之際。豈無儒生別有紀述。雜取諸國之文爲書者。如晉世家所載屠岸賈。公孫杵臼事。亦出于春秋內外傳之外。史通所謂多取舊記。時采雜說是也。故史公未見左傳。而其書有同于左氏之文者。職是故也。是說也。倘可爲劉氏進一解歟。

又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不載。文選有之。東坡志林言劉子元辨其非西漢文。而斷爲出六朝人擬作。見史通雜說。云是篇詞采壯麗。音節流靡。不類西漢人。故有謂其風格近東京人筆者。有謂其詞旨非他人所得僞者。然皆以文體別之。而未究其情事斷之也。案子卿自匈奴使歸後。既與李陵一再通問。已。迺其書中自初降至今日一段。宛似陵敗降後。與漢廷之臣。未一相見。而今始致書者。然。而謂以答同在匈奴十九年之子卿。有是理乎。又自先帝授步卒五千一段。自敘戰功。詞旨固悲壯。亦屬贅言。夫陵以力戰無救。敗降。史公推其功。已暴于天下。以是獲罪。此在漢廷諸臣。人人能道之。曾謂陵與子卿素相知者。而復爲是語。語不已乎。究之不過脫胎史公報任安一書。然視史公文。縱極怨憤。而骨幹自厚者不侔。子元之論是也。而或因是并疑選中蘇李詩。則又過矣。

季松松曰。讀書憤於開冷處。著眼。自能羽翼前人。獨闢新見。

書手抄中吳紀閱後

中吳紀閱一册。余于嘉慶初。從毛刻影寫。惜無善本可校。置之篋卅年矣。昨歲以贈張茂才。今夏茂才持其婦翁家園公太史藏本屬校。係顧伊人臨校。葺竹堂盧氏元稿。亟取對勘。補卷六翟超一則。暨脫文數處。餘是正者八十餘字。未幾。又假得友人季松松傳臨毛斧季刊後校本。同出文莊舊抄者。覆勘之。除顧校標出外。復拾補遺漏幾二百字。兩家同據祖本。而所校詳略不同。蓋顧有區擇。而毛務兼收。加以几塵風葉。非一覽可盡也。噫。是書自有嘉靖坊刻。而汲古仍之。近照曠刊于墨海。長塘刻于叢書。皆非盧氏元藁。蓋承訛者幾三百年。幸有傳校之本。未絕。一朝併出。始得合訂。以還公武所傳之舊。洵乎文章有神。非偶然也。余年始壯。從事丹鉛。每喜手自抄寫。今及耄矣。自笑老至不知。目昏手強。不憚一再校讐。而昔抄遂成善本。倘異日者。有據之授梓。以掃自來傳本之訛。俾士林得睹盧山真面。而不亦增三吳文獻之光耶。校竟。書此。并質之茂才。以其欣賞也。道光己亥七月。

書校建康實錄後

建康實錄一書。略仿通史體例。括六朝興廢。簡詳典要。自昔推重。而傳本絕少。方照曠刊學津討原時。聞邑中有虞巖魚氏鈔本。物色之。秘不肯出。後數年。吳門黃氏得從汲古宋刻鈔本。有人借刻未半。而歸版與書于張氏。續刊完書。即此本也。其魚氏本。後輾轉歸余及門。俞用賓處。今歲余館照曠宗人子慎茂才家。茂才假以屬勘其家刻。此本向曾爲陳子準。吳心葵兩君補架。俱經略校一二。而未卒業。吳校首二卷。陳校末略論。余適取吳志。合晉宋齊梁陳五書。及南史。并魚氏舊鈔。通勘一過。始知新刻出自長洲顧澗齋校本。較舊鈔轉勝。然除顧氏校補外。脫訛尙多。如吳中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脫是字。太字晉上雖有不軌之

名名誤者。晉中夏五月詔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布其次三字闕。二年後軍文武盡配軍府。盡誤書。勸彬謝彬曰。脫彬謝二字。晉下途遺殺毅等同舉義。誤行殺字。宋上海鹽令鮑。脫令字。戊子大赦天下。遵于天子為從父。脫下遵于天四字。宋下梁獠請內屬。以為懷漢郡。懷漢二字闕。始壞士族雜婚者。補將吏。壞誤懷。宋下魏拓拔焜與質書曰。曰字上脫。焜書及攻。肝胎事下童話云。乃質答書也。草未及燃。脫燦字。及尋陽敗。脫敗字。齊上衆二萬發。口脫發字。復屬籍。各封子為侯。各誤冬。東昏以卷名。名誤矣。齊下詔。賜錢五萬。詔誤。齊南門一。有案于水。出定襄。脫出字。上氏凡五字。一誤外立二十。闕土字。誤作十。一誤氏。餘皆誤。元百頃。頃誤須。上。梁上又撰通史。躬讚序。躬誤聘。梁下其夜遁歸襄陽。遁誤道。陳下王勳為右僕射。王勳二字闕。以上皆文義乖繆。可據史文訂正者。凡二十餘條。其餘形聲字誤。及訛闕而無可參證者。俱悉注出。又得六七十處。雖未敢云盡善。視顧校少加精審。亦可十得八九矣。自初冬至近臘。攤書滿几。彌月而畢。竊喜完二君未竟之功。惟書中脫簡數葉。非得宋槧完帙。無由臆補。未知世間尚有傳本否也。道光庚子十一月下濟書。

書縮寫元大德刊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余向聞白虎風俗二通。有元刊大字本。嗣于嘉慶初。得見吳門士禮居所藏本。而風俗通已失。心耿耿者四十餘年。去秋聞吾里瞿子雍明經得此二書。欣然擊舟造觀。并假歸。攜至寶開書館。子慎主人見之。驚為希有。爰命仲子。縮寫巾箱本。行款字數。及漫漶殘闕字畫。悉仿摹寫。諸序之行草書。手自臨撫。惟恐失真。譬之人形體不同。而精神面目。惟妙惟肖。觀者幾咤丈人之化侏儒也。此大字本。其脫誤雖與明刻無甚異。而班書篇目舊第未改。書中八妾於皇明周之類。善者盧氏校勘已著之。不復論。應氏書世尤罕見。中孟某條。出畫字三見。而未作畫。考孟子趙注。本作畫。後人傳寫訛畫。朱注亦云當作畫。音獲。想應氏書本皆畫字。此葉適明人補刊。遂改為畫。而改之未盡。留此一字。猶足顯元本之善。昔人惟據史記王蠋畫邑人。以辨其訛。今得應氏引本。書證明之。迺為更確矣。餘如青菁。孰許。哲哲。京原。古書通假字。後人皆為訛謬者。皆可據此本正之。益信元刊之勝俗本多也。噫。古刻日亡。子雍之通假。子慎之愛古。其志洵堪嘉尚。而余更幸元刊之得重度一種子也。寫竟。屬校。遂書其顛末于後。道光辛丑九月。

書先節孝祠記後

吾黃自慎吾公遷虞後。有二支。長曰汝弼公。諱家相。季曰汝石公。諱家柱。鑑長房之八世孫也。吾祖漢昇公。客游京師。歸貧無立錫。道跡窮鄉。城中族姓。遂不相往來。家君早年失怙。中罹回祿。先世譜牒遺籍。盡為灰燼。幸有先高祖圖冊一表。藏伯父金山公家。始得悉家世源流。及節孝始末。微此幾不識先代諱氏矣。汝石公再傳為來仙公。兩世以孝稱。其事具載邑乘。惜公之嫡裔。莫敢為誰。嘗謂公之積善成德。宜獲後嗣之報。而子姓之伶。可重嘆也。今夏讀陶太史退菴先生文集。得觀先生為吾邑先世節孝祠記。記言祠在西城外。基狹而制朴。諱諱乎創之難。而欲其傳之久。乃今未百年。為子孫者。已莫識其基址。將有

遺蹟可尋歟。抑興廢有時。時當其廢。不必盡如先生所云。亭臺池館之盛者耶。然祠宇雖經湮廢。而藉先生之文。傳之記載。俾先世之節孝。與來仙公創祠之苦心。猶得識其梗概。不又重可幸哉。且丐記者為來仙公之嫡系。則向疑公之宜必有後者。今而信公之果有後也。爰乞先生文孫約齋廣文。補書此記于圖冊後。以為家珍。倘異日者。兩支子姓。重敘昭穆。同登邱壟。始際者得終合。此則吾族之厚幸也。夫嘉慶丁巳六月朔。長房八世孫廷鑑謹識。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鑑既書祠記後之九年。得交張君子恂。子恂好古。強識。愛搜訪古蹟碑刻。尤熟于邑中故實。去歲自中州歸。語及吾家先世。祠墓湮沒失攷。時子恂同邑之紳士。修復明忠臣邑令王公墓。委里胥周伯和經紀其事。遂語鑑以家祠屬訪焉。伯和世居城外一都。凡繞山之麓。祠宇家墓基址。能悉其興廢。越數日。子恂來述。伯和云。得祠于西郊。蔣贈公墓右。借往省謁。雖垣宇不葺。而規模仍昔。陶太史記所云。壁間陷置之石。尚完好可讀。并詢得祠旁之祖塋。而肅拜焉。憶先墓之失攷。先君歷五十年訪問不獲。鑑粗有知識。即命繼為求訪。又閱卅餘年。今始得識其處。而祠墓依然。不至鞠為茂草。奈諸他姓。實賴來仙公之嫡裔。猶有存者。今即式微已甚。前所書重敘昭穆。同登邱壟之言。適符左券。此皆先靈默相。累世節孝之光。有不容泯。而假手于子恂。伯和兩人。為之作合。嗚呼。此豈鑑一人之幸哉。所痛者。方擬今歲春和。先君得扶杖西郊。率鑑祭掃。以展數十年之積慕。而二月初。先君遽捐館舍。竟不獲一拜墓下。此又鑑所為執筆屢廢。飲泣而不能已者也。爰重綴其事于記後。藉以識先君孝思之篤。並詳述其詢訪之艱。示我後之子孫。庶幾永保弗替云。時嘉慶丙寅重陽後三日。

盛蘭雪曰。敘述簡而賅。意義真而擊。藹然孝思。溢于言表。能不令人肅敬也。

公特奏廉能。量移張掖。地當孔道。星輅絡繹。先生節冗費。輕徭賦。敝衣羸馬。躬自調度。不假手胥吏。大吏過者。咸知趙令賢。戒從者毋敢擾。訟簡政平。張人德之。頌為河西第一清官。甘肅守某。曠先生不善逢迎。故愛假鞠案。失出揭之。先生遂拂衣歸。張人羣詣提督軍門某懇奏留。某以武臣辭。衆環叩不已。許轉白制府。迺散去。願以官逋未能即行。民爭饋金代償。不旬日集事。既交代。有少贏。民諄請資為途費。先生辭不獲已。受之。而中未慚。途中賦詩有云。兩袖清風真浪語。脂車猶出舊民膏。蓋自訟也。兩任巖邑。歸裝敝衣數襲。破書一篋而已。既歸。僦屋以居。仍以教授自給。先生從父官福寧守。歿于任。治其喪葬。遺孤尚幼。先生教育之。生平敦本好義。常若不及。故所入修脯。恆不給。或至晨炊不繼。處之泊如也。中表季綱齋。時為河東運使。郵贈百金。先生不謀朝夕。頓于先塋上。建墓門。樹綽楔。不令餘一錢。罷官家居者十年。從游益衆。凡經親炙。指授者。文行皆可觀。先生生于雍正十一年某月。卒于乾隆六十年某月。享年六十有三。元配徐孀人。早卒。繼徐孀人。皆未出。妾王。生一子元運。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于西鄉小義橋先塋。門下士某為之銘曰。

世淵淵兮我獨清。衆昏昏兮我獨醒。非精于義而辨早。曷克完其素而保貞。秦州之塞。天山之陰。清風惠澤。儲立頑廉。

孫子滿曰。通篇以廉介二字為綱領。敘次詳略得宜。前後自為章法。今之諛墓文多矣。惟此文可謂無溢美。惟趙先生于此文當之無愧色。

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庭筠。字養吾。自號無黨。世為常熟人。祖慶祥。父永錫。兩世潛德未曜。先生生有異稟。讀書日數行。年十八。補縣學生。時崇川柏太史東萊先生。掌教虞山。為文章宗匠。見先生文。亟賞之。遂游門下。文益進。東萊高弟。先生與二山何君稱首焉。乾隆三十年。膺選貢入都。廷試二等。就職州倅。入監肄業。司成朱春圃以國士目之。延之課子。兩試京兆。不售。庚寅。以方略館錄議敘。分發粵西試用。委署永康州事。郡守劉君檄會審命案。先生反覆研鞫。得其實。一夕上之。劉歎曰。初任辦案如老吏。君真善讀書人。明年春。補西隆州州同。分駐八遠。地處邊瘴。漢苗雜處。犷悍不馴。號稱難治。先生以清勤自勵。開誠布公。興利除害。三月。苗民無梗化者。委署本州州事。州地直九百里。舊分爲六甲。凡州牧蒞任。孤甲差六人。總甲一人。盤踞村寨。至土人長跪自事。禁索不遂。輒用非刑凌虐。先生於八遠既革去差頭。而甲差非所屬。每以爲恨。至是始能去之。州官出巡。俗有過山錢。徵索土產。官吏藉以爲奸。先生只從吏役四五人。攜襍被糗糧自給。士酋以何首烏饋。却之。攝州九月。苗民懾威。詫爲未有。州地有馬蚌土人爭山場。八遠有大寨。與蔡英寨爭地界。連年不決。先生馳往。皆一勘而定。八遠東門外。有八陽渡。渡夫恣爲勒索。行旅苦之。先生捐俸置船。月給工食。其弊遂絕。署州時。有吏目危某。恃有資緣。貪穢不職。戒之不悛。先生揭之上游。多爲之地。先生遷稟撫軍。危被職去。而先生亦病矣。明年。先生病假旋里。杜門七載。四十年春。以病痊起復。再任西隆州州同。州人聞先生復至。黃童白叟。僮呼來迎。接踵于道。先生一如前政。昔年弊政。去任後漸

第六絃溪文鈔卷四

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趙氏。諱同。字振六。自號巢寄。明文毅公八世孫也。祖友情。隱于醫。父森。以孝廉官中書。有才名。先生生而穎異。幼受經于大母王太宜人。即通大義。少長。從同里許德園先生游。學益進。規言矩行。以古人自期。爲文。根柢經史。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文行推譽序冠。中書公卒于京邸。貧無立錫。以教授。自給。邑令康公基田。稔其貧。餽以白金。先生辭不受。其廉介蓋天性也。乾隆三十年。舉于鄉。明年。赴禮部試。不中。考充咸安宮教習。三年期滿。選授甘肅徽縣知縣。縣故天水地。其俗男無繇居。女寡輒嫁。沿習成風。先生以文學飾吏治。導以節義。首禁革之。民風一變。邑鮮讀書。數十年無一領鄉薦者。先生創設書院。擇士之秀者肄業焉。資以膏火。親督教之。越三年。有張君綬以鄉舉成進士。選庶常。由是徵之人士。爭知向學。庠序彬彬矣。時西監例開。准商民輸粟。用本色給實收。儲以備賑。即古納粟備邊遺法也。而官吏因緣爲奸。改收折色。入私囊。詭造賑戶報銷。甚者預給空照。轉相鬻買。飢民無一實惠。大吏亦從中納賄。知而不問。先生莅任五載。未嘗給一空收。歲偶歉。資吏成挪榆之。先生不動聲色。先捐廉爲倡。繼勸富民量力出資。設粥賑飢。並未一請公裕。民無死者。方是時也。仕宦者皆視甘省爲金穴。雖賢者不免。後冒災事敗。上自撫藩下至牧令。誅者數十人。子孫有發遺禁錮者。而先生獨嶮然不滓。可謂特立獨行者矣。制府李

復者仍嚴革之先生常言凡今牧令多諱盜顧一己處分而貽地方無窮之害是民賊也會八達所屬八
 索冷水二寨兩月中疊次報盜先生皆親勒通稟而州官及府交恨之冷水獲盜首已審實屬令翻供時
 藩司瑞某謹撫憲將以誣逼為先生罪已定稿會新撫吳公垣至見之歎曰王倅雖有誤然肯報盜是一
 正人也事得疑明年病又作慨然曰吾少讀陽明先生極旅文而悲之今奈何躬為吏目之續耶且一倅
 之職惠之及民者小而動見齟齬鬱鬱居此甚無謂也遂復告歸不出先後在西隆六年慈祥而精敏
 遠宦數千里不望眷不攜僕從一肩行李吏民初不知為官也兩攝州篆不設門丁絕苞苴屏慶宴署惟
 蒼頭一二人司爨火終日堂食呈狀立判兩造俱近者即時訊決訟無淹滯初署州篆會延幕賓自後一
 切謝去事出親裁而吏無所容其奸自奉儉約有寒士所不堪者故能潔己而辦公無繼先生之廉能當
 于古人中求之惜乎未竟其用也又嘗言甲差不除西隆必反聞者咸未信先生歸後數年西隆果有狽
 羅亭龍登連激變滋事致煩征勦先生之言始驗矣先生之論文也以先正為宗與及門講解聲譽不傳
 人有寸長譽之不置口有一不善面責隨之朋儕中行止偶有不檢不與通故人多以怪目之先生聞
 之不屑也先生猶子曰家相伯兄以貧老故思棄儒業先生初任粵西歸誠其有造命之讀書躬自教
 誨之越歲即游于庠後成進士入詞館今官御史先生力也先生生于雍正七年正月某日卒于嘉慶二
 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九著有懷慶堂詩文七卷制義三卷粵西從宦略一卷藏于家元配凌安人前卒
 子二長元晉諸生前先生一年卒次元鼎後先生卒以家相次子憲成爲元晉後先生葬逾廿年而誌石
 未備門人某謹輟次其略而銘之曰
 道何以隆直則不汙位不在大誠則自孚安隆一隅昔稱犇悍鋤姦植善德懷威憚勵之以廉濟之以明
 執簡御煩政平刑清卓哉先生含章中美沈淪一倅設施止此虞山之陽琴水之濱風清道古矯矯千春
 孫子滿曰養吾先生政蹟行誼真古之人也文敏得詳明有法後人可據此采入循吏傳先生藉以不
 朽矣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余賦性迂拙落落寡合歷數知交得心契者三人焉一爲同里屈侃甫一爲婁東盛子履一爲婁東張椒
 卿三人者皆不遇侃甫浪游都門因而返子履以一廣文滯淮上而椒卿則於昨歲死矣葬後三年其子
 以誌石請不敢以不文辭君諱鐸字椒卿一號春廬太倉毛家市人也祖應祖諸生父健鵬隱居教授兩
 世潛德未曜君生而穎異周歲時祖日課字數十輒不忘時尚未行立適粘于屏壁抱于懷中溫習之少
 長就塾所受書皆如夙誦鄉里有神童之目十齡畢五經繼治古文騷賦能于前人釋葛處出新解每發
 一言老宿驚服爲制藝操筆已自成章後受業蘄百堂先生業益進年十七補縣學生明年壬子赴省試
 文極瑰麗本房阮昉先生激賞爲才人之筆力薦不傳阮公深爲惋惜甲寅中副車自後歷試不遇而
 君亦遂以文酒自放矣家貧恆客授于外阮公任宜興在其幕中最久繼館婁之直塘于吾里則墨井言
 氏西城張氏南墅席氏嘗卜一廬于虞山之麓繼又徙于東城下名中東草堂然終歲常虛局居停無幾

日也歲丙子薄游晉溪謁同年湖州守趙蓉湖先生先生深加推挹延課其子辛巳秋忽患肝鬱之疾益
 躁氣逆平昔嗜飲而飲輒嘔君復強之病益劇明年二月強起赴蓉湖寓館旋歸歸五日而遽不起傷哉
 君博聞強識詞華富瞻朋儕罕有其偶工詩古文樂府而尤長于駢體其用典也鈞新擢異無一庸近語
 博麗瑰奇中能排宕流轉一洗迦陵善卷之習不輕爲人作作必斬勝于人凡求其文者速則操紙立就
 遲則經歲不獲問爲集文選體截肪萃腋巧若天成君頗自喜然非其至也憶君客授虞山時值君里蕭
 子山王雲門盛子履張補葺孫少初諸君咸館吾鄉又皆一時才雋流連詩酒間旬日一敘而君與子履
 迭爲之主余因得介子履以交于君維時吾里屈廣文侃甫關亭山莊于北麓與君寓鄰月有文酒之
 會座客如吳頊儒郭小若吳心葵程醒雨輩皆頗交于君余遂介君以往權如舊識暇輒過從每見君酒
 酣耳熱上下古今雄談偉論時露其抑鬱不平之概而侃甫心葵議論風生往復辯難相與抵掌歌呼極
 一時友朋之樂未幾君往晉溪醒雨乘鏗廬江小若客死河南心葵避居無錫之梅里而君里諸君亦復
 星散余方恨昔游之不再而君又死矣君懷才負氣不善攝生生平又半在羈旅倦俛無聊之槩時時見
 諸形色卒年纔四十有九子一詢之余培也易簣之夕忽與之講橫弓童子隅坐執燭句而斥新說以隅
 爲童子名之謬蓋了了于去來之際而微示其意時道光二年三月之晦也配葛夫人先卒終身不復娶
 一生不問生產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貧而好施與見輒輒鄙頊之輩輒詆呵之居吾鄉時有君里王小香
 客死于虞君爲經紀其喪俾之歸葬孫少初死君在若上聞之轉貸數金購其家其篤于故舊如此客有
 以息交節飲諷者君慷慨言曰人之所恃以生者五倫耳如僕者半生落魄浮沈里巷是求乎事君未能
 也自幼子立異嘗踴躍是兄弟之親未有也而父而不獲祿養有子而無母撫育入宮而不見其人及
 父子夫婦之倫交闕焉惟有朋友一倫強以爲懷若復禁絕之不如無生矣聞者心惻可以諒其遇矣著
 述懶不收拾詢之搜輯遺篇爲芬若樓詩文鈔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豐其才膏其遇畜于德促于數何賦畀之不均豈造物之有誤婁水之陽毛市之鄉新阡是卜首邱毋忘
 孫子滿曰灑灑千餘言而無溢美無支辭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令人增氣誼之重
 邵環林曰對客自敘一段悽惻動人自是篇中最警策處餘亦不懈而及于古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虞山山勢自西而來岡巒起伏蜿蜒走東北而陡止邑城鎮其趾距城五里曰石墩蓋山之餘氣鍾焉其
 地有巨石負土隆起成阜故名墩之南北有塘二水交流平曠千頃居民數十家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宜
 有才德特立之士出其間自宋以來馬參謀以埋骨著郎懶庵以隱逸稱而其他無聞今銘顧君而知氣
 之鬱而久之必間一發焉按狀顧氏于前明自錫山來徙至君五世矣今爲墩之巨姓君少警敏饒材幹
 有兄恩而朴父因命二子分理內外事由是家之歲用出入屢粟筮餉兄是職門以外往來交際操奇權
 節審時觀物運籌于縮胤消長者君肩之兢兢以治生養親爲務而家業日隆性儉約不以處豐易志自
 奉若寒素而遇祭祀賓客必潔饌生平見義勇爲積而能散邑遇水旱偏災恆樂輸恐後道光辛卯秋歲

熱未獲。驟遭淫潦。禾盡偃而饑。遠近數里。飢民嗷嗷。君憫之。與鄰村瞿氏。共議設粥賑之。自冬迄春。全活無算。後二年。邑有浚白茆之役。役闕吳中四郡水利。工鉅費繁。君首捐千金為之倡。大吏嘉其義行。以聞于朝。君謝不獲。歸善于親。故樂善好施之旌。榮于厥考。爰建家祠于舍傍。樹梓樹槐。鄉里稱孝。奉先人命伯仲同居。一門雍睦。曾無間言。迨君之子。不析產三世矣。廷名師。親老成。以教諸子。常訓之曰。功名顯達。固由命在。孝弟力田。可自致也。其敦行樂道。有如此者。故諸子皆彬彬自好。樂與賢士大夫游。四方冠蓋至。墩者不問而知往君家也。君諱士銓。字廷表。曾祖行先。祖煥文。父天源。世有潛德。夫曜。君生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卒于道光二十年八月四日。春秋七十有四。國學生。議敘八品銜。例授修職郎。配王氏。繼朱氏。皆有閨德。子三。湘國學生。嗣兄士奎。後。濂。濂皆議敘八品職銜。濂後一年卒。女三。一適國學生陳履曾。一適邑庠生周永樹。一適國學生朱宗文。孫男八。孫女一。俱幼。其孤浩。卜于年月日。耐葬。君于嚴家角先塋之穆穴。去墩百餘步。先期以狀乞銘。銘曰。

曾祖士恆

祖朝續監生贈奉直大夫

父仁濟附貢生誥贈朝議大夫。君姓張氏。諱海鵬。字若雲。號子瑜。系出宋魏國忠獻公之後。元末自閩遷虞。明教諭通志先生。其六世祖也。君生而穎異。讀書刻意攻苦。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三踏省闈不售。遂絕意名場。篤志墳素。先是君考訥齋公。與伯兄靜谷公。皆好藏書。家多宋元舊刻。君治經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嘗慨古今載籍。幾經厄劫。歷觀史志所載。及藏書家所著錄。存者百無一二。方今典籍大備。不有以聚而流傳之。將日久散佚。此後生讀書者之責也。昔吾邑隱湖毛君。以一諸生。力刊經史諸書。廣布海內。迄今幾二百年。經史舊板。尚供摹印。前事可師。遂矢願以剞劂古書為己任。適檢舊藏所有。更廣購自明以來罕見之舊本。互勘去取。其中秘藏書。則借錢唐何上舍。元錫。從文瀾閣中寫副。儲藏以備彙刊。以汲古所刊經史外。惟津逮秘書十五集。為書林鉅觀。法之益之。黜偽崇真。廣為二十集。名曰學津討原。開雕於嘉慶壬戌之秋。於甲子冬竣工。又念六朝古籍。罕存。惟太平御覽中。錄頗多。是一書傳。而羣書之崖略。以傳。允稱類書之冠。舊刻訛謬。宗人觀察。藏有明人舊鈔。據為正本。暨校再三。付梓未半。復從何上舍家。得影宋抄本。詳加覆勘。已刊者不憚刊改。中有兩册。為兩抄本。俱闕者。復屬上舍。泛海至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抄補。是書始臻完善。續又於四部中。取有關經史實學。名家論著。而傳本將絕者。梓墨海金壹七百餘卷。又以其暇。取明人及時賢撰述。刊為袖珍小品。名借月山房彙鈔。凡十六集。又六年而畢。流布日廣。海內爭觀。書林中。之挾秘册。懷璧者。爭集。有未經四庫著錄者。如南京新記。九國志。琴川志。諸書。又蒐輯次第。續刊。書成。將

名之曰金帶編。惜工始而君捐館矣。居恆嘗語人曰。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祇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視區區成就一己之學業者。其道不更廣耶。其拳拳於流傳古書。至老彌篤。素志然也。君性友愛。伯兄。光基。暨繼嫂。相繼棄世。孤。金壽。年才十五。嫂氏臨終。付託君經理喪事。舉。金壽。反步道巷。舊宅相依。延師課讀。視同己子。釋服後。為之授室。合葬。兄嫂於寶巖新阡。遺產及一切瑣務。君親經紀之。速。金壽。游庠。方以家務界之。惟恐少負。丘嫂重意。好施與。採榮周急。宗親姻黨。贈遺無少吝。嘗同孫庶常。源湘。宗人觀察。陸上舍。陸。三君。仿明高忠憲遺法。立從善局。施濟四窮。月給贍養。君首捐田二十餘畝。錢千緡。為之創。經理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處身也。屏絕時趨。古朴自喜。家計粗給。而自奉儉約。如寒素。祭祀賓客外。不一特殺也。中歲得鄉先賢顧裕愍公省身格。力行之。每夕省功過簿。記以自警。性好勞。黎明即起。漏三下不息。迨黎暈。役與手一編。丹鉛左右。恆徹曉。了無倦容。延致好學知名之士。相與分校。訂訛析誤。悉心諮訪。間有不合。斷斷辨論。必洞徹無滯。而後已。平生無他嗜好。蓄古人金石書畫。以供清玩。所藏敬一堂墨刻。寶硯齋印譜。遠邇爭購。之。賦聲華。務實行。杜門却掃。屹屹陳編。海內名流。若孫觀察。星。洪太史。亮吉。皆擊舟相訪。把臂願交。觀察勞公。樹棠。泣任。皆枉車騎。過廬。君報謁外。不投一刺也。君之敦行立品。卓卓可稱道者。又如此。君精神強固。雖鬚髮早白。年及周甲。而步履猶如少壯。偶以夏月觸暑。病六日。而遽不起。惜哉。君生於乾隆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二。附監生。以州同職銜。加級。授朝議大夫階。配屈氏。贈恭人。以仲兄。子。三。為後。郡庠生。前卒。妻楊氏。孫。一。今名。承。廩貢生。同里黃廷鑑狀。

徐翁小傳。翁姓徐氏。名涵。字有容。一字仲米。晚號竹溪。邑徐市人。明大司空斌之後也。少任俠。好技擊。里黨少年多從之。嘗以騎射補諸生。緣事被其。亦不屑也。折節讀書。從柳南王先生學詩。彈琴度曲。六法皆擅。其能以名士風流自喜。先君少時家沈市。去徐市甚近。與翁游從最密。暨先君城居。又常館郡城。跡遂疎。然翁入城時。聞先君在家必來。歲一二過。或間歲一至。余識翁時。翁年五十餘矣。及余稍長。即先君不家。翁亦來。始以為偶然。繼而以為常。先君七十後。家居。時屆歲暮。偶懷舊友。作書將緘寄之。未發而翁適至。皆大喜。謂我兩人之同心也。握手歡敘。并屬寫畫為贈。明春翁來。攜畫一幅。係以詩句云。舊雨忽懷先放艇。早梅欲寄未封書。先君吟賞不置。余侍坐間。偶談西山有鶴鳴峯。而未識其處。翁曰。余熟游也。今春將應三峯僧吼琴之招。可來同遊。余遂同周子山甫。季子坤伯。往踐其約。入寺適雨。雨止。偕游。林煙霏。山翠濕衣。翁年雖老。精神矍鑠。如四十餘歲人。攜杖為前導。先探白雲洞。迤邐至鶴鳴峯。又登張氏碼頭。旗墩。而返。是夕。宿山寺。余輩已困。而翁無倦容。余作紀游一篇。後係一詩。中有觀字韻。翁和云。洞口瀟雲轉。峯頭指鶴觀。成歎工絕。時嘉慶四年之四月也。回憶茲游。幾三十年。而翁歸道山。亦一星終矣。翁晚歲卜居南城。實和塘上。年已八十有四。精神如舊。方幸時親杖履。訪舊聞。踏逸事。廣所未知。而是秋翁遽得疾。不

徐翁小傳

季松耘曰。照曠希蹤汲古。自是足傳。文亦絃次得體。

起病中猶招余至榻前談論如平日并贈畫為記計聞為之悵惘者累日自先君歿後親故凋零先友之存者惟壽君毛翁及翁為碩果後二年毛翁歿又五年而翁歿至是而看舊無一人焉可哀也已

論曰余聞之先人曰翁少年自負奇傑有不可一世之概恆欲自見其材略卒困而無所施退而隱居耽詩畫放浪山水間非其志也翁之畫法倪高士而微近浙派不為時人所許而詩特清矯不俗無綺靡怪僻之習元和顯進士星橋曾探其詩入停雲集蓋翁之所託以自見者在斯而詩品實高于畫云同里蔣寶齡少得翁指授詩畫今有名

孫子滿曰為徐翁作傳而意在耆舊之凋喪精神全在結處以此見文章之不苟作也

季菘耘曰開雅得歐史之神

張月霄傳

月霄名金吾字慎旗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為攷據嘗從季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鈎稽審覈見者稱焉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即棄去慕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道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華 善咸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勒編惟金源氏一朝著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為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碑刻殫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事艱而厥功實倍經學莫盛於本朝通志堂經解實集大成顧宋元來諸家經說放失尚多月霄出其家藏秘帙復傳鈔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寫定詒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之書彙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鏡賴有書目宋之晁氏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壑皆鈔代出魯魚錯脫踵謬叢詛第按目取盈卷帙藏猶不藏也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為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為廣其例詳載鏤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敘跋以著一書之原委俾覽者得如適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干造物之忌云月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撰釋冕釋弁二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為窮理盡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龜原三代卜法十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

拙經叟曰月霄幼從予遊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籌燈深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難疊生讀書間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讀輒取塾本作夾注行間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真勇于自立已及藏書既散蕭然僻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漸深遂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述務為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造就當不止是此非予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定者

葉震谷傳

震谷姓葉氏名培祖業邑諸生震谷少學于余質魯而性朴家世習堪輿術初為童子師後繼其業有招

之者不論貧富輒為盡力不望報樂善敦行親故有緩急視若己事嘗為人居間百金後其人沒震谷代之債無難色人怪之曰吾自恨貧不能周人之急敢復負人乎其勇于為義類如此震谷三娶無子最後妻黃氏生一子曰柏絕愛之循謹無習氣年廿餘因喪母暑月哀痛甚驟得咯血疾自夏至明年秋百方投治不效于道光十年冬十一月廿日夜竟死震谷一慟乘間自投于河亦死距子絕命之時未逾刻也哀哉憶震谷未死之前一日余適往省視見余泣曰兒命在旦夕矣觀其容慘黯枯悴樹之惟以若故之痛深自疚責而已震谷少余十餘歲儀觀甚偉年未五十鬚髮蒼然如老翁造此閔凶余固知其命之長然胡不令終其天年而遽自戕之速耶余悲其慈而愚不忍其泯泯也爰撮其梗概而為之傳

拙經叟曰父慈子孝天地之常經也乃經傳多言孝子而止慈者周文而外無稱焉豈不以其道愚夫婦所與能而天之生頑嚚者不數耶若震谷之以身殉子絕人之行於古未聞而豈中道哉雖然昔西河氏親受業聖門而喪明之過見責曾氏于震谷又何尤焉又聞伊子疾亟時謂父曰兒不肖以疾累親朝夕憂罪故莫道願親弛厥愛釋勿憂庶兒罪輕疾或可為乎相對嗚咽噫有是子而天此震谷之所以死也夫

張駕鰲傳

余昔交唐暨譚君石麟嘗噴噴稱其鄉滄溪張氏之多賢石麟篤學君子人也其言可信固心儀之久矣今夏其後嗣玉堂持厥考駕鰲君狀志求一言余惟君之行誼孝友任郵大者狀志已詳故論其立志奇卓者著之傳君名嘉永字海山邑毛洪人也少負大志奇情逸氣早見于繩角時少長備不羈有獨立遐舉之想年才冠大父游武林將泛南海祝釐君懇隨侍至杭覽飛來五雲之勝遂渡曹娥江涉重洋詣小白華瞻禮而還因喟然曰人生天地間錫脊鄉里咫聞捷見心胸錮蔽則靈明日汨所負多矣乃知古人周游博覽皆真學問也聞者壯之由是名山輿圖藁蠟屐與到即往入天台者一登句曲者三所云華頂玉霄天市地肺諸靈蹟靡不窮覽繼復荐先于九華問道于雲臺足跡所至動輒千里至則訪丹房尋玉簡遇入定之衲子鍊真之羽流相與講求登真度世之旨流連不忍遽去一日謂其子弟曰吾游蹤雖廣終不越江以南俟向平債畢當縱游天下東瞻日觀西掛巨靈以快生平志願又言國初江陰有徐霞客以布衣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猶窮流沙登鷄足歸老號稱奇士人貴有志耳天假之年何遽不若是君時年五十矣言此眉飛色動真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槩遂取司空曉策六鯨句意自號駕鰲用堅其志且以為息壤也後數年婚嫁甫完擬先匡廬洞庭之游將戒期而疾作不果年未及者遽焉溘逝惜哉君幼讀書略通大義不屑為章句之學年二十始發憤講求經史惟日不足以詩為抒寫性情尤好之既得江山之助登臨懷古之什詞氣豪放惜不留稿僅傳一二警句今存者惟閒居寄輿數章略見一斑云

論曰禮有云男子生設弧于門左蓋取志在四方也古之賢豪窮河源銘燕然立功名于萬里之外由此志也至儒生讀書握三寸管思立言于當世亦當如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為文章乃有奇氣此豈

堪爲猥瑣。龔城婦道哉。君之志雖未終。自是奇士。不然。今之懸妻孥。持籌算。自謂素封。終其身不出里門。跬步。聞君之所願爲。且啞然笑矣。

邵環林曰。特表崎行。爲傳誌家開一法門。其源質自史公得來。

楊道飛傳

君姓楊氏。名希濠。字道飛。常熟人。父景崑。有孝行。君少孤。母程孺人。以養以教。早有聞。壯歲。補諸生。屢困場屋。人爲君惜之。君安于義命。泊如也。事母孝。母嘗得氣厥疾。醫不能治。君皇急。禱于邑神。周孝子。夢神賜之藥。遂瘳。人咸稱孝感。母守節及年格。而陳情大吏。得早膺旌典。敦本尚義。嘗攷核宗支。刊脩譜牒。念楊氏之城居者無義塾。即遺產卅畝。盡數捐設慶恩堂。義塾。俾子姓人無失學。故里僻在西鄙。著自國初。向無紀載。君留心搜訪。著有恬莊小識。以備邑乘。採擇。繼又撰輯虞邑幽光集。專搜拾邑人遺篇殘稿。姓氏賢如者。次第剖剔。以闡幽潛。今年將七十矣。杜門教授。自忘貧老。惟著書。惇行是務。始所謂篤學君子。非歟。君二子英。英。英。咸夙慧。知著述。先後早逝。遺有海虞藝文目錄。學碑錄諸稿。君痛其未成。爲續而刊之。有碑邑中文獻。并附著之。

拙經叟曰。君世居恬莊。近始遷城。贈刑部公守默。於君爲從祖。今惠州守硯芬。其從弟也。門閥赫奕。而君家顧寒素。殆如竹之有南北。阮耶。往歲。君以攷核郡志。藝文見訪。始獲識君。余亦爾君。尋訪邑里。舊碣。相過從時。君次子英。類。方以好學稱。乃越二載而遽又夭折。噫。君之遇亦窮已。余一子稍知讀書。年才二十。病略血亡。余方孩已之不德。致是。適以君之有道。而胡重罹此。感爲君傳。又躬自悼矣。

外舅蔣林周先生傳略

先生諱杏芳。字乾一。號蔣林。系出周虞仲之後。世所稱東倉周氏者也。先世雄于貨。自大父時。家已中落。先生生而穎敏。少爲大母唐所鍾愛。命繼世父某爲後。及長。從陳道光先生游。兼得親司業先生講論。作爲制義。根抵經史。受知今相國石庵劉公。補諸生。再入省闈。不遇。遂棄舉子業。殫心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見有古佚。力不能購。躬自借錄。垂老彌篤。有邑先輩秦九應。陸牧先之遺風焉。教授里中。翕然稱經師。年七十二卒。自余之爲先生壻也。先生年已五十矣。每見必以讀書相勸。口講指畫。提撕不倦。時先生方集注禮經。病雲莊集說之苟簡也。旁搜博采。句疏字詰。堆書盈几。丹黃並下。手一編。屹屹。恆至夜分。方已。先生嘗曰。六經注解。卽在本文。潛心熟讀。精義自出。後生小子。粗能誦讀。使東高閣。故經學日荒。病在父師。不先爲之倡。習慣自然。恬不知怪。故六十後。猶日課溫經。朗誦在口。聲出几席。勤苦如童子。初就塾時。謂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也。晚歲。境益屯塞。好讀莊子。謂郭注通微契妙。爲諸家之冠。成元英疏。存佚未詳。不可見。欲彙輯諸家作莊子疏。草創未半。而先生疾亟矣。子二人皆前卒。嗣姪孫爲孫。所著有春秋左傳分國若干卷。禮記集解若干卷。生平所抄書籍。及雜著一篋。遺命授其弟子學。博屈快云。

殯葬畢。遽得咳血疾卒。時距先生之歿。未百日也。悲哉。

季慈耘曰。傳中述先生六經注脚。卽在本文四語。眞治經有得之言。其人足傳。而文亦生色。

王烈婦傳

烈婦李氏。昭文東鄉殷家弄人。父學山。業醫。母陶氏。年廿六。嫁同里王大江。長子培基。盡婦道。培基亦善醫。結縭纔十月。以治病紛選。積勞猝逝。時疫卒。婦號慟不食。誓以身殉。舅姑以婦有遺腹。曉以生男延嗣。大義親黨交勸。累日。始銜哀沾水漿。及期得男。舉室相慶。名曰恆珍。婦亦自念。此後庶得撫孤代事。藉以紓死乎。迨未百日。所生子旋殤。舅姑知婦志。慮其仍萌前念。隱防護之。婦則伴笑語。陽陽如平常。月餘矣。一夕臥不起。叩之不應。急排闥視之。則用衣帶繫項。貫臂自拉死被中。體易嫁時衣服。新履。時道光八年正月十三日。距夫死之日。適周一暮也。年二十有八。越歲。有司上其事。大吏以聞于朝。得膺旌典。如例。里人王孝廉。撰著事實。余詮次之爲傳。

贊曰。古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誠是言也。使婦于夫殯之日。決志捐生。庸非謂烈。然此特出于悲痛之極。激以一時之血氣。猶或失之傷勇。適能勉順舅姑之命。亦既隱忍強活。迨所願又乖。而初心不變。終一死以遂厥志。烈矣。而幾混其迹焉。可不謂之從容蹈義哉。世之爲婦者。設不幸當此。聞烈婦之風。可以知所處矣。

曹烈女事略

曹烈女名晚芳。常熟人。父廣慶。母徐氏。幼端慧。許字同縣汪某之子某爲妻。年十四歲。父歿。童養于汪氏。逮汪氏子既長。事浪游不自好。父母屢訓不悛。忤父母意。厥父逆知其子後難改行。顧念此女淑慎。若配吾子。誤其終身。是吾罪也。遂屬媒氏。婉告其母。願辭婚。俾別擇佳配。母諾之。遂假疾命女歸省。比到家。適知此言。女卽以死自誓。母聞以微言勸之。輒曰。一家女受兩家茶。兒死不願也。母不復強。始安之。佐母以針黹自活。居數歲。有戚朱。憫女少而賢。願爲媒。私勸母復許字羊尖朱氏。既擇吉。議受聘于舅氏家。不令女知也。屆期。母託故言歸。有鄰姆洩其事于女。是日。朱氏之聘未反。有人跟踏奔告曰。女自經死矣。母哭歸。尸尚溫也。年二十有四。時在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也。

烈女家與余家同住鎮海門。相去隔一城關。早聞其事。去冬。復親訪其鄰里。得悉其實。憐它之操。適出自蓬華孤女。尤人所難也。不揣譎陋。敘其事略如右。伏冀大人先生。賜之贊誄詩歌。闡揚貞烈。用光泉壤。且以貯旌門之典焉。

練塘張孝女傳

孝女姓張氏。名某。字足貞。常熟練塘人。太學濟季女也。生十歲。喪父。哀慟如成人。性明慧。比長。奉孀母。朱循定省。佐備食。深得堂上歡。暇則以針黹課其女。姪輩。樂取內則及古來烈女事迹。爲之講解。母中年體患濕疾。不良於行。女扶掖左右。不離跬步者十餘年。如一日。迨母踰七十。兩足痿躄。時呻吟牀。女奉晨昏。凡飲食涼燥之宜。荷掖抑搔之節。一切先意承志。中裝加輪。必躬洗滌。不假婢媪。經年。疾不可爲。女竊

念世稱割股可起危疾。一夕遂私割臂肉以進。秘不告人。越日始見。衣有血汚。察之。右臂果有創痕。始吐其情。既進不效。女自咎已誠不至。泣告兩兄。兄持門戶。繼宗祧。所繫者大。妹女子可以無生。願以身代母矣。止之不可。默擇日齋沐。夜半匍匐中庭。籲天請命。兩兄知之。趨至叩頭掖之起。內外咸嘆其誠。至謂母病當自瘳也。無何母竟不起。女一慟幾絕。三日不食。諸叔暨戚長咸相勸。始沾水漿。曰。吾姑少緩須臾。死耳。朝夕莫則號慟不已。自初喪至三月之末。慘憤之情。侘傺之色。未嘗一日稍弛於面。日啜粥一二盂。或竟不食。形羸肌削。漸不可支。兄嫂強以藥餌。則對曰。吾方以速死為幸。奚藥為。兄慰之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故哀痛之情。因時而殺。今母亡已閱歲時。而妹終一心矢死不變。何耶。女泣對曰。母疾亟時。曾瀝誠籲天。以身代母死。不效則誓不獨生。兄所知也。今不幸親亡。忍自食其言乎。所以不即死者。恐傷兩兄之心。且不欲借親死為名也。聞者咸歎泣下。病日劇。逾月卒。時道光九年三月一日也。年三十有二。

黃子曰。孝根天性。丈夫女子一也。無分地位。朱門蓬戶等也。故當世割股祈死。冀延親算者。雖閭巷婦女。多勉為之。即非中道。其志誠可悲已。至於割股不效。繼以身代。卒不效。而終以身死。此事之所尤難者。亦足以風世矣。孝女為余門人陳大森妻。女弟來述其詳。故詮次其言而為之傳。

姚母陳宜人傳略

宜人姓陳氏。父應鐘。國學生。本海虞望族。宜人生而淑順。嫻姆教。誦女箴。年二十。適同里布政司理問衙姚廷輝。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禮。嫁七年未孕。謂夫曰。舅姑年邁。孫枝未續。盍置簪以慰堂上心乎。有子。吾子也。請諸舅姑。納妾貝氏。暨吳氏。生女四。最後生子文壙。吳出也。文壙生兩月而舅亡。甫七月而夫亡。當是時。宜人以一婦人支持門戶。四女未字。貌孤在繼。榮榮子立。詩稱擇茶集。莫喻艱辛已。舅之先。兄弟三人。舅以勤儉克家。資稍裕。宜人念古之人克保先業。而延宗脈者。咸先敦本厚俗。爰割遺田三百畝。手授諸姪。曰。若知吾舅吾夫之業。悉出先人舊德乎。自先人而視吾子。與諸姪。皆孫子也。敢忍私己。負郭數頃。願共守之。勿為他人有也。姓六人。曰錫範者。好讀書。早歲補諸生。且年又長。藉以庇內外事。優給其半。而以半分授餘子。溥惠中隆。殺以義。有如此。先是有許姓以鄰屋相售。費而周垣。有借門首節坊。構訟者。道舅夫繼歿。訟未息。宜人慨然曰。妾今日身處孽孽。彼兩節婦者。吾師也。焉用爭為。願將斯屋立雙節專祠。俾俎豆其中。為許氏世守。用申景慕。而弭訟端。當事嘉而許之。其居恆擗搗家務。達理裁義。類又如此。廿年中。經營區畫。葬舅夫于新阡。四女孀。士族為文壙授室。未遑一日逸也。及疾。命其子曰。吾年逾四十而寡。守分耳。汝生母年廿二而鞠汝。自孩抱至今二十餘年。以年例有待。尚未請旌。曲又向墓高平。瞻族之義。辛勤節縮。俟稍羨。盈方圖經始。今疾不可為矣。二者我未竟之志也。汝其勉之。言訖而沒。年六十有七。

論曰。易云。訟則終凶。禮云。積而能散。斯二語。士大夫或讀而味之。况巾幗乎。自女行不脩。俗尚爭而不讓。肇閭閻。紛角雀。有馴至覆宗而不悔者。揆厥禍始。多由婦德之虧。而滋費焉。若宜人者。可以風矣。

朱儒人誄辭

儒人朱氏。余妻弟周釋之配也。父立芳。廩膳生。年十八喪母。歸年歸于釋。時姑嚴夫人已前歿。舅即嵩林先生也。先生年踰六表。多病。釋館于外。間歸定省。賴儒人旦夕侍奉。凡飲食衣服寒燠之節。速抑搔洗沐之細。無不先意順承。調護備至。暇勤針黹。以佐甘旨。嘉慶己未冬。釋時疫。儒人病才愈。見釋病。亟割臂肉以療。卒不救。儒人痛絕者再。勉起搗搗。強自活。自釋亡後。以婦代子。奉養益謹。先生嘗曰。使吾相忘于榮獨之苦者。賴此孝婦也。又六年。先生及。踰月。葬先生于寶巖之新阡。先葬三日。儒人忽得咯血疾。力疾送葬歸。益殆。遍召族黨。處分後事。越三日。遂卒。時距先生之終未百日也。哀哉。釋無子。先生在時。嗣從弟德望子某為釋後。女一。獨辭曰。禮經有言。事舅如父。降自三代。人情非古。孝衰妻孥。訴詳乖迂。男子且然。何況婦女。賢哉儒人。閨中砥柱。堂有衰翁。夫死誰主。養舅妾分。速死奚補。銜悲強活。痛割股。寒煦暑清。扶俛持。饌潔嘉蔬。尊盈醴醕。翁顏開口。妾枕如雨。星回六祀。蓼集茶茹。烏哺終天。馬鬣封土。烈以孝。殉先身許。激死匪名。從容蹈短。旌揚宜亟。幽光昭宇。

龐氏孝慈三婦誄并序

三婦者。何太學生龐德輝妻錢氏。暨兩子婦聯奎妻徐氏。宿奎妻錢氏也。曷云孝。德輝與二子俱出。夜室不戒於火。姑入火抱栗。主出兩婦亦入火急救其姑也。其慈也。何火熾烟騰。牽曳顛踣。姑與二婦。一時并斃也。哀哉。時嘉慶庚午十一月事也。攷之。主以棲神。事亡如存。禮也。財蓄可棄。首護栗主。非深明于孝道者。不能為子婦者。見姑之蹈火。而奮身以救。肯出至性之固然。使天心佑善。祝融雖虐。俾姑婦灼肌焦髮。卒蹈危地而存。各得所願。其孝庸可謂不至。不幸志與願違。與主俱罹其酷。是豈當日姑婦之初心哉。尤可哀已。同里王太史家相作傳詳其事。實有可暨鄉之士大夫。咸為歌詩。以彰奇行。大吏上其事于朝。命下以孝婦旌其門。俎豆于鄉。死而不死。亦可以無憾矣。某更援唐李嗣高。高感女碑之例。稱以孝慈。而係之以誄辭。曰。孝為庸德。惟奇斯顯。乘蘇攸賦。婦女同踐。行蹈其常。境遭其變。叶玉爐珠。灰哀茲婉孌。鹿門三孝。成稟淑質。一日禍起。夫子夜出。鄰舍火焚。延及寢室。姑曰。急矣。首護栗主。二息奔救。鹽火俱滅。嗟哉婦道。以順為首。家有急難。豈容袖手。矧茲烈火。勢出拉朽。抱主出險。庶安我舅。烈燄方揚。融風肆赫。奮不顧軀。心在全祐。慘媿李娥。痛猶賈栢。李實事見太平御覽。皆以殉火死者。奇孝罕聞。于今猶昔。人謂天夢。余曰。否否。數由前定。性稟所受。皇仁優孝。綽悽永壽。言之心怛。聽者色愀。嗚呼哀哉。龐氏三婦。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公諱鶴。字漢昇。號紫霞。性磊落。幼有大志。發憤讀書。傾囊購書史。耽吟咏。弱冠。游京師。欲以詩歌鳴當世。嘗走山海關。抵盛京。寓正宗寺。二載。會成峨石中丞撫江右。出都。見公詩。傾賞之。遂延之幕中。誨其二子。末一載。亟歸省親。時曾大父襄卿公。曾大母馮孀人。俱年老。遂決意侍養。絕跡遠游。既中丞屢以書招之。不出。答詩有失期已驗姓名間。黃鶴從來去不還。莫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薄西山之句。其品行概可知矣。客游歸。家日益落。為桐子師。瀕迹江鄉。嗜飲。時與二三知己。酣醉淋漓。歌吟自適。以抒其抑鬱。後數年。得歐血疾。卒。年四十有四。詩在眉山。劍南之間。生平篇什甚富。歿後散佚已半。其存者。有自娛集。秋風

集寄廬詩鈔配祖母葉孺人後公四十年卒子三長伯父鎮仲爲本生父坤嗣舅氏後季即嗣考叔燦孫男廷鑑拜述小門人陳本淳填諱

先考牧村府君行略

府君諱叔燦字金臺號牧村先世自新安遷虞世以孝行稱至六世爲大父漢昇公生三子長伯父金山公諱鎮次會春公諱坤出繼舅氏後姓葉廷鑑本生父也季即府君年十六失怙爲童子師少得脩脯以供饋粥發憤習舉子業力不能從師從書攤上買時文一二冊晝夜誦讀得題依仿爲之問出以示人老宿見之驚歎以爲天然合度不煩繩尺年廿五受知于學使祭酒崔公補博士弟子員乾隆壬午乙酉雙輿兩巡江浙學使廷尉鶴峯李公拔江蘇英俊之士獻賦行在府君與焉膺召試者再皆不遇李公深加惋惜俾肄業紫陽書院時長洲沈宗伯歸愚先生主講席三吳名士咸萃其門如褚筠心吳白華稷堂昆仲顯星橋諸君皆把臂願交一時掉鞅文壇名噪吳下宗伯深器之自丁卯至庚子屢領省闈辛丑丁大母艱遂絕意功名晚歲酷嗜養生之術參同內景多所研究恆終日兀坐如空山老衲嘉慶丙寅距府君游泮之歲恰周花甲邑之士大夫咸請府君重游泮宮爲昇平盛事未及試期而府君先卒士林咸惜之府君性至孝奉大母葉孺人能得其歡心家貧客授郡城屬吾母季孺人以代子職歲時歸省入子舍依孺人不忍出門大母病篤嘗夜半叩天願減己算以代速大母卒壽八十有七府君年已六十癖躄哀號忘其毀瘠終喪後每一念及猶潸潸淚下也性坦直與人交投契者恆游從不倦其心所不合者雖顯貴不樂親也風無檣械以古道待人往往爲人所給後知之亦不計較少工文章繼得沈宗伯指授業益進尤長于賦生平應試之作久膾炙人口著有韻鳴詩鈔五卷賦鈔一卷府君生于康熙壬寅三月十六日卒于嘉慶丙寅二月二日年八十有五以是歲冬窆于舜過井之新阡配吾母季孺人先府君卒子一人即廷鑑也男廷鑑百拜謹述小門生張金吾填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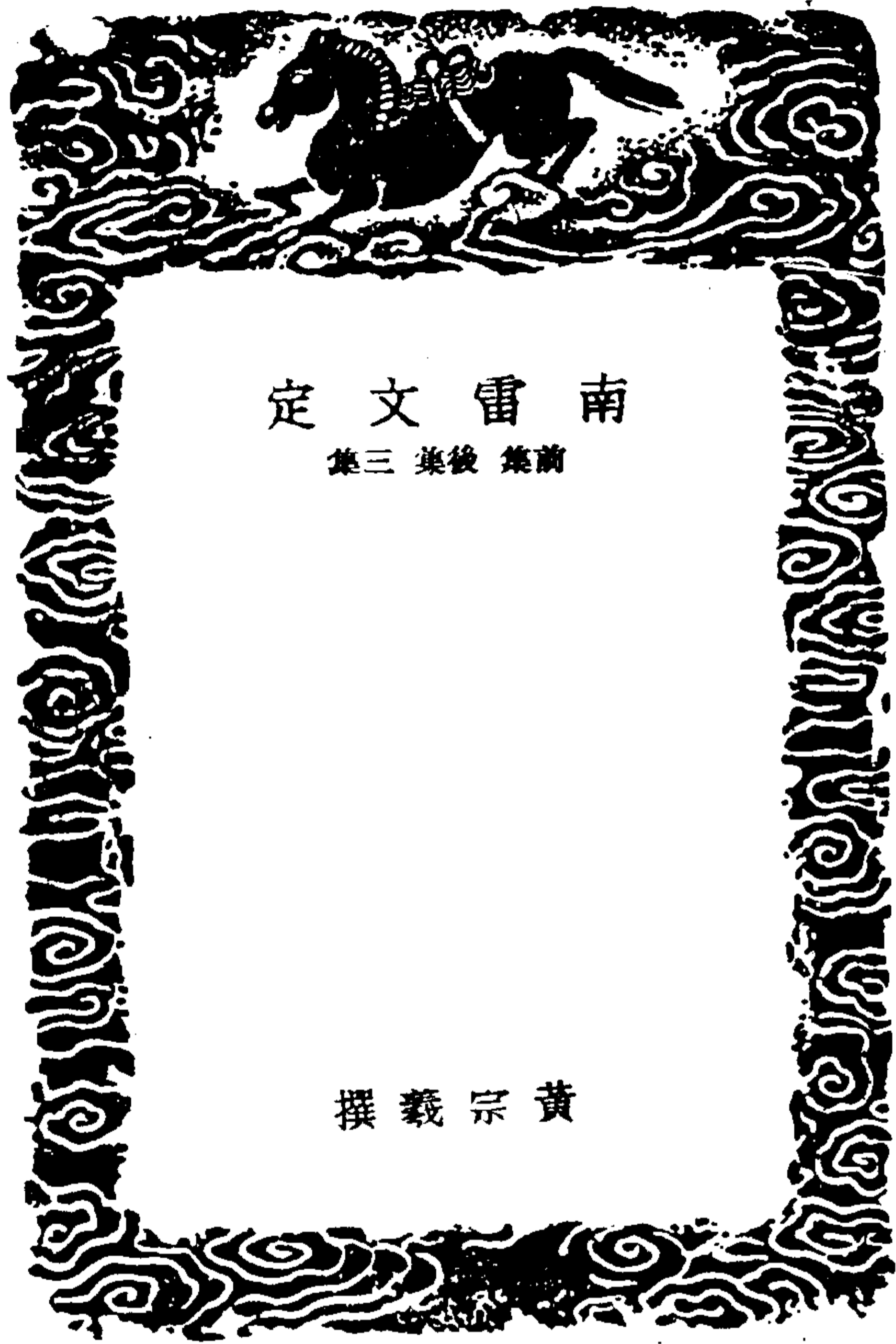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孺人姓季氏出文村世族郡諸生大木公之女也先大父紫霞公與外大父以詩酒相契遂締姻焉年十三以童養迎歸先大父旋棄世吾父年十五下有弟妹甫離襁褓貧無立錐爨殮半出十指下先大母葉太孺人待子婦嚴孺人勞而無怨焉逮丙寅歲吾父遊泮脩脯所入差給餽粥孺人猶日勤織紉相助既吾父入紫陽書院肄業羈迹郡城孺人代供子職色養交至二十餘年如一日俾吾父無內顧憂壬辰秋大母年七十八矣患劇痢吾父與吾母涕泣籲禱奉侍湯藥親滌廁穢不解帶者三月竟獲痊後十年後患痢愈又膈痰疾遂不起時乾隆辛丑之九月也孺人先已亟遣人馳報吾父比至而大母先考終孺人含哀擗棺槨衣衾都具專待含殮矣其孝于姑者如此外大父中年喪子外大母陳孺人先卒繼娶張氏目瞽遂依吾母居住養贍終身及卒殯葬之費皆吾母力任之其厚于外家者如此性好義能濟人之急鄰有婦獨居被竊夫歸無禦寒具將笞之其妻悲欲自經孺人聞之默以錢資之又鄰有夫被緊急求貸孺人脫簪釧質之人咸謂必負孺人泰然後逾年其夫獲釋竟償還凡戚里中有貧乏者不惜損己以

相助自吾父客授于外又稚小孺人支持門戶一切親朋交際經理秩如而教小子也慈而嚴自就傳以逮成童孺人實以母道兼父道焉願性慈氣惰不能仰副吾母之望何痛如之憶己酉冬應邑試爲山右裴公所首拔孺人爲之色喜孰意明春玉峯試歸而孺人已膺疾不起矣孺人身弱而好勞多病而自忘其病由是病益深而體愈羸六十後屢膺重疾稍沾飲食即強起操作如故其性不喜一日耽逸也嗚呼痛哉孺人生於康熙辛丑十一月初三日卒于乾隆庚戌五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歲於壬子冬卜葬于北山舜過井之新阡不肖于哀痛之餘詮次一二挂漏實多聊以示我後人云爾

亡室周孺人傳略

孺人姓周氏同邑文學諱林先生次女也年二十二歸于我性和淑寡言笑略識文字閨中恆以讀書相勗不事容飾蒿簪布裙佐中饋操作悉中節當孺人之來歸也在乾隆己巳之夏以吾母季太孺人寢疾侍奉無人吾父擇吉迎歸而吾母病適愈曾見後吾父見孺人端莊閑雅喜謂曰兒得佳婦汝母可少慰吾在外心安矣其秋九月太孺人又患時感孺人才歸寧聞信即趨歸晝夜偕侍湯藥不解帶者匝月迨吾母病愈而孺人旋患三瘧越歲始已由是體弱而恆強自作勞值歲大祲斗米六百脩脯入不繼孺人勉勉有亡佐以十指雖麥食藜羹華門之內姑婦兩人怡如也明年孺人以身妊患腫體益羸遂殯產難卒爲丁未秋七月二十日也年二十四哀哉孺人之爲婦日淺非有行實可紀粗述梗槩用誌勿忘云



南雷文定

集三 集後 集前

黃宗羲撰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為二。趙宋以來，開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慕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為之校讎。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也，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册免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為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昆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淵源，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為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

南雷文案序

南雷文案序

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即為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拜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二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為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為二。操觚之家，於才術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為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為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即能持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為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况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煥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拾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奮食自堅，辭榮高蹈，為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為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勞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鞿轆者，所得而殫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遠，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為金馬石渠，而甯為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裝為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難以銅墨屬梓，未得往廟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南雷文案序

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寫。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悉又及之。東岱不吝。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為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開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皆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為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鷹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為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義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 明文案序上
- 明文案序下
-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 後葦碧軒詩序
- 明州香山寺志序
- 庚戌集自序
- 縮齋文集序
- 丹山岡咏序
- 學禮質疑序
- 萬履安先生詩序
- 張心友詩序
- 謝皋羽年譜避錄注序

南雷文定前集 目錄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卷二……………一九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二九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學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要問喻春山律歷

卷四……………四九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與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與禮雜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卷五……………六七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忠介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兗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八七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萬梅菴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劉瑞常先生墓誌銘

次公董公墓誌銘

卷七……………一〇五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王仲攝墓表

談瀟木墓表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卷八……………一一三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墓誌銘

陳母沈孀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一三九

移史館熊公甫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一五一

周雲淵先生傳

張景岳傳

明司馬張若弼公傳

黃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卷十一……………一六七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辨野史

祭萬梅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為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曉曉之口舌，適足以為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郝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礙，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也。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開或闖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為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病也。文粹撮善摘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版，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摛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開闢。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戎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雜難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游其出。同至情孤。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靡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為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開。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昆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為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林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敝弊為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窺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草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二三之矣。又曰。視古修辭。當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余洲之襲史。似有分類。登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與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為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鄒人君房。肆其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托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而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居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辯香劉子威。直欲抹去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穢。僥倖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病語流注。皆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

乘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為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為健弱。意之深淺為厚薄。勳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而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高梅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為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為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居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為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為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為夢園稿。乙巳出獄者。為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為屏山集。合之為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級經義之士。取龍譯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為觀美之具。無神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查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婦去。孫二人。寄食外家。又癘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煥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鬪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荷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醜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為賣滸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為徒嘔。余悲其言。為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盡。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闢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澗崇幽。風煙迅速。勢相闕絕。於是學僂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巖。佐其螺鏡。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騁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沈。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為蟲魚嚼盡。昔憲公以天荒。儲公以靈彫。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填積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蓬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為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附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顛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蓬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僂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為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叔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為離落閒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盡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者。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季。而法始亡。其有為之調人者。則以為兩派不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為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詞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除姚。崑山。昆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為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為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案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

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為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出其著所著。讀數十東。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茲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鶴鶴。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鷓鴣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井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澗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聖子之文。陽氣也。其時於通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籟轉難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陸。風落山為蠶。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琨之文。家腐為蟻。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為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十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為。按木華字元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輒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州。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岐。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概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助之。固幽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為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緝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巖。探石質。藏書處。宿雪。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為賦。澤望為遊錄。余則為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

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裏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諸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諸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泰巖巖此山遂為戰地血濺魂風欲岑髮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即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為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屨櫛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瘁高樓之志尚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禮巡狩皆為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為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為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舊禮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煇燿之餘撥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蠹末三代之彌文絢典皆以為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為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酌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為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

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推牙折角軒輊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此在當時固人人所共知者於今則為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為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為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蘊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而前者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涼水之盪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漢記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喻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肅肅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關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較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

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章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大野介子霞舟希聲若水密之十餘家無不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遺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以遠凄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濶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腐靡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偽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為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為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神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草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為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為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為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殺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為究竟余所論著斲斲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為詩超然簡牘永絕塵批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為之三歎也

謝杲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晴髮集且創為杲羽年譜注其遊錄讀杲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會注西亭勸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為之豈知其遂為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肺腑而豐於幽遐無所見奇遠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忿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杲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杲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勸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為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為戊寅周公謹以為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辨其孰是宋景濂書程陵遺稿與公謹說合景濂為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瑩真加發宋陵家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家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璋主乙酉遷就以為寅月公謹亦主乙酉

然言八月發雷，度三陵，十一月發徵，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崇其加云，會稽有秦宿寺，宋毀之，以建雷宗等，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禱。時雷宗等，宮已建，寺許未旬，似建寺已成，至此請雷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况彭璋之武斷乎。西華懺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恸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翁衡，衡與桂芳俱為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為實也。不知野公以為然否。年譜之學，別為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摭拾溝渠，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閣張秀初同學。道閣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句比，嘗見其讀二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香蒸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閣

秀初俱為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閣尋謝世。秀初自推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說矣。頗為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辨之，不為墟垣腐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柏數樹，偃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讀，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而余亦曾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親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幽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

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郭滄谷又分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織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為秋，摘藻為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兩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為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為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為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為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戴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為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是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儼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臬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東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僥倖，滿盈江湖，莫不汜舉藝文，共於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為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纓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

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稀，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查出，列屋兼輻，自非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船所至，或以填壓空船，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啓頑一輩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為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語鳥語。過耳已罷，蓋不特斯類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為滅沒者，曾異擇之，紡授堂。黎遂球之逆鬪，艾南英之天備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為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為利祿之媒，較之啓頑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為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而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為淵源，以遺固歐會為波瀾，其迥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臬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東瀾，翔靈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惟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嗚呼，非臬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臬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為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縉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為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苦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欲溪鄭氏葦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借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諸溪。梅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遍。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彭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培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篋。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買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買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有。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賴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賴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頤。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獲護之。又從而蕪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在萬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為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騰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為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已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蓬底。踰獨泥淖。故行者為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迤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為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庚治也。不挽下壩。仍迤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已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滄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為奇器。再清之而為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為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吝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時馮郡僑官南納言。余以為書歸郡僑。猶歸我也。郡僑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

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堯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製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沙難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築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路無故側。舳舻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語。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陡壑。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割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昇鑿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鑿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質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難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觀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楫。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沈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常事每每以空言申勸。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撥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略。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急促。朴略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宗義六世祖父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所夢。卜之瓊茅。蚌殼之閒。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踰屢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閒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嶺。八角嶺。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窮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存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廟。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

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合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開關踏頓。求父求母者。不絕。許爲人弟。而來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俄體凍瘃。而不顧。籍口稿腸。而不卸。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且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真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歷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總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二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十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鳥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誇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晝窗油盡。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即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霧縹緲。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風寒折骨。相視凝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霧。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縷絡纏於蘿闌。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魄而霧結。余胎暈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落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常萬山之中。巖崖沸響。局蹐人閒。椰煙佛照。無殊陰火之酒。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鏤心骨。南箕哆口。飛廉頰節。土囊大隧所在。是故爲勃鬱傾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蟄。山鬼窺窺。腥風

之衝動。震澤之鼓。嗚天呵地。吼陰崖。互穴。聚寇堆冰。故為元冥之所長。駕羣聖灌頂。北斗墮。腐。藜蓬。蒼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曜靈之所割。且其怪松人楓。碧石罔草。碎碑埋碑。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儂官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治鳥木客。峭峯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煖。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試。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崎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翻然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炫然。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為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暨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濶。讓於匡廬。朱文公以整源之繁。讓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為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為。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恕。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宜州。衛未驗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經不。變。自常人之言。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廟廟。變布從齊。遠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定宜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教宗不過非月。必召用先生。教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為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蓋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粉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節畫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富與周未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為馬廐。馬廐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為烏程所忌。先生為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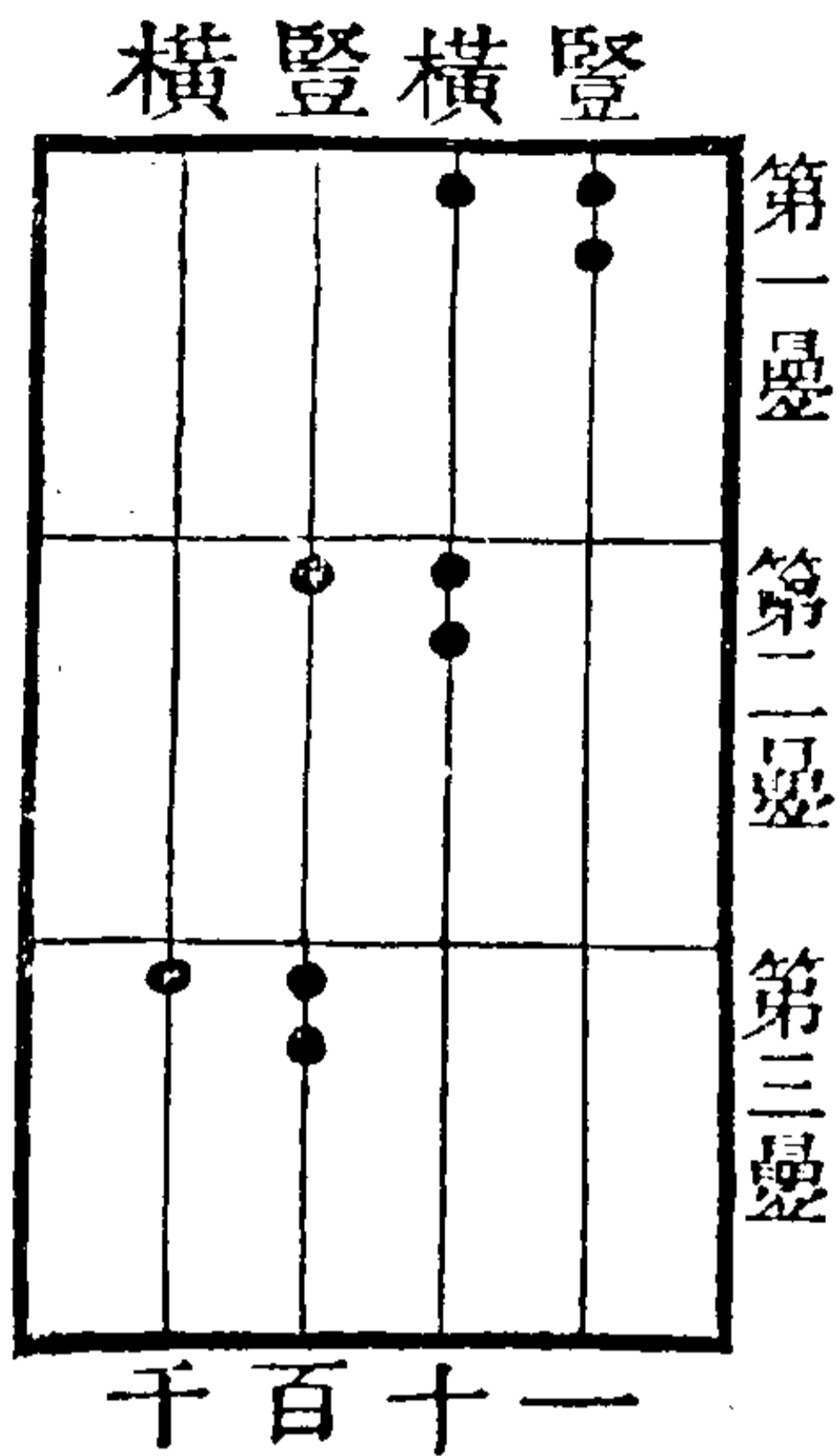
問長水註撈殿。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撈殿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輪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輪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位。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位。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氣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氣四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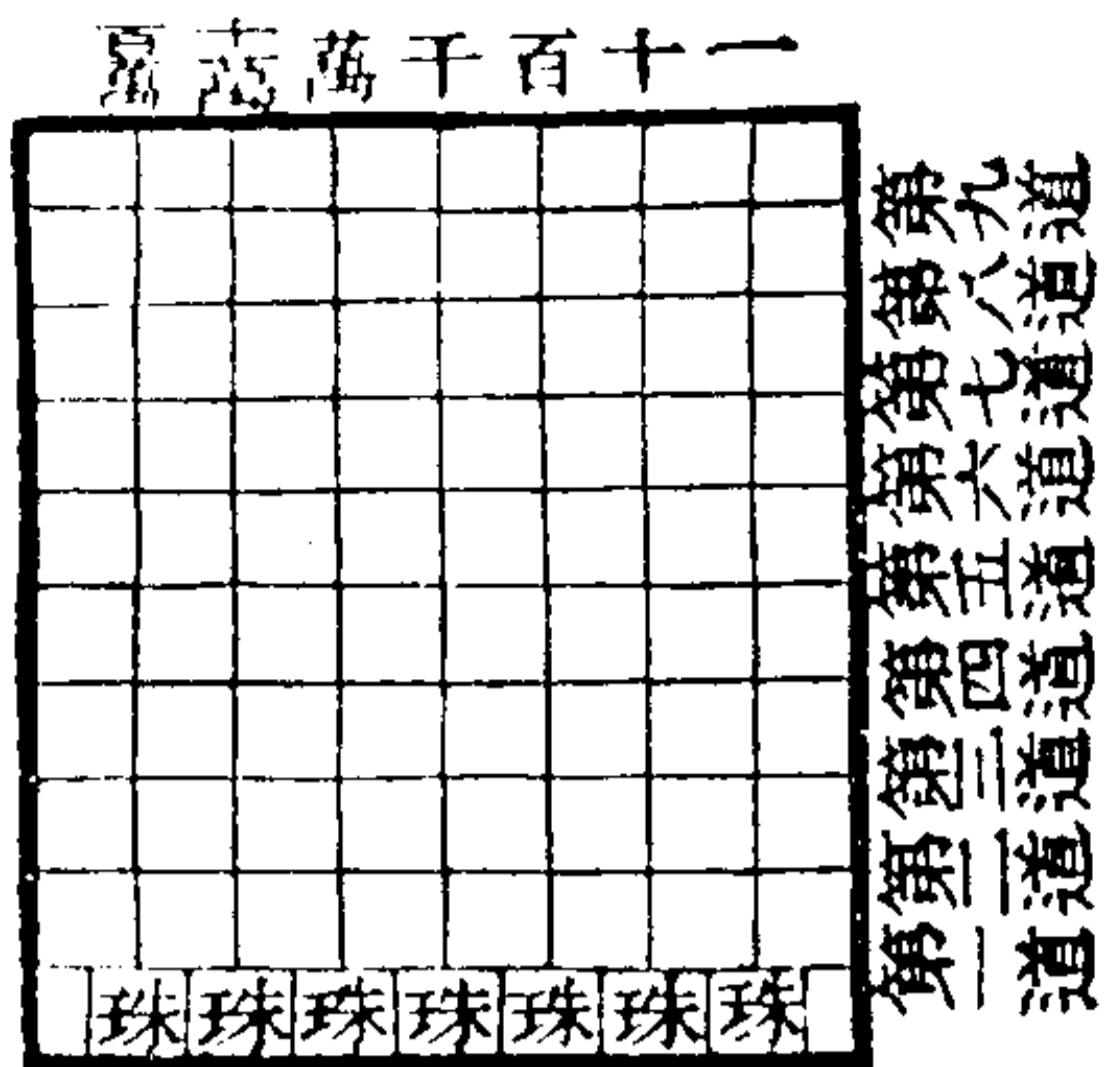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

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為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為一算。兩儀算。橫為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為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算。有橫豎也。乾坤曆。凡以算為年。立算為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心。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心。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心。當得二萬。流變三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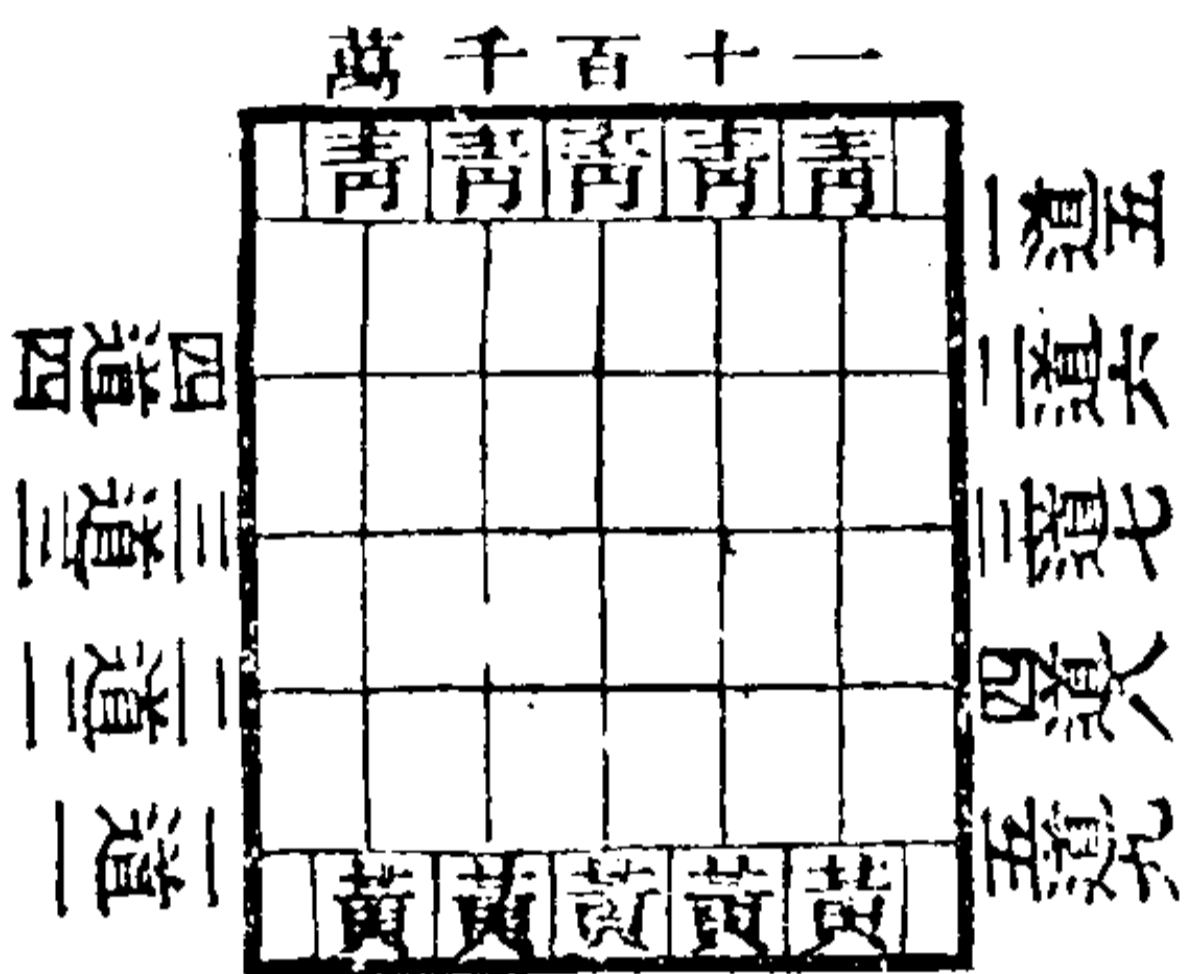


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邊為準。第二邊變一為十。變十為百。第三邊變十為百。變百為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交卯

漢志曰。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雖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為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為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為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為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為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為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為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為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質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為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積四百六分。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為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為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為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為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末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為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鐘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鐘九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為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宮宜生商。四商宜生角。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止。再三之為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為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如世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為十二變律。變律又為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一。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居七聲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又三之為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為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為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百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為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為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為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為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為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為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賸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齊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齊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為穿鑿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雜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繁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馬誌。前夫人從葬。與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附。從卜人言。不附。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附葬。與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馬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附葬。與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馬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隱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皆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言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為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於子瞻異也。若論

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益。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為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道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幕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為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俱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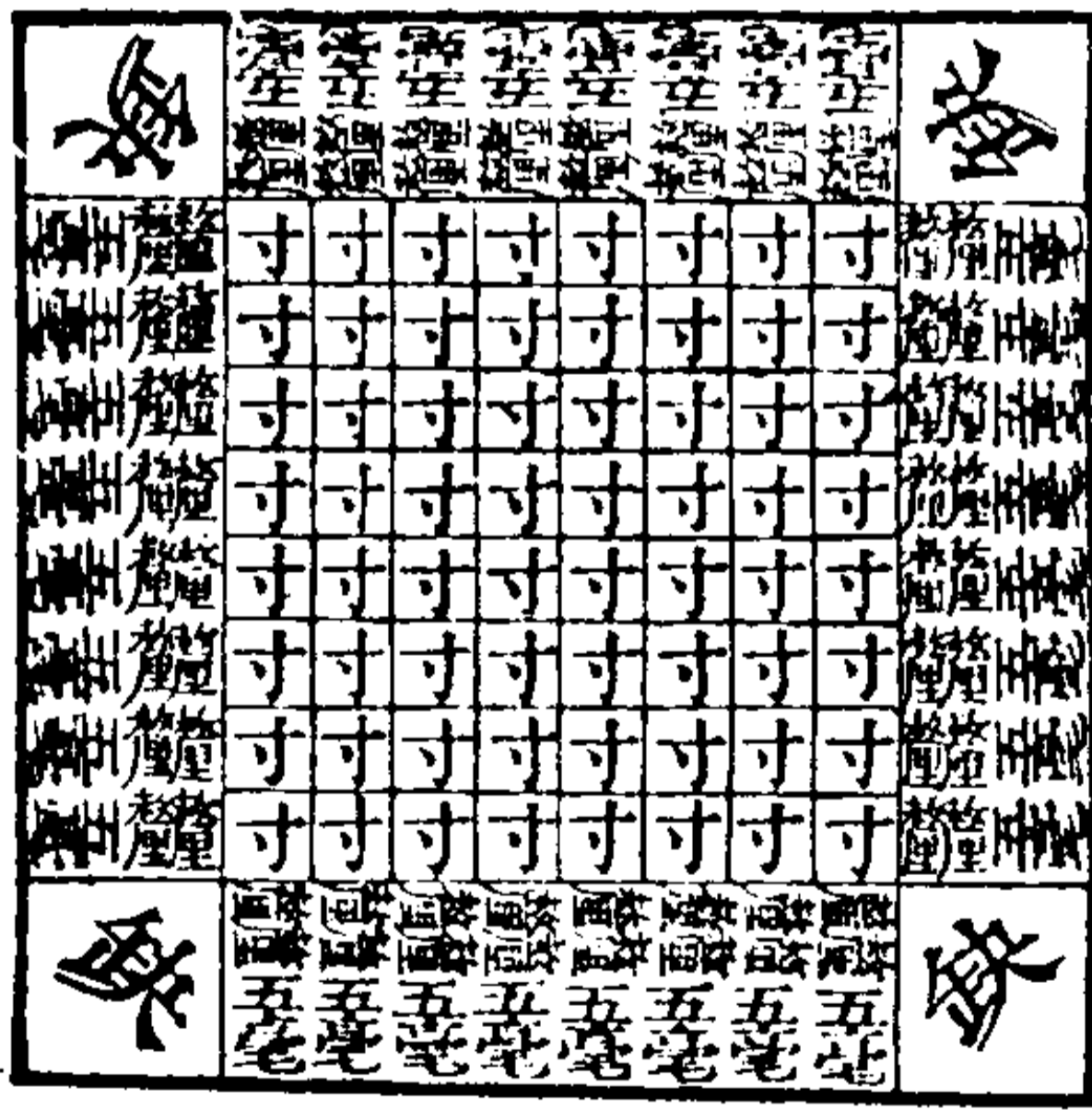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為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其核而辯。然以某致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影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

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已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殺。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西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維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生卒。皆以孔子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殺。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一。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圓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為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為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為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常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分。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

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二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開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分。釐有奇。而不可以為八寸五釐也。今為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為南岳。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潯山。此潯山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蘗。黃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元沙。元沙傳維漢。維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潯山。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為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亦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為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為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為噓噓。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門法眼。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為偽碑。以為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為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德。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真。文真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真等而言。言其性情幽閑也。附註改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真。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為附註者。

仲夏曰日永。則為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為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為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為泰。申之辟卦為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為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為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昂。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歷家測天要術。後來漢儒。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歷。遂言為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為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歷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昂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辰。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昂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為秦歷也。以寅為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為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為上弦。昏中為望。日中為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為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歷。與秦歷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歷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為。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王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惟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編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為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為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是正。日。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歷。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歷。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歷。也。汲。冢。周。書。時。訓。解。纒。歷。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為。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為。偽。書。是。也。偽。周。官。者。先。儒。多。有。之。臨。

孝存以爲末世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尙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猶疑其僞。向諸尙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僭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後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斡奏鼓。畜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尙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斡奏鼓。畜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臨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問之論。弟有日食歷明之。俟時請正。此不更其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于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二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于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于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三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鵠于侯而中。中樓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樓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樓。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于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甯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于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于去參二十步。通步爲一百尺。于高十九尺二寸。自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于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于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于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建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于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是射固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于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于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問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異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問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堂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夏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歷法。推問月之術。皆以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問月所在。以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問月。減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兩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類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有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雖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旨。本此。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夔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夔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歲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二四。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為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為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為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為鉤邊。在此為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為得矣。且衣既對衽。則前綴之衽。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抵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為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為外衽。在右者為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為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為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為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註疏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辰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房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禮。姑之席在戶牖間。當辰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而為。有背而不相見。而可以為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兩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肱。主人俎用左肱。故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附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為新主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繁之於此。蓋祔者既處之後。理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

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禘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祔。於是易櫛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廟廟矣。

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恐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為父後。不必為宗子後。皆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為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為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為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為小功。小功降為總。總降為無服。若據之以為嫂叔之服。即是單有嫂之服。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為兄後。即為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為此說。不然。弟不可為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翫為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為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為歸父之子明矣。既為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公羊疑之。然成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為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為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為祭名。唯敎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為卒哭。非別有祭名。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為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奠。祭。明日祔於祖。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為長。

諸家皆以禘為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禘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日禘事。再虞日虞事。卒哭日成事。小祥日常事。大祥日禘事。而禘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禘。而無禘。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則禘在二十五日。喪事先

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禫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禫祭復重一禫以為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詳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絞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為據卒哭之後尚有禫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禫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即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日亦未為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日也唯是禫弓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為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徒月樂不連上為文蓋為是月禫須徒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性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為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性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性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禫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禫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性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奉特性於喪禮之下豈特性專為禫月而設乎豈特性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禫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倫云朝聘燕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婦禫奠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惟汝棧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聖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為式事皆合式為格物字異而義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為本末者無失其為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為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為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畫物

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為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為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為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為體意以知為體知以物為體意之為心體知之為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為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為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為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質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為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為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穢為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詩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按宋官制六部自尙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常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璋員外夏寶知州萬繼輝教諭江振甘燧賈進主事張洋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璋字明仲南城人憲孝聞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原為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為甚略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陳縣鄭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待即附見然在陳縣志中不宜見道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暉為北祖暉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為宋誤為陳耶。

復無錫秦燈巖書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堂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為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即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鎖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為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光忠憲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忠別自為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為宗則僻怪說豈足為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為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二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為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際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幸勿出之廣座徒益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溼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

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獨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誠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幾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即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其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甫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即陽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即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會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全日未得及門委數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贊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顧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且無數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戴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顯符合陽明念慈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顯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戴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顯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桃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戴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營其流弊之失無適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即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除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

於那想陸榮且為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
 幸子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為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間如江石之王址南昆陵之孫洪漢
 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明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常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
 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
 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荷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
 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
 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曰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為
 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為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
 門止為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為
 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聖朝乘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
 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
 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而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
 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劣之劣之
 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議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察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
 諸公慎之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慶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字汝永別號瑞慶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為指揮僉事轉浙西都運把總
 山東都司僉書萬歷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濶處移副總兵分守江
 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
 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彼殿庶足以救庫火改做小屋塗大屋五鳳樓
 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收積朝議從海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
 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吝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
 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濶處閩人稱商
 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颺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濶濶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
 之舟荷遇盜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為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為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
 下雜填為鐵舖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收棄骨是吾邀惠於
 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為城南塘所守公一粟其舊有夷船飄墮境內時日本為國難撫臣

因以為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為虐也道之為夷皆成泣去公之武事具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濠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
 事遂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鎗門見南炬燭天以
 為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為鹿園先生是謂
 皇祖廣東督理海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
 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為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粗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
 焉荷戈衷甲反為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
 相之才而為武亦猶威甯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為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菟瑣之士而謂之
 文乎嗟乎名賢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
 十八日葬西泉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婿范鴻陳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頌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為兆余嘗至西泉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
 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
 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致故實者萬氏其不為祀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
 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
 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為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
 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歷甲午鄉試九借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
 為治有聲考上下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為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
 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街衛逆奄建祠適與之鄰衆議屬公監工
 公徒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
 吾乃為郎所請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
 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
 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為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
 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為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
 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為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
 舍郎賈公道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異
 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

其信也。湖南苗賊不服，公厲鎮軍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冲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為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為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為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為弁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為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買鳥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放出，令昭則懶園弟子也。懶園公填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與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鄭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汝、渭、晟、志、矩，廩生。且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濱，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汝、且、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略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為海內所矚望，以其進退，下天下之安危者。劉蕘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蕘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蕘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泰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開詔，自向上以下，后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關，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中人借薪司交關，逆奄再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案簡，案金抵諱，賊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債，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家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免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其事。其地為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尼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為救之，莫如召募。且旬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貨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主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為能事，以鉤棘為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宜論者，即上所攝速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為左通政，轉光祿寺卿，竹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率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計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盜，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家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齋，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為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剋，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為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與董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屢舉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諷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為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丁汝襲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陷陷瀆，殺邊聲厲，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力，百城流血，孽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辱侮，莫此為甚。上覽疏心動，宜興而奏，法國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勿論。僕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殺掠代為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為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為首，而裕民為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取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莫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為例。王樸倡逃諜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襄街。上寬秋後。他如判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為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檢滑之術。以構兩相。於是附宜與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北黨。章疏疏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中戒。給事中姜瑛。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與過失。上皆疑為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戴山於召對。犯顏救之。戴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深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開往。公去而國事益急。傍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副興。起公為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開公與戴山潭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悍將。宮奴市僧。時相為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駭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法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刑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尙遺一助。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讞合敘。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直諫。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爍賣國。情狀始露。公與戴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與魯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借真寶藏之櫃中。驗二句收斂。顏色如生。其時戴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為之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宗燕禩之後。銳於有為。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限防。其於政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賢。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戴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宰。所餘不過談塵歌鐘而已。宏燁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讎竹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戴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理者言當選。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為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殺為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為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應於祖禰。而祖禰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為子之證也。傳曰。鬼不繫非類。神不繫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曆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漢。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燾。中余覆巢孤露。公以稱弟畜之。所不至阻越於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宰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雙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燾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密。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兪。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髮發。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椽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閔。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蕘城殺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辰。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為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遵解之。少魁。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壓出之。乃以砥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勸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歷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餒諸曹。公獨不就。為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窳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懺吻。其式茫然。公方句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徐文輔以中宮監督。二部。公恥為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為閩封殖一蠶也。與巡撫鄒公維樞。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烏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為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徐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為封進。仲吉勳公阻言路。公憤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開住回籍。逾年再召為南京通政司。陸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為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而論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左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始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為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諱平。令祖祖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覩也。戴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戴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素之習。勇於為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為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皆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玦地。憶之不覺凄愴。公聞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為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塊。蒸嘗間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為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為朝夕不沙。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嗚呼。燕舉通鳥。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紼。虞淵不返。寒日暮。為王作席。御蠅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有童叟。為公培土深且厚。石欄海枯銘不朽。三忠祠。毛忠。孫忠。劉先忠。忠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徵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為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背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元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社稷立之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燕魯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岳岳景文曰。難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披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冒以入賊軍。值宏光帝即位。言討賊者。公遂鬱鬱而死。諡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善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轍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閣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為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閣人失勢者。亦時以閣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閣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為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諱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通。部臣餞糧所關。均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暗是與能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伴為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為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為盜於太湖者。從之。藎藎。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藎藎富多為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即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託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謂給事式租。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評告溥等。交結諸鄉生徒。共為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實。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為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其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略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聞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閣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為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為存亡。但知攻吾城者。口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陸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瀋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中尚徐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為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尸為萬戶侯之弟。

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其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慶。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元。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尙書。次元。元。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元。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當國危言。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貉。鐘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瀟瀟。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揚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嘗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宋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揚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揚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揚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蘭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傳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竿。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竿。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轟轟三十六所。逼障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贏卒四千。常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賊不得志以去。由是郢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郢。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賊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郢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燬城。至襄陽。聞督師敗。

積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郟陽城糧盡。公使湖漢縉紳。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即圍始解。當是時。圍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郟陽久陷。能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蠲。郟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郟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郟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郟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家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與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開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羣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郟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塞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郟帥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與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郟。郟已內附。竄處不歸。瀾河失守。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雄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沈。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翔樊城。避賊於荊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郟陽。微卒不滿半萬。重圍援闕。兩京陷沒。魁然而時。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揚守郟。亡國之際。豈繫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卽世。殖南渡始爲郟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聰。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語贈太淑人。公五歲。卽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驅場。

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閔以老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蓮施氏。嗣子字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塔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宜。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暉。字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覓見首尾者。爲之科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關記。俾余爲銘。銘曰。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借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宗廟蒿萊。卽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泣止。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捨未細。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鐘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千古同哀。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一

- 明名臣言行錄序
- 先師菟山先生文集序
- 寒邨詩稿序
- 山翁禪師文集序
- 沈昭子耿巖草序
- 姜山啓詩序
- 靳熊封詩序
- 萬祖繩七十壽序
-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 永樂寺碑記
- 小園記
-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卷二.....一七

- 大學士碩廣孫公墓誌銘
- 兵部左侍郎省水張公墓誌銘 缺俟補入
-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缺俟補入
- 謝時符墓誌銘
- 朱止谿墓誌銘
- 鄧起西墓誌銘
- 顧麟士墓誌銘
- 顧玉書墓誌銘
- 參議礪礪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三一

-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 雪菴閔君墓誌銘
- 謝時禮墓誌銘
-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 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 陳乾初墓誌銘
-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 周子佩墓誌銘
- 陳襲獻墓誌銘

卷四.....五三

- 張仁菴墓誌銘
- 徐瘦菴墓誌銘
- 毛淇僊墓誌銘
- 姜夫人墓誌銘
- 錢忠介公傳
- 陳令升先生傳
- 職方司郎中大垣斬公傳
-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等親事
施恭慈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能逃薛宗之讖。三百年來。宗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陳。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論其故乎。近時僞俗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酷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殺寇紀張其捷。高官美蓋。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蕪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誠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燥。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抵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操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矣。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存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益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誠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指出。使人冰融霧釋。而趨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雜糅菴澗。崖東橋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嘉齊。祁世培。章格。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舉比擬。旌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雜糅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亦奕除羽。袋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燔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顯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觀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峻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覓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部。瑣瑣末舉。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儻窳婦。且窺其底裏。何况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國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願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有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願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餘姚 黃宗義 太沖撰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與者矣。顧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歌巖草序

昔在稽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謂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日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骨。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為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扶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為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為葉水心。江右為劉須溪。宗乘者以秀峻為揣摩。宗劉者以清樸為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庵。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為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與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楊奕斯。張養浩。宋駿。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而始發開事。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游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為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即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為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版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為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為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為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為風雅正宗。曰此為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

又隘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瀟灑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為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昏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為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語。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嫗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護鷓鴣。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為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為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為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為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草之間。以為喪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蠹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即如楞嚴之敘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草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蘆。其以文名於一代之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為今之吳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為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莠莠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為善學唐者唯宋。順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遠。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尚尚之流。而為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為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灑液華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閒。始成其為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伯龍。皆之餘論。未混。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為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為蠹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為詩者。名為宗唐。實禱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縑於艾。子。陽。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為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為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為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河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閒，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為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為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中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擊虎跋，壯士因縛，擁勇鬱遏，空憤激，溢而四出，天地為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騷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為詩，富鹽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嶺谷之詩蹟，次第摸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為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為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偽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宜，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關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為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為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為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峯，蓋所謂翠竹碧梧，鶴鶴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為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宜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宜針孔以自匡，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邵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說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存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嘗茶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即異時之茶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為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燹週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為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諡，郵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為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科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用登級，元祿無任，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黃綠捷徑，何以越級，而正位奉堂，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聽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即乎，疏請榜示，以為戒，勢尤桀驁，與其同黨，職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為之不平，馮留儂，馮鄴儂，劉瑞常，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結紳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為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為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菴山劉先生為書以告當事曰：不佞自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蠲償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為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轎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彥，儀部周鑄等，路有經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激揚，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為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能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當員之諫，時為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崇宗，為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為小道耳，王顯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為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了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為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刻水西流，蓋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適易之數，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蕪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適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即此也，奇特為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精，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繼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壘，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監。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風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為天甯禪師仲猷。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為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即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僻。僻境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歷庚申。西緒繼。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屢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廊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闕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郵落。日消一日。今之墾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窰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棟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歷空滿室。但供郵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蓮臺。明因。慶善等。皆廢為荒隴。即如武林之辯才龍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開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參學未究為歎。余以為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願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為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尚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為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椒。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翳。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為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綠柏。屈其千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鷹來。燕麥。紫菜。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為先忠端公書庚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欲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

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為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蠅兩睫。下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試為之拔棘排牆。盡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狴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承寄歷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專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籤籥。頗知其崖略。今觀歷志。前卷歷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歷緣起。其後則三歷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歷書。大概本之回回歷。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歷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歷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為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歷學。亡於歷官。顧十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董軒。邢雲路。為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為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歷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歷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為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歷志。又須尋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歷。是則歷志無當於歷也。崇禎歷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歷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為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為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為即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諤。諸生。誠。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為邵。萬歷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為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為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為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憂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為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為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闢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欸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鏢。斗米三百錢。流寓羸窳。君節縮撙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熾黨阻山。野無宵處。聞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甫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備。董德備。皆新常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闖入。雨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為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鏃。以為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為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紳囊。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誤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為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炎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欲。饋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為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為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鳥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法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為界外。殊絕內地。康歸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努力方剛。今將幾頹。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諡忠烈。高祖輝。尚寶司卿。曾祖銘。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父札。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為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為應天府丞。為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為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傅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廢。公履疏格之。起。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議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進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獲。被。藥。裏一切。撫。攔。公微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開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為禍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為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論年。起為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惶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奔借隱宗燕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陽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涪州張氏女，魯王次涪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壽山焚之。及涪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詎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摺撫置大壘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探藥何許，候潮山麓。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翺，君固其族。闕閭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賦左，號止齋，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開，捧銅鑿而按指者，偏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徵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圍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妻妾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肯以出，脫勝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士寇紳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官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僦友燕集，即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更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慨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嶺白骨，疊疊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在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褻穢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灑淚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與比賦通之，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意，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遷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即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熟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歷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儒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淵、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浴、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將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楨、模、棧、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割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齋官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齋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越曾孫，越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越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鍾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贖，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佯僞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廣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滾鑪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象，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佛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狂狷。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

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難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味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異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洫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率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竹。惟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猶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幻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醜陵侯雍之後。醜陵三十九世孫。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為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為名。少為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授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晉為應社。其文雅馴。為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爾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涓。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涓以所作行略。丐余為誌。遲之二年。余雖羸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閔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殺其爵里年齒。為同難錄。甲乙相傳。為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語。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為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歷。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沈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為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始通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為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為請。玉書名麟。生世為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益裕。庶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俗慾遭逆奄之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慾以封疆一案。為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天子詔法司。改定愛書。宜與者。裕慾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獨通。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宏光大。致精誠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為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為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撥。尚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於悅。流為敬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音梁。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為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已。傍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為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維垣一生狡狴。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諱諱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草。妻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培。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且齡。王文南。皆諸生。且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參議閣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礪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為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為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屢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為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為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為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熾。而軍政闕茸。公體然愛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患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說。漸成脫巾。懇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奇圍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攬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窟。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新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躬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疆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願投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不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笑。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鄰裴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培。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皋。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願說。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神廟之際。物大容茲。猶如果蔬。蟲穴其間。巖關奕奕。羣偷囊囊。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歲後。又擊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甯。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使廟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蕞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鈴東天下。一旦有大夫之變。當報國之日。則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崇岡。祖素花。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培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議。約千餘言。吏鈴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稱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口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無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深舉澄社。郁起麟錢成。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與立本。豪傑自置。邪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章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做式徵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野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遊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退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燭迹門櫺中薄困鮮澹石之畜賦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磨炊漸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齋梁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來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野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母使其成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憫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速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成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幅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集臨什投贈充物而天章下賚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祭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救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貞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成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語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千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困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毅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穉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

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曜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報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嶺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壁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盡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濟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矣若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困乏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意而去鄉無家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苦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輜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管轄他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時川閩焚香索媼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章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幼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去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榜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府髮而使之荆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劑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舉翰林院侍讀高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舊其姪也孫八人達過適良臣毅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錫屬銘其神道銘曰天殺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甃沈唯公全活十萬人曾恐絲髮成

呻吟春為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菟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悟者誠自知獲。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熟植不耘。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遂之於其所忍。所不為。遂之於其所為。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與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蘊衰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楚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家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為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為邪說者立輒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為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

四〇

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為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為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為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為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草草。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論不守章句。乾初每為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速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慨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為之一聞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感人為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為姑息。居嶺南。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行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人之賢不肖。生不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年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為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妻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絮。次口。歿。女一人。孫二人。克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業。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菟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為雷震。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餽彼青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術村。又自後衛徙郡城之片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四二

四一

四三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疎生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生子三。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洪生文。文。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婦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人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為諸生。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為業。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燭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黃黃。憤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鑿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遺。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鏘。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閔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為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體窮於寒生。位。備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惡。友朋緩急。未嘗以贏。為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賢。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為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為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偃而不恤。其為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為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吾來之物。不足以掩。滿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為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其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妻楊氏。敕贈。諸人子汝成。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閱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為良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為鋪筆。擊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而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開有起色。為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沒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為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留昇。吳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昧。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祖。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為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埋。懼。永嘆。陳侍御。雙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為之處方製藥。雖斯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為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是。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脊。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為。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關。期。數。月。黔。土。兵。火。穿。窟。窟。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為。科。上。從。之。公。既。契。關。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燄。烟。盡。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途。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為。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為。天。幸。公。之。隨。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輻。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即。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髮。則。榛。塞。義。路。如。杜。松。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匪。毗。故。人。如。段。文。昌。之。檣。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洞。庭。之。水。東。分。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通。分。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提。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為。之。斬。御史。倪。文。煥。從。巡。撫。毛。一。覽。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陶。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澀。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官。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士。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問。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帙。皆。有。條。序。棺。槨。復。築。

盡歸窳窳而忠介琴城尤為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而自細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諸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語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輪篇。紀其事。人以為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深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為計。會溧陽苗國為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深始出。吳門故為清議所主。危言駁論。不避公卿。東林顯高之時。相為激揚者。忠介與文淵。姚文毅。嗣之者為徐勿齋。楊維斗。鐘石。畢髮以後。子佩俟齊。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固執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為之騎郵。不辭勞瘁。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付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儼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即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妻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為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為永訣乎。方欲為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真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證。

陳變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為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為釋氏之所網羅。東之復社。徒為姦相之所管轄。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變獻。創為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五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為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允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且復。蔣宏憲。名

理則高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綿澤。董巽子。蓋在中而雅。而萬貞一。仇汝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燾。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變獻開其溝洫。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百舉口張。變獻擅筆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席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變獻其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變獻諱赤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徒。曾祖杰。祖允清。考十英。世為儒家。母周孺人。變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為公府之所鑒拔。而變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歷淹星島。書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澈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變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變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間物譽川流。願一二忌者。隔之清途。變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既卷之中。無慙慙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碩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變獻即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其孤之壻。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變獻勇於為義。急難資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為學之士。兩併笠。夜紵燈。聚變獻之家。鰲肺烹蛤蜊。蔬糠雜陳。以飲食之。運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知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為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否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變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為樞紐。於嗟變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嶸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壘壘。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制。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德。仁菴各取其長。以絃章為幽贊。非一關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旬旬。處分條理。微公道。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誑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翠亭山之顯宿。住顯宿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說。三關七關。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綬。澹口。忍在安隱。作五宗教。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袖。不以鋒辯籠罩為事。甄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翠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開以為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珩。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為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為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凡先舊諸家繫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為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為佛也。元時為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為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遠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皆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錄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甫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世無真儒。亦無真佛。官鳴暗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待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微纒。由此知彼。新學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為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樞。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贛。前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憤惜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峻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祖父勳。萬歷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貧民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為運軍餼。京倉則為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為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歷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洫。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慈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為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為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為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泉。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為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為始遷之祖。曾祖業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憲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伊。馮儼公。邵元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節甥。相與為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為讀書社。則江道開。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嘯。卓珂月。鄭孝直。叔夏。嚴子煥。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珩。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

號長履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為區畫。胥吏慣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即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為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為當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察院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韓珩。皆諸生。蚤卒。韓培。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洪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為。別號洪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早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即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休。如有通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歿。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穉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也。余嘗造之。君以為其子之師。為其難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夏。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任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為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頗齒於情者之所為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窮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為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縱能斷句分章。即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諱為訟獄。以視君高吟長嘯。筆視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銘曰。

工部郎中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附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潛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為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尚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詰。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休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乘世自惟。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為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乘以惠人。無庸件繁也。令子京兆希楸。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讙喜相從。句刻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為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轄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滅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際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附葬工部之塋。於六羊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翁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喻。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為異。顧京兆為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為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為誣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錢忠介公傳丁巳

錢忠介公。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府。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留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板。獨公沈潛於大全。以歐竹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為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更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譏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紳士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口旂。鄙夫恐為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淪淪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執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暫避。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宗。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柱。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聞其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而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同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徒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為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葬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乙之貨。內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簪。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口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新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法者為之度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鬼蹟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新公見之矣公諱炳字太垣先世為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為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為大司馬紫垣公生華官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著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資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即為軍賞斬刈首級之餘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役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墻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查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連繫者皆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澗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為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為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臂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間之既為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做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屬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斷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圖地頃畝命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為能竄圖籍亂疆界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為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為可惜也雖然逃人圍地二者為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觀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欲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竟次治那女一適王讓孫一孫女一欽令介子門人孫士璣求傳余謂逃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遊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為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懷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寫筆態橫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為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為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執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為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為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為友陸剌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謹持甚力未幾瀕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為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為之殮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旆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為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徜徉其間而一以資之為詩務為□□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為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驥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為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為痞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僅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為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查往問之美旬旬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為關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董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演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關君亦僅謀朝夕脫離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裔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儲儲又為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免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桌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愍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為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氈上乎錢收齋背向余痛擗臨柱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為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秦秦編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翟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為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弟銘者謂恭愍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謬說也弟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為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為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為繼嗣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嗣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嗣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弟者之言是必當為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廬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為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為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既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為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為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為業洵之所不敢為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為人後者何至與貢軍亡國等此蓋為欲為人後者言之也欲為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為逆子在所後為貪人施某無乃欲為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桃江春社賦

歲內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春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桃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為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為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日而悵惘滿懷因為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為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杏風雲以助靈至桃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為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鏗鏘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荷漿

纖弱娣姒乎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淡芙蓉氣澄蘭蕙髮光可鑿流波似鈿釵則紫玉繁龍裙則金泥簇蝶絳繡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揆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日晴為之銷鏗爾乃飛兔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鶴且未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遺瀛珠權點神心緒緒至若夜以繼晷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珞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灑灑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欲冷而無烟味者以為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為深憂余答以無庸矣此不過僧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隍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旰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為藻輔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 尚書古文疏證序
- 易學象數論序
- 鄭禹梅刻稿序
- 天嶽禪師詩集序
- 錢退山詩文序
- 范道原詩序
- 贈黃子期序
- 淮安戴氏家譜序
- 安邑馬義雲詩序
- 馬虞卿制義序
- 西山日記題辭
-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徐姚縣重修儒學記
傅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二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峯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饒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禹別傳
兵部尚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四七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尚書古文疏證序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偽，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奏，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實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揮、塗揮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達，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馮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洎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語，太甲，說命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隴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76 15B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間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而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秦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偽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為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為理學之蠶甚矣。康流不以為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窺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荊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替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瑣落。多所不關。庶幾深源水盡。而涸澤清矣。願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兀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淺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程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頗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賈誼籊籊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菴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願可謂之不穿鑿乎。晦菴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竹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暗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絕學。故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草。比王氏之文。余以為不獨王氏也。漢。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士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草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學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嶸嶸。於天壤之間。甯為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為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為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為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闕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為淪澗。折為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人。改頭換面。而為古文。競為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為黃茅白草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為一治。故余錄禹梅之文。不僅為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為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東坡授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為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窺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為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為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避。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為計。睨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盡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為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鑿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海敵其鏗鏘。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嶺。務為孳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俯仰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潛歸。及獨行集。出粉墨。雜矣。雪嶺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搗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嗚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况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為幸。單丁土窟。祭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剝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為一知半解。願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為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聲緒。董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為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鍾心調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為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為唐。永嘉以嘔鳴吻映為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為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為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蟹戶饑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為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為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云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即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即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為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援摭。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余遇閱古於虞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知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為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半乾。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渡。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為馮氏奉染。最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為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尋僅得髣髴。鏡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為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為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命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為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為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識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慈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即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願安得如子期者而為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蓋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囑囑。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為之。撮拾訛傳。不知攷究。帳牘正史。徒詒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為同知。楚中。侵餉事。因而殺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殺死也。見於臬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奉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為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成。萬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賢。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連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尊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續漢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既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為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竹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鑿。鑿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禪宗。其一為馬祖。臨濟。鴻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為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為事。就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自惟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為通。集今之人以師為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道。聲。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滂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失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旅俗。膠如。故震旦諸師。欲無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惟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雖至牛頭馬脯。以博源流。遂薄經論為淺教。斥文字為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為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遊。參名宿。雪嶠。玉林。蒼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為文詞。灑灑。落落。光燦。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為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為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詩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徐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為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眾。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為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為堯舜矣。非陽明亦孰為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篡。修元史。黃輝。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綬。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兩旁風。一宮之外。皆為茂草。常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存策。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為圃。元輿發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梓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榘。以經術為吏治。下車即為此。懼廣文沈君。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

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教。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乃布以索力。拷弊。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督學於舊史。見屬為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為道。德。形於言則為藝文。見於用則為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督儒。唯唯。唯唯。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愚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為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之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儼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蓄。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為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篋之誚。弁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開世之學者也。何意吾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偏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搜抉。緝。而先生為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為。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屹屹焚香。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淺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為雅語。刻於金石。不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其集門牆。一經盼。皆合宮懸。其為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為多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與詞衍說。為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為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俱用於揣摩勸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翳其。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障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為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為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識者充賦。

布霧千里。朝士趨附。公獨曰否。決其披猖。皆自泉石。未盡其長。俟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趨。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自樵乘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免而下。五世爲若庶。若選。若廣。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爾樂。即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字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逼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勳。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變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隨之。除南康府推官。與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園土之中。饒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慈山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下。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慈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數子。未減得成。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誑誤歸。未幾得自。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妻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鏞。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孫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欽崎。豪傑。乃拿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撥。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辭。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醴醴醴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競湯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口。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谿。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風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蟬替登光。泉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鏃。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撥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彷彿。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瑄。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愜在堂。府君從烈焰中。旬旬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府君方自刻責。是子之罪也。夫子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子以綈邱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詘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間然如在空谷。願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筭籌。舉贏補細。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和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繡縹之上。翻騰罇俎之間。儼然復睹成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擊殺移人。猶畫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畫。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稷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鉞或鉞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路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填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括括步。青氍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壘。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麟。錫位。錫鳳。錫龍。錫鼈。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鶴。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舉。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且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連。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沸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如露。而有香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崧陽先生墓表

公諱鄭。字謙止。號崧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滿四川水寧。徧覽精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

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與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此言三吳將謀亂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道尊諸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授必爲己患遂以感父披刺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日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嫺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語之法說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譴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冒隱忍就死齋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壽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假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窻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慮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永可字成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濱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欽賓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義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緒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賑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鹽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汗菜之田二而當一確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勤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隴馬以爲秀士世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擬殘糾謬秉筆文罔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澆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冤洗遂瘞喉昭蘇

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獄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棹棹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探拾其入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紀鮑不給視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刑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營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備馬於軒宿車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業檣檣樓閣居樓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婿所館雖一日必資其膳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安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魯其培也孫男七觀兆麒兆霖兆稔兆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史傳循吏貴乎留一痕痕未起賊梳兵掃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巖巖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家而出出者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軼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凄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孀人封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燧束縵伺塵起即遁不至跟蹤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博食安人纂紉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武舉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傳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類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鍼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應衛三吳志士多載擊幣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士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

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過借古春禮之為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巖山。從之視。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使欲付之鉢袋。師以為非住足之地。復從汝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曾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避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為。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概。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為甚放狗。狗手腳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狗手腳。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溪。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順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盡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伴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蔞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即把茅雙鬢。遵養時晦。即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為其師分座。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開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鶴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烏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出刺狗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為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為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豐南禹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為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甫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為一通。以發臨囑。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禹。外史五歲時。兼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照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矚子管度。匪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選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濫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扶其眼。始不能作偽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俵之荒郊。扶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挾吾眼以去。方罔絕開。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

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箴殺。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蠶。滅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蠶。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為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偽禪偽學。三滅蛇虎蚤。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祐。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殿二經。鋼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暫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為何物也。符於譚觀察。坐開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從小机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府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伴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符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閣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其有見之者曰。析之為東門王皮。公蓋慈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蠶。蠶耳。公乃以東門界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聞過開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即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斬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偽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賈書糊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為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為奪禽。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真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開之時。真為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為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為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虞。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媿文卿。日本使臣。徐容。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農政典。至洪範而止。容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庚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合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容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為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為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為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偽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已。遂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為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尚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挺，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歷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事遠伯。故遼東李氏為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為患，沁、衛、潞、漳、沔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獲括五臺恆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為賊乘上下危，固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熾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論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晉、豫，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為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慮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王師進取，灑灑道所經，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關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沉以上，改水從陸，救饑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演黔末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連寇郝永忠等，尚餘十萬。房竹、孫、葛、延以及魏、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為。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就取浮沒麥粒，以資口食。公做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諱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為醇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憂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修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蕪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與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錄錄倖德，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願後之儒者，斷絕小文，縹緲微辭，閉門聽難，以為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為質，羣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蓋千載如一日也。分子長白先生，命宗義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珏。

徵於世之能文者，為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鹹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生子二，曰珏，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茹苦，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體。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鏘。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為國器。康熙甲子，珏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疾，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子宜。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宜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宜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宜子欲案之功，不牽於閨闈。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宜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旆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鼎。南渡哀榮死事，宜子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皇風未暢，鼎族陪危。謠言沸火，公為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頗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吝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為霖，同知州事。次為兆，諸生。次為憲，癸卯舉人。次為肱，次為衡，慶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與、德寬、皆諸生。德懋、德開、德用、德量、德允、孫女五，皆孫六，皆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鉞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婦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婦人，陳良謨之妾，時儒人，固皆地捲剝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縊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縊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為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尼縊之。余為之作傳，淚潸潸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期、方鳳、張開、鄭思肖、傍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纏結，亦猶之謝、方、張、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為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宜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偏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為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取輕自為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為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為師也。象山為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為師也。即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為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為道。慎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當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賢問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馮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制為之嗣。以世之為之。廟以享之。為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焉。相為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齊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為例。願未嘗著為例之義。與境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為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舊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為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章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為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為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

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為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稱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為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若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荅稱趙提刑夫人為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即銘也。昌黎張問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備。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饑於是。溺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寶。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李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俚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勒大命。施於茲。葬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即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跌宕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蘇瓌碑建於堊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四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

以銘。未常以碑為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其執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燭為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為議諡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為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為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辛。其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為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為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其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為也。又知婦人之不為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為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會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字本魯神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道遺德。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為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為祖父行狀例

今人為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為王父。王父稱為曾王父。曾王父稱為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為主。故程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述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為神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修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為單氏先德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自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郵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繼碑云。謂字叔業。曾祖父勳。擢生稜。稜生其。其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為六世祖。而詩

段員為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高和叔墓表。稱曾祖為皇考。祖為王考。庚承宣為田布碑。稱曾祖為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婚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為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寢於堂內也。裴抗為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為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鈺。叔晦。曰鈺。娶袁氏。曰鈺。簡。簡女女焉。曰鈺。娶趙氏。曰鈺。叔和之增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興。娶溫陵趙奉直不殉之女。大琮。娶福唐林簡。簡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諒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閩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李氏下。是皆以父為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章氏。生子絃。女實。次配崔氏。生綽。紹。今夫人無子。自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誌碑。輒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古。子男六人。晬。鞏。率。布。榮。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率。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邢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邢為澄城主簿。其嫡。鄭城。分。為城尉。監御史。潘。流。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章華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為李開誌。書定於正室潘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其集之處。機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即有議論敘事。敲車駟馬。終非函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願翁父以世俗常見者為清真。反視此為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為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詡能文。余嘗見小兒搗泥為燒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為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邪。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慮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剝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卸。架于為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咸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為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正元美為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雨傳。查八十許。以節使。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為可信也。然則銘之其不可不信。表辭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為世之信也。今之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資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宜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為之解救。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縱騎遠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為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偽官。真可笑也。潘汝楨。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為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南雷文定附錄

東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摠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酒之管。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為置大牛簍。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遊。徒擔頭爐底。失為闍媼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替頤之物。難邀壽白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義識。

錢謙益啟

湖上接手教。為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尙。到處充塞。竹篋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贊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為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遂侈口誇佛。誇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眾。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樞柄放開兩眼光明燦燦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疑遲失學尙能執鞭引捧榮孟以從事邦黨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宜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李孫遠不能殺陳何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活佛一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心雖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話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邇夫子老學究身欺開免園册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鄙平丈我乃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觀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權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留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遠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竊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僧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篑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說起居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遺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棘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儲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彈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恩以貽後人以幸萬世切切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印姓括語瀟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踴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灘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絕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余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關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說艱說難始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端明

陽九竟逢江濤難避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命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自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開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屹屹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恆岳議補諡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况其大乎

施博約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嚴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趨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馮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矇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蛩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卸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親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開光杖不覺涕零諒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貴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徐子可望耳

惲日初仲昇

河干捩別條已五年跼想無已第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屬進而二三孤學兄弟又不能合併相副切切唯嗚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有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符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指示

陳確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瘵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餘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惟解數篇呈教據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吳任臣忠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為戒者。得虎座仙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康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執。進退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談薛居正五代史。略為較警。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使。希慨寄數齋。一月為期。仍從滄兄處壁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合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為導。其先路者。倜傥然迷方易轡。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賢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渙之丹徒。新息之靈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縱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授運。靈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即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散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絕者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東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填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為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戴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為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劄記。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棧頭。以明易代。此復讀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為也。定悉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為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為十室邑中披蓬也。

李遜之 廟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為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彼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為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全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遂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遂遭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亨。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爾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來存

梨洲黃先生著書滿家。溫給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將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

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為弟切致私私。至感至荷。與許西山書。

葉方萬 詞

梨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為可喜。勿勿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海。想高賢決不吝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歷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權等書。又皆瀕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開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者。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為幸。與許西山書。

李本晟 浙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而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神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探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諸軍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疏漏遺誤。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為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骨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梃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頑兩朝之誰為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祭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開曲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議。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子。忠肅。誣其德。憑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誣其會與宸濠結納。尚使漫無確見。遽為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說。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國燬之恭宗。匡山之帝昺。未開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掃墓。必有成局。億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寧。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為太史公推薦於輔展。已奉綸旨。下徵車。自宜剴日趨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儘鍾情邱壑。不欲瀕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鼓予鼓予。

施維翰 浙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未
范當年，度無以歸。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為實賓，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
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 溶 秋 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蒼最末年事七八種，得
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頹唐，不稱頌慶之意。類思刺舛，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
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為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
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為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
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開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羨。我鄉自
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翁雲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
儒林，略其官闕，鄭公有易菟，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為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 斌 滄 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歎然。戊午入都，於葉詒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
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
殷殷，若以為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聞話耳。詎
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
由與千古賢賢默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菴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墮，江河可決。
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語一書，真有途轍可循。
不忠不至上達，此善論菴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菴山為宗，即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
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菴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
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為幸多矣。忠端公集
暨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前 人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愧於世之
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
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菴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
獎借，愧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
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使中見示一冊，朝夕諷
誦，如聆教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容 大

涵自東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
家庭，講學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為涵等兄弟，以故識先生為當代之斗極也。及先
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聵聵，私心嚮往愈切。嗣
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願又以禁禁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覲面失之。迄今又
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辨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
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
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為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
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邀先生之獎借，雙字之褒，比於華衰，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為聲施，更當奚似。此涵
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
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為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
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為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巧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為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甯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
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摠麟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
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儼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復壁藏，舉家納儉，要亦未足
多耳。涵原擬肅請函丈，敬達鄙忱，奈編旅京，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公祖還越之便，謹南
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儼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問於
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耀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為足重。區區此念，或可
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奉表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
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即
為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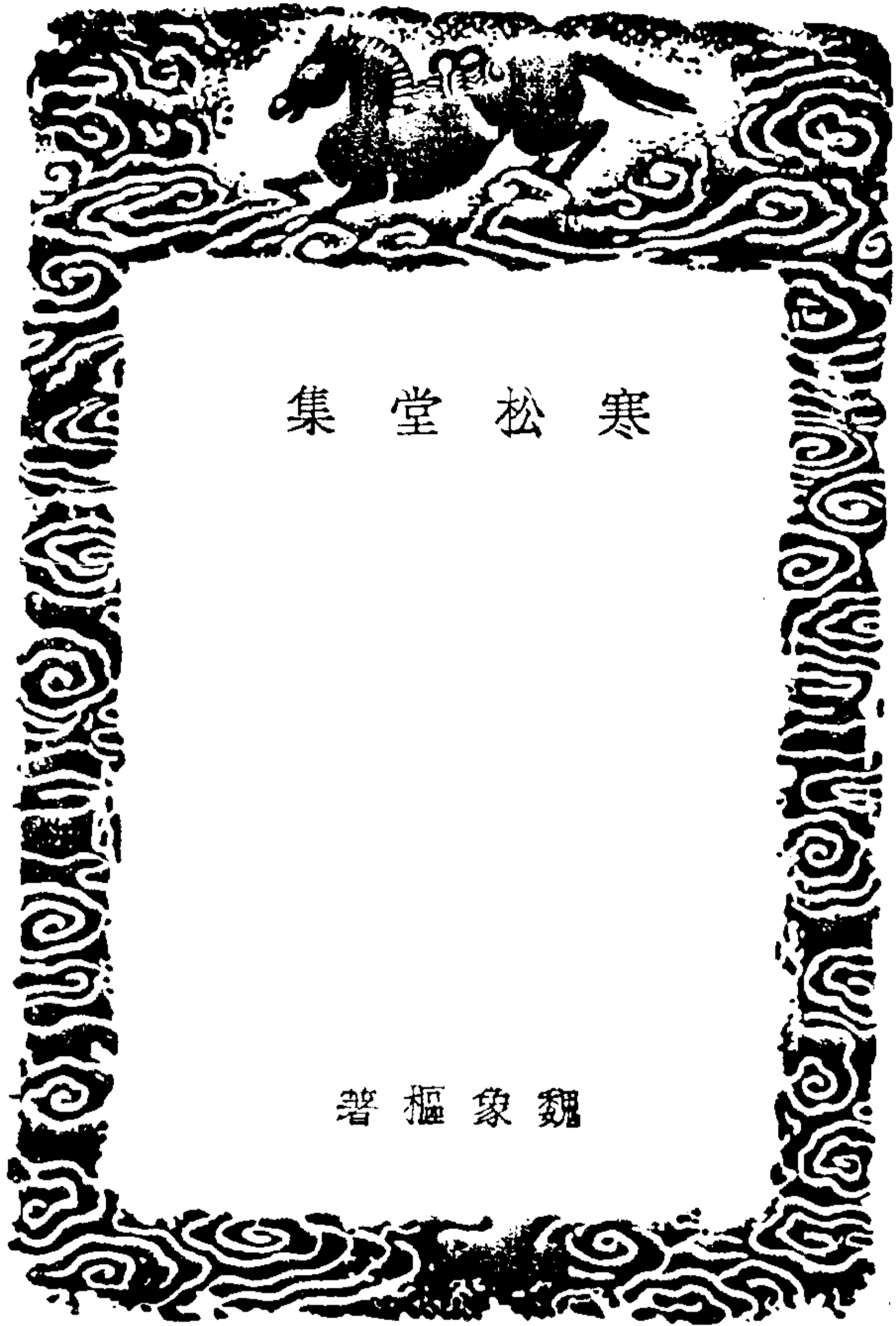
陳維 崧 其 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誦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三，即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轉張，樓山帥既
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泉羽之節，茹恨黃墟，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
章者，作為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者在。雖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列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鑲之墓石。是極遂忍死吾親也。崧即視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
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魂斷鉅裂。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控著作之柄者。又
(原闕)

南雷文定跋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國朝黃宗羲撰。案先生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
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
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
生年尚少。閣學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又
稱先生以濂洛之緒。統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
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
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祇周蕪
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
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
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咸豐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
曜謹跋。



寒松堂集

魏象樞著

寒松堂集目次

卷一.....一
 奏疏 刑科 工科 刑科.....一
 卷二.....二二三
 奏疏 吏科 詹事府 光祿寺.....二二三
 卷三.....五三
 奏疏 貴州道 都察院 順天府 戶部.....五三
 卷四.....八五
 奏疏 都察院.....八五
 卷五.....一九
 序記 傳.....一九
 卷六.....一七三
 書簡.....一七三
 卷七.....二〇一
 寒松堂集 目次.....二〇一

寒松堂集 目次

書簡 尺牘.....二
 卷八.....二四五
 祭文 墓表 墓志 碑銘 行狀 紀略.....二四五
 卷九.....二八七
 雜著.....二八七
 卷十.....三三七
 庸言.....三三七

寒松堂集卷一

奏疏 刑科 工科 刑科

蔚州魏象樞著

刑科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獨荒節荷聖恩。所敷速行榜示。以普皇仁事。臣聞恤災聖朝大政。今歲各省災傷。百姓之延頸望恩。已非一日。我皇上軫念民生。即於疏聞之日。遣員查勘。酌量蠲恤。業已節次報部題覆矣。臣思地有近遠。報有遲速。其被災極重。未經勘報者。想部臣自能速催核請。以杜明季徵後補遺。吏侵書兌之弊。即今明旨既下。而自計部以及撫按。自撫按以及道府州縣。上下咨移。必非旦夕可達。若不先張榜示。使小民共見共聞。竊恐追呼之下。徵收蒙溷。德意遲留。將朝廷浩蕩之恩。究不得實有沾被也。伏祈皇上敕下該部。凡題覆災傷。奉有俞旨者。其被災若禾畝。蠲免若干石。多刊榜示。速行撫按懸掛通衢。俾百姓共曉皇仁。儻地方官敢有違旨剝民。除撫按嚴劾外。容臣等確訪指奏。庶混徵之害可革。而走險之萌可銷也。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摘奏劣撫徇縱順賊。縣官藐法悞國。仰祈聖明。亟賜斥究。以重節鉞。以固

寒松堂集 卷一

封疆事。臣惟朝廷用人。莫重於節制。而撫臣盡職。首事乎封疆。封疆所係。雖撫臣與羣吏共之。而清正率屬。嚴肅持法。則專責之撫臣矣。若安微巡撫王。蓋不可一日容於地方者。惟本庸流。謬承重任。負債萬餘。取債地方。內外諸臣。共聞共知。豈可默望朝培植之。雖土供不肖者。債債之需耶。臣有淚在喉。方期入告。適因辦事垣中。見江南督臣馬國柱。疏奏縣官逆迹已著等事。內稱東流知縣鄧繼球。偽文迎賊。不忠不義。業奉嚴綸。置以重典。仰見我皇上除奸誅逆。法甚斷也。臣從全疏中讀。憤全。見其曲庇繼球。語音悖謬。大可駭異。繼球為懷貽吏。移家出城。懷所明知。且搜回庫貯。蘆課等銀九百餘兩。逆迹顯然。誰敢諱之。懷既不肯特疏題奏。又令照舊任事。是為何心。據懷云。舍短取長。臣不知通賊盜庫之官。更有何長。而懷乃西亟取之乎。尤可異者。繼球獻銀三千金。未經呈九。突解撫衙。明是竊懷貪婪。敢借助餉之名。以通暮夜之賄。天日在上。將誰欺乎。設懷心畏四知。即當移會督按。嚴加提究。何俟督臣有咨到。懷始說出三千金之獻。又巧立一貯庫之名。至其中誇許繼球。一則曰。頗有能聲。再則曰。吏才頗稱。將蓄謀不軌。包藏禍心之事。始終不道一言。懷欲自掩其非。不得不為繼球飾罪耳。况撫臣責在封疆。當此逆賊未剿之際。正宜嚴飭州縣。效死固守。如懷所云。家眷可行等語。是率下以瓦全身家之路。而自免於失陷地方之咎。獨不思封疆何地。可以賊至而逃。賊去而返乎。似此存心舉事。目無國法。臣恐他諸郡縣。開風效尤。必至遇警者有異心。行賄者得故物。貽禍封疆。真可畏也。國家抑何利有此撫臣哉。伏祈敕部確議。如果臣言不謬。重治懷以藐法悞國之罪。庶封疆有幸。貪劣知儆矣。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小民遷徙最艱。聖恩垂念已至。仰體皇仁。陳管見以固國本事。臣聞太平之世。以百姓樂業為第一事。我皇上因葦葢之下。滿漢雜處。盜賊難稽。特諭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復蒙軫念遷移之苦。限以來歲。至寬也。勞以搬銀。至厚也。原房任民拆賣。至便也。民即至愚。無不仰感皇恩之浩蕩者。但南城塊土地狹人稠。今且以五城之民居之。賃買者苦於無房。拆蓋者苦於無地。嗟此窮民。一塵莫必。將寄妻孥於何處乎。臣愚謂有地不患無房。如城外閑地。堪民營蓋者甚多。因係官物。莫敢問之。此民之不苦於遷徙。而反苦於居處也。恭請敕下該部。盡察前三門外官地官房。可為民居者。許令量地輸銀。給以印照。俾作永業。不得少有遺漏。亦不得擅行混占。則片址地。皆成室家。億萬戶棲止之謀。即千萬年根本之計也。抑臣更有請者。民間賃買房屋。原有定價。近聞鬻房之家。任意增加。高騰數倍。勢必至罄家所有。不足以卜數椽之棲。則遷者更多一苦矣。併祈天語申飭。令該管地方等官。概平一價。凡買者。賣者。與者。賃者。各勿增減。共相保恤。庶比屋可封。國本永固矣。微臣職列工垣。聊獻葑菲。伏維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併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聖朝大禮既行。亟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以懸國制事。臣惟古帝王創制立法。代有因革。亦代有損益。自唐虞以迄宋元。典要具存。即明朝之會典。亦不過法古而定制也。我國

家定鼎五年。禮樂大備。法度維新。廟謨煌煌。足垂萬禩。乃有次第修舉。萬不可缺者。莫如會典一書。夫會典所載。皆百官奉行之政令。諸司分列之職掌。即官禮諸制。無不條悉其中。今各衙門亦既做而行之矣。第參同酌異。豈可盡憑因時制宜。不無更變。未經聖明之新裁。終非昭代之令甲。臣下何由遵守而罔諉乎。况往朝每代有變通之法。我朝創業無畫一之程。非所以示臣工而重金石也。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先令各該衙門。折衷前代。參酌滿漢。確議詳明。彙送內院裁定。然後刪繁就簡。編輯成書。恭請欽命嘉名。懸為成憲。庶臣工有秉式。制度無紛更。其於治道非小補也。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擅殺屢有明禁。有司悖旨專行。祈救嚴究。以彰國法事。臣惟我皇上好生如天。愛民如子。內外臣工。各宜恪承德意。乃臣近訪得牧民之官。有殺人副人。不經題奏。恣意擅行。人共知者。敢指名為皇上陳之。如山東平陰縣知縣王國柱。縣衙副死兼殺死生員牛射斗等。民高棟等數人。臣心竊疑之。若果係窩盜通賊。何未聞奏請處決。若託稱臨陣斬獲。何未見捷功塘報。事犯極刑。自有國律。副殺之權。不在縣官。况擅殺之奉嚴禁。已非一日。前撫臣士國寶獲內地之奸一疏。奉有內奸與在陣擒獲不同。宜嚴審固禁。馳奏候旨。何得擅殺之旨矣。丁文盛悖旨擅殺一疏。奉有崔似烟背旨擅殺。好生可惡。嚴究擬罪之旨矣。按臣鄧鄂孕槐背律專殺一疏。曾經部覆。奉有楊允昌革職提問之旨矣。夫撫臣不得擅殺。則縣官可知。似顯允昌。俱經提問。則國柱何辭。臣職司耳目。若憚風聞之罪。緘口不言。誠恐司牧之官。人人效尤。藐視上旨。草菅民命。非所以仰體我皇上好生愛民之心也。伏祈敕下該撫按。嚴究國柱所殺數命。果否重情。未殺未劄之先。曾否詳允。生員牛射斗等罪狀。果否申報學臣。馳名。國柱不遵屢旨。應否治罪。再望天語申飭。以戒將來。庶足昭國法而廣皇仁也。謹題請旨。奉聖旨。王國柱擅殺事情。著該督撫按確察嚴究具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督撫之訪糾疊見。道府之徇縱難寬。恭請聖明。立法處分。以清吏治本。源事。臣惟察吏莫重於舉劾。舉劾莫嚴於開報。朝廷既以舉劾責之督撫。而督撫按即以開報責之道。府廳。蓋因各屬州縣。相去甚近。聞見亦最真。或賢或否。一舉一動。無有不知者。孰意不肖有司。專以私情厚賄。密結夤緣。恣意貪汙。全為遮蓋。甚至同城共處。穢蹟彰聞。而道府反指為循良。督撫按不掛之白簡。顛倒賢否。縱容有司。莫此為甚。况開報係道府職掌。奉有俞旨。臣垣中屢見督撫有自行訪糾者。如督臣張存仁。有發令被訐。賊真之疏。督臣陳錦。有文武結黨貪橫之疏。撫臣劉宏遇。有特糾貪婪之疏。所奏皆異常貪惡。賊私壘。而道府全無開報。臣不知其職掌何事乎。假如督撫少一番體訪。而道府必多一層蒙蔽。又安望其正己率屬。為民除害耶。聖諭所謂大貪大惡。反多徇縱。坐此弊者居多耳。我皇上親臨大政。察吏必嚴。近讀上傳。有開報不實。察究舉奏之旨。從前積弊。已在聖明洞徹中。臣謂督撫訪糾。而全無開報。則容隱瞻徇之弊。更有甚於開報不實者。臣請自今為始。凡督撫按劾劾官員。果係道府廳真實開

報者公而且明。克盡厥職。如督撫按自訪特糾。本內未註開報字樣者。道府應以溺職論罪。或督撫按指名糾舉。或吏部據疏處分。如被參之官。原係浮濫昏庸。其罪在不明。以降罰處之。如被參之官。原係奸惡貪虐。其罪在不公。以革職處之。此法一行。庶道府諸臣。上畏朝廷之命令。下愛自己之功名。開報無不公慎。且督撫按諸臣。各有採訪。各有特參。亦不得借口開報。反以參劾之權。盡委道府主張也。提綱挈領。大法小廉。吏治從此一清矣。如臣言不謬。伏乞敕下該部院確議。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院確議具奏。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明錢糧。以嚴覺察。以足國用事。臣惟國家首重戶口。次重財賦。蓋民之膏血。國之命脈所係也。我朝定鼎以來。錢糧總歸戶部。於順治七年內。會議仍歸各衙門。其銷算奏請遵旨舉行者。臣不敢復贅矣。臣思在內之錢糧。乃部臣掌其所出。在外之錢糧。乃藩司掌其所入。一絲一粒。俱當上告君父者。前此部臣既無奏報。而藩司亦無報冊。會否到部。亦未知其有無扶同。並未見其作何參駁。待至七年之久。稽核尚無頭緒。總由所入之數不清。故所出之數亦不明也。夫欲令各部之銷算。徹底清楚。先令各省之錢糧。逐款奏聞。臣請自八年為始。各省布政司官。於每歲終。會計通省應徵錢糧若干。應解某衙門錢糧若干。起運若干。存留若干。支發若干。蠲免若干。拖欠若干。分別款項造冊。呈送該督撫按查核。恭繕黃冊一套。撫臣會題總數。隨本進呈御覽。其布政司例造清冊。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互相查考。有弊即糾。既可以杜藩司之欺隱。又可以核部臣之參差。實大有裨於錢糧者。况進貢芽茶。銷繳郵符。俱有奏章。獨朝廷數百萬金錢。百姓億萬家膏血。不以上聞。非所以重國賦而嚴覺察也。臣查往例。戶部奏銷。原有定期。今撫臣冊奏。宜在各部奏銷之先。所謂先計入而後計出也。至於勸運產價。鹽課租賦。兩本折物料等項。凡載在賦役之內。與不載賦役之內者。一概報明。庶錢糧清而國用足。即以定藩司之賢否可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皇上敕下戶部。確議速奏。永著為令。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速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聖意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謹遵旨陳言。實普皇仁事。臣恪讀上傳。停止城工。盡免加派。查照完過數目。開除八年正額錢糧。復諭各該督撫。嚴察地方等官。不致欺罔小民。聖慮至周。民命頓甦矣。乃臣尚有鯁過計者。敢為我皇上陳之。有司派徵錢糧。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自通算法者。百無一二。其賢者立身清潔。或因蒙蔽而不能知。其不肖者。猶鼠分肥。通同漁獵。誰肯逐兩逐錢。明白兌算。以仰副皇上軫恤至意乎。即如淮揚舊督臣吳惟華。疏奏山陽縣知縣王佐。徵完城工銀二萬有餘。止解銀六千有餘。鹽城縣知縣于學政。徵完城工銀一萬八千有餘。止解銀七千有餘。彼時大工急需。催徵如火。竟將已徵未解之銀。侵吞過半。欺罔朝廷。一至於此。儻更有貪婪之官。未經發覺者。糧銀既入私囊。漕派盡憑書役。或說報未完。或開銷別用。斷不肯以久肥之物。給算民間正額。臣言及此。

臣淚欲下矣。雖朝廷有浩蕩之恩。而小民終不能免剝削之苦。待至血枯髓盡。而後叩關陳情。亦已晚矣。臣以為欲除大弊。宜立良法。方今開徵屆期。合無敕下該督撫按。速檄各該州縣。照依本年赤歷。易知單。備造格眼清冊。明註某戶某人。共該某項糧銀若干。除收過城工銀若干。又奉恩詔蠲免若干。通共開除若干。止徵若干。併註某人清算。某人書寫。本官查對無弊。呈送督撫按臣。細加覆核。如果總數相合。徵免無悖。督按二臣將原冊存案。撫臣將原冊鈐印發徵。備有數目多寡。挪移錯亂。及改冊徵收。自立紅簿等弊者。立行糾參。以違旨論罪。庶小民不為貪吏所欺。皇仁不為貪吏所蔽。蚤一日得沾一日之恩也。伏乞敕下戶部。作速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速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容意圖治方新。政事停閣非體。謹激切陳言。仰祈察事。臣惟立政以寬舒為本。圖治以振作為先。我皇上臨御以來。仁政藹藹。天語煌煌。精明惇大。帝王同揆。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六部等衙門。在外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也。臣見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即從前不必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廟堂之上。雷厲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奉旨章奏。並各衙門應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頗需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者。一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聖主之日。為國為民。仕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在諸大臣肩宏任鉅。豈不能仰體聖懷。第恐因循漸積。司官之遲留者。堂官不問。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事任而虛責成。臣竊為昌明之世。不取也。况督撫按奉行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為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稽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微倖。貪婪之情弊乎。臣愚以為事體有重輕。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慎者。或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申詳。併咨覆案。呈年月日期。咨內逐一註明。本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核參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輦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奏外。其餘諸事。內嘗有一二口奏之事。口傳之旨。不經發抄者。臣思論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書之蒙濶。耽延可杜矣。伏乞敕諭各該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敕下內院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候聖裁。臣職在進言。激切無忌。貼黃難悉。統望聖明。垂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速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奉詔之風弊有三。請旨申飭。以重給音事。竊照本年正月內。恭遇皇上躬親大政。頒詔天下。臣實奉有捧齋之命。因知地方各有弊習相沿者。不止一端。第從一二處推之。天下可

知也。就臣所見聞者推之。諸臣可知也。然部臣例以各府遵依為據。安能盡知在外之情。臣雖抱病馳驅。頗行改正。若不奉旨申飭。亦非畫一之規。謹開列具陳。惟聖明垂鑒焉。一開讀不許遺漏。凡開讀地方官。吏師生軍民商賈。環擁而聽。若因循弊習。止讀首尾數句。將所開款。不令衆聞。以便欺隱。今後宜於詔到地方。無論有款無款。預飭宣讀生員。務令逐字逐句。高聲朗讀。如妄引舊不全讀之例。故行遺漏者。欽差官將本生併教官。悉送撫按衙門究懲。則遺漏之弊可清矣。一賸黃不許賸匿。凡詔到例宜賸黃。原欲深山窮谷。黃童白叟。共見共聞。若因循弊習。止於所司署前張掛一紙。或止於該房存案。全不張掛。貪官汙吏。希將款內所免之糧。可以賸贖。侵收。赦前之事。不肯禁人。計告等情。今後宜於賸黃處所。一字一句。自行查對明白。刻板刷印。州及大縣。各頒發三百張。中縣頒發二百張。小縣頒發一百張。務令莊村鎮寨。到處實黏。各取里甲甘結。申報該管上司。如有官吏匿詔。賸黃結等弊。撫按查出糾參。欽差官除照例取具遵依外。仍取本布政司及本府官印信甘結。明開所屬地方若干。共發賸黃若干。於某月某日。限同頒發。本官差回。一併遵依繳部。查核存案。則賸匿之弊可清矣。一奉行不許稽遲。凡該府賸黃。例差生員轉捧所屬各州縣開讀。以重其事。或因稽遲。或因刊刻稽滯。以致百姓懸切望恩之日。正是貪官乘機蒙蔽之日。今後宜於轉發賸黃地方。定限三日。欽差官立催頒布。方得出境。於詔到州縣。本府仍勒限印官備查款內一切奉行事宜。各照道里遠近。逐項造冊詳報本府。轉報撫按。速奏速行。如有遲違不報。及蒙具遵依者。撫按立行參究。則稽遲之弊可清矣。如果臣言不謬。統祈敕下禮部。凡遇頒詔。通行申飭。庶臣子奉簡而行。匪循故事。父老扶杖而往。徧詠新恩矣。緣係條列。字稍溢額。伏望聖宥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照款飭行。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聖德勤修日懋。輔臣啟沃宜周。敬陳菲言。以盡愚忱事。臣惟自古帝王。秉德雖由天縱。進修實賴輔成。我皇上性本仁孝。道崇儉勤。自親政以來。乾綱獨斷。治每重於養賢愛民。帝鑑時親。事必期於準今酌古。既勤於政。復勤於學。則聰明日進。聞見亦日紛聞。見日紛。則涵養宜日厚。凡此皆輔臣之朝夕贊成。而惟日不足者也。臣於本月內兩次直日。臣科一遙瞻御轡。一近聽鼓聲。仰知萬幾之暇。偶一燕幸。誠為少節繁勞。願養聖心。且時值秋高氣爽。或隨地而講求治理。或隨時而諮念民艱。召命會否下頒。輔臣會否在列。微臣俱不得知。方今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想望治平。匪同昔日。如皇上近有所御。自當追隨法從。以效啟沃之忠。儘遠有所幸。尤當諫止。變與克盡保傅之職。責在輔臣。自古然矣。竊思皇上批決章奏。輔臣得侍御前。大政尙有面議。况駕出宮禁。其前後左右。斷不可無才德碩望之老臣也。萬一勞逸不節。出入不時。輔臣不力為奏請。而又誰為奏請者。此實關於聖躬之大。臣犬馬有心。安能嘿嘿而處此。伏乞皇上鑒臣愚忠。寬臣冒昧。凡遇親臨便殿。或駕御午門。即召滿漢輔臣二員。講說帝王用人行政之本。人心道心之微。以弼盛德。仍擇滿漢詞臣。文學雅重者。六員或八員。以備顧問。併注起居。再請退朝以後。節膳節慮。潛心治道。以圖勵精。皇城以外。命駕勿輕。保護必慎。上以慰皇太后。

慈懷。下以慰臣民厚望。微臣幸甚。天下幸甚。謹題請旨。奉聖旨。知道了。

又

刑科左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考核有司漸次入告。恭請敕部速行察議。併行嚴懲事。竊惟我皇上親政之初。灼知吏治不清。即傳有考核有司之諭。嗣因奏報稽遲。嚴給再下。合計之已經八月有餘矣。近見督撫諸臣之疏。節次奉旨。下部分別察議者。已將過半。在部臣詳慎其事。或待集齊核覆。而臣以為不必也。夫有司既經考核。必分次第。既分次第。必有去留。其賢者列在上等。尚可安心供職。內有德才下列。文義不通者。自知功名難以瓦全。棧豆不能久戀。一己之囊橐欲飽。百姓之痛癢何關。乃將地方荒殘。小民生死。付之將去未去之官。誠為可慮。臣見山西按臣劉達。疏參逃官復回。尙且流毒於民。况身在地方。印在掌握者。又不知何如也。即使本官守法聽議。而上官與下民。亦各以五日京兆相視。凡地方中城守。錢糧。盜賊。刑獄諸務。保無掣肘難行。因循廢弛者乎。既云不堪民牧。又復姑留地方。有百損而無一益。今即覆核得旨。計至闕官抵任之日。近者尙需半年。遠者尙需七八月。若此時不行。又當在一年之外。恐亦嫌其太遲矣。臣謂次第核覆。即次第銓補。似較彙齊為便也。至於各省咨到。雖有遠近之分。地方雖有久定初定之異。乃天語切責。何等嚴重。今尙有觀望瞻徇。考核之疏未到者。謂督臣有事於行間。按臣自有耳目。謂按臣有事於棘闈。撫臣何無奏聞。遲之又久。品題不定。儘亦有難以入告之情乎。况臣恭釋上傳。內云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核。原非以考核責司道也。若止據司道冊報而定官評。文義未經其面。試德才不採諸輿論。在督撫即謂結此一局。臣知疏上御覽時。難逃明鑒。其實意澄清與虛應故事。正可就此事見之。是又諸臣所當倍為謹恪者也。統祈敕部。一面分別奏請。一面嚴飭速報。地方民生。俱有攸賴矣。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吏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嚴考績之大典。禁反噬之刁風。請旨預飭。以佐新政事。竊惟計典三年一舉。關係吏治。實為重大。矢公矢慎。責在撫按。藩臬諸臣矣。臣見順治七年。查出大計冊本。矛盾乖謬。情弊多端。各註一官而賢否互異者有之。各具一冊而洗改不同者有之。甚至大貪舉為卓異。小吏掛入彈章。雖經駁參。成何計典。今銓臣請行十年大計。乃皇上親政來首舉之大計也。在撫按諸臣。仰佐新猷。尤宜慎密。竊章果出獨見。不必相同。註冊須有定評。難容互異。真廉真卓。何庸濫舉多人。大惡大奸。不許徇情漏網。人有改節者。勿因前薦後恭而存顧忌。事有已著者。勿因去任見任而生偏私。道府考州縣不公。則先參道府。藩臬察道府不實。則併議藩臬。功令煌煌。務期上副朝廷黜陟之典。下快小民是非之心。臣所謂考績宜嚴。請旨預飭。撫按諸臣者此也。臣又見近日不肖之官。身被劾劾。誣詞誣噬者。不一而足。今奉旨嚴究。奸罪難逃。况大計者。國家懲貪之要務。較尋常劾劾。不啻數倍。若誣害肆行。上官畏懼。咆哮要挾。奸人得意。開者既不敢開。奏者亦不敢奏。計典已無綱紀。吏治安望澄清。臣查會典內一款。凡考察被劾官員。有不服考察。撻拾妄奏者。發遣為民。典例昭然。有犯必罪。上伸國法。下懲貪風。臣所謂反噬宜禁。

請旨預飭部院諸臣者此也。統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議奏。該部院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直糾瀾職藩司。請救速議重處。以懲積貪。以清國計事。竊惟各省布政。為府縣之綱領。錢穀之總匯。一粒一絲。或徵或解。未有不從本官衙門經理者。臣見蘇松按臣秦世禎。疏奏江南蘇州府等處額布錢糧。侵欺五十餘萬之多。積至數年之久。雖府縣及奸解諸人。蒙混分肥。而疏內所云。徵者不給。給者不辦。辦者不解。部臣既已行催。藩司豈未聞見。但諉於府縣之虛報。誰其信之。且又云。提催押催。催其使費耳。又云。布既不完。則使費愈大。明是打點藩司。免其究報。非區區盡役。可用成千成萬之使費。明矣。即如見任左轄劉漢祥者。任匪不久。責匪不專。而此項錢糧。此等弊竇。知而不報。是為何心。全然不知。是為何官。東南財賦之鄉。可容此如輩。如贖者司國計乎。况每年具有報部文冊。將此五十餘萬之金錢。不知作何開銷。以為未派。而萬姓脂膏。已果貪腹。以為既解。而未據批迴。難以蒙報。原冊具在。無惑乎督臣馬國柱考成疏中。會言其完欠不明也。方今國用不敷。會議搜括。乃藩司缺賦五十餘萬。誤國已極。不處何待。近雖奉有察明之旨。臣恐耽延時日。婉轉調停。勢必卸責於事故遷移之府縣。而藩司作袖手之人。銀布成烏有之物。因循漸深。塗飾更巧。國家法紀盡壞矣。伏乞皇上敕部。立察嚴報。原冊會開已未完。部臣會否行查催解。該司任事以後。按臣發覺以前。果否申報該部。及該督撫按查究。如果申報。因何不行題參。如未經申報。即係通同欺隱。請旨革職。立行擊問。以為瀾職誤國之戒。再照各司府。凡遇動用錢糧。辦解物料等項。應立循環文簿。查驗完欠。嚴防侵匿。該部會否照例通行。如此延擱。及官解侵費者。有無參治。此項之外。果否再無別欠。併乞敕下該部。速行回奏。庶錢糧有綱領。而奸貪知法度矣。謹題請旨。奉聖旨。劉漢祥著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欽件之稽察無法。內外之推諉易生。仰遵明旨。再進獨言事。臣聞君職要。臣職詳。古來致治之道也。近者皇上以策勵庸常論諸臣。而諸臣即以清理欽件為首務。從此內外同心。庶不負聖明圖治至意。臣竊謂事久則弊生。始勤而終怠。稽察之法不立。非所以戒將來也。臣查稽察來覆奏本章。凡係內外查覆。行催申報者。俱不詳開年月日期。即重大欽件。亦用隨移。屢催已經。今准等語。含糊具奏。或部院延遲。或撫按耽誤。查者無月日之可稽。言者無衙門之可指。資緣之實。推諉之心。俱從此生。非法之善也。况事有宜詳。行查每至數次。情有未確。批駁不厭再三。與其為法受過。致生沈閣之疑。何不據事直書。以見詳慎之意乎。今大政維新。諸弊盡革。恭請自今為始。凡各衙門一切事件。內外行查。察究題覆者。其本內務將某月某日行查。某月某日查催。某月某日查回。某月某日再駁。某月某日說堂。在外衙門。某月某日接查。某月某日回查。某月某日查究申報。某月某日批駁允詳。及事在赦前。赦後。年。月。字樣。各開寫明白具奏。其事情有無違誤。耽延是何衙門。我皇上一覽而知之。文甚簡而法甚詳也。下而部院遵督催之旨。六科嚴註銷之規。臺臣盡刷卷之職。徇庇扶同者。各治以罪。皇上握其要。諸臣任

其詳。則推諉蒙蔽之患。消而精明悍大之治成矣。抑臣更有進者。臣聞上傳所謂策勵庸常。非僅在遲速。開望諸臣也。近見督撫按有不敢輕議之事。應候部臣裁定。而部臣殊不肯決。部臣有不能遠度之事。應行在外酌處。而在外亦不肯任。內外活局。往返游移。累月經年。無一成議。其於朝廷之大事。地方之急務。不知廢弛幾何矣。今後內外諸臣。有實因公忠起見。不係懷私者。而部議勿各其多事。有實從職業陳言。事關大務者。而旨下立見之施行。庶策勵庸常。各出心力。無愧忠勤。伏乞天語嚴飭。所關治道匪小也。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本說的是。著嚴飭行。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錢糧關國家大務。清核為今日先圖。謹陳積弊之由。請立革弊之法事。臣於本年五月初一日。具有直糾瀾職藩司一疏。已蒙聖鑒。可以無言。但思及國計民生之大。尚有一項。則一完一分。則報一分。考成之法。具在也。如蘇松常三府。自順治四年起。實徵完額布銀五十餘萬。戶部現查布政司報部文冊。累年俱報未完。徵者全徵。報者虛報。外欺撫按。內欺部臣之弊。莫此為大。且臣銀已經五載。不聞有發覺解官之人。欠布已累萬千。不聞有考奏未完之疏。則前日稽察之不周。概可見矣。今由一省而類推之。臣恐各省直省報辦未辦。報解未解之本折。不止額布一項也。雖日久事發。追比難寬。或官去役逃。而金錢不可復返。病在國矣。或牽房扯債。而包賠累及無辜。病在民矣。朝廷抑何樂於懸不結之局。貽不了之害乎。臣請以兩言蔽之曰。追比於事後。不如稽查於事前也。夫完報有限。查銷有法。載在會典。甚明。一則頒發格限文簿。按月開填。徵完起解錢糧數目。每歲終。該州縣赴府。該府赴布政司。查比。仍將查比過錢糧分數。另填一格。具由呈部查考。以防貪官私徵欺隱等弊。一則做立循環文簿。各省登報辦解物料數目。年月姓名。各照道里遠近。按期倒換。照例查驗。到者填註。遲者擊究。以防解役延推侵匿等弊。稽查之法。一立。若仍有五年不報。五年不解之本折。臣不信也。况法有未善。作何變通。事有難行。作何調劑。又在內外諸臣。長慮熟籌。以副上傳內因革損益何事宜先之意。至有累年拖欠錢糧物料。果否在官在民。有無未報未解。如按臣秦世禎所云。上下相蒙。新舊互掩等弊。應救各該撫按。逐項清查。立行參奏。無致久飽奸貪。虧損國賦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聖明。敕下該部。確議速奏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議奏。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直陳格天之圖。所定立國之本。以保萬年久安長治事。臣聞自古帝王。有治天下之本。曰紀綱法度。有教天下之本。曰禮義廉恥。所以相統相維。不致生悖生亂。自我皇上親政之年。諸凡昭明紀綱。修舉法度。謹飭禮義。激勵廉恥等事。奉有上傳旨意四十餘道。上以宏祖宗之德。下以治臣庶之心。事事實行。治平立見。頃者水旱為災。星月告變。臣同官業有克謹天戒之請。曷敢復贊乎。臣竊考傳記所載。大抵反常者即為變。今日天地之變。乃人事之反常所致也。臣略舉一二政事之未善。

人心之有違者。直陳於聖明之前可乎。夫臣子之遵奉聖旨。其常也。而近日之顛倒旨意。輕重論言。則變矣。如臺臣婁應奎。因見投充之人。真假莫辨。具疏請發部冊。奉有投充部冊。著作速發該管州縣之旨。部臣合議。魚鷹等戶。而發冊一項。未蒙上命。中止。徑議不必頒發。置明旨於何地乎。又云。一身指稱二三名。發冊恐致混擾。既知二三名。何無請旨。禁革。以致指稱滋弊者。誰之咎耶。且各衙門議事。有皇上之所謂。大有關係。而臣下以爲無所關也。皇上之所謂。且詳者。而臣下未必速且詳也。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又如朝廷職官。治朝廷之軍民。其常也。而近日之責拘投人。罪坐職官。則變矣。八年七月內。上傳云。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天語煌煌。忽焉反汗。變法以後。降革不一。視朝廷選授之官。反輕於各旗新投之人。夫信者。國之大寶也。國不示信。使有司重足。百姓吞聲。畿輔之地。滿漢警訟。耕鑿不安。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又如按臣代天巡狩。察吏安民。與利除害。其常也。而近日之劣官反噬。甲喇路辱。則變矣。夫御史欽承簡命。參職擊吏。必採訪輿論。諮詢道。會同督撫。而後疏聞。今有已經察問。下水拖人。報怨尋仇。違法干禁。撫按之白簡無靈。則刁風日長。貪官益肆。至有以橫侮相加。被拽出與入告者。君命已辱。復令視顏官民之上。其何以正體統而尊天子也。儻今後巡方畏屬員如狼虎。文官與武官爲異途。各有互相凌抗之意。國家大事。必不能濟。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不特此也。人材用舍之權。在朝廷。而紛瀆之言。動于闕下。錢糧敲朴之苦。在百姓。而中飽之弊。屢見奏章。甚至清禁之內。一月而冤斃者。兩人。何不愛且夕之命。以作太平之民。司寇之堂。一事而刑責者。三百。果否得首從之情。以絕株連之怨。事之反常。既多。天之示變。不偶。感應之理。明明若符。臣言官也。苟有諱而不言。言而無據者。均爲溺職。以負我皇上。臣不敢也。伏乞特召滿漢大小九卿科道諸臣。面詢政事之得失。民生之疾苦。某應改正。某應禁飭。親政來上傳詔旨。某事實行。某事未行。務令盡言無隱。果有關於紀綱法度。禮義廉恥。上合天意。下合民心者。立探而施行之。憂勤惕厲。勿事虛文。滌慮洗心。正告天下。庶萬年之治安。有本。上天之仁愛。可通矣。疏字逾額。聖鑒施行。臣不勝戰慄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論音。事情重大。著院部等衙門。滿漢堂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衙門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爲詳奏事情。月日姓名。以便確議事。臣於本月十五日。具有直陳格天之圖等事一疏。十六日。奉聖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論音。事情重大。著院部等衙門。滿漢堂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捧誦天言。仰見我皇上。敬天愛民。勵精圖治。首在信上傳而重論音。特令院部等滿漢大臣。併科道言官。確議也。但臣係左給事中。不在議事之列。而事情之月日姓名。前疏字簡詞慎。開寫尙有未詳。謹補履奏。明俾諸臣。悉願末。以報明命。臣心盡矣。夫違旨不發部冊者。戶部事也。臺臣婁應奎。疏於五月二十七日。奉有作速頒發之旨。戶部於七月十五日。始覆不必頒發之議。此其一也。別事兩

議請裁。此事徑駁明旨。此其二也。既云查照姓名相符。又云查投充人戶。每有一身而指稱二三名者。查出者必有地方。每有者係何姓名。指稱二三名者。是何情弊。何無奏聞。此其三也。臺臣亦係舊人。由縣令考選。奏云無冊可考。真假莫辨。部臣議云。今若再發。惟恐假冒姓名。所見異同。可以面問。此其四也。臺臣疏云。有將未投田地。開入已收名下。及強帶他人。開除錢糧。躲避差徭等弊。部臣議云。照本身所有地土。豁免差糧。給牌行各該州縣存照。夫州縣既存部牌。年來何無行令。照牌造冊。申送撫按。具本奏聞。一以核地土錢糧之缺。一以杜爭訟解審之擾。此其五也。臣所謂顛倒旨意。輕重論音者。非無據也。變上傳請處職官者。亦戶部事也。夫投充之人。一體究治。戶部奉敕。在八年七月初一日也。今年四月以後。處過道府州縣等官。張自昌等八員。臺臣王道新。具疏已詳。迄今未覆。若恭處昌平。道張自昌者。原因投人李進德。馬成福等。戶部則變上傳而蒙奏。吏部則引上傳而薄罰。違悖顯然。此其一也。戶部差愛惜喇。庫哈方。鄭庫納。查得該道提李進德行夾。似有吏部查明。行夾不真。兩疏矛盾。明有欺罔。此其二也。馬成福事。係戶部告詞。批發該道審明。退地於去年七月內。詳允依議。又刑部問明戶部。行文發落。撫臣原咨具在也。佔地既經詳允。板責豈是非刑。且吏部查係赦前。戶部不查緣由。輒行奏參。此其三也。莊頭解部。固爲舊例。投入冒稱。何以辨別。既貪官之勒索。指據無聞。問恭處之重輕。果否允當。此其四也。臣所謂變法以後。降革不一。視朝廷選授之官。反輕於新投之人者。非無據也。至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刑部尙書劉餘祐。具有聖心圖治。維般等事一疏。聖旨覽奏。有關圖治大務。著酌確議奏。該部院知道。今及半載。未見格遵。是臣下以爲無所關者。明矣。恩詔內封贈官員一款。著作速舉行。迄今內外懸望。又報奏冤枉一款。著詳開緣由。迄今入告幾人。是臣下未必速且詳者。又明矣。臣謹將聖旨。以爲重大者。開奏上聞。臣於公議之日。或應在天安門外。聽候傳聞。或允臣同在議事之末。一一詳悉講明。恭請明旨遵行。非微臣所敢擅便也。疏字逾額。貼黃難盡。統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一併會議具奏。魏象樞。准同六科都給事中。來該部知道。

者少而推布按者多。臣有兩說於此。巡撫固需歷練之才。京堂亦是切要之地。若盡推外任。誰辦部院之事。布按既儲為巡撫之用。自宜選材而授。苟錢穀有玷而居方伯。律例不明居臬憲。職任尚且難堪。節鉞必無厚望。臣請皇上察新舊按臣中。真才真品。有守有為。果能與利除害。不愧察吏安民者。或三差俱完。或兩差無疵。書名御屏。命廷臣一例同推巡撫。苟可得人。何惜不次之擢。至於布按二司有缺。吏部仍照會典舊例。推列正陪。請旨點用。可為今日之布按。方可為異日之巡撫。臣所謂培植而辨論之者。不獨為一事言矣。內外得人。同心奏效。治平之本。莫大於此。伏乞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卓異之名實易淆。聖朝之拔擢貴慎。謹陳愚見。以錄真才。以佐澄清事。竊惟三年計吏。名曰考績。蓋考察政績之成與不成。以行朝廷黜陟之大法也。臣蓋隨各衙門閱冊之後。得與滿漢諸臣。同心參核。事必求其實。法必求其平。竊愧於皇上黜幽之大典。不能仰副萬一。敢言陟明乎。臣查舊例。各撫按爰有卓異之舉。大抵於道府州縣中。拔其品行卓越。政績異常者。舉數人以報天子。獎賞紀擢。我朝行之至再矣。臣詳考其義。今之所謂卓異。即漢之所謂治行第一也。不懸天下非常之格。不能得天下非常之士。朱邑為北海太守。以廉平不苛。愛利為行。入為大司農。卓茂為密邑令。以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先教後罰。姦盜屏徒。徵為京兆尹。召信臣為南陽太守。以訓農興利。戶口倍增。召為少府。史書所載。指不勝屈。古之視吏治也。其重如此。我皇上大政方新。首舉廉卓。鼓舞激勸。正在於斯。且萬幾日御。諸務親裁。此事三年一舉。豈尋常濫刻可比。上而朝廷著得人。下而部院盡知人之明。卓求真卓。必有賢聲。異求真異。必有實政。今查各省冊開卓異官員。事實有據者。固多。平常無奇者不少。雖赫赫之名。見於久去。而泛泛之譽。豈是定評。卓異之選。誠未可以濫邀也。臣請敕下部院。將舉到卓異官員。所開事蹟。逐字推敲。嚴加品題。以實政可指。功績超眾者。分為一等。以治業平常。僅能稱職者。分為二等。其姓名事實。俱用滿漢兼字。開進卷覽。御筆親定獎賞之後。各照實蹟。分別優擢。勿使既膺循卓之典。仍滯常格之中。舉一真才。而天下之才皆勸。擢一廉吏。而天下之吏皆服。庶見國家磨勵人才。務求實用。吏治民生。良有裨益。即兩漢盛事。不能專美於前矣。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所奏卓異官。必確求真才實用。有裨吏治。著即嚴核行。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糾拾關朝觀大典。既明必不敢廢之職。當去必不可仍之弊端。恭請敕議良法。永為遵守。事竊照三年大計。冊報責在撫按。考察責在部院。糾拾責在科道。總為仰佐重典。以澄清天下之吏治也。臣查四年科道拾遺。曾經舉行。因立法不善。科道被處者。不一而足。即臣衙門。如劉捷以糾拾張守廉責革。楊時化以糾拾左光先降級。劉鴻儒以糾拾勞有學降級。林起龍以糾拾楊雲鶴革職。楊瑛以糾拾劉孔敏削俸。而臺臣尚不與焉。臣考之典章。原用科道以彈劾有司。非備有司以處分

寒松堂集卷二

奏疏 吏科 詹事府 光祿寺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恭陳用人第一大政。以佐治平之實效。以報一體之隆恩。事。臣惟上行下濟。大易著泰交之文。君明臣良。尚書廣喜起之盛。歷漢唐宋元而上。一心一德。相得益章。史冊中蓋不多見也。昨逢元旦。傳奉溫綸。召內三院。引九卿詹事府。國子監。都給事中。掌道御史等官。特宴於保和殿。臣適以青瑣末員。遭逢異數。問地問年。躬承天語。賜餚賜飲。喜動龍顏。都俞一堂。廣歌千載。嗣於初三日。接滿漢官參同奏事之上傳。又於初四日。捧言官條奏多係細務之聖諭。仰見我皇上愛人知人。詢與堯舜同揆矣。臣竊思國家第一大政。莫大於用人。但上天之生才。有數。全恃皇上培植而辨論之。以待一日之用。故用之有效也。語云。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今滿臣甫停戰伐。講求治平。非厚加培植。則舊人有零落之憂。漢臣參同奏事。顧問方殷。因事察人。辨論於蚤。億異日部院有缺。皇上預知某臣之心地。精明。堪進何職。某臣之事務。熟練。堪進何職。某臣之厚薄。少文。堪進何職。某臣之風裁。出衆。堪進何職。參以衆議。簡在帝心。社稷所關。得人。非資序之淺深。可拘也。若總督撫按。均係重臣。但總督封疆之任。與撫臣兼吏治民生者不同。近日總督。於京堂舊人。及在外巡撫。提督中。推用是矣。獨巡撫缺出。推京堂

科道也。又因撫按之耳目有遺。廣之科道。非因科道之糾拾有據。遂各撫按也。乃科道以進言受累者。弊有數端。大約糾拾之單款。與撫按冊報相左。故撫按恐蹈徇縱之愆。不得不代尋出脫之法。以故巧為遮蓋。款款子虛。甚有看語內比之文。王孔子者。此一弊也。又所糾之官。不行革職。仍以見任質審。百姓衙役。尙屬管轄。斷無供証贓私之理。此二弊也。會典所載。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並無處分科道一字。而降革責罰。反坐言官。不合典例。此三弊也。且當日察審單款之無據者。撫按也。乃案墨未乾。而所參左光先等。貪婪不法。革職提問者。亦撫按也。豈廉於前而貪於後乎。抑初甚賢而繼不肖乎。則科臣之指參非誣。撫按之解脫益明矣。總因四年計典初舉。皇上未親大政。公道未章。事多草率。今值聖政方新之時。從前弊端不除。則諸臣職掌不盡。諸臣職掌不盡。則舉官遺漏必多。况諸訪既奉。有不行之旨。拾遺一節。尤為緊要。不可不力為舉行者。臣查得四年銓部所陳計典一疏。內開我朝鼎新創舉。一應考察事宜。且照舊例舉行一次。儻其中有應革應因者。再行斟酌。今若不遵舊典而革前弊。不足以立萬世之良法也。至於被糾官員。或本身有職。或銜役有職。或才調庸常。或性情乖戾。自應照例處分。議罪外。如果審無贓過。應否還職。竝聽部議。自不得藉端誣罔。處分科道。以負皇上求言察吏之意。即科道諸臣。自盡厥職。倍加公慎。無敢有畏罪塞責之心。庶大典有光而貪風可息矣。臣繕疏已畢。見掌道臣朱鼎延請復拾遺之例。徵臣竝指四年拾遺之弊。伏乞敕下部院。一併確議。永為遵守。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據奏四年糾拾。反坐言官。有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官員。照大計一例處分。科道官有挾私妄糾的。著吏部都察院指實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明計典以清吏治。復舊治以肅人心。謹獻芻言。仰佐新政事。臣惟人君御世之權。莫大於賞善罰惡。國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六計之法。典甚重也。我朝兩次展覲。方在定鼎之初。進退固嚴。規制未備。雖扞萬國拜舞之心。猶缺御前考察之事。今值皇上躬親大政。首舉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創可比者。臣爰考舊章。切思三年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為大計者。乃天子自計天下官員之賢否。令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其佐者也。即如御前有奏。大班有劾。總職者有免冠之責。復任者有戒飭之救。廉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許奏陳。載在會典。班班可考。前此皆未行之。今若嚴慎之心。有加。澄清之效。益著。苟令入覲諸臣。不聆天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鱗集闕下者。布按二司。實為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可知也。恭請皇上。面召各省直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頻仍。有無救濟招徠。所報地荒丁逃者。誰為救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肥。每至數百萬者。誰為掌之。問劣員誦課。國久列優評者。誰為縱之。問款項混開。徵解淆亂。賦役全書。屢飭不定者。誰為司之。問地方有私縱賊盜。罪害及於職官百姓者。誰為制之。問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誰為議之。問欽案沈閣。久不完結者。誰為議之。問奸盜盜折官糧。成千成萬。弊由貪謀濫委者。誰為主之。凡三年中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係大

綱者。逐一而奏。稱職者作何獎賞。不稱職者作何處分。庶足為表率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款款糾劾。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天威。惕然於雷霆雨露之下。自返職業。圖報朝廷。仰見盛世之計典。昭明。海內之人心。鼓舞。即千萬世永為遵奉矣。臣蒙聖恩。補列首垣。在吏言吏。伏候特旨。乾斷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速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體聖主難慎之心。懇獻條陳。仰祈採擇事。臣待罪吏垣。屢讀明旨。惓惓以察吏用人為重。臣雖愚昧寡識。不諳銓政。聊就明旨。一推廣言之。一讀聖旨。云。地方好官。若不薦舉。上何由知。以後各督撫薦舉。俱著遵奉前旨。是舉劾之責。督撫所不能辭矣。夫督撫止有疏終甄別之例。向來直省等處。有循而行之者。陝西等處。有久而未行者。北直山西等處。有止及道府者。宜大等處。有兼及有司者。均是督撫而各持一例。於法不可。皇上方欲澄清吏治。自司道以下。佐貳教官以上。或通行甄別。或另行舉劾。早宜敕定。勿致參差。以後務將司道府廳。原開考語。全列疏中。部院科道。訪有不當者。以便指名駁參。庶是非毀譽。罔敢欺朦矣。伏候聖裁。一外官陞轉。俟俸論薦。部臣極其詳慎。臣常慮俸滿備者。錢糧未必盡完。錢糧完者。俸滿未必全備。况今薦額日嚴。薦牘日少。從前之有薦者。尚可按限。此後之應陞者。何為確據。今應將給由考滿事例。遵照前旨。著實舉行。考任內之實蹟。去紙上之虛文。操守政事。既可確見其短長。稱職平常。亦可分別而陞。前經題明。以皇上親政之年為始。歷俸三年。依例考滿。但錢糧隨俸計算。或截算八年以後之俸。或通算八年以前之俸。議定畫一。通教各督撫轉行所屬。應與給由者。不許蒙隱扶同。亦不許留難稽滯。本冊文移。各註申考。駁察月日。旨下該衙門。會同磨勘。次銷數覆。至布按二司。一為錢糧之統匯。一為刑名之大綱。尤當嚴駁。以正本原。庶互保同結。非為故事矣。伏候聖裁。一讀聖旨。云。若用卓異。必須在京堂上官有保結的。方許推用。仰見皇上愛惜人才之心。欲盡謂之賢。既恐以人而冒盛典。欲盡謂之不肖。又恐以盛典而棄人。臣思聞見親切。莫如本管上司。萬一京堂之風聞。不敢輕保。則蘇松之缺。難以久懸。卓異之官。難以概棄。此際何所適從乎。夫用人之道。慎終不如慎始。卓異三年一舉。原從千百人中。取其才守。拔其二三。較循例之薦舉。何其重也。向來撫按止以一冊開報。全不具疏題奏。才守實蹟。何嘗上聞。即連保之法。未經題明者。臣亦不敢苛論。今後督撫遇大計之年。務將卓異官姓名實蹟。會疏特舉。不必沿冊報之陋規。所舉當。則與卓異同其賞。所舉不當。則併道府同其罪。庶信實必副。可期得人矣。伏候聖裁。以上三款。如有一二可採。伏乞敕部確議。上請施行。條奏字數。溢額併乞聖明鑒宥。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徵臣就職言職。以明職業。以求實濟事。竊惟懸鞬設鐙。帝王之盛心。補闕拾遺。臣子之大義。古。上有明主。下有直臣。或旌議論於當時。或表忠言於事後。美蹟彰彰。載在史冊。近者綸音再下。省躬求言。令諸臣各抒所見。一論曰。曠廢職業。又論曰。無濟實事。臣循分自省。言實大虧。

稍有良心。能無汗愧。此時若不明其職業。而求其實蹟。則諸臣愈負皇上納諫之心。皇上亦無從收諸臣建白之效。誠如上傳所謂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者也。臣竊思言官以進言為職。皇上以開言路為心。向來言有可行者。皇上未嘗不採其言。言有不可行者。皇上亦未嘗重棄其人。所以滿漢之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見有一言不當。而問擬大辟者。律以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計蒼生原不計禍福。但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罪。不言者無罪。各懷顧忌。甘自類於寒蟬。委是鋪張。尚欲託於鳴鳳。以備備畏罪之心。結成鬱鬱。鹹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羞也。夫人臣之罪。洵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若一言不當。而可擬重辟。何以處臣下之貪。職壞法。報怨挾仇者乎。臣謂盛世之法。貴持其平。良臣之言。務求其實。古人有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糾彈勿避。要津大惡。大貪。勅一人而已。見風節。條陳不取。累牘。大利大害。舉一事而尤勝雷同。其有立意含糊。屬辭枝蔓。言之則利多而害少。行之則利少而害多。此不職之臣也。明旨批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如係坐而言起而可行之事。內外務在實行。大小各有實濟。部臣既勞之於始。皇上仍課之於終。孰敢苟撥浮議。漫草彈章。以自取溺職之咎耶。今後臣衙門。仰體聖懷。參考舊例。以進言之有濟無濟。見言官之有才無才。其應內外遷轉者。兼查職業。明咨吏部。此外果有貪職壞法。報怨挾仇等弊。或本衙門互相察舉。或該部院特疏糾參。情弊昭彰。供證明白。此不法之臣也。明旨批下刑部。以司寇之法罪之。法歸於平。言歸於實。凡語過懸而心無私者。不必概送刑部。從此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不但沽名釣譽者。各見其忠良。即持祿養交者。亦生其志氣。用言與用人俱效。小利合大利兼收。法紀當而職業明。其所裨於聖治者。匪淺鮮矣。謹題請旨。奉聖旨。覽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明奏來。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遵旨奏明事。臣於本月初一日。具有微臣就職言職。以明職業。以求實濟一疏。初二日。奉聖旨。覽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明奏來。該部知道。臣捧讀天語。仰見我皇上俯採芻蕘。雖條奏本章。亦必字字求實。堯舜之心。不是過矣。臣疏所奏。原因四月十七日。接得上傳內有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無濟於實事之論。臣竊思言官有何實事可報皇上。不過進言得當耳。前日言官吳達吳拜。因進言不當。俱擬死罪。臣敢言之才。不及二臣。尸位素餐。實深恐懼。今見我皇上省躬改過。責望直臣。臣所以言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等語。蓋欲人臣披肝瀝膽。以事一人。甯可因言而得罪。不可畏罪而廢言。古人云。怕死非忠臣。臣以此自勉。併以勉言路諸臣。實無所指也。又因上傳內有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實心為國。曠廢職業之論。臣竊思言官何為職業。不愧朝廷之耳目。是其職業也。言官而懷偏私。何以糾報怨挾仇之人。言官而受賄賂。何以察貪職壞法之事。如有此等所犯大為不法。當下刑部議罪。若進言不當。特不稱其職耳。亦下刑部議罪。法之輕重。未得其平也。且皇上為諸臣之父母。父母因不孝而欲殺其子者有之。未有因失言而欲殺其子者。臣所以言人臣之罪。洵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

者。何以處之等語。蓋謂皇上既下求言之諭。今後凡有不法者。應下刑部議罪。其不職者。止下吏部處分。定為良法。昭示臣工。言路通塞之大關。史書紀載之美事。莫切於此。臣如有所指之人。真見真聞。即特疏入告矣。豈敢待皇上詰問而後指名。况臣原疏中。明有立意含糊。屬辭枝蔓之戒。臣欲戒人而先不自戒。臣罪滋大。臣斷不敢也。謹據實詳明回奏。伏候聖明察察。貼黃難盡。併乞慈宥施行。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魏象樞所奏情詞。已知道了。以後言官進言。凡有實據的。都要明白指奏。何必分別小臣大臣。含糊影射。著通飭行。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奏明臣未盡題緣由事。本月初一日。吏部聚集九卿科道。會推南贛巡撫。正推者。乃江南左布政使劉漢祚也。滿漢諸臣。為地擇人。自有所取。但臣曾因錢糧一事。具疏題參。前後不便互異。是以未敢盡題。理合奏明。伏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謹題。為申未明之職掌。以廣聖恩。以佐銓政事。臣新任吏垣。查憑限一節。屬在職掌例之所有。臣固不敢濫為更張。若使地方不獲人材之益。人材先受地方之過。亦臣之所為忤忤懼也。謹列四款。為我皇上陳之一官員領憑。臣科定限。向來滿漢同理。止用漢字。查近日各衙門行移。俱用滿漢兼字。文憑重事。何獨不然。臣謂今後部科。使用滿漢字定。可掛號以防假偽。一憑限日期。查照官制。每日以六十里為定。恐有規避。仍立法繩之。今處分之法。部臣已從寬矣。各官願叨一命之榮。肯有遲遲之意。但水陸間關之中。或風濤有阻。或盜賊無常。或資斧告艱。或僕馬多故。或使道辭親。或攜家就養。萬一迂遲。難免降罰。况難職無級可降。即行革職。俾地方終不得一官之用者。臣科之咎也。臣謂處分之法。自宜照例而定。限之期。不妨稍寬。今擬知縣以上。每應限一月者。宜量展十日。其佐貳。首領。教職。驛巡。大使等官。出身寒微。行李蕭然。策蹇而行者。有之。徒步而往者。有之。艱苦與道府州縣不同。責任亦與道府州縣不同。每應限一月者。亦量展十五日。儘仍有逾限淹留。託故告改者。臣當以白簡從事。情法既已允協。民社亦無久誤。前吏部因教官寒苦。移會臣科。頗有同心。皆仰體聖恩。以示寬大。一領憑官員。遵限赴任。實為地方之益。臣科滿漢官於本月初一日。查憑有湖廣會同等縣知縣孫如周等。呈稟地方現在用兵。尚苦無任可到。討寬限期等語。臣思王師遠征。蕩平立奏。印官不到。誰人料理。如果候缺未及。伏莽未靖。數千里外。臣亦不能遙度而概寬也。今後凡遇用兵地方。許令部選官員。到省驗憑。投見撫按。具疏題明。以該地方平安之日。催令赴任。緩急遲速。一聽撫按限之。竊念從前有用之材。或遠限而斥。或遇賊而死。負朝廷之培植。勞部臣之銓除者。不知凡幾。誰為雪之。誰為卹之。臣讀聖諭。有曰。國家愛惜收民之官。夫愛惜而不肯輕用。必愛惜而不肯輕棄。應教各督撫按。如有未定地方。一體遵奉。以重人材。一雜職官員。舊例內外各衙門。吏農考滿。部科查對。然後選授給憑。惟恐易於假冒。近見吏部有查拏假官一疏。內具假憑四張。部科印信。俱係私造。雖奸贖包天。無所不為。皆因撫按報缺稽遲。部臣無由察核。故久假

而不歸也。今後凡雜職員缺。毋拘揭報之例。定須每季詳察。具疏奏報。內外互稽。總屬自通。且臣閱大計冊中。各省缺員十之六七。內有假官註考者。有同名竝到者。有據印脫逃者。有議缺當裁者。臣曾與考功按冊面講。部臣自行嚴查外。其現缺若干。宜刻期速補。以絕奸弊。以上四款。皆就臣職掌之一節而推言之。其於人材地方。果否有裨。聖恩銓政。果否無礙。伏乞敕下吏部。確議速覆。臣科以便遵奉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具奏。吏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督撫關係封疆。告病例當代請。伏乞明旨申飭。免致貽誤地方事。臣惟國家之務。莫大於封疆。封疆之任。莫重於督撫。蓋糧餉兵民。安危治亂之大綱。繫焉。文移一日不理。則案牘遲滯。耳目一處不周。則弊端叢積。無病而控辭。非臣子之義也。有病而臥理。亦非地方之福也。臣見向來撫臣告病。如趙兆麟。劉武元。周文燁等。俱係自疏陳奏。奉旨以後。必須具題行查。再題再覆。而後出缺。推補。在部臣固為慎重。但一查非數月不能結局。一推非數月不能履任。以多事之封疆。姑託抱病之節。於地方殊有未便也。况今刑名吏治。歸併料理。事務更煩。責任倍重。有病之人。精神必減。即事周密。保無一事之疏虞。念念擔承。保無一念之旁貸乎。臣於此不能不總總慮也。查會典內所載。各邊督撫患病。不許自奏。聽巡按御史勸轉奏。今巡按已經止息。合無督撫有病。許撫臣勸明代奏。撫臣有病。許督臣勸明代奏。無論邊省。通為定例。應留題去。取自上裁。既不致月復一月之耽延。並不煩一疏再疏之紛擾。封疆事重。庶無萬一之誤也。至於方面等官。表率屬僚。實為緊要。倘有病廢不堪者。該督撫照例查奏。若姑容戀棧。部院科道訪實指參。重治督撫之咎。所裨地方。匪渺小矣。臣在吏曹。伏乞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察例具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部司擅委中軍。大乖典制。請重處以儆將來事。竊照私委之弊。害民蠹國。我皇上禁革甚嚴。即地方額員有缺。例於部選職官中選委。未聞部司設有中軍私牌。擅自委用。如主事錢受祺者。則大可異也。查中軍一官。原為傳宣軍令。參贊兵機而設。兼有分統標下兵馬之任。所以督撫兵巡等衙門。非部推中軍不敢用。雖其愛功名而奉約束。而不肖之生事害人者。尚比比入告也。今受祺一奉差主事耳。既無傳宣之軍令。又無參贊之兵機。一兵一馬。毫無干涉。私委中軍。意欲何為。非藉為劍官之爪牙。即用為通路之線索。此不問而可思者。但受祺與吳玉臣。未委之先。因何知識。給牌之際。憑何勞績。既委之後。盡何職業。在差之日。駐何衙門。臣實不能為受祺解。案查各差私收人役。上傳有禁。且柳寅東以撫臣而輕用一弁。雖會重處之。受祺抑何膽大如斗。而毫無顧忌也。前吏部候三法司題覆再議。今三法司俱經核實奏明矣。伏乞敕下吏部。嚴究根由。有無賄託。重加處分。以為後日招納奸徒。剝軍害商之戒。今後各部考核司官。及各督撫查核道將。凡有濫委縱容情弊者。定從劣考。統惟聖明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部司擅委中軍。殊屬違例。錢受祺著議奏。該部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檢舉錯誤事。臣於本月初八日。具有部司擅委中軍一疏。昨臣在科查發外抄。見三法司核覆疏內。俱云錢受祺私委捕官。臣疏將捕官二字。誤寫中軍。自知粗疏。理合檢舉。請旨改正。仰乞聖明鑒宥施行。謹具奏聞。奉聖旨。參疏原當詳慎。捕官中軍。輕重有別。魏象樞何得誤寫。著議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詳奏臣科始末。仰乞聖鑒。併陳科臣挾恨之情。以明國法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在科辦事。見臣同官陳調元。參臣一疏。奉聖旨。這本內事情。著吏部都察院詳察確議具奏。欽此。臣自當靜聽察議。但臣科始末。不敢不仰陳於皇上之前。查臣科左給事中杜篤祜。於六月初一日。吏部覆准。奉旨給假六箇月。本內無開缺另補字樣。及六月十五日。吏部題覆陳調元疏。看語內。引會典題放事。例凡給假官。應照例作缺。並無姚文然杜篤祜姓名及科臣為始等語。滿洲臣與臣細釋。凡之一字。未知果否兼前後而言。兢兢詳慎。恐與調元原疏不伴。隨令他亦哈方常書到部問明。杜篤祜是出缺不是。吏部回說以後的出缺。杜篤祜不出缺。而調元捏臣科為立志背旨。非妄言乎。臣科於閏六月初八日。因咨劉捷等陞補。又將杜篤祜等二缺。指名用手本移會。應否作缺。於十四日。接吏部文選司手本云。查得吏科左給事中杜篤祜給假。在未奉作缺明旨之先。自應聽限滿赴京供職。奉堂批照議。同覆到科。作看語後批照議者。豈盡背旨之人乎。近見內院陞補官員一疏。內將從前給假官。俱題明作缺。臣即同臣科滿洲臣議云。前日吏部兩次俱說不出缺。今內院已題明出缺。應照內院事例。移明吏部。定為畫一之規。又用滿漢字手本。移會作缺。見今部中回咨未到。臣科原以內院題奉欽依為式樣。而反以臣為贗贗。為欺罔。為甘心。為背旨。調元真良心滅絕之甚者。且調元疏云。內院何嘗問吏部。此言愈謬矣。夫內院之例。本衙門題陞。亦本衙門題缺。臣科之例。陞轉事故。吏部題缺。臣科止於照缺咨人。此所以再三移會吏部也。調元亦係科臣。當諳科例。反云待線索於他人乎。且杜篤祜一事。臣科滿漢臣花上吳赤哈等。共議於署。臣有何支吾彌縫。有何私心庇護。字字可問。如謂臣與杜篤祜有鄉情。豈吏部滿漢堂司等官。及臣科滿漢官。皆與杜篤祜有鄉情乎。况調元恨臣原非一日。調元四月內。上俯抒愚忠。一疏。諸臣在科同看。公揭內有聖躬出入無常。頻臨三院等語。臣率云。意固懸直。言亦關係。但接見大臣。乃皇上下交之美事也。此段未可輕進。調元聞之。怫然變色。恨已伏矣。又杜篤祜給假。調元係兵科左。應接陞刑科。後兵科都缺出。調元與臣在天安門內同行。向臣云。刑科也罷了。只是嫌刑科書辦太疲。本又多。每到日夕。還不得出衙門。味此數語。明示意於臣。說陞兵部。故以臣科咨伊陞刑部為大恨。又刑科外抄送吏科甚遲。昨吏部取打死人命一抄。係七月十七日本。下查八月十四日。尚未送到吏科。臣云。外抄一月不發。有何緣故。令書辦持咨催取太急。此又臣開罪於調元者。積此數端。宜其相報之速也。總之。臣任事太真。口

招怨。臣自知之。今調元誣臣為背旨欺君。遠例徇私。誣為大言。以發天聽。調元挾私之肝肺。昭然其見。六垣有是非。部院有公議。難逃我皇上洞鑒中矣。臣謹將始末情節奏明。伏祈敕下吏部都察院。一併察議。緣述屢次情節。字逾常格。統祈聖明鑒宥施行。謹具奏。奉聖旨。著一併察議具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應推督撫官員。吏部宜遵聖諭。開列事實。以便會推事。臣伏讀聖諭內云。今後遇有督撫員缺。毋拘品級。須要從公會推。擇其品行才猷素著者。將行過事實。詳註會推本內。仰見我皇上重督撫之選。責九卿科道者。如此其嚴且切矣。臣附在會推之末。見吏部將應推督撫官員。每員各寫一籤。止開履歷籍貫。不開行過事實。九卿科道。既未見其行過事實。何由擇其品行才猷。且盡題之後。繕疏在吏部。而九卿科道。不復與聞矣。若事實不註於本內。則於聖諭不合。若諸臣未見其事實。而吏部自註於本內。又於會推不合。事關聖諭。臣忝言官。不敢不言之。今後會推督撫之日。吏部應將行過事實。寫於籤內。先令九卿科道閱籤擇推。按其事。參以公論。正陪既定。然後照籤註於本內。請旨點用。如果微臣所言。有合聖諭。伏乞敕下吏部。永為遵奉。以便會推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遊僧干求書文。有犯法紀。乞教禮部查逐事。臣竊惟輦轂之下。天下所往。僧道星下。何所不有。近有一僧。名喚赤岳。偏持語錄詩扇。沿門送人。講道談禪。募化衣食。此亦闍黎之常事。無足深怪。但可異者。持書向臣等。干求書札序文。又欲於語錄之內。刊列臣等銜名。臣等言官也。書札固不敢作。若銜名附於方外之書。更無此理。萬一私付梓人。下壞臣等之官體。上關朝廷之命令。何物風魔。妄誕至此。臣等職在糾察。豈可止於拒絕。而不以入告乎。况臣等嚴肅衙門。尚敢干擾無忌。則其干擾諸紳可知也。設係高僧。自當入山清修。今乃紛擾官長。妄犯清規。京師法紀之地。豈宜容留此輩。臣已同臣同官給事中林起龍。面說與北城坊官順成學。編查外。伏乞皇上敕下禮部。驗明度牒。查問來歷。如止無籍遊僧。速行驅逐境外。併通飭僧官。以後各寺廟。嚴加查禁。再不許安歇。此輩犯清規而干法紀也。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嚴察議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恭陳四款。以佐聖主動民大政事。本月十五日。恭遇皇上舉行耕藉大禮。臣叨在追陪。竊見皇上星言夙愆。至誠格神。稼穡躬親。風和日麗。我皇上敬天勤民至意。真與帝王同揆矣。臣有一得之恩。關於民命。民情。以食。民困者。分列四款。為我皇上陳之一用。真才以恤民命。國家數百萬金錢。皆百姓數百萬膏血。禾稼未登。先行徵納。徵納十分。朝廷尚不得五六分之用。其故何也。蠲役中飽者有之。劣官蒙混者有之。徵無起解。解無批迴者有之。甚且撥兌之軍餉不發。地方之災荒不問。種種見之奏章。事事奉有明旨。皆今日不職之布政司也。臣思此官專管通省錢糧。必須心計之臣。才足察奸。不受一錢者。方能勝任。若概循資俸。未必盡得其才。臣考會典舊例。布政司與按察司缺。吏部推列正

陪。請旨點用。務求真才。法甚善也。去歲臣已奏明。未蒙俞允。臣謂督撫而下。此為第一緊要之官。近見皇上於會典未備之事。尚察舊例。况會典所載者。豈可無庸再議乎。伏乞臨御之際。詢問舉朝大臣。此官有無緊要。會典果否開載。臣不敢不仰遵聖諭。再三開陳。國計民命所關非渺小也。伏候聖裁。一慎刑獄。以疏民情。各省設一按察司。恭摺貪汙官吏。辦理冤枉軍民。職任甚重。故在內都察院。稱曰總憲。在外按察司。稱曰外憲。豈服皆同。請官例不補用。為其執法疏冤。察通省之刑名耳。若以律例不諳。才守不稱之人。為之。或久獄不清。株連登佐。或斷獄失平。奸貪執法。必至下妨農業。上干天和。近如畿北各府。重犯獄情。多至二三百起。無由申理。則各省必更多矣。臣請自今定為歲報之法。如一年之內。每省共奉欵件若干。件已結若干。未結若干。開寫略節。比照布政司奏報錢糧事例。年終造冊。具本恭進聖覽。其各守巡道。承問事情。問擬充配以上者。亦於年終冊開情節。凡有情可矜疑。事屬淹滯者。各省報按察司。直隸報三法司。應駁正者駁正。應糾劾者糾劾。以副獄情。不得延緩。重滋冤獄之旨。庶泣罪解網之下。即雨暘時若之徵矣。伏候聖裁。一行勸懲。以足民食。食者民之天也。各省奇荒。流亡疊告。州縣官能安插撫集者。督撫題明。自應分別紀錄。臣不敢再贅。近見李百總收養貧民四百餘口。奉旨嘉賞。臣因思八旗之民。均屬朝廷赤子。設遇凶年。畿內地薄而物貴。豈盡度日豐饒之人。我朝在盛京。以農事開國。然後以兵威取天下。今丁口繁盛。倍於盛京。若各旗下人有衣食不充者。本固山牛錄給與衣食。安插得所。豈有逃走生事之理。但勸懲須有良法。然後人心鼓勵。如某牛錄下。察其給養窮人若干。則賞加陞賞。某牛錄下。察有窮人未嘗給養。則賞加罰懲。根本之計。不可不講。臣聞我太祖太宗。備有此例。但耳目未確。不敢援引。伏乞敕下諸王大臣。察議施行。伏候聖裁。一均賦徭。以蘇民困。國家錢糧。京運有額。存留有限。其存留者。如師生糜俸。驛站料價。夫役工食。祭祀賓興等費。一一取給。毫不可少。我皇上准令紳衿優免丁糧。恩極厚矣。但紳衿免去一分。則百姓加派一分。富家多有前程。貧民代為包賠。情極苦矣。其中儘有影射冒濫。病民更甚。臣請責成州縣。定為歲察之法。如某地紳衿。某年某月所免丁糧若干。每年終通察。事故黜革。及宦家親族不應優免者。該州縣官逐名造冊。申報督撫學院學道察核。即減去百姓包賠之數。大張榜示。令民通知。如有影射冒濫等弊。容隱不報。仍苦窮民。及地荒丁逃。編派不公。拖累戶甲者。該督撫立行參奏。以溺職論罪。果能清察此弊者。即當優薦。如督撫提學不肯實行者。部院科道訪實指參。分別處治。庶窮民止包實在之紳衿。或不致苦累逃亡矣。伏候聖裁。以上四款。臣皆舉目前關切。有裨皇上勤民之大政者。敢進芻蕘。伏乞聖明採擇施行。因係列款。字溢常格。統乞鑒宥。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條陳四款。有裨勤民。著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俯陳愚見。推廣皇仁事。臣伏讀聖諭。見我皇上軫念饑饉民之苦。夙夜焦思。皇太后再布慈恩。共發內帑。及節省銀二十四萬兩。特遣滿漢大臣十六員。賑濟八府。廷臣咸稽首而頌曰。堯舜之心。愛民如此。論內所云散給均沾。清察奸弊。諸大臣自優為之。又何庸臣之贅言哉。臣

竊謂大臣奉命而往。如代皇上躬履民間。須於賑濟之中。兼行省問安插之事。但有給音未及。未便專行者。臣不敢不推廣而論之。一地方災荒。輕重不等。有本地逃亡而去者。亦有別地就食而來者。一體賑濟。固不待言。但恐流民餓口有資。棲身無地。雖獲目前之生。終作漂零之鬼。合無將各府州縣。及所屬村堡等處。空廡官房。庵觀寺院。設法安插外。其紳衿商民。或有願出空房與饑民居住者。或有願養饑民十口至百口者。大臣酌量多寡。如十口以上者。應量給匾額。使宜旌獎。如三十口以上者。應具本題報。分別錄。向來大家富戶。因懼隱匿逃人之禍。凡流民所到地方。概行驅逐。不敢收留。寧視其死而不救。恐與人飯一盂。湯一盃。使不能自保身家。嗟乎。人與人相仇。成何太平之世界。今皇上大沛恩澤。好義之人。豈無感動。必須大臣給與關防執照。使人坦然無疑。設有逃人。後不受累。大戶樂收樂養。饑民有食有居。我皇上二十四萬兩賑濟之恩。始有實效矣。一地方災荒之後。百姓既不能養贍妻孥。必不能早辦錢糧。或有官不恤民。追比預徵。青黃不接。敲骨吸髓。或有地方驛馬本色。及明末加添賦徭等項。重累百姓。苦難支持。逼迫逃亡。非盡災傷之過。今大臣出京。首當以問民疾苦為事。每到一處。延見父老。虛心體訪。某項累民。勢當蠲除。某官害民。法宜糾劾。復命之日。逐一詳奏。立見施行。俾流民知皇上去其害而除其累。人人有鄉井墳墓之思。逃者可以復返。貧者可以不逃。富者可以不貧。我皇上二十四萬兩賑濟之恩。益被無窮矣。以上二款。皆臣仰體堯舜之心。不敢虛簡。差大臣之意。故推廣及此。伏乞皇上垂鑒。憐恤。俯賜採擇。俾大臣得以朝聞命而夕奉行。若下部議覆。恐耽時日。統乞聖明。裁斷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所奏賑濟內事宜。已有敕諭。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謹奏。為臣母抱病日久。謹陳下情。迫懇聖恩。事。臣碌碌庸材。由丙戌庶常。叨授首路。八年待罪。荷恩如天。尺寸之效。未成。君父之心。難報。臣清夜自審。踵頂宜捐。敢言將母乎。獨念臣母李氏。今年六十有六。脾胃素有弱疾。淫痰左注。肩臂刺疼。臣前歲迎養入都。不服水土。即返家鄉。抵里以後。脾胃不調。飲食減少。雖延醫調理。未能對症。冬暮兩接家信。俱云食少體瘦。心動不寧。臣以垣務正繁。省視可緩。本月再有信至云。臣母日夜憂鬱。望臣一見。書中之語。一字一淚。臣口不能讀。久之。時值皇太后聖誕。又值皇上舉行耕藉大禮。未敢瀆奏。臣思人之一身。養氣生血。脾胃為本。若根本不和。榮衛不周。盛壯之人。亦成大病。况臣母望七之年。氣血微弱。萬一誤補。誤消。所傷不小。臣粗通藥味。未獲親嘗。不惟魂夢不安。亦非所以仰體我皇上孝治天下之心也。臣查兵科都給事中姚文然。有給假省親之例。近日侍郎孫廷銓。臺臣李敬。各以陳情。得蒙俞旨。臣有情而不言。與草木等耳。不更辱朝廷耳目之班哉。伏乞皇上垂憐。至情。敕部察覆。允臣歸省。臣與孀母。均感錫類之仁。且臣科滿漢濟濟。又有起用候補之官。缺出隨補。毫不廢事。臣母儻邁聖明之庇。調治數月。病痊身健。臣即星馳赴補。區區犬馬。報答宏恩之日。正長也。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謹具奏聞。奉聖旨。著察例議奏。吏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魏象樞謹奏。為遵諭回奏事。本月初二日。臣隨九卿科道在午門內。共聽完我皇陳名夏一疏。奉聖諭。陳名夏父子。濟惡科道。何不糾劾。都著自行回奏。臣此時又聞本內言。名夏與臣係四門親家。結為一黨。等語。臣既深惶愧。又抱黑冤。因於本日。羈部候議。未得與諸臣一同回奏。今核議已明。於十三日。刑部傳臣奉旨。無罪免議。臣八載孤蹤。半世名節。始得明白。於聖主離照之下。臣生固無愧。死亦無憾矣。何敢不據實回奏。夫知無不言。言必有據。方盡言官之職。名夏肆惡內院。皆給扉祕事。臣從何得聞。敢向何人訪問乎。臣所以不能知名夏之肆惡內院者此也。至伊家住江寧。臣平日亦聞其一子。放蕩為非。而說情受賄。生事害人之惡蹟。若有一二實據。臣何憚於名夏。而不以入告耶。緣臣從未身到南省。聞見不真。在京又未細加體訪。不敢揣摩。而具彈章。臣所以未經參名夏之惡子者此也。今被院臣留完。我摘發名夏父子多款。而臣如在夢中。古來豈有如此之言官哉。我皇上不即罷斥。薄示降處。臣清夜自返。中心何安。理合補牘請罪。字字皆臣之實情。字字皆臣溺職之咎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聞。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為首疏遵諭。詳陳治平之大綱。以佐宏謨。以抒愚悃。事。臣跪讀皇上求言之諭。下及七品官員。臣雖濫附七品。竊愧素餐。安有確見良策。仰答周諮至意哉。臣惟勵精圖治。貴攬其大綱。養兵救民。宜責之大吏。譬如善治病者。不求其本原。而紛投其藥劑。無益也。臣所謂大吏者。在內則六部之卿貳。在外則各省之督撫。是也。臣所謂大綱者。內之卿貳。可以察督撫。外之督撫。可以察有司。是也。夫兵民大政。無一不由六部題覆。故督撫行事。有叢弊之處。六部知之必多。察之亦最易。何也。每事各有副書可據。每事各有底案可稽。其易察一也。吏部分省而設官。原以資賢否。別部分司而治事。原以專考成。其易察二也。部臣嘗有領兵抽稅。出差於各省。久駐於地方者。如兵馬虛實。百姓苦樂。親眼見過。其易察三也。祇因向來責成未專。而諸臣遂以任議為分途矣。臣請皇上特頒六部嚴覈兵民利弊。專教各一道。令其今後詳察各督撫奏牘。章咨揭文冊。內有不公不法。大弊大害。推諉徇。延緩糊塗者。即許具疏參奏。酌量處分。如該司未經說堂。而堂官查出。則過在司官。如司官說堂。而堂官不行具奏。則過在堂官。又應堂官料理一部之事。頗云浩煩。郎中掌管一司之事。何難稽核。况吏書上下其手。每乘司官更易其人。若以曹署為傳舍。必致事務之因循。今後郎中除考選陞遷外。應照掌科掌道之例。俾專理事。不許在外出差。前任員外主事時。已經輪差。臣之所言。亦非偏也。再請皇上。做唐太宗以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御屏故事。將滿漢大小九卿科道官。每員製一大籤。督撫等官。每員製一大籤。各疏其名。各製一筒。時隨皇上左右。如某臣擔大事。某臣發正言。即於籤上御筆記一功字。某臣有充位望缺等情。某臣有富貴恩怨等情。即於籤上御筆記一過字。遇我皇上接見臣工之時。復掣督撫一二籤。詢其貪廉功過。亦於籤上御筆記之。則卿貳督撫等官賢否。難逃皇上睿鑒之中。若諸臣承明問。而有一言代飾。一語中傷。是欺天地也。欺父母也。其誰敢乎。如此而異日之賞罰黜陟。既有把柄。再加察核。方可以鼓勵羣心矣。至於察

吏安民。人人言之。臣常有二語曰。舉劾當則見督撫廉明。舉劾不當則見督撫貪昧。近讀上諭。今後督撫薦舉官員。開報事蹟。如有不實。一體究治。我皇上洞悉薦舉不實之弊。故著此令。以垂永久。但事蹟二字。天語止示其要。而微臣力請其詳。所有酌定薦舉道府等官者。計拾格。薦舉武職官員者。計拾格。薦舉州縣等官者。計拾格。皆臣仰體宸懷。俯竭一得。另疏呈覽。以聽上裁。亦略做六計之古法也。任各官之賢者。以為善。而否者。以為苛。臣總不願耳。自今以後。凡有舉劾。文官責吏科。武官責兵科。各註一冊。專查舉劾不實之弊。以副一體究治之旨。庶法可實行。舉足勤而勅足懲矣。臣正在繕疏。見諸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議差巡方。奉有依議之旨。並飭以後巡方薦舉。照式通行。可無參差也。臣庸才淺見。議論不平。惟願內外諸臣。打起精神。實心任事。上分宵旰之勞。下造兵民之命。只在力行而不在多言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候採擇。字數溢格。統乞鑒宥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該部議奏。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為次疏恭陳薦舉各官格式。以重治兵治民之人事。臣前疏奏明薦舉官員。開報事蹟緣由。此正兵民疾苦之根源也。所關既重。不厭其詳。除專管漕政。鹽政。學政。馬政。河政。各據本官操守。本等職業。開薦。或有殺賊禦寇。轉餉開荒。勞績異常。特疏優舉外。臣酌錄循例薦舉格式。上開。如有一二可採。伏候敕下。該部轉行各督撫。巡按一體遵行。為此具本。謹具奏聞。計開薦式於後。應薦文官一員。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次。一曰戶口。本官未任以前。原額丁口若干。任內審編幾次。開除逃亡死絕丁口若干。增益丁口若干。並無賠累遺漏等弊。二曰錢糧。本官未任以前。舊欠錢糧若干。本官帶催完解若干。任內應徵錢糧若干。本官見經徵解若干。易知由單。於某月給民。並無縱容。私加火耗。已經蠲免。暗行徵收等弊。三曰驛站。本官未任以前。驛馬若干。任內實存驛馬若干。缺額買補若干。官喂官當。並無飛灑里甲。暗派草料。工食。及買馬銀兩等弊。四曰詞訟。本官審理詞訟。當堂剖斷。即發審單。有罪定罪。無罪免科。任內並無受賄受囑。令親友住居境內。暗送人情。顛倒是非等弊。五曰學校。本官任內。學廟有無修理。月課生員某人等若干。次鄉試中式某人等若干。並無結交劣紳。凌辱素士等弊。六曰城池。本官任內。城池有無築浚。果否完全。並無毀壞等弊。七曰衙憲。本官額設衙役若干。任內擊過濫官害民積蠹若干。並無縱容。勾結。嚇詐鄉愚等弊。八曰土豪。本官任內。講說鄉約。擊過真正豪惡若干。果係刁訟。欺良。卷案。可據。果係恃財倚勢。實蹟可憑。並無捏害。擊訛等弊。九曰行債。本官任內。所帶家口若干。取用民間貨物。柴米等件。實係見價發買。並無指勒。虧短等弊。十曰餽送。本官任內。不受餽送。亦不與上司餽送。並無派取民間皮張土物。繳回原價。詔媚上司等弊。十一曰積穀。本官未任以前。積穀若干石。任內自積若干石。某年某月救荒。用過若干石。實存若干石。果係自理。紙贖。及存留項下。節省。並無濫罰。購取等弊。十二曰保甲。本官稽查有法。任內擊過盜賊若干名。解過逃人若干名。安過流民若干名。並無縱役。騷擾。拆害無辜等弊。此一官者。係某道某府某廳開報事實。臣覆訪果確。輿論允孚。可稱賢良。實堪薦舉。應薦武官一員。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次。一曰月糧。本官所管兵馬若干。每

名每匹。月給餉銀若干。俱係實數。散。並無侵扣。越減等弊。二曰功次。本官任內。曾經戰功幾次。敘錄幾次。並無殺傷冒功。及退縮失機等弊。三曰軍器。本官所部。器械若干。弓矢若干。破藥若干。並無損壞。不修等弊。四曰馬匹。本官所部。馬匹若干。俱符原數。並無瘦弱。倒死等弊。五曰訓練。本官所部。兵馬幾日。操演一次。勤懲有法。並無怠惰。偷安等弊。六曰約束。本官所部。兵丁盡聽約束。並無占房。奪物。生事害民等弊。七曰占役。本官所部。兵丁若干名。俱係實充營伍。並無坐名。食糧。情人充數等弊。八曰受詞。本官一切詞訟。毫無干預。並無私受。稟狀。指稱盜賊。軍務名色。舉人詐錢等弊。九曰行債。本官任內。所帶家口若干。取用民間貨物。柴米等件。實係見價發買。並無指勒。虧短等弊。十曰餽送。本官任內。不受餽送。亦不與上司餽送。並無派取民間皮張土物。繳回原價。詔媚上司等弊。此一官者。係某鎮某道某府某廳開報事實。臣覆訪果確。輿論允孚。可稱賢良。實堪薦舉。應薦道府官員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次。一曰開報所屬賢否。本官所屬官員。正印若干員。佐貳若干員。報過廉能。員貪酷。員。並無徇庇。濫枉等弊。二曰謝絕所屬餽獻。本官所屬官員。概絕餽獻。嚴禁參謁。及解報。錢糧。勒索。火耗。滴珠。扣批。不發等弊。三曰清理所屬盜賊。本官所屬地方。舊有零星盜賊。撫過若干。勦過若干。並無致民。從盜。指盜。殃民等弊。四曰查核所屬錢糧。本官所屬地方。額徵本色若干。完至幾分。易知由單。派發如期。並無暗侵。私派。既免重徵。及縱收。耗羨等弊。五曰補救所屬饑荒。本官所屬地方。某處饑荒。設法賑濟若干。所屬有司。某處豐稔。安插流民若干。有冊報明。可據。六曰平允所屬刑獄。本官所屬軍徒。以上罪犯。共若干起。欽案。共若干件。審結若干件。題報若干件。並無淹滯。出入等弊。七曰均濟所屬驛站。本官所屬驛站。某街某僻。協濟均平。驛遞。並無疲累。偏苦等弊。亦無侵蝕。驛銀。致壞驛站。情由。八曰訪擊所屬衙憲。本官所屬地方。某州某縣。擊過濫官害民積蠹若干。報過賊贖若干。並無陷良。包贓等弊。九曰禁戢所屬紳豪。本官所屬地方。有無惡紳。土豪。某抗糧。害民。應懲處者。懲處。某捐貲。救民。應優禮者。優禮。十曰約束所屬兵弁。本官所屬兵丁。無論標營。嚴行約束。並無縱容。擾害。亦無濫收。聽用官弁。招搖。生事等弊。此一官者。係臣確訪的實。輿論咸孚。可稱賢良。允堪薦舉。以上如有不關職掌。不合格式者。即於本內註明。其道府廳官姓名。不許遺落。致煩檢查。奉旨。著議奏。該部知道。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為三疏恭陳救兵民之節目。以濟時艱。以抒愚悃事。臣聞民者國之元氣也。兵者國之神氣也。元氣不消而神氣自旺。故治道與醫道恆相通也。臣讀上諭曰。知其病。即備其藥。我皇上蓋欲諸臣治其本。不欲諸臣治其標耳。臣前疏。舉大綱。愧無一當。曷敢執管中之見。妄言拯救乎。惟皇上念兵之勞。而厚其恤。兵可無楊柳雨雪之悲。皇上重民之命。而不忍傷民。始有父母妻孥之樂。臣再列四款。均屬節目。不揣愚昧。敬陳御前。可乎。一邊方備所城。堡等處。所徵有地。畝糧。歲納米豆本色。各設同知。通判。及衛官。專管催徵。收貯倉廩。以備客兵之需。守兵月糧。間或搭放。其實多有紅朽。臣生長邊地。知之頗真。未見每歲果否彙報。屢年積儲若干。合無敕部。確察數目。某處米豆。可養某處兵馬。再搭某

處錢放給。如額數果敷。將戶部撥解餉銀。通盤打算。節省若干。加養滿洲出征之兵。以後該撫每年奏報。勿致侵蝕。設遇歲荒。奉旨免徵。再撥餉銀。亦為至便。伏候上裁。一買房稅契。律例開載甚明。防奸偽而佐國用。法至嚴也。題發各省。未見遵行。蓋因買房之家。多係富厚。與地方官情面結交。故不肯實心查報耳。以天下之大計之。歲可得稅數十萬。而置之不問。契尾豈故紙乎。律條豈虛文乎。臣請自今為始。敕部徹底清查。各省報解若干。以後作何考成。務要年終奏報。勿致漏侵。歲積若干。加養滿兵。不費設撲。不苦窮民。可佐國儲。可信律令。伏候上裁。一八旗安插窮人。臣去歲二月內。具有恭陳四款。以佐勤民。大政一疏。隨經戶部覆准。傳諭各固山牛錄章京。並殷富者。有能捐貲安插窮丁。即將捐過數目。報部具題。分別敘錄。今經一載。臣未聞有無報部。會否敘錄。亟宜舉行。以存太祖太宗考察激勸之意。再請於八旗共立義倉一所。凡旗下有好義之家。願輸銀米者。記檔報部敘錄。至於犯事職官。除情罪重大。照律處治外。其餘輕罪。有應革一箇前程。半箇前程者。乞皇上念其本身汗馬。及祖父血戰之功。免革前程。比照漢官犯罪折贖事例。重議罰贖折米若干。納於義倉。戶部委滿洲烏金超哈副理事官各一員。掌管出入。兵苦則用以濟兵。丁窮則用以濟丁。亦救災恤困之一法也。伏候上裁。一流民已經奉旨安插。臣不敢贅言矣。臣嘗讀尚書云。元后作民父母。又讀皇上之旨曰。朕心以愛民為主。古今正相符也。惟願皇上重愛民之官。懸愛民之賞。然後可以成愛民之政。如近日招民百名出關者。疏內議定。准授知縣。故招民漸多。獨安插流民者。疏內止有旌勸之語。未嘗議定一級之賞。均是民也。均是招集安插也。彼何故而賞之厚。此何故而賞之薄也。臣請皇上大沛綸音。明示天下。凡地方官有能安插流民得所者。每百名准加一級。俸滿優陞。其百名以下者。止許紀錄。該督撫務體皇上愛民之心。每半年具題一次。以報其功。每省安插千名以上者。督撫及該道。亦各與紀錄。從此救活一民。則朝廷多一赤子。海內舉手加額。頌我皇上父母之心。與鼓舞之用。兩無窮矣。伏候上裁。臣才本碌碌。議自平平。雖竭補救之愚忠。無濟廟堂之碩畫。且臣邸報缺略。恐涉雷同。疏字冗長。深愧瑣瀆。統乞鑒宥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光祿寺寺丞臣魏象樞謹奏。為臣母年老病深。比例顯恩終養。以承孝治。以盡子情事。臣本庸材。叨中丙戌科進士以來。歷官有年。奉職無狀。仰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雖捐頂踵。不能報萬一。然有萬不容已之苦情。不得不實陳於君父之前者。臣惟天下之樂。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願其親之難老。臣獨何心。乃養親而忍言終也。竊念臣母李氏。年七十一歲。素病痰火。脾胃至虛。常賴藥餌調養。屢病屢痊。十四年七月間。臣迎養北上。每日止行三四十里。幸達京邸。就食天祿。不意水土不宜。脾胃愈弱。痰火之症大作。臣母呼臣名而泣下曰。我來原欲母子相依。俾汝為朝廷報效。勿分念也。今病急矣。宜速回家鄉。為終老計。汝當小心盡職。待我病不可支之日。令汝知之。臣隨令臣妻李氏扶歸原籍。突於閏三月初四日。接得臣母示。臣家信云。去冬十二月。今春三月。衰病日甚。汝宜知之。臣驚問來人。據云飲食減少。痰氣上攻。胃脘熱如火灼。以致白髮滿頭。形神疲困。非復昔日別臣時光景。且兩眼昏花。視物不真。惟刻刻見臣如

在目前也。痛思臣母兩地相隔。風燭朝露。寸寸牽腸。而臣之菽水湯藥。無一克盡。慈烏反哺。更在何日。但臣此身為皇上生成之身。此日正臣圖報之日。遑爾陳情。實有戀戀未能出口者。惟致齊寬慰。臣母健飯。是臣之幸也。四月二十四日。又接家信。及家僕魏居口傳。臣母病狀。不減於前日。臣求方製藥。星夜寄回。而平安之報。月餘未聞。藥之對症與否。莫能懸揣。心思搖亂。夢寐驚疑。此臣萬不容已之苦情也。伏觀我皇上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體萬物。內外諸臣。陳情合例者。俱蒙俞允。終養。因查會典一款。凡官員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令終養。臣有兄象懸。係庶母趙氏所生。分居近二十年。此外並無兄弟。正與會典開載。及詞臣沈世奕。史大成。中書臣吳鶴祥等所請。事例相符。仰懇睿慈。俯憐下悃。敕下吏部察覆。准臣終養。以盡臣為子者一喜一懼之心。臣材庸劣。年甫強仕。不第終身犬馬之報。為日正長。即臣母子生生世世。銜恩無既矣。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吏部察例具奏。

寒松堂集卷二

奏疏 貴州道 都察院 順天府 戶部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教化係國家根本之圖。謹陳愚見。以佐大政事。臣家居時。曾抄讀上諭。謂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臣讀未竟。而知皇上欲教化之大行矣。竊思朝廷之教化。安能家喻而戶曉。惟共分朝廷之教化。以為教化。自能端本以澄源。是在滿漢諸臣之為父兄者。家自為教。身自為教也。何也。滿漢諸臣。有為我太祖太宗培植者。有為我世祖培植者。有為我皇上培植者。皆受朝廷高爵厚祿。與國家休戚相關。其子弟或進士舉人。或貢監官廩。以及世襲之胥裔。一命之職官。約略計之。幾半天下。內而部臣。外而民社。無一非皇上黃成重託之人。較之民間愚子弟。更為緊要。如父兄孝則子弟必孝。父兄忠則子弟必忠。父兄廉則子弟必不貪。父兄仁則子弟必不暴。蓋父兄居家居官。子弟習聞習見。如標然。標正則影正。標邪則影邪。此之謂身教。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又安望子弟之道。行於國家耶。夫以四海之大。八旗之廣。賢父兄賢子弟固不乏人。僅父兄所為不正。子弟視為榜樣。尤而效之。或驕情於聲色。或肅心於貨利。或旁惑於異端邪說。或深溺於賭博奔競。如近日所謂打馬弔鬪混江之類。

尤懷人心。此避人之事。非父兄其誰察之者。設異日以不肖之子弟。作不肖之臣子。國家竟不獲人才之用。是子弟之負朝廷。實父兄之負朝廷也。臣曾蒙世祖章皇帝頒賜勸善要言一書。提醒人心。言簡意盡。如晨鐘發省。冷水澆背。讀之未有不知非悔過者。伏願皇上重製序文。再頒內外滿漢大小臣工。各一部。令父兄先讀之。凡有子弟。日講一條。養其性情。正其心志。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國則端本澄源。十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如不以臣言為迂。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治河繫國家根本之圖。敬陳愚見。以蓄人才事。臣聞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今日治河一事。不可謂非百年之計也。受茲任者。與直省督撫原自不同。蓋督撫之任。事事有例可循。有案可稽。然猶慎擇其人。誠重之也。而治河則尤重焉。蓋所費者朝廷數百萬金。所運者朝廷數百萬漕儲。南北之咽喉。軍民之命脈。俱繫焉。其決也無一定之地。其塞也無一定之期。難以循例而行也。明矣。苟非真才。未易勝任。難來每遇缺出。或照常會推。或照常開列。以循資論俸之人。任滄海排江之事。一到河干。茫無頭緒。此處諮詢。彼處相度。略一嘗試。不知多少金錢。多少民命。已付之洪濤巨浪中矣。前此治河諸臣。塗飾補苴。且塞且修。二十餘年。今日估計。明日奏銷。網繆未雨。能有幾人。深己奉公。又有幾人哉。此河之大決。實有所以致之也。今我皇上夙夜股憂。一切奏請。無不俯從。責在河臣。王光裕。務殫心力。蚤慰聖懷。然後不負任使。臣思以後治河之人。原非臨時猝辦。其人必有歷練之才。洞達之識。清廉之守。強固之身。缺一不可。且於河之分合高下。緩急節宜。無不洞悉於胸中。然後可責其成效。此一官也。蓄之在平日。用之在一時。河可百年不決。人不可一日不備。如治兵然。未有臨敵而始求大將者也。臣愚以為治河乃工部職掌。治河之人。即工部專責。伏乞敕下工部。留心確訪。凡滿漢內外大小臣工。果有諸習形勢。素負才能者。具疏保奏。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再加覆核。才品確有實用。請旨下吏部註冊。其職品小者。遇有管河員缺。酌量推補。練其才以待用。其職品大者。遇有總河員缺。酌量開列。取自容裁。展其用以圖功。臣所謂百年之計樹人者此也。備所保徇私。治河款項。加以連坐之罪。庶數百萬金錢。不致浪費。數百萬漕儲。不致艱難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候皇上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藩司之侵蝕敗壞。撫臣之察核欺蒙。謹據疏糾。仰乞睿鑒。處分。以清吏治。以肅法紀。事。臣從田間來。伏見我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擢用督撫。其難其慎。總為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耳。在直省督撫諸臣。各宜力去欺蒙。發奸摘伏。庶可仰答擢用至意。近見湖廣撫臣徐化成。察核藩司劉顯貴。司庫錢糧有收無存一案。大有可異者。夫顯貴有收無存之銀。計二十六款。共銀九萬七千七百餘兩。既經署司王孫蔚舉出。奉旨察核。錢糧重大。情弊顯然。一毫徇庇。便為罔上。今據

臣稱顯貴查開十四款。又與原款不同。臣思錢糧各有款項。今顯貴所開。既與原款不同。節年作何奏報。戶部作何核覆。豈前日造冊者。另一顯貴。今日造冊者。又一顯貴耶。况錢糧造冊。有舊管新收。除實在四柱。今撫臣竟以四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稱為虛報。重收未銷。又以二萬七百四十五兩。稱為可抵之數。如果有未銷可抵情節。方造冊交代之時。顯貴並未聲說。及去任算之後。撫臣反代請抵銷。並挪移二字。諱而不言。將誰欺乎。且勒令本官賠補者。有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九兩零。明係侵蝕。與監守自盜何異。撫臣反云侵蝕。委無可指。止以舛錯混淆四字。輕描淡寫而已。凡錢糧在庫。造冊未明。謂之舛錯混淆。今庫銀無存。而但云舛錯混淆。又誰欺乎。按例州縣等官。錢糧不清。不敢離任。顯貴為一省錢糧之總司。庫中錢糧無存。將至十萬。輒敢公然離任。若非署司檢舉。則顯貴之應賠補者。終成侵蝕。並顯貴之優舉卓異。終成舛錯混淆之卓異。顯貴之內陞京堂。終成舛錯混淆之京堂。國家有此法度乎。撫臣輕描淡寫。為顯貴出脫之計。可謂婉轉。而獨不思朝廷圖計民生之重。亦不自顧為朝廷發奸摘伏之官。臣不能為撫臣解。益不能為顯貴解矣。臣入都未久。耳目未周。雖不敢以一事概撫臣。然就事論事。欺蒙可見。理合糾參。伏乞敕部察議施行。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畿輔盜賊日多。百姓受苦日甚。請專設滿洲督臣。實心料理。以靖地方。事。臣竊見我皇上宵衣旰食。無非安百姓至意。盜賊一日不息。即百姓一日不安。我皇上安百姓之心。一日焦勞未遑也。臣入都以來。見直隸盜案。多於各省。心竊異之。近日盤穀之下。如皇莊樂亭等處。馬賊成羣。肆行無忌。大為地方百姓之害。雖盜案處分。可謂至嚴。而巡撫總兵副將。及駐防章京等官。非不星羅密布。未見防禦擒擊。其州縣有司。官微職小。無一兵一馬。惟有靜聽恭處。不敢過而問焉。此盜賊所以日多也。臣思直隸地方州縣。與莊屯聯界。滿漢雜處。稽察繁難。賊之器械馬匹。保無假借聚散往來。保無窩藏匪類。交結保無勾連。躡緝查拿。保無庇護。如臣衙門送刑部盜賊二起。俱有旗下人在內。其在刑部結案者。難以備述。久在皇上洞鑒中矣。臣忝列言官。不能不認認過慮。今再四思維。直隸地方盜賊。與他省不同。巡撫既不管兵。總兵不聽約束。且漢軍漢人。無約束駐防章京。及莊頭屯撥什庫人等之例。總督一官。最為緊要。惟皇上特簡才品優長。不徇情面。不擾百姓。滿漢兼通。滿洲重臣一員。斯克有濟也。臣非不知設一官有一官之費。但為地方百姓計。何惜小費。總督既設。宜將撫臣移駐真定。專管通省官員賢否。刑名錢糧。其總督衙門。似宜註割保定。總轄各總兵。及各城駐防章京。道府州縣衛所等官。並各莊屯地方等處。俱聽約束。則設防調度。盤詰擒擊。以專理盜賊為職。以盜賊肅靖為功。庶百姓賴以保全。地方從此肅靖矣。臣止知報國。言無忌諱。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敕下該部。確議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百姓待命甚急。本年緩徵宜斷。恭請德音。速布。以昭一代

之仁政。以垂萬世之史冊。臣聞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今日民窮財盡。百姓之困於正月開徵者。部憲科道諸臣。屢疏言之。至詳且切。而夏稅秋糧。終阻於部議而未之行。夫兵民一體也。兵窮則早給餉。民窮則早開徵。滿漢一體也。莊頭地漕。便給半米半銀。百姓納糧。不論耕田下種。所謂一體者。安在。臣竊為戶部諸臣不取也。去年我皇上躬侍太皇太后。駕往湯泉。恰在正二兩月。親見彼時地未插穀。糧已開徵。皇上至仁至孝。必由一方而推之天下。急定夏稅秋糧之制。不意又未之行也。及憲臣任克溥具疏再陳。戶部乃請敕各省督撫定議。設使各督撫有一語游移。部臣即可借口阻塞矣。今各省奏章雖未全到。而江南財賦之多。甲於天下。近如督臣麻勒吉。陳奏歲需之數。及通融撥補項款。並百姓疾苦情形。又至詳切。臣知我皇上覽此一疏。必有惻然動念者。若必俟各省奏到。始議舉行。今年正月。勢必照舊開徵。百姓剝肉有司。敲骨以待。來年然後已。我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不忍也。况時屆春和。正布德行惠之時。我皇上躬耕藉田。所殷上帝。凡以為民耳。民之大困者。莫大於正月開徵。民之大困者。莫大於夏稅秋糧。早行一日。民即受一日之賜矣。伏乞特頒上諭。傳諭直省官民。自康熙十二年夏稅秋糧。著為令。永不許正月開徵。以定千秋萬代之常經。以昭聖子神孫之法守。俾海內臣民。歡呼踴躍。父老扶杖而聽。婦子藉首而問耕。從此盜賊可息。逃亡可復。我皇上心堯舜之心。行堯舜之行。此第一仁政。出自乾斷。萬世史冊。載筆有光。將臣原疏留中。微臣幸甚。天下幸甚。貼黃難盡。并乞皇上俯覽全疏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題。為盛世貴舉廉之典。大吏尤為率屬之官。謹陳愚言。以正綱紀事。臣惟朝廷鼓舞天下之大權。莫大於賞罰。賞罰明而綱紀正。心術亦正。乃可以治天下而不勞。竊見我皇上用人圖治。夙夜憂勤。裁去多官。專責督撫。委以吏治民生。責以清廉正直。蓋督撫廉則吏治清。民生遂而天下安。督撫不廉則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而天下不安也。語云。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理固然矣。臣見我皇上每用督撫。簡在帝心。為督撫者。既受一人之知遇。自當盡絕壘下之私交。欲垂不朽之助名。何暇苟圖一身之富貴。其所以自勵者。惟廉而已。我皇上之所以勵之者。亦惟廉矣。頃者京察既舉。臣讀我皇上留用之旨。止取才能勞績。而概未及操守。宸衷鑒別。非臣愚昧所能測。臣按周官六計弊吏。咸冠以廉。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其一代好尚自見也。臣竊思盛世廉之典。即一代之好尚。所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若上以廉求。而下不以廉應。臣知其必不然也。今八法以貪居首。而四柱以守為先。正可與周官之六計。千載同符。我皇上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正在於此。即古有清畏人知。有清畏人不知者。獨廟堂旌廉之典。不可不重。曩來原以人情為難保。不得不歸之分內所當為。若謂行旌廉之典。反開賄賂之端。世未有肯賄賂而求為廉吏者也。且人之德行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今國制於忠孝節俱有旌。而廉不與焉。廉獨無益於國哉。况大計卓異官員。舉自督撫者。尙蒙賜衣優獎。以勵天下。今六年一察者。大吏也。日月照臨之下。未嘗特獎一二以示鼓舞。誠恐來歲大計舉行。督撫知操守似非

首重開報屬員之賢否。止以才力不及等項為去留。而國法愈弛矣。伏乞敕下部院確議。嗣後凡遇內面各衙門甄別考察。無論滿洲漢人。外而直省大計舉劾。無論方面微員。總以操守清廉為上等。舉出數人。請旨旌獎。如知廉不舉及無廉可舉者。作何處分。以儆其平日不能表率之咎。其舉廉果多者。當優於多。獲逃人多捐銀兩之例。將舉廉之官。作何紀錄。其三品以上自陳官員。果有如上論所云。律已清潔。屏絕飽受。恪恭職業者。仍乞我皇上獎廉為重。不惜給音褒嘉之。以昭一代之大權。即以明本朝之好尚。布之海內。垂之典冊。斯為盡善盡美矣。抑臣更有說焉。臣前所謂處分紀錄。就立法言之耳。如督撫真廉矣。屬官安有不廉之理。如督撫不廉。屬官雖欲廉而不可得。蓋教深升木。使天下之盡為不廉者。督撫之罪也。若不將督撫之大貪極惡。以重法處一二。雖有降級革職。猶能安享富貴。人將謂廉之不足為重。而不廉者之賊至十萬。亦可一赦而免也。十年之後。麟鳳少而梟獍多。嗟此百姓。無以自存矣。法雖立。又將焉用之哉。臣故謂朝廷鼓舞天下之大權。莫大於賞罰。欲明賞罰。斷自崇廉始也。如不以臣言為迂。統乞睿鑒。俯採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題。為督撫有不吝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謹因察典已竣。請嚴行申飭。以警將來事。臣惟督撫為朝廷之大吏。計天下之封疆。田土兵馬。稅糧河漕。盜賊察吏安民。不過數大政。然必公忠體國。潔己愛民。庶可仰副皇上委任責成之至意。乃究其未盡之職分。與未去之因循。正自不少也。他不具論。臣曾捧讀嚴給總督巡撫。互相糾劾。雖有定例。數年以來。未見舉行。皆因督撫同在地方。瞻徇情面。互相容隱。雖知弊端。不肯舉發。大哉王言。炳如日星矣。如督撫有賑濟饑民。侵銀至十萬有餘者。有地方捏荒作熟。苦民邀功。不知惠養百姓者。有將奇貪侵庫之官。舉為卓異者。有賄賂武舉。徇私不公者。其劣狀雖經發覺。久在皇上洞鑒中。而六年之內。未見特疏互糾者何人。以為瞻徇。則真瞻徇。以為容隱。則真容隱矣。此督撫之因循未去者一也。臣又捧讀嚴給督撫任大責重。全在舉劾得當。使有司知有勸懲。今所舉的多屬冒濫。所劾的不過小官。苟且塞責。大貪大惡。反多徇縱。何裨民生。何裨吏治。大哉王言。炳如日星矣。如督撫身在地方。耳目與屬僚最近。歲月與屬僚最久。州縣等官受賄三五兩。尙掛彈章。何獨提舉一官。考試通省生童。關係人才教化。未見特疏糾劾者何人。雖武途冒濫一案。奉旨嚴察。有別省冒籍者。有一人而冒文武兩途者。有衙役匪人濫收武學。已經察出外。其文途大弊。從無發覺。果提舉官盡屬公明。無可指摘耶。抑揭報糾劾者。自處於不公不明。欲指摘人而不能耶。言官原禁風聞。督撫又何禁焉。此督撫之職分未盡者一也。臣因已往而慮將來。恐久之不遵諭旨。習為故常。以瞻徇情面為寬容。以徇縱大貪為渾厚。言官既無風聞之禁。各都惟循定例之處分。天語煌煌。究不能實行於二十七人之大吏。我皇上夙夜勤勞。所責成而委任之。及督撫諸臣。身受殊恩。所以報我皇上者。願如是已耶。今京察大典。既經舉行。去者留者。悉出宸鑒。臣復何言。但兩雷雷震之後。正申飭告誡之時。乞敕部議。以後如有瞻徇情面。徇縱大貪。應互糾應訪。而不訪者。當以悖旨論罪。不待六年考察。作何

處分又各部之內或督臣事發應將不互糾之撫臣糾參或撫臣事發應將不互糾之督臣糾參其事在某部而該部不行題參者作何處分再乞皇上加意用人每一缺出其難其慎簡在帝心務得真賢委以重任即不得已另行推補幸不使地方有姑試而頻更之官以致交代之際吏胥作奸迎送之間有司多累俾其留心職分大破因循深己奉公愛惜民命庶給音昭而法紀肅矣如果臣言不謬統乞睿鑒俯採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題爲歷指科臣罔上行私喪心溺職乞敕嚴加處分以肅法紀以清班行事臣惟國家設立言官原爲朝廷之耳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職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心也孔子云臣事君以忠又曰勿欺也而犯之蓋忠者必不欺欺者必不忠一念之萌立分誠僞即立辨真邪若於光天化日之下逆章累牘之中存自私自利之心進不公不法之言度非臣子所敢出也乃不意有兵科給事中余司仁者則大可異焉司仁初由舉人教職拔置臺班優陞京堂復補科員隆恩至渥報稱難盡臣入都之初聞其會巡兩浙鹽課差滿回京日以打馬弔鬪混江爲事賭銀一空官箴蕩然臣心恨之恐司仁不肯自認難以糾參乃不得已具疏有近日打馬弔鬪混江尤壞人心避人之事非父兄其誰知之等語蓋爲此等事言之也司仁以素行不檢之人濫陞京堂之席未能返躬自愧力改前非每一進言人皆營議曰余給事又有本矣他不具論近如部差宜昭畫一一本謂控運應稅務戶部議定通商道兼攝司仁力請歸併於通惠之部員如果稅務有不使徵收之處自有巡撫請旨何煩司仁代請或司仁聞有弊端何不糾參該道而止泛爲條陳即使條陳從公起見何不曰稅務作何歸併而竟曰歸併工部徵收事關稅課司仁力請歸併是爲何心耶又如鎮將必須得人一疏謂通州副將員缺請將該鎮所屬參遊等官題補所遺員缺達部另推夫司仁既知陞補有一定之規似不當爲一官請即地方果係緊要自有巡撫請旨何煩司仁代請况司仁照知州州同缺出於所屬內題補豈知州州同之缺亦係吏科代爲題請耶事關陞補司仁力請轉移是爲何心耶臣各擬另疏駁參料司仁不肯承認臣反涉於風聞也近聞邸報又有國家之大法宜嚴一疏奉旨余司仁身係言官若劉顯貴事情有冤枉即應將劉懋耀原疏封進既爲原無可辯批駁不准乃又欲提拱拱極及逃役劉仲佐再審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該部知道臣捧讀之知司仁膽愈大而手愈滑我皇上已洞見其肺肝矣乃司仁不從實回奏靜聽處分乃借劉懋耀之原疏朦朧其說既爲顯貴開卸有收無存之多賊又以離任之欺拱極在逃之劉仲佐一提及一緝耽延歲月爲漸求出脫之巧計臣不知劉懋耀之疏何故偏湊司仁直日辯冤又不知司仁何故於衆議批駁不准之後留心顯貴一案獨殷殷而不能忘睿鑒難逃臣何多贅臣竊謂言官之罪莫大於有私一有所私而欺君罔上壞法亂紀之弊生矣今司仁具疏上非國家之利害下非百姓之疾苦中非賢人君子之用舍進退即此三四疏中以察私之官而徇私以懲貪之職而縱貪歷歷可見人人皆知辱朝廷而玷清班不獨堯舜之世一日難容臣與司仁均言官也司仁不忠而欺一至於此臣雖不才羞與爲伍而况臺

省諸臣之過於臣者又當如何恨司仁耶若不互相糾參則言路壞而國體法俱壞矣除回奏情節已奉旨該部一併察議外臣謹備敘司仁前後敗檢欺罔事情伏乞乾斷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察議具奏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爲自請議處事臣於康熙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巡視北城於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已經差滿於六月初十日有臣同官賀爾渾等爲題明盜案事一疏吏部議覆內稱應將北城賀爾渾孟熊飛各罰俸一年等語臣查此案因未知定例於四月十八日將接緝官應否題參移問吏部其時臣尚在城差辦事至差滿之後同官具疏例不列臣之名但今同官議處臣不應獨居事外八月初三日都察院將此案罰俸緣由循行北城臣於初五日抄知詳悉謹將臣在差差滿月日理合自行奏明伏乞敕下吏部將臣議處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督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爲朝儀祀典禮宜嚴肅謹防舊例以專責成事臣惟臣子事君視皇上之事天事祖無二心也我皇上躬行典禮虔誠備至儀文精詳動與古帝王合符猶於致祭時辰致齋處所詳察典例稽考往代無非肅將誠敬昭格神明至意大小臣工所當觀感於心而愈加敬慎矣臣先以朝儀言之每遇常朝除入內啟奏外諸臣宜濟濟編序不宜落落晨星如在午門之外公服必具不宜補服便衣如在丹墀之內班行必整世祖章皇帝時舊例凡隨旗官員係吏部司官察點其班中稽察者則禮部司官同鴻臚寺官員也行禮糾儀者則衙門御史也今各官辭朝見朝謝恩兩班御史糾儀如舊臣每見班行之中止有吏部司務廳官收職名數箇而去未見鴻臚寺官作何稽察亦未聞吏部作何糾察獨委之司務廳官豈其職在稽察糾參者哉責成之例既變因循之事甚多此玩愒所由來也臣請將稽察糾儀各照世祖章皇帝舊例舉行如有稽察怠慢者御史竝得糾舉以不敬論則朝儀整飭矣至於祀典所關尤爲重大皇上別殿致齋躬詣行禮諸臣德陪祀而不陪祀應齋戒而不齋戒諒必不能自安但各衙門開註痰嗽感冒等病真實者固有假託者亦難保其盡無舊例應具印信報單先一日報糾儀御史以憑稽察糾參近來報與不報參差不齊因而視爲故事今後各衙門凡應陪祀官員須用印信報單封口交送糾儀御史該御史於未祭之先親收職名不許班役代遞俟祭畢對明報單有不到者照例糾參議處如報單不送及兩三次託病者查出一併糾參以不敬論今值朝覲在邇而班行不整何以爲萬國之觀瞻郊祀將行而駭奔弗虔難以副一人之對越茲蓋上體皇上誠敬之心下體諸臣修省之義不敢不申明舊例儆天顏於咫尺懷明威於夙夜者也如果臣言不腐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督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爲制祿爲養廉之具恭請酌情定法以

體羣臣事。臣讀中庸。至孔子對君以九經之學。有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而知王道本乎人情矣。臣雖至愚。竊見我皇上。上信待臣之心。無一不至。即增秩增爵。予封予廕之典。亦無一不厚。顧內外文武諸臣。深已奉公者。雖不乏人。然而貪風未息。往往喪心敗名。而不知恥。嚴刑峻法。而不之顧者。何甚多也。臣嘗思之矣。朝廷欲行懲貪之法。必先制養廉之祿。蓋天下之官。京師者。房屋器用之需。妻孥僕馬之贍。惟祿是藉。即奉命仕四方者。走數千里。莫不選舟秣馬。治裝裹糧。而後動。所攜之貨。非典則貨。亦惟祿是藉。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有味乎其言之也。今自一品至九品。每歲俸入。多者不過二百兩。少者不過三四十兩。此外雖京官有公費。外官有柴薪。俱屬無幾。苟非加俸。何以養廉。頻年國用拮据。獨賑時有。似難遽加。但六部所定罰俸。則例二百餘條。實為至密。事簡之地。或可俸免。事繁之地。有履任一年。罰俸數年者。有在任數年。罰俸數十年者。有既選既降。而帶罰。而又罰者。臣子為罰而受過。朝廷因過以示罰。固屬當然。其在不肖之輩。上司奪屬官之祿。屬官吮百姓之膏血。驕奢淫佚。何須俸祿。若夫守法愛民。一介自持。反因升斗莫給。一旦改行易操。譬如婦女迫而失身。遂成棄物。責其守正。必不可得。尅軍刑民。勢所必至。人無廉恥。即國無人才。我皇上為諸臣之天地父母。生成養育之下。必有大不忍焉者。臣查見行事例。內外文武各官。有功則紀錄。以示勸。豈有過者。獨不可記過。以示懲。臣請我皇上酌情定法。略加變通。嗣後應罰俸三月。六月。九月。一年者。各准記過一次。或分別徵小輕重四字記之。功過相抵。仍從舊例。俟錢糧充裕。量行加俸。既變罰俸之例。乃有食俸之期。至於外官。有柴薪。應將京官柴薪照例議復。京官有月米。亦應將外官月米酌量議給。總以昭皇上曲體臣工之德意。而並不廢勸懲之大法。即未必人人清介。其或貪人敗檢。自取罪戾者。則有皇上之斧鉞在焉。以此而昭垂史冊。當與九經相媲美。不獨文武百官。犬馬圖報而已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字稍逾額。併乞慈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教化首戒淫巧。民心務尚淳樸。恭請嚴禁。以昭美政事。臣惟我國家肇開鴻圖。忠實為本。自臣及民。樸重端慤。儉德可風。臣昔事我世祖章皇帝時。親見其盛。今我皇上宏開文教。光大前謨。以文明而行忠實。敦崇節儉。辨別等威。凡官民人等。宮室車馬。衣服器具。各有禁制。定為章程。邇來民間用度之奢靡。器物之淫巧。種種沿習。未返淳樸。其耗民財而壞人心者。莫如戲園戲館為最甚。每開一園。其餽饋則山珍海錯。其餽則極舞酣歌。其聚會則治遊閒蕩之徒。與鑽營騙詐之輩。夫京師者。四方之觀也。士農工商。以至兵民人役。各有本業。自朝至暮。萬苦千辛。求其供衣食養妻子。而猶恐不贍。安有餘暇。為劇飲之時。安有餘錢。為浪費之資乎。入其中者。必是不務本業之人。食其物者。必是不費艱苦之錢。或朝得而夕費。或暗得而明費。約略計之。日費百金。月費三千金。歲費三萬六千金。從何得來。連年河決災傷。民窮財盡。即在大小臣工。尚宜體皇上宵旰求治之心。為百姓家給人足之計。一舉著聞。念及僻鄉下里。深山窮谷。身無完袴。日不再食者。不知凡幾。而若輩

乃暴殄至此。我皇上躬行節儉。天庖玉食。歲用無多。民間妄費。反無所限。亦何以為四方之觀耶。况飯店酒館。處處便民。則戲園為糜費之地。所當嚴禁者也。至於賣戲諸館。每處千百成羣。日聚暮散。賭盜為非。莫可究詰。臣巡視北城時。擊獲賊犯計四等。供出同夥盜賊。俱係戲館夥計。一經發覺。在逃未獲。則戲館為窩盜之藪。並當嚴禁者也。且京城之內。優伶多至二三百班不止。以致民間後生。演習聲容。廢棄耕讀。臣曾見招帖。有富家子弟。班人心之壞。漸不可長。推之直省。莫不皆然。雖優劇有勸善戒惡之說。然必忠孝節義。資人觀感。凡坊間所刻淫詞豔曲。引誘人心。並良家子弟。廢業演戲。所當通行直省。一概嚴禁者也。臣迂腐之言。如果與民生風化有裨。伏乞睿鑒採擇。字稍逾額。併乞慈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再陳記過顛末。竝陳給俸緣由。以廣皇恩。以定部議事。臣於九月十五日。具有制祿為養廉之具等事一疏。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臣愚竊謂部臣仰體皇上崇尚寬大。愛惜人才。盛心必斟酌情理。確有定議。使內外文武各官。得免奪俸之苦。稍得養廉之資。既鼓其居官任事之心。無礙於薦舉陞遷之路。良法也。美意也。諸臣莫不翹首而望。鴻恩洗耳而聽。部議矣。或者謂外官記過。則有紀錄可抵。京官記過。則無紀錄可抵。內外難以畫一。必付之無庸。再議耳。臣因敢為我皇上再陳之。若部議從嚴也。則有大清律在。查名例內文武官犯公罪一款。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該答者。官收贖。吏每季類決。不必附過。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輕重。以憑黜陟。又文武官犯私罪一款。較重於公罪。俱開載甚明。此吏律之常行者也。若部議從寬也。則有故明會典在。查正統九年。敕禮部三法司。春陽肇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員。除贖罪外。自正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所犯過名紀錄。悉與消除。俾奉公守法。自後歲以為常。此會典之可考者也。今部臣覆疏。正在御前。未知作何詳覆。臣謹將大清律款及會典舊款。開具電覽。仰候特恩。至於京官俸銀。臣憶我世祖章皇帝時。原係每年四季支領。各照本官去任之日。扣領。今忽改為上下半年。二月八月初旬支領。如領俸之後到任者。將半年之俸不給。或領俸之後去任者。將半年之俸亦不扣。以情理論之。俱不可解。為國家養廉耶。則在任而奪俸。無枵腹辦事之人。為國家節用耶。則離任而食俸。有漏卮耗財之弊。若將司農會計之法。祇聽造物適然之數。何以載入會典。垂於萬世乎。雖八旗領俸。均係兩次。但漢官有內外遷轉。丁憂起復。給假補用等項。頗與八旗官員不同。如謂扣算包封之煩勞。在世祖章皇帝時。既可行之。今何不可行乎。况京官望俸。如大旱望雨。品大者無俸。尚可口品小者無俸。最難。臣同官張冲翼。曾經題請。部議不行。今奉上諭。各部酌改條例。並當改正。或均以四季支領。或各從舊例支領。所關於國體者不小矣。我皇上寬仁厚德。憫念諸臣。養廉為重。伏乞敕下該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請頒禮制之書。以昭國法。以端教化。事。臣惟教化為朝廷之先務。禮制為教化之大端。必昭代之禮制。莫有成書。斯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我皇上稽古右文。制禮作樂。紀綱法度。次第修明。獨有禮制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為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頗重名義。軍民人等。惟守科條。如房屋。與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類。各有禮制。各有禁約。凡部臣之題請。與言官之條陳。或經議覆。或經會議。事事奉旨。何嘗不曰遵行在案。通行曉諭乎。然而該部除在內行八旗五城外。在外不過行之督撫。督撫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縣。止有告示一張。掛於署門。遵依一紙。報於上司。州縣奉行之事。舉矣。原非家諭而戶曉也。未幾而告示損壞。卷案殘缺。官員濫誦。父老凋謝。三十年中之禁約。後生子弟。誰能記憶。為何事。有厭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無知而犯法者。貴賤尊卑之等差。動輒紊亂。淫巧詐偽之行。逕日見萌生。即直省官員之衙署執事。猶有僭越。而紳士軍民房屋。與馬。衣服。器具之過分。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妄費。尚能家禮制。人遵禁約乎。此朝廷之教化。雖行於天下。而未嘗實行於天下也。何也。有文告而無成書故也。臣請敕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並故明初年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略做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之準。品官與士庶。務辨等威。吉禮與凶禮。各分門類。將歷年題定奉旨。一切禮制禁約。集成一書。先呈睿鑒。鑄板頒行。並許坊間重刻。廣布俾通都大邑。無不見聞。窮鄉下里。盡知遵守。凡有故違者。治以法。數年之間。道德一而風俗同。文告之繁。條議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之謂也。方今纂修會典。歷奉嚴給。則煌煌禮制。不先著之為集。何以會之為典乎。禮臣典禮而外。教化為重。我皇上宵旰圖治之至意。亟當仰體之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魏象樞謹題。為考滿正在會議。謹陳愚見。請酌良法。事。頃者考滿一事。吏部覆憲臣耿效忠一疏。奉有九卿科道會議具奏之旨。臣未經掌道。不與會議。但聞諸臣所議。京官應行考滿。外官三年有大計。二年有舉劾。又行考滿。恐滋多事。蓋因前次考滿之法。奉行不善。臺臣李振宜。曾有斷宜停止之請。停止誠是也。會議諸臣。慮及於此。懲前毖後。不議外官考滿。洵為確然不易之說矣。但臣靜夜思維。京官每一衙門。所屬俱係滿漢。辦事尚講考滿。激勸榮及所生。若在外州縣等官。事務專責。一人。錢糧責以催徵。盜賊責以緝拏。逃人責以稽察。鹽引責以疏銷。驛馬責以供應。夫柳責以解運。荒蕪責以開墾。教化責以舉行。詞訟責以審理。城垣倉獄。責以修葺。此皆有司當考之績。不為不重。而且北直之盜賊叢生。江南之錢糧逋欠。與夫大路之逃人。疲地之鹽引。銜途之驛馬。近河之夫柳。種種繁難。事事勞瘁。厥職更為難稱。亦不在部院所屬京官下也。果有歷俸三年。稱職無過者。真可謂沙裏淘金。十無一二。此即予以恩典。鼓其勤勞。亦不為過。况均係朝廷之臣子。誰無生身之父母。在任

三年六年。必待內陞。方得考滿。京職之缺有限。行取之事難期。父母叨榮。未卜何日。忽而一起盜案。一名逃人。非革則降。其於父母生成教養之報。已無望矣。此則有司之苦。筆難述者也。今與京官一體考滿。既不可行。如別求一法。足以加鼓勵而破寵榮。又不可得。臣思皇上之法。如雷露之無不震。皇上之恩。如雨露之無不密。合無於三年大計之中。即寓三年考滿之法。按計冊內。每開一官。府道布按督撫。俱填考語。其有無過犯。各列事實。其歷俸滿次。各開年月。似與考滿之冊無異也。若部院據冊考察。如歷俸三年。特舉卓異。及實俸三年以上。稱職無過者。通行查出。題作考滿。應給恩典。即准給與。內有平常應留者。許其自新。俟下次大計定奪。其餘仍照八法處分。備有督撫等官。開造不實。賢否顛倒者。部院題參重處。將見皇上之雷霆雨露。兼舉併行。內外一視。在會議諸臣。謂多一事不若省一事之為愈。臣愚謂行於內不行於外之非均。此亦庶幾省事而均平之一法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敕下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吏部等衙門一本。復考滿之法。事。本日奉旨。魏象樞所奏。著一併再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魏象樞謹題。為秦地窮苦堪憐。食鹽宜從民便。以免擾民累民事。臣惟治國以安民為本。安民以不擾民不累民為先。此皇上之盛心。臣仰體久矣。頃者辦事衙門。見河東巡鹽御史何元英。具有臣屬鳳翔一府有課無鹽之弊等事一疏。已經具題。投臣衙門揭帖內云。陝西鳳翔一府。額課徵辦於本府州。解運司。而食鹽竟無歸著。查據舊案。徵府行查。該府回詳內云。於萬歷四十年間。有將鳳屬原食解鹽改食鹽一議。其實小民便於私食鹽。因而願賠國課。究竟並未嘗有鹽池挖井撈鹽。與商販買之事等語。又云。康熙七年。始遵上行招商往運。方知鹽原無實事。但既招商運。勢不得不嚴責本商。勉完引課。並官為揭借賠墊。以副考成。然鹽無實際。屢經詳請前鹽院。數年以來。歷經批發各司道暨兩運廳各議。迄今補救無術。若欲經久可行。無如招商於解池領引辦課。擊運督鹽。為今日確然不易之長策等語。臣閱此詳文。竊恐此策欲救弊而反以滋累。不若順從民便之為愈也。何也。秦省去邊不遠。鹵地最多。其所產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王政因之而利民者也。鳳翔一府。皆鹽既未嘗行。鹽又未嘗販。自願徵解額課。安然視以為常。必無此理。如果無鹽可食。自故明萬歷四十年。以至今日。府屬地方。豈盡茹淡之人。府屬有司。豈盡賠銀之官。亦必無此理也。或本地產鹽。家給人足。或鄰地買鹽。鹽低價廉。俱未可知。臣雖未悉鳳翔情事。姑以臣鄉鄰近之東城西城等處類推之。邊地窮民。久食土鹽。認納鍋課。三百年矣。近因商商不念地方貧苦。告行蘆鹽百有餘引。以致禁割土鹽。其間不耕不毛之鹵地。賠納錢糧者有之。棄天地自然之利。而令其食極貴之鹽。小男幼女。攤銀買鹽。皆算一丁。苦累實甚。此臣之所知者也。臣又聞永平府亦然。此等地方。悉宜照萬歷年間。各食土鹽。培養百姓。今鳳翔若復招商擊運督鹽。勢必力禁久食之鹽。而勒買新運之鹽。擾民累民。不止一端。不止一地。大非我皇上愛養百姓之盛心也。况我朝賦役。俱照萬歷年間酌定。茲鳳翔食鹽。既從萬歷年間相沿成例。民不謂苦。其享天地自然之利。即受

國家不費之惠可知矣。且鳳翔一府，屬在北方，止宜憐其窮而從其使，不但省上下行查之紛擾，兼可免秦晉掣運之驚疑。如慮其有課無鹽，恐致苦民，則係萬歷年間之例，不至今日而始也。有應徵應解之課，盡歸於公，即食鄰地本地之鹽，均不為私。若既無鹽而又賠課，果有大不便於民者，何在。應聽民自行具告之日，再為題請酌議。此時與民休息，多一事不若省一事。願我皇上深思之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俯賜採擇，字數逾額，併乞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順天府府尹魏象樞題。為欽奉上諭事。臣接吏部劄付，內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因大兵進剿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需人甚急。著臣等虛公舉薦，劄行到臣。臣雖愚昧，不能知人，然舉爾所知，素所自矢也。敢不欽遵保舉。仰副皇上廣擢人才，撫綏民生，至意。臣惟國家得人致治，人臣以人事君，莫重於保舉。一人不能得一人之用，則是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非臣誼之所敢出也。據臣平日所知者，首得一人，特為我皇上陳之。郝浴，直隸定州人，由進士原任御史。今流徙盛京地方，前巡按四川時，值劉文秀賊勢猖獗，吳三桂逗留不進，浴曾有封疆大計等疏。三桂參其悖詞罔上，會議奉旨流徙。夫以書生而言戰功，誠為有罪。若以按臣而失城池，豈盡無罪乎。浴原疏內，有一晝夜七次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雖彼時過於激切，亦職分之當然耳。迨賊滅民安以後，浴不能退讓自居。三桂所以深恨，必欲殺浴而甘心也。今浴之孤忠耿耿，祇有悔過於遐，無由圖報於朝廷。如浴之才之守之學之識，臣皆愧不及。臣即讓職，亦所心願。臣考古來人才，拔之罪廢之中，發其鬱憤之氣者，用之而無不效。况浴之骨鯁血性，尤為過人。國家用才，必用此等。乃有實濟，使其蚤在西蜀，操尺寸之權，豈肯如羅森輩之免首從逆，而竟不知忠義為何物也哉。臣既惜蜀之陷於賊，而轉惜浴之錮於遠也。近見吏部覆科臣劉沛先人才棄置可惜一疏，內稱郝浴並無冤枉，議固有理。似止就處浴之案議之，尚未就郝浴之人議之也。夫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即得罪亦各有本末。當日參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忠於我朝，始終恭順，方在託以腹心，盟茲帶礪，浴不過一書生耳。若非特恩賜環，浴即老死徙所，誰復過而問之。今三桂叛逆不道，天下無一人不恨三桂，自無一人不憐浴。按臣也。當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時，因從封疆起見，不附其勢，不畏其威，致三桂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為國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終棄之。即浴果奪三桂之功，為己功，將浴流徙二十年，亦足以蔽其辜矣。且浴服罪以來，頂帶君恩，甘貧讀古，想其英年盛氣，消磨殆盡。從此小用小效，大用大效。臣敢以身為保，浴必不負。臣豈敢負皇上。臣仰見我皇上廣如天之度，宏使過之仁，惟才是求，不拘資格。臣易敢因吏部已經議復，知而不舉，失此才，伏乞皇上電覽郝浴再報封疆大計，三報封疆大計，緩策西南一議，急策西南一議，並大兵廓地無期，微臣濫賞非分諸疏，以觀其經濟。請敕部暫取郝浴引見，以察其才品。如果堪以效用，然後用之。臣再得一人，魏允升，北直宣府進士，原任江南常熟縣知縣，因入糧道公署，面請運軍兌糧之弊，該道怒其佩刀搗蒜，今革職。臣知其體貌魁梧，才華卓越，其淡泊之學術，勇往之擔當，更有可觀。經緯兼長，猷為必著有用之器也。至於允升與臣隔

省，非係一家，亦無世俗聯宗之事。理合一併聲明。疏內敘述緣由，字數逾格，統乞睿鑒俯宥。敕部議復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魏象樞題。為遵旨保舉事。本年八月內，吏部會覆御史朱尚義條陳一疏，內有三品以上堂官將素所灼知深信漢軍漢人，虛公保舉等語。奉有依議之旨。臣竊思時值多事，封疆財賦俱關重大，各地方需才甚殷。我皇上求賢若渴，蓋不止軍前候用之人宜蚤計也。今軍前候用之人，不為不多矣。臣謹為至切至要之地，舉一人焉。如候任福建布政使李士楨，旗下貢士，其人操守清介，才品優長。臣雖僅識一面，然灼知而深信之久矣。憶順治年間，臣同鄉同年張瑤，以御史巡視兩淮鹽課，其清正為世祖章皇帝所知，及差滿回京，臣敬服其人。因問屬下吏孰賢，瑤曰：有守有為，惟李士楨一人耳。臣心重之。此臣以信瑤者信士楨也。閱數年，士楨補授臣鄉大同巡道。在任之時，與陞任之後，父子弟，頌清廉愛民者，如出一口。此臣又以信百姓者信士楨也。又訪士楨前為安慶太守，後為河南臬司，每詢彼地之鄉紳及僚友會官，茲士者，咸稱士楨賢。此臣復以信鄉紳友者信士楨也。垂二十年，未嘗稍變也。方今閩省未開，士楨暫留在浙，無任可到。浙江藩司已經陞任，不可一日無官。且不可一日無好官。何也。江浙俱為財賦重地，又值軍興旁午之時，錢糧出入，稽核匪輕，徵輸緩急，籌畫不易。得一廉明藩司，而民膏兵餉，均與國計有裨。尤為浙省倚賴。俟閩省恢復，另行推補。浙省得士楨，或可與江南之得慕天顏等也。若從遠地陞補，雖有候補之法，若真亦稱賢能，而臣不敢舉，恐不能星速赴任。克濟急需。士楨朝聞命而夕受事，可稱人地相宜矣。頃者奉旨會推士楨，既係候任之官，例不開名。臣區區愚悃，據實保舉，合無將士楨聽九卿科道會推，應否可用，恭請皇上鑒裁。如臣知人不明，所舉未當，臣罪自不敢辭也。伏乞敕下速議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戶部左侍郎魏象樞題。為再保要地堪用之人才，以破常格，以收實效事。竊惟逆賊煽亂，引誘愚民，民生不安，賊餓日熾，或因撫綏未善，下情不能上達，則脇而去之者多矣。臣嘗思慮之，如近賊地方，苟能加意撫綏，潛消反側，培我國家元氣，此非深得民情之人，未易勝任也。邇來保舉一法，奉旨允行，然時事多艱，真才難得，誰肯輕於嘗試。自取罪戾哉。但臣以一念之愚忠，妄籌目前之急著，若保一人而果能有益於百姓，臣一身之利害，不暇計也。謹將素有才品要地堪用之人，再為我皇上陳之。一為郝浴，直隸進士。前任御史，巡按四川時，因吳三桂參伊冒功，流徙盛京地方。臣查浴移會報捷辭爵諸疏，明係不附三桂，故三桂恨之。後因閣臣合詞薦浴才堪任用，觸怒三桂，摘其疏中字句，激切極奏，必欲殺浴為快。觀今日據地操戈之變，大負國恩，則浴當日之情罪，已在聖鑒中矣。去年科臣劉沛先薦浴按蜀時，操守才幹卓然可觀。至今蜀民念茲不置，浴年力正強，棄鄉可憫等語。續奉上諭，保舉人才，兵部尚書王熙保浴果敢任事，精白一心，雖以言事獲罪，臣以為用當其才，何論與廢。僞孽皇上破格召還，授以方面之任，俾

得展其才略。效用邊疆。彼必感而思奮。潔身竭力等語。臣保洛才守學識。皆愧不及。即讓職亦所心願。三桂之所仇。正為國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終棄之等語。俱未蒙俞允。夫以閣臣。部臣。科臣。前後保薦。無非為朝廷惜此有用之才耳。近在臣部。見我皇上鴻恩浩蕩。免魚皮地方犯罪之人。令其效用。乃將洛終身禁錮。不獲邀皇上使過之仁。深可憫惜。臣之所以一保再保也。昔卞和抱玉。三刑其足而終獻之。臣遭逢盛世。又何忌諱哉。一為王天鑑。宜府人。與臣同科進士。初任縣令。歷陞慶陽道。告病在籍。已十餘年。長才偉抱。操守清嚴。膽識尤稱過人。當其未病之先。有上馬殺賊。下馬治民之略。告病以後。閉戶調攝。淡泊甯靜。鄉里重之。今病或漸愈。若出而任事。尚可有為也。一為鄭端。直隸進士。歷陞貴州學道。服滿現在陝西候補。素履醇謹。歷任著聲。且孝友信義之人。立朝忠愛可卜也。雖由庶常起家。饒有終軍壯志。前兵部尚書王熙。保其實心守法。大有執持。潔己持廉。克盡職守。年力精強。才猷練達。若授以旬宣之任。俾效力恢復地方。必能相機度務。整頓綏輯。大有裨益等語。懿德之好。良有同然矣。以上三員。均係有用之才。據臣愚悃。再行保奏。其堪用與否。自有睿鑒。而非臣之所敢必也。如官不當設。人不當保。臣罪何辭哉。伏乞皇上省覽全疏。併乞敕部。一併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為籌餉之一。在確估價值事。臣查康熙十年八月內。因直隸各省米豆草束等項價值。督撫身居地方。其價值貴賤。無不知之。該督撫照時價確估。據實報部。即行開銷。不必駁回等因。九卿科道會議具題。奉旨依議。欽遵在案。彼時承平之際。不過買補水旱災傷之缺額。為數無多。目瀕閩告變。王師征勦。兵餉緊急。供應浩繁。大兵經過地方。及駐防省分。辦買米豆草束。每歲費銀數萬。或至數十餘萬兩不止。但查近日報銷。各省有大兵屯駐之地。採買豆石。每石價銀。止開八錢。其直隸河南山東江蘇等省。係產米豆之地。報到粟米料豆等項價值。亦開八錢或九錢。至一兩以上不等。且又有將篩颶折耗盤剝運費等項。一併開報。臣部以定例內本省起解錢糧。不准支給脚價。行令該督撫將篩颶折耗盤剝運費等項扣除。今兵餉供應浩繁。正當節省錢糧之際。臣部堂司各官。再三商榷。若臣部逐案核減。則各處價值。貴賤不一。減多減少。止憑臆揣。不便即以侵冒之數駁參。况已經九卿科道議定。不必駁回。遵行已久。若據督撫開報。概行准銷。恐有不肖官員。藉此不必駁回之例。以賤作貴。造冊報銷。督撫未必預訪時價。不過據冊略減。即行報部。侵蝕浮冒。易滋弊端。此等價值。每案稍一節省。則數十萬可得。非些須可比。據臣一偏之見。今歲直省地方。處處豐稔。價值賤於從前一倍。此可以節省之時。我皇上特頒上諭。令各督撫實心體國。勿得任憑下官開報價值。浮冒錢糧。務期節省。以濟軍需。若非天語。豈行嚴飭。雖臣部終年之持籌。不足當督撫終年之冒銷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省覽全疏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為籌餉之二。在嚴嚴關課事。竊照關稅一項。每年臣部額銀六十萬兩有奇。

軍餉賴之。先因各省正在用兵需餉之時。將康熙三十四兩年解部稅銀。并停辦一半銅銀。行令解交各該藩司。直隸守道。充濟軍需。康熙三十三年出差各官。止報收銀二十萬兩有奇。缺額至四十萬兩有奇。足額者僅四處而已。其安靜地方。與近賊過兵地方。俱稱吳耿二逆叛亂。王師進勦。大兵往來。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情由。疊次呈報。復據有該督撫具題到部者。臣部恐不稅銀已得。借端侵欺。無處稽考。不得不請敕該督撫再行嚴查其缺額。官員雖有考核之則例。而所缺銀兩。惟據督撫之訪詢。此亦無可如何者也。但今十四年分。各關官員出差地方。俱已漸次寧謐。進勦兵馬。往來稀少。商賈船貨。已無壅阻。關稅自當照常足額。乃紛紛又報缺額矣。倘有不肖官員。踵習故智。藉口商稀課缺。將錢糧侵蝕。及至考成之際。課額已缺。軍需已悞。雖嚴加處分。亦何濟乎。臣與同堂滿漢官。再三商榷。因則例已定。別無良法。但臣有一偏之見。或可少行一時之權。以足六十餘萬之額。亦未可知也。請自今以後。凡各官到差。每一季將所收稅銀數目。報督撫一次。如一季足額。不必具題。如一季缺額。即行具題。將本官立行撤回。照才力不及處分。另差賢能。速去徵收。如有藉口地方荒亂。商阻課缺。有虧稅額。或奸詐之徒。指稱王公將軍官弁船隻。希圖漏稅。題參重處。如別有發覺。將督撫以徇庇悞餉論。一併處分。果能潔己恤商。稅額全完者。請照地方官地丁錢糧額徵全完之例。議敘。以示鼓勵。此臣之偏見也。臣同官皆以軍餉為急。誠見遠大更有何法。可得賢能之人。以為日後國課之計。伏乞皇上省覽全疏。敕下臣部。一併確議施行。庶關課不致缺額。軍需亦有攸賴矣。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為籌餉之三。在慎用藩司事。臣聞自古用人理財。相為表裏。而藩司一官。為一省錢穀之總匯。又與臣部相為表裏。誠不可不慎用也。故昔日之藩司。僅司本省之出入。起存。猶需本官之精明才幹。在今用兵地方。錢糧浩繁。有本省徵解。有別省協解。有臣部發解。動至數百萬兩。任其綜理。聽其支銷。賄賂紛紜。款項錯雜。若稽核一處不到。計算一處不周。登記一處不清。給發一處不當。則弊孔百出矣。此猶就其職掌言之也。設使操守不潔。情面不破。聽信衙役。彌縫上官。更難勝任。在衙役誘之。則曰此項可用。彼項可還。在上官取之。則曰支用由汝。開銷由我。甚而逢迎過往。泛應抽豐。一切資斧。鞍馬。或輕或重之類。苟無所出。勢必取給於庫中。而味者受之。猶謂藩司探取囊中物也。久之而欺蒙牽瀾。不惟朝廷之金錢。不能節省。即有節省。未必肯為朝廷用矣。我皇上不見在外如江南藩司。錢糧遞年那混一案。至二百萬之多乎。不見湖廣藩司。征勦西山蒙瀾一案。至十萬之多乎。在內如工部司庫。盜銀至十三萬之多乎。復職在前。賢者弗蹈。亦願所用何如耳。頃見江西布政司缺出。正皇上擇人推用之際。十分宜慎。况十三年至今。撥解錢糧。並本省錢糧。俱未奏銷。既與臺臣徐旭齡條奏撥解一次。報銷一次之例不合。又與該督董衛國所請年終截至報銷之疏亦不合。今再易一手。須得賢能之官。以清從前之案。不然。年復一年。欲其錢糧清楚。不可得矣。至於湖廣一省。兵馬最多。錢糧亦最多。部院兩大臣撤回之後。非得冰心鐵面。敏練精詳之藩司。萬萬不可。今現任之官。是否能勝其任。惟皇上密察之。臣謹佐司農。謹

總過計竊思日講生財不如日講節用。即講生節而用非其人。祇漏卮耳。臣所謂籌餉在慎用藩司者此也。抑臣又有言者。一省之錢糧。掌之者藩司也。察之者巡撫也。近日多以本省之藩司。陞本省之巡撫。設或錢糧不明。斷不肯自行發覺。而新任藩司。又不得不曲為遮蓋。其於錢糧互相覺察之意。謂何。嗣後更宜慎之矣。臣愚替之見。伏乞睿鑒。俯賜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戶部左侍郎加一級。臣魏象樞謹題。為欽奉上諭事。臣伏觀我皇上聰明天縱。典學日新。講論經史之源流。考究古今之得失。既孜孜不遑。逸乃於萬幾之餘。旁及文翰。思得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之士。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奉有上諭。著在內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各舉所知。洵與古帝王崇儒重道。千載同符矣。竊念博學鴻儒。世不多見。臣鄙陋失學。安能知人。且有一二素知。既經諸臣具疏奉旨者。臣又不敢再為督舉。謹就聞見所及者。得五人焉。一為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舉振。山西高平縣進士。清操自苦。才略過人。博古通今。有體有用。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而經史之貫通。詩文之古奧。所稱良史才。庶幾不愧。雖年過六旬。體質稍弱。尚可備著作之選。一為原任江西嶺北道。參政。告病舉。河南睢州進士。恂恂儒雅。清謹可風。謝病歸田。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文詞尚質。去浮。一為見任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馮雲驥。山西代州進士。居家孝友。辦事勤敏。素以古學自勵。兼能留心風雅。常退然抑損。不敢自居。一為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夢龍。江南江甯府進士。才識老成。學問博雅。肅然四壁。惟以詩文自娛。一為原任浙江督糧道。參政。告病。王紫綬。河南祥符縣進士。宏才積學。兼工詩賦。有倚馬之才。終在籍。讀書二十年。起補江西贛南道。保守贛城。尤規經濟。陞任浙江未久。告病如痊。可試所長。以上五人。雖未敢遽謂可追前哲。仰副皇上稽古興學之至意。亦不敢不竭愚昧之見。少盡以人事君之微誠。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吏部議奏。

寒松堂集卷四

奏疏 都察院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謹題。為申明憲綱。恭請嚴飭。以清政治。本源事。臣才庸年老。歷任愧無寸長。復叨總憲之命。顧名思義。惶悚益深。敢不申明憲綱。期與諸臣共圖報稱。竊念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此固宸衷之所洞鑒。都院科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不思封疆大吏。拔諸羣僚。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爵祿。自當潔己奉公。察吏安民。以報朝廷恩遇。乃往往未陞督撫。才能尚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為改節。受恩愈深。負恩愈大。清夜自返。於心何安。我皇上宵衣旰食。尚不忍以需餉之殷。加派百姓。為督撫者。亦何忍因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己之奇貨耶。雖一時著績封疆。撫綏兵民。糾參大貪大酷。克盡厥職者。亦有其人。然而不可多見矣。臣願諸臣為百姓留骨血。為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為朝廷正綱紀。為臣子勵名節。風紀所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明之。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此風在世祖章皇帝時。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日甚一日。以謁見為定例。屬官到任。未嘗挾資而來。勢必挪撤借貨。竭力逢迎。冀得歡心。日後剝民補債。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為

名往各府州縣所差之人一到地方口中賢否較督撫親臨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一各府州縣等官相離地方赴省拜壽齋錢通賄弊資多端至督撫每次加級更宜感恩圖報若令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屏錦帳等物屬官何出惟有剝民所當申飭者三也一督撫布按不許自開便門令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並內使人等早晚來往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諸弊易生以致道府州縣等官漸廢關防所當申飭者四也一督撫布按不許將遊客星下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作與抽豐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在京官員亦不許賄賂送所當申飭者五也一督撫布按凡所應造冊籍投送各衙門不許收取費用陋規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間所當申飭者六也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凡有不公立行題參不許受其餽獻縱容賄賂生童濫額私取沒無糾參科歲事畢宜嚴加考核分別優劣報部以彰公道所當申飭者七也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礮鉛船隻等項不許捏報價值代為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料措不給價一切應追應賠銀兩不許分毫無完代請豁免官養驛馬不許擅發里民喂養行戶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徇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徇庇有司徇派取之無名亦不許借稱錢糧准算部民子女轉送人情所當申飭者九也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收解不明指稱民欠及衙憲侵肥錢糧無著該督撫不許勒囑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滯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總以家產盡絕結案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應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闕茸者力圖振作貪汙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自簡無私訪查有據者立行糾參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旨密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源之治矣緣係條奏憲綱字數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八日奉旨這所奏事情切中時弊該部院會同詳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題為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矣我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皇上之恩自當體皇上之心為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害民者宜揭參而不宜徇隱臣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為我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隨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慶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隨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隨其據汪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止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

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之以長養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隨其委保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復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為之罷市去之日擊頓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參罰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已極乃報陞蘇州府知府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參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曹廷俞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差撥置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汙氏不允從羞憤自縊聞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為名將廷俞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冤詞豎碑於州此一官者貪惡至極竟不報巡撫糾參而飄然歸去矣夫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况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參處同例盡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我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竊總總慮之也伏乞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示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參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緣係指陳事蹟字數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八日奉旨這本內事情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題為科場弊竇多端請嚴關防之法以重大典事竊惟國家至公者莫如科目而最要者莫如考官必上體朝廷顧後之心下鼓士子讀書之氣選舉舉而名器重乃可以收人才之效也今科主考官員蒙皇上引見之後不論次序重以欽點示以不測各省榜發頗無訛議但臣與侍郎孫光祀學士陳廷敬奉旨磨勘順天試卷荒謬疵蒙不一而足已照例參處訖臣愚竊謂既懲其前當懲其後從來科場之弊不止一端其賄賂詭秘關節巧妙之處雖未易窺乃有人人知之人人恨之而第嘆息於無可如何者祇因內簾深遠乃耳目不及之地主考同考果皆清白乃心敬慎從事夫復何慮倘有不肖之輩蒙面喪心通同作弊斷不肯互糾間有一人舉發衆人又互相解釋並無別官在內可以查糾者雖至公堂有監試御史專查冒籍頂替換卷亂號傳遞代筆及彌封謄錄對讀一切試卷錯失等事參疏彙奏其與內簾重門封鎖從無糾參在內之弊臣任御史時曾監試二次備知之矣臣思事關大典不厭詳慎請自今以後順天內簾宜照內外監試一體添差滿漢御史不與文事應在聚奎堂向上設座會經堂左右歇宿所當查糾者八款請為我皇上陳之一曰場外賈題入場擬題一二道假作製籤此一弊也今後凡擬題之夜四書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一道五經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十道俱送

主考官舉寫籤入筒。御史手舉以杜預洩之弊。二曰同考官。交頭接耳。暗通私言。揣摩其卷係某人。係某名士。此一弊也。今後凡入闈之後。各房隔別。不許私訪聚談。如擬題閱卷時。所言公言之。俱不許至主考座前。啾啾耳語。亦不許彼此越桌私窺。其薦卷放於中間案上。御史驗明內無私通小帖。方送主考收閱。以杜暗通之弊。三曰退食晚宿。私相密語。及攜卷入房。藉口商訂。暗查關節。此一弊也。今後每日公堂所閱硃卷。天晚之時。當面查入各箱。御史與主考共加封鎖。次日公同開閱。以杜私查之弊。四曰同考官薦卷。因有私人暗通主考。姑容取中。雖有佳卷。再不呈薦。致屈真才。此一弊也。今後凡有佳卷。盡數呈薦。或取或擯。主考官內封存。不許同考官私看。每人薦卷若干。御史記數。如有託詞少薦。及將荒謬之卷妄薦者。非係不公。必係不明。御史一面題明主考。一面同衆搜閱。以杜埋沒之弊。五曰同考官將不應密點密圈之文。滿篇圈點。濶呈主考。此一弊也。今後同考官薦卷。止用句圈句點。御史驗明。送主考詳閱。聽其圈點註批。放榜以後。再不許私改文卷。飾加批評。以杜欺蒙之弊。六曰暗帶主文相公。假收僕役。跟入內簾。尋查關節。代點落卷。此一弊也。今後跟隨僕從。御史搜檢放入。主考各帶三人。同考官各帶二人。御史亦各帶二人。寫本筆帖式書役各一人。再不許一人出入。以杜夾帶之弊。七曰頭場三場。俱有硃卷。二場反無硃卷。或三場未貼而又無卷。埋藏偷換。悞人功名。此一弊也。今後御史嚴查根究。所膠之卷。匿在何處。一面歸入本號卷內。一面糾參。以杜隱害之弊。八曰不中落卷。何篇有疵。不將擲落緣由批出。或略加數點。或亂抹一筆。竟行擲去。此一弊也。今後落卷。於開榜之後。即發本生自看。如無批語。及妄抹佳文。阻抑真才者。許本生具呈原內簾御史。查明參究。以杜阻抑之弊。此八款固屬緊要。更有詭秘之事。惟在御史鐵面冰心。加意嚴查。有弊即糾。臣衙門查其參疏。於二八月一體造冊。進呈御覽。如容隱不糾。日後別有發覺。一併重處。至於一切封門。發題進卷。分卷供給。關防諸事。責在御史。令主考專心閱卷。庶不致取中之文。不暇註批。二場三場之文。不暇周閱。臣之獨言順天者。何也。各省主考。率皆京卿部科等官。而同考官不過州縣微員。易於彈壓。素非親暱。難以私通。惟順天主考。率皆編檢等官。而同考官除縣一二員。其餘率皆部屬中行。評博進士也。或官則比肩。或情屬素交。即有一二謹慎之人。難敵衆手障蔽之巧。且京師仕宦子弟。以及遊學就館之士。於應開考試之官。朝夕相近。題目易洩。關節易通。無怪乎人言噴噴。文章荒謬之多也。若再不立法嚴防。竊恐首善之地。大典不光。文運士風。因循漸壞。所關不小。至於會試主考。雖係大臣。而同考官多員。心術不一。難保無私。必主考與御史共相關防。庶可釐弊。亦應照順天鄉闈一體行之。臣從科目起見。蠅蠅過計。如果稍裨場務。即將臣疏刊刻滿漢字一冊。入場之日。交與監察御史。伏乞敕下禮部確議。務絕弊端。緣係列款。字數逾額。並乞容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謹題。為再陳科場條例。以期實可遵行事。竊照寶興大典。糊名易書。父兄不能知。鬼神不能洩。乃天下第一公道事也。自丁酉年科場作弊。曾經科臣任克溥等糾參。蒙世祖章皇帝

赫然震怒。以嚴法處之。人心肅然。猶恐分閱有弊。改為公閱公薦。謂一人尚可以行私。而衆人遂可以祛弊也。自定此例。不意名雖公而實私。欲祛弊而反多矣。臣敢悉言之。夫分房閱卷者。每官闈分硃卷若干。即於卷面上打某經某房印子。親手註批。如所取有弊。或科道訪糾。或部科磨勘。即將本房本官。嚴加處分。百喙何辨。若所取者公。通國之人皆知之。且稱某房得人之盛矣。今有四人五人閱一經者。有三人二人閱一經者。其中人品心術。豈無賢不肖之分。僅遇處分。例無分別。賢者受冤。不肖者得意。非法之平也。如果係公閱公薦。即目擊一字。手著一筆。均任其咎。亦自難辭。然而卷至數千。勢亦不能公閱。試問近科以來。鄉會主考同考官等。誰能一語欺人。曰原係公閱公薦者。曰公閱公薦也。臣以二事證之。如順天丁巳科監生劉承啓落卷批云。此卷余連薦三次。而究不得中者。非天意不中。而為今科之人不中也。可憐可嘆。此必一人所批。而非三人公批者。如欲查其何人筆迹。是何情由。而莫可究詰也。祇以公閱之例。任其負屈耳。又如順天戊午科磨勘中式監生吳昇卷內。子夏言語。破稱聖人。應抹不抹。且加密圈。此必一人所圈。而非五人公圈者。如欲查其何人筆迹。是何意見。而亦莫可究詰也。祇以公閱之例。一概議處耳。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歲垢納汙之妙法。又為卸責分罪之美名。而非實實遵行者也。况卷面既不印某房字樣。則同考官主考等官。欲中私人。暗查關節。偷換試卷。其弊更大矣。臣再以二事證之。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內閣中書張潤民。閣中自立誓詞內云。存一私心。身首異處。死不還鄉。如有借卷換卷者。亦如之等語。其原非公閱公薦可知。現有刊刻誓詞。據此乃預行嚴防。而幸免處分。之明驗也。又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文安縣知縣魏建藩。所閱不中式驚字五號北皿試卷。被人偷去。暗加圈點。欲圖取中。建藩查出情弊。隨即呈明。乃不敢取中。且主考既令分閱。又行偷卷。其非公閱公薦可知。現有建藩印文。申報吏禮二部。續中臣衙門可據。此又曾經舉發。而難免處分者之明驗也。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玩法作弊之淵藪。必為昧心取利之捷途。而非實實遵行者也。古語云。琴瑟不調。解而更張之。與其名公而暗分。不若分房註批之為正。與其既分而同罪。不若按房參處之為公。今後順天鄉試。並會試。允臣前疏所請。添差內簾監試御史。先將更經分房之官。面同主考封籤手舉。再將騰入硃卷之數。面同主考闈分打印。如某房有弊。御史即將某官指名糾參。其同考一經者。不列銜名。不加批語。自不任處分之咎也。各省鄉試。責在主考。亦照順天之例行之。我皇上法度紀綱。務崇實效。豈有開科取士之大典。而虛懸功令者哉。抑臣更有請者。臣磨勘之時。見禮部條例。舉子處分甚當。考官處分反寬。故法輕人玩。閱文章。率將荒謬疵蒙之文取中。非所以重大典也。臣聞水柔則易狎。火烈則難犯。以後考官處分。一視舉子所犯為輕重。如舉子應斥革者。考官即應革職。舉子應罰停二科者。考官即應降調。舉子應罰停一科者。考官即應罰俸。則人重犯法。必實心閱文。矢公矢慎矣。我皇上天縱聰明。為萬國右文之主。斟酌損益。務求無弊。作何垂法於萬世。作何示警於將來。伏乞容裁。再請敕下禮部。會同吏部。確議定例。字數逾額。併乞鑒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吏禮二部會同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謹題。為農事根本所關。民食軍需並重。謹竭愚見。以安地方事。竊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此定論也。在今征討叛逆。士馬雲屯之際。民食足則軍需有濟。農事急則民食無憂。頻年以來。歲登大有。處處豐裕。斯處處飽騰。皆我皇上敬天愛民之誠意致之也。今歲直省大旱。皇上虔誠步禱。一雨而徧天下。禾稼將枯。復得成熟。所獲雖薄。幸無大饑。臣之惻隱過慮者。惟在來年農事矣。如閩地兵糧。取給本省。自海寇流毒。南畝盡為戰場。漳泉二府。顆粒難飽。民不堪命矣。臣見督臣姚啓聖。疏參不肖縣令。一則曰民怨沸騰。通縣逃避。一則曰計告不休。官民成讐等語。不勝驚訝。方今海疆多事。儋州縣將弁等官。不加撫恤。反行殘害。或苦民供應。驅民役使。借民糧米。虐民室家。臣恐百姓困苦。不務耕耘。煽惑句通。揭竿走險。一可慮也。又如直隸山東河南江浙等處。俱係產米之鄉。南北兼賴。輸將難緩。近日解馬一事。關係軍務。每解一次。挑出瘦病弱馬匹。照數賠補。道府州縣等官。衝路難支。勢必均派。均派無出。勢必暗取。臣恐暗取累民。以致耕種無力。賦稅難供。因而輕去其鄉。二可慮也。又如河工一事。關係重大。既動錢糧大脩。今自江南徐州河南山東地方。四百里隄岸。又欲撥民夫修築。雖旨下各該督撫。自有酌議。萬一攤派派夫。處處騷動。臣恐荒歉之餘。牛種不足。又苦重役。或致逃亡流散。三可慮也。其餘地方。或寇賊殘破。元氣大傷。田荒人少。或有之。或兵馬屯集。運送繁多。輟耕罷耒者。有之。此則病民妨業之大略也。至於無事之地。正當與民休息。賢有司屈指有幾人哉。又恐不肖官員。罔恤百姓之艱難。不念農桑之切要。或以兩造之訟。破人人家。或以無名之徵。奪人未種。當青黃不接之時。望隴而嘆者。不知凡幾。逃亡不免於相繼。地丁必至於多通。是地方少一荷鋤負耒之人。即國家少一納糧供稅之人矣。今日者。萬方之供無窮。公家向有匱乏之慮。終歲之入有限。農家豈是不涸之倉。下官取之。上官又取之。前官取之。後官又取之。官日富。民日貧。官有權。民無告耳。層層剝削。公私交困。此又民窮財盡之大略也。從來有道之朝。父老得見至尊。陳疾苦。詢盛事也。皇上堯舜為心。一夫不獲。引為己咎。深窮窮谷之內。有含冤忍死之氓。冒瀆闕下者。諒必惻然動念。洞知民間疾苦。果有瘳於上聞者也。轉盼春和。東作方急。臣按月令。天子布德行惠。此其時矣。如臣愚昧。所言可慮之處。皆在宸慮遠徹之中。伏望特加軫恤。起念即是陽春。海宇莫非元氣。至於直省各督撫。奉天子命。以撫綏地方。當於民間之疾苦。善為調劑。即於有司之賢不肖。力加勸懲。凡有開徵補庫。包荒借官。藉本公費。解費部費等項。私派名色。及徵收錢糧。每一兩加火耗二三錢至四五錢者。通行嚴禁。一切報能。惟以政簡刑清務農重穀。為循良第一事。如遇大計註冊。並二年舉劾。亦以此為上上考。其部民流亡失業者。下之。俾小民既有父母妻子之安。又有雞犬桑麻之樂。國家元氣。太平景象。悉以耕田鑿井見之矣。豈獨民食足而軍需裕哉。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敕下該部確議。字多逾額。併乞鑒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謹題。為學道一官。關係士風文教。請嚴考核。並杜積弊事。臣惟天下之最為不平者。孤寒無進步之路。而天下之牢不可破者。學道多昧心之人。此一官者。乃士風淳澆。文教興廢。根本而即國家人才真偽之關頭。故直隸特用翰林。各省俱以進士陞授。誠重之也。其重之者何也。為其素習經史。學問優長。較士閱文。衡鑒不爽也。又為其寒窗燈火。半世艱難。諸生辛苦之情。備嘗於前。必能曲體於後也。又為其讀書立志。理欲分明。師嚴道尊。楷模多士。所重者孝弟廉讓。所惡者奔競鑽營。且上有功令。中有清議。下有子孫。時時警惕。良心難昧也。乃近年以來。賢者雖有一二。而其大謬不然者多矣。口讀聖賢之書。甘犯名教之罪。身居絳帳之內。竟如壘斷之登。從來入學額數甚多。士子進步頗易。今因捐納之例。暫將府學減為五名。大學減為四名。中學減為三名。小學減為二名。猶夫銓選之分。缺並用。以見朝廷於軍需開例之中。尚留孤寒入學之路。為學道者。亦何忍將此路盡為其利藪。令孤寒之子。廢書痛哭。投筆而怨。恨哉。今當舊學道考核之時。據臣所聞。內有考較公明。士子悅服者。首則山西之盧元培。次則山東之勞之辨。可謂難擊之鶴。中流之柱矣。若肆行無忌。士子痛哭而怨恨者。首則江南之邵嘉次。則浙江之程汝璞也。請敕吏部。詳加考核。分別優劣。作何勸懲。以昭公道於天下。再較禮部。磨對學冊。分別新舊。有無混冒。以杜蒙蔽於將來。至於現陞學道。率皆老成持重。抑且新發於朝。臣何敢以不肖之心。待之。但不許赴席受賀。以開後日干求之端。更不許問上行私。以蹈前人賄賣之弊。臣謹列十款。以為三年考核之實據。一曰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鑽求學道。徑取入學。巧圖捷便。此一弊也。二曰考試各府州縣。衛所童生。額外溢取。撥發別學。明收冒籍。以佔本學正額。此一弊也。三曰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紅簿。不發該府州縣封貯。乃收存道署。私查某卷某號係某人。對號賄賣。此一弊也。四曰考完一府。不將紅簿速行發學。任意遲延。徇私通賄。更改等第。拔下作上。此一弊也。五曰每考一處。令書辦承差快手人等。出入過付。暗訪生員。稍有家資者。先開六等草單。嚇詐保等銀兩。送入准於三等。此一弊也。六曰文童頗少。武童頗多。將文童充為武童。入學之後。彙錄改文。娼優隸卒。濫行收取。善騎射者。預而不錄。此一弊也。七曰各府地方。設有考棚。憚於親臨。將生童遠調考試。其各州縣告病生員。扛擡驗病。困苦難堪。此一弊也。八曰縱容無賴教官。包攬生童。私通線索。效勞分潤。名為作興。大壞風教。此一弊也。九曰曲徇上司。同僚情面。並京官鄉宦私書。及親族朋友。隨住地方。討情抽豐。將孤寒之文。棄如糞土。此一弊也。十曰報部學冊。將額外溢取入學之童生。未經科歲考試。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入事故。衣頂項下。以趙甲頂補錢乙。混作實在之數。蒙報禮部。此一弊也。以上十弊。能除則為賢。不能除則真不肖矣。人各有心。誰肯為不肖哉。惟在皇上嚴行申飭。考課實蹟。督撫不許需索陋規。州縣不許傳遞私書。親朋不許私往。關說。鄉紳不許投刺請席。俾學臣得以自愛其名節。實修其職業。如果甘心不肖。則臣之白簡在後矣。至於科歲兩試。報完之日。例應該督撫將學道稱職者薦舉。公明尤著者保舉。徇私溺職者指參。原非令其咨報也。嗣後該督撫分款註明十弊。有無字樣。合詞具題。吏部照例考核。但學院任滿。自報吏部。並無實蹟。考核何事。亦宜自行具疏。十弊作何釐剔。逐一題明。吏部一體考核。倘有捏飾違錯。仍以咨文報部者。

吏部駁參將督撫學院何例處分其十款例冊未載如有指參發覺將學臣又照何例處分統乞敕部
 確議一並嚴飭務使開報與考核確然有據士風與文教肅然一新庶幾仰副我皇上憐才右文之盛心
 矣緣係列款字數逾格並乞鑒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一日題十八日奉旨該
 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糾參事臣於本月初十日陪祀畢入署辦事投到直隸河間府滄州
 公文一角內開爲悖旨腹刺無厭寒員難支冒罪出首甯甘罷職歸旗事竊照滄州水陸交衝滿漢雜處
 其地瘠民貧役重差繁焚焚赤子其僅存者無幾在茲土者即節儉自持加意軫恤猶恐不足以副朝廷
 保赤之至意况當斯時若循餽送之私例加以無厭之誅求夫果何所出乎卑職以服滿起復新補滄州
 於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到任即遇鹽院出巡至二十二日方離州境突於二十三日又有天津道胡應麟
 解御馬回旋路經滄州擬欽定新例其於驛馬之宜騎與不宜騎自有明條其騎驛馬之多與少自有定
 數乃卑職以親臨上司入境自當曲爲供應凡一切下程小飯及柴炭草料之類無不逐項預備究因苛
 索貸見之常規不遂兼以從行之使費未周有劉快頭王前站率衆內司與衆夜役等羣擁於卑職面前
 恣意辱罵將兵房范如錫工房田復昌肆兇毒打有金州判見證似此官受無端之辱役受鞭撻之苦夫
 誠舍冤吞氣而無可告訴者及次日起程將自備之馬空趕而行立索驛馬十八匹脚驢三十四頭浪船
 一隻擄夫十名有解驛丞見證且其驛馬夫船經四日方回較之欽奉緊急部差未有如此之甚者繼而
 卑職赴府查對前任李收任內錢糧未能躬親津道即罄囊備禮四十兩差役赴天津投送乃惡其過薄
 未收繼又蒙府票調取赴留智廟聽候接送御馬至於十二月初旬回州而年節又已相迫無奈又委曲
 借辦湊正禮八十兩張管家小禮四兩差役赴天津道投送及領收批旋州突以前此缺少費敬繼此不
 去親見爲詞猶深切齒意必新春拜節較常規外另爲點綴始補贊見則例夫上司任肆其誅求寒員何
 能當其魚肉雖於十七年九月內已蒙題定屬員不許謁見上司餽送禮儀一案誠深見夫新補官員未
 嘗備賈而來恐致刻民膏以飲上司之鯨腹也然而天高聽遠可奈何將欲不爲供應則無愆而生愆者
 勢也將欲遂其歡心則動支庫銀恐虧正額屢爲借貸無所補償薄猶莫措厚從何出夫以親臨上司悖
 旨虐驛遠例吞屬若此則新補寒員行將立斃悲祈洞鑒實情上達甯甘罷職以歸旗實難逢迎以俸位
 等語臣職司風憲既有知州印文舉首道臣胡應麟情節雖虛實未定不敢不以上聞伏乞敕下該部嚴
 察明白重加處分以肅法紀至於知州閔三元舉首公文應寫都察院字樣以便公疏糾參乃止寫臣一
 人官銜並臣之姓殊屬違例理合並參統乞敕部察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一
 日題十八日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直隸浙江學道以申公論以重京堂事臣於正月十一日具有學道

一官一疏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隨經吏部議覆請敕山西巡撫浙江督撫將盧元培程汝璞肆行無
 忌士子痛哭怨恨之處查明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離照
 洞澈故特下廷臣會議此正公道大彰之時可破督撫瞻徇之習臣無庸贅言矣但盧元培劣蹟既未考
 核到部該撫自應詳查皇上自有睿鑒惟程汝璞已經該督撫保舉公明尤著應陞京堂蓋下閔傳以爲
 異事賢否顛倒一至於此臣思今日京堂之席即異日卿貳之選也每見科道內陞聖心其難其慎有時
 停止以觀其才品若程汝璞者一貪汙匪人耳何堪濫竽清班辱朝廷而羞當世耶臣訪其蕩檢閱士
 子怨恨前疏請敕吏部詳加考核不意吏部仍問之督撫而督撫已保其公明則賢不肖之相去不啻徑
 庭矣如臣不指其劣狀恐汝璞以榮辱得失在督撫爲政又有同鄉聯宗之中書程化龍暗中揄揚而照
 拂之京堂可唾手而得也豈知廟堂之上公論昭然是非可否確有不容涸涸者哉臣賂指數款敢爲皇
 上陳之一童生入學各有定額本官濫取多人聽盡書邪茂之等創立社師名色不論優隸賤役即與批
 呈仰學入册准作社生每府多寡不一每名得銀一二十兩不等如烏程縣學批准李沈陳夏嚴而溫潘
 永銓費存範等共二十三名學册可據其餘如嚴州等府淳安桐廬遂昌等縣俱可查一本官以訪學有
 過生員爲名行牌各學嚇銀餽入免學如歸安縣武生陸亮陸京殷儒可啖時值丁艱不與考試獨名密
 訪屬本學與教諭密擊勒詐銀六百兩方免被害生證一本官濫准詞狀動輒親提指事勒索康熙十六
 年十二月間杭州布政司吏與方秀齡與生員吳挺生兄弟有隙本官受賄准狀提審至十七年四月嚴
 擊鎗押吳挺生逼獻銀一百二十兩錢塘學生員陳士錄吳水源過付被害生證一考案未發預使書役
 分頭播揚擇殷飛噬到處皆然如康熙十六年歲考湖州府學將駁聲置置六等託廩生夏嗣餽銀五十
 兩拔爲三等德清學生員沈射斗餽銀五十兩拔爲三等長興生員錢兆瀛置置六等餽銀六十兩拔爲
 三等惟生員李仁未餽竟置六等各本生證一考試各府勒索教官費見陋規大學二十四兩小學十二
 兩凡有新任亦照例餽送不餽者口罵奴才嚇放下等以示凌辱如餘杭縣學教諭關德渠赴任於十七
 年九月間申報受事詳文因未餽獻捏稱錯寫名帖籤擊揚言揭參詐銀一百二十兩方免關教官證一
 生員道才科舉每名勒銀二十四兩後減爲十二兩方准收考取名入場以致寒士無銀三四百人於巡
 鹽御史衙門號哭數日本官聞知方准送場鄉試一浙東山僻地方無人賄買其童生入學故缺額數將
 別縣文武童生不論籍貫即行撥補以致小邑怨恨凡係本縣造送府考册內無名者俱係冒籍一查情
 弊顯然一康熙十七年二月考試嘉興錄取嘉善儒童魏廉首名入泮因未餽獻七月會錄錄取遺才條
 行牌除名詐銀四十兩復行銷牌本生並邵教官證一桐廬縣積蠶孫時昌董尙文侵欺康熙十四年草
 價銀兩里民控告藩司知縣王俊恨生員邵企聖直證發帖誘入後堂立斃杖下捏稱服毒申詳督撫批
 駁可據本官受賄多金不爲准理以致冤枉未伸伊子邵秀魁妻皇甫氏親人王日祁羅啓兆等證一本
 官訪知長興縣俊秀王宸琦王夢昌武生王兆熊家道殷實於康熙十七年三月間發稟嚴查冒濫緣由
 行縣審究詐銀三百兩武生王兆熊未餽除名被害生等證一本官職司風教蕩檢臨聞每於按臨考試

私帶姬妾。忽以七相公乳母為名。忽以閣文相公為名。用轉播入試館。肆行無忌。士子非笑。一嘉興府等處。有十可怪之謠。一可怪。增廩入學。一可怪。嚇詐教官。罵奴輩。三可怪。到處出巡。帶奶奶等語。皆本官實蹟。餘可類推。以上諸款。若行查督。撫誰敢將督撫所保之人。從實供證。即督撫必不肯將自己所保之人。據實查參。惟有九卿詹事科道。廷議於下。皇上神明乾斷於上。以滿朝之公論。定此案之是非。如會議諸臣。有一人言汝璞堪陞京堂者。則臣之所言謬矣。臣願甘引咎。不敢辭也。抑臣更有言者。督撫薦舉官員。從無自開事實之理。况保陞京堂。關係重大。查督撫原疏。學道邵嘉報滿文內。止稱職分當然。不敢修言勞績。迨江南兩撫咨會總督。該督始行江安布按四司。查取事實確據。核覆具題。庶為慎重。今查浙撫疏內。學道報滿詳文。有本道任內行過事實。造冊現在等語。是本官自開事實也。學道為臬司衙門之官。臬司瞻徇情面。全無核駁。掩其劣蹟。飾以虛詞。照造藩司。轉報督撫。真所謂目無功令。心有同官。總非確定之官評。不過優陞之贊助。其溺職尤甚矣。以後此等保薦疏內。自開事實者。吏部查明駁參。以存大體。統乞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題。十七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併會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奏。為遵例自陳不職。請賜罷斥。以肅察典事。臣等衙門會議京察。定例三品以上堂官。俱令自陳。臣年六十三歲。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本年四月考選庶吉士。四年七月。授刑科給事中。五年七月。陞工科右給事中。七年四月。轉刑科左給事中。九年十二月。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七月。降補詹事府主簿。十二年三月。陞光祿寺署正。九月。陞本寺寺丞。十三年六月。給假省親。十四年九月。仍補寺丞。十六年六月。終養。康熙八年六月。丁憂。十年九月。服闋。十一年閏七月。奉旨。來京引見。八月。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十二年八月。內陞。十二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十三年二月。陞順天府府尹。四月。陞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本部左侍郎。十四年十二月。遇恩。詔加一級。十七年七月。陞補今職。除十二年三月以前事蹟。過愆不開外。臣在御史任內。十二年五月內。為趙明盜案事。罰俸一年。九月內。為自請議處事。罰俸一年。又在大理寺卿任內。十三年七月內。為檢舉事。罰俸六箇月。又在戶部侍郎任內。十四年六月內。為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十五年七月內。為查參事。罰俸一箇月。九月內。為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本月內。為檢舉事。應察議。援赦免議。十六年四月內。為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十七年六月內。為請照舊例收稅事。奉旨。罰俸一年。臣一介腐儒。才庸學淺。荷世祖章皇帝培養生成之大德。復蒙皇上召起擢用之洪恩。歷任多年。毫無善狀。過愆日積。負乘貽羞。今忝列總憲。責任重大。開劣如臣。實難勝任。且以孱弱之質。當衰老之年。眼目昏花。心血耗竭。不能為朝廷振揚風紀。表率羣僚。溺職負恩。夙夜何安。茲值察典。自當首黜。伏乞皇上立賜罷斥。以為尸位不職者戒。庶澄嚴而官方肅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奏。十七日奉旨。卿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退。該部院知道。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補授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奏。為驚聞寵命。直陳下情。據實控辭。仰乞睿鑒事。臣一介腐儒。才識庸劣。謫叨簡命。優擢今職。在任九月。毫無寸長。前蒙天語褒嘉。謂臣居官勤慎。每於奏對之時。剴切詳明。不負職掌。特賜臣御書唐詩一卷。御筆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隆恩異數。訓勉兼施。愧無嘉謨。徒邀曠典。臣不覺感而欲泣也。近者京察。自陳不職。亟請罷斥。奉旨。卿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退。該部院知道。欽此。臣非木石。敢負生成。縱矢捐糜。難酬高厚。念臣風紀之任。如蚊力負山。正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疑。奉朝廷大公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半年以來。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上。大貪之官。尚多漏網之輩。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其所以報效皇上之心。一刻不敢自安也。頃於本月二十四日。吏部宣旨。魏象樞補授刑部尚書。欽此。臣跪聽給音。感愧無地。伏而思之。東西南北。惟天子命。爵祿名位。為臣子榮。曷敢控辭。但臣有下情。不敢不實告於君父之前。臣讀史見漢臣沒黯之言曰。臣常有狗馬之心。病力不能任事。願為中郎。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臣自揣才分。實不如沒黯。乃妄欲勉竭愚悃。激濁揚清。為皇上振肅紀綱。或者貪風漸息。吏治漸清。大吏去其因循。小民蘇其困苦。未可知也。堯舜在上。稷龍在下。立奏熙熙太平之治。非臣所能及。臣之願亦與沒黯等耳。今總憲之職。業未盡。而尚書之簡命。又聞。皇上之寵榮有加。而微臣之報稱愈歉。恭釋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之旨。感激涕零。寢食靡甯。因敢據實控辭。至臣身弱年衰之狀。前已奏明。不敢瑣瀆。伏乞皇上鑒臣無欺。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俾臣勉持風紀。循分盡職。仰報天恩於萬一。庶幾狗馬之心。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奏。五月初二日。奉旨。魏象樞著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奏。為直糾不法司官。以尊國體。以明臣分事。竊惟朝廷之體。至大至尊。如天在上。不敢怨也。不敢私也。正所以不敢欺也。此古今臣子之正鵠。而亦古今臣子之大防也。乃不意有肆行不法。如刑部主事劉源者。奉差蕪湖關收稅。通商裕稅。益弊剔蠹。是其職分。救書開載。甚明也。源自當恪守成規。不得分外生事。以致擾害商民。而乃膽大心驕。窮奢極欲。恃才妄作。舉動異常。臣聞在差之日。製造器皿等項。鳩工辦料。皆肆市所無。沿途座船十三四號。所過地方。不敢收稅。及至回京之日。大車數十輛。每車各有隨從。親丁三人。騎馬帶械。填街塞巷。宣武門外。觀者如堵。人不能行。一時道路相傳。係上用之物也。臣聞之不勝駭異。源不過收稅之官。非製造上用器皿之官。如上用有需。自敕所司製造。斷無令收稅官員製造之理。如擅行製造。已屬不法。况稱上用之物。地方各官。生疑生懼。若假若真。因而供應多方。奉承恐後。亦未可知。不然。數十車滿載而歸者。其中又是何物。即曰器皿自用。而窮工極巧。所費不貲。此等銀兩。豈有點金之術。若非橫徵暴斂。巧剝商賈之膏脂。必其罔上行私。暗取官民

之供應。臣實不能為源解矣。凡為臣子。受皇上之恩。自當守皇上之法。源小臣也。若肆行妄為。顯則為小忠。小信之心。陰恐有干名犯分之事。源雖有其心。而無其事。則將以天子為敢於私。推此心也。終難保其不致欺矣。儲日後權關各差。聞風尤效。借製造器皿之名。恐嚇地方。巧取商賈。長貪風而開利竇。皆自源一人作俑。源清夜思之。將何以自解乎。源之驕恣貪汙。難逃皇上電照。但國體不可一日不尊。臣分不可一日不明。臣職司風紀。有聞必告。如臣所言不謬。伏乞聖明察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撫臣因循溺職。仰祈察察。以昭風紀事。竊聞治道首戒。因循。國法最嚴。徹底。况學道一官。乃士風文教之所係。儻有不公不法。撫臣自宜朝聞而夕奏。始稱克盡厥職。不負聖恩者也。臣於山西巡撫士克善。有不能為之解者。敢為我皇上陳之。如山西前提學道盧元培。者劣員也。嗜酒賭錢。無所不至。衡文範士。防檢蕩然。該撫縱容三年。聽其肆行無忌。今歲二月間。考核之際。方以不謹糾參。奉旨將元培革職。其不謹事情。嚴提究擬。該撫宜遵旨嚴究。水落石出。非可以一二衝役塞責矣。今新道到任已久。乃將前道事情。仍未究明。臣不知其何意也。夫元培貪汙之款。閱文之弊。或詭秘難以究詰。若粟生一事。公然為之。顯然見之。乃從來未有之奇聞。撫臣可諉之不聞耶。按文童入學。大學四名。中學三名。小學二名。暫減額數。捐納濟餉。武童因無捐納。仍照原額。不許盜取。元培每考一次。無論文武童生。正額之外。任意多取。名不列榜。票發收學。名曰粟生。有州縣府送考冊內有名者。有州縣府送考冊內無名者。有一二次發學者。有三五次發學者。有書辦人等。改名改籍發學者。有一字不通。並無試卷。發學之後。方補試卷者。有此處之人。冒籍發入彼學者。有發入彼學。縣官不敢私收冒籍者。有一處多取一二十名不等者。有一處多取四五十名不等者。約計不止千名。若係捐納。該銀十萬餘兩。戶部冊內可查也。若係正額。該入新收項下。禮兵二部冊內可查也。若未經科歲考試。不入新收。竟附三等學冊。蒙報二部。忽而不查。亦未可知。而各學所發紅案內。或新或舊。皆可查也。但新道考試在邇。此時仍不查明。儻各州縣。混作生員。令教官一概送考。學道一概收考。不但士子讀書短氣。學校無光。將朝廷崇文重武之休風。竟成壞法亂紀之世界。若非撫臣示意元培。准其額外多取。元培雖膽大包身。豈敢溢額濫取。目無功令。一至於此乎。據臣所聞。元培每考一府。與撫臣有饋獻之常規。又曲為諂媚。與撫臣有賭輸之妙計。臣雖不敢執以為據。但貪汙之官。如豺狼然。人人所惡也。或壞朝廷之教化。或害朝廷之黎民。尤皇上所惡也。而撫臣獨不惡之。豈獨元培一人哉。其屬官貪汙者頗多。而糾參者絕少。間有糾參。不過輕描淡寫。並不摘發。私是教之貪也。即有自愛之人。亦為時勢所迫。變其操守。無可奈何而已。貪官又何憚而不肆行耶。如謂撫臣高坐省會。耳目難周。道府等官。揭報未到。而匿不揭報之官。必是貓鼠同眠之官。撫臣何不指參一人。以致上下相蒙。大不法。小不廉耶。撫臣身在地方。受封疆之重寄。察吏安民。是其專責。士風文教。更有關係。如元培者。既縱於前。復庇於後。巧卸衙役。蒙混結局。將皇上之明旨。視為

弁髦。而人心之公憤。置之不問。因循溺職。臣不能為撫臣解。恐撫臣亦無以自解矣。臣職司風紀。有聞必告。如臣所言不謬。伏乞聖明察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一併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君心仁愛無盡。督撫實政當修。恭請嚴給。除三不便民之弊。以收五便民之利事。臣惟天心仁愛萬物。而法天之心者。君也。君心仁愛百姓。而體君之心者。臣也。總在一己之真心。以修一代之實政而已。近者捧讀上諭。令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糧。仰見我皇上愛養斯民至意。此根本之計也。戶部諸臣。又請修舉常平倉。兼令鄉里自行義倉社倉。以備凶歉。此補救之方也。臣謂藏富於民。經久不匱之道。要在有司留餘於百姓。而上官留餘於有司。則火耗私派。勒詐三大弊。不但於根本有害。亦於補救相妨也。臣敢悉言之。百姓種地。有上中下三等。收穫亦有上中下三等。約計豐年上地。每畝收八九斗。中地次之。下地又次之。除牛種人工。納糧辦課而外。所賸幾何。賸養父母妻子。男婚女嫁。歲時伏臘之用。皆賴焉。無奈上官取之於有司。有司乃敢取之於百姓。以直省總計之。徵收錢糧。每兩加火耗銀。至二錢三錢四錢五錢各不等。是國家收正賦一百萬兩。百姓多費三五萬矣。又有各項私派。種種不一。按糧攤派。明催暗收。總而名之曰補庫。謂有司動用庫銀。應令百姓補之也。分而名之曰坐派。曰開徵。曰包賠。曰解費。曰水脚。曰供應。曰津貼。曰運送。曰預借。以及無名雜差等項。謂地方凡有設處。俱從百姓取之也。每年私行派取者。又不知幾百萬兩矣。或指人命盜案。逃人戶婚。田土爭訟等事。每年勒詐百姓財物者。又不知幾百萬兩矣。嗟哉。百姓終歲勤苦。夫耕婦織。指望西成之後。保此蓋藏。得免飢寒。乃因貪官逼迫。致將米穀。同於泥沙。即欲多積。必不得之數也。間有循良之吏。稍恤民命。百姓所喜者。上官必不喜。惟喜其最不肯善取錢者。坐收漁人之利耳。且從來部臣議覆條陳諸疏。不過曰如有火耗私派。勒詐等弊。苦害小民者。或被糾參。或被指出。嚴加處分等語而已。科道既不敢風聞糾參。即督撫糾參者。亦不過輕描淡寫。間有一二撫臣。列款指出前弊者。而撫參督審。反為脫卸。不欲深求。則是教孫升木矣。貪風何日息。民生何日遂乎。為今日計。欲修耕九餘三。貴粟重農之實政。斷非禁火耗。杜私派。嚴勒詐不可。如督撫潔己奉公。表率於上。實心體訪。有犯必糾。布按道府等官。看督撫為榜樣。俱不敢索取有司之錢。而有司寬然有餘矣。有司畏上司之糾參。必不敢巧取百姓之錢。而百姓寬然有餘矣。歲省百姓千萬兩。無名之費。留在閭閻之中。家給人足。仰事俯育。俾正賦可以早完。一便也。小荒可以相濟。二便也。盜賊可以潛消。三便也。逃亡可以漸歸。四便也。常平義社等倉。可以次第舉行。五便也。去三不便民之事。庶幾哉。仰副至尊愛養斯民之盛意也。地方大吏。又當刻意修省。崇儉黜浮。正風俗而塞盜源。去虛文而修實政。蝗旱災傷之地。倍加撫綏。凋殘疲困之民。作何調劑。如果直省之內。風清弊絕。物阜民安。督撫亦可從容奏效矣。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王道也。王政也。若非皇上嚴諭申飭。務去三

弊以培根本。督撫諸臣未能盡體仁愛之心。安能實行仁愛之政。臣恐三不使民者未除。而五使民者亦卒寡效矣。豈於愛養有裨哉。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奏。為微臣溺職難辭。良心不能自昧。請賜重處。以回天變事。臣跪讀上諭。因地震之變。謹告非常。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盡職掌。著據實自陳。臣泣而思之。地道者。臣道也。臣不修職。則地道所以有虧。天心所以示警。臣自返良心。何敢欺君掩罪。念臣才庸識淺。身弱年衰。歷任多年。毫無善狀。忝司風紀。勝任未能。本年三月內京察。已經奏明。嗣因陞補刑部尚書。益加惶愧。疏請願供原職。勉圖後效。奉旨將臣加刑部尚書。仍留原任。臣諍明知遇之恩。矢竭犬馬之報。乃職掌未盡。異變忽生。其致此者。必有由也。夫吏治不清。由督撫之貪汙致之。綱紀不肅。又由臣之因循致之。若能整飭羣僚。激濁揚清。豈至上干天怒耶。清夜自思。則臣溺職之罪。擢髮難贖矣。我皇上修省方殷。挽回天變。臣之素餐尸位。良心何安。國法難容。伏乞敕下該部。將臣嚴加處分。以為後戒。而地道自甯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奏。本月初八日奉旨。魏象樞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遵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在風紀。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聽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為要。以操守清正為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上諭。更見進退黜陟。務期確當之盛心。臣思用人首在知人。懲貪必先獎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計。冊開四註。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與忠。臣孝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為能。廉以為拙。雖風俗漸染。實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天語既宣之後。砥礪名節者。當必躍躍而興起。其在天語未布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何敢沒人之善。以負我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現任部院等衙門。皆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現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為我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洲人。老成慈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嘆服。臣雖未識其面。常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迪。滿洲人。居官清正。臣曾共事二年。又奉旨同查戶部各庫。見其念念為國。後奉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滿洲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泊。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今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洲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素聞安靜之風。

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連。直隸南宮縣進士。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臣雖不識其面。曾聞其人。今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使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繼。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至回籍之日。一僕一馬而外。了無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等語。係臣丙戌同榜。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註誤銜級。去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雖未識其面。曾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江平湖縣進士。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註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小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博學鴻詞。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日之清操。仰陳於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在器使之中。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起用之例。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統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題。十二日奉旨。據奏雷虎老成慈直。清名甚著等語。此人朕亦素聞其清。因補授戶部侍郎。見其凡事不肯身為擔當。偷安之日居多。如問以本衙門官員。但稱其好。惟恐獲罪於人。不肯直對。且督修孝陵之時。多費錢糧。造冊又不開明款項。以致後來無憑稽察。茲者數年以來。當用兵需人。凡有血氣者。皆宜奉職效力之時。雷虎係滿洲。乃家居安逸。文武之事。咸無所預。其身為無大病。朕亦知之。欲俟事平之日。將此輩察處。以懲怠惰規避。今既經魏象樞特薦。著兼禮部侍郎。授為內閣學士。班迪原為內庭侍衛之長。因其勤慎。特加節用。自為戶部侍郎以後。嘗聞其清慎之名。及差往江西。所審軍機事情。並未明晰。問以民生苦樂。又不能知。緣此降級。令其隨旗上朝。非係未悉其故。餘著吏部詳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川省恢復在邇。軍需籌畫宜先。謹竭管窺。以佐遠略事。臣於本月初九日邸抄中。見奮威將軍王進寶一本。為飛報恢復等事。奉有官兵追勦逆賊。直入漢中。賊首王屏藩等敗遁。恢復漢中府城之旨。仰見天威赫濯。廟算高深。非臣書生所能窺測萬一者。臣此夜喜而不寐。知巴蜀之恢復在邇。黎民之水火可蘇矣。但臣思兵機神速。軍需浩繁。正在此時。雖大將行兵之法。因糧於敵。而逆賊蹂躪之地。剝削無餘。在地方各官自有接濟。以資飽騰。昨又奉上諭。嚴責督撫諸臣。諒不煩臣等之總總慮矣。惟是其時地。的其緩急。既欲米糧之速至。又欲民力之稍紓。妄擬四款。其可否酌行。有無窒礙。謹冒天聽。聊佐可農之一籌而已。一曰行遞運之法。奏省幅員甚廣。小民運送甚艱。若照從前長運。每運一回。動經千里。人病畜斃。再運不能接繼。合無各分地方。遞相轉運。或五里。或十里。

有人民可以存身造飯之處。派定人數。接運米糧。臣按元臣董博霄短運之議曰。海甯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今若倣而行之。斟酌此法。則糧可速運。一日減捐納之數。漢中道路險遠。不通舟楫。捐納米糧。難以驟至。雖開捐納之例。未能速濟。合無於前議捐納之數。各減一半。令其捐納。俟明年四月以後。仍照原議之數捐納。通行曉諭。則人必爭先。一曰鼓販米之商。商人販米。總欲圖利。但漢中道路遠。搬運艱難。今捐納雖開。恐販米者少。合無招商遠販。經過設兵地方。沿途防衛。到日照依市價。聽其糶賣。又於販米五百石者。給與九品頂帶。販米一千石者。給與八品頂帶。販米一千五百石者。給與七品頂帶。販米二千石者。給與九品雜職。用米二千五百石者。以八品雜職用。販米三千石者。以七品雜職用。多者照此遞加。聽督撫核明報部。使彼名利兩得。則商販自多。一曰勸急公之民。漢中州縣。被賊搜索。蓄積必少。康熙十八年錢糧。已不忍問。百姓雖有急公之心。實無急公之力。若效順之民。有願輸充餉者。大張明示。所收一石。准算明年錢糧二石。即時給與印照。則急公者衆。以上四款。不過區區管見。平平無奇。如果一二可採。伏乞睿鑒。敕議施行。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題。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遵旨明白回奏事。本月初十日。臣接吏部咨文。內開吏科給事中李宗孔。題為割陳不列名之故等事。一本奉旨。這本內事情。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理當靜聽處分。乃蒙皇上高厚之恩。令臣明白回奏。臣敢不披瀝未明。明白回奏。本月初二日。會推江西按察使一缺。臣等題參疏內已明者。茲不敢復贅。去年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凡奉旨會推選用者。臣等矢公矢慎。揀選真正清廉賢能之人等語。是日九卿等公議。如將張可前張永祺舉出之張仲舉推用。則唐朝韓稱其做官不好。如將張仲舉不用。止將宋德宜舉出之葉方恆楊大鯤推用。則一正一陪。俱一人所舉。如另用一員。諸臣又無再舉之人。三者均屬不便矣。此所以自辰至午。茫無定議。斟酌再三。難以會推。今九卿等具在。一一可問也。宗孔既云衆論紛起。或以舉為失實。或以駁為過當。或以題明為是。或以題參為安。此九卿之公論。非臣一人之意見明矣。宗孔面對九卿。並不言何者為是。臣乃向宗孔及御史謝兆昌。問衆掌科掌道主意如何。宗孔亦無一定之語。臣等滿漢同官。滿漢科道。同在一處商議。會云舉賢用人。關係甚大。如此參差游移。成何體統。都察院科道均有言責。不敢不奏。彼時宗孔尚在也。及九卿既散。滿稿將定之時。宗孔竟諉之於臣等。不言而去。臣等同官李仙根。亦隨之而去矣。公稿不敢送到私宅。臣等理宜差筆帖式問仙根列名上本否。然臣等衙門並無問科臣請科臣之事。宗孔乃稱書辦至其寓所。口稱都察院叫送職名。臣等亦不知何人所差。滿漢科臣。一一可問也。宗孔又以臣等參伊。為吹毛索瘢。為打成一片。為立威。為私情等語。去年臣等題參九卿啓奏不到者。宗孔云。科道

原係一體。我們一同具疏。豈宗孔亦與臣等吹毛索瘢打成一片。欲立威有私情乎。去年九卿詹事科道啓奏時。面奉有各官遇事。多有託故不盡題。及至後。有錯處。推諉原未盡題。爾等都察院科道題參之諭。今臣等合詞題參。不敢諉之九卿者。遵上諭也。去年又奉上諭。九卿詹事科道。議得事應完者。不即完結。盡題瞻徇。故無延捱日期。如司官各該堂官題參。若堂官科道官員題參。宗孔云。有願列名者。有不願列名者。不知何時定例耶。若宗孔無託故。無瞻徇。即當於會推之次日。另為一疏。將伊不盡題之故奏聞。何遲至初六日。臣等參伊之後。始行具疏。剖陳耶。至於疏末。謂臣於無事中。必求缺失。效新進之風力。必欲一呼百應。無敢執異者。臣不知其何心也。等語。臣味此數言。埋藏結黨二字。用意甚毒。此事乃滿稿先定。譯出漢文。臣酌定畫題。宗孔謂臣一呼百應。果誰呼誰應乎。又云。不知臣為何心。夫臣之心。宗孔鳥足以知之。臣以匪才。起自田間。蒙皇上破格優擢。位列正卿。隆恩異數。千古未有。臣雖肝腦塗地。不足仰報萬一。躬逢堯舜之世。無偏無黨。同心協力。共佐太平。是臣之心也。况臣三十年來。叨蒙聖訓。亦嘗粗讀前史。見黨禍甚烈。心竊惡之。臣年六十有四。身帶痼疾。在世之日無幾。結黨之意何為。今宗孔因公議公參之。譬猶歸罪於臣一人。且暗誣臣為黨。總由臣性愚多言。不近人情。使臣一生之名節盡壞。有玷風紀。罪何所辭。惟束身待罪。靜聽皇上處分而已。緣係明白回奏。字數逾額。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二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一併察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為遵旨明白回奏事。臣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接吏部咨。內開為徵臣衰老。曠職實深。懇祈俯賜罷斥。以安恩分。以勵官常事。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高珩奏前事等因。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旨。前魏象樞薦舉高珩疏。內稱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朝廷宜重等語。及補用刑部叢職以來。並未見其寸長。又經言官糾參。其薦舉緣由。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捧誦之下。不勝惶恐。蒙皇上不即賜處分。令臣明白回奏。臣敢不將薦舉緣由。明白回奏。臣蒙天恩召用。已歷九年。仰見皇上勵精圖治。求賢若渴。與古帝王同符。臣遭逢聖明。愧不能效以人事君之義。去年七月。地震以後。我皇上憂勤惕勵。挽回天心。臣不才。濫叨總憲。溺職干和。蒙皇上不加斧鉞之誅。臣正當大馬圖報之日。彼時跪聽上諭。一款。有凡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言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仰知聖意。首以操守為重。臣曾具有遵諭舉廉一疏。內薦舉原任刑部侍郎高珩。性甘澹泊。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今告病在籍。年過六旬等語。原因珩素有清介之名。臣於順治十六年以前在京時。見珩粗衣糲食。弗顧其身。閉門讀書。不言富貴。惟勸人行善事。尚節儉。似非矯廉者比。臣雖未知其他長短。知為有守之人也。故懇以清廉薦舉。以備皇上獎廉勵俗之萬一。但臣自順治十六年奉旨。終養回籍。以至康熙十八年薦珩之時。計二十年未見珩面。殊不意珩之精力衰憊。大不如昔也。昨歲珩尚未入京。即蒙特旨。補授刑部侍郎。皇上重廉如此。在珩身受要職。自當殫心職業。以報皇恩。乃到部一年。屢有過愆。並無寸長。聖度曲為優容。今科臣又參其衰老無才。則珩之負皇

上實臣之負皇上也。總由臣誠見愚昧。知人不明。既將所一節之清介。輕薦於前。又望其勉圖補過。不即糾參於後。自取之罪。臣俱無所辭。惟有席蓐待罪。靜聽皇上處分。以為薦舉不當之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奏。十一月初五日。奉旨。這回奏情節。知道了。該部知道。

世於聖賢之域而無難。海內必有傳之者。維時郝侯熊公。劾劇行世。某不揣淺陋。自敘其仰止忻幸之私。附於簡末。以報退谷先生。非敢效先生書也。

中明子集序

布衣而以理學著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為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憶昔年輯備言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隱居韋素。切實為己。不求人知。往往淹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齋志以沒者。凡此皆道之所寄也。雖拙集未竣。購求尙殷。其於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歎余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桃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為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實。不為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象曰。通天下之志。人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為之在聖人矣。又曰。為宇宙完人。無恆者非人。完則至大也。恆則至久也。既大且久。恐踐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為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恆也。不能當仁焉。則禽獸也。則非完也。弗恆也。又曰。隨時隨處。把人都做我頭目手足。看他迷惑顛倒處。盡如孺子入井時。惶惻惻隱。滿腔中都是誘掖獎勵意思。又曰。吾輩無千驪弗願襟期。不能為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腳踏實地。足令天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禪學當關也。則痛絕之。備夫可教也。則引掖之。且玉成之。師事陳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辭。謂先生為繼往開來道種。特以餘年贖先生之命。抑何誠也。斥所應得絕產。為雙溪義田。至今宗族中婚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概如此。雖當日遊於焦文端鄭忠介之門。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情薦舉不果。徵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東南之學者。尙翕然宗仰之。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為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因愚山向與余同仕京師。道誼投合。介余西席張君一衡。誠書寄余。屬為先生集序。余自愧學道數十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為晚歲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尙存。豈非厚幸哉。愚山家學有自。克繼前徽。願與共勉之矣。

知非錄序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桃江倡為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即物窮理。為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為先生篤行之事。欲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窮理。正孔門真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己。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即藥。知非即是。此即先生老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真能知之。

寒松堂集卷五

序記傳

潛室劄記序

某往在都下。聞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學道人也。中心嚮往久之。蓋聞自退谷先生云。邇來侍母家居。去退谷日遠。猶幸時時讀退谷書。終以未得先生書為憾。然舉比春風。近在五百里之內。走尺素奉教先生。先生欣然若不自足。問某者至再。因得先生文集若干卷。繼得語錄若干篇。某卒業。作而言曰。先生固卓然有道儒者也。隱居潛室中。靜坐讀書。反已格物。直認天性本體。匪一朝一夕之故。每拈一義。出一語。本之乎四子五經之宗旨。折衷乎濂洛關閩之微言。斷之以躬行心得之實理。純而確。簡而易。且大而備。俾聖人之道。如日麗天。學者之心。如湯灑雪。一切虛無頓悟荒蕩支離之談。不辨而自明。不闢而自止。此先生之學所以正也。道之不明。吾無慮焉。先生服膺梁溪高忠憲公。淵源有自。典型尙存。不欲明立宗門。而其深造自得。顧如此。世間有此真師友。大為魯鄒生色。某幸與先生異地同堂。千秋一日。未嘗不為吾道志喜。又未嘗不飲食夢寐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服膺梁溪也。第某不敏。讀先生書。不能窺先生堂奧。曷能贊一詞。竊聞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之為此書也。豈偶然也哉。行將羽翼聖經。扶持教化。躋一

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蔚州志後序

夫郡邑之有志，猶天下之有史也。上之備昭代之輜車，以是弄佐褒貶，下之備賢人君子，徵文而考獻，脩教而齊政，所裨王化，良非淺鮮。其大者揆於時，責於守，牧為尤重。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作之期，固不可違者。王益州襄之為刺史，集當時諸文學，撰中和樂職頌，於今漢紀為烈。纂修一事，非其人詎易易也乎？蔚之有志，邇於渤海劉公生和，重修於三原來公臨，庶幾彬彬可觀。而時移勢殊，未免闕略之感。值今鼎運一新，文明肇啓，天子命廷臣修賦役全書，孝經衍義，會典品級考諸書，史局方興，則下而推之郡邑志，不應散佚久矣。州守李英，正其人也。刺蔚二年，善政未易更僕數。若其表表在人口碑者，念茲地凋殘困苦之情狀，與民休息，未嘗頃刻去懷。夫豈尋常簿書也哉？考績伊邇，慨然以郡志為己任，謂志係司牧者職守，諸凡政令之因革，風氣之清濁，食貨之登耗，人文之消長，核名實，察古今，惟掌故是稽，奈何以凋殘緩之，爰取舊志三卷，招集儒生，詳加考訂，提綱挈領，規以大體，大約遊王制，不涉賤專，重人事，不諉氣數，敬百姓，不幻仙佛，稽實行，不尚虛文，刪其繁，輯其要，用以成一代之實錄。厥有苦心焉，嗚呼！天時啓而文明暢，觀人成化，纂述原非偶然。且分列十二綱，以統六十餘日，纖悉俱備，足以補前志之所未逮。異日輜車之採，將在斯乎？嘗讀兩漢循吏傳，見孟堅所取，獨重經術。曰以文章飾吏治，洵哉！志之有神於蔚，千百年不刊之文獻也。雖然，某蔚人也，敢言蔚事，蔚居神京肩背，介在兩鎮三關之間，視他郡邑，尤為要地。若以舊志志蔚，亦猶是蔚也。乃比年以來，歲穀不登，閭閻蕭索，終歲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之半，鬻妻子而棄井廬者，往往見之。識者有長慮焉，此一編也，今昔情狀，列在目前，猶望後之賢君子，掩卷與懷，得以終始休息之一局，此則作者之意也。夫會今歲秋八月，余奉命旨侍養，菽水之暇，幸觀成書，願以適際其時，且謂舊史氏也，問序辭至再弗獲，按載記有曰：鄉大夫飲射讀法諸禮，鄉士夫得以與其事，志或其類歟，故不揣不文，聊紀時與人之相得益章者，綴之簡末，為蔚盛事云爾。

湖南按稿序

余於李退庵先生，交數年矣。其人大抵言行相顧，君子也。先生丰骨嶽立，外簡而中方，與人丁不設城府。時官侍御，首疏巡方宜修實政，先生之言，已見一斑。未幾奉命按湖南，時封疆初闢，大寇未殲，官無宜志，民無生趣。先生從艱難險阻中，行察吏安民之事，儼如也。湖南之紳士父老能言之事，果以稱職報。權太僕少卿，戊戌秋裁缺候補，余省親假滿亦候補，兩聞人時相過從，或論詩，或評所為古文詞，商榷可否，或以經濟之業，法度之書，互相砥礪，必歸於道而後已。不敢效昔人清談也。近者成子我存按閩省，有謂其奏章甚少者，余以問先生，先生笑曰：巡方非言官也，入境以後，畏此簡書，職在行矣，何多言為？遂出按稿一帙示余，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益歎先生立言，皆從天理王法國體民情之間，深思而曲盡之，尤以

正己率屬培養元氣為第一義，其告誡諸司，一則曰：甯據本院之衣，勿取百姓之物，再則曰：以一官為重，視百姓可欺，噫，盡之矣。又何多言為哉？余乃因先生之言，考先生之行，良有可風者。辰州界上徐帥有郵亭之餽，拒之不納，仍諭以理，增其愧而不欲疑其心，嘉魚渡江，舟飄幾覆，邑令械守者請加罪，先生笑而釋之，素知李臬司中樞，為海內廉能吏，每虛心諮訪，事得共濟，初忘上官之分，卒成莫逆之交，諸如此類，事皆可傳，不謂英妙之年，志量遠大，動合前賢如此。古人一當大任，章奏檄文，令記室藏之，用以自考也。先生之言，既見諸行矣，其亦有以自考乎？

王明府雲中開荒政蹟序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其不負君民所學，為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觀也乎？王公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種，多通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變，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論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豐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辦犒師，羊酒日至，無留行人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為治所，取創殘餓羸之餘，導墜理芽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幾有數困難成之事，解嚴下閩關之門，荆棘茫然，彌望不視炊煙者，即二三就撫父老，伏白背黃埃中，雞不鳴，犬不吠，登臨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石田耳，雲中絕徼田大，更兵火故地，蕪無民，無民是無邑也，雲無邑當路塞，漢唐入而牧者多矣，即軍吏何以禁闌出財物於邊關乎？公慮此且熟，頃奉有開墾荒田三年起科之令，曰：根本可以圖矣。遂懸十格，為招集要領，如禁句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人行之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邊人素諒公，即遠在鄰界者，亦坦然耕而不疑，沃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為雲中最事，入當上意，命陞一級，時公為小司寇，猶錄辛雲中勞蹟，遂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騎降時，性命身家，輕於毛羽，循陔陝西，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君也，余向捧詔過三雲，父老為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男老穉，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以為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循政不見同，治亂民如理亂絲，不見異，勸民引流種樹，洽風清剛，諸持田器雜兵間，不見難，當上意，不見易，但曰：吾有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召南陽訓農與利戶口增益，劉全椒五日一聽事，俾吏卒就田業，公卓然今古循吏中，泯其異同難易之迹，而彰其牧民御衆之才如此，吾家食公德久矣，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中父老子弟，併以助公遠業云。

賑施錄序

余於林兆靖先生，未嘗有舊也。先撰北遊隨紀一敘，及山水一歌，望其為大儒，許其為仁者，說者謂余湖先生家世淵源，雅可稱述，乃爾不則以二史郡侯守，應有惠政，推尊所出有如此，此非余之知先生也，余蓋得之莆陽賑施一事云。方先生優游田舍，歌咏自娛，饑饉之凶，一聽當事者補救之，先生可閉戶謝耳，且世靜宇先生業，父子兄弟相聚，同耕一畝，家無三年九年之儲，為鄰里鄉黨糊口計，明甚，而又乏尺寸

權以傾動當世。即欲舉修荒政。將何所藉耶。先生乃首倡義施。不難舉千萬家父母妻孥之生死。任之一身。俾一時同心之人。樂輸集事。其應如響。復為之籌畫精詳。疇痒關切。千頭萬緒。條理井然。既著效於維桑。將垂法於後。先生之心。殆無窮也。海內講學家。高談性命。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託空談而已。余讀賑施錄一書。坐而思之。起而可行。用佐當事。為國恤民。德意了無希冀。於其間。安得不以大儒望之。仁者許之乎。願先生授梓以公世。可代一部語錄。提醒人心。即萬物一體之懷。擴充完滿。蓋由此矣。此則余之所以知先生也。

藍氏徐澤錄序

藍氏之在即墨也。家世淵源。垂四百年矣。余髮未燥。即聞而知之。丙戌春。得與海重同榜成進士。且出一先生門。又同選庶常。教習年餘。見其持重有大器。交益善。因詢先世遺業。海重輒以不克負荷為辭。散館以後。與余職業殊。疑其繼述之事。尚有待也。尋奉簡命。視學上江。自念此行。若負朝廷。俾法度文章。自我隕越。先人三不朽之業。亦自我敗壞。不敢且不忍於其行也。亦以公慎二字為之勸。然亦未嘗不諒余之相與以有成也。事竣。果以清嚴報。方在考較濫觴之時。惟上江獨得中流一柱。余喜而下拜曰。真藍氏裔乎。真吾友也。未幾外任督糧。又未幾奔喪歸里。皆余省親抱病之日。不復聞其建豎何似。戊戌冬。再晤於長安道。上海重言其生還自閩之情。余亦話及垂死來京之故。涕各數行。手持一帙曰。徐澤錄。乃三年讀禮所輯。司寇文繡先生。侍御北京先生。封太史青初先生遺蹟也。余捧讀一過。凡先世之德之功之言。或在史編。或在家乘。或在口碑。或在篇什者。歷歷可數。內蘊海嶽之氣。而外發鼎彝之光。理有固然。又安能湮沒而不彰耶。惟是表藍氏之家世者。書匪一人。人匪一代。散佚易而纂輯難。當日守而藏之者。則太史先生之孝也。今日廣而傳之者。則海重之孝也。承先啓後之心。用是慰矣。獨思海重大器也。肩此四百年來之舊家。循此視學清嚴之故步。自今以往。會有非常之建豎。傳之天下。而書之典冊。答恩遇而致顯揚。先世之業。又將恢擴而光大之。爾第文字間。繼述已哉。時海重伯仲俱在座。命余書此。以志勿忘。意若殷鑒乎無所待焉者矣。

李文明實蹟序

余不敏。年幾半百。終日汲汲求之。與人諄諄言之者。實行而已。抑何務實者之不一見也。無他。為之者其名。而傳之者其文也。名與文無足信。遂並其實者而疑之。亦曰名曰文矣。無怪乎務實者之不一見也。近讀李文明實蹟。則異是。文明。洪州大族也。去蔭不百里。余聞其積德樂善。署雲中別駕。尤嘖嘖著聲云。客歲捐館舍。里人追思不能已。徐子雲門撰墓誌銘。悉撮其生平實行。勒諸貞珉。足以不朽。今長子首陽克繼先志。懼無以懸家乘。示子孫。乃做年表故事。輯成一書。曰先考實蹟。案集中次第。如承家訓子。捐貲報國。崇儒重道。濟人利物諸事。皆鑿鑿與余所聞合。且知父莫若子知之真。故言之確。言之確。故傳之最可信。甚矣李君之以實行聞也。昔陽據事直書。言無溢美。雖與道藏禮佛棲元之細事。亦不少諱。殆所謂抱樹嫩燕而不忍忘者非歟。是集也。藏之於家。李氏之子若孫讀之。其立心制行當何如也。即公之當世。諸

凡守財嗜利之輩。讀之。其立心制行。又當何如也。自我行之。自人效之。風化之責。非學士大夫任之而誰任乎。即世之釣其名而飾其文者。未嘗不以實行稱也。不過曰某事令某某德我耳。曰某事借某公傳我耳。其為之後者。亦曰如是則孝。否則不孝耳。昔人云。無其美而妄稱之。則不孝。必其有美而稱之為孝矣。况乎懸家乘。示子孫。肯作一欺人語耶。甚矣文明之以實行聞。其為之後者。亦祇傳其實行焉而止也。億雲門致余書曰。公素不為人作記。非其子為士。士而表其父母者。可不作。此亦人子也。十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忍斬一言。令之沒沒乎。余固信雲門。益信文明之有後矣。

傅氏家訓序

古人之為教也。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適而已。大約本乎繩縣懇篤之意。發為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余嘗讀諸葛武侯。顏魯公。邵康節。胡康侯。諸公家訓。率皆導之自適者也。近讀傅氏家訓。又以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者也。夫導之自適。難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尤難導之者。性也。移之者。抑情而復性也。天下雖無不可感之人。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義失而恩且曠矣。何可為訓哉。余於此集。讀首篇知母道焉。讀中篇知子道焉。讀終篇又知兄道焉。每篇之中。必乎肺腑。洽乎性情。恩與義之兼周。感與應之立效。母以子之適為適。兄以弟之適為適。而子若弟能適母兄之適。因而自反。其不適以歸於適。門以內何融融也。郡侯上承母命。下體弟心。著為一家言。以垂訓後人。即作一部語錄。亦無不可。開侯初拈筆時。且淚且書。淚痕透過紙背。一日過余庸齋。此集適在案頭。有客讀之。侯在座掩面泣下。侯之所以為文之意。其纏綿懇篤。固如此。昔人有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友。余於此集亦云。

倪氏家譜序

間嘗讀史至忠臣孝子諸篇。思其事。想其人。於千載之上。尚為之咨嗟慨慕。掩卷流連不能已也。當吾世而聞之見之。喜可知已。余客歲遯恩侍養。遠慈膝者年餘。間視之暇。老母輒命說古忠孝故事。令室人奔處。環而聽之。為樂。門以外事弗問焉。今年八月。倪金吾日章。走一介持家譜草本來。索余敘。余捧帙知為年友東顧公筆。聞於母。竟讀。忽擊節如平昔讀史狀。曷敢謝不斐。以辜作者意。按譜。篇章僅數十。乃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始有終。有書有不書。每篇之中。於忠孝三致意焉。從戎之與嗣家。不一世。死事之與坐誣。不一人。大宗之與小宗。不一行。尊祖之與收族。不一目。如世家年表。序傳誌銘。家禮祠祀。抑何井井有條也。金吾幼失怙。王父太保公復不諱。乃於出處死生之大。繩武繼世之微。以覓諸孤。悉表而出之。不致如杞宋之無徵。可謂孝矣。然而金吾之孝。不止此也。金吾數年會與余同班。行。望之則恂恂似儒者。時或過從。日惟讀書賦詩。所談職分。外絕無雜說。一語。殆學古有獲。而迥出執持耶。抑有感於太保公之遺言。奉為龜鑑耶。孟子云。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余益知金吾之成是譜也。以昭源本。以篤宗盟。以誡子孫。如是始稱不遺爾。雖然。天子以孝治天下。未嘗不於孝子之門求忠臣。余願金吾立心制行。不愧古人。異日

鐘鼎名著，帶礪功高，有傳之山中者曰：此宜與倪氏後人也。余且喜，藉以慰我堂上人顏色，甯復咨嗟慨慕，有不相及之感乎？東甌公熟讀史，且知余，當以余今日之言為不佞，再以告金吾。

潘氏家譜序

藏山潘君，山中隱者也。質朴醇謹，居家惟務耕織，間一入城市，如桃花源中人，煙霞之氣，撲人眉宇。所談自循理樂善外，不掛齒頰也。稽其行誼，尤以孝友為重。嘗追念長兄篤於孝，蚤亡無嗣，以次子珉承繼，且割己產之半與之。文正之仁，公藝之義，洵可風哉。至其敦睦親族，復欲構家堂，置學田，贍鰥寡，尙有志未逮。近因世代日遠，支派日繁，大本水源，惓惓在念，乃立家譜，垂示後人。自其西蜀之本籍，都門之宦遊，以迄定興之遷居，悉記載焉。後之子孫，瓜瓞縣縣，當不忘今日繼述之意，覽是譜者，亦可以知藏山之隱德矣。因其問序於余，聊為表而出之如此。

功過格序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為長吏模範，垂六十餘年矣。舊日刊行海內者甚夥，而衡帶黃朱崑海兩先生，嗣於雲中授刻，則時余膺鄉薦，兩先生出示，余讀未竟，知兩先生學問經濟，不在清獻公下，及誠所屬吏，諄復嚴切者，只此功過二字。諸吏莫不受而循之，會甲申之變，罵賊殉難，血灑巖疆，正氣猶耿耿在宇宙間。兩先生有功無過之初心，死而後已，嘗再讀其書，固無異兩先生焚香告天時也。今余既入官矣，思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為所欲為，視官途為壘斷，以人命為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其子孫，始欲微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威，過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檢點乎。歐陽文忠公喜與人談吏事，張芸叟疑而問之，文忠曰：學問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况乎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持此勿欺之一念，日省月考，何患過多而功少，且當其自作自記，畫作夜記，如神燃其照，鬼瞰其旁，欲鋪張一事，覆藏一語，不可得，果人為之乎，天為之乎，抑赫赫王章為之乎，一思再思，吾誰欺乎。今諸君子遭逢聖主，幸際建立之時，朝而考政，夕而糾虔，夜求無憾，而後即安，雖趙清獻焚香之告，又何多讓。若立成格以啓後學，模範具在茲書，未可焚也。故余既服帶黃崑海兩先生之教，而併欲以了凡先生之書，告諸海內之既入官者。

造命篇序

大學毋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歎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聞目見，巧偽百端，方其習之時，即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

在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故也。余見士大夫刊刻感應諸書甚多，提醒世人，不為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已先自欺，而欲人之不欺，其可得乎。余妻之姪李生天範，天姿過人，耕讀為業，奉妻兄恆嶽先生庭訓，循理樂善，濟人利物，世世以之。其子若孫，必有光大其門者。茲得造命篇一帙，藏之家塾，以課子孫。又付諸棗梨，以公同志。因問序於余，余讀至不欺暗室一語，知書中大意，頗與余合。遂喜而序之。為天範勸也。蓋諸格自記功過，本諸袁了凡先生，工夫在人，不知己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學者願可忽乎哉。或曰：此於毋自欺則得矣，於造命何涉。余笑而不知所答，以俟會心者自得之。

節孝錄序

割股非經也固矣，然事雖非經，心有可取者，余讀王孝子傳而重有感也。孝子一庶人耳，律之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甚難，第推其心，謂股母股，疾母疾也。以吾所得於母之股，療吾不能代母之疾，疾苟愈，安問經耶。設余過其鄉，叩其廬，呼王孝子而責之曰：爾何為是非經者。王孝子曰：唯唯，又必曰：否否，世有割人之股者，吾知其非經，不敢為也。余必曰：人股可割乎。王孝子曰：凡權人之財，奪人之產，俾其人痛心疾首，女哭兒號，吾但取以奉吾親也。此與割人之股何異。念吾母處艱難困苦之餘，當死生存亡之際，吾自割吾股耳。於身何毀，於心何憾焉。余聞此數語，甯不汗顏而退也哉。故曰：事雖非經，心有可取也。余尤有感者，孝子之母，固節母也。一門之內，母以節著，而子以孝稱，淵源抑又遠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則求孝子於節母之門，庶人之家，願可淹沒不傳歟。宜其鄉之紳士長老，亟亟乎表而出之也。吾蔚楊子廣生，司教高陽，介在完封，有風教之責，屬余一言，以志同善，余不揣濡筆而書之，以復楊子，粘於首箱齋之右。孝子王學斯，完縣人。

風木聲序

李子晉陽，英年美質，在洪州稱佳士云。平日雅有稽古勵俗之志，往往於家庭間事，不遺餘力焉。曩因其尊人蚤逝，方哀毀中，出所輯實蹟一帙，按年紀事，大小悉存，孝子用心，頗云周摯。余讀而序之，表其書以風當世矣。近又覽晉陽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大抵因風木而作也。夫孝子之於親，終身焉耳。遇生辰令節，如見如聞，悲感之聲，尤不容已。迨至登山臨水，間月看花之處，以及兄弟友朋，論文對客之時，曰某某是吾親之所居也，某某是吾親之所遊也，某某是吾親之所敬而執樂而與也，抱之為情，抒之為言，或不自知其為詩，即知為詩，而工拙得失，俱不暇計矣。晉陽風木之詩，有自來乎，嗚呼，詩之為教也，孔子謂一言蔽之而歸於思無邪，晉陽之思其親而不能忘，是得詩之正者也。若夫立身行道，以光顯家庭，孝子之為思也，無盡晉陽當知自處焉，勿負余再序之意。

勉言集序

余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則言之不朽者，舍倫常何由哉。而世之論者曰：某某名公巨卿之所為，是可傳也，不然，而曰某某文章布山人之所為，是可傳也。迨叩其文之所以然，未知於倫常為何

如也。余論文則異是。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言之表。有是心則有是言矣。有是言則有是行矣。其自名公巨卿以至章布山人。凡其發於心而見諸行者。舍倫常固無由也。近讀徐子雲門勉言一集。深有合於立言之道矣。夫雲門一章素耳。平日著書可等身。名噴噴雲霄。每詩一章文一篇出。相與咨嗟而歎賞者久之。今授梓獨勉言若干。何也。雲門垂老不仕。名位不達所親。將追湖庭訓以及負笈授經時。其猶有手澤之思乎。且積學有年。於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故。抵掌而談。不啻身履目擊。若誌譜諸編。又未始非文獻之一徵也。海內讀是集。必有咨嗟歎賞。想見其為人。而並及其淵源者。則真不朽矣。汗牛充棟之書。又何補焉。余益知雲門之文之所以然。舍倫常固無由也。

母壽集序

家庭之間。情至無文。非無文也。一言一笑。一菽一水。苟可以得親之歡心。天下之至文出焉。即人之操一歌一咏而升堂者。亦莫不曰是母是子。情之所不容已也。古人揚名顯親。必本之立身行道。良有以哉。近讀王子允大所集壽母詩。皆人所贈言。為其母壽者也。余因是思允大之情。益思余與允大相與之情矣。允大為余已丑分較所得。自縣令以迄提學臬司。歷官垂三十年。克承母訓。惟謹而余亦以一日長。往往諄切玉於成。方其作令也。余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貽之書曰。此六字當兢兢奉之。或可望竿頭一步。不則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父母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歲滿果擢兵曹主政。及視陝西學政。時余家居侍養。於其行也。則又寄書曰。足下善事慈闈。色養備至。今懷懷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素士也。甯得罪於卿大夫。昔令師孫興公先生之較三晉士。芳規具在焉。太夫人亦未嘗不愛其子。一如興公先生之為提學也。不佞與足下片紙隻字。從此斷絕。即足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付之水火不敢開。三年竣事。即擢江南臬司。奉母就養。晨昏相依。允大慰甚。未幾。其母以春秋高。思歸里。弟舉武科。亦授官。此允大之情所以動也。既得請。又賦詩見志。余覽而答之曰。太夫人年高。兩子俱仕。誰為菽水。情實難堪。望主以孝治天下。凡忠君者必愛親。皆朝廷教之也。門下素有至性。此舉願不美哉。歷述三十年情事。知余之始終與允大相成者。蓋如此。余既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允大。果以立身行道之事。報之。允大足以致人之歌咏而無愧。與夫士君子歌咏其母而無憾焉者。皆情也。文云乎哉。孔子曰。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允大有之矣。余稔知允大之母賢。當必壽。願自今以往。日坐板輿出。子若孫扶持左右。願而樂之。或夜聽讀書聲。紡績聲。怡然色喜。太和常在家庭間。此則余之所以致祝也。

悼荆紀略序

蔚去西洪百里許。雖分隸燕晉。僅隔桑乾一水耳。其訂金蘭通世好者。比比而是。蓋以兩地風土人情。原不相遠。故樂於相親也。李氏素為西洪望族。其先世有隱德。培蓄甚厚。一傳再傳。愈積愈深。子姓之蕃。滋如雲蒸霞起。而不可遏也。人物之英偉。如麟遊鳳。慕而不可狎也。家庭之孝友。如玉潤珠輝。而不可掩也。余心重之久矣。近有李子宏基字裕修者。持其祖盛明公行實入都。就余言曰。某幼而喪父。不逮事先祖。追思前緒。繩武莫由。一日從斷簡殘編中。檢得兩伯祖悼荆紀略一書。且悲且喜。如獲拱璧。及問厥願末。

正陽伯父曰。是我幼年代書也。晉陽叔父又曰。今日得此。奚啻壁畫塚竹耶。子宜梓而傳之。某唯唯。敢請於先生。以絲蘿姻婭之宗。兼文章道誼之雅。忍斬一言表章乎。余不敏。諠不能辭。竊聞東川別駕公生丈。夫子四人。盛明其季也。少有文名。屢困場屋。貌魁梧。美髯髯。議論風生。慷慨好義。鄉人德之。事母尤稱至孝。人無間言。其詳已見於法黃石胡東甌兩先生傳中。余友雲門氏又表其墓。勒諸石。長安諸君子。且有聞其風而贈以言者。詩律歌行。凡若干首。盛明可以不朽矣。余因是有感於宜明文。明兩公悼弟之深情。與裕修述祖之誠念也。夫溫公之白首。姜公之大被。千古傳為美談。今讀紀略數則。俾盛明公之鬚眉如見。警咳如聞。亦何異於白首不易而大被重新乎。兩公之用心。可謂至矣。裕修以焚焚孤。積誠所動。忽若有啓其衷而告之者。昔馬璘讀祖馬援傳。輒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異日裕修奮步成均。坐看石鼓。由壁水而達天池。未可量也。邱文莊云。在生雖不遇。後嗣必有聞。則李氏祖德之光。大有厚幸哉。雖然。凡今之人。誰無兄弟。誰非子孫。使後之讀是集者。與水源木本之思。篤同氣連枝之愛。友恭慈孝。一道同風。使成雍熙世界。余又不獨為李氏一門幸矣。遂書此以為序。

好字說小序

漢關公之言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斯言也。與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志。君子有恆之思。何以異。夫所謂好人者。子臣弟友是也。所謂好事者。忠孝廉節是也。天下亦安能別有所謂好人好事哉。近得魏太翁先生好字說讀之。原因子若孫男女各十五人。象形取義。而命之曰好。其中仕者。讀者。力田者。習女紅。課紡績者。嬉笑膝前。含飴撫弄者。門以內雍雍如也。先生特舉一好字。非止慶瓜瓞之蕃滋。實以垂義方之訓誡。推其心。蓋將欲人人為子臣弟友中人。行忠孝廉節之事。在一家則一家好。在一鄉則一鄉好。即異日男子志四方。舉而措之。或仁民愛物。或繼往開來。其好又在天下萬世。甯第一家一鄉而已哉。憶余與誰伯侍御共事西臺。夙聞太翁先生家教之美。門第之盛。早知其光大而顯揚者。方來未艾。皆自好字開之矣。因敬而書此。以廣關公所言好人好事之意。

萃菴草序

杏懷無父母伯叔之樂。育於祖以有其名。名成而祖不逮。哀傷愁苦。託之乎詩。以繁思。詩不一其思。流行散徙。放之於無止。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為託也。夫人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事恆多於哀傷愁苦。哀傷愁苦。勿得而移之。蓋有託焉爾。以我七孔四支之所發。託於蕭鼓琴筑。登木執梅。持筥之所歌。輒泫然不樂之數物者。不能使人不樂亦久矣。中有誠乃通於情。雖介然之守。唯然之音。草木魚蟲。無不動焉。况詩以繁思者乎。靈運思祖其詩。樂杏懷思祖其詩。哀鍾嶸謂謝詩。風流媚趣。不以哀傷愁苦易其樂。所託異也。若一人之身。而備有其哀傷愁苦。名不成何樂。名成何樂。且名多有所不樂也。往年舉孝廉。成進士。有名當世之巨公偉人。相與飲酒說劍。觀宮闈圖書。巷市。記所過高山大河。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之事。衆矣。衆人且樂。為足以得樂之情。苟人與事物之可樂。果不足以得樂之情。則樂將安在乎。今杏懷行行九達之衢。待一官未即。子身鮮父母伯叔之樂。鬱鬱然欲諱窮。窮卒不免。匡坐旅邸中。倚榻梧而吟。或懷古感。

悼亡。或言志。或感遇。放歌。固無異爾。祖膝下也。曹家之像。范家之硯。淚淫淫至踵。豈直太息而言思哉。余讀其詩。平厚似栗里。簡遠似蘇州。多感慨似香山。自然似元次山。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託也。人與事物之可樂。非所託爾。古言靈運才力弱。務為清淡。無泥水霜戈電戟。已變太元之氣。杏懷詩激壯。殆其祖烈士風耶。嗟乎。前有賢者聲。無謂衆人不樂也。

胡東甌詩集序

昔人非窮愁不著書。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今人處窮愁時。抑鬱無聊。憤懣不平之氣。輒形歌咏。去風人溫厚和平遠甚。欲其垂世立教。志在千秋。以臻道德文章之極境。蓋憂憂乎難之矣。余同年胡東甌。家世為上谷名族。負才不凡。少年登甲第。恂恂如處女。初宰豫章。即值金逆之變。似乎造物者挫抑之。不欲竟其才。窮愁逼人固爾也。人為東甌。惜余曰。否否。造物之成就東甌在此矣。夫人方為諸生。習舉子業。競尚華縟。以博一售。其於聖賢之理。未暇講究。大源及取科第後。又謂聖賢之理。迂闊不近事情。率墮於游談。逸蕩而不顧。甚且說空說幻。學出世法。避而逃焉者比比。其於聖賢之理。愈馳愈遠。迴絕不啻霄壤矣。若東甌者。日處窮愁中。了無抑鬱憤懣意。求不負造物之成就者。意有在也。今聞其歸田後。絕意仕進。閉戶。乾乾讀古今書。不盡不止。所著詩文。沈摯與博。而大要根於溫厚和平。不屑屑字句為工。亦不斤斤形貌為法。故自評云。字後於詩。詩後於古文詞。豈欺我哉。東甌年齒方壯。學力漸深。名山之業。究不可量。余性不善諛。思有以助其高深而不得。惟期著書立言。發明聖賢之理。俾道德文章。不愧為垂世立教者足矣。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余不敏。勉自奮勵。異日願與王子近微及君鼎峙宣雲之間。不知其許我乎不也。

宋紫庭詩集序

周禮大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十五國之貞淫正變。得上輜車。非若近代浮華佻佚。字櫛句比。無一可厭者。風雅而降。唐杜甫詩猶近古。其長篇短句。悉出忠孝。為得性情之正。後世特稱曰詩史。其自開元迄大歷。凡天運人事物情。一一瞭如指掌。三百篇之遺意存焉。余嘗執此以論詩於海內之牛耳吟壇者。未敢某少陵少陵云。然而志在少陵久矣。山中頗近靈邱。余謬以文字交宋侯。因出居山塞外。詩凡兩帙。示余卒業。如宮叶商。如玳引芥。其與余曠然相感者。直在氣格聲光之外。顧以博雅如公。過名山。歷大都。足跡幾半天下。乃無地不詩。且系之記。大抵察風土之變遷。稽形勢之險易。辨物理之滄澆。問民生之疾苦。所在耳而目之者。輒留連不忍去。往往從野老田父。斷碣殘碑。得一二語。遂收奚囊。不欲使見之聞之。歌之咏之者。失實而無據。或亦少陵之信以傳信。欲使後世讀之。所稱為詩史者。非耶。異日輜車之上。采而獻之。將勒金石。奏郊廟。永之千百世。傳之學士大夫之口。則翻翻風雅。是豈浮華佻佚字櫛句比之侈於近代者哉。太史李長文序公塞外集曰。以公才處館閣。一席為天子。賦舖太平盛典。如漢遼固。唐燕許故事。庶稱其長。知言哉。靈爾山邑。鳴琴而治。亦何足見其一斑也。

止齋文集序

世之為文有二。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儷花偶葉。雕蟲補蛇。如好鳥之娛耳。詩花之悅目。其

文無關於世道。無輕重於人心。存之以為游藝之一助可也。儒者之文。扶名教。正人心。著經權。約旁者。以正。迪幽者。以明。蓋將與日星河。同其久遠。僅僅語言文字乎哉。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此又非可以虛氣承常。空言領袖。必實能以天地之心為心。生民之命為命。不則支離渙離。漠不相關。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比而合之。非謬則妄。余養母林居。垂二十年。常靜中較勘。慨此學之不易。而吾道之甚孤危也。歲壬子秋。奉召入都。即次十日。得讀安邑馬玉笱先生止齋文集。憶余向同先生立朝。先生議論嚴正。操履堅白。其學以明倫反己為工夫。倫安所出。乃天地之自然。倫安所行。乃生民之同然。己安所始。天地之全理。己安所成。生民之正性也。是明倫反己四字。即通天通地。通人通己。古今聖賢之學。有踰此者乎。先生由水部調銓曹。清正不阿。考功數載。侃侃持正。朝野重之。都門與余比鄰。數晨夕。每過從先生。見素几蕭然。壁上但書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平日著書。大抵以忠孝廉節。立身行道為根本。使衛則孫鍾元先生。居鄉則呂見齋先生。以道義相切劘。學不少懈。終養時。與余筆札往來。商立身行己之道。余嘗竊幸斯道之大明於世。其在先生乎。惜也。其養未終而逝矣。先生有子四人。服先生家學。治喪一稟文公禮。既竣。乃搜輯遺文。弟子景君象緯千里荷書至。乞余序。余讀之不覺涕之無從也。夫以人之存亡。係吾道之盛衰。則文人之微彰。亦關吾道之明晦。余又敢以不文辭。不為表而出之哉。三竹自文清後。有真子先生。循其傳。先生又接真子先生之傳。先生於吾道。可謂有功矣。片語單詞。皆堪寶惜也。至其奏議之剴切。誓詞之真摯。詩文之淡雅。講訓之醇正。讀者反復求之。如見先生危冠匡坐。而論學矣。嗚呼。此世祖皇帝培養之人才。開國元氣之所鍾也。而今長往。不可作矣。諸子能世先業。讀其遺書。益勉強焉。取其言行而光大之。勿以文人自畫。見天地生民。為吾人分內事。則玉笱先生不死矣。

雲門全集序

文以人傳。人傳而文可勿問。大約忠孝實直。筆墨之根柢。託於斯。即布衣終厥志。娛親以老。尤不愧名流。况乎勵秘枕之勤。研風雅之細。著作夥。所謂文行克副。顯隱一致。獲信於知己。舉所生平得力者。同人珍重而傳之。斯豈易得也哉。平城徐雲門。余之道義交也。雲門未冠失怙。所業未就。惟好古自命。崛起塞上。自成一言。有所撰著。輒為名卿士大夫賞識。然而蓬戶尚友。華學乎若不遑也。里選待年之期。適甲申鼎革。一意甘貧奉母。時母逼桑榆。子孤幼不能代養。無復仕進想。歲辛卯。余捧詔雲台。與雲門相得甚晚。甚歡。二十餘年間。往復辨難。各有所益。嘗與抵掌論古軼事。知其於經史諸書。肄習若服食。而汲塚蒼邱。罔不究極闡域。以故著書首在郡乘。十四卷。總計數十萬言。已見蘊蓄有素。次則為詩。為賦。為記。為序。為傳。為議。為贊。為詞。為狀。略銘。為樂府。詩餘之屬。體裁既備。風格斯變。而晚年質語。又進一境。蓋本其天性之所近。與夫學問閱歷之所歸。見諸長言。微言者。自少壯以至遲暮。如一日也。雁門馮子訥。生以淵源之學。司教雲台。與雲門稱莫逆。得其全集。如袁公安之於天油生。慨然以必傳為己任。余讀訥生贈詩。有高文垂國史。奇筆壽名山之句。意副曹秋岳先生下車。暮雲門之為人。贈詩有天留黃髮老。詩重白登城之句。聲氣之感。召如此。集中如薦橘。插菰。諸篇。無非負米夙志。而郡乘佐國史。彙彙儒風。比諸野人

石云己亥海寇犯池郡內應者實繁有徒城陷公抱郡符求死不果逆黨亦避殺官名不加刃事平坐失守遣戍會鞠逆黨得情皆伏誅公曰今朝廷始知封疆陷之鼠輩臣戍得甘心矣每讀公著書大意引咎自責即謂官繁公亦不必受也公行矣余初聞之淚數行下問戍所則曰粵東余又為公喜蓋喜讀書學道之有其地又私淑之有其人也按前代謫此地者文公芳跡子瞻高風俱在焉或尋鐵漢或尋壁記皆可為公友然余更有進者粵人陳白沙先生以理學著久矣語錄無多見僅遺集十二卷耳至今學先生之學者當不乏人設一旦遇之白雲山前執弟子禮北面請益庶幾如見先生焉他如剛峯甘泉復所亦皆此地偉人也文章事業表表天壤訪其遺書凡擇之精語之詳者道所寓焉爾何不可並取而讀之不特此也王陽明先生貶龍場固人所不堪者先生從死生患難中磨煉良知數年而成大儒以公今日視龍場不啻過矣苟有得於良知之學益精而進之夫豈富貴福澤赫赫奕奕之輩所能及也哉余不敏養母山居日不廢學以求幾於大道之萬一異日走尺一書從嶺海萬里外訊讀書學道之淺深余必不逮公公必有所以報余者也始信公之善安命也已

賀董承宇者資序

董君其有鄒先生之行哉聞昔鄒先生者蔚之弃族也雅嗜儒書積簡牘千餘帙曰吾後人或能讀之居家以孝友聞還遺金讓家貨有古義士風處里黨之間雖犯不校歲饑出米百石賑之當事請於朝旌其門時郡侯以德齒三請為鄉飲賓一時觀者比之祥麟威風按州誌既為傳傳其事復纂有榮終錄撮善行垂於家至今表表若前日事余聞煖泉董君承宇質朴長者也樂善不倦好禮不奢積能散安能選其有鄒先生之行哉平生操耒耜不入城市若無所求於人順治十一年饑煮粥出錢活里人及鄰封就食者甚衆蔚之西界則廣靈也長壑阻行人乃獨力成石梁通往來如虹渡然居鄉忍讓無競易人所難尤好施予親族待以舉火者多德君州大夫備積厥行遵奉典制修養老儀君與焉秩然成禮去有月且之者曰董君其有鄒先生之行哉不愧尊養盛事云自紳士閭閻罔不重其人巧余一言以表之余何言哉爰述鄒先生之風與君前後相輝映者有如此

壽錫伯長兄六十序

昔司馬溫公事其兄伯康每食少頃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每讀小學至此竊歎事兄如溫公者甚不可多得也樞滋愧焉他不具論即如生日舉觴亦問食間衣之類也往歲因老母喜靜卻繁至今歲八十始行慶吾兄六十初度之祝亦移之今歲兄有子甫弱齡弗嫻禮儀樞乃補一言以為壽聊著兄所以可壽之理他人有及知有不及知樞則稔知之者吾兄少遊州序壯登武科平生不作欺人一語人稱篤實君子云晚居南莊守敝廬薄田奉祖宗俎豆暨老母菽水三五日入城一省問寒暑風雨不憚往來或瓜菜初摘即攜筐籠獻慈闈歸乃嘗之於樞樞盡友愛憶樞官京邸時一切家產租糧賴兄悉心綜理自供辦稅糧及送京師食用外餘者登簿存之一毫一粒井井分明以待樞歸里之需嘗曰吾兄弟雖不分爾我但弟清苦無錢吾不忍不相體也嗟乎處財之義誰其知之哉近年村居儉約

所積米粟聊足餬口仍樂以升斗濟人且重修南關石橋一望如長虹飛渡而且施藥息爭鄉人德之者尤多焉夫以如此之孝如此之友如此之仁且義皆出於至誠而不欺則壽之理甯外此歟是年築草堂三間成樞題曰見山堂蓋開戶見山言景也而樂山又可以言壽家庭之間情至無文敢飾說乎遂誌告母知登斯堂而祝以詞曰昨歲已過花甲子今年纔祝六旬人但言記取生平意不及溫公保愛真願吾兄進一觴

壽張公選先生六十序

交以道也而不以情道之至者情之深者也僕竊思之天下之鉅公偉人多矣而交者有幾交矣而往來形迹間頗類迂闊拘謹之所為亦遂落落若無情者然其於道也猶未敢輒以自信敢云信友乎哉細惟國初定鼎正天下人才輻輳之時大小臣工以道自守兢兢乎有私交之嫌即一時從龍諸君子起自遼左盛如豐沛亦各樂受祖宗之法度而莫之或渝識者於此規景運焉僕嘗官掖垣居小臣之列從未敢與大臣交亦曰分在故也至銓部諸曹比肩事主固非大臣比也然而嫌疑所在亦嘗退然不相近乃獨與先生無所嫌每歲之中或一再晤訊起居問職業而語不及他蓋僕諫官也先生銓曹也立身行己之間各有道以處此越數年先生受特簡督學河南僕以終養歸雲中僕於天下之學使從未嘗以竿牘通為喜誰為怒而易吾文與士也嗟乎國家人才之盛祖宗養士之報詎不彰明較著也乎僕於是竊有感也士大夫有人心世道之責所守者廉恥耳近者法度漸輕廉恥道喪此官行同市井而坐擁皋比不知其所衡何文所較何士耶間有一二清正如中州者又不知於時人意見中喜怒果何如耶聞先生報績後束數卷書下黃河渡長江歸金焦上下雖未邀特達之命而家學淵源其子拔鼎甲授詞臣者二人成進士者一人餘皆翩翩知名士門第且光大矣先生獨閉戶讀書晝夜課諸子孫以學古事君持身善世之道而父與子言孝兄與弟言友家庭以內諒然太和鄉黨之間醇厚喜氣先生之德常伸於北固南屏萬椒之上都下士君子思之中州士君子又思之僕乃介短札訊林下高風循我益迂闊拘謹之故述其情亦大可見矣先生出山何日僕欲一望顏色不可得幸素存侍讀以父執事僕亦以通家子友之志同道合互為砥礪一以躬行實踐相敦勉今日交素存之道猶是昔日交先生之道先生其信我乎否也今聖主聰睿典學迥出前代素存列侍從備講幄以道自守以家學事君且君子道升諸賢並進無異當年人才輻輳時先生仰視景運必手額為朝廷慶僕正於景運方新之會卜先生之純嘏永錫矣丙辰之歲先生行年六十九月四日是其初度辰也僕擬進賀言敘世交為先生壽觴助然僕老矣農部事繁綆短汲深退食之餘舉筆艱澀乃於次年五月補前說之未逮聊代起居云爾

李湘北少司農五十壽序

歲在甲子歷轉上元是為先生攬揆之辰其屬司成欲以一言壽先生固辭再以余言為請則諾余竊念素不文曰文不足重先生其不以余言為鄙者以余知先生深而不欲以世俗格套為先生壽也余第言

若西池東海荒唐怪誕之說非道誼之所敢出矣篇初就余持告家慈願以為然遂書此為太宜人壽

壽傅母某太夫人序

余腐儒也素淺陋不文重以母命寡言為兢兢稱功頌德概非所長而祝壽家復好談神仙術余又未之習聞也往往謝不敏有名當世之鉅公偉人皆深信之曰若豈故託者哉年來家居侍慈闈匪但不文也且寓書知友如刁蒙吉徐雲門者率相戒勿為惟有退然緘默修家庭間事門以外弗及焉是余之所以報母命也日者應州傅侯以鳳望攝蔚篆甫兩月值太母六十一誕辰蔚紳士稔知侯至孝願體侯之所

壽傅母賈太宜人序

侯以慈持家以儉御僕婢以正確確乎與古之賢母相媲美不獨某知之某老母亦知之憶初夏舉老母八袞壽觴公撰文為壽榮溢庭闈時老母語某曰太夫人其賢哉有子且孝非吾家母子所敢望也汝輩其識之某跪受命會值太夫人設帳辰德日積壽亦日積純嘏之錫不察而徵而又有侯之孝以致之拙筆安能贊一辭雖然某之壽太夫人者文也侯之壽太夫人者實也文生於情則文而實矣第愧某為子不克孝不足提管以言其情蓋某所盡者菽水爾侯之孝則德加百姓者也百姓食侯之福即侯所以致太夫人之壽侯之福一州也正而不私平而不苛苦則恤之災則救之冤則白之蠶民而困商者則釐剔之令人愛不令人畏令人服不令人疑俾羣黎百姓如登春臺之上焉且時和年豐人歌太平遙知太夫人御板輿履壽筵問民情以樸對問民風以儉對乃為怡然色喜如呼閭閻之家人婦子話雞犬桑麻也

夫之孝有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嗚呼一言一行孝子所以顯其親孝義深遠也曩與侯神交未幾滌際近頗悉其議論動止駁駁乎法與道之間固宜應蔚兩州之亟為太母壽也夫壽之數最微而壽之理甚著余第言其理而已余亦第以老母之壽之理言太母之壽之理而已老母今年七十有九其所得於天者無非老母所自得老母助先嚴敦善行為清白吏式於鄉俎豆宮牆之內太母克相夫子盡瘁王家以忠節邀贈廕大典光照史冊婦道得矣宜壽老母躬行節儉洗衣脫粟不憚持糲庖微以肅家政太母首誠奢侈以儉助廉懿訓懷若金石家人奉為師帥盡道得矣宜壽老母兩子無異視慈愛備至惟以守法奉公繼述祖德為家世光善養親無不色喜太母誕育二難名邑大郡之中務以愛養百姓為事行見大業日富顯秩日增海內蒼生盡吾胞與無異太母乳哺伯仲時也太母之生成千載猶有餘慶母道得矣宜壽即今金城蔚羅聞父老歡聲與士君子頌言並獻堂上太母御板輿出五馬在前諸孫環遠左右問起居者至再三顧而樂之當必忻然加七箸余於時初進觴曰是乃所謂禮侯之所以壽太母者壽太母也再進觴曰是乃所謂推老母之壽之理壽太母也三進觴曰是乃所謂溯太母之宜壽者壽太母也余復何言哉余復何言哉惟念侯為凌川先生後人先生前理學名臣也淵源有自典型尚存若乃什優則舉其相與以有成者幾何人也下車以來升堂拜母卓乎古人風交余尤極謙謹意或有在焉特敢以卿大夫之孝進竊願自勉以與侯共勉之矣

壽修母王太夫人序

孝有二乎曰無二也若母即吾母斯言也可以知孝之無二矣夫天下事物繁多苟非吾親之所應有者視之為二可也承歡聚順之際關人子大節必有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心施受乃各得其安其無分於人與我之孝而二之也明矣我郡修侯事太夫人以孝著幸際太夫人之賢而孝益彰家庭之間融融如也公刺蒞近兩載以平恕為治政簡刑清卓蹟甚多大約歸於愛惜百姓每行一事曲體太夫人撫摩至意諒然然而出之視百姓羣而在堂下無異侯依依膝下也某稔知太夫人賢而有德相夫子以誠訓

生而負天地正大之氣長而勵公忠伉直之風屹然於當代入為家庭重出為朝廷重往往推本於篤生毓德之二人然亦有以母代父以母代師者尤推本於慈育貞靜之一人其積之也厚而發之也必昌其事或不可得而究其理皆可待而斷也問嘗以理徵事木公生於東金母成於西長養收藏乃歸其功於太華之上而不居此地道也臣道也母道也所以佐乾德而相成故遠而食其報者更無窮期也我年伯母賈太宜人世綽綽有餘幼從父母就家塾讀孝經內則女訓諸書未笄即儼然士君子行也及于歸去貴介氣執婦禮事公姑勸夫子友諸姑妯娌服勞謙讓時家政殷繁內外食指千數凡朝夕饗殮春秋宴享婚嫁吉凶事無巨細皆身任之而公姑兄弟上下皆以孝稱猶曰此婦功之始也所難者年伯贈公甫二十三歲即不祿上奉垂白下撫孤息一女一男收淚強生支持內外謝除衣飾蓬垢經營吸啖冰霜憔悴荆棘十年內女嫻執盤子勵采芹乃別治腴田百畝茅屋數椽勉孝慈於風雨晦冥之交即公姑父母亦莫窺其治生之策而宗族鄉黨皆望之為巍然丈夫事猶曰此家庭無事之日可從容觀子女之有成者也俄而公姑捐館舍焚焚孫子變羅冠警兵戎生郊外嬰倉卒內應艱虞即二人喪事諸昆亦竭蹶張皇太宜人悉傾夙囊盡哀盡禮不以捨讓而廢其儀不以分爨而卸其咎遠邇大小無不以純孝稱家婦此尤丈夫子之所難者也猶曰家事耳既恤籌燈亦嘗履冰授書誨子成丙戊進士初筮商城蕭蕭行李老懷莫支太君曰吾有生不作稱貸資亦未有謀稱貸資做好官之理乃毅然售孔西業約得金百餘兩屬單騎走仍戒以勿妄取勿苛刑貽母氏憂而商城公甫下車荊秦繕睥睨均里甲招荒亡七千餘家商得成邑諸臺交列刻章稱循良第一天下皆聞而賀之曰此母教所成也雖然此子以事親臣以事君義在則然耳猶憶公偶遣僕省母具服食一棗使者過渡遺水漬太宜人知乃手書戒之曰守土不除道路輯橋梁是溺職也公受書即往鳩工治橋成至今民懷之溯石曰衛母橋猶曰此有司細事

也。商之境內，悍民負嶠者四十餘寨。歷年未得平。太宜人方屬之，勿請兵，勿邀功，徒殃吾民無益。汝其開誠布公，躬宣朝廷德意，去劍以留吾赤子。公即身犯賊壘，賊環甲列，矢何公。公宣大義，倡忠孝之旨，諸寨伏軾斂罪，流涕請降。是太宜人一言而勝數十萬甲兵。仁人孝子，其社稷之利哉。猶曰：此吏治之可為者也。公既以賢良受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遷工曹，即以本官兼御史，按江南宗族里黨成賀。太宜人獨愀然曰：兒性剛直，恐疾惡甚，獲過公入境，果訪大貧，臬司特簡入告。世祖章皇帝立遺法，遂奉溫旨，謂公卻餽發奸，不負委任，乃破格陞京堂。一時吏皆怖恐，天地震動，事已忌者，借端肆誣，幾巨測聞者，憂之。太宜人獨怡然曰：兒未獲罪於君父，勿憂也。未幾，荷恩歸，是明於事上之義，持身之節，而事變禍福之所不能移者也。豈非女中丈夫哉。長女歸趙，趙兩世皆遺孤，乃願乃復，延師成家室，迄今為趙氏留一塊肉，未嘗墜厥宗也。公以長孫未立，憂形於色。太宜人曰：勿憂也。兒性直，不能樂善，倘勉行十事，將為吾家詠昌熾矣。侍御聽受教，母曰：先平糶，次周同族，次恤戚里，次救枯骨，平道路，請於官，免里民貢絲苦累，歲除逋租，遇饑量賑，置祭田，立宗族約，行未逾十年，舉四孫，方未艾也。且也，躬尚儉朴，不佞佛，不信鬼神，而霜露伏臘，必祭必恪，勿盤典常，內外子姪男婦少長六十餘人，婚嫁諸大事，贈遺無間，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闈，吾里大司寇白公，語宗族里黨曰：賈太守善以持躬，嚴以教子，惠及人，寬以逮下，積德以裕後昆，可為吾邑諸巨室法。蓋達於學問之淵，明於艱貞之義，不以窮達易其所志，不以常變違其所守，不以一日之華靡，而遺後人之驕奢。六十年苦節之真，八十年劬勞之蹟，此真偉然丈夫事，而士君子之篤行所不逮者。樞與侍御公同年登進士，見公丰采氣骨，杰出三晉，洵國家未易得之才也。比奉簡書，樞竊喜此出必不辱君命，而馳馬到處，墨吏望風解綬，實足為慈闈光。十年來，菽水承歡，躬耕侍養，聞者未嘗不慕其天倫之樂，而惜其身退之蚤也。茲逢設帳之辰，子若孫進觴膝下，顧而樂之。且曰：今日之舉，皆朝廷之恩也。祖宗之德也。吾茹藥撫孤，敢云有功於衛氏哉。亦祇求不負衛氏耳。猶歎盛哉。天地正大之氣，公忠伉直之風，在衛氏家庭間，此即年伯母之所以為福，而即所以為善矣。交梨火棗，王母西池，何足稱耶。樞因書之以答士大夫之請，及宗族里黨所願焉。

壽李太母吳太淑人序

嘗聞天地間中和純粹之氣，蘊蓄久而發越必奇。發越奇而凝承必厚。是以為慈為孝，為忠為義，皆中和純粹之氣所結而成。而鍾於閫內者，尤未易多觀。非若西母瑤池之談，長生久視之術，浮誇怪誕，為吾儒所不道者也。壬戌之春，正月二十六日，為李太母吳太淑人設帳辰。鄉之先達暨諸同人輩，僉謀致一言以壽。屬余文，余不敏，謹不容辭。然又不敢以文祝。懼失實也。蓋太母于歸後，婦道克修，家政嚴肅，上事舅姑，下處兄弟妯娌，或致敬致愛，或盡禮盡哀，家人婦子，稔知懿行有素，自宜曲致其歡忻，各罄其頌禱。初非賓客祝嘏之事。余烏得而稱。即稱之，猶闡德之常，何足為太母異。余所異者，惟太母之慈孝忠義，且俾令子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有以仰承太母之慈孝忠義耳。八閩自定鼎以來，海寇擾攘，幾四十年，太母巾幗丈夫也。身處困阨之中，動以大義激發，雖崎嶇多難，艱苦備嘗，無幾微怨歎。甲午乙未間，海

氛尤劇，慘掠遍野。太翁負經世才，慷慨有大志，聚眾抵敵，賊莫敢犯。爾時鄰近鄉邑，依託者甚夥。太母日備饘粥，以食來者。至事平不倦。太翁得以專力禦賊，一鄉賴為長城。皆太母內助力也。迨甲寅之變，逆藩弄兵，全省淪陷。一時封疆大吏守節無虧者，僅二三人耳。其文武將士，苟且偷生，且覲然為功名富貴之計者，不可勝數。太母素以忠孝教諸子，長公行卿以編修歸省，適家居，奉太母慈訓，矢擒逆渠，以報朝廷。間道具臘丸疏，奏破賊方略，請大兵入，願躬率鄉勇一旅，迎王師，恢復省會，安輯閩疆。未即行時，太翁尚無志，與太母百計網羅，鎮靜一方，而家門之安危利害，介在呼吸，視之泰如也。遲之又久，大兵度仙霞嶺，全圖底定，不意海孽復肆，猖獗困泉郡，浞援截斷，不得過。首卿鑿山開道，斬木成橋，其牛酒迎勞，大兵解泉圍，賊敗遁去。事既平，首卿奉溫綸，以學士特用，開邸報至，伏膝下，不忍離。太母曰：君父恩深，正宜圖報。此行同爾北上，爾安心供職，是吾所願。雖異鄉風土，霜雪飄搖，弗避也。首卿喜甚，萬里關，奉慈輿抵都，躬侍色養，每五漏趨朝，辦事畢，歸寓所，與次君孝廉左右相依，已極天倫之樂。聖主方事兩宮，因滇南捷至，海內蕩平，恭上徽號，錫類加恩。太母榮膺天寵，迴想逆氛熾亂，流毒家鄉，抗節不屈，親族莫保，幸而得有今日，乃北向稽首，祝萬壽無疆。太母之心慰矣。余謂首卿所以慰太母之心者，正未有艾也。首卿學宗孔孟，理貫程朱，平日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之志，徵諸踐履，久矣。今堯舜在上，典學日親，宵旰圖治，期於家給人足，戶登仁壽。首卿入而備顧問，資啓沃，以嘉謨嘉猷，仰佐聖德高深，或出而秉節鉞，詰兵戎，任察吏，安民諸大事，皆足國爾忘家，顯親揚名，使太母之慈孝忠義，流行天壤間，盡化不慈不孝，不忠不義之人，太母之心，不更慰哉。余聞李之先世有清溪公者，以布衣善養鄉國，數傳至太翁，蘊蓄既久而太母實成之。既相夫子，遂啓後昆，始以義成首卿之忠，繼以慈成首卿之孝，中和純粹之氣，結於一門，發越奇而凝承厚，壽之理醇乎備矣。余不文，敢以實為太母頌者，有如此。其鄉之先達暨諸同人聞余言，僉曰：是可以為太母壽矣。遂書之以效升堂拜母之誼云。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感也。蔚為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載在郡志者，代不乏人。育之成之，率出於鄉校。明末學宮傾圮，乏科第者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文科，日始開。其後官此土者，僅湖望一瞻趨耳。雖茂草盈階，弗問也。嗟乎，為天子命吏，曾不聞操激勸者何政哉。會有曹侯者，以淇令擢知吾州事。下車以來，有百廢俱興之志。甫謁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為國家用。此而可緩，孰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局垣，悉燦然可觀。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屬余記。將勒石焉。余亦德侯者，曷敢以不文辭乎。余惟天子右文，前歲幸太學，行釋菜禮，畿省士子肄業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人文不燹，紀清朝盛事。曹侯仰體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茲舉其作之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絃誦不輟，甯惟是尋章摘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升學，顏流鴻樹，駭以應之也。孔孟顏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尚在人者，皆吾師，以德

行應。則有史先生東昌之孝無間言。以氣節應。則有龔先生諒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生耕之著述自命。以理學應。則有鄒先生森之致知格物。是皆產於蔚。學於蔚。至今尚懷懷乎有生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何必仰止。遍海內。先名後實。以辜我侯作之之美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諸士入學宮。承教澤。霞起雲蒸。奮然而興。以待異日之用。即與吾蔚先輩諸君子聯蹤接武。又何多讓。且人視蔚為窮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靈。亦非風水家荒唐之說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後。盛衰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即我侯藉手以報天子者。尤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重修蔚州東嶽廟碑記

東嶽之為祠也。義何昉乎。世之人弗察也。其以神道祠之乎。抑以人道祠之乎。如以神道祠之。神不享非禮。禮之所制。舉非人之所得而祠也。不然者。非僭則瀆。如以人道祠之。古者埽地而祭。於禮盡然。祖宗不血食。孝子慈孫有聞而恫焉者。而嶽不與焉。嗚呼。世之人何弗察也。按禮冬至祭始祖。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為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求之洪濛胚胎之中。凡因類致報者。竊附於尊所自出之義。而不為過。泰山位時東土。天地生氣從此與焉。蓋自冬而春。負氣成形。於義為父母。祠所由昉也。讀大雅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蔚地故屬邊塞。豈無名世之產。寄我聖朝之藩翰者。即甫申偉業。代不常有。至間出而為忠為孝。為狂為狷。近鄒魯之門。接濂洛關閩之派者。亦不乏人。下而耕鑿之子。耕鑿之儔。介冑之夫。坐作貿易之輩。身際太平。遇歲時伏臘。習蟄社諸故事。稔矣。親親嶽祠。豈辨香而忘之。雖然。先王以神道設教。所以教天下後世之孝子慈孫者。詎如斯而已乎。夫人之生也。由父母而推之。以至於始祖。遠矣。一呼吸而近焉。由始祖而推之。以至於天。尤遠矣。一呼吸而近焉。世之人有虧體而辱親。違心而害禮者。祖父之罪人。即天之罪人。而天猶有享之者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願往往以負罪之身。之心。操幣幣紛然走祠下。余不知貨宗有靈。其果享之乎否也。曩為里人進此說。惜未有明其義者。時父老某以廟貌傾圮。募金重葺。一旦作新。是舉也。為祠之義亦可以察矣。因其間記。遂書以勒石。考舊碣創建於明萬曆四十年。重修至今始。殿廡門楹。俱罔增置。故不悉載。厥工興落。則康熙元年壬寅歲云。

蔚州曹侯去思碑記

郡大夫曹侯。刺蔚三年。擢粵西潯江府倅去。去之日。蔚民賢者執節。愚者攀轅。愛侯如慈母。蓋侯治蔚。有循良風云。既去十閱月。父老忽以去思碑文請。余起而應之曰。世之頌德政者多矣。大抵任則頌。不任則不頌。頌以任而省也。思者百無一焉。嘗聞頌羊叔子之文。遠者悅觀。贊狄梁公之碑。不獲見者憾焉。無他。情在其中也。今者父老言之而余記之。夫亦何所省而為之者。其矣。我侯之賢。而民之思之者。其情至也。衣不深練。食不重豆。我侯之儉。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不用句楫。不擾車牛。不受飲餼。投繯誑詞。以長輕生之習。我侯之嚴。以愛吾民也。民思之。革頰鏡。絕請託。我侯之正。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修學宮。以課十。飭保甲。以緝盜賊。我侯之勤。以愛吾民也。民思之。禁私派。懲健訟。聽訟不加嚴刑。而兩造俱服。我侯之明。以愛

吾民也。民思之。夫民有情而無文。其可余者文也。余文曷能文。文而不及情焉。勿文可也。聊採衆之所言者。書於石。以志蔚民之情如此。前之去此。士者可以知蔚民之情矣。後之官此。士者亦可以知蔚民之情矣。曹侯名士琦。號韓伯。遼東人。由貢士順治十年任。十三年去位。

夢記告魏石生先生

余夢中得句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事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以告石生。石生曰。此乃先聖之微指。造化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然既蒙下詢。敢不臆測以對。夫天地者。乾坤之郭廓。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物。功莫大焉。然天地自然而成。不有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其事雖推衍無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先乎。人能於性命之內。時常戒慎恐懼。得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鄙見如此。希更進而詳之。此正月八日夢九日解也。余讀至戒慎恐懼語。意先賢所云觀未發時氣象工夫。只一個靜字。離卻靜字。便涉後天學問。微危之界。人禽之關。於茲判矣。越十日為燕九節。同諸友過白雲觀中。余因而乞夢。夢長春告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覺時如冷水澆背。猛然可省。始知君子戒慎恐懼。兼乎動靜以為功也。若兀坐一室。塞耳閉目。畢竟可靜不可動耳。高明以為何如。

夢易記與王允升廣文

壬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夢與一長者講易。余問曰。六十四卦之外。仍有卦否。長者曰。有。余曰。從何起。長者曰。從寅字。余曰。取何象。長者曰。執象而忘象。先父亟來語之曰。欲仁而仁至。夫夢。幻境耳。古人常以驗學力。况言理言事。有裨身心者。雖幻亦真。必述而記之。今夜講易一夢。問答分明。尤不可忘也。長者之數語。固非常談。先君之一言。實為特訓。足下易學精切。首希齋中。默會而詳解之。勿訝說夢也。王君步階解之曰。夢之說不一。有所謂真夢者。如聖人周公之夢是也。聖人生六百年後。精神上注於六百年前。始於夢寐間恍惚晤對。是即心成象。殆所謂夢寐通之耶。晚謂尊夢亦然。想夢中論易之人。即生平持敬所學之人也。佩服敬久而象因以生焉。問六十四卦之外。有卦否。曰。有。夫卦誠不盡於六十四也。引伸觸類之說。已見於繫辭。故焦氏之易。四千九十六卦之繇辭所由來也。問曰。從何起。曰。從寅字起。寅之時義大矣哉。天地生生不已之心。至寅而始動。造化陰陽之氣。至寅而始舒。畫以寅為始。人以寅而興。故康節先生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也。寅於卦為艮。繫辭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皇極內篇亦云。東北。萬物之所出也。亦即太極圖所謂繼靜而動之候也。統觀之。寅乃動之始也。始悟朱子所云。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或在寅之前也。筮法九六為老。七八為少。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十有八變之後。奇偶動而變生。九六與而卦立。從寅字起者。或此之謂歟。問曰。取何象。曰。執象而忘象。夫忘象之說。未易易也。夫易假象以明理。誠靜反乎理之原。即象而理固在。不必象而理亦無不在也。蓋著眼須在象先。

也。况形而下者有象，形而上者並無象之可執乎。上古聖人立象以盡意，後之聖人得意而忘象，故學易君子居安樂玩，以身心體之，誠以非深於易者，未足以語此也。後太老先生語之曰：欲仁而仁至，是點醒語。若謂欲論易而易之理已至，欲傳易之人而傳易之人已至，如以道論道，至忘象而道已至，如以學論學，至忘象而學已至也。夫論易而及道與學者，何也？蓋質者敬也，從質字起者，或仍示以持敬為入門也。道與學，舍持敬工夫，曷以兼忘象之境乎？未知孰是。惟先生夙夜兢兢，務以持敬為下手工夫，思上即會孟之傳，下明伊洛之學，真積力久，純一無間，自有夢寐之通，恍惚晤對，此即性地靈覺之神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此之謂歟。宜與聖人周公之夢，同一精神之感召，似未得以夢說而概忽之也。晚之管見若然，不知果有當否。

鄒子傳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於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賢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謂孔子命弟子某讀其書。遂有鄒子。鄒子生而清慧，體不勝衣，弱冠以仲尼徒自許。諸子避席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驛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撰兩鎮三關志，以百卷計，撫陶唐迄今故實，且備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敘，尹屬稿，鄒亦屬稿，兩人各出袖中指，率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觀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卷好書，別無答者。人謂書魔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謫戍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觀心約垂百年，湮沒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武承之，素以古學自勵，雅志表章，嘗就緒紳家力索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竊得之，如獲拱璧。甲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為傳。又二年，衛澹足水部梓而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辛，來取仲州守為之傳，頗悉。著有兩鎮三關志、鄉約、塞語、朔野山人集諸卷，皆行世。隱者亦一時異人也。

屯牧道范公傳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先起家邵陽令，歷朔州陽和監司，改蔚州。公少服家學，以忠孝存心。母太君逝，遺八行圖說為訓，時有冰淵之志。率僚屬對百姓，悉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朴素如布。蓋賦性清介，尚儉約為仕宦倡。非佞佛持齋者比。屬下吏無敢餽一酒一蔬者。關西四知，惟公有焉。每朔望詣鄉約所講八行，勵蔚士民。大意歸重孝弟，口自申說，提出良心。聽者無論老幼，多感泣。風俗差變焉。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次年，以疾卒於官。無子，棺斂不能給，賻妾絕食亦縊死。俱葬葬廣昌，士人哀之為罷市。

鄆縣令宋公傳

公諱永譽，字葆恥，汗羅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韶，萬歷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歷庚戌科進士。世為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蹟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關

精舍於洛水聽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鄆縣令。受命之日，單車就任。郡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蒞任後，日夜焦勞，咸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諸務，雖倥傯指擻中，井井有條。本年分較秋闈，得士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時賀逆蓄異志，久公憂之，豫戒城守具，躬率邑之義勇，有膽識者，盡戰守策。紳士謂邑無重兵，度不能禦。公曰：臣子之義，誓與此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虞也。亡何，賀逆令賊黨持牌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其牌，禁鋼賊役。次夕，賊遂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公，不忍殺，復溫言勸公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不予。賊怒，手刃公。督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烈可憫，撫軍雷公與，稱其為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上其事，請卹典，得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趙介菴先生傳

公姓趙，諱時朕，新安休甯縣人。號介菴。八世祖為徵君子常公，諱沔，即世所稱東山先生也。光祿文水公諱廷賢，是為公祖。樞林伯玉公，諱完璧，是為公父。公性至孝，善讀書，少補邑諸生。旋游國學，公兄大鴻臚諱時用，為都諫，時家居，順宗伯瑞屏至自崑山，見公於坐，奇之，其鄉之金太史正希，亦嘗稱公善屬文，因負笈從兩先生游。公因端人，而又日聞兩先生持論侃侃，莫非忠孝大節，砥行立名之說，益敦倫門內，為己之學。伯玉公客亡真州，公甫弱冠，辭歸，幾絕，扶柩江行，至蕪湖登陸，號泣徒跣，以歸。卜葬從禮，公體素豐偉，至是羸瘠，宗黨相見，有不能識者。讀禮既終，澹於進取，每天下大比，或勸之試，必謝曰：母老矣，吾當以義命自安，自是奉母家居者三十年。既歿，哀毀一如居父憂時。公族姓繁衍，懼親盡則情疏，為立宗祠，置祭田，歲時伏臘，集其父兄弟，以饗以譔，尊卑秩秩，四方觀者，莫不油然而生孝悌之心也。公嘗渡浙江，樂武林湖山之勝，遂家焉。甲寅冬，省墓歸，而饒州寇起，逼新安，新安人恐，各謀徙他郡。縣公獨以邱壠所在無去志，未幾，寇果至，里有惡少年，引賊黨盜劫公家，公走入松蘿山，趨而躡，自懸崖墮，著樹得不死。質明為賊黨所獲，公罵賊，賊大驚，且見公修髯廣頤，衣冠甚偉，儼若神人，勿敢害。由是播遷流離者久之，寇退而返，室廬一空，公視之，不以為憂，獨登向所藏書處，名萬青樓者，見標帙無存，而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詩注諸書，鏤版亦皆失去，乃歎曰：喪吾寶矣。因諭諸子，恢復故業，當以重梓東山公著述為首務。先是，諸子宦游四方，迎養則拒，寄俸則卻。次子天羽，官戶部，遇覃恩，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而公於處亂之後，益留意身心性命之學，足跡不入城市，布衣蔬食，蕭然環堵中，日讀書數卷，體固神完，不杖而行，間為吟咏，能燈下作細楷，如是者復數年。壽七十無疾而終。子六人，長端，山西介休令。次吉士，戶部主政。次靖士，杭衛守備。又次俊士，玆，翊士，皆邑諸生。孫二十二人，為明經者一，為文學者七，曾孫十人，並幼。

庸齋子曰：予日與江左之賢士大夫游，但聞介菴為隱君子，及詢其生平，後知介菴以純孝稱。余敘次行事於處家庭之際，致詳焉。雖其排人之難，救人之危，莫可殫述。然百行之原，其最大者，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暮齒嬰鋒鏑之禍，而卒免於難，宜矣。次子天羽，服官農部，聞計京邸，予往弔之日，見苦塊悲號，至情

慘切向之鬚髮如漆者。不一朝而如絲。予深為感動。歸語同署諸君子曰。天性過人。不可強也。昔陸夸喪父。柳敏喪母。皆鬚髮頓白。至今稱之。天羽亦然。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動忍子傳

動忍子姓武。名之烈。字承之。蔚州高士也。賦性疎懶。不事干謁。見人富貴。特道義。輒狂笑不已。里中有孝友者。如某某雖極貧且賤。乃肅然敬憚之。讀書尤好博古。漢魏以上。唐宋以下。年月姓氏。世系爵里。悉成誦。有友勸攻舉子業。承之曰。吾無宰官命。科第非吾志也。願以諸生老。牖下。又通數學。與人卜多驗。以故四方之人入蔚者。知有動忍子云。幼失恃。稍長。事其翁。備色養。翁老疾。承之晝夜侍牀榻。衣不解帶者數月。翁曰。蒼頭可代汝。動忍子曰。蒼頭服役。久倦於勤。焉能代兒乎。比翁棄世。晨夕奉木主。一羹一菜。必整衣冠揖而獻。既撤乃食。垂三十年如一日。作五噫歌。追念庭訓。孝思極篤。行事取法古人。跬步不肯苟。而自檢復甚嚴。嘗指天而問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子我者。我敢效賈客之營利而忘本耶。有辨才論古今事。頗類滑稽。聞人有過。輒面諍。語出人多銜之。因作動忍子傳。蓋自箴也。時或攜妻子居荒村。不欲入城市。人亦莫與交。魏子每就而問之。得所著詩文一集。名曰動忍齋小言。為行於世。

奇窮子傳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髯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一語及生事者。會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搆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如耶。歲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而涕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者。卒得証。亦不少貶。後以草廬蔽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裏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南眼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為莫子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南云。



寒松堂集卷六

書簡

東刁蒙吉先生書

樞生也。晚待罪都門。十有四年。慕孫鍾元先生之學久矣。而於先生則未嘗悉聞也。近年因退谷先生居林下。始就而商之。得知祁陽有先生在焉。每一過退谷。未嘗不仰泰山北斗也。時坐仕進。不敢通名左右。頃者山居侍母。去退谷漸遠。書來謂一時可以性命之指相印證者。惟先生一人耳。計自蔚至祁。以道里言之。先生之廬。較近於蘇門。樞執鞭以從。所忻慕焉。第因老母春秋七十有四。晨昏菽水。實難遠離。一段真誠。託之箋素。古人神交私淑。得無近似耶。况樞地處邊塞。穿陋無聞。欲從册子上探討。亦無所得。妄輯嘉言錄一書。以求入門。又輯儒言錄一書。以求登堂。先生為萬世道統。計所學之自得。著為書者。定不少矣。先乞惠教。啓小子之昧。而開後人之傳。或亦先生之心乎。幸勿吝。若樞輯者言也。凡以為行耳。然行之不逮。更望嗣此進而教之。茲敢以退谷先生之言為紹介。又託年家韓公為先容。兼附近刻二種為文贊。外凡例一册。以明所事之有在也。統希涵照。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佳著久不得見。意者向之誠猶未至耶。抑易水秘之枕中也。長至月杪。走尺一問原。不謂韓公先已出境矣。拙東錄稿附聞。頃讀乞言引及滄州先生序。孝子之情。諒然如話。自揣平日。驚於詩文。邇來都廢。勉以轉詞。頌賢母。是樞之妄也。敬擬小贊。為壽於城。致之日。南望下拜者。再。僊先生俯嘉此意。勿與珠玉並列。感當何如。承問嘉言錄。並無副稿。丹陽之梓。因舍親抵任。誣誤。不便相煩。待取回原書。另當呈正。僊言一書。乃樞蚤辦程途。以為依歸地者。若二表一代之人。正千秋之學。會奉教於退谷先生。而謬任之。先生業有斯文正統。垂訓將來。該活定無遺矣。又何多事哉。姓氏目錄。奉高明教之。位置不宜。並勞改正。樞以愚昧。辱大賢不棄。下詢生平功課。俾樞汗愧無地。此時而諱病忌醫。不忍也。更不敢也。念樞幼為辭章。科舉之業。長居詩賦利祿之場。幾如無柁之舟。隨風飄泊。幸而不致顛覆者。惟確見盡倫為道。寡欲為入。道工夫耳。乃氣質未變。黑白太明。兼以好古多言。諸凡一言一行。一交遊。一取予。時時有敗名之懼。處處見他人之非。且識見多偏。往往矯當世之所為。而以一事從俗為恥。凡此皆樞之病也。四十以來。始知向學矣。從諸儒閱歷之言。探討孔孟真消息。而又疑高談性命。不務真實踐履者。幾幾乎徒騰口說也。甚而明立宗門。暗襲禪曰。誤一身以誤天下。後世不淺。儒言之輯。蓋亦不得已焉耳。究竟亦屬多事也。至樞山居奉母。日用之間。救水而外。無一可為先生道者。然而為善於鄉。未嘗少懈。優游歲月。萬不敢出。竊思涼德如樞。里社之望也。習禮義。正風俗。亦士大夫之責也。其可述而志者。大抵在此。此歸里三年之有事。俾父母之邦。聞而感焉者也。第恐名根尚存。立言不謹。或舍己而私人者。有之。驗之古人之書。清夜之夢。未盡合符。正苦無下手處。今行年四十有七。受病已非一日。敬依明問。縷縷詳陳。先生大道為公。可因其病而藥之。樞雖不敏。願請事焉。格物學顏二說。近日偶得。並呈指示。滄州序看過完上。近刻八種。無復風雲月露矣。敢附覽斯文正統。渴欲奉教。僊韓公不即復任。又遲歲時。何以自慰。煩重印一部。惠我。其藉手抄錄者。深慮勞神。或不得不久待耳。

答刁蒙吉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闕。重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稿六册。敬存案頭。容卒業另報。僊言錄與斯文五經。原不可以一例觀。蓋僊言以語錄為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為二書之階梯。未可知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稿呈教。名樞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也。高邑固不倫。即康齋薦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與本傳俱無徵。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末議。何叔邱。邵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邵以高子許耳。羽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真禪。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脚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關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宦轍所至。毀佛寺為儒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請於退谷先生者。惟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修辭立誠。似當為第一劑也。別論柏鄉世好。諒必慕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為贊。去縞紵遠矣。但新簡銜衡。不

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册附覽。竝乞隨筆點正為願。仍有內篇竝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壁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李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馮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使者到。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長與欲覓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函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竝諸稿。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揣候台論。昨認論康齋擬之。蔡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為權倖所薦耳。惜也。非貴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廬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開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為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足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樞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竝惟詳示。宋儒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廬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樞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遺之。樞意斷不及此。且樞庸齋祀文正者。謂何。甯不為退谷先生一助。高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僊言錄一册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因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不簡。當如何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癩狂病者。只與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在披閱。示樞以的。幸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盡。况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告久矣。再承專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刻記之末。尚乞筆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吝裁答。直抒胸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途。遵台命也。刻記莊誦數過。字字會心。聖學得傳。千秋大事。樞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罄其一得之見。甯為先生割愛。不敢為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所為切禱者也。續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竝近稿一册。皆觸類而及之者。先生點竄擲回。以志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册。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領略名言。不敢草率。盛伴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吉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稿。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盡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烏得不感。若拙手素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僊洽而梓之。凡在在前。何以法今而傳後。即附在刻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刻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益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駭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

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誠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為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此問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德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誘懲直諷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厲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聞夏望前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遠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皆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康齋原不敢與蔡邕相如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享之知。是其不幸者也。况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真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竝存也。惟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何嘗語語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強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尙未卒業。統容另正。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邊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為。蓋心折。割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慎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

耳。前大集稿中。不避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稿雖蟲之技。亦煩目及。猶家人說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朱子與南軒東萊商訂四書。何等功用。今人各闢壇宇。恐未可倣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札云。澤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夫。敵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剞之惠。感不去心。什便則學。此又一益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讀矣。然既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為照心鏡者。有視為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誰說來。噫。策勵而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為歐公解。先生又為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為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何管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况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為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華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儒悲之辭疾。再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為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關擅字。自占地步。為聖經計乎。為躬行計乎。為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倣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為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即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為己非為人。也。授梓使為人矣。先生慎之。擬各錄一册。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為敵州閱月。課卷。蓋鄭侯因。初初改策論。未諸體裁。月合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例。事竣。復。竝附印事小詠。統乞垂覽。

與刁蒙吉先生書

辰冬藉復函丈。再閱葛裘。未獲奉教。原擬去歲。歲候起居。寸誠不果。仰企逾深。區區之私。積至今矣。素知先生潛室闈修。立身行道。承歡太夫人膝下。有暇則著書立言。啓發後學。洵吾道之師表也。前者不揣愚

味。妄冀成。累千百言。賜答不倦。深愧未能領略。抑且謬有辨端。迄今思之。膠固葛藤。每多過失。蓋樞初學之人也。就其資之所近。為其專之可為。大抵在困勉之間耳。先生學識超絕。深心大力。與初學心虛力薄之人。迥隔天淵。故一二未合。不獲引樞而進於上也。如求放心說。先生持論自正。樞但從遷善改過求之。即先生所謂善用之一。一皆求放心之良方也。靜坐及心無一事說。先生闡發忠憲之意。亦最切。樞聊從接物求靜。事求靜。磨鍊疏慵。再圖寸進。奉有明教在焉。至於辨駁先輩。恐屬輕狂。然學問各有得力。不可強同也。一說不能無言。然亦不能多言。仍於問途集正文之旁。附見數語。原稿另騰呈上。兩地各存一帙。以俟異日面訂何如。大著近日必多。劄記料已劄劄。統乞惠教。憶前書內有頗嫌取忌一語。蓋指先生集中文字。問有涉忌者耳。非謂作序有忌也。惟鑒之。樞向以移風易俗為志。匪一日矣。前歲因州守鄭侯嘉意。人文。以舉子業月課諸生。樞亦與焉。年來專工時藝。儒言尙未成編。舍己而若人。所不免也。無以報先生。奈何。樞家庭無恙。託庇良多。湯藥晨昏。不能無事。惟樞行年五十。讀書甚懶。著述維艱。上有老親。下有幼子。皆於一身繫之。樞之為身計者如此。此後言期日少。行期日力。先生之教。終身以之矣。昨年退谷先生札云。聞樞至。就先生講學。不知相聚幾日。所謂何經何子云云。此誤傳也。樞有母在堂。歸養八年。蔚城百里之外。未嘗一至。徒切高賢之望耳。敢以附聞。蔚有烈女。大關風化。乞先生立傳一表章之。諒必不靳也。何如。

答刁蒙吉先生書

歲前仲夏。小价捧到華函。讀之起敬。知先生之學。由博而反約。居然典型也。即如求放心一段。從心至於耳目言動皆然。云自大學或問小註中看出。樞未見而先生得之。樞言頗不謬矣。先生之閑邪存誠。與樞之改過遷善。不分內外而自合符節。蓋邪與過或可強分。誠與善可分內外乎哉。其靜坐之說。未嘗聞自尼山。不必深論。即云程子靜坐。如泥塑人。不過門人塑先生。非先生自塑也。先生第居處恭耳。人有浮動之氣。病弱之質。靜坐卻煩可也。與聖賢學問何涉。高忠憲心無一事之謂敬。更不敢從。若先生以人欲解之。又似不主一矣。人欲可主一耶。樞前云讀書甚懶。著述維艱。因讀書著述之勞。節省心力。奉高堂課幼子也。先生謂此即與忠憲所云心無一事合。豈讀書著述盡人欲耶。又當別論矣。讀大學古本辨。辭嚴義正。千古不磨。至於格致補傳。而總名曰翼註集。先生苦心備至。夫復何言。所言者一得之愚耳。樞於大學。實無確見。竊謂以曾子解經者。明傳所以明經也。以諸儒解經者。離傳所以離經也。如史例然。經為綱。傳為目。註為論斷。則全經矣。不然。曾氏子親承聖教。獨得一貫真傳。而顧不能發諸儒之所發。樞尤不敢信。若致知格物一傳。居十傳之中。不前不後。何以獨失。且八條內用先字者俱存。此句用在字者何以獨失。真有不可解者。幸朱子補傳。分明明。毫無疑義。後人猶支離妄誕。若其無之。不知講成甚話矣。補傳者其有憂患乎。註補傳者其有憂患乎。第先生註焉。樞亦註焉。註之心與先生同。而註之言與先生異。不同而異。則為怪異。不異而同。則為雷同。參同酌異。惟先生是賴焉。謹錄大學管窺。敬呈裁定。歸於至當。二集合而為一分。而為二。亦可何同何異哉。示來辨道錄。整庵一册。格言固多。第未識所辨佛氏諸語。從何得

來。彼時禪學盛行。豈大儒亦旁及耶。抑因闢禪而始究心耶。設有辨之者曰。整庵且讀楞嚴經矣。其何以解。竝望先生決其疑。閱棠旌先生序。及答友人書三段。一一領教。南省既有虛心向學之人。何無一切近就裏之語。或亦講學門面使然乎。此樞揣摩之言。未可薄待天下士也。率筆直復。語無倫次。惟先生察原不相聞問。又經一年。時時念先生起居著述。每切裁候。安希教言。祇因樞菽水未盡。致老母自二月抱病至今。臥牀八閱月矣。初則腰痛。繼而胃痛。遍體浮腫。腹脹如鼓。日喫冰塊十數盃。以代飲食。說者謂年高宜補。愈補愈劇。不得已而攻以瀉之。二十日內。利下百次。則飲食大進。腫脹漸消矣。此樞所以喜懼交集。諸事俱廢也。目今雖未霍然。可以無恙。緣修一言。擬十月初六七日。端候左右。路引已便。不意遠使先至矣。偶然之舉。何相值之奇耶。再拜開函。如聞提命。方喜慰問。知貴體亦有違和。又以鼠牙雀角。重擾潛室。昔人所謂道高毀來。德修誘至。茲於先生益信矣。幸而當事者知品行。心竊重之。亦安能為盛德之累哉。然橫逆雖由外加。工夫惟在自反。以先生學力之堅定。無庸贅言者。若樞近時攻苦。專讀醫書。以補人子知醫不精之憾。課士範俗。俱不暇及。即小兒功課。未嘗過而問焉。精神如醉。髮添霜。不復夢見退谷先生矣。所聞昔日神交數語。錄稿請正。所謂夜夢驗工夫。固學者事。難乎免於康齋之誚也。何如何如。東林之學。絕響久矣。後有作者。先生豈過翊乎。幸善誘焉。樞也鄙陋之人。數勞開牖。不敢信其力行與否。然而鸚鵡能言。則有深戒也。願與先生共為之。寄來烈女一序。天地間真文章。真烈女。足稱雙絕。樞何人斯。亦附不朽。溼野先生文集收入。老母初度。概謝親知。病榻非慶祝時也。過辱高誼。當於古人中求之。獨愧不克祇承耳。謹此致謝。附具不腆。為太母獻康甯之喜。與物俱將矣。

答刁蒙吉先生書

東孫鍾元先生書

某碌碌迂腐士也。竊不自揣。私淑先生者廿年矣。然私淑先生。見而知先生者也。讀乙丙紀事。知先生之氣節焉。讀薦舉諸疏。知先生之品行焉。讀歲寒居答問。知先生之學問焉。晤馬玉笏水部。又知先生之家庭父子安貧樂道焉。然既不一望顏色。一接聲歎。終未嘗一訊起居者。私心竊冀異日。當有立雪程門時也。孰意十年仕宦。未出畿南半步。十年家居。又未離慈闈一日。邊城荒僻。士大夫可通往來者。更無一人。坐是翹首夏峰。可望而不可即。真不啻泰山北斗也。近者友人王夢航因某與書。有企望先生。獨不得一至門牆之語。遂轉乞名篇。為先母壽。仁人之言。足以表慈德。垂家乘。豈特菽水為光也哉。仰止之懷。無可以報。聊步來韻。情見乎詞。但詩中見某之情。而不能見某生平之本末。某蓋二十習制義。三十習詩賦。四十習儒書。今行年五十有二。而制義不敢作。章句訓詁。觀矣。詩賦不敢作。風雲月露。觀矣。儒書不敢作。語言文字。觀矣。諸凡言之而行不逮者。輒自舉自證。如兩造對詞。曰爾既不行。誰教爾言。此某一箇勉字。略陳於大賢之前者也。先生一覽及此。如某待函丈而道生平矣。且某之所以敬服先生者。非言也行也。先生之言。垂五十年。有一非實踐者乎。每怪學者。口落筆。使能言聖人之道。連篇累牘。溯流窮源。亦云盡矣。只行不及耳。某則言且不及。安問行哉。年來更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儒言錄一書。

輯而未成。皆深覽夫儒而雜禪。空言而無實用者之非聖賢。著以自警者也。俱無副本。先以序目凡例。仰呈覽定。外講章七章。大學管窺一册。是某千里執贄於先生。即如同堂問業於先生也。幸有正之。塞垣孤陋如某者。氣質在愚魯之間。工夫在困勉之際。淺深得失。在日月至之候。儘蒙痛下鍼砭。亟加鞭策。或可不負先生之雅意。雖途長不能頻請教益。然而修詞立誠。尚口是戒。若故揀題目。多設辨端。以蹈講學習。則是自欺以欺先生。某不敢也。謹此奉書恭謝。更願先生為道自愛。悠久無疆。為祝。臨城南望。敘述煩瑣。統惟尊照。

答孫鍾元先生書

樞二十年嚮往之志。期在今秋明春。一叩夏峰。前與高足馬構斯言之悉矣。不意今年六月。叨蒙上召。兩奉溫綸。告病之疏未允。遂不敢不勉扶入都。於閏七月初七日。陛見矣。再叨聖恩。又置言路。樞惟以不克稱職。忤怛然懼。頻辱先生教札。敢不中心佩之。第期望過深。亦何能自信以信知己哉。所守者板實二字。雖五十六歲之身可勉。而每年三百兩之資斧難繼耳。此皆板實中不得不慮及者。先生高風亮節。修己及人。萬物一體之懷。必有所以教樞者。成子我存荷先生不吝提命。後生可畏乎。聞崔新安近日亦入都矣。行將躬親有道。互相切磋。仍望先生時加策勵。厲之於道也。喜當何如。安邑使正月一日至蔚。樞已勉遵召命。作序付去矣。小兒隨入長安。延師教訓。謹謝注懷。外和韻二詩。寄奉郭政。兼候道履不一。

寄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憲教溯洄雅說諸集。一一展讀。先生主持風教。備費苦心。既有由博反約之功。又有略短取長之用。當於古大臣中求之。其中採及庸言。重以佳敘。俾瓦缶亦處瑚璉之列。以此而知其略短取長也。惟是敘中之意。期望深厚。不敢不勉。格物諸說。指示真切。千里宛如同室。至孔顏樂地一說。佩服明論。可空從前聚訟矣。借來滿甘泉。願涇陽兩先生集。共計九套。附上內有小簽者。某悉錄之。惟披閱時。一印證焉。前小培叩問安好。過承優禮。孺子何足以當此。感感頃聞先生中銓之席。已荷特簡。為海內蒼生加一餐。某愚狂粗鄙。無言可贈。惟願謝絕詩文。謹慎延接。其所以嚴防假藉者。大抵在此。此席千百其怨望。即千百其指摘。不得不爾爾也。雖昔日以言事君。今日以人事君。職業頗有不同。而總之以道事君。素所自矢也。某復何言哉。此後瓜李多嫌。再不敢一字候起居。亦不敢再勞一字問山中矣。恪遵功令。非敢妄擬絕交也。此第一緊要關係名節者。相與有成。萬乞垂察。茲因尚人人。候領恩軸。膝下承歡。得此曠典。慈闈白髮。可駐顏色。先生錫類關切。且為貴衙門職掌。懇賜速給。闔家戴德不盡。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開務殷繁。門禁嚴肅。某引嫌自避。日久不敢候候。昨潘藏山至蔚。備悉起居。再辱手教。竊幸大君子立德立功。此其時矣。某山中之言。曷足以擬之。前聞纂修明史。為聖朝垂法。萬世之美事。全賴正人秉筆。是非昭然。固天壤間一部大文章也。先生願以著書名山為志。過矣。又聞猶龍念蓋。予袞藉大筆為誌。傳俱當不朽。使中抄底稿示之。敝鄉張伯珩。賢者也。更不可無傳。東谷先生為之。即先生或不吝如椽也。敝

州一歲之中。有烈女烈婦各一人。國家教化之行。其效如此。紀略二紙奉覽。老母屢承注念。今歲飲食動靜。頗勝去年。喜可知也。某菽水之餘。與州守鄭公移風易俗。相與有成。特願建學堂。率紳士講肄其中。今日簿書吏之欣慕理學如此者。可多見哉。年來受退谷先生教。暨祁州刁蒙吉往復論學。而當道不與焉。祁州學甚正。著書亦甚多。斯文正統一書。雅有可觀。如未目及。容即寄上。某一向講書。謹呈二章正之。不及多錄。小兒屬對一册。博笑。某行年五十。纔見此子學語。且喜且嘆。不敢不為知己道也。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訊來得起居。知山中講學著書。關係人心世道。深為嘆服。竊謂家禮一書。為風教之原。宜參酌更訂。用古變今。此其要也。詞林葉子吉。鍵戶讀古。久有同志。但長安無處借書。尚未著筆。僕又欲編古人儒吏廉吏才吏。勞吏事蹟為一書。以風海內。仰佐聖治之萬一。此亦最要者也。奈僕聞見不廣。蒐輯甚難。作何下手工夫。高明有以教我。近日崇儉一節。僕與元著。雖伯及諸同志力持之。長安士大夫皆以五簋為約。梨園盡絕。十二年相沿之奢侈。一旦變移。先生聞之。亦必快然耳。潘藏山前至都門。持其為兄立嗣之贈言。僕略為次第。彼自梓於上谷也。王金章亦有長歌贈之。因將大序手書借觀。持去。今藏山仍懇手書一幅。裝裱册頁。僕以手書續之。原稿錄上。書便寄我。惠教佳刻。敬聆。率復。

寄張伯珩同年書

前接遠訊。已從允升家郵中。八行寄復。不謂閩海遊人。尚未歸來。幸聞秋杪抵里。官事息肩。獨有力學一事。仍與吾身相終始。孔子所謂時習也。卿大夫林下衣鉢。有詩酒田園。博奕仙佛八字。此皆足下夷然不屑者。僕知之稔矣。第在鄉隨鄉人易中之。若非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能免俗乎。足下位居大僚。宦成而歸。移風易俗。是分內所當為。然必有事焉。以修德為體。以講學為用。以徒義改過為工夫。可以擴充天性。可以維挽人心。可以愛惜光陰。可以啓發後學。以此而答天地之生成。酬君父之知遇。報祖宗之培植。謝友朋之期望。果能一刻放得下。一事混得去。否。高明正狂狷之流亞也。升堂入室。拭目俟之。幸貴邑有東谷先生其人者。道在是矣。而又得允升親翁為之輔翼。吾學可謂不孤也。允升立必為聖賢之志。堅不可移。在蔚三月。僕實愛之敬之。足下其朝夕焉。但此後音問難疏。尊所聞而行所知。千里宛如同堂。若握手促膝。未卜何日耳。頃聞足下抱兩孫承堂上顏色。此即造福三秦之報也。喜可知已。老母七十有七。前年大病。昨歲始痊。然非扶杖不能行半步矣。允升曾升堂拜見之。竝僕與豚兒近况。目擊最真。可悉聞也。願學堂講書一册。寄在歸庸齋中。暇時一參訂為望。

答馬玉筍年家書

道里懸隔。久不得芳訊。為恨。忽於仲夏三日。接台翰。且從都門。端送至蔚。喜慰殊深。讀札中長言。句句如話。而自反功夫。三年做到受用處。足徵學力之純。以此而事太夫人。養之悅之。又徵天性之樂。乃下問及僕。竊愧無以佐高深。大約人子事親。因親之善而廣之。體親之心而安之。此之謂大道。僕皆不能也。庭闈菽水。謹錄大概。以報承示家範。庭訓。暨念庭先生稿。容當編輯。用存仁孝。馮訥生前所云者。意謂時賢之

言與行不符。不宜在先儒之列。或作附集可也。非僅論世代前後之說耳。今人著書者多。然而言自行。更不如其無言之爲愈也。儒言錄曾與孫退谷同蒙吉兩先生商訂一半。尙未成帙。慎不敢出。容策集請正。僕平生慕鍾元先生而不得見。猶之乎長者之慕蒙吉先生也。大凡先儒之學。語涉禪宗者。君子辨之。原爲後學立模楷。非詆先儒也。足下平心持論。論人是矣。豈論學哉。論人不可以不寬。論學不可以不嚴。嚴正嚴其入手處也。故論人尙有狂狷兩格。論學止有忠恕一途。如登梯然。未有不從第一層著脚者。如走路然。未有不從第一步舉足者。狂狷卽有恆也。無恆而尙謂之狂狷否。忠恕卽恆性也。不恆而尙謂之忠恕否。若學者以非常之論。疑後世之心。不言其有而無。無可訓乎哉。吾夫子於己則曰無知。其所以叩兩端而竭者。知不可過也。於人則曰無隱。其所以無行而不與者。行不可及也。僕讀書。惟以知之過。行之不及。爲深慮。從不敢拈一宗門語。亦從不敢舍躬行實踐而論學也。足下高明之資。好學不倦。僕實遜服。而又奉真子先生爲典型。自有餘師矣。聖賢贊。止齋淺語。皆仰止高山者也。敬服敬服。呂明德先生孝經大全拜領訖。新書輯要。卽授小子誦之。令嗣學力進矣。課藝暫存。再竭一得者也。

答左翼宸先生書

再得手教。具見先生倦倦向學。深用佩服。讀至醉夢半生。不敢復蹈前轍云云者。此望道未見之心也。先生有生以來。何嘗一日醉夢。前轍亦何嘗盡覆乎。樞生也。晚不能記憶前輩之高風。蔚有趨生奎者。備言先生事。尊人純孝。不徒在服勞口體間。近者張君逸之。又述先生徒跣收繼太夫人骸骨。年近七旬。遠涉千里。地方賻贈。一毫不納。而雲門徐君。平日道先生貧苦自甘之况。幾幾乎與世無求。地方當事。欲一過從。不可得。自樞視之。蓋衆醉而獨醒。芳輿躋古人上矣。若樞迂闊腐儒。認爲先生所器重。謂於文莫猶人。一節。大爲得力。過矣。第不敢勉耳。尺牘往來。不能盡聆德緒。中心如渴。晤言何日。先生亦念及否。勸戒食牛一歌。可當箴銘。然而世俗之沈迷。不獨此一事也。奈何。拙詩四絕。亦格物致知之意。敢呈高明正之。儻有賜答。素箋爲便。不必扇頭也。外有啓者。樞待罪都門。言不暇紀。歸里以後。每歲一帙。曰庸齋紀言。將以垂示子孫。知樞所言何事。所與何人耳。原非問世之書也。先生不鄙雕蟲。肯一點擷。得與家乘並志不朽。幸矣。

答左翼宸先生書

記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寡陋。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良。更不敢昧。况學問必須明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諒之。稿定後。謄書數語。以報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既生天地間。使欲做人。既欲做人。使欲明理。既欲明理。使欲講學。既欲講學。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邪說小

人。便難免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謗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執失也哉。首善書院考一册。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聞。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聞而行不立。卽不謗不忌。而謗且忌者自在。甚爲可戒。若舍理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人無難。先生以爲何如。凌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卽其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端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與黃大音同年書

前諸書千里宛如几席。捧讀關聖類編。表章之功居多。觸物施附以二說。尤見實地工夫。悉當佩服。已入嘉言錄之選。此雖爲顏壯其先生舊本。乃再經訂釋。如經書有傳註之類。不可謂非著述矣。別集頗雜。雜說。僕識見淺薄。不能窺其底蘊。竊見貴里復元先生。從真子先生以正學相傳。力杜近代紛雜之習。僕認謂辭後有曹。曹後有辛。一鄉中之一家一派也。故僕儒言一書。三先生敘在大儒之列。且肖像祀之。姚江難禪而幸有事功。僅列通儒耳。其徒雖未可盡非。然而不足採者亦多矣。再讀尊公先生訂補功過格。有云。拒關邪說。力衛正經。百功也。又云。作文字有害世教人心。百過也。此等皆吾輩之善。豈足下過庭而忘之耶。至馬季常先生晚年好學。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大道梗概。諸吟。擡舉釋氏。與吾儒並論。或非學聖人者所宜言也。僕在都門。見裴晉卿三宗心印之書。力辨其非。不欲行世。今足下爲之敘而闡揚之。過失相規之。謂何。惟三惜釋。議論佳而實際少。如學者覺也云云。恐夏正夫立言之意。殆不止此。且僕以堂下視堂上。凡知卽是行等語。每每存而不論。世間果有知路而卽謂之走。知飯而卽謂之飽者。無有哉。馬先生長者也。沈潛有日矣。僕以蠶測海。何其不知量也。先儒有云。學貴疑。僕疑而未當。亦姑聽之可耳。歲聿新矣。學當日進。惟足下是望焉。

答徐子星觀察書

一別二十餘年矣。聞老掌科潔己如水。愛民如春。每歷一官。無不人人感頌。但生歸養十有四稔。於壬子歲奉召入都。首詢近况。我存言之甚悉。然而長安道上。論今日海內之卓有清操者。輒首屈一指。公道尙在人心也。益加嘆服。生持守生平。未敢多讓。而澤及萬姓。實拜下風。迂腐行藏。有負聖眷。真清夜難安者也。憶昔奉贈詩。有衾影真修期我輩。旂常大業許來茲之句。老掌科有焉。其見贈云。致君堯舜期無愧。訪道山川喜在茲。生每誦必汗浹耳。但兩相期則兩相成。念之念之。又聞黃州同知于成龍。清骨練才。可當大用。楚中原有兩好官。老掌科以自信者。信于君久矣。今中州郡縣。有可繼于君而起者否。其爲國家培植之。頃拜台札。捧讀銘心。認承愛慕之真。屬以風教之責。敢不自勉。更願知己奉太君慈教。表率羣僚。愛惜民命。德政兼修。始終一致。以慰九重宵旰之憂。是所望也。庸言九種。附佐高深。聊代面談。敝世兄吳忠。勵固始諸生也。誤考被黜。懦弱無倚。並希覆翼焉。素心相照。臨筆切祝不一。

再答徐子星觀察書

道誼交情。古人重之。近今仕宦中有同鄉同譜同僚。以至聯宗之類。皆以勢分利欲交者也。生與臺下。相

勉於古人久矣。古人之所重者，德業相成，學問相長，過失相規也。而生更有進焉者。當此君父焦勞，民生困苦，軍興旁午，強寇縱橫之際，吾輩迂腐書生，即不能為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臺下清操實政，舉朝共知，生自信生平，無一不可與臺下交。殆所謂鍼芥之合非耶。前貽稿帶，生亦竊比古人，不敢為其太過，用志交情，已愧難當。清俸之再貽，何哉。見交實所以見棄也。生凡愛其人，敬其人，都在淡然而無相與之中，以成殷然莫可解之誼。生之愛日敬於臺下者，豈僅在勢分利欲問乎。返之素心，大有不然者。臺下果愛屬下，廉吏而培植之，薦拔之，臺下之素心見矣。敢不敬服。獨清俸萬不敢領。面對我存完壁歸。上佐太夫人菽水，即謂生藉以轉奉，無不可者。惟臺下深諒之，即父母另有復啓，並原儀附歸。幸代致不恭，或亦素知迂腐不相較也。衰年竊位，無善可述，謹報平安，聊慰知己。統希垂察不盡。

與宮宗分憲書

恭惟老道長先生臺下，家學淵源，以文章冠冕天下，風氣為之大開。繼而讀中秘，又繼而入西臺，理學與諫章，並著一時。海內爭以朝陽鳴鳳望之，而礦害河患，慷慨直陳，切中時弊，其立朝氣概，已見一斑矣。近從班行中，偶爾借才，聖意深淵，不敢測也。惟是先生經濟偉略，洵足輔轍太平，在內內重，在外外重。都人士久有公論，諒高明必不以內外殊觀。僕正欲從內外一致之間，覘品行之高，學問之大耳。茲者分憲中州，聞之喜甚。中州為直省腹心地，四通八達，供億繁多，用兵以來，尙不至重困百姓者，賴撫軍修先生一身之所肩荷而護持也。况表正影直，源清流潔，共事藩臬諸君，亦不聞有過當之舉，而臬使徐子星清操如水，尤稱表表。今特擢楚藩去，所冀與賢撫軍同心共濟，為地方養元氣，為國家惜人才，端在先生一人矣。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竊幸賢撫軍之得先生，如得左右手，而又謬為先生薦一賢良牧，足以奉行先生之德政。亦如先生所以奉行撫軍之德政者，則禹牧高良弼，是其選也。僕素不識禹牧為何人，而自中州士大夫，以及滿漢之經禹地者，無不極口贊揚。今日循良為第一，及閱縉紳使覽，則籍屬敵鄉，出身明經耳。未幾而撫軍薦章，列禹州姓名達天聽，僕乃益信昔所聞於滿漢諸君子者不誣也。先生讀書學道有年，愛民必先求愛民之人，忠君必首重忠君之吏。下車以後，如禹州之在屬下者，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猶憶先生之言曰：士君子官轍何敢計，但期無愧於清議足矣。僕庸鄙之言，無關清議，素知先生愛而忘醜，不以僕言不足聽，亦或不疑僕言有所私，然而禹牧之果稱循良，果當清議與否，一入冰鑑，毫髮無遺，僕之多言，不幾於贅乎。所幸僕言之而先生聽之，天地鬼神知之者，而禹牧不知耳。今先生行矣，士大夫之愛且敬於先生者，酒幾斗，詩幾篇，皆為先生壯行色，而僕獨舉一禹牧，為先生充夾袋，事異而情同也。先生何以自處焉。統望垂察，臨筆依切之至。

答浦潛夫貢士書

生幼而失學，老而磨學，四子一經，屹屹終身。於易則未之學也。况易理精微，學者難之。如生遲鈍，更難十倍。年來請教於崔太史玉培先生，冀得梗概，少開愚蒙，終以心相事繁，不獲領略為憾。昨讀大著易通一

集竊窺大意，頓豁心胸，深得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旨。大神士君子趨吉避凶之功，每篇之中，橫說豎說，一如飲食日用之常事，無論本經偏經，展卷了然。誰復鈎深索隱，此書關於世道人心者不淺，他可無言矣。嗣得易辨一書，卷帙頗繁，僅於署務勞劇中，涉獵數卦，登山望海，茫無畔岸。自愧平日於程朱傳註，未嘗窺其淺深，而辨程朱者之淺深，安能定其是非耶。先生平生之考究既深，二年之編摩更苦，此而不傳，孰可傳者。但恐此書一出，海內不容，或指其一二反程朱者而深求之，大非著書之本意矣。先生雖不得與玉培先生談此道，亦第自信其理之是而已。重辱下問，莫贊一辭，惟佩服今日學易之有人耳。原稿完壁，容晤再悉。

寄于北溟太守書

古有交其人識其面，而相得甚歡，相契最深者，往往然也。僕於足下則不然。僕家世雲中之蔚州，去貴州不啻千餘里，雖屬桑梓，若風馬牛，且歸養十餘年，並不知海內仕籍中為何許人也。迨壬子奉召入都，始聞足下賢名，如雷貫耳。兒童走卒，悉能言之。嗣於大計過堂之時，遙望丰采，竊喜此日得見黃州矣。數年來又從司農署中，見滿洲諸司之自楚來者，咸曰黃州太守好官也。長安清議，如出一口，大抵謂才足濟變，政可得民，其賢如此。然而僕之所以知足下者，尤在四知存心，一塵不染，為今日中流砥柱之一人，真所為志同道合，其相得之歡，相契之深，又不在交其人識其面也。僕賤性迂腐，從不與外官通往來。前歲一詩，乃中心之好，發於聲歌，為朝廷志幸，為鄉黨志喜，即為楚黃百姓志祝也。今年五月間，有明經寄來華翰，並墨刻四紙，彼時僕脾胃受病，牀頭展讀，宛如接面，未得一晤，彭兄細詢近况，亦未裁復一言。至今耿耿，我輩相得相契，在千古不在今日。在道義不在儀文，以忠君報國之心，建濟世安民之業，此其時矣。足下何讓焉。僕老矣，行年六十有一，體弱才庸，於國計民生，兩無所濟。惟此經經之守，至死不易耳。敢為知己言之，或見此書，亦如交其人識其面耶。近聞榮選分憲，出自特恩，從此報稱，益覩宏略，前因敵年姪崔令赴任之便，附函奉復，因其小心謹慎，可以仰承提誨，乃敢附復，再讀令公子試牘，沈摯高華，大成之器也。下帷攻苦，轉盼聯飛，廉吏之報，自無窮耳。近刻九種奉覽，以代面談。

答郝雪海侍御書

老道長之視釅政與區區之佐司農，皆世間最淡之人，居世間極濃之地者也。天之所以困吾輩者在此，所以成吾輩未必不在此。吾輩以守之平日者，驗之於今日，跼定脚跟，豈起春梁，使義利兩途，禍福兩端，雖在飲食夢寐間，亦自了了分明。誰能奪之，而又誰能助之哉。今之佐司農者，已取極濃之地而驗之矣。讀老道長書有云：二十年之清操，不肯沾一點以自墮，一言自定，萬境皆非，當不慮此地之汗人耳。吾輩之自信如此，究竟人之相信，即在我自信中矣。若夫鹽務之艱難，商民之困苦，中心曷敢忘。其為老道長所優為者，不遑計也。履任伊始，承教尚敢回答，自後瓜李之嫌，不敢不避。假如有人過維揚，求青目書，生必誓絕之。儻吾輩書問往來，而獨拒人之片紙隻字，欺人即欺天也。諒之諒之，諸惟珍重，以報朝廷，吾輩同商，無容贅及。

答湯荆峴太史書

曩在都門，竊見執事器識堅定，望而知為入道之資。中心藏之久矣。自僕已亥歸養，菽水家庭，竟不聞仕宦何方。謝病何日，事業之表著，學問之淺深，果何如也。嗣從孫徵君質疑辨惑，書札往來，始問起居，兼聞講學夏峰，致知力行，日新月異，深幸吾道有人，精神印合，千里同堂，正不必片函商榷也。前接華翰，敘述二十年情事，宛如握手談心，感不勝容口。但日復一日，裁答稽遲，擬拙手撰成徵君墓表，其稿求正。豈知庸腐書生行年六十，謬佐國計，罔裨絲毫，而一切詩文書簡，俱能矣。為徵君表墓，誼不敢辭，先藉君僑致意，另容端請，茲定也。小兒年幼才疏，濫叨賢書，過承存愛，感謝感謝，所問及者，日知錄儒言錄皆未付梓，一則選擇格言，置之案頭，如單方療疾，隨在對鍼，施之他人，未必奏效，一則表出元明諸儒，擬為性理之續，及見理學宗傳，收羅廣大，可謂全書，取同既恐其雷同，取異又恐其表異，道理自在天地，資取自在人心，正如大敘所云，得其所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閒，實實省察，克治體驗，擴充此心，渾然天理，數言為萬古學宗，何同何異哉。故有宗傳，則儒言為贅矣。此其不敢付梓之意也。高明以為何如。近者執事侍奉慈闈，色養備至，定省之際，課子讀書，不問門外事，家居力行，道在是矣。又復潛心體認，造詣精純，致知明理，以開來學，行也藏也，惟此一事，僕無言矣。幸為道加勉是祝。

寄李毅可藩司書

賤性寡交，於海內士大夫，知之少而信之難，其酸腐迂疏，不足繫當世之輕重，概可見矣。而意中獨知老公祖為最深，蓋既知其才，又知其品，並知其心也。廿年以來，雖無寸函隻字之通，實有千里同堂之契。且願朝廷旦夕優擢，為生民造無窮之福也。乃兩浙為財賦重地，忽遭叛亂，地方之荼毒，百姓之困頓，強半不堪言矣。幸而聖主簡任高賢，借司藩政，清以率下，惠以安民，俾赤子樂其寬仁，竭賦賦稅，佐軍餉浩繁之需，不致司農仰屋而興歎者，皆老公祖愛民之效也。况積案不清，苦心銷結，即非長才，難免叢脞，然而民力竭矣，竊慮守令之撫摩有未至也。所望老公祖培元氣，全在激勸有司，有司賢則事不擾，事不擾則民生自安矣。道府為守令之表，尤當重之也。前者兩讀翰教，未敢裁答，以存古人淡定之意。况治生謝絕交際，固老公祖素聞者，姚若老道及雅念，更如面談耳。昨者世兄南行，屬候起居，想已面悉。若治生拘謹衰庸，罔裨國計，僅碌碌自守而已，不堪為高明道也。臨楮依依不盡。

答王君棟布衣書

道誼相關，有懷如渴，非一日矣。素聞長者樂尋孔顏，功深濂洛，其於考亭正派，確有淵源。至晚年好學，孜孜不倦，所謂闡修之士，舍此其誰。豈非吾道厚幸哉。若以吾鄉論之，三百年來，自文清而至真子，以暨復元諸公，充實光輝，繼往開來，擔承不讓古人。其他如陶如桑，如呂如白，後起關發，尊聞行知，不雜二氏，如一家支派，統歸一宗，良可述而志也。今之學此學者，惟長者與黨絳州兩人耳。重而習之，白首而不易焉。昔人云：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今果然矣。且猶氏之衛安邑之王，皆天姿過人，學問不敢限量，崛起而接文清，實切望之。若僕者，幼而失學，老而廢學，斤斤自守，規矩弗越，僅如此耳。於聖人之道，未窺一斑，僅

見有志之人，恨不千里同堂，析疑辨難，攜手而躬行之。今既在仕路中，不過以仕為學，求所以體聖主視民如傷之心，而又佐國家量入為出之計，事事未能，所學何為耶。愧矣愧矣。大著切實體認，可以坐言起行，僕行之不逮，未敢言學。近稿六紙，附求教正。所學止此，不足為高明道也。王數五歸，附候兼復，更希為道自玉。

寒松堂集卷七

書簡 尺牘

與蔡子虛同年書

前歲孫壽周寄到華翰，備悉起居，數載渴懷，對茲忻慰。足下家學淵源，認真做天下事，久勞於外，無愧平生。僕卜之有素，長者何自款也。幸勉為之。僕自亥歲邀恩歸養，幸今年老母七十有六矣。菽水之餘，日與父老子弟輩砥礪孝友，是僕里居第一事。有暇好讀儒書，謬集儒言錄之選。茲錄自宋以後，諸儒羽翼道統者悉載焉。大約分大儒醇儒通儒名儒四類。愧僕至愚極陋，不敢妄擬性理之續。既經七載，粗就一編。聊俟後之君子而已。又僕家居第二事也。日夕編摩，藉以收斂心志。分別人禽關頭，挽回田園詩酒陋習，不無小補。特敢為知己言之。仰乞開牖。崔後渠洄詞承惠，已窺津涯。呂新吾呻吟集，從他處抄得過半。餘尚未聞。呂豫石止得孝經本義，而全集全無。王浚川文集，曾在都門見之。迄今猶缺。沈龍江文章事業，表著當時，向以未見全集為憾。止得社約一冊耳。孟雲浦文集，則全未寓目矣。此皆中州儒者也。足下官於其鄉，有表章之責，且留心聖學，家有淵源，別所聞見，一一購求示我。千秋事物，竊恐草草成書，必致掛一而漏萬也。茲因舍親張邑丞赴任，其人孝友篤實，藉手致候。近刻五種，聊代晤言。儻有好音，並所懇諸書。

付下爲使臨楮依依。

寄周伯衡書

可亭一別，悵望雲山久之。然非尋常寒溫比也。以太夫人春秋高，有子宦遊，南北就養，婦讀母老還家無定日之句，日復一日，堪再讀乎？僕已亥邀恩歸養矣，身在膝下，親鶴髮鳩杖，未嘗不念足下此心也。一訊之魯一劉君，再訊之我在成子，不識此心可達左右否？昨出都時，檢書篋所存手札一二，惟恐散佚，即裝潢成卷，屬靈君龍槐題之曰同龢尺牘，攜歸展玩，如見伊人，塞垣孤陋，去京洛諸友漸遠，求如知己道誼深切者，更不多得。詩文都廢盡矣，前歲恭擬先皇帝輓詞，中夜徘徊，竟不成咏，不得已而集少陵諸句志哀耳。其他可知也。年來菽水之餘，頗讀先儒遺書，津津有味，且讀且選，謬集語錄之粹者，編曰儒言，竊惟性理而下，自元至明，道統相傳，不宜中斷，必有起而續之者，採輯大略，豈異人任，僕不才，彙成一書，姓氏俱在江右，諸雜諸部，全傳全集，再須細訂，而苦於購求，今俱爲足下部內地，不虞副在名山矣。惟羅整庵先生之困知記，羅念庵先生之石蓮洞集，雖都下借觀，尤切切望之者，僕之飲食夢寐於兩先生，與七千里故人無異也。江山相助，佳著必多，一切求益焉。因馬弁赴任之便，不敢不一起居，爲叱名候太夫人健飯，令嗣學古有年，頃八股報罷，正其奮筆時矣，勉旃勉旃，僕里居無志，日與父老子弟砥礪孝友而外，無復他事，老母年七十有六，菽水無缺，遙知關念，並以附聞，近刻呈正，端望好音，仍付馬弁家郵爲便也。周芭穀久無音問，使中及之。

答朱小晉同年書

自僕邀恩而歸，八年於茲，去大君子教益日遠矣。每展讀贈言及論學諸說，又如接面也。惟翹望足下事業有進，學問有加，吾晉本朝首科第一人，斯可不愧，但長安道上，同志幾人，講肆安在，僕無從而問之。總因家居養母，不敢致訊京華，凡舊時知契，未知動靜何如耳。頃者下問山中，捧函色喜，復注念慈闈，解衣衣之，感可知也。老母今年七十有八，飲食極少，步履甚艱，出入用四輪小椅，兒孫推挽而行，幸託庇無恙，謹錄庭闈紀事一册報聞，僕菽水之餘，惟以風俗教化爲事，少答先皇帝浩蕩之恩，以成州大夫敦請之雅，卒亦寡效，並錄願學堂講書一册報聞，至於所奉教者，則孫退谷白東谷刁蒙吉三先生，皆林下也，而當道不與焉，所認著者，則日知錄、力行錄、儒言錄、大學管窺、問途集諸書，皆理學也，而詩文不與焉，編摩數載，概未成帙，統俟他日請正。僕行年五十，深悔浪過光陰，自遠聖域，即如吾鄉薛文清一派，曹真子先生傳於前，辛復元先生傳於後，此後當歸何人，雖有一二向上之資，夾雜二氏，反足爲害，僕不能不以此事屬足下矣。萬乞猛力擔承，實心體認，一鄉中之一派，當從復元先生溯而上之，直與文清同接席，庶可完得此日此生。若高談性命名儒，而墨行僕竊不取也。高明以爲何如？憶贈言集中錄足下從廡字做成從老實踏腳之二款，願先行其言，僕更不敢不勉焉，不宣。

答汪若文戶曹書

憶在都門時，先生知僕有母且老，情可以歸，歸而母可無恙也。遂戴恩而歸，依依膝下者七閱月，向來繁

念遊子之鬱懷，漸爲釋去，而果無恙矣。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父，何其幸乎？僕每北向祝萬壽，未嘗不念先生知我之深也。先生於僕交未久，然教之愛之，有不啻鍼芥之合者。臨歧握手殷勤，期以詩文報左右，第身在慈闈，足不出戶庭，半志同道，未得良朋，而倡和缺然，里下比歲不豐，輸納最急，仰事俯育，鮮能盡周，一家之樂，非所樂也，而歌咏廢，欲求一詩一文，以爲艱難矣。來教所云，自吐其言，而或有所不屑，豈先生之知我哉？所不敢負先生教愛之雅者，謬謂居家居鄉，當以父母君父之心爲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鄉約，明朝廷之教化，啓邊塞之恩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差可爲先生道者，特有此耳。僕素不習無益詩文，當檢庸齋紀言，繕寫求正，另圖郵致也。佳序一字一情，所謂規以道而玉於成非耶？古人之誼，載之家乘矣。吟著湖筆，出自先生之惠，安有不義者，謹下拜，慈闈稍健於昔，然鬢上霜雪漸多矣，承注念教，以慰倦倦，先生行誼日高，文章日進，惟我山中人，不敢一刺入長安，欲奉教而無由也。幸知己垂察，副勿金玉其音，感荷感荷。

答畢亮四同年書

足下半年生苦人，纔得老蚌雙珠之喜，復與孤絃輒斷之悲，遺茲呱呱，誰與之乳，即此一節，情何以堪，重以女兒含冤而死，不獲瞑目，已付之無可奈何，反致清白縉紳，寢食不定，行道之人，聞之寒心矣。所望者足下大德應事，化有爲無，尼山家法，微服過宋，亦何愧哉？更度其人之碌碌，無足重輕，聊堪自解。日與鄉里細人雜處，風波中傷，體不小，且令嗣弱質也，疑慮紆然，輟耕廢學，無一可者，昔人問止謗法曰：勿辨今日之謂歟。承念先慈墓上碑，今秋採石不得，期在來歲清明時矣。行後半年，往往夢見顏色，談心論道，覺而記之，以志不忘，誠兒筆燈舉筆，必數問高平先生消息也。惟是高誼惓惓，再臨絕塞，竊恐先慈靈爽，有所未安，况半百之年，風雪寒暑，與風波等，幸自愛焉。頃遵來命，亦不敢專人奉唁，姑遲之耳。不孝兩臂無恙，舉手尚艱，日坐牀頭，拈弄八股生活，開小兒愚昧，亦一忘病法也。每朔望則攜兒俯伏墓道，一觀封樹已爾。家兒姪兒暨諸親友，各矚筆代候。

答畢亮四同年書

滿望秋闈得令副捷書爲快，而不意全晉之不勝也。一披貢末足酬義方，然亦需之時命可耳。讀大著兩篇，經術經世，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安得獻之九重，爲昭代石畫耶？近有纂輯一統志之舉，此本朝文獻也，晉省全志，非藉鉅筆，無足傳信，况東谷先生老成典型，史館夙望，兩君子肯爲全晉班馬，大典藉光，何如何如？僕氣弱而年衰，自揣疎淺，不克勝厥任，既任矣，死生利害，固不暇計，計家居十四年，識見迂闊，於國事罔濟，又安得與長者促膝談天下事哉？丙戌老同年，官都下者僅十餘人，他皆英少了，不相識，可謂孤立矣。幸堯舜之主在上，事事以百姓爲念，天下之福也。惜臣子贊勳之力，尙有未盡焉。入都兩月，他無足道者，令副歸里，僕旅况自能悉言之，不復贅。

寄畢亮四同年書

從鄭進士每訊起居，頗知清勝，忽聞令副鼓盆之變，中饋少一賢婦，家庭增一苦况，知己其何以堪，幸善

自寬道。即令嗣亦勿過為抑鬱也。僕一歲三遷。濫叨知遇。愧難報稱。夙夜疚心。薦賢既非諫官之職。除奸又有風聞之禁。即一二條議。亦格於部覆而不行。此僕之所以抱愧也。今且儼然京兆矣。求如古之雋不疑趙廣漢輩。一覓一嚴。未知孰是。而况孝肅其人哉。高明必有以益我。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為切。方今吏治多難。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為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請示其指。曩聞泉石無恙。可以棲遲。然而淡泊甯靜中。自有遠猷大略。為聖主抒南顧之憂。身者素心忠愛。能無有動於中乎。白東谷先生三旨學者也。頃聞長逝。深為吾道悼。近詩二紙。附求教正。僕近况如昔。然而兩鬢多霜矣。小兒讀書無師。願就提命。諸子可教否。僕不敢知也。竝請何如。

與秦尾儒學使書

日久不親叔度。渴想正深。忽聞提學之命。遂擬作絕交書矣。伏思賢昆仲負海內文望。而品足副之。洵當世之所重者。足下入秦伊邇。正吾道伸眉吐氣時也。僕敢無一言以相贈乎。近日士風漸壞。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門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僕嘗拙眼觀人生。如見以情面進身者。必重情面。以文章進身者。必重文章。以德行立身者。必重德行。如燈之取影。毫髮不爽也。足下之才之學之品。豈復慮此者。但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固高明之所素優。而又僕之所為翹望也。至僕鄙無似。知己諒我。匪一日矣。此後有以僕片紙隻字達於聞見者。必小人之假冒也。幸嚴察之。仍置諸法。庶幾相與有成耳。古詩述之。扇頭以當白水。何如。

與胡東甌同年書

小婿詣府起居。每每取擾。心殊未安。拙論辱指示。敬佩之矣。別教養生家之合於吾儒者五則。且謂習聞素見是矣。然正恐聞見多而行不逮耳。請以第一則商之。聖賢之論言行者。原非教人少言語。蓋教人力行也。看以我為隱及天何言哉二章盡之矣。惟聖人不必慎言語。直從當身語嘿動靜。說到上天時物。行生窮源悉委。引人實地。不啻諄切。再觀鄉黨之恂恂。宗廟朝廷之便便。上大夫之聞聞。下大夫之侃侃。皆慎也。易所謂養正則吉也。若謂聖人之慎言語。祇如世人之少說話。則失其所以教人之意矣。彼養生家之慎言語。似謂養氣耳。夫氣未有不從言語中養之者。孟子好辯。正其善養浩然之氣也。不言性善則邪說興。不言仁義則功利熾。吾儒之氣。安得充塞天地乎。且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將取其慎言語而云然乎。是乎否乎。世儒之論。久伏疑根矣。幸高明發我覆焉。至於參同契真篇。雖不敢與聞。亦有一節奉請者。參同契果朱子註乎。或註於二十四五歲。汎釋老之時乎。若晚年註此。其於慎言語之義何居。並希開牘。贈言四册。或鈔或評。惟足下命。不敢以不急之書。有妨靜攝。恐非相愛意也。歲前所領恩軸到。老母能扶杖叩闕展祠成禮。一門之幸。敬以制書奉覽。

答王近微同年書

數載家居。與長者通音問。寄唱和者。僅一至再耳。仰知貴恙。方舉杜門靜攝。泛泛詩牘之類。毫無裨益。徒費應酬。非病中所宜者。歲前稍開清勝。縱敢以紀言一書。就正於有道。如握手促膝。款款說家常話。是僕之情懷也。且以平日所言者。告之於知己。儼異日行不逮言。得以執而督我。是又僕之鞭策也。辱不鄙而賜之教。採擇之中。加以規勉。貽以篇章。讀之嘆服。僕初意謂不可以告天。不可以告人者。弗言弗行也。先生乃謂不可以養親者。弗言弗行也。道在是矣。敢不書紳哉。理學一途。世人驚詫者衆。而邊地尤甚。將謂存天理。去人欲。為必不可到之一境。高明省心之法。料不過省此而已。從前孟浪。乃既逝之波。追想何益。惟思儒之所以異禪者何在。譬如今日生此身。今日合肩此擔。只講得天理人欲。了了分明。一往行去。不復退轉。一日終身。死而後已。此真吾輩下手處。惟深造而自得之。案頭有四書一部最好。試看克己寡過。求放心。俱非空言。懺悔者。猶憶先生試錄序云。背棄傳註。參用釋老者。慎勿忘此言之出也。因先生誨誘真切。敢竭愚誠。以副明問。完昔年鼎立宣言之一語足矣。平城胸中透徹。惜其以詩文為盡境。應州近悟二氏之非。奮然歸儒矣。代州有馮訥生。識見高。議論正。僕亦與有砥礪焉。因先生月旦而及之。紀言五册收入。詎古人之書。知先生博覽多矣。檢得時賢著書八種。附使呈覽。有使寄回。率復。

答王近微同年書

足下因病辭官。十有九載。林泉之致。半屬沈疴。僕所素知也。沙城一晤。且望見顏色。不似昔年鐵漢子。已不敢再望出山矣。年來四方多事。民生不安。仰聖主之焦勞。愧臣子之尸素。既乏籌兵之略。又無裕餉之方。蚤夜思維。負君父隆恩多矣。竊念忠義之性。誰獨無之。乃往往驕兵悍將。好兇豔惡。搖惑而不即定。須得真才真品。斯可以收人心而濟時艱。况桑梓綢繆。撫綏宜蚤。尤僕之深憂而過計者也。從來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誼。僕雖庸碌。豈敢蔽賢。因而安藉餘光。自盡微分。不暇計及清恙之全愈與否也。頃拜翰教。復接令弟面談。始知夙病尚未盡瘳。捧檄猶有難色。讀至力不從心。寢食皆廢。數語僕之此舉。於朝廷不敢言功。於知己不能辭咎矣。奈何奈何。但足下心切報國。信於平生。今出處所關。必有定見。僕既以入告。夫復何言。惟在高明自為審度。求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僕之至願也。僕行年五十有九。當此君憂臣辱之際。勉竭駑力。未敢告勞。兩鬢雪霜。不堪自對。統煩令弟口道之。冗筆率復。不莊不盡。

寄解法周同年書

長者南行之日。未獲面別。終抱一歎。嗣此止聞途中平安耳。而抵粵消息無聞也。今春令嗣過蔚。頗知近况。萬里之外。寄訊為難。適因紀綱南去。附候起居。竊有三進焉。南北風氣不同。滋補藥餌。不可不有。衣服飲食。不可不節。此保身之道也。艱難困苦。遭遇不齊。自古迄今。不知凡幾。返諸屋漏。原無愧怍。只以義命自安。可省多少煩惱。此安心之道也。平日讀書。率為虛名所誤。今日身家。俱非所有。惟聖賢道理。老老實實。昭揭天壤。正好尋求。儻有所得。著成一書。必有傳之者。與至則吟咏遺懷。奇山奇水。奇人奇物。收入奚囊。此立言之道也。至於朝廷雨露之恩。祖宗墳墓之望。皆事之不可必得。而得之終必有日者。仍聽之天。

而已。高明自有遠觀。不待愚言之贊也。前歲靈邱宋侯。陸任羅定。僕曾寄一書。並小詩寄候。未知達否。吾鄉仕嶺南者。一時多君子。推食解衣。或無饑寒憂乎。良友佳士。所得幾何人。熊夢之叶。竟何如也。統乞示我。為慰。寒舍平安。老母數年多病。今幸無恙。僕菽水之餘。大約以修輯儒書為學問。以移風易俗為事業。家居近况。盡乎此矣。若詩酒田園。非所計及也。敢為知己言之。聊慰懷念耳。路長紙短。諸不具悉。

答王夢航同年書

與足下不相聞問者。十有七年矣。蔚僻地也。從無過客仕宦。可託雙魚。憶二年前。從白登友人徐子處。寄來長歌一紙。僕快讀數過。竊喜別後學力之深。詩律之細。追蹤少陵。舍此其誰。隨黏之授經堂壁。時時珍玩。竟不知詩之所自來也。去歲臘月廿八日。周計百貳府下車左衛。致書蔚羅。知足下見訊雅意。僕與周君交非有素。僅託賤名。並刺箋致候。猶恐浮沈。不意推愛至再。尺牘大函。復走山中。宛宛見故人談舊事也。吾同榜四百人。今復有幾。同館五十人。今復有幾。仕籍家食之間。曾以道德學問相與相成者。今復有幾。言之可為三嘆。况知己山居養親。與僕同不通音問於都門。與僕又同。獨詩格精進。僕遠遜不能及其。他所學。又不知僕之相及萬一否也。聞蘇門山中高賢在焉。僕所企望而不得。一至門牆者。鍾元先生一人耳。數年來。足下有何講論。有何著述。身親函丈。較千里而私淑者。什伯也。幸一一教我。大集有付梓者。並望指南。若僕自菽水而外。惟講明六論鄉約。與里中父老子弟。改過遷善而已。昔遵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輩正其時也。足下日課工夫。凡可為我砥礪者。請悉為剖示。丙戌榜中。若無三五人以理學經濟名世者。缺事亦愧事也。貴鄉前有二程。後有二呂。高明當何以處此。誦雙烈詩。誠有裨於風教。彙集不日付梓。拙詩一冊。希長者逐句刪削。即并數語以志勿忘。諒不我吝也。話言絮聒。幸垂察。

答馮訥生及門書

門下天資高妙。平日敬服。頃接翰示。具見向學真誠。句句踏到實地。所詣自不敢量矣。細讀來論。以求放心為本。以勉強力行為先。以有恆為要。是三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耳。如行路然。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望忿欲云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矯激之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芳草之必有香。非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然。逃名絕世。是禪非儒矣。至於怒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一怒而諸侯懼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門下所謂止爭天理人欲者也。純天理者為聖。守天理而閑人欲者為賢。此即安勉之分耳。聖人是有體有用底人。然道理只是一貫。曾子守約。見與忠恕。故唯這箇。顏子復禮。見為文禮。故嘆這箇。且當日卓立光景。明白易見了無疑義。人自今日懸想孔子道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故所見如此。註謂日用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端倪也。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極和趨向堅定。力圖體用之學。再進一言。先求改過。僕不敏。願互相切磋焉。時家祠經始。方有事於土木。不及詳答。再白。

答馮訥生及門書

來書謂從前工夫。尚有未是。乃學然後知不足也。由博返約。豈廢詮解記誦。但詮解記誦。為實非為文。為行非為知耳。以門下向學之專。任道之勇。何求不得。僕輩所謂讀書明大義者。正因年過壯盛。不能讀書。一味勉強而行。改過遷善。或未晚也。即有時讀書。亦從自心自性。驗之古人合否而已。敢實證於知己者。如此。昨書內有知而不能一語。待門下細參之。頃讀制義云。孝與忠。夫人而知之。事親事君。宜夫人而能之。二語畢矣。又何多言。愚正謂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知即是能。此孩提稍長事也。能竭其力。能致其身。能即是知。此成人以後事也。其中大小精粗之故。非閱歷之深。體驗之熟。未可盡言耳。高明當自得之也。大著切願領略。幾希錄之名。目中未見。而意欲相成。點撥無常。門下存其意可也。原稿附回。再承慰問。感感。老母在堂。何敢為西河之憫。平日所學。儘可勉持。但言行有失。責在朋友。幸勿吝焉。

與馮訥生及門書

前讀來書。先行求放心二解。率皆探本之論。其於學也。庶幾矣。昔人云。學貴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僕尤不能無疑焉。門下解先行。是教以慎言之道。非教以立言之道。誠然。但云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立言。此非僕所知也。竊謂聖賢之言。如人之飲食夢寐。如物之踴躍飛鳴。如天之風雨霹靂。日星雲漢。皆自然然而然。何嘗有意立言。惟近代詩文之家。分門別類。極巧窮工。每刻一集。動至三二十冊。不知於立言之道。果何如也。僕嘗反己。自愧犯此病多矣。若夫聖賢之言。皆聖賢之行也。譬如閱歷程途。其中山川險夷。一一舉以告人。使人不迷於所往。雖謂之有意立言。亦無不可。其不得已者。又在耶。門下又解求放心。謂心神物。豈能求來更不再放。豈同雞犬可以籠致云云。此更非僕所知也。竊謂雞犬至益也。人心至神至靈也。既知一念之邪矣。而一念又續之。既知一事之錯矣。而一事又繼之。推之念念事事。概可知也。豈復可言學問。若云時時放。時時求。是無他者。而有他。已矣者。而不已也。立言宗旨。果如是乎。且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成功之一日乎。抑教之日。日克己。日復乎。克復與求。放心。有何異乎。勿其非禮。則禮復矣。既復而仍有不復之時乎。知其不仁不義。則放心求矣。既求而仍有不放心之時乎。夫放而弗知求者。衆也。及其求之而又不放之。以學道問道之心。亦有時而不仁不義。以至神至靈之心。亦有時而若愚若頑。欲其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難矣。門下所謂內外精粗。中和慎獨。俱在此者。必不得之數也。以愚論之。世儒之求放心者。皆攝念之說。非求放心之說。本章仁人心義人路。專為求仁義而言。孟子七篇大本領。正千古學問大根源。蓋心之放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氏未嘗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爾也。如謂去聲色勢利。佛老一求已畢云云。乃僕前說未悉。門下之疑。有自來也。請一再申之。譬有人焉。今日知聲色勢利佛老之非。明日又見聲色勢利佛老之是。俟收條放。反復不常。雖操莽之心。不是過也。門下願以堯舜微危擬之。豈人心去而道心存。亦有忽存忽去時乎。類擇一集。雖言不能盡。亦可為本章羽翼耳。至謂心在腔子裏。察公私義利之辨。此門下合乎朱註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謂心求來更不再放。則僕合乎程註下學而上達之說也。明辨之後。尚俟豁然貫通焉。故不覺擬擬言之。門下何以釋僕之疑乎。二說與邢州刁蒙吉商量未定。因檢諸稿奉覽。幸一參訂之。為慰。餘不悉。

答馮訥生及門書

生日一節。世俗相沿久矣。論理此日為報親之日。論情則此日為娛親之日。故膝下稱觴。情理俱合也。若親尚在而自受觴祝。何以答尊草之艱。子未成而自開壽筵。伊誰致斑斕之樂。此情理之難通者。僕十餘年來。在都在里。每逢初度。淡食齋心。自晚輩門人以至家僕官役。惟令設座中堂。拜我老母。僕並不受人一拜。遂定為本家之例。載在家乘矣。去年州守某公及諸官長。有破例之一舉。辭至再四。竟不從。迄今回視十年。言行不相顧。奈何奈何。今年仍存舊例。預謝親知。即指為過矯。不違恤也。况僕不德不孝。近有次兒及外甥痘癘。致貽老母憂。春秋高矣。其何以堪。雖家室之人。抑情寬慰。談笑如常。欲得歡心。轉增煩悶。設脫之辰。在即。舉觴之禮。不行。仰奉慈命。不敢不遵。區區馬齒。又何言哉。遠承注念。祇領佳篇。情見乎詞矣。若僕行之當。則廣其傳。以砥俗。即行之未當。亦可諒其心以相成也。至於一歲之中。求其不虛此生者。幾何日。此又難與他人道耳。幸知己念之。我輩終日講箇行字。此等固行之易。忽處亦行之易。制處也。不然。隨俗而流。以無害於義為口實。非所共勉矣。

與馮訥生及門書

大庭廣衆。孰無正大之容。處順居常。孰無節義之語。聲色交於前。利欲迫於後。人品見於是矣。然辛子亦就當日之人言之也。若今日見一正大之容。必指為迂闊。聞一節義之語。必笑其狂妄。久之而大庭亦聲色。居常皆利欲。恬然而不知怪矣。如門下所云。立說以祈身後之名。當今之譽者。今乃並其名譽而棄之。隨波逐流。安問人品。夜光芝草。世猶見之。獨正大之容。節義之語。不少概見也。士君子其有憂患乎。門下閱世已深。維世必切。凡遇正大之容。節義之語。即珍如夜光芝草。因其人而玉成之。幸勿忽焉。

答成我存及門書

不佞遵旨。扶病攜兩幼子。侍老母入都。在仲秋之廿二日也。前荷相念之雅。裁有手書。附便南去。想入目中。邇者慈闈夙恙。仗庇稍清。獨不佞孱弱之軀。衰憊益甚。猶作牀頭僵臥人。且恐無常於清班。而徒依依。輦轂之下也。行樂讀書。選古今嘉言錄十卷。時用自警。外無他事矣。芳訊再來。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門下不忍鄙而置之也。幸矣。所云閩中師旅饑饉。繪圖難盡。不佞謂此圖繪之紙上。不如繪之心中。師旅所在。朝廷之封疆也。饑饉相聞。朝廷之赤子也。兵餉作何籌畫。獨賑作何舉行。濟得一分。救得一民。於職克盡。即於理無虧。謂非循理不可也。門下不嘗有見得到且著實行去之言乎。行之在今日矣。至於行善作好事等語。加惻惻二字。小心守法。正在此處。善之可以直行者。天下有幾事哉。必須三令五申。婉引曲喻。得以行吾之直而已。平日持敬為公。二義足下大本領。已具於胸中。不佞夫復何言者。若夫憂勞危苦。正是錯節盤根。真種子。幾見古人功業。從安樂而成。以門下之淡泊甯靜。受此簡書。我若不憂勞危苦。而舉以讓。人其何以展生平。答知遇乎。命數使然。言之誠是。可謂善於安命耳。此後之身與名。天自安排。何暇問耶。惟望珍愛。

答成我存及門書

接得來書。及所寄李延平廖桂溪兩先生遺集。知門下按部之餘。此心未嘗一日不與先儒相晤對也。理學淵源。千載如新。當世之鉅公偉人。豈無一二師友。步武兩先生者乎。如其有之。洵可樂矣。比讀調文廟警詞。大義小心。懷乎冰玉。趙清獻焚香夜告。門下其後身耶。吾輩為學。只是去得欲斷。自然見得理真。所示暗室警醒。及師戒。誠屬吏諸語。皆成己成物。人我一體之心。父之教子。師之訓弟。不是過矣。令申於前。而法繩於後。貪風其少息。廉吏其可為乎。所謂簡書之靈也。所云行正未足恃。為善尚多危。不過就人情言之耳。烏足以盡天意哉。近日北園科場一案。受禍極慘。而人心大快。未聞有一行正為善之人。陷入法網者。前者不佞亦曾受鉤黨之誘。意在誣而殺之也。願聖明在上。公論在朝。奇冤立雪矣。昨給假歸里。大病幾死。請告有例。而部覆無例。及勉扶入都。而長兒忽殤。豈亦誣我者所為耶。且如李琳枝聲聲載道。而大恩終邀。又按差中之顯然可見者。總之恃天甚穩。愈危愈憤。得如翁直指涓公一出。至今宜雲童叟。手額祝翁氏。世世為御史。不佞所深信於門下者。當如是耳。老母因都門水土不宜。今年仲夏。令荆妻奉歸家鄉矣。不佞閉門檢書。不晤一客。聞中有嘉言錄之撰。未能即就。蓋以今人之為嘉言者。一時難於採輯也。容奉寄梓行。何如。曩過湯子問病。曾見寒暄之訊。甫一二日。而湯子辭世矣。安能呼天而問之。極知關心。並附一聞。

答成我存及門書

去冬讀見別之訊。並悅心錄一冊。門下之境遇學問。大段可知。偶成詩律。未得奉答。為恨。聞關南北。實不能忘。非世俗寒溫可了也。每見佳著。有善於處貧妙於卻病之方。安得窘寒如此。或由勉而利之難耶。抑入見道德出見紛華之易耶。門下素有定力。諒不他移。當從根株求之。則得矣。不佞於境遇順逆難易之間。到處只見成就。故勉強受之。久而驗之。夢寐漸覺相安。又再行一事。要把自己平日言語作證。即或事艱力窘時。輒自責曰。誰教爾說出來。而今卻退轉不得矣。此不佞近日切要兩關。與門下商量處置。凡立言多而行不逮者。或有之矣。蓋自信焉。承念者。老母今年七十有五。衰病日見。非拄杖扶持。不能行半步。常坐四輪小椅。出庭院一遊而已。小兒已讀論語半部。歲前又育男。為家兄抱去。繼嗣矣。近况聊以附聞。不佞讀書之功。大約在儒言一集。字字推求。動見世儒辨難多而躬行少。擇其闡發聖道言行相符者錄之。漸成書矣。目次中尚有缺本傳及語錄者。各註明白。煩門下留心購求之。有便寄來為荷。前詩並奉一覽。悅心錄再惠二冊。贈知交也。

與王允大及門書

昨借看邸鈔。知門下奉有學政之命。深為色喜。憶門下幼而受業者。與公先生也。長而受知者。不佞也。文章固所優為矣。然其勝任而愉快者。不第文章已也。不佞以道義交門下。幾二十年。稔知枉己而徇人。素性所不為。向來一疏一體。各相與於世情之外。衡文千古事也。願可容其枉且徇乎。况懷懷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素士也。寧得罪於卿大夫。昔日與公先生之校三督士。芳規具在焉。山高水長。曷日忘之。且聞門下善事寒儒。色養備至。奉太安人之教。惟謹。太安人亦未嘗不愛其子。如與公先生及不佞

者也不佞文章遠不逮與公而澹泊之志竊有合焉者十四年來並無一事貽高堂之憂惟此小心耳更不煩為門下費矣但思秦地之去敵鄉不甚相遠恐習知門下與不佞有舊招搖騙詐之徒壞我名節雖門下深知不佞從無卒履之事亦不得不嚴防而密察也至於片紙隻字彼此兩絕若門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投之水火不敢開惟自愛並愛不佞為望曩所勉者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也今所贈者公明二字箴也儘異日三秦之地有理學名儒其人者建大功立大業必溯淵源而論之則不佞之藉光實多矣惟理學遺集敢煩購求者一為呂涇野先生一為馮少墟先生也二公著書甚多幸留意焉前惠袖葉捧獻家慈謝

答王允大及門書

不佞行年五十有六矣去年九月服闋後小兒遊泮完婚蓋十五歲也次小兒為家兄承嗣餘尚幼穉此家庭事也今歲起復固不敢忘世祖高厚之恩因有小恙遂欲終焉而已不意召旨兩下誼當赴闕叨蒙聖眷擢用西臺迂腐書生恐克副言責甚難惟竭盡此心耳此出山事也兩月以來仰見天子勵精圖治聰明寬大無事不念及百姓而臣子之心願身家不顧命命尚奢美不尚儉約求所以仰副宸衷者又甚難不佞雖不才竊願與士大夫共勉之此入都事也每年用度約需三百六十兩房租地租計得百二十兩俸薪計得八十兩妻兄李恆嶽每年許助一百兩共三百兩截長補短不隨公分不請客赴席每日一兩足矣此度日事也他復何求哉聞門下偶與曹君今平矣太夫人健飯可喜諸子讀書可嘉門下念及園廬更慮盡心職業藉光尤多僕於閏七月朔日入都茲承注愛並念小兒讀書感謝並候

答孫壽周及門書

前者寄訊丹陽因貴郡為名醫數可代老母求一良方也不謂買舟在先郵筒未及頃者骨肉關切復從都門覓方於蕭封公其人老成君子不佞向所敬服者也觀其發論鑿鑿對症可知又勞門下精選藥品遣價遠來炮製封函用心曲至不佞為子而不知醫不孝也門下有以益我矣遂進一介叩膝下代致遠意奉慈命稱謝至再焉不佞適自鄉中與東甌胡氏修輯荒譜歸家越二日值先祠秋祭是日執事之勞盛價與焉不知門下聞之快心當何如也過此秋氣更爽即照方投劑奏效可卜小兒讀論語俱完卜於中秋前二日就外傳承惠衣帽以成人望之雅誼良厚姪子在長兄宅亦能語能步矣附聞長安道上候缺未補之時正好讀書大約理學經濟開卷益人况門下志向不凡同門而外可與馮訥生互相切磋吾道其有幸乎諸友近况大概已悉袁丹叔每有音問到蔚周甚感甚遠便中煩一訊之勉其山中讀書也不盡

寄孫壽周及門書

前得芳訊知門下有提督蜀學之任不佞喜而自慰者三新闢之士文教方興賴門下有品有學拔孤寒而作士氣蜀之幸也素性淡泊與地相宜人亦諒無責望又門下之幸也衡文之官近屬濫觴辱朝廷而羞當世者多矣能以公且明為此官重且不令讀書生童唾罵及之飲水思源知不佞取友必端也不佞

之幸又為何如哉自今以後與門下斷絕書函以俟三年而復常也幸勉旃自愛

答易子然及門書

盛價遠致芳訊問慰山中不佞見之宛如接面益知門下雅誼難誼如此其重也閱黔省題名敬竣王事果得淵源之學不僅以八股稱最者門下豈欺我哉憶敵鄉乙酉科亦以兵火之後風教初開兩主司公而且明得人為前後諸科之冠朱小晉其榜元也王君承頤又安知不顧頹耶喜可知也昨寒門蚤沾命榮寵逾涯所不敢忘先帝之深恩者從狂波烈饑中得扶持老母以有今日此擬表一通猶冀仰答在天之靈於萬一僅非先帝明如日月則要人刀俎已加之久矣願諸友立身行道更出不佞之上故諱諱耳門下勉勵有加吾心慰矣夫復何言惟是注念查閣藥以丹砂衣以絲帛不佞進一介叩膝下且代致遠意奉慈命稱謝者再先是不佞與東甌胡氏纂輯荒譜自鄉中歸越二日值先祠秋祭是日執事之勞盛價與焉門下聞之快心當何如也聞厚菴先生子假南旋攜譚氏子振宗歸哺漢上夫詔來之有後也天生之厚耄成之片言何足德先生但不佞與先生同學聖人之道以先生班在侍從向不敢折一疑辨一惑然而飲食夢寐未嘗不依依講席間也今漢南塞北起居更難此後明道於鄉尤有深望頻行煩為致聲前寄函詞一書至今未返恐囊中又少一物並希白之為望更有言者清暑如冰勉修職業分光不淺不佞菽水有暇尚以移風易俗為事吾輩無論在朝在野直一體視之耳孫退谷先生所學甚正是不佞奉為典型者泉石無嫌問答不斷門下日親函丈近而求之必有所得也先生老矣時不可失敢並及焉

寄袁丹叔太守書

別後憶新政可次第就緒耶計典在即一切賢否開報倍加慎重以副朝廷黜幽陟明之至意又不佞愚言之贅矣足下素性愛人才重學問生所稔知也敵鄉絳州有党冰壑先生名成者隱居闕修不求聞達其真正理學在吳康齋陳白沙之上曩來官此郡者勞勞簿書中無暇物色之且不知此地有先生也足下知之否知之即當式其廬叩其所學敦請講學於晉山書院倡明吾道教化地方與鄉之士大夫相與以有成豈不美哉如果真學真品不愧山林隱逸之選即繼李中孚先生而力舉之以見朝廷求賢而賢出勿以浙省為忌也是在足下為之耳若不佞聞其人讀其書則敬服久矣王敷五太史請假送親歸里因使附言別無他及

答徐雲門貢士書

小春惠佳句策勉之意厚矣厚矣雖未裁尺一為謝然已錄之佩言集中不作尋常詩詩觀憶庚子仲春之夢當因氣餒而成僕經學本疏故魂夢猶歎未能講出一貫之旨也如秀才夢督學較試驚怖而醒終不成章正此類耳曩因仁兄翻閱五經敢有此請若大解云云何其門面耶日知嘉言錄不妨詳慎誦生之論是也但宋儒以後純粹之言變成空谷之音求之時遠又不當過苛矣况集中原非道學名目其人不過善人信人之流於詩文之外利祿之餘有此一種嘉話醒人心脾豁人耳目未必非熱鬧場中清涼

散也。謂在都諸公有嫌可避則可。無言可採則不可。暫停剗剗再商之。僕嘗屈指同朝共事。真狂真狷。不下數人。皆僕萬不能及者。願可輕量天下士哉。佩言集非問世之書。示我後人足矣。儒暇中為數言序之。願從質也。願學堂講書。誠如高見。此舉成已成物。固非所能。獨是桑梓之士。溺於八股套中。竟不知聖賢書為何而作。僕若借州大夫之意以共明之。即云掠名。亦未嘗不美。第恐無益於人而獨損於己。欲何為乎。此亦頗費躊躇之事也。雞黍一約。暮春新秋。無所不可。仁兄家庭間。亦非灑灑無慮時也。閉命矣。讀送馮詩十二首。公舉也。自風美可觀。若我輩自為送詩。宜更真切耳。但證一冊與訥生相質者。希從實答。示如座上挹清談也。僕於臘月廿八日。又舉一子。因家兄缺嗣。奉老母命告諸先祠。彌月時為家兄後。慈心慰矣。仁兄關切等於骨肉。敢以相聞。餘不贅及。

與徐雲門貢士書

前月之信。寄至西洪。知尊恙晚年之常。確非火症。可無藥也。慰慰。老母承注念更感。大抵今年多病。迥異去年。膝下承歡。難盡萬一。當何以益我庸齋二冊。又煩指示。費心過多。然所以告我朋友之願。此一年可了矣。佩言一序。後改者佳。但未用曹植一段。未免因老瞞刺目。再容面商。昨讀近咏。備見秋岳公虛以下交。不介而合如此。此公海內負重望。一旦為塞上福星。林間臭味。喜當何如。且為吾鄉培養元氣。大有作用。觀風采詩。特其一節耳。頃者晤歐州鄭侯云。闔鎮屬僚。於其生日。有徵文為祝之舉。公也非私也。禮也非情也。或亦功令所不禁者。屬僕為文。以僕頗悉生平。且都門相知有素。原不當辭。其如僕之不文。何仁兄知僕久矣。凡壽賀之類。從未涉筆。不容不辭。此鄭侯所諒也。繼以轉求相託。意在平城矣。此則不容代辭者。况仁兄與曹公初交如風契。而下車以來之實心實政。目擊最確。口道尤真。儻大筆筆之議論。出於草澤之間。渾是與情。豈云阿好。以視假借精神銜名者。天淵矣。曹公知足下之人。誦其詩而猶未讀其文也。會當三絕。又何吝焉。若從前履歷。僕所知者。奉採及之。惟祈台照。

答申鼎盟書

疏起居久矣。頻年老母抱病。日在湯藥中。塞上無醫。粗習方書。幸無大誤。垂危而安者。慈德所致也。然僕則諸事俱廢矣。所歎者。三兄館選而無一言。二兄秋捷而又無一言。豈但老兄寒溫數語哉。每與鄉間親友。話及潭府忠孝之篤。友愛之真。人品之高。學問之正。科第之盛。詩文之雅。卓乎備矣。惟願清白家門。兄弟若弟。互相師友。兢兢然善守而光大之。居鄉勿履公庭。居官勿交匪類。奉正人君子。為師為友。本天理良心。愛國愛君。文章既傳。理學漸著。要使忠臣之裔。大儒出焉。是僕區區之所企望者也。若以緝言致賀。深愧不能矣。今年四月。因老母大病之後。八表之辰。膝前菽水。無以承歡。乞言一紙。綴入長安矣。屏間四十八人。不可無廣平申子。乃時迫路遠。不能專請。懇三兄一言代之。雖不我吝。然書集中終少大篇為缺事。僕初念安可遠耶。乞言紀事奉上。希勿吝。二兄方工應制。有暇亦賜數言。憶四月初六日。老母著命。服出廳事。男女親眷二百餘人。次第進觴。畢。賜告以某詩某文。某公所作。願而樂之。家庭之間。融融如也。昨歲重修老母所居之與亭。額曰天倫樂事。聯曰。想白雲親舍之情。誰非人子。觀斑衣兒戲之狀。實獲我心。敢

為知己道之。年來老兄學業日粹。著書必多。幸惠我指南。拙著日知錄。成而未梓。內藉名言為重。古今計五十四人。儒言錄輯而未成。分大儒醇儒通儒名儒四類也。俱無副本可寄耳。今秋得孫徵君訊云。會從申免老處題數語。讀教未知達否。幸示願末。弟可據以復徵君也。呵凍率草。不盡欲言。

答申免盟書

廣平道上。敝州久無仕宦商賈。往還其間。惟小价每年一二次入都。討舊寓房租。囑以必向三兄官宅問仁兄起居。回報安好。慰甚。不幸去歲遭先慈之變。苦塊餘生。勉襄大事。三冬病溼。幾無人理。所抱歎者。不孝孺於太母。奠酬有闕。茲承三兄致所以奠酬先慈者。道誼所礪者。學問少年文壇。晚歲理路。天道之春夏無異。握手悲傷。正不知握手何日。獨念我輩所教者道誼。所礪者學問。少年文壇。晚歲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教之博文而約禮。願與仁兄共之。故不憚言之諄切者。頃再得荆園小語讀之。知仁兄道力日堅。且日進矣。一卷之中。不孝作三分觀。見未及者一分。見及而勉行者一分。見雖及而未能行者一分也。中庸不可能一語。其至言乎。佩服佩服。若以此書廣布同學。人品心術。德道無涯。再乞惠我十冊。勿吝。昨徵君先生三致書見訊。不以不孝為不可語。必因仁兄向在夏峰言之。故深信如此。自願生平所學。何以克副耶。先生著書。兼收朱陸。初不可解。繼而書來。大約謂隨時補救。從易經看出。雖另具苦心。恐非百世不刊者也。又得伯巖兄消息。尤慰懷想。但未卜猶龍乃郎。能讀書上進否。附具先慈誌表二冊。奉覽存。

答劉千里書

十年懷想。尺素難通。歸養以來。邊隅僻地。麟鴻愈少矣。長安道上。從不敢一問故人。懼干功令。然於先生求友而北。半載京邸。則絕不相聞也。今年三月。從易子然處寄來手函。竟讀如晤。終以不晤為恨耳。幸蒙下高賢。留心學問者尚多。不然。厚庵往矣。誰復親切而談也哉。捧誦內篇。字字從體認中。出直與先儒互相發明。苦心備至。僕獨於學者。起志求仁。一則最為嘆服。仁誠敬三字。顛撲不破。其餘亦半在疑信之間。安能一二面質之。而復大對其說耶。僕山居孤陋。菽水而外。粗習方書。因老母多病。塞上無醫也。有暇。輯日知錄已成。又有儒言錄一書。蓋明二百餘年之理學。分大儒醇儒通儒名儒四類。各附語錄於本傳後。借以自勵。且欲粗備性理之續。惜未正有道。亦一缺事也。嗣後先生著述。為倡明聖學計。凡涉禪語。機鋒。概宜刪去。勿貽後人口實。是僕區區之誠。敢效他山者。高明以為然否。至於僕躬行實踐。多所未能。更望先生進而教之。復有問者。先生北來。張開有並無隻字。而台札又未及開。有一言。吾開有在籍無恙否。豈不重可疑哉。願示好音為慰。拙刻不能多寄。二幅三冊。聊述近况而已。不敢言學也。諸望精明強固。為道自玉。

答劉千里書

十年始一通問。今再讀華翰。宛如握手可亭。共商學問事矣。僕自先慈去世。鬢髮多霜。無復出山之意。因召下田間。告病未允。力疾赴闕。蒙恩擢用。再補言官。夫以五十有七之弱軀。勉勉圖報。疚心良多。自期不喪生本。終是有辜聖眷。惟與都門諸君子約。只在立定脚跟。閉門守拙。反躬自考。與人為善而已。無講學

之名可也。先生著書百卷，倡明聖宗，真不負昔日鸞湖一語。但編輯付梓，有不可不慎者。方今正學榛蕪，二氏夾雜，程朱而外，門戶各分，稍一游移，壞及世道。僕有儒言一集，不敢輕出問世，蓋慎之也。高明以為何如？揚鄂州曠達敏捷，大是解人，恨相見之晚，惜歸去之速。此吾道一真種子也。歸舟藉候，並望為道愛身，翹祝不盡。

答林二史

庸齋晤教，初識荆州，竊見執事宦海難深，赤子之心未雜，望之則儼然吾道中人也。及靜對久之，識見極高明，議論極誠實，留心請益，辨論良多，居然吾道中人矣。別後未嘗不西望而相思也。遠承下問，足切虛懷，讀書之方及所讀之書，曩曾略言之，惟治心並無他長，憶某自四十以後，粗知力行工夫，要從寡欲入手，此外有不能到處，亦有不肯到處，總不敢為高明道也。如台下之所期許，抑亦過矣。願執事隨處涵養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即終身大業，一息千古耳。昔王文成以貴介公子，誦龍場，經瘴癘，萬死一生，纔了得動心忍性四字，雖其致良知之說不必學，然此等成就，由豪傑而聖賢，豈不快哉！張子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幸勉之勉之，更恕狂妄。

答連克昌進士

賤性疏懶，素寡交游，頗聞海內賢人君子，中心向往者久之。前數州諸舍親公車歸來，備悉高致，謂風雅境坊而外，性情尤非近今可比。每一相對，如飲醇醪，此舍親之所為心折而樂與也。嗣聞下詢拙稿，愛屋及烏，方愧無以仰副虛懷，復勞華翰，問及山中，始知足下曾輕信猶老及諸君之言，謬備蘭講，以告者過也。夫足下新發之矧也，日生之陽也，才與學之所詣，俱不敢量，而又以真性情行乎其間，海內更有何詩何文，足當一面者乎？某時近炳燭矣，為學已晚，而况失學，惟荷先帝錫類之孝，推及慈闈，俾得以疏懶之身，晨昏菽水，真天幸也。稍暇則仰體孝治，與二三父老，共明此義而已。他無敢為高明道也。風雅事難涉獵，未窺本源，比年不知何所感發，頗覺昔日之風雲月露，與筆墨了不相屬，或不得已而有作，昔則一日數篇，今則數日一篇耳。老矣，非江郎之才盡，則上蔡之顏羞也。此又足下所當擴之境坊之下者。台札一云私淑，再云向慕，情見乎詞，然皆不敢祇承萬一，惟有朗吟佳句，在秋水蒹葭之際耳。近刻九種並步韻一章，統邀不吝，幸甚。如足下有志古先聖賢之道，而因以及其文詞，敬佩之矣。若云已矣無足言矣，曷敢聞命。

答夏祗台孝廉書

讀來教，謂不肯學，而學亦不能通曉，則過謙矣。謂僕為當代大聖賢，則過譽矣。俱不敢聞命。若云當自知之一語，何其信僕之深，待僕之厚也。夫人之失學，坐不自知耳。孔子所云是知，孟子所云良知，蓋言自知也。饑而食，渴而飲，痛而癢，人尚不知其饑渴痛癢，而况衾影夢寐之間，戒懼愧作之念，如魚之飲水，冷暖誰知哉？僕由此而認之，過曰自訟，福曰自求，孽曰自作，德曰自明，道曰自得，不賢則自省，橫逆則自反，好惡則自慊，大抵從自知始。陳布衣曰：真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仁兄之言，殆相合也。佩之佩之，至

於來教云：理學一端，不啻扣盤捫籥，二語偶差，敢不竭一得，以效葑菲。蓋理者人心之天理，學者第覺得天理在此而行之耳，不是別處討箇理來，亦不是奔向別處學去，以我所固有之物，而扣盤捫籥，無乃騎驢覓驢乎？仁兄，吾師之子也，僕，吾師之徒也，同一淵源，而相資相信，諒必垂聽。所問願學堂一段公案，盡乎此矣。幸原亮。

與史默之進士書

自足下讀禮以來，每開清恙，備知哭號擗踊，宅兆安厝，心力俱殫，大事克襄，安得不發錢在疚耶。擬撰蔬具一解，哀感終以未及大祥而止，然而此念積有日月矣。近者鄉人傳說，病因酒致，初不敢信，繼亦不復疑。華宗貴親嗜飲居多，進言必少，或因卜葬之後，餘物未息，載酒相慰者有之，曩昔謹持之心，未免因人而弛。此僕所以惕然而自咎者也。夫責善告過，朋友事耳，以足下平日謙厚，視僕在朋友之上，未嘗不期其相規相勉，而僅以一日之長，加於體貌間也。又未嘗不諒其平生好直言，非諾諾於他人之是非者也。又未嘗不愛其待人之誠且敬，而樂與為善也。以僕今日之事，則大率所望矣。足下素有酒興，僕頗知之，而居喪後之飲，與不飲，莫得而知也。日以病聞矣，僕又知之，而病之在酒，莫得而知也。第據所為傳說者，則確甚焉。豈足下讀聖賢書，而不知麴蘖之為害乎？溺於杯中物，而忘先人之遺體乎？舉南宮之捷，而輕擲之，君恩未報，獨不一顧乎？諸弟甫露頭角，志搖搖無所向，將聽之已乎？凡此皆僕之欲信而復疑者也。惟僕之愚狂未竭，故足下之胸臆難明，說者又曰：慕劉伶阮籍之風也。僕竊惑焉。夫伶與籍，不得志於時者也，託於酒而逃者也，千秋而下，所嗟為放者也。足下進身之始，匪放蕩形骸之時，儒雅之流，豈比附荒淫之輩，鄉人之言過矣。返躬自思，伊誰之咎？謹以嘉言別錄一冊，奉陳左右。此數年所集節飲御病之效，可展卷而得之也。僕言不足重，亦不足恕，惟足下重古人之言，而恕鄉人之言，僕幸甚矣。若曰：不諫賢，僕曷敢以諫自居也哉。

上李教可巡憲書

僕人微望輕，居恆好論人物利害，曩聞執事大賢君子也，海內推許久矣。晤張伯珩先生，言及人品心術，為今日第一，不但一方之福星，實安社稷之重器也。伯珩豈欺我哉？近見下車以來，清操惠政，大法小廉，三尺童子，無不稱為好官者。雲中一塊土，如在春臺之上矣。蔚州則部內地也，受福尤多，感且頌者，寧待言哉。願精神父老之望，而欲遂者，台囑一巡歷此地，得以盡言其情耳。不謂君命榮擢，啓行在邇矣。地方艱苦情形，有執事知之而未嘗見者，敢一直陳之。蔚州之西，舊名美良川，載在唐書，蓋言俗美而民良也。今忽訛稱為米糧川，凡有供應之需，必取於此。豈別郡邑皆不產五穀乎？此其名美而實不副者也。蔚地在明季荒田尚少，至姜逆變後，他郡邑俱因殘破除荒，惟蔚地未經殘破，遂將本地多增徭差，撥補他郡邑五六處，嘗一人可肩五六擔，安可支乎？民逃矣，地荒矣，如深沙李鄰莊羅凌等里，包賠拖累之害，日甚一日。他郡邑徭輕荒減，而又得撥補以相濟，故日見興復，蔚地徭重荒多，而又撥補以濟人，故日見蕭條。此徭一日不減，此荒一日不除，皮骨殆盡矣。且上官鋪設，不問他郡邑而問蔚州，錢糧完解，不先他郡邑。

而先蔚州協濟取足不責他郡邑而責蔚州衙役播提不喜他郡邑而喜蔚州獨除荒糧徧及他郡邑而竟不及蔚州何也均是朝廷之赤子前之察荒不報者獨視蔚民為瘼外忍令之死耶今逃者死不敢歸荒者死不敢墾城市村堡之間房屋拆毀者多矣修蓋無有也衣袴不完者多矣縣聚無有也此地概可知矣猶曰好蔚州好蔚州此其實累而名似美者也大利大害真難真苦民命所係者遇大賢君子而不言更言之何人言之何日乎諒執事至誠愛民聞之必潸然淚下矣所望晤諸上官或後來當事一備悉艱苦為民請命而急救之於倒懸者惟執事是賴也樞從不敢為他人致一書而特敢直言切望於執事者以平日相信之深今日下問之便耳幸垂察焉蔚民歎四首附呈教覽

上曹憲副書

絕塞春回君子道長豐年之兆當從人事卜之樞之菽水耕鑿有餘適矣昨辱垂念深慰慈聞老母今年七十有八食僅一孟步惟一杖更無足以得歡心者幸託餘庇敢報平安若地方之窮而且荒猶有家人父子之樂孰非執事仁愛所貽耶去歲秋災得沾浩蕩拯恤之意無地不周哀此窮黎漸有起色執事直家視雲中矣頃因地震虎豹之異循省不遑探風下及當於古大臣中求之樞仰承明問謬進狂言今日地方有不得其平而鳴之者不在民而在讀書之輩矣夫邊地惟讀書最難難養生一也難讀書二也難進學三也其富貴之家不須讀書而進學者不與焉况三年一考收錄不過五人十人孤寒寸進比於登天往往父師之訓子弟者廢書而泣仰天而號曰積書不如積金何日撥雲霧見青天乎今提學未經按臨頒布條約極其森嚴可視公道而雲人之惓惓期望者以有執事在上地方招搖假藉之惡習或可少止也但從來于王章而壞名教多由敗類之鄉紳不顧士民之唾罵固執事素所洞悉者樞適值家居聞道路之語不勝駭然惟有杜門靜聽伏念士首四民風教關焉執事愛地方之民必愛地方之士士風一壞恐大君子萬物一體之心有所不安也近聞東鎮蕭公較士鐵面冰心盡絕請託榜發盡是孤寒一時兒童走卒祝世世公卿不置口然又多彼地之鄉紳有以成之也執事有體有用海內仰為泰山北斗豈無所以制鄉紳之分而成提學之高者哉雖提學自能公道然而相與以有成全賴執事維持調劑於其間下以息道路浪傳之口上以昭朝廷取士之光要使荒涼邊塞不絕讀書種子十七學中猶有識字秀才執事三年來家視雲中之一大關鍵而亦樞三年來不負故人不欺前輩之一大關鍵也高明必有以處此至於樞迂腐無似世故不通門以外保無藉藉招搖者乎竊忤懼焉祈執事留神察訪得實則置諸法無令膝下之名節不全以貽老母憂幸矣不覺媿媿言之前承大教篇篇少陵美于生一章亟請付梓欲為鼓勵人心計也且拜且祝

答曹憲副書

捧讀手教仰見執事慮周地方未嘗一日忘雲中赤子也前者敝州未遑浩蕩定因薄收而無重災不得附在諸郡邑之列然而分版代輸苦心備至矣感戴何如幸今歲秋禾甚茂不意隕霜頗蚤田似成熟實為虛耗苟力請入告民心允協矣第未知八月秋災於郡例允否也僕記憶事例不確未敢懸對仍望

高明裁酌之至於常平賑餼誠為美事但輸粟於前而變價於後士民委以為累難逃洞燭而衆口嗷嗷歸咎於僕及諸孝廉之首倡此皆鄉愚不識大義者也無問矣若古義倉之舉僕與同鄉侯課士發策曾問及此里人率謂難行言詞甚鄙大約澤鴻甫集升斗為艱稍有積餘又屬慳吝故諍諍疑僕為多事也頃見執事籌畫周詳萬物一體後來利濟未可預卜而一時驚弓之鳥開口便是難局不領於官則徒成畫餅領於官則又多一常平矣目擊羣情敢專下問今日風俗大抵皆然言之浩歎不特此也從來捐助之家名曰義民邇來名為富家此二字者足以殺其身禍其父母妻孥而有餘故視捐助如陷穽然蓋不得不避也如近日太谷縣人吳姓枉告蔚之富民州衛幾二十家夫以千里以外之人戶婚田產風馬牛不相及也蔚人之父子男女聞者莫不寒心即在僕亦幾幾抱杞憂矣此等刁風一日不杜此地百姓一日不安惟執事留意焉雖因臬司濫行准理然而造福邊民則大君子分內事也復媿媿言之乞垂察不盡

答劉貞吾總鎮書

再承大教永禁民間運炭一事誠蔚人之福也在執事本無沽名之意止期革弊民足矣而蔚人之勒石者蓋為實非為名也初亦不欲以勒石聞於臺下而涉於沽名然不過代言輿情耳愚見淺薄悔之何及雖然陽禁而陰取前禁而後取皆曰沽名執事實禁矣永禁矣何云沽名乎且美事之必有名如芳草之香明月之影也顧安得而辭之若止以運炭論上官覆被地方一薪之產理當供應而不知催辦之輩得此奇貨號為美產逐堡沿鄉指一科十不美之名歸之上臺令人有不忍出諸口者與其受不美之名何如沽美名而普實惠乎况執事舉歷年之陋規而自我除之目前之名既不樂居去後之謂何暇蚤計此又不敢不進一言者仰體尊意當告之鄉民勒石與否聽從其便也敬此附復惟鑒其無他之心而已

答朔州侯侯書

曩因賢聲如雷貫耳友人解法周會言為民請命與上官方爭派荒為熟之一節佩服益深近從敝州李侯得讀丁祭考議一書此又執事經濟文直也能敬如神明矣他人一登仕籍日逐逐錢穀中不復知禮樂為何事聖賢為何人即孔廟祀典輒故事應之考議者幾何哉僕再拜再讀不獨於古循吏中求之更當於古大儒中求之矣承惠二部一以存學宮一以存書簡其書內字義稍有差訛者大抵梓人之過也惟樂章微饒咸和之曲維清且旨登獻于三二句似誤以本章句多而前章句少且失韻也按會典果在第四章酌彼金蠶之下或不可不改正者希再檢正至敝州學文廟本主年久殘缺僅存一二瞻拜之際心為惘然今正在考修而刊書適至殆有啓之者耶且大鈸云書為范太乙先生所訂此公言行不愧庶僕藏其弟經八行圖說諸集即擬刻副以續於孝經之後先製木主祀於文昌閣上躬率士庶尸祝之惟從祀有待夢寐不忘知執事重其人乃敢贅其事耳近刻八種附覽聊代咫尺一晤實非經濟文章之可比也年來奉母山居於當道概不敢通一刺遠承惠書誼當裁謝解紳託在棠陰之下頌德尤多嗣此惟神依左右而已

答蔚州鄭侯書

履勞賜顧。昨登堂謝教。不覺又作長談。蓋今日賢士大夫之肯談理學者。不可多見。幸執事美質好學。超悟非常。僕雖以他山之石。願效攻玉。而反蒙啓發。獲益良多。在俗人視之。不知所談何事也。僕寧敢避嫌。及立談時。承論善屏。借用僕姓名一節。此固執事重之愛之。使姓名達於上官之前。文章附在名公之列。豈不甚願。然而僕爲人之拘謹。行事之執滯。執事知之最深。即欲擴充之而不可得也。如屏幃之禁。僕於邸報中已熟知之。且詳錄之矣。昨蔚州民躋公堂而上壽。率皆出於衆情。可由而不可知也。僕日處執事軒轅之下。姓名不敢與。豈忘其德政之在蔚哉。實因日日奉教。只有致知格物躬行實踐之學。互相勉勵耳。執事現在仕途。或有不能自由者。僕家居之人。謬辱執事講堂一席。每愧格物之未明。躬行之不逮。曾以此而致辭。並辭刁先生。且勸刁先生。僕獨不自持乎。况去歲蔚人欲爲執事立德政碑。僕遂令止之。雖不言其何故。實爲現任立碑。是律令之所嚴。而非循良之所尚也。惟聞庠立願學堂碑記。其名頗正耳。僕之敬服執事者。不獨以循良望之。竊以聖賢望之矣。今壽屏一節。出於諸郡邑之公舉。僕雖不能力勸而疑其事。亦不敢不爲執事直言而正其非。若借用僕名。又執事主之。以格物躬行之大義裁之。可耶否耶。至於營官假借道姓。武人何知。無足問矣。惟執事高明。另有遠觀。慎之諒之。是所望也。特愛一字不欺。文稿容細訂另復。前致刁先生書稿附覽。

答蔚州修侯書

前聞太夫人清恙。隨附書奉候。想已大安。高年以調飲食和脾胃爲第一妙方。况執事色養全備。舞綵承歡。體慈闈之心。造百姓之福。入爲孝子。出爲慈母。以此而格神明。不卜可知也。近日夏稅秋糧一事。或外阻於督撫。或內阻於部議。以致聖主之膏澤。不下於民。仍使百姓受正月開徵之苦。而臣子安享爵祿之榮。愧耶否耶。至僕忝居言路。未能盡職。大負國恩。不如犬馬。即早晚罷去。願與編氓同甘苦。爲盛世輸將租賦之人。又素餐之一孽戒也。久知執事催科之中。妙存撫字。蔚民固幸甚矣。但聞撫軍達公疏云。督省從無夏稅秋糧名色。心竊異之。如數州夏秋地糧。其名已久。買地立契。隨帶夏秋糧石若干。昭然可考。前執事因比較之便。暫改一條。仍須存夏秋之名。異日或可遞緩徵之恩耳。至切至切。附具若果鮮菜。煩致尊堂。代候起居不盡。

答耿逸庵書

友道人倫之一也。知固難。交亦不易。如不佞之與湯荆峴。知之一日。而交以數十年者也。乃與先生知以數十年。而交則一日。遲早有所分。傾慕無所異也。憶昔同在班行。觀面失之。亦足見吾輩之落落難合矣。京國傳聞先生人品之正。學術之醇。自非過情。而不佞終未目覩。故淺深莫窺。景仰徒切耳。今幸不吝指示。得從諸刻中一一領略。始深知其爲躬行實踐之學也。益肅然起敬矣。吾儒之學。大抵腳踏實地。而以虛心入之。若駁古人。臆口說。都是虛脾。終日終年。決無長進。濂洛關閩。且不必說。即如有明貴鄉諸前輩。以理學著稱者。有一脚不踏實地者哉。先生之與荆峴。真後勁矣。今者一肩繼往開來之業。一任濟世安

民之功。此中又有差別焉。蓋傳道之心苦而樂。任事之心苦而憂。子與氏所謂易地皆然者是也。如荆峴者。受天子知遇。入則講學。出則節制。叨榮已極。沐恩最深。在荆峴自有生平。不惟其官惟其心也。以是心居是官。甯俟吾輩代爲計。况不佞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學不足資也。未可民社。未任封疆。政不足助也。獨總總慮者。江南受荆峴之福。而荆峴受江南之累耳。姑臆言之。不取地方一錢。不徇鄉紳一情。不縱吏書一事。不尙聲伎遊覽一種。不入詩文交遊一套。此五者。荆峴所優也。民無累矣。然而屬官有蒙蔽。有貪婪。有闖茸。民累一。錢糧有侵挪。有預徵。有私派。民累二。地方有過往。有抽豐。有關說。民累三。鄉紳有把持。有包攬。有交通。民累四。旗兵有窩盜。有句逃。有營債。民累五。五者。江南之牢不可破者也。在荆峴明知之。有不能不力挽而施救者矣。救得一分。則百姓免一分之累。荆峴亦去心中一分之累。此其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也。至於寬猛緩急之間。必有成畫在胸中。且以言笑不苟之端人。猶有敢於犯之者。吾不信也。高明以爲何如。不佞恪遵功令。大臣不許與督撫司道拜往接見。乃竟不敢與荆峴一別。茲承先生虛懷謙下。以刻集問學於不佞。是問道於旨也。愧甚。因率復謝教。不佞六十有八。頭暈發迷。老病無能爲矣。惟望力學敦行。爲道自愛。不佞晚得良友。幸矣幸矣。荒言八紙。聊代面談。臨筆神往。七月初十日具復。

答宜督修滄涵

前辱大教。具悉造士盛心。感可知也。塞土荒涼。民生憔悴。兼以逆變之後。求所謂保妻孥守墳墓者。十室之中。不過一二。即有沙田數畝。無力可耕。又安得四壁蕭然。肯讀古人書者哉。執事既以不擾民爲整理殘疆之要領。妻孥墳墓。漸漸有之。而又以科名鼓勵我邊徼士。洵覆載之仁矣。嘉惠再頒。將謂某前日之所辭爲過矯。今日不妨作兩截人耶。是執事愛之深而知之淺矣。藉手歸上。幸諒區區。尤感明德。昨者先君子入祀鄉賢。仰承褒翊。懸之家乘。百世爲光。另容布謝。

答晉撫劉勉之

自捧詔竣暫歸。旋即入都。憶執事立身行政。不在古大臣下。某奉爲典型者。匪一日矣。伏思身在言路。以正直忠厚爲本。一味慈惠。無補與朝。固某數年以來之大愧也。若索人之小過。忌人之清操。擠人之孤蹤。汗人之大節。尤死不敢爲者。恐得罪於天日。得罪於君臣。得罪於衾影。夢魂莫可得而贖之矣。至於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取錢。欲爲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蠶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頃者循資量移。深有蚊負之懼。所自信者。心則無他。守則益堅耳。過辱雅賜。尊者之賜也。曷敢榮辭。然今日之不恭。實遵明訓。正以尊者諒其心。而他人並絕其迹。庶幾可以信朋友而答聖明矣。仰希慈照。

答郝雪海

廿年不及一晤。自是缺事。茲讀了未見貽一書。何必親面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古今來此人此學。只是知之真行之力。一切超脫捷悟。吾輩所斷然不敢爲者也。先生既取其言與行備者而學之矣。今日之遼海。

視昔日之龍場。必有過之者。幸為吾道勉旃。僕且老矣。無能為矣。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安謂即事即理。並言語亦可省。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脚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談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為善。八箇字耳。未審高明以為何如。熊青嶽學士。學極正。論極確。著有閑道錄。曾寓目否。惠來諸稿。容細讀之。晤教何期。終為悵。

答王麗五同社

前讀大教。中心藏之矣。僕量移以後。凡至親密友。片紙不收。天日鑒之。師友知之。獨足下不我信乎。僕以肝膽答足下。而足下以儀文應之。將視僕為何如人。所望足下相照以心。不必求之區區交際間也。僕近况何足為知己道。然亦惟足下知我為最深。孱弱之軀。既無濟於國事。愚拙之性。又不合於時宜。每臨節序。倍念鄉園。老母心牽遊子。藥餌難舉。不識何日進膝下。舞斑爛矣。遠辱注問。言之不覺其切耳。

與袁丹叔及門

循理守法安命。固不佞之平生也。書之座右。以自箴云。贈門下亦不出此。今之良二千石。聖朝所重也。濟兵民。籌利害。誠屬吏相與以有成者。是謂循理。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輸運無通欠。賢否皆以平心衡量之。守法矣。人不負官。官去留直聽之耳。他人或捷足。吾寧守拙以俟。天下之公論清議。自有命在也。不佞立身立朝。只以勿欺為主。每清夜自檢。有一事不可告人者。即欺也。願門下亦力行之。此後當令愛我者起敬。而惡我者增愧矣。近來功令嚴切。不佞奉持。逾不敢後。視門下諸子。聞問所及。尚在情理之中者。悉絕之。恐諸君損其清俸。無以養廉。且誨之貪也。豈所愛於門下。不佞望白雲未遂。殊難自慰。惟門下善自珍愛。幸甚。

與沈季子及門

天末音信稀少。兼以恪守功令。未能裁訊。書中拮据勞瘁。保全嚴謹。六載飲冰。假塞如故等語。固足以報明廷而慰知己矣。若遠報之。命所定也。直聽之可耳。不佞素有六字銘曰。循理守法安命。願與同志者共之。前聞門下為地方受過。微有誣誤。近閱邸報。內各省俱有奏明參罰諸疏。仰見聖政之寬大。未嘗以原無姓名之盜賊。久累人才也。真門下之幸哉。獨不佞報國無能。養親有愧。所自信者。誓不收親友片字。雖及門聞問。尚在情理中者。悉絕之。正恐諸君損其清俸。無以養廉也。不恭幸諒我。

答張開有及門

作吏維艱。又值繁劇。風塵之狀。果何似乎。所信者家有老親。守身如玉。孝子之心。較世人以富貴榮親者。大相逕庭也。不佞矢不受及門一錢。不通外官一字。正所以慰高堂倚閭之懷耳。門下得無相同耶。令親手畫羅漢。為宰官現身說法。意深哉。袖出家織。非官中物也。勉留四疋。以供春服。餘悉附還。幸諒我心。拙詩二幅。率筆言意。諸惟珍愛。

答聶輯五同年

驄馬西行。每深懷想。所不敢以尺素候起居者。祇因恪守功令。誓於寒暄通問。悉謝絕之。遠辱相念。心矢明德。酒資藉手。奉還非自外也。諒之諒之。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盡如響。海處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君命可以不辱矣。僕近狀碌碌。有循分盡職已耳。何足為高明道哉。

與易子然及門

接來書。知門下愛民造士。疏引通郵。班班皆惠政也。在門下固不我欺。而不佞信門下之心。尤勝於信道路之口。循理守法安命六字。門下其力行矣。敬服敬服。清俸僅足自贍。分以惠我。何忍受之。且弟子之報師長。以立身行道。不辱門下。為尚儀節。非所尚也。祇登葛布。用驅炎暑。餘悉附還。老母入夏以來。飲食倍少。晨昏缺然。不孝之愆。無可免矣。承念志謝。

與馬步先廣文

朝廷設學校之師。以訓此一方士。率皆老明經為之。日暮途窮。神昏志惰。教思無望矣。間有孝廉就教者。一列廣文。便自謂曰。我乙榜也。不與人同。州縣官亦往往推重之。以批狀詞。通請託為作興。以交劣衿。恣狂態為疏放。嗟乎。孝廉之稱。自此衰矣。何足為師耶。今日之用甲科者。特例也。其前途遠大。所謂作興疏放者。固不屑為。而喫緊在孝弟節義四字。循循誘人。察諸生內某某孝則敬之。某某弟則愛之。某某節則表揚之。某某義則崇獎之。務俾人人聞風而起。吾道尊矣。吾職盡矣。濟貧扶弱。其次也。講學課文。又其次也。至於開報行劣。如賭博武斷。顯過可指者。聊示薄懲。予以自新。其一切聞聞曖昧之事。不得妄聽傳說。指為過端。本以興教化。而反以傷教化也。慎之慎之。每得一孝弟節義之士。則書其名告於先師。紀其事。粘於明倫堂壁。與眾見之。其為玉笥令兄所詳言者。不敢再贅。

與王允大及門

不佞愚拙甚。與門下之勉於道義也。非一日矣。每事不可以告人。不可以告天者。皆不敢為。愛名節而重身家。實所以安老母之心。不致瀕瀕子之淚也。不佞屢以清白報知己。使天涯落落之人。僅有諒其肝膈而略其形骸者。即大幸矣。遠辱來訊。知我更深。能無感激。但清俸幾何。分以贈我。不識門下何所賴以自贍乎。若因交際難割。有毫釐取之地方者。不但壞門下清白之操。反以貽不佞門下之累。自愛愛人。俱失之矣。宜以為戒。嗣勿再來。門下勞於簿書已久。此後若無參罰。或可望一進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益當兢兢奉之。不則儆儆然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祖父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惟熟思為慰。

與周芭穀及門

別况各懸。音問遠隔。幾三年矣。不佞前歲予假歸省。抵里甫兩月。幸老母病痊。不佞忽大病。臥牀者十閱月。幾至不起。當事代題請告。因引例未合。部議不允。勉扶入都。無缺可補。半年無薪俸之養。八口有索米之艱。從家鄉湊泊資斧。迎養蒼闈。以供菽水。庶免兩地憂。亦可就醫調養。杜門謝客。檢藥讀書。不問門外事也。斷絕交際之初志。堅不可奪。惟幸而想慈顏者。又生兩子。不幸而傷慈心者。反孀長兒。或亦生不

德之所致也。若一官之遲速有無。聽之彼蒼而已。曩從邸報中。見門下年來政績。屢騰薦牘。竊喜公道尚存也。近日毀言忽至矣。果能自反無愧。能職何辭。奉養八十之老親。教訓弱齡之幼子。耕數石田。以終其身。真是福量不小。此等結局。乃他人望而不可必得者。門下嘗云。行止在天。義理自守。吾今敬服矣。仕宦二字。萬不可置之胸中。掛之齒間。功令嚴切。仕路與林下。悉當警戒。念之念之。

東華亮四同年

長者。僕之畏友。嚴師也。聞賢聲與偕。嶽齊。都下紳士大夫。及兒童走卒之口。無異說。知非邀譽者。昨卓異之選。與固榮。不與何辱哉。僕常問客。某某做得官否。曰做得。又問做得人否。客無敢答者。做官做人。是一是二耶。高明聊當自慰。僕之畏且嚴。益不敢稍後矣。

答申覺盟處士

林密山深。故人高臥。喜可知已。客春聞有都門之遊。適為僕歸里。抱病臥牀時也。伏枕請告。幸當道代題。謬謂可以終老邱壑。常在慈母膝下矣。嗣因部覆不允。扶病來京。檢藥抄書。閉門謝客。既無田園之慮。復近市朝之問。官守言責。都不干涉。又謂可以依光日月。稍慰慈母憂懷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如佳句所云。官小得容身。行藏問老親。鮑叔知我哉。日來與殷伯巖坐十懶齋中。促膝清話。進我於道者頗多。猶恨相見之晚。且山中有事。不及慰留。足下贈我以友。而不能攜我於山之。惆悵何已。敬次來韻一章。兼附近咏一帙。此道深遠。非商訂不敢自信。僕每見今人古詩。依傍古人之意。格而不能自出手眼。自行斷制者。輒以釘釘目之。未審是否。七律動作。益知其難。寒儉肥癯。兩者交失。不得不求之真實。願真則太盡。實則不活。其失等耳。津岸茫然。雖掩卷長歎。究何益哉。惟高明教我。

與王東皋同年

僕志大才疏。無當世用。忝附同年。碌碌不足短長。辱朝廷而羞知己。自知明甚。躬耕養母。冀安愚分。不謂蠹朽之材。聖朝不棄。扶病而北。勉綴班聯。主恩厚矣。真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入都以來。竊見賢者在位。君子道長。慶幸之私。形於顏色。緣僕大病初起。長途溼熱。屏屏之軀。委不能勝。以致手足腫裂。膿血淋漓。望闕瞻依。身難赴部。走役投遞。職名循往例也。細人沈閣。曷足深怪。今閱五十日矣。而見朝終無定期。禮云。出必告行。反必告面。家庭且然。况君父之義乎。昨辱足下枉顧榻前。方知說堂必須印文保結。此或未經申明之近例也。又僕詳閱吏部准假原劄。止云假滿赴部。並無起送保結字樣。似乎京官假滿。較之服闋還職等項。防短喪。防假冒者。例有不同也。且僕非無印文也。總督。咨達吏部。內開起程赴部日期。頗悉說堂之可據。不可據。非僕之所敢知也。若兵馬司保結之說。特不得已者。而曲為之計耳。僕地非原籍。官非屬下。突然而乞保結。未必即與與矣。而京堂末員。手持小吏片紙。以博一官。亦傷吏部之體也。敢煩長者。再一熟思之。僕惟有仰遵赴部之旨。扶掖見部。靜聽酌奪而已。此後之事。安於義命。不敢問矣。亦知非足下職掌。因叨知愛。又景高賢。故責望之如此。輕瀆之罪。伏祈垂察。於宥。

答胡東風同年

昨一力走上谷。敬候道體安好。且以告雲門至蔚之期也。仰知長者新愈之餘。十分珍攝。若寒家一講。勞靜中起居。此心何安。讀書吟詩寫字。皆費心力。誠如孔子所謂游於藝也。則得之矣。所教大有了悟云云。此當在平日。不在病際也。凡穎悟無工夫者。易墮禪學。固知足下了悟在平日也。服服庸庸。言煩指示。親切。愧無足當藥石者。奈何。奉懷一律。情見乎詞。惟正之。

答李繪先

弟自邀恩歸養。一刺不敢入都。得手教。始知台下去冬北上矣。詢及近况。捧讀書紳諸集。諒所云身心性命。歸落有在。乃復問道於盲耶。夫身心性命。歸落在齊治均平。即大學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外是則二氏之學。吾不知之矣。竊見老年翁存心立言。無一不善。孔子云。言之不出。恥躬不逮。又云。願言順行。願知已於行。字著力。直接吾鄉文清公一派。去聖道不遠。此處是真歸落矣。相嫌匪敢言答。並附家刻。統照及。

東程學博

前以心喪三年之義。請教接台翰。是論制服。非心喪也。竊謂心喪者。追憶不忘。三年有如一。其冠裳服飾。以及婚嫁宴會。事事無所拘滯。僅遇平日受教之地。惻然有動於中。如手澤口澤之存。如終身忌日之感。是也。過三年。又如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矣。此皆因義而類推者。士君子有心則有喪。無心之人。安問喪哉。故曰。弟子為師。心喪三年。其義蓋深且遠也。愚見如此。再折衷何如。

寒松堂集卷八

祭文 墓表 墓志 碑銘 行狀 紀略

歸省告祖塋文丙申

象樞不肖。幸邀祖宗之世德。及吾父之庭訓。得以成科名。竊祿位。以有今日。伏念丙戌入仕以來。諸凡建功立言。繼志述事。足以顯揚家世者。今無一焉。象樞志大而才疎。多經而少權。固祖父所洞察也。惟恃此心。兢兢乎不敢欺朝廷。不敢辱祖父而已。願十年之內。奉職而職未盡。得罪而罪已寬。被譏而譏不售。無一非聖主之仁明。其為祖父默而祐之者實多也。若象樞有其欺與辱矣。是義之所謂無尊。而趙括之僅能讀書也。祖父亦何利有此子孫。象樞亦何能逃祖父之鑒察而譴責耶。象樞久居京邸。僅從捧詔之便。取道蔚州。扶病一展墓下。其餘歲時。惟西望遙拜耳。霜露之感。其能已乎。頃因母病給假。奉旨歸省。於本月初六日。方抵里門。仰先靈之如在。今不可度思。念遊子之言。歸兮。誓也何詞。悵陵谷之改變。兮。展墓而視。告無愧於祖父。兮。祖父其吐棄乎否也。

歸養告祖塋文己亥

象樞聞先賢之訓矣。事親為大。守身為大。若象樞一身。歷十四年來。蓋為君父之所有也。母氏不得而有

之以故升沈不致計毀譽不能辭死生不及料惟有懷懷清白兢兢職分冀得免於辱身及親而止是象
 樞之所以仰承祖父世德者祖父知之無間人之知與不知也自前歲拜墓而北仍補原官又經二載幸
 聖主垂鑒不加譴責同列諸君亦復有和衷共濟之雅公退之餘與志同道合者究心聖學互相砥礪期
 於無忝所生致身將在此日焉獨念母氏在堂春秋高矣象樞委蛇君父不能日侍母側菽水湯藥委之
 長兄象懸一人於心何忍昔人所謂報君之日長也不得已有陳情一疏六月得請八月乃歸抱兩子於
 膝母心慰矣祖父在天之靈不更慰乎况此身原為君父之所有而今得為母氏有象樞之守之者益加
 力焉辱身及親庶幾免夫若夫顯揚之業耿耿在中猶未敢告無罪於祖父之前也雖春秋霜露常掃墓
 前一片地其如世德何哉先靈鑒之

鄉賢祠告祭文丙申

吾父食俎豆之報三年於茲矣象樞不孝之罪殆莫可指數也前以尸素諫垣竭職職業不獲躬操性體
 度告几筵既而被誦補過霜露履更獨賴長兄象懸奉春秋祀惟謹此象樞所為中夜傍徨而不能自安
 者也憶癸未蓋棺之日公論已屬值甲申國變事遂廢焉今垂十年餘而公論益著矣措紳鄰里悉能表
 吾父之德上下官長復能褒吾父以言獨象樞數年以來在鄉在朝無片善微勞顯揚吾父之家世繼述
 安在乎此又象樞所為中夜傍徨而不能自安者也至吾父追蹤先哲耐享千秋且荷厚恩贈徵仕郎刑
 科左給事中之官凡此皆朝廷之賜也象樞分當捐糜以報之願乃心長力短往往以愚狂之故見容於
 君父而取忌於僚友未能仰副庭訓慰吾父在天之靈此又象樞所為中夜傍徨而不能自安者也茲因
 母病陳情奉旨歸省始得再入里門瞻仰廟貌猶歎休哉自非吾父盛德孰能當此乎凡象樞所為中夜
 傍徨而不能自安者今為稍釋矣然不孝之罪終莫可指數也神其鑒之哉

建祠告祖文庚子

象懸等生晚不能見祖宗奉菽水屈指顯考見背之年垂二十春秋矣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
 在豈不憫哉雖時享克修焚香薦食母氏之心少慰竊念象樞忝職光祿叨受恩封一予省親再予終養
 而祀先之禮獨缺焉不備豈母氏之心哉按會典所載品官祠堂之制甚詳家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
 祠堂於正寢之東而今有其地矣母氏十年所積之粟粒粒從勤儉中來工師食之裕如也象樞昔年捧
 詔至首地方官長例有贈遺致隆天使故至今歲之用為磚木灰石之需而非不義之物也象懸復學力
 相助不難刻日而成矣擇於本月二十四日鳩工集事先是卜易得小過大象云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旨哉此母氏之心而即祖宗之心顯考之心也敢不敬從謹此預告

豫告神主入祠文庚子

報本之心人子皆有家廟之典品官獨隆按會典所載做宋儒祠堂之制著為令甲炳如日星我先世隱
 而不仕時享於寢於禮為宜至我顯考一命之初年已遲暮故有志而未逮念象懸等少不更事愧無敬
 承今象樞既叨封典之榮幸備京堂之末因與象懸同心協力營於南街新宅正寢之東以終顯考之志

以全母氏之孝祠僅一間龕分四架接檁安所庶乎相完藏書於左則題曰存澤課子於右則題曰授經
 若東曰滌器以表潔西曰操日以習勤勞且省牲有所彰名分也侑食有所和神人也至於齋戒有所
 其心乃虔矣沐浴有所其體克修矣在祖宗儉德相傳粉飾固非所尚惟朝廷恩典隆重規模不可不崇
 爰經始於五月廿四日閱七十日而落成筵得本月初六日敬遷四代神主就祠安享慟色養之不逮喜
 俎豆而重新始祖禮無龕架而祀於前案水源木本誼不敢忘百世不祧竊有取焉其叔祖禮當耐祭謹
 附於高祖之龕庶妣禮當易牲謹附於前妣之龕遠遵家禮罔敢乖違仰承先訓罔敢隕越神其垂鑒屆
 期來臨謹此豫告

家祠初建登豆方新上合典禮下竭子情感激隆恩曲體臣誼追念盛德詒厥孫子木本水源敢忘昭報

維我始祖自雲遷蔚成家創業艱苦備嘗傳至高祖仁厚好施岐黃濟世鄉評推重庶老高風再傳曾祖
 生有忍性不蹈公庭勸息鼠牙常解睡毗置酒下拜殆無虛日人稱長者奕世發祥再傳祖考商賈為業
 施捨為心葡子柿霜濟人疾疾傳至我考仁孝性成繼述光大七歲哭侍血染麻衣恬靜寡言受辱不報
 策仕廉謹囊無長物憐孤恤寡濟困扶危內助賢淑相與有成從祀賢祠光生俎豆嗚呼世代雖遙家聲
 不墜善積於前澤流於後士勿廢讀官勿貪賂有一不肖廟貌胡安處家以和居鄉以讓有一不肖几筵
 胡敬存聖賢心行仁義事有一不肖先靈胡安若子若孫備物備吉非有精誠胡格祖考母氏年高親滌
 釜鼎黍稷非馨明德維馨神其鑒茲永勿吐棄

祠堂告贈文甲辰

國家聖贈之典原以教孝而作忠臣子覆蕪之榮更宜因勸而知戒總期受之者無愧而守之者不辱也
 維我祖宗家世積德貽謀昌後累傳而至顯考顯前妣續承先緒垂訓義方懿行夙著於鄉邦盡儀素淑
 於宗簞茲以象樞官贈如官膺茲寵命且無斬報象樞申薦少答劬勞伏念象樞叨遇恩之日則
 供職諫垣以言事君之日也前乎此者果其無愧於恩也乎榮矣若存一非理非法之心言一非理非
 法之言而冒濫朝廷給給之休雖施之而難為受也愧莫大焉及今恭奉制書之日則謝事光祿以道養
 母之日也後乎此者果其不辱於制書也乎榮矣若存一非理非法之心行一非理非法之事而干犯朝
 廷追奪之令雖予之而不克守也辱莫大焉愧而且辱象樞之不肖何辭徒具几筵罔馨明德顯考顯前
 妣靈爽在上方指為祖宗之罪人而吐之以為為子而貽羞於國貽累於家者戒然而象樞有愧有辱與
 否不敢自信也惟我祖宗實降鑒焉是日母李氏今封太孺人扶杖率象樞妻李氏今封孺人拜於祠下
 伏望來格

告安樞文己酉

粵致古禮葬有棺槨槨周於棺此各槨一棺之制也衛人之附也魯人之附也合之此雙棺一槨之
 制也大凡喪葬稱家有無昔處素士非治槨時今所處差異始為劫封太孺人顯妣李氏相治一槨奉有

遺命恭讓顯考。情理曲盡。敢不敬從。但恐前顯妣庶妣。俱屬無柩。顯考念及賢淑。心或未安。若治四柩。地狹難容。茲因開墻。並作大柩。四棺皆周。庶妣稍後尺餘。子心差可無憾。一措置間。未免驚動。謹此告知。又為前顯妣暨庶妣補誌第一石。以傳千秋。伏惟幽靈鑒之。宅兆永奠。存沒均安。尚饗。

祭吳橫溪房師文。年五月五日。夢師寤且死。越月。詢中州人果真。遂設位於庭。哭而祭之。

嗚呼痛哉。吾師乎。生為豫中之人。豪死為嵩下之厲魂。官則塞北之福曜。家則汝南之德門。個儘其才。分目十行而筆千言。顯燦其名。略形骸而卻難樊。好爵不易廢。捧毛檄而悅乎高堂。佳士不易得。撫卞玉而題曰名璠。嗚呼痛哉。吾師乎。方其自號為死人也。血與淚而常吞。迨其自願為埋也。功與過而何存。僕婢無異乎人之僕婢。弟昆亦猶夫人之弟昆。儘流連於詩酒。任徜徉於邱園。詎擲檢於齋室。遂煨煉於覆盆。嗚呼痛哉。吾師乎。匪鼠投器。匪風處禪。匪鳥擇木。匪羊觸藩。致身亡而家破。覺地慘而天昏。果干國法。而胡死之非國法。若拂輿論。而胡弔者在輿論。嗚呼痛哉。吾師乎。個儘而情傷於放。顯燦而室忌其溫。燭閣蕭蕭。分條損西河之目。公門濟濟。分誰叩北關之關。嗚呼痛哉。吾師乎。珠墮深淵。分蚌血無痕。蘭蕙當戶。分晚草無根。棺浮淺土。分孤影在垣。月照下泉。分鬼哭如管。今日數厄而人莫逃。分黑獄沈冤。他年案雪而天有鑒。分白骨銜恩。嗚呼痛哉。吾師乎。神來入夢。水去思源。千里之遠。几席之符。蹇予小子。兮。歌易水之短筑。望廷尉之長旌。既昧於河汾。證王通。甯取乎宋玉。招屈原。

祭太傅范座主文

吾師番番元老。休休个臣。忠君愛國之誠。出於天性。尊賢下士之量。冠於朝班。詔徵窮遠。有宜公之論。而著其迹。同心一德。有召公之夾輔。而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有留侯之知止。而不高其名。履泰居謙。有潞公之大年。而不變其節。此皆所以見知於先帝。見信於同朝。見諒於天下之搢紳大夫。以及兒童走卒。而非門下士所敢稱述而悼惜者也。象樞之所以稱述悼惜於吾師者。惟在二十餘年淵源之本末而已。吾師丙戌主會試。象樞成進士。隨同榜謝恩。舉鍾門投一刺。而吾師未識某某之面貌。姓名籍貫也。未幾。考選庶常。象樞濫竽其列。吾師奉命送鼎甲暨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是日始得見吾師顏色。而吾師仍未識某某之面貌。姓名籍貫也。既為吾師衙門官。朔望循例作閣揖。外無私謁。每元旦開印後。及吾師誕日。持刺拜賀。閣者例辭不受。帖迨至改授掖垣。以迄洊歷光祿。前後凡十四年。榮如此。順治十年內。象樞忽遭妻非。幾成冤獄。午門外會審。事屬子虛。都人傳說會審時。吾師剖悉情事。舉朝洞然。象樞於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全名節。而雪奇冤者。賴先帝之聖明。而滿漢諸君子之有公道也。吾師之德。安可忘哉。然而以德報德。中心藏之矣。順治十六年。象樞以母老。蒙予終養。時吾師久居林下。象樞亦謝事將歸。兩無嫌疑。力疾一謁。吾師乃延入園亭。命之坐。曰。十餘年師弟。今日纔見一面。象樞起而謝曰。吾師之恩。象樞之罪也。但吾師未受象樞一瓶酒。象樞未領吾師一杯茶。何獨於四百門弟子中。知象樞之深耶。吾師曰。嘗在會談處。見丈有直氣。是我國家可用之人。不欲他人誣害耳。象樞不覺泫然涕下。吾師亦含淚不言。少頃曰。太夫人年若何。象樞曰。七十一歲。吾師曰。年高正宜在膝下。余亦老矣。此後不知與丈再見一面。

否。喫我一飯去。飯能握手而別。業經八載。果不能再見吾師矣。嗚呼。傷哉。傷哉。憶象樞歸里之日。設闕位於存澤堂中。並置吾師生位於左。每朔望叩頭。即拜吾師位前。如問起居。今年十月之朔。忽聞吾師訃音。遂抱生位於別室。哭而祭之。奈子幼不克往奠。遣僕魏居陽於門牆之外。以門下士代祭焉。吾師遺有諸世兄之賢。克世其家。且上而帝悼元輔。下而朝惜哲人。亦無需小子之生為者。惟吾師夙許象樞有直氣。因直述二十餘年一面之古道。四百人中。獨知之。大德。以報吾師於地下。昔劉元城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劄述。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况與吾師生死隔世。何嫌何疑之有哉。願服心喪三年。勿削門人兩字。敢告靈爽。實式鑒之。

公祭張慧一武尹暨孺人袁氏文

慧公慧公。爰勤事矣。許國謂何。臣心瘁矣。孺人孺人。爰盡節矣。殉夫謂何。婦道竭矣。嗚呼痛哉。昔日之去。兩車並御。今日之歸。雙轡同韓。嗚呼痛哉。彼邑之男。罷市而談。彼邑之女。停杵而語。嗚呼痛哉。蔚山蔚川。舉目黯然。蔚悲蔚歌。灑淚如沱。嗚呼痛哉。其為子也。吾痛公孝。一理持身。古先是微。一經承家。誦讀是樂。為親守身。犯而不校。為親保家。方而不拗。賢哉孺人。助公克效。其為兄也。吾痛公義。家不析箸。財無私節。食則同几。疾則夜視。田之紫劑。姜之大被。賢哉孺人。助公惟勤。其為臣也。吾痛公忠。兢兢素志。蹇蹇匪躬。書生面目。清白家風。輸漕運餉。水盡山窮。事終海嶼。魂掩江楓。賢哉孺人。助公有功。其為夫也。吾痛公正。琴瑟其情。薑桂其性。有物有恆。維家之政。匪啗匪嗜。如賓之敬。從一而終。夫子所命。賢哉孺人。助公以行。嗚呼痛哉。一第之名。孰與平生。百年之修。孰與千秋。一節之揚。孰與五常。一身之捐。孰與兩全。嗚呼。蓋棺久矣。青史壽矣。德在口矣。誼在酒矣。靈維偶矣。敢我否矣。

公祭徐雲門貢士文

嗚呼。文章道義之交。生死存亡之際。士君子所為惻焉心悼者也。若蔚代兩家之於雲老。則重有悼焉者。雲老才大而學博。安貧而樂道。有黃叔度林和靖遺風。其為古文辭賦詩歌。則又元稹白居易之流也。又手刻燭。不足喻其敏妙。寒暑為瘦。未可徵其清高。以故蔚代間詩筒文紙。往來幾無虛日。而相成相規者。每每在語言文字之外。有精神氣味之投。故於蔚則嘗策蹇過從。從雞黍是約。或升堂拜母。或促膝談心。或檢質疑問難之書。或商移風易俗之事。至今庸齋中杖屨宛然也。於代則嘗風雨聯牀。首宿為歡。時而賦恆嶽之崔嵬。咏桑乾之沈澗。時而追漢文之故址。弔蘇武之廢城。至今鐸署中翰墨依然也。而平城竟逝耶。且蔚於雲老交非一日。諸凡家世之譜牒。祖宗之祠祀。父母之喪葬。兒女之婚嫁。無不相聞。亦無不相信。前之陳情也。而雲老喜焉。後之奉召也。而雲老勉焉。是蔚之進退出處。亦惟雲老知之也。雲老蓋近於道者也。六經四子。研究已深。物理人情。體驗更熟。有道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而其虛懷善下。問道於蔚。則又抑然自處。謙讓弗違也。昔安得不於雲老有深契。今安得不於雲老有深悼耶。回憶壬子春。西洪話別時。意中頗有不能再見之感。惟有著書數卷。謂生平苦心具是焉。代州曾見而愛之。將欲剞劂以傳不朽。至秋。攜稿北上。略加訂正。即為付梓。重詩文也。重人耳。甲寅冬。梓人告竣。歲杪寄平城。乃籌燈展映。作而

言曰。是集也。代州之表章。和州之評定。非蔚州而青雲之幾何。不為覆轍也。嗚呼。曾幾何時。而雲老竟逝耶。幸有子若孫。能讀父書。而且壽登大耋。全受全歸。猶見蔚代兩家。家子列賢書。以詩來賀。喜溢言表。其亦可以無憾耶。獨自此而風雅之道不復聞。規勉之言不復聽。老成持重之人不復親。則蔚代之不能無憾於雲老可知矣。意者精氣所結。筆墨有靈。貫徹於蜚狐句注之遠。感通於飲食夢寐之微。彷彿若雲老之終老衛門。讀書學道而猶未逝也。是耶非耶。二月廿旬。都門聞訃。乃於署務繁冗中。搗管為誄。灑淚致奠。深愧弗躬。靈其鑒之。來格斯筵。尚饗。

祭傅哲祥同知文

嗚呼。我公固所稱愷悌君子也。亦限於數而渣焉長逝耶。夫數不能限公。有三焉。念公之生。則醫巫閻之間氣也。其出也。則值聖天子應運而從龍者也。其淵源也。則理學大儒凌川先生之遠派也。其育且教也。則太翁太母兩賢之玉於成也。天人協應。諒非偶然。其不能限公者一也。公自起家鉅鹿令。特舉卓異第一。未幾刺申國。守維揚。悉以寬平奏績。迨左遷金城。以至攝蔚。再攝渾源。察賢下士。剔蠹恤商。撫百姓如嬰兒。仁心惠政。載在人口。其不能限公者二也。公事太母至孝。晨昏定省而外。每體慈德。不忍苛民。且手足骨肉之間。友愛備至。期於共為君子。無貽堂上憂。及庭訓令子。惟以讀書明理為業。又恐一日不近正人。聞正言。墜我忠孝家聲也。至性至情。太和元氣。其不能限公者三也。樞等知交有素。暨平日門下諸士。固信公深矣。即所部之指紳父老。以迄兒童走卒。無一不為公信者。何竟限於數而渣焉長逝耶。嗚呼痛哉。樞尤有痛者。先是攝篆至蔚。甫下車。即式問見訪。首詢地方利弊。樞謝不敏。次以聖賢之學相質。樞肅然起敬。欲互相師友。相與有成。公益謙遜不遑。始知其志之不虛也。復推錫類之孝。升堂拜母。為文祝先慈八壽。樞亦操拙筆。進太母觴。事竣歸金城。猶歲時通問安否。然未嘗一語及私也。去年先慈見背。公為誄章哭之。今年春。擢恆郡貳守。去。留詩別樞於苦次。有垂察此行仍早蓋。舞斑還得侍兒航之句。蓋公不以遷淡為喜。惟以道里甚近。得以迎養。感親。故水飲聚。官囊蕭然。亦可樂也。無何蒞任三月。竟限於數而渣焉長逝耶。嗚呼痛哉。樞聞訃之日。懸贈詩於益友堂中。讀其詩。如見其人。淚從喉間出。幾不成聲。天乎天乎。為之奈何。惟願自今以往。令弟體兄之心。善事慈闈。順承儉德。令郎體父之心。敬守嚴訓。光大家門。庶可慰賢哲於地下。表清白於人間。樞依歲守制。緣過小祥。言不能文。莫寫哀悼。一詞一醉。具告几筵。靈其如在。來格斯度。

祭徽君孫鍾元先生文

樞蓋慕先生之為人。而始終神交者也。樞生也晚。竊幸於先生之生平。與先生之學問。得聞其梗槩。日以不獲親炙先生為大憾。今則已矣。泰山梁木之悲。其將奈何耶。先生受天地中和之氣。接聖賢誠正之傳。氣節重於前朝。孝友著於北地。甘貧樂道。嚙一生仁義之懷。致知力行。淑當世狂狷之士。吾國有顏子。諸大夫登之薦章。前身是靜修。先皇帝貧以徵聘。然而先生如祥麟鳳凰之難為致。斯繼往開來之有所歸。蘇門之嶺。百泉之上。有大儒在焉。返諸聖經。直探窮神。達化之本。參以儒說。不諱異端。曲學之非。其立言

也。大而能平。其教人也。感而善入。故天下四方。率多有志於聖人之學。立雪者得意。聞風者傾心。先生猶謂理學之傳。代有所宗。集成全書。略破畛域。隨其資力。各見性情。天理人欲之途分。而上智下愚之志奮。俾前聖之絕學。復續聖朝之風教。漸興。此先生所為有體而有用也乎。憶樞未通聞問之先。則仰先生如山斗。既奉教言以後。則依先生為典型。故捧先生壽詠於先慈者。戊申歲也。拜先生哀誄於先慈者。己酉歲也。請先生指誨於馬君者。庚戌歲也。請先生疾病於孔子者。辛亥歲也。約以乞骸之後。過訪夏峰。而先生卻寄詩喜樞入都者。壬子歲也。手題學宗人瑞四字為先生九十壽者。癸丑歲也。正值今上崇儒重道之時。擬請存問者。頃且晚拜疏。忽因用兵而止者。甲寅歲也。嗚呼。好音頻寄。受益已多。先生孝友堂中。函丈宛然。樞竟無緣拜登耶。五世一堂。家庭問太和景象。樞竟無緣目覩耶。玉樹蘭芽。森森階下。樞僅見孝廉一孫。此後可能一一叩其家學。如對先生儀範耶。且先生魁而好學。誨人不倦。今年四月六日。劉子敷季自夏峰來傳先生語。謂此生不能見蔚州。又讀先生手書。策勉甚切。謂樞光彩已映於蘇門之山光水影。樞不敏。頻年廢學。德業罔進。方愧無以報先生。豈意先生遽爾辭世。留茲絕筆耶。倘樞同志有人。觀摩有日。不負先生臨終一言之期許。先生得無默為啓誘耶。五月廿四日。既設先生手蹟數紙於廳事。率子學誠哭奠矣。勉修蕪草。絮述本末。煩致構斯馬君及孝廉代讀而告之。聊敘樞所以慕先生之為人。而始終神交者有如此。嗚呼。人之相與。義取相成。哲人往矣。樞也。盧生。遙申薄奠。言出涕橫。靈爽如在。鑒此微情。

祭內陞侍御王東臬同年文

嗚呼。世道之淳澆。人心之邪正。豈不繫乎人哉。夫既得人矣。足以振國家之紀綱。養天地之正氣。不曲學以阿世。不逢迎以事主。不苟且於功名之階。以滋海內隨波逐流之漸。當其生也。未嘗大展其用。而奮志以沒。及沒之日。天下之人爭惜之。且歎息之。或流涕不能已者。必曰國家之紀綱。既不得此人而振之。天地之正氣。復不得此人而養之。真世道人心之不幸也。嗚呼。何竟亡我東臬公哉。公幼而敦重。舉止語默。即如成人。下帷讀書。懷懷庭訓。時假蕭寺。蓬蒿蔽屣。斷蕭啖茹。不易菜根風味。故與貧安之。若素。遂舉於鄉。鄉之人以其孝廉稱。丙戌捷南宮。以進士分校北闈。得人甚盛。初授行人。奉差東省。毫不與地方事。惟登泰山。謁孔廟。即歸矣。識者曰。異日居清華。必其嚴一介之操者也。後特擢吏曹。禁私調。杜苞苴。外僚不能干以私。或議黜陟大事有不合者。輒力爭之。羣聲不能奪。實抵杜家宰。同真定梁公大興。朱公特疏保薦。清直。請留掌選者十年。廉名大著。朝論咸服。既而受上知。拜官御史。諫書數上。其時有以貨郎進者。欲授正印。公白簡視之。巡視京城。輯暴鋤奸。一時豪強斂迹。不敢怒馬輕裘。揚揚聯鑣於道上。公之丰采。為何如耶。公既膺內擢。仍管道事。應差巡鹽。而極力辭之。兩監文武。聞風清弊。絕肅如也。公之廉介自持。始終不渝。又為何如耶。天下之人。方望公一旦大用。以光明俊偉之概。為國家振紀綱。以禮義廉恥之防。為天地養正氣。今聞公沒。而自滿迄漢。自士大夫以至兒童走卒。無不流涕嘆息。豈僅為公一身生死惜哉。億公以監禮南郊。歸而感病。臥牀。聞嚴父訃。即扶病奔喪。哀毀不勝。抱病讀禮。既除服。謂

公行且北上矣。豈意晨起遂肅衣端坐而逝耶。公伯仲五人而公居長。其諸兄弟之光大家門。亦未之或知。然皆卓然成立。亦可無手足憂。所痛心者。棄八十五歲之老母於北堂。反借棺以殮子。日夜撫子柩而哭之。此某之所為流涕歎息。終疑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將奈何耶。幸而有子承祧。異日克繼清白。以竟公未竟之業。天下之人。將拭目望之。又不獨我二三同譜。關切在懷矣。嗚呼。嶽嶽懷方。乾坤不易。生而正直。沒而神明。清剛之氣。凌於川嶽。太室峯嶽。洛水蕩漾。其人云亡。其道斯長。維靈不遠。來格來享。嗚呼。尚饗。

祭方伯畢亮四同年文

嗚呼。先生其逝耶。人之哭先生者。謂學貫天人。蔚然為世儒宗。是三晉一大人物也。而執掌外吏。終不獲仰承顧問。先生以天下才。數歷中外。所至奏廉平第一。而不獲竟其施。先生德重於朝。功施於野。善溢於鄉。而不獲享期頤壽。以為砥行修身者。報是皆足為先生哭。嗚呼。先生應視富貴。達觀死生。亦何一足介先生意。而所以哭先生者。以先生至性隱德。不欲人知。卓然為邦國望。而今不可復見也。先生家故貧。早失怙恃。依大父鞠育。甫領解額。色養不逮。先生含痛終身。布衣藿食。歷官數十年。不乘輿。不衣帛。不一御梁肉。人詰其故。則嗚咽涕泗。悲不忍言。先生之孝何純也。先生起家學博。首郎署。外歷諸監司。偉績彰彰。未嘗誤朝廷一事。而飲冰茹檠。未嘗取百姓一錢。甫擢楚右轄。聞彼處上官有陋例。即引疾不履任。願甘罷職。策蹇歸里門。間關萬里。一僕隨之。尤古人不逮。家居時。累經薦舉。被徵召。復以老病不能應。意似理亂勿與聞者。然平居指畫山川險隘。政務要領。地方利若弊。所當先後緩急。憂勤隱恤。惟寐始忘。一遇事則慷慨擊畫。義不引嫌。每娓娓數千言。為國家綱繆未雨之患。又未嘗一日忘君父先生之忠愛何擊也。先生以名進士。位至方伯。亦尊矣榮矣。乃二十年閉戶蕭然。躬耕數頃。日與農夫牧豎飼牛羊。操春插。爭勤惰於嚴寒溽暑之中。雖老無幾微倦色。先生之律已何高而苦也。先生窮經讀史。於古人書無不窺。下筆數千言。不易稿。所著述等身。人叩之。沖如也。問所得。曰無有。而其與鄉人交。循循謙退。雖遇戚獲。不敢有傲容。人亦幾不知為畢先生者。先生之接物。何謙和而下也。此皆先生之隱德。不欲人知。知之亦未更僕數。方諸古名臣隱君子。誰為先生伯仲者。今天下又安。聖天子敦崇耆舊。愛惜人才。使假先生以年。關西操守。范老甲兵。足以肩大任。決大疑。當與永寧于北溟。先生齊驅並駕。利濟生民。即不出而讀書田畔。上下古今。與太原傅青主。同為熙朝文獻。亦人瑞也。何竟奪我先生之速耶。嗚呼。痛哉。朝之士大夫。何所式。鄉紳維復為典型。當事之訪得失。禮於其廬者。奚所諮而處焉。父老曠與嬉遊。後生小子。將焉考德而問業。四方之聞其道。勃然而慕者。烏乎景從。迴念同譜諸君子。落落晨星。又將安做而安仰也。嗚呼。筆至此而涕霑露下矣。哀哉。尚饗。

祭少參王近徵同年文

吾丙戌一榜。登進士者四百人。斯時也。國運方開。人才蔚起。與一代從龍之彥。接踵聯輝。濟濟稱盛。在內則翰苑臺省。以至卿貳端揆。不乏也。在外則藩臬巡方。以至節鉞。不乏也。若先生者。具磊落英敏之才。負

光明俊偉之氣。虎頭燕頤。骨格異人。以之任大事。決大疑。建大議。經文緯武。出將入相。裕如也。雖敢以百里才目之。乃按序授官。予恩縣一令。時值地方初定。伏莽甚多。父老子弟。不得安耕鑿。上官且為城池倉庫。慮先生笑曰。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今寇在門庭。而不除。如民牧何。遂親率健捕。躬擐甲冑。直入賊穴。擒渠散脇。如是者數。而積寇靖。四境安。然後善用撫摩。勸課農桑。三年報最。擢禮曹。凡定制求才諸事。無不實心擔當。往往名公巨卿。及郡人士見之。曰。此明堂一柱也。尋分憲慶陽。其志甚壯。秦西之人。素聞先生名。望之如景星慶雲。獨是性體直。不肯媚上官。屢任年餘。堅以病辭。兩袖清風。飄然去矣。始也一縣令耳。有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之略。而不獲大其用。究也一監司耳。有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意。而不獲竟其施。先生平生抱負。將自是遂已耶。墨莊一臥。不復作功名事業想。集詩萬首。寄託終身矣。有知先生者。累薦於朝。再蒙徵用。先生終不能就。而不意病果膏肓矣。嗚呼。先生甫遇花甲。何奪之速耶。哭先生者。咸謂先生才氣骨格。天壤所不多得。朝廷所不常有。是可悲也。而不知先生居鄉。德望更有堪為矜式者。林下二十年。杜門不出。於地方官長。從不通一刺。先是典試山左。最號得人。後門下士。蕭公視學上谷。先生力卻謁見。成其大公。試畢。問寒溫。一語足矣。師友高風。俱可千秋不朽。至里中少年。橫加欺侮。毀門庭之額。辱骨肉之親。似難忍矣。先生卒不與較。晚年涵養。智深勇沈。駭駭乎近於聖賢之自反者。有如此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於今不可復見矣。第是年既哭吾畢公亮四。而先生又倏騎箕尾。一時恆山以北。太行以西。頓失兩大人。為年譜悲耶。為桑梓悲耶。為世道人心悲耶。不覺涕泗下而悲風起矣。先生有靈。請鑒格焉。尚饗。

祭曹子步妹丈文

嗚呼。憫哉。子步死耶。其定數耶。此固在天者也。余何敢言。第以其人言之。五十八歲而即死。余之所不解者也。余自髫年。受完我夫子之託。與子步為伴讀。及夫子棄世。又受兩師母之託。於子步為授書。見子步孤苦零丁。受人欺侮。幾不能自存。所有先人遺產。為貪官盡役。並豪強者。橫吞殆盡。幸其人僅存耳。子步始發憤入州庠。尋以本朝定鼎。改武。署渾源守戎。未幾。歸而耕薄田。營生計。粗有棲身糊口之業。然而慷慨之性。樂善之心。往往重義而輕財。扶危而濟困。凡人之死喪。患難。疾病。鬭爭。詞訟。婚娶諸事。或親或友。地不論遠近。時不論寒暑。偶有相聞。視如切己。區區畫處。置廢寢忘餐。必至周旋曲當而後已。亦祇求不愧其為人。未嘗居功也。至於余家。又屬至戚。上自父母。下至兒女之事。無非子步之真心熱腸情。至義盡者。且余之門戶。賴以看顧。節操賴以周全。肝膽賴以商榷。衰殘賴以體悉。而今俱不可得矣。嗚呼。子步在幼。年。則孤苦零丁之人也。其在中年。則慷慨樂善之人也。其在晚年。則真心熱腸情至義盡之人也。此人當死耶。不當死耶。憫哉。以子步之為人。在家為孝子。在國必為忠臣。在鄉里為長者。在海內必為義士。此人當死耶。不當死耶。今竟死矣。此皆余之所不解者也。嗚呼。夫復何言哉。獨余老矣。憶子步於己未之春。送余大兒入闈。又於庚申之秋。送次兒入京。見余年過六十。鬚髮多霜。勸余加餐。復望余首邱。僅余犬馬力竭。謬蒙聖主鑒憐。俯允乞骸之請。生還故里。子步已先我而逝。余日中不見子步。何以為情。即今聞訃而

悼傷飲食頓減。又增一番老况。余所以深憫子步之為人如此而竟死也。其竟死者定數也。其不當死者。子步之生平為人也可奈何哉。京邸設位。兒女羣悲。大兒感切。躬奠繡幃。兼慰吾妹。以安旅思。鑿其不味。來格來依。尚鑒。

祭三妹張孺人文

嗚呼吾妹。何遽爾長逝耶。吾妹屬纊。在三月廿六。恩兄聞訃。在四月朔五。吾家兄弟姊妹僅四人。長兄大妹。得以執手而訣。恩兄獨於京邸設位而哭。既不能見吾妹之面。又不能撫吾妹之棺。嗚呼天乎。豈不憫哉。憫之極無暇為誄矣。然亦不得不收淚捉筆。以寫恩兄身在宦途。手足傷殘之苦况。兼以述吾妹茹荼守節。女中丈夫之賢名。則恩兄之誄猶是淚也。吾妹賦性溫良。尚範嚴肅。自妹丈去世。所遺子女。尚未成立。吾妹以未亡人撫之教之。婚之嫁之。曰。吾異日乃可相見於地下也。其經理家務。則豐儉適宜。其待宗親族黨。則恩義兼盡。或有以盡內難處之事相商者。則又裁決明爽。不喃喃作兒女語。固婦人女子中所不多見者。懿行彰彰。指不勝屈。今壽未及耆。正宜享諸孤菽水之養。酬三十年孽盡之艱。儻有採風者舉以入告。表其貞節。夫亦可以無憾矣。吾妹何遽爾長逝耶。豈不憫哉。然尤有深憫者。恩兄生子最晚。己酉一子。聽星士家言。宜寄養於母之多子者。十二歲歸本家吉。因而此子累吾妹。神瘁心勞。不啻鞠育。計今十二年矣。尚不忍遽以歸之魏者。而條焉遺之矣。恩兄將抱此子歸。不知吾妹九原之心。慰耶否耶。憶壬子歲。恩兄奉召入都時。灑淚而別。恐病軀未愈。不復見吾妹。幸而九年之間。勉支瘦骨。若從茲漸成衰朽。不克勝重任。早晚蒙聖恩。放歸田里。兄弟姊妹。聚首與享。以恩兄兩鬢霜雪。視吾妹纓纓白耳。夫何遽爾長逝耶。嗚呼。憫哉。憫哉。自去冬至今。不半年而哭吾女。又哭吾妹。此恩兄之所以傷心。而老景之所以不幸也。有數存焉。其奈何哉。茲遣誠兒親致誄詞。隨吾兄後。哭而奠之。靈其不昧。鑒吾遠悲。尚鑒。

祭二妹曹孺人文

嗚呼痛哉。余官京邸者十年。而手足骨肉之間。傷殘殆盡矣。豈不悲哉。歲壬子。余奉召入都。親若友送別。殷殷吾女拜吾膝。吾兩妹侍吾側。勸吾加餐。子步妹丈送吾至京師。凡長途之飲食起居。旅邸之米鹽薪水。皆躬為經理。不假人手。閱數月乃歸。彼時余抱病。吾妹及吾女皆無恙也。乃己未歲亡吾女。庚申亡吾三妹。今夏又亡吾子步妹丈。聞訃之後。悲慟傷心。淚不能止。回憶至戚中。當日慰余送余者。止存吾妹一人耳。勉抑哀衷。為文一首。詩六章。哭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隨道吾兒歸。弔吾妹丈。兼慰吾妹。勸其節哀。抱孫以消晚年歲月。憶余他日乞骸而歸。見吾妹鬢髮蒼蒼。鑿鑿而來。一敘十餘年手足闊別之情事。且悲且喜。即如見吾妹丈及吾三妹與吾女也。嗚呼痛哉。何吾妹今又不存耶。吾妹年十一賦子歸。即克盡婦道。營葬其祖若翁。拮据艱苦。鄉里欺侮之事。孀姑備嘗。彼時門祿微薄。孝養不缺。且事死如生。歲時蘋蘩之薦。三十年如一日。吾妹之孝。可以感格天心也。吾妹丈讀書於外。吾妹獨理家務。佐膏火資。後因世出單丁。欲置側室。至於動色相勸。吾妹丈終不之從。而此意亦聞。所僅見者矣。吾妹之德。可以挽回定數也。吾妹忠厚存心。勤儉御下。有人稱說。雖黃者。必力斥之。曰。勿傷厚道。若不聽。則遠去之。弗與言。而

且華細不事。相欄自甘。荆布之風。庶幾見之。吾妹之懿行。可以享長年膺厚福也。何年甫遇甲。頓棄人間。世耶。天道果不可問耶。意者吾妹丈於琴瑟之好。晚年更篤。家庭出入。相敬如賓。咸園亭花開果熟。必攜手同觀。相視而笑。彷彿鹿門遺意。今不忍中道乖離。竟相從於地下耶。不然。何天奪之速耶。獨是余兩鬢多霜。傷心疊見。三年內四動悲哀。一月中兩聞凶訃。老年何以堪此耶。至他日乞骸歸里之時。舉目淒淒。余又不知如何感悼矣。謹陳薄奠。用表遠忱。鑿其有知。來享來格。尚鑒。

祭夏師母牛氏文

樞喪母奄忽及禫。師母辭世。已九閱月於茲矣。痛哉。樞母逝而師母亦逝。慈訓淑型。相繼而隕。樞且抱憾終天。不能已。世兄其何以堪耶。竊念樞自髫年。侍吾師門。躬承教澤。稔知師母閨範久矣。唱隨之際。相敬如賓。井臼之間。勤儉備至。止生一子。七齡就學。聰穎而敦重。識者以大器許之。未幾。吾師捐館舍。庭訓不終。師母堅守苦節。以慈代嚴。期玉於成。雖茹藥和熊。不是過也。世兄果蚤列州庠矣。尋拔國雍矣。尋又登北畿賢書矣。捷至。師母乃喜曰。我未亡人也。庶幾可以報夫子於地下。世兄捧賢書如捧檄。然。祇願長侍慈闈膝下也。自是菽水承歡。樞亦邀恩歸養。樞母或過師母家。師母亦或過樞母家。相與話閨儀。說女工。論持家課子之心。商崇儉黜浮之道。家人聞之。莫不懷然。樞每於歲時伏臘。恭涓起居。見師母步履壯健。似中年人。從未見其扶杖也。樞私心竊幸曰。壽不可量矣。不幸樞母於己酉年見背。去。師母固無恙也。乃世兄就銓。且曰。吾老矣。得見爾庸一命。吾心慰矣。世兄遂調天官。筮仕南皮。令人曰。疲邑也。樞曰。不然。皮距蔚不十舍。正好奉板輿。時世兄抱病。力疾就任。即圖迎養。慮冬寒。師母不能勝。卜在來春和煦時。就意冬抄一疾。竟不起耶。目中僅見膺一命。而不復沾輪紼之榮。豈非數耶。痛哉。世兄迎養未逮。湯藥未親。含殮未視。雖有諸孫。在其抱憾終天者。當何如也。樞既痛樞母。又痛師母。兼痛世兄之無母。同於樞之無母。即欲升堂一拜。而兩家慈闈寂然矣。痛哉。奈何。嘗讀仲由之言曰。昔由為親百里負米。親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棺而坐。列鼎而食。欲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樞與世兄均抱終天之憾。淚不能止矣。師母有靈。想亦墮淚。茲因世兄奔喪歸里。虞祭至三。門牆弟子。薄奠几筵。文耶情耶。酒耶淚耶。伏惟來格。

祭貞節妻母王氏文

痛哉痛哉。某無母矣。幸外母在。如吾母在焉。今外母亦棄而去耶。此樞之所以痛也。憶垂髫時。曾親見外父顏色。問病安否。外母引至榻前。令撫摩之。未幾。外父亡。遺二女俱屬弱齡。外母曲為養育。誓不改節。俾二女嫁事。次第完成。外孫男女。幾如林立。樞自登第後。官京師者十餘年。每月則遣僕致詞。自己亥歸養在里。歷十餘年。每朔望則躬詣堂前。親問起居。如家庭禮。蓋外母子視某。某即母事外母也。樞母去世矣。外母目雖昏。固無恙耳。去年樞奉召入都時。跪外母牀下。告別。外母潸然淚下曰。爾去可喜。吾老矣。不能再見爾矣。樞忍淚寬慰之。迨入都半年。聞外母病尋且瘳。逾半年又病竟不起。此樞之所以痛也。外母平日每以外父缺嗣為憾。今兩曾孫為之承嗣。而外母含殮之夕。有姪並姪婦。有次婿次女。暨諸姪姪孫。婦。外孫外孫婦。外孫女。俱環視之。以視他人生兒不立。或浪遊遠方。醫藥不謀。衣食不備。有子而無子者。

爲何如也。况外母賦性溫良。治家勤儉。言笑不苟。壽登大耋。冰霜之操。達於形庭。垂於棹楔。千萬禩爲之不朽。外母亦復何憾哉。樞所憾者。一官羈絆。不獲視含殮。護靈輜。惟有外母之長女。奔而送於墓門之間。俟封樹而返。樞聞訃之日。爲位於長安邸舍中。焚香設奠。率子媳而哭之。茲託長兄象懸代告几筵。又不獲躬致酌奠。此樞之所以痛也。靈其不昧。伏惟尚饗。

祭李孺人文

嗚呼。孺人其逝耶。何遽至此耶。以孺人之淑德。卽壽登期頤。坐堂上受五世以下人稱觴進祝。容未有艾也。以孺人之淑德。卽眼見兒孫輩取科甲。棺墨綬。跪起牀下。次第問安。咸荷天子恩綸。各捧制書以進。容未有艾也。以孺人之淑德。漸以內則風鄉里。俾人知孝慈。家尚謙和。戶敦勤儉。富忘其富。貴忘其貴。凡闔內之執婦道者。咸奉之爲女師。容未有艾也。何遽至此耶。豈侍藥者愛護之至。小心之過耶。抑果數定必不能遠耶。嗚呼。復何言哉。憶昔先慈在世。孺人登堂拜祝。先慈去世。孺人撫棺悲痛。曾幾何時。玉步不復過寒家矣。昨歲六十九歲之辰。計及明歲古稀。畫堂開筵。兒孫舞綵。姻親族黨。無不歌詩而介壽者。某若服闋入都。恐不獲躬進一觴爲壽。此心歉然也。孰知某未入都而孺人辭世。某猶得伏地痛哭於寢門間耶。某入都後。遇有佳菓佳蔬。欲奉吾母一啜。不及矣。卽以奉吾母者。轉以奉孺人。佐令子菽水之歡。亦不及矣。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茲於几筵前酌酒陳詞。自愧弗躬。又穴筆不克表淑德。惟有遙拜致哀而已。靈如有知。伏惟鑒格。

祭解安人文

解魏兩家。年譜世好。三十年相與之雅。同於骨肉。安人所稔知也。憶昔辛卯歲。安人隨法周年兄。自濟陽令內擢戶曹。時尊姑郭太夫人迎養在京。先太孺人亦在京。遇歲時伏臘。往來過從。共談內則井臼諸事。兒媳輩側耳聽之。几上僅備核數器而已。金珠之飾。兩家槩未有也。先太孺人數稱安人聰慧質樸。幼從父授經書。下筆數千言可立就。卻無示及闕外者。尋隨法周年兄赴池州太守任。不幸值海逆猖獗。奸人迎賊。郡城內陷。遂坐失守。遣戍粵東。安人從之。越閩關萬里。險阻備嘗。恬如也。未幾會赦釋放。安人育一女。抱而歸。以爲生還故鄉。隨我法周年兄守墳墓。奉蒸嘗。幸矣。嗣是先太孺人去。聞安人每一念及。未嘗不潸然泣數行下也。今年四月終。接法周年兄手書。知有老蚌生珠之喜。余京邸中兒女僕婢。俱舉手加額。以爲清白吏之報。不意六月終。安人訃至矣。法周年兄亦附手書曰。寒家失半壁天。小兒女將何恃也。嗚呼痛哉。以安人孝而且賢。於法周年兄有如賓之敬。晚年琴瑟靜好。既得手摩二子。玉茁蘭芽。又復躬受恩綸。翟芻珈珮。聊酬半生之艱苦。胡乃天奪之速。俾法周年兄鼓盆而歌。撫絃而歎。喜中生哀。添鬢上霜。雪幾何耶。獨奈匏繫一官。不能酌酒躬奠。聊陳蕪詞。以申情愫。靈其有知。鑒之格之。

公祭烈女宋典姐文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皆人倫之大。風化之美也。有一於此。舉世稱奇。若夫娟娟弱息。伉儷未諧。方在納采之年。遂引于歸之義。如宋女者。尤奇中之奇。古今所不多見者也。宋女賦性堅貞。言笑不苟。生

長農戶。未親詩書。媒氏合婚。羅帕成禮。蘭家負未之子。卽爲宋女舉案之人。不意會香未成。蘭子夭折。女聞訃而腸欲斷。母力勸而志彌堅。投繯未及結縶之期。至死不從一之節。嗚呼烈哉。女出農家。一奇也。裂蘭姓羅帕而縊。二奇也。氣絕後面目如生。三奇也。以鄉鄰之公舉。衛官之申報。廳道之查核。學使具疏上聞。奉命建坊旌其烈。紳士大夫。復爲詩歌以表章之。女其死而不死矣。理宜合葬。以慰幽魂。從此烈女家間。木可連枝。瓜可並蒂。烏可雙棲。不獨一方之景仰。實爲千萬人千萬世之景仰也。女其有靈。鑒茲公奠。

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余與陽城張公伯珩。同舉於鄉。復同仕於朝。日以所學相砥礪。余先養母歸。閱八年。公卒於官。余在蔚。聞訃。爲位而哭。誄以言者。再蓋爲吾道惜也。既下葬。其子茂生。巧東谷先生。誌且銘。走書屬余表其墓。余知公頗久。不忍辭。乃西望拜手而言曰。此墓也。是海內所稱清介君子。世祖嘉其實心任事。不愧風憲者也。公自起家縣令。歷侍御。擢亞卿。特改巡撫。以迄謫補少參。所部吏民將士。有一不德公者。耶。卒之日。自朝至野。暨鄉里故老。有一不悼傷涕泣者。耶。公之人品德業。表諸海內久矣。余胡表表者。躬行實踐之儒。而狂狷之流亞也。公爲人篤於孝。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可謂孝矣。行孝先以忠。去其私。正其色。可謂忠矣。與人略短而取長。得人一善若己出。可謂恕矣。平生不立崖岸。不苟同流俗。不矜名飾節。以欺謾朋友。不爲急言避色。以凌轢屬吏。事無巨細。求其心之所安而止。嘗自言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真心忍苦。不求人知。卽此是陰德。又語余曰。願學孔子萬古不易家法。尋取所爲下學者。何在其正己而不求於人乎。又曰。顏子之履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此。公於躬行實踐。誠爲得力。若第謂才守過人而著書未聞也。豈知公之學者哉。公壬午列賢書。纔十八齡。余從八十人中。竊窺之。疑重如山嶽。對同語無一戲謔語。其居鄉也。聲色玩好了。無所喜。邑俗故尙奢。公默寓維挽。懼墮先世淳樸意。雖官至中丞。僅置一區構家祠。爲蒸嘗地耳。余見世之爲大僚者。甫膺華騰。輒廣結納。競豪華。諸凡宮室。輿馬。僕從。優伶。田園。器具。服飾。宴飲之類。無不侈然。鳴得意。然而怨惡隨之。弗恤也。公有一焉否。且人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卽廉矣才矣。又或一念一事之勉強。而非其心之所安也。視公之心爲何如耶。昔人有云。所不取也。可使貪者於而非彫。斷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而非矯。抗以爲勇。惟公有焉。嗚呼。儒術不明。一二講學之士。徒騰口說。觀其取舍。大抵時所好耳。遠俗而適己。獨行而特立。如公者。乃可至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憶昔與余論學。有中行不可能。狂狷亦非易之語。蓋素心也。擬之以狂狷之流亞。匪敢抑公云。余不敏。謬辱公知。亦竊自附於知公。獨以不獲共學中行爲憾。安在公之朝聞而夕死。而余非罔生也。吾道其不幸矣夫。公諱珩。字伯珩。澤州之陽城人。若家世行實。生卒年月子女。已詳誌中。不復表。

承德郎進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玉筍馬公暨元配宜人吳氏墓表

嗚呼。是爲吏部考功郎中玉筍馬公暨元配宜人。公醇儒也。與余稱道義交者。垂二十年。每以聖學相期許。其反躬實踐。余往往愧弗逮。公與余同有母公先蒙世祖章皇帝允侍養。余繼得請。閱十年。遭

先太孺人喪除服未而月而公卒壬子元日余聞訃痛悼伏地不能起竊念慈闈之養未終君父之恩未報吾道又何不幸也時諸孤走使具狀乞余表墓道以垂不朽余遂無以應稍定發哀函曰先君未葬恐傷祖母心卜吉春二月啓先慈吳安人壙舉合葬禮隨中誌銘孫徵君先生許之矣及讀徵君先生書又以墓表文屬余謂余不忍不一言也余不敏即有言亦何能不朽哉第略舉生平表其間見最真者爲後世觀感云公諱光裕字繩貽號玉筍別號止齋先世由曲沃徙安邑自始祖以下傳七世皆有隱德曾祖崇博雅君子也從學之士五經咸備崇生斯才以春秋登萬歷乙酉賢書幸尉氏有聲是爲公大夫斯才生之偉積學弗顯學者稱爲高隱先生皇清覃恩贈承德郎進奉政大夫元配張太宜人生丈夫子二長即公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大之志稍長益肆力於學凡高隱公所藏書悉搜覽無遺與堂兄開如弟玉霽交相砥礪一門儼如師友爲文以理學爲宗不屑屑逢時技年十七爲諸生尋食餼遭高隱公之變哀毀骨立祭葬悉準古禮乙酉登鄉薦與尉氏公科目次第皆相符人咸謂馬氏世有積德云丁亥舉進士戊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己丑上命管理衛河公遣役迎太宜人與吳安人至任所隨躬歷河干率所屬郡廳力督疏濬奉清慎勤三字爲官箴夙弊悉除去於河有圖有說務殫心力不敢怠職業退食有暇著自念平日私淑鄉先達曹真子先生未窺精妙時容城孫徵君爲一代理學宗隱居蘇門公日造大賢之窟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篤志躬行不敢不勉道岸斯登矣閱兩葦吳安人忽遭疾不起公悲歎曰吾門內失良友奈何吳安人爲邑望族吳五桂之孫女性端莊識大體治家勤儉以孝敬事舅姑與公相敬如賓助公爲孝子爲廉吏爲理學醇儒者安人之力居多也壬辰冬差滿報命假道過里門爲吳安人舉葬事繼娶劉宜人隨赴京供職轉銓曹由文選主事陞考功副郎督稽勳歷驗封至考功郎凡五遷迎太宜人奉祿養俱不就命來使報云當學吾邑劉吏部清正勿以我爲念公益勤於官兢兢飲冰白惕留心銓務力扶公道余待罪都門與公爲比鄰雖瓜李引嫌頗悉公舉動會推大臣則侃侃持正昌言於朝考功日議天下功罪不下數十件悉以平心處之一一奉王法天理而行甲午春題庭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稽勳號纂事公檢架上遺編輯日抄二卷宛對典型又思天下大勢第一在培養元氣因草管民三大苦一疏以無言責不果封進遇地方大吏之任採及地方利弊即詳言之次第入告得嘉納再陟功司兩經考核督撫矢公矢慎無不仰副上意丙申正月掌計典竭七晝夜心力詳核再四不徇私枉法遂人逐事剖斷明確然後登冊復錄實蹟一册自隨同事初以爲煩及上問降級多寡之故公據所錄起草一夕疏成諸公咸駭神奇讀公先期告神文蓋懷懷乎趙清獻之復作也在部兩奉嚴旨皆出意外公疑神定慮惟以義命自安時玉霽以乙未進士受職之任公訓誠懇懇復命余贈言策勉玉於成公將母之念愈切矣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况吾弟遠離膝下哉遂亟以終養請上報可一時公卿祖餞賦詩贈別皆曰馬先生純孝人也及抵舍日依太宜人左右居必致敬養必致樂凡可以悅親心者無不曲盡太宜人偶遠和爲文祈於神願以身代不數日大愈會營宅先立祠堂四仲致祭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願子孫世勿忘因稟太宜人慈教著家錄四則首孝弟次和敬次勤儉次寬忍遂

款作歌明白易曉遇朔望講解家人悉敬聽焉居恆不聞戶外事聞視之餘建育德書院日課諸子其中曰望汝等爲真人品真學問慎勿墮我家聲也又誠之曰天地惟無物不有無物不容所以成其大若有計較便生間隔與天地生物之心便不相似諸子拜受教公處祖免而下至於里閭全以至誠惻怛之意相爲流通任物情之或喜或怒或德或怨求懷於心足矣總不以介意即有犯者亦不較嘗布成應篇三萬卷廣示從善之樂曰善人人可爲聖人人可至只一念悛悛便是人定勝天公一生學力都在人倫日用處切實體認以主敬爲把柄以躬行實踐爲工夫坦率謙謹中有確乎不拔之操有廓然大公之度隨時隨處檢身常若不及近年尤專力於自反會寄書曰邇來毫無善行足述只事事反求諸己不敢謂己是不敢謂人非因病求藥大君子宜有以教我余敬讀茲語益服公五十知非之學焉宜乎徵君先生二十年道義關切無異余之與公也先是公每遇生辰不受客賀遇太宜人誕日則舉觴盡歡去秋已得疾爲太宜人壽猶作嬰兒狀癡疾三月扶掖間起居不少懈彌留之際猶惓念孝養未終潸然泣下也孝子之心其曾氏之啓手足乎諸如敬族親恤孀孤佐鄉約以挽頹風立文社以崇實學與閩邑議建學宮之尊經閣與友人馬子補正先賢先儒之名號位次考規美蹟昭然在人耳目間彼世之讀聖賢書溺於紛華嗜慾惑於異端虛無者無論矣有能如公之孝友天至謙謹性成不以不義之物奉親不以非道之行辱親生辰不受賀母誕則舉觴歡宴抱病猶不欲親知至扶掖間安死而後已者幾人乎有能如公之位列銓曹飲冰誓神矢公矢慎一一奉王法天理而行者幾人乎有能如公之力肩聖道就正大賢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不外人倫日用以爲學者幾人乎嗚呼公往矣公以一身承先哲後積厚流光子孫日蕃盛科第日聯翩其所以不朽公者將有在乎嗚呼公往矣後之人望鬱鬱松楸撫豐碑而讀遺文寧無觀感而興起者乎此余表公之意也夫公所著有止齋集庭訓錄若干卷若公與吳安人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女及吳安人懿行俱詳載各誌銘不復表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峰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啓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不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糞食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麵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賢竊柄茶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遺弟奇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直次極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

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滿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榘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日吏。無以應。而忠毅奮為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獨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考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遇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健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士垣將圯。率宗族闖關。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兩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峰。嫺嫺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茲歌俎豆。遠近服其德。賊盜聞而屏迹。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刻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為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遠。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耆耋未嘗學。使微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為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控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常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文林郎清源縣知縣儲公遜庵墓誌銘

康熙丙午丁未間。人文煥燿。宜興三儲配三蘇。讀其文。其一蒼蒼堅毅。類有節。一英華美秀。而有度。一個儼幻化。義不與今古人苟合。有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驗也。壬子歲。余奉召入朝。詢三儲官。一選木天。其二則皆百里選也。乙卯。大兒學舉於鄉。出孫太原儲清源兩公門。儲公者。正余曩讀其文。謂義不與今古人苟合。當世所稱廣期先生者也。歲時廉其治狀。有聲。戊午。上詔舉天下博學宏辭之士。董學士訥疏清源知縣儲方慶人文稱。報可。將入都。清民擊轅環泣。不忍慈母去。比至都下。待試十閱月。滿然

著書。足不過公卿門。試不中。清源復以竹馬來。時抱病絕意仕進。竟歸里。自號遜庵。為兒時家門鼎盛。其祖太學公承御史公後。頗豪華。蓄女樂二部。堂中匏竹絲管。歌舞之聲不絕。母家潘氏。饒甲與邑。父太學君奇愛遜庵。外內咸屬。爭致煩黠。娛悅耳目。遜庵概棄不視。獨愛書。七歲五經成誦。八歲抱至督學前。與試。號奇童。十六試棘闈。不中。屢試屢闕。中更父若母大喪。家適中落。遜庵益肆其志於文章。三十四舉江南榜第一。其難兄井陘公善慶。堂姪庶子公振。俱大魁。名益盛。震動一時。遜庵殿試。直言時政。比諸封事。得二甲。不與館選。遂家居奉祖如父。七年。令清源。西南方用兵。清為孔道。邑小。牛馬芻秣。供億日增。數從上官為小民請命。力言費煩重。作法派民。軍行不數年而民盡矣。上官意不許。遜庵憤激。舉債補濟。歲終銷算。亦不許。乃力任不派里甲絲毫。士民咸德之。獨不獲意於上官。坐不能去。又不許。是時善慶令井陘。與清源遙望五百里。軍興震盪。旁午。飛馳之聲相應。日或踏數馬。所過誅責不如意。杖馬箠指長吏。雜以怒詈。井陘君不勝憤。自經署中。風聞遜庵。哭累日夜不能止。引疾乞休。曰。職與亡兄生同胞。幼同學。稍長同失父母。起居飲食。倚祖為命。及成名卜仕。無不同者。兄困於王事。死非命。不才骨與俱碎。有祖九十有五。不能當悲哀。乞題放還。保祖命。左右聞者皆泣。當事不為動。踰年。其祖太學公果告終。遜庵求去。益力。上官留益堅。病甚。會徵車就道。事畢。余始相識。知其義命自安。不復作金門想。遜庵待卜。既歸。葬祖成禮。撫荒田。斂廬甚適。婦孺讀古人書。課子姪為文章。門無雜賓。慶弔宴會不相聞。非骨肉戚屬。與素所交遊。雖至不見。後亦罕至。遜庵又嘗自愧不及古人。獨一見與余合。遜庵才名初盛。余在家。及余在國。遜庵復去官。余為詩送之。有人從玉署瞻龍袋。君合銅章讓布衣之句。遜庵存焉。爾遜庵為人。天性耿介。扶弱抑強。不慕勢利。才幹骨力。養晦數年。可任天下事。乃五十而夢登天。悲哉。遜庵家世。起唐御史儲光義。公以事長卜江南。後裔止宜興。為咸林儲氏。累世管輅不少。入明宗祀益繁。衍曾祖御史公昌祚。起萬曆名進士。傳於謫。終蜀兵備。督階中憲大夫。祖懋端。太學生。父福疇。中壬午副榜。貢太學。有文名。贈文林郎清源縣知縣。母潘氏。明己丑進士戶部郎中諱守正公孫女。二尹諱紹謨公女。贈太孺人。生四子。公其三也。公諱方慶。字廣期。號遜庵。康熙丙午解元。丁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縣知縣。生於癸酉三月初五日辰時。卒於康熙癸亥三月二十九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一。配某氏。子五人。長右文。中康熙丁巳科順天舉人。妻莫氏。辛丑進士。現任刑科給事中諱大勳公女。次大文。邑庠生。妻董氏。現任陝西漢中府知府諱遂昇公女。次在文。那庠生。未聘。次郁文。未聘。次雄文。聘蔣氏。乙未進士。候補少參諱龍光公女。四人。長適王沂。遇。次適太學生。壘天奇。次適太學生。潘本仁。己丑進士。長蘆分司諱瀛選公家孫。現任胡廣嶽浦縣知縣。諱眉公長子。次許字那庠生。周百樂。庚辰進士。禮科給事中諱正儒公子。遜庵門下士牛兆捷。善師遜庵。聞變有望。祭文詞甚哀。亦傷遜庵長於特立。沮於孤行也。余兒學誠。哭以詩。有空將詞賦傳華國。不使才猷說濟川之句。其實錄也。所著文集二百篇。時各體共千首。嗣刻行世。爰系以銘。銘曰。景星慶雲。天之瑞也。文則有神。君慈母人之善也。官則守玉。輝於山。珠網於淵。而弗耀於市。物何咎。午未義興。號才。朝華夕謝。難為久。鬱彼佳城。深且厚。登高望遠。期不朽。

徐母顧太夫人神道碑

國家丕基肇造。敦龐淳淑之氣。蔚爲人文。必有偉人碩彥。應運興起。開學名。萃於一門。如古之元凱其人者。古今史氏所記不多見。蓋以下天地毓瑞之徵。祖宗養賢之報也。崑山徐氏。健庵名乾學。果亭名秉義。立齋名元文。兄弟先後擢大魁。官侍從。立齋且侍講。備聖主顧問。矜望金甌矣。楮紳先生。噴噴稱科名盛事。然君子則以爲芝草有本。醴泉有源。徐氏之賢。非獨子德茂也。蓋實有義方之訓焉。尤數數聞之。吳中長老云。丙辰冬。聞太夫人訃。健庵立齋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自都下奔喪。素車白馬。長號而歸。果亭時請假在籍。卜葬有日。介余友葉詒庵學士屬余撰墓誌。余竊自念。先慈見背後。母儀雖存。弗克躬踐。追詳讀行狀。輒俯首至地。拜徐母之訓。猶吾母也。曷忍辭。按狀。母顧姓。自高祖至祖皆進士。累世爲顯官。父賓瑤。公諱同應。官廩生。清修篤志。品重東南。母何夫人。博學明禮。幼即訓以烈女傳。孝經諸書。太夫人四歲。即能誦唐詩。屬對。女工組紉。精敏過人。類慧性成也。十五歸。贈侍郎公。操家政者四十六年。事王母相夫子。教後人。爲徐氏孝子賢婦。嚴師。其懿節高行。志銘詳哉。言之。謹述其槩。太夫人之智仁恭儉。數大端。可爲百世儀型者。太夫人識見遠大。每論古今及當世事。幾侃然言之。洞中窾要。贈公讀書好古。不爲酷吏所善。以危法中之幾不測。太夫人心力交瘁。營救解免。得明哲之義。贈公遊學閩越及鄰郡。一切徭賦。通責。委瑛瑛。太夫人綜理。酬諸。悉無後時。贈公得專意四方。交無顧慮。賴太夫人智也。課健庵兄弟。尤謹嚴。所讀書。背誦。覆校。問大義。夜分必察其讀何書。何所語。俾贈公之誨。益勤不懈。丙午。經營贈公大事。折衷古禮。哀悼况瘁。無遺憾。維太夫人仁也。先姑沒三十餘年。事家廟。竭祭。邱壟。專一無怠。至立齋。擬狀元。太夫人曰。此祖宗所貽。爾父所教也。健庵果享相繼及第。貽書京邸。深以盛滿爲戒。臨深履冰。無替吾訓。撫庶出子亮采。不異所生。師誨。鳩恩。意周厚。居家不御綺。不設盛饌。不多婢妾。賑貧周乏。咨嗟太息。營教乃已。從母之女。具裝資嫁。好施子。樂善終身不倦。其恭儉類如此。蓋太夫人性無他好。家政之暇。旁覽古蹟。稱述古人善言善事。啓誘諸子。期以勿忘先德。勿忘隱約。勿忘患難。以文章起家。以道義治身。以端人正士爲友。生以公忠清介報天子。即一門元凱。不是過也。益信太夫人之智仁恭儉。儀型百世矣。余不文。不能表章懿德。聊述其實。用備異日太史之採云爾。太夫人享年六十有一。誥封太夫人。贈侍郎公先太夫人十一年卒。贈公懿行齒。別詳志乘。子四。長乾學。庚戌進士。及第。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次秉義。癸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次元文。己丑進士。及第。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次亮采。監生。女二。孫男六。孫女五。其聘娶姻婭。太夫人生卒年月。詳載志表。不再述。爰系之銘。銘曰。

懿彼女宗。嬪於東海。內則既閑。母儀斯在一。經教子。勝金滿。三鳳。來儀。闕庭。或長北扉。或參侍從。警作明堂。汝惟梁棟。龍章象服。以答勞勩。華。德。大家。賜。髀。髀。昆山之。億萬斯年。自求多福。

蔚州宋烈女石碣銘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蔚州衙西崖頭烈女宋與姐死。死之日。年十七。父宋有懷。母裴氏。無子。與姐先

是許字州民。蘭尚安子。蘭州所。兩姓皆農。以羅帕約爲婚。未及娶。蘭州所暴亡。其家距西崖頭二十里。計至女涕泣絕食。乘間裂原。聘羅帕自經。死。嗚呼。烈哉。衛有司具事請旌表。暫厝淺土。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督學使蕭公惟豫。閱於上。報可。越歲丁未四月十六日。蔚州民議遷典。柩。啓蘭州所家。合葬焉。義士李雲華。鑿匠誌其墓。舊史氏魏象樞爲之銘曰。其心如結。其碧爲血。不爲。劍合。雷爲玉折。生則異室。死則同穴。天子聞之。書曰。貞烈。

刑部尚書端敏公恩劉公行狀

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司寇劉公公恩。以致政卒於里。報疏至。上覽而悼之。子祭葬如例。諡曰端敏。一時諸紳無不涕淚者。余與公同庚。同榜。復前後同官。尤有深痛云。公子性哀毀骨立。具行狀乞。余狀詞甚哀。志甚切也。余素知公。誼不容辭。遂狀焉。公諱。字玉。號公恩。先世山左汶上人。諱士元者。遷順天府大城縣之趙扶村。始爲直隸人。六傳。迺生北泉公。孫。生春湖公。瀨生。生公。漢儒。春湖。生兩公。皆贈通奉大夫。參生公。以壬戌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直節有聲。副都公娶贈夫人王氏。生七子。公其次也。公幼端靜。不好嬉戲。攻苦誦讀。十六遊邑庠。試。冠軍。十九廩。已卯。隨參生公遊粵。中江海。巖。風。波。阻。險。未嘗以震驚淪所守。趨庭。服。義。方。訓。整。如。也。由是。聞。見。益。廣。承。家。學。順。治。二。年。雋。於。鄉。三。年。丙。戌。成。進士。世。祖。拔。授。戶。科。給。事。中。丁。亥。轉。吏。兵。二。科。左。右。給。事。中。亮。直。多。所。建。白。如。議。緩。征。以。賑。災。黎。捐。俸。薪。以。拯。流。亡。借。牛。種。以。業。貧。民。迅。督。撫。考。核。糾。撫。鎮。扶。同。諸。疏。皆。有。關。國。計。民。生。者。垣。中。不。受。私。謁。不。徇。情。面。清。而。不。激。和。而。不。同。其。生。平。大。節。類。如。此。旋。以。言。事。落。職。歸。事。參。生。公。王。夫。人。愉。愉。色。養。者。又。五。年。順。治。癸。巳。特。詔。起。補。兵。垣。典。試。闈。中。得。士。甚。盛。今。少。宗。伯。富。公。鴻。基。尤。稱。翹。楚。世。祖。欲。令。廷。臣。練。民。事。遂。外。任。山。西。河。東。副。使。奉。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之。旨。下。車。即。榜。署。聯。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可。謂。有。志。矣。山。盜。竊。發。單。騎。論。之。散。爲。農。賈。劍。買。牛。於。今。復。見。其。大。者。若。稽。兵。餉。侵。扣。之。弊。清。織。匠。包。賠。之。累。察。吏。恤。民。繕。城。諸。治。績。至。今。皆。人。能。言。之。巡。方。高。公。疏。薦。以。開。省。實。政。也。時。參。生。公。迎。養。官。署。每。退。食。必。問。所。行。某。事。諄。諄。以。忠。廉。爲。誨。尋。擢。中。州。大。參。治。蹟。無。異。在。河。東。時。再。擢。楚。臬。乘。公。持。法。民。以。不。冤。觀。察。之。職。庶。幾。無。忝。於。古。云。及。遷。楚。右。轄。右。轄。稱。開。署。以。吏。民。相。安。爲。善。舊。例。協。餉。必。經。楚。藩。免。授。公。倡。議。更。例。令。解。官。面。付。不。由。司。庫。省。衙。門。胥。役。批。掣。時。日。留。難。稱。較。輕。重。諸。費。人。咸。頌。之。時。西。山。巨。寇。三。省。夾。勦。職。饋。運。躬。履。行。閒。晝。夜。不。少。懈。癸。卯。春。聞。王。夫。人。喪。哀。毀。泣。血。撫。軍。爲。具。疏。請。守。制。邸。治。院。以。軍。事。急。轉。饋。難。無。代。公。者。公。設。位。朝。夕。哭。嘔。血。數。升。以。死。乞。歸。治。院。必。不。可。公。墨。衰。從。事。崎。嶇。山。石。草。棘。中。運。夫。皆。感。恩。信。又。親。公。勞。瘁。狀。互。相。誠。勉。輸。芻。糗。無。少。缺。賊。平。始。得。還。伏。地。號。呼。曰。天。乎。今。日。始。得。奔。喪。真。罪。人。矣。勸。絕。復。甦。比。歸。讀。禮。鄉。居。得。侍。參。生。公。晨。昏。菽。水。之餘。立。義。館。義。田。以。待。宗。族。之。朴。不。能。文。貧。不。能。活。者。踰。兩。年。參。生。公。捐。館。舍。追。念。王。夫。人。終。天。之。痛。愈。愴。愈。感。遠。近。皆。以。孝。稱。其。於。諸。弟。尤。極。友。愛。居。四。弟。以。己。宅。移。七。弟。以。單。恩。廕。撫。六。弟。所。遺。幼。子。幼。女。嫁。娶。以。禮。如。己。出。痛。五。弟。卒。於。官。經。理。喪。事。俾。孤。姪。扶。柩。以。歸。手。足。之。誼。又。如。此。服。闋。補。江。西。布。政。使。時。滇。逆。叛。亂。措。餉。供。兵。事。辦。而。民。不。擾。王。師。從。枕。席。上。過。先是

憫江士瘠貧申請激切得免四州縣浮糧且贖難民招流民禁差役追呼郡邑尸祝者如出一口異聲達於朝上召授太常寺卿遷大理卿不數月遷左副都御史隨具有請瀾江民缺額之賦一疏言江右當楚閩亂後民逃田墟錢糧缺額不獨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語甚懇切上覽疏為之惻然下部議未幾奉特旨盡行蠲免以恤凋殘江右之民其有墾乎又陳勦楚賊機宜言楚賊守長沙止知大兵由江西道袁州而不防袁州南由永新不百餘里達茶陵又三百里可取衡州衡州下則長沙不能守西北辰常西南寶永俱可傳檄定也朝議聽之舊以哀毀患左脇痞丙辰秋遂大作又感瀕血症戊午秋具疏乞骸溫綸慰留復遣醫診視令加意調治病中陞少宰隨旨大司寇甫奉命余適詣榻前問病公曰治病與治刑異乎否乎余曰醫者意也當補而瀉當瀉而補失均也刑者平也失入而冤生者與失出而冤死者失均也公聞而是之己未春病劇再疏辭職命旨予致仕歸里二十日病且不起呼諸子至前囑曰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語云生寄也死歸也獨君恩未報耳索筆作遺疏正衣冠卒公賦性謹厚與人無忤閭里稱為長者且勇於道義恬於仕進讀書務見躬行詩文不為彫飾尤善臨池所著有雙鶴堂詩集諫垣疏稿按公出歷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院講聖諭以經術為治術善撫百姓如家人婦子待屬吏持大體不為苛察卓乎經濟之才也惜大業未終不無遺憾焉宜其臨別之日執余手而長泣謂吾兩人同受皇恩乃不獲同報也奈何猶憶余同榜同庚者五人若王東皋伯勉之清介喬白山映伍之厚重衡澹足貞之剛方劉公愚健之端亮今皆化為星辰矣獨余以後死之身碌碌無補仰對聖君俯思良友愧哉愧哉公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康熙己未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三元配陳氏封夫人前乙卯舉人進義府推官國維女妻南氏宋氏陳夫人生長子性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南氏生次子性庠生三子性乃先生五弟性遺孤撫為子者宋氏生四子性慎陳夫人生一女適太學生高恆升一孫琬性出一孫女性出余拙於文詞以俟椽筆銘公者公且不朽矣謹狀

先妣李太孀人行狀

嗚呼痛哉先儒人竟棄不孝象極長逝矣不孝象極罪惡深重夫復何言自不孝象極已亥夏六月遊恩歸養閱十年所先太孀人大病三次垂危而安藥力幾與飲食等去歲戊申壽躋八表親族進觴鄉里稱慶不孝象極復巧名儒巨公之言承歡膝下一時家庭之間融融如也曾幾何時竟棄不孝象極長逝矣嗚呼痛哉不孝象極不德不克一言一行之幾於道以顯揚先太孀人乃並先太孀人行實泯泯無所述述或失厥真不孝象極死且不足贖矣飲泣苦塊謀為狀以告先生長者長兄象懸淚淫淫謝不敏不孝象極追憶懿行儼然如昨獨管荒迷罔知措詞問諸老友雲門徐子徐子曰太孀人內則表表固鄉里所悉聞也八表乞言引且達於國查取而狀焉不孝象極如夢乍醒遂投淚檢小引詮次為狀乞大君子哀而賜之誌與表勒壙石以垂不朽太孀人姓李氏為青州司李孝廉公諱祺重孫女河內縣尉公諱登科女也端恪寡言笑孝慈勤儉悉出性成及笄歸先大人比見先大人賦質清羸弗能健飯心忤忤懼一飯一食太孀人自為之假人手慮弗潔也蓋前母蔣太孀人事先大人有舉案遺風太孀人繼之猶兢兢若

弗逮云迨經理家務周策遠慮不以累先大人惟念先大人藉於嗣庶母而下為置侍妾太孀人仁慈遠下相得甚歡先大人得內助之力從容頤養眼看見女成立以垂壽終然太孀人實未嘗一日安坐堂上也先是先大人貳江西新城尹之任留太孀人撫不孝象極家居守墳墓門戶肅然外侮尋至不孝象極纔七齡耳太孀人孤力撐持不勝賴外祖縣尉公出死力保護之門戶乃無恙俾先大人薄宦四千里外無內顧憂且得以廉謹稱太孀人始慰甚自太孀人委禽後先王父母既逝太孀人曰吾為魏家婦未及事翁姑盡孝養凡瓜菜菜羹必肅獻主前如問視禮曰此為婦終身甘旨也歲時伏臘禮更加焉年至七十步履頗難始令代獻酒漿猶手羸罔倦勤又語不孝象極曰致祭家祠必孝子賢婦祖宗享之親族有不敬父母者勿令與祭居常遇親眷男女惟孝慈勤儉是誠大義懷如訓不孝象極居官秉公居鄉持正勿激勿隨俱未能仰副慈教惟有自守而已太孀人性尚樸素不飾珠翠衣至三泮不敷不更簪珥適用而止絲絃歌唱每深惡痛絕之尤不喜告密及談人短長聽眷屬談井日滯聽則樂聞有戲謔或言衣飾綺麗者即正色叱之曰此等不願入吾耳吾獨愛本色婦人老實持家也里中聞之頗相尚焉生平不肯暴殄天物物無貴賤皆手自積貯不使散佚人亦無敢妄冀侵漁至蓄養僕婢殊不厭煩晨興先為梳髮寒至即為著履有疥癬蠶蟻之類太孀人手自篋洗擦治了無厭惡意且曰吾子女垢面蓬頭嚴冬懷懷侍吾側心如割矣若輩離父母吾即其父母也甯二視哉族黨有貧乏者解衣推食往往無德色然亦不濫施予人成德之無過望者諒知勤儉家風蓋如此不肖象極服官垣掖順治八年遇恩恩父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母贈孀人母封太孀人追歸養後於康熙三年領制勅迎至里門時太孀人病起扶杖望闕叩頭祇受即不孝象極色養有所未盡賴天寵隆溘怡如也詎意一疾不起耶太孀人精明爽決德量尤莫能及死生之理見之甚明荒唐怪異絕口不道臥牀五十八日而永訣兒女環侍悉能識某某受遺命且呼不孝象極命之曰吾年逾八表自返生平死無憾矣嗚呼痛哉母氏劬勞昊天罔極不孝象極身不能代雖滴血和墨安能寫太孀人慈德萬一哉太孀人生於明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卒於康熙八年六月十六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一子二長象懸庶母趙氏出順治辛卯武舉娶馬氏武進士柳溝參將馬公如龍女副室孫氏次即不孝象極太孀人出順治丙戌進士封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今任光祿寺寺丞娶李氏太孀人出順治丙戌進士封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內公紹芳長男貢生編溫庶母趙氏出次適舉人商河知縣曹公蓋男署渾源州守備雲中次適處士張公文範次男太學生大猷俱太孀人出孫男三長學誠象極出聘舉人賈公時泰次女次學讓象懸出次學讓象極出俱幼孫女四長適庠生高公世樾男庠生明德象懸出次適天城參將劉公中波男太學生候選縣丞天賜象極出次適貢生周公之鼎男廷錄象懸出次名端莊幼象極出不孝象極抱恨終天言無倫次謹述大概幸採而錄之存沒均感曷其有極

張烈婦袁氏死節紀略

張烈婦者蔚明經張旺妻袁氏也明經困鄉闈年甫壯以拔貢官河南陽武丞漸解開餉七萬兩納軍前

事竣旋舟白下。仲弟驗暨子一枝，奔赴扶柩抵任所。哀往哭撫棺泣血，絕食誓同死。夜不及防，遂自經。時康熙四年九月十三日也。陽邑侯劉公臨喪，淚捐俸資棺殮。申達省會諸上官，已經表揚。博浪沙士民男女流涕罷市，薦紳先生率作詩歌以義之。既歸，蔚里人自紳士迄閭閻，無不墮淚者。蔚郡侯鄭公復申達請表揚，悉如豫省例。嗚呼！袁其死而不死乎？袁死明經，明經死王事，僉謂臣職婦道，兩無忝云。按明經性孤介，蚤失怙恃，肅家政，袁出望族，言笑不苟，共撫兩幼弟，俱成立。食庠館，永不析箸。家貧以外無私蓄，每食同几，數十年如一日。兄若弟之友恭者，在蔚羅稱最。其內助賢且烈，復如此。明經刑于之化，可多得哉！先是宋烈女死，高其義者，類歌咏不能已。茲彙集烈婦，晚詩合刻一編，曰雙烈集，蓋風化第一事云。

何也。人君之喜怒哀樂，即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即兩陽燠寒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天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兩陽燠寒之失其序者哉！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違，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德，豈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未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為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線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性習說與武承之

甚矣人之所習，不可不慎也。因讀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一節，先儒謂此性為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安得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雖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嗚呼！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了矣。只要慎其所習耳。故下節緊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武承之曰：柴愚，參魯，師僻，由墮，亦相近否。愚曰：以聖人之中正視之，則有偏耳。其相近者自在，固非上知，亦非下愚也。四者各有當盡之工夫，各有合道之氣質，故曾子亦能傳道也。如樂性然，參者荅尤，炮炙不到，亦有偏處。但與甘草同用，則得其平。若加芩連則寒，加烏附則熱。此又習相遠之喻也。承之曰：猶有辨，請即以樂性言之。人參有堅厚者，有輕薄者，其輕薄之十分，不及堅厚之五分。性之不齊，豈不如是乎。愚曰：不然。人參堅厚輕薄，是氣質也。如人長短強弱之不同耳。非性也。堅厚輕薄，俱能補人。此性之相近也。即有輕薄者，其性未嘗殺人。此性善也。學者格物之功，願可忽

寒松堂集卷九

雜著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慎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可知也。其為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即有一身之位育。如心廣體胖，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即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

乎哉。

克己復禮歸仁說與白東谷先生

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每讀至此。既不敢以朱註為非。又惜不能見大意。竊謂與其仁。是說向人的那一邊。天下之人之稱許。安可必之一日耶。第云歸猶合也。通也。庶幾近之。遊子歸家而云會合。百川歸海而云疏通。其義自見。正與復字緊對。先儒或有言及者。拈出以正之。近讀王文安公語。云仁為心之春。春之日萬物歸之。而日未嘗使其歸。尤深切可會。至於克己復禮。儒學也。克己而不復禮。禪學也。儒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是禮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為障。並視聽言動而空之。禮遂去矣。此復禮不復禮之分。而即天下歸不歸之分也。

命說與張伯珩

命之理微。孔子則罕言矣。乃於行止死生之際。未嘗不確然而歸於命也。一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一則曰亡之命矣夫。行廢亡而皆命。命之理其殆微而顯者也。至孟子則謂修身以俟。為立命。盡道而死為正命。夫修身矣而不能不俟。盡道矣而不能不死。命之理抑又微而顯而著者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命者何。陰陽五行是也。人之生也。陰陽未有不全。而不全者有之。五行未有不備。而不備者有之。偏陰者柔順而清平。甚則流而靡矣。偏陽者剛方而激烈。甚則躁而復矣。至於金缺則不嚴。木缺則不寬。水缺則不遠。火缺則不文。土缺則不質。命有偏有缺。而氣質成之。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哉。成輔相之事。出乎其中矣。知命又曷可輕言耶。張伯珩先生語余曰。子能取子之陰陽五行而察之乎。過者抑之。不及者揚之。是知命者矣。信如斯言。修身盡道之功。無非成輔相之事。先生殆有見於微而顯。顯而著者與。不然。行止死生之際。蓋難言之。宜乎聖人之罕也。余將退而察夫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何在。以求合於先生抑揚之說矣。若知命與否。則終不敢自量也。

東林說

昔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執中相傳。載在尚書。嘗以躬行。非徒口說也。故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中庸有云。修道之謂教。則教人必先修道。又明矣。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皆口說也。口說則近於清談。近於標榜。於是假名節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而人之惡之者。遂並講學而非之。其君子又疾惡太甚。小人之怨益深。心思所以中傷之者。朋黨之害所不免矣。明有東林之黨。東林蓋當時所目為正人君子。而黨則小人加之。以名者也。小人加之。以黨。固小人之過。而非盡小人之過也。鄒馮兩人之品。則高而講學之名甚盛。其一時從講之人。口說多而躬行少耳。使二人者。身居要職。上格君心。下率臣僚。一以敦尚風節。進賢退不肖為務。道德交修。躬行實踐。不煩口說。而學自明。即孔子得位行道。要不外此。安用區區聚講為哉。乃竟以成己成物之心。蹈分門戶之迹。自號為東

林。而人即指為朋黨。此朱董蒙東林為戒之疏所自來矣。繼而攻東林者。不止董蒙一疏。而受攻者。亦不止鄒馮兩人。眾人攻東林太毒。由於東林攻魏瑞太急也。不知君子之於小人。除之宜操其勝。易曰。往不勝為咎。當其權勢方熾之時。以楊漣之素信於君者。尚不能勝。况未信者乎。眾人以為不效楊漣。則非東林。故羣起而攻之。如以木擊火。知其不勝而往。則東林二字驅之也。會高攀龍糾發貪惡。崔呈秀。呈秀賂脫。擬輕罪。心不自安。乃父事魏瑞。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故有東林殺我父子之語。黨禍自此起矣。眾人既入黨局。因而誣陷羅織。遂一網打盡耳。嗚呼。漢有李范。一代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馮亦云。

新穀說與蔚州李侯

歲庚子。州守李公樂天過庸齋而問曰。蔚之無秋也。計十年。民困極矣。食且不繼。賦將安出。兼有蝗有雹。有早有水。有疫。果數乎否。象樞曰。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咎。俗健訟。賦行誼悖。天物暴殲。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大夫牧此地者也。事之可為者為之。不可為者。盡祈諸。按周禮。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又命百縣。縣有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祈穀實。夫百辟卿士。如句龍。后稷之類。是也。諸侯以下。零上公。祈穀之禮。自古然矣。為其可為。更為其不可為。牧此地者之責也。大夫曰。善。乃獨吉上旬之八日。率僚屬致齋祀之。象樞因與諸紳士約。各致齋從焉。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慎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曰。庸齋之板實。即江村之認真也。真人本色。開口託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不白。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真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遠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纖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傷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幽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甯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遠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先生題三教室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此都門讀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做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略做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既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頰，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婦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寒家有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言商也之起子，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此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無異。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云云。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無異。何世之駁陽明者多也。先生曰：程子此說，是以人生爲性，便有善惡。若性原無兩物相對，其流爲善流爲惡，是生之性，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譬之水，其原本清流爲清，流爲濁，總皆水也。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此學問極透語，與後人語相去千里。

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又程門上蔡與游揚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此等語載之集中，使讀者且曰：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吾輩學禪何礙，不幾爲後世嚆矢乎。先生曰：二氏邪說，足以煽惑一世，沿流千百年，豈易至此。非吾儒深入其室，盡破其迷謬，何可振醒後學若此。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故宋之大儒，無不洞曉其旨，而批根導源，彼始無遁情，後之墮於彼教者，皆未徧讀其書，而徒事觀場，所謂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也。

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蓋謂不遠復也。愚謂喜怒哀樂，怒爲難制，吉凶悔吝，過則多端，不在此處用功，終非克己之學。何如先生曰：顏子亞聖，觀其不遠如愚，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豈專在怒與過，讀昌黎不貳過論，亦淺之乎。視顏子矣。朱子曰：顏子之不遠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此語可思。

祭位西上，以次而東。今改設是否，先生創行，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且附位退後，又安得有如許餘地，恐難通行。至於神主高若干，橫高若干，今尺準周尺若干，近世多不如式。先生曰：祭禮不宗西上之制，非始於不肖，先儒皆行之。祠堂止藏神主，朔望及時祭，於此行禮。若大祭合祭，皆請主於正寢。祭畢，奉回祠堂，如朝廷藏神主於殿，祭則於太廟正殿，乃古禮也。

古禮，主人主婦男女同祭，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畢，主婦率衆婦行禮，止獻茶。此斟酌古今，不能強同也。未知是否。先生曰：祭日於正寢設一幃，主婦先在內，凡茶酒湯飯，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使家人妻送出，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三獻皆然。男子祭畢少退，主婦率諸婦拜，仍入幃。主祭者送主撤饌，禮畢。

續學約不入月川、楓山、後渠、念庵。功在孔門尚少耶。涇野、涇陽、少墟，功在孔門頗多。或當日有人指摘，亦遂減其分量耶。先生曰：月川、楓山、後渠，功在孔門，與涇野諸公無差等，而薛胡羅高四先生，學識更卓，用

功甚深。細心參酌自見。近日熊敬修先生欲以涇野入集。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使不能及涇陽。所著五先生抄釋。多有未合處。然不敢輕肆盡言也。

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

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箇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箇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箇學字。這箇學。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今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慕。不能真知。故行不去。辟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箇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登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渡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書是知。轉刻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嘗得真趣味。便要公於人。人曉得真趣味。便要資於我。所以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箇爲聖賢的法子。講求到正心誠意處。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脩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箇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於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假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箇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就如醉夢痿痺。吾方於憐哀憫之不暇。那裏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己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就成的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已至賢者學聖。未至賢者學賢。當自今日始。

願學堂講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爲堯謀。禹稷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

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敢予足敢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日省句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與實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察。便是曾子後身也。

願學堂講子曰賢賢易色一章

這時習之學。原是實地上做工夫。不是記誦文章了。顏曾以下。如子夏子游。是有聖人一體的。他兩人都以文章著名。卻不重文而重行。看賢賢易色一章。便是他的學問。故說人生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形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的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上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尊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有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總不欺了朋友。這樣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觀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工夫。從勉強而變自然。豈不是真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

願學堂講子曰君子不重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賴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固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偽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偽的心。爲聖學真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遠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箇忠信。行的是這箇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爲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爲善之人。則取友爲急。須要盡我去惡之力。則改過爲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爲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濫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隱過。如何苟安的。惟

君子誠實爲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內外人己。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願學堂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我夫子原有當身的指點。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便知爲聖賢更無別法。只是存養天理。不可虛度年華。所以十五就有十五之學。立志必要爲聖賢。今人立志。使圖功名富貴。蚤虛度此十五年了。既到三十。須成箇三十之學。在天理上立定脚跟。一切紛華靡麗。曲學異端。都搖動不得。今人風吹草動。引的心去。便虛度此三十年了。既到四十。須成箇四十之學。涉世既深。萬物都體驗一番。凡天理當爲的。略無一毫疑懼在胸中。今人遇大利大害。都是疑關。便虛度此四十年了。既到五十。須成箇五十之學。從事物上返到源頭處。覺得天地間萬事萬物。都從天命付來。纔到了下學而上達田地。今人逐末忘本。將分內事。諉之氣數。便虛度此五十年了。此時窮理盡性。樂天知命。天理都是爛熟的。既到六十。須成箇六十之學。隨所聞見入耳。不費思量。渾若固有。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一般。今人聞善言。見善行。只作口邊風過去。便虛度此六十年了。到了七十。工夫無息。涵養純粹。昔日從耳入者。一一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合於理。這矩是堯舜相傳一箇中字。不踰矩。如允執厥中一般。乃一片兢兢小心。不敢自是的念頭。雖七十猶學也。今人晚年怠荒。便虛度此七十了。我夫子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不但撰出箇時習的年譜。把與人聽。卻寫出箇時習的小像。把與人看。自今思想。我輩年紀有十五的。有三十四的。有五十六的。自返於天理上。若何。今日若悔這十年前的缺欠。也須慮箇十年後的地頭。定要學到聖人那一件。此志便不可限量。纔是時習之學。有志爲聖賢者。各宜體會。

願學堂講子游爲武城宰一章

再看子游爲武城宰一章。子游既列文學。就該在文章誦讀上取人。乃夫子一問得人。卻舉一箇滅明以對。可見平日胸中。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爲人所難者言之。詭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這就是行己有恥的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假室。這就是大公無我的器量。看他一舉一動。既可挽俗維風。又非矯情絕世。凡有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關乎風化。合乎典禮。每至假室。相與有成。可知也。此等人品。必見重於子游。此等邑宰。必見重於夫子。若非學聖人之學。怎造到這田地。我輩居官。當以子游爲法。居鄉。當以滅明爲法。這是子夏子游以文學之賢。敦重實行如此。孔門諸弟子。概可知矣。

願學堂講子曰德之不修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原是說的樂的。我夫子卻有憂之。再看德之不修一章。正是爲聖賢實實的工夫。有是憂。纔有是說樂也。修德在人倫日用上修。不是修邊幅。講學在道統血脈上講。不是講章句。徒義者。聞得天地間義所當爲之事。即轉圓以從。改不善者。見得心性內不能自安之處。即省察勿憚。如此便是時習之學。自然說樂。只因這幾件是終身不盡的事。我夫子安得不憂。但今人所憂者。功名不盛。富貴不長。子孫

不保耳。看我夫子只要修德講學。遷善改過。功名比於帝王。富貴長於天地。子孫保於萬年。奈何人之所憂。不在此而在彼。倘人人肯憂聖人之憂。人人皆聖矣。我輩要知今日講學。正爲修德遷善改過而講也。請勿錯認。纔是會講學的人。

願學堂講顏淵問仁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孔子自少壯以至衰老。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工夫不息如此。不獨聖人爲然。大賢以下。都是這箇工夫成就的。如顏子工夫從克己做起。把如愚足發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三月不違處。曾子工夫從省身做起。把任重道遠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一貫處。我輩要學聖人。且從二子身上體貼領會。試看顏淵問仁一章。孔子只教他克己復禮。何說天地生人。心中各具一段天理。自其藹然與物爲體處。是仁。自其秩然與物有節處。是禮。這天理本是我所固有的。向爲私欲障礙。都埋沒了。這私欲原從何來。就在己字上。有種種妄想。種種過端。行將出來。都是沒理的事。既行沒理的事。免不得殘忍暴戾了。何以爲仁。故克己復禮。是切實下工夫。須從此處斬釘截鐵。一刀兩斷。把這私欲除的乾乾淨淨。我的天理。立地復還於我。我胸中原自民胞物與。生意流通的。障礙一撤。純是天理境界。吉凶痛癢。處處相關。如遊子歸家。如百川歸海。渾然一家一派。堯舜在上。禹稷在下。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溺曰我溺之。孔子在洙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下聯屬到胞與中來。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看這等直截迅速。毫無停待。分明萬物皆備於我。克者誰之己。復者誰之禮。歸者誰之仁。一點靠人不得。不由乎己。更由乎誰。此時夫子說的勇決。顏子便要爲的勇決。隨請下手條目。孔子直說出四箇非禮來。都貼在己上去。視聽言動。一件有過不及處。便是己。四箇勿字。方是克己。非禮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禮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便是復禮。總之胸中先有禮字作主。沒禮的事到來。都無著處。我的耳目口鼻。何嘗由人制伏。由人關防。故說由己而不由人。顏子當仁不讓。合下信的下手去做。不離當身而可通天下。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其勇決如此。看他一日克己復禮。終日如愚足發。三月不違仁。領了多少聖訓。用了多少實功。纔成箇時習之學。造到未達一間地位。當日夫子教顏子工夫精細。我輩且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當從耳目口鼻做工夫。將這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一一勘破。莫任己便。倘有一件到來。就把天理去省察。克治。明鏡在中。四面皆照。一夫當關。千人自廢。何處埋藏躲閃。私欲去得淨盡。天理葆得完全。這樣人品。可令風聞者慕。覩面者親。我無私於人。人無私於我。豈不是歸仁氣象。顏子學聖人。未達一間。我輩學顏子。亦庶幾未達一間。可不勉哉。

願學堂講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孔子時習之學。自曾子得其宗傳。再傳之子思。子思慮聖道遠而異端起。故作中庸。以明道之原於性命。者是中。此中在日用常行處。無過不及。是為中庸。看他引仲尼所言一章。說君子者。性命完全。全本體。恰合當然之理。故中庸。小人一團私意。與性命大相違背。故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其人既是君子。原有為善之德。又用了戒慎恐懼工夫。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處中也。不過喜怒哀樂。子臣弟友。在這裏處的停當。即如孔子與上大夫言闇闇。與下大夫言侃侃。麻冕純儉。便從衆。拜下是禮。便違衆。這都是時中。樣子不是一味隨時。亦不是一味執中。這纔是君子中庸。若小人之反中庸也。其人既是小人。原有為惡之心。又無戒慎恐懼工夫。其應事接物。全是肆欲妄行。如行險徼倖。索隱行怪。這都是無忌憚樣子。本欲背戩其實。又不得不竊附其名。這便是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不同如此。要知這時中。就是時習的真境。無忌憚。就是不悅不樂不為君子的偽腸。我輩要學聖人之學。各自檢點一番。勿蹈無忌憚行。便是時中。路上的君子。這一部中庸。也只是教人學時中。戒無忌憚。便了。會心者當自知之。

願學堂講孟子曰自暴者一章

子思再傳之孟子。也是這時習之學。孟子所著七篇。只道性善求仁義。是他本領。看自暴自棄一章。說人性皆善。沒一箇不是可學聖賢的。要學聖賢。全在自家奮發。保全仁義。完成一箇人。世間有一種人。人不肯暴棄他。卻自家暴棄。這就不可與有言。以引導他。又有一種人。不肯棄絕他。卻自家棄絕。這就不可與有為。以鼓勵他。何謂自暴。因他把天生與我禮義之理。是最美的。卻言語非毀。一味私欲陷溺去。雖引導他。只不肯信。便是自家暴棄自家。何謂自棄。因他說天生與我仁義之理。我這身子。實不能勉強承認。一味怠惰。因循去。雖鼓勵他。不肯行。便是自家棄絕自家。這兩種人。怎知仁義是我性分中。至安至正的理。一刻離他不得。離了此一所宅子。其餘都是危地。離了此一條路子。其餘都是邪地。奈何將自己安宅。曠了不肯居。將自己正路。舍了不肯由。錮蔽既深。性命全失。甘心做了不仁不義之人。豈不可哀。這哀字。明明說他雖生猶死。天地間枉生下這人了。我輩若時時居了安宅。由了正路。這便是時習之學。且悅且樂。而為君子。朝聞夕死。何至於哀。看了這章書。也知孟子七篇之中。願學孔子在此。要大家體會。

願學堂講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上。思量計算。便是心。孟子卻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卻說這是阻礙。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為人。箇箇存這一箇心的。箇箇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箇空空軀殼。隨著世俗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難道自己放去了。如一所房子。失了主人。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遠。

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問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已矣。五字。真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子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子。只是這些血脈。教世人成得一箇人。也只是這些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真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莫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致知格物解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妄為低昂。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讀到此處。不曰致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在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等在字相應。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即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即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即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不正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顛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真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况致知是知止真工夫。固未有紛紜繁雜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學無異。近有解物為物欲。格為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細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為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存。即是物。物即性也。善也。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尋孔顏樂處解

孔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顏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思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孟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

仰不愧俯不作從何尋曰集義

尋孔顏樂處一語先儒言之後學聞之其深造而自得者多矣子淺學也竊謂舍功而問效如舍舟而渡水舍梯而登屋終日尋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也若不若溯流窮源直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由孔顏而推及思孟大抵同然由孔顏思孟而推及此心甯有異乎請質之高明

歐陽子性非所先解

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先字有病世儒疑而議之是也孔門日日言性何云非先性非所先一語蓋謂性非渾然先言也次第言之耳如言仁而仁言義而義言禮而禮言智信而智信也此聖人教人極誠實極切近極周詳處也歐陽子之言所由來矣若大賢以下雖有渾然言性者其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未嘗不析言之傳至諸儒說愈虛妙不覺學出聖人之上乎端木最穎悟嘗歎性道不可得聞孔子之文章即性道而端木過求之也或曰端木非高弟也顏子子思庶幾聞之矣夫顏子之為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不曰其心三月不違性也克己復禮為仁不曰克己復性為仁也仁禮非性乎學顏子之學者學性乎學仁禮乎子思之言性也亦曰喜怒哀樂謂中和不曰性謂中和也中和非性乎學子思之學者學性乎學中和乎譬如舉業家小學四書五經各有名目次第去讀不妨渾言讀書也一句一節一章各有題目次第去作不妨渾言作文也歐陽子之言似有病而非過也

七夕解

世傳七夕鵲橋事有信者有疑者有辨其非而嗤其誕者以事論之余亦曰非也誕也按其言之所由來出於古人夫豈無故蓋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七夕鵲橋事或亦借以教天下後世之為女子者也女子生長閨門既不可不教以婦道又不可遽教以婦道故託物比興取牽牛織女二星夫婦之義存焉耳原其系曰天孫不可謂不貴矣正其名曰織女不可謂不巧矣乃下嫁於牽牛以至貴而匹至賤以至巧而配至拙未嘗不兢兢然執婦道以相夫子也且躬親紡績終日不輟言其勤也支機僅一石而金玉寶劍舉非所尚言其儉也與郎君一年一會言其怨也無金枕之戀言其靜也勤儉且靜庶乎賢哉所更異者相隔僅盈一河水甯不可朝航而夕渡必言七夕何也將謂秋風萬葉萬寶告成蠶事已完農工漸畢問織則天孫應問耕則牽牛應此其時矣區區兒女情暇豈計乎且牽牛之賢亦不在織女下閨別經年豈無月字諸妖越度而淫惑者牽牛獨得性情之正不為動也至於閨道諸星麗於天門者不知凡幾以上帝之命臨之何求不偶而獨牽牛耶意天之上下男耕女織皆屬本務若衣若食事正相當富貴炎災必有不足取者矣不然牽牛之嫁果何取也彼世之傳其事而教其女者每於七夕節穿鍼乞巧共談銀河故事俾曉然知夫婦之義上應星辰其貴如此其勤如此其儉如此其靜如此而相夫之賢得培之正又如此即言在疑信間亦當與家人之卦關雎之詩並存千古洵閨門一大懿範也又烏得而非之妄之哉故曰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

學顏淵之學辨

今世學顏淵之學者吾惑焉非人之惑愚自惑耳顏子一生學力都在日用常行處做工夫曰陋巷飲食曰視聽言動曰遷怒貳過曰伐善施勞步步踏向實地纔是聖學真種子孔子雖許其不愚不改不惰不違顏子只見自己未知未行不純不熟能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時乎意必固我之絕乎下學上達之知乎老少朋友之志乎故喟然一歎歎聖道之不遠聖學之難幾而聖教之終不可負也然則學顏子者亦於其居處食息而已耳目口鼻而已人情物理而已但學士家只講高妙不講平常曰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愚謂不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又不知不是顏子之學並不是聖人之教不然當日諸弟子高才博學者多矣而傳道止二人一則魯一則愚也端木喜聞性與天道而傳道終不與焉蓋顏子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禮都認是我的這禮中有檢束準則惟恐躬行日用越過一毫子貢謂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將文章性道認作夫子的這閑字中有精微高渺惟恐聰明識見留下一分此顏賜之所以天淵也謂子貢悟後者猶經生之見耳

儒吏廉吏辨

吏有辨乎曰有之斯可為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之於是指義冠博帶稱說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飾物飾名勵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一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而已嗚琴乘馬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賦賦多文學之選於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爨機妻子不免饑寒者著矣自廉吏歲計有餘食祿者不得與小民爭利於是奉法循理之吏出焉儒吏嘗見為廉廉吏嘗見為儒范史傳魯恭清平曰化行傳卓茂恬淡曰樂道傳楊震清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豈儒哉廉吏嘗學為儒范史傳魯恭清平曰化行傳卓茂恬淡曰樂道傳楊震清白遠河南寬政為識治秀州荒政為知兵是通儒也三郡皆勸於孝弟三鎮皆正於德仁浙東政事可觀湖州經業足用是純儒也通而純循吏之所求也亭長不敢隱丞相不敢干嗇夫不敢欺廉生明也守漁陽不敢諱守武威不敢叛守雁門不敢射廉生威也威與明才吏之所求也是故吏而循愚不儒不愚其不廉也吏而才愚不廉不愚其不儒也京兆桴鼓不鳴渤海劍刀自解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穎川先教後罰零陵與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諳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絕不相蒙之跡求之絕不相戾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既其實不既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清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既其名不既其實則儒之名寬寬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有儒而不廉者矣趙綰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強毅聞蘊藉何有乎有儒而為廉者矣公孫宏之布被黜以為詐蒙不已有議乎有廉而為儒者矣兒千乘之引經湯以為長者東溼不已有議乎真則既其實偽則冒其名既其實偽與廉真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真也冒其名偽與廉偽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偽也結墨授效花

城則庸可冒儒。循不可冒儒。飲食泉。垂介石。則墨可冒廉。才不可冒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於不可冒。大精儒可兼廉。而廉不可以兼儒。其兼之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淡泊甯靜中。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為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道見之也極明。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從容而暇裕。以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為著藝。後世誦為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黃允。史叔賓。皆有盛名。郭泰視其非真。以為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窟。遂為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以老莊冒儒者多矣。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薰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好。安問其實。此又在莊老之下。不可以冒廉。顧可以冒儒耶。然而儒吏廉吏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雖然。未有儒而不廉者也。莊子謂魯止一大儒。文中一語洞然。乃謂不必長於經術。此徒見有馬種第宅耳。比於廣川濼洛之儒。則必有辨矣。今欲崇儒效以風俗。吏經術固不可少也。

求放心類擇答

世間萬事萬物。其類無窮。人心一耳。以一心而應無窮之感。無事無物。不可以放心。無事無物。不可以求放心。心而曰放。必從事物邊放去。放而曰求。必從事物邊求來。若未至事物邊。只主敬可也。主敬而心不走作。得而勿失也。既到事物邊。只擇善可也。擇善而心不陷溺。失而復得也。從來無屏絕事物之學問。但事物之中。理欲參焉。放之於理。仍未放也。放之於欲。便當求矣。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純與不純之各異。然非其好仁。則其惡不仁者也。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孟子之學。只是存心。求仁即存心也。存心即求仁也。詎有二哉。故類擇云者。蓋欲人連類以及。推類以求。充類以盡也。非以二十餘人。盡世間之人。更非以二十餘人之事物。盡世間之事物也。

蔚州志編次答

蔚州何為而作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革故鼎新。版圖為重。方輿宜首志焉。蔚屬燕趙之餘。言趙不言燕者。志州而衛特附之。正其名曰古郡。今蔚州。何也。沿革明而得失可鏡也。疆域盡而要害可審也。星羅麗天。分野實屬於地。災祥亦從一方見之者。故列於沿革疆域之後。若山川。古蹟。風俗。物產。皆察地也。是為方輿志。大凡經理方輿之中者。可放而知也。次則志建置。建置維何。以守國也。則城池重。以分職也。則官署重。以儲民財。以達軍令也。則倉庫郵驛重。一不可者。夫有出政之地。必有布政之人。繼建置而志秩官。重得人也。大小勿遺。篇帙繁甚。本朝之官此地者。一命必書。若前代小吏。僅存什一於千百耳。雖然。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入境而問政。思過半矣。爰作政令志。某事倡率。某事告誡。與利幾何。革弊幾何。顧可忽乎。然國之大事。惟戎與祀。志武備者。以觀兵也。志祀典者。以報功也。有昔略而今詳者。如軍餉。壇廟之類。是也。有昔分而今合者。如名宦鄉賢之類。是也。有昔重而今輕者。如寺觀之類。是也。作者。其有憂患乎。至於賦役。國家之本。重哉。其志之也。以驗登耗。以占盈縮。以稽出入。諸凡祿食。廩餼。祭享。燕會。無一不取之民者。撫字生聚。豈異人任。故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然養立而教興。作

學校志為要。嗟乎。不與祭。不知敬也。不讀臥碑。不知畏也。不觀飲射。不知孝弟之義也。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竊有取焉。夫北鄙固尚武。蔚地奮身文教者。代不乏人。即徵辟之材。干城之選。亦國士也。故志選舉。又志人物焉。嘗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一可傳。不能沒也。後之讀列傳者。可以知人論世矣。其忠孝節義之流。各分一類。用以維風而勵俗。豈細故哉。若外志則裨官委巷也。怪事凶德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耳。至於藝文有志。或以徵獻。或以徵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風雲月露。何足云云。故抑而後之。其作志大略如此。上下二卷。列十二綱。為十二集。

重經學端士習正文體議

文教方新。海內枕藉。家絃戶誦之風。彬彬乎稱盛哉。而淹貫聖經。砥礪名節。涵濡仁義之精。游泳六藝之途。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卓然稱當世士者。蓋鮮。夫人有真學問。然後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然後有真品誼。然後有真文章。真幹濟。其大原皆本於六經。六經。古人之文也。伸正不伸邪。榮義不榮勢。而古人之習見矣。心亦強而有智力。亦強而有功。而古人之學見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唐宋以來。科有明經。經義未至大晦。明初罷詩賦。以經書論策取士。士專一經者。考源流。淑身令世。不區區櫛字比句。尤旁覽諸經。以資博洽。則豈有離經之習。荒經之文哉。自鉛槧家曲學阿世。淫文破典。雕琢鉤棘。不過剽竊風影。以希青紫。偶得所求。以為道在是矣。經術不通。亦安望士習文體相發。而成不朽之盛事乎。方今文運初開。宜盡罷八股帖括。三年制科。以愛通諸經。詳言大旨。及博洽子史詞賦者。列甲榜。先以孝弟力田。舉於鄉。通二經及論策者。列乙榜。督學專司文衡。不得以貪庸老疾浮陋之吏。濫廁其官。蓋督學。督士學者也。士不學則習壞。學矣而不知有經。小言小辨。纔能執筆辨章句。則習之壞也。更甚。夫士習以習督學耳。習為如是之學。又習為如是之文。以求當於督學。故督學不可不慎也。督學較士。宜以通經為優劣。博者賞。背者罰。荒謬者黜。令郡縣官同博士。月較於學宮。勿循作養故事。三年之中。士必有經學以應當世。試問所學何事。自宏辭以至一藝。其有孝弟力田。稱為潛德之幽光者。悉優禮而書論之。從此端人正士。蔚起庠序。豈無以擅文章之能事矣乎。然而經學壞於依傍。士習壞於招搖。文體壞於割裂。脂璞滑稱。彝鼎失貴。猶可言也。風驚塵起。吹影鏗空。講張陰陽。烟幻鱗甲。不可言也。一旦隸之仕籍。經傳置若土。箋節操等諸瓦甃。鮮廉寡恥。辱朝廷而羞當世。殊可浩歎。夫躍冶之金。泛駕之馬。亦在鑄之御之而已。今督學者。果能於一學中。指其某也。學古。某也。順非。則學古者。勸。指其某也。不求聞達。某也。希世度務。則不求聞達者。勸。指其某也。茂才異等。某也。小言破道。則茂才異等者。勸。知所勸者。士也。知所懲者。必士也。勸懲得於督學之一身。則今所謂士習者。習督學耳。好學則進。以等。好惡則進。以惡。未有好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說浮薄之行進者。即使異日分一職。受一官。凡依附奔競搖尾乞憐之狀。明知為士君子所恥。亦不肯苟且效顰。貽笑屬於卿士大夫。何則。學習之既昭。制其神明者。然也。至於文體之正不正。關士習風尚根本。經學相因而成。經不明而有子史。有佛老。有語錄。有裨官雜說。大文決裂。理趣茫然。兩漢雖得事理之辨。而士習浸以流失。沿至晚近。壞壞廢積。荒誕為奇。摭拾為富。牛鬼蛇神。蓋蒙頭

面。文體之壞。良可痛哉。愚以一言指其弊曰不經。夫雖鍊刻畫。棘喉滯吻。不如太羹元酒之夷淡也。豈思綺語神氣曖晦。不如江河日月之正大也。今誠能廣勵學宮風。以崇尚古學至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使進。其為學無由接於淫非之地。則其入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耳。乃其要在慎簡督學。院部試其文。行兼優者。專責久任。歲登士藝。嚴加磨勘。夫督學勵士。既操進退賞罰之權。即督學之進退賞罰。以進退賞罰乎督學。而士益勵。勵於經。無敢不重矣。勵於習。無敢不端矣。勵於文。無敢不正矣。士之所以能重能端。能正。督學之勵之也。督學所以重之端之正之。抑又有勵之者也。蓋開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宜詳延天下方正洽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與廉舉孝。以為天下先。夫經術明則常道著。道德一則風俗同。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支歛息。政文運以歸淳。引人心而之厚。其振裘挈領。綱舉目張之道。是又有勵之者也。

重修蔚州志議

蔚志在明季。凡兩經筆削。業有成書。今者聖主御極。十有七年也。革故鼎新。此其時矣。州大夫蒞茲土。值報政期。慨然取舊志而重修之。美舉哉。洵一方文獻之幸也。謬承委託。屬以訂正之役。將以樞為舊史氏乎。抑謂樞幼而讀春秋。粗知聖人筆削之意也。汗淫淫下矣。樞聞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樞行之不逮。遑問志。志固郡邑之書。未敢擬經。然郡邑志亦一小史也。求所謂勝任而愉快者。樞豈其人哉。賢大夫於蔚之山川險夷。風俗淳澆。食貨登耗。人才消長。知之者稔。倘肯操三寸管。主其事。而學宮子弟輩。為之搜博採。以佐萬一。足矣。又何問道於官耶。然愚夫亦有一得。敢不盡言。以仰副明問。夫志者志也。行吾志而因事立義。俾閱者觀感而興起。斯其所以為志也。且志有綱。綱有目。有附見。始稱作者。按舊志輕重詳略之間。率多未備。今請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擬以方輿。建置。職官。政令。武備。祀典。賦役。學校。選舉。人物。外志。藝文。為十二綱。以諸目條列於其下。細者彙而附之。如災祥古蹟。則方輿內事。一以攷輿廢。一以備修省。至要也。不必他附。其舊志止有歲時紀。而無風俗。未知何說。今擬採一統志地理志。職方圖輿備考等書補入。若職官。凡委署攝守。皆不得與。惟奉命者載焉。春秋杜私門。義甚嚴耳。政令如鄉約。禁禁。所關於教養利弊者甚鉅。而舊志不載。自我作古可矣。且武備之軍餉不載。是重者輕之也。壇廟之禁。物禮儀不載。是詳者略之也。名官鄉賢。皆志從祀者也。而壇廟之下不載。是合者分之也。今俱當另為之。惟戶口田賦。止照賦役全書。無敢增減者。學校之祭器。雖不備。名數可攷也。臥碑雖不讀。功令可存也。所異者舊本儒學。失載明倫堂。此一大缺耳。今悉當補正。選舉志中。更有創為者。先紀年而後紀名。故曰年表。亦所以尊制科也。別以例監附貢。選以武職附將帥。約而不繁矣。人物之產於斯地也。頗盛。歷代以來。有名臣。有卓行。有文學。有武功。而不分條目者。是也。恐其人一節難概。未免牽附耳。其分註者。忠必捐軀。是矣。孝不必割股。守身為大也。節不必輕生。未亡人為正也。義士託死生。全骨肉。赴患難。雪冤仇。賑饑荒。還田宅。非此族也。何義乎。嗚呼。慎之哉。凶逆舊本所無。無以明是非。佐褒貶。當於外志悉載之。勿託言忠厚。以蹈非之無非。刺之無刺之譏。藝文舊收太濫。大抵皆靡麗之音。贈答之詞也。今宜嚴加去取。留其關於地

方風物者數十篇。則庶幾矣。其更謬者。紀事多四六排語。不但失體。且失真也。今宜攷之史紀通鑑。稽之通紀實錄。訪之家乘。詢諸故老。凡有名額。各為立傳。字字肖其人而後已。夙陋一洗。可免覆瓿。若鄉賢紀以駢語。苟不失當日申請從祀之意者姑存之。又如寺觀仙釋。二氏之流也。舊志大書。尤為舛錯。今悉正之。作者願可草草歟。其他刪繁就簡。去華歸實。在賢大夫挈其綱領而力為主持。諒不愧良史才也。諸凡見在之官。見在之人。不必品題。以俟君子。此鄙意未知是否。仍望裁酌。千百年文獻。竟可一日定矣。不揣愚狂。惟高明採擇焉。

經學對館議

六經皆治世之書也。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裂經毀傳。儒術幾絕。秦灰既燼。典冊無復存者。漢有天下。廣求遺籍。摭拾秘卷。召諸儒講同異。一時賢良蔚起。家尚專經。易有十三家之說。書有二十九卷之文。高堂。戴氏以禮鳴。申培。轅固。韓生以詩鳴。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著。制氏。王禹以樂著。麟炳炳。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厥後支離誕妄之說起。謂一經兼數經之用者。非謂一經盡一經之用者。尤非。義盡兆始。有天地即有四象。有八卦。六十四爻之中。作者其有變思乎。黜八索。除九邱。斷自陶唐。迄於成周。蓋懼載籍紛紜。覽者不一也。且四始六義。存采風問俗之遺。藉十二公之行事。明賞罰是非之重。大哉經乎。先聖之一日。刪修皆後儒經術經世之淵源也。而夫子亦嘗定禮矣。獨因諸侯去籍。在千有餘歲之間。經之亡也。有由然矣。乃經亡而禮傳焉。以記名。禮名記者。二禮之傳也。記而得稱經者。繫經以立。明經以行者也。一定於大戴。刪后蒼。再定於小戴。刪大戴。四十九篇中。類比節分。是皆道德仁義所由成。而君臣父子兄弟所由定也。禮之為教。數經之義備焉。禮固未嘗亡也。至大司樂與周禮併為手著。知聖人宰制宇宙。飭以五禮。即諸以六樂。是故別宜居鬼。正以敦和。率神輔教之大總繫之矣。奄之以合幽明上下遠近。及蒸為至利。世乃無否塞焉。易由之以豐陰陽。書由之以慎政事。詩由之以持性情。春秋由之以定尊卑。嗚呼。信生人之利也。漢興。魏寶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乃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至於河間雅樂。古音率下。而中壘樂器數枚。不能肆之伶工。惜乎。樂之器遂不存耳。請先聖贊定之經。散失則可。謂之經亡則不可。謂四經存而禮樂不亡則可。謂禮樂之致用與四經同歸則不可。雖然。恐更有慮說焉。經之存亡。視乎人心。古學者三十而通六經。非泥經以求經也。即吾心以會聖人之經。能貫通一心於六經。統匯六經於一心。心之太極。非易乎。心之中。非書乎。心之是非。非春秋乎。心之敬且和。非禮與樂乎。勿得岐四經而用之。聽汗隆於古今也。是在善讀經者。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節錄

天下有並立之名。而無相悖之理。陰陽其大者也。陽生物而陰佐之。陽之理也。而陰之理益以全。非形於兩者之不悖。惟貞於一者之最神也。不二之謂變。不變之謂貞。運而莫測之謂神。若徒見其春夏長育。秋冬剝落。遂謂陰陽相耦。各為盛衰。一氣之內。自為反絕。則陽之復。又於何處。索其籀耶。儒者稍明於盈虛

消長之義。或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肅殺則不長養。是矣。夫聚之散之。殺之養之。原非二心也。使聚者殺者為一心。散者養者又一心。則天地有時芻狗萬物。萬物亦有時賊害天地。心之不仁也。滋甚。抑何以昭然蕩然。共見於天地之間乎。嘗從至一處求之。造化茫茫也。樞紐存焉。庶幾芸芸也。根柢藏焉。先天後天。自為終始者。祇此心爾。程子曰。天地何心。以生物為心。元氣運轉。略無停待。生生不息。充滿布濩。陽之退。即陰之生。非陽外又有陰也。陰之盛。正陽之蓄。非陰見而陽頓絕也。設令陽之外另有物焉。以為之陰。必且綱閉衰落。如槁木死灰。此心寄於何所。豈真天地不仁耶。蓋天地之於物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春而發育。陽之施也。天地之心之好也。夏而長養。變化陽之極也。天地之心之憂也。既蓄其好生之具。又履其匱乏之憂。天地安得不剝。又安得不復。復者仁也。剝亦仁也。所以云見也。謂復而見之則可。謂未復以前。無是心則不可。謂陽自緣剝而得復則可。謂復必借重陰之蓄而後見則不可。况天地之心。原無斷續。又何隱見人所見者。陽之陽也。人所不見者。陽之陰也。然究竟陽自見也。陰亦自見也。非關人之見不見也。雷吾知其能奮。蟲吾知其能蟄。鳥吾知其能鳴。至冬至而雷蟄矣。蟲蟄矣。鳥復矣。苟以為無雷無蟲無鳥也。則後之碎旬者。蚊蚋者。嚶鳴者。伊何物耶。得天地之氣者。猶然。况乎絳縣若存。為天地根者乎。且夫天地之心。猶人之心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者。則陰象也。浸且為幻。為滅。奈何云通。惟其舉天地萬物實有之理。斂而為寂。故湛然不動中。觸之輒應。未感非本無也。既通非始有也。動而能靜。靜而善因。均是是心。至此則愈可見耳。見於其所可見。天地之心在也。見於其所不可見。天地之心亦未嘗往也。第復則見之。不復從何見哉。夫復亦難言矣。陰之極也。龍斯戰焉。戰非龍之幸也。然未有不戰而能復者。戰匪勝人自勝焉已耳。克己復禮。自勝之道也。天下歸仁。心始見也。於天地又何疑焉。信乎貞於一者之最神。殆非形於兩者之不悖。亦甚彰明而較著矣。惟復故一。惟一故見。舉凡靡滋。網羅於生之際者。又未可以管窺而盡也。是在善讀易者。求諸盈虛消長之大原可也。

澹泊明志甯靜致遠論節錄

天下之言。有發之一時。可守終身者乎。苟其守之。匪獨終身。且可以教後人。諸葛武侯之訓子有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亦家庭恆言已爾。而後世大儒。且援之以為理性命。審根極。相與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逮。豈無故哉。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伊尹周公為最著。觀其嚴取與而定毫。阿衡四世。歷風雨而負屨。宅洛七年。震動者。苞葉桐宮之勢。其席豐而處厚者。伊魯將那茅祭之安。似乎澹泊甯靜之義。可始不可終。可小不可大。可退不可進。可暫不可久。亦安取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逮乎。然使武侯老南陽。一巾一扇。無所為於天下。自謂澹泊甯靜。無志之甚矣。或有所為而中道異趨。為所欲為。天下事非因權取濟之為難。而志弱氣輕之可慮。有所為而反之。是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也。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伊尹周公所不為。觀伊陟伯禽之所以成。與博陸新都之所以敗。而差殊觀矣。而謂武侯為之乎。武侯志伊尹周公而學之者也。有其才何可無其學。有其學何可無其志。志者。豪傑所珍惜。聖賢所秘藏也。我志欲上。柔而下之。我志欲激。順而安之。我志欲廣。欲浮。疏而鎮之。我志欲見。智。欲呈。能。匿而韜之。舉

世間紛華靡麗。可歎之物。不足易梁父吟數篇耳。功名富貴能奪乎。縱橫捭闔能移乎。才智馳騁。功能顯燦。能焚擾搖撼乎。夫志濁則神甯。神甯則神甯。澄神以養氣。養氣以沈幾。吾志定矣。物其奈我何哉。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就之。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去之。志且不許。於甯靜又何居耶。夫甯靜者。藏於事先。而據乎物上者也。其見定如止水之澄。故能鑑天下而不淆。其力定如秦嶽之鎮。故能肩天下而不亂。其慮定如處女之閒。故能運天下而不窮。語曰。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天下治亂紛出。艱大紛投。雜沓紛至。無足難我者。皆甯靜以致之。皆澹泊以明之也。方武侯抱膝隆中。高談管樂。自奉衣食外。不別治生產。以謀尺寸。抑何嶄然不滓也。感漢主三顧之殷。遂進而起。曷嘗有纖毫迫試其志之心。有纖毫迫試其志之心。則天下之大計。見之不明。發之必不確。以此致遠。猶夫適北而南。其轅爾。最後長驅吳魏間。當紛紜多事之會。卒於澹泊甯靜。橫塞其衝。佐漢而爭天下。至今讀其出師二表。尚懷懷有生氣。甚矣。武侯之似伊尹周公也。子若孫當建興之世。俱能出死力以盡臣節。比諸伊尹周公之子孫。直不幸耳。家學淵源。久而彌定。而吾則以為澹泊甯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明矣。極其聰明匡正之才。而不外乎尋常之理。於是儒者信之曰。澹泊明志。甯靜致遠。可以訓子。併可以訓天下後世也。志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志與學合。而後似聖賢。似聖賢而後說不誣。不然。淮南氏固已言之矣。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節錄

論古人之行。斷以心。讀古人之書。斷以義。學術有醇駁。不在累牘連篇也。本源有得失。亦不在片言隻字也。持此以上下古今。知其人可讀其書矣。嘗讀漢史。見陸賈。賈誼與劉向。桓譚輩。並稱儒者。心竊疑之。及攷其著述。賈有新語十二篇。固漢高時一奏。一稱善者。先儒傳以為快書。喜其洋洋纒纒。頗濼戰國習。意其在干戈初定之時為之也。或曰。齊梁好事者為之也。夫齊文病緩。讀中論者。蓋言之。至捕亡治生。開塞諸家。大抵皆梁人。險而少恩。賈豈為司空城旦書乎。賈士也。稱天子而折肘。畫呂氏而交平勃。每以智辨事其君。即漢高尊禮聖人。亦為馬上數言所動耳。賈之智辨。非無功於漢者。而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天下者。道基思務。諸篇卒未嘗條上成敗之因。其未免滑稽者耶。獨其書理弱而不可益。詞富而不可刪。其流奕登高帝之聽。而朴厚安醇。遂冠冕兩漢文章之先。所不盡者。儒術爾。其非古帝臣王佐之略也。明矣。繼是年少如格陽賈誼者。誠未可屈指數也。誼之言曰。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治亂之理。審權勢之歸。真通達國體者。治安一策。統出新書七十二篇。劉向刪為五十八篇。治道。國體。經學。胎教。皆能貫天人之精微。洞萬物之榮悴。究刑政之得失。暢仁義之奧窔。三淮南並建而有言。言七國也。四子列侯而有言。言昆園燕王且也。因服疑僭警蹕。因盜錄議鹽鐵。至於推恩之為。衆建也。納粟之為積貯也。誘致馬邑之為三表五餌也。求海上不死藥之為四壽五壽也。而非也。此自晁袁。秦孔。主父偃。王恢。樂大之所欲言。斷然一軌於正迹。其所以深著其意者。皆漢家相為成敗之故。願用之。有得失爾。庶幾謂孝文略施其術。亦能比德於成康。安在宜室長沙之為異已乎。說者以痛哭流涕。為過激。然則人臣囁嚅天下之事。不幾為寒蟬矣乎。乃新書五十八篇。往往截治安諸策。節短而氣佚。疑漢

之有文章者之所為。是故讀治安諸策。得其學問經濟之所存。不讀新書可也。劉子政立身行己。亦可以伯仲長沙。第長沙之書憤深。而子政之書義難。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子固所序者十篇而已。率撫中書雜傳。策輯成編。較說苑更為煩蕪。然自舜禹以至周秦。古人之嘉言嘉行。具在焉。大都義取諷諫。非誕漫於怪奇可喜之論。且妹喜妲己。賤理骨髓之箴。與列女傳相表裏。鑿鑿乎感悟漢成者至矣。吾謂不及外戚諸疏。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微應慷慨。陳於天子之前。宥死批鱗。數困於諫。而不改其操。斯則子政之大概矣。子固譏其為衆說之所蔽。不知有所折衷。而純於道德之美。蓋苛論也。後有君山。則不能無所議矣。君山博習五經。雅尚古學。若不屑以章句自命。其著書如賦誄二十六篇外。復有言當世行事名新論者。本造王霸。以至禮非敢竊法。蔽正經二十有九篇。意皆主於窮折異端。禁絕讖記。自子政父子所不免。浸淫至於建武。而君山毅然不為之感。蓋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但其詞不本道德。事不歸仁義。又喜為繁聲。區區託琴道為諷諫。以言事君之義。果出此乎。及讀其琴賦一篇。謂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即橫。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語雖採其近真。而氣或傷於太露。肅宗喜其持論簡夷。故命班固補成全書耳。所可取者。君山掌樂數年。不肯作符命。以媚王莽。可謂全節。不妨與誼向淵源之學術。同日而語也。其書則是其人則非者。不讀其書可也。其書則非其人。則是者。書之可讀。不可讀。又何病於英雄豪傑哉。故曰。知其人始讀其書。可以攷古。并可以論今云。

保泰十二策跋

保泰十二策。此忠臣愛國深憂遠慮之所為作也。歷觀古來治亂安危之數。莫不始於幾微而成於積漸。惟以小心圖之。安不忘危。自治不復亂耳。方今聖主在上。敬天愛民。典學勤政。保泰之道。孰大於此。而其最急者。講生聚撫瘡痍。以培元氣也。守險要控邊海。以壯神氣也。核兵餉裁虛糜。以足國用也。興教化抑奢僭。以重國體也。由此而民有雞犬桑麻矣。則父兄妻子可保也。士有禮義廉恥矣。則紀綱法度可立也。盜賊雖多。可以消刑。刑獄雖繁。可以衰息。推之而水旱之沴。天不為災矣。江河之行。地不為害矣。凡此者。蓋由上有保泰之君。而下又有保泰之臣也。以今觀之。聖心如天。無滿漢之偏。而臣子存心。可無滿漢之偏否。聖心如日。無宮府之私。而臣子存心。可無宮府之私否。聖心崇節儉。辨等威。而臣子之車馬服食。田宅僕婢。何如也。聖心尚清操。黜貪墨。而臣子之結納賄賂。賄賂何如也。臣子不能以君父之心為心。而欲使天下之士民。化其偏私。去其欺罔。回心而嚮道。一德而同風。必不得之數也。揆厥所由。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之政。在人才。人才之效。在皇上知之明。用之當而已矣。今者皇上用一人。其難其慎。何嘗不以皋繇稷契待之。而其人返之清夜。問之衾影。驗之言行。質之友朋。汗淫淫下曰。我不為皋繇稷契。上何以對堯舜之君。下何以對堯舜之民耶。持此心也。可以愧天下之為臣而不皋繇稷契者矣。所謂保泰之臣。其在斯乎。何慮不公忠體國而秉心寒淵也。何慮不正色立朝而面折廷爭也。何慮不己率屬而造禍萬姓也。何慮不推心置腹而嘉惠殘黎也。不特此也。可以推賢讓能。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之風焉。可以據忠報國。有刀踞在前。鼎鑊在後之節焉。即或任勞任怨。多危多疑。不幸而為法受過。亦有事不辭難。

罪不逃刑之義焉。此保泰之臣之實效乎。以言道學。則躬行實踐。真道學也。以言經濟。則建功立業。真經濟也。俾天下知一代人才之盛。上下交而志同。有如此。君臣並美。泰運重新。豈不休哉。因讀十二策以志其後。

六君子帖跋

正人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削則國運衰。余讀六君子手蹟。而重有感也。當明之初。國運方興。正人在列。一時縉紳大夫。率以忠孝廉節相尚。而文章次之。師師濟濟。蹇蹇諤諤。如太和元氣。流布朝端之上。猶歎盛哉。迨至晚季。權奸用事。楊寇蔽明。詔媚成風。廉恥道喪。雖有二三正人。卓立班行。維持國是。動為羣小所忌。橫遭傾陷。禍多不測。說者曰。東林之門戶太峻致之也。究竟忠言諫論。大節高風。與日月爭光者。東林也。乃或死或戍。或去或廷杖。臣分畢矣。其如國運何。竊聞當日有真定梁氏大金吾。保全善類。世有賢聲。慎可先生時值瑞寧。恐君子道消。社稷多故。往往於洪濤烈焰中。委曲調護。欲為國家留一日之元氣。雖緹騎在前。爰書在後。弗恤也。海內重之久矣。今觀諸君子往來報書。僅尺幅耳。忠孝廉節之性。直透紙背。讀之尚懷懷有生氣。即文章之彥。終老著書。力勉文事。亦碩果也。先生之取友。概如此。傳至葵石年友。克紹家學。特表而出之。題曰六君子帖。六君子者。趙忠毅。楊忠烈。黃石齋。朱平涵。倪文正。及錢□□也。

書申島盟遺筆後

余交島盟垂三十年。初以端愍公奉旨諮察。時島盟從淫霖漲水中。徒步入郡。志在伏闕上書。以明殉難始末。余知其為孝子也。遂定交。日夕談詩。互相倡和。言歸以後。詩筒往來不絕。余知其為詩人也。嗣余陳情養母。十載家居。與島盟相隔頗遠。間得音問。有書而無詩。其所論皆理學。所著皆格言也。非復昔日詩人矣。余既被召來京。因晤乃弟隨叔。細詢動定。又知島盟杜門不出。潛心修證也。沂水春風之意。余方欲商榷吾道。砥礪晚年。未幾而島盟已作古人矣。嗟乎。島盟不死。其所詣當敢量耶。今展閱遺筆。島盟宛在。而生平孝友之德。以及詩賦之才。一時名公巨卿多慕之。乃足迹不至炎途。尺牘不枉當道。躬行實踐。不失儒者氣象。不墜端愍家風。島盟真吾友哉。因述三十年交誼。識於冊末。付其後人藏之。

六字箴有引

樞有六字箴。曰循理守法安命。用以自警。兼為分校所拔諸士訓。今行之閱數年矣。因思六字固海內習聞者。敢不與同人共之乎。爰列三箴如左。

循理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

守法

曰寬曰嚴。秉自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守之。勿詘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

安命

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行矣。進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

友誼有引

朋友之格八。有道德相親而交者。有學問相成而交者。有氣節相感而交者。有然諾相信而交者。有政治相助而交者。有才技相合而交者。有詩文相尚而交者。有山水相娛而交者。下此者羣居狎處。卑卑不足道矣。爰列三箴如左。

貧賤交

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方貧賤時。豈其無因者。患難相恤也。有無相通也。不則延譽而知名。不則升堂而拜母也。是而可忘。孰不可忘。

諍友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寤寐思之。死生以之。朋友之義大矣哉。且四倫元氣也。朋友風雷也。鼓動而後相濟。相濟者相全。相全者相知之至也。愚故曰朋友之交如泰交。

擇交

人不交我。必我之無益於人也。我不交人。必人之無益於我也。惟兩相擇。則兩相得也。雖然。盲者負璧者而走。兩相用則兩相治矣。故朋友亦不廢偏才。

重修廣靈縣學贊

讀聖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久銷沈。修蘭若。損多金。世俗江河已到今。彈丸邑。窮子衿。瞻望宮牆歲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葺還愁力不任。吁嗟乎。吁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五十生日小像自贊

這箇漢子。生來甚辱。著衣喫飯。行五十年。肝腸自白。氣質猶偏。有體無用。多經少權。日月易邁。老大徒憐。曾記得你。二十以前。初通章句。頗習詩篇。緊重心耳。若處女然。漸傷比匪。遂濁蒙泉。二十以後。三十以前。形骸放浪。意氣飛騰。非貧非病。如狂如顛。科名僥倖。際遇連遭。嚴君蚤背。亂世相延。投鼠忌器。得魚忘筌。偽職不染。餘生苟全。三十以後。四十之前。明運既革。清詔乃宣。勉應國制。竊綴朝班。交遊罔擇。趨向弗專。既讀中秘。尋改科員。心期鳴鳳。口類寒蟬。叨蒙寵召。恭侍御筵。一堂克濟。三代均看。君恩愈重。臣節難完。濫佐計典。誓絕一錢。仰質天日。俯對班聯。不干政府。不謁司銓。妄談古禮。懶逐塵緣。孤而匪傲。方而勿圓。小人欲殺。大德同天。兩雪誣讒。三宥罪愆。崖邊收馬。江心補船。年四十矣。而無聞焉。上承先聖。次希諸賢。制行不逮。立志惟虔。學纔半步。道在雙肩。二三師友。日夕周旋。願為後勁。須著先鞭。辭官養母。上疏歸田。庭闈菽水。祠祀豆籩。顯揚未盡。持守彌堅。里黨何事。風化為先。獨慚涼德。幸遇好官。宜陳六論。講肄聖賢。於人寡效。在己必殫。名教之樂。天地之寬。嗜欲之寡。夢寐之安。此理欲界。是人禽關。手中一卷。腹內三經。自問自答。我愚我頑。長無尺寸。短有萬千。知過必改。見善則遷。五十已至。自今勉旃。

師友贊

教我以道。勉我以行。告我之過。成我之名。下則韋布。上至公卿。有一於此。如父如兄。

辛復元徵君贊有引

先生名全。字復元。絳州人。明徵君。以布衣設教河汾。著書三十六種。尚書李日宣特薦不仕。正心誠意。希聖希賢。言與行。願行在首先。羽翼洙泗。庶幾真傳。秉彝同好。師厥遺編。

屯牧道范公贊有引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母太君遺八行圖說為訓。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

王近徵像贊

君是上谷王生。恩縣令也。不彎弓。躍馬。挺長矛。橫掃境內。寇穴百里。為青疇。雞犬桑麻。今尚留。我愛偉然。丈夫志。千秋。何不手提一劍。取公侯。何不亟請尙方。斬佞頭。誰將此人。置之。一壑與一邱。

王西樵考功贊

才如干將。莫邪。而試之未遂。學如深林。蓬谷。而探之未至。抑何天性之過人。竟毀瘠以自致。律以先聖之言。或違孝子之志。吾將取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忠與不義。

讀孫君僑布衣墓誌銘附贊

君僑之生。為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誌。王增學士撰文。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所事。千載而下。望夏峯之高墳。橋梓何愧。

王子預言贊

道在天地。學在聖賢。雖由心悟。實賴言詮。隨人取益。到處逢源。千頭萬緒。兩語三言。文端有後。預言在焉。人情物態。世故家緣。詞簡意該。事備理全。單方療病。一味可痊。坐言起行。展卷了然。我將錄之。置諸座右。返躬互證。王子勉旃。

徐立齋小像贊

為憲萬邦。天子之命。大法小廉。表端影正。既肅紀綱。亦職諫諍。危坐凝思。有懷欲靖。此古大臣。披圖起敬。

題田氏紫荆園說

樹具人理。天生地成。彼運枝者。無情有情。異哉田氏。抱樹長鳴。淚溼黃土。枯矣復萌。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同氣乖戾。痛死紫荆。

豐城丁氏家譜贊

鍾靈毓秀。天之至仁。尊祖敬宗。人之大倫。豐城丁氏。派起湖濱。水源木本。代有聞人。嘉言懿行。代有披陳。以德以爵。為子為臣。或鄉之望。或國之珍。前模炳炳。後裔振振。高懸世系。如接精神。志事有屬。門祚常新。流光奕葉。衍慶千春。惟愛敬合。斯風俗醇。我家北地。安得比鄰。

范太孺人節烈贊有引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副裴公希度母也。

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恆嶽於流精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受向方劍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優劣

喬太母節孝贊

不廢學家之政不佞佛家之令不好名家之行厥孤未竟維孫之慶斯末亡人之性與

刁太母壽贊贈蒙吉先生

存其仁母之仁立其身母之身靜修老和靖貧門以內道如春

王太孺人梁氏贊王敷五祖母

冰霜滿屋上有黃鸝雄者飛去雌者哭痛哉痛哉無半菽絨機聲映月讀祖德光孫謀續忠孝誰之貽慈訓千秋肅

硯銘馮秋水所貽即用來書二語銘之

敦古力學閑邪存誠贈言如石秋水先生

硯銘李亮四所貽

得之浮海之餘贈以歸山之初中若虛義何如

硯銘陸孝山所貽

圓而不方吾甚怪磨而不礪吾甚快舍短取長名端介

硯銘

安乃身靜乃神山之窟水之濱有母兮何人生此石麒麟

燈屏銘

劍在匣玉在匣彼短檠者亦以韜其光而益吾目

虛齋問

齋有名乎曰有名有義乎曰有義定斯命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斯義也道德出其中學問亦出其中矣吾家塾師龐久齋先生則顏曰虛齋嗟乎虛之時義大矣哉曷取乎爾請以物喻竹中虛而外直先生之行取諸此歟既而思先生學者也海之虛也為百谷王故容納也多先生之力學似之谷之虛也與百川應故響應也合先生之求友又似之二者將安取乎既而又思先生教者也君子之設教也如撞鐘然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虛故也先生之教有焉以之似先生猶似也即曰是先生無不可者雖然執一說而是之果足以是先生乎哉余往往過家塾徘徊瞻顧於虛齋前意者先生之齋其太虛耶包涵萬象而中無一物耶先生之於齋其有而不有耶何案上琴書幾幾乎亦若無也於斯時也見虛窗日影閱若無人半榻空懸靜如太古余為悵然久之歸而與曠曰先生之齋真太虛也夫真太虛也夫還問之虛齋先生

辭鄭郡侯講學啟

伏以崇儒重道古聖王之隆規勵俗維風賢司牧之雅範景高山而有日測瀚海以何從恭惟郡侯執事濟時名世華國鴻才製錦江城見一斑可大可久之略分符邊郡擴先世成己成物之模德與政而交融民懷吏畏教與學而並進儒立頑廉爰以文章禮樂之漸興念及綱常倫物之有本慮士子讀書窮理宜務實而抑華謂薦紳學古入官須明體而適用因集衆議高建虛堂更卜良期下詢寒舍象樞捧華箋而欲汗謝枉車而無詞虞鄱陽立條制以讚時雍稱千古之美事韓穎川明喪娶以開風化表一代之芳名古道匪遙循良何讓惟象樞學漸濂洛行愧程朱章句腐儒謬備追隨之席贊疣浮語敢分講論之班從此跛子執鞭或當學步設也官者登座安能掖人謹布微誠兼辭清晏惟願瑞集麟鳳廣聖澤於無我無人化格豚魚布王風於有知有覺行將大裨後學之志庶無少累知人之明矣伏冀鑒垂可勝感戴

寒松堂集卷十

庸言

按禮諸侯不祭天况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為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為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即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卻金尚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響聞於天也焚楮帛者以表潔也鬱鬯牲醴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關侯生而為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為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塔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嘗愧死尚敢乞靈微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受詔媚概可知矣人亦求其為神所取者而已
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畫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

即是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溼。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闕。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得。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真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尙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窳宜器也。五簋可以敘間闕。不必盛席優餽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畫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以厚道教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為職。諸凡大害於國。大益於民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為口實也。撫拾小過。以博直名。謬矣。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為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金自不忘一飯也。毛詩云。投桃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豈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解。而子孫銜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子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不白。子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任而任勞。大臣先小任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辦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姓名。不足以償矣。

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

習章。遞至其為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講。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俗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於骨於血脈於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尚有問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

以賄予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荆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於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故事為炯戒。士大夫受賄。囑託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為憂。如挖煤窖。掘洞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兌傭工輩。凡墜死。淪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鬻子耳。猶為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擁高爵。食厚祿。既非饑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

官遷則為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為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感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於權要顯貴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於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為贖。此固賢者之所為也。

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而面上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箇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遠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置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雀一回視。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斬惜之意。專致而通於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於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衛城。亦能壞城。夢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語富貴之於人也。何以異是。樹之榮華凋落。蟲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遠時昧理。往往不如樹與蟲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

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真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為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為勞耶。京官潔己奉公。何嘗不勞。以為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耶淫耶。諂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為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以。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便供給兩箇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卻大有悟頭。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安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句句而易其行。天有常德。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為法哉。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與利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官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友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

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燠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載於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貨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為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為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為切實本領。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沮閉藏。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聽。妻孥作改嫁資。亦得好好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為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盆魚皆是。尋取孔顏樂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要觀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格物。無非求放心的工夫。執敬忘憂。境遇常教不足。存誠取關。工夫切畏。人知先生所贈。即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自耀。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為鑒。誠然。昔人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云。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奉天子法度。榮其先也。卿大夫曰。譽遐邇稱譽也。士曰。究明審察親事君之道也。庶人曰。奮躬耕力農。以首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明。

直己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謙者。德之盛。遇險而順者。仁之成。王崇慶語。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

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即一部論語。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經一章。王子墊一章。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即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曰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渝。盡之矣。世人論紛紛。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冤恨難明。突然而死。其氣不遠散。久之無不散者。如狂風大霧。三五日亦自散。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孝子也。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常如沈醉狀。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真性哉。况父母貪淫惡暴。奸狡狂悖之心。存於中。其精氣俱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開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正大。論定古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露才思。多設機關者。其人必詭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尙虛無者。其人必妄誕浮夸。勸懲陳言。訓誥字句者。其人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膽狗寶麝香之類。獸死尚有一椿可用。人靈於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

綵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娼妓。巫婆尼姑人等。勿令入門。一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慎之。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未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關。參禪醫想。獨牀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存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者。一病必有一方。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愚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以神道教人則奇。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鬼則真。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勞傷。憂思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色者無香。香而色者。必非正色。色而香者。必非清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色之義。

先儒觀薰酒。知雨之理。觀燥栗。知雷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之理。

願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剝迫如此者。權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便非盜賊禽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慈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吾愛薛文清詩。吾愛陳白沙文。吾愛馮北海草書。吾愛黃鐵庵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為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勸戒之。即今之六諭。故州長一歲再讀。黨正一歲四讀。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驚。視為學問一路者。上也。視為功名一路者。中也。視為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為美談者。如濂溪之蓮。淵明之菊。太白之月。浩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宗之巾。以及諸葛之菜。非物重人。人重物耳。

楊伯起暮夜卻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人耳。魏者語人耶。伯起語人耶。趙清獻因杏花一聯。夜間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追老卒回。老卒知清獻意。移時即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清獻語人耶。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願曰。豈亦章惇所為耶。夫婦對語。乃與伯起清獻並傳者。忠宣語人耶。抑夫人語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

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而已矣。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為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有無間。士大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寐。或發於辭章。或枉道而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喜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其城郭樓臺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之願若是乎。使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慕既見而喜者。一如蜃氣耶。抑饒渴湖酒更有甚焉者耶。

陵母知與。嬰母知廢。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備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

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而已矣。

裏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留寶截髮此婦人之通達者也合之可作賢母傳
女有五不幸生而殊色一不幸為富貴家女復為富貴家媳二不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育四
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
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子孫既不與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
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景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
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景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
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
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
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宦而改節者何婦人之不若也
心中有天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入也心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天猶可回
願其餘則頑然冥行不知有天矣

佛胎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叛臣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况下此者乎
見人而不見己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備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滿甘泉
云精神之中正為道羅整庵云所通之理為道高忠憲云成於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張楷云成已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為是但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可
由不可知也楊湛之說皆謬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
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
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恐管驗之矣
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未上去終日間辨以為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一部禮記讀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尚書讀一字書時
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講明三綱六
紀反人心於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使得五經一貫
之旨
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於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
學問莫大於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即有
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蓋前愆之孝子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行篤義是聖門力行真訣余讀此十六字與虞廷十
六字並懸座右
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箇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箇不行
是勉強而行之

志於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三子實與千萬世矣至今觀之真是無隱
仁體不遠於心心體或遠於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己即一日用力三月不
達即終食無違矣

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諸生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予曰智即知言之全體仁即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
不動心真工夫不動心是願學孔子真種子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疏九河殛
四罪纔見得萬物育若為我兼愛率禽獸食人便是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忠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道之忠恕也

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
老聃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為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甚難也
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每一自思汗流浹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轉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真行之。則知在其中矣。良知也。良能也。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人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盡性只是與天為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尊聖也。天理如人之血脈。一息中斷。則血脈瀉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求誠以聖人為法。求聖以赤子為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眉睫。况萬物乎。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救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之道也。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達原。讀三經而知知言之學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又於此七章。知致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誠哉是言也。邇來學者。以佛書為內典。以禪語為性命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實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視不聞是靜。造次顛沛亦是靜。

孝廉失之謬。辟暑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狗。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借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湛甘泉有楊子折衷一卷。辨慈湖為禪。詳矣。不獨整庵也。余觀慈湖云。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又云。動即靜。靜即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為流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為多疵。老子致虛守靜為入道。噫。余已知慈湖之為慈湖矣。整庵詆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明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搬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為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捧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箇手勢者。有解無善無惡。斯為至善者。有見案上有硯。几下有火。皆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為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志其必為此。不為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人不忠信。一笑一啼。皆假相也。况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四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言六蔽。以學字化由之偏也。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濫交。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死而曰知生。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二氏。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之訣少也。天理人情。字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

古人為善者。自為善。不以為善而邀福。今人為善者。自為惡。不以為惡而避禍。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昧者昏明。未有明而昏明者也。奸者毀賢。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生死之不安者。心不安也。凡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洗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汙潔者。而使不潔。儻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偽而難知。

為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未行將行處辨之。徒圖唇舌無益。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孔孟之徒。而奉教於二氏。何異為子而父異姓。為臣而懷二心乎。

吾儒竄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教曰逃。隨世崇尚曰襲。

晦庵喜摹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詩。不使入目。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就闕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於郊廟。詩之衰也。散於山澤。余讀之有感焉。

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優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璣云。與其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

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

銘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其子孫卻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

者。即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難諫。論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袖。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

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講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象。

背後有言。面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為假。夫婦為偽。朋友之交。如此者崇。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

誦讀。羞溺於時酒者。相去一間耳。

先儒云。為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為政先嚴公私之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

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箇如字。丘之禱久矣。一箇久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於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

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於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的人。人倫之至。只是成方成圓的事。孟子之言。比也

非與也。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蘇松堂集十卷。魏敏果公遺書也。原本公子一齋先生所輯。四庫全書已著錄。凡九十二卷。一為江

蘇採進本。提要謂公生平立朝端勁。為人望所歸。講學亦純正篤實。無空談標榜之習。文章樸直。亦

如其為人性。其子學誠編此集時。意在於先人手澤。一字無遺。遂細大不捐。幾盈百卷。未免有棗棗

勿割之憾。此蓋其全書。世已罕觀。行本十二卷。附年譜一卷。刻於嘉慶十六年。校刊姓氏。首列阮文

達公。或為公所審定。序莫能詳。而存著者。不及原編十之二。讀者缺然。愚謂傳世之書。與私家世守

不同。士大夫持身行己。既有所表見於世。時抒其蘊蓄於中者。而為言。固不可與文人華士。馳騁詞

章。潤色太平者等論。而孝子慈孫。承其先澤。能讀父書。即片札隻語。且將廣搜博訪。以展其罔極之

思。慎乎如閱。優乎如見。而謂忍有所放失乎。好古者。章聞懿言。欲其行遠而垂久。擇精錄要。義各有

當也。今刊斯集。為忻州趙佑申先生所纂訂。即其尤要者。釐為十卷。首奏疏。目次皆重為標題。類列

亦不盡依舊第。冠以本傳。仍刻原序於前。嗣當續刻年譜。章公行事始末。論世者可得其詳焉。光緒

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王灝謹識。



序

羣居里閭。同人中所遊從最密者。無如申子。申子。魯盟。魯盟家郡城。距予邑僅一舍而近。過郡城。未始不訪。魯盟。魯盟至。敝邑亦如之。魯盟。遇客真至。不為周旋。迎勞之。頽落之。性頗與予合。及把袂聯吟。則喜笑淋漓。至晨夕而不倦。予才雖下。見魯盟之振筆風生。吐言天拔。未始不見獵心喜。願附較。較之末焉。及于猥辭林壑。浪走風塵。五斗折腰。直與都盡。而魯盟。猶情幽勝。左顧漳流之氣帶。右眺西巖之嵯峨。青尊日開。芒鞋無恙。時而驅車燕市。擊筑狂呼。不減荆高之逸興。而登秦岱。臨黃河。涉銅雀之荒基。窺井陘之險隘。神智聿開。金石互發。詩歌逾邁。則元龍為湖海之豪。燕公得江山之助。魯盟。端不愧之。乃千里外。獨時時以書問及予。今春以聽山詩見郵。並屬論次。夫子則安能論次魯盟之詩哉。魯盟起河北。好學深思。所作詩歌。震厲矯逸。未嘗求名當世。而合南北之蘆神先生。與詞壇之耆英碩彥。讀魯盟詩。無有不歎。襟懷述。願拜下風者。嗟乎。孔璋有易為雄。讀之談。孝穆有韓陵片石之歎。以今較昔。正恐顏陸沈任。遜席不遑。安能小視河朔。而謂鷹揚虎視。遂鮮其儔也耶。魯盟詩。向刻之雲陽。載歸草堂。北風為祟。板皆寸裂。予恐其行世之未廣也。因為鳩工。重梓。兼附評跋。夫魯盟詩。傳矣。而予之評跋。不既多事乎哉。

康熙癸卯季夏。曲周同學弟劉佑雲。饒氏拜書於海陵之芙蓉清署。



舊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託旨微深。雖三百篇。未必皆涉紀。盡瘁之旨。而瞻慕之意。觸類與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未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達情飾性者也。予友申魯盟。蓋深於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止水。魯盟奔竄。間關歷險。涉江淮。哀號南上。求所為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澤畔。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窮墨悲惻之音。若有痛擊。擊屬橫之不遠者矣。既而歸故里。捐塵務。遇物寄慨。託悵懸側。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涕淚千古。嗚呼。其於詩人忠孝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贈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歷下矣。古燕社弟王崇簡題。

申堯盟詩舊序

余聞申子堯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堯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堯盟及殷子伯巖。誅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醋吹盡時也。今余珥筆祕省。而堯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研千里。訪余燕邸。劇諱今昔。得以聞所未聞。余既晤堯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沈。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眞。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楮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聒。歷下景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洗摹擬頹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堯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據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喬皇麟。炳中彪外。小儒驚怖。咋舌。又不知當何如。雖然。堯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堯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多嶽崎。歷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敘而付之梓。

文集自序

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之助耳。非有意於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既廢舉業。而夕心未淨。思以文字自見。文與詩之間。實遲回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尙專攻於一藝。近世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矧予才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觸一詠。庶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於詩。上下今古。無不窮究。其中甘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十五年中。僅得詩六百餘篇。而予之力。盡不能有所進益。其後年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絕口不吟。至於古文詞。實未究心。未敢云作也。然親申中。每以銘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欲廁名其間。難以槩拒。問亦涉筆。鄙陋淺率。略具文形。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謂有蘇長公筆致。然亦隨手裁應。未嘗存藁。料亦不足存也。甲寅九日前。雨中無事。哀集前後所爲雜文。命小胥彙抄。留諸家塾。比年多病。衰相日增。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過計。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間。則此後益當少作矣。以博老人涵光。書於過山堂。

聽山集序

余嘗歎世之爲詩者。每較量於聲音字句之間。而不深攷其義蘊之所存。是以互相訾議。而卒未有定。夫尼父之論詩。極之興觀羣怨。而本之事父事君。以旁及夫鳥獸草木。夫言詩至尼父。則亦可以止矣。乃世之學者。不深原夫性情風教之際。而徒彈射夫歷下竟陵。追逐夫華亭婁上。庸知爲大雅之所斥而不見收也哉。予十五遊吳會。稱詩於西郊諸子間。繼而浪迹依人。轉徙於燕趙齊豫楚粵之交。嘗徧識天下之詩人。以求所合於尼父論詩之旨者。而卒不多見。迨交廣平申子觀仲。而乃得縱觀免盟之詩。免盟之詩。非今人之所謂詩也。溯源於樂府。取法於少陵。而溫柔敦厚。一皆秉夫三百之遺意。故其指絃蒼涼。小雅之風諫也。哀樂中情。國風之贈答也。稱引先世。蓼莪之微情也。顧瞻宮闕。率土之深感也。以至零篇雜著。莫不討核源流。兼通諸俗。免盟之詩。詎不岸然爲雄於當代哉。乃免盟不以予爲譚劣。眷惠特深。辛丑。劉子玉少自燕京歸。述免盟殷勤至意。且索予全詩甚急。今春。劉使君雲麓出一函見授。則免盟所寄。兼屬予訂其聽山詩集者。夫子生淮南。免盟生河北。地方相距二千里。乃免盟於予獨愛慕讀述。有若同堂兄弟。講業論志。而晨夕不離者。此亦足以見免盟知人取友。伐木和平之誼。而非若世之恃才凌忽。馳逐聲名。以求一時之快意者矣。今天下之詩。莫盛於河朔。而免盟以布衣爲之長。其所交如殷子伯巖。張子履輿。劉子津遠。皆負卓犖之才。堪與古人相上下。而征車所至。公卿大夫能文章。篤聲氣者。皆願交免盟。以

聽山集序

一

求稿紆之合。然免盟業日上。道日隆。而氣益謙下。必欲屢進愈臻。以祈無負夫尼父論詩之旨。而大翊乎性情風教之際。則免盟之所造。甯有量與。免盟之詩。嚮賀宜三爲丹陽令。曾刻之江南。今雲麓使君又爲詳加評跋。授之剞劂。而路子蘇生語予。則曰。免盟箇中詩甚多。高邁絕倫類。不肯令世人見。然則免盟之不可盡。有如是夫。康熙癸卯季夏二日。南陽同學弟鄧漢儀題於虎靜菴。

聽山集序

二

聽山文集目錄

卷一

序

- 畿輔先賢詩序
- 嶼舫詩序
- 青箱堂詩序
- 且亭詩序
- 蕉林詩序
- 王胥庭詩序
- 林下集詩序
- 殷宗山詩序
- 連克昌詩序
- 延津申君二傳序
- 青箱堂近詩序

聽山集目錄

讀莊一映序

鄭子勉制義序

家譜序

劉太上感應篇序

贈周太望先生序

詩集自序

卷二

引

張覆與詩引

竹邊樓詩引

姜綺季詩引

王幼與詩引

賈黃公詩引

王清有詩引

喬文衣詩引

馬茶史詩引

馬曼徠詩引

逸休居詩引

臥雲庵詩引

傳

劉文烈公傳

楊方伯傳

霍亮雅小傳

毛穎君後傳

呂節婦傳

楊烈婦傳

趙節婦傳

碑記

南和重修關帝廟記

帖園記

嘯山集 目錄

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書

上道臺論鄉兵書

辭辟舉書

與周誠齋書

與朱錫鬯書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墓誌

太學生鄭公墓誌銘

孝廉鄭公墓誌銘

孝廉盧公墓誌銘

徐處士墓誌銘

殷仲泓墓誌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

王霖蒼墓碣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嘯山集 目錄

淫。以養雅化。秩宗事也。況先生領袖羣賢。稱文章司命。海內之士。得望龍門。如金就冶。先生不加品題。而表彰先哲於風烟滅沒之餘。又止及於桑梓者。何故。勿亦以前事者後事之師。邦畿首善。四方所觀。我燕趙豐功碩德。及巖穴獨行之士。接踵相望。其人而既往矣。庶幾味其遺音。佩焉嚮慕乎。夫讀書論世。而相與各得其性情。此詩教也。古者禮樂之司。兼領於宗伯。詩則樂之流耳。洽神人而和上下。固先生所有事。先生是舉。果不在區區篇什也已。

嶼舫詩序

記甲申晤客水亭。見夫髯而魁然者。倚欄顧盼。目光奕奕。閱之。石生先生也。時郊馬慮棘。未遑把臂而去。病臥山中。不復知仕宦顯晦。弟輩從京師來。言先生在諫垣。摘奸扶良。直擊動天下。出所得諫草。浮白朗誦。風雨逼人。曩天子訪遺忠。先生悉所聞以上。先子幽貞。得附不朽。余然後徒跌走長安。泥首塔下。先生折節。儼然訂布衣之好。不敢自避微末。抗首伸眉。以成先生結構高誼。酒罷燈青。侃侃論古今得失。人物咸否。檐竹蕭然。寒釐斷續。都忘身在塵土。於是出平生詩。質之先生。先生以爲可與言。予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盛唐諸家。各不相襲也。服古既深。直行胸臆。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於莊過其筆。無餘閒。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空同才力橫絕。氣壓萬夫。設前無杜陵。不幾有詩來一人乎。先生以爲然。於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予乃瞭然自失曰。固應有是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冰雪。其無所附會。宜也。古詩類尚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即如杜陵一生。福性畏人。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纔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爲詩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韻似少陵。而索之無跡。善附會者能之乎。予行矣。攜歸太行。對綠雲紅樹。時時讀之。讀已。并前得諫草。藏諸古洞間。

青箱堂詩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宗伯印。林居清暇。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前刻。緘書千里。走一介。謂光曰。爲我刪定之。千秋之業。非他世能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何足異。而時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自避愚賤。直陳可否。以成先生攜謙之誼。既原軼返都門。於是復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即先生之古道矣。夫詩之古。非以時論也。六朝靡靡者。可退爲叔季。開元之盛。直接黃初。即近代何李兩大家。越元宋而上。與開元爲伍。然則謂今人之必不古人者。非通論也。但古人之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立人之本。萬事所從出。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稟清剛之德。有光明磊落之概。本諸忠孝。敷以和平。三百篇皆詩道也。若夫鄙夫俗士。日逐逐於榮利之場。僞託風雅。文其固陋。其詩必纖麗汎濫。生氣暗然。儕輩皆厭之。而何有於古。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歷仕。常備有遺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遙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疊疊輩下。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於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

聽山集卷一

序

畿輔先賢詩序

畿輔古冀北之區。地近邊鄙。習戰鬪之事。於武爲宜。然玉篋之燕。已肇北音。採薇作歌。爰自孤竹。至秦火後。風雅廢缺。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紹明其說。有功於詩大矣。六季之世。張盧祖東。及刁協。劉琨輩。爭雄江左。唐則魏徵。宋璟。盧照鄰。沈佺期。稱一代巨公。而高適。孔巢父。極爲少陵所推許。他如李嶠之真才子。劉長卿之五言長城。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昌黎拔買島於方外。郎士元。司空曙。崔湜。張祜。暨趙郡諸李。指不勝屈。彬彬盛哉。然其時屬在遐荒。帝澤之所涵。教化之所及。未能朝施而夕被。無藉而興。厥維艱矣。金元貴詞曲而賤詩賦。乃劉因。薩天錫。直接唐音。一空其時作者。蓋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伉爽明大義。無幽滯纖穢之習。故其音閔以肆。沈鬱而悲涼。氣使然也。有明自成祖建都。大敷文教。列宗所培。賢豪輩出。於是家風戶雅。二百餘年。第北士樸略少華。又艱劓剛之役。名山所藏。半就湮沒。大宗伯王敬哉先生。哀集而傳之。闡幽發微。燦然美備。光讀而嘆曰。先生是舉。蓋非爲是篇什之謂哉。朝廷尙文治。軻教防

永年申涵光著

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疎自遠。相提而論。古詩敦穆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多風。似開元。所紀載多朝廷典禮。都俞盛事。而相與周旋者。大半薦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謾譏然烟霞之氣。著於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而長嘯也。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即謂先生之自目其詩可矣。

且亭詩序

晤猶龍先生於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伯巖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椽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驩。雲中竹屋。燈火青炎。相與奮劍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叢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予私語伯巖。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塵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爲近臣。聲華滿天下。予病廢無用於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洗。猶龍顧予。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歎息泣下。今人稍通。所親皆儕輩。視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而關人高類揚眉。刺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龍有慨於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予過猶龍。門庭肅肅。盆沼秋花。有類籬舍。披韓竟入。則疑坐鳥几。手哦一編。問之交遊。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目擊朱紱。隱顯如一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敢復言。於是譽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聽之。蓋其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蕉林集詩序

詩至濟南而調始純。空同才大。不屑檢繩尺。聲語梗詞。龐然並進。濟南極意鍛煉之。使一吐宮商。誦之娓娓。聲中金石。故自唐以來。語音節者。以濟南爲至。後之學者。莫能過也。乃其黃金白雪。自立踐徑。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滿目蒼黃。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靈。障於浮藻。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內所詬。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苟非和平中正。折衷於羣賢。以云無弊。不亦難乎。吾讀大司馬玉立先生詩。蓋真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累葉卿相。早年射策。爲貴近臣。可謂得志通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牙籤萬軸。手自雠校。時時引我輩布衣。爲文字之飲。耳熱劇譚。縱橫千古。然叩其集。輒唯唯。間出一二篇。皆高渾壯麗。如盛唐早朝諸作。叩其全。復唯唯。以爲先生拒我歟。已而有知先生實未始刻其集。嗟乎。即是而先生之人之詩。皆可知矣。薦紳先生之作。自以爲可。誰復言其不可者。一字脫稿。諛者四至。不崇朝而布國中。先生以詩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歟。今秋來都下。始示我蕉林集。蓋亦簡十之二三。而刻之者。寒夜挑燈。把酒快讀。其音純宮。鏗鏘頓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習。體物遂情。一唱三歎。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觀宮闕。如覩威風在霄。濟南竟陵。不得以一家名。而皆掇其所長。棄其所短。吾所云善折衷者非耶。津沓佻猥之間。多偉人。其詩文梓梓汨汨。得山川之助。讀蕉林集。亦可以得其概矣。

王齊庭詩序

齊庭先生自選平生所爲詩。藏書廣平。屬申子涵光論定焉。申子廢詩久不作。亦不觀他人詩。近十餘年矣。今蓋下諸公以詩名者。指不勝屈。先生馳書千里。拳拳問諸野人。何故。蓋申子常訂尊君宗伯公詩。公於申子爲父執。分不敢輕可否。而率意去取。無所忌諱。公一一皆俯從之。先生其亦有取於是耶。申子其何敢辭。開藏視其集。厚不盈指。可謂至少矣。古詩之傳。或數篇。或數十篇。陶至多亦不過百餘篇耳。李杜照耀千古。非以多故。多莫若元白。今有取其全集。誦之者乎。先生起家翰苑。珥筆三十年。詩應不止此。而所存僅此。其志非凡可測也。於是每夕薄醉。取其集細評之。大抵和平中正。稱其家學。莫難於七律。先生應制諸作。莊嚴溜澗。洋洋乎盛世之風。至世祖挽章。感知遇。念遺謨。典切沈痛。橫視今古。七絕搖曳吞吐。悠然言外。得龍標供奉遺法。五律雅饒。五古淨穩。如是而爲詩。奚必備體。奚必多爲乎。務多者汎濫而寡情實。猶濫交者之必無至交也。先生之詩不輕作。故作必可傳。申子既擊節熟誦之不暇。意所未合。亦多塗注。丹黃甲乙。不自知其不可。閱既畢。仍賦而返諸都中。宗伯公見之。得勿笑狂奴故態。今固不減昔耶。然益信申子廢詩久。果不復知詩也矣。

林下集詩序

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園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授席。其間籌國阜民。持已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舉當於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鄆上。謝絕一切。益盡力於讀書。四方求文求詩求法書者。接踵於門。無不人人厭其意以去。久之。成帙。寄余使考訂焉。余既讀。竟作而嘆曰。好學之效。大著於先生。乃欲然自以爲不足哉。吾見仕宦而歸林下者。往往樂持籌。市美田宅。或求擊伎以自娛。非必其心好之也。去煩熱之場。真以清冷。則悄然而不樂。聊以消壯志。舒佻儻耳。先生既一無所好。即時而臨履。登眺山川。雲物與胸中造化相蕩。而非營營於平泉之草木也。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即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爲模楷。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作爲文章。真醇博大。必有裨於聖學。必有補於王化。而後發。而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夫讀書於閱歷之後。平陂毀譽。皆所身試。非屈首孺下之比。昔所謂文。今所謂道。愈精則愈進。先生之好學。自此孜孜益篤矣。

殷宗山詩序

讀陶靖節詩。蕭然高寄。不必知其姓氏。計其人。必澹榮利。遊心物外者。計其形貌。必鬚眉散朗。落落無崖岸。決爲隱士無疑矣。宗山出處似靖節。壯歲棄官。結茅寒谷。所與往來。皆山樵野客。及沈冥一二子。嘗遊盤山。過燕市。燕中人物色。之臥蕭寺。一夕逸去。跡其行事。豈所稱煙霞痼癖者歟。然吾始與宗山遇。見其虬髯如戟。真氣動人。言天下事。侃侃常思一得當。垂丹丹青。而今乃戢影窮山中。與我輩爲伍哉。宗山素不作詩。予與猶龍強之作。復不耐聲。偶爲古詩。醇龐澀。莽莽然可敵萬人。後世掩其姓氏。必不知爲隱士之章。其人其詩。皆與出處不類。其故何歟。乙未正旦。祀其先人畢。便早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

穢嶺有遺世之志已乃入大曉大曉人好之相留不令去居數月通歸會予與掌書欲登岱宗山衣履未拂即策杖同往時方痛腰脊不可屈伸每晨立而盥及乘輿與歷天門松聲謾謾山在下忽大叫奇絕乘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夜宿嶽頂予與掌書皆憶甚宗山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浙瀝聞少止即躍起視戶外以星辰隱現為憂喜竟夕不寐也其嗜奇好山水又若性命倚之者常以小世界不足遊覽欲浮舟海外事雖不行然志亦壯矣其游二嶽各有詩并前後所作為合刻之亦猶靖節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其必傳也夫

連克昌詩序

凡詩之道以和為正和者樂之所繇興也樂之聲音節奏不可傳而傳其詞今三百篇是矣故樂無經於詩得其義以格神人親上下非和焉能之乎乃太史公謂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夫發憤則和之反也其間勞怨女憫時悲事之詞誠為不少而聖人兼著之所以感發善心而得其性情之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予向者言詩與楊子猶龍為尤合楊子為人介外而和於中詩多懷鄉念舊侘傺不平而吉祥之氣溢於毫楮當時天下熙熙然宗之自楊子逝予不復言詩比於伯牙之絕響矣今讀連子克昌詩而為之慨然克昌與楊子生同里閉習其流風既早年射策為聞人而深沈好學閉戶著書所為詩容澗博無曠音促節破其渾淪此其得樂之理以為詩者歟牛宏之論葭灰也曰半出為和全出為猛不出為衰不猛不衰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克昌抱中正之德際會良時今將出而與天下相見閱歷助其精思山川發其灑氣吾知其日有益矣楊子而不可作也得此後勁豈非詩道之大幸乎

延津申君二傳序

昔漢申公以詩立教蔚為儒宗所以闡發理學者必多而著述無聞焉然觀其不在多言力行何如之語匪只為為政言也凡古今著書立說多欲以言自見夫行之不逮雖能言無足取故力行者聖賢造德之基而申公者吾宗理學之始也吾宗文分派衍處處有之其在廩延則東塘公以理學傳家至奏廷公益著耀陽君幼承庭訓孝友醇篤陸族賑貧澤及生死蓋不言而躬行有合於漢申公之旨所著資治說約鑿鑿於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之關讀之者燎如觀火則是理學而通於為政皆力行之效也吾鄉孫鍾元先生闡道河北繼二程之統與趙錦帆先生廣搜前烈用發幽光自二傳出而我申學行為天下所共見昔先端愍公筮仕中州予往來渡河經廩延者再時方童穉不知登堂負笈今降嵩嶺登五百里問序於予蓋錦帆先生之命以予嘗從學於孫先生故也夫自講學日盛而躬行益急今有人焉入則為孝子順孫出則為仁人長者是子夏氏所云必謂之學而何言之足尚乎懷家訓而遵師說兢兢乎力行是務以無墜我申之遺緒予與降嵩交勵之矣

青箱堂近詩序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為宗定論久矣近乃創為無分唐宋之說於是少陵青蓮眉山放翁相提

井論其意謂不必專宗唐耳久之潛移默化恐遂專於宋而不覺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溫李之駢儷元白之輕便流弊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宋賢自眉山放翁而外如永叔山谷聖俞子美非不崢嶸一代然而唐法蕩然至須溪滄浪枕藉少陵字櫛句比而去之愈遠此其故難言也所爭在風神氣象之間而造語疏密立意顯晦不與焉至何李諸公專宗盛唐遂已起宋而上則後之從事於詩者可知矣予嘗謂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和雅無邪氣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備然屢杖常在香山臥佛之間勝懷逸韻發為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為遷流者也夫詩之日變如巾服基屨長短闊狹互為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為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蕪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余廢詩且十餘年邇者薄有篇什不自知其鄙陋亦嘗就正於先生風氣所轉或不免焉酌羣言而正其謬請自光始矣

讀莊一映序

兩華救世之書也世人多故率緣生趣太濃衛生之術太密於是傾軋戕矛激為禍亂至戰國而極矣莊生目擊心慘棲神冥漠冥得喪齊死生與化為徒不役於物夫惟身在物外而物乃可用如奕者旁觀指撥較工於對壘使其道行周季可為文景即塗中曳尾警視犢牛才致不一見而拂拭塵盆濯以清冷有功於古今大矣乃或以晉用清譚而敵清譚者老莊也是又不然司馬氏盜竊神器法應不再傳又繼之以昏庸煽惑鑽鑿蒙雋賢者不得已而託之清譚以自遺比於寤言嘯歌故趙忠毅公謂晉後而後清譚盛非清譚盛而晉衰也百年中生得喪之故役役無暇日乃反詆莊生所論為放誕自恣方其榮身保妻子智昏於組織力疲於利津以為禮教宜然耳而游清虛者鄙之如土苴避之如汚穢毒目為放誕烏足怪故其書鮮能好之其好者特以文章故甚且熊經鳥申之說附會牽連歷數千年救世苦衷幾幾終晦讀顧明府西巘先生註乃大快久之明府之治警城三載體順自然而境內化持躬如冰雪雖案牘紛繁常備然卓立覆未蓋直以必子琴堂為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非有得而然乎書所獨見以告世之役役於死生得喪而不能讀南華者使一返於自然自然者禮義之本也子賢不云乎貪婪進躁返於冥極夫使世無貪婪進躁之人而治道無餘事此明府註莊意也蓋亦以云救也

鄭子勉制義序

子與子勉有三同有四異學同師居同巷賦命同偲然而子勉持重予下急子勉縝嘿予疎淺子勉學問精端予泛濫而無所抵子勉閉戶擇交予好與四方人士相往還同者形跡異者性情吾兩人將格格難入而乳針相合二十餘年如一日蓋必有大同者在也子勉少孤王父督之嚴嚴如束溼雞前燭後不免夏楚自其與予同學時一義未晰一語未精歸與母夫人相持飲泣母夫人輒又忍涕相慰藉請爾父精學早世事在孺子從棘楚中耳師腹裏以有成立今所為文皆血淚之餘也予居恆拋書則謂子勉或袖書往雨雪不假履蓋兩家僮僕皆忘賓主無晨夕患難疾病皆共之則常為莊語正色相告誡曰無沈於非隨俗去就弗裁於義敗德以亂常我則無以對子我兩人其克有終故二十年來動輒斤斤如登山

履仄徑。目專心一。不敢失尺寸。此則我兩人所同也。予壬午以後。多病廢業。不復為應世之文。子勉益愈力學。與予弟觀仲相劇切。如吾兩人。長者先生皆以公輔望之。於嚴之度。宏瞻之才。即今售去為已遲。而劉落如故。時蓋有利不利焉。子勉為詩。似儲光義。渾淪大家。其氣蒼栗。而以舉業故。不能專致思力。他又無所嗜好。專則必精。理固然也。高不戾俗。崎不拒物。酌衷於奇。正煩簡整。整濃淡之間。而文至矣。售不售固非所論。然此其必售者也。未俗好誹笑人。見子勉屢困場屋。一旦刻其文告天下。必相與嘖嘖。謂不必然。然為文如是。烏可沒沒就盡。且吾黨之望有此舉久矣。子勉勉旃。文章世道。君等任之。登郡樓。見西山蒼翠。如在几席。意勃勃不可制。待子功成。訪我於丹巖碧澗中。息心觀道。回思八股伎倆。真覺可笑。則此則亦敗帶也夫。

家譜序

觀史臣之頌陶唐氏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知仁莫大於親親。雖至德如堯。必以九族為首務。蓋九族者。其初一人耳。漸分漸遠。非聯之以情。則途之人耳。九族不敦。而欲其仁民育物。失其根本。必不能也。自教化不行。群語德色。門內且然。況其疎屬。宗法廢而特。有譜。譜者所以敘同氣。使渙者以親。又傳宗祖德澤。作後人之模範。不止紀名號。序行第已也。我申氏族譜。其來已久。伯父扶風公嘗修之。先君端愷公再修而梓諸京師。尚缺略未詳。季弟盼備員史館。會纂修實錄。請告歸里。休沐之暇。取舊刻。加訂補。稱明備焉。光於是作而嘆曰。我申氏之在絳者。既不可考。自掖縣公遷永以後。讀書二百年。仕宦歷十世。可謂盛矣。我族人亦知其故乎。夫流而不息者。德也。習而有榮者。學也。學成德備。天道可崇。我祖宗撥亂科登。應仕者。蟬聯相接。然皆蕭然貧素。產不及中人。循循守禮。規言尺步。鄉人相與安之。無為淫侈。以破素風。及肆凶暴。虐鄉鄰者。故永人之稱望族。必曰申胡。蓋首推焉。至我端愷公。精忠大義。照耀史冊。隆恩異數。被諸隔代。尤為古今所罕觀。我子孫其念之哉。累仁積德。澤流後昆。我子孫坐而享之。可謂逸矣。不能增高益深。從而剝蝕之。身不可以見祖父。則名不可以入譜牒矣。念之哉。即令身無大戾。再世修譜。而我則無所稱述。亦足羞也。以道義錄世。以詩書澤身。家法具在。雖百世焉可矣。

刻太上感應篇序

鬼神禍福之說。君子信之。蓋以輔帝王刑賞所不逮。三十年來。水旱疾疫。間以兵燹。生民之困極矣。雖運數使然。豈非人事乖舛。戾氣所召歟。夫燠之必寒。晝之必暝。此誠運數。無可奈何者。然繼晷以燈燭。禦寒以裘革。不聞冥行而暴厲也。天道之窮。人事起焉。至於蘇倫靡敵。戕物以自利。使習俗日偷。獨曰無可奈何。有運數焉。所貴賢人君子者在。故命之為言。君子以戒貪冒。不以限好修。觀大易與洪範所稱修悖吉凶。皆與人事相準。責躬而雨降。悔咎而桑枯。匹夫匹婦一念所極。城為崩。霜為隕。彼造化者。若可呼而應焉。今人見不善者。食福。善人有時而窮。或更得禍。則扼腕不平曰。無天道。夫窮通榮辱。天道之不齊。則誠有之。苟為善。通者日以增榮。窮者庶幾減辱。不見夫養禾者乎。雖有嘉種。燥溼不時。茂草不去。實如稊稗矣。穀則猶是也。灌漑糞鋤之日勤。其獲必倍於他畝。吾窮而止此。禍而止此。是即生平善行所格。不然

者。安知不尤甚哉。天下自嘉隆以後。風氣日趨於漓。設其時教化明。刑賞不紊。天道應之。年穀歲登。民無天厲。焚黻之慘。必不至是。故君子有福利天下之心。其身用。則操刑賞以飭法。其身不用。則明禍福以垂訓。今王君多才且賢。困於下僚。是吏而隱者。福利無權。至到感應諸編。以教世。此其心良苦。讀其書者。庶其翻然向道也歟。人人翻然向道。而天下無事矣。

贈周太望先生序

晤茂山周子於晉陽。一日賦詩。十日飲酒。每丙夜醉呼。城烏數起。塞星如雪。我兩人交相得也。一夕將別去。因執手謂茂山曰。吾子才氣橫發。行天下無其偶。非若予之朽株自斃也。又年力壯盛。而願以早帽終乎。周子曰。嘻。吾父之教也。而敢背諸。始吾父服貧積學。博雅有聲稱。知天下將亂。抱道潔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噴噴於縷組田宅。而予裂冠而為浮屠。放形方外。為里人所匿笑。實所以承歡耳。予聞之。竦然再拜。起曰。吾師乎。吾交天下士多矣。今天下詩古文詞稱極盛。大抵媚使禮都為可悅。而掃削為古者。是稱雅作。吾子掃除筆徑。靈心百轉。方之近代。惟犁眉公得其似。器略亦相當。然出處之際。難言之矣。方犁眉公輔石抹於江上。橫戟作歌。何其壯也。及名成佐命。助伐爛然。而悲窮歎老。反萎然氣盡。出處豈細故哉。吾子毀形戢影。守身如冰玉。生今之時。正自難耳。獨怪夫天台雁宕。在君几席。棲隱之士。不難裏糧千里。踴躍襄裳。而顧舍而之燕市塵土中。使諸侯擁篲。惟恐不一當周先生。則又何也。周子曰。吁。子之責我者。是矣。雖然。亦吾父之教也。吾父少好交游。然剛介。不苟為然諾。常欲求友中原。而今老矣。江北風土雄廣。古聖人之區。士多激抗。矜尚奇節。庶幾得一人焉。小子之責也。吾始至都。而交猶惟楊子。楊子有道仁人也。又以詩名當代。故相從至此。而楊子屈指天下士。必曰股子。申子。今吾子之不吾棄也。彼股子安在。吾其遂歸乎。股子者。吾友宗山。常棄官隱大隗山中。時時出遊。去來無定跡。然則二子把臂不復可期。乃不意予去未幾。而股子亦至太原。兩人相得。甚。又明年。猶龍移官中土。周子從而南。而股子自大隗往。相聚彌久。飲酒賦詩。計如予在晉陽時。周子書來曰。吾真可歸矣。及吾父覽接之辰。歸以報命曰。所得北土如此。幸不辱明訓。是則稱觴一助也。自後不復再出。請如子言。予時以人事羈里中。不能走河干一別。為寄語周子。歸而擇泉木茂美。近天台雁宕。車馬所不到者。為我置數弓地。吾無意於此中久矣。行將負笈從太翁先生遊。庶以教子者。教我歟。即股子楊子相與偕往。未可知也。

詩集自序

自癸未九月。省先節愨公於開寺。明春。先君殉國。爾後病臥山中。不復擔簦入長安者十一年矣。今歲。天子訪錄遺忠。王學士敬哉公。魏給諫石生公。以名上儀曹。嚴實。謂二十三人者。無可議。或以數多。置九人不錄。先君遺焉。予聞之。憤扼喉血。謀叩關。時閏六月。大霖雨。道無行人者月餘。所親相勸。謂少需至秋。念義不可止。雖萬死何足惜。遂攜兩童子。跨驢北發。出門行泥淖中。雨不絕。至津沱。水漲不得渡。渡有覆者。守四日。登舟。雜驢羸舟滿。長年無穢。水深不受篙。中流。洪濤拍天。騎動舟側。舟中人咸呼號。予瞋目塊坐。付之造物。幸濟。至新樂南。水倍闊。守者或至半月。旅舍傾頽。支以一木。雨愈甚。林端榻下。穢氣不可忍。四

面僵歌嘈皆羈客無聊者越三日勢不可過改道無極縣行水中百餘里水深淺不一時時徒步深者沒頂寡人扶掖兩足凌空氣咽肉顫路僻無市食物乞諸村媪雜麥飯果蔬立盡不減八珍至方順橋體中小惡覆被晝臥屋壞急起避瓦礫及枕破擊跌微傷市人羣來慰視視履處棟樑齊折皆舌橋目驚次早陷泥中泥深二尺許足壓不可上履斂失底跌而行多積根磚石行十餘里足傷少息渡水雨大至衣溼早寒膚栗無人色店人燎火相向計去家至此地五百里行十四日水居七八泥居二三夜見星月者一夕因笑水行無舟騎行無路與岸上舟居者正相反是後雨止水落苦泥之苦倍於水禾中有徑可行滿個執白梃虎視時遭極捷護避之驢入泥輒倒去囊及鞍鞭扑亂下助以聲嚇久之乃起又六日至都同人皆驚以為飛渡十日之程倍之以為速其難可知肌消骨立非復人狀迥憶溺者壓者前後死者相望予幸得達艱瘁烏足云呼天無路徒跌號市中諸正人皆大不平會周給諫伯衡公上疏力爭於是公論乃益著死無恨矣時羣下多名賢不以鄙薄見遺咸相訂好以問索詩開篋久滯莓爛字滅沒不可辨因錄付梓念此十年中腐心瀝血忽而長歌忽而隕涕如中風狂走啼笑無端集中所載略可觀矣風雅麟集讀詩靜夜則又寂寥中一快十年所未有也

聽山集卷二

引

張覆與詩引

張蓋字覆與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制舉名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味哦聲則增飾傅會以為笑蓋獨好之所為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繩尺家固饜踴實力為服飾其履珮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適遂不書故舊每欲得書輒匿楮執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使索筆急書惟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狂士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饋粥不繼問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錘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發狂輿歸歸築土室蔽塞絕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所為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成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在前者不復論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布嗚呼其足見蓋者幾何哉

竹邊樓詩引

子勉深沈善下每事必精詣乃退然如不足者詩渾雅似儲潤州蒼藤古木日月瀟瀟非徑草盆花可彷彿時有精刻之思出人意表予好誦其曉日當窗煖飛塵亂隙光一篇謂前人所未及的是浣花先生語勸之刻子勉唯唯且刻且刻十年未果也今春來都下同人索其全藁子勉唯唯如故予為選其十之一二強付剞劂嗟呼今天下人人詩人人刻詩矣朝脫藁而夕災木者有之子勉詩成十餘年而退然若不足不自知其可傳是其必傳也夫

姜綺季詩引

辛丑春予至都中下榻固庵旁舍時久旱多風沙街頭如煙霧不辨人馬閉門坐邸中鬱鬱無以為樂一夕薄醉解衣脫帽寢矣忽剝啄聲如雷甚急怪問之則固庵攜一客至排闥大笑曰不意冕盟乃在此固庵言此浙中姜綺季予倒衣急起握手大懽笑蓋予向者與真源交便熟知綺季之為人伉爽好交游多才善誦謂高臥湖上天際想之耳亦不意適同在此因劇飲踰夜分乃去次日以其詩來予讀之犀利如芙蓉開解無文人學子束縛綺縛之習塵土中為之一快綺季言比者將遊晉晉中山童而水激終不如湖上之樂予思湖上二十年矣訖未一遊君乃舍之久不歸又向他處如擁西子者更羨他人姣好耶固庵大笑曰然遂別去

王幼與詩引

文章粟山水之秀嘗見近山者多堅削近水者多奔放其大較也蒲近黃河稱才藪龔讀李于田先生集滔滔汨汨一瀉千里以為得水之助今王子幼與復接踵而起幼與承司馬公之澤蚤年射策為聞人可謂得志通顯矣乃澹然於聲利好學工書如余之陋亦嘗俯而問焉則善下可知今春在長安邸舍與鄭子子勉家弟隨叔得其詩每夕必挑燈貫酒一手揮杯一手展册朗誦以為惟其近體多雋語曠致磊磊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風雨驟而鬼神泣也吾觀幼與稟氣清淑退然若不勝衣乃其詩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歟黃河之水天上來差足似之古來詩人各据一勝惟少陵氏天人萬象無所不包納其才如海幼與其日進而盛斂才禦氣直登少陵之室如余輩盆盎耳安得不望洋而返

賈黃公詩引

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為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憂讒畏譏或悲貧嘆老敦厚誠有之所云溫柔者未數數見也子長云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為作然則憤而不失其正固無妨於溫柔敦厚也歟賈子不諳於俗而好為詩所與遊者皆孤子之士故其詩清厲而不傷於格蓬門木榻嶺然遐寄豈有得於君家浪仙之遺韻乎夫流連光景以消侘僚此善於處憤者也第不失所謂敦厚者而溫柔在是矣

王清有詩引

三百篇皆理學也敷情陳事而理寓焉理之未達無為貴詩矣後人歧而二之街譚里謠俱可採擷而經

語獨不少入。子美用獨夫。汎愛、當書、去兵、一戎衣、富貴如浮雲、亦取語之近詩者耳。宋人端言理、萬紫千紅、以喻一貫、青山綠樹、取譬來復、理益密而詩益難言之。清有先生晚篤理學、而好詩不衰、負笈蘇門、觸緒成詠、所謂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歟。理學風雅、同條共貫、惟先生能兼之矣。

喬文衣詩引

京師者、詩之藪澤也。如賈稅然、四方所產、梯航而集於上國、故外而入者、視其篋、粲然也。內而居者、視其壁若屏帳、粲然也。於是乘技畢陳、而精者出矣。詩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後可言美惡。範瑾為輪廓、銳也不適於用、削桐為偶、又衣飾之、雖豎子不信以為人、詩不真、即雕繪滿眼、只堪饒木偶耳。貌謹而心澆、刻性之偽、延於風教、而詩其兆焉。吾讀文衣詩、喜其真、不無故為啼笑、橫臆而出、肝膽外露、摧堅洞隙、一息千里。我燕趙人多沈較英爽、無夸毘之習、文衣其尤著哉。嗟乎文衣、真之一字、為世所厭久矣。少陵不云乎、畏人嫌我真、其在當時、流離困頓、皆真之為害、故人嫌、亦自嫌也。然而光焰萬丈、至今益烈、真之取效、頗長、少陵不願入州府、予謂即居京師、舍此無他道也。詩云乎哉。

馬茶史詩引

從淮上別茶史十餘年來、都無聞問、意流離之後、故土秦莽、觸目悲酸、無復向來、俯然自得之意。伯巖自嵩少歸、攜得茶史詩數首、和平高朗、音無噤殺、予比之秋潭浴鷺、明月積雪、庶幾近之。則此十餘年中、彈琴嘯歌、荆棘虎狼、不足動其胸次、非有道者能之歟。茶史詩中、數言伏村、寒荷、伏村吾未見、晤寒荷於都、廓、澹然高士也。相與偕遊百泉、時言茶史隱居狀、近且卜居嵩麓、攜妻子樵採、無復意人間事矣。嗟乎、茶史乃至是哉、予向與伯巖偕隱太行、竊有鹿門之志、人事未了、尚爾微逐、每登高望西山雲木、未嘗不爽然神往也。以茶史幽懷逸韻、即州府如在邱壑、而結茅霞上、與秦松漢柏為伍、觀其居與所從遊、而人可知也。詩亦從可知也。伯巖言大隗風土醇厚、往往多隱君子、吾將徙而家焉、具茨二室之間、策杖往還、行歌互答、吾三人可以老矣、況復有伏村寒荷諸子在耶。

馬曼俠詩引

上谷一郡多理學、蓋猶有靜修先生遺風焉。而馬子曼俠以詩著、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詩為末技、比於雕蟲之屬、而太白嘲謂魯儒、備極醜詆、途殊者議異、理固然歟。曼俠制行醇謹、無夸毘之習、所著養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又何故、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喪衣履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而士之以風雅自負者、率挑蕩越閑、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物、是真理學、即真詩也。即如靜修先生紹濂維之統、高風亮節、為元醇儒、今讀其集、古健真剛、無愧唐音、不可以證其合乎曼俠勉旃、生禮義之鄉、乘擊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為一身、匪異人任矣。

逸休居詩引

癸卯初夏、予有晉陽之役、過柏鄉、辨若遺我詩一帙、未及讀也。已而登太行絕頂、天風四至、清流激湍、怪

鳥窺人、松華覆地、飄飄然作遺世想、恨無與借遊者、賞其奇曠、乃急取辨若詩讀之、雄廣之氣、與之相敵、不啻吾兩人、牽藤共坐、踞履同遊也。古之以詩傳者、其人多清剛而磊落、以石為體、而才致間發、遇物斐然、特如溪澗濼澗、草木蒼翳耳。今天下詩頗推魏輔、而魏氏一門、為尤甚。崑林先生為一代風雅之宗、昆季竝起、照耀河朔、昔之機雲、維縉不足多也。予與辨若定交在兒童時、予既墮廢、無舉業之擾、而力為詩、而竟不就、辨若以射策中高第、詩與制藝、并在人口、人之才智相越、不亦遠哉。讀其詩、嶙峋突兀、天外遙青、不為徑草盆花、耳目近玩、蓋得太行之氣為多、得其集者、朝夕吟嘯、即以當臥遊焉可矣。

臥雲庵詩引

人之得為詩人、非只才具勝也。蓋亦有其時與命焉。日微逐於市朝、車塗馬汗、勢利熏心、而口道煙霞、為不情之語、其不足動人也明矣。泓子負經世之才、作令海濱、俱有成績、使其暮金紫、為富厚祿位地、必且以功名顯、豈暇為詩人哉。感憤在中、思不可解、因是抱病、息歸山居、時與赤松為采真之遊、夫茶鑪藥臼、熊經鳥申、皆詩人嘉事、而應酬既絕、清虛日來、是時真可為詩、非詩亦無以寄其牢騷磊塊、所謂命也。非歟。泓子之詩、清明廣大、無幽滯纖穢之習、至性所出、可涕可歌、方今風雅之壇、為設一座、吾嘗謂古來隱士、山棲海遯、冥鴻高舉者、指不勝屈、獨陶靖節、照耀今古、則以靖節之詩、為今古獨絕也。然則泓子之詩、固可少乎哉。

劉文烈公傳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滿陸、舉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第一者、李公燭、烈皇帝厭文事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為天下模楷、閱公卷稱旨、親灑翰墨、為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為徐言、公生平學行、實無其偶、則又人人嗟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耆老、蓋公已上春官、為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於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即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照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嘗斥言於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予展書、卒亦不動也。庚辛以後、寇日熾、疆臣縮朒、廟謨無勝算、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頌畫、及汴圍垂陷、公大感憤、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向以門庭玩視、耶、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為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可殲、為公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乘樞參帷幄者、李晏安、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閒曹、整驕騎、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捐俸、及盤厄、鑿垣、輸犒、城卒、諸寮友咸詣公所、闕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為藏柩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

暨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之候其瞑目呼其婦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塗大書三紙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裏無愧前賢書畢遂投繯死年七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傳姓者官詞林謁公問計安出公曰既及吾門此事當自辨傳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傳後為人言吾時亂甚無所措師從容譚笑如平日也羣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泣去不敢入順治九年朝廷舉封墓典遺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諡文烈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劉氏其先清川人徙祀花園舖四世傳汝忠官典膳典膳生五子季承緒生溶庵公清源始業儒治麟經有聲用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娶某氏繼某氏生公公生彌月而溶庵公歿母氏督之嚴公奉教唯謹以孝稱事諸兄如嚴父常相產代償兄通弱冠舉賢書家固貧未嘗以竿牘通長吏在朝十載宅不改飾不增畔茅屋蕭然如故也己卯典闈試癸未分較禮闈俱稱得人子聖篋字諱山庚午科舉人難後自毀不仕幼子三哥公死後未幾孺於派其後子孫益盛皆能不愧家聲而家孫始莒尤著云

申子曰光嘗謁公於京邸修眉豐鬢進退猶如望而知為長者聞初及第時汴及杞中多異徵大賢之出固不偶哉公以文信公自期論者謂狀元死節公實無愧文信公嘗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與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為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國非其志也其後余公焯劉公同升皆以狀元死國事尚亦聞公之風而興者歟

楊方伯傳

楊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曾祖坦以舉人仕至杭州府同知祖若柏光祿署丞考粹玉娶閩氏生公及思廉思謙公自兒時有神童之目十二應童子試有司奇其文首拔之隨丁母憂己卯鄉試中副榜入太學復中壬午鄉試丁父憂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己丑會試分校禮閣得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曹研精理學有大儒稱世祖皇帝命為日講官備顧問餘亦多為名臣一時咸服其知人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為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卒於途時年四十有四公為人易無崖岸而中實強直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與交而素所往來稱忘形之交多布衣寒士甲申以後天下甫離兵革然尚文治公與今家宰魏公喬介同年友善以文章道義相劇切如左右手魏公作五子詠首推公及魏子象樞曹子本榮申子涵光郝子浴也天下稱曰楊魏士之自負才膽來闕下者必攜卷軸謁兩公得其一言以為榮兩公亦勤勤汲引一藝之長延譽恐後蓋因而成名者多矣公性無他嗜好詩及古法書居長安室無腰妾聲色之奉出亦不樂為酒食議會一羸馬蹇蹇自署中歸鍵戶謝客庭中植雜花竹木籊然如林擊詠哦聲達戶外間與所知論海內人物則抵掌大言當今詩若書獨某某數輩耳彼大冠若箕者何為哉某某以詩與文自負方在顯位無不人人譽之為古今無耦者公顯斥之至不在論列於是聞者大恚世祖皇帝政務之暇兼涉書畫畫喜濱州戴公明說書自董華亭而外無取也一日坐便殿召公及陳公燝賜上方筆札書稱旨賞資甚厚蓋自米顛懷研而後此風久不聞海內以公當上意幸且夕且柄用而忘者益不悅會世祖皇帝加意民事擇廷臣才堪外任者備藩

泉選使益練習俟有效以次召用之遂出公於山右而陳公亦出為外藩說者謂公文采風流宜在翰苑刑名恐非所長公至折獄精敏輕重各當其辜食墨敘迹俱改行易志晉中人口吾泉自王元美李京山兩先生以文章吏治照耀前後并公而三耳在中州常攝左藩事以廉謹聞謁孫徵君於其城徵君憐然以道統相屬曰吾所見仕宦人超然如此者蓋寡耳及遷蜀念去家益遠欲自投劾作倦遊草思廣羊不置廣羊者郡之西山方天下未亂時公與雞澤股岳永年申涵光鋤茅山頂為終焉之計已而官遊四方雖膺組紱無一日不曰吾廣羊吾股子申子也至是借隱之意愈急時制外吏不得自疏陳而撫軍惜其才止之不為請遂蕭然攜書劍而西登嵩少華嶽入棧道所至皆有詩公詩風格宗王孟俊音亮節近比信陽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得少陵遺意時賢莫及也蜀自兵荒後民少又苦瘠力不能辦租賦是時演黔方用兵軍需旁午公轉輸不竭則內撫殘黎蜀賴以少安未幾病瘧不已肌膚內消食漸少乃杜門習靜病少愈入覲舉治行卓異第一以便道抵家省墳墓欲止不復出而部檄敦促力疾就道至單懷疾又作豫撫以狀聞乞休致公召股子與居軹關候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道以樂殘年志畢矣已而病亟嘆曰醫數投涼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尚可望然青主寒暑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泉時曾折節式其廬股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謁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歿又數日而請告之命乃下歸隱之志卒不遂亦可悲矣平生所著且有亭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娶南宮李氏子二履吉徵吉皆能讀書有父風

申子曰世以楊公失職悲鬱鬱而死如長沙者流豈其然哉公少無宦情舉榮名富貴俗所營營者皆不屑而志在山水朋友詩文間夫山水朋友詩文亦何藉於高位且公雖外吏亦方面大僚非遷人逐客之比謂以性命殉必不然矣獨怪以彼其才親受知於人主是宜輔弼在左右乃一出不可復返嘗廷推為少司馬及憲副皆不果用豈非命歟韓子曰斥不久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然則天之所以厚楊公者固在此不在彼耶

霍亮雅小傳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刺署字蓋以為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為為慢己亦以字答之後問知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為參政好飲早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嚙額向人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為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尚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勒須善提像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遺策語唱和諱諱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間為詩清澹脫俗尺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真贋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為卷帙瓦樽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藎畫復閣吳越之士

六十五守節四十餘年矣。

申子曰自時代變更而益知節婦之難也彼裙釵笄棹之人生於窮簷敝闥未嘗讀詩書晰大義倫紀之任固無責焉以至性所激九死不移豈不烈烈勝鬚眉哉乃或以刺鼻斷臂之事赫然耀形管如趙節婦者不平無奇嗟乎夫人亦各論所遭耳死節易保孤難節婦正為其難者貧無立錫之地食不足以供糠覈而姑以養終子以教立此四十餘年間何異吞氈啖雪耶嗚呼風俗之偷也誦詩書晰大義者無媿此裙釵笄棹之人焉足矣嗚呼難哉

碑記

南和縣重修關帝廟碑記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制也祠居四術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必式焉既久傾圮邑三老某等贖資更治加斷刻丹雘燦然改觀友人白侍御抱一周生鏘書來命紀其事光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大義之在人心至今未熄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驅戎馬之場功成身退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偶賈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尙論者慨然嚮慕願為執鞭者有之然偏以質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不能舉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即婦人孺豎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傷心惜志奔走如不及盛矣哉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間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荆州一陷而西蜀幾危其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俱薄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並列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申於天下也方漢之衰羣雄競起其間跨方州擁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略之士抵掌掀眉仗策而求所合意在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常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旅版中時人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而遇之以為漢祚不絕斷在此矣委身共濟九死不移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王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者非一日昭烈少有大志得帝而益決當時同心舉事者復有桓侯桓侯與昭烈近同里閭聲聞易達非帝之比即賢如武侯不肯失身於匪類亦必待昭烈自請威知遇而後出若夫謀國之忠擇主之智無踰於帝者不幸而後起失據偏安一隅國賊未誅以驅命殉社稷嗟乎豈非天哉天不祚漢即帝亦無可奈何然而志則烏可沒也夫曹氏之變漢王侯貴戚輔弼世胄之家反面事讐各出才智以佐逆者指不勝屈帝山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漢也以踐土食毛之義矢不共戴天之誓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為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為動意所謂劉氏一人者歷萬劫而不毀至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為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沒於袁氏繼會於曹氏當漢末葉未嘗一瞻正朔帝未及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於他所故曰大義之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慤而士雅好譚忠孝事其新廟貌而事帝者非僅蓋祝以望福則請進士民而告之曰帝聰明剛毅不

可媚以私潔躬而序倫無詭於行神之聽之矣則又為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行民不肯德惟帝二千餘年追慕不衰矧夫帝德澤於部民民其敢數其出入肅神明也無愧於民無愧於神矣夫如是上下交修以永終其福是役也烏可緩哉

帖園記

韓家屯世有我申氏別業屯去城三里許在滄河之陰每春桃李夾岸爛然如雲錦夏秋輻輳聲徹夜蓋郡之蔬茹取給焉先曾伯祖南濱公自憲副致仕歸就蔬園為亭榭所謂南濱草堂也先伯祖中丞公擴大之比卒遂葬其地曰夙所好魂魄安焉耳子兒時見莖塹鐫釣臺兩字則仍南濱公園中舊石也先君令杞時別購雞邱王氏園多老樹雜花中一庭三楹前兩小庭對峙又前為池庭後為臺臺後則門臨水上荻花柳陰隔堤見雉堞樓櫓隱隱水煙中先君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時與二三老友徜徉吟嘯詩集中數言南園即此乙酉禁旅屯駐兩閱月馬矢所到地無青草牆垣頽毀朱欄折而為薪時喪亂之後萬念灰燼聽其荒廢而已行人折花往往斧其大枝去庭前有海棠兩株高兩丈餘俱折壞久之稍葺牆垣對前半種蔬壬寅秋大霖雨西亭圯次年春移諸池之南暨墮廢於後遙望翠柏垂垂如鏡中題曰泊亭依水又以明志也移東亭於河畔築土而高之外望如樓閣題曰定舫蓋如扁舟繫纜不復汎汎風浪間矣拓牆西數弓地為曲徑益花木之土宜者數種總題曰帖園取毛詩陟岵之義與兩弟約此園永不分析長房主之仕宦及有資財者時借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樹有增勿減昔李贊皇云以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識者嗤其愚若此園雖微我先公平生遊覽之地一草一木手澤存焉其敢忽諸

漢業成。漢業成而與滅繼絕。韓必舉。是則韓警報而良志遂矣。良本謀臣。無摧鋒陷陣之力。報警之事。勢必因人。初借力士。繼借項羽。羽殺成。則羽亦警也。故借漢王兩報之。為漢即為韓也。宋人執為韓一說。膠固而不測其用。嗚呼。彼安知不為者乃所以為之歟。

書

上道臺論鄉兵公書

最南雖號承平。然荒村鼠竊。所在時有。自明公建節以來。威德遠播。奸宄革心。枹鼓不鳴者。有日矣。猶以安不忘危。網繆未雨。近如操練鄉兵一事。旌旗一方。萬民尸祝。某等荷戈以從。自為身家計。夫復何言。竊以立法經始。務求無弊。恐有司奉行過當。漸失初心。不揣謬妄。妄肆陳說。惟明公採擇焉。古人蒐狩。必於農隙。故三時耕作。一時講武。恐妨農也。自去冬奉憲檄。三郡中頗有行者。地無遠邇。呼而集於郊關。演武之場。冰雪掩軒。霜風裂膚。官以有事不即點驗。抵暮而散。他日復然。饑寒困頓。莫可告語。困已甚矣。然爾時向無農事也。今東作方興。一歲凶稔。或爭時刻。穀賤人稀。僱工不見。婦子晝夜胼胝。尙恐廢時失事。而往來操練。半在城郭。且勢力者例不入籍。所驅皆貧民耳。器械弓矢火礮衣裝。所費已不貲。甚且教頭策數。奸胥橫索。未覩一兵之用。先廢終歲之功。萬一戶口流亡。國賦安出。且畿民好為訛傳。謂將練習成伍。遣戍還方。轉相驚疑。恐生他變。方今雲貴已平。海內混一。畿南沃野千里。并無伏莽可虞。某等不知大計。仰求再行申飭。鄉兵之設。本期守望相助。農事之暇。本村練長。量行操練。有司不得句調至城。若一村有盜。鄰村救援。坐視不救者。論如法。庶盜可弭而民不知擾。是亦井田遺意也。芻蕘之言。幸惟垂聽。

辭舉書

有司舉光孝行。以應新例。光自揆德薄。具呈力辭。未蒙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齒數。推原朝廷察孝之意。本謂內行純備。才猷卓絕。施於為政。用張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但取醇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本朝。實受再造。先人幽忠。隔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朝廷日月至明。聽言不厭。再四。務詳巔末。傳諸信史。秩宗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即在親交。炙雞絮酒之儀。尙爾感激。況恩同覆載者乎。故嘗終夜腐心。不知所報。今執事相推舉。引以仕進之路。假令當途過聽。俾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悟去於其身。光非有一長可稱也。性樸才拙。動見齟齬。多難畏人。杜門息事。間或作詩歌。聊以永日。雖蟲末技。無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經。經者耳。若世途將焉用此。即謂明詔特以孝舉。遠恤其他。夫所謂孝者。如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尋常子職。胡可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親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執甚焉。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為梯榮釣祿地哉。是以背畫傍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盛舉。光年四十有一矣。頭顱未老。尙堪策勵。從此讀書學道。勉圖令終。萬一德業少進。庶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己。長跼控辭。幸垂垂察。

聽山集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世以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為閉漢而欲用韓也。嗟乎。固哉。則始終為韓之說誤之也。始良遇漢王於留。說以太公兵法。他人皆不省。而漢王屢用其策。以制勝。良曰。沛公殆天授。委心事漢。自此定矣。豪傑之欲得主而事也。甚於君欲得臣。方秦之季。英雄競起。維時南面稱孤。欲為漢王所為者。不知凡幾。皆握斷好苛禮。獨漢王慢易。多大度。鄧生知其必成。且仗策從之。況良乎。漢王西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與良攻宛。良果為韓。何不自留相成。或與成破秦之計。而與漢入關。漢勢日張。韓不益弱乎。如以韓方初造。非借漢不足以滅秦。秦滅而漢益強。力不能破將滅之秦。而欲并方興之漢。良不若是愚也。韓王成本一庸主。借庇於人。僅以餘祀耳。才力不足以當項羽。無論漢王圖大事。爭天下。不諒其主之賢不肖。安所稱智歟。且速之斃也。成死。良復歸漢。鄧生謀立六國。後六國者。韓亦在焉。此時韓之諸公子。未盡殲滅也。良果為韓。何不因而力成之。乃曰。天下游士。各歸事主。誰與取天下乎。韓將立而中止。良撓之也。則良為漢不為韓明矣。故燒絕棧道。示羽無東意。此良本謀。無可疑也。然則良終不為韓乎。非也。為漢即為韓也。滅秦則

與周誠齋書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使鴻為難。昔問慈闈。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光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開徑路。亦恐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聲氣。非必真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真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寧質二字。真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與朱錫鬯書

少壯時有限之聰明。誤用於作詩者。二十年。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至事過與聞。回想袖手苦吟時。殊亦何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為效顰。跳而別圖。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擢眉吹毫。與少年之士爭雄長哉。且身在草野。復亦無文可作。不能為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杜門兀坐。不復浪遊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遊覽之文。論古則舊學半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今則於分非宜。且亦不知國計生民利弊安在。將為傳誌之文。則為子孫者。多求顯爵以榮親。問及布衣者寡矣。即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年無見及者。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真復何文之可作哉。近嘗把玩宋儒語錄。聊以檢點身心。為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聚徒豎義。如昔人角立門戶為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有以教我。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予初識雞澤殷仲泓淵。疎然異之。已而因仲泓復識其兄宗山與燕市。修辭廣類。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目視蔑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執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為同氣。曰。此真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共。至於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子說。嗚呼已矣。宗山少跡跡。好遊狹邪。然讀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泓齊名藝苑。仲泓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仲泓當早售。庚午。宗山舉於鄉。而仲泓屢擯不錄。蓋仲泓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至關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謫以死。宗山兄弟。厲心泣血。圖雪父冤。就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矍然曰。誠如子言。囊袋去之恐不速。反滿足耶。

即日回里。與仲泓結茅西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龍思聖。各攜家避亂山中。賊撤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為崇禎帝發喪。謀討賊。偽令執之。不屈。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胃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追迫之。子時先已歸郡。為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跳身遊江南。南和自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鄰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篷底。咏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者諸役於法部。檄趨就選。得陞寧令。卓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強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顧時時念予不置。遊予往。予經經不願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迂。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岩。大陸公仕宦二十年。不能於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為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鄰邑同人舉至。文酒交洽。暮聲入夜。扁其亭曰喻。以予自稱。與予故也。而予亦特置。避山堂。以為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體弱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子之紐。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為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閱如山居。蓋仲泓為人。咬冰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野老雜處。而其惡見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畏之者聞風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聲與交。惟恐不得。當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與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棲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蕭寺。魏相國晉介。魏光祿象樞。引為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秦岱者。一。同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贈。登岱時。方病腰脊。不可屈伸。及輾與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麟同宿嶽頂。予與傅皆偃臥。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即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為憂。竟夕不寐也。常遊中州。愛大隗風土。將卜居。盤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寧夏。邀與俱登賀蘭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為恨耳。猶龍以蜀藩入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為左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傳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遊青主至。其重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雖寧以後成集矣。予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宗山以為然。即焚其稿。專力古詩。淵淨奧博。淺人不具上口。莽莽然肖其為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尚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使僕道路為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知老不宜出。然死於山水間。不猶愈於纏綿榻下耶。庚戌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夷

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郡杜龍巖雲。顧在閩為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恨。獨情中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嗟乎。宗山遺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黜。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為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為嗣。宗山名岳。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世矣。隱於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出。嗚呼。其命也夫。

墓誌

太學生嗣川鄭公墓誌銘

自子勉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也。其實行敦謹。深沈而善下。長老稱其有祖父風。其父蕙圃公既早歿。予不及見。見其祖嗣川公。蓋醇然長者。嗣川公以名刺史子。早歷險阻。體貌清癯。骨見衣表。予見其七十以外。如少壯時。少壯人或侍膳飲。不勝德。公竟日無疲。威儀肅然。讀書明大義。諱古今成敗。如燭照數計。少時家道殷富。父歿。與伯兄析箸。自持門戶。遂廢諸生業。入太學。其治家嚴。悉有籍。整驛一羸馬。躬行畝。田夫牧豎。歡然笑語。服食簡素。一卓綈。嘗數。閨無綺。值無游手。督諸子如嚴師。嘗讀書至夜分。慨然曰。吾以人事廢學。至今嘗恨之。汝曹幸無米鹽之累。勉承先緒。無若我老而悔。悔無益也。故諸子巋然皆著聲譽。甲子蕙圃公舉於鄉。公益純飭。務施予。鄰婦負冤且死。抑不白。公命蕙圃公為白之。報謝無所受。親故請貸。或不能償。為燔券者屢矣。辛巳。畿輔大荒疫。道殣枕積。公為設醴粥。備葬具。病者以起。死者得免暴露。公謙和好讓。多隱德。嘗謂以善求名。市道也。故所為多不令人知。三子皆次第先公歿。諸孫中獨子勉長。尤賢。公之督之。如其督諸子。今子勉巍然稱名儒。其進不可量。種德而不食其報。豈非命哉。公諱杰。字嗣川。年月日卒。卒不數日而薙髮之令下。蓋天下為一變矣。銘曰。福善者天。而時或不然。胡公之仁。而履值於艱。嗚呼。後有名賢。公可以安神之聽之。福祿萬年。

孝廉鄭公墓誌銘

蕙圃鄭先生卒四十有三年矣。孺人張氏秉節苦教。子以有成。既卒。將合葬。於是孤茂泣謂涵光曰。申鄭稱世交。知吾家事者莫子。若其銘之。光忝異姓。猶子。誼不可辭。適作而嘆曰。嗟乎。天道不可問。而憂患之足以相成也。於鄭氏微之。鄭自刺史公以鄉舉起家。典大州。有聲譽。太學公早承家務。膺世故。不克竟志於舉子業。作德勤止。以冀其後人。亦孔殷矣。蕙圃先生幼穎悟。為文淵厚。利。適其情流。先君端愍公時為孝廉。訂交稱莫逆。分燈聯榻。無間風雨。至今過碧雲樓下。念兩家先人。絃誦地。清然欲絕也。先生性至孝。母常太孺人。早世。事太學公。謹及繼母。太孺人如所生。兄弟友愛。中外無間言。讀書攻苦。至午夜。雖寒暑不輟。左蒼嶼先生督學。設輔。有人偷盜。得先生文。激賞之。呼與語。喟然曰。公輔器也。擢冠軍。其餘凡賦輒冠。每一藝出。遠近爭傳。誦刻木石。居藩官行。於時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闈中讀為騰錄者。刊

落數處。房考以失句讀。置之。已。適在几上。及再閱。復在几上。如故。房考詫異曰。是子必有陰騭。不可棄也。再細閱之。果嘉。適白主者。謂外籙原讀較之。正其誤。置前茅。是真有鬼神相之者。鄉舉後。益務謙下。健戶卻掃。肆力博洽。視一第猶擢之耳。適以讀書過瘁。略遂成疾。寢以不起。先君哭以詩。有功名同頌。頌意氣許千秋之句。當時交相砥礪。非世俗苟富貴為榮利者可知。又曰。雄心三十折。苦志半生勞。先生生平淳志。與所以得疾不永之故。盡諸此矣。嗟乎。以先生之才。承累世之澤。如榘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且其孝友端穆。持身如處子。法不當早夭。而故生之。故折之。天意豈可問哉。先生少娶孺人杜氏。劉氏。皆早卒。繼娶孺人張氏。處士述山公女也。年十四。適先生。生一子。一女子。即茂。越十載。先生歿。時茂甫七齡。女三齡。一庶出子。三閱月耳。太學公尚在堂。治家嚴。好節儉。家雖素封。勒諸子。婦衣食。皆不令有餘。常苦不足。孺人紡績佐之。僅無凍餒。茂幼器宇非凡。兒。孺人謂爾父。志以歿。所期在孺子。而無成立。未亡人他日無以見爾父。故督之。勤不以姑息。北地。冬月常臥以牀。恐其寢甘而晏起也。雖其後茂長。以文行重於當時。一言一事之失。動色相改。誠聲淚俱下。必長跼請改。適已。御下嚴而恕。好施子。而自奉儉。薄。衣大布之衣。屢浣不數。奉坐乾教。惟謹。終身不御葷血。庶子善出繼。伯父嗣。後伯父自有子。孺人謂遺孤。當自有。遂求歸。愛之與茂等。及析產。以膏腴田。推子善。茂適得。下者。此尤人所難。凡婦人於孽庶子。常卑視之。雖他人亦以為宜。然不併較也。今適更讓之。使出己子。上。不亦賢乎。茂自離年失怙。依母氏為存亡。勉志砥節。卒踐家聲。蓋從四十年。機聲淚血中。淬礪以成。豈偶然哉。令感其零弱。撫以慰其志。嗣就豪富者。則茂之賢不肖。未可定也。銘曰。既篤以賢。胡促其年。惟母儀之克紹。而世德以延。豈業之者。過聽其自適。而欲昌其後者。必重之。難耶。嗚呼。蒼蒼者天。

孝廉盧公墓誌銘

予外舅省潛盧公卒三十三年矣。外母胡孺人以去歲終。今以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將合葬於劉營之祖兆。有期矣。嗣欽鑑以銘請。一日。欽鑑無疾卒。孫汲以有定期。不復改也。予乃為之銘。億崇禎中。以風俗玩愒。由於士習。命天下鄉舉。皆就直指考覈。如有司例。其尤賢者。薦諸朝。即不肖者。列狀擬革之。於是直隸巡按御史李公模。特薦公曰。臣謹按舉人盧某。孝友著聞。溫良樂易。束躬守禮。德能及物。恂恂有道。君子也。遠邇皆以李公所舉。當能得人。蓋公賦性醇謹。無械智。溫言款語。若恐傷人。終其身無疾言厲色。阿訖不及。僮僕。於光祿公為少子。諸子或歿。或出繼。養生送死。一身獨任。中外以孝稱。田氏。早卒。遺二女。公皆收養於家。為擇配。厚嫁之。饑年煮粥。多所全活。一門諸從昆弟。皆說奢麗。為舉。公雖舉於鄉。儉朴一如寒素。蓄花竹禽魚。閉戶。自怡也。庚辰不第。將謁選。會以病卒。公諱。允。字省潛。天啓甲子。科舉人。配孺人胡氏。武進士遊擊將軍協女。孝事姑舅。善持家。逮下殿。而有恩。因公艱於嗣。為博求嗣。遂所。以撫之者。備至。公卒時。遺二妾。一方氏。事公年餘耳。以死誓不去。孺人憐之。相倚為命者三十餘年。雖節烈由於性成。而孺人所以感之者可知也。公卒時。有子五歲。未幾。殤。以胞弟。恬。允子為嗣。即欽鑑。邑庠生。

妻杜氏庠生汝繩女。女一孺人出。適不肖光。自光爲子婿。公與孺人所以愛之者不啻子。嗚呼。光既無所

恃。猶以事外母猶母也。而德音渺矣。不亦悲哉。盧氏家世。其光祿公誌中。銘曰。門內雍然。門外溫然。凡所稱吉人善士。胡艱於子。又促其年。可盡者人。不可知者天耶。嗚呼。賢母撫

徐處士墓誌銘

光不佞。自甲申以來。不復從事於文也。蓋庶幾於守嘿之義。徐君夢松訪我孤廬中。漣然雪涕曰。先處士公。開誠濟物。德在人心。不幸早歿。母氏矢節存孤。以有今日。幽光隱行。汶汶未彰。吾子忠烈之嗣也。而孺於詞。敢累以不朽。光既愧謝之。已。又念今之子若孫。執幣於公卿之門。取大冠若箕者。以炫閭閻爲光榮耳。薄此不爲。而親信窮僻之人。此其志不俗。未可以鄙陋辭也。按狀。處士諱思齊。字見齋。其先居泗上。有諱忠者。徙邯鄲。數傳而至。吏目公國卿。是爲處士父。處士以農起家。稱素封。端謹退讓。重然諾。服御簡素。嘗已而好施。嘗爲饘粥以待饑者。活萬人。或死爲治葬具。濟人之急。未嘗有德色。歲禮諸富人。故閉粟以要利。處士輸粟縣官三百石。曰。人饑且死。而我坐擁厚貨。忍歎。蓋使者大義之。旌其虛。平生無城智。推誠與人。無少長貴賤。相對嘻然。家積薪薪雜木數處。一夕火。里人奔救之。一人急走匿。執之。則鄰兒也。蓋以私憾焚其積。計且延及廩藏。里人交讓之曰。徐公素長者。而何報之深也。其實於官。處士曰。我實不德。以結怨於鄉人。孺又何尤。釋之。其人媿沮。叩頭謝。卒奮發改行。邯鄲固要衝。輪蹄無間。皆盡。處士曰。我嘗爲旅人。暑而渴。望勺水如瓊液。乃結庵鑿井。設茗以濟往來。至今利賴之。晚年爲善益力。橋梁道路。修治無虛日。環居而窺者。待以舉火。此所謂積而能散者也。今天下愈重視財。錙銖之利。動於辭色。箕帚諸父。子不免。況於不知誰何之人。富者積慳之效也。故富而益慳。鷄鶩餘稻梁。道有殍。不足於穰。令長民者而處士其心也。何至聚貧民爲盜。致有今日哉。配王氏。早歿。繼曹氏。焦氏。李氏。晚娶高氏。生夢松。夢松生四歲。而處士歿。高方少艾。稱未亡人。荆筭早綈。躬自操作。外支門戶。內撫遺孤。中外奉之一如處士時。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也。余觀夢松篤厚善下。類有道者。母氏之教歟。

殷仲泓墓誌

甲申五月。仲泓倡義討賊。不克而死。今年四月。方賊既殺仲泓。復大索其黨。兄伯巖避逃江左。鄉人斂其尸。藁葬之。今以丁亥月日。乃改葬。與妻岳合兆焉。伯巖曰。吾弟負奇寡介。晚交足下。雅若同心者。微子執誌之。嗚呼。甲申之事。皆予所目擊。當賊渡河而北。郡縣皆囚服。望塵投拜。斂黃金綺。殺賊不。甚且吠主媚讐。君臣之倫。不絕如髮。仲泓一老。提三尺。圖殺賊。事雖不成。不可謂非烈士也。而或者尤其寡弱。輕舉。不能少忍。以待其變。嗟乎。當時國勢已去。賊即有變。一縫掖何能爲。義憤所激。勢不反顧。此所謂烈士也。仲泓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然往往天若沮撓之。使無所就。少爲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輒不售。隨父大陸公往來川陝。舞稍擊劍。常以數騎破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

犯。會武陵拜劍出視師。在上前言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藩。賊益猖不可制。乃誣劾大陸公。逗撓失機。圖委罪自卸。仲泓被髮徒跣。詣京陳冤狀。不報。於是退而爲荆嶺之謀。結茅西山。養死士爲後圖。而武陵尋亦敗露。自經死。未及剗刃其腹。則仲泓死有遺憾哉。甲申春。子攜家避賊山中。與伯巖。仲泓。瀝血相誓。勿失身爲祖父母。未幾。賊大至。僞令檄諸生就選。較不應。且死。親故或微動之。仲泓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四月。先端啓公殉國。計至。子既往逆喪。比歸。則仲泓討賊烈死矣。嗟乎。仲泓遂死哉。以仲泓自許。斬頭陷胸。其甘如齋。彼夫戀戀一身。視君父如傳舍。似謂終不死者。未幾而滅。不足道如仲泓。則真不死矣。予聞仲泓初入城。僞令毀服。逸去。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當此之時。天下聞國變。雖孺子莫不飲血髮指。然畏賊不敢縞素行市中。而仲泓張大義。使人偷不滅。固非草草一死者。獨恨機事不祕。爲市靈所乘。助賊者皆肘腋近人。不及覺察。則子所云天若沮撓之。皆此類也。仲泓性至孝。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廁褴褛。躬自澆灌。即大陸公行事。有未心。必辨論侃侃。曰。事父猶君也。不以諛諾爲孝。足跡半天下。然所祗服不數人。子以拿爾多齟齬。仲泓獨心好之。憶連牀高論。俱不欲苟安流俗。今仲泓殺身取義。名在汗青。而子尚踴躍長林豐草間。吾媿吾死友矣。仲泓姓殷氏。諱淵。雞澤人也。先世爲農家。父大陸公。諱大白。以學行見稱海內。歷仕關內道兵備副使。兄伯巖。名岳。庚午科舉人。亦與子善。配岳氏。曲周名族女。節儉能成夫志。與仲泓偕隱山中。布梯操作。怡然自得之意。當仲泓未舉事前數日。得疾。聞賊且至。祈天願早死。不近醫藥。遂歿。異哉。忠俠之氣。刑於閨闈。即仲泓可知矣。仲泓死時年三十八。無嗣。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

余自甲申亂後。始置別業於闔村。與王子爾揚遊。相善也。數從鄉人間。乃祖德成公行事。儼焉向慕之。蓋德成公。早孤。子身持門戶。不終舉子之業。族有僧武斷。利公之產。謂孺子弱。可漁。憑陵日至。公力直於官。治如法。族人得免魚肉。謂公非常人。於是事無大小。咸就與謀。公明大義。侃直無所撓。濟人之急。而不尸其德。有古烈士風。太守蔣公聞而異之。題德重鄉評以贈。某甲被誣爲盜。已屈服。公爲請於所司。以百口保其冤。竟得白。水田之利。豪右占爲己私。莫敢議者。公毅然爭之。卒得勻平。余薄田數區在焉。至今不慮羨莽。則猶公賜也。今天下習於輓媚。以容悅爲賢。而風日以靡。利害之關。見者拱默。有起而任之者。謂多事。開釁從而非笑之。無怪乎緩急無所恃。而禍亂以成也。公雖布衣。居里閭。扶顛拯溺。不避豪強。令其得志。庶幾古之遺直。國家所倚賴者哉。公諱梅。德成其字。永年人。年七十有六。卒。卒後。頗有家變。貞珉久缺。爾揚慷慨好義。有祖風。以余嘗從事於文也。乃命補而著之。碣銘曰。薄俗艱難。脂韋爲工。嗟此遺直。有侃其容。氣以義壯。無忝厥躬。蹈火分甘。值彼困窮。受天之祿。子孫繡纈。樂道邱園。頤養令終。文孫振武。綽有其風。粉楸改色。載飭元宮。追搨舊德。庶其不承。

王霖蒼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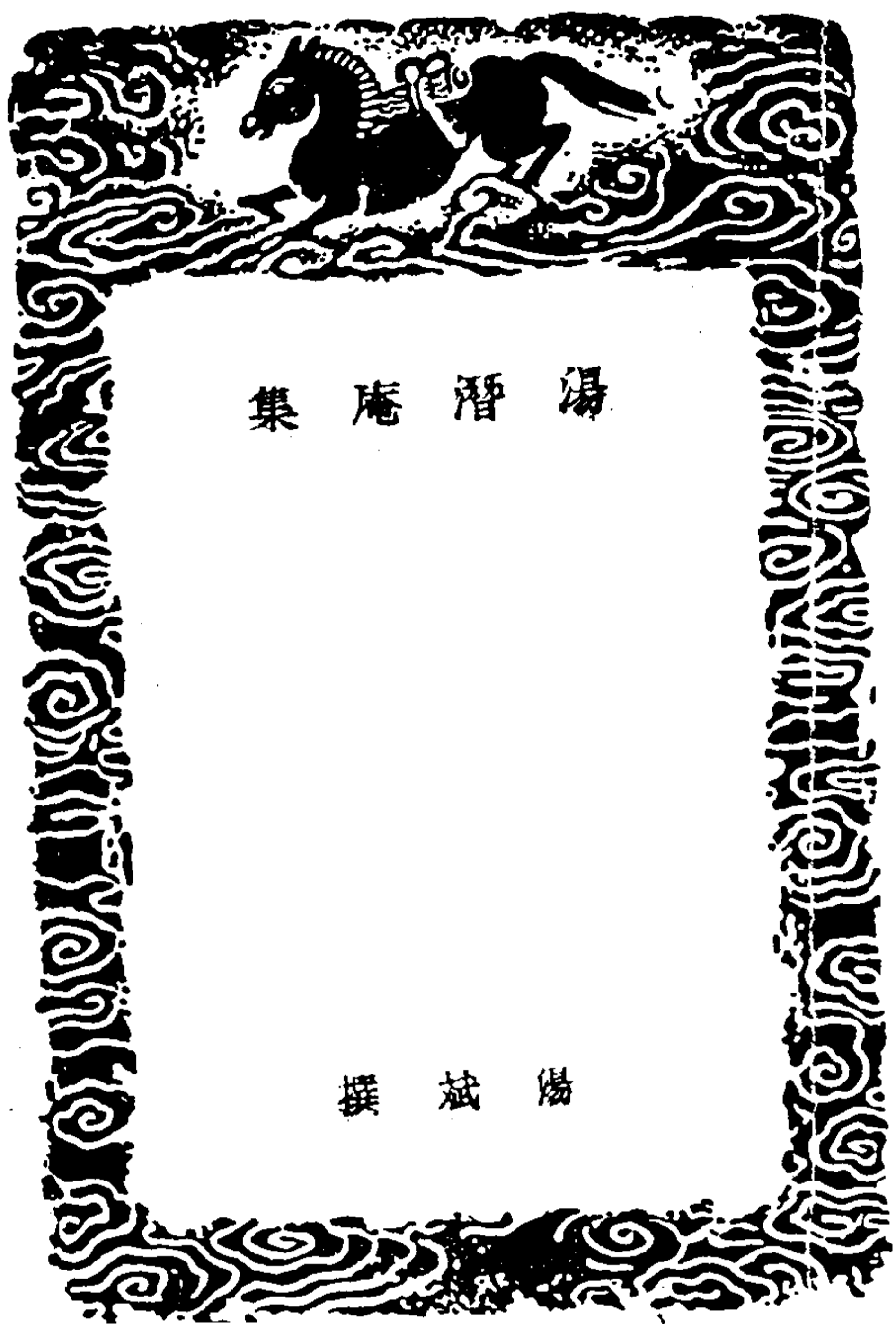
吾鄉苦心積學之士。以予所見。則有李臺辰。王霖蒼。臺辰名芳。涉仕宦不遂。以郡丞被謫。年五十有餘。貧病以死。時人皆扼腕。霖蒼死時。方二十有三耳。又不沾一命。無子。所學皆未就。如榷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而早。尋斧斤。戕其萌蘖。不益可惜哉。霖蒼名以恩。澄南王莊人。生而貌癯。如不慧。五六歲。都不解羣兒嬉戲事。嗤嗤而已。家有史。委處盆中。拂拭讀之。輒默記。時為鄉人說古今人物治亂。諸儒生怪問之。皆悉原委。驚以為神。入鄉校。未幾。就省試。中副。稍稍交四方知名之士。攜書筒來郡。與予弟隨叔。讀書先端慤祠中。予鄙薄無似。落落寡所合。霖蒼好觀予詩及所論著。凡為制藝。必就予點定。商可否。以問益。讀古書。無所不博洽。而左氏。司馬氏。及唐宋大家之文。尤成誦。所為制藝。亦彷彿得其法。見人談世故。瞪目直視。氣拂拂出鼻間。有聲。或言書史。則議論颯發。座人竦聽。予謂霖蒼。是必資性過人者。弟隨叔曰。不然。特力學強識耳。蓋霖蒼每食。常手一編。且啖且讀。自祠中歸。昏必焚香。無寒暑。倦則俯而假寐。雞鳴輒起。亦不暇盥沐。頃常積汚膩。不顧也。元日夜半。書聲達中外。鄰人皆驚。予一日早至祠中。祠門啓。訝謂關者。豈昨未及閉耶。入則霖蒼已先在。時未曙。月下嗚嗚讀書。因大笑。歎息久之。予性忽善忘。不能記古。人姓氏。每以為恨。臺辰曰。第多讀之。自記。以霖蒼觀之。豈不然哉。霖蒼天性孝友。無械智。里中自二三同人外。多不識。每過市中。昂眉抗首。目不旁視。時人以為傲。實非傲也。嘗學黃庭。得其神骨。素不為詩。予強之作。即多俊句。似常作者。是真有夙慧。非但力學強識已也。丁酉。闈後。面黧黑。神氣颯然。予謂君豈有所苦耶。霖蒼曰。似有小疾。疾何害。但恨妨我讀書耳。已而腹中有塊。漸長。遂病。病中讀書不輟手。錄周易再過。忻然以為有得。至戊戌年。月日死。死時。有子四齡。越二歲。痘殤。嗚呼。惜哉。以霖蒼之才。今年壽僅如中人。其學必大就。即不富貴。非所憾也。而竟止此。彼造物者何心哉。予觀泉州所記文章九錫。其以天折稱者。古今多有。遂以為天忌才也。夫天若忌才。則如勿生。彼愚而夭者。不更多乎。天固其常。獨才者可惜耳。然天之生才。實不易。或曠世一人焉。而不加愛惜。以至於天。即謂之忌也。亦宜。昔吾郡有李生炯者。奇才也。以救母被禍。亦年三十餘。炯舉動多崖異。識者知其不終。霖蒼敦厚謹嘿。而年又最少。以視二子。尤可惜矣。霖蒼生僻壤。無先生長者為之傳。恐其久而湮沒。故著其梗槩如此。而又以其平生好子為文也。故益不得辭。嗚呼。惜哉。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嗚呼。先生至性醇篤。學有淵源。少資良友。孝格昊天。樹壇坫於當代。任綱常者百年。力扶鈞黨。氣貌羣奸。善不近名。而寓內咸知愛慕。義不避禍。而造物每與生全。始於豪傑。終以聖賢。返躬克己。隨彼言詮。紹述在朱子。而兼收王陸。見滄海之廣大。品望如魯齋。而終身巢許。真孤鳳之高。養道隨時。進化與身。遵教以成材。屢相接於臯比。老益力學。手不離乎簡編。逍遙乎山中之禮樂。若不知海外之桑田。方曳杖以容與。

胡厭俗而棄捐。易水松楸。魂返故土。蘇門華表。淚滿新阡。在先生年享期。德成福備。而無憾。奈海內人思者。猶欲尋師。考道以奚傳。光也。夙侍几席。約其林泉。頻叨訓誡。未寡尤愆。展讀易之卷軸。高言如在。憶夏峰之指授。道範儼然。恨執紼其未逮。遙漉酒而涕漣。



湯潛庵集

湯斌撰

圖序

襄陵潛庵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為文章。應規中矩。心和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景行之有素。已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即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為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皆閣學。贊襄密勿。人以爲景星慶雲。得觀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渴之有蔭。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誦。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探益勳。巖巖侃侃。不比不阿。旋督大司空。卒於京邸。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讀書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已巳三月。因視河之使。始至歸襄。而先生之靈輜。尚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東生。駕致祭。適嗣君以還。蕪五卷見投。繫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歷歷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莊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舞。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毅剛果。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疑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遠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沈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默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台

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以爲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顏曾不遇。絳灌無文。馬班潘陸。言即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堪嘉也。其功則堪崇也。其言則堪傳也。炳而風之。則也。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復被徵。主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開。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宜鎮閣與邦拜撰。

傳

湯斌。河南雒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寓浙江衢州。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起。定江南。江西。斌隨父旋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技野乘道書。以修明史。且言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詭誕。抗逆之人。擬旨嚴劾。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九月。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秘。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員。皆品行清端。才猷醇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尋以父老。乞休歸里。丁憂服闋。闕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召斌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纂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旋補授江寧巡撫。漸行。上諭曰。以爾久侍經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爾權歷年。不請督撫所奏。殺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上南巡。至蘇州。諭斌曰。向聞吳閩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遂未者多。力田者

寡遂至家鮮蓋。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傳至江寧。諭賦回署治事。賜御書及狐腋蟒服。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征。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即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上命戶部侍郎索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詭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效財聚會。迎神賽社。婦女有遊冶之習。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拳勇。名為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人漸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謠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證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勸災至淮。乘隙肆猖獗。臣遂火其像。檄有司。類此者盡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但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後。又造怪誕之說。更議輿情。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帥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尤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階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論河工事久未決。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至是。上詢斌。斌以前議對。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忠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上遂授介為少詹事。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月。因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臺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之。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為大學士。以斌當會議時。有漸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為言。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諭旨。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乖。罪何可辭。乞賜嚴加處分。以儆溺職。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瓌。丹等。劾斌奉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秦等。劾介僥倖求去。并劾斌妄薦如尸之人。疏並下部議。應革職。上命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諭曰。湯斌在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命由驛還櫬。下部議。郵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

奉特旨。仍如尚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名宦。雍正十年。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諡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湯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湯潛庵集目錄

卷之上

語錄二十

疏

請毀淫祠疏

書

寄孫徵君先生

再寄孫徵君先生

與田贊山

與劉心周

答耿亦楚

答耿亦楚

答施愚山

答姚岳生

湯潛庵集 目錄

答李襄水

再答姚岳生

答耿逸庵

答耿逸庵

答田贊山

答劉叔續

與劉叔續

答友論學書

答沈芷岸

答王世兄

與魯敬侯

與李襄水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

答閩撫金棟存

與王抑仲

與杞縣令王慎齋

與楊筠澗

答孫岷瞻侍郎

答陸稼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

與宋牧仲

與宋牧仲

序

黃庭集表序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贊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孫徵君先生像贊

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徽轅張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嚴禁婦女入寺然身以正風化告諭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禁賽會演戲告諭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人事外豈復有天不盡人事便是違天。

必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然後出而涉世應物庶幾不失其正。

文章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為氣得其養則發而為言成爲文章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形爲事業亦

毅然而不可奪。

能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然後能斷然於取舍得失之際用柔媚貨財以邀非義之榮及其敗也必有奇

恥。

或云衡文以收羅名士爲要先生曰使暗中摸索而得則主司與名士其信文章有靈寧不彼此兩榮若

有意求之恐非朝廷命遣衡文之意愛名士何如尊朝廷也。

人之家業未有不勤成而侈廢者吳俗好侈壞在這幾隻酒船上競勝嬉游已足廢業而又加以祀神之

費畫船簫鼓無一日休此吳俗之大蠹也。

小人不可與作緣此須留意一失身於匪類後雖欲自拔不可得易傳云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極當

體貼待之惡則君子必爲小人所嫉而多所中傷嚴則小人自不能近故不惡又須嚴也。

人好聲氣亦是病將來仕途最難自立脚。

躬行固難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積案將去。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作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

有不入於流俗者。

父一日諭燦等曰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刻刻當存此念。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

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儒者不忠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竝行不悖如官司有弗

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

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抑不愧俯不作。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

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人智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

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即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

志。

漢人全尚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卻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

湯潛庵集卷之上

清湯斌撰

語錄

自古有爲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興作之煩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所不及謀君志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而得人此總其大綱以御天下者萬世人君之道也。

湯淑原曰適聞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詩書善惡爲勸懲本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人當以禮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內自訟斯得之矣。

人生涉世盡履危機以和處之則情相合以禮持之則分相安庸何傷。

和悅中仍不失剛強有無限妙處人能如此足消磨天下之客氣而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人有雅素之守然後志不矜行不汙此學者出門第一步聖人教人求仁只是要人不壞心術狂狷是不

壞心術的鄉愿是壞盡心術的。

之爲氣節。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請毀淫祠疏

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閩閩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游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淫淫。至於效錢聚會。迎神賽社。一簣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吊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任卽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迹。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能會。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册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竿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處。經年無時。開飲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債還債。祈報必豐。里謠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稱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證。必曰五通將娶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瘋癲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歸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勸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料。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冀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嶺。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寤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小矣。

寄孫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疏。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非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斌近日體察較前稍真。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留。晤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真切。不作一體而浮游語。而善氣虛懷。令人佩服。真悔過之之晚。同志之友。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德遐福。古今罕觀。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一適遇蓋臣之使。藉手獻上。臨風依依。不盡鄙懷。

再寄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修復一載。未能盡使修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做州奇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奇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思孔子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卽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此心遂覺灑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論洛學編。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詁太繁。論說不一。雖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案。今奉先生命。欲暫緩經書。從事洛學。但做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僑會言及此。如有棄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言卽往謁。隨託代獻。不知付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搆數言。伏求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與田養山書

歲前聆雅誨。甚感渴懷。以節近恩。未得久留。期新正奉。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望。某庸劣無似。昔與曹厚庵。魏環梅諸先生游。稍稍聞其緒論。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

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使其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謂其言行。終是不善。不察。終不免為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為甚。今人起一念學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游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而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即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吾郡先哲。如軒介甫。呂司寇。沈文端。宋莊敏。楊晉庵。皆一代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人物考矣。此外或德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沒者皆乞多為揀採。但期真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人物考內原無列女。欲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乞錄示。此亦某之所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學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便則求賜數言策勵。弟偶有所得。亦隨便求教。必實實體勸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求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耿亦斐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真切。且虛懷可挹。不勝佩服。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為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閒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朋友講習。最為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梁紫。又設教商丘。數月不能一晤。此若是真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逢。幸莫錯過。臨楮不盡細言。

答耿亦斐書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請益。每一念及。為之惘然。足下英毅篤實。善黨領袖。同人仰慕。實殷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為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

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帖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心性之學乎。

答施愚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渠公。即於書筒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戌六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枉駕敝廬之先。蓋六閱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曷勝欣慰。年兄道學。為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游履所至。振衣受業者甚眾。倡明吾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慙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即歸窆矣。遠承慰存。併賜雙金。即託友人寄之。蘇門其家。偶有因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為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識之深。聞耕巖先生即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遊迹空山。造詣益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為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作。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誤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孫先生誌銘。家嗣委弟為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册。求斧削為成。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答姚岳生書

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彙於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蠶九篇。皆醇正雅常。反覆讀之。如河洛之閒。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甚。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誠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總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況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為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闢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庵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人。學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勸勉。相待。恩不盡欲言。

答李養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軀。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希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做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略布區區不盡。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召。恩慰北上。自揣疏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大。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疲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略。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稟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為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為人。久久得一貫通處。是其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調話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莫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莫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為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庵書

前歲得讀為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勸之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即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人無不踴躍。雖換閒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還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為精當。某謂人生一落。驅殼。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黏滯。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避福之念不生矣。而妖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鍛。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其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為歉然耳。張仲老嵩諱錄。使中付岳生錄示。為感。家累繁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迫。出門既難。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履。了此一段心願也。

答耿逸庵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慾念窒塞。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逼。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

有日也。承教末去窮理。使說涵養。卻涵養箇甚的。其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聚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

答田質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為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為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為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為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傳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講之者眾。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虛後日。為此病。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為。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為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文不必大興。與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為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頹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忘。細讀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日。當勉報命。徐先生慕楊序後錄。求賜一讀。夏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真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制行端方。此都門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答劉叔績書

前榮任朱裏。即奉德音。旋應召北上。未得一晤。清輝。抱款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桀驁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沖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疏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為伍。時人以為濬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粟先型。以身為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勵多士。乘茲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宿齋冷局。視為不足為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僕生平不敢為此學。以為今

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裕書

前遠承手翰。更勞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款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嘗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纒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因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欲觀。今呈覽。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傅。入仕與曹厚庵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靈。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疏。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渾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遙企函丈。恐終無緣而覲。為此生缺陷事。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答沈芷岸書

去冬恩恩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西園得馬者六人。而道丈拔軼先登。易勝欣躍。更獨荷聖恩。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道丈誠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躍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著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恩恩言別。未能略展寸心。愧款何如。某謬以庸非。處第一繁雜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天際民瞻。時際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況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章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湯潛庵集 卷上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丈左右。承催。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盡山先生。典型尚在。黎澍定庵。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與復。士君子居鄉。與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己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闕端品清修。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略陳其愚。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莅任以來。一塵不染。與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為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為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為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引謗之術。常疏。萬口權騰之時。忘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純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為柱石。士林仰如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則切。足以感動天心。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言發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二。人遂足盡職。寧稱報效也。而部下指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為翹首跂足。願聞謬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浙江監生馮景。致書臺下。不知何處清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政府。呈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膺。知己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為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己未六月十七日。

答閩撫金懷存書

先生選學宏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八閩為然。而八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丕變。然事有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泰去甚。從來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成。故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為今日第一要務。至望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迺出悔人意。表但身

湯潛庵集 卷上

在地方倍為親切。綱繆經書。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遠。不在鋪張。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
 勤度。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庸非。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
 五月十三日。復奉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前。每日五更入朝。味爽進講。無論學術疏淺。
 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應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主恩。
 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願樓南方風土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與王柳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為之歎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
 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
 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
 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足下學有原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某勉繫鉛槧。不
 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
 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
 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
 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莠。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向風。威
 嚴宜弛。恐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日。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黃。別後音問疏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輿居。劉文烈公。理學
 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樸誠可掬。今人想見
 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
 卹。輝煌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
 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為迂闊不足為。而先儒以為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與楊筠湖書

向於邸鈔讀大疏。以為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近
 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槩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
 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胷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開揚潛德。或
 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飾飾。筮
 仕常熟。惠政治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薦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通賦。
 一朝告竣。三吳精神。歡為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
 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擢舉卓異。而尊虛與思。遠賦歸來。居鄉杜門卻掃。絕迹公府。官既不達。家徒壁立。惟
 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

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為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
 採輿論。而行之幸甚。

答孫紀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為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中
 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先生勞心疏瀹。恐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
 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帶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既
 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因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
 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開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為水求歸宿之處。
 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皇上南巡。親見下河婦孺田廬。皆處洪濤之中。其若痼疾在身。此大地
 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太禹之餽澗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皇上之意。固專在
 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
 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壩。水安歸乎。歸洪澤湖
 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
 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然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
 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
 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綫漕隄。勢必大壞
 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
 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黃河南岸有毛城
 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然且留以
 蓄水刷沙乎。自碼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
 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
 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
 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鄉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
 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
 應用參茸桂附者。用參茸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
 為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
 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情形。當漸開。再尋
 訪所請射陽。德勝。平望。高郵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
 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日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萬無此理也。故曰
 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

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倘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聽聽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演點閱學。指顧萬牛。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豈惟揚近地。開一二漕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聖心。特遣部堂。若臣子可以阻撓而罷聖主之心。能安然而已乎。故滅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為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使恭候景福。臨楮匆匆。語無倫敘。伏惟鑒原。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關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思其不行。不忠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開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未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輒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如程朱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向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閭。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鑄版。肆口譏彈。曰。吾以還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扶摘其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計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計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見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果為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闡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辯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不傳。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成字。聲氣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彼毀棄坊閭。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洩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為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曾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賦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接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詳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勸之以責任之難。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名沐。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為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疏淺。錯謬恐多。為懼不安耳。

與宋牧仲書

聞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最也。以某庸碌濫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唇舌。卷數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瘡疾大作。不敢言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歎。而入設者。皆苦志苦勞。且多藝能。不充之士。榜下皆噴噴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主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斷不敢一事相干。清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也。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使之大略也。某離家三載。老母年高。借使歸省。於子老人都匆匆。漫陳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一字相候。乞為道意。

與宋牧仲書

部門奉送台旌。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為三輔屏藩。與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以相贈。事繁而慮之若簡。民詐而取之似誠。在足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庸下。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肥老榮轉閣學。某濫叨新命。同張素老進講內廷。學術疏陋。何能仰助高深。且其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較。豈能勝任。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領米之使。奉候與居。附

有請者。日下盛暑。每日進講。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腳力。不付妥當。廣中良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得即還。上借乘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其子路以之明志。或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序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豔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藁。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為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論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始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排浮薄。搜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如青儷日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為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聞。為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醇。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整齊可見諸施行。其斯為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為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為賈董不為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巷巷版門。竟日無刻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偽為哉。余亦陋無似。何足以知先生。而慙慙以序見屬。余不獲辭也。乃為之言。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壁。草情咸合。州之蔚神諸生。盡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游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

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覺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極之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已功疏。屋漏難掩。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繇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病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踟躕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眩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愛國奉公。不幾負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萬縣人。魏君名滿。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誠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書海內。蒸蒸罔不從。又賦時奉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及欲傾。慮無以仰承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獨倅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甃勉從事。采棟榑檣。礎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廡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栢桐之屬。植植于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時書燈燼之餘。儀文器數之日。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夫史道學儒林。益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言。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待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

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補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發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閒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天。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學。其斯為真道學也。否則剽竊浮華。苟為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游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在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為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恆。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陞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穎。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巖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常與諸賢列。復獨資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廡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之。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弟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象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人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千百人於堂。而語之

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閒。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糞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蘊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雖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墜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為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為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修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獨俸以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問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進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束節歸。備藩臬郡守之任。條而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燕饗。於同朝事主之時。修親睦鄰。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斯舉。洵為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靜之相業。顧軒。軒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義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期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衍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為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也。兩程子出。獨深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常奉為準的者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興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嶠嶺。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能。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釋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藝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為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為聖功之極。以至敬為人德之要。凡與

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為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孫徵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鸞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冥。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湯潛庵集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做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做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庵。公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公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句書。為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歷癸卯。舉於鄉。公車歸。鍵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泉鄒公為侍郎。欵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即修學宮。鋤衙蠶。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杯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獄。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投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辛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為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為之。打得不過。即毋為。雖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為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參。蔡壽。余光祿。化龍。皆

以音傾里。相與聯席結社。甚酒娛樂。修者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為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公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築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慶生。銘旂。庚戌進士。祀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歷以後。士大夫習為駘駘。陵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真柔道絕。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循循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輒近儂薄之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為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為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譟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惟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邳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孀人獨留。貧無以炊。除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書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為孀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借兄弟朝夕上食。祝嘏祝嘏。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制作。則侍筆劄。時四方游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為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問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之。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為多。嘗數易案。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啓未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遠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親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為之登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稟體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詈。君怡然受之。宛轉為弟致藥餌。飲食。更周郵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遂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喘喘。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呼不成聲。僮仆於路。幾死。又嘗讓塞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視渴死。常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體然驟遇此難。冀微倖獲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切嗟小民有限脂膏。上下官遊。如此層層剝削。無怪乎民生日蹙。朝廷正賦。歲歲通縣。動盈千萬。若不嚴行懲創。何以救民水火。無虧國儲。除現在密訪參摯外。合行出示禁飭。嗣後各宜洗滌肺腸。改絃易轍。凡州縣徵收正雜錢糧。務按由單科則應徵確數。如法驗派明白。開寫單票。令民通曉。毋容額外私加毫忽。仍納納戶照依部頒法馬。按數稱兌。自封投櫃。概役止許登填流水。截給串票。不許執收。司道衙門。如遇州縣解交錢糧。一依部法平準。兌收明白。即便印掣批文。送院算。水杜積弊。如有不肖官紳。怙惡不悛。仍踵前項諸弊。許諸色人等。不時赴縣具稟。一經察確。官則飛疏奏摯。役則立刻杖斃。儻有奸頑里甲。劣紳衙蠹。輸納糧銀。故為知少。亦必查驗真實。申報究懲。不得窺視殷實之家。借名納銀輕少。錢提捉拏。飽其窟壑。如有此等。定行飛提重治。本院執法如山。言出必行。斷不寬假。各宜猛省。無貽噬臍。慎之慎之。

嚴禁婦女入寺然身以正風化告諭

婦職但司中饋。閨幼專習女紅。皆宜靜處閨幃。別嫌明微。即異姓親戚。不得相見。乃聞開元等寺。何物妖僧。誘為報母之說。煽惑民間。婦女百十成羣。裸體然燭肩臂。謂之點肉身燈。夜以繼日。男女混雜。傷風敗俗。聞者掩耳。而乃習久不察。視為故常。良可哀憫。即曰親恩常報。生養死葬。自有定禮。違禮辱身。是謂不孝。何名報恩。合行出示。為此示仰該管官吏。及軍民住持人等。知悉。嗣後婦女各宜靜處閨幃。不得仍蹈從前惡習。入寺裸體。點肉身燈。如有犯者。許地方附近居民稟官。嚴拏究處。女坐其父。婦坐其夫。僧道容隱不行舉發者。解院重責三十板。枷示寺門三箇月。不貸。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江蘇地號繁盛。遊客所聚。風俗刁詐。人心險惡。官斯土者。往往以情面請託。敗其官聲。得罪公論。禍不旋踵。本院廿載林泉。六年吏局。茹藥飲冰。甘之若性。奉命撫吳。誓之關帝神前。斷絕交游。不畏強禦。受賄徇情。神明鑑之。將及一載。地方官民。頗能相信。惟是積習日久。不肖小吏。猶多狡玩。不知本院執法到底。輒欲自行嘗試。有一缺出。爭謀署篆。皆素行貪惡。敗檢無恥之徒。不知世有天理王法。雖本院大聲疾呼。猶然贈賄者。此等奸徒。可以百里相寄乎。夫百里之地。錢糧刑名。皆國計民生所關。即部選非人。本院尙當自簡嚴糾。稍有徇縱。便屬瀆職。若委署非人。罪何可道。然委署重任。而署官不能盡職。是署官負本院也。若先徇情濫授。是本院以朝廷百里民命。賣與匪人也。即其人不至大敗。而本院之心。尙可對上天告。皇上乎。除凡不自安分妄行營謀者。另行糾處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大小屬吏。知悉。各宜體諒本院督神之意。恪守官箴。無懷微幸。如本院不能慎終如始。一有徇假。不妨公揭通衢。以彰本院負國之罪。如本院清苦勞悴。自甘毫無私弊。亦求相諒。以全晚節。幸甚幸甚。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民間買地安葬。原屬各從其便。乃吳下惡俗。每有棍徒。構同勢豪。凡遇民間造墳。輒借稱妨礙風水。煽惑阻撓。肆行嚇詐。稍不遂欲。糾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羣。或毀撤磚石灰料。或晝夜掘壞地脈。甚至掀翻棺木。

打傷人命。肆橫無忌。遂至許訟紛爭。拖累破家。安葬無期。終成暴露。言之真堪髮指。本院檢悉此等惡習。已經嚴禁。不謂蘇松屬縣。其風猶熾。此皆地方有司奉行不力。故耳。合亟嚴行示禁。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民間墳塋安葬。聽從其便。如有不法棍徒。怙惡不悛。仍敢糾眾阻葬。許受害之人。指名具告地方官。嚴拏解院。以憑盡法重處。如有司奉行不力。或經本院別有訪聞。定以溺職指參。決不姑寬。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賭博為非。律有明禁。吳下有等無賴棍徒。開賭場。引誘良家子弟。羣集賭博。徹夜呼盧。良賤不分。兵民混雜。一入彀中。莫能悔悟。腰纏罄盡。流入匪類。穿窬掏摸。無所不為。開賭棍徒。但知拈頭取利。孰論奸良。以致賭博之場。竟成盜藪。貽禍地方。深可痛恨。至於紳衿。讀書明理。尤當砥礪廉隅。戒絕惡習。名教自有樂地。何乃亦以鬪馬弔為事。總緣習俗以成。莫能自振。甚至與士卒細民為伍。禮讓全無。惟憑機械惡習。久經嚴禁。印造馬弔紙牌。令其改業。孰意懲不畏法之徒。仍不悔悟。除現在查訪拏究外。合行嚴禁。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士農工商。各務本業。不得相聚賭博。陷入不義。甘蹈法網。如有不法棍徒。開場糾賭。以及私造紙牌。暗行發賣。許地鄰保甲人等。協力擒拏。赴稟本縣印官。轉解本院。究詢明白。按律從重治罪。如地鄰保甲。徇情容隱。事發一體究處。各宜猛省。無自執迷。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藝業精。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為天下冠。而效本正始。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教。莫重於孝經。而養蒙育德。莫切於小學。合行定期開講。為此仰該學教官。即便聘耆儒。每月十一日。在明倫堂講孝經小學之日。長吳二縣各社學教讀。俱率生徒聽講。月課之日。教讀一體聽候課試。其供給。各衙門分日輪備。毋得違錯。

禁賽會演戲告諭

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贖。本院不勝痛惜。如遇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醜陋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為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於田間空曠之地。高搭戲臺。開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荒蕪。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為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善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本院已屢次諄諄告誡。城市之間。稍稍斂迹。而鄉村僻處。曾未之改。深為民病。合行出示嚴禁。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曰。官學。皆中士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挂吏議。遂終流落。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巡撫感公其誠。歎為長者。察海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僕事。無學士大夫游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官況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陲。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為之。綜理時方。視為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資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歌。皆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邑驛費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鑄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為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技。點拍失度。即笑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為之洗滌。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聞。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為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徧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諸自然。論詩上下古今。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辯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為勢掃鄭夾際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彙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為應酬之文。如記序碑銘之類。為人所強。偶一為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清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為之徧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為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尚若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兩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唯乘資。唯陽人物誌。兩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顯慶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四月日葬大麓岡先塋之次。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故。義真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鏘震聳。貫宴賡。揚風挖雅。追三百。何不廣。麗丹陸。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灑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片石。至今父老。源沾臆。鄰架縹緲。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孰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歎歎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閔。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萬曆間。游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為東南人士所宗。父贊。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礪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游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游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藉卿大夫。素以公嫺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薦。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為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通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令輸租而遣之。因徧歷崇山廣谷。問作彈子嶺。大阮。歙。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游賦詩。者。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江。江。曾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為政。亦略相髣髴。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礪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章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亦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偽。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自復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死喪困厄。振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礪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恆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為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備敘。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生平交游之情。為可憫。而國家失此良史才。為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一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為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溥。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如帶丸丸松棺。勿翦勿拜。維茲幽室。哲人之藏。青鳥告祥。奕葉其昌。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親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攝其生平所蘊。必有大建。豈而令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家嗣延。卜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隨石誌銘爲請。予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崗。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蓋公。萬歷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即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難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遑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準赦免。而直省地方。近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鑰烈日之下。保無嗚呼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歸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敕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倖直慎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聞嘗有所擗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震城之虞者。仰賴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勸機宜轉輸方略。子厚敷對稱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誼。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筮登閣鼓者再。進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駁駁大用矣。壬戌五月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勸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借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陸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縣。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過單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度。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劇轉。至臨清途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

延禧。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柱言路。羞讒。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後億千年。視斯。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涇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陞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略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驍騎將軍。中都留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參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庠。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饑。捐資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衆也。初娶徐孀人。繼談孀人。兩劉孀人。最後繼許孀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人。峭健有奇氣。應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傾貲延醫。論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稱之。窆於市。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自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趨上臺。侃侃不屈。與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中立視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爲同年來也。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下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閩閩舊族。恐貽弓冶。爲不孝。延師督課。手鈔左國公毅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詩書。分其句讀。正其訓解。授不孝。爲不孝。火焚。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爲之痛。時不孝。賦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賦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即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郡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洶熾。餓饑頻仍。早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貢皇公甚恭謹。貢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其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適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聞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與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游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殮葬。亂離中。

其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壻。資匪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影蓋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為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肉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潸潸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為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為恨。振先人之緒。推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為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舉問必有什倍汝者。慮心領略。庶有進益。仕路險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豫計。古來賢豪。只因腳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愠色。後召見南苑。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共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為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民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為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即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丁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覃恩。封府君為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榮恩。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唯城自闢。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衛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為力役之征。衆聲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會同。卒如府君之議。城市畢。而鄰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借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為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荆棘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為謀。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弟子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周急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為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倜儻。洞晰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即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開命巾車。游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為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圖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歎。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己

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證。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憑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衍派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為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度聞之。亦感危證。堅志請告。幸蒙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血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歎歎。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班戒子書。揭之庭壁。班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手猶手鈔。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為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為可以承傳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以為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西之際。猶以斌經執不能合時。班年幼未能成立。為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蓋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割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諱附。恭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恭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逕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撰鄧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子二。長即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娶馬氏。封恭人。廩員公中驥女。趙恭人出。班聘廩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湖崗東南之新阡。苦塊餘息。語無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即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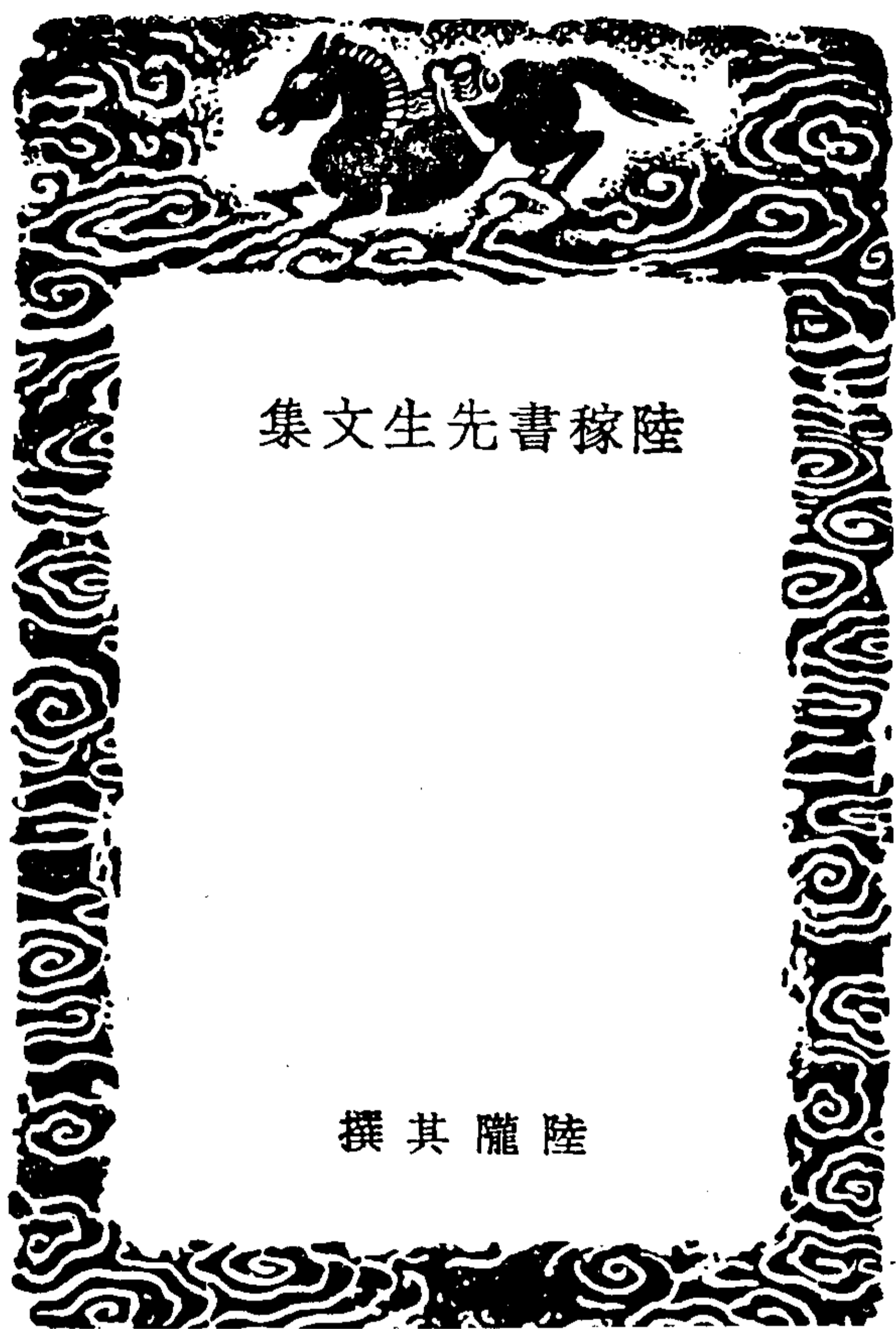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即歸乎彝倫。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何其見而體備之者難其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孝弟為盡性之基。由忠恕為達化之門。常蚤年辨志。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志聖賢之途。溯洙泗之津。及瑤篔肆。禍速清流。不避虎狼。力為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有所楮柱。而長存。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而恬然無恙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德盛道尊。徵書歲頻。衡門之閒。安車蒲輪。而先生堅臥不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而不用。學為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故畀領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臺行窩。雲物一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曾無閒乎晨昏。四方學士。負笈振衣。公卿牧守。擁篲乞言。而先生悉開導。誨之懋懋。家庭肅雍。孝慈睦。薰蒸涵育。而聞風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即頑梗之夫。澆薄之俗。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道隆。益業廣。彌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物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融朱陸之同異。與濂洛

而不鄰。豈顯無開。體用渾淪。想像其所至。庶幾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湛然不動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埃塵。此固與道爲體矣。何尋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游十載。提撕惟勉。日出而譚。至於夜分。青燈白雲。誨言諄諄。方特爲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憖遺。而兩楹之兆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牘。生順歿寧。亦可無憾於蒼旻矣。而獨是微言既絕。聖道荆榛。異端日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之教誘於後。更誰爲挽世風於既靡。疏長河於將壅。今者窈窕在卽。雞酒式陳。音容依依。而如在。旨緒茫茫。而莫尋。傷儀型之永隔。悲卒業之無因。尙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力。而上繼。

祭同年施愚山文

嗚呼。當世之有先生也。吾道之標準也。而今竟溘然長逝耶。哲人云亡。後學其何宗乎。先生之鄉。爲其江敷教之地。而大父中明公。倡教東南。與濬園南皋爲師友。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懇。見利斯避。慕義若說。常以博愛弘濟爲心。曾友輔仁爲樂。聞閭謬謬。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真誠。非由矯僞。至於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追迫。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性命。樹立壇坫。求其惻但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又宣城文章風雅。代有傳人。梅都官。尤兩宋詞人之冠。先生爲文。不尙鉛華。醇深瀟灑。而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歌。見稱廬陵。以今準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青儷白。補綴爲工。遂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墜。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幾人乎。晚歲出入承明。秉筆史局。老成宿素。典故熟聞。考據精詳。變彈不苟。儻藉以告成。卽不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汗青無明。哲人凋謝。此又不能不爲之痛惜也。某與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砥礪之情。知己存亡之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關於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隴其撰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誣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為支離視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即有二三名儒以術道為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為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為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為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為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焉迷途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諫見乎於當守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無不敬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為朱子功臣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蘇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鞠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為盜應照讎殺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詔舉鴻博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部議俟服滿仍補知縣上曰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士瘠民貧荒多孰少數年以來皇上多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初奉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糶乎若非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

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陸稼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收部遵旨盡行蠲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捐免保舉例。御史陳善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是清廉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收部通飭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台同陳善。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善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為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特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貧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善與九卿等各為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臆難。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乞即為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情實不知事情。妄味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親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上深悼之。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臨雍釋奠。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為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得旨。俞允。乾隆元年。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上特賜諡曰清獻。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上裁定。得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錢子辰字說

讀東萊博議

書四書借陰錄後

題許勛亭小像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下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又

與李子亦茂

泰伯三讓論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翁養齋教子圖跋

書座右

學術辨中

上馮潛庵先生書

答同年許子位

與雲間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示大兒定徵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與會叔祖蕭庵翁

示三兒宸徵

與席生漢翼漢廷

答崔平山

與李枚吉培

答沈友璽

答陳世兄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魏環溪先生書

卷之二

疏表策

畿輔民情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擬上臨雍釋奠表

序

荷本四書大全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傅豐來感懷詩序

同邑文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授經堂詩序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崇明老人記

墓表

中丞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二

答崑山丘近夫

與李枚吉培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某

又

答張西山先生

與鄰邑某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魯瞻弟

答阜平令潘

答張西山先生

上陳房師

與閩臬趙公

論奪情疏

時務條陳六款

風俗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謙守齋記

三

陳母侯孺人城記

亡弟向桓城記

祝文 祭文

宿廟人

告城隍廟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先府君城記

贊神文

告城隍廟雨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顧潛齋先生文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避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其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全校 平和汪奇猷

之理已具。成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秦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為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為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為。而謂太王為之乎。即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昌為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為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既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為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嗣商之志。而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考之周史。太王避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嗣商之志。秦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秦伯之讓成之也。使秦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浸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桑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秦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秦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秦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秦伯去。而太王以遐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侯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秦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秦伯成之也。蓋秦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秦伯之權在父。故逃刑釐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為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秦伯幸而終遇武丁。故釐刑之逃。止見為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

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嗚呼。秦伯所以為讓者如此。秦伯之讓所以為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秦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秦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秦伯為讓商是矣。以太王為嗣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秦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嗣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秦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秦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秦伯之志。以秦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予。且問學焉。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為哉。自古聖賢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為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為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協乎。予曰。何為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為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於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為必可學。以參贊為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句。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會學。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荷見李先生。督教令靜坐。後來看不得。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說。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為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

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皆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旨。正和為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跋讀齊分年日程後

讀齊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循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會頌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為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為教。人自為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齒牙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版流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鈍敏各異。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為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註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修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邊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邊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為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於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邇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註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故程朱之於古註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荀卿之言。管仲之論。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槩。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為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

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湖之學部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墳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為支離。是故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之法也。而孔孟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借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借陰錄示予。謂之借陰者。其大旨以為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為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緊要為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借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為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為腐腐之資。以程朱之解。為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為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為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借。亦就知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為可娛。以勢利為可慕。以辭章為可誇。以虛無寂滅為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為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滌溪。而未嘗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袖釋徐子借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驛鈍。作乘燭夜游之計。以庶幾無愧於徐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養齋翁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烟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顧盼自得。而人聞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詠歌而歎美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難。而其收功不一。無論溺於佛老。汨於詞章。薄其心而不可以為教。即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真知聖賢之道。熙熙攘攘於名利之中。為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既定。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吟唔松石間者。行當為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矣。

題許助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之徒。沈醉風雲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句有一句之益者。其惟濂洛關閩之書乎。知我勸學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水所詠。必係尼山刪定無疑也。

書座右

楊慈湖知温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日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於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不可為調。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書之壁間。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者所當汲汲哉。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則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之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敬。則亦言靜敬。靜敬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不知其顯假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襲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偏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道。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薄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誠行。為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襲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禩之際。風俗愈壞。禮義墮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債事。

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清源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質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為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乎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顯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顯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顯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為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顯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徵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顯之學。雖竊矚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沒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有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為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不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

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之病。而學術正者。有學術之病。而天資美者。恆恃其勝負之數。以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而卒為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清之顧亭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為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為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為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者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慳然。而謂慳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為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為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為入門。不以物格為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為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隨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隨其言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為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為支離。輒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自起鎚鑿。始於新會。盛於姚江。

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瀆而不可止。其為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間非無大儒。嗟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間。不能一以考亭為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蕩矣。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以不分經傳為。是以格物為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其二者。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為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庵。近溪。顯樹。姚江之轍。以與紫陽相角。即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為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庵之學。最為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為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為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闢門戶。自起鎚鑿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為師。何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隨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真偽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慎別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沈深積學。去取之心。必有定見。所輯五先生語錄。不諱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察。臨楮神馳。

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踟躕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轍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困陋。惟高明終教之。隨其言竊以為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思其不行。不思其不明。但當求人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日為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

不可則又為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偽亂真。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為同說。此誠尊崇往古之盛心。然皆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即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弊。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思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為嫌。則陽明固管仲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濶之學部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為是。嗚呼。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為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為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龍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為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為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磋琢磨。能造人才於粹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途奉為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龍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劉蕡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為何如。特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并塵台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汗。至來札以國典為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為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論。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苟況。揚雄之徒。皆皆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為激論。涉於橫議。豈可使真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為害非細。且即欲取其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醫。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曾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并祈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開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獨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慮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既。重訂垂棘。并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尚未見初稿。一編。希并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邑。擬於莅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

頒。深感殷勤至意。但隨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值國步多艱之日。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繭絲。生平常願自樂。行且冰蘗。知甘。然何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頰。先生理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泥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一分之益。即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完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何如。此時此地。為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間。何如物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開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辭章。胡敬齋諸錄。尤為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繫。弟已為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與雲間陸都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間。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涸。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為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為天下根本。當今欲整頓頹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為於舉世不為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為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開在玉峯。晤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曾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培。居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居生為亡弟幼培。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易勝悚惶之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恩惠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泉鑿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隨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疏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隨其為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為廢墜。其害非細。其實隨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隨其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為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真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能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處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疏慢之罪。不可言狀。茲

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蕞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卓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礪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溯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嗚呼學雖衆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擇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尚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恨恨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闈使者得老師札即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菲材荷蒙提掖驟得一官輕履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疏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味味即爲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壽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蛇蹊未寄舍親北來即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培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培欲復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賢傑也吾培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培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妥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乘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培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即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即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培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尙未完局秋涼常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片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識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當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

病工夫只是縣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陰心膂方裂不能一敘契闊悚傷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幽莽未能備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己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槨附葬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棺弓有君即位而爲梓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附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窆室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態度之言不足據也宬中不敢久緝符使思恩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君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節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焚燒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唱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倦倦之意但隨其明歲已受處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親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曾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尙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尙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譬如危瀕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恩惠草復并謝降誼不盡欲言

答某

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為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如此。真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為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為孟子後無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恩。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會叔祖蕭庵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恩。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乘味之義。覺得味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為味。凡親友來者。或語言。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味。猶有限。無心之味。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雖然。莊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乘味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獄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想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夫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味而外無夫。千里遠憶。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非一日便可投拱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可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穉子愚蠢。未可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歸耐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為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為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不以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以為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示三兒宸徽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

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開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

答張西山先生

悲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隨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開隔。無緣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莅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懽。儲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為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作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思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為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為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開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產。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遽行。不得稍致寸敬。悵歎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鶴面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為撫字。我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為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疏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為。此外非所知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恩惠草復。不盡欲言。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聞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

要語。為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論集解。係此開新刊。雖為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遠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使如終日觀面也。

與李枚吉培

舊歲懸望培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闊。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最精。曾尋看否。此是晚村臨歿。卒為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思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為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倘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務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為不失本心。不識吾培以為何如。暑中俱各平安。勿煩挂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為歉然。人歸思恩。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為之三歎。居官懷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甘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反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為鏡。方能自照。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思恩。武脩。觀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經。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為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脈。先生鼓倡其開。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各見一斑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為怪。尚在兩歧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況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翔。至貴治之肅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敵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册送府。未見批轉。即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既。

答陳世兄

契闊之久。數載以來。鹿鹿鹿穴。山川開隔。未得一候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

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倦倦。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洩事。幾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沈。何足以煩知己耶。思恩未及作札。晤時幸一留意。臨楮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倦倦。最荷垂愛至意。但聞其自承乏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發半白。精力漸衰。既不能有被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為己為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為大賢所矚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閒。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為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一否也。況復蹉跎耶。特愛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倦倦。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工夫大進。不勝躍躍。以此入場。不難舉。登。而面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有不安全之說。進者。須立安腳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逆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為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屬至屬。恐習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啜兩丈。忽臨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聲。欣慰何如。隨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不意復為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學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驚駭終不能追隨。是不得不勸導。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髮半白。平生學業。汨沒簿書。恐為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上魏瑯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魯龍。人間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矣。隨其浙西。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為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踰此。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胸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為得人。天子亦倚以為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懸。隨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

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真儒。隨其益。怦怦動於中。以爲此真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俯贊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踟躕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未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敢近。此生將汨沒無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敵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綮以色笑假人者。乃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真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既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敘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脩書自述。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輒造於公卿者。詔諛之徒也。有鴻才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敘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不敢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生平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不敢以輒瀆也。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與閩泉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間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乘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況八閩爲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峯之徒。皆係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操。肅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嘗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尙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思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聞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望。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



地畝不准概闢。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穩定。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積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為皇上陳之。伏祈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為孝道為萬世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皆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任守制。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壞。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皇上之定奪。但恐奏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睿鑒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為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壽。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為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不開也。敢為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為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葦。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葦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過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

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睿鑒施行。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為諸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陞辭復承天誥。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為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備。合行諮訪。為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為故套。動製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疾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燹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詐。急如星火。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家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聚。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為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燹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贖之銀若干。以上年所贖之銀。留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以紓富家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詐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幾輔。次推之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畝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稍遲。所墾之地。已枯之石田。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劾。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為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家寥寥。職竊謂此等荒

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旨。始准豁免。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與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職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禹垂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實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誦。驟然興舉。其為擾害。必甚水旱。職職思歷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請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閘若干。工費若干。築成幾輔水利一書。進呈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誦。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為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能如靈壽者。既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縣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職謂此等窮縣。當稍為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某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倉即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曉曉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為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毀賢者之財。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寄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其人而不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不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貧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

復者。敢為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求公平。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以刑。其甘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貧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儒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財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能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條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窮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偽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即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榮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職觀直隸各州縣。見在之丁。已不為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有丁溢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為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儘或虛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囊。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而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為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士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士豪衙蠶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為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為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擬上臨雍釋奠禮成得幸蘇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敕諭師儒勸修學業羣臣謝表會摺

伏以聖帝有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義文，爰紹千年之遺緒，釋微言於漢典，一空近代之腐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為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為務。故米廩替宗之制，服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勸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親，即湯武無以成理。自熒灰起而法律為師，至漢最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校止為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日為迂闊。既鉅典之罕重，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鑿義書之內，夏侯張竊，競爭孔壁之中。馬鄭為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命之準，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平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有崇文法古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即白虎之辨，盛傳於東漢，然非有尊儒崇文之實，則討論亦屬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時為接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徵賢，非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敏性成，仰齊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太平天子。願念太學為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濯。懼其衰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懼其習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笙朝馳，瑞氣借轍，尊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燿，火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非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難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為讖緯之策進，惟乾書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關主德。堯典為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請，昭然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踊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斯。聖主猶焦勞而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闕。予一人深宮考道，固當懷良玉未琢之憂，爾師儒學舍潛修，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謂。其務勤修夫學業，用以其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漸游夏，論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各敷陳，讀案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強之義，成協和之休，以上聖為必可幾，功勿間於寒暑，以至治為必可及，念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樂絳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尚乎月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靈輝普耀，撫卞下世之歷，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為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為之益定而頒布之，而又為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佚之民，則鄉大夫州長問皆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

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為迂闊而不暇為，開有賢者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如古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如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為之所，愚以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所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細，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做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於奢儉澆漓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為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為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為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即以風俗之淳樸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秀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為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探蒙引存疑漫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歷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過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難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蘊。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

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與義。大全諸書所不及。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慨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感於後也。故嘗積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眾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開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皆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為是直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漸浸漬。不可復變。即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洞心駭目。汨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拔。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墮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鑿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視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為規矩準繩。洪永成弘之閒。上非此不以為教。下非此不以為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衆其乘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為迂闊。則以為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武塘周永瞻先生。隨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隨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難。貫串義理。固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為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為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為學者倡。今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為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詭於正。駁駁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隨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學術之不可不慎。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隨其之言為不誣乎。敢序以賀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真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變為大全。縣示於上。以為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閒。至

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思不行。不忠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為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為集義一編。胥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宋儒為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沈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啓頑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為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為怪。皆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說。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警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黃陶庵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為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為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筆以為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為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為迂闊。謂功利為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為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難駁。雖欲淵澗潤色。自附前賢。如篋人之裝。為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為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為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為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為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耀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真集遺文以傳。而為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傅覽來感懷詩序

傅子覽來示余感懷詩一卷。磊落纏綿。有唐人風。工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其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子細階珠休彈雀。商量寶劍莫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兔營三窟。閒看祥鸞振九苞。能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為傷。雖怨而不為對。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馮煥之窮。哀鄭度之老。寄悶於嬰嬰。懣懣。打愁於黃鳥。芳草。對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暗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傅子勉之矣。

陸稼書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會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之程朱。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斷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自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梓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程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顯正者。請余錄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衝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錄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督歙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

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為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為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樑椳。廣深修短之法。非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為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真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質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魯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為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廈曲榭。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鶴鳴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並其辭亦不能善。糠粃雜陳。稂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冒昧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問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瓊珠。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為己任。而況煌煌功令。以仁義為鵠。以六經為羅。以洙泗濂洛為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起蓬華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益蒸蒸日上。相與築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思。上追秦漢。下浚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願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爛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真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而有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即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為明道紫陽自恥。毋徒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為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即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益其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為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洒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為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為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為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為學成。不復知人問尚。有當讀之書。當為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墮。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豈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已離破。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

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為基址，以濬洛關閩之書為根本。以先正醇厚樸之文為教率。使自移提有識，即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賀夫。悼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為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課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為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嗚呼。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為轉移風氣之人。勿為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日某日。為吾師張子誕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開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為。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為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濬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為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為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生平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決於肌膚。滄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衡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真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籥正祭器。獵較所同也。籥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為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為籥正。無謂烹羊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沈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相助。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掃去秕糠。濬洛關閩。於赫有光。纂成嘉編。昇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力學。脫去膏粱。乘算於靈巖。聲洋洋。以其家學。惠我宮牆。既修廟貌。以及門箱。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多士。奮於網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五。聲。濬我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人道之航。必窺程奧。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真傳。庶幾勿喪。俾我師譽。如山如閩。笑彼愚俗。味厥短長。何以嘉師。旨酒承筐。以吾視之。是日色莊。吾敬吾師。豈在豆觴。

潘泗庵先生壽序

余嘗讀昌黎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為郡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為汴人程大中公平乎。程生於乾興景祐之間。今

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凡為人子。宜其宜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平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為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為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丞。大中公平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既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白首而未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問。無已。則亦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泗庵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不減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間。遭遇時變。以韜略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衛霍蔑如也。矚力方剛。勳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第是。蓋鼎鼎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遠亭者也。為營平。為伏波。洵樂矣。為殿中丞。為大中公平。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為憂喜。而必以為為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清之具也。定性齊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類考叔之羹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釋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真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翁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間。泗庵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間也。其為樂何如耶。其為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顧高與程張。其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與程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強也。撫民以慈。而繩奸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為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髣髴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正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翁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備之。不可。隨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讐。孟喜。趙箱。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皋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宜曲任氏。皆以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為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庸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載其言之由。

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滹河。一南流涿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即滹河。在涿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縣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即徐水。水合流。至新安縣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册河。至安肅縣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苞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即苞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滹河即桑乾河。在宣府西城西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鑿山堡。口經山下名滹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日。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滹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蔚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蔚州。邊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滹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述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有大陸。有九河。有衛漳。有恆衛。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即任縣鉅鹿隆平軍晉之大陸。衛漳即合滄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滹水。或以爲即滹河者非也。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衛輝之衛。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垣濬縣滑縣。東則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間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開河決陽武。循瓠子口故道。東流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荆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經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國之所係。豈淺鮮哉。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莫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素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艱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腐。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

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涿涇周我園家。與雲開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會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每焉卜治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開。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將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蚤發伯。則午餐仲。晚發叔。則明日蚤發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榻。榻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榻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買果餅。啖之。榻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游。或博奕。或博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其所游家。並囑其家。詳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聖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子背。號艾賢。以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共撰所通行路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蘇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寧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擢雷連亘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寬而卻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度割窮民。皮骨殘盡。使無人焉。覆瓿嗷嗷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尙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蕘糶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靡仿勵吏無腹民生而撻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削。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遺幸伶人吳。枯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糾維不至。嗚呼。公之

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培克甘脂草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難繼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引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戰場者，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難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頽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治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隨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勵之，及隨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開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既非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謂隴其會備員公之字下，且管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疏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引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戶部尚書侯公恂者，孺人之祖。尚書子方城，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於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興人。祖少保端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婚焉。朝宗既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即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營營無依，遂就婚商丘。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丘也，伶仃踽踽，孺人安之，不以爲苦。子萬既壯，務讀書，好交游，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爲厭。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襲一幣。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紵黃。霜日雨薪，斂荆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真，惟做好人是真。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其胸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閭閻，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甚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則孺人之風，豈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既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爲子萬謀妾，有姁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嘗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在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字友唐，妣戴氏，祖諱弼胤，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憲，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遇，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爲城府。人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寬厚爲主，事閭閻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貧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貧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效，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塾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精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月初二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衛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曆丙午三月初六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隴其出，長隴其，康熙庚戌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焱，次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北餘圩祖墓之東。亥山已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略如此。吳天閭極，嗚者痛哉。

亡弟何桓壙記

此吾弟何桓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肇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母，弟繼十二，孤苦相依，備及酸辛。弟幼讀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大地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子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獵取不義，爲父母羞。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子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卽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

之日弟病已篤。開變旬至。牀下一。憫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經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因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待二親。旁不應衰經。然弟之性。惟於垂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視。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毋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繼四十日。其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娶馮氏。皆無子。以隨其次子。宸徵為嗣。二女。一育於隨。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諸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隨其技。淚謹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徵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區。盡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瘡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應故事。在今對越。實天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陽。願洽於時和。而民無天札。願惕於民威。而民無愆惡。願虎馴於林。麟馴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沈寃。神屬余智。山有伏莽。神佑余威。欽哉。帝命。毋隕而越。余其德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隨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隨其受簡命。來莅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苟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存潛消。神之賜也。惟神察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誠隍廟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命。以莅茲土。隨其受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隨其不恤其民。則為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為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者。惟禾麥是賴。乃幾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隨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隨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隨其。而雨露之恩。非隨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土腐雖潤。猶未霑足。神其為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困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尚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主懷慘相。漚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將干神聽。豈期未臆。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未厭。仍告於神。神不為消。復宜厭靈。自晝而夜。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脈。徂隍徂畛。禾黍芻蕘。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舉。聖伊傳之蘊。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庶歌颺言之治。致風儀。猗猗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如不及。待耶。公之英傑茂實。彪炳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間矣。繼自今而往。升徒之晉澤。潤海內。沒生民。為國家霖雨。舟楫。為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翩然莫顧耶。隨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之言。隨其奉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繼策。以翼其懦。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乏恆陽。聞訃驚悼。既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片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柳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砥礪。務崇虛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勳。簿書期會。以答其君。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緊維夫子。絕類拔萃。惟政惟學。咸得其真。發揮墳典。掃除積塵。洛閩遺言。藉以不泯。以此成己。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磅礴靈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漣。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指示諄諄。隨其不敏。迷於道境。常恐汨沒。與俗皆淪。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薄除夙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容。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近在郊坰。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尚德緩刑。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神服膺。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傾。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瞻羹。自今以往。何所取正。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肴。旨酒兕觥。願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為恥。在野者。知以干利為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徵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何如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者。之詩書。而不愧者。蓋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開氣所鍾哉。隨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隨其待罪。嚙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詩。獎其葑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為嫌。聞其罷黜。則搢腕不平。不顧恩怨。即隨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隨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

以負大賢期許自愧。又未幾。以憂出都。即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曾先生必且得告者之過。願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處之九重。復其舊職。隨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又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隨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功。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寧樸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爲重者乎。隨其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曷其有極。祥麟鳳凰。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填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爲生我大史。羽翼王家。表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昭令子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遭此憂耶。夫期頤之數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赫奕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之瑞。即公之爲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即公之爲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閩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隨其海濱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既悲公之仙駕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既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墮。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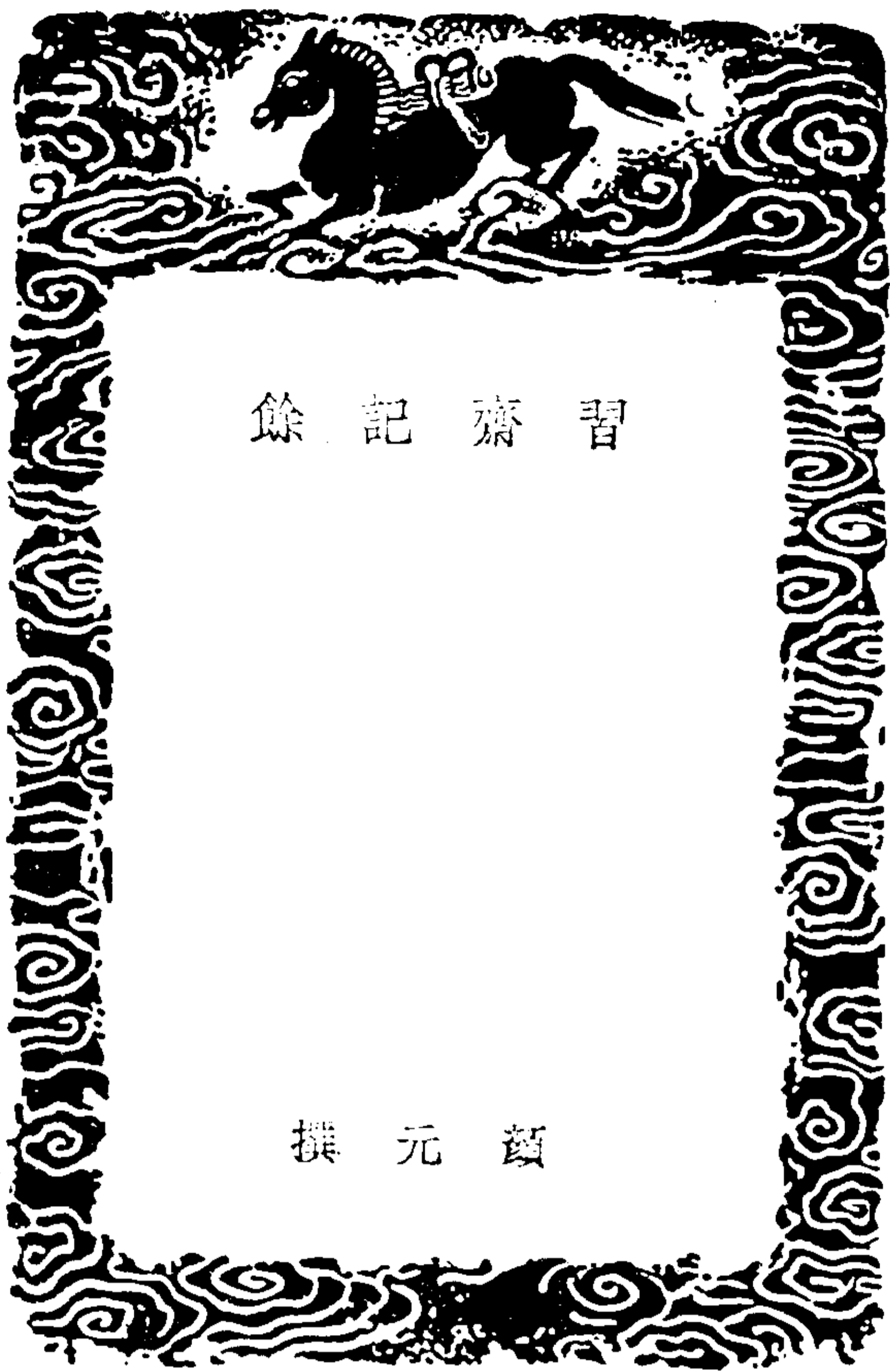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乎其容。藹乎其言。侃侃開關。昔誦其文。今見其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官。喜得親公。公來遊我。會於舟中。默然話故。不惟契闊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德。迪我以政。而助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計公生平。惺惺爲心。東歸勵行。與物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爲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爲乎。世俗滔滔。競於浮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迥狂瀾。而顛阻搖落。曾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其用。又何爲予之。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若遇若不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盛。相與請於帝。默持陰謀。俾返於淳樸。而濟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爲正直。沒必爲神。公往依

之。切礎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隨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遠之氣。淑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靡不厭厭。執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不可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泉。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片。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習齋記餘敘

習齋記餘者先師顏子手著也。齋以習名者何。樂世也。樂世者何。世儒口頭見道。筆頭見道。顏子矯枉救失。遊論語開章之義。尚習行也。餘者何。對德言之也。謂吮毫濡墨。非身心正業。直緒餘也。餘似宜舍。何爲記之也。先生發明正學。矢口捐管。皆以文載道。非沉溺雕蟲也。惜藏弄不肖。遺稿殊多散亡也。鉞也不敏。彙而輯之。類分卷益。敬存梗概。亦不敢云擇焉而精也。凡我後起。撫茲遺編。全豹可想。周情孔思。斯文信在茲也。

乾隆十五年歲次辛未端月下浣受業門人鍾駿識。

習齋記餘目錄

- 卷一……………
- 大學辨業序
- 未墜集序
- 泣血集序
- 通俗勸世集序
- 刪補三字書序
- 美惠方集序
- 送彭恒齋尹長洲序
- 送王允德教諭清苑序
- 送張文升佐武形舍并鹽城序
-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 崔孝子庶業序
- 烈香集序

代族人賀心沐叔仲子吉人入泮序

一七

卷二

給王法乾書

給王順乾書

給張爾翰秀才書

與劉煥章論禮書

答劉孝廉煥章書

給高陽孫衷淵書

與何茂才千里書

答何千里

澠南書院記

勉劉茂才君顯

答陳端伯中書

答清苑馮拱北

給賈子一書

給彭永年書

答趙太若

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

辭魏帝臣見報

答李植奏

殺日筵記

王餘厚傳

孝慈子傳

九異傳

賈處士傳

節白李處士傳

散逸翁傳

備者彭朝彥傳

筆工王學詩傳

瑯嶠王廷秀傳

尋父神應記

二烈婦傳

孝子王化麟尋父記

評潮州謝表

柳下坐記

卷二

卷五

卷六

答許西山御史書

初寄王法乾書

與都察院許西山書

上太倉陸榕亭先生書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

寄祁陽刁文孝

上刁文孝先生

答刁文孝先生

再卻刁先生請

與上蔡張仲誠書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與河南道御史趙用九書

上張東巖通政書

給易州李孝廉介石

寄桐鄉錢生曉城

與湯陰李甯居

寄陳宗文

與王篤周

答陳子彝

卷四

上本庠王廣文書

初寄王法乾書

習齋記 目錄

四七

八五

評答孟尚書書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評柳州羅池碑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總評王荆公上仁宗萬言書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王學質疑跋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語

人論

雷將軍論

韓會狀論

廣羽父弒隱公論

論開書院講學

卷七

曲阜祭孔子文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初至漳南釋菜孔子廟

祭鄆陽刁文孝文

祭友人王五修文

祭壯譽王義士文

公奠李隱君諡孝慈先生文

祭李孝慈文

祭宿言張公儀文

祭石卿張先生文

哭涿州陳國鎮先生

祭洞雲吳師文

祭邑令羅致亭

祭任熙宇文

祭魏帝臣文

再奠大來閣封翁文

哭湯陰李宿居

哭奠會友趙太若

祭節白李處士文

哭奠友人馮繪升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祭彭朝彥文

奠王孝子全四文

祭者德宋府休文

哭王興甫

祭顯考關東公祝

祭無服楊子文

公奠賀母宋氏文

卷九

題論禮觀于鄉二章

題寢公間

禮運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書王子雍家語片後

題非十二子

子思子西諫遊荆臺

擬展喜卻齊帥

問平勃之子泣懷英之子唐其成功孰難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卷十.....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居憂愚見

明弔奠禮

置木重不用魂帛說

祭門神齋款

祭戶神齋款

祭本宅井神齋款

祭竈神齋款

祭中雷神齋款

巡捕朱公行實

父顏長翁行實

鍾行一行實

題記前示鍾鏡

李母行實紀略

習齋記餘卷一

大學辨業序

博野顏元著

孔子而前持世者凡繼天子民之事。皆日長日盛而氣運以日升。堯、舜、湯、文、周、孔。成已成物之法。遞明以備。夫人而知之也。孔子而後持世者凡於古聖成已成物之事。皆日消日衰而氣運亦以日降。夫人而知之。夫人不盡知之也。昔者孔子歿而諸子分傳。楊、墨、莊、列乘間而起。鼓其說。祖龍遂毀井田封建。焚書坑儒。使吾儒經世之法。大學之制。淪胥以亡。兩漢起而治尚雜。儒者徒拾遺經為訓。傳而聖學之體用。殘缺莫振。浸淫於魏、晉、隋、唐。訓詁日繁。佛老互扇。清談詞章。譁然四起。禍積而至。五季百氏學術。一歸兵燹。堯、舜、周、孔之道。更孰從而問之乎。宋代當舉世憤憤。罔所適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濂、道、士、陳、搏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親親之。暗中二氏之奸詭。而明明德之實功。涸矣。相率讀講註釋。合清談訓詁為一堂。而習行禮樂兵農之功廢。所謂親民者。無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於堯、舜三事之非。周、孔三物之物。個個而趨。而古大學教人之法。秦人強使之亡。而不能盡者。猶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禍。倍甚於唐。道法淪湮。人才寥落。莫謂虞、夏、商、周之文物。盡滅其迹。雖兩漢英雄之幹濟。賢守令之政務。亦莫

及焉。而語錄恣其張皇，傳肆其粉飾，竟若左右虞周，頡頏孔孟者。試觀後世之國學鄉學，尚有古大學學習之物否？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尚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而靜坐語錄中有學，小學大學中無學矣。書卷兩麻中有儒，小學大學中無儒矣。聖道之衰，母乃已極，與孔子在天之靈無乃傷與？僕為此懼，妄有存學一編，復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而於六藝尤致意焉。謂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其斯非心頭慧覺，筆端剽竊，所得假冒矣。未敢自是，博求有遺，以自束，得父事者五人，吾友李子璫之父晦夫先生其一也。李子夙佩家訓，而又仰承其尊人命從予遊，訂予存學曰：是格物致知本旨也。更博稽古經，根據聖人成法，指小學大學及學與行之次序而為大學辨業學規，纂少宰果亭徐公、少司寇匪菴吳公見而歎曰：此三代前大學舊法，孔子之所祖述，蓋章孟子所謂規矩也。若以歷代之消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歷代之降可自今日升也。相與捐俸付梓，李子攜以見予，予曰：自儒業晦，禪宗文人書生皆曰：儒是著何不統顏曰：儒者本業，子其再與同志諸公計之。嗟乎！僕幾教矣。兼賦質愚謬，惟堪作隨間沮溺，雖妄思明孔子之道於萬一，亦謂異代或有妄信如揚子雲所云後世復生子雲之說，不圖當吾世得李子以廣吾學，乃有嗜好之異如諸公者，草莽人聞之喜如空谷足音，輒玷數言於諸序後。

未墜集序

予世之罪戾人也。少長城市，輕薄不檢，十九歲從端惠賈先生遊，始改削廢行，未幾遭飛禍，困窘中思立品，退而居野，鄙甘貧服粗，勞身以事親，以為不墜貪污害富即人矣。廿一歲始閱通鑑，以為博古今，曉興廢邪正，即人矣。曾不知世有道學名也。况知有朱陸兩派之辨乎？况知朱陸兩派俱非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乎？同里彭翁九如以詩畫交當時士夫，時為予道語錄中言異而問之，因出陸王要語示予，遂悅之。以為聖人之道在是，學得如陸王乃人矣。從而肆力焉。迨廿五六歲得見性理大全，遂深悅之，以為聖人之道又在是，學得如周程張朱乃人矣。從而肆力焉。於家鄉孔子位前題明道諸儒主，次四配下，朔望拜禮，出入告面事如父師。於通書稱周子真聖人，於小學稱朱子真聖人，農圃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云得太極圖一以貫之，至康熙庚申，遭先恩祖妣大禍，式遵文公家禮，尺寸不敢違，覺有拂戾性情者，第謂聖人定禮如此，不敢疑其非周公之舊也。歲稍忽知予非朱姓，哀殺不能伏，慮中偶取閱性理氣質之性總論為學等篇，始覺宋儒之言性非孟子本旨，宋儒之為學非堯舜周孔舊道，而有存性存學之作，然未敢以示人也。歸博來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儀，予本志也。迨辛未遊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話，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乾，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則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蓋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其如儒統何，其如世道何，於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乃斷與之判為兩途，望天下之急會。

後世新局，力復前聖故道，則或不至終此乾坤，無復儒道也。豈敢犯之哉。豈忍悖之哉。不得已也。吾友剛主李氏最愛我者，深憂吾獲罪前賢，輯諸儒論學曰：未墜集。蓋欲使天下後世知諸儒之言亦有合於吾說，吾說為不謬於諸儒，順其勢而救之，使道明而予亦無罪。意甚善也。然吾深痛三事三物之道，竟亡而天下無儒，不能作道統中鄉愿矣。嗟乎！端木子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道在人身而未墜也。今觀諸儒之論，在其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堯舜周孔者，豈也。言之不悖於堯舜周孔者，亦墜也。故予讀之而心益傷。雖然，策我者至矣。予之視聽言動果克已復禮踐形而盡性也，則存性於身矣。諸友信拙言而皆踐形盡性也，則存性於世矣。予日以仁智諸德，孝友諸行，禮樂諸藝為學，則存學於身矣。諸友亦皆以是為學，則存學於世矣。否則四存諸編，亦猶之諸儒之論而已矣。其墜也無乃更甚焉。

泣血集序

儒運之降也久矣。堯舜之道，周孔之學，微獨習之行之也無人。三事三物之言，並不掛齒。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從廟庭，知郡邑，塞天下，序里塾，中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藜爽，個儒之氣亦無之。間有稱雄卓者，則又世間粗放子，故僕身遊之地，耳被之方，惟樂訪忠孝恬退之君子，與豪邁英爽之俊傑，得一人如獲萬斛珠，以為此輩尚存吾儒一綫之真脈也。凡訓詁章句諸家不欲聞，即有告語者，輒思舉手塞耳，因痛誤蒼生之原，不忍聞也。客歲遊祁陽，趙台侯齋請清卿安先生致仕歸，言鹽山有道學先生，倡學瀛海，從遊者甚衆，惜忘其姓字，僕喜吾北地有明道人也。憤然曰：不晤此老，論十載矣。可就候之，即訪其人。躋室叙淵，問所見，亦訓詁家學，出所著書授予，予一振置之。先生設酒肴對危，問未見異色人物耶？乃述其序有褚子澄嵐者，豪爽談諧，轉復復恂，謹整飭，且孝思純，生事盡禮，死事盡忠，予憮然躍起曰：是所願聞也。自此僕胸中補一澄嵐矣。願何日東遊納交乎？安先生曰：交之有道也。因出其泣血集示予，謂褚子情我求四方君子，奔言請以煩記室，予拜手以寡陋辭。先生固命，遂攜歸，讀其父笠叟先生傳，因思吾益友李剛主之世父保初翁諱成性者，以順治間遭賈食貧養親，康熙初授府判，部檄催仕，固以親老辭，予嘗私益節白為之傳，笠叟先生何其似李處士也。其淡定不事聞達同也。其薄富貴甘貧賤同也。其辭官孝親同也。至於恤困保孤，大仁人之作用，窗杖箴銘，無愧山川草木，術聖賢之心傳，則節白處士又遜席矣。噫，淡定性成者，多短於利濟，排難解紛者，恆懼其機術，笠叟先生何其體用兼長也。豪爽談諧者，必失之粗放，恂謹整飭者，易困於腐迂，澄嵐子何其狂狷駢擅也。跡其父子之品，大抵本之正德，措之六行，具堯舜之一事，三事可進也，優周孔之一物，三物可充也。素所望存儒脈一綫之真者，其在斯乎？夫忠孝恬退，豪邁英爽，有其一焉，僕願執鞭，况兼善乎？有是父，僕將因以尊其子，有是子，僕將因以尊其父，况世濟乎？然笠叟先生已古人矣。徒披流風耳。澄嵐子縉吾胸，何日一炙顏色也。聊叙此以誌企。

通俗勸世集序

前明都察院僉都御史甯陵呂新吾先生，諱坤，字叔簡，又字仲子，神廟時有用傑才也。予辛未南遊，過汴

得讀其呻吟語。歎曰。近世大儒也。至郡陵。王子次亭留于古三停岡。見四禮疑翼。又求訂評其質政錄。先生大學術。大經濟。益深歎服。今年仲夏。屢歸公。兩郝子聘于津南書院。手持一冊見質。則先生父天理翁小兒語。先生又續之。演之。又宏約。好人。因戒諸歌。凡六種。讀之。亦有染宋人禪習語。且明為釋氏談。如笑和尚前生。今生閻王等。則何以訓。公函求修飾之。子因借易一二字句。為先生贊學術也。可為小子正蒙。後也。亦可然集冊無括六之名。子以其俚語入人心而善鼓舞之也。顏曰通俗勸世集。丙子仲秋博陵布衣某謹識。

刪補三字書序

三事。六府。堯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藝。周孔之學也。古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養德。出以輔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舉職。六經之文。記此簿籍耳。况無用詩文乎。漢宋來天禍儒運。章句之學行。而古聖之道亡矣。即如此書。當蒙養之初。豈可徒以書文名色。聾其耳目。不令習行聖人之道。並不令知聖人之道乎。故補之。正本也。不出聖手。何為經。改名書。惡僭經也。本禮運。訂十儀。舊文不明也。詳周禮。補儀禮。以記為傳。惡亂經也。補五子。正學也。首補三皇。後續元明。備史也。尊蜀漢。黜二國。正統也。刪梁皓。老泉。勵童無取也。削詩文。女子。進維妾。重有用也。述堯孔。期作聖也。或於端蒙之功。少有助乎。康熙庚午博陵顏某謹題。

美惠方集序乙卯

集者何。方也。方何云。惠也。轉病為平。回死為生。取斯人而納之壽域。仁者事也。故曰惠也。惠之以方何美也。孔子論政。五美之一。有曰惠而不費。蓋費而不惠者。勿論矣。即使費而惠。恐濟難備。且施易竭也。其與美也。幾何。故惠出於費。雖帝王卿相不可繼。况布衣乎。此因之說。所由尚也。是集也。方取其易知。樂取其易辦。人人可立致。處處可使采。一啓吾口。而病者平。死者生矣。一舉吾手。而病者不勞。死者不勞而生矣。孔子之論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吾之論醫。因民之所生而生之。故曰美惠方也。美惠方何為集也。吾師金玉先生。自童蒙誨某為儒者。學撫之。如子。諄諄望某以出身從政。庶將舉孔子所論者於身。親見之。媿某不才。甘蹈於醫。然銘佩師德。罔敢一日忘。惟是就養無方之職。久曠。客歲秋。既遣乘奉迎。而師不樂遠出也。已而某親攜不腆。以進酌獻。薄夜。遂侍寢。師蹴某曰。吾不醫。邇聞病來者踵相續。以應為謀。輒效。殊足異。某曰。嘻。殆天將以吾師生一方乎。某知所以養師矣。請進得力單方。以廣師之仁。即有儀酬者。取其報。義也。即有食物酬者。權代某養。亦義也。於是集美惠方。

送彭恆齋尹長洲序丙午

占卜家有自春時決終歲豐歉災祥者。蓋天運翁聚之後。精粹之氣方布。此時醇厚。則發育有力。夏之長養。秋之成實。冬之收藏。舉視此矣。而又何疑於人乎。故家修之學。養氣節。服官之設施。所由繫也。吾里恆齋先生。幼失父兄。孤苦特甚。而能挺然奮志。淬礪自強。博極羣書。遠昂行己。十七八為人塾師。體範即以尊嚴著。其既遊庠。因捐糧而諍縣君。直聲滿四境。本邑鄰都士夫。輩殆無不想望丰采者。順治初。御足科。

名。方持鋒岸。親知或勸。應鄉選。輒怒。跡其幼學節行。允足以廉頑起懦。為吾邑樹道學赤幟。迨壯歲。以選漸請世故。乃幡然自厭。其少時之矯激。而易之以圓通。且肆力揣摩。以求遂其壯行志。其文瀟瀟。清瀟。古核。雄麗。雖吾鄉薦賢書。躋南宮。諸名士。未能或之先也。無訖以選。貢筮仕。亦命耳。客冬。舉筮。得長洲。蘇之附郭也。夫蘇非有明盛時。况鍾所治者哉。向者先生與予談通紀。至青天收積。忻然歎羨。若將親見之者。今其有以遠風願乎。予聞里中父老。述先生大父天台公。曾尹平陸。暨鳳縣。鳳皇呈。三年。公抵任。遂雨。鳳人懽呼。目為彭龍王。以公漆面長髯。如朔。聖神狀。又能致雨。故也。其益政。惠民。有古循良風。迄今廟祀。儼然。每遭旱。其民猶相率禱於祠。輒應。於戲。古今神靈。固人間良吏為之哉。先生入而拜主。率而掀書。猶然先君子之家訓也。出而端臨。遊而瞻眺。猶然太守之城郭。士俗。人民。繼祖緒。而媿先哲。在此行矣。吾想其隄長之堂。聽長之政。必如二公之明斷。果決也。吾想其居己之心。行己之身。必如二公之嚴肅。廉正也。吾想其撫長之民。化長之俗。必如二公之仁慈。有制而寬。猛相濟也。吾想其因長以報國。借民以愛君。必如二公之忠勤。懇摯。而不恤其私也。吾想其不忍取長之民。以奉人之貪。不忍酷長之民。以媚人之意。必如二公之端潔。嚴毅也。吾想其治長報績。超擢。既去。必如二公之尸祝不衰。令聞無窮也。凡此吾皆以先生少時之學。養氣節。卜之也。不猶占春風之醴。厚而決一歲之豐祥乎。先生行矣。吾將數月以後。洗耳以聽官聲。而慶吾黨之有人矣。

送王允德教諭清苑序

昔吾友谷若衡。以孝廉教玉田。吾送之曰。近世概以開署日教職。某深為司鐸者恥之。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則以為本原之地。在學校。朝廷政事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今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實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雖有不願治之君。相。誰與虛尊。虛貴。作無事人。浮文人。般樂人者。今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雖有願治之君。相。誰與為養民。教民。作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事者。故教職最要也。今吾友中博允德。王子。孝友性成。終日坐。無一浮詞。無一躁色。詩所謂德音孔昭。示民不狃者。正其人哉。吾燕士古稱慷慨悲歌。或不免義過為俠。為躁。得此佳師範。何其幸也。且吾友以選貢。試當縣令。嘗為案中堂子姪師。四載。左右曰。阿師一言。即縣令矣。吾友不肯一言也。曰。吾不能作當世縣有司。竟請就教。推此操。亦何能股民。何能媚上。則信乎不能作今世令。雖然。茲無思矣。撫憲山。右于公所色。喜者清廉吏。所薦拔者幹濟才。卽州縣固不以股民媚上為能事也。教職又何憂。吾子可出其生平所學。進清人士。而啓迪之。使門下孝友端謹。退而在下者。皆如吾子。清廉幹濟。進而在上者。皆如今撫憲。則養民。教民。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者。他日必皆清人士也。且必將見知於諸賢憲。薦入太學。將使天下士。皆如清人士也。則宋之胡文昭。教授湖州者。不得專美於乾坤中矣。開署之恥。端自吾兄而等焉。敝處密邇教地。三月後。將親士習。而慶吾黨之有人矣。敬拭目以望。

送張文升佐武形舍尹鹽城序壬申

吾每歎三代之良法。漢莫及焉。唐之良法。宋莫及焉。明莫及焉。蓋氣運治術之遞降也如此。漢家不復三代。夫人而知之也。至漢之舉孝廉。重守令。三代餘意也。唐失之。唐之立府兵。節度自徵士。三代餘意也。宋之十科舉士。郡守生徒自聘師。三代餘意也。明失之。今中博形舍武公將尹淮南之鹽城。問人於吾門。李剛主遣使東甯。劉子玉公道其誠。將求賢以自輔。其能修盛唐節度徵士之故事。而得有宋郡守聘師之遺意者歟。吾友文升賀被隆遇。其何以稱此誼也。文升與予共學十餘年矣。其於唐漢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之利弊。解能詳能斷。固多勝於予。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嘗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書。是行也。將擇漢唐宋明之美政。而且遠法古聖。治一邑之三代。文升能事也。雖然。非今日所能為也。是必佐鹽城。政和績著。天子特擢武公於上位。方可請復唐虞三代之舊。而非今日事也。然未嘗不可推此意以惠鹽民也。鹽之田。即不得如古井田。苟使民之有恆業者。得遂其耕穫。無恆業者。能免於飢寒。家給人足焉。即謂之今日之井田可也。鹽之人。才即不得如古封建。苟使民之有德行者。各任之約。有能幹者可任之保練。分職效力焉。即謂之今日之封建可也。鹽之士民。即不得如古學校。苟使民之僕愿者。皆知孝弟忠信。士之俊秀者。皆能禮樂兵農。即謂之今日之學校可也。此自吾弟能事。吾將數月期年之後。遙聽武公官聲矣。是行也。吾老友計公。與焉。吾知交輔以佐政。交修以進學。兩有益也。元請稱號以修祖道之禮。聞之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元貧無財。敢強願附仁者之例。請有所祝也。忽憶退之送石處士之三祝。先得我心矣。請吾弟錄其序。並請武公各錄一紙。置座右。則願吾弟之自處。與武公之自處。及吾弟與武公之交相處者。舉在是矣。無庸贅。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僕少年狂妄。輒欲希古聖賢之所為。聞為古聖賢者。輒造廬拜訪。師之友之。求切劘我。提相我。一時所得諸長者。率究心於主敬。存誠。靜坐。著書。為程朱陸王把持門戶。求其留心經世濟民之業。而身可行之。手可辦之者。吾鄉之北。惟督亢五公山人。吾鄉之南。惟中博計公楊先生。吾鄉之東。惟蠡吾張子文升。則儕行矣。僕之拜計公先生也。忘年德而接納。每見則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數。披圖拈訣。或下及楨棧技擊。手著作式。嘗終夜不輟。一如五公山人之相遇。惜五公山人之子言浮而質儒。未克負荷。且中年物故。五公之後。不復見五公矣。康熙甲子。哭計公先生。坐對其長君靜甫。辭氣沈飭。老成可人。心微喜。吾老友有子矣。未大奇也。已。蒙弔奠先大人之喪。冠服舉止。益樸。若無佛稱氣。又心喜。吾老友有子矣。仍未大奇也。已。而僕之束歲。過靜甫齋。謝前誼。則赴常山院試矣。與其堂伯遊。即仁社學。距百武。聞書聲。躍然。依若師在館者。異之。入見童子十數。各守案。嗶嗶。若師在座者。一童子。執手持出。恭捧。登圍。往返。領交。惟謹。依若師在其上者。又異之。其伯翁呼揖。魚魚而出。衣襟俱整。東上。班齊。拜起如一。依若師在其側。為之紀律者。更異之。昔。密子賤之治單父也。能使中夜漁者。體其心得魚之大者。小者皆舍之。曰。吾大夫愛之。欲其獲之也。夫子使人覘治。得聞其事。而問焉。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今靜甫去二百里之外。使其弟子儼

然畏之。其用此道者。賦於是乎大奇。便靜甫得蒞政。敷治。執教。教伍。亦如此。即仁社矣。吾聞今將佐其舅氏。形函公治淮安之鹽城。而形函禮聘書友。文升與共事。則尊大人所知。志以沒與靜甫。所以教即仁社者。正可出之。相與商。劑以輔形函公矣。他日公得報最。天子優擢。則其輔之以仁惠蒼生者。又豈止鹽城哉。靜甫勉之。

崔孝子廬墓序乙卯

博陵習齋顏氏之友為姚子伯濤。客歲長夏。過其齋。而告之曰。安平傅氏。莊有崔生者。年弱冠。丁父艱。能廬墓。可不謂孝乎。少而有志。篤百行之原。其進又可量乎。願吾子有以贈之也。顏氏泫然。拜手曰。噫。僕兩間罪人也。不生於空桑。而為天地所絕。曾不得吾親而生。養死居喪。焉。仰愧俯作。視息徒寄。遑暇。而自言以加孝子乎。伯濤拜手訂屬曰。俗尚日偷。至性幾人。雖有所信。當轉為慕。願吾子終有以贈之也。顏氏肅然拜手曰。嗚呼。年春。伯濤以書見訊。顏氏乃展然拜書以答之曰。嗚呼。所教崔生廬墓言。九閱月。未有所呈。非忘之也。廬墓非古也。古人之居喪也。奉其親主於殯宮。倚廬中門外。粥食。不食菜果。不酒肉。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發。禭後擇吉。內新主於廟。行祭禮焉。故喪中奉主於殯宮。喪畢奉主於廟。而墓不與。蓋人之死。形歸幽。神返堂室。孝子尚神不尚魄也。故曰廬墓非古也。廬墓者。近世孝子之不得已也。自禮俗崩壞。家無禮法。人無禮度。中門不窺。內外界嚴。孝子能自信之也。未必能兼為人信之。言而不語。問而不對。孝子能自守之也。未必保人皆守之。則思有尊喪之人。而其為喪也。不終。大喪廢業。非杖不起。孝子能自遂之也。未必家政可使之。遂其家有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孝子欲自安之也。未必吏治能使之安。則思有尊喪之事。而其為喪也。又不終。所讀惟喪禮祭義。所思惟父母罔極。孝子志自一之也。而聲入於耳。形入於目。鄰情眷誼。旁人歌笑。皆足以難孝思。則思有尊喪之情。而其為喪也。卒不終。是以決志於塋原之畔。搆環堵。以自蔽。庶幾其信吾哀而可守也。遂吾哀而可安也。而孝志一矣。蓋亦由家不設殯宮。奠不重神主。故得為是也。云爾。然非三思迫之。則殯宮之制。神主之禮。孝子必能慮及而考究之。何必懸懸無知之魄。從諸荒野。以蹈之。死致生之。不智也。故曰。廬墓者。孝子之不得已也。我上谷孝子最多。以廬墓聞者更多。以吾耳目所及。則若蠡吾王孝子。一龍。渥水。仇孝子。雲慶。金容。孫徵君。鍾元。尤表著者。王孝子家無餘丁。惟妻杜氏。每餉去墓百武。懸一樹。輒避。孝子取食。仍懸器於樹。還廬。杜乃取之去。蔣戶曹有傳誌之。仇孝子六十無子。畜一妾。親知力阻。以無後。非孝而不顧。大雪。亟寒。鬼燐頻繞。而不悔。孫徵君有傳誌之。至若徵君。又充廬墓之孝。而為今世名儒。節操學品。卓異一時。幾與古人頡頏。所謂立身揚名。終孝事者矣。要皆行孝子不得已之事。而不失古人居喪之實。故可傳也。僕見今所稱孝子者。始也不飲酒矣。不食肉矣。不入內矣。久之而旋淪焉。今之所稱廬墓者。以孝聞於外矣。而信邪說。犯名教。干先王之法。以為父母戮。此豈孝子而有此乎。抑其孝有不真云爾。故予言之。非敢為孝子疑也。恐予言不信也。今伯濤再促。必有以見其久而不渝矣。必有以見其非沽虛慕名而行辱親者矣。則今日實盡喪禮。與王仇。媲美。他日充為大儒。與徵君並烈。吾端有望於崔孝子矣。昔

仇孝子之在雪廬也。題詠獎贊致者累版。皆聚而焚之。非惟遠名也。孝子痛楚惻惻。若崩墜其天。若斬戕其本。若決裂其肝腸。方自以爲罪戾莫重。聞人譽語。反傷其心。故子不敢作過情片字。吾友以此上其廬。當不爲崔孝子所燼矣。

烈香集序

宇宙真氣即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獨自全其生理。方且積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氣。以扶宇宙生生之氣。予悲夫人心之真理。日散。懼夫宇宙之真氣漸斲。則人之爲生。與宇宙之生生。將終不虞夏也哉。即終不虞夏。何遠不存虞夏意。存虞夏意。終有虞夏望也。乃歷觀諸史冊。博求之當世。殊不似商周前之人心。宇宙處處真氣洋溢。人人真理布護也。存人心之真理。以撐持宇宙之真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爲之者。則其真不真未易辨。惟節婦生長深閨。非感之詩書。非激於親戚僚友。率多真。以予所親耳目之者。若順治間滿城范烈女。未醮殉夫。有庭前海棠頓白之異。郡守胡公蒼板表其事。贊頌徧天下。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定與范孝廉並成集。顏之曰雪棠紀。板已兩刻。傳播海內。何其盛也。予當時才成童。不解詩文。後交其舅田處士沛然。乃補一贊。今吾友吟庵賈子輯茲人士庶歌徐烈婦者爲烈香集。竝自爲傳。引舉以商於予。予曰。是集其媲美雪棠。又爲吾郡一奇蹟乎。徐烈婦其又爲存人心之真理。以撐持宇宙之一人乎。使天下之婦女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婦道。死不負夫。則閨門皆虞夏矣。使天下之臣子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臣子道。死不負君父。則朝野皆虞夏矣。使天下之兄弟朋友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兄弟朋友道。死不相負。則風俗無地不虞夏矣。夫真理自在人心。不觸不動。真氣自在宇宙。不鼓不起。惟是集與雪棠同傳。則歌謳之所及。鼓動及之。人心各充其自有之真理。而宇宙間散者日醇。礎者復厚。孰謂幹旋乾坤不由一婦人哉。方且動人心之生理。起宇宙之生氣。又孰謂其死於一日者。不生於千古哉。

代族人賀心洙叔仲子吉人入泮序

聖人之道。莫大於禮。故姬公六典記六卿掌故。所以治八百載乾坤者也。惟統名曰周禮。中庸大聖道。至於發育峻極。而實指處亦惟曰三百三千。君子尊道全功。歸結處亦曰以崇禮。蓋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而已矣。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而已矣。故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吾家先人之立家訓。制族法。大約尚禮爲主。迄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迥異他姓。予之歸宗也。族世父憐初翁告予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吾家先人禮。族大父後溪翁又告予曰。吾家前世多秀才。殊不似今時秀才。每一秀才出。便似夫子樣。予爲悚然。問其詳。則又特推予族曾祖行龍泉翁。每臨筵獻酬。周旋動必中禮。諸賓厭苦訝之云。顏老太多禮矣。龍泉翁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尙誰爲乎。噫。漢唐宋明之帝王。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氣運必不降。漢唐宋明之儒者。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儒教必不衰。吾家龍祖真季世之中流砥柱乎。是以吾族之禮俗獨盛。吾龍祖之允祚獨昌。丈夫子五人。孫六人。曾孫十八人。而元來第耳。正繩繩未艾也。龍祖之家。嗣遂明與少子武甯縣君洞明公。尤孝友好。

禮而吾叔心洙翁則又仁厚居心。以德行著士林。所稱龍泉翁之曾孫。遂明翁之曾子。而丈夫子亦五。長曰士俊。字千人。已補武茂才。次曰士信。字吉人。今歲得補文庠弟子員。二人皆嘗從予遊。予得道之衰也。妄駭漢宋諸禪宗之套。而遠追周孔三物之學。其教射也。後居及門之尤。其教禮也。信爲及門之尤。予每嘉之曰。吾門子華也。繼吾龍祖之禮教。而昌吾學者。其在此子乎。族衆舉賀。覓予文。予亦放詼。無所容譽。獎明則惟述先人之禮訓。質吾叔。且以勉後信昆弟。兼以勸族人。共期毋墜先緒云爾。

習齋記餘卷二

澤南書院記

肥鄉之屯子堡。遼中丞于清端公。建有義學田百畝。學師郝子文燦。以所入倡。鄉衆楊計亮、李榮玉等協力經營。益廣齋舍。許侍郎三禮題曰澤南書院。問學者日衆。郝子遂謙不任事。別尋師者十有五年。於康熙三十三年。郝子不遠數百里。抵荒齋。介友人陳子赫書延。元主院事。元辭去。已。又過陳說白端。作十日留。元固辭。明年又介張文升以幣聘。子再辭。又明年遣院中苗生尙信至進聘儀。掖起復跪者十日。子不得已告先祠。行距堡北十餘里。漳水漲。堡人橫舟入。乃知其地苦水久矣。郝子率弟子拜迎。止其舍。卜吉。郝子及鄉父老子弟咸集。從子行釋奠禮於孔子主前。郝子鄉父老再拜。予答拜。揖升座。弟子委贊四拜。乃令分行同學相見禮。諭之曰。而地無文士乎。而遂致予。蓋將以成人之道自勸也。予不敏。敢以成人之道告。乃出子習齋教條。讀講訖。揖退。時左齋建其一。餘未定。乃進郝子曰。謬託院事。敢不明行。堯孔之萬一。以爲吾子辱。願儒道自秦火失傳。宋人參雜釋老。以爲德性。獵弋訓誥。以爲同舉。而儒幾滅矣。今元與吾子力砥狂瀾。甯粗而實。勿妄而虛。請建正庭四楹。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勝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勝曰武備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科。十三經、歷代史、諸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

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為院門。縣許公漳南書院。不輕改舊稱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股舉業。皆北向。以上六齋。齋有長科。有領。而統其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嫺任卹之行。元將與諸子虛心延訪。互相師友。庶周孔之故道在斯。堯舜之奏平成者亦在斯矣。置理學帖括北向者。見為吾道之敵對。非周孔本學。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俟積習正。取士之法復古。然後空二齋。左處儲。右宿。宿。門之左。腋房六間。榻行。右腋。腋六間。容車騎。習講堂之東北。隅為倉庫。廚。西北。隅積柴炭。後為廁。院前門東一斗室。曰更衣亭。凡客至。通價拂洗更衣。一茶乃入。西為步馬射圃。上構小亭。此矩模大略也。吾子謂何。郝子拜手曰。善。但此為百世計。獨無處燦地乎。予曰。念之矣。須院事竣。院前整啓士。必更深廣。引水植蓮。中建亭。窗櫺四達。吾子居之。講習暇。元借諸子。或履橋。或擊舟。入絃歌笑話。作山水樂。黃虞朋復何憾乎。郝子大笑。刻日興工。堡人好義雲集。許許之聲。遐邇皆聞。習講堂成。高二丈有奇。架木覆苦。以肆望。汪洋莫購磚瓦也。中室板屋。跌高三尺三階。中為師席。朔望弟子講拜。宣明教條。升之無坐。會客咸在。帳前。讀書作文。如常課。而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肆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古今。惟射以水不得學。四閱月。頗咀習樂味。而漳水五泛。初橫二十里。繼至七十里。赤泮封稻。屋傾側不敢居。堡男婦各樹席鋪。子歎曰。天也。乃告歸。父老弟子。饒別泣送。子亦灑淚。郝子拜手。宜於衆曰。是院也。定為顏子書院。顏子生為漳南書院師。歿為先師。燦以祖產。贈宅一所。田五十畝。合院原田共百五十畝。生為顏子產。歿為顏子遺產。復立園券。為質田。田少後。即延先生。還。又請記其事。別後。屢札來促。問其水災。益甚。而予老且病。亦未審。遂否矣。然其與學敦師。與崇信聖道。不獨後儒之識。俱不可沒也。康熙四十年二月六日。博陵顏氏元誠。

穀日筵記

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羨蘇軾。屈附近諸賢。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已預擬所。而各煩之事。吾子與禮。周旋獻酬。惟吾子攝之。堪幸。奉老親之。懽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懽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致。已人投之。啓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尚淺。願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入上谷矣。予憮然。獨之。蓋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為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充公西子。僕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即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通。筵為尊賓。張公函白。副之。先為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為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畢。是主獻。肇南公。公酬。衆賓。剛主代獻。酬。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齒序者。相子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肇南一酬。備饌。強半。拳師再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三飯畢。旅酬畢。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借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樂。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備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相期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其樂者定也。三終乃藏。

鈞。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子適勝。陪觥未及得封。遊日中座之。髯鬚。長眉。眉隆。準。翼。腋。尸坐而退。然以謙。听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剪。絨。被。綺。素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順瞻。惟謹者。彭子諒也。行行自負。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侃侃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肅其匪者。法乾也。顏照。語安。側面輕。詭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凝。如。力。擬。虎。拳。握。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言。不笑。外若無辨。中實非井者。賈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倚。盼。天。天。者。劉啓三也。戎巾。布。服。老。成。類。如。者。主人之培。效乾也。前席。恭。謹。垂。闕。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北鄰劉郎也。朗目。蒼。髯。義。冠。古。服。莊。莊。其。容。雖。雖。其。氣。而。且。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盃。右。盃。盃。盃。晚。承。父。指。環。慰。賢。情。者。主人家剛主也。思。思。去。來。或。搥。樽。或。捧。梓。或。倚。屏。而。笑。或。乘。闕。而。舞。為。成。童。為。戲。為。尺。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春光。五郎八斗也。其行分往。執。龜。司。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彩。繡。其。綠。煥。然。龍。蛇。踞。巖。巖。松。鶴。舞。鹿。鬪。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願樂。衆賓忽起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懷。舞。雙。刀。飛。蛟。繞。腕。子。諒。又。獨。舞。單。刀。張。日。如。炬。秀。升。拍。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盤。腰。挾。張。培。童。搥。鼓。光。重。執。箭。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儀。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為。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階。二人為。偶。以。射。矢。揚。塵。候。響。司。計。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乃。卒。射。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中。幾。培。光。注。俯。俟。勝。者。惶。惶。曰。不。足。言。勝。爭。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無。得。鳴。謙。乃。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乃。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等。復。舉。三。句。後。兩。翁。脫。囊。橫。琴。鼓。劉。誠。意。客。窗。夜。話。一。座。寂。然。傾。耳。悠。悠。風。風。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霧。雪。光。風。聆。而。聽。之。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雙。絕。酒。等。乃。復。舉。秀。升。錫。之。弦。發。倚。歌。已。而。衆。出。子。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茶。壺。衆。賓。喧。也。奇。者。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誣。矣。函。翁。驟。然。呼。曰。盃。聯。句。即。唱。起。句。二。文。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醜。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子。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子。勸。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

尋父神應記

康熙甲子正月元日。夙興祭先祠。筵尋父。得小畜之四。爻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乃。弔。死。辭。生。四。月。八。日。告。先。祠。啓。行。初。九。日。路。崎。關。侯。祠。求。籤。得。中。平。謂。曰。高。祖。遇。丁。公。五。月。十八。日。臨。永。平。東。嶺。野。有。關。侯。祠。入。禱。得。籤。仍。如。前。不。已。異。乎。二十。日。抵。山。海。廿。一。日。祝。關。侯。祠。廿。二。日。祝。武。甯。王。廟。候。引。句。餘。六。月。初。四。日。關。城。主人曹梅臣之從兄君佐。藩陽北陵千總也。還自京。途同行。十三日。已。刻。過。太。宗。所。建。大。石。橋。君。

佐邀子食其家。子從之。過韓英屯南。即吾父墓頭。而予不知也。傷哉。十五日。韓城隍廟求籤。曰大吉。再求則凶。七月初一日。韓東嶽廟求籤。曰大吉。有行人西北方上去。有人說與事根緣及雲開見日之語。八月朔。韓城隍廟求籤。亦曰大吉。謂曰好事將來。九月初一日。復韓東嶽。秘祝出門。聞聲遇人。即神指也。得彭字。相字法。平直畫屬年。日斜畫屬月。右旁三。左旁五。上十一。且喜頭也。其三月十一。得信乎。及乙丑元日。復韓城隍廟求籤。冥中感應。籤謂有團圓。十五光明之句。又求夢兆。及夜夢貴師賜宅。北壁長流。朱粟層累。一人中室修池。溝旁有一坑。北高南下。陷地中。出遇繼父楊翁。從尖山焚香還。挽留之。猶思買者。父乳諱也。朱粟盈。神其冥中行查乎。坑南下。繼父還香。其亢星南下之時。給父還鄉乎。次日以所夢質奉天府丞東巖張先生。先生愀然不語。已而曰。解之恐傷孝子心。不解則負質問意。夫坑安疑處也。而陷地中。北高南下。棺像也。始算君乘世。神給音問還鄉耳。前以冰雪不克出。惟北達鐵嶺。即古黃龍府之小河山。東抵撫順。正月三十日。乃南出天門。一騎者呼予曰。若父有矣。在蓋平之陽。臨河孤家是也。直往訪之。二月初三日。踏泥一望無涯。或從西山坡繞行。則更甚。人畜皆陷。不可出。仰天歎曰。死此矣。死亦何憾。恨未見父耳。忽得出。循舊路約三里許。始得路。至其家。認問。非是。留蓋訪十日。是時子妹長。在呂編席。聞保定府朱秀才。因父在朱氏。被惡出門。不道其尋父。心怵然疑為父子。使尋吾三日。吾不知也。還至海州。韓城隍廟求籤。謂又云大吉。詞曰。望葉消息向長安。好把棧花仔細看。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氣上眉端。思今以溢陽為長安。又吾寓關生家。實住長安巷口。曰。見。曰。今朝皆急詞也。遂過海遼。皆三日。過歸。蓋以二月三十日至。越二日。無音。發館甚。至鼓樓。則凍糝所粘。四面報帖。俱風損矣。更粘報。是夜有赤面偉身者。見夢於余。妹長後曰。咄。咄。吾爾某也。汝父之子。來可急尋之。明晨當見。六兄。我。一。諸。吾。其。足。汝。幸。之。妹。猶。思。明。晨。兄。弟。會。何。以。得。六。兄。何。以。得。諸。足。遲。明。呼。其。夫。弟。金。五。曰。夢。神。言。今。早。見。兄。阿。叔。可。再。尋。朱。秀。才。金。五。過。鼓。樓。見。吾。所。粘。報。謂。其。許。僱。匠。曰。向。於。河。地。覓。朱。秀。才。報。明。言。夜。止。小。東。關。劉。木。匠。家。畫。在。長。安。寺。巷。馬。牛。承。處。其。往。尋。之。予。方。張。著。下。案。許。來。問。予。曰。相。公。得。太。翁。信。乎。予。曰。信。多。苦。不。真。許。曰。我。造。鋪。主。金。四。翁。家。婦。自。言。為。太。翁。女。亦。未。審。真。未。盡。往。一。說。予。隨。之。行。入。見。心。驚。以。妹。貌。似。吾。叔。女。也。問。鄉。居。不。知。問。父。誰。說。癡。癡。年。庚。東。來。歲。月。俱。合。不。覺。相。向。哭。隨。隨。不。記。鄉。貫。何。處。使。尋。吾。妹。述。所。夢。且。問。父。來。方。二。二。歲。何。以。有。六。子。且。神。與。豬。足。何。也。予。曰。豬。我。年。屬。也。六。字。曳。足。則。元。字。矣。我。名。也。金。翁。及。其。二。子。愕。然。曰。神。其。示。名。矣。異。哉。妹。問。何。以。使。我。幸。予。曰。宰。豬。骨。肉。相。見。也。問。父。安。在。妹。曰。已。卒。於。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葬。韓。英。屯。又。哭。久。之。是。為。三。月。初。四。日。也。乃。悟。東。嶽。籤。指。蓋。韓。英。在。藩。之。西。北。乃。韓。城。隍。籤。指。好。事。將。來。謂。子。女。相。見。也。初。七。日。謁。墓。於。屯。西。南。隅。則。子。初。從。君。佐。經。過。處。也。願。身。歷。問。知。是。非。神。明。接。引。烏。有。今。日。哉。伏。哭。求。應。焚。楮。具。處。起。一。小。廳。風。又。積。灰。逆。風。人。窺。望。之。益。慚。又。卜。易。得。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再。下。得。隨。之。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是。夜。宿。妹。家。頓。病。如。祟。狀。約。至。丑。寅。界。右。手。心。如。錐。刺。痛。驚。寤。且。遠。兒。家。入。門。嫂。還。病。如。祟。夜。中。兄。之。主。劉。四。回。榻。亦。病。同。子。乃。知。父。赫。其。靈。也。及。日。易。格。只。焚。祝。曰。此。父。堂。姪。家。父。神。之。來。固。宜。行。將。立。主。奉。安。於。此。已。顯。於。兒。身。矣。父。

堂姪希湯。婦堂姪希湯之主。即有觸忤。幸宥之。遂皆愈。初八日。定稅服。十日。宰牲辦祭。遼左俗。尙鬼神。鄰比。聞子父。靈。張。靈。異。士。女。咸。效。屠。厨。十一日。祭。墓。題。神。主。載。還。安。兄。外。寢。遂。行。初。庚。禮。坐。苦。次。乃。思。向。者。彭。字。之。兆。正。應。三。月。十。一。日。也。十六日。嫂。聞。關。東。故。事。裁。楮。貝。錢。一。圓。上。主。諱。處。輒。受。之。愛。子。受。子。錢。愛。女。受。女。錢。非。其。子。女。不。受。子。心。鄙。之。已。而。裁。錢。以。試。不。受。愈。以。為。無。稽。也。至。已。刻。坐。苦。次。思。適。原。不。誠。即。理。果。有。宜。不。受。者。更。起。誠。敬。焚。香。再。拜。祝。曰。兒。跋。涉。數。千。里。尋。父。週。年。僅。憐。兒。請。受。此。錢。果。受。復。再。拜。而。哭。因。祝。吾。父。有。靈。當。俟。妹。來。見。之。雖。遲。晝。夜。勿。舍。也。使。迎。妹。越。日。始。來。嫂。指。錢。示。之。妹。大。哭。移。時。大。風。入。室。乃。落。妹。亦。上。錢。不。受。曰。父。遠。移。愛。於。我。兄。乎。遂。大。哭。嫂。慰。之。不。解。鄰。媪。慰。之。不。解。更。裁。錢。上。之。亦。受。乃。解。蓋。初。上。時。亦。嬉。笑。不。誠。也。四。月。朔。奉。載。西。歸。途。中。每。遇。大。河。輿。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佑。乃。過。一。日。勞。倦。偶。交。趾。輒。若。人。附。耳。語。驚。駭。則。及。梁。矣。急。下。拜。祝。或。假。寐。聞。喝。驢。聲。啓。眸。則。驢。屈。脊。蹙。步。若。著。鞭。狀。四。顧。無。人。也。予。下。溺。必。作。聲。必。出。車。後。一。日。忘。作。聲。見。車。後。若。隨。一。青。衣。人。誦。祝。不。見。一。日。開。車。後。緩。鐘。音。又。若。巨。鑿。謂。大。車。踵。至。耳。下。顧。無。有。也。聲。在。車。中。自。反。達。中。乃。已。一。日。誤。循。山。轍。躑。躑。則。陡。直。不。可。下。大。憂。恐。祝。曰。願。元。奉。父。主。過。此。非。神。力。呵。護。則。危。矣。遇。視。山。勢。得。斜。坡。飛。下。崎。嶇。萬。狀。竟。無。恙。十二日。抵。松。山。堡。思。今。日。吾。父。第。一。忌。辰。也。須。成。奠。苦。無。市。脯。聞。鄰。僻。僻。僻。急。赴。僅。得。餅。三。枚。稍。一。盂。爇。煩。如。迫。莫。如何。忽。一。人。直。車。而。來。臂。籃。中。二。生。魚。躍。躍。予。喜。如。獲。百。金。投。店。薦。之。子。妹。但。記。忘。月。日。忘。忘。時。茲。忽。有。巨。蛇。死。考。車。下。蓋。父。蛇。屬。意。者。忘。在。辰。乎。五。月。五。日。抵。舍。奉。主。安。南。場。族。人。嘗。偵。夢。一。老。翁。同。子。述。中。理。麥。粉。迨。此。時。三。歲。麥。適。登。場。矣。更。月。餘。不。復。靈。爽。如。前。疑。神。之。來。不。來。未。可。知。也。至。卒。哭。祭。哭。其。陳。三。獻。讀。祝。畢。伏。哭。忽。熱。饑。隨。予。懷。異。哉。使。供。獻。未。穩。豈。待。終。獻。終。祝。伏。哭。而。始。墮。哉。且。子。叔。母。王。從。旁。望。見。自。孟。墮。桌。又。輒。轉。久。之。乃。落。懷。也。乃。知。向。者。之。屢。著。明。微。久。曠。也。信。子。也。近。之。靜。處。以。寂。既。歸。既。處。神。安。也。不。投。族。幼。也。噫。神。應。之。種。種。考。為。之。乎。神。使。之。乎。神。之。力。神。惠。不。敢。忘。也。考。之。靈。考。不。敢。混。也。獨。是。巨。細。惡。戾。獲。罪。於。天。不。可。勝。誅。如。元。而。神。猶。監。惠。如。此。頑。蒙。忘。親。遲。待。粗。疏。不。可。勝。誅。如。元。而。考。猶。見。慈。如。此。嗚。呼。痛。哉。作。神。應。記。

孝子王化麟誌父記

孝子王化麟。東鹿白殿鄉王明子也。甫六歲。明以事出。絕音問者三十餘年。麟思慕特切。日夜欲蹤之。苦問所向。忽得明家報云。寄自嘉興。麟即乘家往覓。過泮。有人語之曰。若父去嘉矣。今在泮。可適瓜圃。麟如其指。遇一人問之。則其父也。殊無所寄音。然則嘉興之郵封。瓜圃之指引。皆神為之也。至誠感神。虛費不益信乎。遐邇宵以爲異。聞之縣令。旌其門。有狼歇莊王。稱臣者。以告。顏子春。遂記之如此。

柳下坐記

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古人引僕控簾。被絛揭衣。賦麥里左僕。獨至柳下。鋪褥坐息。仰目青天。和風泠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濛風輕之句。不覺心神逸。覆空收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視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光耀在隱露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躑躅庭聽九韶奏也。胸中不。

覺空焉洞焉。怡焉暢焉。莫可狀喻。孔子曲肱疏水。顏淵簞食陋巷。當日不知作何心景。自謂今日或庶幾矣。昔從大父牧畜池邊。同惟一高歌太和峯。曾咀此味而已。數載之不復。何幸又親吾性本體乎。彼世之好色好貨好名好利。營營自隔小者。豈知當下自有如許乾坤耶。彼世之嗜基酒字畫木石花草玩物喪志者。豈知目前自有無窮清賞耶。彼世之侈心文繡珍饈管弦詩賦沈溺忘反者。豈知當躬自有深長趣味耶。至於面壁為野狐禪。九轉求羽化仙。置其精力於枯寂無用之地。放其神明於元幻莫定之天。又焉可語以此中光景耶。惜也。工力尚淺。一念不敬。即一念不仁。即一念不如聖。一念不如聖。即一念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層山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聖人之化。化此也。顏子之不違。不違此也。諸賢之日月。至此也。今雖偶爾彷彿之。則僅可謂時至而已矣。何足恃哉。雖然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一時之心。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心。有以異乎。謹天人之勳。密克復之功。如天之行健不息。即聖人之純亦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還齋為柳下坐記。

習齋記餘卷三

答許西山御史書

某伏棲草茅。年踰半百。尚於聖人之道。毫髮無可自信。自謂苟且了此生。無復他望矣。惟熱心斯世斯民。深望有擔當世道者。而曾未見其人。每仰天長吁。時或淚下。獨友人剛主氏。遠自都。見述先生品行。且曰。先生崎嶇所望。其在是耶。因出河洛源流。擬太學祀典。聖學直指二冊示僕。讀之神情忽為一爽。胸次更加一擴。大半如平昔意中營營者。不覺兩手額祝曰。天生先生。真有意於斯世斯民也哉。恨隱見殊途。無由接歎笑通聲問。謂剛主曰。擬開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本旨。而終未謀面。已為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今又可失之許先生乎。第恐居下援上。為有道者羞耳。何幸先生不棄。辱垂手教。下及無知。敬置案上。再拜展讀。知存性存學。得達記室。願先生砥其愚。訂其頑。勿俾疏狂偏執。取罪先賢。是所望也。又見次僕於椒山。江村。夏峯。三先生下。擬諸三代逸民。頓覺驚慚無地。先生蓋獎勵後學。稱人嘗過其量之苦心也。某敢不自愧自策。至謂更在無懷葛天之上。則僕僕於先生左右者。或有過當。而反失僕本色。僕自揣其頑。不能與時賢爭青紫。則仍在中古人物。不甘作太古樸茂也。但謂為今世之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先生自道耳。僕何敢當。又承教近代大儒。孤介立品。宏通建業。或著作立言。接踵而起。獨歎聖學絕響。而以庖羲之一畫。唐虞之一中。孔門之一貫。勉僕。夫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秘。

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直會一中。先生言之。自當能之。僕之驚駭。何敢踰等自謙。但願勉習其散見。僅於一二粗迹。見諸身家者。稍可自對足矣。所謂一中者。或可俟諸他日。得大君子鍾錘。猶未敢自信。果可與聞否也。臨池北望。依依不既。

與邵察院許西山書

前讀河洛源流。聖學直指。知先生誠詣之卓越。聖道之統緒有攸歸矣。繼承翰教。忘德忘貴。忘年而先施於草茅寒士。非成德之大。憂道之切。愛士之殷。不至此。僕心景之。踰年又蒙特刺下問。易勝悚感。第伏棲荒鄉。曾不得見一遊都之人。徒鬱鬱如結。而竟不能馳一紙於函丈下。茲安平鄭生苦困荒適京。素嘗問業於敝齋。知先生之下交也。欲進疾道。範以求益。敢以便敬質精疑。惟先生教之。聖學直指中有氣魄大才一段云。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輔治。亂能撥亂。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有肯力名賢一段云。干城名教。扶正人心。遠則兼善。窮則垂教。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又云。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志講求。今可成否。希示下。河洛源流真二千年獨闢堂奧。獨窺孔子之識。宋明諸儒。當俱拜下風也。竊疑字句一二未穩。擇人一二未確。如管仲趙衰下尊攘二字。似宜改刻。春秋是吾子將為東周手段。譜出。儘得遇。便如是。整安撥正耳。若謂一作便已安已正。恐孔子之心感矣。治亂皆不出一段中。四皓。子陵。是漢家二祖求之未盡道。未可等之巢許。治方出亂必不出一段中。仲連熱腸世事。恐未可等之沮溺。治亂浮沈。置天地民物膜外一段中。恐虧罔墨子許行夷之。恐不足道。亦松達摩非我族類。似不足齒。至於諸系圖。孔注聖師確矣。道祖二字。或可議乎。慮不齊世。說為必。是僕所推尊為聖門顏子下之一人者。以治單父與孔子對。哀公嘗稱為霸王之佐也。配饗似宜進子賤。冉仲弓。有子若而六。孟子特廟。不知鄙見。何如。各代大儒一段。僕意宋推胡文昭。元推許白雲。明推韓苑洛。未審當否。結語中曾子與此為參。宜改刻。漢賢不有石奮。管甯。黃憲等耶。何負經生伏勝高堂輩也。明之王文恪。似當次之。曹邱例。揚雄為莽大夫。春秋所必誅。尚可從祀乎。陳文達似可進之。韓范例。問於蔡黃中。似不倫。宋明儒之不惑於禪者。固鮮。張九成尤甚。正戴儒冠和尙也。夏峯宗傳已誣。先生似不可再誣。此大著中橫疑。求先生教之。若近有所成。與茲二刻。並求賜教。敝齋俱無也。又有經書積疑三種。各書俱言古禮尙右。又云。神道尙右。乃成周廟制。左昭右穆。不又尙左乎。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反覆不得其義。雖陳注引朱子解。僕終未喻。春秋於文姜辱周公廟。與於弑君之賊。乃書葬我少君文姜。傳家謂之諱國惡。春秋於夫人會齊侯。皆詳書之。願於死後諱之。於僕甚不解。請先生賜教。以開雙眸。不勝遙企。北望依依。不既欲言。

上太倉陸梓亭先生書 甲寅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剝復。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

之亦理數使然也。越稽孔孟以前。理數簡。尚其實。凡天地所生。以中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為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克。不肖。不為。且於一時虛浮之套。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源。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隊爭鳴之日。若書立言。而誣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為也。降自漢晉。濫觴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妄希於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開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渺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隳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舉為道外。竝一身之耳目。四肢。百骸。皆視為累礙。贅餘矣。哀哉。億萬數於此生。堯舜。周孔。固必回准為長。轉否為泰矣。即不然。或生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循道脈於不墜。絳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氣數薄。尚其虛。趙氏連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注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鼻等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武。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之堯舜。周孔者乎。李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本州決杖。况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語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置民物於終。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為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舜。周。孔。三事。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善氣質。正是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為之祟也。期使人知為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聖神之善。止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俱孟子死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憫儒者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罔所取正。一日遊。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著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箇之。惟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性理之同然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友。手。書。有。云。此。間。有。陸。桴。亭。者。才。為。有。用。之。才。學。為。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性。之。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似。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世。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所。以。所。著。竝。高。弟。執。禮。樂。就。長。射。書。就。為。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雙。瞽。之。子。得。所。景。仰。尊。奉。僅。微。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敢。多。寄。謹。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七。卷。中。摘。一。張。呈。正。不。勝。南。望。切。想。慕。之。至。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同王子法乾
久慕斗山。莫由親炙。天假之年。光蒞鄰壤。使某輩得沐德輝。拜瞻之下。春風和氣。清人胸臆。慷慨快爽。更無一纖籜籬。此等氣象。蓋自立雪孫門。心性之學。得之有素也。吾儕何幸。彼此休光。尤堪感佩者。夢寐一紙。開我茅塞。期行次日。志古典禮。月餘來。想文公手定之書。必講慣習熟之矣。若新有得。所以分惠。郡中令友張石卿先生。處歌節舞儀會訪否。亦寄一音。正字千文爾雅各一册。壁還。伏候起居。及公郎高弟。清吉。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乙巳

承誨真實經濟。推廣仁人孝子之心。又謂有心者當自喻。僕雖不敏。敢不勉力。竊思某自二十一歲。頗有恩志。使棄八股業。專事經史及先儒語錄。然地僻無書。而賦性粗浮。雖得見者。亦只涉獵大意。求於聖人之道。有一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歲。忽得七書而悅之。以為七書之粹精在孫子。孫子之粹精在首章。於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頗留心。至二十五歲。因所遇之艱。憂鬱成疾。但看書思事。即心痛。或耳聾。或骨蒸。乃喟然歎曰。天限我也。悠悠忽忽。欲以庸眾終矣。故又從事醫學。以為可以養親。養身。畢此生已耳。至二十九歲。敵里之西。乃有法乾王子出。遂相深結。彼此以聖道相望。其治身心也。專以主敬為主。其於日用也。專以躬行實踐為事。務求幽獨寤寐無媿。方可謂學。故邇來只盡其在我。一切憂鬱俱釋。頗得樂趣矣。但心不密。功不純。時生作輟。過端。喜。怒。哀。樂。四。字。尚。不。能。當。何。足。言。學。是。以。初。見。有。慙。忿。之。問。也。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真。是。格。言。某。欲。親。見。之。竊。覺。其。難。以。為。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須。心。常。在。則。自。常。明。一。時。不。在。則。一。時。妄。喜。妄。怒。故。不。敬。則。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是。以。近有敬則明矣。明則敬矣之說。先生以為何如。至於經濟。某以為次第在大學一篇。施為在孟子井田王道諸篇。故近開每晝夜三復聖經。將求經濟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書。將備經濟之用也。未審是否。外啓者。前在祁。適刁先生為州守。製壽屏。謂前幅有戴滄州畫。上用御賜圖書。無可配者。僅得孫徵君詩文方佳。惜此地無主介祺。高懸擊。代為之。某聞詩文可代如此乎。刁先生曰。伊衍常事。今觀見。示。孫。徵。君。代。某。有。言。是。刁。先。生。之。言。不。誣。矣。如。此。則。奉。拜。時。先。生。謂。專。向。誠。實。用。功。或。向。有。不。盡。然。者。乎。惟。以。后。改。之。罪。

寄祁陽刁文孝

側聞入蘭室久而忘香。居鮑肆久而忘臭。恆以為與之化也。愚則不念其久而化之者。而深重於人之居之之際。以為聖賢愚不肖之分界也。故古之得蘭室而居之者。若冉。慮。言。卜。幸。而。遊。聖。人。之。門。萃。賢。之。氣。若。謝。楊。若。黃。蔡。亦。幸。而。步。程。朱。之。宮。眾。君。子。之。列。雖。諸。子。之。天。資。過。人。亦。其。所。薰。染。而。馨。香。之。者。異。也。是。以。離。羣。索。居。卜。子。有。三。失。之。誣。師。死。無。友。田。方。流。黃。老。之。學。况。不。肖。如。某。者。乎。念。及。師。友。之。際。不。禁。悽。然。太。息。恨。董。賈。之。無。徒。悲。某。生。於。世。二。十。有。七。矣。質。賦。狂。躁。氣。概。浮。薄。然。有。鄙。志。深。以。不。能。成。人。為。恥。意。謂。奮。然。以。往。道。斯。有。在。也。雖。無。文。王。猶。與。孟。子。豈。欺。我。哉。乃。氣。物。之。拘。蔽。既。深。習。俗。之。網。縲。復。固。一。鼓。不。振。

再鼓輒衰於是將伯之見日曉曉矣。第身非有道。所見鄉里人耳。雖君子之多。誰為言之。雖耳之所及。誰為引之。即近歲所聞。如高陽袁淵孫子。新安五修士子。宿昔張先生。徵君孫先生。與老先生。皆以家貧親老。不堪離膝下。竟無緣拜謁。己亥暮春始會。五修於易水。然亦旅次一見。未及飽領教益。寸心耿耿。止四望而悲。所生之不幸耳。日者敝里彭九如。持手諭為壽。親事某。讀之神悚。不啻躬炙左右。第以生平謬妄。嘗惜蘇柳僅以文名。李村猥以詩著。謂以大才用之無用也。九翁父子每以詩勸。終不之治。殊不思五字破心。雖程子戒之。謂不當專攻此耳。他如關雎。七月。鹿鳴。天保。固盛世精華。學者何可無此。其乎。至是始自厭鄙陋。懼不足承大君子之教矣。雖然。夙昔高山仰止之謂何。而茲可無以將此倦倦也。勉撰俚言七章。聊佐太夫人稱祝之末。兼表敬慕。令先太翁及老先生之私讀之一。供彩舞。輒煩回祿可也。若以儕四方辭章。則恐識者噴飯矣。欲吐無盡。俟謁從者布心。

上刁文孝先生

某庸陋士耳。讀四子書。頗知景仰。遂棄帖括。求之宋程遺書。因略見正心術。避名利。闢異端。一二大概。將身為之而未逮也。第生不逢節魯。無由得一先生長者。正其是非。嚮精壽親事。遂意記室。而諄諄師友之遇。中誠有所大急也。而亦不敢望不鄙夷而遂教之。何幸翰論遠頒。專价下臨。誨之且詳。誨之以開我蒙惑。乎。敬棘齋壁。且夕省玩。如面承提命。愧為貧制。無由得書。如來論所稱梁溪先生。未知何許人。並其語錄未之見也。僥貴府有識者。俟同斯文。正統求賢。所懷親老家貧。不能就拜。几杖。吐所欲言。臨楮西望。無任愷切。

答刁文孝先生

昨借王使敬候安吉。見來諭有天水遠行之事。欲以景伯下望。亦不知為公伯者何人也。但以某自離蘇城十五年。愁拙特甚。戶外一人不識。世事一毫不知。焉能有公憤之力。肆人市朝哉。惟願先生自證。果視斯道何如。斯命何如耳。雖然。數載高誼。盡銘肺腑。豈能置此。適敝里彭九翁自郡回。謂某事某陰有力。某即使愚徒。馳書張呂二老處。求向某某解。並求石老勸先生。以平氣反躬之學。此意不知其達台下否也。然某竊有疑焉。令先貞惠德愛在人。捐館之日。有願代死者。異世之後。報德有祠。時節有祭。開鎮安寺又有祠。固見盛德入人之深。而貴州人情之厚。亦從可知矣。而先生乃屢不理於口。每至速訟。何也。豈善繼善述。猶有未盡者歟。某以為今時與昔時異。令先君被髮纓冠。而往其宜也。先生宜守閉戶之哲。不可蹈鄉鄰之惑。僥聊試世局。恐不能無絲毫之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如白鶴高飛。雲際一點。不沾塵味。猶懼繳矢之及也。况同世局乎。况世局中微有點染乎。在先生自信必心求真正。身求真修。無待愚妄後生喋聒。然區區過慮。不敢不為知己進也。專召商事。雖拙不堪。仰贊性分功夫。極欲一往請教。奈今早家大母偶傷足。侍扶居寢。跣步不得離。此盛使親見者。萬望原恕。

再卻刁先生請

尊體於衰毀中。復造重恙。其何以堪。祈厚自葆愛。勿拘居喪之常可也。某愧無夙養。不能勝喪。迄今四五

月。猶病弱依杖。方命之罪。自無所逃。依論撰方服二三十劑後。再看。僅稍一忽略。恐成鼓脹。不可為矣。某謂治身病易。治心病難。病勢至此。須擺脫世情家務一切。不以擾吾方寸。使天君澄徹。則內火不然。不銷耗真氣。而以藥餌輔治。為有益矣。不然十劑之養。不敵一憂。百服之力。不敵一怒。意外之患。焉能保乎。幸於愚言垂思。其使備道完繁。憂怒。故及之。

與上蔡張仲誠書 壬申

元生也。晚不得堯舜。周孔而見之。得見夫學堯舜。周孔者。亦幸矣。不得學堯舜。周孔者。而見之。即得見夫傳堯舜。周孔者。亦幸矣。弱冠時博訪其人。聞今世有孫徵君鍾元先生。刁孝廉蒙吉先生。張處士石卿先生。張石室公儀先生。王義士介祺先生。諸公。本皆真保人也。彼時以家貧親老。不能遠出。僅拜交四人。於徵君則以其遠遷蘇門。生前未得一面。迄今中懷猶抱恨焉。蓋刁張諸先生。固皆有志學堯舜。周孔者。而實皆學周程張朱者也。或傳堯舜。周孔之一二者也。惟徵君未面。不敢量也。或元之所失。正學堯舜。周孔。傳堯舜。周孔者乎。博求其書。於年譜見當時皆北面徵君者。惟先生以友道並駕。豈可復遺憾乎。是以客歲不遠千里。負笈門下。蒙先生不拒。留居彌月。既諄諄賜教之不吝。又循循引誘之。使言解經註傳。先生之識力。出人意外。揖拜氣象。先生之身教。亦大異尋常。使元聞所未聞。見所未聞。方且謙德自抑。獎進後輩。謂諸高弟曰。渾然南來。大有益於我輩。愈加習行矣。夫先生之重習行。豈待顏元哉。亦先生之借蛙激軍善勵及門則然耳。自此習行日懋。建經世濟民之勳。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者。必出於起庵先生之門也。則不特學堯舜之精一執中。而並學其和修六府矣。不特學周孔之洗心操存。而並學其三物四教矣。是謂真學堯舜。周孔者矣。是謂真傳堯舜。周孔者矣。周程張朱。何足道哉。但元躍海之寬。飛天。之空。未免受其空寬之包容。而肆其飛躍。則粗直鄙率。瀆犯尊長者。不知其幾許也。先生寬以居之。與高弟李兄。適以出之之教。敢不弦佩。謹修寸楮。恭候起居。兼謝雅愛。南望神馳。不宣。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自孔子與撥後。即判為七儒。而惟孟軻氏一脈。傳曾子與之學。他若漆雕。顯孫。諸派。皆附此一脈。小聞於後。流不大矣。然據韓子非稱。儒有七。皆曰真孔子也。孰從而辨其真孔子也。則當時其派蓋不相下。殆昌黎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去聖未遠。傳授必真。不過賢各行其所長。如清。任。和。聖各成其所優。而其質聖皆堯舜之道。賢皆孔子之學。小異大同。未失堯舜六府。周公孔子六藝之傳也。降自漢魏。注疏文章。冒認孔氏。而堯舜。周孔之道。墜地矣。禍及趙宋。名為聖道重光。而其實晦往聖之道益甚。蓋漢儒之冒亂也。淺而易見。宋人之冒亂也。深而難知。為朱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為陸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陸者皆斥之。吾鄉若孫鍾元先生。又以為合朱陸而成其為真孔子也。而以孔門禮樂射御書數觀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頭文字而已矣。以孔門明德親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神宗虛局而已矣。故僕自有生來。亦嘗陷溺其中。以為陸真孔子。朱真孔子也。乃夷考當日之為朱陸者。禮樂不措於身。僧道亦納於友。然猶假一二端。以塗抹人耳目。至今日之為朱陸者。則絲毫之禮樂

不行。全幅之僧道自任。而猶觀然以孔子自居。哀哉。此輩不惟孔子傷之。恐三千徒衆之末。猶當吐棄之也。故吾友王介祺主以行寸觀人。僕學之。宋儒中止許胡安定。張橫渠爲有孔門之百一。今儒止許太倉陸道威爲有孔門之百一。自陸氏辭世。未聞其人也。而以拙守四十載。未出齋一步。雖簿典官末。未嘗一面。今冬爲族父事所迫。遂間得會郭令親與敝邑者。座中有人妄推僕素履。令親因極述道丈閉戶。所讀書所用功人不可見。時或有窗外竊視或強排扉入者。亦不與語。或一手著衣。輒拂之。若將汚焉。僕心景之。已神馳於闔中矣。已而偶同行見僕式下祠廟。又謂僕曰。舍親過祠。雖樹壁外亦下。噫其介翁所謂行寸者乎。聖門顏仲二子相贈過墓。則式過祠則下之禮。久不見於世矣。其他功必皆孔門之舊。其利途窮而反求之寂靜以謀名者。又不同矣。斯道斯民。其有賴乎。幸以平昔所用功與所得力者。備示以啓僕。使譬之。子由以少開。亦千載一時也。相望千餘里。貧儒難以負笈親炙。即尺函亦不能頻寄。幸勿惜金玉。納我於交末。俯誨之。所有拙著存性。存學。各摘一紙。拙功課記中亦摘一紙。幸直斧正。修塗之小子不勝西望。待教切切。貴地鄰邑有李道丈名順字中孚者。專講陽明學。使中求轉寄僕之拙著與茲上道丈書。一致意。儻肯舍尊信王子者。尊信周公孔子。實學二聖之學。行二聖之道。則此道庶其復明。生民世道庶沐宏庥矣。無知小子。素抱熱腸。蒙昧不知所言。

與河南道御史趙用九書

蠡縣生員顏某頓首拜書河南道諫臺趙老師執事。某生於世。一無可知於人。亦一不願人知。五十有八載矣。初聞執事過聽人言。有下垂撫借之意。又聞博邑羅明府亦有薦。遂舉家有祁陽之行。以古人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爲不祥。避不祥也。亦幸蒙憐而釋之。踰年而歸。不意執事之愛物也異常。於瓦礫土人。人所鄙棄者。偏滌濯而樽俎之。薦之府道。薦之兩院。以致憲獎下頒。金匾盈門。並蒙執事厚賜。草茅下士。寸長無稱。何以堪此。徒增出入愧汗。寤寐感兩念叢積方寸耳。又守先端惠不入公門之戒。未能匍匐拜瞻。一吐葑菲感佩之私。客歲之春。欽取命下。聞之雀躍。庶幾榮行之日。某於茲境外修百錢故事。執事笑納一錢。或可少慰區區也。不料友人迫爲中州之行。某恐負許西山先生於地下。急往哭之。留寸函道意。竟亦沈閣。使萬斛積忱。毫不得達於執事。悵悵云何。遊貴省得遇林泉高賢。或退閒君子。如耿逸庵張起庵。梁伏村。諸名士。無不逢人說項。且云僕杜門守拙。公之政績。即不悉知。如立農師。重講論。賡旗人揚善類。諸大政。輒欲致一邑之唐虞。真足以法今傳後。况今日密邇楓宸。躬當言路。其澤被蒼生。期致天下之唐虞。可知也。茲因馬生之便。敬候起居。謹呈拙著。併求斧政。臨池北望。瞻依之至。

上張東巖通政書

某尋父受覆載高誼。竝親德誨。三載中。伏棲喪廬。哀慕之暇。即思道範。前寄寸函。蒙手教下復。稱許過分。無任悚愧。後令弟尙兄辱臨。言京考復停。某再書恭候。寄往遠左。後乃知今特擢納言。以先生大德。當此要任。爲天子喉舌。古龍何足多。朝廷之幸。蒼生之福也。某草茅中陰受太平。亦已分澤矣。但相望四百里。

徒切日夕之懸懸爲大歎耳。毀念佛堂高議。已借光於拙著中矣。苦無人磨寫。俟他日有副本。務求正侍御許西山先生。嘗通吾道聲氣。聞近者優陞在貴堂中。未審果否。此當世有用道學也。願先生聯爲腹心。治統道統。均有賴焉。都諫楊漢子某石交也。惟長者翼覆而汲引之。其效贊襄。同希底績。使某輩沮溺得與普天蒼赤共沐化澤。是所望也。伏惟保攝。爲斯道自愛。不宣。

給易州李孝廉介石辛未

僕當今一迂拙人也。弱冠後便棄八股業。妄求所謂聖人之道者。媿資質庸劣。兼之生長城市。習染穢惡。洗滌其故著。求進於純正。甚難。初求之陸王。無所得。繼求之程朱。無所得。因反求之孔孟。亦終瞻望彷彿。其萬一而不敢自信也。夫求之陸王。則不惟與世間名利博奕等人相遠。即詩文字畫。今世所尚。爲高致者亦相遠。反求之孔孟。則不惟與世間佛老。申韓。雜霸等相左。即與學王陸。程朱。輯語錄。談靜敬。著書册者亦相左。是以進道甚苦。愧志力之本薄。歎孤立之無朋。恐所求者誣而終廢也。故嚮者果斷棄家。諸訪於四方。就正於有道。奔走八閩。得會中州之高賢大良。賦我實多。而終以吾鄉人才寥寥。切磋商僑爲憾。昨陽月朔五日。歸子弟稱吾兄下顧。並攜賢郎。且賜幣儀。盤桓茅舍。調鼓塵琴。詢其氣象。爽脫塵累。不作腐儒態。某何知能而獲高士辱臨也。兄何聞見而乃輕身陋土耶。然即此一事。亦竊窺吾兄之豹斑矣。孔孟後儒學久微。上者務心上之操存。而作用全無。下者攻章句之講著。而實功盡廢。禮樂墮地。人置不問。子嘗言孔子若生今日。必自易其語曰。禮云禮云。不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不鐘鼓云乎哉。蓋深痛禮樂之儀文器數盡亡。而其實亦隨之湮沒也。即如琴瑟。古人謂之斯須不去者。而今之老師宿儒皆不知。甚至終身不見爲何物。而賢郎少年便習嫻之。可以知吾兄之家學務實矣。即如幣交。古人之祭祀。行之燕飲。行之朝會。而今之人皆不講。雖問有舉行。亦必仕宦富貴者能之。貧賤儒生概不知矣。而吾兄獨力行之。施之從未謀面之人。則其敦行古道。又可見矣。景慕景慕。恨某途中被寒疾。小恙又傷背。不能北上拜教。幸恕簡情。容圖後會。所賜厚幣。殊不敢當。使子弟原璧歸納。謹領珍珍。扣受約束之教。且以見吾二人訂心交結之義。拙著一二。敬呈記室。祈賜斧正。不宣。

寄桐鄉錢生曉城生名煥

僕少讀書見伊阿衡先覺後覺。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已推內溝中。不覺其懊憤熱中何似也。見孟鄒公充塞仁義。楊墨不熄。孔道不著。懼人將相食。不覺其棘手惶懼何似也。見張文忠願爲大路。使百物蹂躪。車馬踐踏。其上頗爲屢斷。使人矢溺其上。不覺其悲苦無計何似也。總以禪宗訓話之毒先入。遂歸靈中。自作許大乾坤。而無視天日之孔隙矣。迨戊申後。忽悟書生文人之非儒也。唐虞之儒。和事三事。修六府而已。成周之儒。以三物教萬民。資與之而已。六德。即堯舜所爲正德也。六行。即堯舜所爲厚生也。六藝。即堯舜所爲利用也。孔門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文即六藝。行即六行。忠信二者。即記者隱括其六德也。夫堯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學。而必以物名。儼若預燭後世。必有離事離物而爲口懸空之道。紙墨虛華之學。而先爲之防杜者。迨於秦火之後。漢儒拾遺文。遂誤爲訓話之學。晉人又確爲清談。漢

也。奈二人愚室多狂。君子取其志焉可也。曹生攜手教來。知吾兄與諸同人無恙。為慰何如。曹生依然謂某聞一不佳消息。即之。則曰。中州德憲構書院於汴。請仲誠張先生講學。令河南北士赴之聽講。必將許多人才入靜敬讀書之套矣。豈不惜哉。予曰。不然。此大佳消息也。生不解。予曰。現佳者二。將來者一。夫以院憲之尊。號招多士。近大儒臨講。天下聞之。誰不曰崇儒重道。吾儒生氣。道釋不一。衰乎。一佳也。今之士多不自惜。率博飲放蕩肆於貧鄙。一奉道學先生之教而遊其門。不得不稍自檢。里甲實受其福。二佳也。吾遊梁豫。幸會四十四友。分郡異邑。不相見。不相聞也。吾非者不得誇。不見可與誇之人也。吾是者不得稱。不見可與稱之人也。今當此盛舉。有志之士。無不裹餼游於梁土。凡在仲誠門與不在仲誠門者。得聚。聚則各舉其疑者。誇之。信者稱之。信疑半議之。則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之學。以信稱傳固佳。以誇謔傳亦佳。即張先生亦必舉吾二人一月之異同以示人。則明某之偏。彰某之異。俱佳。乾坤中不從此宋明儒參一異途哉。謹述之告吾兄。以開貴地同人亦議之。汴也。鄒陵王篤周號以亭。張先生得意門人也。當必隨行。若見之。討張先生送弟序來。先是。次亭。繼以弟。不觀。今悔之。若之。汴時。即將此一紙帶去。與同人一觀。亦妙。敬復子彝道兄知已。

習齋記餘卷四

上本庠王廣文書

數月來師臺起居少候。款款。偶聞張學書使報。行優。未審果否。然心已驚。但無地。某聞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不祥。某輕狂浮躁。為益人士所不齒。師臺寬典。不以劣中。恐猶有不心滿者。况特加優。以奉人。諷諭。以傷師臺知人之明。而重某之大不祥哉。且蓋庠雖未必有顏闕其人。而老成謹厚者有之。孝友端方者有之。樸誠廉退。懷學規者有之。詳加採訪。固自不乏。若果以狂妄後輩充之。其為學校之辱大矣。且薦糾事雖憲臺例。與國朝來本庠諸師。從未有舉行者。師臺為風俗士。習計。一旦毅然為之。甚盛意也。偏所舉服人。其關風化之轉移者固不小。若以僕當之。必驚人聽聞。而開直士之口。在師臺欲榮僕而適辱之。他日必有悔之無及者。萬萬不可。不然。考畢某即遠遁。呼名不到。司事者將何以置對。不宜。

初寄王法乾書 壬寅

士生於三代以前。入道易。生於三代以後。入道難。非資質不相及也。非學力有不若也。非詩書有不足也。蓋古者禮樂作於上。風俗美於下。人生八歲。則內則少儀。弟子職等。童而習之矣。十五入大學。則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幼而講之矣。且祖父師友。勸勉者惟此。朝廷宰官。賞者亦惟此。故人行止。出入耳目。性情日與道相成。而不自知也。就有譏笑鄙夷以阻之。浮華奇巧以分之。詭誕異端以亂之者。故道泰漢而降。

數千載之大防。盡壞。數聖人之制作。盡湮。不惟無禮樂之陶淑。風俗之薰沐。且有詩文曲賦。一切浮華奇巧之技。以蠱耗人之心思。儀秦申韓。楊墨佛老。一切詭誕異端之徒。以蒙惑人之學術。間有氣稟差偏。強傑然欲脫其罟。而見吾性者。世方驚其異。而嘗議之。辱罵之。共譏笑鄙夷。真有如狂國之矣。其若者。故當吾世而為士。非有斷然不羈之志。解網維。斬荆棘。必不入也。非有毅然不誓之守。立持操。忍撓感。必不久也。某初知異端之亂吾道。遂痛拒之。親知為之惑者。必委曲解諭。非大有事務。寺觀必不入。非果係親屬。僧道必不友。若偶交之。亦必多方開曉。思拯教之。以今日之僧道。皆吾中國可憫之人。非猶西胡伽摩。前代安廣作俑之輩也。是以著誅佛論。以明愚見。初知時文之喪吾志。遂棄其學。不讀時文者八年矣。間於臨場讀幾首。亦入會文社。姑為親計耳。大不欲以此誣終身也。是以有觀文賦。重徵舉等作。以寄慨。初知誠正是為學根本。孝弟是為學作用。經濟是為學結果。皆用力為之。第才智短淺。工夫作輟。所以朝鼓夕動。而輒衰也。畫虎類犬之權。方深於中。而人之惡異者。已痛入骨髓矣。有笑為狂者。有鄙為愚者。有斥為妄者。有皆為迂闊。目為古怪。指為好異者。甚至望而讓。迎而拒。呼朋引類。而辱笑之。某志非百煉。助鮮同人。喫此等不過。而所業遂以塌壞矣。然其實因吾之棱角。愈戾以致之也。迄今平且。拊心對書。發歎。非不自痛自惜。前者因曾文於族兄參兩處。兄自外至。曰。人言法乾王子頗矣。予叩所以。兄曰。惡僧道也。斥佛老也。焚時文也。讀五經也。居恆必衣冠也。持身以敬。教家以禮也。故鄉黨遐邇。有風名。予聞之。惘然驚喜。大呼曰。焉得天下秀才皆如此風。庶太平復見矣。深幸吾耳之一新也。參兄曰。真吾弟友哉。予曰。豈敢云友。真吾師也。因思足下改圖之速。期許之大。灼見之智。力行之勇。誠可謂解網維。斬荆棘。斷然不羈者矣。以此立持操。忍撓感。自必毅然不誓。而蓋吾道學之風。千載未闢之氣。庶其自此開矣。伏望進以中和。期以大化。則吾將特為斯道宗主。而既頹者。或可復起也哉。餘襟襟縷。統俟躬謁。盡意。不宜。

給王法乾書其二 癸卯

自昔仰如山斗。深之寤寐。書成一幅。乘使欲達。而不果者數次。惡其不專也。而又無份。故特遣愚徒奉上。隨亦蒙金玉之錫。已而敝里九老。曰。王子有言。令吾兩人到彼。未幾賀相公。以文廟供祭。遇。又曰。王子謂家教嚴。不得出。請到彼一敘。僕時亦以家教謝之。今則又幾一歲。寂然不相達矣。昨偶然病不能寐。忽念向不嘗欲納交於王子乎。今何久不相聞也。人子而能親賢友善。父母之志也。而可以家教諉之乎。然則何為久不相聞也。因悟其故曰。此兩傲不相下也。夫天生吾二人於咫尺之近。而以傲岸不能相助。以有成。是謂褻天。吾二人既有志聖人之道。而以傲岸不能虛心以相下。是謂侮聖。中夜一思。自容無地。且王子自言家教嚴。或視其親。稍有不允色。即不敢他往。吾祖於訪賢會友。則不相制也。且王子令德在躬。或以道自重。即傲亦有所挾。余則寡陋卑夷。一無所得。何恃而傲。求之無所得。則必挾長一念。詰之。韓子不云乎。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久疏音問。僕之罪也。且僕於道義之交。素非不知勤矣。聞徵君孫先生。每夢馳於河南矣。聞五修王子。嘗於易水奔數百里。以訪之矣。聞祁陽刁先生。嘗三往親炙之矣。而於咫尺之

王子竟以傲岸故不能躬造以證業焉。是遠求而近遺也。又僕之罪也。發天侮聖。僕實為之。王子乎何尤。謹自前一日齋。下於廿六日起強病之身。策不駭之踪。雖門拜。願以求開我狂惑。雖然不可不預達也。謹達。

給王順乾書 丙午

某嘗疑朋友者天性不如父母兄弟。情誼不如夫妻。義勢聯屬不如君臣。而得與四者列而為倫。何也。及生世二十年後。稍立鄙志。欲求聖賢所謂仁義者。願粗心浮氣。以為獨立獨成一往。而比肩程朱。左右孔孟。何須於人哉。未幾而願賸仆折數四不能振。反按已往所為。無一可語於仁義者。始曉曉四望。求一嚴師責成而不可得。求一稍同志之友提挈而不可得。困苦憔悴。卒無以救而幾廢矣。天惠愚昧。近產諸人在十里內。是以登門拜教而得與令兄交。夫以愚之粗率。遇令兄之高尙。誠備備然。恐兩傲之不能相下。其作价之書。足下所已見也。及一見。慨然各遂生平。殊無毫絲觸忤。自以為千古之奇。不世之寶。雖家人亦驚為天生地設一對佳朋友也。既而復得二賢不鄙。首辱同社。高賢濟濟。光我座筵。喜可知也。每中夜思及不禁失笑。令兄又嘗謂予曰。六弟剛決。它日可以獨立。令四兄志氣駭駭。學養日進。某正如窮夫求升糶幅。繼不之得者。一旦珍羞方丈。文繡盈笥。何樂如之。然維向者備嘗無友之苦。故視友至重。備歷得友之艱。故知交友最難。每會後或覺稍有相愛相猜之萌。即愛之至。食不甘。寐不寐。而不足下。已大離於中。屢欲能會。噫。何至於此極也。且僕之於令兄也。面語則弟之。公稱則子之事之。在師友之間。而令兄不欲受也。故拜則見。答亦嘗先拜。令兄之於僕也。誤以兄事。而僕不敢當也。故每拜心軌缺然。復欲先拜。而二賢賢附。令兄之列焉。令四兄雖偶值。遂逐僕。觀其志。終必有所樹立。獨憂足下稍迫之。則靡而不起。少寬之。則縱而自用。今年方弱冠。智識未擴。踐履未實。事親從兄之際。尚多出入。其最末末文路未清。而僕奉之一同。令兄而無差等。恐徒長足下虛驕之病。而終身無所進也。是以不拘嫌疑。不介形跡。而有子思。顏般。王順長息之說。而又不謂足下之欲棄僕者。已云驕慢矣。不知貴僕在禮文之際乎。進此則師禮矣。足下勉力至於孔孟。則僕執贊有日。今茲未敢也。抑或在眉睫氣色。言語抑揚間。恐賢者正宜借此為錯磨。不宜以此相責也。又或果多失禮。或不合宜。則頻頻責善。僕樂受也。願素不責善。而一旦欲相棄。僕面質舉。起而拱揖謝過。足下又不起。且不豁然快釋。夫反驕慢者。謙敬也。足下之謙敬如此乎。僕知足下必欲得一不俟人責。自無過舉之人。而後心服與友。使僕學語至此。則有來學。無往教。恐不登門納交於令兄。足下烏得友之。又知必有以僕粗浮之態。幼時之惡。為足下言者。以至積輕至此。僕聞古有盜賊者。壽八十。假令三十餘歲時。一旦改心易慮。以堯舜為宗。以仁義為學。足下何以待之。又足下必以無業。無小大。無敢慢。為責僕。亦以此自責。然亦不可無辨。古之君子。媚于天子。媚于庶人。果一愛乎。畏天地。畏君親。畏百姓。果一敬乎。足下何以教之。又使有喪心求合。不論人年齒之長幼。造詣之淺深。一以尊奉。端悅為事。此孔子所謂使佞善柔者。足下何以處之。自別來一路躊躇不釋。連日飲食無味。夜中輾轉不寐。皆思自今以往。所以待足下者。不能定也。將屈膝下禮。以求悅乎。恐益長足下之虛驕。而僕之本色亦失。

也。將如僕所云。聊為差等。盡輸己意。以贊足下一籌乎。恐過奉者已惡其驕慢。而反復降之。其不益取辱乎。僕幸矣。幸承教得自檢。疏。又幸令兄不我欺。或不至申公髡也。夫以行己不淑。將為人所厭。乘而猶。嗚呼。貧賤。僕雖無恥。猶不至此。特以三載來。荷尊君先生寵遇。感令兄心交。儼不盡吐所懷。則負尊君負令兄。負足下。而亦自負矣。敢布腹心。以求不愧於令兄相交如一人。不介形跡之教。幸勿見而碎之。姑存几案。每日抑志勉閱一二。庶罪僕之心。有漸減者。再祝。

給張爾翰秀才書

累聞郡中客及彭九翁。知貴體康健復常。不覺頂祝。聞九翁頻稱詩學有成。意賢者謂今世惟詩可作耳。賦詩不能退敵。高將軍言之。五字破心。程先生戒之。或精神無所用。姑為是以寄情。定知賢者不滯情也。但令先大父一腔忠憤。上衝霄漢。英靈竟有所未遂。當發為暴風。激為迅雷。擊乾坤中。非有功勳鼎彝。澤被蒼生。大沛康濟者。蓋不足伸此。誰為任之。令先叔祖發明性體。獨衍孔孟二千年正行。周程張朱。當拜下風。躬行醇德。僕嘗曰。謙光而易。使人驕氣自阻。無如張石卿者。法乾管曰。樸誠體惻。德餘於才。推石卿先生第一。為沂公者。誰之責乎。願省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僕感慈性成。出言無序。且數載來。久思對案一酬。彼不可得。茲舍弟士傑入郡。特使拜教。不覺喋喋。幸熟察焉。

與劉煥章論禮書 乙卯

禮定自先王。自宋儒借妄。敢為起義。而自用自尊之罪。不恤。非天子不議。不尊不信之大義。晦。孔門祖孫。闕世之大防。決矣。故某於國朝之制。雖違不敢外。惟祭五祀。固自法乾。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故。各於所王。一祀不敢類。亦不敢略。祭。仍懷然奉周公制作之舊。無所作也。今當禮法塗地之時。而吾三家毅然從事。固將來合於禮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願法乾於祭內外神。齊戒簡略。亦不違古人時祀之舊。凡事失之。苟且。僕向已痛切言之。翁又好類。演鬼神。全不考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夫一家有一家當祭之神。一神有一神當祭之時。一時有一時當行之禮。其間儀文度數。各有定期。非人所得而增減之也。即有增減。亦或時制未盡善。少參古禮行之。非敢妄任胸臆。以己意為增減也。是徒苟異於俗矣。是以禮自我出矣。豈曰求合於禮者哉。且今之感於異端。大干法紀。大亂典章者。莫過於元且。通設天地三界真宰之牌。祀於貪味。甚為無稽。甚為無識者。莫過於家宅六位一主。自秦人廢尸。而始使後世死其親。祭不言。不動。不飲。食之。木。然木重。桑主猶古也。使神依之。故稱主。諸神共牌何義也。六之一字何助也。蓋世人不知宅祀中。當而以貧迷妄。創為財福二神。其門戶井竈而為六也。孔子云。富貴在天。豈媚神所可致。神亦豈有得私財貨以與人者乎。甚而竟指狐蛇神事之。尤妄之妄者矣。福善禍淫。上下神祇之所同也。神豈有專司禍人而不禍人者乎。即有之。又豈遠禮禮所應適乎。况古先王為生民而索鬼神。備法物以享百靈。至。貓虎昆蟲之神。而不遺焉。豈猶忽財福之未悉乎。其不經明矣。賢如煥翁。而元朔有天地前叩首之失。家宅有六位共主之拜。法乾即不拜天地。亦未免五祀元且一給。僕竊為二賢不取。吾儕窮處茅簷。非有生。

民政事之任。宗廟會同之舉。國邑邊疆之務。止此修齊學教之責。其修齊學教。又止此冠昏喪祭教事。故特契演斯。伏惟垂裁。

答劉孝廉煥章書 辛亥

僕前所陳。不以爲腐。勇往從事。晚幼輩敢不益勵。以步後塵。詳味翰教。左提右挈。始終勿棄。二語。不勝慶幸。某年幼學淺。每抱不克有終之懼。雖我煥翁發此大志。肯俯就。以共學。亦恐是倦厭世味之紛。而猛思返於清閒。久之此學中。幽獨戒懼。應接莊肅。禮文繁縟。功力勤苦。以至於經濟艱危。既不若官途。浪浪。足以娛耳目。奉肢體。又不若官友酬酢。足以飾局面。並不若時文之虛華。足以快玩弄。博名譽。回顧舊巢。既失津津世味。前路思進。復無閒地。散逸。以血氣漸衰之老。何所恃而不思息肩乎。則年高志銳之翁。與年幼學淺之某。其鮮終之患。蓋一也。而不意翁已爲某慮。恐其一旦自廢。不得與翁相始終也。某庶其因此自策乎。來教又云。但覺意荒較前更甚。復謀所以醒醉夢者。夫醒醉夢之法。前二語已盡。尙何言。則惟言其未必即不如此而已。言其未必確知如此是病而已。其不能確知如此是病者。苦於不覺也。其不能即不如此者。苦於不斷也。不斷仍是怠也。不覺由於荒也。夫人日有以荒其心。日有以荒其身。日有以荒其耳目口舌。雖得孔子與爲師。顏會與爲友。不能強其心而使之斷也。故荒則不覺。不覺則益荒。怠則不斷。不斷則益怠。覺則不荒矣。斷則不怠矣。常覺則斷有力。常斷則覺亦有力。四者之功。過環相生。而互相成者也。然則欲求不怠。先貴斷。欲求不荒。先貴去其荒心。荒身。荒耳目口舌者。去其荒身。心。耳目口舌者。而求之道。則孔子之道出矣。法乾近日衰弱。不堪言相見。當以尊意語之。

給高陽孫夷淵書 乙卯

博陵後學某頓首拜言。僕聞高陽有夷淵先生舊矣。聞先生格言曰。有母可事之謂富。無母可養之謂貧。僕服膺之。聞先生友。傳博愛族姓。曲成子姪。僕服膺之。聞先生端方。傳不調時貴。武城得人文。結鄰封錄誦。僕又服膺之。聞先生節行。傳來年出貢。歲前告頂。僕更服膺之。伊人咫尺。拜杖有心。所憾在。盡時家貧親老。先恩祖考。妣時刻不堪。左右遠歸。博來又奉館案。不獲越境。以進身有道之側。惟憶十年前。以醫事歸。自祁路遇貴族一翁。忘其字。彷彿是克之。大抵尊屬也。候先生起居狀。翁述近者。佛經丹書。是覺。僕驢上跌足曰。何爲然哉。以其精微。不及中庸。周易。以其得罪天地。取誅聖賢。不可勝言。聞之先正。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何爲然哉。翁歸但道顏某以爲不可。徐思人非人。生於人之身。而爲之子。則必有父。人非人之世。生於人之世。而爲之臣。則必有君。天理也。况釋迦爲梵。邦世胃。又爲臣子之最親者。願舍乃父。而入雪山。忽然其君之社稷。人民。而求所謂空寂。此天道之賊也。天地不能無升降。消長。萬物不能無春夏秋冬。人生不能無弱壯衰死。天道也。彼羽流獨逆天道。而爲九轉。陞脫。以希長生。此天道之盜也。固宜爲天地誅之。無令迷世。况其死後。越相簧鼓之妖言。雖點石。舞天花。何足亂人聽乎。故愚昧如僕。亦斷不爲之感。况高明如孫先生者。尤爲儒林之選品。富有爲之瞞者。因謂孫翁曰。吾儒際此異端昌熾。味亂生民之日。不忍其害。而欲闢之。亦須一閱其書。不則無由見其失。而辨駁之。翁首肯曰。

夷淵想亦如是。不知彼時翁歸。亦曾以此語復否也。昨者僕坐荒齋。讀高陽集。一客人。僕謂客曰。高陽相公與太常鹿先生。徵君孫先生。三君子講學論道。樹幟河北。嗚呼盛哉。江村夏峯。俱得佳弟子。闡緒於後。後者其學方可昭揭千古也。客曰。有夷淵孫子。學德不淺。孫氏自眉。實高邑國士也。然近者設心忘世。足跡常在寺觀。交遊愛近羽流。觀其行狀。不久飄飄然有山谷之入矣。僕驚起。跌足曰。何爲然哉。其吾之罪也。夫其吾之罪也。夫客怪問。僕曰。蓋有傑士王法乾。特立獨行。不可一世。僕聞之。未即交也。已而以書相訊。亦未即交也。已而或告僕曰。法乾自言。夢參上帝。係北極真武一轉。僕大懼曰。吾儒有才如此。而切磋無人。致使孤立生疑。認妄爲真。其如天生才之心。何。於是登門納交。相規以正。即今蓋人所稱爲王聖人者是也。夷淵先生。吾積慕幾二十年。不能踵門求教。以至德孤無徒。虧瑕全璧。非吾之罪。其誰之罪。歎客又問。歷代名賢。蓋多遊寺觀。友羽流。何也。僕應之曰。聖王之治世也。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者。學六德。六行。六藝。一德不及。聖人猶以爲憾。一藝不及。聖人猶以爲憾。一藝不及。聖人猶以爲憾。故七十子追隨孔子。終身不去。蓋學無息時也。即獨處一室。自有汲汲不遑已事。自有津津可自娛理。故陋巷。樊牖中。皆足不暇外求也。六行尤在。人情物理。用功。離人情物理。則無所用功。離人情物理。用功。則非儒。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後世之學。則異是。讀講著作而已。但收幾冊書。入目。能談能作。遂自益以爲學矣。但行己無大壞。遂自益以爲德矣。更無所用其汲汲。又烏得其所爲。率津也。故遂息肩遊。然因行己既高於世。遂厭絕人世。富貴薰灼。財色濃毒。華倫教敗之態。息肩遊。與厭絕人世。兩念相夾。遂不得不遊寺觀。不得不友羽流。蓋寺觀無富貴薰灼。財色濃毒。華倫教敗之態。羽流無富貴薰灼。財色汚人也。殊不知人之世。即有富貴諸色。厭人。猶然人世也。世之人。即莽倫教敗。猶有不親之父子。不義之君臣。不友之兄弟。不別之夫婦。不信之朋友也。寺觀則滅絕人倫之地也。羽流則滅絕人倫之人也。是猶庭堂谷。穀然庭堂。即汚穢。人處之。谷穀即蒙秀。鳥獸處之。又猶人類。鳥獸然。人類宜。君子伍之。鳥獸即程。君子遠之。且近世之君子。即視人世。而谷穀之。谷穀中。未始無庭堂。即取人類。而鳥獸之。鳥獸中。亦未始無麟鳳。前代無論。即如今世。可及之君子。亦尚多也。今世亦無論。即如吾郡。雖無聖賢。學富萬卷。節行高潔者。有之。隱居孝友。潛心經史。寂無聲問者。有之。胸藏經濟。泥塗軒冕者。有之。剛直不阿。守正攻邪。力行古道者。有之。志在繼開。盟心林下。百年不貳者。有之。此屬。即不能盡引爲我友。亦求其一二。相與結社。演禮。歌詩。彈琴。考業。互相規過。而勸善焉。未始不可忘一世之紛囂。而釀一堂之虛夏。何至足履非禮之地。身交非類之人。乃以快閒適之私乎。客行。僕憫憫然懼也。學問博核。如先生。德行老成。如先生。品節卓卓。久且堅。如先生。而猶不免末路之失足。垂暮之岐念也。况無知粗少。如僕。何敢自保哉。已而復猶猶然疑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古之人。有爲赤松之遊者矣。有爲雪菴之僧者矣。淮陰。謀。鄧侯。獄。韓。司。明。爲。東。北。海。之。避。黃。雲。覆。首。人。肯。容。之。乎。託。行。亦。松。詭。言。辟。殺。庶。得。全。首。領。以。沒。也。云。爾。庶。以。明。吾。爲。韓。復。秦。非。以。爲。漢。也。云。爾。半。月。既。沈。飛。燕。既。上。雪。菴。和。尙。明。爲。黃。練。之。逃。龍。髯。至。臍。者。肯。甘。之。乎。易。

經可誦。觀音經亦可誦。庶得架舟悲歌。見讓皇於地下云爾。故龍不必不魚服也。愚者千慮之一。或偶有合。想先生必有以教我。僕新春脫館。策筮拜几。當有日也。萬一不出於此。則僕有所不敢聞矣。抑思交淺言深。古人所羞。况嘖嘖數百言於不謀面之耳。顏又何厚乎。所痛者堯舜。周孔之道。竟墜於地。氣數瘠薄。賢才既不多。鍾鍾鍾矣。又別有所牽。儒道不將自此絕乎。不肖一種熱腸。君子當不深罪。臨楮無任東望愧懼企冀交殷之至。

與何茂才千里書王中

天之生萬物與人。一理賦之性。一氣凝之形。故吾養吾性之理。皆備萬物之理。以調劑之。吾養吾形之氣。亦皆借萬物之氣。以宣洩之。聖人明其然也。是以畫衣冠。飭簞笠。制宮室。第宗廟。辦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叙。肅讓。又鎔金。琢石。鑿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箭。武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俗。佾。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和。以為位育。使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三皇。五帝。三王。實見諸宇宙。布濩充周。即吾夫子亦實見之。其身家與三千人之身家矣。不幸天禍。儒運。並禍。世運。補苴。訓詁。之儒。出。而聖道。遂止。在簡冊。迨宋家。諸先生。訓詁。猶是。漢。儒。益。以。登。座。講。論。語。錄。禪。宗。而。聖。道。只。在。心。頭。之。靜。敬。紙。口。之。空。文。聖。人。之。成。法。蓋。廢。歷。代。不。見。一。行。禮。奉。樂。之。治。曠。世。不。見。一。禮。明。樂。備。之。家。千。百。里。不。見。一。習。禮。演。樂。之。人。靜。眼。一。視。乾。坤。空。如。人。欲。橫。行。真。可。為。聖。道。太。息。人。心。痛。哭。也。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士。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願。容。舉。世。全。去。終。身。永。離。乎。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不。明。以。禮。為。聖。人。之。道。乎。論。語。武。城。聞。絃。歌。而。笑。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明。以。樂。為。道。乎。竊。謂。夫。子。之。學。而。時。習。之。即。學。此。習。此。也。僕。不。自。揣。勉。力。於。禮。管。率。三。五。庸。俗。弟。子。習。行。於。敝。齋。凡。家。中。冠。昏。喪。祭。不。敢。不。如。禮。但。苦。樂。無。傳。人。僅。得。老。友。張。函。自。授。一。曲。琴。而。又。老。多。忽。忘。所。謂。其。終。也。已。真。終。身。大。憾。也。聞。足。下。篤。志。樂。學。又。得。苑。洛。先。生。志。樂。書。孔。子。之。道。自。此。有。傳。人。矣。又。聞。少。學。帖。括。棋。畫。覺。其。無。用。即。斷。絕。之。改。過。之。勇。真。吾。友。也。真。吾。師。也。吾。鄉。椒。山。之。後。深。有。望。於。足。下。矣。謹。走。尺。素。用。將。景。仰。不。宣。

答何千里

交曹生得聞足下名。令僕方寸中絲繡一千里矣。春間寄片楮志景。茲讀翰教。自序平日喜平易。不立畦畛。列壇坫十歲以上。聽人講琴瑟等樂。使願慕之。讀成於樂。細注程子所言。蕩滌邪穢。流通精神。妙不可言。不自知何心。期置一副器物。自己料理。鏗鏘當下。便已受用。難言云云。此等誰啓之哉。誰教之哉。豈非天生一副好樂資性。如后稷。董時。好種植。孔子。戲嬉。陳俎豆。非人之所能為也。但不精此道。不終此志。便是負天。便是不盡其性。此豈為人世虛名。為人間功業。方作此想善乎。吾兄之言曰。非先有成見於胸中。以為可以有關係。可以擔當世道而為之也。切實為己。使僕心折。但又謂斷不敢自附於學者。嘗願人探

過一層。譬如生兒長女。原是女子事。但處子口口聲聲講出來。未免羞人。如謂畜之可儲他日之用。猶是門外漢等語。則似染於後世腐儒之見。未察於堯舜周孔之學也。以僕觀之。今世惟吾兄是一學者。豈第附其林乎。今之讀書千卷。注書百帙。自負為學者矣。僕止謂之書生。今之作八股名家。古文大家。自負為學者矣。僕止謂之文人。惟見夫習升降周旋。從事冠裳喪祭。宗廟會同者。僕稱為學者。見夫習於吹鼓。鼓舞。從事五音。六律。七聲。八音者。僕稱為樂者。然則今世可稱為學者而無愧。舍兄其誰屬乎。至於生兒長女。講出羞人之說。僕尤異之。今之讀書人。本分女紅。閨門四德。全不自盡。况有探過一層。立志。探過一層。下手。探過一層。開口者乎。吾兄又安得見其人而噴之也。且吾輩何不揚眉吐氣。作丈夫。顧掩口羞顏。作女流乎。吾兄不過感於後儒習見。謂處士不當言作用。學經濟。信如是也。三代聖王。周孔師相。先誤人矣。不宜十五歲童子。方入大學。便教他明德親民。治平天下。如今吾輩家修。便做治平本領。亦復何害。如何謂畜之可儲他日之用。便是門外漢乎。孔子教及門兵。農。禮。樂。乃橫之門外乎。顏子三十歲布衣。使商推歷象制度。帝王大略。孔顏乃皆在門外乎。吾兄所稱何人之門乎。願熱察之。務實為祝。

勉劉茂才君顯

客歲子哭門人王學詩於蒲陽。下榻劉子宏斯齋。其子君顯少補邑庠弟子員。志自濼瀾者。於予之將行也。乞言題壁。將願以警策。且曰。庶如常見先生。予以行急未遑。約他日函寄。茲族叔紹涿遊其地。因為述所聞曰。祁陽刁文孝有言。為時文不為古文者。文不為時人。不為古人者。人不人。僕恐吾黨不解文孝意。嘗借為之說曰。古文非史。漢。唐。宋。八大家。之謂也。古人非漢。唐。宋。八大家。之謂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四表格。上下。是謂堯之煥乎。有章。有章。詩書六藝。與七十賢習禮。習樂。習射。數。等。是謂孔之斯文在茲者。知其為文。則可為其人矣。願共勉之。

答陳端伯中書丁卯

天生元無用之人。亦置之無用之地。富貴功名自弱冠便付之膜外矣。然不自甘於木石。日夕拳拳。恆思人即無用。無用亦人。人而無用。天之命也。因無用而即不成其人。人之罪也。是以早夜拳拳。以自治。四方汲汲。以求友。其一點狂妄。務不失天之所以生我。期於無用之中。少效一有用之力。即上不得為禹。皋。伊。周。之奴隸。或下得為孔。孟。胡。韓。之僕從。亦幸矣。即不得漢之德公。康成。亦甘心焉。願天惟食我以方脈。風水之發。置我於農夫頑冥之羣。內無人倫之樂。外無師友之歡。目盲齒落。髮白體癯。病態種種。將至矣。先人血嗣。未立一隙。承緒無人。自茲歸博。又十五年矣。鬱鬱塞窗。便如此以死哉。近遷祁城。安希或得一二人。才可承一隙者。乃六閱月。仍抱膝獨吟。兀坐藥肆。苦可知也。吾兄又遠在四百里。無可吐我幽懷。且政事繁劇。書札亦不遑頻仍。吾兄謂我。更何處覓舒眉張口地乎。近於月中旬。元遊下博。歸而得兄書。展讀之。見才短事繁。又多掣肘語。吾兄之才。元不啻欽多。才多。豈當分理部事乎。即所聞掣肘時奇異。不惟朝廷。善任有用之人。亦天善用有才之人矣。正在繁劇。見天之愛吾兄也。繁劇而又掣肘。正見天之深愛吾兄也。元每向人言。人生兩間。苦處即是樂處。無所苦。則無所樂矣。古之人若孔明之苦。即孔明之

樂也。康節之樂，即康節之苦也。吾兄定能解此。又云：目下即聖會差，覆車在前，無法可避。問計於元，元伏棲草茅，未達時政，不知倉差如何，便是覆車。又何必思避法也。倉差即難，亦不過繁劇掣肘，人臣之義，盡其在我，只保我上，不負於朝廷。中不負於職，下不負於生民。至於窮通得喪，一任天之付我，人之待我，則盡力以往，得盡吾職，吾快矣。不得盡吾職，吾無愧矣。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遠無論，即如吾郡鹿江村辦事部曹，何等繁劇，何等掣肘，須知身在職，掌千般辛苦，皆樂也。即退居定興，亦樂也。願吾兄大著眼界，只一心是主，付窮通得喪於膜外，方見吾輩本領，超出尋常萬萬也。况天相吉人，往無不利，何必代天公先勞心也。老生常談，敢為知己獻外，具通政張東巖一書，煩使轉送，元不勝北望依依。

答清苑馮拱北

僕生六十九年矣，少甚放廢，賴天之眷，以縲綬，煉我以農圃，弱冠後頗思立品，初求之陸，王繼求之周，程張朱，惘惘無得也。三十時得交王法乾，相勉以躬行為五日會，規過勸善，礪淬不遺餘力。戊申後，似於堯舜周孔之道，少有所悟。康熙甲子，尋父過撫順，東西走二千餘里，辛未抵中州，又南北二千餘里，所見孫徵君門人周鐵邱雲骨子門人，蓋十數，耿醒庵梁伏村，路驥皇三先生相晤，則言經濟者，會上蔡張起庵其弟子六七百人，則如來論學，周程張朱者也。歸來乃信斯道所在，幸法乾相與辨難，誠不讓古人，敵門人李剛主亦勤相警切，共為斯道。乃天罰不肖，奪我所資以入道者，剛主連年應聘遠遊，法乾一旦不蘇，某之衰憊何所恃而不萎，塌乎每夜默禱上帝，並前聖之靈，惠我一友，漸染切修，以左右末路，得無大謬戾，以終區區求道本志，是所望也。昨劉克茲手尺書下，願拜而展讀之，酷肖僕少年意志，殆上天先聖惠我良友乎，不勝慶懽。第不知過聽何人言，輕誣僕以入室通方，盡性命贊化育等語，使僕驚愧無地，則足下之失言也，不敢勞駕，僕茲以冗牽，俟暇當卜走謁，率此佈復，不宣。

給賈子一書 謝咸原稿

忽接手書，見惟恐歸罪於父一語，為之酸鼻欲泣。足徵愛父之心矣。至數箇猶可受最難受處，余以為皆枝葉之辭，非根幹之論也。令尊之受傳笑，猶可言也。吾子之傳笑，不忍言也。吾則能斷子之無其事也。然於令堂之前，語稍不遜，氣稍不平，容或有之，即就子書質之神明無愧，一言見之也。書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夫舜何罪何惡，而不知質自見其大罪深惡者，乃所以為舜也。昔有父子訟於陽明先生者，聽斷數言，父子俱相抱大哭而去。門人問何言以致其感悟之速耶，先生曰：我言大舜是大不孝底子，舜是大不慈底父，蓋自見其孝者，不孝者也，自見其慈者，不慈也。惟自覺其不孝則孝矣，自覺其不慈則慈矣。今日之事，誰質致之，而可謂質之神明無愧乎，夫有碗之言，無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片言之誣，罔不能堪，而釀滔天之災乎，尚不知悔乎，且而祖慈祖也，而父慈父也，而母慈母也，子不自知其福也，吾為子言之，令祖之慈，子所知也，以子當父前與母反唇，宜打罵及之矣，而令尊自若也，事至今日，無所不辯矣，而他人所不足於子者，令尊一言不及，若不知也，如此之慈子，有後妻子能之乎，子謂令尊傳笑四

方，必謂人笑其不子道也，不夫綱也，而不知更笑其不父綱。蓋令尊之病坐不嚴，非不慈也，令堂之慈，尤難言也。然子不觀舜之浚井完廩乎，不觀閔子之葦英禦寒乎，不觀申生之受誣殺身乎，不觀王祥之受責罵虐使乎，子之母可曾謂子填幾井於幾廩乎，子兄弟可曾衣幾葦衣乎，子之母可曾謂以大慈致子死地乎，子之母可曾日夜打罵虐使難堪乎，徒以一言之偶誣，遂致而詰問，且不敢直承也，則母之為母可知矣，吾非為子父母寬也，欲子知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也，子其知悔乎否。

給彭永年書

十餘年前，易水得沐休光，途間又蒙攜顧，厥交素矣。奈其愧無夙養，而妄學古人之禮，故一居先恩祖妣之喪，而病廢幾至滅性，諸事忽忘，喪前所讀書，今見之若未握卷者，喪前所交人，非熟晤則忘，式九呈彩，二兄在順天府治室多一會，僅彷彿形貌耳，字號亦係歸里來訪問者，至於吾兄則字號台範俱忘之矣。在茲時，聞屯村有彭孝子永年善事繼母，謹於拙記登誌，俟暇時恭訪，迨歸宗後，又聞老成端厚，為博士白眉，益向往之，竊疑孝子之容不爾，端士則亦養未充也。旋旅次族叔與蕭翁議奉訪僕曰：某慕其人，未悉其德，請從行，及拜瞻之際，承論舊誼，及責見不為禮，乃深自愧恨，忽忘竟至於此，蓋僕之不為禮，非敢慢也，忘前交也，兄之執執，非傲物也，惡僕慢也，別來又經年矣，昨偶夜中省過，憶缺訪事，深自恨曰：故交不拜，舊誼不酬，高賢不友，此其暗昧頹惰，豈復有學者志乎，遂定昨二十九日贖衣於城，因過貴齋，晨與夙食，且戒乘矣，忽又自恨曰：昔之訪益友王法乾也，先之以份書，前期齋戒，而後躋堂拜教焉，是以十餘年左提右攜，大獲賢友之益，相交不啻骨肉也，今博陵之有永年，猶益吾之有法乾也，願可以贖衣帶行，造次苟且，不盡訪賢之道乎，是以中止，又遲數日，卜期初六日前期齋戒，至日夙興詣府，以吐積蘊，以求薰陶，儻肯納之交末，則歸來復得一法乾，庶愚蒙之子，其有寸進乎，臨楮無任南望依依，敢以預達從者。

答趙太若

骨肉之間，最難處，亦最易處。弟事兄，果能不競利，一切讓兄，不動氣，一切任罪，兄獨何心而必我慈乎，閱難事，竊謂吾兄未能利心淨盡，而專為天倫也，或未能引疚負罪，而一出以和敬也，豈可委諸人言哉，此是吾輩重大處，兄其急圖之，又讀來論，至將有事句，不覺失笑，夫不作佛事，吾儒之道也，程朱之戒也，豈弟一口之私有所利而言之乎，不欲過令先君正其終，貴兄弟正其始，相愛恐誠耳，如兩兄不從，則亦已矣，又何諄諄相角哉，雖令兄有言，斷不至以相愛之初心，作相傷之客氣，惟願千辛百苦，吾全骨肉，吾兄今日事也，餘不宣。

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 奕卿

昨恭賀時，欲有所白，未遑款叙，方思草楮以達，忽承翰教，以為有所賜問，啓之乃知為某賜號，砥柱且有漢唐宋以來一二人之說，讀之不覺汗背，愕然失措曰：齊季子何易言至此哉，把之復閱數四，見來論有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始曉然有悟，以為此言誠於獎勵也，恐吾之隨流而

揚波故號之以砥柱。使自愧自勵。庶其立定脚跟也。意良厚哉。雖然吾輩年幼學淺。苟有志聖賢之道。正宜厚自斂飾。向根本上用功。豈可過相標榜。有先生之稱。道號之贈。以取好事者之譏笑哉。某深羨吾弟美質。愷果欲求道。請以數言相助。一曰舍末務本。讀得書來。口會說。筆會作。都不濟事。須是身上行出方算學問。如吾輩口誦談性命。恐於父母兄長前乖於內。則少儀者多矣。賢弟幸際全慶。其質體愛敬二字。一毫粗率不得。一曰斂華就質。讀得書來。才有些識見。便張皇議論。自市其長。不惟虛驕。不能受用。且此滿假心。更無進步矣。賢弟既瞻見聞。其深藏厚蘊。以求充實光輝。一曰去假求真。讀得書來。只謀舉業。才就八股。便謂之才。才有寸進。便謂之成器。此宋元以來。不可解之惑也。不知吾儒自有真才真器。隱足以型俗開後。見足以致君澤民。如兵農禮樂水火工虞之類。皆須探討。使有其具。不然時文雖精。究將何用哉。賢弟高才。其務真經濟。以期異日澤被生民。此三者是某深知痛癢。而為戒為勉者。弟質庸力薄。近又染病。終無一能之可名。竊於賢弟有厚望焉。臨楮不勝切切。

辭魏帝臣見招

歸博來持身不淑。與物多乖。不惟風俗不變。遠愧管幼安。亦且違忤日集。近負先端惠。求戚友中之知我愛我者。友儕惟彭永年。尊長惟先生兩人而已。載主歸舍。尤承雅惠。至再至三。冀化愚生。情意懇惻。昔人異姓骨肉之誼。於先生見之矣。銘刻感佩。甯復有極。向者手諭見招。言心切一語。且謂處喪之變。不得拘喪制之常云。某讀之。法然淚下。益增悲愴。先生之愛我。思我。殷懃至此。某非木石。豈其無心。哀感之餘。輒懷向慕。但念祖執尊重。既不敢招見。又喪禮不請見人。徒茲寐蘊結。方寸惶擾而已。夫處理之變。不得拘禮之常。非謂先大人卒於十四年前。稅服隔遠。不似膝下侍承。正寢初終之切乎。某以為人子得禮之常。尚忍言也。處禮之變。更難為情矣。侍親之終。固可憫也。追遠而服。更容無地矣。人之為子。生奉菽水。左右色養。死備禮葬。外易內戚。卜告空野。樸之人。以時祭墓。尚禮之家。以時祭祠。某非人子乎。生為天絕。四歲便失恃怙。莫謂一勾不能奉親之口。寸帛不能衣親之體。曾告終月日之莫聞。屬纊哭踊之莫伸。先大人卒於千里之外。莫謂飯含衾斂之無由。棺槨明器之莫具。曾告終月日之莫聞。屬纊哭踊之莫伸。其罪二。不祿於滄陽之北關。封於文皇陵西之韓英屯。十四年。莫謂歲時獻薦。無新旨之一掬。祠堂禮祭無香燭之一陳。在家也曾親神之格。而不知。踰關也曾過親墓。而罔覺。其罪三。視息兩間。已五十一年。別先大人已四十八年。幼少夢寐。既不曉尋父之為急。弱冠失志。號天躄地。誓死尋親。每朔令節。輒東望拜哭。恸在蓋為先恩。祖父母養葬。積過二十年。歸家又為先祖母先叔喪。故積過十年。曾不能決斷早出。以至髮白齒落。而後出關。致先大人壽五十六。不見子之養。卒十四年。不受子之祭。其罪四。某非人子乎。坐此種種大罪。每一念及。仰天欲絕。所可報先人之萬一。杜自心之一二者。惟勉追喪奠之一祭。尚容自寬乎。三月後承先生教。枕席席於阮矣。已強顏食麵蔬矣。為年凶家貧。生待養。死待奠。強顏應聘。替人相地矣。深愧不成喪。終為天地之戾物。父母之罪兒。然日夜不敢離喪次。行醫相地之外。一事不理。一人不會。朝夕哭之必誠。朔望奠之必勉。庶幾行喪禮之疏節。毫末而已。先生若憐某。兩三月或一題苦子於喪廬。

教其失。振其疲。則所賜多矣。喪畢歸報。但尊體既老。天寒事婦。不敢望也。前札下適以醫事出。喪中神昏。復命已遲。伏維原諒。

答李植秀

吾子敬敬哀毀之中。生者之養。死者之奠。不知作何苦狀。每一念及。為之傳結。向所問一紙。子適病泄瀉。未及裁答。子弟馳書粗疏。失之矣。可另補來問。茲所問父齊母斬。為何人所評。禮喪服篇。父斬母齊。子夏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為父何以斬。至尊也。父為一家之至尊。雖母不得而並焉。重母而輕父。夷虜之道也。子夏傳又曰。齊者何。緝也。裳內衰外。鄭元注曰。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衰。上衣。裳。下衣也。緝衰向外。緝裳向內。緝之。今則衰而不裳。惟以下之緝。不緝分斬與齊矣。父斬母齊。斬明。父尊無與比也。齊明微殺也。周公定制也。然子之服斬。亦未為失。有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錄。更定服制。父與母及妻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視周公之禮。為無別。據後王之制。為從厚。至於負版辟。領衰之儀。禮經曰。負版出於適。適。鄭注云。負在背上者也。蓋取其負。恤之極也。又云。適。辟領也。領。圍項而辟之。取悲哀旁達之義。而古禮謂之適。適。主也。親也。厚也。總亦篤哀之意耳。衰長六寸。博四寸。當心懸之。表心之摧痛。故衰音摧。負版於適。適。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感無所不在也。皆重哀也。故功總則無之。子問未及。縫向外。或不知。因服縫向外乎。吾嘗言縫向外。負版適衰。所以為喪服也。今之喪中。只自服而已。不知自服吉制。亦吉服也。故古人非黃白不御。明季普天下白服。清初猶然。青緇凶制。亦凶服也。故宋人有樂哀。宰子云。三年不為禮。蓋喪中禮一切俱廢。况慶祝乎。往日學規。已嘗教子。曾迷中忘之乎。令祖祝壽禮。何間也。且令祖亦在服中。何祝也。邇來鬱鬱。念子甚切。俟秋爽。當往廬中。一視子。據子之貧。只能不飲酒。不食肉。不與人談笑。不失朔望哭奠。可以為喪矣。禮文晦節。不必屑屑爾也。

下似不宜深構此獄也。奉旨厚等仍收新城岸肄業。將所勦沒產業給還。厚既釋。與儼張弓仗刃載家屬渡河。隱於歸德。管南遊江左。見修孝陵。氣感如蒸。徘徊久之。卒中州。孫元裔迎定祖原。

孝慈子傳

孝慈子蓋吾諸生也。姓李名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別號四卻子。伯兄節白翁成性。康熙間以恩拔貢除府別駕。力辭不就。李子質贊之。同事父素先翁。李子特以孝聞。鷄鳴輒起。其甘藷乃赴學。日嘗省候十餘次。侍疾不褻衣帶者三月。聞欠伸輒轉。輒問睡苦乎。或寤輒問何欲乎。不俟言也。扶登廁。皆親。人雖代之。素先翁不顧也。饑日五六次。一日五鼓供浮熬。先然燈。還捧至則燼矣。曰。燈熄乎。翁言汝去即想。念置熬取火必寒。方莫措。燈忽復然。其孝感如此。及遭故年逾五旬。不食菜果。醢齏八閱月。病乃間食。三年不御酒肉。事兄定省惟謹。如事父。欲不忍拂。節白年高好怒。一日同坐門前。鄉役請例免名。孝慈信口應某。不知兄惡之也。節白遽怒起。脫履提其面曰。此役夫汝願翼之乎。孝慈惶恐曰。已之何乃爾。得毋氣忿而傷乎。扶入翌辰復旬拜牀下謝過。是時李年六十七矣。急需物輒推兄曰。兄費繁。恐不足也。待宗族姻黨加意。踰時有乏者。輒損己以濟之。交友不以生死異。與諸生彭甲契。戊寅彭被虜無音。庚辰歲凶。其妻適野陳。蠶人餓且死。我非彭室也。度李君重義。猶不忍死我。使告給糧三斗。邑城鐵棍王素善。過其墓必下而揖拱。丁祀暗中遺顏氏元。告有餽佛道經綾飾最工。惜焚將贈人。元言一贈一焚。士習關之。送之人必將曰。二經。殆宜閱李子貽人矣。歸遂焚之。鄰有債肆。每過不一入。呼盍坐。戲語答曰。吾欲銅臭耳。固地。被產落。食粗糲。善居貧。與姻家子王養粹講學。每日吾儕必矚目前。照穰人無一可語者。乃可效法聖賢也。顏元少長蓋。雅重李子。闖入齋。見手抄綱目及南北朝異之。百餘冊。可抄乎。門人曰。已抄性理大全矣。嘗齋糧飾劍。老不忘射。曰。男子事。豈容以老廢乎。心同伯夷。而氣象則展惠。冬絨帽。夏馬尾六合巾。樸如也。元見之自慚。歎曰。聞然日章。其晦夫翁之謂乎。書姓名於盜笥。出入拱揖。每謂翁。翁薄其輕浮。不報也。元事以父道。不報猶往。老而相敬。命其子塔從顏氏遊。將卒之夕。顏攜笥相訣。李子三飲拱曰。飲矣。求遺教。曰。進斯道於吾子。須有始有終。屋上震自乾。達災者三。未幾遂卒。顏氏哭之曰。儻簡溫厚。人不待譽而揚。亦不得訾而議。終日無一言而德貌範人。自今以往。其誰修我耶。五公山人哭之曰。翁逝而老成盡矣。做文中例。諡之曰孝慈子。

九異傳

孝子王之俊。字越凡。深州人也。六歲時。守喪必擇佳者。懷歸進母。識者已多其孺慕矣。康熙乙巳。其父喜慶卒。畢葬事。俊盡以產分給其族。將廬居於墓。族人咸阻難之。俊直行不顧。族人曰。窮餓之自遺。俊處坐數日。風雨飢窘。不以挫。族人乃漸饋食。鄰鄉歸江米人林悅。吾者聞之。荷席杆為架窩鋪。久之。族人饋者倦。經二旬有八日。悅吾往視。猶生也。遂任饋事。且將車從林。青市柏百餘株。植其壘口。儻簡缺。使食柏。年餘林病。謂其子曰。吾饋王孝子不終。死有遺憾。其葬我王壘之畔。友伴之。俊跣步不他出。惟迎林柩行三里許。既三載。貢士高近明。利乘薦之州。俊歎曰。端木盧孔里且六載。况吾父。復三載。又曰。前失喪

習齋記餘卷五

王餘厚傳

王餘厚。北直新城人。明吏部主事明善子也。身不盈五尺。少麻得異症。每交睫神輒出。使二婢更搥背。肩連呼問。稍間。則出見守門者某。臥某歌。至親友家事物云為。還言不爽也。明善憂必天。竟成立。登新城岸籍。明鼎移。李自成偽牌安民。見之憤曰。何物單眼奴。破我三百載金甌。逼我大行皇帝升遐哉。碎其牌。殺其使。同弟餘慎與其從父延善。從兄餘恪。從弟餘佑。餘儼。友人馬于輩集衆舉義。慎尤激昂。身自領一哨。復安州。擒偽令。軍勢已合。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迎國師入破賊。自成西遁。馬于謀曰。吾儕本期斷賊首。報君父大讎。今賊已覆。可投大軍見攝政王。以自全。厚不可。于詣軍前。王嘉之。賜官。不受。曰。非欲官也。避事耳。王錫之。殊護身。慎亦各引兵散。國朝既定鼎。輝家以叛誣告發兵。執延善入京。餘恪謂儼曰。本與大人共事。脫大人獨死。吾兄弟何面視息人間。吾赴難。汝復警入京。亦死。儼糾衆殺其警家三十餘口。朝廷益震怒。檄天下獲厚等者。即決後聞。年厚夜歸。視其叔魯山令維嬰於烟家。烟家給以所在。而走發縣。遂發兵。執厚解府。知保定事者德藩親族朱嶽也。降國朝。得知郡。一見大哭曰。汝秀才。能報君父讐。吾不爾若。釋解易州道黃圖安。故端皇司理。亦擗胸泣下。遂同申辨。章曰。王餘厚等為明朝生員。起義兵。復君父讐。所破者偽賊之城。所殺者偽賊之官。所掠者偽賊之倉庫。我朝定鼎之初。所宜獎勵忠義。以風天

禮於母氏。又六載已而曰終身可也。野棲久。靜觀天工。默識物化。遂能言雨暘休咎。問者接踵。歲旱。州守聞之。應謝。俊曰。言偶中耳。實無知也。鄰鄉有尙少庵者。與其子園來謀曰。林君死而孝子飢。地無人乎。相與募諸邑。積盆頭米常給之。值秋水大漲。一望汪洋。田無人跡者旬餘。高貢士歎曰。嗚呼。孝子死矣。橫舟往視。俊方踞樹院坡上。氣息僅存。貢士強昇舟上。養家塾中。水落復還。山左趙某過其地。望見席窩曰。是何可居。歸語其弟。督遂不遠數百里。為募甌起廬。初俊苦無水。值清明節。有荷鋤過者。俊借之。歛三舉見水。遂得小窪。曰。瓢許可足。炊名之曰三畝井。暑月農人淘濬使深。俊卒旋涸。其地布衣園之。桓舉之。州正不以上聞。已而府別駕胡燿署州事。桓復舉。燿問公事何獨狀。桓對曰。嘗讀春秋傳云。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竊其成。不就外傳。父之罪。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燿起拱曰。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矣。遂詳府道。桓又走薦京師。遇田逢年者。行備得直。佐桓斧資。桓卻不受。逢年悲曰。善許私為。不以分人乎。乃受之。當道須地方呈。逢年曰。我地方也。藏小巷。窺王過。突出道左上狀。左右惡其驚。王忽鞭打甚酷。逢年不以阻。桓家有小妾。每聞主人薦孝子。輒從行。凡五載。止旅舍。嘗護臘。日暮則前後奔馳。掉尾揚塵。使若人騎多狀。暴客疑畏不敢犯。過陽陽。偶亂羊羣。桓再出。遂閉舍門。葵瓜園。移時不得出。憤投雪堆死。癸亥夏。俊在墓十八年矣。廬災。俊亦病。族人昇之歸舍。而卒。督學奏其事。奉旨降三十金。建石坊於其墓。

習齋氏曰。公玉子嘗為我道。越凡行。請傳。予曰。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十餘載野棲耳。何可訓。不訓何傳。又五年。越凡卒。踰月。有建坊旌表之命。又三年。公玉為子詳道其行事及諸人物。助越凡者。予曰。奇哉。十載如一日。二旬有八日不死。旬有餘日不死。越凡之人也。事也。孝也。皆異也。林米人乃知構窩為植柏。饋食也。以死相殉也。二異也。趙首自濟甯來。砌廬三異也。田逢年助資分善。酷刑不憚。四異也。高貢士糾眾表幽。又特舟迎。五異也。尙少庵暨子園來。鄰鄉結社。得米數十石。以養孝子。六異也。公玉子奔馳八載。如京如各府六七次。嘗一二日不食。卒致奇行。升聞而後止。七異也。三畝井。俊存而成。俊死而枯。八異也。小妾習義憤激以死。九異也。中行孔子且不得矣。况今世乎。節取奇行。亦救世者苦心也。作九異傳。

賈處士傳

處士賈珍字慶什。蓋人。幼以文名。季父射斗公。鄒及署。篆曲阜。處士皆侍從。得遊沂沂。登尼釋。探孔孟遺跡。蓋曠世相感者。後旋里。居邑內西南隅。巷名秀才營。雖城市。不啻廬井。處士猶厭紛囂。野棲於邑之西北。徒而就者二十家。因命曰甘家莊。立碣志之。其為人。知幾善守。不為俗昧。國初。士子文競。惟險。字不可識。辭不可句。一時標榜如狂。處士仍循平易。曰。吾在近路。候諸公矣。既果大懲。風弊。嚴正文體。人乃服。先見焉。年五旬餘。其弟金玉以子弟無所模範。力挽回邑。授徒。元等。暨子姓十餘人。皆從遊。處士以身率人。訓迪有方。尤鎮靜有常。每味爽臨齋。端坐終日。肅如也。嘗謂門人曰。吾老矣。無能益諸子。惟功專耳。構斗室於馬神八蜡間。淵益步。縱不及丈。而盛著自若。取語題梁上曰。心靜自然涼。隨地施教。寬嚴適宜。嘗輕箴片語。令人泣恨。不能自已。篇上儉約。每饌市餅四枚。蔬一盂。外設皆不筋。曰。即此是質學。貧東筮。

皆不登。曰。一筵小家。半月費也。奈何以半月費供我一殮。或曰。業設矣。先生負其勤。無乃甚費耶。曰。負一以斬餘。所省亦既多矣。其師道堪式。類然。義冠博服。行步雅重。及接人。則循體。春風。色和儀恭。望之知為有道君子也。無賢不肖。皆予以歡。而中寓涇渭。嘗立齋門。一儒者過之。肅拱深俯。俄而見一異端。肅拱不俯。性善飲。不同志。不擇也。而毫不可干。以私。有趙翁者。處士姻親也。於捕廳有所託。過懇不得已。曰。可道我耳。廳道役來云。但得隻字。即免役。處士笑曰。必欲得字。當令舍親進苞矣。捕廳大驚。數曰。信蓋士蓋如賈相公。小官豈不易為哉。易水劉州判來署邑事。聞處士及其長兄明韓名。問其弟瑤曰。聞有兩令兄何未之見。瑤對曰。家兄樸拙。守非惟公未之見。歷來諸公皆未之見也。劉咨嗟久之。既而曰。吾知所以見之矣。命吏備學行匾二。儀物若干。處士聞之。悲曰。焉用此。適元如邑。命糾姪董辭之。元進云。夫求名而得名者。君子之辱也。師不求名而名隨之。此孔孟所不卻也。何辭焉。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迨數月。新令任事。州判就私館矣。處士乃往報禮。判大悅。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其人乎。又重義輕利。弟子入學不效。俗人索謝。谷待聘入學。謝甘餘緡。知其家適乏。即盡還之。不與世局。而闡德服人。孫振世入學。拜不及者。皆預賀云。但知日即來耳。晚宴一時。輩進云。屋必有柱。天亦然。二兄輩人柱天。我等承庇其下。儼盡我輩人。天塌久矣。其見信於人如此。因志引人不強語。以高深。故學者之趨亦各不同。一日謂元曰。二對吾志也。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信必果。願學。雖小人。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那勿欺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令元大書後聯。榜之中堂。謹韜不伐。遠足街市。回邑七載。見者猶掛云。賈老來於何時。是以德冠一邑。而人不知。行過當時。而譽不著。卒年六十有四。元為持心喪五月。私諡之曰。端惠先生。

節自李處士傳

處士蓋吾人名成性。字葆初。生資敏妙。日能細書萬餘。為文雋永。好作嬉趣語。明崇禎己巳入庠。已食餼。至順治中以選貢考職。府通判。候銓。康熙初。取漢。詔願任邊地者。加級用。或勸之出。處士曰。吾親老可遠離乎。不就。甘貧侍養。遇父母疾。輒禱神求以身代。至十四年。吏部移文催銓。處士曰。吾烏能以老腿僕僕拜人乎。出祇為累耳。其弟隱君。孝慈子亦力贊之。遂以老辭。邑令不可。託子培進士。吳升秀。入白不願。仕狀得允。城中博袂。如先民服。率一子六孫。耕讀自娛。不履城市者三十年。地園口眾。遂以造東香為業。每夜孫曾繞案。濟濟燈旁。把袖封紙。處士手自印封號。終身不知世有青紫事也。五公山人為作記。略曰。靖節令彭澤三月。恥五斗折腰。拂袖歸來。古今高之。况部催府梓。堅不肯一試。其視陶處士何如也。卒年七十有九。博陵習齋氏聞而哭之曰。古之遺士也。按法好廉。自克曰節。外內貞復曰白。私諡節白處士云。

散逸翁傳 其弟鎮大附

散逸翁。蓋諸生也。少壯事不虛傳。善棋。老即絕之。曰。烏用是玩物者。耗吾心氣為也。長記序文。楷草書。每見山水奇構。輒題詠之。振筆直掃。不俟畫好。詩老而愈肥。其長起驚雪一絕云。通宵不禁透窗寒。風送

冰花到枕邊。數唱雞聲人未語。開門滿眼是銀山。至於談文論心。氣復豪邁。一日同友人赴文社。途中道及與亡事。輒口占云。壯志吞北海。泣淚瀝西風。不遂回天願。披史愧英雄。好酒而飲不多。取微醺。枚指歡呼。好攝生術。老時髮鬢。或告翁鬢盡白矣。翁拈視之曰。連日心不靜耳。遂靜攝數日。輒復黑者。一二十莖。一生不與好事者爭長。暇則掩扉獨坐。將卒前旬日。便禁語。以指畫字曰。養吾全氣。還元。又畫曰。所落者此際。心中自在耳。獨惜其耽志帖括。沒身不倦。每諸友未下筆時。兩鬢已訖。聞題或夜作之。市句輒成册。又愛遊寺觀。交羽禪。其友知悔氏苦爭之。不能奪。翁姓彭。諱之炳。字漢中。嘗自號散逸隱士。其弟之燦。字斗華。別字了凡。以甲申後棄家出。至順治戊戌。忽謂歲寒老人淵穎子諸隱友曰。吾不願生矣。跌坐不食。餓死於百泉之嘯臺。老人立碣誌其墓。

備者彭朝彥傳 辛亥

朝彥。人姓彭氏。身無寸產。率妻子賃居人舍。性質直。好施。狷介不苟食。安貧勤力。志為善。時輩行。愈如也。嘗市米棉歸。適有告困者。隨與棉數斤。已而曰。未也。以半易食而積。又以積者易食。竭矣。猶弗與也。不如乘力活之。又給以米之半。有荷錢債者。彥詰之曰。田稔收哉。其人曰。未。費多利哉。其人曰。未。然則得錢何所。曰。貸富翁耳。彥曰。昔給汝度。因慮汝貸人出息。久必至妻子離也。今卒致貸。孰與不給。疾賦債主。其人曰。念翁亦貧。我何日生錢。彥曰。若時債。我否則終身不莫矣。有棉陰不舉火者。彥即負所樵子之。或告之曰。翁且喜。某缺翁債。查避他索。適南邑人不知也。今需錢數萬。曷索乎。吾為導。彥曰。噫。鄉子之。屢假以財。以其貧也。今不保其室。貧益矣。又何索。殊不樂聞。汝告。或慚而退。同里顏元。慕其善。延款之。查遠席曰。我非力不食人。一孟某曰。翁有守者也。而守之小也。請大之。孟子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同道者勿辭。彥曰。我備夫也。何道之同。某曰。非士農謂也。志善同耳。奚有於跡。昔漢之徐孺子。不食人者也。茅季偉。進而飲食之。則受之。翁孺子也。我非茅生。則請行。彥乃坐。族人令蘇。遠寄珍物。彥樵遠見之。呵其妻曰。渠讀書時。汝家進食乎。胡分其獲。且我不惜。享宜來物。卻之。為人私必盡日力。諸少年咸坐談樹陰。獨不願時。叱之曰。食人之食。忠人之事。汝欲學談。明日勿備。年少或怒。而疾前。彥不能及。則肩鋤而歸。曰。我不善備。甯不食於人耳。居種菽。圃中。偶生二棉。最桃紫。葉百數。將謂多采也。終秋不放。擊之。則顆顆濯核。絲絮無有也。歎曰。我命無二棉。况其多乎。自是畝田不租。尺業不營。惟夏備冬積。以自給。曰。天之所賦。當安以受之。邑之東五夫村。鉅集也。周行二。每大雪。則引其子左。箒以往。右。箒以旋。見廟廟有缺。輒手補之。或予直。不受也。人以其耿。呼為礪子云。

筆工王學詩傳

筆工王姓。名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嘗以異人言。割股肉愈母疾。又嘗備身葬父。孫徵君鍾元。為立孝子傳。天下士夫。由是知有學詩。畿內吳督學。飛章以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與祖母金母。邊之節。奉旨降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詩造筆為業。集工人辨技能。器使之。言獎色勸。人樂為用。工直賒欠。雖年而不怨。詩每環指告人曰。此皆君子也。不因餐蔬。意不為錢。後曠。羣工益喜。以善筆名天下。凡市會。遐邇見全四招。賦。

爭易之。人書齋。隨手給封。無一劣者。一日荷擔過臨陽。有一婦兩男子。為債。連投井者。詩問。幾何錢可了。曰。三千。詩即探篋中錢。如數予之。事解。同邑張某。子入庠。與庠師以謝儀。搗難。詩為約。數平之。已而某負約。詩曰。吾可失信乎。代出三金。詩子聞。連難之。詩曰。吾非不知。一錢皆從。搗毫。屬。來。但惜金則。喪品矣。外出宿旅店。主人嘗與其妻。父結兄弟者。敬之如子。培。一日其家少婦。出挑之。詩厲色拒。遂移寓。不復過其門。有鯨僧。挾旗兵。誣其鄉人。以東人事。詐三百餘金。陷罪甚慘。詩憤然入京。為鳴冤。刑部。鯨僧。旗兵。正法。金皆還民。鄉人德之。構棚。禱祀。神宇。並以紅紙書詩名於神側。酬之。詩聞之曰。有何功德。敢當。趨往。揭籤。里有悔詩者。詩亦辨。但至因。怙使。忍。默。束手。受。其子及旁觀者。訝。過。辱。曰。伊吾師也。何敢抗。其子謂。欺辱。焉。師曰。若不觀木乎。非斧斤不器。不觀角乎。非鉅錫不簪。是斧斤。鉅錫。我者。焉。非師。過。魏村。加直市。爐。餅。鬻者。曰。人每減直。君何加。曰。行將及舍。欲多油。善味。進兩老親耳。鬻者。父異之。成筵。相敬。博陵。顏氏。將之。遠左。尋親。詩曰。先生。辦此大事。當助。筆。二百。作途。費。某力辭之。時某不在。使子。委筆。而去。甲子。四月。某會。葬五公。山人。詩約。從過之。適。病。使其子。際。泰。往。還。過。其舍。一揖。遽入。某訝。其不出。久之。更。禮。冠。服。布。氈。中。堂。率。子。四。拜。曰。鄙。賤。子。得。承。播。得。識。賢。傑。榮。及。先。世。矣。敢。不。謝。先。是。蓋。吾。義。俠。聞。大。來。被。誣。為。司寇。魏。公。象。樞。所。捕。一時。威。名。懾。人。如。包。孝。肅。其。子。進。士。中。寬。百。計。活。父。效。謀。奔。援。者。千。餘。人。隱。士。王。餘。佑。為。畫。策。曰。王。孝。子。魏。門。信。愛。弟。子。也。得。書。一。名。事。濟。矣。迎。詩。讓。之。詩。曰。先生。何。不。書。名。隱。士。曰。四。十。年。野服。不。便。易。詩。曰。先生。何。視。四。十。年。冠。服。之。重。而。輕。小。人。家。三。世。積。累。乎。竟。不。書。年。六。旬。餘。目。不。辨。了。而。志學。向。道。聞。名。下。士。則。師。之。謁。某。之。廬。長。跪。兩。晝。夜。欲。侍。門。下。某。不。許。詩。曰。阿。師。收。一。不。識。字。弟。子。何。如。某。固。辭。詩。堅。不。起。某。問。之。曰。某某。先生。當。世。第一。流。也。子。皆。皆。委。質。兩。先生。授。子。何。道。子。所。得。何。學。具。答。則。許。詩。默。然。亦。終。不。起。某。曰。吾。惡。夫。世。之。好。師。弟。名。而。無。其。質。者。豈。容。身。自。蹈。之。藏。此。獲。罪。天。下。語。三。十。年。不。出口。今。為。子。迫。吐。子。休。矣。今。方。承。重。命。大。母。喪。第。從。吾。喪。禮。行。還。則。受。子。矣。詩。歸。力。行。朔。望。哭。奠。諸。禮。竟。以。瘞。逝。某。哭。之。曰。幽。冥。中。負。學。詩。矣。乃。於。沒。後。收。錄。門。下。為。之。傳。

蕩醫王廷秀傳 壬申

王廷秀。字詢九。博野人。邑志所稱神醫。忠之十口世孫也。能世忠之業。以其術自重。招之不以禮。不往。雖獲。禮。勢。貴。不。恤。也。每。療。瘡。瘍。輒。出。人。意。表。或。偏。身。癱。腫。秀。視。之。曰。可。刺。矣。膿。豆。許。耳。鍼。兩。乳。下。果。然。進。數劑。大。痊。一。婦。人。瘡。起。產。門。秀。以。藥。移。之。有。傅。氏。媼。患。頭。暈。久。不。寢。秀。刺。其。膝。下。得。膿。兩。盞。許。愈。其尤。驚。人。者。傅。益。武。人。李。玄。我。舉。九。毒。視。之。曰。噫。毒。徹。肌。肉。矣。稍。遲。不。救。然。須。縛。君。梳。上。割。之。玄。我。曰。無。容不。聞。華。佗。為。雲。長。公。割。骨。乎。侍。者。曰。華。佗。雲。長。世。曾。幾。見。玄。我。笑。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大。飲。兩。盞。仰。臥張。股。呼。割。秀。刀。剝。皮。肉。殆。盡。瑩。瑩。二。顆。絲。筋。繫。腹。中。而。已。傳。藥。三。日。痊。如。弗。恙。也。兩。奇。哉。秀。性。仁。惠。能。知人。有。曾。子。裔。易。姓。為。張。景。望。者。惟。解。章。句。貧。老。不。能。自。活。伏。哭。別。其。先。墓。將。丐。四。方。秀。見。之。延。入。別。舍。養終。其。身。每。自。外。人。必。問。其。食。嘗。其。蔬。既。死。葬。祭。皆。身。任。之。有。清。苑。名。士。劉。思。輯。字。用。光。者。設。帳。其。里。北。之杜。村。人。多。忽。易。之。秀。偶。見。其。帖。括。曰。兩。榜。才。也。厚。遇。之。人。並。笑。秀。無。識。已。而。成。進。士。早。儀。納。交。者。靡。至。思。

輯俱辭不見。惟聞秀至，必倒履迎焉。

二烈婦傳

李烈婦者，良鄉民萬春女也。嫁翁小百尺，替者趙明宗為妻。...

贊曰：傷哉二婦，遇之乖而死之苦也。卓哉二婦，見之定而守之強也。...

習齋記餘 卷五

敗類之事，污父母之體，臭父母之名。獲屍神明，遺羞里巷。...

習齋記餘卷六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遺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不能堪其孤苦貧窮。...

評答孟尚書書

僕不與僧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為文工夫，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養生也。...

一笑其最易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動華遞次及信靖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秦華之於孟句日月之與然光玄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况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能圖辭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殆一廢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借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豈錦堂相推全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二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閱宋紀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即驕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即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使斷絕之而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尚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

總評王荆公上仁宗萬言書

荆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輩所不知憂者也荆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輩所不及見者也荆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趣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變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猶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變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變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變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輯禮樂書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裂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制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策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症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門攻惡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昭頗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苑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顧徒彼誕程

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偏述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真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曰格言可佩

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足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虛處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十年此道須光昭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真如能諸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自善俱集非中人可能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厲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與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即聲也一段曰關辨王學句句剴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能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即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遍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存至爲人知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僅聞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明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奮然削去浮文釐定學政斷以選舉取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慶歷學術之維亂啓神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答之南宋

專崇朱學。上下皆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全其正。至無忘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為善去惡。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肖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使定格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搥弄之義。即孔門六藝之教是也。如欲知禮。禮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饗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禮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為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評致知格物原為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歎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便說來不合理。元以為實宗孔門二物之學。葛藤自斬。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為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自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效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再有樊遲。之倚亦不可得。嗚呼。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嘗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愚謂甯上去窮字。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渠。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說。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知知之弊。故力言言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惡處。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又知惡空言致知。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辨。成聚訟之儲連。總之。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焉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腳。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真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畫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為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腳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腳。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腳。即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辨。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指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書。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宵。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况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三事三物學。而備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

堆宜付祖龍矣。

評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為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即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間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舉。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曾窮理。並物亦不能即。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會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為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曾即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薰蒿。憤悱。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牌骨。聲臭。全廢。居子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即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為學教人。自無此問。况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填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會即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真。天下書生遂奉為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鄙詩。蝦蟆。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為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蟆。子入郎山。親見打虹之鄉。早則羣然投石洞中。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為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為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為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禱。僕亦非敢黨王者。

評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駁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真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迷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而不知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為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為淚下。武承願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唯唯。人朱注。雖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續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為天下罪人哉。吾當淚下時。願為罪人而不追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致敬。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為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看朱學知此乎。

評謂增補者之潘離。曰此句誣矣。晦翁恐未見前者。潘離尚能增乎。

許朱陸並行不悖句。亦是孫位君苦心。許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固各執甚堅。而陸子似尚有和緩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斯遠。致語反唇。固小然其論陸子云。一時被他棟動的亦甚清。只是沒的章。又曰。八字著脚。我與子語。外未取多許人。則前輩爭辯中。尚留推服相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後人一味攻擊。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觀質疑。而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古人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用飲食。即道所在也。至於習俗而偶出乎道。不足惑世。惑亦愚夫婦也。害人豪傑。不法古。不讀書。率其資性之所能。行其心思之所欲。見父而孝。見兄而弟。見貧苦而濟。或遇世變而效轉移。或重然諾而輕生死。激於情而常失於中。然不可以言罪。罪亦善人豪傑也。皆不足以誣世。雖生聖人之世。不被堯舜之誅。孔子之惡。然堯舜孔子之世。亦不絕此人也。即不足以開務成物。猶之時有物生。皆天道也。至於注疏章句之流。誤認刪述為聖。則注疏孔子之所刪定為賢。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孔子所留經世諸也。而竟以文字讀解為學。背天下人而納之無用。行聖賢經傳而玩為空文。變經傳為章句。莫此為甚。昔申公對武帝。猶知為治在力行。鄭康成。廬子幹。尚能以治天下之道。告昭烈於黃庭時。則注疏尚加宋儒一等。宋儒苦作繁於兩漢。而禪宗尤為頑不可破之惑。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之妄。朱減於陸。遂各立宗傳。標門戶。以相角。而其支分蔓引者。見地更不及前人。而爭辯益甚。起端者如此。時說聞。之子弟。室構耕耘之不恤也。繼角者又如兄弟爭鬪。殿于戈。辭訟日。世世相變而益甚。所惑者偏聰明。雖特之人。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家聲為得不廢。祖產為得不蕩。敗也哉。

王學質疑跋

噫。予之評王學質疑也。宗朱學者見之。必怫然怒。謂予無王子而誣之也。然予則分毫不敢為王子恕。宗王子者見之。又必怫然怒。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而予則皆不敢。予以十九歲列末。廿一歲遂厭八股業而棄之。從事史鑑。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為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著求源歌。大益小益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真陸王。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祭。必奉文公家禮為矩矱。本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當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為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浴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在民之塗炭。

至此極也。遂有石性石學之作。聊伸前二千年聖人之故道。而徵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幸學者諒辨之。若云乾坤中朱陸兩派相爭。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是則罪之大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與李勤州信龍書

許管陶二公一段曰。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醜放廢之態。終不離管室人物。幼安則學真飭身。德真型俗。吾欽為漢末第一人。體用兼該。三代之遺儒也。先生似若憾其不為宋儒者。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身分惡尚遜管者多也。

答范定興評部書

許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此段雖未必即孔門的解。然卻不誤人。程朱窮至事物之理。分明致知在致知矣。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證之。似不誤。惜當日未及而質而先生歿。憾事也。

評所賴銅筋鐵骨一段曰。文孝自道也。迄今讀之起敬。

總評曰。范鎰部雖生同部同時。某以深溺自牧。足不出里巷。曾未聞其何許人。而先生交人。便望以擔荷道統。一種赤心。使人拱額。其亟為程朱撐持門戶。真有篤信守死之氣。使某得早悟學宗一載。翻出孔門格物真宗。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竟未獲親面申孔道。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讀至銅筋鐵骨一段。止令我泫然道惜耳。

與史子敏論史書

評繼統非繼嗣一段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非以嗣先君也。繼嗣者。先君生前立某為太子。或遺詔立某為嗣也。某初亦如先生見。後乃知文忠是漢文。豈可曰嗣惠。

評至於姚仁宗附與獻猶為不經一段曰。真不經。華亭永嘉皆有過焉。

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必曾立為先君嗣。乃可知明道說。若如漢文帝。明世宗。嫡派既絕。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豈可作惠武嗣乎。羣臣原見未的。

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此段為永嘉責備極善。某觀明史亦有此意。永嘉在天之靈當斂手矣。

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為言也一段曰。絕世巨眼。非真有所見。焉能道出。

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即如先生高見。命題以經。主胡傳與諸經同為文。亦斷不能復觀聖人面目。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千經亦文字耳。六經何為惜乎。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

評朱子綱目雖本溫公一段曰。某妄謂春秋是夫子信。文事跡。謂其為東周手段。故曰志在春秋。故

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綱目俱彷彿文法耳。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韓旋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則先生稱許未爲過也。

總評曰。先生熱心斯道。得子敏史。遂反復數萬言。諸端暢發。不肖無福。四存編成。先生捐客矣。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荷指摘也。二十年來。追慕心摧。憶燈下談史。惟李氏一案。曾辨駁數四。訖未折衷。而哲人逝矣。痛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與高錫山學志書

評曰。私淑心切。獲交賢翁。先生之心快矣。忠憲之神更快。

答張公儀書

評前闢逆之禍一段曰。吾郡有先生。常山有公儀。端皇帝得此二未宦臣。千秋奇節。明室亡而不亡矣。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在醜不爭。考叔有媿矣。先生責之尤當。

答王五修書

評曰。尺幅中具見古誼。方是先生文。方是先生事。

答南僧書

評曰。子瞻可惜。顏富二公更可惜。某於曠迷第四篇極力爲名儒而心佛者洗發。多合作中大義。先生蓋先得我心矣。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易酌序

評曰。文孝一序。可謂見心於易者矣。可謂見易於心者矣。是易學以理勝者。自此世有刁子易。

辨道錄序

評曰。某讀過有無限悲憤。斯道自義皇受舜至我孔子。一體相傳。無庸辨。即辨亦辨其叛道者。辨其似道而亂道者。如楊墨鄉原之類。後世道學。某之愚。皆未窺其奧。不知尙是義皇至我孔子之道否。而朱陸之辨。成聚訟矣。欲奮筆參一議。恐兩家之訟未平。又增三造。觀者但取我刁先生拳拳衛道之心。他日當於存學編見某之不得已矣。

仁輔行序

評曰。當日社衆爲誰乎。何補陽不見一唱和先生者起也。負此切望多矣。某曾面承提命。幾欲爲先生任見知之。然質庸志輒。未能勁臂奮肩。如徵君之於伯順。讀此序。愧無地矣。

家譜自序

評曰。當日社衆爲誰乎。何補陽不見一唱和先生者起也。負此切望多矣。某曾面承提命。幾欲爲先生任見知之。然質庸志輒。未能勁臂奮肩。如徵君之於伯順。讀此序。愧無地矣。

評飢焉爲之食一段曰。自貞惠傳家。文孝繼業。恤族睦宗。種種不可更僕。義田尤甚鉅典。是其修譜。某粗就家乘。愧無實德。

楊忠愍家訓序

評曰。幾亭謂文成而外。莫若忠愍。服其有用之才耳。先生獨知忠愍以學。以學苑洛之道也。然苑洛之道。實第祖橫渠宗涇野哉。兵農禮樂屯田水利。是孔門學教正派也。某論學宋儒主胡文昭。陳文達次之。明儒主韓苑洛。楊忠愍傳焉。苑洛之道。非忠愍善學不出。亦非忠愍好用不見。文孝曰。幾亭知言哉。某則曰。先生知人哉。知道哉。

淵穎子集序

評曰。淵穎子雖同郡某不知其人也。惟在易水一晤。得見其日記。凡目視一人。耳聞一語。必記之。好詩酒。又善鑄。隨所作。遇石便利之。吾友王五修指以詔予曰。是徵君所深許者。今得從徵君配享五賢祠。神得徵君而祠祀。文得文孝而序傳。淵穎子幸矣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綱目鄧超書法論

評尹氏謂超慮其父惜哀婉成疾一段曰。尹氏發明。沒晦考亭筆法多矣。予嘗臆斷其爲臣必不忠。

王魏論

評曰。尹氏謂王魏食高祖祿。爲高祖臣。不應爲建成死。予嘗駁之云。尹氏吾未論其世。其爲臣必不忠。夫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君命一城守之。城亡與亡。君命一軍將之。軍敗與亡。今君命一太子。傳。孰與一城一軍。而乃曰非吾事也。自有吾君在其味人君之義。亂天下之經。可誅矣。先生爲所誤。而有此論。然平日所尊信程范亦抹殺。可異也。况論世民一案。全不向高祖著眼。吾君在上而殺太子。吾父在上而殺長兄。殺少弟。窮六姓。遂迫父奪位。幽之別宮。天理盡滅。大凶極惡。肆行無忌。千古未有如世民之甚者。當日天策府衆俱在必誅不赦。爲亂賊之黨。魏徵尤甚。而後世不能斷此獄。是以明初有朱棣效世民而尤甚焉。噫。乾坤中尙堪有先生此論耶。先生集中乃堪有此論耶。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李泌陸贄論

評曰。吾文孝博極羣書。晝讀夜思。辨道急著述爲業。但高尚其志。經濟未見之當時。讀此可想見其出身立朝本領。

劉晏論

評曰。以某觀漢宋元明來。儒未有不腐者。天下事既不能做。又任放其口筆。說壞其必當舉之政。必當用之人。如理財自是周官大學所必舉。腐儒惡聞之。目劉公爲言利之臣。夫利者義之和也。論中不有晏佐軍興。李郭諸公無所施其補浴。快哉言乎。宋人道學輩出一代所欠。智勇兩班孔子所稱達德也。

見一趙次張口用之必為曹掾。見一陳文達又口用之必為曹掾。噫趙家三百年中袖手靜坐談天說性把筆著書者半載斗量求一謀國定難如子房淮陰者固不可得。即科敵制勝彷彿孟德一二者雖平惟丞相周旋於朝曰天下事皆我既不能為又忌人為之是使天下事皆廢矣。卒之一代文人國國坐此三言其禍流今且而益甚也。書文孝特拂拭塵埋而擢出劉安與不肯出胡文昭陳文達為儒者正派同一苦心也。讀此論者誰敢議先生廢天下者去處見乾坤幸矣。

張全義論

許曰循吏長之父母也。德足以長人者優為之。忠義天之柱石也。非抱聖賢之骨而饒豪傑之氣者傲不出。亦傲不成。魏之王祥周之范質何等人品。天下繫望而皆屈膝事仇。忘其為賊。曾何足為全義質乎。噫文孝殆非為唐之全義發論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

宋太祖殺張瓊論

許曰張瓊一論先生有君德焉。末責舉朝諸臣未聞一言。先生知臣道焉。而天竟以龍龍老先生。如元輩亦不得附驥尾而千里命也夫。

程蘇論

許曰先生為服三程擬顏質。而此論責備嚴刻。不遺餘力。可謂不阿所好矣。

吳夷論

許曰呂公與諸君子相冰炭。某未詳其故。然為宰相而不能包容人才。融銷同異。則得妒賢嫉能之罪也。亦宜至於廢郭后一案。當時已有順父出母之議。先生仍之。元友王法乾稱為真大臣。其言曰。君臣父子大異。君者天下之義主。為天下正綱。五常者也。宰相天子正綱常者也。郭后既無穆木蠹斯之德。而悍毒至傷帝頸。不廢之不可以為帝矣。呂公特見出於宋人之上。彼以父母比君后者。不知察於人倫者也。併附於此以備參考。

李綱論

許曰伯紀為北宋垂亡第一人品。弁州文人。妄肆誣毀。原尺霧不足以障太清。然巧弄文筆。遂使其食晚輩。因以改觀得先生此論。漸拭其鼎復光。然元因重有慨於當時也。以宋世之積弱。當強全之。猛悍雖使專任伯紀。竭其心力。恐亦如諸葛之抗魏。嘔盡心血。僅足撐持。况忽予忽奪。動輒掣肘乎。其病皆坐宋代以文字取士。廷無識時致用之才。朝多妄菲黃白之口。曾不得使孤忠委身舉力。為社稷生民。韓旋數載。則斷喪趙氏家。緣子女者。皆當日之王弁州也。又其後世局外之弁州。亂是非乎。噫。前獨趙氏之伯紀被弁州誣。世之弁州又豈獨斷喪趙氏家。緣子女哉。國家科甲之轍不易。道學講著之奎不更。吾恐局內局外之弁州。世代之有之。世代被斷喪者。正不止趙氏與繼趙者之趙氏。傷哉。

張浚論

總評曰。論魏公乎。敦後世之為魏公者也。相臣各書一紙。置諸座右。日三復之。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

重修開元寺寶塔碑記
總評曰。道在心中。言在事外。何文不可作。子瞻佞佛之文。傳笑千古。只因胸中原無吾道為宰耳。

宗人義田記

許曰。文正吳中義田。作相為之也。貞惠及文孝父子。以處士惠族置義田百五十畝。此近世所未聞。文中一片慈惻。布溥使人魏汗。其族人世修祭祀。宜哉。

重修秦王廟稟疏

許曰。世民天性殘刻。骨肉相傷。而撫下惠民。市德表功。必有干譽百姓處。故廟祀儼然。迄今未厭。文孝挖揚俱本史氏原文。只尉近恭當高祖在上。獄太子。殺親王。披甲持矛。驚犯至尊。謂之忠義。落落信乎。元不敢以扶同附和許先生文也。

上谷會語引

許曰。此會成於介翁。當時郡中之賢。蓋多預座。其聲氣相投。即誠論不必相合。而不害為同道者。十卿薦馨也。即聲氣相左。且誠論亦不相合。而亦不害為同道者。呂聘君文輔管處士青陽也。蓋吾道正於不同處見其文也。故曰。自鹿一會。朱陸異見。而千古傳之。如此勝會。自宜詳臚其人。並詳錄其辨。更為備美。元時方幼少。未與其事。長頗聞之。猶記一款講春秋。滕子來朝。文孝依胡傳滕侯爵也。因黨附。君遂貶而子之。呂聘君謂滕侯始封爵也。必後下因罪降為子。孔子不敢奪人侯而子。若為春秋所不子。或不書某侯某大夫而人之。無尊爵降之例。惜此等失記。令後人不見先生度量之大。吾郡名士之多。與吾黨明辨之直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

進王介祺說

許曰。王介祺常揣摩聖人之心。而為說曰。一段曰。一部春秋。了當於五公數言矣。

總評曰。兩先生揣摩聖人之心。皆是自揣摩其心。做得一生。莫道聖人之心未完。自心亦未備。然僕周旋兩先生之側。莫道完備。無聖人之分毫。其做功德亦無兩先生之萬一。魏死魏死。

儉約

總評曰。微君六器約。先生八器約。率用國奢示儉之義。吾黨亦多奉行之。然今天下之趨於奢者。衣食間耳。至於起居。進退。日用。周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之儀節。則率從苟簡。士君子亦不免焉。僕竊謂宜翻書子。儉之案。崇管子國儉示禮之道。魏僕非其人。又未得如二先生同心立約之友。奈何奈何。

四書百篇約義

許曰。吾存學編之作。只為一千年紙上有四書五經。口上有四書五經。吾人自家朝廷。政事。海城。邊疆。

上全不見四書五經也。先生統五經於四書，又統四書於四首篇，分一本而散殊，又合散殊而一本，信口拈來，頭頭是道，即起周程，張朱，而面談對講，不是過也。印之於心，足以自娛，傳之於世，足以悚人，而僕以為終是紙筆口頭上之四書也。亦猶是周程，張朱之能事也。先生斬服報未立朝之端，皇則學明其臣之德，而修其臣之身，是即率其臣之性，是即時習其臣之學之君子，而身不遺親，義不後君，而不言利者矣。置義田，嚴城守，送難婦，終操守，是即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明明德於天下，合天人而時習乎位育，體仁義而不以利為利矣。尚猶是紙筆口頭上之四書也哉。僕以編存學，先生以身存學者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

性善一則

評曰：講性善，拋卻氣質，靜敬話頭，其全生全歸者，專要救濟乾坤兄弟，不得手，退而從事言有教六語，自全其性，卻仍想著萬世兄弟，不肯獨善，元雖父事先生，第謂是宋儒後身耳。此一則便加程朱一筆。

朱陸三則

評曰：予初從陸王入手，繼見性理周程，張朱之書，又交先生，遂專主程朱，莫謂聞誣毀伊川，晦庵者，憐然怒，但聞朱陸互有長短者，亦佛然怒，嘗稱周元公真聖人，朱文公真聖人，不惟舉諸口，亦已筆之書。迨讀朱子語錄，有云：江西頓悟，同甫事功，斷卻兩路，方可入道，遂疑二子必是異端。此時雖有以二家書進者，必憤而不觀矣。惟戊申遭喪後，忽覺程朱非孔子正派，始思二家書，以朱學大行，二家高閣，求之十餘年，得象山全集於陳太守家，得龍川集於蕭扶漢家，乃知趙氏運中學術，原有此三派，皆非周孔舊道也。然使文達之學，行雖不免雜，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陸朱並行，交代與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是以僕心大懼，不得已著存學一編，效諍論於兩派諸先生，將就正於我文孝，不幸捐館矣。讀此一則，每聞行知，其篤信守死可敬也。元未敢以為非，姑參一議於此，與有志於道者共商之。詳存學編。

堯典六則

評曰：著眼欽字，方謂知書，不著眼，則讀書終不謂之知書也。著力欽字，方謂學書，不著力，則知書終不謂之學書也。然則四書五經，皆有著眼處，人人人口頭想能言之，著力者誰哉。故曰：孔門之學亡矣。舜典七則

評人之性，於是盡矣。一段曰：方敘帝政，忽出人之性盡矣一句，則先生之見性，獨有會心，知此則予之三存編，皆可以不作。

總評曰：今天下讀書者，固見二典，即不讀書者，亦有不讀孟子者，獨不思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道也。不外三事：六府，九功，九歌，咸不外是。即命官命之為此，詔牧詔之治此，盡人之性，盡物性，先生謂居然有治天下全局在胸中者，舍三事，六府，何以說西漢而後，不賊民者鮮矣。

春王正月八則

總評曰：先生此作，先獲我心者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二語。元謂古聖人制歷明時，天王頒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告而尊者，行其欽若之事，授時之政也。後世純用小術，敷衍于支宿之文，加以建滿平收之妄，徒視為卜吉之書，而歷之本義亡矣。尚曰：法孔子行夏時也。謬矣。一部春秋，是孔子借二百年事，自謂為東周手段，世儒全未夢及。先生謂舉平日所講求一一見諸行事，此二者真先我見到矣。發我所未及者二。元自少未治春秋，憑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深切著明二語。知春秋非世儒所論耳。見以天自處，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不覺喜躍。至天子之居乘，衣服，食器，莫不以時異，更嘆古聖欽若周詳，不但行政教民，仰法天時也。豈聞所未聞。此發元所未及也。但孔子改時不改月一語，恐未然。孔子時月俱不敢改也。行夏之時一語，因是顏子王佐之才，問為邦，故將損益因革，兼統四代制作，與之參酌，謂應運而興，作君作相，當如是治世耳。豈當姬姓為王，天命未改，夫子遂敢生今反古，用夏時乎。且經明言春王正月，顯是周王之時，從周之素願，尊周之苦心，烏得自妄自用乎。况夏時是以寅卯辰三月為春，巳午未三月為夏，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止有春三月，又焉得有春正月春二月乎。止有夏六月，又焉得夏四月五月乎。秋冬不當俱棄乎。今四時十二月通無異時，傳明言春正月，日南至，確乎時月皆周，而先生泥宋儒之夢解，或末之思乎。

穆息生問儒者諱言武備否

評曰：兵學恐非先生所長，故答中亂引經語，未見一棒一痕一拍一血之意。

希聖堂學規

評曰：先儒所謂氣質好而百事皆當也一段曰：氣質好而百事皆當，正宜擴充發揮，我本來氣質，乃宋儒以為有惡，何也。

人論申戊

太極肇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之清焉者氣也，濁焉者形也。氣皆天也，形皆地也。有天地中之地，若山樹出地上入氣中，及星隕皆成石，日月星辰皆出地下是也。有地中之天，若穴井泉脈入地下，通形中及蒸蒸成雲霧發生，草木者是也。天地交通變化而生萬物，飛潛動植之族，不可勝辨，形象運用之巧，不可勝窮。莫非天地之自然也。凡主生者皆曰男，主成者皆曰女，妙合而凝，則又生生不已焉。其生也氣，即天氣，形即地形，其為生也皆納天氣，食地形，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傳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則獨得天地之全，為萬物之秀也。得全於天地，斯異於萬物而獨貴，惟秀於萬物，斯役使萬物而獨靈，獨貴於萬物而得全於天地，則無虧欠於天地，是謂天地之肖子，獨靈於萬物而為秀於天地，則有功勞於天地，是謂天地之孝子，何言乎肖子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目象日月，股肱胸背象山嶽，五臟象五行，腸胃膀胱經絡象江河大海，偏體小孔象星辰，鬚髮毛髮象草木，三百六十骨節象三百六十度數，十二經絡象天地十二運會，是謂形象，飛者遊空，近天之運，而羽毛不坐，不肖地之靜，潛者鱗介不陸，亦不肖地也。

植者踏土近地之甯而枝葉不行不肖天之動動者蟲獸不立亦不肖天也惟人則兩手遊空似飛象天運也兩足踏實似植象地甯也宮室舟楫可陸亦可水也且魚遊水人遊氣是亦類也坐臥起趨可伏亦可立也且毛不裸不毛人則亦毛亦裸是亦動也至於寤寐象晝夜喜怒哀樂象春夏秋冬聲音象雷霆氣液象風雨呼吸象潮汐長育男女造製百工象化生萬物是謂用甯人君立君綱能為天下主則為一世之天地人父盡父綱能為一家之主則為一家之天地人夫振夫綱能為一室之主則為一室之天地人而仁則慈愛惠物見之於倫為父子親也配德於天地之元人而義則方正處事見之於倫為君臣義也配德於天地之利人而禮則辭讓居心見之於倫長幼敘也配德於天地之亨人而智則是非不迷見之於倫夫婦別也配德於天地之貞人而信則至誠無妄見之於倫朋友信也配德於天地之太極是謂理甯故曰人者天地之甯子也何言乎孝子也種樹稼穡修築宮室灌漑園池以增潤地形飲食其母也燔柴焚積薰香蒸物釀酒揚湯使氣臭上騰以宜滿天氣飲食其父也至於方澤祀示園丘祭郊埋璧焚脂太牢少牢玉瓚彝幣封山告瀆賓春饒秋此其大率甘旨而平常菽水不足言矣是謂養口體之孝天命五德奉持不失富貴貧賤安而受之夙夜靡寐時存惕若災苦禍歿勞而不怨民胞物與友于得所五禮以致中善敬親也六樂以導和善承歡也是謂養心志之孝鴻蒙未闢文而明之洪水汎濫掘而疏之氣數既在繼體揖讓以化之族類暴於殘賊放伐以救之乾坤曠曠木鐸以醒之禽獸爭好辨以想之小而結韃草木以宣陽日食伐鼓以攻陰迭雷風烈必變冬燃火夏滅冰凡可變理者無不為之是謂養疾調劑論親於道之孝繼天立極肇修人紀迄今不謂之洪荒時也名之曰三皇之世開物成務平地成天迄今不謂之文明漸開時也名之曰五帝之世禮明樂備質文互尚迄今不謂之世運亨泰時也名之曰三王之世王綱解紐亂賊接踵筆削以誅之迄今不謂之五霸並興時也名之曰春秋之世是天地反因人而著號謂之顯揚名之孝故曰人者天地之孝子也其肖乎天地者人之全體也其孝乎天地者人之大用也故人並天地而稱三才其算出萬物之上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靈異萬物之靈故曰人為萬物之靈其中異萬物之偏故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一體不全則為不肖一用不大則為不孝是故人而無目猶天地無日月也人而傷手足猶山崩嶽陷也是謂天地殘患之子人而不仁是自斬其生機也人而不義是自塞其行路也是謂天地暴棄之子諸不能全其人體者視此也人而好名是瞞父母而賣好於家人也人而好利是剝父母兄弟而竊肥於私室也是謂天地好巧之子人而好殺無辜是屠戮其兄弟也人而好淫非類是奸汚其姊妹也是謂天地亂賊之子諸不能大其用者視此也故不肖天地非人也孝天地非人也人之義大矣哉昔者蒼頡造字臣道也北面而書之第一畫自東北而西南第二畫自西北而東南明乎其橫塞宇宙也其形象頭頂天兩足踏地明乎其頂天立地也其音上下齒對而舌適抵之明乎其與天地參也六書之法蓋兼象形會意也雖然生人之義雖同生人之方各異東南西北地異而形聲各異至於四海之外則更異智愚醜美稟殊而心貌亦殊至於習染之深則更殊以至富貴貧賤苦樂壽夭萬有不齊凡皆二氣五行參差錯代之所為而不可強也而人之自為則

不以其拘焉有為一人之人有為十人之人有為百人之人有為千人之人有為萬人之人有為一室之人有為一家之人有為一鄉之人有為一國之人有為天下之人有為一時之人有為百年之人有為千年之人有為萬年之人有為同天地不朽之人然則為之者願為何許人也哉

雷將軍論丁未

史之難讀也久矣古人有至高之行或以不際虞夏之隆而莫著者有之古人有至大之德或以不得顯閱之人而莫表者有之古人有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而偶於一事露其端者有之古人有定靜之體而勢臨至險疑於癡愚之似者有之古人有其大儒之品而時際艱危儕於武夫之列者有之古人有一端足以測其生平而晦於上我者之名混於同我者之節且誣於奸人賊子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令讀史者遂因以為然而不更設身處地以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乃至幽德卒莫闡者又有之凡此者皆不足以蔽我而獨進身於當時置身於觀面直見古人之所至此讀史之所以難也吾讀史至唐雷將軍雷將軍將萬春守雍邱為睢陽將軍使城上與賊酣詬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為木偶人聞之大驚未嘗不異其事然亦未能免前所言數者之蔽也既而館辛與靜坐監諸弟子為文思程子靜坐如泥塑人接人待物則一團和氣忽憶將軍中六矢不動事噫將軍之天定矣哉孤矢之威不劫英毅之氣不侮非有至高之行者能之乎利刃累加而不驚血肉叢刺而不懼非有至大之德者能之乎此非所謂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乎此非所謂定靜之體大儒之品乎吾竊於一端而測其生平矣第以生不逢三帝王之世既無聖君相旌異於上又身未同三千七十之門無善言德行者推崇於下是以莫傳則漸隱莫表則漸疑疑一端不足以信人也疑武夫不足過求也疑一矢當避至再至三未有不避者况六之而不動亦疑愚之甚矣不知夷齊之讓國餓死二事耳而孔孟為之闡揚者德何多也子路結纓一勇耳而程子以為可以堯舜許何侈也且安史肆凶兩京不守天子蒙塵此孔子備司馬周公乘東城時也烏在其不為武夫逆豎臨陣益兵相迫城眾共瞻一為轉動遂至瓦解烏在其六矢十矢也蓋鎮靜勃怒之氣交而飛礮雨至若無有矣噫將軍之天定矣哉然而卒莫傳表者何也晦於上我者之名也唯陽望隆千古德震一時人不以為將軍之事睢陽之約東制之則以將軍之心睢陽之忠義激之也是以於將軍不暇深求也混於同我者之節也南霽雲求救臨淮進明不許雲曰大夫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義之所為乎因齒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既不能達下將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噫忠而烈矣人以爲雷將軍忠義所激耳是以於將軍不暇更詳也誣於奸賊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也令狐潮謂睢陽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以為信守軍令極危而不叛法亦難矣是以更不設身處地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也嗚呼激勸於人而為善者非真為善者也或勃勃言卒之間或徇理平常之日而何地矢何兵可以激勸而六受也六受之而不動也南將軍雷將軍烈矣義恨交迫而為之也假令雷將軍一雷二雷三雷非義恨交迫所能為矣胡然而六也胡然六之而不動也至於守軍令之說尤為不情矣利刃及身雖父不能保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即軍法威之孫吳復出不去信地已多矣安得毫芒不動使賊疑為木偶人乎定矣哉雷將軍之天也吾

於一端見其生平矣。而因流連於當日共事諸公焉。張得聖人之忠者也。許得聖人之讓者也。南得聖人之勇者。將軍得聖人之養定之極靜之至者也。運斤成風。去而泥而不瞬。固方外寓言。而不足擬之。如將軍者。僅得遊孔子之門。造就至德。其為堯舜也必易易矣。

韓會狀論

康熙壬子秋榜發。南人韓葵入北監中式。壓於熟輾庸庸之習者見輒譁之。甚則脫置不齒。某不業八股學者十九春秋矣。偶於友人齋中見之。大快批其首藝云。人惟自小其人。只隨行逐隊。作俗常人人。惟自小其文。只隨行逐隊。作俗常文。曰。非此無以悅時目。取青紫。不知科名有命。傍人口吻。未必果得。獨出胸臆。未必果不得也。觀韓之中式。足規矣。然吾不難韓之才。難韓之識。韓之識。尤難其師友竟使之成韓也。不然。雖有韓才。孰識之。恐狂國之鍼艾久狂。其韓安所得韓之才而識之。批其次藝云。字字精確。性理皆當。關倒。又批幾得古聖制作本意。痛快淋漓。又批認性教遠過宋儒。超出性理百家諸子之上。而獨得二千年孔孟不傳之秘。千古文也。不特天下文。三藝原評經傳入其手。化為英靈。光怪予駭云。亦英。亦靈。亦光。吾未見其怪也。是猶兩手足人入半身。國人。人怪之。不知人固兩手足。非怪也。惟於稷教稼穡。月當同禹八年。則如子瞻泉殺堯。宿臆想之不必者。亦不敢阿所好也。或曰。向此公在。摩勘例。幾離禍。予曰。甚矣。磨勘者之妄也。我無才。天下向有才。未可屈天下之才。皆如我無才。乃為才也。我無學。天下尚有學。未可屈天下之學。皆如我無學。斯為學也。今會試。韓必元會。又將勘大主裁乎。廷試。韓必元殿。又將勘縣官乎。既三月。或告予曰。子真冰鏡目。韓果元會。且元殿矣。韓以江南童入北監。至此。予曰。噫。以韓之文。不得一尾。江南岸籍。非不諧一方時好乎。以韓之才。豈容避者。非屢獻屢別。不得於江南。始思退於北乎。以韓之才。變調濫竿。甯必不得於南。而遂奮袂北行乎。非自信我之為是。方將以挽天下東泛之波。而必不屑舉。就乎。於今且會狀矣。天下之文。十其孰敢更詳之。更晚置之。更不齒之也。必且揣摩求肖。從韓一變矣。因憶退之云。愈之為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卒之文起八代之衰者。退之也。夫變一世之文者。必不隨一世之文。而一世之文風。乃自我變矣。起八代之衰者。必不隨八代之文。而八代之文風。乃自我起矣。為文之道。明驗於二韓如此。况於為人乎。我為轉一世之人。必不為一世之人所轉。我為轉數世之人。必不為數世之人所轉。是猶提昇者然。我踞於物之上。始能提其物。我立於物之外。始能昇其物。使我比於物。入於物。而能提且昇者。未之有也。陽明先生卓載器樓。載桌。地又載樓之喻。旨哉。教之矣。會狀與某南北不同地。顯微不同途。習業不同調。不惟無交臂對學之私。並無所為欣羨瞻仰者。第惡夫世之為文。先自小。為人先自小者。特標會狀以為勸。且以自矜。儻吾世而有自信其為人如會狀之為文者。則鼓舞一世。而起孔孟以後十二代之衰學有望。某願奉几杖以從。

廣羽父弒隱公論丁未

東萊之憾隱公者。以為必有貪慕順情之形。召羽父之言。夫代國不問仁人。况對兄而顯言刃其弟乎。此匹夫之前所不敢啓齒。而况千乘之主乎。此敵國離隙所不得相勸。而况以人臣於吾君。况於慈弟之君

而容以此言請乎。則先生之議。情理然也。至於索殺於將之一字。謂投機之會。問不容髮。予則以為舍其味義之最顯最大。而誅其曖昧之隱情。未得斷斯獄之要領。而隱公仍有辭也。何也。桓先君之子。今君之弟。而將來之君也。羽父以人臣而欲殺之。不惟萌之其心。方且出之其口。而公然言之。其欺君無上甚矣。是國賊之不可時刻稽誅者也。為隱公者聞之。當必斃然震怒。暴其罪於朝。而顯戮之於社。則刑正而義明。桓果長而可君乎。即告以先君之意。居攝之由。以奉之即位。猶未可君乎。亦與之同食共處。選正人輔翼之。使之學問以待年。隆以先君世子之禮。小人之邪心不復生。而桓感戴不暇矣。今聞國賊殺弟之言。夷然不少動於中。無怒色。無忿言。僅出為其少數語。則隱公於其弟。亦不甚愛也。假令羽父不告而殺之。當亦不甚惜也。其欲讓之也。特好名之心為之耳。不惡殺弟之言。殺弟之心也。不從殺弟之言。好名之心也。累於殺弟之心。而失誅殺弟之賊。徒以好名之心與殺弟之心交。而成殺身之禍。此隱公所以及焉。故吾以為投機之會。在羽父之誅不誅。而不在一言之將不將。尤在愛弟之真不真。而不在授位之斷不斷。雖然愛弟之誠。隱公即愧。而欲終其讓弟之名。則其本心也。嗚呼。天下甯有無其誠而得成其名者哉。九泉之下。應有不誅羽父之悔。

論開書院講學要圖

觀王文成公傳。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贛開書院講學。喟然曰。此一失。程朱陸王兩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顯著。地方官尊禮。則必建立書院。額其中庭曰講堂。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堂。而直以書講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試觀堯舜在上。而為君。只舉三事。六府。命官。詔牧。和而修之。以布施於天下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周公在上。而為相。只以三物。教萬民。而資興之。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孔子在下。而為師。亦只舉三物。與三千人學。而時習之。以修齊以待用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經書乃記三事。三物之簿籍耳。其有不廢講。則學事。學物。有不明。乃用講辨耳。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不學何講。講。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書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

後世出可以定康阜。奏平成。隔世如同時。千載如一室矣。於是生而北面神主。死而從祀廟廷。夫子徒矣。即不爾。亦夫子徒。如棄學教之質。而徒學夫子六十餘載道不行後不得已之刪述著集。諒雖墜天花。舞頑石。終漢儒之徒也。棄性道之作用。而妄希夫不可聞之性道。談心辨理。或靜坐主敬。或直捷頓悟。或並本來之氣質。而惡之。雖粗文以經書之言。粗視以義理之行。終釋老之徒也。即自負吾夫子之徒矣。羣推彼夫子之徒矣。夫子其受焉未也。異端之精。在於禪寂覺悟。但彷彿其鏡花水月者。可以當之。異端之粗。在於誦經焚香。但頗通於說偈合章者。可以充之。夫子之道。內必驗之身家。外必徵之平治。不可以偽為目認者也。誠使家尊夫子之道。人盡夫子之徒。吾人有真學術。斯民蒙真教養。問世之外。子臣弟友。而言道者無有。問世之外。兵農禮樂。而言學者無有。將夫子所以承接於二帝三王者。燦然如日麗中天焉。於是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夫子之道。明矣。即不爾。夫子之道。亦明如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出身者八股文章。從祀者幾卷語錄。求德藝兼優。明親交致者。曠代不覩一人。求五倫克敦。六行備善者。百里不見一戶。環視夫滅絕人物。侈談地獄。大言仙府。上惑朝廷宗廟。下蠱里巷。祗席為生民蛇虺。為吾道寇讎者。方鼎峙兩間。日新月盛。而不可撲逐。如是而曰夫子之道明矣。夫子之道。其明焉未也。某抱憾於此。舊矣。媿質性庸劣。未能學夫子之萬一。其如夫子之道。何。其如夫子之道。之賊。何。私相計議。生不當夫子之時。既不得進身門下之末。或如史遷所云。驅車東魯。拜其佩劍。琴書。而足履聖人之地。日眺葬聖人之野。觀夫子偕及門遊息遺蹤。庶幾有感而興。未可知也。伏惟鑒享。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惟神誕生周季。以一身立極於天地帝王古今民物中。律天時。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仕止久速。皆天時也。襲水土。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時行物生皆水土也。祖堯舜。憲文武。非徒以文也。其一身之府事行藝。皆堯舜文武也。故以身教及門。而七十子皆幾備夫子之身。三千人亦分肖夫子之身。以身示天下。庶周列辟卿士大夫行路杖耒耜者。皆歎息仰慕。醉心夫子之身。以身範萬世。則學夫子之身者。即學堯舜文武者也。即保民物輔相天地者也。而天地以秦帝王以盛。民物以治。不學夫子之身者。即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者也。而天地以否。帝王以衰。民物以亂。故學夫子之周遊。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魯侯用之。宰治一國。或周天王聘之。儀型天下。夫子之身固不周遊也。學夫子之刪定纂輯。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周遊而有所遇合。於身親見之。夫子固不刪定纂輯也。故周遊為夫子之不得已。刪述尤夫子之大不得已也。蘇張者流。舍夫子為學為教之身。而學其不得已。實學不至。徒禍天下。兩漢以及趙宋諸儒。舍夫子為學為教之身。而學其大不得已。實學不至。徒長浮文。故學夫子不得已之身。非學夫子者也。况遠夫子之學。習其身不親禮樂。射御。託名辭敬。或稱頓悟。以自文。其安逸怠惰者乎。况叛夫子庸德之教。而滅絕人倫。虛無其身。空寂其身者乎。其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又何如也。元生也。晚既不得事夫子於洙泗。而見夫子之身而學之。又不得上如七十子。下如三千人。學夫子之身者。而私淑之。俟望於二千載後。學夫子之身者。何寥寥也。童時感於世俗。薄論為非。嘗甚羨叛夫子之道。教而得罪天地者。欲學之。弱冠後。又羨

習齋記餘卷七

曲阜祭孔子文

自夫子奠楹於今二千一百五十有二年矣。誠不謂祀。姚、儒而帝。妣、子、姬、儒而王。皋、伊、傅、周、儒而相。惟夫子儒而師。天不欲累子以一代之憂勞。而縱子於千古之開繼哉。某竊謂脂轄柄。柄曰絲麟麟。至見者歎其榮榮子之纏結於斯人者。可謂戚矣。不躋吾子於機樞。使祀姚諸聖之澤。不獲再沛於乾坤。不惟吾子之不幸。亦祀姚諸聖所共傳傳也。雖吾子不怨有素。當不仰嗟運數。而不謂天之窮吾子不可也。願以咏歌慶祝神心。得無傷乎。又孰不謂救贈王公。羣祀師聖。京省府縣。遐荒之地。罔不廟貌巍煥。獻舞牲幣。厥有常例。吾子既尊哉。配哲在側。七十雲從。後世又益之公羊、后蒼、以下至周程邵朱、薛陳胡王、各派。縣連動百十計。吾子徒益衆哉。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家呀。人佔畢。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吾子道孔明哉。某竊非盈世尊夫子之名。而未尊夫子之質也。盈世號夫子之徒。而夫子未受一徒也。盈世明夫子之道。而夫子之道久亡也。夫子志為東周者也。教及門。禮樂兵農。所以為東周者也。即所以祖述府事。憲章三物者也。誠使六府修。三事舉。朝登明備。戶有絃歌。世進唐虞。尊夫子於堯舜矣。世進三代。尊夫子於禹湯文武矣。於是飭贈師祀。廟祀諸典備舉。而夫子尊矣。即不舉亦未始不尊。如徒尊無實之名。夫子其尊焉未也。夫子一身備府物之謂學。進三千身於府物之謂教。誠使學夫子之學。而行夫子之教。處可以師鄉里。傳

乎遠學習而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者力學之。設夫子主如家齊。奉如父母。出告反面。朔望令節必拜。既而悟夫子之道在夫子之身也。學者學夫子之身也。故曰躬行君子。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則知以氣質為難。以無善無惡為心體者。非夫子之性道也。離去六藝而求明理。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直捷頓悟者。非夫子之學也。遂盡棄其學而從吾夫子之所謂博文約禮者。六藝全文雖不可考。而必勉學其一二。三千三百雖不敢知。而亦一二勉行其粗迹。於是講習祭義而知事夫子如親之愛也。年來不敢煩瀆矣。又以古禮祭外神祭祖考皆有定時。而難於祀吾夫子之時。竊惟三皇五帝如天地之春也。三王如天地之夏也。夫子則如秋而近冬矣。皇帝之道如蒼類之甲而苗也。三王之道如蒼類之茂稼堂堂也。夫子之道則如結實而收矣。故謹擇於季秋。聊其不腆。用於神位。而深恨知學之已晚。志氣之已衰。懼躬行不逮。不足以副成性成學所言。則未必能發明聖道以挽回乎狂瀾。而反乘危蹈險。罹朱季友之罪狀。以作神羞。未可知也。所望左右上帝。啓屬下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則元庶其幸免矣。是設也。備備乎恐夫子之不果降也。又殷殷然望夫子之或臨也。伏惟尚享。

季秋回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某擇時恭祀夫子於茲季秋有年矣。媿學力弗至。習功弗熟。未能光大吾夫子之道。徒耿耿于立時或一纖悅。自玩六藝之粗。獨娛三存之義。竊疑狂夫妄作。未敢自信。果有當於吾子之道否也。不意賴吾子之靈。陰佑此道。默啓同心。有蓋人李塔深慕吾子聖道。姑借某為餼羊之存。肯共學習。吾子所謂湖來之樂。某乃聊咀餘味矣。茲者同具不腆。上瀆神位。或在天之神。亦矚然少慰。加進一觴乎。竊有願者。斯世斯民。於何其底。謂吾子不默轉酒移焉。某不敢知。謂吾子已默轉酒移焉。某不敢知。惟祈左右上帝。啓掖升泰。廣躋英豪。聖道重光。某等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諒亦神之志也。伏惟尚享。

季秋祭孔子文 庚寅

某恭祀夫子於季秋有年矣。媿志弱力薄。學德不進。自戊辰亥又多過愆。曾何敢仰邀聖顧。念素無明德之馨。嘗蒙昭格之惠。茲者時序遷流。爰及菊月。聊陳蔬設。敬修歲事。所啓者佛氏之害已千餘年。誠倫傷化。真生民之寇屠。吾道之蠱蠱。某不度德力。依吾子之聖靈。新著明太祖佛贊。解喚迷途。合舊作誅佛論集。為存人編。將為天地掃蕩妖氛。以救生民。冀聖道伏望在天垂鑒。而佑行之。尚享。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元不自度。妄期明行夫子之道於萬一。媿學之弗勤。年六十有九而德不加進。道猶未大明也。賴夫子之靈。啓牖志士。今大興王源。亦赤心蒼赤。過聽虛聲。委贊從遊。願我夫子默相上帝。陰佑斯人。使其成德也。勃然其興行也。赫然得效。片績於乾坤。斯民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伏惟鑒鑒。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歲壬午矣。元六十八矣。身任夫子之道而未獲光昌。心慕夫子之道而未能習行也。曆六月十四日一疾垂死。不幾負上天篤生。玷夫子默佑耶。賴神之庇。幸而存生。斯道或尙可寸明耶。昨初三日。河南歸德府

周瑞字琨來。妄聞妄信。似謂元竊寄聖道一二者。价李塔書來從遊。已率之釋奠聖廟。其人勇好武。或當斯世之用耶。幸啓牖之。使斯道粗明於南。以啓乾坤之升泰。則元不虛生矣。茲者風清菊芳。素修習事時也。聊陳不腆。仰薦馨香。尚其右鑒。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歲在癸未矣。某年六十有九矣。不自量。妄志夫子之道四十餘秋矣。曾未寸補於乾坤。奄忽老矣。夙夜自檢。德無少積。功無少濟。而衰惰日甚。尤悔日加。家子弟及聞虛名而來者。復不能成乃德。長乃才。抱慚滋殷。幸故友李晦夫。叔子培克。自振強從元及其兄學。塔日記逐時自省。改過而遷善焉。於是元門下姪修已。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錢。因俱鼓舞。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策拂。庶末路無或跌仆。惟祈吾夫子左右上帝之靈。秘啓三子。使各明其德。各弘其能。俾吾夫子之道行於世。明日於年。使元於兩大中。得比於孟軻。胡瑗。僕隸之末。受錫多矣。伏惟鑒鑒。

初至津南書院釋采孔子祝

維丙子年五月十一日。丙寅。保定府博野縣奉教弟子某。謹以庶饒清醴。敬修釋采之儀。昭告於我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前曰。茲廣平府肥鄉之屯子堡生員郝文燦。居民楊進文等。公建義學。設師徒之食。田百畝。亦奉當事之憲令。如他鄉例事耳。文燦則不欲以他鄉例事視此學。將欲明道淑俗。振吾夫子之道於萬一。聞名卿巨儒。輒求福額對聯。以移表異。此學於以鼓舞師生之氣。而使之卓大其志。是以題表者甚多。而故刑部侍郎許三禮。以大儒顯當世也。題曰津南書院。今天下之為書院者。四曰關中。曰嵩陽。曰上蔡。曰泮梁。而許公儼然進此學而五之矣。是以文燦重其事。而必再三禮聘。致某於五百里外。某懼負此名。並負文燦意也。今諸生郝也。苗尚信等。七人束脩而來。並從某來者。鍾錢重光。爰舉釋奠。率之拜見於先師。謹始也。尚其啓牖愚衷。使羣蒙之學。德日新。或彷彿吾夫子闕里之一二。則某或幸告無罪也。伏惟尚鑒。

祭祁陽刁文孝文 己酉

嗚呼。先生固明季孝廉也。耿耿丹心。挺挺勁節。當有史氏錄之。然斬髮服報亡國主。士籍矢不二操。謹遵髮來監司之誓。拒賓興致州牧之詐。烈哉志乎。危哉身乎。蓋前古紀傳中所未聞也。以之廉頑立懦。後世必有聞風勃發者矣。况訓纂著作。終日孜孜。翼註有集。斯文有統。潛室有記。辨道有錄。用六有集。周易有酌。典謨二南。有大意。博矣哉。先生之學乎。某方沐浴其一。二而未見其全也。中心如結。將策蹇拜几。用竭愚誠。上下辨難。庶其開我蒙惑。而亦借以少佐下風。求無遺議於來禩。斯不負與大君子交也。奈何丙午。構訟專召下及某。初不識先生何以得戾於世。既辭以不敢。望景伯而方命。丁未以親老缺養。視食辛里。復未得進足貴齋。戊申寅月未旬。得太夫人哀問。不勝感楚。擬卯月八日奔弔。而先祖妣以六日疾作。中甸告終。平生不孝之罪。一無可贖。惟勉盡喪禮。少輕惡戾之萬一。而台使三至。持嚴命道病狀甚劇。某聞之益加悲慘。不但制於喪次。咫尺難離。而倚杖之身。亦不能越境效診也。心之西鄉。無聊何如哉。客月望

日釋服。風聞先生捐館矣。跌足拊胸。呼天哀痛。噫先生其信卒耶。不幸蠅染於世人者不可復補耶。所未訂證。確委者不可復商耶。某之蒙禮。過承教誨者。何由圖報耶。嗚呼。成矣。余之悲矣。媿非徐儒。尚能一雞。旬旬臨哭。元伯有知。嗚呼先生。今已脫世。元其於習俗之。獨固。不足。即學術之。故。胸臆之。成見。舉歸於虛明之神。察矣。尚於吾道。有以陰佑而昌明之乎。尚享。

祭友人王五修文乙卯

某之交。見。屈指十有七年矣。於山。厥戶。部。毀。得。親。德。光。以。想。積。慕。某。之。有。友。自。兄。始。矣。開。元。再。聚。並。觀。令。弟。偉。絕。而。權。殺。之。餘。遂。得。聞。五。公。山。人。之。賢。遂。今。知。交。者。亦。自。兄。始。也。前。歲。今。慈。天。故。官。於。負。不。能。視。撫。難。置。於。墓。頭。而。弔。書。竟。亦。沈。閣。可。憾。何。如。哉。幸。而。客。秋。易。水。一。晤。知。在。瀛。郡。副。鎮。帥。館。雖。幸。試。事。未。獲。微。書。通。宵。相。道。關。吏。然。因。素。知。副。鎮。之。真。樸。又。見。二。高。弟。辭。氣。舉。止。亦。竊。幸。兄。得。其。處。矣。今。月。廿。三。日。有。客。自。瀛。城。來。者。告。某。曰。孔。府。師。新。安。人。也。乘。馬。旋。里。至。三。十。里。橋。墜。不。醒。某。大。駭。叩。其。詳。客。曰。昇。還。瀛。城。過。子。門。形。貌。頗。偉。面。薄。白。血。淋。淋。其。竄。出。也。某。頓。足。痛。曰。嗚。呼。樂。子。已。矣。旋。復。疑。之。然。歟。否。歟。傳。言。未。必。果。也。再。叩。之。客。曰。聞。其。人。六。子。概。發。之。日。引。佛。者。濟。濟。惟。一。老。翁。哭。送。大。慟。相。傳。即。相。公。厚。友。王。介。祺。先。生。也。某。復。頓。足。痛。曰。為。吾。友。介。翁。者。非。五。修。其。誰。乎。介。翁。非。五。修。之。為。慟。而。誰。為。乎。嗚。呼。樂。子。果。已。矣。天。運。否。塞。吾。道。式。微。大。河。以。北。吾。屬。聲。氣。相。關。者。曾。有。幾。人。刁。文。孝。張。石。卿。張。石。室。相。繼。舍。我。今。兄。又。逝。天。其。終。窮。吾。道。乎。何。為。其。志。才。至。此。也。令。師。徵。君。先。生。蓋。期。暮。景。倚。兄。為。顏。淵。不。意。先。師。而。卒。竟。作。顏。淵。矣。近。百。之。老。聞。之。將。何。堪。乎。介。翁。及。僕。生。為。天。絕。客。以。人。倫。君。臣。才。限。不。能。強。矣。父。子。兄。弟。何。忍。言。乎。所。恃。者。三。三。知。己。歌。伐。木。占。斷。金。差。足。自。壯。不。謂。如。兄。者。而。竟。相。舍。也。介。翁。烏。得。不。痛。某。烏。得。不。傷。哉。尤。堪。悲。者。愛。弟。大。君。曾。未。得。握。手。一。訣。膝。下。諸。郎。曾。未。得。繞。樹。一。視。弱。女。幼。孫。曾。未。得。含。淚。一。撫。忍。爾。哲。人。喪。於。狂。飢。之。暴。騎。矣。天。乎。何。其。歸。我。賢。友。之。太。毒。也。中。心。如。刺。修。乎。跌。癡。條。乎。倉。皇。悲。咽。無。聊。某。始。不。能。自。狀。媿。不。能。索。車。白。馬。奔。臨。元。伯。之。塚。也。即。行。齋。戒。結。思。踰。兩。日。夜。敬。陳。蔬。醴。設。主。習。齋。伏。地。號。嗚。吾。兄。有。靈。尚。鑒。茲。哉。

祭壯舉王義士文甲子

嗚乎。陽九之際。乾坤尚賴有翁哉。今日之天胡不弔而促翁遊哉。當闖禍之矣。赫也。起三秦。盛河南。浸淫徧天下。如疾風之掃葉。如巨浪之摧圮。我三輔諸君子。獨標勁節。若張吏部。死守上谷。若張進士。維輔毅。賊無數。若義豐。刁文孝。斬衰奉大行主。若常山。張石史。丁僞擢而碎救。大罵。若張石卿。節清揚。以諸生掛冠。若趙潤。自以童子潔志。其他節比幼安。心擬思肖者。指不勝屈。然或力敵於僭偽之前。或守志於革鼎之後。至賊成。儼然僞帝。九有在握。而求其髮指。皆裂。提一旅之師。復大仇。問賊軍者。先生一家而已。當端皇之殉社稷也。先生樹三旗於門。誅賊報國。仗義復讐。有願為大行皇帝復讐者。聚此旗下。集義眾千人。破賊城。發賊庫。捉賊官。亦可謂奪賊之氣矣。行檄海內云。生成佐命勳。生固榮耀。死作忠義鬼。死亦芬芳。志可謂強矣。惜賊已過。未得親驗其首。祭告先皇耳。某與同人議。上私謚勝敵志強口壯武而不遂。

曰壯。或有當乎。已而怨家誣告。致令先子伯兄碎碎燕市。亦其慘矣。猶幸朱郡守黃道。監辦章上。請白先生家忠義。蒙旨仍收新屍。給還。則翁家可脫然無事矣。自是而峨冠古服。深山高蹈。詩文膾炙人口。記述當歸五車。剛主配諡。狀古述今。日譽。宜其然矣。其質性孤戾。最少可人。一謁先生於。再弔於雙峯。又數叩於瀛郡。亦蒙先生累顧。枚止。春風淑氣。化我乖稜。巨量闊懷。蕩我褊隘。偉識雄略。啓我庸頑。使固陋之子。不容不心折也。刁文孝。捐客。石卿。公儀。葉世。某所敬佩。倚望如師。如父。者。獨先生一人。氣數賴以維持。士風賴以砥柱。後進賴以成。成者。亦惟先生一人。嗚乎。天胡不弔。而促之遊哉。媿茲不。匍匐。哭臨。聞先生之卒。時日。張口。尚有餘銜也。神其容已乎。伏惟尚享。

公奠李隱君諡孝慈先生文癸亥

嗚乎。運流陽九。吾道式微。求其俯身儒林。而不汲汲名利者。蓋百里不見一人。求其潛心經史。而孝弟敦行。端方持己者。且千里不見一人。求其從事學問。而不腐。終身靜養。而志氣。脫乎宋明。頭巾故套者。幾曠代不見一人矣。某等是以傾心於我隱君。洞翁也。翁兄弟三人。俱以文著。而翁早歲。即厭揣摩。不作科甲想。望之莊然。即之恬然。無遠容無。語。中具不可一世之氣。而御物無忤。羣衆無奇。邑人士。誠不得抑而皆之。亦不得揚而譽之。有闖入齋者。見先生手鈔。晦菴綱目。性理大全。論二十年。寂無人知。乃亟服閣德。若其輝彩。格室。先意承志。而體親心。左右色食。真老萊。再世。侍疾三月。衣不。帶。承感之後。年踰五十。為行喪禮。尤所難及。事令兄。僕翁。撫令弟。餘翁。上恭。下友。出尋常。萬萬。有。不。堪。為。俗。人。道。者。不。行。一。不。減。不。取。一。非。有。焚。邪。經。以。闢。異。勵。聖。修。以。教。子。敦。行。持。己。誰。其。似。之。至。若。始。衰。之。年。猶。率。及。門。習。射。不。解。以。聖。廟。貢。儒。三。石。妝。飾。莫。邪。豪。壯。之。氣。震。耀。千。古。豈。宋。明。諸。儒。所。得。較。流。者。哉。某。等。方。幸。茲。邑。儒。學。之。立。亦。輒。也。方。幸。天。下。儒。學。之。有。正。傳。也。方。幸。後。此。儒。學。之。有。準。繩。可。以。救。其。失。而。示。之。式。也。豈。意。秦。山。之。忽。頹。梁。木。之。忽。顛。乎。聞。訃。驚。但。利。成。非。免。集。哭。神。庭。伏。念。諡。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虛。行。節。曰。孝。翁。惟。兼。之。行。見。中。外。曰。慈。翁。實。有。焉。某。等。伏。處。草。澤。雖。不。得。上。請。於。朝。謹。依。隨。文。中。例。上。翁。諡。曰。孝。慈。先生。神。當。不。以。為。溢。美。受。之。而。弗。卻。也。翁。之。長。即。安。貧。樂。道。能。世。翁。之。家。繼。翁。之。志。且。五。桂。振。振。壽。享。古。稀。翁。當。長。往。而。無。憾。也。某。等。則。中。心。刺。悼。涕。零。莫。問。傷。哲。人。之。逝。也。傷。哲。人。之。逝。也。哀。哉。尚。享。

祭李孝慈文

某生於世。狂妄特甚。弱冠。使乘八股。欲求所謂聖人之道者。求之陸王。求之程朱。不惟不得。而且稜角乖張。得罪執友。取譏鄉邦。良由質性浮薄。不能反身切己。收拾精神。向內著力也。見吾晦夫先生而悅之。亦但知莊重老成。可為某輕薄。石耳。一日造齋。恭訪。見。上。鈔。晦菴綱目。至南北朝矣。訝曰。百餘冊書。乃可鈔乎。門人曰。阿師也。鈔性理大全約二十餘年矣。嗟乎。今之學者。才讀數卷書。具一見解。已張皇講說。惟恐人之不我知。先生何。德。不。躍。至。此。乎。退。而。歎。曰。先生真。開。然。日。章。者。侯。其。的。然。小。人。矣。又。一。日。恭。訪。几。上。小。記。一。冊。中。一。段。云。今。者。吾。塔。是。秋。闈。日。也。姻。友。率。攜。饌。儀。行。祖。道。禮。吾。素。手。臨。筵。吾。面。宜。漸。老。親。嘗。愛。口。漿。之。禮。若。蠶。糧。為。禮。親。心。或。覺。甯。漸。吾。面。無。感。親。心。嗟。乎。曲。體。親。意。同。難。及。矣。素。手。饌。塔。其。

脫俗骨力為何等耶。某媿學此一端終未能也。然亦但知博洽簡樸已耳。已而一見之。再見之。三見之。則不覺寡默者。幾我操易。方板者。化我柔滑。鎮定者。樂我遊移。內剛毅而外樸和者。慚我之色厲內存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悖。先生不待言語之間。示我者深矣。恨不得委質門下。日侍几杖。爰書尊姓字於案上。筆筒望見。必拱。日對如嚴師。然亦但知德性深沈。氣象悚人已耳。已聞五旬。衰老。日習弓矢。壁懸寶劍。時復欲舞。乃知聖賢之骨抱英雄之氣。迥非宋明間人物矣。某益景佩不能自已。凡新歲拜高堂。師長畢。必謁先生。所謂以父道事之者也。近歲佳節。訪某於金玉師齋。問道。某辭曰。尊大人真儒也。歸而求之。有餘師已。而辱顧於敝止。至再至三。謬以某之事。先生待某。則何敢當。然假此以親習先生。則交加密情。加深。獲薰陶者。加頻矣。某未五十。齒已落。髮已頽。衰情已甚。得貴父子交修我。庶不至大廢墜。奈何一疾。遽舍我耶。永訣彌留。惠我有始有終一言。敢不銘肺腑。以自策耶。向與閩邑紳士私謚先生曰。孝慈。有當否耶。薄奠在案。醴酒在尊。先生其肯俯飲如臨卒時之三飲我耶。曾幾何時。而幽明頓異耶。某以往之過。缺其誰磨。彌我耶。以往之衰情。其誰振奮我耶。佳節不肯棄。與某終始。或不負先生遺囑耶。先生冥冥中。尙陰佑之耶。心緒萬千。仰呼號。先生尙強進一七耶。尙享。

祭甯晉張公儀文

嗚乎。某即蓋吾朱邦良也。歸宗正今姓名。某十餘歲。見鄉試魁卷。早知先生名。甲申逆成之變。端皇殉國。僞檄催選先生。三卻之。成逆歎曰。此志士也。特收擢為防禦使。先生寧其僞使。碎敕罵之。僞真定尹械先生。以檻車北上。蓋已自分身殉先帝矣。已而逆成敗。行至山谷。解者破檻釋先生。歸先生歎曰。難追文文山。揖矣。乃又不及。自是易諱起。鴻更號石史。惟詩文自娛。考訂經傳。著定字存等書行世。南宮遂不能一第矣。迨讀五芳井詩。與聞五世義居。某仰先生如天上人。奈家貧親老。未能負笈遊門下。辛亥歲先生過聽用六居士言。謂某可納交。遂寄願生微論一書。使某醫世也。抑醫某也。其言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夫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則不能用。猶願惜不肯贈人。偏以與儒夫。儒子者。比比是。以蒼生世道至此極也。僞使先生當國。或當國得先生意。乾坤豈至此哉。雖然。書入某手。猶然無用。負贈多矣。彼時敢以拙著寄質。及旋轉京途。轉使邀會於刁文孝順積樓。拜瞻之下。殊無顧頂辭氣。粉飾威儀。但見檢樸篤實。此其所以為真忠真孝人哉。袖中出某拙著。詳示刪潤。光以大序。過相稱許。子臣弟友。得一分做一分。先生自狀悉矣。教某至矣。又以少恙命診。某曰。外感也。可一劑愈。但患來歲長夏一疾耳。後癸丑歲南遊曲阜。道中遇貴友朱異光。始聞凶問。叩其時。則壬子秋也。豈某效診之言不幸而果中也哉。當時即載一紙奉弔。先生弟暨子。未審寄到否也。山左歸來。遂遣先恩祖大故。寅卯辰遂聲歸宗。完瑣編足五載。不能赴哭。每一念至。自容無地。今番極力撥冗。匍匐來臨。愧無成奠。一俎一爵。赫乎靈降。左右其敢。嗚呼先生。民生國運。冥中其肆力也哉。

祭石書作十卿張先生文己酉

嗚。先生竟作古人耶。某將何以爲情耶。憶某少時。孤屈憤苦。引翼孱僂。道進一寸。屨盈一尺。不覺暴戾忤

物。與俗日遠。四望無一可宗者。既而從五修得介翁。從介翁得先生。其初拜几杖也。願蒙先拜。接以兄弟。某惶愧力辭。先生退然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何有於兄弟也。嗟乎。先生年近七旬。禮宜父事。而且學博德邵。爲保郡忠義世家。一見貧寒無學少年。謙抑如此。所養何如耶。某爲之感愧汗背。於狹態若爲一酒。其再接顏容也。諄諄於仁。謂惻隱布澤。爲學問之源。對談夜半。送某宿前街。司干振者二丐夫也。聞先生呼。趨起唯奉。儼如令兄。二酉在都時。而先生恭揖慰勞。對丐夫如尊賓。豈非碩德養成。氣象有常如是耶。胞與襟量。可以見矣。某瑣小較量之態。又因之一減。詩云。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效。其先牛之謂乎。其三。次德輝也。謂性即氣質之性。更無二性。有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有呆蹇氣質。即有呆蹇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惡。彼時某方執宋儒之說。反覆辨難。未能有得。近乃知性善氣質亦善。宋儒論性原與吾夫子性近。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諸說相背。先生所謂更無二性。究不可謂性惡。確哉。千餘年獨見之言矣。奈何。丙午同王法乾還自京。與先生聚呂文甫宅。因文甫傷肢各致關懷。未及商賈。丁未某視食辛館。又未入郡。戊申天罰某惡。遣先祖妣之喪。毀瘠期年。未能出戶。今歲則聞先生捐館矣。噫。先生竟作古人耶。吾容不可復接耶。性旨不可復商耶。傷哉。某將何以爲情耶。以今聖道式微。異端橫熾。吾黨聲氣相通。曾有幾人。而於趙又軒也。聞而未親。於刁蒙吉也。親而未深。於先生也。深而未頻。而皆作長終矣。某心之痛何如哉。匍匐來臨。雞設酒斟。愧無成祭。聊寫悲咽。嗚呼尙鑒。

僕哭先生只言僕意已耳。至先生之學德。大約品近幼定。心同思肖。廉潔似孺子。甘餓凍似袁安。謙抑

樂接後學。似郭有道。觀書詳審。講解諄切。雖甚疲病而不倦。似宋晦菴。其於秦漢以降二千年間之書。聞見博洽。則未審何若也。吾友王介祺嘗云。石卿經濟不可量。王法乾云。石卿先生真誠無比。噫。吾安得復見如先生者而交之哉。自記。

哭涿州陳國鎮先生癸酉

嗚乎。某仰鹿乾嶽先生如泰山北斗。而不得見矣。得見先生如見乾嶽焉。但遙聞道範。嚴峻不敢輒近。亦以貧困不得輒出。迨甲子夏。初以尋父之遠左。過涿。冒冒入門牆。則謙德和氣。沁入肺腑。諄諄良知之旨。拈箇箇人心。有仲尼三詩爲入道之訣。某爲信先生。接引後學之熱腸焉。乙丑仲夏。奉先考主車過涿。又蒙先生率子姪。適衛奠拜成禮。某又深感惠憐存歿之仁心焉。又四年戊辰。某居喪畢。避有司薦揚。遷居郝地。先生使令猶郎。以姪女病禮聘某。三至涿。又蒙惠接如等夷情。款如父子。夜賜陪榻。呼童進弓刀。近嚴戒小輩。遂關弓鳴絃。會七旬老叟。而雄壯若乎。不禁歎服曰。近世道學。未有不腐。先生傑哉。先生笑曰。道學自不腐。腐則非道學矣。歸日。蒙步送南關。其下愛卑幼。何切擊哉。方期嗣此類。夷德誨。以承薰陶。豈意吾道式微。天不整道。而處士星告隕矣。彼時。計音未達博。竟失柩側一哭。執紼一送。連年北望。愴愴心目。奈家運益窘。苦於騎乘。資斧。會不能乘車白馬。修巨卿故事。媿歎日深。今涿陽楊氏。以醫事。敬某北來。敬攜徐孺雞絮。伏地一哭。惶愧不可以對先生。尙其冥諒哉。尙其鑒鑒哉。

祭洞雲吳師文壬子

嗚。先生竟作古人耶。某將何以爲情耶。憶某少時。孤屈憤苦。引翼孱僂。道進一寸。屨盈一尺。不覺暴戾忤

惟師穎其聰也。傑傑其雄也。巖巖其丰也。幼博才藝。壯懷新術。傷世塗之益狹。致奇才之莫伸。幡然改志矣。取術惟仁。或起衰於垂暮。或蘇痼子於死鄉。所學不忍其無傳人也。家聲設科。指蒙童以渡津。某也不才。幼沐陶薰。麟鳳呈祥。鴻兆師焉。今三十有八。尚猶大人。愧無以光子之道。愧無以慰子之心。時而如邑。輒承切誥。忽接訃報。驚悼消魂。滄海在案。水體在歸。阿師最密。既格既飲。哀誄以伯。神其右聞。鍾異靈以生兮。散靈還元。學有某紹兮。業有子傳。壽八表而望赫赫兮。蘭桂縣縣。雖未大行兮。棧棧氣節。莫少屈研。人生何負兮。應無憾。獨奈委我梁木兮。頽我泰山。生者之情如何以解兮。悲鳴賦咽。哀哉尙饗。



習齋記餘卷八

祭邑令羅毅亭

嗚呼翁果逝耶。其八千里外之訛傳耶。某聞問已逾年矣。舊歲正月十四日。聞之鄭孝廉惠侯云。有客自廣來。公卒於八月四日。某聞之力不能哭。公於廣。惟思暫立紙主。設奠敵齋。遙望一哭。少杜某相交數載之鄙懷。少酬公禮愛數載之雅誼已耳。雖然事情之不可知。人言之不可信也。每東西分巷而傳訛。管觀面轉目而談妄。况八千里外耶。未必的也。再候問已。而甲言卒矣。乙言卒矣。所遇雷同。或曰公之使別從主過吾邑言之。則哀問的矣。雖然烏知使者非有所嫌而妄言耶。烏知言使者之言者不亦妄耶。又烏知到處之雷同。不一妄成聲而衆妄成形耶。遊哭公不忍也。不哭公不忍也。兩念交纏。胸中已三百九十餘日。每一南望。中爲怛然。每一念公誼。中爲怛然。每一望公賜扁。中爲怛然。此一疑團與怛怛者。究將何以自杜也。無已則姑立主設奠。遙望一哭。甯使某之哭奠與之人傳言俱屬訛妄。暫以自杜。總之無以自解。並無以解於公。請妄哭之即妄誄之可乎。誄曰。爲政勤民。七載受辛。先清牌甲。編審躬臨。奸隱盡剔。老穉冤伸。捕捕百石。功及四鄰。遂約講論。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蒞其門。因頑電懲。幾盡小人。盱衡昭代。無過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禮遇。光奠先君。數致膳肉。表問序文。誤施傷鑑。愧我庸昏。六年拙守。接公未類。莫贊公政。莫啓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兩賤下舍。一屈僂尊。前日斯地。辱公之忽。今日斯室。駐公

之雲。公果逝耶。來格來歆。

祭任熙字文

嗚乎此上谷屬邑。靈吾之隨東村也。距翁家三百餘里。且翁之卒處不可知。大約通地也。又翁生時與某書間相通。京師一會。足跡未嘗至數里。又未知某今日之移此村也。雖齋宿蔬設。備備懼翁之未必來格以饗也。雖然憶昔之未訂交時。某少翁一倍餘年。不相及矣。翁生於通。旅於都。某步不出里門。地不相及矣。翁豪俠聲著幽薊間。某以乳臭青生。盤桓斗齋。聲名亦不相及矣。某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翁也。翁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某也。胡然而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於無窮也。豈非天地間惟有此理最相親乎。豈非理相親則氣相應。固不關乎年地聲名也哉。豈非理氣相通。則年地聲名自皆渾台無間。而山川不能限。關河不能阻也哉。况乎翁今脫形而神乎。神自無不之也。無不靈也。無不通也。甯有不思之即至。言之即聞。望之即如見哉。况翁其一卷。翁之所手鈔也。賜書一紙。翁之所手寄也。教子讀書一說。翁之所手著而與余對案商修。將以挽天下。而翁之志所在也。翁之手澤在此。所志在此。翁之來享。端可必矣。某存是心。四載矣。始以完務。繼以大喪。未獲遂此心約。然當良風起。則若送翁之神來。當坤風動。則若將某之情往。耿耿之念。即謂四年之齋也。可夫。三日之齋。乃見其所爲齋者。况四年之齋乎。近者二風往來不輟。正某與翁之神相接時也。翁之來臨此位。依然在矣。請誦翁之言。以侑觴也。可乎。某感識遇家大父之雅。相推有蕭曹二字。翁之第一書。謂譽人過分。便是自己離道。某見之心。悚色赤。至今頗力保此恆心者。實翁之力也。第二書。進銳退速之戒。實行一字之箴。尤終身不敢不勉焉者。既而都門攜手。香樓小閣。過蒙優設。回至通衢。京市何地。而暢言天理。即是浩然之氣。由今以思。名利擾攘場中。忽有二客談天。語語浩然。甯非都會一奇乎。雖然浩氣不可不全養。而實不可全伸。既云天理。即所以爲浩氣。理固無屈者。而謂氣不可全伸。何也。時也。故聖人。以用舍行藏之道。順錯代消長之時。時而行。以乘其長。天理也。即大肆其浩氣。與日月同高。與乾坤並大。與江海等瀾。無妨也。時而藏。以順其消。亦天理也。即退如晦。月縮如芥。子柔如白茅。不失其浩氣也。聞官者。李昆山得赴於翁子。謂翁於某橋下。若屈平之爲者。或有不善用其浩氣者乎。抑有甘於長流一蹈。若吾里彭俄夫之意者乎。不然壯時陳猷。閣帥之威武。不能屈。窮守之棒笞。不能殺。而垂老乃有小忿之未懲乎已矣。翁之神其常伸以佐天下之有浩氣者可也。尙享。

祭魏帝臣文

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憶先生病之革也。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所交之多。而此時惟元至也。其後法乾又相繼逝。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元平生以朋友爲性命。少壯所交。比比作古矣。三十年來。氣味親洽。只三兩人。豈意半載俱舍我哉。翁之言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得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爲法乾交。廷獻翁。博則先生也。元秉乾坤孤氣。而生。天既尙之以六親。且斬之以類。應談學論史。輒抑宋之迂儒。腐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之

三物習行一啓口而謗言遂成。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動成交學。路驤皇抱王佐大略，亦頗辨商。惟廷獻翁與先生真有如思同心言同口者。自今以往，更向何人置口乎？初歸宗里，使姑丈刺顧且東招矣。翁著日躬臨，雖曾枉旆，終缺一親謁也。尊在隘等，何下愛如是乎？疏親不啻骨肉，每月必飾厨相招。口先生思元也，構室之樑椽，度貧之薪米，家藏之珍味，承惠縷縷，亦平常受之。相見每忘謝，其尤使元夢寐感激者，龔元之遠左尋父，使人追贖於百里外，端陽之暮，載主歸堂，而次晨日方熹，弔奠已臨。夜中先生何以遽聞乎？何以遽來乎？知我愛我，何如是之深乎？夷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之謂矣。元心病加以腿痺，殆不久人間矣。佳兆密邇，寒莊荒田尤遠，魂若如生前游息也。親洽快談，便當伊邇。今茲之備異日之歡，復何言哉？按諡法，尊賢敬讓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先生兼之，愛民好與曰惠，先生優矣。敢依文中例，上私諡曰恭惠先生，或不以為媚妄而受之乎？蔬餼在庭，三酒在爵，幸其飲之，酒焉云悼。嗚呼尚鑒。

再奠大來園封翁文

嗚呼，嚮某之哭翁也，迫於賢郎相兆之命，哭而無祝，未暢某哭翁意也。是以申致徐孺之獻，聊布悲鬱。且嚮翁之交某，某之見聞於翁者，爰佈一簡可乎？翁與先恩祖盛軒翁為執友，盛軒翁適貴里，必之翁所。翁遊劉邸，必光敵愾，憶昔之筵敬翁也。一孟小鯉，二翁遽驚起，悚肩曰：阿兄何細款我，色笑懽洽如家人。想翁之交偏四海，大抵如是也。某館黃里，翁歸自陝，老友各饋贏緜，姻家張際陽告乏，指一屋縣與之。即晚少如某亦贈儀四種，翁之為於故舊，大抵如是也。某之恭弔宋結人喪也，令執事曰：諸賓咸延廣，此客特舍，吾將專陪，親治竟日。噫，翁何取於無知晚輩青目如是也。某兀坐荒齋，敵邑一頭生入，將過族子弟同補增廣，生曰：久苦陋規，費適承大來翁濟金故來，問素交乎？生對不識也。往告則賜耳，翁之輕財恤急，大抵如是也。魏司寇象樞之以風言逮翁也，祁博問保翁者周道，比至蓋千餘人，魏問保者何多也。衆對飢窘時大來嘗活我等，危難時我等亦嘗活大來，不知其他。翁之得人心大抵如是也。翁常冬月病思瓜，深州綠林聞之，相謂曰：閻翁雖不識，如其人，豈可死？分道走覓，又聞江左道上遇客訊翁云：而似河北人，可識大來君否？翁笑曰：我大來也。客即挽轡從，為旅舍東臨日夜，翁之係天下敬愛大抵如是也。今春以醫事遊貴里，或云翁杖矣，某趨候，遂下榻。子夜某問翁交徧天下，當世豪傑為誰？翁仰面視思曰：無之。問其次，翁久之曰：張飛雄抑亦可以言次矣。夫飛熊氏鎮西陲，威望著海內，而尊禮名賢，謙抑下人，世所罕觀。而翁僅目以次，則翁之識有大過人者。大抵如是也。關中得何喬二女侍巾櫛久，一旦謂之曰：吾老矣，焉用誤爾青年為也？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召其父兄載歸。翁之行事迥過尋常，大抵如是也。其他吾友五公山人，義俠記略載之矣。某之里辭，何能加損翁？第追憶往時之景慕，俱成今日之悽愴，不覺其伏地喋喋也。而中心益傷矣。翁與先君同齒，而先君先翁十八載近於關外，某號哭走覓數千里，謹認一妹，載主而歸，曾不得如賢郎之侍養盡職也。曾不得如賢郎之官誥榮親也。竭力厚葬，致客數郡，以顯親也。則某又賢郎公度之罪人矣。翁多孫子，享歡壽，收完福，含笑歸九原，復何憾所傷者？賢郎在朝，屬穢之際，相距四百里，不得親與裴舍，竟與某同苦矣。某之自悲，兼為賢郎悲者，可勝道哉。翁知某貧，想不至唾吐此

涓滴也，尚享。

哭湯陰李甯居

痛哉先生卒於何日耶？曾未得一再會而遽舍我耶？某嘗寄書遠左友人程五行，謂乾坤中關世運之轉移者，生之休戚者，惟聖賢與豪傑耳。奈近世之為聖賢者，必庸庸無幹才，無豪氣，而為豪傑者，非粗則詐，天理心術，絕不可倚信。世焉得志道學而兼經濟者一懋某望哉。辛未遊中豫旋，途過訪先生及佳郎主一拜，瞻杖下，見古貌英眸，素冠縞袖，儼視先民規範。已知從遊遺隱周鐵邱辨精微於心性，聯遊鑑於人寰，勞勞氣運，至耄耋而身歎心猶未歇也。某一言周孔故道，遂扶藜起曰：即刻習行。某曰：先生老矣，請旁設座，視某同貴宅子弟周旋也。先生舍杖振肩曰：老人尤當勵學，敢遂萎衰乎？趨跽主禮，跪拜上下健如也。嗚呼，漫道今天下，自先師製楹後二千年中，渾聖賢豪傑而兼致力者誰哉？某遊二千餘里，惟見一劉從先開孔門故道，即刻習行。凡墮朱陸兩派習套者，千辨萬折而不得一轉，曾謂久染鐵邱禪宗而一語轉環哉。嗚呼，先生真為聖賢者也。真謂豪傑者也。天何不使之一試於用而徒老乎？天何不使吾兩人得遇於少壯之時，及某五十有七，先生七十有九而始遇乎？天何不使之再見而遽命先生反元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氣運蒼生其陰為力哉。尚鑒。

哭奠會友趙太君

嗚乎，某生為天絕吝惜以倫，只朋友夫妻耳。兼之直狂性成，人鮮我堪，交遊雖廣，真朋友亦甚難也。田城還劉里，同儕數人，情比交親，皆不倖世友，而福急直率，惟我兩人為最。自旁人觀吾兩人交不終朝而吾兩人之交，正以直率深，正以直率久。某未得法乾前十年，行已賴以不墜，異鄉所藉惟敬公郭姻丈同里所資，惟兄常有過言過舉，呵誦如父兄之訓子弟，某不敢拂也。某即效愚誠，兄亦未嘗以為為隙。兄富而我貧，假借酒食類仍，兄不以為為，而某亦不以為為。歎道義深也。敬公舍我十餘年矣，而某又以歸宗，故不得親習兄。非會日見法乾，則過不得聞，求如吾兄之憫愛我，匡扶我，切劘我者，二十年不得一人。方與令兄達翁議吾輩老矣，當牛車相訪，盤桓數日，來往勿絕，酒醴話心，彈琴論道，以終我輩沒世之交，豈意吾兄一疾舍我哉。嗚呼痛哉。尚鑒。

祭節白李處士文

人有恥不以富貴終者，有恥不以貧賤終者。先生竟以貧賤終矣。某僅狀先生之行，為俚傳，又擬先生之品節，私諡節白，不敢溢美先生，亦不忍汨沒先生。茲者再哭先生，使人讀傳座前，先生之神聽之，其有當耶。

哭奠友人馮繪升

痛哉，馮兄某賦分何苦也。生絕天性之倫，惟特朋友以延日。吾兄一逝，某無友矣。非無友也，無共學之友也。非無共學之友也，無德性溫良，六行咸備，薰陶漸摩，納我於道者也。識荆二十餘年，過自謙抑，若接我。以前輩者，聞道虞聖之變，負罪引贖，責即受，怒即跪，蒸蒸又化為慈，令兄之斷絃也。年過半百矣，為擇

名門處子續之。某心折謂友人曰。繪升諸德可友。此則宜師矣。前歲法乾舍我。恐衰老就萎。夙志鮮終。四計方百里中。惟吾兄一人。可相與提攜共濟此道。但以兄事老期之。弟乏代步之乘。不能源源見也。是以約為歲會。往來各一。豈意一疾。遂舍我哉。天始厭某功力之不勤。使之晚廢也。何奪我繪升之速哉。用自悲也。因為兄悲。九旬老父。不忍須臾離也。而竟離之。二章。穉子不忍長往舍也。而竟舍之。兄何以逝耶。天何遠使兄逝耶。豈冥中乏才。急需如兄之賢。天亦不迫為兄計耶。此某之悲咽。不能自已。不能已於兄者也。雖然。伯叔二郎。八庠序成。品格矣。其事祖父也。應如兄之祖父。其撫育二弟也。應如兄之愛子。兄之視某何如哉。可以少慰矣。竊抱巨卿之情。聊具穉子之奠。尚其鑒哉。嗚乎。尚其鑒哉。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歷數吾邑善於翁者。指當第一。吾黨耳目所屬。遐邇孤所賴。宗族老幼所依。皆在翁一人。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昔孔子肩干聖之傳。門牆賢哲濟濟。所交列國名卿高士。不勝計。乃思聖之餘。嗚然於善人不得見。則真善人之難也。孟子論美大神聖。亦必先之以可欲。則真善人固進於君子。極於聖神之基。而為聖賢所亟許者也。但世教不明。碌碌耕夫。率指焚香。佞佛。修寺。繕塔。輩為善人。即學士大夫。亦不過指鍵戶。呶呶。不走時。蹊。不預世事者。為善士。幾曾孝友。嫻睦。任如周公孔子所重。三物中敦六行者耶。而翁實備之。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某等齒齒。素與翁習交。年或差少。昔與翁子若孫。握手屬誼。姻姻執友者。忽聞翁逝。莫不驚惶。嗚呼。無居人之歎。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

耶。相與糾議。公辦不腆。載陳翁庭。匍匐維拜。翁其客疏耶。其欲爵耶。某等誦誦翁之行。以侑觴耶。翁之睦鄰。焚券。賑貧。賙子。施義。棺助。婚娶。賻死。喪。卹流寓。布惠四方者。更僕不能數。翁之飲多不亂。遇暴不怖。忠厚寬和。溢於眉宇。義方擇師。諒謀。燕子和家。眾施及奴僕。咸字凶盜。夜行莫侮。凡淑行之見於身家者。亦更僕不能數。某等景慕。令德。最為心折者。尤在事親能孝。事兄能悌。以為有合堯舜之大道。其諸曲節細行。在翁俱為餘事矣。翁之事高堂。承色笑。謹晨昏。當時人能道之。某等生也。晚且日未及。悉翁之事。令兄澤九翁也。敬愛交殷。有無與共。成股服也。必二進。兄服而後服之。易乘。必二進。兄乘而後乘之。有事也。必代勞。有債也。必代償。聞當也。即為贖。聞乏也。即獻費。及兄若姪之既歿也。營其家政。恤其寡孤。事無巨細。以身任之。又使翁子為拮据。周旋之向也。撫猶子如子。今也。教從孫如孫。兄產乃更戀。嗚乎。世有孝且弟。諸堯舜之道。如翁者耶。世有備諸行。如周孔之學。如翁者耶。里布衣耶。真士夫耶。又甯僅為一邑善人耶。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吾儕烏能自解耶。雖然。家業乃益昌。稱一方最矣。壽享遐餘。受天慶矣。存也。處載口碑。人服長者。生則榮矣。亡也。沐澤者泣。聞風者歎。死則哀矣。桂蘭林林。長者著聲。國學邑庠。少者頭角。嶸嶸矣。翁亦可以長逝無憾矣。翁其驟然加一酌乎。尚鑒。

祭彭朝文 辛亥

翁之卒。葬數月矣。某殊不知翁之葬日。並不知翁之卒也。及其知之。憤然心悲。遂欲祭翁之墓。而農完。繼不可以齊。不可以齊。不敢以交神也。是以遲此數月也。今薄陳惟蔬。在盤者惟餚。在盃者惟茶。從翁素

也。翁其筋蔬乎。其手食乎。其啜漿乎。猶知慕頭跪祝者為其乎。某誦誦翁之行。以侑食乎。賦性質直。剛果弗屈。嗚世。世之不古。抱狷介以守愚。施力惟心。不素餐。只輕財。恤困。不責報。歎。科棉無業。遂知命安命。子慚不及。官貽不受。竟卻物絕。物誰其似汝。孔子論善人。不踐跡。亦不入室。真翁之謂矣。自翁之逝。巷無居人。子心凄其。翁其故乎。勿復執生前小節乎。猶記子之款翁乎。翁辭曰。平生非力不食人。一孟。子口翁有守者也。而守者小也。請大之。為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翁猶辭。子又述。孺子飲食。李偉事。翁遂食。今日之祭。茅生之說也。哀哉。尚鑒。

奠王孝子全四文

嗚乎。全四。竟舍老母逝耶。吾竟不能一見子耶。憶子之初。謁子也。戒子呼佛。再謁子也。勉子亟構節孝坊。無隱君恩。勿晦親德。三謁子也。子適居先大人喪。弔子畢。不行。留跪廬中。兩踰夜。欲相師。子初辭不德。不起。再辭以衰毀不教。不起。適子出獲罪。天下道學。約從子行喪禮。來則納子。乃起。已知其湖望。哭奠行。子言也。竟以瘞逝。不果來。子缺然抱憾。在子厚助子。尋父也。更在幽冥中。負子未納之門下也。為子立傳。俾他日子。或濫傳之。師望中。略錄子於門人列。子可少慰於地下也。尚享。

祭善德宋庶休文

嗚乎。善人之不多見也。孔子已慨之矣。某生蓋四十年。僅見一劉潤九。六行略備。詩禮未親。殆三代之遺民乎。翁則世業儒。雖未遊庠。而德冠一邑。某初歸里。訪桑梓之賢。得聞翁之篤孝。續母。博愛宗族。姻戚。閭巷。咸與雍睦。至於排難解紛。施棺濟困。尤指不勝屈。誠哉。博郡潤九也。若嘉惠。蒙取重邑宰。關辨異端。化彼約屬。使士林。剋楚。望而拱伏。則十君子之行。又非樸民所敢望矣。拜謁之日。紫衣出迎。端方之氣。溢於纓襟。登筵則酌不著。以續母喪未閱也。已聆玉屑。若海。紺來子。其神批。誦。碑。世。植。前夕。祠告。朔望。諸事。真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善人之道也。德宇於天。加壽給嗣。某所傾心。而尤欽才辨之捷爽。使人輒拜手。退舍。某生之將殿子。弟也。人莫之解矣。而翁動以惜先人。不見。片言而平之。徐生之以侵。筆呈人也。賂三十金。不釋矣。而翁動以方寸種德。一言而罷之。翁之才德。兼長。為官民紳士所共推。樂禮遇。樂師友。其翁曉以少婦。見僧魂。驚飛。越一言而罷之。翁之才德。兼長。為官民紳士所共推。樂禮遇。樂師友。樂投屬。樂稱道。傳布者籍籍。蓋博安。饒。間。孰不為翁羨也。某獨為翁惜。惜不遇。選保舉之會。何遽不作。汲長。魏玄。成。揚。眉。乘。翁。獻。替。殿。陛。也。何遽不作。召。杜。龍。黃。勸。農。桑。謀。生。遂。父。母。郡。邑。也。嗚乎。翁之不遇。生民之不幸也。如是以逝。某所悼也。生獨一束。聊供徐。儒。之。雞。案。素。車。白。馬。痛。灑。范。卿。之。涕。淚。嗚乎。尚享。

哭王與甫

嗚乎。與甫。遺何往耶。吾與翁。尊翁。尊樂。先生。石。交。二十載。竟舍我長逝耶。追慕耿耿。迄今未歇。幸貴昆玉。不忘故舊。密交如昔。思尊翁而不得見。見諸賢如見尊翁焉。令仲兄文甫。季弟獻甫。文章道德。克紹前麻。吾等樂可謂有子。獨念貴宅。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勳在桑梓者。再。諸賢中。惟與甫。願。偉。壯。有。祖。父。李。父。風。儼。天。不。吉。廢。用。為。幹。濟。奴。隸。方。將。資。吾。友。為。手。足。為。爪。翼。隄。聞。不。寐。驚。惶。仰。天。拊。胸。天。其

廢我矣。折我股肱。弱我爪翼。吾自今已矣。殆與涪川俱涸。荒萊同腐矣。嗚呼。與甫。吾其何以自解耶。熟雞在鼎。清醴在樽。媿無孺子之德。而有孺子之貧。敬獻不腆。尚望予悲。哀哉。尚饗。

祭顯考關東公祝甲申忌日

嗚乎。兒今年七十矣。我顯考之東六十有九年矣。四歲之後。生不得侍膝下。歿不得哭殯宮。並不知衰老者何容色。謝世者何朝暮。兒命之苦何如哉。惟憑關東妹銀孩言。忘在壬子四月十二日。歸至松山。有車下巨蛇之應。邇遇是日。不勝哀感。遵先聖禮。以喪禮處之。聊具不腆。少補餘闕之奠於萬一。嗚乎。故哉。嗚乎。葬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憤。何有極哉。嗚乎。尚饗。

祭無服孺子文

維年月日。不幸父以酒菜果餅與亡子赴考。食而告之曰。自汝之生。氣質秀爽。姿性柔順。吾以為令器也。孰意爾遽夭耶。豈值連會之不淑。正氣摧折。固宜爾之不壽耶。哀哉。我兒。汝自襁褓至今。亦屢瀕於危矣。生疾西院。痰火五夫。當時宿復。冀生耶。而藥旋效。靈九死得生。然吾未嘗以為喜。輒謂此兒必在痘瘡上待之也。孰意其果然耶。哀哉。我兒。自汝之稍。有知識也。不罵吾人。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他兒競。輒扯曰。無然。恐大人嗔。就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自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之精者。麵之白者。以奉我祖母。我夫妻餐其粗黑。汝亦常同老者食。汝每推精白。取粗黑。雖祖母強為分甘。輒辭曰。奶奶老矣。當食此。就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舉止記憶也。聽我之訓。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而肅。側立讀聖諭三過。序認其字。又於背而亂書認之畢。誦名數歌三編。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嗚乎。爾遽何往耶。哀哉。我兒。所欲為者。畏吾即止。所惡為者。順吾即起。其見於平常者然也。哀哉。我兒。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其見於鄰居者然也。哀哉。我兒。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知私而汝。汝無分毫為吾累。往來饋餽。無異往昔。其見於處財居家者然也。哀哉。我兒。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唱鞠躬。伏與以示之。其見於事親儀文者然也。人謂爾酷肖爾父。爾父幼時。實不及爾。嗚乎。爾以六載之身。而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正孔聖所謂朝聞道夕死其可者。則六歲不為歿也。且古人四歲以讓梨傳。九歲以溫席傳。至於七歲能賦五歲能文。亦皆有傳。今爾六歲事親。內盡其心。外盡其儀。是謂禮兒。祝夫賦文。伎倆為何如耶。吾知其可與融香並美矣。但彼數子。皆因後日之學。行文章。而後提之事。始隨以傳。今天既斬爾以後事矣。是爾之傳不傳。惟視吾德之修不修。自今以往。吾敢不益自策勵。以負子耶。爾之生也。異於凡兒。吾於爾之死也。亦不以凡兒待之。為爾市棺。不隨俗用席也。為爾綴帽衣。不隨俗赤身也。為爾卜葬。不隨俗掘穴也。為爾之路旁也。為爾考禮不及下殯之服。以日易月。定服十二日。變食遷坐。革纓素服。麻履不隨俗徒哭也。嗚乎。我兒。汝生有禮。死也有禮。汝復何憾耶。吾復何憾耶。所可悲者。吾窮於人倫。四歲失父。十歲離母。上無兄弟。下無弟妹。惟立子差。早是至窮苦中一樂也。吾窮於學問。上無父師之訓。中無兄弟之助。下無弟子之承。惟與爾禮樂從事。又至窮苦中一樂也。今皆成往事。使我烏能已於悲哉。更可悲者。爾曾祖父六十

有八。性嚴介。不出門。不交人。惟爾是娛。爾曾祖母七十有四。衰殘特甚。亦惟爾是娛。今思爾不見。即哀備無似。使我烏能已其悲哉。雖然。吾與老親之不得娛爾。與爾之不得娛吾。與老親皆命也。當亦不必過悲也。昨三日。使彭生祭爾。涇爾墳以水。使成冰。防犬為患。今日服闋。我親來祭爾。爾其食之。

公奠賀母宋氏文

嗚乎。如賀母而竟終耶。賢哉。如賀母而始可以言終也。聞乃良人。兒時以痘瘡。阿母承父母命。甘適盲夫。且謹侍巾櫛。愛敬交殷。管手管腳。舍僕家物。無巨細必請命。噫。視聖母微在。順父指以幼女。適老夫者。不更難耶。迨良人。中道相捐。撫十餘歲弱孤。歷百苦撐。營家業。三十年來。家聲轉大。教子材成。雖采芹未遂。就州民部吏。每以材選。郡守寵以品。為儒林重。今遭大故。詳問衰杖之儀。哭奠之禮。遵古制。不作佛事。有二僧願助經者。直辭之。婉謝之。務期如孔子所謂死葬之為禮者。更也。而儒矣。孰非阿母謹事盲夫之德成之耶。某等因憶吾郡。觀政進士元美張公。以督都貴。公子娶痘瘡之女。為後。倡守保定。後神京七日亡。烈烈大節。傳休千古。阿母真女中元美矣。於夫終。妻道。於子終。母道。生也有禮。卒也有禮。享壽八十有五。含笑歸於九原。與前化者同穴。握手道平生。顯孫子云。君子曰。終。小曰。死。阿母其庶幾君子乎。某等聞。亦殊覺景慕。浮於悽憤。不知其為哀也。第與令子石交。見其擗踊號泣。又不禁其潸然淚下也。爰糾同人。公辦不腆。羅拜庭前。阿母有靈。其亦欣然稱一箸而進一卮乎。尚饗。

習齋記餘卷九

題論禮觀於鄉二章

吾觀論禮章。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閣下。管象舞。夏籥序興。至古之君子。不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觀於鄉章。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至知其和樂。而不流。不禁愴然作而歎曰。是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是乃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是乃所謂樂節禮樂也。吾人莫道斯須不去。雅頌得所。節禮樂者。萬不可得。雖偶爾之行。矣失所之雅頌。不中節之禮樂。求一娛吾耳目。快吾心志。暢吾肢體。何可言哉。無人處。勉為雅頌之歌吟。家塾中。勉為雅頌之習演。而即驚世駭俗。招謗矣。恣刺議的。然受人指斥。如兩間狂夫。怪觀。嗚呼。聖人之道。何掃地滅亡至此哉。竊窺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榮。大肆力以求之不遑。他者富貴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諸事不知向慕。貪富貴。則有同情焉。天下之賢人。諸事不屑向慕。求道德。則有獨嗜焉。眼見夫。讀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下之里巷。生監貢。上之省府州縣官吏。再上之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也哉。眼見夫。閉目靜坐。談性天。集語錄。注解經書者。稱道德矣。漢唐某某。宋明某某。從祀孔廟。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小者某派傳人。高聲價。繫重望。羣奉為大儒。仰為君子者。無不從此途出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賢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

途之心力也哉。而堯舜之三事。周公之三物。盡亡矣。士大夫曾耳不聞其聲。目不覩其形。口不稱其言也。其誰身習其事乎。况云不斯須去乎。况云雅頌得所乎。况云樂節禮節樂乎。是以無一孔門之儒也。而儒道盡滅也。秦氏之焚阮不若是烈也。無道法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太平。生民不被聖人之澤而受種種禍亂者。已二千年矣。雖唐虞洪水不若是久也。吾深望乎神禹劉項矣。

題哀公問

大學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末。茲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厄。總以物之失耳。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並不知物。窮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乎哉。吾願天下為仁人為孝子也。

禮運

吾嘗論邪說矣。楊墨仙佛皆異端也。必不得靖。甯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吾嘗論儒術矣。漢之濫觴。宋之理學。皆偽儒也。必不得已。甯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即如禮運。雖未必盡出於聖人。句句敷理於事。屬文於行。學者體踐其一二。皆足以康躬福世。即果濫觴也。不猶益乎。下至其訓誥。亦多切於器物。度數。宋人則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其釋老附會六經四子。使天下迷離。棄堯舜之道。亡孔子之業。卒致普地靡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是以莫之禦而儒統至此也。莫之禦而世道至此也。吾雖欲避其勢。始以自愛。亦烏能自己耶。但願世之君子。淨眼一辨。今世尚有儒道否。尚有七十子一賢否。則必悟儒之所以亡。而憐我諒我者出矣。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太史子與南宮敬叔知聖深矣。贊聖極矣。而聖人之自狀。不過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之二語者。甯獨夫子之自知哉。而兩間之聖賢豪傑。皆莫之能遠矣。三皇五帝之世。洪荒未闢。即其亂也。遂開物成務。以治之。禮樂未興。風俗未雅。即其滯也。遂制作建極。以起之。是以皆為繼天造世之聖人。洙水懷麓。不疏治之。非禹也。庶穀難茂。不相莠之。非稷也。五刑不遜。五刑不明。不敬敷。不明允。非契陶也。民誓偕亡。不割正。非湯尹。獨夫肆虐。不乘鉞。非武姜也。周召也。王綱解紐。而不一匡。東邦僂弱。而不能三月大治。錯強夾谷。國書伐魯。而不能右師用戈。莫謂夷吾不可謂之。麟佐。恐孔再不得為聖賢矣。是故抗虎視。蠶食之。秦斯為信陵。距為我兼愛之。斯為孟子。暴殘之。麻項尙存。非三傑也。篡逆之。弄操不討。豈鄧葛乎。隋末之。擾攘。靖於英衛。唐室之再造。出自鄭汾。宗岳治焉。而不終。舒原起之。而不遂。君子所為。扼腕而長吁也。世人所謂聖賢豪傑者。吾惑焉。試觀孔孟逝後。二千年中。大亂大滯。亂天下之治人治法。滯天下之起機起色者。非訓誥。清談。禪宗。鄉原乎。此四者。滅堯舜周孔之道。陷溺甚於洪水。而人不見其波。酷烈甚於秦火。而人不知其焰。以致海外之洪水。汎溢乎寰中者。千餘年矣。再見之。受政。羽屠毒於蒼生者。千餘年矣。而近世之聖賢豪傑。方闔眼靜坐。著書立言。自以為獨得之妙。而天下羣然率之。祀孔廟。立宗傳。非惟不治

其亂也。從而益亂。非惟不起其滯也。從而加滯。宋明之訓誥。視漢不益淨而虛乎。宋明之清談。視晉不益文而朋乎。宋明之神宗。視釋道不益附以經書。冒儒旨乎。宋明之鄉原。視孔孟時不益衆。悅自是。不可入堯舜之道乎。吾人苟欲勉於此二語。非宋之胡文昭。明之韓苑洛。其孰與歸。

書王子雍家語序後

元按鄭氏之學。亦學孔子書籍之文耳。子雍之學鄭氏。亦但學其誦說著述之學耳。故其言曰。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上冠以尊文二字。則其所責之實。亦謂文中之義理耳。義理不安者。亦謂其文中之義理不安妥耳。違錯者多。亦謂其文中之違背乖錯者多耳。然則子雍之奪而易之。亦不過奪鄭氏之說解。而易以己見之說解而已。豈知宋家諸儒。又承其後。何其違錯者奪而易之乎。要之孔子之為聖。不在刪述。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集注論語序說。引史記明言。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魯終不能用。乃致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則孔子之學成。其聖與教成。七十二賢者。尚在刪述之前。即不幸六十七歲。製極。孔子之為聖。固不少欠也。孔子道窮志傷。迫為極思。以有刪述。亦可悲矣。漢宋諸儒。顧誤認孔子於刪述。且以為功過堯舜。可謂妄矣。遂用功於訓誥。論說。背馳益遠。因流而為登座。圍墻。流而為帖括。八股。生民之禍。吾道之衰。於斯為盛。幸孔子裔孫猛家傳此書。載聖人實事居多。將聖人氣象。作為耀然紙上。試取以質漢之鄭王。宋之程朱。學教曾在。子弟友不遠。人以爲道否。然猶可混冒也。曾在六行。六藝。加功否。世有但能誦說靜坐。而處不諳習禮樂。射御。書數。出不優嫗。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聖賢否。吾故曰。諸儒誤認孔子。而堯舜六府三事之道亡矣。

題非十二子下末

據况所非陳仲。墨翟。慎到。是孟子所辭而闕之者。闕之於孟子。况之非是矣。史鱗是孔子所亟稱爲直者。稱之自孔子。况之非非矣。他若它。魏。田。惠。鄧。其學不傳於後世。六經之文。所不道。其非之是。如陳。墨。慎。其非之非。如史。俱未可知。但以子思。孟子。祇敬先君子之言。爲罪。而末仁人何務。蓋自子也。夫思孟之所祇敬。仲尼舜禹之言也。思孟孟子之說。而法仲尼。舜禹。是法其名而息其實也。法其名而息其實。亦不敢息其名也。云爾。其勢不並仲尼。舜禹。而息之不已也。是以其徒斯。軸。秦。焚。書。阮。儒。舉。仲尼。舜禹。之道。而盡息之。况之所務。仁人之功。著矣。噫。思孟才。劇。志。大。聞。見。博。然。也。按。往。舊。造。說。然。也。法。先。王。而。未。得。舉。行。其。詳。孟子。已。自。謂。聞。其。略。矣。則。謂。之。略。而。不。知。其。統。或。亦。然。也。今。取。中。庸。孟。子。而。讀。之。果。雜。也。乎。哉。况。以。粗。浮。自。是。之。心。猛。浪。不。謹。之。氣。但。見。其。僻。遠。幽。隱。閉。約。曾。不。知。其。類。不。究。其。說。不。得。其。解。其。病。正。坐。不。祇。敬。先。君子之言也。方且悍然自放於宇宙古今之中。而自是。則其謂性惡也。亦宜。謂祇敬爲罪也。亦宜。嗟乎。子弓無稽矣。雖言子之賢。豈得與吾子齒。况之疏多矣。

子孔子西遊刺臺

吾不愛子之能諫也。而愛子西之姑悅。王行十里而後阻用諫。亦有寬道焉。緩述焉。五諫備其三。諫也。降也。諷也。予一未有能焉。說得君而事之。非殺身則梗道可畏哉。

擬展喜御齊師

齊侯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教於展禽。於是喜入師見齊侯曰。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來犒師。齊侯曰。魯人懼乎。對曰。使秦楚搆難。郊塵暴颺。則誠懼。君來則否。齊侯曰。吾不及秦楚乎。對曰。使否之靈。震鼓塵兵。驟臨疆場。而我為陳宋則懼。惟魯則否。齊侯曰。魯懼秦楚而易吾。吾威行陳宋而難魯。豈有說乎。對曰。有君之所為不足懼者三。魯之自恃不君懼者亦三。周先王定鼎之後。篤念股肱異姓之臣。太公為最。同姓之臣。周公為最。親如左右手。故一封營邱。一封曲阜。俾勿離也。仍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以君之仰奉先王。肯背其命乎。太公受履於先王。東至海。北至無繇。西至河南。至穆陵。咸許征之。而我允君。當實陪翼其後。先後報政。親親尚功。交映並芳。實為兄弟之國。桓公幸由前烈。肆征不庭。南威強楚。九合諸侯。我先君僖公實陪翼其後。且且誓盟。葵邱著矣。煌煌南金。長府藏焉。君一朝而肆刃汝水之酒。使龜蒙之下有緒。艸焉。太公桓公在天之神。得無愴乎。以君之繼述先休。必不其然也。且君將圖霸天下乎。抑使漁鄰封。竊尺寸以自利乎。君將圖霸天下。則我寡君當小集兵甲。謹率戈徒。惟齊之旌旗所指。而尾效焉。以修我禽。信左右二公之舊。豈其聲義未振於遐。厥先行無罪之誅於比國。自翦其爪而斷其輔。知者不為也。若秦楚於斯三者。一何恤焉。此敝邑知君之不足懼者也。且敝邑雖弱。元聖之裔也。天家之宗也。僖君而德昭太岳之德。益宏尚父之澤。誕膺天歷。遷鑄於臨淄。邢岐。豐鎬。且入版圖。何有於區區之魯。若猶未也。一朝而謀及宗邦。竊思遙城東京。犯剝牀之忌。天下其謂君何。况子孫不奮。取厭於方伯。周公其何罪乎。則恃我先君之親。首濫籍而明德在人。且敝邑雖無武力。易象春秋。十五國風。什歷代禮樂。猶載內府。蓋尚乘周禮。未可圖也。在上之君。柔善自守。未敢自虐。以干王之憲。在下之民。禮俗猶存。未至梗戾。以道鄰辟之憂。一朝而使君民相失。不知何辭以告其主。何名以聞四方乎。且唇亡則齒寒。背師則身危。齊東北之國也。南向以待諸侯。則魯為之唇。吳越雖小。皆鯨鯢。魯濫陵中國之志。異日飲馬泗上。微竟則及青矣。何不釋魯以為外蔽。即賴君之靈。以我屈天下。不以天下屈我。亦當釋魯以為南道主。西向以待諸侯。則魯為左臂。君濫十二之山河。厲兵振旅。以西臨天下。得志則威無不加。將借魯以持角。強國如身之使臂。不則退保固圉。亦借魯以藩維。邊城如手之捍頭。今南方之伏思未發。而先忘其唇可乎。西方之竊威未立。而先斷其臂可乎。此三者魯之自恃而不君懼者也。豈陳若宋與君無涉者。可同日語哉。齊侯曰。善。受其幣。許和而還。

問平勃之於漢懷英之於唐其成功孰難

天下事救之未成之際也。易救之既成之際也。難人之救事。乘時勢以力救之也。易。憑至性以情救之也。難。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能預為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也。尤難。嘗讀漢唐二紀。見惠帝崩而呂雉以太后稱制。高宗沒而武曌以悍婦臨朝。其事頗相類也。王陵以廷爭疏而非劉敬王。遂良以忠直死而李灰竟寒。其機頗相似也。宮中養外人子。劉社之危如卵。累基子。房州有虛陵王。李宗之滅如髮引千鈞。其禍頗相同也。二侯用陸賈之謀而誅諸呂以安劉。五王率多詐之兵而殺二豎以復唐。其功頗相

等也。則宜乎執事之並舉漢唐遺事以下詢也。雖然以唐事較漢事。則宜以五王較二侯。願獨以成功歸之梁公何說也。則其成功之本末難易。執事固有判然於中者矣。愚生又何敢妄發一辭。第伏處蓬室。識局章句。竊具管見。未經折衷。試略陳隨說以請教可乎。方曲逆絳侯之於漢也。時勢之易為者七。而成功之屬倖者三。高帝有遺盟也。呂氏未易號也。諸呂無強輔也。齊襄能外倡勤王以遙為聲勢也。朱虛能內持義刃以奪呂氣焰也。北軍皆左祖示信。以見人心之在漢也。且呂雉不過一淫毒俗婦。非有梟雄之略。控御之才。未足以運轉乾坤。而陳周之伸縮自如也。而二人聽陸賈交誼之說。以取事於其間。此所以產祿授首。代王入繼。而天下赫然復屬火德矣。獨恨呂后廷議之時。陳相務為容悅。不能面諍。徒以他日安劉君不如臣數語。以自飾。借令周交不協。幾何不為世勸之誤國。作漢家罪人哉。此一倖也。勃以武夫。遭遇亦帝。爵至通侯。曾不如敬業提一旅之師。以報先皇。乃待千金交誼而後其事。是徒為陸賈用耳。豈成功者哉。此二倖也。入北軍伍中。只合倡明大義。數諸呂之罪惡。以鼓動人心。直引入大內。以靖國難。可也。願有左祖右祖之問。何為也哉。僖士肩右。將事可已乎。抑途從之以助逆乎。此三倖也。宋儒曰。此輩率為身謀。不無謂矣。至於梁公之於唐。則所遇者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尼后。寵異太過。不思貽謀。非若高祖之有明哲也。七廟已立。大周革命。虛陵在房。承嗣側目。非若呂氏未易號也。周來輩作事於外。昌宗輩淫盪於內。盡朝廷臣鄰皆武氏心腹。非若諸呂無強輔也。隆基尚幼。天派漸絕。非有齊襄。朱虛。可為聲援也。李氏域中。竟不覺為周家天下。羽林方且為大逆之衝。六軍反伐討敬業之師。非若一人高呼而北軍盡左祖也。而武氏者優禮大臣。若新莽之謙恭。法術御下。如魏武之權略。舉朝入其籠絡而罔覺。九有在其掌握而不知。殆粉黛中之猶幽。斂璫中之鯨好。振古及今不再見之傑狐也。豈易以勢力過而智巧勝者哉。惟公之始也。先借夢兆。明宮子之不可無。兩翅之不可折。繼而進姑姪子母之說。以悚之。萬世血食之典。以動之。遂使妖毒頓悟。轉無儀之太子。受國老之天下。此正所謂救之於已成之際也。卒之引東之為相。誅二張。立中宗。光復社稷。真可以配夏商而追漢禹矣。及詳閱唐史。敬業。恕。已。多。祚。輩。則皆公門桃李。乃知當日不惟懼惻感發。救護於一時者力。而且計謀遠慮。布置於將來者深。即使妖豎不從。復儲之請。而將相皆感大帝之恩。受元老之託。勢亦必乘羆狐之病。揭二張之首。而正中宗之位。非徒以啾啾甘言。僥倖於一言之間者也。夫功不自己立。功莫尚焉。名不自己成。名莫加焉。此正所謂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預為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者也。豈可與平勃輩專依時勢以微倖者同日語哉。范文正系公碑曰。天下既周而唐。天子既臣而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嗚呼。開天地之晦。起大廈之仆。其真天下至誠也哉。雖然愚生更有進焉。稱人之美者。必當原其所至。自人知梁公薦東之所以存唐也。不知師德薦梁公為存唐之原也。則雖謂狄張之功為莫公之功也亦可。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戊午七月既望。以醫事坐祁城刁宅。方大雨。予檢案上書。有廿史文選。至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篇末序云。議雖未上。天下誦之。是誠其未行也。入選而誠其未行。欲後世之行之也。予以為宋人之苟存百餘

年幸此議之未行也。宋人之支吾、遂、金、元、而常不足。稱臣、稱姓、稱兄弟、納幣、二帝端恭死上玉璽於元人者。雖未分年試士。不幸而君臣朝野皆不出讀講經史考試文字之見也。昔唐虞之治天下也。三事六府而已。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和、三事。修六府而已。六府亦三事之日。其實三事而已。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國天下共之而已。數矣。以言。令敷其正德。利用厚生之言也。明試以功。明試其正德。利用厚生之功也。夫然後。厚服以庸。故理天下之事。惟正德之事。利用之事。厚生之事。此三事之外。無事。取天下之人。取其正德之人。利用之人。厚生之人。而此人之外。非人。蓋一人所立。天下可共法也。天下智愚賢不肖。男女老少。壯無不可行。行之而天下之德。日正。用日利。生日厚。是之謂大道。是之謂正道。禹、啓、湯、文、相率而修之。未之有改也。至周武王。光有天下。周公相之。制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用其身心。於是三物教萬民。而寶與之。使天下皆舉力於此。以成學。天下皆共力於此。以成俗。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其實六德。即所正之德也。六行。即所以厚其生也。六藝。即所以利其用也。周公之修其身。齊其家。者。不外乎此。治其國。平其天下。至於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泰和宇宙。皆不外乎此也。至東遷而王室卑。列國分。天下亂。凌夷至於春秋。名分之蕩然。亂賊之接跡。秦焚修而諸侯弱。可謂極矣。孔子曰。是惟德不正之故。是惟用不利。生不厚之故。於是身帥三千。惟三物是修。而速肖者七十。已見諸其身。其家矣。不得位。無以推之天下。是以周遊也。卒不得位。是以六十餘而始刪述也。刪述三事。三物之已然者。毋亡其譜。使後世無迷。其堯、舜、禹、湯。以來共由之達道而已。而不意漢宋諸儒。不務取其為事。為物。而修之於身。推之於家。體之為學。其之為教。惟務纂輯。注解。以襲其所謂刪述。不思其六十以前所學。教者何。所各擇其資性而分。成者何。但以刪述為聖。輯注為儒。而經傳中所謂三事三物者。全不見於身家矣。况國天下乎。漢儒猶有辭。以為秦灰之餘。恐亡其譜。我雖不能修和其事。姑拾補其譜。周程猶有說。以為不專靠在本。別有精微之道。朱晦庵則尤為愚。認立志讀盡天下書。十四歲使注解。將死時猶講書。可謂自誤終身。死而不悔者矣。方且欲以易天下。令人截年讀某書。某書。子卯科試之。又截年讀某書。某書。午酉科試之。莫謂天下莫之能從也。即使此議得上。朝廷從之。羣天下之人。而納之估舉。講作之中。盡朝廷歲月。而測之考試。選校之內。而紙筆上之文章。策畫。終不可以為智仁。聖義。中和。非正德也。終不可以為孝友。睦婣。任卹。非厚生也。終不可以為禮樂。射御。書數。非利用也。讀講著述。朱子輩。一二人立法。一二人為之。天下不可以為法也。非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皆可行者。天下皆讀著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滅棄士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是之謂曲學。是之謂異端。陽明有云。愚夫愚婦。同底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今以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功課論之。是與愚夫愚婦同乎。異乎。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故吾謂南宋之苟存。幸此議之未行。幸天下士猶不盡出於朱氏學也。然當時之君臣上下。亦十之七八。淪於其穴。而莫知其非矣。故不免於稱臣納幣。以至於亡也。無論朱子之非。宋陶、稷、契。門下士誰是。冉仲公西乎。予故嘗嘲一詩云。充卻百

棟汗千牛。大儒書卷。遞增增修。聞道金人。聲勢重。紫陽齋裏。淚橫秋。蓋悲其學術之誤。而使抱忠憤之心也。又嘗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蓋深傷於宋元。而怪有明君相。自棄其國初之大法。而陷於此議之禍。阮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但能誦讀注。解。前坐談論。皆純儒大儒。從祀孔子廟庭。而三事三物。道上不見一人焉。其與佛氏洞照萬象。於空寂。儒家自益其氣。於升脫者。何異。無怪乎世有三教堂之立。夷孔子於仙佛也。冤哉。冤哉。其因漢宋儒而沒孔子之實也。然亦幸哉。幸其得七十子之各嫻三物。而明證實據。不爽乎唐虞成周之舊也。吾嘗朱學大有之世。而取此議。知其不免季友之罪也。而不忍自此以往。代代如宋明也。傷哉。

習齋記餘卷十

居思祖妣喪讀禮救過

余每朝午暮。必捲簾焚香。他哭乃即苦。及讀禮無事。不許閉門。哭皆於其次。覺其理精於程子。程子云。若無主在。雖哭於何處。是謂凡哭皆於主前也。乃不敢捲簾。猶焚香哭。待朴室成。哭皆於其次可也。遺故後體弱。甚不能自持。多偏坐。讀至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自恨。今後倦甚。富臥。坐必正。注所謂喪服必敬是也。丙辰。脫服。復讀禮。邊坐。似侍坐。向朝。望皆設奠。讀至禮注大夫以上。朝望皆設奠。士則朝而已。乃定於望日會哭。不設奠。不捲簾。思。思。不設奠。但不盛奠耳。非不奠。作朴室。疑塗則近飾。否則思。甚難之。讀至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榻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室。乃定於塗內。不塗外。小祥並外塗之。方初終時。跪而仍履。成服後。跪而麻履。至今四旬餘。皆因禮言終初。跪。不言何時。納履也。質之王法。乾張石卿。皆未決。問刁蒙吉。又未有答。書夜中。忽思跪而曰。徒當與祖。免。蓋通身之服。所以備人體也。父母終。人子有不欲為人之心。故免冠。跪足而曰。三日後。其心稍定。先王不欲其滅性也。因制令之食。令之仍備人體。一切服帶皆備。但因其制。絕不與古服同。以重其哀。此聖人所以立中也。余初之跪。而仍履。又久不納履。皆過矣。證之素冠詩。有素冠。於服為不切。而猶

備之。則凡服皆備。又可見矣。然猶恐屬祥後之制。終不敢自信其說。雖既質法乾。猶跣數日。讀禮至鹿裘。衡長祛。祛之可也。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小祥之前。表袂而知袂。又無祛。小祥稍飾。則更作橫廣。又長之。又設祛。又注小祥時外有裘。裏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袂。袂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衣。又經也者。實也。注云。首經象縞布冠。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可見古人雖凶服。亦備四時之服。且通身之服無不備矣。余又豈體與法。乾四時皆單衰之言。俱過。因斷曰。知非勿處。即索布縵足。令家人製生布襪。

居憂愚見

斬齊皆用紙糊為冠。愚初不暇察。遂因而為之。及葬遇大雨雪。遂壞。思麻冠為期年。首服歷時非暫。雖不遇雨。豈可以紙材為乎。乃易以布。重糊為材。外仍衣以紙。加經其上。前有蔽目布。兩旁有塞耳布。舉世通用之。考之記文及諸儒家禮。俱未之見。惟鄧氏家禮。證補有云。掩耳布及經。古經文諸家禮。俱無明文。不知助於何時。意者因充耳而誤乎。愚按。吉冠何須養聰。周制則有之矣。人子居憂。有以蔽目。示不忍觀色也。有以塞耳。示不樂聞聲也。此禮最佳。且無貴賤皆行之不疑。安知非近代明王義起而加之乎。或史氏失記。禮家失考。未可以其無稽而遽誣其誤也。吾從衆矣。又世俗以白布作帽。後加斬齊冠於其上。亦禮文所無。儒拘文義而不用。則斷頂髮大非重元服之義。意古者必有其制。記者疏遺之耳。吾燕居僕室。出事出園。皆著生布白帽。惟哭奠殯宮。接見賓客。乃加齊冠。或適庶人居喪之宜乎。

斬齊衰用麻布。帶用葛。蓋古者無今。麻葛為家常易得之物。今則麻葛為庶民御著之服。貧家鮮得。好禮者。乃反市麻葛以遵古式。多見其膠柱鼓瑟也。貧士實苦之。愚直用極粗麻布。衰冠皆然。其說已具禮文手鈔。然卒哭猶為其帶。恐貧民無力。亦未必能辦數尺之葛。不若直用粗麻帶。實去禮文而得禮意。未審高明者以為何如。

古者有衣必有裳。至天啓間。猶然崇頡時漸少。今則全不裳矣。吉服裳。凶服亦裳。吉服既不裳。而凶服必泥二尺二寸之衣。前三後四之裳。屬縱尺布。而加兩柱。正程子所謂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義意者。余則衣而不裳。其衣長竟身不及地者二寸。從俗也。縱必向外。必有辟領當肩之左右。背必有負版。心前必有衰。從禮也。蓋辟領負版。俗所同也。縱向外與衰俗所無也。辟領負版。衰與縱向外。所以為衰也。所以為衰。不敢從俗也。凡此之敢於遠俗。以從禮。罪也。敢於遠禮。以從俗。亦罪也。

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注云。素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以制黑經白紕。祥則冠之。禮則除之。而次章又云。庶見素衣兮。注云。素冠則素衣矣。素衣之制則未詳。及讀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何其相背也。古者三年之喪。再期而已。故禮曰。再期之喪。三年也。禮祭即在此月之中。觀夫子大祥五日而彈琴。可見矣。其祥日當是素冠吉服。至禫乃並素冠除之。而詩乃云。素衣者。因冠為文。如溫公家禮。嗣后士賓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而其注云。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已。然則吉服去華飾。亦可謂之素衣。詩禮原不相背矣。但自鄭氏問月之解出。而歷代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始禫。則祥後兩月。仍是喪中之時。

日。亦吉服則不可仍縞素。則何以謂之大祥也。又何以謂禫為澹然平安之意也。今擬大祥素冠如制。斷杖復外。衣宜放古人。縞飾餘意。而以黑緣祛領。或白衣黑襯。或黑白衣。務使吉凶相雜。以與冠相稱。至禫而除。庶合時之宜。亦不失禮之意。未審明禮君子以為何如。

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辟梁肉。若有酒禮則辭。陳氏諸解云。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辟。酒禮見顏色故當辭。某按。陳氏之說是。食梁肉為不見顏色。可食也。充其意。則尊長強之。夜入內則入之矣。強之夜宴則宴之矣。惟畫內宴則辭。為人所見也。不數率天下之孝子而為假乎。愚謂梁肉所以為養者也。酒禮所以取懼者也。尊者強之以養。雖非所甘。可從也。尊者命之以懼。雖以獲罪。不可從也。蓋不甘厚養。哀也。因強而為養。未為忘哀也。取懼則忘親矣。若病則酒禮亦所以養。當與梁肉同矣。吾因是而有深慨焉。古者禮教大明。尊者長執不解禮。但憐孝子之心。切不覺轉而為非禮之食。後世俗壞。禮渾。有一盡禮者。浮薄之人。羣起而怪之。笑之。嘗之。伺其隙而誣換之。務欲其敗志半廢。而後已。則雖名為長者。其言亦可聽哉。故某惟視其果憐已而食之乎。則以禮之食者受之。或玩已而亂之乎。則以禮之不食者辭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於人。豈敢苟自脂韋。獲戾於君子哉。

又按禮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蓋兩警之也。兩警之則必有奪人之人。亦必有為奪人之人。無乃殷周之末。已如今世風俗乎。噫。

妻於夫拘之。陳注云。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灑尸不當君所。陳注云。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某按。拘字。相形會意。俱不似微牽引之義。以人情揆之。夫妻情親。當其既死。哀痛之甚。不暇避嫌。拘其尸而哭之。吾已驗之於人矣。然男子性剛。猶能制其情。以避嫌。故但執之。或灑之。世有拘妻尸者。則過矣。灑尸者。身撫而灑之。撫之者。當心胸處。撫按之。餘人之灑。何礙於君之所撫。且灑尸者。必上半身灑之。又往何處避忌。意當謂人或暴死於君所。雖當灑尸之人。亦必昇出就館。或至家而後灑尸。以哭。是謂灑尸不當君所也。

大夫君弔其臣時。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恐即是待主人拜命。或賓畢。而後其君又拜之。以別於國君。即代為主之禮也。陳氏王氏。必委曲捏合。謂後是使主人在後。似屬強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披衽。拊心降自西階。此理最精。所謂事死如生也。孝子雖稱主人。因喪不可無主也。孝子之心。則仍如其親在。然此階乃吾親夙昔之接見賓客。有事四禮。所由以出入者也。一舉足。鳥得不愴然心傷乎。故由西階示若主人存也。故拊心悲傷倍甚也。然竊疑父亡而喪母。或祖父俱亡而喪祖母。則主人之山。階已久矣。即不必自西階可也。然則何疑乎。恐古人以此變常。故不敢質也。弔者。裝裝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曰。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裝上。揚衣。加素弁於青冠之武帶。經者。腰經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於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元按。裝裝加武帶經。古人友誼隆篤。尚矣。至注謂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言徒經情之薄也。今於子孫之外。全無首經。有服之親。而不逮弔。

能矣。多其奠而少賻焉。生者可補。死者不可補也。又不能矣。先其奠而後其賻焉。喪中皆可賻。葬則不可奠也。又不能矣。有奠無賻。祭餘可差。資奠亦寓賻也。又不能矣。直徒哭且弔焉。期無憾於生與死而已。至於男女之禮。既為弔客。哭者則必拜。拜者則必哭。今則男子之臨喪皆拜而不哭。其流弊至宗族。至親執友。皆不哭。至不識與尊長皆下拜。女子之臨喪皆哭而不拜。其流弊至族婦女甥姪女嫁女子女孫皆不拜。其尊親至不識與無服之男皆哭之。夫拜文也。哭情也。是男子皆有文而無情。女子皆有情而無文。可乎。男子妄施其文而不用其情。女子妄用其情而不少行其文。可乎。故男女之禮所宜正也。有志脫俗。恥於作非者。奮骨力倡之。則世道幸矣。

置木不用魂帛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置木為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溫公用魂帛。蓋取此意。高氏曰。古人遺衣服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以遺衣服置於靈座。而加魂帛其上。懸按魂帛者。諸儒皆本束帛依神之說而為之。夫禮既屬之大夫。則非大夫不可用矣。既謂之大夫無主者。則有主不可用矣。然皆謂一束之帛也。今諸家禮所給用三尺帛或絹中環之。而以兩頭垂下。似人坐狀。又不知自何人始也。在古禮大夫無主者。獨用束帛依神。未詳何義。或此束帛係大夫出仕時聘幣。為神之所重者乎。或他日即藏之廟中。為陳設以依神者乎。俱不可考。但據今之魂帛數尺之絹。既非生時所服。又非他日廟中神之所依。物與神無情。神斷不之依。且無緣用之。既題主。又埋之。俱繁冗多事。而鮮意味。余竊謂遺衣服者。吾親氣體之所屬。精神之所戀也。木主者。後此祠堂之所奉。吾親之神百年所憑也。宜純用古禮。初終即以經服新潔衣裳各一連屬而置尸上。遂令匠造主。三日大斂時。孝子親奉遺衣。用志思維。如親去尸。就衣狀。既納棺中。又橫置棺上。憑哭舉。又敬奉之。待蓋棺仍置棺上。而未書木主植其前。使親靈此時即舍尸。就衣。又漸就主。厥明夙興。乃奉主於衣上。遷之靈座。行朝奠禮。他日祭祀。萬年格享。繁此矣。不然木牌何物。而仁人孝子齋戒趨館。儼然如見其親乎。神與木何涉。而聚已散之靈氣其上。以欺廟中之祀乎。宋時令式未知何若。古人所謂鑿木為重。又謂以遺衣服靈座。用心命意。想當如此。其理最精。非後人所能及也。

祭門神齋款其一己已

古稱門神曰鬱壘神荼。見之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注曰。東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繫以韋索而用食虎。為此說者。其何據。且海外山神何以入海內人之門而為神也。觀近世畫尉遲恭秦叔寶於門。資其威武以象神。恐鬱壘神荼所自起亦猶是耳。不必深考也。惟遵禮承祀。當知宅必門。門必有神。有司出入以閱人。主啓閉以遠害。明分士女內外。禦盜賊幽邪。魘妖氣。大抵上古以獨木造戶。故從木王之令。祀之孟春。以金判木為門。斧鑿斷為闕。闕得金氣多。故從金王之令。而祀在孟秋。又或者以春氣溫。戶近內房。有比昵親狎之意。故相宜。秋氣肅。神之儼然。扞外衛內。有嚴厲刑殺之威。故相宜乎。或者春之德仁。戶近婦女。有生育長養之機。故相成。秋之德義。神之劃然。制外防內。是由

之者。懷之有大閑不諭之思。故相成乎。或者春為生物之始。自根而芽。萬類方萌。少戶肇啓動之端。自內而外。出納多碎小。故相合。秋則為成物之象。自華而斂。自秀而實。萬物皆碩大而堅。尊神為統收之關。自外而內。出納多巨重。故相合乎。而某茲知懼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晉榜門上曰。懷乎帝。則神固將帝命以惕我者。不知畏天。則不知敬神。何以辭譴責哉。某茲知勉矣。詩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必義路禮門。出入惟謹。步中采齋。行中肆夏。周焉中規。折焉中矩。而後可以對越尊神也。神其易言。鑿乎。

祭戶神齋款有引

詩曰。綏我思成。禮曰。思其嗜好。思其笑語。蓋無所不用其思。乃以萃其瀆而神斯聚。聚斯靈。靈斯格。格斯享也。不齋何享。古人之所以饗其親者然也。予未能也。至於五祀之神。更無嗜好音容之可憑。古稱人之齊聖。蓋必心純一而後人可聖。亦必人既聖而後心可齊。以予心之憧憧。朋從即有音容嗜好之可憑。未必能齊也。况五祀之全無鼻柄者乎。因作齋款。目閱心維。聊以助齊云。

思木渾材成戶。故王於春不似門之成於斧斤者多也。獨立樞紐。不假朋比戶之德也。闕鎖密室。內函士女戶之事也。出入必由。禦變於門所已疏。戶之功也。蓋戶者誰也。誰家乘以遠害。神之仁者也。視門之扞禦。為尤親仁以濟義也。視竈之火王文明。而更方匡範人。開限出入。仁以濟禮也。視中霽之中正土質。而及舌口謹嚴。開闢不爽。仁以濟信也。視井之水。歸冬旺而亦開受天光。洞達內外。仁以濟智也。又單門也。奇數屬陽。於五祀中。可少陽令。配諸青帝。其理主生。君子臥屋漏之中。有不見中雷。井龍與門之時。而必見戶。則分上帝明且及人。出往者又切於四祀矣。在易之節卦初爻曰。不出戶庭。至二爻則曰。不出門庭。是戶者門內之通稱。又不必其單也。古稱齊民曰。編戶。曰。戶口。蓋人口皆居戶內。而比次相聯。故云然也。又古者祭必設戶。戶為五祀之首。孟春舉事。於歲祭中。為第一戶。而字象不奉祀者。見其字像。然如神在上焉。戶以外事有不誠。若遺神之羞焉。戶以內物有不穩。若致神之憾焉。坐不如戶。若婉於神焉。心無樞軸。若婉於神焉。身無轉運。若婉於神焉。才不能保家。德不能範家。法不能謹出入。別內外。以肅一家。若婉於神焉。神之惕我者多矣。神蓋儼然式臨。無往不在矣。

祭本宅井神齋款

井在圃灌。溉瓜蔬不稼。每夕柳斗。還則神氣通。宅舍所灌成功。用俱歸宅舍。思汲自井。盛於甯。瓢勺於盆。釜以造飲食。製酒醋。或以須面。或以沐浴。或以濯滌。或以潤浸。或合土為甕。以成宮室。或制火烈。以闢中和。諸神之祀用之。一家之生賴之。下至牛驢雞犬。皆飲神之德。昆蟲草木。皆被神之麻。神之功用大矣哉。奉祀者。觸目則思。見物之動。則思水之流。見物之靜。則思水之陰。見隱則思水之外。見顯則思水之內。明見房上天溝。則思水之自上而下。見地中水道。則思水之自內而出。凡有雜念亂齋。即因所思。返於水焉。

祭庭神齋款

家宅之有庭。猶七政之有彗惑。五行之有火。人性之有禮。方祀之有朱雀。人神之有祝融也。主乎火。其王

夏淮南子云炎帝作火死而為靈神則其神亦尊矣司馬氏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赤火色也南見乎離卦為中女配人為心屬少陰狀之云者彷彿形容也云爾莊生則直言有靈有靈誰實見之疑於誕矣禮又謂五祀靈為卑老婦祭之何也蓋古人凡祭事畢皆祀靈以鼎烹所出也百神所由饗也老婦行焉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而祭饋靈饗是也而卿大夫則以食專祭矣在孟夏從公也應候也其靈象也而中虛象離故制字從之穴土會意也形也五祀惟靈備五行之用土以成象而著之金以受制而行之水以濟所勝而調之木以供其化而炊之五穀得之以養百節得之以成酒漿得之以煦凡我士女非靈則不食非靈則不飲非靈則不須沐非靈則不溫寢靈之贊天地以生有人物者功用於是為大而餘波則有如燼百草而藉之煉土作伏龍肝供醫方用功溥矣而何人為尤親有枕衾夢寐不可對神明者靈則靈之有對妻孥居室漏皆可以告天地者靈則靈之故知畏天者先畏靈則匪僻之念不作違戾之事不行其惕警斯人之嚴師歟何敢以不敬撫茲六陽萬卉再榮諸物生於木而戶祀之時蔬未成也甲乙之神生而不食其養諸物成於土而中靈之祀蔬已踰鮮也戊己之神存而僅享其殘井祀則大無蔬靈祀為備時使然也俗每於歲杪廿四之夕祀以指頂糖飴云將升天適人間淑惠於上帝以黏口也豈其然歟則惟從禮

祭中靈神齋款己巳

中靈者上古穴居開孔穴上正中以受明達煙氣也雨則降穴內地之中央存留之故名或曰宅中土也予以為雨所留地則如今宅中土若雨所從降之孔以受明達煙也者則今之窗櫺實似之室有天窗者更似之有天窗者更似之簷楣水口亦近雨降之義古人之祭也博求之以神無定所也疑其無不在也則當迎神也專求之宅中散求之廟與天窗水口宜無不可蓋古中靈承天雨露受日月星辰之照臨來風氣之溫涼宜人物吹噓溼蒸使之上瀉非僅土德也然古人祀以土王之月取五行配五祀而分屬之七則中宮固其專位戊土固其專能吾人致齋固當有專思矣宅中土即闔宅之會極也如宇宙中何地非土而五行分主必歸之中央戊己者猶是也家中託處於此猶里之有里社邑之有邑社天下之有后土也故昔人言入為中靈出為社神此之謂耳非此土不惟士女無所於棲門戶於何誰衛井窺於何措置則中靈為人神之所託基猶坤元之載萬物以承天也其行土所以主宰乎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其色黃上以配元天前應火之赤後應水之黑左右應金木之青白也其味甘所以調甲乙之酸丙丁之苦壬癸之鹹庚辛之辛也其氣溼所以潤澤乎金水之陰木火之陽也其德性所以貞固乎仁義禮智之性幹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里社之祠非僅祀其祠所以合一里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祠也邑社之壇非僅祀其壇所以合一邑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壇也王郊之方澤非僅祀方澤所以合天下土地之精神而祀之方澤也然則中靈固合一家土地之精神而祀之也凡一家所統無間宅有十百區地有千萬畝固皆中靈神氣之所充周也宮室託處焉物產蕃息焉什器布列焉家祠祖考妣奉饗焉世世子孫長養焉中靈之功用大矣哉長夏有事尚歲中也從所王也人而無信貽神羞也明德薦馨誠以孚

也。五祀分時祭分配五行亦因節行五德呂不韋月令著後有此論耳然五祀終是祭之名數不必拘拘五行何者以中靈象方澤則古王天地二祭百姓從之未嘗於方澤祭外又有金水木火諸祭與之埒也且古有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祀何以配五行耶門人李華

巡捕朱公行實

巡捕公益縣劉村人姓朱諱九祚號盛軒少個儻啓願間邪教蜂起有九門傳頭高應賢者倡妖言蠱惑燕薊民羣趨之出則壯騎雲結居則弓刀環席偽封劉福山等為國公會謀不軌公憂桑梓欲討之計洩賢遂欲殺公遜言得脫乃認之馬令賢挺身不跪稱中宮謬旨且至令不敢問亟申六院而易州道王為保官計隱其事公乃遊都下見言官輒陳之事得上發羽林捕獲懷宗皇帝親鞠御批魑魅豈行斃之獄成寅之役朝廷以國事日非特遣大府持節保定招集草澤智勇無論山林隱逸里甲士民俱許陳露公應募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去為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某有不費糧餉不事招募可戰而不可逃之兵數萬居則八府無警出則兩難可平大府驚異召問則曰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十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大府悅服然竟不奏聞甲申君崩吏走村落大亂交相劫掠公曰急矣長此不輯行即近城乃糾同志生員張祚王熙中焚香啟盟有財者捐資有力者捐身有馬匹甲冑戈矛弓矢者出列街前東成一隊令鄧野有盜立刻報出捕事平後或有禍吾自當之於是捕斬渠魁王三好脇從者皆烏獸散一邑遂安丁亥蔣公子兵起公率眾守里亦如之居駐靈臺兵備下車授公巡捕官故事捕賊公案建衙門則武夫前導儀仗赫然公曰父母鄉親友所在誰與施此盡去之步行趨道夜巡紙燭一燈而已順治初劉里被圍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衆公患之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解按部律斬雖遇赦脫脫弗敢肆而里閭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租田至今日者公之力也迨卯辰之際地方粗安裁革省南道公遂謝任繼遣飛禍告箇同里楊平富家裔也以涿水屢災鬻妻山右以療饑遺一女夫妻子母分割號哭徹晝夜公曰傷哉而祖父之大家莫保其媳也顧吾亦乏奈何憤嗟薄暮已而日得之矣市大青確以周之而人之骨肉完聚有鄉人乘水盜圍蔬瓜者公謂養孫顏元曰汝知盜可得乎元對不知公曰飽未可瓢亦難作羹棄物也水落汝遊曲巷果得之何人之戶以授地方居數日請宥者不至翼日當誅之吏公忽夜起召元曰吾悉其情矣鞫渠於廳因數世盜案渠債解者亦一世盜名渠不來是也已矣吾不忍以數箇瓜菽殺人也踰年元且夜有叩門者啓之則其人貽雙鯉而去二十年來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冕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晚節尤稱有守云

父顏長翁事蹟

翁名祖顯曾祖叔翁子科之孫顯祖考次翁發之長嗣也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

稱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脣微短。語類如也。好種樹。所植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樵推也。授根。幼為後於蘇東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亮女。於崇禎乙亥。翁年十九歲而舉子元。嘗治圃於朱。之陰構土房井畔。因乳名子曰園兒。因不得所後。憤憤有。越行志。聞滿洲兵好挾人。恨曰。乘此乎。遠來。迨戊寅子月。東信迫。乃連夜與元母賭。以素課上所後。積其餘。市江青布為新腰袋。梅花網巾。預為。戒笠。縫履於襪。初六夜。謂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自創二刃不死。鞅鞅出披。削為僧。其後二子皆登第。擢顯職。訪求得之。懇還。卒不許。詰封亦不受。曰。吾既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蓋託言以相訣。而元母不悟也。明日東兵至。遂出從之。去。噫。父東時元方四歲。第二元隨。元雖待罪。兩間幾四十。猶為鄉人。併也。烏能及。越僧子。乃吾父。竟作。越僧。其言如券矣。以下。關東。還。後。康照甲子。元縱父於遼左。踰年三月四日。認妹銀孩。其詳。且。神。與其父翁金四老。言父所從而東者。銀白旗。董千總也。元聞。同。難。郭翁。思皇。見我父。肩插小白旗。金老曰。是用尊君作。檢什庫矣。檢什庫。軍行插。旗。董公曰。他人皆刀劫來者。阿弟。願從我同居。係往。生。風。緣。豈可。奴。視。所得。細。軟。悉。附。之。虜。男。婦。夜。鎖。甚。開。悉。令。父。主。之。抵。滬。配。之。王。妻。給。數。十。金。坐。糖。店。於。城。市。有。楊。氏。兒。竊。糖。父。掌。其。首。浸。血。楊。亦。殊。武。健。怒。相。毆。解。者。輒。傷。兩。旁。人。馬。岸。積。莫。敢。前。卒。致。本。旗。牛。和。解。令。結。為。兄。弟。王。繼。母。無。出。適。本。朝。中。外。一。統。將。歸。視。兒。路。過。歸。婦。者。遂。娶。劉。而。還。生。銀。孩。三。載。又。生。金。孩。乃。謂。王。母。曰。若。既。無。男。妻。又。好。女。吾。決。歸。視。兒。矣。過。山。海。關。司。關。者。例。搜。帶。參。事。發。成。獄。久。之。得。不。死。還。韓。英。屯。素。產。盡。落。妻。妾。繼。歿。遂。不。復。為。家。計。遺。二。少。女。各。歸。舅。姑。惟。友。羽。潛。遊。山。水。至。康。照。壬。子。四。月。十。一。日。病。劇。金。四。老。視。於。八。王。寺。已。不。能。言。指。榻。頭。擲。象。四。老。探。之。得。江。青。布。二。封。次。日。卒。葬。之。文。陵。之。側。寺。僧。爭。金。而。詬。乃。知。囊。中。尚。有。白。金。三。十。兩。云。

鍾行一行實

吾邑之南莊頭營鍾君九經行。一少讀書。遺母喪。產益落。名以弗成。苦父之缺養也。遊都下。訓蒙。資館奉。寄菽水。五七載後。父年漸衰。遂不復出。勤貿易。以致養。左右承。惟。肩。擔。遂。疎。無。不。為。也。暇。則。學。醫。卜。術。數。以自娛。迨父卒。則貿易亦不為矣。初教其長子欽業。極度無成。遂專教之。稿事。次子鍾方七歲。即教之。立。侍長者。十歲命之出就外傳。或阻之。以貧家利農。事不度力。今滋苦。且為異日飢寒張本矣。君曰。但患不。成人耳。苟成其人。鐘。飄。陋。巷。亦。何。妨。遂。使。從。鄭。師。遊。教。之。益。嚴。十。五。歲。後。非。力。作。不。許。免。冠。一。日。在。其。岳。丈家。暑甚。錢科頭。即怒目曰。熱死乎。錢遂不敢復免。窘於薪米。嘗。午。餐。以。食。錢。非。不。得。已。不。令。之。田。也。恭其兄。事之如父。愛敬交盡。有珍味必進。事堂兄亦惟謹。撫諸姪。而。姪。鍾。備。房。山。久。為。人。所。制。不。得。歸。君。不。遠。數。百。里。披。之。以。來。次。姪。鍾。為。後。於。劉。君。曰。豈。可。為。異。姓。子。爭。之。還。遇。友。朋。和。而。直。交。里。黨。任。而。恤。氣。象。溫。恭。人。人。可。近。有。過。則。直。言。規。諷。人。之。喜。怒。不。顧。也。有。好。賭。者。為。之。酒。筵。加。以。揖。拜。而。戒。之。人。嗤。其。過。君。曰。但。其。人。改。過。保。業。吾。何。惜。焉。有。醜。酒。觀。面。置。語。者。君。退。內。室。不。之。校。俟。其。醒。而。詰。問。之。醜。者。伏。過。有。歌。於。春。秋。耕。斂。或。乏。貿易。本。錢。者。君。輒。以。其。力。為。保。貸。之。迄。今。多。未。償。為。君。家。累。皆。取。息。錢。易。藥。為。生。計。而。鄉。人。乞。劑。不。問。有。無。家。人。尤。之。君。曰。藥。濟。人。物。也。矧。屬。鄉。親。何。忍。啓。齒。也。尤。急。人。患。難。不。辭。勞。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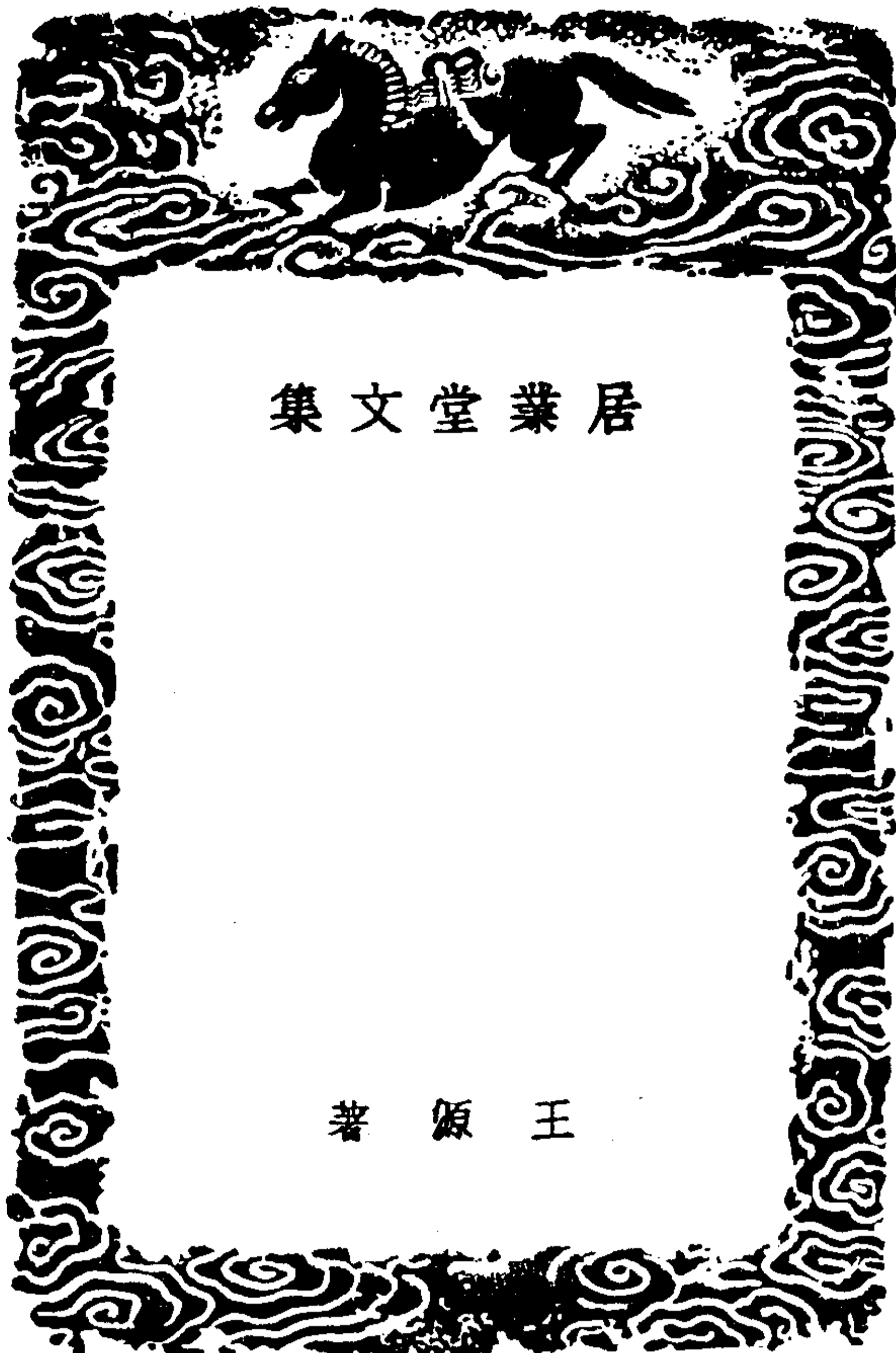
蘇貢士。庚寅右師也。館房山之雙柳。其子昭。君。走。報。之。已。而。蘇。卒。於。雙。柳。親。友。憐。送。道。無。往。者。君。獨。赴。哭。一。時。多。之。仁。及。物。類。凡。動。植。不。輕。殺。自。強。時。預。定。卒。年。竟。不。爽。彌。留。之。際。教。鍾。曰。母。近。勢。貴。毋。卑。貧。寒。當。忍。讓。反。己。古。之。人。嘗。與。乞。丐。為。友。唾。面。自。乾。但。求。自。反。何。責。於。人。又。嘲。所。遺。藥。盡。以。施。人。無。復。取。直。君。生。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康。照。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辰。時。無。屍。氣。無。蠅。蝸。戶。外。營。營。不。入。也。元。配。孟。氏。繼。室。鄭。氏。子。二。長。欽。孟。出。娶。朱。氏。次。錢。鄭。出。娶。閻。氏。女。二。長。適。屯。莊。彭。姓。次。適。沿。村。趙。氏。孫。女。一。尚。幼。君。之。存。也。遇。子。愛。語。每。言。使。錢。開。業。於。子。未。遂。而。逝。錢。以。客。歲。之。冬。詣。子。齋。質。疑。以。今。歲。四。月。求。其。伯。父。心。齋。翁。委。費。來。從。遊。遂。從。子。肥。鄉。漳。南。書。院。追。成。父。志。也。一。日。愴。然。再。拜。手。以。狀。曰。我。父。一。生。行。事。願。阿。師。述。表。之。子。因。次。序。之。如。其。狀。

題記前示鍾鏡

吾自幼多過。迨康熙甲辰得交法乾王子。相期以聖人之道。訂五日會。各為日記。遂時自檢言行課程之得失。相規過而勸善焉。迄今年幾七十。不陷大咎。似於周孔道法。有一隙之明者。以四十年。兢兢如一日也。惟是王子舍我。媿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剛主外鮮有交修。嗣續者。老懷用是拳拳耳。近剛主之弟培舍。姪修已皆。浮。曠。起。吾。方。行。寐。笑。為。斯。道。快。而。吾。子。又。能。自。強。新。歲。不。奮。頓。使。衰。萎。氣。蒸。神。健。為。吾。子。題。數。語。於。冊。端。則。如。常。侍。左。右。聽。引。駁。矣。一。曰。母。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毋。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此。五。者。元。所。終。身。勉。之。而。深。媿。寬。假。者。子。其。念。之。

李母行實紀略

義豐張翁進華之長女十有四歲。適李翁清字為妻。便能執婦道。凡美蔬饌。惟供翁姑。分子女。雖強之。不。管。也。屆。冬。寒。每。先。翁。姑。起。為。之。烘。衣。姑。感。其。情。亦。先。張。起。為。烘。衣。則。賦。然。曰。我。分。應。爾。也。阿。媿。何。可。然。歲。時。新。品。必。先。獻。於。翁。姑。夫。少。好。賭。張。愛。之。輸。則。求。母。家。錢。吊。為。償。麻。歸。不。喜。善。辭。勸。之。積。誠。動。之。清。字。果。改。行。其。食。貧。也。雖。藜。藿。糟。糠。不。怨。惟。勸。夫。子。力。農。行。買。而。已。紡。績。以。度。日。長。男。子。植。秀。從。學。於。鄭。師。美。章。相。距。里。許。其。歸。食。也。盤。箸。潔。備。如。延。賓。然。恆。減。口。為。之。午。饌。及。其。暑。節。博。陽。憂。思。如。結。嘗。夜。夢。歸。翌。日。果。歸。去。則。愴。然。送。諸。門。望。不。見。乃。入。凡。有。事。甯。躬。親。不。勞。其。子。或。不。得。已。役。之。逆。揣。其。不。欲。不。強。也。次。男。子。永。秀。勤。於。穡。事。張。憐。其。勞。每。減。口。優。食。之。夜。出。必。問。其。還。否。更。靜。必。問。其。寢。否。長。女。子。嫁。莊。頭。營。李。氏。姑。婦。相。得。處。室。和。諧。次。女。子。嫁。婁。家。營。婁。氏。張。之。撫。二。女。也。惟。嘉。其。美。不。責。其。失。慈。柔。以。教。之。植。娶。本。州。子。氏。女。徵。幣。未。舉。張。恆。負。款。曰。鑿。輒。親。執。不。之。役。告。面。禮。輒。不。受。歸。甯。請。期。輒。云。適。汝。願。謂。人。曰。我。愧。未。盡。姑。道。也。康。照。癸。酉。植。秀。入。學。踰。年。而。張。卒。享。壽。四。十。九。歲。博。陵。習。齋。顏。子。素。與。其。子。遊。悲。其。賢。淑。而。獲。福。報。者。短。也。為。之。紀。略。如。此。



居業堂文集

王源著

原敘

吾友王君克承之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為文章已成，作項羽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後數年，復謁余廣陵，領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幾三十矣。再出項羽論，則議論多肯綮，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有五矣。崑繩為人伉爽，好大略，為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尚與文最英悍，余嘗辟之，賦隄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為少。後耿伯昭、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丁巳易堂魏應龍題。

魏冰叔沒，在處士能古文者，吾知王子崑繩。孔孟不作，文章道衰。左氏司馬遷論次當世公卿侯王將相，人文變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有道，文章在上。堯舜文武，見於詩書所傳。天下無道，德乃在下。於時有孔子之春秋，孔孟之道，仁義中正，無矯枉救弊，楊墨以其仁義矯之，救之而失也。至於偏且弊，愈以亂天下。詩曰：毋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鬪。余嘗見冰叔於金陵，言文章，冰叔出左氏司馬以下，其為人欲以諸葛忠武為師。然既沒，以吾求天下之人，於處士見崑繩。見崑繩之文於左氏司馬遷，夫豈無當世公卿將相侯王所得論列，然非處士之所宜有也。天下而有管夷吾、

居業堂文集 原敘

公孫僑、張良、蕭何、楚漢之帝王，使之論次，自成一書。然又非處士之所為也。冰叔嘗稱崑繩文矣。冰叔處士也。余則以左氏司馬遷論崑繩之文，而烏能終以處士論崑繩之為人哉。崑繩名源，北平人。善言兵工，敘事文字，嘗論余文，以為好言孔孟之言者。江左洪嘉植識。

居業堂文集 原敘

二

王崑繩傳

四君子傳之一

桐城方苞撰

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備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迹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讟，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脩，其兄死，旬歲中，親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塔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概不悅，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為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舍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居業堂文集 王崑繩傳

一

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約禮卽誠正情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源既祖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嚮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論曰。源以世家子弟。國變家燬。蒼涼鬱勃之氣。無所發洩。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揚蹈厲。往復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氣既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矣。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撰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玉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爲僧。痛野史載烈皇帝多誣罔。爲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爲文示甯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爲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既遭國變。流轉江淮間。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恆慨然自以爲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備筆墨。是時國家承平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之學。源初未嘗爲時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所屑已耳。晚歲交盡。縣李堪。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開程朱。陸王。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實與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

王氏瑩記

武進管繩萊撰

出京師西便門。循濠而西五里許。地名羊坊店。或曰羊房店。王氏瑩在焉。王氏先曾祖母外家也。瑩號乾向。葬主穴者。故明錦衣衛指揮使。諱世德。字霜皋。先曾祖母曾祖也。穴之右。葬霜皋先生長子。諱潔。字汲公。先曾祖母伯祖也。又其右爲四姑娘。不知何人。又其右爲霜皋先生孫。康熙辛丑進士。諱兆符。字隆川。先曾祖母父也。主穴之左。墳外有塚。大樹生其上。壤不可脩。爲隆川先生子。諱匡。字方度。先曾祖母弟所抱他姓子名□□。葬地。其契券悉鐫石上。地廣若干畝。直隸向無布政。按察使。隸刑名。錢穀二道。所鐫契皆錢穀道稅契。故紙久亡。康熙某年事也。守冢人戴姓。歷高曾以下五世。子孫繁多。以牛皮結繩爲業。而王氏絕者且五十年矣。初隆川先生子匡卒。無子。先曾祖母傷王氏無後。以三叔祖諱世儲嗣其後。王氏故家大興。爲明望族。國亡後。遷徙江淮間。宗族零替無可嗣。故以甥爲舅後也。其後三叔祖又亡。無子。□□妻尙在。孀無倚。撫他姓子爲子。前十餘年。嘗從淮上來爲小貿易。不讀書。且無與王氏。無能知其舊事。今亦不知其人存否也。先曾祖母存時。以及卒官之日。歲時祭掃。無不親拜。隆川先生夫人楊孀人。久殯淮安。又先祖母所奉而合葬者。迨春樹歸里後。其事遂聞。吾父每以應試謁選之事入都。必釋奠墓下。而吾父下世。又將十年。余過赴試北雍之歲。當九十月。必買車擊棹以往。脩其崩圯。霜齋

露疎蔚然幸存無斬伐之者嗟乎人生謀衣食奔走四方自其祖宗之邱壠已不能春秋時其展奠況以曾祖母外家之墳墓而託之彌錫乎既不同鄉井遠在三千里外隔兩三年一來來而去其去來可常必乎設數十年中無過問者則耕夫牧豎侵削而平夷之荒煙衰草瀾漫無迹其世遠其親益疎子孫縱能知之而欲求其處恐不可得而識矣且子孫又能料其必來京師乎可傷慨已余五六歲時即侍曾祖母往拜今兩家所葬已在疑似間後世必并此而昧之矣故特爲之記

附記

先曾祖母大父諱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康熙癸酉舉人以文章著述名於時嘗與魏凝叔方靈皋及李剛主閩百詩諸先生交所著居業堂集藏余家無力梓也其葬地又在江蘇鎮江府之金壇縣蓋或庵先生姪婿爲金壇將衛世所稱寫十三經拙老人者是也先生卒於淮安遷其柩葬焉將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無與余相識者問之恐亦不能指其地矣余有族曾祖姑嫁金壇于氏往年曾知之余及見之日已聳老不省事且當時不知其知此事未得問今歿已十七八年子孫盡矣益不可考他日蔣氏有人或能識舊蹟而以告余者乎因記前事而附書於此

居業堂文集目錄

卷一

傳

- 劉誠意伯傳
- 于忠肅公傳
- 于侍郎傳
- 譚參政傳

卷二

傳

- 新樂侯傳
- 鞏都尉傳
- 姜都督傳
- 李高合傳
-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卷三

傳

- 王將軍傳
- 司禮監高時明傳

- 與國公傳
- 諸天祐傳
- 王義士傳
- 關中二烈士傳
- 金主事傳
- 秦處士傳

卷四

傳

- 李處士傳
- 五公山人傳
- 顏習齋先生傳
- 溫孝懿先生傳
- 李孝愨先生傳
- 周孝廉傳
- 曹太學傳

卷五

傳

- 秦舍人傳
- 姚少保傳
- 隱俠傳
- 徐烈婦傳
- 曹烈婦傳
- 高節婦傳
- 吳節母傳
- 福壽陳儒人傳
- 吳烈女傳

吳節婦傳

長沙陳孺人傳

周節女傳

卷六

書

與徐學士論王威甫書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與友人論史書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與王吏部書

與黃自先書

與湯西崖書

復陸紫宸書

與周生書

與張天中書

答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復蔡靜子書

與梅綱長書

卷七

書

與戴田有書

與朱字綠書

與李中孚先生書

與張生書

與閻百詩書

與程借柳書

復柯寓匏書

卷八

書 啓

與蔣湘帆書

居業堂文集 目錄

示及門書

與某公書

與塔梁仙來書

與方靈皋書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再與康孟謀書

復姚梅友書

與毛河右先生書

再與毛河右書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卷九

論

郊祀論

老子論

李陵論

道德仁義論

脩辭立誠論

佛法論上

佛法論中

佛法論下

賈翺論

費祿論

諸葛誕論

張賓論

卷十

論

權論

將論

戰論

八陣論

居業堂文集 目錄

鄭莊公論

子元論

司馬戍論

魏舒論

吳越論

龐涓論

趙勝論

項羽論

李廣論

趙充國論

鄒禹論

卷十一

論說辨

庚翼論

謝安論

苻堅論

唐太宗論

李密論

岳忠武王論

韓斬王論

伯顏論

耿炳文論

太極說

適安居說

水碓說

閻少端字說

損齋說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刻印銷印辨

卷十二

居業堂文集 目錄

八

序

庚申君遺事序

六陵遺事序

史閣部讀文序

孤忠遺翰序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黃忠烈公年譜序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輿圖指掌序

兵法要略序

家譜序

平書序

讀易通言序

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

五鎮圖志序

孔宅志序

卷十三

序

歷法通考序

周易玩辭序

春秋質疑序

柳邊紀略序

皇華紀聞序

穎上風物紀序

南遊日記序

大學辨業序

洪去蕪文集序

遂初堂集序

梁質人文集序

捐粟惠民錄序

居業堂文集 目錄

一〇

一一

76

省餘集序

華崑崙海外尋親詩序

吳萬子詩序

卷十四

序

周生詩序

劉雨峰詩序

蔣度臣詩序

宜人軒詩序

張梓庵詩序

朱字綠詩序

張采舒詩序

北省稿序

京華集序

辛野集序

屈翁山詩序

李蒼存詩序

陳健夫詩序

夢月巖詩序

姚息園詩序

汪淡洋詩序

卷十五

序

程仙臚詩序

北行詩序

燕齊近草序

聽雨軒詩序

游仙詩小序

燕游詩序

蔣度臣詞序

居業堂文集

目錄

三

雲澗閣遺詩序

張氏宗譜序

馬氏族譜序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畿輔采風錄序

歲試錄序

王蔚林時藝序

贈張孝子序

送喬侍讀歸日田序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送顧生序

送喬東湖序

送衛副憲撫黔中序

送馮敬南序

送房湘崖序

卷十六

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送令貽宰茂名序

送臧侍御序

送孔東塘戶部序

送常廷尉歸里序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送成乾夫任南安序

閩再彭六十一序

張太君八十序

洪翁八十序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萬季野六十序

張天中七十序

居業堂文集 目錄

一五

吳翁七十序

梅耦長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卷十七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封君雷獻賢墓誌銘

蔣退庵大學墓誌銘

蔡叔謙墓誌銘

廖處士墓誌銘

徐雲若墓誌銘

吳孝廉墓誌銘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 墓表 行實 行狀 告文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葉節婦墓誌銘

董孺人墓誌銘

楊太君墓誌銘

梁鶴林先生墓表

劉處士墓表

張文學墓表

李賢婦墓表

先府君行實

先兄汲公行實

孫氏三烈狀

告西岳文

合葬告墓文八則

卷十九

記 碑

十三陵記上

十三陵記下

景泰陵記

晏公祠記

順天書院記

東園記

亦安樂窩記

梅花堂記

怡園記

濤園記

意舫記

真州游桃花塢記

遊石鍾山記

溫鄰翼小像記

重脩長虹隄南塘記

邵陽縣文昌祠碑文

興國庵碑文

卷二十

書後 跋 題詞 紀事 雜著

綏寇紀略書後

熊經略奏疏書後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李氏家譜書後

書孫氏救命後

書方儒人傳後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出塞圖書後

書唐鑄萬曆書後

書知我錄後

書王鶴汀學士册後

胡智脩新樂府跋

西山遊記跋

陸孝子傳跋

懷山吟跋

朱孝子傳跋

歸舟載花圖跋

喬凝庵六十感懷詩跋

曼殊墓銘跋

明月夜歸圖跋

大塢阡志跋

溪山無盡圖跋

道德經墨譜跋

餘生庵圖題詞

高子畫册題詞

太乙子題詞

王諫議還妾紀事

或庵語語十則

居業堂文集卷一

傳

劉誠意伯傳

誠意伯劉文成公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曾大父濠宋翰林掌書宋亡隱於青田之武陽邑人林融倡義旅復宋敗元使簿錄其黨將殲焉使者次武陽會大雪市酒濠家濠詢知其故問行謁使者得所簿錄甚衆歸惻焉謀救之不知所出孫煇方十歲爲畫計盛供具迎使者醉之肱其篋錄渠二百人而火其居倉皇掖使者出使者大悲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謝曰濠家不幸火震驚使者誠死罪顧舍何自火意者簿錄多冤天欲生之乎曰卽如此且奈何曰使者事已竟不復可往濠幸有密親於彼使密錄所知名相報何如使者曰幸甚已而以所錄二百人者授之使者大喜去於是全活者無算煇卽公父也公幼奇邁神智絕人博學工文章洞識兵法元至順時以明經舉進士除江西高安丞郡祥甫者進賢人精象緯見公奇之盡以其術授焉後以浙江儒學副提舉投劾歸嘗游西湖有雲起西北甚異郁郁光射湖水中衆以爲卿雲公獨呼酒滿引掀髯嘯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時元政日弛公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世無知者獨揭傒斯謂其英特過魏徵而趙天澤以諸葛

清大興王源著

孔明曰之曰此王佐才也。至正八年戊子黃巖民方谷珍作亂。公為元帥府都事。請討之。元以賄授谷珍。官罷公歸之。公遂歸隱。青田山中。當是時。元主淫昏佞倖。權奸相繼。異議迭見。羣雄競起。所在騷擾。爭雄長。王辰太祖起濠州。乙未。涉江。克集慶。遣將分定諸路。神武不殺。所至人心悅服。公聞之曰。天命在是矣。己亥。胡大海下處州。薦公及宋濂。章溢。葉琛。庚子三月。太祖遣總制官孫炎以幣聘之。公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使居帷幄。公虬髯貌偉秀。善謀。剛毅。慨。敢言。遇事應機立斷。觀象指示。戰無不克。聖則開陳帝王之道。論說詩書大義。太祖每恭己聽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是時太祖開基江左。西偏陳友諒。東與張士誠。壤地相錯。皆劫敵公。至未幾。友諒大舉入寇。陷太平。守將花雲戰歿。友諒乘勢順流直搗石頭。又約士誠同時並舉。應天大震。諸將惶惶。議禦敵策不決。太祖問公曰。賊鋒不可當。然騎突騷則易敗。若傾府庫。固人心。按甲不動。待其深入。而伏兵邀之。破之易耳。取威遠。王業在此舉。夫何畏。太祖曰。善。是誘致友諒。大破之。乘勝復安慶。取江州。納胡廷美之降。悉下江西諸路。皆公策也。先是太祖假宋景濂中書省。猶設小明王位。奉之。公禮言曰。彼收豎耳。奉之何為。天之歷數有歸。屬可經乎。太祖曰。然。景濂肯改元易號。癸卯。士誠攻小明王於安豐。急。太祖自將救之。公曰。二寇相攻。可輕出乎。太祖不聽。友諒果傾瀛入寇。圍洪都。初。太祖欲併吳漢。謀所先。諸將以吳地饒易。取漢強宜後。公曰。不然。友諒據上流。竊名號。適心無日忘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來。我則乘東西受敵。非勝算矣。士誠自守。友諒必不能救。陳氏滅。張氏囊中物耳。漢宜先。太祖從之。至是解安豐之圍。自將救洪都。與友諒拒戰鄱陽湖中。太祖方督戰。公忽大呼。趣上過別舟。頃之。飛礮擊所乘舟立碎。復慶戰旬日。友諒大敗。中流矢死。於是太祖謂公曰。不用先生言。幾敗大事。嘗使友諒不圍洪都。而慶應天。吾何以禦之。今友諒死。天下不足平矣。吳元年丙午。禽張士誠。明年。太祖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滅元。天下大定。公未嘗在軍。而運籌力為多。願語多秘。蓋奏率於其草。雖親近不得詳焉。公之始見太祖也。事多草創。每匡論治道。禮禮識。後為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歷。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三年。授宏文館學士。封誠意伯。予告歸。參政張景者。故元臣。欲亂政。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上及時為樂。太祖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者。上頌之。殊景。景之黨齊翼。嚴中公。而丞相李善長亦數毀公於上。上皆不聽。而斬翼。嚴既而太祖欲以楊憲為丞相。公不可。太祖問之。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太祖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獷。將債賴而破犁矣。太祖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豈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耐煩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惟庸聞之。大恨。後因事搆公。上疑之。公入謝罪。留京師。惟庸遂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幸也。不幸而驗。如蒼生何。居無何。疾作。八年正月。惟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遂歸。遺歸。一月卒。年六十五。公文章與宋濂為一代之宗。而非所重。陰陽術數雖精。然所以佐太祖定天下者。多不傳。所傳率其餘也。乃往往借以陳善閉邪。嘗因焚過守心。勸上罪己。回天意。上問天象。則曰。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卒之日。謂子仲璋曰。為政寬猛如循環。吾欲勸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天下諸要地。宜使與京師形勢相聯。不能為遺表。上問遺言。可以此密

陳之既而仲璋奏其言。上為感動。後六年。惟庸舉。以反誅。株連甚衆。上始思公之先見云。子連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參政。太祖欲大用之。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仲璋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公歎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乎。幼沈樸。峻厲。羣於兒。恆坐視。弗逐。弄。弱冠。唱。嚆。傳。喜談兵。究極。精。略。握。奇。諸。說。傍。及。釋。老。嘗。與。連。侍。父。入。朝。太。祖。稱。之。曰。阿。連。明。秀。阿。連。凝。重。伯。溫。有。子。矣。公。爵。止。其。身。連。亡。上。以。仲。璋。為。唐。勝。宗。決。策。破。甌。寇。有。父。風。使。襲。公。爵。辭。曰。兄。子。屬。世。適。也。上。嘉。之。又。閔。公。父。子。死。於。奸。遂。封。虜。世。襲。誠。意。伯。以。仲。璋。為。開。門。使。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命。糾。朝。臣。不。法。者。已。授。谷。王。府。長。史。并。致。調。肅。遠。慶。留。燕。趙。六。王。府。事。太。祖。崩。靖。難。兵。起。赴。闕。獻。十六。策。惠。宗。不。能。用。成。祖。繼。統。強。以。官。不。受。下。獄。自。經。死。虜。既。封。坐。事。成。甘。肅。赦。還。卒。子。法。停。襲。景。泰。三。年。授。法。曾。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宏。治。十。三。年。以。祿。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贈。公。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年。以。公。伯。享。高。廟。復。其。世。爵。瑜。遂。嗣。伯。卒。孫。世。延。嗣。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以。撫。定。振。武。營。變。自。負。恣。橫。為。不。法。論。死。卒。適。孫。萊。臣。幼。庶。孫。盡。臣。借。襲。其。爵。盡。臣。卒。子。孔。昭。復。據。之。崇。禎。時。附。溫。體。仁。為。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即。捕。阮。俱。遁。降。死。孔。昭。竟。未。易。節。航。海。去。不。知。所。終。

于忠肅公傳

于忠肅公諱宇廷益。錢塘人。七歲時。有僧闍古春見之。驚曰。此子大不類凡兒。他時社稷臣也。及長。英邁過人。抗慨負大志。永樂十九年。舉進士。宣德元年。拜監察御史。嘗論陝西所遣官校為民害。上命御史捕之。巡按江西。釐革民所疾苦。平反冤獄以百數。五年。擢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英宗即位。上便宜四事。再陳十事。三年。又奏陳六事。是時兩省頻年旱蝗。河沁溢。賦役苦不給。重以邊餉勞費。而清軍歸伍。遠者動數千里。民不聊生。公所奏多軫恤儲裕保障之策。自正統元年迄六年。還朝。以荒歉請寬恤賑貸之疏。一歲多至數上。數言清軍之困。請罷清軍御史。上每嘉納。從其請。於是賑恤時行。獨租以鉅億計。所存活不可勝數。然公持重。不苟為名。凡所規畫。莫不計久遠。上嘗詔脩預備法。公奏立法非難。守法為難。洪武間。預備法區畫詳盡。非徒為民利也。實萬世利。數傳後。稍廢。夷廢弛矣。今脩舉之甚當。但或奉行未盡善。即終廢耳。臣於河南山西儲備。各以數百萬計。請於歲三月。令州縣紀民缺食家。達上官。計口月給米三斗。幼者半。秋穫償。貧乏甚篤。廢老疾者免。官為補之。數母缺。而風憲官時稽覈。絕奸弊。則可久行不廢也。其規畫詳審。類如此。既而請召還。通政李錫勛之下獄。左遷大理寺少卿。時山西旱。民多轉徙河南。上以公任久得民心。仍命公往撫。初。公於五年籍流民三萬四千餘戶。至是河南歲稍稔。乃繕倉粟濟

之撫籍七萬餘戶。立鄉都。選里老。授閒田。課農桑。流民安之。歸者日益衆。故公再出撫。爲民祈請寬恤。賑貸如故。而撫流民功過之前後共十八年。功名大著。十二年。以父喪歸。起復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喪母。命乘傳奔喪。仍起復視事。當是時。太監王振弄權。上唯振言是聽。振威勢震天下。麓川用兵。累歲不息。湖廣貴州所在苗賊竊發。東南盜蜂起。瓦刺兀良哈時侵邊。爲患甚。徵調日繁。天下洶洶。十四年秋七月。瓦刺分道入寇。也先向大同。振勸上親征。尙書王直率羣臣諫止不聽。乃命鄭王居守。八月壬戌。王師敗績於土木。也先擁上去。是時官軍精銳凡五十萬。盡沒。京師羸卒不滿十萬。器甲軍資俱盡。聲聞也先長驅向京師。京師大震。羣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理倡議南遷。朝廷不知所出。公大言曰。言遷者。可斬也。社稷宗廟在此。一動即成土崩。今日之計。唯有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可蹈宋南渡轍乎。衆唯唯。乃定議。皇太后命鄭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晉公兵部尙書。羣臣合疏請太后。以太后詔勸王即皇帝位。王固辭。公曰。今強敵在前。社稷無主。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願。殿下宏濟艱難。以安宗社。慰人心。王乃受命即位。遂尊上爲太上皇帝。帝知公忠教有才略。可任重大軍國事。委之。於是簡將帥。補卒乘。繕器甲。調軍食。申約束。明賞罰。習戰陳。嚴守備。諸事甫集。也先已奉上皇深入。潰紫荊關。直犯京師。當是時。帝以武清伯石亨爲總兵官。諸將悉聽節制。命公總督軍務。公躬擐甲冑。慨流涕督師。以忠義激勵將士。人人踊躍思奮。亨欲斂兵入城。公曰。賊勢方張。奈何更退守示弱。於是列陳九門外。正陽者南門也。左崇文。右宣武。都指揮李端陳於正陽。陳崇文者都督劉得新。宣武者都指揮湯節。東曰東直。廣甯伯劉安陳焉。曰朝陽。武進伯子朱瑛陳焉。西曰西直。曰阜成。都督劉聚副總兵顧興祖陳焉。公與石亨陳德勝門。都督陶瑾陳安定門。二門皆在北。而德勝居西。首膺賊鋒。故公與亨獨當之。共勒兵二十二萬。旌旗相望。金鼓聲聞百餘里。初也先既得志。輕明。官官喜甯降。備知京城虛實。謂可且夕下。既至。見嚴陳以待。駭異不敢動。俄以數千騎搏戰。都督高禮毛福壽斬其三百人還。也先大沮。擁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迎。乃遣通政王復等出進羊酒。也先復索公等。帝拒不許。遂進攻德勝門。公與亨伏兵道傍空舍。先遣輕騎逆戰。伴北。賊馳逐之。伏兵起。弓弩萬發。齊發。士卒鼓譟乘之。呼聲動天地。賊大敗。未幾解圍去。凡相持五日而罷。是時邊城多殘沒。畿南蹂躪幾遍。而廣東賊黃蕭養乘勢猖獗。羣苗多叛。浙閩餘盜縱橫不息。帝推誠任公。公爲人廉退。晉少保。疏懇辭者三。凡錫賚必力辭數四乃受。帝益重之。言無不聽。廷臣竊任無兩。公得益展其才。由是武備日脩。肅復邊城。盜賊以次削平。初昌平伯楊洪守宣府。善戰有威名。其子俊守居庸關。也先入犯。詔引兵入援。以尙書陳循請留京師。公曰。宣府京師藩籬。居庸京師門戶。未有藩籬門戶不固。而能免盜賊之患者。今洪俊并所領軍既留。則宣府居庸虛萬一賊乘虛入據。以時往來剽掠。即不犯京畿。京畿獨能安乎。請別選武臣老成才勇者二人。帥師守之。以重藩籬。固門戶。又請以石亨楊洪柳溥分三營訓練。而宜大時遣壯士乘夜出塞。劫賊營。皆從之。景泰元年。大同參將許貴請和瓦刺。息邊。公奏曰。也先以梟獍之雄。合豺狼之衆。犯我邊圉。邀我上皇。執我畿甸。震我陵寢。荼毒我生靈。其爲寇仇。何可勝言。即以和論。朝廷何嘗不一再遣使。皆不得其要領。故今日理與勢皆不可和。國家既與不共戴天。和則背君

父而忘大義。理不可也。賊貪而多詐。使和議成。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既不可。違之則速變。勢不可也。故唯有選將勵兵。蓄銳以待。若其深入送死。臣請竭犬馬以雪國恥。務翦滅之而朝食。必不負國家帝壯之切責。貴而也先日挾上皇爲質。廷臣紛紛議和。謀迎復。公惟一戰守。督諸將都肄士卒。廣儲蓄。遠斥候。畫地分守。日夜警備如賊至。脩關隘。固守宜。大益兵保定。其定。易。涿。迪。爲聲援。以大臣鎮山西。防賊南侵。而懸重賞。購斬也先。以攜其黨。嘗謂人曰。我誠內脩外攘。彼不得所欲。上皇自返。既而也先屢入寇。不得志。失亡多。果請朝貢。送上皇歸。八月丙戌。上皇還京師。先是瓦刺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年。增至三千餘人。賞賚不厭其欲。遂入寇。及奉上皇歸。復遣使三千來朝。公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而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不足恃。戰守不可忘。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遂上安邊三策。請救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脩備禦。而京營選精兵十萬。厚其廩。既分五營團操。二年。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公請大發兵討之。乘開復前仇。挈其庭。永清邊患。帝不許。久之。也先復率衆結朵顏三衛時時出沒塞下。乃更立十團營備之。公雖典軍旅。親信而持正不阿。每盡言切諫。帝嘗遣內使往真定。河間。采野味。直沽造乾魚。以公諫立罷。南京災異數見。公上疏謂南京根本之地。災異徵應不虛。然災異之見。乃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之警也。伏望益謹敬天之誠。遵祖訓。廣仁民之德。游畋玩好。夙無與也。益慎於將來。賞罰本出於公也。益加明審。法天德之剛。行健不息。體日月之明。臨照無私。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治。將見災異自消。嘉祥日至。小醜不足平。太平可立待矣。已而雷震南京。報恩寺浮圖。又上疏辭職。因言人君一心爲萬事本。陛下正心以正朝廷。而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正心以董庶務。而法度紀綱。莫不一於正。擬擬千餘言。詞甚剴切。帝皆嘉納之。初上皇歸。非帝意。千戶驛遂榮請避位。帝大怒。下之獄。既而居上皇南宮。絕廷臣朝謁。太后亦不得以時見。日夜思易太子。無端不得發。三年。思明土官黃政上疏。請易儲。帝大喜。下廷臣議。廷臣皆心知不可。無敢違。共署名奏請從政。遂廢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其子見濟爲皇太子。公在位久。執法嚴。諸將稍不法。輒劾治。遇事明敏敢斷。廷臣多忌其能。而石亨以列侯爲大將。亦拱手受成。畫心術之。嘗薦公子冕詔赴京。公辭。且曰。亨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徵賤裨國家。顧乃薦臣之子。公義安在。亨大恨。都御史羅通。初以公薦得用。既而背之。屢與公齟齬。公乃辭總督以辟亨。又請讓通。帝皆不許。而命通協贊提督。及邊患漸息。言者稍稍攻之。御史顧瞻奏請令兵部選將用兵。必會同內閣。議執不可。後以請救。亨等上禦變方略。爲言者所劾。會公病。乃調工部尙書石瑄於兵部。協理部事。然廷臣雖屢擠公。帝待之彌厚。病辭位。優詔留之。遣醫視。敕賜白金羊酒。間勞使不絕。故公屢求退不得。天順元年。帝不豫。時所立太子已薨。羣臣議請復沂王於東宮。未奏。而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等合謀於正月壬午。迎上皇於南宮。復位。執公及大學士王文等下詔獄。認其與黃汝構邪議。更立東宮。又圖不軌。迎立外藩。文辯不已。公曰。亨意耳。辨何益。乃坐大逆。論死。上猶豫不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乃決。有貞者。徐理也。丁亥。與王文及太監王誠等同斬於市。觀者無老幼皆流涕。有指揮朱耳者以酒酹而哭之。籍其家。自所賜金帛外無長物。子冕戍龍門。皇太后初

不知比開。嗟悼累日。上亦悔之。一日有邊警。廷臣議不決。恭順侯吳璉曰。于謙在。當不至此。上默然。久之。有貞以罪竄金齒。亨等坐謀逆誅。憲宗即位。詔復公官。赦免遺罪。累訟其父冤。成化二年。遣官諭祭。宏治二年。又以冤請。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諡肅愍。賜祠額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更諡忠肅。而河南父老建祠祀之。歲歲不絕。冤初授府軍前衛副千戶。赦還。復其爵。冤自陳不願武職。改授兵部員外郎。累官應天府尹。致仕。有文學。居官以廉幹稱。無子。族子允忠為後。世杭州衛千戶。

王源曰。吾聞忠肅公年未五十。喪妻不復娶。所居僅蔽風雨。嘗請瘞土木陣亡將士。瓦刺通好。又請贖所掠人庶歸其鄉。其持身愛人多此類。傳皆不具載。載其大者。或以不爭易儲為公過。公任重國家多難。諫不聽。殺身無足恤。而朝廷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事尚可問乎。故隱忍以圖全。君子所為扼腕而流涕也。然而其功偉矣。於戲。甯不悲哉。

于侍郎傳

于公仕廉。字振方。金壇人。幼貧。以孝友稱鄉里。萬曆十四年丙戌成進士。時承平久。士大夫率以名位自高。不識世務。公獨精於兵農戰守之略。除戶部主事。歷郎中。督儲通州。遷登萊分巡副使。累官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謝政歸。通州距京東四十里。歲儲漕糧百餘萬石。為京師備城隍。拓其西為新城。會通河水貫其中。而隍久湮塞不治。公因脩城軍役濬之。引水環城。設閘橋堤壩。門崇墉增勝。幾輔。有金湯之固。而舟運歲省費數千金。當是時。倭犯朝鮮。朝廷遣師援之。兵不解。公理漕政。暇即與參將王某論兵。脩備禦。二十三年。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登萊。登萊陸絕海中。與朝鮮望。倭勢益張。而巡撫尹應元漫無備公憂之。乃上書應元曰。古者保邦未危。防患未然。謂先事為之備也。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志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也者。備之謂也。今倭犯朝鮮。警日急。儻狡謀入寇。海道數日可達天津。而登萊首衝。我之兵弗若倭之強。器弗若其利。以我二敵彼一。且弗勝。況以我千百而當彼數萬。甯有幸乎。夫兵力不足以衛民。所恃以為捍蔽者。城耳。萊城陋已甚。已議興築。而公曰。寇未必來。可緩。於是萊城不果脩矣。即墨之城亦陋。士大夫連名告脩。公乃不聽其請。而信一細人之言。即墨亦不脩矣。至於議增兵。則不肯加於舊。錯餉則不欲執請於朝。備器械則欲其省而不必其利。且曰。恐涉張皇。又曰。寇來再處。噫。此謾語也。寇惟不來。則手足無措。驅場可虞。雖張皇何及乎。夫所謂備者。先人有奪人之心。而令其不敢來。非欲其必來以章我之有備也。備而不來。善矣。備而來。則我有以應之。不備而不來。是微倖也。不備而來。禍可勝言哉。備之計奈何。曰。脩城郭也。儲糧餉也。增水兵也。招豪士也。城郭之脩。州縣可自辦。不難也。餉則請以山左之賦。盡供軍用可也。兵則登萊各須萬人。登以五千。守五千。布島嶼。習水戰。萊以三千。城守三千。屯王徐為犄角。三千屯山海廟。與登師往來哨會。而以其餘分置要害。且并募為衆。合弱為強。至於材士斷不可少。必廣招豪傑。有文武兼資。智略過人者。不靳推轂。或延之幕府。膽略技勇出衆者。用為將領。公與某等為之督率。上下一心。彼此協力。如此則有兵有將。可以守。可以戰。可以固藩籬。可以壯聲勢。事出萬全。威信千里。門戶重固。堂奧無虞。朝廷庶免東顧之憂矣。儻微天幸之難。必忽人事之當脩。

昧日後之深憂。耽目前之淺計。思保己之祿位。而不問國之封疆。城郭不完。兵食不足。謀無主而戰無人。吾恐勢弱則啓戎心。門隙則延寇入。閭閻被其慘毒。京師為之震驚。是時欲募兵則民已散。欲加賦則土已荒。計無所之。禍無所底。雖取我疆臣。齎粉而戮之。亦何救於敗哉。應元不應。公反覆力爭。始得請。而萊城以固。又請開膠萊河以通海運。其言曰。國初因元海運後。會通河開而海運廢。黃河淤決無常。往往為運道梗。夫海運之難。惟成山一帶。經黑水大洋。中多礁石。且逆灘三折。故不無覆溺之患。膠萊河南起膠之麻灣口。北至萊之海倉口。二百五十餘里。乃元人所開。辟大洋以濟運者。自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僅三百餘里。自海倉入海。至天津亦僅八九百里。或依島。或沿邊。不數日可達。因海運廢。故膠萊河久淤。然夏秋水發。猶可行舟。需漕者什三四耳。願嘗議復而訖無成。何哉。人之咎。非脩之難也。嘉靖中海道王獻雅力主脩復。以上下抵搭而能。隆慶五年遣使會勘。而當道意在不行。曾未詳度。輒言難就。更作廢河記。立石河濱。以杜後議。萬曆三年。復遣侍郎徐公斌。尚書劉公應節。後先荒度。以官衆供億煩。且不脩本河。而剽開黃埠嶺為下。而因邱陵。因而讓罷。然則河之不成。非忌者之鑿金。即任者之鑄錯。故曰。人之咎也。近者漕運歲使。東征餉亟。莫若復此以通運道之窮。登萊頃已增兵及萬。沿海各衛。所班軍亦已請留。即用軍遞作。不必增廩給。即以將統之。不必委他官。費省而民不擾。功易成而利有六。何憚而不為乎。六利維何。助漕河之不及一也。濟遼左之輸輓。二也。登萊之稅。得以輸粟。三也。濱海沮洳。可溝漕。河免水患。而與地利。四也。商賈通行。五也。兩海船艦相接。即有不虞。整旅振棹。使天津以下。與淮海互為聲援。六也。議上。識者聽之。而當軸尼不行。移固原兵備參政。上邊防六議。嘗兼攝五道事。邊備悉整。以親疾乞養歸。家居十年。起為浙江按察使。司分巡台州。舉治行卓異。遷江西右布政使。轉廣西左布政使。條列荒政。貸司帑萬金。糴粟賑給。全活者多。安南入犯。侵上石西州。公築城受降。深壓敵境。屯兵扼其衝。賊遂不敢內侵。入為南京太僕寺卿。天啓初。遷南京通政使。就擢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先是朋黨方盛。公從兄孔兼。從子玉立。皆著名東林。公無所附。魏忠賢竊政。其黨撰天監錄。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數十人。公與焉。皆次第錄用。而公獨不肯攀援以進。屢疏求退。三年罷歸。崇禎四年閏十一月。登州援大凌河將士孔有德等叛於吳橋。回戈東指。所過屠掠無遺。抵登州。五年正月。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內應。城遂陷。巡撫孫元化被執。諸路兵俱敗走。賊乘勢攻萊州。巡撫徐從治。謝連同守。賊圍之。攻甚力。分兵破黃縣。平度。招遠諸邑。而旅順將陳有時。烏帥毛承祿俱從之。賊勢益熾。援師駐昌邑者數萬。不敢進。已而俱大敗。天津水師襲登州者。亦全軍沒。從治中礮死。連為賊誘。被虜去。乃賊盡銳攻城。卒不可拔。凡七閱月。圍始解。以公向脩城甚堅。而豫備甲仗火器。凡守戰之具。不可勝用。故賊百計攻城。城中人得以固守。不陷。皆公力也。御史謝三賓追論其功。詔褒賚之。公廉介。所至清操。矚然負經世才。而性恬淡。不急榮利。家居二十餘年。撫按交章薦。皆不起。崇禎末。誠意伯劉孔昭特薦。優詔存問。國變。年八十有六。痛哭哀呼。累日夜。及南都陷。遁居先墓。絕粒數日而死。子某。孫某。俱隱居不仕。久之。崇禎於邑之七賢祠。歲時祠之。不絕云。

王源曰良臣之功不止一時而庸人且貽害於數世蓋思慮預防與苟安俾無事而淪胥不可救其去固相萬也于公脩萊城以備倭倭雖未犯而三十年後乃有以禦叛奔之難其功不亦偉哉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自萬歷末天下大亂而執政居中樞者率奸庸暗劣始安持門戶置疆社安危於度外假令以于公之才識而當國重任甯致甲申三月之禍哉予是以讀公濬陰脩城諸議而不勝慨然太息也

譚參政傳

譚參政昌言字聖俞嘉興人幼淵重寡言笑聽穎日誦千言及長貌魁岸秀傑識者知其非常人萬歷甲午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初授常熟知縣調婺源外艱歸補授樂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為吏清廉惠敏平易因俗為寬猛為民興利使樂業而奸伏無所容常熟俗詐好以殺人及盜誣人而豪強多匿鹽盜為奸利公約法三條人不敢犯編徭有不承者予片紙曰信若區無若田無若居若實業即榜是弗若問誣者不得產若產皆逐巡首服去役始均芙蓉嶺者婺源孔道既絕乃開江灣金筑坡辟其險且近於故道八里行旅使之呼為譚公嶺樂城苦衝瘴疫民多盜請倉穀買牛督墾開鑿井三百溉田擗獲積荒千頃又節驛費即中貴無所假於是流亡悉歸盜以息有上官問公何以自給答云衙齋唯老友一執爨蒼頭二登記侍櫛沐舍中兒三日需米半斗俸具贏署中隙地臨井一儲枯棹灌畦不乏蔬蔬薪采官道傍枯楊肉取春秋之昨日惟市魚一頭清醅一瓶而已其清尚自苦如此福王者神宗愛子常有易儲之意久不就封廷臣數爭不能得及萬歷四十年始期以來春之國詔需南京馬快船五百是時公由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晉車駕司郎中謂尚書鄭公曰今秋矣解船在北未歸新解者已北若待歸脩船復往水涸冰堅不能赴則來春之國將復以王舟不具而更宜急撤止船勿歸遣官即彼脩驗及期而舟楫久具更何辭焉鄭公從之福王始如期之國久之公以母服闋入都仍補車駕司郎中典廣西鄉試出為福建提學參議先是四十六年撫順難作經略楊鎬有四路出師之議公力言其非而別陳三策時不能用已而果敗天啓二年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甯道河西失朝廷大震急求邊才吏部尚書崔景榮以公沈毅能斷大事特遷山東布政司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策援遼事當是時廣甯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局已壞而登萊尙有新募兵四萬島帥毛文龍據須迷島聯朝鮮牽制遼瀋又欲登萊由海濟師為援乃兵無糧巡撫陶元暉措置失宜又與鎮帥沈有容脩隙於是兵大譟而遼民航海避難者十餘萬元暉疑不納漂泊海濱將為亂妖賊白蓮黨乘機煽亂連陷鄒滕諸邑攻圍兗州官兵與戰數敗公倍道馳赴以大義諭解有容懼禽譯兵首誅之因揭於朝言登萊阻海我不能往敵不能來無用增兵兵無食祇益亂朝廷遣之乃令踐更得歸休不復調變遂引分置遼人於各邑編戶給荒田牛種流民遂安俄而知難縣馮某與遼將不協兵民鬪以遼衆反聞巡撫倉皇將上疏撤兵討之公曰此激變耳無庸發兵乃單騎入登營執遼鎮將李性忠手令傳三箭至灘營慰諭之以解而令許定國梁廷棟以精騎五千討白蓮賊悉平之於是閣部孫公承宗及督撫上其功賜金晉級大計舉監司卓異第一等

推山東巡撫而毛文龍大忌之初文龍所得海外俘誠功多冒而俘獲必會勸無偽方獻公每持之廉其偽輒釋去朝鮮李倣弒其君自立遣使請封文龍為之介公怒曰箕封禮義之邦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之文龍益恚乃結魏璫為蜚語搆登州司餉同知崔謙意在公也緹騎械謙去公憤慙不食嘔血頓羸困亡何卒卒之日猶握筆答文符調兵轉餉如平時文武吏視含斂篋筒無長物莫不流涕稱廉吏而軍民白衣冠號鬻者數千人烈皇帝即位錄死事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將議諡而國亡不果長子貞默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子貞良以五經登癸未二甲進士未就職遇變奔南都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公校士閩中甲乙高下如神明賞拔士以次獲偽者逾半絕請託私札至不啓事竣以尺牘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為不信視郵筒故有真宗師之稱乙酉貞良典試廣東甫出而南都潰踰歸里挈家浮海入浙東拜兵科給事監四鎮軍浙敗入閩閩又敗道荒盜劫斧其首舉家哭道左忽一老儒扶杖過詢之具以告老儒大驚曰此譚公子也吾邦從來學道惟譚公稱真宗師子為真宗師所錄終身榮之今日正吾報恩時也乃為貞良裹創延入舍問其姓名張念雪也又有賴蓬者天啓辛酉舉人亦受知於公復迎貞良於家久之漳泉開亂作有假其名號招者乃避去至佛潭因結寨自固諸生楊學舉聞之大喜率衆迎道左推為帥貞良以病辭頃復固請強起應之遠近堡寨率衆歸者且數萬乃貞良竟不起未幾卒於軍數日粵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命而貞良死使者拊棺焚黃巡營壘歎息而去

王源曰譚公才望固可為大吏當一面然亦幸未開府得以善終當日廷臣小人冒君子者多君子黨小者亦不少合辭并力以擠孤立不與黨而才堪捍患遠出其上之賢能甯置君與國於危亡不可救必不肯稍平其心以存公論而惜勞臣假令譚公居要位而持其孤介之操能一日行其志乎悲夫悲夫禍所從來非一日矣

居業堂文集卷二

傳

新樂侯傳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也。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弟封新樂伯。崇禎七年薨。文炳襲封。晉侯。初光宗二子長熹宗次信王熹宗崩無子信王即位改元崇禎是為烈皇帝。孝純皇太后烈皇帝生母也。帝性至孝五歲失太后追慕不已每加恩外家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嘗上不憚久之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武英殿中書梁某至侯第教太夫人人口授繪像太夫人者徐氏太后母侯祖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喜命繪四下日具齒簿上俯伏歸極門入安奉奉慈殿乾清宮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侯祖應元瀛國公祖母封瀛國太夫人侯晉少傅叔繼祖弟文耀文耀俱晉爵有差當是時上即位十三年流賊勢益張張獻忠襲陷襄陽李自成李巖攻洛陽破之督師楊嗣昌自縊死朝廷大震侯謂駙馬都尉鞏永固曰國事如此我與公受國厚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召對請定永二王早建藩封屏翰神京係人心上可其奏內帑不充未行時自成已據三秦蹂河東破太原甯武宣大相繼陷三月二日瀛國太夫人壽八十猶救左藏賜白金文綺加恩子孫八日賊警益急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十七日賊至城下攻西直門勢甚銳城上人兇懼黃尼麓謂侯曰城必陷君侯早為計尼麓者侯布衣交任侯善

居業堂文集 卷二

一九

騎射與太學生申湛然夙為侯所重侯母杜太夫人聞之立命召二女歸二女者長武清侯李存善太夫人次適恭順侯子吳希彬結縭數十樓上誓同死而繼祖與侯計匿瀛國太夫人申湛然家十八日夜漏二下中使奉密詔詔侯暨鞏都尉侯疑駕南幸拜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無憾去矣善事皇帝侯遂與永固見上先是上手敕令糾勦戚家丁備非常時外城已陷上曰衆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事尚未知侯曰勦戚家丁何足一當賊臣等誓死巷戰報陛下上曰如此何濟因泣下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侯與永固泣奏曰二祖列宗英靈在天自能殲此逆賊設不虞臣等請從皇上于九原詎不辱國家遂出永固馳赴崇文門侯與俱十九日昧爽文耀欲省瀛國太夫人母命飯一蒼頭直入大呼城破賊入矣文耀盤脫手起母遽登樓文耀隨之二女侯夫人王氏繼登母復下以二盆抵戶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已次女先就縊先死文耀入縊絕墮板上見母亦墮頭血涔涔拊背背連呼不應號曰兒不能死從兄前命矣侯嘗屬文耀母死留侍祖母也遂逃出李太夫人幼聰慧好學識大義早孀子存善嗣侯至是方十一歲先一日以五百金予一僕曰以主人付若趨之去謂母曰此豈程嬰梓白邪吾不忍見兒死恐遲我死故遣去耳及入縊縊亦絕時母已蘇立起復入縊又絕六縊始死侯夫人亦死李太夫人見母嫂妹死已不死大呼奮身投縊終不死凡九絕乃墜樓折脇死復蘇見一蒼頭在側曰若非鄭平乎告以母六縊始死已九絕不死狀解金條授之曰酬女掖吾登樓及登連呼曰火火平趨下舉火樓焚是時上知城不守已自縊萬歲山皇后嬪御俱從死侯至崇文門賊入即同永固射賊黃尼麓曰此何益欲退賊乎此何益侯遂歸第已火馳至申湛然家湛然曰君侯急自決身在太夫人無慮遂與湛然復歸第自後園入初繼祖擊井園中味甘冽嘗與侯兄弟汲飲故曰今天下攘攘苟急難當從事於此至是見宮女四出知上崩趨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夫人左氏妾李氏董氏亦焚樓死侯甫入尼麓趨至曰鞏都尉死矣侯曰諾躡身欲赴井忽止曰戎服不可以見上湛然免幘進幘小不能冠尼麓曰赴宴邪胡不裂裂幘乃冠投井死年三十乙酉南都旌死難諸臣侯居首贈太師復國公諡忠壯先是十八日外城陷文耀馳出及內城破復返大書一板置井傍曰左都督劉文耀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閩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數日賊大索動奮不死者加拷掠無一免湛然為賊獲被炮烙終不言太夫人體糜爛以死賊復執其子自省索文耀文耀匿他所子知之給賊曰渴甚需飲速至井出不意猝投井文耀遂免後轉徙江淮今寓高郵人稱故新樂小侯云

鞏都尉傳

鞏都尉水固字鴻圖順天宛平人也。尚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性豪蕩喜聲色狗馬崇禎末天下益亂大臣尸厥位上野食苦枝梧都尉慨然曰身為貴臣託肺腑國事豈不恤日樂業可乎遂一切屏絕閉戶折節讀書壬午劉遠總督趙光抃逮賊上疏理之又請加建文景泰廟諡時論偉焉癸未上召勦賊試騎

居業堂文集 卷二

二一

射萬歲山。都尉為最。甲申正月。與新樂侯劉文炳請召對。語在新樂侯傳中。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都尉奉命守崇文門。初。襄城伯李國禎習優善。謂言得為京營總督。督二十萬衆。日飲酒聚羣。優為樂。三月初。賊警急。乃命守兵十八日登陣。戰兵亦於是日列城外。故賊至。漫無備。十八日。外城陷。夜漏二下。上召都尉與文炳議巷戰。兩人涕泣誓效死。出約動。威至崇文門會議。味爽城陷。國禎率百餘騎欲突崇文門。出都尉怒。反破擊之。國禎馳赴朝陽門。須臾賊大至。都尉躍馬彎弓。大呼殺賊。矢發。賊應弦倒。文炳翼之。殺賊數十人。賊辟易。各馳歸第。當是時。新城侯王國興。惠安伯張慶。自焚死。彰武伯楊崇猷。死。宣城伯。衝時春。懷德侯。闖門投井死。而與都尉射賊。有楊光陸者。驛馬都尉楊春元子。被甲馳突。左右射。路與都尉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都尉至第。下馬解鞍。縱馬去。曰。吾乘此馬久。不忍殺。實鞍上所賜。不可汗賊手。時公主薨。未葬。置鞍柩下。積薪環其旁。命左右取酒。北嚮。醉地。哭拜呼皇帝。復爵公主。柩前乃自滿引。擲盃地下。曰。此永固報陛下下時也。叱令舉火。拔劍自刎。死。國禎之赴朝陽門也。守城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於城上。引之見。國禎惶遽解甲。蒲伏降賊。編守之數日。命納金。不足。二十七日。請至家括其財。家為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刺置曳回。能置酒。編之。曰。大將軍何狼狽若是。是夜。國禎以所繫綠線。縶縊死。賊以柳棺盛其尸。委於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禎也。南都郵死難諸臣。都尉贈侯。諡貞愍。而國禎誤傳斬殺。帝后旁。亦贈襄國公。諡貞武。都尉一女。字國禎子。變後。隨夫南下。乙酉。南都變。子復降。置旗下死。勢者。妻女色。欲奪之。女哭曰。吾先帝甥。忠臣女。從夫至此。辱已甚。可再辱乎。引刀勢面。欲自殺。勢者聞之。愧沮。不知所終。

姜都督傳

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幼習儒。父老。乃就武。以天啓壬戌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城守備。遷大水峪遊擊。將軍松杏兩城。績日著。督都督會事宣府。西城路參將。禽斬大盜王科。調右衛路左參將。蒙古有就撫者。總督欲殺以邀功。都督持不可。關怒。劾之。總制楊嗣昌力辨其誣。乃發司禮問。而都督晉通鎮副總兵。尋為保定總督楊公文中軍。都督面親。貌豐偉。騎射力絕。人恆慨忠義。自許。時中原盜益橫。聞警。輒歎。憤發。頓足起。指天誓死。殺賊崇禎十四年。賊兩攻開封。不克。十五年春。復合兵百萬。圍之。連營百餘里。為久駐。必取之計。朝廷大恐。左良玉素為賊憚。而驕。不用命。尚書侯良玉故主也。時繫獄。乃出。拘於獄。督師河上。檄良玉。良玉乃至。先是。文岳亦會援開封。都督留守。會甫。夏。師缺。兵部尚書陳新甲密。所親謂都督曰。予我五千金。總戎可得也。都督峻拒之。遂撤隨進。勦。當是時。諸鎮兵。暨朱仙鎮者十七萬。良玉獨強。而心持兩端。不肯一當賊。忽夜半。放兵大譟。突諸營。諸營驚亂。疑賊至。自相擊。乃乘間掠馬騾。械器而去。於是諸營悉潰。而都督獨壁不動。平明。賊大至。率麾下力戰。與健兒。姜葉。陸。

耿道明。大呼躍馬。格殺數百人。身被十餘創。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屬賊。樹礎而死。數月。開封援絕。決河水灌賊。賊覺。因灌城。城沒。冬。文岳兵敗。汝甯。亦屬賊死。初。武進士。例不傳臚。辛未。上命以會試中式。前三十卷進。自拔一甲三人。餘為二甲。賜會武。宴於中軍。都督府。首輔主之。狀元王來聘。京師人。慨然泣下。曰。上重武若此。欲武臣效命疆場也。苟不誓死殺賊。何以報上恩。既而果戰死。甄奇傑。保定督標副將。亦勦賊河南。戰死。俱襲三等磨錦衣衛百戶。世襲。都督死。文岳著其故衣。痛哭累日夜。上疏請卹。而其子宗呂。亦以來聘奇傑例。陳請卹。候不至。僅贈右都督。磨外衛總旗。及宗呂再疏。得如例。上請命未下。國亡。宗呂哭曰。吾父捐軀殉國。復何恨。但赫赫大明。卒以賄覆。國之不幸。人乎何尤。蓋當日非賄不行。往往如此也。宗呂順治辛丑進士。筮仕。濰縣知縣。未之官。而卒。子懋。康熙乙丑進士。以文學知名于時。王源曰。都督之死烈矣。獨惜周王得士民死力。賊屢卻去。假令良玉借諸將堅壁與城中持角。則開封不可得困。賊氣沮力竭。然後與孫公傳庭東西合勢。乘其弊。安見中原事。竟無可為乎。乃左兵一潰。諸營瓦解。中原陸沈。而宗陌隨之。或猶諱其夜潰不錄。而更飾為擊賊虛詞。抑獨何歟。

李若連高文彩傳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初。魏黨許顯純為武學生。嘗遇兵科給事某。不辟道。給事怒。鞭之。顯純罵曰。吾異日得志。矢殺盡文官。及忠賢竊國柄。顯純掌北司。大臣多死其手。上即位。誅忠賢。并其黨。命舉賢能任司事。僉曰。若連。遂授之。若連為人長者。在職。明允。多平反。一反顯純所為。巡捕營。一木工。謂經略袁崇煥反。以為謀。事下鎮撫。若連曰。督師有異志。京師。聞無耳目。安用木工為。訊之。果捕營苦刑。誣服。遂白其罔。上復下其事。錦衣衛。拘以為。若連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十餘年。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為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司街道房。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為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闖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方數歲。乘間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嚮。自刎。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為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邪。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痛哭。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是時。錦衣衛。上。官九人。刑。辱死者四。亡。匿。四。提督東司。房。略。養。性。納。金。三。萬。得。免。死。而。闖。官。千。人。死。難。者。唯。文。彩。若。連。王。百。戶。三。人。而已。若連。自。家。居。閉。門。謝。賓。客。食。貧。教。子。久。之。上。思。其。賢。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驛。馬。都。尉。擊。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於。几。曰。上。林。李。若。連。為。官。不。要。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從。容。冠。帶。縱。中。堂。死。後。賊。居。其。室。或。見。緝。衣。人。奮。拳。毆。之。終。夜。追。迫。不。得。息。見。者。輒。斃。賊。畏。之。他。徒。人。皆。謂。李。公。為。厲。鬼。殺。賊。云。

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縵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俯首默不應百戶曰君名重當時死即千秋不則不直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縵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某國家設科目取天下士所得乃若輩國亡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就縵鍾降賊為偽檢討兵給事光時亨翰林院編修名夏俱授偽職賊敗三人復南遁南人捕戮之名夏逸鍾且死歎曰吾欲與王百戶同死豈可得乎

王源曰若連正直有古大臣風文彩死最烈徇難諸臣無兩此皆以武臣報國者甲申賊警急廷臣有建議皇太子撫軍南京者光時亨力糾之事遂寢及城破東宮二王俱陷賊而時亨降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其時亨之謂乎學士大夫往往鄙武臣不足道及臨大節其愧王百戶者何多也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崇禎癸未觀政進士張羅俊字元美保定清苑人其先世以孝稱父純臣神機營左副將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贈驍騎將軍羅俊兄弟六人羅俊長次羅彥羅士羅善羅輔羅彥字仲美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行人己巳京師戒嚴奉使過保定聞警兄弟倡率城守甚嚴是歲陝西盜起久之大亂京師屢警名都重鎮破陷相望而保定屹焉為京師保障率倚張氏兄弟為重羅士早卒羅善羅輔諸生羅輔癸未武進士皆沈毅負氣敢為甲申二月闖賊李自成陷山西京師震動大學士李建泰督師禦賊至其定潰自成以大衆由宣府入居庸關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由固關略畿南而北其定叛將謝嘉福殺巡撫都御史徐標迎賊入河間望風降保定孤危人洶洶無固志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兄弟謀曰保定神京肘腋今無重臣無兵破在旦夕保定破京師危矣吾家自先將軍食祿至今五十年父子兄弟受國厚恩闔門以死報分也可偷生苟免哉子弟皆憤慨受命因與署府印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嗣糾合紳士鄉勇敵血北城上望關督衆死守立斥散家財為守備新任知府何復總監方正化相繼至皆同守已而建泰來奔衆不納建泰怒大呼舉上方劍示城上時毓嗣受命往監建泰察其真不得已納之賊隨至建泰將私勸羅俊降羅俊立牽出斬以徇賊攻城大罵張吏部竊城不開城破屍汝萬段無遺種又射書城上誘降羅俊彥憤厲大呼殺賊且曰有欲降者取我頭去指揮同知劉忠嗣拔劍誓衆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者齒此劍衆應聲踴躍弓弩萬發齊發羅輔尤驍勇善射率死士鏖戰三日殺賊萬餘人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烈皇帝崩賊攻益急張氏兄弟益大憤痛哭呼天誓必死悉括婦女簪珥并所藏太夫人珠冠及金銀器帶佩雜飾悉裂毀置城上齊衆衆感憤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不能破將解去二十四日午忽西南城上火衆崩潰蓋建泰為賊內應賊乘之遂陷時羅俊守東城羅輔急赴之曰事去矣請與兄潰圍出圍更舉羅俊不從賊乘至羅俊突前奮力擊其魁仆地下扼吭嚙其耳嚼之血淋漓口吻噴且呼曰我皇明進士張羅俊爾所謂竊城不開張吏部者吾弟也死賊胡不殺我賊欲之數刀羅血丈許斷脰死羅輔彎弓射賊賊應弦倒莫敢近矢盡揮刀馳下又殺數十人被十餘創大罵賊攢刀刺殺之碎其屍初羅善性篤學見國事日壞時時歎憤悲歌流涕及守城日夜與兩兄贊襄左右妻高氏有三

女城破高先投幼女於井懷次女攜長女手俱投井死羅善乃奔羅彥所欲同死羅彥揮之去不肯而羅彥妻宋氏自刎未殊擊所生女并少妾錢氏先投井死羅彥乃從容題壁整衣自縊亭上死子魯與妻師氏俱從死羅善乃向羅彥再拜趨歸與高氏同井死先是羅俊妻雙警卒終身不置妾而羅士妻高氏守節十七年先城未陷與娣姒諸婦媵妾約同死既陷羅輔妻白氏在母家聞變欲死婢子勸沮之曰白吾夫好男子城破必死願留妻子詒笑人閒耶且張氏人人必死我曷歸一女八歲呼至井傍曰兒視井中何物女方俯避推墮之隨躡身躍入井中死幼子女各一俱死李氏者年七十四羅俊羅彥世母也為賊執大罵逆賊賊刃之破腦死孫婦徐氏劉氏投井死劉母胡氏使女喜兒俱從劉氏死而羅結妻王氏於被圍時歸甯即返羅結問之笑曰欲與子同死耳已而泣又曰子兄弟將俱死子未仕可無死祖嗣可無念乎我婦人也恐受辱子男子何不留身為張氏計哉羅結泣不答乃手縋示已必死而勸之力羅結領之城破從水門逸出王與羅士妻高氏同梁縊而死羅俊子仲初鄉居赴難入城同守城陷父子相失趨歸遇賊自投市上井中死張氏死者凡二十有三人金毓嗣與從子振孫工科都給事中尹洗俱罵賊死羅輔妻王氏亦投井死邵宗元方正化俱不屈死何復先城未破城樓火焚死劉忠嗣視其女弟與妻毛氏婦王氏自縊而後巷戰被執抉眼割耳鼻支解死正化所用副將呂應蛟亦巷戰死賊入羅彥宅見其屍多歎息有泣下者三犬護其屍不去一賊窺之犬奮前齧其足斷指賊大驚乃擗之後月餘賊自山海關大敗遁而西家人乃悉斂其屍葬於城西家壘壘過者皆為流涕初羅俊丙子鄉試房考官夜夢綠衣神持卷授之驚寤既乃得其卷於落卷中奇之置之魁羅彥早通顯而羅俊淡泊自守未嘗事干謁羅彥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剛明清正釐奸弊黜陟絕偏黨以直忤於時家居數年望益重每有警封疆大吏與士民議城守輒推為盟主而羅俊自幼從驃騎居塞上兄弟素嫻兵略輕財尚義能得士死力往往傾家貲捍關里人德之樂為用故能力抗賊鋒國亡猶死守不下云

王源曰闖賊之犯京師也所過望風降附然宜大雖失苟扼居庸之險過其衝賊不能徑薄京師而保定力守障其南關遼勁旅內援天下勤王師雲集國家事不尙可為乎無如開關迎賊京師遂不能守淪胥以亡不可復救矣傷哉京師陷而保定猶死守六日不拔拔之日紳士婦女死者五百餘人其不傳者無算苟非張氏兄弟忠憤激發曷能致忠義之盛如此哉於戲烈矣亦可悲夫

王將軍傳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之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將軍繼光遊戚將軍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疆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有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為人高穎長鬚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敵人畏之後文龍以贈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甯武關遂往依焉周將軍者父蒙古隸遼東鐵嶺衛其伯兄天順以明經為登州衛訓導生一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將軍之孫永命崇禎五年文龍髮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汗周周大罵賊將偪辱之周給曰我不從若有

親喪耳。今設祭釋服。更故從若胡不可。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經死。賊怒。支解之。將軍見周將軍流涕述烈婦事。周將軍亦欷歔泣下。當是時。關賊李自成勢甚張。督師孫傳庭戰敗。賊潰潼關入。據陝西。將渡河。山西大震。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尚能盡一豬首。二鵝。勇健絕倫。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周將軍曰。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祿。胡為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我輩不食君祿乎。今得效力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恍惚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為奇兵橫擊之。賊列陳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賊披靡。殺賊數百人。願賊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破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說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皆為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熱視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即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痣。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捧其臂哭而歸。與永命招魂而葬之。初永命當叛兵之迫。婦也。匿不敢出。烈婦給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攫賊刃而使我為賊汗乎。走也。胡泣為。乃逸事。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漳縣知縣。取彭氏名德貞。德貞善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廬陵人。後籍遼東杏山。祖士宏。為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願謂家人曰。奈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爾忘家。翁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書。著有毛詩義疏。詔旌其門。子二。女子一。曰玠。負異才。嘗作短劍行。遇其兄曰。西風激射。劍鳴中夜。而君子身。柄不輕借。百鍊之器。折則弗回。苟非大故。納鞘勿開。維古之孝。續竹為彈。維今之人。弋免與雁。母見之。晒曰。女願出。兄上邪。家赤貧。母安之。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

王源曰。予初聞黃得功。周將軍俱忠勇善戰。為賊憚。其後皆以死報國。烈矣。乃不知有士將軍者。及在京見其孫。為予言將軍生平。慨然為之傳。不與周黃比。烈乎。或將軍嘗贈以寶刀。雁翎甲。俱家藏無失。而將軍所遺鐵鞭。時錚錚鳴。嗚自動。天陰出汗。血如淚。腥不可。於戲。將軍殺賊固已多矣。而卒無成功。是可悲也。

司禮監高時明傳

高太監時明。字復初。京師人。萬曆十一年。進皇城。累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崇禎十七年。闖賊破京師。死之時。明幼穎異。讀書。司禮監博學能文。善書法。及長。明習故事。掌南司房。明斷有識。略。曾司禮監提督。每犯顏強諫。朝廷重焉。神宗崩。光宗即位。擢司禮監秉筆。逾月上崩。皇長子立。是為熹宗。魏忠賢者。東宮賢宦也。夙得幸皇孫。呼為魏伴伴。而不名。及即位數日。謂左右曰。魏伴伴不見何也。左右曰。位卑不得近。上

曰。召之可乎。曰。唯上命。乃召入。相見泣涕。立授乾清宮近侍。由是益親寵用。事。初秉筆太監王安與時明同受遺命。而故事。非司禮監出身。不得秉筆。忠賢求人司禮會館。二人不許。忠賢恚。譖安殺之。時明告休。杜門稱疾不出。久之。起為總督漕運。門下皆賢。時明曰。是餌我也。以病篤辭。忠賢不聽。視之。時明善導引。辟殺數日。臥見使者。祖而示之腹。指約之前。後不盈寸。使者歸。以報忠賢曰。嘻。死矣。遂獲免。其後忠賢日屠戮忠良。權勢傾人主。時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事不可為矣。熹宗崩。烈皇帝嗣位。召時明入。帝望見曰。神仙中人也。頓首謝。復授司禮監掌印。遂佐上誅忠賢。並其黨。時上方十七歲。勵精求治。命時明書敬天法祖。懸之乾清宮前殿。又於兩楹書人心唯危。十六字。時明嘗曰。主上聖明。得賢士大夫共理。太平不難致。吾老矣。扶杖而觀其成。不亦可乎。遂辭位。上不許。固辭。乃聽之。有疑事。猶密以諮時明。而後進者多側目。乃託青盲以辟焉。當是時。天下大亂。盜賊縱橫。川陝河南湖廣。朝廷不能制。疆場吏才堪辦賊者。皆以廷臣持門戶。掣肘不得成功。賊屢敗屢振。崇禎十六年。闖賊李自成併吞諸賊。為雄。合兵百餘萬。據西安。十七年。僧號稱帝。渡河。東破太原。蹂宜大。直犯京師。三月十七日。薄城下。時明聞之。泣曰。自魏逆弄權以來。賢人君子盡矣。主上遭家不造。大臣率奸庸。不肯誤國。致上以憂勤。甚儉。豈非天乎。時明四世老奴。受恩深。國勢顛危。不能救。忍復食息人閒。偷活邪。乃諭名下曰。凡侍從者。以死衛上。任城守者。以死守。無官守。願從我死者。聽。於是置棺中堂。積薪以待。城破。從容衣道衣。望闕拜哭已。仰臥棺中。命舉火。少發。名下李繼善。王家棟。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宋輔宸。嚴宏。爭踊身投火中死。先是賊攻保定。總監方正化固守。殺賊甚衆。城破。巷戰。力竭。自刎死。賊支解之。及攻京師。西直門。提督褚憲章自發巨礮。誤墮城上。橫裂碎其臂。大呼曰。丹心未盡。生前恨。語畢而絕。皆時明名下。賊入。不知上所。在大梁京師不得。次日始見。上自縊萬歲山。太監王承恩跪縊死。上前。賊感動歎息。以梓宮殯帝后。東華門外。而棺斂承恩於旁。

王源曰。余讀國史。至魏忠賢亂政。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文皇帝變易太祖舊制。王振首竊朝綱。後遂接踵相繼。不絕。禍所由來。非一日矣。然懷恩之救林俊。張獻章。吉輔。道東宮。又何其毅然篤。君子也。人之賢不肖。固不必以其倫歟。時明忠。蓋為國。仗節守死。而士大夫之論。何其沾沾也。

初魯王辟寇江左。福王使居台州。至是棄推王暨國。入紹興。公既歸西興。乃謁王請移駕行營。獎率三軍。王嘉勞之。以兵部尚書張國維為大學士。督師諸臣各督一省。而封公武甯伯。公抗疏辭曰。國維中。大仇未報。豈臣子邀榮之日。夫寸土未復。一敵未殲。臣避盜。則三吳繼下。當何如。南京克復。又何如也。臣死不敢奉命。方國安者。馬士英私人也。為整帥。擁兵至。自稱鎮東侯。王因而授之。乃復申公前命。公欲更辭。諸將曰。兩鎮犄角。勢不相下。彼既稱藩。我須受制。勢削士貳。何以成功。公不得已受之。尋晉侯。監國為人仁柔多姑息。輕名器以廣人心。威令不行。將帥不相統。一由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國內紛然。百姓苦之。九月。進兵杭州。公攻其南方。國安從開道。襲其北。公乘夜登岸。盡殺沿江守卒。焚柵。大呼。說進。比曉。我軍悉精銳出。公親將劉文舉。斬國良。郝文相俱戰死。公督衆殊死戰。不少卻。以待國安之入。而國安竟失約不至。薄暮。公斂兵退。遂無功。既而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詔至。諸臣二三不決。公勸監國尊之。謂諸臣曰。我輩志在恢復。但屬望子神孫。苟能光復祖宗社稷。即共主也。功成之日。天下誰敢不尊。倘西北諸王。或能先我雪恥。猶當勸主上北面歸藩。今日之事。胡事紛紛。為左右袒。予敵以開邪。諸臣唯唯。然自是浙國自相猜貳。益不可為矣。冬。江水涸。公晝夜往來江上。備不虞。飛賊及公舟。穿所臥帳。去公咫尺。左右失色。公談笑不為意。十二月。國安復謀大舉進兵。諸帥張檄申約。公曰。敗矣。密謀襲人。而先期洩之。甯有濟乎。及戰。國安果大敗。公不支。乃引還。先是。公數欲西征。國安每以他阻。至是我軍遣開見國安。始以虛實。故國安銳意出師。陷伏致敗。自此諸路氣挫。不敢復言進兵。丙戌三月。公上疏請職。詞多憤激。諸帥惡之。播謔語。阻公。俄而我兵皆集。陳船欲渡。公方鼓棹乘潮上下。察其動靜。我兵忽揚帆鳴鼓。蔽江而東。瞬息接公舟。砲矢雷轟。兩集。公舟大風。微不利。他舟未即前。勢甚殆。忽雷震空起。東風大作。公舟如游龍。轉鬪而前。所向披靡。有白甲戴纓者。督戰甚力。公突其舟。沈之。白甲者。望水影射之。血漂水上。見朱纓也。我軍卻連船進擊。大獲勝。監國大喜。即軍中拜公與國。公力辭不允。由是公望益重。然公雖奏捷。而諸將多貳。不相助。孤軍食匱。衆寡不敵。久之。勢益燭。六月。我軍乘國安守疏。齊濟襲其軍。國安敗走。諸路俱潰。紹興與波相繼陷。監國航海。張公國維死之。公獨守江上兩日。士飢不能戰。乃引師出。子門。將據海島為後圖。而颶風作。一夜。五營盡沒。公仰天歎曰。大事去矣。天乎。吾何之一死報國耳。乃復入定海。悉呼軍民諭之曰。吾受命先帝守此土。不幸兩都淪陷。吾奉監國。誓以一族轉戰。圖與復。願相持一載。訖無成。徒苦吾父老子弟。更何顏相見。吾今將死之。與諸軍別。諸君善自愛。軍民大哭。公亦哭。乃悉載夫人章氏。妾楊氏。子婦蕭氏。管氏。女孫。至蛟門。盛服。望闕拜。置酒大宴。宴畢。俱沈海中死。死者二十餘人。令子鳴謙祝髮去。取與國敕印。再拜投之水。而獨行至松江。見守帥曰。我明大將也。來就死。帥大驚。禮接之。言於其長。而送之南京。百姓觀者如堵。多泣下。督師洪承疇勸之降。公笑曰。此足下事耳。僕不肯。不能為足下。但不知足下猶念先帝恩否。胡視然為他人作說客耶。承疇慙。無以應。然猶欲全公。志益堅。不可奪。寓僧舍兩旬。乃送之獄。終日恍惚。賦詩飲酒。作忠孝歌。見志。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從容整衣冠。望拜孝陵。口占絕命詞。然後坐而受刃。觀者莫不流涕。忽大星隕。隕市有匹練。驟高竿。風捲入雲。隨

盤旋望公屍而隊。人皆驚異。謂公精靈所致云。鳴謙初以功授某官。沈毅好謀。敢戰。所向多克捷。封鎮。伯。既為僧。往來吳越數年。不知所終。其少女沈海。方八歲。一晝夜不死。漁人救之。送公部。將某。後歸於金壇。于訪。初南都陷。馬士英竄依方國安。國安敗。遂與士英降。從攻福建。未幾。俱為我軍所誅。王源曰。子聞魯監國之敗。方國安其罪首也。以王公之忠勇任事。而與國安分制閩外。欲無收得乎。乃公之就死。光明偉烈。善矣。而國安降而見殺。則小人之敗人國家。又反顏事仇。以圖利者。不又可以鑒哉。予獨於督師史公文中。附公死事未悉。及得于訪所藏公家傳。甚詳。復論次之。訪字節侯。世家子。高隱不仕。年六十。言當年軼事。往往涕泣不置云。

諸天祐傳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闖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衆。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衆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目。躬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開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緩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禽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既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偽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閉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徇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磔爾。為皇帝報仇。我日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合。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即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皆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護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子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頭揮鞭。左三稜。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稜。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請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諸君。遂渡橋。居民爭進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合伊季分巡水上下。含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合曰。賊渡奈何。曰請給之。須臾。賊至上流。遙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遂巡去。大隊偏橋東。列板前行。為蔽。長矛隨其後。以弓矢將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板。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折其矛。如華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乘拍手稱曰。張翼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

李開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千言立就及長與姬詹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迷失道風容含章顯遺迹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爲二命顯風容將右自與含伊季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風容望見賊以二矛臨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間刺風容中其脇風容夾其矛奮力掄賊墜風容亦墜賊失矛風容拔賊矛反刺賊燈之柳含奪馬援風容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士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陳虎頭爲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關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義士傳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亂黠者往往挺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吾將爲朝廷殺賊首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間交其豪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凝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

歸撫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名將也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慶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逆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擐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業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蹤跡海上海

關中二烈士傳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尙義負士望崇禎末關賊勢猖獗皆憤慨欲殺賊報國十六年癸未督師孫公傳庭戰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初與衆城守及勢不支歎曰不可爲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召其族曰我生平以大義爲重今關中悉從賊我肯食賊粟踐賊土與賊共戴天乎我將死願無以報祖宗我有城內地五畝請付宗人爲祖宗祀言罷登樓痛飲悲

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蕭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爲我撫二子顧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故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指之指樓前地謂蕭氏曰葬我於此於是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賈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爲妻婦置產以延其後云初賊之人關也都司雷吏邱從周遇李自成於道直前戟手大罵曰爾逆天叛國爲賊始於賊終於賊賊耳賊耳烏能成大事自成立欲殺之次年陷京師未幾自山海關敗歸病索名醫涇陽諸生劉溫克者字幼恬夙精醫聞之知不免陰製毒以待賊果召之攜藥往長揖不拜賊怒進藥疑之不肯服次早令杖之而溫克已夜服毒死矣時年七十有五先是溫克以醫名性慷慨多大節總督洪承疇開部楊嗣昌俱延爲上客甲申聞烈皇之變痛哭服衰麻令家人皆成服子良股至孝方其攜毒赴賊召家人皆不知惟良股知之數涕泣長跪勸止不聽卒以死顯其事隱世莫知也亂定良股遂棄諸生隱授徒終身

金主事傳

王源曰關賊入關關中士大夫從賊者不可勝數惠世揚早立名節家居老矣亦從賊宋金郊業疇之喪心無恥又易責焉二劉舍生取義皆諸生也非至性忠義志不可奪之烈丈夫乎金人望力表忠節而恤其後賢矣良股子恂孫追儉皆舉於鄉善人又幸其有後也

金主事廷詔字二如浙之山陰人年十八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還里甲申三月開關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痛哭徒跣呼起兵討賊人無應者福王即位南京授贛縣知縣乙酉改元宏光五月南京潰大師渡江是時巡撫南贛李永茂貪懦失衆心兵大譟永茂不知所爲主事單騎出召耆老慰諭罷去而密請誅其首惡永茂不能用未幾叛將金聲桓迎大師入南昌臨袁吉安相繼破贛孤懸上游人無固志繼謀三請永茂斬以向不聽既而福建迎唐王立之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大學士督師於贛主事乃轉三謀井所獲招撫兩廣軍門董姓者詣廷麟斬之梟於市軍民始鼓舞奮是時又以萬元吉爲兵部尙書督九省撫南贛於是兵屯贛城者數萬悉仰給於縣主事豫儲儲多方措措且與諸將約軍毋得強取民強取則無赦安堵無譁常賦外一無所擾而軍不愾先是廣賊有閩羅總者其魁曰張安時侵掠贛界永茂不敢擊遣使招之安殺使者掠益甚至是甯都兵科給事曾應遴奏安忠勇可任乞撫之以收其用隆武從之乃督應遴兵部左侍郎授安副總兵官改其營爲龍武新營蓋隆武將幸贛以爲御營親兵也主事大感曰此賊也狼子野心贛民無噍類矣已而果日肆淫掠剗殺斲斷臂折股號呼滿城加以久雨新斷米翔貴人心洶洶思變主事乃上書應遴與廷麟極言其害皆不報於是贛人大譁攻會氏并殺閩黨之在城者數十百人應遴遁去安憤甚反兵攻城主事率民登埤力戰親禦矢石二十餘日乃解時已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而應遴効能之元吉申救復職甫去贛而福建不守隆武被執遇害此內戊九月也主事至平和開變自經家人救之不死嚙救者皆復經而家人力持之擁以歸先是吉安已復被圍檄張安

救之安。迨遼軍都敢進。大師破吉安。長驅至贛。諸路兵救贛者俱潰。廷麟自甯都援贛。見安恆縮不用命。而蹂躪殊甚。乃矯詔散遣。單騎入城。與元吉死守。凡七閱月。城陷。率士民巷戰。力竭。俱赴水死。主事歸。麻冠布袍。臥山中。後為頭陀。披髮策杖。往來海濱。年未三十。頭髮盡白。前倭悲悼。二十餘年而卒。初山陰有處士倪舜平者。變後訣別妻子。置酒大會賓友。市兩缸。坎郊外。置其一坎內。痛飲。慨揮棄去。妻子號泣。隨之觀者千人。處士從容整衣冠。坐缸中。一缸覆其上。叱令彌其縫。子坐缸側。數日。呼之不應。乃掩主事歸。哭其墓。立石為銘。而自題其廬曰恥廬。因以為號。其同年友有余若水者。亦苦節數十年。與主事先後歿。鄉人為之並誄云。

王源曰。恥廬先生之節高矣。乃其為吏。強毅明決。愛民有張敞。韓延壽之風。惜不竟其用也。然吾聞隆武左右。人才庸下一無足倚。即名節。亦多無實用。況以賊帥主於內。而大勢蹙於外。即有賢才。其能濟乎。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君子亦歸潔其身而已矣。復何言哉。

秦處士傳

秦處士驥生。字良倩。杭州府仁和县人。年十七。補弟子員。與弟某並知名。性孝友。父荆涵公嚴事之。無違色。弟每被箠楚。則叩頭悲泣。為請罪。願代受笞。父惻然。時相向流涕。罷去。幼博通經史。負識略。當啓禎時。天下亂。江東社事蜂起。或招之。謝曰。世事方如累卵。而廷臣持門戶。士子結社相標榜。舉國若狂。吾不知死所矣。又嘗譏天下有大患。二一在士子無實學。一在於輕農。若使閭中首重策問。則士可以習知時務。力田復其家。無職業者有罪。加良人一等。則天下務本。然是時。士非科第無由見。處士賦履冠其曹。卒不第。而國變作。初。處士妻陳氏亦至孝。處士既困。場屋家日落。親老。館穀不足。養陳曰。君第下帷策勵。甘旨不給。妾任之。於是晝夜十指操作。日察嗜好。具膳羞無缺。歲大祲。斗米千錢。道殣相望。陳與子女糠粃不充。終未嘗疏食菜羹。進以故。處士名益著。處士為人謹慎。細行必矜。而風度詳雅。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交。好直言。人多畏之。然樂其通脫。咸曰。與秦君交。如食橄欖。有餘味云。乙酉之變。歎曰。吾所以從事制舉業。非慕榮利。將以行吾志耳。志既不就。豈可以苟富貴為天下笑。於是毀儒服。謝絕交遊。與妻子偕隱白蕩。著書嘯詠。凡十三年而終。雲爽者。處士次子也。少有大志。十二三歲。即日論古今成敗得失。稍長。益留心經世務。交天下豪傑。處士誦曰。學以器識為先。器不大。識不高。無能為也。且虛名之禍最酷。今日但使我一家不失禮義之舊。即所以保宗嗣也。女其慎。雲爽於是更折節講究程朱之學。及處士歿。與同邑施相。沈叔竑。陸繁弢。共隱河渚。人稱為開地先生云。

王源曰。吾聞陳孺人之事舅姑也。嘗冬月午餐無肉。解絮衣於鄰舍質之。鄰人怪其溫。私謂童子曰。女家今日無以供老人甘旨邪。歎息久之。乃父家頗饒。而數十年未嘗一向父言其狀。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孺人之賢如此。即處士可知矣。

居業堂文集卷四

傳

李處士傳

李處士名若傑。字梁甫。後更號先民。南京諸生也。其先高郵人。父自華。萬歷丁酉舉人。知福建上杭縣。以清廉擢戶部主事。卒於官。處士幼穎異。讀書日千言不忘。長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崇禎初。天下多故。天子憂勤。側席求賢才。而廷臣朋比為奸。或迂疎不識時務。故天下益大亂。何公棟如。處士外舅也。負氣多大略。以進士授湖廣襄陽府推官。忤璫。廷杖繫獄。久之釋歸。講學南京。招致四方奇俠。揣摩天下之務。既而以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起用。建言請用戚繼光遺法。募浙兵禦邊。制曰。可。於是得精兵七千人。帥之赴關。當是時。經略熊廷弼。以王化貞誣誤。鍛鍊成獄。論死。公亦削籍歸。而公門下士數百人。無或出處士右。於是盡以所學授處士。及公卒。處士遂慨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嘗語人曰。今天子聖明。朝廷無一人分憂。欲定禍亂。誰與吾苟得第。誓死扞牧圉。縱得禍破家。無恤矣。乃處士終不第。中原盜益橫。崇禎十七年。京師陷。天子死社稷。處士號泣累日不食。曰。天乎。君何辜。君何辜。吾何生。乙酉南都復變。於是立斥散家財。棄產。獨持一盞。徒步渡江。長子繼亦棄諸生從之。偕隱高郵。暨社湖中。先是京師陷。南方尚不知。南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檄應天府。聘諸生有才辯者二十人。處士與焉。既見。公曰。賊犯京師。今久不得報。吾

事物為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難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饒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說。先生合而同意。甚盛。然元竊以為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為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為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為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獗。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為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行六藝之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為之備。焉。恐涉偏私。毀謗。實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野豎得所。尊奉為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粹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為本。言性善即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略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邪。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為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名。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為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盧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傍徨。傍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揚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為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歸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情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為立規制甚宏。中日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諸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

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廂。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即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人迹絕。垣圯。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生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崇吉。邯州人。崇禎舉人。曰李孝愨。名明性。字潤。切。益人。先生曰。張石卿。名羅。益州人。曰王五公。名餘。字介。新。城人。曰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人。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泫然曰。吾無與為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脩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為。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為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謙。逐時自勸。注之。暮行委巷中。背簾欲極。旋自省曰。昏昏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勸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孺。遂無子。以族孫為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一而巳。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為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溫孝懿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名樹光。字虞白。別字清澗。三原人。以順治丁亥進士。知山東堂邑縣。甫三月。有舉子路仲者。作難。因罷歸。家居三十餘年。力學制行。歸然為鄉黨宗範。年六十有七卒。士大夫私諡為孝懿先生。初三原王端毅公。當明成化宏治時。為正直名臣。其後溫恭毅公純。以嘉靖乙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與端毅聲名相埒。先生高祖大紹。嘗從端毅遊。而恭毅於先生為從叔祖。少從學於先生之曾祖。語。蓋其先以儒學顯者數世矣。父本知。孝友端方。鄉人化之。先生幼慧。為文瞻逸。絕恆。博學。窮年讀書。鄉塾。夜達旦不寐。鄰翁念其勤苦。往往宵分叩門。攜茗餌勞之。及成進士。方仕。遽退。識者惜之。先生曰。天下方多故。吾得奉歡庭闈。不遺意外憂足矣。甯以貴顯為榮乎。巡撫甯夏某公。堂邑人。路仲之難。被吏議。先生力白其誣。至是。欲薦之。經略不次用之。先生以親老辭不就。家貧。竭力養親。無缺。居喪。一遵古禮。友愛諸弟妹。睦宗族。始終無間。先生身長七尺。腰帶七八圍。豐頤廣額。貌岸然。不箕踞。飲。無惰容。老益篤學不倦。嘗曰。凡人無分愚鈍老耄。好學皆可。有得。但志欲專。向道欲勇。氣度欲宏。措施欲靜。慎。總歸於明體適用。內不流。謬執。偏離。外不至。張皇。顛倒而已。考圖觀史。取天文地理志。儀禮典章。禮制。權陣。車甲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數條列之。為後人用世之具。長子。嘉。戊午舉於鄉。其方。也。母高。監人。辟賊士窟。賊至。急。躡身投谷中。谷深百餘尺。賊挽強俯身。刻注十餘發。但見谷中赤氣。熊。起。乃舍之。

去而器人如履地無恙。既而生德嘉。聰穎異常。先生嘗撫之歎曰。吾博一經。蹴蹴無所建立。擴吾業者此兒乎。長讀書好大略。致諸兵農禮樂經世事。不沾沾為顯達計。先生與人易和。而公事利害。則不辭。德嘉亦嘗條陳邑中利弊。請罷縣稅以通商。營兵河下防夜。俱實有裨。開闢者。先生因母喪致疾。更以營葬。遊湖湘。疾遂劇。癸亥卒於江甯。德嘉屢試不第。庚辰因策問。重冒姚江。慨然曰。予安能話前賢。以陪榮邪。投筆出其學無所不究。晚一歸於正。為文要眇。光昌。謂文體敏於宋。不逮漢唐。遠甚。詩宗漢魏。三唐以悟為指歸。其著作甚富。顧鬱鬱不得志。久之亦卒。弟四人。德叙。庠生。德裕。壬子舉人。需次知縣。德劬。國學生。德總。庠生。俱以文學名於時。初先生力闢二氏。德嘉世其學。嘗憤俗儒。但知記習訓詁。求利達。貪饕無恥。無一男子。脩身力砥。狂瀾且有轉。而奉釋氏者。以至聖學榛蕪。日甚。於是欲結茅北山。著榜講學。聞者笑之。事遂寢。然無間知與不知。莫不以先生父子為儒者之宗。及德嘉之歿也。亦私諡為景文先生云。王源曰。其哉吾道之衰也。當事有聘予設教京師者。予聚生徒。營食餼。定學約。立綱紀。遠近翕然。從遊日衆。而書院以成。蓋將因文藝而倡之。以行誼誘之。以學古窮經通之。以經世之學。不立門戶。講學虛名。但為造就人才。權輿而推其意於天下。願深為當事所忌。乃因故謝去。而其事遂廢。向使羽衣浮屠為之。甯有是哉。既而為孝懿先生傳。又歎以先生父子之賢。為關中士人所仰者三十四年。尚不能行其學於一日。況譚陋如予。乃欲行之京師。以及天下乎。噫。此二氏之學之盛。所以無足怪。而有志之士。所為慨然長太息者也。

李孝懿先生傳

孝懿先生者。姓李氏。名明性。字洞初。別號晦夫。蠡之西曹家。藁村人也。隱居。儒行純篤。潛學沈毅。與容城孫徵君奇達同隱。徵君講學河北。四方士歸者數千人。先生閉戶謝交游。不求聞達。人無知者。事親孝。每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深拂廁。夜不寐。聞輾轉。或痛嘔咳。則問睡苦若何。何思食飲矣。雖百數十。無不應。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冒。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為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先生方面。髯際鬚。端朴氣靜。不嬉。祭必齋。必度。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為門戶。負經世志。嘗謂子懋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鼠馬。一二平頭。自隨。行阡陌。勤勤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論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噫。此吾志也。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迹不履市闕。被紫棉布袍。絨巾。夏葛冠。六合。俗名瓦。方領博袖。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教人先行後文。佛教曰。佛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卻。凡除髮剃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然御物無忤。雜庸衆不驚。生平無疾容暴語。王養粹者。與先生同學。嘗患瘰。先生規之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天地之和應矣。此疾胡為致哉。其德性純粹如此。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日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酌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向文乎。聞宇內當昇平。則歡動須臾。年六十九而卒。孫徵君門人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餘佑與博野顏元俱篤學高隱。乃議曰。諡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懿。先生有焉。於是其私諡曰孝懿先生。子懋。字剛主。世其學。復受業顏先生之門。其學以實脩用世為務。燕趙士多宗之。與世之騰口說者異云。

王源曰。北方學者多聞晦冥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關中李中孚。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而讀剛主所為孝懿先生狀。其真節篤行。更為諸君子所推服。然則燕趙之士。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絕學。不愧通儒。而名不出。里者固多也。豈遠溼沒。而無傳乎。予見開卷。不能博訪。而悉傳之。惜哉。

周孝廉炳文。字文季。無錫人。性至孝。躬耕養親。非公事不入城市。人稱其孝廉云。孝廉喪父。毀幾滅性。事母四十餘年。未嘗有違色。兄歿。號慟。嘔血。進則強顏。歎笑慰母。又嘗試京師。妻倪孺人奉謹。母喜謂他兒子曰。吾婦良苦。不殊七郎在側也。母八十餘。孝廉病不起。時母城居。誠勿聞。疾革。謂妻子曰。我生不能養母。死貽之憂。目不瞑矣。言能而逝。不瞑。母奔號。拊之。良久。自直視母。不瞑。母曰。兒死矣。嗚呼。幽明異路。已矣。連拊之。須臾。乃瞑。孝廉與徐立齋。汪鈍翁。兩先生同舉於鄉。四試春官。不第。欲就教職。又誑誤不得官。人皆為孝廉恨。孝廉意泊如也。而性忼慨。好急人之難。或直請上官。白其枉。宗族戚友。連大獄。幾不測。孝廉挺身出。為排解。以保全者甚衆。初。孝廉為文。賸。工書法。而技勇絕人。有賊猝入室。脅以刃。孝廉初不為動。忽躍起。奮拳毆賊。仆地下。跳脫去。又嘗有盜劫其村。里人驚辟去。孝廉誠家人。毋動。開門。操弓矢。持滿待。賊不敢入。既而持鎗往救其旁村。夜昏黑。路旁忽一人持鎗突起。孝廉大呼。其人應聲鎗墮地。倉皇蒲伏。請命。乃鄉人防盜者也。孝廉笑曰。我也。若誤矣。幾傷若。孝廉負文武才。終不見用。知者惜之。先是。孝廉葬其父鄧尉山。不吉。欲改葬。不果。遷。每掃墓。涕泣。及卒。諸子改卜。軍障山。發之。蟻食。棺。且盡。而孝廉殯側。忽有聲大作。嗚嗚如號泣。舉家人人驚恐。不知所為。既寤。時已夜漏二下。聲乃息。人謂周君之孝。死而不衰云。

周孝廉傳

王源曰。孝廉子廷范。訪于京師。持立齋。鈍翁。兩先生所為孝廉誌。表示于。請予為之傳。兩先生誤述詳矣。茲不具載。載其軼事。孝廉毅然篤。君子也。為一命之良臣。而不得。非其命乎。豈才不必為世用。歟。可勝道哉。

曹太學傳

曹太學以植字建甫。歙人。其先自宋時多顯達。號忠孝。曹氏有名。遷者八。歲通五經。後為馬端臨師。九世祖觀遠。元末倡義旅歸明。洪武十六年授總旗。十八年調守四川大渡河。累功至指揮使。世襲。傳至孫勛。崇禎末。與賊張獻忠相拒。累年不下。明亡。隱去。太學父宏。淮積善稱長者。太學數歲。病痘絕。委於地。盆覆之。呼奴出易棚。奴飲酒肆中。忘返。及暮。發盆視之。甦。張目能言矣。人皆異之。既長。尚義。篤於友。天啓時。逆璫魏忠賢竊權。屠戮忠良。威勢振天下。太學每發憤切齒歎息。同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璫。同時被逮。太學夙與二公善。適留宿其家。緹騎不許。乃頓首奉金涕泣以請曰。二公平日與我友。今患難。吾欲資其行李。謀其家。畏禍而避。不義。惟公憐之。言罷。痛哭伏地。不肯起。緹騎感動。聽留一日。夜去。由此名重當時。同邑殷尙書宗聖。吳布政之俊。福清葉太傅。向高。旌德郭侍郎。建邦。嘉興岳都憲。和聲。皆傾心與之交。而祁門司馬李大壯。隨歿致書。遺以大帶。得覆書。乃笑而逝。其見重如此。太學嘗見一僧。將殺其徒。救之不死。一日舟行石門。遇盜。縛登巨艦。張炬灼灼。刀槩弓矢森列。其魁見太學。驚曰。若非曹君乎。太學驚視。魁則故所救僧徒也。於是解其縛。并同舟人盡釋之。相送十餘里而去。皆以為好義之報云。太學濟人危困。往往脫贈數千金。不稍惜。以故家中落。程秋兒操者。岳都憲為太學作也。里人程秋無子。妾振方三月。妻妒。鬻於太學。太學知其故。立起至秋家。呼其妻為明大義。婉轉千數百言。勸使歸。妾妻悔悟。乃遣歸秋。而秋遂得子。鄉人至今頌之不衰。妻王氏早卒。繼以程亦賢。事姑孝。太學歿。程好義。亦如太學。母弟貧。無子。為謀室者。再皆不祿。又買一婢。子之。遂舉三子。程將歿。謂諸子曰。爾父生平讀書。秉禮。不惑於二氏。我死。慎毋飯。付資冥福。受諸妄說。苟不如吾言。祭吾弗享也。子六人。季名庭。字右軍。有文名。至孝。嘗以兄弟急難。不畏強禦。犯艱險。日夜徒跣數百里以救之。兄子某貧病且死。為備其身。後甚周。某請以居。酬流涕謝之曰。吾不見父兄地下乎。因而死。而利其有。卒不受。其他捐金解紛。息難甚衆。蓋有太學之遺風焉。子七人。其五子志宏。與子交最善。是時太學之子若孫。凡六十餘人云。

王源曰。吾聞太學樂善不自伐。雖妻子不語也。志宏述其生平軼事。請為傳。而予竊疑其人宜大用於天下。願以太學終。何哉。季子承其家風。無隊。固亦可以不朽矣。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陷。烈皇帝徇社稷。後十年。越中一名貴。大集十郡名賢。於是日置酒鷺鷥湖上。賦詩高會。有題詩刺之者。季聞之。竟日流涕。嗚咽不自勝。嗚乎。忠孝曹氏。不信然哉。

居業堂文集卷五

傳

秦舍人傳

秦舍人敬傳。字公麟。六世祖榮。江西人。服賈來京師。其後遂為京師人。曾祖紳。隆慶辛未進士。歷官長沙知府。仁介有聲。祖宗伊。明經。歷官思南府同知。父元同。博學。湛性命之旨。負才不遇。學者私謚簡節先生。舍人幼穎異。識度不羣。性孝友。家貧。甫弱冠。以家計自任。拮据甘旨。奉親歡。聘妹者四。兩治親喪。悉備禮。不以累兄弟。為人倜儻。嶽嶽。不可羈控。勇敢多智略。談諧雄辯。睥睨一世。人有急。則毅然出為排解。力護持之。死生禍福。不稍恤。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妹婿也。夙無行。與舍人有卻。闖賊陷都城。孫為賊獲。索金十萬不得。繼其腦。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妻兄秦生所。得秦金。即得。時舍人居。即鄰賊。賊果係舍人。舍人至。見孫輾轉哀號。睛突出寸許。遽呼曰。渠實有金付我。釋渠。即有金。賊喜釋之。願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適言有金。誑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誑也。實有金。願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牖。數萬金。豈何所。我蓋受而藏諸百里之外。公請釋之。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唯公命。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噴曰。此秀才亦邁爽。然曰。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日。可。舍人即曰。三日。可。賊大喜。於是徑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毋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唯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

人呵而過。見舍人大呼曰。若非秦郎邪。今安往。視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為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泣告以故。奴聞十八人名。曰此妄耳。此甚微。何得索人金。郎君毋恐。從吾來。引與見一賊魁。即請令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首懸懸門外。舍人乃得脫。舍人為文。縱橫奇宕。灑然新警。絕俗名重。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俗人多不識。試益不利。癸卯始登賢書。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而仲子蕃信。武會試殿試俱第一。舍人以宿學久。鬱諸生間。一旦登仕籍。公卿莫不折節下之。子又顯達。而舍人篤念故舊。坐上貧交不絕。待而舉火者數十人。有一友獨不至。久之。聞其僻處巷中。時歲暮。懷金訪之。巷外屏與從。徒步入叩其門。門破。席障之。風凜冽。雪凍不可立。老嫗出。應門。蓋友他出。嫗友母也。舍人歡然入。拜母。問勞良久。出金為母壽。待其友不至。薄暮始返。其篤於友義如此。子四人。俱賢。蕃信尤英異。喜蹈射。射命中。嘗適野。見角射者。立觀之。射者見其少。易之。顧曰。子能射否。答曰。主臣搜弓。刻注參連。無虛發。射者大驚。蕃信笑曰。此何足異。顧童子。偶懷胡桃。命取一置標上。矢發。桃應弦碎。凡碎數十桃。衆投弓。羅拜曰。君神人也。由是名大著。而孝義有父風。授蔚州參將。五年。聞舍人疾。開行一日夜。馳四百里。歸省侍湯藥。未幾。舍人卒。舍人初負用世之才。人皆望其大用。舍人亦自負。乃官不足以展其才。不數載。竟鬱鬱以疾終。識者惜之。初舍人六世祖與妻楊氏奉母來京師。旋卒。亦貧。楊至孝。苦節抱幼子。磨麥操作以養姑。嘗以雪類面。倍極艱苦。撫子成立。名祿。即舍人高祖。而其後乃益蕃昌。人以爲秦氏之興。蓋有自云。

王源曰。舍人與子兄汲公為忘年交。子方五六歲。舍人數至予家。談譏竟日。滿引長歌悲嘯。其丰神至。今猶記憶之。以舍人之才。真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不竟其用。惜哉。庚辰。予寓秦氏古藤書屋。舍人之子若孫。出其狀誌。請予立傳。而以予所聞舍人軼事。皆狀誌所未詳者。然則舍人之生平。固未盡也。況其生平之未見於行事者乎。

姚少保傳

姚少保。字照止。浙江會稽縣人也。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十歲能文。十三歲補弟子員。美丰儀。性豪蕩。不羈。喜任俠。臂力過人。國初。江南甫定。公遊通州。有土豪梅之。公怒。赴軍前。請以家財佐軍。求判通州。許之。乃權知州事。既至。立執豪杖殺之。棄官去。久之。於蕭山縣城外。見兩健卒。驅二女行。一老翁隨之。哭問之。其女也。被掠。公伴慰老翁。勸之歸。又好奇勳卒。稍稍資翁金。卒許諾。各俛首解囊。公忽奪拔其佩刀。手刃兩卒。仆地下。縱翁暨二女去。事聞。捕之急。遂亡命江湖數年。乃易姓名。籍於旗。康熙二年癸卯。旗下開科。公舉第一。授廣東香山縣知縣。當是時。雲貴既平。明永歷亡。所封延平王鄭成功。遠據臺灣。且死。子經微弱。其將黃梧以海澄降。遂取廈門。海澄俱熄。內外宴然。稱太平。三藩者。平西王吳三桂守雲南。平南王尚可喜守廣東。靖南王耿精忠守福建。三桂可喜與精忠之祖。仲明俱明降將。破明有大功。封王。三桂且執永歷殺之。加親王。故使三人屏藩南服。統強兵宿將。備非常。於是三藩之勢傾天下。公初至香山。澳門賊黨侶成弄兵。大吏不能制。公以計擒之。復叛。又率奇兵縛以歸。海始靖。而督撫忌公才。願以通海勦公。將置公死。公夜見平南王。以危語勸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撫皆自殺。而公罷官。初公將授室。聞里何氏

女英異有神力。其父嘗設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銜其一。以歸。乃聘之。生子儀。年十五。力舉千斤。能驅馬。駕奔車。自後擊之。馬蹶。隨不能進。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亦反。尚可喜初不反。其子尚之信。曾以反。所在響應。天下震動。公揪髯笑曰。豎子反乎。吾視若等。池中蛙耳。何能為。朝命親王。某帥禁旅討精忠。公與子儀。募健兒數百。赴軍前。王大喜。令擊紫閣山。楓橋諸賊。悉平之。授溫處道僉事。益募兵。自為一旅。進破石塘。奪楊梅岡。威名大振。先是精忠反。使人招鄭經。經至。精忠復拒之。將士多為經內應者。經於是取泉漳諸府。復據廈門。日與精忠連兵。精忠戰數敗。公又使儀破其驍將曾養性於溫州。十五年。大軍入仙霞關。長驅向福州。精忠以公往說。遂降。乃以公為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仍率其衆從征。勦是時。尚之信亦降。吳三桂頓兵湖南。不出。惟叛將劉進忠據潮州。與經為聲援。而三桂將韓大任在汀。亦謀歸經。大任者。為三桂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不救。乃棄吉安。由贛趨汀。為人多智。善戰。人呼為小韓信。公曰。是可棄以資賊乎。單騎至其軍。說降之。因其軍臨湖。招進忠。進忠亦降。精忠之降也。鄭經退師廈門。未幾。泉漳賊蜂起。招經。十七年二月。經使其將劉國軒。吳淑。何佑等。復犯泉漳。大軍屢敗。公援漳。敗賊於壁壘。而海澄公黃芳世。都統伯穆。黑林。敗績於灣腰樹。提督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復大敗。走保海澄。國軒進兵圍之。勢甚張。六月。即漳州。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數日。海澄陷。滿漢兵死者萬數千人。國軒乘勝破長泰。同安。分路南安。安溪。惠安。永春。漳。平。俱下之。七月。圍泉州。福建大震。王公將軍。乘十餘萬。觀望不敢進。公分兵救泉。上疏陳機宜。請急救泉漳。而廣儲。構城隍。扼險要。鼓勵將士以待。又乘間復平和。漳。平。以牽制之。賊攻泉兩月。幾拔。聞援兵將至。解而西。九月。偕漳州。精兵三萬。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諸山。距城數里。金鼓沸地。公以蠟丸五枚。泉州兵來援。不至。城中兇懼。時耿精忠。仍為靖南王。與滿洲賴將軍同在漳。拒賊。合兵不滿萬。相顧無人色。公笑謂之曰。恐乎。賊狂勝而驕。謂我不能戰。若出不意。奮擊之。賊必敗。賊敗。即不復能師。滅賊平海。在此舉矣。戰也。乃督兵出戰。公親魁岸。長髯。目有芒。閃閃逼人。僕更雄偉。長七尺。挽弓四鈞。百步外。命中洞甲。結壯士鍾寶。張黑子。趙二。王三。癩等十人。為股肱。皆勇冠三軍。公自募牙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為三千人。皆懷悍敢。死無不一當百。儀常帥為軍鋒。故所向披靡。及與國軒戰。國軒大敗。陣斬其將鄭英。劉正。暨等十餘人。斬首四千餘級。生擒千二百人。溺死無算。虜獲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國軒奔海澄。於是乘勢復長泰。同安。而賊不敢復出矣。公善招撫。開情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搆其黨。賊無義輕叛。服唱以利。即降。不終歲。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公笑曰。吾但以賊攻賊。賊亡無日矣。然海澄瀕海。負險。唇齒廈門。賊因險為壘。重阻深峻。不可犯。金門海壇。泉。漳。澳。諸島。艦艦鉅艦。相守望甚固。相持一年不決。公以其開大治水軍。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分兵絕其餉道。賊之食日窘。會吳三桂死。其黨退保。雲貴賊勢益孤。其五鎮將廖瑛。黃靖等。以數千人同日降。何遜。鄭奇烈。陳士愷等。各以其衆先後降。十九年。公會巡撫都御史吳興祚。提督萬正色。合兵水陸大舉。而招經所倚。大將朱大貴。亦叛經降。賊大懼。公乘間進兵。連破其十九寨。賊崩潰。而公道聞路經。使臣某。使為內應。謀泄。經殺之。株連數百人。衆益叛。遂敗。經倉卒棄海澄。金廈

率來趨歸台灣。福建悉平。初經之祖芝龍。明天啓時為海賊。崇禎元年受撫。授游擊使防海。海汛止彭湖。彭湖南有島曰臺灣。袤二千餘里。沃饒產五穀。紅毛地也。福建鎮芝龍請取臺灣。屯田以資軍食。朝廷許焉。芝龍遂率眾驅紅毛屯之。建五城以守。官資其利。而鄭氏益富強。及隆武即位。福建封芝龍為公。弟鴻逵等俱列侯。而芝龍陰送款於大軍之下。福建者。其子成功力諫不聽。隆武遂亡。芝龍自謂大功。當封王。而大軍給之入登。執而北。成功走海上。號招其眾十餘萬。據廈門。奉永歷正朔。與大軍相拒二十年。多所殺傷。民困供億不聊生。己亥入犯江甯。敗去。乃據臺灣。朝廷慮其為患無已。悉遷沿海居民於內。民多失業。益困。及耿鄭之亂。用兵數年。殺掠流離。死亡億萬。不可勝數。幸而存者。供斂資糧械器劍盾。惟能給驅役動數百千萬。加之饑饉。而軍所駐。奪民居。并其妻女。繫老弱為奴。晝夜鞭笞。亂下死者又無數。公惻然傷之。十八年。上平海機宜十四事。即有減滿兵之請。及海澄金廈平。遂請親王班師。疏三上乃允。而禁旅驅繫男婦二餘萬人以歸。公重賂王。請王令軍中敢有挈歸良民男女者斬。而公則以金贖之。凡捐三十萬餘金。悉贖以還民。又請開界復民田。墓廬舍。悉降卒仰食者。悉除之。民始慶更生焉。施娘者。故鄭氏將其而據外也。乃市牛種給之。而數十年閩人患害無所控告者。悉除之。民始慶更生焉。施娘者。故鄭氏將其叔曰施福。菜傭也。芝龍并倚任之。娘夙梟雄。為鄭經所重。因一倖臣欲殺娘。娘遂來降。初以為水師提督。疑其貳。召入京。罷水師提督。公與賊相拒海澄。計非水師不能克。請復其軍。因薦娘。不用。及金廈平。中外無復以臺灣為事。公獨謀殲滅之。二十年正月。鄭經死。子少。國內亂。因請乘機進取。復以百口保薦娘。朝廷乃使代萬正色。公厚資助之。欲其相輔成功。而娘知鄭氏必亡。乃密疏請獨以師進。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以攻彭湖。公曰。乘南風。不如北風。蓋彭湖南唯娘媽宮一澳可泊舟。使賊固守。未能克。我軍退將無所據。若其北澳甚多。這退俱便。彭湖一下。乘風直擄臺灣。如破竹矣。且時方夏。颶風不時作。不利。遂不果。二十二年癸亥。娘卒。請留公廈門。獨帥師。六月。向澎湖。國軒果守娘媽宮。逆戰。殺總兵朱天貴等。將士多戰死。娘敗。漂泊海上。不敢歸。數日。颶風不作。而賊黨呂翰等前密受公檄。自臺灣聞使招娘。娘復進。海水頓長。遂克澎湖。蓋天幸也。閏六月。國軒以鄭經子舉臺灣降。鄭氏自明末蟻踞海疆。歷四世六十餘年。經雖敗歸。尚以永歷紀年。至是而明之年號始絕。云。公初曾尙書。子滿洲世職。而公厚養將士。造器甲。火攻戰艦。用開招撫撫順。前後捐金三四十萬。吏部計例。應加級至四百有餘。乃加太子少保。及克澎湖。先登陷陣。皆公所養將士。軍資賞賚。出於公者。猶十餘萬。臺灣平。娘封靖海將軍。靖海侯。而公不復序。鬱鬱疽發背。即以是年十一月卒。閩人無貴賤老幼。莫不流涕。背公像祠之。其歸葬也。送者號咷數百里。至今猶祠祭之不衰焉。鄭芝龍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文。生女滅難。十億相倚。人莫能解。及臺灣平。乃知十億兆也。女兆姚也。鄭藏西。西難也。滅難。滅鄭也。計公之生。鄭氏初起。鄭滅而公亦卒。是天特以滅鄭氏而生公。而公之生。豈偶然哉。儀以都督僉事充狼山總兵官。後補偏沅卒於任。耿精忠以福建平。召入京。與諸叛謀於市。韓大任歸公未幾。亦召入。發旗下被甲以事。鉗繫之。數年始釋。二十八年。噶爾旦人犯。隨大軍出禦。死於陣。

野史氏曰。吾聞姚公之令香山也。幾陷不測。既罷官。識者多悲其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未幾。遂建殊勛。五年乘節鉞而平海。非氣運所關之人哉。其成功赫赫為能。或之先也。閩人德之。如周之思召公。蓋其所以造福於閩者。其德甚大。而功甚偉。有閩頌編紀其詳。茲不具載。

隱俠傳

隱俠不知何許人。穎上高孔霖為予述其事。某歲。漕督某嘗密訪之不獲。或曰。若屬滿翠亭立獲矣。滿翠亭者。壽州捕役多材力。狡黠善捕盜。盜無隱不獲。於是下之州。命翠亭。翠亭曰。嘻。難哉。役所捕州盜耳。遠則廬鳳。盡江北止矣。河之北。江之南。非所語。況遠不知幾千里。何鄉孰為盜。孰為蹤迹而詰之。敢辭。知州怒曰。上官命。敢爾。若弗緝者。死。緝弗獲。亦死。繫其妻子。以為質。翠亭不得已。遂行。是時四方負氣無聊之士。多亡命江湖。或為盜。而是人。故非世所指名。翠亭走數萬里。凡三四載。終不獲已。返之金陵。曰。或不得之遠。得之近乎。館於逆旅樓上。久之。念曰。吾以捕盜成名。今乃困於此。命也。妻子何辜。戮矣。頃之。樓窗忽開。一人闖然自簾際入。呼曰。翠亭。良苦。翠亭大驚。曰。爾何為笑。曰。爾緝我三年矣。尚不識邪。嘻。毋恐。吾活爾時。已暮。籌燈視之。其人短小。目閃閃。氣雄肆。不羈。就坐。呼酒痛飲。述翠亭三年中事。歷歷。滿引大笑。酌翠亭曰。是否。翠亭長跪流涕。曰。吾為君且死。君果活我。我生矣。其人笑不答。就枕而寢。翠亭疑良久。欲縛之。不敢動。夜半忽不見。比曉。主人疑客蹤迹殊異。詰翠亭。翠亭意忽忽。長歎。語其故。未畢。則又至。日若歸矣。去壽三十里。且止。某日。我將至。語罷去。不知所往。初翠亭妻子被繫數年。不知翠亭存亡。上官督趣益嚴迫。既而其人如期至。謂翠亭曰。我以若豪來救若。非就死也。出若界去矣。語若官。我械我無不可。慎毋犯我。我殺王公貴人於崇閣。秘室若蟻子。千百萬軍中。取上將頭。無難者。犯我。敗乃事。毋悔。翠亭唯語知州。知州愕眙。股栗汗下。謹護之出城。遞至淮。脫械去矣。噫。此何人哉。其劍俠邪。其盜邪。盜為取乎。乃奇節偉行。又無傳焉。天之生斯人也。其謂之何。奇才不見用。而流於俠。俠而隱。悲矣。苟不為之傳。抑又悲也。傳隱俠志。其悲爾。可與紅線崑崙奴同日論乎。

徐烈婦傳

烈婦姓朱氏。永康侯徐錫允夫人。年十七。寡。無子。錫允庶伯父應垣。襲其爵。夫人屏給華。坐臥一樓。讀書學書。善彈琴。每月夜。闔庭戶。焚香獨奏。商調激楚。聞者悲之。事姑孝。謹。姑憐之。時與同臥。起。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家人聞難。驚辟去。保姆曰。夫人笑曰。吾何辟。保姆曰。夫人即不辟。即死。如太夫人何。太夫人曰。吾婦且不辟。吾何辟。皆不辟。於是夫人奉廟主至中堂。積薪於庭。再拜。太夫人曰。請與姑侍。廟主同以火。太夫人曰。諾。乃取命服。清油服之。太夫人西嚮坐。夫人東嚮侍。命舉火。火舉。太夫人倉皇起。欲辟。不得出。適屋而號。夫人堅立不動。頃之。逮乎火而死。成國公朱純臣。夫人父也。降賊。賊令自縊。死。永康侯錫登。應垣子。亦被擄掠。死。過夫人死數日耳。先是夫人侍婢四。皆聰慧。教之習書。彈琴。愛之甚。夫人將火。揮之去。曰。若毋火。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能活。請皆火。火發。烈燄蔽庭戶。忽一婦若有物擊之出。鄰屋瓦上。腐髮皆焦。約半日。蘇。方辟去。事定。始出見故人。為流涕述其事如此。

王源曰：朝廷風化之原，信夫！烈皇后從皇帝死，社稷無歸，而一時節烈之盛，如節討汪偉妻、主事成德之母，慷慨就義者，不可勝數。雖不及永康夫人為尤烈，而授命不苟，一而已矣。有布衣黃尼，斃妻趙氏，聞事急，謂夫曰：城陷，我必死，死倉卒，無從從容。曷豫矣！沐浴盛設，拜祖宗，先城未破，自經死。而京營選錄楊二妻某氏，於十九日早，與夫對經死，是非有副，并六珈之遇也。而皆能與夫人爭烈於戲，有自來矣。

曹烈婦傳

烈婦張氏，京師人。父時雍，萬曆癸丑進士，河南府知府。適順天府庠生曹曜，曜祖子登，嘉靖壬戌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父爾材，蔭生，廣西潯州府知府。曜以崇禎十一年卒，子四，長持，次敏，次肅，次持毅。女持順，持順妻李氏，肅妻周氏，持毅妻郭氏，烈婦性貞毅，孀居持家，教子女甚嚴。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賊李自成犯京師，持毅欲奉母去，母歎曰：世受國恩，今且危，苟免可乎？且辟將焉往？我斷不肯偷旦夕，不可必之生，貽辱家門。因泣下，持順方十歲，抱母大哭，衆皆哭，賊破城，轟轟崩騰，排場人兇懼，母曰：事急矣，我必死，若等自為計，衆哭曰：母死皆死耳，誰忍獨生？誓從母俱死。母曰：嘻，決乎？曰：決矣。母於是率衆哭祭家祠，已命持毅賦矢志詩，有曰：黃泉有路從先子，白壁無瑕付後人。母頷之，歎曰：誠如兒言，死無恨矣。十九日城陷，母先自經死，庶姑姜氏同母死，持毅、肅、李氏、郭氏俱經死。幼女依母膝下死，乳媪孟氏亦從死。而持毅與周氏就縊，絕賊排戶大呼入，倉皇辟去，持毅自刎未殊，仆地下，賊執之，持毅亦被執，賊敗乃脫。三人求死不得者，而從母死者七人矣。初，郭氏歸持毅甫一月，李氏有身，將產，經久之乃絕，人尤憐之。而李父若連，錦衣衛北鎮撫司僉事，亦殉難死，嘗為厲擊賊，賊見者輒斃。持毅後遁迹江湖，三十餘年不歸，客死漢陽，子節銘以其喪歸。

王源曰：子以辛巳設教都門，有客持曹氏節錄求立傳者，則烈婦之孫節銘也。予讀而悲之，甲申之變，婦人死節者甚衆，而不傳者何多邪？烈婦以世家之盛，抗慨就義，子婦從死者數人，尙泯然不傳於人間，況其他乎？節銘老矣，矯然有烈士風，述其先事，恆流涕於戲，節烈之不傳，士君子之責也。能無憫然有隱乎哉。

高節婦傳

山陽有蔣氏女，許字高氏，未成婚，夫死，守志三十年不字，女也，節則婦矣。作高節婦傳。高節婦名淑，大河衛千戶蔣氏女也。幼端嚴，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知嘉興府高公孟門，襄陵人也。自父光祿公家山陽，高故大族，光祿復挾策海，家益隆。孟門公卒，孫昂將擇配，巨室爭女焉。孟門公夫人曰：吾孫穎秀異，凡兒當求賢女為之配。其蔣氏女乎？卒聘蔣氏女。先是公六子，唯少子于雲承公業。五子俱先後歿，昂幼孤，依於叔及長，力學攻苦，遂致疾。當是時，江淮亂初定，高氏業中落，未幾昂卒，女聞訃，涕泣不食，請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以請，不得已聽之。囑曰：兒未成婚，不得往，聽兒往，從兒志。趣歸，母久留，女掩面不應，立登車去。高氏聞之，大驚，女下車，直入，撫棺痛幾絕。見者無少長皆哭，良久，祖姑拊女背曰：

苦吾兒，輟哀與兒言，女乃收淚拜曰：女雖未入高氏門，心為高氏婦已久，夫今不幸死，女來成服，義不得再適。時于雲方大會賓客宗族，議治喪，聞女言，莫不驚歎，或泣下。然皆曰：甯有是乎？不可聽。于雲獨心異之，欲成其志。既而蔣氏遣人數輩至，趨女歸，女不應。祖姑與家人反覆勸慰，而蔣氏戚姆往來相望於道，凡數日，說女萬端，終不聽于雲。乃自至中堂，呼謂之曰：爾守節誠善，願曾未識爾夫面，誠不忍爾室女苦節終其身。語未畢，女厲聲曰：我父母既不以德，祖姑又不忍，公讀書識大義，所恃以成我志者，唯公。公言復爾，吾何望？志不得就，唯有死。遂大哭于雲曰：嗟乎，女志決矣，立白母，令之出，徧拜家人如新婦禮。遂成服。初，高氏宗祠在襄陵，光祿公雖家山陽兩代，俱反葬于雲別建祠祀其先。至是謂母曰：兒稍復祖父業，當為昂立嗣，使主祠事，以奉節婦。義不令節婦獨苦而無後。節婦自成服，不飲酒，疏食麻衣，衰絰不暫釋。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不復勸。乃時歸甯，手緝緝給朝夕，奉昂主於室。歲時必造昂墓祭而哭。凡三十四年如一日。于雲負才數奇，家食貧，徒於鄉，大水，廬舍沒，乃游四方，遇人即流涕，述節婦事。庚申始得拓地，更祠告於祖，父、祖、昂、父及昂主於祠，使節婦守俎豆，且謀為立嗣授室，奉節婦以終身。而淮士大夫共白之當事，請表異以風天下。是時節婦髮盡白，年垂六十矣。

吳節母傳

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太學生，少義俠，天啓時遊燕趙，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善，曾有誓，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申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願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孀且暮人，孤安所託？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斬然絕矣。死與撫孤孰重？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乃決志撫孤，遂不死。節母讀書識大義，為人機敏，強力多才，能吳素封，所稱傅桂里吳氏者，族有兒利其有，強節母託孤於己，母笑曰：我不死為孤也。胡復託孤於爾？為兒持兵，會之欲劫孤去，母匿孤他所，大呼與同命，哭且諭以禍福，誓以死，點兒沮，然稍稍蠶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我子先我死，我死竟無子送，我能無憾邪？節母泣曰：婦請撫孤成立，乃葬姑，代子送姑，姑無憾。是時節母已使人至固安，求夫遺骸歸葬之，姑卒，乃殯於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踊盡哀，以葬。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遊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為人慷慨，有父風，尙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益貧，徙居梅莊，生子四，苑、蔚、葦、菘，皆負才，年四十七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率諸孫請會孫十許人，捧觴為壽，而徧邀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共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皆謂節母有後，而貞節之盛，他姓莫比云。初節母母申氏，守節撫其子，子死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於家，凡十餘年，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掃，世世無絕。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鄭氏年十九寡無子苦節五十年有司以聞表其閭於節母為族婦婦又有蔣氏與鄭氏姊妹二人皆族子婦也

蔣年二十鄭氏姊年二十餘妹十九夫皆亡蔣無子或迫使他適截髮自誓已而無所依居尼庵或勸祝髮乃曰我吳家婦豈優婆夷邪年七十餘無疾一夕正襟而逝鄭姊亦無子貧不能給衣食夫世母胡憐而養之妹有子二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拘之家納他氏聘鄭聞倉皇涕泣密使人告胡氏出不意遣人迎之歸父母乃止得完節撫孤今猶未五十也

初節母次孫蔚取潘氏無子性貞靜蔚病晝夜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割股肉為糜以進不愈嘔血數升誓以死殉苑以子瞻澳為之子蔚謂潘曰若欲死殉我以無子今有子可無死潘流涕許諾蔚卒亦守節撫孤母方氏者節母從姊也夫亡矢志不再適節母七十苑邀諸節婦為母壽方與焉無子嘗就養於潘潘養之盡孝死而哀毀營殯葬并葬其三世五棺人稱節孝不愧祖姑云

王源曰檢討雅度宏毅博學工文章薦紳先生莫不推之諸子並秀傑不羣信節母之有後矣然與母一時守節者甚衆顧可考者僅四五人而有後又皆不如節母夫苦節終其身而無後何其悲也矧湮沒而無傳歟於戲亦有幸有不幸哉

陳孺人傳

孺人李氏福清人陳編修夢雷之妻幼明慧性至孝父母鍾愛之及歸陳氏與編修相敬禮如賓姑疾不信醫病甚終不肯服藥孺人涕泣跪牀下竟日捧藥俟夜不解帶姑憐之強進藥乃瘳初降將耿仲明守福建日靖南王死其子精忠以賄得襲封歲甲寅吳三桂反雲南精忠以叛編修陷於賊力拒僞命不受陳虛實從間道請兵兵入賊遂破久之至京不得白被逮戍藩陽時編修父尚存孺人例從遣而孺人父病篤不得往視到臂肉齶往療之方昏仆縣役立趨發飲泣辭舅舅悲痛不自勝孺人哽咽慰藉之登舟去而齶臂肉僕奔至曰翁死矣孺人呼天一慟絕血淋漓襟袖良久甦於是舟已發一女六歲置他所未一訣也孺人習書史明大義時以義命慰編修編修安之而遷客過藩者多以編修為歸李子和者編修同年友與張粹伯皆山西知縣年七十謫遼左皆與編修相依其歿也皆編修殯之而子和疾篤孺人勸編修迎至家調攝之卒遂殯於舍以待其子又有同年子來迎其先櫬盜劫衣物去時冬寒衣單拾孺人曰是孝子順孫可令一寒至此哉即夜操刀尺達旦成絮衣贈之編修雖遭難而義聲益著蓋以此後十餘年編修益困蓬白雲寒為力耕計六月驅牛車值大風雨山水橫溢沒輻度嶺千盤而上僕痛牛喘乃下車相扶從樹蔭中杖策上選石暫憩孺人曰山水清奇不減故園風景願老母在吾心戀戀否即終老此地何傷也意以慰編修而編修悵然不懌及抵白雲未兩月孺人卒先是編修未婚人輪苑遇恩孺人先受封而後合昏燕邸及假歸孺人歸甯命服具儀仗鼓吹家人抱三歲兒乘馬從之觀者以為榮未幾變作陷賊蒙大難二十餘年幾死者數流寓萬里卒死窮山荒谷中求一生還不可得嗚呼傷哉

始末為之嗚咽扼腕然則禍所從來天乎其人邪悲夫身世遭逢之感有不可勝道者矣

吳烈女傳

烈女吳氏吳人也父為御史許字宋氏未嫁宋氏子死女矢志不適人父將奪其志女不聽死之故稱吳烈女云初烈女失母弟妹四人俱幼烈女撫之甚篤及聞其夫之變欲自盡願弟妹無所依弗忍乃請往成服父色然駭叱曰若室女也胡為此辱夫若翁更若若擇佳耦爾女痛哭累日夜不食飲欲赴井家人持之吞金約指宋所聘也將死父憐之且悔急藥之不得死慰之曰兒母死我成兒志特不得往成服耳我養若終身不亦可乎女頷之乃復食女故慧婉事父母孝長讀書識大義至是吳下競傳之間里莫不藉藉稱歎以為奇而其父乃更納他氏聘親迎有日矣女聞之歎息泣下誓必死乘父他出侍兒寢乃繫帛於梁置二金鳳釵於几皆宋聘也手書繫衣帶請以釵易棺歸屍宋氏遂結環自縊死宋氏聞之大驚痛悼奔請其喪與宋氏子合葬吳下士爭為詩文以誄之時丁丑四月事也是年三月妻又有烈婦張氏者農家女嫁魯氏夫家故非良姑與夫迫使為私以為利婦志不從姑大怒箠之凍餒莫之恤凡三四載志終不變聞語所親涕泣以死自誓既而其夫劫之他往婦知不免夜啓戶躡身躍入萬安橋下水中死越八日里人獲其屍色如生衣上下百結時方二十一歲云

王源曰予適吳中遇韓生鵬舉者泰州人見所為吳烈女詩歌因為之傳予嘗為高節婦傳亦室女守節終其身者而烈女之死尤其痛也然女生貴家讀書識大義魯烈婦又何為哉人之貴賤存乎義不義所生固無論矣語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其是之謂乎

吳節婦傳

節婦余氏故吏部郎中吳竹亭先生之側室也守節為尼號法輪初余歸吳年十三性慧婉貞靜寡言笑讀書通大義工黃庭書法郎中側室數人獨憐愛之崇禎癸未郎中得禍死詳國史及家傳獄中貽書三緘於余勉其謹事太夫人時余年二十有一聞變痛哭毀容不欲生父母勸改適乃鬻髮自矢遂為尼郎中子祖錫字佩遠以壬午副榜貢於鄉痛先人之死思有所建立以暴白於世未幾國變家亦毀余市衣飾復其乘產隙地構茅庵焚脩其中貢士葉家行遜子漢復繫獄久之乃釋而貢士奔走四方三十年卒無所遇客死山東癸亥漢復扶其櫬歸葬余悲不自勝既而指所居謂漢復曰此地先選君讀書故地所謂宛在堂也已歸他族吾復之生為棲身之所死為葬身之地以誌吾生死不離先選君之所憑依耶君識之不可忘因泣下漢復亦泣乙丑疾革而漢復在吳門乃以郎中手書納袖中謂其徒曰吾四十餘年苦節兢兢奉此三絨耳願吾死毋封龜必俟乃孫至令取去藏之毋使吾血肉汗滅吾遺筆也言畢而逝漢復奔至痛哭如命取其書乃造塔庵左側以葬之先是郎中側室尚有凌氏王氏亦披緇皆二三年而歿余獨少守節最久更為鄉里所重云

王源曰佩遠先生之志苦矣忠以全孝傷哉古所謂志士仁人者非歟己卯予遇漢於吳門流涕為予述節婦事再拜請為傳予既痛先生之志又感節婦堅貞之操可悲也世之以忠孝成名而妻子不免為之

功者亦多矣。遇君復何恨哉。

陳孺人傳

陳孺人長沙隱士陶君之與之繼室也。君父密庵先生，明翰林院檢討，高隱。君承父志，不仕。孺人以乙酉歸君，識大義，借隱。君事舅姑，撫前子慈，終身無間言。初君元配劉氏，身而致遺孤，所鞠於乳媪三年。孺人挈之歸，篤愛過已，出稍長，課讀無稍貸，有過教誨切至，不使陶君知。所由是得成立，為名諸生。先是檢討羅於難，陶君奔走營救於外者三載，孺人維持於內，瘡痍日瘳，安危事變，豫為計應，幾弗爽。家毀，得弗傾，事平，陶君以餘業奉檢討晨昏，遂初志。優游林壑，以終。皆孺人力也。陶君性至孝，母某，安人卒時，誦不能盡禮，孺人佐治喪葬，風雪忍凍，卻重襦，濟乏及檢討歿，治殯奠賓客，饋具竟日夜立廬，溫開，侵寒溼，得疾咳血，未幾，斫暴亡。一備閱絕，數刻乃蘇，哭不止，不復恤己病。病日劇，當孺人未適陶君也，其父席鉅，貨無子，兩女，孺人其季也。姊又早卒，篤愛之，視若男。比歸陶君，父母皆先逝，陶君懼其習豐逸，弗燭厥職也。語之曰：願以三事屬子，子能體吾志乎？孺人曰：諾。一敬事舅姑，一成我友愛，一善視前子。孺人起避席曰：是新婦職也，敢不勉。已而孝慈果大著。早夜辛勤操作，一無夙豐家兒女習態。陶君喜交遊，家人數百指，孺人傾妝資給之，罔弗贖。時雜糲自茹，而宗黨姻婭需周貨者，即陶君他出，脫簪珥濟之，無所吝。疫作，僕婢相繼死，人皆忌避去。孺人曰：死生命也，若等非猶人之子與？躬糜藥，軫恤之，鄰人感化，破俗忌相扶持，全活者甚衆。孺人既病，陶君為檢討營宅兆，時時強起與謀畫，非有期疾革，不能待。遂卒。時甲子冬十月也。卒之時，猶惓惓以不能盡空夢為恨云。三子：灼、煊、熾，皆以文學名於時。煊遊京師，王公貴人爭禮下之，與源交最篤。流涕述母生平，持狀請立傳，且曰：煊兄，年三十餘，母猶與同爨，曰：吾不忍令其以家計擾心廢學也。煊等則早令析居，曰：成不成有命，無議之者。又篤於外家，歲展父母邱隴，祭饗無失時。獨留誠諸子曰：外父墓田，宜世守之。春秋掃墓，必如我在。毋令陳氏絕祀，使我不瞑目地下也。煊字奉長，太學生，為人慷慨英毅，負大節，不愧家聲云。

王源曰：甚哉，高節獨行之難也。苟非父子夫婦有同心，能相成無憾者寡矣。陶君之得陳孺人，幸哉。源母蕭源，兄汲公後母也。母卒，兄痛幾絕，每聞人稱繼母，即嗚咽不自勝。曰：母耳，何繼為？母之撫之者，可知矣。於戲，陶母克襄夫子之志如此，而觀其孝慈懿行，又何能不潸然涕下也。

周節女傳

周節女，錢塘周某女，許字蘭某，為繼室。蘭某者，杭州駐防漢軍帥之子也。未及娶，卒於京。女聞訃，痛哭毀容，欲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請，不得已，聞之蘭。蘭大驚，舅姑歎息泣下。久之，亦不可。兩家戚友聞之，莫不稱歎，以為異。然皆曰：不可。乃父母以女不可回，不得已，聽之。曰：往弔可，守節必不可。女曰：諾。及之蘭，哭拜其夫位，則竟成服。誓守不肯歸。予友周奕士，女從兄也。丁亥，予遇之京師，為予言節女事。是時，其舅姑回京已數載，父母亦送女來京。蘭女性剛毅，不能安其居，仍依父母，以守窮無以活。飢寒日益迫，或勸其改適，則厲聲曰：吾欲改適，改適久矣，死耳復何言？予觀史冊所載，處女見危授命者，無代無有，而為其夫守

且死者蓋寡，近日比比皆是。其見於子文者，有高節婦吳烈女、葉節婦諸人。吳死，高與葉皆守節終其身。豈廉恥滅絕，男子視焉不復知有名節，物極必反，故鍾於女子而遠勝前代若是乎？予友楊慎脩自雲南歸，言阿迷州陳氏女，未嫁，夫死，力請於父母，往撫屍痛哭，歸自縊。遺書請與夫合葬，富平彭亭立言其鄉有王氏女，許字李氏，十八歲，夫家遭大難，父子俱論斬，女聞之，號哭不食，行刑日，欲往生祭其夫，父不可，奮激欲自決，不得已聽之。女攜酒食往，是獄也，斬者數人，凌遲者二三人，刑卒持刀夾立如塔，觀者數千，女直入萬衆，尋見其夫，哭且拜。夫涕泣被面，女理其髮，拭其面而飲食之，須臾卒呼曰：刑矣。叱女不退，曳之出，仆地下。女倉皇起，復仆，匍匐入，夫首已墮，屍橫地，血射如注，成渠。女抱其首，卒奪去，乃抱屍，卒驗首，持反覆，奮前奪其首置屍上，鍼線聯合之。親殮之棺中，始退。血淋漓，體望望然，隨其父歸。觀者莫不隕涕，歸謂父曰：兒事畢矣，父無慮他日。兒可守可不守也。父稍慰，夜閉戶自經。遺書曰：兒許為李氏婦，義不他適，但死易守節難，兒不敢自必守節終其身，不如死。願以屍歸李氏，予聞之，嗚咽流涕。方記周節女事，故並錄之。於戲，死易守節難也。節女既為其難，吾知其終身不可易，與吾所記高葉二節婦並傳不朽矣。

居業堂文集卷六

書

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寫書

前以威甯不宜與李政者繼曉輩同傳，先生既不以其狂愚采納之，虛公之懷至矣。而源猶有誇者，越與陳汝言、陳斌、戴緒、實匪其儔，而與之同科，恐亦未能大服其心也。越毀廉隅，不惜名節，附汪清、李廣成功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為之諱，顯功罪之際，不可不辨。罪大功不足贖，議罪可也，罪不得掩其大功，議功可也，毀廉隅不惜名節，豈小哉。顯大小何常之有？管仲不能一匡九合，則不死又相，春秋自不得貴其誅。平勃不能誅諸呂，定劉氏，則綱目亦不能原其心，而不論其罪，使越當日無功足錄，而啓費殘民以逞則與汝言、斌、緒同罪，越無辭，功雖足錄，而排陷正人專權植黨自恣，亦無辭。且夫紅鹽汝威甯海子賀蘭諸捷，雪累世之恥，威伸強敵，功在國家，三百年寥寥不可多見，上未嘗誤國，下未嘗殃民，中未嘗害善類，則其不自惜名節，亦猶不死又相之不足掩其一匡九合之大功，而烏可與傾險不肖有罪無功之汝言、斌、緒同類而並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儒者持身大節，先生豈不以越雖有功，而辱身敗行，特功利之徒，故重黜之，使儕於汝言、斌、緒，使天下知名節足重，而為千百世名教之防，固宜尼作春秋之意，然春秋立法嚴以明，而責人以公，以恕，嚴以明，故人不得倖免，公以恕，則書災肆赦，而罪不得掩其功，不得

俸免。則人知懲。罪不得掩其功。則人知勸。今入威雷於不肖之科。未失身者讀之。足以懲。已失身者讀之。必將絕其自新之路。而不足以爲勸。則於春秋之義。毋乃得其一而失其九乎。實錄云。越以汪直有寵。所建白必從。欲借其權以成事。故善事之。當路者素忌其才。直敗。遂被爵除名。又云。越自負其才。破崖岸。多機變。爲士論所非。概指其功爲開置生事。而崔文敏亦云。人多言越任術不足。及脩泰陵實錄。然後知其塞上功甚偉。然則當日忌者之口固不少。而傳聞未可盡信。其不可與汝輩同日論甚明。源非欲以附中官爲越諱。蓋附中官之罪小。捍禦禦侮之功大。應於楊善。王驥。同科。不應於汝言。鉞。縉。同類。而作史者第據事直書。使其功罪互見。不必深文過誣。既不沒其功。使人知勸。又不隱其罪。使人知懲。庶春秋之義合。而大服其心。且使天下後世無異同之論。於戲。尹。曼。通。宦。官。得。向。審。滂。附。汪。直。逐。項。忠。未。嘗。不。與。王。翱。李。秉。同。傳。以。威。雷。蓋。世。雄。略。殊。勳。偉。烈。過。曼。遠。甚。豈。不。可。爲。拊。膺。長。歎。而。深。惜。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亦。取。節。焉。可。矣。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韓林兒非名。林兒兩字一音。北人土語。牧豎小字。猶漢之劉盆子也。顧盆子實漢宗室。林兒賊子。豈真趙氏後乎。明太祖初起。依郭子興。非由韓氏。子興卒。勢孤。乃用其年號。受其官。假其聲援。猶唐高祖稱臣借兵突厥。與項羽之於義帝。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不可同日語。明甚。乃足下則以瓜步之說。而加以獄君之罪。夫綱目於篡弒嚴矣。乃光武親北面更始。司隸校尉大司馬。更始授之。徇河北。更始命之。蕭王更始封之。河北定。更始貳而綱目未嘗書以叛。更始未亡。即帝位。綱目未嘗書以僭。且亦眉初降更始。樊崇頓首稱臣受爵。後更倡亂。立盆子。殺更始。而綱目亦未嘗書以弒。蓋元與盆子亂等耳。不足以言君臣而光武誕膺天命。正位號。烏得反以更始爲正統。而責光武以君臣之義。此紫陽揆之天理。折衷於春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假令足下操筆。則光武在所必誅。而唐太宗之滅突厥。竟等之。風秦之滅周矣。可乎。不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魯桓親弒其兄。而奪之位。乃隱之。弒也。書曰。公薨。桓之立也。書曰。即位。不聞直書以弒君。蓋孔子魯人。諱國惡。義固應爾。足下家於先朝。有世職。尊先人孝廉公。大節高風。卓卓垂不朽。而足下昆季。又皆自託於皋羽所南之流。即遇魯桓。亦當遵法孔子。且夫濬和諸州。太祖地也。采石太平之戰。太祖力也。克集慶。太祖功也。韓林兒曷嘗豪末有所與。而天命歸之。人心向之。豪傑服之。救民水火。開三百年丕基。積湯湯武。功存萬世。願欲奉一未成事之賊子。牧豎爲正統。與太祖正君臣之分。而搜取莫須有之說。顯然大書。比太祖於劉裕。蕭道成。而自以爲實錄所不載者。吾能知之。而直書之。是無論非天下後世人心之公。凡有血氣。稍知大義者。莫不操筆而議其後。即足下異日見先人於地下。孝廉公以足下此舉爲安乎。抑不以爲安乎。苟不以爲安。而足下其將何詞以對也。

與友人論史書

辱示。史以紀事。欲其實。是矣。雖然。實而不文。陋矣。又欲其詳。詳而不簡。嗚呼。累矣。僕嘗謂史斷當規摹左馬。或曰。烏乎爲左馬。亦漢書耳。請言漢書。如靈光傳。非其得意筆乎。大綱在輔幼主。詳者不過廢昌邑一

事。前所敘則上官桀爭權。王忽增符籙。鄧秩三事。自誅桀至昭帝崩。則概以二語括之。曰。百姓充實。四裔賓服。後敘者則立宣帝一事。而又以一語括之。曰。光武政前。後二十年。於是遂敘其卒。及其敗。無多事矣。以二十年之大司馬大將軍事。何可勝數。而所敘止此。古人詳略之法。可知矣。莫高山大川。禹所以治水。徐之山不止。蒙羽。荆揚之水不止。江漢彭蠡震澤亦明矣。而所敘止此。他則禹貢所不載。且夫傳者傳也。但敘其生平一二大事。其人已傳。而雜敘其閒瑣事。點染映帶。或夾入他人事。橫峯削角。斷崖絕壑。鳥道空曲。聯絡。司馬氏網羅數千年軼事。猶得曰。世遠言湮。不可得而詳。班氏去光僅百餘年。且本朝事。豈遂無可考據。後人失此準繩。斤斤然不敢軼一事於傳之中。又不敢出一筆於其生平之外。是行狀。非傳也。宋元史行狀尤庸陋者。而奉爲矩矱。可乎。世有言似中庸。實足誤天下後世者。莫過文章。隨時代變遷之說。世風之變。固矣。顧變之者誰乎。人爾。變而下。人爲之。變而上。人獨不可爲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僕則曰。人皆可以爲左馬。然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世人徒知仰近代鼻息。不肯卓然取法乎上原。非其才之罪。願欲歸咎世運。假令世運降。不復得古之才。愈降愈下。則宋元後更千數百年。文字且變爲侏儒。而六朝不必有范曄。唐宋不必有韓愈。歐陽修矣。然此率庸人之論。無足辨。乃或講關蓋遺法。而又多失之拘。如謂事必類敘。不可類敘者。乃留之後爲追敘。夫追敘最古人跳脫法。或前或後。或中無不可者。而類敘中有虛斜帶敘法。有總敘法。追敘外有補敘法。要在審其勢置之得當。而以簡叙繁。鍊氣使一貫。非必沾沾各從其類。逐事實寫如漢賦體。而後謂之類敘也。蓋書辭之兵法。揚旗鳴鼓。而或爲虛。邱阜山林。草莽寂然。無人而或爲實。或滅寇。或增寇。俱以勝。火牛或以勝。或以敗。總之天下事無死法。規矩方員之至。得一規矩。而方員千形萬狀。俱可變化生心。若奉規矩所制之物。爲規矩。而欲以盡天下之方員。難矣。僕於史學。備然未睹藩籬。特於左馬有一得之愚。以爲文非時運所能限。故謂晉書南北史八書之詞。織語。儻亦猶今之欲做宋元。不知變而取法乎上。漢書猶存左馬之遺。而台傳法壞後。遂不復講。夫兩人三人。或十數許人。合一傳。參伍深回。牽帶情文。何限。乃徒以傳短長爲卷。卷所合括以贊。而人自爲傳。合而不合。何所取哉。且左馬敘一人。而牽帶者常數人。蓋其人生平可傳者止此一事。或一言。則附見其事。其言。而其人已見。不必一一爲之傳。又或彼此傳中互見。而不必決詳於本傳。皆古人簡而詳。手法高絕處。至於褒貶。無事加之詞。爲毀譽。第核實直書。傳其神。寫其心。而褒貶自見。五刑之屬。律也。而以準皆各其及。即若八虛字爲之母。則褒貶之法。從可見矣。今既不能上追左馬。亦當規摹蘭臺。乃并范之雅練。陳之簡淨。歐陽之擬龍門。概置勿道。以爲馬班後不復有馬班。歐陽後不復有歐陽。問之。則曰。非我不欲爲也。世也。或曰。史以紀事。近代事煩。不可以古昔比也。或又曰。文各有取。不必是古而非今也。究其意。不過欲以宋元史爲法。而舍宋元史。似更無可託以著筆者。於戲。是或一道歟。僕愚實未見其可也。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僕最愛朝宗文。有流水行雲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門必由八家之說。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吾誠能取

法先秦西漢。何患不與八家並驅爭先。若但取法八家。不過寄八家籬下。而謂合八家即無門可入。則當日八家爲文。更何自入邪。兵家有奇正之術。正有定。奇無定。而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則正亦無定。駿馬超光絕影。山阪谿澗。騰蹕如平地。縱迹終未能泯。神龍瞬息變滅。孰尋其蹤迹所在乎。朝宗曰。先秦之文。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自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而如李夢陽者。所謂躐其趾者也。夫秦華雖高。固非若天之不可階而升。苟得其徑。雖巖傾仄。透迤宵窳。磨胸扼石。未始不可以窮幽造極。夢陽何足以語此。且僕豈以千里馬不足乘。必欲策龍馭之乎。蓋文章不外用意與筆意高。則筆有建領之勢。筆奇則莫測其意所在。總之有卓絕不磨之識。而亂峰橫側。烟雲狼籍。斯爲善矣。宋文勝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亂。能肥不能瘦。校唐人已遠不逮。何況先秦西漢。朝宗在震川。運巖之上。而意多偏。又初汨沒六朝。後擬八家。入門不高。故其論如此。嗚呼。文章升降。謂氣運使然。庸人之論也。昌黎何人乎。吾子勉之矣。

與王吏部書

源客江淮有年。落拓無狀。王公貴人。從未敢以姓字通。乃或以德業經術。與文字相推重者。亦不欲自棄。而羈旅窮巷。又以見聞不廣。無由得多賢士大夫而交之。是以鬱鬱窮處至今。戊午遇執事客於秦郵。得備聞閣下好學負經濟才。喜交天下士。既又讀進取之作。指陳洞庭南北形勢。攻守緩急分合之方。於是慨然歎執事不特令人罕儔。即古人中亦不多得。而天下未嘗無人也。源嘗謂古今有治治之才。有亂亂之才。二者恆不可得兼。而國家往往以二者之盛衰爲安危強弱。然當承平無事。戡亂之才多無用。而盜賊外侮非常之變作。又或非致治者所能辦。所以宋之理學。正直名臣。過於漢唐。而蔡暴誅亂。則以韓范之才。不能制元昊之猖獗。陵夷以至靖康。終其世而莫能以自振。總之文武備。原自異用。士大夫既置武事不講。懵然不知兵法何物。一遇軍興。當大敵。即束手莫知所措。無怪也。源鹿鹿無所短長。獨喜談兵考形勢。著有與圖指掌。兵法要略。固皆書生閉戶之言。然於孫武暨武侯八陣之法。竊安期管窺其一二。嘗以謂兵法與地形相表裏。陳法與戰法爲體用。未有不知地形而知兵法者。未有不知陳法而知戰法者。乃遇世之老於行伍者。質之其言。類皆野戰之事。而大作則謂形勢。而後攻戰得宜。地理明而後布置有法。又其布置詳密。首尾擊應。一皆八陳奇正相生之法。於戲。人才不易得。源嘗讀史。見古奇偉非常人。輒恨生不與同時。不得上下其議論。乃當吾世而有雄才偉抱。如執事是李伯紀。陳同甫。再生於今。然羈窮下士。相隔數千里。何由置身於其人之側。而質其胸中所欲言。於是借執事不登祭風。豈事爲文以獻。頗聞不爲執事所鄙棄。而執事班師過秦郵。乘風徑發。又不得一見輝光。夫以竊寐千數百年以上。不得見之人。竟與之同時。又得以文字道其意。致其款曲。且於數千里外。一旦過其門。不可謂非幸。乃復交臂而失之。是深幸之中。又有其不幸。豈不可爲扼腕而深惜乎。乃今者以省憲遠京。不敢造次勤起居。且曳裾干謁。源志不肯爲。才不能爲。然以敬慕執事之至。耿耿之私。不容已。故不避形迹之嫌。而竟以姓名通。更自白其區區如此。唯執事鑒其誠。恕其愚。而垂青采擇焉。

與黃自先書

源幼讀先儒。識見爲先之說。竊疑器量操守。不重。獨先識見。何哉。後始悟器不大守。不堅。皆識不遠耳。由是觀之。情已治人。何一不以識見爲先。以機警當之。誤矣。班彪論漢高帝。知人善任。使。未有不知人。乃善任使者。知人之難。不在君子小人在。真偽冰炭。白黑易辨耳。紫奪朱。鄭聲亂雅樂。聖人深疾痛惡。以爲賊。且夫聖人無盡斥小人。獨用君子之事。第知其爲小人之用。與誤以爲君子用之。利害相懸絕矣。然則偽之亂真。乃天下治亂所關。而鑒別之識。非君子所首務乎。弟知交中。短長各見。求其恢宏潔白。推赤誠可爲士所依歸。負真才。可以責任天下事。如吾兄者。寥寥不可多見。近讀黔中雜記。益見學識之進。吁。江雖不足大展驥足。亦可小試行道之端。第恐求士之心切。而士難進於前者。不能無亂真之虞。吾兄深識遠鑒。當必有以處此。源白。

與湯西匡書

源頓首。相別八九月。不得一聞近況。文字歸附。書通意。未審見否也。石林能官。聞者多惋惜。歎。弟獨不然。丈夫建功名耳。功在社稷。生民謂之功。名垂千百世。不泯謂之名。布衣可以建功名。宰相無能。不過官貴。今所謂功名。率以富貴當之。陋矣。然君子豈特區區欲成一己之名。而無所利益於天下。名成而功不就。終君子之恨。石林何恨哉。今旅次歷亭。未遂爲歸計。易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願弟幼與爲草間握手。故交義。不忍其去。國喪回荒。沙斷草驚。鷓鴣等形。影獨弔。乃歸。以從。朱亥所謂公子有急。乃報命之秋。獨是魏其失勢。諸賓客皆引去。唯灌將軍獨不失。不可謂非天下義士。然不能相勉。以學道謙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願沾沾引繩。批根。交通。列侯宗室。豪傑爲名高。致東朝廷之禍。而莫之救。豈非不學無術所致。詩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惟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石林自寓鄭口。竟日坐老藤書屋。足不窺戶外。讀書考古。益肆力詩古文。而與弟上下其議論。六經疑義。史氏之得失。天下治亂安危之本。有明門戶之禍。學術邪正。方域形勢。要害。變天。障海水之奇麗。旁引博辯。縱橫宇宙。數千百年。億萬端。而雖有涯。皆乘燭至四五鼓。呼酒不至。童子或倚柱伏酒壘。而駢眉。霜月照庭戶。萬籟闐寂。而吾兩人方抵掌拍案。高談不輟。斯時不復知有天地。安知窮愁得喪。乃矯首數千里外。悲從中來。相與搔腕歎息。而不能已。則以不得與吾西匡共之也。嗚呼。自古公卿貴人。失勢。往往爲霍公之署。然當其盛時。不過奔走士以虛聲趨天下。以利。而不必以君子爲可好。小人爲可惡。豪傑之士。足賴。而庸人無足倚。玉石雜糅。君子豪傑。既不屑出於其門。所與游者。非小人即庸人耳。一旦有變。卽渙然若漂萍之遇風。而不相屬。曷足怪也。弟嘗謂西匡才華。既足。絕世。而爲人仗節守義。不得徒以文士目之。石林與西匡交。固非世之公卿貴人比。則西匡不憚川途。廣阻。跋履。慰藉於荒遐。逆旅者。不待再計。且樂天知命。不易言。而我輩與石林相砥礪者。亦必有道。今石林又特走急。足相邀。爲數月。林泉之伴。西匡肯肯以事免乎。跋予望之。跋予望之。

復陸紫宸書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自其愚。源意味。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願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來教謂文以至性爲骨。元氣爲輔。無

至性。優人之啼笑。無元氣。土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為文人。以文人稱。不失為君子。蓋無幾。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謙。陋。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辭喪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敵。屢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為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為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不試。天下之利害。既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校。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人之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以不使根蟠。蟠於朝。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謀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著為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為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以高。是皆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視焉。自負曰。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為世道人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子先生。丁巳。謁先生。邗上一見。未他語。輒曰。有東南第一。人。子願識乎。問之。願。景范也。時坐上客甚衆。一面別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知景范。真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既與。同里。稱莫逆。即吾子可知。而源遂露胸臆。讀論。卓卓不羣。此真源所願交者。使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仰慕。大作。凜然有生氣。真所謂至性為骨者。源亦嘗附一言。年譜。末為榮。源生平。為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為己任。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鑿險於殷盤。周語。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駭。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肆於賈誼。董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殺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云爾。吾子即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稍愈。即趨教。源頓首。

與周生書

足下負英邁之資。偏儻不羈。每以氣高天下。此固足下之大過乎人。而僕重與足下游者。然僕聞忍天下之小忿者。始可以成大功。忍大辱者。始可以雪天下之大恥。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諫。黃石公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自古未有寬柔容衆。而不成。下。躁狹隘。而不敗者也。今夫人貧賤。不得志。而無傑然不可奪之氣。必不能砥節。厲行。以自立。故田子方不為子擊下車。禮酒不設。穆生去楚。第剛柔之道。各有所用。柔不能剛。委靡。取敗。剛不能柔。輕發。憤事。然僕歷觀往古。以柔敗者。復少。而剛以債事。恆多。蓋柔則不犯人之忌。而甯靜。可以得事宜。忿憤。一生。利害。顯然。不暇。顧。輕。重。緩。急。

舉失其當。小則激變。亡身。大則詒害於君親。而禍天下。在足下。豈不以窮居獨守。甯失之傲。毋失之卑。與其屈己見輕。曷若與人。以不可犯。嗟乎。韓信。跨下。登壇。灌夫。以屬。坐致。族。張耳。躡陳。餘使。受。而兩人之優劣。分。陸遜。忍辱。負重。而破。強敵。夫。含垢。忍恥。以干利。附勢。有死。不可為。隱忍。以成功。名。乃。豪傑。之所重。足下。以大過人之才。而不能。無憾於此。此僕所以。倦倦。不能已也。僕賦性。迂直。稍。遇。非。禮。輒。忿。然。見。於。詞。色。不能。忍。竊。認。負。當。世。之。志。雖。饑。寒。迫。於。身。每。自。謂。成。功。名。如。反。掌。乃。今。年。幾。三十。落。落。無。所。就。屈。沮。過。抑。壯。志。幾。消。歇。然。亦。幸。而。不。遇。得。以。閱。歷。之餘。動。心。忍。性。使。早。膺。世。故。其。不。以。性。之。所。偏。致。亡。身。以。誤。天。下。者。幾。希。矣。衡。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推。此。意。也。安。往。而。不。可。忍。涉。水。既。溺。而。後。思。利。權。楫。險。險。輸。載。而。後。堅。其。管。轄。雖。痛。悔。於。將。來。已。無。救。於。既。往。太。公。曰。見。善。而。意。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柔。而。靜。強。而。弱。忍。而。剛。道。之。所。起。也。明。乎。此。豈。特。防。其。失。敗。已。哉。以。之。宰。天。下。可。矣。

與張天中書

九月十一日。源白。近客淮。益見吾兄友誼篤摯。樂善不倦。弟交遊中。蓋寡。與吾兄交十餘年。甯待今日。方知。所以。然者。人情。未能。久而不變。屈子。謂。蘭。芷。變。而不芳。蓀。蕙。化。而為。茅。者。不。知。其。幾。足。下。年。半。百。而。不。變。終。不。變。也。弟。以。潛。脩。無。所。陸。沈。於。俗。終。歲。忽。忽。昧。喪。其。故。吾。鄉。居。二。句。讀。書。暇。或。裴。回。汗。隨。臨。流。蔭。高。樹。或。假。仰。場。園。上。放。眼。四。望。天。高。氣。清。浩。然。自。樂。夜。則。挑。燈。漏。三。下。不。寐。牛。歌。樵。唱。風。聲。犬。吠。俱。有。會。心。安。能。得。此。閒。一。容。膝。地。為。數。年。計。也。乃。者。得。與。朴。公。定。交。遊。為。不。虛。其。人。欣。爽。推。赤。心。相。與。有。古。豪。傑。風。但。志。不。廣。不。能。造。大。此。亦。風。氣。所。困。責。在。朋。友。吾。兄。與。砥。礪。交。勉。卓。然。以。天。下。第。一。流。自。處。毀。毋。沮。譽。毋。晝。光。輝。日。新。則。聖。賢。何。難。至。嗚。呼。不。經。鍛。鍊。不。知。金。之。精。不。遇。屏。兇。不。知。太。阿。之。利。而。太。阿。之。利。固。以。鍛。鍊。得。之。也。士。負。大。志。不。遭。困。厄。磨。歷。九。死。之。餘。而。侈。口。談。天。下。事。皆。妄。也。吾。兄。既。持。不。變。之。操。學。問。思。過。半。矣。唯。益。勉。之。源。白。

答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辱惠書。悉近况。惘然不憐久之。然始雖感以憤。終則浩然解也。天雖無禍。善福淫之理。亦無必能禍善。禍淫之權。天運有盛衰。則氣有邪正。而君子小人之禍福。各以其類應。正氣盛。君子福。小人禍。邪氣盛。反是。是禍福各因其氣運之消長。而自取之。天亦烏能操其權哉。冬思溫。夏思涼。情也。有人於此。夏裘而冬葛。而欲夏之涼冬之溫得乎。故君子道消而必欲為君子。則憂危險難。皆分所應得。若初未嘗有非常之禍。不過拂亂所為。貧窮抑鬱不得志。則固天之私奪君子。忤倖之不暇。而又何怨焉。然使君子苟去其不忍之心。稍行不屑為之事。或可以立致豐亨而邀榮寵。乃君子斷然不肯。偏強傲睨。與氣運爭衡。雖氣運之窮。賴君子不息。而君子則已苦矣。嗚呼。欲窮則窮。欲通則通。惟自審所處。而憂傷沮抑何為也。

復蔡靜子書

與吾兄別十四五年。人事益變。出意外。頃晤洪都。見吾兄已老。文益高。而境益潦倒。惻然。自念。先。父。兄。相。繼。逝。者。舊。百。無。一。二。存。即。源。等。輩。亦。大。半。淪。歿。欲。與。君。執。手。呼。天。痛哭。恐。流。俗。驚。駭。遂。抑。久。之。又。聞。子。子。

叔謙臥疾甚殆。方勉圖鑄錄。用佐獲鹿。而駕已返。乃者得手書。知哲人不祿。驚悼欲絕。而讀其遺文。痛惜歎恨。不禁涕淚交橫。勺庭先生云。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俟吾身之可死。以叔謙之志氣才力。徧游四方。而交其豪傑。固我輩所可託。以俟其身之死。而無憾者。乃竟先我輩而死。是我輩之可以死者安在。而且日見銷磨。以就於死。則能無憾於死者幾何。而能不惕然以悲哉。天之權。能生死人。人之權。能治亂天地。治之者愛之。亂之者惡之。情也。願於所當惡者。富貴之。利益之。禍難弭之。疾癘除之。唯恐其不壽。而於所當愛者。困之。災之。多方机之。唯恐其稍稍得志。而不置之死地不已。豈天之情果與人殊乎。真不可解也。憶乙丑在都門。與喬梓聚首時。叔謙尚少。源深嘉其志氣不凡。然亦未知其留心兵法。與今之所造如此。夫高節篤行。決聞博學。蓋亦有人。若負經濟之才。確然可見諸實用。而不失之迂。不流於偽者。源之愚實未之見。況世風日下。後進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千百中又豈一得。叔謙既以氣節文章繼兄之學。又負有用之才。以待用。是千百不一得之才。乃竟得之。而復失之。則凡有心世道之君子。孰不為之推心瀝泣。況父子之親。更何以為情乎。然子夏喪子。喪明。曾子責之。韓退之為詩以釋東野之悲。而使之安於命。昔賢遭此變者。固自有道。況叔謙文雖不多。自堪附乃翁不朽。而吾兄又諄諄命源為文。以表其生平。而傳於後。源之文固無足以傳。乃胸中隱痛。實不能已於言。則源之文且借叔謙以傳。而叔謙之傳。又何疑也。但恨源數千里來此。不得與之一面。遽死。又源於兵法。略有管窺之見。恨天下無一人足語。而留心如叔謙。復不得與之講究其旨。而暢明之。惜哉。惜哉。或傳或誌。即欲命筆以報老友而慰死者之靈。俗擾兼使者行促。未能就。稍暇即脫稿付之。寓主奉寄。斷斷不食所託也。不盡。

與梅耦長書

宣城自古稱人文之鄉。而君家尤盛。山川所鍾歟。運會然歟。且先生與今之所謂名士者不同。傳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本之義大矣。今人難言之。何謂本。樸是也。何謂樸。酒之元席之藜藿是也。極夫三酒五齊之美。無以尚夫明水。極夫輔菹藜藿之華。無以尚夫疏布藜藿。故老氏貴無名之樸。而人與文皆以樸為貴。先生其人文之樸者歟。何其詩文翰墨重一時。而望其貌。則莊莊乎厚以醇。與之交。則油油然忠信平和。而一無疵也。春夏閒。源留貴邑。不過三日。而情親意洽。較在都門有加。亦有以見其本然者不同耳。風雨河干判袂。心惘惘數日。思議集清談。忽如夢寐。賦贈詩二章。志感街南先生。今之祥麟碩果也。源恨相見之晚。又恨不得盡出其胸中所欲言。并文字中一得之見。與上下其議論。源自幼奉教先君子及業師梁鶴林先去。所從游。莫非耆舊深雄魁博之士。數十年來。銷磨無一存。源又以不得已出而應世。目不見遺民。耳不聞古道久矣。乃今復於宣城見之。如文章之觀卦象。詩之讀三百篇。其為欣快何如。而又何能不愴然太息以悲邪。亦得詩四章贈之。俱託倍柳轉致。源於六月抵洪都。細訪江右人文。大不及曩時。自易堂諸君子歿。湯惕庵。謝秋水。諸先生相繼謝世。後起者率多浮沈。獨蔡靜子。梁質人。古文可稱後勁。而先生所云八大山人者。則求而得之。果高人也。其翰墨大非時俗比。但亦貧以書畫為生活。不得不與當事交。亦微憾耳。凡愚之言。所謂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非先生孰

與之道哉

居業堂文集卷七

書

與戴田有書

別又經年。所談無一得就。區區得失何足云。但境益窘。累益重。年益老大。立功立言之志弗獲伸。而踐此拂鬱。德亦因之弗進。豈不大可憂乎。卜築青溪之願。懷之二十餘年。訖於無成。源與君既於人困於時與命者可知矣。乃不意重以相累。又因奸奴譸張之說。致令吾子與弟有遠言。遂使平日忌嫉我輩。好雌黃喜議論者。緣飾莫須有之說。盛播都下。猖獗然陽為仗義之公論。而陰以快其誹毀。不樂成人之美之私心。於是賢者不能不為之惑。即知源者亦不能為源辯一辭。源縱自白其區區於二三知己之前。固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嗚呼。豈不誣哉。古之君子其合也以義。其交也以信。其久而益密也。以志氣之同。其聞流言而不信也。以知之深而信之篤。且夫一見其人。即定其終身之所造就。而弗爽。豪傑蹈藏。與嬌情厚貌之奸雄。舉世莫辨其賢奸。而能昭然獨燭其隱。是謂知人之難。若賢不肖初非有所甚深難知。而相與又非一朝一夕。乃或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深且篤。是知人之明有未足。甯得謂人之難知。而人之不易乎。源生平落落。所稱同志之友如吾子者。不過數人。今已大半凋喪。每用痛心疾首。傷吾道之孤。則吾兩人宜何如親信。何如倚重。乃卜居一事。其為我謀者何心。我兩人相期許夙昔之相知者。又何心。

顧諟言不能察遂疑源之忍於相負等於世俗不肖者之所為則所以知我者安在乎且不肯之蹤迹顯
 然衆知共睹初非曖昧不明可為飾辭以欺人者故人之子劉補過蔣湘帆與不肯周旋訖今凡誣謔之
 言一一可償而白不待源之饒諒置辯也客歲託孝儀通融相濟其回札云吾子再三不受固已知其釋
 然於衷靈泉來接翰示益見素懷坦坦如故而猶復陳若此者以源被謗既深非君之言莫能雪未審
 吾子果如浮雲之復歸於寥廓之天乎抑尚不能無介蒂焉而一聽人之大毀其生平也今春綴羽生計
 茫然而婚葬迫急相待如肩重負走荆榛嶮巖無尺筮之仗香冥不知所歸宿而日且沒途且
 窮幾何其不顧仆以死也聞吾子有於越衡文之席即未大有所益或可相循目前亦未至於甚窘但
 不知閉戶著書之志何日就耳言之慨然靈泉歸草此通意奸奴之狀應自悉之不足汗行墨也唯鑒察
 不宣

方靈學曰田有與或庵交最深最者其能也而人之忌或庵者又且比比及田有偶為流言所惑於
 是靈學四播讒令兩不得全其交田有已辨其誣與或庵相好如初而實者雖不息殊可歎也昌黎
 則士生今日而欲道其名譽之影雖矣此書披歷猶慮可為
 交友之鑒而防者聞之亦應退然自返所謂不惡而嚴也

與朱字綠書

秦游得與吾子訂交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真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訂
 交友矣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
 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善無惡之
 非此從來關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
 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偽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類行者偽也真
 則言或有偏不失為君子偽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為小人有人於此朝夕食播聞暮殺越人於貨而撥拾
 程朱緒論猶信焉皆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為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脩身而明
 聖人之道狂爾爾皆真儒也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烏得是此非
 彼立門戶於其間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
 不亂其內行實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
 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偽耳況大言
 欺世而非之不能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於朝不能止
 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誦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
 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為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呼若輩之行如此類
 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為聖人假令盜賊附
 伯夷以為名尊伯夷以為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為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誤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
 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而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
 驗之於事於物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為然也況下焉者

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不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無善無惡為
 虛耶無善無惡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
 敬知於長穉穉耶孰為愛孰為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
 何名為陽無惡何名為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為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為東有夜而後別之為晝故一有善
 之名即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爭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哉顧未有知也渾渾爾
 知識一開即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與氏之言也可曰
 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繼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涵濡而
 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蒸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下
 之有即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
 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侯百世不宜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
 成說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
 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之徒者則有善無惡
 實不可以概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即門弟子亦不能深服而不疑使
 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
 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為然嗚呼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
 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
 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為
 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
 下愚也近者雜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為良
 知為善去惡為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即精一執中之義爾亦
 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即物窮理遂可目為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
 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
 也至物可以為文乎物非事也即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嗜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即謂古文或有之而大學之文原非殷盤周
 誥之體夫豈說之所謂通者哉總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為善
 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
 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蔽學

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為非。豈不悖哉。中孚先生之書。源未之見。不知其言果當與否。第就吾子之言。而呈其區區之見如此。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偽而品陋。諛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為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願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為風氣所移。是何可不一進其狂。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見聖人之體。而不能全其用。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臨險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可再得乎。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助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歎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忘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習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力行無偽。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關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偽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源頓首。謹白。

與李中孚先生書

源頓首。頓首中孚先生足下。竊聞先生抱道。卻徵聘不仕。躬脩積學。不求名而名滿天下。初非有所矯飾。爲大言。高自標植。以獵取之者。此當代之真儒。源仰望之久矣。願恨陸沈於俗。不能躡屣千里從遊。頃以事入關中。竊冀得一拜牀下。慰夙昔慕樂德義之思。領緒論以自證其所學。與南豐梁質人。吳張采舒約。借造里門。既秣馬。東行李。將就道矣。忽以急務東歸。不果。中途鬱鬱。回首華岳三峰。渺焉天末。因歎天下無事不爲。而理學尤甚。今所號爲儒者。類皆言僞行。不足起人意。開有一二真儒。如先生者。又生不同里。川途阻曠。無由親炙其訓迪。乃不遠數千里。跋涉入其鄉。去其里咫尺。又不獲一見其人。而歸。豈非所遇之不幸乎。然古之人生百世上。頌讀其詩書。尚可與之友。況生當吾世。而應求之。精氣冥結。何必沾沾一謀面而後快。前留拙刻一冊於質人處。託其寄正。茲又自白其嚮往之誠。并一二管窺之見於左右。唯先生教之。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持迂闊之腐論。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其凶。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遺震濂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濂以爲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既久。擁衆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闇。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欺。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及公同受業梁

鶴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不羈。苦拘束。不樂爲。兄責之。源曰。予一爲道學。則僞矣。真豪傑。不亦可乎。何必假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勵名節。兄矍然曰。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源見合。故生平議論。開竊易堂緒。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焉。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真之法。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繫懸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求經濟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樸。則三代庶可復乎。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否也。外有與朱子綠書五。鎮圖誌序二首。并錄呈正。伏望指示其昧暗謬戾。而進之以高明。則千里猶同堂矣。聞富平李天生先生。三秦豪傑。惜未大用而沒。又聞太白有李雪木先生者。亦高隱。留心經世之學。晤時幸以愚言質之。源白。

與張生書

古之傳人。或以行誼。或以文章事功。要必得其真者而後傳。以足下氣骨兼擅。潘陸才華。再加以山川友朋之助。其足以顯當時而傳於後。何疑乎。別時深以華岳借遊。未果爲恨。張采舒相送。至華陰。幸一窺其巖。從張超谷入。谷水自洞中噴薄出。聲潺潺。仰視劍峯插天。綠崖上。闕深秀蔚。雄傑幽奇。嵐氣森森。沁肌骨。路絕。從洞中左右盤陟。水穿石。碎礫高下。或躡石子。或從隙中過。初猶乘騎。三里許。騎不能行。徒步杖策上。峯勢巖巖。就起壁削。不知其幾百尺。處處垂瀑如練。峯趾怪石。互吞嚙如犬牙。四面峭舉。若無來去路。每轉一曲。別創一天。至五里關北望。豁然中開。渭水橫陳。渭北峯蒼蒼。園內數折。益險絕。絕壁上一洞如門。下有石室。希夷峽也。水至此路隘。一長石突水中。如榻。予臥憩其上。側觀懸流如纓絡。峯末缺處。露蓮花西峯。頂巖雲際。采舒曰。是殆如王右軍書法少陵詩。無美不備者。弟笑曰。如此文字。豈六朝人所能爲。初與采舒期至青柯坪。既而聞其地無居人。且暮。遂反山之奇詭險絕。處未見。其藩垣已足爲平生大觀。其規模自不同也。途中觀前人華山諸記。無一作者。王履許乎。遠庸俗不足觀。李攀龍鍊句爲工。范守己序次詳核。要皆不足據。山靈毫末。總之此種文字。非如庖丁目無全牛。將華山顛播反側。擊諸掌。上將從何處下筆邪。吾兄若一遊華岳而歸。其詩詞清麗瑋妙。當必如蘇長公海外文章。更不同矣。著中諸友。天章自是詩家老手。字綠肝腸。冰雪皎皎。詩超然不凡。質人文章經濟。淵源易堂。皆足下益友。未審何日與諸人同鼓登岳之興。如果當於巖壑勝境。揮觴聯詠之時。爲我虛一席於松間石上。弟將從華岳道上。驢背行吟。躡蒼龍。踏日月。而至。斷斷不得忘我獨賞耳。十三經石刻。想已爲我束之篋中。其餘補遺諸種。萬望一一見寄。字綠所示鐘銘絕佳。亦揭二三十紙見贈。須連四紙。淡墨爲妙。途中爲諸友所作文字一冊。呈正。幸分子之。餘詳別楮。不盡。

與閻百詩書

自乙丑判袂迄今十有二年矣。離家之私。潦倒之感。言何能述。老長兄學益富。識益高。藏之名山。自有千秋之業。十餘年中。曷嘗一日虛度。弟則碌碌庸俗。所志百無一就。父兄相繼而亡。翼翼踽踽。累愈重。愈苦。歲月日見消磨。志氣日趨衰邁。且二三同志。凋零過半。存者如晨星之在天。自顧烏視。歎息殆將與動植同其淹沒。可不懼乎。總之丈夫既不能為於天下。則當俯身潔己。著書立說。上為千百世功臣。下為千百世師表。但未有棲遲無所。衣食無資。而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弟之不幸。不過欲數椽容膝。百畝供餐。足以閉戶而無求。便可成其稽顙著述之志。乃謀之三十餘年。終如河清難俟。豈非命邪。去蘇相別更久。頃來京。風雨晨夕。聯牀快語者月餘。亦近日憂愁中一樂也。去蘇極服吾兄博雅精識。虛心服善。與所謂有脚書厨者不可同日論。恨相見之晚。而弟來歲。斷當南游。與去蘇相期為借隱之計。備得如願。則把晤應亦不遠。而學業尙有無窮商證。或可不負吾兄夙昔期許之意。更慮後此之光陰也。

與程借柳書

源生平無他長。唯一實可以自許。不敢以一字之虛欺世。而世之欲售其欺以相誑者。亦竊笑而薄其為人。故今日與源為心交者。蓋無幾。頃見吾子雅潔粹亮。出肝腑相示。其孝友實也。情誼實也。才華實也。謙不自足實也。於是心悅神契。不禁傾倒於吾子。而吾子視源。或亦以其惻惻無華。而臭味有同然乎。但源不幸。羈窮廢學。不得肆力以求其志。每遇佳山水。與傑偉高邁通齡之士。輒戀戀不忍舍。蓋既不得志於時。便思築室深山。躬耕隴畝。與二三良友。著書吟嘯。以樂餘年。而傳於後。乃求之數十年不可得。故懷安得與吾子歌吟游覽數旬。不覺此念鬱勃不能釋。及過宜城。與令外舅同訪吳街南先生。便借飲書帶園中。觀其杖履儀範。聽其言論。恍入桃花源。見秦漢以上人物。不知身在塵埃中。令外舅又述其先人軼行。并園之興廢。皆二百餘年之事。把酒慨然。既而驟雨。林寒曠昏。淹留久之。聚甚快。但以未得與吾兄握手。別為恨。溯江西上。舟中得奉別四律。并贈吳先生與令外舅諸作。謹書篋寄正。更希致之。六月至豫章。主人相望久矣。此游欲為買山之計。未知得如願否。總之源原非今日之人。事事不合時宜。恥者時所忌。源犯之無欺者。亦所忌。又犯之。不忍與不敢之心。尤所忌。又犯之。天下有不合時宜而不違天者乎。時有天人。有人人所向而天從之。為合時。人所向而天不從。為違時。源今者上違天下。遠人。則其生平所自信。而可告無愧於天下者。乃其所以見棄於天。人而不可道者也。願曉曉然曰。吾將困而亨也。不亦愚乎。然君子所謂不怨不尤者。亦知其不可而毅然有所不顧。得失皆其自取。又何怨何尤焉。夫以吾子之篤實好學。信今人所難。然而求富貴利達。將別術之操乎。抑持此而往乎。以源為鑒。不可也。噫。難言哉。吳鏡秋佳士也。其詩清遠絕塵。人亦冲雅。以源之落拓。不為其所棄。真吾子之徒與。益歎子貧。識不爽耳。返棹若為新安之游。仍當聚首。源白。

復柯寓匏書

承示三國論。謂朱子之帝蜀固當。司馬公之帝魏亦未為失。蓋以曹操之迎輔漢獻。不為無功。而昭烈亦未有興復之志。緣情攷迹。亦自有見。固不等於雷同附會者之言。然非有可以並存者。有必不可以並

存者。朱子所爭者統耳。正統在此。不得更屬於彼。在彼。不得更屬於此。此如適庶焉。之必不可以並尊。而兩大者。且統之不正。以其篡。不論其有功無功。統之正。以其正統之子孫。不論其興復之有志無志。以曹丕不為篡。而昭烈非劉氏之裔邪。則司馬之說是。而朱子謬矣。烏得以綱目為當。而不辯其非。以不實漢。而昭烈實劉氏之子孫。則朱子之帝蜀。乃不易之理。又烏得以帝魏未為失。而更為之伸其說。且夫操與王莽。董卓等耳。名為漢相。實漢賊者。固不得以功論也。宗室諸劉。固未有尊獎王室。如齊桓晉文者。然昭烈崎嶇跋涉。屢奮屢躓。勢不能為。而劉表劉焉。不過據方州坐觀成敗。亦未有挾偏天子。盡奪其權。歸諸己。窮凶極暴。攘竊神器。如操所為者。大作則比諸劉。與昭烈於富室之宗族。欺其弱孤。而思擢其權。比操於力詔。而保護之之老僕。又比司馬於不咎其僕之詔。主族而許其義之君子。於戲。是不真以操為服事般之文王乎。而豈至確之論也。源嘗謂三國無所謂蜀者。昭烈即位。自稱漢耳。甯改漢為蜀乎。魏人不肯稱之以漢。而以蜀名之。陳壽作史。因以三國名之。假令仍其漢之稱。而以三國名可乎。即其改漢為蜀。而魏晉不明知其為漢統之所在乎。雖稱之以蜀。而列於魏之後。乃其不敢以魏竟統乎漢之未絕之統之上。不亦昭然可見乎。司馬假魏以紀年。雖於壽耳。壽尚以三國名。而司馬則尊魏而黜漢。且以漢之討賊為人寇。何其悖也。先生盍觀於武侯隆中之對乎。武侯勸昭烈。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將將荆州之衆。向宛洛。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則漢室可興。霸業可成。是豈無恢復大志。而又豈嘗有帝制自為之計哉。獨曹丕篡位。不與問罪之師。而與吳戰。為當日失計。然而即位宜也。昭烈即位。所以延祖宗之祀也。魏不能即滅。此時不即位。是更無即位之時。而漢已亡也。正統之歸昭烈。斷斷無疑。先生文筆簡淨深沈。但所見與愚有未合者。故不敢丹黃。而抒其一得之愚於左右。未知當否。伏惟察察而詳釋之。

意殊不以爲然。而有立門戶相競之意。則大可笑已。願舉業一道。僕二十年來。始略探其中消息。確有見於世之卑者。不過敷衍。而高者不合準繩。求其淺深高下。恰在箇中者實難。僕自愧才鈍學薄。遠不能逮。而見頗及之。故往往衡論他人之文。即不敢謂鑄錙弗爽。而大略固不失焉。湘帆學力既優。且從遊於顏學山。門者有年。其卓然成家。足以高視流輩。何疑。然學問之道。無有止境。烏可自畫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烏可以鄙陋之言而忽之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烏可以自是。其是而不加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也。仲尼曰。無友不如己者。總之。湘帆未嘗得與勝己者爲友。不過卑論庸俗。羣相推許。遂以爲在是而恥於下問。誤以前人之病爲美。即以僕之指其病者。爲不知其爲美而護痛不肯屈。遂至涉門戶之迹。而竟不以爲嫌。於戲。亦過矣。僕嘗謂學古人者。學其用意也。用筆也。非學其詞華與聲調也。優孟衣冠。縱酷肖。非識者所貴。況病乎。大作所云。不可無我者。固亦得於僕之鄙論而發之。則亦知其不得以模倣爲工。而可自反其以前人之病爲美之失矣。僕之言又何譏焉。僕從來論文。湘帆每格格不相入。乃僕猶不憚煩而強聒之者。以湘帆不可與泛泛之人比也。今將遠別。不得不一再披陳。不過欲以至美相期。不欲以誇勝流俗爲貴。欲以虛衷求益相勸。不欲以滿假自足爲高。區區之誠。有如皦日。唯高明平其心。抑其氣。而究其受病之處。取前人之神骨。而不必學其詞調。即學詞調。亦當取其美。而不當學其病。於以力道前人無難。爾望之。

示及門書

時藝古無此體。王荆公創爲之。明遂以之取士。既立此體。爲取士之具。三百年人才殫精。舉力於此。故其妙有古文所未有者。雖然是道也。今亡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今之以不觚爲觚者。二。棄先正矩矱。祇近科文是式。襲庸腐陋語。以悅庸夫之目。而希捷獲。此俗士也。大言欺世。以荒經蔑理。背棄文義。爲大家此近日之名士也。俗俗傳名者。售俗以文。名并不以文。文尙可言哉。古文雖在無所倚。倚者題也。代聖賢爲言也。題有脈。非古文之自爲脈。代言有其神。非我之自爲神。溢焉過矣。略焉缺矣。失其貌。離矣。得其貌。嗜焉。橋焉。失其真矣。偏而無偏。駢矣。偏而無全。神不足矣。噫。技窮哉。有進焉。莊周曰。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游刃有餘地。此進乎技者也。然解牛固在批卻導歎。而必先制其死。然後能批其卻。導其歎。苟不扼題要害。以刺其局。烏能由我立意。而一一與之合。故操觚者。先其王也。探驪者。取其珠也。因形制變者。勢也。挾其所以然者。精也。渾成無間者。氣也。捷趣橫生者。天也。縱橫曲直。顛倒而總不離乎箇中者。神也。化也。於戲。夜光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而其體不過徑寸。舞劍器者。千夫環射。不能入。而其步法止於數武。神龍變化風雨。覆天晦日。驅山汨海。而其潛也。不過尺寸之間。此王。輩。歸。鄧。黃。陶。諸先輩。所以鑄然爲此道宗匠。而非羣兒所得議者也。然而俗士之言曰。吾舊已耳。傳則吾即先輩已耳。斥鷃翔。案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嗟乎。屢沈海底。氣昇。處子。窈窕。王所妃。苟但熟下里巴。倚門悅市井耳。而求其售。是優倡之下者也。可爲人乎。病癡狂呼。語而愚兒視爲神。又可以爲訓乎。且夫成宏正。嘉隆萬文氣。雖亦與時升降。而大體未嘗變。啓禎始大變其體。而失其舊。蓋以易題之貌。以我爲文。而盜於

居業堂文集卷八

書 啟

與蔣湘帆書

讀來文。其意悉之矣。而錯詞未善。未敢丹黃。幸更酌之。至論嘉魚。則不可以不辯。此僕之言也。所謂嘉魚者。是以嘉魚爲謬也。而僕之言非然也。正希乃舉業中。信宗華岳。僕豈同於流俗之無目者。而妄以爲謬。顧文各有長有短。有瑕有瑕。自古傳文皆然。況於時藝。正希之精深。古健。渾闊。沈雄。力敵。歸胡。而自開門戶。真所謂。傑之士也。至用意有幽晦處。用筆有生硬處。乃其文之病。固無損於正希。然不可不謂之病。夫幽晦生硬。古文中或有之。然與也。古也。非病也。至時文則斷斷不可用。且正希之身分高矣。學之豈可易及。既不能及。而但得其聲音笑貌。則適得其幽晦已耳。生硬已耳。此僕所以深戒人之學之也。曩從未見湘帆時。自南同舟北來。見其二作。亭亭獨立。絕去依傍。自寫胸臆。而章法天然。此道中。最上一乘也。故逢人極口歎賞。後到都門。見所作。頗有精思。逸調。然皆不及前二作。以其不能一往入。且多疵句。蹈眼高手生之病。久之。知其力學嘉魚。方悟受病有自。而不自知。故不憚苦口相規。固知其膚淺。不足聽。然芻蕘。一。聖人擇焉。況僕與湘帆。何嫌何疑。且僕生平。婆心赤血。胸有所見。凡遇可與言者。未有不竭情。盡致。以相告。而又何新於湘帆。然非執途人而語之。亦非憐然無所見。而以狂瞽自炫也。願察察。

題之外也。逞才氣見學識。無復天然之敦樸之美也。然而大家說起。矯矯自立門戶。瑰麗光怪。窮妍極變。可謂極斯文之盛。鼎革初。尚有流風餘韻。其後一變為假先輩。勝之習。人人骨髓。於是俗學大行。而斯道不可復振。韓長洲力追大家。以起其衰。善矣。惜繼起無人。終歸於俗。近又以矯俗。不得其道。而流為荒謬。求俗學之庸庸淺陋。且不可得。是可歎也。諸子之從吾學者。時藝耳。乃僕之立教。實以人品心術為本。實學為重。而文章在其中矣。夫富貴貧賤有命。而遇合有時。諸子切不可惑於人言。但恪守僕之規約。法脈取之先輩。才氣取之啓禎諸大家。清新絕俗。取之長洲。而面貌則託之今日。透徹精義。無一語之幽深。鎔鑄經史。左馬八家。無一字之險拗。沈之則骨堅。揚之則氣昌。放之則雄闊。而無外。收之則不出乎題中。觀其外。翁張萬幾。陵轍古今。按其中與題會不差乎。累黍。使高者賞其高。而卑者亦不至病其高。如此而舉業之能事畢矣。倘遇官者而不之售。則命也。安之已耳。苟急科名而從事俗學。或襲近科之繆戾。即微一時之倖。大魁天下。是優倡之徒。病狂之子。不顧其出吾門也。戒之。戒之。

與某公書

某以士之遊於公卿之門者。多茶然不復立廉隅。動以師弟子相稱。莫之愧。於是斂抑自退。不肯稍有所依附。雖未能遁世絕交遊。而貴人之庭。某之迹亦寡矣。竊聞近江湖者。易田。近都市者。易買。習戎馬之場者。易勇。遊聖人賢人之門者。易仁。且夫君子之德業。所以可久可大者。惟其易知易從。而與之者衆耳。其在同人曰。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傳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然則君子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有志之士。未有不當以君子為歸者。且夫不涉溟渤。不知海。若足以雄視夫江湖。不過九方數。不知有千里馬。不遇蕭相國。則淮陰侯以卒伍終身耳。乃當今日。而有閣下。夫天地之判也。初有風雷。水火次之。山澤又次之。而後草木生焉。鳥獸育焉。最後生人。生人而天地之責畢矣。何也。天地無為。而知能盡付於人。則惟默默以運其日月寒暑。而成天地。皆人之所為。而天地無與焉矣。故君相之治天下。惟在得人。聖人維持宇宙。亦惟在於成人。然則造就人才。非以天地為心。而不負於天地生之之心者。其孰能乎。造就篤行純慤之士。而世風不患其不古。造就德言體用兼全之士。而聖學不患其不明。造就魁雄英傑特之士。而禦亂不患無經濟。造就廉潔愛人。精能不長。強禦之士。而有司不患無吏治。造就剛正誠實不撓不欺之士。而朝廷不患無直臣。造就文學立言之士。而文明不患其不盛。造就識帝王之要。通禮樂之微。達古今之變之士。而太平不患其不致。乃當今日。而有閣下。今日者。天地其生才乎。否乎。天地所生之才。其入閣下之鈞陶。而磨礱以成其器乎。否乎。果爾。則其功之及於天下者何窮。而流風遺澤之被於後世者。又何窮也。烏乎。某日望之矣。

與培梁仙來書

接培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為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此僕所深望遠期。不憚苦口相勸勉者。而今果不負其言。快何如之。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龍百怪。浩

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枝。平天下在繫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繫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理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為學。操情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為。陽明之經濟。雖無漸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其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蠢吾李恕谷者。名譽庚午孝廉。傳其父師之學。倡明大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闡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其詮。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妙也。其學以六藝為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透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僕因恕谷執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為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蕩誇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就。校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

與方靈泉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念切。念切。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為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俛然風塵。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為矣。向之為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可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而欲與競也。不必言矣。如果與源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為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偽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污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向。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欺。自欺不得不欺。大聲疾呼。自以為真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苦書立說。縱橫修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不足為君子。并不不足為小人。祇成其為字義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嗚呼。靈泉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準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限

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為。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為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欲以其學為宗。何也。以其難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礙於天下。而必不可難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為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繼蘇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子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為不滅。是豺狼嗚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難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管陽明之為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為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執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為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為正事物。一以為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為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為事。靜坐為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為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為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膺道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贏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

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兄之天資。高朗渾厚。堅強。今人罕見其匹。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耳。若果有泥塗軒冕之心。毅然矢志於絕學。則源願與同心合力。真參實究。由其學而適道。而立而權不難爾。源今歲赴秦。中學使之約。一二年歸來。將母氏兄嫂三柩。葬於先君子之墓。而脩焉。即飄然高舉。學道著書。尋山訪友。終其身於此事。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膈。共性命之友。而不可不與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靈臯之留意於斯也。揭夫近狀。閱稍佳。不知其有志於此否。幸以剛主之書示之。如不河漢其言。固吾同志。敬義立而德不孤。斯道之幸何如也。所道鄙衷。俟訂學約。不盡。不盡。

與康孟諒論脩郃志書

頃賜觀耀州志并佳集。如獲指南之車。耀志精核過於武功。體例嚴整。善於朝邑。誠作志者之金科玉律。而集中所載義士貞女。人人可傳。其足為郃志之光者何限。源觀近代邑志。往往分而不能合。合而不能清。氣脈不相屬。無首無尾。層見疊出。總歸於晦昧不明。而其意不過欲誇浮誇誇。誇誇流俗欺庸人而已。錢明府以貴邑志見。委源自念質魯筆鈍。識卑學薄。無足膺斯任。且今日三秦文獻。自二曲先生外。舍先生更誰與歸。鄙部婁於華岳終南之下。競燭龍以區區螢火之光。復何有哉。願先生以辟嫌不欲聞其事。源遂有所不容辭。不得已。視焉任之。然其所賴於高明之開途啓鑰。而辨是非定猶豫者。固無窮也。俗之誤以夏陽為此地久矣。先生辨之。確不可易。乃源更有疑者。郃陽為古有莘地。郃即洽。以洽流絕。故偏傍去水加邑。此朱子註詩之說也。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攢女維莘。長子維行。則大邦之為莘明矣。曰洽。曰渭。則括地志莘在陳留之說。亦不辨自明矣。但舊志云。洽即金水。東入黃河。漢永平年絕。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為金水。今之金水河。果即洽水乎。土人謂其經城南。東入洛。是否。水之北為陽。舊志云。幸國在縣南二十里。是在洽南。不得為洽之陽矣。且南去渭水二百里。又烏得謂在渭之涘哉。夫永平乃漢明帝年號。則洽固絕於東漢時。乃漢書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即詩之在洽之陽也。漢初。便以為郃陽。即呼洽水為郃水。而水經注引詩曰。在郃之陽。亦以洽水為郃水。曷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為郃之說乎。志又不載其復流何時。以水經注考之。則元魏之時。洽水固經流無恙也。朱子之時。其復絕耶。其久絕耶。去水加邑。未嘗出之何典。而據之以為說耶。是有莘之境。域洽水之源委。固未能得其確論矣。志又云。梁國在縣東北。昔晉公子夷吾出奔梁國。應與晉接壤。且梁山在郃陽之北。則縣北為梁之舊國無疑。然春秋梁亡。傳注不詳其地。但云秦取之。若果在郃邑之北。則其地已入於秦。何得郃邑乃為晉地。且上郡即今延安。在郃陽西北。三家分晉。魏魏。梁又烏得越郃而為秦有哉。豈秦滅梁之後。不久即歸於晉。而史失之耶。抑別有考耶。水經注載郃陽有徐水入河。舊志不載。今尚存否。舊志所載百良橋頭。大浴。諸河。今不沒否。而百良橋頭不言其所歸。何耶。此皆欲請之高明。而求其確考詳疏。以相示者。昨見尊作四后廟碑文。樸茂非時手所及。但攷之載籍。四后惟大娘確生此

地。湯娶有誓。有陳留之說。不得如治陽渭溪之無疑。然尚有伊尹耕莘。湯使幣聘之。可證若女志大任。則斷斷不得謂此地所產。何也。有辛。姓也。夏后氏之後也。夏以前無所謂有辛者。安得有蘇取有辛之事乎。如以辛非辛。則辛固非辛矣。無庸辨矣。詩曰。擊仲氏任。註云。擊國名。任姓。雖未詳其國何在。然擊固非辛。任固非如也。又何得以爲辛女耶。趙岐註孟子。但謂有辛國名。并無今同州郃陽之說。同州乃漢馮翊。西魏始名同州。歧漢儒。而可謂之今同州耶。想因他書之訛而誤引之。此皆與郃志相關。不得不辨者。或是或非。幸明教之君子。著書立說。俟之百世而不惑。講習討論。可厭詳哉。今定體例。有師前人者。有獨斷爲之者。有暗與前人合者。首爲總志。師朝邑也。不志藝文。師武功也。傳循吏而表歷官。則師先生之韓城也。不志星野。暗合乎耀州。分選舉於人物。暗合乎武功。而先建置後地理務爲合。不務爲分。引前言存舊志。不敢混爲己說。援據經史以定其妄爲去取。則皆獨斷爲之者。今總志已成。尙未脫稿。俟錄出。當面質先此代晤。祈一一教之。

再與康孟謀論郃志書

前見復書。仲紙千數百言。駭然色喜。以爲惠我良多。未卒食。投箸起讀之。讀竟。則於所謂金水原委。使我豁然。前因舊志有金水即治水之說。不能辨其是非。又不知金水曲折。署中人無知者。詢一隸人云。金水河經南溝東南入洛。洛想河字之誤。僕誤聽。且以爲此水東注。迤東南耳。故疑之。疑而未嘗信也。非夢也。然亦夢也。得教寤矣。橋頭之即徐水。更有發疑之快。此二說者。拜益拜益。在渭之溪爾雅釋云。溪。爲厓水邊也。王風。縣葛藟。在河之涘。秦風。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皆指水厓言。三百篇中。從未有指百里之外爲涘者。考禹貢導河曰。北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九河東北矣。逆河又東北矣。不曰東北而曰北。省文耳。導江曰。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匯。彭蠡也。江。過彭蠡而東。東北且數折。始入海。不曰東北而曰東。亦省文耳。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焉知當日渭過漆沮。不更東北入河。與有辛爲近。以省文未之及。其後陵谷易次。始至華陰入河。如今洛之不南入渭。而東入河者。比哉。然無可考矣。不得已。如尊論。亦可存而不論耳。若夫不合乎醫愚之見。而未敢以爲然者。有數端。請一一爲高明陳之。紫陽先生讀書博矣。豈後人所敢望。然博之中。安能無誤。誤亦何傷。知其誤而正之。此正前賢之望於後人。而不以爲嫌者。若儻然因其誤以爲誤。與己不能正其誤。又禁他人不得正其誤。而使之終於誤。此雖爲愛護之弊。所由來。豈先儒待後之意哉。郃志之名。載在漢志。非無考者。註謂在郃水之陽。漢初即謂之郃。且呼治水爲郃水。水未嘗絕也。曷嘗有流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紫陽時。金據此地已久。傳聞之誤。如僕所聞。金水入洛者。備必其無。即使有據。亦不足據。況於無據。假令紫陽而在。實以此說。諒必欣然聽采。改正之。不暇。斷無有惡人之正其誤。而爲之辭以相拒者。何也。從來無不受善之聖賢。無不虛心之學者也。乃後人則反爲之諱。以爲斷非無據。斷不可輕議一字。是直爲古人愚而爲識者所竊笑也。讀書考古之識。安在乎。不敢以爲然者。一也。禹母爲有辛之女。乃世本之說。漢儒雖或據世本。乃多荒唐不足信。夫有辛。姓也。夏後氏之所自出。乎。范合不學無識。立之祀典。所謂非

其鬼而祭之也。擊仲氏任。註謂擊國名。大任明系擊女。非辛女。無難辨者。邑人徒見詩與太姒同序於一篇。遂地及於大任。而臆臆遷就。亦以爲辛女。此自世俗可笑耳。世俗何足貴。君子著書立說。固欲考三五。俟百世。可隨俗苟同。而不一正其誤乎。且僕固非欲毀其廟。廢其祀也。特以高明爲文勒諸石。僕且將載諸志。相與欺庸人之耳目。而遺後世之譏。萬不可耳。來教則謂雖考核不謬。人以爲不近情而疑之。駭之。而託引以爲山川美盛者。索然矣。不論便。噫。此流俗之情。豈學者所宜出哉。不敢以爲然者。二也。其尤不敢以爲然者。則謂稽志之難。不在考核。在人物。夫近代地志之失其體。正在專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防乎。防於禹貢。防於職方。山川土田之高下。具焉。遠近險易之形勢。辨焉。建國分疆。資井之道。存焉。生齒之數。詳焉。物產之宜。別焉。風俗之剛柔。美惡。勤惰。文野。分焉。控制四方之權。術焉。戰守奇正之兵法。生焉。溝洫。沃灌。川浸。湖海之用。備焉。三代之盛。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天下之形勢。而其後。庸何收。秦丞相府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之處。以佐漢王定天下。正以此耳。自漢以下。莫不有地理志。以志郡國。則志之所關。豈小哉。而所關豈人物哉。愚嘗以謂不知四方之形勢。不可以志一方。不知天下之規模。不可以志一縣。故一縣之志。雖微。而平天下之規模。具焉。乃近代之爲志者。一切視爲故事。譊譊缺略。莫之究。相沿爲虛飾。僞冒之習。而徒知沾沾於人物。夫人物之紀。固亦不輕。然其專責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後世之體耳。禹貢職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應重者。不重而獨以人物爲重乎。且夫人物之難。固在在。而非所論於郃邑。如以一代之人物。或方數千里。上下數百年。文獻既已無徵。采訪又苦難備。加以門戶之毀譽。不可憑。是非顛倒。流傳於見聞者。莫能一權勢。又從而把持以擊其肘。乃欲操筆而論訂之。是爲難耳。若郃邑。不過百里之閒。五六十年之事。其爲人物固無幾。又未嘗有門戶是非之顛倒。權勢之顧忌。士大夫公議而舉之。更采輿論以定之。是非取舍。甯至相戾。是一日二日而可爲也。何難焉。僕之所難者。合四方之區宇。以考形勢。稽古今之變遷。以觀成敗。酌風俗之淳漓。爲移風易俗之術。訪閭閻之疾苦。爲興利除弊之方。事之晦於昔者。欲其顯於今。不得施於今者。欲其行於後。故於建置沿革。在他志。不過半葉。而爲之不過食頃者。僕則爲之十日。而後畢。豈好勞哉。以不窮其原。不足以成書。不辨別其非。不足以存是。而三代春秋戰國。無專書可考。散見於經史注疏。而說又不一一核其實。而求其當。在博雅君子言之。若甚易。而淺見寡聞之士。爲之。固甚難也。使如尊指。是不足以激勵。而進之於高明。但教以勸說雷同。而益遠於好學深思之訓。於僕區區。就正求益之心。毋乃拂歟。故曰。尤不敢以爲然者。此也。君子之爲學也。心欲廣。欲虛。欲細。不廣則其見有限。不虛則不能受益。不細則不足以知立言之意。而得其要。三者皆相因。廣則虛。虛則細。細則愈虛。愈廣。而日造於高明。既高且明。而其心愈廣。愈虛。愈細。矣。僕幼以羈旅失學。長而謀權塵網。蹉跎三十四年。以至於今。學殖荒蕪。每有時過難成。獨立無友之歎。欲以餘年。勉希蛾術。孜孜求友四方。客歲來西土。熟聞吾兄三秦名士。不憚驅騶千里。訂交。非傲世人之廣交遊。慕聲氣也。實欲求麗澤之資。以自證其所學。然望瓊瑤之惠。必先先瓜李之投。故忘其鄙陋。輒進說於左右。將求益也。非求勝也。欲相成也。非相說也。乃詳察來教。不但所見不同。

亦若不諒微忱。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用是俛俛。歎恨彌日。不敢復置一辭。乃繼又奉有未嘗細思之說。不覺成戚復動。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更自其縷縷欲吐之衷。如此。此番或可稍納芻蕘。而不以為罪乎。則其所欲進者。不特此也。來教夏封帝繫之後於辛。因以為氏。此說自非無據。然夏后氏之後封於辛。帝繫之後又封於辛。一國有二君乎。抑先任而後嬖乎。且繫國也。非氏也。其姓任也。非繫也。即以爲氏。大夫可以祖之。字爲氏。諸侯以天子之名爲氏。何代之制乎。以愚所聞。有帝繫封於高辛之說。在今定州。不在郟也。又聞顯項少子陽封於任。其後奚仲爲夏車正。禹封之薛。商之仲虺。臣扈。祖已。皆其裔祖。已孫成。徒國於繫。更稱繫國。大任生文王。而武王乃復封之薛。此繫國之所由。而任姓之祖也。但不詳繫地何在耳。詩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必在河南北。王畿之內。而不在有莘明矣。又尊作四后碑文。引孟子趙氏註爲證。夫趙氏註。除那卿無二人也。茲又以爲括蒼趙氏疏。夫括蒼趙氏疏。非趙氏註矣。乃不云前日之誤。更據古本大全。而以爲無疑。大患有古本乎。何代之書乎。似皆考核之未及者。梁惠王喪地以東西論。從不聞此孟浪之說。不知何由得之。想誤以愚言出於此乎。愚但考梁國之方域。無此夢語也。至於辨別流俗相傳之謬。於古人原無損。而以爲刻繩古人。何哉。豈隨俗苟同。謂之善善從長乎。以皆理之未可通者。幸再詳察。如何。乃僕更有所不解者。來教既以人物爲難。謂忠孝節烈之湮沒者不少。蓋欲情志者之不可忽。而又恐燕石之相雜也。固諄諄以闡幽爲志矣。乃佳集所載節義諸人。豈其僞者。又再三教以不得錄入。何意乎。無乃與闡幽之意相矛盾乎。著作當如青田之論。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來教是已。乃細觀其中。於權之輕重。不失宜。而衡得其平者。幾何哉。果平心而論。高明或亦有爽然自失者矣。

附復書

昨日奉復大教。本無不肖之心。止以少年失學。老益荒愚。淺聞寡見。則實有之。以爲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則疑之過矣。然其心耿耿。亦具少許血誠。而粗俗庸鄙。遂不自知其劣惡如此。先生不終厭絕。復辱及之。幸矣。幸矣。三言連讀數次。證以初賜長札。一一相符。何其明辨之乃爾也。小巫索然氣盡。尚復云云乎。洽水入洛。疑有無知之人。代白。故云其妄言爲夢耳。在先生未歷其地。從何知之。亦不得不寄耳目於他人。豈以夢言爲吾兄哉。拙本所述。一人之見也。不參之衆人。而直入之。在我固自以爲無疑。安必人之不以為不然也。人誰不欲自是其言。自矜其傳說乎。未經採訪而入之。終不免有偏信古人之嫌。此區區之志也。示公之意也。若諸所論。則敬聞命矣。若弟之種種警說。亦老生常談耳。在大雅自能一笑容之。

復姚梅友書

源頓首。前枉顧。深感存注。惜未罄所欲言。旋報謁。而中途爲友事他往。未果。頃辱惠書。益增惶悚。細讀來教。所見甚大。而自任者不輕。當今日而有抱負如此。持論如此。真空谷足音。源所幾幸遇之。而不可以數得者。今乃邂逅海濱。又不以其不肖而謬相推引。豈肯棄臂失之急。欲一談。以事編。尚須兩三日。而胸中

迫不能已。故先白其區區。唯高明鑒之。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願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於戲。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云云耳。乃近代僅有一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真儒。趨勢附和者。遍天下。又何一足與之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兼之羈窮廢學。錄錄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甯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鑰。左右以成其學。遂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與源所見。同乎異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草草徒作語言文字觀也。惟諒其孜孜嚮學之誠。恕其狂而不惜。願愚之誨焉。幸甚幸甚。

與毛河石先生書

京華拜別。迄今二十餘年。人才日以卑下。文章道喪。風靡波頹。不可挽。竊歎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尚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唐虞。不知墜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曾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龔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以燕市狂徒。竊恨聖人之道。久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自屏迹林泉。絕意進取。窮經考古。振起千古。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傍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龔吾李剛主。自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習齋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開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源於顏先生。僅得執贄一見。而先生遂逝。所特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哉。今在淮陰太守姚息園所。息園爲其先少保。公求作神道碑文。故附達其區區。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盡質其所欲言。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願先生傳并年譜。致文呈教。藝於剛主處。見尊著經義甚多。千祈便中。盡賜爲望。啓佑後學。想亦非所惜耳。源頓首。

再與毛河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

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前借准使數行申意。旋接手教。恍啓沈疴。愚謂未備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註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祇爲友人脩邵陽志。邵陽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去水加邑爲邵。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邵陽之名。自秦至今未嘗改。且從來引詩在邵之陽。俱邵字。非洽字也。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唐人石經。以邵爲洽。故誤傳至今。方悟去水加邑。蓋朱氏想當然之詞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嗚呼。苟非高明博雅。曷能一一證其非。使人不爲其所誤哉。某近讀易。著有書易通言六卷。謹錄其較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千祈便鴻寄示。以定從違。外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但莫能致明。當一棹錢塘。獨拜牀下。悉陳其所學。一領啓發耳。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願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獨此一言。愚見尙未融合。請更質之。姚少保碑文。閱鉅簡勁。方駕關雎。非此不足以相發。某別爲一傳。容書寄正。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家大人明末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先始祖無錫人。從成祖靖難陣亡白溝河。故子孫得世襲錦衣。家大人在職忠勤有識。崇禎九年丙子七月。京師戒嚴。見將相委任非人。城守漫無備。適甚。夜夢天子推轂授節。甲士數萬環門外。撥甲持戈。縱轡馳馬。驟驚。明日。疽發左股。血流不止。其憂國急公如此。壬午。充正直官。日帥旗尉四百。午門守衛。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門召對。懸金牌侍立糾儀。十一月。京師復戒嚴。奉命守北安門。當是時。京師屢警。中原盜益橫。天子憂勞。家大人常恍惚語人曰。今朝廷有四大弊。而天子不知。戡亂致治。需經濟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門戶日盛。如其黨力。護持之。殃民蠹國。皆不恤。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或功垂成。必多方排擠。肘使之死。而國事所不顧。弊二。武臣國之爪牙。承平久。右文左武。武臣率不齒於人。入其途者。闕茸不肖。無人狀。弊三。京師天下根本。三大營官軍。皆詭寄糜餉。無一堪用。蓋甲燬於乙。乙燬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多降萬以上人。故名雖軍。實市井遊手與勢家蒼頭。一旦有急。不知何以爲備。弊四。他若賄賂請託。文法資格諸弊。皆其餘者。天下事日壞一日。吾安得痛哭爲天子一陳之。碎首玉階。以報國恩也。蓋錦衣衛職司糾詰。釐奸弊。比漢之司隸校尉。而堂上官多貪庸。不得人。庶司例不得越職言事。故家大人恆鬱鬱不得志。然奸俠有挾私持廷臣奸利事來告。謀與大獄者。即屈不行。或一語解散之。故所全者衆。而人不知。凡詔獄提牢。遇大風雨。雪。獄囚苦饑凍。以酒食給之。病無告者。給以錢米梨棗。醫藥必親視。及去。哭聲聞於外。其仁愛多此類。甲申二月。賊警急。奉命巡緝北城。三月十七日。賊薄京師。知不守。自書名牙牌。帶佩刀。十九日黎明。城陷。

釋戎服。易冠帶。乘馬奔帝宮。路遇宮女四出。曰。駕崩。駕崩。家大人痛哭呼皇帝。拔佩刀。欲自刎。老僕楊坤急奪刀。挽馬至金剛寺大門。和尚者。寺主也。備與家大人善。是時。先兄潔先匿寺中。家大人見潔。意不忍。而和尚曰。君身尙可以有爲。遽以僧服進。遂爲僧。月餘。賊敗。亂定。始出。數往來盧龍上谷間。後益南遊江浙。交其豪傑。每友人急難。即挺身出爲排解。禍福不稍動。而深心妙用。足以濟之。性嗜飲。醉益甚。每酒酣。談往事。輒泣下。見野史所載。誣罔謬戾。而善政多不載。輒泣然曰。朝士存者猶多。奈何聽其誣。不一辨。正使聖德不彰乎。於是正其誤。補其缺。別爲遺錄一卷。藏之初。家大人幼以孝稱鄉里。生平好義。慨而自治甚嚴。少年家居。常以七事自警。書之座右。曰。憂勤。曰。急公。曰。寡慾。曰。節儉。曰。慎言。曰。濟急。曰。教子。故從無廢事。無失言。謹慎刻厲。老而彌甚。其天性然也。壬戌七月。登七十時。寓高郵。攜二子潔。源。渡江。載酒。尋三山。攀蘿陟巘。探幽壑。望海岳。雲濤萬里。徜徉嘯吟。醉歌旬日。始返。壬申八月。時先兄已卒。源將迎北歸。爲西山北山之遊。敬懇先生大人賜之一言。以爲榮。源雖錄錄。無以爲親壽。所獲固已多矣。謹述其生平節概。以請。

居業堂文集卷九

論

郊祀論

天地合祀。非禮也。郊者。大報天。萬物本乎天。地亦本乎天。烏可與天並。仲尼贊易之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妻不可與夫並。臣不可與君並。地可與天並乎。太祖立國之初。脩古典禮。建圓丘方丘。祭以二至。且盡能往代。贖祀之謬。可謂度越漢唐者矣。及咸陰雨。乃謂執古不變。使天地之享。不及人之享。於是合祀大祀殿。并宋元所遵三代以來不屋而壇之制亦變。而古禮無復存矣。且夫醴酒之設。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鬯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蕞蘇之設。先王制禮。非主於反本尙質。不可同於所甚安者哉。世宗於百數十年後。毅然排羣下庸俗之見。反古復其初。并能太宗並配之位。其見遠出列宗上。張居正於率由兩代之後。顧總總然更欲合祀並配。不據經典。徒以使人事爲言。欲使人事。曷若能郊祀爲更便。何其陋也。然北郊經無明文。古者郊社並稱。而社所以祭地。於郊。故曰郊。左廟右社。國中者也。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可以立。意者。地人之所履。而王者有分土。故得隨所在而祭之。天統於一。非天子不敢以祭天。此所以謂尊天親地。而社之不同於郊歟。周建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乃社於新邑。亦可見無北郊之義。然周禮雖多。後人僞爲。而新莽既爲合祀之說。又存圓丘方澤制。則亦周禮之舊。未可知。而大社王社外。或又

有方澤之祀以報地歟。明則大抵依於唐。而原本儀禮。最爲近古。奈何厭其繁而五齊三酒爵洗之類。不數年而罷。而世宗脩明古禮。亦不之復。獨北郊之可以義起而儀亦稍異於圓丘。則其不必執古而不變也。

老子論

孔子、孟子、老聃、得齊、魯、衛之國而君之。皆能乘時有天下。如湯、武否乎。曰。孔子不過爲桓文。老聃無事。征誅爲湯武。豈孔薄而老處其盛與。天道也。人道也。非孟氏王霸之說也。孔子志在春秋。尊周耳。得志行乎天下。惟佐天子脩文武之政而已。昔乘亂取天位。齊桓公管仲之不若哉。風雨飄搖。藩垣毀。主人臥堂。室未去。此一時也。熾焉。圯焉。湯焉。又一時也。假令孟子拯七國之亂。則毅然爲湯武無疑也。斷斷不爲孔子。而無慙於孔子也。於戲。道有同。有異。有陰。有陽。人謂老氏以清靜無爲爲道。予謂其道。上該皇。下兼霸。舉後世權奇陰謀。莫不隱藏其術中。開其端而爲之。且夫。聖人言天下者。有之。言得天下。有天下者。有之。未聞言取天下者也。老子獨言以無事取天下。噫。取之爲言。何言也。得無非所有。而攘之。竊之。謂邪。有事取者。何術邪。無事取者。何術邪。有事無事。術雖殊。而取之途。不同出於一邪。彼老子者。視百代如傳舍。視父子君臣爲芻狗。何有於周。何有於其主。吾知其據千乘之國。必將使天下油然澀之。闐然歸之。小國懷之。大國服之。運之。久之。相率而君之。彼即嚙然受之。而周則不待兵革而泯然滅之。所謂以無事取天下者。蓋如此。然則孔子孟子之道。顧可與之同日論乎。吾嘗謂聖人之兵。無奇。非無奇也。不言奇也。言奇。始於老氏。而暢於孫武。其言至精妙。不可易。然孰謂淡然而獨與神明居者。而有是乎。故司馬遷合申韓。於老莊。謂名法皆原道德。蓋聖人以人法天。老氏以天用人。以人法天。極人之變。不失天之常。以天用人。極天之樸。有以開人之巧。孔孟同也。老聃異也。孔孟陽也。老聃陰也。苟非達天人之故。識陰陽之用。未有不以予言爲惑者矣。

李陵論

李陵降賊之罪。豈待辨哉。顧陵以步卒五千。絕大幕。戰匈奴十萬衆。而殲其半。自漢出兵以來。未嘗有功。雖不成。固天下之奇才也。班固失身竇憲。范蔚宗以逆誅。二子生平不可問矣。未嘗廢其文章。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言且不以人廢。況才乎。陵之將略。不但遠出廣利。諸將上絳灌之屬。亦難與伍。罪無可道。才實可惜。小儒不知將略。短長。雖有奇才。不能識。不過就成敗論之。可悲也已。宋呂文煥守襄陽。元以傾國之力圍之。五年不能克。而朝廷不遣一人一騎爲之援。及力竭城陷。而文煥降。固罪矣。然五年死守。遮蔽荆鄂。保障臨安之功。胡可泯哉。當陵之請獨當匈奴也。武帝亦壯之。其後以疑似之言。遂不爲人後繼。夫以孤軍入強敵。而無後援。其不敗者幾何。是陵之敗。武帝之咎也。若陵之不死。罪在喪節辱身。未嘗誤國。如以國家功罪論之。則陵之功。且浮於罪萬萬也。嗟乎。奇才不易得。苟得其人。不能保護愛惜。使爲國爪牙。反乘以資敵。又令士之操文墨而議其後者。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此余所爲扼腕痛惜而涕泣也。雖然。才實可惜。罪無可道。死生之際。可不慎乎。

道德仁藝論

天下之理。一而已。聖人乃多爲之名。以示天下。而不厭其詳者。何哉。蓋理雖一。而不能無內外之殊。本末之別。若內外本末之不明。則其爲學也。無門而施功也。無序。非苦其難。而甘於自棄。則入於異端邪僻。而不可以復救。此夫子所以有道德仁藝之說也。且天下事。吾未能確乎知其所以然。則必不能漫焉以從事。苟漫焉以從事。必不能實踐其事。而有得於其心。如此而欲即相以會其精。即一端以見其全。必不得之數矣。是故學莫先於辨道。道本於天。而行於人。蓋天以自然之理。生陰陽。陰陽變化。而日月寒暑相推。五行消長。以降衷於下。民於是聖人仰觀俯察。而爲之教。生養。發達。倫明。禮義。設政刑。製器用。自畫卦陳疇。以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明人事當然之則。義。農。黃。帝。堯。舜。作於前。禹。湯。文。武。周公。述於後。其相傳不外於一中。而性命之理。無不備。嗚乎。德者。道之實也。仁者。德之全也。藝者。道之所寓。而養其德與仁之具也。道。體於身。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德乎。德。達乎天體。天行之不息。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非仁乎。若夫。詩。書。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以至一器一物。莫不可以見道。而須臾不可離者。則藝也。嗚乎。備之矣。且夫。楊。墨。佛。老。各言其道。其所言。何嘗不探蹟索隱。窮高極遠。以爲德。然皆拂其自。然。違其當然。故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是以其弊至於不仁。不義。天下有不仁不義。而可以言道德。道德不足言。而其論無足觀矣。是故孟子明仁義。而邪說。韓愈述孔孟。而佛老。而後之儒者。教學者。以窮理精義。無非以明道。而使人不惑其所趨而已。噫。道明。始可以言德。德脩。始可以言仁。道。德。仁。於藝。始可以言道。故道。德。仁。無輕重。而有內外也。道。德。仁。與藝。無淺深。而有本末也。明乎此。又何患爲學之無門。而施功之無序乎。此夫子所以有志據依游之教也。

脩辭立誠論

夫子之贊易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夫九三。君子居下之上。而不離乎下。非如君相處崇高之位。操政教之權。可以施其德化於天下也。其所以自脩者。在忠信。而所以見於天下者。在脩辭。故脩辭。即君子之脩業。然而脩辭。難言矣。吾未離乎下。已爲朝廷之所重。吾未處乎上。已爲天下之所仰。一言出而天下傳之。一言出而朝廷采之。於是。以之明道。固不難。以之盜名。亦甚易。嗟乎。吾甚有感於後世。儒學之亂天下也。二帝三王之爲君。益。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凡其形諸圖說。載諸詩書。皆其心性之所全。故錯諸天下。無幾微之或僞。孔孟窮而在下。著書垂教於萬世。雖未嘗盡施於天下。而脩身盡倫。萬世之後。讀其書。誦其詩。莫不有以見其誠。至於漢唐。宋。諸儒。表章六經。脩明絕學。其辭豈無過不及之失。然要之本先聖之言。以明其道。究身心之故。以著其辭。言之過。言之不及。言之不誠。則未也。嗟乎。吾甚有感於後世。儒學之亂天下也。以爲孔孟。以著書傳於前。先儒以稱述孔孟。傳於後。則儒者之能事。著書而已。爾。稱述而已。爾。於是。稱述。考。羣。言。發。爲。論。說。著。爲。文。章。顧。以。之。別。異。同。分。門。戶。期。以。自。遂。其。私。雖。百。世。之。公。有。不。顧。而。悍。然。立。異。說。以。文。其。辭。於是。即。先。儒。之。說。取。其。一。二。浮。辭。以。示。其。同。而。沒。其。全。體。大。用。之。實。學。擯。其。言。語。微。疵。而。極。詆。其。學。術。之。偏。以。明。其。異。久。之。亦。遂。悍。然。自。以。爲。直。追。孔。孟。而。門。人。奉。之。黨。與。稱。之。乃。

或執其宗族鄉黨與其左右近習之人而問之。而其生平。或家庭骨肉之間。不能如市井椎魯之自好。或隱行漸德。不可以見鬼神。對屋漏。或寡廉鮮恥。喪失其良心。為妻妾之所羞。奴隸之所恥。彼其心。不過欲放言高論。以欺天下。使天下震驚於其名。不敢議其後。遂欲以欺盡後世。以盜其名於無窮。而不知其的然日亡。不旋踵而敗矣。未能欺一時。又烏能欺後世哉。總之。君子之立誠。由於敬。小人之作偽。由於肆。敬則乾乾夕惕。一舉念不敢自欺。肆則言與行違。既以自欺。遂以之欺世。由是一則為時中之君子。一則為無忌憚之小人。夫端生平之力。祇成爲無忌憚之小人。不亦悲乎。嗚呼。此脩辭立誠之道。學者所宜急講也。

佛法論上

立法。未有不近人情。不亂天下者。聖人立法教人。節其情之過。使不越乎禮。禁止其邪心。暴行。使不陷於非。苟取情之當然者。禁之。迫以必不可從之事。強之以必從。嗚呼。吾見其亂天下而已矣。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曰。雞豚酒醴。肥甘不禁。爾食也。食以禮。非禮食。法無赦。男女。吾不禁。爾合也。合以禮。苟合。法無赦。人皆曰。聖人範我以禮。而初不絕其情。亦何苦必越乎禮。以干聖人之法哉。此王道所以本人情。萬世可行也。立萬人於此。豪傑數人耳。不肖者。盡然矣。佛以色與酒。亂德也。禁之。鮮食傷生。不仁也。禁之。豪傑邪。從其教相忘爾。不則從其教。而未能忘乎情。強制焉。妄焉。久且百倍於極焉。語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所以僧尼之行。師弟子之閒。多不可問。而傷風瀆倫。紀爲王法之大憲。而莫之禁也。韓文公作原道。歐陽文忠作本論。皆斥其教之非。未究其害之至於此。欲明先王之道。脩理義以勝之。而未深求乎去之之術。所以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其道益大行於天下。而老氏之徒。尤而效之。回回。西洋。踵而接之。以至鄉里小民。倡左道以惑黔首者。莫不依倣佛氏。而肆爲無父無君之說。嗚乎。佛法之亂天下。如此。有志者。奈何而不爲之所矣。

佛法論中

佛法依中國行耳。苟驅中國。盡從其法。而其法不能一日行矣。客有依主以爲生者。出則營厥主人。曰。查若爲客之無累。夫主誠勞。客誠逸。第主盡化而爲客。客將何所依託哉。吾故未暇究乎佛之理。第以其法論。假令佛爲天子。爲卿相。諸侯。牧者。諸菩薩。華人。尹伯。亞旅者。阿羅漢。盡天下之男子。以爲僧。女爲尼。而悉去中國之法。絕人事。以從事於虛空寂滅之教。嗚呼。彼所以不耕不商賈。侈然聚徒衆。而無匱乏之憂者。布施耳。盡天下而僧矣。布施者。更何人。且佛之存亡。吾不得而知矣。即以爲至今存。亦佛已耳。菩薩已耳。固不能使天下皆佛。皆菩薩。不能皆佛。皆菩薩。而男女之道。絕不出數十年。人類滅矣。彼將撫空國。招衆鬼。以行其法乎。亦視東土之人。盡而恨然。獨返乎西方也。雲出於山。霾天。晦日月。大風起。不終朝。化無有。而雲未嘗絕於天下者。山爲之也。噫。天竺不能無王。無居士。況中國乎。孟子曰。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佛法不足以易天下。明矣。雖然。滅之實難。

佛法論下

先王之法壞。而佛法盛。佛法足以補先王之法之衰。而其法於是乎益盛。蓋三代以上。賢才舉之上位。授農以田。商賈自食其力。工食於官。而老弱廢疾。孀者。有養。舉天下無一失所無告之人。當是時。縱有佛法。而欲人舍其父子夫婦之樂。生養之利。絕嗜慾。毀形異服。而從事於冥心參悟。民雖至愚。必不肯爲也。周禮亡。而管商。用以伯戰國無湯武。天下歸於秦。雅音不作。而樂歸乎鄭。衛。故佛法之興。養民之法廢已久。有常業者。饑寒不能免。流亡者。轉死莫之恤。一爲僧。則無家。無賦役。安居坐食。而無凍餒之憂。且夫素封。貴盛。立視其骨肉死亡。求拔其豪毛。不可得。而種福田。求利。則傾家貲。長跽奉之。唯恐其不受。嗚呼。爲民如彼。僧如此。又何怪從其教者。日繁。而其教大行於天下也。儒者有言矣。曰。闢之。闢之。空言耳。曰。立法以禁之。彼之法。公以嚴。可達。可久。道高行脩。才智之徒。節義之士。往往出其中。而禍福壽夭。輪迴之說。深入人骨髓。而不可療。梵宇。緇徒。徧天下。王公。貴人。販夫。販婦。莫不矢心而貞信之。夫不究其所以至此之故。不爲之所。一旦遽絕之於天下。嗚呼。將使此億兆無業之人。安歸乎。不推而納諸溝中。則驅之爲張角。韓山童。禍可勝言哉。禹之治水也。注海。注江。而疏濬排決之功。可奏。下流無歸。而塞其橫。繇之所以九載而績弗成也。吾故爲之說曰。民無所歸。則佛法不可滅。不制民恆產。則民無所歸。是豈一朝一夕之事。迂妄卑陋。商者。所能爲乎。而儒者乃欲以口舌爭之。亦已過矣。

賈誦論

兵至大捷之後。所恃也。勢也。非力也。乘勢貴速。稍緩則勢衰。勢衰。則敵之人心定。而守固。吾之氣竭。以戰則不利。情見勢屈。反受其敗矣。吾嘗觀二蘇之論曹操。而笑其不知用兵之勢也。操下荊州。降劉琮。走昭烈。據江陵。合軍數十萬。順流東下。其勢之不可禦。豈特決谿水於千仞之岡。而注之壑哉。自非子敬之智。公瑾之雄。仲謀之斷。昭烈之助。羣雄合謀。協力拒之。烏有不望風潰者乎。長公謂操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者。不知勢之言也。且夫長公謂權不可以勢破。而可以計取。何計乎。不過如賈誦之策耳。李左車說韓信。使乘破趙之勢。而傳檄下燕者。燕無人也。吳之君臣。豈傳檄所能下者。即如穎濱之論。使操用賈誦。端坐荊州。結好於吳。吳固不以干戈相向。然孫劉。瑜亮。皆蓋世之雄。彼豈不知操以緩計相愚。遂自攜貳。而失輔車之勢。則謂蜀主可惑者。未必然也。蜀既不可惑。曠日持久。人心既定。其謀益堅。然後東連吳會之師。西招荆楚之衆。以乘能敵久勞之操。操亦烏能安享荊州之利哉。後操既定漢中。司馬懿。劉曄。欲乘勢進攻益州。操不從。居七日。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曄曰。今已稍定。未可克也。夫七日之後。勢即頓殊。而蜀已不可窺。況欲以持久。而破孫劉之交。定江東之地乎。後人不達兵機。泥於成敗之迹。遂謂賈誦之策。可以萬全。而致勝。初不知其乘勝而前之勢。爲可用。而曠日持久。爲難用也。軍志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瞋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其得勢之謂乎。又曰。日中不肆。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其失勢之謂乎。勢也者。先聲而奪人之心者也。疾用之。則得。緩用之。則失者也。

賈誦論

武侯伐魏，屢出而無功。其後姜維欲伐魏，費禕不可，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境息民，以待能者。及禕卒，維始得逞其志。於是數喪其師，卒以亡。後世莫不咎姜維之驕武，而以禕為老成深識。不可及。嗟乎！維雖不逮武侯遠甚，而侯不能得志於前，維顧可大得志於後也。隨少師有龍圖伯比言於楚子曰：敵有聲不可失也。魏元英聞齊蕭衍舉兵，上書曰：此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期脫爽，并吞無日。而桓元篡晉，南燕韓範亦欲乘機并江，非以敵有內亂，乃我進取之機。而大小強弱，非所計乎？魏曹叡既死，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懿稱疾不出，主少國疑，人心憂危。此正天假漢以興復之會，禕若大舉伐之，而多縱反間，益為離貳，爽必不敢授懿以兵，即鄧艾鍾會之流，皆司馬之人，亦必不用。而別遣他將，他將之來，破之固無難者。一戰而勝，兵不留行矣。禕乃閉關不圖進取，坐失機會，及懿殺爽，大權悉歸司馬。政令既行，才能為之用。斯時雖有諸葛武侯，亦不能復窺，而維乃不量彼己，數與北伐之師，其敗不亦宜乎？南北分據，而南朝獨宋元，嘉之政，號稱至治。魏太武乃掃土興師伐之，雖破陷六州，終於臨江不能濟。及其後淫虐狂悖之君，篡弒不絕，其為可乘之釁，如元英所云者，比比而魏人則皆袖手熟視，不敢動。彼其心，蓋以太武尚不能併江左，今雖出兵，必不能成功，而不知時有不同者，烏可一槩論哉？吾嘗謂兵無必攻，亦無必守，必攻則不可以進而進，必守則不可以進而進，不可以進而進，是為自屈，可以進而進，是為失時，然則維固不為得計，禕又豈得不謂之失計哉？嗟乎！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英雄所為拊膺長太息者矣。

諸葛論

城高池深，守禦備固，攻之不克，又有外援，宜可以必勝而無敗。然或有亂所困，終於破陷，一舉而兩亡者，固敵之善攻，亦不善救者之過也。救之道，二：勢欲合，兵欲分。嬰城固守，力不能戰，所恃外援，而勢不相合，固無濟。然所貴乎外援，以中外夾擊，成犄角之勢，然後其圍可解，使合兵拒守，則敵無外懼，得并力攻圍，與無援何異哉？吾讀史至諸葛誕，見滅於司馬昭，知其故之由於此也。誕據壽春，以討司馬而求援於吳，吳遣兵三萬救之，入其城，司馬昭四面合圍，深塹固壘，以守。誕與吳將數犯圍，不得出，食盡力窮，城遂陷。使當日吳兵築壘近郊，與城中相應，則其圍必不得成，而堅壁不出，以挫其銳，分遣奇兵抄其餽餉，俟其師老氣沮，然後合而擊之，亦安見壽春不可救，而昭之必不可以敗，宇文悉獨，官圍慕容廆，廆召其子輸於徒河，輸曰：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輸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後虜出兵大戰，輸將千餘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官遂大敗。齊陳伯之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守，傅永將兵救之，勰令永入城，永曰：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而大破伯之，勰使輸永從廆，勰之命，則必蹈吳人之轍，而諸葛誕之禍，且再見於廆，勰矣。故善攻者，非拒其援兵，使不得合，則縱之入城，使不得分。吳西陵督步闡叛，陸抗遣兵赴之，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敵，晉救至，不得入，大敗而歸。遂拔西陵，宋圍太原，契丹救之，太宗遣兵拒契丹於險，契丹敗，而太原遂下。此所謂拒之使不得合者也。成李善攻朱提，晉甯州刺史尹

奉，遣霍彪引兵助之，欲逆拒之。費禕曰：城中食少，宜使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為拒之？許從之。後三月而朱提拔，此所謂縱之入城，使不得分者也。自非然者，攻既不可卒拔，外援又至，勢合而兵分，表裏受敵，雖有百萬，何濟於事。此劉曜所以見禽於石勒，馬燧攻魏博而無功，張敬達大敗於晉陽，馮延魯兵潰於闕海也。

張賓論

知者有定計，有變計。量彼己之力，以為攻、守、戰、之方，察時勢，為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斷然行之，不疑，是為定計。若卒然中變，不可用，則又因一時之機，別為制勝之策，若有定計，而無變計，時移勢異，不知前計之不可用，與知其不可用而計不復生者，烏可以言知哉？古之英雄，其以定計與變計制勝者，固人所共見，獨是以定計而制勝，使其計未至於成功，即不可以復用，則必更為變計，而其所為變計者，初不得而知也。吾於張賓，得一事焉。王浚遣都護王昌，與鮮卑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是時，勒初取襄國，城壘未固，資糧不多，又無外援，諸將比出戰，皆敗，人情危懼。賓曰：諸段唯末，秘，最強，聞其刻日攻北城，宜擊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守列未定，突出直衝末，秘，帳，木，秘，敗，其餘不攻自潰矣。勒從之，此所謂定計也。及遣孔獲出擊，不能克而退，則賓計已不行，幸而未秘，秘，來，追，為勒衆所獲，於是諸段皆敗，向使不獲末秘，則諸段必不可敗，而賓計豈可以復用哉？吾於是知賓有變計矣。雖鸚鵡博於雲表，增繳不能加，聯駿鶴之足，使之比翼而俱飛，則互相牽掣，不能舉，故敵連兵攻我，我之勢即遠不逮於敵，而可使立為解散，或反因之以蹙其一，而為利。何者？軍無統帥，則政令不一，而人各有心，攜貳之謀，有間而可入也。秦晉圍鄭，鄭與秦連，和秦師退，而晉亦還，智伯與韓、魏、攻趙，趙襄子陰結韓、魏，反與之共滅智伯，而分其地，此皆古人已試之明效。況以王浚之庸陋，諸段匹夫之勇，與王昌不相統一，設開離之，使自相猜貳，有何難乎？吾知賓之知，必將出於此。然既以定計成功，孰知其變計將如是也。賓初勸石勒取鄴，以經營河北，及至鄴，而劉演保三臺，自固。賓曰：三臺險固，攻之不易，猝拔，邯鄲，襄國，擇一而都之，以圖幽、并，伯、王之業也。夫初欲取鄴，既乃轉而之襄國，非其變計之可見者乎？嗟乎！時變為雨，人之所知也。月之從星，或以風雨，人之所不知也。吾故推論之，見古人因機制變，固百出而不窮，而敵之連兵入寇者，其待之之術，有如此也。

無後慮。此所謂先後內者也。先後之閒。要無定勢。唯審其強弱。度其難易。相其機宜。懸權而動。不失乎先後之倫。則平天下可運於掌。

先強後弱。先近後遠。先內後外。皆也。先強後弱。先近後遠。先內後外。皆也。先強後弱。先近後遠。先內後外。皆也。

將論

古之論將者。詳矣。余有加於古。余不能也。余不能有加於古。余何論。孔子曰。天下之理。同歸而殊途。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之論。蓋取其殊者同之。博者約之而已。作將論。

得人心者。將之本也。明號令。信賞罰者。將之權也。知彼知己。所以料敵而審勢也。奇正者。將之所以動必勝。出無窮也。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將之用也。明乎山川。城邑。險夷。遠近。之形者。將之所以爭先處強。辟患而趨利也。自固者。所以立身於不敗也。陳法。所以為節制。械器。所以利用也。閒。所以離敵之交也。謀。所以先知而預備也。止齊。所以更戰而迭休也。忠義。廉恥。利名者。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也。得人心奈何。勝生於勇。勇生於氣。氣生於心。古之良將。必與士卒均飲食。共安危。軫其疾病。勞苦。恤其死傷。如父子。故其衆冒白刃。蹈水火。唯將所指。如水趨下。故不得其心。而得其死力者。未之有也。不得其死力。而致勝者。未之有也。明號令。信賞罰。奈何。分數有部伍。統制有偏裨。防奸有禁令。相保有連刑。號召有節。進止有金鼓。指揮有旗旛。亂行者。殺無赦。謹譚奔北。委器甲者。殺無赦。殺掠獲。燔燬者。殺無赦。下犯令。上連坐。上陳亡。下連坐。不聽節。節。金鼓。旗旛。之號者。殺無赦。而出奇計。破敵先登。陷陳完城。堅壁壘者。各以輕重受賞。當賞。賤亦必賞。怨仇。亦必賞。此賞罰之大較也。人心得。號令明。賞罰信。可以應敵而無難矣。敵強。屬之。敵弱。陵之。敵治。下之。敵亂。覆之。敵實。待之。敵虛。乘之。敵智。備之。敵愚。詐之。攻守因乎敵之形。緩急因乎敵之勢。奇正因乎敵之情。何謂奇正。曰。難言也。不可勝窮也。行陳營壘。則嚴以固。坐作進退。則安以重。運籌定策。則慎以周。不用詐謀。由險道。縱綬不及。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是為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誤之。或變易服色。以亂之。或伏於草莽。山林。以陷之。或設利。以餌之。或洋北。以誘之。或從閒道疾趨。掩其不備。而襲之。或擊其西。而擊其東。以乖之。或形諸此。而出彼。以罔之。或以驍騎掠其旁。掩其後。以播之。或詐降。或內間。從中以潰之。或斷其歸路。餉道。以困之。不以常律。不由軌道者。奇兵也。然此乃以正為正。以奇為奇耳。若夫以正為奇。則形雖正。而實奇。以奇為正。則形雖奇。而實正。恍惚變幻。如雷電鬼神。使敵不知吾奇之所在。正之所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動必勝。而無窮。天下有造百尺之樓。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工。工師有不假一人。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匠。匠師不以匠乎。不任天下之智。而曰。吾智。不任天下之勇。而曰。吾勇。則何異為百尺之樓者。不以工。而工師不以匠乎。是故任天下之智勇。其術有四。一曰。知。二曰。任。三曰。利。四曰。權。知者。結其心。任者。展其才。利者。遂其欲。知以威之。任以勸之。利以誘之。用人之術。盡此矣。雖然。有權焉。苟利而詳害。小人耳。善將者。既嘗有以試之。則隱示以赤心。而陰為之備。明假以事權。而暗防其變。可用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而已。所謂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蓋如此。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明乎天下之形勢。可以爭先而處強。明乎一

居業堂文集卷十

論

權論

兵之所加。必權其先後。而後動。有先弱後強者。有先強後弱者。有先近後遠者。有先遠後近者。有先內後外者。有先外後內者。先弱後強。則吾之力易舉。而強者之勢孤。先強後弱。則強者摧而弱者靡。可以一勞而久逸。先近後遠。則得尺即尺。天下可蠶食而盡。先遠後近。則敵處吾圍中。取之如探囊而不勞。先內後外。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無擊肘之虞。先外後內。則功成於外。內難自消。威立而天下可服。楚漢相距。漢使韓信渡河。東虜魏豹。破趙。下齊。然後合兵以蹙楚。司馬氏欲吞吳。蜀使鍾會。鄧艾。先定蜀漢。後數年。乃大舉平吳。此所謂先弱後強者也。漢三鎮拒命。慮從珂勸郭威。先破李守貞。而兩鎮自拔。太祖介張士誠。陳友諒之閒。西破友諒。而士誠束手就禽。此所謂先強後弱者也。秦用范雎。遠交近攻之謀。卒兼天下。唐平東都而定河朔。平荆楚而定江淮。此所謂先近後遠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尚。破烏桓。然後下兵江。肅宗先取范陽。傾賊巢穴。而後復兩京。此所謂先遠後近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尚。破烏桓。然後下兵江。漢岳忠武。悉定河南羣盜。然後經略中原。此所謂先內後外者也。唐高祖起兵向長安。聞劉武周。寇晉陽。欲返。太宗泣諫。遂克長安。成帝業。建文使李景隆。圍北平。燕王出塞千里。併大甯。源。破景隆。遂益南侵。而

方之形勢。可以辟患而趨利。廣儲蓄。修城隍。據險阻。謹烽燧。自固之術也。步騎首尾分合。陳法之要也。陣法。奇正之所寓。地形。奇正之所生。而自固之術。則兵之有正而無奇也。嗟乎。為百尺之樓者。將而工師。智勇之士也。匠者。士卒。而斧斤。器用。不利。烏可以殺敵致勝哉。武剛。鹿角。禦衝也。龍盾。旁牌。蔽矢石也。夷矛。突騎。陷堅陳也。長刀。巨斧。斬馬足也。弓矢。勁弩。射遠也。筈。禦也。楛。擊也。鏃。擊也。且刺也。烏鎗。射命中。力洞甲也。火箭。電發而雷擊也。六合。竹煩。工省而力大也。佛狼。九子。迭相為用也。噴筒。火輪帆也。虎蹲。禦大隊者。地雷。崩崖裂石。忽不知其所自也。無敵。神飛。守城覆衆也。行馬。蒺藜。止車禦騎也。雲梯。飛樓。望遠審勢也。鉤援。臨衝。附登城也。故曰。兵不完利。與徒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五兵犀利。戰之寶也。然使卒不服習。而技不精。與不利者。又奚異者。敵之所當聞者。三曰。良將也。謀臣也。與國也。其所以聞之者。亦三。諷其害於彼。誣其利於我。貨其權奸佞。而使之自相離於內。燭之武之聞晉。章孝寬之聞解律光。所謂諷其害於彼者也。漢高祖之聞范增。岳忠武之聞劉豫。所謂誣其利於我者也。秦賂后勝。以開五國。越賂宰嚭。以開子胥。所謂貨其權奸佞。而使之自相離於內者。用開之術。如此。而謀則偵其事。反報而已。凡戰之道。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不整。則亂。亂。則敗。故善戰者。必止以齊。節以一之前者。戰後者。備後者。進者。休是以終日戰。而力不竭。鬪雖亂。而法不亂。故曰。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正兵也。凡戰之道。必結人心。以養其勇氣。然心有時而住。則又作其氣。以勵其心。是故作之以忠義。而人知勸。作之以廉恥。而人知慎。作之以利名。而人知貪。勸。則不恤其身。慎。則不顧其死。貪。則不計其害。此三者。將之微權也。故曰。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者。此也。

戰論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之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驕。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長短。衆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甚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旌麾。以為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教戰也。前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土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且夫出軍行師。唯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善於戰者。是故敵無量。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為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震驚。實不可勸。勸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

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八陣論

戰必以陣。何邪。背觀諸控。拳而鬪者矣。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備。上下左右。迭為虛實。相應援。然後我無開可入。而可致敵。開而乘之。且夫陣法。乃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飾觀具也。而或者謂。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乃孔明八陣。一陣一形。一用於戲。野戰固不足以言兵。然陣法之要。唯奇正分合。奇正辨。攻守利。分合明。變化生。若詭設物象。而奇正無方。分合無制。則首尾不相應。彼此不相援。戰不利。守不固。又何若野戰為愈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取文王八卦之義。而分為四正。四奇。特假其名。而未嘗有其象。四面如一。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亦未嘗各自為陣。而異其用。且吾觀崇卒之役。與明太祖龍江關之戰。而知陣法亦平時教戰之術耳。崇卒之役。為五陣以相離。而卒伍有多寡。則地形有廣狹也。龍江關之戰。命徐達陣於南門。常遇春伏兵石灰山側。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得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而親總大衆於盧龍山上。亦因地形為奇正也。然則遇敵合戰。唯視地形何如。固不得盡如場圃。開方千數百步。無邱陵之防。溝渠山澤之阻。而合為方圓之陣也。不觀之矣乎。熟於譜。而後可言戰。善弈者未嘗按譜以置子。善戰者未嘗執法以立陣。苟精於八陣。神明其用。而不泥其迹。雖橫行敵國。可也。

鄭莊公論

鄭莊公於叔段。予以名都。恣其所為。陷之不義。而後除之。固矣。獨怪以段之材武。羽翼成。根本固。縱莊公先事有備。段不能襲。鄭有之。而公固無如段何也。即如曲沃。屢襲晉。不克。而其勢既成。晉又烏能制之哉。或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慮之熟矣。段不義。人孰從之。是又不然。奸雄欲有為於天下。雖其父子手足不顧。必以收人心為先。自非特立不撓之君子。未有不傾心向之者。觀叔于田。諸詩。京人愛之。載之。已大可見。又豈知有義不義乎。然則莊公所以一舉而撲滅之者。何故。嘗攷建文時。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朝廷不能用。及文皇靖難。欲赦敬。或曰。使敬計得行。陛下安得至此。乃殺之。蓋南昌去金陵不遠。四面受敵。苟燕王一動。則荆。楚。可以扼其吭。湘。湖。閩。廣。瞰之背。而大軍浮江乘風。不十日可至城下。固非北平形勝之區可比。由是觀之。欲舉大事。而形不使。勢不利。雖以文皇之神武。亦不能有為也。然則武姜為段請制。而莊公不許。及請京。則坦然予之不疑。甯非此意乎。昔孟獻子請晉城。虎牢。以偪鄭。而楚不能爭。漢高祖塞成皋之險。項羽不能西。唐太宗據武牢。以拒建德。而鄭。夏。不能合。蓋成皋。為歷代攻守之要害。而制即其地。使段據此。固不難為曲沃。莊公是以斷然不予。若夫京。在成皋之東。即今榮陽之地。雖大而無險。東西交衝。而偪於鄭。段即謀不軌。可以戰。不可以守。公則常為不可勝。以待之。使之進不能得志。則退守孤城。亦何濟哉。所以坦然予之而不疑。聽其完聚。而不問。而其勢雖成。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自古英雄之主。所以除大慝。夷大難者。非潛移默奪。消患未然。則陽厚以毒。而陰予以必。不可成之勢。當其未發。固若有飛揚跋扈。不可測之憂。及其發。則談笑制之。不終朝而大難已定。豈既發而後圖之哉。圖於未發之

先固已久矣。成祖既定天下，高瞻遠矚，志乃封之樂安。謂仁宜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可朝發而夕禽之。已而果然。向使封之大國，予以名城險要，則方憂其滋蔓不暇，安能使之束手就縛，不血刃而克之。旬日之間哉。噫，成祖其有鑒於卓敬之謀歟，抑亦得鄭莊公之術而為之也。

子元論

兩陣相當，先擊偏師以取勝。其法始於鄭子元。周桓王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於鄭伯曰：陳、衛、宋、魯，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王遂敗績於繻葛。兵法曰：國之所以戰者，民。民之所以戰者，氣。氣實則鬪，氣奪則走。故善戰者奪人而不奪於人，所謂奪人者，審敵虛實而攻其瑕。一人勝，三軍之氣俱振。一人敗，三軍之氣俱奪。使然也。齊、宋、伐魯，公子偃以宋師不整，乃蒙其比而先犯之。宋師敗，而齊亦遠城濮之役。齊臣以下車之佐，當陳蔡先犯之，而晉於是大勝。善乎。季梁之言於隨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侯不聽而敗。而吳與楚戰於雞父，公子光先敗。沈與陳七國之師俱奔。金婁室與宋戰於富平，以鐵騎衝趙盾軍，而宋四十萬衆俱潰。是皆師子元之遺智。故能摧強如折朽，而反其道如隨侯。未有不破軍殺將者也。是故慕容恪厚積中軍之陣，以鐵鎖連馬而前，再闖直衝之，遂大敗而就禽。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淮陰侯以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而先出合戰，故鄒敗於楚。項羽滅於漢。夫中軍大將之所握也。堅甲利刃，強兵健馬之所萃也。奇正虛實，變化之所由出也。敵以中軍為餌，而吾輕進犯其鋒，進不能得志，反為偏師之所乘，求其不敗，安可得乎。嗚呼！世徒以攻堅犯銳為良將，不知將自有所以為良者。初不以攻堅犯銳為能也。

司馬成論

予敵生路而敵可死，置敵亡地而敵可存。曹操攻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引還而繡來追，操與荀彧書曰：吾至安衆，破之必矣。至安衆，繡與表軍合，守險操果大破之。既歸，噉曰：公前策賊必破，何也。曰：彼退吾歸路，而予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是故人謂子常不用司馬成之言，故吳入郢。吾謂雖用其謀，楚亦不免於敗亡也。昔者吳伐楚，舍舟淮汭，與楚夾漢而軍。楚左司馬成言於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吳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克之。嗚呼！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項羽擊秦，沈船破釜，皆示士卒必死，以決勝。今戎乃毀吳舟，示吳必死，又塞大隧，斷其歸路。吳人深入重地，歸路絕，前後受敵，不死戰其何待乎。且楚師既敗，吳人從之，及清發將擊之，夫擊王曰：國敵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吳子從之，遂入郢。是吳知子敵生路，故舉一國如反掌。戎乃反之，即使子常不惑於武城黑史之言，亦幾何其能濟乎。兵蓋有先聲而後實者，曷使子常固守漢津，塞諸險要，將毀其舟而塞大隧，吳必兇懼，解而歸。乃濟漢，徐行驅其後，及於淮汭，然後乘其半濟而擊之，則勝負之數，固有不待知者而決者。惜戎之知不及乎此也。

魏舒論

堂堂正正以為伏，崇卒之役是也。崇卒之役，魏舒毀車以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夫毀車為行，遇扼也。又以偏為前拒，何哉。嗚呼！專參伏兵矣。且夫奇正之變，不外乎三軍。而左右有翼，有正有誘，有伏。中軍合戰，左右翕張，以分敵勢。翼兵也。偏師先合，中軍後出，以乘其敵。正兵也。或左或右，伴北以誘敵，而中軍橫擊之，誘兵也。中軍自為誘兵，陷敵於兩拒之間，而夾攻之，伏兵也。何以知專參為伏兵也。善戰者，與敵體均勢等，無以制勝，必詭立形勢，予敵以開，其短而掩其長，使敵乘閒輕進，以蹈吾之瑕，然後發其長而疾擊其不意。魏舒雖因地崇卒，然彼亦徒我亦徒，我亦利彼亦利。彼固無必勝之形，我亦無先勝之策。故仍以車為前拒，以誘之，而設二角於前，以為伏。擊伍兩於後，以為中軍，而觀其變。彼必盡銳以薄於偏，而攻吾之不利。吾乃揮其左右，疾起以衝其腋，而中軍鼓譟犯其前，環而擊之，衷而殪之。此則所謂詭立形勢，而予敵以閒者也。使敵輕進而發吾之長，以擊其不意，陷敵於兩拒之間，而夾攻之者也。其立陳之意，蓋如此。漢高祖與項羽決戰垓下，淮陰侯居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楚兵乘之。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彘使淮陰不知以左右為伏，而悉三軍與之以力角。又烏能成垓下之功哉。或謂韓信固以兩拒破楚，舒則以狄未陳而薄之，非專參力也。曰：用兵之道，因敵為變者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奇正開闔，瞬息變化，見勝則起，動不失機。唯期乎勝而已。舒初欲以誘待來，及見狄驕而無備，輕而不整，勝負已形，遂不待其來而先發制之。此則因機變化以取勝，非其立陳意也。然其立陳之意，胡可以弗識也。

吳越論

周衰，五伯迭興，其後晉、楚、弱而吳、越，強皆不能久。吳夫差爭雄齊、晉，罷民以逞，不知越之議其後，其敗固宜。以句踐之才，既滅強吳，斥地千里，天子賜胙，諸侯致伯，宜可以繼桓文之業。伯諸侯者，且數世，乃亦不旋踵而失，何哉。從來成伯王之業者，其要有二：一曰得人才，一曰得地利。晉表襄山河，有俯瞰中原之勢，楚襟江淮，控引京洛，併吞申、息、黃、鄆，役屬陳、許，諸小國，抗旌北首，出境即為中原，故與晉爭伯，諸侯相雄長。而秦過於晉，不得東，穆公但伯西戎，今夫吳、越，僻處東南，踰江涉淮，去國數千里，爭衡上國，資糧器甲之用，跋涉之勞，百倍晉、楚。且水土異習，風雨暴露，雖得地不能守，雖勝不能繼，而以之圖伯，不亦難乎。且以齊之強固，而與以管仲、晉之興也，以狐偃、趙衰、先軫、諸賢佐，秦非孟明不能伯西戎，楚非闞穀於菟不能雄江漢，吳非子胥不能入郢，越非范蠡、大夫種不能沼吳，乃齊桓忘射鉤而相管仲，秦穆赦三敗而用孟明，而子胥、大夫種，不免賜劍，范蠡託迹於鴟夷，是齊晉秦楚，非徒以形勝而成伯業，吳越亦非徒以形勢不利而失諸侯，且夫為國者，不能因地利得人才，實可因人，才得地利。夫差伐齊，子胥以齊猶石田，故雖勝齊而尺土不能有，申公巫臣教吳叛楚，楚於是罷於奔命，而吳入郢，是吳不可以爭衡齊、晉，而可以吞楚，向令越既滅吳，使種蠡得以盡其才而舉其用，吾知其謀必將從事於楚，而以越之強，乘楚之衰。

其勢必舉楚舉則楚之形勢皆為越矣。而以之圖伯。復何難哉。惜乎。句踐以猜忌寡恩而失之也。

龍涓論

吳子曰。善戰者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我能出奇。勝人。人不能出奇。勝我。我即因其計。所必出者。設詐以誤之。示之以必從之形。予之以必取之利。然後乘其

趙勝論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太守馮亭。以郡降趙。平原君受之。秦於是伐趙。趙趙長平兵四十萬。邯鄲幾亡。論者以平原君賞利貽害。莫不咎其計之疏。嗚呼。趙即不受上黨。能必秦不加兵於趙乎。即苟免一時。韓失上黨。趙益外單。能必秦終不加兵於趙乎。且夫。上黨當河內之喉。有壺關羊腸之險。雄踞西偏。為趙藩籬。秦得之。可以扼趙之吭。而拊其背。趙得之。可以西抗秦師。而阻其東窺之路。即已入於秦。猶當起而力爭之。況不勞一卒。不費一矢。拱手而取之。崇朝之內。何為卻拒而弗受哉。故吾謂平原君受上黨之降。不為過。但受其降。當思禦秦之術。受其降而不知禦秦之術。此其誤國之罪。不可道也。禦秦之術。奈何。吾聞有善守者。無善攻。平原君當親至上黨。撫慰居民。悉召官吏。豪傑。諭之曰。秦為無道。侵奪諸侯。諸侯懼其荼毒。韓為甚。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以億計。今上黨既與韓絕。不之秦。則秦之趙。甚善。但秦兵旦暮至。鋒銳難與爭。吾按甲待其衰。父老以死守。使其攻不能克。力罷。將士懈。吾然後進兵擊之。可以必克。不然。一戰而敗。則上黨拔。父老無噍類矣。如此。則上黨之民。必竭力死守。不可拔。而吾以萬全必勝之策。安坐而制其後。取威定伯。且在此舉。又安有長平之禍乎。且勝不知禦秦之術。固矣。及秦拔上黨。進擊趙廉頗。堅壁不出。趙以秦間。使趙括代頗。當是時。趙之執政者。誰乎。頗為將。非一日矣。向不知其能乎。括新進。輕銳。從未更事。其母力陳其不可。顧聽趙王用之。而默默無一語乎。是勝始不知禦秦之術。終不能專任廉頗。致危宗社。毒生靈。論者不追咎此。顧受上黨是實。是與宋人不知戰守之方。唯歸罪於啓敵國。但以苟安旦夕。為弭患經邦之上策者。何異乎。

項羽論

天下之勢。有分合。勢分者。敗。勢合者。成。勢分。則勝勢在人。勢合。則勝勢在我。壯士搏戰。腹心被創。則手足不能運。腹心無虧。縱有所傷。終可反戈。以取勝。秦滅六國。威振夷夏。二世而亡。說者謂三代勢衆。秦勢孤。

勢衆。則力多。勢孤。則一蹶莫之救。然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三十七年。死沙邱。二世元年。山東遂亂。十餘年。其精銳勇健。豈遂無餘。即孤特獨立。而其威強自足。恃陳勝。吳廣。數百輩。何足慮者。吾於是歎章邯。明乎分合之勢者也。陳勝起兵。不數月。破滅。而田儉起。齊武臣據趙。韓廣自立為燕王。項梁起江東。引兵西渡。自關以東。無處非亂。於是勝廣雖亡。而天下大勢已分矣。雖然。人之勢。合。能使之分。已之勢。分。能使之合。項梁之渡江。而西也。合以諒布。陳嬰。衆遂數萬。而章邯以全力圖之。梁遂敗死。邯於是引兵渡河。北擊趙。或曰。章邯既破項梁。楚人震恐。因其勢而乘之。楚地可定。乃釋楚擊趙。以致鉅鹿之敗。而遂以亡秦。烏在其知分合之勢也。曰。不然。諸侯莫強於楚。而莫重於趙。項梁雖死。楚兵固未大缺。項羽以英雄之姿。佐以沛公之明略。內有范增。張良。為之謀。外有英布。樊噲。諸猛將。并力合志。各自為戰。章邯固未必得志於楚。而趙踞河北。阻漳河之險。據井陘之固。障蔽幽燕。控三齊。而引韓。魏。是時。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國勢未固。使邯攻楚。不拔。曠日挫勢。然後引而北嚮。則楚臨其後。齊擊其側。而趙人心附。險要守。不可復窺。燕。齊。楚。合從。唇齒相應。援。而邯進退失據。一戰而敗。則坐成禽。豈所以分諸侯之勢乎。嗟乎。首難者。雖陳勝。滅秦者。項王也。入關者。雖沛公。滅秦者。項王也。章邯既已破楚。乃留楚為後圖。而乘破楚之威。因趙新立。以疾擊其無備。趙王敗走鉅鹿。邯於是日夜攻圍。諸侯兵救趙者。十餘壁。莫敢縱。使邯破趙。定河北。則燕。代。無齊。楚。齊。楚。無燕。代。傳檄燕。代。不血刃而可定。席卷三齊。不終朝而可拔。然後旌麾南指。捲甲直造彭城。雖有知者。不能為楚謀矣。項羽乃矯殺宋義。悉引兵渡河。沈船破釜。與秦兵九戰。大破之。虜其將王離。章邯引卻。遂救鉅鹿。存趙。夫然後諸侯之勢。合。夫然後秦之勢。分。而諸侯不可以復制。是項王鉅鹿之戰。非特存趙實所以轉敗為成。而合天下之勢者也。後楚漢相距於滎陽。韓信乘閒定河。北。先滅趙。次滅代。燕。望風而服。齊。不戰而潰。於是西楚之勢。孤。而漢之帝業立。故黃歇說秦昭王。服韓。魏。而注地於齊。則燕。趙。齊。楚。不待痛而自服。蘇轍論六國。亦以四國當助韓。魏。距秦。則秦不能得志於天下。何者。韓。魏。為天下之中。秦得之。則六國之勢。分。諸侯得之。則六國之勢。合。趙於秦。楚之際。亦戰國之韓。魏也。使章邯擊趙。而無項羽。則天下之平。久矣。於戲。能合諸侯之勢。以亡秦。不能自合其勢。以距漢。英雄之士。所為拊膺長太息者也。語曰。善始者。不必善終。其項王之謂乎。

李廣論

有兩人出而挑戰者。其一帶甲擁盾。斬將擐旗。而功為最。其一禮讓。大呼陷陣。所向披靡。而功亦最。是兩人者。何去而何從乎。夫挺身決戰。必皆天下材士。勇冠三軍。而技無敵於天下者。節禮揚陷陣。必遇非其敵。而後可。苟技勇與之埒。而帶甲擁盾以當之。則彼有不可勝之勢。而此有可敗之形。吾恐其以禮讓自誤矣。李廣。程不識。皆漢名將。廣行無節。曲行陳不擊。刁斗。自衛其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治軍。簿至明。亦未嘗遇害。於是敢長李廣之略。而士卒亦樂為廣用。烏虜。古節制之師。將士效命。得其心也。三軍肅清。軍制定也。左右應揮。旌旗明也。進止合度。金鼓節也。亂。而法不亂。部伍整也。可望而不可犯。營壘固也。可犯而不可襲。敵備嚴也。自固之法。無不備。待敵之術。無不周。森然。肅

抵如此使翼出此得中原則三輔不能支得三輔則中原不能守然後台兵四面以蹙之虎固將拱手而就縛耳惜乎翼有興復之志而無其略所以敗於丹水而功無成也吾嘗謂昭烈既取益州荆州雖分江陵固在使其能如孔明之策令孔明出襄陽樊向宛葉趙雲固守江陵以備吳而親出秦川又與孫權合力使出兵淮南東西牽制互為奇正吾恐曹操雖強未得安枕而臥也乃徒委之壯繆又令與師北伐使吳人得襲并荆州而漢業遂不可復振矣嗚呼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謝安論

或曰淝水之役晉有可勝之理乎曰然曰謝安圍棋賭墅知晉必勝秦必敗故鎮靜若此乎曰否秦伐晉非出萬全故晉可勝而晉之所以勝秦者倖也非廟算之勝也攻者利於速守者利於久攻者速則敵不及為備而破竹之勢可乘守者久則敵師老力屈吾得以觀其變而乘其隙漢末青州黃巾百萬入兗州太守劉岱欲賊賊信曰賊衆我寡百姓震恐不可敵也不如養士卒之力先為固守彼求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銳擊之可以必破岱不從果大敗夫秦以百萬之衆行行然乘其初至之銳求逞於晉而晉舉什不當一之衆擄其鋒而欲以力勝之已蹈劉岱必敗之轍而反以之勝豈非倖乎且夫敵無強弱唯在所以應之誠應之不夫道敵雖衆而能謀吾亦可以自保若其無謀主客異勢勝在我矣秦之強雖十倍於晉然不知據上流攻之出奇謀之而傾國以出淮南無能為矣安若命諸將守要害清野嚴備禦以待至則馮城不與戰而觀帥水軍沿江上下備其分兵襲建康別命桓沖將輕兵擾其餉道彼深入吾地攻城不拔無所掠出奇不能情見勢屈必將有變然後運奇奮擊此則應敵致勝之策而安未聞出諸此也或曰朱序慕容垂從中潰之安與二人已有成謀不為倖勝是則事後成敗之論臆度之詞夫序之通晉在壽春兵已將空非預定之略垂若通晉何以更無明文如序可考且法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即果與二人有成謀而徒待之為致勝之策亦不得為非倖又況其不然也嘗考苻堅下詔伐晉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尙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尙書噫安之命駕出遊而云別有旨者我知之矣

苻堅論

謀攻之道非爭勝自刃之前非恃衆馮威強兼弱噬小非自為孤注決勝負於一戰必先有必勝之謀經營數年之久規模已定然後審時觀釐乘機而發故用力甚微而坐收全利於天下昔晉武帝欲平吳使羊祜鎮襄陽祜表上濟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因請曰今若舉梁益之師水陸並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會林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形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如此軍不逾時可必克也厥後平吳卒如其策而吳人亦以子胥之謀多方以誤之楚人既困始一舉克之是皆有必勝之算而後大舉不待張軍而勝負已分非徒恃其強以力爭天下也嘗怪晉室既東君臣安酣縱清談相尙武備不脩紀綱不立而苻堅豁達英武雄略蓋世舉百萬之衆向江東飄突震蕩勢若決滄海而下衝波宜可以無晉矣乃晉以數萬衆當之遂不戰而潰何

哉天之所以限絕南北者江巴蜀當其首荆襄踞其背淮南控其尾扼其首拊其背乘上流以攻之奄忽千里敵既不能禦而舟楫之長又與南共之故下流迎刃而解若但從事淮南以蹈其尾彼既得併力固守而舍鞍馬仗舟楫又豈能與吳越爭衡此魏武所以裴回濡須不敢進佛狸破陷六州不能有也然此皆不得巴蜀荆襄不得已而出此若堅之時周虓降而巴蜀平朱序執而襄陽拔晉上流所恃獨江陵耳用兵之道有奇有正以形示敵而乖其所之是為奇據要害堂堂正正以臨之是為正正以奇用之敵則不知其為正奇以正用之敵則不知其為奇奇正莫測其端然後敵不知其所守而唯吾之所欲使堅命鄧羌或權翼守巴蜀預治舟楫備順流之計而以大眾東取壽春命苻丕鎮撫其地廣儲蓄繕甲兵習戰陳張聲勢圖進取又時出奇兵掩其邊疆而襄陽則偃旗息鼓常若無人彼見我經略淮南而無意荆襄則揚州之守必重而上流不得不虛然後命苻融帥精兵十萬掩其不備襲取江陵益州水軍同時俱發西陵江陵不能相顧一不支則俱潰於是順流乘勝長驅直指建康而壽春之衆又建旗鳴鼓橫江以濟雖有管樂不知所以為禦況以晉之君臣當衰弱之餘乎堅不出此而耀兵淮南與之爭一日之命豈識謀攻之道者乎嘗考秦既滅燕王猛為相三年取梁益未必不為圖江左之計不幸猛疾乃謂堅曰晉正朔相承願毋以晉為念彼豈果以晉不可伐與蓋以堅將帥之才不足伐晉必欲親行一不勝則鮮卑必乘隙而起不欲斥言故託詞以止之而惜乎堅之終不悟也悲夫

唐太宗論

古之善圖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無後顧之憂然後以全力爭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難吳夫差爭雄齊晉而越入吳闞壯繆圍襄樊禽于禁威震華夏而孫權襲取江陵皆徒知進取不知防其後故雖戰勝克敵終於自斃而無成李密逼東都唐高祖遣太宗督軍十萬救之隋人閉門不出李密來爭而城中多欲為唐內應者太宗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乃引還高祖既得長安已據形勢何為未固且東都五達用武之地既有內應取之甚易顧委而去之何哉盜伺蕭牆不爭千金於郭外千金非不利恐盜乘間入吾室雖獲千金不能有益是時唐雖定關中而李軌據河西薛舉踞隴右負強阻險虎視長安使唐取東都李密必盡銳攻圍而密兵精食足其勢方張少留兵不足以守多留兵長安空虛而河隴一旦乘虛竊發大舉入寇不歸救則長安危歸救而密又議其後腹背受敵進退俱困非危道乎故不若留東都子隋以遏密之勢餒東都於密以疲其力而縋東都之兵吾得優遊以平河隴河隴既平金城千里悉入版圖然後厲兵秣馬東向以爭中原進可以乘敵之衰退無腹心之患得寸即寸得尺即尺天下固指擗而定矣燕謀伐宇文慕容翰曰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闕闕之志今伐宇文必掩吾不備宜先除之既取高句麗還定宇文如反手耳而諸葛武侯先定南中而後北伐曹操先平呂布破先主而後擊袁紹無非此意也世徒見太宗平東都定河朔廓清海內勢等摧枯疑若天幸非人力孰知其釋東都平河隴得固本自強之策而後能席卷天下也哉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彼世之欲速以取敗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不知先為不可勝

者也。夫不及汲於目前之小利，而先置身於不敗，雖小可以制大，雖弱可以制強，況處強大之勢，而欲功之成也，曷難乎。

李密論

嗚呼！隋失其政，豪傑競起，晉陽未興，固李密獨雄之時也。密奮身亡命，出奇制勝，據倉粟，招徠遠近，豪傑景從，帶甲數十萬，以之定禍亂而成王業，直反覆手之易，乃一戰而敗，遂以不振，抑獨何哉。嘗觀荀彧說曹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密之失，在竭力攻東都，不知據形勝為根本，所以一敗不可復振也。或曰：密不從柴孝和、西取長安之策，固所以自取滅亡乎。曰：否，是時隋兵尚強，東都屢敗之餘，猶能自守，況於長安，使密驅軍深入，攻城不克，頓兵挫銳，將士思歸，隋因其弊而乘之，勢必瓦解，密之不從，未為失策。然則為密計者，奈何。自古英雄富草昧之際，莫不擇其地之便利，為吾力所易舉者，乘間疾起而取之，皆可資之以成大業，非必得關中而後可以有為。密當釋東都之圍，留裴仁基、徐世勳等固守倉城，多設疑兵，使東都不敢議吾之後，而親帥大衆，東徇齊地，庶累勝之威，乘將士之銳，長驅電掃，勢無不克。既定齊地，除苛政，賑饑乏，招流亡，舉賢才，立綱紀，據險守要，務農息兵，轉諸倉之粟，以實山東，竇建德、朱粲之徒，皆已歸附，俱厚加撫慰，使為我用，俟人心根本既固，然後因建德之勢，以定幽燕，使利盡東海，無北顧之憂，地廣兵強，形便勢利，於是而天下可圖矣。項羽王梁、楚九郡，地錯諸侯間，無險阨以為固，漢得以燒其積聚，彭越為遊兵苦楚，故百戰百勝，終斃於垓下。漢高帝數遭挫衄，而關中晏然，無侵擾之虞，常轉漕調軍，供其困乏，於是屢敗屢振，黎陽、洛口，雖有積粟，乃四戰之地，不可以守，齊地負山阻海，北接燕趙，南控江淮，利則進取，不利則可以退守，使密據燕齊之地，內脩政事，外觀時變，唐兵未起，則乘閒以併江淮，招撫杜伏威，與之分兵定吳越，而圖梁楚，唐兵既起，則陽與交好，而乘虛襲晉陽，連結梁師都，薛舉，使連兵以擾關中，唐固不能舍長安而東顧，然後大舉以平東都，觀兵崎澠，則長安危，下甲南陽，則江陵震，天下縱有未一，有不傳檄而定者哉。或曰：王世充悉衆擊密，使密不惑於諸將之議，乘城固守，以老其師，簡精銳，逼東都，牽其勢，則世充可禽，東都可下，又何有於敗亡之禍乎。曰：然，而密雖得東都，終無濟大事，何者，洛陽四面受敵，無異於黎洛，諸城密得之，亦亡，不得亦亡，直時月之閒耳。嗟乎！知者遇時而不惑，勇者見利而不失，值難遇之時，見可乘之利，而因循坐失，雖以蓋世之雄，終不能不受制於人也。英雄之主，其鑒楚魏所以亡，思漢唐所以得也哉。

岳忠武王論

岳忠武以步卒八百，破金人十萬之衆，論者曰：心一也，固矣。曰：氣奪之也，固矣。然以步卒數百，當百倍有餘之衆，恐忠武不徒恃乎心與氣也。語曰：善戰者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敵長我短，固不可以擊敵，敵長我亦長，亦不可以擊敵，何者，敵長我亦長，必交鋒而後決勝負，交鋒而後決勝負，是先戰而後求勝矣。善戰者唯敵之長，則置而不用，第求其短，以破其長，使之乖其長，而誤於短，則不待交鋒，已有先勝之形，雖

以至寡當至衆，無不可也。金人自起兵海上以來，每以衝突為能，選驍騎銳卒為拐子馬，專以陷堅陳，覆大敵，忠武為旁牌麻札刀，牌以禦矢，刀以斬馬足，賊士卒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三馬相聯，斬一馬足而三人廢，斬百馬足而三百人廢，且不必一一斬之，人人廢之，吾乖其長，而奪其所恃，出其短而制之，以其所不利，彼將惶顧擾亂，奔潰不暇，又何論於衆寡之不敵哉。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虎豹雖猛，爪牙不利，亦不足以噬人，兵雖強，而器用不精，亦不足以克敵，故器用利，一可以當十，利於我而大不利於敵，一可以當百。岳忠武以至寡當至衆，而破之如猛虎之獵羶羶羊，用此道也。嗚乎！其心養其氣，用其長，戰法思過半矣。

韓蘄王論

兵有不幸敗也，不幸敗者，大事去，獨力不能支，即事權不一，或敵強力竭，援絕，自非然者，必其謀之不善，未有謀之善者，乃不幸而敗者，吾嘗謂韓蘄王江上之戰，其敗非無故矣。或曰：五兵當短長相濟，世忠舟有大無小，味其義矣，乃致敗之故與。曰：宋高宗聞金將由海道窺浙，遣世忠控守閩，則所將固海師，及兀朮陷臨安，世忠扼其歸路，倉卒別製輕舟，勢不及，則亦所遇之不幸，未可以事後論也。用兵之道，存乎變，變則生，變則通，變則神，處敗勢而能變，終於勝，處勝勢而不知變，終於敗。漢昭烈連營七百里，以誘吳，吳既持重不與戰，乃相持數月，而計不復生，遂大敗於秭歸。齊建安王休仁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不決，張興世曰：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乃以奇兵數千，潛出錢溪，遂大破劉胡，而顛等自潰。夫兀朮雖屢敗而兵強，資糧不乏，援兵又至，吾但阻其歸路，而未制其死，非出奇不足以勝之。若遣奇兵自上流潛渡，乘夜襲其後，而以舟師夾攻之，則兀朮可禽，而其衆不戰自敗，且夫兵大勝則乘勢持久，則出奇持久，而不知出奇，敵將生心，反受其敗。世忠謂水戰非金人所長，吾但沿江上下安坐制之，彼必不能越我飛渡，不知我不為變計，勝彼彼將為變計，勝我烏有相持四十八日，不為變計，以決勝而不敗也乎。或曰：古之相持數月，而後出奇制勝者，多矣，五旬亦未為久，而長技自足以制之，其敗終不幸耳。夫兀朮以十萬衆，破建康，下臨安，橫行江表，世忠力固不敵，幸其無遠略，棄而歸，得據要害，以塞其衝，故唯有乘其欲歸，計無所出，可出奇制之，勢不容稍緩，使當日即無閩人之策，兀朮駐兵建康，不汲汲北渡，呼江西之衆與之合勢，而使李蕙、太乙、南北犄角，迭出以攻其弊，則世忠將以八千水卒，登岸而與決勝負乎。抑躑躅中流，徒恃長技以制勝也。噫！謂長技無敵於天下者，匹夫之見也，未有長技而無破之之術也。

伯顏論

漢吳楚反，桓將軍說吳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漢不能用，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洛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境，不直衝其腹心，而淹留攻取城邑，策之下者也。然明太祖伐北，常遇春欲直搗元都，太祖以為不利，乃先取山東、河南，而後進兵，又何說與。齊蕭衍舉兵襄陽，時齊將張沖守郢，房僧寄守魯山，諸將欲併軍圍郢，而分兵東下，衍曰：魯山據漢上，而僧寄以重兵固守，使吾悉衆前進，僧寄必絕吾後，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乃遣諸軍濟江，偪郢，而

自圍魯山，魯既拔後，乘勝而東，風靡瓦解，長驅入建康，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人之境，必決其藩籬，摧其重鎮，而後前進，策之善者也。然唐高祖攻河東不下，太宗以為兵貴神速，乃引兵徑趨長安，又何說與？王子曰：吾於此知伯顏之滅宋焉。兵無定形，各因其勢，醫之用藥，各因其疾之寒熱，為之方，用藥不同，同歸於效。吳楚有齊趙之援，太祖則孤軍深入，故吳楚可以直走洛陽，太祖必先取山東、河南，而後可以得志。蕭衍舉兵，勝負未決，齊人心固而兵力強，唐高祖既大破宋老生，兵威已振，長安自望風震潰，故蕭衍必拔魯山，而後可以東下。唐高祖不必取河東，自可以定關中，勢有不同，無足怪者。吾獨怪伯顏策其術，而用之而各得其勢之宜也。其伐宋，先以重兵圍襄陽，依山築壘，貯兵儲糧，絕聲援，為久駐必取之計。五年之久，未嘗分一旅窺江南，此非蕭衍圍魯山、太祖取山東、河南之計乎？及襄陽既拔，然後大舉渡江，於是漢鄂相次俱下，而江陵獨為宋守，顏乃留兵規取荆湖，而自帥大衆趨臨安，此非相將軍據洛陽武庫，唐太宗取長安之策乎？當其始，猶破竹欲迎刃而解，必先破其端，及其後，猶盜已入門庭，即無恤乎閭閻之成，吾故備論之。見元之滅宋，實有得於天下之大計，而非金人豕突狼奔之可比也。

耿炳文論

兵法有以攻為守，亦有以守為攻。以攻為守，如廉與百濮伐楚，為賈誼伐庸，而百濮乃罷是也。以守為攻，如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是也。故唐太宗謂攻守為一，李靖以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非以其有相通之法，與靖難之禍，齊肅疏陳國不待言，而耿炳文以三十六萬衆敗於真定，又不知攻守之法也。戰必克，攻必取，敵之所謂勇也。吾則屈之以不戰，而罷之以亟攻，則其勇將自怯，陽施陰設，變詐百出，敵之所謂知也。吾則時備不虞，而嚴以自守，不貪小利，而制之以定計，則其知將自愚，能使天下之勇者怯，而知者愚，然後可語攻守之術矣。燕王善戰能謀，又乘騎虎之勢，不可以力勝，為炳文計者，莫如以守為攻，親總大軍於真定，分兵十萬屯河間，別請於朝，遣良將二人，一督遼東之師，軍山海，一督大甯之衆，軍松亭，俱憑城依險，為固守計，而各出奇兵攻其旁郡。一軍出其東，彼必來救，吾則斂兵不戰，而一軍出其西，彼引而西，我又起而出其東，東南西北，更迭迭入，來則不戰，而辟其鋒，去則不追，而擾其境，使之往來奔命，罷於道路，而終不得一戰。士氣日沮，資糧日乏，不出一年，可以坐困。且夫臨大敵而分兵，不厚其勢者，必敗。袁曹相持官渡，紹遣淳于瓊等北迎糧道，曹操襲破之，紹衆遂不戰而潰。韓瑛劉允相持滎水，瑛遣辛巖督餉金城，允襲巖於沃干，敗之，進逼瑛營，瑛衆亦敗。蓋以寡禦衆者，難為力，辟衆擊寡者，易為功。而三軍之士，心壯則氣勝，心搖則氣餒。故善戰者與敵勢不相敵，往往襲其支軍，以搖其心，而自作其氣。氣盛則莫當其鋒，心搖氣餒則不戰自敗。所固然也。炳文駐兵真定，而分屯河間、冀州者，俱十萬，似矣。乃復遣楊松以選鋒九千徑薄雄縣，餌兵與未見，設奇以待之也。奇兵與未見，由不虞之道也。於戲，松果足當燕王矣乎？九千之衆，果足當燕王旅乎？是置松於必敗，予燕以必勝。楊松一敗，三十萬之衆，俱搖心矣。燕王乘勝而前，誰能禦之？在易之師曰：丈人吉。又曰：弟子與尸。炳文高皇老將，且如此，則李景隆之與尸，何足責也。然而國有良將，敵不得逞其志，必縱反閒以搆之，自非英君賢相，未有不為之斥罷而誅。

戰者，燕之樂毅，趙之廉頗，李牧是矣。讓皇仁柔之主，輔以黃、肅開之才，炳文即知以守為攻，吾恐燕聞朝入，炳文夕以檻車就道矣。欲其成功，豈可得乎？此又貴乎廟算之勝也。

太極說

王弼以大衍之數，置一不用，為太極。唐崔憬因之，近李恕谷主此說，謂申明大衍之義，予因為太極說。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為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言之，數數也。曰：易曰：化曰：通曰：神。孔子言之，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各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說，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苟為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為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者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為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為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為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為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為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陰之長。迭為消長，即各為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即不可分為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為兩，即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為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為二，非兩奇，則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雜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雜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著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著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下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為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鳥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鳥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之卦，鑿空而為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為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闢耶？闢太極，愚矣。闢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

適安居說

適、故安、不敢適、孰安乎、惟適之安、何以稱焉、高人之致也、堯典曰、安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樂安之義、大矣、難言矣、陶士行惜分陰、惜之為言、不敢適也、不敢適、適也、惟適之安、高人之致也、醉石子構小齋臥室、傍顏曰、惟適之安、作適安居說遺之。

水碓說

利、以因縱之、拂之、則害、水也、利廣矣、碓其微焉、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於戲、後之巧、過乎聖、縱聖人起、莫能易、顧前聖千倍、後之巧、而不可以數計、何哉、杵以機、軸之輪、輪以水、水以運、杵以揚、以抑、巧矣、焉始哉、始乎小、過天地之大、用曰水、曰火、因之者、聖人、蜀有火井、煮鹽、投以火、能起、弗燬、燬人氏不知也、人知天地之有火、而取之以為利、則始於燬人、吾甚怪西洋自翊其法之勝乎聖人、士大夫惑焉、崇而信之、不悟也。

閩少端字說

生也、慎厥少、又多乎哉、其慎之也、漲退、魚鱗子沙中、日暴之為鱉、魚島以鱉、士習也、屢使已魚、可復鱉哉、善夫閩子、少端字其子也。

損齋說

忿懲於顯、則易消、忿望於微、則不長、履蟾駭色變、歸而夷其途、防有蟻穴、必塞之、襄陵沒田廬者、寡矣、且夫、九卦皆所以處憂患、獨損曰、遠害、何哉、害莫切於戕身、忿、戕身之尤者、去苗木之蠹、苗木遂矣、崔子信夫、病、悸、已、則、怒、無、恆、也、久、之、愈、乃、自、悔、曰、吾、病、豈、在、身、於、是、顏、其、齋、曰、損、而、屬、王、子、為、之、說、王、子、曰、損、益、之、相、去、遠、矣、顧、有、益、而、損、損、而、益、益、所、不、當、益、損、所、當、損、益、矣、損、其、驕、兵、而、令、行、損、其、賊、臣、而、上、下、泰、損、其、女、官、狗、馬、土、木、而、國、治、損、其、虛、文、偽、學、而、實、績、興、身、猶、是、也、履、謙、復、恆、益、井、困、巽、皆、勉、於、善、損、獨、去、其、不、善、益、之、象、曰、遷、善、改、過、懲、其、忿、望、其、過、也、崔、子、始、不、知、所、懲、望、至、於、病、鑒、於、病、而、悔、豈、特、損、其、疾、已、乎、損、之、其、德、固、已、裕、矣。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乾淨齋、非、居、也、意、爾、難、言、哉、蓮、不、染、也、蓮、之、泊、靜、而、無、所、隱、也、命、以、義、夫、惟、外、惟、內、惟、我、惟、蒙、惟、狂、執、從、而、潔、焉、吾、不、知、夫、得、一、者、之、何、所、始、而、以、終、蕞、以、終、也、靈、禽、汗、羽、不、惜、自、斃、秋、蟬、之、潔、蛙、蟬、是、蛻、居、士、其、將、隱、乎、居、士、曰、吁、噫、哉、吾、將、出、矣。

剗印銷印辨

鄧生說漢王立六國後、漢王趣剗印、曰、先生行且佩之矣、會子房發八難、漢王屬曰、豈備幾敗乃公事、趣銷印、論者莫不美漢王能聽、而謂當日無子房、則天下不為漢、王子曰、是史氏傳聞之誤也、其可信哉、陳涉初起、張耳、陳餘、說立六國、以分秦之勢、而自大其黨、固因天下苦秦、思亂、易煽動、亦以六國虛無人、而英雄有用武之地、若夫楚、漢、相距、漢、王、巴、蜀、關、中、並、吞、韓、趙、項、王、梁、楚、田、氏、王、齊、滅、秦、王、燕、而、臨、江、長、沙、亦、分、王、荆、楚、楚、與、漢、爭、雄、而、其、餘、力、皆、足、以、自、守、使、漢、立、六、國、後、而、分、兵、給、食、使、各、收、其、地、勢、必、不、能、

如、第、子、之、印、而、使、之、徒、手、奮、臂、如、陳、涉、初、起、之、時、所、為、亦、幾、何、其、能、濟、乎、或、曰、齊、楚、燕、魏、固、不、能、更、立、而、韓、趙、已、入、於、漢、何、不、可、立、之、有、曰、時、漢、已、立、其、將、張、耳、為、趙、王、韓、信、為、韓、王、舉、我、已、得、之、地、棄、之、去、其、所、親、信、而、別、求、其、國、之、後、以、立、之、至、愚、者、不、為、漢、高、為、之、乎、鄧、生、必、不、為、此、迂、謬、計、即、為、之、子、房、亦、唯、談、笑、而、道、以、釋、其、惑、何、必、諄、諄、發、難、也、或、曰、石、勒、使、人、讀、漢、書、至、鄧、生、請、立、六、國、則、大、驚、及、聞、子、房、發、難、則、曰、賴、有、此、耳、英、雄、所、見、略、同、其、事、未、為、不、可、信、也、曰、使、當、日、六、國、可、立、而、漢、王、立、之、誠、為、失、計、勒、目、不、知、書、安、能、悉、究、當、日、之、勢、可、立、與、否、總、之、傳、聞、失、實、當、吾、世、亦、有、之、況、數、世、以、前、開、國、之、事、其、誤、何、可、勝、道、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讀、書、之、法、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二

序

庚申君遺事序

萬子季野、輯庚申君遺事一卷、據元史虞集之詔、明宗妥惟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黃溥、程敏政、諸家論說、則妥惟固確為瀛國之子、即邁來迪甫為周王所納、即生妥惟、與生妥惟、而後為周王所納、事有不同、要為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下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宜、敬之、志、即、萬、子、之、志、也、乃、予、觀、於、宋、之、亡、國、之、慘、與、庚、申、君、之、事、而、歎、天、之、報、施、善、惡、奇、而、弗、爽、有、非、心、思、耳、目、所、能、及、者、從、來、篡、國、之、賊、必、因、其、君、之、不、道、國、將、亡、不、然、則、迫、於、權、勢、危、疑、不、得、已、或、國、已、傾、覆、賴、其、力、以、維、持、戡、定、既、久、而、後、取、乃、宋、之、於、周、未、嘗、有、一、於、斯、特、借、其、付、託、之、重、欺、其、孤、兒、寡、婦、而、奪、其、已、安、已、治、之、宗、社、是、其、惡、固、浮、於、一、切、篡、逆、之、惡、上、而、太、宗、又、背、兄、殺、其、子、與、弟、攘、其、位、以、歸、諸、己、之、子、則、更、與、於、弑、父、弑、君、之、尤、者、舉、族、北、轅、之、禍、非、無、自、而、來、也、然、而、太、祖、以、忠、厚、開、基、脫、離、海、內、蒼、生、百、餘、年、水、火、而、登、諸、衽、席、功、固、不、在、漢、唐、下、此、所、以、孝、宗、續、緒、臨、安、而、其、後、又、有、庚、申、君、之、事、歟、嗟、乎、天、命、靡、常、固、不、能、錙、銖、弗、爽、而、莫、為、莫、致、往、往、有、最、奇、不、可、解、如、此、者、此、天、之、所、以、難、測、而、亦、未、嘗、非、人、事、之、所、致、也、宋、元、原、非、世、仇、取、其、國、亦、已、矣、而、發、陵、墓、屍、焚、斷、首、不、已、甚、乎、瀛、國、幾、不、免、虎、口、而、妻、

予又遭擄奪其慘辱復何如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有國家者其鑒諸

六陵遺事序

予自幼讀謝泉羽冬青樹引未嘗不流涕也嗟乎六陵之禍悲夫何其痛也天下義烈忠偉之事雖由姓
生亦往往激發於不容已激愈甚則發愈奇而盜賊豺狼之勢遂有時不得窮極其凶於天地此唐林諸
義士之爲之所以烈烈千古也顧傳珣者不及景熙傳景熙者不及珣而其說多齟齬不相合萬子真集
諸家之說爲一編乃知唐林之外又有王英孫英孫之外又有謝翱鄭樸翁諸人皆當日合謀同力而爲
之者特其事祕而不傳世之人各傳其所知不及其所不知而守陵使官者羅銑又在諸人之外苟非博
考互證使其事確然衆著於天下則湮沒者固多而已傳者亦不能無疑於後則是編之功豈其微歟嘗
考陵墓多以盜賊利其有兒登霸陵獨以薄葬得全後之帝王猶不知以爲鑒乃汴宋陵寢既發於金而
六陵更復多藏金玉抑獨何歟噫遠法漢文足以永錮千百世而無慮者則有明之制不可易矣

史閣部遺文序

乙酉前督師史公駐廣陵其門人王君筠長居公幕輯公奏議數十卷未就城陷公死稿遂失王君葉儒
冠歸隱海濱久之簡所存公制藝十二首梓以傳庚申其弟方臣以一編授源曰子不可以無言源讀竟
慨然流涕太息曰先朝以科名取士迨其末人物寥寥如公清忠大節不愧科名者固無幾源師梁鶴林
先生以甲申四月自京師脫身間道南走見公淮浦上議謂北方所失不過幽薊秦晉而山東河北中原
俱爲我守宜急招撫設重鎮擇大臣文武兼資者守之內固藩籬外張形勢俟根本既固政事脩甲兵足
然後察賊虛實再興問罪之師公大喜許次第奏請而行乃貴陽竊國柄招植私黨置疆場不問而強
藩跋扈勢成尾大凡公所欲爲皆尼不行公每歎歎泣下曰事不可爲唯一死報國源竊疑當日雖主關
臣奸而公居將相重任威望夙著若大治兵自強簡練精銳習戰陣收強藩爲羽翼力弱才下者陰謀翦
除之併吞其衆使兵強力大外足威敵內足制權奸之命然後清君側而法伊霍雖冒天下之大不韙而
權以濟變天下事尚有可爲乃今讀公制藝而知公學術之醇真有正誼明道守死不移者如源之謀未
免近於雜伯計功利者之事公豈爲之哉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既死而國隨之徒令有志者致憾
於權奸棄山東河北中原度外遂使南淮不守而金陵陷金陵陷而江浙閩廣相次土崩雖以公之清忠
大節得士之多竟無補於敗亡也王君從敗燐殘燼中補遺文附載公軼事以傳荒臺白日望南雲以
哭知己比之舉羽何多讓焉方臣以總角之年毅然與兄偕隱三十餘年饑寒困厄而不悔可不謂難乎
源與公同里既悲公志不就又重王君兄弟之義敢不敬勸數言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而附驥以傳焉

孤忠遺翰序

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殉難如倪鴻寶陳木叔
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答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
亦遂棄家長往不返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卷示源使源爲之序源讀

罷滂潑淚雨下不可止作而曰嗚呼兩先生及諸君子忠節烈烈天壤余言何足補其毫末願源每讀古
殺身成仁事輒髮上指摧裂肝腑沈痛鬱迫慨然恨不捐軀與一時同死且夫臨難不苟免士君子之常
無足怪猶是身未膺國家重任家有老親非常禍且立至而全身不喪其節以保其親未始不可以爲忠
且孝乃毅然之死不稍顧唯恐遲須臾無死將喪身以辱其親不若全孝於忠浩然而無恨此其見之明
持之決更有不可與尋常同日論者況近在數十年聞見之所及則其向慕悅樂欲附一言於其遺文之
後以爲榮而相傳以不朽者其視千百世之上之人何如也按鯤庭先生名培以庚辰進士居憂未受職
甲申之變南都授行人奉命祭奠淮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是時吳越諸君子或自盡
或以兵敗被執死者甚衆而麗京先生葉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罹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
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尙可以餘生食息人閒邪遂遁去於戲麗京先生乘
妻子披髮入山於二十年前後與諸君子斷頭穴胸於二十年前者固未嘗稍異而寅又以其辭家書數紙
與小像并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雉冠戎服挾弓矢袴鞬縱馬而馳豈是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
生罹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裂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燬之
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即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
名折季弟培人稱梯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潔士也寅字冠周負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嗚呼東林之禍悲夫源讀華鳳超先生年譜而歎其得出處之正也逆國竊國柄覆天晦日月諸君子視
死如歸所謂殺身成仁死而不朽者然源竊以楊左之死與楊武選不同君子不可以苟活亦不可以徒
苟活苟活者無足論若徒成激一時意氣憤然不顧其身之死以成其名於國家豪無所裨益而禍不止於
一身此固智者之所不爲世宗剛果乾綱獨攬特蔽於奸邪而不悟假令一旦因吾言而翻然勃然是吾
冒萬死冀侍君之一悟固非理勢之必不可得者刀鋸鉞何惜也若夫烹宗一昏患耳昏聩不辨日夜
楊左姓名正不知何許人且夫勅忠賢而奏陳其前者忠賢也稱制付詔獄立致我於死亦忠賢也吾勅
其人即使其人稱制判之而即使其人訊之吾明知之而悍然以身試之乃曰吾將爲國家鋤奸嗚呼爾
有是邪先生受學高忠憲公之門楊左難將作先生草疏將上忠憲力止之忠憲固知時不可爲先生既
從忠憲奉身以退而其後不與之同死蓋知忠憲之死非不得已也君子不惜其身之死而憂善人盡國將
亡小人得志勢不可驕去惟有全身以觀變時勢變然後救其敝而扶其衰則身不危而國可保烈皇御
極先生始出乃抗疏力糾溫體仁閔洪學之奸侃侃千餘言凡三上由是天子感悟後閣部爲之一清記
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者非先生之謂乎源嘗怪東林諸君子始以正人倡明理
學乃遭閹禍後益盛而小人往往竄身其中陽附君子以陰趨天下之利說立門戶相傾軋而奸貪誤國
君子爲所欺始從而曲庇之甚至非其黨者縱有正直之行經濟之才概擯棄不用嘗見豪右有寵姬擅
威福一旦失身於賊輾轉屠戮賊平歸諸大帥而專寵擅威福如故也噫僞君子之不爲寵姬者幾

何獨先生生平純潔白。始終介然。一無所疵。而卒保膚髮。全令名以死。若先生者。乃不愧東林真君子也。丁卯。先生孫玉澄。以進士謁選來京。持先生年譜示源。再拜使源為之序。因論次之。用告後之君子。使不幸遇主如世宗。為楊武選可也。大不幸而遇熹宗。法先生其可乎。為楊左。不可也。

黃忠烈公年譜序

源讀黃忠烈公年譜。而歎立國之初。不可以不厚也。立國之道。貴有以維繫天下之人心。千百年固結而不可解。人心所以固結於千百年而不懈者。何哉。忠孝耳。氣節耳。忠孝則不忍於君親。氣節則不肯陷其身於不義。忠烈當鼎革之際。中原覆矣。江左傾矣。楚越望風潰矣。唐王以崎嶇播越之餘。建號閩海。令不出八郡之外。以狡詐怯懦跋扈之賊帥主於內。而公以空名督師於其外。號召羸弱烏合之眾。無終月之糧。張空券而當大敵。其不足為可知。乃公則奮然不顧。收既散之人心。挽不可復為之天命。孤軍力抗。機之以死。於賊。公之成仁取義。固無愧矣。然學之有夙。不待死而後見。乃吾觀於古今興亡之際。往往視敵國之忠義為仇。既殺其身。復荼毒其子孫。以為是抗吾者。皆吾賊也。不重戮之。則抗我者。衆從我者。少不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原非人力所能爭。吾苟不仇敵國之忠義。天下之有人心者。孰不感激於忠義。吾誅敵國之叛亂。天下之懷二心者。孰不悚然畏沮於叛亂。當世祖定鼎之初。即訪明之徇難諸臣。設壇致祭。隆以贈諡。既下七閩。而公之妻子。宴然安堵。故守土賢者。類能仰體朝廷培養忠義之心。時時致禮於公之妻子。而明之叛賊。降附富貴者。十誅八九。夫公豈復以妻子為念哉。顧國家所以篤忠義之氣者。如此。而誅亂賊者。又如此。則與公之殺身成仁。捐軀報國之意。不異世同符乎。公之精靈不泯。可無憾矣。公諸孫近始出而應試。德紹文章最古雅。選拔入成均。玉璣需次為縣令。玉璣字文伯。工詩文。磊落多義概。庚辰。與子訂交都門。出忠烈公年譜使為序。源竊以公之精忠浩氣。自並川岳不朽。無待予小子之言。以為重。而國家所以培養忠義。固結人心者。不可不急為表彰也。故論次之。以為天下後世勸。讀是編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為稍易體例。芟繁開有所補益。既成。為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益。皋。伊。傅。周。呂。甯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為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為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為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為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屹屹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宏濟蒼生為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

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為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為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為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輿圖指掌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憊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然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豈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而形勢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指。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考互正。輯為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而山。陝。之後。江。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為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嗚呼。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一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台。職。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兵法要略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老泉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為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東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台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

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為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則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東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詳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用。並所以炮熅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為將。而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為余所不及載者。錄為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家譜序

某之祖。以武功拜爵食祿者。數世。絕而復續。至先君子更興文學。教子弟讀書。家隆降稱極盛焉。盛極而衰。遂罹甲申之禍。君死。國亡。家破。先君子遁荒南服。宗族流亡。我祖宗整焉。幾不享其禮祀。而子孫日以陵夷衰微。於戲。國亡與亡。宜也。而何其痛哉。先君子年方壯。嘗慷慨憤發。思以功名顯。願際倒四十餘年。卒以老死無所就。於戲。其所望於後人者。曷有窮乎。某不肖。既鮮兄弟。子姓又寥寥無多。上念祖父之遺緒。下念子孫之紹述。承先啓後。實實在某。慄慄以一髮引千鈞。德薄命蹇。而年且老。其何能負荷斯任。而無愆於所寄之重乎。先王上治祖廟。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為人道之大盡。蓋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亡。而族譜其急也。歲癸未。去甲申已六十年。而某之遇益窮。是用大懼。乃勉為之譜。明其所自來。而收族以傳於後。顧老成既喪。無所考。徒就其所聞者。序之。而遺者不知其幾。七世中不滿三十人。而存者不過七八人。悲夫。悲夫。門戶之衰。至於如此。可為仰天流涕者矣。吾子孫見此譜。亦惕然。祖宗積累之遠。如此。後代之凋零頽尾。又如此。相與勉為忠孝。立德立功。讀書力學。使德行。事業。文章。卓卓然光昭朝野。聲名震熾。以至於蕃衍盈升。復祖宗之業。大王氏之門。則余之屬望於後人者。又曷有窮乎。癸未。四月朔日識。

平書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樑焉。弗隊。桷椽焉。弗覆。墻焉。柱焉。藩垣圯壘焉。易其領。壁戶牖之闕。塗丹雘焉。衍衍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壓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為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尚可塗飾朽斂。以為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為構。不可以為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為規。不可以為治。予不揣固陋。妄為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

曰。禮樂。為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後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讀易通言序

陳搏。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人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搏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偽也。為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為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胡為來哉。搏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搏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搏知之。噫。至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向目之為王。於。況偽道圖書。竊易為己有。居然剽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知宋儒。為所愚。謂其真得義皇不傳之秘。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為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為偽。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為不得已於作也。

萬季整補晉書五表序

萬子季整補晉書年表三曰。將相大臣。曰。方鎮。曰。僭偽。諸國世表二曰。諸王。曰。諸國。晉史至紛。表。缺焉。不備。萬子所補。詳而核。綱舉而目張。讀者一覽。井然。其有功於後學。甚大。千門萬戶。構於指掌。才也。若陰木。若陽木。某材當某任。或任或否。無失分委。識也。乃吾讀左氏傳。漢書。天官。地志。律歷。職官。儀度。兵。農。刑。法。六藝。百家之說。數千年。因革損益。莫不綜貫精微。鎔鍊該贍。以司馬遷之才。或猶謾其淺陋。學顧不重乎。然易編年。為紀傳。實選創體。網羅洪荒。三代。春秋。戰國。秦。漢。軼事。一人自為終始。讀者誠知其難。故統之以表。兼總條貫。而後可以得其要。是表乃紀傳必不可無者。司馬光作通鑑。猶做年表為目錄。他史悉祖龍門。乃自陳壽。范曄。而下。例不為表。晉書尤不可無表。率略而不載。何歟。萬子史學。既淹。尤執於國史。列朝實錄。幾成誦。其他載籍。以百數。博覽強記。以準於實錄。無論何代。不數見之人。何事。叩之。莫不原委條晰。使問者暢其意。以去。且夫晉書。雖六朝餘陋。史筆蕩然。太宗何所取而獵之。以為名。其他八書。南北史類然。新唐書。校優。而不及五代史。降及宋元。庸俗深劣。其陋遠出晉書下。說者多譏其才識不逮。然使有才識。而無學。猶棟。榱。椽。榑。榑。石之材。漫無庇。而欲造千門萬戶之阿房。未央。凌雲。通天。承露。之金莖。即般輪。易濟。蓋學者。史之本。才識者。史之用。學者。徵其實。才識者。運於虛。扶搖。羊角。虛也。使非有垂天之翼。數千里之背。又孰以之九萬里。而南乎。此萬子之學。所為不可及也。雖然。淺見。寡聞。其失也。疎。學博者。或失之枝。古今人表。何與於漢。宰相世系。何關於朝廷。公羊傳。曰。接當也。四。纘。且也。六。四也。駢。六也。枝。是二者。皆萬子之所笑也。

五鎮圖誌序

五鎮圖志曰：西甯曰、涼州曰、甘肅曰、甯夏曰、榆林、合圖一鎮五。諸要害各一，各有論道里、方域、險夷、悉正。從來圖籍傳說之謬，及古今變遷，而形勢瞭然。蓋安內攘外至要之書也。予昔著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爲圖縱橫徑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但求一其地，誤者必多，不及是編，遠甚。嗚呼！開河西二千里，斥亭障至玉門，斷匈奴右臂，漢武之雄略，何如也。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容自滅，餘威猶震也。唐肅宗奔亡，敗散之餘，用靈武、復兩京，而宋以全盛之勢，韓范爲將，不能制元昊之命。宋之委靡不振，概可知也。明失河套，守榆林，而固原、花馬池之閒，騷然無甯歲。是東棄大甯，西棄河套，幸不爲宋人之續者，以開國之勢強，而後代挾書生之見，門戶之私，以誤天下。其可恨猶一轍也。予自畿南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識。因嘆哥舒翰、孫傳庭、千古覆轍相循，蓋自潼關至函谷，循河而東，百里之內，北阻河南，倚崇山，陜道盤紆，上壁高者十餘丈，卑數丈，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否則緣絕壁，下俯洪流，而稍一開豁，卽有連岡橫山，抄襲而北，直抵河上。其爲雙峯峭舉如門者，且四五，以至函谷，而後割然中斷，是潼關以東，門戶重局，固豈特關險足恃，卽靈寶東，硤石山阜環合，而深溝大壑，處處可以伏兵，敵亦不敢輕行徑入。假令傳庭固守潼關，賊雖百萬，孰敢窺關門一步，而予過故關，駐馬低回，視且聞紫荊，倒馬、居庸、險更數倍，乃令賊俱長驅深入，然則形勢如故也。古今成敗得失，歷歷不爽也。方略具存，而將相非人，其如不知不用何哉。予既不能親歷三邊，得是編，不啻如毅城黃石，蓋當代有心人身，經目睹所著，但不傳其姓名，予得之秦中，爲之序而藏之，倘內參廟堂之謨，外寄封疆之重，戰守奇正，因時與敵，按此而施之，於以廓清邊徼，曷難乎。

孔宅志序

孔子師萬世，不敢疏也。不敢毀也。自京師遠郡縣，莫不立孔子廟，而天子以至於士，皆得而祀之。然而學宮外無敢私立孔子廟。春秋二祭外，無得以非時祀。傳曰：亟則瀆，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此孔子所以尊歟。青浦舊有孔子衣冠墓，蓋隋時聖裔官寓吳所瘞，故有廟。有宅，後屢興廢，遂以孔宅名其地。明萬曆時一脩，整今復圯。方生正范，倡邑人重新之，以所刊孔宅志請予序。按墓廟始末，詳已載志，而予竊以梵宇所在，巍煥千百數相望，荒山窮鄉，未嘗絕。偏天下殆不可以數計。人人得刻木，塹土而禱祀之，無虛日。彼其徒，自以爲其教之盛，而不知祀典所不載，可以瀆，瀆而不敬，此正其道之所以卑，而與一切淫祠無稱異。夫青浦紳士，不忍聖蹟湮沒，前後皇皇，脩葺之恐後，固其嚮道之誠。然使不有千百年相傳之墓與廟，又何敢私創爲之，而禱祀之哉。天子郊祀有常期，諸侯下不得僭，而昌黎謂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嗚乎！孔子師道也，欲人之相親，不可同於天也。然而其尊天也，吾道所以尊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三

序

歷法通考序

火雲龍鳥紀官，亮天工而治以天事。三代下人事耳，人不如天，明矣。況以人測天，而欲其不忒乎。後世最難精者，莫如律歷。乃古器亡而黃鐘卒難恰合，以無可資爲復古之具。歷法則雖事而增，愈脩愈密，以有乾象昭垂，可明微也。回回、泰西之歷，或謂其法勝乎中國。宣城梅子定九著歷法通考，其言曰：大法定於唐虞，所未著者，里差、歲差耳。積久而著，而後人立法以求之，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而後精密，而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爲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蓋中星者，求歲差之法也。蠡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求里差之法也。於戲、盡之矣。且夫歷法所以合天，當治以天事。天文所以示人，當治以人事。唐虞遠而後人之法，覺於天，有未合則改以合之，久之，又覺其未合，更改以合之。然則後世人事之近於天，唯有歷法，苟得通天人理，數淹貫中外古今之法，如梅子者，以治其事，安見唐虞之日遠乎。梅子又曰：日月星辰，有常度矣。惟歷法不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遂得附會其閒。苟歷法大著，則祿祥小術，自無所託以售其欺。余嘗謂神慮、梓慎之術，不能不屈於子產、昭子。徐郢預知英宗北狩，及南宮復辟，亦以象緯決之，則倡議遷都，北平宜必不可守，而于忠肅力排其說，一意戰守，社稷遂保無虞。是人事精，

天運無不可挽。則梅子是書豈特明歷法已乎。息邪闢妄。解惑之功。亦不小矣。

周易玩辭序

宋江陵項氏與朱子同時。著有周易玩辭十六卷。其學蓋本諸程傳。而發其所未盡。朱子未之見。厥後程朱之說益行。其書遂不甚傳。蓋自田何迄於明。說易不啻二三百家。大抵其旨有三。曰。言數。曰。言理。曰。言象。言數。不言理。固非。乃言理。而不切指夫說象之義。第舉大義旁通之。則理雖明。而於易初無涉。與讀他經者。何異哉。且夫。聖人畫奇。偶。以發天地之蘊。蓋以天道日在人俯仰間。而人不察。故借奇耦之象。以明之。欲人之盡人事。合天道。本至易至簡。中庸之理。非荒忽誕罔不可知。不可見。如蘇氏之說。然初無文字可考。其門不可得而入。使非後聖繫辭焉。以明其旨。而千百世後。徒即洪荒初闢。所留奇耦錯綜之畫。遂能知其開物成務。彌綸天地。而極深研幾。擬議以成其變化。則非即如周孔大聖人不可。然則辭者。象之疏也。玩辭者。讀易之法也。不玩其辭。而能觀變玩占。以盡人合天者。亦難矣。程子之言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程子所謂推辭考卦者。特借其辭以言理。蓋精於理而略於象。而宋子又祇就卦爻一指示其象義。欲人即粗以會精。而義又多未確。夫易原不得岐象與理為二。明乎理。自可通乎象。通乎象。未始不可明乎理。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故聖人繫辭易象。與天道人事合者也。合而言之。不合而疏之。則讀者縱明乎理。終不能曉然於卦象。或於卦象曉然。未必即能變通乎人事。若此者。非示後學玩辭之道。有未盡乎項氏之書。一本乎辭。以盡天人之變。而終不離乎象。廣大而不失之高。精微而不失之虛。幽而能質。一而能化。融會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無義不通。無言不賅。使讀者瞭然於其辭。即瞭然於其象。如泛舟滄海之得指南。覺人人可以學易。人人可以盡易之精。其有功於後學。豈淺鮮歟。夫明經。以致用為本。六經。以易為歸。若熟玩此書。則象與理備。而易之道得。剛柔進退。一因乎時。情已洽人。履常處變。無往不得乎時中之用。於以裁成輔相。而經綸乎天地。曷難哉。但其書既不甚傳。而士之習易者。又不過以帖括為務。故見之者或寡。於是重刊以行於世。以為學者學易之門。或不無小補云。

春秋實疑序

夏商之季。桀紂之殘暴。三代之風。猶未改。至於東周。而三代之勢。遂大變。不可以復救。蓋夏商之季。亂在上。東周。亂在下。夏商之變。不過數端。而東周之變。遂不可勝紀。故曰。孔子懼。作春秋。竊取其義。而實見諸行事。且夫。變不極。則君子之用不著。而處朝廷骨肉。守正行權。黜奸御詐。之道不盡見。故當其時。不肖者履常則讓變。遇變則殺身辱名。貽害於國家。而禍流乎數世。其賢者。貞固之操。足以維世教。妙用。足以宏濟艱難。而全其忠厚惻怛之心。謀足以肆應。百出不可窮。深識遠略。足以洞其事之始終。而預操其成敗。春秋一皆筆之於書。而示褒貶。以昭垂於萬世。嗚呼。春秋以史為經。讀史而不知春秋。猶涉河而不知源。登泰華而不知其分自崑崙。不亦陋乎。括蒼鄭子帖思。既刻其尊人寶水先生所著考古實疑行世。又將梓其春秋實疑以傳。而請余為之序。余受而讀之。或發經義所未著。或論其處事之當否。或辨三傳之誤。

而以為莫須有。大抵皆據時勢。切事情。確乎不可磨滅之論。夫窮經不能致用。縱析毫芒。不過經生博士之學。非聖人所貴。先生嘗從亡國。處危亂之際。能拒悍帥監紀之請。迨備兵福甯。矢死自守。必待符韓其兵。而後歸。竄空山以歿。其出處一準乎義。而不苟。則其有得於春秋可知。雖然。春秋傳信之書。無可疑也。乃經義晦而傳多誤。疑生焉。質其疑而信以出。質疑。非所以傳信乎。然則疑也者。信也。無可疑也。讀者其知之。

柳邊紀略序

山陰楊耕夫。省親甯古塔。歸。著柳邊紀略。使余序。時初交楊子。知其尚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嗟乎。耕夫。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即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漠北二十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莽沙慘。慘。恍如夢寐。形容。莫辨身世之痛。思難。此雖生死之故。摧裂肝脾。雖復聚首窮荒。相慰藉。未幾。又辭去。嗚呼。天下之為父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吾觀楊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上自遼金遺蹟。下迄當代職官。城堡軍糧。之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著書。各有其意。如謂瀋陽為京。柳邊亦畿輔地。不可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為。如欲傳為博雅之書。或正史氏之誣。耕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意安在乎。噫。士庶徒茲土者。數十年。開殆不可以數計。生雜牛馬為奴。死與山魃野鬼同。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微。欽。所徒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為守將所尊禮。其下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為重。而不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為名者。耕夫意也。不然。其意將安在也。

皇華紀開序

源為山陰楊耕夫作柳邊紀略序。家中丞公賞其用意。因出所著皇華紀開命源序。源謂著書苟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不可不著。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為川。為岳。為名賢蹟。為陵墓。為草木。為魚。為鳥。為節。為忠。為仙。為怪。為異。為文人。莫不一筆記。上證往事之謎。下可備史氏采擇。大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雅鍊潔朴。不在見聞。揮塵。二錄下。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載軼事。上溯顓。黃。傍及方輿。樂。麻。醫。卜。使非徧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證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豈以所聞猶未廣歟。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餘年。而孜孜。獎進人才。惟日不足。是編也。非以擴學者寡陋之心胸。而造就其才。以進於淹雅者乎。苟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知之。

頤上風物紀序

高子孔霖。頤上人。作其邑之風物紀三卷。傳於世。夫通都大邑。無奇傑士。縱極繁盛。無足重。十室邑。有人焉。實矣。孔霖曰。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寡。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為是編。以傳之。我觀四方風氣。變遷固由世運。要其轉移在人。江左古風。荒微。東晉衣冠南渡。人文始盛。閩粵尤僻遠。南宋來與吳蜀爭衡。苟非開其先者。有人。後縱有聰明才俊。何所感興。以為則效。而日趨於盛。孔霖與余交最篤。渾渾焉。不露其

才而爽豁沈朴。意念深遠。吾所與期以他日之建立。蓋不在區區之間也。然則穎上所以傳。豈徒恃此風物之紀歟。

南游日記序

山川益我神也。魁雄通博卓傑之士。益我智也。部婁無松柏。游可不亟乎。且夫古今人軼事。四方形勝土俗。一物一技之瑣異變巧。類非鄉曲見聞所能及。然而性情我固有之也。豈非能溫體溫耳。特禦其外之寒。以助其氣。而體以溫。覆枯骨以貂狐。其有益焉否耶。高子孔霖。放舟吳越。嶺嶺歷七閩。西過羅浮。登五羊城。由章貢。下影蠡。沿江而返。身所經萬餘里。性情感發於山水。險詭。怪秀。不可名之狀態。耳目新於奇絕。異鳥閱覽於舊蹟。碑碣之遺文。識擴充於草澤。英豪劍客。多聞多識。於近代宏章。麗句。亂竊。廢與始末。嗚乎。余生於燕。南不逾錢塘。東西僅得齊魯。宋楚之半。志在四方。久矣。蹉跎。困窮。莫能遂。庚午。與高子訂交。燕市。別年餘。邂逅湖口。而讀其游紀如此。攜酒。棹扁舟。溯洄中流。涉石鐘之嶺。俛仰江山。望秋空。濛濛。而慨然謂高子曰。游之不可已。如是夫。吾子行年五十有二。而其學一進。在此游也。乃余恨未遠游。而世之日從事於游。以得乎游之益者。蓋無幾。仰而觀。俯而察。游乎天地。以得其益者。聖人也。誦讀其詩。書。師焉。友焉。所造者大。而取於物者宏。賢人也。聖人。取益非遙。能者何人。願與吾子勉之矣。

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間。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為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鑽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冠受業於顏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偏訪於時賢。久之。恍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為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不駁。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為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賴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化善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為儒者之過。然講禮不講兵。刑尚仁柔。去剛武。繩墨以束其身。估舉。瞑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所為。奸究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當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為名。而視為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洪去蕪文集序

新安有奇士二。曰黃自先。洪去蕪。自先。個儻負大志。常欲立功萬里。去蕪。貌溫色和。言必稱先王。而胸懷經世之略。兩人。余皆兄事之。癸亥春。余過廣陵。去蕪。盡出其文。使余論訂。嗚乎。余與自先。去蕪。訂交。在己。

未之秋。時天下士多集廣陵。日相與縱談。天地古今之變。旁及山川形勢。暇則飲博。歌呼為笑樂。其意氣之盛。慨然若前無古人者。且夫天生魁偉英異之才。似不為無意。乃往往屈折抑塞。不使稍吐其胸中之奇。消磨老死於窮巷之中。泯泯然。姓名不聞於天下。余竊悲其人。抱負非常。而竟與庸夫流俗。同其湮沒。然則士不得志於時。而著之文章。以為法於天下。後世。胡可少也。去蕪。弱冠。舉子業。南涉洞庭。瀟湘。縱觀衡岳。北走燕趙。歷琅琊。觀滄海。故其文章。浩蕩無涯。有烟雲變態。而天地日月。風雷之情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莫不即一事一物。而引伸觸類。以會其全。乃自先。數往來燕齊。無所遇。不得已。屈首一官。而余與去蕪。窮隱約。日益甚。於是益相與砥礪。為文。以自見於天下。嗚乎。去蕪。之文。世之人。或知其工。而未必知其所以工。苟其知之。則因其文。以求其人。用其人以行其言。未必無日。而去蕪。年方富。天下需才。方甚急。則天之生之。有意無意。孰得而測其所以然哉。

遂初堂集序

遂初堂集。皖江任克家先生著也。其文。典則醇雅。不為怪論。屬語。卓然皆有闢世教。五言古詩。蒼勁似少陵。近體。亦老氣莫敵。七言。出入高岑。溫李。而絕句。更兼蘇陸之長。蓋先生。負逸才。博學工書。自少敏妙。絕倫。遭變。隱居。養親。久之。始應試。登第。晚年。謝官。家居。益肆力詩。古文。此所以可傳世而行久也。初。乙酉。左良玉。叛。以兵。東下。皖。應之。城中。亂。先生。舉家。出。奔。路。相。失。將。及。門。望。見。賊。縛。其。尊。人。夾。以。刃。將。殺。之。先生。急。推。墮。其。妻。壻。中。不。顧。直。前。身。蔽。父。哀。泣。求。代。且。出。金。以。獻。賊。擊。其。臂。者。三。既。而。釋。之。乃。負。父。匍。匐。出。甫。出。復。呼。曰。母。安。在。乃。復。入。尋。母。母。時。匿。道。傍。空。舍。中。屍。積。門。外。如。堵。牆。人。馬。喋。喋。先生。輾。轉。刺。梨。鋒。鏑。冒。萬。死。履。屍。側。身。入。血。淋。離。備。體。而。後。得。母。復。負。以。出。先生。夙。孱。弱。多。病。顧。臨。大。難。勇。敢。若。此。非。有。至。性。其。孰。能。之。至。性。者。文。之。本。無。思。孝。為。之。本。而。以。文。名。皆。妄。也。先生。棄。以。遭。難。失。去。者。雖。多。而。斯。集。所。存。每。於。父子。兄弟。之。間。纏。綿。嗚。咽。感。人。不。能。已。豈。可。與。今。之。所謂。文。人。者。同。日。論。乎。先生。築。堂。曰。遂。初。樓。曰。響。漢。日。彈。琴。飲。酒。課。童子。種。花。蒔。藥。自。娛。吾。知。先生。外。形。骸。遺。俗。累。坐。臥。烟。雲。泉。石。憑。覽。江。山。而。發。為。文。章。歌。詠。嗚。乎。此。其。所。得。與。古。之。人。過。不。及。何。如。也。令。子。衡。皋。以。進。士。官。行人。與。源。為。兄弟。交。傳。先生。生命。命。源。為。之。序。噫。燕。市。屠。夫。其。言。亦。有。所。取。乎。即。先生。可知。矣。

梁質人文集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為。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為。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特。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為。輪。為。弓。為。矢。者。盡。善。以。利用。也。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予。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予。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凋。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為。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歎泣下。為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恍惚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滄旣。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迹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為文。莫不足以別是非。開幽隱。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隊。其在是歟。噫。經生。文士。誤己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

捐粟惠民錄序

捐粟萬石。濟其鄉之人。而不有其功。其惟古人乎。澤州陳魚山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為古人矣。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先生鄉之人不歲飢。曰。歲飢。何以無苦飢。先生閱其鄉之人之飢。曰。噫。鄉之人。家之人云爾。出其粟貸焉。貸且萬。於是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雖年。晉有年。鄉之人計以償。先生曰。貸云者。託焉爾。賑之矣。鄉之人固以請。先生曰。吾豈鄉之人之為市也乎。聚其券。槩焉。固以辭。鄉之人泣。曰。公父母也。可奈何。奔告上官。上官曰。嘻。公父母也。讓於部。將入告而祠之於其鄉。當其時。大司寇。先生子也。先生急使使止之。曰。鄉之人。家之人云爾。食其家之人而譽於朝。烏乎可。其辭焉。然而鄉之人誌其功於石。樹諸衢。以垂於久。曰。不忘公之父母我鄉人也。噫。噫。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為古人矣。初。明季。先生與兄侍御公築堡以禦賊。鄉之人多依之。賊攻不能破。全者衆。國初。降將姜瓖。以大同叛。遠邇驚焉。澤亦為賊據。先生督衆守。招以書。碎之。環而攻。不克。旬餘解去。活者又無算。是其功不僅在一鄉一邑者也。然且不自有。况視其鄉之人之飢。不啻如其家之人也乎。噫。古之人。若先生者。幾人哉。今之人。何論矣。先生諱昌期。甲午貢士。封尚書。壽八十有五。八子。孫十餘。司寇。其家子也。名廷敬。戊戌進士。以經術文章為朝廷所重。天下稱為說嚴先生云。

省餘集序

熊君遠寄。宰河南之林縣二年。寄所為省餘集。使余序。蓋其文移。示諭。所以哺飢煦寒。令災黎實被其澤。而造就多士。俾鄉教化而興行誼者也。余讀之。慨然曰。昔人謂守令於民。近且重。而史漢所載循吏。上者列國之相。次多郡守。而令長之賢者。寥寥不多見焉。豈近且重者之難為。而政績不易稱歟。於戲。為令之難。至今日極矣。顧畏其難。則愈不可為。毅然身任其難。即無一足以難我者。蓋志存苟且。惟計其利與害。則顧忌不得不多。而實心行之。不復計其他。又何善不可為邪。林當災敵之餘。道殣相望。流亡者過半。君下車不數月。閭里蒸蒸有起色。而端士習。勵人才。風俗翕然。且夫今之為有司者。率以官為傳舍。苟得上官之薦。或循資格。致通顯。已耳。所患唯在官之得失。而朝廷設官教養之意。不但漠然不關。休戚於其心。且借口時勢之難。以為斷然不得行其志。今觀君之治林。濯以清風。撫以惠政。無一不從欲以理。又安見其難為。而卓茂魯恭之績。不可復見於今日也。然則是編也。其所係天下之重何如。固不獨區區為一邑之治而已也。於是重為之序而歸之。

華崑蟠海外尋親詩序

無錫陸紫宸。介其友呂恂。令訪予。時予與紫宸交甫三四月。謬為紫宸所推許。而恂令則曰。吾聞子立言。可不朽者。吾今竊有請也。蓋其表弟華崑蟠之父。客臺灣。久不歸。崑蟠忽夢父疾且不起。寤而流涕。告其祖母。母立辭家。踰嶺涉海。轉之。至則父方瘵疾三日。竟不起。含斂如禮。扶其柩以歸。予曩客真州。聞徵人吳翁者。其父明末。服西川。亂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涕泣。亂稍定。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夫力止之。不聽。置酒長跪。再拜姊夫曰。吾決志尋親。親在。奉以歸。死則歸其骨。皆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為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予聞恂令言。歎歎久之。為述吳翁事。而恂令又言。華子之扶柩歸也。人皆勸其火以歸。其節。華子仰天歎曰。嗟乎。是使我不立天地為人。乃其去時。遇颶風。幾不免。及歸。安瀾乘風。直過廈門。予嘗以謂孝弟通於神明。非聖人欺世語。顧不誠。未有能動世之人。或迫於不得已。或因之以立名。或強為善。而非出於自然。遂以格草木。蟲鳥。動神鬼。為曠世不數見之事。今華子涉溟渤。鯨波萬里。如平地。果為希世之行否也。恂令出同人所為詩歌。使予序。予因贊其言於首。并及吳翁。使附以傳云。

吳萬子詩序

高沙吳萬子。好學工詩。於父子兄弟間。每多仁厚溫醇之旨。而流民行。郵民謠。諸作。婉痛鬱勃。居然古歌謠。樂府之遺。子嘗以謂詩者。具於情而感於物。而陰陽詭伸之理。萬物之情狀。人事興衰得失。莫不相通相應。而可以興觀羣怨。事君父。且夫一室寂處。哀樂之端。無由見。一旦烟雲風雨。變態呈於前。絲竹。白鳥之聲。入於耳。草木。臺榭。山川。荒林。破冢。長弓。大劍。形於目。於是油然思。物然而作。其哀樂。而或歌或泣。各以其情應乎外。夫或一而情殊。情非存乎未有聲之先哉。萬子嘗言。有明三百年。唯崑崙得詩入之旨。而後人切切焉。於句字開議之。多見其不知量。夫格調句字。不肯相襲。別開蹊徑。以造奇出新。固作者之能事。然皆存乎既有詩之後。如謂詩必變而後工。徒求其變而忘其本。而究其所謂變者。不過取古人已變之調。而踵其後。其去不變者。幾何。嗟乎。格調之新。無難也。就情景寫其真。不層層襲前人語。而自抒胸臆。未有不新者。萬子詩。既得其本。又不必變而能新。吾不知其於崑崙何如矣。

劉雨峯詩集序

安宜劉雨峯樞部以其詩集使予序。曰：吾與子交三十餘年矣。今日老。吾生平悉見於詩。子不可以無言。初子年十四五。與雨峯交。雨峯詩風流自賞。有虛開府。何水部之遺。未幾。一變為悲慨。蒼涼。跌宕。之調。蓋時時與故老。道民。酒。律。為世外交。所談者多興亡之事。羈旅無聊。傷心之語。怒然有動於衷而不覺也。既而官京師。數年。風景之殊。人事之情狀。閱之既熟。則又變為蕭然淡樸。如天高。水石澄。寒一碧。於戲。天之道。日變。天日變於上。人日變於下。乃其變也。日趨於無所底。而君子之學。則愈變而愈上。蓋天人之變者。氣也。君子以其不變者。持其變。持之力。則矯之。矯之不已。其變不已。上乎。子離安宜二十有四年。丁丑。重過其地。父老盡矣。同學皆老翁。或已歿。少者抱孫焉。閱卷多不復識。而雨峯意氣如故。酒酣。追話當年舊事。月白。溪寒。自吟其詩。恍惚歎歎。泣下。噫。人生聚散。今昔之感。何如也。顧風雅之變。惟其正。時變而不與之俱變。非詩之所以為變乎。予所序雨峯詩者。如此而已。

蔣度臣詩序

古之人。無論出處。莫不有友。以為輔。同道相濟。同志力相成。故觀其友之盛衰。而其生平大可見。宋玉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踳旅。而無友生。夫以坎壈失職之士。又無朋友相助。廓落踳旅。悲可言乎。此子讀蔣子度臣遺詩。不禁慨然。嗚咽而流涕也。度臣為人雅粹。與人交。真意纏綿。無所間。其詩清微溫厚。如其人。十篇之中。朋友贈答居六七。蓋以朋友為性命者。予少竊自負。視天下事甚易。每以士非賢俊。將相奇才。無足與友。其與度臣及劉繼莊諸子訂交時。去少壯不遠。意氣嶽嶽。相許卓立千古。砥礪名行。患難死生無相負。而同心膂。共舉功名。願予生平所稱至友。不過十餘人。其最契如度臣者。最先死。十餘年間。相繼死者半。散而歸四方。與變而失其初者亦半。而予窮且老。倏然獨立。感憤無聊。四顧傍徨。無一與偶。嗟乎。天之所以窮我者。已無不極其致。而其友之衰。又如此。則予之生平。不大可悲乎。度臣古詩。淵源漢魏。而參以唐。近體取宋人之華。而追躡皇甫。盧。李。嘉祐。要以真性情為詩。不徒以清詞麗句為工。者。予每寂處窮廬。孤館。披卷一讀。心傷涕落。欲為之序。不能就。久之始成。願其詩之工。讀者自知之。而予則述其生死之情。訂交之誼。以見予與度臣之交。其所重固自有在。而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也。

宜人軒詩序代

鄧有前孝廉謝公車不就。隱居十六年而卒者。曰董天鑑先生。先生卒又十六年。余出都中。途得其宜人軒詩讀之。慨然執卷而歎曰。嗟乎。名節之於人。甚矣。近代文人。往往毀名敗節。願欲以詩文傳不朽。忠孝既無可託。不過風流藻績相資。或遁空門。支離悠忽。為高甚且。暗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過。且夫陳容未死。滅洪孰知有容者。而陳琳才名動天下。豈容所敢望。及容一日。抗慨殺身就義。名烈光天壤。而琳則慷慨袁曹。開蓬人。賦技取媚悅。是琳之才。不足易容之節。明矣。況遠不逮琳。而喪廉恥。辱名教。更出琳之下者。先生登丙子賢。嘗癸未中副榜。與同邑萬履安。陸文虎。諸君子偕隱。博涉書史。為詩一往孤淡。不屑屑古人。而詞深旨微。令讀者愀然如見其人。夫陳容無一言著述。而下視琳等。且數倍。況氣節文章並重。

居業堂文集卷十四

序

周生詩序

余友周生。十二三歲。即能詩。積二十餘年。出所著若干卷。使余序。余與周生為童子時。嬉戲好為戰鬥。攻守。坐作之狀。或刻竹木為弓矢。習射。校勝負。余開苦誦讀。背父兄即大言曰。男兒從戎取富貴。安事詩書。嗟乎。童稚狂言。無足道。顧丈夫事業。方大。區區文字。何足為短長。生才甚敏。賦詩。又手立就。而時出驚人句。即錚錚自命作者。多屈服。然余觀生。似不欲以詩見者。顧往往為詩。詩益多。則又何也。且夫豪傑之士。其方寸經營。常在天下。務為有用之學。不肯以詞章博物分其志。志專。則力厚。力厚。故得諸心者精。而見諸事業如探囊。嘗念詩至今日。可謂極盛。風氣所向。作者殆徧天下。以至戎馬之夫。荷犂場重任。亦沾沾以吟咏為能事。收召文墨。浮浪之士。為名高。而經濟之學。懵然不講。致墮功喪名。身死而禍天下。是即直追三百如陶。杜。奇逸如青蓮。亦無足貴。況遠不逮。而於詩人之旨。萬無一得也。周生性亢爽。每思以功名顯。而鬱鬱無資。身策。妻若子。不過三人。餽粥常不給。終日坐窮廬。出則悵悵無所合。年將四十。既不用於世。不得已為詩。詩益多。無足怪。使一日得志。嶄嶄克自見。吾知其固將黜虛文。崇實用。必不肯以詩人終。而或者讀周生詩。謂余言不然。則試取生與余童子時嬉劇事而觀之。而又何疑乎。

如孔文學。則其去琳千百倍。而為可以數計。吳門徐昭法先生。以壬午孝廉。隱靈巖。不出四十年。近撫軍湯公。屏儀從。徒步往。叩門曰。巡撫湯斌來訪徐君。先生應曰。他適矣。急趨趨。湯公歎息良久去。予恨未識先生。而先待御公。自乙酉歸里躬耕。不與世事。相與朝夕。切劘問學。砥名節者。則同邑張孝廉。仲。北平梁鶴林先生。兩君子皆高隱不仕。二十年間。先待御與兩君子相繼歿。予小子不肖。不能率先人訓。今以奉職無狀。削籍歸。而江南北老成凋謝殆盡。感念存歿。俯仰今昔。讀宜人軒詩。能不低回歎息也。

張梓庵詩序

詩多得諸行役。何哉。情所觸也。孤子怨女。足不出閭里。閨闈高人。徜徉賦畝。巖霞滌澗。往往以詩傳。而詩輒工。則又何歟。且人之為詩。其胸中各有鬱迫。不可明言之隱。低回百折。發於聲者。亦有不可強之調。觸境而情生。原不存乎境。乃觸吾情者。日以多。而供吾詩之用者。無所往而不得。此道途行役之詩之所以多也。吳門張氏二子。某某。其尊人梓庵。幼棄帖括。學古。工詩文。為人抗慨尚義。喜交游。梓庵以二子既成立。乃出遊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豫。北走燕。渡津。沱。觀居庸。倒馬。之勝。南涉湖湘。望衡岳。踰嶺。入番禺。身所經。萬餘里。輒為詩。淋漓悽惋。各隨其情之所感。而不屑屑摹擬古人。既而聞天台多藥草。乃往遊之。登赤城。觀瀑布。東眺滄海。下擊關。攀寒明。尋劉阮。遇仙處。劇黃精。麻根。而食之。慨然曰。我年六十。所遇如此。今當長往不返耳。會二字急。其友之難。陷於獄。大難作。家悉破。梓庵聞之。不為動。徐曰。死生。命也。吾兒死。友死。義也。吾何恨。未幾卒於雲巖山。時某甫釋出獄。奔葬之。而某從獄中集其遺詩。寄其友某。其友某為余道其生平。請余為之序。其詩纏綿悱惻。而情之所感。一往孤清。可想見其人。然余更有感者。梓庵伏處三四十。年。抱其志。焚其然。以老。又見其子。陷刑辟。身以客死。而其子痛其親之亡。無以伸其終天之恨。乃表其親之遺詩。欲借以傳其親於不朽也。亦可悲矣。於是為之序。

朱字綠詩序

今之詩人。多取宋人糟粕為新奇。予於蒲坂旅店。壁上見宿松朱字綠過韓侯嶺詩。和予友管雨園作。識力甚偉。至關中。讀其詩。竟日不釋手。臥枕上。夢魂飛動。蓋得昌黎之骨。而烹鍊之工。直追顏謝。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輩。予嘗謂司馬遷不為韓信存疑。直序其與陳豨語。於踵室之上。荆卿刺秦王不中。曰。吾欲生劫之。以報太子。此英雄欺人語。乃序諸太子丹定謀之初。皆遷作史無識處。予嘗作荆卿嘆。發其隱。而生平最愛李西涯擬古樂府。微言婉義。足存千古是非之公。蓋詩之道。與經史相表裏。夫豈獵夫不工者。以為工。沾沾字句之末者。所可語。字綠曰。戴田有勸予肆力古文。不必復為詩。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最所推服。斯言也。其以字綠詩。既足以傳。欲其專力古文。而并望其文之傳於後歟。抑有慨於今之為詩者。而恐字綠蹈之也。乃予觀字綠之詩。即不必為古文。亦足以傳矣。況其古文取法眉山。嶠嶮有氣勢。更進而求之。而其傳。何疑也。然昌黎之詩。向幾以文掩。吾恐字綠之文工。而詩之傳。又其餘矣。夫字綠之詩。今之人無或先之者。應與其文並傳。乃昌黎詩不及李杜。而文起八代之衰。則其文終有過於其詩也。其詩曰。餘事作詩人。此田有為字綠期者乎。

張采舒詩序

吳門張采舒。義俠奇男子。以事僑家關中。予聞其名十餘年。甲戌秋。入關。采舒客耀州。聞之。亟歸。館其寓樓。各傾吐平生所懷。凡十晝夜。哭歌相雜也。予初意采舒必偉豐幹。瞻視非常。持論雄快不羈。及見。俊俊不勝衣。視常下。言語溫溫。不踰聖賢之矩。而其詩和平婉鬱。有蘇李陶靖節之遺。於戲。天下魁奇非常傑士。激烈消磨於患難。窮餓老死者。何可勝數。采舒年未四十。其性情學術如此。是豈終其身困窮。一無所表見於當世者。張觀察子某。以予歸。約同人偕予為華岳之游。既戒途。不果。采舒跨馬從予。東曰。吾送子一游青柯坪可乎。於是途中攜其詩讀之。往往如簡兮。若之華。諸什。益知其生平。概見於詩。予把酒朗吟。夜深不能釋。及至岳麓。仰視奇峯倚天。森森崢嶸。從張超谷入。雄秀詭麗。不可名狀。數里至希夷峽。日西墜。又聞青柯坪無居人。乃返。而采舒為予言峯頂險絕處。道士嘗置大鼓。高丈餘。登者至。則搥鼓助神威。怖客。索錢。富平異士宋釋之見之。立搥碎其鼓。并道傍石佛像。悉舉而投諸壑。又有孫少先者。挾異術。脩道於此。乃采舒與予同宿雲臺觀。謂予曰。子行矣。吾明日將窮三峯之勝。凌晨。予別去。回顧翠峰。鬱蒼蒼。勃萃。白雲滄然。峽中起。行至瀧關。念采舒必將窮幽險。行吟而上。或遇異人如宋釋之輩。與抱英雄之略。遁迹神仙。長往不返。如希夷先生者。未可知。他日讀采舒詩。其所以廣予聞見。而開豁動盪其胸臆者。當有異乎。

北省稿序

予齋壁懸莊烈賜楊武陵督師詩。墨刻。而先人畫像掛於傍。劉樞部雨峯之子。席待訪予。瞻拜。嗟嘆良久。為五言長歌贈予。意深長。而沈鬱朴茂。氣骨在少陵。昌黎之間。嗟乎。有以也夫。予幼隨先人寓寶應。予兄汲公。偕予與雨峯為兄弟交。予師梁鶴林先生。亦寓寶應。父師皆以患難。九死餘生。萍聚他鄉。晨夕歌哭。淋漓酣痛。予兄弟日侍左右。其習於感慨無聊。不亦宜也。乃雨峯初未嘗有是。而其詩往往恍壯激越。焉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意。且夫今之挾策入長安者。莫不為詩。其才思清麗暢肆者。亦時有。而席待超卓不羣。有如此。噫。沈水出河北。既入於河。宜隨河流東下。乃絕河而南。溢為滎。而東。自注於海。非源有不同乎。庚午。雨峯五十。予為文贈之。憶予與雨峯訂交。甫成童。而予父子兄弟與劉氏及喬石林侍讀。俱三代交。甲戌。石林來京師。以所脩邑志示予。備載當日同游諸賢。屈指什亡八九。相與歎歎。慰藉未幾。石林復歿。今席待年且三十。籍籍才名。動京華。雨峯為予置酒話舊。酒酣。悲歌嘯呼不能已。而席待謂予父兄形容頗記憶。予感悼泣下。既而以所著北省稿使予序。嗚呼。予與劉氏父子之交。何如。俛仰今昔。固不能已於言。又況其詩。矯焉卓傑。性情遠出流輩之上也乎。

京華集序

京華之人。情風氣。每閱二三年。一變。變即有古今之殊。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潛江朱子。梅人京華集。乃五人長安所作。梅人詩最富。清華朴茂。格調適上。神合乎古。而不襲其貌。蓋自幼從其先人石戶先生學。辛酉。買入成均。從大司成家漁洋公游。而其為人。安厚和讓。無畦町。自

卿大夫以及布衣之士之能文者莫不與之交乃予自乙丑還都門迄今十五六年道誼之友凋謝殆盡鄙吝齷齪之徒以安於世俗為得計者往往而是及見悔人相與握手抗慨太息而悔人與人交如故益廣譙游倡和無虛日詩益工而率多和雅之音無感激不平之調噫人之性情學術相去烏可以數計哉是時家漁洋及吳應二公並列六卿以德望文章維持世運遇悔人益厚獎勵士類日益力二公主持於上悔人與二三同志倡率於其下相與力挽澆漓而復之於古然則讀京華集知其入初不知其世者論其世不更可以知其入乎悔人需次為縣令雅量宏度其惠化所及將必有以移風易俗然而士君子之遭逢與閭閻疾苦有志者千古同悲讀陶淵明歸鳥元次山春陵行諸作又何能不慨然掩卷而三歎也

辛野集序

洽陽康孟諫孝廉詩用意深厚得風騷之遺結體雅健高華灑灑然御空靈之氣爭雄千古方諸近代其西涯北地之流歟韓淮陰能驅市人而戰假借兵諸侯囊沙背水以破敵顧以借兵不武而譏其不足以為將是駭孺子耳錢蒙叟之嘗嗜嗣何以異此且夫蒙叟欲驅天下以從己而自為名不得不自立一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欲新天下之耳目不得不力排前人謂其說之不足以相從然後可使天下舍彼而從我於戲俯辭立其誠固非可妄為大言以欺人者嚴滄浪高廷禮之於詩雖未能探其本窮其變然其於唐也會心遠矣用力勤矣所見既真而論亦確矣其於後學不為無功矣蒙叟安能駕而出其上既不能出其上乃欲別開一徑以為天下宗勢不得不遁而歸於宋然則率天下以趨於宋不但盡失三百之旨并唐人之格調亦淪胥以亡而不可得誰之罪耶癸未予入關中故人張采舒為予言孟諫越歲春訂交夏陽得盡讀其所著辛野集孟諫為人朴雅工文辭仰然有以自下家貧砥礪廉隅不苟為去就其學篤實無欺其詩於忠臣孝子高節烈行往往低回嗚咽三致意焉噫忠孝詩之本也名節詩之幹也勸賢勵不肖詩之華也正其性情以正家國天下詩之實也蒙叟何如哉學者讀孟諫詩亦可以興可以觀矣

屈翁山詩集序

南海屈翁山先生以詩名天下久矣其生平奇節偉行予亦孰聞之獨恨未讀其詩集之全乙酉來南越適錢塘沈子方舟選嶺南三大家詩翁山也陳高士元孝梁太史藥亭也予嘗以謂詩人徧天下而詩亡詩非亡亡於詩之本與所以詩之故執令人而使之歌授之管弦而使之和未始不成調若詢以五聲何所出六律何以正五聲則茫然不知其所以且天下何事不有其本與所以然之故失其本而逐其末不得其故而但得其形容其不失之聞鍾捫籥者幾何矣方舟以翁山詩使予序翁山之詩原本忠孝根據漢魏樂府包羅六朝三唐之勝而自寫其性情際遇大醇無小疵直駕宋明諸作者上自吾師梁鶴林先生外僅見此君此集出紛紛作者庶幾反乎然而未敢必也知其故者蓋寡矣於戲難言哉予少見翁山於廣陵未深交後見藥亭於高沙讀其樂府寓言人不解所謂予獨能解之而十四五歲於魏和公先生篋中見元孝日本刀及崇禎皇帝御琴歌讀之起舞因錄存之至今稿猶在予序翁山詩而兩先生從可知乃予又見曲江廖柴舟詩新警雄逸亦非今人所能及方舟識者也尙其采而傳之

李蒼存詩集序

李子蒼存厚與予交十餘年己卯始贈以詩前此交未深也於戲交易言哉道義深矣盟言夙矣朝榮而夕變矣黃穉為兄弟矢之以明神貧賤相依數十年一旦稍稍得志相棄如遺迹豈有心若是哉世風不古肺流駭遂卑汙與道義日遠則與道義之交日疎耳蒼存負逸才自弱冠以詩名天下溫雅和厚如其性情而不為矯飾且夫遂成濼濼之音其性情何如乎亦道其真耳今之詩人其性情之真不可道也穿窬而為於陵仲子之言以欺人尤不可以言詩也於戲長安一二故人與予都絕唯日雜酒徒落落酣歌市上而蒼存則時典衣市酒邀予痛飲縱談今古醉則笑罵近代詩人為今所宗為百世之師者相為語譴而蒼存乃出其所刻後園編年詩十六卷使予序夫蒼存古道如故也與予交久而益篤而讀其詩見其人也顯蒼存詩行乎世予之序欲其傳諸後亦唯序其詩之所以傳以毋負蒼存使予序其詩之意而又烏可以其性情之真為今之詩人道也乎

陳健夫詩序

三百篇後詩莫盛於漢漢作者無多人人不過數篇數十篇而止噫此所以為盛也物有以少為貴者珪璋特琥璜爵六朝多於漢唐多於六朝宋又多於唐李杜千篇而宋人動以萬計且夫金玉少而鉛錫多以鉛錫之多為盛於金玉有不笑其愚者乎陳子健夫詩名都下數十年南逾嶺表東吳越其詩傳播無限獨怪其西峯草堂詩蒼深瘦勁嶄嶄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又怪天下魁閥通偉之士莫不嘖嘖稱健夫而今所謂名士者往往誣其短而詬病之則健夫固不可與今之詩人同日語嗟乎小人害君子庸夫妒豪傑其來久矣顧小人雖與君子為仇猶或收招豪傑為名高以盛其黨庸夫無小人之才而有其肺肝徒心害豪傑之能造作語言以壞其名而使之不得志於天下故屈平逐於楚鄒陽幾斃於勝詭詩曰爾勇伊何為爾將多爾居徒幾何昔人所以致歎於巧言巷伯之篇而流連反覆不能已也健夫廣交游贈送酬唱時出性情相與乃數十年來其得失之數應亦有憮然不自釋者且詩人之盛至今日已極苟有好事者數十輩分立五達之衢呼詩人而識之每處以車計者應不下千餘乘然則此中可以求詩人而寄之肝膽也乎吾願健夫益敏其才不與時人競息交絕游擇人而後友將見溫柔敦厚而詩益深廉直勁正莊誠而詩益潔健夫之詩之傳也必矣

夢月巖詩集序

詩未亡也余讀呂元素先生詩幸焉或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乎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也鄭衛盛而韶亡秀盛而苗亡穿窬之道盛而君子亡蛙鳴蚓鳴螻蛄鳴而鸞鳳亡先生故大司馬忠節公之後惟孝惟忠惟直惟清惟義夢月巖集所為作乎傳曰言者心之聲觀其辭知其入澆難信其忠也浮難信其質也媚無所不可為也諛羞惡之心不可問也先生意存忠厚故其辭排側而纏綿志潔行芳故有嚼然泥而不滓之概不苟同於流俗故其調高而玉為和金為節余嘗謂人曰優孟之真不如叔敖之似易辨也叔敖之真更勝於優孟之真尤易辨也然則夜光耀而蚌丸不足以溷珠君子道長而穿窬不足以賊世雅

音作鸞鳳鳴而淫蛙鼻蚓尚足以亂天下之聽也乎哉予故爲之序。

姚息園詩集序

予初聞姚少保雄才名聲所慕之少未獲游公門丁亥公之子息園以上郡司馬卓異來京師晤予友張子少文寓息園爲人魁秀靜雅負逸才其詩落落焉風流自賞予悅之遂訂交予嘗以謂詩之道不以我爲詩則詩之道得而淺深高下無弗宜以詩爲詩則得乎此失乎彼知其一不知其有他而味乎所以詩之故予每與少文論詩歎今之可以言詩者寡也及與息園交往往縱飲聯吟走風雨酣呼爲樂一日談及關中形勢予慨然曰曩見商君說秦孝公以爲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併秦即秦併魏憤然莫辨所以後親歷其地乃知險阨盡在河東秦無河東則函關之險爲虛設故秦取安邑而六國平魏武渡蒲阪而馬超韓遂破非形勢使之然乎時將雨雷殷殷四起予半醉益豪息園滿引觸予笑曰此豈書生所能言邪因出其塞上詩示予悲涼怆壯颯然如曙驚沙朔雪而橫槊賦詩之概固非徒才士所能爲然則息園爲人蓋可知矣嗟乎予聞少保公奇謀偉績如韓淮陰驅市人以之戰如陳平縱反間離敵之腹心如李德裕籌邊指掌之間如李愬用敵攻敵而摧強如折朽投之所往莫不談笑成功百發而無一失而公初不以文章名天下賢者其可測乎哉少文曰息園彷彿少保遺風屈於時不得展他日勛名其可量乎人但知其才華瞻逸耳予曰噫有是哉是可以言詩也矣乃論訂其集爲之序而歸之

汪淡洋詩序

易簡道也雖然大樂必易樂易言哉鳥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知樂者惟君子易簡之說下里巴吟之謂乎予常怪宋人知尊少陵而多襲元白嚴儀卿謂蘇黃盡失唐人之體自爲江西宗派亦元白之流弊耳然則爲詩者務使老婢能解風雅之亡者幾何矣吾友汪子淡洋之詩體堅而味腴沈鬱樸老一宗少陵近日詩人中蓋寡夫近所宗者宋也學宋易耳結構錘鍊舉無所事而出語即爲詩詩如是豈不甚易顧詩者意爲主意之所在委折以出之惡其直也和平以發之懼其露以厲也參伍以錯之欲其變動而不拘也曲伸俯仰離合以盡之恐其流而不能收滯而不能達也而又充其氣以運之滅其迹以隱之希微幻化沈深光怪於道人心之所難言寫天地萬物之情狀要皆出之自然而非宋詩之所爲易者嗚呼不有汪子大雅不幾乎熄哉戊寅予客南州日與汪子高歌縱飲爲歡暇則談詩予既深服汪子之詩而汪子亦不以予言爲謬歲暮方舟過吳門往往推篷對酒霜天月明灘流夜寒聯吟夜分不輟予向在京師曾聞顧子小謝言詩深得古作者之意及至吳寓其家索其消暑錄讀之其於古人命意立法脩詞莫不心會其微而闡其奧皆近代詩家不解之解而未嘗稍涉其藩垣者淡洋比鄰時往來談話予謂淡洋曰今日詩人小謝外君所許者有幾淡洋笑不容然則詩豈易言而詩人自有其所以見甯可爲流輩道乎淡洋使予序其詩因爲述其見如此而相戒不以示人嗟乎當今日而欲起衰振靡舍二子曷從焉吾又不敢不以之示人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五

序

程仙隱詩序

程子仙隱工詩能文章予游懷安識之其人秀卓傲爽善談論交其歡相倡和月餘請予序其詩予曰我昔與子度西津之橋登白雲之樓坐茂樹聽鳥音上下而俯游溪詩之道不在是乎且夫常無有者化也惟人取而不竭者幾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莫開者慧也呂東萊所謂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者子非有意於是哉吾觀子之詩調適上遂自然合萬物於性情而未有極其應乎感而未嘗忘其意之所自出者特有待於化者存也嗟乎惠施逐物不反日勞勞於雞三足火不熱山出口龜長於蛇之辯不能浩浩乎與造物者游而貽蠶蠶之謂於天下其與陋儒區區門戶聲律掇拾繪珠爲詩者果孰異而孰同歟懷安小邑環山宣屬邑山溪清邃幽荷可悅西津橋近郭勝境有山門洞者最奇欲往游不果予詩未工不足以紀之而言若此又仙隱之所笑也

北行詩序

嚴儀卿謂詩在妙悟而以人神爲極致神妙可傳乎或曰自然耳詭謠石竹金絲之響何一不出之自然願謂入耳成聲不必合乎節者之莫非神妙也豈其然歟程子臚村爲人雅粹淵曠北行得詩若干首予

受而讀之謂洪子去蘇曰子深於易者也妙萬物而為言者易也獨易也歟哉洪子曰然予曰嗟乎臚村其知之矣其音節清舉妙合乎自然詞婉而意腴讀之者油油爾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情見於言外臚村蓋深得其旨者乃予與臚村飲酒京師酒酣相歡角子得鳥累勝臚村持鉅觥脫帽連引十餘不稍屈及予來廣陵偶以病酒不能飲臚村憮然大叫嗟予予不動則驕然自飲數十觥投袂起曰君不敢望我壁壘矣噫對其人如飲醇醪而意興之豪又如此其詩殆亦有不測之神乎

燕齋近草序

韓觀察霍岳赴官江西予遇之廣陵出所為燕齋近草示予蓋出都至歷下紀游詠懷之作共絕句六十首風韻適上得龍標遺意予與霍岳為布衣交握手燕市者十載霍岳雖官郎署而與予二三酒徒日沈飲放歌呼嘯睥睨一世發為詩雄肆蕭淡落落焉絕塵氛而上於戲霍岳之志何如哉予嘗以謂情見乎詞而根於志白香山身居顯榮而詩清老淡樸入妙蓋志不同於流俗即與世浮沈不難自見其真而不染霍岳奕奕京華冠蓋今且為憲千里而詩益清新蓋其為人儻豪逸重然諾意念之深有非世人所知者予把卷朗吟不釋手飲酒申旦而其詩有期友人卜築白下之篇詩曰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吾移家江左之志久矣霍岳其我友也舍霍岳誰與謀之

聽雨軒詩序

予幼讀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及夢天上謠諸詩軒然起舞故酷愛長吉詩或曰誤矣詭誕非正也感焉棄弗讀久之讀漢魏樂府乃知長吉章法一本樂府人不知其章法之奇惟字句是怪陋矣新安程借柳謂予曰吾友吳鏡秋今之長吉也及晤洪都則以所和長吉十二月樂府示予宛然長吉乃讀其聽雨軒詩則又大半出入青蓮而近體多錢劉風度噫鏡秋其善學古人哉予嘗謂學古人者不可無我有我則可以彼可以此而我自為我無我則真宰既亡偽古人耳古人無煩我之偽為而又冒之以我不亦惑歟予生平略能知古文之意惜窮於遇不獲彈力造其室以自成一言今讀鏡秋詩不能不流連而三歎也

游仙詩小序

蘊真而化詩之善也比焉與焉孰知之哉而知者自知之何敬祖云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非游仙詩所由作乎世以溫李並稱也義山詩也飛卿詩詞不可以言詩也今之傲西崑而徒以綺麗為工非買置遺珠者乎尹生半檐為游仙詩三十首託體於西崑工矣美矣蓋有意焉噫意之不講烏睹所為蘊真而化者哉渣埃風而上征登閣風縹緲圖求矩矱之所同乎留不死之舊鄉乎讀者其知之

燕游詩序

今之詩人率宗蘇陸佳者亦頗清麗快爽但皆如一人所為予讀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篇篇迥絕古文文從字順一而已矣以虞夏商周千數百年之文而若出一手真者甯有是乎廖子若村弱冠抱逸才為詩英姿濯濯其來京也以燕游詩示予予嘗謂明之王李倡七子社天下靡然從風可謂極盛而徐文長獨

矯然絕出倫輩不肯與伍其軼羣之才今讀若村詩其得意處作者豈能相尚而雅度沖穆風神適上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乃廖子所以異也夫以廖子之才華足以動公卿傳當世者夫人而知之乃予獨賞其所以異豈以異者今人同者古人邪異而同同而異古今人必自有分邪廖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然則古人所尚者和歟同歟廖子其知之矣

蔣度臣詞序

文之體日變體既變各有其體所宜與否異耳概而為之不善也雖然異而同真而已余夙不善為詞然略通其意讀金壇蔣子度臣詞清絕一往曲暢其衷所欲吐而連古設色天然絕去雕飾夫詩古文之妙不猶是乎然世所謂古文大家率拉雜苦寫經傳謂之有根據一字未能驅遣不知其文章何在如猛將千數衝車突騎甲士以萬數而大將茫無指揮檣柝疑石山積而一無結構謂之韓白公輪復生甯有是乎且夫真者性情耳度臣友誼最摯凡贈寄酬答之作真氣纏綿溢溢夫詩變為騷古詩變為律為詞為曲體雖殊而其傳於後不殊者豈有他哉世之為古文者讀蔣子之詞亦可泚然汗下也矣

雲澗閣遺詩序

雲澗閣遺詩甯觀齋太史元配武孺人作也孺人質而能文觀齋乙丑成進士孺人以前一歲卒觀齋痛之每為余述其生平輒涕下而出其遺詩使余序余竊見近所謂才女亦往往而有無論粉飾虛華不足信即有真才其以賢行並稱者蓋無幾孺人之詩大抵為單卷耳之意多而清微淡樸有遺世之致蓋其

德有大過乎人者孺人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解帶五閱月疾篤割左臂肉療之不起而哀毀幾滅性後歲時家宴輒泣然曰吾姑何在吾不克侍吾姑吾何生伏几嗚咽不能起左右皆哭往往罷寢觀齋嘗與叔弟過澗叔偶疾孺人聞之寓齋觀齋曰手足之情疾患時尤切想君以老父之心為心其況瘁可知已觀齋夙以孝友稱因孺人而益著嗚呼詩之本亡矣學士大夫率以詞華相競乃孺人之性情如此又得梁孟遺逢所以片言隻字皆得二南之正歟初孺人無子為觀齋置側室口授毛詩卒業而後進復無子又覓一女他方及至未登岸聞者慶至嘲飲孺人曰此女未知佳否恐為人嗤奈何急肩輿往視親為作髻易其妝脩飾之而後入賓朋嗒然驚歎羣拱立長揖孺人與前大聲為觀齋稱謝邑中傳為佳話云且夫婦人能逮下賢雖鉤而讀書通文墨則文采風流更倍觀齋七上公車不第貧潦倒而聞閣雖睦開窗書滌硯清琴茗酒相唱和侍妾率以孺人教通詩書大義爛吟詠左右談諧故觀齋往者不以得失為欣戚今睹遺編不禁欷歔感悼有安仁翰墨之痛也然余聞孺人以居姑喪得痼疾不能瘳後又以側室舉子鞠育勞瘁無閒寒暑晝夜疾益甚遂不起是其死以孝慈而性恬曠夙愛鹿門高風其村居詩有云坐對平林月常懷采藥行則其於生死之際超然無累又可知矣觀齋復何恨乎孺人名德班字漢儀穎人父甲午孝廉官海州學正

張氏宗譜序

譜牒古也後世亡焉非一族矣雖然後世為尤重古者宗法立分姓別氏昭穆辨而本支百世可考也縱

無謂庸何傷於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至莫辨其祖之所自來。與其族姓之同本乎祖。非世亂流亡死徙莫能保聚之所致乎。予鄉別駕張君脩宗譜。始自高祖。其前闕焉。舊譜失於兵也。而其自序詞旨慨痛惻惻然。旁皇嗚咽。大閱其先之弗克遠述。尤恐其後之愈久而愈失焉。予讀之不禁潸然反袂以悲也。曰嗟乎。詩所稱孝子不償。永錫爾類者。其別駕之謂乎。從來亂離之際。生民百無一二存。幸而獲存。漂轉東西。不知其幾千里。幸而天下復定。而里巷蕩為荆榛。邱隴茫然。不可以復問。數十年間。一再傳之後。能復識其高曾為何人乎。本源失而骨肉遂為途人。此三代之亂所未嘗有也。張氏之譜。先以表表其世也。繼以紀略。述其詳也。表誌次之。墳圖又次之。其所以昭示後人而垂之勿替者。可謂明且要矣。今其子孫或家京師。或家清河。而別駕則居天津。吾知其後即百世子孫千億。甯或失其本支所自來。而尊祖睦族之心。不縣縣如一日哉。甲申之變。源家譜亦燬於兵。先人遁迹江左。有志重脩。未逮源去。先世益遠。益難考。今見張氏譜。始爽然於傳信之道。惟脩其見聞所及。闕其所不及者而已。若以見聞所不及。并廢其所及。則予之子孫。并予所見聞而亦泯焉。譜牒之脩。復何日之有。然則使天下為親親之義者。莫不傳其所及。傳以示子孫。即世變不患其無徵。而仁孝之風。可油然而興者。非別駕所以為則於天下也乎。

馬氏族譜序

古者一姓多至數氏。姓不紊。後世以氏為姓。舉其族千數百人。無復有他氏。而或不辨其姓所由來。吾嘗謂井田廢。無恆產。宗法廢。無人紀。屯政可以存井田。族譜可以存宗法。桐城馬君教思。己未試禮部第一。其始祖諱驥。趙姓。以六安諸生。游學桐城。贅姓於馬。數傳至同卿公。諱孟禎。始通籍。又數傳至文學。方思為之譜。君從弟也。未竟而卒。君與其子繼之。始就吾竊以本不可忘。范文正公及身復姓范。黃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自古名賢往往而有。然非所論於數代之後。蓋自高曾以前。變他姓數百年。子孫乃欲舉而盡復其初。無是理。況馬氏自遷桐以前。無可考。則立譜始自遷桐。以馬為宗。亦別子為祖之義。且夫後世之姓。非若古之歷千百世不可易。趙氏之前。其果出於趙與否。皆不可知。馬氏子孫。但當知其祖之出於趙。不混所自來可矣。帝鴻氏姓公孫。未聞姬酉。祈已。滕藏之後。必復公孫為姓也。嗚呼。宗法廢。族譜又不脩。加之轉徙。南北西東。各為宗祖。即同姓皆路人。五服內不相識。況易姓者乎。此族譜所以為重也。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陳氏肇衍胡公。載之經傳。江州義門。著於唐宋。為望族者千年矣。近以世亂。族姓散亡。譜牒燬於兵。乙巳太守祥符陳君謂其始之一源也。因孝廉啓麟為之建祠脩族譜。鳩疏合述。訓迪遠紹。前人光越二十有八年。余游湖口。布衣陳仲倫以譜請序。余嘗以謂先王立宗法。所以重一本而隆其宗親。故大宗小宗之所衍。雖世遠氏殊。終不可以或紊。自戰國迄今二千餘年。宗法亡。人各姓其氏。本同者殊為異。東西南北轉徙。冒姓者不知凡幾。遺變故譜。牒存者千萬中不一二。大抵十數世上。不能考所自來者多矣。而薦紳先生。往往淵源三代。徧取累朝同姓之賢而著之譜。以示子孫。嗚呼。一本之道。親親也。親親之道。果如是耶。唐去古視今為近。追溯前代校易。義門譜出胡公。非必無據。且夫聚族而居者數世。蕃衍至三千九百

餘人無聞言。百大同年。俱以親愛相感化。自唐僖宗歷南唐烈祖宋太宗。下詔旌之。表義門免徭役。以獎之。歲貸粟二千以優之。夫非唐虞三代雍熙太和未有之盛乎。遭亂不能保者。天也。率德勵行無愧於先者也。克繩祖武。使當年之盛。再見於後者。端有望於將來也。義門子孫。亦考其本支。而求所以無愧焉。斯已矣。高陽太邱。甯逾此乎。

畿輔采風錄序

錢京兆再亭尹順天之一。年聚諸生而課之。再數月。又課之。共得文若干首。名之曰畿輔采風錄。屬余為之序。余嘗謂文章之道。唯虛與實。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虛也。無實。有車之用。時藝不能發聖賢之蘊。焉用文為。然數千里之背。垂天之翼。唯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後徒乎南溟。苟非出之以空靈。運之以變化。得於無何有之鄉。而歸之於無方體。又安能心知其意。發聖賢之蘊。而無遺乎。且天下有虛名之弊。有微倖之弊。以虛名取之。而真才之誦者。十八九矣。猶有一二幸也。以微倖得之。而播其支離謬戾之文於天下。天下高明之士。固不足敵庸陋之衆。彼以為文之體固如是也。相與尤而效之。於是習為荒蕪。理無文義之體。莫不蒸蒸然操左券以得之。而乘時以售其私者。無從別其工與拙。由是奇才夙學。頗仆困躓。悲歌潦倒於窮僻之中。悵悵然若將老死。而不遇者。千萬中曾無一人。幸而售。嗚乎。是可歎也。畿輔之才。類皆磊落英多。但亦不能不為時俗所染。士類無恆產。子弟又以貧廢學者多。京兆於是建書院。聘余為師。令諸生悉詣余受業。余語諸生曰。文之弊有四。曰平。曰支。曰狹。曰闕。不能抉其所以然。第以綴其當然者平也。反乎中庸以為能者支也。知其所以然。而斤斤繩步。猶恐失之者狹也。鑿於狹而意義溢乎題之外者闕也。平則庸支則劣。狹則拘。闕則美而未盡善。采風錄四弊免矣。而雅麗奇正美各殊焉。諸生從此日昌月盛。使風氣之轉。自首善開之。以無負京兆養育人才之至意乎。余日夜望之矣。

歲試錄序

先王造士之法。自戰國後。蕩然無復存者。二千餘年。後代以制科取士。制科則以八股。鳴乎。八股果足以造天下士乎。原立法之始。特欲合天下之心。思耳目併出於孔孟之途。乃文章不同於政事。自古已然。衡文者烏能知其後之忠奸賢不肖。與其才之短長而豫為之別。不過就文為去取。既以文取。則士亦惟八股是習。而不復計於他。豈朝廷設學造士之初心。如是已哉。愚嘗謂古詩變為近體。陵夷至於辭曲。去三百篇何啻秦越。然學者已為之。則旨之合乎風雅者。亦往往而有。善乎王荊公之言曰。先王取才之道。既廢。而盡驅天下之才。以出乎賢良進士。則賢良進士固亦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夫士縱負奇抱絕德。舍八股何由置其身於朝廷。而自建樹於天下。然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性情心術。視其文。未嘗不可以知其略。則以性情心術衡其文。則品之邪正優劣。或亦可以知其概。而不至於大謬。余觀高太史素侯歲試錄。不禁喟然曰。使士子朝夕此編。盡去其浮華荒蕪之陋。而一出於性靈。而衡文者得因文以知其品。而不失唐虞敷奏之義。則人才其庶幾乎。然而高者不必盡如是編。衡文者亦不必盡如太史。難言哉。

難言哉。感慨係之矣。

王弱林時藝序

先輩時藝所以高出啓頑大家上者。以其渾合。精義湛然。一字不出題中。而變化不可測。若金陳諸家。往往以己意。爲文外溢。溢乎題外。未能盡合。而字句稍險。爲古。亦先輩所不爲。顧刻劃題義。嶄嶄自出。性情縱橫奇變。各開門戶。則極斯文之盛已。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近惟子友桐城方靈皋兄弟。戴褐夫所作。超然邁流俗。其餘未敢輕許。金壇王子弱林。予宗也。與褐夫爲同年友。初以古文見訪。既而賞以近藝。孤標峻削。如登危巒。絕壑盤紆。鳥道而步。武夷然。時發偉議。則長空舒嘯。山鳴谷應。草樹紛披。異哉。非大家復出今日者哉。桃源人不知有魏晉。不必不知三代。螻蛄不知春秋。則必不知八千歲之春。八千歲之秋。今之趨時者。不必論弱林可也。論弱林者。以大家。不必以先輩可也。每笑今之爲詩古文者。輒曰。學某某家。聲音笑貌。子弟必學其父兄。優孟之爲孫叔敖。僞耳。況不肖乎。然則論弱林者。以神骨耶。以字句耶。褐夫聞予言。必有相視而笑者矣。

贈張孝子序

乙亥春。余在天津。友人凌聖功介張孝子訪余。年七十。氣磊磊發。瞻視非常。予異之。問其生平。山陰人也。名麒。字瑞徵。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手刃其妻。負母逃。妻死復甦。已而避難天津。養其親以天年終。人稱張孝子云。余聞賊陷都城。烈皇帝立視皇后。賴御就死。手刃公主。而後自縊。萬歲山。自古人君死社稷。未有若斯之烈者。一時節烈之盛。夫妻母子同死。報國者比比。錦衣衛千戶高文彩。至自殺其全家十七人。以自剄於戲。風行草偃。聖德之化何如哉。城陷時。孝子父楚游未歸。急遣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劍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蓋全其母。不能全其妻。不能全其妻。乃殺之而不顧。非至性純孝。殺烈感發。而然哉。余嘗謂人知不忍爲愛。不知忍足以成其愛。婦人遭變。死耳。不則辱。姑息以全其生。棄之矣。死之者。生之也。況迫於母與妻。不得兩全之勢乎。丁丑。余僑家天津河北靜綠洲。孝子徒步數里。造余。酒酣。款款抵掌。述其自幼膽氣過人。常佩劍。有殺賊立功之志。及殺妻而出。即遇賊。縛之。榜烙無完膚。罵不屈。給賊登樓。自後窗躡身下。悶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踴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聞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吾獲倖於天。若此者數矣。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予怨。又爲余置側室。乃前十年死。妾亦賢。今又死。老人精力未衰。少年壯志如故。願遲暮嫁子。能爲文贈我。使我得不沒其生平。亦無恨矣。余壯而悲焉。許之。孝子去。乃燒燈呼酒而述其言。以爲之序。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白田喬石林侍讀。以言事罷官。予送之出都門。阻凍故城之鄭圃。借廡岸居。越歲四月。乃歸。予將別去。石林慨然曰。予歸矣。子何以贈我。予乃言曰。嗟乎。知人之難。信哉。予與君交二十餘年。安知一旦矯矯立名。節如此。昔鄒浩諫哲宗廢孟后。得罪去。田黃送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君自醫

官。無豪髮得失。可憐色。怡然廓然。浩浩如有得。其志識過人。固不可以數計。乃予則以爲天下事。惟其自任而已。不自任。即門內事。可彼此相諉。吾苟自任。豈特居得言得爲之地。即渺焉一介寒儒。生民之大利。大害地不平。天不成。退陬海隅。能離獨矜。莫不怒然。痾瘵乃心。啓處食飲。而經營常在方寸。且夫有伯夷之清。而後可兼伊尹之任。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顧清者潔其身。任則天下後世。責於我者何限。君先人侍御公。以中翰彈射權貴。直聲著於當世。流風被其子孫。原不與世俗同。而有明尚氣節。廷杖譴成者。甫離闕而白簡接迹。紛然如夜蟲之赴火。苟謂我有此一事。已遠出乎儔類。已足垂不朽。優游嘯傲。已曠然足自潔其生平。而無憾。則田黃之言。不能不爲君進矣。石林巖然。肅容色。謝曰。旨哉。君言。吾乃今而知君之爲益友也。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江西爲吳楚之資。非英雄所重。丁巳八月。遇南昌胡心仲於江都。余久知心仲非常士。既見。謂余曰。子胡不游。游當自吾江西始。余嘗謂金陵武昌。俱前臨大江。控南服。有雄視四方之勢。而江西縮處其間。獨九江一郡。瀕江據湖。湖之口。爲江西北門。若東失於吳。西失於楚。則南昌數郡。如處囊中。而浙閩可以沖其膺。湘湖嶺表。可以瞰其背。故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宸濠見寓於新建。且余生於燕。長於淮南。最愛三齊風土。行將入青兗。登岱宗。北走燕趙之郊。歷雲中雁門。逾河涉渭。南出武關。過荆襄。沿江而下。以游吳楚。匡廬彭蠡之游。其期諸異日乎。君行且歸矣。他日相遇。燕齊秦晉。山川險要。古今成敗之由。攻守之所宜。民情風土之厚薄。凡其得諸身經目擊者。當爲君一一言之。

送顧生序

士有非常之志。而無所遇。不能躬耕服賈。則必精一藝。爲資身之策。然後可尚志以養其才。嚴君平賣卜爲業。王承福以巧養其身。而韓淮陰無二子之技。故當其窮也。不免乞食。而辱跨下。顧生以丹青名。四方造門請者。踵相接。或買舟邀之。終歲無暇日。故其家雖貧。生竟無求而自給。余幼自廢。志高而才下。望厚而學薄。凡醫相數術。輒棄。彈琴擊劍。皆不能有一節之長。足銜鸞於人。以養親而畜妻子。譬如釣鼈滄海。終年不得遇。坐視鯉鯉。數千百輩。經於前。不能垂竿下指。以致守饑坐困。其視顧子。能不慙然自愧。雖然。鯉鯉能搏九萬里而上。而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拾榆枋。燕弧蓬筚。足以貫蝨。而不能洞三屬之甲。故能大而不能小。其敵也因能小而不能大。其敵也隘。唯大小一因乎時。而變化屈伸。無往不可。故當其窮。則有以自立而不困。及其達。則可以乘時建立。以顯當時。傳後世。余既媿顧生無資身之策。當思所以自立。而顧生挾其藝以游天下。既可以尚其志。吾又願其養才。以致大。毋徒爲一藝以自拘也。

送喬東湖序

喬子東湖。以詩名江南北。一旦棄諸生。放浪山水。久之。北游燕。或曰。今天下方向文。王公貴人耳。喬子名者衆。斯游也。將有非常之遇。或曰。喬子多感慨。行將與燕趙開豪傑交游。以發其磊落不平之氣。而喬子長揖別余立。向余索願景范方域紀要。嗟乎。方域紀要。非詩人所急。游長安。更無所用。果如人言。喬子

不過以詩游而喬子願認然不急之務是急則又何也往余見景范淵淡琴言笑心異之及讀其書乃知天生奇才用不用未可知而著書立說自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喬子之詩清微孤淡每多言外之旨吾意其入都門徘徊市上必將有鬱結軒軫吟嘯呼而不能以自已者然則謂喬子即以詩游無不可也而盧龍上谷千餘里山川風土余又可以喬子之詩觀之矣

送衛副憲撫黔中序

竊氏衛副憲出撫黔中黔中介瀛獨之閒南達粵西東接楚溪洞錯雜山嶠阻深土司居八九控御為難副憲廉靜負經濟才所至不尚威刑而民自化源嘗以謂後世治平之日民物康阜不必遠遜三代然至盛者不過數十年稍變民即滑然失所不得如三代治日之多者何哉以養民之法壞民無恆產而未嘗有久遠之計也乃井田廢已久舉天下賦畝盡為私田無由奪其有而為之產而封建不得不為郡縣又治之所不必復然則民之恆產終不可為之制抑別有因時之道潛移默運可經世而行久乎黔中古羅施異國地先王聲教所不及乃今蠻夷各君其土奉正朔供賦役大臣持節以臨之儼然五等錯建一州而統於方伯之制嘗考明有屯田三十九萬二千餘畝近逆亂既平土司多為郡縣若因變立法因勢定制籍曠土招流亡存遺法於荒微以為制民恆產之權輿亦孟子講王道於區區五十里之滕之意也公其無忘乎

送馮敬南序

馮子敬南為蒼梧司馬既行屬錢子亮功索予文為贈予與亮公論敬南為人因及孫公白谷慨然抵掌獨見跋不休敬南與公同里世為姻戚予亡友高孔霖嘗為予言敬南年少登第文章名天下而負奇氣卓犖喜談兵有孫雁門遺風及與交果然予嘗歎明季諸臣日紛紛竭其智計才氣於爭黨而戰守方略國家安危大計無暇究前者倡於上後者熟習見聞說起和於下於是君子小人同歸誤國才不才俱不能有為於天下而宗祏隨之假令孫雁門之才得盡展其用使士有所楷式摩厲爭自效於朝廷天下事豈竟淪胥莫救而一無可為者嗟乎湘灘洞庭之游蘭皋杜洲風嫋嫋衡岳七十二峯帆影蕩搖二妃三閭大夫賈長沙遺迹足以供敬南憑弔而感發其文章歌詠者何限夫朋黨之禍既熄而萬里昇平無事敬南縱負奇無所用欲不發之文章不可得即佐郡嶺表風朴事簡固必當以史治顯然粵西向為戰場十數年來剝蝕消磨而韓襄毅王文成餘烈猶有存者且夫據鞍矍鑠馬伏波老矣王伯安夢中銅柱題詩方其少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予所以贈馮子者夫

送房湘崖序

吾於捕虎得為政之術焉仁主於生殺殺人之物以全其生非仁乎縱之非仁也殺之不得其術不足以成仁也吾友房子湘崖以進士筮仕得萬縣令使其僕於山右曉行圍人先遇虎道傍石上坐驚駭懸厓下僕急下馬右拔刀左控馬僕自行適蔽翼虎攫馬去已免也馬過虎前頭伏不能進僕舍馬兩手握刀擬虎躍而侯虎騰起刃迎刺其腹虎大吼騰躍後來騎驢者首半去數里流腸債地上死而僕竟無恙且

夫豪強奸猾民之蠹也鋤之之道三一曰借其力遠斃其身一曰得其要領以執其命剛果迅發卒然臨之俾莫遁一曰示之弱使自蹈於殺機而我若無所與子產之逐豐卷誅公孫黑非此術乎仲尼稱之曰惠司馬遷列之循吏有以也吾與湘崖交二十餘年其文章雲翔鶴舉超逸絕塵表與人交油油然和粹無所開其為政廉而能惠不待問也乃吾因其僕而為捕虎之說進亦章弦之佩之義云爾然僂負羈之妻觀重耳之從者而不知公子必反其國則觀於湘崖之僕而湘崖又可知矣嗟夫捕虎之術非一端也超乘其首踞其項而殺之若蠶蠶者有持兵與鬪因勢乘便植其喉柄人地且尺許者有伏穴傍薰之出勒其尾以踊之而仰刃於其腹者要非知其性情與其材之短長安能制之掌握有如此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若夫機毒矢伺其所出入我閉戶從容高枕聽其自發而自斃焉又善之善者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六

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人才消長係乎一人之進退今天下人才之賢不肖何如乎余與慈溪姜宸英江浦劉巖諸子咸受知於德清徐侍讀未幾侍讀歸余以先君子崇禎遺錄寶之侍讀侍讀慨然曰吾志在明史久矣今歸且老尚其為外史藏之山中俟後世乎余竊觀明季之禍在門戶門戶成於刻忌之小人顧小人禍猶淺小人而託於君子其禍深入人心於國家至大而不可解且夫數十年來負天地山海英奇之氣之士不以功名顯愁悲坐嘯老死窮巖絕壑無聞者何可勝數夫賈誼董仲舒王佐之才率由中公轅固伏生諸老師宿儒倡率興起而房杜李衛公俱親受業文中在秦之初九日拔茅茹以其榮征吉而小人則耽耽側目批根不絕其類不止蓋小人欲逞其私快其恩仇報復而君子得志則有所牽制顧忌且將遠出乎其上故必多方抑沮務使之趨趨不得用又不肯顯然自居小人之列往往乘間抵隙竊取形迹之近似乎正足以煽惑天下者大聲疾呼以持之陽以登恐者之聽收召不肖之羽翼陰以濟其排陷狡求富貴利達不可以對妻子奴婢之奸圖迨其志既行成天下不可救之禍而彼則身身名自以其穢德暴著於天下於戲假令明季有老成碩望為國家愛惜人才如侍讀者盡取天下奇才良士加諸上位太平島難

致哉。鷓鴣之鳴也。以腐鼠。指榆枋者。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烏知夫天之高。星辰之遠。絕風塵九萬里而上。尚有其人在乎。德清百里內。山溪環碧。舟行十里百折。水清明若空。四面樓阜錯峙。起竹樹蔥蘢。蒙翳冥冥。窈窕侍讀。絕塵抱膝。吟臥其中。以薰狐。司馬子長。論定一代。是非而垂諸不朽。噫。舍侍讀吾孰從之游者。

送家令貽宰茂名序

家令貽以進士授廣之茂名令。地盡南海。去京師八九千里。或曰荒遠多流遁。難為也。令貽曰。無難也。仲尼以相業期大夫之老。告邑宰不異乎諸侯。而孟子視滕不遠魯宋遠矣。顧其所以教之為國者。莫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余向與令貽論文。相期為經世之學。不屑屑詞章。而令貽深沈氣度。簡曠開樸。絕無時俗矜張自喜態。於戲。時之難。聖賢亦不能強之使易。獨處極難之時。而務盡其道。所應盡。不稍存疑沮苟且之心。此聖人所以傾否而天地之心之所以見也。虞翻為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子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既而威名果大震。功烈赫赫光史冊。語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令貽之才於是邑也。何有。嘗考陳高州太守馮寶妻沈氏累立奇功。至隋封譙國夫人。而宋端宗所駐潮州。即在其南大海中。偏拜沈夫人之廟。而開行至海上。南望潮州。愴恍杳冥。其傍復有古祠。然無窮之悲。與天風海濤日月混合。水天出沒。廢市魚龍。萬狀幻化。足以摩盪其胸臆。吐納浸灌而發為光怪。與造物爭奇詭者。余又將於其文章見之矣。

送咸侍御序

咸君嘯亭為御史三年。多建白有聲。一旦請假去。或問君來何期。君笑答。初君與余有卜築金陵之約。余友甯觀齋。劉繼莊。蔡瞻岷。諸子凡十餘人。俱相期借隱金陵。循道人者。君里人。負異才。學神仙術。隱燕市。嘗謂余曰。咸君有心人。知子子深交之時。余交君未深。及讀君文。始知其抱負卓犖。而仕論有云。聖人仕見功。不仕亦見功。用舍有時異。利器操乎已。嗚呼。君生平概可知矣。今天下省會。莫大於金陵。風土兼南北。江山雄秀壯闊。可潛可見。而四方人文聲氣通焉。聚焉。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印須我友。我友何須也。須我友而涉。又何也。君終有意乎。

送孔東塘戶部歸石門山序

曲阜孔東塘先生。以戶部主事督員外郎。能而歸。王公貴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先生曰。毋惜也。吾母老矣。不能養。今歸養母。且得蒼吾孤雲草堂。著書終餘年。幸耳。何惜為。予知先生久。是時初往謁。則讀其所為桃花扇傳奇。蓋譜宏光南渡軼事。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故。情詞淋漓。悲容予。又質以先君子所為崇禎遺錄。相與慨太息。而先生又謂魯城西南數十里。有山。俗呼為石門寺。無名。邑乘亦不載。予往游。得異境。巖壑奇。運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澗。涼涼瑟瑟。昔杜甫訪張氏隱居。暨與劉九法曹鄭瑒邱宴集。即其處。蓋所謂石門者也。其十三峯。屈如龍蟠。別一峯抱其中。曰涵峯。蒼翠孤懸。而削。予結草堂其上。願曰孤雲。家居終歲。栖息其上。足樂也。嗟乎。今之留心人才。以朋友為性命者。幾人哉。先生以文章博雅。重於朝。羽儀當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無貴賤。挾片長。莫不折節交之。凡負奇無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

先生為歸。先生錫婦錢。典衣。時時煮脫粟。沽酒。與唱和談諧。醋嗜慰藉。今歸矣。悵望黃金臺。裏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俛仰天地。瞻懷今昔。能不悽然泣下也。

送廷尉常公歸里序

源自幼聞先君子談前代朝儀典故。矚目擊中外軼事。娓娓忘倦。或侍飲至夜深。相對款款不寐。及來京師。耆舊盡矣。往往從布衣野老。訪問當年之事。而草野流傳。多與先君子之言不類。於戲。史氏所載。率以門戶愛憎失其真。數十年間。既多不可辨。而典章故事。付之荒略。無可考者亦多矣。廷尉常公百子。熟習先朝故事。源與公子九疇為兄弟交。事公如父執。每過公。談話竟日夕。竊歎咎繇庭堅。不祀何與於魯。華清宮霓裳曲樂。其所以亡者。君子願為唐虞夏商千數百年聖賢遺裔。生其感慨。而天寶遺事。至今聞者傷焉。且夫柘橋書冊。悽愴秋霜。春露。況事在朝廷。乃所以考三王百世以俟後聖。則公之言與先君子合者。歎然相證。其所未嘗聞。深幸得據其淺陋。又恨先君子不得與公上下其議論。而何能不扼腕以悲乎。公之先人司徒公崇禎時。居兵垣數載。籌兵禦寇之疏。不下數百。遺亂。棄散失過半。時以脩明史輯崇禎長編在史館。公借閱。乃得盡見其遺疏。錄而存之。嗟乎。以公之熟於聞見。而家乘之文。尚有所遺失未備。則其他遺缺者。尚可問乎。公酷愛源文。以為得太史公筆意。往往慨然勸以明史自任。源愧非其才。且窮愁困餓無暇及。辛巳。公予告歸。源送之。濟然涕下。自念志在明史久矣。如公知我固無幾。而證傳聞之謬。存是非之公。顯大藏小。存一代典章文物於不墜。舍公更有何人。乃一旦浩然歸去。小子後生。俛俛然何所質疑。而取信。欲他日編補中原。遺公之虛拜牀下。更訪遺文。而成所謂名山信史者。其可必乎。其可必乎。公名翼。字聖。人辛丑進士。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進退俱有功於時。是為龍德。有龍德者為大人。古之為大人者。幾人哉。宗伯吳廬王公。以德望文章為當時所重。屢徵告休不許。久之。察其志。許焉。公家黃岡。而築別墅於金陵。乃退老秦淮河上。源於是知古大人之志之不同。而巢由之徒。不足以為大人也。天之光在日。借之為光者。月與星。而火者。日之餘也。日往則月來。日月所不及。而火及焉。人知月與火。而烏知其為日乎。公立朝數十年。功名已著於天下。而好賢下士。孜孜常若不及。夫伊尹。太公。得志行乎天下。不必論矣。若伏龍鳳雛之業。房李之勳名。何莫非龐公文中子之經綸。而借手以施之於天下。金陵風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輻輳。士之不得志於時。而游歷其土者。往往而是。公雖退老。而造就獎掖。以成其才。以供當世之用。夫豈從來歸老林泉。不復以天下為志者。所可同日論乎。或曰。公善導引。學神仙術。是行也。將輕舉遠游。糠粃六合。蜉蝣天地。何有於人世之虛消息。不知天子聖賢。以心思耳目。原使之竭其力。以輔相天地。而安天下之民。非使之自私而已。假令徒以其聰明。容知為自利之具。則伊周孔孟之為神仙也久矣。彼蓋不肯以其身為我而捐之。以為天地萬物。此所以為大人也。然則神仙者。非大人所不能為。乃其所不屑為者也。我公之志。何如哉。仍羽人於丹邱。蓋亦有所託而云然爾。

送成乾夫任南安縣序

二五〇

考工記云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故察車自輪始。令長之在天下。不猶車之有輪乎。故治天下自令長始。輪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所以爲完久。微至所以爲成速。吾友成子乾夫文章宏雅絕俗。與人交樂易。恂恂如不勝衣。及令贊皇。單騎入太行山。賊壘。抗慨論降。數十年桀驁負固之寇。以萬數。又有武弁估權勢。縱虐陽與之好。而陰除之。民以安。於戲。安而上而全。令長之責爲尤重也。下全而上始安。假令明季之爲令長者。悉如乾夫之才。則亂無自生。生亦可引。而綏寇之禍。何由成乎。予嘗笑董仲舒負天人之學。明帝王之道。至論政事之得失。則云非其所及。是天人性命無與於政事。而政事得失非儒者之所究。天下亦何賴有儒者也。乾夫爲諸生時。有豪強侵奪。宋丞相陸秀夫祠地。紳士皆莫問。乾夫倡議糾衆力爭復之。及成進士。又有賊魁事發當誅。知乾夫可得諸上官。乃以重金并其十四歲女賂夫求解。乾夫伴許之。即以其賄質之官。以證其罪。而惡以除。其矯矯厲手。裁而權宜妙用。有如此。故其吏治。有尹翁歸韓延壽之風。丙戌復任南安。南安者。閩巖邑也。將別。執手謂予曰。子何以贈我。予曰。君之才固有餘矣。但今之有司。益難爲也。惟忠信以濟其權變。權變而不失爲忠信。其庶乎。乾夫曰。然。乾之九四。其爻辭可玩也。予曰。善哉。小宛之卒章。吾爲子賦之矣。

壽閣再彭先生六十有一序

壽以十。不以一再。彭先生壽一。微意也。微意曷爲則壽一。或曰。先生失厥偶。六十之辰。子服未終也。不忍乎夫人與子也。故壽一。或曰。不然。古之人有大過人之行。而不樂居其名。有不可告乎人之隱。而託迹焉。而自晦。易曰。儉德辟難。有以哉。余有以知先生矣。生之辰某。暨甲子之週非某也。逾年始某焉。爾。逾年始某焉者。復乎始也。余有以知先生矣。石有玉。美厥中。獲在野。飲其榮。烏乎知之。知之以其微也。先生草堂曰。春西。堂何以春西。予知之乎。草堂矣。

張太君八十序

癸亥秋九月。淮陰張子天中母壽八十。天中再拜請源爲文以爲壽。源兄弟與天中。誼若同生。太君視之猶子。故知太君生平甚悉。其相夫子克勤以顯。教子識大體。撫子姓宗黨以仁。雖重負之而周其急。濟其空乏無閒。鄉黨無親疎大小。莫不稱其賢。太君之德如此。其事大年宜矣。而吾於天中更有感也。天中質直純慤。接納賢豪士如渴。南北士過淮。主其家者踵相接。而家甚貧。太君竭其力供朝夕。不怨不懈。余嘗見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所在往往而有。然究其意。固非無所爲而爲。故所交類皆佞猾誕之徒。久之而大拂其意。中所期。遂絕然一切。屏絕斥去。視賢豪士若仇。拒之唯恐不遠。嗟乎。天中無所爲而爲。而太君顧能怡然以成其志。數十年如一日。可不爲難乎。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蓋言行君子之樞機。而首被其化者爲妻子。故妻子之賢。率由於夫與父。天中先人儀庭先生。性豪邁。甲申乙酉之際。嘗爲游擊將軍。駐兵彭城。志在復仇討賊。後遂遁迹草野。而交游徧海內。嘗脫手數十百金無所恤。當是時。太君方四十。天中才十餘歲。目擊先生磊砢大節。既多且久。故視好義爲尋常。迄今又且四十年。而太君

二五一

二五二

八十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消磨不知凡幾。而太君獨成其子以繼先人之志。謂非先生之教不至此。源兄弟與天中交二十年。或數年一見。或一年數相見。總與訂交之日不稍異。交游中蓋寡。而其性至孝。年五十餘。左右就養如嬰兒。率妻子孫承歡無遠色。太君賴以無憂。康甯少疾病。源兄弟每登堂拜見。朱顏白髮。神明清健。故知其壽之期。頗未有艾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洪翁八十序

余父七十。洪子秋士爲之序。既而謂余曰。吾翁八十。子烏可以無言。翁之誕。蓋在癸亥秋九月也。秋士非夙貴顯。其生在內戌。使其才致身榮顯。應不待弱冠而已。然乃竟兀然舍去。甘心窮餓。百折而不悔。而衣食日以不充。親日以老。使其堂上愁嘆之聲。怨憤感激之言。朝夕惻惻焉。入於耳而動其心。則秋士亦未能終守其志而不變。且夫毛義捧檄。色動固以家貧無以養。然其所處。必有非祿養不足以爲歡者。不然。備書買菜。何不可以爲養。而必沾沾於州郡之辟舉爲然。則秋士自束髮讀書。以至於今垂三十年。而泰然處之。如一日。翁之賢蓋可知。嗟乎。士各有志。得志。天下蒙其休。不得志。著之文章。爲後世法。功名固不必自己出。然有志者事竟成。未必終無其時。與其遇善乎秋士之序曰。隱非難。龍德而隱爲難。蓋龍之隱見無常。與時偕行。而非終於隱者所可比。吾聞翁忠信。平生樂善不倦。視不義若浼。至今視明聽聰。神校往時倍王。然則壽固期頗未有艾。而終見其子必得志於天下。以大其宗。而顯揚其親者。吾又可以秋士之言卜之矣。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身在鄉里。而德足以蓋倫。器足以當天下大任。致治戡亂。有其才。凌轡古今。磅礴天地。有其氣。而視流俗。貪鄙險佞。不肖之風。嚼然泥而不滓。而超然有以出乎其外。則可謂豪傑者矣。余同譜兄弟立士。秦郵人。少以才氣顯。叔文通公嘗謂余曰。此吾家謝幼度。吾當讓此人。出一頃地。文通公身居將相。役屬文武。將吏以千數。閱人不可以數計。而總總焉。獨以非常目立士。則立士生平抱負可知也。且夫乘時建立。即庸人亦得以功名顯。而挾出衆之才。窮居里巷。夷然無所慕於外。則斷斷非豪傑不能。以立士之才氣。何難致身通顯。乃以孝廉家居。躬耕教子。孫數十年。迄今六十。而得失不以累其衷。獨以正直矯頑俗。行愈深。德愈進。則與世之遊一時之名。而碌碌無所短長。終不免爲鄉里所困者。可同日語乎。余僑家秦郵。前後垂二十年。知交蓋寡。今老矣。白首窮途。獨時時從立士杯酒話故舊。爲歡。然竊怪立士持論嚴正。而踔厲風發。經史百家之說。旁引曲證。娓娓數千言。不倦。雖少年有不逮。當以六十老翁。竟無所用於世。而立士則謂天生豪傑。不必爲世用。爲世用者。不必皆豪傑。以此睥睨一世。開筭其座人。然則豪傑之生。天果無意於世乎。亦用之更有時乎。噫。余行年六十。有九。不知天生我之意久矣。今於立士。何能不慨然也。於是爲豪傑之說。以爲壽。其或以爲知言。而進一船歟。抑更有偉識卓論。足以起余衰。而振其脾肉之感也。

萬季野六十序

高士萬季野。浙人。客京師。成六十。時丁丑春正月。萬子以戊寅生。生數歲。遇亂。迄今五十餘年。亂極而治。

二五三

而萬子方六十。噫。非萬子所遇之幸哉。大風可以浮江湖。殺姑射神人。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三月聚糧。不可為適莽蒼者道也。而焦桐之遇。已不為不幸。矧嶧陽之材。之全其美於天者乎。予與南豐梁質人。嘉禾吳商志。新安宋豫庵。真自先。蔡瞻。漢水楊東里。福清許不棄。黃叔威。龍眠戴田。孫幼服。昆陵饒亮。功下相徐壇。長共置酒商志寓。為萬子壽。酒半。自先賦黃山警海之奇。謂戊辰中秋前四日。登文殊院。俯視諸峯。雲霧揚上下。風起西北。蹙之須臾。濤驚浪疊。溶溶浩浩。奔騰澎湃。羣山俱滅。而高峯撐拄。外突雲薄之峻。拒不受雲。怒回瀾噴湧。因風躍起。千百尺。跨焉乃盡。沒於是。森然。滄海極目。不知其幾千里。獨天都蓮花兩。峯浮其上。而萬壑風聲在下。如長鯨怒吼。鼓浪排空。欲出月影。化為波光。日出朱霞。倒景萬狀。忽天風起。雲濤四裂。羣峯露頂。如鳥鳴。雲亂。頃之海頓涸。依然萬峯羅。語罷。諸子酒焉神動。而商志預請不棄。畫長松怪石於壁。座上颯颯。雲起。忽萬子喜。舉觴屬諸子曰。吾與諸君。何異置身海外三山。拍浮邱而招洪崖。其各為詩贈我。乃狂飲劇醉。諸子各賦詩以贈。予為之歌曰。天風吹兮海雲寒。露溥溥兮夜欲闌。長予佩兮高予冠。倚扶桑兮珊瑚竿。路渺渺兮思無端。取青霓兮騎白鸞。沐日浴月為金丹。駐君華顏。頹玉盤。何須杜衡與椒闌。雲中笙鶴鳴和響。與君共挹朝霞餐。東觀滄海生回瀾。

張天中七十序

淮陰張子天中。年七十有一。神明如三十許人。學道蓋有年矣。予過淮。問其學。曰。治心而已。時自觀其念之所起。退妄以存真。妄去而真存。其庶幾乎。今某幸其遇之。差易焉爾。吾聞佛龍之亢老氏。龍之潛或出乎世。或不入世。要皆絕人以為道。故能長生。能不毀。聖人謂德而正中者也。日勞其心思。耳目以參贊化育。其所為長生不毀者。固自有在。而豈若彼之道其所道也乎。吾與張子定交。張子年未四十。忽忽三十餘年。而張子且七十。此三十年中。盈虛消息。盛衰之感。固有志之士。所長吁短歎。軒軒倜倜。無所控告。而不能不憾於天者。張子學聖人之道者也。能澹然忘情於物。以自全乎。抑知天之無與於人。而自有其真宰存乎。噫。不涉滄海。不知水可以生火。不游涓北。不知鳥與鼠為雌雄。天下事之無理者。亦復何限。宋儒曰。天者理而已。理出於天。不可以理言者。未嘗不出於天。理與非理。聽天之所為。已爾。烏視所謂天即理者。如宋人所云乎。屈大夫曰。仍羽人於丹邱。從彭咸之所居。又曰。與天地兮齊壽。與日月兮齊光。其知天之至者與。然吾願張子治其心。以幾於不遠之復。由復以之乾。潛見飛躍。無往不可。由此盡心立命。而使天之從乎人。則其學又為可量也哉。

吳翁七十序

甲子客真州。聞吳翁威克少嘗尋親萬里外。後為友人作尋親詩序及之。丙子翁年七十。予友洪子去蕪來京師。為文序其生平。而為之徵言於予。予乃知向所聞者。尚未悉也。蓋其翁游於中。予誤為蜀。且聞訃而往。以甲子四月期。即以柩歸。與予聞俱小異。又所遇李博士。彭先翁諸人。閱其孝而左右之。以達於黔者。皆予所不得詳。然翁所以壽者。孝之所以傳者。在以成童之年。予身旬旬。兵燹盜寇。蠻獠之壘。而歸其親。極於荒微之外。固不存乎時日之不訛與否。予讀有明紀載三百年中。訛謬何可勝數。竊以謂脩史

者。但當核其大節。之是非真偽。若無關輕重。不必究之。處。即概從略。不害為信史。且三傳互有異同。而司馬遷又別多傳聞。彼豈不能核而歸諸一。要以大端不失。而疑信並傳。無不可者。去蕪翁翁孝義德讓。植於性成。遇善行恥。後於人。如脩學宮。立社育遺嬰。周親朋之急。而好賢不倦。皆其表表可稱道者。夫翁之孝。既古今所難。而其生平之善。又不可勝紀。如此。則是翁固已千百世不朽。豈特期頤黃耆。如詩人所頌已哉。翁嘗為鄉飲大賓。居家以詩禮為訓。五子皆賢。諸孫學問有聲。俱能成翁志。一門雍雍。有萬石太邱遺風。予聞之。蓋有夙云。

梅綢長孝廉六十序

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學。可得聞歟。嘗聞諸孔子矣。外寬而內正。直己而不直人。伯玉之行也。學至於化。亦微矣。操行顧若是焉。已乎。寬以處氣運。則氣運莫能奪。寬以處萬物。則萬物莫能動。寬以處境。則境遇莫能移。由是運有變。而我不變。物可亂。而我不亂。遇可窮。而我不窮。夫是之謂外寬而內正。以其外寬內正者。養之無間。愈久愈純。愈大。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是之謂直己而不直人。噫。苟非學。抵於純。而幾於化。孰能與於此哉。宛陵梅綢長先生。孝於親。信義著鄉里。其學淵深。而闢其詩文辭蔚然。清警。秀。書畫。脫時。入古。海內流傳。士大夫推之。非一日矣。乃年逾強仕。始舉於鄉。而六十猶未第。人皆惜之。予曰。是奚足為先生惜哉。昔先王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而蟹觸貽譏。戴晉人神人以旁礴萬物。稱於速叔。先生生於庚辰。迄今六十年。世事之盛衰成敗。見之久矣。人情物態。民風之機變。歷之深矣。是非毀譽。得失安危。顯晦。嘗之熟矣。經史百家之說。究之精矣。陰陽消息。天人感應之奧。與弗爽。論之審矣。燕齊吳楚。高山大川。草木鳥獸之情狀。閱之多矣。俯仰上下。數十年間。一旦而成六十。甯無有浩乎自得於中。而夷然不屑於外者乎。古聖賢。靜虛而化。雖天資學問之高。然非閱歷深者。亦莫能致。且孔子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則先生由此德。日充。學日益。光大。學生平高才。盛名。悉歸澹靜。而與天地之往來。不窮者。同游無極。則區區胥役。技係。又何足校。短長。置放。成於其間乎。余未得素交於先生。然其生平。少孤。遭變。敦行不倦。以名於當時。至於閨門。雍肅。丈夫子。四皆成立。益振於後。則固所熟聞。而心慕焉久矣。戊寅。來宛陵。適先生夫婦。同開六秩。其子。培。程。子。仙。履。乞。以言為先生壽。又何敢以諛詞進哉。特據其平昔所欲言者。質之先生。亦將河漢其言歟。抑掀髯浮白。而驪然莫逆於心也。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以癸未登六十。其子宗夏。請予文為之壽。君生於甲申。適鼎革之際。迄今且六十年矣。君新安人。家於吳。幼讀書。識大義。不習舉子業。豪邁喜賓客。走馬擊劍。嶽嶽然當仁。不讓為識者之所重。甲寅。逆藩耿精忠。叛。君與耿有舊。為仇家。陷。繫獄者十有四年。乃家破。而君之學益進。吾嘗謂以道義立命。而氣運為之轉移者。其人必壽。昔劉元城。邊謫窮荒萬里。未嘗一日病。及章惇。遣士。蒙圖之。必無幸免。乃飲酒。談笑自若。卒無恙。而登上壽。且夫天地所以久長不老者。道而已。氣運有汗隆。道不得不與之為顯晦。人能盡人事。以扶道。則剝復之機。在我。而其人亦且與造化為無極。彼神仙。但能轉移一身之氣運。此仁

者之壽。所以遠過乎神仙萬萬也。君之初罹於難也。吳令設計將脫君。君毅然出。不苟免。張子采舒亦與中義士。以友難繫獄。與君訂交。縲紲開。相與力學。攻苦讀。聲聲琅琅。徹戶外。又累石為小山。掘池。溪環澗。軒跨以梁。虹吸。水入流。涓涓不竭。山上下。雜植小竹。樹鬱蔥蔥。然時對之。歎曰。吾無異。置身天姥峯頭也。嗟乎。苟非知命。以養氣。烏能甯靜若此哉。宗夏之言曰。先生文章。乃家大人所篤嗜。思借以不朽者。故願一言。以為壽。宗夏為子友。劉繼莊先生高弟。既又請執贄於子。子辭焉。而宗夏好學不懈。孜孜然。信道益篤。為吾黨畏友。乃余今志氣亦稍衰矣。其言何足以壽君。願其所以自勵而未逮者。無不可質之於君。而表於後也。因述其意為之序。宗夏歸而奉觴。以為獻。庶幾見君生平大節。而其所以不朽者。亦有在於是乎。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張子房壽四百五十有三年。或曰未之前聞也。曰四皓年皆八九十出。為儲皇定位。則其壽不過百年。吾嘗以謂神仙。天地之橋木。無補於造化。無功於生民。縱與天地齊壽。不及四皓之為功。乃子房佐高帝。除殘去暴。救民水火。則漢之四百五十三年之歷數。皆子房之歷數也。其壽又當與黃綺諸公同日論哉。甬上林不巖先生。崇禎癸未進士。以行人出使。值鼎革。高隱六十餘年。不出今九十矣。萬太史九沙為徵言。京師予與太史叔父季野交最善。季野尊人履安先生。以壬午孝廉。高尚不仕。諸子俱巖。窮經博古。太史世其家學。雖顯於時。而古直克敦。無忘故舊。甬上故多君子。嗟乎。季野為子言。林先生久矣。而今已九十也。其為黃綺諸公乎。抑為滄海君圯上老人。造就英豪。且不知其壽所紀計也。乃為之頌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東海之濱。有蔚其特。日月光華。風雷勞碌。曉焉顧之。天心如昨。倬彼四明。浮雲霧止。有哉者。羽長林萃止。胡不戾天。我心頓止。億萬斯年。維茲義止。松柏皇皇。鸞鶴跼跼。滄海茫茫。龍潛陽陽。我車既良。我馬孔揚。黼黻玕璋。攸好德無疆。我有尊酒。遠莫致之。我有端綺。聊與紕之。紕之維何。中心好也。莘兮渭兮。神所勞也。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初山陰楊安城先生。以友義蒙難。徙海外。予作安城先生傳。傳於世。表其義也。辛巳冬十有一月。先生子耕夫。楚萍。以母范太君八秩。更請予言為之壽。太君蓋從先生於難三十餘年。耕夫兄弟。願請得還。又八年而登八十。嗟乎。予曷能已於言哉。初先生之罹於難也。太君夷然。不尤不怨。既而論徙甬古塔。例與妻偕。先生買一婦。以代妻。太君泣曰。我夫婦。皆同生死。今患難。忍相棄乎。先生曰。不然。我母老。兩子幼。留若代我。奉母孝也。撫其子慈也。孝且慈也。胡不可。太君曰。否。君有弟。可以奉母。我有姑。可以撫子。姑有託。子亦有託。何必我。我誠不忍。夫子子。身窮荒萬里。輾轉冰天雪窖。疾病飲食莫之恤。而我冥然家處。不與同其思。於是立具妝。嫁所買婦於故人之無妻者。而已卒。與先生偕。於戲。自光嶽氣分。士大夫棄名節。不顧者。何可勝數。乃孤忠奇節。見於布衣。草莽婦人。女子。如先生與太君者。往往而有。蓋正氣猶存。先王之流風未泯。而義聲所感。雖至愚不肖。尚知節義足重。故先生之在徙所。氣彌厲。行彌篤。剛毅果敢。無稍屈。

太君則夙夜箴管。榮華衰萎。藜藿黍稷。供賓客如平日。又時時傾履。佐先生贖同難子女之沒。為奴婢者。於是人莫不敬之。從而化之。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長。至亦曰陰陽爭。不爭於他時。而爭於此際。何哉。陽盛而陰衰。陰盛而陽衰。無所事於爭。唯各處其盛。而衰者忽勃焉起。勢不得不震。憾紛擊。搏。故曰陰疑於陽。必戰。數十年來。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仁殘義。賊是非。廉恥漸滅。已盡。疑天地生人。無復殊於禽獸。陰陽之不爭久矣。且夫太君豈嘗有生還故里之想哉。乃耕夫兄弟。經營十有餘年。竟奉母於編畝萬里之外。而返之乎中土。今且八十。而康強倍於往日。子孫環侍一堂。捧觴為壽。噫。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謂非天地之心。有可見之變乎。然則予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天地相爭之氣之不能已。而因太君以發其端者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七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以余所聞。登賢書。成進士。未及仕以死。而生平孝友著於家。以濟物扶危為己任。行孚於鄉里。無聞於士大夫之言者。高郵吳君萬子其人也。余初見其制。舉文。原本經術。而其體悉合乎先聖法。程及讀其詩古文。莫非表章忠孝懿行。述江淮疾苦。而殷然於農政。河渠富民之策。嗚呼。萬子豈特文章足稱。實負經濟才可肩國家。與教化。康阜斯民之任者。乃不能為朝廷。徧其澤於天下。徒被之一家一邑。而未竟之志。託諸空言。以自見。可悲也。萬子諱世傑。先世吳人。遷高郵。代有隱德。祖諱某。嘗輸粟賑飢。父某。尤好施予樂善。母鄭孺人。事舅姑孝。子四。萬子其長也。十四歲。補弟子員。壬子。舉於鄉。乙丑。會試成進士。時萬子以古文名。籍甚一時。名流莫與說。公卿貴人。交口贊譽之。而殿試三甲。後館選不得與。人皆為萬子惜。時進士館選外。率以知縣用。萬子夷然曰。縣令親民事。仁民吾志也。得行志焉。何惜乎。性至孝。母病篤。嘗觀天自代。而母立愈。友愛諸弟。備至。自幼親督課教之。成。叔弟世烈。丁卯。選拔貢生。季弟世廉。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季之會試京師。為文送之。勉其成名。慰父母。已即。娛親不復仕。乃季得雋。方半載。而萬子逝。季流涕語人曰。吾兄善。宋廉。志意佛鬱。而弗宜。功名否。關弗顯達。徒使白髮哭於堂。鰥孤哭於室。

天之報施何如哉。嗚呼。萬子於父母兄弟如此。而年四十有八。方強仕。假令出宰一方。功名必足卓然當代。乃不幸竟未一試而殞其生。豈不可為當世悼歎。而深惜乎。乃其自舉於鄉。凡耳目所及。餓窮流離。患苦不憚。狂奔疾呼。為之救。即力所不逮。時與勢之所阻。必焦思殫精。務求其濟。乃已。終歲率為人奔走勞瘁。而居至安樂之日無什一焉。則其利濟之及於物者。亦已多矣。高郵役法弊。奸吏率假公科民。民日困。湯中丞潛庵巡撫江南。萬子再上書請更法。其弊中丞從其請。民大蘇。吳耿之亂。婦女多被掠。至江甯。萬子傾囊募好義者金。贖還者甚衆。其成進士歸也。鄆大水。暴風雨三日。平地水丈。村舍悉蕩沒。浮屍蔽波。人或緣樹抄附。敗屋脊以避。頃之。隨波去。萬子大痛。曰。吾可以獨生。急募舟往救。全者數十百人。而流屍瘞且無算。遠近稱之。萬子天資穎悟。而篤厚。勇於為善。汲汲恐不及。家無中人產。而師友姻戚之死。無以殮者。殯之。孤子女婚之。嫁之。飢寒為人奴者。贖之。無辜罹刑獄救之。節烈冤抑伸之。飢民之流離者。告當事請巨室以賑之。癘疫藥之。寒襦之。買舟給資歸之。易簣之際。猶出金付乃翁。屬戚友未婚妻者。完之。亡友之女。鬻為家者。贖而聘之。嗚呼。萬子未嘗一日居得為之位。乃其德之所被。積善之所留。校今之司百里以上。凡操造福之權之人。果孰得而執失乎。然則萬子雖死。可以不恨。萬子娶夏氏。側室般氏。男二。女三。男遇登方七歲。遇泰。納檣保。乃識者知其後必達也。萬子生於前崇禎辛巳五月八日。巳時。卒於今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巳時。卒五年壬申某月日。將葬於其鄉之某原。其弟以狀來請銘其墓之石。乃述其生平而為之銘。曰。匹夫而利天下。人皆以為難。苟隨分以濟物。亦何力不能殫。吳君之德。積於家者厚。而施於物者寬。何必尊其位高其官。原有棺。隔有蘭。川。蔡。紆。氣。鬱。盤。嶺。兮。阮。宅。以。安。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君姓侯氏。杞人。諱元。字友。召。人稱之曰。兔園先生。以辛丑進士。知湖州德清縣。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外艱卒於家。卒十有三年。其子方曾請某為其墓之銘。以藏於廟。謹按。狀。君高祖諱于。趙。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曾祖諱應。以鄉薦知泰安州。歷郎陽知府。而諱邦。甯者。其祖。諱體。異者。其父。俱邑庠生。父。封文林郎。德清縣知縣。君性至孝。當明末。遭寇亂。舉家竄徙。時年十五。常懷乾餼。供親。祖母。卒。客。邸。父母。同患。癘。疫。君。雪。涕。經。營。調。護。流。離。險。難。備。至。久。之。復。歸。里。郭。外。皆。土。寇。城。中。斗。米。錢。二。千。君。日。率。兩。弟。採。柳。絮。挑。菜。甲。雜。糠。為。食。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未。幾。大。清。兵。渡。河。中。原。悉。歸。附。杞。始。安。堵。然。家。中。落。於。是。教。授。鄰。邑。為。養。而。以。不。能。時。奉。大。父。母。色。笑。輒。爪。其。胸。胸。痕。血。纒。纒。不。絕。見。者。悲。之。君。生。於。天。啓。丁。卯。稍。長。日。誦。千。言。時。生。計。窮。封。君。嗜。飲。每。夜。篝。燈。一。君。撥。火。執。壺。侍。封。君。且。飲。且。授。君。書。曰。吾。與。若。祖。晚。年。推。視。若。若。不。力。學。更。誰。望。乎。於。是。君。益。刻。厲。十。一。歲。應。童子。試。不。售。文。為。里。中。傳。誦。後。輾。轉。他。鄉。戎。馬。未。嘗。廢。學。年。十。七。補。弟子。員。鼎。革。後。舉。辛。卯。鄉。薦。辛。丑。成。進。士。己。酉。除。知。德。清。縣。於。是。始。得。祿。以。養。乃。居。官。八。年。善。政。不。可。勝。紀。而。家。無。餘。資。庚。戌。秋。霖。雨。害。稼。君。顧。上。官。請。命。中。丞。范。公。承。謨。按。覈。之。君。力。陳。請。淚。應。聲。落。災。民。數。萬。號。泣。動。地。范。公。歎。曰。侯。君。真。民。父。母。也。前。令。陳。教。荒。策。乃。條。三。事。以。上。一。曰。借。庫。金。通。糶。平。糶。價。二。曰。折。蠲。糧。稅。免。流。亡。三。曰。輸。穀。納。監。以。富。民。養。貧。民。范。公。一。一。奏。請。乃。復。請。發。米。千。石。勸。民。輸。米。

二千石。黃粥食飢者。又發平價米八千一百石。分極貧次貧。給符驗糶。范公亦發賑米九百二十石。凡活九萬二千三十五人。於是民困大蘇。次年又苦旱。君為文以禱。旬日。甘霖降於禾如漿。大雨霑足。而壬子蝗災。復以全荒請蠲。折如庚戌。兩年共免四萬餘金。糧六千餘石。邑人至今頌之。范公之撫浙也。馭下嚴明。不稍貸。初。嚴。災。傷。時。守。令。無。敢。發。一。語。癸。丑。君。以。歲。饑。復。請。發。米。千。八。百。石。錢。四。百。萬。賑。之。分。守。嘉。湖。道。參。議。某。以。范。公。檄。稽。覈。屬。吏。微。服。入。德。清。見。其。給。賑。寂。然。無。聲。飢。民。悉。得。實。惠。去。歸。白。范。公。曰。吾。固。廉。其。賢。也。微。他。邑。為。法。而。手。書。勞。之。其。見。重。如。此。初。德。清。居。甯。水。上。當。天。目。下。流。設。斗。門。版。橋。隄。塘。備。澗。洩。久。不。治。易。浸。潤。而。人。丁。詭。寄。俗。健。訟。多。盜。漕。胥。汎。兵。勢。族。恣。奸。害。君。脩。水。道。清。編。審。講。鄉。約。嚴。保。甲。革。漕。弊。抑。豪。強。風。俗。不。變。又。念。賦。重。民。貧。課。民。蠶。桑。屆。期。市。杭。扇。數。千。手。書。勸。農。字。從。一。二。與。隸。徧。往。驗。之。所。至。婦。子。爭。出。筐。以。視。勞。以。扇。情。者。薄。治。之。蠶。利。遂。倍。於。昔。當。是。時。君。再。迎。封。君。及。曹。儒。人。就。養。署。中。而。王。父。以。年。高。不。得。往。封。君。孺。人。至。即。旋。返。君。每。以。不。獲。事。奉。掛。膺。泣。泣。欲。乞。休。范。公。督。閩。去。志。益。決。屢。請。會。演。閣。叛。兩。浙。所。在。輒。發。君。募。鄉。勇。脩。弓。矢。械。礮。晝。夜。訓練。太湖。塞。山。賊。蜂。起。剽。劫。獨。不。敢。入。德。清。界。久。之。以。計。聞。其。黨。降。之。餘。散。去。而。禁。旅。南。下。供。億。繁。君。如。期。立。辦。里。閭。晏。然。無。擾。制。府。武。定。李。公。之。芳。嘗。謂。諸。將。軍。曰。侯。德。清。真。奇。才。也。甲。寅。夏。君。大。父。卒。計。聞。慟。幾。絕。欲。歸。不。得。丙。辰。告。休。文。一。月。三。上。遂。移。中。書。科。中。書。舍。人。以。歸。未。抵。舍。封。君。訃。音。又。至。君。搶。地。泣。血。袖。淚。朱。股。勺。水。不。入。口。披。髮。跣。行。數。十。里。號。哭。入。郭。門。觀。者。莫。不。限。涕。君。數。年。來。積。勞。成。疾。至。是。哀。毀。逾。禮。遂。不。起。君。得。年。五。十。二。元。配。李。氏。封。孺。人。子。二。長。方。曾。甲。子。舉。人。次。京。曾。庠。生。女。三。適。某。孫。四。某。某。君。為。人。平。易。不。立。崖。岸。而。正。直。不。可。干。以。私。初。德。清。徵。漕。糧。吏。以。例。金。進。杖。之。立。散。還。民間。刻。石。永。禁。壬。子。分。校。浙。閩。微。未。下。有。以。賄。請。者。叱。之。去。及。屬。家。厚。於。宗。族。故。舊。道。福。鄉。里。善。難。枚。舉。卒。之。日。無。親。疎。莫。不。同。聲。痛。悼。公。之。賢。蓋。可。知。矣。銘。曰。于。嗟。侯。君。孝。稱。純。幼。遭。閔。凶。勤。且。辛。響。溪。之。水。流。清。淪。移。孝。作。忠。何。振。振。殫。心。乃。職。瘵。乃。身。毀。以。滅。性。感。其。仁。彼。蒼。不。愁。道。哲。人。我。銘。斯。石。志。不。泯。

封君甯獻賢墓誌銘

穎州甯獻賢先生。子世。官太史。與源定交京師。時源父年八十。道迹江淮數十年。同志故友俱歿。先生年七十有三。生於明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而源父生於癸丑。源既與太史約為兄弟。期移家穎水上。奉老親與先生共晨昏杖履。優游林壑。執意先人以癸酉終。越四年丙子。先生亦卒。嗚呼。老成凋謝。虛矣。況以所聞先生懿行。皆人所難者。可不傳乎。先生性孝友。重義。恂恂退讓。能忍辱。有大度。父諱某。以進士官戶部。甲申病歸卒於家。先生終身哀慕如一日。厚撫諸弟。事叔父如事父。遭變。權大難。償薄乘輿。轉迫先生不與校。琴書坐榻。安如。蒙強往。往消沮罷去。曰。此長者也。從而化之。明自隆萬以來。數十年。四海昇平。世家益驕。貴估侈。不肖者橫噬鄉黨。既而大亂鼎。革兵火。被天下。鉅族豪家。蕩滅。而市井多崛起。恣睢淫威。逞報復。先生家故勳。始祖諱某。以功拜羽林衛指揮。同知世襲。後移鎮穎州。十一世至先生。先生曾祖諱某。以科第。官尚寶司卿。父又繩其祖武。累世華貴。而樸拙。恂恂如寒素。先生一守其家法。故雖遇變。

多外侮終不被其禍生平多隱德少游武林館一豪帥家有美姬夜奔先生先生驚起力拒之端身以明拂衣而別又有以千金賂謀非義者毅然卻之不顧先生既歿之明年太史以書致源曰我兩人同抱終身長恨求如京邸促膝望白雲之下臨風雪涕已不可復得先人卜葬今秋誌銘惟子是望嗚呼源與太史偕隱養親之志久矣每握手歎謂吾兩人親俱老正人子愛日之年不可不早為計毋致他日之悔太史自癸酉典試黔中病歸猶待先生色笑者三四載源則餬口四方未嘗盡一日之養而親遽歿悲夫悲夫人之不幸何如也得書嗚咽流涕累日夜不能成章久之乃據狀而為之銘按先生諱某年十六補弟子員天姿敏妙為文深雋警動工書法中年以後絕意進取子貴封翰林郎翰林編脩元配劉氏贈孺人子七太史其長也次世琛世標世濤世奇世標太學溥府庠生璠璠早卒裔出繼五女俱適士人孫五濂洽滄浚沈先生教子孫以正終身無所苟嘗書諭太史曰淡素吾志也奢即不孝謙退吾志也矜即不孝謹物恆吾志也肆即不孝又曰人心日下縱不能以一身迴既倒之瀾而潛居藏脩不得罪名教使祖宗之澤不自我而盡亦可矣臨終猶書遺訓曰遠心之事不可行傷心之言不可道嗚呼如先生者可謂君子人矣銘曰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諱進字度臣金壇人父諱鳴玉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兄諱超順治丁亥探花官翰林院侍讀其家世俱詳侍讀誌狀中退庵六歲而孤兄撫之成九歲能詩文長以詩名而性至孝篤於兄弟愴慨重然諾喜交游最愛高節義烈魁奇之士一女適同邑子節侯之子其季子則子兄汲公之塔也嘗謂人曰吾一子一女皆與忠臣之戚聯姻勝貴顯多矣蓋節侯之妻之母為子從母適與國王公之子鎮蘇侯鳴謙與國者名之仁故定海總兵官輔魯監國學義事敗全家赴海自至南京就戮而死者也又嘗謂予曰吾生平有快事二一歲暮游歸出囊金作百餘封貯之篋奚童負之徧詣親友問何以卒歲良苦視所需多寡周之又嘗客歛歛有士豪奪其宗子祠廟田宗子貧儒儒訟之官官以賂左之宗子悲不敢與校豪乃取草履二并紙筆束之懸其門呼謂之曰吾知若欲訟我無錢市紙筆且徒跣不能行今以此贈若其速控我我待若行路皆為髮指顧無如之何予聞之立言之郡守卻其千金之贈使為平反而置豪於法當是時退庵甫弱冠而卓犖尚義其生平豪舉類如此事兄如父凡訓誡之言以錦囊佩之身雖逆旅孤舟未嘗不三復自警母孫宜人奉佛因事佛宜人病幾危刺指血寫佛經寫罷即愈後不起乃於佛前割臂所以身代既卒椎心泣血死而復蘇者再伏地七日水不入口鄉里哀之既而游京師數年不歸父益廣以濟急扶顛危為己任思有所建立卒不遇癸酉冬十一月夢登樓梯半力竭暗中有人掣之上上見月明如畫左右皆佛像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見之詫曰兒何為來此佛前兩羅漢侍拜其右左以手招曰彼粥飯僧耳何足為汝師乃拜其左曰某半生落拓歸未竟忽旁一人抄答曰五載為郎默思曰我未為郎也復自續一語云萬事在心羅漢乃命檢一蒲團隨宜人去寤意忽忽不覺作佛

前自懺詩五章十二月二十五日赴友人宴暮歸與同寓友飲酒賦詩數首漏三下就寢忽嘔噦不歸語黎明卒矣於戲退庵與子親如手足誓以生死而子奉父兄命為兒女擇婿又重之以婚姻乃甫緝置子兄嫂遺相相致癸酉子舉於鄉方謀贅婿於家以承親歡而先君忽逝月餘退庵又逝自此愆期凡六年直至庚辰始得合卺成禮子痛念父子兄弟存亡之故與退庵生死之情加以兒女合離歡時嗚咽流涕而女最孝先君最所鍾愛每為婿述先祖父母鞠育之恩及子撫之教之之義婿亦以其先人見背更日相對哽咽不能止初子兄嫂歿於高郵先君挈家來天津是時子已將先妣及兄嫂三楓扶歸暫厝天津乃率女及婿哭拜其墓以復其命而告成事焉於是婿再拜乞子為文誌其父之墓子流涕許之而為之誌曰退庵生於順治己丑二月二十七日以庠生游太學得年四十有五所著有勞人草此山中詩餘各一卷五七言古近體詩四卷輯經史百家事類名墨農數十卷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司廉使諱誕生女子三倍生嵩生衡生俱庠生女一即適于氏者孫一尚幼名麒銘曰

嗟彼馮生為蒼蒼殞亦云克灼爰誦愛讀願維鴟鵂是嚇是逐白雲吐華孤蹤獨馥卓哉將子生彼華屋有珠在淵有玉在璞匪廣匪塗山川自煜天之高矣仰彼飛龍海之廣矣需彼培風君子生矣質彼蒼穹君之死矣奠此幽宮嗚乎逸矣流風易窮

蔡叔謙墓誌銘

蔡靜子先生之子叔謙名學圃卒於戊寅冬十月朔年三十七時子客南昌靜子致予書述其子之生平并以其遺文與諸君子贈言示予請為誌其墓按叔謙娶某氏子女若干自十一歲隨父出游磊磊負奇氣不應試好為大言喜談兵所至賢豪長者莫不折節交之靜子嘗過安陸叔謙方十六歲游城北作記曰安陸舊承天府也明世宗父與獻帝分封於此世宗入繼大統因名承天丁巳秋子從父至此萬城北三元觀觀左有山從父登覽父歎曰此昔陽春臺也與獻帝嘗作陽春臺賦臺毀矣御碑尚存悚讀愴然欲涕九日復從游城北過白石橋不知何處又數十步見黃瓦破碎地上千萬斤大石碑二長丈餘仰臥欲雙龍升降狀無一字更前有大礎石圍益丈數百列地皆宮殿柱礎由是乃知即王城內也折而東登崇嶺山山前一碑倒地藁穢擁聚載與獻帝九日詠菊花詩父歎曰此昔重陽事也今若此吾與爾復何至此哉下山西行斷碑礎石如前結屋居者悉營卒或以黃瓦雜他瓦覆屋上或半覆茅半覆黃瓦或茅屋上更以黃瓦覆其脊如此蓋百十餘家其圍圍門牆垣牆皆黃瓦皆礎石皆石碑皆石龍也老翁數人揮鋤種菜見子父子緩步低徊輟鋤相視於戲秦始皇築阿房宮焚於項羽與獻帝非秦比闖賊一炬遂至此哀哉又嘗獨走河北踰太行履王屋出首陽山南之靈寶遇李村之李沛生亦奇士延至家招賓客挾伎高歌酣飲十餘日結為兄弟而去遂西游蜀至成都與李生書曰士生斯世苟得一二知己山川離別千萬里外時相懷問亦足以砥礪生平寄託千古但某自悲十餘歲即好讀孫武司馬穰苴諸書稍長涉獵春秋左傳史記又從家大人游江東閱越福歷齊魯燕趙時已及壯而學仍疎今二十有八年矣蓋不自悲其貧且賤竊念古之人如鄧仲華諸公年二十餘即能垂功名於竹帛者為可悲也其他文字激

昂抗壯。原本忠孝類如此。嗟乎。數十年老成凋喪既盡。即予等輩。亦大半不得志以歿。乃後起之英如叔謙者。亦復何辜。更天折之而奪以去。使人讀其遺文。慨念身世。死生今昔之故。能不潸然涕下乎。初子與靜子訂交京師。在乙丑。今十有四年。乃復見靜子。而靜子鬢然黑髮白。頽然老矣。子方悲靜子之貧以老。不意別數日。而復喪其子也。靜子與余書曰。某奇貧。兒憂某衰年缺養。手自鋤荒山。種茶四百餘株。伏暑同工作。操鎌穫稻。薪乏。烈日登山樵採。暮弗休。或戴星月。汲井。秋旱。躬枯槁。灌芋田。又竭力墾芋。觸毒暑成疾。遂不起。是某以貧累兒至死。餘生無益。何不喪我。而喪吾子哉。予讀其書而悲之。又見饒唐馮山公贈叔謙文云。叔謙性孝友。重然諾。喜為詩文。尤好談兵事。然叔謙才可用世。宜磨礱以學問。而乃易言兵。昔張子厚少喜談兵。范文正公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卒為大儒。予規叔謙無以加於文正。而叔謙將來根極性命之學。用則宏濟蒼生。舍則垂教來世。尚其子厚是師哉。觀此則叔謙為人可知。而吾於山公之文。更歎叔謙真用世之才。近代往往以儒者不知兵。執其章句腐見。貽誤國家。而禍君父。叔謙既用志於此。山公乃因己所不知。而以儒者常談沮之。使不獲深造。以得其要。今且死。而吾又不能得其人。與究其法。以傳於後也。豈不深可惜哉。銘曰。

天既篤生奇英。胡為奪其遇。嗚呼。其壽不得以成名。于嗟。蔡生慧以貞。魂魄毅兮。驅長鯨。章有正。蓋有衡。春秋有代謝。天地終無情。誰歟。壽者朝菌。榮唯鷺。與鷗飛。寒鳴。峨峨。嶺岳。連荆。衡。孤原。片石。高崢嶸。

廖處士墓誌銘

予乙酉游粵東。有廖生瀛者。持其先人柴舟先生所刻二十七松堂集。謁予曰。先君子讀先生文。服膺十餘年矣。歎服不去口。日教瀛與後學。錄先生文。焚香玩誦。恨未識先生面。乃今先生至粵。而先人適卒。何不幸不得見先生。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質其所未逮。然又幸先生之來。得以其遺文請正。以見其生平。而因以求先生文以誌其墓。則先人死且不朽。言罷流涕。手撿其集中。謬相推許之言。數則示予。而長跪頓首以請。予惶悚驚歎。謝不敏。既而讀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依傍。議論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詩新警雄逸。字字性靈。而其人品學術性情。態磊落浩然之氣。畢露於行間。於戲。豈易得之士哉。處士諱燕。字柴舟。廣之曲江人。生於崇禎甲申。時值鼎革。廣東尚為明守。其後數更離亂。破產食貧。卒於乙酉。是為康熙四十四年。得年六十有二。十八歲補弟子員。既而棄去。高隱。當道莫不慕之。而處士介然自守。不肯事干謁。肆力於詩古文。能絕去近代陋習。追蹤古人。予耳處士名久。未見其著作。今始見之。而處士已死。於戲。陰陽變化。四時行。百物生。文之本也。聖人畫卦造文字。蓋假借以發其蘊。而文章實不在此。作者不能仰觀俯察。於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鳥獸。以及聖人之禮樂政事。歷代人事之變遷。與一身之視聽言動。求之。而區區求之字句之間。亦未矣。故其於古人之文。得形而遺神。知方而不知其無方。乃今處士之文。何其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且夫脩辭立其誠。聖人立言。與德功相表裏。非為娛目適名欺世之具。近日作者。惟甯都魏叔子先生言經濟。即可見諸用。言道德。即其所能行。而章法一準乎古。處士議論。雖間有高明之過。然實可繼魏先生以不朽。乃處士語人曰。叔子先生後。惟王崑繩一人。崑繩之文。汪洋無涯。變

幻百出。直欲觀唐宋元明而上。噫。予何敢當處士之過譽哉。顧以予之落拓。見棄於時。而萬里外有知己如此。及親至其鄉。見其子。而其人又死。悲夫。悲夫。予生平知己不過二三人。皆先我而死。處士未謀面亦死。粵中高士屈翁山。陳元孝亦死。梁太史藥亭亦於去年三月死。粵中虛無人。而海內老成凋謝。又不獨粵中為然。予俚俚然獨立。天荒地老。俛仰無聊。一無所成於天下。徒以文字表彰忠孝遺逸。而悲歌抗慨。呼天而莫之應。則誌處士之墓。而不禁潸然涕下也。孰知予之心哉。孰知予之心哉。處士祖父某。父母某。元配郭。無出繼亦郭。生子三。瀛。湘。清。瀛。生能世其學。湘。瀛。清。幼。女子子三。銘曰。

徐雲若墓誌銘

予聞東南多隱君子。己卯至吳。故老皆無存者。有醫隱曰徐雲若。卒於前一年十月。其生也以丙申之八月。嗚呼。何為其然也。按狀。君始祖諱棋。宋汴京人。靖康之亂。遷於吳。十五世祖諱達佐。元時隱居。剛志力行。不仕。張士誠據吳。益韜晦。明初。屢薦不起。後聘為建甯儒學司訓。考諱自立。母某氏。君生而穎異。好學志識。卓犖不羣。及長。棄舉子業。遭寇亂。家毀。慨然曰。當今之世。欲濟物謀生。以養親者。其唯醫乎。是時君父母俱存。貧無以養。乃學醫。久之。術益精。每力斥庸醫習說不顧。疾應手解。人皆以為神。遂大行。君為人孝友。尚義與人忠。晨昏甘肅。承歡無間。父歿。哀毀踰節。愛其弟甚篤。撫訓弟之子。如子。人有善。揚之。恐後。或正色直言。其非。而患難竭力周還。無所辭。徐侯齋先生者。名枋。明壬午舉人。隱山中。四十餘年。以歿。與君善。多病。君每攜藥入山視之。歲凡數四。以為常。甯都曾青黎寓於吳。北游客死。一女五齡。君撫之。長而嫁之。其孝義為鄉里所重。而力足以濟之者。醫也。君之識。顯不偉哉。初君始祖之子諱探。當二帝蒙塵。遮說金人留駕。金人殺之。南渡。賜諡靖節。及十五世祖。當元末。與高人逸士往來。贈答篇章。曰金蘭集。久散軼。君力蒐討。網羅。復成書。疾革。猶託其友梓行。嗚呼。源之深者。其流長。根之固者。其枝榮。栗里之隱。以其祖也。下邳潛匿。亦以祖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君之祖亦遠矣。厥德復何愧乎。君諱仁彙。別字曉石。年四十有三。配談氏張氏。俱無子弟。子承顯。請予為其墓誌。謹按狀誌之如左。而為之銘曰。

吳孝廉墓誌銘

貧而孝。養莫豐焉。窮而惠澤莫宏焉。兼斯二者而善其術。舍良醫其曷從焉。嗟哉。徐君。節之貞也。維君矢之。波之靡也。誰其砥之。人之疾也。君能已之。天之疾也。誰其起之。君兮歸矣。誰其死之。

涕謂予曰：吾弟負異才，讀書過目即成誦，五六歲日記千餘言，十三補弟子員，年十五經史無不通，時感滂沛橫溢，不可遏止，未弱冠名聲大振，試輒十數，半日立就，學使莫不驚歎，每試必冠其羣，文就傳寫吟誦，詩賦初宗六朝，後乃進於漢魏，盡焚其前所為文，其於象緯山經地志兵陣風角浮屠老子之書無不究，陸博呼盧擊伎狗馬神仙劍術以及荒怪不經之說無不好，高傲簡肆，不事繩墨，豪於酒，往往罵其座人，耳熱酒闌，仰天歌嘯，意豁如也，嘗與余讀書，申且倦，則酣飲擊劍歌呼為笑樂，或論古人忠孝大節及抑鬱不平事，輒滿引痛哭，忽忽不擇能去，嗚呼！以吾弟之才，而卒鬱鬱不得志以死，豈非天乎？夫高才早死如王子安、李長吉及近代吳明卿、侯朝宗者，何代蔑有，然卒不能掩其精光，湮沒其名者，以其文章自不朽也，吾弟雖負才而志識高遠，凡所作俱自謂不足傳，不自珍愛棄去，又不知天之不假其年，而及時策勵收拾以成一家言，乃今一旦忽焉以死，不但不能獲厚於天，即求如古人之高才早死而卒以傳者，亦不可得，是可悲也，言罷復歎泣下而拜，手以請曰：子立言可不朽者，能以子之言存吾弟之名乎？予唯唯，謹按狀，君候補內閣中書舍人，祖諱恂，明諸生，崇禎戊寅死深州之難，累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考諱本植，順治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門宜人，馮宜人，君馮出也，兄玠，弟珊，妻張氏，子一元亮，君生於康熙丁未，得年三十有五，其卒也，以下第，抑鬱成疾，遂不起，蓋自甲戌以後，文體大壞，以當事者欲變庸腐為高古而不得其道，凡遇支離謬戾不可解之文，即以爲奇才而悉拔之前列，又擇其尤不可解者以魁天下，於是天下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以爲科名捷徑，而真才夙學不肯與時，俛仰如吳君者，率顛仆困頓而不過，然此尚以文也，乃變而愈下，并支離謬戾之文亦不可得，而婉孌突弁者且比比，使吳君不死，其感憤更何如乎？嗚呼！世之尚偽久矣，人以偽顯，學以偽傳，才以偽舉，文以偽售，偽者福之基，僞愈甚則福愈大，一真則患隨之，非禍災即夭折，幸而不禍災不夭折，亦必困阨終其身，老死而後已，噫！其時使然邪？其命邪？乃爲之銘曰：

吳君之生，天所妬也，謹其使之，慧以悟也，即玉成之，驚其步也，胡爲天之，渣朝際也，天乎天乎，究何故也，我爲斯銘，君其祚也。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李文學名在公字夙公，順天府庠生，其先自松江遷京師，高祖以上無傳，曾祖諱恩，祖諱鈞，世爲大興人，考諱良材，素長者，妣阮氏，君以明崇禎壬申生，卒於今康熙壬午，得年七十有一，卒之前，予數視君疾，神明清炯，自謂胸中曠然無所累，但恨無嗣，得子文傳，我無恨矣，以藏書八册贈余，余流涕受而許之，君篤孝事親如嬰兒，敦古道，渾渾然良易以直，言必忠信，終其身不易，爲文雅粹絕時，不售，肆力經史百家，尤喜讀漢書，授徒甚衆，妻張氏，賢，生一女，先君卒，君不再娶，女適庠生錢紹祖，久之亦卒，君哭之慟曰：悲夫！予之命也，予既無子，一女復不能存，天乎何尤！老益貧，依其甥溫燕以居，至是卒，嗚呼！以君純德篤行，不遇於時，窮老放廢，而復斬然無子以死也，甯不悲乎！初予方五六歲，從兄汲公受句讀，兄未弱冠，與君善，君長予兄五歲，及余兄弟奉母南下，輾轉江淮垂三十年，而予乃復歸里，時夙公已過半百，故人死者

十八九，相與握手垂涕太息，因憶當年，予兄與同學諸子往來講習課文藝，予輒侍右左，風雨寒燈樽酒，歲時飲譙，予從傍嬉戲，噉果餌爲笑樂，歷歷如昨日，俯仰生死，忽焉隔世，方幸予兄未老，夙公尚存，期以餘年，采山共老，乃不數年，予兄亦死，今且十年，而君又死，嗚呼！予亦老矣，兄弟故人俱捨我而死，予更不知後死何時，而予又何以生爲哉！乃流涕誌其墓而爲之銘曰：

嗚呼！彼蒼爲醉爲醒，胡然而廢，胡然而興，孰與爲勸，孰與爲懲，儻亦不能以自主，何晏然於上帝之威名，君既生遭其顛踣，死甯更躓乎幽冥，我爲君告，題幽局，山高水長，視茲銘。

居業堂文集卷十八

墓誌表行實行狀告文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甲寅，滇黔變起，有司望風降，獨廣東知西甯縣事王君不爲動，賊至，城且危，時安人隋氏隨之任，謂安人曰：如爾母子何？安人奮衣起，出懷中匕首曰：有此，夫何懼！王君慨然太息，出與士民日夜嚴守備，賊引去，未幾，君以爲內召，需後代者未至，安人曰：妾請攜幼子先，君去家累，乘間出，易矣，乃留健僕衛君，自以老弱從，當是時，賊聲言東下，粵師失利，退保肇慶，沿江澄寂，無片帆，安人登舟，指揮幼子，率從者，縱柁，擲棹，直抵肇慶，時舟師數十里，戒嚴，行人絕，而湖南已爲吳逆據，耿氏反，閩中江西提督楊富誅死其妻，帥衆煽亂，鄱湖羣盜及山寇悉起，應之，武弁高顯文者，君里人，聞安人至，急遣其妻登舟止之曰：夫人將安往，數千里內皆兵，投虎穴無謂也，夫人留，衆皆欲留，安人曰：吾自離西甯，死生聽之天矣，脫弦之箭，可復止哉！舟抵大庾，度領，又就舟，順流一句，不見他舟，安人率僕婢佩刀，晝夜警備，將入湖，風大作，覆舟不可勝數，艣棹吳城者，蠅集，安人命乘風破浪，徑進，衆力止之，不聽，曰：吾甯葬江湖中，不肯作俘囚耳，於是舟幾覆，乃得過，然是夜，城被賊焚掠一空，而安人免，嗚呼！士大夫無識，則賊薄，膽薄不敢任天下之利害，利害無敢任，而天下之害，將不可勝道，安人以一婦人，遭變，識力乃如此，豈不偉哉！既抵家，子沛思沛憤

大驚謂安人從天而降。然聞君為向氏留。憂之。安人笑曰。母慮向氏子逆謀已著。爾父肯為彼編羅乎。已而君果力卻之。全其節。以歸安人。諸城人與君同里。生於明天啓二年二月十七歲。歸君。敏慧。倉猝有定識。性至孝。姑周太淑人。偶夜半得疾。家人皆不知。安人甫就寢。心動。急起視。太淑人果暴疾。幾危。救免。壬午。辟兵航海數千里。扶持太淑人。備極艱苦。又嘗辟寇。負太淑人。夜逾重垣。匿山谷中。自叢棘竄而出。身無完膚。亂定。產已破。操作給舅姑。饑寒。自哺。積久。王君成進士。家稍裕。筮仕縣令。署內有官田數畝。安人董奚奴種而食。長子沛思。以鄉薦第一。成己未進士。官中允。次沛懌。候選州同知。沛懌。沛懌。聯登甲子。丁卯賢書。安人以子貴。敕封。鄉人榮之。益勤儉。自斂。諸子婦無敢飾文錦者。有餘以濟宗戚之貧乏。女二。一適孫森。一適丙辰進士候補知府李華之。孫三。種相業。安人年七十有四卒。將以康熙丁丑閏三月。葬於某山之原。沛思以狀求銘其墓之石。予竊聞安人生平已久。為誌其大略如此。狀中所載。懿行甚多。不能悉。而應變之才。有男子所不及者。戊申地震。諸城最烈。安人居樓。從破壁墜下。血淋漓。持兩子泣。地搖搖如覆舟。兩子急請辟去。安人曰。諸婢壓其下。非人子乎。吾去死矣。亟集家僮。懸賞。磚石出之。皆復活。居樓火。烟燄障梯戶。不可登。家人驚顧莫錯。安人命以水濡被褥。分給諸婢。蔽火。身先登。又持溼衣覆火上。去其旁引火物。而汲水魚貫上。頃刻燭滅。嗚呼。是豈尋常女子所能乎。銘曰。

葉節婦墓誌銘

番禺知縣姚君炳坤之世母李氏。以處女守節四十餘年。年六十有五卒於家。時予游南海。姚君以狀請銘其墓。按姚之先為葉氏。慈歸鍾族。君大父諱某。號蘭臺。游京師。娶某氏。生子二。長諱某。字敬斯。即聘節婦者。次諱某。字某。即君父方伯公也。初蘭臺公卒於京。敬斯方數齡。而方伯未彌月。值鼎革。不能歸。危困幾不保。母不得已。託敬斯於其族之賢者。使歸慈路。以延葉氏。而身與幼子留京師。時亂離未定。浙東瀕海多警。人不聊生。敬斯歸。貧苦無所依。砥行力田。讀書。每念其母。則登閣而號。聞者隕涕。定海李翁聞其賢。以女字焉。敬斯不肯娶。曰。我不見母。終不娶也。當是時。方伯已入旗籍。成乙未進士。授福建建陽知縣。遣使尋之。時不通問者十八年矣。敬斯方輟耕登閣。而使者至。於是急隨使來。方伯已行取北上。遇於錢塘。母子兄弟相持大哭。左右皆泣。久之。母收淚曰。爾已娶未。曰未也。已聘李氏女。母顧方伯曰。當為爾兄即成之。方伯曰。唯乃隨之北。未幾母亡。服闋。方謀歸。忽無疾終。以其喪歸。李翁聞之。撫女大哭曰。天乎。吾女將安歸乎。女從容答曰。翁何傷。女得所歸矣。翁曰。何歸。女曰。歸葉門守節耳。翁詫曰。甯有是乎。節婦立屏鉛華。易編素。拜父母。備辭親族。曰。身許葉氏已久。義無他適。請往成服。戚婦多垂涕勸止。不聽。立促登車。翁曰。嗟乎。女志決矣。乃送至葉氏茅屋。傾側數椽。一棺燈火尚殘。風雪懷懷。莫蔽。節婦哭祭成服。宗族閭里老幼扶攜聚觀。爭噴噴曰。李翁生有女。葉敬斯死有婦矣。自是以紡績自給。數年如一日。後方伯為嘉湖道副使。迎入署。事之如母。以子炳坤為之子。及遷江西布政使。以廉著。二年卒於官。夫人某氏。

與節婦貧無孤。久之。節婦病。思歸。而姚君以旗籍。例不得繼。漢籍為子。節婦謂某夫人曰。婦撫三子待其成。我歸守墳墓。毋假葉氏鬼也。節婦既歸。某夫人家益貧。十餘年。姚君始筮仕番禺。方欲迎養節婦。而節婦死矣。節婦生於前崇禎戊寅年八月。卒於今康熙壬午年七月。姚君流涕為子述其生平。曰。恨不得養母以終其天也。幸君誌以傳之。初節婦之歸葉氏也。里中婦有新葬者。欲他適。其姑曰。婦嫁得矣。何以見葉家婦乎。里中婦慚。已而涕泣自悔。遂矢志終身不嫁。以節婦之感人如此。其有闢風化何如乎。乃誌其概。而為之銘曰。

禮女未嫁而夫死。斬髮以弔。葬則已。未嘗教之守節。而與仇儷比。咄嗟。彙倫敦由喪厥恥。賢者矯之。雖過天為砥。六十五歲終女子。持三綱。扶萬紀。

董儒人墓誌銘

經傳所紀。載後母不慈。自陶唐世已然。厥後如尹吉甫。閔子騫。代有之。無足怪者。故撫前子女如己出。非至性仁厚者不能。然前子或抵牾不相下。亦勢格不得。若惇惇孤女。而恩勤育閔有加。此尤人情所難。可為天下後世勸者。於其歿也。烏可無銘。成母董儒人。寶應成翁繼室。翁元配孫無子。遺二女。儒人生子三。康傳。康保。康俊。康熙癸亥十月卒。某年月日。康傳等將葬儒人某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其墓。按儒人父星台。以篤行稱。儒人九歲失母。事繼母稱孝。嫻內則。柔貞靜婉。有賢聲。及歸成翁。翁母及孫儒人俱未葬。儒人悉脫簪珥。佐營葬事。無難色。聞者異之。具喜。飲日或六七索。皆洗釐治。饋核無遺。當是時。前儒人二女長十餘。次極微。儒人憐愛之過。當甲申避亂村中時。已生康保。儒人獨攜二女。保護之。屬婢媼負二子曰。若善視之。吾非不愛子。但二女羸弱。不可使去左右。脫不虞。吾可再得男。而不可復得前儒人女。烏摩世之奔髦。前子女私其子女。而感其夫。疎前子女如路人者。不知其幾。聞儒人之風。其亦汗顏滋愧。而與起乎。成翁有聲膠庠。以病廢舉業。不得第。而夙長者好義。兄弟多外侮。翁出身涉危疑。排解之。擢禍患不卸。儒人委曲調和於宗戚內外。息忿爭。消大難。佐夫教其子皆成立。二女並明大義。次女夫沒。自經以殉。儒人勸幾絕。長女家貧。餽遺望於道。寡授以舍傍宅。謂康傳等曰。若等可自給。止一姊。令獨處乎。此皆成翁發後事也。三子並早補弟子員。康保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孫男十二人。孫女五人。儒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四。銘曰。

楊太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辛巳。賊李自成陷洛陽。南京兵部尚書呂公維祺死之。先是。公知城不守。遣淑人郭氏率子女辟河北。故免於難。側室楊氏年少。侍公未久。無所出。公既葬。淑人諷之去。楊嗚咽流涕。不自勝。淑人亦泣慰止之。相從竄伏山谷間。南涉江。瀕於危者數矣。志不變。復北反轉徙。窮巖絕壑。冒荆棘豺狼狐兔所出入。淑人乘羸驅楊與家人徒步從之。亂定。始居新安之袁家山。顧艱於食。食種穡雜茶。就喉咽。家人多不能堪。楊獨甘之。日夕率先僮妾操作不稍懈。於是知其志終不變也。淑人卒。哀痛若喪考妣。而尚書

公子若孫男女十有八人。弱者撫之。長者婚嫁左右之。凡五十年始卒。葬於公兆之西。越七年。公孫侍御公履復以太君狀請源為之誌其墓。按太君。澗池人。性貞靜。寡言笑。退讓不喜於華。守婦道唯謹。同列有于氏者。忘之。太君不與校。及于死。十餘年。終不言其過。故郭淑人愛重之。其卒也。以康熙二十七年去。其生萬歷四十七年。得年七十。適子侍御公某。為義服期。諸孫總麻。義事禮也。蓋以義起云。初賊之攻洛陽也。尚書公致仕家居。力勸福王散財結士。為守禦計。王不聽。將士皆離心。或勸公去。公曰。我大臣也。雖無守土責。可苟免乎。於是散家財。率眾死守。及城破。被執。罵賊不屈死。使當日預引身辟去。於義固無害。乃守死不去。所謂殺身成仁。見危授命者也。然則太君所以報公。不猶公之所以報國乎。太君誠無愧於公矣。銘曰。

呂公義烈箕尾懸。夫人保家歷險艱。爰有側室同辛酸。年少更無兒女牽。閉心壹志五十年。撫厥幼孤室家完。下報司馬無慚顏。片石巉巖星日鐫。

梁鶴林先生墓表

宛平梁鶴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之蓄微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年五十。登攝山。望拜孝陵。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棟。字公狄。別號鶴林。其先世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鄖陽。僉都御史黎公次子也。生於萬歷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柑。弟析木公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明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裂壁歌。首句云。壁裂龍驚出。懸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斗。嶺南已卯舉於鄉。領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起為盜。盜益熾。僉都御史公可法謂先生曰。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吾子行矣。初先生為諸生時。日討論經世略。後懸黎公以郎撫勸王。先生兄弟以介馬從。嫻軍務。庚辰臘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慚笑。先生獨挽弓插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內賊凡三十六窟。集紳士議剿撫。或默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踞潁可乎。仲木公曰。不能剿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剿之便。於是練鄉勇。脩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伺賊所出入。常夜半馳風雪中。帥健兒密搗賊壘。賊驚伏。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境內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大吏一意主剿。或出奇兵決勝。或扼險制其死。撲滅之甚易。何至燎原不可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日振。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是時閩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藏。勵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德。先生蒞任未百日。嬰城血戰三日。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先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時史公總督漕運。為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未。謝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賊賊長驅入西安。全陝悉陷。甲申春。賊渡河東。犯甯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

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自強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矣。又自貽感邪。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獄。都城陷。天子徇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開道南走。當是時。南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侍郎馬士英貪福王。開弱。欲立之。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即位於南京。先生自德州臨清南奔。時各郡邑建議。文武吏豪傑莫不與歃血盟。鼓厲忠義。人皆感憤流涕。受約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開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為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做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為之。寬其文法。使自為戰守。而關部大治。兵居重。取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為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鍼為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議。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史公太息謂先生曰。君言良是。但朝廷儲軀場於度外。凡奏請不以時裁決。相齟齬。坐失事機。某唯以身殉國而已。因相向流涕。先生知事不可為。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遁迹寶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目有芒。聲朗朗如鳴鐘。慧悟絕人。隱居益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尚義慷慨。有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王豪傑奇謀偉績。或及中原殺賊兩京軼事。悲歌仰天。嗚咽。或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仲木公豪邁。與先生友愛最篤。戊戌卒。無子。先生哭幾絕。期猶悲哀。後以析木公子熙為之嗣。而枚子燮一七。著母得私析木公以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先生故多病。連喪兄弟。過痛。日劇。乙巳七月十五日卒。卒之時。端坐如平常。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所著詩古文。有練要堂文集。印香集。源兄潔與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為一編。曰梁鶴林先生全書。藏於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能窺其微。及先生歿五年己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背其墓之石。

劉處士墓表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曰。父鑄。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饋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胸。僧說罷。處士胸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詰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為天地之心。管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

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廬。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變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脩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志同道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願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踰風塵中人。誕取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蕭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躄踊。行路者嗟涕。予在京聞之。召其子登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為位哭之。而使變奔喪於吳。為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張文學墓表

張文學。字某。宛平人。父西山先生。名能麟。丁亥進士。歷官青州府防海道參議。文學十八歲。殤。先生年八十有三。哭之慟。不降服而期。以其有成人之德也。越三年。先生見子。執子手流涕。述文學生平。曰。願子文表其墓。以識予悲。先生為橫渠先生十七世孫。博學撰著甚富。出所著儒宗理要。荒政考略諸書授予。則又撫卷太息曰。嗟乎。老矣。考證經史。曩皆亡兒。翻閱文字。皆其所手錄。一旦喪之。如失左右手。言罷泣下。予亦愴然久之。按文學幼而敏慧。通詩禮。易而文。以大家為式。不安於小成。諸先達俱器重之。補弟子員。恂恂善自下。事親孝。事諸兄。遇諸兄弟。溫恭良易。無間。苦志力學。成癩癩。久而不瘳。已卯。應鄉試。報罷。遂歿。歿之日。無他語。惟倦倦以家廟藏書為念。張目謂先生曰。兒學恨未成。不能侍膝下。罔極深恩。報無日矣。言罷。濟然。非所謂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可以為成人者歟。先生易能已於悲也。文學生於壬戌某月日。卒於己卯某月日。聘兵部侍郎章公女。未婚而卒。先生命其子有浩為之後。記曰。周人以般人之棺。槨葬長塋。長塋原不同於中下。與無服之塋。第未聞不降服也。然而有後。非殤矣。不降服。宜哉。仲尼不殤汪。

隋。非其倫乎。為之表。用告世之緣情而達禮者。

李賢婦墓表

賢婦李氏。大興人。前武清侯弟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左都督諱誠。公孫女。父諱滋。生於順治甲午年十月。年十七。歸李茂春。茂春幼孤。母潘氏。年二十七。守節。備歷飢寒瘠瘁。志不奪。撫茂春成立。賢婦事姑孝。人皆謂潘苦節。其報。婦勤儉。事必躬親。絲粟無所廢。戚友至。必盡款曲。慶弔禮務。厚疎遠。一無遺。御下恩。而家法。儼然不可犯。李君素不問家人生產。而內外事。莫不舉。率賢婦內助。力居多。李君嘗病篤。醫不藥。既彌留。婦乃焚香禱於神。剖臂肉和藥。以進。遂愈。數月。李君偶小失意。責婦。婦默然。老嫗楊氏。噴曰。郎君幸無恙。得以聲色加諸內。亦知渠以塊肉活君。命邪。李君驚問。故始知。視其臂。創痕。則然。流涕謝之。生一子。名紳。弱。賢婦李君置側室。不聽。數年。婦以勞致疾。疾日深。為子娶婦。又聘一盧氏女。為李君側室。涕泣勸之。納。卒之日。謂李君曰。夫子葬我。不得過厚。使我不安於地下。言訖而逝。李君哭之。慟曰。吾身之成。賴有母家之成。賴有妻。母死。妻又死。吾何以生為哉。予與李君為姪。知賢婦最悉。因乞余言表其墓。不使其湮沒無傳焉。

先府君行實

嗚呼。先君年八十有一而終。不為不壽。不孝源哀。捨慘。痛絕不欲生。以不孝未得盡一日之養也。先君以明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遭闖賊之變。自到不死。棄家走吳越。風波不死。患難靡不。疾病不死。卒抑鬱老死。而為之子者。生不能奉養。以安其身。死不能備情文之盛。以厚其抱恨終天。痛入蒼髮。此源所謂疾首推心。淚滿而繼之以血者也。當甲申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先君時。司微巡北城。見宮女四出。知烈皇帝必死。大呼奔帝宮。路披佩刀。將引決。老僕楊坤。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時先妣魏恭人。已率家人婦女十七口。赴家園井中死。先兄潔方八歲。先匿寺中。大門和尚者。寺主也。夙與先君善。相持哭。徐曰。吾待公久矣。遂以僧服進。遂祝髮。久之。亂定。始出。初。先君在職方。少敏斷。有才幹。薦紳先生。多器重之。而襲爵崇禎季年。天下大亂。朝臣朋黨日盛。先君憂憤。慨然謂同列曰。今天下有四大弊。而朝廷不能除。戡亂保邦。須經濟才。科名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無論大小。賢不肖。率以門戶恩。相報復。國事日壞。一日。莫之顧。弊二。武臣。國之爪牙。國家右文武。入其途者。類鹵莽鄙瑣。不齒於人。弊三。三大營官軍。詭寄糜餉者十八九。無一堪用。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於是欲上疏痛哭陳言。而當事輒尼。不使得行。居夜。鬱鬱成疾。嘗見京師戒嚴。守者泄泄。恨甚。夜夢天子。詔授節鉞。出門。甲士旌旗環擁。擐甲挺戈。縱馬馳。馬嘶驚。左股痛。且疽發。血流不止。其愛國急公如此。先是始祖諱玉。無錫人。姓王氏。所謂沙頭王也。洪武時。遷北平。從成祖靖難。屢立戰功。陣亡白溝河。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傳至先曾祖諱廷楨。生子二。長先祖諱炳。無子。卒。家難作。爵中絕。次諱燿。源本生祖也。子四。先君為季。既長。力請之。當事得復爵。而先伯父三人。皆出仕。各推讓。先君遂出繼承襲焉。常居禁中宿衛。朝侍立糾儀。提牢則軫恤獄囚。

伸冤抑而錦衣衛職司糾緝先君雖痛憤廷臣誤國乃市僧持姦利事來告謀與大獄者輒拒不肯發蓋忠義激發而不失之刻和而不同仁厚而剛毅其天性然也及逆迹江南頽然縱飲自放而友人急難即挺身出為排解每定大難於杯酒談笑而保全者甚眾與先業師梁鶴林先生偕隱寶應南北則中州崔履齋甯都魏叔子諸先生暨義僧松影時往來無間每談當日人才政事亡國之由及朝廷禮儀大典委備詳載竟日夕不倦而見野史所載烈皇事諱罔者多往往歎歎扼腕於是為崇禎遺錄一卷自其間而流涕為之序曰烈皇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嗚呼仁儉英敏卒以亡嗚呼其人邪臣小臣日侍烈皇左右目擊時艱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憤惟知營私相傾軋致疆場日蹙中原盜蜂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圖匡濟雖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牢不可破如其黨即力護持之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其才可用必多方陷之真之死而安危所不恤使天子御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傾軋賊勢日熾天子孑然孤立傍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然則家國淪亡誰之罪也每詔對大臣竊聞天語煌煌諄諄安危大計若斷汗不能對即嗚嗚舉老生常談謏責開有忠鯁敢言又迂諫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勢震天下上春秋方十八不動聲色翦除之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災道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種種聖德又朝野習聞其說使得忠君愛國才堪辦賊之臣為之輔君臣一德將相同寅協恭則太平何難致乃不幸有君無臣卒致身殉社稷國母就緒公主手刃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於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喪心之徒自知難免天下清議肆為誹謗或曰魏璫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愛惜費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冀寬己與同類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而傳於世臣用是切齒腐心痛烈皇諱讎又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偽者正之遺者補之深漸謫陋不文不足表彰聖德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誣而後之精明史者有所考據焉嗚呼此先君一生心血所存不孝源於乙丑返都值脩明史已將副本上之史館而先君入殮則以手錄一編納棺內以相殉者也先君凡三娶先兄為元配徐恭人出繼以魏又繼以蕭生不孝源先君南游不歸先妣亦攜源兄弟南下越歲卒於高郵父子兄弟榮榮三人相依二十餘年及不孝源以家貧親老就館於京師無緣先兄於辛未即世先君七十有九而先兄無子源之子方十歲不孝將去京師而南則無以為養留則晨昏侍奉苦無人不得已請先君攜家來天津而不孝又以飢驅走江右嗚呼天下之為人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初先君年七十攜不孝兄弟載酒渡江歷覽金焦北固旬餘始返及八十北歸源不能奉承先君西山北山之游之志中途一觀辭去而歲方歸歸數日復去京師而天津居處不得其安致先君臥病半載幾不起不孝之罪何忍言乎乃倖獲一科而移居備甘裘謂親疾已瘳後此可以承歡稍贖不孝之罪孰意兩旬而先君忽逝且不得親受遺言一永訣哉嗚呼天乎何辜於天致此極乎夫以八十老翁九死餘生重歸故土而咫尺京華不能復睹帝城宮闕披荆榛

一展先人墳墓里巷訪故舊而西山雲物徒付之遙遙夢想裏回信惻惻老淚於荒煙海嶽而齋志以長終嗚呼悲夫悲夫身世盛衰之故遭逢之不幸何其痛也先君諱世德字克承別字中齋生於前萬曆癸丑七月十九日寅時卒於今康熙癸酉十一月十一日戌時先妣徐恭人鎮撫文燦公女魏光祿寺卿士章公女蕭御史口口公孫女太學恆嶽公女女子二長潔府庠生娶楊氏金吾鴻與公女吏科都給事中覺山公妹次源順天癸酉鄉試第四名舉人娶李氏前左都督誠總公孫女武清侯誠銘公姪孫女太學涵生公女孫一源出名兆符為潔後孫女五其一潔出許字蔣太學進之子虞麟生衡生其四源出一字賈太學其實之子之彪餘俱未字先君生平嘉言懿行莫能殫述特序其表表大節用告當代立言君子而苦塊痛迫語無倫次聊備采擇賜之鴻文以光泉壤云爾

先兄汲公處士行實

先兄諱潔字汲公別字洵盤先妣徐恭人出徐家君元配繼以魏魏狗難死又繼以蕭生源先兄九歲得源母後母也久而忘焉性至孝愛母服母訓母不知子前子也初國變家君將南游不果久之棄家去母日督兒課教幼儀弗懈成姆誨之子之食拊之曰兒母非母也後母爾弗兒恤嘆兒何辜爾下兒勉然投箸起趨歸入門大呼母涕淚應聲奔母前抱母大哭母問故語咽不能出且哭且訴曰某母不仁謂母非兒母後母也嗚呼傷兒心母濟然相持哭不止成姆聞之大慚自是中外無間言家君南游數年不歸母憐源兄弟南下曾家君准浦家君曰吾志不得伸已矣與若渡江擇地借隱爾母曰善但妾數年劬瘁心血已枯恐不久入閻越一年果卒於高郵兄哀號水漿不入口累日夜踰踊無節幾滅性支離苦塊年餘每夜半風慘慘斜月照戶撫棺嗚咽滂沱或夢中號哭而起庭鳥啞啞驚聞者哀之兄自孩提如成人不與羣兒嬉初入塾師授書數句頃之卷悉成誦請復授授有頃復請如是者三師曰足矣俟明日曰明日自明日今日將何為師大奇之授數紙旬餘學庸遂卒業一日宴客演劇忽前後覓不得已而尋至後園大變則見端坐讀書其中問之曰吾苦外喧無靜所故避此耳其天性好學如此十二歲補弟子員有聲試輒高等及南游慨然尚志棄去不復試從梁鶴林先生講學先生諱以樟後隱居寶應源兄弟受業於門兄篤苦潛心理學窮經史先生深器重之而源自四五歲母命兄授句讀至是教益嚴時于杖曰我敢忘我母臨終語而背之邪則擲杖泣故源事兄為嚴師兄諱源如保母人以爲同母兄弟所難事家君先意承志或色不豫則務復終日務悅乃已嘗客山陽放生池病篤家君將遠行腹疾不止兄憂懣攬作恍惚泣禱於前廡關壯繆侯前既返見家君坐水閣方飯而壯繆忽從後窗外竊書一好字於家君背上須臾竊而家君正坐水閣食未畢自此豁然中州巨室孟氏有女能詩善鼓琴擇配不得聞家君及兄名遣二義士來締姻許田宅妝資甚厚家君以語兄兄悽然曰母養非他耶不能返兄寢不安席忍議婚邪因泣下乃固辭之二義士感動嘆息而去後請甯都魏叔子先生為三恭人立傳曰潔聞人言後母字若刀刺吾心而梁先生嘗語人曰王生真古孝子吾不忍譽其為孝子恐傷孝子之心也其後年幾四十猶未娶家君以宗祀計強授室而兄以親老無以養時時出游備嘗險難歷寒暑勞困弗恤乃卒

無所遇而鬱鬱成疾。辛未正月。嫂楊氏卒。病日臻。源館京師。付書慰籍之。既而以書來云。見弟字。言言血淚。讀未竟。失聲哭。哭已又哭。筆墨開。感人千里之外。非至誠曷能若此。此道令人固絕。但未知古有是否。恨不令祥覽見也。吾疾從此漸瘳矣。源方謂兄可不日起。執意其竟。渣然長逝。傷哉。兄廣志以破。事未有表見。獨其孝友不媿古人。其著述有三。經際考。以書與春秋相接。而詳其間考。其異同論。其世人所難。易經。引易象。以之。若新時外傳。二十卷。洎盤子集。文二卷。俱堪傳世。行遠。而編輯先業師全書。四十卷。先兄論學。為馬宛斯先生參訂。釋史。名與序。為。已。行。而。先。兄。皆。有。功。後學者。其卒在六月十九日。未時。距其生丁丑五月二十五日辰時。得年五十有五。無子。以源子兆符為之子。一女許字金壇。蔣太學進之子。衡生。遺書與源云。源生平無大過。無愧天地鬼神。但愈淨意公。意惡云云。不一而足。今不幸遭此大變。命也。積志未酬。時也。不能終養。不孝為大。然老親自荷草。吾弟賢聖為期。發過在即。我亦可瞑目地下。但苦吾弟耳。嗚呼。源兄弟遭家不造。數十年。世離顛沛。母死不能葬。八十老親不能養。兄忽中道捐棄。而源又遠在二千里外。悲夫。悲夫。天毒降凶。痛結黃泉。尚忍言哉。惟當代闡幽立言君子。可俾不泯。謹述其生平大略。附家乘備采擇焉。

孫氏三烈狀

烈婦邱氏。順天醫士孫某妻。某年十四。學醫邱翁。翁相傳為文莊公之後。流寓京師。術甚精。人以為神。某事之三年。盡得其術。翁異之。以女妻焉。即烈婦也。烈婦自幼端重。寡言笑。歸於孫。孝事舅姑。家人俱稱其賢。某納妾陳氏。亦賢。烈婦厚遇陳。時以古訓誨勉之。家益和。人益稱烈婦賢。生子三。長補。弟子員。早卒。一女。性貞淑。類其母。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某挈妻妾子女。辟城北。武廟中。須臾。賊充斥。號呼沸天。時女方十四歲。烈婦顧女語曰。賊勢如此。我輩其能全乎。節與生執重。言未畢。淚泣。女默然。俛首從容下塔。出門外。躡身躍入井。某趨掖之不及。乃救之上。則大呼曰。死爾死爾。復翻身投井中。死。是時烈婦已縊死井傍樹上。而陳氏泣拜某曰。妾不可以獨生。某泣挽之曰。爾可無死。陳不應。脫袖掩面。挾所生襁褓兒。直入投門內井中。死。女未并陳。寒家女。俱勇於赴義。不苟活如此。一時三烈。莫屍廟中。見者皆為流涕。久之。其子孫莫能傳。予特狀以傳云。

告西岳文

甲申九月既望。西山屠者王源。敢昭告於西岳華山之神曰。源幼負四方之志。志不獲伸。今老矣。欲徧游五岳。觀天地之奇。勒其名於丹崖石窟。願兩過華陰。不得一陟蓮花峯。仰止觀。恨焉增切。今更祗誠齋。遊偕友而來。而積陰未解。雲沈雨障。阻我躋攀。昔韓愈開衡山之雲。蘇軾晴滄漢之市。精誠所格。神無不通。以某之愚。何敢上比前賢。然誠之所積。無賢一也。伏望由靈力驅霧晦。大開日月之光。使某得以跨登龍嶺。白帝。一追王猛陳搏之迹。則其生平之志。亦已遂矣。山靈其許我乎。

合葬告墓文八首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男某敢昭告於顯考前錦衣衛指揮食事府君之靈曰。自歲甲戌。

卜宅羊坊店新阡。以安顯考體魄。十有餘年。形家言非正穴。恐有未甯。卜吉茲月戊寅。改葬於前穴數武之地。并啓顯妣徐恭人。魏恭人。蕭恭人。靈柩合葬。而以兄某嫂楊氏。附葬於旁。女四姐亦附葬域外。今日啓土。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哀側。伏唯親神。不震不驚。鑒茲微悃。嗚呼。男之不育。十載經營。今始克襄此舉。不孝之罪。復何言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男某敢昭告於顯妣蕭恭人之靈曰。自歲丁丑。男從高郵扶我母。登兄嫂三柩北返。權厝於天津者五年。壬午。移至京師羊坊店新阡。又厝於顯考墓側者四年。今始卜吉。茲月戊寅。與顯考暨前母徐魏兩恭人合葬。并葬兄嫂於傍。女四姐於隅。今日啓棺。謹以清酌庶羞。告奠靈石。伏唯親神。不震不驚。鑒茲微悃。嗚呼。男之不育。十載經營。今始克襄此舉。不孝之罪。復何言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弟某敢昭告於故兄汲公處士嫂楊氏之靈曰。兄嫂歿於高郵。厝於顯妣蕭恭人旅殯之側者七年。丁丑冬。弟始得扶母登兄嫂三柩北返。又厝於天津者五年。顯考新阡之傍者四年。今始卜吉。茲月戊寅。將顯考與顯妣徐魏蕭三恭人合葬。而附葬兄嫂於旁。今日啓棺。謹以清酌庶羞。告奠靈石。伏唯親神。不震不驚。察茲微悃。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六日戊寅。孫某敢昭告於顯祖考前誥贈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府君顯妣妣誥贈一品夫人之靈曰。孫父自國變南游。年八十始返。八十一歲卒於天津。孫以祖塋不可復葬。乃卜葬於西便門外羊坊店新阡。後將母蕭恭人柩自南扶來。厝於父墓之傍。今又將前母徐魏兩恭人柩之葬祖塋者。遷去。明日己卯。合葬顯祖與父母相離。而十餘里之間。蕭蕭悽悽。精靈相望。與同邱其域。固無殊也。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哀側。伏唯靈祐。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六日戊寅。男某敢昭告於顯妣徐恭人魏恭人之靈曰。惟我徐恭人為顯考元配。生我伯兄。不幸早世。繼配魏恭人。遇難捐軀。節烈昭著。至今皆六十餘年矣。顯考既歿。男卜葬羊坊店新阡。今將啓二母之柩。并男生母蕭恭人。與顯考合葬。卜吉明日己卯。共奠幽宮。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哀側。恐歲久。柩有損傷。敬製新棺備易。伏惟親靈。不震不驚。鑒茲微悃。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十日壬午。男某敢昭告於顯考前錦衣衛指揮食事府君顯妣徐恭人魏恭人蕭恭人之靈曰。男昨擇吉日己卯。合葬考妣於羊坊店新阡。而附葬兄某嫂楊氏於傍。女四姐於域外。今以清酌庶羞。敬告哀側。伏惟考妣幽宮永奠。體魄相依。三千里南北。遺骸七十載死亡骨肉。幸歸故土。同聚九原。嗚呼。男之不育。不能揚名顯親。早喪大事。孑然孤立。經營十有餘年。始令考妣得安地下。感念存歿。涕泗淚零。惟我考妣。故佑後昆。俾我子孫。蘇昌光大。無隊前人之緒。實厚望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十日壬午。弟某敢昭告於故兄汲公處士故嫂楊氏之靈曰。弟昨擇吉日己卯。合葬考妣於羊坊店新阡。而附葬兄嫂於傍。今以清酌庶羞。敬告哀側。伏惟兄嫂幽宮永奠。與我考妣相依。既已盡孝於生前。今更承歡於地下。嗚呼。家門不幸。骨肉凋零。弟之不才。遺棄不偶。今始勉竭犬馬。克襄此舉。然而心力已枯。餘年無幾。今將浩然長往。不知後死何時。將來得與我父兄相依此地否也。哀。

感涕零。惟我兄嫂鑒佑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十日壬午。父或庵告於亡女四姐之靈曰。我奉考妣兄嫂之柩。俱合葬於羊坊店新阡。而葬爾於城外。與爾祖父母伯父母相依。今以清酌庶羞告爾之靈。爾其安焉。嗚呼。爾病不起。我滯京師。不能還家。與爾一訣。至今抱恨於心。茲既送爾歸土。我心慰矣。爾其代我侍祖父母伯父母於地下。庶免我不孝不弟之罪云爾。

居業堂文集卷十九

記碑

十三陵記上

天壽山十三陵。曰長陵。曰獻陵。曰景陵。曰裕陵。曰茂陵。曰泰陵。曰康陵。曰永陵。曰昭陵。曰定陵。曰慶陵。曰德陵。曰思陵。昌平州在京師北六十里。天壽又在州北三四里。萬壽環如城。缺其南如門。而層層拱抱。中則平原。廣輪可二十里。東西北三面崇巖疊嶂。縣互百里不絕。南則近山爲案。遠山如列屏。諸陵俱依山爲城。山各異名。長陵在正北黃土山下。名康家莊。三峯爲障。崇閣森偉。儼若垂裳。以臨萬國。襄裏然龍翔鳳翥而下。結爲長陵。老君堂水自東北來。西折遶其前。合西北巔。莊灰嶺。錐石諸水而南。復折而東。自東山口透迤出。東稍北。二三里爲景陵。背黑山。嚮西南。水陵在陽翠嶺下。舊名十八嶺。亦西南嚮。去長陵東南二三里。而永陵東北。則德陵也。可二里。曰鎖子山。潭子峪。嚮正西。此長陵以東之陵也。其西則獻陵。慶陵。裕陵。茂陵。泰陵。以次而西。偏北皆南嚮。相去近者里許。遠二三里。皇山寺嶺。獻陵也。其二嶺。慶陵也。石門山。裕陵也。寶山。茂陵也。史家山。泰陵也。史家山與長陵之山不相屬。蓋特起於西者。然猶在封域中。自此而西。隔大湖。山勢盡矣。故康陵轉而南。西負蓮花山。東嚮。東嚮自康陵始也。於是昭陵亦東嚮。定陵亦東嚮。非形勢使之然哉。定陵在長陵西南。昭陵又在定陵西南。俱

二三里。俱在大峪山下。康陵去長陵十餘里。遠在祥子嶺西。嶺遮不見。而昭定二陵。則東與永陵相望。此長陵以西之陵也。初太廟葬孝陵。在懸天。及成祖都北平。遂營長陵。然仁宗猶欲南遷。且即位不一載。升遐山陵未建。故獻陵附於長陵之右。由是宣宗之景陵。英宗之裕陵。憲宗之茂陵。孝宗之泰陵。俱以世祔焉。於戲。二井建於東西山麓。東井四井成。成祖豈欲與子孫同一域乎。周禮。公墓雖有昭穆之制。然文武成康。又同域乎。天壽雖靈域。而王氣所鍾。獨長陵耳。次則獻景二陵耳。二十里間。安得有子孫世世帝王之穴乎。江右梁份謂裕茂二陵皆不吉。猶未若康陵德陵之甚。康陵武宗也。德陵嘉宗也。二宗皆無後。當日或出於苟且。若孝宗之葬泰陵。穆宗之葬昭陵。神宗之營定陵。一則命井明知其有水。營泰陵。太廟與昭陵。工部侍郎李繼登其事。吏部主事楊子器見金井內有水。孔大於杯。仰數不止。遂言於一則世宗以爲空淒之地。曰世宗以大峪爲吉。欲遷昭陵於此。是使昭陵陰令人寒其孔。復命無有。乃營葬於一則世宗少廟。江東之尙書司少卿李可立。疏言大峪。乃皆不顧而竟爲之。抑獨何哉。惟永陵。世宗自擇。差佳。至於慶陵。形勢雖比獻陵。然景泰既已營之。廢爲窪。光宗倉卒營葬於此。則其氣洩已久。然則神宗之後。三傳不過二十餘年。而國遂亡。豈非天乎。烈皇帝即位。欲卜山陵。天壽更無可卜。有別營遵化之議。國家多事。遂寢。崇禎十五年。田貴妃薨。葬於小紅門內錦屏山下。東北去昭陵可六里。諸陵俱隔絕不見。形勢無可觀。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御社稷。周皇后從死。賊以梓宮送昌平。吏目趙一桂哭諭士民。士民號泣奔走。斂錢數百萬。啓貴妃墓。合葬帝后於中。順治初。脩以爲陵。榜曰思陵。制甚狹。梁份曰。是宜稱擴宮。或曰當日欲更脩。如十二陵制。不果。惜哉。然而陵矣。於戲。陵之不亦可乎。

十三陵記下

先君子自國變。通播江淮數十年。年八十始北歸。欲徧謁諸陵。哭拜烈皇。以正邱首。志未遂而歿。歲癸未。源友梁份暨新安黃曰瑚。徒步往謁。份爲圖說。曰瑚步跬。形勢規制。遠近吉凶。無不載。又參考國史諸陵建立始末。悉正肅松錄水東日記諸書之誤。丙戌二月二十三日壬子。源偕份子文中過昌平。癸丑。雇役擔囊。步登天壽。以卒先君子未遂之志。按梁黃所記。應自昌平西門外。北由白石坊。進大紅門。誤聽役夫出東門。由東山口入。已踰碑亭而北。乃復折而南。至碑亭。亭高數仞。重簷四出。門四闢。豐碑穹然。金字篆額。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碑文。仁宗皇帝御製也。南望大紅門可一里。東西山勢抄裏。建牆屬之。此上四圍也。環顧嶺嶺嶺嶺。諸陵可見者四五。紅牆黃瓦。殿樓金碧。耀日北華表。二里許。至樞星門。石獸石人左右列。各二十有四。門琉璃半毀。又北二里。曰廣慶坡。坡下平。窪水所經也。過五空橋。一七空橋。自此而北。尚有二橋。共四五里。至北坡上。迤東始至長陵門。又以役夫誤引向東北景陵路。竟至長陵東。而七空橋北。俱未經。按陵制。有大門。門外有碑亭。有具服殿。有宰牲亭。有神宮監。監居大。有祠祭署。門之內。左神廚。右神庫。次門曰祿恩門。內有殿曰祿恩殿。即享殿也。嘉靖時始名祿恩。謂祭而受福也。左右有廡。廡前有神帛爐。殿後有陵寢門。門內屏。屏後石案。案上五供。後寶城。城上有樓。曰明樓。如碑亭。丹簷畫棟。疊飛雲表。下有甃道如城門。其下蓋隧道也。樓之上。榜曰某陵。中有碑。大書曰某宗某皇帝之陵。寶城內

一大家如山多椽子樹城帖家起雉堞環之冢與城平或高出城之上此其規制大略也然各有不同嶺峻壯闊莫如長陵殿重簷九楹高可十丈脩十有一丈廣倍之而加以丈者三朱屏黃屋藻井交龍柱其外丹陛崇高玉石欄三重丹墀神帛鐘二左右廊各十五楹殿後有門通陵寢門寶城高三切許周三里甃道深三四十步漸高如登山路窮左右分折拾級上明樓樓從廣十七步望碑亭可十里微偏西南不正嚮也諸陵唯永陵殿七楹石欄二重餘俱五楹欄一重而已永陵兩廡各九楹餘俱五楹而已永陵外有重牆重門長陵所無餘即以陵恩門爲門兩廡即神庫而已碑俱無文亭去門俱百數十步寶城路由殿中入者唯景永二陵同長陵餘俱從殿外邊後入寶城明樓唯永定二陵同長陵餘俱一二里十二三步而已而諸陵甃道平有門通於後家前別爲牆琉璃屏當甃道左右城折上明樓永定二陵無甃門直從外壁上雉堞俱文石壁亦文石地階階俱文石均瑩瑩冰鏡瑩潔纖塵不留長陵莫遠也故莫麗於永陵莫樸於獻陵莫幸於茂陵莫不幸於康陵昭陵莫慘於定陵而莫痛於思陵先是源至長陵東置行李一老翁門姓家是日所謁者長景永德四陵景陵規制小德陵尤小皆地限之也謁德陵畢日已沒返宿翁家翁細詢謁陵故歎然歎息市村膠共飲話遺事至夜分就土炕而臥甲寅晨起取道長陵具服殿西謁獻陵質素無華殿單簷明樓牆裂階圯仁宗遺命不欲侈也故景陵因之殿後不與寶城屬以長陵有沙尾隔故寶城別爲垣慶陵亦然而華飾過之噫裕泰茂三陵形勢皆不利也英宗始革妃嬪殉葬例孝宗一代聖明之主俱不得吉壤何哉茂陵松柏獨存自裕陵西夾道蒼森過石橋歷碑亭至禮恩門數千株擊擊親親貞妻綠國變時中官高姓者守陵力護持之故無恙但禮門內家牆甚低級階上冢與諸陵異泰陵更不起冢皆不知何故而泰之禮恩門燬而復修者只一中門高數尺而已祥子嶺者一名黑嶺最犇惡茂泰康三陵俱受其害而康陵又甚其明樓不知何時燬垣碑斷裂荒蕪無復諸陵之觀循祥子嶺而東摧塔路隔隔水流激岩中跣步過即錐石之水也可三里方轉祥子嶺南回望諸陵歷歷而康陵不知所在矣又二三里至定陵其規制之大與永陵同重牆與永陵同乃自大門內翻磧滌滌而環垣遺址殘石斷瓦金光碧彩雖鏤龍鳳麒麟靈異其精其堅更不同也不能毀者寶城明樓也樓全石爲之城石層層瀆以鐵液豐碑大書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榜曰定陵荆榛悽然瓦礫靡然而明樓雖然彩光煥然異哉諸陵俱設太監一陵戶三各給地三十五畝使守門鎖閉謁者予陵戶錢方啓入獨定陵不設芻牧出入無禁而門外碑亭僅存其垣若宰牲亭神宮監無一椽一瓦之存矣故莫慘於定陵也昭陵亦稍存松柏但禮恩殿明樓俱燬陵戶云乙亥年三月五日夜大雨忽雷震殿火不可救雨下如注庭水深尺許而火愈熾只救得兩廡存耳明樓燬於前不記何時碑亦燬裂字不全謁昭陵出已暮陵前一小廟有土屋二間一道士張姓者居之借寓炊食已而守陵太監郭姓邀至家宿焉於是謁者十有二陵未謁者烈皇帝陵耳乙卯從昭陵取道西南至思陵正南謁碑亭其小碑有文極稱帝之憂勤聖德以臣不忠而致亡順治年降臣金之俊奉命撰不敢誣也亭後十數步有門中一大門東西二小門東門左一碑順治年祭帝文門壞無鎖一石倒抵排之入享殿三楹兩廡各三楹楹僅五步廣十餘

步簷脊瓦俱傾損庭中無穢無人迹墀下行禮濟然殿內燬閣案供神牌一書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倫宏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黃日瑚云金書今乃墨書又云牌後有帝暨后妃木主三俱冒以白橫今亦無殿後有陵寢門門內平地做明樓式建一亭榜曰思陵中有碑金書大明莊烈愍皇帝之陵後有五供唯石鐘有案餘置之地冢高六七尺碑整其下周以垣苑葵旅麥滿其中裏回鳴咽久之掩袂出碑亭前有從死太監王承恩墓東嚮有碑亦順治年立設有陵戶四不知處南里許出小紅門小紅門者天壽山西偏之門與大紅門同一牆也東南行數里趨昌平西門遙過白石坊望見碑亭長陵永陵益趨而東則山遮不見矣聞昔林樹數十萬株變後翦伐無遺犁爲田獨茂陵如故他陵不但松柏無存其不存者多矣故曰莫幸於茂陵也內辰歸至先人塋次謹述記二篇以告云

聞之張景野親見烈皇帝神主題御碑字德約行五生於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崩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五時蓋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即位於天啓七年丁卯方十八歲戊辰改元崇禎十七年殉社稷三十五歲附記

景泰陵記

癸未夏四月黃宗夏自西山歸爲予言景皇帝陵二十五日偕往謁去西直門二十里在玉泉山後所謂金山口也東南嚮遠望紅牆缺而未毀碑亭轟轟上牆無門亭瓦黃碑不盈丈勒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亭後三楹未傾享殿盡毀碎黃瓦縱橫殿址時露柱礎雜蒿藜冢高四五尺圍可三丈許無寶城無門塔圯冢下俱種黍餘松五株牆外西南一井老槐二鬱森森然初景帝御極建壽宮於天壽山在獻陵西北一里天順復辟廢帝廟爲廟王薨以王禮葬之金山口諺曰辰金山口者西山麓諸王公主暨諸妃多葬此成化十一年追復帝號上尊諡始脩陵殿亭瓦仍碧世宗謁陵始易黃瓦然規甚隘非帝制也後光宗即位一月崩葬慶陵慶陵即景帝所營壽宮也夫南宮之鋼太子之易甚矣然英宗北狩苟非景帝踐阼任賢能一力戰守其不爲南宋之續者幾何功在宗祏胡可沒也一人之私微耳憲宗可不謂賢乎或曰天下大師墓在景帝陵後或曰安也不封不樹何考焉宏光上景帝廟號曰代宗建文廟諡曰惠宗讓皇帝悲夫江左亡國之餘有此一事足傳歎

晏公祠記

西山梵宇金碧接雲表皆中官所爲武廟時相傳三百七十寺有晏忠者於中峯之陰鑿石室不以奉佛老塚聖賢石像上則三皇五帝三王左皋夔逮孔孟右歷代諸大儒壁石龕五藏經外一石亭列鐘虞干戚之屬左龍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雉龜甲四十五數如雉書室後壘石爲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東堂三楹壁刻歷代忠臣孝子圖而書其行事以告觀者於戲晏亦中官也異哉謂非豪傑之士乎聞近爲浮屠據予從黃宗夏訪之門外澗度石梁門勒曰道統以黃紙榜其上曰地藏庵亭無存僅存龜馬石室壘所謂地藏菩薩者於中十閭雜侍而聖賢石像悉委棄杖撐縱焉橫焉室之闕蓋亦無存室後亦無洞土坡上棄石板繫繫大刻周邵諸子姓名想洞壁所拆邪東亦無堂有洞三日停雲巖中供一小佛像臺石俱先儒格言所壘最上一石橫勒魯齋草廬四字或以爲許衡讀書處乃載籍不傳何邪左

洞曰三省齋右曰四知室皆儒者之言而為浮屠棲止處乃浮屠棄去不知所往嗚以中官為此士大夫能無報復又為浮屠所竊而莫之禁士大夫更何以自解乎與宗夏歎息而去

順天書院記

順天書院在金魚池上洪莊者故太傅洪公賜園也庚辰大京兆錢公錫再亭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宜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就屬於洪莊聘予主其事辛巳夏宛平之學廢并歸大興學者日益衆不能容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洪公孫朝宗不可曰世祖所賜先太傅所遺敢棄乎先是來學者苦無食輒辭去予謀之張西山先生能鑿家相國於是鄉先生義助者數人西山先生與家相國外宗伯李公錫子都憲傅公宏道廉鎮備而生徒始聚乃定學約立綱紀規模次第就緒諸生以時肄業遠近翕然而書院之勢以成或謂朝宗曰我聞三年前洪莊有乾鶴數十集池邊老樹上池中五蛇騰出鶴大噪羣翔上下與之鬪移時乃散父老曰此人文之兆也我觀王君門弟子多不凡君之園荒久矣其將借是以興乎初京師有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明天啓初鄒公南泉馮公少虛所建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迄今七八十年無復有立書院者京兆因予教既行乃謀分其屬捐千金為書院而朝宗既重取予遊又因鶴蛇之異乃許假地以建京兆大喜約六年後洪價以千金別構而以七月興工凡五閱月告成中為講堂南向西夾室堂之下左臺右廊臺上一閣奉先聖下室三廊西臨池池中為亭阻石為山梁前後共為書室者十廡廡備門外為買花園東南園丘鬱蔥蔥然在望左右皆池家家養金魚為業濛焉蔚焉觀者流連莫能去且夫先王之立教也以六德六行為之本六藝致其用故下而士上而卿大夫無一非成德經世之儒是以朝廷治於上百姓安於下降及唐宋以明經進士取士已大失先王教學取士之道及有明變為八股之藝視明經進士更何如然太祖初立制三場中式者復試以騎射書算律而有司請立武學則曰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措之於用無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是祖制未嘗不符於古而後代專取時藝遂使為師者含章句八股無所謂教然則近代人才庸陋實司教者敗壞之使然豈天之生才後不逮夫古予竊抱區區之志茲因京兆之舉竭力贊其成實欲聚生徒而倡之以行誼因文藝誘之以學古窮經由學古窮經通之以經濟不敢蹈前人門戶之轍而冒講學之名但為造就人才之權輿而推其意於天下乃甫落成而勢即不得伸其志嗚呼因明相國聘謝去生徒皇皇請留予弗獲遂亦相繼散而一切創立規模暨一年經營之苦俱付之徒勞長太息矣當書院之初成也京兆上疏曰臣卜地建義學於崇文門外之金魚池已就蓋賜故開臣洪承疇之地其孫願以設學爰聘名師做宋臣胡瑗經義治事之法以立教滿漢生童有文才者咸負笈讀書其中從遊日衆人才濟濟伏乞皇上命名勒石以垂永久上可其奏御書廣育英才四字以賜朝宗聞之大驚詰京兆曰公誣矣假爾盟言在世祖所賜先太傅所遺可給乎何謂下地何謂垂永久也顧宸翰既無如何莊前買花園予所自置如式造一區以奉御書何如京兆笑不答久之取其地更索千二百金使自建云

東園記

余友休甯黃子寅仲家於縣南三十里之霞關亦曰黃村山環村最近西曰方山北數里金鐘峯黃仲構居北嚮東關讀書其中初寅仲尊人黃山先生家秦郵寅仲與余同受業梁鶴林先生讀書八寶余寓園曰霜泉水木孤淡烟冥雲蔚每月夜攜手長橋隄畔更回歌哭睥睨一世志小天地不二載黃山先生歿寅仲為怨家構久之乃解是時梁先生亦歿霜泉歸故主余乃就寅仲讀書秦郵嗚呼大丈夫不能垂功名萬世當築室深山脩明經世之學為帝師王佐法乃皆不得而徒錄錄與俗俯仰雖終日讀書與鄉里小兒何以異開書以此語寅仲寅仲慨然仰天歎未幾挈家歸休甯黃氏休甯鉅族也其先世或為司馬為方伯或為令代有治績武功及黃山先生以俠聞徒手致貲數十萬已皆散去寅仲致不能給餽粥而讀書力學不稍衰歸休甯數年復來郵謂余曰吾東園手植梅李桃百本脩竹千高柳碧梧蔭其外鑿池芙蓉滿其中而遠近家種梅華時登樓彌望數里一白雖貧足樂也子為我記之余曰嗟乎昔與子讀書霜泉余方十四五歲子年二十餘今子四十而余亦且三十儻忽二十年恍如夢寐泯泯然無尺寸建立子既有山可隱讀書射獵可為數年計余稍稍得自活亦將奉老親挈妻子從子於東園之側矣

亦安樂窩記

亦安樂窩無定處以吳君子遠而得名字遠丹陽人家於淮身所歷燕齊吳楚越動數千里或數年或期月旬日皆以亦安樂名字遠工詩畫堪輿象緯莫不究其奧尤精西洋製器法乃年過半百刺促無一善狀使其中無所樂齊得喪物我必將戚戚然不能一日安其身烏能猶夷開曠沖然不見其所長若將終身而不悔壬戌春余過吳門與子遠同舟歸酒酣話生平及古今成敗余每慷慨見於詞色子遠指所乘舟笑謂余曰此亦安樂窩也子與我同僕彼食飲可不同安樂乎既而與余登北固飲酒大醉持炬火歸舟路與張子天泰三人談火攻備言西洋製法余謂利器用固軍中所急然不知兵法器械雖精無足恃子遠嘿不答仰天而歎嗚呼子遠之意似亦有憂從中來者然則憂患之與安樂固並行而不悖也子遠將無意乎

梅花堂記

黃子叔威游京師寓曰梅花堂兩壁畫老梅怪石杖柯輪困到蔚北壁長松偃蹇蒼蒼扶疎相映許子不棄筆也亦不棄工詩落落負奇自喜不輕為人畫與叔威至密嘗乘醉解衣脫帽令兩童子濡墨向壁淋漓揮灑立就沈子書圖亦同寓善寫竹石仙骨儻然絕塵而庭中雜植時花綠蕉翠竹菴蕪几席清芬灑然故梅花堂為四方士寓齋之冠子嘗謂叔威其宰相之禮而微賢不肖無不能容廓然大公無毫髮自私之念而樂善不倦故賢豪士莫不與叔威交叔威時時置酒邀同人談讌竟日夕堂之南層臺數仞予嘗與叔威月下登臺望西山雲物九天重樓丹闕呼酒酣歌沈飲醉臥堂中夜半醒而月虛白朦朧見壁上石突兀出將崩壓松梅交柯森然橫覆背脊上轟然驚視畫壁隱隱如烟霧蒙蒙反不若痛寐之真噫僧蘇趙子昂之說不信然邪莊周嘗夢為蝴蝶矣覺而知為夢也蝶之果為真乎夢之果為妄乎叔威其辨之

當百戰殲之寇。又糧廩愈懸匱乏。衆寡不敵。而欲倖萬一。勝可得乎。一戰而敗。賊遂席卷秦關。吞晉代。居庸不守。社稷爲墟矣。嗚呼。□□一死。環顧中外。虛無人焉。獨有一雁門。用之既不早。所謀又不聽。奉制沮格。卒置之死地而後已。死何足惜。如社稷何。余每讀紀略。至孫公頓足出師。未嘗不痛恨奸庸誤國。而歎奇才不盡其用爲可惜也。

熊公才不減于忠肅而鎮靜不及

熊公才不減于忠肅。而鎮靜不及。剛猛尙氣。招尤怨。遜王文成遠甚。實天下奇才。使遇高光之主。功名不出韓蕭。猗歟。漢文帝謂李廣曰。子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之。萬歷末。一男子配遼東。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變後。友蒼南遊。過徐州。泊舟登岸。開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寺荒落。無人居。友蒼裹回。歎息。見廡下一。醫者。踞而曝。問曰。公何自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曾過未。曰。吾所居也。醫者瞿然起曰。友蒼和尙。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交。但子何由知之。曰。吾曾配關東。友公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笑曰。我即是也。醫者驚喜。直前提其衣。曰。公真是邪。伏地拜且哭。友蒼且答。且掖之起。而挾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醫者曰。我至關東。受知經略熊公。拔爲千總。後熊公被逮。久之。聞被戮。予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可爲矣。晝夜哭。片餘。淚盡血出。遂以警既廢。又遭亂。流離轉轉。無家。行乞於此。友蒼歛飲。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其可以死矣。夫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嗚呼。囚徒乞尙知公之才。悼呼痛恨。爲國家惜。至泣血以警。而鍛鍊成公。竭力救之。死者則亦有理。學名儒表表士君子也。夫既事與公。而左祖王化。真乃以化貞失廣甯之罪。爲公罪。其心與郭開之殺李牧何異。後人欲曲爲定公之罪者。諱遂謂殺之誠是。而其才無足惜。然則是非之公。不死之人心。三代不可味之直道。不在服詩書講道德之林。而在囚徒乞尙。可勝歎哉。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源既敘史閣部遺文。歸之王方臣。後數年。遇方臣兄篤長先生於京師。爲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賊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復蘇。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恤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劉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禽。帥命禽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皇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欲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嘖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遁。覓其骸不可得。昔蒙古破金鉤州。陳和尙匿不出。稍定乃出。言曰。我金大將陳和尙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乃死之。夫史公之死何疑。特以蹤迹未顯。不免小人疑議。源又嘗見華陰王山史記述孫公傳庭死賊事。歷歷孫公亦相傳不知所終者。以二公之忠。而處死不及陳和尙。苟非有目擊其死者。以傳其事。不留千古之疑。而滋小人議論之端哉。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流寓古塔。後釋還。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衆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僞。史公曰。吾出。明白死。豈僞邪。王令人識

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經以爲遁去。今聞朝廷脩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觀此。則公之處死。未嘗不如陳和尙。特揚人屠戮無遺。公屍又不得。故有遁荒之誣。源又聞浙江總兵官王公之仁。魯監國拜爲大將。封興國公。事敗航海。公曰。事去矣。將何之。乃迴舟海嶼。置酒與妻子別。夫人某氏。子婦蕭氏。源從母也。雷賊鳳冠。與侍妾數人。悉沈海中。死。子祝髮。揮之去。曰。留若延吾宗血胤。自乘舟徑至崇明。守者謂其降。迎慰之。公曰。我恐死於窮荒。海嶼無知者。來覓死所耳。豈求生乎。乃乘風鼓吹之金陵。入驕斗牛。服盛儀。從人居貢院。時洪承疇駐金陵。就說之。公慢罵不爲禮。承疇慚。月餘。殺於市。臨死。南向再拜稽首。起。從容受刃。觀者萬餘人。皆流涕云。

李氏家譜書後

孝定皇太后。其先晉人。相傳唐末京兆有御史李福餘者。遇異人語之曰。亂矣。胡不辟。曰。何之。授之瓢。曰。若東矣。曳此。破卽止。爰居爰處。卜其兆域。十世後其昌矣。及至寧城。瓢果成。居焉。自後子孫日益繁。數百年而遷北京者。遂生太后。自高皇后而下。母后賢者。往往而有。獨孝定以良家子入掖庭。誕育神宗。享天下四十八年。以馬鄧宣仁之德。生爲聖母。死爲神明。有足異者。源外舅名淳。於太后爲姪孫。初遭喪亂。竊然克自立。輯錄家譜。并述其先人懿行。以傳。源得觀其家世本末。與太后軼事。竊以謂國家之禍。往往伏於所信任不備之處。太祖廢丞相。削大臣之權。宦官不過供灑掃。而後禍起。藩王。成祖痛抑藩王。後乃世有宦官之禍。獨外戚始終不預政事。故保全者甚衆。即武清失侯。由家難。非干國典。故終得復爵。加恩假令。當日以亂政廢。則太后之監。肯託神君。宛若發動朝廷。撓國法以私庇外家哉。外舅播越江南。名下士爭下之。乃年幾六十。日爲妻子謀衣食。數千里險阻盜賊。無弗身試。又僕僕走京師。求一第以副其先人教以讀書之志。而不得。頽然老且病。喪回邱隴。荒燐敗瓦。往往拊膺泣數行下也。

書孫氏救命後

武林孫子鴻儒。出其遠祖汝明先生諱子秀者。提點浙江救。宋理宗景定四年物也。自變亂以來。鋒鏑備天下。高門鉅族。譜牒遺兵燹散失。高曾以上。俛俛然莫辨其所從來者。比比。況遠隔宋元。歷四百餘年。以至於今。而墨敕爛然猶存。不亦異乎。按提點公爲明復先生後始爲杭人。而鴻儒自言六世以上皆不可考。獨相傳爲提點公苗裔。而此敕則祖父保守之無失者。嗚乎。先世無傳人。當發憤崛起光大。其先爲名臣賢士。子孫當兢念爾祖。脩厥德。鴻儒溫氣和。忠信有才幹。其所以曉夜孜孜。期無忝於其先者。固自有在。敕尾首列實似道名。是時似道專政。初買公田。元人又置推場於襄樊間。南宋事遂大壞。提點公或有忠言。論厄於時。不見用者。未可知。今觀此敕。能不流連歎息也。

書方孺人傳後

節難矣。守節以善其夫之後。尤難。吾讀方孺人傳。而歎男子有不逮也。孺人歸新安洪君於鑾江。年二十。舉一男。而時方亂。所在多伏莽。洪君有四子在。無一至者。假令孺人守遺賢。依父母之家。撫孤待

其成而倭伯仲諸子返其父之概。誰曰不可。即無長男。而貴孺人以孀弱孤。負襁褓。跋履山川千餘里。冒險阻盜賊。而扶欄以歸。其夫之里。亦斷斷乎君子所不出。嗟乎。程嬰公孫杵臼苟不能存趙氏之孤。而徒犯其難。以死。亦有何難。豫讓曰。凡吾所為。極難耳。孺人毅然挈兩歲兒。去父母之鄉。歸夫欄於千里外。易曰。利艱貞。其是之謂乎。昔歐陽文忠以太夫人之教成名。遂以光大其先。然猶處其常。孺人遭家多難。流離九死。危疑困厄。飢寒無弗身試。凡五十六年。卒使其子復已失之業。加光大焉。孫又以文學顯當時。而家益盛。於戲。可不謂難哉。源與其孫璟。試為昆弟交。書此於其傳誌後。使知人論世君子。毋徒美其五十六年之苦節。而與凡為節婦者同日論也。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予與觀政孫秉盼為同年友。見其家傳。載光祿妻趙宜人求死不得。竟以免疑之。為之傳。未錄。及見光祿孫秉曜。述宜人事。甚奇。初宜人與光祿同梁。縲縶絕。不死。乃赴井。又不死。縲之上。再縲。再絕。乃曰。吾縱不能死。終死井。願向也。踊身下。故不死。今投焉。死矣。於是倒身下。至底。則又浮而上。大呼曰。奈何。乃覆身沒其首。爪井壁。凸凹。強而吸。吸至七。一呼。水盡出。手脫。又浮上。終不死。先是宜人知光祿兄弟父子必死。以乘曜付二老嫗。匿之。乘曜時方彌月。有安坤者。光祿門下客。聞宜人投井。兩日未死。趨至。呼宜人泣曰。光祿公閨門俱死。而宜人獨求死不得者。知之乎。頃見兩嫗挈孤亡匿矣。天其或者將以此付宜人也。宜人得無意焉。宜人乃挽索出。舍草屋中。恍惚見光祿至。肩輿隨之。促宜人乘覆以青袍。曰。孫出矣。可急行。驚而驚家人。乃昇宜人出。時賊懸金大索張氏子。敢匿者死。及宜人昇至城門。竟無問者。出城四十里。遇兩嫗負乘。躍行。乃同亡匿山中。賊始出。宜人撫乘。躍成。年若干卒。乘躍性孤潔。中年棄諸生不試。工詩。閉門謝人事。識者高之。癸未。予過清苑。訪乘躍。聞宜人事始詳。願傳已成。不可入。乃補序以書其後。使後人知張氏節烈之盛。即宜人死於二十年之後。與光祿同縲死者無殊。而天留宜人以存忠義之後者。亦奇矣哉。

出塞圖書後

楊安城先生寫其出塞時像。寫其遇也。神毅然沈穆。無怨苦狀。噫。天下唯身之所歷最真。而近則安。唯以吾之真。御天下之妄。則吾之真獨存。而天下之真皆妄。世有無所堅於中。而不奪於外者乎。有氣不足以超乎物之上。而不憂不懼者乎。憂懼者弱也。蹈白刃赴水火。坦焉而不為意者。氣也。氣何以若是哉。中有故矣。畫最古。似宋元時物。初像三。其二。李二君。與先生同難者。二君歿。裂其像付其子。先生右臂。則撫其一之肩。隨裂去。自是患臂不能止。久之。室范。人刺紙補其臂。為指揮狀。而臂始愈。異哉。畫之非真明矣。先生之真。豈畫所能存乎。而妄之不足以為真。吾又於先生之像見之矣。

書唐詩萬潛書後

烈皇帝以仁儉英勤之主。遭家不造。慘徇社稷。互古未嘗有。無論稍有人心者。莫不痛悼流涕。即盜賊亦無或從而詆之者。獨從賊之徒。為賊草偽詔。有獨夫授首之語。因而降賊諸叛。暨逆案羣姦。與其徒肆為

誦謗。且筆之書。總無事實。而草野無知。或為所罔。先君子痛之憤之。著崇禎遺錄。以辨其誣。源嘗上之史館。近亦頗知流言之為偽矣。夔州唐鑄。名大陶。順治丁酉科舉人。為長子知縣。十月而罷。而自述其先亦世受國恩。變後亦有仗節死義與高蹈不仕者。乃於其所著潛書中。盛毀烈皇。暗目為獨夫。似與從賊之徒相倡和者。又謂諸難諸臣不必死。死為過。又謂亡國之罪。在君不在臣。以為罪在臣者。皆溺於忠孝之言也。種種悖謬。真不可解。予曩聞其潛書甚佳。未之見。又聞其高岸寡許可。而獨賞予文。及其歿數年。予友楊耕夫及其婿王聲宏。以其書贈予。而請予誌其墓。予讀之。初見其論學論兵諸篇。卓識偉論。非近代所有。文亦剴唐宋而上。為之狂喜。誌墓之文。鬱勃洋溢於胸。不可遏。及見其誣烈皇。屢著於篇。遂廢然髮指。不敢應其請。儼早見崇禎遺錄。或不致此乎。惜哉。然予知其文必傳。恐聖明被其誣。而又無人為之刊削之也。不得已。書此以折其悖且妄。而與天下後世共見之。

書我錄後

虞仲翔謂生平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若是乎難哉。雖然。飽於仲。處於僑。難矣。乃聞弦而知雅音。亦不易也。為珪。為瑩。為瑯。為瑯。而特達於君公。嘖嘖。瑤瑤。泥塗焉。忽諸矣。余讀梅子耦長知我錄。而不禁慨然也。以君之才之名。孰不知之。顧知之者。類知之於不知。時也。知其與知其不知。有開矣。然則知其不知。知也。而不知其知也。乎哉。乃吾又怪延陵季子於子產。叔孫豹。遠瑗諸人。漠然未嘗有一日握手之歡。顧傾蓋洞燭其生平。權衡錙銖弗爽。抑何說焉。

書王鶴汀學士册後

薛文清為有明三百年儒宗。其學實踐自得。讀書錄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或以其不立宗旨為譏。嗚呼。宗旨有二。安邑王學士鶴汀。立身涉世。卓然不苟。同於流俗。蓋得文清之遺學。嘗書其語數則。以遺成子乾夫。乾夫者。學士庚午南闈所得士也。乾夫文章超逸絕羣。類。獨備負經世之略。其宰贊皇也。嘗獨騎深入太行賊壘。諭以禍福。賊數千人流涕受約束。於是無亡矢遺鏃。而數十年負隅之害。以除。甲申冬。與予聚京師。日相與論文章。痛飲談兵。歌呼上下不厭。已乃出學士書。示予。予肅然展視。剛正氣溢。豪末。乃知學士之學之有本。而成子又能發其學以有用。然則內無愧於身心。外有濟於天下家國。聖人宗旨。如是焉爾。吳。陳。王。湛。其歸要。不遠於文清。必欲別宗旨。以標異於世。徒見其詞之支蔓。為為人之學而已矣。

胡智脩新樂府跋

先君子嘗為崇禎遺錄一編。為烈皇帝辨誣。表揚聖明軼事。書雖不多。所關於是非大義者甚衆。庚辰。讀胡智脩觀察新樂府六十篇。亦紀烈皇帝即位十七年。及江左亂亡大故。指事述情。美刺互見。法古體。成新製。卓然一代詩史。而其中頗采遺錄之言。以為據。予撫卷慨然流涕。歎當代有心人如觀察者。不一二見。又恨先人歿。不得與觀察口悉當年情事。然直道不泯。先後有同心。聖明之德。可無慮誣沒於後世也。且夫烈皇所以被誣者有四。一曰自用。一曰復讎。一曰吝。一曰用宦官。此四者之謗。誰實為之哉。蓋以

廷臣無論君子小人所爭者在門戶不在是非。有空言無實用。進言不以道。而處事不以公。不以平。積爲上所疑。不爲其所重。故往往斥棄不用。而獨斷於宸衷。然而忠言諫論。虛衷聽納者。亦屢矣。自用復讞。烏可誣也。請內帑無以應。而兵餉一加再加。誠非得已。胡爲吝也。初罷官。既而用之。亦以廷臣無足倚賴。而出此。願以法誅。戮斥逐者。不可勝數。問所謂弄權如汪直。劉瑾者何人乎。則以甲申之禍。一歸其罪於用宦官。而又烏可誣也。總之。廷臣不得逞其意見。以快其私。則借四者爲口實。而事後遂以之歸過於朝廷。而自明其無罪。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此觀察所爲憤懣。而新樂府所由作也。乃開有傳聞各異。或與鄙意有不同者。則妄以愚見參之。求其至當。而不易千載是非之公。觀察固不以爲嫌也。予又何疑乎。

西山游記跋

余數歲出都門。每聽故鄉人談西山之勝。即神往。後讀劉同人景物略。所紀西山幽秀。遐詭之狀。多入言所未及。於是嗒焉恫恍者久之。余嘗謂古人文字。與天地川岳之氣。皆足以感發性情。而益其神智。使爾足窮鄉僻處。終身不睹名山大川。則與目不知書。懵然食粟終其身者。何以異。且夫六經先秦之文。累千百世。莫能窮其奧。即山川富亦有然。今讀吳子西山游記。乃知同人尙有所未盡。而吳子之文。驚曠超逸。爭奇鄙。柳其得於感發者已深。然滴水巖百花陀之奇麗。猶履屨所未到。則西山之勝。其窮不窮。未可知也。嗟乎。余十四五時。竊計異日得志歸鄉里。當築室西山。爲養親讀書之地。乃今年幾三十。錄錄志無所就。徒於文字中遊覽。而託諸寤寐。幾與爾足窮鄉僻處者。同其困陋也。能不悲乎。

啞孝子傳跋

余過下邳。問所謂啞孝子崔長生者。莫知所往。及尋子房。遇圯上老人。或曰在城南門外。城沒爲巨浸。乃父老多爲神奇說。夸大子房事。而述孝子生平。歷歷如吾兄傳中言。嗟乎。子房爲韓報仇。推秦博浪沙中。天下震動。既而爲帝師。位列侯。孰意千百載後。一乞兒與之同稱人口。不亦異乎。余嘗謂事親無不可竭之力。貧而丐。而瘠復孱。天下窮民。至此極矣。而猶以孝稱。然則能竭其力。雖乞食爲養。與大聖人之尊親。而以天下養者等。世之聞人學士。既於時。或無以爲養。乃置能竭之力不竭。而動援不能竭之力。以自諉。抑獨何歟。

懷山吟跋

潘子頤言。備書廣陵市上。余過之。出所作懷山吟示余。時几席外。市兒蟻附。駢織聲。語對面。弗可得聞。余脫帽。臨市門。策蹇爲楚歌。聲讀之。覺涼雲起。天木嵐翠。忽忽橫眉睫。瀟湘水波。木葉下几席。嗚呼。潘子豈廣陵市上人哉。顧無市有荆卿。廣陵不必無潘子也。乃潘子或不必爲荆卿。而懷山吟又不得不作矣。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曰。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兮。彼穰穰者。烏識子兩人懷抱謂何也。

朱孝子傳跋

朱孝子傳跋。孝子名。字。予讀唐鍾萬朱孝子傳。異之。傳稱孝子以母疾不起。爲文禱於神。願減己年一紀。續母命。母果愈。後三年。

孝子卒。母年八十有四。適增一紀。乃終。噫。母年果止於七十二。孝子之年。果尙有十二之數歟。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則九十有三。始殂。是說也。人固疑之。然金縢伏生所傳。今文書也。周公代武王之說。豈誣焉。傳又言孝子沒十餘年。子紫方婚。新婦忽作孝子語曰。我未應死。帝鑒我誠。如所請。今爲神。徧呼家人勞問。言生平事。歷歷。吾觀晉申生。死於孝。乃見形於狐突。又憑巫者而傳其語。仲尼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可通。孝子事何足異哉。子友楊耕夫。汪淡洋。數爲予言。吳門朱天疑之賢。沈毅有識力。負宏才。而忠誠練達。可託。天疑即孝子子也。予來吳。以所徵孝子詩文示予。予固知孝子之有子矣。唐子傳特詳。故爲跋。

歸舟載花圖跋

溧陽狄太史向濤。以文章名於時。嘗過虎邱。買海棠百餘本。載之歸。作歸舟載花圖卷。長三十尺。約略與會達金陵景物。蒼秀古淡。彷彿關全董北苑筆意。古虞王石谷筆也。予嘗讀太史文。如春山雲樹。絕塵表。而太史性嗜海棠。且夫樹。薔。薔。具而成花。同也。推其不同。即一樹之花。無一同。而草木四時。南北之花。異邪。造物不勝勞矣。凡花。花也。風雷水火。山澤。花也。人物。花也。天地之文章。孰外乎此。圖縮山水。草樹雲烟。城郭物態。萬千。而繪者海棠也。孰爲同。孰爲異。嗟乎。非太史誰與傳之。

喬疑庵六十感懷詩跋

癸亥春。遇疑庵廣陵客舍。出其六十感懷詩示予。婉鬱深摯。得昌黎孟郊之遺。而摯然多悔過之言。嗟乎。少年負氣。往往有過不知悔。或以爲過小不足悔。否則謂將來建立。足補其過。有餘。不必悔。久之。悔不可勝。既又以不可勝悔而不悔。於是終其身。無悔過之日矣。疑庵志潔行孤。與人忠。爲善如不及。而其詩俯仰今昔。殷憂痛恨。若有所甚。悔於其心。怒然不可以終日。嗚呼。此所以爲疑庵也。蓋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年愈高。悔愈深。德愈進。自古神聖賢人。未有不如也。而能光輝日新。以有成者。噫。悔難。而無行所悔。尤難。子生平悔者多矣。讀是詩。能不爽然自失也。

曼殊墓銘跋

余在秦郵。見檢討毛大可先生贈郵醫葛淑承文。述其側室曼殊得奇疾且死。淑承立起之狀。甚悉。異之。及來京謁先生。曼殊死甫兩月。則示以所爲銘傳。讀而悲焉。夫閉門之際。難言矣。曼殊以賣花翁女。負殊質。既已不克安其身。勸且逼。以他適者。屢屢。而之死靡他。卒以身殉。而不悔。可不謂賢乎。余嘗謂文章之權重於卿相。卿相榮辱。人在一時。而文章榮辱。人在千萬世。士願往。往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乃菴村一女子。獨能知文章足重。而生死以從先生。則其志識有大過人者。傳載曼殊母夢白花生曼殊。而其歸也。先生亦有女士授花之夢。然則曼殊生而慧。慧而不得永其年。而卒賴先生之文。以傳者。豈偶然歟。

明月夜歸園跋

予曩訪張少文於京口。晤其弟柱客。年少沈毅。工於詩。辛巳訪予京師。謂別後。圖小像。戴笠拄杖。童子

折梅嶺書囊隨其後。天空孤月澹澹。進回山谷。題曰明月夜歸圖。頃攜來。欲先生為之說。而奚道焉。今將若之何。子曰。畫者虛也。無為有也。莊子曰。有無也者。有無無也者。有未始有夫無無也者。子有圖而予未之見。是無無矣。苟不為之說。是未始有夫無無。無無者不得有。又何必不為之說乎。予嘗與友人飲酒北谷山上。慷慨懷古。大醉。乘炬歸舟。又嘗月夜渡清流關。至今胸臆。輪困橫厲。子之圖。其游詠歸歟。抑訪窮巖絕壑。道世之人歸歟。子之兄弟。固嘗抗懷千古。不欲以詞客終者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然則子將歸乎。是又何必為之說者矣。

大塢阡志跋

新安方子西城葬大母汪於大塢阡。元配徐耐其側。清江熊養及為之誌銘。并紀營葬始末。而阡江黃叔昭又為之記。述母之苦節撫孤以保其家。徐孺人相夫子以賢孝光其後者。詳且至矣。而吾於西城更有感也。世之人。知顯其親以富貴。不知文章。即以文章顯其親。亦惟知有富貴之文章。不知道德。范宣子以世卿大族。貽譏穆子。而今人為其祖若父誌表。不過借卿相貴人之名。大書其官階。為夸耀鄉里之具。而文之臧否。人品之賢不肖。初不論。則所以不朽其親者安在乎。予來豫章。過南豐。梁質人為予言西城好學能文章。勺庭先生故友也。既介予與交。又示予所為汪母及徐孺人墓表。質人與養及叔昭俱出勺庭先生門。先生尚志不仕。以文章氣節高天下。三子傳先生之學。弗墜。叔昭以貧仕為令尹。而質人養及俱布衣。為當世重。西城端厥三十年。傾囊出入。嶮巖不辟。寒暑勞頓。始得一吉壤。安大母體魄。而所借以傳不朽者。乃在布衣下吏之文。則其胸中所存者可知。而勺庭先生與之游者。更可知矣。西城以諸子之文。并所為行述。合刊行世。曰大塢阡志。請予言附其後。予曰。三子之文。可不朽者。不待言矣。吾獨於西城知所以不朽其親者。喟然不能無慨於今人也。

溪山無盡圖跋

王君石谷作溪山無盡圖。摹五代僧巨然筆也。虛無中精神蔚鬱。意會者觀之自遠。噫。天地以無盡為道人務盡之。不亦惑乎。畫盡無盡矣。文章盡無文矣。杜甫云。篇終接混茫。混茫可接乎。戊子夏。予晤朱子虞省於淮陰。出此圖見示。展玩久之。嗒焉謂虞省曰。石谷其知道乎。老莊以無為道。非也。道無盡者也。有則無盡。無則盡。有溪山然後溪山可無盡。溪山有可圖。然後可圖。溪山之無盡。試看草樹汀洲巖壑烟橫霧斷之表。依微愴悅者。非無盡乎。苟舉巖壑汀洲霧樹而空之。盡矣。圖其有不能圖其無。亦盡矣。烏睹所謂無盡者哉。虞省曰。子之言善矣。顧所謂無極者何謂邪。曰。二氏之說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未嘗曰無極也。生生之謂易。陰陽往來。變通而不窮者也。非有乎。有天地。天地故無盡。有水火。水火故無盡。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故無盡。苟舉而空之。則天地盡。水火盡。聖人之道盡。尚有人世乎哉。嗟夫。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矣。

道德經要譜卷跋

唐人書法。雖脫化於晉。然多別開門戶。漸遠於古。蓋藏鋒不露。篆籀之遺也。宋元專以側鋒取勢。去之愈

遠。獨趙松雪墨譜。筆之圓轉。有道德經筆意。辟之先秦文字。渾渾不可端倪。六朝以詞華。唐宋有踐徑。求不失先秦矩度者。惟賈誼司馬氏而已。松雪之於元。非猶韓歐之在唐宋。能力追夫古者乎。予不知書。略窺其意。故以道德數則。與松雪此本並臨。用質高明。未審河漢其言否。

餘生庵圖題辭

餘生園。廬陵胡東海先生晚年所構。初名萬菴園。甲寅乙卯之際。毀於兵。亂定。先生結精舍其中。曰餘生庵。故又名餘生園。蓋江楚亂十餘年後。定而先生年八十矣。於戲。天留耆碩。將使之優遊太平。備更老之。典成一時之盛歟。抑使之屢更患難。歷興亡。自幸其餘生。而託諸世外。以自遠也。先生子天麟。請友為之圖。而使予識其後。予曰。司馬德操。蘇雲卿。皆高節獨行之士。然德操能扶漢室傾危。而雲卿則無補於宋。蓋農圃原非聖人所欲為。不得已遁迹其中。亦有出世用世之別。先生既備歷險艱。晚年乃得怡情邱壑。吾知其必將有用世之學。深藏而未發也。異日。予將攜蠅蝶蜂鷺。訪所謂餘生庵者。而獨拜牀下。以請先生其許我乎。

高子畫冊題辭

古未有以指畫者。以指畫自高子始。高子名其佩。號且園。讀人其畫神骨勁爽如生。迥非畫家可比。異哉。凡事莫不先有質。後有文。意尚古作畫。始於指歟。乃六書之首曰象形。象形。畫也。書以刀筆。畫亦以刀筆。可知矣。然皆無可考。而自古畫家。顧未有以指者。也是可異也。或曰。仙人墳壘。成山川樓臺。不更異乎。予曰。無異。曷言乎無異。仙也不仙而以指。異也。高子其仙歟。果仙。即其術之小者爾。烏乎異。

太乙子題辭

文以世降。俗論也。世愈下。師後人。運為之哉。太乙子反諸上矣。不能法乎上。而運諸焉。陋矣。且其言曰。無意為文者。聖人也。四時行。百物生。自然爾。苟無意焉。四時百物之廢久矣。吾讀太乙子而歎歎然。已而倘焉。廓焉。夫非今之人也哉。天勝人。人勝天。勝人故為天。不勝天不足以為人。吾甚怪夫士之自餽其聰明以安於陋。而又誣聖人以文其陋者。為可恤也。

王諫議還妾紀事

禮科都給事中王君連瑛。字廉夫。水城人。家居十餘年。元配蘇人。卒。子禮念公。左右無人。過金陵。以二百金買一女子。歸見於君。女蕭姓。有殊色。君見之。物然詰禮曰。誰令若為。若孝邪。我年七十矣。畜此少艾。是邪非邪。附我不道者。若耳。咄咄。視若翁何許人。禮惶恐流汗。伏地謝。家人噴噴曰。異哉。公若是。顧女已來。不可返。距之奈何。言且觀其後。是時女父隨來。君徐呼其父。數之曰。若貪利鬻女。何以為父。今返若。速歸擇婿。嫁之。父倉皇恐公索其值。君笑曰。吾不索值也。取原券。大書其尾。界之曰。若去。若仍歸前。此吾人也。吾罪若。若無悔。父叩頭謝罪。涕泣。女流涕戀戀。叩頭謝以去。吾聞君七十有餘。日賦詩飲酒。摹法書名畫。十餘紙。精強如四十許人。非望懿與積德。而能精神若此乎。君甲辰進士。筮仕安肅。知縣。以廉能行取。丁卯。主福建試。力拔孤寒。為勢者忌。請君級君謝歸。遂絕意不仕云。

或庵語十則

君子存心立身無論有事無事大事小事一以敬慎為主則善日積而過日寡苟放情任意豪無忌憚則惡將無所底而禍流於滔天不可不慎也

父母兄弟之閒只可言情不可論理一論理則是有是非是非之見橫於中未有不賊恩者一味言情則是非混是非混則和悅生久之而非者亦化為是矣若於妻子則不可失之寬又不可失之嚴恩威並濟可耳

交友以誠以信以恕固矣然今日人情猜賊姦偽習與性成須洞晰其情君子邪則以君子待之小人邪克己以容之精明以獨之不為所忌又不為所欺方得若以詐術待人固非君子之道而為小人所詐又豈足為君子哉

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俱為身心之害然四者之弊怒為甚樂次之喜又次之哀為輕何也哀不常有有則不及者多耳過者幾人乎故其過輕喜則有溢喜之過然心氣和平所傷猶小樂則恣情縱欲其害大矣但樂境在學中者亦不恆有唯怒則時刻可生稍拂即動一不中節小則失體大則傷事內則失己外則失人甚則一朝之憤亡身敗家害可勝道哉故四情尤當以怒為戒損之象曰懲忿窒慾二者不出一忍字孟子所謂忍性是也蓋忍其忿慾之性而一歸於正也苟能忍則持身涉世之道思過半矣忍辱故能負重不但聖賢為然歷觀古之英雄豪傑辦大事成大功者莫不如此可不以古人為法乎

不可喜事喜事則有輕浮躁妄之害不可畏事畏事則有委靡怯懦之憂惟日求用世之學而退然自處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此聖賢豪傑真本領也虎虜蛙質何足道歟事大處之以鎮靜則心有主而不亂以其見之明也事多處之以安詳則事必舉而無遺以其序之得也不明不能不亂無序不能無道

虛心受善則能成德而廣業若文過謙短強詞拒諫則正直者疎諂諛者進必至學日消行日虧功日敗淪胥以亡而後已豈不哀乎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自古未有驕復自足而能有成者但聽言亦有道必先明於是非之分是則從非則確乎不可易苟漫無主見唯人言是聽所誤又多矣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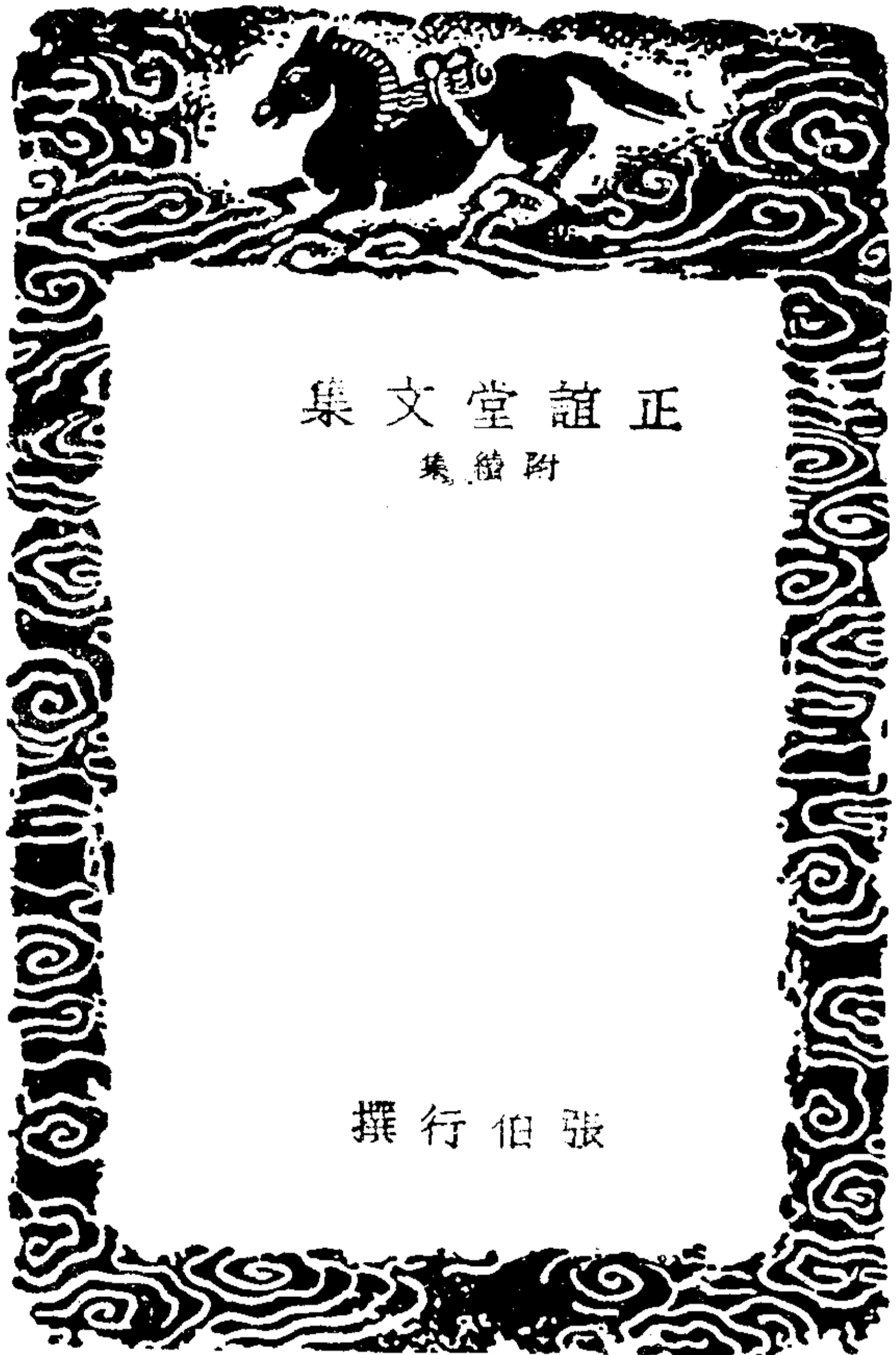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天下事未有不需人者但知人豈易言哉知人有四術初則聽其言觀其眸子而邪正可得半矣未敢以為信也繼則與之共事而其才之短長可以定矣其心術猶難定也繼則與之交財一交財而其人其面目未有不現者矣然猶恐其偽也繼則與其朝夕其朝夕而觀之於飲食起居語默之間以察其微則其人之肺肝豪髮無能遁者矣

夫人不過君子與小人有有用之君子有無用之君子有用之小人有用則君子可用小人亦可用無用則小人不可用君子亦不可用要在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而其本又在於自知自用能自知方能知人能自用方能用人吾見今人茫然不自知其長短何在人之用我之當否又何在乃勸言知人用人不亦愚乎

讀書不可龐雜精神不可浪費識量不可淺狹惟讀書有益身心有益經濟之書則精神專而得力大又不肯稍有得而輒足其學豈可量乎若以虛名無用之學分其神又不過略得皮毛遂謂天下能事之已畢吾未見其能達也

丁亥予在京師金吾黃子弼臣從予學兵法予為析孫武之精及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之要黃子通其體用妙微元機予生平所閱文武南北士及百戰餘生宿將可與言兵者未有不瞠乎出其後者也越歲予將南去黃子再拜請曰先生去某以官累不能從願立身涉世之道儻然不知其所從先生留數言銘之座右當韋弦之佩可乎予慨然自愧風塵衰邁德不脩業不進其何以為黃子贈昔齊桓公伐山戎迷失道管仲令驅老馬於前隨之行果得路予雖驚老馬也或有識路微長之可取乎因書其閱歷之言十則以應其請敢謂諸所能然哉亦就見所及心所企焉未逮者以與賢者共勉之而已於戲予所望於黃子者甯有窮哉黃子其勿忽諸戊子閏三月三日或庵源識

居業堂集二十卷國朝王源著源字崑繩一字或菴順天大興人按方侍郎四君子傳源古文未刻者藏於家既刻者世多有則當時已有行本今所據本為武進管繩萊所編集道光辛卯始鑄於金陵劉氏梓工精良魚豕較稀集首錄篇題子目凡二百七十有三而南遊詩序及毛孺人行狀則有目而無篇明月夜歸圖跋則有篇而無目蓋編定後續有增損而目錄失檢者也源志趣高邁喜談兵好品題人物傳忠孝節烈奇偉逸事然綏寇紀略書後首次兩篇以洪承疇比方孫盧既已疑非其倫復盛推楊嗣昌將才目羣議為巧詆是非失實尤有乖於公論他所敘述亦間涉於偏倚不能盡歸一是惟其才力雄闊學有實用雖瑜不掩瑕要不失為文士之豪集中各體文多不可磨滅之作今與王君文泉參訂付梓卷次文類悉依舊式酌存二百六十三篇篇後舊載各家評語其泛論文體無關故實者概削而不錄至源學行家世具詳洪氏識引方氏傳文及繩萊所撰家傳瑩記中今仍編諸卷首後之覽者庶得考見其生平焉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上旬忻州趙培元謹識



正誼堂文集序

昌黎之文跨越百代。同時如子厚習之輩。出其所作。磊磊明明。莫不互相雄長。然泰山北斗之仰。必歸昌黎。則以尊信孔孟。若原道及答孟尚書諸篇。提闡聖緒。力闢異端。實闡乎世道人心。而非華而不根者比也。方今聖聖相繼。正道昌明。海寓承學者。類知宗仰。濂洛關閩。以湖鄒魯之淵源。然高明之士。不屑平近。希心頓悟。歟。浸淫於新會。姚江之說者。多有之矣。於此有墨守程朱。心之身之。以助流聖化。昭示來茲者。吉光片羽。為有識所珍。傳應不在昌黎下。大宗伯張清恪公。自幼即志於聖學。積有年所。成進士。宦官中外。聲施爛焉。余久欽慕其人。願未得一接顏色。近得其正誼堂文集讀之。乃彌歎其所學之正。所得之深。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蓋公之生平。為信子朱子。表章不遺餘力。大要尤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紫陽一脈。所以直接尼山者。在是。故公之學問本末。一以是三者為的。凡獻之大廷。嘉惠來學。無非直抒所得。其有少異於是者。辭而闕之。毋少借焉。則是集之傳。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視昌黎為何如耶。青天白日。人共快其清明。鳳凰芝草。世共知為美瑞。余請即昌黎之言。以為是集必傳之券。時乾隆三年春正月。穀旦。東軒高斌拜撰。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 康熙四十六年

臺屬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 康熙四十七年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 康熙五十年

勅總督抗旨欺君疏 康熙五十一年

卷之二

疏二 歷陳被誣始末疏 康熙五十一年

謝復任疏 康熙五十一年

遺疏雍正三年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之三.....三三三

奏摺

- 請補道員奏摺 康熙四十八年
- 薦江蘇藩司摺 康熙五十二年
-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 康熙五十五年
- 遵諭條奏黃河摺 康熙六十年
- 條陳泉湖摺 雍正元年

卷之四.....四一

公移

-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 條陳分黃洩湖策
-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卷之五.....五三

檄文

-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 特飭官民平糶檄
-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 通飭清釐保甲檄
- 通飭聖荒檄

教條

-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 嚴禁透越之弊示
-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卷之六.....六七

書

- 答同年陳宮詹
- 答浙江彭學院
- 復師提督書
-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 答蔡開之
- 與蔡開之
- 與黎寧先
- 與臺河陳巡道
- 復候補李主政
- 與山陽縣徐令
- 與陳玉立
- 復原元功
- 與毛心易
- 上叔父

卷之七.....八一

序一

- 立德部總序
- 立功部總序
- 立言部總序
- 氣節部總序
- 楊椒山文集序
- 楊大洪文集序
- 名儒粹語總序
- 二程粹言序
-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 胡敬齋居業錄序
- 名儒文集二刻序
- 石徂徠文集序
- 黃勉齋文集序
- 羅整庵存稿序
- 陳布衣文集序
- 陸稼書文集序

卷之八.....九七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小學衍義序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學部通辨序

養正先資序

家規類編序

讀禮志疑序

讀朱隨筆序

問學錄序

困學錄序

補刊泉河史序

補刊北河續紀序

鄭貞孝集序

卷之九.....一一一

記

蓋峯書院記

紫陽書院碑記

仲夫子祠堂碑記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論

伊尹伯夷論

述而不作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說

著述說

同姓不為婚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卷之十.....一一一

六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治河議

西北水利

救荒事宜十條

卷之十一.....一三九

傳

許魯齋先生傳

薛敬軒先生傳

胡敬齋先生傳

嵇留山先生傳

卷之十二.....一四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盛格勳陳公墓誌銘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祭冉永光文

雜著

紫陽書院示諸生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續集

卷之一.....一六三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題報撥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八

76-345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 康熙五十三年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 康熙五十三年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摺

請緩徵捐康熙四十九年

告病摺 康熙四十九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條陳摺 雍正二年

表

恭進濠洛關圖書表 康熙五十二年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擬請鄉舉里選疏

擬請防閩海疏

卷之二……………一八一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問座咨文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申禁盤運米石檄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誣盜檄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留檄

飭禁橫抽鹽稅示

諭植桑養蠶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卷之三……………一九五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正誼堂文集 目錄

正誼堂文集 目錄

陸宣公文集序

柳文序

韓魏公文集序

三蘇文序

張橫渠先生集序

朱子文集序

張南軒文集序

呂東萊文集序

陳北溪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謝益山集序

羅整庵困知記序

魏莊渠集序

卷之四……………二〇九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濠洛關圖書序

小學集解序

朱子學的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性理正宗序

居濟一得序

漳浦蔡氏家矩序

盡心錄序

王學質疑序

松陽講義序

冉永光八十壽序

費晉陶六十壽序

卷之五……………二二七

正誼堂文集 目錄

書

與浙江王撫軍

答貴州劉撫臺

與同鄉劉鵬文章科

答陳滄州

答宋潘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與冉永光檢討

答黎寧先

與湯素一

答江西某鹽道

與友人

與友人

卷之六……………二二九

記

請見書院記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傳

羅整庵傳

冉輝庵傳

文學華理奇借配諸人合傳

卷之七……………二五一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屯水利道事實陸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傳淑人墓誌銘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太學生侍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鄭公墓誌銘

為海外疊被災傷，編民備極困苦，愈懇詳題帶徵額粟，以甦民命事。該臣看得臺屬一郡，孤懸海外，民鮮蓋藏，所賴時和年豐，以給朝夕。康熙四十四年，適罹旱災，該年應徵額粟，荷蒙皇上特恩，盡數蠲免。四十六年，又值亢旱，禾稻失收，經臣查明災傷，分數題報，復蒙聖恩，照例蠲免。閩郡生靈，感激歡呼，惟是蠲免之外，該府屬臺、鳳、諸三縣，四十六年分向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零。臣仍微行照數徵收造報，以副奏銷。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會同署糧驛道事分巡延建郡道僉事陳廷統詳據臺、府知府周元文、署臺、府縣事臺、府同知孫元衡、鳳山縣知縣宋永清、署諸羅縣事鳳山縣知縣宋永清、據閩屬里民環庭僉稱，以疊罹荒歉之後，米價騰貴，升合艱難，汪洋大海，告糶無門，徒有急公之心，已當束手無策。請題帶徵，并準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移報，前由該司道查以臺郡連遭旱災，百姓俯仰不繼，值此青黃不接之候，責其辦完十餘萬之粟石，徵比勢必不前，是使小民徒受敲扑，究於國賦無補。請將臺灣縣康熙四十六年分應徵額粟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鳳山縣應徵額粟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八石四斗零，諸羅縣應徵額粟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於四十七、八兩年帶徵。所徵前項額粟，仍列入各年奏銷冊內，一併報部查核，以舒民力，以廣皇仁等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會同閩、浙總督臣梁鼎芬合詞具題，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儀封張伯行著

正誼堂文集卷之一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 康熙四十六年

為謹陳閩省地方等事。竊臣一介寒儒，蒙皇上特恩，委以巡撫重任。莅事以來，日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為念切。見閩省地方人衆田少，數十年來，我皇上覆育休養，生齒益繁，而額田未盡墾復，雖當豐年，所入不足供一歲之用。專賴各處商船帶米接濟，故米價易貴，民食維艱。臣六月到任時，以南澤愆期，米價益貴，臣多方料理區處，使百姓不致失所。又度歲步趨，以皇上愛養黎元之意，籲天告神，甘霖大沛，各府先後得雨不齊，雖臺灣業經報災，通計全省，尚稱有收。但恐來歲春夏之交，各處商販不至，米價一時增長，窮民恐至艱食。臣身任地方，不得不豫為籌畫，仰祈皇上俯念民食為重，許臣於藩庫動借存貯備賑，暨撥銀三五萬兩，委官往湖廣、江蘇、江西、廣東地方買米平糶，秋收照數還庫，並祈敕部咨行該地方督撫，不得阻閉，庶採買得便，而民生大有裨益矣。

臺灣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 康熙四十七年

為購米必須動帑，平糶方能濟民，循例題明，仰祈睿鑒事。竊照江蘇、淮揚等府，前經連年水旱，荷蒙皇上格外施仁，頻蠲疊賑，億萬飢民，固已各甯實惠。惟是江省為東南重地，生齒繁衍，民鮮蓋藏，蘇、松、各府上年雖稍獲有秋，而完辦糧糶之外，所存食米無幾。淮、揚、徐、三屬災民困苦尤甚，所領賑銀，止供舊冬卒歲。入春以來，米價日貴，小民餬口殊艱。臣荷聖恩，調撫此邦，夙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為念，自莅任後，察知淮、揚、徐、所屬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災黎饑饉堪憐，業經題請再賑，見候部覆。而當此麥秋未屆之時，窮氓枵腹皇皇，不能終日，敢不詳為籌酌，以副聖天子惠愛元元至意。臣查外省各商販到米石，因災區既多，雜者亦倍，凡巨艘所載，朝發而夕已完，糧食漸少，價值漸增，貧無告之民，視升合為庚釜，除臣已經飭令各府、州、縣，勸諭鄉紳、富戶，先為捐助，以濟貧民外，目下接濟之策，惟有酌撥銀兩於鄰屬產米地方，並本省價賤之處，採買運歸，減價平糶，務使米日多而價自平，則災黎可以度日。并據蘇屬之吳、崑、崑、山、松江等縣，以災後之餘，民間元氣尚未全復，今值青黃不接，仰事俯育之謀，每多不給，紛紛詳願。康熙四十九年地丁，欽奉上諭，暫停解京，存留本處，請每州縣酌動見徵地丁銀二三千兩，於產米地方，及米稍賤之處，購歸減價平糶，以資閱閱日用。待米賣完，照數歸補原項等情。但淮、揚、徐、被災各州縣，本年地丁銀兩，欽奉皇恩蠲免，本地無款動支。臣請於江蘇藩庫見存銀兩酌撥銀一、二萬兩，差委賢員，星赴隣省產米及各處價賤之地，照依彼處時價購買，務於三四月內陸續運回，分發被災各屬，減價平糶，將糶完米價銀兩隨即歸還司庫，一轉移間，在國帑毫無虧損，而裨益地方實非淺鮮。臣因薄救窮黎起見，恐候部文遲延時日，見在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買米，速運淮、揚、徐、三屬，減價平糶。

并飭合屬酌動庫項專差購買運回發賣以起此溝中之瘠專擅之罪仰祈皇上原鑒施行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稿五十年

為閩省獲賊已解縣案待質未明仰請敕部審擬定擬事竊照海賊鄭盡心等糾夥在洋肆行劫擄復至盛京錦州雙島溝地方登岸搶掠被官兵趕殺敗走回南奉旨行文各省嚴加搜捕已經閩省拿獲見在解部質審茲准閩省督臣范時崇移送鄭盡心等審供解部一案揭帖到臣查揭開各盜所供歷次行劫俱在閩浙山東等處外洋未及江省被失之案並無失主姓名可稽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八日據上海縣詳一件海賊劫貨焚舟等事內稱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九日據本縣船戶張元隆呈稱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上字七十三號牌照於本年六月初六日裝載各客布疋磁器貨值數萬金從海關輪稅前往遼東貿易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文登縣界馬島嘴地方遇賊鳥船兩隻吶喊揚帆與陸船相近斯時幸有隨帶護船炮火連發兩門賊不敢逼彼此相持兩晝夜至二十一日陸船停進近岸謂哨船發板可保無虞孰知二十三日賊又增駕鳥船三隻而河口絕無一兵防衛客商水手寡不敵衆驚惶無措急登脚船渡岸逃生賊遂上船擄貨物炮火兩門並遭劫去將陸船縱火焚燒竟成焦土該地陸路汛官馮守備雷千總張把總目擊心傷苦無舟楫追捕亦惟相與歎歎太息而已竊思荷蒙聖恩大弛海禁原期足國裕民緣海寇連年肆劫阻礙商旅特奉俞旨遣設船隻在洋巡緝各省官兵往來會哨定有處分嚴例蓋欲彌盜安民商稅皆利乃該地弁兵逍遙河上坐視賊船圍商四日曾不一救試問朝廷設官養兵之意謂何竟虛糜俸餉若是也查得東省鎮標林游擊係福建人氏今日之海賊大半俱係閩人桑梓情深往往縱漏即如本年六月十七日有計永吉船裝載客貨在山東膠州界被賊劫殺巡哨船隻目覩不追縱賊逸脫反擒永吉人船陷良為盜以擄虛名則平日之養盜不緝見劫不救又彰明較著者矣抑隆更有慮焉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僅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為地方隱憂凡有封疆職任者能不為之過計乎事關海賊劫商時值本縣公出含冤無憑先經具控提督海關通蒙移咨東省各院但隆係治下子民哭叩恩賜通詳督撫兩院轉咨東省督撫提鎮嚴飭巡哨兵弁併力剿滅並檄文武各汛密緝盜船捕獲正典等情前來據此審問船戶張元隆口供與原呈無異當經移咨山東撫臣蔣錫綸緝盜追賊併行按察司在案臣查此案失事在東省地方船戶所報無從察其虛實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六月十二日被南風打到山東十八日到勞山內洋劫奪裝貨空沙船水手二十二人人船俱為留用又遇著陳姓之船招他入夥不肯十九日早船被石撞破因自燒焚人亦散去只有伊結拜兄弟四人搖著杉木船來投我等語查鄭盡心所遇陳姓係係陳應龍是否即係陳明龍應聽部臣訊鞫外惟是船戶張元隆呈報於上年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遇賊相逼而鄭盡心亦供於是月十八十九等日在山東內洋復遇陳姓欲招入夥是彼此俱在東省所遇日期相同也張元隆之船稱被賊焚陳姓之船鄭盡心供撞破自燒是所供燒船又相同也惟張元隆供在山東馬島嘴鄭盡心供在山東勞山未知馬島嘴即係勞山否或係相近之處且張元隆在東省稱在岸上望見燒船不知是為賊

所燒還是船上遺火自燒在上海縣竟供報賊焚其船並稱未在山東告狀情詞閃爍則張元隆之船貨是否係鄭盡心劫燒與陳明龍自燒之船是否即係張元隆自燒之船均未可定更可異者張元隆一船戶耳乃呈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僅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為地方隱憂似張元隆又豫知鄭盡心有盛京之行此中疑竇非究訊陳明龍鄭盡心不能明白今陳明龍先已解京鄭盡心見又解部應請部臣提質訊以定虛實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據上海縣詳一件報明海洋被劫事內稱華亭縣船戶張永昇呈稱身領華字九十號縣照及江南海關部牌攬裝茶葉布疋等貨在本關輪稅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前往關東貿易因風汛不順停通州廖角嘴地方於九月十八日遇賊駕鳥船八隻放炮鳴鑼上船行劫搬去布疋碗胡椒紙燻并護船炮關牌縣照及頭桅篷篷杉板一隻擄去水手馬祖一名拘留昇船直至十月初六日晝夜逃回等情又據上海縣呈報被擄水手馬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赴縣稟報身係張永昇船上水手在廖角嘴遇賊被擄過船至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福州地方釋放登岸同伴一人曹三稱係崇明縣人亦在客船被擄同至蘇州分路祖於今二十六日到家伏乞賜報等情訊據供稱賊是福建土音在蓋山見有客船放船追趕不曉得賊姓名約有六百餘人船上白心黑鑲邊三角旗號錄供通報前來當檄江蘇按察司提訊確供勒緝賊盜務獲並提同在賊船放回之曹三究明於何年月日在何處地方係何客船上被擄查取疏防職名報參經臣先疏題明在案比臣奉旨在上海縣會議出洋搜捕事宜就便提訊船戶張永昇據供上年九月十八日在通州廖角嘴海洋被賊駕鳥船八隻行劫即將身船帶往蓋山海面後因賊見有洋船經過放船前去打劫并於十月初六日乘夜砍斷纜脫逃其被擄水手馬祖供稱是福建土音聞有哨船緝捕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州地方放回今又據江蘇按察司詳稱船戶張永昇已往山東貿易同行之曹三據崇明縣稱未開切實住址無從查拘隨提馬祖訊據供上年九月初一船到廖角嘴守風至十七日開船走一日一夜十八日午後遇賊鳥船八隻鳴鑼吶喊把船上布疋碗等貨都搬過船我亦被賊捉過船去賊首鄭盡心副賊鄭盡海自去年七月裏在關東打仗回來前供恐說出鄭盡心來有罪故不敢指明同行曹三據說是張永昇船上水手去年七月裏在山東被劫同我一齊放回住在崇明縣史橋河地方離南門十里路等供合將疏防職名開報題參至馬祖從賊船放回有無通同情弊見在嚴提同回之曹三到日究明另詳等情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上年九月十五日船至蓋山住十天九月二十七日見有一東洋船來八隻船就去打劫鄭盡心一船被風打壞到東湧山又住二十天分贖散夥於十一月初三日到福清沒汛口地方上岸等語是永昇船貨被劫正鄭盡心等住船蓋山之日而賊駕鳥船隻數亦與永昇所報相同且十月二十八日自福州放回馬祖曹三計與鄭盡心等分贖散夥之時不甚相懸見據馬祖供出賊首姓名又皆符合則張永昇被劫一案似難舍鄭盡心而別緝夥黨特以事屬隔省未經究及故鄭盡心等隱諱不吐耳再據賊夥林姑嵩供將船擄駕到蓋山來時二隻沙船已壞就放他去而永昇稱在蓋山砍斷纜脫逃是否逃回或係賊放并請部臣訊明示覆以便飭審定案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據崇明縣詳一件稟報事內稱蘇松水師營弁兵出洋巡緝於八月初三日在大洋山南盤獲趕船一隻查驗船票係松江府華亭縣於四十八年九月初三日給票載有舵水手余元亨等共二十五名俱本縣人氏江南海關照票亦係四十八年八月內給發訊問該船人等有舵工水手二十三

人係福建籍貫又水手二名係寧波人氏又有搭船福建人余廷文等共九名客商王熙安鄒吉王文卿孫三合趙直施元生等六名并據余元亨張任等供出華亭縣照票是上海牙行張御科領的錄供詳報前來當將照票籍貫不符奸良莫辨緣由具摺奏明一面行提該船者舵水手人等據崇明縣解前來飭發上海常熟華亭三縣究訊據詳舵水手二十五人俱係頂名蹤跡無定余元亨不能隱匿衆犯亦一一供出當將各犯飭發上海縣收禁即令查拿冒領照票之牙行張御科解審隨委常熟縣知縣章會印同署上海縣印通判周蔚訊問口供當據章會印將張御科交與周蔚取有該縣收管在卷臣於本年正月搜緝事竣回署於二十三日撤行該縣提吊一千人犯究審續據該縣於正月二十七日申報張御科又名張羽可即張元隆於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等情查張元隆先據該縣具有收管患病之日因何不即申報且收管何處所患何病醫生何人所服何藥病故之後該縣曾否親加驗明並無印甘各結申送見在取查是否倘縱捏飾並提親屬查究亦無解到臣思張元隆身死是真則其畏罪可知若係詐死其情更屬叵測臣又查上海縣造報四十五年出海船隻冊內開有船戶余亨舵工張任林永祥等二十三人與華亭縣余元亨船上者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未知又係何人頂冒擄駕尙未查審著實又據上海縣詳報余元亨於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在獄等情批行江蘇按察司確查有無致死滅口并提見犯究審至今亦無詳覆臣查張元隆開張洋行聞其立意要造洋船百隻今已有數十隻招集異鄉水手假借名籍請關縣牌照藉稱貿易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查其出海船隻有稱遠洋末歸者但商船照票例應一年一換豈容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臣以為海洋賊艘必由內地成造請照今鄭盡心等雖經弋獲而原駕之船與散去夥黨水手向無著落其盤獲余元亨一船亦係張元隆領照票在船者舵水手內多閩省人氏假借名籍據張元隆原報劫貨焚舟云海賊大半福建人今伊乃盡用福建人氏且冒華亭籍貫其意何居臣訪得上海縣張元隆聚衆爲非聲名甚著家擁厚資東西兩洋南北各省傾財結納稔惡已久今雖據報身故而黨援甚衆臣以愚忠竭力窮究恐將暗受其害但臣受恩甚重不敢一毫欺隱利害所不暇顧惟望皇上鑒臣微悃時賜體察則臣忠愛之心庶得常效於君父之前矣除張元隆海船見在確查外惟是鄭盡心等已經解部誠恐審明正法臣屬張元隆張永昇被盜二案與盤獲余元亨等一案實證無人縣案難結相應具疏題明聽候部臣提集陳明龍鄭盡心等逐一究審曾否在東省馬島嘴劫貨燒船江南鹿角嘴劫取布碗等貨拘留船隻水手並余元亨等船上供出頂名冒籍者舵水手人等有無同夥在內及張元隆即張羽可平日有無熟識錄取確供行臣知照以便覆審定擬事關海洋重案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敕部審覆施行

爲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旨解任併審以正國典以彰公論事竊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欺君之罪莫大於抗旨我皇上臨御以來萬幾總歸聖斷鉅細靡遺內外臣工孰不奉法惟謹從未有抗旨欺君營私壞法如兩江總督臣噶禮者也其受朝廷委養不爲不久蒙皇上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者自當凡事恪遵聖訓仰體聖懷以圖報效而其大端無過於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到任後所轄兩省大小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迹昭著亦可藏垢包荒守正不阿者雖廉潔自持難免吹毛索瘢此久在皇上容照之中無容臣再爲演說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攪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衆口難掩正主考臣左必善不得已具題疏內原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至部覆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左必善趙晉俱著革任發往質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自蘇抵揚公同會審據左必善供程光奎六月二十六日到京二十八日趙晉已點江南主考程光奎往見趙晉說爾我誼同兄弟中式不要謝禮但與左家銀八千八百兩趙晉起身到常新店與程光奎同宿一夜關節是他給程光奎著姚陶交與方名程光奎原與趙晉姚陶楊緒結拜四弟兄人人都曉得傳聞趙晉四千兩楊緒四千兩又聞趙晉得五千兩楊緒止得三千兩程光奎供並沒有關節場內文字實出己手令賦寫原卷稟委批稟委豐稔批稟委豐稔批稟委化成就化誠誠稟委字不成字其文非出己手可知方名供程光奎從來並不識面及再三研訊又供去歲山陽煮粥賑餓程光奎之父程用昌獨設一廡程光奎曾在廠中料理因常去查賑纔得認識嗣後時常往來見伊書房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文字曾看過後來場中遇著料是程光奎之文因薦與主考即不中也見得我的情不意竟中了這是自己一念之錯尙有何辨又據左必善供吳泌中式是他父親吳榮發給他二萬銀子買的據吳榮發供是余以介俞世臣員星若引誘小人兒子買舉不知數目多少中有金子珠寶是向人家借來的吳泌供原與俞世臣員星若議買舉人銀八千兩場前交金子十錠銀二千兩場後又交銀二千兩還有三千兩未交關節是其實有三字係俞世臣所給文字係揚州府學生員相權所作與他五十兩銀子隨驗吳泌硃墨卷頭場首篇破題內果有其實有三字俞世臣供吳泌買舉人是八千兩銀子還有三千兩因事發沒交是員星若管的星若說是安徽葉撫院門路及去詢問葉撫院迴避不見小人怨他誤事他說另有一條門路包管穩中中後交銀子便是員星若供小人是安徽葉撫院門生吳泌八千兩銀子是葉撫院五千兩海防廳葉同知三千兩督臣大怒云真乃大光棍葉撫院已死還說他做甚麼若再提起定要把兩腿夾折又供十五錠金子交與布政司書辦李啓小人跟隨到衙門前看著李啓進裏面去李啓說交與家人軒三關節是軒三交與李啓李啓交與小人場後李啓向軒三討信軒三說薦得極高後來果中第十三名李啓供小人是安徽布政司書辦本官家人軒三向小人說今年主子做提調有買舉人的攪來後來遇著員星若說吳泌要買舉人小人向軒三說軒三遂進去裏面商量出來說做得小人往揚州驗過銀子

回到江寧。軒三叫小人在茶館裏等著。他到承恩寺。舉出一小紅封。說是關節。小人交與員星。若是實。督臣又大怒云。馬藩司不是主考。亦不是廉官。那裏來的關節。可實說。關節是何人給的。臣隨勸督臣云。欽差大人奉朝命來。我等今日審事。儼如至尊在上一般。不可動氣。況且皇上旨意要徹底詳察。豈可使衆犯閉口不言。督臣云。我不曾說甚麼。衆犯口供鑿鑿。因安徽督撫尚未到揚。臣又係下江巡撫。不能行提。上江布政使家人。欽差大人令督臣行提。督臣不肯去。欽差大人隨傳馬逸。委要軒三。據馬逸委回稱。這都因本司揭報場屋事。挾仇妄扳。員星若先供葉撫院要銀五千兩。葉同知要銀三千兩。今又供本司要銀三千兩。豈不是挾仇妄扳。查先據員星若供葉巡撫五千兩。葉同知三千兩之語。外邊並無人知。馬逸委如何曉得。必有奸人暗通消息。與馬逸委者矣。欽差大人云。把軒三送出來。訊後便知虛實。後復訊李啓。據供。初六日晚。吳泌向小人說。當把口供酌量改變。若不改。將來夾棍恐喫不起。軒三到案。據供。因小人主子揭報吳泌買舉人。他挾仇買出光棍來。板著主子。查此案。正主考於九月十八日具題。馬逸委等於二十八日方詳報到。如係挾仇。豈有不板主考。反板馬逸委之理。隨夾訊軒三。據供。誰使銀子。卻使我替推夾棍。又供。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臣云。畢竟問他是誰的頭長不住。審事大人因甚麼頭都長不住。督臣不答。欽差大人云。此時已交三更。可將夾棍鬆了。遂供散訖。次日傳馬逸委。問昨晚軒三說。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是怎麼說。馬逸委云。他沒這話。因著馬逸委去問軒三。飾辭云。是說正副主考。臣又詰馬逸委。正副主考是聽審之人。並非審事大人。馬逸委無言。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並不復審軒三矣。及復審。據李啓供。發榜後。到揚州取金銀交與軒三。小人問他要議單。軒三遂將議單交與小人。回來交與員星。若審王曰。俞據供。涇縣陳天立到我房裏說。有其實有二字關節卷子。是有人託過的。遇著替我薦一薦。中不中憑他。後來此卷分在本房。看他文理順通。遂薦上去。正主考先讓副主考官看。副主考說。這就是易五房好卷子。就取中了。又問陳天立是誰託爾來。據供。是副主考。此案審取口供。俱係欽差大人所帶部中書辦寫錄。臣原不隨帶書役。且年逾六旬。事多健忘。不能全記。惟擇其要者。爲皇上陳之。則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之罪。昭然無可逃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今賄賂公行如此。督臣駐劄省城。若欲委爲不知。彼素於明察。非瞞瞞者比。見據督臣向欽差大人云。今科舉人有一大半是副主考賣的。知之最詳且確矣。而不即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可知。迨審據員星若。李啓供出葉撫院。馬布政使。通同賣舉情。由督臣兩番大怒。不容直說。欽差大人令其提挈軒三。堅執不允。是誠何心。且據軒三供。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即應詰審事大人是誰頭長不住。大凡人臣非有欺君壞法之罪。不至頭都長不住。臣查彼時安徽撫臣尚未到揚。審事者止有欽差大人。臣與督臣二人。不知軒三所指何人。若指欽差大人。則奉皇上特簡而來。斷不肯作欺君壞法之事。自于三尺。軒三輒敢妄言汗。使之不敢公審。小人之放肆已極。朝廷之體統安存。若指督臣而言。則督臣必有欺君壞法之事。爲軒三所深悉。故雖於大廷廣衆之前。直言指示。督臣不得不隱忍付之不聞耳。若謂指臣而言。自問服官以來。雖才庸性拙。從未有欺

君壞法足取殺身之罪者。久遊皇上。審照此等情節。皆不容不細加推鞠。乃連日惟將李啓等屢加究詰。要犯軒三總置不問。臣若參酌一言。令緩問李啓。宜訊軒三。督臣即變色。以惡言相加。竊思此案關係匪小。奉旨徹底詳察。督臣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攪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也。況監生鄉試。例由地方官查取地保族鄰甘結。加結給文。由學臣錄科送考。以防頂替。今查程光奎本名程建常。原籍徽州。見住淮安地方行鹽。係兩淮巨商。乃頂冒蘇州府吳縣程光奎姓名籍貫。不由地方官查明出結。亦不由學臣錄科送考。係督臣大收送考。則督臣之違例營私。監臨。提調之通同舞弊。更彰明較著。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將通同作弊之人。仍爲奉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自吳泌令李啓改口供之後。至今真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煩瀆聖聰。至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只因伊子張懋誠。見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係安徽屬員。總督得而挾制之。布政司亦得而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道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督臣欺君壞法之罪。又何能直達於聖天子之前乎。督臣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其貪殘暴橫。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故默默以避禍耳。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莫不爲臣寒心。但自念一介豎儒。山候補中書科。蒙皇上洪恩。特授濟寧道。由濟寧道。特陞江蘇按察使。由按察使。特陞福建巡撫。復蒙恩調補江蘇。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皇上。臣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聖明在上。督臣即甚殘險。亦未必能加害無辜也。臣又何憚而不言哉。爲此據實直陳。仰祈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總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則承審之官。亦無瞻顧。懷遠嚴旨。徹底審明。庶真情得。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皇上除奸獨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緣係題參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多命等語。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令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益心等。臣即專差齎咨馳赴江寧，與督臣會商。據該差回稱：督臣於十二日已往鎮江坐船，船出海口，臣標並無戰船水師，正與本標將弁酌議作何速往搜緝。又聞督臣從鎮江由連河來蘇，臣遂出郊遠迎。十六日，督臣到蘇，臣問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出海，則盡山花鳥一帆可達。若由上海出口，實屬迂遠。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開行，臣亦於是日帶領官兵隨往。是日，督臣欲出洋，豈有反止督臣之理。於十九日早，同抵上邑。提臣師懿德亦即繼至。據提臣云：接到部文，即委蘇、狼二鎮總兵出海。已據蘇鎮總兵報文，於十五日出洋矣。督臣又將總兵差人趕回，臣與提臣俱不解其何故。自至上海，每日在海船內擺設品物，直至十二月初六日，始由吳淞江出口。即聞其欲由浙江寧波入口。臣以出海緝賊之船，何須鋪設華美。江南之官，何必由浙江過道。心竊疑之。只得向牙行僱募民船同往，而民船止可裝貨物，不堪用以捕賊。督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既無器械，又無水師營兵，獨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無船可乘，又恐沿海內地或有奸黨潛藏，巡哨亦宜嚴密。臣與提臣分頭偵緝。當經具摺奏明在案。何為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豐，係監生，考授州同之職。訪聞四十九年九月間，元隆聞鄭益心等在奉天敗走，恐致破露，即使伊弟張令濤，齎入督臣內幕，多將洋貨賄賂。其督臣在上海十數船所鋪設者，皆元隆所餽也。伊弟張令濤押船護送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鎮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寧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餘，鋪設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緝賊之名，為裝運貨賄計耳。其所擊之賊犯，人皆傳其從事波定海得來。通省官民無不知之。第以事屬風聞，未敢輕為入告。比時，先有崇明水師營兵在洋盤獲余元亨等，趕船一隻，在船者舵水手俱係福建人，所與執華亭縣照票內姓名籍貫互異。訊據供張元隆代領，臣飭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壽，常熟縣知縣章曾印，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周倅章令親赴元隆家取供。至伊書房，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之駭異，嚴飭拘拏。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止據周壽出具收管申送。內稱收管在家。臣以為既經收管，即應拘禁。何得聽其在家。遂經駁回。令其另具收管收管維換。元隆仍優游在家。夫一牙行，而能制地方官不敢提問，則其所恃之大有力者，已可概見。迨臣回署之後，行提余元亨、張元隆等解蘇發審。始據周壽申報，元隆在家病故。臣因元隆往來海洋，黨援甚眾，其時鄭益心等雖經圍省獲解，而其夥盜尚未全獲。仰體皇上事端海疆至意，恐係兩相認識，故又題請敕部審取鄭益心等確供，以便定案。今見查出元隆自置船隻，皆以百家姓為號。頭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之類。則其立意要洋船百隻之說，不虛矣。又經臣親審華亭縣承，據開出元隆在該縣冒領照票之船，有楊日昇等二十八隻，俱非華邑民人。一處如此，其在別縣，移甲換乙，冒領照票，當又不止百隻矣。此等船隻共有若干，何人撐駕，何處貿易，因何久留外洋，並不回縣換照，必須徹底清查。庶無隱情，是以不能盡結。並非無故遲延。其案內張思永、張藻文等，皆元隆手足腹心。元隆平日妄為，實思永等附和助惡。元隆已死，安得置思永等於不問。何為牽累多人，淹禁不釋。至元隆病故，據報有醫生王禹九及親屬地鄰人等，咸供該犯先於四十九年七月內染

正誼堂文集卷之二

疏一

漕陳被誣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

題為漕陳被誣始末。仰祈睿察。竊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封疆重任。自調撫江蘇以來，庶務殷繁，才識短淺，時深惕勵。惟期勉圖報稱，而秉性剛執，疾惡如仇，未肯阿附。以致同惡相濟之輩，蓄謀傾陷。匪朝伊夕，臣之功名身命，早已有所不計。前因會審江南辛卯科文閣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開立議之李啓等，供出安徽布政使馬逸妻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囑禮專權抗旨，曲意庇護，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風聞督臣通同賄賂，并要銀保全之輿論，正相符合。是以不敢扶同徇隱。於正月十九日，先疏題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誑聖聰，欲圖報復。茲接閱邸鈔，蒙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著解任質審。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亦無庸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款，逐一分析。為我皇上陳之。如一款稱：因前冬奉旨出洋搜賊，臣止督臣不必前往，恨不聽從。還怒於為督臣僱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通賊。牽累多人，將元隆兄弟子姪淹禁不釋。既致元隆被過身死於前，復施斃元隆胞弟張五於後。謂臣違旨逗遛，挾私致斃。

患吐血病，醫治不痊，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身故。有該縣印文可據，而思水等見俱在案，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以通死元隆，拖斃張五。二款稱原任上海縣知縣許士貞係臣同窗好友，將徐君祥失事一案，拖斃王三等八人，誣擊邵傳等二人，始終庇護，將四十八年四月內所獲之犯，改爲十一月內乃獲，並將久已拖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尙以見在查題，冀免士貞處分。案內止存一樞子張四，仍淹禁不結等語。查徐君祥失事，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至四月內，擊獲盜犯張四、王三、潘四、盛長生、王才、王五、老虎、東王四、王連、潘滿九名。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間，咨參武職年限，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改作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等日獲犯具詳，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捏飾，據詳咨部。迨後十一月內，據該司詳題承審遲延，與五十年二月內會同督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月日。臣因巡撫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獲犯日期，並以拖斃盜犯稱爲見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至此案據報獲犯十一名，內王三、潘四、東王四、王連、王才五名，係四十八年間取供後病故，在臣未經到任以前，而盛長生、王五、老虎、潘滿三名，於四十九年正月內報故，俱在臣甫經到任之際。邵傳、徐賢二人，審非真盜，即已省釋，其已死八犯，有無誣擊致死滅口情事，邵傳等是否官捕誣良，或係盜夥妄扳，經臣嚴檄按察司逐加究明，例應隨招附參，並非徇庇隱諱。至張四一名，審係上盜時年僅十四，前據臬司招解，經臣提訊，供詞與司招不符，臣仰體皇上慎刑至意，駁飭覆審，並非淹禁不結。臣與許士貞雖同籍河南，臣係開封府儀封縣人，士貞係歸德府虞城縣人，相去二百餘里，何得捏稱同窗，且士貞在四十九年九月降調離任，爲臣屬員不滿數月，何誣始終庇護。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戶，竟敢不離任，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捕獲盜首，臣因囑陳鵬年不行究賊，致斃在獄，反參施世驊爲誣良，指臣縱盜殃民等語。臣查保甲之法，爲靖盜安良善政，屢經奉旨飭行，凡屬臣工，敢不奉行惟謹。不特督臣循例通飭，即臣莅任之後，亦經嚴飭舉行。至今各屬奉行無誤，江蘇係水陸通衢，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故盜案比他省較多，自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稍彌。何反謂盜賊充斥，誣臣縱盜殃民。至長州縣陸鳴欽被盜獲犯夏麻子，據臬司詳，係施世驊訪知該犯素行不端，概行長邑關獲，迨審非真盜，解府覆訊，蘇府不即轉詳保釋，以致監斃。開列施世驊訪擊不實，與陳鵬年不即審釋，各職名通詳。臣與鳴禮會疏題參，續准部覆，以夏麻子到案並未刑訊，自認同夥陳鵬年等行劫，復審改供監斃，或有滅口開脫夥盜，令將真情查出，題參再議等因。臣隨檄行按察司遵照，經據革職按察司焦映漢詳覆，夏麻子擊獲到案，所供夥盜陳鵬年等姓名數目，前後不一，歷經查擊，並無其人，供認劫分錢數衣服，亦與失主原報不符，實非行劫陸案真盜。其供出夥犯陳鵬年，稱係鎮江水手，而夏麻子原係鎮江府同知施世驊訪擊，如果有陳鵬年在鎮，則鎮捕多人，何難就近擊解，歷經嚴緝無獲，則其畏刑妄扳可知。祇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即詳釋，以致夏麻子病斃在獄，委無滅口開脫夥盜情弊。臣以部駁嚴切，未便據題，復駁確查在案。是陳鵬年之不即詳釋，致斃夏麻子在獄，臣已先疏指參，如謂臣囑陳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參陳鵬年。

又安肯甘心默受，四款稱蘇松道臧大受於上年四月二十八日尙在松江，五月十一日始到淮安，有報明文案，謂臣徇情作弊，將大受所屬三四月內具二、吳煜、汪服周、葉陽和、汪翰文、趙弘臣、施霖等被盜七案，盡捏作大受往淮催運，因公出境，混飾具題，冀免大受處分等語。查盜案疏防，道員兼轄，例止罰俸停障，貝二等被盜各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開報，兼轄蘇松道臧大受因公出境，臣因比時正值該道催催漕船過淮之候，據以敘稿，移送督臣囑禮部題，移回合詞拜疏，前據鳴禮於特參焦映漢貪劣案內，將此款列爲映漢徇庇大受，奉旨敕臣究審。見在行提映漢訊明捏報實情，俟審明之日，檢舉臣從前失於駁參之咎。第此等案件，督臣與臣會題，同爲失察，則當同受處分。若謂臣徇情作弊，何以通詳會題之時，督臣不即指明駁飭，乃於連名入告之後，先參臬司爲徇庇。今又稱臣徇情作弊，則督臣之自相矛盾，信口誣讒，於此概見。五款稱蘇松糧船過淮遲誤，非鎮幫開運阻壓，指臣捏飾欺罔等語。臣查蘇、松、常、鎮四屬四十九年分漕白糧過淮逾限，奉旨令臣明白回奏。據蘇糧道臧大受詳稱，該年鎮屬漕糧，先因截留賑閩，已運至狼山對渡徐六涇地方候船交兌，後又奉文起運，詳候漕院派單，撥船修船，受兌於五十年三月初三、初四、十七等日，始得兌竣開行。鎮屬丁船爲江南首幫，必得鎮船出口，蘇、松、常三府之船方得跟幫前進。又因帶運四十七年災漕，民間完納不前，尙俟征完，剝送受兌，以致過淮遲滯等情。臣查江省糧船定限二月以內過淮，今蘇、松等屬船糧既已過淮逾限，各有何辭，當於回奏疏內，臣自行引咎，聲請敕部察議，并將糧道監兌等官過淮遲限職名，應聽漕臣林壽榮疏題參。今督臣以鎮幫糧船於三月二十四日以前已盡過江，而蘇、松、糧船催至四月二十八日方始兌足離次，指爲臣之捏飾。查各屬起運漕船，例係頭幫受兌先行，尾後幫船，或因前途重運阻壓，或因支給行月等米未完，續後趕幫交兌，故尾船開行較之頭幫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係就尾船而言，非通幫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鎮幫開運所致，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幫推越，又何虛捏欺罔之可以陷臣耶。六款誣臣與進士方苞友善，延請在署著書，已非朝夕。昨刑部行文查提方苞，并南山集刻版，並未差一員一役提擊，且南山集刻版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印行，方苞著書伯行署內，張伯行豈得諱曰不知等語。查上年十月三十日酉刻，部差筆帖式王六齋到刑部等部咨文，嚴擊方苞，尤雲鵬解京時，值前任按察使焦映漢在蘇，臣即飛傳該司，並委蘇州府知府孟光宗飛騎前往江寧，會同該府知府劉涵，密行嚴擊。眼同王六在坐差遣，並經咨會督臣鳴禮，署安撫臣鳴禮各在案。續於十一月初五日，據該司府呈報，擊獲方苞，並獲雲鵬之兄尤雲鵬。臣隨繕給咨文，於初六日，專差蘇州府庫官王鴻齋交江寧府知府劉涵，將已獲方苞及尤雲鵬一併轉交筆帖式王六解部，并經咨明刑部。此係有案可考，及筆帖式王六可詢，何誣臣並未差一官一役提擊，其刑部咨取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所藏遺蹟，紀聞書並刻版，查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而督臣囑禮於署安撫任內准到部咨，亦未移會臣衙門。迨於桐城縣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搜查無獲，據方雲旅供出刻版在江寧伊故弟方溥家，始准部臣咨會，臣即刻專差飛檄臬司并江寧府，督同該縣印捕各官，嚴加搜查。又檄江蘇按察使焦映漢，會同安徽布政使馬逸委，公同會訊究

道。嗣據詳覆。南山集等書刻版已經交出。並未着續於蘇州寶輪樓沈明玉家之語。見有咨部原案。可查。何誣臣隱諱。七款稱。臣專以讀書為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翻駁。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有案不斃命。屢奉嚴諭。恬不知改等語。查江省地方獄訟繁多。人命盜案關係重大。臣據各屬詳報。批行按察司確究實情。無不嚴催速審招解。以期及早完結。及至解臣親審。臣必平心靜氣。虛公細鞠。見有疑竇。不得不飭行嚴審。期無枉縱。但刑名事件。例由臬司審詳。而該司衙門駐劄江寧。距蘇五百餘里。非別省臬司與巡撫同城者比。如有情罪未符之案。一經駁審。由院發司。由司發府。府縣審明之後。再將人犯解司。可復解院覆勘。合計發回復解往返程途。共有二千五百里。輒致逾限。此亦事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歸結。至江蘇官民狡猾。臣身在地方。分宜伸冤理枉。照例開期放告。檢閱詞狀。內有情關重大。或下屬審斷不公者。酌量批准數紙。何謂濫准詞狀。謂臣拖累株連。鮮不斃命。則題報有案在部可考。非臣所可掩飾也。若臣讀書著書。亦有緣由。臣叨中乙丑科進士。蒙皇上傳諭。新進士回家照舊讀書。不要荒廢學業。臣恪遵聖訓。到家之日。即閉戶讀書。猶慮博而無當。思科場功令。遵程朱。且見程朱之言。與孔曾思孟。實相符合。遂朝夕誦習。覺日有進益。故於服官辦事之餘。亦未嘗釋卷。又新奉功令。文闈論題。出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張載之西銘正蒙。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并將諸儒之有合於周程張朱者。亦為刊刻。此皆仰體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率其教。入為孝子。出為忠臣。用副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而仕不廢學。欲萬一有補於治道耳。又因闕中書院工匠到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賣已刻書集。稍助其費。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取所致。非有他罪。至謂臣情多猜忌。心更糊塗。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瞻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為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心又必不敢糊塗也。又稱臣與馬逸。委舊有嫌隙。被逸委一面遣家人叩關。一面通詳部院。督撫臣欲嚇督臣。挽和等語。竊思臣與逸。既無統屬。又無交際。今李啓乃逸委書辦。軒三乃逸委家人。其受金銀。通關節情事。當公同會審之時。供證確鑿。臣不過據實入告。逸委固顧法紀。架虛叩關。聖明自有洞鑒。臣亦何懼而欲噤口。若臣果欲挽和。方將懇求噤口之暇。又何敢聲言恐嚇。其詞已自相背謬。總之。噤口之蓄怨。積怒。起於臣之發覺張元隆一案。臣與元隆。本無私怨。不過為地方起見。冀除濱海巨寇。為皇上寧謐海疆。使商民無擾。不意噤口嗜利忘義。恣肆毒螫。以封疆大臣而黨護張元隆。撫拾前款。欺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置臣於死而後快。臣憶前冬與提臣師鑑德在上海會見噤口時。據伊備述家世林奕。聖眷崇隆。在朝無出其右。固知石卵不敵。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款據實陳明。仰祈察察。再安徽撫臣梁世勳。至臣寓所。指臣挾仇誣陷安徽布政使馬逸。委。已據逸委通詳。將臣題參。并云該司見有詳稿。刊布揚城。臣隨查覓被閱。不勝駭異。據詳稱。逸委前任蘇州道。臣任江蘇臬司。曾經勸勉。招尤。恭逢聖駕南巡。臣推委退避。規諷觸怒。又臣蒙皇上超擢福建巡撫。逸委陞補臬司。急於交代。理論成費。辭駕赴閩。逗留月餘等語。查臣於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內。趨赴山東濟寧魯橋地方。

跪迎聖駕。扈蹕南行。駕至松江。蒙皇上特恩。放臣福建巡撫。隨駕至杭州。及回鑾至蘇州。臣在虎丘跪請聖訓。荷蒙溫旨詢問。不啻家人父子。臣感知遇隆恩。未能報稱。而奏送駕至山東。皇上以閩省連荒四五。年。令臣速行赴任。臣又奏請送過黃河。皇上不允。臣復請送至揚州。使道回江寧。星馳赴任。復蒙諭臣送。至鎮江。由鎮江回省。是正路。不必又到揚。隨遵旨。在鎮江西門北河沿送駕。隨於四月二十五日回江寧。於五月初四日起程赴閩。何誣臣違旨。在省逗留月餘。逸委雖與臣同官。半載相會。敘談之頃。無幾。有何勸勉。成仇。規諷觸怒。理論成毀。乃許稱吳必資。緣事。臣乘機陰使。將伊家人軒三。酷吏。逼招等語。查此案於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審起。即據吳必資之父吳榮。贊供。出員炳等。引誘伊子。賄買舉人。左必蕃。亦供。吳必資。舉人。是他父親給與二萬兩銀子。共三十六兩。包。人人無不知道。隨據員炳供。出安徽布政司。書。辦張舜臣。李啓。過付。李啓。供。出馬逸。委。家人軒三。進衙商量。給與關節。啓得之於軒三。炳得之於李啓。歷。歷如繪。此係公同會審時。各犯落膝。初供。並未動刑。何誣臣陰使。使。斯時安徽撫臣。尚未到揚。欽差大人。隨令督臣。拘提軒三。詳詳再四。督臣堅執不允。又令臣。拘。軒三。以下江巡撫。不能提。擊上江藩司。家人。欽差大人。遂傳逸委。令其自行送出。自十二月初九日。審問軒三之後。督臣。即託病。請。至十六日。安撫。臣到揚。連日止。將李啓。窮究。臣若參酌一語。督臣。即發怒。挾制。何反誣臣。破面。攔阻。馬逸。委。素為督臣。牙。爪。腹心。貌法。狂。固。已。欲。蓋。彌。彰。在。安。撫。臣。梁。世。勳。自。應。查。究。虛。實。秉。公。折。斷。何。得。據。逸。委。捏。詞。徇。私。具。題。況。科。場。一。案。上。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審。過。情。節。安。撫。臣。並。未。與。聞。如。臣。果。有。誣。陷。逸。委。之。處。逸。委。既。經。通。詳。督。臣。參。臣。疏。內。自。應。詳。細。指。出。又。何。必。安。撫。臣。另。行。題。參。明。係。朋。黨。構。陷。隨。聲。附和。我。皇。上。至。聖。至。明。自。必。洞。鑒。羣。奸。阿。比。情。形。第。恐。黨。附。之。漸。一。開。萬。一。人。人。趨。勢。營。私。必。至。公。道。盡。廢。如。臣。孤。介。獨。立。之。人。何。足。以。當。多。人。排。擠。此。亦。不。得。不。亟。陳。於。聖。明。之。前。以。求。察。察。者。也。今。督。臣。與。臣。已。蒙。聖。恩。同。著。解。任。質。審。若。仍。令。朋。比。附。勢。之。撫。臣。梁。世。勳。會。審。科。場。作。弊。一。案。恐。案。犯。之。向。藉。督。臣。庇。護。者。今。又。轉。而。憑。依。於。安。撫。撫。臣。則。此。案。交。通。賄。賂。之。情。節。終。難。畢。露。而。臣。被。誣。捏。陷。又。何。能。伸。雪。哉。相。應。一。併。據。實。陳。明。仰。祈。皇。上。乾。斷。將。此。案。專。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總。漕。臣。林。壽。公。審。勿。使。徇。私。附。勢。之。撫。臣。得。以。顛。倒是。非。阻。撓。國。法。則。真。情。得。而。公。道。昭。矣。緣。係。備。陳。誣。陷。始。末。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謝復任疏康熙五十一年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睿鑒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帶理江寧巡撫印務浙撫臣王度。昭。咨。為。遵。旨。察。審。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吏。部。咨。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奉。旨。噤。口。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欽。此。鈔。出。到。部。相。應。移。咨。前。去。欽。遵。施。行。等。因。計。鈔。鈔。一。紙。到。部。院。准。此。除。行。江。蘇。布。按。二。司。移。行。遵。照。外。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都。院。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并。鈔。鈔。內。開。會。議。得。戶。部。尚。書。穆。和。倫。等。審。理。噤。口。張。伯。行。互。參。一。案。以。張。伯。行。不。能。出。洋。之。處。俱。是。真。且。妄。行。奏。奏。有。玷。大。臣。之。職。將。張。伯。行。革。職。以。噤。口。所。參。張。伯。行。不。能。

出洋之處是將噶禮免議其奏吏部照依戶部尚書極和倫等所審議覆奉旨張伯行居官清正自天
下始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其係無能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
清正之名世等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噶禮信人言所攻誠為可恥朕臨莅天下五十餘年竊通政事於滿
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下清官
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其親筆見在噶禮處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其
奏欽此又遵旨九卿詹事科道繕寫摺子奉上諭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評定確當臣等無不欽服
即天下臣民亦莫不悅服皇上大公至正天地為心誠千古所未有也等因面奉奏上諭從古治天下者
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多漢人漢
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人所共
知其家亦般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則朕不
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戕削一半矣彼目前礙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
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
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
綸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全昔趙申喬任偏沅督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
皆畏其口直後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為非者朕細加察訪即彼所轄武官及陝西人
良心不昧俱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為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
趙申喬條奏黃河開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
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
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各省督撫其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
批付之從未有令其參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職有據朕恐異日遺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為
督撫及見在大臣其摺者皆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奏稱
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華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盟一句不過託意
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
鵬年詩見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噶禮曾參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
試彼騎射俱好因被總督所參之人並未下旨今李麟見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
疑噶禮矣噶禮禮先具摺奏聞朕必不准其參奏也互參一案初次道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
再道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
清亦晚矣朕因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勵如師懿德江琦額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
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
意使為正人清官者無所疑懼則人皆欣悅海宇常享昇平之福矣欽此欽遵伏惟我皇上天地為心大

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為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友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
不思和衷協恭輒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訐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
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
留任伏候聖裁等因到臣准此臣隨恭設查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介儒生至愚極陋屢蒙聖恩
格外超擢畀以巡撫重任在閩三載未有報效調撫江蘇又經二年以地劇才疏亦消埃無補撫躬循省
抱愧實多荷皇上如天之仁不惟不加譴責而且疊頒溫旨真千載未有之隆遇何幸於微臣身親被之
每念聖恩深重圖報為難惟有思忠自矢而已他非所計也前以會審科場作弊一案在臣本期同心併
力窮究根株仰副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諭旨是以不顧恩愆據事入告致督臣噶禮詞誣陷煩瀆聖
聰此緣臣之愚誠不足以服物故未能和衷協恭仰體聖明期望至意罪譴奚辭兩蒙欽差部堂審訊已
將臣擬罪議革矣復叨我皇上乾剛獨斷大沛恩綸察隱洞微明照萬里仍令革職留任臣跪聆天語恕
其所不逮獎之以未能皇恩浩蕩感激涕零從古君臣際會未有如我皇上之不徇衆議俯賜矜容使微
臣輕執之性孤特之操猶得保全於誣謗反噬之餘者也自今以往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勵駑駘此生未
盡之年皆為勉圖報稱之日以期仰答聖天子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臣謹具疏恭謝伏乞皇上睿鑒施
行

遺疏雍正三年

奏為君恩未報臣病難痊伏枕哀鳴仰祈睿鑒事臣中州鄆儒由乙丑科進士授內閣中書歷任濟寧道
江蘇按察使特簡福建巡撫莅任三年改調江蘇臣賦性迂直不能協和同官屢于吏議蒙聖祖仁皇帝
曲賜保全署理倉場總督事務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皇上登極以來知遇之恩障授禮部尚書一品誥
章榮及祖父恩廕下逮臣子奉命祭告恩假回家欽賜御書衣帽食品種種異數感惕交并臣念隆恩難
酬戀主情切雖年已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不料此月十五日忽得捷報延至十六日夜半愈加沈重
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主之心未已仰見我皇上聖學聖治媲美隆古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
不周伏願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為千
古第一首出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禱祝之至謹奏

為江蘇財賦要地。藩司特重其人。保舉賢能。以收實用。仰祈睿鑒。事。臣一介寒儒。屢蒙聖恩。不次超擢。以至今職。數年以來。未有寸報。夙夜籌度。惟有以人事君之義。庶幾稍佐國家久安長治之道。知人之賢而不薦。是竊位也。臣前疏內。以藩司一員。為屬員之表率。必得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臣查新任福建布政使李發甲。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內。赴任過蘇。臣見其人。氣度端莊。言論忠誠。已蒙我皇上洞見其才品。特授福建藩司矣。臣愚以為閩省錢糧少。而事體簡。盡人可以料理。若江蘇藩司。錢糧多。而事體繁。非得老成練達。忠誠直亮之人。實難勝任。再查前任國子監祭酒。今告假在家。余正健者。其人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持正不阿。於戊子科典試河南。力主公道。拔取真才。臣知之甚悉。已由編修。蒙皇上特旨超陞。以至祭酒。是其人之才品。久邀我皇上之洞鑒矣。再查臣前保舉臺灣道陳瓚。已經歷俸三年將滿。循例應陞。雖於藩司一缺。品級相懸。臣伏見我皇上特簡賢才。有非尋常資格之可限者。此三臣皆久蒙皇上睿鑒簡用之員。臣冒昧保舉。仰祈皇上廣詢博訪。如果眾論僉同。臣言不謬。伏祈皇上軫念江蘇財賦重地。於此三臣之中。特賜簡用一員。洵屬人地相宜。不惟錢糧可免虧空。而於地方實大有裨益矣。臣受恩最深。惟願端人正士。悉出而宣力效忠。以報主知。可否允行。出自聖裁。惟望恕其愚而鑒其誠。微臣幸甚。地方幸甚。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稿 五十五年

臣聞聖王之世。縱遇水旱。百姓不致流離者。皆由良法善政。素有儲積故也。伏見歷代以來。天下郡縣皆有倉穀。所以廣儲備荒。厚民生。重邦本。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且民愚無識。不善自謀。當其豐稔。任情浪費。不知撙節。至於荒歲。流離失所。比比皆是。所賴於上之人。先事而謀。有備無患。則不致束手於臨時也。臣前奉旨巡賑。備見我皇上軫念民瘼。無微不至。好生之德。直與天地同其覆載。臣仰體皇仁。備深感激。因思歷代備荒之政。有所謂社倉者。出之於民。仍用之於民。下足以備荒。上亦不費帑藏。乃經國之良法。救民之善政。揆之於今。誠可舉行。蓋勸民出粟。設立社倉。一遇荒歲。則比閭之民。自相計議。而散之。朝開倉。午得食。於民甚便。若置於州縣。戶口待審。於官府。文移高下。於胥吏。恐貧富顛倒。窮民不得實惠。且鄉野之民。百里就食。不若社倉置之民間。為至簡至便也。前已具摺奏聞。今將酌條款開列。此雖采擇歷代之成法。亦臣一己之愚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者。請再加妥議。酌量事宜。如法行之。務使民間豫備儲蓄。荒歲不致失所。普天率土。頂沐聖恩。高厚於無疆矣。

臣謹擬社倉條約十六款 恭呈御覽

- 一 立社倉之法。每鄉各立一倉。鄉之小者。不能獨立。或二鄉。或三鄉。共立一倉。又於各社正。副中。舉德行素著。公正廉明者。為總統之。
- 一 社倉捐輸之法。論地土之多寡。家道之貧富。量為捐輸。分上中下。以為捐輸之多少。則事得其平。而人心自服矣。
- 一 社之中。捐輸無論多寡。總分東西兩倉。各貯其半。今年當春天青黃不接之時。將東倉之糧。借與本

正誼堂文集卷之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 康熙四十八年

為臺道職屬重寄。謹薦真賢能員。仰祈睿鑒。特裁事。竊照臺灣為海城要區。而道員實關係重大。蒙我皇上遠鑒情形。設立一府三縣。併設重兵。彈壓所有兵馬。錢糧。地丁。餉稅。及督察屬員賢否。全在道員考核。綜理。且又兼理學政。有考校士子之責。非得真賢能員。難勝其任。今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已經推陞。其所遺員缺。應於文到日。將閩省道員內。選擇調補。臣思責任既重。選擇非輕。於閩省見任各道員中。逐一詳擇。或歷俸未久。或與例不符。並無銜缺相當。人地相宜。可以調補者。我皇上神明洞鑒。有可以補授之員。伏乞特簡。或一時未有其人。臣查見任四川學政陳瓚。舊任福建古田縣。廉能著稱。曾經改調臺灣。縣政聲日著。輿情悅服。至今感戴不忘。若得此人。補授臺灣廈門道缺。不獨駕輕就熟。而臺灣士民且大慰所望。其於重地。裨益良非淺矣。臣封疆念切。不揣愚昧。妄舉所知。若云見任學政。不便調補。臣愚以為四川學政得人。猶易。而臺灣一道。得人實難。可否伏候聖裁。

薦江蘇藩司摺稿 康熙五十二年

鄉之貧乏者。若遇十分收成。則收三分之息。遇八九分收成。則收二分之息。遇六七分收成。則收一分之息。遇四五分收成。則只取其本。則東倉俱係新糧矣。第二年。又將西倉之糧借出。秋收還倉。三年。四年。亦如之。此朱子已行之法。斟酌最善。不可更易也。

一、社倉令鄉人自爲之。不掌於官。恐一經衙門之手。則百弊俱生。惠不及民矣。或慮人心不齊。事難速集。則稟明知縣。令同鄉中德望爲衆所推服者。勸導之。事必無不濟矣。

一、社之中。有武斷鄉曲。游手好閒。不事生業者。公同擯斥。不許入會。如有改惡從善者。同社之人能保其自新。亦令入會。以勵將來。則於積貯之中。寓善俗之道矣。

一、同社之人。有衣糧僅足自給者。或並不足自給者。秋收之時。既經捐輸若干。來春不能度日。仍許將所捐之糧取出。或再不足者。亦許借本鄉之糧。

一、社之中。或遇婚葬之事。自己力量不能備辦者。許將本人原捐之糧借出暫用。及其償還。不必加息。如仍或不足。同社之人能出財力相助。則縣官獎賞之。亦即古人鄉田同井。百姓親睦之義也。

一、借糧加息。就豐收之歲言之。如遇災荒。許本人將原捐之糧領出自用。如再不足。則將倉中之糧酌量借給。償還時。不必加息。其或真正乏食不能償還者。社正副。驗明銷冊。不必索取。亦朱子之遺法也。

一、捐輸之日。社正副。社佐。公同收貯。借放之日。亦令公同監收。不許會中之人私自收放。

一、家道殷實。素有德行。一人爲社正。處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爲社副。忠厚老實。可以承命奔走者。一人爲社長。頗曉文書。精通算法者。一人爲社佐。遇各項差使。俱宜優免。社正副如有事見官。宜加之禮貌。以示優異。

一、社正等實心效力。一年之內。倉糧完足。無虧空侵蝕等弊者。知縣給匾旌獎。二年。無虧空侵蝕者。知府給匾旌獎。三年。無虧空侵蝕者。司道給匾旌獎。以示鼓勵。

一、米糧出入。聽社正等公同酌議。有司不得干預其事。亦不得因端借用。如有此事。許社中人。公鳴之上。可以因公那用參處。

一、秋收捐輸。無論豆米。聽從民便。不必拘定一格。恐措辦之難也。

一、減價平糶。或牙行販出貴賣。或富戶囤積。以待高價。於窮民仍無所益。不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即令各社中社正副。社佐等。將各社真正窮民計有若干。每日需米若干。各造一冊。或半月。或十日。令社正等帶領赴縣買米。則牙行不能販去。富戶不能囤積。設遇荒歉待賑之年。就各社中買平糶米者。再加確查。則窮民不至爲溝中瘠矣。

一、社中有倉可盛者。則公同收貯。如無倉可盛。或糧尙少。無需乎倉者。擇殷實之家二人。一收東倉。一收西倉。若有收放。社正副。社佐。公同驗看。

一、社中或有設法借去。拖欠不還。以致虧空者。許同社之人稟之於官。按法究治。以一罰十。以警將來。以上各款。似於民生稍有裨益。其有未詳備處。臣再當斟酌補入。伏乞皇上睿裁。

新增二款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每會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爲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爲主。至期。社正副。社佐。率一會之人。詣神前上香。奉上諭十六條於上。序長幼。立於神位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社正又向神前宣讀聖諭十六條。讀畢。再向神前申明之曰。凡我同社之人。能遵聖諭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諭者。神必降之禍。爾其慎哉。爾其勉哉。禮畢。徹神位。序坐。社正副。將前半月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獎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將行過不好事者。一人亦一揖。而督責之。此於社倉中寓鄉約。以厚風俗者也。

一、凡同會之人。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盜賊。則同心救護。遇婚姻喪葬。則協力贊助。其間或有爭鬪不和者。社正副。集同會之人。評其曲直而勸諭之。會中之人。或有出外遠行者。並自遠方回來者。必知會兩鄰。或有外方之人。遠來住宿者。亦應知會兩鄰。便於稽查。此於社倉之中寓保甲之法。以弭盜賊者也。

遵諭條奏黃河摺康熙六十年

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若遇沖決。水行新河。舊河淤塞。則缺口難築。若雖不沖決。而舊河仍行。則新河之水。不過因水勢汎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新河必淤。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武陟縣沖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汎溢溢漫。洩有餘之水耳。聞得南來人說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而新河自然淤塞。即或不能盡塞。稍加堵築。即復舊矣。獨是山東連河。只借一線泉水。若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則寸步難行。山東河南漕米。例係三月抵通。今歲至六月。方有山東船到。而南糧並不能過濟。後得大雨。糧船始行。然河水若不能暢流。漕船亦不能速至。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陞江南按察司。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漫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船適行。盡皆抵通。所未過天津關者。只有南昌南幫。及截留湖廣等船耳。聞南昌幫已出臨清關。此時想已過關矣。湖廣係僱募民船。今歲之運。亦賴此沖決以濟之也。皇上愛民念切。未免慮及淹沒。故殷然下問。但河水沖決。在春夏之交。堵築甚難。在秋冬之交。堵築尙易。臣去武陟縣。相去遙遠。不知沖決情形如何。以理論之。是偶然沖決。不過一時之害。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大利。臣愚昧無知。所見如此。未知有當聖意否。

條陳泉湖摺雍正元年

竊惟皇上以漕運稍緩。遣大臣催餉。又委大臣看河。令各湖蓄水濟運。其所以爲漕糧計者。至周悉矣。臣前在河南效力。三年後。任濟寧道。又管運河四年。閱歷已久。稍有所知。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有明開河之始。築堰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沈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

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田地空閒之時。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關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亦轉遲為速之一法也。再濟寧至臺莊。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關。將及二十座。而臺莊關以下。至淮黃交匯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關。所以每逢天旱之年。臺莊上下。不無淺阻之慮。似宜於臺莊關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地勢水勢之所宜。建關一座。以備蓄洩。其與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謹據實奏明。是否可行。伏候聖裁。

正誼堂文集卷之四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為敬陳國計民生之要。建一勞永逸之規。以濟國家漕運。保淮揚生靈事。竊惟國家之大事在漕。而漕運之利賴惟河。其黃、淮、二河。漕運兼需。但水有大小強弱之異。則治之之法。自應得分合蓄洩之宜。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明臣王輒亦曰。因其性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或鑿自私自之智。或泥已往之迹。不察水性之宜。而強治之。決無可成之理。為今之計。惟在強者分之。弱者合之。大者洩之。小者蓄之。而其源總歸於順水之性。茲就古人之成法。酌以今日之形勢。謹列河務十條陳之。以備采擇。

一曰。黃河之水本強。在有以分其勢而使之弱也。古人當鑿河之始。既使運河北來之水。由茶城以入黃河。即於桃源清河之黃家嘴開支河。以分黃水之勢。故黃水不得搶入清口。而淮河之水。乃得入開濟運。今則運河之水。至清河縣而入黃河。黃河之水。至此益強。而下流又無支河以洩之。是以一經汎漲。直灌清口。而漕河三百餘里。盡用黃水矣。黃水阻遏清水。不使得而東。而淮水乃潰決於周橋。壅壩而

入高寶等湖。高寶等湖盈溢汎漲。而漕隄亦受潰決之患。此理之必然者也。黃水積淤。運道阻絕。淮水汎溢。民生昏墊。我皇上親視河工。知黃河之水。當有以分其勢。故命河臣。將陶家關之下流。清口之上流。開支河以洩黃水之勢。深謀遠慮。誠超出臣下萬萬。但今河雖挖成。而水尚未放。宜於放水之時。將支河受水之處。濬之使深。則黃河之水。入於支河者急。而正河之水。自緩。正河之水緩。而淮河之水。乃得一入漕河。一出清口。丘瓊山曰。平原之地。無高山以為之制。無大澤以為之匯。是當多為之委。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

一曰。清口處所宜設安瀾閘也。陶家關下既開支河。而淮河之水。得出清口矣。但黃河之水。在順流之時。淮水固出清口。若汎漲之時。或由清口而反灌。未可知也。今宜於清口內。建安瀾閘一座。當漕船出口。即開此閘。一經過完。即為閉之。且漕船宜於黃水順流之時。即開閘出口。若遇汎漲之時。不可開閘。更於閘外設壩以堵之。雖暫設壩。而常設閘。則隨時啓閉。永久可恃。以無患。且遇淮水汎漲之時。閉太平閘。開安瀾閘。使出清口。匯河刷沙以入海。又何至為害於高堰一帶地方。是清口所以放淮水而使出。非納黃水而使之入也。或曰。今工部已題准。將此處於糧船過盡之時。實築土壩矣。不知設壩之拙。不如設閘之活。閘可以隨開隨閉。而壩能之乎。且正、三、四、五月。漕船盛行之時也。而壩可閉乎。七八、九、十月。十一月。漕船回空之時也。而壩可閉乎。是壩之為益於運道者無多時。而閘之為益於運道者為時正多也。

一曰。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也。天妃閘為淮河入漕之路。濬季馴之修閘也。用三分之一之水。入開以漕運。井七分之水。出清口。刷黃河之水。以入海。是用少水以濟運。餘水盡出清口以入海也。今築壩以塞清口。清口既塞。則全淮之水。將盡入漕河矣。漕河能幾許寬深。而能容此全淮之水乎。漕河不能容。勢必決漕隄。漕隄一決。而漕運能免阻梗之患乎。且漕河不能容。勢必仍決高堰一帶。而周橋。霍壩。將不可保。勢必仍入高寶等湖。而淮揚之民。能免昏墊之患乎。將見下流壅而上流潰。必至之勢也。且天妃閘內。舊有五閘。其開放有時。其蓄洩有法。故漕運無阻。民生不受其害。今並復之。合新建之安瀾閘。以備分合蓄洩之用。則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矣。

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也。清口既設安瀾閘。黃水汎漲之時。固可以閉閘。不至侵入淮河矣。但恐淮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安瀾閘豈可閉乎。安瀾閘不可閉。而黃水仍不無溢入淮河之時。則淮河將不免淤墊之患。故宜於淮河出口之上流。建永清閘一座。僅遇黃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即閉永清閘。使黃水不至侵入淮河。而無淤墊之患矣。既有永清閘。安瀾閘。太平閘。又宜於此處設員專伺河水高下。以為開閉蓄洩之宜。黃水盛大。閉安瀾閘。開永清閘。太平閘。淮水盛大。開安瀾閘。永清閘。閉太平閘。使匯黃河以入海。有此三閘。淤墊可免。歲挑歲築。可省漕運可常通矣。

考。前朝萬曆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開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溢。關繫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

分黃水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關。非但黃流不
得阻滯漕道。淮流更不為害高。其前效也。可見欲分黃水之勢。舍開支河。無他術以措手矣。

一曰。運河宜及時大挑也。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連年以來。黃河挾沙之水。即奪淮水南下之位。
灌入天妃閣。內河淺隘。水緩沙停。加以數十年不挑。運河之底墊高益甚。日高一尺。水行地上。城郭廬
舍如在深谷中。諺語云。登舟俯看城市。陸地仰視洪波。一遇衝決。淹沒之患。正自不小。今淮水已復故
道。宜乘冬春水涸之際。及時大挑。務復河身之舊。使水仍由地中行。則淮揚可免昏墊之患矣。然河固
宜挑。使所挑之土。仍堆兩岸。則河水衝刷。或陰雨淋漓。勢必仍歸河身。宜將所挑之土。昇於漕隄之外。
即以爲加幫之隄。使隄益寬厚。而不許加高。則漕河既已闊深。足以容水。漕隄又加寬厚。不至潰決。淮
揚之民可安枕而臥矣。且開運河之身。各有涵洞。以溉民田。一加大挑。民生之利。寧有窮乎。

一曰。淮河之水本弱。宜有以合其勢而使之強也。前明潘季馴知淮河原弱。當有以併其力。故築歸仁隄。
又築周橋。霍壩。古溝。高良湖。高堰一帶。一束淮水之勢。使其大者洩之。小者蓄之。既無潰決之患。又通
漕河之用。法誠善也。自洪塘堦一決。淮河之水盡汎溢於高寶等湖。無怪乎淮河之水不入運河。運河
之內盡用黃水也。蓋淮水之上流既分。下流益弱。自不足以敵黃。勢使之也。今張福口既已開渠。仍
宜於洪澤湖邊多開引水溝渠。而下流仍使之合而爲一。以助淮水之勢。且堅築周橋。霍壩。洪塘堦一
帶。則淮水之上流既無所分。下流又有所合。其力自一往莫禦矣。

一曰。高堰周橋。霍壩一帶之隄。宜堅築也。諺云。日費斗金。當不得西風一浪。愚以爲皆由於築之不堅。
修之無法也。今洪塘堦一決。河南千餘里之水。盡汎溢於高寶等湖。湖不能容。漲溢運河。致決漕隄。所
以運道艱阻。民產飄沒。日靡我皇上無窮之憂。今宜將洪塘堦堅築之。於周橋。霍壩。洩水之處。兩岸用
平陂。使之以漸加高。陂平則水之衝刷無力。自不至於潰決。再用石塊。鐵釘。米汁。和灰以灌之。則其工
自堅。儼石不足用。用磚工亦可。然築之既堅。則當設員分汛守護。其最險之處。二年無衝決者。即陞。次
險之處。三年無衝決者。即陞。稍險之處。四年無衝決者。即陞。則人思鼓舞於功名。各盡力於河防矣。

一曰。攔黃壩之宜盡拆也。雲梯關爲黃河入海之路。自攔黃壩一築。河之入海乃緩矣。愈緩則愈壅。愈壅
則愈潰。今宜將攔黃壩盡拆到底。使之暢流無阻。則旁流不閉而自塞矣。下流既通。上流自急。可永無
潰決之患。

一曰。黃河兩岸遙隄宜堅築也。黃河之水由河南來。河南之隄。有離河三五里者。有離河十數里。至有離
河二十餘里者。隄之去河既遠。故黃河即異常汎漲。及至隄岸。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
出。至江南之隄。多逼近河岸。故一經汎漲。即有潰決之憂。潘季馴曰。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
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今宜於黃河兩岸。堅築以防之。有隄者加幫之。
無隄者修補之。潰決之患自可免矣。賈讓策曰。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
隄。則西汎趙魏。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此善策也。

一曰。運河之下流亦宜疏通也。使祗潘漕河。而下流如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等處。不各分頭游理。
水之下流不勇。運河猶恐不免壅滯潰決之患。今宜於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亦加大疏濬。河之
下流既急。運河之內。沙自隨水而出。可無壅滯潰決之患。而淮揚之民。每日築漕河之東壩。即可保下
河之人民。豈知不築漕河之西壩。不築洪塘堦之隄。不築歸仁集之隄。而祗築漕河之東壩。漕河
之內。能容全淮與諸湖之水乎。此正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者也。宜先築歸仁隄。後築洪塘堦。再築漕
河西壩。則漕河之東壩可以不築。而下河亦不受其害矣。
以上河務共十條。酌古準今。參以臆見。不知是否。伏候憲裁。

條陳分黃洩湖策

竊惟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也。惟去其害。今之治河也。兼資其利。資其利而仍必盡去
其害。是以爲難。自黃。淮。交匯。淮。揚。百姓悉慶安瀾。其利普矣。而盱。泗。之民。獨被水災。其勢至爲岌岌。凡有
一得之思。不敢不盡芻蕘之獻。因陳管見二條。以備採擇焉。

一曰。開支河以分黃水也。夫淮。黃。之勢。視其強弱爲勝負。理勢然也。今漕口暢流。淮水高出黃水數尺。淮
強極矣。淮強則黃弱。此固河身刷深。水行地中之所致。實亦上流水小。勢不能與淮相敵也。萬一黃水
陡長。能保漕口之不倒灌乎。向者上諭特開陶莊引河。以分黃勢。意爲此也。但恐黃水暴漲。一陶莊引
河。猶不足以分其勢。今特因皇上之意。推廣之。議欲於漕口對岸之處。大開支河一道。由陶家營。娘子
莊。至潤橋。桑壩。入見成運河。下新壩。入海。此即明河。臣潘季馴所謂天開之營家營是也。按此處形勢
正與漕口相迎。此河一開。使黃水與清水一會。即分。雖黃水暴漲。極其盛大。而平分北注。其勢已殺矣。
復有全淮之力以送之。不患其不通行也。河分而北。安東以下。水勢亦弱。黃河兩岸諸險。工皆可無慮。
不特此也。黃不遏淮。漕口常得暢流。洪澤諸湖。滔滔直下。是此河既開。可分黃流之漲。復得維淮水之出
盱。泗。之水。患亦可漸消。利孰大焉。或謂此河所費過多。未可卒成。不知此處所費固不貲。而他處所
省亦殊不少。蓋此河開。王營之引河可以不挑。省二萬餘矣。此河開。兩岸之隄。可保。遙隄亦可不築。
復省數萬矣。此河開。六慢閘之石工亦可不作。又省十餘萬矣。或謂六慢閘石工與此何涉。而謂可省。
不知六慢閘之石工。原以防高堰汎漲之水。今此河開而黃分。黃分則淮不受敵。無復退縮洩狀之狀。
再於王營大壩建一閘。引清水入中河。是多洩淮水三分之一。而泗州一帶之水。自日見其消矣。
又何高堰之可慮。而六慢閘又何需石工之爲乎。今其河身尚在隄址。亦猶有存者。可訪而知也。

一曰。置木洞以洩湖水也。夫淮水由運河行者。一以濟運。一以濟民。故自二。三。四。月。糧艘行動之時。則閉
涵洞。以行運。糧艘過盡。則開涵洞。以灌民田。制誠善矣。然此行於水大之時。則可。若今歲水小。一
開涵洞。民有所資矣。而下流淺處不能通舟。商艘不虞其困乎。若閉涵洞。商費得行矣。而民田復病。是
以雖有開三閘兩一時權宜之計。而版閘督關。下河百姓皆不免嗟嘆之請。今欲通高寶諸湖無用之
積水以灌民田。留運河有用之長流以濟商賈。莫善於多置木洞。由水下過水也。夫東隄之下。地勢卑

積水以灌民田。留運河有用之長流以濟商賈。莫善於多置木洞。由水下過水也。夫東隄之下。地勢卑

積穀濟本鄉之貧民。儻該鄉悉屬殷實之家。將所積穀撥濟鄰鄉貧民。縱有荒歉。亦可無恐。如係大荒。再行題請動常平倉穀賑濟。小民自可無虞矣。所貯穀石。每歲當青黃不接之際。該鄉管理之人。將穀石數目呈明地方官。平價發糶。以濟民食。其價銀。令殷實之人收貯。俟秋收後。照依時價買補還倉。不許假手承攷。致滋需索。侵耗情弊。此事關係民命。合亟通飭。為此。牌仰該府、州、官、吏。即便照遵舉行。并飭將勸捐士民各姓名。與設立社倉處所。經管姓名。造冊送查。該府、州、縣。務宜倡率勸諭。盡心料理。本都院即以穀石之多寡。定官評之殿最。果能勸諭有法。自當另行薦舉。如或慢不經心。視為虛文。無補備荒。實政一經查出。自簡隨之。各宜懷遵。毋忽。

特飭官民平糶檄

為特飭官民平糶。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都院下車以來。值茲天時亢旱。本都院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設壇步禱。雖降微雨。尚未充足。方今米價騰涌。四民艱食。為司牧者。能不蒿目。今已遣人往廣東、蘇州、江西。買米。期平市價。以濟目前。但道里遼遠。所買無多。為力有限。查照官倉之有積穀。原為備荒之計。粟貴則糶。粟賤則糶。此古常平之遺意也。合就通飭。為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縣。凡官倉積穀。不拘多少。限以持平之價。酌量發糶。俟收成之後。糶補還倉。又於紳衿士庶家。有藏穀者。誰無濟人利物之心。況情聯戚屬。誼關桑梓。原有緩急相通。有無相濟之雅。除本家大小一年口食外。其餘一盡發糶。上為有司分憂。下為子孫造福。不亦休哉。其有厚自封殖。不肯發糶者。許本保甲及確見人。報名府州縣。以憑詳究。如有乘機報復。及告發不真者。該府、州、縣。查確。從重治罪。該府、州、縣。亦宜區畫詳明。加意勸諭。矢公矢慎。不得聽一偏之言。徇愛憎之私。以取罪戾。今將應行事宜。開列於左。

一、官原有發賑之例。見今米價既貴。貧民難堪。速將積穀酌量平價發糶。其發糶若干。開明登簿詳繳。銀則收貯各府、州、縣。官庫。以憑稽查。俟收成時。即宜糶補。務足原額。如價平。即止。

一、米價太高。則富民愈利。貧民愈困。太賤。則抑富民之價。亦非得中之道。該府、州、縣。照各處鄉價。略為持平。使兩不相虧。則無閉糶之弊矣。

一、官倉之發。不可衙役主之。須擇有身家誠實者。數人董其事。每戶來糶。報明家口若干。每次不過三斗。則澤及貧民。而兵丁、崗棍、盜役。不得把占射利。其發糶時。用合同小票。如納糧庫串事例。以憑稽查數目。

一、藏穀之家。非殷實素著。好行其德者。誰肯平價發糶。然多藏者。必有天災人禍。如訟獄盜賊水火皆是也。出粟濟人。實奪其物於天災人禍之中。從而給散之。在己。既得美名。在子孫。必享厚福。亦何苦而不為乎。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為特申臺地應行事宜。以同海疆事。照得臺灣自平定迄今。所有應行事宜。業經歷任總督、部院。會同酌議。大者具疏題請。小者申飭遵行。各在案。本都院下車以來。採訪臺地民情。籌度地勢。尚有未盡事

正誼堂文集卷之五

檄文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為特飭設立社倉。捐積穀石。以裕民生事。照得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古之所以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蓋為豫積貯而備荒歉也。查閩省原有常平義倉。雖歷年俱有捐積。但山多田少。人寡蓋藏。且報捐有限。若不勉力勸輸。儻雨暘弗若。一遇荒歉。必致周章失措。本都院不得不豫為籌畫。先經檄飭各屬清查存銀兩。正為買穀積貯之計。今值收穫之候。該府、州、立。即查明所屬。凡有餘存銀兩。飭令盡數買穀積貯外。該府、州、仍率同各屬縣。首先倡捐。並飭諭紳衿士庶人等。勉力捐輸。於市鎮鄉村各置社倉一所。積貯買捐穀石。倡率好義有德之人。董理勸捐。擊鼓舞樂輸。如一鄉之中。有能勸捐至五十石者。該縣給匾旌獎。勸捐至一百石者。該道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者。該司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以上者。將勸捐之人姓名。申報本都院。給匾旌獎。如紳衿士庶人等。有能約社倉會。自五十石以至二百石以上者。亦照捐輸之例。旌獎。至士民捐輸多者。該縣優以禮貌。免其差徭。每倉選擇殷實誠懇之人。收管倉廩穀石。公正廉介之人。經理出入數目。飭令加謹收貯。毋致泥爛。嗣後每歲源源照此輸捐。設遇歲有不登。即以本鄉之

宜業經細加勘酌。合就臚列飭遵。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查照開後各條。按款轉飭遵照舉行。仍具文回報毋違。

計開

一、清查匪類。凡地方生事犯法。多係蹤迹無定。不入版籍之人。臺屬原有官莊產業。佃丁半屬粵人。援引無籍之徒。蟠踞窩藏。一入官莊。非鄉保所能過問。且營兵內有伙兵。原係平民影冒營伍。不入保甲。一遇犯事。則投營抗拘。有司不能執法審理。深為大害。文到該府。即便轉行各縣。凡各莊佃丁。俱著管事按名開報。各營伙兵。移營著令正兵開名造冊。交送有司一體編入保甲。不許遺漏一名。遇有犯事。一例句問。如有倚勢阻撓者。許有司據實詳究。

一、議建竹城。各府州縣俱有城郭。原以捍外衛內。臺灣因遠在海外。磚瓦等項皆自內地運去。建造維艱。是以未經擬建。但該地僻處海陬。番民奸良不一。查廣南交趾等處。皆廣植雜樹。竹木為城。臺地刺竹叢生。栽種甚易。該府即便轉飭各縣。於應建城處。栽種刺竹。日久叢生成林。便可作為城郭。其應用種竹人工飯食。該府縣公同捐備。不許派累民間。仍將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周圍種竹若干里。需竹若干株之處。開明具文。徑報本都院查考。

一、飭歸縣治。朝廷設官定邑。自應各照所轄地方。駐劄以撫綏子民。臺郡初開之時。因衙署未建。鳳山、諸羅、二縣邑令俱寄居府治。據臺廈道詳稱。鳳山縣篆見係海防趙同知兼攝。該同知有稽查出入船隻。督修戰船之責。未能遠離。應俟新縣到日。即著歸治。諸羅縣已據該縣毛鳳輪呈報。帶領吏役移歸本管地方等由。近聞鳳山諸羅二縣。藉徵收錢糧名色。久住郡城。應酬諸誼。不歸縣治。殊乖職守。該府立即轉飭該二縣。各照所轄地方衙門。駐劄鳳山、諸羅南路。諸羅北路。不得仍住郡城。

一、改建祠宇。各府州縣建立紫陽書院。以及文昌等祠。原以崇祀先賢。振興文教。臺屬各縣並無此等祠宇。至忠烈女臺地。亦不乏其人。何以未有崇祀之者。而道府廳縣歷任各官。俱各立一生祠。豈道府等官。俱得民心。士民有去思之慕乎。抑上下相蒙。而為此舉乎。該府立即移行各衙門。將道府等官一切生祠。俱改為紫陽書院及文昌、忠烈女等祠可也。

通飭清釐保甲檄

為清釐保甲。以靖地方。以厚民生。事照得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奸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舖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查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為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遺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為豪舉。貧寒之戶。以覓食為活計。富者欺貧。貧者恃富。一當歲凶。禍亂遂生。思之可為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為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窩匿山澤。惡劣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為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屬縣。於每舖之中。計戶分為幾甲。公舉誠懇一人。以為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誠懇一人。以為甲長。每戶照頒式各

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照頒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十。毋愆期。即為遺嫁。倘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報究。治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之戶。或係中上。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註明衣食豐歉之數。以憑查奪。其舖內紳衿。勸令舉行社會。以爲小民表率。各舖俱有所蓄。即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舖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鄉曲。或包攬詞訟。或酬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據實填註牌內。後開。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字樣。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倘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牌內。立將該舖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僧尼道士若干人。此係本都院仰體皇上愛民苦心。宣布實政。為爾民造福也。毋得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冊呈送。以備查考。其冊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為捐備。不得私派舖民。如有經營管役串通保甲科斂舖民分釐者。或被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慎之。

通飭墾荒檄

為清查荒田。嚴飭據實造報。以便設法勸墾。事照得養生之計。莫急於務農。無田之家。莫善於開墾。今合計閩省未墾荒田。尚有二千餘頃。部文墾限甚迫。本院望墾之念更殷。而從事者寥寥。細訪其由。蓋緣有荒之家。力不能墾。又不肯讓。人領墾。而情願領荒者。工本既艱。復恐墾熟之後。原主告爭。是以報官有荒。究竟無荒可領。無人報墾者。職此之故。今欲設法勸墾。令墾荒之家。一領之後。永為己業。原主不得復問。非先知荒田所在。未便縣示招墾。合行飭查。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有荒各州縣。將從前節報荒冊內。挨次細查。某人荒田若干。共計幾段。坐落某圖。甲。是何土名。上中下何則。條分縷晰。限文到三箇月以內。造具清冊。報取原主。力不能墾。情願入官聽人領墾。為業。甘結冊繳。如田主抗不具結。及強墾有主之田。並州縣不即據實造報者。明係隱熟作荒。即將該州縣原報荒田。徑報部起科。道無及。其有從前欺隱之田。無論在官在民。有能據實出首者。止照本年起科例入冊。降科。田租免追。儻始終欺隱不首。一經訪出。或被入首告察。實除將欺隱之田。入官追租外。本人仍按律擬罪。決不寬宥。法在必行。各宜慎遵。毋忽。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奢示

為申明禮制。以阜民財。以正風俗。事照得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閩為禮義之邦。日來人心漸漓。競趨汰侈。不但舍本業。營末作。麗衣鮮服。游說酒食。為財之蠹。即婚喪二事。禮有定經。亦不敦尚本根。專飾浮文。富者務其繁華。貧者效彼所為。至賈田以嫁女。破產以治喪。富者就貧者。頗沛民力。

困緝職此之由。合行禁止。詳條於後。

一、婚為吉禮。人道之始。必須親迎。聞八府中惟泉州尚行此禮。他府闕如。其在省會。惟誇嫁妝。情願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經。排箱倒箱。照耀街市。鋪執披錦。輝煌里閭。一物不備。女不登車。婿家責備其豐。甚且勒索。隨車田業。折銀兩。擬人變產。以應。或勉強無措。稽延年。女室逾笄。不得出閣。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嫁妝之害大矣。大凡為人。必度分量力。慈而且義。身無一命之秋。而作百兩之將。是逾分也。家無擔石之儲。而效盆門之爛。不量力也。翁姑不問婦之賢淑。但以嫁妝厚薄為愛憎。非所以示慈也。父母不訓女順正。第欲女挾所有以贖其夫。非所以教義也。入門之後。市月鼓樂。或至半月。或至累日。且連旬設酒演戲。動十餘席。糜費已極。合昏之夕。親戚朋友。夥飲徹宵。擁眾入房。披帷帳。搜枕囊。名曰鬧房。發狎瀆亂。傷風敗俗。此其甚也。竊婚喪繁文。奉有明旨。都下業已從簡。閩中何得獨違。為此示禁。嗣今嫁女。椅桌不過數張。被褥全具。衣服一箱。過此定擊其父母。以違制論。并著地方保長糾察鬧房之人。子衿移學院戒飭。小民發府縣懲治。慎之毋忽。

一、喪為慎終。人所自致。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世俗惑於釋典。不盡哀而佞佛。謂超度父母者。佛也。於是延繙流。建道場。誦經拜懺。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或一晝夜。富者蕩財以為美觀。貧者亦借債勉作佛事。以塞眾議。則僧道邪說害之也。且追薦何為者。未有佛法以前。人豈盡沈於畜道而不出耶。既有佛法以後。人豈盡超六道而升天界耶。地獄尤為不經。人子謂父母必入地獄。是以窮奇。槓杙待其親也。即使親不幸有過。為子者。惟有反身修德。幹盤蓋愆。是為克孝。不此之務。願望解脫於僧。何其蠢也。道場既設。每值七日。親朋會赴。食前方丈。至數十人。主人臨喪不哀。惟酒食是議。客子食於喪側。必飽必醉。何其悖耶。下窆之時。親朋送葬。雖曰情理。然輜至數百乘。或百乘。少亦數十乘。孝子無暇事。多治廚以豐筵席。厚蓄金以發輜資。計其所費。至近百金。世人停柩而不敢葬。率多由此。此地方一大弊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孟子所不儉其親者。乃棺槨衣衾之美。非浪費之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以有益之費。供無益之費。何如移此無益之費。廣置祀田。使牲穀長裕。器皿長充。世世子孫蒸嘗有賴之為孝乎。合就禁諭。如有故違。重懲不恕。

嚴禁透越之弊示

為特嚴透越之弊。以重民食。事照得省會重地。兵民雲集。所需食米。最為緊要。但附郭郊原所產米石有限。專賴上游商賈販運。至省源源接應。庶民食不至匱乏。詎射利之輩。私販出洋。接濟賊艘。貪圖覓利。以致省城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是以本都院設法嚴禁。米石出洋。凡有米船。不許過南臺大橋。并飭海口汛弁盤查在案。惟米石自上游販運到省。必由竹崎關經過。竹崎而下。港灣多歧。每有不法棍徒。先至水口以上。攔截購買。竟由洪塘。塔湖。歷陽岐。烏龍江。直達閩安鎮出口。本都院訪知此弊。正在飭行查禁。聞據福州府詳批。行臬司申覆前來。除詳批。仰照該府前議。飭令竹崎司刻票填明米數。交牙齋繳五虎司彙送該府查核。仍嚴諭各員役。不許指稱收繳號票。藉勒索商民。致干查究。去後。合亟出示曉諭。為此。

示仰所屬商販人等知悉。凡米船來省。經過竹崎關。先到竹崎司報明販到米石數目。并居停牙行姓名。該巡檢照填印票給付該商。該牙齋繳五虎司定送該府查核。如米船至竹崎關。該巡檢立即給票放行。不許官役刁難阻滯。至繳票之時。五虎司員役亦不得藉稱收票。藉勒索商民。倘有刁難指勒等弊。定將該巡檢等官。一併提拏。究問。商販如有違禁透越。汶港。私運出洋者。一經拏獲。定行重處。米石入官。決不姑貸。

禁止餽獻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為嚴禁餽送陋習。以肅官方。以遵功令事。照得深己奉公。官守之常節。存心愛物。吏治之本原。邇來習俗。移人廉隅。日刑括民財以肥己。疾苦罔聞。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絕巧。其馭下惟貨賄是視。斯奉上以獻款為能。就令盈萬盈千。止圖此身溫飽。誰知一銖一黍。盡屬百姓脂膏。亦思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期於自盡吾心。若使愛一文身受一文之汗。何以無慚。本都院冰鑿夙盟。各司道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誠恐屬縣視餽獻為故常。勢必小民竭瘁。以填補。雖曰交際之情。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將取之家乎。抑取之民乎。取之家。懼難為繼。取之民。當何以堪。夫風憲固在上司。而親民莫如守令。彼稱我曰父母。我稱彼曰子民。土地我為之舉。產畜我為之清。逃亡失業。我為之復。焚燬無告。我為之恤。豪強侵佔田宅。我為之直。盜賊劫奪財物。我為之弭。衙蠹生事擾民。我為之懲。訟師舞文害人。我為之逐。士風學政頹靡不振。我為之興。天殺人紀。循行無虧。我為之舉。諸凡周知痛苦。如入赤子之室。如摩赤子之膚。斯民愛戴歡欣。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是謂父母。是謂子民。該有可果體此心。風行百里。何幸如之。儻貪婪成性。借餽獻以邀賞。有忝官箴。難孚人望。親民之任。既不堪居。風憲之司。將與有責。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所屬各郡縣。官員知悉。嗣後務存心愛物。潔己奉公。毋以登壘固利之術。剝削吾民。毋以入廁臭之身。玷汗上官。從此風清弊絕。共成大法小廉。本都院與有榮施焉。各宜仰體。毋違毋忽。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照得淮揚徐三屬上年夏秋被災。州縣饑民乏食。誠堪憫憫。本院特疏題請。將四十八年撥補俸工。照例捐賑。并請先動司庫見銀。酌量撥濟。部覆應如所請。竊念皇上軫恤災黎。一再不已。苟不溥實惠以救民。何以稱在官。宜聖德。為此分委職員。星赴該處。同該地方印官親查真正之食饑民。據實造冊申報。酌撥賑銀。按名散給。此番續賑。實係皇上非常曠典。該州縣務須加意為民。悉心任事。如或開報不實。或濫或遺。或侵或剝。本院不時密訪。仍許饑民首告。所有開報賑給事宜。豫定條例。出示通知。

計開

一、開報饑民。不得委之胥役。須敦請紳衿。或者民公直者。二人。協同保甲。逐戶細查。造冊清冊。務使饑者不致遺漏。不饑者不得冒濫。清冊既定。呈縣詳核。照冊刊設小票。逐戶分給。俟發賑之時。本戶只著一人持票赴公所領賑。

- 一、開報饑民查核不實，蓋及不饑之人，即數減於實饑之人矣。凡爾百姓中，或年壯力強可以自食，或別有生理可以存活，不致餓殍者，皆不得開報。
- 一、胥役不許假造冊紙筆名色勒索保甲，保甲不許假借胥役使費名色勒索饑民，如犯重究不貸。
- 一、保甲串通饑民虛開戶口，許鄰戶出首，即以本戶冒濫之數，給賞其人，保甲定為枷責，如饑民自行虛開，保甲察出，亦以給賞保甲，其本戶名下實數，亦不准給。
- 一、各鄉保甲冊造定，該州縣總彙若干戶申報，以憑酌撥賑給之後，照冊冊開載申報，以憑查核，以防多報少散之弊。
- 一、刁民士棍，勢挾保甲，多開口數，或足於衣食，不應開報，強勒開報者，本處紳耆耆民公呈究處。
- 一、生員貧者，著各學教官確查造冊送縣，該州縣附於饑民冊後申報。
- 一、支庫項糶米賑給於民甚便，而被災之民，縣簽榜腹，望救已久，若須委員遠從上江糶米以濟，曠日遲久，急何能待，且懼大負皇上求瘼如傷，急切斯民之至意也，因此即以庫銀，照各州縣冊報口數酌撥，差發該州縣官同查賑官開封分析，給散饑民，聽其就近糶米自食，所謂救饑如救焚也。
- 一、查賑官單騎輕舟，大減從役，自備飲食往還，不得擾亂州縣，致州縣藉口供應，剋扣饑民，本院密訪確實，即以此定該員之賢否，為大計黜陟之功罪。
- 一、發到銀兩，零細分晰，務在均平，如委之胥役，上下其手，弊不勝言矣，只宜將銀照冊查給保甲，如某鄉某莊共饑民大小若干口，應給銀共若干兩，即照數付之，協同該鄉紳耆耆民逐戶公分公給，不許短少分毫。
- 一、大錠銀碎，磨零分，抽添排搭，最難均平，可將銀十之一買換大錢，如銀十兩，內將一兩買錢，凡該給銀一兩之戶，只稱銀九錢，或多一分亦可，少一分亦可，多一分則補錢九文，足一兩之數，少一分則補錢一百十文，足一兩之數，或八錢九錢之戶，多少二分三分之數，以錢長短補足，通用此法，則用力甚易，為數亦均矣，不許換搭潮銀，攪和低錢，及除扣平頭，短少錢數，如有此等，或經告發，或經訪出，即行處死，該州縣亦不免失察之咎，給散之後，仍取實領實散結狀，以憑查核。
- 一、銀到給散，不得過五日之外，蓋已屆麥黃秧長之期，又在望食待炊之候，日復一日，奔走道途，既誤農工，又傷生命，各州縣亦當惻然動念也。
- 一、銀發之後，本院逐處查賑，如有沿途饑民捧舟號呼，即該州縣查報之不實，當即面詢何縣何鄉，因何致有遺漏，逐名開記，著該州縣自出己錢，加倍給散，如非被災地方之民，或已經報名入冊，故意號呼，亦著該州縣嚴查。
- 一、向年賑饑，州縣官之不肯者，米則剋扣升合，銀則減折平頭，民沾實惠十不得五，又其甚者，串同查賑官，公然分撥入己，全不給散，種種弊端，本院訪聞甚悉，此番賑給，實出皇上格外洪恩，再有侵吞，或委之胥役，漫不經心，是爾之貪婪殘忍，終不能倖，官則飛章題參，胥役立斃杖下。

- 一、官吏不肯，公然侵吞者，或申報則多開戶口，給散則刪除原冊，上可無憑稽查其銀米之剋扣，逆料久饑，贏敗之民，救死不暇，必不能以升、合、分、毫之短少，匍匐上控也。今本院提取州縣細冊，俟賑給之後，照冊開明，出示張挂通衢，俾人人咸知，如有赴院申訴者，給賞路費回籍，即提經承及保甲人等，嚴訊得實，該州縣官并查賑官一同題參，慎之毋悔。
- 一、行賑既有清冊可驗，票單可憑，爾饑民只合安靜力於農田，俟給賑之日，保甲、約期傳喚，爾執票於公所，推次候領，本處紳耆耆民識認本人，驗票逐名給散，隨即收票呈縣查核。
- 一、錢糧動支有限，而萬姓之待哺無窮，推食食人，仁者之事，凡在鄉黨鄰里，日視顛連，聽其流亡，絕不動念，必非人情，本院屢經行文州縣，勸諭大戶出粟賑救，兩月以來，未見有舉行申報者，果大戶之吝於施歟，抑州縣之勸諭不篤也，本院不惜再三申說，仍有望於好義之人，各動惻隱，量力捐輸，一倡眾和，救得一人，則爾施一人之恩，救得一日，則爾行一日之仁，該州縣造冊申報，視出粟之多寡，分別加獎，雖忠厚長者施不望報，而樂道人善之意，本院亦不能漠然忘情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六

書

答同年陳宮詹

弟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我耶，況鄙性迂疏，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即孔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即有為予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乎時之所好尚，是書人必不觀，刻之何為，予曰：予祇知是書之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為予言曰：始吾以為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為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為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曷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即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為，惟以博科第為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又

何以先儒之書為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慕富貴耳。近如蔡聞之。黎寧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莫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而況終日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於舉業者。或曰。舉業可廢乎。子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於舉業。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為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寧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或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圍之士。猶恐其不吾信。年先生為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盍以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寧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答浙江彭學院

竊惟兩浙為人文淵藪。而自姚江倡異學以來。天下風靡。識者每有世道人心之憂。不知亂苗之莠。今日尚有存者乎。弟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嘗慨今時之士。喜圓而惡方。好異而厭常。卑者趨於利祿。高者樂為頓悟。計功謀利之心日勝。正誼明道之訓不聞。士惟務外。學不知本。近時雖經陸。張諸儒力為開邪扶正。喚醒一世之人心。終不若得位遇時。一為名教之宗主。其德風草偃。足以斬絕根株。廓清滯晦也。此事乃關世道人心。實為匪小。當今之世。非吾直上。其誰任之。吾輩不出而擔當天下事。則已。苟出而得行其志。得為其事。不大為整頓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歸一道。同風之上理。則平生之所學。謂何。是以古來有志之士。斷不肯依阿。因人成事。庸庸碌碌。甘與草木同腐也。吾鄉呂忠節公云。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惟憶援。虛度光陰。到雨龍庭空。風過花飛時。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去何從。在老先生必能辨之。而弟猶以狂謬之言。瀆瀆左右。多見其不知量。然亦可以見弟之自待待人。皆不敢處於菲薄也。肅此佈復。不盡翹盼。

復師提督書

語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老先生弟之知己也。而存注有加。獎飾逾分。能無愧憾。交并耶。弟思人臣恪供乃職。志乎古必履乎今。謹於獨不諸於衆。古之君子。直己而行。動輒得咎。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蓋於理道之閒。見之真而守之固。孟夫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毅然一大丈夫也。弟愚何足以及之。然此番蹤迹孤危。幸叨聖明垂察。得免誣陷。早夜圖維。敢不益勵所守。以報聖恩。竊惟主上之愛我方切。而世之嫉我益深。知己如老先生。將何以教之。計三吳賦重人稠。一切錢穀刑獄。案牘盈積。所賴以彌盜安民。左肩右臂。為我扶持者。莫如麾下。而又擊誼深情。咫尺密邇。同舟共濟。凡關繫於國計民生者。無不德音下逮。弟即如奉令承教於階祀之前也。

與冉永光檢討

不奉訓誨者已十餘年。回思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時。猶依稀若前日事。老先生晦明風雨亦曾念及馬否乎。弟調蘇以來。毫無善狀。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不能有益於民。利不能興。害不能除。碌碌因人。抱愧實甚。老先生獎譽太過。以當代名臣相期許。愈增愧赧耳。世路崎嶇。人心不古。直道而行。便有滯礙。弟今

已蹈危陷之途。尙未知將來作何究竟。因思古來觸犯權奸。斷未有得免於禍者。然而弟之所恃者。皇上聖明。斷不使小人肆虐。加害無辜耳。弟從事聖賢之學有年。雖歷年以來。簿書鞅掌。而聖賢之訓。未嘗一日敢忘於心。聖賢處事。只論是與不是。得失利害。固有所不暇計。只成就得一箇是而已。況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忘遇之淺。弟雖不肖。豈肯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周濂溪先生云。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昆陵只一般。弟履險若坦途。惟從事於濂溪斯語而已。

答冉永光檢討

弟愚拙疏懶。既無匡時之具。又乏趨時之巧。用世處世。俱非所長。而乃羈縻聲利之場。漫廁搢紳之列。信心孤往。又不度德量力。秉正嫉邪。日與羣小為難。竟遭反噬。幾蹈不測。宦海風波。可畏哉。可畏哉。若非聖天子乾剛獨斷。其能免於禍也。幾希矣。既蒙恩宥。復命督理倉場。受恩深重。感激涕零。正不知若何圖報。始能仰答高厚於萬一也。老先生當有以教我。憶己卯之春。讀書請見書院。促膝談心。老先生為予言曰。吾輩今日。講道論德。聚於一堂。何快如之。儻異日。姓名為聖天子所知。恐此身不能自山矣。以弟今日之所處。進退維谷。回思老先生昔日之言。竟為左券。老先生亦曾念及否。大抵耽富貴則以位為樂。效職業則以位為苦。才短淺而事繁難。其苦更甚。正弟今日之謂也。然弟秉性不合時宜。亦非能久於朝端者。第國恩難負。良心難昧。惟有隨時隨事。盡心竭力。以求不負所學。吉凶禍福。非所敢計。獨幸皇上聖明。或不致再遭傾陷。但未知何日復得相聚。如昔促膝談心否耶。

答蔡聞之

去夏過吳門。迄今又年餘矣。忽接來翰。猶如親面。太翁之變。適在年兄旋里之後。可謂忠孝兩全矣。前者計音至蘇。念老成凋謝。吾道益孤。且使後輩失此典型。悲痛不可言。已具祭言。欲遣人致奠。適為官事所累。未獲前往。歉仄何似。今日正學不明。能身任斯道。以紹承家學者。非年兄昆仲而誰。來書云。景況似諸生時。而貧約亦復不異。知不以勢分之榮。易吾性分之素。謝上蔡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年兄操持。豈其或殊歟。科場一疏。上關朝廷之體統。中關士氣之盛衰。下關百姓之休戚。實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初非好為矯激之行也。吾人行事。著箇道理二字。便自隨眾不得。所以有此一舉。若曰。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若孔子所謂仁者之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何敢當。何敢當。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所恃皇上聖明。洞見萬里。或不至為彼所中傷耳。若口不日起用。豈猶欲以無柁之舟。令其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中乎。年兄讀禮之餘。講明斯道。必有觀感而振興者。跋余望之。因黃通判之便。寄去祭言一幅。年兄於太老先生前讀而告之。想太老先生當亦鑒此微誠也。閩省向稱海濱。鄒魯。近日同人中有大可望者。為誰。使中希為示及。

與蔡聞之

京口晤別。倏忽一載。殊為縣念。接來書。知年兄到家之後。遵行古禮。訓飭族人。激勸交至。是亦施於有政之意也。并聞夏間撫軍敦請主持講席。閩中人士當必多所成就。忻慰忻慰。愚竊有慮者。比來士風不古。

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下所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乎、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予謂即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能長生不死、人即從我而學之者也、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為聖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即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為乎、聖道棲無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故相抵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說、如足下翻然悔悟、如雞整庵早歲時、則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復原元功

去歲多事之秋、有勞遠顧、雅愛惓惓、感切於懷、僕奉職無狀、謬蒙聖恩、授以重秩、拜命以來、夙夜懼懼、足下隨時處中之說、僕雖未敢自信、當謹佩之、承惠語錄全卷、僕向未曾備閱、茲蒙饋餘、讀一二過、大意已悉、殊多見道語、願其間向有可商酌處、當與足下詳論之、如篇中所載、人能全其虛靈之體、即出眾物而與天地合撰、因其靈以返乎虛等語、不能無病、夫虛靈知覺、氣之妙也、周子所謂人得其秀而最靈、當即指此、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吾儒義理不明、虛靈便易為累、所以必要學問思辨、躬行實踐、涵養省察、擴克治、凡此工夫、無非是踏著實地、不使此心曠蕩蕩、毫無把握、昔賢教人之法、具在、並不曾說、因其靈以返乎虛、自異學作用之說、與曰、明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總不離虛靈者、近是、陸象山之收拾精神、楊慈湖之鑑中萬象、陳白沙謂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知覺言、欲守此虛靈、以任其所為、流毒迄今、靡有底止、愚謂義理於人最重、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自有依據、含義理而尚虛靈、則為空寂、為狂妄、是即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頭頭是道之說、足下云、不致辨於人心道心之介、恐非所以詔後學也、又云、須於靜中究心之本體、事物未接、斂襟危坐、反求其本心、此等語、自是從周子主靜之說來、然只可令奔馳者收其放心、若一向如此、與坐禪入定有何區別、愚按、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有云、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逮後來大以為不然、以子思只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也、靜坐體認之說、起於佛氏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某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是也、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道、多流於此、在昔伊川識破此弊、有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二語最為確當、不易、朱子晚年亦云、李先生說終覺有病、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可專向靜中求、又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夫使類禪、只須著一敬字、通貫動靜、由朱子二言觀之、知主敬是學者第一切要工夫、靜而存養、則靜時敬、動而

省察則動時敬、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久之、自有把握、不至猖狂恣肆而入於禪、足下云、恐亦過信、平體認之說、於程朱內外交養、靜存動察、切實下手處、相背而馳矣、語錄全卷中、類此者約計二十餘條、亦不能盡舉、姑略摘一二言之、如不即行改正、必誤後學、不可不慎也。

與毛心易

昨舟過毘陵、恩恩而別、未幾盡叩其龜、用是悵然、竊意近世學者、皆為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言、獨是揭格物為宗旨、予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論格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為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物為宗旨、予意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本無本之學、而學為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為虛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物格、遂足盡聖賢之工夫乎、而謂一物格、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尚在主敬之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為也。

上叔父

聞邇來多招誘尤、皆鄉親所以教誨我宗者也、叔父但當反己、不可怨人、若情事有關繫我者、叔父但從寬厚、我之喫虧、讓與人、鄉親所共知、豈可因我事而使人怨及叔父、於我心如何過得去、昔范文正公歸里、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眾皆一脈、豈可獨享富貴、我今雖不富貴、衣食足、豈可不念我鄉里、鄉黨親戚朋友乎、我中舉、中進士、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為我助喜、我殯父母時、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為我父母祭奠、是人之待我厚矣、且我應童子試、至二十五歲、欲博一青衿、而不可得、今既叨中甲科、又受朝廷爵祿、得以光耀祖宗父母、是天之愛我至矣、天之愛我也至、我無以酬之、是負天也、人之待我也厚、我無以報之、是負人也、若天交負、遠成箇甚麼人、我平日講學、原是講明道理、以使身體而力行之也、若口裏只管講、行時卻不照著這箇道理行、講他何用、叔父處事、還有箇最要緊的法、只是要把便宜處讓與鄉里、鄉黨親戚朋友、我自家卻喫些虧、這便是聖賢處世道理、至於某弟、更要大破情面、向他痛切言之、令其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方好、昔司馬溫公與姪帖云、近除門下侍郎、忌者無數、而獨以恩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墮、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法、不公事、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不然、則我禍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某弟今已三十餘歲、年紀不算小、處已待人、應事接物、俱宜講究、聞家下諸事皆未安、待人亦刻、昔程大中夫人戒諸子、呵責奴婢、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某弟何不體人情、如彼、叔父代我勸他、著他持身要謙謹、存心要忍讓、這纔是做人的道理、朱夫子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某弟於四本俱失、事

無慮乎。司馬溫公，宋一代大儒也。身居侍郎，猶且小心謙讓。我既無侍郎之尊，所處之地，更甚於溫公之時。他若不循道理，不止害我，連他都害了。他縱不愛我，獨不愛他自己耶？若能改過，吾家之幸也。終不能改，只得由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到異日有事時，毋謂我言之不早也。

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焜耀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為大儒，即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刻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灑洛關，俱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立功部總序

聖人之道，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是故溫恭允塞，而百揆敘焉。四門賓焉。德先而九山刊焉。三墳則焉。此古之人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也。今乃欲歧德與功而二之，得毋與古之體立用行者相懸遠甚乎。然朱子嘗謂：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由是觀之，三代而下，道德事功，亦有未可強齊者矣。然開氣所鍾，未嘗代無其人。歷觀史冊，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陸宣公，於宋得韓魏公，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之數君子者。幸世以物取，諸其懷而裕如，彼於本原之地，豈漫無蘊蓄而能然哉。武侯教子書，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朱子稱：為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宣公奏議，則切凡所論，無非仁義微旨。魏公之言曰：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為無害。此其體履深厚可知矣。文正公本先憂後樂之心，以天下為己任。迺其讀書長白山，及處南都學舍，日惟畫粥斷齋，未嘗一解衣就枕。其成就於動心忍性者，為何如。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田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司馬公質者。嗚呼！武侯未能滅魏興漢，宣公則見逐於裴延齡，韓范與溫公雖嘗見用，而未嘗其學。而後世望之如泰山北斗者，為其心純學正，非後世苟且功名，隨運會為轉移者，所可企也。數君子之功業，即數君子之文章，豈如文藝之士，審節顧步，以求筆墨之必工哉。然文之傳，以其人。故數君子雖片紙隻字，皆當愛惜。爰編立功部於立德之次，取其遺文之未派者，彙訂成集，而敘其意，以弁諸簡端云。

立言部總序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六經、四書、德盛之言也。繼此而先儒遺書猶庶幾焉。所謂文盛言亦傳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門設教，分為四科，羣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後世源遠而流益分，豪傑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趨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觀世變矣。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亦有文，但可略耳。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為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離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為大家之文。儒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大家為難，其得稱為大家者尤難。巧言麗詞，以為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為奧者，非大家也。取青配白，駢四儷六，以為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

正誼堂文集卷之七

序一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而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乎天地而存，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觀洙泗開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羣聖之大成。一時親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唐，其間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醇不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奧，得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闡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孔、孟並。此外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克齋，皆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明之、薛、胡、聞、風、繼起，皆踐履為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者也。予因哀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立德、立功、立言、並氣節、為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廢棄，謂

也。本道而發爲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在讀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選是集。不特以資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學者誠能沿流以溯源。究觀古聖賢之所以立言者。則六經四子而下。程朱之書。具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

氣節部總序

綱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長昭於天下者。賴有人焉。負荷於其間。不肯少有紆回。謬諸時數。以伸兩間之正氣。以維千古之大防。嗜嗜亦難矣哉。予讀史冊。閱人雖多。而其卓卓表見者。亦約略可指數。士君子生當太平之世。明良一德。師濟同心。抒其生平之素學。以利濟生民。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其學。無其時。退而紹先聖之道。倡明絕業。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傳其人。是窮達皆有所表見。而無曠於天職之所當爲者。乃有時值其變。事處其難。或際陽運將終。或當讒小交構。一木之微。不足以支欲傾之厦。寸心之赤。難達乎莫回之天。而能百折不回。赴湯蹈火。絕祀覆宗。坦然不顧。當是時也。天地爲之晝晦。日月爲之失明。山川爲之震動。即至千百世後。考其軼事。猶令人感慨歎。潸然出涕。忠義之氣。不自知其何以生者。其關係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迹其所爲。不可謂獨善兼善二者皆失。予每欲求其遺書。哀而輯之。以爲觀摩之助。而人文俱喪。不獲多見。幸於宋得二人焉。曰文文山。謝疊山。於明得三人焉。曰方正學。楊椒山。楊應山。在諸君子忠肝義膽。天日長懸。其不朽。自不藉此文詞之末。而文詞亦精氣之所發。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古今來文人學士。其隨俗披靡。無所樹立者。何可勝數。甚或回面易心。視顏人世。其文縱極雕龍繡虎。徒以供人指摘唾罵。以視諸君子之流芳百世者。其得失之相去。爲何如也。諸君子清魂未應無。展卷讀其文。恍兮惚兮。若將遇之。

楊椒山文集序

開普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亦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通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究竟有虧。執若後三君子。當開世誤國朝。士氣獨能出死力以排之。雖百折終不自屈。至今歷二百餘年。懷懷然猶有生氣。予撫閱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凡先賢之畫。皆次第付諸割割。既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並爲表章。既梓文山、疊山、正學諸集。繼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義鬱於中。節概見乎外。其擊奸如雷。震破物。以作士子之氣。莫銳於斯。故復梓之。不敢或略。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既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乃甫起官。行至淮上。即辭妻子。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轉。夫執得而退抑之說。公較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儒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公上幸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死後之褒貶。其志向已定於平日。故視刀。鋸。斧。鉞。若履坦途。然而過矣。公嘗登泰山。仰觀天體之無極。而悟學無止法。惜其功力未及施。僅以節義著耳。吁。永樂殺方公。讀書種子猶在椒山。今又殺之。讀書種子絕矣。覽公道文。每流連於懷。不能自置云。

楊大洪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憚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燬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踔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輒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謗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開。旋司風憲。而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當萬一。早已付生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震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救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嚮取富貴。而身既誅殛。後世猶咀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地長存。人心不死。尙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覺剝氣節部。以公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而賢。儒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之學則無當。噫。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閒盪之學。者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轍率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日做做焉。爲其所不當爲。至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不可勝紀。若語類。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不可涯量者矣。即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望不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以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深。讀是集。亦可慨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也夫。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申。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倫之所以罔斁。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

洛歸闕。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撥拾伊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幸。輒謂自以為榮。及其服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獨。甚者恣睢暴戾。以肥其身。使天下謂儒生為無用。噫。可歎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為經濟。見之為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釋言其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即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為宗。居敬窮理為要。其措之事業。莫非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思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為人優游平中。初不矯激立異。而風翔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干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即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幾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率為腐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為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剿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即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即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為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為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制。謂周官為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開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大資端慤。存養深遠。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大行。而

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第使義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謨訓誓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為聖賢。而悵悵然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惡。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為非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概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少哉。今人之為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中古之文。旨而奧。輒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足撤後人之蒙蔽。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庸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磨於斯文已久。茲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凡為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當為補之。願有志之士。藉是為父兄之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為虛車。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為千古擔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不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拔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為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櫻奸人之鋒。瀆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慷慨不磨。吾道存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為病。吾以為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為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為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徵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

愧無愧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誨學人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至三綱九法，數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懷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真可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等，其倚賴有倍重者也。先生政事亦絕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擠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退居田里，編述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榮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羅整庵存稿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為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誇，以虛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峻，凌厲排宕，以為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耶。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正人心，扶世教者有二：顯官要職人所共羨，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家宰之命又疏辭，其難進易退之節，並時者孰能及之。至其衛道之嚴，於王伯安、馮元明、辭而闕之，皆一無所假借。然學術之真偽，於洪關之易，於王闢之難，最後戊子冬，與伯安一書，辨致知格物之功甚悉，欲寄去而伯安已下世。吁！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能歸於一是。此先生之所深痛也。然而世有知者，其得失自明。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湮沒不傳之理。然流播不廣，使後世不得盡讀其書，則予心有歉然不安者。因出篋中所藏，舉其精要者授之梓，學者誠能讀困知記而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則先生之澤，寧有艾哉。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布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為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為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不然，以窮理為端，以力行為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孔子自孔子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為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為敬，在釋氏言之則為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活變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嗚呼！盛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皆其說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苦心學者，嘗為異端之學也。若以贊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昔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贊之。晉陸氏之符德性者，將並中庸尊

德性之云而贊之也。且將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為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遺文而授之梓。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渙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誣毀朱子者，豈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為支離，認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即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為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為摧陷廓清，終不能撤其蒙蔽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既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為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為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騖等，師心自用，為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壅迷空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廣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官路，忠盡見乎於當守，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敘托起敬，讀其書，恍然如人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待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為朱子功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陸筆等書，刻於菴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滓厲我名節。其取益寧有窮乎。若徒拾其遺文。記其事蹟。以自負該博而已。則謝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先生且以爲玩物喪志。其於是書也何有。抑余更有說焉。此八百餘年中。世運有汗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而並列爲名臣。無所區別。得無使金銀銅鐵混爲一治。如晦翁之譏陳同甫者乎。然辨學貴嚴。論人貴恕。昔孔子未嘗以仁許人。及論列當時名卿大夫。如管仲、子產、晏平仲之徒。莫不稱其一端之美。其答成人之問。則知廉、勇、藝皆可節取而兼資。此朱子纂輯斯編之意。亦即予所以竊取朱子以續纂斯編之意也。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龍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既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疇吝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備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即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真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壘山邱氏之說。較諸真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壘山云爾。雖然。真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商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啟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汲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取士也。以實。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時。鄉舉里選。故人務實學。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處爲純儒。出爲名臣。今則不然。所取者時文已耳。父教其子。師教其弟。惟以時文爲兢兢。非不讀五經四書。究其所以讀之者。亦不過爲時文之用。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幸博一第。拜其所爲時文者而乘之。五經四書。束之高閣。謂然誇於人曰。吾已讀盡天下之書。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由所以教之者未盡其道也。予嘗於友人齋頭。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心竊喜之。以爲堪爲後學津梁。謀受之梓而未果。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蟹齋。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及細閱之。上載所載旁證俱未詳刻。末後又增入朱子調息箴。予不解其何故。胡敬齋先生有言曰。朱子註

正誼堂文集卷之八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名臣言行錄。晦翁朱子所纂輯。以紀本朝名臣言行之迹也。蓋分前後二集若干卷。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級別。外集各若干卷。並傳於世。予讀之有年。因其卷帙分散無統。於是約而合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訖於王文憲公柏。合一百五十三人。而宋三百年人物大略具矣。既而又纂錄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訖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又纂錄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兩朝四百餘年人物。又大略具矣。原朱子之爲是書。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續其書者。夫何容易。然亦隨其見聞所及。以加蒐討採擇之功。使後之君子。得其梗概。以折衷於其間。固不嫌於舛訛疏略。而自退託於無能也。夫天理民彝之具於人心者。固亙古亙今。不可泯滅。而世運有汗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則不能不因時而異。惟取其善者以爲法。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孰不爲吾多識之資。況自宋以來。歷八百餘年。名臣輩出其間。爲德量。爲勳業。嘉言善行。可效可師。若日星者乎。噫。學者未論作三代以上人物。即此錄所載。已足以薰陶我德性。開擴我才識。

陰符經參同契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陸先生昭代大儒。予佩服久矣。第今之為異端者。方借朱子註陰符經。參同契。作調息箴。為口實。謂儒釋實同一理。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毋乃揚其波而助其喉乎。故予以為陸先生之刻似未盡善也。或曰。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今子必以為不當。表彰。毋乃與朱子相左乎。予曰。不然。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為之耳。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既而悟曰。此不過加一倍法。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子已忘之矣。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或有人問調息之術。朱子未必不曰。吾已忘之矣。又安得執為朱子之書。而一概守之乎。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吾方讀之。恐不能盡。而何暇及於是。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以立後世之防。故不得不嚴耳。

學部通辨序

學者不知性善之旨。夢夢終身。殆如長夜。然此特庸衆之人。行不著而習不察耳。獨怪王新建以絕人之資。自幼讀孔孟之書。乃不加察識。敢為異說而不顧也。新建與錢德洪。王畿。證道於天泉橋上。其宗旨曰。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無善無惡。伊何人之說哉。告子之說也。以告子為宗。是異於孟子性善之說矣。不寧惟是。孔子繁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以孔子為宗者也。守仁之說亦異於我夫子矣。異孔孟而告子。羣天下之學者趨之若鶩。吾誠不知其何故也。間有起而辨之者。如羅文莊諸公。未嘗無正論。然猶略而未詳。獨陳清淵著學部通辨。分為四編。首辨朱子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為禪學。次明學者陷於佛老。其來已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播廓廓清。不啻入虎穴而得虎子矣。昔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明高忠憲之答門人曰。告子非禪也。在禪家謂之自然外道。夫禪家猶謂之外道。而新建乃以之樹赤幟。其可悲憫孰甚焉。自漢以後。學者趨於佛老。然亦明以為佛老。至象山以及新建。遂儼然自負為儒者之絕學。反以朱子為支離。嗚呼。本天本心之異。其孰從而究之。存心致知之蘊。其孰從而體之。始援儒以入墨。繼且主墨以攻儒。縱橫捭闔之變。其孰從而正之。此學部通辨為異端之發書。為學者之指南。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新建之答羅文莊書曰。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宋說。嗚呼。守仁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又何足與辨哉。

養正先賢序

北溪陳先生為朱門高第。學術醇正。造詣精深。得紫陽夫子之真傳。養蒙一書。誠幼學之指南。作聖之根基也。余故取以教蒙童。使其幼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則所以希聖希賢者在是矣。抑余更有進者。嘗考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故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古之婦人皆知此理。惟恐己身一毫不正。使其嬰孩氣質臟腑未全之時。受其侵染。故於日用之間。凡坐立飲食以

至視聽言動。無不自持以正。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其母已純乎天理。可為聖賢之母。而所生子。安得不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哉。此古人於嬰兒未育之先。立有胎教之法。為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有胎教以端蒙養之原。復有啓蒙以立聖學之本。人才之成也。易易矣。

家規類編序

堯舜在上。化民成俗。首重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法至備也。要之推行之本。必自教家始。易設家人之卦。夫子以言有物。行有恆。明之。姬公繫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子以志未變釋之。甚矣。家之為道。莫莫乎難哉。夫家庭之閒。恩多。掩義。不有言物。行恆。以教為之。閑則善念易。私意易乘。未有不流蕩而忘返者。又況汙染成風。習以成性。物欲所昏。利害所蔽。則無以約其汙。免不一之心。平其悍。驚難御之氣。小則傷恩害義。而不自知。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以此求治。不亦難乎。余忝膺新命。來撫閩疆。懼無以宣明皇上子惠元元德意。既懷造聖製訓。飭士子之文。而博採先儒教人為學之方。以推廣誘勸之。有養正類編。用訓蒙士。有學規類編。諄勵士子。庶幾漸摩於仁義之中。有成譽髦之彥矣。又慮窮鄉僻壤。未知向義。復為家規類編。以告之。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總不外五品之教者。近是。近代浦江義門鄭氏。著有家規。其說為至詳。月川曹氏。因其成書。復輯諸家之說。折衷以己意。名曰家規輯略。今刻之閩中。以廣其傳。余於公餘之暇。更約取前哲訓言。易知易行。可以觸目警心者。編次成卷。以附其後。亦匡直輔翼。務使其自得。讀是編。有能提撕警覺。力行不倦。義路熟而天理明。將見與仁與讓。由家及國。旁皇周浹。以臻盛治。余不佞。藉此仰答聖天子化民成俗。一道同風。至意。斯心。實有厚望焉。是為序。

讀禮志疑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尚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為不知。與不知闕如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秦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復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為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注疏。下迨唐。宋。以來。旁搜博討。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欲學者之無疑。抑甚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在聖門。其學為博文約禮。宋時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為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折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儀禮。載記諸書。凡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無

不精究深考。不遺餘力。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其是非非。皆衷以考亭之說。為書深切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古而傳述者矣。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仍自闕其疑。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為聖門之所許哉。讀是書而能得其心。則為學自無鹵莽滅裂之弊矣。

讀朱隨筆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閱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踐履篤實。惟曾氏子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發明。於今聖道賴以不墜者。思孟之力居多也。自孟子沒而微言絕。佛老清虛之談。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談笑揮之。而終不能息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復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為陽儒陰釋之學。立說不啻冰炭。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刻晚年定論以附會己說。夫朱子之學。以格物窮理為要。以存養省察為功。其生平之所論著。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善於卷帙之繁。而不能讀。讀而不得其解者。又往往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為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為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旁述別。續諸集。則究研搜討。務見其精意。而得生平三變之功效。每條之末。綴以所見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於金溪。姚江之異者。不必過為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其有功於朱子之全書非淺也。先生之書如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予服膺久矣。丁亥夏。奉命撫閩。道過嘉禾。矚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培。曹君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問學錄序

或問於余曰。尊德性。道問學。並見於中庸。吳草廬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其說果然。子曰。象山亦焉知所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為說。謂心即理。是以心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無失焉否也。其教授弟子。主於止靜。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昔考亭之學。則不然。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質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為禪學。方之為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故耶。朱子尊德性。以道問學。道問學以尊德性。象山不道問學。謂有妨於德性。則尊其所尊。非中庸之所謂尊。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為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一詞。隨風而靡者。比比矣。稼書陸先生獨毅然闢之。而不顧。此問學錄所由作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為刊訂之。使天下知是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

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而不問之意。大本天本心。此學術邪正所由辨。正學既明。異說自息。凡天下聰明未一。誠見未定之士。當不至路塗莫辨。茫然狂奔。入於荆棘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也。則是書其指南乎。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即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愈奮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誨。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既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為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為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補刻泉河史序

瀉出者泉。流行者河。此天地自然之脈絡。而河以會泉。泉以助河。細流不讓涓涓。皆歸總以與洪濤而積。厚力。使漕艘而資灌溉也。由是而有渠以通其障隔。有隄以鎮其奔逸。有瀆以節其氾。溢。有湖以儲其汪濊。有橋以濟其往來。皆所以有功於泉。河者也。故總而繫之。泉河。伯玉先生之為泉河史。真史才也。志十有一表。三其辭嚴而舒。謹而不黷。駁駁乎班。范矣。明儒有言。世無子長之史者。非才不足也。史記之地名。官制皆古。而今鄙俗也。余甚笑之。夫史記所稱。即當日俗名。後乃以為古。今名詎不古哉。伯玉之書。縣邑山川。悉從俗稱。文蒼然古也。余來濟上。求其書。故軼者甚多。訪得完本。讀而悅之。其所著。非井。國計民生之變。歷歷如觀。既善其典型。又愛玩其文辭。惜其後之莫與府續也。夫泉源之與廢不一矣。舊者或湮。新者或開。余將徧歷其地。益正其數。續列於左。卷而年來。輟筆河干。日僕僕風塵。泥淖中無暇及此。且自慙文不逮之。不敢為短貂之續也。於是謀諸連河同知蘇君。就其缺者刻而補之。余聞伯玉排異學。翼聖道。侃侃好辨。以障百川而迴狂瀾。其能盡力於溝洫也固宜。此以知天下大學問人。未有非大經濟人。故留其完書。以與後來之君子共相考鏡焉。

補刻北河續紀序

事不師古。不可以治今。備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源流沿革之莫稽。而師心以試。如瞽者之無相也。其物其事之未前聞。而欲應其變。猶渡者之無楫也。凡事盡然。况治河之尤為艱鉅者乎。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萬石。仰於漕河。而北河居江淮之上游。為咽喉之重地。蜿蜒千餘里。北苦水少。南苦水多。亢陽則聊攝左

右有膠舟之虞。露雨則方與上下有其魚之歎。故尤為難治。需嶽閣公為吾鄉理學名儒。其北河續紀一書。條分縷析。考核詳明。泉源出入之脈絡。河政前後之異同。修築挑淤。隔淺之方略。莫不具備。覽者披卷尋之。瞭若指掌。按圖略地。酌古準今。確有所持。循以為乾溢之調劑。而無畏於倉猝之憂。其鏤版舊藏。張秋公署中。歷年以來。居是任者。傳舍其官。散逸莫可收拾。余甚惜之。乃廣為蒐羅。訪得舊本。補其散失。付諸剞劂。以貽後來。庶臨事者有以考焉。今天子御極以來。數十年間。河政之損益。名物之變遷。所當次續載者甚夥。會余遷任江臬。未遑編纂。但補綴殘缺。還其舊觀而已。續修之役。以待後之閱雅君子。

鄭貞孝集序

崑山鄭子某。持其先世貞孝先生集謁余。屬為之序。余受而讀之。其籌海圖編十三卷。江南經略八卷。各為一集。及江海防圖考。及海運。黃河。日本。朝鮮。安南。琉球諸圖說。無卷次。都為一集。大意則籌海為要焉。其所以威遠。弭變。靖海氣。而奠定東南者。功績已著。復筆於書。用貽百世之安。公之意至深遠矣。夫王者統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在懷。柔胞與之內。而海澱山陬。王化所不能及者。來則受之。自外則置之。初未嘗疲中國而勤遠略。獨其蠢動跳梁。為害邊徼。則驅逐撲滅。又不可以已。當明中葉。東南瀕海。萬里洪波。島嶼之人。風潮乘便。激陵內地。沿海縣邑。無不受其毒害。蓋波濤出沒。聲擊無常。防禦為難。故聯絡。控制。遠瞭。邀擊之法。不可不講。水道。風信。不可不知。戰艘。攻器。不可不備。口汛。要害。不可不謹。絕句。引附逆之奸。作士卒敢戰之氣。持我之堅。以屈彼之利。乘彼之隙。以用我之謀。使之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搢之使去。威之不來。此貞孝先生之書所為謀之極善。規畫制度之詳且備也。今天子神聖。聲教四訖。日月霜露。照際之區。重數譯而來朝。海波不揚。鯨鯢偃息。智數材武之士。無不用其謀勇。余膺撫軍之寄。三載於閩。今移吳地。治皆臨海。亦得從容坐理。宣布聖德。國家太平無事。於茲久矣。而沿江沿海皆宿重兵。防捕衛營。文武並建。連檣列堡。士練食充。古人有言。安以思危。治則防亂。國家武備。不以太平無事而忘。則先生此書。自不可以太平無事而廢。先生固儒者也。韓退之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則武夫闕其口。而奪之氣。陸子壽主鄉兵。以捍茶寇。閱習屯禦。皆可為後法。孰謂儒者無偉略哉。先生是書傳於後世。固自可以不朽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九

記

龍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為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成蒸蒸日上。夫教之為道。視人之所倡為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尚樸。自宰相常衮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為客主之禮。曾未幾時。翕然不覺。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為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况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漸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樂而強為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為之倡。既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為龍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

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閑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歲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閒精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會思孟之心傳與翠髮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遠矣況於廢處之詞遂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並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殆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泰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格道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溥浴靡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暨於丹旌製如殿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總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仲夫子祠堂碑記

剛天德也陽剛與陰邪不兩立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正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仲夫子之在聖門固所謂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也歷代以來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當春秋二仲釋奠於至聖先師則居十哲之列而饗其祭矣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名教雖千秋萬世之久四海九州之遠異其地而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若後裔之世襲輪轉者於春秋致祭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已也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是豈徒烹熟膾炙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憫泯而黍稷馨也今爲仲夫子之後人入其門登其堂仰

瞻其棧橋近省其几筵篋盥固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其聲矣銘曰直如柱死道遠曲如鉤封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游聖門惡言不入耳泐泐婦姁者聞風而興起惟能有剛匪石奚其泐從祠偏宇內宗祠亦修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於其側念厥先祖之勇於爲義而儼然於永錫爾極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先聖夫子爲萬世師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至今守其教具廟學制度以示尊禮高其垣屋設其貌像備其禮器官司以時升降祭奠其中嗚呼盛矣夫天地人曰三才四時運於天萬物生於地人道之極則歸夫子是吾夫子之道雖亙古亙今終天地而莫之改易而鄉國學之猶尊孔子亦終天地莫之改易魏了翁謂祭孔子當祭於闕里以鄉國學之制爲非禮豈通儒之論乎延郡劍津之麓爲闕里區宋時楊羅李朱四先生皆延產也先後接踵開出遊守聖人之道以倡明絕學啓佑來茲有河濱鄒魯之風則夫子之大有造於劍州也審矣郡治西郊爲南平縣廟學鼎修歲久漸以傾圮縣官某視之惘然難安謀諸師生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殿閣崇邃堂廡周密塗茨丹雘煥然具美始某年月日閱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奇坡等句余文勒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尙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宮牆苟年乾乾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膠輻萬變置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則焉弗講乎劍浦楊維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傲宇宙開第一等善者人生在世固圖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墻之不可圻諸生念及此亦可慨然而興矣

論

伊尹伯夷論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桀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此又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生伊尹用之以伐夏救民生伯夷則餓於首陽而死豈知天之用伊尹者特用於一時不用伯夷者將用於萬世也哉

述而不作論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筆削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

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為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為不能為。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為不足為。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為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即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誦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為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為口實也。昔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使以道為歸。言人使以聖為歸。蓋聖之所以為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尚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為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顏習齋以窮學起於北。嗟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嗚呼。其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為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誓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為陳同甫。用則必為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即可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譬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為至則自知。惛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為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為格物之功。其為學不已誤乎。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既謂物即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

此大學人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變。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舉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為不足畏。以性命為不足道。叫囂紛爭。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嚮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說

著述說

二程夫子最為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為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嘗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為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為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同姓不為婚說

禮曰。同姓不為婚。大清律載。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是同姓之不可為婚。明矣。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孔子之所不許彰彰矣。夫古人娶同姓。猶諱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人則公然結婚矣。亦無有人告之以不當然者。抑知時有古今。而倫常之在天地。寧有古今乎。程夫子曰。凡同姓相見。但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長幼以拜。蓋恐其尊卑失次也。夫序長幼以拜且不可。而願可結婚乎。禮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夫買妾。細事也。且慎之如此。況夫婦為人道之始。願可以或苟乎。不知其姓且卜之。况明知之而可昧之乎。古之婚者曰秦晉矣。不聞其秦與秦為婚。晉與晉為婚也。曰朱陳之好矣。不聞其有朱朱之好。陳陳之好也。何不顧名而思義也。吾邑張姓為多。又均係大族。結婚者往往而有。但往日既誤。今日豈可再誤。嗣後當猛然警省。永勿復行。使他姓亦聞而化之。或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端也。故作是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蓋謂死者以入土為安。初非為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死者之福蔭也。近世

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瀆。或有停至數年者矣。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為慮。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出而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為孝子。斯在國為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為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為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講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在是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

議

張迪宜配享聖祠議

向余於啓聖配享。習而未考。意以為周。程。張。朱之父戚與焉。乙酉夏。以濟寧僉事。催漕至臨清。謁文廟。拜聖殿。並拜啓聖祠。見配享者為周。程。朱。蔡。而無張位。心竊疑之。以為或臨清之廟偶爾也。及至濟寧。亦復如是。然猶未敢信。又至曲阜。復相同。而位置更有未安。程居上。蔡次之。周又次之。朱又次之。其不及張也。與他邑同。隨向衍聖公言。當為易置。及回濟。因考從前並未奉有張迪從祀廟庭之文也。前代嘉靖時。議享祀禮頗備。不知何為有此缺典。豈偶未及耶。抑別有說耶。余謂張載與周敦頤。倡明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其所著西銘正蒙。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並探入性理大全集中。今我皇上允羣臣請。鄉會試士。以此書命題。學士家尊之。與五經四書等。具有功於斯道甚大。而推溯為生之自。則其父張迪也。人因道重。張載久居從祀之列。父以子崇。張迪何獨遺啓聖之祀。周。程。張。朱。其為宋室醇儒。同也。其從祀孔子廟庭同也。周。程。張。朱。之子孫。其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也。乃周。程。張。朱。而推恩於其父。而張迪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揆諸張載之心。得毋有隱恫乎。我朝崇儒重道。如周公。閔子。子路。子

貢。其子孫俱賜博士。且令世襲。甚盛典也。而可令啓聖配享有闕而未備。或以張子之父未有所考耶。按張子之父諱迪。世為大梁人。宋神宗朝。仕為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其子載。幼貢。不罷歸。乃倚寓於鄆縣橫渠鎮。因家焉。是載與二程同為河南人。而載實為二程表叔。雖迪治涪之政不可考。觀其卒於官。至貧不能歸。則其居官之清廉亦可見矣。今宜急為陳請。與周。程。張。朱。蔡之父並配享聖祠。使天下之人。知周公。閔子。子貢。子路之子孫俱得世爵。是從前數千年未有之曠典。自我皇上行之。張載之父張迪得配享聖。是從前數千年未備之缺典。自我皇上舉之。傳之後世。不益頌皇上之盛。夫於無窮哉。端賴當道大君子留意焉。更有請者。朱子世為江南婺源人。以父官福建尤溪而生。朱子還家於閩。故今婺源既有博士。而建安亦有博士。是兩地並重也。今張子之後。止鄆縣有博士。大梁乃宋有博士。得毋猶缺典乎。若並請張子子孫世居大梁者。再賜五經博士一員。皇上亦必允行。則恩外加恩。無不全不備之憾矣。

治河議

善治水者。為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然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為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所之。使必曲折回旋。致其水為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所之。即不得資水之利矣。然使曲折回旋。致其水為有用之水。而餘不使之歸海。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觀所謂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資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方其旱也。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源也。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至於淺澀。糧艘不至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予以奉上憲之命。兩次監收截留漕米。勢不得兼營。是水大不能使之小。予之職有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陽。河水處處淺澀。糧艘在在艱阻。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誤。是水小不能使之大。予之職又有未盡也。夙夜兢兢。日求無負。是職而不能。乃博覽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又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尚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開記略曰。昔汶不通。洸。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掘城之左。作一斗門。遇汶水入。洸。至任城。汶山是有南入洸。洸之派。後卻水少。監馬之貞。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開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其西虹為今開制。通謂之東開。謂輔國所作斗門為西開。西開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開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開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開。不聽其入。水至。徑堰堰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為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為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開。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為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為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漢曹參作與原山石壩。

常為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縱竭力作成。漲濤縣注。傾敗可待。昔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遇白水既田。闕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與石堰。終困其民。聖澤滋水。大為民害。重修堰城。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後果如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汶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開堰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為一大開之議。命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鍛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接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弊於壓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開成。予為敘導汶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堰城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為鑒。觀於此記。知堰城之宜開。則知戴村之宜開矣。知沙壩之為善。則知石壩之為不善矣。又李惟明游汶河記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奉符。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汶河。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汶河既濬。宜開可嚴。飭開版。謹度開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洗。俾洗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限之汶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使漕勳民。後將有不勝淘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開之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可開者宜嚴而不可忽也。明商將堰城記略曰。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迹。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又以堰城舊址河闊沙深。難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縹絡。比舊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糯米為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版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盤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版。甃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茲堰東置閘。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雁翅二。亦用版。甃以候水消漲。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啟版。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洗河免於沙淤。觀於此記。知建石堰。須置版。甃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水漲啟版。聽從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水溢為害之患矣。水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啟版。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連河。歲歲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善。善可法而可傳者也。何尚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不修石閘。相時啟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改河之初。水不過數丈。其入鹽河也。順赴南旺也。且築堰戴村。以備分洩。故坎河口不歲築沙堰。及遇水漲。盡皆衝去。水之趨海也多。至南旺也。少。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為大害。迨其後。河日刷寬。其赴南旺也。易。入鹽河也。難。萬菴又壘石為灘。潘季馴復築石為壩。而其為害始大矣。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為壑者。也。自石壩既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盡趨南旺。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汎漲之水。漫決橫潰。敗壞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為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為壑也。且不

獨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為壑。而並以直隸。江南運河兩岸之州縣為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漲。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濬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波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西歸於漕。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初不以既有濬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故每逢水漲。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並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守戴村壩。而並守坎河口。壩。此後人之執泥梓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矣。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一遇沖決。山東。江南。並受其害。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為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又有桑家等口。俱被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奉河憲飭行該縣堵築矣。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巡視。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則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可永無水災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為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來皆以因循慢事。迨至沖決。即欲補救而已。無及。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哉。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今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例係七丈。合南北運河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沖決堤岸。汎濫民田。也得乎。宋尚書既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今則坎河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汎濫於運河。沖決堤岸。淹沒民田。不此之圖。乃欲開忙生開及馮家大壩。夫欲開忙生開及馮家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且馮家大壩。所以障蜀山湖之水。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大壩不常開。即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忙生開不常開。即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不宜洩於南。南固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即為淺阻。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沈水底。數十年不得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差人守柳林閘。版。盡啓十里閘。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諸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豈從前十數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不亮之甚也。善哉。潘季馴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

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堤城開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為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汰河南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開。獨家壩。俱不必開矣。或曰。餘水俱由鹽河入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南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今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尙慮汎溢於民田乎。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遠而旺濟。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棗林河。沙河在昔。宋尙書既分水南旺。又以北河水小。於張秋西南開汶河一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原為北運也。有明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艱。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曾誠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上命允行。是張秋分黃濟運。成蹟班班可考。運河不憂淺涸。而張秋河之為害於地方者。以其壅塞故也。徐有貢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準。水小可拘之以濟運。水大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復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為固。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其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宜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汎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過。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開尙書宋禮即會通河後。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沙河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年。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遣東堤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塞張秋決河功成。然亦暫時之安耳。本朝順治七年。黃河決荊隆口。刑部口即金龍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堤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閔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九年。黃水

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至十三年。刑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龍口為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汎溢不可治。而南北均受其害。皆由於張秋之沙河。棗林河。不可開濬故也。總之前此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為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為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為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或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是即開沙河。棗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澗淵等坡。而入濮者。為魏河。其源自澗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為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為小清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為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為慶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隄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鄆邑之受害者。亦無窮。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淺灘。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再加以諸州邑之水。匯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遇水大。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無虞。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人徒駭河山。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而注之海。即此是也。由聊城而北。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益順矣。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清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為有礙運道。無容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清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汎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至開牛頭河。牛頭河有礙運道者也。而乃以為當開。夫忙生閘。水通開。為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水通開。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其見者。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欲開牛頭河者。必先淹汶上。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為歸。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縣。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願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藥店做

金口壩。全口開。堤城壩。堤城開之。制修成。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壩開。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不使混濁入內河。由木壩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至張秋。若連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由臨清至天津。若連河水大。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由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使之由荆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五港口下海。由木壩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作為水田。而河北之水利。薄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為黃。淮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黃交會處尚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洪澤湖。倒灌運河。則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強。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為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不剛對過。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口。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且黃水即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啓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開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溉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覺津寺。各糧庫。寺。東運料小河。開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涇河。湖河。子嬰溝。盡行開通。並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餘水下海。於運河兩岸各開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此無窮之利也。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救荒事宜十條

引沁入運。予任濟寧道時。曾條陳河憲。蒙委筆帖式察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鄧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子陸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年新撫臺到任。即議挖河。後有阻之者。因不果行。

賑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今查畿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滑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冊。或斂錢始得入冊。而真饑者反不得入。此查畿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饑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饑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饑餓。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餓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為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饑不饑為憑。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糶
次貧賑糶。即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富審慎者。須是查明真係次貧之民。方許糶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糶。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每月止許糶減價之米若干。富民既不許糶。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糶。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即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富酌者。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強有力之徒。平日結交官吏。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為夤緣。有借三五石者。借至三五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石者。展轉贖買。止圖一己之利。罔卹百姓之苦。多一糶富之穀。即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為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月需穀若干。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為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乏之活者必衆矣。

勸粥法
極貧之民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為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思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為勸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益給粥一頓。俟天氣和緩。方能出門營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即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為善。益力。宜諭

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為一等尚義之民。撫臺給匾旌獎。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為二等尚義之民。知府給匾旌獎。再次為三等尚義之民。州縣給匾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為人所不能為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獎。

安流民

一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為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即令落排。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或觀。或寺院。令排頭代為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鬪。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又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折離。或於寺院。或於各鄉村處所。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為安插。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處。惟各處均為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即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為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即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即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真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綿衣。流民亦如之。或者老確查明。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甦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為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為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客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買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為收養。至年豐。伊又將竟回本家。不為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為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即令拜所養為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為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即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為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况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每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為

可慘。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間。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疔之後。每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病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疔之禱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罷樂。註曰。閉止樂奏也。飢饉薦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為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宴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飢民。既可化無用為有用。亦可變游惰為勤慎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一

傳

許魯齋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懷慶之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受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少長。以家貧為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所。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先生嗜學如飢渴。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手鈔以歸。既逃難。岷嶺山。始得見王輔嗣易說。先生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新安朱氏。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其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為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予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樞嘗被召入元都。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獨處蘇門山。慨然以道為己任。凡

喪葬、祭、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廢。家貧躬耕。遇歉。食糠粃菜茹。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不義弗受也。元世祖王泰中。召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相率就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上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先生與樞密人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乃奏以樞密為太子太師。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好。實遠之。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密命將入謝。先生曰。如此是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相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密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國子監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先生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先生上疏。凡數萬言。一立國規模。二中書大要。三為君難。以踐言。去邪。得民心。順天道。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為要。四農桑。學校。五慎微。世祖深嘉納之。阿合馬為中書平章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勢傾朝野。先生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先生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財。三者而已。今父與民與財。子又與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深銜之。俄除左丞。從上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若子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論旨。且舉自代者。先生奏。用人。天子大柄。臣子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上為擇蒙古弟子傳教之。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樸未敢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永思。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乘驛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而張弛之。慎之。而防弛之。課誦少。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以說書。誦讀有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為教諄懇。至從學者。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屢食不繼。先生請還懷。是年兵下襄陽。召先生議。持為不可。其辭甚秘。丙戌。先生得告南歸。十五年。以金大明歷氣朔漸差。命先生與王恂。郭守敬。等更造新歷。以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歷成。奏之。賜名授時歷。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真金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其祿養之。先生即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尋病革。家人方祀祖。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墓下者。先生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惟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與彼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歿諡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中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峨冠人謁見。已而先生生於學舍。肌膚如玉。洞見五內。七歲。端重如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終夜反側。十七。教諭公再改鄆陵。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三楊欲一誡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諷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正統改元。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後及藝文。諸生稱薛夫子。太監王振與先生為同鄉。問三楊曰。三督之中。無為卿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為大理少卿。先生不謝。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心銜之。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不與。山教妾告妻。魘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先生。下錦衣獄。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巖下。振聞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耳。振為感動。遂得不死。家居七年。雖隣里罕見其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教不踰等。而收功則歸一原。十四年。起為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軍深入。勢必不久。將夜。連已而果。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為撤論。以禍福諸苗。悉平。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民。命當死。獄久不決。或貨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未幾。復召至京師。為大理寺卿。時年歲七十。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貧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數人。文大恨曰。薛某偏強。猶昔。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至。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之要。左右望見。曰。此薛夫子也。時有於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時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禮酒不設。可以行矣。遂稱疾辭歸。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若。子惇憫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先生倦倦。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要為人處。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貫見。然後驗於身心。禮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多著書。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一夕。檢閱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逢疾。白氣沖天而。上。是日卒。計開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胡敬齋先生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懿。有大志。不苟言動。長從吳康齋講學。已而辭歸。閉戶自修。惟以程朱為師法。而聞見日異。迥出於康齋所傳之外。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而成始成終。皆收功於一敬字。故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以

自考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真。又怕閒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凡歸必迎於門。有疾。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從游者日眾。先生語學。每曰。學不為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每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准王聞其賢。待以賓師之禮。提學使者李君齡。請居白鹿書院。先生為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為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為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冊。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勵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聲譽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為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於高遠。不為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為禪。論陸象山學問。有凌虛駕空之意。其為異學可知。予謂先生之學。有出於康齋所傳之外者。不於此可徵乎。有明正學。薛胡在伯仲間。即羅整庵亦不能及其餘。可勿論矣。所著有居業錄。傳於世。年五十二卒。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稽留山先生傳

先生姓裕。諱永仁。字留山。別號抱嶺山農。先世常熟人。父諱廷用。明季官中書舍人。僑居白下。先生少游無錫。樂其山水。因奉中書君卜居焉。就學吳郡。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侍中書君能以色養。學期有用。凡天文象緯。兵刑禮樂。河渠荒政。罔不條分縷析。為詩古文詞。皆發於至性。揮毫紙數千言。屢試不售。會范忠正公開府於浙。旋奉督閩之命。延先生為記室。無錫令吳君伯成。饒別賦詩。多警然語。先生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攜幼子送至紅橋莊外。淚涔涔下。當是時。朝議撤三藩。雲南吳三桂最先反。靖南郡王耿精忠。鎮福州。與粵藩尙之孝密約。有三方鼎足之謀。忠正公至閩。先生悉心籌畫。代范公草疏。請撥協餉。補錄旗兵。安插逃弁。廣興屯田。為陰雨綱繆計。又謀巡視沿海為名。提輕兵駐上游。以拊其背。扼其吭。使此謀得行。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斷如也。而一時文武大吏及范公麾下士。皆豫中賊餌。號令格不行。賊偽設宴召范公。錮於密室。隨下先生於獄。迫脅萬端。屹不動。有同郡某附賊為顯官。製鮮衣遺先生。先生怒裂而擲諸地。獄禁格。然炭題詩於壁。盤屈若龍蛇狀。以發其忠肝義膽。嶽嶠落落之志。聞與忠正公相聞。輒相和為變徵聲。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正公及先生詩。皆默識而繕寫之。故遺篇皆傳於世。先生幽繫歷三載。丙辰九月十七日。范公遇害。先生仰天揮涕曰。所以不即死者。欲從公有為也。今已矣。死耳。遂自經。同時死者三人。紹興王龍光。松江沈天成。瀋陽范承譜。明年福建平督臣上其事。給銀優卹。僕程治以喪歸。歲戊子。忠正公子時崇撫廣東。具疏為先生等請贈官。特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夫人楊氏。先於壬午歲。以節賜坊表。閩子會。丙戌成進士。官翰林。今荷皇上特達之知。榮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顯榮褒大。荷兩朝錫命。報忠教孝之典。於是乎備先生遺集。則少司馬未第時。徒步入閩購得之。即林能任所藏者。林已前死。丹心碧血。神物護持。先生亦烈矣哉。

贊曰。忠正之節。偉矣若留山先生。非有官守之責。心感國士之遇。困厄幽囚。至以身殉。彼夫似金紫。列方面。專城數十。而望風投降。多嬰僞命。蹈戮辱。而不悔者。視先生亦可以少愧哉。今讀其遺文。正氣噴噴。懷與日月爭光。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死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道疏入。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己奉公。實心為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諡曰恪勤。案狀。公。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為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即能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為神童。時避吳逆亂。公。蓋室。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偁。康熙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可干以私。蒞任之日。即焚香告天。矢為清白吏。又書清慎勤三字榜於室。蓋公。策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竄。田稅錯迷。公招集流民。通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兒。人。實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

大著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先帝檢知公清廉特命宰准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文焚賊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海濱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接駕於濟寧之康莊開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寧府知府江寧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被服游觀公入境即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貨嗾盜誣之讎攘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經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賊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鬪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殿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腫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塞衢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即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賑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積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剖斷無遺困圍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撥捨無所得藉承審遲延與前河腫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寧時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滿灌謝恩蒙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勸學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直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汎溢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旰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陸見即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其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開鑿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奉行然後上聞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官風露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竝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富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營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自方修補幾合旋開人力不能爭於是勞瘁轉甚寢以不支忽聞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旬旬望闕長號曰臣奉次

蒙聖上不救之恩龍髯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躡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皆衝浪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走勞勩其誠真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賞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上備問情形賜以先帝御物曰如對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齋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七尺美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忠難中神氣愈開整發獲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開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奉先帝與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頗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即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壑鶴銘投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飛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覽中猶瀟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鳴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十冠無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毅嗣即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旨召入都引見於瀛寧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蔭生候補員外次即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南峯郡諸生四樹著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繁七樹萃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環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璣五適諸生曾鎮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口口

○附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兢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使已斯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乘正捐軀效忠行政踴躍不爲嘆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霖雨獨通清量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衝蠶蝨狴狴空闕狐蟻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已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即公至評遭讒被謗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今上一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恨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游浚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縹淇流流水共鑑妍醜證明公行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龍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其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遷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弘。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豪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曆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曆丙午舉人。案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短。順治戊戌進士。仲而悅。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碩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雞黍亦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歿。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十習驕於爲廣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費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垂下微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咸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勸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竟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附焉。因略舉其

概。而爲之銘曰。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綠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真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遞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廉節風厲境內。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事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世教者。皆欲表而出之。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甲午歲。蒙恩還朝。山陽縣令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母張安人墓節錄示余。按錄。安人江西永豐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幼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大義即能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壯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溯焉。安人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掖之。諭曰。汝完汝節。固宜。但如頽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壯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舅姑。下撫兩孤兒。自年二十五。至六十。其節久而彌堅。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皆其教訓之功。康熙三十八年。士民具狀上之當事。當事咨部。奏聞於朝。詔建坊於廬門。又十餘年。安人始卒。二子奉其柩葬於某所。而繁性之石已磨。以敬劄予文以表之。嗚呼。夫婦爲人倫之首。天作之合也。使皆失從一之義。乾坤於是毀矣。儒者之論。謂先王之時。有師傳。保姆。詩書。圖史。以訓導之。故婦女多士君子之行。至於後世。禮教蕩然無存。求風化如二南所詠。往往而鮮。此說固然。而後世之爲夫婦者。豈因禮教不興。遂盡失其本心乎。吾觀三代以下。婦人不幸喪其所天。或自經。或投河。或刎頸。載於史冊。彰彰可考。此義固始終天地無前後也。然臨大節。有難有易。爲公孫杵臼易。爲程嬰難。何者。感憤激烈之氣。雖發於至性。所不容已。而一瞑不視。究不足爲人所倚賴。若安人之艱難困苦。無不備嘗。婦代子職。母兼父道。歷數十年如一日。以冀屬其先人。光大其後嗣。不尤難能而可貴哉。世有儼然士大夫乎。日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而改節易行者。何可勝道。吾表安人之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者。並以勵天下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嗚呼。夫子逝矣。夫子之蒞吾儀也。不及兩載。夫子之去吾儀也。已閱十三年。其執經問業。如某輩者。無日不願見夫子。願其開有得再見者。有終未得一見者。今已矣。夫子逝矣。死生離合之際。雖有天焉。能不悲哉。夫子方在儀時。孜孜以振興文教爲務。政治之暇。以文事請者。未嘗不忻相接也。一時人思自勵。誦讀之聲相聞。莫非夫子教誨之力。夫。何名高物長。才大忌起。竟解組去。然猶思調補密邇。可以繼見。不謂定南一任。隔數千里。既而復調筑陽。以爲境接壤壤。天假之使也。方期負笈往見。而今年四月。得世兄寓書。生書言夫子病且甚。夫。天福善人。雖病。可勿藥。及七月。訃至。溘焉逝者。即此時也。嗚呼。夫子。嗚呼。我夫子

之迷耶。夫以夫子之德行、人品、學問、文章、顧使之困頓、薄書問、天之顛倒、亦已甚矣。乃復不假以年壽、甲子一周而猶欲其二。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之速耶。夫子歷仕三邑、而定南為暫、吾儀較久、筑陽較又久、吾不知數千里之定南、聞夫子之逝、悲當若何。又不知千里之筑陽、見夫子之逝、悲且若何。而吾邑編氓、追慕痛悼、受業諸子、疾首號泣者、殆不知其所極也。嗚呼、知己之感、今古同慨、為諸子者、或幸而有成、或企焉而尚未有成、皆欲奉教夫子、而今已矣。永不見我夫子矣。狀中載董庶常之哭杜青公者、有曰、當三發鵬舉之矢、辨碎伯雅之琴、今之所感、正昔之所云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神而有靈、尚其鑒請。

祭冉永光文

嗚呼痛哉。先生竟棄予而長逝也。耶。憶昔先生借教嵩陽、表章正學、四方同志、聞風響應、余心竊嚮慕、思一親炙休光、而未之逮。既而先生蒞聲翰苑、余適備員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與聞緒論、乃知先生之學、非幽杳恍惚、支離旁雜之說、顧當都門恩遠、心志紛雜、以不獲窮極其精蘊為憾、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居家、因搆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時及門受業者百有餘人、先生勤於講貫、指授要歸、一時學者多所感興、余亦不失所親、為之勉勉而不能已。先生作人之功、於斯為大、而余之受益於先生者、於斯亦彌深矣。自是以還、天南地北、出處殊轍、先生應召入館、不久旋歸、高臥林泉、閉門掃迹、余以碌碌之材、伴遊聖恩、竭誠奉職、不敢言歸、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而舊時學殖、亦日就荒落矣。然猶賴先生之教、頗識義利之辨、明於邪正之分、是以數被摧折而志不回、屢遭困厄而信逾堅、不至嗒然自喪、以處於汙壤之地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歲丙申四月、先生壽介八旬、都門故交咸為詩文稱賀、聞先生動履如故、強健猶昔、竊以為此天之嘉惠來學、將使斯道之傳、永無窮期也。孰意未及兩年、而哲人遽逝、嗚呼、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顛倒於利害榮辱之途、淺至錮錄、率若蟻闖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而先生終身謀道、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真可謂存順沒事、而無遺憾矣。乎。予今年老志荒、頹廢日甚、其尚能克自振拔、終無負所學、以無負先生之教也。耶。聞先生之訃、痛徹心膺、南望長號、遙寄此辭、惟先生其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夫。嗚呼痛哉。尚鑒。

雜著

紫陽書院示書生

蓋聞為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為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為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游其門者、皆知稽古鑒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尚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為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如昔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尚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為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涼、忝撫茲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方

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歟。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考、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為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潛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內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為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淑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為一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卻只視為紙上陳言、於我無干涉、大失為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會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握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奧、未能理會者、即行割記、以便質問、此為學第一切要功夫。

一、凡先儒諸書、所以繼道統、明絕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為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聞有高朋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陸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禍曷有底止。余為此懼、謹纂先儒語錄、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睹此自然發憤、倘有蹈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錮蔽愈深。正如維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成、良可惜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稽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詢、毋執己見、毋徇俗說、總以虛心質證為主。雖在初學、亦可矚長一格。但恐學居終日、漸開諛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即退歸各人坐臥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微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即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即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為爾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諸辭、其弊也。支離繁縟、闕聲缺妍、為繼為難、為難為難、倍左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為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願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欲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割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視一具、以使得意、即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儻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即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倘有餘功、或作經義錄數則、或作治事錄數則、務要明白、願快、發前

人所未及錄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安游交際不俱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游安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中人當惜分陰儘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動問答此不過驚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即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即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望由乎素養倘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畏懼學宮臥碑首重千錫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豫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薰蕕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便拒絕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怠

以上數條竊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盡余將漸次錄出以示諸生茲不暇細及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為失則均也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皆於三時晝夜之間有一定之工程而為學獨不然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禮其靈府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備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榻既久歲月坐消縱染榆思奮而義御已馳匪惟余身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也今與諸生約每日工課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泊乎泮月將考厥成焉清經史之精英為太平之輔弼發程朱之秘編成一代之碩儒無怠荒毋為耕夫織女之所竊笑予有厚望矣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為義理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為景致耳若拘文牽義無所會心則味同嚼蠟矣此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是也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細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真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使欣然神往恨不得與之同堂見古人可惜可殺處使怒目切齒恨不得親唾其面讀史有真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設身處地或略迹原心異日真人品真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廚效義山之禪祭自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自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潘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首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危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蔡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垂紀載曠優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

正誼堂續集卷之一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為聖朝文治日隆等事該臣看得文治覃敷士風丕振正當極盛之會請弘曠典之仁欽惟我皇上道隆洙泗治邁唐虞樂育人材薄天悉活化雨廣興文教比戶不輟誦歌誠千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閩省士子密被聖化讀書之人日益加多且乙酉鄉試取中文舉人欽奉恩詔廣額十名無不感勵激發爭自濯磨以自奮於功名之路據閩閩州府州縣學生員蔡衍鏡等呈願題請永垂定例等情經臣批行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詳稱查福建省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奉部行額外取中五經三名於康熙四十二年欽奉恩詔內開天下讀書之人甚多直省應酌量廣額隨奉部行福建省照大省例加增十名於乙酉科鄉試共取中八十四名今歲戊子科鄉試人才愈眾讀書愈多閩省士子幸際景運昌期冀廣書升論秀請俯順下情恩賜入告於本年戊子科鄉試起請照乙酉科加增名數取中永為定例等由臣仰體皇上樂育人材廣興文教至意不敢壅於上聞備蒙俞允不特多士慶風雲際會而且振古仰文治光昭矣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為災黎已蒙賑賑，目下謀食猶艱，仰懇皇仁再賜賑恤事。竊照淮揚徐三屬濱臨黃運兩河，向來時遭水患，士瘠民貧，幸荷聖明，蠲賜賑賑，加意滋培，萬姓得安故土。康熙四十八年，海高等十九州縣，并淮大徐三衛，夏被水災，軍民乏食，經前撫臣于準會疏，請動支康熙四十七年各屬解貯司庫留漕平糶價銀一十萬兩，分給賑濟，部覆奉旨允行。令將四十九年文職官俸、役食、捐補還項，業於去歲秋杪抄冬初，撥飭藩司照數動支，分發被災各屬，按名散放。小民已慶更生，無不感頌皇恩。今臣奉命調撫蘇邦，莅任以來，仰體皇上愛民之心，博訪民間疾苦，察知淮揚徐三屬之海州、邳州、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陽、高郵、興化、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秋禾復被災傷，困苦尤甚。而所領賑銀，亦止大口三錢，小口一錢五分，與僅被災者相等，是以延至新歲，仍多乏食。當此春氣尚寒，麥秋未屆，糞糞黎庶，飢饉堪憐。若不亟請聖恩，再賜賑恤，誠恐仍致流移。惟是江屬從前積貯米穀，久已動賑無存，而向蒙發帑賑過之窮民，又未敢再請動支正項。查有江蘇等屬，康熙四十八年，尚缺存留俸工等銀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兩，已經前撫臣于準題請，循例撥補。內除祭祀、科場、廩糧、恤孤、及鋪兵等項，若役工食，係萬不可缺之款，仍應按數支給外，其官俸、役食，雖係養廉，開口、照編應支之款，然官役不領，尚可支持，而窮黎枵腹，實堪憐憫。且四十九年俸工，已奉捐補賑項，則四十八年亦可照例動賑。但未准部臣撥有定款，除見飭藩司統計被災州縣，衛、乏食軍民，賑至麥熟，應需銀兩數目，同分委散賑事宜，悉心妥議造冊詳報外，所當仰請皇上敕部，將請補江屬康熙四十八年，尚缺俸工等銀，迅賜撥給，準于酌量動撥賑濟。賑畢之日，照例造冊報銷。如請補之銀，部覆動撥本省，鹽課、關稅等項，臣得移催速解，早為給賑，庶係撥協鄰省錢糧，災民勢難緩待，并懇允臣先動司庫見銀散給，俟催協款歸補，庶億萬饑民，咸得早霑聖澤，共慶生成。伏乞 聖鑒，謹具題。

題報糧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為題明事。該臣看得今歲江南文闈鄉試發榜之後，風聞各屬士民紛紛議論，稱考試不公。臣以未得實據，不敢草率入告。正在密加察訪，茲准督臣移送疏稿，江南正主考、左副都御史左必蕃，聞與論喧傳，有同考官官句容縣知縣王日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或係傳遞代作文字，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今場後傳聞如此，則外屬疏忽，內廉作弊可知。見有繕疏題參，移明督臣看守，已經督臣具題，將王日俞、方名、委員各摘取印信，候旨定奪。又據蘇州府知府孟光宗詳稱，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餘人，擁擠財神，直入學門口，稱科場不公，務求申詳等情。竊思率士士子，久荷我皇上教養深仁，而廣額取中，尤蒙曠典，乃今江南發榜後，衆議紛騰，業經正主考官左必蕃覺察題參，又據府詳，財神擅入學門，臣身在地方，不敢隱匿，相應具疏題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康熙五十三年

為備陳弭盜之策，以靖海氛事。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準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鈔出，該部等部議覆，任御史陳汝成題前事等因。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鈔部送司，為此合咨前去，欽遵施行。計黏單一紙等因。到臣，準此。除經移行遼東外，該臣等看得，任御史陳汝成條奏稽查海賊劫奪商船一案，先經總督臣赫壽會同臣議，以商漁船隻，久經編號印烙給照，汛守官兵，不過查察真偽，而一出大洋，或行不軌，亦未可定。應如臣條奏，海澳照依內地保甲之法，無論大小船隻，俱各設立澳總甲長，連環互結，分給腰牌，出入海口，以便查驗。如一船為匪，則治澳總甲長及同甲之罪。茲准部覆，四十六年，原任福浙總督梁鼎疏稱，商漁船隻出外洋者，令十船編為一甲，取其連環保結，一船為匪，餘船並坐等因。具題奉旨，依議。通行在案。但日久恐致疏忽，應如任御史陳汝成所請，再行申飭沿海各省督撫，實力奉行等因。臣思內地之稽查既嚴，外洋之盜踪自熄，無如邇年以來，海盜劫掠，屢屢見報。海洋盜氛，究不能靖。蓋商船與盜船在洋行駛，遠近茫無識認，而巡哨官兵，止循稽查之令，驗過即便放行，殊不知洋盜每有先劫商船，即為行劫之具。後據牌照為盤驗憑據，以致盜氛未靖。商害無窮。臣查各鎮營戰船，業經督臣赫壽條議，兵民船隻各有分別。當令營船刊刻號數，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以為不獨營船宜與民船有別，而出海商船漁船亦應有辨。又準閩浙督臣范時崇咨，准福建水師提臣施世驥咨，請於商漁船篷上大書某縣船戶某人字樣。臣以為不獨商漁船宜書，即出哨營船篷上亦宜書寫。臣請將商船前後刻大商字，兩傍刻某省某州縣第幾號商船。船戶某人，俱用粉地墨書。漁船前後刻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州縣第幾號漁船。船戶某人，亦用粉地墨書。其篷上，令將商漁字樣一例書記。至凡出哨營船，前後亦刻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州縣第幾號營船。捕盜某人，所有刊刻字樣，俱用紅硃填寫。而篷上紅書大營字，刊刻商漁各船船戶船工、水手、客商等，各給腰牌一面，刊明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一面繪畫像貌，其營船隻捕、能、在船人等，並照此例，給以腰牌查驗。如是，則號數既定，色認攸分，出洋官兵，一瞭即明。再驗之在船人等，聲言面貌，并所執腰牌，則好良易於辨別。倘有匪船混迹，不難詰訊擒拿。其於出入口汛防兵役，亦便稽查。如船無字號，人有可疑，即行盤詰究問。嚴加治罪。庶幾匪類潛蹤，良民安枕。此分別標記，誠有便於巡哨，利於商民。似亦海洋弭盜之一法也。至漁船止許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海，亦不許將洋各樣貨物裝載進口。如有不遵標記，及漁船裝貨者，嚴加治罪。臣從靖盜安民起見，懇請一得之愚，冒瀆宸聰，可否採擇，合候部議覆。臣謹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康熙五十三年

題為揚城無土產之物，客貨有重徵之苦，公議飭議，柔遠睦商事。據江蘇布政司李世仁會同兩淮鹽運司李陳常詳稱，揚州府稅課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內有解司銀一千一百七十兩四錢。應解江安糧道麥折銀四十五兩，原出之各商舖戶，日逐於落地貨物，按照部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冊奏銷。今商民王永昇等呈請豁免，業經兩淮鹽運道議將經費銀兩抵完商課。按照原款額解何衙門若干，每年於鹽差報滿之時，經由本道衙門扣指移解。其造報奏銷，自應開列本道衙門職

臣罪愈覺莫道。況今年補行大計。尤關黜陟之重。恐耳目未能周悉。舉劾何以允協。更深阻越之虞。伏祈皇上俯念江蘇重地。憐臣衰病之軀。萬難勝任。恩賜回籍調治。庶不致貽誤地方。俟病痊之日。或得再竭駑駘。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耳。為此具摺奏聞。伏乞睿鑒施行。

請維欽順從祀孔廟摺雍正二年

為恭請崇祀正儒以光盛典事。欽惟我皇上積膺寶曆。即與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陸儲重道。亙古未有。臣查明儒江西有維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靡不研究其蘊。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為後之學者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尚書。閉戶潛修。其恬靜之風。又為當時所共推服。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朱正脈。且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踰八十。始終一節。如從祀學宮。洵可仰副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備臣言可採。乞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謹奏。

條陳摺雍正二年

為遵旨條陳事。竊惟經明行修。乃稱儒者。文章爾雅。斯號通才。是以聖賢之道。具在六經。而濂洛關閩。宋儒性理諸書。則皆羽翼經傳。闡明道學者也。聖賢之道。發為文章。而博學宏詞。古文詩賦之作。亦皆輔輔太平。輝煌治理者也。皇上天縱生知。道全德備。諸臣幸被光華。無不踴躍奮勵。求為有用之學。微臣敢請欽定條規。嗣後新選翰林入館之初。即分經學文學二途。願為經學者。即以經書性理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經書性理命題。願為文學者。即以古文詩賦。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古文詩賦為試。則諸臣得專心誦習。而通經學道之彥。濟濟奮興。博學能文之英。翩翩蔚起矣。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康熙五十二年

奏為恭進濂洛關閩書。仰祈睿鑒。定以重儒宗。以光文教事。臣竊惟二帝三王之道。得孔曾思孟以大其傳。五經四子之書。至周程張朱而闡其奧。微言大義。炳如日月之常昭。繼往開來。垂諸宇宙。而不朽。蓋自漢唐以下。代有羣言。而考其說。惟在乎詞章訓詁之間。即如董韓之徒。亦多正論。而究其歸。尚味夫誠敬知行之本。自濂溪著太極圖說。默契道源。迨橫渠作西銘正蒙。研精理窟。二程承周子指授。發明尤暢。精義散見於遺書。朱子集諸儒大成。纂述倍詳。至理旁羅於語類。要皆本乎身心體驗之實。而非徒口耳誦說之資。此濂洛關閩。其淵源直上。接洙泗者也。但全書浩博。盡讀則識弗強。且義蘊精微。淺嘗而旨趣未晰。不由纂輯詮解。固應後學以繁與而難求。若非欽定。煩行。又恐前言因日久而廢。欽惟我皇上聰明天縱。敦敏性成。德盛化神。四海頌太平天子。仁育義正。萬方歌有道聖人。五經四子之書。既兼綜而條貫。周程張朱之學。復加意以表章。御賜匾聯。輝映先儒宅里。尊崇性理。式端選十章程。定紫陽之全書。斯文攸賴。升考亭於十哲。特典昭垂。皆由皇上道德淵涵。事事本躬行心得。故令當世風聲丕振。人人知

正學儒宗。溯自皇古以來。道統相承在君相。而迄素王以降。心傳代嬗於師儒。何幸天運循環。復視聖皇建極。由洛閩而溯鄒魯。遠接千餘年未續之傳。自宋代以至今茲。正際五百歲昌期之會。我皇上應運而興。乘乾以御。本心法為治法。統古今天地之道而咸宜。以作君兼作師。合帝王聖賢之傳而為一。猗歟其盛。煥乎有光。臣至愚極陋。何能仰佐高深。被澤蒙休。每欲宣揚盛美。竊見鄉會兩闈試論。專取性理一書。命題然士子臨場。不過隨題敷衍。原未識立言之根本。即主司閱卷。止取文理明通。何暇辨義類以指歸。雖曰先儒之精蘊難窮。亦由學者之鹵莽從事。臣濫膺科目。認任封疆。奉職乏才。祇恪遵乎聖訓。服官稍暇。仍尋玩乎儒書。因擇其簡明親切之言。可資後生肄習。則闕其幽深精奧之旨。以俟積久融通。彙次成編。詳加集解。賢關聖域。寧云已得其階梯。句櫛字梳。惟冀不迷於塗轍。以之應試。或可藉為先資。用此檢身。亦庶幾於寡過。但臣學識短淺。搜採有所未精。兼臣吏事繁多。纂修又非其任。雖常借生徒以分訂。終恐失前哲之初心。方慮無當於簡編。詎敢瀆陳於黼座。不謂鄙儒末學。荷蒙聖澤。薰陶千載。一時自疑難逢之嘉會。葵傾芹獻。仰酬莫報之弘恩。固知燭火微光。難分日月之照。尤望鵬溇勺水。同歸海之宗。為此謹將臣集解濂洛關閩書恭呈睿覽。伏冀聖裁。並請欽賜嘉名。御製大序。將見龍章煥采。遐邇共沐鈞陶。容藻揚輝。今古咸霑德化。自此家傳戶誦。均仰聖明之教澤無窮。抑且俗易風移。共慶先儒之學。口有效矣。臣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疏

為請廢天主教。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竊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數十年來。海內嚮風。唐虞三代之隆。不過是也。切見西洋之人。歷法固屬精妙。朝廷資以治歷。設館京師。待以優禮。於理允宜。不謂各省建立天主教堂。甚盛。邊海地方。如浙江。廣東。福建。尤多。臣莅任以來。細查確訪。見其徒眾日廣。意誠有未安者。敢竭其愚。為皇上陳之。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於天。未聞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為天者。亦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觀其說於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滅倫也。堯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師以至於郡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備極尊榮之典。今一入其教。則滅視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聖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釋奠之禮。而天主教不敬先聖先師。恃其金錢之多。煽惑招誘。每入其教者。紳士平民。分銀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為漸不可長。且入教之人。男女無別。混雜難處。有傷風化。閩省地方。如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福寧州等沿海各郡縣。布置尤多。每教堂俱係西洋人分主。焚香開講。收徒聚眾。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誠恐其意有不可測。臣以非才。謬膺皇上特達之知。授以嚴疆重任。夙夜祇慎。惟恐無以上報主知。此事尤在閩所目覩。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盡愚誠。伏望皇上特降明詔。凡各省

西洋人氏俱令回籍本籍其餘教徒盡行逐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為諸生肄業之所厚風俗以防意外儻其不時朝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館供億足矣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擬請鄉舉里選疏

為請舉賢良方正之選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自古之人才各殊其途自古用人之法各異其選古者鄉舉里選所取端在實行今惟科舉以取士所重獨在文詞故古之士皆敦行今之士專工文也皇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德行爲先而文詞次之是亦古者鄉舉里選教人修行之意也數十年來人皆知行誼爲重蒸蒸向風翕然不變矣獨是制科之法未定而人心之趨向猶未盡一也臣查康熙口口年皇上舉博學宏詞之選而淹雅貫通之儒亦應運而興今若舉賢良方正之選而經明行修之士有不鼓舞而思奮者乎今制逢子午卯酉之年行鄉試辰戌丑未行會試臣愚欲於寅申巳亥之年加鄉舉里選之科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裨世教而正人心其道必本於人倫以忠孝爲主而序別信次之五倫兼盡者爲上選忠孝兼盡而序別信有其一者爲次選至於五倫僅有其一者又次之無論舉人進士貢監生員以及布衣皆得入選其法以格遵聖訓謹身寡過早完國課急公尚義者爲忠以生事死葬始終盡禮昭彰耳目宗族共稱者爲孝至於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皆隨其所行之事實而填註之或謂科舉糊名向有關節鄉舉里選保無弊竇臣以爲由士民而舉之儒學儒學核實舉之知縣知縣核實舉之知府知府核實舉之本道本道核實舉之兩司兩司核實舉之督撫督撫核實合詞舉薦於禮部禮部合九卿科道核實進於內閣內閣核實獻之皇上或賜之召對以驗其立身之實行或加考試以觀其經濟之實學果係才德兼全者送與吏部或照其見在之品量爲優用或照其應得之職豫爲先用或皇上遇緊要之缺特行擢用至於生員布衣之無品級者亦可附之貢監之末量爲酌用如此慎重似亦可以無弊矣若猶慮其有弊則有連坐舉主之法在既舉之後若有貪贓壞法按驗得實者照其事體之大小以爲處分之輕重將所舉之督撫司道府縣儒學一體連坐至若性情之偏執或事理之失當則祇罪本官而不及其舉主如是則各官俱以功名爲重又何至有妄舉之失乎或謂子午卯酉之舉人辰戌丑未之進士尚有十年而不得選者再加以寅申巳亥鄉舉里選之科選法不更壅滯乎臣以爲不然所舉之人皆應選之人也特於應選之中或爲先用或加優用耳初非於應選之外別有所加也選法又何虞其壅滯乎且選舉之法一行而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者在是矣忠者舉而人皆勉爲忠孝者舉而人皆勉爲孝序別信者舉而人皆勉爲序別信是又舉善而教不能之一法也此微臣一得之愚謹奏

擬請防閩海疏

為請陳防海要策以奠邊疆事臣觀天下形勢自西北而東南至閩中而盡矣又觀閩中形勢自上游而下游至漳泉而盡矣茫茫大海近通浙江廣東遠接呂宋琉球日本番舶之所往來商漁之所出入皆在於此臣愚謂幅員既廣則荒陬遠嶼或使匪類之逃藏船船既多則此去彼來易滋奸徒之出入是故巡察不可不周也臣思匪類所居必在糧餉可通之處奸船所聚必擇風波可避之區今但令水師鎮營於

要害水口多設哨艦逐日巡視各島灣以絕其飲食斷其窩藏而奸宄之自外至者息矣盤詰不可不嚴也臣思海洋無賴之徒未必生長海上不過內地人民或爲饑寒所迫或因避罪逃去耳其生平行徑豈能欺瞞鄉里今俱令州縣有司於各處地方編定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專察本鄉本保本甲之人遇有不事生理專習拳棒夫與酌酒縱博素行無良者該長爲之責其改業嚴其約束其有不從者鳴官治之聞有自外鄉來者爲之考其來歷詢其去向苟有蹤迹可疑之處即便斥逐不得姑容其奸形已露者立解州縣審鞫凡鄉長任事五年勞績最著者許其考授把總餘或給與吏員頂帶則彼樂於趨事而奸宄之自內出者絕矣然臣更有請者臣考前朝防海之制自山東以至廣東沿邊皆置水寨其在閩者有烽火門小埕門南日浯嶼銅山五處其水寨所轄復有會哨或一案而當會者二三或一案而當會者四五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井陳若魚麗防禦之策未有善於此者臣謂當今鎮營星列亦足當水寨之制勿事更張矣欲使一呼百應則會哨之法不妨做而行之於以乘風破浪無難也再稽前制凡十里之中各立墩臺以司烽火風帆瞬息專賴傳報之捷無有甚於此者臣愚謂故臺雖廢基址尚存欲使有備無患不妨並舉而修之緩急有用也夫以汪洋浩淼之區又爲四達交通之所防守稍疏鯨波易起與其圖之倉卒孰若豫於平時此臣所以有未雨綢繆之慮也恭逢皇上文武聖神威靈遐邇總督提鎮諸大臣效力宣猷民康物阜大海之上自可無虞而久安長治之道或宜早計及此敢抒管見冒瀆聖聰伏乞睿斷施行

右擬疏三篇先生撫閩時所作將次第上之朝廷後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竟未暇具奏茲附刻於疏奏之後以見先生學業之洪深經濟之弘遠云爾

亦建有天妃宮。其他海口雖多，並無天妃祠宇。此其係古東江之明驗。再如海寧地方，另設有黃澗閘，皆關江浙水利。若得查勘修葺，各設閘版，專員董理，內河水大，則俟潮退啓版以洩其勢。天時亢旱，則俟潮漲起版以蓄其源。實大有造於江浙蒼生也。貴部院胞與為懷，誠求保赤，與水利而助長功，自有卓識。相應咨會。為此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即賜轉飭地方官，勘明閘版舊址，酌議作何修整，依時啓閉。將見嘉湖蘇松等府農田，旱潦有資，造福於地方者不淺矣。仍希示覆施行。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為更定刻日完報之法，以儆積玩，以清案牘事。照得居官之賢否，即見於職業之廢興。未有職業不修而可稱才能者。本都院自下車以來，事無大小，於批行之際，即飭早結，猶恐泄泄從事，設立風火雷三催之法，頒行各屬遵依。限期勸勉警覺，總期案件早完，百姓得安。然在勤敏之員，不待限催，事件皆已副限審結。而怠惰苟安者，反恃有三催之限，即一二催可結之事，亦必延至末催而後覆。甚且有頻催不應，以致文檄日密，而滯案愈多。若不刻定限程，勢必觀望效尤，漸成廢弛。徒事紙筆，類脫眉焦。於事終無裨益。今更風火雷之法，為刻日完報之法。但限期不寬，各屬必致草率，而處分不信。各屬不知惕勵，所謂刻日完報者，嗣後如欽部命盜案件，本有定限。本都院止以原行內錄標定於限前某月日申覆。違者照例參處。其餘各事件，並按各道司府州縣離省遠近，扣去郵遞時日，亦各立限期。以文到日為始，各縣限五十日，府廳州限七十日，各道限九十日完報。即錄標原行上某月日內詳覆。如有駁查者，量事之難易以為遲早。另定嚴限，一切完報之期，即定於批行之始。此後再不頻催。如有限內萬難完辦者，許將難辦緣由具詳請展，自立限期。准其照限完結。倘有限內不完，又不詳請展限者，限一逾立提經承重處。本官記過。積至三次不改者，本都院惟有自簡從事。定以關其職參處。斷不姑容。蓋清慎勤為服官之道。即察吏之方，然清慎猶需察訪，而勤與慎即見於辦事敏急之間。昭然難掩，況不勤之人，非利令智昏，即怠忽成性。所謂清與慎者，亦不可信。不行嚴處，何以勸衆。合行通飭，為此牌仰該司道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嗣後除欽部命盜案件照依定限查照，殊標詳報外，其餘批行事件，分別難易，務必遵照本都院所定殊限之前詳覆。倘有仍前怠惰不副限期者，除嚴提經承重處外，即照所逾次數，飛章題參。決不姑貸。

申禁盤運米石檄

為再嚴盤運米石之禁，以杜奸究，以保民生事。照得閩省比年以來，幸賴天心眷顧，雨暘時若，米穀豐登。民間稍有起色。見今早禾已經收穫，米價理宜平賤。近查各屬所報米價，尚爾如前，不能稍減。皆緣奸牙布棍，警不畏死，刁通外境商販，恣意盤運。或由海船於僻處偷運出海，接濟賊艘，或藉肩挑無幾，任意擔負外境，覓糶多金。汛口弁日以前禁日久，遵奉懈怠，不行查拏。該管員弁，以年歲稍登，聽其盤運，不為禁遏。所以米價難平，豐稔之地，亦似歉收之所也。夫閩地偏僻，被山橫海，山少人多，一年所出之米穀，尚不足以供一年之食用。稍有歉收，則告糶維艱。非比四達五通之處，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容奸販盤運，米穀為之一空，將來乏食，則於何處可以糶買。合再出示嚴禁，如有仍前盤運米石出海，或肩挑米石出境者，

正誼堂續集卷之二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開座咨文

為移請飭查海口開座事。為照浙省之嘉湖，與江省之蘇松接壤，凡沿江沿海，設立開座以資蓄洩，莫不均霑其利。本都院於上年農隙時，通飭所屬，堅築圩岸，挑浚河流，并飭將原設開座，督令開夫，潮漲起版放水，潮退下版蓄水。今歲插蒔之際，天氣常晴，而內河之水不致乾涸，得以車馬耕插，見皆麥秋有望。皆以前設立開座之力。惟是河口甚多，而有開之處無幾，必得俱設開座，方可水旱無慮。其如所費不貲，遲遲未果。前准浙閩督部院范，移請飭屬閉開蓄水，以資灌溉等因。已檄江蘇藩司，轉飭各屬遵照查明，俟詳到另奪，并先移覆外。查太湖為嘉湖蘇松等府匯水之巨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所謂三江者，一在太湖東北，名曰婁江，即今之劉河是也。一在太湖正東，名曰吳淞江，即今之吳淞口是也。一在太湖東南，名曰東江，湮沒不可復考。去冬將賑，閩米石運至乍浦交卸，曾經委員察訪舊迹，兼查平湖縣誌，乃知乍浦為古之海口，大約即係古之東江。或因閘壞不能蓄洩，久閉不開。往年浙江水大不能即瀉，每先淹嘉湖，次及蘇松，而後由江下海。且查劉河吳淞有開之處，海口皆建有天妃宮，而乍浦開座之旁，



不論諸色人等。許其舉報就近地方官。立即查拿詳報。以憑從重究治。仍將所擊米石。給賞舉報之人。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立即嚴飭所轄汛弁官兵。如遇前項搬運米石出境出海者。即行擊解地方官詳報。以憑重處。備該汛弁容隱不即拘擊。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將該管官以失察指參。汛口弁兵。嚴提究處不貸。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概

爲大盜劫殺事。據該司詳盜犯雷升等夥劫張成月錢店一案。招由到院。本都院提親審。據雷升等咸供。各係乏食飢民。素不識認。上年三月二十六日。因赴賑廠吃粥。適遇毛七倡言搶米療飢。萍聚同行者。遂有十二人。是夜前至張成月錢店門首。關壽知其店多錢。起意用鑿匙門行竊。被事主知覺。啓戶出視。衆即蜂擁入店搶錢。回至關壽家俵分而散。並未預謀爲盜。明火執械。塗面及截傷事主情事。其所起鋼叉三眼等械。實係失主家之物。至阿胖一犯。堅供並未同行上盜。因關壽欠伊米錢。於二十八日索得錢七百文。實非分得之贓。後被供攀刑逼認。各等語。據此。除人犯著令原差押回。詳文批發外。爲照承審盜犯。務先究明起意商謀。糾夥上盜確情。如果起意商謀而爲強盜。雖有矜恤之心。亦未可輕爲寬縱。乃若本係窮民。初未預謀盜劫。因飢所迫。思搶奪以苟延殘喘。臨時迹同大盜。而情實非盜。則司民牧者。自當詳察其情。未可草率重擬。致傷民命也。如此案見存五犯。本都院庭審之下。極加窮詰。雖或狡供。難全信。但據雷升等辯稱。伊等既爲大盜。何不直入失主內室。席卷衣飾重資。止搶得二十餘千之錢。等語。按此。或各犯當時志在乎搶而非強劫。未可定也。且又據供。係執鑿匙門行竊等語。則又似其謀爲竊矣。亦當究明臨時行者誰人爲強。分別擬議。今該司均擬重辟。似有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將盜犯雷升等立速確審。是否造謀爲盜。有無棍械。阿胖曾否上盜。抑係狡飾。錄取切供。另招詳解。以憑審題。毋得拘泥成案。致干失入之咎。慎速慎速。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詳盜概

爲呈報浦口等事。據該司詳稱。江浦縣劉濟公布店被盜。差捕趙奉等擊獲馬虎山到案。供認夥劫。續獲尹麻子等。亦各承認。至本年三月內。擊獲真盜徐繼龍楊之秀。審供同夥七人。並無馬虎山等在內。復訊虎山等。始供在先畏刑妄認。除胡明脫逃不議外。將趙奉問伊不應。重杖馬虎山照自誣誣人律。重杖等情。先請咨部。前來據此。查馬虎山等皆係平民。當趙奉等擊獲到官。必極口呼冤。焉有無故甘認強盜大辟。自取殺身之禍。況查馬虎山初供。八月初四日夜。往劉家後門。用繩拴石撞開進去。劫得布匹銅錢。葛布鞋。紅袖被等語。夫馬虎山既未行劫。劉濟公布店。其所供上盜劫賊情事。何以恰與失主報呈失單相符。明係捕役私拷逼認。問官酷刑鍛鍊所致。苟非真賊就弋。則馬虎山等幾爲泉下冤鬼矣。查律載。誣指送官。依誣告論。該司並不按律擬議。止將趙奉問以不應。重杖。又不將失察職名開報。據以咨部。必干嚴詰。再胡明係擊馬虎山首犯。今連稱在逃。是否捏飾。抑係故縱。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提趙奉并胡明到案。立速確審。如何誣擊拷認。該縣如何利逼招承。務得實情。取具切供。按律

妥擬。并開列應參職名。另招詳報。以憑核奪。例限已滿。毋得徇庇遲延。致干未便。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概

爲夥盜劫殺事。據該司詳。據顧少連家被盜。獲犯陳二等一案。招由到院。據此。爲照此案事主原報。被盜三十餘人。各執明火。軍器破牆入室。傷人放火。劫失金珠。衣飾器皿等物。計七百餘宗。是盜案賊衆。賊多。莫過於此。據審陳二等供認。同行止有十三人。兩人把風接遞。三人在船看守。其入室劫掠者。惟陳二等八人。認分之賊。又不及十分之一。與原報情詞大相懸殊。則盜夥數目。是否官捕勒減規避處分。或係事主妄報。冀圖管聽。原劫賊物。是否經捕侵剋分肥。抑係各盜隱匿不吐。必須窮究明確。方可定發書成信獄。今承審各官。並不細加推究。殊非信識。且閱大等初獲到案。成供王三係同行分賊之犯。擊獲王三。自認同夥。爲盜分賊。口供鑿鑿。迨閱大等病故。新縣劉令覆訊。王三改供。被誘搖船。所得之贓。係各盜給與船錢。因而陳二等即爲辨白。夫賊證未確。罪疑惟輕。固難深入。若條承條辦。關乎生死。尤宜詳慎。該犯是否賄囑見盜。通同改口脫罪。或係初審畏刑妄供。該司尚未勘出真情。何得輒行開脫。況陳二先在華亭縣審供。起意是顧少連家人柳仲如。他於八月裏領去看路。到十一月初四日去打劫。等語。解至婁縣。兩次審訊。俱供柳仲如領去看路。原要同去。行劫時。他不曉得。不曾去。及解府審改供。仲如領看路徑。原出無心。前後互異。其因何互異之處。未據訊明。再檢查顧爾玉被盜一案。司招。並無代盜操舟之人。今稱盜犯沈老佛係顧爾玉等案船戶。又與顧案有夥盜張品尙未擊獲。此案已獲之張二又名品。是否即係顧案之逸盜。或顧案另有其人。亦未查訊明白。至陳二在華邑供分賊衣三件。白綿十四兩。綿已用掉。後解婁縣。初審供亦相同。及追起該犯名下贓物。內有湖綿十四兩。并起錫盞馬褂等件。其綿是否原贓。錫盞等物。既未供出。何以知爲盜贓。一併起解。且在何處起出。前供因何互異。歷審並無一語訊及事主原駁被盜傷家值。并打傷伊子。鄰佑。各盜供係沈茂一人毆打。又供沈茂止帶叉口進內。並未持械。供詞亦屬矛盾。至於張八一船。如果在黃浦洪濤急流中沖翻。人賊並落波臣。在盜犯或可伴生。其船焉能隨時駕回。今稱贓物翻河。船仍張八搖去。已屬捏飾。何況先供本無張八之船。直至覆勘。方始添出。其爲賊無著落。捏造口供。情更顯然。又近奉新例。捕役擊盜到官。必訊明擊獲根由。或係蹤迹敗露。何處端獲。或係訪聞端。何人引擊。取其捕役供詞入招。等因。此案初獲閱大。李才。並無贓證。捕役在何地方。何以知其爲盜。即擊解官。未據聲明。亦未訊取原捕口供入招。均屬滲漏。再如婁縣知縣陳又良於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劾卸事。同知唐之稷於十二月二十日署篆。至上年四月二十五日卸事。是以盜犯沈茂。張二於上年四月初九。十五兩日病故。前司於吳瑞生盜案將唐同知承審職名開報請參。此案盜犯閱大於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身故。柳文。沈鳴玉於上年四月十二日身故。該司乃將前任陳令承審。監斃職名報參。舛錯已極。事關題達重案。豈容如此率混。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提此案盜犯并原捕人等。再加嚴究。當日各犯在何地方。如何敗露。致被擊獲。同夥上盜。實有若干。事主呈報盜夥三十人。是否確實。認分贓物與失單不符。是否經承捕役通同侵剋。或係各犯懼追。隱

置王三一犯果否被誘搖船或係改供圖脫事主家人柳仲如有無引線知情已故沈老佛於何年月日被獲到官是否係顧爾玉案內船戶張二又名張品是否即係顧爾玉盜其陳二供認賊物因何前後互異該犯名下見起各賊究於何處起出是否俱係顧爾玉連所失原物事主家僅並鄰佑人等確係何盜打傷沈茂上盜時曾否執械張八之船據稱在黃浦連賊翻溺是否經捕獲盜控供或係各犯通同狡飾逐一嚴究明白取各切供追賊給主定擬妥招開列應參承審監斃各職名連人詳解審題仍先將該縣從前接審遲延職名即日叙其簡由詳報以憑核參展限毋得仍前延混致干重咎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留

為奏聞事據該司審解余元亨等項名冒籍駕船在洋行駛張元隆奸詭巨測保領關照票一案人招到院據此為照海洋盜賊必與內地奸徒互相聲援方可肆無忌憚本都院於上年十一月間接准部文搜緝海賊鄭盡心等巡察沿海各口訪得奸牙張羽可即張元隆開張洋行招集異鄉匪類廣置洋船詭捏姓名冒領照票往來東西二洋及開東等處行蹤詭秘稔惡昭彰正在密查究問因提到崇明水師營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不符一千人犯訊據供出照票亦係張元隆代領給付隨飭令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封提究元隆止據出具收管呈近未經審供詳報迨不都院搜緝事竣回署提審始據該署詳稱張元隆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該縣以收管之人不先報病身故之後又不驗明具結率以驗文中報當經本都院將余元亨等是否海賊夥黨并將張元隆平日擔貨結納羽黨甚多其疏題明業將題過各緣山備撤該司確究在案今據該司招稱張元隆奸詭巨測顯屬可疑本應嚴查重究但奉部審鄭盡心等供稱並不識認且已病故無從究詰實屬厚幸等語查元隆雖稱病故尚有伊弟張思永伊姪張藻文張心佩張齡千皆為元隆手足腹心朝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張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張仲泉供係在行經管討帳又有曹鳴岐供代元隆管船上前往山東被盜係在山東頂名具報之人又有沈漢修等俱代張元隆在行料理則元隆之素行不端實思永等附和助惡且據張思永供時常見余元亨在哥子行裏賣貨有五六年了等語而張羽可在海關保欠各船商稅銀八千兩現據該署著張思永等清追可見同惡共濟之輩當此水落石出供不應求豈容任其狡卸也至海賊鄭盡心等雖經擊獲而未獲之盜尚多何以鄭盡心等供不識認張元隆遂置不究見准部覆審據鄭盡心供有我認識之陳朝貴告訴我說在山東地方搶了一隻不知姓名客船如此告訴過是否張元隆之船他將船燒與不燒我俱不知道等語該司自應查提張元隆原船水手逐一確究其船果否被盜劫焚或即係陳姓自焚之船務得真情未便含糊了事又上海縣報自十五年洋船冊內開有船戶余亨其舵工張任水手林永瑞等姓名與華邑余元亨船上者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今余亨一船見係何人冒頂攆駕又鄭盡心之夥賊高允泮在崗供稱原有三隻船在海陸陸續投充五船而張元隆船上水手王貴之據上海縣訊供亦稱元隆共有五船同開出海則陸續投充之五船是否即係張元隆出洋船隻俱應提究明確本都院訊據華亭縣承沈來時據開張元隆在華亭縣領過照票有楊日昇王勝吉

何元吉邵元隆吳萬隆王永順陳茂盛陳廣吳天成周嘉李長吉張元嘉吳聖興陳起勝陳祿吉吳茂順葉植臣林文林發張除祥蕭鶴鳴陳泰興戴元生吳起元張盛張南等連余元亨張永昇共二十八船華亭一處即有如許多船其在別縣移甲換乙詭領照票自必不少合之本都院訪聞元隆立意要洋船自隻已有數十隻藉稱貿易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該司自應遍查元隆名下自置及保領船隻共有若干出洋未歸者若干逗遛何處據何人稟容隱匿不究更可異者曹三與馬祖同在賊船放回之人本都院訊其自閩至蘇一路水陸住宿之處所供互異或係冒名頂替亦未可定又據曹鳴岐供在東省止其呈投遞並未取供與山東撫院咨內所開審問被劫情形大相逕庭未據研訊確切又脫逃之郭茂宇據王令稟稱顧元供係眉濃眼陷而年浦緝獲之郭細弟又據王令稟稱原差顧元前往驗過亦係眉濃眼陷之人但不是郭茂宇今訊該差又稱在蘇州候審并不曾往平湖其差往平浦者係夥伴王章王和則乍浦緝獲之郭姓顧元既未往贛何以知不是郭茂宇王令顯有捏諱情弊再本都院去冬在上海縣面會崇明縣總鎮云我營裏拿住的賊船上人崇明縣都放了隨問崇明縣據稱人是福建人縣照是華亭給的已將人犯起解華邑審訊及問華亭縣又云崇明止將空人解來而貨物與船隻並未解到無從審訊必得驗明是何貨物數目若干某貨是某人的方好究其貨物之所從來或係盜劫或係買賣隨令一千人犯赴崇運取貨物船隻以便質審至今尚未運到在華邑並未見船與貨何由而知其是劫是置此遲延推諉之咎兩縣俱不能辭其責也再余元亨等入犯二十五名崇邑止差顧元一人押解道顧元押解赴松雖遇魏令公出并不解交佐貳官收管竟將人犯私交華差張禾一人張禾亦不奉官票擅自接領致犯脫逃其中明有通同賄縱情弊而崇邑王令既知余元亨等逃回境內擊獲收禁將脫逃之犯不即關明華邑查拿亦不責令原差偵緝則該令之少差解役與僉差不慎縱犯脫逃各有攸歸未便竟置不議再查案內有水手黃君龍林祥弟周士榮及搭船人林和卿余發許連陳子奇等崇明縣與府司審供籍貫不符確係何處人氏未據究訊明確種種未協合亟駁勘為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將指駁各情節逐一嚴加審明明白按律確擬另事妥招取應參各職名一併開列詳解以憑審題毋再率混遲延致干未便

飭禁橫抽鹽稅示

為嚴禁藉稅橫抽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泉屬產鹽之區原有溇、渚、惠、四場商販行鹽載運車橋港貿易一徵輪故名曰車橋鹽稅凡四場貿易鹽石設立徵稅以便商販行運而無透越漏課之弊法甚善也詎知年久弊生近聞沿海各處不遵舊規多設稅館差役巡丁勒索擾害任意橫抽漫征無忌深可痛恨查鹽例開載三十餘船一被提獲立解解府入門不問曲直重責枷號示衆再渚、惠、各處居民房舍米者或三五船或十餘船一被提獲立解解府入門不問曲直重責枷號示衆再渚、惠、各處居民房舍僅可藏身遮蔽風雨邇來府官與鹽商勾結為莫逆計設印令巡邏將日間曬戶所出之鹽日暮抵家於鹽上蓋印巡邏皆無賴棍徒藉名蓋印或乘黃昏竊取財物者有之或俟暮夜引賊盜牽耕牛者有之

或欺騙丁孤弱戲弄妻女者有之。似此橫抽多方設館。擾害良民。言之殊堪髮指。本應擊究。姑亟出示禁革。爲此示仰泉州府官吏商販稅役。蠅戶人等知悉。嗣後車橋鹽稅。每石只許徵銀一分。照舊設館徵收。如有沿海各處私設稅館。濫收稅銀。一經訪拏。從重治罪。差役巡丁人等亦不得嚇騙孤貧。寡婦負載鹽。以及藉名蓋印。抵家擾害。爾經徵官務宜痛革前弊。俾百姓省一分之脂膏。卽省一分之實惠。自必急公輸將。不敢透越漏課。而於國賦民生均有裨益矣。倘有陽奉陰違。仍蹈前轍。不論諸色人等。許卽據實赴轅控告。官卽飛章參處。役則立擊杖斃。決不姑寬。各宜懷遵。毋貽後悔。

諭植桑養蠶示

爲勸諭蠶桑以敦本計事。照得人生飲食而外。衣服爲先。王道耕稼之餘。蠶桑是務。此五畝之宅。所以有簷下之樹。而不毛之家。難逃於里布之罰也。我皇上念切民依。萬幾之暇。御製耕織二圖。凡所以教蠶教桑者。亦既與稼穡並重矣。矧茲閩邦。氣厚風和。繭絲年堪四熟。暑多寒少。桑柘歲復長青。有此自然之美。利。竟爾棄置弗收。本都院之所以深爲痛惜也。合行勸諭。爲此示仰撫屬人民。於凡所在曠土平原。務宜多種桑木。凡各處人家婦女。務須操習蠶工。當知勞則生善。古后妃尙爾親織。寒必須衣。五十者方得衣帛。在昔章太守牧容州。勸課耕織。而郡無飢寒。沈令君宰建康。教治桑田。而民日富庶。本都院於爾閩民。亦深有望焉。特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爲耕鑿乃相須本務。豫防實補救良圖。特示勸諭。以免廢業事。照得盡人可以回天。有備方始無患。閩省山多田少。年際豐稔。爲計一歲之出產。不足供一歲之口食。儲過旱。必至饑饉。夫有田必須有水。有水然後有耕種。有耕種然後上以完國課。下以資民生。則因土宜而謀水利。最爲要著。如田鄰溪河。則可車水潤田。居山谷。則恃泉源流濟。至於平原曠野。不近溪河。又無泉源。一遇亢旱。目眩廢業。則鑿井開池。以爲防旱之計。是亦補救之一策也。當此三冬農隙之時。於各田會聚之區。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若遇夏秋亢旱。則將此各井之水。通力運入池內。使之分流各圳。以爲灌溉各田之用。卽云難比甘霖。得濟普偏之澤。亦可暫救數日。以俟雷雨之敷。此乃本都院一片婆心。爲爾等豫籌捍災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村落農人等知悉。際此三冬農隙之候。務要於各田會聚之區。通力合作。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以爲來歲不時之需。其開池鑿井費用。各田主出給口糧。各田戶出力。毋得故違。偷安懶惰。自貽伊戚。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爲勸諭購米於價賤之區。平糶於價貴之地。俾桑波惠。資本仍福事。照得江蘇地方連遭水旱。去年雖稍獲有秋。而粒食猶艱。窮民尙多枵腹。本都院甫值下車。目睹城市之中。途有餓殍。其鄉村溝瀆。恐或不免。叨在封疆。寢食爲之俱廢。查從來救荒之策。莫如購米平糶。而欲望平糶。莫如米艘連運。江南素稱殷庶。

自紳衿大家。以及里巷富室。豈好義樂施之人。但有餘之名一著。派捐之累堪虞。或郡邑稱貸。或監司誅求。拒則招尤。應則傾囊。是爲善以買禍也。本都院飲冰固矢。拔難亦嚴。今而後察吏誠民。自當仰體聖天子眷顧東南至意。擇殷剝削之害。庶其有瘳乎。夫富名可居。好善亦易。目下惟有湊貨販米。載歸散糶。一法可以濟緩急。而通有無。各屬有司。亟宜實心鼓勵。俾紳民見義必爲。乘此春融冰渙之時。各出貨本。前赴江楚產米處。購運來南。照依時值發糶。或量爲酌減。源源不竭。務使米日多而價漸平。窮民藉以得活。陰功莫大焉。況貿易別貨。每過一關。按額納稅之外。陋規不少。若購米救荒。本都院見在咨明彼省督撫。曉諭平價糶賣。毋許過雜高擡。卽照會各關。止收正稅。耗羨悉蠲。於是驗照揚帆。毫無阻滯。所費既省。獲利自多。爾商民亦何憚而裹足也。合就出示勸諭。爲此通曉該屬官吏紳衿商民人等知悉。凡富室大戶。互相勸勉。各出資本。先赴地方官報名。申請本都院給發護牌。前赴江楚。採買口糧。如遇關津隘口。貨照驗放。運回之日。發糶賣下銀錢。陸續購運。將見麥秋未屆之前。禁禁小民。無慮青黃不接。惠洽桑梓。澤綿子孫。一轉移而數善備矣。本都院軫念飢黎。拭目盛舉。早一日則醫藥受一日之惠。毋得觀望遲延。有負諄諄勸勉至意。如有地棍奸胥。從中阻撓。或藉端勒索。一經察出。定卽嚴擊重處不貸。

正誼堂續集卷之二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自三代以下。聖學失傳。雖有奇傑之士。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概乎其未有聞也。諸葛武侯應先主之聘。出扶漢鼎。託孤寄命。討賊出師。雖功業未究。而舉動光明。大節偉然。三代以下。不多見也。武侯之學。其淵源所自不可考。然觀其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聖賢治心經世大本領。武侯蓋得之矣。故能不爲物欲所搖奪。而有以養其精明之識。剛大之氣。經綸事業。皆從此出。方其躬耕南陽。抱膝長嘯。優游草廬間。若將終身。一旦感三顧之遇。遂許馳驅。永安受遺。不負願託。是幸野之阿衡也。平定蜀漢。經略中原。制陣行師。隨機應變。是鷹揚之尚父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則周公虛懷下士之衷。而孔孟分別義利之大旨也。程子以爲武侯近王佐之才。又以爲有儒者氣象。豈不信哉。至其經事綜物。立法施度。史氏之所贊。與後世所崇而稱之者。皆其設施運用之迹。而未睹其本領之所存也。吾以爲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其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亦庶幾矣。世遠書亡。欲睹其全而不可得。陳壽志載其書目二十四。自開府作牧以下。當是武侯經濟大略。今已無存。獨世

所傳心書以爲武侯作而陳壽書目不載然按五十五章中略於將兵而詳於將將本於自勉而歸於和人詞旨正大嚴密狀孫武司馬之上謂非武侯所著不可若其表疏書教見於史策者雖片言斷簡而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其陣法之變化占驗制器之神工異巧皆有實用亦窮理格物者所當考余故採而輯之使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而景仰其人徒作三代以下人物也

陸宜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抱經濟之宏略不幸志不得行而忠言讜論欲以壯國勢而格君心者足爲當時之藥石萬世之龜鑑此非才無以充其志而非學無以正其才吾於唐得陸宜公焉公之志存忠愛而才優經濟人知之而其學一本於聖賢正誼明道之旨者人未必知也宋蘇軾進公奏議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夫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公自翰林至爲相直節勁氣無所避忌烏在其用智也至於賈誼辨則辨矣然其指畫形勢多出於利害之私而公之告君者獨惓惓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忠邪義利進退消長之際今讀賈生之文雄偉可喜猶難以策士縱橫之餘習而公之文周詳委曲惻怛懇摯洞悉情事而愜適人心故草詔之下能使將士讀之流涕奮發而猜忌如德宗猶能聽納以收其益蓋感人以誠而不在於辨又豈但其術不疏而已然則蘇氏之論公者公固未必許爲知己也公之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蓋其自信之篤如此方其從幸播遷時天子倚仗如左右手公之行其學也易及乎平定之後見忌於資參取嫉於裴延齡輩德宗事事疑公與之相左公之行其學也難而公譽謬之誠初終不少變非有得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者不能也大學戒專利而歸於用小人德宗以小人爲腹心而疑君子如仇敵小人言利有以中之也公隨時隨事陳善閉邪其大旨在乎散財得民遠小人而信君子此大學之旨而孔曾思孟之傳所不備外讀公之文而不信推公之學豈知公者哉公之志不得大行於時而其生平所學斷不少負固不在於君之用不用也余故選公之集而刻之因本其所學以告世之讀公之文者

柳文序

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爲文以爲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國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生平所讀書止爲作文用耳故韓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擬之迹是豈才不及韓哉其見道不如故也然李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巖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間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雖然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文者道也謂柳子毫無見於道固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文之工而掩之乎擇之約論不爲柳子恕而後可以見柳子

韓魏公文集序

宋時稱四傑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立大功成大名者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公殆兼之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間任三司提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即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禁天下心而英宗卒踐大祚逮至兩宮危疑款曲調護進對慈壽之語同列皆爲之寒心投杖入見曾公以下皆汗流浹背此豈尋常所及者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己常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概置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歐公性嘗褻輒自歎曰蔡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河真小人相公知河河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公又謂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大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勳峻烈凌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今讀公所爲文惓惓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公生平惟一本於誠經濟文章出之有餘裕矣

三蘇文序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此言極得蘇氏之病然肝江之文傳之者少而三蘇文章不惟傾動一時至今學者家習而戶誦之蓋正大之旨難入而巧辨之詞易好也且以其便於舉業而愛習蘇氏尤勝於韓柳歐曾及其習焉既久與之俱移不覺權術之用生於心而形於文字莫有知其弊者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尚覺其如是況學者乎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爲心術之壞也幾希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由亦擇其醇正者錄之其多從小處起議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識予去取之深意也

張橫渠先生集序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能毅然以斯道自任無所師承而刻苦自礪以底於成者惟橫渠張先生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有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聞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之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而動靜虛實之幾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之不稍懈其學之正且大爲何如哉後之儒者或格於見聞之狹或篤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何有余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雖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胃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河漢其言者

且無張子畫為宵得息養，鮮存工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余固非知道者，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俟俟同志君子共為討論，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之志而已矣。

朱子文集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千載下，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為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成物為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為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惟是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實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一一發明而折衷之，豈易言哉！文公與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俾學者有所循以入聖人之道，其功不在孔子下。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為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繼為先賢闢里，其道風流澤，必幸有存者，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又況鬱鬱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帙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為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故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而朱子之道得矣。朱子之道得矣，則近而濂洛，遠而鄒魯，其道將無乎不得，於以仰答聖天子，械僕作人之盛，其在斯乎！自非然者，求之不得其宗，學之不知其要，雖日誦法乎聖人之道，而茫乎無畔岸之可尋，浩乎無津涯之可指，而陽儒陰釋之徒，又為異說以煽亂之，其不至迷惑綱蔽，而及溺者幾何！余所以急為編輯，欲使學者從事於此，以得朱子之指歸也。是為序。

張南軒文集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尚穎悟，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取富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為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南軒先生為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傳家之旨，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析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曾次瀕然，光明坦易，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純臣之風焉。其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無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稱之，以為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知先生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年，則其作為文章，播諸事業，詎可易量，而享壽不永，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為校選付梓，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瞭然於義利之分，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斯道之傳，實嘉賴之。

呂東萊文集序

東萊呂氏，所稱宋文獻舊家也。自四世祖原明先生，嘗從伊川程子遊，因以儒學名於世。蓋淵源授受，累代相承，其所觀感者深矣。道之絕續顯晦，賴有志之士，擔當負荷於其間，使非德宇寬洪，器量闊廓，任重道遠，不以造次顛沛而少衰者，曷足以與於斯哉！惟先生恬淡寡欲，刻責奮厲，粟之既厚，而所養益深，取之既博，而所就益粹，學以關洛為宗，而充其所得，不見涯涘。朱子謂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是可得先生之大概矣。予嘗慨俗學拘於氣質，汨於勢利，其居恆因循苟且，不能自克，是以頹惰縱恣，迄於無成。史稱先生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澆然冰釋，先生亦嘗示人，為學必須於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顯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終難得力。又嘗與南軒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蠱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定之之力。此其講學深至，痛省力感，勇於自克，為何如者。要惟是立志既堅，不為血氣所使，是以邁往直前，日新月異，即至臥病三載，而左圖右書，析疑辨難，未嘗甚刻去諸懷也。嗚呼！先生篤志力行如此，而又嘗抑然自下，樂取諸人，以視金鎔水康，永嘉諸子，徒以聰明才智，尚人而終墮於老釋，溺於功利者，相去奚啻霄壤哉！使先生克壽，其引掖後進，傳道來茲者，亦當不得獨當其盛，而先生甫逾強仕，溘焉長逝矣。茲哀集先生所為文凡四卷，付之梓，而因綴其語於簡端。

陳北溪文集序

道之顯著於天下也，賴有師傅以昌明之，良友以輔翼之，更須循序漸進，朝夕研窮，於以探心法之淵源，究性學之奧，隨靡不豁然貫通，而後矢之於口，筆之於書，無非日用平常之理，直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令後之覽者，一遇目而即知，聖賢源派，不為異學所淆，豈非吾道之光，而學士之幸歟！北溪陳先生，賦姿淳樸，穎悟過人，自少即高自期許，不同流俗，嗣得考亭夫子所編近思錄讀之，雖然深信而不疑，第以無由親炙為憾，閱十年，而考亭夫子出守其鄉，遂錄自警詩以贊，殊恨相見之晚。因訓以凡閱義理，必須尋究根源，先生日求其所未至，而於下學上達之序，人心道心之微，莫不從其根柢而辨之，詳講之，審朱子嘗稱其善問，而以吾道得人為喜，是以學日進而益明，闡明正學，排斥異端，著有道學體統等篇，似道似學二辨，不可謂非見道之切，衛道之嚴，而克自振拔者矣。無如功不及竟，而辭志以歿，然道以人傳，人以學顯，先生為朱門高弟，誨人不倦，隨口授書，如字義，四書，禮詩，女學諸書，以及筠谷，濶口所聞，尤為深切著明，其書具在，足為後學津梁，慮其傳之不廣，茲復輯往來書問，并記序銘贊等文，刊成一集，俾後之讀者，知先生之所學，皆由切實致功，尋求根柢而出，學者苟循是以探索原本，由濂洛關閩之遺言，上追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不難直接薪傳矣。又何有道之不明，而學之不正哉！是為序。

文文山集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為日月，奮之為雷霆，峙之為山嶽，流之為河海，其在人，發之為文章，矢之為節義，一而已矣。夫人於天地並列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

節義皆由此出。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宋丞相信國文公。遭權末造。出帥勤王。崎嶇山海。及移身執事。不可為。從容伏鎗。以顯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慷慨垂宇宙。嗚呼偉矣。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數暢。如日之為照。而雷霆之為威也。山嶽之為高。而河海之為潤也。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時。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已為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碧血。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痛。正氣一歎。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士當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為柔情媚態。取悅耳目。譬如時花。美卉。特眼。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為人必依阿。諛。苟且取容。遇小利害。鮮不棄其所守。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徵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想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矣。是為序。

謝疊山集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張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叩馬之諫。與采薇之歌。製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並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間進士。對策即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試似道。當是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為己。憤懣奸誤。痛詆時政。至遭鑄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既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遁播嶺嶠。賈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吁。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尚以為摩膏之鶴。可墊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為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為二甲第一名。卒之後。先殉節。於科名為有光矣。先生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於言表。予訪得善本。命諸生校而刻之。後之覽者。尚其興起於斯文。

羅整庵困知記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材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為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猶可擬議。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為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竊弄神奇。以為已得於中。而實隔絕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懼而廓清之。不遺餘力也。時則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齒髮甫壯。時亦嘗馳騁於釋氏。探討其旨歸。苟非識見超拔。出泥沒而師聖賢。鮮不為彼之所誘而去者。先生乃一返諸程朱。鑽研體究。隨所尋繹。輒書於篇。是因知記之所為作也。其於邪正之幾。是非之介。析之精於毫髮。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推先生之心。邪正不並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凌虛駕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

迄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概。後之屏絕思慮。竊弄神奇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于則胡敬齋。泰和則先生。萬歷時。敬齋固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闡然。蓋極必通。其將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為刪其重複。擇其精醇。得卷有四。竊不自揣。序以梓之。

魏莊渠集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即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有明三百年間。真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其殆稱醇乎其醇者歟。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即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真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祠。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樂。毫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為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術之之。無非信之之。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賢為必可為。而且與天下共為之。先生不云乎。人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且不屑為。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慎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與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尚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後天卦爻發揮又極精確。而始為提要一書以授學者。則濫用一源。顯微無間。詹子當必有以得之矣。詹子遜世無悶。而立言自不可廢。雖未有知於今日。必有知於後世。余每嘉詹子之好學不倦。老而益篤。有相識恨晚之歎。因序之以廣其傳。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春秋一經也。而緯以五傳。諸家疏義不可勝紀。顧朱子謂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且有假年願學之思焉。不其慎哉。先聖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所以明王者之大法。垂萬世之大經者。至矣。特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錯文見義。在左氏則發傳之體三。為例之情五。左氏以下。抑復支分派別焉。杜元凱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又令學者觀其聚。豈非貫通之為難歟。蓋自左、國、公、穀。以及胡傳。彼此聚訟。互有異同。於是後之訓詁箋釋者。意見紛歧。穿鑿傳會。不一而足。彼讀經無識。得一說不能不移於他說。而務彼說又難割愛於此說。積千萬之散錢。無索以貫之。幾何不委擲於地。莫可收拾也。是故貫之者所以聚之。而能觀其所聚。則未有不貫之者。夫經學在當理。而作傳以通經。聖人之宗旨始有在也。若聚訟紛爭。廢與由於好惡。徒執成見。而無當於聖人之宗旨。其可乎哉。況腐淺末流。背經反傳。曾何足觀。先儒之於春秋。假年而切願學。良有以也。吳門張生錫祉。窮經有得。其於左氏之內外傳。公、穀、胡氏之異同。解疑釋滯。較若列眉。又或詳或略。毋缺毋溢。大異乎操戈入室。以從事者。標之曰春秋觀聚。取諸杜氏觀其所聚意也。然非貫而通之。何以能聚。予朱子所謂貫通為難者。其將不難於張氏子乎。夫表章六籍。儒者責也。書輯成。請序於余。余喜其能明先王之道。大有裨於來茲。爰述其意如此。

濠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君。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為師。為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為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為鄒魯之真傳。猶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絃。蓋亦虛清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濠洛關閩。而以為鄒魯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願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操緝語言。造作文辭。為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

正誼堂續集卷之四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大易者。聖人寡過之書也。彌綸天地。包蘊古今。其用著於卦爻。而其情蘊於河洛。自河洛之理不明。而卦爻之義遂晦。割裂穿鑿。以為應世之資。欲求寡過。烏可得哉。余自通籍以來。宦遊四方。思得窮經之儘。與之參究。義文周孔真義。而竟寥寥。丁亥夏。奉命來撫八閩。廣求稽古力行之士。相與切磋。以裨風教。諸公多為余言。漳有隱君子詹明章。峨嵋士者。開修獨行之士也。余不啻心慕。令郡守物色之。詹子年已八十。精神健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觀其辭貌。懷德讓。居然有道君子也。叩其所學。出大易通義。洛範啓要諸書。詳考其說。蓋精湛於河洛之學者。又有易經提要一書。河東衛爾錫先生已為序而傳之。所謂天地陰陽之文。無少差謬。先後正變之旨。觸處洞然。反之於經。既有定據。揆之於理。當無復加。既已得其旨要矣。乃詹子未敢自信。而又質於余。余方思寡過。未能。何足以言易哉。嘗聞沈元用問尹和靖。程子易傳何處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切要處。後來朱子舉似延平先生。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今詹子於河圖洛書。條晰極其分明。使人無纖芥之疑。於先

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為詭淫邪遁所惑。故先聖之德。文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為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瞶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真。徒為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存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困時趨。毋狹小以微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鄭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蓋道無不一也。我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旨。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椿。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躐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為序。

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太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為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尚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為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為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不讀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迫近功。弟子當垂髫時。即習學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皇上崇尚正學。特賜頒行海內。而淺識者又第以為課試作論之資。坊間刻本。亡慮數十種。繁雜難題。未免苟為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敦暢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為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即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為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而語各有當。何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尚不能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為之撮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為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為應試之資已也。

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

莊邱氏。依做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為學的。以為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即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為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歟。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彘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悖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來勸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顯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為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為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厥正鵠。而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鈞。而為之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萃萃程門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恆磨礱薰陶。哉抑其過。激厲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概見於斯矣。自後未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為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錄之所為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揚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恐其難為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維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潮。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間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緩。各得其意。以去。猶歎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彝。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運運九曲。分為萬派。播為百川。合而渾涵。渟渟於四海中乎。此其為淵源。詎有盡歟。續錄舊本。自有明成化。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分為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稿。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初稿。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概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永嘉。悉為增入。竊恐世之釋其緒論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真。或喜誇夸之談。以辨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為二十卷。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間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間磨礱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輯伊洛之意。則是錄真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為序。

性理正宗序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具焉。命之於天。成之於性。性無不同。而氣稟則有清濁之異。智慧賢不肖之分。途於此。古之至人。所以能知性所從出。而復全其天者。必有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以馴致乎自然。而非徒寂守此虛靈不昧之心。使之凝然不動。俟其一旦豁然省悟。謂可惟吾意之所欲為。而不顧也。是則心也。性之所寓。而非即性。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殆謂是歟。自孟子倡明性善之旨。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學者務在擴充以盡其力。於是乎告子之徒。雖誤認知覺運動為性。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終不能違其狂瞽之說。以惑亂天下。孟子之功偉矣。厥後荀楊輩。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邪僻之見。均足以害道。降及漢唐。千有餘年。詞章功利。惑溺沈痼。未有灼見心性之源者。得程張諸子起而闡明之。程子之訓。其門人以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是知非窮理無以致其功。而張子則云。合氣與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學者必須敬其事。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曷嘗有默坐激心。可以證道之說哉。不一再傳。而金谿之學熾。甚以為即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脚。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真。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捐棄墳典。逞其擊拳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囂。猶自擬於聖人之尊德性。若非紫陽朱子反復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為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為正路之荆棘。入門之障蔽。寧有紀極耶。幸而格致誠正。修己治人之道。大明於天下。雖百世守之可也。何又有姚江王氏祖述金谿。而以朱子之學為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為晚年定論之書。附會牽合。以墨亂儒。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何事。至啓頑末。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谿之為禍。殆有甚焉。嘗見傳習錄。有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於事物上求至善。即為義外。嗚呼。此即六經註脚之唾餘也。即勿求於心之宗旨也。不知窮理持敬。是以不識心性。惟不識心性。故於默坐激心時。偶見西來面目。即驚為獨得之秘。遂至挾此以凌駕古今。莫之能禦。昔人有云。以學術亂天下。於姚江見之矣。非有特立不回之君子。障其狂瀾。而撲其賊。欲吾道其尚何望乎。余幼讀性理大全一書。見其引據詳贖。亦既留心潛玩矣。惟是天文地志。律歷兵機。識緯術數之學。援引甚繁。未免失之駁雜。又其為書。於儒釋參同語。及縱橫家議論。概有取焉。似乎擇之不精。余不揣固陋。謬為編輯。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尊道統以清其源。述師傳以別其派。凡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有切於心性者。無不盡其節目次第之詳。於末則取周程張朱五子之言為的。於元明則以許薛胡羅四君子繼之。其餘諸子。間有採錄。不敢濫為摭拾。惟於異學之邪僻。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之人能扶其弊。離其根株者。衛道之功。不可泯焉。為之三致意焉。是編也。始於辛丑。迄於癸卯。閱三載而後成。名之曰性理正宗。非敢自附於知道。惟自盡其區區向學之志。以遠於荆榛障蔽之歧途。尤願後之學者。循塗守轍。崇實黜虛。不至誤認知覺運動為性。而默守其虛靈不昧之心。則窮理持敬。下學可以上達。盡性即以至命。於以上接濬洛關閩之傳。無難焉。此固學術之幸也。亦世道風俗之大幸也夫。

居濟一得序

古人之治河也。治其汎濫橫溢。足為吾民害者。引之於沮洳窪下之處。徐徐焉趨入於海。而治河之事已畢。蓋其時間曠之地甚多。委而棄之。不與水爭。故得施其疏濬之功。絕無所顧惜。而水亦順性以往。無奔騰衝決之患。今也不然。梁豫青兗淮徐之境。郡縣村落。星列棋布。生齒日繁。桑麻遍野。凡昔人所棄以與水者。盡為沃壤。民所必爭。水既無所容蓄。而又為特漕必由之要路。不得已而大為之隄防。跬步之間。紆迴屈曲。使俯就吾之約束。幸而數千里間。不至有尺寸之滲漏矣。又恐其不足以轉漕而濟運。是必民不病水。水為漕用。而後可以言治。夫以今人之才力。遠不逮古人。乃其遭際之艱難。似有倍於古人者。奈之何。不智勇坐困。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哉。雖然。滄桑變易。自古有之。彼貧民之心。決不忍使數十郡縣。無辜之赤子。頻遭昏墊。則所恃以利賴而安全之者。要在人事之補偏救敝。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為之節宜而已矣。豈宜委諸氣數之適然。漫曰。古今人不相及耶。余自庚辰歲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馳於淮揚徐泗數百里之間。考古人之制度。驗今日之情形。源流分合。高下險夷。亦既悉其大概矣。閱四載。而膺山東治河之命。甫視事。適遇雨潦。隄墜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夙夜殷憂。求所以無負厥職者。越歲。又值亢旱。運河水涸。致廩宸衷。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馳赴封關催漕。並傳諭宜設法蓄水量塘。放船。余與德公恪遵訓旨。體究詳盡。漕運果得無阻。早達神京。此皆聖謨遠照。足為千古之良法者。余不揣固陋。溯流窮源。力求有益於民生國計。數年以來。越阡度陌。相度經營。兼詢之故老。考之傳記。凡蓄瀉啓閉之方。宜治宜革。或抑或因。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備他日參考。積久成帙。分為若干卷。敢曰。遵是說也。將以補偏救敝。獨任其難。而不愧於古人節宣之義乎。亦聊以自盡其一得之愚云爾。善乎。印川潘公。有言曰。時勢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緩之。慎毋使我誤後人。後人更誤後人。此印公之素志也。抑有說焉。事不久任。權不歸一。則功敗於垂成。如同築舍。前明宋尚書之已事。可鑑已。夫以數十郡縣生靈之命。而皆仰藉一人之謀畫。事寧有重大於此者。惟在慎擇其人。假以便宜之柄。使得久於其位。而不為浮言衆議所搖奪。凡利多而害少者。毅然獨斷行之。無稍顧忌。建非常之原。以貽千百世生民之福。功孰偉焉。若徒汲汲於補苴罅漏。防護壅塞。糜糜國家無窮之帑。微俸於旦夕之無事。謂可藉手告無罪於古人。適足貽笑後人而已矣。是烏足與言治河之術哉。

漳浦蔡氏家矩序

嘗讀大易家人家。曰。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未嘗不穆然深思。以為齊家之道。篤恩義者。必以正倫理為本。而秩然之分。恆與藹然之情相維繫。昔人所謂。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有取諸此也。夫治國。平天下。實始齊家。故大學釋齊。治曰。孝曰。弟曰。慈釋治。平曰。老老曰。長長曰。恤孤。卒無出家而成就者。惟是一家之中。分位匪一。欲使親疏厚薄。咸得其宜。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苟非得一矩焉。為之審度衡量。其間。則長短廣狹。安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子朱子或問。所以深細釋於斯也。余撫闔時。得士誠多。若漳浦蔡宮闈者。家學淵源。所由來者舊矣。居恆讀書窮理。殫心著述。遇事躬行實踐。勇於有為。雖在諸生。

而其經術閎深直可補政教所未逮且復親師取友虛懷善下嘗欲然不自安者其從余游也閩閩及吳凡數載所持以質正者不一而足而於齊家之道尤深有會心焉蓋當宋紹熙間朱子官臨漳興學校明務化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相示蔡氏先世恪守其教至於今不墜故宮閣得紹述先業坐言起行聞為援引諸儒參以己見互相發明無不磨合編成一書為類二十有取於大學絜矩之義名曰蔡氏家矩夫矩所以為方宮闈誠能度長絜短於是乎神而明之吾見其斟酌損益務求情理之當而得人心之安上而祖父高曾下而家人婦子以至於居鄉居官舉凡宏綱細目準之而宜推之而闕而天下無不肆應而允協是直朱子之功臣又豈僅為蔡氏一家之矩已哉余因之有慨矣世學弗講禮制日湮士大夫苟圖溫飽一切宜家睦族饗親保子孫之道蔑若罔聞因而踰閑蕩檢刑方破圓而里巷無識之夫溺於時趨轉相倣效恬然不以為怪然則風會之升降汗隆非儒生之責而誰責與助哉宮閣尚以其身為一家觀法即以其教家者而移其治於官吾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不有各得之分願也矩之時義大矣勸哉宮閣

盡心錄序

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肅帝王之治以德化不廢刑威故刑之象屬秋所以懾服斯民桀不馴之氣而使之慄慄然不敢以或犯則肅殺之中有生長之意焉初非以慘刻之具毒天下也三代以前尚德緩刑有一不善從而於恤之又從而提撕警覺之即至情真罪當猶必別其故誤嚴其出入三宥而後制刑其載諸經傳者班班可考漢唐以後文網稍密民生日促幸有一二慎刑之主為之戒深文釋重辟幾平有刑措之風故能享國悠遠保世滋大也後之任刑官者絕不解此徒知威福惟我恣行臆見盤斷成獄將欽恤之謂何甚而誦託公行苞苴不絕視民命如草芥任術楊以徇私迨案成覆勘則稱冤疊疊嗚呼是不特殺人以媚人而且殺人以肥己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余久欲取古今慎刑諸書彙集成編以為當官者勸無如案牘紛繁有願未遂適金沙李先生持盡心錄一書欲重梓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夫刑所以輔德也德化之所不及於是乎有強梁頑梗之徒甘自蹈於法網庭鞠之下其情有掩蔽不吐而難以遠信者非明敏不克以決其疑有畏刑誣服而不能昭雪者非精思未足以洗其冤若夫情偽微曖變幻百出歷訊滋累而連年不結者更非中正公廉苦心推勘無以燭其奸而得其情也即有重大案件信誠已成尤須詳加體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引律例以斷之方不失仁人君子之克盡適心者苟其於智術能遠威敵法為一己邀功避罪計是罔民也何以為民父母書曰惟明克允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不加之意乎今聖天子在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或有身負重辟猶從寬與浩蕩之恩洋溢中外余承乏江蘇當斷決之際恆恐有一不慎傷及無辜用是日夜祗懼求所以惠此生民者而不得茲閱是錄益信明察不足於私智不足尚揆乎情斷乎理以詳慎之心出之為平允之政斯已矣竊願當官者日手是編而讀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庶幾刑無不當法不妄加以體聖天子欽恤民命刑期無刑之至意雖唐虞三代曷以加茲又何春溫之不即寓於

秋肅中哉是為之序

王學質疑序

自陽明王氏倡為異學以偽亂真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為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淵兩先生先後繼起震聳發矇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為調停兩可之說者叩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嘖嘖焉逞筆鋒舌劍效辨士之所為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既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日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為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為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為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為即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既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為於是苟且儂薄之士憑凌睥睨得以恣行其僻慝詎呵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為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為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真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發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抵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為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其心即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謂張詭辨畔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心志也哉是書為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敘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為序

松陽講義序

學者講於聖賢之道而不切於身心雖連篇累牘自識者觀之徒以佐其徇外為人之私而已四子之書聖賢精蘊之所聚也其切於人之身心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一日不得則飢寒立至是豈可以不講而講之豈可以不切於身心而僅資為干祿之具已乎陸稼書先生當代真儒也其生平用功惟在四書晝考夕思如食之充飢衣之禦寒所著諸書擇焉必極其精語焉必極其詳海內學者尊如若蔡矣其松陽講義一百一十八章則其宰靈壽時與諸生講解而彙以成編者也余嘗思聖學之不明一在於異學之

空虛。一在於俗學之卑陋。自明季陽儒陰釋之學熾。將孔孟遺言改頭換面。混入西來宗旨。是所謂揆戈以入室也。厥後諸公辭而闕之。稍覺廓如。而從事科舉之學者。亦隨聲附和。辨詰紛然。究之不過尋章摘句。便於取世資。按之身心。毫無關切。是又何異於買椟而還珠乎。先生力挽斯弊。故其與學者講解四書。諄諄懇懇。引而歸於身心。辨別異端。振興俗學。使人知其途之所從往。而力行以求其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抑余考先生行己師法程朱。凡事一本至誠。自修身正家。以至莅官立朝。動有矩度。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慷慨樹乞。堪藜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其所守者正。其所見者真。皆出於躬行心得之素。而不為空言。用能興起人心。扶持正學。視世之連篇累牘。而反以晦聖賢之道者。其相去何如也。則此一百一十八章。雖未足以概四書之全。學者讀而玩之。亦足以誠膏肓而起痿痺。其於身心之益。豈淺鮮哉。予故序之如此。

再永光八十壽序

歲丙申之四月。蟬庵冉先生壽介八旬。其姻婭戚友。及諸門弟子。謀所以壽先生者。靡不豔稱盛事。言人殊。或曰。文章華國。足為世珍。先生宜壽。或曰。寄迹東山。嘯傲自適。先生宜壽。或又曰。子孫繩繩。克紹前徽。先生願而樂之。益宜壽。要此譽望之顯。崇襟懷之高。寄後嗣之迭興。固皆壽徵所必及。而獨不可以語先生。蓋先生之壽。不於其年而於其學也。憶余年未壯。即耳先生名甚熟。知設教於嵩陽書院。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心竊慕之。顧猶未得覘面承教也。已而先生翔步天衢。鳴鶴翰苑。學日益有名。而德加進。四方聞風景仰者。咸以不得一近丰采為憾。時余適備位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考道論心。磋商砥礪。嘗喟然歎曰。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余雖未敢竊附諸賢。顧時時與聞正道。因之日夜刻責。迄今歷仕多年。恪遵聖賢遺訓。朝廷成法。不敢妄為一事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家居。於戊寅之歲。構請見書院成。遂延先生主持講席。聞儒先之精蘊。闢異路之荆棘。搜羅愈博。研晰愈微。其尊崇正學。啓迪後人。曾不異日。在嵩陽書院時。蓋先生澤物之功。於是為大矣。獨恨余一別之後。碌碌風塵。不轉瞬間。幾二十載。學殖日就荒落。志雖盛而氣則衰。回意聚首時期許之深。未嘗不為之廢書三歎。而先生獨優游鄉井。鍵戶著書。問業請益者。以數百計。今且歸然為八十翁矣。步履如故。髮絲猶昔。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乃天之嘉惠後學。俾得繼續斯道之傳。而於先生乎。有厚望焉。豈僅如世俗云云哉。不事惟是。彼世之銳意功業。赫然見譽於庸衆人者。何可勝數。而道術無聞。德音不著。雖享遐齡。備厚祿。不旋踵而消歸烏有。而先生乃以不世出之英。發明千百年來聖聖相傳之道。警醒聵聵。落被來學。正猶日月之常明。星辰之常麗。嵩嶽河海之互古而不易。是先生之壽。歷之非禩。而正未有艾也。區區之年。又曷足論乎。余與先生交最深。故信之最篤。敢述生平相與之素。以為先生壽者如此。若夫揄揚褒美之詞。則固世俗之人。盡能道之。無俟余言之贅矣。

費晉陶六十壽序

歲丙申之七月。費子思任自吳門寓書於余。述其尊人晉陶君今年六十初度。求余一言以為壽。余維思

任欲以詩文闡揚其親。凡通門風好。暨姻婭戚族。諒無不爭致華美之詞者。奚俟余之言。且余夙聞君德望隆偉。里黨奉為宗師。詒厥孫謀。後昆迭起。凡可以致壽之道。無弗備。又何煩余之言。以為稱祝。雖然。有說焉。夫人世之修短不可知。而休聲令聞。獨垂不朽者。亦視人子之顯揚其親者何若耳。世不乏赫赫著功業。炳耀耳目。聞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克致顯顯而已。又或役志詞章。雕鏤精刻。撰英拾華。文日益有名。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才堪著述而已。余度君之所期於思任者。不僅是也。思任負果敏之才。憫俗學之淪胥。異學之沈痼。慨然以大道為己任。常言周程張朱。而外無正學。許薛胡羅。以後多歧途。卓哉是言。何見道之真也。今其所詣。縱未敢遽謂比隆數君子。顧其立意較然。不溺俗。將由是日進不已焉。非數君子之書。不敢讀。非數君子之行。不敢行。晝而講貫。夕而習復。整思密慮。毋怠毋荒。時若數君子者。提撕警覺於前。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步備先之堂奧。樹來學之津梁。有子若此。人且以尊崇數君子之親者。舉而屬之於君。是則君之壽。行且超絕古今。卓越倫類。與日星河。共爭千古。思任思所以壽其親。道無大於此。豈必效世之人。蔡情功業。舉力文詞。冀少得名。以為吾親光寵乎哉。且今者思任。積乘儕俗。不自菲薄。亦即得之庭訓者多也。克承親志。揚厥休聲。於易之義。為克家。於詩之義。為不匱。書稱堂構。禮重箕裘。皆是物也。吾固知思任之必能體此意。以榮其親。吾又信君之必樂聞是言。而以余所厚期者。轉而期之思任也。遂不揣固陋。而為君祝者如此。若夫侈陳美盛。曲意揄揚。則固盡人能道之。不待余言之觀縷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覲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遙。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綿。奉旨豫為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探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瀉於太湖。達三江。以入海。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疏濬。獨吳江久滯。無從議其故。道弟曾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即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霖雨洩旬。諸水暴發。勢必阡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為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湧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為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既以憂國愛民為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為膏腴。為功豈淺鮮哉。安述鄙見如此。未知

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維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吳未及而歲。即具疏引退。未邀俞允。既蒙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子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重其難哉。乃過蒙獎譽。殊覺愧歎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是以暫留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拙守拙。既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真如著敝絮行荆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教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彌增憂懼。報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衛軍民實爲兩便。第衛河水勢微弱。漕艘艱於輪挽。歷年運官屢被遠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欠。且聲言叩關。此誠運官之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疑者。老先生在都。亦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衛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第縣一勾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控淺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藥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開通。不過六七里。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并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寧。曾條陳此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已經丈量明白。并估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未經題達耳。與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軍。并藩臬諸公。酌量區畫。而後行之。果得與此大利。千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叩關。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儲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值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概望之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

但才不逾人。學未開道。妄執己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朱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遠。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既不能同寅協恭。以慰聖懷。又不取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尙可眷戀依違。虛受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既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厭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而不可得。願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勢焰愈熾。狂飈益厲。即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脚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後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欣逢皇聖明。保不爲伊所中。修已厚幸。然而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尙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柅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撐。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况。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位蘇。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冗。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聖主溫旨諭留。若思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既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并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列。如獲百朋。老先生衛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紫陽

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為紫陽功臣矣。欣羨欣羨。弟前札教請駕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奈聞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為不足教而棄之也。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真令人喜憾交并。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若曰善政可聞。則弟愧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敷揚治化。否則修明道統。闢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衆。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軀繁劇。清理實難。上負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刪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否。答劄否。其五經詳說。願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掃地獨立。端候行旌。臨楮曷勝翹。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強固。慰甚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為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鞅掌。案牘塞胸。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有志而未逮者。今日就荒落矣。願公務之餘。稍理故業。飯翼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榷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使也。詎意音接多人。好尚殊軌。鮮不以此事為迂闊。或不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茫然莫辨。其不至倡為詖淫邪遁之詞。以實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為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飲領誨益。并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尚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寧光

僕莅吳逾載。無所豎立。實深負之虞。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為。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固宜一再相示。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為耳目者多。豈肯倚為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為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僕之所擯斥。又即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為安危治忽之機。僕嘗日夜圖度。願彼同舟共濟者。曾未動彈。而先已擊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俸受一分之惠。雖曰

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為僕籌之。相益當非淺鮮。率復。

與湯素一

鑿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前日事。憶永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為君相所知。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為今日之左券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為之時。既有不得不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值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何僕所遇之蹇。以至於此也。近屢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而已。自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既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羨。伏惟精進勿懈。為禱。儘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并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道。深切著明。陽明另祠。極為允當。江右為前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為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即以政事經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掘刻。當次第檢發。至於廷中推舉。必為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為國自愛。夙夜慎持。斯為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為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為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為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背肩詔笑而後為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既不能令人之喜。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內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足為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樂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為定性識仁。即如程朱。一為大學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為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既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謂為道學也。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為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真能見其為道學而尊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口。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

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為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即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強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淵。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為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為。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為。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為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為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為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為先生陳之。恐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汎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為其所惑者鮮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遠蹟。而構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嘗觀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為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聞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嚴厲。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為愆。余欣然應命。終以編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等於季冬。丁外艱。奉旨歸葬。次年春。扶柩旋里。以大事未畢。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為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為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即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

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開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為聲援。資其標榜。至於天
 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
 止。求一望見顏色。即能決其為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所得所依歸者。其望
 道之切。見道之真。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冀
 牆往哲。毅然以斯道為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為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為家國有用之士。今
 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與作之
 始末。而并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獎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
 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為
 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口禾場坪桐廬之地。畫基設塾。其廟學
 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防諸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開。充拓基址。殿
 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越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
 久。復見摧圮。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為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廡。肅然清密。諸如修器用。
 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漸次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不
 辭跋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匾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為學者。意良殷也。余惟
 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
 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敘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真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
 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
 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為。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
 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為說
 說。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
 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為諸生勉者。惟在痛革風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實篤實。如在之思。於先
 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為科舉之學膠
 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
 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
 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

祝之。縣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
 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
 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夷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即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
 留題石刻。互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興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
 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章日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借邑諸生鳩工庀材。葺
 修完密。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為師範。而實則不遇。舉行故事。取其文書足矣。茲
 以一介寒儒。留心斯道。能於數椽舊貫之地。萬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為邑諸生期者。寧惟
 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檢拾浮華。以為弋取科名
 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為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
 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
 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為。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迨茲
 以往。橫經講貫。無意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即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
 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尙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諷文公之祠。即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
 出可有為也。是余之望也。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一聞。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縣縣延延不絕如
 綫之會。為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享雲漢。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
 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侵蝕晦冥。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續之
 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公
 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紹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
 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遞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
 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官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况
 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為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
 一世孫諱文通者。元至正間。從征滇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為南京羽林衛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衛。又改任
 蘇州衛。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
 熙三十六年。即其始祖遺宅。改為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謙益。成父志。爰請當事
 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敘建祠始末。錄諸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墮者。仁人

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尚存。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共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為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開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衰。無已久。欲殫精神。旁搜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為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為步趨。而卒能為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尚易為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與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母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強。希賢希聖。繩祖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共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為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憂夫繼此之難保。以無虞也。爰為敘述先德。而並書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為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溺其中。而不出乎。自此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命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與弘治十五年。選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為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權。奪職。為民瑾誅。復職。上獻納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為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闕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來。又云。於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為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冉蟬庵傳

君姓冉。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先賢鄆國公裔。世為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為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會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

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算。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極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為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瞭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義難。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附府選君一見。即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為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為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真名士矣。論德耿公逸庵。嵩陽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為學大旨。二冊。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飲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壘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愜。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上偏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暖閣。詢家世籍貫。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數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闈修之士。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沛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焚黃禮。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學。君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衆。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為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為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十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現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為於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癒。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懋。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鄉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簪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無不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歸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藉人力也。子四人。既行。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謚。

衛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論衡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若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蟬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為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尚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遺遺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借配儒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首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話。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漢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願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爾湮沒。未由示後人。敢請為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伴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為學知道者。而朱章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聞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為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辭文。清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實必奉大儒為準繩。非獨為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表孝子諱。實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間嘗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為第一世祖。又有四傳。至邑廩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衛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即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擢。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廩田租千石。為義莊。養熟。以贍族人。越至數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產。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為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為務。而二尊人亦得積其研田。繼續之。嗣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歿。公則哭踊毀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口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手定之。居恆或外出。嘗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室。馭子女戚。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雖速。雖甚歡。未嘗有譁笑聲。人接之。溫溫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置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為祠業。又本支諸祠墓。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姻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簿。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教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為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姻族。則恆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觀而君於邑中。舉如同善。育嬰。善澤諸會。暨掩骼賑飢。率首先捐。實為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欲然

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亟表之。以為世之敦本率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即希閔。次曰希閱。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閱方司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閱誠本文清公讀書錄。與其徒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不反乎孔孟以來。遞傳之道。風教蒸蒸日上。進於古。於以循流溯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為邑庠生。兆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婉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問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撫其大槪。而合為之傳。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奮發有為。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閔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眉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子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柩南還。衰經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為文章宗匠。為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為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衰。銘公為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與。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會。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為子。故事。撫公為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日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

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瑯琊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澂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開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印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喪。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即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為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為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為文章鉅手。公兄弟流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為文章。為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且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為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且。三大罪。善方且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聲靈委。廣田宅。為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秘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且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且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且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且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即伊所造說。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數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眉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且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僕從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眾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且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且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駁駁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

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誘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狡詐。種種為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李。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為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騷擾。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衙門。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囊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劾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激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誣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救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望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矚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為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為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慮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即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弄。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為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賞。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曾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辛田公女。次圖永。生母誥封恭人。丁酉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與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公女。與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與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與仁。與讓。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子國學生高倍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子國學生陳堪次未字俱圖煒出公既奉旨諡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猖縉紳煽惑士庶狂風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聖精白雷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軸千里一草抗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道通獨樂與世忘釋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燭舜裳臺符袞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憫神倅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道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陸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創立龍峯書院擇八郡之有德道者聚其中講派洛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予言且稱其祖父德碩望學有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舉於鄉將上公車始溫袍謁予其明年能歸從子請業未幾遊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寧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遊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葬葬事雖然下兆之心一夕不敢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儘力所及爲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焉予惟何氏誓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連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即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作庵公雅以聖賢教育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禮屏公即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顧謂禮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即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尙寬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問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首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追國已非戢影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誠謂君曰我即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舉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進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疴祝天減算以延禮屏公遐齡禮屏公既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篤友于

撫視猶子其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廉更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族咸誦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若忘即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既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尙嚴要於敦倫明理爲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家君曰此而祖以勸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微遂慎喜怒毋過炫耀毋少劇思慮全真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誠堅其力窺聖賢之關與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家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日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家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家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肆力於學淑人躬紡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偬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滌滌服役不以委任婢妾禮屏公適年得疾淑人嘗嘗理爲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蓋有樛木蠡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緘尺帛不入私室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家如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女範者必舉以爲法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傳淑人出次云云公生於萬曆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人生於萬曆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於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并豫爲銘以授之銘曰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廣城縣人世家爲中州名族以儒業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騰龍明季高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讀書與仲弟珽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痛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讓問之意輒不怡君窺見旨趨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罷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子歸之後存卹備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備問周流無間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屬助卹甚篤有中表某值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值之半以其勞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

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闖寇中。某年。闖寇屠城。有介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虞邑被度。而君家獨完。介者。乃。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日。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助。以。遠。大。及。為。利。津。令。歲。大。侵。君。遣。人。馳。告。日。每。見。有。司。置。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况。一。邑。之。民。乎。利。津。繪。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十。貞。貴。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敕。封。太。孀。人。子。三。士。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宜。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口。監。生。孫。女。四。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為。制。府。所。摭。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順。以。余。為。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題。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概。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瀉則。延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悼史。永不忘。筮佳城。謹闕。昭。昭。道。垂。銘。章。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鄧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鄧生登俊。見其氣和而行方。即以遠大期之。既成進士。官察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為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願。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件。繫。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為。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立。誠。而。諛。墓。之。文。為。甚。為。子。者。既。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實。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狀。而。銘。之。君。姓。鄧。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弟諱澗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第。為世聞人。及明季。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林院編修。君之嗣父也。君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兄如事父。以樸樸名軒。自童龀至白首。無間言。其持身也。坐立無傲倚。燕處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窘急。不苟取人一文。視非義若澆。其處眾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鄰里。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慕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為欣戚。必勸之為君子。為善人。編授學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謙。配施太孀人。為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召徵。前矣未進士。廣西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孀人幼識大義。與君自首相莊。雖甚貧。無交謫聲。君少席榮盛。迨中年稍衰落矣。而清操愈堅。恆怡有自得之色。由孀人有以成之也。君既累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俊。次一元。次一桂。登俊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孀人之生。長君一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日月合葬於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

節而後可與言義。必有萬物一體之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夷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身一家一邑之間。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於仁義。而可為聖賢之徒者歟。命既不獲讓。乃為之銘。辭曰。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旨解任。即訊。時制府估勢作威。日遣詞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晨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姑蘇。間。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強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饒淮南。因家焉。今為揚州人。生三子。長即君也。君幼時授書。即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學蔚然。謂功名可戾契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願君雖為布衣。其志與眾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為務。遇事。輒。置。辭。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賑。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為。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距。萬。計。力。不。支。將。以。悞。公。獲。罪。會。聖。駕。南。巡。駐。蹕。萊。蕪。海。君。率。眾。跪。迎。道。左。其。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因。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為。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衆。噤。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愷。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為。據。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即。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為。悔。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為。利。害。傾。奪。即。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醒醒狼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為體。敷陳補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踵厥美。佳城鬱鬱。崇山峯峯。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侍讀瀟成陸公墓表

瀟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

鄙儒愚鈍聞迂念有美之一人質夏璉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人梁木之感惟有太息而嗚呼聊抒忱悃薄進生芻蕘尙鑒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屹名教之砥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箕箕尾名已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痛招魂之升岸增淚背之雙淚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堂奧體協圭璋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同制誥西臺之堂構方隆東觀之風微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抽書慎異端之感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致左道之廓如動九重之深鑒疎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道則矯誣不與訛言屏息遵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誰之力於是仰參衰職式啓青箱南司肅穆北斗光芒洞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爲日光玉潔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爲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於揄揚伊丙魏之麟閣實郊郭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門萃夫琳瑯純嘏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訊繼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寶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垂瓊瑤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追隨歲逾三紀警效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滄溟莫比霜冷風淒條遠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在几薦此哀誠雲旛鑒只嗚呼哀哉尙鑒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語教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官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概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家孫徽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城志皆闕焉不詳此外亦更無可考見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羣集其中莫之或數寧渺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清照紹興開所賜語教二道裝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繙玩繡篆封題宛然典冊乃信整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一莛一草一樹凡有可傳皆有可守況以當時語教兩公之名傳著於斯即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萋斐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泐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栝樵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寧惟是嘗憶兩公昔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拳拳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又寧僅守此語教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勛也夫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喬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慕之忻歎而稱道之不啻若己出見人之不善則憎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流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

周先生爲國論才一秉至公徹練後多士景仰感佩作詩文以誦揚之盈笥滿篋炳炳烺烺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旁觀者亦爲慷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故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值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開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珠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蹟然燈精舍攜笈煙邨湖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斷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會英才於鹿洞教育弘開祛俗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迨信從者日益衆而抵牾者日以紛於是退跡武夷歲修九曲啓發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真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衛道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真人本至理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令諸生誦習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教已徧而彌良真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學仰切先型溯厥流風到處崇祠觀煥覽思善教要歸明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置主永奠明禋將見三吳士子來肄業者皆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懷抑抑循牆之誠庶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間晨昏致知力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幸成規之尙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雲麗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鞠臚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予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張睢陽顏常山輩未嘗不歎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追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疑焉思一表彰之未遑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宜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行間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禍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百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辱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視顏顏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睢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筮倉儲開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愜人心奮士氣予曩時之所未逮即

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其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尚當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愆。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為美。而過度則苦多。鬱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穫。今也兼旬霖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不備。野。盛被大雨之滂沱。新霽宜人。旋見同雲之變。乃妻妾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溼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溼將濡首。奚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怨咨。某益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篋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稔示罰。即是闕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著雨為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噓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麗象之光明。掃陰氛之沈滯。禱苗之穉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需潤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農家之祥也。敢俯伏以誌。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為田。而原隰高下之間。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敷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子遺黎民。奚以堪此。願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插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懼。某竊念。今之為吏者。不無政弛事頹。致干陰陽之沴。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齋戒。省躬責己。引照滌懸。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佐佑陰陽。綏福一方。願食百世。尚其誕布甘澍。易凶為豐。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為朝廷宣備意。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繁惟神明是賴。其願禋帝之休命。覃敷雷雨。毋緩須臾。以保障此邦。即以永血食於此邦。歲時潔禮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斁。而涼德之長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為祇受神賜。何如矣。激切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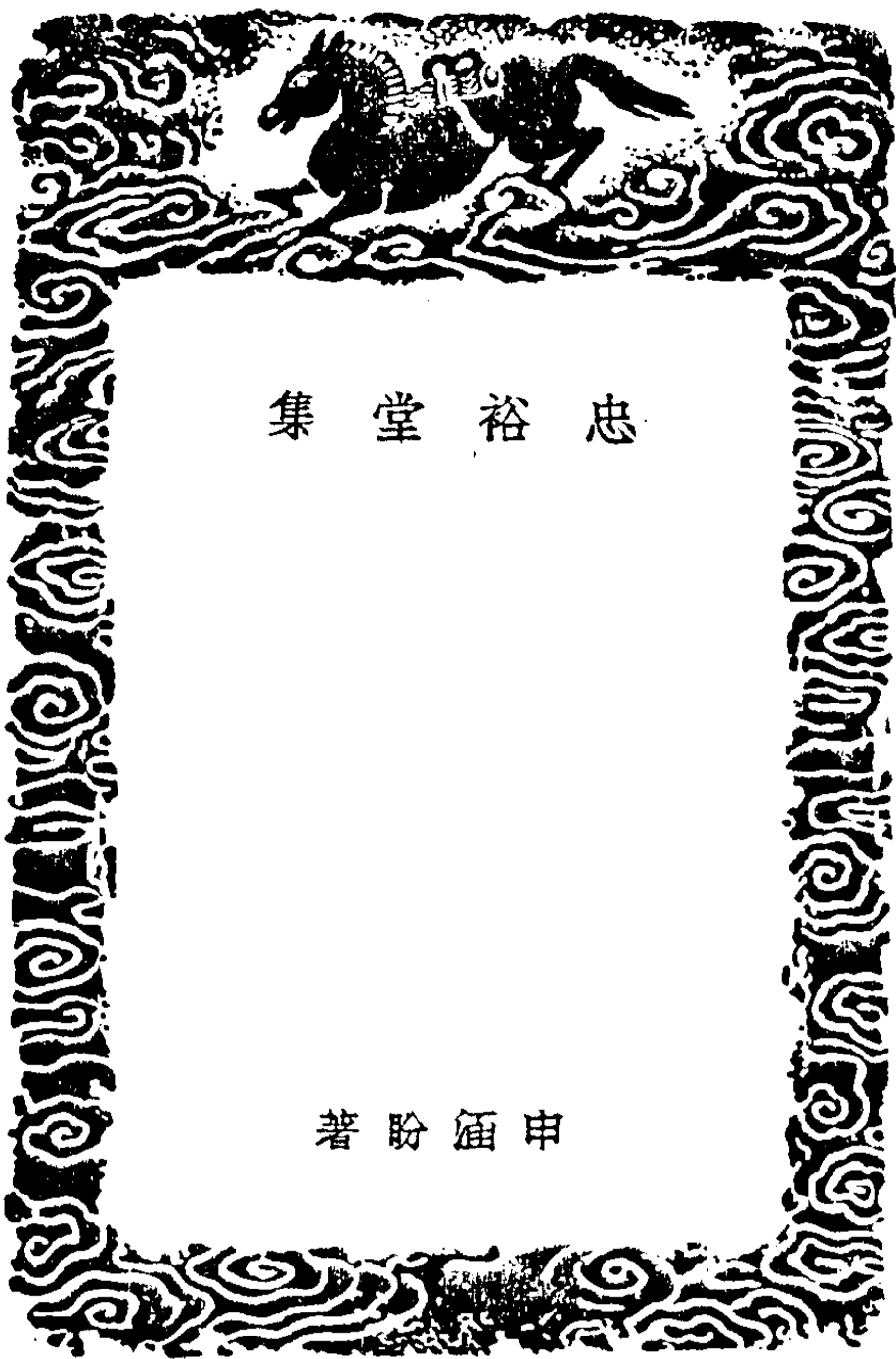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禮讓。厚風俗也。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率俾。矧闔為理學興區。而汀州據上流。接壤瓊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為近古。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龍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尚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絳者。予武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百年。半耕半讀。少陵競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京。請曰。某在邑同族。乘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為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萬籟庇根之意。乃昔賢所以風勵後人。使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仍。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為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既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為孝弟。而恥為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為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經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為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秦漢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皆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始謂是也。迨宋而後。大儒輩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上而為君為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下而為師為儒。故其道以言而傳。安之言。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為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既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為敬書其後也。

原跋

吾師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為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竊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曾是以求先生則又不可。往者追隨。視席。仰觀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若道署者累月。因得請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故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雨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維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極化工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為文者。新奇詭麗。以為工。摘華採藻。以為美。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載。凡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為後集。極知管窺蠡測。不足見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為自淑身心之一助。固以自勉。亦藉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受業門人張朱。謹識。



忠裕堂集

申涵昉著

原序

予爲童子嘗嘗慨然曰。人生讀書。舉進士成名。於昔足矣。至於一命之榮。皆足自效。而何擇焉。既長。游京師。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裘馬翩翩。意氣自得。又慨然曰。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及讀古人書。見錢思公言。朝廷之官。皆可雜以他才處之。唯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又慨然曰。翰林之所重者在此。而不專以向之所云也。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莫如歐陽修。蘇軾。故其文既重於當時。復流傳至今。日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無不能道其名。字。予思二公。即非翰林。其文亦必可貴。苟第以翰林爲榮也。則自古及今。可榮者。何獨二公也。申子隨叔。連第春官。官翰林檢討。日刻苦爲文。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詞無不工。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耶。然吾又聞二公當日經濟與文章。相表裏。他不具述。即如歐公通進一書。孀孀千餘言。反復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孀孀千餘言。痛陳肯政。骨鯁之氣。凜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樹。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於其文求之乎。於此亦豈有意乎。如予者。連困公車。近始得一如童子。皆之願。而願瞻玉堂。如在天上。雖亦慕二公之文。皆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天子。而林泉僻處。其路無由。今隨叔既有其才。又居其地。深願隨叔密處之也。予與隨叔同舉孝廉。十年以來。朋友之愛。過於弟昆。故於其文。不以誦而以規者。竊欲附古人之誼。相與有成。知隨叔之不我棄也。噫。隨叔豈可量哉。

昆陵年弟陳玉璫椒峰撰

忠裕堂集 原序

忠裕堂集

恭應

殿試制策一道

臣聞開創固難。守成更難。非真守成之難。於開創也。開創之君。應運崛起。自戰而有天下。迨乎登五位。總萬幾。其於民情風俗吏治兵戎之事。習之已熟。故倉卒無過舉。即禮樂文章。間有未備。尙可以藉口草創。待諸後人。守成之君。席祖宗舊業。端拱稱朕。日不辨稼穡。足不履畎畝。手不程衡石。身不親行陣。行一事而利害相半。任一官而賢否未分。即夙夜冰兢。不遑日昃。尙有履盛危明之懼。況乎晏安是耽哉。是以開創多由於天授。而守成全恃乎人力。開創之難。其事顯而易見。守成之難。其機隱而易忽。開創者知守成之難。則規模宜定。守成者知開創之難。則紹述爲先。若恃明作之才。而弁髦乎故典。紛更之下。必致叢奸。天下被多事之害。耽因循之習。而株守乎舊章。叢脞之餘。必至滋玩。天下深無事之憂。試觀三代而下。漢唐宋之立國。初政皆有可觀。而嗣服者數百年間。僅傳文景貞觀慶曆數君。故曰守成難於開創也。欽惟皇帝陛下。具大有爲之略。存不忍人之心。定九鼎於乾符。豫唐堯之八歲。體一元於離照。富周成之五齡。祿烏衍長祥。應五百年興王之運。鎬京承燕翼。繼十八載太平之基。登極數月以來。良法美意。次第舉

永年申涵昉著

忠裕堂集

一

行向已祗承先猷，茂登上理矣。然猶聖慮周詳，俯垂清問，誠古帝王咨訪洛之虛懷也。臣竊伏蓬蒿，志願輸忠，凡生平之聞見，有知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敢盡者，今幸對天顏於咫尺，敢不借箸前籌，對揚休命於萬一乎。臣聞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聖人以理之。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百神庶績之所受裁也。夫以一人之身，居九重之上，而為天子之子，民之主，百神庶績之所受裁，其任可謂重且大矣。況皇帝當臨御之始，天命眷顧方新，人心仰望倍切，治忽否泰之機，問不容髮，而太祖之鴻基，太宗之偉業，以及世祖之創造艱難，皆此焉繫。誠不可不慎厥初矣。粵稽古昔，其君臣告戒，率留意於正始之謨。董仲舒則策天人，王吉則論風化，匡衡則崇德政，貢禹則勸節儉。至於魏徵之十漸，司馬光之三劄，程顥稽古正學，朱熹誠意正心之說，雖言人人殊，而皆上關君德，下裨民生，似宜奉為龜鑑。第已往陳言，難以膠執，譬之醫然。古方恐未當於時症也。伏讀制策有曰：繼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紀綱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豈無順時制宜者。何如酌定章程，以為萬世之規。與臣聞從古無百年不變之法。聖人有隨時通變之權。忠質文之異尚，寅子丑之異時，貢助徹之異制，非夏商周惡同而好異，時為之也。時在則易地皆然也。今之紀綱不患不明，而患在廢弛。法度不患不立，而患在玩愒。朝下一令，而暮已更矣。彼用一例，而此復歧矣。品級考屢易，而未見畫一。賦役全書頻頒，而未見奉行。車服混淆，賤莫辨。軍需那借，庚癸時呼。訟獄有覆盆之冤，河工為築舍之計。六部大臣，膺高爵，糜厚祿，徒循故事，以文移相往復。有無一實心任事之臣。夫官納於邪，吏售其奸，民無所措手足。即行之一時，尚無定見。又有有於萬世哉。為今之計，非懲創而振刷之不可。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世祖十八年間，何法不備，即以懲創振刷為順時制宜之妙用可矣。伏讀制策有云：閭閻愉悅，視吏治汚降，風俗淳龐，由人心邪正。誠端本窮原之要論也。百寮庶司，莫非為斯民請命。而最切者則惟守令。故漢明帝言：郎官非其人，則殃民。唐玄宗自擇知州刺史，蓋守令父母也。民猶子也。子有痛癢憂患，則父母亦從而痛癢憂患之。今日竭其膏血矣，攘其貨財矣，戕其性命矣。人非無良，胡此其極。必流品之未清也，勸懲之未當也。不則上而監司而督撫，有中制之者，有迫挾之者也。反此數者，而痛癢憂患相關矣。痛癢憂患相關，而民自父母視之矣。守令皆賢，即異時耳目喉舌之選，不但益於百姓也。雖然今日之百姓，亦不古久矣。唐虞之世，民多愚，愚則教化易入。秦漢之世，民多智，智則狙詐日生。非愚也，風俗之厚也。非智也，風俗之薄也。夫民為邦本，而可自聽其厚薄哉。其所以厚薄者，人心為之也。人心奢則好利，險則好訟，逸則好淫，戾則好亂。延染因循，遂成積重難返之勢。誠重學校以勸君子，嚴法令以制小人，人自蒸蒸不變，日趨於古矣。若夫月吉縣書畫地為獄，此上古之治法，今不可行也。至於我國家定業戡亂，資於師武臣之力居多。今制策又諄諄以此下詢，可謂安不忘危，聽鼓鼙而思將帥矣。夫取人之膂力性命，而試之於干戈鋒鏑之間，其事危且難，使不有操縱駕馭之術，其孰肯效死為國。臣儒生也，不知兵事，然嘗按諸古法，得其一二，竊謂漢人與滿洲不同。滿洲皆從龍助，宜永帶礪之盟，位不妨在諸文臣上。漢人非起於行伍，則試之郡縣，皆無藉者。以從戎為借徑，若賞格節制等，於開國初發文武並重之說，久且武日重而文日輕，唐之藩鎮可鑒也。

陸賈有言：將相調和，則士豫附。滿漢固宜一體，新舊亦應異制。但可使文武有相維之法，不可使文武有相凌之勢。至嚴賞罰，勤訓練，古法具在，固可按籍而得之矣。凡此皆守成之要務。今日之時宜也。抑臣更有進焉。堯舜舜禹，禹惜陰，湯日躋，文武緝熙執競，乃成二帝三王之治。是知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清明，則天下熙皞。皇帝欲培君德，莫如勤聖學。勤聖學莫如開經筵。經筵一開，日與儒臣相討論，明古今之得失，籌天下之利病，尊所知而力行之。於是定紀綱，立法度，清吏治，正人心，偃武修文，垂之萬世，無難矣。伏願皇帝深留聖意，不棄芻蕘，節取一得，以裨法祖承天之萬一，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關鹽丁水會擬

天下有一利焉，即有一害伏之。若其為利既久，則為害益多。所貴審利害之宜，而毅然釐剔於其間，則有治人無治法之通論也。如因關立市，煮海為鹽，非古人抑未適用之初意哉。然居今日，而尚以抑未適用為言，迂矣。獨是小民以心計博銷銖，上必欲竭其澤而漁之。縱使有裨於國，且不可，何況乎其困則俱困也。今皇帝撤關差，歸司道，遣巡鹽有專官，似矣。顧關鹽之為利雖同，而關鹽之為害則異。關唯恐其不聚，鹽唯恐其不散。關唯恐其少所入，鹽唯恐其少所出。任關鹽者，但能上體國，下恤民，而置一己於度外，則其法可久，又不必問其為部員，為司道，為兼攝，為專官也。今撤者撤矣，撤何意也。曰：欲便商，差者差矣，差何意也。曰：欲裕課，夫同一官也，或此撤而彼不撤，或彼差而此不差，不深究其積弊所由來，而徒紛紛於更制變法為竊恐商仍未便，而使者吏也，課仍未裕，而裕者官也。問撤差之後，積釐清乎，充彙止乎，分肥絕乎，知其未必也。問歲差以來，鹽引銷乎，參罰少乎，私販息乎，知其未必也。人以關為足賦之原，吾以關為叢奸之藪。人以鹽為目前網利之階，吾以鹽為將來必撤之局。何則，官可易，吏必不可除。正課不已，而有常例，常例不已，而有加收。嚴考成則歸於官，計掊剋則入於吏。甚且鹽其術者，枉法以徇，然前此其權尚重也。自掣肘者多，而悉索益繁矣。關安得不困，額可缺，羨必不可免。商網之外，有割沒，割沒之外，有包賠。斂有餘則藏於家，數不足則委之屬。甚且躁於進者，託溢以獻，然祇此引向可行也。自盜賣者衆，而官戶益窘矣。鹽安得不困。迨關與鹽俱困，而商不行，商不行，而賦不給，賦不給，而國隨以病。彼權關巡鹽諸臣，獨擁厚費而坐視，吾不知其意何安也。故欲循已往之規，則雖關差亦可復，欲矯從前之失，則並鹽差亦可裁。而究求其可以經久而無弊者，曰：無弊弊者也。則仍不外於有治人無治法之說，為不易，信不必問其為部員，為司道，為兼攝，為專官也。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稟謝表

伏以鳳詔降黃扉，陰雨晴頌郊之鼠，魴魚鮪赤縣，薰風起哀澤之鴻。仁即寓於賦中，惠而不費，恩恆流於法外。權以為經，佩聖澤之無疆，歌帝力於何有。臣等竊惟漆林不並園廬，定稅惟期於平準。米粟難兼布，起賦應計夫均輸。蓋上下本一體之情，益於上者必損於下，而公私有兩便之道。贏於私者乃奉於公。則壤壤自夏書，九有樂筐篚之使，徹糧詳於周禮，三農慶稔穗之遺。漢文蠲半租，利下要本於仁厚。揚炎行兩稅，便民亦出於權宜。惟上惟下惟中，此先王之制也。時唯用一緩二，或庸或租或調，乃後世之條哉。

未免暮四朝三。况家令以重粟為言。蘇長公因發荒有議。迨至苗法起。遂爾蒼生禍延。風慘於蛇。糶新殺。買新絲。窮屋徒悲。夫秋雨。政猛於虎。補不足。助不給。德音未滿於春風。望杏瞻蒲。隨頭多輟。未之嘆。車輪。室中有懸。牛羊之芻。牧謂何。使斯民如此。其極也。鴻雁之劬。勞已甚。若彼法亦安能久哉。使非值極愛民之朝。何以有不忍人之政。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清六合。道極三台。卻首頒書。修夏王無間之德。捐租下詔。法姬宗大賚之恩。向以齊晉告饑。已沛宏恩於西北。茲因江浙重困。復灑淇澤於東南。令雖似乎維新。法則依然仍舊。謂催科而征其粟。歲貢之常也。已苦於藏粟無多。若輸納而代以金。民力實竭焉。正恐其點金之術。西成不足以供賦。勢必指禾而償租。東作未至於逢年。甚且闕田以辦運。雖前此以輓輸之不易。偶爾改折白糧。當今日而賠累之已深。何妨全運本色。不謀於左右。宸衷獨斷。紫綵通降於青雲。深酌乎古今。民困重甦。白粲交輸於綠莖。菜色變為春色。九陌瞻榆柳之新。春聲。惟若雷聲。千畦潤桑麻之影。臣等志懸索米。才愧兼金。序蕭相國之運餉功。非所及也。嘗自省於退食。讀鄭監門之流民表。實可傷哉。竊有志於借籌。十日雨。五日風。鼓腹擊康衢之壤。九年耕。三年食。厝火防曲突之薪。在今時固已安而益安。乃吾君尤宜聖不自聖。伏願議道自己。藏富於民。軫稼穡之艱難。崇節儉於服御。惟貨財之通殖。基宥密於宮庭。因一方思及萬方。普天沐王仁之浩蕩。由一事推及衆事。率士慶庶績之休和。則玉燭常調。玉歷永綿於玉食。而金湯克鞏。金粟常享於金甌矣。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論會試

從來王霸治術之不同。皆肇端於心術。勳者有駕馭一世之權。而王者則唯有胞與一世之量。何也。天下之仕者。皆吾士也。天下之耕者。皆吾氓也。舟車所濟。勞行四海。方制萬里。畫野分州。皆吾臣妾也。即其間一草一木。一飛一潛。亦莫不於吾有待。生之形待成之理。為上者。苟高居稱朕。清淨無為。聽世之自為生成。固不可。即不然。政煩則擾。法以繩之。法嚴則玩。刑以震之。刑甚則離。不為探本窮源。而有所涵濡漸靡於平日。使熙熙皞皞。上追龐古之遺風。猶非所稱德盛而化神也。旨哉。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之言。請得而申論之。聖人者。以天下為一家者也。聖人之心。以天下為一體者也。以天下為一家。則待天下者。即以一家之道待之。藹藹然如父子。怡怡然如昆弟。陶陶然如夫婦。一家之情洽。而天下之情洽矣。以天下為一體。則待天下者。即以待一體之心待之。耳目順其聰。手足順其舉。止。四肢順其作。息。一體之意協。而天下之意協矣。是以堯舜之世。有好生如天之懷。而時雍風動。文武之世。有惠鮮懷保之政。而大定永清。此數聖者。出其才智。非不可以震動斯民。而獨孜孜焉。以仁民愛物為念。誠以仁愛者政治之本。舍其本而他圖之。是猶雨露不施。而欲草木長養者也。乃後之人。君不知務此。習操切之名。尚申韓之術。以刑名為道德。以法律為詩書。始以一念之忍。卒釀數世之亂。相與噏噓。說而不可解。豈非不仁之甚者哉。若聖人在上。則不然。聖人者。天為萬物而生者也。天為萬物而生聖人。聖人即體天以愛萬物。故不忍萬物之失養。則井田以治之。不忍萬物之失教。則學校以導之。不忍奪萬物之命。則常留其有餘。不忍戕萬物之生。則相安於無事。凡所以委曲而安全者。不遺餘力焉。夫而後和氣所鍾。百祥以降。人無

疵厲之虞。物無天札之患。化及於一家。則樂易起於門內。化及於一國。則雍熙著於郊圻。化及於天下。則太和在宇宙間矣。譬之春風一播。而百彙俱昌。旭日始升。而有生成。若以之咸。五登三也。寧待問哉。雖然。仁合人已而為言也。我躬不淑。遑及於物。故仁民者。必先自修其仁始。

宋太宗論

太宗初無篡志也。而其篡成於趙普。嘗考諸史。太祖之待太宗也。至矣。金匱藏盟。奉教唯謹。臨第視疾。灼艾分痛。而龍行虎步。太平天子之稱。又對臣下諄諄不置。是太祖能以天下與人。即堯舜無多讓焉。夫豆羹之賜。人有德色。一飯之施。千金是報。矧天下重器也。天子尊位也。一旦舍子而立弟。為太宗者。少有人心。亦必鑢心剝骨。沒齒不忘。成盟未寒。天道可畏。豈遂辜德賊恩。如彼其極哉。故即位之初。即詔太祖廷美。子女并稱皇。以示一體。而又循太祖待己之例。命廷美尹開封。德昭為節度。恪遵成命。未敢隕越。是知太宗初無篡志也。而世俗以為篡者。謂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踰年而改名改元。數事為可疑耳。夫此數事者。實不足以定其罪。何也。方太祖大漸。太宗入侍。天命已定。人望攸歸。所爭直且晚。聞耳。何至不能少待。而躬為大逆。好為之說。未必非秘授以下太原收錢塘之計。未可謂篡也。宋后見太宗愕然。遽呼託命。亦孤兒寡婦當國。有大喪危疑之際。慮深而情迫。故不覺其言之妄發。太宗即泣曰。其保富貴無憂也。遷之西宮。尊為開寶皇后。未可為篡也。德昭請太原之賞。因待汝為之一言。即退而自刎。以太祖元子而不得其死。事誠慘矣。然太宗君也。父也。以君而責臣。從父而責從子。不能諒其平日剛烈。出言過當。則有之。若謂欲以一言致之死地。無論德昭未必死此一言。德昭即死。而廷美尚存。德芳無恙。世次將及。彼將何辭以謝天下乎。亦未可謂篡也。至不踰年而改名。改元。太平興國。此則事不師古。不學無術之小疵耳。使其果欲敗盟。則必為欺世盜名之舉。陰懷叵測。而陽示尊崇。願乃播諸名號。使天下指而目之。不若是其愚也。亦未可謂篡也。獨至廷美之死。則不能為太宗解矣。廷美固無罪者也。柴禹錫之告變。盧多遜之交通。趙白樊德明之起獄。此自小人行險僥倖。逢迎構難之常技耳。於廷美何尤。乃讒言一入。信之不疑。罷其府尹。留守西京。可以已矣。而又訐告者擢之。燕犒者黜之。毋乃甚乎。勸歸私第。削其名號。可以已矣。而又降封涪陵。房州安置。毋乃甚乎。蓋此時太宗已有成心矣。踰年而廷美死。誰實死之。雖嗚咽流涕。發哀成服。遂足以謝金匱之成盟乎哉。然嘗考其始終。平心而論。太宗雖寡恩。不若是其極也。他日太子廟見。還京師。民擁道喜躍。帝不憚曰。人心遂屬太子。遂置我何地。陋哉斯言。於其子且然。何有於弟姪。然由此觀之。太宗處心積慮。不過一貪富貴患得失之鄙夫耳。未必以亂臣賊子自甘也。爾時若有公忠大臣。委曲開牖。告以太后遺命。必不可違。太祖大恩。必不可負。庶幾幡然改悟。而父子兄弟之間。必不至有慚德。及考其訪傳國於趙普。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嗚呼。自有此言。而廷美死矣。自廷美死於房州。則向日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踰年而改名改元。彼數事者。雖無意。若有意矣。大義既絕。逆志已成。比後崩不成喪。又直視固然。並形迹亦不少避矣。故天下後世無不以篡目之。子與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蓋甚之也。君子原情定罪。以為太宗初無

纂志而成其纂者趙普也。然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雖直謂太宗之篡也可矣。噫。彼趙普者。既佐太祖負周世宗於前。又助太宗負太祖於後。固小人之尤哉。

府誌總論

廣平當黃農虞夏時。蓋冀州地也。周封建晉。三卿瓜分而為趙。星彗昂舉。北斗主樞。皆趙分。漢圖籍篇曰。陰陽之精。本在地。發於天。此天道也。王者受命於天。而辨方定位。或為國。或為郡。或為州。或為軍。或為路。則有職方之版籍。存制度。考文。與時偕行焉。有時分而他屬者。犬牙相錯。就便近也。今列在畿甸。雖明舊制。屬邑凡九。永年其倚郭焉。田膏腴。食稻蕪魚。賦上上。祖已訓曰。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殆此意歟。次曲周。田饒沃。工商販之利。賦上上。邑在二水之曲。澗而周也。故名。次肥鄉。田淤於水。畝倍鍾石。賦上中。相傳為肥義之采邑。其然乎。抑爾雅所云。水同源異流而復合者也。次雞澤。為春秋會盟地。田鹹鹵。賦中下。澤水之瀉也。而亦名邱雞也者。其有所指耶。不可考矣。次廣平。固與郡同稱也。而古亦間為郡。田平坦。無灌漑利。賦中中。其必抑而下屬之也。亦地氣之升降使然。次邯鄲。邯山也。邯。彈也。邯之山。彈於此也。田沃行而。又強激以水。賦中上。古之大都會。賦而。今也。則為傳舍。次成安。田斥鹵。多淤淖。雖畝數鍾而。買不直。賦中下。陳餘之遺蹟。安在乎。今其間諸水。濱矣。次威。田曠莽而多磽确。賦中下。蓋五達之衝也。而時有伏莽焉。次清河。固故國也。有甘陵在焉。今則彈丸耳。田瘠。賦下。以河名。而實無河。僅僅永濟當其衝也。而騷於漕矣。此地勢也。其間馳紫。左護漳。右石。蔡紅。葛沙。洛之屬。星拱而帶。地氣鍾為靈傑。如頗牧。奮勝諸人名。雖猶有舊習。唯李文靖之相業。實文正之理學。李忠愍之氣節。李高郵之科名。何文憲吳忠肅之經濟。王文忠元文敏之文章。尤度越焉。而有明制科中。則九尚書十二中丞。為最盛。此人事也。天地與人。事相沿。則流而為風。習而為俗。雖氣數亦不能與之爭。史記曰。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漢書曰。土廣俗雜。高氣勢。輕為奸。隋地理志曰。質直尚儉約。勤稼穡。織紉。宋志曰。地雖斥鹵。人多收畜。古則然矣。今乃異甚。其儉不中禮。類於晉。遇事有激昂之氣。類於齊。儒者彬彬焉。文采可觀。類於魯。市僧之子。尚騎射。而習便利。類於燕。商賈走水陸之利。如驚。類於衛。其屈強而不馴者。主擊斷。而以訟評為能。類秦楚。近則雕文刻鏤。曳綺羅。絲。浸淫乎吳越之風矣。嗚呼。移而易之。因勢而利導之。豈不賴有其人哉。豈不賴有其人哉。

三樹齋話小引

標為理學名目。自宋儒始。予謂自古真經濟大文章。何者不自理學中來。如義冠閣。履繩趨尺步。遂自命曰理學。則其視理學也。亦隘矣。故先伯氏謂宋司馬溫公。明王端毅公。皆理學中人。即明道晦庵二先生。立朝皆表表見諸行事。豈空談性命者哉。吾郡先達蔡公春臺。八皆自為理學。吾獨深服其守。蘇時。近如路見白先生。以名侍御陟開府。保障江淮。事功赫濯。人不知其為理學。即先生亦未嘗自謂為理學。及觀三樹齋語。則已抉白鹿之精華。窺紫陽之堂奧矣。嗟乎。五經四書。理學宗傳也。士大夫誰不讀之。而理學家遂欲私為己有。謂天人性命別有秘傳。欺人亦自欺矣。讀先生語。經濟也。文章也。理學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可以參矣。

李子靜出使安南序

皇帝御極七載。安南國王黎維禎。擊走物統使莫元清。盡取其高平地。滇粵守土臣具以聞。皇帝不忍加兵。遣侍讀臣李仙根持節往諭之。頽行。同人祖道國門外。見所錫龍旗玉仗。一品緋衣。咸心監之。余獨引爵前席而言。此萬里行不易。吾輩易地自處。何以不辱命。請各籌畫於杯酒間。於是眾俱離坐。議論風發。或曰。交人井蛙耳。臨以朝廷威靈。將稽顙恐後。或曰。交人素獷悍。慢上無禮。夫豈不知元清為我服役。今不請於朝而擅加兵。此其意叵測。或曰。往年賜卹。封使者兩至其國。彼皆奉命唯謹。何有於今日。或曰。往年異甚。封卹之使。不過成禮而退耳。今彼方忿怒相攻。而我欲以揖讓息其兵戎。於勢為難。或曰。宜如永樂之命張輔。或曰。宜如宣德之有黎利。於即李子獨目笑而不言。眾因引滿進一觴曰。吾子必有成算。將何以不辱命。李子曰。諾。固然。交人雖狡鷲。亦人也。吾情以威之。義以喻之。利害以惕之。庶其悔禍乎。眾於是停杯而頽聞教。李子曰。吾始至其國。陳詔書於其庭。呼維禎而前。語以爾王與元清。雖同受國命。元清實爾臣也。自登庸。爾先君廢世。為爾國亂。臣無禮於其君。則聲罪而致討之。今王復累世仇。於義誠當然。獨不思莫氏先爾奉正朔。故皇帝以為都統。使居之高平。夫都統既中國所命。是元清即王臣也。高平即王土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凡諸侯有不請於天王。而擅相征伐者。罪必誅無赦。元清果有罪。爾人貢之使。歲遣。何不具表上聞。得請而後發。今乃恃強吞併。兵連禍結。王何明於責元清之為臣。而自處於不臣也。如謂大復仇之義。不及奏聞。爾黎氏未王以前。彼陳天平父子安在乎。且爾所恃者。不過兵力強地勢險耳。若中國與爾罪之師。命一偏裨。將演黔閩粵數郡戍卒。天戈南指。元清鄉導於內。將士夾攻於外。爾王都且不保。況高平乎。今賴皇帝仁厚。憫爾無知。宥爾專擅之罪。遣使宣諭。爾其改悔前愆。上表自訟。以元清者歸元清。各守土無相侵害。世世修好。奉我王章。皇帝嘉爾誠心。待爾必厚。爾其熟籌之。不者尺一之詔甫旋。數萬之甲隨下矣。吾恃此不辱命。衆傾聽既久。喟然歎服。因舉觴賀曰。信不辱命矣。於是飲酒既歡。勞勞亭午。李子醉而起。遂偕副使職方楊公兆傑以行。楊亦有時名。故為其貳云。

永年縣志序

皇帝御極十有一載。興文右學。典章彪蔚。予叨與纂修實錄。五載告成。休沐歸里。先是曲沃師相召對便殿。首以一統志為請。制曰。可。下之有司。比予歸日。邑侯朱君重修邑志。厥事將竣。予因以一言弁之。夫邑有志。猶國有史。家有乘也。古今沿革興廢。時異代殊。其中士習民風。兵農錢穀。以及水旱災荒之異。草木鳥獸之微。無不纖悉臚列。瞭如指掌。凡以紀天時。戒人事。垂諸久遠。非徒誇多鬪靡。摭拾故典已也。永雖畿南附郭。僻處一隅。非有名山大川。為四通五達之地。然而漳滏環繞。瞻紫映帶。人文蟬綿而秀。土地膏腴而平。屹然金湯。足稱三輔要地。予每觀東南大都。會山水雄鬱。舟車輻輳。奢靡之習。釀為災害。兵燹相尋。摧禍常慘。永自我朝定鼎以來。疆理不改。市肆如故。耕鑿樂利。雞犬相聞。然則雖僻壤。實福地也。近歲釐穀為雨露之所先及。非如窮荒遐陬。可以走險梗化。然而人情厭常。風氣日下。近且儉者趨於儉。淳者流於澁矣。歲非大歉。而民多懸磬。事非奇貨。而訟乃受服。河渠為過賴之激。社倉為築舍之謀。事勢之流。

未知何底。史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維持補救之力。賢有司操於上。士大夫贊成於下。不可不共體朝廷愛養休息之意。以返斯民於三代也。朱侯下車。來幹事。敏決百廢。俱興是志也。早遵諭以爲天下先。即此已見一斑矣。舊志成於先。端整公予。不佞不能勉。賴侯以襄盛舉。實感且愧。異時再入直廬。侯亦奏最。相與擗管。滿墨。同有事於一統志之役。以仰襄聖化。黼黻太平。披簡編如親甘棠。不止生色於桑梓間也。是爲序。

般伯巖仲泓合傳

雞澤般伯巖兄弟。皆能文。負奇氣。爲河朔間賢豪士。岳字伯巖。號宗山。修髯廣頰。喜賓客。好遠遊。淵字仲泓。鬚張目。兼有膽力。兄弟爲制舉業。各不相下。岳文雄博。有聲勢。庚午舉於鄉。淵文峭刻。不易解。故屢困諸生間。父大白。起家孝廉。仕關南道憲副。嘗往來川陝間。兄弟皆從。岳嘗探奇岷峨太華之巔。据石長嘯。盤礴不忍去。淵則舞劍擊劍。以數騎破賊萬餘。軍中皆驚。傳般公子神勇。時楊嗣昌拜劍視師。陷兩藩。素衝大白剛介。遂以逗撓罪委之。法當死。淵徒伏闕陳冤狀。不報。大白仰藥卒。岳兄弟髮指。誓裂相瀝血。志在必復仇。退而養死。將乘間爲報。嗣昌諒其已時。以歌賦發其悲憤。聲隨淚下。甲申亂。兄弟避亂廣羊山。結茅極地。以箕穎之節自期。許邑僞令檄召之。淵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安可見也。因與兄岳謀。爲莊烈帝發喪。舉義兵討賊。淵仗劍先發。岳載甲械後從。僞令聞之。懼毀服匿。淵入城。方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而諸盡役素佐賊令爲虐者。恐事平並得重譴。遂與僞令謀。乘賊帥潰乘南下聲勢。人心惶惑。遂率其黨執淵於明倫堂。淵抗聲怒罵不屈。時年蓋三十有八云。僞令遣騎捕岳。岳未及城十里。聞變。遽易服走。賊追之急。會家免。夜遣精甲自郡往迎。殺其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岳遂出。渡依漕使者白公抱一。至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人皆莫測其意。中原既定。岳上疏理弟淵事。置賊諸役於法。部檄選得。惟寧令。皂帽布袍。騎驢之官。爲治清剛。有父風。無何得家免。盟招隱。遂棄官。仍騎驢歸里。歸而結廬村僻。顏曰。巢壑。與家免盟。及張命士蓋。相訂爲世外交。時號廣平三君。始爲詩。氣格在漢魏間。不作唐語。然而好遊益甚。僕被不辭。足迹幾遍天下。遊盤山。則公卿爭欲結鄰。遊百泉。則與孫徵君定交。遊岱宗。則宿嶽頂。欲觀日出。遊大觀。則愛其風土。而有卜居之意。天台嵩少林。慮諸名勝。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後又單車載所愛姬。從故人入寧夏。暮遊塞外。登賀蘭山而歸。嘗言小世界不足往來。以不及遍遊海外爲恨。晚年多病。遊少輟。然以好客故。家貧甚。鹽粥每不繼。會故人有開府閩中者。慨然曰。吾其爲武夷之遊乎。遂裹糶往。至即病。竟未及遊武夷。而客死於閩。年六十有八矣。兄弟皆無子。岳卒後。以從子之紐。孫渥爲嗣。之紐字伯芽。亦隱吾子也。贊曰。般氏伯仲。忠難時。家免盟始。終與其事。稱莫逆交。不及見仲泓。而兄弟伯巖。故時時聽其抵掌談舊事。或類首欲泣。或按劍欲怒。或浮白擊節欲狂。蓋悲歡所感。嗚也。求之古人中。伯巖類靖節。而好遊。仲泓類灌夫。而死義。豈徒以文藻博藝聲哉。獨伯道之嗟。則蒼蒼者真不可知矣。

般伯芽傳

般之紐。字伯芽。號樊桐。雞澤人也。少受學於叔祖憲副大陸公。大陸公二子。伯巖。岳。仲泓。淵。皆公叔父行。年少於公。磊落多俠氣。公獨平易近人。沈靜好讀書。是以二叔聲望日藉。藉在人口。而公名不出閭里間。大陸公獨顧而奇之。曰。此吾家有道也。反命二子從之。學公爲二叔。講解經書大義。日夜娓娓不倦。故二叔終其身愛而敬之。屢試棘闈不售。辛酉。值厚恩。拔入國學。廷試高等。授知縣。公志在科名。恥不就。甲子中副車。於是遠近始知雞澤般生。能文章。有志操。相州張司馬洪虛。曲安劉司空簡齋。爭折柬邀之。欲爲其子弟。於式公笑曰。嘻。吾豈以研田博德飽哉。拒不住。甲申以後。遂晦迹逃名。決意超然於物外。時國家初定。需才甚急。凡七奉部檄。催就選。公堅臥不起。自是杜門謝客。足迹不出里巷。自扁其室曰。確堂。確乎其不可拔也。日讀書課子於室中。嘗曰。功名富貴。自有天命。至勵行修德。利人濟物之道。則一身所得。自主。遂留心經術。研究理學。凡古今興亡。治亂得失。必窮極其源流。自漢唐以迄宋元。皆確有所見。非徒口耳涉獵。宋儒性理諸書。無不周覽。謂諸子各因所學起見。遂分異同。若折衷於聖人。又何紛紛聚訟爲也。其學一以躬行實踐爲主。不事浮華。鄉居三十餘年。未嘗一謁長吏。有司聞風式。莫得一瞻丰采。公率以老病謝。卒不獲見。皆嘆息去。時伯巖棄官歸。居比戶。唯且暮一相過從。以道義相敦勉而已。伯巖好客。客來公輒避去。家素貧。亂後益凋。薄田數畝。不足以供朝夕。公宴如也。里中執經問字者。戶外屢滿。公開誠善誘。士林推爲祭酒。鉅鹿楊方伯猶龍。負海內重望。慕公名。欲延爲其子履吉師。公初不應。伯巖力勸之。乃設帳於南亭。猶龍大喜。兒輩得大賢教誨矣。踰歲歸。老而好學益篤。五經皆有論述。尤喜讀易。曰。可以寡吾過。年幾八十。猶能作小楷。顏魯公麻姑壇行書。得米顛筆意。時仲泓先以義死。伯巖後以遊死。公晚年孤立。鬱鬱善病。年八十三而卒。子仔能讀父書。乙卯。舉於鄉。公猶及見之云。贊曰。予嘗從伯巖坐間。一接先生眉宇。道氣迎人。繼與令子孟肩定交。乃悉其生平行事。有踰垣避世之風。使置古今高士傳中。如先生者。寧可多得耶。世之輕於出處者。望確堂而色作矣。

張命士傳

張蓋。字履輿。一字命士。永年東橋人。清癯狷介。無一俗物嬰其懷。少工制舉業。文名籍甚。學使者嘗相之。曰。子鶴形。非富貴中人也。性好詩。輕脫不中繩尺。解彈琴。能不經師授。按譜自成調。家素貧。不以貧介意。竭貲力爲服飾。茶履瓊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人狹邪。遊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法懷素體。見執楮輒書。盡或有求書者。遂不遇。故舊每欲得書。輒匿。執楮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疾書。惟恐奪去。書成。輒噴噴自喜。稍忤意。即立毀之。故遠近傳以爲狂士。甲申後。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幅巾方袍。混迹樵牧間。閉戶獨坐。讀杜詩。歲嘗五六過。詩途精進。近體得少陵神韻。而歌行絕句。則雄放又類太白。性落落寡合。對客嘗終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氏菽水不繼。間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精通經書大旨。所至人爭延致之。設講帳。踞高座。時發先儒所未發。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有哀其貧者。贈以金。道逢一寒士。語問心動。遂中分之。不問姓名而去。從故人仕宦者。遊楚晉間數年。相得甚歡。忽發狂疾。引鍾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自河東昇歸。歸築土室自

封屏絕人迹。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亦不相見。家人竊聽之。時聞吟咏聲。讀五經聲。嘆息聲。泣聲。母卒。出室成服。已復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攜琴一囊。茗一壺。欲走無何有之鄉。其子急追之。至清源而返。有司嘗慕其高風。求一識面而不可得。時繼粟以餉之。其子受粟而不敢以告。告則必不受也。偶入郡。士大夫爭爲倒屣。相與彈碁蹴鞠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則已逸去。臥東橋土室中矣。年六十有六卒。著有柿葉庵詩集。刪四書大全行世。

贊曰。先生晦迹類袁閔。疏散類魏野。襟期類孟郊。而發狂自廢。又絕類近世徐渭。與家塾盟爲世外交。稱莫逆。而家觀仲又受業其門。家塾盟嘗刻其詩序之云。迹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蓋古獨行之流歟。足規相知矣。

蔡春臺先生傳

蔡國熙字春臺。永年人。父廷光。起家明經。司訓於百泉澗淵。仕至藩王府教授。國熙生而凝重。神采內斂。少時即書超凡。入聖四字於座右。時以自勵。長益潛心性命之旨。嘗從庠師福山郭近庵宗伊學。於濂洛關閩諸書。嗜之如饑。省父於蘇門。慨然慕康節魯齋之爲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幹敏稱。日與羅近溪耿楚侗諸公相劇切。漸得理學肯綮。司庚臨清。完通賦。清宿弊。廢政修舉。癸亥。督餉延寧。建朔方書院。顏其堂曰體仁。築春臺於堂後。與諸生日講習其中。邊鄙士風一變。丙寅。郎曹秩滿。出知蘇州府。蘇固東南大都。會繁劇。稱難治。公務以實學爲實政。銳意興除。不遺餘力。省耕勸課。濬渠溉田。減織造。毀淫祠。凡民間治遊淫巧。繁縟虛詐之習。無不禁論諄切。身先爲教。又建中吳書院。節其堂曰求仁。聚紳士講學不倦。吳人初猶懷懷奉約束。久之類首帖服。革面洗心。風移俗易。於是政遂爲天下第一。入覲賜宴。朝野稱循吏者。必曰蔡蘇州云。會父廷光以老謝政。貽書勸以明哲見幾之義。力促之。歸公性至孝。得書遂引疾。吳人如失慈母。泣送於江濱者數十萬人。林居養志承歡。暇則設帳講學。戶外之履。皆滿。有司多式。盧問字者。趙王書樓成。具禮幣請名。爲顏之曰靜虛。邢襄郡倅歸公有光。枉道造膝。以道難論。就正之。父卒。服闋。吳人思之不已。百計爲借寇請。遂起自田間。擢蘇松道憲。副過毘陵。姚公禹門邀講學於城南書院。爲顏其堂曰識仁。吳人聞蔡公再至。比戶相慶。如大旱之得甘霖。公亦念蘇爲吾并州舊地。茹糲飲冰。益自淬勵。期大有爲。以上報天子。下慰吳中諸父老。詎意瘴部未幾。而華亭之事起矣。初。公守蘇時。華亭徐相國階。方柄政。其子璠遣奴詣府白事。奴無禮甚。公怒。扑之。及公謁鹽使者。舟過松江。羣奴率數十艇環舟而噪。松江守出解乃已。至是。階謝政里居。有劣生沈元亨者。許璠諸不法事。以聞。事下直指使。屬公鞫鞫。事多實。致璠及羣奴於獄。或曰。獨不爲相國地乎。公笑曰。此正所以爲相國地也。階慙懼出境避之。江陵張相國居正。走書爲解。公不應。卒按如法。璠遂揚言公懷噪舟之怨。且爲新鄭報復。新鄭者。高相國拱與徐有隙。公其門人也。公竟無以自明。執政者遂急邀公提學山西。公自以直道忤時。恐終爲所中傷。遂解組歸。歸而門庭闐然。饋粥不繼。嘗稱貸以自給。大名監司王公世貞。吳人也。素推重其學。行爲表所居曰敦廉里。里中儕輩有不悅公者。爲詩以嘲之。有曰。假使當年官不起。至今猶

說蔡蘇州。公亦卒不介意。安貧樂道。竟以理學終其身。其學以體仁爲宗旨。以盡己爲功夫。海內皆稱爲春臺先生。卒後。門人管志道等。自吳門走數千里哭奠之。

誄云。人所難者。在死生之際。公所難者。在是非之間。爲力辨其誣謗甚悉。三吳紳士。亦具公揭辨前事。且盛稱其治吳功德。卒得祀於學宮焉。所著有文集語錄。易解。鹽法議。守令懿範等書。子允之。以舉人知江浦。清貧有父風。無嗣。贊曰。予童子時。即稔聞蔡蘇州名。計距今百四十餘年矣。其遺愛在吳會。姓字在國史。士大夫皆能津津口道之。徒以子姓乏絕。故致令梗槩失真。著作散逸。良可深慨。值子有修志之役。搜括遺文。乃得其集於塾師塾婦之手。又已得而幾失者。再用是詳載歲月。補綴成傳。公之鬚眉咳唾。略具焉。嗚呼。披其集。其人可槩見矣。悠悠是非之口。亦烏足以爲公重輕哉。

牧犢翁傳

牧犢翁者。靈壽人。逸其姓氏。靈壽傳司空曰。翁起於牧犢。故稱牧犢翁。翁早孤。奇貧。儲爲人牧。而性類慧。聞見輒能識。八九齡時。驅牧犢歸。自夕陽憩村塾旁舍。聞童子讀書聲。悉默誦之。然未解爲何書。得問訊塾師。師曰。四子書也。有鈔本乎。曰有。因以童子敝書授之。復爲點次。翁且牧且讀。遂悟四書奧義。既長。辭去牧犢。築蝸牛廬自居。聞人藏書。輒宛轉乞借。借未踰宿。書無指垢痕。而已朗朗成誦矣。不數年。六經諸史。以及星歷醫卜百家之言。無不通曉。於是里中士大夫。始知有牧犢翁。邀與之遊。翁亦不拒。早帽青篲。日與華裾朱紱相錯。或曰。子盍儒冠。曰。我齊民也。何儒冠爲。士大夫益重之。凡遊履所至。遂不可一日無牧犢翁。嘗借燈抱犢。封龍紫微。雲鳳諸峰。訪華陽。蕪。雪浪。劍石舊蹟。捫古碑。讀之。有嘆賞其文嘉者。閱十餘年。舉以難翁。翁口誦之。不爽毫髮。人咸驚異。問詰之曰。以子博洽。盡著書成名。而甘以牧豎老也。翁曰。六經而外。盡屬糟粕。尚何書之可著。問者嘆服。一日。遍詣諸親故。辭謂日暮且死。親故皆笑翁老而狂。詰且攜酒棹往候之。謂翁果狂耶。何從知且暮死。翁曰。易有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僕頗諳天官家言。問以律呂氣候。按之一身呼吸。爲數若干。屈今午數止矣。數止安得不死。於是盡出生平親故贈遺圖書。箋箋之屬。紛固精好。一一返之曰。諸君手澤所在。恐落市僧手。辱長者賜也。親故疑信者半。皆瞠目直視。視翁何以死。泊午少倦。翁入戶不出。趨視之。已臥榻間不起矣。卒時年七十餘。翁性至孝。廬前一柏樹。父手植也。日盤礴其下。每落實。輒手捋拾之。久而盈數石。傳司空曰。世人胸無一物。名噪海內。牧犢翁博學有隱德。竟湮沒無聞。可慨也。申子聞之曰。噫。古今賢人君子。湮沒而無聞者。獨牧犢翁也哉。

王秀才傳

王秀才名以恩。字霖蒼。初字賓卿。永年人。生而貌寢。面鰲身臃。兩鼻障塞。每出語鳥爲有聲。又不飭邊幅。襟帶皆積垢膩。見者輒輕薄之。而聰穎過人。好學能文章。獨不解世務。四五齡時。即識字。得歷日讀之。輒成誦。田家遇有占祈。訊之即答。人皆傳笑。以爲癡。而其翁心竊異之。授以通鑑節略。一日。社中演雜劇。有爲漢梁冀故事者。指之曰。非跋扈將軍耶。可斬也。既長。博洽羣書。尤嗜左國龍門昌黎諸集。問讀皇極經世通書西銘。輒能悟其奧義。爲文灑灑汨汨。數千言立就。十三補邑庠生。十四應順天鄉試。中副車。文名

嗚甚。初鄉居邑中士大夫開而競延之。益力學。學日益進。予時方下帷於先太僕旌忠祠。邀之同榻。霖蒼折然相就。予性疏懶。且多憂。喜讀書。不能無節。一書未竟。數書參陳於前。旋展卷。旌忠祠。不能無節。憶。霖蒼既不事。雖雞鳴即起。啾啾不少。相對竟日。率議論古今人物。是非得失。或指管為文。不一及戶外。事議論有不合。輒動色相爭。怒欲分席。已而兩人各自念。非若執可為吾友者。不移時。言歡如故。無何以城市。讀書筆。又無何。讀書南園。雪案燈窗。未嘗且暮離也。霖蒼好為大言。嘗曰。丈夫遂則變。窮則顏曾耳。何能鹿鹿死也。有說其貌者。則抑天笑曰。至人不相。子不聞蔡澤言哉。於是學益苦。寢食廢。廢冬夏為寒暑所侵。形日羸削。予憂其致疾。勸之飲酒。霖蒼素不飲酒。每遇燕會。主人置空觴。有酬酢者。舉匕箸相答而已。予笑曰。五柳青蓮何人不能飲。非名士也。霖蒼曰。果爾。當為君飲。遂引滿立盡。數斗。舉座皆驚。自是每集必飲。每飲必浮白狂呼。自夜達旦。而為文亦復磊落豪放。無復向者經生德。前後十餘試。試皆冠軍。尤見賞於桐城程立庵先生。丁酉下第。而同學後進者皆售高第。霖蒼益病。遂去。予復鄉居。不飲酒。不讀書。一年。戊戌長至。夜。竟鬱鬱而死。時年二十有三矣。霖蒼讀書有眼力。問弄翰墨。無不精妙。詩宗少陵。書法右軍。病革。猶手錄康節易數一卷。鄰筆而逝。生一子。三歲。殤。贊曰。以彼其材。未必能任吏事。然使博一第。亦足為師儒長。不然。皓首窮經。亦於斯道有裨也。造物既生之。復忘而奪之。何為者歟。子長伯夷傳。於報施天壽之際。三致意焉。有以夫。

王處士小傳

處士王姓。名爾極。字學所。江西安福人。性孝友。年十三而孤。家貧無以為養。暇飲水。先意承歡。居喪一敦古禮。內不入寢。外不履闕。時時作孺子泣。三年如一日也。凡歲時祭祀。必親必成。脯醢豆羹。未嘗下委。感獲與弟某同。怡怡一堂。終身無倦色。居鄉樂善好施。族黨中貧者。周之。歿者。瘞之。喪有賻。嫁有奩。壯而無室者。為之娶。有古脫。麥舟之風焉。歲丙戌。寇犯邑境。勒鄉都括馬。男婦逃避。嶺谷中。日夜震驚。處士顧謂兄道宏曰。不厭賊。禍巨測矣。巢之將。何以家為。於是破產購馬。以給賊。賊嘆服曰。長者哉。遂不殺人。不掠財。相率而去。一境賴以獲免。生平好讀書。課子孫甚嚴。每與論古今成敗治亂事。鑿鑿如指諸掌。且時教以處身涉世之道。率以古人為準。後多成立。年七十二卒。葬於蛟塘。至今父老傳其軼事。猶津津不置口。咸推為鄉祭酒云。

太史氏曰。處士孫嘉祿。為子禮閣分校所取士。言其大父行誼如此。飼雀渡蟻。微物且有報。況免一境哉。然律以發祥積慶之理。區區一第。猶未足以酬處士也。是在王子矣。

纂修兩朝實錄記

康熙六年秋九月。詔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天語慎重。策勵諄切。設監修總裁副總裁纂修錄官如例。滿漢蒙古官相等。漢纂修官十六員。皆儒臣。盼得與焉。先一日。魏相國介。遺詩書曰。纂修大典。借重臺衡。此亦足以發抒史才。有光琬琰也。盼自顧謝。難荷鉅任。羸弱不任驅策。上書力辭。而不知早已列名入告矣。二十日。賜宴禮部。詰旦開館。館在小南城。十六員分八班。二員同直。每月人各廉給八金。月餘。錄取

章疏冊籍至館。按年分月。每一直約兩月。而一年畢。計歲周可脫。蓋然人各為事。事各為文。文既不實。融事亦多舛錯。蓋出而復毀者屢矣。久之條例乃定。忽執政者以纂修員數不足。有借才別署之請。復增數員。大率皆拔自閒曹。及起廢諸官也。甫一年。草創粗具。而穴複遺漏者尚多。其討論潤色之功。百倍於起。蓋時忽執政者以實錄將竣。無庸此多員為。遂能慮給。汰職事。向所謂借才者。皆紛紛優敘超遷。去其不肯去者。僅留數員。同原題十六員辦事。監修公班布爾善。以天潢為首輔。謂太宗實錄未修。不可以子先。父遂請停世祖實錄。重修太宗實錄。八年正月。開館於內院。為內館。復廉給。而外館諸臣。從此開筆矣。其才幹有望者。皆拔置內館。凡八員。盼在外館。外館皆向盼作不平語。盼每委曲排解之。三月。抄忽取盼入內館。外館益不平。盼自矢無私。請且。不願內館之勞。於是內外館爭不已。而盼竟入內館。盼素不禮於內館諸臣。比入。反噴噴譏相許。殊不自解也。早作晏息。寒暑無間。蓋已過半。忽班布爾善以誅死。冬十月。遂罷內館。復歸外館。方誅班公。日盼凌辰入署。見午門。甲森列。問之。或曰。上較射殿廷也。入館坐甫定。俄傳閣門閉。俄望見執某大臣。變至。俄有侍衛直趨內閣。召班公出。即反接其手。內館皆驚怖無人色。不知變從何起。日將暝。皆飢餓甚。聞東華門半啓。同館倉皇。步出騎驢歸。詰旦。盼猶冒險入署。至午門。衛士拒不得入。門籍無名。幾為所困。入問班公。則已伏法矣。究不知為何事也。到外館。乃知為龍拜一案。前此內外館之分。皆出自班公意。實欲借實錄以獵封爵也。外館重開。仍移內院。廉給復停。而操觚伊始。如是者。又三年。至康熙十一年。蓋始定。計若干卷。滿漢蒙古字各三部。同館職事。盼定凡例。及註在事員名。竊自幸事頗便。而爭列銜次者。復轉相請託。少不如意。則語相侵。盼遂病臥私第。中不出。秋七月。進呈。是日。纂修官自內閣捧置黃輿。隨至太和殿。上立俟。諸王以下跪迎。實錄既置殿內。纂修官進表已。復同百官表賀。禮成。駕退。纂修官復隨實錄至乾清門。內侍舉以入宮。乃退。次日。復宴於禮部。越數日。禮部議纂修功。以加級請。詔責太輕。命吏議。部又以即遷二級請。會有秩滿將遷者。以服俸為榮。中沮之。復從加級之例。惟總裁各晉官保。副總裁以下。止加俸一級。而勝錄生及隸皆輩。皆即授府州別駕去。閏七月。賜表裏各四匹。紗朝衣一襲。白金五十兩。盼謝恩畢。即投病牒。九月三日。命下。十一日出都。二十日抵里。是役也。凡歷五年。所同館屢遷改。隨遷隨補。多未竟厥事。甚至有勞瘁死職者。以病先退者。盼以咨序。後久不調。故得始終其事。追敘五年中大槩如此。

禮閣校士記

康熙丁未春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予以咨序得分校。仲兄例應迴避。予先期以病請。竟不可得。六日早。侯旨東長安門。命下。侍衛即擁護執事官吏入闈。而仲兄乃從衆迴避矣。予既入闈。念仲兄高才。屢隕。甫博一賢書。方期扶搖直上。而竟以計之不早。因予故阻。隔闈外。心恫惘然。時欲泣下。管與同事者。贊酒痛飲。以澆胸中壘塊。八日。九日。天陰晦。寒風栗烈。號屋撼倒。數椽。同官身衣重裘。猶生寒栗。不知闈中士子。毡笠毳衣。扞毫滿墨。何以堪此。十日。予闈閱。麟經。或謂此經多名宿。可物色得之。予曰。吾輩受命衡文。如梓匠然。期準於繩尺而止。不可以有心。修恩怨。才情有一日短長。眼力有一日高下。是皆有命焉。蓋

心而已。餘非所問也。十三日。閱卷早起。即揭天理良心四字於號屋壁上。謂同官曰。盼承先人清白。世世起家科第。今仲兄又以例迴避。每把卷輒念及之。揭此以自矢。期上不負國恩。中不負家聲。下不負手足而已。豈敢以釣虛譽哉。二十日。閱卷畢。主司謬許以得人。有同官者。稱忌之。執一卷曰。此某某也。予對主司直叱之曰。同官某與士子私。不然何以識此。請兩糾之。主司怒讓曰。若真媚嫉哉。不然。非通賄。則市恩也。同官慙謝曰。向職磨勘。故懸揣其似云耳。遂巡而退。事乃解。後聞其出關。果揚言曰。某某皆予所識拔者也。悉羅致門牆下。獨不敢議及麟經云。二十五日。榜發。同官廣卷送入內院。乃歸。凡在闈中二十日。刻題對卷。填榜。自午夜達旦不寐者三日。黎明起。漏下。乃寢。閱卷聚奎堂者十日。其勞瘁倍於士子。因思作諸生時。視風簷寸暑。如孽海戰場。豈知主司者。亦殊無緩帶輕裘。投壺雅歌樂事哉。比歸寓。仲兄十日。前已流涕去。

襄陽夢折記

國家初定。伏草莽者所在都有。而湖北襄陽尤甚。襄陽近房。房故盜藪。中多流寇餘孽。盤踞山谷。時出擄掠。旁郡襄陽境內。烽火相望。民日夜登陴固守。不得安枕。朱中丞國柱。駐城中。營兵數萬。乘戒嚴之際。劫財殺人。夜凡六七驚。於是民苦甚於苦盜。有宣王治者。巧籍也。而囊橐頗饒。一日死於盜。投尸井中。中丞聞之。怒召襄陽太守。太守者。冀公如錫也。既至。讓以殺人。事守謂事在縣令。中丞曰。縣令何能為。吾素知守能。可速捕殺人者來。不然。且得罪。守應諾。請先擇其鄰右無辜者釋之。守出馳至井側。厲聲呼死者。使險相之。過城隍祠。入再拜祝曰。幽明等耳。何不雪民冤。仰視祠額曰。威靈。因笑言。如無知。何威靈之有。願十日為期。於是捕緝四出。大索。數日不得。一日已就寢。俄聞傳柝聲。剝剝曰。小北門水。水者。楚人諺言火也。兵燹後。每民間火。有司俱馳救。即中丞亦必往。太守倉皇起。問左右。左右俱不聞。守曰。嘻。我乃為嚙語。復就寢。甫寢。聞柝聲益急。曰。水曰水。起。怒讓左右。左右復不聞。乃坐以待旦。出讓諸衙。衙俱曰。無之。會一宵至。自小北門進。曰。夜來果火。止燎半椽。屋隨撲滅矣。傳柝則未也。守愕然久之。方理簿書。見一囚繫塔下。訊之曰。囚乘火發。盜衣物。故執來耳。守心動。因自念。夢中柝聲良異。而此囚又適至。得無殺人。事在茲神。其告我乎。查姑試之。於是即庭鞠。囚方力辯。守擊案大叱曰。盜衣物罪小。爾奈何殺宣王治。囚色變。良久曰。囚不識宣。守因列刑具。給之曰。吾已得其狀矣。法殺者。抵首則宥。爾吐實。尚可活。否則立斃之。囚懼。願承守大喜。因酌以酒。囑少待。公言之。令郡丞閉城門防變。司李監此囚。不得與外人言。急詣中丞。曰。殺人者獲矣。曰。如何。曰。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人情正在危疑。捕盜若急。恐生他變。且此諸盜非皆役則營伍。獨令太守自鞠。庇其黨者。後必指為鍛鍊。敢請文武同質。中丞諾之。令各弁詣太守署。既集。守謂中營弁曰。吾與若在京師。同作法曹。知獄法。盡同聽其詞。而分識之。中營弁者。劉成棟。守為比部郎時。彼則南臺憲官也。曰。甚善。於是鞠前囚。具得其謀殺狀。言盜凡七人。守復謀於中丞曰。盜皆兵也。宜令各弁自往捕。從之。守乃書各盜姓名為圖。匪手中。令前囚乘馬為導。若無罪者。各弁尾之。餘盜時或守陣。或藉博戲。或投石超距。隨指一處。即出一圖。立擒一人。比午而得六盜。一盜驚匿於投尸井畔。旋亦擒

之。守同諸弁坐城上。昭明臺。一如審前囚法。命成棟分識之。盜知事發。具服罪。欲蔓引以冀緩死。曰。盜不止七人。守念與初供異詞。且前此各營。俱有不法多事之際。不欲窮根。抵以驚軍心。因叱曰。第問殺宣王治者耳。餘不問。獄遂定。當是時。七盜俱隸中營。中營多新降盜。陽服而陰行殺掠。漏網者屢矣。見事覺不自安。各毗裂髮指。刀露刃寸許。怒目視太守。而前後左右諸營。方喜殺人者罪有歸。我輩守法。非守莫能白。亦各刀露刃寸許。環衛太守。以與中營敵。太守以是得不危。而太守不知也。日將暝。成棟甚詭。以酒食款各官。而身自訴於中丞。中丞急召守至。正色謂人命至重。奈何倉卒成獄。守窺中丞色。有變。知成棟有先入言。乃持其聽訟牒。歷階而上。曰。劉成棟。爾來。是牒非爾手識乎。盜皆爾兵。爾不能戢。罪在爾。爾不自悔。認謂枉。兩牒具在。纖毫不可。爾所手識者。豈遽忘乎。成棟驚沮語塞。中丞閱其牒。悟曰。信誤矣。今日奈何。守曰。優柔不斷。事乃滋亂。士卒不能捉賊。反戕良民。今渠魁已獲。不誅一以懲百。事久中變。轉相仇殺。守受國厚恩。即碎首何惜。恐襄陽從此多事矣。中丞曰。諾。即命斃七盜於杖下。中營兵比曉而散者四百人。成棟懼。反求解於守。守卒言於中丞。貸其死。令解任去。後守以卓異。歷遷奉常。為予述其事。予曰。陳勝孤鳴。田單師卒。皆假神道設教。未若夢折之異也。果爾。必公或格者素矣。不可無記。遂記之。

高唐州重修儒學碑記

高唐學宮。日久傾圮。知州事劉侯侯佑。率紳士重修之。既成。詣京徵子記。夫以予鄙陋。其何能文。況欲於聖人焉。文之抑更難矣。聖人之道。如日月揭於中天。人人得而見之。又奚以文為。雖然。竊於侯足多焉。自大道不明。異端蜂起。彼二氏祠宇。布滿天下。窮極土木。金碧連雲。少則飾焉。經營恐不及。以不然而。且獲冥譴。即摩頂放踵。亦所不惜。然猶曰。彼愚民耳。若夫學士大夫。口誦聖人之言。身服聖人之教。惑於邪說。亦往往奉淫祀。以邀福利。至於黨有岸。遂有序。為師儒講習之地。鞠為茂草。反漫然略不加意。嗚呼。教化之不行。厥有所自哉。今天子崇儒重道。下所司修葺太學。臨雍有日矣。夫國學者。天下教化之本也。州縣之學。一方教化之本也。朝廷行觀園橋之盛。而百有司奉行不力。豈所以廣作人敦化。邪。劉侯承德意。於明詔未下之先。可謂急所先務者矣。州自兵燹後。瓦礫滿目。即刺史尚無衙署。萬民舍中。倉廩亦缺。而未備。意其下車日。必且告諸士民。華其屋。啟其廳。擴其廡。而丹堊之。彼士民者。誰曰不可。乃諸務未遑。獨於學宮為汲汲。見垣牆不整。廡廡傾廢。慨然曰。官無署。猶可也。州無學校。可乎哉。於是朽者易之。頹者正之。材取其良。斲取其精。卜吉鳩工。不日而成。其中為殿廡。為齋堂。為櫺星。為戟門。應廚園舍之屬。罔一不備。嚴嚴翼翼。壯麗輝煌。較諸昔制。煥然改觀。自此州之人士。頌詩習書。州之閭黨。興仁敦讓。皆學校之功。皆侯之功也。振斯文不墜之統。廣昭代右文之治。豈小補哉。侯以曲安華胥。兩治巖邑。有聲行且徵。書東下入贊形廷。育賢才。宣德教。輔輔太平。治天下亦如此州矣。爰勒石為銘。以垂諸後。銘曰。治以鎔金。陶以鑄器。化自上行。講習有地。辟雍造士。膠序明倫。後天而老。尼山道尊。亂雅奪朱。贊宮茂草。前則楊墨。今維佛老。侯心是憂。柱砥中流。偉哉厥績。化洽魚邱。魚邱在古。實為齊土。自侯徂東。變齊而魯。丹雘翼翼。碧甍峩峩。家敦禮讓。戶被絃歌。庶務未盡。崇文是亟。於萬斯年。永以為式。

姑園記

園去郡三里許。出郭門逶迤而南。又少西行數十武。踰護城隄。隄高與城齊。繇互若山。上多桃柳。過小橋。即水南村。村口一庵。粉壁朱扉。垂楊掩映。中有老衲出遊。時嘗邀客。倦即下榻焉。轉而東。一帶皆蔬畦。晚菘早韭。足供盤飧。翻車聲時不歇。穿畦過徑。出叢綠中。紆行至園。園前老檜成林。虬枝蟠結。乃因樹爲牆。莖其疎處爲戶。由戶入。左偏柏八九株。擊龍灌露。枝環拱若蓋。砌小臺置石几。一臺週種薜蘿。蘿絲上蟠。柔條下蔭。盛夏坐其中。不見日色。又前爲泊亭。亭四面皆窗。窗前遍樹紫荊。燦若錦城。後臨魚池。左右間雜花木。由中望之。綠蔭紅陰。依稀若鏡。少寬轉爲曲徑。徑兩旁牡丹百本。每盛開時。香風夾路。雲蒸霞蔚。徑中斷。鑿爲小渠。渠通水。水出園外。漚畦井。穿垣乃得人。引澆園花。匯而歸池。橫片石斷徑處爲橋。過橋轉東。一亭頗敞。顏曰姑園。園爲先太僕遊息地。取陟岵之詩。志不忘也。亭前二梅樹。二海棠。大合抱。夏多花。放來遊者。趾相接。亭後種竹千餘竿。風來動響。自成宮商。竹中一方臺。高四五尺。基甚闊。苔蘚結爲綠茵。下視不見砌痕。可席地坐。臺西偏一高榭。曰定舫。亦曰吹雪。歷級而登。可以縱眺。明月時至。清風徐來。園去西山遠。但見山色出雲際。去城近。雉堞可歷。歷數城。周皆水。陂萬頃。茫然。心目俱曠。臺後臨滄河。缺其後壁爲榭。可以下瞰。河通津門。時有商舟來往。水中欸乃。岸上笙歌。時相答也。河兩濱皆叢蘆。中流如練。而園後門適開其上。以是名。荻花洲。洲東又里許。有別墅曰午橋。風景不減園左右。而無專亭榭。獨有小黃梁者。仙祠也。亦靠河。據上游。飛閣遙登。隱隱如畫。遊者謂園之勝概。亦借此相映。若天然云。故家。魯盟有詩曰。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烟裏一舟來。

城壕記

自郡之東南。引滄水入。其地窪下。一望瀟灑。如湖。曰老灘。由灘分布遠城。至夏月。芙蓉盛開。白鷺窺人。青菰夾岸。每夜靜風來。暗香徐引。遙聞蛙聲四和。野鶴時鳴。居者不知其在城市也。城外有小隄。隄雜植桃柳。每春載酒踏青者。坐臥竹籬菜園間。探泥出藕。舉網得魚。城門欲閉。醉人始歸。小隄外。皆蒹葭。秋花載雪。皓如雲夢。大隄四面圍合。如崇岡複嶺。烟樹參差。村塢互掩。樹杪見聰紫諸峯。冉冉如數里外。此隄以內。大概也。滄水在東南兩面。東則無家不種花木。四時擔賣入城。南多園圃。蔬蔬所自出。月下轆轤。烟中欸乃。聲相答也。隄西二十里。皆稻田。綠樹一澗。是一村落。門橫小橋。魚遊塔下。碧浪千頃。間以菱荷。在吳越中爲勝地。惟隄北一望。皆平田。長溝曲折。北去。時有橋梁隱隱桑棗間。

蓮亭記

在城壕東北隅。據隄之一曲。隄既建亭館。行人不通。乃於隄後築重隄。而此館宛然水之中央矣。左右二門。從右門入。南陽屏。門內有堂曰香遠。堂之後有廊。寢室庖廚咸具。又東。綽楔顏曰錦雲。十里內有樓曰滄。前爲浮橋。有亭立水中。曰宛在。從此亭出橋。折而西爲露臺。臺之上。小石坊二。東曰鑑湖。烟月。南曰漁磯。有石級下水中。可以濯纓垂餌。館既擅水雲之勝。而劉公又建北樓。憑欄恣目。烟葦蘆荷。一望無際。西看聽黛。山色有無。南眺滄隄。人烟歷落。柳絲槐影。拂檻穿窗。視城頭粉堞丹樓。疑海水間。疑氣。故館之景。

矩園讀書記

夏月爲盛。春則波皺風紋。柳迷烟眼。紅桃綻於岸上。白鳥落於清間。亦饒情致。遇秋采菱雪藕。觀月平臺之上。水禽夜呼。與城樓寒柝隱隱答響。冬月稍爲寂寞。波凍雪飛。一片水晶。共瓊樓朱閣相映帶。凌陰欲啟。營卒敲冰。儘稱清絕。

矩園讀書記

矩園。即姑園也。丁酉歲讀書其中。諸同人皆少年高才。恐或放軼蕩檢。相砥礪準於禮法。且時方下帷爲舉子業。務引繩切墨。不爲詭遇。期於中的而後止。以是偶以矩名。矩園中共六人。四人者寢食其中。其二則間一至焉。憶當二月上浣。予與王子霖蒼步行至園。時天猶微寒。掃徑設榻。晚宿於亭旁斗室。夜大風雨。室搖搖撼動。雨從四面灑入。提襖被起而塞之。得少假寐。侵曉雨歇。同出園後。立河上。方遙望西山霧色。見有擔囊負笈。指點問南園者。穿徑而至。至則殷子孟肩也。晚出所攜酒共飲。飲俱醉。越一日。顧子儒自至。喜各如前約。無食言也。相與把杯道故。又俱醉。於是四人者晨夕相對。啣語不少。輟亭中海棠及牡丹盛開時。往年遊人接踵。是歲皆從園外望。不敢叩扉。恐擾書帷也。而四人者。時或設席花底。執書卷偃臥讀。時或移案臨池。摹古本法書。明月既上浮。白在呼。花片片墮杯內。漏凡三下。俱醉寢矣。來時攜酒少。無何。勸。園又僻。左右無沽處。幸午橋者去半里許。肯寄數家。隨沽即至。以是花開時。夕夕醉。比花謝乃已。或亭方午。散行河畔。四人者。一攜笛。一攜右軍帖。一喜性命之學。而攜宋人語錄。予獨攜彈琴。左拓弓。右握丸。隔河彈林中黃鶯以爲戲。幸技拙不至戕禽鳥生。間至小黃梁。一訪仙蹟。當是時。岸上轆轤與舟中欸乃相答。往來不絕。見四人者。科頭跣足。行桃柳陰中。皆以爲非塵世人。入盛暑。上弦時。席坐於岸。久旱河流淺。清泓可沐。沐畢復坐。坐復飲。飲且醉。聞游淺聲。與石相激。奔注而下。則山雨新漲也。坐園中者四閱月。其二則寧子元著。及細昆弟。家食貧。不能遠出。或文期至。或訪友至。至則或信宿。或竟日暮。而花晨月夕。尤流連不忍去。月嘗八九醉。秋闈迫。六人乃俱散去。是年元著舊。明年霖蒼鬱死。又一元著成進士。爲史官。又二年。予亦成進士。爲史官。而孟肩猶白笈。細三人者。雖皆爲名諸生。而猶落落數奇。嗚呼。矩園猶昔也。雪案螢窗。直昨日事耳。今屈指已十年矣。而前此五年中。已卽有死生貴賤之不一。俾後此者。其可知哉。不可知哉。

西巖避暑圖記

西巖。村名。距郡西十餘里。予家桑麻別業在焉。初以閭姓著。稱覺道人。謂地有懸巖之勢。且將買山而隱也。故易名巖村。在隄上。烟火千家。隄培壘曼衍。高岸俯臨。肅然中斷。若龍門。置插引滄水爲溝渠。予家偏東。家後闢場圃。瀕巖築斗室一。顏曰箕亭。亭前插籬種蔬。有泉下通池。池圍八九畝。兩岸垂楊拂地。芙蓉荇藻。香風襲人。一望秔稻萬畦。細路微茫。綠雲映水。皎如明鏡。故張逸人題亭樓曰。半夜溪聲荷葉雨。一簾秋色稻花風。覺道人亂後居此。吟詠爲多。故有西巖避暑詩。凡九章。六言四句。風雅林中。推爲別調。水雲鄉內。想見高人。江村桃源。暑中地也。著書酌酒。暑中事也。鳴蟬沙鳥。水檻漁竿。暑中聞見也。蓮房菰米。翠竹紅椒。暑中景物也。至於疎鐘山雨。淨暑中之露塵。草岸高城。供暑中之遊眺。是西巖小築。竟爲竹溪。

而避暑九章。足繼考槃矣。殷宗山簞欲輸之。不果。予因補其闕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聲蘇言真堪移贈也。故堯道人初年。亦號箕亭處士。

詞臣箴節賦

唐宋以來。皆以詞臣爲重。進士與其選者。比於登瀛。夫其爵不過一命。居官廩祿不及郎署。何爲重之。得勿以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乎。虎賁侍衛之屬。皆得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而世不以爲重。彼詞臣者。豈謂是哉。蓋人君所與論道。三公而外無聞焉。詞臣以新進儒生。一旦陟侍從之列。直經筵。注起居。有臺省諫官所嚙口。昨舌而不敢道者。詞臣皆得以從容輔導而挽迴之。是君德成敗。天下安危。古今是非。得失。俱繫於詞臣。顯不重歟。至於明。盛極而亦濫極。枚卜之典。非由是途。以進者。十不得一二。故甫登一第。即資綠。弋虛譽。而親黨在朝者。復陰推轂以樹私人。比廁身中祕。即託疾請告。優游林泉。坐得超擢。有立朝僅四十餘日。而官至卿長者。人以此益重詞臣。而不知詞臣益輕。我朝以勝國爲監。慎重其選。不分省以嚴其私。不定額以廣其用。年多取其少者。以策後效。而又時召見於瀛臺南苑間。銀幣有賜。袍服有賜。圖書樂物有賜。才望優者。立典機務。有文學而政事未諳者。則增秩歷試於外。以老其才。朝廷待詞臣若此。可謂重矣。而人無盡忠補過之思。時有聲聞過情之譽。竊恐積習未除。流而不返。詞院不知自重。人因得而輕之。數年以後。必有以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爲可有可無之官。羣相起而非笑之。如虎賁侍衛其人者。未必非詞臣之過也。因援筆作箴。

箴曰：汗簡垂青。花墩覆紫。厥職伊何。曰維太史。榮無八座。祿無千鍾。藹藹吉士。一介三公。譬彼五雲。雲高日且。譬彼液水。水清石見。花靛影寂。鈴索聲寒。匪官重人。以人重官。紀勳紀言。勿華掩實。爲絲爲綸。勿文勝質。翠毛成錦。縷袍被躬。人榮華黼。我懼不衷。盧橘盈筐。鄂櫻滿谷。人美御珍。我憂覆餗。文章永叔。氣節端明。誰爲可師。吾其力行。勿多上人。而恥下問。勿以先達。而抑後進。雖無官守。俾予啟沃。雖無言責。俾予講讀。秉德不回。爾爾爾梅。慎哉初服。相業是開。職思勿怠。爾爾爾爾。百爾君子。鼎惟自愛。

義利說文言

義利之界。爲人品心術所由判。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聖人取世人而區別之。義則爲君子。利則爲小人。乃知義之與利。如東西阜白之不同。是在人擇所行耳。若昧昧焉以從事。即博通今古。亦止爲口耳之學。於人品心術何裨焉。夫聖賢之訓。彰明較著如此。學者盡人而知之。乃好義者卒少。好利者日甚。則又何也。蓋由於苟圖自便。不知止足故耳。先王作法。事事予之以品節制度。使人不敢隕越。諺曰：士窮見節義。人唯不爲貧乏所累。乃爲遠大之器。異日必能豎立。若無而思有。有而思多。多而益求其多。即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易其有極。孔子不云乎：君子有三戒。少在色。壯在闘。老在得。古今人鮮有能御此病者。色與闘。病在有餘。得病在不足。遲暮之年。志氣銷沮。一切嗜好。俱所不能。故往往好利。其可鄙莫甚於此。而世情猶不謂然。以爲利權在握。所欲必遂。粉白黛綠。千金買笑。是即爲色。束矢入金。以訟受服。是即爲闘。利實能兼彼二者。烏可不好。於是少而壯壯而老。唯利是嗜。利之所在。會肩詬笑。涎痔吮癢。親友可以

勿恤。理法置之罔問。雞鳴孳孳。死而後已。既擁厚貨。動色騷人。市僧之子。噴噴健羨。以爲孔孟論說。皆老生之常談。迂遠而不切於用。不知詩書垂訓。萬古不刊。孔子曰：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不得。有命。夫天與命。亦安可強也。富貴者人之所欲。天命所與。雖欲辭之而不能。彼富貴者。自謂得計。抑知巧者禍之媒。其以機智而自敗者。不知凡幾。故富貴人所自有。求之得。不求亦得。富貴人所本無。極經營之巧。籌畫之工。終無補於萬一。甚且逆天背理。利己損人。家業因而蕩然。品行究於何有。靜言思之。終不如居易俟命之爲愈矣。凡日用飲食之需。寧不及。無或過。過則世俗以爲榮。達者以爲陋。士庶人布衣蔬食。溫飽亦豈易得。試思天下之大。嗜飢號寒者何限。或誤觸法網。荷校囊頭。奔走道路。弗遑棲止。仰而視我。奚翅十洲三島中人。即不然。家素食貧。艱於衣食。勤儉之外。亦別無致富良法。如士子學行既優。無論異日顯達。即埋首窮經之日。人已敬而慕之。備書授館。皆足資以糊口。諸如醫卜星相百工技藝之徒。其術果精。必能自衛而俯仰得以具給。此之謂居易者義也。義亦何嘗不利哉。至於務櫻閣闕。力雖有餘。亦不可過。夫既貴矣富矣。胡不博施濟衆。使人人見德。爲積福子孫之計。而乃勞勞終日。止爲己謀。從朴求黠。從黠求妖也耶。夫所謂妖者何也。凡物莫不有之。如一室家也。有妾媵矣。而必吳姬越女。妙舞清歌。是謂色妖。如一器皿也。髮漆足矣。而必瓌床玉几。錦席雕屏。是謂木妖。衣以幣帛。食以魚肉。足矣。而必吳綾蜀錦。海錯山珍。是謂飲食衣服之妖。至若宮室園囿。車馬僕從。不過適用而止。凡紛華靡麗。貴重難得之物。莫非妖也。既非取諸宮中。不知物從何出。官無溢額之俸金。農無寶藏之田畝。窺所由來。多由蠶斷。斂衆人之脂膏。填一人之窟壑。非長策也。且物極者必返。樂極者生悲。財力有限。豐儉隨人。暴殄之徒。造物所忌。或內憂外患。或蕩子逆孫。如影隨形。報必不爽。以天生地植之財。供窮奢極欲之用。有是理耶。聖賢復起。終不易義之說也。夫所謂義者何也。即吾所謂居易者是已。臣與臣言忠。子與子言孝。皆義也。守天理。尊王法。皆義也。其視利也輕。則其視義也必重。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及其行成名立。威幽格明。遂則爲名臣。窮則爲良士。即賤爲黔首。亦可謂經經自好者。其品行爲何如也耶。兼言及此。盡各內省。清夜捫心。念從何起。日不暇給。事出何名。義耶利耶。君子耶。小人耶。不必問諸人也。問諸己可矣。如謂君子。則吾豈敢。寧以小人自甘。是自棄自暴也。竊恐天下人。愚不至此。

漢文帝短喪辨

文帝爲漢代明主。短喪之制。古今皆歸咎焉。不知短喪者。乃景帝。非文帝也。按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何嘗有以日易月之言。及皇太子哉。夫皇太子非臣民比也。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非大紅小紅比也。即使文帝果言及此。猶爲亂命。決不可從。況遺詔皆謙退之詞。爲天下吏民及羣臣當哭臨者而言耳。景帝何所見。而竟以日易月也。且遺詔之不可遵者亦多矣。曰死者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將遂不辭踊而譚笑乎。曰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將遂納嬪御而恣宴樂乎。曰當今之世。成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將遂詔天下儉其親。不棺槨而席藁。不斬衰而總功乎。是皆遺詔所必不可遵者也。景

帝何所見而竟以日易月也。廢天經地義之大。絕父子天性之親。附會遺言。任情滅理。而遂使千古世借為口實。史以文景併稱。豈不謬哉。故曰。短喪者。乃景帝。非文帝也。雖然。固景帝之作。亦足見漢廷之無人矣。

王文成從祀辨

文成封爵。則者紛紛。久而後定。予以為至今猶未定也。文成建言遠竄。詐死江表。始以氣節著。擢逆濠。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後以武功著。是其為有明一代功臣也。無疑。至於聚徒講學。倡為致良知之說。尊陸抑朱。海內遂奔走如狂。而論者乃生。贊議焉。按文成一生。率以氣魄用事。不過借講學之名。顛倒章句。欲壓倒前人。自樹壇坫耳。其原非理學也。亦無疑。乃阿所好者。略其功名。而專尊其學術。封爵不已也。而俎豆於宮牆。其功者。譽其學術。而併略其功名。能黜不已也。而創奪其世爵。是皆以私心為賞罰。於報功從祀之大典。均有未當也。夫所謂理學從祀者。或為布衣下士。功業原無可見。而發明經傳。有功聖門。故特配享廟庭。以勸來學耳。試觀古今儒林傳中。出於王侯將相者。幾人也。文成功烈林林。載在旗常。使其學果真。則學術與事功。適足相濟。使其學或偽。則取長而棄短。亦可服人。何至忽以功而封之。忽以學而奪之。徒議論紛紛為乎。且國家所以倚毗大臣。扶危定亂者。以其功乎。以其學乎。前此謚文成者。止有留侯與誠意。彼二公者。以其功乎。以其學乎。則文成之所以為世輕重者。不待辨而自定矣。然則如何。曰。酬以世爵可也。不必從祀也。或曰。文成在聖門。曾不得與游夏比乎。嗟乎。彼七十子者。以孔門故取重耳。如執一行以律後人。恐從祀者。指不勝屈也。予又因是知士君子。苟有可表見。斷不可掠衆美。以高自標榜。如王文成者。皆好勝之心為累矣。

題義備馬囊駝傳後

儒者多言無鬼。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非無鬼也。特人重於鬼耳。諸史中。獨左氏好言鬼。說者遂譏其誕。嗚呼。老人結草。公子豈真六合以外事耶。予讀義備馬囊駝傳。血滿白刃。魂逐黃沙。猶不忘犬馬戀主之誠。而寄信於夢寐。為鬼如此。其為人可知矣。杜陵云。饑寒奴僕賤。況死生哉。陶靖節遣一力供子役。貽書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知此輩原不乏人。如囊駝者。可與蕭穎士盧懷慎家奴。並列青衣俎豆矣。

先伯氏堯盟處士行述

天乎。憫哉。先伯氏堯盟。長逝也耶。自學士大夫。下及菜傭市。莫不聞之者。傷心。言之者。氣咽。天乎。憫哉。先伯氏生平。可概見矣。焚焚三孤。黃口乳臭。其何能操觚。擗藻。闡揚先德也。先伯氏。在兄弟中。長燈九年。長盼十九年。少相依倚。護持誘掖。得有今日。是手足而誼兼師友。生我者父母。成我者伯氏也。皇天不弔。遭此凶憫。死別生離。決於頃刻。天乎。憫哉。存不能追。古人連被之歎。歿不能分。一日灼艾之痛。憂心如割。何以生為。願先伯氏。懿行過人。高才絕俗。皆卓卓在人耳目間。又何敢以避親諛。致泯沒而不彰也。用是瀟灑。擗毫。撮其梗概。我申為廣平巨族。具載家乘。邑志。始祖公自繇遷永。九傳而至我端公。

配新安人。生子女四。長即先伯氏。次煜。次盼。女適漕路公。皓。月子澤農。先伯氏諱。字學孟。一字和孟。號堯盟。生而天姿穎異。神采內斂。寡言笑。不喜聲色。於經書子史。無不涉獵。能文章。下筆汨汨。數千言。立就。年十五。補邑庠生。為舉子業。不拘行墨。精神與博。頓挫灑灑。出入左國史漢之間。以是文名日噪。郡中諸先達。爭為延譽。先端公官南雍時。嘗函其所為文。質之江右羅文止。章大力兩公。皆擊節嘆賞。雖小試。累前茅。早年食餼。究以調高和寡。棘闈屢躓。而先伯氏傲岸自如。夷然不屑也。日與諸同志論文。訂社。載酒。豪遊。間嘗以餘力為詩。即有唐人風致。先端公恐妨制舉業。嘗呵止之。先伯氏雖秘不示人。而已浸淫乎日。加進矣。先端公官中州銓部時。先伯氏常隨侍。養比先端公。謫南雍。起問寺。播越兩京間。先伯氏乃歸鄉里。支門戶。總持大體。不為米鹽瑣屑之計。而諸務舉。僕從輩奉約束。唯謹。不敢干戶外事。郡縣間。以苞苴唱之。則守先端公清白之訓。睥睨不肯一顧。戊寅之亂。登陴固守。捐四百金。二。十萬錢。以犒士。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癸未。流寇漸逼。畿南。冬為妹氏理。嫁奩。甲申。二月。奉老母避亂西山。誅茅廣羊。絕頂。與鉅鹿楊公。猶龍。雞澤殷公。伯嚴。仲泓。兄弟。定為患難交。會先端公自京。始書至。有行己曰。義順數日。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之。語。先伯氏捧書。泣曰。吾大人志決矣。奈何。吞聲飲血。不敢有傷老母心。三月。京師破。先端公殉國難。先伯氏聞計。痛絕。久而乃甦。賊餘孽。方距郡城。拷掠慘毒。先伯氏以計得脫。攜家避山谷。中乃免。五月。煜侍先王母。軒太安人。冒萬死。出虎口。狼狽歸里。相持痛哭。如夢中。先伯氏誓不顧身。欲衝鋒蹈刃。北上迎極。至樂城。阻月餘。不得進。會有義備徐起風者。已。覆檣南來。先伯氏感其義。為給產娶妻。以報之。七月。喪事畢。時中原鼎沸。文獻斷絕。先伯氏恐先人大節。湮沒失傳。因念路公保障江淮。繫東南半壁人望。託省妹之便。揚舫南下。隻身往依之。哀衣麻履。灑淚江干。卒得名人椽筆。作志傳。藁表。捧持而歸。亂後。奉二母。鄉居。力耕課弟。足跡不入城市間。長歌代哭。聞者感動。皇清定鼎。先伯氏痛父殉國。絕意功名。將欲從鹿豕遊。不復視息人間世。先慈曰。祖母年高。二弟幼弱。皆汝父未了事。安可隱也。先伯氏泣受教。乃卒以儒冠老。時殷公伯嚴。已筮仕。雖當令。先伯氏力勸其棄官歸。與同里張隱君。命士。棲遲林壑。日相酬和。人號為廣平三君。先伯氏既屏棄舉子業。益專攻於詩。吐納羣流。自歸。治。初。一以少陵為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諸家。至明之空同。大復。則節取之。久之。聲調氣格。直駕三唐。而凌漢魏。嘗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服古既深。直行胸臆。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於莊。過甚。筆無餘閒。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為貴詩矣。於是遂以詩名海內。風雅之士。操月旦者。必指為首屈焉。戊子。遊林慮山。己丑。登懸壺。癸巳。先王母。軒太安人。卒。居喪哀毀。一如先端公。殉國時。閏六月。以先端公。公。典。如京師。先是。世。禮。詔。訪。前。朝。死。難。諸。臣。將。舉。封。墓。之。典。詞。林。諫。垣。諸。公。說。以。先。端。公。名。上。聞。已。而。覆。數。格。於。部。議。至。是。先。伯。氏。欲。詣。闕。自。列。奏。時。露。潦。久。甚。河。水。泛。溢。沿。途。深。丈。許。衝。泥。冒。險。瀕。死。者。數。徒。跣。走。千里。號。泣。東。華。道。上。申。訴。頗。末。都。諫。魏。公。貞。庵。又。特。疏。言。之。卒。得。邀。曠。典。喪。卹。如。例。當。是。時。天子。右。文。儒。風。蔚。起。公。卿。開。闢。先。伯。氏。聲。名。稔。矣。凡。感。其。孝。行。純。篤。如。此。無。不。傾。心。延。納。邸。舍。之。間。車。馬。如。雲。得。其。片。紙。隻。字。奉。為。拱。璧。朝。退。輒。相。詰。曰。若。亦。

忠節堂集

四二

知有幾盟其人耶。宴遊贈答。日不暇給。若忘其為河朔一布衣也者。甲午。為秦岱之遊。歷覽約突。明湖諸勝。丙申。訪楊泉司。猶龍於太原署。丁酉。楊公遷中州藩司。先伯氏與相見於百泉上。因謁孫徵君鍾元先生。執弟子禮。徵君器然改容。恨相見晚。因留數宿。以節概相教勉。自是始得聞天人性命之旨。庚子。朝廷詔郡縣舉孝行。有司以先伯氏名應。先伯氏力辭不許。乃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齒數。光於本朝。實受再造。德及所生。恩同覆載。今執事禮推舉。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悟去於其身。光性福才拙。動見齟齬。問作詩歌。無關大道。若置世途。將焉用此。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親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不自。豈敢以終南片席。為梯榮釣祿地哉。有司得書。知不可奪。乃止。先伯氏交遊遍天下。恥干謁故人。踞要津者。折東邀之。往往辭不赴。晉王方伯襄璞中表。契闊二十餘年。敦請至署。不踰月。適歸。有傳山者。太原高士也。貧居不能蔽風雨。先伯氏言於方伯。為捐俸買宅數畝。士林傳為盛事。甯夏某中丞。平日雅重先伯氏。才行約相見於中途。強之西行。先伯氏謝曰。老母在。未敢遠遊也。中丞長跪請之。卒不可得。嘆息而去。己亥。熊鍾陵先生。歲較士。歲南。推故人誼。破格待之。瀕行贈之以詩。嘗語人曰。吾生平見所謂詩人者。唯廣平一申子而已。辛丑。以今上龍飛。恩貢入成均。先伯氏投牒儀部。以病辭廷試。怡然曰。吾今始卸卻儒冠矣。壬寅。先慈新安人。卒於京邸。先伯氏奔赴不及。仰天長號曰。嗟乎。二親乃俱不得親含殮也。此恨終天。哉。血淚俱下。是時盼已成進士。官詞林。先伯氏與煜約。問歲一至都者。弟至。則朝士倒屣。傾動一時。丙午。煜復舉賢書。先伯氏驪然色喜。曰。兩弟成名。吾復何憂。盼書云。先人積德。我輩坐享其福。從此益當勉力為善。以答天休。戊申。恩詔有訪用隱逸之條。相國魏公貞庵。屬意於先伯氏。先伯氏上書婉辭之。相國竟不忍發。先是先伯氏艱於子息。至辛亥壬子。連舉二子。閩郡人士加額。咸以為積善之慶。會盼請假歸里。一堂聚首。燠麗迭唱。自是唯寄情詩酒。灌溉花木。柴門反鎖。庭除若無人。暇則散履南園。攜斗酒。聽黃鸝。日暝扶杖步歸。陶然自足也。先伯氏自辛丑後。不作詩者且十年。自謂於古文非所長。又恥襲前人窠臼。故不肯多作。晚年唯留心於理學。手不釋卷。日取諸儒語錄。玩味之。曰。吾豈敢標理學名。聊以檢束身心耳。嘗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尤不喜釋老。然亦未嘗與爭辨。曰。三教判然。吾道行之已難。何庸二氏為。然而潛修默悟。日漸有得。見道之言。勒滿戶牖。有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惟實以立基。虛以啓悟。斯為善學耳。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又曰。士人要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宋由大路。雖遲而穩。陸由便徑。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惜乎天奪其算。未盡快濬洛之奧也。先伯氏解學理。書法做節。魯公。尤工漢隸。間擬墨作山水木石。殊落落有雅致。鼎彝書畫之屬。得亦珍惜之。不得未嘗強求。蓋所好不存焉。貌修偉。結類先儒。際公。內曠達而外嚴重。待家人子弟。未嘗假以辭色。雖呵責不加。人皆望而肅然。子弟有過。悄然形於寤。寤後改過。顏乃解。又好謀能斷。親友有疑難事。成就歲之。為剖析盡事。卒得當至於天下治亂。生人禍

忠節堂集

四三

忠節堂集

四四

福。往往於事前逆料。莫不僊中。是以少年時。猶以才氣騰。久乃人人傾服。閩郡奉為典型。擇友但取其大節。不肯濫交。生平以文章聲氣相知者。不過數人。朋友有急難。挺身救之。不避利害。殷仲泓當寇亂時。倡義誅偽官。被執。先伯氏請兵郡將。夜半馳援。比至。已不屈死。伯嚴聞變。出亡。賊追之。急。又捐金募死士。馳精甲往迎。乃免於難。中表李公志清。緣事株坐。成邊。先伯氏受其託孤之重。撫三子。有餘骨肉。後皆成立。至若焚券助喪。拯困濟乏。猶餘事耳。又捷於應變。不畏強禦。先端際公既殉難。家道中落。里中豪右。眈眈虎視。百計中傷之。先伯氏談笑以應。卒能折其陰謀。竟以交道終其身。先伯氏性儉素。目不識衡量。手不程簿籍。布衣蔬食。甘之若飴。取與之間。一介不苟。晚年自悔盛名為累。屏絕交遊。前後長吏。多式虛請。益歲時拜謁外。落落然未嘗輕接見。聞以公事相值。則敷陳地方利病。縷縷如指諸掌。如鄉兵水利。括田稅。屋諸大。事人皆陰受其福。而不知長吏亦以此益敬重之。又好成就後學。里中諸名士。執經問難。推先伯氏執牛耳。先伯氏量其才之高下。加丹鉛焉。務使準於繩尺。不為詭遇。因以成科甲者甚衆。先伯氏精神素健旺。獨脾氣弱。自幼不晚食。飲啄起居。各有時。每以宴會為苦。親友相召。多不赴。然嗜酒。飲雖不多。每晚必飲。酒後按節高歌。聲琅琅出梁間。今年夏。表兄王公襄球。業師趙公毅。可俱病歿。先伯氏為經理其喪。不啻家人父子。然心力為之俱瘵矣。煜輩窺見。肌膚羸削。心竊憂之。猶幸髮黑齒固。意興如常。謂期頤可下也。先一夕。友人具壺觴。猶暢飲劇談。漏下乃寢。詰旦早起。聞姚江文集。接見賓客。講省察克治之功。娓娓不窮。晨餐畢。詣兩弟及子。壻宅。聞客至。歸迎。甫及廳。一仆而卒。容貌如生。雷雨交作。天乎。憫哉。書卷半展。研墨未乾。聲音笑貌。恍然眼底。誰意竟成隔世也。嗚呼。茫茫天道。夢夢何知。無一日牀第之藹。而脫然以去。果有玉樓之召耶。藐孤在側。一言未訣。胡以積善之躬。不喬松而罹此厄也。或者謂先伯氏才名壽算。與浣花翁異代同符。疑為少陵後身。然乎否邪。歿者已矣。生者何堪。搔首問天。正不知招魂於何所也。慟哉。慟哉。所著有曉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行世。至郡縣新志。皆經手裁定而成。先伯氏生於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丑時。卒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九。配盧氏。天啓甲子科舉人。盧公愜胤女。子二。長瓶。聘山西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雷公爾講女。次頤。未聘。女二。長適松江府推官李公澄。子貢。監生奇。次許。字歲。貢生劉公元。崑子徵。陽。嗚呼。千頃叔度。著於漢朝。三徑淵明。傳於宋室。元纒束帛。雖未貴於邱園。野鶴冥鴻。已久聞於朝野。一行猶堪不朽。獨善豈盡所長。易稱嘉遯。詩矢寤歌。未足多矣。伏望仁人君子。大人先生。鑒其素履。錫之袞章。或補遺民之編。或續高士之傳。使知當如日中天之世。不乏潔身自愛之賢。榮藉者。不獨在一家。禮牒矣。敬披淚以俟。

刑部主事韓公暨配溫儒人合葬墓誌銘代
予已卯歲登賢書。出於陸晉韓夫子之門。司隄河東時。去其里咫尺。數從奉教。年來散歷中外。聞問遠疏。然素慕其碩德雅量。必享遐齡。為熙朝文獻。今年冬。公家君完剛走京師。予始知公已捐館舍。相與設位。弔唁畢。因出公生平行略。乞銘於予。予受知於公。何敢以不文辭。按家傳。公諱濟。字澹齋。一字振熙。山

忠節堂集

四五

西臨晉人。世居甘泉里儒林巷。始祖直生。銜生廷輔。俱有隱德。喜讀書。嘗遊堪輿家。為下地。語之曰。無以富貴為。願世世有讀書人足矣。廷輔生孟春。庠生弟登雲。傾歲薦。孟春生泰。即公之祖父也。宿學重望。以教授生徒為業。戶外屢常滿。里中科第多出其門。邑宰咸敬而禮之。生三子。仲為封翁。紹統。早年游泮。數奇不第。嘗苦疾。猶好學。佔畢不肯少輟。父慰之曰。吾生平無失德。後世必有大吾門者。毋徒自苦也。從此屏去舉子業。日以詩酒自娛。既生公。見其聰穎。雅不好弄。喜曰。成吾志者此子乎。少長即嚴課之。同肄業於琴堂精舍。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邑侯楊君奇之。延為西席。戊午舉於鄉。數困禮闈。偕弟與門人假館蕭寺。益下帷攻苦。不以為失。意風雨晦明。十六年如一日。甲戌成進士。兩大人皆在堂。聞捷音至。相慶曰。果成吾志矣。初授行人。閉門卻掃。不事干謁。廣購十三經廿一史。縱覽古今。著作日富。丙子典試黔中。已卯分較北闈。所得多知名士。五載清署。不以家累自隨。布衣蔬食。寒素無異諸生時。考滿稱職。封父如己官。母為孺人。未幾陞刑部主事。獄獄清慎。多所平反。論者比之兒寬。徐有功其人焉。因念二親年老。定省久遠。遂決意請告歸里。承歡膝下。朝夕奉菽水。唯謹。未嘗假手戚。蓋天性然也。甲申以後。遂移家山居。絕意仕進。慕唐司空表聖之為人。別號司空。後學立文禮書舍。教子弟及鄉里之雋秀者。諄諄以先行誼而後文學為訓。三徑蕭條。左圖右史。日吟嘯於其中。過其廬者。不知其為先朝之遺老也。父卒年八十三。母卒年九十三。居兩喪時。哀毀骨立。祭葬一遵家禮。不用浮屠法。雖毀不減性。然年已近耄。匍匐苦塊之間。已不勝其勞瘁而病矣。今年夏酷暑。飲食頓減。夜夢父來。召且起。正衣冠而坐。與親友辭訣。言畢遂卒。享年七十有八。公操行端介。接物謙謹。予嘗奉杖履於函丈左右。聆其緒論。如坐春風中。雖立朝不久。功業未彰。而出處明決。大節高風。則生平讀書之力也。元配溫氏。封孺人。相夫有成。治家勤儉。庚辰歲饑。公方遊宦京師。孺人發廩粟以賑貧乏。不足則典及簪珥。存活者甚多。聞賊掠城中。翁姑被執。孺人以身蔽之。賊忽驚潰。人以爲純孝所感云。順治五年中。先公卒。享年五十有五。繼娶梁氏。子三人。完剛。完錦。完瑜。俱庠生。女一。孫男四。孫女七。今以年月日合葬於東郊之原。予叨忝樞曹。不能執紼臨其壙。敬以一言銘之。

銘曰。嗚呼我公。自擬司空。予謂過之。今之文中。襟懷朗月。宦囊清風。出處之際。與古人同。孝聞於里。德萃於躬。良木忽萎。吾道其窮。如水之止。如山之崇。名自不朽。甯與俱終。佳城何在。在郭之東。杏壇不遠。媿泖幽宮。

明誥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巡按宣大江西道監察御史秦公聖俞暨配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明季宣雲之地。在國家為重鎮。在臣子為畏途。防邊護陵。察吏選將。唯直指使是賴。非具文武材者。鮮克荷此鉅任。莊烈帝庚辰歲。秦公按部。致於王事。比勞巨例。得邀卹典。距今三十八年矣。今年夏。公配孫孺人卒。將合葬焉。其家孫繼祖。巧銘於余。余維古今銘墓者。非顯貴則文人。率請於數千里外。隔垣之見。語不由衷。亦奚庸此。拔藻博美觀為也。申秦居同郡。先公與公同賢書。通婚媾。子又與公季子環同賢書。通婚媾。確見稔聞。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秦氏。諱廷表。字進思。號聖俞。其先由晉洪洞徙曲周。始

禮伯通生紀。紀生福。福生麟。世業農。麟生漢。漢子昇。以明經令保安。瀛子邦彥。舉於鄉。官民部郎。吉士成進士。官督方伯。始為邑望族。漢仲子萬生。敷教敷生。子二長。允安。次即封君。允若。公之父也。為名諸生。有隱德。生子二長。即公。次廷對。公生而穎異。未就外傳。封君口授以經書大旨。即能成誦。人皆以奇童目之。年十三。補邑庠生。家貧苦學。隆冬肄業地室中。佔畢達旦。輒以千秋業自期。許曰。科第其餘事耳。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筮仕輝縣令。下車即翦大猾呂姓者。奸民斂迹。修學課士。疏河建橋。至今聲施猶留百泉間。僅數月。丁外艱。歸服闋。補臨潁。糧無耗羨。訟皆勸息。諸凡築城濬隄。救荒弭盜。事期年而百廢俱舉。癸酉。豫聞分校。稱得人焉。調繁汝陽。時臨汝間流寇充斥。羽書旁午。前長吏蒿目束手。公以長才處盤錯。游刃有餘。擐甲枕戈。綱繆捍禦。三挫賊鋒。斬獲不下數萬。城賴以全。兵後歲凶。民死於賦役者道相望。公緩於催科。一意與為休息。逋稅數萬。皆稱貸以抵解。以故額足而人不擾。政簡刑清。不言而化。境內禾生三歧。五穗者纍纍然。大司馬傅公為作瑞穀記。戊寅。舉卓異。召對平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陳治平四要。一懲貪黷。以旌廉吏。一明職守。以課實效。一崇恬修。而抑習競。一扶陽氣。而屏陰邪。又言用人乃可圖治。請破格蒐羅。以責後效。上覽其疏。而壯之初。巡十庫。夙弊盡清。會宣大按臣缺。遂命公往。公以宜大為九邊第一嚴疆。偏近陵寢。拱衛京師。烽火出沒不常。社稷安危所繫。單車叱馭。按部行邊。凡窮沙極漠之地。營壘壁壘。火器軍儲。無不身親閱視。規畫戰守。簡購從。捧劍救履。危殆陷險。探虎狼之穴。雖嚴霜酷暑。雨淒風不恤也。日擊軍民饑苦。則繪圖入告。宜鎮張家口有警。則伏兵預防。移營解京。銀兩以省勞費。則有疏。星變指三晉。實圖消弭。則有疏。雲塞冰危。獨賑殘黎。則有疏。他如釐奸剔弊。激濁揚清。蒐乘簡卒。恤宗助餉。督理學政。培植士風。凡有關於地方者。無不殫力為之。而激切言之。是以邊塵不起。倚若長城。舊例一年差缺。至是新改二年。著為令。部議護陵防邊功加俸一級。遇京堂缺。推用。方奉諭旨。而公以勞瘁卒官矣。時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日巳時也。距生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丑時。享年僅四十耳。軍民流涕。為之罷市。邊臣上其勞績。上惻然。特贈太僕寺少卿。公居家孝友。服官忠勤。性淡泊。不喜鉛華。初通籍。即寄書親友曰。無才可展。有心可信。決不敢為貪官酷官糊塗官。以負朝廷負所學也。噫。一生氣節。可槩見矣。雖孤魂千里。旅櫬無依。而功留紫塞。榮貴黃墟。其不朽者。自炳如日星也。著有諫草。千役吟行世。當是時。郵輿雖行。單思未給。公元配孫孺人。遣人伏闕上疏。泣陳願末。請慰忠魂。以鼓士氣。九重感動。卒下所司。允行焉。孺人孫姓。邑隱士世英女。性溫良勤儉。事翁姑唯謹。早歲與公同食貧。親操井臼。紡績以佐讀書。相夫成名。既貴。仍如荆布時。撫夫從弟廷策。如手足。於妯娌姻族間。諒如也。公既歿。孺人憤不欲生。既而流涕曰。三孤未立。童孫在抱。皆未亡人事也。不然。敢惜一死哉。是後兵荒離亂。內外侮咨。至孺人茹苦撫孤。日課子孫讀書。日無懈。爾父家聲。吾異日地下相見。無視顏矣。迨兩子先後登甲乙榜。人方謂仁人有後。足以仰報春暉。又不幸相繼殞歿。西河遺痛。嗟乎。天道何報秦氏之薄。而孺人一生命也。豈留不盡者。以待諸孫耶。而孺人風燭之年。早已不及待矣。孺人生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某時。享年八十有一。子三。茲邑庠生。均甲午舉人。環庚子舉人。甲辰

進士皆先儒八卒女一許字家孝廉觀仲未嫁卒孫男三繼祖邑庠生現出祖向幼

環出繼嗣孫女某某環次女適于顯今將以某年月日啓墳附葬於趙林之原

銘曰漳溪匯流毓奇男子宋有侍郎明傳柱史三鳳圖羽忠臣之後天豐其才而奮於壽

飯然天道盈虧應待後賢涼月荒阡悽風華表忠孝廉節長林豐草

奉敕建坊旌表節孝貞懿庶母匡儒人墓誌銘

康熙歲壬子湖廣撫臣董公衡疏舉節孝黃安盧母匡儒人與焉上敕下禮部命給銀建坊如例

年甲寅儒人棄世又三年丁巳令嗣孝廉爾德遺其仲子統慈走廣平乞銘於子子維職孝關乎風化

揚職在史官盧氏子年家誼也子雖抱疴里居何敢以弁鄙不文辭按狀匡氏世居膠東以宦遊寄籍於

黃五傳而至庠生坦字公食貧賣文自給舉三子二女儒人其仲也母彭氏夢掌中產幽蘭而生幼穎異

長工織紉女紅尤喜觀羣書過目輒終身不忘為楚黃閨秀之冠年十歸於黃安盧公公名堯臣字欽

父故明庚戌進士永平司李以練兵駐遼東公先已伉儷彭氏有三丈夫子矣聞儒人賢淑遺媒約多方

嚴肅而慈祥好多行善事一門五世儒人撫若己出皆以嚴師衆母奉之義女陳陳產也許字胡氏子胡

流落久力不能娶有以百金求聘者儒人不許卒備奩具以歸胡艾姓子鸞身為僕既而知其為族甥也

即焚券遣之族子進謁者必莊語以教戒有忿爭則排解泣謝而去用是中外觀感多謫謫吉祥之氣子

若孫兩捷南宮三薦賢書時以滿盈為懼至若儉素勤劬始終如一則其天性然也生一子即爾德丙午

舉人孫六人紀慈統慈統慈統慈皆庠生親慈統慈尙幼女一人適耿與豫曾孫九人江湘澁澁澁澁

滄冰曾孫女三人同父而異母者子四人爾惇舉副使爾恆通判爾悌貢生爾惇庠生女四人孫十七

人繩慈知縣經綬皆進士緯皆舉人女孫八人曾孫三十人曾孫女二十四人元孫五人元孫女三人

闔門共一百十有五人子姓之繁古今未有也今將以年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二酉五車母也而儒叩闕臥井母也而勇斷杆含飴母也而師保家避難母也而斷絡秀啓周浦江

媿鄭丕顯徽音奕葉起敬九重為之喪崇里閭為之矜式泉臺邈而音容留華表峙而松楸泣匪曰諛墓

蓋執節而前者史臣之職

文學君繪于墓表

君諱某字繪于其先山西長子人始祖某明永樂初遷曲周世業農有隱德四傳而至某始以諸生入太

學隱不仕李于鱗先生志其墓子某以諸生舉於鄉有文望藏書最多問字者屢常滿子某積學篤行卒

以諸生老子某以諸生為明經有父風嗜古能文聲稱藉甚邑令常奉檄徵之不應士林偉焉生二子皆

為諸生若其仲也生而體質豐厚負磊落之氣好讀書不問生產既為諸生後益肆力於古學築書樓珍

藏萬卷每披閱盟手正襟矻矻不少倦水部澹心公以諸生中高第君叔父行也嘗著聖學心脈等書見

君與參同異心輒喜臨卒悉以授君曰子吾家學傳人也其為我廣之壬午歲內亂君奉父避於西山備

歷跋涉不以艱危淪志水部歿而門祚衰邑人有修隙者中及君君以世亂法弛隱忍之人稱長者甲申

寇變邑紳士皆被擄掠君父亦見幽於公解君號泣赴之哀動路人賊咄咄相謂曰孝子也卒脫於難國

朝大定後君與父鄉居耕讀奉養有終焉之志父疾顛天願以身代比歿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母申氏吾

宗女也相繼卒一如其居父喪時里有官中州者招君為嵩少之遊君握手道故言不及私人服其介

家居鍵戶教子不問世事問為詩歌古文辭有古大家風致性孝友好施予每朔望必詣登拜掃手撫松

楸而營護之伯兄某早歿遺子女尙幼君悉撫養成立無異所生嘗遇歲祲施粥以賑貧乏俟秋熟乃罷

病革猶檢架上書假臥讀之語兒輩曰吾家世為諸生特此長物也其善守之康熙七年秋九月廿三日

卒享年五十有六九年夏四月十一日葬於楊固之北原配唐氏子二延素延淳皆為諸生而延素尤有

名女一孫男四孫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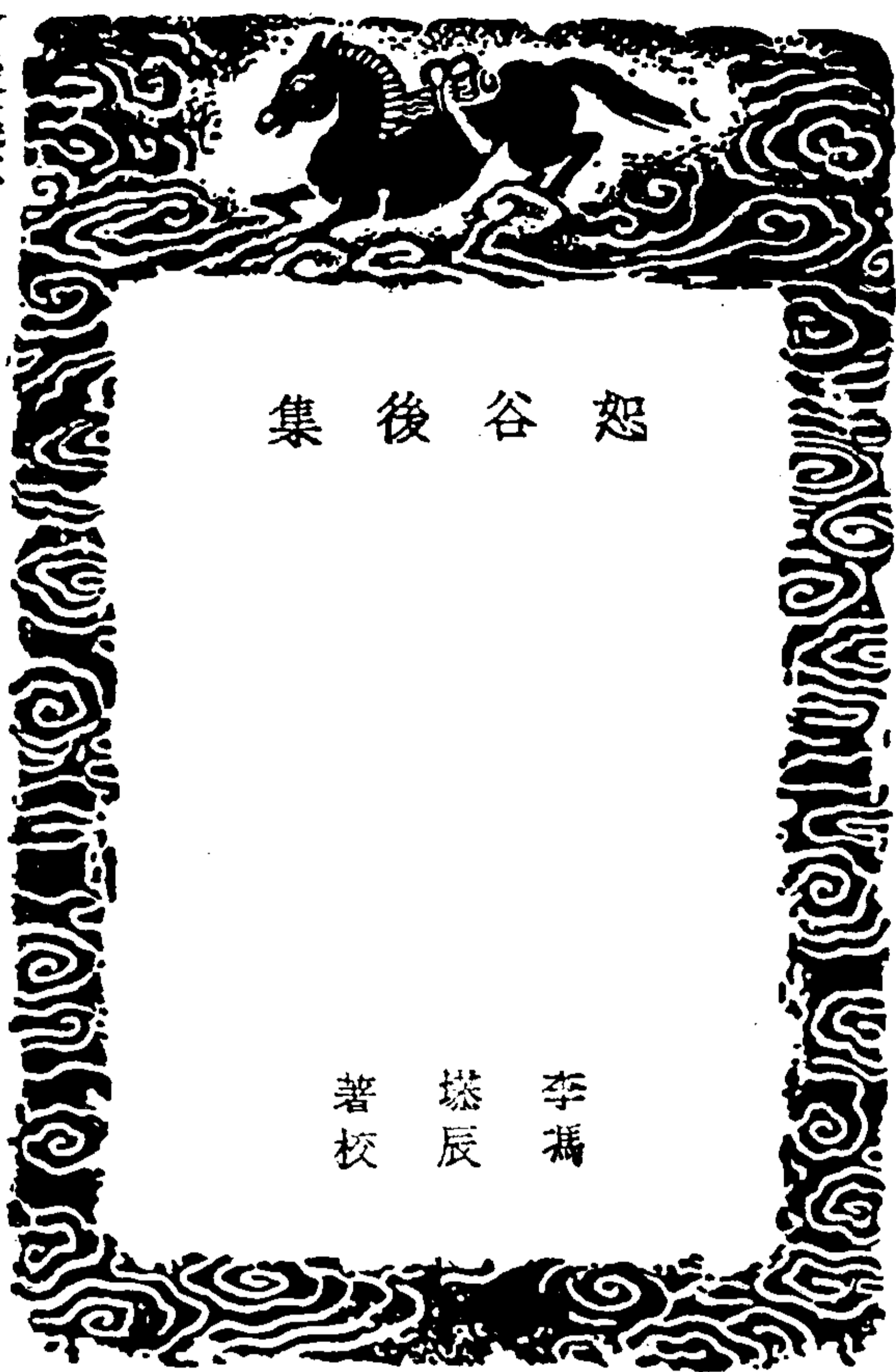
銘曰轟氏之起家諸生也累世而諸生豈易事耶迹其生平逸行知必不以諸生止也而君竟以

諸生止矣嗚呼君子有殺諸孫子其子若孫必不僅以諸生止也天道如此矣邑之人其拭目以俟

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榮嗣從祀鄉賢狀

俎豆者。千秋之公義。考行務合於聖賢。忠孝者。一生之大防。探望必由於學校。果其名高月旦。論定於蓋棺。是宜位列膠庠。典隆於崇祀。具官某。暨鍾澆水。秀毓邯山。少富青緇。三年而不窺戶。壯登黃甲。一鳴而輒驚人。筮仕版曹。度支常浮於歲計。分司銀庫。出納不愆乎徵輸。比季輔之司勳。恩榮金鏡。迨巨源之啓事。清著冰壺。未幾出黜淮陽。因而借憫山左。假盤錯以別利器。積樹屏藩。借繁劇以試鴻才。功高保障。當妖氛之偶熾。公曰。此潢池耳。渠當從則當省。武功播麟閣之勳。值關勢之方張。公曰。彼冰山哉。頭可斷。祠不可成。浩氣落貂璫之膽。以是政聲達於御座。無何崇秩晉乎京僚。入珍掌太官。子雍之辨魚有據。三輔傳京兆。廣漢之摘伏如神。秩武司農。國家值三空之後。而戶口不減。權操園府。朝野遵五銖之法。而泉幣日增。詎漕事之孔艱。乃簡書之是寄。疏濬無奇策。所難治者。唯茲河耳。廷議有同心。舉勝任者。僉曰。公哉。沈白馬之珪。九月風清。瓠子。捷淇園之竹。三春浪靜。桃花。歌入宜房。塞漏卮者三十萬。功堪砥柱。挽狂瀾者數十年。波拜神魚。方意天王錫爵。隙成假鳳。何期慈母投機。雖衆口可以鑠金。而偉伐尤堪勒石。策同賈魯。讒言欲掩其生前。名並陳瑄。公論猶存於身後。在公固勞而不怨。乃今則歷久彌彰。至讓產事兄。尙義不殊公藝。而設塾造士。好施無異希文。取友必端。立朝如楊左。諸公。皆爲莫逆。嗜文成癖。名流若鍾。譚等輩。悉拜下風。詩駕三唐。字模兩晉。牙籤充棟。人推風雅之宗盟。鄴架等身。俱屬經綸之餘緒。忘身忘家。而爲國功在朝廷。正言正行。以率人。名留桑梓。考其生平事業。不多見於二十一史之中。論其當日聲名。宜并列於七十二賢之次。伏冀轉申當道。祀之學宮。無黨無阿。曲順儒林之清議。羣好羣惡。俯察閭里之公評。黍稷以慰忠魂。賢不朽。而表賢者與俱不朽。蒸嘗以報勞績。邑有光。而幸邑者亦并有光矣。

恕谷後集序



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語殷盤，詰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羣萃經傳，易不奇，詩不葩，文指渾渾深聱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苞賢，劇旁九達，千變億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即如之。天霽日恬，雷轟海嘯，咳唾成風，雨，儼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亂不亂，至矣。大興王崑繩曰：恕谷之註經，超軼漢宋，連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徧閱聞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若文弱，候朝宗亦涉摩擬，方靈泉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渾變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哉。鎬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爲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做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雍正四年丙午正陽月吉旦，樊輿門人閻鎬謹識。

恕谷後集目錄

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漆天集序

劉氏家譜序

警心編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楊侯初度序

贈黎生序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贈劉生序

送惲皋聞序

卷二

恕谷後集 目錄

孫氏詩鉢序

張老園詩集序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贈張額門序

惲氏族譜序

賀陳容莽中鄉試副榜序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真定黃氏家譜序

閩戶部詩集序

送楊賓賓貴州布政序

贈衡水劉生序

贈張可玉序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卷三

記杜紫峯傳青主軼事

素景園記

重修杜家莊寺記

甲午如京記事

劉氏祠堂記

重修通州學宮記

忠恕堂記

記王草堂語

記李氏翁媪已事

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上毛河石書

與方虛泉書

復黃宗夏書

答馮樞天書

答程啓生書附程書

與王崑繩書

與朱可亭學使書

復蘭行上協鎮書

答王帶存書

卷五

復惲泉問書

與王崑繩書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廣功書

回楊慎修書

與來儼若書

上太倉相公書

與溫載澗書

與張解元書

復惲泉問心銘書

復惲泉問書

給陳秉之學使書

復蔡瑞賓書

卷六

馮先生傳

馮君傳

李贈翁傳

彭山人傳

郭孝婦傳

李氏傳

魏烈婦傳

王子傳

萬季野小傳

吳姬傳

郭令小傳

郭御史傳

王孫裔小傳

馮劉二翁台傳

張太翁傳

龐魏氏傳

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墓志銘

原任戶部郎中閻公易菴墓志銘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安平崔君聞遠墓志銘

委攝四川仁壽峽江兩縣陳君墓志銘

劉君來獻墓志銘

特贈淑人田室趙氏墓志

森強戴氏先塋墓誌

可母岳氏墓誌銘

劉君化吾墓表

劉節婦岳氏墓表

彭綱秀先生墓表

六真居士劉君墓表

卷八

玉峯太翁挽辭

劉君遺惠辭

挽方靈皋之母吳太君辭

待贈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

長子習仁行狀附哀辭傳

卷九

孔子贊

先孝慈像贊

與周崑來王子不求小照札

養生論

父子有親論

論古文尙書

陳法論

見百字說

樂說

豚菹說

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書貞靖先生傳後

書韓子原道後

書方靈皋一節

題甯國府志

堅志

悼亡賦

公舉龐魏氏呈

九日鄆城聯句序

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富平贈言

示素存永言弟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答長舉問

卷十一

給鄭子書

復悼泉園書

教子文

教子文

人說

擊磬

啓贊

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孫生日記序

士喪禮就直序

詩經傳註題辭

論詩一則

邱柏舟

杖杜

皇矣六章

執說

匪序

閔予小子

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元年春王正月

考仲子之宮

伐楚盟召陵

九月公至自會

宋公茲父卒

及晉處父盟

公四不視朝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戰案

宋華元奔歸

作三軍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仲孫羯如晉

蔡陳歸國

公侵鄭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圍成

陳懿長先生證文

弓翁靜菴紀略

原道

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雙齋文集序

醒菴文集序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論宋人分體用之說

與長舉言願證明命之功

與樞天論讀書

李以傳

戴景惠先生墓表

李子恕谷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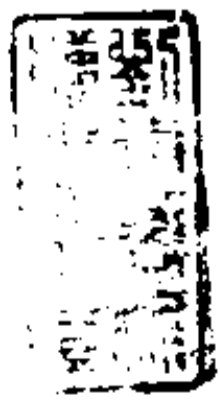
楊公生傳

恕谷後集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黃子宗夏，歙人居於吳游京師，聞予友王崑繩稱予學，因與予交。予之學蓋得諸顏習齋先生，乃舉先生之學相示，宗夏慨然曰：「人不可不作聖，非人矣。於是悉剽後學浮文，求禮樂倫物之實，日有所習，時有所勸，做予立日譜以自考，而其學大進。予嘗以爲漢唐以上，氣運駐於北，其寫生詰人以荷斯道之統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行禮奏樂，光華宇宙，立道垂範，以爲民極。下逮漢唐寢微，而董仲舒、賈誼、鄭康成、韓愈諸人，猶傳述禮樂制度遺籍，無異說。宋明而下，天地氣移而南，張程後有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各樹門幟，著書立說，鼓動一世。於聖經外益以無極主靜致良知等名，六七百年，相從而靡，不曰宗朱，則曰宗王。徒與日盛，泥滯於天下，且夫古之所爲道，禮樂文物，體諸身而措諸世，爲天地建實功，爲人物樹實業，豈徒講之口筆之書，玩弄心性，含咀章句，輕禮樂名物，使二氏之空幻，俗學之浮靡，竄入其中，人材日萎，氣運日消，雖擱然自附於古聖賢，而一如秦鼎之暗移而不覺於戲。此天運聖道古今升降出入之大關也。癸未，宗夏將歸，爲其椿堂，復庵翁稱六十之觴，求言於予。予告之曰：「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屈於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邐，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

李藩 著



獻陵彭太君挽詩序

獻陵漢獻王所居也。王博古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後又遺十二篇。餘合為一篇。入於禮記。六經惟樂亡。後學賴獻王此作。蘇得摩測。乃自漢後數千年。而獻邑文章寥寥矣。明季五公王先生以五世相韓之感。與捷伐闖寇之師。及既釋兵。河間太守王千峰迎至修府志。送倚寓獻城。而其昔年之涕號故宮九頓首而坐者。未嘗一飯忘也。因一寫之於詩。迄卒。門人李興祖梓之。而獻邑乃更有五公詩集行世。今其邑彭子潢。性篤孝。葬母張太君。哀禮有加。四方知名士爭來弔輓。遂哀為一集。開雕問世。丐序於予。博陵顏習齋先生。崛起力周孔正學。聞而是之。往從遊。一日見彙吟詩曰。今之詩。非古之詩也。古詩。即樂章也。今流為雕蟲小技。玩物喪志。為聖道之蠹。自此不復專攻。而何能序次。輓言。已思孔子訓詩。於興觀羣怨後。曰。邇事父。遠事君。詩之大旨。不具於是乎。五公先生之集。懷君也。彭子所集之輓章。念親也。上追四始。而淵淵乎可被絃歌。與樂記並傳。不亦宜乎。獻陵文光。先後輝映。亦可不朽矣。乃為之序。

楊侯初度序

史遷傳吏以循循者。壽道也。即孔子善人為邦百年之說也。善故循循然。庖丁之解牛。廣成之長生。孫叔國僑相人國。漆園言無為而為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閻山楊侯。非其人歟。侯少壯出宰。未嘗事祈年也。而其治也。適以仁壽。雖公負偉抱。壽一時。壽萬世。豈繫一邑。而邑民不能諉矣。今莫春之念八日。為公掇揆辰。予不能諉。因件繁實政於後。俾邑人一讀。一上壽焉。

公甫下車。忽當事採買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虛劣。不可以供太廚。事已。

富邑習賭。曠業耗產。公立更捕法。獲博徒。枷責。令其別捕。方釋。由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鬪。米鹽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僞解結黨。立探花諸名。叱咤睡毗。則率眾刃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訪其魁。立寘之刑。又立法。凡相鬪。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輒經投井。報縣。佐武檢驗。背隸追呼。屍親亦乘機抄略。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厲禁。鄉地報。即刻親驗。無傷。立令掩埋。由是民安業。而惡夫悍婦。亦知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於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日百餘紙。不厭也。味爽。坐堂。皇質鞠。三餐皆於堂。積年疑訟。數語即得其秘要。雖受刑者。踴躍下。亦歡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告訐。教和睦。而鄰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歷年至歲底。通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畫。立責枷。完者賞紅酒。令不完者。拮而跪。又立飛票法。令里長開花戶。甲乙欠若干。持付限日。完糧繳票。不如限者。責民不苦。隸呼。而遠限則已名。莫卸。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為辭。肥己。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領。曰。遲與與早。與用吾財一也。而先與則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為資本。取物抵銷。行戶口碑如雷。

邑舊有現役四十里。輪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將革之。閻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苦。若去之。我侯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斂民。而無當年分應者。必至閻邑。擾動。更害矣。侯籌諸再四。姑緩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牀几諸物。皆自買置。賓客至。自供。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數百金。解囊以辦。不絲毫責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升筆。歎。生死兩無怨。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眾鬪。黨乘夜將垂死之。任昇張家。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密訪。死者實過。副伴氏子。因喚伴氏親族。詢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約訊。不招。突出伴氏人質。黨姓大驚。莫能辯。疑冤頓雪。

侯知富民竊。曰。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真情既吐。即百計為之出脫。諄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語。

邑習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時察。有好弊立責。不以恕。皂刷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吏行冰案之謠。

富邑結姻後。往往婿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厲禁之。嘗自出金帛。令原婿當堂交拜。成夫婦而去。惡俗頓墮。富邑鬻賣宅產。嘗數十年後。復告補償。侯一概斥退。刁俗亦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歡。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巨壑。接蒲城耀州。民多獷悍。前遇官呼。嘗途劫遁。莫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行膝。纏腿。潛步出訪。情偽。由是民時相駭。告曰。我君來矣。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窩賭。或放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親民疾苦。輒髮形於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跪言災狀。侯為之垂涎。或曰。災可伍分。且僅里許。侯曰。一里非民田乎。五分之災。非災乎。為之緩征借粟。

孟秋旱。侯齋戒。徒跣。禱城隍。願降雨於身。以代民災。備極誠潔。三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簧鼓本縣及白水蒲城等處人民。散偽割。妄言。已經年。乃昧首佩。籠領袖。役會城守備。率馬步突至其鄉。擒欽之。并黨羽數十人。驗割。無割者。置之。鞠供通水西謀逆。有時日。并板各處官吏。侯概不深究。自啟釋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驚。已奏聞。及見督院股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股公色變。曰。謀逆小事乎。侯徐曰。驗其割印。或以圖章碎填。此豈謀大變者耶。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貫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股公色變。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於富民僑寓者。盡解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一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民數人。繪觀呈督撫。發各州縣。如覓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於俄頃。未嘗挂一良民。化大事為小。股公亟稱許。賞以錦袍。令家人負。連餽送至東郊。跪而進。及陞見。亦力言富平偽割事。係饑民誑食。非有他故。因薦公仁政。雄才。秦省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冲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王氏。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其產。訟忠。侯廉知狀。斥退族衆。旌節婦義。僕各一篇。族黠者私毀曰。彼饒財。訟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來謝。僕厚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殿卻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黠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通苞苴。一至於此。我小人妄議。何忍復出口也。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勸善。薄賦。恤刑。愛才。苞苴不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敏如轉環。仁心仁言。沁人肺腑。將俾俗一旦。剴然改觀。悅心刮目。故錢穀不費。敲朴而樂輸。刑名不待嚴酷而羣畏。且舉古人公案。舊神明事。輾轉相傳。播於外省。都門。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管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纏而已。非理根。而疏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籍。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將比黨里數。鄉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息訟。立練長以聯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蓋藏。吾將布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未知禮讓。吾將養老尊賢。旌孝弟節義。黜異端。富田無魚鱗册。可互爲奸。吾將用坵丈法。令經理井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義門孫姜二里田。穉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桑蠶。輕其賦。富有流曲文昌諸渠。灌漑。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興挑濬制版。餉。富秀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藝諸學。而承匱乏。自客歲六月或不遑爲。或引端未竟。何日以慰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崑繩。楊仁澍。張少文。諸子。皆投符贈縞。卽不肖如蝶。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兄事而不知其不可也。其虛懷樂善。蓋有本矣。侯自幼讀書。慕奇節。以爲慷慨建功業。封侯廟食。非異人任。故欲豎立以無負士民者。皆一時百世之事。非一身一家之謀也。

贈黎生序
己丑六月。抵長安。陳向孚。張潛夫。蔡瑞生。聞顏先生之學。來問。隨相得也。已而寄信其友人黎生長舉。自鎮原千里來。予富平寓。氣度端凝。志向不凡。振衣趨請。禮樂兵農諸學。予曰。善。然學勿驚。廣其務哉。予諸學之綱也。因請禮。予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官。府。軍。禮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飭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嗟乎。聖道之沉淪也。甚矣哉。委棄者。躡蹻不顧。自謂仔肩者。又以李代桃。我顏先生起而指示之。似道術世運。有開必先。而趨起。人未卜何似。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千金之時也。而得泄泄哉。雖然。不可以無驗也。吾子果爲此舉。而耳目日聰。而心思日睿。而天理日熟。而世故人情日悉。則用力之證也。不然。則否。雖欲顛預自大。不可得已。生歸過長安。語蔡張諸子。以爲如何。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昔擊時之國也。由大任。陳由大姬。孟母實毓賢。結敬。姜味綠衣以合室。皆能永世延祀。令聞不忘。然微音

姬後而於明類。順比。未聞諸謀。子與歷聘齊梁。其母惟司棧杆。井田學校。勿贊一辭。敬姜不問朝事。若是者何賦。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陰陽之大義則然。獨今世形管諸志。類言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豈古之陰德以從。而今之陰柔有力耶。抑傳之者失其真耶。吾親鄭太夫人而慨然矣。中丞公自院部出。理兵民。以至開府吳楚。簡易持大體。而事咄咄立辦。廉介御下。而不刻。數爲名高。庇人以廣。宏襟而捍格。強禦。所謂毅然今之豪傑者。非耶。夫人佐於內。意必強力有謀者。而後可也。乃聞當日。中丞自公退。夫人舉案齊眉。不敢問政事。一言中丞亦一言不及。及中丞蒞梓以後。撫見百諸子成立。惟助之曰。爾勿廢學。則外事治矣。而外事亦不問。榮貴且春秋高。猶率婦女紡績。深宮固門。沈沈肅然。戚僕未嘗觀一面也。一爲俊偉丈夫。宏濟寰區。一爲婉婉順婦。謹約園內。是誠不失天地之大經者耶。易曰。恆其德貞。詩曰。豈弟君子。福履綦之。又曰。令妻壽母。非此人賦。非此人賦。夫物之生也。甲乎其天乎。乙萌其地乎。士力於乙。无成代終。靡德之永年也。蓋類是。且見百有三弟。皆勤學。鄉國。質有其文。季子若洲。領今歲鄉薦。嗣此步武。前烈。樹功名於千載。又四君皆遠志。聞習齋顏先生倡孔孟正學。欣然願步趨。爲之開離遺著。將傳之奕奕而下。明聖道於日星也。皆太夫人內教之力。而年卽與俱永矣。尙有涯哉。今初度六十有九。策強令王公。吳門人。念中丞撫吳惠政。登堂稱觴。屬言於予。故告之。以此。以爲世道風焉。

贈劉生序
劉翁宰宇。予之母黨表兄也。少豪儻。有智略。晚而甘貧。其四子法。從予遊。今補諸生。予聞之。喜謂人曰。諸生者。士也。自此有名器焉。當遴有用者。與之。非徒使之自免。里門干。振役而已。如劉四生者。可以士矣。生貧而孝。甘脆不以入口。急昆弟。館正室。以義。友朋服其幹信。孔子生三代之末。而歎才難。況於今日。如生之才。亦數百里而一遇者也。予行天下。所交游。且無論。論密邇。在門下者。其一爲馮生辰。其一三弟培。馮生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躬改過。而未通曉世事。予每懼其坎壈不合。以才弗達。而並累其德也。三弟敦爲喜。經濟而天姿。浮偏。恐體未立。而侈言致用。行且本末之。衝。今生內有慧性。外解周旋。可兼二子之長。而去其短。能無喜乎。雖然。亦有慮。生氣質。雖視二子無偏。而志不逮。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爲志。雖行已無大錯。迂。僅僅鄉黨自好者耳。毋乃小用其才。而長自負乎。且吾聞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生於人方圓皆合。則一不察。而流於鄉原。未可知也。將視而翁之豪直。且有愧矣。生勉之哉。

送傅泉開序
甲午。武進。傅子泉。聞來。蠶縣。覽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疑是之。因餉顏習齋先生四存編。斂手曰。然。願共學。將子宗廟郊社。禘嘗田賦。冠昏祭。士相見。樂律射御。以及論孟。大學。中庸。易經。小學。諸傳著。俱取繙閱。製。指瑕。臭味。盎然。淡也。乙未。端月。北上。問言於予。予何可以無言。王崑繩者。豪傑多學。自謂知兵。長古文。氣蓋一世。乃晚年聞予言。顏先生學。折節。叩博陵。函丈。過予里。流連。敬孫。訂省身錄。自勸。清苑。馮樞天

魁谷後集 卷一

從子遊。遷善力行。考喪祭禮甚詳。然崑繩間道晚。豪氣未除。棲遲淮上。遂遊樞天。質頗鈍。尚未究成。其餘天下士。一節一長。或始慕悅而中輟及畔去者。又無可道也。初顏習齋每於墟出遊。輒諄屬曰。得人。則聖道有傳。嗟乎。豈漫然哉。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匯於聖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選也。肖鑄陰陽。開物成務。制器立言。以扶持天地。而啟生民。乃孔孟沒而二千年餘。入於蚘蚊。雜於鬼國。而聖人之道幾亡。習齋起而躬肩之。大聲疾呼。不肖於先生四十五歲請業。頗識其略。重明禮。於今年亦踰五十有六矣。崑繩樞天。外。與共者。自念衰憊。每懼顏先生之道。一旦墮地。日月翳昏。民物慘憤。五夜輾轉。未嘗不泣下而當衣也。今皋開。慨然至。則先生巨人類合。感鄙內而省察身心。外而研辨治道。以至訂經說史。皆一一有實見實學。精力似崑繩。而割蠶豪。睿敏則適樞天過甚也。顏習齋先生之道。有傳矣。雖然。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皋開行矣。無負天矣。

恕谷後集卷二

孫氏詩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為乾坤四畫。或者疑之曰。他無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刪。後之吟哦者。皆祖焉。可謂之畫乎。顏先生曰。子不見今之為詩文者乎。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為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擄死。詩文之禍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序而定其說。詩之為道。內出於言。而外成於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去言也。長言之。咏歎之。而形為舞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為樂。去詩是无樂也。高陽孫文正公以社稷大臣出為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為歌。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泣而不能已。是固本於言志。極於協律者矣。誠可以興可以觀矣。豈以為畫而去之。若其一專一葉。玩揚光景。一羽一毛。刻錄象態。置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於蟲吟螞迹。致乾坤无一楮柱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亦詩序之所深斥矣。詩序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兄相酬應。而諸子繼之。仲孫楚淵實纂為集。其子浩莽即以紫淵詩殿焉。是風雅之遺也。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

張老園詩集序

恕谷後集 卷二

一五

吾郡張光祿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率守保定城。率闔門閭郡殉難。而自經於其園亭。惟一貌孤孫崎嶇幸活。長而坐臥行立悲吟於園中。後產落。園漸割食。清苑令邵子昆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園。盡歸之。遂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園。而其聲韻之嫺嫺者。亦遂寔然積數寸許。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補軌。儼臥蕭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當張光祿殉難時。家之男婦或戰死或經。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雪涕者。後老園能受讀。石卿躬教之。一日。語少休。石卿正色責曰。無爾。吾家子弟脫口一假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園憮然骨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刻。離人立獨。而未嘗輕世絕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謂歟。吾郡王契九詩。與老園齊名。契九以少陵為宗。老園則出入李杜章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園高。方欲割迹削名。何意以剩骨殘。散流播人世。而人故致之。天必闡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於井底。迄明中葉。井光氣燭天。闕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況今老園子孫連翩發越。膺民社。屢向子問序。將梓其道。集以垂不朽。天之欲傳之。蓋可知矣。乃為之言。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華州古子季榮。以今歲乙未二月來問道於予。予衰老頓。無以益也。然以居予齋久。飲食寢處與偕。中間予病。季榮日侍湯餌。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分。亦遂縷縷有說。季榮不以爲非。將予四書傳註小學與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鈔錄其說。其意勤。取與廉謹。衣冠整飭。立日記考課言行。可謂善士矣。從此志益堅。學益擴。修己治人之業。卓然有成。蓋未可量也。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緘語。閉目視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三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槩削落。流至今日。滋以履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未知所移。吾嘗過季榮里。入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象熊龍。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張張。而東向張口以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榮歸而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無以益子。子必有以益僕矣。中秋節。季子謀歸。元酒酌月。實聞茲言。

贈張額門序

庚子之冬。予至白下。頗有來問學者。而張生額門年最少。經傳樂律。皆有考訊。且慕請甚勤。禮甚情。與之語。若以湯沃雪也。心竊異之。及辛丑端月。自宛陵返。周崑來爲予言。今臬司葛公以不立嗣。叔母爲置。選比至。問之。則故人女也。公不忍納女。畜之。爲擇配。因見委焉。出待額門語其事。曰。子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公之故人也。以故人女配故人子。甚當。子亦以成公之德。額門瞿視曰。吾雖然衰服。而議昏耶。且二兄俱不在。請勿言。曰。令兄雖出。有母在堂。況喪越小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卷。不亦可乎。額門曰。許之即喪昏矣。必不可於戲。洵若是也。其大節不奪者歟。予宗顏習齋先生明親之學。時與程朱陸王商可。

恕谷後集 卷二

一七

否。或曰。今人不逮前儒多矣。先生何以言。予曰。非與今人較也。以程朱陸王皆自謂直接聖道。則學術人材世運係之矣。故不得不舉堯舜周孔。互相比勘。庶幾往開來。無所說也。若與今較。鄙野勿論。即通都名衛。冠蓋肩摩。較擊而習。俗陵替其日夜心力。惟食色營營。求一高望而遠志者。不可多得。視程朱陸王不啻雲霄。而尚置短長歟。顧門雖好學。而室家之顧。人情不遠。且臬司座故人。弱息擇賢而厚其妝奩。以子培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算。庶無不投。竟恐後者。而獨懷親守禮。毫不為動。此豈今人所有乎。喪不辱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從此學行日進。誠可與前儒較量於虛實。正以希賢希聖。吾畏其不可量也。顧門勉之矣。

惲氏族譜序

惲子鶴生。致其先世族譜。而為之辯曰。寒姓明初千家姓以前不著。常州武進志宋有進士惲諱文。蓋著姓之鼻祖也。明則科第蟬聯矣。成化年間作譜。乃有東漢始祖墓銘。先叔祖南田。晉語鶴云。未可信。今考之。歷世官銜地名皆舛。不更則偽貌祖考。更之恐滋世俗譏誦。願先生賜序以啓牖焉。予嘗覽南方家譜。率云自中原某地遷。心竊疑之。豈三代前吳越土著皆歸浙滅歟。抑漢唐間人每在燕齊雍豫。遂冒附也。後讀毛河右虞氏譜序云。宋時尚譜族。相率為偽。輯一姓所始。竊刺史乘前賢黃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者皆是也。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相去有幾。乃知南方賢者。早已恥之。今惲子亦云。明中葉士人每增飾譜牒。遠附名賢。惲姓前無可附。輒自列官。遂一往實亂。嗟乎。賢者之言較如矣。即果先世所為。禹蓋前愆。未聞稱非。况原屬學究代撰者乎。考辨核而的。智也。親吾親而不忍。難以偽仁也。又何疑。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槩棄擲為蕪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實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儒者如朱晦庵。謂秦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吳幼清毀尙書古文。謂漢藝文志稱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而志亦非其文。沿遞明代。說作偽書。魏政始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致身錄等紛紛出。如敗衣行荆棘。遂處孔漏。顏習齋每歎聖道淪亡。儒者惟以讀書為學。毛河右又謂世並無讀書人。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舉子則八比。頭日困。而頗聰明脫出者。又夜郎去漢已遠。易大而足。故相逐而鄙。顧願也。惲氏舊譜亦波及使然。尚何尤哉。惲子遠紹周孔正學。博物力行。譜役也成。不惟惲氏椒聊的的歸賢。而考之明。行之誠。修己治人。胥以此也。扶聖道。正人心。斯其嚆矢矣。故不憚疲癯而為之序。

賀陳容菴中鄉試副榜序

陳子容菴。中康熙丁酉科順天鄉試副榜。親串走賀。而問賀言於予。予即以賀論。前明庸經書八比取士。舉之鄉。會之京師。對於殿廷。皆為無用之文。然東一世之富貴功名於此。一途。天下靡然嚮之。入彀者遂無憂貧困。而亦爭自磨礪。高節始廉。以蟬聯於宦。其賀也亦宜。無何而今大異。吏道多端。甲乙榜如附贅懸疣。得者少自矜飾。而生計遂致蕭條。以故不自愛惜。多資緣請謁。為苟活計。一躋仕版。上下分肥。終

以委頓。可悼可歎。而何可賀。陳子天性淑善。篤孝友。嘗從予問業。亦欣然以聖學可學。嘗訂日記。自考功過。今通籍而中副車。吾知其必自愛惜。斷不飲微請託與世上下也。是則可賀矣。昔叔向賀人貧。柳宗元賀人失火。皆人所不賀而賀者也。今於陳子。則人賀而予亦賀焉者也。但人之賀也。謂其富貴有階也。予之賀也。謂其身名可不失也。不知陳子將何賀乎哉。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安平趙君偉業。聞顏習齋先生之學而悅之。以丁酉七月中泮。率其子漸達。搢衣過子廬。問身心經史。並及河洛太極諸說。剖辨黑白。犁然當於其心。因北上應順天秋試。遂中是科舉人。十一月。上旬。金陵程石開年才踰弱冠。寄予書。三年始達。則讀顏先生年譜與四存編。及子大學辨業。而深幸後儒之獨轍不迷也。縷縷數千言。矢以其明聖道。而其書則漸達得之。他手齋至。且謂其尊人里閭稱賀。求一言。嗟乎。顏先生斥摺歧途。遠宗聖傳。俗之大驚小怪。固其所也。乃北方如趙君諸賢。既願私淑。而南中復有後進殊尤。篤信其說。吾知天地神聖之有靈。而周孔之道不泯。泯於世也。可冀矣。今人稱中舉曰孝廉。曰登賢書。以漢舉孝廉。周書行藝皆於鄉。今取士先於本省鄉士。故云然。以八比選士。誰問其孝乎廉乎。所謂閱書書敬敏任。卹族師。書孝弟。嫺睦。有學。黨正書德。行道。藝者安在乎。名存而實亡。似是而亂。其學術之錯誤。即此不可曉然。歟。趙君本劉姓。其父憐其姑家無子。命之繼。少苦寒。業紡織。從師讀書。數月。遂棄去。而少隲。即於僻處繙閱。尋人析賞。年二十有九。補弟子員。今濟偉科。而劔劔修謹。舌耕硯食。不妄取與。一承趙氏宗祧。一則其本生父尚無恙。四弟列膝下。時佐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哉。自是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真定黃氏家譜序

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置也。論迹慈易而孝難。語道孝純而慈駁。奚以明其然也。牧豎僮夫。無不顧復子若孫。特之舐犢。鳥之哺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而惟恐傷之。凡物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禽憤姑息。以致壞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自生。由父而祖。而遠祖。儀禮云。飛走知母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算矣。大夫及學士。則知算祖矣。是為難矣。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置。永錫爾類。未聞孝而猶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為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為六子。慈也。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毓戾滋爭。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蒙師下為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大有晉上為離。曰柔得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為父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非此道耶。黃君時雍。康熙癸酉舉於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即遠顧荒里。劔劔言相顧之君子也。復見其長君龍章。捷癸巳科文闈。次君昇遠。捷丁酉科武闈。皆翹然有其文。且孫枝蘭苗玉瑩。謂黃君何慈以昌後如是。既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武舉公。祖文學公。曾祖武舉公。以至北邊始祖總旗公。皆歷有傳述。木本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尚精力教思不倦。知其益擴而大。孝得天者未艾也。吾行以觀之。

閩戶部詩集序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廢略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續也。而宋明史辭難事雜。通網僅登虛言。為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曰賦。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視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繼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為物。物而為辭。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晚近諸學俱衰。道微衰。經猷衰。文章衰。惟詩猶為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儂為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為時文。而指倣經史。敢行者為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為才子文人所競上。然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宋人註說。語錄章句。闢野心胸。雖勉為古文。大約不離其靡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復復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為術塗。攻之者相誦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茶。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幾輔近地。如盧次樞。王青屏。顧鳴汀之儔。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逮及興朝。宋人道學之儀。盛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浸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石。王崑繩。詩則河石。以及屈翁山。申曼。戴滄洲。皆崛起樹壇壁。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閣君公度。亦其一也。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相刮摩。又博極墳典。不滯宋人離下。故其發為歌咏。皆有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道。不必斤斤聖賢成撫。而恬淡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言。未知觀者若何。而幾幾乎可以與觀。可以羣怨矣。嗚呼。能無傳哉。予故借為序。俾其諸子開雕以問世焉。

送楊公實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瑞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瘡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以陟貶。山僻荒瘠。一綫運迪。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莅任當路。利弊而行焉。堪辭如都。晤方子靈臬。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為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閩屬官及紳中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於郡東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變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跽從。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平。吾嘗知公南書房。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堪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至。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肅決。羣向轅門叩觸。嗚呼而去。吏皆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被蠶者。

賈。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嗚呼。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丘瓊山。身躋宰輔。然辭於清介。丘於進大學。而義補外。無所建。較之士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道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勸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為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為前儒一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贈衡水劉生序

歲之辛丑杪秋。學使者陳公乘之按臨上谷。傳野儒學教官曰。曾覽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藝二縣諸生投公呈。吾將請於朝。奉顏先生祀文廟。鄉賢已而果行。且面誨諸生。語語以習齋學行為的。予髮居。不得晤也。訝其何以能是。及自任若自南來。乃知衡水門人劉生廷忠。實發之。生之師王宗洙。聞學使者精性。因令生呈顏先生存性編。學使面問生存性大旨。生歷歷以對。若孔孟為之親授。而與張程對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賜之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時生方以童子試入泮。則學使喜而特拔之也。於戲。亦今士之豪傑矣。使遊吾門者。盡能如劉生彰明顏先生之學。文周孔孟。不迫爾爾。快於天。而聖道朗朗。揭日月行哉。予博習齋學。思與天下人共。而不可多得。長子習仁。質直而通解。每外無可告。歸入家庭。輒竊喜。以為膝下有人。與聞。可備後此來問者之往復也。今歲八月。條去。予生理幾斷。昔孔子厄於陳蔡。遂疑道非。今之災厄甚於陳蔡。吾道非耶。笑為至於此。乃劉生忽發之學。使者揚之。始知聖道向在人心。而主張其事者。未必非也。從此改過遷善。求廣其傳。又輒札有生機焉。是則喪我者吾兒習仁。而甦我者劉生廷忠矣。吾此後之望劉生者厚矣。

贈張可玉序

南樂張可玉。以避荒遊豫。管江北諸處為賣。而不屑也。折節從陳右函諸人讀書為學。已而歸北。來執贄。癸卯。下榻于齋。視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嗚呼。此作聖基也。汨沒者無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結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談學亦睥睨宋儒。方靈臬謂之曰。勿遠也。今突有天使來臨。加寒微以卿相。而漠然不為華。歸之程朱乎。歸之吾子乎。崑繩默然內省。俛臬問博學有聲。而一聞予言。習齋學。遂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德。然言家世科第。未能灑然。即靈臬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潦塗。而人之文錦。膏梁。無克盡脫。皆痛自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為基。吾喜之不寐矣。雖然。視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人讀書明理之說。恐以誦誦虛揣自是也。一聞異端。操攝方技家言。或偶爾尙珍奇之也。其悉瀆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子子有守者。於冷淡時見之也。彼候門炙手。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遠道之大丈夫。孰歸之。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序

衡水王子宗洙得顏先生四存編及予傳注平書訂題之一再諮度已而過其虛質經析疑歎其不為帖括所拘然未得數數然觀其經濟也無何陳學使選字校士王子附麗平書條陳數款學使以為嫻經濟聞於朝以拔貢越格授成都令於雍正二年歲暮旋里念念然去寄子言曰聞教子先生者頗詳矣斷無變遷者子見之雖然而顧愧吾昔之語王子者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植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畔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為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潮海焉其天橫糖轆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泝不得窺瓶革而噓之抱以泗又不待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噫而曰噫來附舟遂置其夙昔而從焉漁人毋乃詭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遙祝之矣

恕谷後集卷三

記杜紫峰傳青主軼事

偶閱施愚山集有云康熙十七年戊午詔舉博學鴻詞之士試後又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部議七人擬授司經局正字當寧薄其官與杜君越傳君山同授內閣中書舍人時杜年八十四傳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異數也是役也越子郊為我言二君被詔力辭北直巡撫命以驟車過越門掖之登即去山西遂以檻車載山就道及到京師各杜寓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告病詔昇入伏而不調乃免試令出越道郊問山曰何日行山曰即日行及歸當事委中書命皆不拜越號紫峰定與人山字青主檇次人視周黨嚴光之事當分今古哉郊親從於京故云

素景園記

素景園者鄭公子見百所新闢也其陽有舊園中丞在時修之蔬蔬菜間以花卉在居宅東稍南迤而北即今園南畔栽柏蒼莖排立如牆北種芍藥廣二十武有奇縱三之二又北為魚池旁雜植枸杞楸杏諸木西為舟房置以書正北廳四楹階兩垂時牡丹轉而北又室五間中列卷軸弧矢技擊距躍之具皆以累泥塗無修丹雘對池東為大陂周道皆楊柳蘆荻怒生於下東薄邑城西映宅居樓閣如兩山夾

護城籠綠為射道不棲石為山珍禽鳥不購自此花木櫛宇隨意補添或不補不為意必也公子率諸弟力學各有精舍而又以時聚此談文考道接良友相質并及學樂習射弟弟怡怡互切劘予過之愛其景物之淡素也為之名曰素景園因思昔人以畫品園曰某園唐李將軍畫某園元倪迂畫皆絢而失者也桂檉蘭棟積壁堆金隋秦富強估侈之習所以敗也紅葉丹壑青濛晦渺宋明虛浮无用之學所以亡也何如伏義之畫三奇三偶樸以素無斲無幻而愈萬世生聚文明窮變極化已盡在此歟且即以公子一家論其為絢乎則中丞撫巡吳楚如日之中如花之放而公子輩承其光而飲其醴也果其為素乎中丞方且如朝暾如蓓蕾子若孫自此策義和之駕扇谷風之吹其進有可量哉於戲素與絢之相去遠矣故於一園而洩其意如此

重修杜家莊寺記

蠡東杜家莊舊有佛寺不稽所始康熙二十七年莊人劉氏募眾重修至是勅石問言於予予嘗謂佛者順氣運而生者也人五六十年前耳目積見聞心增記憶迨後則聞見昏退記憶忽忘歲序如之春夏日生豔紅沉綠叢枝濃葉自無何有而瀉化旁羅秋冬日消舉向之美富玉露朔風瑟瑟摧謝世運亦如之當乾坤之初闢而盛也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植稼定倫興禮奏樂開物成務將沉寥之乾坤填實充初熙攘樂愷三古而後往苒衰矣禮漸壞樂漸崩人倫庶物時就耗散而佛氏適生乎其間以空虛寂滅為教豈偶然哉儒者乃欲以尺仁寸義張空拳而批駁之不亦頓顛顛然消而不返者氣化也逆流挽濟者事功也艾者既屈曰吾任其疲瘵以亡也可乎調劑樂餌緣督以為經卻費固神八九十人而耳目聰明起居壯王如二三十者豈繁無之也然則氣運獨不可逆而旋耶特是順氣運者易轉氣運也難吾於杜莊寺之重修并鐫貞珉知其為順且易之舉也故三歎而記之

甲午如京記事

壬辰聞方靈舉以戴田有事被逮癸巳事解抵今甲午十月乃過存七日抵京師知靈舉供應暢春苑臺修樂律以母病告假在都八日候之假滿已返十一日復詣奉太夫人稱粉將登堂拜而靈舉適前一日來聞予聲趨出愴然互拜曰苞乾坤罪人老母病瘵不能頃刻離苞而苞必不能常侍奈何問靈事靈舉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子梓南山集子序亦染作不知也難前夢先君至苞抱之乃血袋中空無何難遂作皆苞無實盜虛所致憶癸未場後先生曰名禍階也今先生安居奉母而子若茲宜矣已而論禮子謀卜夜靈舉曰敝寓無容膝地比隣劉君可借榻但先生攜襖被來耳黃昏往靈舉問過曰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焉遇美姝動念先君逝歎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後慈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禽獸哉予曰自訟甚善特是三年之喪天連地曠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棺則難念起故魯論曰喪事不敢不勉儀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陪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又問曰心動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辦能何由增王崑繩嘗誨我曰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豈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又

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予曰。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變變齊懷。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何解於禍。此聖賢常人之分也。靈泉起謝。楊舉人三。烟。紹興人。側儻有才。入座。則靈泉為母通州購杉板。患中梗。而楊憫然任之也。左右靈泉難如兩手。靈泉曰。楊君視子難。予感之。先生不視子難。予尤感之。昔左浮丘下厥獄。史道鄰與獄吏五十金。入省。浮丘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仰負南壁。面目焦爛。道鄰入抱。嗚咽。浮丘以指指目曰。乃爾耶。此何地。汝至也。摩磚將擊之。道鄰趨出。及後。以鳳。道危。居治兵。江上。製流寇。曰。吾一不敢負君。一不敢負浮丘先生也。先生為聖道傳人。予近考禮若成。先生其傳語。語揚曰。予讀顏習齋先生年譜。入李恕谷。見矢堆糠糶。甚絕。嘗曰。顏李食蠶衣垢。手塗足。吾不能學也。予曰。此謀道之根柢也。宜其學。因言妻遭親喪。夫不入內。降服。降其文。不降其實。諸禮。時起視母。惟懼。懼。孝友溢於須臾。延醫至。問方。奉七。懇如也。劉君。淮安劉公文起之子。選廣東令。未行。出拜。問心性。儒與釋。老何分。予曰。居敬。儒也。主靜。釋也。肅九容。以戒不觀。不聞。儒也。嗒然若喪。釋老也。次早。靈泉謂昨與總裁徐公。元夢曰。李恕谷。諸律。呂。不問。而謀及。愚。謂乎。有同事。魏王二。辭林曰。李某以老病。春官。且不能赴。而能堪此乎。可謂善處先生矣。乃別去。抵里。思天下師友之助。落落如晨星。今晤靈泉。接其孝友。矻我浮薄。措其切。剉我冷峭。立品嗜學。頗領不。以予之。衰。廢。棄。視之。不面。亦而汗出。哉。爰識之以當。章。

劉氏祠堂記

方靈泉每為我言。吾居京華。五夜寤。必聞。嗚呼。嘗如人。悲。痛。憐。之。而天何以不憐之耶。今人夷於毛羽矣。吾甚愛人。禍也。曾子曰。民散久矣。友儕。散。戚。戚。散。甚。至。祖。考。亦。散。置。不。問。每一思。及。輒。憂。而。繼之以懼也。乃今觀於安平。劉子。琛。家。祠。之。成。為。之。慨。然。色。喜。劉子。以。戶。曹。名。臣。後。父。化。吾。翁。臨。卒。囑。之。勿忘先人。母。卒。又。囑。劉子。亦。力。行。不。怠。修。家。譜。樹。墓。碑。今。又。家。祠。落。成。正。堂。三。間。祀。四。親。而。更。商。立。不。遷。之。祠。與。統。祠。令。其。子。孫。世。守。之。也。嗚呼。是。仁。心。藹。如。者。矣。劉子。夙。厚。重。稱。君子。所。謂。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者。不。在。此。一。家。歟。苟。得。人。人。效。之。俾。天。心。得。返。而。靈。泉。之。言。為。之。不。驗。也。吾。禱。祝。望。之。矣。

重修通州學宮記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官。釋奠于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于。晉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并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祭。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詔。國。子。監。立。孔。子。廟。抵。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邇。邇。宋。明。制。愈。備。廟。後。有。啓。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為。教。職。所。居。出。教。明。倫。堂。藏。書。尊。經。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干。戈。羽。箭。于。東。序。詔。禮。于。西。序。詔。書。于。上。序。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嗚呼。紺。宮。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子。若。僅。同。古。之。先。師。暫。設。薄。獻。固。為。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與。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肆。於。家。聖。道。之。分。歧。而。蔑。略。或。亦。由。此。通。州。南。儀。會。通。河。東。扼。榆。關。北。嶺。古。北。黃。花。諸。險。塞。匪。吳。越。楚。豫。魯。齊。魯。漕。糧。京。師。為。環。海。要。區。無。慮。珊。瑚。木。難。粵。紉。蜀。紈。蘭。桂。橘。荔。櫻。桃。豫。章。沉。檀。安。息。殊。方。廣。洋。奇。怪。珍。

錯。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毓於人。多雄闊而沉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闊流為浮華。沉深變以機械。其須陶而淑之。非可吝吝也。今江甯巡撫吳公。以康熙三十六年守是州。建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終不忘。自吳。百。金。且。囑。坐。糧。廳。吳。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永。道。張。公。州。刺。王。公。各。捐。金。並。糾。開。運。諸。文。武。官。以。及。紳。士。共。得。若。干。移。載。門。磚。木。修。學。署。大。門。聲。飛。鳥。革。泮。池。清。深。砌。高。頓。煥。舊。觀。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依。壯。之。以。故。材。令。修。學。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為。生。童。游。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造。士。各。彈。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非。斯。之。謂。歟。墟。幸。觀。其。成。當。事。者。留。之。講。學。訓。士。而。以。疲。癯。不。措。乞。去。乃。王。公。亦。陸。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學。勿。負。盛。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至。州。判。汪。君。定。目。李。君。董。暨。有。力。例。當。備。書。

忠恕堂記

己亥。秋。予。自。武。城。旋。過。聚。強。之。小。營。晤。張。肅。明。李文長。語。學。肅。明。之。東。道。主。為。蓋。翁。公。謨。相。見。驩。甚。揖。讓。至。忠。恕。堂。觀。其。懸。壁。皆。忠。恕。言。句。予。記。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輩。過。從。忽。遺。事。聞。雖。然。悟。曰。今。而。知。忠。恕。而。不。忠。恕。之。毒。鉅。也。遂。增。軌。杜。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孫。耕。讀。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於。茲。矣。為。子。道。津。津。不。敢。盡。昔。兩。人。言。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背。建。衝。破。畫。地。下。食。聆。者。以。為。博。其。一。夙。被。虎。噬。談。之。色。端。神。變。聽。未。終。皆。毛。髮。漸。漉。啟。問。隱。徙。而。退。於。戲。躬。歷。之。感。人。如。是。夫。

記王草堂語

予。適。如。武。林。交。王。草。堂。其。著。述。頗。引。予。言。屢。有。魚。雁。後。聞。其。移。寓。閩。之。武。彝。山。而。音。信。迢。迢。矣。今。歲。庚。子。到。白。下。晤。身。在。修。乃。言。其。尚。健。曾。見。於。武。彝。為。之。什。舞。因。憶。草。堂。遊。天。台。雁。蕩。歸。示。予。遊。詩。謂。予。曰。下。走。返。渡。錢。塘。遇。文。僧。揭。而。東。震。孟。之。孫。也。云。亦。將。往。遊。因。問。遊。蹟。歷。告。之。迨。數。月。浙。省。有。持。二。山。冊。葉。者。每。幅。先。畫。蜂。巒。次。系。以。詩。遍。德。當。道。則。文。僧。遊。後。所。作。也。閱。之。殊。有。誤。已。而。見。問。其。故。僧。笑。曰。吾。何。嘗。遊。即。以。先。生。所。言。作。冊。耳。予。嘆。曰。今。天。下。皆。如。斯。矣。顏。習。齋。先。生。所。謂。舉。世。成。一。大。誑。者。是。也。講。道。學。者。不。必。心。得。但。纂。語。錄。選。詩。及。文。不。必。能。作。即。肆。甲。乙。甚。至。天。文。地。理。兵。法。諸。有。用。學。彙。彙。堆。部。軼。行。世。皆。未。嘗。通。曉。身。試。而。惟。從。故。紙。中。蒼。粹。者。也。覽。者。不。知。而。誤。用。之。殃。身。害。世。禍。可。勝。言。歟。草。堂。太。息。而。起。

記李氏翁媪已事

李。生。元。英。從。予。遊。一。日。惻。然。謂。予。元。英。先。世。本。以。前。朝。軍。功。世。襲。百。戶。守。紫。荆。關。中。葉。有。遷。蘇。東。者。隱。於。農。遂。素。封。至。元。祖。諱。光。祚。生。而。端。謹。遭。明。之。季。綠。林。起。為。盜。所。誣。叛。唐。吏。捕。之。諸。毒。備。至。家。以。傾。及。清。初。乃。稍。稍。葺。業。又。捐。館。去。大。母。劉。氏。茹。荼。攻。荼。持。家。樑。不。少。佚。誨。元。父。及。元。英。入。庠。諸。女。皆。適。名。門。至。今。得。以。溫。飽。苟。安。者。大。父。母。辛。苦。之。遺。也。噫。元。英。能。不。忘。本。可。以。教。矣。明。代。承。平。二。百。年。有。奇。及。其。既。也。中。外。交。訌。早。蝗。頻。仍。莊。牆。盜。匪。彌。地。而。起。日。下。哺。則。百。十。為。羣。策。怒。揮。芒。刺。若。耶。掠。若。氏。一。櫻。其。怒。輒。叱。咤。乘。之。溝。壑。官。吏。莫。敢。誰。何。自。崇。禎。末。至。順。治。六。七。年。乃。熄。民。不。安。天。日。者。十。餘。年。是。何。世。運。哉。今。幸。安。堵。已。

久然癸未山左水災流殍十之五。客歲丁亥吳越饑民幾變。今又七省告災。吾北直亦半禱。米價如水騰。肚餓越貨時聞。能無畏耶。天下安與不安。始於仕途。終於草野。徐果亭少宰嘗為我言。明季黨緣博一君子欺人。今則賄賂購一小人歸己。挾苞苴。哀乞當關。匍匐而進。主人睨而笑曰。是殆善奔走解人意者。聞之喜不自勝。或以揚於衆。則喜彌加。氣彌雄。嗚呼。君子之名以資緣而得。已可傷矣。況百計營求。使人呼我為小人。始快哉。日益月甚。殃禍之變。未知何底。詩曰。無念爾祖。又云。有懷二人。吾願李生三復之矣。

恕谷後集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三世兄過辱垂示手書。肫誠之致。溢于楮端。至論端互相規勸。不可對面相失。至言至言。拙著見駁正者甚當。足證直諫。敢不報惠。令師二曲年譜。昨在秦邸匆匆一繙。未詳。但念二曲先生雖未親炙。大約刻苦力行。安貧樂道。養親教後。嚴取于慎。幽獨必有卓卓可傳。令人閱之。涕下奮興者。今觀譜中似載躬行實踐之事。而當道表彰之事多。此非所以揚二曲也。子實結駟連騎。名聞諸侯。祇稱言語。顏淵陋巷。簞瓢削迹。首顯。而稱亞聖。後世爛然。則知學人光天。樹傳奕禩者。原不倚重。季孟諸公也。惟存其迹。可耳。無事辭費。因昨論訂修。尚未竣事。故妄及之。餘不盡。

上毛河右先生書

自丁亥八月。嘗候先生清社。伏處僻鄙。不通信息。今已丑端月。至都。問貴省何氏。知杖履安適。舉手加額。特姬漢充有兩世兄。皆不在長安。無由細叩其詳。德壽雙高。益自調攝。為禱。西河全集已捧讀。不知近尙有著述否。繼近著書曰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格業。閱史郡視。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辨。學昏禮。冠禮。祭禮。士相見禮。學樂學射。平書訂。蓮心編。學易中庸講語。覽天主書辯。於內聖外王之學。粗有端委。廓清後塵。遠宗古聖。但年亦五十有一矣。心性尙多浮動。世身每有過端。天下妄見妄聞者。

亦妄有稱許。而或非其人。或愧於己。貧困如故。家累益煩。其終可行可明此道。未可知也。其終委之荒烟蕪草。未可知也。惟屏焉一身。無日不以帝天相質。無念不與天下萬世相流注。亦差可自對。至於道之明行。則斯世斯民所關。非我所能主。先生謂。盡何哉。學樂二卷。久為先生所梓。丙戌。張采舒見過。論樂相左。客歲始有校正。為學樂卷三。不知是否。今呈政。采舒有駁樂錄語二册。鄙言未足剖證。欲同奉。求先生明辨之。以定一是。因魚雁未確。恐致沈閣。故尙有待。然其所駁大端。亦具載學樂三卷內矣。惟乞論定。即便中示下。顏先生年譜開離。內載先生一小傳。王草堂亦附入。堪老母安健。已立三子。今春決不下場。並聞。餘惟惟有馳注。

與方靈泉書

據自幼知求友天下。而亦幸有其人。或志節醇篤。或記覽淵博。或才能揮灑。然簡篤者率墨守先儒舊說。未有心得。淵博者或頭頭好名。揮灑者每斷絕不循矩矱。而三者已極天下之選矣。惟見門下篇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術。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俟門為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傾慕。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而相晤恨淺。不盡欲言。是以久思奉書左右。惟採擇焉。憶癸未春。聚於王崑繩長安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誨。堪因認陳格物之義。聖學之大旨。門下稱是。深相結而別。迄丙戌春。入京。會葬黃崑圃父喪。至八里莊。門下掛搭語曰。大學格物。先儒論之詳矣。今聞格物即格三物。終有疑奈何。堪曰。君疑之。即吾亦謂人疑也。周禮人方疑為偽書。何有三物。但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為德。子臣弟友五倫為行。禮樂兵農為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者外者乎。即雜以後世文章講誦。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於至善。乃尊於農工商。而為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蠶性天內地。不雜於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誅管蔡。孔子則葺月三年。日望施行。及為司寇。卻萊墮費。宋儒自期有是乎。相推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圍發經旨。共為將就耳。孔孟之傳。祇如是乎。盡明親止善之道乎。士之職乎。門下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伊時深服。虛心亮識。抵翌日。過尊寓。復垂商治河水利。引盜諸事。又以旋里忿忿。大略數言別去。自此日懸於心。夢寐服食。如見顏色。不知果可脫去舊轍。剖明聖道與否。每浩然而歎。良友時聚為艱。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用也。堪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學非鉤異。亦非沽名。鉤異則為異端矣。沽名則為小人矣。二者皆往聖所宜誅。乃深髮聖道之墜地。生民之塞屯。不得已而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渝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然而下阪之車。東逝之水。無人挽回。滔滔安底。粵稽堯舜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典。布之則為政。導之則為教。先傳後受。則為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三代承二帝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為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

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赤亦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文章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誠。大誠小之道。曰謨訓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諸經所載。前儒所註。確證如此。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背何經。明日講何文。舉比而談命天。四座環聽。擗管而著書解。萬卷爛陳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為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其志誠豪傑之士也。而沿流既久。尋源為難。知訓詁不足為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變箋疏之名為章句語錄。以為發明聖道。非僅訓詁。自謂超漢唐而接孔孟矣。孰意漢後二氏學興。宋儒又少問其說。於是所謂存心養性者。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為行。註經論道為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為末務。又委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為鄉黨自好。立朝願為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庸庸。并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辯也。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善生之學而已。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然人才不一。互有長短。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為不足。而擯然全任聖道。率天下之聰明傑士。盡網其中。以空虛之禪悅。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於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嗚呼。誰實為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前儒存性存學。想已寓目。但恐習說先入。急難驟拔。而左右偏成。見者復來。鼓贊。則未決何如。曾覽門下時藝。於世道政術。題反覆踴躍。惻乎其言之。知仁心為質。迥異近儒。而又氣厚識沈。其所望以卓然有定。重明孔孟者。豈淺鮮哉。顏先生為學。一四十五歲始得下走。教以心性之功。經濟之道。及後崑繩來。名既成。年亦長。而間道心折。遂肅執贊。可稱勇決偉人。但崑繩夙學。原從豪傑入。故其學經濟。更其所長。新著平書一帙。命堪訂之。遵同之外。有補有改。甚有關也。容後呈教。今據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渺人。即嚮所得三者之友。亦零落殆盡。日為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尤必有聞風而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號。雖屬莫聞。何管雷壤。昔三代封建諸侯。久而列國兵爭。各求富強。勢日趨於功利。至戰國時。聚口一詞。其焰焚如。孟子乃獨區區持仁義迂闊之說。以相闢抵。宜其為清于髡。所譏笑也。然無何。至秦漢之間。而其言大驗。聖賢見之。遠而慮之深。乃如此也。今聖道之悠謏。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陰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雅欲為不朽人。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

屬春華。其所以危危自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幸力自決。馳祝馳祝。存治存人。顏先生年譜三種呈覽。不知明春可北上賜教。不佇望不盡。

復黃宗夏書

小札并改訂贈序稿。已書就。估人北寄。忽手翰到。言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南旋矣。是日七月十三也。正為祭先齊戒。不能自持。忽忽若失。左右手。齊意亦亂。天下甚寥廓。人甚衆。吾目中僅首得足下一人。乃忽天各一方。足下即精進。無由益益不肖。若衆楚咻。萬一少退。真可為天地先聖憐才長歎也。如何去心。三復大論。人道祇在事父從兄。動靜語默之際。能時時檢較。不自寬假。則下學上達。即可直造聖域。又謂顏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一離之非飢則寒。見確守定如此。吾知其日進而不少退也。果矣。大約吾學須胸中時有新機。學業時有增益。始能常遊聖賢之途。若但往舊故。即易墮落。昨與王崑繩所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場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今錄呈。堪到里。遭家事。坎坷。日無甯晷。幸可自對者。心不為繁累。小學已著成。數樂諸學。皆少長舞勺。儀頗可觀。尊君先生肅帖致候。縷縷千萬。不悉。

答馮樞天書

五月下旬。捧讀來翰。并展佳篇。篤崇實行。潤以詞章。瞻顧數百里內。少其倫比。狂喜呼三弟。培同觀。故友閻百詩。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堪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熏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況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左右將伯。無人惟與舍三弟。其晨夕。而恐未能有成也。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而豈僅主客式賴哉。因憶昔年往謁習齋先生。先生急出。足下書。冀望揄揚。既而再見。三見。問足下來否。先生曰。未也。因嘆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明旁一著論。精力已畢。果爾步趨者。安可多得。及今聞來教。乃知深以習齋學為是。特貧累。遂就閣也。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委嬰。兄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躋登。部。司。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堪於先正。無能為役。少年食糠。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人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管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感。至。隨。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過。萬。卷。皆。朋。友。力。而。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為。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琴。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術。未。墜。而。孔。子。猶。流。天。下。以。廣。考。究。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惑。歧。途。昧。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輒。言。篤。行。恐。誤。者。不。鮮。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剋。期。命。臨。少。俟。秋。爽。亂。竊。去。數。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下。日。而。卜。夜。焉。

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場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愆。无可補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愚。昔王子師赴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鄴為陝。魏觀察使。禮下陽城。皆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若墟則燕趙鄙人。士直自愧。雖少承父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謏陋。以言行。則千瘡百孔。救過不暇。以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曲節下順。徒辱縉纓。至講學一事。又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即中庸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為學。多事空言。鮮效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堂。或談性天。或訓詩書。固幅帟。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切實也。故講學不惟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東行。謁會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勤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不盡。

復蘭行上協鎮書

自崑來寓中一晤。肝膈氣誼。握手如故。已心許之。昨會秦邸。倍深喜躍。何者。麾下乘鉞關外。謙恭下士。更甚曩時。知將來建立。斷非淺鮮。近訪秦俗。猶有馴饑同袍之氣。而飢食渴飲。亦易感動。麾下若指摩痛癢。投醪分旨。異日使之蹈湯赴火。乘風萬里。可唾致也。馬服君稷直二傳。熟讀何如。承命下榻。驛門極契。鄙懷而慎修初政。剔弊流膏。一聞出遊。投轄固挽。為之奈何。當俟後時耳。曉夫致候。不宣。

又書

復札妄言則古拊士。或曰。古之名將。租賦皆輸莫府。故能養其軍。今自贖不暇。何暇其他。予曰。不然。是圭田廢。士即不祀。先取富薄。官即不立。廉也。亦在人而已矣。吾友負奇才壯志。縱難格外行事。斥不急之費。退无用之人。念士寒。與之共惡衣。念士勞。與之共惡食。念士勞。不坐乘。推心置腹。一甘必分。視衆若赤子。隆才若師賓。有疾痛則垂泣。而拊摩醫藥之。此亦何不可行者。安平君善鼓士。不必在豐裕時也。或无言而退。因載書以讀。不知高明以為何如。臨池懸注。

答王帶存書

昨在秦邸。過承吹噓。彼時私心猶疑。以為南中名士。互相標榜之習也。未敢深論。及旋富平。追思親言。溫然可掬。非單復者。不謂德音。復爾遠辱。見道之明。體道之切。溢於言外。且知淵源有自。得於家傳。乃悔昨之待高明者未盡也。愧甚愧甚。目下返里省親。富令差役隨行。收促必來。可屈明春見過。聯牀午夜。傾倒今古。富令極知重士。每有來問學者。必增榻飾廚。或無斧資。且倒囊以贈。勿以猪肝半片引嫌。遠避也。所教令先君選言。而擇地而行。為日紀以自考。又言聖學不離倫物。苟不躬行。高談性命。勿取也。又言聖學原欲經世。夫子於及門。問何以酬知。於誦詩言為政出使。非如後世高虛道學。迂闊无用。又言學者隨時隨地。當存畏天憫人之心。斯誠聖道。顏習齊先生以此立教。晝日夜學。學赴之而不能有。副者也。門下但實體家傳足矣。堪又何知。尚有裨益。至高論格物。謂大而子臣弟友。小而瀾埽應對。皆由學問思辨。與拙論如出一口。然又追朱子即物窮理。而以格物三物為疑者。或以未見鄙著故也。俟明春奉

本奉教。夫即物窮理。亦未嘗非。但朱子訓物。及於天地鬼神。能蠶草木。則或非初學所及。或則聖人所不必知能。而窮理之功。又不外講著讀書。仍涉於虛。故須少有商榷也。且墟有偶與先儒辨者。皆為聖道學術人心世道。不得已而立言。至於章句。必義明。知有誤。不輕道及。況所見未確。校米數鹽。以好勝求名之心。為詆毀先正之具。固古聖哲所不樂聞也。甄夫論周正不改時。改月數端。墟已妄辨之。已又論謬子問孝四章。相因為次。思新交一一駁正。恐難以堪。乃徐曰。昔餘杭有一孫海門。著解論語。皆章章接續。人驚異之。此不駁之駁。而在座者莫解。故傳以為墟然之也。竟陵譚志章先生。謬念愚劣。竟作古。可傷。顏先生年譜一本。先呈。餘統容面悉。不宣。

恕谷後集卷五

復傅泉開書

來札云。上谷相晤。匆匆然一見。輒覺神明警醒。得數日安樂。蓋誠於省身者。一觸即覺。乃有此景。非門外人所知也。小犬親迎。辱厚賜。不敢卻。拜登棟然。至於毛先生居東之辨。似歷歷可據。然天下理道何窮。若高明更有考據。願聞教也。但自宋儒後。於帝王經世圖大之微。總屬隔壁。如武王無觀兵事。伐紂非聖人。一日未絕。則為君臣。一日命絕。則為獨夫。種種議論。似屬維繫君臣大倫。悅耳可聽者。而其實於經傳不合。於帝王大道皆悖也。幾時促膝。傾倒其說。先此伸謝。不盡。

與王崑繩書

春間有字奉達。不知到否。平書已訂訖。所酌訂者。附各篇後。與尊稿相半。即名曰平書訂。何時相晤。一上下其論也。今歲五月。為楊慎修所效請。遂有富平之行。慎修。兄所舊知者。性喜事。自負遠志。是以愛民立政。甚得聲譽。惟是慎修為難。而官署中人。嗚呼。爭利。嗚呼。難免。歲底必旋里省親。不能久住也。落落乾坤。我昆弟外。不知更向誰是。每念今之學者。如一人曰我好遊。遇一人曰我好遊。遂攜而同行。而并不知遊有遊之學。遊有遊之才。遊有遊之資。下則未嘗願遊。而唯歡相從。輒曰我亦遊也。嗚呼。出門復何之。哉。春間小札。以交遊勿濫相讀。想必垂照。我二人皆已老大。忽忽奈何。我躬不閱。追憶我後。守身寶道。當

互相祝勉耳。今歲遊秦。李二曲門下士。皆以顏先生之學為然。黎長舉學禮。得聖居學樂。蔡瑞生讀孫吳。張潛大學平書。陳尚學易。文武在位。亦頗聞風嚮往。我輩窮老。無可為者。文中子或可法也。過歲復到。秦中鼓舞後進。亦未可知耳。圖府動定。時寄德音為望。不宣。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腐功書

前一小徒自中州歸。言三賢覽壘與西山先生書是之。私幸際見不謬於有道。今徐生見過。屈指伊汭。蒙復道斗山。皆嗜正學如飢渴。即欲過晤。綠顏習齋先生斗辭人世。急北會葬。來春大約重南。可圖把握耳。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絕。所稱高座道學。根據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儼。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為二氏所雜。而失聖門戒懼慎獨存心養性之正也。不大儼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而於聖門約禮之功尚缺略也。至於誦讀。則學者餘事。著書乃不能行道。不得已而明道之事。而周孔正學。則論語所載問仁知問孝問政。由求等所習之禮樂兵農也。今蔑略不務。而但兀兀窮年。故紙充棟。復增以紙。舉世目道學為迂闊无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聖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歟。故嚮承顏先生教。於同人少有辨說。非為此一二噉名者辨也。一二人有誤何足辨。獨是舉世以為聖學正路止於如此。而心性無實功。身世無實學。天地萬物不能位育。可為太息。而中夜傍徨也。幸三賢不以為非。來歲務得一聚。坐言起行。使聖門果有傳人。所關何似。當今海宇寥寥。惟各自愛。不宣。

回楊慎修書庚寅正月初三日

竊以不才。謬承嗜痂。愛均體膚。有言必從。幸不獲罪士民。臨行。紳耆吏役供張祖道。戀戀祝以復返。足下投地垂泣。固邀相成。至嗚咽不能語。每念之。輒為酸鼻。今乃橋梓意見各別。無賴成獲乘隙交構。以致尊翁書來有他。因遣送役隻歸。此不知關係足下一身一家之事。不知關係一邑天下之事。皆天也。今歲再聚。開水利。蕪桑田。分鄉里。練民兵。課士習。布遺教。延訪俊傑。挽回治道。此何許事。天豈容易令我二人左右有成者。固非奴婢所能阻壞也。惟此足下孤身。愈發鄙懷。如何如何。除邪如何。除布善如何。布足下善自愛。極力保攝。以健身軀。一言勿輕發。一事勿輕行。勿與僕役絮絮。勿勞精力。早睡戒酒。以使夜間清醒。小心以使人無能欺瞞。少事以使神常健旺。勿喜承獎譽。以受人怨。勿輕託腹心。則奸詭不得施矣。字到。萬勿動氣。生疾。為人所幸。徐以處之。機變何常。千萬不盡。

與來儼若書

十月半。過德州。一李生龍友來見。曰。臨胸上五井來子儼若。異士也。及抵武定。拜五老庵。庵曰。儼若。義勇不可一世。又晤登州趙德生。云。先生曾遊海上。訪人物。曰。某某佳。但無實經濟。聽之狂喜。以為近今所罕有。世之蠶蠶飲食者。不足論。其類異稱士者。為八比。再上為詩古文。又上號理學。講性天。皆趨无用。先生獨重有用學。同肩吾道有人矣。已又聞五老庵云。先生家計日削。抱病疾。恐綿延難起。墟大驚起立。何有用人而至此。天歟。人歟。天阨之也。吾則不知矣。如非盡天災也。則病有自來。亦有自去。先生自度為何如。

人耶。若果其身為天地萬物不可少者。有疾而不自療。與朋友聞其疾而不思所以療之。皆與於不智不仁者也。是以妄擬一方。獻之左右。不知有合與否。而慮衷不敢不盡。竊以為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卹家室。一在憂世而不樂天。古聖賢之為人。也。教必先以養其自為也。先保身齊家。而後及國與天下。井里。故布養身家之具也。而今與古又異。古賢與不出萬家之鄉。公私治民治事之官。甚夥。易於見用。故無憂貧。後世反是。而父母不可不事。妻子不可不畜。故許平仲曰。學莫先於治生。以不治生。則無以養廉節。無以長學問。故海內豪俠者。往往奔走四方。緣門持鉢。漸染傲傲。而且忿然為糊口計。所謂兵農禮樂者。僅託空言。而無餘力以從事也。即或閉門高尚。九州四海。空懷措置。而一身一家。未有棲泊。蹙蹙困窮。妻孥交謫。貧繼以病。牀頭知氣。嗟乎。跬步不能。而尚言遠大耶。既曰有用。何不用之身家。何不勤。何不儉。何不走風宿雨。種水負薪。何不上取之天下。下取之地。如范蠡馬援。可聚可散。此病之當急醫者一也。吾儒道德經濟。原非二途。舜遭焚廬。凌井烈風。雷雨諸難。而不損者。以其變遷齊慄。性天已定也。孔孟悲天憫人。而樂在中。蓋震盪之動。必自敬定之性天而出也。後世豪俠。一有遠志。輒怨天尤人。氣塞髮指。至不能得意。氣日填。身益無聊。外感內傷。皆相縛制。而憂傷終老。病入膏肓。當為孔孟所不取也。此病之當急醫者二也。先生自勵。無此病也。无妄之災。行有喜矣。苟萬一涉此。先生而果豪傑也。朱晦庵曰。如此為病。不如此即為藥。吾知聞鄙言。必一笑挺立。不知沈何何去。而身體髮膚。則然為壯士完人也。相見有期。容再傾倒。不悉。

上太極相公書

嚮向以家貧親老。食力四方。以求救水。客歲歸里。老母七十有餘。羸弱多疾。動須扶掖。飲食荷擔。跬步難離。日謀北上。叩謁鈞衡。尚未得遂。昨王之臣。以萬歲科進士。來自都門。之臣。從孫之表昆弟也。傳諭清聞。不以迂遠為罪。且欲提拔薦剡。置之華顯。感甚感甚。而但堪非其人也。骨相多屯。面目黧野。如溪壁山家。惟知豐草長林。引置庭除。必且驚愕。失其魂魄。況進之清廟明堂乎。此萬萬不可阻越者也。嚮行年已五十。又六功名富貴。極知非分。一無越思。惟是學問積習。緣與性成。自覺於堯舜周孔之心源。粗有所見。於三古所傳之易詩書春秋禮樂。微有所解。近者禮樂六藝。皆有著述。易經大學中庸已註訖。論語正在詮訓。而貧乏迂闊。言之則聽者稀。付之梨棗。則無力。恐一旦湮沒。遂委泥沙。以夫子之德。最名位甲天下。若不彼謂劣。取小著種種賜觀。以定是非。使得折中以償後世。即白骨而附之肉矣。固不必強納之清華。使迂疎不通世事之人。動輒觸戾也。謹將易註鈔數紙。先呈。惟乞坐論之暇。少垂觀覽。指其瑕類。是幸。北望稽顙。惶恐惶恐。嚮謹稟啓。

與溫載澗書

下交如門下者。尚復幾人。幸而暫止。敝邑。自當朝夕過從。沃親色笑。乃一見經旬。無能長侍。怠慢之罪。疚心慚面。然而不敢不少白於左右。嚮少頗負狂志。欲起而馳驅天下。建功立業。即萬一蹉跎。亦必講學明道。大聲疾呼。以覺斯人。今俱已矣。年殘運衰。上而當道。或譽或毀。皆傳聞過情。非嚮本色。四海舊游。

陸續零落。鄉戚比鄰。同學者渺。然則強顏對人。將以何語。而堪又不幸。賦質迂乖。善笑工翠。射利陳乞。既已不能。米鹽款項。婦子寒溫。又復不慣。以此自知。大人貴跡之事。斷斷無分。因之奉親攜幼。遠竄荒鄙。躬耕灌園。冬底務閒。尚有人象。入春以後。面目黎黑。手塗足泥。塵封髮髮。焦焦趨走。與土芥細民同範。一槩雖欲進身。仕君子之側。仰首周旋。固不倫矣。是以甘貧杜口。絕跡城市。即敝邑數十里之近。嘗經年不一入。偶入之。人以爲驚。已亦以爲怪。其不能常過請教。良以此也。惟門下格外之鑒。自能諒之。故一道若他人。則忘言久矣。

與張解元書

近時學問人少。三五良友。皆落落天涯。每歸里居。輒覺無語。不謂留心經學者。竟出自少時同視席人。昨一聚談。喜出望外。拙論多有唐突。惟笙詩有聲無辭一則。伊時以日暮別去。未盡其說。此詩樂大義不可不自者。笙詩非無辭也。小序有其義矣。東氏夏侯氏。皆補其辭矣。古人未嘗言無辭也。書曰。詩言志。若無辭。則或曰笙調笙音。而不可曰笙詩。世有無言而稱詩者乎。至宋人鄭樵。疑六詩何以盡逸。遂武斷以爲無辭。夫逸詩之故。安得盡考。或以笙詩用在一時。故連篇而逸耳。若曰無辭。則孔子刪詩。而計之曰三百篇。乃取無辭者之計數。可乎。朱子又誤因樵說。因見儀禮燕與鄉飲酒文。有歌有奏。遂解謂有辭者爲歌。無辭者爲樂爲奏。則舉其一竟忘其二與三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樂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奏即樂。皆有詩辭也。且大射則歌射節。王奏。屬諸侯。奏。屬大夫。奏。屬士。奏。屬采。皆以歌爲奏。即儀禮鄉射亦云。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屬虞。豈屬虞采。亦亦有聲無辭耶。周禮鞀。鞀氏掌鞀歌。祭祀則吹而歌之。註疏謂歌者在。而吹者以管籥爲聲。故笙師掌教。等笙。籥。管。簫。器。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吹笙管無不比於歌辭。明矣。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註疏曰。笙吹。屬虞采。是笙詩不止南陔等六篇。且有辭至今見存者矣。孔子既詳十日。而成笙歌。是笙有歌辭。聖人之行事。確可據矣。至又謂笙詩無辭。同於投壺之魯鼓辭。但有音節而併無詩歌。更爲可異。夫魯鼓辭。正應歌詩之節。以爲投壺之節者也。故前命弦者曰。奏。繼首。而乃若未之見也。何耶。所謂通經者。謂其穴貫參五。一觸百動。若與古聖揖讓而上下也。如執一未解。便成膠漆。失之遠矣。門下經學。諒不自封也。故敢以是請正。不宣。

復惲泉問書

承示心銘。足見近功。竊密。故天君呈露。但有商者。銘但言心之體狀。而未及其功力也。是從放曠禁制。摸索擬議。俱不得之後。而忽悟其妙。而非致功之據也。且二語有疵。心死。則佛氏涅槃之說也。玩之樂甚。惟恐一轉動失之。乃程邵養心之學。故程子明曰。靜坐。邵非孔孟養心之學也。孔孟之學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立其大。求其放心。而總之操。則存一語盡之。即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可以曠適。可以禁制。可以摸索。可以擬議。動亦操。靜亦操。如明鏡高懸。所謂明明德也。何有死境。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何爲動失。此道原細。向來所交良師友。惟見習齋先生內地。

卓然。如王崑繩。宋豫庵。皆未嘗得。因是下精進無疆。故妄言之。

復惲泉問書

端月十日。門下付天津人書至。二月初八日。又接手教。意念誠切。讀之感動。所論傳註。發刻良有見。但大學中庸。前已發論。語刻樣俱寫。開離十之三四。則不能止矣。唯勿輕與人可也。然堪亦有說者。門下謂朱註。猶人以其爲科場所遺。溫飽榮耀。俱出朱註。安得不實而奉之。今欲呼其弊。誠哉。是言即如方子靈。文行踴躍。非志溫飽者。且於堪敬愛特甚。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爲不深。然且依違曰。但仲己說。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診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則下此可知矣。堪雖愚妄。當不之解。但堪之意。非急望之一時。非概望之人人也。卽如目前求溫飽榮耀。固比戶皆然。然特樹起者。近地有馮樞天相。從數千里外。又得門下相印。合程啓生相推許。虞仲翔一經生耳。猶謂舉世無知。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今當吾生而存。益有三四人。不爲少矣。語云。千里而一聖。若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賢。若接踵而至。自古難之。何論晚近。況其他心以爲是。而口不能發明。文不能燦陳者。又指不勝屈也。況天下萬世。又未可以意量也。獨是堪所憂者。不在同調之寡。而在道之遂泯。堪與門下齒已俱長。百年而後。子弟未必能承。及門未必通顯。而書煩鈔寫。甚爲艱難。流布必少。天下事未可知。東振西蕩。遺籍散落。矧此一二家藏。勢必沈淪。後世並不知有此說。而望繼起之有人。固無自矣。故嘗謂堯舜孔顏若無經書。今世並味其姓氏。又焉傳其道術。苟得摹本易成。故布人間。卽付之無何有之手。或千百軼。皆亡而一幸存。一遇有心人。得之星星之火。遂可燎原。韓昌黎文集。掩抑百餘年。歐陽文忠。獲於敝篋中。表章之。輒以行世。況聖道乎。門下謂求溫飽榮耀者。必不能翻然以從。堪正憂溫飽榮耀者之羣。窮聖道。而欲勉留此幾微一綫也。辨業學規。雖依倚聖經。恐人尙以爲一節之見。偶然之論。今聖言歷歷。皆與註明。則斯文規。雖道路。固有一定矣。萬世而後。或不敢必。越聖經以循其私塗也。雖然。堪謂必能傳哉。堪與門下交數年矣。門下視堪尙有一系。標榜爲名之見耶。尙有與先儒爭勝之意耶。乃承顏先生提誨。謂天地人物。不忍令其塵。先聖先賢。不忍任其墮地。當日顏先生言此。泣下。堪亦泣下。故妄冀倖於後儒。寤寤之或熄。聖道幾希之可存。而不敢必。不能已。每五夜。傍徨嘆息。聲絕而繼之。以血淚者也。嗟乎。成敗明晦。聽之天矣。盡吾心焉已矣。門下謂我何哉。又諭宜刊小學。稽業學禮。甚是。二種所費不甚夥。容卽圖之。不宣。

給陳秉之學院書

堪罪逆深重。譴居倚廬。本不當喪。顏仲有辭說。但念閣下高樹道幟。表彰人倫。將敝師顏習齋先生入博。盡二邑鄉賢。拔王五公曾孫補諸生。又屢承注問。誼不敢忘。謹恪林。令馮生代往叩謝。並質學術。伏讀閣下批公舉習齋呈云。三物。雖躬兼通六藝。則於顏先生論學大旨。固已同心。許可矣。竊思學聖。祇有下學上達二者。尊著學辨質疑曰。孟子性善最的。程朱言氣質之性有惡。而曰清固水。濁亦不可謂非水。不知黃河之水濁矣。乃沙泥闌入。若汲而澄之。本體自清。伊尹曰。習與性成。孟子曰。陷溺。則惡之。答在習。非性之。才情有不善也。亮哉斯言。以爲情才皆善。是習齋存性。編理氣皆善之論矣。蓋才卽形色也。卽氣質。

也。歸惡於習。與存性編歸之引蔽習染者又合矣。何閣下上達性天之見。遇出先儒如此也。學辨質疑。又曰。格物。即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有名目條件者。若於此外窮事物之理。如姚江所謂格庭前竹者。聖賢必無此無用之學也。拙著大學辨業。專論格物。閣下乃先得我心矣。蓋物即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格至也。學習其事也。誠正脩齊治平。行其事也。故經曰。欲誠正脩齊治平。先致知格物。格致而後誠正。脩齊治平。各有功力節候也。然學學其所行。行其所學。祇此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固無泛濫於草木萬葉。以為窮理者。至曰有名目條件者曰物。此語更精。蓋名目條件。固無外仁義禮知子臣弟友禮樂兵農。如周禮所謂三物者矣。乃嘆閣下之於下學。確有憑據。視捕幻影。理亂絲者。相去萬萬也。豈堯舜周孔之道。將大明於世。而特鍾於閣下耶。前聞衡水小徒劉廷忠。呈存性編。博野廣文呈習齋年譜。馮生又呈小學稽業學禮二種。近肅甯黃令案去四存編。辨業學規。論語大學中庸傳注。恕谷後集。共十一帙。獻上。今又將論學二則傳注。問一册奉覽。惟求閣下嚴加批削。誨其刺謬。示下。使聖道不致歧塗。非但堪一人之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敢以手額不盡。

陳秉三復書略云。憶弱冠時。曾於萬季野先生講席。得瞻光霽。今二十年矣。校士幾旬。備聞先生躬行實踐。凡禮樂諸大猷。无不深究原委。可措施行。誠孔門之羽翼。而後學之津筏也。所示論學傳注。問二種。言言至理。洞見闢奧。歲試事竣。再過保陽。當細領大教。奉為指南。曷勝願望。

復蔡瑞寰書

久遠渴甚。忽承華翰。強張病目。披讀生喜。旋自悲傷。繼自戊戌十月。陡中風疾。半身不仁。年來日服藥餌。病不損減。勉自措持。昨四月間。失足一跌。遂日沈重。楊令表弟來陪侍。喜甚。不意微勞。竟動虛火。夜半痰壅。憤難起牀。自思脾虛作泄。肺虛怯言。腎虛精竭。怔忡疲癯。已有年所。又得此症。口張不合。仰臥如尸。門戶數武。扶杖恐顛。大約不能久於人世矣。今承賢王德意。願竭蹶頂。奈心神恍惚。語言顛眩。手足皆廢。趨拜無由。高明素叨深契。重懇代陳病狀。超豁廢軀。使得少延殘喘。不亦首丘故園。長託聖世。若迫之西行。萬萬不能。不惟身病不前。老母年八十餘。原有夙疾。聞讙遠行。必驚憂不測。堪向何心。能不墮墮。母子二命。并於一時。諒有道必所垂憐。而吾子亦為之惻然沾衿者也。車馬之來。萬求中止。聊結報恩。矢於世世。臨風嗚咽。不一。手戰不能書。伏枕口授。令兒輩草呈。恕罪。

恕谷後集卷六

馮先生傳

馮先生名夢徵。字繪升。安州人。以廩生選拔貢士。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趙氏待之厲。先生先其意所欲。陰遂之。遂以底豫。後每有盛威。先生諭之。立霽。當是時。大河北孫徵君鍾元宗。王守仁。刁孝廉。包宗熹。講學。各著書鳴世。先生亦守程朱說。然結廬白洋淀旁。僻巷自脩。恬如也。已而與堪交。聞堪有較正先儒語。抵書爭之。娓娓數千言。及顏習齋先生與之存學編。論孔孟正旨。又見堪大學辨業。深有省。晚年與習齋結會。共砥鳴呼。自程朱立學道名以來。再變而為陽明氏。天下分門角戶者。不出二派。先生初學守。未燭康衢。可不謂聞道者與。貧而好義。屢脫人於難。樂誨從遊。老愈恭謹。對客恂恂。如後生。然歿後。五子以醇雅世其家。

馮君傳

馮君諱鑾。字敬南。代州人也。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驥。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陞。州府同知。循撫無事。每為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甯同知。南甯逼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詞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為鄉役。率土兵伺盜。自

是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巨偷李亞四，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誘官出救，路之大掠。若知偵衆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擒之，羣盜散，南甯故以竹結屋，獲之，茅比簷相亞，每災輒延燒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略。君命民門比號一貯水，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撻水一石，運至給，或翌日，按或有不應刑賞，又使役巡獄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即執懲。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羣醜伏，南甯警署聞，謀且暮起，應當事者震，計之君，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效力，皆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即士兵也，質明，戈兵城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曰：何爲者？君曰：無他，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懼伏莫敢動，因按名捕，實之法，而犒士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割甯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適君丁外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嘆泣下。辛巳，李塏入都，君存家都門，萬子斯同亦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尚任王子源及堪論學，塏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卒。君乃邀同人十日一會其廬，癸未春，塏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塏講，塏謝不敏，座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略陳說，日晡散去。君留塏，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今置不問，學術烏乎振？塏曰：君知其由耶？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爲子，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其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遺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載德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搜購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經爲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傳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天，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苴之，上之虛摸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於禮樂，則以爲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爲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農，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制定宇宙者，率用跡盜屠販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高閣束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珥筆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祇如此否？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靡而不可播也。君立起曰：然乃通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歷及子考辨，妮妮不休，塏復言脩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即噪人口，願唾棄非屑，嘗學射，應弦中，相馬，驚駁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輾轉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人可曉，生有功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繩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成器，精巧靈通，世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儲，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備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彈儀，皮水砲，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李塏翁傳
附翁諱維熙，號冷秋，先世本張強李氏，後徙長山，翁少好義俠，千里朋輩，至，饜鮮浮白，抵夜分，鋤強援貧，難立削，履經紀，出千百金無遜色，後丁父艱，盡禮，已而執母氏變，比葬，寇斗至，明器僉焚掠，翁大勵，躄身墮中，親友挽之，得不墮，迺挫髮茹長齋，掛牙牌直胸，上鐫母訓，下鐫曰：爲善窒惡，長白山故有外舅史侍郎別業，因結茅，著方外服，讀丹經其上，而好義急難，如故，推弟任田宅，族戚養於家，俾成立數十人，里人以資來，嚮物，與直而還之一，弟弟爭，給以田，勸息，乙指甲，攘其貨，曰：無是也，爲代償，其他已通賄，掠助，昔非難數計，邑有巨鎮，曰周村，牙僧握權，度橋度，翁僱人充之，稅出囊，不索商一錢，貨就至，居民亦裕，又立義倉，義學，義塚，偶疾，走留，病者踵接，初，翁值明季，羣盜起，什伍鄉人，百計，長，經以營陳，鄉週遭樹，望樓，外聯木寨，翁身執銳，指揮，巨盜，儼不敢犯，暮年，一日，同從兄，司寇化，照有所之，翁著笠，寬博，司寇故與，隄馬，市上，怒，躍，翁提鞭，趨後，馬，備伏，循循走，司寇捧腹笑，曰：何許道叟而若是，所著有孝行，庸言，翠岩詩集，雜著，藏家，塾，子孫，繩，繩，貴，顯，仲孫，斯，義，以進士，令任大理寺卿，贈翁如其官。
李塏曰：王法乾，嘗爲塏言，天報德，亦報功，而功猶較著，可肘量而指算也，蓋人閱際，秦，輕俠好義，子登甲榜，職部郎，劉潤九，以質民，好行其德，子姓，習富，有宦者，翁功，更，鉅，食，報，亦，鉅，法，乾，之，言，不，誣，矣，翁，晚，德，益進，雜著，皆，脩，齊，至，道，訓，諸，孫，曰：吾少誤於俠，中嗜黃老，皆非若所宜法也，雖然，漢七國變，周亞夫乘傳車至洛，求封，劇孟，喜曰：七國舉大難，而不獲孟，知其無能爲也，俠之輕重於世，何如哉，吾行天下，每至必詢仗義急難人，不概見，感慨繫之矣。

彭山人傳

順治十五年，益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俄，嘯，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任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秉，曜，結，北，叩，叩，秉，曜，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忘，離，魔，乘，曜，云：生死總同秋色，山人云：北叩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於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尙，擲，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畫衣夜被，其妻曰：盍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疑之，必爲酒，半，輒，歌，呼，嗚，嗚，不自休，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清，歌，如，故，而，書，畫，益，進，李塏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簡，遊，人，間，何，吾，蓋，彭，氏，之，多，奇，也，然，山，人，吐，來，世，故，至，妻，子，凍，餓，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

郭孝婦傳

孝婦開封郭鍾瑋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間，闖賊李自成兩軍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衆燬四郊麥，百計攻，城中乏食，推官黃澍括民粟三次，麪一觔直銀二十兩，

魏珞草小紅蟲瓦松蟻每劬至三緝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澆水一盃。繼以糠粃。庭前蒲萄啣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嬰。適以運哺。姑如是數月。爛日減。髮脫。嗚呼。孝婦撫之亦泣。接頭也。而強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灌黃河入城。家衆號。巢水上。食絕。運消。僅奉姑。嬰竟。已而水益漲。伴高。福得一。小。梓。鋪。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圻。墮。而。身。與。弟。別。出。梓。漂。巨。浪。中。隨。波。蕩。竟。達。淡。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鬚。垂。曳。杖。來。曰。而。郭。氏。妻。耶。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胸。泣。曰。天。乎。吾。願。賣。年。活。姑。以。乳。哺。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遙。指。鍾。瑋。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鍾。瑋。故。孝。友。嘗。推。產。與。弟。鄉。稱。曰。德。育。先。生。子。圻。續。學。有。聲。生。數。孫。一。女。孫。嫁。余。氏。不。數。年。孳。居。守。節。養。其。姑。與。孝。婦。後。先。輝。映。云。

李塏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墜之。闕得金。乃全。郭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任。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續。體。以。為。孝。友。烏。在。其。為。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憾。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嗜。奇。聲。戰。以。啓。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并。保。其。母。子。謂。之。何。耶。

李氏傳

李氏。邳州生員。作梅次女也。大父珍。中崇禎己卯舉人。終身不仕。氏少婉。德。十六歲。歸。藍。閣。生。鍾。祖。舅。際。泰。以。義。俠。豪。華。起。家。舅。民。部。出。身。名。進。士。氏。獨。承。以。儉。素。從。夫。讀。書。節。飲。比。賢。知。間。舅。官。俸。入。不。給。謂。夫。曰。吾。家。兄。弟。參。然。而。令。老。親。貧。卒。京。邸。非。孝。也。出。資。珥。數。十。金。佐。供。乙。酉。年。三。十。六。病。卒。予。嘗。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亡。其。四。惟。夫。婦。倫。存。固。盡。多。深。情。也。又。歎。五。倫。存。其。四。惟。夫。婦。倫。亡。林。第。第。別。也。鍾。於。子。為。及。門。來。叩。神。傷。曰。氏。之。賢。已。矣。願。先。生。傳。之。也。氏。艱。於。產。力。勸。鍾。置。副。自。初。昏。琴。瑟。甚。和。然。寡。言。笑。相。敬。如。賓。鍾。偶。動。慈。念。輒。正。詞。止。之。曰。非。求。嗣。胡。為。者。且。獨。不。計。若。身。辱。也。嗟。乎。古。所。稱。情。摯。有。別。者。始。氏。與。乃。為。傳。

魏烈婦傳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運陸之長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禮。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踰。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如。茶。攻。麥。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慈。嘗。亂。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嘗。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魏。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忤。怙。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作。為。歡。笑。時。輒。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無。人。兒。可。伴。祖。母。疑。繼。先。怙。恃。久。牽。裾。

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饋瀨。梅。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雉。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運。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嘗。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瑞。之。難。幾。濱。禍。不。備。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戟。運。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為。文。立。石。墓。畔。一。時。歌。賦。輒。贊。者。無。算。

李塏曰。吾友。惲。皋。聞。每。為。我。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信。起。人。羞。惡。之。心。人。紀。悉。悉。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於。羞。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面。作。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誕。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莊。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王子傳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則。已。知。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淵。共。談。宋。儒。學。王。子。方。豎。亂。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為。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謂。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為。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如。鑽。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就。尚。筆。墨。文。學。館。開。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摺。詞。章。一。時。如。劉。綸。壯。壯。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璣。輩。皆。集。闕。下。而。王。子。亦。與。焉。顧。脾。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睜。神。攫。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就。子。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發。鈴。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信。君。价。子。執。贊。習。齋。遂。入。博。野。博。野。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而。昂。身。挺。目。電。須。戟。議。論。磅。礪。今。古。醉。則。歷。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墟。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變。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嘗。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鷲。馬。懸。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輻。輳。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授。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曆。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亦。歸。下。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銜。選。則。以。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難。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城。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武。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

史勅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勅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進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醫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子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賊復刑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齊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歸攜家而南時閱子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抵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於淮署一子兆符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歧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維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閭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鑑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堪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者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斐扁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僂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磨更欲進以沈澁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采氣薄霄漢尙有斯人哉尙有斯人哉黃弼臣曰崑繩夫子已丑南行飲子齋留詩云髮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壯懷談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還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讎也讀傳如見須臾爲之潸然

萬季野小傳

萬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尙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尙書鴻緒主之續修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尙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而季野以博淹強記爲之首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刑罰諸項不緝書每會講一事口如瓶注溫容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發益不失也時吳郡憲沈樹子論學季野暴問予名又知子與毛河右遊先是萬氏叔季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嘆之金德純特筵招胡黜明季野及子曰三君者天下巨君也予後至季野酒餘赫然曰河右全集序爲先生撰稱許太過將累先生予謝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讀也序以躬行自勵以讀書歸毛先生方類虛大非以屈諛且聖道恢郭詎一說而已胡子曰然因能去既而謂予曰先儒訓學錯出恐謂祇是讀書耳予不答但叩其長歲辛巳都憲及徐少宰乘義謀梓予大學辨業予思季野負重名見不合或詆譏不如先事質之袖往求正論數日季野見下拜曰吾自誤六十餘年矣吾

少從遊黃梨洲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福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譏言子畔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遂忽至今不謂先生示我正途也自此情好日密一日講會衆拈郊社季野曰未也請先講李先先生學因舉辨業所論格物即學六藝歷歷指示曰李先生續周孔絕學非我所及諸君有志勿自外並延予登坐講郊社予辭謝去嗟乎吳越文人爭尙浮誇季野若宿寢然厭於上公卿趨其餘風今忽聞野人一言傾心折服舍己從之是一端也幾於大舜矣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尙缺表志無助者與予雜論經史聲韻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晉立古文尙書不可廢予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醴醬豆乎古文尙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祕尙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歐古文尙書也曰何見曰見隋書予又曰古无四聲有之始齊周顧古惟分宮商五鈞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歸檢之信攜手曰天下惟君與下走耳閩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從吳王尙書來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尙書家事遂疑

吳姬傳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爲人略賣北里迫之倡習以死不從後其兄知贖歸郟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貨歸還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曰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孺子呼曰吾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勸本李姓夙與長華通第弟好往弔聞其哭曰噓是異常聲爲其棺殮姬視之曰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遂飲鴆檢討馳救之曰而母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城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堪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長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具櫛葬之真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二松護護其上明人詩所稱真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義吾願爲執鞭矣

郭令小傳

郭令子堅名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於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癸子將四十妻無子重聘爲予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予生子彌月奏樂設筵乃載旋里蒞官明於讞決抑豪強擊猾吏嘗與予並轡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遣役齎斧資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惟恐後丁祖母艱解任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子養志女敦潔開雅歲時以印綰禮相見拜讓中節疑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妒予初往

桐。比返僅六七月。子堅爲我製錦緞。禪絮著皮裘。以及相服。倒頓柏腹之屬。除不算者六十餘稱。皆于夫人手自縫紉。及子有副。子堅戒曰。李先生室所用布帛果裘。誠縷諸物。有呼即應。勿關我。當未往桐時。子固軫念于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子嘗語諸子曰。而世世無忘郭氏二公也。

郭御史傳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虛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虛忠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官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陞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子言。顏習齋先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款。全活甚衆。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遂宜。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怨誘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貌謙謹。見人躬躬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暮夜苞苴。親串僕從。從與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尙書甲於塗。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而某人如此人也。甲嘿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歲山牧馬。且牧且刈。芻薪束錫。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天子艱。奈何力爲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歛。

李堉曰。御史爲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子曰。先生惡惡嚴。傷和。子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爲酷烈。非和也。時花木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子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嗟乎。共學可深言惜哉。

王孫裔小傳

王孫裔。陝西涇州人。居西安府。性慷慨。以畫名。寫山川人物如生。歷歲月始一幅。巨富貴迫之。不得也。聞人畫宗某某家。則軒渠曰。畫必有物。肖物足矣。焉知某某家哉。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如何山。何人物如何人物。今日做荆做董。古人即善寫。而做不必善。道數做而盡失之矣。初畫山水。或曰。人物渠則未也。遂寫人物。或曰。渠善畫未能書。適有懸紗燈書蘇字。臨之。即酷肖。曰。一能則俱能。能山水不能人物。其山水亦非也。畫華嶽也。必先策杖窮三峯。諸形勢。無一笔雜入。泰岱恆衡者。性愛鴨。畜之。以次飼。鴨序進。莫敢躡。察鴨性情。神氣目睛及毛澤。每節氣皆有變。畫如之。栩栩欲活。予乙丑遊秦中。韓武。張中。陳尙宇。魯登關。黎宋。皆來從遊。問顏習齋四存編。而孫裔亦與焉。慨任爲我寫照。延至其家。設筵令予坐。目注身嚮。終日不易。曰。動則與初摹者駁矣。摹面就。河南善畫人。周琦亦遊秦。其視撫掌曰。肖孫裔曰。未也。毀之。數日。又設筵招予寫。已而何將軍萬鍾等皆代爲肆筵招寫。每一圖出。人愈驚歎。曰。猶未也。十易稿乃定。已補冠服。及從者。翠劍樹石。逾年乃竣。秦省尙武。善騎射。孫裔以意氣雄傑。踞其上。幼結一有力者。鬪力。一日。二人皆醉。孫裔起持之。有力者曰。醉不檢。恐傷也。孫裔不可。有力者儻以靴折其脛。脛斷。乃尋人接骨。藩司甲聞之。遣善醫視。曰。接錯矣。將終身廢。孫裔曰。如何。曰。須再折再接。如之何。孫裔曰。易耳。以股入門。

闕下張之。駭然折矣。神色不變。醫傳藥。瘥如舊。家貧。雅好周急。凡戚友乏者。暨四方旅客無資。日按名給若干。爲常人號。貧孟。皆君。糧道旗乙。延爲上客。因識其僕丙。後丙逃之。孫裔所。糧道覺。謂曰。若匿吾僕乎。盡出之。曰。公何不早言。吾已諾之矣。可使吾食言乎。卒不出。每夜必操鎗百合。乃寢。貌潔美。而雄魁之氣溢。出。或曰。子照從者。即其自照云。妻某氏。以孫裔未有子。勸置孫。孫裔遲之。妻曰。以我耶。遂爲尼。別居。不之見。而有賓至。供饌如故也。孫裔東去。遠左。妻尋卒。有人西來。言其畫。尋者數百金。不可得。

馮劉二翁合傳

馮翁。劉公名廷獻。清苑人也。少未讀書。而有至行。孝友知守身。一婦人挑之。故與戲。翁若不聞。夜啓戶延避而去。年邁猶夙興日灑掃。庭除令無點塵。夷然稱其心焉。教子辰。擢禮義。從予遊。卒年七十八。於時劉發璋之父亦七十餘。而卒。予皆哭而弔之。劉翁吾益人。名起聲。字宰宰。亦未讀書。短小長髯。才幹有口。晚年產落。浩歌拾薪。無慍色。慕顏習齋先生學。行恨老矣。不能從遊。使子璋向予授讀。當壯時尙義俠。排難解紛。親友有急。能仗助。嘗應里保長。永清一點役。挾翁一里人。爲盜者。來緝盜。投文。盡令趙下里。氣轉張甚。陰縱爲盜者。逸。逮其族人。裸而拷之。翁爲解。曰。汝解渠。孰爲汝解。翁曰。汝誰何。役曰。將拷汝。翁曰。拷則殺汝。役曰。明明日月。明明乾坤。而敢殺人。翁曰。明明日月。明明乾坤。而敢殺人。鳴炮。糾鄉兵。縛而暴諸日。役曰。何時殺。翁曰。尚有須。卜夜耳。及夜半。率之行。役以爲果殺已也。窘呼。至半塗。解之。鳴於趙令。令具文解巡道。使與翁訟。不勝。責枷。黜役。奉頭。謝去。

李堉曰。馮翁近狷。劉翁近狂。使得聖人以裁之。豈近今之人。賢哉。乃卒貧以老。名不出於里閭。悲夫。二子負責。亦各肖其父。積學充之以顯其親。豈異事耶。

張太翁傳

太翁諱興家。字旺川。無極張子業書之父也。幼有犖性。好飲助人。考少庭。舉三子。翁爲季。八歲。少庭卒。哀毀若成人。侍母王氏。宛轉得其歡。十八歲。母亦逝。踰號五日不食。服闋。兩兄議析箸。翁隨而泣。不得已。分田二十餘畝。洋礪耕作。至千畝。仲兄同母居。相近。事養頗易。孟兄。異母也。嫂楊氏。居城內。與翁西郭宅。遠服食支費。翁日往爲之營。及卒。皆葬如禮。同祖姊三人。一爲庚辰進士朱君良之母。一適宋。一適何。俱年八十餘。翁時迎養。並及其子姓。垂白婆娑。怡養聯席。驕如也。有乏周之。而宋尤貧。姊卒。葬如兄。母有前生劉姓子二。各一子。貧。喚養之。爲其子。昏生子。成產。始遣歸。里黨皆喪不足者。竭力經理。不待其告也。恃以舉火者數十家。一日之田。見盜麥。枉道避之。曰。吾見。恐惡難堪也。布商宿其家。夜失數百匹。尋之有跡。翁曰。聲張。其人終身廢矣。吾自償之。使金亡。或曰。甲翁曰。渠竊。吾遺之。非盜也。西郭舊有傭市。視歲無履者。呼曰。頗累三翁。即數十人。飯之。倍其直而去。初。少庭能舉千鈞。人號張大力。明季寇發。少庭率十餘人。持挺禦之。莫能前。寇忿甚。千百糜至。攢刀。少庭手揮之。十指斷其八。適以掌握內。擊一寇。目睛出。羣寇環救。少庭逸。然生平不與人競。或戲而圍撻之。弗拒也。已而振臂一搖。衆皆倒。翁亦多力。一婦人投井。救者下梯援。婦人不肯出。衆圍視。莫如何。翁提梯。並援者。婦人俱出。而更謹。不爭。即有怨。亦不校也。極令陳明。

倫其禮之。每肩輿或乘馬。遇於塗。必起而拱。月之吉。鄉役來比。輒戒曰。而歸訓鄉人。務為善。如西郭張翁者。為登縣志。卒年五十八。己人識與不識。皆流涕。元配朱氏。繼配劉氏。子二。長即業書。朱出。壬午科副榜。舉人。教習正紅旗官學。候選知縣。不遠數百里。屢過塘。商學。見其篤好。友朋急信。遇事咄嗟立辦。時邊陲遣役。關東西苦饑。張子需次民社。慨然思一見於經濟。塘謂之經濟。自家始。張子因言。教其異母弟。景書。每垂泣相視。為補太學生。始延師。既而躬教。其甥劉沈。李夢龍。從龍。養於家。皆入庠。母家任教養之。為補吏員。今年塘遺先妣大變。已葬。張子又遠。辱躬。已而匍匐。言太翁事。求傳。乃知張子之孝友。潛恒有自也。堪罪逆之軀。性傷急。限兼貧。妻相給衣食。無能。堪任。郵獲。茲天。禮聞。翁父子。聞事。滋之愧也。爰如其言。而以不文者誌之。俾為鑒焉。

龐魏氏傳

龐魏氏。蘆之龐家莊人也。夫龐。妻鄰村魏家。魏氏女。邑令以賢詳聞上憲。曰。龐魏氏。因以稱。氏夫早卒。守節不嫁。而祖姑徐氏。姑董氏。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不使姑與祖姑一區。勤也。勤女工。刻無惰者。織棉布。一日一端。或給之。綾為織。每端必長一二兩。曰。漿。糧所滋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躬耨。而不與男子交語。比鄰不過往。祖姑八十餘。日。躬負之。如廁。向。曝。返。牀。復。負。入。姑。亦。若。是。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喪。具。資。氏。曰。吾。貧。暫。貸。用。必。償。如。不。使。我。債。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皆。補完。樞。發。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无。子。孫。吾。在。即。其。子。孫。也。可。代。乎。姑。之。寤。以。夏。六。月。雨。水。瀰。塗。氏躬。衝。水。泥。踰。牆。長。號。從。觀。者。皆。為。流。涕。二。女。有。甥。雍正。三。年。邑。大。水。饑。朝。廷。開。倉。令。有。司。賑。邑。令。喬。公。查。飢。民。過。其。門。見。室。戶。零。落。曰。此。貧。家。也。查。告。賑。里。役。曰。寡。婦。曰。寡。婦。亦。吾。民。也。若。饑。則。與。之。里。役。戶。外。呼之。告。以。故。氏。曰。氏。固。乏。炊。然。問。食。朝。廷。米。價。不。役。以。白。喬。公。曰。賑。也。何。價。役。復。之。氏。曰。債。則。食。不。償。吾。婦。何。功。以。報。朝。廷。而。徒。食。乎。不。可。健。其。戶。再。呼。之。不。應。喬。公。歎。息。而。去。大。學。士。高。安。朱。公。一。女。婦。守。其舅。姑。不。願。也。女。茹。苦。數。淡。卒。不。渝。公。一。日。使。人。視。之。與。以。金。為。養。女。曰。吾。待。亡。且。夕。有。何。支。費。而。以。金。為且。吾。公。素。矢。廉。此。何。自。得。之。卻。之。歸。與。氏。判。貴。賤。而。高。義。南。北。輝。映。云。喬。公。具。刺。拜。氏。歸。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郵。而。致。氏。又。辭。不。受。來。役。力。請。曰。邑。父。母。養。汝。節。可。拒。乎。氏。不。得。已。奉。刺。及。米。置。於。案。拜。而。受。上。憲聞。皆。賢。之。謀。旌。表。其。閭。其。族。黨。公。選。近。族。賢。者。為。嗣。以。世。其。家。

恕谷後集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崇志銘

李君諱樹。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開其官。脩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新至內邑。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幾。輔民。糧。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誦。賦。催。科。加。頭。日。敲。朴。民。鼎。沸。相。率。連。坏。木。砌。縣。衙。門。令。倉。皇。无。措。君。聞急。往。視。諭。以。上。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向。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於。生。峻。之。竄。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束。士。君。憫。然。正。色。曰。民。填。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峻。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符。甲。為。之。籌。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意。信之。為。邑。令。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於。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成。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嚮。觸。泣。別。蓋。擁。馬。前。不。得。行。子。嘗。謂官。人。要。職。惟。家。宰。與。縣。師。家。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開。無。事。亦。惟此。二。職。家。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為。用。次。縣。師。懶。懶。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臨造。册。齋。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賢。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禮。游。歷。仕。途。君。守。身。孝。養。為。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

是惟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博陵馬鬣熊熊燭天不在貌公禮侯而在副跡埋名之崔仲氏

委攝四川仁壽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予以康熙辛巳入都持周孔三物四教之學告人吳石門公爲予梓大學辨業一時傳爲創論凡海內有聲士無不從者官平陳子四如其一也陳子豪於詩酒每飲自輒慷慨欲有所建豎於世甲申溫子德裕令郾城力延予循學論政時其幕中乏人予因薦陳子同往次歲予辭去而陳子亦旋偕廣西巡撫梁公而南已廿夏富平楊令三促予榻其署歲暮去今年二月迫延復西秋仲正趣裝東返而陳子適自粵西抵里來晤別已六年入門旬旬曰如兩間罪人也先君敦氣節經濟康熙十八年從勇略將軍趙良棟征吳三桂復四川積功題委成都府仁壽縣知縣又以會兵進滇倚先君才料理軍需委受嘉定州峽江縣及將軍保題部授再三疏末下而先君於康熙二十年八月卒矣不肖飄零南北藁葬哀鳴今歸將謀禮厝願以志累吾子嗟乎昔李廣能衝陷折關漢文帝嘆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際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陳君當三藩叛亂可以叱咤風雲立建偉績而僅僱爲委理縣務登志而折矧今中外安枕劇高塞深而欲於人簿書期會之餘行其迂古政學者何也陳君諱正試號公庵得年三十七歲元配陳氏生一子即四如繼配張氏生子四表將以某年月葬某原爲之銘銘曰才則儲時則須乃良行跛不舒矧無痛呻而進火齊哇哇其吐

劉君來獻墓誌銘

雍正二年閏四月安平劉君來獻以七十歲卒抵秋杪其子廷傑制詞階下求填墓之文予悲焉君世系詳予前撰劉氏家譜序及諸墓表內君生而醇龐爲諸生有聲能承二人意父化吾翁病事之數月衣不蔽帶母太君年邁畏暑躬負之陰一日數移抑搔痛癢無倦色弟及姊生死爲之謀自用儉而尙施與隆禮師友持家不許僧尼往來男子不許晝處內婦女無故不踰柵教子姪基以小學夜訓女口啜女經見人非禮至垂泣誨焉立家訓如戒賭博急輸將等二十二則以顏習齋先生教禮樂射御書數命傑文武兼習學院陳公世信取其武補庠生子念堯舜湯文傳道於上尙已孔子始傳道於下得其傳者惟顏淵而早卒文學躬行僅餘分統孟子弟子則無所傳今習齋先生崛起而復周孔正學一時過從者多有劉君僅於會過一識面而其後心竊私淑謂學莫先於禮禮莫重於祭做習齋置齋戒牌虔供春秋立祠堂修家譜樹墓碑又二八月上辛從祀習齋亦得先生之一體者不幸承乏如媒號呼天下已半生而或與於前墮於後明之從暗之移屈子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王五公詩云奕世事輪先著燕幕身謀僕後生每誦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嗟乎日月在上山河在下斯道竟委之荒煙蔓草乎豈聽跛行乾坤曷底矧於老成又去一個雖欲不銘之不可忍已君諱琛元配高氏繼趙氏又李氏又深州趙氏庭傑母也又尙氏僕娶同邑舉人王公孫女女二人孫二曰蕃曰壽孫女二銘曰斯人之逝兮斯道之悲婿借居於吉壤而延佇乎天衢

待贈淑人田室趙氏墓誌

氏肅甫廩饒生趙君爾璧之女辛卯科武舉人田生斌之妻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九歲有子二人長玉麟方七歲次石麟六歲一女方二歲氏卒後其夫狀其行其與與平公走人來問曰兒婦賢而早折可志否予曰可也按狀氏病姑亦病氏每以不能侍湯藥爲憾禱神求以身代得母家物必獻姑姑不受長跪以請奴婢或不恭曰此我舅姑家人我不得辱嘗也弗校是不亦賢乎哉當己丑歲予西遊秦與平公延至署命其四子俱拜從遊予辭謝曰下走固不足爲師且流寓一二日即他逝何以從爲是虛節也公曰不然使諸豚兒知先生其師也無亦悚惕乎其益不已多乎四子皆業文二即斌象通武予因率之入長安從何萬鍾蔡瑞生學射遂造工巧比鄉試果射標中雋以顯名於時爲人慷慨英多橋梓間皆賢而加人一等矣乃以夫之賢而哀而狀之舅之賢而欲志之氏之賢可知也爲之志固宜

張強戴氏先塋墓誌銘

康熙己巳壬申間有巡撫吳楚不避強禦嶽嶽樹政績者張強鄭中丞也其內助爲戴夫人丙戌予與其公子交皆虞虞敦謹讀書志四術六藝諸學登堂知夫人獨存持家極嚴守義方疑其母家亦赫奕相配云今歲二月長公子知龍拜予予曰家母於外家有隱恫焉外家先世本素封抵外曾祖有恆禮部儒士早逝室李氏外祖君既入武庫棄去復入文庫偶儻好施稱長者外祖母韓氏產家母十日即亡祖母李育之後外祖以嗜酒結客產中落子瑤與家母同出次禮次瑛繼劉氏出瑤補諸生亦嗜客痛飲性無城府與人語洞達肺腑往往直移其機緘弗顧也子三人召聘淵落拓不偶瑤子三璣一家母已經營厝外祖父子二世於新阡又以青烏家言改葬戴氏先兆之次家母每念外曾祖母鞠育恨母未得侍欲問其遺業而蕭然盡矣語及不知屑涕之何從也今將伐石轟其墓思曾輩言碑銘必求足以傳世行後者敢以辱予聞之泣下馬外大父斌前明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滄桑變踉蹌走易州以卒無男子遺生母幼歸先孝慈傳聞易有族人乃尋覓之荒村歷歷未有省識今戴氏幸多孫井里依然又何憾哉少讀詩至長發闔宮諸什疑之謂商周皆出帝嚳何以不追崇功德而專本之簡狄姜嫄且二妃德積淳化其子姓皆貴盛碩衍至今散布人間而部與有姓披閱姓氏不可考東南有嘗西北或缺抑又何歎或鍾於三男或鍾於三女乾坤變化之妙也一以尊嚴父一以首先妣聖人制禮之精也非遠覽幽通何以與聞哉願戴與鄭之子若孫一有克奮皆足以光戴氏而慰夫人之念矣於是爲銘銘曰春秋戴鄭實繁相依爲戴見伐鄭取三師奚曰鎮鎮奚曰鏞鏞陰陽相嬾皆可復始黃蘆之滯有鬱其阡鏡茲貞珉奕禩旃

可母岳氏墓誌銘

岳氏出易繁之可志可也無子易稱母有母之者母也時母之繼妻子也子與父之先出者情絕何以母出仍志可則母也岳姓安平王官屯人歸可子仁言忠羊角瘋可子以禮去惡疾出之返母家數年瘋而可子已再娶或勸改適氏不應聞以篋綫遍縫相衣及履投井死母家葬之屯東北里許可子好學從習

齋顏先生遊。因識予。年六十。補諸生。來拜言其出妻之節。謀將鼓吹往祭。而曰。吾再娶已出四子。長肆簡。次肆篋。諸生。又次肆節。夙命清明。十月朔日。必往祭。出妻。盡子道。擬遷神可。而禮無其文。即其地立碣志之。可乎。予曰。可。今歲辛丑。予自金陵旋里。則可子已卒。走弔。其四子環而泣曰。先子求先生文以表節。母不果。彌留猶以手指心也。願賜文。使子姓歲時拜掃。觀焉。予念方靈皋。每嘆今之維倫紀者。勢利。安性命者。嗜慾。氏已出。何所欲於可。可何所利於氏。而氏必以節終。夫沒世不諉。諸子追祀。父亡不懈。豈非天性維結。終不絕於人心耶。抑節義感者。然耶。銘曰。井清淪。竊幽黜。節則婦。情即母。繫謂天之緼。而人之信。萬禩。厥茲文。

劉君化吾墓表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劉君寢疾。其子琛。長。深淫淫。密窺。問所語。君曰。孝讓勤儉。絮語素矣。吾志修家譜。建先人祠堂。樹麗性之石於祖兆。未遂。而儻逝矣。而其腹。吾目焉。琛拜受命。家譜成。庀材修祠。五十三。年。伐石。匍匐於予。求為君表。且於先丘。謀一。一。石。君諱冲善。性如其名。幼失怙。奉母。漸。將以色。一。從。伯託孤。息。為之昏聘。無愆。康熙七年。邑南有呼池。北為瀨。兩河。駕秋。為。決。禾黍。隨。流。盡。比。屋。號。流。亡。君。惻。然。發。積。賑。之。全。活。者。無。算。先。世。本。山。後。之。興。州。人。明。永。樂。間。遷。於。安。平。北。白。沙。莊。二。世。仁。義。三。世。祀。中。正。統。辛。酉。科。舉。人。授。山。東。章。丘。縣。訓。導。四。世。湖。遇。遺。金。不。拾。待。其。主。至。予。之。五。世。以。孝。由。吏。員。官。省。祭。以。子。貴。地。封。承。德。郎。戶。部。主。事。事。親。篤。孝。人。稱。劉。孝。子。邑。有。二。人。陷。冤。獄。易。產。求。孝。子。援。之。孝。子。為。營。解。得。脫。歸。其。金。贖。復。業。邑。作。三。圓。記。戶。絃。里。說。則。君。之。高。祖。也。又。傳。曾。祖。鑑。登。嘉。靖。辛。丑。科。進。士。歷。任。戶。部。郎。中。加。授。奉。政。大。夫。有。官。績。大。父。繼。毗。邑。諸。生。考。杓。豪。爽。慷慨。嗟。乎。君。之。先。勞。於。國。著。於。鄉。宜。乎。生。君。之。賢。表。章。之。不。足。繼。之。以。子。孫。也。配。馬。氏。與。君。毗。德。後。君。二。十。年。卒。重。呼。琛。曰。吾。為。劉。氏。婦。五。十。餘。載。矣。汝。父。寬。而。惠。繼。之。惟。汝。汝。父。嘗。欲。建。祠。堂。墓。碑。汝。一。日。不。建。汝。父。九。原。中。一。日。不。甯。我。積。數。十。金。非。為。兒。女。計。以。與。汝。汝。父。事。嗟。乎。今。人。於。本。源。每。忽。焉。而。君。夫。婦。乃。生。死。以。之。噫。嘻。賢。已。君。享。年。六。十。七。歲。馬。氏。享。年。七。十。九。歲。合。葬。邑。北。二。里。許。祖。阡。子。一。即。琛。邑。庠。生。孫。一。庠。生。廷。傑。曾。孫。某。某。

劉節婦岳氏墓表

善與彰善。其善也等。孔子曰。樂道人之善。益矣。韓子曰。聞人之善。壯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以息與忘。故。噫。嘻。有。是。哉。親。故。不。能。得。而。況。而。誦。況。塗。人。吾。見。人。之。善。淪。胥。以。亡。忽。諸。若。劉。子。琛。者。非。彝。可。倫。矣。劉。子。曰。先。叔。曾。祖。諱。維。龍。元。配。紀。氏。饒。陽。監。生。之。女。早。逝。繼。配。岳。氏。祖。故。年。方。十。八。守。節。孝。舅。姑。倍。於。夫。子。在。時。睦。婦。媼。撫。侄。孫。成。立。如。己。出。孫。即。琛。父。也。縣。令。嘉。其。節。歲。餽。金。四。兩。春。秋。賜。胙。豎。貞。節。坊。墓。木。剖。石。句。先。生。張。之。嗟。乎。婦。孺。時。年。正。芳。且。舅。氏。進。士。起。家。官。戶。曹。林。奕。宜。薰。灼。其。心。而。乃。冰。寒。玉。潔。茹。荼。攻。麥。以。終。可。謂。難。矣。節。而。謂。之。貞。固。宜。昔。萬。季。野。修。明。史。情。子。訂。子。每。慨。北。人。固。陋。雖。先。德。不。知。表。揚。以。致。湮。也。不。登。者。夥。矣。既。而。閱。世。伎。狠。營。營。於。其。懿。親。師。友。不。少。嘆。味。也。甯。直。固。陋。哉。賢。矣。劉。子。之。表。其。叔。曾。祖。母。也。婦。享。年。八。十。餘。歲。惟。一。女。適。本。縣。生。員。子。李。善。徵。縣。為。安。平。

彭德秀先生墓表

獻陵彭先生。以康熙十九年壽卒。抵二十九年庚午。將葬。男潢。句予為墓志。歷書其孝友及養外祖母。撫孤。侄。傾。貨。贖。任。之。在。旗。者。延。師。教。族。子。德。成。名。諸。懿。行。填。之。幽。寤。及。德。配。張。氏。卒。潢。又。竭。力。以。禮。合。葬。今。甲。辰。歲。過。予。白。不。肯。徵。文。墓。道。以。表。先。人。吾。子。毋。以。為。煩。也。保。定。府。新。城。有。王。五。公。先。生。者。祖。父。仕。明。烈。皇。帝。為。闖。賊。所。通。殉。國。五。公。大。憤。投。杖。而。起。與。其。父。兄。友。生。糾。衆。數。千。傳。檄。討。逆。闖。攻。破。雄。縣。等。處。誅。其。偽。官。開。倉。散。食。移。兵。北。上。而。國。朝。兵。入。闖。賊。遁。乃。釋。衆。歸。西。山。每。登。雙。峯。絕。頂。慷慨。悲。歌。泣。下。已。流。寓。獻。陵。先。生。乃。命。子。潢。從。遊。邑。士。聞。風。競。執。贄。以。故。五。公。文。武。業。獨。獻。陵。諸。子。所。得。為。多。先。生。又。以。時。率。三。四。老。友。與。五。公。詩。酒。浩。歌。睥。睨。一。切。後。五。公。卒。收。其。孤。孫。藏。葬。遺。著。傳。世。先。生。子。孫。皆。與。有。力。於。戲。即。此。而。功。德。莫。可。算。矣。當。崇。禎。十。一。年。國。朝。兵。破。獻。陵。十。三。年。又。至。城。內。民。震。懼。不。守。爭。竄。去。江。把。總。與。先。生。分。守。南。城。見。事。急。乃。大。開。城。門。江。持。巨。銃。闖。門。令。民。勿。動。先。生。高。六。尺。有。奇。雄。起。多。力。獨。握。門。楹。火。餘。挺。出。擊。攻。者。連。墮。馬。一。帥。目。之。搖。鞭。揮。去。城。得。全。廣。東。巡。撫。王。來。任。夙。友。善。延。往。為。客。牀。置。副。萃。氏。半。載。將。歸。其。母。惟。一。女。相。別。大。慟。先。生。遂。還。其。母。不。顧。而。去。乃。僅。以。素。封。驢。雅。終。又。可。嘆。也。張。配。能。助。先。生。施。自。喪。亂。後。全。活。無。數。先。生。諱。毓。宗。字。德。秀。家。世。姻。戚。詳。墓。志。表。不。重。述。

六真居士劉君墓表

予論學重存誠。而不言真。以真。聖經無之。而出二氏也。漆園曰。采真貴精也。宋儒以詰誠。為也。乃今為劉君表墓。稱六真居士。何哉。曰。六真者。寄也。有託而逃焉者也。一曰真貧。君有故田宅而擲去。遊歷所獲。亦或千百金。而信意揮灑。購書緝友。僑所必屏。帳衣衾。具。橘。柚。桂。枝。蒙。頂。楚。澤。平。頭。代。侍。或。勸。之。積。貯。為。妻。子。計。笑。而。不。答。也。一曰真醉。君能飲不亂。其醉也醒也。嗜友善。對。巖。與。同。邑。龐。雪。崖。檢。討。其。硯。席。後。遊。遊。九。寓。如。孫。徵。君。傅。青。主。李。天。生。王。人。岳。宋。式。之。皆。過。從。來。問。奇。者。亦。接。引。不。倦。然。懸。直。面。折。人。過。遇。俗。士。輒。白。眼。曰。吾。醉。矣。其。四。真。則。拙。也。懶。也。狂。與。隱。也。幼。攻。詩。書。十。二。歲。遂。歸。於。岸。又。好。技。擊。鈴。諸。學。隨。父。方。若。公。代。州。商。州。二。任。能。佐。經。濟。已。而。應。順。慶。王。守。聘。值。吳。三。桂。叛。陷。於。蜀。陳。其。年。為。編。檢。討。序。詩。云。故。人。遠。別。飄。零。為。胸。臆。之。蟹。是。也。及。奮。威。將。軍。王。公。兵。至。聞。君。名。咨。以。方。略。遂。平。蜀。疏。其。功。授。鹽。亭。縣。知。縣。有。政。蹟。既。以。離。父。母。久。歸。里。孝。友。甚。邑。令。為。登。志。書。爰。居。後。乃。縱。遊。衡。華。大。白。洞。庭。西。湖。天。台。武。彝。諸。勝。地。歲。皆。數。千。里。每。歸。不。復。入。里。僑。東。郡。孤。筇。滯。屐。往。來。浮。丘。如。是。者。三。十。餘。載。卒。於。寓。寓。栽。花。種。竹。日。讀。書。其。中。暇。更。以。鍼。砭。起。人。疾。立。起。非。拙。而。懶。也。且。自。贊。曰。介。隘。與。不。恭。材。不。材。間。又。曰。世。既。不。知。以。無。用。為。用。宜。高。閣。於。匡。廬。武。夷。之。山。亦。詎。放。狂。而。石。隱。者。耶。矧。日。遊。歷。而。日。居。已。官。矣。曰。士。何。一。非。寄。而。迷。者。當。崇。禎。之。季。天。運。地。輟。已。而。興。朝。定。鼎。吏。驟。民。來。乃。又。三。藩。瀆。洞。乃。又。羽。書。消。沈。而。君。適。與。俱。乘。風。破。浪。咄。嗟。立。辦。亦。復。避。人。謝。事。一。味。一。觴。時。而。繙。墨。如。道。學。時。而。溟。洋。如。方。外。時。而。墨。客。掉。圍。坦。矯。惟。變。所。適。世。又。烏。能。以。測。君。哉。予。初。識。君。於。長。安。以。周。崑。來。情。乎。其。有。遠。志。也。後。又。會。於。臨。陽。今。君。去。十。餘。年。矣。而。予。亦。老。因。念。夙。昔。多。瞻。顧。不。如。君。少。時。勇。於。敢。為。今。復。以。妻。孥。累。不。能。如。君。之。他。他。不。顧。皆。

可愧也。君長子壽，好學有文，奉君視歸，故里之某原，屢以君行述請言，未敢應也。今又來，爾爾力求，表可謂有子矣。乃以不文者表之，君諱，字長叔，六真居士，晚年自號也。任丘人，卒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得歲七十五。祖父以上皆有顯者，初娶王氏，在鹽亭，又娶陸氏，子三，長即壽，庶生，次濯，次泐，庠生，俱陸出女五，俱王出，孫四。

張肆六曰：劉先生想是極有爲人，不得志，託於拙隱，遊以終，文以神出鬼沒之筆寫之，如其人在三山風雨中，可望而不可即。

恕谷後集卷八

王峯太翁挽辭

我山二兄篤孝，今歲癸未秋杪，嗚呼！適值其輅，玉峯太翁養於邸，董榆滸，婉笑將之，屬如也。乃無何而玉峯太翁以老疾捐舍，慟哉！我山胸坦直無曲，一諾千金，素好慷慨悲歌，矧際大變，懼其過毀也。乃作輓詞，一以安幽，一以寫孝子之哀，而節之詞曰：

黍谷慷慨兮朔風號，來陽難問兮天自高。鬼伯紛拏兮餒其曹，魂歸來兮突夏，羅餓餓兮人駕馬。部門人東國烏面醜骨兮不可以恣遊，匹練吳門兮遠何求，靈无逐魄兮山阿，梅馥室下兮紛純綠波，式觀苦由兮痛慕在茲，明德尙馨兮終古永之。

劉君遺惠辭

劉生員錫若既卒之明年冬，鄉人念其處里黨不爲概梗，遇難頑嘯，嗚呼！然通稱貸，弗株刻，公設鑿弄以侑之，其二子慨然曰：誰歟！不忘吾翁者，而吾敢忘諸！割牲薦先，以饌鄉人，嗟乎！劉君有遺惠里之人，不忍忘與其子之願，揚前徽，皆可風也。乃爲之辭曰：

西阡蕭鼓兮，趙倡舞，銀饌大嚼兮，紛如雨。款等夷兮，歿之灼，寒之初兮，餒之乾，不見豐隆降，割兮，歲不康，千仞九首骨爲梁，子髮之華兮，日若替，對此空拳兮，靡留。

挽方靈皋之母吳太君辭

蠡吾李塏，聞方老伯母吳太夫人以康熙五十四年冬底，壽終京邸，哀微音之不再，悼孝思之罔極，乃爲辭以挽之，辭曰：靈振觸兮，曷往，窈窕冥冥兮，肝脾，湖北轍兮，肅爽，曰：吾丁吸紫庭之流瀼兮，金堂出，明蠟兮，入乘驚，貂裘蟒服兮，陸離，青瑣齒窗兮，丹墀，拍肩把髮兮，龍變，陰山連延兮，崩男，從六華兮，降陟，離題拱趨兮，萬幕，修文語兮，飛霹靂，米園兮，張鏡，太微垣兮，兮玉繩，四廚五車兮，增增，丹鉛供兮，建儀，馨樂只兮，步塏，摩吾丁兮，棘槐巖巖，衆鬼擲掄兮，旋淚集衫，雜選邀兮，揚帆，式容與兮，子舍甘，時知匹練兮，江之南。

待贈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

嗚呼！慟哉！先孝慈大人以純孝易名，不孝等承之，智昏力惰，菽水不足，嗚呼！服勞但多，糖突，求如先大人孝思無一二，而先大人逝矣，先嫡妣馬太君逝矣，今顯妣馬太君又逝，風木悲增，補愆無由，嗚呼！慟哉！顯妣姓馬氏，易州人，外祖馬公諱斌，明錦衣衛指揮也，甲申，自京師黃走易州，卒，葬葬西山，僅一女，即顯妣，外祖母過氏撫之，焚焚無依，年十四，歸先大人，遂同如，及長，如易，尋外祖邱壠，而莫可得矣，問馬族皆非，顯妣終身念及，輒流涕，慟哉！顯妣性仁孝，相先孝慈有一德，王五公作孝慈記，略云：事父素先翁，雞鳴盥漱，室下拜，然後升堂，聽寢聲，徐徐問安，翁春秋高，日五六食，嗜滷菜及純肉，餽牢丸，必手進，皆顯妣從，顯妣夜半起，即炊爨佐之也，先大人事世父保初公如事父，推讓公田，叔父餘初公父子相繼致入城，經理遺孤，至破產不卸，皆顯妣從，顯妣勞以隨之，未嘗接一婦人言也，資靜庵孝慈傳云：孝慈絕意榮名，客有從與者，飲以醇酒，曰：但飲勿言，晚年家落，窘甚，口不言貧，乃顯妣推燈茹荼，辛勞以佐清高，未嘗一作聲眉也，至方靈皋作顯妣壽序云：姑吳太君者，年日昏，漫使皆孺人扶持，溫湯藥，潔廁，肅謹，太君安之，居母過氏喪，期，屏酒肉，助祭必虔，拜必肅靜，無一言是與先大人合德以力聖道也，惟舉聞壽序云：太夫人性禮賓客，聞有道士至，傾筐倒屣，惟恐不及，故四方知學者，樂過從其子，是不孝等安，倡明聖學，以開諸人者，顯妣力也，顯妣事先孝慈，酒殺舉案進，有餘則開藏，不以入口，其後事顯妣也亦然，當大人在時，佐顯妣家，極有錯互，及大人去世，事顯妣如母，務得其款，數年無一語忘拂也，樂施與，族嫻歲時，必餽遺，周里貧者，無倦色，見比鄰孩童，入，隨手滑背撫字之，不計其數也，東曹家，顯妣外家也，北泗王氏，婦，乃顯妣所出，先姊，幸續安者也，顯妣皆時，虛懷，憐問不絕，顯妣初歸時，或易之，有充容，及後德薄而尊，有舉舊者，曰：忘之矣，既而曰：人薄吾以厚，人充吾以謙，念舊非吾事也，蓋寬仁誠篤，與先大人嫡妣合德無間云，顯妣聯產不孝等五人，體稍弱，而精神有餘，平昔大人庭訓，忠孝節廉，已時皆聞記，時舉以訓，等所供衣服，視孫幼欲者，即與之，蓋年猶紡績，勸之息，曰：某缺，某某將親，吾織而布之，樂此不疲也，康熙五十年，不孝等以舊里不能容，移東莊，顯妣往來兩地，居甚健，及五十七年，在通迎養，飲酒日數次，肉亦健食，又逾年，躋八十，親友羅祝，猶健，自幼食最緩，入夜，必食後，以爲壽考未艾，執意今康熙六十年春，作疾，延醫至閏六月念四日病，呼弟等皆至莊守視，願等無所囑，惟囑五弟子習

智勤讀。曰佐之令人洋也。又順等曰。趁而大兄未甚。吾可去也。七月念六日丑時。遂卒。嗚呼。憾哉。生於崇禎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子時。距卒。享壽八十一歲。憶顯妣坐語堂上。每日而先外祖外舅過公。邦權勳爵。官更鉅。宅畔有花園。崇禎朝。莊烈周皇后微時與之鄰。嘗過往。而外祖母每資之。簪珥服飾。相歡好。一日。摘花園瓜。過公。從外入。見之大怒。踢其筥。嚇而奪之。周皇后泣去。已而選為信邸妃。遂登后位。過公。懼辭官。內寺來尋之。匿。而外祖母應曰。往南京矣。后寢其事不問。每念昔日家門之盛。先朝寬巨之恩。未嘗不流涕也。乃至今顯妣溘逝。並此言亦索成往事矣。嗚呼。憾哉。長男即不孝。康熙庚午科。順天鄉試舉人。選通州儒學。學正。告病致仕。娶王氏。繼娶馬氏。置側室呂氏。馬氏。先卒。娶張氏。繼娶張氏。三。保定府學廩生員。娶賀氏。繼娶白氏。四。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娶王氏。五。先卒。娶馮氏。孫男八人。長習智。擢出。娶任氏。次習仁。出。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後顯妣十八日卒。娶宋氏。次習聖。擢出。娶崔氏。次習中。出。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娶齊氏。次習和。擢出。聘劉氏。次習孝。擢出。聘龐氏。次習任。出。聘賀氏。次習禮。出。未聘。孫女八人。長。出。先卒。適彭生。汝霖。次。擢出。適吳生。捷。次。擢出。適汪生。作哲。次。出。適劉生。□。次。出。適姚生。□。次。擢出。許子。趙生。□。次。擢出。未字。曾孫男一元。習智。出。未聘。曾孫女二。長習中。出。次習聖。出。未字。顯妣將以十月七日。附葬舊里西曹家。最先大人竊不孝。等泣血謹述。

長子習仁行狀

嗚呼。吾兒。攬衣出門無幾日。忽長逝。憾哉。吾兒習仁。予之長子也。冠其師。馮樞。天字之曰長人。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予館桐鄉。知縣郭子堅。署。娶副室錢塘貞。呂氏。以十二月十二日巳時生焉。時呂氏方十六歲。產難。及。婉。頭如世所寫壽星。五六日漸縮。而圓。子以四十始立。子。髮其。肥。飲食必視之。令勿多。而方五官中正。白。如。玉。子。以白嫩。軟。令。坐。走。土。上。汗。淡。土。漸。變。者。色。幼。不。好。弄。儼。雅。如。成人。童。伍。或。狎。戲。則正色諭之。八歲。教以小學。灑掃應對。惟謹。五十三甲午。邑令浦鳳。巢。延。揮。舉。聞。至。署。教。其。子。因。招。習。仁。同。受。讀。數。月。文。漸。通。丙。申。春。初。學。院。張。天。門。臨。試。拔。人。保。定。府。學。生。員。第。四。名。孝。友。性。成。終。日。隨。予。視。色。為。行。止。每。日。浸。長。或。二。三。漏。下。呼。即。應。起。那。寒。暑。雨。不。避。也。凡。事。必。稟。予。即。極。細。事。必。其。為。之。子。心。乃。貼。五十九年冬。從予如江南。衣被飲食。騎履必躬奉。生九歲。呂氏卒。偶與二子習中。許語。馬下。妻戒之曰。而姨留而兄弟二人。幸勿爭。自是寬待之。無一言齟齬。三子習禮。提攜倍愛。護人不知其異母也。予往通州。為習中親迎。衣飾器用。務豐於予之為其親迎者。習禮樂習。遂未成。習農。予教曰。而多直理。而少曲。思。兵。變。化。俄。頃。無。究。也。習。射。習。書。數。御。性。優。十。餘。歲。即。能。擊。控。騎。生。馬。鞍。轡。鑊。策。皆。手。製。如。法。度。御。車。人。苦。歎。段。代。御。不。施。鞭。撻。即。飛。騰。皆。立。日。譜。課。身。心。得。失。其。立。心。也。忠。厚。正。直。終。其。身。未。見。有。一。念。私。曲。未。見。有。一。語。非。道。一。履。非。法。日。必。有。事。未。見。有。一。暇。期。也。聞。子。語。學。皆。怡。然。解。著。學。說。庭。聞。記。自。廣。能。閱。家。畫。不。輕。與。妻。接。語。每。食。時。從。外。歸。必。入。予。寢。視。祖。母。視。子。未。嘗。無。事。一。入。其。私。室。也。且。通。世。故。人。情。賓。至。予。家。或。數。日。或。數。月。數。年。居。停。日。率。弟。躬。進。茶。食。無。倦。色。賓。率。稱。快。去。待。成。友。悉。中。禮。節。張。皓。千。稱。之。曰。

長人見人。喜容可掬。一團和氣。對士宜居密邇。予東莊。嘗往來莊之河口。謂人曰。吾每至莊。習仁必來尾。邀食。若特置郵報者。至江南。周旋備焉。如翁止園。程啓生等。彬雅和藹。每補予不及。當國知府黃瑤。圍握其手曰。論歲尊翁。即不南。世兄幸必過我。蓋人人愛而敬之也。能料事成務。一日。榮積積少數東。莫知為誰也。呼問之曰。必賃屋人。因其婦產三日。易。加。草。故。耳。察。之。果。得。幹。事。必。周。密。制。器。必。工。牢。方。靈。翠。子。道。章。成。昏。保。定。府。鹿。氏。其。司。藥。囊。有。朝。張。為。之。排。解。且。制。其。用。適。足。靈。翠。聞。而。避。之。收。為。門。下。士。先。是。子。從。王。五。公。顏。習。齋。遊。每。言。南。士。無。北。鄙。殺。伐。聲。宜。避。予。亦。謂。金。陵。地。廓。人。文。或。可。借。明。聖。道。也。已。亥。適。南。友。許。以。高。瀉。田。易。予。齋。產。客。冬。遂。率。習。仁。往。視。語。之。曰。汝。祖。母。春。秋。高。吾。不。能。遠。離。左。右。汝。若。以。為。可。則。先。遷。予。後。成。之。習。仁。曰。唯。今。六。十。年。辛。丑。友。人。有。其。室。舟。而。南。者。因。約。習。仁。偕。婦。同。行。七。月。使。來。促。問。之。應。曰。婦。女。難。獨。出。從。之。便。又。謀。三。弟。四。弟。曰。可。遂。以。二。十。二。日。如。京。熟。意。二。十。九。日。即。病。病。即。一。粒。不。下。咽。猶。強。步。行。八。月。五。日。天。津。登。舟。病。愈。重。已。賃。車。旋。比。登。車。曰。吾。已。出。門。又。返。里。何。兒。女。態。也。服。藥。行。且。瘳。矣。復。返。舟。抵。十。四。日。覺。病。篤。使。其。婦。之。表。叔。從。於。舟。者。來。稟。予。取。車。晚。置。藥。不。服。婦。自。後。船。來。視。囑。曰。吾。亦。為。人。草。留。根。人。留。子。婦。泣。下。曰。勿。泣。外。船。汝。不。可。久。留。命。之。入。惟。一。幼。僕。守。視。亥。時。以。而。卒。地。名。泊。頭。年。僅。二。十。四。歲。婦。宋。氏。有。遺。腹。未。產。車。到。歸。櫬。嗚。呼。憾。哉。家。人。戚。友。聞。知。慟。哭。失。聲。莊。人。樵。夫。牧。豎。無。不。流。涕。者。在。予。垂。老。學。退。德。衰。過。惡。稠。疊。獲。天。之。禮。何。辭。但。以。習。仁。之。才。且。有。德。雖。視。之。古。聖。若。賢。渺。然。以。小。而。考。其。所。至。庭。除。克。孝。弟。於。道。有。見。聞。家。邦。稱。達。士。突。爾。隕。折。憾。哉。然。天。亦。或。以。成人。處。之。矣。即。此。南。行。一。節。慷慨。獨。當。一。面。見。者。大。雖。病。殞。不。悔。不。可。謂。不。賢。於。人。矣。聊。為。之。狀。惟。君子。鑒。而。品。置。焉。歲。之。八。月。下。旬。

附錄習仁日譜儀功。卒後。檢其南行。得之。自戊戌年元旦。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臘月二十四日。之祭。俱從家大人齊戒沐浴。大齊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與穢惡。不入內。不弔喪。問疾。齊一日。遷坐思神。小齊一日。每月朔望。從大人拜獻家祠五祀。拜祖母父母。拜先聖。每日晨興。拜祖母父母先聖。教習中讀書講書。定期日習禮樂射。望日習御書數。其日有事。以次日補之。三三日看經史遺文。及顏習齋先生與家大人所著書。三三日會時文。餘日古書。或時文。隨便。有家務農事。及應酬人事。大人命者。隨命行之。立日譜。以考功過。時時澄心。頭容直。氣容肅。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色容莊。立容德。謹言慎行。體察人情。每時一閱。心自懺則白。有言失則黑。圈左。有事失則黑。圈右。有慾念則黑。圈下。有暴怒則黑。圈上。忽忘驕肆則黑。圈中。附方子靈泉所作李伯子良辭。李習仁。字長人。吾友。習仁。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學於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習仁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河間王振聲。見而歎曰。子弟中未有如斯人者也。習仁。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習仁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士皆傾心焉。習仁以母。

老未能定。會其友內人南行。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還。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返為。還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船。汝不可久留。夜將半。氣絕。惟小僮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維艱者多。而精一者。或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為帝王公侯卿相壽長世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衆人之激於所遇耶。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杪秋自海上歸。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子弟無與比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怨谷古塘之躬行。日暮途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間值。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為憂。而終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既冠。立課程自檢。晝所為。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曰。嗟爾幼志。離羣匹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藝畢兮。性業而溫。儀有壹兮。孰冀南行。志決壯兮。知命不惑。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新嚮兮。斯人則亡。余復何望兮。

附閔季伯所作李子傳

李子長人。吾師魁谷先生家嗣也。諱習仁。桐鄉令郭子堅慕先生如骨肉。迎至桐。廬先生抵四十未立。子重聘武林姝女呂為適。飭留春樓居之。環置花木可誦植者。每入夜。燭必結蕊如帳。頭如綴旒。自巖垂垂至跋。四壁香氣清徹。黃楊榭子月季皆結子。蘭生孫子堅聞而雀躍曰。吾友獲佳兒決矣。先生持家以禮。呂如君入。即定行朝望。望拜姑嫜及女君禮。及身訓。以胎教。即以是年十二月產李子。整潤如玉。先生攜之北歸。親申成指為玉人。比長。身中方面。淺鬢如長星。不甚見也。五官方正。善騎。衣飾按轡疾行。路人聚堵瞻羨。曰。翩翩佳公子。而能摧折浮英。自成立。服惡食。嘗自運垣墉。躬監燒窰。五夜無倦色。東莊築正樓。東西廂。前場後圃。率出其經畫。及從先生南行。嚴冬。值荒塗。夜必起坐。餉騎守備。入甯國。行青山道。雪後紅泥沒脛。迨歸。徐雨。雪深數尺。路皆阻。李子步衝雪先行。先生尾之。無迷者。而志氣倍王。揮鶴生舉聞者。武進人。博學有文。聞先生來。齋得顏習齋先生三事。三物之學。遂盡棄其夙學而學焉。先生雅重之。命李子從遊。學日益進。會學院張公逸少案臨。京江和公子也。家世崇高。而嘗作不平語。曰。今泥塗崇高者。其李魁谷方遠。王崑綱乎。然臨保定。即請先生子。得李子名。年十九。拔之府庠。先生於先儒主敬存誠。以及讀書經世諸款。一一剖決。其得失。精微廣大。而李子皆能領受。躬習其學。著學說庭聞記。立日譜自省。善接人。曲體情意。笑語進退。如知度。待嫻戚有禮。四方來從先生學者。如華州古葵。武昌劉著。博野周文忠。或居數月。數年。寢食成。李子周旋無不相結。意滿而去。方靈臺。楊賓實。以夙儒。巨入。李子師友之。皆獎進。恐後。以至射御書數。擅名如張曉夫。身在修。蔡瑞生。周崑來。亦攜手欣然。願授之藝。旗人張萬載。一日薄暮。衣知襟衣。跨驢過先生。卒然問兵。先生曰。吾少時以貧視食。門人習武者。請講孫吳。強就舊話。答之。而實不解也。今老病。並舊話忘矣。焉知兵。次晨。即車如渠。強就舊話。而萬載去後。萬載以妄言被逮。詞牽楊仁澍。並供先生有相。當事奏聞。辭中人遣部郎捕。先生聞之。恐同人震懼。惟語李子。李子時從先生於保定。應張學院試。趨侍承歡如常。若無

此事者。既而仁澍受刑。力保先生正學不濫交。九門提督彭公刑部尚書韓城張公亦知先生無他。獨不問。道年餘。萬載及諸人就發書。事方結。而李子終不向同人一語及也。其靜定如此。及奉父師命南遷。師則靈臺也。登塗病劇。遺妻之表嫻王旋里。曰。為我語大人。兒病九分。九分十分也。言九。惟此一語。別親哀鳴之聲也。王行。即知不起。卻藥不服。意氣自若。而卒。年二十四。初。李子十三歲。行冠禮。十八歲。昏有室。先生即令理家政。每雞鳴。從外庭呼曰。大官。李子即唯起。問所為。承命。指揮家衆。井井不羣。飲不戲。嘲未嘗。街首。立與人一問語也。出入必揖。先生。粟午旋無延至未者。得尊長賜。嫡母為之生息。積銀數兩。與之。李子曰。吾不願私畜也。盡供公用。卒後。先生家人哭之。或解之。家人曰。如之何。勿。勸。即如有一事。李子欲為。徵察父不願。即止。吾家宅移東莊。而莊中有倉。有廩。有僕。舍。莊西。陸有羊肆。李子日往視。或時呼母弟往。必見其庭中。延。弟。速。應。出。則。已。如。應。緩。或。未。出。即。自。往。不。再。呼。也。嗟乎。孝友之狀。可拘矣。一子曰。敬承繼其世。當。李。子。在。時。先。生。嘗。語。人。曰。吾。長。兒。勝。吾。者。二。夫。婦。有。別。成。童。後。即。能。之。吾。自。返。不。及。也。吾。期。治。生。儉。而。不。刻。御。事。細。而。不。煩。日。以。道。為。比。櫛。而。猶。有。踰。長。兒。不。繩。削。而。自。合。也。方。靈。臺。哭。之。曰。李。伯。子。舉。動。毫。髮。皆。在。於。禮。而。出。之。甚。安。問。籍。曰。吾。念。李。子。為。之。質。經。魯。論。論。士。曰。行。己。有。恥。李。子。有。之。出。使。不。辱。命。未。之。試。也。而。其。才。可。能。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有。之。言。信。行。果。又。有。之。切。切。懇。懇。怡。怡。李。子。亦。有。之。質。直。好。義。察。言。觀。色。下。人。亦。有。之。即。世。之。積。學。累。世。者。何。以。加。茲。以。斯。人。而。年。不。期。願。誠。可。悼。然。人。則。成。矣。德。則。不。朽。矣。豈。為。天。折。哉。豈。為。天。折。哉。

魁谷後集卷九

孔子贊

猶與孔子萬禩之師。庸德之行。庸德之知。不言性天。下學達之。在帝左右。於戲至矣。

先孝慈像贊

貌也蒼然。身也挺然。方領六合。坐對於天。守禮好學。步趨曾顏。既文且武。佩劍鳴弦。維誠維仁。亦白亦堅。人一以為鍾瑾。人一以為幼安。孰知今世。而視義顯。

與周崑來王子不求小照札

予貌亦寢。頗具須。僅五尺。而欲頂天立地。意營四海。而斤斤視。履履仰與廣大高明者遊。而屋漏火熄。或承之恥。業非道學。亦非名士。不作通俠。復鄙山。巨靈搗管。或能加棘策乎。以究予之所底。

養生論

不見居室者乎。耕田鑿井。量入為出。餘一餘三。本富也。而貪者以為未速。怪其出焉。而猶曰未速。轉輸而買。甚者盜之人。附之己。量入為出。其富沿百世無弊。先人甚。子孫必以奢敗。天道也。人事也。轉輸有無。非決勝之兵也。或勝或北。若盜。勿使執法者見也。見必誅。世傳養生術如廣成子老氏以及魏伯陽。與近世探補之妄。其過凶。以此為差。

此前一集一篇也。以其言可正邪說。梓之時先生臥疾石門府。石門退朝。即調侍藥餌。先生口授此篇。及人論佛論。石門斂手曰。先生沈病。而心志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

父子有親論

堯命契教民人倫。父子有親。言教子也。奚而不教父也。父不待教也。大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或曰。教焉。宜尼曰。愛之能無勞乎。石蜡曰。教子義方。恐親之過也。若子則無有過也。舜之號泣。黔婁之嘗矢。非過也。無不及爾。親遠和。封肌而晉之。過矣哉。而或以激。或近名。仍不及所致也。吾見今之子矣。其父母老而貧。與命曰家人。何難。糶累者為。老而富。與命曰家人。征明之取。暗之攜。厚得則以為快。少則怨。嗚呼。不有聖教。親生至此。故彝倫教異端興。

論古文尙書

揮皋聞謂予曰。讀毛河右古文尙書定論。以為出於孔壁。上於官府。傳於人間。至晉祕府不失。梅賾奏上孔安國傳。遂列國學。考之史志。鑿鑿無可奪者。但古文辭明顯如出一手。誠有如宋明所疑。何也。予曰。晉亦疑之。但萬季野有言。讀書當論道。不必以辭。以道則古文无一可取者。先儒皆以為偏說也。皋聞曰。然但愚意其辭當是孔安國考論時所潤色。故髮歸一轍。非晉人偽作。予豁然疑解。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曰。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書大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謂古文皆科斗書。世廢已久。不惟人莫能知。即安國亦不能盡知。乃以伏生二十八篇在古文中者。先對讀之。以辨其字。而因其已辨之字。以讀其他。又得二十五篇。文義可知。文者字也。義者理也。或即文以見其義。或因義以辨其文也。吳澄謂傳記所引。收拾無遺。是安國考論時。又雜取論語孟子春秋諸子以證之。其用力亦苦矣。又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召誥皆有脫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中古文。即內府所藏孔書也。歐陽三家經文。即伏書也。脫簡。謂古文脫簡也。是古文與今文同者。當時亦有脫簡。則古文二十五篇。獨无一字脫簡乎。其為安國以義定之也明矣。古文與今文字異者七百有餘。是安國所讀之字。今古尚有如此參錯。則辨其字不能得遂以義定之者。固閒有矣。其詞通曉如出一手。誠安國為之也。然此安國之不得已也。非作偽也。若作偽。豈不明見今文有險有易。何不定古文亦仿效之。乃如出一體乎。況讀以今文證之。他經他書。則不敢憑空闖入一語也。更可知矣。陶淵明曰。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知言也夫。

陳法論

陳法。伍法也。什百千萬億異其數。方圓曲直銳殊其形。鵝鵝魚麗握奇。龜劉八陣。六花五行。三才十二辰。別其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其象。兩前伍後。專右參左。遇地而參差。奇正揚伏。備偵游。兩翼。卻月。分塗。而各用一也。雖絕成陣。雖散成行。也。鵬之圖南也。背負青天。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與斥鴳之騰躍。有二乎。八家其井。猶跡也。而千里一圻。懷輓帶嶼。特積耳。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吳璘為盛陣。曰。此古東伍令。其知之矣。項王善萬人敵。及後東至東城。廬二十八騎。分四隊。四嚮。令四面馳下。期山東。

為三處。可以觀矣。霍去病張睢陽岳忠武不必拘古法。有以哉。若史記李廣出塞。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然遠斥候。未嘗遇害。於戲。遠斥候也。有部伍乎。無部伍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解爾。

見百字說

鄭子名臣。家嗣雅好學。以其名知龍也。問字於子。子惟老子有言。龍之辱也。得失若鏡。故又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噫。噫。知之時。義大矣哉。谷。龍之府也。龍。龍也。古文龍能轉注。詩云。為龍為光。何天之龍是也。吾聞驪龍之精。百里見毫釐。故乾之同人曰。見龍。苟見龍之見乎。乾五位。天龍之矣。迺字曰。見百以復之。

樂說

宋人每令人誦樂。予謂樂不可誦也。誦之則莊老之學耳。儒者盡其道。樂矣。因就身所歷者作樂說。趨庭。栽荊。桂。芩。荇。菜。供養華。心怡氣和。此庭闈之樂也。予曾歷之而未盡也。理安舟而泛千頃。躋危崖而眺九霄。心曠神夷。此登臨之樂也。予曾歷之而未盡也。公卿前席。學士僂僂。銜杯雅談。千古歷歷。貴賤何知。繁道是視。此忘分相交之樂也。亦曾歷之。嚴師誼友。攜履履。得省得改。如脫宿垢。更有海內名流。風生四座。徐出一言。羣賢謬折。謂聖道在茲。有目共覩。亦有後進英奇。離塵捫天。刮摩日月。指畫谿陵。此會友折中之樂也。亦曾歷之。而猶未盡也。未能大行。聊佐人政而已。灑然改觀。猿猴屏強。巷誦戶說。惟恐遺去。此道小試之樂也。更未盡也。張唐琴。演周儀。調游龍。挽明月。黃農虞夏。一堂晤語。好學之樂。樂以終身矣。乃猶未盡也。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雍雍肅肅。無自來憂。安所鳴樂。樂斯至矣。苟臻斯境。前六者皆樂也。不臻斯境。六者必未盡善。不可遂云樂也。

豚處說

幼聞一狎客問一先生曰。今旗人食孀猪。古亦食否。先生曰。古人豈有此。客曰。不然。孟子言文王令民二。母歲。斃子必繁。難以畜。家有之則不可賣。不食何為。其人無以應。予註孟子至雞豚狗彘之畜。訝雞犬皆一。而豕獨二。何與。因考坤雅曰。豕子曰豚。玉藻。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古者祭祀必先擇牲。謂養豚於園。君衰冕而臨之。則行不舉足。齊如流。所以致敬。且稱其服容也。是孀猪古用以祭矣。左傳有牲。牲肥豚之文。曲禮曰。豕曰剛鬣。豚曰脂肥。二物二名。二用分如也。說文則曰。牛羊曰肥。豕曰豚。豚曰脂肥。蓋言豕之豕。即盛滿而鬣勁毛長。不可言脂肥矣。脂肥非豕子而何。雖欲勿用。神其舍諸。神不舍。則人食之固宜。議禮者勿少見而多怪也。

書明劉戶郎墓表後

梁少保步龍。為安平劉戶郎。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順。直逼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奮然請行。銜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是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輪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二三。始得數餅。開倉發粟。糞羹釜飯。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

進鄉舉。業業若若。其素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應比。高者談性天。纂語錄。卑者疲精斃神於八股。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刑名錢穀。憤然罔識。而擲管呻吟。遂曰有學。乘陽沈迅上封事云。中國喉筆吮毫之一日。即外人林馬礪兵之一日。誦其語為之慚且愧也。嘗披廿一史。漢唐北宋名臣。率在北。及南宋而北人寥寥。以北為金元也。萬季野修明史。邀予閱。明南北混一。乃史載北人亦少。季野頗嘆息焉。明宣宗曰。長材偉器多出北方。而如吾輩。僅登一布政楊瓚。舉廉賢。奏議增附生員。他如僉都御史張哲。平冤獄。有軍功。給事劉程能。直諫。副都御史劉瑀。居官清嚴。御史韓春。劾宦官李興。忤逆瑾。華州知州劉錦。拒中官廖巡撫張貫。陝西行苑馬寺少卿冉繼志。忤逆瑾。兵部右侍郎丁鳳。正德間定宜府兵亂。平山東江西流賊。撫治鄖陽王道平。野王剛亂。參議和遜。有清名。工部左侍郎馮蘭。稱文學。戶部郎蔣範。化殉城守。一時聲蹟爛焉。而史冊悉亡其姓名。北之他郡邑可知矣。南好浮華。北習固陋。毋怪史傳之南多而北少也。劉子琛。屢求闡揚其祖。有以也夫。

書貞靖先生傳後

宣尼曰。舍藏。藏其用之則行之具也。後世隱栖者流。大率俄鼠病蠹。胸無髮積。其藏者云何。至於終南捷徑。鉤名弋榮。與夫挾雕蟲技。操鱗齒行。而侈聲色。養滋味。且顛倒人家國事。而稱高尚。是不嫁而嫁。畢者也。又藏之罪人矣。尚何藏。貞靖王先生。留意江防海防。漕運鹽鐵。兵屯方輿。水利諸學。而晦迹烟霞。可謂藏矣。雖然。蠅屈則伸。文孫擬魏科。名噪儒壇。行且澤溥。九寓也固宜。而世之人。垂涎金穴。朵頤世貂。以伸為伸者。又何也。

書韓子原道後

大學曰。明明德。又曰。明明德於天下。如日月經天。萬古常照。書所謂克明俊德。光被四表。萬世永賴是也。佛氏明心見性。則腐草之螢。熠燿之光。幾幾乎明滅不定。何用乎。而愚劣惑焉。是仰首不瞻日月。而以兩廟之明滅。微光為奇也。韓子原道斥二氏。亮矣。佞佛者曰。韓之見佛之粗。未解其精。故系以此。

書方靈皋一節

庚子冬。予問醫如金陵。曾克任為予言。方靈皋內子蔡氏。歿。薦紳慕其名。競聯姻。大學士熊賜履。謀妻之女。謝之時。有鄭總兵巨富。倩伍解元。涵芬緩頰。願以萬金為禮。使可贖九族三黨之餽。問者靈皋辭不獲。一日暮。食罷。詰克任曰。請姊丈後。因告之。故克任曰。非孟子之言。所識窮乏者得我乎。靈皋立嘆曰。然。長與峻辭。熊尚書一滿。其子本。靈皋同年進士。秘謂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靈皋曰。感甚。然寒舍家法。亡荆借婦。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厄。區二親左右。君家媛能乎。本咋舌無以應。又言其丙戌成進士。歸過揚州。鹽商吳。求設帳教其子。費百餘金。及抵里。總督潘臬公留之。義學。乃使返其費。吳曰。非先生辭我也。勢不能也。費者見也。已見何返。靈皋不可。三往返卒。還之。金陵一王生。執金為費。求教。介甲姻來。即贈甲已而王生卒。靈皋曰。教未之及。安用其儀。自出金如其數。使人奠。並不言之甲姻也。予渡秦淮。靈皋網紀趙姓者。從路北首一門曰。此百萬富也。吾主在家時。渠遺喪。延點主。以百餘金為壽。主曰。吾膝

可屈守財者。慕乎。卻不應。嗟乎。日讀聖賢書。一臨財色輒傾覆。視此何如也。詎無聞風而起者歟。

題甯國府志

甯郡署後有古北樓。在陵陽峯上。即齊謝朓高齋也。樓前並刻唐李白詩。志乘豔傳之。考朓傳守宣城。不載及民政事。或史遺之也。然味其詩云。既權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則專藉祿仕以遂其曠達。意可見矣。李白流夜郎返。而往來宣城間。惟狂放詩酒。視管甯避地遼東。設禮條易其風俗者。相去殊遠。嗟乎。前人流風餘韻。姬其迹。載之志。所以與起後人也。可不慎與。康熙庚子冬底。塔橋長子擇居來過。守為黃公瑤。園見在政慎勸。不驚編文。其度越前賢者。當有在矣。因書此二通。一題志。一寄梅子定九。

堅志

馮生反侍李子。曰。子何志。曰。修己及人。守先待後。曰。善哉。是士之業也。志之固宜。馮生曰。願有誨。用堅辰志。曰。志則堅矣。不堅可言志哉。雖然。亦有之。王法乾每言中庸曰。惡於志。是我志惡我也。志登千仞之臺。十仞百仞而止。志惡之矣。嗟乎。天之鑒。人之指。萬世之譏評。姑無論。乃吾為吾志惡乎。奚其安。馮生再拜曰。謹受教。

悼亡賦

下妻素娟。歸予者九閱春華。一疾三載。竟逝世。音容婉轉。貞潔不亡。念予二子。隆官正九歲。存官才五歲。壯大追慕杳然。必增悲辛。乃於行狀外。復賦代圖。使其如在。

羌聖湖之滌滌兮。鍾婉孌而幽靜。二八通理於蓬修兮。入子執巾櫛而色頰。毀孀矜其蒙蒙兮。眷拂拭而豔呈。剪秋水而轉盼兮。準梁平而垂時乎微峯。娥曼而聯娟兮。題穹坦而中隆。倚耳而曾頰兮。頤下非鉅而亦豐。氣蘭馥而甘如飴兮。的編貝而內瑩。面不方不圓而不長兮。卻鉛華而灼灼兮。暫隱紅。春笋尖兮。揚皓腕。解香絲兮。烏雲委牀。梳嬾梳兮。朱錦尙裝。拖湘霞兮。風紋百行。身五尺而弱兮。雖纖小而腴充。乘貞誠而無他兮。未晒睇之或輕歸。里肅告女君兮。請懋結而壽春。兒戲習以嚴懲兮。靡狎愛而鬢髮。遠父母之三千兮。從吾君之所。丁問寒煖。以勤鍼紉兮。斥粥服御而佐庸。胡膏旨之微纒兮。淚流離而集裳。予不淑以致疾兮。指膺絡其旌。撞懺黃白而長眠兮。儵聞耀而掩芳。繁賦客之兮。虛兮。與予心而各張。念孩幼之長大兮。恐恍惚而若忘。一一寫真而無誑兮。庶奕世脣疊而思成。

公舉龐魏氏呈

靈縣紳士某某等。為公舉節孝義婦。懇乞轉詳。題請旌表。以維風化事。竊惟懷清高築。求居住之無慚。植緯長吟。雖食息而不苟。蓋節義於今為烈。而褒揚自古宜先。今本縣緒口社三甲人在龐家莊居住。已故民龐國棟之妻魏氏。弱歲于歸。壯齡喪偶。孤鸞鳴號。欲挺身以相從。二世姑嫜。為高堂而不死。履機手線。織殘寒夜之霜。負相灌園。極微荒原之霧。祖姑徐氏。率先守節。得躋壽年。或如廁。或迎隨。皆躬負以出入。力牽紉。力負土。雖代人而悲辭。事繼節之董姑。亦八十而樂健。迨其就寢。適值長霖。踰水衝泥。苦矣如蹈河而赴海。挽髮負引。悲哉惟踊足而躡胸。行路為之生悲。風雲於以變色。何其一心不貳。猶與三節相聯。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必也敬以直內使心如天地之廣大日月之精明則根深生色无往不可自得而子強提不能遂欲以空忘致之非也閱歷世故人情愈熟愈透務使人與事當前立解而子欲以讀書記誦致之又非也心性澄世情悉自能易紛而一易鈍而敏若夫佳兵不祥曲臺可立現佐刑名即為學問故君子不違其材不出其位右長舉

聞蘭協鎮調河州是下欲歸此甚不可男子生而志四方況交須始終也僕今東歸矣平書望足下推明補苴之若有成萬世功也王崑維曰拚除之斬斬明明修治之蕩蕩平平陳列之齊齊整整陶成之肅肅雖雖有味乎其言之也金風西寄悵矣懷人右潛士

前妄言相贈已悉不出謹言慎行而已然勿認予言為退縮也人必根柢立定不然任其氣質見事風生忽爾回車索然氣盡無當也右子丕

富平贈言

自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敬吾友如拱璧愛吾友如自愛其心胥為不廢藹藹非僅禮貌之敬也今吾友仁心仁政勞羅洋溢為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行慘然頓如遠別因書數語并以自鑒以代面談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

言語勿高興而發凡出一言必有所為不得突如其來不得茫无頭緒不得雜亂不清不得自首无尾應酬之書勿過文恐人不醒也勿俗俚恐人不威也欲簡而明恭而禮敘事之言須有扼要有平鋪有收結有輕重繁簡令人聽之瞭然

怒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為存想將行刑也再為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

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无功

施仁政勿高興如水利農桑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為力可以為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无以取信於民即行而凶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與利而反以貽害又為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而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材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真才反以壞之或吾用情難繼後反致怨推之禮上司待朋友皆當知此

一戒驕奢

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貴則自驕非必有心也富則自奢不學而能也車馬服御斷予支費須損之又損甯樸勿華甯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己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於何出辦至於僕役盛擬從者如雲以為氣勢此今日富貴人陋習況吾友愛民如子衆志成城何人不擁護如父母者無事綱紀之紛紛也

一戒緩慢

吾友近日涵養氣質甚見和平吾愛之重之然勿以怠緩為和以放弛為平如與人財也可與則速與之不可則斷以无有買人物也用則即給之價不用則即還其物皆不可曠日留難此雖小事易失人心餘如此推之

一戒矜張

我輩居官立志為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設我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即不矜張人尚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嫉妒非小故也而況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嶽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

一戒近小人

小人言諛以中我射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齷齪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且即同官同輩無所說觀於我者但係小人即不樂人為君子歡我以嬉笑引我以晏遊拉我以聲色必致我壞其心乃快學者於此不能壁立千仞終瀾泥塗

一戒小術

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頌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从吏卒民人一毫術請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

一戒奇異

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即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元虛說夢幻不惟无益且啓人疑致人輕甚不必也至於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萬勿誤以為正術而近之

一好學問

兵農禮樂欲為一事必涉其藩籬入其闕奧有法有略有謀有為若但虛志而不實研臨事未有不為田父之給者

一貴閑暇

庸人之閒暇忘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名將受損曹公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

一貴有恆

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政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附呈怨谷日誦數條待以恩者有過則責之以使勿縱制以法者允服則寬之以使不怨

范曄勸曹操取蜀操不從居七日操又問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天下事變於呼吸如此狐疑遲鈍安有濟乎

作大事者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事亞夫軍中夜驚堅臥不動有以也

御馬之難也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安可得哉馬前鞭也坐後以息之馬善驚也謹憚以防之入曰馬無跡弛而不知御者之苦也用人如之

下之人忤我勿輕怒恐彼有冤或才可取也上之人獎我勿輕喜恐伊漫言或計相籠也

侍進者无功欲速者多顛矜長者易於見短好諛者必受其愚

屠牛者不屠擄鼠擄鼠者必不能屠牛

用財有度為善亦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為善無度則墜不能行

智深勇沈知人知己豪傑之善物也人不自知餘無可問者

事難易斷而必思事既經思則必斷

聽言欲盡其底蘊故曰好問好察曰集思廣益若聞言而不詳實己見若何人意若何可行可違如何措措漫然即行以致錯誤或漫應之不行之則言而無益人將結舌與不聽言同

每日向晦燕息返勤已行之事平旦未起酌量將行之事居官之要法也

示素存永言第弟

青山刺史以阿咸阿戎謬從予遊所謂問道於盲也座中青山誠及衣食奢侈予因感奢侈為今日急症聊一言之

孟子曰口味目色四肢安逸性也君子不謂性也何者必甘脆而腹始快其人必无心必羅執而體乃適

其入必无身心之大美奇珍苟具何事甘脆身不宗廟百官能立何須羅執故曰飽乎仁義令聞廣譽不願人之符梁文補也且世之願符梁文補者非必為快腹適體也大約門而累之筵不羅列服不鮮潔瞻

觀旁人未免怩嗟乎是為他人食食衣衣也可擲擲矣

而其苦遂莫大於是衣食爭勝強力不及至於稱貸交謫困窮飲痛始假服御為盛氣繼因狼狽而縮首遂愁歎而死亡者比比也愚哉

以衣食驕奢則所以稱之者原無涯也必且美宮室必且驕妻妾必且飾輿從必且斥燕樂必且盛供張玩好每見部堂開府私積百萬解綬數年子孫奴乞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而弗戒諸

然則宰相之臥布被温公稱賢司徒之妻曳柴王良志美可以師矣今世去古人心不遠出為廉官居為正人食用儉素稱者必夥何事取悅二三執袴為浮靡也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古人未嘗廢也按曾子問孔子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以葬前不祭且象祖考聚斂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以卒哭喪事成行禘祭且後此行四時祭故主各反廟也若四時之祭三年不行則主何必各反其廟且禘后羣廟主仍當聚藏祖廟矣而不然也即主之反廟不可為葬後不廢常祭之證歟

且古人言事可廢非僅空文春秋襄公十五年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于浹梁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佺云浹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膳焉是葬後小祥後俱行四時祭矣叔向子產稱知禮者必非妄行妄言也

況以情事揆之無廢嘗祭者葬後冠衰履皆有受矣腰麻變為葛矣虞變奠而為祭矣禘不稱哀子而稱孝子矣故三虞卒哭之祭稱成事謂喪事成於此也謂嘗祭之禮於此始可成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耐杖不升堂儀禮虞祭主人酌尸尸備主人主人坐祭卒爵皆漸近吉禮以神道接先人至耐則竟合食祖廟矣後此則哀愈殺而反謂廢祖廟食乎春秋傳曰禮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如朝奠小祥大祥之特祀則於几筵宗廟四時常祭則如舊釋例是之不可以杜氏不能助曾武終喪並此言廢之也

而杜氏之解猶未盡合也特祀於寢謂專祀新死者則主在寢因以祀也然嘗禘於廟謂遇烝嘗禘祭則請主入廟與祖合食毛河右經問所謂仍奉主耐之祖旁是也杜氏乃謂四時常禮如舊三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烝嘗於廟無新主者文義不順且何取於无新主也謂新主不可驟入廟耶則耐祭曾入廟矣以為吉祭新主不當與耶則孝子可主祭新主乃不可與祭是慎也或曰即祭孝子亦不與攝主耳曰有之而非槩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漢律歷志以為太甲踰月即位改元逢

乙丑朔冬至越菲郊天按世紀成湯以丁未十三年崩當必崩於建亥十一月商制踰月改元故於建子十二月改元稱元祀適逢朔日日至故令伊尹攝行祠先王契以配天此是未葬祭外神攝主之證也晉平公葬悼公後烝於曲沃明日改服行事此葬後祭先自行之證也朱晦庵家禮謂喪中宜做杜元

凱說墨衰家祠行祭而顏先生深非之執總不祭之說甚嚴今念族姻繁者功總之變比有必至累歲宗廟不一血食於心忍乎以至輕之服廢所重之祭於心安乎記顏先生於王法乾卒服總廢家祠獻祭堪

自漸來見曰先生誤矣豈有以朋友逝而卻祖父食者哉先人其悃諸先生曰比乃知之儀禮朋友麻不言總謂弔服加麻也學記曰師无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師不在五服內而朋友乃有服乎吾悔焉而不知即總服亦不可廢祖父食也

按禮記注疏朋友皆在他鄉祖廟則已若同在國中則朋友大殯與總服

然總不祭之言何也曰上文曾子問與祭指喪祭言此節文連義屬所謂已有喪服與相識之祭亦指虞耐祭也故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即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後祭。是遺始死之喪。即輕如總自己喪祭且停。而況助人。非言四時常祭也。熊氏註甚明。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非言終喪不祭歟。曰。又非也。喪三年一讀。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屬紼之時。行宗廟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之。觀下文越紼。則上文不祭者。不越紼也。非葬後執紼已畢。亦不祭也。設葬後不祭。則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祭可矣。何必專指曰越紼行事乎。至五祀葬前亦祭。不曰越紼者。鄭志答田瓊曰。五祀宮中在喪內也。曾子問。鼎俎既陳。不得成禮。一則亦有士總不祭語。乃言祭正設聞變而廢。大夫有九喪。至大功。士十一小功。總亦廢焉。非言殯葬後廢祭也。且即此則而觀。大夫遭齊衰大功喪。門外不廢。士遭小功總當亦如之。而且曰於死者無服則祭。是諸喪甫聞驚悼之時。尚有不廢祭如此者。而謂殯葬後不常祭可乎。然則如之何。曰。天子以及於士。皆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請新主附祖合食。祭畢反疑。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凶。即虞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酹受肝。即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即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醴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之意也。況古有牲曰祭。无牲曰薦。今世士夫備牲者少。清酌庶羞。並非祭也。又何妨焉。

王帶存曰。先生乃堪容臺議禮。叔孫輩一閥耳。

答長舉問

吾子有志作聖。較之儕俗。視道如仇。或絕口不及者。豈不高倍。疑哉。然為賢者言。則當有進。吾子之病在心急而行緩。虛志大而實力小。以致神馳萬里。目望九千。而身祇在几席也。吾子行緩力小。必自居曰鈍。吾以為非僅鈍之過也。亦以忘時而墮落。遂忘我為何事。時而忽忽。遂亦苟且偷安。從前曠日不及。知即如客歲與子別後。子任返鎮原學禮。至於今歲相見。並未聞吾子有一言及於所學之禮何如也。及問之。則謏曰。無禮書。愚前言禮。原非一端。有心禮。齊明致中。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有家禮。朔望節令祭期忌晨。是三者。在躬行。不在考書。即考書亦非秘奧難得者也。昨聚富平。見足下有意於兵。予因以前著集與之曰。理事有間。每日閱一二則來商。而子持去。竟連月未商。及一則也。曾記少年學數數月。茹食猶置珠盤於旁。撥計。夜思及一數。輒披衣然燈捻算。問射于注若紀。若紀言其夢中學撒放。以肘撞牀上。牆至肘破流血。大抵每一學習。成。必須苦詣。未聞法宋儒專以緩步徐行。講儒者氣象。而六藝即可就也。且吾子之鈍。更以心急志虛。累之心急。則躁且忙。精神潰散。益增其鈍。辟之路然。一人日能百里。一人能二十里。不必憂少也。人走一日。吾走五日耳。乃枕間傍徨。且愧且恨。一夜不眠。至曉疲不能興。並二十里亦息。獨矣。虛志大則為此望彼。時移時輟。自尋鈍廢。亦辟之路然。一人由水。一人由陸。苟其不懈。皆至所歸。乃曰吾將水陸兼之。方跨騎。旋登舟。已舟騎俱嫌不調。又坐與人商而路究。未行一步。謂之何哉。子為學以尋友為重。是也。而尋友之意。則未嘗以為我質鈍。緩如學射。必得一人同居。彎弓讀書。必得一

人聯席。吾伊一時數年。乃可有成。如是尋友。必難得友。何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成童比肩。敬業樂學。乃有此。況今足下已四十餘。所結納年亦相似。或有官職。或有營業。或各有所學。乃足下必使其人輟業。而終日同攻子所學之事。其誰能之。

況孔子曰。為仁由己。非由人。師友特助己者耳。由之者九分。助之者一分也。若專倚師友。則己安在。如人修容整巾。束帶饋面。盛服拮据在我。而友其鑑也。未聞以鑑為巾帶服飾也。

古人且勿論。即如不肖。一生得力專在師友。讀書學數射。學禮學樂。皆自加攻苦。或得或疑。乃質諸人。若學不在先。將質何物。與顏先生半月一會。則將十五日所學通質之。近日樞天從遊。歷時來過。錄紙疑問。至三四十則。然不能日在一處也。吾少時每聞一言動聽。見一儀可觀。必記於懷。遇海內名流。知其所長。必傾倒盡之。雖一詩一文。不輕虛擲。是以頗有積累。近見足下諸子。見人則觀其短。因棄其長。或我自為我。縱人有佳言長技。目視之若無視也。心志既已虛大。耳目又復不靈。何以集思廣益乎。

至足下云。若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下莊子之勇。臧武仲之智。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千古。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吾子此時最宜練者。刑名。而鄙視之。夫刑名鄙乎。皋陶明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不痛洒。不能入道也。

恕谷後集卷十一

給鄭子書

五月舍親旋。問賢昆季動定。舍親言足下規我不訂王先生集。以詔後學。而自訂年譜。失緩急。目涉為名。聞之愴然。顏先生王崑繩去後。無人大聲呵斥。故罪過增累。足下若肯時惠德音。愚劣或負疚少減矣。幸甚幸甚。但其中有不可不自者。姑強顏一。道年譜。僕所閱歷。隨手訂之。無所棘難。王先生集。皆須日開心靜。考古準今。乃可從事。寒舍偏仄。湫隘。又忿忿人事。不得加工探討。故尚有待。且足下亦知之。獻歲云。先生居家。難以殺青。三四月開春。種訖。敝廬有積書可考求。先生至其為訂正。僕時許之。祇以過潭府。則費綱紀。伺候飲食。故不敢直往。赴及屆期。而玉音寂然。今乃見責云云。此如兩人約同行。其一人云某日會某所。與馬資斧。盡我任。抵其期。其人來。而寄語云。汝何坐候。中途不脂車而策騎也。至以訂譜為近名。則更傷鄙心。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贊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之往來。而全局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有志。足下能解。特樞天質魯。未克遠遊。足下又過在聰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其人。則書其所學。期於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為年譜可博名乎。我欲殺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故短之。好名者無實。且不知。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悍覺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欲道

藝荒蕪。乾坤晦蝕。故為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慨天近又為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志者於二仲外千里萬里得其人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即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有與者如之。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庚仲翔謂生無知己。死以青蠅為弔客。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不識其名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為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嗟乎。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無負天地之心。故為庶民也。今行道即未可必。能遞明此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述。謂傳後學。未知曉是。而校登簡冊。尚可自謀。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據五夜傍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也。足下猶以我為名哉。傷已傷已久。欲為言以報。無便羽。九月四日積雨。乃作葉。幸足下始終成我。不宣。

復惲泉問書

廿八日。從孫女家有事。不得已往省。未有報言。正在歉仄。乃門下以大作二首。偶遺補送。何其信而勇也。即此為作聖之器矣。昨讀來論。擬自十月朔訂日記。考身心。且清夜平旦存心之功。已覺有驗。為之狂喜起拜。乃知天地先聖有靈。必不忍使斯道滅迹於人世也。據晉靜體人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而三境有九境。有明之明。如日月高懸。堯舜周孔也。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賢者亦時有之。有昏之昏。庸愚也。有昏之明。本性不息者也。有昏之妄。愚而謬作者也。有妄之明。佛老也。有妄之昏。糊塗異端也。有妄之妄。異端而魔者也。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屬清醒。而又學為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不意數千里外來此模範。相助為理。此誠五夜禱祝而幸一應者也。快可言耶。北上返再領教益不悉。

教子文

予教子曰。適己自便。天災人禍。以便己必損人也。準己及人。天休人集。以及人則成己也。或曰。春溫和乎之談。非駿厲有為者也。予曰。惡駿厲者。敏果於行仁布義耳。詎曰賊涼與猛哉。大冬沍寒之際。朔風凜冽。旭日下臨。羣出曝背。下則燭火印烘。附者尚團團焉。下則為短垣乎。猶有隱而避者。不然。以冰益慄。日事冲沖。謂凌利而誰何。人莫嚮避。而鑿者亦足僵手直塞入五內。無以自存矣。何以曰有為。

教子文

丙午冬。讀典謨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作而歎曰。禹稷契皋陶。萬世之人哉。其神常在。今之蕃衍天下者。率其裔也。河洛黍稷。人類酬酢。咸遺德也。因而自勸。以及朋疇子姓。何嘗淵也。諺云。隴河

探橋謂沮人而利己也。然已尚能再渡哉。福單矣。壽已矣。非天也。人也。吾子思之。累世水賴。利乎。一渡不

人說

人之靈曰心。而頭目手足視之皆益也。天地之心曰人。天地萬物各專於一。不靈於人也。然人靈乎。曰。惟首出。餘論於物矣。堯舜湯文靈而在上。孔孟顏習齋靈而在下。故孟子曰。舍我其誰也。噫。任何其重歟。皋陶曰。兢兢業業。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丁未元旦。堪撰人說。

擊磬

嘗讀經論語。不可一字增減。中庸孟子不及也。及至子擊磬章。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可更曰過其門。以上有子擊磬也。是何故。乃思響解誤耳。解者曰。擊。偶一擊也。過。從門外過也。否。否。偶聞擊磬一二。何以知其有心。匆匆門外行。何以遂有賓主往復。考鼓有搗。所謂禰正平漁陽三搗者也。其法或擊邊。或擊正。或立擊。或坐擊。或行擊。或擊。或舞。或擊。始而容。中而淵。深。亂而風。急。雲。驟。如天崩海立。令人髮指。神慄。孟子所分大成小成。一器自為終始。是小成也。鼓既有之。擊亦宜然。必孔子當時以擊磬聞於人。而荷蕢特來過之。過。過從也。坐而聽賓主辭論也。或曰。如此亦可書過其門。曰。又否。否。子擊磬於衛。起下果哉。句也。明子之志在不果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起下有心。確確言也。明荷蕢特來孔氏之門。挽以果也。

啓賢

趙儕鶴歎。見泉曰。南樂無兒。謂其子廣微。雖位。雖台。輔而不肖也。然古多有之。堯舜子不肖。以臣輔其缺。故揖讓。湯。爽子而孫。如履。武王子弱。亦以臣助之。孔子晚而失子。孟子易子而教。父子不肖。屢見於言。必其子敬承有闕者。數千年惟啓稱賢。禹娶塗山。四日即有身。迨水治而八載矣。厥後宅百揆。攝帝位。又數十年。壯而有立矣。宜禹之毅然變禪而為繼也。曾元養志。不及曾子。且寢病尚愛以姑息。曾子迴視家庭。有不快者可知也。乃戰戰兢兢。以正而斲。是則聖賢之不怨天不尤人。仁為己任也夫。

趙母與太安人八十壽序

雍正御極之元年。即詔天下州縣舉孝廉方正。浙之蘭谿。以甲午舉人我博。邑父母趙公。應公。念母喪太安人。春秋高。力辭。當事不允。太安人詔曰。勿弗勤王家。非孝也。李中丞遂件繫公事。實以聞。天子曰。都其賜六品服。馳驛入見。授令職。二年。嘉平。蒞博野。次歲。游滌沙。三河。合為虐。博。邇。地。東。北。數。邑。皆。被。災。公。首。報。聞。得。旨。發。天津。倉。米。賑。餓。公。輓。費。一。解。已。盡。民。得。甦。又。躬。築。隄。道。水。災。以。平。四。年。八。月。苗。滋。螟。蟻。公。禱。於。蜡。神。立。消。新。其。祠。今。丁。未。夏。又。苦。旱。公。禱。雨。立。澍。民。皆。官。穀。積。年。不。能。償。公。親。詣。鄉。視。能。償。者。立。收。足。無。追。償。費。不。能。者。削。其。名。不。比。邑。民。大。和。以。冬。底。為。公。覽。揆。辰。謀。書。言。錦。旋。為。壽。公。不。可。又。力。請。公。曰。無。已。則。吾。母。明。歲。八。月。旬。之。三。日。八。秩。矣。或。借。一。邑。之。歡。心。以。供。吾。母。其。可。乎。於是。糜。至。徵。言。於。諸。李。子。庚。星。曰。太。安。人。歸。年。伯。司。馬。襄。庵。公。躬。績。佐。讀。逮。事。祖。姑。余。姑。范。兩。太。君。嗣。徽。思。媚。范。太。君。毓。少。子。我。彭。公。

渾不足。太安人代哺數月。泊析箸。相司馬公推肥與之產。公及仲君為紳袂祭酒。尙憂司馬公繼嗣未廣。為三置筮。後得李孺人。生季君。無何李逝。太安人顧復之。適於所生。成立登甲辰賢書。其餘勤家。棟樑族。周姻鄰。難更僕數也。堪風誦關雎。朱註謂宮人喜得后妃。則宮人婦寺也。呼后妃為淑女。而思之。而友之。於情理不宜。且房中之樂無鐘鼓。婦寺鐘鼓琴瑟。是女樂矣。序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傳箋言友樂之樂。皆以薦苜蓿也。得之。而其意似詩人所咏后妃正配也。詩人舍嫡而專斥庶。立言未工。及後沈吟三復。乃知關雎葛覃卷耳。皆后妃自作。所謂以貴下賤。以聖下賢。舍己從人。樂取人善。宮室雖穉。為何如者。此所以麟趾振振也。今太安人。不啻然步其後。與以故。德儲祥。我公不自壽。而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安人。與季君。必待鄙言歸而稱觥一堂。曰仁慈。曰孝友。狀皆可掬也。太安人方瞳鶴髮。坐待郡國太夫人之龍錫。能無慨然加一觴乎。明自中葉而後。士大夫率攻訐誦讀。而細經濟。今則工揣摩。競勢達而內行鮮。故繼開公家麻樂道之以為世風焉。

孫生日記序

雍正六年二月。上辛。偕門人往祭顏習齋先生。將登車。有人自縣郵寄一卷至。披閱之。則常州孫生應榴子房所立日記也。據示丙午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者。首書一詩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春春好著鞭。歸拭目。移評乙數日。乃訖。作而拜手嘆曰。天之不喪斯文。幸矣哉。孫生得顏先生書。及拙著於。俾子泉聞。遂驚。嗚呼。有作。夜有思。晝有存。息有養。躬改過。力行德行。率弟子分日習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功與習齋爭密。而其間道術學見於文詞。與泉聞爭敏。發焉如。固。雖乎不足比較也。世乃有斯人哉。孔子承道於堯舜湯文。講習杏壇。積七十子禮之數。百年抵漢。高帝過魯。以太牢致祀。因而歷代尊奉。為天下教宗。排擯異端。永奠生民。去二千年而習齋崛起。倡明周孔實學。堪安聞而推衍之。泉聞來北。習齋已逝。謬聞於。而南。數年前書來云。南中是顏先生之學者。得四人。今孫生卓卓如是。不知即在四人之中歟。抑尚出其外歟。而明之。日新月進。不可謂非天之有意也。程朱學主靜坐讀書。初亦閉戶。與其弟子授受。及明永樂運之。勸其書以時文取士。遂彌漫宇內。然其道德為異端俗學所浸染。其流習弱趨腐。斯世不獲其用。今孫生力肩顏先生學。使奮極而上。聞君相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萬世昇平。以此建。人物雍熙。以此成。其所闢為何如哉。孫生勉之矣。

士喪禮就直序

道莫大於禮。禮莫重於喪。吾願聞君子之教矣。魯論曰。所重民食喪祭。曾子曰。自致必親喪。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求之古。得曾子焉。戴記所載曾子問。其於喪禮何詳以悉也。吾觀之。今惟我習齋先生焉。居喪不惟倚廬室。寢苦枕塊。務入規矩。即側坐專坐諸細節。絲絲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懇進。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奠造其殯宮。或墓哭。乃除。習齋而外。未見有如之者也。獨子樞天丁父艱。力行喪禮。輯就直。本之三禮。參之宋明諸儒家禮。斟酌盡善。纖鉅不遺。顏先生舊

有居喪劄記。墟三居。憂有士喪禮。就正學禮。皆弗及其詳明也。是可為後法矣。不謂曾子習齋而後。乃有新人也。用兵者列陳廣原。堂堂正正。而與敵角勝負。瞭然在目。若宵中熟寐。月落星移。卒有敵變。潰壁而入。驚起。顛倒衣裳。應之。鮮不眩暈矣。吉嘉諸禮。平原之陳也。喪禮。則宵中之戰也。得是集以為指南也。庶拯其眩暈乎。

詩經傳註題辭

子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為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瘞忘編。閱史郡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即周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愈念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李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訓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尚無遺為傳註計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老。功之不建矣。於是始為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俾子泉聞遠來。每友。語以身心經猷。皆灑然有合力肩聖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串。著說詩。實予予感之。佔傳沈吟。似有所得。乃為毛詩說實以復之。泉聞曰善哉。蓋即為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何日。而乃諄諄立言。悵如之何。先生毛詩傳註。春秋傳註。力不能開。雖先摘數則問世。以見意焉。

論詩一則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如如。又云。與者。託事於物。則與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與辭也。賦比與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上。至比之與與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與隱。當先顯後隱也。毛傳特言與也。為其理隱故也。茲斯羽疏曰。此實與也。傳不言與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朱子乃以茲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與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與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與反有異義也。俾泉聞謂賦比與不宜各章鑿定。如集註所列。其言甚是。朱註曰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為與矣。然漢廣首章首喻喬木。未喻江漢。傳箋皆以為與。蓋首尾感與。而中間游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為與矣。乃朱註以喬木為與。江漢為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為與一為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與者。其文義皆做此。蓋謂與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麕。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與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茲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為與不為比矣。以爾指后妃固為與。即如朱註以爾指蠶而觸物感興。正與體也。何比之云。況即以朱註借物以與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不以下體而遺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

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繚繚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魴魚鱗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野有死麕。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苦葉二章。有瀾有鵲。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鶴鳴四物並咏。皆興也。錯綜變化。不一致也。此詩道也。如杜甫秋興玉露四句。興也。蓋菊二句。賦也。寒衣二句。又興也。其絕句如眼見愁人愁不醒。賦也。無賴春色到江亭。以下三句。則興也。至於長篇。則賦而又賦。比而又比。興而又興。互換迭陳。而乃固執古人。古人受耶。

擲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誣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斯妄。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書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雖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鄭康成以爲諸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夫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於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冒之以欺妄誣人也乎。如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乃足信乎。況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欲飲酒而敖遊。豈婦人之事之謂乎。乃強坐曰。其辭卑順柔弱。疑莊姜所作。則請再讀之。心堅逾石。心直勝席。威儀肆應。無一不善。是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欺妄。以誤後人。則請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以姦私。鵲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諸如此者。不可更僕。皆有所本乎。何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誣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史公曰。小雅怨諱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援古正今。正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珂之言曰。今儒者置君父之大難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所謂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輕躁險薄矣。朱子於柏舟既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莊孟子又宗序文謂衛之仁人。見愾羣小。於青衿既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狼狽。痛罵古人。是何意哉。

杖杜四章章七句

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爲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皆勝。武王未受命。伐紂即終。未聞遠略邊荒。則羶狁西戎。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昆夷駘矣。維其

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屬味。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豈詩教乎。

皇矣六章

絕高謂之京。無鐘鼓曰侵。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矢陳也。謂按止徂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牽密旅。而掩旌息鼓。自阮疆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即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京皆誕先登於岸也。於是密須之岡。陵阿泉池。皆爲我有。而密人無敢陳兵。無敢飲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衆。舊都難容。乃度其善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是也。鮮善將側方。按太王居周原。頌謂在岐之陽。此鮮原亦在岐陽者。蓋去舊都不遠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遂臆改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擇三王而專祀之事也。文武爲受命之君。有不祀廟。故可專祀。若成王康王。則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詩也。此皆不可通者。況見有成康二字。遂謂是成王康王。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誰序曰禘太祖也

太祖。即始祖后稷也。非后稷不可稱太祖也。箋以爲文王。非也。禘。即春秋之吉禘也。蓋成王喪畢。奉武王主合祭於太廟。乃以次遞遷。而武王主入廟。故詩專咏武德。告太祖以當入廟也。若大禘。則追所自出之帝。如商頌長發。歷陳祖德。不得專稱皇考矣。下篇接言諸侯始見乎武廟。蓋武王始有廟也。一時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書序。尚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即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武之德。至七年營洛邑。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逼稱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且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家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而已。喪畢。即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居攝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耶。

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觀享。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益然可考。孔子為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借為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恕谷後集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總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備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證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為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觀。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子齊。傳載南蒯以費畔。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為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會為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霸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燦然。或一字為文。或一句為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為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較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直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

76-116A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孔疏云。君即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崩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即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即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无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久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正。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即位會盟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四時首月。雖无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无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羨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還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年。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即位。史記世表。魯真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即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敘。然後史書即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紂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弑。而桓即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即位禮。其幸禍可知矣。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叛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

曰厲婦。且有其婦曰戴嬌。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咸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為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咸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為適子。雖哀姜有婦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賤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為始娶夫人也。隱公為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為夫人。則桓公為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无子去。即當去。而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讖。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為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即選妃立之。遂為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丘之會。申王章曰。無以妾為妻。則將以誰為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又按經不齊即位。何以知為攝乎。何以別於遺棄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為桓公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即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先生春秋傳注多取之毛氏傳。蓋春秋論文。毛傳辨禮甚詳。又謂春秋條貫相屬。如紀侯去國。前後共二十三則為一事。諸事貫屬。類然。謂經詳傳略。一洗斷爛朝報之謬說。論文如齊桓三城。城邢。齊與宋曹同。緣陵。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楚丘。命魯獨城之。而諸侯皆不與。從經乘傳。又謂文以前內卿以名見。而外卿悉稱人。文後。外卿竊國稱名。成後。大國皆稱名。又始書名后加族系。以大夫漸張。舊史書之漸詳。又謂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大夫不名。以其大夫主諸侯之盟也。十有五年。十有七年。諸侯盟於扈。總言諸侯。沒晉大夫。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總言諸侯。沒楚大夫。同皆以其大夫而先諸侯也。傳解俱誤。諸如此論。實出前儒。故多引之。但二先生皆謂春秋多因史文。非有褒貶。則於孟子作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不可通矣。先生補以王迹之義。而春秋全體乃見。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禮公五年

隱為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妾媵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為君。自請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恆禮。不書耳。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禮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乘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為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

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魯公四年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遠及楚也。先使其與國之蔡。蔡潰潰叛。軍擊蔡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管仲責以不供王祭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濮。二事。使於不貢認罪。昭王不復。委之於水。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於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

遣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中矣。故書曰來盟於師。楚繼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與諸國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遂齊桓矣。左傳屈完而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屈完謀好。桓斷不許。許是蓋左氏錄楚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殺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誤語。然後知聖經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屈氏。蓋以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南三十里為陘。

九月公至自會魯公十有七年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下。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下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為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魯公二十有三年

齊桓與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畜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即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無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迫會鹿上。而楚人讓入先。猶欺之也。至會孟。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曠視相牽。走入虎口。可怪嘆矣。魯頌所謂刑舒是懲者。不自恃其言哉。苟非晉文繼。城濮一戰。震天駭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駢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盟。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為辱。而后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為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文公十有六年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稱其政而不願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吉月必朝

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朝。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朝。若少聞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為書與趙盾。辭甚仇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增為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能行弑也。且後鄭人討弑君之賊。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弑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

鞏齊師敗績成公二年

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迹。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護陽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而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荀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即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初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即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即筆也。而喪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為文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為子尊。即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成公十有五年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為宋晉遠。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即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已為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為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及與同族五大夫舍於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即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速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戒矣。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十有一年

魯為侯國。亞於公。故舊雖三卿而祇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盡入於己。叔氏一軍。

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極叔次之。季武子最為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己為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為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有二年

左傳。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輟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蠅趨。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偏於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為三家所分也。

仲孫瑀如晉襄公二十有八年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為名也。至是則漢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貴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昭公十有三年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乘疾殺公子比之文也。乘疾殺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為子。而遽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為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定公六年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儻。以鄭伐周。皆靡。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鄰。從弱主。則委君。侵小國。披土邑。則自為。惡甚矣。

得寶玉大弓定公九年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為順耶。則虎狂險。顛越。一無許讓。不能為順也。以為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定公十年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即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違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會命齊為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既好當歸於魯以供賦役故以返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略之也又按季桓子遷於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忘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之一大關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定公十有二年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借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邱費比也邱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邱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郚而齊即欲取成以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郚而即魯之保郚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為國險亦可也經於墮邱費叔孫則費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邱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使聖經之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陳謔長先生諱文

雍正四年之六月武興陳鳴九先生卒於順天府武學教授官舍次子甲辰狀元德華三子甲辰舉人德正侍林簣次歲長子康熙壬辰進士德榮自貴州黔西州任奔喪赴里將以六年四月望於祖阡堪聞期力疾匍匐走哭其及門鹿聖敬等百餘人縻至請曰維我先師曾祖百歲幼輔王躬祖官司訓嚴君憫憐遂歌鹿鳴遭明之季山左難婦掠擲朝陽名契契東齋各抵其家團圓是慶遺孺收舖有歸者歸無歸撫成式穀儲學爰毓先生幼推穎異長登孝廉退弗勝衣指搗背謙婉而不替方而不劃筆有鼎扛文無塵澣便畫杖葵膏繼晷通籍登岸顯顯有徒司鐸恆山旁羅教思亦有二城駢跡請益如沐甘澍新新榮滋修文九原諸生而思周有柳下惠漢有朱忠文唐有文元貞曜皆門人敦致私諡詎以夫子之純淑而不得媿於古賢謹按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夫子有之教誨不倦曰長夫子允焉擬上諡曰懿長先生甯不其然嗚呼聞之乃與方子苞張子業書暨其門人潔陳尹祭以告靈筵曰端和凱弟飲人以醇黃姝孫廉從者璘璘易名繁稱奕葉不刊嗚呼尚饗

弓翁靜菴紀略

安平弓子巽諸生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沈進士新周子耗年偶藉及此過其鄉而問焉會其父靜菴翁醇謹端人也心識之客歲過予曰家君去年始和縣舉鄉飲壽賓里人慶至稱賀乞先生文以紀之家君少孤能拓家產友於胞妹虔祭祀教不肯兄弟必以正睦嫻三黨慎交遊而交則久敬鄉人嚴之如王彥

方陳仲弓吉凶訟獄率來質家君單心應之隨事輒喻无不允服者或惑以佛老禍福之說笑而不信也家世本山西晉水人明初乘輿驅馬邊安平臺城里之西北占荒三百畝家世日增至七世高祖諱穩施藥施糧邑令表其門曾祖諱佐田積數千畝至今里人稱為古迹富家云予聆其言思靜菴少子不及十歲昔之相會也曰吾少即聞先生名一日抵博野魏帝臣齋知先生在焉隔窗一瞻丰采噫何其恂謹也又念弓子好學能篆書屢為我道新周多識喜提誨人辨相地方位星卦之謬說甚厲已而金華葉惟一孝廉來過言及新周曰戴田有不可一世而畏新周則新周可想矣弓子於其父師問皆極力表章不忘厥本可尚也夫

原道

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為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為樂挽強中之為射乘馬隨徒為御歸而計件饌於冊為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為人所共習猶達衢然故曰道倫物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誰生之哉道家黑言誑語大率類此惟道可道也故指倫物之臆接曰仁裁制曰義節文曰禮此是非曰智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為性而能知行倫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中庸曰智仁勇漢儒曰仁義禮智信易曰立人仁義以由人命之故可分可該可別呼也又總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誠洪範曰極屋中樞也即中也皆言行倫物也非別有他道也今日性理精也本也倫物粗迹也未也毋乃枝指乎以致捉風捕影之徒羣趨蠅蚊鬼國噴鼠性天而異端掃倫滅物無極冥中若火燎原莫可撲熄矣吾儒論道不實不併分其罪歟

易列天道人道然天道非人所得由故孔門祇言人道曰道不遠人遠人非道後儒動言天道毋乃非聖教乎中庸曰天下達道五指倫也論語曰君子學道指學禮樂之物也先生老矣見愈確而萬世之道定矣

與才而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傭工免悉愧耳。並耕而食。小人非所選也。至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微日不倦。士民多感與者。卒之易州山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年七十六。李堪曰。黃觀察。今之廉吏哉。率其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白善者黃觀察者。非耶。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竟以是傳之舜禹湯文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運而躐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李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遺嗣。歲。露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於是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從遊之士爭來。不日磚木具。坯壘積。乃為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為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板。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為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慈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之。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惺。惺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應獲知。千古有人擔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開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虛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惺舉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樞。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為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舉聞。則舉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坐位。而景仰之。不為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以次增修。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館也。今已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為之記。

雙齋文集序

李仲氏奉其祖黃門公雙齋文集。及父介石解葺文集。兩序。予因流溯源。先校介石文集序之。乃讀黃門公文集。竊立歎曰。黃門公變化不可方物。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觀昌化民之感思。而知其有惠政。讀兵垣諸奏疏。弼君德。陳民瘼。丰采侃侃。非今婦阿囁嚅者比。且於六部之政。無不備陳。可謂朝陽鳴鳳。傳聞國初有黃表李三者。漢郭解之流。大俠也。與亡命往來。善拉平民。斬於市代之。權要宮。無不潛通。知公名。屢來求。迫請籍。公峻拒之。一日其初度。朝臣競往上壽。公言於上。急捕之。抵死。而臣僚之交。通

恕谷後集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黃公名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中丙子科鄉舉。選肅甯令。性慈祥。耐勤苦。於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公亦收之。而不自用。肅甯舊雜派重畝田。派至銀三四錢。公悉除之。凡縣有役事。或上憲別派出。即以耗銀應之。以故在肅數載。民並不知有所為雜派者。一日。河間府檄修府城。公親齎餼糧出銀錢雇工。不日竣事。並不擾之。社甲也。好樹藝。闢城廢地種稻。作水車起池水灌之。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堤也。往下掘之。果得水。周遭十數武。以驟驟曳水車灌田。水乃足。雇長工六七人種稻外。澆菜喂豬羊。糶米自養。綠堤上下皆植樹。數年積至千餘株。叢陰鬱然。又關武垣城地亦植樹。合計約萬株。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差官來查。公不能得其意。勸公去官。肅甯士民號哭挽留。聞於朝廷。復公官。加四品服俸。已又授按察使。直隸營田觀察使。令公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為善。並查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甯。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或肩輿。左右顧諟。諄諄囑民。以力田栽樹。積糞紡織。孝親敬長。教子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為絮語。亦不之運也。又好講聖賢名理。在肅甯定三六九日。聚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十餘。每日鷄鳴即起。秉燭批閱文書時文。晝焦勞。造事無頃刻暇。據常進言曰。君子平其政。行關人可也。輕賦自有綱要。細碎亦可少捐也。公愀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德

者亦問罪嗚呼公之挺立爲萬何如哉及誦其詩而又爽然失矣考公居官不久即告退卜居於易之西山履晴嵐臥邱壑嘯風吸月侶鹿友鳴若少而習之樂以終身無一語憶及宦達旁人讀其佳思麗句倘恍情移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不知其爲貴近之退步黃扉之志轍也其味懷有句云有暇葺書農其圃無心入世醉遊醒則其嗚然不滓者可想矣集中詩文皆有而但名文集者詩亦文也昭明文選不別標詩可見也

醒蒼文集序

傳曰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詎不信夫自周孔沒而聖道湮調話於漢唐章句於宋明佛老因之竄入其間而古聖明德親民之學名遵實亡遂二千年於茲顏習齋先生出大聲疾呼揭三物以教人謂六德即四德行爲六行六行即五倫事爲六藝六藝即孔門兵農禮樂也率弟子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而海內之有識者亦遂刮目惟心謂聖學自隨地高舉羣衆異之而不知非偶然也明季盱眙馮慈岡著經世實用編即重六藝清初太倉陸稼書有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四明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編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而尤異者同時上谷有李介石先生以黃門公子中鄉選未嘗標道學名也其德以厚爲尙其才能治家人產教人通經作文子姪門生綴科入序者甚夥亦未嘗聞習齋說而思效之也乃自幼即好技擊囊數金南走少林寺付其僧學武藝精通數年乃歸平居佩玉玦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靴服矢插房又好音樂延姑蘇善歌者養於齋教授每學中講誦訖則入退疑與子弟從遊搵鼓品絲竹響歌相答過雲繞梁巷步郊遊亦倡和肆開嗚呼宋明以來七百年讀書士人未見有此氣象也及後乃知習齋具幣往訪習齋講學河南未得見而其時習齋與介石俱已幡然老矣嗟乎西有劉峯東有洛鐘庚岸月升甲岸早白碧落雲作映地已陰豈非天道人事九變復貫有不期然而然者耶歲之始和其仲君六經率子基持介石所撰醒蒼文集求序予樂校之而書其生平於首以見介石之不朽者有在而詩文特其精餘也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自周濂溪以主靜立教程朱陸王因之用白晝靜坐以爲存心立本考之古經無是也敬美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師司儀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深奉禱郊之祭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查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滯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庶人以下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息故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白晝靜坐者予查漢孔子責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難鳴夙興不惟君子莘莘爲善也即小人莘莘於利亦終日無暇焉戰國時莊列學起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啜焉喪我爲靜坐觀空之始後佛道二派祖之參禪入定閉目垂簾公然畫廢乃異端也吾儒胡爲染之哉

論宋人分體用之說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然質之聖經不如此離析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布義致孝盡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莊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云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曰體物體羣臣易曰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淵閔子齊具備而微謂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即其用也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接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曰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

又論

老氏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發也然朱子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成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則朱子註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成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耶朱陸雖皆染二氏之學而陸子直走一誤朱子則兩顧依違不能自定其說此二家之異也

與長舉言願證明命之功

吾子留意於願證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傳曰晝而治事夜而計過又曰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每日夙興即爲當爲之事爲何事即存心於何事或接人遇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滿然在內淫聲美色貨利一毫不觸於懷東嶺西馬一絲不攪於念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所謂立則見忠信篤敬參於前也而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必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鷄鳴未起二候除省察前盡所爲得失今盡所爲與除外披衣直坐直靜坐說句之馬合爲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蓋敬則自靜專言主靜或不能敬矣所謂夕惕若也納之皆願證天之明命也孟子所謂操則存者正如此明命者天命吾之心也命吾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氣氤生物之初以爲願證則爲不近之思非願證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即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與樞天論讀書

樞天借智囊日觀之子問曰辰苦處事愚鈍故子曰智以事練之昔張詠學用智於陳搏吾少年與張文升居益城近公庭每聞訟事即共僞勝負思追盜何術擒之失盜何術以察之亦學智類也閱智囊以起予心而已專恃書秩無益也已而又縉他書予又問曰借以養吾心也理不明者可明也予曰不然子謂詩書養就聖賢心此語昔人對下流言謂就志詩書則不標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程子曰玩物喪志謂書如佳山監遊愛玩不釋日日登臨而爲聖賢之志反喪矣曰先儒以讀書明理養身心俱非歟曰非也自秦火焚書漢人珍之日趨誦讀唐韓退之宋朱晦庵皆以聖道自任者也而韓有符讀書城南詩朱有讀書樂詩則其終身之肆力在誦讀矣況下而爲詩

人文士與應科舉以博富貴者乎。乃千餘年成一文學誦讀之世。而人才日下。世教日衰。魚爛瓦解。莫可收拾。則可知學文之文不專書冊。而讀解書冊不足言學矣。故起謂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癩猴。而謂誦讀以養身心。誤哉。李白曰。借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向來作詩苦。則肌體日消。心體自肥。何養之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雌也。若曰明理。則宋明創立道學名。日講道而道字誤解。日講學而學字誤解。日講誠意。主敬存誠。而俱誤解。所謂明理者安在。乃知每書讀取千萬遍之一誤盡誤也。然則誦讀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爲所溺耳。古人六藝。一曰書。非僅點畫也。考究字義。卽有誦讀矣。然孔門雅言。有詩書二者。詩曰誦。不曰讀。謂歌之以比樂也。故春秋大夫會必賦詩。書則考議政事。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不必記其文。使一字不忘也。故孟子引書每有參差。至於二南曰爲。則爲其事。禮曰執。則執而行之。豈專佔畢吾伊哉。曰。易溺何也。曰。其故有三。一古人口傳身授之道。如識大識小者。今亡。而但取索冊簡。故誦讀日繁。一學習禮樂六藝。須強力。須友朋共集。誦讀則閉門靜坐。卽可把玩。使而且易。一文人科舉人。勿論。今習禮樂。卽有違者。而仁義操存。未至根心。生色之妙。可以據守。孝友從事。未至知樂。弗已之地。日有聲勢。禮樂服習。未至斯須。不去之域。刻有依游。世故人情。未有左宜右有之能。時有樹立。則自顧消索。轉而奔馳。既所不顧。塊然閉居。亦所不能。遂忽誦讀。度日而目困身倦。習爲故然矣。然則宜如何。曰。禮有明文矣。王制曰。六十不親學。以年邁也。又五十服官政。六十正與人家國事。何暇學習。故孔子曰。吾不試故藝。是孔子之老而好學。亦以道不得行之故。而非其立意。祇在多能博學也。顏先生曰。周流孔子之不得已。著述孔子之大不得已。故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則習禮習樂。六十以後。亦不當及。而況誦讀。曰。老而不仕者。有暇功。可讀。曰。亦何必然。吾退休七十矣。中年就緒。顏先生每憂之。責之。自五十至今。家政微繼。鄉里應酬。友朋遠至。不坐而讀書者二十餘年矣。然今古文微者。以爲可。所處正如孔子之發亂賊。孟子之逢楊墨。著書立言。不能自己。蓋天理熟歷。以內而操存。外而躬行。動而閱歷。世故人情。驗之。偶考陳編。以爲證耳。不敢耽而溺矣。今可擬入歲入學後。擇書讀之。四十則闕矣。六十不親。存學。曰。備者用力於誦讀。一二用力於習行。八九則生民幸甚。斯道幸甚。旨哉其言之乎。

李以傳

幼讀韓愈坊者王承福傳。顏習齋先生備者彭朝彥傳。慨然而嘆。四民以士爲首。何質直好義。偏見於農工也。今則士風益頹矣。有名聲者。亦率同氣不和。見利忘義。嗚呼。何自得一。人以激發之耶。乃又得之於李。以爲李以傳。李。棗強花里人。名佩。字樸。公家貧。未讀書。而至性過人。雖飢寒不于人。壯走京師。遠東等處。轉移爲食。彈力不落人後。受直以市人。或佳之多與。不受也。家居。或教之衣食精細。令可觀。曰。吾爲他人衣。衣食乎。日雞鳴起。拾糞歸。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好友。閒貸人財。以知則還之。且囑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且償矣。時供以鏡。請隨意用。率妻食糠糲。而餽親必甘肥。五十餘年不懈。尤篤昆弟。遠東得數金歸。過京師。聞兄弟負人債。不得旋里。盡出其金償之。或曰。而家妻子

嗷嗷。查少留曰。妻子命薄。今歲不得蒙我養。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己妻子。非人所爲也。幼同兒嫂。居得財盡歸之。不私藏。生次子三日。卽後其兄。歎歲獲升斗。必分給。待二弟亦如之。長子杜。教以從同里張生員。肅明授讀。一日。學舍歸。侍食。偶言一族。祖舉其號。以置碗於案。厲聲曰。童子何人。號呼尊長耶。吾不願有此子矣。杜惶恐。祈改。自此口無戲言。後補廩膳生。出舌耕。一東家無禮。辭歸。有從史校之者。以問杜。何如。對曰。辭耳。何校。以曰。然。屈在汝。不可校。屈在彼。不必校。吾在不願兒作刻薄事也。或醜杜。以怡然曰。此非吾兒所有事也。向恐兒無骨力。今營謀多有。或能不同流合汚乎。杜欲白。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釋也。如霧消。靜處自明。何事。白。杜以其春秋高。求迎養館舍。曰。毋。吾爲先生父。東家不禮貌。吾難堪。禮貌。則致東家於先生外。添一不得已之應酬。吾不爲也。終不往。持家嚴。不許婦女出外。不令與外事。不佞佛。僧尼巫婆。不許入門。見人惡。望望而去。聞善。則津津道不置。又樂周急。那寒暑常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六十四歲之七月。寢疾。命子鋪設牀褥。曰。吾年不爲天。自反無愧心事。家人皆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開清芬。蠅不入戶。嘗薄暮飲酒。謂杜曰。吾艱瘁甚矣。爾後當勤儉力學。使人指曰。某有賢子。吾勞不爲虛矣。隻身出門。櫛風沐雨。染病他鄉。舉目無親。其末也。一日。自遼回。過大河。無舟。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出。登岸。水溢。岸皆滿。而老人不知所之矣。後在京守皮墳園內。晚卽其樹下宿。一女披髮相侵。吾挺身怒目欲擊之。女逡巡不見。蓋鬼也。吾有今日。抑幸矣。

恕谷中人曰。李生杜。與其師張子。俱從予問學。張子客歲逝。己酉夏。杜寓書來。述其父行。並言張子孝弟正室。厚鄉黨。急朋友。工舉子業。聞顏李學。是之。遂不復攻時文諸業。而求所以不朽者。李氏可謂有子矣。宜哉。故爲之作傳。並附張子。使杜讀之。將益其賢。以有光於父師也。

戴景惠先生墓表

景惠先生者。邠人士。私諡其師戴君也。邠人率重師傳。刁文孝先生之父善教士。有德。卒而門人立報德祠。至今祀之。今又追悼戴君云。然。按行述。君先本順天府黑窩廠人。始祖塔於邠之金公章。金正德己卯。舉人。任提舉。浙市舶司。再任提舉。廣東市舶司。授奉訓大夫。蒞官清。故塔亦皆。解任。歸之。邠家焉。至三世。諱財。路獲遺金。守候還之。五世。諱宗孔。爲君曾祖。補諸生。始以詩書起家。其兄宗培。以子穉。堯爲之後。亦補邑庠生。裕達好義。強仁。能指畫役之借。查荒地。以魚肉士民者。邠人賴以安。一李姓累逋。至數百金。寫券願充綱紀。裂其券令去。生子諱光天。邑庠廩生。又傳則君。君生而穎異。乃甫六歲。而母張氏卒。八歲。而王父卒。十有五歲。繼母靳氏。又卒。四載。而父又卒。時繼祖母張已六十有八矣。君未冠。繼母靳出弟。璋。方舞勺。子甫生。呱呱在抱。而積樞繫。君一號。嘔血數升。遂臥病。繼母傅氏。拭淚厲聲曰。汝祖母在堂。汝父未斂。吾少年失天。而汝又弟幼。子在襁褓。謝任無所。敢滅性不顧耶。君巽然而起。勉襄殯葬。一如禮。服闋。率弟力學。李安溪校士。皆取入泮。事繼祖母。張繼母。傅曲盡孝。嘗囑家人曰。吾祖母撫吾父垂五十年。雖奴婢莫知爲前子也。吾母適吾家。四歲而寡。教我兄弟成立。汝輩宜勉佐吾孝。勿怠。友子弟。

出入飲食必借。獨出則問其所之。來晏則趨僕。逐乘燭以待。然調以正。毫不寬假。子姪婦皆任以職事。考課嚴明。清苑王雲卿嘗過之。曰。一家和風慶雲也。又好。不避險阻。略與其祖相埒。一日。如母舅新公家。舅新生一女。而其母死於產。謀棄之。君不可。抱之歸。母傳孺人撫之。連下得生。適馮氏安。生員。被輒陷獄。君以父執奔馳二載。雪其冤。流霜村。宋姓孺子。瘞其妻。君惻然。資其葬。收其子。養之。為娶妻。生子。使歸奉祀。其他類此。難更僕數。喜結納。重姻誼。與人坦懷相與。即門弟子亦齷齪忘形。交能豪飲。劇談留心世事。謂士不諳時務。盡書魚耳。嘗於兄弟子姪侍側。或同人列坐。論催科刑名撫字之術。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臨終。尚囑子三聘曰。異日為清白吏。君諱琬。字崑生。號毅庵。配馬孺人。子中癸卯科舉人。持行述。旬旬求表文。予思其門人以布義行剛之景。愛民好施之惠。諒之。僅稱其外事也。已又思詩云。惠於宗公。罔怨罔悞。惠順也。孝友皆順德也。而其嚴身齊家剛斷出之。非但煦煦柔慈者比也。景惠之諡。固已該矣。乃大書之。使其鑒諸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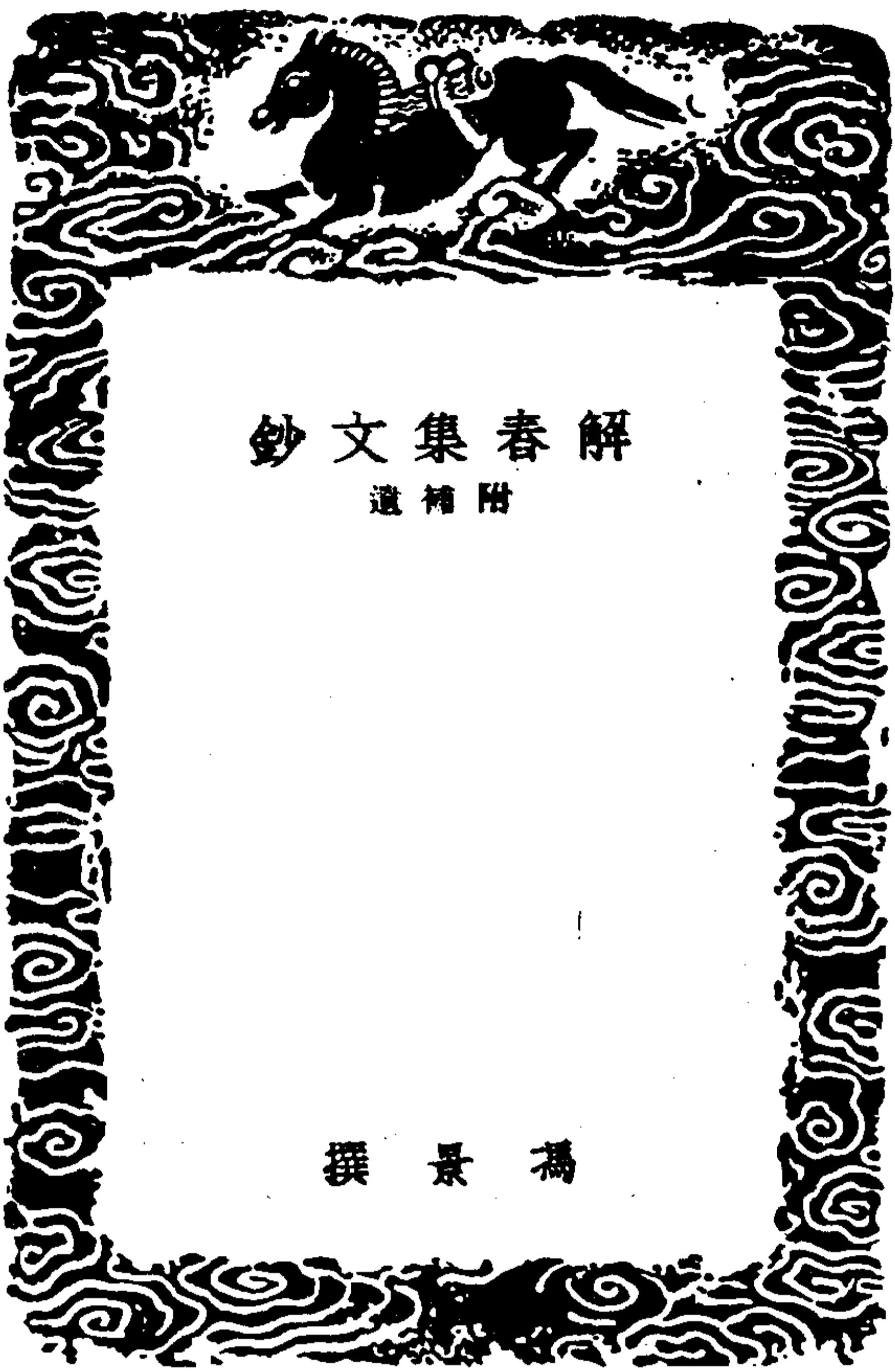
孝子恕谷墓志

李子。李孝愨先生之長子也。名熹。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為號焉。孝愨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為笄。生李子。時力為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邠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譏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誦。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歎。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夢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邇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天子。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喃喃然不輕瀆。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癘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水道。轉守道。達部。抵來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為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為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縣。醫。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埃後學。爰述斯志。蓋縣病覓李。搢拜手自識。

楊公生傳

楊公名勤。字慎修。讓紅旗漢軍也。以嫡子蚤失恃。又性樂友好施。為父所惡。康熙四十八年。筮仕。得陝西富平令。聞王崑繩言。親如益延余。且令張西陸言。束修每年如秦關之數。時余五十有一。念道行於人。與行於己一也。遂於五月同往。至富。富嚴邑。難治。公每政皆咨余。又邀余同出私訪。屢斷疑獄。如神。富翁然。傳誦。結黨撻降之俗。為之一變。催科但發紙。皂輪催即完。公且不自居。見上憲及同寅。輒曰。吾師李先生教也。後如省。上憲多差人來候余。送下程。公又囑余曰。有人物當款洽者。先生即備席饌。有當餽周者。先生即具銀錢與之。皆出勤囊。勤囊。即先生囊也。於是王子丕。周崑來。梁質人。皆至。關西學者。如蔡瑞菴。張潛士。黎長舉。魯登闕。皆從遊。或有贈之數十金者。公毫無吝容。無何。屆九月。為先母初度辰。力辭歸。公親送之。康橋。蹕而言曰。明歲。先生務惠來。於勤可輔則輔之。如勤不可輔。先生可自為。嗟乎。公世濟物之志。為何如哉。世乃有斯人哉。歲暮抵里。書字與送役回。言其家庭錯互。不可再至。公乃刺血作書。又遣力來請。無奈何。二月至富。公率閩邑紳衿里民郊迎。跪謝。必屈至署。又周旋一年。而其勢異時移。難以株久。又力辭歸。公供老母壽服一襲。親自封銀強納余囊。兩次共五百餘金。又贈名驥駿馬。送余歸。余去後。而其官荏苒竟壞。抵雍正十年。如上谷。至南關訪其舊居。則居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旅舍。流泣為作生傳。

恕谷先生治古文辭。初學唐宋八家。後受法王氏崑繩。始有志於秦漢之作。而益求導其源於六經。特區之曰後集。其文主誠議。恢奇變化。不可方物。王文簡公。閻氏百詩。俱盛推之。李次青廉訪國朝。先正事略稱其博學工文辭。與慈寧姜西溟齊名。方氏靈臬誌先生墓。詳辨學術。不言所為文。意以其為餘事歟。先生學出顏氏習齋。而規模益大。所著論學書甚具。並自撰年譜。已次第刊佈。是集為其門下士所輯。每篇俱有評點。今祇錄本文。識者當各有取焉。光緒七年辛巳中秋節前三日。王瀾識。



解春文集鈔
附補遺

馮景撰

幸草序

偶山公輯其乙丑雜著。徵余序。而自命曰幸草。蓋取王仲任燻餘幸存意焉耳。夫馮子下筆。繼續千言。成於倚馬。又皆整然如廣庭芝草。世所希觀。戊午春。倫堂一役。馮子以太學諸生。抗書當塗。直聲動天下。余方局促兔園。仰視馮子。遙遙若天上人。今年春。馮子下帷吾鄉。一握手如舊相識。各贊以所業文。重辱教誨。余亦雖黃。兩心印可。無何。馮子發狂疾。余病風痺且久。不得時時相存。入秋。數往還。每一接。輒移晷易漏。傾瀝悲歌。無所不至。蓋余之與馮子。親厚無間。如此也。余幼時趨向。與馮子殊異。妄不自揣。其有排相如。癘元凱之志。雖受業陳先生介眉。且備數黎洲先生門下。而執經請業外。未嘗發口於古文辭。年來備復制義。自鄙其凡近。發漢唐子史。以淬其鋒。始知作家。元元本本。殊不謬於聖人。回思就學兩東時。如五都垂囊。寶山空手。真成孤負。爾時而遇馮子。必怪其離奇辨博。落落不相知。何幸當悔悟之餘。盡發馮子之藏而不疑也。夫道不加修。而文有名。昌黎以為大成。歐陽子閱唐四庫書目。作者不下數十百家。卒等於榮華飄風。好音過耳。向何幸哉。雖然。茫茫大塊。羣羊野馬。朝見夕沒。而日星河嶽。萬古如斯。馮子胸中。要自有耿耿不可磨滅之氣。而姑託之於文。使一如其幼時抗書。舉而措之。新世斯民。良厚甚矣。愧余賦性固陋。重負師資。年來竊弄文墨。復爛揉。良友之前。無可就正。謹與馮子約。此後每一集成。輒附一序。馮子每年一集。余文亦當以數十計。雖麗日之下。無容石火螢光。而蠅附驥尾。千里可到。此則余之幸也。

解春文集鈔 序

山陽顧維
解春文集鈔 序

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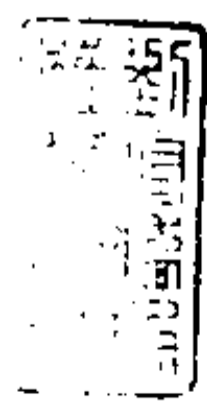
外孫盧文弨曰。外大父馮公。一生嚴氣正性。讀其文。可見其為人。今距其曳杖之辰。殆八十年。而精光猶煜耀於簡墨之上。至其見聞之淵博。論古之精核。乃餘事也。公一女歸先徵君。凡公生平文字。皆受而謹藏之。欲為梓以傳示於世者。屢矣。既以貧無力。又客遊之日多。終不克舉。一念及輒怛怛然不怡。終日。先母生文弨一人。旋見背。惟文弨舞象之年。即妄意欲求助於當世之重公者。然公之故友。時已零落。或遠在異地。音驛難通。同邑舊執經。在者唯有金繪甫先生一人而已。徒抱虛願而止。於後文弨歷仕途。繼復飄流無定。亦嘗料簡公之遺藁。兩度楷寫成帙。而唯恐校勘之不精。以重為公累。然先人之志。未敢暫忘。有通家長洲彭進士紹升者。塵俗不擾於胸中。自守亦嚴。以正復明於古文之義法。嘗精選其先人南响先生之文。版行之。文弨因即以公集請其持擇。取其尤有益於世教者。得若干篇。即此編是也。公自名其集曰解春。取易林中解我胸春之語。嘗雕版。版燬於火。今此編中。亦有向未授梓者。而總顧之曰。解春集文鈔。從其名之著也。會里中人有謂文弨不為公集謀梓者。聞之。泚然汗下。文弨今年七十有六矣。遲延以至於今。及今而不為。則無可為矣。負公且負亡母。負先君。是天地間一大罪人。死且有餘責。今幸而十卷相告成。且讀且校。凡三四過。差幸無勅暑許緣之失。匪文弨之學識自詭能及此。實公之靈爽。默有以啓隔之。若公之文。文弨不敢贊一辭。世自當有識者。固無俟私相推崇為也。茲特敘其久而始出之故。

解春文集鈔 敘述

實少可解免罪責而已。時乾隆壬子良月上旬也。

二

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塔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墓表

大清有道文人馮景。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錢塘故里。先生字山公。一字少渠。行高學博。困諸生。貧病以沒。惟文章繼韓歐。炳耀天下。後世天之豐膏。有子奪耶。侍師少師。又有兼得者耶。抑古今氣數不同耶。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郎景襄第。是年朝議舉博學鴻儒。公卿列先生名。先生固辭。其與上宰相書者。道不同。歎時有司營宮室。難相木梁。有請易國學森倫堂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諫事寢名震京師。相國索公求見。先生遁。授經淮安邱洗馬象隨里第十年。癸酉入都。應試。顯者某授以關節。固不受。遂下第。出都。考官竟以事敗。已卯。江蘇巡撫宋公華。以禮三聘。就幕府。典文章。好甚。篤。某以重贈于先生。乞一言於宋公。先生峻卻之。既宋公拜吏部尚書。固請偕北上。先生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奇。老病且劇。遂卒。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年六十有四。嗚呼。是天之數若是耶。是先生之道若是耶。著書百餘卷。雕板者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書集十四卷。皆燬於火。惟家藏解書集印本十卷。謀復梓。其他皆散失。不克盡傳。後之學者。誦其文。懷其道。涕泣於茲石也。夫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冬。日子受楊慎謹識。

先外祖撫舉氏。姨之兩孤女。為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曾十才子。中字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價有古文集。無後。文多散失。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舉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實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

遇知外舅紀事

先君子白雲先生作

存心以博散。侘僂於時。親老家貧。不克振拔。悠悠忽忽。二十餘年。又嬰疾病。學問益落。無明師良友之勸。遂閉戶自讀。學為時藝。殊少趣味。更志於古文。存心於古文。非獨慕之也。性情以焉。奈一月閒。強半伏枕。家父母以不肯獨子。恐過於勞。禁筆錮硯。因不復多作。亦不以示人。存心竊計之。獨學無傳。雖勞不成。世無有擅古文者。有而不遇。遇而不以傳。將若何。常以是為戚戚。甲午六月。父執馮山公過小齋。存心出其不示人者。就正焉。讀未終篇。曰。得未有如子者。閱竟。嗟賞不置。明日來。急請於家君。願以愛女為配。人聞之曰。貧外舅。我知文。不知貧。且老夫衣鉢有傳。所賴多矣。急請恐後。存心之親族。莫不感動曰。相敬之誠。未有若馮先生者。存心喜甚。向之私心竊望者。天竟從之。以為自今數十年。教誨有人矣。不料甥舅一年。卒然捐館舍。乙未六月。存心候疾於牀下。執存心手而屬曰。以文字累子矣。外舅即不屬。存心固銘別於心。況諄諄於彌留之際。存心何敢讓焉。存心何敢讓焉。然知人其難。存心之不及。實不足以副望。他人於外舅。非有知己骨肉之恩。尚欲為傳為碑。謀編謀刻。存心獨何心。因循而已乎。但以外舅文章。宏博淵深。豈淺見所窺。非學之數十年。末由纂輯。是以遲遲久之。然此心豈敢一刻忘哉。舉姻之三日。與話外舅知遇之恩。揮淚而紀其事。

解春集文鈔目錄

卷第一 序一

- 賀太平歌序
-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 贈王將軍序
- 贈何彥倫序
- 贈金侍郅詩序 卷末
- 贈陳太僕序
- 贈汪給事序
- 贈吳山掄序
- 贈吳征吉序
- 贈張君序

解春集文鈔 目錄

長洲 彭紹升 允初選
外孫 盧文弨 紹弓校

卷第二 序二

- 贈東臯先生序
- 鍾童子割股序
- 朱千斤救火序
- 解律仁言序
-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 沈顯論算術二章序
-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 旅堂遺案序
- 山雌集自序
- 擬古樂府自序
-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 義士藍九廷序
- 弔王濤序
- 贈銳微子序

卷第三 論

- 召公論
- 信負羈之妻論
- 秦論
- 蘭相如論
- 漢高帝論
- 范增論一
- 范增論二
- 四皓論
- 薄太后論
- 范張論
- 陳蕃論
- 李絳論
- 陸秀夫論
- 周正改時論

解春集文鈔 目錄

卷第四 記

御書查瑞堂記

庚辰殿試紀事

高士瓦覆遺金記

商孝子斷手記

方節婦吞金記

惘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沈民船記

邱大參公考終記

湯中丞雜記

趙清獻三事記

三蔣侯祠記

小滄浪觀魚記

深淨軒飲酒記

記祥峰出世始事

實菊記

卷第五 書一

上湯潛菴先生書

上總漕徐公開潤河書

癸酉試順天上總憲書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與喬侍讀書

為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與邱季貞先生書

與陳漢書

卷第六 書二 狀

答友人問二適相為服書

與邱穎論堂不應為人後書

與邱穎第二書

解書集文鈔 目錄

四

答孟達問喪服書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答閻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與金蕭山書

與吳征吉書

與毛會侯先生書

與毛大可先生書

與毛稚黃先生書

勸友改過書

答弟又程書

上總漕徐公萬福秀才狀

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書齊風載驅詩後

書項羽本紀後

書項羽本紀後二

書蓋寬饒傳後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盡聽允書後

書尹洙與延紳論事狀後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書宋濂傳後

朱陽書院志跋

巧用篇書後

書野客叢談後二則

說餅書後

書延嘉華嶽碑後

題懷素小草千文

書梅花詩序後

解書集文鈔 目錄

六

題團碁賭擊圖

邱氏家傳書後

擬頭陀傳書後

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一

二十八字駁

二十八字駁二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論古音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十九則

卷第九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疏證第五十四

疏證第五十五

疏證第五十七

疏證第五十八

疏證第六十九十條

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漢議議

旅葵說

旅葵說二

漸說三篇

古平十韻通說

鼻息說

陪臣執國命解

賜履解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鄆傳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嚴光客難駁

二疏贊駁誤

駁陰陽家言

朱子駁詩古序辯

政逮大夫四世辯

讀論語

讀孝經

讀柳子

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變錄一

祀東坡先生生日文

大學問答

河北蝗

杜氏僕

士晉禮答

寄魏和公已下尺牘

賦輕薄子

辭天水方伯

上王大夫

與丁公銓

與王豹采先輩

與汪少孤

答姚生

與吳徵君慶伯

與汪給諫萬昭

與孫海門先生

上長洲宗伯

答孫大白

與里富人

示西陵後生

答朱竹垞檢討

答王生

復商丘公

與陳太學

答宋既庭二首

與趙四公子

與吳寶崖

與江蘇幕友

與樊中諸子四首

示學徒

與楚州先生牘

第十二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柴處士傳

徐先生傳

仁和陸孝子傳

昌化令陶子師傳

山陽邱公隱戒傳

奇奴傳

歸安三異人傳

俞老僕墓誌銘

烈女孫秀姑傳

貞女陳三淑傳

新會四孝烈傳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傳

毛節婦傳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解春集文鈔卷第一

序一

賀太平歌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終廟之月。直隸巡撫于公陞辭之任。皇帝御養心殿。親問直隸利弊所繇。已乃諭曰。朕所信者。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與卿三人而已。往。欽哉。景在淮南。與大理邱公象升聞之。欣忭感激。已而歎曰。古人有言。太平無象。茲其象也。願今岳牧多賢良。師師濟濟。於斯為盛。而上所深信者。天下之大。實維三人。嗚呼。是乃聖心所以憂勞天下。而鼓舞羣工者也。一君子進。則衆賢之登。如茅斯拔。三輔得人。而後可以憲萬邦。大臣奉法。而後可以肅小吏。朝廷所倚重者。二三臣。而後可以風厲羣策。磨礱萬世。嗚呼。而今而後。凡百君子。有聞洋洋聖謨。而不自奮於功名之會者。非夫也。昔東漢鉤黨獄起。傳相告引。皆海內人譽。皇甫威明。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訟。而晉溫太真。適過江。第二流之高者。名輩共說人物。至第一。將盡之。間。矯常失色。況乎人臣。榮遇至此。有不務始終。以忝簡命者哉。上面論云。今特委卿。邱公曰。然。先生不可無詩。以頌揚盛德。乃相與飲酒。既醉。而作賀太平之歌。歌曰。賀太平。登春臺。春臺熙熙。民舉來。來何有。共飲酒。黃髮頹而嘯。汝樂吾不知。少者起告之。天子大聖公無私。公無私。擢大吏。吏何實。自民視。民曰于公活我。于公活我。帝曰然。命之上殿。殿前。三輔重地。授汝權。

饒塘 馮景 山公

有不汝聽威以鞭。三輔地除姦弊。惟汝賢。天下治。簡在朕心。止一二。此外可信不得。四。九叩頭。謝皇帝。延英門。呼萬歲。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方今之患。十有市心。而無經術。風俗日敗壞。而不可救。嘗與山陽顧在瞻言而痛之。在瞻曰。士無經術。故至此。苟稍稍讀書。明義理。必知自愛。寧有市心。乃爾邪。予曰。然。世之厭薄經術者。以為無適用。其巧於自媒者。涉其凡而飾之。便能立致通顯。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從之。是市之尤者也。嘗謂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離節而不鳴於世也。先生之道。純乎天。隱於學。無所不貫。既絕意人事。徒以故人徐相國之招。禮聘三至。乃強起詣京師。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為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奚而不適用也。抑不惟是而已。聞先生之清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為市者。必知所愧。今之患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師。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去年秋。邱子自安仁以母喪來。歸葬於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體素偉。以毀故。帶圍減三之一。鄉黨稱其孝。予聞而賢之。遂與編交。葬已。及良月。往省其嚴。若於安仁。今莫春。復反淮。來謁余。余笑謂曰。君之道。略勤矣。抑君似雁。寒而往。暖而歸。數月之間。奔走四五千里。且長江之險。風濤之不時。何勤乃爾。邱子感然有聞曰。以先母之在九原也。寒食至矣。不歸祭不可。雖吾父數止之。恆廢寢食。是以不憚千里而來也。獨子改容。稱歎久之。既而自悲。恨予徒以貧故。客游為老親負米。不得春秋以時上祖。宗邱墓。十年于茲矣。今二月出門。去寒食無幾時。且不能須臾。中心惻怛。有視面目。觀邱子之為。不亦純孝矣哉。昔柳子厚寄許京兆書。以為今世禮重拜掃。遇寒食節。早隸庸旬。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而自悲身在貶所。大禮久闕。以為恨。余讀此。未嘗不廢書流涕也。每逢寒食。南向叩頭。終日不怡。自顧不得比於早隸庸旬。矧敢望邱子乎。邱子不忘風木之悲。如是。則其所以速親存者。抑愈可知也。於其行書以送之。

贈王將軍序

康熙己未春。吳逆怙終。賊帥王屏藩。猶守成都。逆命。賴將軍父子忠勇。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以五騎渡河。出賊不意。緣堞先登。大軍繼進。破成都。梟屏藩首。露布獻捷。天子奇其功。命將軍乘傳詣京師。面咨破賊狀。徵御膳以食將軍。方是時。子為師於兵部右侍郎項公家。乃從門間窺將軍。士服勝刀。拜項公於庭。項公降階三辭。卒備賓主禮。子初疑將軍必魁梧奇偉。而軀幹乃短小精悍如此。益嘆天生異材。為國削平禍亂。非尋常所測識也。明日介紹。將軍益開所未聞。臨別。將軍握手將有言。而門外喬夫三老。塗人市兒。咸來聚觀。譁譟雜。將軍怒叱之。聲如雷。皆縮頭驚奔。東西散去。將軍乃言曰。吾聞先生文章妙。天下愚父子為國出死力。得先生作平蜀碑。流傳後世。死不恨矣。予未應。而侍衛適來。傳旨召將軍會獵。

予倉皇避去。見將軍騰馬而上。如飛。才一轉睫。不見蹤影。距今八年事。赫赫如昨日。嗚呼。壯哉。今使者來聘渠陽。杜君。杜君吾故人。念別將軍久。恨昔言未罄。無以報大命。每自慚。又聞使者言。將軍身先士卒。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西邊無曠土。此與魏竇祗任峻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何以異哉。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是軍儲皆自供也。杜子美詩。天下軍儲不自供。時兵不得休。故取給縣官。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與屯田。不失舊制。故曰。稍喜臨邊王相國。買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稱詩史。有以也。將軍平蜀之役。動名蓋世。今實錄館中。多良史才。必能大書之。固不待予作碑以傳。今又與屯田利。歲省度支錢無算。杜君往。吾知必能詠歌其事。如乃祖少陵也。已於其行。附書以贈。

贈何彥倫序

故海鹽縣丞北平何公。既卒之明年。春正月。景讓其孫彥倫於浙江。彥倫公。已又與景同舟五日。具道其家赤貧。不能北歸。賴參政公周恤之。始克有家於吳門。公之賢。景昔所知也。貧乃今知之。參政公為誰。山陽梅莊夫子也。夫子與公為同姓昆弟交。故彥倫嚴事之如祖。康熙戊午春。景從夫子入京。師公時為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忌者以目。時江南遞年那混一案。流徙蘇松常鎮。陳上章等百餘人。皆應入官為奴。老稚婦女。械繫號冤。日滿道路。景與夫子欲救免之。而未有緣。天子因亢旱求言。夫子即謂公曰。此案幸得準折贖例。若屬流徙。可免矣。兄能言之乎。公即毅然應曰。能。疏奏。下部議。部議無庸。於是天子下特旨曰。陳上章等皆免入官。明年。周啓新等若干人。又皆免入如前旨。或曰。此後之免尤多。而景出京矣。不能記也。則其仁言利博為何如哉。然忌者卒中傷公。降秩外調。公既貧。不能家食。亦遂低頭為縣丞於海鹽。凡十餘年。以疾卒。官卒之日。不能謀匠事。同官李公。購以斂。嗚呼。公之居官廉潔。亦大可見矣。況彥倫又述某事。多所全活。如此乎。昔王翁孺為補衣御史。縱舍無辜。以奉使不稱免。嗚呼。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後世其與乎。卒如其言。則天之報施何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其在彥倫兄弟無疑矣。彥倫方富於年。宜繩祖武。以自奮。何憂不達。而數數患貧。為哉。景又觀傳記。後漢何敞六世祖曰。比干。武帝時為廷尉。務在仁恕。數與張湯爭。所濟以千數。後世子孫。佩印綬者。九百九十八人。而我梅莊夫子。歷官二十年。所全活人。無算。其子孫。蒙福將益大。抑何古今人何氏之多仁賢也。因為序以贈彥倫。而并著之。

贈陳太僕序

人不學。不知道。尤於仕也急。嗚呼。朝廷陳設置輔。而不學無術之人。在高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以為憂。且決其不殖。將落。陵替召亂。蓋學之係於仕也如是。太僕以難蔭起家。前為中丞時。遇事敢言。有奇氣。天子嘉之。年少而位尊。不以貴寵驕人。折節下賢。性尤沈深好書。司空金公。其婦翁也。予館金公家。太僕數來就予問奇字。始予視之。溫然儒者。美丰儀。如冠玉。然不意其為貴公也。好學不厭。好問不倦。其亦世卿之賢者乎。昔漢和熹詔曰。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顏氏家訓云。多見士大夫。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使謂為

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以是二說觀之大者招禍敗小者蒙恥辱學可緩哉太僕每得俸金輒市書問予所不曉今人貴為正卿便強不知以為知其不肯下問者多坐恥耳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如太僕者得仕之道矣今使三韓貴公皆好學深思如太僕亦何為而生閱子馬之憂哉今予弗獲久留與處以有成也贈言以志別且望其終勿怠云

贈汪給事序

同事汪君為吏科給事中數侃侃言事當上意己卯冬京師斷死刑四十餘人於是汪君上言請明著罪狀願示天下使姦宄凜然戒懼革心則刑措可幾矣上感其言乃詔刑部今歲決囚良多朕心惻然其悉赦緩決囚以稱朕好生至意為庫君始願第欲使姦民凜遵乎法中之義而聖天子遂廣法外之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予嘗謂人臣進善言于君本為此一事而發其君用之遂旁及他端天下必有實受其福者苟其言說邪巧中而其君惑之遂延延訖他事天下必有實被其禍者故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凡事盡然而言語之為階大矣明高皇英主也往往微文殺入而非其罪如杭州教授一妻賀妻世作則語上大怒曰賀妻從釋光者雖生者備也則字近賊豈能殺我邪命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右一語洪武甲子開科時有某字大魁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類如此新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一語洪武甲子開科時有某字大魁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類如此新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一語洪武甲子開科時有某字大魁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類如此新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

贈吳山拾序

君德莫大於求賢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舉其偏而不為黨上下交而其志同是泰道也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至蘇故孝廉吳廷楨獨魚鱸迎謁水次召對賦詩稱旨上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歸者也詔復之且問曰才如爾者復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願圖立對明日回臚上皆召見撤尚方稅籍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人士侈為美談臣於是而歎聖作物觀雲龍風虎之各從其類也夫唯聖君關門廣聽恐野有遺賢而廷楨即舉所知以對是誠君子道長之時也嘗觀秦之初九與否之初六同一拔茅連茹之象然秦三陽在下君子同升而為征吉否則三陰在下小人連類以進而必貞則吉貞者大公至正之謂也是故同人于野利君子貞而同人於宗則吝比之匪人則傷今觀吳子之舉不亦貞乎昔鄭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夫物三為羣一而得三士可謂衆矣使由三以推所舉於無窮則九州之野豈復有遺賢也哉然非吳子素能知人同道為朋則無以對揚休命而昭秦交之盛傳曰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吳子有焉吳子字山楨秋中來杭青門專士招同飲酒予與之言洵奇士顧子字俠君與兄冠客齊名皆與予善張子字日容予懷風素獨恨未見然觀吳願之為友即其人可知矣景咸秦交之盛於今日故為文以贈吳子且為人臣以人事君者勸焉

贈吳征吉序

蕭山吳子征吉以本富鳴於邑者八世世世樂善好施吳子高識尚義喜結客四方士至其邑必以吳子

為歸歸于渡江訪金明府因主其家恨相見晚吳子盡見其邑豪俠咸交口推吳子賢而予尤多其救災捍患保全鄉里之功也曩癸酉甲戌開浙東荒於旱時紹興守有移杭借賑之說於是山會虞餘姚六縣之餓人三千聞風來杭者接踵而實無賑備上下震駭虞其來將為亂於是杭之東門不啓每人官給一宿春以兵衛趨遣歸歸且病者半暴者半所過驛驛既涉西興蕭人大恐吳子聚族而謀曰吾儕殫今歲儲子餓者人斗米錢五十文乃可以免然止宿必以寬閒之廟飽餓必於往來之途此非吾族所能辦遂投杖起自西門號於東門曰六邑之人皆吾鄉鄰也今苦饑荒失望於杭而道吾里以歸鄉米與錢我則予之今夕之宿家出萬一領粥一盂盡鹽一碟持以餉於廟可夜保無事詰朝亦如之其行也家家嚮饋時補於門首自西徂東行且噉不崇朝而戎毒除矣否則難生皆謹應曰諾已而餓者帖然過蕭皆德吳子有泣者張中丞聞而賈之以禮延見欲旌其閭吳子曰為義動也且紆禍非德福也今萬人共事而一尸其名名之來怨之招矣敢辭中丞曰善是田基辭賞於趙缺之義也吾見不及此益賢之噫吾見若世之富人牢騰固錫其財視人急莫肯費半菽一毛之捐卒亦耗其所藏甚或聚而殲族如孫奮石崇者豈少也哉人以富而不知天之窮之也何也所貴乎有財者為能施賑也積而不用反致殺身斯不亦窮矣乎故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而華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多事之有吳子化多事為無事惟其能分而遠殃也善人富則一鄉蒙其福又能逃賞以避咎吾是以多其義而高其識其長保富也宜哉吳子曰是年田無穫又殫其儲一家皆食糜若與六邑餓人分患然予曰漢鄭泰結交賢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張奮分租租奉賑卹宗親雖至傾匱施與不怠史書美之然泰市名而子市義奮卹宗親而子卹鄰邑又賢於公業稱通遠矣

贈張君序

吳子征吉之友張君實善亦以義氣重於鄉有政事才佐莫府理文書裁決如流常出入於死方伯趙公前觀察臺時有架點盜誘脅飢民十八人夜劫皆捕獲論斬君在幕閱獄辭大傷之曰盜魁宜誅是十八人無辜者可釋也白公公曰吾意同君乃立為文申督撫極言窮民遭囚徒飢寒迫身無知觸法罪由迫脅情可哀矜請誅首惡餘遊未減使得自新皆報可於是破械出十八人於獄今皆為良民每逢方伯生日十八人者率率渡江燒香叩頭禮堂或束笥包蠶耳為壽公設酒食餉之堂下道故情為笑樂因招景出視十八人者半皆老羸面適張君入賀公笑指曰汝曹類上物皆而公所留也於是十八人者皆羅拜張君涕泣而去方是時景賢張君恨相見晚昔曹褒為國令吏捕得他郡盜入界者五人太守馬嚴令殺之褒勸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臬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卒勿殺盜誠有罪弗誅是未可訓豈若張君縱舍無辜之為正也哉方伯言君每定一死囚爰書必投筆而泣不已噫君若借柏矩至齊見罪人必解朝服而冪之號天而哭之也

贈東臯先生序

東臯先王者吾鄉之隱君子也而於勝國為志士當明之將亡也天子子然憂勞於上自三公九卿內外

百執事莫不處堂晏然。曾無憂國急公之臣。以及於難。而草莽中有痛哭灑血。奮不顧身。開闢流離。志惟君父者。先生也。嗚呼。於今老矣。先生雖老。而精毅之氣。猶見於塵間。每道甲申遺事。未嘗不拊膺太息。嗚咽欲歎。既復。慨然。恨不起。誤國諸君。而肉食之。蓋先生忠義之性。至老彌篤。足以振偷備之夫。而使不能去。故於客游。歸必趨謁先生。樂聞其言。先生亦許。景為可與言者。每坐語。移日影。猶徘徊庭廡間。而不能去。先生與景語。必問天下豪傑。今數誰。誰有正直之德。宏濟蒼生之才者。景未有以應。蓋問至再三。而不倦云。嗚呼。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豈虛語哉。昔澶淵之會。穆叔以趙孟之語。儉不似民主。且曰。年未及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歸語孟。孟伯而儉。又甚焉。今先生之年。八十有三。而猶追述少壯時事。以勸我後生。推斯志也。爭光日月無疑矣。遂書以贈之。

鍾童子割股序

鍾童子年十二。甲子嘉平月。母病危篤。童子拔刀割左臂肉。和藥以飲母。而疾愈。此與全州孝子唐儼事同。馮子聞而嘉之。或曰。割股不旌。載在會典。蓋由於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黷政妨義。不可以訓也。嗚呼。豈其然。老子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夫此身固親之身也。當其常。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雖一言之笑。不失色於人。及當大變。父母在危急中。苟可冀一生於萬死。即以身代。如周公金縢。未為不可。而何有於股上之肉哉。以此為黷政妨義。則周公為戎首。而天下誦詩讀書。引文飾義之徒。且將藉口。以蓋其腹。不相關之罪。其有奮不顧身。殉君親之難者。且以毀滅為譏。嗚呼。天理民彝。幾何而不泯滅也。今童子迫於至誠。固非有所為而為之。以沽顯譽者。例既不得旌。吾苟弗貴以文。後有萬年。其孰傳之哉。

朱千斤救火序

火發時。有朱千斤者。不知何許人。頤首洞睛。瘡身長臂。而絕有力。奔突助救。最後徹屋排墻。壓滅火。客來言某家有棺。不得出。火燎。其子。擲懷。適逢伏棺哀叫。千斤跳身入。擊棺而走。燒其鬚髮。不顧也。有鄰人荷重囊出火門。無賴子奮其白挺。擊而奪之。千斤大怒。叱咤落其囊。猶然提無賴子。擲火中。會捷崩。遂燒殺。觀者莫不稱快。千斤左舉囊。右夾持。人疾走出。大付囊去。馮子聞而大義之。欲往識其人。不可得。或曰。昔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胡可訓也。曰不然。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況利人之災。攘奪其有。誓不畏死。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即乘昇炎火。骨燼膚灰。以警無良。豈為虐乎。老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人誅鬼誅。協於克一。而天假手於千斤。章厥有罪。糾虔天刑。扶顛持危。善良蒙福。千斤之功。顧不大哉。聞千斤嘗至西湖陸宣公祠。擊石獅子。行五步。反其舊。不失尺寸。其力蓋不止千斤。夫勇不作姦。而以行義。千斤於是乎君子。遂書而頌之。

贈金侍郎詩序

此篇本在贈陳太僕序之前。脫在此。子客游諸公。開所主皆賢人。今工部左侍郎金公。尤敬愛予。處一年。予固辭去。夫其賢也。而敬也。而愛也。未久辭去。豈人情邪。抑亦有大不獲已於此者也。公寬大厚重。如其貌。樂善言。惟恐不得聞。甲子春。上命

部院大臣甄別。尉吏公歸詢予。予曰。公視屬吏何如耳。實邪。奈何斥賢者以希旨。其有不賢邪。乃不早言。須上命而始簡。稽焉。是公意厥職也。公曰。然。顧五部皆有斥者。奈何。予曰。昔東漢詔舉。鈞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今公若是。何讓古人。公曰。善。遂一無所斥。其與予無間。多此類。秋中。予大病。就醫外城。公命駕偕醫。往來無算。問疾饋藥之使。相望於道。病愈。辭公歸。公愕然。固留不可。公語所知。鄭君曰。吾待馮先生。無敢失禮。今豈不足我所乎。君其為我。強留先生一年。鄭君致命。予告以家貧。親老。故公歎曰。龍蛻留皮。人去留詩。使予朝夕。暇先生詩。庶幾如見之。噫。微公言。其事忍默爾而去邪。乃賦四言詩一章。以志別。詩曰。

公曷知予。自李翰林。翰林好我。出於中心。古人在前。謂予非今。游揚於公。式昭德音。予至京師。突向未黔。翰林規知。命駕來尋。班荆述意。樂不可禁。戒勿他主。主姓惟金。予愕而咨。斯言豈謬。素無因緣。芥難投誠。翰林告我。司空夙欽。教誨厥子。鶴鳴在陰。訪師於子。子蒞子任。詰朝拜子。子諾勿暗。公果東帛。加璧辱臨。遂館公家。朝哦夕吟。自春徂秋。思親涕零。霜鳴孤雁。月聞遙砧。憂從中來。遂感病沈。公數枉存。綏予良箴。七發霍然。非譽藥。予既歸南。公亦抽簪。兩心不樂。何時惜惜。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寤寐自通。毋憂商參。

解春集文鈔卷第二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般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為般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人之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自殺其身。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乃有習法家言。日以生人為心。吾得之南昌彭叶下。其所著解律仁言一卷。皆本於聖帝明王。刑期無刑之心。中多引古經義。以斷及可。於疑未滅者。皆詳著之。為讞獄法。其真仁人之言哉。且其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誠有如杜元凱注律之所奏者。理官所宜究心也。叶下請予序其端。所不敢辭。夫修德必無滅國之理。隆刑峻罰。決非知治之道。予嘗惡梁仲寧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剝肌之法。且繆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為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榮惑主聽也。宜乎其家受其不祥。今君歸將築室以老焉。則請大其門。高其閭。可操而下。子孫之與也。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天以民爲心。民以穀爲命。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饑而不損，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謂之太。太猶甚也。凡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淮揚久困懷襄，積憂致浸，斯其徵矣。君德莫大於蠲賑，臣之忠莫大於急公而勤民。君以天爲心，則無不被澤之民；臣以君之心爲心，則無不克舉之事。有行古大臣之道於今世者，商邱公以之。夫淮揚被災，而殺不登，黎民阻饑，四年於茲矣。公行部察災，纖悉上聞，通必請蠲，饑必請賑，雖再三瀆，皆報可。又嘗設法倡捐，遠自其家輸麥以濟，而口不言恩，勞來安集，民不流亡。帝委重焉。今年秋，奉命駐淮揚賑饑，公既選廉能吏董其事，又屏導從，駕小舟自淮沿揚，所至察訪，按籍給米，有中飽者，立寘之法。饑民皆得實濟，膏讀焚蕪，疏云：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贖，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或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有賑不勝贖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贖者。有名存而實亡者矣，未有并無其名而猶希其實者也。第今如公之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租穀於城門，賑與貧，不宣己惠，公真似之。然梁貴戚，而公清官，非惟不取於民，又厚與之，景未見今之大府有行古大臣之道，急公忘私如公者也。於時公賦淮揚賑饑示官吏詩，大傳於時，景既依韻和之，而序其事如右。

沈顯論算術二章序

沈雷臣氏有令子曰顯，字超遠，弱冠多才，英氣逼人，而亦精算術。吾嘗問方田粟布二章，雷臣之言質而簡，顯之言文而詳，皆可書而誌之。方田者何？曰量法也。量法易言乎方田？曰方田，平方之法也。點而後裁，裁而邊，邊而凡而皆平方也。浸假而有如鐘，如鐘如錘，如錘如鏡，如鏡如蛇，如蛇如折，而眉三稜而兜牟，坳者窪者，曲者突者，若八出者，若六出者，多邊之形，不齊之面，規矩之所不能加，繩尺之所不能御，可若何？曰是則有載積之術，更面之法，截之所以續之也，更之所以正之也。物不截不續，不更不正，續之正之，則皆得平方是之謂方田。粟布者何？曰粟，穀也。布，金也。布也而奚以金？曰布，刀布也。故曰金以粟易刀布，以刀布易粟，是實遷有無之事於數學何？預曰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器，器本於數，數本於理，粟布也者，附於器，通於數，而本於理者也。何謂數？曰盈虛消息之對待，始於河洛者是也。何謂器？曰度量衡律之積黍，生於黃鍾者是也。黃鍾爲萬物根本，其說吾嘗聞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自一至十，其法益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自九至一，其法絀若何？曰益，數之進也。以之細，數之退也。以之河圖之數左旋，其體圓，其象天，主生，因乘之理也。洛書之數右旋，其體方，其象地，主克，歸除之理也。河圖之數，同者減之，而皆得五，洛書之數，異者并之，而皆得十，數之所以同減異并也。河圖共居其位，洛書各止其方，數之所謂和較也。故曰河洛者數之始也。黃鍾者器之始也。有數有器，有體有用，或以數爲體，器爲用，是以用中有體，體中有用，故樂律權度，可以一而推，盈虛消息，可以互而見，非特粟布相易之細而已，然則何故名粟布？曰月令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正權概，皆爲民事，而然，是之謂粟布。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祀者國之大事，故廟享必酬其勤，而薦馨必副其望，無功而加典，與有德而不報，其失均。昔柳下季論典祀，而以前哲令德之人，與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並舉，知言哉。其有禮於祀典，爲天子所望祭者，書曰：備于羣神，孔傳謂三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是也。其有勤勞王家，而配食於廟者，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也。其有旱災而祭者，月令所謂粢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所穀食，大雅雲漢之詩曰：羣公先正是也。然則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其典禮至鉅，苟非其人，烏足以當之哉。山陽邱大參公履仁蹈義，恭儉正直，言行嘉懿，尺寸自律，其服官爲名臣，其居鄉爲長者，有穩叔之三立，無孟明之一嘗，誠此邦之大賢也。景爲之傳也已詳，先是公既卒，鄉之士相率而請於有司，願祀公於鄉，公之二子大理象升、太史象隨請服闋而後從事，於此見三代直道之猶存於鄉，而嗣君守禮致孝之心爲甚篤也。及祀典將行，而大理君病且卒矣，悲夫。鄉之人既皆弗已於請，而諸大府亦屢檄郡縣吏，趨舉崇祀無忽，於是吉蠲三月六日，太史奉主陟於堂，總漕董公親詣行禮，羣有司莫不肅恭將事，酒清牲碩，尊爵靜深，禩奠拜興，皆中儀式。鄉之紳士耆庶以及旁郡之秀，遠方之寓客，咸集於庠，小大稽首，僉曰：司徒之後，紹以大參，邱氏一門，乃鍾兩賢，丕不社哉。天所啓哉，實惟山陽之盛事，景幸與於斯會，適道揚厥美，而系以詩曰：

淮水揚揚，流遠且長，篤生大賢，爲國之光。之綱之紀，德無不有，天休降之，既社既壽，不朽者名，無疆者年。載祀於宮，百世不遷，司徒舉之，大參武之，佑啓後人，尙克祖之，勉勉太史，則顯其親，則友其兄，大禮以成，以隨以贊，以報以禱，後有萬年，俾也勿忘。

旅堂遺棄序

士必志在用世，而後可以忘世，忘世者跡，用世者心也。圯上老人，既已隱去，而授書子房，乃曰：讀此則爲王者師，非心乎用世者邪？故士之行遜者，其中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方其塵垢六合，批糠萬物，疑若與人，世一無用情，及深惟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天下，身雖隱矣，其文終不可磨滅，如玉藏於山，珠沈於淵，遲之又久，光氣自見，予今讀旅堂先生遺棄，信之，先生姓胡名介，字彥遠，生有異才，少負大略，固嘗有志於用世矣，當明末造，逆知大廈將焚，預爲徙薪計，以干當塗，當塗忽之，又屢獻策軍門，不用，遂放跡山水，然其悲憫天人之志，老而不衰，往往形于諷吟，痛歎以徵見其意，今其書具在也，景生晚，恨未及見先生，嘗從其嗣子澄，觀所遺畫圖，因識先生面貌，始而弄柔翰，睇圖史，一變而甲冑戎馬，再變而畫眉繡闥，三變而老衲空山者，何也？嗚呼！志可知也。信陵公子，惟不得志於魏，而後飲醇酒，近婦女，梅子真兩上疏，譏切王氏，不報，而遂棄妻子，爲吳市門卒，由是觀之，古來達人放士，其始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而其後勢無可爲，遂長往而不反也。今觀先生之志，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先生沒後二十年，遺文散落，賴其友山陽邱洗馬季貞父錄而存之，屬予論次其文章，將版行，而并序先生之志如此。

山雉集自序

無象無言者天也，忘言忘象者聖人也，子非聖非天，意得而已矣，得意亦不能忘言，得言亦不能忘象，其

山雌之肥乎。故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予亦樊中之畜也。神王而意彌善。何居乎。熙熙焉。皞皞焉。局一室之中。若江湖之適。無他。心大於八極也。不知我之爲山雌邪。山雌之爲我邪。吾有聞於揚子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開闢在下。簞瓢卒茹。亦山雌也。何其體。惟其不羈。吾是以樂吾之肥。意得然。然適誤其類。

擬古樂府自序

樂府古矣。擬之者何。流人去鄉愈遠。則見所似者而喜矣。予非能擬也。蓋思以不擬擬之。昔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竊以爲孫叔敖復生也。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擬之而似者也。他如壽陵餘子之學步。東施之效顰。擬之愈苦而愈無似。漢武時。邢尹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願見邢。帝令他夫人飾爲邢。而尹以爲非其人。於是詔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故曰有擬之而不似。有不擬之而似。在人自得其真而已矣。雖然。答以致魚。歸以致兔。魚得則忘其筌。兔得則忘其蹄。擬又何爲哉。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嘉定孫翰林愷似來爲予言。東魯顏公伯璣之妻朱宜人貞節事甚奇。孫子與其子光駿同年。故屬其爲之序。甲申明亡。顏公偕弟伯玠走避兵。公體肥。自念行不能及遠。而與弟同命。無益也。乃自城躍下。伯玠中流矢死。公傷股。孔有德之兵縛而致戲下。有德壯其貌。問知公姓。立解縛。握手曰。孔顏世講道家也。厚儒之。唯人被掠。罵不絕聲。兵反刃擊臂。折爲兩。老革怒。斫項投諸壕。老革歸營。歎今日殺烈婦。殊可惜。公問狀。疑焉。使人至壕。踪跡之。果宜人也。三日猶活。雖創鉅。軍中有靈藥。傅之愈。時公父胤紹守河間。力盡城破。合室自焚死。公聞變。跳足走河間。負骸歸。而并訪得其小弱弟伯璣。匿民家。無恙。蓋蒼頭呂有年抱出火。以身蔽矢而殉之。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豈虛語哉。宜人被難後。舉六子。達者三。光敏。光猷。光駿也。光敏字學山。今來視學兩浙。迎養宜人使院。享壽八十一。於是馮景敷而言曰。嚴霜積雪。栽培松柏。歲難投艱。玉成聖賢。今觀宜人。豈不信哉。易聖人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卦莫安於豫。而曰。肝豫有悔。莫危於震。而曰。笑言啞啞。此以見寔安有禍。毒而天之福是人也。必先試之。艱難荼蓼之地。然後舉人世之吉祥。萃於其躬。天下以爲當然。而非幸也。予嘉其節序之明。日孫子卒讀而歎。既復大聲曰。顏母傳矣。

義士藍九廷序

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寧宗人樂室。有壯士。睥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願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欲獻。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而退。時雪霽。予乃踏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爲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之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憐而止之。宿。隨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歎息曰。

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爲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填溝壑。異鄉果遇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爲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牆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粗衣窮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既。予離席鞠。醜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子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弔王濬序

射陽王濬。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即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寫妻。作詩多厭世之句。甲子秋夕。命奴扁舟。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濬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且哦且步。奴覩見。濬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泣哭之。濬年如初。赴時。一日檢其遺書。有歸濬賦一篇。不知何時作。辭甚奇麗。中有曰。喜溢流之洋洋。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暑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且兮奈何。查已爲之識矣。汝聞錢唐馮山公能爲古文。入吳訪之。聞客於淮。又因所知北渡江。以其事來告。馮子歎息良已。謂之曰。君家故多奇才。自昔爲然。然往往天死。而死必於水。此其故。吾弗知也。漢有作靈光殿賦者。非延壽乎。因有異夢。意靈之乃作夢賦。果弱冠溺水死。唐有作滕王閣序者。非勃乎。年二十九。亦渡海溺水死。得君之弟而三。其死不死。未可知。然已入水不返。天乎。天乎。王氏何故少年多奇才。即又何故天死。死又何故必於水。此皆吾所弗能知。雖然。君之弟必知之矣。知之其能出而告我乎。乃竟往而不返也。噫。可哀也已。遂爲序以弔之。如右。

贈鏡微子序

鏡微子精卜筮。人皆以爲神。予嘗卜事。鏡微子曰。靜則祥。動則殃。苟不能然。柴立其中。中央予信之。其後迫於義。遂下而行事。卒亦無咎。夫鏡微子之卜。獨不驗於予者何也。鏡微子之所言者數也。予所行者理也。數固不勝理。多矣乎。予卜者。問嘗過之。與言易理。於詳數於略。鏡微子曰。雖然。數固有弗可違者。魯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楚邱所云。其後皆驗。此非數乎。予曰。不然。吳公子札來聘。一見穆子。而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札固非卜筮而知之也。又非前聞乎。楚邱之言。勸說雷同。以昭其智也。蓋斷之以理而已。穆子爲魯宗卿。不親賢而近讒。牛禍其身。以及其家。誰生厲階。可曰由數乎。古之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嗟乎。季世鮮秉禮度。義之君子。而吉凶悔吝。成使鬼神操其權。人則有大疑。不謀及乃心。而專信卜筮。亦世道之可憂者。夫鏡微子歎曰。君子之言也。請書之座右。使凡問數而來者。載理以去。寧使吾言有不驗。而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則人不徒以龜爲有知也。予善其言。遂書以贈之。

徒也。奚其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敘曰。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專以教王爲事。大雅篇公劉以下三詩。可觀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視賈誼新書。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可信者。騶虞爲鷓巢之應。是教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祀苗裔。蕃毓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土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土中。皆司徒職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曼之傷。饑饉歲旱。而荒政保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蓋曰。今無召公之爲司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顧命。而闕百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予故詳論之如此。

信負編之妻論

世皆稱信負編之妻。勸其夫蚤自貳。爲有先幾之哲。烏呼。妻勸夫貳。何以事君。此其所以胎禍也。爲信負編計者。方曹君之無禮於晉公子時。則宜盡規匡救。三諫不聽。以其旅行可也。而乃婦言是聽。包藏貳心。饋殮實璧。是圖私交而忘國恤也。可謂忠乎。卒之施未及報。而天假手於二夫。編一怒而燔之。其族無噍類矣。狐突有言。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天之降辟於信負編。如此其酷者。乃所以垂戒萬世之爲人臣者也。若皆蚤自貳。而可以免難。其孰不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乎。鄭詹勸殺重耳。及據鼎耳而號。晉卒厚禮而歸之。蓋忠以事君。天之所佑也。傳不云乎。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信負編有焉。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吾於信負編之妻。信之矣。

秦論

秦自用兵滅六國。其兩軍殺傷相當者。皆不計。計其大者。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殺三晉之民數百萬。而其斬首虜之可數者。坑長平。四十五萬。攻伊闕。斬首二萬。取陽城。負黍。及趙縣。斬首共華陽。斬首十三萬。平陽。斬首八萬。宜陽。斬首六萬。石門。斬首六萬。又百三十餘萬。自古取天下殺人最多。未有如秦者也。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之言。其不信矣乎。吾嘗考秦得天下之由。及亡天下之速。平定其功罪。乃知功莫大于不淫。罪莫大于好殺。何也。春秋列國之君。以好色荒淫殺身亡國者。不可勝數。奪人妻。亂人女。宜淫于朝。烝報于宮。其禽獸行之尤甚者。衛納子婦。齊通女弟。新臺敵笱。狐綏之詩。聖所深誅。垂爲世戒。而秦之諸君。有一於是乎。始秦用戎俗。男女無別。孝公大變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此與王之本也。架放以未喜。射殺以相已。幽滅以嬰。夏書曰。內作色荒。未或不亡。秦由是道。世守弗替。卒爲天下雄。故卽后有爽德。而君無惜淫。雖以始皇之剛戾。而於巴寡婦。清則客之。特爲築臺表貞。則其治之所尙可知矣。劉石會稽之頌。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緹。殺

解春集文鈔卷第三

論

召公論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陳。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司徒。而於尚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美召公之教。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知召公之掌邦教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皆備於召南。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采芣采芣。是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鄉射飲酒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鷓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是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鷓巢草蟲。標有梅。野有死麕。何彼穠矣。是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甘棠。是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馳。行露。是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殷其雷。江有汜。是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羔羊。是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教。則召公之爲司徒。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六國之君。未有及此者也。雖欲無王。得乎。傳曰。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蓋淫之罪。浮於殺矣。是何也。殺人者。賊其一身而止。淫則辱及其人之三世焉。然則秦所以得天下。由於不淫。非嗜殺也。光武至邯鄲。劉林進說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不嗜殺人。果一天下。秦唯嗜殺。乃其所以速亡也。孟子不云乎。由其道不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秦二世而亡之效也。其言信。

蘭相如論

或問蘭相如處知勇。可謂兼之乎。余曰。相如明於小而闇於大。非智。勇於氣而懦於理。非勇。是固戰國一節自好之士。而未達大臣之道也。秦昭王聞趙有和氏璧。願易以十五城。趙王問計。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夫不計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第較量於強弱間。是先屈於秦矣。既畏秦而許。即何愛一璧以予秦。令趙璧入而秦城不償。是曲在秦也。外結強鄰之驩。而內固吾圉。且使秦負不信之名於天下。而天下共直趙。玩好去。政令脩。則豈無從而起。趙何自而亡哉。不知出此。乃請奉璧以往。及秦王傳示美人左右。時即無意償趙城。未嘗明言也。相如乃跪辭取璧。怒髮睨柱。失使臣禮。秦王辭謝。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則既有成言矣。而又聽其齋戒。設九賓。昭王固未嘗負曲也。相如願使從者懷璧開歸。而自束身面謝。欺秦之罪。於庭若欲弗予。則如不來。既奉璧來。而又結璧反。秦未欺趙。而趙欺秦。相如不直甚矣。幸昭王雖貪。未若始皇之暴。卒賢相如而厚遇之。令昭王怒。數使臣之詐。立斬於前。然後遣一將提十萬師。壓趙境。責以欺秦失約之罪。趙且無辭。而秦出師有名。趙之亡。可立待也。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璧之賈。禍可知矣。至若渾池之會。強一擊。伍不憚而罷。自是邯鄲圍。武安振。長平坑。無歲不戰。無戰不北。禍實始此。孰謂相如知勇哉。昔王孫圍尚輕白珩之寶。齊威王不貴照乘之珠。趙徒以一璧故。怒鄰啓釁。兵挫地削。卒以亡國。惜乎相如有叱秦之勇。讓頗之智。其於講信修睦。綢繆思患之道。未之講也。子長乃謂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夫棄有用之身。而輕投無益之一死。賢者不為也。或謂相如能保其必無死。故毅然敢為此。殆不然。相如非素能重趙也。方是時。為宦者舍人。未知名。而廉頗為趙良將。位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戰比有功。秦之不致法相如。特以廉頗在耳。後趙信秦閒。以趙括代頗將。是時相如雖病。猶與聞其事。國之安危。民之存亡。繫焉。相如不能強諫。而第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明知其不可。不力爭之。藉令一再諫不聽。則舉向之欲。以頸血澆秦王者。而伏劍於王之前。未必不悟。顧乃蓄縮坐觀。奄奄待斃。老將智而老及之。則是視四十萬人之命。不如一璧之重也。豈不悖哉。昔韓起聘鄭。求玉環。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卒弗與。相如之識。既出子產下。次亦弗如太叔子羽。吾故曰。關於大而儒於理也。戰國材不逮春秋遠矣。

漢高帝論

漢高帝智主也。然周於顯而忽於微。所及者小。而失者大。吾嘗謂其天資最高。惜不學耳。眉山蘇洵反是說。而著為論。獨以太尉周勃為智之大。而木強其人焉。譏呼。胡言之易。帝之謂勃。可屬大事。第以其厚重少文。未嘗知有呂氏之禍也。史記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始以命勃。藉帝既前知其禍。而復以語后。是帝先不密其機。而俾構禍之人。得操隄防。以制其後。勃將謀自全之不暇。而劉氏復誰安哉。且夫呂后所以能禍漢者。誰召之。帝實召之。曷以謂帝召之。帝愛戚夫人甚。遂欲廢太子。立其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恐。不知所為。乃使呂澤劫留侯畫計。致四皓輔之。乃安。夫呂后與帝。攻苦食淡。同患難。共艱難。顛沛以定天下。太子仁孝。既嫡且長。一旦以愛欲易之。帝不明實甚。既愛其所私愛。而棄妻以及其子。又何怪乎妻之愛其所當愛。而庇其黨。以毒夫之妾哉。故曰。召呂氏之禍者。帝也。帝朝廢太子。必去呂后。蘇子獨謂帝知其禍。而勢不可去。嗚呼。其亦悖於理矣。譬之鱗者。藏白刃。而伺吾之隙。吾既已知之。則反其刃先焉。禍乃已。如養其未發之鱗。而又旁求復讎之人。勢必肆未復而身為戮。雖愚夫不為。曾是以為智邪。帝誠慮異日必有武庚祿父之變。計所為豪奴悍婢。足抗弱子者。皆及身誅夷。強種無俾。匪種自以為天下之禍息矣。及不旋踵。而患生肘腋。第謂夫固其所不及料者也。語云。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閒蟲所損食。高祖有焉。是蓋能周於顯之小。而不能及於微之大者。不學之蔽也。於是聞樊噲欲滅戚氏。立命於軍中。斬之。甚矣。帝之蔽也。蘇子曲為之說曰。帝必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嗚呼。內寵竝后。雙子匹。顛亂之本也。帝且甘心一女子。亂天下。不顧棄妻子。弗恤。而遽念功臣。善養生者。未病先藥。毒於何有。而又豫求良醫。以備不虞。詎曰。吾毒不至於殺人。姑釀成焉。以試醫者。不幸醫先吾毒。以死。則維汝自生毒。以自災於厥身。悔何及矣。史稱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及用陸賈策。始交驩太尉。及呂祿呂產作亂。關中賴朱虛侯。首先斬產。而平勃乃得盡誅諸呂。安在其能遺其憂也。然則智者為高祖計。將若何曰。敦倫遠色。盡善盡美。抑非帝所及也。下此則莫如袁盎之言。漢文帝所幸慎。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進諫曰。陛下所以為之者。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處乎。於是文帝悅。慎夫人亦賜金。使高祖智及此。愛戚姬如文帝之於慎夫人。則尊卑之序明。禍安萌矣。又使呂后有寶太后之賢。戚姬同慎夫人之遜。而諸呂外戚。亦如寶長君少君。近長者。以學為退讓。君子則且無髮。而尚何勞勞焉。屬人而遣之哉。智若高祖。不好學。遂至以欲勝義。幾為亡秦續。貽天下笑。故君心當去蘇洵。學者也。執其私意。尚論古人。繆舉大不智之事。而猥曰高祖暗於小而明於大。至此乃見。則又蘇子蔽於學也。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與也。如火焰。增曷為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

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為羽功不為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為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號稱百萬。此何異一跛群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鄧山。芷陽間。沛公開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為人不忍。而願欲坐上擊之邪。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不敢止。五人開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為當在新安。阮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城下之亡。職此矣。寧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即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當陳平。矧敢望三傑也哉。

范增論二

蘇子又謂羽弑義帝。非增之意。此大不然。增所欲以為君者惟羽耳。義帝約先入關者王之。而增勸羽必殺沛公。羽不聽。迺拔劍撞斗曰。嗚呼。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不曰義帝。而曰項王。增之心無君久矣。昔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而弑之。而春秋經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氏傳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誅是意也。雖謂江中之獄。增與謀焉可也。且夫心不可負。而取天下必以義。天下斷無負心不義之人傑也。荷堅敗。奔荅容垂。垂子寶勸殺之。垂曰。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荷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還。更待其釁。既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大哉斯言。增愧之多矣。垂又謂弟德曰。如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君子不估亂。不為禍先。隱道明亦人傑也哉。

四皓論

天下之大計。隱於幾先。雖有謀臣策士。當局茫然。而惟處身事外。老於觀變者。偶出而圖之。有以爭天下之先。而保持其後。吾嘗觀於新城三老之說。漢王為義帝發喪。商山四皓之說。建成侯無使太子將兵。此二者。實關漢有天下之大計。而獨發於山澤隱逸之倫。漢廷可謂無人矣。或乃疑四皓為神仙者。流固非。即比於侯嬴田光之徒。亦非。四皓蓋天下士。為戰國羣策之雄。而魯仲連之匹也。夫高帝欲使太子將兵。擊歸布。漢臣未聞有起而爭者。四人獨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告以禍患甚詳。而教其急請呂后。亦開之言甚具。於是太子得無行。此所謂爭大計於天下之先者也。器將墜。有人蚤持而奠之。可久安。一跌不收。非闕則碎。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覆轍也。方是時。戚氏之謀。深於驪姬。跡布之鋒。銳於羣落。而良平諸臣。曾無一人為里克者。深山野老。應聘而來。坐席未煖。即建儲君不拔之基。其潛慮密謀。動中機要。豈非策士之雄哉。雖然。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以其仁弱不類己。恐萬歲後。即漢業不全也。今教呂后云。無乃益示太子弱乎。帝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歸而愈欲易太子。是其驗也。然而四皓不徒爭其先。又能持其後。其對帝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而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明解其不類己之嫌。而陰示以仁弱有得人心安天下之勢。帝乃悛然悟。爽然失也。遂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譬之啓籥者。必契其壯始開。否則愈窒矣。

此豈叔孫通輩徒陳古義。迂言闊論。可同日而語者哉。

薄太后論

薄昭殺漢使。文帝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於是魏文帝。司馬溫公之言。主於當殺。至程子始有存昭以慰母心之議。景獨以為不然。漢高約法三章。首曰殺人者死。煌煌祖訓。誰敢違之。且帝之得立也。大臣鑒於呂氏強。齊王母家。驕約惡戾。虎而冠。立之。恐復為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於是皆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立長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今昭殺漢使。惡戾著矣。虎冠成矣。大反乎君子長者之所為。而重失平昔仁善之望。大臣必有震動不安者。此而帝復以私恩赦弗治。非惟漢法不行。而大臣離心。非所以安社稷也。觀於絳灌之謂竇長君少君。而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故外戚作威。乃大臣之所深懼者也。則昭之罪。其尚可以議親宥哉。雖然。如太后何。吾以為此蓋出於太后斷然行法之公心。不宵為昭未滅。帝乃稟命奉行耳。何也。帝性至孝且仁。必不重違母心。而果於致法。有如昭伏法。而太后哀傷。此憂在帝也。而昭不得誅。又或羣臣往哭。太后聞之。怒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則帝又當免冠。而昭不得誅。及昭自殺。太后不聞有遠言。吾於是深服其賢。大過乎竇太后之於梁孝王。王太后之於田蚡。故帝得以斷然行法。而無所留憾於其間。不然。周勃緊急。太后且以冒絮提帝矣。人情孰不愛其同產。顧會無一言營救。何哉。勃無罪。昭有罪也。藉令太后溺私恩。廢公法。如竇王之所為。則帝屈法全孝。豈不若景武而智。又豈出田叔下邪。吾故論著之。以為母后法。

范張論

金鄉范巨卿。與汝陽張元伯約曰。後二年當過拜。親乃共刻期。至日。元伯白母。具雞黍待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馮子曰。乃其母之言是也。其約非也。後二年為期。無可非也。而必刻期立信。則未為是也。何也。兩人居異地。非可朝發而夕至。約在二年之後。而地隔千里之遙。其間人事變遷。疾病不時。皆難逆料。必刻期以立信。設兩人於二年後。有君親大命。奉以他往。行者不及來。居者不得俟。必廢大命。以踐小信。否邪。即料萬無其事。而後出此。然道路舟車遲速之故。果能自主乎。假使舟阻風濤。陸驚豺虎。必試險以赴吾信。是匹夫之諒也。幸而疾矣。必故遲之以如期。是示友以欺也。後卓恕與諸葛恪。千里期日。以身試險。豈非好奇之過哉。然則與友期。可無信乎。曰不然。期其時可也。必期其日不可也。故傳曰。復言非信也。有子曰。信近於義。義宜也。二年之久。千里之遙。刻期以為期。不宜執甚焉。嗚呼。以吾觀二賢之為。其有憂患乎。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吾是以終賢二子也。亦所以愧世之面朋不心。及久要而忘平生之言者。

陳蕃論

陳蕃年十五。庭宇無穢。父友薛勤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馮子曰。陳平宰分社肉。甚均。而曰使不得宰天下。亦如是。蕃之卒不能掃除天下也。即於一室無穢。觀之矣。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而望其交戒。烏有童年荒惰如是。而能成大業者乎。且其言奪

意肆亦非謹幼儀對父執之禮也。大雅抑之四章。近自庭內。遠及蠻方。細而寢興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庶無不周。備無不飭。小心敬慎。而後可以當大任。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第五倫。郭林宗。所過逆旅。輒為葺除而去。古之君子。類如是爾。吾觀蕃之為人。忠毅有餘。而深謀遠慮不足。其請誅中官疏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洩言速禍。豈不老諄哉。謝元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閒。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楊誠齋曰。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斯言也。予於陳蕃信之矣。

李絳論

大臣之正己以有為也。莫大乎惟理是主。而不為苟同。所主正則賢者附。不為苟同之論。小人將孤立。而無所與。以無與之孤勢。當賢者之衆附。又遇明天子多信其言。行其道。小人不敵君子。勢固明矣。於是思有以中之。使君心疑而賢者退。莫過於朋黨之說。進吾觀唐李絳之相也。在元和六年十二月。而其能以九年春正月。首尾裁二年。絳何求退之速。而憲宗何任賢之疎哉。絳自為翰林。以至入相。無言不聽。君臣相得之美。史不絕書。惟帝亦曰。吉甫專為說媚。如李絳真宰相也。至八年夏六月。大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吉甫請徙於天德軍。蓋至是而絳之求去決矣。何也。無故而整國。二百里。恐人不為。以憲宗之明。遠衆而徙受降城於天德軍。蓋至是而絳之求去決矣。何也。無故而整國。二百里。恐人不為。以憲宗之明。遠衆而獨行之。是固憐吉甫而忌絳也。吉甫在相位十年。言計鮮效。而絳謀謨日驗。君子估焉。帝固疑其黨矣。及盧坦周懷義與絳同憲宗必曰。是皆黨彼吉甫之計。無與協同。必又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明年絳罷而吉甫在相位終其身。此元和之治所以衰也。且絳固帝之所畏也。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以吉甫之婉媚。形絳之剛直。帝固便彼而憚此矣。帝嘗謂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以此譖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之言明且切矣。而帝卒不悟。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吐突承璀出而絳相。絳一罷而吐突承璀入矣。故綱目謹書之。見君子不與小人竝立於朝。而又以病帝任賢之疎也。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使久於外服。是皆姦人朋黨之論中之也。自是牛李黨成。固結而不可解。以迄於亡。嗚呼。絳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矣。

陸秀夫論

帝曷既立。播越海濱。左丞相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世有議之者曰。迂乎哉。是不知通變者。結繩不可理亂。秦之緒。干羽豈能釋平城之圍。安有匡山播遷。危急如是。猶治經作博士邪。馮子非之曰。陸丞相何可輕議。史稱秀夫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固知不徒講章句而廢機務也。特以大道不可一日而忘。猶飲食不可一日而絕。觀其成旅中與。天未絕宋之語。至誠惻怛。忠見乎辭。及大勢已去。事不可為。先驅妻子入海。負帝同溺。從容就義。為國增光。蓋公之信道篤矣。此所以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侯方域有言。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

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上與下兩失之。此未為知言者。夫朋黨非能亡漢。漢以不用朋黨而亡。道學非能弱宋。宋以不顯道學而弱。使漢自光和前。舉海內人譽。如三君俊顧之倫。明穆盈朝。官不失職。宋自紹興以後。講明忠孝大義。發憤復讐。任張韓劉岳。桓桓熊羆。不二心之臣。以為將用。張浚父子。朱熹師弟。謀謀啓沃於廟堂之上。以為相。至於秦賈韓史諸大姦。一不柄用。則可以唾手燕雲矣。不惟不亡。且可以昌不惟不弱。且可以強。其亡與弱者。以朋黨而禁道學也。咎專在上。豈下之失哉。如必以二者為禍人國。而禁錮斥逐之。吾誠不知其國興衰若何。抑人心之不入於魍魎。禽獸幾希矣。陸丞相之所以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亦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聖人之言。豈迂乎哉。

周正改時論

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一部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月。遂疑誤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辯。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互。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啓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二月。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魯曰。十月也。一語。歐透。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焉繁霜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傳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有寅月而冬至者。說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天下有春分而冬至者。說此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事實賢者備而已矣。

論凡十篇。向刻解春集中。今錄其一。

隆哉。曹公屬景記之。此盛德事也。雖無文。不敢以辭。

庚辰殿試紀事

康熙庚辰殿試。隨將發。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大哉。王言。明必及遠。賞不阿近。杜微侍之門。申草萊之氣。於是華門圭竇。橫項而枯吟者。皆喜相慶曰。吾情有望矣。宋王十朋對策曰。有司以國家名器。為編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帝親擢第一。明張居正枋國。趨勢者輻輳。萬曆庚辰殿試。其子彥綠及第。臚傳後。有函人曰。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驚。欺君實甚。居正大怒。索其人已去矣。萬曆至今三浹。庚辰。百二十年間。江陵父子。死骨久朽。而至今談其事者。猶有餘恨。今皇帝神聖。輔臣皆賢。固絕無江陵其人者。乃聖心防微。杜漸。猶恐執紼蔽單。必擇天下之俊良。以授天祿。昔段灼嘗慨據上品者。皆公侯子孫。當塗昆弟。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今公道彰而士心奮。雖百世之下。當有聞言感心者。況夫身被其榮者哉。臣故謹記之。以志盛事云。

高士瓦覆遺金記

春日。高士行乎獨松關。見遺金一封於路。上書縣都姓氏。蓋田儘輸官賦者。高士瓦覆之。猶墓之草叢。坐而守之。俄有一人。惶遽而來。僕身左右。高十問曰。汝何尋。曰。尋失金。指之曰。瓦覆者非邪。其人拾之。喜而去。門人路問曰。夫子不取之以與之。而瓦覆之。何邪。高士曰。惡矣。其然。凡恩怨起於施報。施報生於人。我彼失之。彼得之。我何與焉。且彼不聞德瓦而感之者。以其無心也。是故楚弓楚得。不如人弓人得之。宏也。物各止其所。毋為恩戶。毋為怨府。小子識之。明日。門人以告馮子。馮子歎曰。爾之師。賢於沈麟士遠矣。鄰人路認其履。麟士曰。是卿履邪。既而返。鄰人歸家。得履以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吾嘗以爲一履之微。鄉鄰出入相友。何分爾我。既侈侈於是。非之閒。而猶多此一笑也。麟士有心。爾之師無心。賢哉。瓦覆。吾將記之。門人笑曰。多矣。乎先生之記也。亦有心哉。高十為誰。杭人白衣冠五十年者也。門人請曰。母著吾師姓名。以成其潛德。馮子曰。敬諾。遂不著。

解春集文鈔卷第四

記

御書查瑞堂記

小雅四牡之詩。周盛王所賦。以勞使臣者也。先之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而卒乃設言其情。以勞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范氏則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此王治之隆也。乃幸於今見之。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馭。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設花開。遂御書查瑞堂三大字。以賜。嘗觀史冊。大臣母高年召見者。第給扶稱老福而已。親賜宸翰。無有也。今世使臣。例得養親官所。既異於古者。懷歸來諗之情。而今上以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合萬國之懽心。以事聖慈。太和之氣。翔洽宇宙。白華華黍。咸遂其養。臣則無憂北山。子則循彼南陔。雖草木之無知。皆欣欣有以自樂。固無物非忘憂之草。國忿之花也。矧聞曹公克孝。令母亦慈。記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北堂之老。頤而樂之。是家之肥也。瑞莫大焉。韓退之美。董召南之孝。且慈。而曰生祥下瑞。無休期。爲人子者。誠知萱之所以爲瑞。則孝於其親者。可知矣。夫有母尸變。而上不恤其私。則所父之詩作。四牡所以爲王治之

商孝子斷手記
我州孝子商瑜。父好博。多負。盡亡其財。猶不已。瑜年十五。屢諫不聽。繼之以哭。父怒。笞之三十。瑜遂取博具。沈於河。父乃止。俄而病甚。瑜悔之。祈死於宗。已乃以刀加手。哭曰。父實好博。而我投具於河。人將謂我重財而輕父乎。不斷吾手。何以教孝。斷之不勝痛。而明日。父疾瘳。瑜之兄瑾。祕不以聞。蓋隱月而父知之。哭之慟。命瑾徧遊四方。求有道君子。之文以章之。瑾因雲客先生書其事。自閩來。杭而以請。馮子歎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惟當之爲貴。門內之治。恩揜義。子之於父。過乎恩可也。過乎義不可也。義過則亢。瑜之爲不亦亢矣乎。亢必有悔。乃又以兵戕其手。而賊其身。是則鬻拳。先軫。自討無禮。以報於君者。而瑜致之於其父。不亦賊恩之大者乎。幸父疾瘳耳。浸假傷子而亦亡。則誠何以教孝也。瑜蓋質美而未學者也。然吾哀其志。又重雲客請瑜之死。孝烈烈如是。不忍使其無聞焉。遂爲記之。亦用訓夫人子之事父母。而不能幾諫者。

方節婦吞金記

毛會侯先生之女方節婦。其姑嫁夫奕昭也。五日而夫亡。節婦墜樓濱於死。此事人皆知之。其吞金耳環指環各二枚。不知幾何年。節婦至死不自明。雖其舅與父。皆莫知也。及奕昭有葬期。節婦毅然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乃死。未死前夕。遺矢下肉塊者三。滌器入廁中。明年夏。隸人淫廁。蘭道旁。里農拾耳環指環各一於淤泥。疑為銅。又有拾指環一以質於肆。易銀七倍。一時喧傳。鏡往。瀾潘覓其餘。而胡與祥之女復得耳環一合之。銖兩悉稱。於是毛氏子以精鍊十倍贖而歸。蓋節婦所吞。不失一焉。嗚呼。豈非天顯奇節於身亡之後。雖久而不磨滅邪。先生來杭。屬予記。予曰。是固當記。今夫經史之垂教也。善有勸而惡有懲。往往於天地鬼神著其權。故其陰為善也。天必著之。如風發金縢之書是也。其陰為不善也。雖已沒世。天亦必著之。如魯夷伯有隱慝。雷震其廟。夏父弗忌犯鬼道。二犯人道。既其葬也。焚烟徹於上。是也。他如縣賁父敗績死。忠未彰也。困人浴馬而矢見。呂后考終。惡未報也。亦眉掘陵而屍辱。因是而思節婦吞金時。發於至誠之死。靡他。貫金石。泣鬼神。雖深閨曲房。而上臨下鑒。夫誰能掩之。噫。凡稱未亡人者。聞方節婦吞金事。亦可以興矣。

憫烈記

雲叟言臨汀白氏女。嫁夫七日而夫亡。白氏絕粒十日死。事聞有司。請旌。有司判曰。婦當守節。不當從死。例不旌也。時有邱氏者。寡居三十年。而私產五子。其家富。請旌。有司以合例旌之。馮子歎曰。節烈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人當蹈之矣。人不能蹈也。則必非之曰。是不合例。雖死。吾弗與也。苟合於例。名共妻而實夏姬。且旌之。昔張裔對孫權曰。卓氏寡女。賢於買臣之妻。嗚呼。自有此言。而更二夫者。恬不知恥久矣。白氏不旌。而邱氏旌。則寡婦皆賤死。實生陰為不義。其禍天下之心。何底乎。雲叟曰。君子旌之。賢於官。乃作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不仁之人。必忘本。其始也。孝亡於所生。而後於民物也。無所不忍。傳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孝而能仁者。無之。予觀沈八公。氏重復其先放生池。而本天本祖之道。仁人孝子之用心。皆於是而備焉。八公大父亦淵公。為後漢袁氏館甥。袁氏無子。遺產亦淵。有池焉。長一百三十餘步。廣三之一。游儻衍育於其中。赤淵即世。子澤民。紹業澤民者。八公之考也。捨池放生。後以貧。質池於辟疆。八公老矣。殫力復之。而先志於是。不墜。懿矣哉。八公之仁也。八公之孝也。時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本天本祖。以仁育萬物。而有合於聖人父天母地之心。其道至大。傅休奕稱。荀何曰。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或徒以為浮屠氏之教。則然。不亦固哉。八公屬予記。遂書之。

流民船記

淮揚浸災。流民船入江南。每炊烟起。望門乞食。居人斥遠之。馮子見而歎曰。自封者不祥。虐無告者有殃。茲方遠天。必自戕也。已而大火燔其里。人皆露棲。有乞者。息廬詩云。水沒千人十上船。漸近人家炊晚烟。

邱大參公考終記

我見人喜。人逢我。何船敢繫垂楊樹。傷哉。因記之。以勸作善降祥者。

得喪死生之介。能明其理。斷然行之。而無所係戀於其間。豈不賢哉。人之情。貴得而賤失。喜生而惡死。故仕宦必漸至。將相享年必漸高。松之壽。而後滿志。斯二者。人情之大願。智者順之。愚者溺焉。若夫懸車於未至之年。遂觀於疾革之日。吾於山陽邱大參公見之矣。西漢孝宣以前。丞相致仕。自草賢始。時年七十餘。而辭廣德縣其安車。以傳子孫。此以知勇退之難。漢書又載朱雲老病。不呼醫。飲藥。竟以壽終。乃最為達公。以漢陽太守擢參政。年未艾也。即解組歸。卒年八十有一。其卒也。故非病。醫曰。少衰耳。飲藥即愈。公屏弗飲。曰。有命。盥手正衣冠。備然而逝。是其安得喪。齊死生。浩然去來。而一無疑滯於胸中者。與其達也。昔疏廣謂其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公之謂矣。夫不安於得喪之分者。必不能達死生之理。苟當彌留而泰然。乃其所以去富貴如脫屣也。於主於公家。重公之為人。故於其考終也而記之。

湯中丞雜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菴。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汝任時。某親見其夫人。饜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非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雞誰市者。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嗟。雞。便歸去。恐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答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饒。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能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趙清獻三事記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邪。予童時所觀。記鐵嶺趙清獻公。廷臣。斷判三事。至今。杭人以爲敏。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摹寮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盲者撫膺大。曰。天乎。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利吾錢。而要劫乎。衆皆信。公過。控焉。命益井水投錢。浮脂焚燬也。乃斷錢歸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既自誣服矣。公驗屍與刃。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真殺人賊。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見若顏。顏赤。絳衣冠者。入門。人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戒遇者。謹捕之。果獲。暴卒。伏法焉。然而三者。古之人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乎。如張舉。余良。張田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清獻之弗學。斯獄於古也邪。三

事可傳。予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惟良折獄者法。

三蔣侯祠記

天以生人爲心。人以生人爲德。故人能存心利濟。誠於中而久於外。乃天之所其貴也。生即未膺顯祿。而沒必爲明神。鹽橋有三蔣侯祠。侯諱崇仁。宋南渡時人。出家財。糴穀平價。以救貧者。使人持升斗自量。里人呼爲蔣自量云。弟崇義崇信。踵其志而行之。比卒。里人即其家立廟。以祀。度宗咸淳三年。賜額曰廣福。詔封三蔣兄弟皆爲侯。今且歷年五百。而里人崇祀弗替。人多疑侯生平無瑰琦行。胡獲報如是。嗟乎。三侯本布衣。平糶周鄉里。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所濟活人無算。既誠且久。可不謂至德乎哉。唐時廣陵有李珣者。以販雜爲業。每斗惟求子錢二。資奉父母。凡升斗皆令人自量。後百餘歲。仙去。又宋尙書張詠守成都。夢詣紫府。有黃兼濟者坐其上。明日召而問之。對曰。愚無他善。惟每歲秋收。隨意出錢糴米。嫁來年新陳未接時。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詠歎曰。是宜居我上也。此皆生仁民而死爲神無疑也。豈獨三侯哉。豈獨三侯哉。祠燬於火。今新之。惟景實生於侯之里。今居又近祠。里人日記之。莫如子宜。故記之。

小滄浪觀魚記

初夏亭午。馮子與邵子步乎草菴。環小滄浪之池以行飯。朱魚千頭。游泳荷藻間。童子曰。魚飢乎。魚飢乎。撒籩於池。如兩翠魚上浮。撒者吞。僮者嗔。往復縱橫。皆乘閒吸粒而歸。其捷得則洋洋然。其不得者望望然。以去。馮子歎曰。魚相忘於水久矣。一旦動於欲而紛然擾攘。小補利之而庸民皆驚。然懷臂以棘功。利五霸之罪也。魚之無知而使生爭心。此亦童子之過也。馮子曰。然他日又過之。久不雨。水涸。魚吐沫浮。瀟其氣腥。童子投以飯。弗顧也。俄而雲興而雨降。雲皆噉嘴仰水面。以口承雨。惟均。相與各止其所。而同得其樂。熙熙然忘矣。是以魚之養養魚者也。天之爲也。曩以童子之養養魚者也。人之爲也。人則偏偏則不給。不給則爭。夫物惟樂乎天者爲能忘。邵子曰。馮子曰。誠之乎。曰。誠之。此王治也。邵子曰。奚象之徵。曰。吾聞諸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邵子曰。然。於是隱乎草菴。以觀水漲。而樂魚之樂。既而雨止。魚潛不見。

深淨軒飲酒記

秋夕。三宋兄弟邀予與烏目山人飲深淨軒。山人張掛陣。決勝負。以賭酒。予屢挫其鋒。時穉佳。蘭揮皆不飲。予獨與大宋。山言角。連勝之。猶買勇不休。山言謂穉佳曰。濟師。汝手負則飲吾口。自是予三北。山人笑曰。好勝者必遇其敵。信夫。予卒爵三歎。山人曰。非歎所也。曷爲然。予曰。蘭揮氏之不飲也。無成與虧。勝亦不名。敗亦不名。予有感於無名天地之始。是以歎。再歎何也。曰。穉佳氏之戰必勝也。得失無關於己。其神暇。故曰。瓦注巧。金注拙。凡外重者內拙。我其拙與。是以再歎。三歎何也。曰。常勝而驕。是狃於蒲騷也。吾苟保勝而傲。胡爲有三北之罰。噫。古來勤遠略。啓內憂者。患生於窮蹙。而不知止也。殺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則何如光武閉玉關。謝西城。坐享太平。爲計之得哉。語云。制勝非難。保勝爲難。是以

三歎

記祥峯出世始事

浮屠祥峯。弱冠落髮。馮子問其由。歎而言曰。夏之日。閒游於北門之外。高柳搖天。而根乎水濱。予樂美蔭。婆娑其下。有蚊徑尺。據根臨水。若有所耽。予諦視之。巨蝦浮波。一前一卻。所以誤蚊而誘之溺也。蚊貪其餌。身拜於河。足旋根不及三之一。蝦仰腹鼓蚶。搖搖然若親暱。張其鬚而卷其尾。蚊將吞之。蝦聞然距躍。出蚊不意。陷於河。蚊於是焉。徬徨蜿延。緣近岸。蝦復跳而遠之。如是者三。蚊力竭。湍肯以死。蝦乃申兩足。夾蚊要領。橫磨於鬚若鋸。皮裂。遂中翦而斷其腸。曾不移晷。蝦亦死於腹。悲夫。子觀夫世之戕其身。如二蟲之爲者。蓋比比也。是以懼。明日辭家別妻子。遂逃遁乎方之外。馮子聞其言而感之。退而書於策。俾觀者鑒焉。

予嘗問儒釋同異。祥公曰。孔孟吾師也。何異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即天堂地獄之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即六道輪迴之說。未有生爲人而死復爲禽獸者。未有生爲禽獸而死復得爲人者。故曰存心養性。所以立命。予一日與祥公論波斯匿王。祥公笑曰。不特一彈指頃過來。今即一日之間。而生老死之理備矣。予曰。何謂也。曰。明而動。所謂勞我以生也。晦而休。所謂逸我以老也。寢而夢。所謂息我以死也。故達人樂死。愚者貪生。祥公蓋有道者。附記二言於末。以自省。

實菊記

方伯園中多壙土。種菊繁。華既開。盆而列於庭。分其色。各一輩。升高而望之。白者如茶。紅者如火。黃者如金。已乃參伍其色。上下之。望若雲錦之屏。有姑蘇盧兒者。善種菊。其白者。華大如蓮房。主人愛而名之曰雪蓮。予嘗召盧兒問其方。對曰。擇是種之佳者。謹殖之。平土而舒根。上得陽而下得陰。溼者燥之。燥者溼之。故莖堅而節疏。其駢枝葉必翦。凡苞之生也。不齊。吾長其兒而天其弟。不然者。華棘而不肥。明日主人將享賓。恐霜損雪蓮。命登盆於堂。紅毛之獨小矣。猶狎處相與戲於盆。獨草根而伺。猶撲之。獨怒而牙之。撥其根而拜其枝。弄若超距。然落英滿地。主人晨起。見而大歎。姑蘇盧兒大歎。賓客來觀者。無不三歎。以爲恨。於是將答人奴產子之筭。華不謹者。馮子後至不歎。曰。是固菊之命也。於奴胡治爲。一旦去野以升堂。遂置於獨貓之戲。是恩之適所以害之也。非奴產子之過也。主人不憚曰。菊亦有命乎。曰。有命。成亦命也。敗亦命也。斯固盧兒不及操其成。而貓與獨不克司其敗者也。曾不若芟芟在野者。猶得榮月露而悴。等霜。枵然大者在哉。夫榮而悴者。菊之正命也。去野以升堂。而置於獨貓之戲。非正命也。是之謂外內之刑。主人作色曰。何哉。外內之刑。馮子曰。外刑者。金與木也。內刑者。動與過也。是故宵人之麗於刑者。金木訊其外。而陰陽蝕其內。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皆生爲動。動可不慎乎。主人色少和。喟然曰。善。吾乃今而知靜之爲福也。大矣。雖然。物之材者。不遷於野。不登於堂。不寵貴於人人。適然而榮。適然而悴。以終其天年。孰使之異於衆者。非盧兒邪。是造菊命者。盧兒也。實菊命者。亦盧兒也。獨與貓且不得操命權。而我何過哉。馮子曰。善。論命主人笑曰。我質於言。先生文。曷爲我廣之。馮子遂言曰。美好者不祥之

器而暴得大名者物敗之。吾不獨於病有成焉。古之人美也而處才也而寺。智謀辨勇力也而刑而厲。而烹而隨。而五體裂。奇才之麗內刑者。或無年而凶短折。非才美者無命。才美者固不善安命之具也。不安命則動則凶。古之碎首糜軀者。皆自取。故曰聖人權禍則取重。而權禍則取輕。有以夫主人曰。先生辯則辯矣。抑學蓬之實。終非自取。鄉使吾不登於堂。即登於堂。而無獨貓之戲。則茲花不且久榮。觀而終晚節也哉。故吾於命之疑終弗釋。曰。是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晉將畢萬。七戰而考終。屬下蜀相費。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有心於辟禍。又不若無心於任運也。主人大說曰。善。微小物無以發昌言。雪籟之命亦長矣。請書以爲記。遂書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五

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

聖人者。除天下之患者也。昔聖人欲除天下之患。而無其位與權。於是乎作春秋。蓋春秋書天下之患備矣。聖人書天下之患備者。非徒以爲警戒也。將使天下後世思其致患之由。而豫防者。深思其大患之迭相爲乘。而除患亦有本。此莫不自君與相之心爲之。善乎董子曰。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故君子以天下爲憂也。且夫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以爲民也。漢武帝有言。天非爲君生民也。豈不信哉。聖人作春秋。於日食。星變。雪霜。雨雹。山崩。地震。大旱。大水。螟蟲之異。必謹書之。凡以爲民也。故春秋之作。聖人法天。法天者。法其愛民之心而已矣。今江淮之民。獨不見愛於天乎。其大水爲災。不得給鹽粥。保田廬者。天也。其居平土。而亦時時抱漂流滅沒之患者。非天也。明公其亦知之矣。知之而不救。仁者何以爲心。然有爲公解者。曰。其位不及焉。其權不屬焉。夫公之位固及矣。然而解之者。曰。位雖及而權不屬。猶弗及也。是故除天下之大患。視乎權。而致天下之大患。亦恃乎權。甚哉權之爲利害也。龍淵太阿。仁者試之。除凶暴。不仁者試之。賊善良。視所操矣。然而今日除患之大權。實惟明公操之。何也。一人所深信也。青宮之師。而百僚之表。天下理平之所

由也。側聞淮揚道路之言曰。公哀吾民。窮困已極。公將入告。官不備科。罷爲廢縣。吾屬死骨復肉矣。此或人情仰望之深。未可知。然固以聖人之心。置明公之腹中。而人人信之。無異辭。則明公所以自命。竭精誠以靖獻。上報一人之知。而下副天下之望者。宜何如也。夫以江淮澤國。隄防之不修。天災洪水不時。必使不役一夫。勢亦誠難。然役之者。計工予直。則可矣。乃今經手者。不一官。染指者。不一吏。民直空手而歸耳。役數萬之夫於土功。則必失數萬之夫於南畝。而又蝕其直。民實羸餒。而督工之鞭笞。隨其後。嗚呼。民困如此。有不上于天和者乎。累年蝗湧。以此也。大哉漢文詔曰。禍由怨起。而禍由德興。故曰。致患有由。則夫除患亦有本矣。明公正人也。言正行。行正。行。今爲宮詹長。自能輔導儲君。養成德性。其故事實。董常言之。不待景贊。昔李文靖爲相。日取水旱盜賊奏之。欲人主知四方艱難。大臣用心。固宜如此。景錢塘之狂生也。性嗜義。蹈水火不顧。蓋聞聖人之論。備行曰。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起居竟身。不忘百姓之病。其憂思有如此者。文昭案。臨行。文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編將不。思。有如此者。百姓之病。注。信。或。爲。身。公。道。本。此。作。終。身。舉。動。用。久。客。山。陽。悲。此。鞠。凶。烏。能。已。於。言。邪。當。今。名。卿。如。都。御。史。魏。公。環。溪。景。昔。己。未。上。書。盡。言。輒。蒙。容。納。兩。浙。中。丞。趙。公。玉。峯。今。丙。寅。春。景。條。陳。時。務。十。五。事。悉。見。采。擇。刊。教。施。行。浙。東。西。十。一。路。獨。恨。無。因。緣。進。於。明。公。今。公。應。召。北。首。惡。可。當。吾。前。而。失。之。孔子曰。遇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政進說如右。伏望明公以愛民者。答天意。以春秋之道。格上心。明致患之由。端除患之本。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則禮樂興。王道舉。萬物被太平之澤。景固所被中之一物耳。且得以狂終老。巖穴間。自是以還。亦可絕口不譚當世之務矣。

時湯公不由江淮入都。此書無從達。因寄萬季野代投。公見書。三太息。方慮憂心悄悄。時公遂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門生沈昭嗣曰。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又曰。青史名長。不在暫時科第也。景至今書紳。矢不負公語。自記

上魏漕徐公開濶河書

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壺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濶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連縣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令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既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維納。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離。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鄆。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涇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渠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濶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札東澤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濶河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與文開濶設。而年年閉不敢開。夫是關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無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

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曠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使而民利。與文開不閉。故文風科名。寔昌而閩血脈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沐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賑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恐為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澗河為己任。蓋賑賑市鄰。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迺旋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為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請為明公陳之。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澁。欲得澗河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從。其便一。且濬澗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蕩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灰運甃相杵之勞。今濬澗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為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即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溝糧。原自澗河輸。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茲僉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澗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價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澗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約挑土若干。其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命。復覈了。然。委員分督。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肯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澗河碑記。其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為歲修費。著為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塞。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勸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而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與文開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濶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武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即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放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催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六井。築西湖長隄。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為鄆令。築堤灌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藉活飢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旱無田禾。慮食其力。漂沒不保。一稼。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廠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飢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徙。而夫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轉家。亡命

相聚而為盜。此大慮也。今誠棲園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啓閉。時蓄洩。可以變滄海而為沃野。此四大利也。湖湖通。則三城無停水。與文之開。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載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

癸酉試順天上黃總憲書

辟雍者。首善之地。天下人才所共歸往者也。白虎通曰。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英俊之士。巖棲而川居。以禮招之。猶恐不得致。恐有下逐客之令。如今日。鄭御史之所奏者乎。彼蓋嫉太學生徒。來試京師者。江浙走名之人。居多。首下尻高。喪失廉恥。營鑽關節。故建議謂莫如令各返於其鄉。應試之為便。因噎廢食。非通論也。若從其言。太學六館虛無人。而祭酒司業之官。皆可廢。自古及今。有是事乎。村學究聚羣。而教於其塾者。累世矣。鄰有豪暴者。嫉其一徒不肖。空舉而逐之。墟其塾。曠其師。村無讀書聲。可乎。不可也。江浙走名者。不過數人。謹飭自好者。比比也。言官苟訪聞得實。第斥此數人者。以靜士氣。其作姦有驗者。明白奏聞。重者法之。輕者黜逐於國門之外。并不得齒於其鄉。亦可矣。願為是變古亂常之言。何居乎。漢朱浮上書曰。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浮之斯言。切中事情。不惟叔元云爾。歐陽永叔議學狀曰。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尤其不可者也。宋朝引試。率在八月。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子由忽病。公輒奏上展限。上許之。自後試科。竝至九月。夫憐一人之才。不得與試。且改常例。此誠古大臣好賢之盛心。非庸人可學。顧江浙之士。千餘。豈無一人。才及子由者。必驅之使歸。不得與試。抑何用心刻薄。與韓忠獻相去天淵邪。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閒乎。願能其制。誠篇論也。今疏下九卿議。伏冀明公報罷。無稽之言。上廣國門之聽。收賢才以宏教化。崇首善而重京師。天下幸甚。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適論折田較元額數。多寡不同。云。即禹貢上中下錯遺意。大善。頃得劉給諫疏。彙讀之。其說益詳。所謂地形有高下。平頗。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定賦。固不能強之使同是也。就揚州而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五萬餘金。全書已注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四萬一千餘金。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四萬四千餘金。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二萬八千餘金。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二萬餘金。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

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為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因是而知山陽之田。所謂原額一萬八
百四十二頃者大地也。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者小地也。何疑焉。今上命修簡明新書。將來頒行天下。縱
有言利之徒。欲變成法。可以無慮。但山陽縣誌未及此。足下修誌宜載劉疏及鄙言。亦愛護鄉里之一助
也。景頓首。

與喬侍讀書

景頓首。石林先生閣下。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也。別是非。正舉錯。入告於君。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大
臣之忠也。然而君子無求大臣之心。而大臣有必薦君子之勢。為君子者宜如何而處之。曰。告之以其誠。
然而不欲出者。以樂吾志而已矣。方于公力排開上河議時。舉朝明知其孤忠。而重遂上官大夫之意。於
是相與蓄縮首鼠。天子顧問。皆模稜持兩端。惟閣下奮不顧身。直陳利害。天子動容。大臣變色。而明日又
厲聲叱上官大夫於朝。同列莫不縮頸駭汗。閣下意氣自若。方是時閣下與于公無積累之歡。特為國是
起見。重憫江淮僉兆夷人。無辜而斬艾。迫於至誠。議不反顧。然于公不得不引為知己者。亦非徒德閣下
出死力以助之。而感閣下正道直行。有同心共濟之雅也。及羣小中傷。落職家居。比見閣下貌益豐。氣益
溢。著作益富。曾無幾微不自得者。蓋閣下嘗以樂志名其堂。於此信之。今大姦去。公道彰。閣下豈有冀焉。
而今日閣下姓名復微於天子之耳。臨朝而垂休問者于公也。于公之意。夫豈苟以一官榮閣下。是非明
舉錯當以人事。其道宜然。又况同心力共患難。於曠昔者乎。然景獨謂閣下。其必以誠辭。其說之詳。則
見於髮治論。揆諸君子進退之節。抑又不可不審。景誠不自揆。區區之心。願陳於左右。昔歐陽永叔與范
希文為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為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嘗與公同其退。
不當同其進也。閣下必能為永叔無疑。而景復有言者。辱知之厚。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不宣。

為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平陽常平倉餘穀。分貯事。金衢三府不敷之十一。計其程。皆由處州下河。歷桃花嶺諸山。至金華分途
進。其開舟裝陸運。動必需夫。今奉檄撥穀四萬七千四百七十石。有奇。當夫稱是。而腳價日用諸費。過之
平陽兵燹之餘。戶僅三萬。而需夫至四萬七千四百七十。有奇。雖驅南畝之農夫。而不足也。實徵地
丁銀兩僅二萬餘。而水陸脚價日用之費。倍之。雖罄百室之蓋藏。而亦不足也。役四萬七千之夫。而疲於
道。即失四萬七千之農。而荒於田。將見百姓流亡。飢寒失業。稼穡從何而治。賦稅從何而供乎。夫穀自平
陽肩負出郭。登舟而至。飛雲渡陸。連半里至瑞安河。瑞安河至溫郡。盤垣過船。而抵處州下河。
每石費水脚銀二錢。總計之。當九千餘兩。就舟則皆高灘淺水。米穀重必旬餘始克到。就陸又皆峻巖險
道。負重涉嶺三百餘里。乃抵金。計四萬七千餘人口糧。腳價旅宿諸費。又若干金。此出之官邪。出之民邪。
官無以墊。民無以償。公私交困。死亡無日矣。此第自平陽到金華。其費已如此。況由金而分運於東陽。武
義。浦江。義烏。湯溪。由金而分運於龍游。江山。常山。由金而分運於慈溪。黃巖。定海。為時為費。又不知幾許。
乎。或謂黃巖。慈溪。定海。三縣瀕海。海運可通。萬一風波碎船。人數兩亡。誰任其咎。去年部議。浙係澤國。舟

楫可通。此泛論浙西地形可耳。詎所語於溫郡之隔山阻海者邪。即部議令運。貯於不敷州縣。亦非定令
有餘之縣運之也。夫各縣有餘不足。莫非王土。王臣。與其疲一縣之民。分運穀於十一縣。而獨力難支。何
如以十一縣之民。共運穀於本縣。而衆擎易舉乎。若准照贖價買補之例施行。上策也。或用中途接運之
法。以均勞逸。抑亦中策也。舍是二者無策矣。惟憲臺擇一而行之。

與邱季貞先生書

中夏寄短札。以申遙情。比來音驛致希。勞結何已。江北苦涼。淫霖累旬。瞻瞻陰霾。罕透陽景。昏鬱之狀。不
可具說。舟行橋上。聽鳴竈下。牆傾棟摧。與雷雨之聲相答。和甚可怪也。日者隄決真武廟。滿城惶惶。幸中
秋後。天氣開霽。淮民之得免為魚者。幸耳。所以然者。溯河淤塞日久。淮安三城之水。無所洩故也。景同鄉
有吳常欽者。為大河衛守備。雖武人有志。茲事。景力勸之作文書。請開湖。至輒東溝七十里。達射陽湖
而入海。則三城水患可已。此事行。淮南數世之利也。上之觀察使。乃徒歎其言甚。莫肯任責者。議寢不
行。噫。秋雨僅一月。城不浸者半。濱河人家。莫不流離轉徙。景常駕舟出郭。比戶無炊煙。數里不聞人聲。惟
羸犬猶守空屋。垂尾狂走。環水而噪。設使月常離畢。而江星數動。則三城為具區矣。賈生曰。失今不治。必
為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若今所見。皓皓汗。聞彈為河。延道弛流。蛟龍騰遊。其去。孤子之決無幾。
而當官絕不經意。患過則忘。徒恃不可知之天時。偷懈苟安。如病已中腸胃。猶諱疾忌醫。是豈可不為寒
心哉。先生居史館。方修河渠書。而淮揚為桑梓。邦豈無意乎。誠以客冬駕駕南巡之澤。得究斯。先生待
詔時。為上懇懇言之。其利博矣。紀綱北首。附問近履。兼述所志。伏冀留意。不宣。

與陳漢書

嘗聞損上以益下。謂之益。損下以益上。謂之損。明於損益之道。必不肥官以厲民。善乎賈誼有言。民至賤
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自古至今。與民為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出爾反爾。畏乎不畏。世之與利
不顧患者。其本意非必悍然讐民。特以為不如是。則無由暴己之能。而受知於上。以蒙福耳。然吾觀古來
興利之臣。皆不得其死。如漢桑宏羊。唐宇文融。王鉷。劉晏。輩始未嘗不取貴仕。卒由此敗。宋如李諮。陳恕。
林特。子孫皆不免非命。蓋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且書諸史策。永受惡名。不亦愚且良哉。山陽民田。原額一
萬八千四百二十二頃。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此載在易知。由單可考者。夫時田即原額。所謂京田。以小地
析言之。有四萬六千頃之多。以大地折言之。止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頃。有奇耳。自明迄今。未有改也。乃聞
足下創議。欲照時田之數。實征於民。民苦大災。大役極矣。復能堪此邪。今上至仁。至明。重憫江淮水災。不
惜發帑金數百萬。以濟下河。而其恩方未有已也。此議果上。為國歲增賦金。本以邀功。而上或反以為罪。
唐太宗黜權萬紀。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
相重待我邪。今欲變成法。以斂衆怨。不務宜上恩德。而大傷國體。非罪而何。明則不惑。仁則不忍。廢民之
生。此議上而受譴決矣。與利求福。適更得禍。事固未可知也。孔子曰。損人自益。謂之不祥。仁者不惜亡身。
以利天下。而忍出此哉。假使病天下以利吾身。不仁者忍為之。究竟作孽降殃。禍集厥躬。不得良死。如宏

羊融、晏輩。可爲不仁不知之極也。傳不云乎。命可長也。奈何弗爲。仁者知者其圖之。今譚言滿路。怨誼交作。咸謂出足下意。即非出足下意。尤當諫止主人翁。以弭誦語云。擇禍莫若輕。僕與足下同鄉里。令族弟又雅故。有所聞見。敢不盡愚。

昔時秦秀議也。東平王昌父。慈取二適室。昌疑所服。秦秀議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不得已姑依官制。足下之情亦平。而兩弟之訟可息矣。如欲終訟。則非僕之所知也。

與邱顯論堂不應爲人後書

繼嗣大事。始奉族長之命立經。今欲能而歸之。改立堂。此何理乎。奕者舉墓不定。不勝其耦。五旬之中。一子一奪。竟伴兒戲。何立嗣之不如葬葬也。吾聞之。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今止一子堂。必欲與去。爲人後。不亦乘心忍乎。相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極哀。謂其往而不返也。今足下之意。將無以爲在彼猶在此乎。是爲利動。此心益不可問。足下必不其然。昔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不得人。王肅注曰。人已有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與之爲言求也。不得入者。惡其無恥也。足下解免於衆曰。吾非無恥爲利動。不忍伯父之無後。而後他人子。故必爭之。夫不忍其伯之無後。而獨忍其父之無孫。反而求之。蓋亦不得於心矣。然足下猶得自解曰。吾年富力強。安知其不再生。今堂生已九年。九年中不聞復舉子。非生而不育也。自茲以往。脫竟不生。奈何。即幸生矣。或非男子。奈何。使死而有知。先君若問堂也。足下將何辭以對。今與足下謀者。皆阿足下意。不敢逆。嗚呼。疾之美者。毒滋多。故趙良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亦欲足下聞吾言而藥之也。死罪。死罪。景再拜。

解春集文鈔卷第六

書二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足下適也。足下兩弟。其母亦非庶也。禮不二適。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適在。而復異地別娶。如適者歸。又不能做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則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顧使二適專堂。兩婦執祭物。莫能兩大。而內寵竟竝后也。有是禮乎。昔舜不告而娶。皆禮蓋闕。故堯典以益降二女爲文。不殊適。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適。當時宗長不能糾其繆。執友不聞繩其愆。今父已沒矣。過已遂矣。兩弟又爲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沒。足下欲不爲之報。此其所以結怨而速訟也。夫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嚮使尊公制先後之義。異母崇卑讓之道。兩弟達長少之序。足下行變禮之中。則何爲而有此訟乎。張華曾造甲乙之間。曰。甲娶乙。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其子宜何服。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竝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竝當三年。禮疑從重。此一說也。然而足下肯從之乎。太尉荀顛議曰。春秋譏竝后匹適。今不可以犯禮。而遂其失也。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古人以爲遠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此又一說也。然而足下兩弟肯從之乎。今官斷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即

與邱顯第二書

足下之意是也。而事非也。事不師古。而行其意。如之何其可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終身不嫁。爲內私堵。不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若梧鳩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猶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原足下之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何則。伯父之存也。視足下猶子也。今於其沒。乃不得視猶父也。足下已孤。不可出繼。靈然傷心。止一子堂。不惜舍以嗣。夫固以義動者邪。然而非也。案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聖人制禮。本天理。酌人情。爲萬世法。如山之重。不可動移。今堂者足下之適子也。又單傳。斷然不可爲人後。明矣。況足下之伯父。特繼嗣小宗耳。又非大宗。比鳥得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而冒行之也哉。且絕云者。蓋謂自同父周親。以迄大功。小功。總麻。無服之人。通一族而計之。皆無應繼者。乃爲絕也。今有經在大功宜嗣。何云絕乎。經於足下之祖。猶堂於足下之伯父。其義均也。若以經爲他人之子。不得立。何以別堂非他人之子。而得立邪。抑何弗思之甚也。律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云云。倘不論其獨子單傳。必同父周親而後可也。則竟曰儘同父周親足矣。何必更曰先儘。曰次及乎。至於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繼之二語。不見於經傳。其爲後世好事者之說無疑。即以理斷。亦舛謬殊甚。孔子沒。子思以孫承重爲喪主。此人所共知者。果有子白繼之事。將繼之於孔子生前乎。抑沒後邪。生前則

宜命自孔子。子思何敢自尊。其謬一也。且使子白既繼子思之兄為大宗。則孔子沒。子白以適曾孫承聖人宗祧為喪主矣。子思固庶孫耳。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豈敢與其子爭禮。其謬二也。若繼在孔子沒後。是沒時子思之兄尚存。何以不為後。而聽子思為喪主。其謬三也。反覆推究。皆不得其解。則其說之荒誕無稽可知矣。姑就其言論。在子思命繼之猶之可也。出於子白。則為自絕其親。有是理乎。父與伯父執親。今足下於伯父之無後。則不忍焉。於己親無孫。則忍焉。何其悖也。考君家譜系。象豫次子純。固宜嗣。然象豫遠官於外。而純有母喪。適扶柩歸。儼然在憂服之中。母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謂可不待父命而出嗣。不邪。古者出繼。必奉父命。晉書羊祜傳。祜無子。帝以祜兄子賢為嗣。賢以無父命辭。帝又令賢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收免之。又按隋書劉子翊傳。翊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日格子字文莊。名實。人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日格子亦通變之言耳。以晉武帝之尊威。尚不能強其子之必從。而謂族長可不待其父命。竟抑令出嗣乎哉。今必曲為之說。曰。象豫不欲。嗚呼。此沒後一日事耳。千里外之人。何由逆知之。而曰不欲。且人又何由逆知其意中事。而漫曰象豫不欲也。有駁立後議者。曰。堂。獨子也。不得為人後。而律不載其文。然則堂獨子也。可以為人後。而律反載其文乎。又曰。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不知小宗可絕云。

者謂小宗自身無子。苟族中乏應嗣者。不必為之立後。非謂大宗無子。小宗可自舍其適子。而後大宗也。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萬一宗族無昭穆相當。為人後之人。則足下之父。支子也。可以出繼。而足下與堂。皆不可者也。且天下豈有無父之子。異日堂。應童子。試書三代籍。有祖與父。將安書。或曰。足下之父。履泰。會生子魁。魁亡。則堂宜後魁。然吾聞魁生而殤。殤則不後。安得藉口生前。將立以為孫。一語哉。夫準之於情。考之於禮。律之以法。皆無所憾。而乃大以為不然。試問絕己之嗣。以嗣人。其果情邪。禮邪。法邪。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今足下所與日夜謀於私室。類非通經學古之徒。事必有悔。及今改之。猶可及止。春秋譏逐事。而書戒恥過。作非。不然。逆天道。非情也。遠聖教。非禮也。蔑王章。非法也。將何所逃罪。僕言至再。不可則止。亦不三瀆矣。然終望足下勿行己意。而師古道哉。

答孟遠問喪服書

景順首復書。伯通足下。解問喪禮五服三殺之說。景既構昧。粗讀喪記。未經講求。然亦嘗聞之於先正矣。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而親畢矣。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及己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以及己之孫。是為以三為五。而又上推以及己之高曾。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謂以五為九。五衰之等。唯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

五。則祖與適孫期矣。以五為九。則高曾與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為旁殺也。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三月。則曾宜小功。祖服期。則曾宜大功。乃為齊三月矣。不敢以旁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元。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衰。而曾元總卑也。此之謂下殺。堯峯汪荅文氏。乃疑曾祖距祖一世。頗為祖齊衰。期而為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夫亦未明旁服之不敢以加於尊也。與足下又疑父在為母期。而妻服亦期。聖人制禮。何無降殺也。是有說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閻徵君歎其解致精。且不獨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為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為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若是者何也。妻者齊也。其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旁親之期所敢竝。若文又疑高祖在九廟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祖不為之服。此若文不讀康成注而誤說也。喪服齊衰三月。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又下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賈公彥為之疏。亦云。高祖元孫皆有服。而若文顧尚以經文不備為疑乎。若文遂議喪服傳舛謬。而并誣漢魏諸儒守師說而不變。何其弗思甚也。今人於喪禮。罕所審問。誠有張口坐雲霧之謂。足下獨肯盡心。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勝起予。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謂親所宜有之分。人子必當竭吾之力。以致之耳。前日足下送母柩出。左行有窶人之室。當路隘。必毀之。始可執引。右行則皆康衢也。第迂道二里。乃足下必毀之。而徐新其室。以償之。窶人固亦無怨。毋乃竭其力。以事親於無用之地也乎。僕忝雅故。不憚喋喋。而足下大怒。告客曰。季子舉葬。猶犯人之禾而不戾。而況於母乎。是不然。古惟國君將葬。則除道毀室。十葬其親。而除道至於毀室。僭制踰分何如者。非禮也。亦非孝也。昔者鄭葬簡公子。產不毀游氏之廟。與司墓之室。雖遲朝。塌於日中。猶云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則於迂道二里。乎何有。彼臣葬其君。且然。況士葬其母也哉。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舉則為邑長於斯。不買道而葬也。可足下豈亦為邑長於斯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今僭制踰分。以事其親。亦非親心之所安也。夫人子以不安之禮。加親。其於孝德。欲益反損。僕故述其所聞於古者。而以告。

答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十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單書若來。二月既死。五月甲子。召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之。竟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先生疑之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

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味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例邪。景以為此殆與作穆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癸亥。凡六十七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開皆不冠以月。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即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燎于周。且中開復說。剋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邪。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蓋王家。而晉東晉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待。益驗其竝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同如此。

與金蕭山書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為民父母。何獨不然。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欲以刑罰慈。是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非惟弗親。鞭之而將噬人。蕭山之民悍以諱所由來久。於今為甚。蓋自己已春。狃於南巡渡江之役。帝有恩言。霽威而拊循之。於是蕭民往往大言曰。吾儕且見萬歲矣。何有於百里之宰為。執事澁官而痛抑之。其尤桀驁不聽令者。又重加笞。且荷校於市。以辱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今則民視宰如敵仇矣。夫既日與民為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時矣。善乎賈生曰。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數且弗勝也。思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狎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於安。與。庶人之言。主於寬。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執事其圖之。景忝與尊先公雅故。兩令弟及吾門。景於執事。有世講之誼。故不惟公為桑梓。而其實私為執事。敢獻苦言之藥於左右。惟執事飲而盡之。沈疴去體。不勝大願。景再拜。

與吳征吉書

足下無以合門食糜為憂也。此實千古美談。足下田連阡陌。秋收多儲。而家猶食糜何哉。非夫彈蓋藏以振鄉里之餓人。而然邪。則足下高義。幾與漢伏惠公滿比隆矣。滿為平原太守。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糲糲。悉分奉祿。以振鄉里。假令鄉人皆飢。足下閉門鑄倉。一家獨飽。此則伏公之罪人也。雖然。吾不惟高足下之義。兼服其智。使足下亦如世之守錢鄙夫。錙銖而惜之。升斗而靳之。六邑皆飢。一家獨飽。則必犯衆怒。共起而發其儲。如振槁。有求安居食糜而不可得者。吾是以服足下之智也。今蕭山又饑。縣公親至足下之門。求助賑。足下立捐如石。昨張寶善來。藩署噴噴稱說於方伯。方伯大義之。足下益宜努力。無以斯舉自滿。無為善有始而不卒。則真吾友矣。魯仲康嘗言。萬民者

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失所。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足下即不望報。然作善降祥。行道有福。理不可誣也。前所贈序。皆道其實。非敢為諛。人不深悉。足下者。輒疑荒文多溢美。足下勉之一雪吾言爾。

與毛會侯先生書

讀先生所作戴烈婦傳。其事彰。其辭雅。必傳無疑。第系之於戴則非也。戴。父姓也。吳。夫姓也。此如曰女。則系之乎戴。曰婦。則系之於吳。此名例之不可紊者。然則宜何稱。曰宜稱曰吳烈婦戴氏斯可矣。杞叔姬已絕於杞。而歸卒於魯。然春秋經書曰。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成公傳曰。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杜註。還為杞婦。故卒稱杞是也。齊人殺哀姜。而君子以為己甚。故傳曰。女子從人者也。八年。亦有女子已嫁。而未成乎婦者。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見禮記。是故君子之稱名不可苟。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況吳烈婦之死。如此卓卓。又得先生之文傳之。而奈何仍其父姓。沒其夫稱乎。景願先生應時改定。一辭之贊。不為無益也。死罪。死罪。

答毛大可先生書

荒文樂人彈射。惟恐不盡。先生指景行文三病。皆洞見至隱。正如疾在腸胃。發結痞穢。鍼藥所不及。而華元化獨能抽割積聚。斷截瀉洗之也。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其創有不立愈者乎。沈疴去身。感激何已。至譽荒文。此時已優為退之。所期望者。須過之爾。辱褒太過。何敢當。前景與會侯明府論吳錫妻戴氏之死。作傳者不當稱其父姓。宜曰吳烈婦戴氏。斯得之。而先生以為非謂婦無稱夫氏者。雜引世說。東海郝夫人婦人集。鍾氏女。漢史班昭樂府。徐淑以及鮑。蘇。桓。少君。謝道韞。杜秦姬。辛憲英輩。不一而足。其說可為詳矣。然景終未釋然者。蓋以尋常稱謂。與作傳辭例。固自不同也。稱謂則從本姓。類如先生說。若特為立傳。斷未有不屬之某人妻者。即范蔚宗列女傳。可觀矣。如云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之類。此古今作傳之正體定例也。婦必從夫。天經地義。名斯正而言斯順。既稱某人妻。然後詳其為某氏之女。亦不沒其所自出。行文辭例。不當如是邪。即班昭當時。皆稱大家。然後世稱曹大家。不稱班大家也。景試再舉一漢人作傳者。以例其凡。如皇甫謐作酒泉烈女龐娥親傳。娥親龐清母也。其父則趙君安也。如先牛說。奚而不曰趙娥親。乃曰龐娥親。邪。不寧惟是。上溯西漢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媪。其母不生於空桑。胡為不著姓。乃曰嚴媪也。又上溯之孟子之母齊姜氏。亦不著姓。千古皆稱孟母。所從來矣。昨辱賜書。第舉後漢劉長卿妻。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相。一事。謂可比例。景慎思之。亦實有故。蓋原劉妻無忝所生之心。而為之。故變常例稱義相。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以明我情。於是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故顯其門。而號曰行義相。以此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為例。鄙見如是。未審可否。茲事關係殊大。如義有當發明。更望賜以藥石。景再拜。

與毛稚黃先生書

辱罵思古堂集讀湖賦書後一篇大怪久之疑非先生之行與其言為盛德累不細故敢以白景聞之儒之為行也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禮孝子不服圍不登危懼辱親也先生服習道德久且老矣偶然觀湖尚非玩物喪志獨奈何過岸而立潮至不避以可愛之軀味垂堂之誠釋千金之重等鴻毛之輕浸假而天吳不仁骨母肆虐遂辱先生於溟渤茫洋之中若之何縱有天幸如呂梁丈人入而復出然所失固已多矣洪範五福載考終命而知命者不立乎巖牆履巇沾溼潮轉而退危乎危乎莫猶能衛其足何先生之知不若葵也士君子處世不苟為同亦不好為異彼懷者笑者孰愛我邪不以咎悔乃更欣然自得且曰即湖拍我去我將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為噫此不過大言以愚衆耳先生其信能然邪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開大而不知所務是古所謂庸人之儀者非所望於先生昔子貢觀於蜡而不樂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雖然一日可何乃十日為期來年又約率其讒子弟以縱欲極娛賢者之為愚夫則之佚游是好遂成風俗狂執甚焉乘危微幸不仁見險不止不智遠來立異非禮也恥過作非非義也譁張為幻美言以市非信也要是嗜奇太過未可以訓宜亟刊落此篇毋惑後人死罪死罪景再拜

勸友改過書

足下毋自估過謂其細已甚不足責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責善朋友之道也王孝逸樂聞過而後敬樂逢善人足下其勉之矣足下日晏起而馬行不疾輒鞭之僕流汗狂奔至於疾發曾謂平日講道論德以聖人為期者而有是乎夫聖人不可卒學宜學賢者以至於聖人無難仇覽管寧漢之賢者也文中子隋之賢者也郭泰常問覽曰子亦有過乎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管寧渡海遇風舟將覆危坐自省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朝晏起豈為是乎而中說記文中子不乘悍不奔馭以是觀之足下何謂無過適足下屬書齋聯因書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日鑒在茲可以長善

答弟又程書

程八來准得弟書知兩大人善飯歡喜無量弟授徒正須刻苦何乃窮餓為憂吾廣弟意憂有甚於此者正在不窮不餓耳古來王侯將相物與窮餓不可勝數惡有士不困厄而能激者乎吾嘗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貴男子身一不為商賈人二親慈弟恭門內肅雍三生於山明水秀之區四性嗜讀書喜屬文五人或形殘吾官骸完六人或惡弱有能癘之疾吾天姿剛正又健無病七生當太平八所主皆賢公卿九存心利濟十年奏記活千人以上不可計十一不堪者窮餓爾吾即無一幸而老死醫藥亦命也猶安之況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豈能以其所憂之小而易吾所樂之大哉且古來留雪吞氈如蘇屬國塵飯釜魚如范萊蕪三旬九食如陶彭澤其饑濱於死然其死也不以餓而趙主父齊王建周倏侯淮南厲王鄧大夫輩宜萬萬可以不餓而卒餓死其他甘餐美食養畜一生與草木同腐者萬億而無算人貴自立耳窮餓何傷哉少壯真當努力斷盡羸弱惟恐失時贏糧躍馬逝不可追乙丑良月朔日

上總漕徐公薦顯秀才狀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今自承尉之微雖國有顯子亦無緣知其姓名治不古若奚怪哉迺若尸大位養尊優以簿書期會為務不知下賢之禮士之賢者亦恥由於其門是以草茅高簡傲之名而公府鮮勞謙之美上與下交失之子游之宰武城宓子賤之治單父皆賴賢人而成功不事惟是雖堯舜之聽天下亦孰不務求賢以自輔乎周公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不多才藝哉誠欲得士之用也是故孔子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此道至於今不廢今執事部下諸生山陽顧繼經明行修人倫綱紀執事既嘗重其名矣誠欲見之宜以賓禮先不可以部下諸生遇也有謂此生可召而致幕府者其言頗謬執事執事即欲見無由矣昔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今得嚴君平矣揚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竊見執事能勞謙者也故敢以此言進伏軻師孔子之說而法堯舜周公子游子賤之所以治求百福之宗神明之主敬禮君平亡為子雲所笑其於古道殆庶幾焉謹上狀

解春集文鈔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康熙癸未春皇帝閱河南巡遂省方至江浙駐蹕武林御書聖製初夏登樓臨水七言絕句一首題與詩共三十四字特賜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時年八十一矣苟非宿德舊學久注帝心惡能致此昔唐太宗嘗賜飛白於馬周不過十許字宋太宗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不過四字即宋仁宗以飛白書鐵御史賜吳中復理宗書翁和堂賜韓祥書南谷賜鄒應龍孝宗賜石湖之號於范成大亦盧三言兩言耳彼皆宰輔侍從而所獲止此然且史官書之傳中以為榮寵而檢討臣奇齡乃得此於聖明遇何隆邪草野臣景幸瞻奎光敬為之跋并望毛氏世世萬子孫永保此丕顯休命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誥諸儒謂當讀為齊子聞音亦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古文尚書以弟為闔闔明也說文云闔開也夫上言發夕刺文姜之從兄宣淫自初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闔闔謂文姜既遂所欲至侵明而去則垂轡瀟瀟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佛今文作闔者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闔而鄭依之下至

李巡、保炎、郭璞皆云闡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疆教之弟以悅安人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潤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目淫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易，止以愧之，則是貞可目為淫，淫可目為貞，後亦不足榮，貶亦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夫歷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精如是，今學徒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予故於此有憾焉。有憫焉，悼經義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予言而有考焉。

書項羽本紀後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以為列項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是漢為楚所立也。漢之為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為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書項羽本紀後二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弑逆而為君，則直書其弑君，而仍不沒其為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既滅秦而篡與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為君之文，羽惟放弑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並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弑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弑，而不沒其為君，曾謂五年為政之項羽，業已宰天下，封王侯，願欲削其本紀，而降為世家，可乎哉？即如司馬貞之說，羽既身屠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尚何世家之有。

書蓋寬饒傳後

吾乃今而知漢宣不及孝文遠矣。孝文時，天下治安，賈誼少年，無故至於痛哭流涕，長大息，而不以為怪。今觀宣帝之罪，司隸校尉蓋寬饒，奚為者？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論大逆不道如法，而寬饒自到北闕下，嗚呼！漢廷剛直公清如寬饒者，老成有幾，所言又切中當時之病，特以言語細過，借名殺之，其他趙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於是為濫刑矣。或曰：官天下誠非人臣所宜言，寬饒自有過耳。曰：客獨未讀孝文答有司請建太子詔乎？曰：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以是觀之，寬饒何過之有？且孝文除誹謗詔，祝詛大逆猶有之，況寬饒引經論古之言，何為不道哉？雖然，不惟宣帝賢如光武，猶不能容韓彭而貶桓譚，明如唐太宗，踏魏徵碑而殺劉洎，張蘊古，此以知納諫

之難矣。況後世人主賢明，不若宣武文皇什伯者乎？吾是以嘆孝文誠仁君也。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吾嘗上下古今，而歎行不逮言者，何多也。其有見賢思齊，勸則遠之，欲益反損，為世悼情，悲夫！馬援以兄子嚴、敦竝喜譏議，故在交趾遠書誡之，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謂義在不言人過，則不必更譏，杜季良不譏季良，則季良之仇人何由藉口而訟於帝，而梁松、寶固叩頭流血之恨，何自而成哉？且方誠其竝喜譏議，而乃復以季良輕薄為口實，是亦好議論人長短，而輕加是非者也。夫既曰事死不顧闕子，孫有此行，而已則肆談之，烏在口不言人過乎？至言愛重龍伯高，願汝曹效之，吾謂援實未能效伯高，以召惹苴之譏，而受梁松乘驛責問之辱，奚以明其然也。松帝婿貴重，援倨受牀下之拜，父執雖尊，禮無不答，是謙約之道，遠於伯高者一，及征五溪，謂友人杜楛曰：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獨惡是耳。蓋已畏梁寶之譏，而又不密言於人，使彼益忌，是敦厚周慎之道，遠於伯高者二。且夫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智，彼梁寶者驕寵已久，援教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不惟盡言招過，亦味括囊之義矣。是口無擇言，遠於伯高者三。援自征交趾，還年已衰暮，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必欲馬革裹尸，何其可已而不已邪？臧宮願以五千騎立功南單于，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況援自請擊烏桓，既無功歸，及聞武陵蠻寇臨沉，又自請行，兵凶戰危，而援嗜之，卒為疾疫困，安在其有感也。是其遠於伯高者四。蓋援所愛重而願效之者，猶相違背如是，故君子貴乎不言而躬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陳執中為相，變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而范鎮乃云：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遂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尊卑，則歐陽子此書所斥邪佞希合者，蓋鎮也。夫宰相寵一妾，而敢於殺婢，其事亦不為小矣。薄昭帝舅，坐殺漢使，迫令自殺，梁孝王子濟川王明，坐殺宦者，廢徙房陵，趙繆王元，亦坐以刃賊殺奴婢子男，身死國除，皆所以重人命而罪專殺也。宰相妾殺爾邪，又觀建武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大哉！王言，宰相之妾，既可倚勢殺無罪之婢，則宰相之妻，愈可以倚勢殺無罪之奴，而凡為天子宰，又可殺無罪之人，為天下君，又可殺無罪之士，如此而尚能和陰陽，熄盜賊，平獄犴，邪且家之不齊，尚可以相天子理天下邪？使其君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詭邪復仇之執中，而甘心焉，曾是以為等級明，堂陛辨邪，甚哉！景仁之蔽也。今不明正其罪，以助爭臣，反巧言希旨，而庇惡相，宋史猶云：識者諷之，何其顛倒是非如是甚也。而歐范之優劣定矣。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歐陽公嘗稱尹洙為文章簡而有法，通知今古，予讀其河南集二十七卷，信然。嘗歎師魯之才，四十七便天，年壽不永，且十年開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子四人，連喪其三，而其身終以貶死，何其文人多窮。

如是災速甚也。疑其或有隱匿致然。及觀其與延帥論事狀。乃信吾疑果不誣。其狀曰。用刑事失於重。不當失於疑。昔張尙書王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於重不害也。曹武穆苑振武。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而加重辟也。嗚呼。忍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曰。賞借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若之何。輕罪而加重辟也。此其言豈不于天和觸神怒哉。且又因劉滬董士廉城水洛。違其節制。輒論狄青攝二人下獄。將以軍法斬之。則其天姿刻薄。必過剛而果於殺者。劉康公有言。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師魯之謂與。凡為文人者。居心仁。發言恕。行專寬厚和平。天必降之福。當以師魯為鑒戒。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包公拯彈宰相宋庠疏曰。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讀之流汗。庠固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為久。無所建明。未為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無恥斥之。抑何過之深也。假令當時宰相才望科名不及庠。秉衡不止七年。而又擅權納賄。貶賢逢君。無所不至。不但略無補報而已。則包公更將何以奮其筆舌乎。觀其疏曰。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嗚呼。乃今而知執政者。苟其罪不止於瑕末。職不止於循默。久貪大位。塞賢者路。彼固包公所不齒者。又何足以辱公之筆舌哉。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南都失守。餘燼在閩。方震孺仲子惟馨。上封事曰。肅王為將而不為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今予觀張忠獻公浚。宣公栻。紹興二通。鋪張文具。揚揚如治朝。因是有慨於趙宋南轅之北也。方秦檜枋國。銳意主和。公志不申。及孝宗立。倚公如長城。方建恢復。又為湯思退尹檣諸姦所中。舉朝皆婦人。雖百忠獻父子奚益哉。南軒理學。姚美程朱。其進言於孝宗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下憫中原之苦。宜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而志卒不就。蓋天心厭宋久矣。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陸君實。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吾則以為忠獻父子。繫乎南宋。賢姦終始之中。為興衰存亡一大關鍵。顧用與不用耳。而卒若此。何其悲也。乃朝更四代。年閱五百。世傳十九。而二詔光景如新。不與趙宋之金匱寶書。天潢玉牒。同其泯滅。不可謂非忠義之流澤長也。

書宋濂傳後

開創之君。往往英武有餘。而文學不足。及天下既定。為大臣者。益宜講明道法。勸之從事。詩書。俾曉然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由。不當阻其讀書好學之志。明高皇問宋濂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皆化矣。夫勸之躬行是也。謂不專講誦非也。且

三代以上。實有載籍。如周禮外史之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謂古無載籍。人不專講誦可乎。大學誠正修身之功。必先格致。未有講誦不精。而遵旨以躬行者也。高宗不云乎。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既云。台小子傷學于甘盤。則必實有載籍。講誦之事矣。傳說亦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皆古有載籍。君專講誦之章明較著者。先是洪武元年。帝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談。帝王大經大法。具願留意講明之。此真大臣以道事君之言也哉。

朱陽書院志跋

柘城賢太史靜菴先生。為中州理學正宗。身肩道統。蓋繼湯尙書潛菴先生而起者也。康熙庚午。先生丁內艱。讀禮家居。善述父志。始建朱陽書院於朱襄氏故墟之陽。闢殿三楹。祀孔子。中建講堂。而翼以存誠主敬居仁由義之齋。講堂左右夾以友善。舉過之堂。李中丞又助建藏書樓於其後。先生每月集邑子弟講誦其中。理學之盛。繼美嵩陽。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後世建書院。蓋防此。嘗考趙宋初年。學徒講誦。則有廬山白鹿洞。及嵩陽。嶽麓。應天府。四書院外。又有茅山書院。時猶未建。州學也。仁宗景祐四年。始詔藩鎮立學。慶曆四年。始詔州軍監各立學。於是置教授焉。訓導諸生。掌其課試。而糾正不如規者。往往聽有司。薦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之。神宗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若試教習。則始於元豐。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而最初州守建學。聚徒請師充講。則自真宗乾興時。兗州守臣孫奭始也。自後晏殊知睢州。興學校。延范仲淹教士。防此。故宋世講學盛而義理明。真儒輩出。道統有傳。濂洛關閩。直接洙泗。今書院之建。所在多有。然惟嵩陽朱陽為盛。是何也。一則耿先生逸菴主之一。則賢先生靜菴主之也。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遭。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豈不視乎主教之人哉。

巧用篇書後

嘗讀老子聖人無棄物之說。而善之。其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故孔子見不賢而內省。擇不善而改之。皆是道也。書不云乎。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今橫逆游加。侵侮備至。皆所以振我也。蒼松勁柏。凌霜不凋。蒲柳搖落久矣。亦視乎所受哉。張伯饒道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至哉言乎。可為知道者矣。兩美相處。未足以達材。兩玉相磨。不足以成器。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書野客叢談後二則

王子勉曰。續釋常談引談。高祖謂不讀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漢高帝謂柏直是口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此說是矣。然景案吳越春秋。越王從嘗羹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本草。以亂其氣。則口臭二字。其來益遠。不可但引漢高語為證也。王子勉曰。太宰者。謂牛羊豕具。少

宰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宰。羊爲少宰。不知太宰有羊。少宰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宰。又曰卿大夫少宰。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宰止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宰。呼楊虞卿爲少宰。東都賦太宰饗。註牛也。知此謬已久。景案國語觀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宰。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宰。卿舉以少宰。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宰。士食魚豕。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是必牛羊豕具。而後謂之太宰。單牛則稱特牛。乃前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上疏。有云。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宰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可見以特牛爲太宰。西漢時已然。唐人承誤。不足怪也。

說餅書後

毛子稚黃作說餅。或謂爲佛學。毛子曰。噫。此太極之理也。通於佛耳。予謂此乃老氏之學也。道經所謂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又德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而毛子說餅大旨。又本老子無用爲其云。餅止空亦止。餅行空亦行。餅完空存。餅毀空不亡。卽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之說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善乎韓退之之論儒墨曰。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予於老佛亦云。

書延嘉華嶽碑後

漢華嶽碑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竊陵杜邊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舊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優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莅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跋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詎猶遊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騶。騶更始侍中劉能。卿亦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因窮旬日之力。徧嘗後漢書。得之在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即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邊郎中。仕宦常理。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不力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蔽邪。

題懷素小草千文

滄浪寓公跋懷素小草千文云。接縫題款處。皆用軍司馬印。初不可解。及觀大唐傳載。摘勝云。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呂蒙故宅。素師浚井。得軍司馬印。每作書。用以爲誌。得此解。爲之快然。景案漢太初元年。

改正朔。數用五。於是丞相印文曰。丞相之印章。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補之。今觀軍司馬印四字。非五疑。非漢印。然於他處。見所藏漢印。有四字者。有六字者。乃知五字印。第西漢然。東漢卽不拘也。何以徵之。東觀記曰。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爵。城。泉。令。印。泉。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云云。夫伏波將軍印五字也。城。泉。令。印。及丞。印。尉。印。則皆四字也。此可見東漢印文。有不足五字者。皆不補之字。而何疑於軍司馬印。非漢印邪。況吳。稱。尊。改。元。在。蜀。先。主。崩。後。距。呂。蒙。爲。軍。司。馬。時。遠。甚。此。時。斷。無。仍。遵。用。漢。印。之。理。或。曰。吳。志。呂。蒙。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此。印。不。刻。部。司。馬。而。云。軍。司。馬。者。何。予。嘗。攷。後。漢。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則。是。漢。官。制。有。軍。司。馬。無。部。司。馬。史。蓋。謂。是。別。部。中。之。軍。司。馬。耳。義。雖。小。差。印。文。無。誤。也。又。古。官。印。皆。方。寸。二。分。不。甚。大。故。各。佩。於。綬。予。觀。軍。司。馬。印。四。方。僅。寸。蓋。古。尺。小。也。用。之。相。接。題。款。處。若。今。之。私。印。然。不。知。此。實。古。時。官。印。稽。古。乃。知。耳。但。蒙。乃。汝。南。富。陽。人。永。州。漢。零。陵。郡。何。以。有。蒙。宅。傳。言。蒙。爲。廬。江。太。守。討。賊。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荆。州。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則。永。州。乃。蒙。往。來。駐。軍。地。軍。興。倥。偬。失。其。故。印。不。足。爲。異。懷。素。本。零。陵。僧。今。永。州。城。東。有。其。塔。旁。有。墨。池。筆。冢。浚。井。得。印。決。非。誣。妄。或。曰。蒙。旣。爲。太。守。奚。尙。存。軍。司。馬。印。而。失。之。曰。六。朝。以。前。每。一。官。一。印。故。漢。人。有。十。屢。銀。艾。者。桓。元。時。孔。琳。之。始。建。言。請。衆。官。積。用。一。印。無。煩。改。作。然。猶。不。從。觀。梁。天。監。十。五。年。王。瑩。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錢。而。龜。六。錢。既。成。額。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亡。此。亦。可。爲。一。官。一。印。之。證。至。隋。唐。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官。用。一。印。相。仍。至。今。蒙。時。必。佩。新。印。解。故。印。故。失。之。耳。無。可。疑。者。歐。陽。公。集。古。目。錄。序。云。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予。故。具。論。之。以。俟。稽。古。者。有。所。考。焉。

書梅花詩序後

予序徐孝先梅花詩。謂其立不拔之節如梅。或曰。徐先生亦幸無人知。故得以完節。使其爲卓操所賞。迫而致之。有不爲蔡伯喈荀文若乎。此言非也。先生明末一諸生耳。未嘗受祿當位。有必不可出之勢也。然且因親之喪。服素終身。非其所見明而志先定。曷能然乎。魏叔子嘗論以龍未出時。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則將爲羣雄物色網羅。豈能晦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吾謂其言亦非也。孔明何如人哉。王佐才也。同時如彭萊且曰。足下當世伊呂也。願自比管樂何居。管子尊周攘夷。而樂毅則大復仇之舉。者固知漢賊不兩立。志已定於隆中矣。故非遇昭烈。孔明決不仕吳魏。夫旣視視羣雄。而謂肯受其物色。網羅乎。孟氏女肥而黑。蓋醜人也。猶擇對不嫁。必如梁伯鸞者。始委身焉。此無他。所見明而志先定也。而謂徐先生意同柔花弱草之可移也哉。

題團葉賭墅圖

嘗觀古之人。當大事危疑倉卒之時。往往託情博奕。以示鎮靜。魏公子無忌已開其先。不自謝安始也。世禱督師魏魏。嚴駕將發。來敏就求圍棋。禱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起曰。聊試卿耳。信目可人。必能辦賊。安

二女子爲內。如歸禮。堯善之下。卽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備入百官。百官時序。實于四門。四門。稷。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尙維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開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豈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弁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猶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卽其人自譏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卽竊之偽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託始鄭沖。卽沖之偽造也。姚方輿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卽方輿之偽造也。善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理超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插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佳。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插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蕭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蓋厭十一篇。皆爲舜事。闔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得謂諸史家體要哉。

吳氏謂舜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舜十有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異也。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不同。

二十八字駁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輿之二十八字。陋且罔。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撥入四海遇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真。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巽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撥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比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綱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

而非謬。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汪克敏綱目考異曰。今刊本。章武三年。後主建興元年。而不動章武之年。然唐中宗二年。則建興。蓋魏四年六月。宗即位。是年仍舊四年。而分注。宗即位元年。至次年。宗皇帝景雲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釋舜。且誣孔子矣。梅聖俞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真。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斯斯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未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誤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尙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作異。使露破綻。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縢大誥異。又與幽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也。周公開流言。卽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九。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鷓鴣之詩。以貽王。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詩書可考者。卽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啓商。蔡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此三語。般叛在其中。王討在其中。正與詩書相表裏。僞讀者妄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卽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忘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說詳金縢傳。蓋緣孔傳誤解金縢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撰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爾史何敢容。免職。其後用。謝都致書戒之曰。昔流言。或至公且。東奔。明時人。亦未有誤解。金縢弗辟。爲致辟之辟者。卽謂羣叔亦未嘗。孟子曰。使管叔監般。又曰。管叔以般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叔。實我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脅從。法固應爾。觀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卽祝佗云。管蔡啓商。管蔡云者。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讀者云羣叔流言。羣者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奚以下文一則辟之一。則囚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

臣紀事詳明。決無是體。偽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謬戾如此。文義淺弱。又何論焉。又案金仁山前編曰。...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

國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

論古音。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強為叶也。焦氏筆乘所云。下皆音虎。...

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強為叶也。焦氏筆乘所云。下皆音虎。...

英。下韻為河上乎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韻為佩玉將將。汾沮洳云。美如英。下韻為殊異乎公行。...

風云。凱風自南。下韻為吹彼棘心。株林云。從夏南。上韻為胡為乎株林。何人斯云。胡不自南。下韻為祇攬。...

韻為以慰其心之類也。宅今在陌押。而古皆作託音。鴻雁云。其究安宅。上韻為百堵皆作。皇矣云。此維與。...

準之。得什一於千百耳。其他經文字不在韻句者。宜皆別有音。今失傳矣。可勝道哉。因惜古文尚書。孔安。...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讀之二字。千古曠解。乃知當時古字。今古音。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出。...

書序他尚足信哉。閻子之說可為詳且確矣。然仁山辯伯益伯翳為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周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賜姓云云。是伯翳即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迂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尚如此。而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即呂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甫。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質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疏證第六十

閻先生疏證第六十。與愚所見。互有同異。習其讀者。不可不察也。故詳著於篇。

一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維商是也。即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儒無言。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左傳所謂。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圍。曹圍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村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為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周則謂死。無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壬。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蓋沃是也。竹書自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始復商號。商侯復歸於亳。會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

二

其辨三亳甚詳。以為湯都數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余嘗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殷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

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殺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殺熟近。果湯會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復遷偃師奚為。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益沃。告與偃通。益之言來。蓋謂從帝營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安國曰。而水經注。言帝營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關闕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三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置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數河置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為最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為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註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微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見。余於竹書亦云。

四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為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據而云然。余曰。以商頌辛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為睢州。朱子集傳云。買與幅。幅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鞏轅。西降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為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為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

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芒芒乃毫殷非商邱也而閻先生既誤信盤庚遷都師又慮解殷土即商土甚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五

予嘗聞之閻儒何楷曰商頌予鳥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微予曰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成宜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禘而宗湯周人禘嚳而祖文王而宗武王暮能帥顓頊者也而虞氏報焉杆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祖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信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竹書夏帝芒三十二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甲微復與故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皆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契之始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芒芒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芒芒禹迹蠻為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而即云宅殷土芒芒者何也曰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即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即景亳景亳即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

或問上甲微為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為首何也曰湯為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鳥得先

予鳥序以為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為給給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亦汎甚矣斷為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可易也

六

雖然典吾弗敢居詳則有之抑猶未也嘗觀爾雅九州之名與大輿域所至既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

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觀予鳥詩奄有九有其說誠然春秋命歷敘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圍有與固同古文省故今即爾雅攷之兩河開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開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人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章章如是而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亦已固矣夫予因究是詩凡兩言殷兩言商皆確不可易蓋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遷殷也故曰宅殷土芒芒湯有天下國號商也故曰商之先后自盤庚遷殷至武丁孫子也故曰殷受命咸宜商則曰商殷則曰殷如天地之判高下渭涇之分清濁也其名不淆亂義難動搖如此而閻先生乃謂詩人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果何說也蒙甚感焉

七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為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為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為遷殷之後既能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土而何為乎復遷於乎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即位廢家韋遷劉累為諸侯者必皆蹙蹙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為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於毫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維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毫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為之經略以冀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皋險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為患何自是而相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為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李本謂意必為難宮於此而自契至成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毫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湖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有一主其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達洵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積古何哉

八

閻先生謂桐非湯葬地辨之最詳按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而有王離宮焉以註書序之湯字則

皇前謚不信湯都偃師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
 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即葛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
 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恐謂寧陵與商邱接壤士安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其後并未嘗遷都
 偃師則大不然按竹書夏桀十五年湯自商邱遷於亳則葛之為鄰當在偃師未遷之先也遷於西亳必
 在葛征既始之後也又何疑焉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是謂
 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四十五里二亳雖在封內無所事遷所為遷者蓋遠徙之名耳遠徙則自南亳
 而遷西亳斷可信者且夫論古亦貴大端得焉耳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
 察其形苟有所疑雖關焉可師心越解彌增其陋況乎古今地形變遷名號沿革亦異執古以御今猶索
 馬於唐肆也士安徒以寧陵故而疑偃師之遠何異因噎而廢食乎班固有云學者安於所習毀所不見
 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九

閻先生謂玄鳥詩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為啟文字宜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
 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不我以
 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
 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鳩鳴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
 林之首章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
 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
 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為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

十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漢武帝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繁獄廷尉請論左右為之請帝垂涕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馮子曰帝行法無所假貸則
 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即以流涕之所云者正
 告主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
 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傳以教之使不至於犯法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
 自食其言而安忍無親也或命不信賊恩不仁救救亡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
 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犯法乎昔絳灌等以資長君少君所出微為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為
 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贈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殺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乎其
 言哉吾嘗致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於羣臣之當斬贖為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敖趙食
 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帝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為諱云
 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尚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

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字雲漢之三章曰萬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上帝則不我遺
 重二遺字不惟推也頌亦然執說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贊一章曰敬時釋思又曰於釋思此
 可見實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尙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為殷有是理乎請即以商頌徵之那固
 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鞀鼓淵淵嘽嘽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程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
 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開章三
 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誤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凡觀文字固須會意尤
 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漢武帝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繁獄廷尉請論左右為之請帝垂涕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馮子曰帝行法無所假貸則
 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即以流涕之所云者正
 告主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
 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傳以教之使不至於犯法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
 自食其言而安忍無親也或命不信賊恩不仁救救亡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
 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犯法乎昔絳灌等以資長君少君所出微為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為
 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贈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殺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乎其
 言哉吾嘗致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於羣臣之當斬贖為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敖趙食
 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帝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為諱云
 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尚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

稷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他如韓固有盧。宋夫曰。與掛說同。亦無及西旅獻者。彼皆信傳不信經。言皆不言周。述後不述前。學者宜亦可以思其故焉。夫逸周書古矣。固無論。即魏張揖。晉張華。猶必習見。馬鄭。鄭作家說。信而弗疑也。故吾讀羣書。而旅獒之誣乃益明。

漸說三篇

吾於揚子雲論進若水而得漸道。何也。天下之理。剛不能漸。柔漸之。柔莫如水。晝而夜。夜而晝。晝科而後進。不放乎其域。不止也。學亦然。今人為學。莫不欲一日而畢之。明日怠。後日忘。惟聖賢人。日日如一日。必不以一日廢。日日無他。漸也。漸則久。久則成。

事功肇舉。可三日了之者。有小丈夫焉。倖倖然曰。吾能一日了此。而疲精單力。鹵莽為之。亦鹵莽報之矣。此皆好逸之心使然。明日後日。謂可無事以嬉也。未幾而決裂。則引日長。耗力益甚。悲夫。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疾行莫如日。而不一刻盡。必刻刻而積之。積刻為時。積時為日。積日為月。是故殺梁氏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積月而四時成歲。以延乎百千萬億年。百千萬億年。亦一息之積也。不一息。不能百千萬億。延無窮之紀。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其升也以漸。故禹貢東曰。漸西曰。被。有以哉。漸女歸吉。利貞。止而巽。進以正。故往有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鴻飛木長。如其漸。如其漸。

古平十韻通說

或曰古詩。真。元。寒。刪。先。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闕入庚。青。蒸。侵。韻。則四韻之不通。真。文。益。是無疑。此言殆非也。夫六經中有韻之言。及春秋內外傳。國策。諸子書。其六韻通四韻者。多有。今虞論漢魏晉諸樂府。及杜韓古詩。而不上溯三百篇。及楚騷。可乎。如國風。山有榛。隰有苓。真通青。靈雨既零。章。青通真。先。小雅。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反。丁。式。月。斯。生。俾。民。不。寧。先。通。庚。青。有。鳥。高。飛。亦。傳。于。大。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葛。子。靖。之。居。以。凶。於。先。真。通。蒸。大。雅。價。人。維。藩。六。句。元。寒。通。庚。青。雖。無。老。成。人。四。句。真。通。青。庚。雲。漢。首。章。則先真通庚青。不惟周詩。離騷亦然。其曰。肇錫余以嘉名。字余曰靈均。非庚通真乎。九歌。合百草兮實庭。四句。非庚通元文乎。秋蘭兮青青。四句。非庚通真乎。莊子。為善無近名。七句。又非庚通真先乎。至於宋玉九辯。沈寥兮天高。而氣清。悵悵兮增欷。兮薄寒之中人。云云。其庚通真。不一而足。又招魂。放陳組纓。四句。則庚通真先。獻歲發春。汨吾南征。則真通庚。縣火延起兮。系顏。步及驟。處兮。誘。騁。先。則。蒸。通。先。他。如賈誼。弔屈原辭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庚通真。枚乘七發。第四條。其庚青蒸侵通真先。班固封燕然山銘。序。其文真先通庚青。又皆章章如是。兩漢猶然。不獨風騷也。噫。第執古樂府及杜韓詩。謂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闕入庚青蒸侵四韻。而不上窮風騷。是襲流忘源。亦何異於信耳孫而疑鼻祖耶。夫恐作詩者。用韻汎濶。而第以六韻通轉限之。未為不可。若謂漢魏杜韓以前。四韻必不通真文。則固矣。余故為是說。以曉學者。

鼻息說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謠。祝嘏。猶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為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其體而已。其為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強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強健者。氣為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絀其人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為之通也。古之聖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曉賦。而諷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探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視其喉舌。雖具。而若無口。既且且。錯結。莫得開說。以為常。而鼻息又塞。則周身之氣。壅閉而不通。氣不通。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眩亂。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地也。於人為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陪臣執國命解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為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強奴抗房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借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因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讎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郕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南蒯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郕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南蒯者。南蒯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

賜履解

或有問於馮子曰。賜履上殿。既稱殊禮。創自漢高。於古何防乎。抑賜履始得履。其餘卿大夫士。豈皆跌而行邪。馮子曰。善。如子之問。微子吾固將明之。賜履之制。見於詩大雅。及幽風狼跋之章。漢高踴而行之。非

自言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諸語遂據為罪案不知此第泛言其理當然耳如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卒師伐罪而反縱之逸姑一克其地遂反兵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曰亂賊之君父懼乎今乃舍亂賊而專罪其君父開卷定律子臣漏網君父受辜則王法淪天理滅矣雖使胡亥著書楊廣執簡猶不敢顯然顛倒錯亂至於此極而謂聖人明是非垂法戒之大經顧刺繆乃爾哉然則孔子書克全然子鄭伯邪則又非也孔子見人一善而恕其百非其事也其文也而義自在其中孔子之意若曰世安有隨母射王之逆人而獨能善全兄弟一倫猶若此乎終春秋特筆一書克不再書者唯此而已彼隨母射王二事鄭既不起於魯史無從書故特於此開一例其書法寬而嚴寬者仁之至嚴者義之盡傳譏失教特言外餘文耳孔子成春秋立萬世子臣之大防而康侯設淫辭而助之攻以利天下之亂賊其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深文其義安在讀春秋者慎毋為胡氏之說所惑亂也哉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今海內文章家吾頗賞寧都魏叔子為有筆尤長於論議乃其中立言不臧胎禍後世正不少其尤甚者如宋論惜岳忠武未可與權且謂忠武一日為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為叛將則舉朝畏之悼之意叔子或病狂而為此言乎夫士君子立言大者扶植綱常次亦須通達世務教臣以叛既不可以垂訓又況全不曉事勢當日金源方熾宋將兵柄又不一忠武一逆命若張若韓若劉誰不奉命討叛臣者更不待賊檜藉莫須有三字誅之矣至讀其官策云外庭內宮之閒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端慎足使者充之予不禁竊心賊目掩卷大息曰禍天下之寡婦守節不終而更二夫者必藉此言夫其居心不仁其立言不義若執柄者行其策流毒無窮禍之罪大矣或云此議創於其兄善伯宜乎戕於兵而歸亦客死無種也哉吾友沈位山曰一言而造無窮之禍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言之不可不慎如是凡小有才而輕弄文墨者尙其戒之哉

嚴光客難駁

稚黃子作嚴光論譏其傲君無人臣禮又著客難非之景以為此下塘陳祿之緒餘也稚黃子倘亦激於衛世之深心非得已乎而吾謂不如其已何也以子陵為賢而慕效之尙不失為高節亢志之人若非貶子陵則人惟知有軒冕之尊將不復知賓臣師臣之義其極也臣諂君驕勢崇道賤其害不為細故曰其不得已也不如其已也漢高威加海內而終不能臣四皓世宗常踞廟見大將軍而不冠不見汲黯後世愈以此賢兩主而兩主亦不以其故損威世祖白衣起兵光復大物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其所少者非威也一彈項令猶賞之何責禮故人為梁武與何子哲有舊及踐祚徵為侍中子哲手持帝璽曰乃欲臣老子邪況子陵之卓卓何等惡得以長傲逆倫譏之也稚黃子曰當時在廷諸臣宜勸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故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斯情與禮俱得之鳥庖博聞強記如稚黃子猶不熟漢書乎博士范升奏光誇上求高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亦各有志焉當時處士自高帝德自大臣子自敬朝廷自尊情與體何嘗不兩得也稚黃子又罪其移風俗而成黨禍此大不然士君子品節不當

高峻願以同流合污為可邪一變而胡廣趙戒非不曲謹然猶蓋士也彼其人較三君八俊夫誰優劣哉

駁陰陽家言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晉觀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角之術往往祿祥巧中於是益惑於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應家之肥可為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魯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與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說誠為篤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遠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輜轅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廢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達如是亦不聞其遠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諱而天下稱其仁李愬以往亡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朱子駁詩古序辯

鄉先生毛稚黃氏說三百篇無淫詩子善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為衛昭明指為子夏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平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乎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今朱子於十五國風強半駁之何所據依而然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如將仲子刺在公也道大略君子也女同車山有扶蘇離兮於離水國無臣也出其東門刺亂也野今朱子多目為淫奔者自作雖甚無良不為此匹夫匹婦私會於廬陰有憂思遇時也漆洧刺亂也

而明日有傳之者矣。彼其心惟恐人之傳之也。烏有自宜其醜者歟。而聖人又何乃取淫人之詩。連篇累牘存於篇。則所刪者何詩也。此理之必無者。吾觀春秋鄭六卿。韓宣子於郊。高子游。風雨。子旗。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七子賦詩。而伯有為戮。夫非以牀第之首。踰闕乎。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為不誣。

政逮大夫四世辯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為四世。孔注則有文無桓。朱注則有桓無文。將何說之從。馮子曰。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非文武平桓比。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今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則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既從鄭說。亦合杜注。乃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決無可疑者。孔鄭杜皆名儒。說皆有徵。然今人童習朱注。至於白首。遠易其說。猶未足以厭其心也。抑知有明見於傳。且與孔子同時人。而察察言魯卿專政自文子者。如史墨之對趙簡子。是也。其言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是則四世為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曾子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於書。豈有名心哉。是故揚子曰。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大權。夫吾道不行。吾生將盡。無以垂教於後世。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萬物紛錯。而莫與正也。在則人亡。則書以折羣。清而定衆。亂亦其不得已焉耳。董子不云乎。聖人所欲說。在於仁義。不然。說不益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吾見今世學者之易為之也。德不歸人。才非作。者。讀書不益數卷。閱年未底中書。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讀孝經

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論。而汪端明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

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闕。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偽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為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注。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沖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為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孝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唯是闕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末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為隋劉炫偽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初。闕門不肅。而為國諱邪。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於是乎馬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嗚呼。唐則闕門之教廢。宋則復讎之義亡也。小人侮聖人之言。而禍及家國。悲夫。惟司馬君實。確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何異信臆可略。而疑疾之不可食也。願吾所望於學者。豈徒誦讀云爾哉。

讀柳子

予嘗讀唐書。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皆天下才子也。而陸淳。劉禹錫。柳宗元為冠。柳子之才尤奇。其位最顯。名最下者。章執誼耳。章之才不及柳遠甚。特以蚤附叔文。最先引用。居相位後。迫公議。時有異同。遂與叔文敵。彼執誼且然。則柳子之不為黨人用。斷可知也。令以柳子之才。肯附叔文。同中書平章事。豈足道哉。史第言八司馬為黨。卒無一事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既以黨得罪。尚欲以柳為播。是其同道為朋。不以黨為諱也。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愛。其過在專權自用。欲誅宦官。強公室。反為所勝。被禍耳。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觀順宗實錄。如罷宮市。貶李實。停月進。出宮女。禁五坊小兒。遣教坊女妓。焚容州所進毒藥。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及敍用。裴公輔。蘇弁。鄭餘慶。陸贄。陽城於貶所。史皆稱其人。情大悅。而叔文侍東宮時。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順宗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則其人機辯。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因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然則劉柳無求於叔文。而叔文引劉柳以自重。此則情之所有也。奈何後世君子不察。遽斥為黨。漢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名士。顯宗得其錄。繫治數千人。如尹與。陸緄。梁宏。駟動。輩之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凡僉王將大有為。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事敗而及焉。所謂楚國亡。獲禍延林木者也。幸當時大賢如陽元宗。陸敬輿。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設為引用。亦誅二公為黨人否。在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今已千載。猶爾邪。宋子京作柳子厚傳。言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既不文過。又嘗自訟。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而後世且據以為口實。嗚呼。小人論古無識。亦見其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今其文自在。千古學者果平心易氣。讀其書。又觀其行事。沒且為明神。而生肯為。姦黨哉。

如唐太宗。皆曰堯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曰。君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為賢主人。將死。惡聞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祀東坡先生生日文

臘月十九日為東坡先生降旦。商丘中丞率三吳諸生。再拜上觴。而祠以文。屬景為之。立成。焚於几曰。為康大忠如生。至文不滅。易名之典。光照日月。先生之生。景祐三年。歷歲七百。誰與比肩。安石誤國。創行新法。上書極論。羣姦欲殺。黃州閒閒。雪堂安安。徐汝穎揚。所至民歡。內不久留。出知杭州。浚湖通漕。山歌水謳。泊紹聖初。連貶海濱。築室儋耳。若將終身。更三大赦。量移晚歲。常州考終。天下同涕。先生孤忠。百折不磨。先生奇文。如瀉天河。汲引後進。黃龍秦張。一附青雲。千秋以光。嗟彼宵人。朽骨猶臭。明明日星。如何不壽。玉糝羹香。花豬肉薦。進藥玉船。酌酒三奠。赤壁黃樓。忽生蘇州。先生之神。何方不遊。掀翻乘雲。下騎騶騶。不羆以笑。啓我後人。尚鑒。

大學問答

闕子問於馮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謹錄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為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為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為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禮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為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庸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為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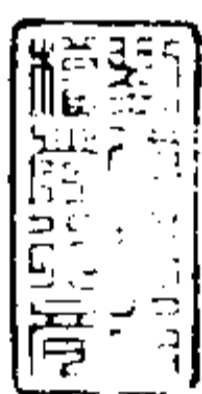
馮子曰。若先生之說。既辨既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為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為即通十傳。竝無曾子曰字。亦決其為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證。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要錄一

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吾嘗賞此三達人之言。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盈而不落。盈而不具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阮長平四十萬衆。而有餘。滿之為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昔者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能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侯有慚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真莫及哉。殆亦從與承意。諛諂而諛。以驕其君焉耳。郎顛有言。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憐然受之。否則未有不心作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



觀不聞同一慎獨。非一脈相傳而何。吾決其爲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爲僞爲者。闖入於其中。奈何先生爲無端之疑。而啓天下後世不信任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河北蝗

今年河北多蝗。日捕之弗勝也。於是有人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民信之不敢捕。客以問馮子。馮子曰。是倪若水。慮慎之警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蛇而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或曰。劉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蠲曰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之職。職在捕。而有司之職。職在蠲。不偏廢也。云爾。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答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感焉。相與束手而聽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澆灌矣。是誰之過與。漢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烏庫。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杜氏僕

山陽杜氏始祖於明有戰功。世襲錦衣指揮使。其僕與有勞焉。亦賜數千戶。杜每朝賀。僕朝衣朝冠。以從。歸輒易衣。行酒客前如故。客問禮與。馮子曰。禮乎。僕則賢矣。抑其主處之未善也。夫出有冠服之榮。入執威獲之役。油然而不以怪者。不可爲賢乎。主宜優以禮貌。任之紀綱。惜名器。亦所以尊朝廷也。奈何奴辱之。昔萬石君。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彼非降尊於子孫。而加禮於小吏也。重朝廷故也。吾故賢其僕。少其主。乃若今世豪奴悍僕。敢與弱主抗禮。則杜氏家法亦嚴矣哉。

士昏禮答

士有子昏不舉樂者。所親皆非之。曰。已儉。其吝於財也。嘉禮不用樂。惡乎用樂。或以問馮子。馮子曰。不舉樂者。是也。非之者。妄也。士昏禮。三日不舉樂。古之道也。斯禮也。六朝以降。將亡矣。賴之人存之。又何非焉。劉宋時。廬陵王禕。因從子敬深昏。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昏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隋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醉方士非之。而出。王仲淹聞之。曰。醉方士知禮矣。今已則不知禮。而謂人行禮。甚矣。古道之不復也。吾其已乎。喟然誦綠衣之卒章。

寄魏和公已下尺牘

去年得手書。知病將不起。道長日短。有恨如何。承誠曰。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非深相愛。誰肯作爾語。然伏處不忘百姓之病。亦儒者分內事也。先生宜勿忘。

誠輕薄子

韓壽偷香。狹邪成羨。其風流。乃妻牛死於枯木。子謫鐵於西鍾。青瑣一窺。禍成赤族。可不戒哉。

阮籍有言。布衣草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彼長鬚者。南州老宿。可安笑邪。正恐張南和反嘲。潑潑君耳。

辭天水方伯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登千金。及其登陸。棄若芻狗。明公之貴某也。以有用也。前日因老母危。病心惛。今遂不能構思。奮筆。是登陸之登。安所用之。

上王大夫

長御史者。不一言事。反讓臺中言事。不咨大夫。爲非禮。善乎。蕭至忠折御史大夫李承嘉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故某願公奮諤之志。毋魯敢言者。

與丁公鉉

孫烈女年十五。一死與天地同休。范滂母曰。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不知人有令名。卽是壽考。此兼得法也。

與王豹采先輩

先生年八十。猶與小兒曹。換換明遠樓邪。昔神瓊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歎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請下一轉語來。

與汪少孤

文字曰。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此知足常足也。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厭不病。雖瘠不害。厭病而肥者。死矣。足下其安之。日感感嗟嗟。雖皓華何益。

答姚生

生何見之晚也。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矣。故蔡中郎正交論。不可不讀。

與吳徵君慶伯

管仲有言。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昨日二老在湖舫。皆極醉矣。猶饒舌不休。杯酒失歡。乃至於此。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二王當國。羊公無德。亦其勢然也。且兩怒必有溢惡之言。正須置之度外耳。

與汪給諫寓昭

前讀三疏。有益時務。言人所不敢言。雖然當官。乃誠助太平者。可賀也。梁天監元年。詔曰。大政使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派莫遠。竝可投肺石函。則置諫官何地矣。足下益當努力。宋李光弼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王黼惡之。今世求泰。發一輩人。何可得也。噫。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身。諤諤呂言。便足千古。足下勉之。

與孫海門先生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衆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以松江...

上長洲宗伯

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閣下雖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以邢子才猶克堪之。況閣下乎？但名不可多取，寵不可過盛...

答孫大白

何物段七娘黃四娘，入李杜詩中，遂名千古。僕性不喜此，咏西湖蕭九娘，不若爲孫秀姑表貞也。

與里富人

何子季有言，月食四斗米不盡，多藏何爲哉？趙孝成王夢見金玉之積如山，召筮史敢占之，曰：見金玉之積如山者，君家多憂，何不散之？今聞左失火之家，若某某皆蟬腹龜腸，不食三日矣...

示西陵後生

鄒下七子之後，不知幾許七子，平心而論，後定不如前。阿誰優劣邪？西冷前十子，太平安有名，今復欲湊足後十子，此何異兗州八伯，本擬八僞，而不知四凶續其後也。去矣無汚我。

答朱竹垞檢討

問唐詩稱馬卿葛亮，馬卿則魏志三馬同槽，晉書馬爲國姓，信之矣。稱葛何本？京案風俗通，陳涉誅其將，葛嬰，孝文封其孫諸爲縣侯，因并氏焉。而吳書則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時人，謂之諸葛，兩說雖不同，葛爲本姓明矣。且孔明在時，已稱葛氏，禰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此爲確據矣。

答王生

失珠不可還，鹽飯何必顧。且口衆我寡，衆怒難犯，不如已而。夫猛虎負嵎，莫之敢擾，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今奈何以一人而制百虎乎？

復商丘公

徐逸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公善其說。但此是防弊，恐偏聽生姦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好察，亦願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逸說，恐寬大之政未成，舉嚴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此條關繫吏治民生甚大，故獻爲言，惟公採之。

與陳太學

傳曰：佐饒者皆焉，佐闕者傷焉。呂奉先蠱暴人，猶云布性不喜合關，但喜解關。僕豈佐闕者邪？良愧不能一發中戟支耳。

兵無常勝，訟不可終。法家之言，主於斷株掘根，是欲兩造積怨蓄怒，兵連禍結，無已時也。昔南唐李煜與南漢劉鋹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生其詳思之。

答宋既庭二首

先生言尚書古文湯誓的是僞作，因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而割正夏，信有是言，是人心不順矣。人心不順，即天心不應。天人一理，豈有二焉？乃又以逸書時日曷喪二語，補綴其間，竟忘首尾矛盾。景嘗讀唐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舉戮罔赦，是順人乎？鄧大奇之而不能答。夫既不能服黃口小兒之心，能盡白頭老師之目邪？爲之撫掌竟日。

新收墨蹟書元祐五年眉州唐伯虎題紙墨殘，書法淵古。先生以爲決非贗物，來詢云：記得是唐子西之兄，子西名庚，疑伯虎或亦名寅，因屬景詳考之。檢宋文苑傳，伯虎果子西兄名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墨蹟所書乃其名也。非字也。彼以爲贗而棄之，先生博物多識，獨藏棄之人，閒好骨董，棄擲磨滅於不學無識人之手，不知其幾也，亦可慨矣。

與趙四公子

教習雖不可廢於家，然峻酷過差，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尙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闕賦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穉侍人買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開以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大可畏。

與吳寶崖

聞此日足下看南北史，當作何看法。後生乃專記其諸謔譏之言，第欲得利齒牙閒耳。先儒嘗云：讀史易使人心靈，正謂此等。朱文公曰：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此言大宜味。

與江蘇幕友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宜速撤被災州縣，賑實最窮下戶，發貸倉穀。此今日第一事。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即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虞其後不能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餓死流離，代天司救之謂何？

與樊中諸子四首

烏有限霜殺禾如此而報不災者，足下寧能三日不食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足下徒讀杜詩，而不

十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趣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卻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肯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慙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賣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為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為文立就明亡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猶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淚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欷歔見者哀之與兄景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為游子遇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為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為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偷兒入臥室處士覺其為鄰人也默弗言指掖及衣被始徐徐曰某甲獨不能爾此為吾禦寒地邪偷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偷兒亦自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蒙蒙為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誡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臺世堂好學能文章與子善而元配張備人最賢子別為立傳

馮景曰

馮景曰鳥鳴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為乎生亡國之季哉世臺聞而飲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哲人未亡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卒如此矣悲夫

徐先生傳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諸生家塘棲之落瓜世貴族稱落瓜徐氏父瀨崇禎甲戌進士知武陵縣早卒母陸育先生而實鞠於後母陸如己出先生友愛弟敬直無異母視敬直嘗病痢躬拭穢惡數月不厭甲申後棄田廬白衣冠倘伴山水閒如狂已而入河渚愛其地浦瀆陂塘梅花竹蘆清幽絕勝遂寄棲施相之廬蓋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終身不復娶梅花開時日夕游詠其下今所傳百四十四首是也先生喜飲酒善哭每酒酣則繼涕淚發聲磴磴而不可止候官高兆嘗千里訪先生置宿寓廬夜半聞大哭驚詢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葛巾去也積書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學盛暑必衣步趨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過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對愉悅近情使人人可親與汪某善晚識馮景為忘年友嘗謂景曰自陳際叔應嗣黃沒後杭州十萬戶虛無人矣今有半個在馮山公也某問

故曰未知後半截何如耳景聞而感之其慎於許可如此戊寅秋將之海寧訪故人許全可未行一夕中風卒享年七十有二會相先日他出未還子雲蒸在濱而雲蒸婦命稚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庶翁還無憾赴者心善其言而情有未安總嗣三復卒進先生於正寢明日相還撫棺慟哭且靡稚孫頂曰汝能代母傳吾言真吾孫也相字贊伯長先生五歲亦隱君子能文章者論曰觀人於所主豈不信哉徐先生審處施氏廡下卒正寢於其堂贊伯夷居片言而婦而孫篤守弗越竟敦古義亦可傳也夫

仁和陸孝子傳

予嘗覺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既又為之喜蓋孝子父含美宦濱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開闢辛辛卒尋父還里門何其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社父步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隲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鬻骨走萬里道乞食其間疾風官雨之所飄搖縣崖絕壑深谿仄仞之所危恐山妖水賊猖獗豺虎睚眦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關壘譙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跪問父匿所在老嫗指蓋簞中云彼疊疊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有浙江人是邪非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齋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乎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子然負兩骸左擔以出蠻烟瘴雨之鄉躡足窮面還家報母母曰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每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匿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沒蓋景得交又社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冰脣常為景言誌必溼嗚呼誰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千古景始而悲甚既又未嘗不大喜也承烈年十四哭諸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昌化令陶子師傳

君諱元淳姓陶氏字子師蘇州常熟人也父彥節精醫鄉稱長者君性剛臨事敢言其遇人必以古道相處生平不能容人過亦不肯以非義干人康熙戊辰成進士殿試對策頗及蘇松田賦略言西北賦輕而役重故民輕去其鄉而不得耕東南役均而賦重故民輕棄其產而不願耕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真定梁公以為皇恩新沛不宜復論及此抑置二甲人皆以為屈君顧自喜或問之君曰吾不欲苟進於其始也甲戌謁選得瓊州昌化昌化原額田四百餘頃後頻遭水患悉成滄海浮糧荒糧十居六七賠累百年官民交困君首具文陳始末請免當事難之君憂然念所以蘇民困者革正供外雜項又相擇土宜創立城市大招流亡願開墾者予牛種不責其租初昌化近黎之地設立土舍壓制黎人官吏借其力以規物產相倚為姦君至革土舍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初昌口率之科不及千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

村烟少。月居一。至是有醉人。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君或步行。周諮利弊。老幼環向。勞苦如家人。然昌化浮糧荒糧之害。君任五年。再三請免。聽者貌貌。莫能為力。最後魯方伯閱君所撰昌化浮糧考。亦心動。許為請命。而君已病且死矣。悲夫。君莅昌之明年。委署崖州。州將遊擊余虎以下橫行無忌。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余虎知而不問。君至。事始發覺。其虐黎尤酷。所管之村。令每歲獻納。不備則嚴刑以逞。一日得黎民訴詞滿百。君遂列六款以上。方君錄訴時。余虎聞而笑曰。嚇我邪。欲多得錢耳。漫投百金為壽。君峻卻之。余虎恐。亦具私揭為流言。以激怒軍門。於是總督撤令瓊鎮會審。君不往。而具文列牘末云。竊謂是非本一定。耳目難盡塗。若其公論猶存。卑職不應有罪。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若徇姦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某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蒲伏武臣。以貽州縣羞。總督怒。於特參武弁疏中。傷君云。昌化檢驗失實。援救事疑。既余虎及鎮中流言。競煽其起。排擊會督攝撫印。遂置察典。疏未上。蕭撫軍至。問雷瓊道成某曰。令有廉名。何以致此。成某具言本末。蕭撫軍曰。吾初下車。便去一廉吏。何以率爾爾。爾為我問軍門。昌化何罪也。成如命往。總督默然良久。曰。昌化亦有何罪。但召之。輒備酒不來。此難堪耳。既蕭公有言。姑畱之。於是君為書謝撫軍。略曰。元淳奮迹孤根。出身萬里。欲執法而先陷於法。思救時而已。選於時。加以瘴霧。測年。炎風。鏢骨。市無蔬。地鮮醫藥。屈指幾時。傷於官者七子。傷心久病。濱於死者三年。再被論而不敢求申。兩請歸而必欲一去。蓋將上見老母。下保孤踪。獲生得遂。蘇子無虞。死別何圖。此志又復終乖。即今山海互煽。黎庶交驚。豺狼接迹。於當途。鴻雁羣飛。而在野。元淳淳雖下。願效涓埃。雖蟲鳥之自鳴。無關得失。然蝦蟆之動聽。兼為公私。時魯方伯與蕭公共議薦君。而君已病不起。居者無疾。到官後。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日非菜一束。每至郡。唐總兵必先戒其屬曰。陶昌化至矣。毋生事。署崖日奉檄。鞠黃鎮中命案。鎮中陰命甲士百人。帶刀突入。欲因勢恐喝。士民觀者千餘。皆驚駭狂走。塵埃漲天。左右執役亦欲奔。君叱之曰。若不得動。乃日鎮中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令甲士劫持。非反而何。鎮中氣縮。揮使去。君錄問自若。自是瓊州水陸將吏。亦稍戢矣。崖州人為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戊寅秋九月。君就醫至瓊。既而病增劇。卒年五十三。昌士民聞君亡。相向而哭。如其親之喪。君性方嚴。不能與人款曲。獨喜接諸生講論。漏下三鼓。猶娓娓不倦。坐是精力消亡。其後二子扶柩渡海。途遇粵士科舉赴廣城者百餘人。知為君柩。皆隨行莫敢先路。過陽春。有悍卒爭渡。洶洶索關。諸生皆大譁曰。此吾師也。誰敢無禮者。卒懼而竄。其得士心如此。二子貞固貞靖。皆能讀書立品。君固宜有後者。

山陽邱公略成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教甚嚴。公為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眾。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為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開縣。縣有防兵。久缺餉。遂為亂。城門盡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諭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且暮且至。胡為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留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會數叛。公謂吏民曰。此積弱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其倡亂者。黎會懾服。初。瓊之賦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省給。公建議。即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攝廣防廳事。多惠政。向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真之法。民賴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康熙四年積欠賦錢。嚴刑以逞。民不堪命。擄臂揭竿。欲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擊聞變。集吏議之。皆曰。發兵擊之。使公曰。不然。通民苦敲耳。今誠遣一文吏往撫之。製可引天擊曰。善。即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為衛。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益驚。治絲而禁之。惡乎靖。乃乘輿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濯自新之意。民猶首鼠疑。公為文督城。障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豈幾王章。法嚴令寤。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則爾爾。曾恐愚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明神鑒之。升言既出。有如日首鼠兩端。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貳。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單璧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前。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壁曰。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為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脅從不少。可概誅乎。璧是公言。明日。殿上。上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子產昔。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為仇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譬。自拘司敗。而以大道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贊之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河南讞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燭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緩死。當是時。公聲名籍甚。九卿開。長安為之語曰。邱公為理。民無冤死。居亡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間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山。饒重友。善。二人者。沒為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我革時。命其子迺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靖。至榻前。問。公張目曰。老父受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三。迺。迺。迺。其同母弟洗馬季貞。為公行狀。以

公素敬景故來徵景傳

論曰昔人謂飯有麥飯。牀有故絮。雖饑寒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俾更生之路。乘是忍心。何渠不若寧成義縱。嘗聞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詢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問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張季矣。

奇奴傳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跪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轎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邪。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烏藹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慮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歸安三異人傳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而其父爲於婆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速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不在券也。如背主恩。即不還券。亦去。如不忘主恩。即還券。亦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山竟不肯去。備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趨主母。幼主。而去。主曰。如置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圍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春。事馮子。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杆火。火爲之滅。今又欲王山見之矣。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不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喉血。取李氏後。病開。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龍行病益劇。其所。以膏藥雪藏。李氏勤爲之無怨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益泣曰。我家無備。石忍以二月婚。誤汝終身。李

氏技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茅苜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邪。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絕粒時。母瀕瀕以粥。較盤。盤碎。至五日。虺自口出。李氏吐且嚙。七日。五藏團結。上衝。按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蕭妻。前溪吳訥伯女也。年十九歸。初。吳氏歸姑布書。通其意。嘗窺鏡。輒擲去。謂蕭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蕭故家貧。落拓爲村塾師。因愕謂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花一婦邪。不擇而罷。至是病發。嘔血。咯咯不止。吳氏鬻寶妝。經營藥。百方不驗。蕭自念且死。母老子穉。以言偵婦志。曰。吾且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嗷嗷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病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即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蕭尋沒。舍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死生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孤。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慮曰。是兒豐下宜有成。家貧難活。真能效郭公哺甥乎。昌言與蕭皆諾。於是越日。稽顙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待姑。今不得矣。姑悲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邪。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啓扉聲。久之寂寂。疑之。起往視。婦牀。摸二雞。軒睡。滅問九齡者曰。鑪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待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即束縗吹火。求鄰子蹤跡之。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揭蠶牀帷。見几上酒三罍。旁置一罍。一坐具。如相。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兀立深淵中。神色如生。起之。乘咸。視視。內相外。下至裳。皆連。縷。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咸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詎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論曰。高義奇節。每慨世無其人。則思古人。求古人中。高義奇節。率在衣冠士族。須眉男子。而區區菱湖。彈丸地。爾乃有一奴二婦。麟麟。于千古。天壤至大。豈遂無人哉。

俞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名。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鬚。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鄰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俯仰。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山。家中。不。乏。膏。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法。老。僕。怒。吐。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子。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子。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子。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答。子。數。十。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子。所。讀。章。句。請。誦。之。熱。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子。子。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蕭。下。望。新。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子。年。十。二。猶。數。望。新。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新。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敵。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老。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新。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子。自。淮。

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子。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游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轡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其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證。

烈女孫秀姑傳

秀姑者。孫氏。杭之錢塘人也。毀齒時。聞左楊鼎元聘為其子文龍婦。秀姑父母亡。歸於楊。待年未成婚。鼎元父子賈浙東。秀姑獨依其姑侯氏居。今康熙戊寅年十五矣。秀姑容貌端麗。動必以禮。楊故家貧。無五尺童。而與閩士積鄰。士積素頑。養博徒為弄兒。有胡起龍者尤。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美。遂啓淫心。時叩門以求火。三月八日。士積又乞火。侯氏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入。以言挑秀姑。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傲然。而笑。直前。秀姑大怒。嚙其指。士積負痛去。侯氏聞之。畏強鄰不敢有責言。六月。望日。士積從。下。握手持秀姑。秀姑叫。驚四鄰。日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請讓士積。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盃茶為禮。秀姑怒。擲盤。誤中起龍。而潑茶淋漓。起龍怒。扶且罵曰。今故謝之。反怒為小賤。殊不可禮也。士積亦大怒。相拍胸。指罵秀姑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掌耳。不茲誓不歇。暴博徒。驟而出。鄰人咸。不。然。長士積。莫敢。其。士積。日。與。壁。壁。以。辱。之。不。可。聽。聞。至。十。九。日。秀。姑。獨。哭。曰。我。尚。可。活。邪。一。屏。女。子。且。晚。不。能。饑。強。暴。有。如。倉。卒。失。防。羣。邪。逞。凶。污。吾。何。遂。以。頭。撞。擊。柱。手。持。其。吭。曰。天。若。祐。我。速。死。為。幸。侯。氏。灑。涕。而。勸。之。曰。兒。無。然。翁。歸。徒。而。避。之。耳。秀。姑。則。含。哀。喚。喚。不。能。自。禁。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籌。燈。縫。衣。裳。上。下。綿。綴。遂。欲。盪。汗。而。死。及。旦。侯。氏。怪。其。戶。扃。蘇。牀。而。視。之。赫。然。死。人。也。乃。號。呼。里。鄰。控。縣。備。報。羣。有。司。張。中。丞。親。鞠。得。實。遂。杖。殺。起。龍。於。庭。血。士。積。督。而。論。罪。如。律。并。笞。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制。曰。可。官。給。白。金。三。十。兩。建。坊。以。旌。秀。姑。之。烈。

贊曰。方秀姑死時。天酷暑。及斂面色如生。樺傍。漏。而。氣。馨。天。始。示。以。流。芳。徵。也。士。積。三。木。現。當。入。牢。獄。其。母。不。哭。告。人。曰。是。固。當。殺。前。十。五。年。逼。淫。一。尼。尼。不。從。歐。刀。刎。其。喉。亡。命。遇。赦。今。又。然。彼。貧。者。肯。保。其。顯。哉。噫。嚮。使。士。積。謝。罪。天。地。解。冤。神。明。痛。悔。自。新。尚。難。未。滅。也。况。厚。其。毒。乎。秀。姑。一。弱。齡。女。子。授。命。全。貞。名。聞。九。重。事。傳。四。海。後。有。萬。年。永。不。磨。滅。嗚。呼。烈。哉。

貞女陳三淑傳

女子許字人未聘也。所字者家以貧辭。母欲改字。卒不得。守志凡八年以死。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皆曰。貞女云。女子姓陳。名三淑。杭州錢塘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羣兒嬉。言笑不苟。每不可於意。輒。輒。累。日。人。悅。之。萬。方。終。不。啓。齒。以。是。羣。兒。輒。與。遊。亦。坐。是。失。母。黃。氏。歎。稱。長。知。讀。書。竟。日。不。倦。十。歲。遂。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咏。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燭。烟。物。物。疏。禱。開。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并。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為。探。選。謬。言。

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九矣。父倉卒用媒約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游雲間。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瀕。母。操。家。事。復。用。前。媒。約。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為。富。家。子。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其。姪。則。貞。女。兄。買。人。惟。嫂。言。是。聽。貞。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信。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不。矣。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為。者。冀。以。絕。貞。女。望。貞。女。聞。之。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某。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髻。首。以。眛。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也。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閉。目。一。室。家。人。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冷。者。懷。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遣。沈。煜。門。以。故。告。煜。適。歸。自。雲。間。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冷。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即。貧。邪。吾。能。代。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為。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疑。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寢。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手。自。下。帳。帷。蔽。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為。又。他。娶。也。煜。辯。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快。掩。淚。煜。歸。幅。巾。其。首。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而。貞。女。死。時。為。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斂。時。身。輕。如。脫。面。目。猶。生。胸。間。熱。氣。蒸。衣。外。

馮景曰。以余所聞陳女生死一於貞。道路之人皆賢之。不虛哉。不虛哉。不更二夫。謂既嫁者。此獨難矣。夫家既無復望。其於煜亦初未之見也。而守死若是不棄其父。卒一言。自非大孝。孰能至此乎。煜為余中表弟。又同居。故習知其事。陳女自足傳。余為序。次。使。探。風。君。子。後。有。考。焉。

新會四孝烈傳

歲甲午。西寧王帥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維妻。姑將就烹。莫叩頭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是為新會四孝烈。有為之詩者。景讀而義之甚。丈夫平居無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變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蓋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視面目。寧不愧死。人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窈窕三羅敷。再拜乞君充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日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哀梁氏女曰。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飽只須與。嗚呼。可以傳矣。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婦人之賢者三焉。然處常見錄者。惟魯敬姜耳。若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皆不幸。丁身世家國之變。尤聖心所深予也。予觀沈氏母尤孺人。蓋貞與義兼者。母為吾友沈進士近思曾王母。一日持所為事略。徵景為之傳。再拜請。且曰。近思九歲。先君子歿。聞之。吾母曰。汝父生平。無時不以王

及此。

馮景贊曰。嗚呼。如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從容就義。百折不回。一死重於泰山。豈非巾幗中之烈丈夫哉。彼鬚額如戟。而迴面汚行。甘心作繯。指柔者。皆將不得自比於人矣。悲夫。

烈婦蓋棺後。紳士哀誄褒貞之章甚多。而宗室鎮浙將軍諾公大書之。死勝他四字。首製扁以旌其德。萬人觀瞻。無不感悅。咸曰。彼羣邪毀正者。罪不容於死。

毛節婦傳

節婦者馮氏。毛人慶妻。景族父羣玉公女也。羣玉公負北郭讀書。老好奇。家貧無顧石儲。顧性嗜圖畫。古琴研之屬。常奏記幕府諸公。皆有所遺。又時時為兒子竊去。晚益困。常語吾父。生男不若女孝。且慧。嫁女得所。吾獲死如甘寢矣。吾父素才。毛子為之媒。遂婚焉。越一夕而羣玉公死。是時節婦年十九。歸毛子。相對甚莊。後二年。毛子夭。無後。一女在襁。毛子屬。目不瞑。婦大慟曰。吾不從一而更二者。有如此日。乃瞑。其祖八十餘歲。貧無業。欲嫁節婦。婦孝故難於發口。而。姻。婦微首其意。婦不答。毛子之姑陳同居。利其嫁。乃得財。數為甘言誘之。婦怒曰。是不宜入吾耳。陳亦怒。絕不予飲食。冀婦改志。婦卒不改。自是日給一餐。而命行汲於路。問曰。若能乎。婦毅然曰。能。天未明。道無人跡。乃提甕之井所。舒綆而汲。兩手抱甕歸。一再往。水澱裙襖。自若也。祖臥牀。頓足曰。何苦荷荷。陳卒無如何。節婦自此病矣。毛子沒後三年。康熙乙丑冬十月。節婦竟餓死。

論曰。以族妹之賢。而景久客遊。家貧不能繼。粟肉購醫藥。以延其年也。彼志則終矣。吾何以自比於人。古人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賢哉節婦。真能成其大。抑世亦有潔清自愛。而輒饑難忍。俯首苟活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友人盧之翰天羽氏。少而孤。事其本生母朱太君至孝。母以壽終。盧子免喪而猶涕泣。家貧厝淺土。今始克葬。適狀母節行。而屬景為之誌。且銘。景嘗以猶子誼。登堂拜母矣。且望衡對宇。熟悉嘉懿。烏敢以無文辭。謹按狀。母朱姓。系出先朝。甲申賊破京師。舉家竄逸。不知所終。母賴舅氏王公。官京師。藏匿。母遂依以成長。旬時盧府君。蒞仕得建平縣丞。元配蔣孀人。病積京邸。未得之任。聞旅舍有賢能女。賓筵行廚。咄嗟而辨。府君驚異。謂有絡秀風。然知其系出天潢。未敢以蓬室請也。居停主人。徵以言。偵王公。時王公國變。失官。貧病且死。乃謂母曰。汝姓不容於天壤矣。吾又且晚入地。汝將何依。盧丞可人。汝肯降志屈體。託以終身乎。母流涕受命。已而王公卒。母必視舍斂行喪。而後歸。奠之任。遭時多故。羽書旁午。公私交困。母數諫府君。辭五斗米。會署令事。前令杜某貪殘。府君撫之以寬仁。時早溲游。至青橫黃巾。逼四郊。與朝兵至。府君知天命有歸。且感母言。解印綬去。民遮道留之不得。至今建平遺愛在人。猶歌思之。母性仁孝。有遠識。知大體。父母遇難不能隨。時泣血哀思。及歸府君。持齋繡佛。以報所生。白首無閒。蔣孀人既抱疴。家事一委。母不辭勞劇。公勤廉平。上下內外。無不宜之。一飲一食。必先人後己。府君為丞時。有戚某窮而來。

歸。母曰。是其為人也。貧而鄙。貧則不顧義。鄙者見小難大任。宜厚道而遠之。府君不從。其後卒。債事如母。言人服其先見云。府君既廉吏。家無長物。又遭大侵。斗米一金。食指繁。母拮据女紅。供饋粥。府君晚年得奇疾。內夜狂呼。叫號申旦。母六十日不解衣帶。視湯藥無倦。及辛丑。府君泊蔣孀人相繼沒。之翰甫九齡。升斗皆從母十指中辦。貧不能就外傳。母教之讀書。口授日課。嘗曰。願兒子學行有成。老人駭亦甘貧。何患及長為之娶婦。又百計營府君蔣孀人窀穸。乙卯之翰舉一子而婦殞。母翼而長之。覓乳無力。輔以乾糲。積勞成疾。以沒。於是之翰椎胸泣血。告所知曰。微吾母。願復思深。不孝父子。烏能成立。有不斬吾宗。為若故氏也。幾希矣。先是蔣孀人生一子之謙。五孫皆前死。已而之謙壽終。母哭曰。大宗不可絕。宜以吾孫繼。其明大誼。皆此類。母生故明萬曆庚申年正月廿一日。沒於康熙庚申年六月廿七日。享年六十有一。生一子。即之翰。女與孫各二。未卒前七日。預言死期。是日沐浴更衣。朗誦金剛經已。髮髻如見西方之人。來接引者。蓋母事佛勤。不茹葷者二十年。所固宜有是也。府君諱承芳。字譽長。今卜月日葬母駝嶺。之陽。銘曰。

奕奕天潢。河山既改。矧一孀女。國亡家殆。屈體奉匪。宵征匪怠。育子閔斯。其德靡悔。又鞠童孫。湛恩如海。王符支子。外家何在。而子而孫。顯揚有待。宰木蒼蒼。墓田每每。奠茲幽堂。聿光千載。

此先祖生妣也。考妣葬駝嶺已久。難於啓窆合葬。遂別卜地於城北古蕩之原。葬焉。元文不欲改易。為明著其實。庶久遠不疑焉。文昭謹識。

解春集文鈔補遺目錄

仁和 孫志祖 誌毅錄

卷第一

恨不見彭公序

贈孫世求序

周正改時論二 首篇已載 前第三卷

周正改時論三

周正改時論四

周正改時論五

周正改時論六

周正改時論七

周正改時論八

周正改時論九

周正改時論十

卷第二

解春集文鈔 補遺目錄

上魏禮憲書

上韓元少先生書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與閔百詩論釋地書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繆書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與高雲客論魏序書

與沈昭嗣書

與吳荆山書

與邵子湘先生書

答毛西河先生問論孟義書

答雜問六條

駁皮日休鄙孝議

晉用夏正駁

陶叔辯

卻衣凍死辯

范明王廟紀夢

韓熙載姬院乞食圖跋

解春集文鈔補遺卷一

恨不見彭公序

錢塘 馮景 山公

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缺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朝可以覲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汙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為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政仁而廉。日餐藜粥。有時絕糧。則吾以公為慶。飯范萊。蘇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宰。賜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為強項。令董宜。入為給事中。勅妻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為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暨河工。秋濤。齧隄。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則吾以公為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隄。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詔過家。上家。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為一琴。一鶴。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視麟鳳之為快。而況六七公。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彭公一人之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俱之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視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畫。而時觀之以釋恨。

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云。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王既以一月伐商。閉關也乎。曰。先王文王也。後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為潛龍勿用。武王則為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

周正改時論四

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于乾元。十二律亦始于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宜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是皆陽律也。章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以為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奇為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開大呂。二間夾鍾。三間中呂。四間夾林鍾。五間南呂。六間夾鍾。律呂不易。無意物也。是皆陰律也。而章昭解之曰。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于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開。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為地數。故以坤六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和氣。以夷則之上宮舉之。則用乾九五飛龍在天也。明且甲子味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儀之下宮。布令于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也。反及厥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于一。而天子一位。成于三。而為三公。究于九。而為九卿。三其九焉。而為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為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于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于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

周正改時論五

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于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禮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鸞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即乾元。坤元萬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為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證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于堯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稱王無疑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歎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而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而稱非追稱也。若之何勿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亡。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傳曰。大不離宮。細不離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為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六合樂于闔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禮。有樂而膏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六

秦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庶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而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範之十有三祀。即秦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書言王翼日乃遷。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即死是年乎。史記亦言。穆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耶。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夫史記穆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穆後二年而崩之言。專辭也。武王疾。穆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摩旋喪。奚以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于大小戴禮所載文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穆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耶。今人不信大小

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金滕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釋解為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

周正改時論七

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于夏為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莫春。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語。宜王不藉千畝。說文。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章昭注。為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盤爾成。來咨來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來。來將受厥明。相表裏。來。來。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非即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謂鄭箋為漢儒承襲之誤。甚且誣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妄矣哉。至其註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為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夫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下。偃梓慎。絳縣人。不過偶一言之。詎便信為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耳。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與。故明言六月。而至守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為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奧。毛傳曰。奧。煖也。日月方除。毛傳云。除。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為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為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為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謾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蓋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

周正改時論八

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召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于先王之正時行之。故曰舉正于中。民則不惑。襄王乃于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悅然。

於傳言正時。即周禮所謂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謂為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于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于周禮祭蜡。息老物之註。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下。云。在十有二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即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則亦替者之有相。不患。俛俛乎何之矣。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旨於目。而不旨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觀三光之明。豈不大可哀乎。

案鄭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十功。永昏正而棧。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誥于三月。夏正。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自記。

周正改時論九

人之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三年春之為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徐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頭之所建也。帝嘗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妊。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徐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吾以合之周書。歷歷無爽。其載漢律歷志。今據以曉學者。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于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歲星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天駟。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建星及牽牛。至子。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未仲冬星圖。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也。其宿斗牛

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事略云：殷十二月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辛卯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璣之首。天璣即辛卯也，則豈不知星在天璣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謂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

閻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云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菴曰：唐人不言，而自了然，是也。宋儲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十

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是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亦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于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殄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擯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瓊，學建辟雍，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禪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嗣，武言先王，屬文，吾前已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刑，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麟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亨於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斯怒，皆不稱諡，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殷本紀曰：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既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洵不誣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尙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會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亦不禁文王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不信有二日也乎。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並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畫

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于經，而猶見于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辛則其帝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僮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于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文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于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亦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觀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自稱德，蓋于帝乙，多方明德，實謂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大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即稱王之明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桀即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乃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曰：商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信。第即位既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之四十二年，九歲，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既得聞命矣。惟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文王所演，而象辭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遺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

此數篇前不在選者，當嫌其過於馳騁，矜奇炫博而遺之。不知每篇各有意義，且多裨經訓，精確不磨。孫怡谷謂當全載，今從之。

閣下有言也。此何等事。猶未可言。與閣下又嘗自比汲黯。黯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伏讀閣下前疏。出入禁闕。補過拾遺云云。似不肯讓長儒。專美於前者。履下土而戴高天。神人朝野。共聞此言。以閣下之懸直骨鯁。當聖主之從諛如流。君明臣良。千載一時。此而默然。兩失之矣。傳之天下後世。必以為值可言之時。而某事惜某公不諫。又謂正人如某公。而某事尚不克繩愆糾謬。致君堯舜。則凡諸縮頰靡者。流皆得藉為口實。以自文過。吁。春秋責備賢者。可懼哉。或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何妄置喙。不知景太學生也。此即吾位。毀太學堂。即吾位當謀之政。景而農夫工賈則已耳。既嘗沐聖人之教。被詩書禮樂之澤。幸得廁名成均。以時習禮其堂。尚可曰。此越俎謀哉。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奮欲伏闕上書。效陳東故事。雖萬被戮不悔。及一審獄。又自遜阻。蓋大臣未陳。謬謂格非之論。而草野輒上痛哭流涕之言。此非盛世所宜有。故不敢先。今世無閣下其人。則可。今世而有閣下也。寧往告焉。必得所欲。不爾而為此未晚也。是以迫於鄙忱。未假介紹。突如踵門。又恐不得望見顏色。敬以書達左右。伏惟閣下即日拜疏。上回天聽。下排羣議。此聖道之光。非直腐儒一人之私慶也。情盛詞直。冒瀆尊嚴。死罪死罪。

上韓元少先生書

物之美者。為吾得也。非嗜之深無由。其嗜之深以求得。蓋常有寤寐轉轉之思。左右無方之苦。欲羨嗜嗜。斯須勿去之志。其始遇之者。艱也。始之遇也。艱也。艱也。久亦有鬼神以通。不勞而致於吾前。彼夫漠然遇之。而俾其獲者。皆不知其美者也。景自五歲讀書。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矣。其未成童以前。學焉而不知美之所存。及稍長。究聖賢立言之旨。心知其所為美。而向無得。是何哉。蓋亦所見為美之非美者也。吾師之所教。友朋之所習。一以趨時為貴。舉然為靡靡之音。輒謂佳。稍幽其思。而入於古。即大怪之不容口。嘗諸夢囈者。醒人既弗能覺。復欲同其囈。以為美。不可怪哉。學之有年。久益厭於是。亦莫顧世之非笑。而思以自為。則又疑信參焉。為姑且近時之說。六經百氏之書。即無不讀。臨文若以為大忌。學之又有年。亦卒無得也。自是先生之文出。屹然如狂瀾倒巨石。澗乎如高山發異響。學者遜其悟。才人敏於法。始知天下之至美。萃於斯夫。乃畢力竭智。以是為趨。學之至今不厭。今夫西子之美。而為擊也。效者固以其美耳。非有相去懸絕如東施者。而稍有乎西子之勢。吾亦未見效之。而有不美者也。景於先生文。學之五年於茲矣。世之有日者。謂西子外復有善效其擊者矣。而卒困厄無遇焉。將美未至。與抑不猶差。愈於世之不美。而尚有一遇者。與去年秋試。京師張君堯先生友也。嘗謂景之文似先生。易往正焉。景不惟張君之命。固欲進於大賢之門。以質其平日之所嗜。況因張君以前。其慮按劍之盼乎哉。先生見景文。必且哀景之所志。庶幾以景為知美其所美者。而辱教之。則凡未有之美。又將於是乎得也。快何如也。用是忘其狂愚。謹疏所錄。所業有朋自遠方來。以下十六篇呈觀。俟進退之命。景再拜。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景頓首。獻書王公。夫子閣下。景自康熙甲子年。以文受知公之門。於今五閱。而當時所謂湯湯焉查李者。公

解春集文鈔補遺卷二

上魏總憲書

五月二十四日。太學生錢唐馮景頓首。謹啓。古大臣之忠其君。以弼直也。固不待身居得言之位。上有必聽之情。事關國體之大。而始昌言納誨也。凡可以補衮職之闕者。即居散僚。無言責。而小過必匡。君違不忘諫。以鳴呼。此大臣之風。所以古也。閣下品節榮華。獨能行古人之道。丰采著於天下。出納治忽。王之喉舌。司大諫矣。居得言之位矣。黜陟幽明。惟言莫遠。結主知矣。有必聽之情矣。今聞有司營宮室。難榘木梁。有建議請拆於兵部堂。暨國子監彝倫堂。移建皇太子宮一事。人望閣下。迫於雲霓。而閣下遲遲乎言。豈尚謂小耶。拆兵部堂。猶曰官司所理也。若夫彝倫堂者。先聖神靈所寓。依京師首善之所建。極天下賢良俊秀之所輻輳。而歸往。詩不云乎。鑄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天子既嘗講學於斯。適逢右文之世。聖教大闡。今一堂而不能保。其謂之何。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版庫為次。居室為後。是廟之重於室者。禮也。昔魯莊公丹楹刻桷。君子非之。故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而彝倫堂者。即古天子教胄子之地。帝之元子及卿大夫之適子。皆於是乎學。實誼所謂在襁緥而教已行者也。今易聖人之廟貌。構儲君之膏宮。於禮為不倫。於德為不儉。於教為非義。其關係國體。良非淺鮮。閣下辭司寇而仍舊職。謂其可以言也。王言如汗。出而不復反者。竟蒙上命。刻印銷印。適見聖心無我。亦許

無日不賞於口。而揚聲公卿間曰。是四人者。天下之能文者也。其後湯右會。查嗣韓皆聯取科第。入翰林。今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李我郊。雖不以文顯。亦能自致功名。淪落困厄。白首無所遇。惟景一人。悉公知而已。雖然。遇不遇。命也。文則其人自力。而決於大賢之口。傳諸無窮者也。景曰。益枯槁。而文頗豐。莫不曰。瑣邪公識之最。然則景雖淪落困厄。而猶幸不辱公知。可無恨。蓋景感德知己。思有以報之者。十五年於心矣。君子之愛是人也。則欲其有成。其德之而思報之也。則欲其備德於天下。而享令名於無窮。今公為左都御史。景固知其非猶夫人之為之也。何也。公蓋古之詩人。而善於立言者也。溫柔忠厚。婉而多風。不危於其身。不獲戾於其君。而可備德於天下。景嘗誦公之詩。見有若忠君愛國。感激時事。油然藹然。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夫古人以詩諷諫者。若韋孟。王式是也。彼皆不居諫諍之職。故託於詩以言。即烏有居其職而隱其言者哉。雖然。景信公有素矣。非若倖直自好者。取一二難行之事。誇誇焉。致遠於其君。而私榮名於其身。往者。某公實居是職。一言輒結。遷秩以去。是所謂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者也。真能諫者。當不然而然。然景為公計。尤不欲循默而避秩。杜幸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此語誠然。第其所以為言也。與其法以例也。無寧以入也。法與例者。危其身而拂其君。巽以人則諫行言聽。而膏澤易下於民。故論諫者。常與諷而少直。直諫莫如汲黯與魏徵。然而其君曰。甚矣其意也。甚者怒欲殺之。而後快。故景願公備德於天下者。為天下之公也。願享令名於無窮。景為公一人之私也。言之而巽以入。則主臣俱榮。身名並泰。而天下蒙其福。公有風人之心。事不善於言乎。方今天下和平。無水旱疾疫之災。兵革之患。而民猶謀生不給。吏貪而兵驕。工商困。多奔競而無恥。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昔真西山一月三十六封事。任伯雨半載上一百八疏。即詩人如白香山。猶月請諫紙。而今歷歲時。豈無一事可言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莫肯用諷。而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者。則固不能言之人。而可哀者也。曾是有風人之心。而猶不善於言者乎。夫韓退之於陽大夫。歐陽永叔於范司諫。為後進。而言之切直如此。况宗希文。夫豈有所畏而不能言者。是誠愛之深。而欲其有成也。况咸知己十五年之久。如景者哉。芻蕘之獻。無所逃罪。惟公留意焉。天下幸甚。

與閩百詩論釋地書

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辯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註所未發。第其間尚有於義未安者。不揣鄙見。商榷數條。件繫如左。幸有以教之。闕里一條。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為徵。景不敢謂然。案闕里之名古矣。見於諸書。不一而足。獨以魯靈光殿雙闕得名。則已落後代家語。顏由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此原非王肅私誤也。他如劉向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吳平越絕書。孔子教學于魯之闕門。史記世家。揚公築茅之闕門。闕門。非宮闕門也。地志。魯城有兩觀臺。在魯城者。郡國志。魯

州兩觀城。即仲尼誅少正卯處。地門兩觀。非州人處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鄭註。觀闕也。此蓋即夫子所居里也。史世家正義引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括地志。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陸龜蒙作兩觀銘。聖人不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蓋周禮五鄰為里。五族為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若謂闕字以魯靈光殿雙闕得名。則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此時靈光巋然。宮殿具存。何至如後魏時。鄴道元水經。但見雙闕。而以是為名耶。況王延壽作靈光賦。在東漢末。尚宮室壯麗。鋪張完具。而謂西漢時。即獨存雙闕。謬矣。且漢後地名。焉可名夫子里也。

孟子止於風一條。其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頗非是。請詳言之。孝經言不文。謂不飾語辭。非不言也。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皆可言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則所言皆喪事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謂他事可自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可問人也。問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以上不指他。儀禮既夕禮。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也。以喪禮難行。當論議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不自言而喪事可行者。此哀痛之極。必扶而後行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須自言而喪事乃行者。此哀痛次之。杖而可以起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身自執事。不待論議。而汲汲於功者。其哀痛無暇。祇面垢而已。蓋喪事之言。不言。限於貴賤。有如此者。以上必言者。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謂講習而討論之也。既葬。讀祭禮。謂止論喪事。若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後魏孝文所云。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彼皆以天子禮自居。宜爾。詎可以例孟子耶。

在齊一條云。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言之言。考爾時為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向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為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雙生景公。以景公生于成十七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歲。加以三十三年。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景案史記孔子世家。祇謂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考春秋昭公適齊。在景公三十一年。此何以知孔子適齊。決在三十二年也。齊景公為叔孫僑如之女所生。僑如于成十六年奔齊。及還而後。獻女於齊靈公。然不知其還在何年。今竟以為成十六七年。獻女。景公于成十七八年生。決為二十七八歲。則武斷矣。天下有十七八。二十七八。而可以紀年者乎。世家云。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云云。則吾老不能言之言。蓋感於嬰子所謂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語意正相激射。猶云。後河之清。人壽幾何。蓋曰。若累世莫殫。則吾已老矣。不能用也。亦正答君欲用之語。老字虛。非實字。如魯隱公曰。吾將老焉。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之類。云年近六十。始末可補註也。孔子為魯司寇一條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

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開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云。景竊以爲不然。周制司寇皆卿名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卿與三卿。又名卿。甘誓所云。六卿之卿是也。是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特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魯侯國也。是爲次國。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名於其君。天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而不得命於天子。則但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若以魯僖三軍言之。則叔孫司馬。孟孫司空。尙有未命于天子者。況夫子耶。且魯六卿俱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此非六卿備乎。而其時或設或闕。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但三卿有大小。周官王朝之制。原有大宰。小宰。大司寇。小司寇。諸官大者正卿。小者卿之貳也。侯國則三正卿外。有下大夫五人。如司徒。一卿則有小宰。小宗伯二人。司馬一卿則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一卿則有小司寇二人。此五大夫也。惟五大夫不名卿。故三卿是卿。亦惟五大夫爲小。故三卿爲大。則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于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印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曾士爲大司寇。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六卿。昭然有典。禮可據者。胡可非也。

適周一條。其誤有四。夫謂史記適周禮在昭公二十年者。史記以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鄆道元水經注。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之誤也。史記索隱注。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構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問禮老聃。在定公九年者。據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誤。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因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謂適周在昭公二十四年者。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史記以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先生遂確據爲此年。云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是年日有食。景案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竝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不可不正。

適楚一條。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則知集註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元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註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肩吾見接輿是也。然集註不云遊其門。而曰過其車前者。對下孔子下爲言也。集註字字精當。如此。接是其姓。與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亦可證。顧麟士乃謂不知接輿姓名。因其迎車而強名之。則本於孔安國註。邢昺疏之傳會。其實莊子不云然。謂人問世篇如是。此可商也。爲陳侯周臣。固屬司城貞子。然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則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何以稱焉。雖邵二泉有是論。覺太說煞。況先生又篤信世家。而云世家大綱。其是不應一切抹去耶。專封國邑一條。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禮禮邦國之變分配之。曰。以禮禮邦國。即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引禮記縣棺而封。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夫吳封慶封于防。非乎。故公羊傳曰。爲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何云春秋無封國。乃先生既引左傳。請侯國語。聖人攻邪。桓公之二事。以折之。復賞其所云。無不者。甚多之辭。爲妙解。景案葵丘五命。八無字皆同。毋字禁止之辭。不作有無解。何獨於此句變文耶。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上既禁其無專殺。未必禁其無專封。於義始全。總以申明王禁耳。葬告同盟其事微。且春秋昭三年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況當齊桓時。窆則必告。不煩命矣。惡得駁集註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

巨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巨阿巨側一例。大學集註。朱子獨取巨隅岑蔚之處作解者。爲下文鳥知所止而言也。夫賦詩斷章。尙云取節可耳。況以之解經。義各有當乎。蓋鳥之飛。可以控於地。而止則必集於木。故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即知其所止之說也。且隅字。即作角解。凡山角定多樹林森蔚。豈必皆濯濯然童耶。藉令黃鳥無蔚而棲。必將失陰遭弋。奚云知其所止。矧此註。又非朱子杜撰。本鄭康成大學註。及孔穎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於義理最爲明當。乃譏其鄧書燕說何耶。魯爲宗國一條。集註。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極爲明確。乃先生則笑之云。周公非長。爲太姬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此說本皇甫謐之說。景案太姬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謂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姬第四子。非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傳記所載。班班可考。且周公縱不可以長管叔。獨不可以長滕耶。宗法。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鄭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矧宗之爲言尊也。主也。史稱蕭何爲漢宗臣。庶姓且然。必右趙氏而左朱子。君子不以爲允。以上十條。非敢爲異。要於解經至當而已。漢宣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景竊以爲羣言淆亂。辯不厭詳。議有未當。勸再駁正。景再拜。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釋書

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寧有是乎。案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章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若如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為三族。觀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罪大矣。或曰。子篤信張晏解。於經有微乎。曰。有微。一徵。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註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一徵。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姪女則曰。為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明刑者。慎毋為如淳之解所惑。則長子孫無疑。否則無辜而赤人之族。天亦赤其族。然則非自族之也。一聞爾。可不慎哉。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約。足下疑此為太誓逸書。理或然。然吾釋其言。乃商君之法。而秦之所以敵也。謂武王之誓有此。是誣聖人也。奚可哉。商君傳。史遷曰。讀執開卷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執書。慮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執之術無他。特特告許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於是乎秦俗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執亦不能自脫也。墨子所引三語。其天資刻薄。何以異於執哉。不發人陰惡。而獲罪鈞。即告許者受賞矣。漢高入關。第約法三章。而武王誓師。乃不告姦同罪。將謂武王之聖。反出漢高下乎。足下其慎思之。

與高雲客論魏序書

景年十七八。始學為古文。於今三十年。才薄力弱。學問枯落。無能窺古人之奧。然其中甘苦得失。頗能知其所以然。於本朝諸先輩文。各取所長。獨賞寧都魏叔子先生。才兼衆體。可稱有筆。他人或長於敘事。而不長於議論。或膠守古大家成法。而不能開拓變化。自出機杼。凡題有術徑陳蹊。斷不可由。須如天馬行空。始善。每見時賢集中。其與人論文書。則必鋪張窮理。義氣經史子集。源流皮傅之論。其贈序屠序。則必蹈藉韓歐牙慧。嘈嘈滿紙。叔子都無此病。其論策傳記及他雜文。皆工序。尤佳。乃其所尤貴者也。先生亦極賞其諸序。命景丹筆評點。且云有病累處。宜直指出。景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多病正在此文。勢本可直下。卻故起一波。故作一折。而波折太過。終是叢生。今偶舉四條言之。如贈北平劉雪舫序云。君年才十有五歲。先生去歲文生長貴戚。此下便可接云。乃其所紀殉難本末。莫不條理委悉。卻故作一波。折云。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宜字其病一也。送歙縣鮑生北游序云。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此下宜加貶辭。乃反直接曰。嗟乎。養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曾見賢豪士皆使酒罵座。少不從師者耶。其病二也。送汪舟次之續楡序云。屈而為今之學官。得無非其意。此亦足矣。又贊一甸

云。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當字其病三也。蕭小園五十序云。今小園兄弟二人。孟昉交游滿天下。則當直接云。縱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為三。事之為兄。撫之為弟。則萬萬不可得。使自由折無病。乃云孟昉交游滿天下。縱天下為聖賢。為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為三。事之為兄。撫之為弟。則萬萬不可得。豈不悖哉。天下果有聖賢豪傑千百輩。而又第擇其中一人。則此一人者。直合戴之如天。仰之如日月。親若父母。尊若師傅。猶恐不得當也。而兄事之。而弟撫之。猶萬萬不可得耶。其病四也。此皆有害於義理。恐誤世道人心不小。故不憚屢言之耳。今使童年貴戚。皆以縱心聲色。驕倨不學問。為宜才高而官卑者。皆以日飲酒不事事為當然。輕薄惡少。又皆以使酒罵座。幼不從師。輒自命賢豪士。而凡傲僻者流。且不肯兄事聖賢。弟撫豪傑。是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其患可勝言哉。故景直為抹去四病。則其文全矣。先生以為然。不其中墨筆刪去虛字太多。未知何人手。古人行文妙處。虛實相生。其曲折開闢。抑揚反復。頗在虛字得力。傳神。文章家雖有孤峭一派。然百尺無枝。如龍門桐者。其根半死半生。非全不活也。論語首章。凡三十字。彙估客言。會見海外官儒。發狂疾。刪去虛字十六。訓其徒曰。學時習。說朋遠來。樂不知。不愠。君子。簡則簡矣。是尚為通文義者乎。此言雖戲。可為善喻。要知文之短長。自有在。其長者一字不能減。短者一字不能增。乃為至文。而不在多去虛字為簡峭也。原本還上。議有未合。望賜裁答。景再拜。

與沈昭嗣書

足下撰輯五禮彙編。誠不朽之大業。曩見四明萬季野著讀禮通考。成一百二十卷。要惟喪禮多耳。若吉軍賓嘉四禮。復然。則卷帙繁重難行。昔魯虞言冠昏祭會諸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不可不詳也。則季野為其詳。而足下為其簡可也。擊虞又云。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故其刊定荀顛所撰五禮。百六十五篇。省文通事。但存十五篇。上之。卒施行焉。故僕不思足下之不多。而惟思足下之不簡也。儀禮雖有十七篇。然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三篇而已。詳已。慨自漢文能再期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秦滅學而耕藉廢。漢置社而官稷遺。晉初竟闕六宗之禮。魏朝不罷日食之會。山魚登俎。澤豕賸經。禮之廢墜。殆非一端。而愚以為禮以立天經地義之常。莫大于明倫。即如晉所行新禮。偶摘數條之經。杜預講孝文權制。以日易月。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且云。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寶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則是貴為帝后。一切天倫。皆不制服。曾不如黎庶之稱情也。豈不傷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簿。荀顛以為禮無吉。獨遵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乎黃。此言是也。乃擊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有吉。則宜有導從。明不致死之義。臣子不得為身釋衰麻。以為君父則無不可。詔從之。則是在成而有嘉容。凶事而行吉禮。其悖已甚。褚太后臨朝。議褚良進見之典。尚書八座。議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宜公庭如臣。私親則父亦非也。王者父無拜禮。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若公庭如臣。則是醫腹亦北面而朝舜子。此皆邪說害道。悖倫傷化。儒者所當闢也。足下於此

賦大明之首章是也。賦第幾章亦明言之。如云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巧言之卒章之類是也。果重耳賦此。則當云公子賦頌人之四章。不當云賦河水。此不惟非傳例。亦與公賦六月不合。蓋詩三千中。原有河水一詩。夫子刪去。故杜預以為逸詩。又案韋昭國語注。以為當作泇水。取朝宗於海之義。理或然也。問穿耳之制始於何時。曰。其始不可得聞也。見於百家之說。可考者。後漢末。劉熙釋名曰。穿耳。施珠曰。嚙。此本出於蠻夷所為也。蠻夷婦女。輕淫恣走。故以琅瑤錘之也。今中國人倣之耳。又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為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瑤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又溯而上。王莽列傳。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髮。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宦者列傳。漢製秦制。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瑤左貂。李斯列傳。傳璣之珥。淳于髡列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戰國策。齊薛公欲知王所立夫人。乃獻七珥。是無男無女。無老少。無宦官士人。皆有充耳之珠矣。劉熙所云。恐不盡然。又上溯莊列之書。列子周穆王。正娥眉。設并珥。莊子德充符。仲尼對哀公曰。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是則穿耳之制。自周而已然。史稱周宣姜起。姜后脫珥。待罪於永巷。尤可徵也。崇禎開。嘉善有陳龍正者。乃云。縛足起自姐已。穿耳創於隋煬。始姐已無考。然詩言邪幅在下。若今行纒。則縛足之制。周已有之。云穿耳始隋。何其繆也。

問瑣亦珠瑤類邪。曰。否。釋名云。瑣。鎮也。懸珠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又與穿耳者不同。詩玉之瑣也。充耳瑤瑤。檀弓。角瑣。小祥後用之。注。以玉係於統而充耳。

問王風采芣之二章。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字。朱子叶疎鳩反。是否。曰。否。當以秋叶蕭。不當以蕭叶秋。則秋字。當協七遙反。為是。蓋古音。今十一尤韻。皆在蕭看。豪諸韻中。故變字古皆與蕭同音。如泉。水之四章。載馳之首章。黍離之首章。園有桃之首章。變字皆與蕭音。他如風雨之二章。瓠協音。超。蟋蟀之三章。休協音。無衣之首章。仇協音。潮。下泉之二章。周協音。招。餘可類推。

問漢儒謂禮唯嫁長女。餘皆為媵。其說然乎。曰。不然。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適夫人。行則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從。凡一娶九女。案白虎通及春秋釋例。公羊傳注。云。備姪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妒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弟者何。弟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不娶兩婦。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是也。然則所謂姪者。乃姪之弟。故皆先言姪。而後言婦。非適夫人之女弟可知。衛碩人之詩曰。那侯之姨。譚公維私。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媵。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郭璞注。媵。與那。同。出。衛與那。譚。皆諸侯也。則安得謂唯嫁長女。餘皆為媵乎。又左氏傳。年。十。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媵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媵也。止而見之。傳若此。類猶多有不具述。故曰。漢儒之說不然。

問道士巾。其幅覆上而前。武士巾。其幅向下而後。其制異自何時。曰。晉讀南史。東昏侯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乃知東昏以前。其帽裙皆覆上。每見畫圖。替人巾率如此。

今道士巾其遺制也。反裙向下始東昏。後遂因之為武士巾。見今劄子著此。真凶人之服乎。

駁皮日休鄙孝議

子貢築室孔子墓側。六年乃去。皮日休作鄙孝議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違聖人之禮。馮子斥之曰。野哉日休。夫其賢者過情則有之。而乃以為罪。何其悖哉。日休之議曰。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在於寢室。未有倍其年而哭諸墓者。斯子貢之罪也。夫第築室居場。以申其思慕。依戀之誠。猶夫見奠於羹牆。希聖弗忘。罪於何有。司馬遷去聖遠。猶見其車服禮器。低徊留之不忍去。況親炙聖人者哉。朋友不哭宿草。非所論於聖師。稽紹死難。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謝安沒後數年。羊曇醉至西州門。猶悲慟不已。世高其誼。惡得以倍其年而哭於墓。為賢者罪乎。不寧唯是。馬稷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稷為心服三年。哀昂幼孤。為從兄家所養。沒制葶服。何尚之姨亡。致哀三年。服竟。郭元瑜藉亡。服斬衰廬墓三年。其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此雖賢者過之。君子皆無譏焉。故吾嘗謂凡立心行事過於厚者。慎不可非。冀砥礪頹俗耳。又況大賢慎終追遠。毫髮無憾。尚何道議乎。烏虜風俗之偷。有由也。世不少逢蒙陳相之徒。藉日休之說而文之。宜乎端木氏之罪人徧天下也。

晉用夏正駁

康熙戊午。予見富平李天生於京師。謂晉用夏正。周天王固許之。觀定四年。啓以夏正可見。時閻百詩曰。不然。是政也。非正也。即其義通。然伯禽康叔。皆啓以商政。豈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不能難。今予觀百詩所著。又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如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皆云夏正。可驗也。子以為不然。王者受命。莫先於革正。臣子尊王之義。莫大於奉正朔。改朔必改月。改月必改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冬至十一月。正月也。而奚以日至。夏至五月。七月也。而奚以日至。故曰。改朔必改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周之秋。即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早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曰。改朔必改時。使春秋時列國皆晉周正。晉獨用夏正。則凡春秋。秋觀。聘問。盟會。諸大禮。其果改時改月而行之乎。抑不改時改月乎。改時改月。可令於國中。而不可協於列辟。何以主盟中夏。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而況擅改正朔哉。吾觀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魯太史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梓慎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蓋春秋時人。好以夏正解周正。此類實繁。若因卜偃絳縣人之言。遂謂晉用夏正。亦將因魯太史及梓慎之言。而遂疑魯非周正也。而可乎。百詩曰。朱子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而竹書乃魏史記。魏出於晉。吾故信之。獨不思晉出於唐。而唐風蟋蟀之詩。非周正乎。夫蟋蟀在堂。夏正十月耳。而即云歲聿其莫者。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十月非歲莫。而何故。孟子十二月樂梁成。即夏令十月成梁也。哀十三年。十二月。彘。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彘何。

也。則唐風之爲周正非夏正。灼然明矣。尚唐風之不信。而安據夫不可知之魏史記爲百詩曰。是固然矣。封唐叔於夏虛。必啓以夏政。則又何也。曰。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杜註。因夏風俗開用其政。信矣。且如晉侯夢黃熊。入於襄門。子產教之祀夏郊。而疾有開。夫衛不祀。而晉祀。此非啓以夏政之一徵與。若緣此而遂謂晉用夏正。吾不信也。

陶叔辯

馮子作召公論。閻百詩見之曰。懿哉論。然左傳年。陶叔授民。杜註。陶叔。司徒也。封康叔時。周公未薨。而司徒乃陶叔。安必乎召公。曰。不然。召公者。以太保而兼大司徒者也。陶叔。小司徒也。周禮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案小司徒之職曰。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故康叔始封。而陶叔授民。乃小司徒之職。然耳。非司寇與。曰。是大司寇也。奚徵乎。曰。即徵諸祝佗之口。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非爲司寇。惟其大司寇也。故佗先昭季。惟其小司徒也。故佗後陶叔。有以哉。有以哉。不然。佗也。方爭宗盟之後。先其敢亂王官。列爵之次第。以自取戾。安在其能悅。甚宏而動劉范也。且子行敬子之言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故使祝佗從。佗之能言。洵有倫矣。家宰也。司寇也。司寇也。倫也。若先司寇而後司徒。不倫孰甚焉。若謂陶叔果大司徒。非必召公之爲之。奚以周公薨。太保且晉家宰矣。而爲司徒者。乃芮伯也哉。

卻衣凍死辯

宋陳師道惡其亞趙挺之之貪汙。郊祀天寒。卻其衣不御。竟感寒疾死。而潘氏榮論。乃曰。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烏庫。死生亦大矣。榮以爲細事何哉。伊尹元聖。嚴於一介。孔門求仁。審於非道。人生大分。修短一定。凍而死。與不凍而死。幾微間耳。數未絕。雖凍不死。命已盡。雖不凍亦死。以無己之賢。平日辯之審矣。與其不凍而死。受不潔之服。以汙其皎皎之軀。孰若凍而死。嚴一介之取。而全巖巖之節乎。昔曾子受簣於季孫。朱子尚謂賜受皆非禮。曾子若非決然乘未絕而易之。則一生隨深履薄。幾乎彌罅。又不免也。若榮之論。將謂斃不必正。而且以曾子易簣爲細事也哉。

范明王廟紀夢

景嘗過吾杭梅東巷范明王廟。必入拜。以爲文正公之賢。宜百世祀。康熙辛巳五月初八日。夜半夢入廟。見偉丈夫坐于上。鬚髮白如絲。冠服如王者。字謂景曰。山公。吾齊時中散大夫范子元也。性審諤。在官好直諫。時人比吾爲周舍汲黯。有遺愛在永嘉。爲仁廉吏。又恥事二君。居家窮老。生平得奉祿。皆分施。死而壁立。鄉人哀之。即吾廬立廟。此是也。上帝嘉吾忠清正直。特錫王爵。廟享至今。情碑記久燬。今鄉人祭拜來者。皆希文我也。寢失吾故矣。故明告子。幸無忘。景驚寤。明日趨取南北齊書。徧觀。無神姓名。未知出何傳記也。而神語琅琅。顯赫如是。必非虛妄。謹記之。以俟博聞君子考焉。

景因此夢。留心讀史。及癸未秋七月廿六日。吳門客舍。夜繙梁書。良吏傳始得之。所云范述曾字子元。吳郡錢唐人也。神言果不誣。歸當告里人立碑記之。

韓熙載餽院乞食圖跋

韓熙載爲兵部尚書。常著衲衣芒屨。作善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與主出江南。乘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馮子觀是圖而歎曰。叔言真好名之人哉。彼其愛高爵也。不如名。蓋其始志亦欲相南唐。定中原者也。嘗讀李穀傳而知之。初。穀與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及周世宗用穀策。果平淮南。其後熙載使周歸。語人曰。趙檢點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已心知其主出矣。夫以李後主之爲君。雖十熙載相之。能取中原乎。蓋至是熙載始悔昔言之易。故寧處汙穢而不羞。以避相位。庶可解免于穀。并絕千古笑端。甚哉其好名也。重于三公之位也。夫寧自居無恥之小于一時。而必不忍貽笑無恥之大于千古。若熙載者。誠知所恥也夫。